

中国米兔志



《中国米兔志 (2018.1-2019.7)》¹
#MeToo in China Archives 2018.1-2019.7

By: 中国米兔志编辑组
#MeToo in China Archives volunteers

主编: 周仪
编辑: 林山柰, 妇女佐伊, 李合子, 张睿, 伍珊珊, Teresa X
封面设计: 信筒
统筹: 任意

特别感谢小貳、肖佳、西西、优昙、七、程程、徐容、小森林和婧文在文章收录、文字转录等方面提供的支持与帮助

¹本档案有中英文两个姊妹版。英文版不是中文版的翻译，而是汇集在用英文发表的中国米兔有关文章，篇幅比中文版小

献给——

所有勇敢说出自己米兔故事的人们

所有通过行动推动改变的人们

This compilation is dedicated to
those who spoke out about their #MeToo stories with incredible courage
and those who fight for change with their actions.

导言

《中国米兔志》终于问世了。这是一份备份 2018 年 1 月至 2019 年 7 月间性骚扰相关文章的民间档案。刚开始做这份档案的时候，谁都没想到这份看似只是搜集、汇编的工作会这么难。

首先是体量巨大。从 2018 年元旦北航毕业生罗茜茜率先打破沉默开始，米兔这把火从高校燎原到其它行业，很多一直隐忍的声音终于说出来、被听见。米兔现象激起了中文社会前所未有的大讨论，女权主义、性骚扰议题难得在不同价值观的人群中获得这么多共同关注，一时间各种诉说、评论和研究文章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更出现了米兔是否是“大字报”的激烈辩论。与此同时，一批赤诚的年轻人站出来，持续倡议和敦促反性骚扰机制建设，不断地帮助和支持那些遭受再度伤害的幸存者。我们越搜索越发现更多值得留存的故事和有价值的文章，贪心的我们实在不忍这些史料被湮没，于是档案的体量就越变越大。

而网络审查为我们的工作增添了更加巨大的难度。无论是米兔初起的 1 月，还是第二波的 4 月、第三波的 7 月，大多与性骚扰相关的文章与报道都很快从互联网被删除，甚至官媒的文章也不能幸免。我们不得不从残存的碎片中慢慢找寻与拼接。幸而，许多文章被转载多次，在网络上留下了痕迹。也有许多网站在此期间备份了许多相关的文章和截图，如 <https://ngometoo.github.io/>，详细备份并梳理了 2018 年 7 月以来公益圈米兔的大部分素材；[matters.news](#) 里也有许多米兔故事的文字梳理，[chinadigitaltimes](#)、[chuansongme](#)、“端点星”网站，详细备份了许多 404 的文章与图片。这些对我们的工作起到了很大的帮助，在此表示深深的感谢。

为了在严厉的网络审查下尽力生存和传播下去，许多文章一开始就选用图片形式发布，更多被消失的原文也以截图形式被保存和转发。考虑到直接收入海量的图片会增加文件的体量，不便读者下载、阅读和分享，我们尽可能地将图片和截图转录成文字，同时删除了部分原文中无关宏旨的配图。只是现有的图文转录工具并不特别智能，其实大部分转录工程都需要由人工进行，是一个很大的工作量。

更痛苦的或许不是这些脑力和体力上的折磨，而是情绪上的损耗。集中、深入阅读这么多的伤痛披露——包括被侵害、恢复或维权过程中的艰难，以及一些无意有意的归咎和责备受害者的评论，不止一位编辑体验到了替代性创伤。

作为女性，我们的生命体验中，即使没有遇到过肢体上的性骚扰或侵犯，也多多少少都被不受欢迎的性言语或令人难受的性凝视困扰过。我们的人生里有太多说不出 No 的瞬间，也不乏自认倒霉、自我责备于是委曲求全或忍辱负重的时刻。多年来，这些心底的积郁被压抑着不曾吐露。可是当一个个遭遇终于被说出来、被听见的时候，所有那些小心翼翼、那份难过和与委屈就像一个无形的网络，马上将素不相识的女性连接在了一起，产生了共鸣。

米兔的意义正是在于此。它第一次信息密集地告诉我们，原来我不是一个人，原来这不是我的问题，原来我可以接纳自己。就像林奕含在《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后记中写的那样：“你知道吗？你的文章里有一种密码。只有处在这样的处境的女孩才能解读出那密码。就算只有

一个人，千百个人中有一个人看到，她也不再是孤单的了。”

与其说是控诉，米兔更是一个集体疗愈的过程。

然而米兔之后呢？雷闯的指控者花花在日记中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话：“MeToo 可能是我的 ICU，我幸运活下来了，但是，这个生存质量到底怎么样呢？”

很多人以为性暴力在实施者结束侵害的那一刻就结束了，其实不然。作家蔡宜文曾经说过：“任何关于性的暴力都是‘社会性’的，都不是由施暴者独立完成的，而是由整个社会完成的。”

我们在搜集的过程中读到了太多相似的心碎故事。每一句“你为什么不反抗”、“为什么不报警”、“是不是你发出了错误的信号”、“怎么没有实锤”都像是一把把插入心脏的刀，把当事人的心脏和尊严伤得千疮百孔、鲜血淋漓、无法愈合。

有多少人在问出这些话的时候会意识到，其实这种问题早在别人提出来之前已经被当事人自己质问、折磨了自己不知道多少遍。许多当事人在事情发生后的每一天都在责怪自己当时为什么不能更勇敢一些，为什么不能表现得更“完美”一些。

但这能够怪 TA 们吗？原来单纯、信任 TA 人是一种错吗？在事情没有发生到最后一步的时候，谁又会想到，这位受人尊敬的“老师”、“领导”、“大佬”会做出这样的事呢？有多少人能够承受与这些更有权力地位的人决裂的风险呢？难道以后出门都需要随身录音和佩戴随身摄像头才能够证明自己的清白吗？为什么这么多人可以如此理直气壮地侵犯别人，而承受最多痛苦、被质疑的仍然是被侵犯的那个人呢？

这是性别权力不平等的问题，这是社会文化的问题，这是各种制度有缺失的问题。可还是好多人看不到这点。不少米兔当事人站出来后，更在维权的过程中受到了相关机构的二次伤害与羞辱。就像一位米兔指控者描述的那样：“脆弱的神经被摁在地上来回摩擦，或者是被人用砂纸打磨我血肉模糊的伤口。”而类似的二次伤害的故事在档案中其实还有不少，所以我们在汇编过程中也收录了许多关于性骚扰解释和科普的文章，希望能帮助读者理解性骚扰作为一种性别暴力，是结构性的问题，要解决它就不能仅仅寄希望于个人。

好在，在汇编工作中，也有非常鼓舞人心的事情。比如我们发现了许多在米兔风潮中，为了推进制度建设和社会改变而无私付出、努力的人们。这些故事可能比米兔故事的网络可见度更低，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审查与压力。

但是当我们看到国家关于性骚扰的政策一点点进步、社会对于性骚扰的认识一点点变多，这些改变都不是凭空出现的，也不是理所当然的。所有的点滴进步背后都有一个个人的付出，TA 们也不该被遗忘，值得被记住。

下面介绍本档案的编纂结构和标准。

本档案由三大卷构成，分别为卷一《中国米兔从高校开始》，卷二《中国米兔在各界》，卷三《中国米兔大讨论》。

第一卷和第二卷由一个个单独的米兔事件构成。按照中国米兔发展的脉络，非常明显是从高校开始之后蔓延到各个领域，因此第一卷与第二卷也照此分类。每卷的事件按照时间顺序排列。

每个事件都会包含两部分：一是“事件梳理”，旨在让读者了解故事前因后果。在素材的选择上基本上都是用了第一手信源：如当事各方的社交媒体声明。少数情况下也会引用专业新闻媒体的采访报道，对于间接信源的使用较少。二是“文章报道”，其中包括媒体和自媒体对于该事件的专访、报道、评论等。有些事件的文章报道较多，我们仅筛选了观点比较有代表性、论述比较有特点的文章。

事件的编选标准为：

- 1) 公开披露：为当事人 2018 年 1 月到 2019 年 7 月之间进行的公开网络指控
- 2) 实名指控：当事人实名公开指控，无论是否得到被指控者或涉事单位的回应，无论是否有大众媒体的后续报道，均收录。
- 3) 匿/化名指控：当事人匿名/化名公开指控，如果得到被指控者或其他涉事方的回应，或有其他同一指向的指控，或获得新闻媒体的后续报道而“定位”的，均收录。

发生在 2018 年 1 月之前的性骚扰指控（事件标准同上 2、3 点），若在 2018.1-2019.7 间有了进展，均收录到卷三“这一年，打破沉默的故事”一节中。这一节还包括其他不尽符合上述三条编选标准的米兔故事。因为网络上米兔诉说实在太多，无法全部收录，想关注更多故事读者，可以自行上网寻找诸如#我也不是完美受害者#此类网络声援话题下的帖子和文章。

需要强调的是，这份档案的内容均曾通过互联网公开发表，我们无力一一核验，只是尽可能全面地收入业已讲出的故事，供读者自行参考判断。对于“米兔是否容易造成冤假错案”这一问题仍有担忧的读者，请留意卷三第六部分“聚焦米兔”中“Metoo”是大字报吗”板块所收录的讨论文章。

相信阅读档案的大部分读者，到最后都能获得林奕含所提到的阅读密码。也希望读者们，可以通过阅读这份档案，至少能够破除一些对性骚扰的迷思，推动整个社会对性骚扰的认识。在下一个米兔故事出现在面前的时候，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伤害。

卷三《中国米兔大讨论》是综合卷。收录内容大致可以分为综述概况类、调查报告类、米兔故事类、社会行动类、机制倡议类、工具贴士类等等。我们尽可能囊括网络上比较有代表性和特点的性骚扰相关文章，但人力精力有限，或许有所遗漏，敬请谅解。

卷三中个别文章也重复收入了卷一或卷二，主要原因是考虑到各卷的相对独立性和完整性，也希望方便读者。有几篇文章或是发表日期或是相关内容前后溢出了 2018.1-2019.7 的时间框架，是为了更好体现反性骚扰的历史延续和论述脉络而收录。工具贴士类的文章中有性骚扰求助方法、相关支持机构的联系方式，有需要的读者请直接拉到卷三“米兔工具箱”一节查阅。

不难看出，由于言论环境的缘故，自媒体和泛女权类媒体是反性骚扰的主要发声平台，如“女权之声”（2018 年妇女节后被封禁）、新媒体女性等。墙内新闻媒体和主要门户网络的报道

和讨论数量相对较少，也有一些专业媒体在努力尝试发声，如《每日人物》、《人物》就撰写了不少与此相关的文章。墙外付费阅读的《端传媒》自 2018 年 1 月以来，就此话题推出了许多有分量的文章。

考虑到中国互联网的审查环境以及防火墙的威力，人们很难得到较全面的信息，甚至还有一些文章在我们收录的过程中消失，我们决定尽可能充分、完整地收录所找到的文章全文，为大历史做一个小备份。

每篇收录文章的版权仍属于原作者和平台，我们在每篇文章/材料的开头都标明了作者/发布者、来源与原文链接（若原文已被删除，会标明其他网站的备份链接）。原文还幸存的那些文章，请读者们点击原文链接转到初始网页阅读。

本档案免费公开在网络分享，仅作公益用途，任何对本档案整体或部分内容的商业性转载、营收性利用都是对原版权所有者的侵权行为，以及对本档案编者的剥削。

由于工作量大、人手不够、时间仓促，汇编中难免存在疏漏、错误与问题，请大家指正。对本汇编若有任何问题、意见或建议，欢迎致信：archivemetoo@protonmail.com

感谢所有文章的原作者/发布者
感谢持续备份米兔故事的网站与个人
感谢为汇编档案提供无私帮助与支持的朋友
感谢为了档案而日以继夜辛苦工作的编辑们

感谢和致敬所有勇敢站出来说出故事的人们
感谢和致敬所有努力尝试、推动改变的人们

希望这份档案能给每一位看到的读者带来一些收获。

周仪
2019.8.7

目录

卷一：中国米兔从高校开始	1
一．米兔事件	2
(一) 北航陈小武事件 (2018.1)	2
事件梳理.....	2
2018.1.1 罗茜茜实名举报陈小武性骚扰.....	2
2018.1.1 陈小武回应：没有做过违法乱纪的事.....	8
2018.1.1 北航第一次通报.....	8
2018.1.2 罗茜茜回应陈小武：你敢说没持续性骚扰女学生？没乱纪？.....	8
2018.1.2 罗茜茜律师公布三秒录音，匿名举报人小 D 接受专访.....	14
2018.1.9 北航已与 4 名性骚扰举报者联系.....	16
2018.1.11 北航第二次通报.....	21
2018.1.14 教育部决定撤销陈小武“长江学者”称号，停发并追回已发奖金.....	22
文章报道.....	22
2018.1.3 《北航教“兽”性侵：这场中国版#Me too，我们能做什么？》.....	22
2018.1.6 《人民日报评论 北航性骚扰门：勇敢是你最好看的姿态》.....	24
2018.1.12 《受害者如何推动一场中国版#MeToo》.....	25
2018.1.15 《北航性骚扰举报者：每说起一次，我曾经受到的伤害就减轻一点》.....	33
2018.1.16 《扳倒北航“长江学者”陈小武的女性们》.....	38
(二) 对外经贸大学薛原事件 (2018.1)	46
事件梳理.....	46
2018.1.11 知乎上的举报信.....	46
2018.1.12 对外经贸大学回应：学校已成立工作组调查.....	49
(三) 北大谢灿事件 (2018.2-2018.11)	51
事件梳理.....	51
2018.2.5 记者赵嗷嗷发文指控北大教授性骚扰.....	51
2018.7.26 赵嗷嗷旧文重发，指出性骚扰北大教授为谢灿，声援 Metoo.....	54
2018.8.7 赵嗷嗷公布更多谢灿性骚扰的证据.....	55
2018.8.7 谢灿回应称无性骚扰.....	70
2018.9.2 赵嗷嗷与北大面谈.....	71
2018.11.2 赵嗷嗷发文被删除，平台账号被封禁.....	77
(四) UIUC 教授徐钢事件 (2018.3-)	86
事件梳理.....	86
2018.3.10-2018.3.12 王敖的举报.....	86
2018.3.13 王敖呼吁知情者提供信息.....	92
2018.3.15 深圳艺术双年展解聘徐钢.....	93
2018.3.16 徐钢的声明.....	93
2018.3.16 王敖回应徐钢，继续揭露.....	96
2018.3.19 UIUC 校方称，徐钢教授被指控性侵而辞职.....	103

2018.3.21 徐钢的律师函	106
2018.3.22 徐钢接受艺术新闻采访, 回应性骚扰指控	108
2018.3.24 王敖: 关于徐钢事件的统一说明	111
2018.9.8 王敖实名揭发前 UIUC 徐钢教授性侵学生进展通报	112
2019.6.17 徐钢律师未按中国法律提交证据, 王敖方律师万淼焱退庭抗议	118
(五) 同济大学徐蜀辰事件 (2018.3-2018.4)	121
事件梳理	121
2018.3.27 徐蜀辰被举报性骚扰	121
2018.4.3 建院部分学生与教授自发组织“白手套”声援当事人	121
2018.4.4 公开信《致每一个关心徐蜀辰涉嫌性骚扰同济女研究生事件的我们》	123
2018.4.24《41 天,我们尚未收到同济校长信箱的回复 (同济大学性骚扰防治规范建议稿)》	127
(六) 武汉理工王攀事件 (2018.3-2019.6)	129
事件梳理	129
2018.3.29-30 陶崇园姐姐微博举报	129
2018.3.31 网上流传署名为王攀《陶崇园与我》的声明	143
2018.4.4 武汉理工关于陶崇园坠楼会议录音曝光	145
2018.4.4 武汉理工校友周蔚发起《480 名校友关于武汉理工陶崇园事件的公开信》	145
2018.4.5 陶崇园姐姐发声明向王攀和武汉理工致歉	146
2018.4.7 陶崇园姐姐解释迫于压力向校方致歉	147
2018.4.8 武汉理工大学发布情况通报	147
2018.4.9《256 名武汉理工大学老师校友致教育部和国家监察委的公开信》	148
2018.4.16 对武汉理工大学教师王攀进行行政处罚申请书 (教育部已签收)	149
2018.4.18 陶崇园家属诉王攀已立案	152
2018.4.19 4 月 19 日校方内部情况通报录音整理 批注版	152
2018.5.24 陶崇园案律师收到举证通知书	159
2018.6.5 举证进展	159
2018.8.3 三天庭审会议结束	160
2019.3.25 王攀认错道歉	164
文章报道	166
2018.4.4《“陶博士”的最后人生》	166
2018.4.8《陶崇园遗体昨日火化, 武汉理工停止王攀研究生招生资格》	173
2018.4.12《武汉研究生坠楼事件: 他曾反抗过》	179
2018.4.12《对抗遗忘: 那些为坠亡者陶崇园发声的年轻人》	183
2019.3.26《陶崇园: 被遮蔽与被损害的》	188
2019.3.30《陶崇园姐姐: 只能这样算了啊, 能怎么办, 希望我们可以开始新生活》	202
2019.4.3《“我是陶崇园的姐姐, 我终于为弟弟要到了那句道歉”》	207
2019.5.15《导师王攀 陶崇园, 我的特例》	214
2018.5.15《“陶崇园事件”王攀律师: 被起诉后, 王攀的这一年》	237
2019.6.21《导师王攀: 我的道德情操超越时代 50 年 谷雨》	242
(七) 北大、南大沈阳事件 (2018.4)	263
举报事件梳理	263
2018.4.5 李悠悠举报南大教授沈阳	263

2018.4.5 北京大学 95 级徐芑、王敖：请长江学者沈阳不要再说谎了.....	268
2018.4.5 王宇根教授：纪念高岩之死二十周年.....	273
2018.4.5 高岩父母写给高岩的信.....	275
2018.4.5 沈阳回应指控：均为恶意诽谤.....	276
2018.4.6 王敖接受专访：欢迎沈阳告我们诽谤.....	279
2018.4.6 当年北大中文系主任费振刚发声.....	282
2018.4.6 南京大学发布声明.....	283
2018.4.7 南京大学文学院发布声明：建议辞去沈阳教职.....	284
2018.4.7 北京大学发布说明.....	286
2018.4.7 上海师范大学发布声明：终止与沈阳签订的校外兼职教师聘任协议.....	286
2018.4.7 李悠悠：已联系到受沈阳侵害的另几位女生.....	287
2018.4.7 高岩母亲宣读致媒体公开信.....	289
2018.4.7 沈阳回应：“根本没有师德问题，只是行政警告处分”.....	290
2018.4.8 北京大学教师职业道德和纪律委员会召开专题会议.....	291
2018.4.9 95 级中文系同学当年日记.....	293
2018.4.9 高岩父母的声明.....	294
2018.4.9 一女生实名指控曾受沈阳性骚扰.....	294
2018.4.10 南大文学院开通师德师风监督邮箱和举报电话.....	297
2018.4.11 李悠悠、王敖声明：公开邮箱征集证据.....	297
2018.4.18 南大出台师德师风监督、举报联系方式.....	298
北大、南大学子的行动.....	300
2018.4.7 南大学子发文指出南京大学在教师禁行行为中删除性骚扰这一条.....	300
2018.4.7 北大学生邓宇昊：周一将去校办申请沈某事件信息公开.....	305
2018.4.8 北大邓宇昊同学被约谈记录.....	306
2018.4.8 北大学生工作部负责人就近期学生关心问题答记者问.....	310
2018.4.9 十名北大师生正式向校方递交信息公开申请.....	311
2018.4.11 95 级校友请在校生理性行动.....	313
2018.4.14 申请信息公开的北大学生被约谈.....	314
2018.4.16 北大反性骚扰暂行规定学生意见征集会记录整理.....	319
2018.4.20 北大回复信息公开申请.....	327
2018.4.23 专访 信息公开制度，和被约谈的同学们.....	328
声援岳昕.....	333
2018.4.22 岳昕被多次约谈，发布致北京大学师生的一封公开信.....	333
2018.4.23 北大学生岳昕：一个北大既得利益者的自述.....	334
2018.4.23 岳昕被限制在家，失去自由.....	337
2018.4.23 北大出现声援岳昕大字报，这是“两个北大”之间的斗争.....	340
2018.4.23 岳昕辅导员的回应.....	341
2018.4.23 北大外国语学院发布情况说明.....	342
2018.4.23 校友声援：致汴大外院学妹的一封信.....	342
2018.4.24 北大教授沈焯发布《学校约谈指南（建议，第二稿）》.....	344
2018.4.24 人民日报评论：如何聆听年轻的声音.....	345
2018.4.25 北大学子：就部分同学因申请信息公开被约谈一事致北大校方的联名信.....	346
2018.4.24 呼吁高校学生声援支持北大岳昕，不再让施压笼罩大学！.....	348
2018.4.25 岳昕手书便条称已回到学校，便条大段留白.....	349

2018.4.30 岳昕 我在公开信后的一周里	349
文章报道.....	357
2018.4.5 《人民日报评论 对校园性侵说不, 让每一个青春都能走进春天》	357
2018.4.7 《三位教师回忆沈阳被处分往事》	358
2018.4.7 《为什么我们的同学会死去? 高岩, 不能忘却的纪念》	364
2018.4.8 《我为什么无法为南大文学院的声明鼓掌》	368
2018.4.8 《专访举报者王敖: 师生之间性关系是权力侵害》	370
2018.4.8 《北大学生申请信息公开, “如果大树里有虫, 把虫揪出来是对大树最好的庆典献礼”》	376
2018.4.9 《沈阳案: 北大“metoo”, 制度与程序正义的迷思》	379
2018.4.10 《北大未来或设校园反性骚扰机构专家: 形成社会共识 建性别平等校园》	382
2018.4.24 《“高岩自杀事件”中的灰色地带》	384
2018.4.24 《Will we be equal? Will we be free?》	390
2018.4.24 《那些珍贵的年轻人》	393
2018.4.24 《有种无耻叫: 你若不听话 我们会让你妈来给你跪下》	397
2018.4.24 《让高校信息公开与学生管理回归法治轨道》	398
2018.4.26 《你的脸面不比我的尊严更重要》	401
2018.4.26 《问诊高校信息公开》	402
2018.4.26 《我所认识的木&田同学》	406
2018.4.26 《从沈阳到岳昕——蝴蝶效应、母校情结, 与两个北大》	411
2018.5.4 《北大 vs 北大: 一场反性侵行动如何变成真相攻防战? 》	416
(八) 人大顾海兵事件 (2018.4)	424
事件梳理.....	424
2018.4.11 来自知乎的匿名指控.....	424
2018.4.13 一封呼吁调查人大顾海兵教授的倡议书.....	426
2018.4.13 人大学生围堵顾海兵.....	428
2018.04.15 明商“拥堵”事件纪实	428
2018.4.13 人民大学发布声明	434
2018.4.25 人大学生发文称被学校约谈.....	434
2018.4.27 举报人称顾海兵已被人大取消教师资格.....	441
文章报道.....	442
2018.4.13 《人大女学生举报教授强行拥抱还掐臀部, 教授回应“专心做学问”》	442
2018.4.14 《中国版#MeToo 持续震荡 人民大学两教授卷性丑闻》	445
2018.4.17 《光明日报 高校性骚扰防御机制亟待建立》	446
(九) 人大、南大教授张康之事件 (2018.4-2018.5)	448
事件梳理.....	448
2018.4.13 人大校友夜凭阑微博举报人大教授张康之性骚扰.....	448
2018.4.13 夜凭阑的声明	450
2018.4.14 人大另一校友举报张康之	451
2018.4.15 中国人民大学印发《师德建设长效机制实施办法》等文件 进一步加强师德师风建设	453
2018.5.25 两名南大校友再举报长江学者张康之“性骚扰” 校方展开调查	453
(十) 河南大学肖开愚事件 (2018.4-2018.6)	457

事件梳理.....	457
2018.4.16 河南大学校友王东东指控河南大学教授肖开愚性侵女学生	457
2018.6.26 被“诗人”肖开愚性侵的女生自述	460
2018.6.26 河南大学校友给河南大学的联名信	463
文章报道.....	466
2018.6.19 《是我亲手将女友推到了教授怀里》	466
(十一) 中山大学张鹏事件 (2018.4-2018.7)	476
2018.4.28 《田野里的“叫兽”》一文指控中大人类学系教授性骚扰多名女生	476
2018.5.15 中大校友发文：亲爱的中大，请问性骚扰案解决了吗？	481
2018.7.8 《她曾以为自己能逃开教授的手》点名报道张鹏持续性骚扰女学生和女教师， 五名女性已于5月前向学校纪委举报.....	483
2018.7.9 中大，请务必直面校园性骚扰 中大学子致母校	492
2018.7.9 中大回应：4月已调查处分	496
2018.7.9 中大学子对校方回应的两点质疑	496
2018.7.9 中大校友联名发布《驱张鹏书》	499
2018.7.10 中山大学发布“情况通报”	500
2018.7.10 中大人类学系反性骚扰关注小组回应张鹏事件	500
2018.7.11 中大人类学系反性骚扰小组解读“情况通报”	503
2018.7.11 性骚扰的“叫兽”处理了，高校反性骚扰机制仍遥遥无期	504
2018.7.11 张累累发文《中大对张鹏性骚扰的处理，中大学生满意吗？ 调查结果》	507
2018.7.12 张鹏发布声明回应	509
2018.7.15 黄雪琴发声明回应张鹏.....	510
2018.7.19 中大校长罗俊，我想约你当面聊聊性骚扰	511
文章报道.....	512
2018.4.8 《为什么野外科考会成为性骚扰高发区？》	512
2018.7.9 《专访黄雪琴：女生如何能够逃开教授的手》	514
2018.7.9 《中山大学教授涉嫌性骚扰 知情人称其妻让学生声援老师遭拒》	517
2018.7.10 《中大教授性骚扰受害女生：他说抱女生是在“称猴”》	519
2018.7.28 《漩涡边缘的局内人：我在中大人类学系如何反性骚扰？》	522
(十二) 上海交大谢耕耘事件 (2018.4)	531
事件梳理.....	531
2018.4.25 魏武挥微信发文爆料.....	531
文章报道.....	535
2018.4.26 《上海交大副院长因涉性骚扰被撤职》	535
(十三) 甘肃庆阳六中教师吴永厚事件 (2018.6-2018.8)	538
事件梳理.....	538
2018.6.25 甘肃庆阳警方通报女孩跳楼死亡事件	538
2018.6.27 涉案人教师资格被取消.....	539
2018.8.24 甘肃省检察院撤销庆阳女生遭猥亵“不起诉”决定，检方将公诉	539
文章报道.....	540
2018.6.28 《甘肃跳楼女孩的最后 653 天》	540
2018.6.30 《庆阳跳楼少女：生死都是一座孤岛》	547
(十四) 临沂大学文学院郑明璋 (2018.6)	556

事件梳理.....	556
2018.6.30 临沂大学发布声明, 严肃处理文学院副教授郑明璋有关问题.....	556
2018.6.30 北青报采访受骚扰女学生.....	556
(十五) 北师大赵秉志事件 (2018.7)	558
事件梳理.....	558
2018.7.24 因生活作风问题, 知名法学家赵秉志被处分.....	558
(十六) 南开大学熊培云事件 (2018.7)	559
事件梳理.....	559
2018.7.25 赵思乐在朋友圈爆料熊培云性骚扰.....	559
2018.7.27 熊培云回应.....	560
2018.7.28 赵思乐回应熊培云.....	562
2018.7.31 赵思乐发布声明.....	566
(十七) 哈佛博士王光亮事件 (2018.7-2018.12)	568
事件梳理.....	568
2018.7.25 南方人物周刊《恋爱暴力中的性与爱》首次不具名爆料.....	568
2018.7.31 当事人经查证为哈佛博士王光亮.....	579
2018.12.4 举报王光亮性侵事件进展: 台大注销聘书, 哈佛人类学博导撤回推荐信.....	586
(十八) 中传谢伦灿事件 (2018.7)	591
事件梳理.....	591
2018.7.26 匿名女生在朋友圈举报谢伦灿性侵.....	591
2018.7.26 中国传媒大学官方微博发出声明.....	594
(十九) 中传蔡翔事件 (2018.7-2019.6)	595
事件梳理.....	595
2018.7.27 微博用户指控蔡翔性侵.....	595
2019.6.26 蔡翔涉嫌违纪违法, 正接受纪律审查和检查调查.....	598
2019.6.26 微博举报者回应蔡翔被查事件.....	598
2019.6.26 微博举报者发布被性侵当年日记.....	598
(二十)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国昌事件 (2018.7-2019.1)	600
事件梳理.....	600
2018.7.28 陈国昌被其校多位学生指认有性骚扰行为.....	600
2018.7.29 广外对此事件发布公开声明.....	602
2018.7.29 更多举报人通过公众号提供陈国昌信骚扰的相关信息.....	602
2018.7.29 武汉大学部分校友向武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发表公开信, 反馈陈国昌性骚扰信息.....	606
2018.8.2 武汉大学校友组就举报邮箱一事的第二封公开信.....	609
2018.8.2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生对陈某事件的举报信.....	609
2018.8.3 《米兔 广外到武大, 我们绝不姑息》.....	611
2018.8.5 广外发布公告暂停陈国昌教师岗位工作.....	613
2019.1.27 广外调查组对陈国昌做出处理.....	614
文章报道.....	615
2019.3.21 《校园性骚扰事件: 打破沉默之后》.....	615
(二十一) 西北大学张晓、田霖事件 (2018.7-2018.8)	620
事件梳理.....	620
2018.7.29 匿名举报者指控西北大学教师张晓性骚扰.....	620

2018.7.29 西北大学回应已成立工作组.....	622
2018.7.29 微博用户@小绿剪刀 实名举报田霖借职位之便性骚扰	622
2018.7.30 多名知乎匿名网友指控张晓.....	627
2018.7.30 多位学生朋友圈指控田霖	629
2018.8.3 西北大学约举报者面谈	633
2018.8.6 西北大学发通报：被举报教师张晓、田霖被调离工作岗位.....	634
文章报道.....	634
2018.11.15 《西北大学停止涉性骚扰教师工作 当事人期待进一步调查结果》	634
（二十二）长春中医药大学高雷（2018.7-2018.8）	637
事件梳理.....	637
2018.7.29 微博用户@可爱的虫二二 举报高雷性骚扰	637
2018.7.29 关于实名举报“长春中医药大学体育老师高雷性骚扰”后续.....	637
2018.7.29 长春中医药大学回应.....	640
2018.7.31 当事人微博再发文	640
2018.8.4 长春中医药大学高雷被调离教师岗位.....	641
文章报道.....	642
2018.7.30 《吉林一女大学生自曝遭体育老师性骚扰 学校微博回应称已成立调查组开展调查》	642
（二十三）杭州文澜中学校长任继长事件（2018.7-2018.8）	645
事件梳理.....	645
2018.7.29 微博爆料任继长猥亵女学生.....	645
2018.8.3 三十年前你对女学生做的事，任继长校长你还记得吗？	645
2018.8.4 任继长校长，当年受你伤害的学生们都站出来了	648
文章报道.....	652
2018.8.5 《杭州文澜校长被指性骚扰遭举报，曾暗示女老师陪他可获想要前途》	652
（二十四）湖南大学熊伟（又名熊广基）事件（2018.8-2018.12）	654
事件梳理.....	654
2018.8.2 微博用户举报熊广基性骚扰	654
2018.8.3 熊伟微博回复称：她穿着暴露，我年轻气盛.....	656
2018.8.4 湖南大学官方回应：已成立调查组	656
2018.8.5 举报人私信收到多张熊伟性骚扰截图	656
2018.8.13 举报人质疑学校处理效率	659
2018.8.25 湖南大学《关于熊伟处理的通告》	659
2018.12.14 熊伟关于微博事件及其处理的郑重公告.....	659
2018.12.15 熊伟微博再抱怨处理结果	660
（二十五）复旦大学杨雄里事件（2018.8）	661
事件梳理.....	661
2018.8.12 陆绮实名举报复旦杨雄里教授性骚扰	661
（二十六）吉林农业科技学院王东来事件（2018.10）	664
事件梳理.....	664
2018.10.19 女学生实名举报王东来于10月14日对其进行性骚扰.....	664
2018.10.20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回应成立调查组.....	670
2018.10.21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研究决定给予王东来开除处分	670

卷二：中国米兔在各界.....671**一、米兔事件672**

公益界 672

(一) 罗伯特议事规则推行人袁天鹏事件 (2018.7-2018.8) 672

事件梳理..... 672

2018.7.20 举报者在朋友圈发文指控袁天鹏性骚扰 672

2018.7.27 袁天鹏在朋友圈回应..... 673

2018.7.31 公益人士呼吁基金会暂停与袁天鹏合作..... 673

(二) 亿友公益雷闯事件 (2018.7-) 674

事件梳理..... 674

2018.7.23 女生朋友圈指控公益明星雷闯性侵 674

2018.7.23 雷闯朋友圈第一次回应：愿意承担一切责任..... 677

2018.7.23 雷闯向媒体第二次回应：是恋人..... 678

2018.7.23 举报女生发声明反驳雷闯：不存在“男女朋友关系” 678

2018.7.23 知情人发声证明“女生明确说过不是男女朋友关系” 679

2018.7.23 免费午餐邓飞支持雷闯勇敢面对，后致歉 680

2018.7.23 徒步另一女生自述也被套路..... 681

2018.7.23 徒步同行者肖美丽自述雷闯的性别歧视..... 683

2018.7.24-7.25 举报人通过媒体回应 687

2018.7.24 北京警方回应雷闯性侵事件：正核实..... 705

2018.7.24 乐施会对雷闯性侵事件的声明 706

2018.7.24 亿友公益发公告撤销雷闯负责人职务 708

2018.7.29 反性侵行动组发布致雷闯和亿友公益公开信..... 708

2018.8.1 反性侵行动组注册 @雷闯自首了吗 微博账号，坚持每天给雷闯和亿友公益寄公开信，督促雷闯自首 710

2018.11.1 举报雷闯女生公布日记：与伤痕一起共生的一百天 710

文章报道..... 722

2018.7.23 《民间公益的光环，不能掩饰性侵之恶》 722

2018.7.23 《知名公益人雷闯涉性侵：莫借公益身份行不轨之事 | 沸腾》 723

2018.7.24 《雷闯性侵事件背后——公益圈中的兄弟会》 725

2018.7.25 《不做施暴者，也不做沉默的旁观者》 730

2018.7.25 《雷闯被曝性侵：公益人士应比其他更爱惜“羽毛”》 734

2018.8.2 《性骚扰漩涡中，两个女性的抗争》 735

2018.12.6 《举报雷闯性侵——血与泪，力量与重生》 743

2019.7.24 《寄信行动：我是那种看见不公就要行动的人| 中国米兔周年记》 758

(三) 南京大学冯永锋事件 (2018.7) 761

事件梳理..... 761

2018.7.23 江苏环保志愿者朋友圈发文指控冯永锋 761

2018.7.24 冯永锋连发两封声明承认性骚扰，称醉酒所致 763

2018.7.24 举报者回应冯永锋声明，被暴打当事人首发声 767

2018.7.24 《南都公益基金会关于2017年员工遭遇性骚扰事件的说明》 769

2018.7.24 《NGOCN 关于停止“冯永锋”网站专栏更新的声明》 770

2018.7.24 爱佑基金会声明停止对冯永锋为创始人的源头爱好者环境研究所资助 771

2018.7.28 第二位举报者——容静发文《关于我和“校长”的事》	771
文章报道:	774
2018.7.25 《从雷闯到冯永锋, 公益圈需要一场大型的女权教育》	774
2018.7.26 《中国环保圈 Me Too 事件与我眼中的自然大学 兼谈草根组织困境》	778
(四) 免费午餐邓飞事件 (2018.7-)	781
事件梳理.....	781
2018.7.23 网友 “dangpu”发表文章《还有谁》暗指邓飞曾性骚扰同伴.....	781
2018.7.24 当事女生和知情人发声, 指认邓飞性骚扰	786
2018.7.24 邓飞在群里承认文中所指为自己, 但否认性骚扰行为	787
2018.7.24 微博用户@王思璟 称自己曾遭邓飞“咸猪手”.....	788
2018. 7.24 匿名邓飞学妹称邓飞在一起乘出租车时对她性骚扰.....	788
2018.7.27 微博用户 @不要怕不要怂 举报邓飞, 并公布其他指控截图.....	789
2018.8.1 女生 C 通过微信公号“黄章晋”“邹思聪”、豆瓣用户鲸书发文举报邓飞性骚扰	792
2018.8.1 邓飞发布声明: 退出我所参与发起的所有公益项目	800
2018.8.1 《凤凰周刊》部分前员工集体声明: 要求邓飞正面回应, 呼吁建立行业反性骚扰	800
制度.....	800
2018.8.3 免费午餐发布声明接受邓飞不再参与机构工作的提请.....	801
2018.9.11 邹思聪发文《邓飞朋友开始制造舆论, 我做一个防守反击》	801
2018.9.12 黄章晋发文《我杀死了邓飞》: 不能判断对邓飞的指控就是真实的	804
2018.9.12 邹思聪评论《我杀死了邓飞》: 理解但不认同	806
2018.9.13 鲸书称邓飞欲起诉自己、黄章晋和邹思聪	807
2018.9.27 举报者 C 回应不实传言.....	807
2018.9.27 邓飞在朋友圈发“复出”消息, 称要转行新媒体	810
2018.9.28 黄章晋发文称自己删了那篇指控邓飞等人的文章.....	810
2018.11.17 邓飞诉邹思聪案, 邹思聪发布应诉声明.....	811
2019.7.8. 《请公开审理邓飞#Metoo 案》	818
2019.7.17 邓飞诉邹思聪名誉侵权案开庭.....	820
(五) 金动未来霍庆川事件 (2018.7-2018.8)	821
事件梳理.....	821
2018.7.26 当事人授权公号“自绝于江湖”发布《关于“霍庆川性骚扰”事件的说明》 ..	821
2018.7.27 霍庆川发声明回应: 对莫须有事件无法自辩.....	822
2018.7.27 当事人对“霍庆川性骚扰事件”再发声: 霍没有正面回应	823
(六) 世界自然基金会 (WWF) 周非事件 (2018.7-)	824
事件梳理.....	824
2018.7.25 微博用户@洛女王 cheche 发文指控“某 W 国际环保组织”的“某周姓领导”强	824
吻女下属.....	824
2018.7.25 @洛女王 cheche 实名指控周非性侵犯	826
2018.7.25 世界自然基金会 (WWF) 发布声明: 已成立专案小组调查.....	826
2018.7.25 @洛女王 cheche 回复 WWF 声明	827
2018.7.25 @洛女王 cheche 微博发布相关证据.....	827
2018.8.29 @洛女王 cheche 微博被删.....	830
2018.10.10 @洛女王 cheche 表示被起诉侵犯名誉.....	831
2018.10.11 @洛女王 cheche 微博公布收到的诉状.....	831

2018.12.3 周非起诉@洛女王 cheche 开庭: 周要求调解, 调解失败, 择日开庭.....	833
(七) 彩虹中国张锦雄事件 (2018.7-2018.8)	834
事件梳理.....	834
2018.7.24 三名举报人小 L、Owen、小新发文《举报锦雄性骚扰》	834
2018.7.24 张锦雄转发该文至微博、微信群和朋友圈, 称暂不打算作任何回应	835
2018.7.24 同志公益组织“浪漫转身”敦促张锦雄正面回应	836
2018.7.24 浪漫转身发布声明	836
2018.7.25 肖美丽在《【最全汇总】Metoo 在公益圈-爆出了哪些人及他们是怎么回应的》 一文中贴出张锦雄朋友圈动态	840
2018.7.25 钱小壕发文《我为张锦雄先生浪漫转身:)》支持张锦雄	840
2018.7.26 钱小壕分享署皮爷文章, 称针对张锦雄的 Metoo 是“公益圈随机砍人事件”	843
2018.7.26 同志奥运会奖牌得主流逝公开指控张锦雄性骚扰	845
2018.7.27 举报人小 L 以实名暖阳发文《我要张锦雄道歉, 也要祛魅的米兔》	850
2018.7.27 张锦雄正式回应《举报张锦雄性骚扰》一文	862
2018.7.27 肖美丽回应张锦雄	864
2018.7.28 流逝回应张锦雄: 还有多人未收到道歉	866
2018.7.28 小 L 等举报人们发文回应张锦雄, 并公布更多举报截图	875
2018.7.31 举报人与张锦雄性骚扰关注组发起联署	888
2018.8.1 钱小壕再发文力挺张锦雄	889
2018.8.2 张锦雄关注组发文《在张锦雄「道歉」之後, 我们做了甚麽?》	899
2018.8.15 张锦雄关注组共收集 114 个有效联署, 并致信张锦雄要求回应	901
2018.8.21 张锦雄没有回应, 并拉黑了关注组	908
2018.8.21 关注组写信发给香港三所曾与张锦雄合作的院校	908
文章报道	910
2018.7.29 《#我也是 背后的同性性侵》	910
2018.8.2 《中国男性被性骚扰后, 只能“坐以待毙”吗?》	911
2018.8.3 《“我认为同志也有捍卫自己身体的权利” “Me too.”》	915
(八) 银杏伙伴刘国强事件 (2018.7-2018.8)	918
事件梳理	918
2018.7.24 在公益圈自媒体“自绝于江湖”评论区, 刘国强被指责曾经对女性存在不当行为	918
2018.7.25 匿名当事人通过银杏基金会及银杏伙伴委员会向刘国强转达要求其公开道歉 的诉求	918
2018.7.26 匿名当事人发文《刘国强性骚扰事件当事人自述》	919
2018.7.27 银杏基金会秘书长发朋友圈回应: 以事实为依据, 理性判断	920
2018.7.27 银杏基金会在官方微信发布声明: 性骚扰零容忍	920
2018.7.27 刘国强在微信朋友圈发布声明: 骚扰指控系诽谤侵权, 已委托律师处理 ..	920
2018.7.28. 匿名当事人发表公开声明: 随时准备用法律捍卫合法权利	921
2018.7.29 刘国强在银杏伙伴社群内发出“告伙伴书”, 宣布退出银杏伙伴社群, 不再使用 银杏伙伴称号	922
2018.8.9 银杏撤下刘国强在银杏基金会网站的个人信息	922
2018.8.31 《银杏基金会、银杏伙伴委员会关于刘国强被指性骚扰事件的说明》	922
2018.11.22 银杏基金会试行反性骚扰行为投诉制度	923

(九) 温州爱心璀璨周宗村 (周健) 事件 (2018.7)	925
事件梳理.....	925
2018.7.25 Chen, Bravegirl 发文举报周宗村性骚扰.....	925
2018.7.27 Chen 发布最新声明《举报温州公益人周宗村 (周健) 性侵犯外地女嘉宾的第二天》	928
(十) 一天公益刘猛事件 (2018.7-2019.5)	931
事件梳理.....	931
2018.7.27 女社工发文举报成都社工界“大佬”刘猛性骚扰	931
2018.7.27-28 刘猛给举报人发微信消息表示道歉.....	932
2019.7.29 《社工界“大佬”刘猛性骚扰女员工后续：当事人要求公开道歉》	932
2018.8.10 另一位女社工小星指控刘猛性侵，两位女社工分别起诉刘猛，法院立案.....	933
2018.8.14. 银杏基金会发布声明：司法审理期间，暂停刘猛使用“银杏伙伴”称号.....	938
2018.8.14 一天公益发布公开声明：继续敦促刘猛回应，暂停其在机构工作.....	939
2018.8.14. 刘猛在微信群发布公开声明：已开始法律维权	940
2018.8.14 《【关注】成都社工及社会组织联合声明》	940
2018.8.14 《川震社工明星刘猛性骚扰立案，民政主管部门回应：“已开展相关调查”》	943
2019.4.29 刘猛案第一次开庭	944
2019.7.11. 成都徐某诉刘猛性骚扰案一审胜诉.....	945
文章报道.....	952
2019.7.12. 《中国#Me TOO 出首例胜诉，我们距离真正的胜利还有多远》	952
2019.7.15 《“性骚扰”胜诉第一案当事人：我是抱着 100 % 失败的心态坚持到现在》	955
(十一) 工友之家贾志伟事件 (2019.1)	959
事件梳理.....	959
2019.1.16 工友之家接到志愿者代表的性骚扰举报，发布声明和反性骚扰机制.....	959
2019.1.16 《“工友之家”性骚扰及性侵害事件受害者集体声明》	962
2019.1.17 工友之家发布《关于工友之家反性骚扰声明的“两点”回复》	963
2019.1.18 举报者回应工友之家及详述贾志伟性侵性骚扰女志愿者事件.....	965
2019.1.18 《乐施会对北京工友之家发生性不当行为事件的回应与立场》	974
2019.1.19 《北京工友之家就贾志伟性侵性骚扰事件发表致歉与承诺》	975
2019.1.21 北京工友之家总干事孙恒就贾志伟性骚扰事件发布致歉信	977
2019.1.22 北京工友之家负责人王德志发布道歉信.....	979
2019.1.24 《受害者集体回应孙恒王德志道歉信并期待工友之家后续动作》	981
文章报道.....	982
2019.1.16 《又一个“兄弟会”？ 工友之家前员工：机构应正面回应受害人诉求》 ..	982
2019.1.17 《北京工友之家反性骚扰声明相关知情人访谈》	984
2019.1.18 《工友之家性骚扰事件：被举报者拒绝正面回应，机构处理受质疑》	989
2019.1.19 《工友之家陷性骚扰风波：意识不到的性别暴力？ 》	992
2019.1.19 《读者来稿 一个左翼青年对北京工友之家贾志伟性骚扰、性侵事件的一些看法》	995
2019.1.19 《她们推动了中国首个针对性骚扰道歉的机构声明》	998
2019.1.21 《备忘录 北京工友之家贾志伟性侵多名女生事件：仍有六问未解》 ..	1001
2019.1.22 《源众观察 工友之家事件引发的行业思考》	1009

2019.1.23 《北京工友之家性骚扰事件知情人二次访谈》	1010
文体界	1016
(十二) 前《瞭望东方周刊》主笔、《中国新闻周刊》编委章文事件 (2018.7-) ..	1016
事件梳理	1016
2018.7.25 第一位举报人“小精灵”发文指控章文性侵	1016
2018.7.25 作家蒋方舟在朋友圈揭发章文性骚扰	1020
2018.7.25 资深媒体人易小荷在朋友圈揭发章文性骚扰	1020
2018.7.25 自媒体作者“哑巴”揭发章文言语骚扰	1021
2018.7.25 王嫣芸 (曾用名: 苏紫紫) 揭发章文性骚扰	1021
2018.7.25 章文在朋友圈发声明: 网文不实	1022
.2018.7.25 章文律师发布律师声明: 强奸事实不存在	1023
2018.7.25 章文通过媒体回应性骚扰指控: 一群人喝了酒楼下腰 也算是性骚扰? ..	1023
2018.7.25 资深媒体人鄢烈山微博质疑蒋方舟	1025
2018.7.25 蒋方舟微博怒斥鄢烈山: 骚扰的人清白, 实名举报的人邪恶? ? ?	1025
2018.7.25 资深媒体人宋石男称因在朋友圈怒斥章文被威胁	1026
2018.7.25 小精灵接受媒体采访: 仍持有事发当时的物证	1028
2018.7.25 小精灵发出第二封公开信	1031
2018.7.25 章文正式发文回应, 否认强奸指控, 并荡妇羞辱多位举报者	1033
2018.7.26 蒋方舟朋友圈回应章文: 教科书级别的受害者羞辱	1034
2018.7.26 易小荷发文回应《如果你也被侵扰过, 请大声说 Metoo》	1035
2018.7.26 又有两位女性 (小月与阿园) 匿名指控章文性骚扰	1037
2018.7.26 小精灵发出第三封公开信: 今晚报警	1041
2018.7.27 北外新闻系教授展江称接到章文恐吓电话	1042
2018.7.31 蒋方舟公布章文微博私信	1043
文章报道	1044
2018.7.25 《六名女性怒证: 公知章文性骚扰/侵害》	1044
2018.7.25 《我给章文的回应划了个重点: 教科书般的人中之渣》	1051
2018.7.25 《律师说: 章文, 你大胆的往前走!》074 发起反性骚扰手册讨论	1052
2018.7.26 《章文被多名女性指控“性侵性骚扰”》	1055
2018.7.26 《「我遭遇了强奸, 这不是我的耻辱」》	1057
2018.7.26 《王五四:垃圾分类, 从我做起》	1062
(十三) 作家张弛、《新周刊》孙冕事件 (2018.7)	1064
事件梳理	1064
2018.7.25 作家春树豆瓣发帖称多年前曾被张弛、孙冕性侵	1064
2018.7.26 张弛朋友圈回应	1065
2018.7.27 春树豆瓣再发声	1066
(十四) 为你读诗潘杰客 (潘学光) 事件 (2018.7)	1067
事件梳理	1067
2018.7.25-26 为你读诗前员工指控创始人潘杰客 (潘学光)、秦何人性骚扰多名女员工, 并发布大量截图证据	1067
2018.7.26 举报人收到潘杰客的律师函	1074
2018.7.27 豆瓣网友@凝夏之夜发布《致为你读诗创始人潘杰客被爆性骚扰事件》指控 潘言语骚扰	1075
2018.7.28 举报人通过自媒体发布文章《“为你读诗”前员工集体指控创始人潘杰客性骚	

扰, 求扩》, 称已找到十几位曾经在为你读诗工作过的受害者.....	1082
2018.7.28 潘杰客在朋友圈发布长文声明: 每个人都是受害者, 相信法律.....	1084
2018.7.29 举报人通过自媒体“运营公举小磊磊”发布更多证据, 爆料曾有一名在为你读诗工作的受害者因控诉潘多次性骚扰, 遭到潘公开解雇并发律师函.....	1085
(十五) 央视朱军事件 (2018.7.26-)	1099
事件梳理.....	1099
2018.7.26 原央视女实习生弦子朋友圈发文指控朱军性骚扰, 该文被微博用户@麦烧同学转发到微博, 两小时后被屏蔽.....	1099
2018.7.26 弦子好友发文作证	1102
2018.7.30 弦子在律师的陪同下前往羊坊店派出所, 索取四年前调查结果无果.....	1104
2018.8.14 麦烧被房东施压.....	1104
2018.8.15 朱军委托律师发布声明, 起诉举报者	1104
2018.8.16 弦子开设微博账号@弦子与她的朋友们 面向公众首发声.....	1107
2018.8.17 弦子微博发布《关于北京星权律师事务所“律师声明”的声明》, 该条很快被屏蔽, 随后弦子微博被禁止转发	1108
2018.8.23 弦子收到电话威胁 (图片转文字, 音频转录文字)	1110
2018.8.20. 弦子发布视频, 自述事件经过	1111
2018.8.24 @麦烧同学 实名发帖《针对“朱军律师声明”的回应》	1115
2018.8.27 麦烧和律师前往公证处, 对证据进行了公证.....	1116
2018.9.5 麦烧整理了朱军事件的时间线:《从 2014 年到 2018 年, 朱军涉嫌猥亵女实习生一事, 发生了什么和正在发生什么》	1116
2018.9.25 朱军起诉麦烧和弦子: 索赔 65 万, 登报致歉.....	1119
2018.9.25 麦烧和弦子: 将积极应诉.....	1120
2018.9.25 弦子向法院递交针对朱军的起诉书, 索赔 6 万人民币	1121
2018.10.25 朱军名誉权纠纷案证据交换会召开.....	1122
2019.1.18 弦子起诉朱军人格权案子庭前会议召开.....	1122
2019.6 最新进展: 等待弦子诉朱军案开庭.....	1122
文章报道.....	1123
2018.7.27 《财新 女实习生指控主持人朱军性骚扰》	1123
2018.8.16 《对话朱军“性骚扰”爆料人: 若上法庭, 不会退缩》	1125
2018.8.22 《人物 举报性骚扰之后》	1129
2018.9.27 《Vista 看天下 朱军骚扰案对簿公堂 当事女生: 走出来 准备战斗》	1134
2018.9.29 《弦子、麦烧: MeToo 让我们相信, 柔软可以改变世界》	1138
2018.10.18 《金融时报 弦子: 我并不比别人更勇敢》(视频)	1141
2018.10.19 《金融时报 “他所拥有的权力, 不过是权力的影子”——专访“MeToo”运动当事人弦子、麦烧》	1141
2018.10.27 《“朱军涉性骚扰事件”当事人弦子: 曾经的朋友成了朱军的证人》	1148
2018.11.2 《虎嗅 走进风暴的弦子麦烧》	1150
2018.12.15 《25 岁女生弦子, 被朱军起诉后的 80 天》(摄影集)	1159
2019.1.7 《中国人的一天 举报性骚扰却成为被告的弦子: 我是一群不幸者中的幸存者》	1162
(十六)《大河报》朱长振事件 (2018.7)	1163
事件梳理.....	1163
2018.7.26 匿名举报者发文《我曾被大河报记者朱长振试图性侵》	1163

2018.7.26 朱长振转发举报文章, 指向阴谋论	1167
(十七) 宁波市羽毛球队刘坚军、张伟事件 (2018.7)	1167
事件梳理.....	1167
2018.7.26 匿名举报者指控刘坚军、张伟性骚扰/性侵未遂	1167
2018.7.28 举报者公布日记还原事件细节, 刘坚军称已经报警, 张伟正在联系律师	1168
2018.7.28 录音证据公布, 刘坚军承认行为不端	1172
2018.12.26 举报者@孙孙向你扔了只狗 发博称微博评论受到限制, 暗示刘、张应受法律制裁	1173
(十八) 北京迷笛周翊事件 (2018.7-)	1175
事件梳理.....	1175
2018.7.28 微博用户@我是落生 发布@再见罗丝 的私信求助, 指控迷笛副总周翊性侵	1175
2018.7.28 迷笛学校校长张帆连发三条微博回应, 一直积极联系当事人.....	1181
2018.7.29 迷笛发布声明: 性侵言论不实	1182
2018.7.29 张帆发布《致本次事件当事人姑娘的一封信》: 二人是情侣关系.....	1182
2018.7.31 @再见罗丝 发文回应, 是性侵而非情感纠纷.....	1186
2018.8.6 @再见罗丝 前往苏州案发地报警, 公安立案侦查.....	1194
2018.8 月底 @迷笛官微私信@我是落生 要求其删除相关微博并公开致歉	1194
2018.9.1 @再见罗丝 微博发文: 举报性侵 36 天之后	1195
2018.9.13 周翊发文辱骂@再见罗丝.....	1198
2018.9.17 @再见罗丝 发文《迷笛性侵/性骚扰受害者征集: 不做沉默的羔羊, 不做冷漠的看客》	1198
2018.10.30 周翊起诉@我是落生、新浪微博和@再见罗丝	1212
2018.11.23 @再见罗丝 微博公布周翊诉状.....	1212
文章报道.....	1216
2018.8.17 《迷笛性侵事件爆料人被诉诽谤 称“我不后悔帮那女生”》	1216
(十九) 新华社杨国强事件 (2018.7-2018.8)	1219
事件梳理.....	1219
2018.7.31 林鲟在微信朋友圈举报杨国强性骚扰	1219
2018. 8. 9 林鲟再发声: 《我们要求新华社调查杨国强性骚扰事件并公开结果!》	1220
经政界.....	1222
(二十) 信孚教育集团信力建事件 (2018.7)	1222
事件梳理.....	1222
2018.7.26 媒体人何满在 Facebook 上发文指控信力建曾对她性骚扰.....	1222
文章报道.....	1223
2018.7.26 信孚集团创始人被指控性骚扰 曾以敢言而闻名	1223
(二十一) 原广州民政厅王先胜事件 (2018.7)	1224
事件梳理.....	1224
2018. 7. 26 赵海伶公众号发文曝光王先胜性骚扰.....	1224
2018. 7. 29 王先胜性骚扰举报人 C 对事件的补充说明.....	1226
(二十二) 北京龙泉寺住持释学诚事件 (2018.8-)	1229
事件梳理.....	1229
2018. 8. 1 释贤佳、释贤启实名举报释学诚性骚扰, 发布 95 页“重大情况汇报”	1229

2018. 8. 1 龙泉寺官方声明举报材料不实.....	1234
2018. 8. 2 国家宗教事务局回应, 已开始调查.....	1234
2018. 8. 15 释学诚辞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常务理事、理事职务.....	1234
2018. 8. 23 国家宗教事务局发布调查核实情况.....	1235
2018.8.23 释学诚辞去福建省佛教协会会长、常务理事、理事职务.....	1235
2018. 8. 24 释学诚被免去龙泉寺住持(方丈)等职务.....	1236
2018. 11. 29 释学诚被免全国政协民宗委副主任 辞去全国政协常委.....	1236
2019. 5. 9 释学诚事件女主“释贤甲”微博发声.....	1236
2019. 6. 18 释学诚事件女主“释贤甲”披露骚扰短信和当天日记.....	1238
文章报道.....	1242
2018.8.16 《释昭慧: 痛定思痛, 解析佛门中的“结构性罪恶”》.....	1242
2018.9.18 《学诚的陨落: “我也是”运动与中国佛教“创新”之路》.....	1246
(二十三) 摩拜张耀春事件 (2018.8)	1249
事件梳理.....	1249
2018. 8. 9 摩拜单车女员工举报领导张耀春性骚扰.....	1249
2018. 8. 9 摩拜单车回应被举报人已被停职并接受调查.....	1253
(二十四) 苏宁刘瑛事件 (2018.12)	1253
事件梳理.....	1253
2018.12.29 苏宁员工写举报信实名举报其领导刘瑛性骚扰.....	1253
2018.12.29 苏宁回应已对刘瑛作停职处理.....	1255
(二十五) 京东刘强东事件 (2018.8-)	1256
事件梳理.....	1256
2018.8.31 刘强东因涉嫌性侵被美国警方逮捕.....	1256
2018.9.2-9.3 京东官方微博回应称刘强东遭遇失实指控, 已被释放.....	1256
2018.9.3 京东称刘强东已回到国内.....	1257
2018.9.4 刘强东现身北京参加京东活动.....	1257
2018.9.4 警方公开拘捕纪录, 指刘强东涉嫌“一级性犯罪强奸既遂”.....	1258
2018.9.7 京东回应刘强东涉嫌性侵案, 称其将继续领导公司.....	1259
2018.9.9 明尼苏达大学校报发文批评校方在刘强东案中不作为.....	1261
2018.9.18 刘强东前往湖北考察, 与湖北省委书记与省长座谈.....	1263
2018.9.20 美国警方初步调查结束已转交检方.....	1264
2018.9.24 路透社披露刘强东性侵案女大学生微信聊天内容: 不是自愿的.....	1265
2018.11.22 路透社独家: 刘强东美国性侵案更多细节浮现 检方仍在研究证据.....	1268
2018.12.22 美国检方决定不起诉.....	1271
2018.12.22 京东就检方决定发布声明.....	1272
2018.12.22 刘强东事后首发声.....	1272
2018.12.22 刘强东代理律师 Jill Brisbois 就案件发布公开声明.....	1273
2019.4.16 女方实名起诉刘强东与京东公司.....	1274
2019.4.18 自发网络联署声援 Jingyao.....	1276
2019.4.18-4.19 起诉书被翻译成中文在中文互联网公布.....	1279
2019.4.22 微博@明州事记 发布两段视频暗示性侵事件是“仙人跳”.....	1293
2019.4.22 @JTN 陈曦律师 转发@明州事记 微博称该视频内容属实.....	1295
2019.4.23 微博@陈纯 Camus 发布完整视频, 证明 Jingyao 起诉书内容真实, 表示@明州事记 有误导公众之嫌.....	1295

2019.4.23 南方都市报放出匿名信源录音指明州案女生向刘强东律师索要钱财, 后迅速删除, 新浪科技迅速跟进称音频内容属实.....	1296
2019.4.24 Jingyao 回应音频内容不完整.....	1297
2019.4.26 Jingyao 与刘强东律师录音完整版被公布, 显示此前南都所发匿名音频有 23 处剪辑.....	1297
2019.4.26 jingyao 接受财经专访, 称若打赢诉讼, 会全部捐出赔款.....	1298
2019.4.26 jingyao 回应财新: “我一直在拒绝”.....	1302
2019.4.26 凤凰网科技、新浪微博以“刘强东案女生曾承认自愿发生关系”为题擅改财新标题歪曲财新文章进行推送, 财新发布反侵权公告.....	1305
2019.4.30 支持 jingyao 的多个微信公众号被屏蔽.....	1307
2019.6.26 刘强东被曝起诉微博用户@赵盛焯 索赔 300 万, 称其侮辱诽谤.....	1309
2019.7.24 警方公布刘强东案调查报告, 部分中文媒体以刘强东口供为报告结论扭曲传播.....	1311
2019.7.25-26 某些媒体没有底线的扭曲传播遭遇大量媒体和个人的谴责.....	1312
2019.7.25-26 Jingyao 通过媒体回应.....	1327
2019.7.26 刘强东被曝起诉微博用户@马库斯说 互联网侵权, 索赔 300 万.....	1332
文章报道.....	1333
2018.12.23 《请注意, 刘强东并非「无罪」, 而是「没有被起诉」》.....	1333
2018.12.23 《性侵有罪, 出轨无罪? 性别视角下刘强东案的报道分析》.....	1335
2018.12.28 《2018 年: 刘强东们的“胜利”, 女权的失败? 》.....	1341
2019.4.20 《对话林三土: 性侵受害者受到的偏见越少, 寻求司法救济的可能性越高》.....	1343
2019.4.22 《钛媒体创始人赵何娟: 旗帜鲜明抵制刘强东和京东》.....	1349
2019.4.23 《赵何娟: 视频没反转, 刘强东案里的一种偏见与五个问题》.....	1351
2019.4.23 《沈彬 刘强东案的“反转视频”, 能当呈堂证供吗》.....	1358
2019.4.23 《女权者真被“打脸”了? 刘强东案“仙人跳实锤”视频观后感》.....	1362
2019.4.24 《视频和录音让相信 Jingyao 的人打脸了吗? 》.....	1366
2019.4.24 《刘强东视频要是 po 在美国, 主流媒体怎么报道? 》.....	1373
2019.4.24 《只谴责南都是不够的 据扯》.....	1374
2019.4.24 《刘强东案音视频: 机构媒体的堕落与溃败》.....	1377
2019.4.26 《支持 Jingyao 还是刘强东? 可以中立吗? 》.....	1382
2019.4.26 《刘强东案: 缺乏性别意识的媒体何时才能停止二次伤害? 》.....	1386
2019.4.29 《界面文化 刘强东案与证据反转: 强奸文化下的资本围猎》.....	1389
2019.5.5 《有钱人不会强奸? 回应刘强东案中的一些争议》.....	1391
2019.5.6 《刘强东案风云: 如何抵抗舆论代理人之战》.....	1396
2019.5.23 《对话明州案女方当事人: 我害怕他的权力》.....	1399
2019.6.6 《纽约时报 刘强东案引发中国强奸文化讨论》.....	1406
2019.7.25 《刘强东的美国往事》.....	1409
2019.7.26 《梁文道: 刘强东案, 让我们看到媒体环境依然「乌烟瘴气」》.....	1415
(二十六) 广州陈警员事件 (2018.10)	1419
事件梳理.....	1419
2018.9.20 孙世华于广州荔湾区华林派出所遭受拘禁殴打.....	1419
2018.9.21 孙世华被保释, 多人发出孙被殴打证言.....	1419
2018.9.22 孙世华就不公正待遇与警方见面.....	1421

2018. 10. 5 孙世华律师控诉被广州警察构陷抓捕、羞辱	1422
2018.10.9 广州市律师协会通报称将重视孙世华维权	1427
2018. 10. 10 广州警方通报孙世华律师事件, 不存在殴打、羞辱情况	1428
2018. 10. 13 广州警方再发通告, 承认当事民警工作存在过失	1428
2018. 10. 13 广州律协通报称未见殴打羞辱	1429
2018. 10. 13 孙世华回应律协, 要求彻查此案	1429
2018. 10. 17 孙世华报案诉警员违法并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1431
2018. 10. 19 孙世华律师公布进展情况, 已提起行政诉讼与行政复议	1432
2018.10.30 荔湾公安分局对孙世华申请信息皆不予公开	1433
2018. 11. 2 孙世华律师就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提起行政诉讼	1434
2018.11.15 广州市司法局向孙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	1435
2018. 11. 15 孙世华称警方拟对其行政处罚	1435
2018. 11. 17 孙世华被警方“突袭”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1436
2018. 12. 7 孙世华向全国律协申请维权	1437
2019. 1. 2 孙世华对广州两级行政法院拒不立案行为进行控告	1438
文章报道	1440
2018.10.14 《真相像乳沟, 要挤才会有——对广州律协孙世华事件第二号公告的分析》	1440
2018.10.9 《如何防止警察性骚扰? 》	1441
2019.1.16 《从孙世华事件看公安民警办案中的性别问题》	1442

卷三：中国米兔大讨论..... 1444**一、METOO 在中国简史..... 1445**

2018.1.02 《四年内曝出 13 起高校教师性骚扰事件，1/3 查无后续》	1445
2018.7.28 《回答 2018：三十八起性骚扰事件，未完待续》	1453
2018.9.13 《我们总结了 METOO 中的众生百态，整理出这部《METOO 词典》	1469
2018.10.22 《无法回避的浪潮——中国#MeToo 调查全记录》	1471
2018.12.25 《NGOCN 说不出的性骚扰 × 2018，是什么使我们感到恐惧(一)》	1472
2018.12.29 《暴力与抗争的一年 2018 年，中国女性经历了什么？》	1482
2019.1.2 《中国 Me Too 一周年：历程、成绩与限制》	1495
2019.1.24 《METOO IN CHINA 一周年》	1502
2019.8.1 《中国反性骚扰大事记 (1995-2019)》	1506

二、性骚扰调查与报告..... 1514

2013.11.21 《工厂女工被性骚扰公益调研报告》	1514
2013.11 《广州女工性骚扰调研报告》	1522
2016.8.29 《沉默的铁狮——2016 年北京师范大学校园性骚扰调查纪实报告》	1528
2016.9.26 《大学生性与生殖健康调查报告(2015)》中关于性暴力与性骚扰的调查》	1542
2017.7 《中国大学在校和毕业生遭遇性骚扰状况调查》	1543
2017.7.18 《千千 职场性骚扰调查报告》	1545
2018.3.7 《中国女记者职场性骚扰状况调查报告》	1560
2018.3.8 《妇女节，最好的庆祝是发声 北京大学学生遭遇性骚扰状况调查报告》	1565
2018.5.24 《校园性骚扰：难以言说的“顽疾” 特稿》(中央民族大学性骚扰调查)	1577
2018.6.8 《“职场性骚扰”小调查 性别权力关系的办公室缩影》	1586
2018.8.2. 《性侵犯，不止是性欲 KY 研究所：3 万人的性侵犯调研报告》	1591
2018.11.29 《中国职场性骚扰调查报告》	1602
2019.1.31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防性骚扰报告》	1611
2019.8.3 《2018 年南京大学性骚扰状况调查报告》	1617

三、这一年，打破沉默的故事..... 1622

过去故事的进展.....	1622
2018.2.3 《“要晚安吻，重点是吻”！中南大学学子举报教师猥亵案始末...》	1622
2018.7.17 《南昌大学遭性侵女生发声：仍有严重心理创伤！要起诉学校和副院长》	1627
2018.9.3 《被性侵的女孩起诉了警察：维权的伤害远比性侵大》	1631
被掩埋的秘密终于破土	1642
2018.1.15 《“导师带我们去陪酒，想要读博就不能拒绝” 陈小武的十八个分身》	1642
2018.1.17 《外媒 MeToo 分享一件发生在 2013 年的事 #MeToo# 》	1648
2018.1.26 《BBC 特别策划：不能说的秘密？不带歧视的倾听 - 就在你我身边的 #MeToo》	1651
2018.4.19 《清华男友性侵后我抑郁快自杀，校方断言“这是民事纠纷”》	1654
2018.7.16 《遭遇工厂性骚扰，我不再忍气吞声！》	1661
2018.7.26 《每日人物 不到 24 小时，我们收到了 1700 多个性侵故事》	1662
2018.7.27 《我是男性，曾被外企高管性侵，对方是已婚男》	1670

2018.7.29 《她 / 他那不能说的秘密：终于说出来到死都想掩埋的经历》	1671
2018.7.30 《老师您真可真恶心》	1673
2018.8.1 《女泉 我也被未遂过》	1683
2018.8.1 《三年前我说出性骚扰，三年后我和骚扰者都怎么样了？》	1687
2018.8.3 《她说出了在支教时遭遇的 5 次性侵害事件》	1691
2018.9.2 《16 年了，朱卫国同学，你对我的“喜欢”该结束了——兼骚扰者心理解析一例》	1696
2018.9.29 《光明日报记者性侵实习生》	1715
2018.11.1 《幸存者日记：与伤痕一起共生的一百天》	1718
2019.1.9 《炮友违约不带套内射，事后称自己有艾滋 ——报案实录【硝美丽】》 ..	1730
2019.1.15 《陪王菲坐过山车——报案后续》	1740
2019.1.10 《谷雨影像 说出“我被性骚扰”之后，她可能遭遇什么？》	1746
2019.4.20 《Faye：我向总部举报了性骚扰，他们让我做了反性骚扰培训负责人》 ..	1748
2019.8.4 《某互联网公司高管 H 强制猥亵下属 始末实录》	1751
行动者的故事.....	1764
2018.2.18 《写于#metoo 在中国#被删一个月之际》	1764
2018.5.10 《每日人物 中国高校性骚扰调查研究者：看到黑暗 是为了光明的路》	1766
2018.5.14 《性别平等倡导者：我们被约与被谈》	1778
2018.6.21 《“女权之声”被消音的 100 天》	1784
2018.9.14 《一块广告牌——中国地铁反性骚扰广告运动》	1790
2019.7.23 《一年了，公益米兔改变了谁？》	1810
2019.7.24 《寄信行动：我是那种看见不公就要行动的人 中国米兔周年记》	1814
2018.7.28 《漩涡边缘的局内人：我在中大人类学系如何反性骚扰？》	1819
四、米兔搅动社会	1828
(一) 高校反骚扰倡议风潮 (2018.1-)	1828
1. 高校校友、在校生公开联名致信母校要求建立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	1828
最初的两封信.....	1828
2018.1.2 来自西安外国语大学毕业生何息的第一封信	1828
2018.1.4 北航陈小武举报人罗茜茜公开发起给北航的联名信.....	1830
张累累发起#万人实名致信母校反性骚扰#活动	1832
发起高校与参与人数粗略统计	1832
致信反骚扰倡议个案.....	1834
2018.1.8 上海交大校友草拟性骚扰防治规范建议稿.....	1834
2018.1.11 北师大港浸大积极沟通，已有反骚扰机制	1839
2019.8.3 南京大学反骚扰机制倡议脉络.....	1844
致信活动传播情况	1846
2018.1.9 《校长亲启 中国 Metoo 在大学，母校能否承载罗茜茜们的勇气和期待？》	1846
2018.1.12 《罗茜茜“赢”了，反性骚扰征途仍在继续》	1851
给教育部的信.....	1857
2018.1.16 《紧跟教育部的脚步，全国 99 所学校学子呼吁反校园性骚扰》	1857
2018.1.20 《万人致信母校反性骚扰发起人张累累给教育部的一封信》	1862
2018.7.11 张累累二问教育部：说好的反性骚扰机制在何处？中大教师性骚扰你管不管？	

.....	1863
韦婷婷众筹给高校寄性骚扰报告.....	1865
2018.1.22 《MeToo 并不够，而是要 Everyone In 众筹给学校寄性骚扰调查报告》	
.....	1865
2018.5.4 《青年节，我们给全国 211 高校寄了性骚扰调查报告》.....	1869
妇女节，高校性骚扰机制倡议者们的反骚扰宣言.....	1874
2018.3.7 《最强妇女节过节指南》.....	1874
高校反骚扰相关文章报道.....	1877
2018.1.8 《所以校园性骚扰制度该是什么模样？》.....	1877
2018.1.11 《“#Metoo”在中国的一次大范围流行：学姐学长们出手了》.....	1881
2018.1.16 《站出来，说我也是：中国高校反学术性骚扰，从集体沉默到星火燎原》	
.....	1885
2018.1.17 《在逆风中前进的反性骚扰行动者》.....	1890
2018.1.17 《中国妇女报 建立长效预防机制 防治高校性骚扰》.....	1897
2018.1.24 《消除性骚扰靠师德？在世界名校 ta 们这样防治性骚扰》.....	1900
2018.2.26 《中国版 MeToo：性骚扰者被解雇后，她们想建立制度保护》.....	1906
2018.4.13 《武大反性骚扰机制建议发起人：“我是温和的激进女权主义者”》.....	1910
2018.4.11 《南方人物周刊 任重道远 美国高校反性骚扰、性侵制度建设》.....	1915
2018.6.23 《NJU 核真录 独家调查 39 所 985 高校，超八成还未设立性骚扰监督渠道》	
.....	1919
2. 全国高校教师反性骚扰宣言 (2018.1.19).....	1923
2018.1.9 《全国高校教师反性骚扰宣言》.....	1923
2018.1.23 《武大教授倡议“高校教师反性骚扰”：国内高校对于性骚扰防范是空白》	
.....	1924
3. 海外中国学生学者就性骚扰防治的公开信 (2018.1.25).....	1927
(二) 女工的声音.....	1929
2018.1.23 《我是富士康女工，我要求建立反性骚扰制度》.....	1929
2018.2.5 《富士康女工寄出了公开信，等待回应，也期待你的加入》.....	1932
2018.8.6 《女工米兔进行时：让反性骚扰这场大火，在工业区里越烧越旺》.....	1935
(三) 公益界的反应.....	1940
2018.7.23 《100 名公益人和机构对公益圈性骚扰事件的倡议和承诺》.....	1940
2018.7.23 绿芽基金会率先建立机构反性骚扰机制，并倡议设立行业反性骚扰机制	
.....	1943
2018.7.23 张累累倡议机构回应性侵事件并建立反性骚扰机制.....	1946
2018.7.24 机构“向阳花开”制定防止性骚扰与侵害相关规定.....	1946
2018.7.28 百家公益机构参与公益行业反性骚扰机制建立讨论会.....	1947
2018.7.28 64 家公益机构+357 位个人对反性骚扰做出承诺.....	1952
2018.8.1 敦和基金会针对网传的性骚扰事件作出相关声明.....	1954
2018.8.1 《公益及传播界应对圈内性骚扰、性侵害工作坊记录》.....	1954
2018.8.6 《反性骚扰机制草案》讨论.....	1959
2018.8.22 《阿拉善 SEE 反性骚扰机制》发布.....	1960
2018.9.6 广东省麦田教育基金会发布反性骚扰机制.....	1963
2019.1.15 工友之家接到志愿者代表的性骚扰举报，发布声明和反性骚扰机制.....	1967
(四) 米兔影响各界.....	1971

2018.2.1 《律师反性骚扰宣言》	1971
2018.2.13 《黄边站性骚扰投诉内部调查程序（暂行）》征求意见	1972
2018.7 男性撑#MeToo	1975
2018.7.15 《一个男性公民的反性骚扰宣言》	1975
2018.7 《男性加入反暴力 支持#Me Too》	1976
2018.7.27 《声援 姐妹们，人生得意就得撕！残疾女性的 me too》	1977
2018.8.3 《删完了吗？删完的话，我们要开始出版业的#Metoo了》	1980
2018.8.8 西安某商场门口出现“性骚扰”海报墙	1985
2018.10.30 《教会机构#MeToo 事件簿：她们指控“突破汇动青年”员工性骚扰》	1986
2018.11.7 《反对性暴力，社会对我们更有期待 ——对媒体行业和从业人员的倡议》	1990
（五）对米兔的网络声援	1992
1. #I'll be your voice#网络声援话题（2018.7-2018.11）	1992
事件梳理	1993
2018.7.28 微博@清华常江 发起#I'll be your voice#（“让我成为你的声音”）话题，帮助性侵受害者发声	1993
2018.7.31 《微博@清华常江：让我成为你的声音——#MeToo 主题投稿选编》	2000
2018.11.13 微博@清华常江 被禁言一个月	2013
2. #我也不是完美受害者#网络声援话题（2019.4-）	2013
2019.4.26 《我不是完美受害者，但我受到的伤害是真实的 活动发起》	2013
2019.4.27 弦子：《偏是完美受害者》	2017
3. Hereforus 网络声援话题（2019.4-）	2021
2019.4.30 话题的发起，《#HereForUs 招募计划 为了一个更公平的世界，我们决定更加勇敢》	2021
2019.4 《受害者自省书》	2022
（六）其他反骚扰倡议行动	2025
2018/2019.1 女权行动者号召给人大代表寄信反骚扰	2025
2018.1 猪西西发起活动#反性骚扰接力，寄信人大#	2025
2019.1.5 《行动派寄信各地两会人大代表：呼吁建立反性骚扰机制》	2031
2018.9.18 张累累呼吁建立职场反性骚扰机制，号召给全国五百强寄信	2036
五、国家的回应——相关政策、法律的进展	2041
制度建设	2041
2018.1.15 《教育部：将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建立健全高校预防性骚扰长效机制》	2041
2019.1.29 关于在职场、校园和公共交通三领域建立反性骚扰机制的提案在上海两会上立项	2045
2019.3 两会的性骚扰相关提案	2048
2019.3.11 全国人大代表徐锦庚提交《关于防治职场、高校、公共交通三领域性骚扰的建议》	2048
2018.3.8 香港地区全国人大代表田北辰提议内地校园建立反性骚扰机制	2050
法律政策	2051
2018.8.6 杭州发布《关于建立校园性骚扰未成年人处置制度的意见》	2051
2018.8.27 民法典拟针对性骚扰作出规定	2053
2018.12.14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幼儿园）预防性侵害学生工作的通知	2053

2018.12.22 最高法发文新增“平等就业权纠纷”和“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民事案由	2055
2019.8.2 全国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信息库将建立	2055
六、聚焦米兔	2056
(一) 评论与言说	2056
2018.1.9 《说“与女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措辞不当》	2056
2018.1.11 《吕频：从“北电侯亮平”到“北航陈小武”，看中国式反性骚扰运动前途》	2057
2018.1.19 《女权者痛扁性权派：性骚扰不是性权利！》	2061
2018.1.20 《女权 V.S. 性权：反对性骚扰妨碍了性自由吗？》	2066
2018.4.3 《李晋 从多重任务道德风险角度看校园性侵（王敖代发）》	2070
2018.4.8 《反高校性骚扰：如何将“网络风暴”变为“制度性防范”？》	2072
2018.4.19 《人物 面对性侵：不能闭上眼睛扭过头去，假装万事太平》	2075
2018.4.20 《老田 从大学生被性侵谈起，不平等如何成为一种社会常态？》	2080
2018.6.24 《Me Too 是如何揭开当今女权主义的核心分野的？》	2090
2018.7.16 《闫丘露薇：关于“性骚扰”的报道，缺少了什么？》	2096
2018.7.19 《楊不歡：中國反性騷擾——舉報走不出校園，司法走不進校園》	2101
2018.7.21 《孙金昱：校园性骚扰的关键不是“性”，而是权力结构》	2104
2018.7.25 《“性侵？恋爱醉酒而已”》	2108
2018.7.26 《宋石男：我没有性骚扰，被网络指控就死路一条吗？》	2114
2018.7.26 《MeToo 正在扩大化？对，还要来的更猛烈一些》	2117
2018.7.26 《吕频：利用羞耻感责怪性侵受害者，为何总是能成功？》	2122
2018.7.26 《“MeToo”何来：从蝴蝶到飓风——一个传播的视角》	2126
2018.7.27 《覃里雯：性侵與性騷擾從來不分圈子，父權是整體的世界》	2129
2018.7.27. 《梁水道：举报性骚扰，是一次社会的“集体呼救”》	2133
2018.7.27. 《“你没证据凭什么说被骚扰？疑罪从无懂不？”“我懂你错在哪。”》	2138
2018.7.27 《BBC 中国#metoo 蔓延 揭权力规则下隐蔽性侵》	2141
2018.7.28 《反性骚扰：法律需配得上女性的勇敢 凤凰网评论》	2144
2018.7.28 《“舆论审判”的意义和局限，兼谈米兔》	2146
2018.7.29 《艾晓明：幸存者的屈辱书写——ME TOO 的知识生产或从林奕含说起》	2149
2018.8.1 《女泉 五问 Metoo，在争议中燃烧前进》	2154
2018.8.1 《长平观察：假疫苗事件与 Me Too 运动》	2160
2018.8.2 《米兔揭秘，从邓飞的误判说起》	2161
2018.9.6 《半月谈 面对性骚扰，全社会都要学会说不》	2163
2018.10.16 《黄雪琴：#MeToo 需要报道者，更需要行动者》	2166
2019.6.9 《公益群里的告密者》	2168
(二) 林奕含逝世一周年	2170
2018.1.31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每一个比喻和修辞都是暴力现场》	2170
2018.4.9 《林奕含离世一周年，世界变好了吗？》	2175
2018.4.13 《高岩和林奕含经历的五重暴力》	2180
2018.4.27 《林奕含身后一周年：她留下的血肉擦痕，我们会永远记得》	2185
(三) METOO 是大字报吗？	2193
2018.7.27 刘瑜：《关于 Metoo》（质疑 Metoo，引起大辩论）	2193
反对刘瑜	2196

2018.4.10 《林三土 metoo 运动会制造冤假错案吗》	2196
2018.4.10 《林三土 MeToo 运动与“无罪推定”：一个澄清》	2199
2018.7.27 少女大师姊微博评论.....	2203
2018.7.27 一音顷夏微博评论	2205
2018.7.28 《叶海燕 写给刘瑜的大字报 (我反对!)》	2206
2018.7.31 《叶海燕 我说几句狠话：别在 metoo 事件中耍流氓》	2207
2018.8.2. 《叶海燕 荡妇也密兔——补充 metoo 中几点》	2208
2018.7.27 《北大飞 从效用主义原则看米兔运动“冤假错案”问题：承担微量风险不等于送死》	2210
2018.7.28 《北大飞 和刘瑜老师商榷：米兔不是保守主义守贞运动，也不是搞文革》	2212
2018.7.30 《北大飞 与刘瑜老师再商榷：米兔运动不是左翼的道德法庭，是受害者的自行发声》	2215
2018.7.28 《韩十洲 父亲说法盲刘瑜》	2221
2018.7.28 《孙金昱 米兔中的集体行动正当性、个体责任与诬告》	2224
2018.7.28 《孫金昱：泛泛指責 #MeToo 是多數人的暴政，辜負了高高舉起的正義之旗》	2227
2018.7.28 常江微博评论	2230
2018.7.28 《湘川 也关于 metoo——驳刘瑜《关于 metoo》》	2232
2018.7.29 《刘满新：性侵者的恶魔化与米兔揭示的撕裂》	2236
2018.7.29 《赵丹喵：中国的“咪兔”很宝贵，请不要轻易毁掉它》	2238
2018.7.29 《吕频 炸了炸了——我说一个女人是“公害”之后所发生的》	2244
2018.8.7 《吕频 为什么女权主义不用在乎公知了？米兔为证》	2247
2018.8.1 《纪小城 中国#MeToo 大辩论：并非刘瑜导致撕裂，裂痕一直就在那里》	2251
2018.8.6 《NJU 核真录 50 名受害人自述性骚扰行为分析，米兔是否大鸣大放》 ..	2258
支持刘瑜.....	2265
2018.7.30 《刘瑜的声音很宝贵，请不要轻易「打倒」她》	2265
七、三七女生节和性骚扰争议	2273
2018 年三七女生节山大威海校区条幅抗议事件.....	2273
事件梳理.....	2273
2018.3.7 三名来自山东大学威海校区的学生公开抗议校园内的女生节条幅，认为涉嫌性骚扰.....	2273
2018.3.7 三位横幅抗议学生遭遇网络暴力	2274
2018.3.8 抗议者回应网络舆论并阐述行动初衷	2275
文章报道.....	2279
2017.3.8 《李思磐：妇女节变成女生节？当中国女权遇上营销和去政治化》	2279
2018.3.11 《女生节横幅前的勇敢与犬儒》	2282
2018.3.15 《「三七女生节」的起源迷思：是「1986 年」还是「只差一日」》	2286
2018.5.4 《“三七女生节”他抗议了男生乱表白，结果发现这个世界比乱表白还要不堪》	2288
2018.5.2 《因为反性骚扰，他成为了全校“公敌”，甚至被死亡威胁》	2295
2019 年山东大学女生节事件	2301
事件梳理.....	2301

2019.3.7 山东大学官微称女生节起源山大, 是一个关爱女生, 展示高校女生风采的节日	2301
2019.3.7-3.8 山大的女生节微博遭到网友炮轰	2302
2019.3.7 微博@弦子与她的朋友们 收到网友私信, 山大女生节横幅涉嫌歧视和性骚扰	2303
2019.3.8 山东大学 18 韩语、16 信院同学私信弦子, 为女生节横幅道歉	2310
2018.3.8 @麦烧同学 评论山大女生节微博后被@山东大学 删除拉黑	2310
2019.3.8 @麦烧同学 微博被禁言	2311
2019.3.9 《一个山东大学在读的女权主义者对女生节争论之感想与呼吁》	2312
2019.3.11 麦烧发布《针对山东大学 3·7 女生节网络暴力事件的回应》	2313
2019.3.20 山大威海校区一名学生致信樊丽明校长	2345
文章报道	2347
2019.3.8 《山东大学的“女生节”, 如何引起女权博主的批判?》	2347
2019.3.12 《质疑山大女生节, 麦烧遭网络暴力: 任何人有评价权利, 但不是辱骂》	2350
2019 三七女生节横幅事件	2353
2019.3.7 三七女生节高校猥琐横幅一览	2353
2019.3.7 中国政法大学一名学生火烧三七女生节横幅	2356
八、米兔在别处	2356
法国女星公开信质疑 METOO	2356
2018.1.14 《法国人提出, #MeToo 运动的扩大, 可能会阻碍性的自由表达》	2356
2018.1.17 《#MeToo 反性侵运动大潮下, 法国女性为何发出另一种声音》	2358
2018.1.18 《从公开质疑 #MeToo 到公开道歉, 这位法国演员历经了什么?》	2361
2018.2.3 《论战升级: “反女权”思潮与“诱惑”神话伴生》	2363
纽约大学女学者阿维塔尔·罗内尔被指性骚扰学生	2365
2018.8.16 《当女性主义者被控性骚扰, “我也是”运动走向何方》	2365
美国大法官被指性侵	2367
2018.9.28 《纽约时报 戏剧性的卡瓦诺听证会与一个分裂的美国》	2367
2018.9.29 《We believe her》(Ford 开场陈述全文翻译)	2369
其他	2373
2018.1.4 《拒绝性骚扰! 除了红毯穿黑衣 好莱坞女星还做了啥》	2373
2018.1.29 《齐泽克谈#Metoo 运动: 低估了性互动的复杂性 忽略了男性的焦虑》	2377
2018.2.3 《156 名女性出庭作证, 禽兽奥运队医将死在狱中》	2380
2018.2.7 《对男人而言这是一场革命——瑞典表演艺术导演协会主席尼古拉斯·图尔森谈反性骚扰运动》	2386
2018.5.4 《#Metoo 冲击波: 2018 年诺贝尔文学奖推迟至明年发》	2388
2018.5.26 《韩国女性为解决偷拍大游行, 中国女性被偷拍该怎么办?》	2389
2018.6.5 《82 年生的金智英: 韩国去年最畅销的架空小说, 也是我们的真实世界》	2397
2018.11.5 《她们为何要逃离“美丽”》	2399
2019.4.17 《一篇校医性骚扰女生的报道, 获得了今年的普利策奖》	2403
2019.7.16 《伊藤诗织: 大部分性侵案件不关乎性企图, 而关乎权力》	2410
九、期刊文章	2415
关于#MeToo	2415

1. #MeToo 运动背景下中国女权主义的发展	2415
2. MeToo 运动在社交媒体中的传播特征探析	2416
3. 社交媒体对于社会运动的推动作用研究——以“MeToo”运动的传播为例	2416
4. 中国女性主义的新趋势——以 MeToo 运动为背景	2416
5. MeToo 风潮中受害者意见表达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研究——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	2417
6. 保护女性权利,不仅需要 MeToo 的勇气	2417
7. MeToo 之后:反性骚扰政策在中国的未来	2417
8. 媒介框架理论下的韩国 Me Too 运动报道	2418
9. 中美性骚扰议题新闻呈现的比较研究	2418
10. 如何收拾“MeToo”运动的烂摊子?	2418
11. 高校反性骚扰“蝴蝶翅膀”	2419
12. 性侵风波令 MeToo 运动陷尴尬	2419
13. 新媒体语境下网络舆情场的形成及原因研究——以微博“MeToo”事件为例	2419
14. 从“#MeToo”运动看社交媒体对跨国社会运动的影响	2419
15. 寻找“中间领域”:反思“MeToo”运动中的“他者化”情感政治	2420
16. 米兔运动、介入式文化研究与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全球传媒学刊》对话常江副教授	2420
关于“性骚扰”	2421
-概念辨析及现状综述	2421
1. 何为性骚扰?:观念分歧与范式之争——2014 年教师节前后“性学派”对“女权派”的质疑	2421
2. 性骚扰在中国的存在——169 名女性的个案研究	2421
3. “性骚扰”概念的泛化、窄化及应对措施	2421
4.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性骚扰定义浅析	2422
-立法与法律援助	2422
2.关于性骚扰立法的几点思考——兼评《妇女权益保障法》相关条款	2422
3. 性骚扰侵害客体的民法分析	2422
4. 将反性骚扰纳入民事立法的议程	2423
5. 论防治职场性骚扰的义务主体	2423
6. 遏制性骚扰的法律对策研究	2423
7. 从《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修订探讨有关性骚扰条款的起草	2423
8. 性骚扰地方立法浅议	2424
9. 职场性骚扰案件的证据问题	2424
10. 性骚扰案件中的证据问题研究	2424
11. 反职场性骚扰中雇主责任的确立	2424
12. 职场性骚扰法律制度中的雇主责任	2424
13. 从社会性别视角谈性骚扰的民事司法救济	2425
14. 论性骚扰的损害赔偿	2425
15.“禁止性骚扰”法律成本的性别分配——新修《妇女权益保障法》的法律经济学分析	2425
16. 职场性骚扰受害妇女的法律救济	2425
17. 从性别视角对性骚扰立法模式的反思	2426

-不同场域下的性骚扰	2426
高校	2426
公共空间	2427
工作场所	2427
-他山之石	2429
十、米兔工具箱（科普&指南）	2431
（一）科普	2431
2018.1.19 《“多年以前的性骚扰经历，没证据，还能举报吗？” 不可不看的反性骚扰问答》	2431
2018.4.12 《法律读库 性骚扰都不是因为“喜欢”，而是因为“可以”》	2436
2018.6.8 《梳理 中国有关性骚扰的相关法律规定》	2444
2018.6.15 《感觉被冒犯/侵犯了，却又担心是自己想多了？ 工作场所性骚扰的定义与形式了解一下》	2449
2018.7.23 《那些强奸受害者为何当时不反抗不报警？》	2452
2018.7.26 《利用羞耻感责怪性侵受害者，为何总是能成功？》	2455
2018.7.30 《好基友支招：“米兔”之后，还能正常和女生搭讪吗？》	2460
2018.7.30 《报道强奸和性暴力事件，记者需要注意这些…… 关注》	2462
2018.8.1 《每个人穿的不是超人斗篷，而是普通毛衣 如何面对性暴力》	2468
2018.8.12 《想终结性骚扰？研究发现，淘汰“坏人”还不够	2477
2018.8.16 《人物 为什么「熟人强奸」不易察觉？》	2480
2018.9.4. 《转给老板 职场性骚扰，用人单位要承担哪些责任？》	2483
2018.9.6. 《帮助性骚扰当事人，这十句话不要说！》	2487
2018.9.19. 《工作场所容易发生骚扰吗？用这 12 个风险因素测一测》	2491
2018.9.29 《METOO 与冤假错案：谁说它俩的关系难处理？》	2497
2019.4.29 《是时候重温了：关于强奸的 23 个迷思》	2501
（二）指南	2505
2017.8.1 预防和应对职场性骚扰，律师为您支招	2505
2018.4.9 遇到校园性骚扰怎么办	2509
2018.8.31.你想知道的关于反性骚扰的一切这个手册里都有	2513

卷一：中国米兔从高校开始

一 . 米兔事件

(一) 北航陈小武事件 (2018. 1)

事件梳理

2018.1.1 罗茜茜实名举报陈小武性骚扰

《我要实名举报北航教授、长江学者陈小武性骚扰女学生》

作者：罗茜茜

来源：微博 @cici 小居士

原文链接：

<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191293831018113&mod=zwenzhang>

写在前面

我叫罗茜茜，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00 级本科，2004 年直博，2011 年博士毕业，现旅居美国。我要实名举报我读博期间导师：长江学者陈小武，性骚扰其门下女学生。

2017 年 10 月 13 日

陈小武性骚扰女学生被曝光

寻常的一天，起床，准备上班。

老公随口问了我一句：Do you know the big news at Hollywood? 我拿出手机翻了翻：“好莱坞之“神”坠落，大制片人哈维 Harvey 陷性骚扰丑闻”，“美国女演员艾丽丝 Alyssa 在社交网站发起#我也是(#metoo)为话题的活动，表示如果所有遭受性骚扰或性侵犯的女性都能写下'MeToo'出面表态，我们可能会让人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了一声“me too”。然后深呼吸一口，开始这一天。当然，一天从刷朋友圈开始。打开群聊，本科同学在群里发了一个链接，我点进去一看：如何评价北航陈小武老师？





知乎帖子曝光陈小武性骚扰女学生

看完后我懵了，同时又有点激动，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不是怀疑知乎帖子回复的真实性，而是竟不敢相信这么多年过去了终于有人敢站出来了。

2017年10月15日

12年前，我也曾被陈小武性骚扰

十二年前（2004年底到2005年初期间）他性骚扰我的那一幕我仍记得清清楚楚，他当时说过的每一句话犹如烙铁烙在我脑子里。

两天后，我把打了两天腹稿的知乎回答提交了（抱歉文末有 typo，应该是 apology，而不是 applogy）。

我是受害人#1，我有话要说。

那时候我才刚被保送直博，一天下午，陈叫我上他车，他说他姐姐出国了家里的花没人照顾，女生应该天生会这些，我说我也不会，但是他坚持，我不敢得罪他就上了他的车。后来他开车带我到他姐姐家，进门不久他就把防盗门反锁了，当时我就觉得不对劲，然后他开始讲他和师母关系不好，我不敢回话，然后他说关系不好的原因是因为性生活不和谐因为师母太保守（师母我见过，人非常好，真是鲜花插在牛粪上了），然后他说你知道吗这事其实很有趣的，然后他就要霸王硬上弓要扑。我吓坏了，边哭边说陈老师你不要这样，我还是处女，我什么都不懂。他听到我说我是处女就有所犹豫，然后我一直哭他也就不了了之了。然后他开车送我回家，路上他让我坐副驾驶，摸着我的手，作长辈状：今天发生的事情你不要和任何人说，我刚才这么做是试探你的作风，我招学生不仅需要聪明还要品行端正，通过刚才的测试，你品行应该还不错。我吓得完全不敢说话。

那次以后我就一直对他有抵触情绪，他也一直给我小鞋穿，后来有机会出国我义无反顾

地出来了，就是为了能逃出他的魔爪。在他手下读书的几年，是我人生的噩梦，因为被欺负的太厉害，出国前还得了抑郁症，幻听幻视，吃抗抑郁药维持下来的。他学术水平很差，表面工作做的很好，发文章基本上只看重 abstract 和 introduction，后面都是各种复制黏贴，引用基本上靠自引，至少我在他手下读书的时候是这样，我经常戏称我是文字工作者，而不是做科研的。我开始是对科研有着极大兴趣的，经历他这种极品导师以后，我从此和科研是陌路了，我师从他唯一的收益就是，经历此种极品，碰到其他任何人我都非常感恩，与人交往 expectation 低，心态好。

至于其他的，各种抠扣手下学生补助，例如实验室给发年终奖金多少多少，他会让我们在领钱的单子上签字领了多少多少，实则只给我们一个零头（大概十分之一？），其他的都进了他自己私人腰包，这些我们都觉得好笑，我现在都不屑与之计较，看到其他回答，他居然后来发展到让学生去 ATM 取生活补助然后上交，这是我始料不及的，只能说他后来在钱这个问题上越来越过分了。

据我所知，我现在可以非常确定起码有 5 位女生曾经受到他的性骚扰，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精确的受害人数还在继续增加。多年以后我一直很后悔为了学位当时没有勇敢站出来，否则也不会有后续那么多其他受害者。我应该是第一个被性骚扰受害者，对师妹们，我欠你们一个迟到的 apology。

以上陈述我担保绝无虚言，如果将来有需要，我可以实名举报。美国有非常严格的这方面的法规和举报机制，而我们中国没有，所以才给了这种败类无法无天的机会，我们希望能引起社会关注，在除去这种学术败类的同时，引进相关措施保护女研究生这种弱势群体。期间，陆陆续续有以前同实验室的同学和我联系，我们都是曾经同一个战壕的战友。和他们交流以后，我得知在我之后很多女生都受到陈小武的性骚扰，有的程度可能还很严重。

2017 年 10 月 18 日

陈小武删帖、打电话威胁

单凭我一个人的匿名证词肯定是不够的，于是我把这几个疑似被性骚扰女同学拉了个群，起了个挺文艺的群名“HardCandy”。源于之前看过的一部少女萝莉血腥报复性犯罪分子的同名电影“水果硬糖”。

我告诉大家组群的用意后，女生们纷纷说出了自己被性骚扰的经历。女生 A 说陈小武叫她做他女朋友，当时把她吓坏了。女生 B 也说陈小武也和她说过同样的话，还胁迫组里女生和他喝交杯酒，几乎每个女生都被迫喝过。

我把我十二年前被性骚扰的经历在群里大致说了下，女生 B 也说，陈小武和她说过“和他老婆感情不好”之类的话，手段简直同出一辙。并且女生 B 透露她有私录下来当时陈小武性骚扰她的过程。

同时，知乎上的“怎么评价北航陈小武老师”的帖子也越来越火。校友群里有人把链接发上来了，校友们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讨论这个帖子的真实性。这个时候有个校友爆出一个消息：陈小武曾经导致其手下女学生怀孕，为此陈小武曾经借钱封口怀孕女生。

有证词，有录音，有第三方证明陈小武借贷封口怀孕女生，我觉得是时候把这个人渣彻底打倒了。于是，我联系北航校友会的会长，要求其牵线北航学校领导，我要实名举报陈小武性骚扰手下女学生的事实！

学校动作还是蛮快的，很快北航纪委的老师通过微信联系上了我。我告之北航纪委，我们有三方面的证据，可以证明陈小武性骚扰其手下女学生。一，我们受害人的证词。二，女生 B 的录音证据，可以还原陈小武性骚扰现场。三，陈小武疑似曾导致其手下女学生怀孕，陈曾经借钱平息此事，我们可以提供第三方佐证其借贷过程。

说完这些话，我觉得我心里多年以来压着的一块石头落下来了，我感觉到了一种无法言语的轻松。我其实应该早就这么做了，但是晚做总比不做好。

但是后来，事实证明我太过于乐观。

陈小武开始在知乎上大规模删帖了，并且给女生 B 打电话施压了，言语中透露陈小武是北航副校长候选人，这导致女生 B 非常担忧。

女生 B 像一只惊弓之鸟，考虑非常非常多，她怕以后在工作中需要以前的导师签字，她怕陈小武利用其职务在将来需要学校证明学位学历的时候提供阻力，她怕陈小武报复她的家人等等等等。

为了安抚女生 B，我给北航纪委发信表达了我的担忧，希望学校能给出书面保证我们举报人的各种利益。



我给北航纪委写信希望保障举报人隐私

北航纪委很快回复了我的邮件。指出知乎删帖系陈小武个人行为，与学校无关。另外否认了陈小武是副校长候选人一事，指出学校目前的校领导职务无空缺。并且保证了举报人的个人隐私信息不会被泄露，保证了举报人、证人将来需要学校提供学历学位证明的时候没有阻力。

得到校方保证，我们提供了部分录音证据。

2017 年 12 月下旬

我为什么要实名举报

决定曝光前，我了解到中国国内关于女性遭受性骚扰方面的惩罚几乎就是微乎其微，而且定罪难度非常大。

在美国求学的几年里，我见识到了美国校园里对性骚扰防御的力度。任何接触学生的工作岗位，即使是零时工，一旦查实有性骚扰历史，此生都会进入教育行业的黑名单，永世不得翻身。

目前美国 97% 的高校都制定了正式的反性骚扰的规定，并且成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90% 的高校会就性骚扰问题进行内部调查。[【1】](#)

入职以后，防范职场性骚扰也是新入职员工必不可少需要经历的一课。而这些我们国内都还没有。

当然，我并不是说美国就没有性骚扰，美国最近也频频爆出政界娱乐界的性骚扰丑闻。其实，即使各种防范机制再完备，人渣仍然存在各行各业各个年龄段。如何在性骚扰发生前对潜在骚扰者构成震慑力，如何在被骚扰中勇敢对骚扰者说 NO，如何在被性骚扰后取证自保，这才是我们需要关注的地方。

美国对女性儿童的保护也是在各种血泪中从无到有一点一点进步来的。如果我们中国要有个开端，可否从本应该最有保护意义的校园展开？而我曝光这些，就是想做个开端。

我开始探索走媒体路线，是在十一月底看到黄雪琴记者在其反性骚扰平台 ATSH (Anti-sexual harassment) 发表的《我也被性骚扰过--中国女记者性骚扰调查》[【2】](#)之后。当时我想：如果法律法规上无先例可循，那就道德审判吧，希望陈小武这个案例，能为此类性骚扰案件开一个先例，从此法律法规上不会以无先例来开脱。

我知道站出来有一定的风险。我和我家人的隐私，是我最大的担心。我的境外身份，是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恶意攻击的天然屏障，但同时也是一把双刃剑。陈小武曾指使手下青年教师警告被骚扰女生不要乱说话时，就说过“千万不要为境外邪恶势力利用”之类的话。女生转述给我后我真是哭笑不得。我来美国定居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持有美国绿卡已经有 7 年之久。但是，到现在我都还没有动过入籍的念头，是因为我相信我的祖国一直在进步，我希望保留我的中国国籍，为我自己，也为我儿子。

同时，我也在积极地咨询国内法律人士，尤其得到了女律师万淼淼的帮助。万律师给我解答了很多法律上的疑惑，并且亲自梳理了我国从 1990 年代到现在的反性骚扰进程，还进行了国外的法律和案例的比较 [【3】](#)[【4】](#)。我清晰地看到国内并不是在法律法规上无先例可循，国

内跟国外一样，都是在一步一步地推进着。我有什么理由不认为中国也能够做到呢？

我曾和师弟师妹说过，无论怎么样，我都会给他 / 她们一个交代。除了向北航纪委，向公众实名举报，我还会向中纪委、教育部举报。所以，我的师妹们，不要害怕，受了性骚扰，我们要勇敢地站出来，说 No!

参考资料：

- 【1】 [美国大学校园性骚扰行为及其应对机制研究](#)
- 【2】 [我也被性骚扰过——中国女记者性骚扰状况调查，请你一起来参与！](#)
- 【3】 [美国大学的性骚扰防治政策解析 以爱荷华大学为例](#)
- 【4】 [高校性骚扰:特征、现状、成因与应对机制——以女研究生为重点的实证分析](#)

2018.1.1 陈小武回应：没有做过违法乱纪的事

素材节选自：《北航通报教授骚扰女学生事件 已暂停涉事教授工作》

作者：北青报记者张夕

来源：北京青年报

原文链接：<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191466862857025>

1月1日下午，北青报记者联系到这位陈姓教授，该教授对“被指骚扰女学生”事件作出以下回应：“第一，我听说了（网传的）这个事，我首先说一下，我没有做过违法乱纪的事；第二，学校已在调查此事，具体情况以学校的调查结果为准；第三，此事涉及到我的个人名誉问题，我会保留一切合法权益。”

2018.1.1 北航第一次通报

来源：微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原文链接：

https://weibo.com/5396134858/FCnatDslo?filter=hot&root_comment_id=4191456081972437&type=comment

【声明】学校一直高度重视近期社交网络媒体关于我校教师陈小武师德师风的问题反映及实名举报，第一时间成立了工作组，迅速开展调查核实，并已暂停陈小武的工作。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对违反师德师风的行为零容忍，有关情况一经查实，将坚决严肃处理，绝不姑息。

2018.1.2 罗茜茜回应陈小武：你敢说没持续性骚扰女学生？没乱纪？

《陈小武：你敢说没持续性骚扰女学生？没乱纪？》

作者：罗茜茜

来源：微博@cici 小居士

原文链接：

<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191660669056150&mod=zwenzhang>

师妹 D 和首发帖女生 E

实名向北航纪委举报后，纪委希望我提供更多的证据，我开始找寻知乎上首发帖女生，把更多受害者联系起来。知乎帖子被删前，陈小武手下深受其害的学生大多数有匿名跟帖。这些人中就有师妹女生 D，而女生 D 和知乎首发帖女生 E 联系上了，于是我们也很顺利地找到了首发帖女生 E。女生 D 和 E 都非常爽快地给我提供了她们的证词。





女生 D 的证词，其中可能暴露个人隐私信息部分被模糊处理

首发帖女生 E 也向北航纪委提供了一份详尽的实名证词。考虑到女生 E 的年纪尚轻，还在求学中，本着保护她的目的，这里就不贴出任何可能暴露她的证词了。

在此我要郑重感谢首发帖女生 E，是她的知乎首发帖打破了沉默。如果说这件事里的 70 后陈小武是猥琐的，80 后的我是妥协的懦弱的。那么 90 后 00 后，真的是朝气蓬勃有希望的。

水果硬糖群里的女生 A，B 和 C

女生 A，B 都表示曾经被陈小武性骚扰过。女生 C 在组群初期还说一两句客套话，在我表明来意以后，彻底陷入了沉默，在那之后再也没有在群里说过任何一句话。



水果硬糖群组建初期女生 A, B 和我的对话

我很肯定女生 C 被陈小武性骚扰过。女生 C 曾经和同门抱怨过，对陈小武的性骚扰不胜其烦。以至于我后来回国参加聚会，师兄还半开玩笑半认真试探性地问我：C 和我说陈小武骚扰过她，你呢，有没有被骚扰过？我当时的反应是苦笑不置可否。

女生 C 我要多说几句，她长得非常水灵。我公派留学两年后回国博士答辩的时候见过她，当时她就坐在我座位旁边。我得知陈小武安排了她和他单独出差，鉴于我自己的经历，我非常担心，但是我又不能说的特别明白，所以我旁敲侧击地提醒了女生 C，不知道她当初有没有理解我的良苦用心。

我知道女生 C 起码在那个时候是非常讨厌陈小武的性骚扰，但是她的沉默也是我万万没想到的。后来我给她发了一大段微信留言，劝她勇敢站出来，她都没有回复我，说实话，我真的无法赞同。

但同时，我也理解她的沉默。

其实我被陈小武性骚扰后，第一时间就告诉了父母。保守的父母不觉得这是一件光彩的事，而且他们觉得我努力读书得到的保送机会（我本科成绩在两百多人里排名十几，没记错的话那年排名四十五前都有保送资格），会被陈小武报复而否决掉，于是我当时选择了沉默，和女生 C 一样，再没有对任何人提起。

我在被性骚扰后有提出申请从直博转成保研，因为研究生学制两年到三年，而博士生学制是没有上限的，可是未被批准。陈小武毕竟不是我的正导师，又看我这么大动作，知道我性格比较刚烈，所以我再没有被第二次骚扰过。但从此陈小武和我结下了梁子，在他手下读书那三年我几乎是生不如死，被骂哭是家常便饭。巨大的压力下，我患上了抑郁症，在校医院确诊后被转院到北医三院。如果校医院就诊记录保存完整的话，应该能找到 2007 年我在北航校医院的就诊记录。

受过那么的伤害，怎么敢轻易开口？所以，我也不想勉强女生 C。

同时，知乎上的“怎么评价北航陈小武老师”的帖子也越来越火。校友群里有人把链接发上来了，校友们对这个帖子的真实性展开了讨论。这时候有个校友突然说了一句：

之前听一个朋友说过，北航一位老师向他借给过一大笔钱，后来这位朋友一直催着这位老师还钱，才知道这笔钱是赔偿了一位女学生，也是封口费，刚刚我跟朋友核实了一下，这位北航老师叫陈小武。。。。



北航校友透露陈小武曾借钱封口怀孕女生

我的头轰的一下炸开了，我速度联系上了这位校友询问了细节。该校友当时非常仗义，而且我们之前就认识，所以很快我知道了事情的来源：陈小武把他手下一个女学生搞怀孕了，然后该女生家人闹到了陈小武家里，为了息事宁人，陈小武只能用钱封口。私了现金数目比较大，所以陈向朋友借钱。其借钱过程被人以八卦形式戏谑说出，机缘巧合被该校友得知。

此前，我们以为陈小武除了言语上骚扰了一波又一波女学生，一直被拒绝，从未成功过。直到我们知道了怀孕女生的存在，才恍然大悟。他不是没有成功过，而是被他骚扰成功过的女生再也没有勇气站出来指证他了。他一定是在尝到甜头以后，才会如此乐此不疲，骚扰一个又一个他手下的女学生，生怕有漏网之鱼。

女生 B 和 12 段性骚扰录音证据

水果硬糖群在讨论的时候，女生 B 主动透露了她有录音。在她连续被性骚扰的两年里，为了自保，她迫不得已买了录音设备，断断续续录了一些被性骚扰的过程。在这我要给女生 B 点个大大的赞，真是非常聪明的姑娘！

在接到陈小武电话威胁一段惊慌之后，女生 B 给了我 12 段音频片段。在音频片段里，陈小武多次提出让女学生做他女朋友，小蜜，提议同居等等。事后，女生 B 又私下给我发了一个几分钟的音频片段，该音频中，陈小武在多次各种试探，各种挑逗后，甚至企图强亲女生 B，被女生 B 尴尬地挡回去了。



文本内容就是音频片段内容

北航纪委收到这十二段录音片段以后,和我们确认初步和陈小武的音频做了比对,相似度非常高。并指出,要作为证据确认,还需要技术部门的鉴定。同时北航纪委提出需要更多的音频,说是担心找陈小武谈话的时候,陈小武会找各种理由撇清关系,比如说,这是他跟人聊天时说的电影里的对白,或是跟以前女朋友谈恋爱时说的。

但是我真的无法保证女生 B 在被陈小武电话威胁以后还能提供更多的音频。据我所知,女生 B 因为此事,不止一次和家人争吵过,她那段时间头痛的厉害。而这,是这个事情发展过程中,最让我痛心的点。明明是那个骚扰施行者做错了事情,可是为什么被骚扰者却要接受道德审判!

2017年10月31日,在最后一次尝试说服女生 B 无果以后,她同意了我把录音转给律师。以下是我尝试联系律师以前她最后和我的聊天记录。



受害者因担忧而退出

虽然她否认持续两年的性骚扰并没有给她造成太大心理阴影，但是我知道，伤害已经造成，她的退缩就是其中一表征。

写在后面

持续两个月的举报中，水果硬糖群里的受害者怕被打击报复，怕家人担心，怕连累亲朋好友，已经有人退出。我理解她们的担忧和害怕，因为我曾经也是其中一个沉默的受害者。陈小武骚扰过的女生绝对不仅仅只局限于我、女生 A、B、C、D 和 E。我希望这次维权，能让更多人，包括 C，有足够的勇气站出来说#我也是 (#MeToo)。

从 10 月 13 日我介入此事到现在，我的心路历程是非常复杂的。

在此，

我向疑似怀孕女生喊话：被胁迫而被迫发生性关系，是强奸。即便被害人得到了金钱补偿，也不是“敲诈勒索”罪。经过万淼焱律师检索，国内还没有一起真正意义上的强奸被害人得到补偿而以敲诈勒索定罪的案子。另外，国内不管是治安还是刑事案件，包括纪委调查，对被受害人的身份信息都是严格保密的。

我也质问陈小武：有证词，有录音，有第三方佐证怀孕女生的存在，这已经是很强的证据链了。你还敢说自己没有违法乱纪？

我的曝光不能止于曝光，也希望大家不要过度窥探受害者的隐私。我希望的是：1. 在对举报学生身份保密的前提下，督促将调查结果公布于众；2. 督促对陈小武作出处理，让他不再有机会以老师身份接触学子；3. 督促建立并出台有效的校园性骚扰防范机制。

2018.1.2 罗茜茜律师公布三秒录音，匿名举报人小 D 接受专访

《北航博导被爆性骚扰最新进展：律师公布三秒音频内容》

作者：红星新闻记者沈杏怡

来源：红星新闻

原文链接：

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191843628774984#_0

昨日，红星新闻报道了美国硅谷华裔女博士罗茜茜实名举报其读博期间，被导师陈小武性骚扰的事件之后，引起广泛关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官方微博宣布：事件正在调查中，已暂停陈小武工作。当事人陈小武对此事进行了否认。

今日，罗茜茜在微博上再次发出更多指控陈小武的信息。她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我不怕，在我背后还有 6 个人，她们都是受害人，我们会战斗到底。”今日，另一位受害人也接受了

红星新闻的独家专访，她称，陈小武性骚扰、体罚学生、逼女学生离婚、学术行为不端等。

罗茜茜的爆料群：有人退出 也有人加入

在罗茜茜今日发布的追踪爆料中，她提到有曾经和自己站在一起的爆料人，手中掌握了数段被指为陈小武对自己进行性骚扰的录音，她将录音交给了罗茜茜，由其提交给了北航纪委方面。但这位爆料人不愿出面。

一直与罗茜茜合作的律师万淼炎告诉红星新闻记者，“今天又有一位受害人正式加入罗茜茜的爆料群，同时，也有几位匿名的爆料人，也正在和我们取得联系。”

律师万淼炎也向红星新闻独家曝光了这位已退出的爆料人提供的一段被指陈小武性骚扰的录音，在这段时长3秒的录音中，一位男子说：“摸摸不行啊，我女朋友。”红星新闻记者试图与陈小武联系，以证明录音的真实性，但并未得到回复。

新受害者爆料：陈小武曾逼我喝交杯酒 当众逼学姐离婚

今日，另一位罗茜茜爆料群里的受害人小D（化名）接受了红星新闻记者的独家专访。

小D告诉红星新闻记者，自己是2010年至2015年左右在北航读硕士，陈小武是自己的导师，在此期间，她多次遭受或目睹了陈小武的行径。

她回忆道，自己与罗茜茜取得联系，是在去年10月：“起因是去年10月的知乎热帖，由考研复试被骚扰的女生匿名爆出，在我们同学群里引发关注。”此后，在一位学姐的引荐下，小D知道了罗茜茜正在向北航纪委方面举报陈小武，于是她和罗茜茜取得了联系。

小D称：“学术组例行聚餐上，他（指陈小武，记者注）会强迫每个女生跟他喝交杯酒，什么借口都无法推脱，我也有过被逼交杯的经历。在北京参加会议时，也会提到“等下我在会议的酒店给你开间房吧”等字眼。

此外，小D告诉红星新闻记者：“他深夜留我单独陪他修改PPT，他抽烟时，看到我被呛咳了，还故意凑到我身边，在离我非常近的距离，面对面将口中的烟喷到我脸上，并且借故拍我肩膀和手。”

小D还称，陈小武会单独将自己叫到办公室去，因琐事痛骂自己，看到自己哭了之后，就借安慰之名对自己进行搂抱。

除了自己的亲身经历之外，小D表示，自己在陈小武手下学习期间，也曾多次目睹他对其他女学生进行性骚扰。她称，陈小武曾数次在公众场合逼已婚的师姐离婚：“有一位师姐曾不堪他的日常辱骂，提出退学，之后被实验室同学劝回。从那天起，陈数次在会议、组里聚会上逼她以离婚的方式表明继续读书的决心。”小D回忆，“印象最深刻的是某次学术组在京郊游玩，陈小武把大家召集在他的房间，让师姐站在房间中央，在几十人众目睽睽之下逼问了她两三个小时，反复问类似‘你到底有没有决心读下去’、‘是你老公还是读书更重要’、‘想读下去就离婚让我看到点决心’这样的问题，态度严厉绝非玩笑，师姐最后被逼哭了。”

让小 D 觉得遗憾的是，这位师姐最终还是退学了。

同时，小 D 还称，陈小武曾经因为对学生签到情况不满，让几十位学生统统在走廊罚站，“最少的被罚站了一个多小时，最多的前后被罚站了 2、3 个小时。”

小 D 回忆，曾有一位同学感染了肺病，病情好转之后，拿着在疾控中心开具的不会传染证明，希望能回到实验室继续学习，结果遭到陈小武的拒绝和辱骂，“他甚至建议这位同学直接退学。”

小 D 称，陈小武曾将项目经费作为劳务费，打到每个学生的卡上，“然后他让我们去把卡里的钱取出来拿给他。”

采访结束后，红星新闻记者多次尝试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纪委方面负责人、学校宣传部、陈小武本人联系，截至记者发稿时，尚未得到回复。

(爆料录音请点击原文链接获取)

对话爆料人小 D：爆料，是源于对学校的热爱

红星新闻：为什么站出来爆料？

小 D：源于对北航的热爱。爆料，是希望，纪委可以肃清我航风气，维护名校尊严；也希望，我们的经历永远不会在后来人身上的重演。

红星新闻：除了文中提到的肢体接触之类的性骚扰，陈小武还有没有过其它此方面的举动？

小 D：有，语言方面。有次叫四五个学生给他整理办公室，他坐在办公桌上把玩一把仿真枪，突然指着某学姐说：“不许动，把衣服脱了。”

红星新闻：你如何评价陈小武？

小 D：（上文采访中提到的）也许每件事单独看来都不算致命，但所有事联合在一起，给学生造成了难以想象的巨大压力。这几年研究生生活，是我黑暗回忆，毫不夸张地说，也是我的人生最困难的时刻。

2018.1.9 北航已与 4 名性骚扰举报者联系

《北航已与 4 名性骚扰举报者联系，校方调查工作进展到哪一步了？》

作者：红星新闻记者沈杏怡

来源：红星新闻

链接：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194376413763919#_0

2018年1月1日，自罗茜茜发布那条《我要实名举报北航教授、长江学者陈小武性骚扰女学生》的微博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纪委就对此事展开了调查。

2018年1月1日，自罗茜茜发布那条《我要实名举报北航教授、长江学者陈小武性骚扰女学生》的微博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纪委就对此事展开了调查。

罗茜茜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学校纪委副书记武立勋一直在微信上，与远在美国的自己进行交流和调查。“我感觉他们的压力也蛮大，武老师对外说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共同努力。”

至今，北航纪委方面已与包括罗茜茜在内的4名知情人取得了联系。

此外，罗茜茜还与他人联合发表了一封名为《请别辜负我们的勇气和期待》的公开信，希望北航在对举报学生身份保密的前提下，尽快对陈小武展开调查并将调查结果公布于众，并推出有效的校园性骚扰防范机制。

令罗茜茜感动的是，截至目前，已有上千名自称为北航学子的校友表达了支持。其中，年龄最大的一位，是已经82岁高龄的北航第一届学生。

北航纪委已与多名知情人取得联系

“他们的压力也大，也有尽力”

2017年10月18日，罗茜茜将陈小武的所作所为，向北航校方举报。

不久后，罗茜茜的微信就收到一条好友申请，备注为“我是北航纪委武立勋”。“终于来了。”罗茜茜想到这里，深深吸了一口气，点了“接受”。

自那时起，武立勋就一直在与罗茜茜保持沟通。“我们几乎每天都有联系，主要是提供证据和互相打气。”罗茜茜称，她能感觉到，在这个过程中，北航母校纪委方面也有很大的压力，“因为在调查过程中，有人退出，也有取证不顺，难免会出现消极的情绪。”

每当这时，“武老师说的最多的一个词是共同努力。”

罗茜茜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到目前为止，已有包括自己在内的4名知情人与北航纪委进行了接触，“首发帖的女生去年11月就和纪委对接了，还有小D在1月3日也与纪委有了接触。”

这两位知情人，都是通过罗茜茜投递的证据。其中小D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在投递证据过后，1月3日纪委主动找到了自己，并约好晚些时候语音联系。但在第二日，纪委方负责与小D联络的工作人员，因家中急事，将约谈时间延后。

除了这两位知情人之外，据罗茜茜透露，还有一位能够佐证陈小武“借钱封口怀孕女生”的校友，早在去年10月中旬，就实名与北航纪委进行了直接对接，“总之，联系一直挺频繁的。”

1月1日晚7时许，北航发布“已暂停陈小武工作”的消息后，有学生看到陈小武的办公室依然亮着，消息传到罗茜茜这里后，她立刻询问武立勋。武立勋也及时回复称：“（学校）网站已没有他的信息了。办公室（亮灯）可能是因为暂停工作，没有收回他的办公室。他可能是去办公室处理个人事务。”



罗茜茜有疑问提出，武立勋都会及时回复

与武立勋接触两个月以来，罗茜茜表示自己与他已十分熟悉，也对北航纪委非常信任，她相信纪委能给北航学子一个满意的结果，“我觉得北航纪委态度是积极的，但是他们工作开展的压力也很大，所以很多时候推进进度不如我预期，但我知道他们有在尽力”。

罗茜茜称，她能够理解纪委的工作压力，“因为没有先例遵循，加上陈小武又是名气比较大的教授。如果教育部有颁发明确的关于性骚扰的细则，例如性骚扰定义、如果发生如何惩戒，那么学校纪委工作压力会小很多。”

北航上千名学生联名支持

“期待校方建立性骚扰防范机制”

罗茜茜在发布实名举报微博后，还与他人联合发表了一封名为《请别辜负我们的勇气和期待》的公开信，希望北航在对举报学生身份保密的前提下，尽快对陈小武展开调查并将调查结果公布于众，并推出有效的校园性骚扰防范机制。

在信中，她们写下了6点希望：

- 1.学校出台预防性骚扰的教师行为准则，明示教师不应与有直接权力关系的学生发生性和亲密、浪漫关系，否则视情况给予处分或调离教学岗位；
- 2.每学期定期开设反性骚扰相关讲座、课程，从预防和应对等方面分别向教师和学生开展培训；

- 3.每学期定期开展网上校园性骚扰培训和测试，可以让学生对性骚扰、抑郁、焦虑等情况进行在线匿名反馈；
- 4.设立由学校领导、行业专家、法律人士组成的教职员工与学生平等权益机构，建立性骚扰举报、申诉、调查、问责和惩戒机制，负责专门机构处理师生性骚扰举报和投诉，并且加大监督力度，保障畅通的举报、投诉渠道，对性骚扰受害者提供有效帮助；
- 5.设立心理疏导办公室，引进相应的疏导项目；
- 6.明确性骚扰行为的投诉受理部门负责人。

其中，一位名叫潘雪妮的北航毕业生，在联名信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后表示，虽然类似的事情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但自己在本科时就与罗茜茜认识，也在本科时就对学校中一些性别不平等的事件有所耳闻，“北航是很好的学校，北航好老师很多，大部分行为很正，我所说的这些肯定不只是北航。”



自称北航学生的校友（部分）纷纷表示支持

红星新闻记者看到，联名信上的大多数学子，都表达了对北航的热爱和对于性骚扰防御机制出台的期待。

事件发生后，红星新闻记者多次前往陈小米的办公室，均是大门紧闭。多次拨打其手机，也未得到回应。

北航宣传部相关负责人在接受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一再强调，目前校方已在第一时间成立专项工作组，调查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学校对此事非常重视，一旦查实将不会姑息。

北航第一届学生 82 岁老教授实名声援

“我必须站出来支持罗茜茜”

在《请别辜负我们的勇气和期待》公开信发布后，令罗茜茜感动的是，截至目前，已有上千

名自称北航学子的校友表示支持。其中，年龄最大的一位，是已经 82 岁高龄的北航第一届学生金如山。



金如山教授近照

罗茜茜了解到，金如山是美国机械工程深地发动机行业的专家，1953 年考入北航，后留校任教。1974 年以我第一批出国访问学者的身份，到英国学习，此后一直生活在海外。红星新闻记者随后也与北航老教授金如山取得了联系，金如山表示，自己是从北加州硅谷北航校友会群里，看到了罗茜茜的公开信。

“北航成立于 1952 年，我是北航第一届正式招收的学生。我们当年读书的时候，连教室都没有，学生都在工棚里上课，脚下就是泥巴地，头顶上就是纸糊的顶。”金如山老人回忆起自己的大学时光，“那时候校园里连路都没有修好，我们学工科的学生，就拿着丁字尺和图纸去上课，路上滑到了，马上就把丁字尺和图纸扔出去，生怕倒下了就把这些宝贝压坏了。”

金如山老人感慨道：“我是亲眼看到北航一步步走到今天，我对北航的爱，非常深沉，我不能容忍任何人做出伤害北航声誉的事情，所以，我必须站出来支持罗茜茜。”

性骚扰事件后北航调查工作时间线

2018 年 1 月 1 日上午 11 时许

北航纪委注意到罗茜茜在微博的实名举报帖后，与她联系。武立勋向罗茜茜表达了校方对此类事件零容忍的态度，并表示要与罗茜茜共同努力。

2018 年 1 月 3 日早上 8 时许

北航纪委再次向罗茜茜表示，会保护几位爆料人的隐私。罗茜茜也向校方表示，自己接受了 BBC 等外媒的采访，但她会就事论事，也会保护母校的名誉。同时，她表达了希望北航尽快出台性骚扰保护防御机制。

同时，北航纪委也注意到红星新闻对另一位知情人小 D 的采访，武立勋将红星新闻的报道链接发给罗茜茜，并表达了想与小 D 接触的意愿。



武立勋看到红星新闻的报道后，表达了与另一名知情人联系的意愿

2018年1月4日下午2时许

罗茜茜向武立勋再次确认，校方确已暂停陈小武工作。同时，武立勋告诉罗茜茜，校方去年年底已成立教师工作部，负责师德师风建设，目前教师工作部正在完善师德师风长效机制建设，并在制定具体办法。而具体负责这方面的学校工作人员，希望与罗茜茜取得联系，获取一些资料用于借鉴和学习。

2018.1.11 北航第二次通报

来源：微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原文链接：

https://weibo.com/5396134858/FDV3ODsk6?filter=hot&root_comment_id=4195143784997681&type=comment

【处理通报】

对近期关于我校教师陈小武的实名举报和媒体的有关反映，学校本着高度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认真细致地开展了调查核实工作。现已查明，陈小武存在对学生的性骚扰行为。

陈小武的行为严重违背了教师的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根据国家和学校相关规定，经研究决定，撤销陈小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职务，取消其研究生导师资格，撤销其教师职务，取消其教师资格。

“德才兼备、知行合一”是北航人的价值追求，学校对违反师德师风的行为始终坚持零容忍。学校将以此为鉴，制定相关实施细则，健全相关机制，进一步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2018.1.14 教育部决定撤销陈小武“长江学者”称号，停发并追回已发奖金

作者：澎湃新闻记者 韩晓彤

来源：澎湃新闻

原文链接：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950561

针对近日高校教师性骚扰学生事件，教育部高度关注。教育部 1 月 14 日回复澎湃新闻 (www.thepaper.cn) 表示，已要求有关高校迅速核查，如果属实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教育部在回复中表示，日前北航在调查核实基础上，已经对涉事教师陈小武做出相应处理。根据“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管理有关规定，经研究，教育部决定撤销陈小武的“长江学者”称号，停发并追回已发放的奖金，已责成学校解除与陈小武签定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聘任合同。

教育部表示，利用师生关系对学生实施性骚扰，严重违背教师基本职业道德和操守，违反高校师德禁行行为“红七条”，损害了教师队伍形象和声誉，对学生健康成长造成极大伤害，产生了恶劣的社会影响。教育部重申，对触犯师德红线、侵害学生的行为坚持零容忍态度，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同时，教育部将会同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建立健全高校预防性骚扰的长效机制。

文章报道

2018.1.3 《北航教“兽”性侵：这场中国版#Me too，我们能做什么？》

作者：刘明辉

来源：橙雨伞公益

原文链接：

<https://chengyusan.cn/article/bei-hang-jiao-shou-xing-qin-zhe-chang-zhong-guo-ban-me-toowo-m-en-neng-zuo-shi-yao>

2018 年元旦，美国硅谷华裔女学者罗茜茜在网上实名举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陈小武。在接受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罗茜茜称，12 年前，在北航读博期间，曾被自己的副导师陈小武性骚扰。此话题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微博热议、媒体追踪。红星新闻记者采访后得知受害人已有 7 位。

当天晚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官方微博发布声明，称已迅速开展调查核实，并已暂停涉事教授陈小武的工作。此事件促使笔者也随之发声。

不再沉默的性骚扰受害人堪称勇士

罗茜茜在忍辱 12 年后打破沉默，她说：“最终决定说出这个秘密，是偶然间在网上看到，我的学妹们依旧在被他性骚扰。”其勇气非凡，责任感令人肃然起敬。

早在 10 年前，时任北京大学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主任的郭建梅即呼吁：受到性骚扰的女性，一定要敢于站出来，通过法律的途径和程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这不仅是给自己维护了权利，同时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示范，让大家都能够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她称勇于站出来维权的女性为“英雄”。确实，只有这样积极地主张权利，才能把法律条文中的“纸面”上的权利变为现实中的权利，才能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和法律的权威。

正如德国著名法学家鲁道夫·冯·耶林在经典之作《为权利而斗争》中所言：“当单个的个人没有实现其权利之时，当他们没有勇气去实现它之时，那么，抽象的法是一张仅存在于纸上的钞票，没有兑现。不管是国民的权利，还是个人的权利，但凡一切权利的前提就在于时刻准备着去主张权利。

为权利而斗争不仅是权利者对自己的义务，也是权利者对社会的义务。当个人按照法律的规定主张自己应有的权利时，就将个人权利问题转换为国家现行法的实现问题，他已不是为一己之私利而斗争，而是为法律的实现而斗争，为法律的生命而斗争，为国家的法律秩序而斗争！”

每一次类似事件都在助推法律

2012 年，国务院公布了《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其中第 11 条规定：“在劳动场所，用人单位应当预防和制止对女职工的性骚扰。”这是国家层面的法律首次将防止性骚扰作为用人单位的一项义务。但其知晓率低，实施状况不佳。

性骚扰受害人借助网络爆料引发广泛关注后，加害人所在单位即开始履行这项法定义务。例如，民生银行北京分行即经历了由压制投诉人到辞退加害人的转变。

2016 年 12 月初，有网友公布聊天记录：“这位银行副总，给了女生一个明快的选择：要么上床，要么下岗。女孩无奈，群发短信，称：我是没有背景的外地人，但我有尊严——辞职而去。”

《法制晚报》、《北京青年报》和《21 世纪经济报道》等媒体跟踪报道，舆论的压力促成这家银行对此事逐渐重视起来。银行负责人称，网上流传的聊天记录内容是属实的，民生银行北京分行于 12 月 5 日向总行做专项汇报，总行责成北京分行成立专门工作小组，对涉事人员关某所涉事件进行调查和取证，依法依规进行严肃处理。要求关某做出个人深刻检查，对其暂时停职并停发季度奖金，现在要求对其严肃处理、严肃问责。

2017 年 12 月 8 日晚，民生银行北京分行根据调查结果，依规对关某做出撤职和解除劳动合

同处分，并责成关某向王某道歉。银行同时表示愿为女方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毒蛇噬手，壮士断腕”，这是网友称其在媒体压力下所做的回应。

用网络撕开色狼伪善的面具

2017年10月，好莱坞金牌制作人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被曝性侵、骚扰女星和女职员长达20多年，包括男星在内的许多明星陆续站出来承认自己是受害者之一。

为了对抗这种日趋猖獗的性骚扰行为，好莱坞女演员阿莉萨·米拉诺，在10月15日下午4时21分，发送了这样一条推特：“如果你曾经遭遇性骚扰或者性侵，回复这条推特，请写：‘我也是（#Me Too#）’。”推特发言人说，24小时内，“我也是”这个话题标签被推送将近50万次。

另据美联社报道，在脸书上，这一标签不到24小时就获得逾1200万个帖子和回应。两周内，从北美到欧陆，从南非到伊朗，在全球至少85个国家和地区，“我也是”话题标签在推特上的推送量超过170万次。参与者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不少国家网民创建了自己的版本。在意大利，话题标签变成“在那个时候”；在法国，“揭发那头猪”。

继纵横好莱坞数十年的金牌制片人哈维·温斯坦“倒下”之后，大西洋两岸，从政界到娱乐圈，从文化界到新闻界，带着“我也是”话题标签的控诉，让一个又一个有性骚扰劣迹的名人形象坍塌、事业停摆。而在他们狼狈地道歉之前，你完全想象不到，他们会这样“不堪一击”。

的确，向职场性骚扰说不，需要承受的压力难以言喻。正如《金融时报》一篇评论所说，第一位指证者尤其需要巨大的勇气。但沉默，是有代价的。或许最大的代价，就是性骚扰的普遍性、长期性，以及社会近乎习以为常的麻木与漠视。而从心理学上讲，不能诚实地说出过往经历，伤痛就难以愈合，当事人也难以真正“活在当下”。说出来，让人们知道，这是改变的第一步。

这场揭发性骚扰的网络运动，让遭遇性骚扰忍无可忍的30位女星站出来发声，也让西方名人形象接连坍塌。罗茜茜坦言：“我决定不再沉默，我要站出来。”这给无数隐忍的受害人树立了一个标杆，会有越来越多的勇士站出来参与“我也是（Me Too）”，借助网络撕开伪君子的面具，让色狼现出原形并得到应有的处罚。

2018.1.6《人民日报评论|北航性骚扰门：勇敢是你最好看的姿态》

作者：程晨

来源：人民日报评论

原文链接：<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192989026091944>

新年第一天，一名女博士在微博实名举报北航教授性骚扰，北航随后成立工作组，开展调查，并已暂停该教授的工作。

这件事儿，不禁让人想起数月前，大洋彼岸的反性骚扰行动如火如荼：好莱坞电影大亨哈

维·韦恩斯坦身陷性骚扰丑闻，被美国制片人工会开除；奥斯卡影帝凯文·史派西被曝性骚扰丑闻，无缘《纸牌屋》第六季……刚刚过去的 2017 年，美国《时代》周刊把揭露各行各业性骚扰和性侵事件的“打破沉默者”评为年度人物。

实际上，在公共场所、职场与学校许多被忽视的角落，性骚扰并不罕见。一家著名招聘网站做的职场性骚扰调查显示，40%女性遭到过办公室性骚扰。全国妇联一项针对 15 所高校大学生的调查发现，经历过不同形式性骚扰的女大学生达 57%。面对性骚扰，勇敢发声者也不少。比如，演员马丽在深圳一家超市遇到“咸猪手”后选择报警，她在微博表示：“大部分女性都选择沉默，但是我不想沉默”；当红歌手“霉霉”泰勒·斯威夫特状告 DJ 大卫·穆勒性骚扰并胜诉……以语言、文字、图像、电子信息、肢体行为等任何形式对女性实施性骚扰都既为法律所不容、也突破道德的底线。我们欣赏这几位女性的勇敢，不过一个问题也让人深思：为什么许多受害者会选择沉默？

究其原因，性骚扰往往发生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之中、权力不对等的个体之间。环境相对封闭，意味着性骚扰认定难、取证难、举证难；权力不对等，意味着性骚扰实施者拥有肆无忌惮的资本，往往可以用工作业绩、升职机会、学业发展相要挟。更令人担忧的是，有的单位和学校为了面子甚至会选择息事宁人，采用“加薪”“保研”等错误方式，表面上安抚了受害者，实则纵容了骚扰者。因而，受害者往往忌惮维权的代价，又有谈及性话题的耻感压力，不得不选择噤声。这些都让职场和学校成为了性骚扰的重灾区。

正是这样的艰难，让站出来的勇气显得尤为可贵。那么，为这样的勇气叫好的同时，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呢？

首先，我们应该支持和帮助勇于发声的人，至少不让“说出来”带来二次伤害：尊重受害者的感受，不认为他们“大惊小怪”或“小题大做”；注意自己的言行，不将侵害的发生归咎于受害者。

尤其需要明确的是，受害者之所以受到侵害，不是因为他们长得美，或穿得少，也不是因为他们与侵害者独处一室，或者在学业、工作上有求于人。任何试图从受害者身上找原因的行为都是二次伤害，也是对侵害者的纵容。

其次，制度方面要发力。宏观层面，国家应该进行更有针对性的立法，让性骚扰受害者维权更有依据。微观层面，用人单位、学校等也应当探索并建立一定的防范和申诉机制。否则，员工、学生遭遇性骚扰申诉无门，剩下的选择要么“忍”，要么“滚”。

最后，扭转社会观念才能根除性骚扰存在的土壤。很大程度上，性骚扰是物化女性、不尊重女性的社会观念的结果。这些观念长期存在，既顽固又广泛。比如，奥迪车广告把女性比作二手车；民生银行性骚扰事件中，当事人王女士勇敢站出来之后，网上竟有人指责她“这种事情拿出来，不要脸”“姑娘情商低、太高调，以后哪个领导还敢用她”。可见，扭转观念还要走很长的路，个人、机构、国家的全方位发力，也就显得更加紧迫。

也许你不是性骚扰受害者，但如果任由性骚扰泛滥，谁又能独善其身呢？你的姐妹、女儿，甚至兄弟、儿子，谁能保证他们不成为受害者呢？毕竟，有调查表明，10%的职场男性也遭遇过性骚扰；毕竟，连保镖随身的“霉霉”都没躲过咸猪手。为自己的权利发出自己的声音，为一个更好的世界做点什么，勇敢才是你最好看的姿态！女性是这样，男性也一样。

这正是：美好世界，不忍苟且。好了，大家晚安！

2018.1.12 《受害者如何推动一场中国版#MeToo》

作者：张奕涵 邓晖

来源：NGOCN

原文已 404

备份链接: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8/01/ngocn-%E5%8F%97%E5%AE%B3%E8%80%85%E5%A6%82%E4%BD%95%E6%8E%A8%E5%8A%A8%E4%B8%80%E5%9C%BA%E4%B8%AD%E5%9B%BD%E7%89%88metoo/>

“如果所有被性骚扰或侵犯过的女性都能发一条‘Me too’的状态，那人们或许能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2017 年 10 月 15 日，美国女演员艾莉莎·米兰诺在推特上写道。此后，“Me too”成了一个反性骚扰的标签，它也在美国掀起了一场反性骚扰的行动，一时间娱乐圈、传媒圈、互联网圈等不同行业都纷纷有受害者站出来指控曾受到性骚扰。

就在同一天，身在美国的中国人罗茜茜，也在知乎上发出了自己的“Me too”：她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下简称北航）直博期间，副导师陈小武曾借故要罗茜茜到其姐姐家中，继而开始说出和妻子性生活不和谐、这事很有意思的性暗示话语，甚至想“霸王硬上弓”。

这段一千余字的性骚扰经历，罗茜茜打了整整两天的腹稿，而这件事在她心里则压抑了整整十二年。这个匿名的知乎举报帖引起了一些受害者的共鸣，当月下旬，罗茜茜还通过北航纪委相关工作人员，实名举报了陈小武。

但这些都没有引发她所期待的举报效果。直到 2018 年 1 月 1 日，她在微博上公开了自己的名字。这则女博士实名举报北航教授陈小武性骚扰女学生的消息，成为舆论热点。

之后北航官方微博发出消息指，已暂停陈小武的工作，成立调查组，调查核实此事。当天下午，陈小武在接受《北京青年报》采访时表示自己“没有做违法乱纪的事”。截至发稿前，我们多次致电陈小武办公室与北航纪委，电话均未接通。

目前，国内外对“性骚扰”并无统一定义，基本共识包括：有特定的行为对象、多数行为与性有关、违背当事人意愿、达到一定严重程度但与性侵等严重刑事侵害罪区别。

罗茜茜举报陈小武事件，勾起了公众对过往诸多性骚扰事件的记忆，还引发了更深入的讨论，什么样的机制，才能预防和制止类似的罪恶？



知乎揭发性骚扰，掀起中国高校版 Me too

罗茜茜在知乎上贴出自己经历的两天前，她的学妹女生 E（化名），在知乎“如何评价北航陈小武？”提问下，匿名贴出了陈小武有性骚扰女学生的行为，她也是第一个在网上公开陈小武性骚扰的人。

这条提问和下面的“爆料回答”，被转发到北航学生、校友的群里，罗茜茜就在群里看到了这个帖子，她的第一反应是：“不敢相信这么多年过去了终于有人敢站出来了”。

这个帖子就像一个中国高校版 Me too”，下面的留言者不止有自称曾受过陈小武性骚扰的学生，还有其他高校的学生，一些回复以这种事不止北航有作为开头，发帖的大多是性骚扰的受害者，而性骚扰的实施者则是高校教师。

我们基于新闻报道和社交平台的不完全统计，在 2014 年至 2017 年的四年间，总共有 14 起高校教师涉嫌性骚扰事件被曝光。其中有 8 起经校方调查证实，并已对涉事教师进行处罚，但有 1 起调查结果和处罚并没有公开通报，其余有 1 起是校方初步调查显示涉事教师未有不当行为，后续调查结果没有公布，另外的 4 起均没有调查结果。



2017年7月，广州性别教育中心发布了《中国大学在校和毕业生遭遇性骚扰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在6531名受访者中，近七成遭受过不同形式的性骚扰。与此同时，该报告的团队通过政府信息公开的方式获得了16所211高校关于性骚扰投诉与举报量的数据，共计只有3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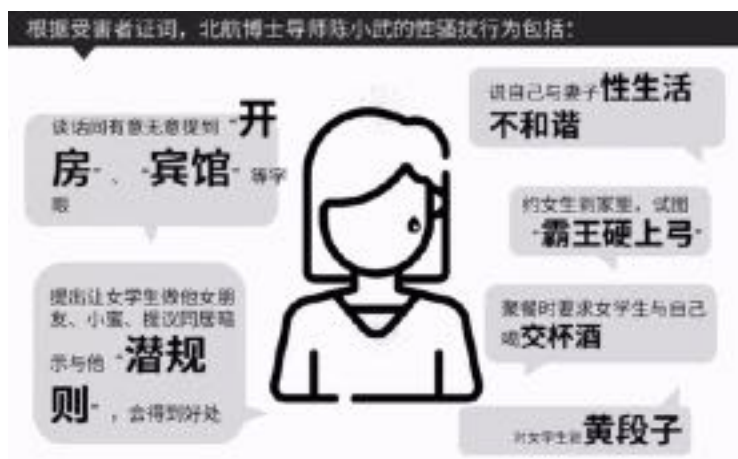
该报告作者韦婷婷告诉我们，性骚扰多发而投诉举报少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一是有部分当事人觉得没有严重到要报案，二是受到较为严重的性骚扰后，当事人会因为性污名带来羞耻感而不愿说出来，三是当事人对处理机制不信任，觉得举报也没有效果。

当年的罗茜茜也是沉默的一员。她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表示，当初她把被性骚扰的事告诉母亲后，母亲说的第一句话大意便是，“这个畜生，幸好当初你刚上本科时，我联系他照顾你，没有联系上”。

原来陈小武和罗家是老乡，罗茜茜母亲曾想联系他帮忙照顾女儿。罗茜茜庆幸，“否则那时候我刚上大学，更加懵懂不懂社会险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她说父母是普通老百姓，为自己前途着想，都让她忍下去。

公开信息显示，被举报的陈小武不仅是北航的博士生导师，同时还是2015年度“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罗茜茜是在事发12年后，才知道原来很多同实验室的女生当年都受过陈小武的性骚扰，有的程度比她还要严重。她听说到最严重的消息是有女生因此怀孕，这一说法目前还没有实质性的证据，但她愤怒了，决心向学校实名举报陈小武。



Hard Candy 的战友们

罗茜茜把疑似受过陈小武性骚扰的人组成了“Hard Candy”群，群名就源自一部小女孩惩处性侵罪犯的同名电影。不过，她并不是要私下报复陈小武。她告诉我们，在建群之初，并未想到之后的行动，只想了解一些事实。

而现在，她和同伴希望能通过举报和发声，不止令陈小武得到处罚，还要推动高校性骚扰防治机制的建立。

女生 D（化名）是“Hard Candy”群的一员，她经由学姐介绍联系上罗茜茜，并爽快地提供了证词。“很开心现在的自己比当年强大勇敢很多”，D 表示并不太担心此事对自己的影响，并跟我们描述了当时同学们热议陈小武的情况。

“10 月份知乎贴爆出后，起码和十个以上的朋友聊起过这事，都表示根本不意外，终于有今天，早就期待着事发，简直大快人心。”其中有离校数年的同届，大家早已开始了新生活，但一提起这事，无一例外地还是有心理阴影，也由衷地对事态发展感到开心。女生 D 说，“也有因为知乎联系上的，完全未曾谋面的同校、同系同学，都是主动联系我，直接表示开心和解气。”

但“Hard Candy”中也有群友受到直接的压力。

在 2017 年 10 月中下旬，知乎帖子正传得火热，女生 D 说有同学收到陈小武授意别人的来电，让他们不要在网上讨论传播此事，又希望能帮陈小武说话。

同在“Hard Candy”群中的女生 B，也接到类似的电话。B 后来向罗茜茜说，电话中对方怀疑 B 就是举报人，她怕以后在工作中需要以前的导师签字，怕陈小武利用其职务在将来需要学校证明学位学历的时候提供阻力，更怕陈小武报复家人。后来，罗茜茜获得了北航纪委保证当事人信息安全和保障其权益的承诺邮件，但这也未能完全消除大家的担忧。

与此同时，知乎上正热门的“如何评价北航陈小武老师”帖子被删了（该贴后来又重新恢复了）。这时候，罗茜茜意识到自己是过于乐观了，需要找人帮忙。她在网上看到“女记者性骚扰调查”发起人黄雪琴公开讲述自己受到性骚扰的经过，便找到她，留言说“我要实名举报”。

黄雪琴对我们说，“当时心想，这孩子够有勇气的，我本来想没必要实名，曝光就好，但她（罗茜茜）觉得实名更有说服力”。

黄雪琴是《南都周刊》特约记者，自由撰稿人，最近她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中国女记者性骚扰调查”发起人。与罗茜茜一样，她也是性骚扰的受害者，也敢于把这段经历说出来。

“我和茜茜是战友。”黄雪琴说道。

在罗茜茜准备举报资料时，黄雪琴帮忙做证据核实，也让“Hard Candy”群的成员分别找证据，包括截图、证明人电话等等。黄雪琴说自己对事实尤其谨慎，“我站出来帮她们也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2018年1月1日至1月4日，黄雪琴的个人公众号“ATSH”连发四篇关于“北航性骚扰事件”的文章，包括有罗茜茜的实名举报信、其他受害者的证词和录音证据以及联署信。

教师性骚扰，学生取证难

这些文章发出后，她们又收到了新的受害者证词。

1月3号下午，电话那头的黄雪琴一边回答着我们的问题，一边忙着用电脑回复消息，她要马上处理新证人的证词截图——在涉及当事人的信息上打上码，然后发给罗茜茜。

“北航纪委一直不断在跟我们要证据，对性骚扰来说，这已经是很完整的证据链了，纪委却以性侵案的标准，要求我们提供更多的证据，我们觉得太过分了。”黄雪琴说。

2017年10月下旬，罗茜茜通过北航纪委相关工作人员实名举报了陈小武。之后北航纪委方面一直表示想要更多证据，并多次提出想跟受害者面谈。因为担心受害者信息泄漏，她拒绝了面谈的要求。

“当性骚扰者拥有权力关系时，取证和反性骚扰的难度远非同一量级”，在《沉默的铁狮——2016年北京师范大学校园性骚扰调查纪实报告》中，作者康宸玮这么写道。这份报告，详尽记录了他取证该校某学院副院长S教授向女学生实施性骚扰的过程。谈及受害者取证的难度，康宸玮直言难度非常大，受害的女生需要克服恐惧和压力，还可能面临着个人信息被公开的危险，此外学生也担心举报有权势的教授后，自己的发展前景会受到影响。

正是担心帮助取证的女生身份信息被曝光，在北师大官方渠道未通报S教授处理结果后，康宸玮也未曝光S教授的身份。

广州性别教育中心的韦婷婷也表示，由教师对学生实施的性骚扰，最大的特点是权力关系不平等。她提到自己接触到的一个案例，有一个女生已经受到严重的性骚扰，却还是不敢站出来，因为她才大二，顾虑到未来两年还要在这个老师手下工作学习，又担心自己名声会受到影响。此外，教师这个身份令他们在学生心中的形象比较好，为实施性骚扰提供了便利，而教师所掌握着的权力也令学生难以取证，例如该案例中，实施性骚扰的教师在与学生见面时，会先进行搜身，再要求学生关掉手机。

罗茜茜她们也被这取证难和信息安全的担忧卡住了。举报材料提交后，北航纪委的调查没有明显进展。最令罗茜茜和黄雪琴担心的是，如果时间拖得太久，受害者们好不容易积聚起来的正义感和勇气会慢慢消耗掉。

在等待校方回复的过程中，一位曾积极参与此事，并帮忙联系上不少受害者的女生，因家人的担心和反对退群了。罗茜茜说，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些让学生不敢站出来举报的因素依然存在。

女生 D 用一连串的反问，说出了学生的处境：学生有哪些选择呢？举报？陈已经是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长江学者了，害怕官官相护，害怕不但没有结果还更被针对；退学？成本大到无法承担，而且太不甘心了；换导师？不成文的规则是，换导师也是需要原导师同意的，教授之间也不想关系破裂，陈曾经说过“我陈小武不要的学生还有谁敢要”，大部分在校生，还是只能选择默默忍受。

有同伴退群，让罗茜茜和黄雪琴都觉得不能再耗下去了，需要给学校一些有力度的催促——在网上曝光事件。在“Hard Candy”群里，大家通过投票表决的方式，最终支持这一决定。

就在罗茜茜的实名举报信在微博上公开发布的第二天，罗茜茜仍在国内的父母接到了两通陌生来电，对方自称为陈小武表姐，转告他们“不要害人害己，赶紧撤下微博发帖”。但罗茜茜认为既然自己做的是对的，就要继续推动下去。

不仅要个案解决，还需要建立机制

1月4日，公众号“ATSH”发出了一封以“北航学子”署名的联署信，下面第一个签名的就是罗茜茜。信中提出了建立校园性骚扰防范机制的建议，并附上了六点具体的建议内容：

- 1、学校出台预防性骚扰的教师行为准则，明示教师不应与有直接权力关系的学生发生性和亲密、浪漫关系，否则视情况给予处分或调离教学岗位；
- 2、每学期定期开设反性骚扰相关讲座、课程，从预防和应对等方面分别向教师和学生开展培训；
- 3、每学期定期开展网上校园性骚扰培训和测试，可以让学生对性骚扰、抑郁、焦虑等情况进行在线匿名反馈；
- 4、设立由学校领导、行业专家、法律人士组成的教职员与学生平等权益机构，建立性骚扰举报、申诉、调查、问责和惩戒机制，负责专门机构处理师生性骚扰举报和投诉，并且加大监督力度，保障畅通的举报、投诉渠道，对性骚扰受害者提供有效帮助；
- 5、设立心理疏导办公室，引进相应的疏导项目；
- 6、明确性骚扰行为的投诉受理部门负责人。

公开资料显示，罗茜茜应该是国内第一个呼吁建立校园性骚扰防范机制的高校性骚扰受害人。她曾在贴文中写道：“美国对女性儿童的保护也是在各种血泪中从无到有一点一点进步来的。而我曝光这些，就是想做个开端。”

为平妇女权益机构联合发起人、中国妇女研究会理事冯媛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此类事件即使

学校在内部作出处理，若处理结果不对外公开，不给师生和公众一个交代，也难以起到后续的防范作用，“个案处理是必须的，但这只是事后补救是治标，而不是最好的解决之道，因为最多只能处理一事或者一人，它不能警醒更多人来更好地预防未来可能的性骚扰。”

其实早在 2014 年，就有关于建立校园性骚扰防范机制的呼声，当年发生了被媒体称为“反性骚扰运动的黎明”的厦大教授性骚扰案。其后，在教师节当天，一封有 256 名学者联署的致教育部信发出，信中草拟了一份《高等教育学校性骚扰防治管理办法》的文本框架。据了解，该范本收集了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亦结合了中国目前的制度环境，具有可行性。

在这封信寄出约一个月后，教育部发布《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其中师德禁行行为“红七条”包括了“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这一规定也是目前高校体系内，针对教师性骚扰行为唯一的制约依据。

仅将性骚扰问题作为师风师德来谈是不够的

“红七条”实施至今已有三年多，现在高校解决教师性骚扰问题时，大多会据此将性骚扰行为放在教师的风纪道德里谈。

长期关注该议题的妇女权益倡导公益机构“新媒体女性”负责人李思磐告诉我们，“红七条”有它的效果但也有遗憾。教育部把“性骚扰”写进规章，确认这一问题存在，表明了反对和处罚的态度，也可以有相应的组织行为，但“红七条”没有定义何为性骚扰，而且区分了“不正当的性关系”和“性骚扰”。

“我觉得这是一个误区，因为你不能要求弱势的一方来控制这个红线。就好像我们在定义强奸的时候，我们不能这样界定：拼死反抗的才是强奸，没有反抗的就是通奸。要综合看具体的关系情境，看那些发生性关系的受害者，是不是因为权力关系不对等而陷入不能说不的境地。”李思磐说道。

代理过众多性骚扰案的北京源众性别发展中心主任、北京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李莹则认为，仅仅将性骚扰问题作为师风师德来谈是不够的，因为这样没有办法体现学校的责任。李莹说道：“学校不能置身事外地，仅把性骚扰问题归结为师风师德的问题、老师个人的问题。”

同时，她又举出国外的例子，除非雇主能够明自己采取了有效的措施，比如培训，否则工作场所发生性骚扰，雇主主要承担很大的赔偿责任，“学校也是一样的，给学生提供安全友好的环境是天然的责任，没有做到就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黄雪琴觉得，现在不能只批评学校，因为学校也不知道性骚扰防治机制可以怎么做，“所以不能只给学校一句话，要提出机制的几种可能性，给学校提供更多资讯。我们希望这种方式，是一种协商的方式。对学校而言，这不是一件坏事。如果做好了，还能在全国其它学校复制”。

在北航事件曝光后，西安外国语大学 2017 届毕业生何息向该校校长发出公开信，建议学校加快建立性骚扰防治机制的速度。在公开信发出不久，该校校长回复指已经请学校学工部门专门研究。

据了解，目前全国范围内均未有高校已建立性骚扰防治机制。韦婷婷建议，高校可以先从教育和意识着手，其中包括性教育和性别平等意识培育，而教育也是一个合格的性骚扰防治机制的基础。

李莹则强调，一套完整的防性骚扰机制并不仅仅是“你来投诉，我来处理”这样的事后处理概念那么简单，“完整的机制应该包含培训、宣传和预防，其次是投诉、调查和处理。”同时，她提出处理过程中，要有相应的原则，包括对当事人的信息保密原则、防报复规定等。

要想实现从性骚扰个案到全面机制建立的跨越，还面临着很多困难。而令性骚扰问题得到重视是其中关键的第一步。现在很多学校仍然把性骚扰当成偶发事件处理。罗茜茜和战友们的推动，只是一个开端。

2018.1.15 《北航性骚扰举报者：每说起一次，我曾经受到的伤害就减轻一点》

作者：罗婷

来源：每日人物

原文链接：

<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196507623493400>

昨天下午，教育部对北航性骚扰事件做出回复，决定撤销陈小武的“长江学者”称号，停发并追回已发放的奖金，责成学校与他解除聘任合同。

再早两天，北航官微公布了对陈小武的处理结果，撤销陈小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职务，取消其研究生导师资格，撤销其教师职务，取消其教师资格。

知道消息的那一刻，举报他的一位女生打开冰箱，拿出了一罐啤酒庆祝。

2018年第一天，这些曾就读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女生们，站出来举报她们的导师陈小武曾对她们进行性骚扰。这一场中国版的#metoo运动，此后如滚雪球般应声四起。

在教育部发布消息后的第一时间，我们对话了远在硅谷的举报发起者罗茜茜。对她和她的同伴们来说，这是一件要紧的事，不仅是为了与过往的怨恨作别，她们的所有努力，也是为了让更多女性不再经历她们曾经历过的一切。

我从来没觉得这件事会不了了之

每日人物：看到昨晚教育部的处理结果，是什么感受？

罗茜茜：我是今天早上看到的，蛮惊喜的。其实我们还没有给教育部递交联名信，因为看到北航处理结果这么积极，我们想以温和、协商式的方式推进这个事情。大家都很意外，也很高兴，这应该是国家层面的一个承诺吧。

每日人物：那前几天知道北航处理结果的时候，你在做什么？下一秒你做了什么？

罗茜茜：那时是硅谷的早晨，我还躺在床上，北航纪委的武老师给我发了一个微信，是一个微博链接，我点开一看，哎呀，处理了！我马上打开电脑去核实这个事情，跑到北航的官方微博看，真的 po 出来了。然后我立刻转到了我们几个联合举报者所在的“水果硬糖”群里了。
每日人物：当时群里面的讨论是什么样的？

罗茜茜：大家都很高兴，像过年一样。有个女生说，她去冰箱里拿了罐啤酒来喝。我好像没有庆祝，因为我觉得这个结果是意料之中的。但教育部的结果出来确实是很大的惊喜。

每日人物：为什么说北航的处理结果是你意料之中的？

罗茜茜：因为我们的证据实在太强，这么多女生同时站出来。我从来没有觉得，这个事会不了了之，我一直坚定地相信，陈小武会受到他应该受的惩罚。

每日人物：你如何评价北航在这次事件中的表现？

罗茜茜：刚开始我联系上他们时，他们很积极地想把这个事情调查清楚。我把录音发给北航纪委的武老师时，他还说，我觉得学校欠你们这些女生一个道歉，没有保护好你们。但后来，我感觉到他们那边有很大的压力，一是陈小武毕竟是知名教授、研究生院的副院长，处理他难度非常大，二是没有这方面的法律法规或先例可以遵循，有点缩手缩脚。案件就陷入了僵局。直到我们发出公开信，这是一个转折点。

但是我对北航的表现还是相当满意的。北航最后能做出这样的选择，我以它为荣。这是它第一次从官方层面上，比较正式地对性骚扰做出处理。要迈出这第一步，是需要勇气的，我非常高兴我的母校是第一个这么做的。

每说起一次，我曾经受到的伤害和影响就减轻了一点

每日人物：在整个过程里，你和陈小武有过直接的沟通吗？

罗茜茜：他有四处打听我的联系方式，还有我在美国的家庭住址，但是我的师兄师弟们都比较保护我，就统一口径说不知道，没有跟我联系。陈小武的家人给我家人打过电话，想协商，他们好像觉得这是一个私人恩怨，但我觉得不是，我跟他没有私人恩怨，我只是不希望他再继续伤害其他女生了，就这么简单。

每日人物：所以这是你站出来举报的理由？

罗茜茜：对，说实话，12 年过去了，这些年里我经历了很多人很多事，心理变得越来越强大，这个事情对我个人而言已经没有太大的影响。我站出来，是因为看到他还在侵害其他的女生，我非常气愤，我觉得我有这个义务站出来，把这个事情说出来。

每日人物：举报之前，你和你的丈夫讨论过这件事吗？

罗茜茜：我没有跟他讨论，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只是跟他说，让他把 Facebook 设为 private

(私密的), 该关的关掉。他说我干嘛要关, 你又不是做什么亏心事。我求了他很长时间, 他最后才妥协。他不是中国人, 理解不了我为什么担心。

每日人物: 他知道你在北航的经历吗? 当时他是什么反应?

罗茜茜: 他当时很吃惊, 说陈小武怎么可以这样。我老公是在美国拿的博士学位, 他想象不到, 一个中国的博士生导师, 可以对他的博士生的私人生活干涉到这个程度。

每日人物: 那这 12 年里, 这件事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罗茜茜: 其实这个事情对我的影响已经非常小了。事情刚发生时, 我只跟我父母还有我当时的男朋友说过, 此后我守口如瓶很多年, 对谁都没有说起。大概三四年前, 我告诉了我的闺蜜, 然后慢慢过渡到跟大学室友说起, 再到跟我身边的朋友、以前的师兄说起。每说起一次, 我曾经受到的伤害和影响就减轻了一点。所以我真的鼓励那些受过性骚扰的女性勇敢地说出来。

每日人物: 你会怨恨陈小武吗?

罗茜茜: 我对陈小武的怨恨, 早就没有多少了。12 年前我非常恨他, 甚至 7 年前, 我都非常恨他。但是现在, 我对他真的没有什么多少恨, 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对其他女生的保护, 所以站出来要做这件事情。

每日人物: 12 年前, 或者 7 年前, 为什么你的怨恨能到那种程度?

罗茜茜: 我博士毕业的时候, 他真是给我无数的阻力。那时有许多琐碎的事情需要找上级签字, 我每次找他签字, 哪怕这个签字非常理所当然, 他也会以各种理由推掉。每次看见手机里他的名字亮起来时, 我会不由自主地发抖。到了周末, 我都故意不带手机出门。带了手机, 他打电话过来我不敢不接, 不带手机, 至少不会影响我当时的心情, 大不了回去之后再被他骂一顿好了。

每日人物: 所以你出国是直接和这件事相关?

罗茜茜: 对。我是保送直博, 但那时候我甚至提出博士转成硕士, 愿意放弃博士身份, 以硕士身份毕业, 被学校拒绝了。那时我真的不确定能不能毕业。但我这个人, 遇到困难不会妥协, 会给自己找退路, 我想到的退路就是出国。2007 年国家有一个公派留学的计划, 我立马抓住了这个机会, 知道申请成功后, 你不知道我当时有多高兴。我觉得我终于可以离开这个地狱般的环境, 去做一个真正的科研研究人员了。

如果还在国内, 我会举报, 但可能不会实名

每日人物: 在举报他之前, 你是不是已经关注到了美国的#metoo 运动?

罗茜茜: 其实这两件事是同时进行的, 是时间上的巧合。但是我每天都听新闻, 说这个人被扳倒了, 那个人被扳倒了, 政界的、娱乐圈的, 会对我有一些鼓励的作用。美国那么多出名

的人最后都倒了，为什么中国的陈小武不倒下？

每日人物：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站出来实名发公开信的，基本都是在国外的女性，国内的女性大多匿名，因为她们承受的压力会更大吗？

罗茜茜：我觉得是这样。做了妈妈的人会比没做妈妈的人勇敢一些，工作了的人会比在学校里的勇敢一些，国外的人又比国内的人勇敢一些。还在学校里的女生，其实是处在最弱势、最恐惧的阶段。我们有一个姑娘退群了，就是因为她的家人非常担心她会遭到报复。

每日人物：你当年没有选择举报，她现在恐惧的事情，和你当年恐惧的事情是一样的吗？

罗茜茜：是一样的。当时我没有证据，跟别人说别人不一定会相信。而且我以为我是唯一一个受害者，不知道还有其他学生。那时候我年纪很小，说真的，没有那么大勇气去对抗一位老师，年轻时害怕的东西太多。说实话，现在来看，学位证真的那么重要吗？但那时候，学位就是天大的事情。

每日人物：在公开信里，你把女研究生称为弱势群体，就你的体验来看，在国内的学术环境里，她们会遇到怎样的困境？

罗茜茜：因为老师跟学生的地位极度不平等，而学校又强调这种从一而终的师生从属关系，所以导师对学生前途的决定权非常大，这就为他们提供了一些性骚扰的空间。女生在这样的一个权力结构里面，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有很多东西是她们害怕失去的。

每日人物：那我们来做一个假设，如果毕业后你没有去美国，而是留在了国内，你还会有勇气像现在一样站出来做这件事吗？

罗茜茜：实话吗？实话说，我应该会出来举报他，但我可能不会实名。这个事情在网上曝出来，我已经想好了最坏的结果，如果这个事情不成，我大不了把电脑关掉，不看国内的网站了。但如果在国内，我会受到非常非常切身的影响。

每日人物：在美国的这些年，你的女性意识是不是有一个觉醒或增强的过程？

罗茜茜：有的，会去思考自己在两性关系里的定位。我现在在 IT 公司做编程，真正在写代码的女性不多，我是我们组唯一一个。我跟那些男同事讨论问题从不避让，该拍桌子就拍桌子，该坚持就坚持，也不会说我是女生你要让着我，而是会进一步模糊我的性别意识，对自己的性别不那么看重，同时也会变得更自信。我跟他们都是一样的，男生可以做到的，我也可以做到。

每日人物：你觉得是什么影响了你？

罗茜茜：美国的女生非常强悍，她们就是被教育成那样，景仰非常独立、有自己想法的女性，更强调的是独立自强的精神。在两性关系中也是，没有谁要去宠着谁。最初恋爱我是不适应的，因为在国内我也是谈恋爱被宠过来的，所以开始时我非常受打击，为什么不宠我？后来我老公说，你首先是独立的个体，我可以做的事情你为什么做不到？他说得没错啊，我就这

样一点点被掰过来了。

强大制度是对学生的保护，也是对老师的保护

每日人物：你还在公开信里提到过，美国在校园性骚扰方面有非常严格的法规和举报机制，你个人的体验是什么样子？

罗茜茜：举个例子，我在美国求学期间，我的导师是男性，每次他找我谈话讨论论文进展，会把办公室门敞开，有时候我嫌屋外太吵去关门，他提醒我不要关门，这是规定。其实他也是在保护自己，万一他把门关上，女生出去说他性骚扰我了，他是说不清的。导师会有这种顾虑，其实是因为有一个很强大的制度去保证学生。

每日人物：你还说到，防范职场性骚扰也是新入职员工必不可少需要经历的一课，你参加过吗？大概是怎样的培训？

罗茜茜：我们公司太大了，面对面的培训不现实，但是经常会收到一些邮件，普及这方面的知识，告诉你如果碰到性骚扰，可以直接告诉公司人事部，举报他，他们就会展开调查。但我在美国的公司里还没见过这种事情发生。而且在国外，员工或学生被性骚扰，不是去告那个骚扰的人，而是去告公司和学校，是他们宣传不到位或者保护不够，巨额赔偿也是从公司和学校来的，因为他们是性骚扰案件的责任人，所以才不敢掉以轻心。

每日人物：对于北航的性骚扰防治机制，你们提出的建议是怎样的？

罗茜茜：我们只提出了一个大概的方向，提到要有培训，有网络宣传，有沟通渠道，有心理咨询，有投诉渠道，要明确性骚扰事件的责任人。这些其实都是比较笼统的，因为我们不是专家，我们只是希望指明方向，然后学校去找相关的专家制定细则。只有一个笼统的东西放在那里是不行的，需要非常详细的细则，因为这不仅是对学生的保护，也是对老师的保护。

每日人物：你觉得一个理想的性骚扰防治制度，应该具备怎样的特质？

罗茜茜：我觉得一方面，它对潜在性骚扰者有巨大威慑力，同时对弱势群体有一种保护力。应该做到公平公正，不会诬陷任何一个人。这是我想要的制度，我对它持乐观态度。毕竟教育部表了态，国家层面已经有承诺了。

每日人物：那接下来你还会做些什么？

罗茜茜：现在还没有具体的规划。我有全职工作，不能全身心投入。我现在能想到的就是，发我能发的声，利用微博尽可能让一些事情引起大家的关注。比如最近西安交大博士生自杀、对外经贸大学教授被举报性侵等事件。

每日人物：当时你说希望陈小武能出来道歉，但他一直没有发声。你现在还有什么话想和他说吗？

罗茜茜：我希望你能够真正认识到你以前做错了，你真的欠我们一个道歉。你可能觉得你现在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但是你真的不知道，你当时给多少人造成多么大的伤害。

2018.1.16 《扳倒北航“长江学者”陈小武的女性们》

作者：陈少远

来源：谷雨实验室

原文链接：

<https://xw.qq.com/cmsid/20180116A0OSMP00>

如果不是博士毕业生罗茜茜、记者黄雪琴和律师万淼焱，公众不会知道那些女生沉默多年的痛苦。

陈小武被撤销了“长江学者”称号。消息在1月14日晚18点开始刷屏。看到新闻时，黄雪琴在广州的家里喝汤，她扔下汤匙，尖叫了几声。在成都的万淼焱第一时间分享消息到在朋友圈，附评论：“真正的曙光”。罗茜茜还在睡梦中，她住在美国西海岸。

六个小时后，罗茜茜醒了，她打开“水果硬糖”群，“战友们”一派欢腾。罗茜茜一时不知要说什么，她兴奋地骂了一句粗话。

陈小武原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长江学者，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他之前已经被北航撤销了教师资格和相关职务。之后的1月16日，教育部在新闻发布会上表态，已督促各高校调查教师性骚扰事件，并将研究建立高校预防性骚扰的长效机制。

如果不是罗茜茜、黄雪琴和万淼焱，公众不会知道多位北航女学生沉默多年的痛苦。她们忍受着陈小武的性骚扰：熊抱，强迫喝交杯酒，在毫无防备时面对“开房”“去宾馆”的邀约手足无措。陈小武的性骚扰行为持续了十数年。罗茜茜搜罗了其中的几位被骚扰者，组成“水果硬糖”联盟。

2018年1月1日，隐而不彰的一切被捅破。北航博士毕业生罗茜茜公开实名曝光了12年前陈小武对她的一场意图未遂的“霸王硬上弓”。数年里，她还遭遇了“副导师”陈小武在学业上的报复。

罗茜茜先是在2017年10月中旬实名向北航纪委进行了举报，但因为证据认定存在争议、陈小武施加压力等原因，调查推进缓慢。无援的罗茜茜求助了女记者黄雪琴，她一直在推进有关“性骚扰”的社会议题。黄雪琴又找来女律师万淼焱提供法律支持。万淼焱担任过李彦的辩护人，李彦受暴致死死亡案对中国《反家庭暴力法》出台有重大推动作用。

“水果硬糖”群里的其他姑娘不愿实名，她们对外以字母A到F代称。但在1月11日北航认定陈小武的性骚扰事实前，她们和罗茜茜在公共视野里的形象总体是模糊的。黄雪琴、万淼焱也保持着适当的缄默。

这是她们有意为之。此前中国社会曝光的几起有关性骚扰、性侵的公共事件，最后都以一地鸡毛收场，当事女性的隐私被窥探无遗。此外，她们也担心陈小武位居高位，无节制的流露怒火可能使事情失焦，让追问不了了之。

陈小武被撤职后，她们才走到公众面前。1月13日，作为北航性骚扰事件的调查者，黄雪琴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和腾讯新闻联合出品的特别节目“听我说”现场，讲述了这段女性自救的故事，她一字一顿地说道——

被性骚扰并不光彩，我们沉默着，忍受着，以为自己是孤岛。其实，我们并不孤单，我们暗暗相连。

罗茜茜

视频-罗茜茜：结果将对校园性骚扰有震慑作用。视频/腾讯新闻听我说

<https://v.qq.com/x/cover/h3zw883qr0k9vds/10533ulb9kn.html>

罗茜茜主动寻求和黄雪琴“相连”，那是2017年10月下旬，举报陈小武进展至最低谷，同是受害人的女生B因为压力退出举报，北航的调查徘徊不前。

罗茜茜在网上看到了黄雪琴发布的《中国女记者性骚扰状况》调查，她留言：我也被性骚扰过，我愿意实名举报。

两人的第一通电话，持续了两个小时。罗茜茜语速很快，说了自己的学历、经历和其他姑娘的遭遇。黄雪琴称，当时她即感觉到罗茜茜的勇敢和乐观，她言语有力，表意明晰。挂了电话，黄雪琴口渴得不行。

但罗茜茜觉得黄雪琴开始是不相信她的，“可能她觉得陈小武的事情太匪夷所思，觉得我夸大其词”。她想求助黄雪琴，是因为黄雪琴也公开写出了自己当记者时遭性骚扰的经历，“我觉得她可以理解我”。

因为遭遇一个男领导的性骚扰，黄雪琴沉默地选择辞职，当她知道那个单位还有其他受害者时，她觉得自己“自私”、“懦弱”、“可恶”。罗茜茜感同身受，“我是大师姐，如果当时我勇敢那么一点点，也不会有师妹被如此糟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她对后来有一位师妹疑似被性侵至怀孕深感内疚。

“义无反顾。”黄雪琴这样评价罗茜茜，从开始介入帮助她们，罗茜茜一直展现的都是积极、坚决的一面。即使在白天上班、晚上回复采访的那几日，她也没有流露过劳累和犹豫的情绪。有时她显然过于着急了，黄雪琴劝她要考虑压力，做好心理建设，罗茜茜只是回复，“好，我再仔细想想”。

后来另一位女生E退出举报的时候，她们都慌了神。E是唯一在性骚扰案件诉讼期内的姑娘，她的父母考虑她的学业执意不让她出面，对陈小武的侵权诉讼只能放弃。但她们彼此没有说破对此的忧虑，“我们知道对方都很担心，但是都不问，只是更快地推进（公开曝光）”。黄雪琴觉得她和罗茜茜是默契的，“我们相互扶持，一起解决（这件事）”。

黄雪琴更心疼罗茜茜。她觉得，罗茜茜没有对“战友们”表露情绪，她是自己消化了压力。她想实名站出来的罗茜茜心里还是有恐惧的，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错一个字，写错一个字，她都

担心会引起误解。

万淼焱则称罗茜茜是一个“伟大”的女性，因为她一边自己公开站出来发声，一边尽力保护相对柔弱的师妹们。

“之所以站出来，是因为我的内心已经很强大。”接受笔者的采访时，罗茜茜在电话那头爽朗地笑，她说过了 35 岁，自己的价值观和世界观都更加坚定了。

力量还来自她现在的母亲角色。“我是一个妈妈，必须强大。”母性本能让她自发挡在不愿实名的师妹们前面，保护弱小。疑似怀过孕的那个师妹尤其让她痛心，“她从反感，抵抗，再到就范，人生都被毁了。”

更重要的是，在她决定举报时，曾经的遭遇已经不再让她恐惧。近几年，险被陈小武性侵的罗茜茜向朋友们打破了沉默。最早是在三四年前，她和闺蜜袒露了，她又又在大学舍友的微信群里公开。后来一个师兄来美国工作，她很“随意”地在吃饭时抖出了事情。师兄也是陈小武的学生，他听得“惊掉了下巴”，罗茜茜在一旁哈哈大笑。

一次次“说出来”，让罗茜茜发现，自己对陈小武的怨恨越来越少。13 年前，她只把这件事告诉了父母和当时的男朋友。男朋友也是陈小武的学生，他陪着罗茜茜进进出出，保护她不再被陈小武骚扰。

之前的沉默，除了顾虑学业，也因为害怕被笑话，“其他人可能会想，你都被性骚扰了，就退学吧”。罗茜茜曾做过激烈抗争，意图未遂后，陈小武开车送她回家，他安抚她不要将事情声张，她不发一言。后来她找了院系领导，提出要将学业从“直博”转为“硕士”，做无声的抵抗。陈小武觉得她“刚烈”才罢手。但她随后就遭遇了找导师签字受阻等报复。

“事情怎么会发生在我的身上？”黄雪琴理解罗茜茜的疑问。多次深入交流后，黄雪琴看到了罗茜茜曾经的伤疤：她一边帮陈小武工作，一边偷偷考托福，想要逃离陈小武。最灰暗时，罗茜茜晚上睡不着，白天就像行尸走肉，走路费劲，幻听幻视，天天都哭。

罗茜茜说不清自己心里的恐惧是什么时候驱散的。可能是丈夫对自己的“改变”。她的丈夫是美国一所大学的博士毕业生。“他不会惯着我，而是说他能做的，我为什么不能做？”丈夫希望她更坚强和独立，久而久之，罗茜茜身上长出一股“强悍”的劲儿。决定举报时，丈夫对她说，“你可以勇敢地说出来，我为你骄傲”。

职场的工作环境也有浸染。她是程序员，20 多人的项目开发组曾经只有她一个女性，她每天拍着桌子大声和男同事争论，“越来越自信了”。那个曾经“软弱”的女大学生的性别角色逐渐被遗忘。“我现在越来越彪悍了，惹人我最厉害。”一个本地华裔的群里有人发表不当言论，群友们就四处找她，“把茜茜叫出来怼他”。

她现在可以轻松的分析陈小武的行为模式，“他不是性别歧视，而是对弱者有歧视”。陈小武已经被剥夺了一切权力关系，罗茜茜开玩笑，“现在他想骚扰人家，马上就会被打耳刮子的”。她曾听到一个女生分享给她的录音，疑似陈小武的骚扰现场，男声说，“你要乖，你乖的话待遇才会和别人不一样”。

罗茜茜的微博现在有9千多个粉丝,她想,以后可以当成一个帮“弱势”的研究生发声的平台。

罗茜茜说,她们将陈小武和女学生喝交杯酒的照片提供给北航纪委,被问询时,陈小武辩称“是她们逼我的”。她希望,导师们以后不要再拿女学生的长相和私生活开玩笑,她们也不应该再充当陪酒的角色。

黄雪琴

黄雪琴清瘦、娇小,留快及肩的短发。13日晚“听我说”的现场,她穿浅蓝色衬衣、旧牛仔裤和一双黑色长靴,站在舞台中央。一开场,她用带广东腔的普通话说道:我是一名记者,平时的身份是采访别人,站在这里,讲自己的故事,真的很不适应。

黄雪琴:被性骚扰后,别再忍了。视频/腾讯新闻听我说

<https://v.qq.com/x/cover/h3zw883qr0k9vds/g0533msub4c.html>

开始她有些局促,说到“采访别人”时磕巴了。慢慢地,她越说越流畅,声音温柔但有力,压抑着语速,“让我不适应的角色还有,性骚扰当事人,‘罗茜茜代理人’”。

罗茜茜事件发酵最热时,笔者曾试图请她详细披露担任这两个角色的细节,黄雪琴拒绝了。当时数十家媒体排着队要采访罗茜茜,黄雪琴负责对接。罗茜茜黑白颠倒,疲惫不堪,黄雪琴主动帮她分担应对媒体的压力。

更重要的是,她担心把性骚扰受害者直接推给媒体,可能让她们在舆论燥热时遭遇二次伤害。先例是2016年6月爆出的暨南大学一位女生在媒体实习时被广州某记者“诱奸”的事件。事实尚各执一词时,公众已开始窥探这个女生的隐私,她有纹身、有过数次开房记录的细节被暴露,舆论开始转向“男记者不对,女学生也活该”的论调。

这些言论让黄雪琴气愤和寒心。她也陷入过类似险境。六年前,一次出差任务中,一位男领导以一起赶稿为由进入她房间,逐步靠近,直到他把手放到她大腿上,在低头写稿的她才恍悟。

亲身经历让黄雪琴理解,涉世未深的女生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性骚扰情境中为什么会“脑子宕机”和“不勇敢”。性骚扰往往发生隐蔽、瞬时,取证困难,如果公众对性细节无尽地猎奇和围窥,“骚扰”可能就变成了“自愿”。

黄雪琴不希望还没做好准备的女孩们直接面对媒体。这位辗转换过几份媒体工作的记者甚至拟了一份“接受媒体采访应注意事项”,提醒她们如何保护隐私。

一个有数百万粉丝的自媒体想联系罗茜茜做采访,黄雪琴提议拒绝,“这个公众号追热点,价值导向有问题”,她担心罗茜茜“被消费”。

罗茜茜信任黄雪琴。第一通电话里黄雪琴对她提出的质疑,让她觉得黄雪琴是一个认真的记者。等到她把黄雪琴拉入“水果硬糖”群,提供了录音等证据后,“她才真正敞开自己的内心,

接受了我”。

随之而来的是黄雪琴对她们无保留的关心。黄雪琴经常和罗茜茜分享自己的性骚扰遭遇和调查被性骚扰的女记者群体的经历，这被罗茜茜视为“心理建设”。她觉得黄雪琴也是一个“义无反顾想推动反性骚扰的女生”。

在近 3 个月里，为推动此事，黄雪琴写了 100 多个文档。她对罗茜茜的实名曝光文章提了数次建议，罗茜茜删去了言辞激烈的用语。“水果硬糖”群的成员都同意公开曝光后，黄雪琴主动寻找了万淼焱律师，请她帮忙把关法律风险。

万淼焱觉得黄雪琴沉稳，有行动力，甚至隐忍。黄雪琴要求自己保持节制和距离，罗茜茜越是义无反顾和勇敢，她就越要谨慎。她称自己是抑制了“做新闻的冲动”，如果她仍是记者，为了报道她也想问尽细节，例如“她们被陈小武熊抱了几秒”、“陈小武的手放在什么地方”。

但作为反性骚扰的推动者，她警惕对此的相关描述滑向猎奇和低俗。2016 年，为了声援那个女实习生，她扛着摄像机走进暨南大学的校园，有男生笑着问她，床上的过程只有“三分钟”，是不是那个男记者“那方面有问题”。

曝光性骚扰要遭遇的阻力和风险还不止于此。为了告诉公众为什么女生在那种情境下无可奈何，她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找了两家媒体刊发，都被拒绝了，理由是这样的文章会损害同城记者群体声誉。

她只能把文章发在自己的微信公号上。那个男领导发现了传播的文章，打来电话。黄雪琴盯着电话屏幕不敢接，尽管当时男朋友正陪在身边。

在成长过程中，黄雪琴并未体会过性别差异导致的区别境遇。她的父母一向尊重她的意见，家务也是男女都分担，她洗菜，哥哥就要拖地。遭遇性骚扰和揭露性骚扰的失败才让她意识到一种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来自权力的落差，“即便到了现在，男性的经济权力和职业权力都远远高于女性，于是孕育了那种随时准备脱裤子硬顶上的权力关系”，黄雪琴说。她原以为，自己和男领导间的正常工作交流都是基于新闻专业主义，为什么她要被性骚扰？做了记者群体性骚扰调查，深入接触北航事件后，她更明确，从高校到职场，性骚扰的本质是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万淼焱

女生 E 退出时，万淼焱自发承担起了引导团队的职能。她觉察到，当时罗茜茜很低落，黄雪琴也没有辙了。

万淼焱今年 42 岁，比“水果硬糖”群里的其他女性都年长。她给姑娘们打气，只要有事实，根据教育部的师德“红七条”和北航的教职工规范，要处理陈小武并无难度。

万淼焱是团队里的“定海神针”。行动每推进一步，黄雪琴都要问，“万律师你觉得呢”，回复如果是“好”，黄雪琴会觉得更有力量。

2017年11月中旬，黄雪琴联系了她。听到“性骚扰”三个字，万淼焱首先回复，“要找到证据太难了”。但等她审阅完证词和录音证据，初步判断性骚扰事实成立，她立即同意提供法律支持。

“作为女律师，我很清楚，在性别平等上，女性通常是弱势的一方，必须要为自己发声，争取权利。”万淼焱称。

“她从法律层面打消了我的顾虑。”罗茜茜说，尤其是万淼焱花了一周时间，梳理了中国自上世纪80年代末出现“性骚扰”概念后的制度演进，对她们起了“坚定意志”的作用。

万淼焱又对女生们提出，这一次罗茜茜的实名站出，应该起到比之前类似事件更好的作用。她指的是2014年厦大吴春明“诱奸”事件和2017年底南昌大学国学院副院长“性侵”事件。2014年，律师李莹呼吁厦大可以率先建立高校性骚扰防范机制，但这样的声音湮没在公众对举报人的窥探中，“而南昌大学的事太着眼于抓住一只禽兽，性侵的细节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

中国高校近年频繁曝出性侵、性骚扰事件，社会的容忍度不断降低，万淼焱认为，对此的公共认识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

建立机制，保护女性免于受害——这是万淼焱一贯的司法呼吁。她原本是一个商事律师，自从2013年担任李彦的辩护人后，开始介入女性议题。

李彦是四川资阳的一位家庭主妇。2010年11月3日晚，她用火药枪枪管多次击打丈夫谭某头部致其死亡，随后对其分尸。李彦一审被判决死刑，这一结果引发争议，数百名法律人士及专家联名发表公开信，认为李彦曾长期遭受丈夫情节恶劣的家暴，罪不至死。

“李彦曾经尝试过在法律范围内的多方挣扎——曾试图离婚，也向公安机关报过案，向居委会、县妇联求助过。可是这一切努力，最终都因反家暴法律机制不够健全而未能让她获得实质性的帮助”。为李彦辩护时，万淼焱如是说。2015年4月，李彦二审改判死缓。

“女性缺乏的不是勇气，而是支持。”万淼焱认为，在性骚扰问题上，也是因为缺乏相关法律法规和实施细则的联动机制，才使得无数女性只能沉默。

随着讨论深入，“水果硬糖”群的诉求更加明确：不止追究解决陈小武的个案，只有出台有效的反性骚扰机制，才能减少性骚扰事件的发生可能。

“自我觉醒的女性更有力量”，万淼焱经常对“水果硬糖”群的女生们说。她也鼓励黄雪琴和罗茜茜公开走向媒体。罗茜茜还不习惯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新闻标题里，“像大字帖，有压力”。黄雪琴在“听我说”做的那个演讲，本来是想邀请罗茜茜出现在镜头前，但她拒绝了，黄雪琴被“赶鸭子上架”。

万淼焱鼓励了黄雪琴很多次，“你是职场性骚扰的受害者，罗茜茜是高校性骚扰的受害者，你们可以鼓励更多的中国女性站出来”。

1月11日深夜，北航宣布，撤销陈小武的教师资格等，并会研究推进相关防治性骚扰的机制。万淼焱第一时间对比了此前厦门大学、南昌大学的类似处理公告，北航是提出设立机制的首例。

“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她向罗茜茜打字时眼眶湿润了。

这个深夜，“水果硬糖”群里“像过年一样”，姑娘们互相祝贺——有人说“大获全胜”，有人感叹“百感交集”，还有人从冰箱里拿了一瓶啤酒“庆祝一下”。

“一个人很容易被各方面的力量打倒。但是（组成）一个团队，就会有更多勇气。”罗茜茜说，对于这样的结果，每一个女性和她们发出的温和但有力的声音都必不可少。

沉默的女生 C 们

罗茜茜现在想说服“水果硬糖”的其他姑娘们实名站到公众面前。她觉得这样对于还保持沉默的其他受骚扰者，是一个正向的鼓励。

北航和教育部都承诺建立性骚扰的防治机制后，罗茜茜改变了此前警惕媒体的想法。变化也在其他成员身上发生。女生 B 最近和她恢复了联系，去年 10 月 31 日，因为担心遭受陈小武的报复，她在提交了录音证据后退出了举报行动。还有刚生完孩子的女生 F，当众人在焦急等待北航的调查结果时，她对罗茜茜说，自己也可以像她一样实名站出来。

但在这场追问陈小武的行动中，仍然有一直沉默的声音。比如女生 C，在被拉入“水果硬糖”群后，她做了简单寒暄，就一直没有发言。还有另一位疑似被性侵怀孕的女生，在一封公开信中，罗茜茜安慰她，被陈小武胁迫而发生性关系，是强奸，她仍然不敢发声。

即使中国社会正在兴起反性骚扰的声浪，黄雪琴知道，依然有许多让女性不敢站出来的阻力。最近，有一位女记者给她发来一张照片，告诉她自己也被性骚扰过。但是她只敢把黄雪琴当作“树洞”，不敢公开，“她觉得没有人会相信她”。

“即便是平日里善于发声、掌握更多话语权的记者群体，也显得相当无助。”黄雪琴发动的女记者性骚扰调查中，少有女记者敢于像她一样向公众自揭伤疤。原因有种种，有人被性骚扰后辞职，进入了氛围古板的事业单位，觉得不宜公开；有人忌惮丈夫思想传统，被性骚扰“毕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还有女记者的婆婆给黄雪琴打电话，骂她“你自己丢脸就好，别拉我家媳妇”。

遭遇的误解还来自亲人。看到黄雪琴公开自己被性骚扰的经历，有亲人质疑她，“对于女人的名声，（写出来）是坏事”。黄雪琴不解：做错事的明明是对方，为什么要女人来承担坏名声？对方又劝她——“为什么要你来做？枪打出头鸟”。

罗茜茜也遭遇了类似诘问。陈小武的家人曾打电话威胁她的母亲，母亲担心地问她，“有那么多受害的女生，为什么非要你一个人实名站出来？”12年前，罗茜茜告诉父母陈小武的行径，他们劝她为了学业“忍下去”。

“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罗茜茜说自己欠师妹们一个迟到的道歉。”黄雪琴在说，“我理解”。“因为曾经的我也是如此，遭遇了性骚扰后，选择了退缩，闭嘴，离开，以为沉默是自我保护”。后来她知道，那个单位里其他不堪忍受性骚扰的女性也陆续辞职。

沉默对于被性骚扰的女性也意味着痛苦。2017年，黄雪琴到新加坡访学，和其他国家的女记者说起自己被性骚扰的经历，边说边哭。随后她开始调查女记者群体的性骚扰情况，并开始在公开场合讲述自己的经历。

在“水果硬糖”群里，她以自己的经历鼓励女生们，“讲述得多了，二次伤害更少了，自己内心也更有力量”。

“罗茜茜的实名举报，我的调查，不仅是为了曝光实施者，为了更多人免遭毒手，还是一种自我的救赎。”灯光打在黄雪琴身上，她表情平静。

在目前阶段，还有很多中国的女性像 C 一样沉默着。她们就像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照片上的那只不知归属的女人的手臂。它的主人没有像艾丽莎·米兰诺等女性一样露出她的脸。

(二) 对外经贸大学薛原事件 (2018. 1)

事件梳理

2018.1.11 知乎上的举报信

《如何看待针对对外经贸大学统计学院薛原教授实施猥亵及长期性骚扰的举报》

来源：知乎

原文链接：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65406739>

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 我是一名北京在校大学生，有一件事在我内心积压了一年，一直不敢说也不知如何说。最近北航陈小武教授的性骚扰事件，我一直很关注，爆料姑娘的勇敢和北航官方的正面回应给了我今天站出来的勇气。现在，我要举报对外经贸的薛原：对外经贸大学-统计学院-数据科学系副教授，曾将我诱骗至其宿舍进行猥亵，且事后对我进行长期的性骚扰。

2015 年冬天，薛原通过某北京高校微信群加我好友，并备注是对外经贸大学老师，出于对老师的信任，我便通过了！之后就频频找我聊天，多次提及其感情不顺，以此引入话题拉近关系。

2016 年初，也就是两个多月以后，薛原以雾霾天赠送口罩为由头，以朋友的名义约我去对外经贸。本以为只是去他办公室，去了才知道是薛原在对外经贸大学旁的宿舍。进屋后他便关上门，让我自己看会儿电视他找口罩，但很快他就坐到我旁边，说其实只是想跟我独处一段时间，说自己有男人的欲望，说我还小不懂但他懂，说着便开始动手动脚，我极力反抗，他一边按住我的手，一边说自己只是太喜欢我了所以想亲我一下，我大声叫喊后，大概是害怕邻居听到，他终于停手，说他只是一时激动，其实并没有真想对我做什么，想好好找个人谈恋爱，在我迟疑之际，他突然开始扯我衣服，并捂住我的嘴实施猥亵！挣扎中还将我的毛衣撕破（后面有聊天记录截图为证）。

事后，薛原频繁联系我，进行安抚，大致说了以下几点： 1、他说我初来乍到，在北京无亲无故容易被骗，需要人引路，而他可以做我的引路人。并表示他跟我们学校很多老师有交集，只要我不把事情说出去，他可以利用他的人脉为我提供其他学生不可能得到的资源，例如可以提供公费出国进修的机会等。否则，他也有能力让我刚刚开始的大学生活变成噩梦。2、他在学校怀才不遇，领导不仅愚蠢而且妒才，不给他出去历练挂职的机会，所以长期的内心压抑，加上单身的原因，才会如此冲动。 3、他说外经贸的一些院领导与多位女学生长期保持不正当关系，比如某外院的院长，这在学校都是公开的秘密，我刚进大学，还不熟悉这些潜规则，但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在我之前，他还曾与某卫校的未成年女生发生过性关系！他的这些话，让我这个初来北京的学生不知所措，本想着这件事情能渐渐平息下去，没想到他之后却变本加厉，骚扰的更加频繁和露骨，我气愤之下删除了他的好友，但很快就被他发现了，发手机短信质问我为什么删除他，并威胁我不要耍花招，我因为害怕就只能再

次同意加回。

2017年5月份，薛原又突然来我学校找我，说可以提供一个出国的机会给我。我没有理睬。几天后，薛原再次微信骚扰我，再次以出国机会为诱饵，他说可以帮我弄个外交官的身份出国，说希望我珍惜机会。微信中，他还不断以露骨的语言细致描绘他意淫的性爱之事，说如果有机会，他能让我疯狂，并给我发了一张他自拍的下体照，展示自己所谓的男性魅力！说自己下体很大（发后又撤回，聊天记录有提到）。我实在不堪其辱，就骂了他。

这大半年，我每天都处在担心害怕中，担心他会阴魂不散，害怕他会胁迫报复。那张他下体的照片虽然被撤回，但每每回忆起，还是又害怕又恶心。2017年12月29日，我在朋友的陪同下去了对外经贸大学。希望对方能道歉和保证之后的不再骚扰，只希望终结这件事情，在贵校诚信楼的7楼和5楼，我遇到了统计学院的两位老师，打听得薛原正在美国参与一个跟商务部相关的项目，且要在美国待上1-2年。所以我现在只能选择像北航女生一样，以向各位老师和领导发邮件的方式来为自己讨回公道。

我已经在微博和知乎上上传了此封邮件。我不知道贵校或北京其他高校有没有女生有过类似的遭遇，如果有，我希望你们也可以像北航的女生们一样站出来，揭露薛原的丑恶行径，防止更多的女学生受到伤害。

因收件人较多，此邮件分两批发送，收件人包含对外经贸大学的校领导、各学院的领导、统计学院各位老师、北京纪检、中纪委、商务部、教育部。我相信对外经贸大学作为国内知名大学，一定能像北航对“陈小武教授”停职查办一样，严肃公正的处理此事。薛原这样的人如何能为人师表，商务部的外交官头衔难道可以作为教授侵犯女学生的筹码？！希望各位学校领导、中纪委领导、商务部领导、教育部领导能停止薛原现有在美项目，召回彻查！深夜发文，万望答复，谢谢各位领导！

以下是我邮件陈述内容的相关证据，请大家帮忙转发：







2018.1.12 对外经贸大学回应：学校已成立工作组调查

《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被指猥亵女学生，学校成立工作组调查》

作者：澎湃新闻记者 李延兵 实习生 蓝佳丽 李泽坤

来源：澎湃新闻

原文链接：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948210

针对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统计学院副教授薛原被指性骚扰女学生一事，1月12日下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纪检委工作人员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目前针对网络反映的问题已经成立专项工作组，正在进行认真核查，一旦查实，将依法依规依规严肃处理。

1月11日，一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统计学院原副教授薛原猥亵及长期性骚扰女学生的举报”热传。举报称，其是一名北京在校的女大学生，2015年冬天薛原通过北京高校微信群加其好友，并备注对外经贸大学老师，此后以感情不顺为话题与其拉近关系。直到2016年初，薛原以雾霾天赠送口罩为由头，以朋友名义约其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宿舍后，对其扯衣服进行猥亵，事后进行安抚。

微博认证资料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的@檀有志 通过微博发了一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纪律检查委员会对此事的回应，落款时间为1月8日，回应内容为，针对反映的问题，目前学校已经成立专项工作组，进行认真核查，一旦查实，将依法依规依规严肃处理。

回应中还提到，希望反映人能提供联系方式，方便及时沟通，以便加快处理进程。

1月12日下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人员向澎湃新闻证实了上述回复内容，并表示之后统一由学校党委宣传部回应。1月12日下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生会通过认证微博回应称，数日前学校接到举报后，就已经成立了纪检小组专门处理此事，请大家

耐心等待结果。

澎湃新闻查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官方网站, 薛原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统计学院数据科学系副教授, 美国佐治亚大学统计学博士, 曾在中泰证券证券投资部、商务部政策研究室工作。其所教授课程包括应用统计、应用统计软件、SPSS、SAS 软件、统计计算方法与 R 软件, 研究领域为高位数据分析与数据挖掘。

(三) 北大谢灿事件 (2018. 2-2018. 11)

事件梳理

2018.2.5 记者赵嗷嗷发文指控北大教授性骚扰

《当吻印在我的脖子上时，我才意识到被教授性骚扰了……》

作者：赵施年

来源：橙雨伞公益

原文链接：

<http://dy.163.com/v2/article/detail/D9SHIMJM0528B640.html>

如果不是北航教授陈小武被举报性骚扰的新闻撞到我眼前，我或许还以为自己可以忘记那个画面。

一个小个子中年男人，站直了不过到我脖子，在他够得着的地方印下湿热绵密的亲吻。他的双臂唐突地穿过我的大衣，在我的腰上箍紧。愈发粗重的喘息声让我猛然意识到，这个人已经起了生理反应。

而我就僵在原地，仿佛超脱出来从上帝视角俯瞰眼前的荒谬，被动等待一切赶紧过去，竟然没有推开他的力气。

蓄谋已久的性骚扰

事情发生在对方位于国内顶尖高校的办公室，我一共去过三次。

第一次是工作，我是记者，他是采访对象。像我跟我的大部分采访对象一样，我与他从那之后成为了朋友，联络不多，算朋友圈里的评论之交。他比我年长近二十岁，是一位教授、博士生导师，我将他视为值得敬重的前辈。

第二次见面已是一年之后。我男友是隔壁学校的外国留学生，毕业论文答辩那天我也到场。本来打算答辩结束就和男友一起顺道拜访，结果我男朋友熬完答辩就昏睡过去了，我便一个人去他办公室坐了坐，闲话家常，一切正常。

而第三次又隔了两三个月。病休之中的我遇到了一些困惑，四处寻人探讨，他热心地给我时间一叙，没想到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我刚才被性骚扰了。”我心慌意乱，给人在国外的男朋友发去微信。不一会儿，手机震动，拿起一看，却是那位教授发来：“你笑起来真的很美。”我不作回复，感到无比恶心。

回到家里，我歪倒在床上，艰难缓慢地试图理解刚才发生的一切。是的，我遇到性骚扰了。

对方是被我当成朋友的人，是一直以来对我友善的人，是一位有头有脸的科学家，可是，他做出了让我极度不适的举动。

我处在极度的震惊之中。我想不明白，他怎么会做出这样的行为？他有家室，妻子很美，且办公室就在他楼上。

我也曾经陷入对自己的质疑，难道我有哪里引发了他的误会？不，不可能有。首先我有公开的男友，三天两头在朋友圈秀着恩爱。

再者我匆匆而来，没化妆，没洗头，毫无“勾引”的意思。第三我与他见面的地点是在光明正大的学校办公室，在我到达的时候，学生助理就在门外。

仔细回想我才意识到，在最后起身告别时的骚扰举动之前那两个多小时的聊天过程中，他已经做了相当多的铺垫。

进校门的时候他在微信上叫我“傻丫头”，我坐下后他伸手给我把头发别到耳后，我专心讲述我在困扰的问题，而他多次打断我，拉过我的手抚摸，说让我“放松下来”。

从一开始到最后，并不是他一时欲念难抑，分明是蓄谋已久。

而让我自己感到消化不良的是，我并没有当面向他表示出我的愤怒。我当然有不适，可是我碍于礼貌，没有办法去打破那个友好和谐的气氛。

受害者反而付出代价

我反复找借口安慰自己“这没有什么”，告诉自己他是从美国回来的，比较开放，握握手没什么，极力避免自己“过度反应”，直到无可辩解的吻印到脖颈，喘息声震动我的耳膜。

到我和他一起走出办公楼，我所做的也只是离远一点、默不作声裹紧自己的大衣，仿佛能隔开什么似的。他居然还热情地邀请我下次去他家里玩，我只是笑笑，心里浮出一句话——“老死不相往来”。

无论如何，我知道错的是他，错不在我没反抗。被认识的人性骚扰会有一种深深被背叛的感觉，这不像是在地铁上遇到个什么陌生的咸猪手。明明把此人当朋友，结果发现对方竟然想揩油，置友谊于不顾。

更让我感到厌恶的是，前一次我去他办公室小坐时，他女儿就在我们旁边玩耍。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觉得，对一个孩子见过的人做出对不起家人的事情，似乎更加过分了。

但是，在我回过神来之后，我依然没有选择愤而“手撕”之。作为一个每天吞一把药维持心境稳定的躁郁症患者，我只想尽快把这个糟心的事情从我的生活里剔除，更没有任何精力和心力去与他撕扯。

还有一点，我采访过他，我还是希望他能安静地做科研，我愿意给他一次机会。

我把被他性骚扰的事情告诉了我的编辑，引发暴怒。在我“不撕”的要求之下，她们决定今后再也不对他进行采访报道，**还发了一封邮件警告他，如果再骚扰我就立即通知校方。**

而我男朋友却不受我的控制。白羊座的他向我要那个教授的电话，拧不过的我只好给了他。结果他从国外直接打电话过去，就在一个月之后来中国看我的一周行程里，加上了去跟对方谈谈的安排。

我很是惊慌。我男朋友下下个月就要在国外入职，我担心他一冲动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整出什么幺蛾子。

对方是顶尖大学的教授，社会关系我们不知深浅。而我男友是外国人，跑到对方地盘去，万一起了什么冲突，留下不好的记录，无论是丢工作还是无法入境中国，对我们都是承受不来的损失。

无奈之下，我背着男友向他父亲求助。男友父亲曾经在中国工作多年，了解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他安慰他将与我男友一同前来，找机会说服他。

看，我们这边明明是受害者，却要付出这番折腾的代价。等到男友和他爸爸来到，他们在饭桌上争执起来。为了让事情解决，我咬牙拨通了我再也不想有半点联系的那个教授的号码。

当时是夜里将近 0 点。对方开口客气疏离，仿佛不认识我一样。我努力镇定着对他说，“上次见面的最后，您所做的行为对我来说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那边立即挂断了电话。真是怂极了。

骚扰仍未停止

我的生活归于平静。只是没有想到，事情过去将近一年，早已将他从微信好友中删除的我收到了他的好友申请——南飞的北雁竟然让他胆敢对我说“想到了你。”

当时我正从医院复诊出来，阳光大好。“不要再打扰我，除非你想被曝光办公室性骚扰的事情。”我回复了这么一句，把他加入黑名单。

就这样，好像一种自我保护机制，我再次迅速把他从脑海中删除，直到北航已毕业女博士罗茜茜举报陈小武的事件在网络上铺天盖地。

读着新闻报道，我加载回这段不快的记忆，突然间产生了一个可怕的想法。

我并不想恶意揣测什么，但却忍不住会想，**他是否曾经将手伸向办公室隔壁实验室里的女学生？如果有女生遭到了他的性骚扰，她们比我可是要无法保护自己得多。**

好在，职业习惯让我把他给我的微信、回给我男朋友的短信、通话记录等一切记录截图留存，一旦我了解到他对自己的学生有任何侵害，我就会提供所有证据和她们站在一起。

现在我已经开始调查，希望有所发现，更希望一无所获。

2018.7.26 赵嗷嗷旧文重发，指出性骚扰北大教授为谢灿，声援 MeToo

《关于北大教授谢灿：当一个生猛的女记者遇上性骚扰，她为什么没能反抗》

作者：赵嗷嗷

来源：微信公号“走夜路唱歌儿”，此号已被封

备份链接：

http://news.ifeng.com/a/20180726/59424914_0.shtml

写在前面的话：

最近频繁看到有人质疑受害者为啥当时不反抗，为啥那么“怂”。为此，赵嗷嗷想说出她的真实经历。作为她的好朋友+同事，见识过她的生猛，她曾可以因看不惯对方行径在现场公开怼，从不看重什么权力关系，去做过同志同妻公益志愿者。即使如此，在遇到性骚扰的那一瞬间，她也僵住了。作为女权主义者的她尚且如此，更别提让女孩们当时立刻作出反应有多不容易。这是今年2月赵嗷嗷首发在女性权益平台橙雨伞（微信号：chengyusan666）上的文章。我想，作为记者，被自己的采访对象性骚扰，这绝对不是唯一的案例。旧文重发，希望以自己的故事声援#MeToo

（旧文长图，见前面事件经过 2018.2.5 原文）

哦对了，这位教授的名字叫谢灿，是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的教授。

文/赵嗷嗷

嗷嗷写在最后的话：

看到多篇实名举报性骚扰/性侵犯的文章，我真的感慨于姑娘们顺畅的文笔、清晰坚定的思维。

真的是到了中国女性发展到如此优秀的时候，她们才有力量试图保护自己一点点，才能对抗腐朽男权的恶意侵袭。

我的父母从来不因为我是女孩而“规范”我什么，我们唯一爆发冲突是在我想独自去不知名国家 gap year 的时候。我妈说了句当时让我失望的话，“如果你是男孩，你想干嘛就干嘛，我完全不会管你。”这是一个一向主张性别平等的母亲迫于社会环境的恶劣对女儿的保护性压制对待。

我希望未来的女孩父母们不要再负担额外的担忧，我希望未来被拴起来的是那些禽兽豺狼，而不是被迫剪断翅膀的女孩。我希望未来我的女儿我的孙女听到我当年的经历感到困惑不解，我希望她们拥有整个世界。

和你聊天的是谁？

林婷婷和抑郁同游/Feminist/关注家暴性侵等议题/热汗运动和厨房爱好者/隔三差五画个画/还想做调查的码字狗

赵嗷嗷和躁郁共舞/Feminist/关注同志同妻等议题/音乐剧爱好者/唱歌跳舞小能手/特稿记者

2018.8.7 赵嗷嗷公布更多谢灿性骚扰的证据

《北大谢灿性骚扰女记者事件证据说明之一》

作者：赵嗷嗷

来源：微信公号“走夜路唱歌儿”，此号已被封

备份链接：<http://www.360doc2.net/wxarticlenew/787629632.html>

大家好，我是《关于北大教授谢灿：当一个生猛的女记者遇上性骚扰，她为什么没能反抗》一文的作者赵嗷嗷。让大家久等了。

说实话，我没有想到那篇文章会引发这么大的关注。这里是我和朋友的佛系个人公众号，原本只有 100 多个粉丝，以往在这里发东西就跟写日记差不多。

发文的时候我正在广东出差，暴雨把我困在房间里刷手机。当时“米兔”刚刚开始，网上冒出很多声音，质疑出来发声的性骚扰/性侵受害女生为什么当时不反抗不报警。我立刻想到自己的经历，觉得有必要把我以前在公益平台写的那篇文章搬出来，分享一下我这样平日很果敢很猛烈的人在遇到此类事情时都会懵掉冻僵的事实。

指名道姓地说出谢灿也是个偶然。当时朋友在后台操作，我看着网上发布的米兔大陆版名单，觉得应该去贡献一个提名，就在临发布时跟她说了一句：“对了，实名吧。”

现在看来，这个决定非常正确。截止目前，已经有谢灿学生、谢灿学生男友等人与我联系。经过电话沟通，我确有女生遇到的情况比我的要恶劣得多。

还有很多理智的朋友在评论区呼唤证据。请体谅我当时正在外地工作，回来后争分夺秒赶稿，连熬了三天三夜，到现在才有时间整理相关证据。

在那篇写于今年 2 月的文章结尾，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一旦我了解到他对自己的学生有任何侵害，我就会提供所有证据和她们站在一起。”

现在，时候到了。

几点说明:

一, 本文是对前文的补充说明和实锤印证, 所以如果有朋友还不了解大体情况, 麻烦你先点此阅读一下前

二, 性骚扰事件发生在 2017 年 2 月 17 号, 事发当场没能留下照片和视频。首先, 我跟他见面的时候完全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所以没有进行任何防备和取证准备。其次, 监控之类的问题应该要去问北大, 因为性骚扰事发地是位于北大金光生命科学大楼的谢灿办公室。

三, 作为一名时常需要查找信息的记者, 我一直有着对聊天进行屏幕截图和图片备份的习惯。

我先后使用 360 云盘和 Google Photos, 手机里的图片会自动备份到网盘, 而且下载回来之后, 它们会显示出原本的日期地点等信息。这为我保存下来不少证据。

从 2017 年 2 月至今, 我更换过几次微信头像, 截图里出现了我不同的头像, 分别是以下几个, 请大家辨识。

这是我这次出差刚换的。

之前好像是这个蓝色的。

我还用过我家狗和它的熊作为头像。

截图里最早出现的我的头像应该是类似这样的, 反正穿这身衣服。

谢灿似乎也更换了头像。但是我已经将他拉黑, 没有显示出他的最新头像。在去年年底之前加他的人应该都记得他原来的头像是这样一个圈。

认识他的人可以通过他的微信号末尾和手机号码末尾来确认一下。

在此顺便声明: 我在文中不会泄露谢灿除了在学校官网上已经公开的照片、邮箱等信息之外的更多个人联系方式。

四, 我已经连轴工作很久了, 现在还很疲劳, 所以接下来我只能流水账叙述事实, 文笔什么的还请

五, 作为记者, 我为自己的职务稿件负责。作为公民, 我为自己的言论负责。作为公号作者, 我对此文负法律责任。

六, 本文相关证据我也会一并提交给北大纪委、师资人才办办公室等相关单位。

【多图预警】前因后果流水账开始：

2016 年 12 月 18 日，我作为记者到北大对谢灿进行采访，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采访地点就是他位于北大生科院的办公室。

由于我的报道需要细致，需要采访对象敞开心扉讲述自己的故事，与采访对象建立友好信任的关系是我的半个职业需要。因此，我在工作之后与采访对象成为偶有联系的朋友也是非常常见的事情。

当天我对谢灿的采访也进行得也比较顺利。他是北大博导，比我年长 20 岁左右，我将他视为长辈。

我对自己的感情状态从来不藏着掖着，在那次采访时，他也就知道了我有男朋友。



从图片信息看，下面这是 2015 年 12 月 18 号采访后谢灿与我的微信对话。我当时随手截下这个图应该为了发给男朋友嘚瑟，让他看他“非常幸运”。



稿件完成之后我就继续进行别的采访报道工作，跟谢灿的交流主要是不时在朋友圈点个赞评个论什么的。随便找到几个例子，这是我去湖南出差的时去云南工作的时候。



从我同事发给我的 2016 年 7 月我在群里闲聊提到谢灿的聊天记录看 (由于手机只有 16G 我经常删群记录)，那时他还偶尔找我聊个天。



谢灿在我面前一直表现得非常弱势非常受欺负。在采访时他就告诉我，他妻子 (也是北大生科的老师) 在学院比他位置高，他收入的大部分还要支付给在美国的前妻和儿子，然后说自己顶着压力坚持自己感兴趣的冷门课题，在北大很久不出成果，没有地位 blah blah。所以我对他还是比较同情和尊重的，觉得他不容易。

之前谢灿和清华张生家的抢发学术成果争端闹得沸沸扬扬，他很忌讳那个事。那本来也不是我当时的采访内容，我也从来没有去问过他。

后来是他自己主动跟我提起，说起那件事情有内幕，受制于饶毅等大佬，希望以后通过我把实情公布于众。

说实在的，现在回头看看，他难道不是那次事件的受益者吗，我也不是很明白他委屈啥。这是另一个话题了，我了解不多，不跑题了。

总之谢灿在我面前建立的形象就是一个温良无害的、不爱争名夺利、内心纯粹有所坚守的科研工作者，这也是我信任他的原因。

我与谢灿的第二次见面是 2016 年 12 月 16 日，我采访他一年后。那天上午我男朋友在隔壁清华参加毕业论文答辩，他和一个师兄一起提前半年毕业。

我坐在清华的校园里，想到离北大那么近，就发微信跟谢灿打招呼，说好久未见之类的。他之前就邀请我和我男朋友一起去他办公室坐坐喝咖啡，那天我就跟他说好和男朋友一起去找他聊天。

从网盘页面能看出，我跟他微信对话时在清华的校园里。



当时截图应该也是发给男朋友询问他下午可否同去。



我男朋友答应了一起去，结果他为了准备毕业答辩熬了个通宵，中午结束吃完饭回到宿舍就睡着了。为了不失约，下午我就自己去了谢灿办公室。

那次见面就是朋友之间的正常一叙。他的办公室搬了一次，还在生科大楼里，是从 3 楼搬到 4 楼还是从 4 楼搬到 3 楼我不记得了。他的女儿也在办公室里（后来知道那是他妻子的女儿），我就坐那跟他闲话家常，跟小姑娘聊几句。他给我介绍他新办公室的布置，他给孩子制作的生态箱子之类的东西。

那次见面到最后，他还让他女儿给我们拍了合照。从图片上能看到墙上挂着小女孩的外套。他办公室分里外两间，外间坐着学生助理，我们采访见面谈话都是在里面，门都是关着的。他主要是坐在桌子对面，拍照时过来我旁边。

不知道为什么图片定位到了清华，可能是因为生科楼就在北大东门附近，离清华太近吧。



从他办公室聊完出来我就又在北大东门跟我男朋友汇合，然后一起去别的地方。这次见面也让我对他更加没有戒心，没想到下一次见面就发生了性骚扰。

那是3个月后，2017年2月17号。我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了一连串的事情，很气愤烦扰，当时身体也不好，四处找朋友吐诉。

在跟同事和一些朋友聊后，我又想到了谢灿，他一直跟我说他多么孤单地坚守自己的课题，我觉得他作为前辈，能够给当时的我一定的指导。大概是那天中午，我给他发微信问他是否有时间，我有事想去他办公室找他，他立刻回复让我下午过来。

要去见谢灿这件事我是告诉了男朋友和好朋友的。男朋友还开玩笑说我去跟谢灿吐槽他。



我当时还很感谢谢灿。可能也因为如此，在他对我进行一些不合适举动的时候，我完全无法消化过来。以及我太沉浸于自己的事情，对于他不轨行为的蛛丝马迹，我未曾及时注意并加以警惕。

我在下午4点半左右到达北大，没跟门卫说清楚，绕了一大圈。我给谢灿发微信说迟到，我有印象谢灿当时给我微信回复里十分亲昵地叫我“傻丫头”，然后他亲自下楼来接我。当时我也没太在意这个，勉强理解为没有什么用意的称呼吧，也没有留下截图。

到了谢灿办公室，我还是在靠近门口的椅子坐下，他坐在桌子侧面，给我倒水沏茶。我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我遇到的各种烦心事，光是在开会时我对一篇报道有意见的评报录音我就给他放了两遍。

放两遍是因为，那时我就感觉到，他根本没有认真在听。在我激动地吐诉我的不爽的时候，他有一些小动作，先是挪到我旁边靠近我，伸手给我把头发别到耳后，然后在我诉说我的事情时，他突然一只手拉起我的手，另一只手抚摸我的手心。

他一边摸我的手还一边解释，说他要故意打断我，让我不要一直沉浸在愤慨的状态里，通过抚摸我的手，来让我放松。我虽然感觉不适，但当时的情况下也不好说什么。

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一个性情比较刚烈的人，对很多问题也比较较真。当时我在谢灿办公室一股脑说我的烦恼，我记得他说了一句话，大概意思，“我又没有反对你，你不用这么激动”。当我结束了我的长篇吐槽闭嘴喝茶，说了句“whatever”，谢灿很高兴，他对我说，感

觉我终于像个“小女孩”还是“女大学生”的样子了，具体措辞我记不清了。

他似乎对他的摸手疗法沾沾自喜，说让我不要总是绷得那么紧。他说我每次在他面前都像个战士，让他觉得“只可远观不可近褻玩”。我当时听了很不好意思，觉得我只顾着说自己的事，对谢灿的态度不好。

他的这些铺垫都是我在事情发生后回想起来才意识到。从我第二天凌晨截的图来看，我在他办公室时给他发了好几条报道的链接，完全在专注地讲这些事情。所以我当时完全完全没有顾上，而且基于朋友的关系，我也不会去贸然怀疑他。



到最后告别之前，我都还可以说服自己谢灿没有做出什么出格的举动。当时还是冬天，我起身准备走，已经套上了我的大衣，大衣扣子还没扣。那个时候，我和他拥抱了一下，表示感谢和告别。

是谁“发起”的拥抱我不记得了，我并不想直接赖到谢灿头上，因为跟朋友告别时拥抱这个行为对我来说也是十分正常的。

我尊重不同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对我个人而言，我并不是信奉“男女授受不亲”碰了一下手就要死要活的人。谢灿在美国多年，我也是留学海归，对我来说朋友之间大方的拥抱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那个朋友间正常的轻轻拥抱之后，他确实确实对我进行性骚扰了。

我记得在那个友好拍拍肩膀的拥抱之后，他突然把手从我的大衣下面穿过去，环住了我的腰。我当时里面穿着一条黑色的毛衣裙，是比较修身的，他的胳膊就紧紧搂在我腰上，箍紧。

那个时候，他对我说了一句：“现在我要不正经一下，你很漂亮。”

我特么整个人都懵掉了。我就眼看着个子矮小的他贴在我身上，自我陶醉地发出粗重的喘息，然后还开始亲我的脖子。

据说我当时的呆滞状态是一种生物的自我保护机制。我完全没有办法应对这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不敢反抗，只是僵立着等待这个荒唐的段落结束。他搂紧我，从他的蠕动我感觉他起了生理反应，我更加不敢动。他亲了一会我的脖子，我不知道多久，也许一分钟、两分钟，然后放开了我。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走出北大校门的。我记得我裹紧自己，不想跟他纠缠，只想赶紧脱身。他和我一起出办公室，一起下楼，一起走到校门口。出去的时候我特地看了一眼，学生助理已

经不在座位上。那时应该是 6 点 50 分左右，学生助理下班了。我觉得谢灿对这个时间是有把握的。

谢灿显得兴高采烈，一直跟我说什么下次来家里玩呀之类的。我感到一阵恶寒，心里想，我再也不会让他有机会见到我。

走在回家路上，我慢慢消化刚刚发生的事情。这件事对我来说有些难以接受，甚至不敢相信是真的。我不敢相信我一直信任和尊重的前辈居然会这样做。

我反复去想反复去想，直到我确定他的确是做了不合适的事情，的确是性骚扰。再开放的朋友行为也不应该包含性意味浓厚的贴身亲吻脖子。

当时我男朋友已经去了国外，我在路上开始给关系要好的同事发微信讲述刚才的遭遇。以下截图由我群里的同事提供。



我超多钱的同事从网上搜了一张谢灿的照片。





当时我的想法是躲避谢灿。那个时候我整个人兵荒马乱，在谢灿那里可以说受到了很大惊吓，根本没有力量去面对和跟他算账。

我很害怕面对更多的纷扰。与此同时，我是记者，谢灿是科学家，是北大教师，以后工作很有可能还需要我去采访他，我不敢跟他撕破脸。

回到家之后，我收到了谢灿的微信。他对我说，“你笑得真好看。”我不敢跟他明着翻脸，不记得当时我是不是故意提及我爸。



我把这个事情也告诉了男朋友，我男朋友却不愿意就这样放过他。他 3 月初要来北京，他打算到时去会一会谢灿。



我当时特别担心我男朋友冲动做出什么事，所以极力阻止。因为我男朋友即将在国外入职，我们不知道谢灿的背景深浅，不知道他是否会反诬一口，我不想出什么岔子让我们的生活受到影响。



但是我男朋友有他的判断。他给谢灿打了电话约好 3 月见面。



然后我就收到了谢灿的微信。沉香木片是之前他在办公室分给我的。我觉得我快崩溃了，没有回复，截图发到同事群里求抚慰。



下面是我和同事在群里的对话，对核心事实没有什么帮助，但是我依然想展现给大家。隔着屏幕我再次感受到了我好朋友兼好同事对我的担心和着急，也再次体会了自己当时只想要缩起来的心路。



从对话能看出来我当时的状态有多惊惶多恐惧。第二天早上，我相对平复了一些，在群里跟同事梳理这件事，穿插着同事要找人来我家帮我收拾房间。

第二天中午，谢灿又给我发微信。当时留下的截图显示，我已经删了跟他的聊天记录，而且把他设为了消息免打扰。



我没有回复谢灿，他后来又有给我发一些微信，我都是直接删掉。我主要担心我男朋友，所以我去找了男朋友的爸爸，他也在国外。男朋友爸爸让我不要害怕，他答应我到时和我男朋友一起来北京，帮我一起拦下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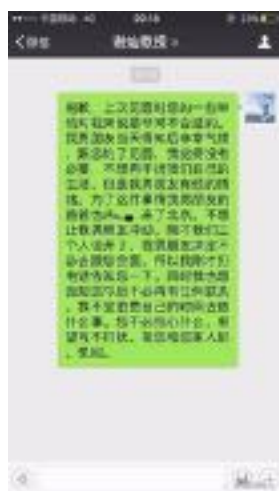
3月3号晚上，我男朋友和他爸爸先后到了北京。我们一起去金鼎轩吃饭，饭桌上男友爸爸开始向我男朋友讲述社会的复杂性，让他不要做冒险的事情。我男朋友必然是不听的，他们就在我面前争执起来。我看了特别难过。

我觉得，这件事情只能由我来解决。于是我当着男友和他爸爸的面拨通了谢灿的电话。

当时是夜里12点左右，谢灿接了电话，说“你好，我是谢灿”，语气很疏离，好像不认识我一样。我直接对他说，上次分别时你的举动对我来说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他立刻把电话挂了。

我愣住，犹豫要不要再打过去。我男朋友的爸爸对我说，不用了，对方明白了。

然后我就又发了一条微信给谢灿，把我想说的话说完。



他没有回复我。半个小时后，我男朋友收到了他发的闪烁其词的求饶短信。

我不知道他说我男朋友误会什么。总之，他让我们确认了他很怂，他怕我们，我之前的紧张是多虑了。



我终于松了一口气，勇敢地把谢灿从我微信通讯录里删除。

下面是我当晚发给男朋友爸爸的微信截图。在接下来几天，我和男朋友和他爸爸也一起在北京度过了很愉快的假期。



我本来以为，这件事情到此就结束了。

时隔大半年，我早已把当时的事情抛到脑后。2017年11月中旬，我突然收到了一条微信好友申请。是谢灿。

我没有理会。第二天，我又收到一条好友申请，这一回他还写一段话。



我真是无语了。当时就截图发给我男朋友。



我还是没忍住回复了。

如今我十分庆幸自己回复了他，因为这张 2017 年 11 月 16 日的截图是一个非常直接的我与谢灿对峙的证据。



然后我就把他拉入了黑名单，到现在他还在我黑名单里躺着。



保护好了我自己，我再一次将他抛到脑后，也算是决定放他一马。我那时念及他的科研，而且觉得他妻子女儿很无辜，不想她们受到伤害，虽然这个伤害是他自己造成的。

直到今年 2 月份，被爆出来的北航陈小武事件让我猛然意识到，谢灿身边有女学生，她们可能是潜在的受害者。于是我在一个女性权益公益平台上写了在本公众号重发的那篇文章，但当时并没有指名道姓。

在最初采访谢灿的时候，我需要采访他的实验室成员，他给我推荐了一个他的博士，一个很漂亮的女生。我想向她了解一下情况。

我知道，博士生受制于导师，存在利益捆绑，可能会面临压力，我也不想给她添麻烦。所以我先问那个女孩现在毕业了吗，女孩说已经毕业了。我刚想发给她链接，她告诉我，她现在在谢老师这里做博士后。我就没有再说什么。

7月26号，我在决定在这个公号重发举报谢灿的文章之前，直接询问那个姑娘。



她一直没有回复我，后来我发现，她把原本公开的朋友圈改成了3天可见。

但是在文章发布之后，我很快收到了另外的谢灿学生和周围知情人的私信。



后来这个同学取消了公号的关注，所以我无法回复 TA。希望不是受到了什么压力。顺便说一声，如果想与我联系的话可以再次关注公众号在后台私信我。

然后，有一名谢灿的学生在后台要了我的微信号，与我加为好友。



我在广州跟她通了电话，聊到后来双双震惊。

我震惊的点在于，原来谢灿是个惯犯。

她震惊的点在于，谢灿居然连校外的女记者都敢上手。

我们决定站在一起捍卫我们的权益。

今天的实锤贴就先写到这吧。我还有很多内容想写，包括对网络质疑“你为什么当时不反抗/不举报”的详细回应，包括对谢灿反应的回应，包括谢灿性骚扰女学生的实锤情况通报，但是我的腰实在是快要断了……

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会继续更新。有什么疑问都可以在文章下面留言，我会在之后的文章里给出回答。

也请担心我的亲友们放心。坏人必须要受到惩罚，好人不愿意付出代价。

2018.8.7 谢灿回应称无性骚扰

来源：微信公号“科学罗盘”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PLaF4RfQk73S43X7SFlo3A>

谢灿对最近两篇网文的指责其性骚扰行为的公开回应，请见如下四点：

1. 今年7月26日，网络上出现了署名赵嗷嗷发表的一篇题为《关于北大教授谢灿：当一个生猛的女记者遇上性骚扰，她为什么没能反抗》的文章（以下简称《关于》），8月6日又出现了跟进上文的网贴《【求锤得锤】北大谢灿性骚扰女记者事件证据说明之一》（以下简称《锤》文），其中皆指责我有性骚扰赵嗷嗷的行为。对其中记载的内容，我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她对我的指责与事实不符，我从未对她有性骚扰的行为。因涉及北大和本人的声誉，我已于7月27日、即《关于》一文上网的第二天，就向北大有关部门致信，提请学校启动对相关事实的严肃调查和核实。我相信清者自清。
2. 我与女当事人一共见过三面。第一次是我按北大党委宣传部的安排、接受她以中国青年报记者身份对我实验室领衔做出的关于动物磁导航机理的科研成果的正式采访；第二次和第三次则是源于她主动联系我，希望倾诉她遇到的一些人生困惑并得到我建议。这三次见面都是在我在北大的办公室进行的。因此，我与她之间的种种传闻，我都是“被缘起”的，不具备通常发生性骚扰的客观条件。
3. 她正式采访我时使用的名字是陈某男（姓陈）；她采访后10来天又来了一位中国青年报的记者陈卓先生对我再次进行了内容基本相同的采访。他解释这么做的的原因是，第一次采访过我的记者陈某男生病了，不能按期完成采访报道稿的写作，所以由他再次采访。确实，中国青年报关于我们工作成果的报道于2015年12月30日见报，题为《中国科学家或揭开生物第六感之谜》，作者署名为陈卓，陈某男。

而网上流传的《关于》和《锤》两文中，女当事人署名为赵嗷嗷、赵哆哆（姓赵），但涉及的内容都是前述在我办公室三次见面的那些事。我宁愿按照她以记者身份采访我时使用的名字“陈某男”称呼她，也希望她在网上发文时也使用实名，以表明她对所发表的文章、特别是涉及他人声誉的文章负责任的态度，也让读者觉得可信度高。

4. 我本人坚决反对性骚扰一类的恶俗行为，但不希望看到有人以反对性骚扰为名，利用网络言论具有某种暴力色彩的特点来伤及无辜；面对网络上关于我性骚扰的不实传闻和种种解读，我深感无力。

谨此。

谢灿

2018年8月7日于旅途中匆匆

2018.9.2 赵嗷嗷与北大面谈

《北大归来，彻夜无眠》

作者：赵嗷嗷

来源：微信号“走夜路唱歌儿”，此号已被封

备份链接：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8/09/走夜路唱歌儿-赵嗷嗷：北大归来，彻夜无眠>

现在是凌晨4点半，我还是无法入睡。

今天下午，我在北大勺园5甲204会议室度过了3个小时。期间我多次浑身发抖，不得不用力喘气呼吸，不时喝水努力平复，然后握紧我闺蜜林哼哼的手。

我的对面坐着4位北大的老师，而我经过了十分钟的拉锯才争取到我闺蜜被允许在我身边陪伴我。

校方7号通知我来校面谈，10号邮件告知我时间地点，定在了12号周三下午，是工作日，为此我旷掉了自己部门的会，我闺蜜林哼哼也放下工作过来陪我。由于学校说的是“面谈”，我这个受害者本人又完全同意我闺蜜知情，所以我特地找她陪同我，不曾料到会被阻挠。我们没有想到，在进门的时候她就立刻被拦下，我介绍了这是陪我来的闺蜜之后，她依然被要求离开会议室，说谈话只能我一个人在场。

这是“面谈”，并不是提审。我不明白闺蜜亲属不能陪伴的原因，以及各位老师既然是在处理性骚扰举报，能否为受害者的心理压力考虑一二。对方坚持要求我闺蜜离开，要我一个人到他们四人的对面去。我拒绝接受。

我们就僵持在门口，我清楚地表达了我需要闺蜜陪伴的原因，并表示需要他们给我一个让我信服的只能我一个人在场的理由。争执不下好久，我一直站着，情绪激动，已经浑身发抖。

这时对方松口，让我先坐下，让我闺蜜也先在我旁边坐下安抚我。事实证明我当时的坚持是对的，如果没有她在，我真的不知道能否撑完这场谈话。

坐下来第一件事就是，校方拿出一份保证书要求我签署。保证书上要求，对本次谈话的内容不录音、不在网上公开。

当我，一个受害者，在受到北大教师性骚扰之后，由于自己没有事发的当场录音录像而备受质疑、难以举证的时候，北大居然要求我签署在与校方沟通过程中不录音的保证书，我真的感到无力。

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在这次面谈过程中发生了我的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况，我想报警也好，想向上级单位举报也好，我没有录音，就重蹈了我没有证据的覆辙。对于一个正深刻吃着这个亏的人来说，我不能理解学校在处理性骚扰举报时对受害者提出这样的要求，这样明目张胆地剥夺我的安全保障。

我自然需要他们给我理由。校方的说法是，在网上公开的话会对学校的调查过程造成影响。我问，调查不是应该以证据为依据以事实为导向，为什么公开透明化就会对贵校的调查造成影响？对方说了各种站不住的逻辑，乱到我都没法在这写清楚。

我说了好多条我的意见。首先，性骚扰这件事情是具有公共危害性的，举报性骚扰能否得到校方合理有效的处理，也是关系着公众尤其是北大学子的权益，我不能理解为什么要求我不得公开。第二，公众监督有一个好处，一方面是化压力为动力，另一方面，如果校方在处理过程中出现不足或遇到难题，也可以从大众反馈中得到纠正或者建议。

我们又一次陷入僵持。校方的意思很明确，谈话前先签保证书。他们说，如果我没有对北大的信任，那么这个谈话很难进行。我闺蜜直接问，如果我们不签，就不会告知我们本来要告知的内容了是吗？对方说并不是就不说了，而是会比较慎重，云云。

我实在需要获知北大对我的举报的调查和处理情况，所以我妥协了。签字之后，我们正式进入“面谈”。

以上就是今天下午的开场，可以说举报人/受害者是没有尊严的，我多次感到被冒犯，以及深感专门负责处理性骚扰举报的校方人员对于举报人心理状况和援助需求的毫无概念。

按照保证书的要求，我也就只能写到这里，关于调查过程和结果的具体谈话内容不能公布。

虽然我很清楚，那份保证书是在诱导的情形下签署，且侵犯我的言论自由，阻碍社会公众和学校师生的知情和舆论监督，但是毕竟我当时答应了，我暂时迈不过自己心里这一关，加上我也不想给几位办事的老师添麻烦，所以就暂且遵守。在此也希望能有懂法律的朋友对这个保证书的有效性给出指教。

从下午 5 点多走出会议室到现在，我一直在回想整场谈话，并且愈发后悔我签署了那份保证书。原则性权利问题，我真的不应该退让。我当时就应该坚持，大不了就离开，好过现在做一个什么苦水都只能往肚子里咽的哑巴。

我想我可以说说我的感受。失望？愤怒？可能都不足够，感到可笑或许是最准确的。

其实，对于结果，我本来也没有特别高的预期。今天最让我痛苦的可能就是这个过程，我实在没有料到这三个小时会给我带来那么多的二次伤害和精神摧残。受限于承诺书，就先不举具体的例子了。

各位老师都非常辛苦，我相信今天见到的几位老师都在自身能力和权责范围内尽力了。我本科主修社会工作，关注弱势群体，对于对接一些受害的案主也有一定经验和认识，而当我提出校方调查工作以及今天与我会面过程中的缺失时，几位老师表示他们都是身兼数职，对此也并不专业，对于我提到的一些方面了解不多。

我真心地理解大家的难处，也感受到几位老师的真诚，但是受制于一些思想意识甚至是对性骚扰的理解以及校方的规章制度，受害者在与学校接触的过程中陷入的困境是客观存在的，而这种不公平和伤害不应该由举报人来承受。这些不是今天与我见面的几位老师能够自我解决的问题，但这一定是北大应当引起注意并且调整改变的方向。

我们当记者的，经常会跳脱出来观察某个事件。我做举报性骚扰这种无用功，一方面因为的确怀抱有过不切实际的期望，另外也是想亲自体验一下，在中国，一个女生想要维权会经历什么。

然后现在我想分享的是，从社会发展进步的角度，女孩受到侵害当然要举报要维权，但是从个人权益角度，我不会轻易鼓励女生走上举报这条路，虽然我自己会坚定地死磕到底。要知道，代价太大了，伤害反反复复，公道和正义那是可遇不可求的东西，尤其是当性骚扰/侵害你的北大老师是个死不认罪的无耻之徒。

让我来粗略计算一下，一个性骚扰受害者如果想讨要公道要付出多少成本。

- 1, 我需要不断回忆我曾经拼命想忘记的人生中最恶心的那几分钟，不断体会人格被侵犯的恐惧、愤怒和羞辱感。
- 2, 在进行正常工作和生活事务之外花费大量时间经历搜集间接证据（因为我没有先知能力，不会在事情发生前准备好针孔摄像机），书写数千字举报材料。
- 3, 面对大量网友发到我公号后台的质疑、侮辱和谩骂，主要围绕我举止轻浮、意图勾引、在男朋友不在身边的情况下自己与别人见面不守妇道、想炒作想红等等。
- 4, 谢在其公号公布了我的工作信息、我的姓名、我同事的姓名，对我的工作和同事造成干扰。
- 5, 谢对外散布谣言，称我对他的举报完全是诬告，而且他的部分学生也四处扩散这种说法。这其实是最让我痛心的一点，我在试图保护的潜在受害者成了给我泼脏水的人。

并且，由于北大对谢灿的调查没有公示，以及今天的谈话内容要求我不能对外公布，这就使

得外界只看到谢灿安然无事的结果。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为谢灿污蔑我造谣的靠背，就是校方调查了，结果谢灿不被处理，那么显然是我诬告而已。他其实很早就宣扬自己“没事儿”，还在公号发文介绍这学期在北大开设的新课。

6, 在此过程中，我身心俱疲，见证太多人性的恶，积累太多失望，目睹太多蝇营狗苟却心安理得。我现在特别能够理解那个举报老师性侵无果然后跳楼的女孩，跟这样的世界磕下去真的没有意思。

一个受害者的命运就是反复受害，而卑鄙者在这个社会有太多盟友。他们可以钻制度钻法律的空子，受害者却被告知被规劝要接受不完善的现状，并且会被自己的道德标准绊得无从声张。

今天真的感谢我的林婷婷抽出时间陪伴我，给我支撑，她为了增加气势还特地穿了高跟鞋，让你跟着受委屈了。

最后放一些我发给北大的实名举报邮件的截图，让不了解事情经过的朋友看一下。等了一小段时间，8月20号，感谢北大老师在还没开学的时候就给了回复。然后9月7号邮件联系我面谈，后来电话加邮件告知我面谈时间，然后就是今天了。

【编者注：邮件截图转录如下：】

举报北大生科院研究员谢灿性骚扰

今天 23:17 尊敬的北京大学教师职业道德和纪律委员会办公室：

您好！

本人 xxx 身份证号：xxxxxxxxxxxxxxxxxx，现实名举报贵校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谢灿性骚扰。我是一名记者，于 2015 年 12 月 18 日因采访报道与谢灿相识，当时采访就在北大生命科学学院谢灿办公室进行，之后谢灿常常在微信上邀请我去他办公室喝咖啡。出于对北京大学教师队伍的信任，我将比我年长近 20 岁的谢灿视为前悲和朋友。虽然他邀请我有空就去他办公室聊天喝咖啡，还建议过每个月见一次（有微信聊天截图为证），我只在 2016 年 12 月和 2017 年 2 月 17 日与谢灿见过面，地点均在北大生命科学学院谢灿办公室。

2017 年 2 月 17 日下午，我作为朋友到北大拜访谢灿，结果在他办公室里遭到他性骚扰。在我起身与他告别的时候，他突然对我说，“现在我要不正经一下，你很漂亮。”同时，他把手伸到我还没来及扣上的大衣里面，搂紧我的腰，把他的身体贴在我身上，开始粗重地喘息，然后埋头亲吻我的脖子，持续了一两分钟。

当时我整个人都懵掉，只想赶紧脱身，不敢反抗。等他放开我，我走出门，发现门外的学生助理已经不在，当时是 18 点 50 左右。谢灿也和我一起离开他办公室，在走出校门的路上他还对我说下次去他家玩，我心里已经决定再也不会让他见到我。

当说回家我就将事情告诉了同事朋友，同事也已帮我找出了我 2017 年 2 月 17 日到 19 日问他们讲述被谢灿性强扰的聊天记录截图。由于我本身身体不太好，男朋友刚刚去国外，受到这个惊吓和伤害之后，我只能把自己保护起来，不想被这件事情的阴影折磨。我犹豫过要不要给谢灿的妻子、北大生科院研究 xxx 发邮件，最终还是作罢了。

在我那天到家之后，他还给我发来“你笑得真好看”。那时收到他的微信就会让我崩溃，我却因不敢得罪他而无法将其拉黑，毕竟我是记者，出于工作也许今后还要有接触，我不知道如果我翻脸，他会如何在北大污蔑我，影响我今后的正常工作。我男朋友决定 3 月来中国时去当面找他，我怕他冲动就请求他父亲从国外过来一起拦下他。

2017 年 3 月 3 日晚上将近 24 点，面对我男朋友和他父亲的争执，我鼓起勇气给谢灿直接打电话说明我不能接受他对我性骚扰行为，当时我的手都在发抖，跟谢灿的任何接触都让我觉得恶心。而谢灿听到我说“对于您上次对我做的行为我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就立刻挂断了电话，我又发了一条较长的微信给谢灿，把事情说得明明白白，然后删除了他。谢灿没有回复我，在半个小时后，3 月 4 日凌晨 0 点 48 分，他给我男朋友发来求饶短信，说“您真的误会了”之类的话。

我本以为谢灿对我的骚扰就此告一段落，那时的我只有力气保护自己，不想陷入更多的纷扰，所以并没有考虑向学校举报。作为社会议题的记者，我也了解此类事件的取证和调查难度，以及受害者将要付出多少消耗和二次伤害。同时，我采访过谢灿，信任过他，我还愿意给他继续好好做科研的机会。

但是在我对谢灿作出说明并删除的大半年之后，2017 年 11 月中旬，谢灿又来试图添加我微信。在我没通过之后他又发来一次申请，写未名湖的候鸟让他想起了我什么的。我感到非常气愤，警告他小心我曝光他对我的性骚扰，并且将他拉入黑名单。

2018 年 2 月，北航陈小武受到举报，我才突然意识到，谢灿敢对我实施性骚扰，他对学生来说也是一个隐患，我用笔名写下了我被性骚扰的经历，没有点明谢灿，发布在公益平台“橙雨伞”（点此查看）。

7 月 26 日，我正在广州出差，看到网络上充斥着对性骚扰受害者没有第一时间反抗的批判和质疑，我想到自己的经历，就让朋友把上文发布我们的个人微信公号。那是我和朋友之前分享健身攻略和疾病科普的平台，粉丝只有 100 个左右粉丝，都是熟人，在临发布时我决定写出谢灿的名字，因为在女性纷纷勇敢站出来的时候，作为受害者的一员，我为什么还要给施暴者遮羞（点此查看），不过那时我搞错了谢灿的头衔，因为我一直称他为“教授”。后来我得知他并不是教授，只是研究员。

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因为在点明谢灿之后，有他的学生前来后台留言与我联系。学生与老师之间的权力位置导致她们面临的压力与我完全不同，更换导师也可能对实验的完成有影响，所以我会尊重她们自己关于是否举报的考虑，在此也不会把她们的信息透露。我在后来 8 月 7 日发布的文章里放出了经过马赛克处理的截图，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我接到了受过谢灿性骚扰的学生的电话，确知谢灿对女学生们有实施过更加严重的性骚扰，希望学校在保护学生的前提下对此进行彻查。

在我发布文章之后，谢灿立刻联系了澎湃新闻记者，要对此事进行澄清。在澎湃记者的摄像机面前，他对性骚扰我一事矢口否认，造调说我当时在他办公室嚎啕大哭，他出于安慰而拥抱了我，拍拍肩膀，仅此而已。他还告诉澎湃新闻，我男朋友要去找他是为了感谢他对我的照顾。

首先我并没有在他办公室哭，微信截图能够证明我当时一直在给他发报道链接，我在很理性认真地跟他讲述工作的事情，认真到无暇对他摸我手等小动作提起警惕。其次，我可以用人格和记者的职业道德来保证我所叙述的他对我的骚扰动作（包括手伸到大衣内搂紧、亲吻脖子等）句句属实，丝毫没有夸张。当场的监控景像还望北大配合提供，如果有的话。第三，我男朋友找他的原因我已经在 2017 年 3 月 3 日晚上的电话和微信里跟他讲得很清楚，而谢灿自己当时也给我男朋友发了短信。所以他明知我男友找他是为了性骚扰一事，却还向媒体声称我男友是要感谢他，这是明目张胆地欺骗公众。

澎湃新闻记者为了保证报道的客观性，联系上了在广州的我，对我进行了电话采访。我向澎湃新闻讲还了事实，并从云盘找出了部分证据提供给他们。澎湃的报道至今还未发布，我十分期待看到谢灿撒谎的嘴脸。

与此同时，谢灿在自己的公众号“科学罗盘”对我进行污蔑，写了一些莫名其妙的文章，并在留言区回复读者说自己“因为善良，做了一件事情，结果被反诬”，以及“当有一条狗向你求救的时候，你即使知道它可能是疯狗，但是你可能还是忍不住会去救他”，与他对澎湃新闻的“安慰”说辞保持呼应。

我的工作非常忙，在广东出差 22 天回京后，我写了初稿 14000 字的调查报道，完成工作后我搜集证据，于 8 月 7 日在公号发布《北大谢灿性骚扰女记者事件证据说明之一》，而谢灿在 8 月 7 日在其公号发布《我的回应》，对我几千字的叙述和几十张截图只字不提，只说“她对我的指责与事实不符”。他的回应里唯一的信息量是，他曝光了我的姓名和工作信息，把与此事无关的我同事的名字都给挂了出来。

谢灿在文中说希望我在网上发文时也使用实名，以表明我对所发表的文章负责任的态度。我不敢相信这是北大教师说出来的话。我们做记者的，职务报道使用真名，副刊专栏使用笔名，是业内惯例。更何况，要求受性骚扰 / 性侵的女性实名才能举报，就是让女生在受到伤害之后还要实名背负荡妇羞辱，在这个还“清白名誉”社会里被彻底毁掉人生。一名北大教师要求性骚扰受害者付出人生毁灭的代价才能指控犯罪者，这是真无知还是真无耻？

谢灿无力对事实进行狡辩，居然抓住这一点做文章并直接曝光我的工作信息和个人信息（先把我名字三个字爆出来俩，然后又把性骚扰事发两年前的完全无关的报道标题列了出来）。我并不怕实名，我受到性骚扰的事情已经在第一时间告诉了家人同事和朋友，出来举报也从未隐瞒，没有人会认为“赵嗷嗷”是个真名，认识我的人都知道那是我。当时没有以实名发布，第一是因为本来我在那个公号就使用“赵嗷嗷”的笔名，第二是不想被怀疑成炒作，第三是我当时正在 xxxxx 采访，对方接受采访时很谨慎，我不想我的名字陷入任何纠缠。我是受害者，并不是像施暴者一样对公众有危害，我的信息应当受到保护而不是曝光。

不过我注意到，谢灿在回应中称，他 7 月 27 日已经向北大校方有关部门致信调查此事，而有知情人向我透露，谢灿在学校表示校方已经与他谈话，“没事儿了”。

我想知道贵校是否已经进行调查，以及谢灿所说的“没事儿”是什么意思，我半个月来没有收到任何来自贵校的联系，性强扰事件的调查只需要倾听一面之词吗？谢灿所为已经严重违纪，不仅是我，他的学生也是受害者。而他实验室的学生们目前纷纷关闭朋友圈或设为 3 天可见，还有一些曾诉说过谢灿对其骚扰行为的女生如今甚至改口。我不知道她们受到了什么样

的施压或利诱，恳请贵校在让学生们足以打消顾虑的情况下对谢灿的师德师风进行调查，不要让性骚扰惯犯藏匿于北大教师队伍危害校园。

毕竟，保护学生们的权益，在我这个社会人士操心之前，首先应该是北大校方的义务。我的证据基本都发在《北大谢灿性骚扰女记者事件证据说明之一》之中，如果网页显示无法加载图片，请在手机端打开。我也把“证据”一文截成图片格式贴在附件。

我的手机号是 xxxxxxxxxx 邮箱 xxxxxxxxxxxxxxxx。如果需要我到贵校当面举报或作证，我会全力配合。由于记者工作烦杂，需与各方面采访对象授触，希望校方保护我的个人信息，减少此事对我工作的影响。

请贵校对此事予以重视，对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谢灿依照贵校规定作出严肃处理并公开结感谢！
感谢！

xxx 女士：

您好，您的邮件已收悉。

北京大学高度重视师德师风和学风建设，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性骚扰。我们将会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您的举报并依规依纪开展工作。

北京大学教师职业道德和纪律委员会办公室

2018 年 8 月 20 日

xxx 女士：

您好！

根据您的时间安排，学校将面谈时间安排在 9 月 12 日（周三）下午 14: 00，地点在北京大学勺园 5 甲 204 会议室。

北京大学教师职业道德和纪律委员会办公室

2018 年 9 月 10 日

这是漫长的一夜，我走的果真是夜路，只是唱不出来歌。

2018.11.2 赵嗷嗷发文被删除，平台账号被封禁

《Hi，那个消失的受害者回来了》

作者：赵嗷嗷

来源：Matters 平台“赵嗷嗷”个人账号

原文链接：

<https://matters.news/@yinancl/hi-%E9%82%A3%E4%B8%AA%E6%B6%88%E5%A4%B1%E7%9A%84%E5%8F%97%E5%AE%B3%E8%80%85%E5%9B%9E%E6%9D%A5%E4%BA%86-zdpuAt5fS3H74h7YZeRUMxYM7DPwHCu4rUKDNsGa5u8YdMo9h>

大家好，我是赵嗷嗷。距离上一次在公号发帖，我已经消失了 1 个半月。

准确地说，是“被消失”了。

首先消失的是我的文章。9月13号早上，我发布了一篇推文，题目为《P大归来，彻夜无眠》。

在那之前，我在网络上公布了PKU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博导谢灿对我的xing骚扰行为，并且提交真实姓名和身份证信息向P大教师职业道德和纪律委员会办公室进行了举报。12号下午，我应校方要求到P大面谈，在那里度过了让我备受煎熬的3个多小时。

怎么说呢，整个过程的感受就是，脆弱的神经被摁在地上来回摩擦，或者是被人用砂纸打磨我血肉模糊的伤口。

回家之后，我失眠到凌晨4点半，实在难以消受那份痛苦，于是坐起来记录自己作为一名举报人的遭遇。当时，尚未缓过来的我还乖乖地按照P大强迫我签署的保证书，并没有公布面谈内容—校方告知我的对谢灿事件的具体调查过程和调查结果，只是写到校方一开始阻拦我朋友陪我面对四名老师以及要求我们签署不公开保证书为止。

简言之，长达3个半小时的二次伤害和精神折磨，我只不过是写出了前半个小时。

那篇文章大概在早上7点发出。很快，后台涌进了许多评论和留言。让我有些惊讶的是，这一次，不同于之前我冷静克制地摆证据讲事实的时候，跑来辱骂、质疑我的声音少了，表示支持我、为我鼓劲的人多了。

也许在一些公众眼里，字里行间流露着精疲力竭的我，终于“像”一个虚弱的受害者了。

那天中午，有人告诉我，P大“正忙着处理这个事”。我不知道这个“处理”指的是什么。在我美好的愿想和正常人的逻辑里，P大应该要处理的是校方自身对于教师xing骚扰问题的处理工作。我已经燃烧我自己为他们做了一次测评，测评出了他们在专业及伦理方面存在着惨绝人寰的巨大漏洞，漏洞中的每一方寸都值得他们十万火急地开始处理。

到了下午三点左右，阅读量已近4万。我的朋友突然告诉我，文章没了。

原来他们忙着处理的是这个。

公号文章被删后，我从朋友那里看到，有好心的网友自发地截了长图发到了微博，转发量达到1万多的时候，也消失了。



P 大学生自然是最关注谢灿事件的，这关系着他们的切身安全。在学校与我面谈之前，已有一名曾多次受害的 P 大女生也向校方举报了谢灿对她的 xing 骚扰行为。学校老师告诉我，校方将针对该学生的举报展开调查，但是“需要时间”。

一直有学生把我的公号动态搬运到 P 大未名 BBS，13 号我写下了在 P 大面谈的情况之后，未名 BBS 也有人开了一个相关的新帖。由于我有一些同事和实习生来自 P 大，他们看到后会把链接发给我，我作为游客可以看到下面的讨论(有时候真的蛮哭笑不得的，以后再说)，但是不能发表留言。

于是，13 号晚上，我恰好亲眼目睹了那个新帖子消失的过程。先是楼主和部分评论者发布的内容被删除，然后在大家发现并惊呼时，整个帖子都不存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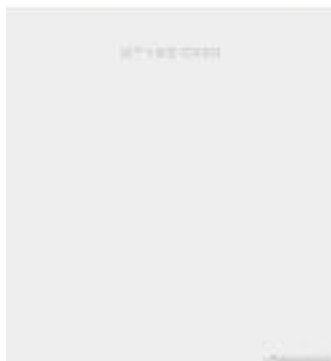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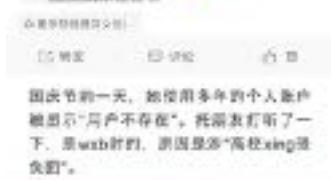
讲真的，如果 P 大能够拿出以维稳、压制来保护自己利益的哪怕二十分之一的劲头和效率来实实在在地处理校园性骚扰，估计校园零侵害早就能实现了。

至此我对这个在学生 BBS 删帖的学校已经再无信任。或许这种半学府半官僚的机构来说，**从根源上解决性骚扰问题就是解决掉举报人，不失为一种非常划算的逻辑吧**。虽然在如今的年代，这种思路真的太老了，太给 P 大抹黑了。

15 号晚上，我在新浪微博开通账号“赵嗷嗷”，试图多保留一个阵地。之前我曾以公号的名字注册微博“夜路”，几乎是被秒封，再也无法登陆。



再后来，我的伙伴林婷婷的微博被炸号了。13 号下午，是她顶着工作重压陪我去 P 大，晚上回去她在微博发了一条讲述我们遭遇的微博，到被封号时，转发量达到了 4000 多次。国庆节前一天，她使用多年的个人账户被显示“用户不存在”。托朋友打听了一下，是 wxb 封的，原因是涉“高校 xing 侵负面”。



是的，为了国庆。受害者们需要消失，留下太平盛世。虽然受害者是因为加害者的存在而存在，但是处理加害者是比较麻烦的事，那就不如封了受害者们的号，堵住 TA 们的嘴，让 TA 的呼救永远不要被听见，让 TA 们的伤痛永远不要被看到。

因为国庆，我老实了。我知道如果想要这个供我在夹缝中发声的公号还存在，我就得安分守己一阵子。

与此同时，我也从我的工作岗位上消失了。我患有抑郁症，不是矫情也不是抑郁情绪，是正规确诊的带走林奕含张国荣等人的严肃的疾病。我一直在稳定地每天服用药物，在北医六院定期复诊治疗。开这个公号的初衷也是做一些疾病方面的科普。

所以很多人质疑我为什么我 2017 年 2 月被 xing 骚扰时没有立刻举报，有一个原因就是那时我刚刚抑郁症复发，极其虚弱，在受到那么大的惊吓刺激时所有的力气只够缩起来保护自己。从那年 6 月起我完全无法工作，经过艰难的治疗，到今年 3 月身体状况才趋向稳定，逐渐恢复正常工作。

这也是我父母得知我要公开举报 xing 骚扰之后对我最大的担忧。以我的病情，把自己放置到风口浪尖，就相当于在自取灭亡的边缘来回试探。

我当时向他们保证，只会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然而，自 8 月以来，在网络暴力、各种外界刺激的作用下，我的病情还是加重了。失眠、木僵等症状统统找了回来，加上那段时间工作强度大，医生一度建议我住院治疗。我不得不再次休病假，休养了一段时间，也暂时与一切信息隔绝。

而今天有人发给我一张照片，大家看看这是谁？



据说这是本周末此人在其本科学校湖南师范大学 80 周年校庆生科院北京校友会学术论坛上作报告，依然势头满满，依然春风得意。

感谢 P 大，感谢每一个充当帮凶的社会零件，你们让潜在的施暴者们知道，性骚扰女性和女学生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那么何乐而不为？

在我病休之前，我有很多以卵击石的想法。我想公开举报 P 大在性骚扰处理上的种种荒唐，倒逼他们修正自己的所作所为；我想把后台所有的攻击都发出来做成一个展览，让大家看看一个女孩想要维权时要面对多大的障碍；我想逐条回应键盘侠们的质疑，不放弃与每一个思维偏颇的人对话的机会，不希望他们继续去伤害更多的人。但是我发现，我很可能没有那个

精力和体力。

我会不断地被消失，过程于我也会如同凌迟。

但是，在我又好不容易积蓄下来丁点力气的时候，我就能发出一声是一声吧。

我知道我没有多少力量，但是我相信我的声音会有回响。

哪怕只是让那些恬不知耻的施暴者和帮凶们，在这即将到来的凛冬，在良心尚存的午夜梦回时，多打一个寒颤吧。

(四) UIUC 教授徐钢事件 (2018. 3-)

事件梳理

2018.3.10-2018.3.12 王敖的举报

2018.3.10 王敖：《关于学校里的性侵犯，我看到了什么，想了什么，能做什么》

作者：王敖

来源：微信公号“AoAcademy”，后以图片形式发在微博@王敖来自特拉瓦星

原文链接：

https://www.weibo.com/2119384230/G7ogk4rs3?from=page_1005052119384230_profile&wvr=6&mod=weibotime&type=comment#_rnd1559739760818

昨天我跟朋友聊起了罗茜茜，由衷表达了一句，真应该感谢她啊，了不起的罗茜茜。随后朋友说到陈小武这种惯犯过几年避过风头，其实还是有机会再犯的，就跟某些腐败官员一样，回头换个地方做官。这种事是发生过的，北师大的某位院长级学者，性侵被曝光后，其实也没受多大实际影响。

后来我就在豆瓣上发消息，说起此事。首先，我说的很清楚，对这种事情要举报，零容忍。在国内，零容忍对待禽兽老师来自 2014 年北京师范大学学生代表座谈时的讲话，北航动手前确实找了依据；其他的红几条之类的也可以参考。

所以，我最早说的就是举报，零容忍，承认体制和法律的力量是我讨论的前提。一再忽略这个前提，直接拿我后面的话说事，那就不用讨论了。有人忘记了我这个前提，跟我说“最终还是要回到法律上来”，我跟你们在这点上没分歧。对我个人的谩骂和扣帽子，无实际讨论意义，骂我是傻瓜，或者貌似理性地讽刺挖苦我，这不需要什么勇气，也不会付出代价，而我呢，I don't give a damn.

长期性侵学生的人利用权力摆平，回头继续作恶，一二十年都制不住，到底怎么办？我提了一个设想，男生看到这种情况一起去打一顿。是不是显得很情绪化，甚至没文化，打老师是什么行为，尤其是在我自己就是大学老师的情况下？但其实我还有别的设想，也想拿出来讨论，不想沉默。

我从来没说过打一顿能解决，我关心的是如何提高长期性侵者作恶的成本。

对不知道我是谁的朋友，简单说一下，我 95-99 年北大本科，2000 年赴美，耶鲁博士毕业后在三所美国大学任教过，现在刚评上终身教职。如果你已经认为我是个傻瓜，我欢送你，互相不浪费时间是个功德。同时，我对现在讨论的问题并无答案，在昨天发消息的时候已经注明“纯属个人看法，可能不对”，这不是非要给自己讲话留余地，而是我确实不预设自己想法正确，也不自认比别人聪明。下面还会谈到，我甚至不预设自己是个普通道德意义上的好人，然后我们就事论事。

从 95 年到现在，我在中美不同高校看到的性侵犯/性骚扰的情况，我简单列一些。不仅限于老师对学生，也包括院长对青椒。对于一些当事人不指名道姓是因为他们可以告我造谣诽谤，对于特别严重的，我决心以实际行动学习罗茜茜，支持她的做法，以行动代替不指名的描述。

一、我看到的情况

为了方便起见，我从近年说起，同时回顾过去指出联系。我在美国大学教书有亲身经历，同时也经常跟国内学者同行交流，从资深学者，院长书记到青椒都有。如果你是在大学里已经生活工作多年，或者毕业后仍了解学校现状的人，实事求是的说，性侵犯真的是极个别现象吗？现状是在国内很多，在美国也相当严重，长期解决不了的情况比比皆是。

我集中讨论的目标，并不是一时糊涂有损师德的人（那个以后再说），而是在教育岗位上长期利用权力摧残受害者的惯犯。

我熟悉的一所美国大学由于审查不严，招收了一个有性侵案底的人，从事的什么工作呢，性侵犯受害者心理辅导员。事情揭发之后，舆论大哗，从上到下必须道歉。为什么找这个工作，一个恋童癖想找工作，他最想去哪里？幼儿园。就这么简单。辅导员这个职位是最接近受害者的，他非常了解对方心理，极易跟受害者建立信任，然后下手，通过拥抱安抚来逐渐过渡，自称是兄长父亲般的角色，长期控制受害者。

我在北大上学的时候，见过一个搞学生工作的老师，跟他师弟传授经验，“关键是让她们信任你。”我至今记得说这话时他的腔调，现在想起来仍然愤慨，而且我以前在豆瓣广播和微博上应该都提过。我提醒一些年轻学生，在遭受情感打击，心理出现问题的时候，可以寻求专业帮助，但不能有身体上的亲密接触。可以跟非专业人士谈，比如班主任，系里师长，但不要在封闭或无他人在场的空间进行。更简单地说，别单独去老师家。

一旦落入性侵者的算计之中，后果非常严重，想短期解决也很难。在我任教过的一所美国大学，一位人文部的院长学术成就很高，待人接物态度很谦恭。第一次见他，由于他超级客气，忙前忙后，我误以为他是校长的秘书。他长期性侵了我的同事，一个年轻的女教授。初次见面就开始试探，随口讲起在某个时期的文化名人之间，男女都是可以随便睡的。此后由于跟女同事的教职晋升直接有关，逐渐开始变本加厉，给她造成了巨大的身心伤害，不得不停止教学病休。她通过校内举报，走程序期间在不同院长之间周旋，最终无果，决定起诉，家庭生活和事业都面临毁灭的危险。

这还是在美国，有相对明确的法规，年轻教师还要面对如此的困境。那国内呢，我问过北京一位著名教授兼院长，他说情况很糟。有些教师打着个人私生活的名义潜规则学生，有的学生后来也当了青椒，利益继续捆绑。这种事情看多了包括他自己都觉得麻木，只能感叹。一个不好解决的问题是，这么做的人一多，处理一个那其他几个怎么办，某些人自己职位就很高，真要撕破脸，未必谁能搞倒谁。我听了以后，更加认识到这事哪有那么简单，在法规还不完善的时候，执行阻力重重，难怪罗茜茜 12 年后才终于能举报。如果要问，罗当年干什么去了，那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她已经建立新生活，再来讨回公道，这个选择是很不容易的。

那中国学生在美国求学的情况呢？我的一个师妹在名校读博士受到一位教授的性侵犯，她非

常痛苦去找自己的导师讲明了情况，导师说我了解他的为人，我觉得你误会他了，给这位师妹造成更大困扰。另一个师妹也在名校读博，被我们业界都知道的一个学霸性侵犯，但这个学霸并不是她学校的，她也没举报怕影响将来找工作。两件事都不了了之。

我的一个好友申请出国，一位负责招生的教授本人是中国人，在北京约她去住处见面，进门不久强行搂抱，好友挣脱离开。此人劣迹斑斑，长期性侵学生 20 年之久，终于被迫换了学校。记得 2001 年左右，我读书的时候，他曾带领自己几个女学生来我校交流。当时我年轻没看出任何不对，他们走后，一个来开会的上海著名作家说，“这是狼带着一群羊啊。”我曾跟很多熟人提过此事。

20 年长期性侵是什么概念，影响面有多大呢？美国禽兽队医已知的受害者是 156 人，一再得手是不会停的。如果校方掩盖了这种事情，那些受害者本人，其他知情人都会长期无法接受。因为学校也好机关也好都有承诺保护自己的成员。假设一个学生被教师性侵，事后给摆平了那就是彻底毁三观，不止受害者，旁观的知情人也一样，他们感到的是整个机构对自己的背叛，这叫 institutional betrayal。

此类事情在规则相对清楚的美国，照样在发生，有法规也一样有人要做，但决不敢明目张胆，鼓励效仿。我也问过北大学长，你真的以为孩子到了美国名校就安全了，也得非常注意。国内呢，我认识的学者会看本科生资料，了解背景，家里有势力的不敢惹，然后就盯着，这叫人干的事？

我的一个学弟在美国时经常跟我诉苦，说没有女朋友很压抑，也经常抱怨他们系大佬们如何腐败。他在海外受过教育，完全知道什么不该做。结果他回到国内任教以后，就把本科女生搞怀孕，这不是什么谈恋爱，纯属故意的在权力不对等情况下的耍流氓。我正告他别太过分，希望他早点回头不要演变成惯犯。

2008 年，一个国内来美国的访问学者和别人一起到我家吃饭。喝了酒开始称兄道弟，说自己有风流多年，我就没多说什么，后来他讲了自己来以前还嫖娼，还搞过一个本科生。我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反感，不知真此事还是酒后胡言乱语，几次想发作终于忍了。他走后，我把他在洗手间洗脸用过的毛巾都扔了。很快，他参与的实验室传出消息，他对一起做实验的女同事动手动脚，引起公愤。

以上两位，都是 70 后。我 1995 年刚进校不久，在昌平园区，我们只有一个宿舍楼，各院系的指导老师住在一层，少数学生包括我也住在一层，大多数人住在二到五层。当时，我喜欢熄灯后去楼里活动室听音乐跟朋友聊天，回宿舍睡觉的时候经常是半夜。开学后两个月，我就目睹了某系老师半夜带女生去宿舍。如今，当年这么做的人还在北大，还有带研究生去 KTV 喝酒的习惯。

部分情况先介绍到这里，我平时不爱管闲事，了解的肯定不如我的一些同行多。我的意愿并不是把事情说的黑暗，而是拿出来供参考。

二、我想了什么

我们这代 70 后，在成长受教育的过程中接受了一些很简单，很粗糙，但却长期深信不疑的

是非观念。在后来的生活里，我们为此付出过代价，所以根本不想回头再去拥抱它。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人性的复杂，善恶的多面，不同的具体境遇下道德的相对性。然而，随着对生活更多的理解，出现的问题是，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模糊的，我们在某些事情上可以要求明确。

我说，要对长期变态性侵惯犯人人喊打，有人就说是道德审判。性侵是道德问题吗？性侵者道德败坏，但性侵本身并不是道德问题。

什么是性侵？

简单说，是在未经明确允许的情况下：带有性意味的触摸和玩弄；强迫进行某种性行为；试图强奸，或强奸。在权力极其不对等的情况下，性侵不但是是一种犯罪，而且经常伴生腐败和滥用职权，会对受害者本人和其他相关的人造成长期身心伤害。在机构之中，借助权力进行性侵不是什么风流韵事，也不是鸡毛蒜皮的花边新闻，而是强势一方对弱势一方身体和情感的侵害和剥削。

我前面举例中的人，现在基本都没什么事。陈小武在北航被扳倒了，也退了钱，跟罗茜茜等多位女生长期受到的打击和痛苦相比，真不算什么，只能说取得的是阶段性的成功。而且，罗茜茜只有一个，类似陈小武的人有多少呢？

现实就是很难以让人接受，变态人格占百分之几的人口比例（具体统计数字有差异，在某些行业和社会领域高的多）。也就是说你的朋友圈里包括你自己在内可能就有一些是变态。不做道德评价，也必须面对一个现实就是确实存在面不改色恶性伤害摧残别人的人，而且是惯犯。及时示警、揭露或制住一个，救下一批。

可是我们平时真不愿意相信真是这样，包括政府机关学校和宗教界出于实际考虑都不想大家那样认为，会造成群体的焦虑。但这种变态是可以被克制住的。神经学家 James Fallon 发现自己就是变态，是他的后天发展重塑了他的行为方式。在一个规则相对清楚的社会，有些变态找不到扩大伤害的机会。否则呢，不一定找上谁而且没完。

假设我就是个普通道德意义上的坏人，也不能让我自己变成性侵对象，有人想动我觉得亲近的人，也不是那么容易。这是一个关系到我们基本安全感的问题。我的一个老师，英国人，任何时候都保持了很好的风度，从未见过他跟任何人大声说话。他听说自己女儿在酒吧被人下了药，带着枪就去了。

三 我能做什么

现在，我至少要把这些信息和想法分享出来。重申，我最早说的就是举报，零容忍，承认体制和法律的力量是我讨论的前提。请某些人不要再一遍遍跟我说，“最终还是要回到法律”，“以文明民主的方式”。

我要讨论的是，在没有整体有效的防范的情况下，这种事可能落到任何人身上。不是说要必须已经有一个相对完善的解决办法（目前没有），才能自保自救，并保护同类。

怎么防范那些已知有长期性侵历史的人呢？无论他怎么动用关系，都不能让这种人继续有机会控制学生。如果几年以后风头过了，又开始带研究生搞项目，学生风险过大。

其次，怎么才能更大程度提高性侵者作恶的成本。

1995年的时候，如果有教授性侵犯了我的女朋友，我的第一反应会是先去打一顿再说其他。你可以说这是逞强，我也非常同意，但年轻时代估计做的出来。打一顿有用吗，自己背个处分，打坏了怎么办，这个能提倡吗？这些都是合理的疑问，但如果类似的事情积压了下来，过更久很可能爆发更加激烈。

那么不打行不行，如果一堆男生一起看着自己系里的那个陈小武，都不用打，他也要掂量掂量。问题是大家都沉默了，他就可以继续多年不停手。我常想，自己作为男生，看到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在眼前晃过，可能就过去了。如果去多问一句，发现事情不对，说一句你再敢这样我抽你，再告诉另一个同学，也许就能让一个同学免受长年难以忍受的伤害。

这些都不是能大幅度解决问题的方式，但不要以为，说一句靠法制靠社会风气改善就能微笑着糊过去。有那时间，不如想想实际的办法，我有想法，也会再补充。

四、后记

这是一篇豆瓣日记，仅供参考，并不是专门发表的文章，因为直接在豆瓣上写的，一定有很多缺点。我希望朋友们就事论事，乱扣帽子没意思，也没用。比如，“学生去打老师，那不是文革吗？”

能不能过过脑子，我说的是：如果遇到已知长期性侵学生的人，在这人有事都能摆平的情况下，举报投诉都没用（比如陈小武），真不如打一顿。我针对的不是教师群体，也不是特定历史时期作为弱者的教师，而是长期拿他没办法的性侵惯犯，他不是老师是队医，也不能都装不知道的，跟这种人不存在一样。

有些人是说什么都没用的，我说要举报零容忍，他装没看见。我说不能放过这种人，他说你这是鼓动大家革命，来文革那套？我说我说的不一定对，我只是拿出来想法探讨，他说原来是革命意志不坚决啊。这种人不是乡愿是什么，平时什么时候承认中国有法制民主，现在仿佛法制民主是他家的。

They have a problem for every solution. 这话是爱因斯坦说的。

另供参考：美国大学第九条的一些防止性侵犯/性骚扰的资料，我和朋友编译的：

<https://douc.cc/1QG4Gv>

2018.3.12 《王敖：请性侵惯犯离开教育界》

作者：王敖

来源：豆瓣，原文已被删

备份链接:

<http://www.jintiankansha.me/t/taZP1DlhbE>

我前一条豆瓣日记《关于学校里的性侵犯，我看到了什么，想了什么，能做什么》里，写道——“此人劣迹斑斑，长期性侵学生近 20 年之久，终于被迫换了学校。记得 2001-2002 年左右，我读书的时候，他曾带领自己几个女学生来我校交流。当时我年轻没看出任何不对，他们走后，一个来开会的上海著名作家说，“这是狼带着一群羊啊。”我曾跟很多熟人提过此事。”<https://www.douban.com/note/660149080/>

此人叫徐钢，下面是网上信息---

徐钢，英文名 Gary Xu，美国伊利诺大学（香槟校区，即 UIUC）东亚研究系副教授，哥伦比亚大学博士，专攻艺术文化理论、中国当代文学、电影、视觉文化研究，也是活跃的国际策展人。

此人在 UIUC 网站尚有信息，我掌握的消息是，徐钢跟多位学生有不正当关系，学校希望他自己走，所以不给排课。学生之外，连我的多位女性教师同事，一样只要有机会就伸手。我实事求是地认为，这样的人不能留在教育界。如果去国内大学，不知道的学生可能成为受害者，在此示警。

我正告徐钢，看到以后，欢迎你打击报复，什么告我诽谤造谣之类，来吧。走法律程序我陪你，不要咋呼一阵儿，就躲了。

你看看是我怕你，还是你怕我。有朝一日见面，咱们还可以坐下来聊聊。

补充:

1. 受过徐钢性侵犯/性骚扰的朋友，或知情人，可以在自愿前提下联系我，咱们把这事做得更好。人证就很重要（参考美国禽兽队医案件，很多是多年前）。有具体物证更好，没有也可以曝光揭发，只要情况属实，不论是否实名，能讲清时间、地点、方式，以及影响和后果即可。但我本人对他并无法律诉求，你们如果有，我可以参与协助。

2. 我跟徐钢决无私仇，明确一下我个人的核心诉求：示警，避免出现下一个受害者，让这种人离开教育界。如果他在国内大学任教或兼职，校方不作为，望同学周知。

3. 多位朋友给我发微信豆之类邮，支持并嘱咐我小心，在此一起感谢！也有朋友说我怎么这么有执行力，答案很简单，扪心自问，我是真的不怕，希望受过伤害的朋友也别怕，与其总是默默自己解决痛苦，不如打击这帮 losers，他们再有地位势力之类的，也是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目前这件事在知乎上也有讨论，欢迎大家前往，转发就是支持。

地址: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68596088?utm_medium=social&utm_source=w

[echat session](#)

2018.3.13 王敖呼吁知情者提供信息

《徐钢不当行为的信息搜集公告，呼吁受害人和知情者提供信息，欢迎转发》

作者：王敖

来源：豆瓣

原文链接：

<https://www.douban.com/note/660711916/>

徐钢不当行为的信息搜集公告

Wesleyan University 王敖教授于几日前在豆瓣、知乎等网站发文揭露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东亚系教授徐钢(已于 2017 年被取消终身教职)性骚扰，威胁，对学生采取暴力手段近二十年。该文引起了国内外网友的广泛关注，同时我们也意识到，如果想采取法律手段，我们需要更多的受害者和知情人提供证据。由美国法学院学生和律师组成的志愿者团体现在正在搜集信息。如果有知情人或者受害者想要为此提供信息，欢迎实名或者匿名把信息发至: uiucinfocollct@gmail.com。该邮箱只有一位持有美国执照的律师有登陆权限。我方不会在未经信息提供者允许的情况下，向任何第三方披露提供的信息。

向邮箱投稿不会形成法律雇佣关系。后续如果由律师鉴定能够对徐钢及学校提起民事诉讼，并且当事人自己有意愿，我们会将案子转交给可靠的法律援助机构，或者由我们的律师无偿负责这个案子。如果经过多方考虑，我们不建议使用法律手段，我们将出具中英文报告，转交给 UIUC 和各大机构媒体。在此再次感谢王敖教授和愿意发声的知情人以及受害者，是你们的勇气保护了更多人在未来免受伤害。

北美法律博士志愿者团队

2018 年 3 月 12 日

Notice: Seeking Information Regarding Gary Gang Xu's Misconduct

Gary Gang Xu is a former tenured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UIUC), before he was de-tenured in 2017. A recent online article published by associate professor Ao Wang of Wesleyan University revealed that Gary Gang Xu has repeatedly engaged in abusive conducts, including sexual harassment, intimidation, and physical violence, against students for the past two decades. As the revelation drew attention and support from the academic community and beyond, we as a group of volunteers made up of U.S. law practitioners and students have received more information from students, faculties, and Xu' 's previous co-workers.

In contemplation of potential legal actions, we invite anyone with relevant information to

contact us by submitting to uiucinfocollect@gmail.com, either anonymously or with your identity provided. One U.S. licensed attorney will have sole access to the email account. Your information will not be disclosed to any third parties without your consent.

No attorney-client relationship will be formed by submitting to the email address. If the monitoring attorney recommends lawsuits against Gary Gang Xu and/or UIUC based on the information received, we will entrust any legal proceeding to reliable legal aid institutions or selected attorneys on a pro bono basis with the informants' consent. If legal actions are not advised in the near future, we will issue in-depth report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to UIUC and other institutions as well as media outlets.

We want to express our utmost appreciation to Prof. Ao Wang and all of the informants and survivors who have spoken out or are coming forward with their stories. Your courage will stop the abuse and make a difference.

Legal Volunteers in North America
March 12, 2018

2018.3.15 深圳艺术双年展解聘徐钢

作者：深圳市罗湖区雏声初引艺术服务中心

来源：微信公号“雏声初引”

原文链接：

<https://enclavebooks.cn/share/article/8406>



2018.3.16 徐钢的声明

素材节选自：《徐钢否认性侵：王敖对我人身攻击，要走法律解决！到底谁在说谎？》

来源：微博@ 墙艺术-WallArt

原文链接：

<https://www.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218159593850819&mod=zwenzhang>

政治正确的道德鞭挞和网络暴力：我的回应

近一周来，王敖在中文网络各大媒体对我进行实名人身攻击，其言论属故意捏造并散布虚构的事实、足以贬损本人人格、破坏本人名誉、情节严重的行为，客观上对本人的生活造成了影响，民事上构成了侵权，刑事上涉嫌诽谤犯罪。在积极寻求法律诉讼的途径同时，我也在思考造成王敖这种肆意诽谤的网络暴力土壤。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境才会造成如此巨大的网络效应？

Me Too 运动是个伟大的运动，不论在美国还是中国，都在迅速改变性侵的现状，让利用权力达到个人私欲目的的性侵者无处藏匿。罗茜茜的勇敢，特别针对了中国学校的性侵现象，在客观上已经保护了很多学生不再受性侵犯。对这些我都是鼓掌欢呼，但是没有想到这把火居然烧到我自己身上。

王教授利用三年前的一个网络帖子，对我进行的实名指控，说实话，我一开始并没有当回事。因为整个指控是没有任何的真正的人证物证，在豆瓣群那样的高素质读者里，大家都会有很好的辨别能力。我平时从来不上豆瓣知乎，上周六晚上朋友告诉我，我就立刻给王教授写了一封英文信，同时拷贝给我的美国律师和我的研究生们。信里，我把王教授的中文指控翻成英文，同时把我的学术简历上所有的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名字都列上了，推荐他接触我的学生们，看他们怎样看待他们的导师。接着我又给王教授写了一封中文信，非常清晰而有礼貌地跟他沟通，接着再也没有跟王教授有过接触，让法律程序来解决。

网络的暴力是件很恐怖的事。一旦事件发生，蔓延的速度极快，通过好事者和旁观者的推动，达到爆炸性的传播效果。对于对我的不实指控，我一开始的选择是冷处理，希望事件慢慢平息下来，但是这件事今天已经蔓延到艺术圈，深深影响到了我跟同事们过去两年辛苦的成果，所以我不得不站出来做个回应了。

我不了解王教授，更不了解他投诉我的动机。但是我想他是出于义愤，在诗人的浪漫情绪和侠客情结下，带头除掉害虫。在反对性侵的运动中，需要有这样有勇气的人站出来。但是在事实不清楚的前提下站出来指名道姓，说得轻一点是冒失，说得重一点是犯了诽谤罪。文革时的记忆犹新，满天飞的大字报一夜之间搞倒、搞臭某人，是非常容易的事。还好我们现在是法制社会了，在中国和美国两边都可以通过法律解决诽谤罪和名誉侵权的通畅渠道。

王教授指控的核心内容只有一个，是三年多前最早发于北美吐槽君的一个名指控我的帖子。这个帖子没有对我指名道姓，但是后面的评论透露出我所有的个人信息，包括我家人的信息。我的律师团队第一时间接触了北美吐槽君，解释了那个帖子的漏洞和网络污蔑的法律后果，很快就撤掉了那个帖子，将传播效应控制在最低限度。那个帖子有多污，想必大家都知道了。过去三年多，我从未公开评论过那个帖子，没有为自己辩护过，冷处理的结果是留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王教授的指控就是没有落地的那只鞋子终于落地了。虽然我现在悲愤难抑，心底还是有一种

解脱感，该来的总算来了。关于那个帖子，我还是不能做任何评论，因为牵涉到当事人的隐私。当事人现在学习、事业都非常优异。我只是在这里提醒大家，美国的大学对这样的指控是非常认真地对待的。任何学生和老师的私情纠葛，学校都会进行深入彻底的调查。我的大学的调查是彻底得不能再彻底了。无论如何，那个帖子的前因后果有很多违背美国常识的事，请大家明鉴：如果我有家暴行为，早就在第一时间坐牢了，也早就出现在英文的各个媒体上了。美国的法律在这方面非常严谨，绝不会有漏网之鱼的。

去美国 26 年，教书近 20 年，我是一个非常敬业、教学效果杰出的教授。我的博士毕业生，90% 都找到北美各大学的通往终身职的教职，这在文科来说，不说绝无仅有，也是难上加难的。如果没有对学生超常的教导、没有四处积极推销我的学生，这是绝不可能做到的。学生们不仅跟我很好，跟我的家人也很好，节假日都是到我家里吃饭。出于保护自己、保护学生的目的，每次学生来我的办公室，我都是把门开着，跟学生保持着一种职业的距离。

我从来没有跟一个女研究生单独吃过晚饭，从来没有过不恰当的言论和举止，从来没有发过超过职业关系范畴的微信、短信邮件。如果有，这次铺天盖地的取证运动，早爆出截屏了。连跟别人合影，我都是小心翼翼，决没有任何不恰当的动作。

除了课，我在做展览时也接触过很多女性的工作人员。我跟她们的交流都是职业性的，从无单独接触过、从未有过出格的言行举止。

去年冬天在川美上过一周的课，成果卓著，有目共睹。离开川美后，就不停地推销这些学生们，为他们争取展览的机会，发给他们申请艺术奖全和展览的链接。川美学艺术的同学们可以作证，老师从未有过一丝一毫的出格的言行。

在这次的网络暴力事件中，我最失望的有三条：1、在群情激愤的时候，大多数人都缺少独立的思考和分析能力。2、各种谣言和各种落井下石都在这个时候满天飞，完全离开了王教授爆料的初衷。3、政治正确变成了一个“巫巫运动”，党同伐异，将个人私事和职业行为一股脑儿混在一起，各种义愤填膺的鞭挞。

我对于退出深圳艺术年展的艺术家们也表达深深的失望后绪。这个双年展不是我一个人的，是一个大集体两年奋斗的结果。我也不是唯一的策展人：我的两个策展同事跟我是平等的工作关系，她们和其他全体同事的劳动成果如果不能得到尊重，那不是对女性的实质性伤害是什么？艺术圈从来就不少争议，这是艺术的活力所在。用政治正确的道德高度，来清理艺术圈，来不分青红皂白地批判，这彻底违背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初衷。

我同意王教授的做法，提供一个能够真正保护举报者身份的渠道。如果有人真正有需要举报的，请发邮件给 uiucinfocollect@gmail.com。我愿通过那个法律志愿者的邮箱，跟任何一个举报者对质、对证。更会在法庭上，让证据说话。

法律的途径是一定要走的，也正在走。但是过程漫长。我不愿给我们的展览带来负面的影响，所以选择这个笨法子，正面回应。感谢我的支持者们，感谢那些为我担惊受怕的朋友们，感谢那些不恶意传播的朋友们，感谢那些会独立思考、独立存疑的朋友们。

2018.3.16 王敖回应徐钢，继续揭露

《王敖：回应徐钢教授的声明，继续揭露他，并以实际行动制止网络暴力，支持深圳的艺术事业》

作者：王敖

来源：豆瓣

原文链接：

<https://www.douban.com/note/661169004/>

徐钢教授终于公开发声了，他的声明的图片版会附在本文之后供大家查看。

在这里我要做的是

一，说一下这几天发生的一件事情，让大家看到徐钢自创的解决方案，以及威胁恐吓的一套方法。

二，然后，我会呼吁大家保护一个当事人 L（我愿意当她的的好朋友），支持一个协助我的兄弟张尔。

三，对于徐钢声明中的一些具体说法，微信上，知乎上已经有朋友进行了批驳，我不再重复，直接用他们的文字说话。

— 想让我把整个事件变成为深圳双年展策划的一个行为艺术(徐老师你什么意思?!)

徐钢人现在深圳，他的一个朋友 L 女士（L 不是她姓名中的任何字母），联系了我的好友张尔（飞地杂志的主编）。她告诉张尔，徐钢是冤枉的，想请张尔说服我放弃。张尔拒绝了，L 女士为了证明事情的严重性，她给张尔发了一张她跟徐钢的对话图（下文还会提到，简称图片 A）。



图中说，本周三将正式起诉我。要传达的讯息是如果想撤还来得及，到了周三就等着应诉诽谤吧。张尔问事情已经闹大，怎么可能说撤就撤，L 女士说了徐钢的解决办法，让王敖发声

明，说整个事件是徐钢参与的深圳双年展的一个行为艺术，用这个事件展示一个善良无辜的大学教授是如何被污名化的。事后，张尔觉得实在不可思议，并很快跟我通了语音。

L女士加了我的微信，在一番开场白之后



图中的文件是一篇长文，讲述了L本人的心路历程，并强烈要求我退出此事，其中还有一段威胁性的文字，因为下面的内容基本覆盖文章内容，就不贴了。



图片中“原创诗歌”图样是一篇微信公众号文章，内容是L女士的诗作。



“造成伤害对谁都不好”，听着像威胁，我用一只兔獠表达了警觉。



“但我更是资深艺术圈的人”，由于跟张尔语音通话讲的很快，我没具体问 L 是谁，误以为她是张尔常提起的一位大姐，某艺术馆的负责人，后来证明不是。很快 L 开始谈项目





跟 L 女士聊完后，我跟张尔一样感到不可思议，徐钢这是傻吗，还是在压力下头脑混乱了才出此下策？后来一想，徐钢在作恶的思路上一点儿都不傻。这么做对他可以说并无直接损失，如果我要把这些对话放出来反而会有顾虑，怕别人去人肉 L。

我来解释一下，徐钢说的周三提告并没发生。我在中国和美国都做好的应诉的准备，中国是北大 95 级法律系同学的律所，美国是耶鲁法学院朋友推荐的律师，我们做好了准备。迄今为止，还未接到徐钢方面的律师函。

徐钢提出周三提告，是一种对我的威胁。L 女士来当说客，聊天对话都是她跟我之间进行，回头徐钢可以完全否认跟她有关。比如，“L 女士是一位特别热心的好友，她自作主张想出这个办法，跟我是没关系。”或者，“L 女士曾追求过我，后来心理出现了点问题，她做这件事完全没通过我。”

同时，徐钢有可能想到了我不一定爆出这组图片，原因就是四个字“网络暴力”。如果我一气之下爆出不打码的图片，愤然指责，那么 L 就会被人肉出来，各种批判、谩骂、羞辱很快就会压垮她。假设 L 病倒住院，甚至有寻短见的想法，那就做实网络暴力。

二，那么 L 女士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不能转移视线，让她变成牺牲品。

通过几次聊天，我认为她是一个被徐钢欺骗的善良的人。我读了她的作品，水平高低且不论，是认真写的，有不少感人之处。在她跟我说话的时候，有部分内容我完全不知道说的什么。看下面的图



他（徐钢）的女儿受到威胁是怎么回事？我后来在知乎上看到一个回答才有点明白，徐钢常年在朋友圈晒出女儿照片，制造出爱家好男人的形象。我想是徐钢骗 L 女士，公开举报他之后，他的女儿遭到了人肉搜索，受到了威胁。L 女士听了信以为真，急着变成徐钢的一枚可以舍弃的棋子。徐钢在公众场合打了一位女生，怎么就成碰飞眼镜了呢，L 女士大概也不在现场，还是误信了徐钢的谎话。

L 女士为朋友出头，跟我的对话中时而温和，时而暴躁，我强烈怀疑有时徐钢就在他身边加料。她这么热心仗义，为徐钢，为徐钢女儿冒险出头，一旦她遭遇网络人肉，变成文革式的批判对象，她这就是走上悬崖跳火坑啊。

我其实已经爆了一些徐钢的图，徐钢造谣、说谎、威胁（用了侮辱人智商的方式）的证据（陆续更新）

我觉得击碎他谣言的目的已经达到，就没继续更新，而是发了李晋教授谈自己实名举报经历的文章。即使打码，我也不想贴图，我去跟 L 女士共同加入的一个群，不点名地说，有的群友还在为徐钢说话。我的希望是她能早点醒悟。

看了徐钢的声明，文章把对他滥用权利残害女生的揭发，变成了失去控制的网民暴行。我也同样反对网络暴力，那么来吧，让我们付诸行动，我郑重请求本文的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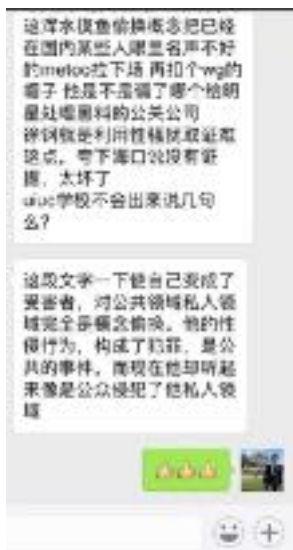
- 1, 放过 L 女士，不要花时间去做考证，挖黑幕。她是上当了，她很善良。看到别人对她进行嘲笑、谩骂、羞辱，请立刻制止。
- 2, 我已经检查过图片，但如果仍有露出个人信息的地方，请立刻告诉我修改。
- 3, 图 A 是徐钢和 L 女士的对话，后面的图是 L 女士和我的对话，为保护 L 只能都打码，如果对真实性有疑问，怀疑被打码的不是同一个人，张尔可以作证。再有疑问则暂时忽略，但以后有时间了可以请司法人员鉴定。
- 4, 徐钢的事情不要涉及他的家人和好友，他做的事他自己负责。
- 5, 反对留言羞辱匿名发声的受害者，看到别人那样做，请回应并支持受害者。
- 6, 不要说类似“艺术圈这么滥啊”，“深圳双年展就这水平啊，呵呵。”说风凉话没意思，张尔就是深双的积极参与者。让我们支持深圳双年展，支持张尔的飞地传媒，他们这两年资金有困难，非常不容易，深圳各界的朋友不要去捧徐钢，不如给张尔帮一把。

最后，贴一张所谓徐钢中国律师的图，由于我刚学会打码，这么复杂的图由好友徐振宇进行处理，画风不一样了。确实是著名律师，因为上过新闻，参与过大案，经验绝对丰富，不知道徐钢是不是现搜的。



三 对徐钢声明的具体内容的回应

我懒得搭理你那些虚假的碎碎念，而且我的艺术界好友和网友的批驳已经很有力。



知乎评论：

Survivor2018Survivor2018 2 小时前

一个侵犯过多名女学生的人，一个对多名女性造成过实质性伤害的人，居然能够堂而皇之写出这么长一篇虚张声势的声明。真是开眼。

Survivor2018Survivor2018 2 小时前

在给王敖教授的信里把所有学生名单列出，其实也是一种变相威胁。背景补充一下：徐钢在北美学界是出了名的爱收女学生。所以这份名单里大部分都是女生。这么多年过去，很多女学生已经过上了新的生活。他等于是进一步逼近，将受害者们提前置于二次伤害的边缘。文中甚至还提到：“牵涉到当事人隐私。当事人现在学习、事业都非常优异。”这和当年对我的威胁如出一辙，言下之意就是，你如果去告我，我们斗个鱼死网破，你现在拥有的一切都会岌岌可危。

不过这篇漏洞百出的弥天大谎，徐钢只敢发在自己朋友圈里。他自以为得意的点在于，有很多学生也在他微信上，此篇一发出，相当于是一个服从性测试：如果不给他点赞，如果不挺他，就是爆料人。这是徐钢一向的对内高压手段。

Survivor2018Survivor2018 2 小时前

本次事件爆发不到一周，他已经找到多人进行威逼利诱。并试图通过多种手段钓鱼，想知道到底是哪些人站出来爆料。最后他竟然说“我愿意通过那个志愿者的邮箱”，似乎里面的爆料他都能看到，进一步吓退投稿人。在此郑重声明：志愿者邮箱是完全独立、保密的，只有一名持美国律师执照的志愿者能看到投稿。请不要被徐钢自作聪明的伎俩吓退。

Survivor2018 2 小时前

既然如徐钢自己所标榜，他是如此这般的正直，从未侵犯过女学生，那为什么 UIUC 要把他

除名呢？他在 UIUC 官网已经查无此人。本已经拿到终身教职，该是情节多么严重，才会被彻底踢走呢？

文中还有多次明眼人一看就知的偷换概念，在铁证面前混淆视听，已知受害者是本科生，他就举研究生的例子。展览时有工作人员被他肢体攻击，他居然还能大言不惭地说出“从未有过出格的言行举止”。

Survivor2018Survivor2018 2 小时前

初看此文我很气愤，可是到最后我都气笑了。如此经不起推敲，贻笑大方。

痛苦、耻辱、压力本来就不是受害者应该承担的，现在终于轮到徐钢惶惶不可终日。再次感谢各位志愿者、关注者的不懈努力。感恩有你们，目前已取得许多阶段性胜利。未来可期！

作者：匿名用户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68596088/answer/341007708>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看过 X 的回应声明以后，我感到无比愤慨，简直无法用语言描述自己的震惊和恶心，只能说再次成功刷新了我的三观，让我意识到世界上还真有如此恬不知耻的人存在。首先，他通篇理直气壮的论调，底气就来自于他看准了不太会有直接受害者站出来指证他。他完全就是在赌这一点，而且觉得自己会胜利。坦白讲，直接受害人很难站出来，因为要么已经熬到毕业参加了工作（有的还是老师，甚至已经是教授），要么已经不堪压力中途退学，要么已经转学到别的大学读博，有的即将结婚，有的已经结婚生子。。。女生出于对名誉和可能的猜忌的顾忌和考虑，往往不愿“自揭伤疤”、不会站出来指证。站出来是需要巨大的、难以想象的勇气的。何况这里面水那么深。。。涉及到权利、金钱、利益、名声、利益共同体（一损俱损）等等等等，有的事情很难说。。。这样说估计还不够清楚，那就再直白一点：他在“声明”里说写信抄送给他的研究生们，其实就是进一步胁迫她们（对，据了解，他的学生基本全部是女生，听那边的朋友说还美其名曰“美女军团”）、暗示或明示她们不要乱讲话。其次，他通篇只谈 2015 年那次被起诉的事件，实际上是转移焦点，模糊大家的视线。给大家错觉，似乎这次只是旧事重提，没有新的事情被挖出来。可是我们都知道、也已经看到，无数新的细节和事件以及被侵害人的发声。有人说“研究了一下，有人说他 02 年才从哥大毕业，那么这个指控，是真的？不会只是道听途说吧？”在美国大学，实际情况是：读硕读博的时候可以代课或者独立教课，硕士博士加起来一般都要很久，至少六年，所以全部加起来绝对不止 20 年！我们可以推断，在长达 20 多年里，有多少人受到侵害！再次，就 2015 年那次事件，他竟然恬不知耻地说“过去三年多，我从未公开评论过那个帖子，没有为自己辩护过”。可是据了解，他当时在朋友圈、新浪博客等上面发了无数帖子为自己辩护、强词夺理、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现在他已经删除了大部分帖子，可是新浪微博上还残存一个当时他为自己辩白的帖子：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840e0d0102vpy8.html（已经截图保存）。说到删帖，顺便表示一下对百度等媒体的失望，在国内用百度等基本搜不到任何相关内容，X 一定是花了不少钱、动了不少关系吧。呵呵呵。。。



他竟然最后还匪夷所思地让受害人把证据发到那个王敖大哥提供的律师邮箱。我只能说：我的妈啊！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厚颜无耻的人类！我看他就是笃定不会有受侵害者站出来、至少没有什么证据（毕竟过了这么多年了）。另外，普通读者会觉得他在自清、他无畏。而受害人会误以为他可以进入邮箱，会需要与他对质。否定了律师和志愿者原来的承诺：保护受害者，只通过法律途径对峙。这种险恶用心，真是一石双鸟！坦白讲，这件事我看最后大概会不了了之----就像2015年那次一样，时过境迁、来国内照样混得风生水起。据了解，2015年那次受害人迫于种种现实的压力撤诉之后，侵害人就厚颜无耻地大放厥词说什么“正义终于得到了伸张！清者自清”，实在让人恶心、无语。侵害者可以肆无忌惮到这种令人发指、匪夷所思的程度，真是让人瞠目结舌、无言以对。所以说，如果直接受害人不大批地站出来，纵然有热心的侠士（比如王敖大哥）代为发声，最终也难逃被冠以“道听途说”、甚至“公报私仇”的骂名。。。最后，为侠客喝彩，为受害者打气，为侵害人不耻。

最后是徐钢的声明
(见前文)

2018.3.19 UIUC 校方称，徐钢教授被指控性侵而辞职

作者：Wang Yiwei

来源：澎湃国际版 Sixth Tone

原文链接：

<http://www.sixthtone.com/news/1001927/chinese-university-of-illinois-professor-accused-of-sexual-abuse?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译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H4_KYOBRe-5zTgEccRSDmA

原编者按：一名前伊利诺伊大学学生说，徐钢强迫她进行“令人惊骇的”性行为；另一名学生说，他的好几个女学生没毕业就离校了。本文翻译自澎湃国际版 Sixth Tone。

校方称，教授被指控性侵而辞职

Wang Yiwei/文

王立秋/译

本文于 2018 年 3 月 20 日根据新的信息进行了更新。

本周一，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 (UIUC) 一名女性发言人告诉 SixthTone，该校副教授徐钢，也即盖里·徐 (Gary Xu)，将于今年八月辞去他的教职。

徐钢之前的一些学生指控他性侵、性骚扰、或性胁迫。

最近，徐钢的名字也在中国的知识问答平台知乎上一个关于被怀疑或指控性侵女学生的教授的帖子里冒了出来。就在前几个月，中国的高校学生和校友发起了一波针对高校教师性侵学生的运动。

上周，两位女士接受 Sixth Tone 的采访，根据她们的说法，她们经历了徐钢不检点性行为侵害。出于隐私，这两位女士都拒绝使用真名。

一位上过徐钢在 UIUC 开的课的女士告诉 Sixth Tone，在她认识徐教授一年多后，他就趁她没有防备，对她进行了第一次骚扰。“之前在他身边我都没想到要警惕”，她说。

在第一次骚扰后，这位女士说，徐钢强迫她参与她不想要的、被她描述为“令人惊骇”的性行为，轮番使用充满感情的言辞和险恶的威胁来逼她就范。因为害怕被认出是谁，她没有明说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在那段时间里，我的生活被毁了”，这位从前的学生回忆说。“我很自卑——我觉得自己的身体脏了。”她说她受到了身体和心理的伤害，并补充说，她还注意到，其他 UIUC 的学生也和徐钢发生过性关系，包括一位本科生，后者于 2015 年向学校举报了他。

在 2015 年一封致媒体的公开信中，举报徐钢的那个学生写道，徐钢与数名女学生发生过性关系。她说，就她的情况而言，徐钢一直很暴力，经常打她。“这样的教授完全就是暴君”，她这样写道。

3 月 10 日，卫斯理安大学副教授王敖，在社交媒体豆瓣上写了一篇长文，细数了他在自己研究期间知悉的性骚扰案例。当时，他并没有提到任何人的名字。王敖告诉 Sixth Tone，豆瓣删除了他的日记，不过，在微博平台上还可以找到这篇文章。

后来，王敖还是在知识问答平台知乎上说出了徐钢的名字。王敖在那篇一开始发表在豆瓣上的文章中说，在自己还是学生的时候，他的一个好友就告诉过他，一位教授——在知乎的文章里，王敖披露，这位教授就是徐钢——是如何强行搂抱她的。在那以后，王敖曾见过徐钢，也听其他人说过类似的事情。

王敖呼吁徐钢的受害者站出来，向一个计划采取法律行动的北美志愿者团队提供证据。绝大多数中国网民都在支持王敖，谴责徐钢。周四，一位艺术家宣布，他不再参加深圳的一次艺术展览，该展览的主要策展人就是徐钢。当日，该展览的组织方称，徐钢与展览再无瓜葛。周五，Sixth Tome 致电该机构，但没有得到应答。

在周一徐钢写给 Sixth Tone 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徐钢称本文“不公正且不真实”，并且说，上面提到的第一位女士的情况本可以不“像她描述的那样糟”，不然她早应向大学或警察举报他的话。

徐钢还提供了在遭到指控后，他现在和以前的学生支持他的信息的截屏。“你可以看到，我得到了我的研究生一致而明确的支持。”

在发在自己微信朋友圈上的一条长消息中，徐钢还驳斥了王敖的指控，说他从未使用过不当的语言，或与学生有过不当的接触，或发送过任何涉及专业以外问题的信息。

不过，另一位徐钢的指控者告诉 Sixth Tone，她听过多次关于徐钢不当言行的举报，从亲姑娘的脸，到评论申请学位项目的女生的身材长相。她说，在自己还是徐钢学生的时候，徐钢在其他学生忤逆他的时候经常会变得充满攻击性，甚至还会威胁不让他们毕业。

“徐钢对每个受害者的侵犯手法都不一样”，她说，“就好像他为我们每个人都订制了一套个人化的方案那样。”这位女士还称，一些女学生因为徐钢而退学。

在本文发布后，UIUC 的一名在读博士生联系了 Sixth Tone，确证了这个说法。他要求匿名，因为他担心被认出是谁，可能会影响到他的毕业，或未来的工作前景。

这名博士生说，2014 年到 2015 年，就有两位女士在如何处理同样的困境上向他寻求过帮助：徐钢要求她们去“照顾”一位和他发生过性关系的本科女生。

“在这点上，她们非常明确，即她们离开[退学]，是因为徐钢徐钢的行为，[否则的话]她们很可能会留下来。”两位女士都说，她们害怕徐钢，因为徐钢有时会威胁，要是不服从他的要求的话，他就把她们踢出项目。

这名博士生说，这两位女士中有一位申请了其他项目，在没拿徐钢推荐信的情况下就离开了 UIUC，而另一位——他说这位女士是他的好友——则彻底离开了学界。“她告诉我，徐钢反复无常，喜欢骂人”，这名博士生说，他还补充说，徐钢在这位女士在没有经过他的同意的情况下与其他教授通信后告诉她，他不会再给她任何指导。

但在给 Sixth Tone 的邮件中，徐钢否认了这些说法，他说，他的毕业率是百分之一百。“我从没带过从伊利诺伊大学退学的学生”，他写道。“他们都毕业了，要么拿到了硕士学位，要么拿到了博士学位。”

UIUC 有近六千名中国学生，这里中国学生的人数，比任何一所美国大学都多。截止周五下午，徐钢在学校网站上的教师个人资料页面已无法访问，尽管在本周前些时候，他还被列为传媒学院的“雇员”。在徐钢微博账号的个人简介中，他依然把自己描述为“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终身教授”。

尽管大多数网民的愤怒都直接落到了徐钢身上，也有一些人指责大学没有为学生提供更多的保护。

“学校应该贴一个通知来警告我们”，那个声称徐钢性侵过她的学生说。“不然，像他这样的

人会潜入另一所学校或另一个领域，继续做同样的事情。学校对这件骇人的事情处理不当，我认为这是一种对学生的背叛。”

周一伊利诺伊大学回应了这个事件。“在被告知有可能损害或影响我们的学生或其他人的安全的事件发生的时候，校方都会调查并采取适当的行动。”该校负责公共事务的副校长，罗宾·凯勒 (Robin Kaler) 通过邮件告诉 Sixth Tone。“不过，我们不能讨论或公布此类调查的细节。徐钢博士现已不再授课，他的终身教职也只持续到 2018 年 8 月，到他从学校辞职的时候。”

更正：先前的版本说徐钢在 2015 年就被取消了终身教职。但伊利诺伊大学告诉 Sixth Tone 徐钢将保留他的终身教职直到他辞职。我们也更新了这篇文章的正文，把徐钢、王敖、凯勒和在读博士生的评论加了进去。

2018.3.21 徐钢的律师函

来源：微博@王敖来自特拉瓦星

原文链接：

https://weibo.com/2119384230/G8rLz709s?from=page_1005052119384230_profile&wvr=6&mod=weibotime&type=comment#_rnd1561737820807



广东馨信律师事务所
律 师 函

(2018) 馨信律函字第 102 号

致王敖先生：

广东馨信律师事务所接受徐钢的委托，指派孙小龙、黎人豪律师就王先生在豆瓣、知乎及微博上对委托人徐钢进行诽谤的相关事宜，郑重致函王先生如下：

王先生于 2018 年 3 月 10 日至 2018 年 3 月 18 日期间在豆瓣、知乎及微博上发文，指认委托人徐钢“行迹劣迹斑斑，长期性侵学生近 20 之久，终于被迫换了学校。”而从您在豆瓣及知乎发布《徐钢不当行为信息征集公告》来看，您对您所做的言论并没有任何证据。

我们相信，对于教师利用地位和职权性侵学生这个行为，包括我们在内的每一个人都充满了愤慨。不说 20 年之久，不说多名学生，哪怕只有一起、一天。行为人都无法立足与社会之中，并受到万人之唾弃。同时，我们也应当认识到，对于一个毫无根据的、严重损害他人名誉的恶性指认，从广域来看，大部分人对此没有感觉，甚至是一种看热闹的心态。但是，每个人都不愿意这种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该类行为之恶劣性在我国也同样是上升至刑法的高度。

在几日前，联合国安理会针对俄罗斯间谍在英国遭遇神经毒剂袭击一事召开了紧急会议，面对英国莫须有的关于俄罗斯使用神经毒剂的指控，俄罗斯代表作出如下发言：“俄罗斯呼吁英国政府，放弃那种属于 19 世纪的帝国主义做法，别再发什么最后通牒、威胁、还有毫无证据的指控了。放弃殖民的习惯，回到法律管辖的领域来吧。”我们认为，该发言所体现的法治精神也适用于本次的事件。王先生在听闻委托人徐钢存在性侵女学生的事件后，是否考虑过该事件存在虚假的可能性？作为一名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教授，自身本身没有任何证据，便公开的发文指认他人甚至还公开征求证据是否有违一个学术人员应有的客观性和严谨性？对于这样一个莫须有的事件难道不应该审慎地调查取证，了解事情的真相以切实保护弱勢的学生；而非急于站到一个队列表明自己的立场吗？

现今,王先生您的言论显然已给我们的委托人徐钢先生造成了巨大的经济以及精神上的损害。限您于收到本律师函五日内删除您于各种公共平台发布的对徐钢先生毫无证据的指认并公开向徐先生赔礼道歉；于收到本律师函十日内与本所律师或徐钢先生本人沟通，协商相关事宜以求将因您不慎之言论对徐钢先生造成的损害降至最小。

如您在上述期限内不删除您于各种公共平台发布的对徐钢先生毫无证据的指认、不公开赔礼道歉或不与我方进行协商，我方将通过法律途径追究您的相关责任。

特此函告

务请审慎对待

广东馨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一日

附：

联系人：孙小龙

电话：13620203021

联系人：黎人豪

电话：13825274059



2018.3.22 徐钢接受艺术新闻采访，回应性骚扰指控

《中国艺术教授回应性侵指控--徐钢已被解除深圳双年展策展人身份》

作者：丽萨·莫维斯

来源：原文来自艺术新闻，译文发自王敖微信公号“AoAcademy”

原文链接：

<https://www.theartnewspaper.com/news/art-professor?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译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V2a7fUDVvVIXXZ0_EOJnyQ

丽萨·莫维斯/文

王立秋/译

2018年3月22日 14:41GNT

原载《艺术新闻》

策展人、在中国和美国大学任教的教授徐钢，回应了性侵和身体攻击的指控。这些指控使他丢掉了五月份即将开幕的深圳双年展主策展人的身份。

徐钢(也即盖里·徐)向《艺术新闻》明确否认了这些指控。“以反性骚扰为名的网络暴民的本质真可怕”，徐钢说，“我百分之百支持#MeToo运动，但这件事情跟它真是一丁点联系都没有。首先，你得有一个真正的原告，而不是二手的推测，然后你还得有第二个、第三个真正的原告出来，来核对时间、地点、以及置她们于危险之中的[那些她们所说的事件]的全部细节。”

最初的指控

上周，一些女性指控在伊利诺伊大学香槟校区(UIUC)和四川美术学院工作的徐钢有性和身体上的冒犯行为。

这些指控最早是由康涅狄格州卫斯理大学的文学教授王敖发表在中国的社交网站豆瓣上的。王敖称认识一些受害者。他没有公布徐钢的名字。该文被网站管理者删除了。于是 3 月 12 日，王敖在另一个社交网站知乎上重发了这篇文章，这一次，他公布了徐钢的名字，并分享了一则来自一个自称北美法律志愿者的团队的信息，鼓励更多人说出徐钢的不当行为。该团体称，在过去二十年里，徐钢一直有此类行为。3 月 14 日，一名女性以“幸存者 2018”为名在知乎上回应说，在她还是徐钢的学生的时候，徐钢曾强迫她和他发生性关系，并威胁说如果她反抗或举报他，就毁掉她的学术生涯。

她的帖子很快在“联合公告”(United Motion，一个艺术家、策展人和批评家组织，旨在为艺术工作者提供发声平台)的微信号和《艺术论坛》杂志的中文版上传开了。二者并提及 2015 年徐钢和 UIUC 另一名女学生之间的一件广为公开的事情，当时网上就有过报道。

“幸存者 2018”以匿名为条件，向《艺术新闻》证实了她在知乎发布的帖子的内容，并说她愿意出面指证徐钢。“我依然害怕”，她说，“因为徐钢已经联系到了一些受害者。我不想成为下一个。据我所知，其中有人遭到了威胁。我不知道细节。之前她们还愿意接受采访，现在她们犹豫了。”

中国刊物《第六声》(Sixth Tone)的后续报道给出了两位匿名女性的描述。她们都是徐钢在 UIUC 的学生，其中一位指控徐钢强迫她和他发生性关系，另一位则描述了徐钢对自己女学生的持续的不当行为。

UIUC 的一位发言人告诉《艺术新闻》，徐钢“现已不再授课，但他的终身教职会保留到 8 月 16 日，届时他将从学校辞职。”

更多的指控

徐钢之前的一名学生匿名告诉《艺术新闻》，这位教授和她的同学（这位同学拒绝公开自己的名字）曾有过一段广为人知的、持续了很久的浪漫关系，但在 2014 年 4 月，这段关系却爆发为一场斗争。卷入这段关系的那名学生威胁要自杀，并去了徐钢家，导致被捕，后被释放。2015 年 8 月，徐钢在中国博客平台新浪博客上发文称，该女生是跟踪狂，威胁要伤害他家人的生命；3 月 19 日，一个女性主义微信订阅号重发了该女生当时发布的眼圈淤青的照片，以及她于 2015 年 8 月 10 日向第六巡回上诉法院(Sixth Judicial Circuit)申请的针对徐钢的限制令的照片，但这些照片次日就遭到审核并被删除了。

与《艺术新闻》交流的那名学生谈到，她的另一个同学在 2014 年试图帮助那名与徐钢有染的女生之后，被徐钢以取消奖学金和开除威胁，并因为他持续的心理骚扰而离开 UIUC。她说，在涉及到他的女学生的行为时，“徐钢是个控制狂”，他在嘲笑她们的智力的同时，把她们当秘书用。

徐钢说：“这些攻击来自三年前的一个帖子。来自一个中文八卦网站。在美国，那个帖子很快就在我律师的要求下被撤掉了。但你知道，这些东西永远不会消失”，徐刚说。“三年前的那个帖子是一个匿名贴，它没有提到人名，它只是说，美国[中西部]某个大学的一名学生与与一名教授有染，以及她被家暴，被送进监狱，被绑架，等等。”关于该指控的真实性，徐刚说，它不存在“任何真实性”。你应该“相信美国的法律系统。如果我真的有过任何家暴行为，那我就惹上法律的麻烦，就会有被捕记录，就会被限制旅行，就会有许许多多、许多其他的东西了。”

被指控的攻击

最近的报道也突出了 2013 年三亚艺术季期间发生的一件事情：徐钢打了他的共同策展人黄笃的女助理，牧峤。

徐钢说，他没有“蓄意”打牧峤。他说：“展览场地缺很多东西，所以我真的很忙。在我吃晚饭的时候，我的助理冲了进来。她说她被呼来唤去，她差不多是哽咽着说，她因为关于一个存放空间的使用的争执，被“由牧峤带领的”至少有五个人的一群人恐吓。“牧峤要求我的助手尽快把一个泰国艺术家（萨卡林·克鲁昂）的作品移开，这样他们才能用那个地方来放他们自己的艺术家的作品。”在移动的时候，“他们损坏了几个地方，这对我们，对任何展览来说都是绝对不可以的事情”，而且那场展览没有买保险。

“你可以想象我有多愤怒”，徐刚说。“所以我冲了过去，他们看到我冲过去，每个人都来拦我，至少有五六个人试图拉住我，我挣扎着向那个房间走去。我终于挣脱了他们的阻拦。我挥了我的胳膊。你知道，当你要从一群人中脱身时，你得特别用力地挥动你的胳膊才行。我挥了我的胳膊，而牧峤就站在一大群艺术家前面。于是我的手背打到了她的脸……我绝没有要故意打她，这是我走的太快，动作太大导致的结果。”徐刚说他被拉出了房间。他冷静下来后回去道了歉。“我当时说，如果我真的打到了她，那现在就报警吧——我请你们报警。这是在中国的标准流程。你去报警，警察过来，警察解决一切问题。但没人认为这件事情严重到要叫警察。”徐钢又补充说：“我保留采取法律行动的权利，因为我想要控告她夸大事实，在她的叙述中忽略之前的所有事情”。

“那不是事情的全部真相”，牧峤告诉《艺术新闻》。牧峤回忆当时在场的有十多个人。“我能够理解他是出于愤怒，为了展览，我当时就原谅了他，所以才没有报警。我们的决定对他太宽容了。”

徐钢在 2013 年三亚艺术季的两名助理也向《艺术新闻》讲了此事，并验证了牧峤的说法。“我不认为那是个意外。我不觉得是，尽管事后大家那么说”，一名助理说。“整个项目就是一团乱”，一个宾馆被改装成展览地点。装修的延迟意味着克鲁昂的作品要存放在展厅里，而那里又是黄笃的展区的一部分。“他们想移开作品，这样他们才能开始布展，他们不能再等了，所以黄笃和几位艺术家开始把作品往外搬。”

3 月 16 日，深圳双年展的主办方，罗湖区维声初引艺术服务中心在微信上发文称：“我中心本着传播艺术正能量的态度和使命，经研究决定，现中止与徐钢关于‘深圳艺术双年展’的合作，解除其策展人身份。”

精心策划的抹黑运动？

徐刚说，双年展办公室并没有给他任何关于解除身份的通知。“这事情后面有人，有人有动机，有人能从双年展撤掉我这件事中获利，要么就是有人能够从停办双年展这件事中获利”，他说，“深圳有许多竞争，这里有十多个所谓的双年展，而一些关于我们的双年展的新闻和介绍不顾事实地瞎说[这是]深圳唯一一个国际的、大规模的双年展。有人被这样的说法给激怒了。”

截止发稿，深圳双年展的网站已经下线。早在二月中旬，在围绕徐钢的争议开始之前，参加这次展览的艺术家就已经被告知，该项活动可能会被取消。

徐钢说他计划“继续和我的美国律师谈这件事情，我要求道歉。”

昨天，徐钢在社交媒体上用中文发布了一封广东磐信律师事务所给王敖的长信，要求王敖停止发文并撤回先前的文章。王敖说他并没有直接收到那封信，而只看到它在网上流传。

一封更短的英文信，也以类似的方式，发在了徐钢的社交媒体上，这封信的开头是这样写的，“Re:可能构成诽谤——女士们，先生们：徐钢博士注意到，有一则虚假地、诽谤地指控徐钢博士的辱骂虐待行为，包括针对学生的性骚扰、恐吓和暴力的故事，可能会被或已经被你们的机构转发”。该信继续写道，“这些故事和各种媒体的转发构成了对徐钢博士的严重的、有伤害性的诽谤，故事的原作者和转发者都要为此负责。在这里，我要求你们立即撤掉这些原发或转发的诽谤性指控，并立即删除一切相关的文章和评论。”

2018.3.24 王敖：关于徐钢事件的统一说明

作者：王敖

来源：微信公号“AoAcademy”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uuiBbTArlyIF63-gTA4Pbw>

从3月10日我实名揭露徐钢到现在，已经有两周时间，在此我对事件进展做个统一说明。作为举报人，我的诉求是示警，希望广大学生加强自我保护。但事情发展到现在，关键点已经不是我怎么揭露徐钢，而是关注受害者发声，推动法律程序。

法律程序分两方面。首先，如果徐钢想还自己清白，请尽快提告。我从揭发徐钢的第一天就明确说过，欢迎他这么做。网络和社交媒体主要用于示警，如果想看揭发徐钢的证据，在法庭上就可以看到。

另一方面，按照法律，我不是受害者，无法替受害者们去打官司。我不是法律专业人士，也不能给别人提供法律建议。在美国，走法律程序需要一定的时间，对美国司法程序略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投入此事的法律界人士不会浪费时间，他们一直在积极推进。

参与此事的很多位法律界人士，有核心有外围，有分工有层次。除了北美法学志愿者们，

还有耶鲁法学院校友，北京大学法学院校友。其中，耶鲁大学法学院张泰苏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汪庆华教授，北大法学院 95 级公推的几位代表，都为此事提供了大量的支持和帮助。

总结一下，1)我会继续示警。2)望徐钢尽快提告。3)法律程序正在推进。4)请继续支持受害者发声。

王敖

2018 年 3 月 24 日

2018.9.8 王敖实名揭发前 UIUC 徐钢教授性侵学生进展通报

作者：GreenFire

来源：微信公号“AoAcademy”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2MjMzODUzOA==&mid=2247486940&idx=1&sn=6066e94acb8377a0ece896948dc9968b&chksm=ea4def59dd3a664f095357730ba0771a71a26c5bd247a0768c121157c38f7545ba9444c98c58&token=1702050062&lang=en_US#rd

事件回顾：今年 3 月，美国 Wesleyan University 王敖在网上实名揭发时任教于美国 UIUC 的徐钢长期性侵犯学生。事情发生后，UIUC 官方网站撤销了徐钢介绍，并告知媒体徐钢在被揭发之前就已经计划辞职，而徐钢在国内参与的深圳艺术双年展宣布解聘作为策展人的徐钢。事件的更多介绍详见文后链接。

3 月中旬，王敖收到徐钢美国律师的信函，并开始准备在美国应诉。4 月底，徐钢在深圳市罗湖区法院起诉，要求判因王敖揭露他为性侵惯犯而赔礼道歉、在公开媒体上恢复名誉、并支付 285.5 万元经济损失（深圳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可以获得的补贴 200 万、西安美术馆解除策展合同损失的 15 万、深圳维声初引艺术中心解除工作合同后未到手的工资 70.5 万），还有精神损害赔偿金 10 万。

民事起诉状

原告：XU GARY GANG，男，护照号码：略

被告：王敖，男，汉族，公民身份证号码：略

请求事项

请求被告停止其侵害原告名誉权的行为，公开赔礼道歉，并在公开媒体上恢复原告的名誉、消除对原告造成影响；

请求被告向原告支付经济损失 2,855,000.00 元；

请求被告向原告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 100,000.00 元；

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以上合计人民币：2,955,000.00 元。

事实与理由

原告原为伊利诺伊大学香槟校区终身教授，为响应祖国的人才引进计划。2017年3月1日，原告与深圳市罗湖区雏声初引艺术服务中心签订劳动合同，合同约定原告月薪3万元人民币。

2017年7月12日，原告取得由深圳市外国专家局发予的A类外国人工作许可证。深圳市罗湖区雏声初引艺术服务中心于2017年8月起为原告购买五险一金。而后原告被任命为“2018'开放源'深圳艺术双年展”策展人。

至2018年2月1日，原告已满足申请深圳市孔雀计划的全部条件。作为原世界排名前50名大学的终身教授，依据《深圳市海外高层次人才认定标准（2016年）》及《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关于深圳市高层次人才奖励补贴发放有关事项的通知》，原告可作为B类人才申请200万元人民币的人才引进补贴。2018年3月10日，原告还被西安美术馆聘请为“2018年西安当代艺术展”策展人，薪酬为15万元。

正当原告事业如火如荼进行之时，被告于2018年3月10日至2018年3月18日期间在豆瓣、知乎及微博上发文，指认原告“行迹劣迹斑斑，长期性侵学生近20之久，终于被迫换了学校。”该发言立刻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仅一周时间，其诽谤原告为性侵惯犯的文章浏览量就达到了977,344

名用户。2018年3月12日，被告还于豆瓣、知乎及微博上发布《徐钢不当行为信息征集公告》一文征集相关证据。可以见得被告并无任何证据便公然诽谤原告。

原告作为其行业的领军人物，随之受到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声讨。原告所在单位也迫于舆情，终止了原告“2018'开放源'深圳艺术双年展”策展人职务并解除了与原告的劳动关系。由于劳动关系的解除，原告的孔雀计划的申请也被搁置。西安美术馆也于2018年3月22日解除并停止了原告策展人的事务，接二连三的打击使得原告几近崩溃。

原告认为，公民的名誉权受到法律的保护。原告作为一名有着较高社会地位的外国专家，被告毫无证据的诽谤行为对原告名誉造成了远高于一般情形的损害，也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精神伤害及经济损失。综上所述，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恳请判如所请。

此致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具状人：GANGXU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七日

应当指出，王敖是中国公民，持有美国绿卡，长期在美国生活和工作，徐钢则是美国国籍。我们不禁要问，一名美国人，不远万里地来到中国，起诉一名定居在美国的中国公民，这是神马样的国际主义精神！在得知徐钢选择在中国起诉之后，我方立刻应诉，由为罗茜茜举报北航陈小武教授提供法律支持的万淼焱律师代理，并开始了积极取证的工作。同时，经过耶鲁大学法学院校友的联名推荐，国际著名律师，2017年《自然》杂志十大人物之一的 Ann Olivarius 接手了在美国进行调查徐钢事件的法律工作，并联系了一批幸存者和知情人。

事件进展：8月13日，万律师收到罗湖法院寄来的驳回徐钢起诉的裁定书。驳回原因是根据法院调取的出入境记录，徐钢在深圳没有居住满一年。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粤 0303 民初 11651 号

原告: XU GARY GANG, 男, 美利坚合众国公民, 护照号码: XXXX (马赛克)
委托诉讼代理人: 孙小龙, XXXX (马赛克)。职业证号: XXXX (马赛克)。
委托诉讼代理人: 黎人豪, XXXX (马赛克)。职业证号: XXXX (马赛克)。
被告: 王敖, 男, 汉族, XXXX (马赛克)。户籍地址: XXXX (马赛克)。公民身份证号码:
XXXX (马赛克)。
委托诉讼代理人: 万淼焱, XXXX (马赛克)。
原告 XU GARY GANG 与被告王敖名誉权纠纷一案, 本院于 2018 年 4 月 24 日立案后, 已发进行审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 受侵权的公民住所地, 可以认定为侵权结果发生地。在本案中, 本案的侵权行为实施地并不在深圳市罗湖区; 同时, 原告为美利坚合众国公民, 根据其出入境记录, 可以显示其并未在深圳市罗湖区稳定居住满一年以上, 而被告持美国永久居民证, 工作地及住所亦无证据证明在我国境内, 故深圳市罗湖区非本案诉争的名誉权侵权行为的结果发生地或被告住所地。原告虽提供了昇逸酒店(深圳)有限公司住宿登记表, 以此表明其在深圳市罗湖区居住满一年, 但该证据与深圳市公安局所登记的出入境记录相悖, 本院不予认定。综上, 原告所诉的侵权行为的实施地、结果发生地、被告住所地均不在我院辖区; 鉴于原告作为外国公民, 其亦不能证明在我国境内其他辖区存在本案纠纷管辖的连接点, 故对原告的起诉, 本院予以驳回, 原告可向有管辖权的外国法院提起诉讼主张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五条、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 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 XU GARY GANG 的起诉。

本案不收取诉讼费, 原告已缴纳的案件受理费 15275 元, 本院予以退还。

如不服本判决, 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尤 波
审 判 员 郑有培
审 判 员 邱昭霞

二〇一八年八月九日
(加盖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章)

书 记 员 黄金能

徐钢不在美国提告，深圳法院也驳回了他的起诉。然而，我方认为官司应该继续，让我们有机会通过法律途径继续揭发徐钢。因此，我们开始准备上诉，要求法院继续审理，就在万淼焱律师已经准备好上诉状的时候，9月5日，罗湖法院又寄了一份文书给万律师，是徐钢的上诉状。

徐钢不服罗湖法院驳回他起诉，提出根据他的出入境记录，自2015年下半年开始，经常在深圳活动。

民事上诉状

上诉人 XU GARY GANG (徐钢)，男，美利坚合众国公民，护照号码：XXXX (马赛克)
被上诉人 王敖，男，汉族，公民身份证号码：XXXX (马赛克)

上诉请求：

依法撤销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3民初11651号”民事裁定书。
指令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进行实体审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名誉权纠纷一案。
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上诉人因不服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3民初11651号”民事裁定书，特提起上诉。具体理由是：

一、原审法院认为多上诉人所诉的侵权行为结果发生地不在深圳罗湖区，这是错误的。原审期间，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侵权行为结果发生地并不在深圳市罗湖区是错误的。被上诉人于2018年3月10日至2018年3月18日期间在豆瓣、知乎及微博上发文，指认上诉人“行迹劣迹斑斑，长期性侵学生近20年之久，终于被追换了学校。”根据深圳市公安局出入境记录显示，上诉人曾于2018年2月27日入境，2018年3月26日出境。据此可知，侵权行为发生时，上诉人身在中国境内。故上诉人被侵权时所在地即在中国境内，中国系侵权结果发生地，中国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

二、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为美利坚合众国公民，根据出入境记录，可以显示其未在深圳市罗湖区稳定居住满一年以上，是错误的。

根据深圳市公安局出入境记录显示，自2017年4月至2018年5月，上诉人在中国境内的时间共296天，换言之，上诉人平均每个月有22.8天是在中国境内，应当视为其稳定居住满一年以上。又根据上诉人于2018年3月1日与深圳市罗湖区维声初引艺术服务中心签订劳动合同，同年7月，上诉人取得工作许可证；同年8月，深圳市罗湖区维声初引艺术服务中心为上诉人购买五险一金。另，深圳市罗湖区维声初引艺术服务中心为上诉人提供的住宿地点即是深圳市昇逸酒店2306房。由上述可见，上诉人系有固定工作单位、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同时也有固定的住所地，故应当视为上诉人在深圳市罗湖区有稳定居住满一年以上。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受侵权的公民住所地，可以认定为侵权结果发生地。侵权行为发生时，上诉人在深圳市罗湖区工作，住深圳市罗湖区昇逸酒店2306房，且上诉人在此之前在深圳市罗湖区稳定居住满一年以上。又根据我国《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第四十六条规定，通过网络或者采用其他方式侵害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等人格权的，适用被侵权人经常居所地法律。综上所述，本

案罗湖区人民法院有管辖权。

原审法院仅仅调取了上诉人 2017 年以后的出入境记录就认定上诉人没有在深圳居住满一年，这系不合理的。

根据上诉人的出入境记录，上诉人自 2015 年下半年开始，频繁出入深圳湾口岸和罗湖口岸。而原审法院仅仅调取了上诉人 2017 年以后的出入境记录就认定上诉人没有在深圳居住满一年，这系不合理的。上诉人自 2015 年下半年起，经常在深圳活动，其在深圳实际居住时间早已超过两年。

鉴于此，上诉人望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之规定“查明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驳回起诉裁定有错误的，应当在撤销原裁定的同时，指令第一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人特具状上诉，祈请贵院查明事实并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此致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代理人：孙小龙

二〇一八年八月三十日

我们很好奇，XU GARY GANG，罗湖法院向深圳市出入境管理局调取的记录，为什么和你自己的不一样？是深圳出入境管理局错了，还是徐钢错了？

这时候，万律师拟好的上诉状经和王敖共同修改确认后，也已经寄给法院了。

民事上诉状

上诉人（一审被告）：王敖，男，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中国护照号：XXXX（马赛克）
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万淼焱，XXXX（马赛克）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XU GARY GANG，男，美利坚合众国公民，美国护照号：XXXX（马赛克）
委托代理人：孙小龙，XXXX（马赛克）
委托代理人：黎人豪，XXXX（马赛克）

上诉人王敖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8）粤 0303 民初 11651 号民事裁定，特提起上诉。

上诉请求：

撤销（2018）粤 0303 民初 11651 号驳回原告 XU GARY GANG 起诉之民事裁定。
指令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将 XU GARY GANG 诉王敖名誉侵权纠纷案进行实体审理并作出判决。

事实与理由：

一、XU GARY GANG 以起诉方式主动选择中国法院管辖。

1、XU GARY GANG 向深圳市罗湖区法院提起诉讼，即是其主动选择中国法院管辖的真实意思表示。

2、XU GARY GANG 不服一审法院作的驳回起诉裁定，提出上诉要求指令罗湖区法院进入

实体审理，更是其选择中国法院管辖的明证。

王敖作为侨居美国的中国公民，自愿接受祖国法院司法管辖。

XU GARY GANG 并未依照常理，就王敖揭露其为性侵惯犯的“名誉侵权”行为向美国法院提起诉讼。基于反对性侵害学生的立场，王敖自愿接受祖国法院的审理，希望就揭露行为是否侵害 XU GARY GANG 名誉权获得公正的司法判决。所以，王敖一得知被诉消息，立即延请国内律师为诉讼代理人积极应诉。

被告王敖经由国内代理律师专门提交《延期举证申请书》，陈明有部分实体证据需要在境外形成，经过公证和驻外使领馆认证再寄达国内至少需要两个月时间，书面申请延期举证至 2018 年 9 月底。上诉人律师获一审法院电话通知，同意延期举证至申请时间。

上诉人律师接获准许延期电话后，积极取证，现部分境外证据已经完成公证认证手续，正在寄送回国邮路中。

上诉人从未以书面或者口头方式表示过要提管辖权异议，书面答辩状的三分之二系为围绕被告揭露原告为性侵惯犯，是基于公共利益的事实陈述，不存在诽谤；原告的经济损失索赔荒诞无稽，不应得到法律支持的实体答辩。并答辩的核心内容只是请求合议庭依据审理情况，或驳回 XU GARY GANG 起诉，或驳回其诉讼请求。

三、中国法院司法管辖权是否成立，应遵循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

1、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有默示协议管辖，为本无管辖权、但被告积极应诉的案件提供了受诉法院获得管辖权的依据。

原告 XU GARY GANG 在深圳市罗湖区法院起诉，被告王敖未提出管辖权异议并积极应诉，且本案不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规定，应视为受诉法院深圳市罗湖区法院有管辖权。

王敖已经提交涉及双方实体权利义务内容的证据调取申请书，并为诉讼的实体审理积极准备证据材料。

四、本案涉及到国内相关组织机构的利益，受诉法院不适合以“不方便法院原则”放弃行使管辖权。

1、XU GARY GANG 在中国提起诉讼的原因，是认为王敖的揭露行为导致到深圳市罗湖区雏声初引艺术中心终止其深圳双年展策展人职务并解除了劳动合同、其作为深圳市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孔雀计划”申请事宜的终止、西安美术馆解除了与其的策展合同。所以索赔的 285.5 万经济损失，即是以上全部损害结果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

2、我方认为：如果 XU GARY GANG 胜诉，则：

(1) 其具备了被深圳市当作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的条件。并且依据该人才引进计划，除获得 B 类人才引进的 200 万元人民币补贴外，XU GARY GANG 还可以申请中国国籍。

(2) 深圳市罗湖区雏声初引艺术中心应恢复其劳动合同，西安美术馆也应有相应歉意表示。

前述两点，都涉及到国家和国内相关组织机构的利益，所以，深圳市罗湖区法院不应当以案件争议事实发生在境外和要适用美国法律审理为依据，放弃诉讼当事人主动选择的中国司法管辖权。

五、上诉人王敖同意以中国法律为准据法进行审理。

1、XU GARY GANG 的起诉状和上诉状中，一直认为应当依据中国法律进行审理。我方认为此系其主动选择中国法律为准据法。

王敖作为中国公民，愿意祖国法院依照祖国法律进行审理。

依照国际私法审理原则，双方在诉讼活动表现一致的行为具有默示协议效力。我国《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侵权责任，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但当事人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侵权行为发生后，当事人协议选择适用法律的，按照其协议。”

六、依据“平行诉讼”原则，即便 XU GARY GANG 在美国对王敖提起名誉侵权诉讼，也不影响我国法院对本案的有效管辖。

王敖欢迎 XU GARY GANG 就揭发行为导致其在美国学术界的声誉损失，依据侵权行为发生地和被告住所地的管辖原则，在美国另行提起名誉侵权诉讼。

综上，上诉人请求上级法院撤销一审裁定，指定深圳市罗湖区法院继续实体审理。并请求受诉法院尊重原被告双方在诉讼活动中，由应诉行为所表达出来的真实意愿，以中国法律为准据法进行实体审理。

此致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王敖
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万淼焱（手写）
2018年9月6日
注：本上诉状经上诉人王敖审阅修订后提交。

我方态度很明确，美国人 XU GARY GANG，你要在中国法院打官司，我们一定奉陪。同时，仅通过诉讼挽回在中国的名誉和经济损失是不够的，你在美国学术界的损失怎么办呢？建议我们不如在两边都打官司，中国公民王敖等着收取美国法院传票。

2019.6.17 徐钢律师未按中国法律提交证据，王敖方律师万淼焱退庭抗议

作者：万淼焱
来源：王敖豆瓣
原文链接：

<https://www.douban.com/people/wangao/status/2497822404/>
<https://www.douban.com/note/722864286/>
<https://www.douban.com/people/wangao/status/2530712419/>

前情提要：

转自万淼焱律师：前美国伊利诺大学香槟分校教授 Xu Gary Gang（徐钢，美国籍）诉美国卫斯理安大学教授王敖（中国籍）名誉侵权案，将于6月17日下午2时30分在深圳罗湖区法院开庭审理。本案是王敖于美国在网络揭露徐钢为侵害中国女留学生的性侵犯犯引发。徐钢主动选择中国法院管辖，适用中国法律。

王敖特别授权代理人万淼焱律师

关于退庭抗议的情况说明

今天下午 2 点半，是深圳市罗湖区法院公开开庭审理美国伊利诺大学香槟分校前教授 XU GARY GANG (徐钢) 诉美国卫斯理安大学教授王敖名誉侵权案的时间。上午临近 11 点突然接到法院的电话，说徐钢的代理律师电话申请不公开审理。法官责令提交书面申请，待合议庭评议后再行决定。

然而，此时已经有 20 多位人士到达罗湖法院，准备旁听。他们主要是在 2015 年向学校请求不要聘用徐钢的香港大学学生、专程从广州赶过来的中山大学的学生，还有关注此案的艺术学家等。

我本来准备好如下法庭陈辞，请求法院驳回 XU GARY GANG 方的不公开审理请求：

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涉及个人隐私的不公开审理，决定权在人民法院。

本案中，我的委托人王敖不存在隐私保护的需要，原告 XU GARY GANG 作为公众人物，其隐私权本来就存在法定的限制。而且本案本来就是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案件。

我方证人里面，受到徐钢性侵伤害最重的文同学，早在 2015 年就向北美留学生日报及其他媒体公开了自己的经历。只是媒体一直出于保护文同学的目的，没有公开她的真实姓名。

在本案中作为我方证人的徐钢受害者，和其他受害者已经委托美国 Ann Olivarius 律师在伊利诺州提起诉讼。

在去年 4 月本律师接受王敖委托，跟罗湖法院联系时，就一直跟法官沟通是不是需要公开审理的问题。直到这次本律师赶赴深圳开庭前，法院都告知会公开审理。

另外，徐钢此前一直利用文同学在其胁迫下，向伊利诺大学香槟分校发出徐钢草拟邮件，让文同学向学校撒谎说是在电影专业的学生创作电影剧本而与老师合搞的文学想象，而欺骗公众遮掩他的道貌岸然。

因本案涉及公共利益，我们不同意徐钢的不公开审理请求。

但是，还未来得及发表，就发生了罗湖法院纵容 XU GARY GANG 身处中国国境外，却没有按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提交合法有效的授权证明。

广东磐信律师事务所纪佳娜律师出示的徐钢的授权委托书，签署日期为 2018 年 9 月 7 日。就我们所知 XU GARY GANG 自 2018 年 4 月底就离开了我国大陆回到了美国，随后再未进入中国。

我请求合议庭暂时中止纪佳娜律师的代理权，待核实确认纪佳娜律师的合法委托代理关系后再恢复其代理人身份。但纪佳娜律师未能当庭提供 XU GARY GANG 签署授权委托书在中国

大陆形成的证据，而罗湖法院允许其继续参加庭审，则罗湖法院在本案中丧失了我国独立司法自主权，本律师选择退庭表示抗议。

然后，我离开法庭，没有任何人阻止或者挽留。书记员还帮我开了法庭大门。

我已向合议庭陈明，如认为我的行为违反了律师执业规范，可向四川省律师协会、四川省司法局等相关部门投诉。

从学习法律开始，我就知道：中国的司法独立自主权，不容任何人挑衅，不论是中国籍公民还是外国籍公民。

对于罗湖法院的作法，我不仅迷惑，而且痛心。

万淼焱律师的补充说明：

徐钢提供法院的起诉证据里，有王敖晒出的自己护照和他对自己在卫斯理安大学任教的说明。但是，徐钢和他的律师在起诉状中隐瞒了这个事实，而是去王敖的青岛原籍调取了一张加盖派出所鲜章的户口信息。我第一次联系法院时，法官非常不解——啥？王敖不是在青岛么？他生活和居住在美国？我们已经把应诉文书寄到青岛去了。——是的，这就是所谓的诉讼策略：法院按原籍通知王敖，王敖当然通知不到。于是按民诉法，就在人民法院报上公告送达，王敖继续通知不到。于是就可以缺席审理，在王敖不知晓的情况下，徐钢当然就可以胜诉了。只是，去年4月王敖和我主动联系罗湖法院，然后花了一个多月王敖经过公证-认证的授权委托书寄达成都，我方才以王敖律师身份正式接触法院。

而徐钢，去年4月底就回到美国，此后再没有来过中国，竟然在9月7日有一纸没有公证-认证的格式化的律师授权委托书，法院认为并不需要查证美国当事人的授权是否真实就可以径行开庭。我在成都执业，只知道涉外诉讼中，任何境外形成的授权、证言，都需要公证-认证，否则便是藐视国家主权。所以，我方所有国外形成的证言，均严格遵守我国法律。

(五) 同济大学徐蜀辰事件 (2018. 3-2018. 4)

事件梳理

2018.3.27 徐蜀辰被举报性骚扰

2018.4.3 建院部分学生与教授自发组织“白手套”声援当事人

素材来源于:

《时间轴——徐蜀辰性涉嫌性骚扰同济女研究生事件》

来源: 微信公众号“白沙漠”, 原文已 404

以下文字为截图转录:

致每一个关心徐蜀辰涉嫌性骚扰同济女研究生事件的我们:

今日白沙漠将尽全力为大家整理出我们现在掌握到的所有材料和时间线, 并将继续追踪并汇报事件进度。(这些材料绝大多数来自网络已曝出的各类截图, 少量来自白手套活动参与者与组织者)

最迟 3 月 27 日

当事人就已经与院方提交举报, 有所交涉。

3 月 28 日

当事人正式向院方提交举报, 聊天记录被曝出。

“唐老师您好 很抱歉又打扰您了。

经过昨天与您的聊天, 我明白学的荣誉至关重要, 也理解老师的良苦用心, 同济大学作为我的母校, 我跟大家一样都十分在乎她的名誉, 徐蜀辰作为同济大学青年学者的代表在新加坡 ETH 研究所工作, 更是代表了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国际名誉。

昨天与您沟通后我也表示, 我个人没有什么需求, 也不愿因为这种道德作风问题影响徐蜀辰博士的前程。

然而, 昨天对徐蜀辰不当行为的控诉之后, 我得到了许多人的声援, 才明白他早已是惯犯, 据我所了解, 受他性骚扰的女学生不在少数, 其中主动联系我的已经有三人, 这些女生的遭遇大多类似, 甚至还有被徐蜀辰以助教名义威胁修改期末成绩, 以项目名义私约至住处然后强行发生不可描述之事, 这使我更加愤怒, 也明白不能再继续沉默, 此时我将代表所有被徐蜀辰性骚扰过的女学生发声, 否则将会有更多人受害, 如不及时处理将会成为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甚至整个同济大学的隐患, 正是出于对学院荣誉的保护以及对唐老师您的尊重, 我选择第一时间与您沟通。

除却徐蜀辰对多名 CAUP 女同学性骚扰之外, 他还有学术不端窃取集体学术成果的劣迹, 多名师兄师姐表示, 徐蜀辰以博士身份带队研究, 利用并以个人名义发表研究生同学的学术成果, 在师门圈子里影响极其恶劣, 但由于他父亲是老同济人, 与学院多位老师交

好，徐蜀辰就像是老师们的儿子，很多时候老师也就睁只眼闭一只眼。”

最迟 3 月 30 日

知乎出现相关问题贴。

如何看待同济大学建筑系为了学校声誉，无视某女生对博士生徐某某的性骚扰举报？麻烦你们不要消费学校好吗？真的看不下去了，有性骚扰证据实锤请联系学院处理，作为一个同济人我怎么不知道当同济的学生还有此种“特权”还被学校“庇护”？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为了自己的“声誉”，教授和学院老师对举报性骚扰事件采取不管不问和打压的态度。这件事不能放任不管！

//博士生徐某是优秀学生代表，团支部总书记，其父也是同济校友，建议学校彻查此事。针对这一事件，有两方面的看法，举报方认为被举报方涉嫌性骚扰，被举报方觉得，这可能是某些私人愿怨导致的诽谤，严重影响受害者徐博士的名誉！以及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声誉！！

匿名用户：

同济圈内的同学同事，只要认识徐蜀晨徐博士的应该都会相信这件事是真实的，因为关于徐蜀辰为人处事的卑劣行为实在太多，大家口口相传，谈不上津津乐道，因为恶心。当事人同济学妹很勇敢，希望大家支持一下，也希望学院的各位老师能给予高度关注，严肃处理，依法处理，毕竟广大校友们都看着呢，也不要因为一个徐蜀辰让外人笑话同济建筑学院。

其实这件事情到现在为止，在同济各届的 qq 群已经是遍地开花，比樱花大道绽放的更加精彩。徐蜀辰同学凭借自己的人品，让所有同学同事积极转发，没有一丝的质疑。也真是厉害了。

匿名用户：

为什么都要匿名，因为怕了你呀，谁知道你会在背后又做出什么勾当，被你背后捅刀的人还少嘛？所以真的很佩服那位学妹的勇气，敢实名面对黑暗势力，虽然你不知道我们是谁，但是我们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这一刻，我们都是受害者！

是学校名誉重要还是个人名誉重要？妹子冒着牺牲自己名誉的风险来和 DR.XU 死磕，还有人认为是在恶意诋毁，枪手不是这么当的好伐？匿名发个帖子就够 XU 招架一阵子了，根本没必要实名。

事情发展成这样，谁都不想看到，谁都不想看到自己母校的名誉受损，关键是你早点处理不就没事了嘛，非要拖到这种程度。和个人一辈子前途比起来，学校所谓的名誉算个屁，陈佩斯说的好啊，你这是在抢戏！我特么连脸都不要了我拿啥抢戏啊！

3 月 31 日

公众号“不画图的建筑师”发布相关推文（已被删除）

《扑朔迷离！某济博士骚扰事件的风风雨雨，持续跟进…》

徐蜀辰，同济大学建筑系博士四年级在读学生，利用学术工作之便，窃取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学生个人信息等数据资料（获取本人电话号码与家庭住址），三番四次对本人进行言语性骚扰。恶心至极!!! 望同济大学各位校友广而告之，此人乃变态。若有其导师支文军联系方式请告知，感激不尽。

4月3日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部分学生与教授于上午自发组织了“白手套”声援性骚扰受害者活动。院方持积极态度。部分院系教授转发了这个活动表示支持。



事件移交杨浦区公安局进行备案预备调查。朋友圈出现转发豆瓣文章普及此事。

4月4日

知乎徐蜀辰性骚扰相关帖子完全被删除。当事人发朋友圈声明不曾意图二次炒作，不希望此事扩大。

“道歉信已收到，无奈徐博士候选人在学院会议中拒不认账，至今仍强词夺理颠倒黑白倒打一耙。

已立案交由司法机关全权处理。

希望各方停止舆论对学院及本人的二次消费和伤害。

本人承诺一直以来所提供的证据截图均为真实，绝无徐鼠之流的拙劣 ps、删除主要信息、断章取义误导大众的行为。徐鼠执意将性骚扰歪曲为感情纠纷，试问为什么他与十余名受害女性均有所谓“感情纠纷”？”

院方表示积极支持态度，打算采取进一步措施。

2081.4.4 公开信《致每一个关心徐蜀辰涉嫌性骚扰同济女研究生事件的我们》

来源：微信公众号“白沙漠”，原文已 404

以下文字为截图转录：

“如何看待同济大学建筑系为了学校声誉，无视某女生对博士…”

当你点开这个知乎话题，你见到的是：“你来到了一片知识的荒原。”

是的，这是一片知识的荒原。

或者，他只是一片荒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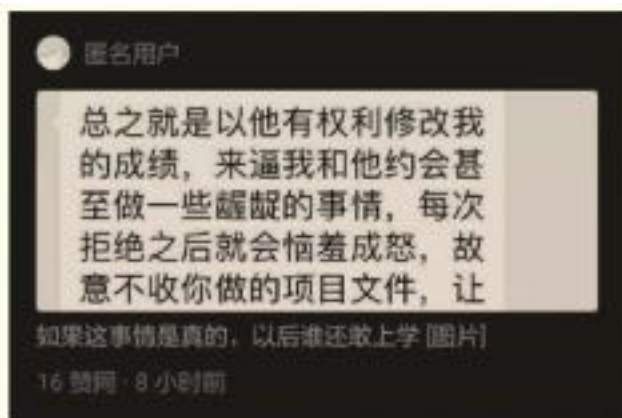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化学院，TJCAUP，同济人的骄傲与建筑人的梦想之地。在知乎引雷，不是因为荣誉，而是因为“性骚扰”这个“不得体”的话题。

在目前为止，有关同济 CAUP（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博士生徐蜀辰涉嫌性骚扰女研究生的话题已被悉数删除。



但你见过了北电侯亮平事件，你或许愤怒过你或许发声过你或许在彷徨是不是自己声音过于渺小而自己处北电的江湖之远；

你见过了北航陈小武事件，你再一次见证了被删除被撤销被噤声，你或许对被撤销热点被撤销热搜的流程熟悉度更甚于对这件事情的知情度。



天高皇帝远，但处江湖之远就能有所谓安全？

同济 CAUP 徐蜀辰事件，你还仅仅是庆幸“性骚扰”只是在地铁上偶发，只是在他校发芽，而不会在同济，在你我的身边时刻发生吗？

你是否还要保持沉默？

你是否还愿意保持沉默？



“他们先是来抓共产党，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他们接着来抓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他们又来抓工会会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他们再来抓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他们最后来抓我，这时已经没有人替我说话了。”

没有人会希望同济有更多人成为前辈乃至教授的“课后甜点”；没有人会希望自己的女友自己的男友成为下一个受到伤害还要被威胁的对象。

这一次，白沙漠和你站在一起，我们和你站在一起。

邀请你和我们一道，不惧噤声，无畏发声！

不仅仅是为了这一次受到伤害的勇敢站出来发声的学姐；也为了更多被迫噤声的人；更多受到伤害的人；为了我们所生活的这一片校园。

因为还有许许多多遭受到性骚扰性侵害的同学无法发声，害怕发声，害怕自己的苦难沦为他人的笑柄，白眼，挖苦，沦为语饭后讥笑的谈资。在别人面前一辈子抬不起头来。

而所谓校园，不仅仅是一个集合名词，不仅仅个高高的荣誉的符号，它更代表了每一个在这个校园里生活的活生生的人。代表了每一个人的价值和尊严！即便事发已近十天，我们仍处一片声援的沙漠之中，白沙漠依然呼吁大家能够团结起来，不要让 TJCAUP 成为下一个北电下一个你所不愿见到的 4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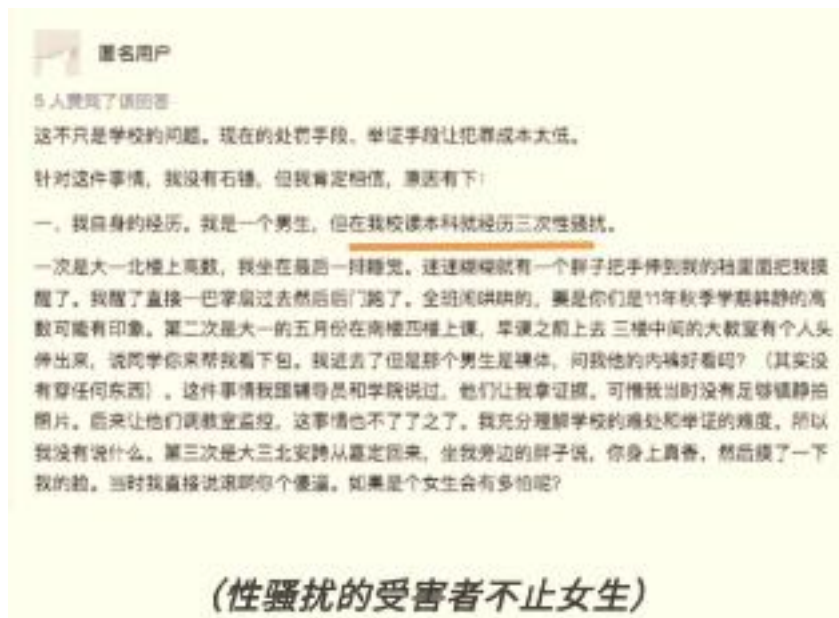
也因此，我们要求院方校方公开、透明地彻查此事，呼吁警方的积极介入，我们拒绝来自任何一方的删帖行为，还每一方以公道。

在知乎徐蜀辰话题被删除之前，话题下数十个回答，几乎统一匿名。少有的不匿名消息之一这样写着：毕业了就不用匿名了吧。

诚然在任何时候，保全自己后方能保护别人。

但是我们似乎从没有好好想过，只要我们团结一心，坚持不懈，我们可以做到的比我们自己想象的大很多！

1 月，陈小武案后，北大、清华、复旦、中大、川大、厦大等数十所高校，先后向母校发起关于建立校园防治性骚扰机制的公开署名信，最终陈小武身败名裂。教育部也公开表态：将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建立健全高校预防性骚扰长效机制。



3 月，同济，白沙漠发表了“同济大学实名要求建立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的公开信”，连同近两百人的署名，一起发送至校长信箱，尽管目前还未有任何回复。但是，我们相信只有建立起相对完善的防治性骚扰机制，才能用前车之鉴前人之痛为后人栽树，我们的怒火才不至于烧灼到那些我们所深爱之人！

因为能制止恶事的最好办法是，让每一个人没有机会成为坏人，让每一个善良的人能成为善良的人。

因为我们深知，若非建立起防治性骚扰的机制，便无法根治这一顽疾，就会有更多的受害者在失眠、噩梦，在一片谣言与谎言中度过此生。

四月四日之后，事情如何走向。是否越来越沉默，还是越来越勇敢直到我们所期望的体系建立完成，还看诸君

与白沙漠一道，无畏发声，不惧噤声。

(公开信全文如下，如想署名，请在后台留言，署名格式：学院+年级+姓名)

2018.4.24 《41 天,我们尚未收到同济校长信箱的回复| (同济大学性骚扰防治规范建议稿)》

来源：微信公众号“白沙漠”，原文已 404

以下文字为截图转录：

3月7日、3月8日，International Women's Day，国际妇女节前夕，同伴 EDU、白沙漠共同贴出“同济大学实名要求建立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的公开信”，响应全国 70 多所高校共同呼吁母校建立反性骚扰机制的联署活动。

3月15日，我们将前期收集到的 121 名同学的署名连同公开信一起发送至校长信箱，截至目前，41 天，我们并未得到校方的任何回复。

而根据《同济大学信访工作细则（2013 年修订）》（2013 年 9 月印发）的相关规定，校方应在信访事项收到之日起 15 日内书面告知信访人，一般信访事项，应自受理之日起 30 日内办结。

而在 4 月 20 日，发文 40 多天后，同伴 EDU 和白沙漠的两篇推送也均被删除（回复关键词 233 获得原推送），理由为被互联网信息内容主管部门责令删除。

我们在这篇推送中表达了我们建议建立性骚扰防治机制的立场（后台回复关键词 233 获得原文），并不知触犯了何法何规。

而学校同样的沉默，不仅于此。

徐蜀辰事件又过了近一周，我们仍然没有看到来自学校、学院有关事件进展的任何官方调查声明。

面对来自学生的质询，学校的作风似乎一贯是“禁言”。不断的有同学向我们诉说，学院领导一大早便亲自电话通知，要求删除朋友圈相关文章；学工办一对一电话通知，禁止讨论，转

发事件相关内容；学生班干部会议亦做了同样的要求。（相关对话内容均有存档）
是什么让学校成了学生言论的禁地？

发声艰巨，但白沙漠致力于建立性骚扰防治机制的初衷也不会变。

我们依然把徐事件后收集到的公开信联署和下面的《同济大学性骚扰防治规范建议稿》陆续发给校长信箱、书记信箱、学生处信箱，并考虑进一步与学校交涉。

文末是我们参考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各自的性骚扰防治规范建议稿，还有 2014 年由 256 名学者和众多学生联署并寄给教育部的联名信中建议的《高等教育学校性骚扰防治管理办法》，所修改整理出的《同济大学性骚扰防治规范建议稿》，当然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我们在此贴出，希望得到大家的一些评论和建议（请不吝帮助我们做的更好），以便我们继续修改。

我们相信，在教育部公开表态：将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建立健全高校预防性骚扰长效机制，北京大学率先召开反性骚扰专项会议讨论《北京大学反性骚扰有关规定（建议稿）》之后，不远的将来，“同济反性骚扰制度研究会议”定能举办，定能是学生、老师、职工，一起列席会议，并积极建言献策，共同制定并落实我们的性骚扰防治机制。

四月的上海，大风，且多雨，所以白沙漠真心感谢大家风雨无阻的相伴相随。因为我们相信，只要有所为，便定能有所得，有所知。因为这是我们引以为傲的同济，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同济。我们有书，我们有头脑，我们会说话。

(六) 武汉理工王攀事件 (2018.3-2019.6)

事件梳理

2018.3.29-30 陶崇园姐姐微博举报

#寒门研究生不堪重负，长期被导师精神压迫致死#

作者：陶崇园姐姐

来源：新浪微博@陶崇园姐姐

原文链接：

https://weibo.com/2516465380/G9CMbtYiC?filter=hot&root_comment_id=4222985952908776&type=comment#_rnd1559743373748

我弟系武汉理工大自动化学院研三学生，2018年3月26日清晨在其研究生导师长期的精神压迫下，不堪重负坠楼身亡，更悲惨的是这一幕竟然发生在自己母亲的眼前。

他生前对母亲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妈妈，我受不了了，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摆脱王攀老师。”直指其导师对他长期以来的压迫已经到了令他精神崩溃的地步。

事发至今，作为家属，我们已经向校方提供了很多我们掌握的材料，可校方一直没有给出接近事实真相的说法。而且我弟的手机和身份证于学校消失，校方和警方声称迄今没有找到，这给我们搜集证据还原事实真相增加了极大的难度。目前相关重要责任方高度不作为，并且调查进度如此之慢，我们家属决定公布我弟生前留给我们的一些有助于还原事实真相的聊天记录。

呼吁社会群体和我们一起努力，不让事实淹没，更不希望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

@南方都市报 @人民日报@头条新闻@微博教育@凤凰网大风号

(该条微博附图与后一篇重复，此处省去)

《怀念挚爱的弟弟：愿天堂没有压迫》

作者：陶崇园姐姐

来源：新浪微博@陶崇园姐姐

原文链接：

https://weibo.com/2516465380/G9NjjciIQ?filter=hot&root_comment_id=4223348210451043&type=comment#_rnd1559743394152

我是武汉理工大学自动化学院研三学生陶崇园的姐姐，2018年3月26日凌晨7点半，我弟从宿舍楼顶纵身跃下，在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见到弟弟时，他躺在那里，很安详，像只是睡着了一样，只是旁边的一摊血将我拉回了赤裸裸的现实。妈妈在一旁哭得嗓子已经嘶哑，我亲爱的弟弟，那么积极向上的他，现在就静静的躺在血泊中。前天是他 26 岁的生日，上周三在家族群发图片给他看为他准备的生日礼物——钱钟书的《围城》，他说很喜欢。

我最爱的最引以为豪的弟弟，今年 6 月份研究生就要毕业了，工作（银联商务）也已经找好，前途本应一片光明。

“妈妈，我受不了了，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摆脱王攀老师。”这是弟弟生前对母亲说的最后一句话。时至今日，我仍然不敢相信弟弟已经不在人世了这个事实。爸妈极度悲痛，几度晕厥，一直徘徊在崩溃边缘。手机和身份证在学校消失，报警后警察局说不归他们管。弟弟的同学在得知消息后，连夜赶往我弟的寝室带回了他的电脑，连夜整理电脑，登录 QQ，翻看聊天记录。很多不敢相信的聊天记录被依次整理出：王攀（武汉理工大学自动化学院博士生导师）这些年对我弟的压迫，让我弟深感痛苦。

2011 年，弟弟凭借优异的高考成绩顺利考取武汉理工大学，期间学习勤奋刻苦，曾多次荣获校级及国家级奖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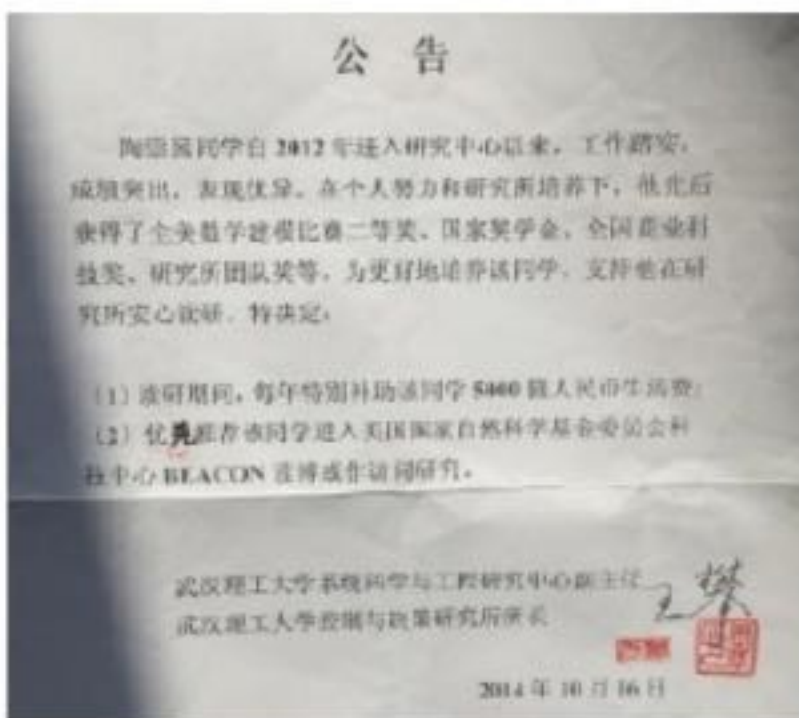


弟弟大四时由于成绩优异，获得保送至华中科技大学读研的资格，但其本科导师王攀把我弟叫到他家里谈话，并书面承诺在其手下读完硕士可以优先推荐去国外读博。因此我弟谢绝华中科技大学老师的好意，选择留在武汉理工大学王攀手下读研。

当时我弟想去华科读研究生时，跟王攀的邮件往来以及出具的纸质档材料。



为劝其在手下读研, 王攀对陶崇园的书面承诺



我弟和我们都没想到, 选择留在王攀团队读研, 是他噩梦的开始。

在读研期间，王攀要求我弟几乎每天晚上八点左右去其家中，除非急事请假，并频繁让他带饭送到家里。要求进门鞠躬并且要称呼王攀为“爸爸”。(如下图)

这已经严重超出了一个正常的师生关系。在两周一次的家庭聚会中，我弟多次提到王攀对他进行道德上的精神压迫。

以下是王攀称我弟为儿子，让我弟称呼其为爸爸，并表示要“永远爱他（王攀）”的聊天记录。(聊天记录中的 sunshine 是我弟的昵称)





王琴要求我弟多次去他家洗衣，以下是我弟在给导师洗衣时的记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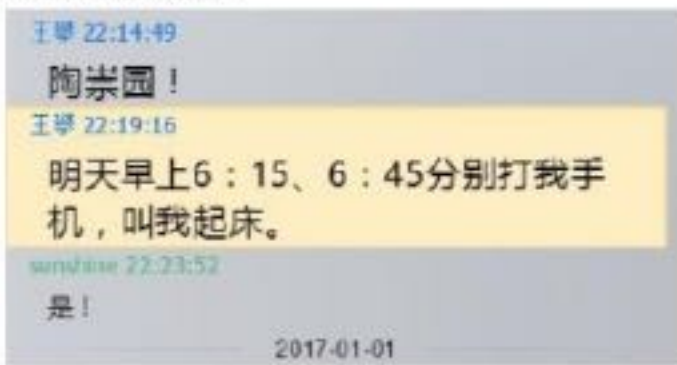
以下是导员英才我弟帮其买饭送饭的记载（还有许多，限于篇幅只提供这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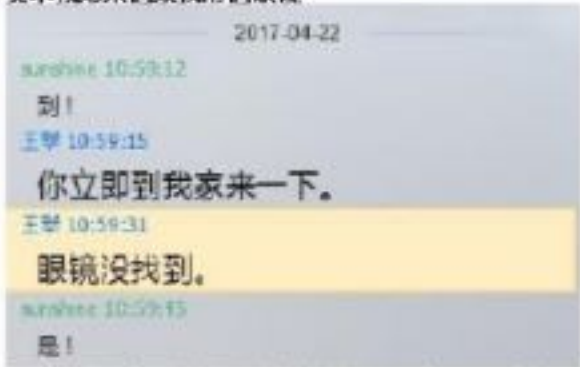
频繁叫我弟晚上8、9点去他家



要求我弟早上叫他起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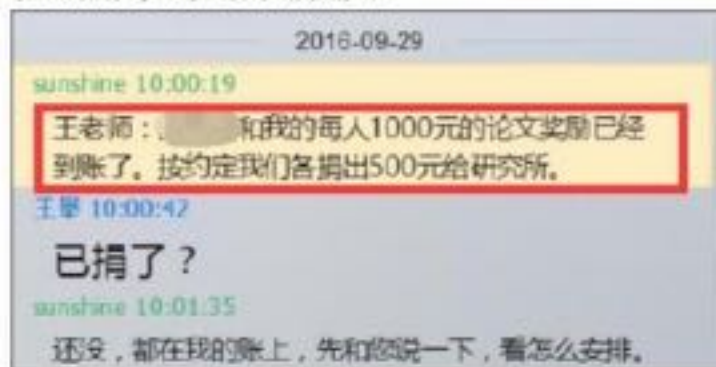


要求我弟来他家找他眼镜



我特别喜欢运动健身，尤其喜欢踢足球，而王攀自己组织了一个足球队，也正是通过这个足球队，我在本科时结识王攀。王攀看我踢足球踢得好，对学术也有热情，本科期间就让我在自己的实验室工作。

正式进入王攀课题组后，我依旧任足球队队长三年期间，王攀跟学生“约定”：学生获取的奖学金的一部分要捐给研究所。





我弟想在学术上有一番作为的梦想, 即使受到这些不公正的待遇, 也都忍受了下来, 弟弟在研究生期间, 尽心做好导师安排的任何事情, 无论这些是否与学业有关 (即便研究生没有义务照料老师的衣食起居), 与此同时, 我弟热心做好科研工作, 并获取了很多科研成果。

科研项目经历

2015.1—2016.10 基于深度学习的视频烟雾检测研究

- 搭建了运行深度卷积神经网络的软硬件平台并进行了 Mnist, Cifar, ImageNet 等数据集的仿真实验; ✓
- 针对视频烟雾图像, 在 Caffe 平台上分别利用 AlexNet, Inception-V3, Inception-V4, ResNet, VGG 等卷积神经网络模型进行分类实验, 比传统图像识别算法达到了更高的准确率; ✓

2016.1—至今 基于视频大数据与生物启发式算法的智能应急决策研究——以公共场所群体性事件为对象

- 作为核心成员参与了国家科学基金会重大计划项目。通过利用改进的 Faster R-CNN 实现了对图像中行人的有效检测。利用 YOLO 网络实现对视频中的行人检测; ✓
- 收集公共场所人群数据库, 并手工标注图像人头中心点圆, 高斯滤波后, 生成加人群密度分布特征图的真值图。利用多列卷积神经网络实现人群密度估计和人数统计, 满足公共场所群体性事件分析的需求。✓

2014.2 全美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 完成题目为《Study of Overtaking Rules on Freeways based on Cellular Automaton》的竞赛论文, 该文章利用元胞自动机方法对多车道高速公路的车辆交通进行仿真, 分析车辆交通效率、车速等因素对交通流量的影响; ✓
- 该论文获得国际二等奖。✓

科研成果

Tao C, Zhang J. A Cellular Automata Simulation on Multi-lane Traffic Flow for Designing Effective Rules[C]//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dustrial Informatics - Computing Technology, Intelligent Technology, Industrial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IEEE, 2015:209-212.

Tao C, Zhang J, Wang P. Smoke Detection Based on Deep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C]//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dustrial Informatics - Computing Technology, Intelligent Technology, Industrial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IEEE, 2017:150-153.

Tao C, Zhang J, Wang P. Pedestrian Detection in A Down-Looking Perspective Using Deep

然而硕士研究生的学习快要结束的时候，王攀并没有履行当年对徒弟的承诺，反而使用各种办法阻挠徒弟的个人选择。徒弟准备好申请出国读博的材料，跟王攀就相关事宜进行商谈，却不料王攀翻脸不认账，出尔反尔强行要把徒弟留在其课题组里继续读博。以拿不到理工大的硕士毕业证相威胁，强行干预徒弟对于未来去向的自主选择，并采取一系列举措向徒弟施压：删除 QQ 好友，赶出实验室，撤去干部职务，踢出足球群，限三天之内离开研究所，甚至联系国外导师阻断徒弟的出国求学深造之路。

以下是王攀将徒弟赶出实验室，撤去干部职务，踢出足球群，限三天之内离开研究所的相关证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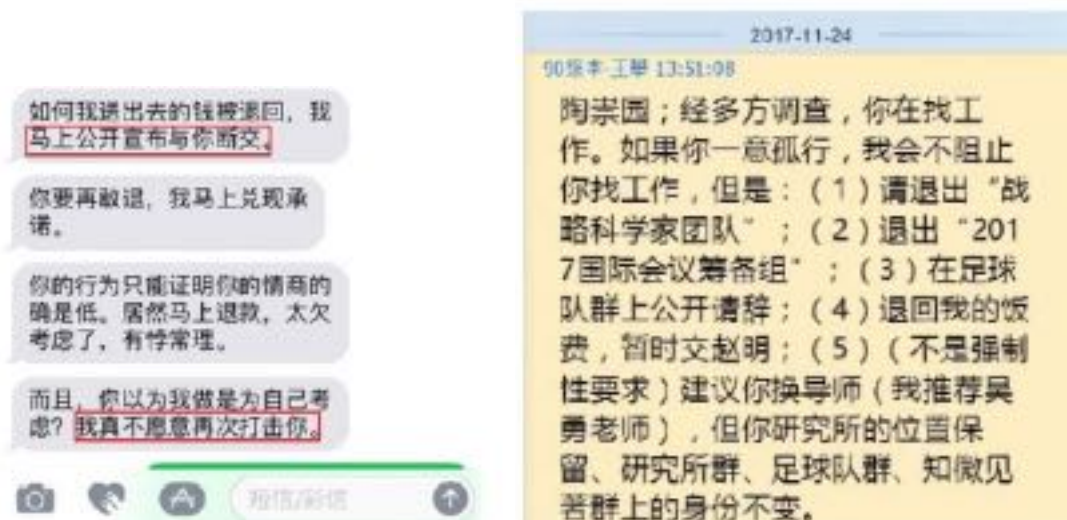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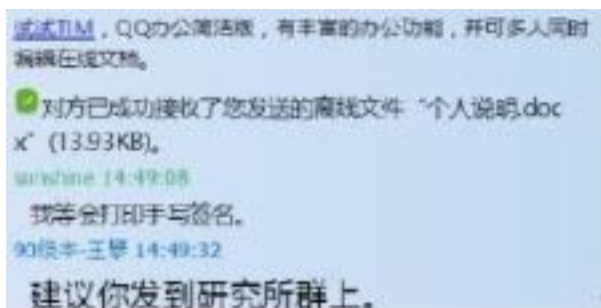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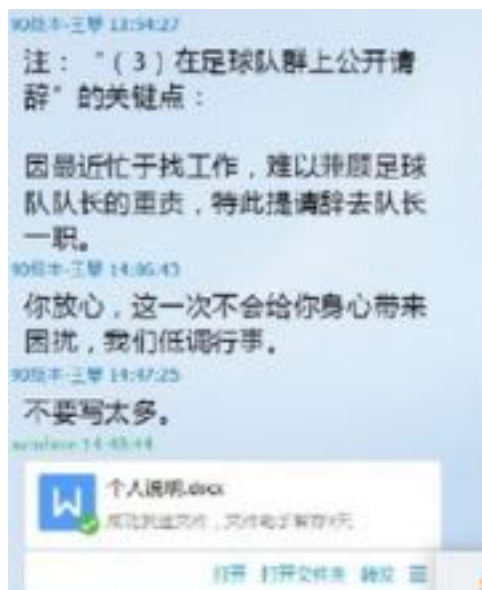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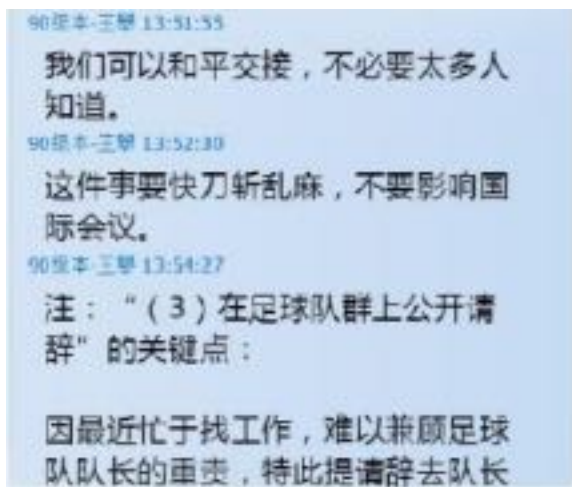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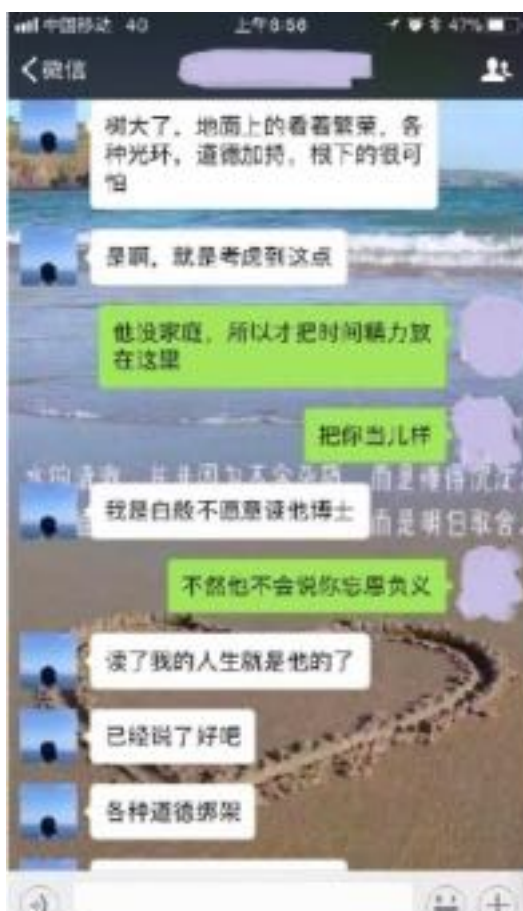
王攀不仅让我弟处于被实验室孤立的处境，甚至在公开场合贬低我弟的价值，致使我弟的身心受到极大的煎熬，我弟通过跟家人以及身边的朋友聊天，疏导情绪，也就是在这段时间，他经常给我们提到想脱离王老师这个想法。同时买了一些自我心理疏导调节的书籍，想通过自身的努力来缓解导师给他施加的精神压力。他一直在自救，可即使如此，王攀却依然没有停止对我弟的各种打击。最后甚至不知道何种原因被迫签下了工作后还要为球队服务的保证书。

找工作时的百般阻挠





我跟同学倾诉在导师王攀面前的无奈



（“桃子”是陶崇园高中时期的昵称）
我弟在家人面前倾诉对王攀的抱怨



面对各种变态式的压迫，我们天真的以为，再忍一周，至多两周就解脱了。但是我们不知道的是那些长时间的压迫有时候真的一刻都忍受不了。当有一个人以导师的姿态要求你叫他爸爸，并且被迫对他宣誓永远爱戴时，你能忍受吗？当你每天随时待命要毕恭毕敬的为自己厌恶的人洗衣带饭时，你能忍受吗？当你的人生被别人操控到无路可走的地步，你能忍受吗？是的，受不了，没有人能受得了。

原本你怀抱着满满的热情，投入到梦想中的高等学府，期盼着能够学有所成，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实现自己的抱负，可是，这一切在导师的干涉下都化为泡影，得不到一点喘息的空间，生活上也要遭受导师永无止境的骚扰，自己尝试脱离但却又无果的绝望，任何人都承受不了。而对于这一切，校方在与陶崇园家人的交涉中，声称目前校方和导师王攀均没有责任。

如果学校能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说法，我真的不愿意去把弟弟所经历的悲惨事件一次又一次的重温一遍，弟弟的尸体至今仍躺着冰冷的殡仪馆里，我们没办法去陪他，照顾他。他的同学们来了，陆陆续续，很多很多，天南地北，这么些天了，都没有见上他一面和他好好道个别。我希望弟弟能走得安详平和，但是我不能不为他讨回公道。整理弟弟的电脑，看到他的聊天记录，我几乎崩溃。我甚至都不敢把这些聊天记录和相关材料给爸妈看，弟弟一直是他们的骄傲，如今落到如此悲惨的下场，他们的心灵已经千疮百孔，几度昏厥。这些天以来，我在爸妈面前强忍着巨大的悲痛，一个人默默的强撑着，真的感觉好绝望好绝望。

而校方至今为止给出的答复仍然是导师无责任，学校没关系，甚至不让我们跟王攀当面交涉。学校派人对我们进行 24 小时监视，亲戚朋友去学校走一走立马有人尾随。在交涉无果后，我和家人只能去学校通过拉横幅来声明公道，可横幅一拉保安立马上来不顾我的亲人人身安危强行拖拽，甚至殴打同行中我弟的同学们。



事发至今，作为家属，我们已经向校方提供了很多我们掌握的材料，可校方一直没有给出接近事实真相的说法。而且我弟的手机和身份证于学校莫名消失，校方和警方声称迄今没有找到，这给我们搜集证据还原事实真相增加了极大的难度。我们至今没能得到校方任何关于我弟坠亡的合理说明，我们家属决定公布我弟生前留给我们的一些有助于还原事实真相的聊天记录。呼吁社会群体和我们一起努力，不让事实淹没，更不希望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

2018.3.31 网上流传署名为王攀《陶崇园与我》的声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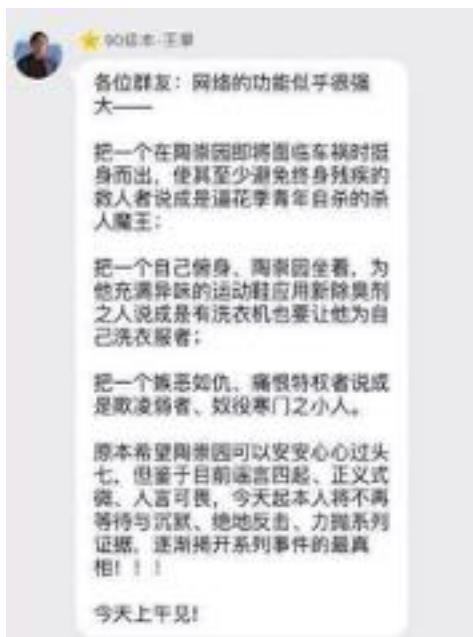
素材节选自：《这所 211 大学突发研究生自杀事件，案件核心人物发声了！》

来源：环球时报

原文链接：

<http://china.huanqiu.com/article/2018-03/11736816.html?agt=131>





1、陶崇园人生的最后几个小时

2008年3月26日(礼拜天)上午9:00-10:00,陶崇园参加了北航队的训练。在操场上训练时,和队友合作传球,完成进攻配合。这个训练我全程在场,训练后,他会在队友共进午餐,平参与者说看不到他在训练时(训练为晚餐,没有参加他们的聚会)。下午,他也有和队友联系。

2008年3月26日(礼拜天)下午2:00分,我突然接到了他的电话。说他运气不好,被训,我换了电话多打了几遍才接通。电话中,他上面自己说得很清楚,身体不适,行为已不受控制,我告诉了他几分钟后让他立即把电话挂断。在和他朋友交流中,我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请求他们立即联系医院让医生来现场诊断。

陶崇园和他的朋友,曾喊叫,发朋友圈,只是说才自然,在电话5分钟后,朋友及其他不回应,立即寻找。电话向他的朋友求助,但未能及时联系到医生,导致他出现了不幸。

陶崇园在比较严重的睡眠障碍,后来,程度加重(由于他渴望能自己完成,一般人也是不能完成),于是他被迫有几次严重的交流,他明确表示他不能移动,痛苦。在第二天,我们印刷了一系列的阳性性态学稿。(1)在训练时向队友求助,队友均为重点关法人

内,(2)想睡地上去健身,在道多把被拍分说,同时请他的多名室友帮忙,和洗洗并24小时的观察;(3)要求他立即就医、离开;(4)说并地减少了他的与研究所内部事务管理任务,在他的生命之上不系其他事,给予他天西承诺;(5)想帮他翻译精神科学基础文献,了解大数知识。

陶崇园也和地进行了与不直接合作斗争的工作。(1)他西掉了不直接合作;(2)和陶崇园合作;(3)陶崇园去美国;(4)主动与人交流。

一段时间以来,有很好成效,我们对比比较,他博士论文的写作也非常顺利,自然流畅良好。不幸的是,他后来发了个非常严重的情况。

4. “假家丑”——兼谈的语言质询

在依照的空白过程中，我们在一条微信的留言写道：

我们后认为，本团言论的人家基于李武和陶崇园的本科学员和
新学员问题。李武我们长伴陶崇园了晚上五时到凌晨四时之间的
李武，李武，个人到院，维持无拘不眠，那陶为室，当然以及如陶崇园
想说这些事件，我们外面一纸采访了“陶三哥惨死案”的证词和
卷。实际上，我们深究得过的过程，基本上不想去探家卷。

又如，在网上交流时，我们以“大德至新，兼言不新”为宗旨，
或聊非常高尚的言论，他往往选择了非常幼稚的表述。有说“新案
”时，被一般说“新”。

我们在网上空谈的言论直接证据，有时看起来也在高过他的言
语，实际上是一个心理学术测试，但时那一般观察核心证据，更应循

这要明他作李武非秀上行，他在基于深度学习的数据检测方面的定义
已融陶崇园学者的引注，他多次表达了他是给陶崇园的孩子并在足球
场上地陶崇园为一个球星；他具有较深的文学修养，又是慷慨，慷慨其
事。宏伟心愿，他列到了陶崇园中的陶崇园，对于他的研究陶崇园，我常
以自怜，痛心不已，泪满胸前，我永远爱着他，怀念他!!!!

武汉理工大学自动化学院 董肇
2018年3月28日，夜

有一个关键时，事后，董肇会一起发难，分析结论交流。

我有一个基本观点，人过要早或晚则晚一心中检查者，百思不得
会理无地，对或地同样为感。

又及——

更明看自陶崇园发生了不幸，同时爱他的家人和导师的回应，无
论如何不是一个好选项，毕竟，陶崇园陶崇园陶崇园两个人打过电
话。一个是家人，一个是导师。

2018.4.4 武汉理工关于陶崇园坠楼会议录音曝光

作者：吴明敏 实习生 陈博文
来源：新京报
录音链接：

<http://www.bjnews.com.cn/wevideo/2018/04/04/482019.html>

武汉理工大学自动化学院三年级研究生陶崇园于3月26日在校内宿舍楼坠楼身亡。事后，死者亲友在网络公布了大量死者生前的聊天记录，并认为其死因与导师王攀对他的长期压迫有关。4月1日，新京报记者获得一份学院内部会议的录音，录音中发言人表示目前没有发现王攀老师有明显不符合师风师德和刑事犯罪的地方。陶崇园姐姐就录音内容的多处观点做出了反驳。

2018.4.4 武汉理工校友周蔚发起《480名校友关于武汉理工陶崇园事件的公开信》

作者：周蔚
备份链接：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8/04/%E5%91%A8%E8%94%9Aawayne%E5%BC%9A480%E5%90%8D%E6%A0%A1%E5%8F%8B%E5%85%B3%E4%BA%8E%E6%AD%A6%E6%B1%89%E7%90%86%E5%B7%A5%E9%99%B6%E5%B4%87%E5%9B%AD%E4%BA%8B%E4%BB%B6%E7%9A%84%E5%85%AC%E5%BC%80%E4%BF%A1/>

我们认为《新京报》于4月4日透露的校方对于该事件的初步调查结果录音，是在推卸王攀本人和校方的责任，和有公信力的媒体报道的事实明显不符，是令人失望的。学校在处理该事件的过程中表现的对逝者生命的漠视，对学校内部问题的遮遮掩掩的态度，令人愤慨，我们无法坐视不理。

武汉理工大学校方：

得知陶崇园坠楼事件后，作为武汉理工大学校友，我们深感震惊和不安。

我们认为《新京报》于4月4日透露的校方对于该事件的初步调查结果录音，是在推卸王攀本人和校方的责任，和有公信力的媒体报道的事实明显不符，是令人失望的。

更重要的是，学校在处理该事件的过程中表现的对逝者生命的漠视，对学校内部问题的遮遮掩掩的态度，令人愤慨，我们无法坐视不理。

我们深知高校管理体制的自我变革一定是痛苦和缺乏动力的，因此我们希望从外部提供内部变革的动力。

在此，我们呼吁：

1. 鉴于事件本身涉及在校众多学生的心理健康和人身安全，且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已经超出了独立事件的范围，我们向教育部呼吁，立即停止学校的内部调查程序，由教育部高教司组建有死者家属代表参与的独立调查委员会，进行公开、透明、彻底的调查，限定具体的调查时间，并对媒体公布调查报告。
2. 为了保证调查过程中的透明度，校方应采取措施保证媒体报道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停止向各类媒体、自媒体发撤稿函，不得以行政权力禁止学校雇员和学生接受采访，停止在学校雇员和学生中采取统一口径的行为。
3. 王攀本人和校方向陶崇园和家人登门道歉。
4. 如果调查发现王攀确有犯罪行为，学校必须将其移交警方处理；如果调查发现学校有管理过失，在处理责任人的基础之上，我们呼吁教育部高教司采取制度性的改革，终结“学术奴隶”现象，祭奠陶崇园在天之灵。

我们也向陶崇园及其家人表达哀思，你们不是一家人在战斗，我们和你们站在同一边。

联署人签名：

截至4月8日03:06,已收集到480位校友的联署签名（为了避免对在校同学任何可能的影响，此处只显示已毕业的校友名单#加粗的校友为武汉理工大学前身之一武汉工业大学校友）。

（联署签名截图略）

2018.4.5 陶崇园姐姐发声明向王攀和武汉理工致歉

来源：微博@陶崇园姐姐，原文已 404

备份链接：

http://www.sohu.com/a/227457898_607269

我弟陶崇园因个人原因去世后，全家都陷入极度的悲痛之中，未全面了解事件的具体情况，有一些不理性的言行，网上炒作严重超出我们的预期，对武汉理工大学的声誉和王攀老师带来了不良影响，特此致歉。对学校全力协助我们处理弟弟的后事表示感谢。同时，感谢广大网友对我们的关心，希望大家不要再炒作这个事情。愿我弟弟在天堂安息！

2018.4.7 陶崇园姐姐解释迫于压力向校方致歉

来源：微博@陶崇园姐姐

原文链接：

https://weibo.com/2516465380/GaZYe0Zvb?filter=hot&root_comment_id=4226216062156954

- 1，前几日迫于极大压力，进退两难，发了一条对学校和王攀致歉的微博，非我本意。后来删除微博，请关心此事的人谅解；
- 2，我父母和学校达成协议，今天将我弟弟火化，入土为安，希望他能安息。
- 3，我们会立即启动法律程序，要求教育行政部门撤销王攀的教师资格。同时，我们会视情况及时提起对王攀的诉讼。
- 4，行政处罚和诉讼目的不仅是我弟弟讨个公道，更主要是为了让学校里面尽量减少像王攀一样的人，以免类似杨宝德、我弟弟的悲剧再次发生。希望社会注意悲剧后面的原因，亡羊补牢。再次感谢大家的关心和支持。

2018.4.8 武汉理工大学发布情况通报

来源：微博@武汉理工大学

原文链接：

https://www.weibo.com/1899783701/Gb7CD073l?from=page_1002061899783701_profile&wvr=6&mod=weibotime&type=comment#_rnd1562406580086

情况通报

3月26日，我校自动化学院在读研究生陶崇园在校内坠楼身亡。公安机关调查结论为高坠死亡，排除他杀。陶崇园同学的不幸离世，学校深感痛惜！

事件发生后，学校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专班调查和处置相关事宜。安排专人做好家属的情绪安抚和生活服务，全程安排医护陪伴，积极协助家属做好善后工作，目前遗体已经火化、安葬，善后事宜已处理完毕。

针对家属反映导师王攀的有关问题,学校专项调查组进行了深入调查。经查,王攀存在与学生认义父子关系等与教学科研无关的行为,以及指导学生升学就业过程中方式方法欠妥等情况,未发现王攀存在阻挠陶崇园本科毕业时到其他高校读硕士及硕士答辩、侵占学生经济利益、让学生到其家中洗衣服做家务等行为。调查情况已向学生家属进行反馈。学校已停止王攀的研究生招生资格,下一步将根据调查事实、按照相关程序、依法依规严肃处理,绝不姑息。

感谢社会各界对学校的关心和我校学生的关爱,感谢媒体朋友对我校管理与发展工作提出的建设性意见。学校将吸取教训、引以为戒,针对存在问题,进一步规范教师行为,改进教育管理;进一步加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关爱学生健康成长。

2018.4.9 《256名武汉理工大学老师校友致教育部和国家监察委的公开信》

作者:周蔚

备份链接:

<https://wallsandbooks.wordpress.com/2018/04/09/%E5%91%A8%E8%94%9Aawayne-%E9%83%A8%E5%88%86%E8%80%81%E5%B8%88%E3%80%81%E6%A0%A1%E5%8F%8B%E5%85%B3%E4%BA%8E%E6%AD%A6%E6%B1%89%E7%90%86%E5%B7%A5%E5%A4%A7%E5%AD%A6%E9%99%B6%E5%B4%87%E5%9B%AD%E4%BA%8B/>

部分老师、校友关于武汉理工大学陶崇园事件后续的公开信

【各位学校老师、校友,鉴于校方与4月8日发布了《情况通报》,陶崇园事件的形势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据此草拟了一份新的公开信,现在向各位老师和校友征集新的签名。邮箱依然是 Justicefortcy@163.com(JusticeFor Tao Chongyuan),若仅支持《480名校友关于武汉理工大学陶崇园事件的公开信》请主动声明。

在4月11日2400截止征集之后,我们也将会在国家监察委和教育部网站上实名提交这封公开信,在制度框架下实质性地推动事件妥善解决,争取还陶崇园和学校老师一个公道。

感谢各位网友一直以来对我们的支持,没有你们的帮助我们难以走到今天,正义只会迟到,从不会缺席。这封公开信加上了老师,是因为我们校友接触到的老师大部分都是好人,但他们一样面临学校噤声,让他们接受不白之冤却没有发言机会,同样是一种不公,这一点请各位谅解。】

国家监察委员会、教育部,

武汉理工大学校方于4月8日发布了陶崇园事件的情况通报,死者家属表示该通报“避重就轻”,缺乏实质。在对待该通报的态度上,我们学校老师和校友与家属立场一致,认为通告敷衍塞责,完全无法让人接受,令人愤慨。身为校友和学校老师,为了维护武汉理工大学的声誉,我们有义务对此事表达关切。

在《480名校友关于武汉理工大学陶崇园事件的公开信》的基础之上,我们恳请:

1 教育部即刻停职王攀,直到调查结果发布。我们认为情况通报中对于王攀仅取消研究生招生

资格的措施,是对王攀目前所带研究生的不公平:在目前形势下,我们不相信还有人还愿意上王攀的课,没有任何科研成果的价值高过在校学生的人身安全和身心健康。

2 由司法部门重启对陶崇园事件的调查,由国家监察委和/或教育部启动对校方事件后续措施的调查处理,并邀请死者家属代表参与,在公平公开的基础上,还原事件真相,给人民群众一个交代。武汉理工大学校方的情况通报难以让广大人民群众满意,已经说明了校方内部调查的无效性。如果事件不能得到公正的调查处理,受损的将不仅是武汉理工大学的声誉,更让每一个学校老师,甚至国家高等教育制度蒙羞。

3 由教育部下令,立即停止武汉理工大学学校领导压制社会各界人士言论、噤声学校老师和学生、向死者家属施暴施压的行为,学校负责人(信思金、张清杰)须反思事件处理粗暴的问题,有效改善学校治理,必要时由国家监察委和/或教育部追究相关负责人的责任。若非公正处理,此实难以平民愤。

4,陶崇园事件不是孤例,近期高校导师研究生关系负面新闻不断,导师对研究生的一票否决权,和由此带来的“学术奴隶”性质的人身依附关系亟待改变。我们相信绝大多数老师的人格,但不能给极少数师德失范的人以玷污“老师”职业和高等教育的机会。我们恳请教育部重新思考目前研究生导师的监督机制,还老师和学生一个晴朗的天空。

部分武汉理工大学校友和老师
2018年4月9日

武汉理工大学管理学院 2008 级营销专业周蔚
原武汉理工大学教师蓝江

2018.4.16 对武汉理工大学教师王攀进行行政处罚申请书（教育部已签收）

来源：新浪微博@陶崇园姐姐

原文链接：

https://www.weibo.com/2516465380/Gcn1jvNik?from=page_1005052516465380_profile&vr=6&mod=weibotime&type=comment#_rnd1562407394022

对武汉理工大学教师王攀进行行政处罚(撤销教师资格)申请书

申请人：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违法嫌疑人：武汉理工大学教师王攀

申请人系武汉理工大学自动化学院研三学生陶崇园的姐姐，2018年3月26日早上，因不堪

导师王攀的各种骚扰、侮辱、压力。陶崇园在亲生母亲面前，跳楼自杀，以示抗议，临死前，陶崇园说了一句话“妈妈，我受不了了，我真的不知道如何摆脱王攀老师”。他今年只有 26 岁。我们作为家属的悲伤，岂止是以泪洗面，悲愤欲绝。父母多少心血多少爱，都消失在一滩血迹里。我们悲情之余，推己及人，是希望国家政府能正视类似事件，清除害群之马，亡羊补牢，犹未为晚。高校少一个王攀，学生多一分安全。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八条明文规定：教师应当履行以下义务：遵守宪法法律和职业道德，为人师表；关心爱护学生，尊重学生人格。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教师，《教师法》第 37 条规定：教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所在学校、其他教育机构或教育行政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或解聘。（三）品行不良，侮辱学生，影响恶劣的。根据《教育行政处罚暂时性实施办法》第十八条的规定，教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教育行政部门给予撤销教师资格。（二）品行不良，侮辱学生，影响恶劣的。

结合目前的证据材料，王攀利用导师的职务便利，使用不让陶崇园顺利毕业等手段，强迫包括陶崇园在内的学生，进行各种骚扰、侮辱、强制、谩骂。陶崇园在临死前，在电脑里建了一个编号为 0 的文档。文档名称为“高校性骚扰：特征、现状、成因与应对机制”，可见一斑。

一、涉嫌性骚扰的行为

（一）语言上的强制骚扰

王攀称陶崇园为儿子，要求陶崇园称呼其为爸爸，并要求陶崇园公开表示要永远爱他。据陶崇园所保存的聊天记录显示，王攀让陶崇园等人喊他“爸爸”。王潘在聊天记录中，要求另一位学生“坦坦荡荡说出那六个字”，“爸我永远爱你”。陶崇园在聊天记录中也回复“爸我永远爱你！”。在其他的对话中，王攀对陶崇园以儿子相称，更要求陶崇园对其以爸相称。如：王：“儿子！”陶：“到！”王：“今天踢球时表现不错！衷心祝贺！”陶：“谢谢您夸奖。”

（二）行为上，王攀今年 47 岁，至今单身独居，和陶崇园年龄相差 20 多岁，王攀频繁要求陶崇园晚上到其家中，名义上做家务，实际上不排除有伤害陶崇园的行为。

在聊天记录中，可以看出，王攀要求陶崇园晚上到其家中，是种惯例。如果陶崇园晚去或者不去。要请假、说明。或者有王攀事先通知。比如聊天记录中显示：

（1）王攀让陶崇园到其家中。“王：陶崇园！陶：到！王：我已到家。陶崇园：好，我现在过来。”，“你晚上可早点过来”，“我家停水了，请来时帮我带一大瓶绿茶。”

（2）陶崇园向老师说明可能晚到。如：“王老师：我们寝室的在一起吃饭，可能晚些回来，我申请 9 点到您家，请您批准！”“王老师：我有点事，晚 15 分钟过来，望批准！”

（3）王攀告知陶崇园可以不到或者晚到。如：今晚，明天凌晨重要赛事频繁，我要在时间上充分运筹。你可以不来我家。祝：晚安！”“今天晚上来不来也授权你决定。”“这次就算了吧。”

（4）不排除有伤害陶崇园人身的行为。

在聊天记录中，王攀成曾经对陶崇园说过：“10：10 到我办公室来，谈一次。我保证不伤害你”这样的话。这说明，可能存在王攀曾经伤害过陶崇园的情况。王攀“热爱运动，……运动完后，会让研究生的学生晚上去他家，为他做肌肉放松，比如捶背、揉腿。”

二、将学生当家奴，丧失教师基本伦理

（一）王攀对陶崇园等人实施所谓“军事化训练”，在聊天记录中显示，每次叫到陶崇园的名字都要喊“到！”。入实验室要“拜师门”，要有“入门仪式”，要求学生下跪作揖。

据陶崇园所保存的聊天记录表示，王攀经常在群里点陶崇园的名字。陶崇园会立即回复“到！”。随后王攀会交代一系列事情，包括买饭、叫醒起床、找眼镜等私事。陶崇园的回复多以“是”结束。陶的同学也表示，不管在现实中，还是在聊天群里，只要被王攀喊到，需要立马回答“到！”，如同军训。

同学们还表示，“在研究所或家里时，王还要求学生做俯卧撑或者站军姿，双脚成 60 度，挺胸抬头收腹提臀，两臂收紧，然后抬起对方的手臂。看夹的紧不紧。如果动作不标准，这要多站一会儿。”“进门之前还有‘入门仪式’要求学生下跪、作揖，‘我把你当成入门弟子来培养’，王解释。

王攀要求陶崇园为其送饭、洗衣、早晨叫其起床，为其做家务等。

在陶崇园保存的聊天记录中显示，王攀在聊天群里让陶崇园为其私人服务，包括：①买饭。“请你 18:15 出发到茶餐厅帮我买一份香菇烧鸡、一份饭，送到我家。”“请你 11:40 出发到茶餐厅帮我买一份香菇烧鸡、一份手撕包菜、一份饭，送到我家，谢谢！”“去华师帮我买一份 25 元的百家菜，送到我家”等。这类记载还有很多。

②洗衣服。陶曾在聊天记录中，三次提醒王攀“提醒：您家里的洗衣机里面的裤子中有 1500 元钱！”王回复“谢谢！已安全处理。”③叫起床。“陶崇园！”“明天早上 6:15、6:45 分别打我手机，叫我起床。”④帮忙找眼镜。“陶崇园！”“到！”“你立即到我家来一下。眼镜没找到。”陶回答“是！”

三、阻挠陶崇园的个人选择，利用导师的职务便利威胁陶崇园

陶崇园本科毕业时，获得保送华中科技大学读研的资格，被王攀叫到他家里谈话。并书面承诺在其手下读完硕士之后，可以优先推荐到国外读博，但在陶崇园忍辱负重读完硕士之后，王攀又千方百计阻止陶崇园出国读书。王攀以拿不到理工大的硕士毕业证相威胁，强行干预陶崇园对未来去向的自主选择，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删除 QQ 好友，赶出实验室，撤去干部职务，踢出足球群，限三天内离开研究所，联系外国导师阻断陶崇园出国求学深造之路，并在微信群里说这一次一定要对你狠一点，否则，你以为每次都会不了了之。

综上，王攀的手段，和美国队医性侵队员的判决所说一样：“犯罪行为十分精准、处心积虑、手段高超、邪恶无比、可鄙至极”。陶崇园是被王攀以上述各种手段折磨压垮，才在自己母亲面前跳楼自杀，人生惨剧，莫过于此。申请人父母一生辛劳，目前在食堂打工，用自己的双手把姐弟俩培养成硕士、博士，本寄希望于姐弟二人工作后，让二老安心养老，没想到，在被认为高知识的殿堂里，会出现如此丧失师德的老师，如果今后还让王攀这样的老师在校里就职，就还会有像陶崇园一样的受害者。我们希望引用《教师法》的相关条款。成为“陶崇园条款”。让这样的悲剧，不要再发生。王攀的行为严重违反了《教师法》的上述规定，侮辱学生，影响恶劣，根据《教育行政处罚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应撤销其教师资格。也希望教育行政机构，能检讨检查高校对教师的考核机制，根据《教师法》的相关规定，赋

予学生在遭到导师侵害不法利益时，建立相关救济机制，而不是让导师一手遮天。导师没有那么大的权力时，陶崇园们被侵害的几率就会大大减少。四个月内，前有西安交大博士杨宝德溺死灞河，今有武汉理工陶崇园跳楼校园，明天不知是哪一个沉默的羔羊，姓什么，父母会如何哭泣，可以想象，让人心碎。所以，教育行政机构必须依法处罚，引领高校师德风气，清除害群之马。

以上行政处罚请求。请教育部能根据我国《行政处罚法》的相关规定，依法回复，否则，申请人将提起行政诉讼或行政复议。

此致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申请人:陶小庆

2018年4月8日



2018.4.18 陶崇园家属诉王攀已立案

来源：微博@陶崇园姐姐

原文链接：

https://weibo.com/2516465380/GcQ0IDB6l?filter=hot&root_comment_id=4230600104001001&type=comment

我父母诉王攀侵犯陶崇园人权一案，昨日和金律师一起上交了诉讼申请，今天诉讼费已交，正式立案。感谢大家这段时间的关注与支持，我们会坚持到底！既为失去的弟弟讨一个公道，也希望作恶有成本，如此，大学校园里也会少一些冤屈的事。

2018.4.19 4月19日校方内部情况通报录音整理 批注版

来源：@周蔚 Wayne

备份链接：

<https://terminus2049.github.io/archive/2018/04/20/xiao-nei-tong-bao.html>

*这两天，我收到了校内匿名信源提供的、校方对学生干部的情况通报录音，比较方在微博上发布的情况通报要长很多。整理成文字稿后，我通读了一遍，其逻辑之混乱、和目前媒体披露的事实之南辕北辙、对受害人及其家属之污蔑，堪称谎话连篇、颠倒黑白。

这份内部情况通报再一次证明了校方自我调查的无效性, 校方继续在掩盖真相的路上越走越远, 不但不会息事宁人, 只会让关心此事的群众更加愤怒。我再次呼吁由教育部组织公平公正公开的调查, 只有这样才能挽救武汉理工大学和高等教育的声誉。

为了保护匿名信源, 我只能以录音文字整理稿的形式发布。但若司法部门和/或教育部调查需要验证真实性, 我可以和信源沟通, 在教育部保证录音者利益的前提下, 争取说服 TA 提交给司法部门和/或教育部作为证据使用。

下面的黑字, 是校方这个内部通报的原文, 并不代表我默认其真实性: 整个通报的逻辑和事实错误, 已经毫无可信度可言了。红字为我以个人身份进行事实和逻辑核查的结果。是非曲直, 各位网友可以自行判断。

《我校研究生陶崇园坠亡事件情况通报》

一、基本情况

陶崇园, 男, 我校自动化学院控制科学与工程专业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指导老师是自动化学院的王攀教授。

3 月 26 日凌晨 2 时 30 分左右, 陶崇园分别打电话给其母亲和王攀老师, 陶崇园的室友说, 陶崇园在打给王攀老师的电话中说, “我身体不舒服, 陷入了思考, 无法入睡, 但是不关王老师的事”。王攀通过电话通知陶崇园的室友关注陶的动向, 要求看好他, 必要时送去医院, 陶崇园不肯去医院。

**在事实里掺杂谎言, 疑似欺骗公众:

无论是澎湃新闻里化名“张硕”的室友, 还是《新京报》的报道里化名“刘兵”的室友, 均没有提及陶崇园在给王攀老师的电话中有“不关王老师的事”的说法。作为一个新闻从业者, 在这样一个导师研究生关系的选题里, 我相信任何合格的记者只要听过陶崇园室友说过这句话一定会写进自己的报道里。

因此, 我个人不相信陶崇园生前说过这句替王攀洗白的話。

次日凌晨2点, 张硕被陶崇园撞醒了。陶捂着肚子说, 喘不上气, 张硕以为他是肚子疼。但他又说, 自己脑子一直在想东西, 停不下来, 无法入睡。这时张硕和舍友起身开始穿衣服, 准备送他去医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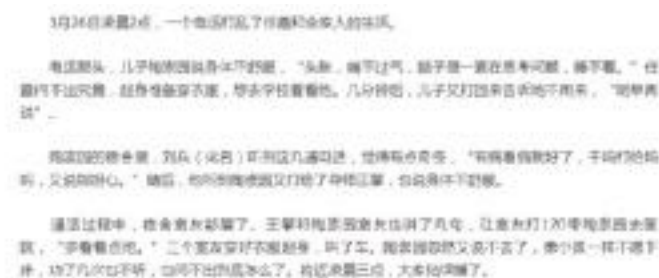
2点19分, 陶崇园母亲的电话响了, 电话那头, 陶崇园说自己不舒服, 想去医院。陶母问, 你怎么了? 陶说, 我失眠, 睡不着。陶母安慰他说, 是不是最近写论文压力大? 你别去想, 安静地躺, 我睡一会过来。

这通电话持续了6分27秒, 随后的半小时里, 陶母连续拨打儿子的电话, 无法接通。直到2点56分他才打来, 陶崇园说, 妈, 没事了不用来了, 陶母提出早上再去看看, 也就挂了。

舍友回忆, 在那半小时里, 陶崇园打给了导师王攀, 向他反映身体不适。随后舍友接过了陶崇园的手机, 电话里, 王攀让舍友们照顾好陶崇园, 之后他还主动打来一个电话, 让叫120。

但过了一会, 陶崇园说自己没事了, 他躺上了床, 说如果明早还不行再去医院。舍友连取车已经叫好的车, 又给王攀说明了情况。

(已经被删的澎湃新闻《陶崇园：被控制的人生》稿件截图，“王庞”系王攀化名)



(新京报《“陶博士”的最后人生》截图, 原文链接:

<http://www.bjnews.com.cn/inside/2018/04/04/481929.html>)

6 时 05 分, 陶崇园离开寝室, 到寝室楼下的广场与母亲交谈。学校的监控录像显示, 陶崇园与其母亲谈话期间情绪不稳定, 其母亲查看了陶崇园的手机内容。

约 7 时 27 分, 陶崇园跑进学生公寓楼, 从 6 楼高坠, 经送往陆军总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事件发生后, 学校高度重视, 成立了工作专班, 协助家属处理后事; 成立了调查组, 开展老师师德师风调查。

经与家属多次协商, 于 4 月 5 日就上述事宜达成一致。4 月 7 日, 陶崇园遗体火化, 返回家乡安葬。

二、善后处理的经过

3 月 26 日, 公安机关经过调查, 结论为“高坠死亡, 排除他杀”。

3 月 27 日, 学生家属书面向学校提出要求: 第一, 给予重要嫌疑人王攀以相应的处分, 第二, 赔偿家属人民币金额 600 万元整, 限一天到账。

**试图污名化死者家属, 骗取公众同情

澎湃新闻 3 月 31 日《武汉坠楼身亡研究生家属称其遭导师“精神压迫”, 校方正调查》说的很清楚了: “另对于网上‘要求学校赔偿 600 万元’的说法, 曾在现场与校方交涉的张泽告诉澎湃新闻, 沟通现场比较混乱, 600 万元是一个朋友在情绪激动下说的, 不是家属意见。当时家属们心情低落, 没有经历这么大的事, 没想那么多。”

原文链接: <http://www.thepaper.cn/baidu.jsp?contid=2052607>

我个人也辗转和陶崇园家属核实, 他们向我重申了陶的父母和姐姐从未提出这种要求, 但确有陶的同学在情绪激动下说过“600 万”, 这并不代表陶家立场, 和澎湃新闻报道中“张泽”的说法一致。

如果学校有陶家签字的“书面”证据, 请公布以证明其确属陶家立场。

针对学生家属的质疑, 学校立即成立人事处、研究生院组成的调查组, 调查组分别展开了王攀所在课题组、……(听不清)、研究生……(听不清)室友。

28 日, 调查组向家属通报了对王攀的初步调查情况……(听不清), 通报了学校人道主义帮助的政策, 家属表示不接受。

下午, 陶崇园亲友二十余人携带四条横幅进入校园, 封堵道路。学校在公安机关的支持和指

导下采取措施，维护了正常的教学秩序。

****颠倒黑白，掩盖事实，污蔑死者家属：**

关心此事的网友可以去搜一搜陶的家属在理工校园里的现场视频，陶的家属在西院主干道的北侧人行道上抗议不公，根本没有“封堵道路”，突然就被冲出来的校方人员撕扯横幅、推搡、有女性家属被校方人员在主干道上拖行。校方顾事实，居然污蔑死者家属封堵道路，令人愤慨。

3月29日下午，网名为“陶崇园姐姐”的微博账号在新浪微博以《寒门研究生不堪重负，长期被导师精神压迫致死》为题发声，联系媒体进行炒作。

学校积极应对，第一条应对措施我校宣传部通过有关媒体，及时将学校处置情况进行通报，通报内容为“3月26日，我校一研究生校内坠楼身亡，公安机关调查结论为“高坠身亡，排除他杀”。事件发生后，学校高度重视，立刻成立专班，调查和处置相关事宜。已经将初步调查的情况向家属进行了反馈”，多家媒体进行了报道。

****校方态度傲慢自大，双重标准，且污名化家属和媒体：**

作为此事争议的双方，家属以自己微博账号为不公鸣冤发声，引起媒体关注就属于“炒作”，校方被迫回应就是“通报”，根本就是居高临下、毫无悔意。

二是召开二级党组织负责人会议、学生干部会议通报情况，引导师生“不传谣不信谣，不参加非正常的集体活动”。

三是针对家属上传至网络的聊天记录等内容，学校已增强调查力量，由研究生院、纪委监察处、人事处、法制办、自动化学院参加，进行深入的调查。

4月3日，学校和家属及时从有关部门获悉了陶崇园生前的一些个人的生活情况，有利于全面分析陶崇园长期的生活表现和身心健康状况。学校立即与家属沟通交流，希望家属正视事实，尊重事实。

4月3日，学校召开党委委员会，研究陶崇园坠亡事件善后处理工作，会议要求“绝不偏袒，依法依规，实事求是，对王攀老师进行严肃认真的处理”。

当日，网络上出现清明节期间以“快闪”的形式到我校非法集会，悼念陶崇园的线上……(没听清)活动。学校立即向有关部门报告。

4月4日下午起，有人试图以向校内邮递鲜花、点燃蜡烛等形式，对死者进行悼念。晚间，有三十余人在校内四处聚集……(听不清)并对相关物品进行了清理，公安机关将两名带头人强制带离了现场。

清明假期期间，学校和公安机关加强了值班值守和巡查，防止校内出现非法集会和“快闪”活动，维护了校园正常秩序。

4月4日晚，陶崇园家属与学校就善后事宜达成一致。陶崇园姐姐于4月5日凌晨1点51分在新浪微博发表声明，内容为“我弟陶崇园因个人原因去世后，全家陷入极度的悲痛之中。

未全面了解事情的具体情况，有一些不理性的言行，网上的炒作严重超出了我们的预期，给武汉理工大学的声誉和王攀老师带来了不良的影响特此致歉，对学校全力协助我们处理和对小弟的重视表示感谢，由此也感谢广大网友对我们的关心，希望大家不要再炒作这些事情，愿我弟弟在天堂安息”。

****双重标准:**

若陶崇园姐姐发布质疑校方的微博就属于“炒作”，而在校方巨大压力下被迫发布有利于校方利益的微博，就是“声明”。写这篇情况通报的人，毫无逻辑水准可言。至于为何陶姐对此事语焉不详，最后我会详细说。

4月5日，家属出现反复，提出新的善后处理要求。下午，学校工作组将陶崇园父母及姐姐接到学校，对善后事宜进行沟通。当晚，家属和学校签署了书面善后处理协议。

4月6号，学校协助家属办理了死亡证和丧葬事宜，王潘老师到殡仪馆和陶崇园遗体告别。

4月7日上午，陶崇园遗体火化，返回家乡安葬。

4月7日下午5时，“陶崇园姐姐”又发布微博，称“4月5日的道歉系迫于压力”，声称将追究王攀老师的法律责任。

4月8日，我校官方微博发表《有关陶崇园善后事宜和对王攀老师调查处理的情况通报》。

三、对王攀老师的调查处理结果

根据家属的反映，以及对陶崇园所在课题组老师室友同学的调查，调查组查明主要问题有：

第一，王攀存在让学生帮其带饭到研究所或者家里的行为，买饭费用支付给学生，受调查的多名同学均帮王攀打过饭。

****模糊重点，混淆视听:**

校方在这里说的“受调查的多名同学均帮王攀打过饭”，潜台词无非是“大家都帮王攀带过，陶崇园也没什么特别的”。从媒体披露的聊天记录来看，其他同学是“偶尔帮王攀带饭”，陶崇园几乎被迫每天都带饭，不管刮风下雨。

如果我重读大学，让室友“一周帮我带一次饭”，和“连续一年每天带饭”，对于我室友来说能是一回事吗？更何况，我举的例子只是平等的室友之间的关系，媒体披露的聊天记录充分证明了王攀系统性的滥用权力、胁迫王攀为其处理私事，这种“带饭”是建立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上的。

第二，王攀存在与自己欣赏的学生认“义父子”等与教学科研无关的行为，以及……(听不清)的情况。王攀系陶崇园本科阶段的班主任，大三时，二人确立了义父子关系。据反映，他们有时会以父子相称，但基本限定在一对一的小范围。

****说法前后矛盾，毫无逻辑可言:**

如果王陶二人“以父子相称”只是在一对一的小范围内，为啥还有人知道的清清楚楚，还给校方“反映”啊？

第三，对陶崇园同学升学就业的指导和引导上，有处理方式方法欠妥的情况。据受调查师生反映，王攀和陶崇园在就读博士产生过分歧，在讨论过程中王攀语言比较强势，但最终达成了共识。

****避重就轻，忽略重点：**

校方在“王攀对陶崇园升学就业指导上”，一句“有分歧”就一笔带过，还强调“最终达成了共识”。但事实如何呢？

《三联生活周刊》《王攀的特殊“系统”》一文里披露：“即便如此，王攀仍然希望陶崇园能够留在其担任所长的控制与决策研究所、不但没有做出推荐其出国的努力，相反，当陶崇园试图独自联系导师被王攀发现后，王攀很快找到这名老师，声称如果对方要继续保持和研究所的合作，就要遵守约定，接收博士时需与研究所协商一致。这名老师表示，只有经过王攀的同意才会考虑接受陶崇园。王攀则回复称，他的警告不是针对这名老师，而是对所有他认识的可能招生的人群。他把两人的对话截图发送给了陶崇园，这意味着曾经带给陶崇园极大希望的“优先推荐出国”已经变成了全面阻断出国。”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r-ogwIXfYNmdqM_hKuyWOQ

经过调查组调查发现，网传的以下说法不实：

第一，王攀没有阻挠陶崇园到其他学校读硕士。

根据教育部推免生录取要求，所有推免生均需通过教育部研招网推免生平台自主填报志愿、专业和院校，一旦接受预录取通知，需由本人主动提出申请、接收院校同意，才能推免其他高校。陶崇园已过得华中科技大学预录取资格。只有在他本人主动放弃的情况下，才有可能选择武汉理工大学就读。

****偷换概念，调查浅尝辄止：**

逻辑上，“陶崇园在推免平台上点击了放弃”不等同于“王攀没有阻挠陶崇园到其他学校读硕士”，陶崇园放弃外校保研只是一系列事件的结果，原因为何通报并未给出明确答复。如果校方只是在推免平台上看了一下陶崇园是否点击过放弃保研外校，而不是深入了解当时王攀和陶崇园的沟通情况，这个调查真的是毫无深度可言。

第二，王攀没有阻挠陶崇园毕业。

调查发现，王攀已于3月19日在陶同学毕业论文上签签署“经审核论文合格，同意检测”的意见，论文已进入送审检测阶段。陶同学已经找到工作，正在签订就业协议书，不存在其导师不让其毕业的问题。

第三，未发现王攀侵占学生经济利益。

课题组在王攀的主导下，成立了一个互助基金，起名为“第一推动力基金”，由课题组老师、已经毕业和获得奖励的学生自发捐款维持运转，基金的主要用途是资助有困难的学生。陶崇园参与过基金的管理，基金的使用情况，一般在课题组工作群以公告的形式发布，王攀不存在侵占学生经济利益的情况。

第四，未发现学生到其家中洗衣服做家务的行为，陶崇园是王攀私人管家的说法不实。对家属在网络上提出的陶崇园为王攀洗衣服并发现1500元的说法不实。当事人回忆，当日王攀突然记起回家要洗的衣服里有1500元，担心以及回家后忘记，所以让陶崇园提醒自己。陶崇园根据要求进行了提醒。二人聊天记录印证了这一说法。

受调查学生反映，陶崇园系球队队长，负责打理球队财务事宜，并非王攀私人管家。

第五，网络上关于陶崇园与王攀关系不好的传言：经调查，仅在2017年10月-11月期间，关于读博问题师生存在分歧，其他时间师生关系良好。在王攀老师的指导下，陶崇园作为硕

士研究生，已发表四篇核心论文，作为排名第四的作者，参与出版专著一部。

****偷换概念，混淆视听：**

校方将“陶崇园学术上很优秀”等同于“王攀跟陶崇园关系很好”，这是强行偷换概念，陶崇园发表的核心论文多，只能说明陶个人的优秀，跟“王陶二人关系良好”并没有什么必然关系。学校认为王攀存在言行失范的问题，校学位委员会已停止其研究生招生资格，对其进行严肃批评和教育，将根据调查事实，按照相关程序，依据教育部和学校相关规定，作出进一步的严肃处理。

四、建议和希望

第一，希望大家正确对待舆论，冷静思考分析，不能听信网络的一面之词，比如学校为什么不发声，并不是为了偏袒某一方，一方面是因为死者家属多次反复，学校希望先和家属协商好，处理好后事，再向公众通报情况，另一方面，学校只负责调查和处理王攀行为是否违纪违法的问题，不便对陶崇园的私人生活、身心健康状况，特别是有什么缺点，在网上进行回应。

其实，大家最关心的是导致陶崇园自杀的原因，死因分析可能涉及到陶崇园的隐私，学校不能把已经去世的同学的缺点再在网上公布，学校对逝者的维护，也是对学生的关爱。

****捏造谎言，污蔑死者，而且逻辑前后矛盾：**

校方一边声称“对逝者的维护”，一边又在这样一份半公开的对学生干部的情况通报里，刻意暗示“不便对陶崇园有什么缺点进行回应”，无非是希望学生干部去传播“陶崇园自杀是因为其个人缺点”的谣言。校方这么做，一方面逻辑前后矛盾，另一方面也是对再也无法自证的逝者陶崇园的恶毒攻击，毫无高校应有的风范。

即使死因真有什么涉及陶崇园隐私的情形，那愿不愿意牺牲陶的隐私，在多大程度上牺牲陶的意思，逻辑上也是由死者家属决定的，而不是学校来决定。从死者家属各种公布聊天记录的行为来看，死者家属认为陶的清白远比隐私重要。如果学校有陶家希望不要泄露陶隐私的证据，尽可以公布澄清。

事实上，陶崇园坠楼前与其母亲单独相处的一个小时。

陶崇园的姐姐坚持说，26日上午陶崇园对他妈妈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再也受不了王攀老师了”，后又在网上声明中承认陶崇园自杀系个人原因。后事处理完毕之后，陶的姐姐又声明是迫于压力，是迫于什么压力？哪句话是真的？希望大家认真对待，冷静思考。

***污蔑家属，混淆视听：**

刻意强调“母亲和陶单独呆了一小时”，意图无非撇清学校王攀的关系，把导致陶自杀的脏水往正在经历丧子之痛的陶母亲身上泼，毫无人性！

至于陶姐姐为什么要发布那个向学校道歉的声明，学校相关负责人心里还没数吗？你们是怎么通过陶家所在村委会施压的？又以什么罪名恐吓陶家，逼迫人家签署那个只赔偿 5 万元的所谓“人道主义帮助协议”的？你敢洗脑学生，敢据实透露这个吗？

第二，希望我们的党员和学生骨干协助学校做好同学的疏导工作，相信学校的出发点首先是保护好我们的同学，同时也要公平公正的对待我们的老师，学校绝对不会偏袒王攀老师，请大家增强网络是非辨别的能力，不要被裹挟，更不要做违反法律和校纪的事情，共同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维护学校名誉。

**** 夹枪带棒，威胁同学：**

上面这段话，字面意思是让大家守法守规，实际上的潜词，无非是学生如果听信了官方说

法，就是有辨别是非能力，不信且参与对陶的悼念和死因追究，就要担当破坏法律校规的罪名，大棒随时给你准备着呢。

2018.5.24 陶崇园案律师收到举证通知书

来源：微博@陶崇园姐姐

原文链接：

https://weibo.com/2516465380/GibFqs1ZM?filter=hot&root_comment_id=0&type=comment

今天金律师收到法院举证通知书，只有一个月的时间收集证据上交法院，正式开庭会在这之后，可能几周，可能几个月。感谢陶身边的大家之前的鼎力相助，希望大家这次也能够勇敢的站出来陈述真相，再次感谢大家！同时非常感谢金律师和严律师（斯律师助理）不远万里来汉相助！！辛苦了！！

2018.6.5 举证进展

来源：微博@陈纯 Camus

备份链接：

<https://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wXYeRIMGd14J:https://www.weibo.com/1287965472/GjVA6zcf+&cd=1&hl=zh-CN&ct=clnk&gl=us>

昨天我们见了陶崇园的姐姐陶小庆，看了一下案情的进展：法案要求陶家在 24 号前提交证据，但根据律师的专业意见，以目前网上流传的这些证据，很难证明王攀和陶崇园的死有直接的关系。

陶崇园的手机从去世的时候一直遗失，不排除已经落入王攀或者学校的手里，里面或许有些关键的证据。

有几个王攀的学生，本来可以提供进一步的证词，一开始对陶小庆讲述了许多王攀如何控制学生的内情，但最后都出于对自己前途的考虑，不愿意作证。

此前武汉理工似乎取消了王攀的招生资格，但是近日听说王攀依然从事着正常的教学科研活动，招生那边后面可能也不会受到什么影响。武汉理工的校方一开始假情假意，说一定会给陶家一个交待，但最后联合警方一起给陶家施压，双方一直想将这件事与所谓的“境外势力”联系起来。迫于压力，陶小庆才发表了那一次让人大惑不解的“道歉”。

立案时陶小庆已经交了一万六的诉讼费，如果败诉，将要交多一万六。钱问题不大，我们这边还有上次剩余的两万七，但要是让这个案件以这种方式结束，那对于广大受过导师严重伤害的学生及其家庭来说，都是一种耻辱。

2018.8.3 三天庭审会议结束

来源：微博@陶崇园姐姐

原文链接：

https://weibo.com/2516465380/GsYsBBIgg?filter=hot&root_comment_id=0&type=comment#_rnd1559748604025

三天的庭前会议结束，武汉依旧高温不下，王攀也是不知悔改。而日记本里面，我弟对王攀的控诉，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奴隶4年整整，一把辛酸泪，血与泪的教训！…整整4年…整整4年！”

2018年7月30日，金律师严律师抵达武汉；7月31日至8月2日，庭前会议，证据交换。庭前会议第一天早上，我们见到了王攀，有些意外，他头发还是一如既往的油腻，但总算是把后面那小尾巴剪平了，如今一副满面春风状，可能这段日子过得不错吧。但怎么看他，都是一副猥琐犯贱的模样。和他一起的一个是湖北某事务所的律师，一个是没有律师证的可能是法律工作者的中年人。

按耐住内心极度想冲上去狂揍他一顿的冲动，我和律师一起走向会议室，各自坐下后听法官安排。我还是愿意相信法律会给这个罪大恶极的伪装者一个应有的惩罚。

关于我父母诉王攀侵犯陶崇园人权权一案，正式开始庭前会议，进行证据交换。

虽然已经过了举证期，但是对方以学校放假，证据不能盖章为由，今天才向法官交证据。听金律师说新的规定是即使过了举证期被告也可以提交证据，但是是否采信取决于法官。法官本着为更好的还原事实真相的目的，决定先允许对方举证，但同时警告对方如果举证期间不能提交证据，应该写一份书面说明给法院。

严律师就我方证据一一举证，之后法官会要求对方客观的就证据本身提出是否质疑等。整个下来，无非是质疑关联性，可也是这个案子之所以困难重重的关键点。精神伤害在国外是绝对可以被严惩的可在国内，就是这么说不清道不明。

什么叫做不能证明王攀对我弟的侵害呢？我真的不懂。

长期给王攀买饭送饭、做杂活，管账；每天晚上到他家给他按摩等；阻止去华科读研，把我弟留在他身边；联系国外导师阻断我弟的出国求学深造之路，甚至以拿不到理工大的硕士毕业证相威胁，让其留在自己身边读博；就连最后我弟迫不得已放弃读博选择工作之后也仍旧不放过他，被迫签下了工作后还要为球队服务的保证书；更恐怖的是还诱导强迫我弟对王攀说“爸我永远爱你”。

整整四年，换作任何一个人，谁能受得了。

我弟生前最后对我老妈说的对王攀的控诉，“妈妈，我受不了了，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摆脱王攀老师”，之后坠楼，这种控诉难道不能证明？

在我弟电脑里面 2018 年 2 月 9 日创建的名为“2018 毕业资料”里面的截屏，描述的全是王攀对我弟的各种压迫，这些难道不能证明？

DELL>新加卷(F:)>c.研究生 2015-2018>2018 毕业资料						
名称	日期	类型	大小	标记	创建日期	修改日期
2018-02-09 整理	2018/2/9 16:25	文件夹			2018/2/9 16:25	2018/2/9 16:54
Chat with Liu 星	2018/2/9 16:28	文件夹			2018/2/9 16:28	2018/2/9 17:05
王的精彩操作集锦	2018/2/9 17:00	文件夹			2018/2/9 17:00	2018/3/27 17:56
邮件往来	2018/2/9 16:40	文件夹			2018/2/9 16:40	2018/2/9 16:41
0	2018/1/12 10:08	Foxit Reader PD	1,368KB		2018/1/12 10:08	2018/1/12 10:08
2016-07-03-201	2018/2/9 16:57	文本文档	239KB		2018/2/9 16:57	2018/2/9 16:57

我弟保留在云盘的和王攀的短信或 QQ 截图，清楚的呈现了王攀对他的摧残，这些难道不能证明？

登录我弟 QQ，能看到从 2016 年 7 月至 2018 年 3 月的全部聊天记录，他和王攀的，各种群的，记载着我弟曾经受过的欺压。我弟和其他人的聊天记录里，记录着他因王攀而导致的内心的极度痛苦。这些难道不能证明？

日记本里面我弟对王攀的控诉，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奴隶 4 年整整，一把辛酸泪，血与泪的教训！…整整 4 年…整整 4 年”，这些难道也不能证明？

~~5.伪善者，对别人的好都是要求有回报的，给你的都是要还的！注意到没，他为什么没对社会对不认识的人施行道义？因为看不到收益啊！~~

~~帮了别人，自己也想着会有汇报，让学生、别人做各种事，对自己的人真是各种使用、压制……~~

~~他批评别人的自己全部都有，硕士保研，说你不讲诚信，后来给你的承诺 XX 条没有兑现。~~

~~都是赤裸裸的人性，说别人人品不好，自己的又能好到哪里去？~~

~~翻脸不认人这一件事说明了其有多么的虚伪，心里装着 XX 来跟你谈，哪里是真的为你好，依赖别人就是自己的一个错误。~~

~~奴隶 4 年整整，一把辛酸泪，血与泪的教训！~~

~~整整 4 年~~

整整4年

武汉一如既往的炎炎烈日，37度的高温下，我的内心却冷到极点。

最可笑的是，对方律师一直强调，这些都反映王攀对陶崇园的关心爱护，没有王攀的培养栽培，陶崇园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学生怎么可能获得这么多荣誉？那敢情王攀能长得这么猥琐这么没良心都是武汉理工给惯出来的吧？

球队学生报名足球训练不及时，王攀说：“再不报名，建议退学”，这种对话被王攀描述成是“对一个开朗的孩子开的亲热的玩笑话。”

之后对方举证，看到这些证据，我特别想笑，真的很滑稽。各种王攀对我弟的小恩惠，我弟获得奖学金6000，他又给我弟6000，我弟不要，他还死皮赖脸塞给我弟让他捐出去以获得一个名声，同时起带头作用好让别人都捐钱给球队，然后用这笔钱设立各种名义奖励给球队同学，以施展他的惯用伎俩，道德绑架，最后好让其他人为他感恩戴德地卖命干活。同时罗列出他的朋友们对王攀评价的纸质档材料，全是赞赏之词，看着辣眼。所谓的需要学校盖章的就是我弟的三方协议和奖学金获奖感言。最后还有一个同意我弟论文送审的证明，就说王攀放弃了最后的可以对我弟进行人生控制的唯一机会。难道论文送审了我弟就拿到毕业证了吗？

金律师就对方证据提出质疑意见，首先是对举证期的质疑，学校盖章时间是在6月24日举证期之前，纸质档书面评价也是在3月底，但是却没有再举证之前提交证据。虽然如此，但金律师还是就这些材料提出我方的看法。既然对方就证据关联性提出质疑，我方也是一样的，这些材料跟王攀对陶崇园的奴役没有任何关系，纸质档材料证明也是一样，即使是圣人，也没有权利去侵犯其他人的人权，更何况这些证人都是09年就毕业了的人，何以证明王攀现在在学校的所作所为？何以排除王攀对陶崇园的各种侵犯？

之后是警方对我老妈的取证视频，这里面清楚记载着我老妈说的那些我弟最后对她说的话，直指王攀是导致这起悲剧的罪魁祸首。可是对方律师的辩词是“这个距离事发有一段时间了，陶崇园母亲说这话有明显的加工训练以掩饰自己内心的愧疚从而把责任推到王攀身上的嫌疑。”事发当天，在医院，我老妈处于半晕厥状态下一直哭喊着王攀还我儿子的命，这个整个陆总医院急救中心的工作人员都可以作证。王攀呢，口口声声对我弟亲如父子，事发当天到现场后立马回避，大中午才来医院看看自己心爱的学生是否奄奄一息是怎么回事？

最后是双方核对证据的真实性，对方对我们提交的联通营业厅自助机上打印出来的流水有质疑，因为没有盖章。同时就我和其他人的聊天记录内容表示怀疑，因为那个时候是全国对王攀声讨的高峰期。呵呵。

三天时间，庭前会议结束，感谢法官、法官助理和记录员给这么多时间给我们，让我们能详细讲述证据的具体内容和细节。感谢金律师严律师再次不远万里来汉相助。

这几天，武汉持续高温，我和金律师严律师每天提着大包小包，三个电脑，一堆资料，步行二十分钟往返于法院和宾馆之间，去地下美食城吃饭，真的辛苦两位律师了，一直以来特别感谢你们！

无论最后开庭结果怎么样，我和爸妈都会好好生活下去。

但是，看到王攀一点都不知悔改的样子，如果他不受到严惩，我真的不甘心…

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 传 票			
案 号：(2018)鄂 0111 民初 XXX (马赛克) 号			
案 由：人格权纠纷			
被传唤 人姓名	陶 XX (马赛克)、邱 XX (马赛克)	单位或住址	邮寄地址：北京市朝阳区 XX 华 X (马赛克) 律师事务所
被传事 由	证据交换		
应到时间	2018 年 7 月 31 日上午 9 点至 2018 年 8 月 3 日下午 17 点 30 分	应到处所	本院 2 楼会议室
注 意 事 项	被传唤人必须准时到达应到处所 被传唤人随此票作为报到入门证用 随带证据原件及身份证明材料等		
签发人	XXX (马赛克)	送达人 (不确 定, 看不清)	XXX (马赛克)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二日 (院印)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民院路 789 号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

电话：XXX (马赛克)

博主评论补充：

@陶崇园姐姐 2018-8-4 13:03：不好意思微博写错了一个比较关键的地方。我们没有对被告证据质证。新民诉改变了民事证据规则里的证据失权规定，改为即便是逾期举证，如果法庭认为证据与案件存在关键性，依然可以采信。所以，我们强调了两点，第一，这是逾期举证；第二，证据内容与案情关联，也不属于法庭依职权可以采信的证据。

登录我弟QQ，我看到从2016年7月至2018年3月的全部聊天记录，他和王攀的，各种群的，记载着我弟曾经受过的碾压，我弟和其他人的聊天记录里，记载着他因王攀而导致的心痛的极度痛苦，这些难道不能证明？

日记本里面表面对王攀的控诉，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整整4年整整，一把辛酸泪，血与泪的教训！…整整1年…整整1年”，这些难道也不能证明？



武汉一如既往的炎热夏日，37度的高温下，我的内心却冷到极致。

2019.3.25 王攀认错道歉

来源：微博@陶崇园姐姐 @陈纯 Camus

链接：

https://weibo.com/1287965472/HmC9n3Oel?filter=hot&root_comment_id=0&type=comment#_rnd15597487102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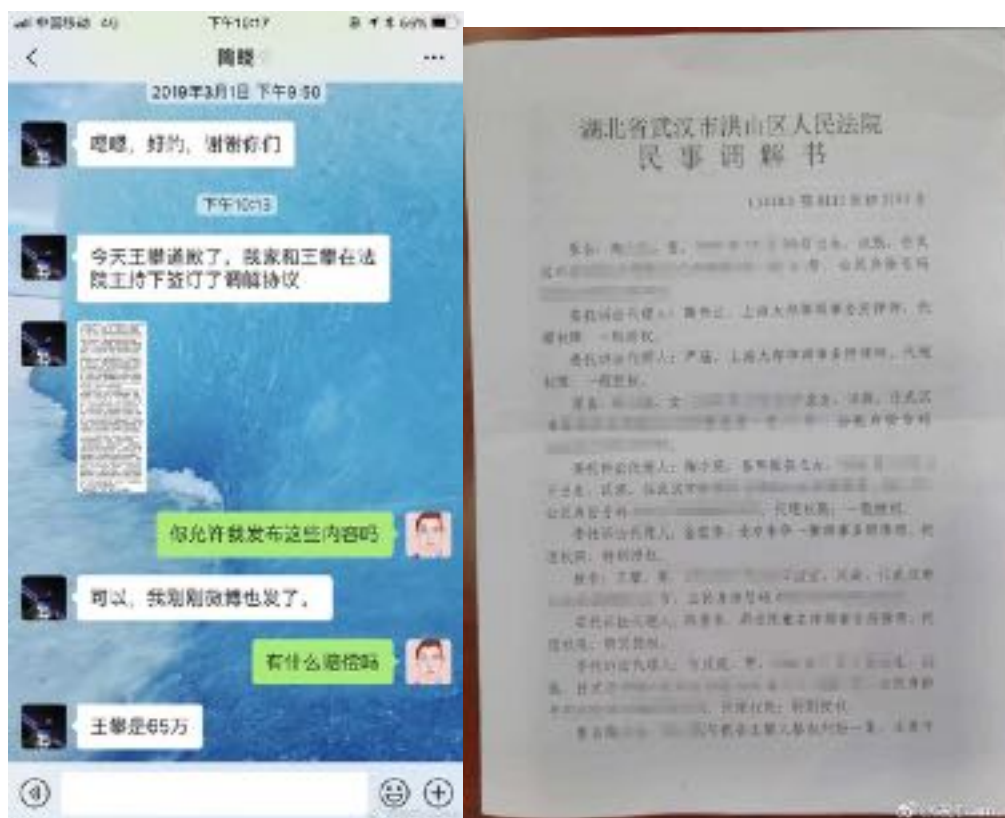
2019年3月25日，在法院的调解下，我们和王攀签订和解协议。时隔一年，王攀终于认错道歉了。“我，王攀，对陶崇园在教育培养过程中自己的不当言行表示道歉，我对失去陶崇园这名优秀的学生感到深表痛心，对陶崇园的悲剧表示惋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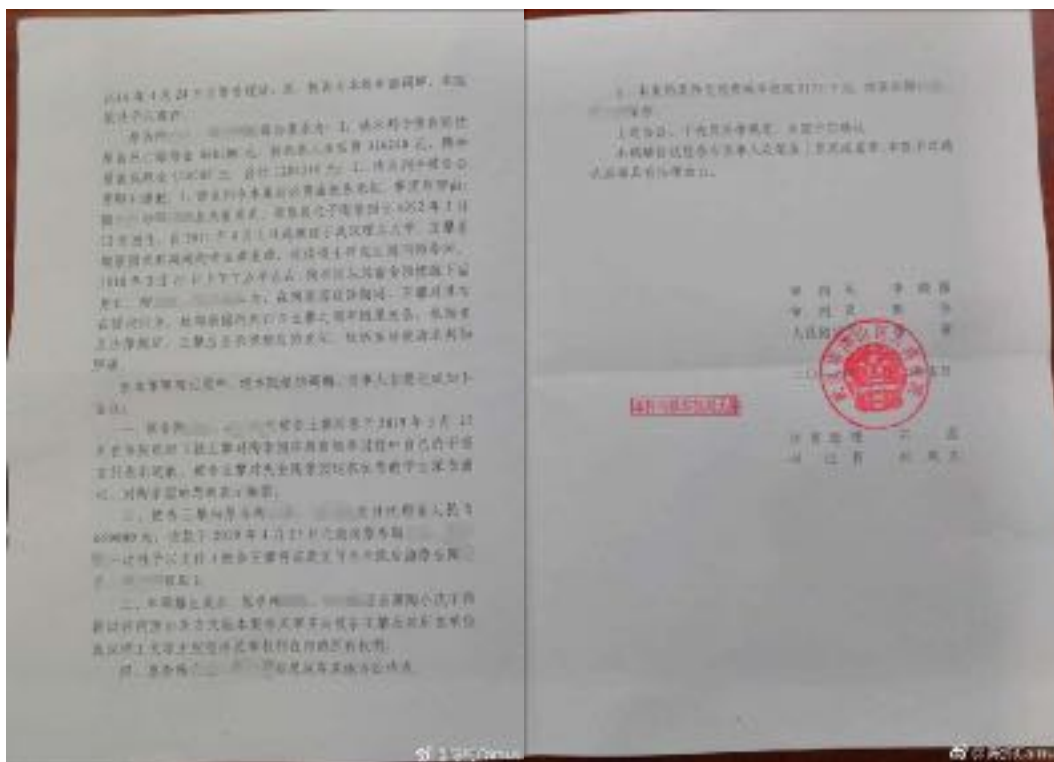
周一下午，阳光明媚，我和爸妈的心情却异常沉重，今天要去法院接受王攀的道歉。去法院的路上，我们没有说一句话，爸爸妈妈抽泣着，我在旁边，说不出一句安慰的话。来到洪山区人民法院第六法庭，确定好协议内容，分别录好口供，签字之后，王攀向我爸妈当面道歉。之前说好的90度鞠躬被拒，现在仅仅是拿着那张A4纸，照着上面念出那段道歉的文字。诚意忏悔什么的，即使有，我们家也绝不会原谅他。像是走完一场仪式似的，这场调解终于结束。双方签字拿着调解书各回各家。无论过程如何，结局是王攀你有罪，你就该认错赔偿道歉！

2018年3月26日，你永远的离开了这个世界，永远的留在了25岁。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王攀，在你逝去一周年的前一天，终于道歉了。王攀这种人，杀千刀不足以解恨。他是认错道歉了，赔偿了，可是其他的惩罚呢？没有。他还在当老师，他还能去踢球，他还在活蹦乱跳地祸害人间。可是，对于这些，我们又能有有什么办法呢？民事诉讼，永远只可能有赔偿和道歉。可是无论怎么样，从去年4月立案至今，所有的坚持，总算是有了回报。如果没有当初的坚持和大家的帮助，我们甚至都不会有王攀的一句道歉。而这句道歉，对我们来说更像是对自己的一个慰藉和对我弟的一个交代。善恶终有报，既然如今已经定了恶，那么作恶的报应，于此时，才刚刚开始吧。

明天是你的忌日，我想告诉自己，不要再每天去回忆你离开那天的所有细节，不要再一看到楼顶或站在高处就仿佛看到你一跃而下的身影；我想告诉爸妈，不要再每天沉浸在悲伤和痛苦中，不要再每天去想为什么命运对你如此不公；我想告诉我们仨，放下吧，深爱我们的他真的永远地离开了，但这不是结束，而是新生，因为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我们心中的他，不是只有那天的痛苦和悲伤，更多的还是那25年以来在一起美好回忆，我们也要坚强起来，好好的，开始新的生活。这不也是他所期望的吗！

亲爱的弟弟，明天，我们一起去看你……





文章报道

2018.4.4 《“陶博士”的最后人生》

作者：新京报记者 陶若谷 实习生 周琼

来源：新京报

原文链接：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8-04/04/content_716123.htm

武汉一研究生坠亡，家属称他长期给导师送饭按摩，承受“精神摧残”；涉事导师则称学生心理有问题

3月26日7时28分，陶崇园从五层宿舍楼顶的天台坠亡。警方调查结论为高坠死亡，排除他杀，不予立案。

坠亡者为武汉理工大学三年级的研究生，距离他26岁的生日只有两天。事发前，他曾向家人抱怨研究生导师王攀对他各种控制，令他困扰。

事发后，家属在陶崇园的电脑中发现了一个名为“2018 毕业资料”的文件夹，里面保留了自2017年10月以来所有与王攀有关的聊天记录和邮件往来。陶崇园姐姐陶敏发微博称，陶崇园多年以来承受着导师王攀的“精神摧残”，并将自杀原因指向他。

王攀对陶敏的指控，称均不属实。他表示，自己确实把陶崇园当成入门弟子培养，对他期望值很高，压了不少担子。

记者近日走访陶崇园的同学以及王攀的学生，试图还原师生二人之间到底存在一种怎样的关系；以及一个即将毕业的研究生，又如何一步步走向死亡。

“忍忍吧，再挺几个月就过去了”

3月26日凌晨2点，一个电话打乱了任霞和全家人的生活。

电话那头，儿子陶崇园说身体不舒服，“头胀，喘不过气，脑子里一直在思考问题，睡不着。”任霞问不出究竟，起身准备穿衣服，想去学校看看他。几分钟后，儿子又打回来告诉她不用来，“明早再说”。

陶崇园的宿舍里，刘兵（化名）听到这几通电话，觉得有点奇怪，“有病看病就好了，干吗打给妈妈，又说别担心。”随后，他听到陶崇园又打给了导师王攀，也说身体不舒服。

通话过程中，宿舍室友都醒了。王攀和陶崇园室友也讲了几句，让室友打120带陶崇园去医院，“多看着点他。”三个室友穿好衣服起身，叫了车。陶崇园忽然又说不能去了，像小孩一样不愿下床，劝了几次也不听，也问不出到底怎么了。将近凌晨三点，大家陆续睡了。

5点14分，一个室友起床发现陶没在床铺，打电话问他，他支支吾吾了一阵。大约10分钟后，他回宿舍了。吱呀的开门声，是迷迷糊糊的室友听到陶崇园的最后一个动静。再睁眼时，他们已经听到楼下任霞的号啕大哭。

天刚亮，担心了一夜的任霞就出门了，去学校看儿子。任霞在华中师范大学的食堂做后勤，走到武汉理工大学大约20分钟。她一路上都在想，她和儿子有事一般通过微信交流，很少打电话，到底怎么了？

6点20分左右，她在宿舍楼下见到了儿子，“脸色不是蛮好”，说了一句，“妈，来了”。

任霞回忆，两人多数时间沉默，偶尔用家乡话聊几句。听儿子说心里烦，就带他去校门口吃早饭，“一碗热干面没吃完，就说吃不下了”。往回走的路上，陶崇园又说起导师王攀，“我感觉我要崩溃了，我不晓得怎样摆脱王老师。”

任霞劝他，“再忍忍吧，能不翻脸就不翻脸，再挺几个月就过去了”。此前，陶崇园和母亲说起过导师王攀对他的各种要求，任霞都劝他忍。

陶崇园回答，“妈，我的心情你不明白。”

然后，他转身就要走。任霞想拉住他，陶崇园没理会，径直往宿舍方向走，之后跑了起来。任霞跟在后面追。

50岁的任霞累得气喘吁吁，还是追不上前面的儿子。

几分钟后，任霞追到男生宿舍楼的院门口，隐约听到有人喊“跳楼了”，灰色水泥地上，一双棕色鞋子让她瞬间慌乱，她挤过门禁冲进院子，儿子陶崇园趴在血泊之中。

听到哭喊声的刘兵惊醒后，没敢探出窗看，心里隐约知道是他。

事件发生后，通往天台的楼梯口已经上了锁，警方对家属称，在那里找到一件黑色外套和钥匙。经过调查，警方认定陶崇园为自杀身亡，不予立案。

陶崇园自杀的前一天，根据多位同学回忆，他踢了一场球，聚餐后回到宿舍睡觉。晚饭时间出门，23点左右回到宿舍，中间的几个小时，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3月31日，陶崇园的宿舍还和往日一样，他床铺下的绿色塑料桶里堆满脏衣服，常穿的那件篮球衣搭在最外面。刘兵和另一个室友站在窗边，发了会呆。他们清楚地记得，三年前，刚读研时选宿舍的那天，为了抢这间屋子，既定时间9点半开始，陶崇园拉着他们8点半就赶到候选地点。

“三层又朝南，窗户刚好有阳光。”陶崇园说。

班主任的军事化作风

2011年，19岁的陶崇园从武汉新洲区一所中学考入武汉理工大学自动化学院。对于经常考第一的他来说，只能算一次失败的高考。

他大一就读的班级，班主任叫王攀。1971年出生的王攀2003年至2005年在武汉理工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现任校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控制与决策研究所所长。

在同学李浩等人的印象里，王攀算是一个合格的班主任。虽然不教课，但和学生走得很近。比如暑假时王攀让班委统计贫困生，对于贫困生回家的路费他给报销一半。对班委和单科第一的同学，尤其照顾。

李浩说，陶崇园就是王老师最喜欢的那个类型：学习好，老实，人品好。晚自习上，陶崇园坐得笔直，刷刷写字。基本每天，他都是最后一个走的。

尽管在学习上有足以骄傲的成绩，年年都拿奖学金，但陶崇园显得不太自信。

李浩有一次和他聊起一位政界名人，陶崇园问那是谁，李浩随口说，“这你都不知道？”两人分开后，他收到陶崇园发来的信息，“不知道不是很正常吗？”来自城市的李浩才意识到，这个人很认真，也许不该这么对他说话。

他隐约知道陶崇园来自武汉城郊的农村，父亲在50公里外的老家养鱼，母亲在华中师范大学食堂工作。陶崇园的衣服和生活用品没有一样品牌货，很少用网络用语或表情包，平时和同学交流不多。

王攀有一个实验室, 名叫 C&D, 是“控制与决策”英文名称 (control & decision) 的缩写。这是一个自动化领域的术语, 但“控制与决策”的这套理论不但应用在学术上, 也经常被王攀挂在嘴边, 教育大家时刻谨记, 应用于生活。

入实验室要“拜师门”, 陶崇园成为第一批入选的本科生。李浩随后也加入了, “拜师”那天陶崇园带着他去。在王攀家里, 他行了下跪礼和作揖礼, 陶崇园站在一边。“他比你大, 就叫哥哥吧。”王攀说。

李浩觉得这些“还算正常”。另一名实验室的成员刘辰却不这么看, “我内心是很抗拒的, 对自己亲爸也没跪过, 心里觉得很别扭。”刘辰从一进校, 就感受到王攀老师军事化的作风。

生活中, 他经常要求学生立正、转身、站军姿、做俯卧撑。他喜欢运动, 足球、羽毛球、乒乓球等都有规律地锻炼。他经常说自己“反应灵敏, 运动能力、天赋强”, 让大家多锻炼。叫学生名字的时候要喊“到!” 无论在现实生活中, 还是在实验室 QQ 群里, 对所有人都提这样的要求。

不过, 李浩和刘辰都承认, 在照顾学生和花钱方面, “他很大方”。实验室的人几乎都给他带过饭, 他会多给一些, 算“跑腿费”。

除了实验室, 王攀还组建了一个足球队。高中时只打篮球不踢足球的陶崇园, 被他拉进队里。

在同学们眼里, 比起刚入学时的内敛, 陶崇园慢慢放开一些。球场上, 他是中后卫, 实验室里, 他是年年拿奖学金的学霸。他还受命为实验室管账。

刘辰说, 王攀为自己的实验室设置奖学金, 但得奖的要贡献出一部分, 毕业生也要回报实验室, “不是强制的, 但大家基本都会给”。他还听陶崇园提起, 得奖时王攀会多给他一些, 再让他把多给的捐出来, “这是老师帮我树立威望”。

任霞和丈夫都记得, 本科期间, 王老师对孩子很好, 还托人往家里带过茶叶和水果, “别人都是给老师送东西, 这个老师还给我们送东西。”

“曲线救国”

转折出现在 2014 年末。

本科即将毕业, 陶崇园申请了保送华中科技大学研究生, 并得到该校一位导师的认可接收。

多位同学记得, 陶崇园十分想去, 但王攀希望他留校, 他不知如何拒绝。

“对王老师总觉得有种压抑感。那种服从式的对话, 不愿意也得愿意。”刘辰说。

陶崇园最终还是留在本校。王攀成为他的研究生导师。

陶崇园在写给华科导师的邮件中说：“我申请取消华中科技大学专业型硕士资格，一是答应过导师留在本校，二是与导师商量后有出国读博的可能。”2014年，王攀给他写了一份承诺，“优先推荐该同学赴美读博”。

放弃了理想的学校，但陶崇园对出国读博士仍抱有很高的期待，可事情没有他想象中的顺利。

2016年10月17日，他曾向一位学姐咨询，想找老师请教申请国家留学基金，王攀知道后很生气，用了“叛逃”这样的词。陶崇园想直接申请出国，而王攀希望他留在研究所读博，即使出国，也希望申请“联合培养”的学校。

学姐鼓励他，尊重自己的选择，“我们都被他说过，不用在意”。

在此后的一年里，陶崇园一直为出国读博努力。他的外号叫“陶博士”，在李浩眼里，他就是为博士而生的人。念大一时，李浩听到他讲梦话：“这一行乘以多少加上这一列……”他第一次知道有人做梦也想着线性代数。

2017年入秋，进入研三的同学大多数为找工作而奔走。陶崇园不在其中，所有人都以为他要读博士，包括他自己。

九、十月份，陶崇园联系了几所国外院校的导师，其中一个曾是王攀的学生。这位导师与王攀沟通后表示，“我大概率不会接收，除非您同意。”

王攀回答，“如果陶放弃武汉理工大学的硕士学位，则我无权做任何建议。”这份聊天记录也被陶崇园保存在了电脑里。

聊天记录显示，与陶崇园交流时，王攀连问了两个问题，“你是否决定不在研究所读博？你是否愿意承担在对上一个问题回答‘是’后，研究所给你的相应系列反应？”

陶崇园问，“王老师，我能当面和你谈一谈吗？”王攀说，不回答这两个问题，就没有谈的必要，“只需回答是或否”。

两人并未就出国读博一事达成一致，王攀在聊天中明确表示不会推荐其出国，并让陶崇园“三天内离开实验室”。

陶崇园暂时放弃了出国读博的计划，他对刘辰和李浩说，打算毕业工作一年，再考博士，那样就不需要导师签字。在武汉，他找到了一份年薪20万的工作。

任霞也知道这件事，儿子告诉她，这是“曲线救国”。陶崇园最大的梦想，就是到高校当老师，他需要一份博士文凭。但他曾和同学说：“我是百般不愿意读他（王攀）的博士，读了我的人生就是他的了。”

两个月前，陶崇园收到姐姐发来的一个链接，标题写着《寒门博士之死》，讲述了今年1月发生在西安交通大学一起和导师有关的博士自杀事件。他说，如果自己读了博士也是这

个结局。

一语成讖，只是，他还没等到考上博士的那一天。

终于解脱了

没有妥协的陶崇园被踢出了实验室的 QQ 群。

2017 年 10 月 26 日，王攀发出群公告：经研究，决定解除陶崇园同学实验室基金会秘书一职，因为他目前的道德水准已滑落道德底线以下。之后又发了一条，把“以下”改成了“附近”。刘辰说，估计王老师也觉得，陶崇园“道德水准在底线之下”，没人相信，不能服众。

在学生们眼中，王攀几乎不坐公交车，如果去远处，就由一名学生开车接送，这个学生若不在，由陶崇园负责叫出租车。“6 点 15 分、6 点 45 分电话叫我起床！”“是！”这样的对话经常发生在师生之间。

王攀有洁癖，很少碰纸币，掏钱给学生时，就拎起衣兜，“你自己拿。”李浩还给他修过运动鞋，开胶了，用 502 粘好。

他一个人住在教职工宿舍，屋子刷的白墙，木地板上堆了些杂物。李浩去送饭时，只有他一人在家，“也没听人提起，屋里还住着什么人”。

李浩说，王攀白天运动完之后，他要放松一下肌肉，就会找学生按摩。大多数人都很反感，偶尔轮到了去一两次，“主要是陶崇园去，王老师也看不上我们，觉得我们不够自律。”

李浩第一次给他按摩是晚上八九点钟，“手掌拍拍后背，捶捶腿，按按腿”。旁边电视开着，他记得是一场体育比赛，边按王老师边问近况，说“谈谈心”。

“按完他很客气地说，谢谢，然后我就走了。”

被王攀“看不上”，同学们反而有些庆幸。每次约陶崇园吃饭，到了八九点钟他就得走，“谁都知道是去王老师家”。

王攀曾多次要求陶崇园喊他“爸爸”，而王攀也常常称呼陶崇园“儿子”。根据聊天截图，王攀曾反复让陶崇园“坦坦荡荡地说出那六个字。”而那六个字则是“爸我永远爱你”。

陶崇园纵然极不情愿，也还是叫了。这件事直到两人聊天记录曝光，陶崇园身边的朋友才知道，觉得不可思议。

他试图跳出王攀的圈子。被踢出群那天，他和一名同学说，看到“道德之光”、“弘扬”这样的词就感到一阵莫名的害怕，现在终于解脱了。

可此后的数月里，每晚十点多他还是会收到王攀发来的消息，找他“谈心”。两人言语间，陶崇园不像从前那么百依百顺，有时会以身体不舒服为由，称“想休息了，望老师批准”。

“我把过去的人生都理解了”

3月22日中午，陶崇园又接到王攀发来的指令，“想吃华师的菜”。此前，他已经把饭费保管权交给另一名同学，并表示以后不再负责这个工作。

中午12点左右，送饭时因为礼仪的问题又被说教。他在家庭群里抱怨：受不了了，送饭还要鞠躬致歉。

他给王攀发了一条短信，“我冒着雨给您送了饭，我肚子饿的咕咕叫，我哪里想到别的什么，我只想赶紧回去吃饭，为何您要求这么高。”

妈妈劝他能不翻脸就不翻脸，他说，“肯定不翻啊，我只是希望有我自己的空间，但我不希望和他走近，我承受不了了。”

当天晚上，陶崇园与本科同学王元东约了晚饭，陶崇园没怎么吃，说不太舒服。他说自己最近在研究人性、哲学和水属性，觉得很好玩。

王元东问起他和王攀的关系，他说“基本上搞定了”，不像平日提的那么多，倒是提起刚交上的女朋友，别人介绍的，还没见过面就在微信上确立了关系。

饭后，他们去了学校的足球场。女足正在训练，陶崇园走过去，传授射门技术。王元东觉得他很反常，“这个人从不秀花哨”。

3月24日，王元东收到陶崇园的微信：我把过去的人生都理解了。

事件发生后，有人在QQ群和王攀公开对话：“您长期以来的压制，这确是事实，通过他家属提供的信息，也能看出他非常想要脱离您这里。现在所有的矛头都指向您，您应该站出来提供证据。”

王攀在群里回复，“我忽略了一个事实，他可能是隐忍着和我装着很亲密，我和他很早就认了‘义父子’关系，对他期望值很高，压了不少担子。”但对于家属方面提出的不让毕业、主动保研退回、推荐读博不兑现三件事，他称均不属实，会拿出证据。

王攀称他曾与陶崇园交流时，指出他有抑郁症，并在研究所内部小范围通报，将他列为重点关注人员。陶敏觉得不可能，“陶崇园和每个人相处都很好，除了王攀”。

在QQ群里，王攀说自己哭了两天，“你们公开哭，我只能偷偷哭。”对于这个回应，李浩觉得，“可信的是，他确实把陶崇园当成入门弟子培养，可悲的是，他都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了。”

他记得王攀反复讲过自己读博的经历，由于和系主任有矛盾，发了十几篇论文仍不让毕业。答辩时，他把院长请过来，院长让大家说看法，没人吭声，院长说，我觉得不错，于是通过了。他教育我们，“遇到困难，要自己想办法，有实力才行。”

4月1日，王攀的办公室大门紧锁，手机和座机均无人接听。对于家属的指控，校方回应称，已成立调查组正在调查。记者拨通自动化学院陈姓副院长的电话，他表示拒绝回答任何问题。

陶崇园离开的第七天，任霞一脸倦容地斜靠在床上。丈夫坐在旁边，多数时间沉默不语。他们的儿子就躺在300米外的殡仪馆里，全家人在附近宾馆住下，等待校方的答复。

生命终结前，陶崇园在家庭聊天群里反复提到鱼。他说，每个人都是鱼缸里的鱼，他往群里发了一首歌，歌名叫《鱼》，任霞第一次按下了播放键，优美的音乐里，女歌手唱着，“如果有一个世界浑浊的不像话，原谅我飞，曾经眷恋太阳。”

(文中除陶崇园、王攀外，其他人均为化名)

2018.4.8 《陶崇园遗体昨日火化，武汉理工停止王攀研究生招生资格》

作者：阿七

来源：NGOCN，原文已404

备份链接：

<https://no404more.github.io/Terminus/archive/2018/04/08/TaoChongyuanDeath-NGOCN.html>

清明假期的最后一天，陶崇园的遗体火化了。

此前，陶崇园家人经历了跌宕的十天：在读研三的陶崇园跳楼自杀、家属公开他和导师王攀之间匪夷所思的聊天截图、一直在网络上要讨说法的姐姐忽然向王攀发道歉声明。其中更多的心痛和压力，是外人无从获知的。

这十天，中国网民记住了六个字“爸我永远爱你”，当这六个字出现在陶崇园的聊天纪录时，是可怕的，导师王攀要求他“坦坦荡荡地说出那六个字”，而且还经常要求陶崇园买饭送饭、洗衣服、打电话叫他起床等等。

陶崇园的姐姐把弟弟的死归因为王攀长期以来的“精神控制”——在跳楼前一小时内，他直接和妈妈说：“我感觉要崩溃了，我实在不知道怎样摆脱王老师。”

事情并没有真的结束，遗体火化后的下午，陶崇园姐姐再发文：此前道歉声明为被迫发出，考虑启动法律程序，要求教育部门撤销王攀教师资格，并视情况起诉王攀。

失踪的手机与“消失”的四小时

陶崇园自杀前的那个晚上，他回来得比三个舍友要晚，在十点半到十一点之间回到宿舍后，他没怎么跟舍友说过话，独自在桌前玩手机。

那天是陶崇园主动关的灯，不久后大家都各自休息了。一切和往常没有差别。

陶崇园的室友告诉 NGOCN，他感到不舒服是在当晚凌晨 2 点多的时候。随后陶崇园先是打了一个六分多钟的电话告诉母亲，自己“头胀，喘不过气”，接着他又打给了王攀，根据一篇网上流传署名为王攀的文章《陶崇园与我》，在电话里陶崇园表示“身体不适、行为不受控制”，之后接过电话的舍友听到了王攀的建议：“立即送他去医院并考虑到神经科就诊”。

最后，陶崇园似乎缓过来了，没有去医院。大家又各自回到床上。“以前从来没有这样的情况。不过，当时我们也没有想到那么多。”室友告诉 NGOCN。

在这一天清晨，也就是 3 月 26 日，陶崇园先是独自在宿舍走廊盘徘徊，然后又与母亲碰面，吃早饭。早上 7 点多，陶崇园向母亲留下一句，“我感觉要崩溃了，我实在不知道怎样摆脱王老师。”，便跑回宿舍跳楼自杀。



监控摄像头下，陶崇园最后的行踪。根据环球时报刊登的监控录像文字纪录绘制，不排除与实际情况有出入

从“环球时报”刊登的监控录像资料看，长期坚持健身的陶崇园跑回宿舍路上经过长约 56 米的校道用了 9 秒，而从宿舍一层跑上六层天台仅仅用了 1 秒多时间。

据《陶崇园与我》文章以及陶崇园好友说法，3 月 25 日，即出事前一天，陶崇园在早上参与了足球训练。午饭后约 2 点，陶崇园回到寝室休息。一直到傍晚五、六点，陶崇园离开寝室。此后，陶崇园约 4 个小时的行踪无人知道。

一同成谜的还有陶崇园的手机，至今依然没有找到，而陶崇园寝室桌上还放着一个 iPhone 手机盒。

“善良”的陶崇园与“自负”的王攀

2015 年 6 月，陶崇园以专业第四名的成绩从武汉理工大学本科毕业。七个月前，他放弃了保研到华中科技大学的资格，继续留校，读控制科学与工程专业。

放弃这次保研资格，陶崇园换来的是一份“承诺书”，“承诺书”下方有王攀的签名和私章。王攀是武汉理工大学控制与决策研究所所长，也是陶崇园本科时期的班主任，在陶崇园留校读研后，他也成为其导师。这份“承诺书”显示：在陶崇园研究所读研期间，每年给与补助 5000 元，并优先推荐到美国读博或访问研究。

根据 2017 年教育部学科评估结果，华中科技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专业评级为“A-”，优于武汉理工大学的同专业。但当时的陶崇园更看重日后出国读博的机会，他也不会想到这一决定，居然让他付出如此高的代价。

王元东是陶崇园本科同学、好友，他曾经有过提醒陶崇园的机会——他听说过王攀的负面评价，但他不好说出来：“怎么好意思提，他们俩当时关系特别好。”

事实上，本科时期的陶崇园和王攀关系很好。王元东向 NGOCN 回忆：“当时我们其实挺羡慕他的。老师像对儿子一样对他。很器重他。”陶崇园母亲在武汉理工邻近的华中师范大学饭堂工作。她向媒体表示过，儿子过去不时会和王攀一起到那用餐。

本科大二那个学期，陶崇园转专业，去到了班主任是王攀的班上。而比转专业时间还早一个月，原本不踢球的陶崇园加入了王攀组建的“C&D”足球队。“C&D”的名字缘于王攀负责的研究所名字——控制 (control) 与决策 (decision)。

在《陶崇园与我》文中，王攀评价陶崇园：“在我心中，他做到了同龄人中的最佳”、“聪明善良”。很快，陶崇园又加入了王攀的研究所，当上了足球队的正队长。

“C&D”足球队的文强对王攀印象并不好，他入队只是为了有人一起踢球，他说这支足球队里的人一半以上的队员都是王攀研究所的成员。“球队里的人不一定都相互认识，但一定都认识王攀。”

文强形容王攀“自负”。每次足球队训练时，文强内心都不希望与王攀分到同一队。因为与王攀当队友，球权都主要在王攀。文强还被队里前辈教育，如果防守王攀，只需要“眼神防守”。他又补充：“不过我们又不能太放松。之前就是有个守门的特意防水，惹了王攀老师生气。”

陶崇园在武汉理工大学七年的人生中，有六年都在“C&D”足球队里渡过。在足球队里，担任队长的陶崇园需要负责登记训练报名情况、队里财务等工作。球队每周三下午与每周日上午都会进行训练。每次训练前，王攀会在球队 QQ 群发出报名信息，参与队员限时在群里回复“报名”，之后陶崇园会统一记下报名的人。

另外，队员都被要求缴纳注册费——在校读书队员每年分别缴 100 元，已有稳定收入的队员每年缴 500 元。不过，文强说：“实际上，在校生的注册费都可以用过节补贴抵消掉。”足球队的资金主要来源于王攀和校友不定期捐款，逢年过节球队里的在校生都会收到一定的补贴金。而一切经费的处理，都是由队长陶崇园负责。

在足球队以外，王攀还会让陶崇园提供更多“服务”：洗衣服、早上打电话叫他起床、晚上到他家给他按摩、帮忙买饭送饭。“陶崇园！请你 18:15 出发到茶餐厅帮我买一份香菇烧鸡、一份饭，送到我家。”类似的命令多次出现在陶崇园与王攀的聊天记录当中。

在聊天记录里，王攀每发出一个“陶崇园！”，陶崇园会首先回复一个“到！”。

过去，陶崇园没有向其他人提起这些“服务”。在王元东印象里，陶崇园是个乐观的人——

总会往好的方向去想。

改变发生在研二时期。那时开始，王元东就听到陶崇园抱怨王攀的不是。

2016 年 10 月，陶崇园开始准备出国读博。念博士学位，是陶崇园很早就确定的目标，朋友们戏称他为“陶博士”。而那份王攀给他的“承诺书”中第二条写到“优先推荐该同学（陶崇园）进入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科技中心 BEACON 读博或作访问研究”。

陶崇园留下的聊天截图显示，王攀把他准备出国读研的行为形容为“背叛”，而且在陶崇园确认不留在其研究所读博时，王攀命令他三天内离开研究所。

陶崇园曾经与好友说过，“我是百般不愿意读他（王攀）的博士，读了我的人生就是他的了。”文强告诉 NGOCN，足球队里有一位“学长”是王攀研究所的，跟王攀关系也很好，那位“学长”现在成家了，但平日还会当王攀的司机，接送王攀。

最终，陶崇园选择先工作再读博。王元东说，他想用这个方式避开王攀。在曝光的聊天截图里，陶崇园曾经和朋友、家人说过，他打算“装抑郁症”，向王攀表示“对科研没啥兴趣了”，“然后说留在武汉，来踢踢球，缓缓紧张情绪”。

根据足球队群聊天记录，2017 年 12 月 27 日，王攀在球队里宣布陶崇园队长任期到 12 月 31 日。但两天后，王攀又公告任命陶崇园为“C&D 足球队训练工作委员会主任”。文强说，这之后，陶崇园还是负责每次统筹训练人数，每周两次训练如常参与。

在陶崇园自杀前四天的下午，王元东与陶崇园碰面。王元东问起关于王攀的事情，陶崇园回答，“基本搞定了。”王元东还记得，那天下午陶崇园告诉他刚刚结识了新女朋友。王元东怎么都没想到这次见面会成为最后一次。

如果陶崇园还在人世，两个月后，他将以 2018 届优秀毕业生身份从武汉理工毕业，成为中国银联的员工，年收入达到 20 万元。这一收入相当于去年武汉理工大学硕士毕业生平均薪酬的两倍之多。

寻找真相的人与紧张的“老师”

4 月 4 日晚，线上文档《部分校友关于武汉理工大学陶崇园事件的公开信》在网上传播并征集联署。公开信的发起者是武汉理工大学校友周蔚。他当晚通过个人微博发布的联名信信息，15 小时内达就到了 6800 多转发量。不过，线上文档链接目前已打不开，微博也被系统删除了。

这封公开信中呼吁：此事应成立独立委员会调查、学校应保证媒体采访自由，确保调查过程透明；“王攀与校方”向陶崇园家人道歉；若调查发现王攀有犯罪行为须交给警察处理，若发现学校管理过失，应进行制度性改革。周蔚告诉 NGOCN，截止 4 月 5 日 11 时，公开信收集到 315 位校友签名。

那天晚上，周蔚已经向学校邮箱发出公开信，但截止 4 月 7 日早，他并没有得到任何相

关回复。

相反，就在 4 月 4 日当晚，他接到了一连串的电话，来自他在武汉理工大学就读时的辅导员、负责学生工作的领导、毕业论文指导老师。来电的目的都是希望让周蔚把公开信从网上撤下。当然，周蔚坚持，在学校没有做到公开信中建议前，他不会撤下公开信。

周蔚已经从学校毕业多年，要不是 4 月 1 日相关媒体的报道，他还没有留意到这件事。

他记得，读书时候，自己曾与王攀踢过足球赛。虽然只有一场比赛的经历，但王攀在他脑海留下的印象并不好，“一直等球、不给队友传球但又球技不好”。另外，有从事媒体经验的周蔚并不满意目前武汉理工大学对此事的态度与行动。他相信联名信可以给学校产生压力，或许可以促成一些好的改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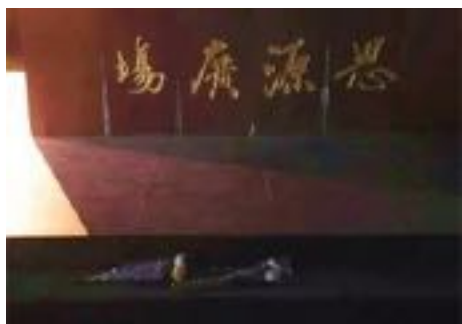
同一天的早上，按照课表，王攀将在 10:10 至 11:50 在教学楼授课。早上 9:30 开始，陆续有年轻人出现在授课教室所在楼层走廊，他们的目光不时往授课教室看。

4 月 4 日前，武汉理工大学的贴吧已经传开了这堂课的具体信息。不少人留言要去现场。临近 10:10，授课教室楼层以及上一层的走廊都站着年轻人，人数不少于三十人。当中不少人举着手机准备拍摄，也有人在笑。而教室门口始终站着一男一女，有人说他们是辅导员，NGOCN 留意到他们检查去上课学生的身份。

最终王攀并没有出现，其他老师代为上课了。常天喆本不是这堂课学生，但在上课前他就坐在这教室角落，并一直待到这节课结束。事后，他在个人微信公众号发出文章《在陶崇园死后的这个清明节，我造访了武汉理工大学》，文章描述他向课堂里同学打听王攀老师情况，同学几乎都摇头沉默。一位邻座的同学给他替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不用问了，不让说”。

陶崇园宿舍公寓旁是武汉理工大学的思源广场。网上介绍，思源广场取名于成语“饮水思源”，寓意“莘莘学子常感怀师恩”。此前，有人在网上发起 4 月 4 日至 6 日晚 7:37 到思源广场“点几盏蜡烛纪念陶学长”活动。

4 月 4 日晚，王禾花了 8 块钱买了一朵白菊花和一朵红玫瑰到思源广场。他不是武汉理工大学学生，但他想参与这次纪念行动。



思源广场前的台阶，放着鲜花，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下午六时许，王禾就到了广场，当时广场上没什么人，他留意到有两个人先后在思源广场石

雕下面放了鲜花。在广场旁的长廊有五六个中年男子。“我记得他们还从车里拿出一箱水。”

原定的时间到了，但纪念行动并无发生，石雕下面的花也不见了。王禾想做点什么，他走到石雕前把花放下。有一位中年男子向他走近，他听到他们在讨论他。他感觉到“生气，又有点害怕，怕他们打我”。于是，他就喊了：“真相在哪里？学校领导要不要管？你们要不要真相？”喊完之后，他快步走远，头也没有回。

十几分钟后，他回到思源广场。此时，在石雕附近阶梯坐着约 20 多为年轻人。王禾不认识他们，但他感觉到他们也是过来纪念陶崇园的，他走了过去。

果然，这群人过来的目的和他一样。当时其中一位年轻人告诉 NGOCN，他们没有任何计划，也不知道谁是行动的发起者。他们只是打算坐一会儿。

王禾和那 20 多位年轻人商量买蜡烛的事情。后面，他们决定打开手机闪光灯代替蜡烛。

那几位中年男子又有过来了。王禾记得，中年男子称他们是“社会人”，认为他们在干扰秩序。后来，或许是中年男子报警了。王禾说他被“穿着制服的人抬上了车”，王禾当时以为他们是保安，后来才知道这几位是警察。

8 点多到 11 点多，王禾先后被警察带到三个地方，其中两处他记得是公安局洪山分局、武汉理工大学里面的派出所。警察询问了他姓名学校为什么到那里等信息，并且查看了他手机。最后，在王禾签了保证书，保证不参与相关活动后，他离开了派出所。“那时候我就是头脑一发热才这样做了。”王禾说，“不敢了。”

第二天，4 月 5 日清明节，武汉气温降到了 10℃ 以下，而且刮风下雨。思源广场旁的长廊早上八点多就站着一群人，几位武汉理工大学学生分别告诉 NGOCN 站着的是辅导员。早上十时许，NGOCN 站在长廊里，不到 20 分钟时间内，先后被穿着印有“武汉理工大学学生工作站”衣服的妇女和自称“学校老师”的男子询问“在那”的原因。

接下来要读研的王禾其实还在想办法做些什么引起学校重视，他说：“像杨宝德、北影阿缪沙事件等等，哪怕事情出来那几天讨论很火热，但大家过一段时间还是会忘记。但我不想这样。”

陶崇园姐姐在 4 月 7 日发布的微博里提到：“希望社会注意悲剧后面的原因，亡羊补牢。”

今日，武汉理工大学发出“陶崇园坠楼事件调查”通报，指导师王攀存在与学生认义父子关系等行为，指导学生升学就业方法欠妥，已停止其研究生招生资格，但未发现王攀让学生到其家中做家务等行为。

文中除陶崇园、王攀，其他均为化名
照片如无说明，拍摄均为阿七

2018.4.12 《武汉研究生坠楼事件：他曾反抗过》

作者：王海燕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原文链接：

<http://www.gzhshoulu.wang/article/1960608>

3月26日早上，武汉理工大学自动化学院研究生三年级在读的陶崇园从宿舍楼顶一跃而下。随后，通过在其生前保存的大量资料，陶崇园的导师王攀被指与陶崇园自杀有重大关系。目前武汉理工大学已发布公告，称将停止王攀的研究生招生资格。这个结果并不能解答陶崇园家人心中的疑问，他们正在准备起诉王攀。

坠楼前后

4月7日，武汉的天气在多日云雨后变得大晴。武昌殡仪馆天孝厅外的小天井里，阳光如瀑布，打在黄白菊花的花瓣上，干净，透亮。这一天是陶崇园的遗体送别日，停放遗体的厅堂幽暗，衬得他经过整理的遗容异常白皙、年轻。这一天来的大多是熟人，包括陶崇园的近亲与高中和大学同学，同学大都掩面低泣，家属中已有人哭倒在地，干嚎着喊王攀的名字。

陶崇园是武汉理工大学自动化学院的研究生三年级学生，3月26日早上7点多，从武汉理工大学的宿舍楼上一跃而下，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家属呼喊的王攀是陶崇园的研究生导师，陶崇园死亡后，人们在他的电脑中发现了大量资料，包括与王攀的聊天记录、一些事务性记录，展现了他自己从未详细谈论的校园生活真面目。

遗体送别会当天，王攀没有来，他是头一天来的。陶崇园的姐姐陶蔓菁对本刊说，她与校方交涉过，要求王攀必须亲自到殡仪馆向陶崇园道歉。王攀到达后作了一揖，然后就匆匆走了，未跟陶蔓菁交流。这是陶蔓菁在弟弟出事后第二次面对面见到王攀。

陶蔓菁上一次见到王攀，是在事发当天中午，当时陶崇园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已被宣布死亡。王攀到达时，陶蔓菁问他“就没有什么要说的吗？”王攀一共回答了她两句话“我跟你弟关系很好，他是我的好学生”。陶蔓菁对本刊回忆，当时王攀反剪着手站立，说话时的表情在她看来近于微笑。一个上过王攀课的学生说，那是王攀平时在课堂上的惯常表情，用来表达高傲的淡漠。

陶崇园的妈妈看到王攀后，愤怒得要同他拼命。陶崇园几乎是在她面前走向死亡的。根据媒体报道，出事前的25日早上，陶崇园6点多出门，晚上11点多才回到宿舍，第二天凌晨2点多，陶崇园先后给妈妈和王攀打电话，说自己不舒服，陶母提出要过来看他，王攀则先嘱咐室友照顾陶崇园，后又让室友拨打“120”。但随后，陶崇园又分别向妈妈和王攀说自己没事了，陶母约好第二天一早就去理工大学看望他。

根据媒体报道，陶崇园的室友说，当天晚上陶崇园说自己身体不舒服的症状是，脑子一直在想东西，停不下来，无法入睡。而在一份王攀的声明中，他称陶崇园凌晨2点多对他说的是，“意识清楚，身体不适，行为不受控制。”

陶母就在武汉理工大学隔壁的华中师范大学食堂里做后勤工作，她第二天一早就去看望陶崇园了。根据监控，两人是 6:18 在陶崇园的宿舍楼外见面的，然后两人朝着宿舍北边的操场走过去，一边走一边说话。早上 7:27，再次出现在监控中的陶崇园则是在匆匆往宿舍方向跑去，隔了一分钟左右，陶母才小跑着也跟上。就在陶母到达陶崇园的宿舍楼前 5 秒，陶崇园已经直直坠落在宿舍的天井里。

根据陶母的回忆，当天两人聊天的主要内容是，陶崇园跟她抱怨导师王攀，感觉怎么都逃脱不了对方的控制，陶母安慰他，再忍忍，马上就毕业了。陶崇园高中同学对本刊说，陶母事后还回忆起一个细节，就是在当天早上的母子谈话中，陶崇园曾对母亲说，自己非常难受，无论睁开眼睛还是闭上眼睛，都看到王攀，控制不了。

这不是陶母第一次听见王攀这个名字，从 2017 年下半年开始，在陶母、陶崇园和陶蔓菁至少每月一次的聚会中，陶崇园就经常提到被导师王攀欺骗了，无法摆脱其控制。

陶崇园的表姐则对本刊说，就在俩人聊天时，陶母还曾瞥见过陶崇园的手机，手机上显示当天早上 5 点多，王攀叫陶崇园陪他踢球。陶崇园的同学在宿舍楼道的监控中则发现，当天早上 5:21，陶崇园披着外套，穿着秋裤走出过宿舍打电话。但在陶崇园出事后，其家人和同学再也没能找到这部手机。

读博路上的抗争

陶母和陶蔓菁早就知道陶崇园和王攀关系非同一般。但当陶崇园电脑里的资料展现在她们面前时，陶蔓菁还是几近晕厥。电脑是陶崇园的高中同学在 3 月 27 日一早从陶崇园宿舍带回来的，出事后，陶崇园有七八个高中同学在第一时间赶到了陶蔓菁身边帮忙处理事情。

在陶崇园的电脑里有一个命名为“2018 毕业资料”的文件夹，文件夹建立于 2017 年 11 月，最后修改于 2018 年 2 月 9 日。里面保存着陶崇园为王攀管理的包括私人饭费在内的大量账目，一篇有关高校性侵的论文，还有一个名叫“王的精彩操作集锦”，保存了陶崇园大量与王攀的 QQ、短信聊天记录截图。

聊天记录显示，王攀经常以命令的口吻，让陶崇园为其买饭、打车、买车票、叫醒起床、找眼镜，甚至为其外甥打钱。王攀吩咐的事情通常都极其具体，比如让陶崇园早上 6:15、6:45 分别打其手机叫起床；让陶崇园 18:20 出发到茶餐厅帮其买一份香菇鸡丝、一份黄瓜木耳鸡蛋、一份饭，送至其家；让陶崇园立即到其家中寻找眼镜……在下达这些指令前，王攀从未询问过陶崇园是否有空，而陶的回答无一例外是“到！”“是！”

拿到电脑后，陶崇园的同学通过修改密码登录了陶崇园的 QQ，发现王攀几乎每天晚上八九点钟都会让陶崇园到其家中做家务。后来王攀对此回应称，到家中做家务是他参照中国古代入室弟子和英国剑桥大学导师制度制定的特殊语言交流系统，实际上他叫陶崇园到其家中是进行“30 分钟 + 的面对面交流”。

陶崇园到王攀家中做家务的事情，除了陶崇园的大学同学，陶的家人和朋友无人知情。陶蔓菁对本刊说，她也是后来询问陶崇园的同学才知道，王攀的很多学生都去王攀家做过家务，但别人都是偶尔才被叫去，陶崇园则几乎天天去。胡玉峰则记得有两次，他叫陶崇园一起吃饭唱 K，陶崇园都在 8 点左右离开了，说是要去导师家。胡玉峰问去做什么，陶崇园答，

没什么，也没有详细解释，胡玉峰以为是去做跟科研相关的事情。陶崇园曾对他说“给王攀做了4年服务”，直到看到聊天记录，他才知道服务范围远远超过他预计。

即便如此，陶崇园的家人和朋友频繁听到陶崇园对王攀表达不满，是在其研究生三年级以后，当时他正面临转读博士的问题。陶蔓菁和陶崇园的同学证实，陶崇园非常希望研究生毕业后能够出国深造，因此早在2016年9月份，他就和一位朋友说起，可能会去荷兰读博，当时他已经背着王攀，独自跟对方导师咨询过了，对方表示很欢迎他，但他刚刚才上研究生二年级，嘱咐他过一年再联系。

2017年10月17日，他再次独自联系了那名荷兰的导师，却被王攀知晓，王攀随即联系这名导师，声称国内学生出国应该由学校 and 导师联合推荐。那名导师也曾是王攀的学生，由王攀推荐去国外深造，并留在当地任教。他回复王攀，没有王攀的同意很难接收陶崇园。王攀立即将两人的对话截图转发给陶崇园，指责陶崇园在研究所大发展的时候选择离开，不仁不义。

10月19日，王攀让陶崇园晚上10点去其办公室面谈，并声称“保证不伤害你”。没人知道这句话到底意味着什么。而对陶崇园来说，确定的事实是，独自联系国外院校的希望落空了，已经为读博准备了很长时间的他向一位好友说“读博没戏了。”

知道陶崇园在独自联系外国导师后，王攀曾要求陶崇园三天之内离开研究所，解除其在足球队和研究所的相关职务，并称其“道德水准已滑落到最宽容的道德底线以下（后改为‘道德线附近’）”。但不知道为什么，11月2日，陶崇园又被王攀请回QQ群。

不过，陶崇园依然在寻找缓和的机会。胡玉峰说，陶崇园不想跟王攀发生正面冲突，曾请过院里其他老师去说服王攀，但被“王攀怼天怼地怼回来了”。另外，陶崇园也试图通过CSC申请出国留学的机会，CSC即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按照规定只要陶崇园只要能够拿到国外研究机构的offer，就可公派留学。但陶崇园在向理工大学相关老师咨询时得知，提交校内申报CSC材料的第一步就是获得导师及学校的同意。陶崇园随即将回复的截图发送给了自己的一名好友，说“CSC也没戏了，我太年轻了。”

离开王攀去他处读博的愿望落空后，陶崇园开始偷偷摸摸找工作以摆脱王攀，这是他以前从未想过的。陶蔓菁说，陶崇园是希望工作一段时间后继续回到校园跟随其他导师读博，不再与王攀产生关联。当时，工作校园秋季招聘的高峰已经过去，而陶崇园之前一直做的是人工智能相关的学术研究，他立即自学编程，赶上中国银联补招，拿到了一份年薪17万的offer。陶崇园的另外一名高中同学告诉本刊，陶崇园对这一工作并不十分满意，因为很怕进了国企变得混日子，还是希望进入互联网公司。但无论如何，当时所有人都以为，有了这份offer，陶崇园只需要再过几个月就可以彻底摆脱王攀了。

但陶崇园找工作的事情很快也被王攀知晓，王攀称如果陶崇园一意孤行，将做出种种处理，其中包括请陶主动辞去多项职务，建议其更换导师。随后，陶崇园写了一份保证书，保证留在武汉工作，毕业后继续为球队服务，与研究所保持联系，如果读博，也在第一时间联系王攀的研究所，王攀收下了保证书，建议陶崇园将保证书发到研究所群里。

胡玉峰不知道陶崇园是在什么情况下写下那封保证书的，如果陶崇园打算遵守承诺，那他将

一直与王攀产生联系。胡玉峰可能是最早接收到陶崇园有轻生念头的人。2017 年的某一次，胡玉峰曾因为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向陶崇园倾诉，陶崇园说，自己的痛苦比胡玉峰有过之而无不及，痛得每个细胞都发抖，以至于一度想轻生。当时胡玉峰安慰了陶崇园一会儿，陶崇园再也没提到这件事。

陶崇园还曾说过自己要装疯卖傻装抑郁，以忍受的方法摆脱王攀，他没有提到任何攻击性，和王攀撕破脸，或者放弃学位豁出去的想法。胡玉峰的理解是，“即使我们作为朋友，都知道他为了学业付出了什么，为了学位肯定都是安慰他忍一忍。”

王攀的饭费原来是按月打给陶崇园管理，在找工作的风波后，陶崇园离开了实验室，qq 记录也显示，饭费的管理权曾经移交给另外一名同学过，但不知道为什么，直到出事前，陶崇园依然在给王攀送饭。甚至就在出事前几天，陶崇园还在微信群里抱怨过给王攀送饭的事情，当天大雨如注，陶崇园饿着肚子给王攀送饭，没按规矩敲门，被王攀批评，陶崇园向其作揖道歉。

陶崇园出事前不久，其实新交过一个女朋友，两个人是在认识两天后一见钟情在一起的。陶崇园对这个女生说，想要认真地和她走向未来，也从未对她提起过自己的导师。出事前曾见过陶崇园一面的一位朋友说，当时陶崇园满面愁容，唯独在提到这个女朋友的时候开心地笑了几下。但新恋情带来的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没能驱散陶崇园内心的巨大阴影，他还是选择了不归路，没人知道为什么，他不能再忍一忍了。

村里的高材生

王攀对陶崇园的挽留是有原因的，在陶崇园的高中和大学同学眼里，他几乎代表着同龄人中最优秀的那一批。

陶崇园家住武汉市新洲区的一处偏僻农村，距离武汉理工大学只有不到 60 公里的距离，但蜿蜒而过的长江和星罗棋布的內湖将这里隔绝在了武汉市区以外，直到如今，进村依然要靠村民骑摩托或者搭乘农用三轮。

陶崇园的父母是地道的农民，有一口小鱼塘，每年能收入 2 万元，他母亲是在陶崇园上大学后才去华中师范大学的食堂后勤处打工的。陶崇园的姐姐如今在华科同济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两姐弟的学历在村里绝无仅有。至于出国，陶崇园的婶婶说“整个大队（村）里一个也没有。”

陶崇园的父亲对两姐弟教育方法的唯一总结是“我们没管过啊，就是叫他们（学历）越读越高越好。”胡玉峰住在陶崇园家隔壁村，经常去陶崇园家玩，根据他对陶家的观察，姐弟能够学习一直超群拔尖，家里的支持主要是提供了一个本分善良、不加阻挠的家庭环境，剩下的则是两姐弟天性中对知识的追求。

陶崇园高中时读的是当地最好的高中新洲一中，经常都是班里第一名，曾经最想上的学校是文理工医并重的武汉大学，因为听说这个学校美丽浪漫，还梦见自己赤脚踏着樱花，爬上珞珈山，俯览整个武大的风景。上大学前，他喜欢看《还珠格格》，看了好几遍，最羡慕剧中的主人公们逃出皇宫，那与他梦想中的自由选择有类似之处。但在高考中，他发挥失利，最

终只能选择武汉理工大学这所纯理工院校。

高考毕业后，陶崇园就到武汉打工，此后的寒暑假，因为加入了王攀的研究所和实验室，基本上假期都只回家一个星期到半个月，也很少花家里的钱，对此，陶崇园的家人都很理解支持。陶崇园父亲一共两个兄弟，除了陶崇园的姐姐，他还有一个堂妹，是家族同辈中唯一的男孩子。因为对陶崇园的骄傲，陶崇园的婶婶有时候还开玩笑，“等你（陶崇园）以后出来开个公司，你妹妹就指着你了。”

但陶崇园并不喜欢别人的赞誉，在一篇他写给朋友的小文章里，他说“你总认为我是成功的，你真是让我惊讶伤心又害怕。”还举例说，自己想写一篇反应人生荒谬的意识流小说，却失败了，以此证明自己力有不逮。同样是在那篇文章中，陶崇园为自己在怒急之下骂了一个同学而深感意外和解脱，显然，那完全超出了他日常的处世界界。

但除了在文章中偶尔吐露心声，陶崇园很少向周围的朋友聊到自己的内心深处。虽然早从2016年，他就在电脑中有意识地保留与王攀诸多的交往细节，但除了大学同学的亲眼见证，他至亲的姐姐和最好的朋友多数只得到过“王攀控制欲强”“阻挠他出国留学”这样模糊大概的描述。如果不是海量的聊天记录，他们永远想象不到陶崇园的大学生活到底是如何度过的。实际上，这样的生活与陶崇园理想的大学生活也是天差地别。

陶蔓菁说，她和弟弟一直都希望留在高校，她自己的理由是高校环境单纯，可以沉心做科研，还有寒暑假可以做些喜欢的事情。正是这种对社会事务的有意远离，使得陶崇园出事后，陶蔓菁几乎和父母一样不知所措。坐在家里的鱼塘边，陶蔓菁对本刊记者说，她不知道如何面对记者，不知道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甚至，在事发后有人告诉她有国外恐怖势力混入学生群体，进入校园搞破坏时，她一开始也信以为真。

和姐姐对平淡生活的理想相比，陶崇园对执着于留守校园可能有更大的学术追求，他多次跟陶蔓菁提起过，抱怨实验室里的条件太差，他在国外发表论文的实验结果甚至是用自己用了多年的笔记本电脑跑出来的，因为速度慢，花费的时间远比别人多了不知多少倍。陶崇园是做人工智能研究的，阿尔法狗问世的时候，他还曾羡慕地对姐姐说，想去更大的学术团队，想要真的做出点东西出来。

上大学后，陶崇园曾追求过一个女孩子，根据这个女生的回忆，当时陶崇园专门选了5月20日这天向她表达心意，但有一次这个女生伤心，希望陶崇园能陪陪自己，结果陶崇园说，该晚自习了，他要去上课。最终，这个女孩没能和陶崇园走到一起，但那一次的经验让她理解了陶崇园对学术本身的狂热，她认为她能够理解陶崇园为何能够曾经在漫长的时间里与王攀相处下去。

在一篇文章中，陶崇园曾将大学生分为两类，虚度光阴的和荣誉加身却内心平庸的，而他坚信自己早就看清了命运的方向，只需要遵循心灵的指引，就能过上更好的大学生活。他说“我不迷茫，我喜欢大学的自由，那感觉像被风吹着一样。”

2018.4.12 《对抗遗忘：那些为坠亡者陶崇园发声的年轻人》

作者：盛梦露 王正珺

来源：微信公众号“狐度工作室”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eFwRXgmNPxF24ww7LjbRYQ>

1

清明这天，武汉理工大学思源广场上没有鲜花。两天前三十度的高温骤降至十度以下，武汉下起雨，空气阴冷。

思源广场隐匿在校园中，五十米见方。中央有一座雕塑，浪花托起翻开的书页，上面刻着“星期一”几个字。广场名字“思源”，据说寓意学生铭记师长的培养。研究生李平本想在这里放一束鲜花。但这天，所有鲜花都会被收走，丢进垃圾桶。走在校园里，李平感到压抑。

十天前的星期一，研究生陶崇园从思源广场南侧的学生宿舍楼顶坠亡。生前，他和导师王攀关系恶化。那天是提交硕士毕业论文的截止日，顺利的话，不久之后他将告别研究生生活。但渗入水泥地的一滩血迹成为他的最后印记。

那天清晨，一个女人“救命！”的尖叫把李平惊醒。李平是陶崇园大一时的同学，留校读研，住在隔壁一幢宿舍。直到上午的英语课，他才从陶崇园同门师弟口中逼问出，出事的是陶崇园，早上的女人就是陶的母亲。李平从陶崇园的师弟那里得知，一早，他和实验室其他的成员就被王攀告知不要透露此事。

李平不敢相信。前一天他还在路上遇到陶崇园，记忆里他穿红色球服，往足球场走去，精瘦、浓眉，表情没有异样。在王攀足球队的一位队员回忆中，周日那场最后的球赛里，陶崇园和王攀分在一队，他没有像往常一样踢后卫，而是在前场进攻，至少进了两个球。陶崇园像往常一样沉稳，进球后笑了几下，与队友击掌。中场休息时，一位博士球友还让他帮忙弄一下毕业论文，陶崇园爽快地答应了。第二天发生的事让这个队员怎么也想不明白。

震惊和悲伤像波纹传到更远的地方。周一中午，在武汉工作的张鑫和在深圳工作的王俊分别接到老同学李平的电话。他们几个后来成为班级群里活跃的发声者。而更多人知道这件事，是四天后，陶崇园姐姐发微博，公布导师王攀与陶崇园的聊天记录。

陶崇园的姐姐是出事当天下午才得到消息的。第二天实验室的同学以及一些和陶崇园同届的好友建了一个微信讨论组，彼此安慰，互相交流看法。他们向陶姐姐提供了自己知道的陶崇园被导师压制的详情，以及他们与陶崇园的聊天记录，同时告诉陶姐姐一些知情人士及他们的联系方式，并在网上澄清一些谣言。

但探寻真相的努力大都归于沉寂。一个本科同学打电话给一家武汉本地媒体，对方拒绝了采访；一个QQ群里组织线下悼念活动，最后被封群，活动取消；辅导员召集李平这帮研究生开会，警告大家，不能在朋友圈等地方讨论此事。

王俊守在屏幕前反复点赞、转发、评论，“让所有人关注到才能解决”。李平觉得，“其实发了也没什么用”。清明那天，迫于在校生的压力，李平只能悄悄在微博一个纪念陶崇园的话题下留了言。

李平和张鑫、王俊约好，4月14日周六去墓地看望陶崇园，“大约有十个人，最远从北京、深圳、广州赶来”，张鑫说。

另一些年轻人选择用特别的方式参与进来。

小常是华科在校学生，陶崇园姐姐的校友。事发两天后，他在知乎上看到课表，一早赶到武汉理工大学。上午第三四节课，是王攀给自动化15级本科生上的现代控制理论。小常坐在教室角落，一个头发花白的代课老师在五名年轻老师的护送下进来。王攀没有出现。

点名结束后，一位老师开始讲话，大意为：在这个“特殊”的时刻，大家更要沉下心来学习，不能受到外界“别有用心”的影响。老师并要求大家收起手机，最好关闭QQ和微信。

小常数次试图向身边的同学询问王攀，他们都摇头沉默。过了会儿，一位同学递来一张纸条，上面用铅笔写着：“不用问了，不让说”。小常看完后，他把纸条要了回去。

“肯定不止我一个人是旁听的，旁边同学也有在谈，说这节课从来没有过这么多人。”小常说。

清明那天，武汉大学学生小红和同学走进武汉理工大学，想去献花，58支白菊花和38支黄菊花。但花没法送到思源广场。小红麻烦快递小哥把花留在武汉理工学校外的一个花坛上。这时来了四五个人，把花收走了。在广州工作的2012级武汉理工大学校友小郭托人买了6朵菊花，“我希望如果有下辈子，他可以666”。但花最终没能送进学校。

2

校友周蔚在事发六天后看到了媒体报道。他毕业六年，从事媒体工作。4月4日傍晚，他和好友聊起，最后两人决定起草一份公开信，希望通过邀请校友联署的形式，扩大影响力。

不到一个小时信就写完了。信中提到，对学校的处理感到愤慨，希望有第三方进行公开透明的调查。落款是“部分武汉理工大学校友”。

失望是校友中的普遍情绪。

一个保安推搡陶崇园父母的视频在网上流传。曾经在武汉理工大学工作八年的蓝江看到了，“在地上被拖行，感觉是不能忍受的。”这位老师目前在外地一所大学里担任博导，“其实事情开始的时候，我不是特别关注，像类似的事情之前也发生过，没想过会这么大。”但视频里的那一幕让他感到愤怒。

“文科的导师不会说有那么大的权力规定学生不能毕业，理工类的老师有些会不让学生进实验室，这样就拿不到数据，做不出来论文，但是这也是极个别的现象。”蓝江不希望因为这件事否定武汉理工的所有老师和学生，“但是不能等着网友来改变对理工大学的印象，只有靠武汉理工大自己的学生和校友来为武汉理工大学证明。”

他愿意把自己的名字加进公开信里。

因为压力和焦虑，周蔚最近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随着公开信的影响力扩大，他的微博账号被无限期禁言。辅导员和学校领导给他打电话，每个人开头第一句都是“我以个人身份跟你聊一聊”，最后的落点都是删稿。压力还包括公务员父母的担忧和个人的道德自省——会不会对当事人家属带来压力？

在第一批公开的校友签名里，所有周蔚认识的同学都接到了学校的电话。有一两个在校生给他发信，要求撤出名字。周蔚表示理解。“他们被找去谈话了”。

学校里一位女老师给周蔚打电话。当时他在回家的班车上，和她近乎吵起来。女老师提起自己这几天的压力很大，不是来自学校管理层的压力，而是来自朋友的拷问，一种道德压力。说到这里，她几乎哭出来。周蔚感到，即使立场不同，但在个人道德感上，他们是一边的。

下了班车，一个同事走过来跟周蔚说，“你做得对”。周蔚突然有哭泣的冲动。这种感觉成年后不曾有过。那晚他发微博提及傍晚发生的事，一个武汉理工大学很受学生欢迎的老师给他私信留言，只有两个字，“谢谢”。

王俊观察，有两个校友对他们的做法很反感。他们已是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一个北京校友说：“有这么多白眼狼，母校怎么去公关……一堆猪校友！”

在一些群里，有校友甚至隐晦地指责他们“落井下石”，是母校的“奸细”，“校领导有他们的难处”“如果你是领导怎么解决？”

周蔚发现，支持这件事的人中，以年轻人为主，中年人很少。周蔚只记得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蓝江。学校发布通告后，蓝江公开支持周蔚发的信。他私信和周蔚说，“虽然我和很多学校领导是朋友，但涉及大是大非问题，需要客观评论”。

截至4月10日，第一封公开信已有480个校友签名，周蔚的邮箱、私信里还有至少50条署名申请。4月8日，公开信被删除后，周蔚又发了最新一版，里面有蓝江的名字，但迫于现在工作学校的压力，他已要求撤掉自己的名字。

3

和陶崇园同在一个球队的赵铭想过放弃，不再回复媒体，觉得已没有希望。但他内心不甘，“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他还记得，那场最后的足球赛里，陶崇园和王攀所在的队伍赢了，离场的时候，王攀主动邀请陶崇园一起坐车回去，“陶队说再休息会就婉拒了。”

“我们所有的学生，对学校都极度失望。”赵铭说，有几个原本打算读本校研究生的同学改变了主意。

4月8日，学校发布通告，称导师王攀存在与学生认义父子关系等行为，学校停止王攀研究生招生资格。周蔚和李平认为这是容易“引起公众反感”的失败公关样本，也会让在校生和校友觉得“寒心”。

“放弃了，没戏了”，清明后，王俊也有这种感觉，他不希望这件事未来只存在表情包中。一

位网友发现，纪念陶崇园的 QQ 群里，关注这个事的人越来越少，“以前这个群真的是特别活跃，现在基本没人说话了。”

陶崇园的姐姐告诉《后窗》，她不便再对学校的通告发表意见，现在就是打算寄投诉信，起诉王攀。她也关注了北大女生高岩自杀事件，“他们那边的人都愿意站出来指证那个老师，可是在理工，却没有一个人”。

弟弟火化之后，她就联系不上王攀了。

她感谢现在还愿意站出来的人们，“压力很大，但是大家都在努力帮忙还原真相，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特别是那些还在校的我弟的好朋友，真的，特别感谢。我相信这个社会还是存在公平正义的。希望更多的知情人能够站出来替我弟作证，还我弟一个公道。”

周蔚没有想过放弃。

发布公开信后，很多人给他私信留言。其中有两三个人向他描述了自己的导师对他们的控制，“经历的相似度很高”，周蔚说，可见如今浮出水面的恶性师生关系事件只是“冰山一角”。

周蔚说，公开信所代表的五百多名校友的共同诉求就是，要公开透明的第三方调查；希望学校领导为这件事及整个事态应对所表现的不当之处负责；深层次希望制度变革，权利关系变化。

周蔚认为，无论陶崇园还是高岩事件，都是高校师生不健康关系的冰山一角。寻求根本性的变化需要制度上改变导师对研究生的一票否决权，人身依附关系。他希望这类事件能形成合力去推动一些改变。

黄凯丽活跃在一个声援 QQ 群里。她毕业于武汉大学，后来去日本读研、读博，她说，日本每个系都有防 power harassment（职权骚扰）和 sex harassment（性骚扰）的委员会，受到导师压迫，可以去委员会投诉，委员会会成立调查小组，一定会给你个说法。新生入学还会介绍，你有这种权利。

清明那天，小常早上从华科坐 703 路公交车到武汉理工，一路上，他看着窗外“沿着珞喻路从东往西，是一条遍布着高校的‘中轴线’：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体育学院、华中师范大学、武汉大学、武汉理工大学，一个一个在窗前划过。”他查资料发现，武汉十年培养大学生数量全国第二，最多一年，有 107.4 万在校大学生。

献花失败后，校友小郭捐了 66.66 元帮学长“上热搜”。“如果还是这种导师制度，我们害怕我们会步入和学长一样的境地。我们担心我们的后辈也会遭受这种非人的摧残。小伙伴来自五湖四海，虽然大家互不相识，互不相知，可是大家聚在一起，一起想办法，在法律所赋予的权利内。我们不是乌合之众。”

日常生活中，周蔚是一个对社会新闻已麻木的媒体人；李平性格内向；赵铭说自己不怎么活跃，“没什么太多的想法”；小郭是个不闻窗外事的码农，“其实我是个小透明，丢进人海也找不着。这次只是觉得年轻人总要向着正义，不惹事，但是也不怕事”。

得知陶崇园坠楼时，周蔚想起了一些往事。在校期间，他曾和陶崇园所在的球队踢过球。陶的球队里有一个“长发油头”的老师，喜欢打“大佬球”，整个球队围绕他给他传球，没传好就“破口大骂”。他曾经住的宿舍和陶崇园宿舍是同一层，甚至可能跟他住过同一间。

隔着屏幕，他感到一种愤怒的情绪不断冲击自己——“这个人有可能是我”，他说。最终这促使他写下那封公开信。

清明这天，武汉理工大学的广场上没有鲜花。但很多人在无尽的远方和内心，想起陶崇园。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李平、王俊、赵铭、黄凯丽为化名)

2019.3.26 《陶崇园：被遮蔽与被损害的》

作者：葛佳男

来源：谷雨实验室，原文已 404

备份链接：

<https://no404more.github.io/Terminus/archive/2019/03/26/tao-chong-yuan.html>

撰文 | 葛佳男

编辑 | 王天挺

事实核查 | 刘洋

2019 年 3 月 25 日 —— 在陶崇园一周年祭日的前一天，他的家人和陶崇园生前的研究生导师王攀签订了和解协议。协议包括王攀赔偿陶的家人抚慰金人民币 65 万元，同时当面向陶的家人道歉。时隔一年，王攀最终认错道歉：“我，王攀，对陶崇园在教育培养过程中自己的不当言行表示道歉，我对失去陶崇园这名优秀学生深表痛心，对陶崇园的悲剧表示惋惜。”

与此同时，我们也再无法得知陶崇园生前残酷真相的答案。但我们清楚，在陶崇园 2018 年春天离开之前的那段日子里，有一些事情实实在在地发生了。故事硬核作者用半年的时间，找到他曾经的朋友、同学和恋人，回顾他的过往，体察他的世界。在那段日子里，他是不安、惶恐和孤立无援的。我们最大程度地接近他，也以此纪念他 —— 他作为一个被伤害的人曾经真实地存在在我们身边，而多数人视若无睹。

1

2018 年春天和冬天交叠的时候，陶崇园告诉好朋友们自己已经好起来了。或者，至少，在好起来的路上。大部分朋友都相信了。没有不信的理由。

过去大半年他们知道陶崇园过得很糟。成为出色的研究者是他进大学就立下的志愿，然而追随 5 年的导师用尽手段阻拦他去国外更好的学校读博，非要留他在身边。他备受煎熬，生活滞重不前，时常向他们诉苦。但一些人诉苦是小动物在凄风冷雨中瑟瑟发抖，需要人抱进怀里取暖，而另一些人，他们诉苦像强台风过境的清晨，一面哀叹雨骤风疾、损失惨重，一

面已经准备好收拾残枝败叶了——“他表达痛苦，你也会觉得他有办法应对。”

尊师重道。成绩出色。严谨沉稳。善良友爱。从 15 岁起，陶崇园就是那种你遇到问题会去找他聊很久的天的人。他们甚至有些能理解那个王老师，谁会轻易放走陶崇园这样的学生呢。班里公认难相处的男生也要求换到跟他同桌。理科生没什么了不起的形容词，只会讲当年高三两天一大考，神经都给磨细一圈儿，男生逮住大扫除的机会逃难般溜出去打篮球，就陶崇园不走，一人干完五个人的活儿。他的名字萤火虫一样出现在高中女生熄灯后的寝室，代表着“德行很好很好”，“就是那种心里很干净的”。他爱笑。眼睛眯成两道窄缝，在女生看来有一种腼腆之情，在男生看来有一种和煦之意。陶崇园就是这样的人。

春节过完，陶崇园约喜欢的女孩子谢雨瑶和她的好友郭玥吃饭——三人都是高中同学，陶崇园像所有暖男一样长情——聊到他决定放弃读博、先去工作的事儿。我可能工作两年就想去结婚了，陶崇园说，好好教育一个小孩，不走应试道路，给小孩多一点自由。我不确定会不会要小孩，谢雨瑶说。她有一张非常漂亮的少女的脸，个性却正相反，为反抗上司的骚扰和欺压辞掉人人称羨的国企工作，四处云游，陶崇园给她的每一条朋友圈点赞。很多年来，他们之间的联结建立在他欣赏她却无法真的认同她。他私下对学心理学的郭玥讲过，雨瑶是不是该有规划一点。我也不确定是否会要小孩，郭玥说。我一定要，陶崇园说。两个女孩揶揄他，万一以后你结婚，非常喜欢你的妻子，但妻子就是不想要小孩怎么办？陶崇园郑重其事思考了很长时间，说，那我领养一个吧。

要到很后来她们才能反应过来这其中的寄望是什么意思。好好教育一个小孩，给他多一点自由少一点控制，多漂亮的希望，那是无上美德。当时她们只觉得陶崇园可爱。3 月份开学她们还隔着电话线讨论，陶子这阵子发朋友圈比以前频繁许多啊，天气风景花草，乃至路边的小狗，都给配上最积极的形容词，好像世间万物突然间皆可以让他感到无比喜悦了似的。谢雨瑶莫名有点担心，生活中真能有那么多喜悦吗？

3 月 26 日那天电话从晚上开始打进来。陶崇园的高中兼大学校友打给曹维，就是那个要跟他换到同桌的男生（他们成了最好的朋友），曹维像是要找什么人否定他似的，打给一圈人。郭玥在小组讨论，摁掉了，对方再打，再摁掉，再打，她回过去。每一个字都让人无法理解：陶崇园出事了。自杀，跳楼，今天一大早。半个班的高中同学赶回了武汉，殡仪馆隔壁的小旅馆惨白如纸。陶崇园的妈妈和姐姐没有声音地流眼泪，姐弟俩曾是他们村子第一个和第二个大学生、第一个和第二个研究生，若陶崇园顺利读博还将是第一个和第二个博士生，他们的妈妈给自己微信取名“甜蜜如斯”。任什么安慰都显得太轻浮了。但是，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错？曹维凌晨从宿舍抢出了陶崇园的电脑，一开始他们什么都没找到。又不死心地里里外外翻找一遍，连“2018 毕业资料”这种看起来乏善可陈的文件夹都打开查验，没想到居然在这里。是一个文件夹，建立于 2017 年 11 月，打开全是和那个叫王攀的老师的聊天记录截图，以一种做研究式的严谨分好类，整整齐齐排列着。最底下有一篇关于高校性骚扰的论文，保存者欲盖弥彰地改掉了它的文件名。

2017 年 12 月 16 日 22 时 39 分，短信——“晚安前等这六个字。”“我还是不习惯这么说，个人认为说出来感觉很假，我的方式是看行动和表现。”“你的确在做人的灵活性方面很有问题，这必将限制你的发展。你毕竟比不过 xxx，但是我会教化你。”2017 年 12 月 26 日 22 时 52 分，QQ——“陶崇园！”“到！”“坦坦荡荡说出那六个字！”“爸我永远爱你。”

一群人翻着翻着，像拼一块被拆解到无限碎的拼图，小片小片，无论怎么努力，绝望和空白也比能看明白的多。每个人都发现自己在哭。陶崇园说过老师管得太严让人有压迫感，他们当时以为是学术上要求过高；说过总有一天要把一切曝光出来，以为是指老师研究水平不行——为什么你没有告诉我们？谢雨瑶想到那天吃饭他不断强调自己已经好了，已经找到解决方案了。现在她明白当一个人竭尽全力想让自己相信什么的时候才会那般不断把话语翻面。陶崇园说，王老师这个人就是争强好胜，所以你就表现得像个懦夫，像个手下败将，像已经被他死死踩在脚下，这样他就不屑于跟你玩了，他就会放过你。

就像书里写的：故事从未被真正了解。

2

武汉理工 11 级自动化 3 班的男生们第一次见王攀是在南湖校区的学生宿舍。也不知道谁先喊起来，班主任来了班主任来了，紧接着进来一位男老师，留到脖颈的长头发很齐整地全部往后梳，看起来不大像寻常老师的样子。所有男生被叫到一起，跟在后面的一个学长先介绍了一通，总不过是老师如何厉害、实验室成果如何丰硕之类。接着发给每个人一张表格，让填生日、籍贯、兴趣爱好等等。时隔 7 年，之所以还有人回忆得起来，完全源自表格末端那个古怪的问题：“是否接受军事化管理？”新生军训刚刚结束，一张张十八九岁的脸青春得就像是青春本体。有人心想最多是再训一轮嘛，大小伙子也不怕这个，吃点苦什么的呗，顺手填上了“是”。

稚鸟出樊笼，一切都新鲜，一切都展开在广阔的阳光之下，青春的丰盛诱人之处就在于这种近乎无所谓的勇敢。王老师总是最会挑时机的。

新学期正式开始，王攀越来越显出与众不同。首先感受到的是几个班委。班长赵宇楠收到王老师转的一笔钱，说是学校给班主任的劳务津贴，他分文不取，全投入班级事务里；团支书陆青接到任务统计贫困生和外省离家远的同学名单，王老师要用自己的工资报销车票。陶崇园是学习委员，他自告奋勇担任这个职务，竞选宣言是“希望带着大家一起学习”。他被派去统计同学们有什么想看的书，王老师出钱买。对比其他班主任一问三不管，根本不存在似的，三个男生私下讨论，都对这位老师产生了尊敬之情。王老师可真慷慨。王攀单独带他们参观自己创立的“决策与控制”实验室，又问最近上什么课，学习怎么样，班里情况怎么样。王老师对班级真上心。

第二次，王攀直接把他们叫去了家里。房子在东院校区，老旧的教师公寓面积不大，客厅可能没铺地板吧，印象中是这样——他们一进门就被王老师喊住了。站好！他说。才军训过的学生遵循这样的口令几乎是条件反射。然而脑子是愣住的。王老师让他们站成直线，稍息，立正，左转，右转，动作必须同步。一边做动作，老师一边坐在老板椅上定定地看，一边又问，最近上什么课，学习怎么样，班里情况怎么样。语气如常，一位关怀学生的班主任的语气。

那天骑车回南湖的路上，出于某种至今难以被准确描述的原因，他们都没有起头为刚刚的事情交谈。赵宇楠默默在心里想，表格是填了，怎么着，还真给我们来这套啊？拥有东北人粗壮神经的陆青不是多想的人，就感觉挺好玩儿，“这老师挺有意思”。至于陶崇园怎么想的，事到如今已经没有人知道了。辅导员告诉过班委，王攀老师属于我们学院里“性格比较特殊”的一位老师，如果遇到什么事情可以来找辅导员讲。只有赵宇楠去找过辅导员，讲的是王老

师给班里的经费应不应该接受。他总觉得收老师的钱怪怪的。

整个大一，王攀的与众不同收获了众多学生的仰慕。他给本科生只上一门课，花大量时间谈论文章诗词、获奖经历，还有他热爱的体育运动。他们都知道老师羽毛球、乒乓球和网球打得极好。他甚至拥有一支足球队，与实验室同名。经常和他打球可以获得额外照顾。王老师的长头发永远光亮水滑。又听闻王老师不用手机，不在乎世俗眼光，没找过老婆。每个月工资花光，全用在学生身上。多么卓尔不群。多么遗世独立。很多时候理工科的学生比文科生更需要一个校园传奇，就像科学家在实验最艰难的阶段需要音乐和诗。而传奇的效用之一，就是让许多不好理解的事情变成了合情合理的。

让学生去家里“训练”是合情合理的。它是传奇的一部分，优秀学生才有资格了解的部分。后来的训练已经不总是三人一起，他们被加入一个叫“知微见著”的QQ群，王攀会单对单用QQ通知时间。进老师家门必须敲三下，进去必须先“站好”，两手必须紧贴裤缝，脚尖必须分开呈60度。王老师跟你训着话，聊着天，冷不走过来拨弄你的手臂，摇晃你的肩膀——老师说，这是要检查你站得标不标准，意志力坚不坚定。王老师每次都强调，注意力要集中，要服从军事化的风格。老师说得有道理。

一回，赵宇楠和陆青一起被叫去训练，站军姿时嘻嘻哈哈玩闹，被罚蹲马步。两个大男生用半蹲的姿势面对着面，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尴尬。那次之后不久赵宇楠下了决心，用他能想到最委婉的方法表示不想参加这种“训练”了。王攀没说什么，后来真的不怎么再叫他去。陆青练得不好。他很瘦，有一次头晕得站不住，不得不半途坐下来休息。他也被叫去的少了。

他们都是被筛掉的人。陶崇园是最好的——尊师重道、严谨沉稳、善良友爱的陶崇园。平日他一个脏字都不会说，连“我靠”也不说。赵宇楠和陶崇园轮流占领班里第一名，他欣赏他，又觉得不好意思像对待陆青一样乱开玩笑，总归少了一层亲近。只知道陶崇园去王老师家频繁许多。那时候陶崇园喜欢一个在校园通讯社做编辑的女孩，他喜欢人的方式是非常努力地写文章，走很长的路陪她值班，在女孩子失恋的时候带她去校门口吃麦旋风。他没买自己的。大家都知道他是农村考出来的小孩。没过多久，陶崇园的一个室友间接收到王老师指示，意思是陶崇园同学爱好文学，但囿于家庭条件没有电脑，请室友每天把电脑借他用两小时。王老师坚持为此给室友付钱。

再见面，高中好友们发现陶崇园开始频繁提起一位王老师：学术能力强，文章写得好，擅长各项运动，思想境界很高，并且非常器重自己。谢雨瑶找陶崇园吃饭，吃着吃着王老师的电话打进来，问陶崇园在哪里、在做什么。他一一回答了。谢雨瑶问他，你们老师还打电话看你在干嘛啊？忍住了没说这很奇怪。这不是私人生活吗。陶崇园说，我们老师对学生很关心的。

后来曹维他们会在电脑里读到那段时间，陶崇园写道：“老师想把我培养成人才……老师说我要有远大的理想，要和别人不一样，要出众，身体素质要好，成绩要好。”

“前不久，老师看我接触的知识面窄，没有电脑，总是用别人的，就资助我一台，虽然是很普通的，但却够用。我只有感叹，他年轻有为，我却如一颗孤星般渺小。他心胸宽广，达则兼济他人，我却毫无能力。如若有一天，我也有所作为，定当也有助于他人。”

3

乔辛加入“决策与控制”实验室是因为朋友陶崇园的缘故。大二大三，课业紧张起来，学校又把他们从南湖搬到东院，宿舍条件一落千丈，每间屋四对铁架子床，六张住人，两张放行李。如果有个能让人好好待着的地方，简直是值得感恩的事情。王老师根本没什么项目给本科生做，可以在实验室自习、上网、看电影，从早待到晚。陶崇园来问想不想加入，当然了，怎么可能不想。

他知道陶崇园也问了别人。班长赵宇楠，第一个拿国家奖学金的；陆青，一入学就是团支书；刘昊，也是班里前几名。相形之下，他不是班委，成绩不好不坏，一度纳闷自己为什么被选中。他和陶崇园是经常一起上自习结下的友谊，俩人一样是农村考上来的，都是话不多那种。他很佩服陶崇园不声不响考出了 C 语言证书，他觉得太难了，没报名。后来熟起来，在宿舍联机打英雄联盟。不过两人打得都很克制。陶崇园来问的时候说，你性格好。

什么叫“性格好”？乔辛说，当时大家都天真得很。

乔辛曾认真真想过老师究竟喜欢陶崇园什么。思考结果是，在他做了那么多事情之后，“亲近也是一种该有的回报”。

自进实验室，从一百多人的“知微见著”群升级进入十几人的“C&D 进行时”群，他们愈发意识到被当成“自己人”之后王老师便不那么好相处了。学会适应规矩是最好的办法。比如被老师叫到（不管线上线下）要答“到！”，不可以答别的，不可以敷衍，更不可以不回答。否则老师要骂人。老师非常会骂人。想不通一个人“语文功底”好成什么样才能达到这种程度，不挑明骂，但每一句都找准最痛的地方说。

研究生石立眼睛不大，群里发合照，王老师说：“没办法，XXX 和石立的眼睛睁不开，只找到上面这么一张大家眼睛都睁开的。想睡觉，不能忍一忍？”足球队网站不慎被挂了黑链接，年终总结，王老师说管网站的学生：“我们准备授予你最奇葩网站管理员奖。提名理由：把球队网站办成了一个涉嫌赌博网站。”足球场上骂人则真正是恐怖。丢了球，冲着屁股就是一大脚，让你“滚回去”。几乎没人为自己辩解。王老师最讨厌不同意见。

其实在很长时间里，他们几个本科生都认为无妨把一切看作卓尔不群之人附带的“怪脾气”。只要略微忍耐那么一下，忍成习惯，便能继续拥有不用排队的专属位置，时不时下发的慷慨补贴，以及本科即入选实验室的、微小却足向外人道的的光荣。除开刘昊是真喜欢足球，乔辛、赵宇楠和陆青都委婉而坚决地拒绝了王老师几次三番的入队邀请。

陶崇园没有拒绝。他几乎不拒绝老师任何事。中晚两餐，他和一位邓东师兄通常轮番为老师送去家里。邓师兄长得身宽体胖，却神奇地擅长乒乓球，其时是王老师另一大爱徒。后来听说某次打球连赢了老师几盘，遂遭“冷冻”一年。他研究生一毕业就去工作了。王攀有一次在研究所群里点他名，“和你打球，客观上我充当了减肥师的角色。”“你的每一次大范围跑动，效果都不是减肥药可比拟的。”他回，“一般人反应都比较慢，王老师太快了。所以打球不出汗，效果不佳。希望学生在未来的道路上能够一直不让您失望吧。”王攀说，“很难，而且我很被动。你已经山高皇帝远了。”他回，“没有王老师的天赋，只能依靠后天努力了。”乔辛一直觉得这人可比陶崇园圆滑许多。

陶崇园在群里极少说话，他只是默默把事情做好。他很久没有在晚上跟他们一起回宿舍了，临走去隔壁找他，常常看到屋里已经黑了灯。难免好奇，赵宇楠问，你都干啥去啊？心想若是训练未免太晚了些。陶崇园说反正就是去老师家干活儿。他看起来似乎有点不好意思。不过这种种，无非学生为老师出力，说到底也没什么。乔辛原本是这么认为的。

就是有那么一天，突如其来，王老师要求去家里的消息发到了乔辛 QQ 上。不问他意见安排，一个具体时间横在那，没有拒绝的余地。接着每一天、每一天都被叫去。太频繁了，他开始感到烦躁。站军姿，踢正步，做俯卧撑，略有松懈，王老师马上起身扳直他的肩膀，按紧他的手，一遍又一遍讲那些不可能有人记得的大道理。到后面老师一开口他就感觉是要“洗脑”。狭小的空间，只有他和老师两个人，一天又一天，他感到自己快要窒息了。但与此同时，老师发过的补助，给过的回乡路费，以及越来越频繁带他出去吃饭也横在脑子里。他理解陶崇园了。他们这样的人，受人恩惠，怎么说得出口推脱。后来知道老师问过很多同门对他的评价。也终于知道“性格好”是什么意思——“怎么说呢，农村出来的人，特别容易感恩”。于是用尽力气掩饰住心底的抵触，时时紧绷，处处恭敬，甚至生出面对封建皇帝的错觉。隔天还去。再隔天亦然。

半个多月后的一天，王老师叫了他和陶崇园一起去家里。乔辛很奇怪，他以为这种事情向来是一对一的。做完训练，老师没有立刻放他们走，而是说今天运动累了，要“放松”一下。陶崇园很了然的样子，走过去熟练地为老师捶背、捏腿。乔辛愣在旁边，脑袋嗡的一下。没人解释。回到宿舍他才从懵然中醒过来。再去王老师家，重又变回他一个人，做完训练老师自然而然对他说，今天踢球 / 打球累了，要“放松”一下。这下他全懂了。原来是循序渐进的试探。

“放松”的规矩，肩和背是用捶的，老师坐着，学生站着。可他从小到大都没有做过这种事情，给爸妈都没有过。接下来是胳膊和手，王老师最在意自己这一双手，常夸赞它们是最巧的、最灵活的，按起来不能轻、不能重，要让它们保持弹性。他为与同性的身体接触感到本能抗拒，意识晚一步才反应过来，那是屈辱的感觉。再往下到了小腹、大腿，改用按捏，老师半躺着，学生跪着或者坐小板凳，老师说这些位置有重要穴位。他要憋坏了，他需要找人聊聊这件事。可是他要怎么说？别人会怎么看他？连自己都认为不该发生，他说不出口，更无法允许自己说出口。有段时间王老师显然颇为满意，告诉他最近正步踢得不错，很像个军人，给你买一套军装吧。这也算“恩惠”。可又不是真的军人，哪有场合穿得上军装？无非是到老师家里穿。他又能对谁说？最后是小腿。对了，他还有一个同病相怜的朋友陶崇园。他知道陶崇园一样每天要来，有时老师让他离开便是因为接下来陶崇园要来。谁也不知道王攀为什么需要这么多“放松”。

因为不愿任何人知晓这一切，基于同理心，乔辛从未问过陶崇园去老师家的事。唯一的一次忍耐不住，他极其小心地选择了措辞：去王老师家里感觉怎么样？以为他应该明了自己问的什么。以为他同样需要一个出口。然而，陶崇园的回答轻描淡写到乔辛已经想不起来了。他们是同样自尊的人。况且陶崇园比他更骄傲，那种优秀成习惯的人才会散发的骄傲曾一度令他羡慕。乔辛明白了，他们之间再不会谈起这个话题。

那是他们上大三时候的事情。



给王攀“放松”的部位图。供图 | 王攀的学生

4

到下一届研究生入门，陶崇园已经是那个去讲王老师如何厉害、实验室成果如何丰硕的师兄。开学前的暑假，王攀让他领着新挑的学生搞“训练”。高中同学陈卓来找陶崇园玩，看到那三个男生在他面前腼腆畏缩的样子，非常诧异。又觉得好笑，怎么会有学生连“陶崇园这种人”都怕？认识这么多年，陶子是他见过脾气最好的人。他心想，这些研究生，真是怂得不行了。

石立那时候的确怕陶师兄。这是实话。他的怕就像欲穿马路的行人躲避红袖章，不是腼腆畏缩的怕，而是不愿惹麻烦的怕。除了公认优秀的师兄，陶崇园还是研究所的“陶总管”，足球队“陶队”，王攀财务的管理者，所有人都在传，陶崇园就是王攀的儿子。他很少参加他们私下活动，说要留在学校帮老师买饭。连每日开车接送王老师的“副队长”高洋也说自己只是个“打杂的”——他是另一个学院的博后，王攀承诺帮他留校任教——陶崇园才可算“亲信”。快递来了，他能帮陶崇园取却不好开口让陶崇园帮他取：不能随使用“王老师的人”。

夏日傍晚，操场人来人往，他们跟着口令站队、跑步、打复合拳，愈发显得人像傻瓜。结束要写汇报给老师，日日不能重样。日日尴尬。石立无时无刻不想吐槽，然而——陶崇园是“王老师的人”——不敢跟他说。

事实上他们不敢跟任何同门说。王老师挑选他喜欢和信任的学生，交叉获取信息，联系一对一进行，谁也不知道还有谁是老师的“亲信”。他们三个新入门的男生尚未开学便被召来学校，王攀找一处两居室小公寓，补贴几百块房租，叫他们跟四位师兄合租在一起。读研期间石立一直住在那里，未见王老师来过。但王老师什么都知道。王老师喜欢强调集体，要感恩集体，获得奖学金捐一部分出来，为集体做贡献。他在群里宣布某某同学自愿捐款多少多少元，剩下的人也不好不捐。捐款都打到陶崇园支付宝上。研究所，小公寓，球队，集体是他们的学业前程，他们的娱乐，他们的社交生活。集体里唯独没有——或者说不能有——哪怕一个真正交心的朋友。

王攀在群里发儿时照片，集体跟着在下面排队：“王老师从小帅到大！”“王老师这个照片看着像一名宇航员！”“确实很帅，不过大家觉得王老师现在比小时候又帅了很多！”就像跟王老师打乒乓球不容易，那个曾被“冷冻”一年的邓师兄总结，同学们相互之间也不容易。二者都需要些“技术掌握”。

陶崇园跟郭玥见面，看似不经意地说，我觉得我导师很擅长心理学，比较会操纵人的心理。

郭玥一时懵住，专业反射地想到许多心理学古怪电影。陶崇园不再往下讲。她回想他关于那位王老师的描述，似乎说过是个特立独行、不受世俗眼光约束的人。那么怪一点也能理解吧。郭玥没往下问。很久以后才发觉，若再问下去就好了。顾华和陶崇园一样立志做研究，研究生遇到一个完全不管他的放养式导师，找陶崇园诉苦，对王攀器重他流露出羡慕之意。陶崇园说，管得太严也不一定是好事。顾华只当是安慰。好友从来不是爱抱怨的人。

本科毕业季，大家本来已经看到陶崇园发朋友圈，预备跟女朋友曹欣然保研去同一个学校，成双成对，无限美好。过几天看竟给删掉了，都很奇怪。事过境迁，曹维他们在陶崇园电脑看到和王攀的邮件往来，发现陶崇园已然严肃告知了离开的决定。王攀当天把他叫去了家里。电脑里还储存着王攀的一纸承诺：陶崇园同学读研期间每年补贴 5000 元，毕业时优先推荐去国外读博。

曹欣然看过那份承诺书。她是个实心眼的姑娘，当时正非常认真地跟陶崇园交往，陶崇园郑重对她说，将来咱们一起当老师，工资全交给你，家里脏活累活都给我干。他的浪漫跟一般男生不一样。王攀知道他们在一起，在实验室留好一个位子给她，有补助福利，也多发她的一份。她一度真心认为这老师对陶崇园好，支持他留在王攀身边读研。而有其他人回忆起来，多少看出些借她“稳住”陶崇园的意思。她没觉察。到他出事才听闻，王攀常对陶崇园讲她配不上他；不许陶崇园帮她拎包，因为“这样是掉陶崇园的底子，进而一步是掉我的底子”。曹欣然想起大四那年，陶崇园告诉她自己和王老师之间的确是“义父子”关系。她问他，不怕别人知道吗？陶崇园答，只要他不对外承认，学院里再怎么传也只是传闻而已。他叮嘱她千万不要告诉别人。

如果没有后来那件事，石立很可能像陶师兄当年一样——适应、习惯、顺流而下。他按指示加入了足球队，尽管从未喜欢过足球。王老师在运动场上判断人的能力，如果你是个男生，还有志做出点科研成果，几乎等同于你非挑一项陪老师运动不可。周一、周四和周六羽毛球，周三、周日足球，周二、周五乒乓球，天天不落，排成惯例，排成课程表之外的另一套课程表。身处一个包围你社交圈的集体，由服从权威衍生出从众实在太容易了。反正大家都是这样的。

球队几乎每个人都与王攀起过冲突，与此同时又会告诉你，老师待自己很好。具体怎么好法？想许久，除了经济上，好像也想不出别的。夏季有“高温补助”，冬季有“寒冷天气补助”，踢一场球 10 块钱，期末考“营养补助” 200 元，圣诞也有“节日福利” 100 元……小流积成江海，潜意识总感到领受了老师无限大的恩情。于是对外说什么，做什么，都不敢“忘恩负义”了。私下聚餐才敢相互讲段子：分两队踢比赛，被王老师挑中和他一队的多半要挨骂倒霉，做他敌人比较开心；他们总能想出办法让王老师“一过九”，一人连过九人，梅西也没这种能耐……喝了酒，讲得笑泼出来，久而久之，倒像是他们包容了老师近乎变态的好胜心。王老师得知他们私下聚餐，主动给报销了。

直到那一天，老师突然让石立签了一张聘为“球队特别助理”的打印纸。隔两日又交代，特别助理有一项特别的任务：为自己“放松”。部位愈发尴尬，老师进退自如，而他啼笑两难。第四次，把饭放下，立正站好，他对老师说：我不想做。王老师训了他大半个小时。一句听不懂，亦不想听。最后仿佛自己也觉得无趣了，笑一下，终于放他走人。

回来之后石立马上告诉整个研究所的同门，直截了当讲王攀是如何招自己去按摩的。这样的

事情让他浑身难受。任何道理都不应该让人理所当然接受这些。师兄师弟们听了，迅速说，换了他们肯定也不会做——直到陶师兄出事石立才看明白，在这个集体，自尊心会封牢他们的嘴。

石立也被筛掉了。从那以后研究所的好事似乎不再跟他有关系。王老师没让他参与任何项目，他心想那些研究早过时了，本来也不想做。足球场上，王老师骂他越来越凶，动辄当着所有人哄他下场。一年后的一天他终于忍够了，调头离场，对王攀说要退出球队。陶崇园师兄打电话劝他，回来吧。那其中的情分、无奈，石立不是不明白——真跟老师闹翻才是真的麻烦。

陶师兄正上研三，跟王老师矛盾已经翻到明面上，听说导火索是师兄想去国外读博而王攀坚决阻拦，说他背叛研究所。他们眼看着王老师成日铺陈陶崇园的不是，今天是“研究能力勉强好于后30%”，明天是“情商很低，令人不快”，后天是“道德水准已经滑落到底线之下”。从前日日挂在嘴边的爱徒，一夜之间被扔进道德的幽谷。说尽兴了，把他从群里踢出去，过两天重新加回来，好继续说。陶师兄从来不上。除非被问到事务性工作，陶崇园在群里几乎不讲话，尤其不会讲那种漂亮话。不像高洋卢琛他们，总是很活跃。卢琛是传闻中王老师的另一个“儿子”，留任学校青年教师，王攀据说“出了力”。高洋白天接送王老师，晚上回实验室便讲他各种段子，玩笑说这些发到微博都能赚上一笔。而陶崇园对王老师有过真心敬重。他所看重的恰恰是老师口中那一点道德，而如今，老师要拿这道德把他捆起来。正如人人都知道陶队是最恪尽职守的“铁后卫”，永无可能抢到球门跟前出风头。再踢球，王老师依然每次要陶崇园跟自己一队。

那半年，陶师兄开始参加他们的活动，甚至主动约几个师弟吃饭聊天，与石立聊得尤其多。他看得出陶崇园努力掩饰的苦闷、尽可能维持的“师兄感”，给他讲这些年许许多多与王攀相处的“教训”，用的是传授经验的口吻。而他自己，打消原先那一点“怕”对陶崇园敞开心扉，不能说没有一点同为天涯沦落人的成分。这建立在废墟上的信任真残酷。虽然师兄真的是很好的人。毋庸置疑，每个认识他的人心里都这么想。于是这友谊便愈加显得残酷了。

石立一直记得2018年初那个晚上。他和陶师兄在实验室晚自习，王老师突然闯进来，看样子明显喝得醉了。他不由分说把他们拎起来训话，用手来来回回拍打他的脸。石立屈辱难抑。他感到心里有火要爆发，那种还没想清楚自己要怎么做、但就是控制不住要喷出来的火。师兄在旁边用力拉住了他。终于熬到王攀离开，陶崇园对他说，该忍的时候还是忍一下，忍到毕业就可以走了。然而两个月之后，终归无法再忍下去的是师兄自己。

5

陶崇园和王攀的矛盾闹得很大。基于前者找了他能找到的所有人去劝老师请别生气，让他顺利毕业就好，连抗议看起来都得体；后者则永远在提及此事时表示，“如果陶崇园放弃武汉理工大学的硕士学位，则我无权做任何建议”“研究所力量很强，他根本就算不了什么”——但凡在研究所待过，想装不知道都难。邓东已经毕业快三年，远在千里之外，做着与本专业毫不相干的工作。他看着最欣赏的小师弟被从群里踢出去，加回来，再踢出去，被影响他最深的老师公开评价为“道德败坏”，说不上是什么心情。他终于点开王老师的对话框。

邓东：一方面是自己的前途，一方面是对研究所的感情，这种矛盾使他有这种纠结心态，在大事面前又不够成熟。并不是像您想象的那样，就是道德败坏啊。您可以去做民意调查，看

看到底他人怎么样。

王攀：每个人的认识都是片面的，而我做多目标决策，各种目标、复杂场景、多种因素，只有我能清晰给出最准确的判断。

王攀：我是有意为之。绝对是要让他认识到一个团队对他的重要性。

应该是这么说的，他记得。关于王老师想从陶崇园身上获得什么，寻求什么，邓东一下子全部了了。几年前，老师对自己说过几乎一模一样的话。

其实师弟们传闻有误，那天他并没有连赢王老师好几盘。他这样的聪明人，早早洞悉跟老师运动的压力远比做研究多。当初在足球队，他被骂了几回即自称天分不足，主动退队，转而用更擅长的乒乓球代偿。又摸索出“对抗”和“放水”之间的完美平衡，从每日送餐的学生，逐渐升级为王老师离不开的学生。那次他的确接连胜了几盘，但并非王老师——“如果那样的话，我可完了”——是来球室玩的另一位老师。跟旁人打球他不会多想。不想王老师在一旁看着脸就垮下来。夺过拍子与他对打，每一拍都“往死里呼”，像一种惩罚，呼到球都打不到快输的时候于他就更像一种惩罚。王老师不参与人际交往，运动就是他的社交方式，他的资源库。他全部精力用来经营那些各式各样的群，关键时刻截图说一句“上面一个群是羽毛球群，有中科院院士、国际学术组织的主席（注：不是副主席）、长江学者等一干人。在我的治下，都比较规矩。”学生老师，全震慑住了。

这是邓东许久以后想明白的。那时他只知王老师突然对自己冷淡下来。不必每日守候送餐，也不用掏空心思琢磨今天球如何打、心得体会如何写，他竟有一种从高处跌落的感觉。于是找了实习，王老师问也没问。直到大半年后实习结束，有一天，老师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把他叫去了乒乓球室。“通过这种方式让你亲身体会到团队这种东西，”王老师说，“让你到外面去吃吃苦。”他心中居然庆幸，想这总归是一件好事。

周二、周五的打球恢复了。每次交汇报分析王老师球技的高明之处，老师又对他说：为了更好地培养你，给我做点“放松”。把我调理健康，训练你打球的时间才能更长。他能怎么想？老师让他们做事总有个顺理成章的缘由。乒乓球室只有他和老师两个人，他一米八几的个子折叠了，跪下来，为老师按摩大腿根，想如果球技能持续提升那也不错。就像当初老师说精确到分钟送饭是为了锻炼他“守时”，他想能成为一个时间观念强的人那也不错。还能怎么想呢？若不学会一点自我调节那就太辛苦了。如此几个月，一回王老师大比分赢了他，又说：你每次输这么多球，我还定点定期陪你练，没让你交学费就算客气了，你赶紧拜个师父。他依言双膝跪地，对老师磕了一个头。那是叩拜菩萨的姿势。他想，老师的确比自己打得好，那怎么办呢，跟着他学习。再后来，他快要毕业了，老师给他讲“张良拾鞋”的典故，脱下鞋子向远处扔出去，命令他像张良对姜太公那样为他捡回来。他对自己说，反正时间不长，坚持一下就过去了。

王老师的“理论体系”多完善啊。邓东想，恐怕很少有人比他更了解老师多么擅长此道。“决策与控制”，他是这圈子里的头儿，他要掌控一切。哪怕那些“理论”再不被社会认可，在这个圈子里，他制定的规矩就是最高准则。老师喜欢用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去“考验”一个人。研究生最多三年，到了博士至少就有四五年，所以他会用各种方法留住你。他还会承诺帮你留校，毕业仍留在他身边，那就成了一辈子剪不断的关系。

邓东跟王攀聊过就给陶崇园发消息。不知该如何讲破，只能劝他，哪怕委曲求全，也一定要在取得老师支持的情况下出去。他读研时陶崇园上大二，两人同时间进研究所，同用一间屋，同时期成为王攀最倚重的学生。陶崇园在他心里一直有个特殊位置：这孩子人品太好了。“这些都不是事儿，”他对陶崇园说，“你各方面都那么优秀，肯定能挺过去。”

那阵子陶崇园几乎浸泡在这类安慰里。然而不知不觉，秋天到了冬天，朋友们依旧发现他脸上的笑意像武汉的温度一样矮下去。他在和曹维、顾华的群里讲很多话。最初说，王攀学术水准实在不高，博士绝不再这么“混”过去；后来开始讨论如何越过导师申请公派留学。到最冷的时候见到他，那么爱笑的一个人，身上居然萌出焦虑退弃之意，再不提读博的事情，四处问他们找工作的经验。但无论如何，看上去他永远在想办法解决问题，就像从前每一次一样——“他表达痛苦，你也会觉得他有办法应对。”偶尔听他说“为王攀做了四年服务”，“他们都说我儿子以后就是他的孙子”，都没当成多大的问题。再忍一忍就毕业了，朋友们这么劝他，不要跟老师起正面冲突。他们当时真的不知道。

高洋想通过王老师留校的事儿黄了。这是当时研究所另一件人人皆知的事。由于王攀承诺时的口吻过于有诱惑力，且严禁他另找渠道，高洋一并错过了其他机会。他非常懊恼，懊恼到对陶崇园产生了难兄难弟之情。后来大家在陶崇园电脑里看到他们的对话。高洋说，“陶队，我感觉亏大了，心里不平衡啊，想弄人。”“我现在给他办事 + 挣钱，他还那个样子，真无语。他的给予必须自己给，别人不能要。”“等过段时间，我把跟他接触的种种写一封材料，如果他敢动，我立马弄死他。”陶崇园总是劝慰。他仍是最安全的树洞，最靠谱的朋友。他接纳、安慰、化解别人的痛苦，合着自己的痛苦一同咬烂了，吞下去，深深锁起来。本科室友与导师相处不顺，回学校找他们这帮哥们喝酒浇愁，几杯黑啤下去，要浇愁的人没醉，陶崇园倒喝醉了。他从车上一路吐回学校，跌进宿舍，把衣柜上的镜子踢得粉碎。深秋的夜，凉意潮水般一浪一浪侵上来，陶崇园一遍又一遍对室友低吼：你是不是嫌弃我？

他们从未见过他这个样子——那个最温文尔雅、脏话都不会说的陶崇园。那是人们印象中他唯一一次失控。直到很久以后才有人意识到，或许，有那么几次，他差一点就出口了。或许他也在等着有人问他，你怎么了？你要讲吗？曹维 2017 年失去至亲，痛苦难当之际只想跟陶崇园倾吐。陶崇园陪着他，安慰很长时间，突然说，我的痛苦跟你有过之而无不及。曹维被自己的痛苦压倒，他没有问。2018 年 2 月 9 日，寒假离校前的最后一天，陶崇园和球队的杜斌博士一起健完身，相约去吃宵夜。走在路上，他拿手机给杜斌看：杜博，王老师又叫我到 he 家里去。我去不去？杜斌说，那你去吧，快去快回，我们等你。“我不想去，我知道他要干什么。”陶崇园顿了顿，“还有些别的事情，我不好跟你们说。”杜斌一直知道陶崇园要给王老师“放松”，也知道他在那边不开心、不快乐——他自己早吸取经验，把跟王攀的相处牢牢“约束到足球场上”。再多的知道了。他也没有问。

三年前，离毕业只剩一两周的时候，邓东再一次被叫去老师家。原以为只是送餐，按惯例敲三下，立正站好，王老师笔直对他说道：经过对你的长期考察，我愿意把你再晋升一级，做我的干儿子。你有两天时间考虑，可以给出三个答案，一个是同意，一个是不同意，一个是暂缓。老师的用词、语气亦像是在说话：我正授予你至高无上的恩惠。

邓东发现自己竟没有多少意外的感觉。他想到王老师这些年一言一行，想到自己有过“非常崇拜”老师的时候。他的高深莫测，他的格格不入，他所标榜的“至高无上的道德境界”：

那无懈可击的“理论体系”啊。从普通学生中筛选出值得器重的学生，再晋级为徒弟，现在又晋级到“儿子”——再往上还会有什么东西？这个“级”，一直可以晋到什么程度？不敢去想。而他可以笃定，一旦成为“儿子”，老师必然要行使所谓做“父亲”的控制方法了。邓东没有感到意外。他感到恐怖。

6

3月26日手机响时邱红已经睡着了。迷迷糊糊摸起来，凌晨2点，来电显示儿子陶崇园。“妈，我有点不舒服，我睡不着。”儿子说。“是不是最近写论文呢？”“反正我就是睡不着，我脑子里不停地想东西。”儿子焦躁的声音让她彻底醒了。“我现在过来。”她说。坐起来穿衣服，一会儿陶崇园又打来了，“妈你不用过来，我没事，我没事。”“你确定吗？妈妈衣服穿好了。”“没事，你不放心的话明天一早来。”

挂掉电话邱红再也睡不着了。儿子一向身体强健，从没出过这样的事。儿子想申请国外的博士，他导师坚决不允许，邱红多少也知道。在她看来这老师虽然自私了些，到底是看重他，总劝儿子忍一忍，毕业在即，不要跟老师起冲突。儿子上大学以后，她在隔壁学校的食堂找了一份工作，四天前的中午，大雨如注，陶崇园接连到她这里打了两回饭。她很奇怪，问你不是刚刚吃了吗，怎么又来？刚刚是送给老师吃的，他说，跟老师吵了一架，老师怪我没有按规定敲门，非逼着作揖道歉。陶崇园眼睛红红的。她追问，为什么作揖？怎么还要作揖道歉呢？陶崇园说，他就是这样，控制欲特别强，别人都离他远远的。她心里突突跳。

早上六点多，邱红去了陶崇园宿舍。儿子就在楼下，她迎上去，看到他脸上覆盖着一层憔悴的灰。

“园园你究竟怎么了？你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们了？你把妈妈吓死。”儿子看起来真的就是一夜没睡的样子。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反正睁眼闭眼都是王攀，总是想着王攀的种种。”

“王攀又怎么了？”邱红心里发慌。

“他叫我签一个承诺书，工作之后还要为他服务，还要为他出钱出力，而且读博还要第一时间联系他。”

“他为什么要你写这个承诺书？”她心想，我的儿子，由你一个老师来分配，世上哪有这种事情，“你为什么写？”

“毕业要他签字，我是缓兵之计，”陶崇园说，“但他现在还要发到研究所的群上。如果以后我不信守这个承诺，别人怎么看我？我痛恨不守信用的人！”

邱红更慌了。她唯一能想到的就是带他去吃饭。校门口早餐铺才开门，蒸腾而起的水汽给人希望的感觉。她给儿子叫了一碗热干面，自己叫了一杯豆浆。她没胃口，儿子也是。他一直看手机，他们都没有说话。他突然起身走了出去，吓了她一跳。

“园园你怎么了？园园你究竟怎么了？”她急急跟在后面追。“我受不了，我真的受不了，我

不知道怎么摆脱王老师。”陶崇园嘴里重复着，径直往宿舍方向走。邱红听到这些瞬间流出泪来。“你怎么说得这么严重？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了？”她一把将儿子拉住，一面祈祷女儿快点到，清晨出门时她给女儿小庆打了电话，“姐姐马上就来了，我们一起看有什么事，委屈跟我们说。”“好，”陶崇园拖着母亲走向校门口，“那你在这里等我一下，我去拿几本书。”“等姐姐来了再一起去。”她死命拽住他。“我现在去拿，你就在这里等着我。”陶崇园把母亲甩脱了。

他先是继续往前走，然后加快了脚步，最后干脆奔跑起来。

跑过门口广场边的小径。曹维来找他的时候无数次经过这里。开学回来他对曹维说买了几千块的新衣服，细细解释购买每一件的缘由。这件显得人挺拔，那件看起来线条好。他说他看透了，要重新规划个人形象，重新开始生活。还说要改名。他不喜欢“园”，更喜欢“源”，桃花源的“源”。

跑过连接宿舍区的回廊。那里枝蔓缠绕，开着零星叫不出名字的花。陶崇园喜欢花。3月开始，云游到大理的谢雨瑶常收到陶崇园信息，他说学校死气沉沉，可否多给他拍些好看的风景。从前他们平均每月深聊一次，那两周，每天有几十条陶崇园的消息涌进她的手机。全是赞美。赞美她的勇敢、洒脱、自由，你真好，喜欢你，谢谢你……而过年见面他尚在问她因为领导骚扰就辞去工作，是不是草率了些。那些过头的赞美让谢雨瑶不知怎么回应。她甚至有些害怕，担心自己成了陶崇园对某种美好生活的投射。3月25号晚上11点多，又收到陶崇园信息，她回：我没有那么好。每个人都有不好的一面，我只是不想呈现出来给人看。早上看到陶崇园的回复：感觉太虚了，太空了，又迷茫了。时间是凌晨2点。她没有再回。

跑过宿舍楼的转角。斑驳的白墙上有四个鲜红大字：育人为本。邱红追不上儿子的速度，她被落在后面，看不到他了。监控录像记录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陶崇园跑进宿舍楼，一直向上跑，没有任何停留，跑到了6层大楼的最顶上。等邱红转过拐角跑过来，儿子已经坠落在回型楼群的天井中。他的灰色运动鞋委顿在地上。邱红尖叫着“救命”闯过栏杆，感觉自己马上就要昏厥过去。然而仅存的意识残酷地提醒着她：凌晨那两个电话，是儿子想见妈妈最后一面。

7

陶小庆看完陶崇园的电脑和日记本，她不是过去的自己了。过去她自以为了解弟弟就像了解自己的手掌心。她最优秀最亲爱的弟弟在她旁边、在他们寄予理想的高等学府被压迫，被使唤，被当成奴隶。母亲总在夜里哭。再走进理工校园她会不断回头看：我到底是在哪里没拉住我儿子的？父亲从弟弟离开那天起失去了睡眠，整夜整夜枯睁着眼睛。陶小庆把日记翻到快烂了：“信赖别人就是自己的一个错误。”“伪善者，给你的都是要还的！”“奴隶4年整整，一把辛酸泪，血与泪的教训！”那些感叹号仿佛直接叹进她的血肉。陶崇园的手机至今下落不明，她去打印通话短信记录，发现王攀几乎每晚都跟弟弟有十几、几十条短信往来，时间大多在夜里10点以后。那个王攀不是号称遗世独立，不用手机的吗？有记者介绍了律师，她和父母一齐去见。4月过了中旬，武汉气温已然逼近30度，每个人额上都黏着一层细密的汗。律师说证据关联性不够。什么叫关联性？就是王攀究竟对陶崇园做了什么，直接导致他自杀的证据。这早熟的春天要将人烧透了。

她用弟弟的 QQ 给“研究所”和“球队”列表一个挨一个留言。联系几十人，回复者十几个，答应帮忙者以个位数计。

卢琛说，我什么都不知道，陶崇园和王老师关系特别好。他挂断了电话。

高洋主动说要把手上的材料整理好寄来，过几日又让妻子打电话说，对不起，帮不了你了。他是有办法的人，找途径成功留了校。记者在学校找到他，他全程不肯直呼王攀的名字，代之以“某某”。他说，他这里什么都没有，要是实锤，就是工作不要也会帮陶队讨个公道。但他知道这一点点东西都是琐事、杂事。他就放弃这“小小的正义”了。

赵宇楠想起王攀至少有两回让陶崇园在实验室当众脱掉上衣，向大家展示训练成果。陶崇园立刻脱了，看起来毫无抗拒，“一直在执行他所给的命令”。但问题是——“他为什么知道陶崇园练得不错？他肯定是在他家见过呀，他肯定在他家让陶崇园脱过衣服。这才是后面的问题：他为什么要陶崇园在他家脱衣服？”

邓东告诉陶小庆，他有模糊的印象听陶崇园提过王攀训练的升级。从他们都知道的体能训练，慢慢加码，升级成一种常人不敢想“特训”。陶崇园当时举了两个例子：看着大便吃东西，在坟山上睡觉。他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做过。有阵子他走在校园总觉得毛骨悚然，会神经质地突然停下，回头张望。王攀是不是跟在自己后面？那个人走路没有声音。“希望你们也再去查一下这里面的一些真相，”他悲伤地管陶小庆叫姐姐，“我觉得咱们自己听了这些东西都要做一些（心理）咨询，不然自己都有可能受不了。”

直到跟大家怀念陶崇园的时候，乔辛才知道给王攀“放松”的不止他和陶崇园两人。他想是他那张藏不住情绪的脸救了自己。当年王攀在两个月之后突然不再找他，他至今记得那种解脱的感觉。而石立自始至终明白他不是一个人。他不止一回看到过那个大二的小师弟走进王攀办公室，半天不出来，“猜也猜到了”。小师弟性格跟陶崇园非常像，班里前三名，民主投票选出的班长。王攀是他们的班主任。出事当天下午乔辛给研究所打了一个电话，恰巧被王攀接起来。王攀不紧不慢地问他：你觉得我有错吗？

曹维失去了最好的朋友。半年后他终于入他梦来，他们像以往每个高兴的日子一样逛街、打球、吃饭，曹维穷尽了一生的语言劝他留下。他说生活多好，未来多好，活着多好。陶崇园露出他最熟悉的那种笑容，然后趁梦里的曹维睡着了，再次从楼顶一跃而下。现实中醒来又是清晨。他第二次经历了失去好友的清晨。曹维觉得世界上再也没有人可以让他说说心里话。

谢雨瑶在陶崇园死后被诊断出抑郁症。每到最痛苦的时刻她就开始想象一个动作，一直往上跑，一直往上跑，跑到不管哪里的最高点，跳下去。“那个瞬间真的特别，整个人都放松下来了，就是只用靠幻想这一点，幻想这个动作。然后我觉得好像我能理解他。”真善美是什么？理解是什么？最后一个晚上我对你说了丧气话，是不是打碎了你用力建造起来、试图自我疗愈的桃花源。可自我疗愈和自我欺骗的界限在哪里？你谁都不讲，是接受不了那样的自己吧。如果我好到让你觉得可以讲，我想，我会劝你像我当时一样去正面抗争。如果那样的话你还会死吗？

郭玥永远记得 2016 年的暑假，她和陈卓、陶崇园整日玩在一起，下午游泳，晚上去私人影院的小包间看鬼片。陶崇园选片总要看豆瓣评分，他说，鬼片也要看好的，别浪费时间。

陈卓大部分都看过，鬼快出来的时候冷不丁站起来伸个懒腰，吓他们一跳。那是他们生命中的流光带。聚会在半夜结束，零星未眠的汽车尾灯在马路上传转摇曳，她在天桥正中央高声呼喊 I'm the king of the world，陶崇园站在她旁边，大笑着回应。那时候真奢侈。整个世界都是他们的。郭玥知道自己以后会毕业，做一份特殊或者平凡的工作，谈恋爱，跟别人结婚，也许有小孩。她明明白白地知道自己的生活将继续向前滚动。但是在某一个小憩醒来的黄昏，或是走在路上一个最庸常无奇的时刻，她会突然想到陶崇园，然后莫名其妙哭起来。

世界不再是他们的。故事中的每个人都被陶崇园的死截停、打断，撞向世界的背面。她明白——他们都明白——自己将永远忘不掉他。

(应被访者要求，文中所涉采访对象均为化名。故事硬核工作室致力于讲述最好的非虚构故事。本文由腾讯谷雨计划支持，腾讯新闻出品。未经允许禁止转载。)

运营 | 张琳悦 任倩
校对 | 阿犁
统筹 | 王波

2019.3.30 《陶崇园姐姐：只能这样算了啊，能怎么办，希望我们可以开始新生活》

作者：张艺

来源：搜狐后窗工作室

原文链接：

<https://new.qq.com/omn/20190328/20190328B0ICYF.html?pc>

3月25日晚，陶崇园的姐姐陶小庆发布微博：“时隔一年，王攀终于认错道歉了。”

一年前的3月26日，26岁的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陶崇园跳楼身亡。警方调查结论为高坠死亡，排除他杀，不予立案。

事发后，家属在陶崇园的电脑中发现了一个文件夹，里面保留了自2017年10月以来，他与导师王攀有关的聊天记录和邮件往来。

陶小庆公布的聊天记录显示，王攀多次让陶崇园帮其送饭，要求陶崇园喊自己“爸爸”，并且对陶崇园的深造留学意向作出控制和阻挠。此外，陶崇园在事发前多次向家人抱怨导师对自己造成的困扰。

家属认为，陶崇园的死亡与导师王攀之间有因果关系。

4月18日，陶崇园父母起诉王攀侵犯陶崇园人格权一案正式立案。

根据陶崇园父母的代理律师金宏伟总结，5月25日，收到举证通知；7月31日，证据交换并庭前会议；曾有一次拟开庭通知，后取消；随后进入调解阶段。2019年2月2日，第一次正式调解，双方没有达成和解协议。

3月25日，武汉市洪山区法院做出民事调解书，双方自愿达成如下协议：王攀同意于3月25日在法庭安排下，就其在教育培养陶崇园过程中的不当言行道歉；王攀对失去陶崇园这名优秀学生深表痛心，对陶崇园的悲剧表示惋惜。王攀向陶崇园家属支付抚慰金65万元。

“我觉得这个结果是部分正义。希望教育部门就王攀的师德问题、是否符合教师资格的问题进行调查、处理。”陶崇园父母的代理律师斯伟江说。



陶崇园姐姐在微博上称已与王攀和解。

“只能这样算了啊，能怎么办，没有办法”

后窗：3月25日的调解现场是什么情况？

陶小庆：当天下午，我和爸妈到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第六法庭，双方确定好协议内容，分别录完口供、签字之后，王攀向我爸妈当面道歉。

道歉是针对当事人的，原告是我爸妈，所以我去了另一个房间。据我爸妈转述，除了他们两个人，还有王攀、一名法官和两名武汉理工大学的老师在场。王攀道歉时拿着一张A4纸，照着上面的文字念。

我爸妈情绪失控了，一直在哭。

在2月2日那次调解时，王攀答应鞠躬，后来又不答应了。这次也没有鞠躬。

后窗：你们怎么看待这个结果？

陶小庆：有一点无能为力。但这毕竟是民事诉讼，最好的结果也就是这样。

我犹豫过是否要接受调解，但我们咨询了律师，开庭的效果可能和调解是一样的，也有败诉的可能。我不想那个样子。

之前想让王攀受到惩罚，但我们的力量太渺小了，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让他受到惩罚。我们没有权力让他辞职，给我滚。寄希望于学校，但学校没有做出比较大的帮助。

只能这样算了啊，能怎么办，没有办法。

斯伟江：我觉得是部分成功、部分正义。目前也只能做到这一点。后续希望教育部门就王攀的师德问题、是否符合教师资格的问题进行调查、处理。

后窗：调解过程中，双方的主要诉求是什么？

陶小庆：整个调解过程是很漫长的，从去年 11 月 22 日开始，通过法院沟通四五次吧。

对方想让我们不再和学校提要求，不再和他提要求，不要在网上发言。想用钱平息事态。这怎么可能呢？

他不愿意道歉，不想负责任，一直说我跟这个事情无关。但我们绝对要道歉，只有在道歉的基础上，我们才会答应调解。

后来他答应道歉，但是一直在斟酌道歉的内容。

斯伟江：赔偿金额在对方要求之后，我们基本上没有改过。

在道歉用词上，他们想和死因撇开关系，是教育管理出了点问题。但从我们的角度来说，他的行为不当，死因与他有一定关系。

后窗：据金宏伟律师介绍，2 月 2 日有过一次正式调解，甚至已经制作了调解笔录。

陶小庆：他同意公开道歉，并且同意现场鞠躬，但具体协议里有一些我们接受不了的情况：他要求我们不能公开发言，否则要全部返还赔偿金，而且还要给他违约金。

为什么不能公开发言？为什么要赔给他钱？又不是封口费。

斯伟江：“不得发表任何与这个案件有关的言论”，“公开”两个字都没有说。我们改了一下：“不得发表与调解协议相悖的言论”，他们也不同意。

他的要求有些过头。

“希望这个案件对以后的类似悲剧能有一定遏制作用”

后窗：去年 4 月初，在事件进入法律程序前，你曾经发过一条微博，向学校和王攀致歉。

陶小庆：当时在跟学校谈这个事情要怎么处理，学校把我们留到了凌晨，说清明节前有人可能要利用这件事情，你赶紧澄清一下，不然出了事情你负不起责任。说得太恐怖了。

我当时没有顶住压力，被吓住了，就发了一个道歉声明。

斯伟江：我后来让她把道歉删了，没有必要道歉嘛，受害人怎么能跟加害人道歉呢？

后窗：你在整个过程中有什么感受？

陶小庆：困难呐。很多人愿意帮忙，但是掌握的信息太少了；掌握信息多的核心人物反而不愿意说；还有很多人提供了一些信息，但是不能公开。立案之后，只有一个武汉理工的人愿意在口供上签字。他是我弟弟的一个哥们儿。

他们那么年轻，怕王攀或者学校以后把他们怎么样，我觉得也可以理解。

金宏伟：阻力很大。这个案子一直不开庭，一直调解；而且我们没有查询到类似事情相关的司法判例。

这么多学生出事儿，都没有一个正式的结果，在我看来，这可能是司法在回避这个问题。

但现在这个结果比我预想的阻力要小，我最开始以为立案都立不上。

斯伟江：阻力主要就是拖延，民事案一审审限一般是六个月，这个案子从去年4月18日立案，快一年了。

客观来说，我觉得法院在这个过程中付出了不少，承办法官本身也挺不错的。但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拖。

后窗：这起案件之前，没有同类型案件？

斯伟江：过往的案子都是和中小學生群体相关，比如中学生跳楼，和学校管理有一定关系。

这起案件应该是第一次有人通过法律渠道要导师来承担法律责任。之前我们也想过通过私了的方式解决，但后来觉得进入法律渠道，对以后的类似悲剧能有一定的遏制作用，不能你拿点钱就把这个事情摆平。

后窗：从目前结果来看，陶崇园的案件是否能起到这样的作用？

金宏伟：我们希望形成一个判例，让大学生群体一旦再遇到类似情况，至少有一个维权的启发。我们有这个期待，但是这个案子调解了，没办法实现。

斯伟江：因为是个调解协议，它不会有这种判例作用，但肯定会鼓励一些人走司法渠道。

陶小庆：收集证据特别重要，特别特别重要，然后寻求律师帮助，坚持到底，最后会有一个比你当时放弃更好的结局。

“王攀道歉了，希望弟弟在那边过得好，希望我们可以开始新生活”

后窗：整个过程中，你见过王攀几次？

陶小庆：就那次庭前会议见过，大概在去年7月底、8月初。他精神状态挺好的，我觉得他没有半分歉意。

他当时提交的证据，是一些捐钱、对学生施恩、帮学生评定奖项之类的内容。他提到，这些全是他的善行。他不断提到对我弟弟好的地方，比如逢年过节给一点钱。

我听到就想吐，感觉他一点忏悔之心都没有。

后窗：你们当时有交流吗？

陶小庆：没有直接交流，只有间接的。比如他说完这些，在经过法官同意后，我反问他，难道一个大善人就有权去压榨别人的自由、压榨别人的时间、对别人精神控制吗？

我们对王攀的意见，从来不是说他狭隘，是他对我弟弟的控制以及精神压榨，但他每次都说他是一个大善人。

后窗：他什么反应？

陶小庆：他没有反应，就低着头。

我全程都盯着他，但他眼神有闪躲，一直没有直视我的眼睛。

后窗：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陶小庆：我们已经没有资本去跟学校谈了，因为签的协议上面说，“不得再以任何理由及方式就本案相关事实向被告王攀及其所在单位武汉理工大学主张包括民事权利在内的所有权利”了。

我也不知道还能做什么，现在对我家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好的结果，毕竟拖下去也不是办法，真的太磨人了，太累了，我自己都感觉快受不了，更何况我爸妈。

希望我们可以开始新生活吧：我今年毕业，论文差不多完成了，也有了自己想去的地方；希望爸妈不要一直纠缠在这个事情里面，他们年龄大了，折腾不起。

后窗：把这个结果告诉陶崇园了吗？

陶小庆：26日上午，我们一家人去给弟弟上坟，按照老家的习俗，给他准备了蜡烛、香、鲜花，然后烧纸、放鞭炮。

和他说王攀道歉了，希望他在那边过得好，希望爸爸妈妈尽快走出来。

2019.4.3 《“我是陶崇园的姐姐，我终于为弟弟要到了那句道歉”》

作者：赖祐萱

来源：每日人物，原文已 404

备份链接：

<https://no404more.github.io/Terminus/archive/2019/04/03/taochongyuan-death.html>

文 | 赖祐萱

编辑 | 金石

2018 年 3 月 26 日之前，陶晓的身份还是一个从未走出过校园的学生，一个即将毕业的医学博士，生活中几乎没遇到过可以被称为“难题”的事，还时常期待回到童话世界中，微博上，她喜欢转发一些有关插画、美食、手工 DIY 的内容，个人简介是：爱生活！

但在这一天，她的弟弟，武汉理工大学自动化学院研三学生陶崇园坠楼身亡。在跑上宿舍楼顶前，他留给母亲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受不了，我真的受不了，我不知道怎么摆脱王老师。”

此后，陶晓在弟弟的电脑中发现了大量其与导师王攀的 QQ、短信聊天记录截图，弟弟长期遭受导师精神控制、压迫的真相也逐步清晰。三天后，她将微博名改为“陶崇园姐姐”，并发布相关信息，引发了多方关注。

从此，“陶崇园姐姐”成了陶晓身上最重要的标签。她带着这个身份开始了为弟弟要到那句道歉的漫长征途，直至 2019 年 3 月 25 日，王攀与陶崇园的父母签订了调解协议书，赔偿抚慰金 65 万人民币并当面道歉。

这是一个姐姐为弟弟寻回公义、不离不弃的一年，也是一个年轻女生面对至亲的离去、家庭的破碎，内心的哀伤、从废墟中站起的一年。

见证此事全过程的陶崇园的挚友、高中同学、代理律师告诉我们，如果没有陶晓的坚持和努力，这件事不可能有现在的结局。但这一年，这个生于 1990 年的女生到底经历了什么？以下，是她的讲述 ——

必须道歉

3 月 25 日上午，我们接到了法院的通知，王攀同意道歉了。

道歉，这是我们的底线。8 月初交换证据后，迟迟无法开庭，11 月底的时候，对方联系我，问我们要不要调解，我当时的回答是，我们可以接受调解，但前提是王攀必须道歉 —— 这也是我们全家坚持这一年最重要的诉求，我一定要为弟弟拿到这句道歉。

这一年，真的，太难熬了，尤其是对我爸妈来说。

我爸是个很沉默的人，话不多，我也从没见过他哭。我弟出事前，他从来没出过陶家湾，一直在家料理鱼塘，出事后，他在家理待不了了，因为到处都是我弟的影子，湾里的人也都知道

道这件事，如果谁不小心提起，他就会更伤心，所以，他也来武汉来打工了，找了一个离妈妈比较近的地方。这一年，我经常能看到他红着眼睛，他跟我说，他觉得自己不可能走出来了。



(陶崇园的父母手捧儿子的毕业证书。图 / 网络)

今年春节，我爸也没有回来过年，因为这种万家团圆的节日会让人想很多，他怕自己受不了。我和我妈去我姨家过的年。我姨原本已经离开湖北去和外地的儿女一起生活了，但这件事后，她又回来了，决定不再去儿女那儿了，要留在这边陪我妈。

除夕夜，我们简单地吃了个年夜饭，然后看春晚，大家都表现得和平时没什么区别，没有一个人提起弟弟的事。准确地说，我们今年就没怎么过年，没有走亲戚，也没有去看爷爷，爷爷到现在还不知道我弟的事儿，我们骗他说弟弟出国了，我不知道怎么面对他，生怕他问起弟弟，我会忍不住。

所以，最终决定接受调解也是想让爸妈尽快走出来。如果这件事一直拖着，他们就会一直沉浸在这件事里面走不出来。

但调解的过程并不顺利。春节前，一次比较正式的调解中，我们提出的要求是，除了公开的调解书里的内容，王攀还要当面道歉、并且 90 度鞠躬，他当时都答应了，但提出了一个条件，他要求我们以后不在公开场合发言、提及这件事，如有违反，不仅要我们返还赔偿金，还要额外支付违约金。这当然不能接受，我们要的是一句道歉，而不是一笔封口费。赔偿金这些都不是我们最在意的，我们要的就是——道歉。

没谈拢后，我跟对方讲，2019 年 3 月 26 日，是我弟的忌日，也是我们接受调解的最后日期。如果直到这一天王攀还不愿意道歉，那就没有必要调解了，直接等开庭吧。即便官司输了，我也会上诉，不会放弃。

后来，对方一直在道歉的措词上纠结，想撇清与我弟死亡的直接关系。来来回回很多次，到了最后，我真的是精疲力尽，对方提出不愿意 90 度鞠躬，我也觉得无所谓了，最重要的是道歉，只要他道歉了，在那张纸上签下了王攀的名字，这至少就是给我们的一个慰藉，也是给我弟的一个交代。

因为有了之前的撕扯，尽管通知得很匆忙，但我们也算是有心理准备，上午接到电话，下午就去法院了。

去法院的路上，我妈一直在哭。之前每次去法院都会录笔供，然后签字，我妈每次的情绪都会很激动，但那天不一样，她需要在调解书上签字表示确定调解，签字的时候，她已经哭到没有声音，拿着笔的手一个劲儿地抖，抖到签不下去，因为，她心里知道，这是最后一次签

字了，这件事让她非常痛苦，也是支撑她的一个信念，但签完这个字，这一切就要结束了。

爸妈签完字后，要接受王攀的道歉，而我作为代理人要去另外一个房间等候。我没有看到王攀道歉的场景，但我要求他必须按照我写的道歉词一字不差地念出来，那段话是我一个字一个字在誊在一张 A4 纸上的 ——

“我，王攀，对陶崇园在教育培养过程中自己的不当言行表示道歉，我对失去陶崇园这名优秀的学生深表痛心，对陶崇园的悲剧表示惋惜。”

我特地在“我”字后面加上王攀的名字，一定要让他念出：我，王攀 —— 我觉得这样会让他印象更深刻一点，我希望他能够牢牢记得这个场景，记住这件事。

无惧

在去年 3 月 26 日早晨接到妈妈的那通电话前，我的生活中还没有什么事可以称之为“难题”。

高考很顺利，读书很顺利，一路读到医学博士，生活也非常单纯，就是实验室、宿舍，有空的时候会 and 一群好朋友去东湖的绿道骑车，每两周还会和弟弟去看一次妈妈。

我和弟弟就差一岁半，几乎就是同龄人。虽然他是男生、又比我小，从小一直都很优秀，但我爸妈完全没有重男轻女。小时候，我们的待遇从来都是一样的，爸妈从来没有偏袒谁，也从没说过你一个女生读那么多书干吗之类的。所以，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个女生就怎么样，我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个姐姐。

小时候打闹，我们会抢玩具、抢吃的，我并没有说让着他，直到上高中后我才突然知道自己是个姐姐了，才想着要让着他。但实际上，在内心里，我是比较依赖他的。

弟弟很乖也很懂事，他的人生规划很简单，读个博然后去当老师，结婚生子，陪着父母安安稳稳地过一辈子。而我比较自我一点，比较随意，我总想着家里有他在，我或许可以更自由一点。但那通电话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

那天早上，我接到妈妈的电话，说弟弟身体不舒服，让我快来。赶到武汉理工后，我还在校园里迷了路，给我妈打电话，她一直在哭，什么都说不清，后来还是她身边的一个人接过电话告诉了我具体的位置。随后那一整天，我都是懵的，包括送弟弟上急救车到医院，一路上都恍恍惚惚的，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心想，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事情发生后的两天内，我一直都没有哭，爸妈已经非常崩溃了，我不能再让自己的情绪失控，所以我一直忍着，直到 3 月 28 日的晚上为弟弟写第一条微博的时候，我终于忍不住了，边写边哭，边写边哭。

那两天的时间里，我们经历了太多太多。

弟弟的高中同学赶来第一时间去宿舍抢出了他的电脑，我看到了他留在电脑里的聊天记录和

资料，尤其看到“叫爸爸”那段对话，我非常震惊。我和妈妈之前都听弟弟抱怨过王攀，知道弟弟经常帮他打饭、干活，他还在弟弟读博的问题上出尔反尔，但我们当时都劝弟弟忍一忍，毕竟马上就毕业了。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们已经发生过那么多次冲突，这背后有这么惊人、恐怖的内幕。

我们把这些内容拿给学校看，希望能得到一个合理的说法，但事与愿违。当时的感觉真的是太无助了，觉得自己非常渺小。我们一群二十五六岁的年轻人，要么是还在学校读书的，要么是刚走出校园不久的，都没有什么太多的社会经验，谁经历过这种事呢？当时，很多决定必须由我来做，但我当时真的是六神无主，被吓到了，很慌张，不知道该怎么办。

也有人提出过发微博，但当时我很犹豫，在想该不该把弟弟这样私人的事情、照片、信息暴露在互联网上。我们先去学校拉了横幅。对于这件事，最初，我的内心是抗拒的，觉得很原始，很不文明，这都什么时代了还需要拉横幅才能解决问题吗？但后来实在是太无助了，就去了，我拉着横幅跪在那里的时候，真的觉得自己像个傻子，后来还发生了冲突。事实证明，这个方法完全没有用，我们感到了一种更加的无力和绝望。

当天晚上回去后，我们决定发微博。那条微博我们改了很多版，我边写边哭，情绪几度很激动，写完后累到睡着了，弟弟的高中同学帮我加了图，又过了好几遍，修正了一些说法，等我醒来确认后才把那条微博发出去。

没想到发了微博后，这件事引起了那么多网友的关注，同时，我们面对的压力也更大了。这件事发生后，弟弟的高中同学真的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要不是他们，我都想不到要去宿舍找电脑，他们帮我一起整理聊天记录，一起筛选、截图，陪我去学校交涉、拉横幅，商量微博措辞，我觉得我也要对他们负责，不希望他们因此受牵连，所以后来，各种压力下，我被迫发了一条对学校、对王攀的道歉微博。

那条微博发出去之后，网上也有一些人来骂我、指责我，虽然我知道不用在意，但心里还是会很难受，觉得是不是做错了——那天，是这件事发生以来，我的状态最低谷、最糟糕的一天，真的，糟糕极了。

后来，律师告诉我，你完全没有必要道歉，受害人怎么能跟加害人道歉呢？同学们也跟我说不用道歉，让我把微博删了。那天晚上，我一夜没睡，想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起来和律师再次确认后，我把那条道歉的微博删了。

删掉微博的那一刻，我一下子觉得自己镇定了，不再害怕了。最难的我都经历过了，再大的压力我都顶住了，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我一个学生，没有工作，没有孩子，没有太多的牵绊，我一无所有，也正是因为这样，我才敢往前冲，一直坚持。

面对

和律师沟通后，我决定立即启动法律程序，以我爸妈的名义起诉王攀侵害弟弟的人格权。

案子 2018 年 4 月 19 日立案，5 月 24 日，我们收到了法院的举证通知书。举证的时间大概有一个月，我们需要在这一个月从弟弟留下的资料中找到能够指控王攀的证据，整理

好，在庭前会议上呈交给法官。

这一个月，也是非常折磨人的一个月。

证据收集是一项非常繁琐的工作。因为担心在一个月内无法完成收集，我向导师请了假，暂停了科研实验，没日没夜地翻看那些弟弟留在电脑中的文件、QQ 聊天记录。我要从中去寻找蛛丝马迹，还要去询问一些可能知情的人，但很多知情人也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不方便多说。

证据的提交是非常严谨的，每一张聊天记录的截图都要标注好时间、聊天对象、所在的群，然后分好类存在固定的文件夹里。为此，我需要牢牢记住这其中每一条对话的内容，记住准确的存储位置，以便在需要的时候第一时间找到它们。

因此，我也需要反复地，一遍又一遍地看那些对话，看我弟是如何反抗，失败，再反抗，再失败，看后来的那个阶段，他一次又一次地被王攀踢出群，然后又加回来，然后再踢出去，每一次看都会很痛心，了解的越多，也就越能感受到弟弟的痛苦。

有时候，越看越想不通，我会走进死胡同，想不通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有一天，看得太难过了，我就躺在宿舍里哭了一下午，哭累了，就约好朋友出去走了一下。我什么也没跟她说，她就是陪着我。其实，这种时候，别人也不好说什么，无论别人说什么，最终我还是要自己去面对。

很多时候，早上醒来，我真的是不想再打开电脑，再去看那些东西，但是没办法，这不是我的任务，是我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因为，坚持不下去也得坚持，不可能就这样算了，不可能的。

有些资料是在我弟的百度网盘里，我必须要打开每一个文件查看是不是可以作为证据。里面有些是弟弟过去的照片，看到这些照片我又会想起他。

有一张照片，是他站在河边，那是我们湾里的一条河，叫倒水河。像现在这个季节，河边会开满小花，很美。我们以前经常去那里玩，有时候下河抓鱼、有时候跳到河边的废船上玩。玩累了就躺在草坪上聊聊天，边上还有一些放养的黄牛带着小牛在吃草。那是我们最开心的回忆。

这一年，我每天都会想到他。只要自己一空闲下来，旁边没人的时候，我就会想到他，碰到一些场景，比如有人踢足球的时候，我也会想到他。我会想起他带着我去打游戏，有时候我们还会组队，打通关之后再重头打一遍。我们也会吵架，我喊他多做些家务，帮帮妈妈，他犯懒不喜欢动，有时候我嗓门大些，两个人就会别扭起来，但就算有争执，一秒钟就会和好。

我还总会梦见他，都是很日常、很生活的场景，我喊他吃饭，喊他过来聊天。除非你全神贯注地去做一件事情，否则，一停下来，真的是什么东西都会想到他，每天都会想，哎呀，一遍遍重温的那种感觉。有的时候，我也会打断自己，让自己跳出来，不要那么难过。

这个过程虽然痛苦，但也是我必须强迫自己去面对的一个过程。面对那些证据、那些对话，

我不断地告诉自己，弟弟已经去世了，他已经走了，这是事实，不要欺骗自己。

收集证据期间，除了律师，我从来没想到找人帮忙，因为这些资料里，除了微博上已经曝光出来的信息、对话之外，还有一些东西真的是难以启齿，很多事情我知道就行了，我也不愿意把弟弟所有的私生活撕开来给第三个人，我不希望这样，这对他也是一种不尊重。

我把我整理出来的证据交给律师，他们会帮我从法律的角度进行逻辑梳理。6月22日，正式举证的时候，我们呈交给法官的是一份600多页的PDF文档，打印出来整整两本书那么厚，法官收到后也很震惊。

这些证据主要包括四部分，一部分我弟和王攀的直接对话截图，一部分是我弟在别的群或跟同学朋友提到王攀对他压迫阻挠的对话截图，一部分是弟弟的日记，还有一部分是球队同学的证言。其中，我弟和王攀的对话截图，还分成了对学业阻挠、生活干预、就业控制等几块。

完整版的证据资料，只有我、律师，还有对方看过。我爸妈看到的、知道的，只是我在网上发出来的那些。我不想让他们了解更多的细节，有些事情我知道就好了，我自己面对就好了。弟弟一直是他们的骄傲，我不想给他们徒增痛苦。

我要特别感谢给予我们法律援助的律师们。尤其是证据交换的时候，是武汉最炎热的8月，律师们从外地赶来，背着很大的包，担心我不方便打印，手里还提着两大兜打印好的纸质证据。每天汗流浹背地奔波，吃饭也是吃的最简单的那种。他们可能是害怕我花钱，每次出去都不去餐馆点餐，就在那种美食广场随便吃吃。我要给他们出差旅费，他们也不收，从来没有要过我们家一分钱。

他们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如果不是我坚持，这件事不会有今天这个结果，但事实上，如果没有这些律师，这件事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结果。这也是我最终接受调解的一个原因，因为这案子如果一直拖下去，我心里真的也会越来越感到抱歉。

对于事情最终的结果，我其实早就预想过。最初决定起诉的时候，我就想过，我做好自己该做的，无论什么结果都要接受。即便最后开庭了，我们全输了，但现在也有很多人知道了这件事，认清了王攀这个人，这对他来说，也算是一种惩罚吧。

这类案件此前国内没有先例，我也希望我们的坚持能给更多人勇气，希望以后有人遇到这种状况，能够勇敢地站出来，坚持下来，因为，只要你坚持，结果就一定会比放弃好。

未来

调解达成、王攀道歉的第二天，3月26日，弟弟去世一周年，我和爸妈去墓地看他了。

这一年，我们去看过他很多次。通往墓地的路是一个长长的坡，每次走在那道坡上，我的胸口都会越来越闷，爸妈会哭，特别是妈妈，但我会忍着，因为他们已经够难受了，我不想让他们更伤心。

那天和往常一样，我们带着祭奠品和鲜花。调解书被我揣在身上，没有拿出来。毕竟弟弟已

经解脱了，没有必要再知道太多。我只是在心里告诉他，王攀道歉了，还有，希望你在那里一切都好。

每次去看他，我都会说这句话，希望他在那边一切都好。对于弟弟的做法，很多人会有不同的看法，但在看了那么多事实后，我能理解他为什么没有把这些痛苦和遭遇全部告诉家人和朋友。因为，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也会说不出口，自己曾经那么爱戴的老师却做出了这些事，真的让人难以启齿。他又是个男生，性别的因素也把他架在了那里，最终他选择了不说，自己去承担这种痛苦。我想，作为家人，我们要去理解并尊重他的选择，尽管这个选择让我们一家人都非常痛苦，但我还是愿意去尊重他。

在这一年中，我一直都觉得我妈特别伟大、特别了不起，毕竟我弟最后见到的是她，这对她的冲击特别大，她一定很后悔没有拉住他，后悔怎么没有早点察觉。我觉得如果换成是我，我都不知道自己能坚持下来，但是我妈在这种情况下还是一直撑着。

但事情有了结果之后，她的身体反倒有些撑不住了。之前是为弟弟讨公道的信念在撑着，现在事情解决了，她对我弟的那种思念完全没有办法掩饰了，也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填补。这也是我们一家在未来要面对的：如何开始新的生活。

从法院出来后，我就一直在跟爸妈说，该开始新的生活了。弟弟跟我们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不是只有那一天，还有之前的 25 年，不要老想着那一天，但我也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过去，我们都在武汉读大学，我妈就在弟弟隔壁学校的食堂上班，每两周我们姐弟都会相约到妈妈那里吃饭，点几个菜，等妈妈下班一起吃。我们一起聊天，有时，还会给爸爸打电话。我们能从中午 1 点一直聊到下午 3、4 点。然后，妈妈去上班了，我们还可以继续聊，什么都聊，学习、生活、未来的事儿。有时候聊得晚了，他还会把我送到地铁站。

那时候，我妈的微信名叫“甜蜜如斯”，弟弟出事后，她把这个名字改掉了，改成了“曾经眷恋太阳”，这是弟弟最后发到家庭群的那首《鱼》的歌词，那句歌词的完整版是：“如果有一个世界浑浊的不像话，原谅我飞，曾经眷恋太阳。”

这一年，我很少再专程去学校找妈妈，大多数都是去法院办事的时候，顺道看看她，谈的也都是案子。每次去找妈妈的路上，我都会很难受，因为那一路会经过弟弟抢救的医院，还会经过武汉理工大学。每一次在车上听到那两个站名，我的心里都会一紧。

我们学校后面是一家医院，救护车时常来来往往，我只要听到救护车的声音，也会想到那一天的场景。我的宿舍在顶层，有时候我会不太敢看对面的那个楼顶，总觉得有人会从上跳下来。因为看过弟弟最后上到楼顶的录像，我还会害怕一个人上楼，看到拐角处的窗户，也感觉有人会掉下来。

前段时间，我的身体出了点状况，需要去拍个胸片。走到 X 光片照相室的门口，我迟迟不敢进去，因为看到那扇大铁门，我就想起最后安放弟弟的殡仪馆。

这一年，我再也没有和一群朋友去户外玩过，如果要出去，也是找一两个人，因为，我还无

法在那么多人面前笑出来。我有时也会自责，是不是没有给弟弟足够的陪伴和关心，如果之前知道的多一些，也许就可以帮到他了。但我也知道，想这些都没有用，现在需要走下一步了。

我本来是应该去年毕业的，但因为这些事推迟了到今年。目前论文进行得还算顺利，毕业没什么问题。之前打官司期间，我爸妈整天为我的前途百般担忧，生怕案子会影响到我的将来，害怕大家都觉得我是个刺头，找不到工作。但我觉得无论什么情况下我都能养活自己，对于这一点，我是很自信的。

我的计划是先离开武汉，去别的城市工作。我想换一个环境，到一个谁都不认识我的地方，我不希望别人和我相处要小心翼翼的，不想他们用同情的目光看着我，更不想在别人看到我的时候就想到我身上背负着一个悲伤的故事。我想开始新的生活，该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只有这样，我才能走出来。

弟弟去世后，我仿佛一下子变成了爸妈襁褓中的婴儿，之前好不容易独立了，但现在，在他们眼中，我简直就是个喝奶都会呛到的小 baby。前段时间，我去外地办点事，我爸妈一天要打好几通电话，到了酒店来个电话，见到朋友来个电话，上了车来个电话。以前他们从来不这样的，我们最多一个星期通一次电话，现在，现在他们变成惊弓之鸟，只要我回复的稍微慢一点，电话立刻就会到，担心我的身体，担心我的情绪，

我也明白，我现在是他们全部的支柱，只有我安全了，他们才能不害怕。只有我的生活变好了，他们才能一点点走出来。知道我想去外地之后，他们显得非常紧张，问我，那结婚怎么办？他们的想法很简单，觉得结婚就安定了，安定了就不会发生巨大的变故了。

看到他们这样，我也认真地考虑过，要不就留在武汉当个高校老师，早点找个对象结婚，生个孩子给他们带带。但后来又觉得，人这一辈子怎么才算活过了呢？我想起了弟弟，觉得还是不要辜负自己。

我不想过着一眼望到头的日子，我想活得更自由，更放飞一些。现在，爸妈在 5 到 10 年之内还能自己生活，我要趁着这个时间出去走走，最重要的是，弟弟不在了，我更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带着他的那一份，一起。

(受访者陶晓为化名)

2019.5.15 《导师王攀 | 陶崇园，我的特例》

作者：高佳 王珊

来源：极昼工作室，原文已 404

备份链接：

<https://terminus2049.github.io/archive/2019/05/15/Wan-Pan-Tao-chongyuan.html>

第一次沟通结束时，天空飘着小雨，餐厅服务员送来免费的雨衣，王攀多次表示感谢，并坚持付钱。临了，他笑问我们：“你觉得你认识了一个恶魔吗？”

文 | 高佳 王珊

实习生 | 马延君 朱珍珍

编辑 | 林鹏

王攀给陶崇园讲过一个“很经典的故事”。

一个科学界流传甚广的故事——二战时期，希特勒任命杰出物理学家海森堡研究原子弹，但他始终没有在希特勒执政时期研制成功。为专制的纳粹卖命，令海森堡遭到科学界的抨击，战后，他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辩解，“他说了很经典的一句话，对强敌最好的反抗就是假装合作。”

这句话，王攀也对陶崇园讲过好多次，“如果你遇到强大的压力，你可以假装合作。”他相信，陶崇园采纳了他的建议。

2018年3月26日，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陶崇园在学校跳楼身亡。朋友和家人在他的电脑里发现与王攀的聊天截屏，那些对话中，陶崇园表现得乖顺，合作，毫无反抗。在陶崇园家人的解读里，陶崇园面对的强敌，是他的导师，他恰恰死于导师的控制。

“依赖别人就是自己的一个错误”

“妥协的艺术假装合作”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他最爱的面子和名声”

——陶崇园日记

2019年春末，我们联系到了王攀。

在他的讲述里，陶崇园的逝去确实和控制有关，但相反，他把那种操纵人生的力量指向陶崇园的原生家庭。海森堡的故事就是在探讨陶崇园的家庭关系时，他对陶提出的“建议”。

他不太喜欢细节问题，但记忆精确，能随口说出不少报道里的“纰漏”；定性的、宏观问题更被他欣赏——事发后，陶崇园的一份“临终日记”被找到，其中提到“敬畏王老师”，这被他视为师生关系良好的有力证据。对每一个问题和质疑，王攀都能迅速给出流畅的解答。回答之外，多用反问，甚至调侃。

第一次沟通结束时，天空飘着小雨，餐厅服务员送来免费的雨衣，他多次表示感谢，并坚持付钱。临了，他笑问我们：“你觉得你认识了一个恶魔吗？”

编者按：1、针对一些双方可能有不同看法的内容，我们联系了陶崇园的姐姐陶小庆，在相关问题下附录了问题问答；2、今年3月底，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后，我们曾对话陶小庆，点击《陶崇园姐姐：只能这样算了啊，能怎么办，希望我们可以开始新生活》查看。

陶崇园跳楼前后

“我给他发短信：陶崇园！什么情况？他说：王老师，我觉得这回可能过不去了”

极昼：你和陶崇园最后一次联系是什么时候？媒体文章里有一处细节说，陶崇园的母亲在他手机上看到，事发当天凌晨五点多钟，你给陶崇园发了一条信息，让他陪你去打球。

王攀：我五点多钟叫他来跟我打球？我跟陶崇园同学的最后一条短信是在3月26号2点32分，我发给他：“陶崇园！什么情况？”

凌晨2点30分左右，他给我的座机打电话，我一接，（他讲话）含糊不清，不知道说什么。我就把电话挂了，给他发了这条短信。

他没回，我就用手机给他打电话。他说：“我现在浑身不舒服，但是我神志清楚，我的身体不受大脑控制。”他说：“王老师，我觉得这回可能过不去了。”

陶小庆：我不太确定（打球的信息），因为我们现在都没有找到他的手机。但是我老妈有没有说过这个话，我当时确实没有仔细问她。现在我不会再去跟我老妈提这个细节了，我不想让她伤心。

极昼：你有没有问他在想什么？具体怎么处理的？

王攀：我早知道他可能有点抑郁，这个时候不能问他话，我只能安抚，说了很多鼓励他的话。我说：“你一定要挺过去，马上毕业了，你不是一个人，我们都在你后面支持你，而且你前程似锦，放宽心，一定会过去的。”

那时候他论文写完了，3月19号，我给他签字“论文合格，同意送检”。我不可能卡他。他优秀毕业生也评了，（工作）年薪不少，17万，还谈了个（女）朋友，跟导师也没有什么要继续读博的压力，应该挺好啊，我觉得没有任何（压力）。

我说完之后，他的态度平和多了。我说：“你把电话给你的室友。”我嘱咐了他室友三件事，“第一，情况非常危急，叫120；第二，要寸步不离；第三，要安抚。”

实际上，前两个事他们都没做成，第一，他们没叫120，叫了快车，快车在楼底下，陶崇园不去。他有个顾虑，一旦大家知道他精神有点问题的话，怕受歧视，怕就业有问题。

第二，叫他们严格监控，也没监控住，你看视频，早上5点，他在外面乱跑。

极昼：室友处理完之后，跟你讲了吗？

王攀：报备了，在QQ里面说，“王老师，他不去，又要睡了。”我说：“你们严格监控、安抚。”他室友说：“一直在安抚。”

极昼：假设那时跟学院说一声，是不是更好？

王攀：两三点钟，他们手机都是关的。所以为什么陶崇园最开始打我座机，座机不会关吧。我的座机现在也不敢用了，骚扰电话成堆。

那是凌晨 2:26-2:30 之间，春寒料峭，很冷啊，我记得我穿大衣起来。

哪有凌晨给别人打电话的？这是第一次，我认为这个事情很严重，有几次我想，是不是直接到他们寝室去？但我觉得他室友完全可以把控制住，把门反锁，他往哪跑呢？

但在监控里看得到，他到处跑。但无论怎么跑，他没有跳啊，他的理性战胜了他的感情。他是后来跟他妈谈了之后跳的。

之前他室友都是被他的一阵骚动惊醒了。他在床上来回折腾，把人家都吵醒了，因为大喊他不舒服。

陶小庆：我跟我弟每两个星期都会去跟我老妈聚一下餐，我弟跟我老妈关系特别好，我老妈工作地方的人都知道。难道他跟（我妈）是有多大的仇恨？我弟最后想见的人是我老妈，并不是其他人。我觉得他只是为了跟我老妈道别。

极昼：（在床上来回折腾）这是室友说的吗？

王攀：是的，记者采访也是这样说的。

我什么时候都不怕，什么时候都可以翻这件事。非常清楚的一点就是，陶崇园跟我打电话的时候，把我当家人了，语气充满渴望，他还是有求生欲望的。而且我们安抚以后，他态度平和多了。

极昼：你说陶崇园得了抑郁症，有证据吗？

王攀：没有，只是结合他的症状说的。他自尊心很强，从来不愿意到医院去看，所以没办法证实。

极昼：但陶崇园的朋友们对他的普遍评价是很正面、积极的，阳光大男孩的形象。

王攀：人是缺什么，就期盼什么，他的网名叫 sunshine，他是渴望阳光，他缺阳光。

你跟他一接触就能发现他有抑郁的倾向。抑郁症有两种，一种是很消沉的抑郁症，还有一种是微笑型的抑郁症。他是很消沉的抑郁症。

他们家人站在维权的角度把他说的很完美，说他全部都是优点。但你看，我们学校的一个研究生自杀之后，（据媒体报道，2018年3月，陶崇园曾跟同学提到，学校有个优秀的研究生跳楼了，随后发了三个字，“好玩哦”）他总结的几个关键词“寒门、内向迷茫、三好学生、大型国企—借贷—痛苦、跳楼”其实是他内心的写照，他有共鸣。他说：“我把整个人生看透了。”我甚至可以说，我们让他加入足球队延缓了他抑郁症的发作。

极昼：那你发觉他有这种情绪之后，有没有做些什么？

王攀：我说：“我怀疑你有轻度抑郁症，要不要把我的判断报给学院？”他说：“轻度抑郁也正常，自己调整一下吧。”



陶崇园与王攀的短信聊天记录，王攀称：“我怀疑你有轻度抑郁症。”受访者供图。

陶小庆：即使我弟真的抑郁了，是为什么呢？他（王攀）有想过吗？我弟最后为什么会走上这样一条路？他心理肯定是已经出了问题的，但问题的源头是什么？我觉得无论是谁，置于那样的环境，没有几个人能扛得住。每个人的生活都会有痛苦，但是逼到放弃自己的生命，放弃生活，放弃爸妈，放弃家庭，我觉得这肯定不是一般的痛苦。

我知道我弟以前是一个很阳光、很有责任感的人，他不会轻易选择这么一条路，所有人对他的评价都不是那样的，难道我弟一上大学就抑郁了吗？也并不是所有内向的人都会走上这条路。

编者注：据澎湃新闻报道，读博争端后，陶崇园开始逃避王攀，常以身体不适的借口回绝他的要求，“装病装傻都行，装抑郁症”，陶崇园在好友群里说。王攀有些信以为真。

极昼：怎么知道陶崇园出事的？

王攀：他的室友是早上 7 点 52 分发短信通知我的。

在他发信息之前，我们学校的党委书记，只隔半分钟前给我打了电话：“王老师，你的学生出大事了。”我说：“是不是陶崇园？”他说：“是。”我马上就go现场了。我没有觉得不可思议，因为他头天晚上的表现是那样的。我只是觉得非常遗憾。

极昼：你什么时候去的医院？

王攀：3月26号上午11点左右，去的医院急诊室。别的家属态度还挺好，后来他妈从另一个房间跑过来，说，还我儿子。

极昼：事发前那几天，你观察到陶崇园的状况是什么样？

王攀：我后面几个月很少跟他私人对话，都是一大群人。几乎没有私下联系，全部都是集体活动。

极昼：但在3月22号，事发前4天，你让他帮忙带过饭。

王攀：3月22号，那就是一次。那时我买了一大堆食品，他给我送饭的时候，我借机会把食物给他。

极昼：送完饭之后，他给你发了条信息说：“为何您要求这么高？”

王攀：那是因为我们约定用一种方式敲门，那天他没用这个暗号，我问他为什么没用，他的脸当时是黑的，我还说：“你的情绪非常不正常，我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相由心生。”

他说他最近情绪非常怪，我也没多想，因为春天嘛，季节交换的过程中情绪都不好。我用了一个词形容他的情绪，叫“迁怒”。

他一直情绪不好，进门的时候红着脸。他家人还用了一个词，说3月22号那天“大雨如注”。你们如果真是有心人，你们去查一下。那天其实是“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注：历史天气里，武汉2018年3月22日为阴，没有查到降水记录）

极昼：他敲门的方式不对，你让他道歉？

王攀：我让他道歉了，我说：“你没有按我们约定。”这不很正常吗，有问题吗？他也没道歉啊。他不道歉那就算了，反正脸色也不好。

极昼：为什么敲门也约定一种方式呢？

王攀：无非就是敲三下，间隔一下，再敲一下，表明是他来了。这有什么问题呢？平时也没几个人来呀。

极昼：每个人敲门暗号都不一样吗？

王攀：其他人都没做要求。

极昼：是因为陶崇园跟你关系更亲密？

王攀：对啊，我的银行卡密码都给他了，他缺钱可以随时用。

极昼：3月25号，你们一起踢球的时候，他情绪怎么样？

王攀：又正常了，他进了球，搞运动的时候人是兴奋的。

极昼：媒体报道，4月5日，你去殡仪馆和陶崇园告别了？

王攀：去了，去的是冷藏室，陶崇园是从一个抽屉里面拉开的。他姐姐在比较远的位置，我跟陶崇园同学的遗体三鞠躬，毕竟这是我很心爱的学生，也是最后的诀别。

陶小庆：是在殡仪馆的冷藏室，他绝对没有三鞠躬。虽然我已经哭的不行了，但我离他不过两米，看的很清楚。

起诉与调解

“我绝对不想调解，道歉意味着对我良心的背叛”

极昼：事后学校调查，得出的结论是什么？

王攀：有调查结果，但是没公布。学校采访了几十个学生和老师，了解我的为人、陶崇园生前和我的关系，得出的结论是我和学生能打成一片；从来没有认为我跟他的死亡有关系。

编者注：据新京报报道，在武汉理工大学自动化学院学生干部通报会议中，一名负责人表示，没有发现王老师有明显不符合师德师风、刑事犯罪的地方；作为校方，不能判定王老师与陶崇园坠亡事件有无直接关联。

极昼：2018年4月18日，陶崇园父母向法院起诉你侵犯了陶崇园的人格权。

王攀：我没想到他们会起诉我。陶崇园是向我求助的人，我做了积极应对，他们家属认为是我把他压迫致死，我怎么想的到呢？

极昼：据你的朋友说，事发后到被起诉，你情绪很低落。

王攀：事情刚发生时，压力确实大，那是去年3月28日，我正在给本科生上课，网上舆论就出现了，学生们用狐疑的眼光看着我，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下一次课他们都叫我不要去，我是没去。当时报道铺天盖地，这个事情热度是全国第一，你想影响有多大。

那几天，头发掉了不少，我以前是一头秀发。血压上去了，心律不齐，整个头都是麻的。我生怕脑血管破了。

极昼：对方提供了哪些证据？

王攀：去年7月底，法院组织了庭前证据交换。（他们只提供了）聊天记录截图，其他几乎没有。

他家人说，我对他、对学生都是小恩小惠。怎么是小恩小惠呢？每个月基本把我的工资花光

了。高温补助、恶劣天气补助、严寒补助、电费补助、搞运动就有冠亚军奖励，没得冠亚军的有出场费。

出去唱歌，有最受欢迎男女歌手奖，年终聚会还有抽奖，这怎么是小恩小惠？这不是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吗？

还说温水煮青蛙，我煮他干啥呢？他都要飞翔了，要毕业旅游，要考驾照，我还温水煮他青蛙？

他误入歧途，如果按照原来的轨迹，他不会出问题。反倒是离开实验室这个温室以后，家里让他在武汉买房，家庭对他的新的控制让他始料未及，是这样的“被控制了人生”。怎么是我控制他呢？我几乎后来就没有管他。

陶小庆：证据主要是他（陶崇园）的邮件往来跟 QQ 聊天记录。

（家人）从来没有（逼迫陶崇园买房）！从来没有让他一毕业就买房。而且买房子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吗？我弟的年薪你也知道，20 万。他有必要担心房子问题吗？我们就算借，难道借不出来吗？我家为什么没有在镇上买房子，因为要把这笔钱留给我弟付首付，结果发生了这种事情。

极昼：你准备的证据包括哪些？

王攀：有 15 篇证人证言。我们也提供了一批截图，就是资助他的那一类，比如我帮他上专著封面，把他评成优秀毕业研究生，给他的论文签合格送审。谁都知道，导师不签字他是搞不了的。

极昼：转入调解阶段后，双方的诉求分别是什么？

王攀：我是被动的，我绝对不想调解，想走法律程序。但后来受到了其他方面的压力。

极昼：陶家人说，见到你的时候，从来没觉得你有歉意。还提到在调解现场，你不愿意 90 度鞠躬。

王攀：我当然没有歉意了，我觉得有歉意的是他们。

极昼：在 2 月初，第一次调解的时候，你是不是提了一个条件，让陶家人以后不要再提这件事？

王攀：根本就不是这样，我不愿意调解，所有的调解书我一个字都没动。2 月初和 3 月 25 号的调解书，我都没有参与。调解过程中，我也没面对过他的家人。

3 月 25 日，调解书要让我签字，之后跟他父母见了一面，现场有十几个法警，哪是调解呢，简直就是一场战斗。

极昼：之前是否考虑过面对公众？

王攀：事情刚发生的时候，我就想公开。而且 2018 年的 7 月 31 号到 8 月 2 号，法院组织庭前证据交换，我们惊奇地发现了陶崇园的临终日记，陶崇园写：“敬畏王老师，敬畏父母……”

匪夷所思的是，对方律师把日记作为他们的证据提出来。他们说：“看到没有，陶崇园怕王老师怕到什么程度？把王老师排到了父母之前。”

他把敬畏认为是惧怕，我们的律师马上说了一句：“不是惧怕，是敬畏，是褒义词，不是贬义词。”在这样的醍醐灌顶之后，他们再没提他的临终日记了。

陶小庆：他的日记前面是一个自我反思的过程，反思这几十年。全部都是写的王老师和他的关系。你知道他写了什么吗？奴隶，整整奴隶了四年。这是多么严重的一句话。后面其实是为了拯救自己，为什么要写敬畏王老师？是想要自己拯救自己。

极昼：但是在媒体上，被引用比较多的一篇日记是，陶崇园写：奴隶 4 年整整，一把辛酸泪，血与泪的教训！

王攀：他们提的是 2017 年 10 月 25 号他对我有意见的日记，但是那个日记被划掉了嘛，划掉什么意思？我们以前考试的时候写错误是划掉，要么就用橡皮把它擦掉，我认为划掉是否定的意思。

极昼：你一直强调不愿意调解，那最后面对陶崇园父母说，“对陶崇园在教育培养过程中自己的不当言行表示道歉”，这意味着什么？

王攀：这意味着对我良心的背叛。我是中共党员，人民教师啊，不能跟孩子辈的人一般见识啊。不仅是违心，我觉得简直对我的三观有颠覆，我就反思，怎么才叫对人好？我是无奈。

读博争执

“他犯了一个大忌，他私下联系在荷兰的导师，我不能容忍”

极昼：“读博争端”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内容，认为你对陶崇园的深造留学意向作出控制和阻挠。

王攀：（这个问题）你可以畅所欲言地问。

极昼：关于读研读博的争议，我们最早看到的是，2014 年陶崇园放弃去华中科技大学读研，留在研究所。此后，2016 年 10 月 17 日，他向一位学姐咨询，如何申请国家留学基金直接出国读博，你知道后，用了“叛逃”这个词。

王攀：我没有跟他说，我是跟另一个老师说的。本来我们团队有延续性的课题，你中途走了，我找哪个接呢？他这个人是这样的，往往在最后时刻才说改变主意了。

考研、读博，都是这样。课题也是一样，他已经开始做了，中途又说“明天我可能要走了”，

那对课题是不是有影响？

我很忌惮这个事情，这跟我说的为人要讲诚信，绝对是背道而驰的。

极昼：你和陶崇园最早是怎么讨论读博问题的？

王攀：那是 2016 年 12 月 8 号，他发邮件希望我们两个人共同商量、裁定读博的方案。当时没有确定是出国还是留在国内，当时我们只谈议事规则，即读博方案需要我们两个共同商量。

他犯了一个大忌，他后来（2017 年 10 月）私下联系在荷兰的导师，这位老师是我介绍他认识的，是我的学生。我们都认可了（共同商量的）议事规则，你又破坏它。这是我不能容忍的一件事。

极昼：你希望陶崇园成为你的第一个博士生吗？（王攀称他于 2016 年获得带博士生资格）

王攀：我肯定希望他在我们实验室做，或者读联合培养，因为大概知道他性格，对他很关照，外面人不见得了解他。说老实话，他也不够强。

极昼：为什么他后来私下联系其他老师？

王攀：受了人挑拨。我们实验室的一个同学，之前一直说想留到我们学院，我也帮他做了很多工作，但没办下来。在那个时候，他就不断地挑拨陶崇园跟我的关系。

极昼：读博的争论影响了你招生吗？

王攀：没有，因为读博的事情，他说得相对比较早。我知道他的性格以后，给他限定了时间，让他在 2017 年国庆节以后给我答复，因为再晚就影响招生了，所以（陶崇园）2017 年 10 月中旬说的。

其实到了 12 月，我们关系已经恢复正常了。因为工作重心调整了，实验室那么多学生，也不能老是盯着他一个人。

极昼：在那两个月里，你们之间的读博争论有激烈的时候吗？

王攀：在他私自联系荷兰导师的时候是比较激烈的。第二天我就请了我们的一个青年教师跟他聊聊天。因为他又违背了承诺，而且他在诚信方面有记录。他以前答应要留下读研，又私自联系导师，准备到华中科技大学读研。

他最终同意读我们学校研究生以后，我主动跟他说，第一，研究生期间给生活补助，第二，优先推荐到美国读博的机会，我确实也推荐他到美国去了，他自己不去。

极昼：到了 2017 年 12 月，你们关系正常了，有什么表现？

王攀：看不出他有什么表现，他总是那个样子，基本是不笑的一个人，也不主动说话。

极昼：你推荐他到美国，他不去。为什么？

王攀：因为美国要考英语，要考托福和 GRE，他从来就没有准备。他不是一直就想出国读博士，后来我跟国外的学者不断交流，他才产生这个想法。但是仍然没有准备英语。

当他打听到去美国要考英语，他想：“有没有办法不考英语就能够出国？”就想到荷兰。是有这样一个信息交换的过程。

极昼：他有没有跟你表达过不想在武汉理工大学读博？

王攀：没有，他只是最后说，我跟国外的老师联系了。他是个极其内向的人，他不说（我想怎么样）。

极昼：2017年10月19日，（陶崇园联系荷兰导师后），你让他去办公室谈话，说“我保证不伤害你”，也是谈读博的事？

王攀：由于时代的发展，一听到伤害就觉得是肉体上的伤害。你要知道，我们那个年代的人，所谓伤害，语言上、精神上都是伤害。在这句话之前，我还有个表述，“我有时候语言比较犀利，希望你一笑而过。”我觉得语言犀利，就是一种伤害。

极昼：你是不是对他确实严厉？

王攀：不严，因为他性子很软，我对他比较好一点，对别的学生严一些。因为你一说他，他就哭，怎么严呢，我对他是很关爱的。

极昼：你说什么他会哭？

王攀：他在我面前大哭过三次。家里逼着他读华中科技大学的研究生，他很愿意读我这儿，举棋不定的时候大哭了一次；读博的时候，他家里跟我想法不一致，他也很纠结，又哭了一次；失恋的时候又哭了一次。他那个哭是嚎啕大哭，惊天动地。办公室一次，饭馆一次，我家里一次。

陶小庆：我老妈在求学这件事情上，从来没有去逼我们，都是我们自己想好。

极昼：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当时他会对朋友或者家人说，不愿意读你的博士？

王攀：不是有人在挑拨吗？

编者注：据《三联生活周刊》报道，按照规定，陶崇园只要能够拿到国外研究机构的 offer，就可公派留学。但陶崇园在向相关老师咨询时得知，提交校内申报材料的第一步就是获得导师及学校的同意。陶崇园随即将回复的截图发送给了自己的一名好友，说“CSC（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也没戏了，我太年轻了。”

极昼：他为什么说，读了博，人生就是你的了？

王攀：这是策略吗？还是那时他确实就是这样想的？我不清楚他的想法。你永远不能要求一个人每个时刻的想法都是正面的、积极的、阳光的。他有段时间可能就是阴暗的，就是这样想的。这没有问题啊，这种想法没有导致他错误的行动。

我经常给他举例，说我父亲有时候严厉批评我，我还不是恨他？但过一段时间，我觉得他批评的是对的，这在认识上有个过程。

那段时间我让他读博士，他偏不读，他说读了人生就是我的。说不定过一两年说：“哦，悔不当初啊，我就是要读啊。”很正常，认识是螺旋式的。

极昼：他向你表露过悔意？

王攀：他后来已经认识到决策有失误，他离开我们研究所的同时，要进入到一个更深的泥沼，那就是高房价、房贷，而且脱不开身。我个人认为这是他没想到的。

读博的争论跟他最后跳楼是两件事，读博这件事早已烟消云散，因为陶崇园自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在银联（新工作）工作一到两年以后，他自己再联系导师。

极昼：有张聊天记录截图显示（2017年11月24日），他开始找工作之后，你在群里对他提了五条要求，包括让他换导师。

王攀：没有啊，他想找工作的时候，我说：“你再认真考虑两周，因为我个人认为你没有做好马上进入社会的准备。”他答应了，结果他两周之后找到工作了。我就写：“听说你在找工作，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1、2、3、4、5，列了五点。”

好像是那天下午一点多钟说的这个话，当时有点气愤。过了一个多小时我又说：“陶崇园，我刚才说的5点全部暂缓。”我就已经取消了以前说的话。

他心很软，什么事情都哭哭啼啼。社会多残酷啊，公司的部门经理或者老总会像我这样对他吗？

极昼：你为什么那么气愤呢？

王攀：不是说好了两周之内不要找工作吗？不要纠结于细节，而忘了宏观的东西。

有两个宏观的东西，第一，无论找工作、求学，都是2017年的事情，已经烟消云散了。第二，陶崇园在最后的日记上，明确说明了他跟我的关系。他死前几个小时写的日记，是他对我的终极评价。他说：“敬畏王老师，敬畏父母，敬畏生活中的一切……”把我放在了敬畏的第一位，the first。

而且他非常认可我持之以恒做事情，“像王老师一样，持之以恒做事情……”他也认可我过苦

行僧般的生活，“想想王老师怎么做的，命运的安排，去做就行了……”他在日记里面先后三次这样提及我。

极昼：你怎么看敬畏这个词？

王攀：按照百度百科来说，敬畏是对神圣的、权威的、崇高的事物的一种情绪。既敬重又畏惧，是一种态度，不敢逾矩，很规矩。陶崇园的文学修养非常好，他一定知道敬畏这个词。

他之前说过很多次，我说：“陶崇园，你对我的评价怎么样？”“敬畏。”

我说：“我希望是敬重。”他说：“就是敬畏。”

极昼：你不希望有“畏”？

王攀：不是，我说不够亲近。

评价陶崇园

“他最大的闪光点不止一个，最大的弱点是压抑自己太深”

极昼：最早对陶崇园有印象是什么时候？

王攀：大一的时候，我把班长、团支书、学习委员叫到我办公室，他是学习委员。相对来说，他不自信。眼睛是迷离的、躲闪的，不爱说话，你跟他说十句，他说一句。

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跟他同一个中学毕业。我说：“我有信心把你培养成才，那个朋友智商高，情商不够，导致他没有发展得很好，我希望你不要这样。”

极昼：说话躲躲闪闪，后期跟你熟悉之后也是这样吗？

王攀：他更怕我。我们整体上关系是比较好的，也说很多话。他跟我说了一句非常深刻的话，之后我就基本上不要求他做更多的表达。他说：“我爷爷是这样，我父亲是这样，我也是这样。”

极昼：所以你想特别关照他？

王攀：对。他的经济条件很差，刚来的时候很不自信，你一见他，会觉得他性格很弱。

我这个人就是比较“救死扶伤”，我妈说我有一颗金子般的心，看到他弱，我就帮扶他，我先让他当研究所的副总管、总管，足球队的正队长、队长，让他来张罗这些事，树立他的威信。

他性格稍微有点弱，我在实验室说，大家都要帮扶一下他。

后来他是足球队队长和研究所总管于一身，随着地位提高，他当然自信了。国家奖学金也让

他拿，拿过三次。

极昼：他自信有什么表现？

王攀：话多了，开朗啊，别人如果情绪不好，他开导别人啊。关键他并没有很突出的做实验室总管的能力，资历也不够。我说你做，我在背后支持你。

极昼：会不会对别的学生不公平，你把一些重要的位置给他，但研究所里可能有更适合做这个位置的同学？

王攀：不是不是，我们是这样的。比较信赖的人呢，就请他当研究所的总管，副总管，课题组的组长，足球队队长。再说那个私人关系，我们一般不带到工作上来。我跟他面上，我们都是平等的。

但是他们都知道，整个的大局还是我在掌控的，对不对？他只是在前面做一些事情，他拿不准的还是要问我，给他锻炼机会呀。肯定有些那个（不满）的，那怎么办呢，每个单位领导都是这样的，哪有一碗水端平的呢。

极昼：你觉得陶崇园身上最大的闪光点和弱点分别是什么？

王攀：最大的闪光点不是一个，是几个，任劳任怨，勤勉。他确实读书很踏实，而且几乎不与别人发生冲突。最大的弱点是，他压抑自己太深，太重，太久。他没有一个真正的自己，他没有特别好的朋友能够倾诉。

极昼：你见到他最开心是什么时候？

王攀：足球队，他射门球进了，他很高兴的。

极昼：你会表扬他？

王攀：我直接拥抱。

极昼：他有没有做过让你觉得特别欣慰的事？

王攀：他做过很多，每次交代的事情他都不折不扣地做，而且在足球上也有进步。我跟陶崇园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大面上我要一碗水端平，但我还是有偏爱。”

极昼：偏爱指什么？

王攀：我的偏爱，你们可能又不理解了，我的偏爱是大爱，因为他缺，他缺爱。他们家经常训他。

极昼：你见过吗？

王攀：他说过。你可以想象，有一批人是这样，从小被家里管的很严。

陶小庆：我们家的教育方式不是这样的，不然的话，我也不可能读到博士。我们家毕竟在农村，我弟从小到大都很优秀，我跟我弟都是自学成才，爸妈从来没有管过我们，几乎都是全力支持。

极昼：他有没有让你失望过？

王攀：没有，是我的得意门生。我从来没指望他做得很好，真的。他从那么贫困的家乡、这么差的家境里面能够走出来，不错了，不容易了，家人的性格又强势。还能对他要求什么呢？

极昼：那你对他的期待是什么呢？

王攀：没有期待。我说你做的比较好就行，我唯一期望是超过我。我说我蹲下来，你站到我肩膀上超过我。

极昼：他听了这话，有什么反应？

王攀：没有任何表情，他不是个喜怒溢于言表的人。

师生关系

“我强调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两句话切割任何一句都是错的”

极昼：你觉得他跟你关系亲密，是什么时候？

王攀：是很长一段时间，大三到研二，他都是这样的。他在实验室，在足球队，或者在武汉理工大学能够敞开心扉，但是在他家里，他又不能敞开心扉，不断切换角色。

极昼：你觉得你们当时形成了比较理想的师生关系吗？

王攀：我觉得理想的师生关系是单纯的，没有利益关系。老师就是教导学生，学生就是不断超越。学生有比较好的发展以后，还可以反哺原来的团队。所以我强调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两句话切割任何一句都是错的。

我们研究所就是强调这个。他（陶崇园）给我买饭，我也帮他买饭，请他吃饭，他帮我找一副眼镜，我让他当国际会议组织委员会的委员。

极昼：让他帮忙找眼镜是怎么回事？

王攀：那天有个国际会议，我跟俄罗斯来的专家喝酒，喝多以后，眼镜找不到，才请他帮我找，他是那个国际会议的组织委员。这就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极昼：但私人的事，是不是不适合放在师生关系里面？

王攀：你如果把它放在这个背景下，他是国际会议的组织委员会委员，帮组织委员会的主席找一副眼镜，就不是私人的问题了。所以一定要看场合。

极昼：你也让他叫你起床。

王攀：起床也是啊。有一次我一二节排了课，就怕晚了，影响同学们上课，让他叫我一下。实际上他有时候早上出门、回老家，我也叫他起床。所以说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如果你觉得这是互动的，而不是单向的，这很正常。

极昼：还有让他帮忙买饭。

王攀：他家人提供我让他买饭的对话截图，最早一次是2016年8月，一直到2018年3月。买饭的次数大概也就七、八次，或者上十次。这之间有多少天呢？六百多天。六百天里面我请他吃了50到100顿饭，帮他带了二、三十次饭。

极昼：你记得这么清楚？

王攀：我当然记得了，我基本上每周请他吃两顿饭。因为他在我的两个课题组里，每个课题组每周聚一次，有时还请他们寝室吃饭。

极昼：但你点名时，同学要回“到！”会不会过于严肃？

王攀：他们最开始喜欢用网络术语，点名就回“恩”，这个“恩”连口字旁都没有，是错别字。我说你们不要回“恩”了，答“到”或者“在”。我们以前点名的时候，同学都答“到”，这有什么问题呢？

而且我们足球队的人，说话都很简短，球场如战场，没有时间讨论，讲话就是简短、严厉。他（陶崇园）又是队长，答个“是”和“到”怕什么呢？

极昼：有媒体采访了你的学生，说（你）做完运动以后有放松的环节，让他们帮忙按摩。提了几个位置，包括手臂，小腹，大腿，小腿和脚。

王攀：基本上，是这样的：早期的时候，我们运动完是很强调相互按摩，我们也跟学生搞，学生也跟我们搞。但后来买了按摩设备以后，就没搞。

我也跟陶崇园搞颈肩部（按摩）啊，大臂的一些按摩都搞。你不认为搞这种肌肉的放松很正常吗？这有什么问题呢？没有任何问题啊。

极昼：之前报道里提到，有学生被叫去家里蹲马步。

王攀：马步，对，我也蹲啊。马步是锻炼，锻炼身体啊。有什么问题？就是一分钟（的事）啊。

极昼：为什么不叫到操场呢？

王攀：随时做，实验室也搞。

极昼：学生会不会觉得这种方式不合适，在家里蹲马步？

王攀：可以提出来，他不愿意搞我绝对不强求。

极昼：陶崇园有没有提过？

王攀：没有，我后面都没有精力搞这些事情，都让他们自己锻炼。你觉得蹲个马步有什么问题啊，你们是娇生惯养惯了吧？

蹲马步有什么压迫呢？比如坐久了，一天到晚玩游戏，让他出去跑个步，有什么问题呢？他们现在就是默许了他的结论，以为我做的所有事都是在压迫。

极昼：把学生叫到家里，一般都交流什么内容？

王攀：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实验室、在球场。陶崇园读本科四年级和研究生一年级时，到家里比较多，因为他当足球队长，要让他谈一些工作。另外因为他话很少，叫他多说说话，聊聊天。

聊聊“经史子集”，一些课外的东西，说半个小时就散伙了。我们家也经常买些零食，让他带一点回去，这总不能说拿到实验室去搞吧？

极昼：他有没有说过，“王老师，我今天跟同学有约了，去不了。”

王攀：经常有这样的情况，我说：“可以，没问题。”我们在庭前证据交换时都说了，一周两到三次，最密切的时候四到五次，那是本科毕业的时候。随着他年龄增长，越来越少。研三的后半学期就没有了，一天晚上都没来。

极昼：有个同学回忆当时去你家里，你给他讲了张良拾鞋的典故，然后丢出去一只鞋子，让他捡回来。

王攀：对，那个学生认我做乒乓球师父，我就搞过一次。

极昼：你会不会觉得这种方式可能会让学生们觉得不舒服？

王攀：但是只搞了一次，我们是可以尝试下各种模式啊，没有什么嘛，又不是总是搞。

极昼：还有一篇文章里说，同学到你家聊天时会被训话，检查手是不是贴裤缝。

王攀：没有，那完全胡说八道。本科或者研究生刚来的时候，就练一下军姿和俯卧撑，再就是跑跑步。这不很正常吗？就像高中生参加军训一样，肯定不是很严格。

只是说有点规矩意识，而且我要求别人的我自己都做到了。所以陶崇园说敬畏我，“畏”就是讲规矩的意思。

义父子关系

“他是特例，他最后也成了特例”

极昼：你们怎么成为义父子的？

王攀：为了让他看上去去比较自信，我说我跟你把关系再往前走一步，帮你的底气做足一点。我学生的证言也说了，不存在哪个逼哪个的问题，就说双方都比较乐意。

这没什么，我们从小看《三国演义》，儒家文化，这有什么。特别以前的工厂，就叫师父，还有唐僧取经的时候，他们叫唐僧师父。爱生如子，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觉得这没有什么。

极昼：什么场合跟他提到这个？

王攀：（陶崇园）大二，在我们实验室。他说非常愿意。他们家不得不承认，他本科的时候，我对他很好。陶崇园跟我有时候写信，写我为什么对他这么好。我说我对所有人都是，不是对你个人。

所以你看他跟我联系的话，确实是父子相称。他从来没有在和同学的私人聊天里诟病我逼他，要他叫爸爸这个事情。

极昼：他在哪些场合称呼过“爸爸”？

王攀：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称呼。就是在过元旦，过春节，过生日的时候。这是他 2018 年春节给我发的贺辞（注：王攀展示的短信），还有 2018 年的元旦，你可以看一下，没哪个逼他叫，是发自肺腑的，我们关系确实到了这一步。

极昼：在众多学生中，他是跟你走的很近的。

王攀：不，是我有意识地关注他。因为在我的所有学生里面，家庭中女性性格强硬，男性弱勢的，就他一个。我还跟他说：“你自立自强以后，要保持独立思维。”

我跟他说了个很经典的故事，希特勒任命了一个杰出的物理学家海森堡，让他研究原子弹，但他始终没有在希特勒执政的时候研制成功。二战以后，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批评他为希特勒服务，他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我跟陶崇园讲了好多次，陶崇园也采纳了。海森堡说：“对强敌的最好的反抗就是假装合作。”我跟陶崇园说：“如果你遇到强大的压力，你可以假装合作。”

极昼：你指的是他的家庭？

王攀: 我没有指任何人, 我指的是历史上这么一件事情。我觉得他领悟了, 我后来还跟他说: “你如果跟家里有矛盾, 假设跟我意见不符的时候, 你可以在你家人面前骂我。”

陶小庆: 我没有觉得我们家女性比较强势, 我只知道我和我弟从小受的教育是平等的, 没有任何的歧视或者不平等, 而且爸妈对我们都全力支持。我老妈是一个很坚强、很温柔、很善良的人。我弟读大学的时候我老妈才出来工作, 完全是为了照顾我弟。

照顾是一种约束吗? 我从来没有这样觉得。

极昼: 你有没有看到媒体披露的一些聊天记录? 他确实跟家人和朋友抱怨你。

王攀: 抱怨不是放松压力的办法嘛, 我觉得挺好。我要他在家里说我的坏话啊。

极昼: 他家人之前对你印象怎样?

王攀: 挺好啊。我们课题组出去吃饭的机会很多, 有一段时间为了沟通他们的亲情, 经常到他妈妈工作的酒店去吃饭, 每周去一两次, 因为很近。

他父亲是渔民, 2017 年春节, 到研究所送了很多鱼, 当然, 我都是用高于市场价的钱给他补贴的现金。

送他们家好多东西啊, 陶崇园是阴历的 2 月 12 号生日, 2018 年 3 月 15 号, 我还给了礼金。因为他 25 岁生日的时候, 是给他在酒店办的, 26 岁我说小生日嘛, 就给了 260 块钱的礼金。



陶崇园 26 岁生日前一天, 与王攀的短信聊天记录。受访者供图。

极昼: 他收了吗?

王攀: 当然收了, 我送他的所有钱他都没拒收, 有一次八千块钱, 他觉得太大了, 他退回来, 我又给了他。我说我给你设的这个奖学金是六千块钱, 学校是 12 月份打给他, 我说你可能缺钱, 就先把这个钱给你, 等学校的奖学金到账以后, 你就捐给研究所, 可以捐个名声出来。结果他们家说, 我要他捐奖学金, 真是匪夷所思。

有一次他说做实验需要一个很重要的设备, GPU, 图形处理器。比较贵。然后那个公司可以

免费使用，以后再付，那次是他主动跑到我办公室说的。我马上就签了字，很贵那个东西。



陶崇园与朋友聊到导师王攀时的微信聊天截图。图片来自网络。

陶小庆：(鱼的钱) 这个我不确定，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给钱。我家是养鱼的，过年的时候，确实给他送了鱼，因为他是我弟的导师。而且当时，(他)确实是对我弟很好。他这种事做得不少吧，就是这些小恩小惠。要不然我弟为什么会被道德捆绑？

极昼：你要求他说“爸，我永远爱你”这句话确实很让人费解。

王攀：这是最荒唐的一件事，2017年12月份，他失恋了，哭得昏天抢地，我专门请他和一个好朋友吃饭，安抚他。

他这个人语言方面比较拙，我们说他是不是不会讨女孩子喜欢，不会说甜言蜜语，就给他设计了这么一句话“爸，我永远爱你”，叫他说出口，他死活不说。所以他跟我聊天时说，“还是习惯说这个话，关键看行动和结果。”

他那个好兄弟，跟我关系也特别好。我说：“那你就说。”他把这句话说了一遍，我截下来，发给陶崇园。我说：“你看别人都说了。”陶崇园就把这句话又重复了一遍。这是为了减少他的思念和痛苦。

而且你看，除了2017年12月那段时间，他没再说这个话了吧？只有那一次或者两次，后来可能又巩固了一次。

极昼：他说完这话之后，你回了一句：“我受宠若惊。”

王攀：当然受宠若惊啊，他之前死活不说。他过关了就行了，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这话真是有点肉麻，我是为了让他谈朋友更好一点，平时也没让他说。我设身处地做了很多导师职责以外的事情，这应该鼓励啊。结果还成了性侵、性骚扰，这不是很滑稽吗？

极昼：他确实在文件夹里收藏了一篇关于性骚扰的论文。

王攀：对，他是不是被别人性骚扰了，我不知道。怎么他一收集高校性骚扰，就说跟我有关呢？他说了是我吗？他是个黑箱，是个闷葫芦，谁也不清楚他是怎么想的。他是触景生情还是有感而发，不得而知。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极昼：你用“入室”的方式培养学生，其实我不太能理解。

王攀：你很惊讶，实际上陶崇园之前我已经有了（义子）。

这个义父子是关系到了就有，缘分尽了就散掉。以前很多同学毕业以后，联系不多了，也就没这种关系了。没有任何约束，没有任何口头承诺，这不挺好吗？再说关于他这个人，他真不是说有什么（特质）能够吸引我，我完全是出于同情。有些同学特别聪明，灵光乍现，可用之才，他就完全真的没有，真的没有。

极昼：他算你的特例吗？

王攀：他是特例，他最后也成了特例。

王攀其人及近况

“我再不会让别人到我们家里来，我何苦呢？”

极昼：你挺重视规则、程序。

王攀：对，但我也很重视感情。有偏好，有亲疏远近，但首先大面上，还是一碗水要端平。

极昼：从什么时候开始比较重视规则？

王攀：我一直很重视这个。我父母都是医生，稍微不讲规则就会死人。你看有医生把手术钳掉在病人身体里，这都是不讲规则，严格按照手术规程就不会出问题。

我小时候很多春节都是在病房和门诊度过的。

极昼：你平时在学校的生活是怎样的？

王攀：你觉得我有可能寂寞，是吧？我有做不完的事。运动，写诗，交友，喝酒，还做公益。

学校哪个管道有问题，给它修好。路有问题就修路。哪个学生家长得了癌症，就给他们查资料，捐款，自己没钱就筹款。还做心理辅导。

故事多得很。你看我的手，还有伤痕对不对？我读高二的时候，一阵大风吹，我挡住窗户，被割了手，鲜血淋漓。我们班主任说：“于小处现精神。”这个伤口现在还有印记，快40年了。

极昼：你喜欢写诗，有没有喜欢的诗人？

王攀：诗词方面，我比较喜欢豪放派，苏轼的《江城子》，有“十年生死两茫茫”，也有“老夫聊发少年狂”，那不一样。我比较喜欢“一蓑烟雨任平生”。

康德是我非常崇拜的人，足不出户，尽晓天下事。这跟我们的文学大家陆机一脉相承，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就是思想要走很远，人不见得要走很远，我不太喜欢旅游就是这个道理，受陆机和康德影响。

极昼：你喜欢康德，那你应该崇尚自由主义、崇尚个人价值。

王攀：对，但个人和集体要相映成趣，都搞个人主义的话，会乱套。

比较年轻的人很少强调集体主义观念，我们从小是很强调集体主义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也是我们那个时候提出来的。你不为人人，人人怎么会为你呢，怎么会助长你成为一个自由的人呢。你懂吗？康德也不会把邻里关系搞得很差，他再追求他的自由，还是要一个安定和睦的环境吧？

极昼：你对钱财好像没有特别看重。

王攀：我能捐的都捐了，我认为钱是负担，买房子也是负担。后来我们家里实在看不过去了，一套没有不行呐，就搞一套。现在还在还房贷，还有两年才还完。

花在学生身上的钱，至少两百万，我教了20多年书了。

极昼：给学生花钱是出于关爱吗？

王攀：信仰。做教师就是应该这样嘛，我们老一辈也是这样的，从来没有说要索求什么东西。

极昼：有没有学生说不太不好意思要老师的钱？

王攀：几乎没有，推辞以后都要了。跟他们讲道理啊，第一次都是不愿意的，因为都没想到。我的研究生家长，凡是得肿瘤的，我们都给强烈的支持，已经有五、六起了。

极昼：能介绍一下你的导师吗？

王攀：我导师是清华五一级的，我硕士、博士都跟着她，那不是一般的严厉。

她的学术（水平）本身比较高，骄傲的不得了。跟我一样，她是处女座，有点完美主义。

极昼：你那会儿也是入室弟子的培养模式吗？

王攀：不。我们之间的关系，是我的父辈跟她关系很好。

编者注：据一位在“陶崇园事件”后与王攀导师接触过的人介绍，在导师看来，师生关系本来

就是长辈跟晚辈，何必要有那个（认义父子）呢？她当导师的时候，从来没有过让学生去家里。“师生关系难道还不好？”“（认义父子）那不是成了黑社会了？”

极昼：陶崇园跟别的同学吐槽你，你之前知道吗？

王攀：不知道。

极昼：你觉得你了解陶崇园吗？

王攀：从后面来看，我是看不懂他。他把我的对话截屏下来，做文件夹，我都搞不懂。但旁边的博士后同学，不断地跟他对话，我就知道他受他的影响。那个同学叫我王虚对不对？虚假的虚。显然是怀恨在心。

极昼：这件事之后，你对师生关系的理解会不会有改变？

王攀：理念是不会改变的，但会调整方式方法。我再不会让别人到我们家里来，我何苦呢？

极昼：还会认义子吗？

王攀：性格内向的不认了。本来就是出于同情他（陶崇园）的心理，帮扶一下。事后来，他对我还是认可的，也不负我们七年的友谊和情感。

极昼：现在回想一下，你觉得在哪个环节可以避免这个悲剧？

王攀：我没办法避免，因为悲剧不是我造成的。

极昼：学生跟你接触时间长了，比较熟了，是不是也会问：“老师怎么没成家呢？”

王攀：有啊，蛮多的，我好多早年的学生，现在还在追求我。（我）还在考虑。

我非常钦佩的是弘一法师，他38岁后就把手里的东西都放下，出家当和尚，我很崇拜。他不是做远离尘世的和尚，是走到民间，不停地弘法。我跟他的情况差不多，我也是38岁左右，大彻大悟，考虑自己的东西少了一点。

极昼：事发到现在，教学和研究工作怎么样了？

王攀：（学校）暂时没有安排我上课，我也暂时不想上。研究工作正在进行，肯定受影响了，但我力图不受影响。除了暂停招研究生以外，所有的东西都没有给我停，各种待遇都在，但我非常强烈地要求他们把调查报告公布于众，他们始终没有。

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写信给我任职的国内外学术组织机构，让机构把我开除。我好多国家的朋友、同事，都在询问这个事情，但我的心脏也比较大，我要是一般的小心眼，早完了。

极昼：学院网站的教师名录里面，你的名字是被去掉了。

王攀：那是因为我的名字出现以后，有非常高的访问量，压力很大。很极端的时候他们经常打电话，经常打。其实那会儿最大的损失是我正准备把博士录取的时候，学校说停招研究生，我少了个博士生。

极昼：你现在回忆和陶崇园之间比较温馨的场景，能想到什么？

王攀：可以呀，我找一下，我找到了再跟你联系。我对他的支持和帮扶，你难道觉得不温馨吗？

极昼：能不能展开说一说？

王攀：有十几个这种例子嘛，过生日给他买蛋糕这是有的……女士的温馨在我们这儿很难呈现的。我以为温馨就是雪中送炭，他缺什么，我补什么。

2018.5.15 《“陶崇园事件”王攀律师：被起诉后，王攀的这一年》

作者：高佳

来源：极昼工作室

备份链接：

http://www.360kuai.com/pc/9c302eb54dbff4037?cota=4&kuai_so=1&tj_url=so_rec&sign=360_e39369d1

文 | 高佳

编辑 | 林鹏

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陶崇园跳楼身亡一年后，2019年3月25日，导师王攀与陶崇园的父母签订了民事调解书，支付抚慰金65万元并道歉。

陶崇园姐姐陶小庆在微博中发布了王攀的道歉内容：“我，王攀，对陶崇园在教育培养过程中自己的不当言行表示道歉，我对失去陶崇园这名优秀的学生深表痛心，对陶崇园的悲剧表示惋惜。”

一年前的3月26日，陶崇园跳楼身亡。事发之后，家属在陶崇园的电脑中发现了一个文件夹，里面保留了自2017年10月以来，他与导师王攀的聊天记录和邮件往来。

陶小庆公布的聊天记录显示，王攀多次让陶崇园帮其送饭，要求陶崇园喊自己“爸爸”，并且对陶崇园的深造留学意向作出控制和阻挠。此外，陶崇园在事发前多次向家人抱怨导师对自己造成的困扰。

家属认为，陶崇园的死亡与导师王攀之间有因果关系。2018年4月，陶崇园父母向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起诉王攀侵犯陶崇园人格权。

2019 年的春末，我们见到了王攀的代理律师陈重名，谈了事发之后王攀的状态，立案到调解的过程中，王攀一方的态度。

编者按：1、针对一些双方可能有不同看法的内容，我们联系了陶崇园的姐姐陶小庆，在相关问题下附录了问题问答；2、今年3月底，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后，我们曾对话陶小庆，点击《陶崇园姐姐：只能这样算了啊，能怎么办，希望我们可以开始新生活》查看

“他（王攀）最初情绪低落，没有准备举证”

极昼：王攀是在什么时候和你联系的？

陈重名：2018 年 7 月中旬，他第一次和我见面。

2018 年 5 月 25 日举证开始，6 月 24 日结束。那段时间，他已经被网络上的攻击打垮。据他的代理人说，当时他情绪低落，没有准备举证，给他做了长时间的心理工作后，才经过朋友介绍联系到我，决定应诉。

那时举证期限过了，但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即使过了期限，法院还是可以根据证据是否和案件事实有关予以采信，我们从那时开始为 2018 年 7 月 31 日要举行的证据交换做准备。

编者注：陶崇园父母起诉王攀侵犯陶崇园人格权案时间节点：4月18日，立案；5月25日，双方收到举证通知；7月31日，证据交换并召开庭前会议；之后曾有一次拟开庭通知，但取消；随后进入调解阶段。2019年2月初，第一次正式调解，双方没有达成和解协议。2019年3月25日，双方达成和解。

极昼：你第一次见到他时，他是什么样的状态？

陈重名：几个老师陪同他一起来律所，他带着帽子，头低着，生怕有人认出他来，一开始不愿意多说。

极昼：当时准备了哪些证据材料？

陈重名：准备了三组证据。第一组是被告作为导师帮助陶崇园成长的证据，第二组是被告并没有控制陶崇园人生发展的证据，第三组是知情人对陶崇园去世的评价方面的证据。

准备证据的时候，王攀还不是特别积极，都是我逼着他拿出来的（证据）。第三组证据有十五份证人证言，证人包括本校老师，也有研究所的同学。这些证言记载陶崇园没有被王攀控制人生，王攀只是对学生投入的时间、金钱和精力较其他教师要多。除此之外，还有他给我提供的媒体报道里的内容。

极昼：在收集证据和证据交换的过程中，你对这个案件的判断是什么？

陈重名：证据交换的时候，庭上提供了陶崇园室友做的笔录，是2018年3月31日在派出所做的。笔录的内容能够印证，（陶崇园去世前）头天上午开始踢球，中午吃饭，然后回寝室睡觉，情绪一直很平稳。但是午睡以后出去了，晚饭以后回来就不正常了。

对于人身损害事件来说，没有证据可以证明陶崇园的死亡和王攀的行为有因果关系。

极昼：但是陶家是民事起诉，案由是人格权纠纷。

陈重名：对方缺证据，所以提出另一个观点，叫一般人格权。

就是说陶崇园死亡不是被告造成的，但被告也有一般人格权的侵害，他们把范围扩大了。意思是在七年里面，哪怕是骂过他一句，就可以说构成侵犯了。如果正式开庭，我们重点准备是针对这一块。

编者注：人格权包括一般人格权和具体人格权。一般人格权，是指民事主体基于人格独立、人格自由、人格尊严全部内容的一般人格利益而享有的基本权利。具体人格权包括生命健康、姓名、肖像、名誉、荣誉、信用、隐私等权利。

陶小庆：开始的时候，我们是报了警的，然后警方排除他杀，这种就不属于刑事案件。所以不可能（刑事诉讼），只能通过民事。（起诉王攀侵犯一般人格权），是因为我们国家对精神压迫造成别人各种伤害，这种（情况）没有明文规定，没有法律依据，也没有案件依据，但在国外是有的。

（陶崇园的死）这就是他造成的，有时候真的没有办法，虽然你知道这个事实，但是证据方面，因果关系方面会比较薄弱。所以我们想着，起码必须要让他道歉，无论他是不是诚心的，他要承认自己在这个事情上是有责任的。

极昼：你们对开庭比较自信？为什么没有继续开庭，而是答应调解？

陈重名：其实证据交换之后，王攀有信心打赢官司，他本人是不愿意谈的。但有压力。

极昼：调解过程是怎样的？

陈重名：今年2月初和3月25日的两次调解，明确要求律师不参加。

王攀通过短信和我联系，他问我，写“陶崇园死亡和本人之间无因果关系”更好，还是“无任何关系”更好。

我给他改的是：“与该学生交往过程中，对该学生的个性、心理，没有充分注意。”我说底线最多是这个。

我让他坚守底线，他问我：“底线是什么？”我说：“就是不能道歉。”

最后在3月25日那天，调解书完全没机会改，直接打印好，叫他过去签了字。

之前起诉书上写的是“死亡赔偿金”，调解书上变成了“抚慰金”。按照相关规定，诉讼费由败诉方出，调解可以协商诉讼费，但王攀一分钱都没出。

极昼：整个过程中，原告和被告有直接交流吗？

陈重名：在庭前证据交换会上，陶小庆有些问题直接向王攀提问，我的意见是让他回答“不知道”，由我来说，但他还是直接回答了。

有次提问是针对聊天记录里的一句话，“到我办公室来，谈一次。我保证不伤害你。”陶小庆问：“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

其实在这句话前面，聊天记录里还有一句：“我有时候很犀利，对你造成伤害之处，希望能一笑而过。”所谓的“保证不伤害”是指情感方面，因为陶崇园很内向。

王攀直接回答：“就是谈心，情感方面的开导。”

“（调解之后）他表现出无所谓，但心里应该是非常郁闷的”

极昼：在接触将近十个月后，你怎样评价王攀？

陈重名：认识之后，我们差不多每周都聚餐。都是他主动来找我，很多老师约在一起，挺融洽的。

他（王攀）就是一个在象牙塔生活的人。他的钱都花在学生身上，我们一起出门，都是我开车带他，他连车都没有。你看他言谈举止，老谈到传统的一些教育观点。

他还是和学生接触的比较多，毕竟学生单纯一点。我对王老师在算计方面的一个评价，不说是一张白纸，也是不会太差了。

极昼：你对王攀和陶崇园之间的关系怎么看？

陈重名：陶崇园去世之前，这段时间他和王老师的关系是很好的。

在（事发）头一天晚上，他（陶崇园）只打了他妈妈和王攀的电话，是求助电话，这证明他把王老师看得比亲人还亲。

从对方提供的证据来看，王攀和陶崇园七年时间有两次争吵，都是因为王攀给他设计的读研、读博计划。要是我的话，有了第一次矛盾，我就会对这个学生恭恭敬敬，很客气，就不那么亲近了。但这两次矛盾后，他们两人又都和好了。

极昼：陶崇园生前毕竟是王攀喜爱的学生，提起跳楼这事，他有表现出难过的时候吗？

陈重名：其实王攀对陶崇园的评价并不是很优秀。他就是看他很弱，很容易受欺负，所以“我要把你罩着”，这样的话他会多点自信心。

我跟王攀接触的时候，他特别难过的阶段已经过去了，难过的情绪表现的不是特别明显。

极昼：在你们接触期间，他的心态有怎样的变化？

陈重名：之前网上形成了势力，他百口莫辩。准备证据期间，他已经不像一个大学教授了，说话都语无伦次，逻辑不是很清楚。比如今天想到一点，我说这个证据要，想办法去组织一下，明天又提到一点，再组织一下。

我们进法庭之前，他还在担心会不会有人围攻。证据交换之后，没有证据证明陶崇园的死亡和他的行为有因果关系，他比较有信心了，开朗一些。

极昼：陶崇园的家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证据资料里，除了已经曝光出来的信息、对话之外，还有一些东西难以启齿。”你应该看到了这部分资料。

陈重名：没有，这个其实没有体现，最多的就是一句“我保证不伤害你”。但王攀在回答陶小庆问题时已经说了，“就是谈心，情感方面的开导。”

我刚开始接触这个案子时，内心也有怀疑，一个男人条件这么好，没有成家，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什么。

我有个朋友打羽毛球，王攀和他一起打过很多年。我们背后聊到王攀，包括我看过王攀提供的资料，都觉得他不存在（同性恋倾向）。证据交换完之后，我对他更有信心。当时所有的证据都拿出来了，对方说不方便拿出来的、看着脸红的，不全都拿出来了么？

陶小庆：我觉得没有什么不能让大家知道的，只是我证据不足，因为这只是猜测。这种事情怎么说呢？就是性骚扰嘛，这种只有当事人清楚，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没有证据。

极昼：大家对王攀的质疑，非常重要的一点在于，他和学生的师生关系超越了常人理解的师生关系，扩展到了生活层面，你觉得这种师生关系是否合适？

陈重名：如果说他的生活圈子就在学校，他是喜欢和学生交往的人，我就觉得这是正常的。

我以前也做过老师，但因为我在外面做兼职律师，和学生打交道就很少，我就不可能发展到这一步。但他有足球队、各种（网络）群，他的主要生活，在我看来，是和学生打成一片的生活方式。

网友把这理解成一种奴役，但恢复到他们是打成一片的关系，其实这就是一种亲密行为。他就是把自己看成学生的身份了，除了在（学术）专业上的领导以外，把自己看成学生，和他们在一起交往。

极昼：调解书签了之后，王攀的心态是怎样的？

陈重名：我以为他肯定又会消沉，他表现出无所谓，但心里应该是非常郁闷的。

2019.6.21 《导师王攀：我的道德情操超越时代 50 年 | 谷雨》

作者：葛佳男

来源：谷雨实验室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wZu1x_hvcUHbt8maqB_oQ

王攀同意见面的信息是通过律师转达的。一年前的 3 月 26 日清晨，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陶崇园跳楼身亡，家人和朋友于事发后发现，他在电脑中保存了大量与导师王攀的往来信息，显示王攀长期试图阻挠陶崇园出国读博，并且频繁让陶崇园带饭、训练、按摩放松等，几次要求陶崇园对自己说“爸我永远爱你”。陶崇园的家人认为，王攀是导致陶崇园死亡的主要因素，以侵犯人格权向法院提起诉讼。2019 年 3 月 25 日，双方在法官的主持下签订民事调解书，王攀向陶崇园的父母道歉，并支付抚慰金 65 万元。故事硬核曾在 2019 年 3 月 26 日发表相关报道《陶崇园：被遮蔽与被损害的》，此前半年，我们多次试图与王攀取得联系，均未获得回应。如今，调解生效两个多月后，他表示道歉、调解与之前的沉默都是“忍辱负重”。现在他愿意说话了。

他拒绝我们直接联系他，先由一位联系人确定可以见面，再由另一位联系人发来时间地点。落座后，他首先表示：“我对你不信任的程度在 30%左右。我是基本上信任了你们的身份，但是没信任你们的人品。”他戴着无边框眼镜，头发光亮，长至脖颈，用发胶理得齐齐整整。说起从小到大收获关于外貌的称赞，“那是不绝于耳”。

他喜欢提问，专注你的回答，随时随地对你进行“测试”——声称喜欢足球，那这两天最重要的比赛是什么？毕业于这所学校，那当时的校长是谁？刚才说五点的火车，现在怎么变成六点了？当他认为你的回答有所隐瞒，就会当面指出，并要求你解释。即使在我们与律师谈话的过程中，他也是绝对的话题主导者，数次接过律师的讲述——“他们叫我数据库，因为我的记忆力是比较好。这个我跟你说一下。”

他认为目前时代的道德水准低下，人们不愿意相信会存在一位“只为学生考虑的好老师”。他反复讲到自己跟别人一起过马路的故事：路上空旷无车，但他坚持拉着不让对方走，直到绿灯亮起。“这个同行，他说我的行为操守超越时代 50 年。”

前一天，王攀特意重新联系几位已经毕业的学生和球友提供证词，再次证明自己的品格。其中一份证词写道：2017 年 8 月，陶崇园下车时小腿差点陷入滚动的车轮，“王攀老师及时提醒司机使汽车停止。”“我救了他一条命啊！我当时跟他说了一句话，我说你要感谢我的不是我救你，而是我们俩同时下车，我始终关注你生命有没有危险。”他说，没想到陶家会告自己，“我这也不需要证据，我们冰清玉洁”。

他将陶崇园的轻生归咎于与家人的矛盾。王攀和律师称，根据可靠消息，有人在陶崇园奔向楼顶前目睹了他和母亲的激烈争执。然而他们并没有寻找这位重要的证人。“我从来没想找他，我跟主审法官说了，这个事情不想影响他（证人）。”

我们向王攀核实一些事实，并梳理他与陶崇园作为师生的 7 年。我们问他，是什么让你成为现在这样一个人？他不喜欢这个问题。“想把我的谜底揭穿，我跟你说，你一定会拿诺贝尔奖的。”

以下是故事硬核与王攀的对话实录。

撰文 | 葛佳男

编辑 | 王天挺

出品 | 谷雨 X 故事硬核

“他们寝室四个人，三个室友没有做到我的要求”

2018 年 3 月 26 日早上 7 点半左右，陶崇园从宿舍楼顶跳楼身亡。前一天中午他和足球队队友聚餐之后，大家整个下午都没有见到他，直到晚上他才出现在寝室，据室友描述情绪低落。3 月 26 日凌晨 2 点，他先后给母亲和导师王攀打电话，说自己无法入睡，非常难受。事发至今，陶崇园的手机下落不明，没有人知道那天下午他到底见过谁，发生过什么。

Q：你和陶崇园最后一次接触是去年 3 月 25 号踢球吗？

A：上午踢球啊，一直踢到中午，12 点钟。我邀请他跟我一起回去，他说他很累，要坐在场上。我一般对人也是这样，邀请他做什么事，他不做，我尊重他，成年人了。

Q：那天下午你有课吗？

A：我是在睡觉。你踢一上午球，你是不是在家里睡觉？我们都没出。一直都没有出门，我们家里一大堆食品，我买了很多食品。

Q：晚饭没有叫学生帮你送饭？

A：我拿了方便面。

Q：听说你特别注重饮食健康，怎么吃方便面？

A：我吃一碗怕什么呢，我是高级方便面。十几块的，日本的什么豚骨肉方便面，还有一个海鲜面。不光吃方便面，家里还有一堆水果啊，还有很多坚果，足够对付一顿了。

Q：那半天他没有跟你发信息，也没有给你打过电话？

A：对，打电话就是第二天凌晨了。

Q: 那天下午有实验室的同学跟你联系过吗?

A: 我没有任何印象。我在我住的位置没出门, 至于他给我打了电话没有, 我记不住了。

那天晚上他犯病了, 第一个找他妈, 第二个找我。我也百思不得其解, 为什么找了他妈后, 还找我。在法院质证过程中, 法院给我们看了由警方拍摄的, 询问他母亲的一个七十多分钟的视频, 我就清楚了。他身体不舒服, 第一个跟他母亲打的电话, 他母亲是这样回答的——这么晚了打电话干啥, 明天早上再说。他在没有办法的时候紧接着就想到我。

我给他安抚了。我首先我安抚了, 然后叫他室友安抚。第一, 打 120 送医院, 第二, 严密监控, 第三, 安抚。全部没有做到, 120 没打, 他们叫的快车。他们寝室四个人, 三个室友没做到我的要求。陶崇园又没做到他们室友的要求, 快车在楼底下了, 他不去。

还有一点, 我开诚布公啊, 我们浙江宁海人就是这样, 开诚布公。我还没有对你完全信任, 所以有个关键的话我没有, 我不便跟你说。我是听说的, 我不是直接调查的。他和他妈妈(第二天早上见面)谈崩的时候, 已经是快七点半了, 那个时候校园已经比较喧嚣了。有人明确地听到了陶崇园同学跟他妈说的最后一句话, 内容只涉及他和他妈之间。

Q: 这个人是你找到的?

A: 不是, 是传出去的。但是可以找得到。我从来没想找他, 因为我跟主审法官说了, 说这个事情不想影响他。

Q: 但这个人十分重要。

A: 再重要我也不要, 我这人我很讲义气的。



事发当天清晨, 陶崇园与母亲碰面 图 | 王攀提供

“我都是在业余做奉献, 没有收他一分钱”

王攀是陶崇园的本科班主任, 陶崇园研究生阶段所在“控制与决策”研究所的创始人。他要求男学生到自己家中进行站军姿、蹲马步、俯卧撑等“训练”, 根据一些学生的回忆, 陶崇园去训练的频率尤其高。

Q: 你最开始接触陶崇园是他 2011 年本科刚入学的时候?

A: 刚入学, 我是班主任。一般来说带一个班, 我就会先重点跟班长、团支书和学习委员联

系，他是学习委员。他们整个班离我们学院本部很远，所以一般就是他们三个人过来通报班级的情况。

Q：除了他是学习委员这点，还有什么其他的特质让你注意到他？

A：没有。学习委员也是班上选的，但是用人不疑嘛对不对？

Q：班长、团支书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第一次见面你让他们填了类似于个人简历的一个东西，里面有一项是否服从军事化管理。

A：没有，是否愿意按军事技术院校的管理模式。你没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组织性、纪律性是不行的，松散，一天到晚玩游戏行吗？这就叫适应性，高中管得很严，突然到大学一放松是不是就不适应了？一个很炎热的地方突然到一个低温地方是不是容易感冒？

Q：具体一点，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做管理？

A：比如他们三个我就希望在实验室，那研究生来指导，有问题随时问。然后就是有时候我们参加一些集体活动，下雪了，举个例子，我就希望研究所的人一起把结了冰的路面清除掉，公益上的事情做得多一点。

Q：2000年实验室成立以来，你管理学生都是这样一个风格吗？

A：都是这样，都是高于社会平均道德水准。

Q：是不是也包括让他们做一些类似于军训的训练？

A：不是军训，就是体能训练，还有俯卧撑。这事很正常，这有什么问题？

Q：女生也需要做这样的训练吗？

A：女生，从来不涉及女生的训练。因为这个事是个有争议的事情对不对，我讲女生搞训练，那舆论会有些压力吧。

Q：为什么让班长、团支书、学习委员去家里面做训练？

A：你又不清楚我们家，我们家以前出国考研的，还有那个大学本科毕业二战的都在我们家住，准备出国的也在我这过渡。大概20年前，实验室资源紧张的时候，我把我们家腾出一间房子做实验室，这有什么呢？我把它当做公共资源了。

Q：但站军姿、蹲马步、俯卧撑这些更适合在一个户外的场所。

A：我们家前面就是体育场，一个大的足球场，他们有时候在那儿做。有时候一来做个俯卧撑，在客厅里面做。

Q: 后来为什么其他两位去得越来越少, 陶崇园的频率增加了?

A: 我觉得非常奇怪一点就是, 我这个都是业余在做奉献。比如说我请陶崇园来做身体锻炼, 因为陶崇园在他们里面身体是最弱的, 这有什么呢? 这个事情是在我本职工作以外的事情, 我没有收他一分钱。

Q: 因为是在你本职工作以外的事, 大家是有怀疑的, 这个老师图什么?

A: 很正常, 现在改革开放 40 年, 有这种想法很正常, 我什么都不图, 可以吧? 什么不图就是一种图。为什么他们叫我活雷锋? 为什么雷锋做了很多解放军以外的事情呢? 还有很多退休离休的干部到中小学去当辅导员, 义务辅导员, 那不都是本职以外的事情吗?

Q: 关于训练事情你应该也看到过——

A: 我必须要打断你了, 关于这个问题, 我就不想再回答了, 因为训练的事情不特殊。就是说每个新来的同学 (都会做)。

Q: 那为什么有一位同学大三才比较密集地去你家做训练?

A: 我想非常开诚布公地问你, 训练这一块, 就是身体锻炼这一块, 跟他若干年以后某天早上选择跳楼, 你觉得有很必然的联系吗?

Q: 但你也应该能看到, 在这个问题上网友是有很多看法的, 就像你说的, 这不是一个常规的老师会做的事情。

A: 网友有什么看法, 我就不能考虑这么多。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种强调身体锻炼的做法是行之有效的。因为陶崇园从一个很羸弱的书生到最后非常健硕, 他能够三个小时在足球场上奔跑。你没这种基本功, 你一下就抽筋了, 这不是一个保护他的? 我如果没有这样的反应, 没有这样的身体素质, 我跟他同时下车的时候, 他差一点被车子碾死了, 还不是我发现的? 这不是写着吗, 我大声喝止了。

你觉得网民的普遍素质很高吗? 我直言不讳。你说什么他们都不能理解的, 而且你说的东西他都会反着来理解。对所有人都搞了这种训练, 然后你谈关于他突然的一个意外的死亡的这个事情, 你把他训练浓墨重彩。因为所有到实验室来的新同学, 好, 你说大二来的大三搞训练, 具体什么原因我真是搞忘了。

“我这种表述他是完全适应的”

Q: 为什么后来会越来越器重陶崇园, 跟他关系越来越好?

A: 我从来就没有越来越器重他。我不是一再说吗, 他是在有些方面有缺失, 性格方面就是内向, 不开放, 所以给他提供了一些与人打交道的职位。比如说研究所当个总管, 足球队当个副队长、队长, 就跟别人接触多一点, 我希望他的短板补一下。通过不断地在研究所或者是那个足球队表扬他, 给他提供信心了。

Q: 是因为他不够好, 所以你才去表扬他?

A: 他优点很多啊, 踏实、学习认真, 任劳任怨, 群众关系好。但是这些优点也掩饰不了他致命的一个缺点, 他的性格内向、软弱、封闭, 不开朗。

Q: 大部分老师都喜欢能力最强的, 最聪明的, 会重用提拔这样的人。

A: 我父母是医生, 他们关心的是弱者, 他不关心智者, 没说哪个病人聪明他关照哪个吧。我受到的熏陶是救死扶伤, 因为我们家不是教师家庭。我会天然有同情。

Q: 内向的同学不止他一个, 为什么这个机会只提供给他?

A: 他们班的同学同时有 6 个人在我实验室, 我是等量齐观的。他的性格在里面是最弱的, 最内向的, 别人都比较开朗。

Q: 有一个同学说自己跟陶崇园性格非常像, 周围同学对他的评价也是比较内向的。

A: 我觉得他提供的信息是有缺失的, 因为陶崇园同学现在不在了, 最好的办法是他在对面, 那就比较清楚了, 你们要转的话, 我觉得都是可疑的。因为在这个事情之后, 整个舆论带偏的情况之下, 他有可能有这样的表述。

Q: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陶崇园家里的经济情况的?

A: 他很早就说家里经济条件困难了。我问他是哪儿的, 他说是某个地区的, 那个地区普遍经济比较困难。然后我问他家里在做什么, 他就简单说了一下。

Q: 你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给他一些经济上的帮助吗?

A: 不是给他一个人, 我们实验室每个人只要经济上有困难都给支持, 我们不是有基金会吗。

Q: 给他的更多一点, 比如给他一个电脑, 其他同学没有这个待遇。

A: 其他同学自己带了电脑来了。人家缺什么我们补什么, 有的人经济条件比我还好, 我给他什么呢? 我一再强调, 一个人如果是意气风发的, 你要打压一下。他这样的人是比较的悲观, 有点抑郁的, 你就要给鼓励, 所以他在研究所受到的表扬比别人多得多。

Q: 他有没有过不接受的时候?

A: 他好像从来没有。有一次他说他家里条件比较困难, 就给了他一部分支持, 他没说什么又退回来了。我就跟他折了个中, 我说你有个奖学金没发, 我就相当于先给你发了奖学金, 等真正学校把奖学金发给你的时候你就把它捐出来, 捐到我们的基金里面去, 懂吧, 相当于捐了个名声, 而且是我捐的。

Q: 你们的短信记录显示, 你有一次说, 如果我送出去的钱被退回来, 我马上公开宣布与你断交。

A: 那不就是一句比较急的话吗? 那不是一句比较情绪化的话吗? 我还跟他做了很多铺垫, 我说你说你经济比较困难, 我想来想去, 就给你一些支持, 我还跟他写了一大堆话, 才把钱打到他的账上。他一句话没说把钱退回来了, 所以我有点生气。那是不是好心当驴肝肺了? 他多少要表示一下的。所以他在这一块是有缺失。

Q: 你连说了几句这样的话。包括也会说, “你的行为只能证明你的情商确实低, 我真的不愿意再打击你”。这是挺严厉的一个表述。

A: 但是有一条你们要清楚, 他跟我七年了, 他对我这种行事风格他是了如指掌, 你懂这个意思吗? 我们家浙江的, 长期在沿海你是不怕台风的。为什么他们家, 陶小庆(陶崇园姐姐)是断章取义呢? 陶崇园如果是刚刚跟我接触, 我这样一搞他肯定受不了, 他跟我恨不得第七年了, 我这种表述他完全是适应的。

Q: 有些同学认为在你的实验室会有压力, 尤其你批评人, 非常尖锐和犀利。

A: 刀子嘴豆腐心, 很正常啊, 这就是我的性格。大部分人, 年轻人他是眼高手低的, 就是说你不把这个事情说得很严重, 他是不以为然的, 他是容易自以为是的。

Q: 会不会有些同学心理上承受不了这么重的话?

A: 我会察言观色, 我看到整个情况我是了解得非常清楚。他们跟我时间一长, 他知道这个, 我行事的一些特点, 他并不认为这个是有恶意, 只是说话说得重一点, 但是关键时候需要支持的时候那是毫不犹豫。而且你比如说我察言观色, 我看到你这个话说了之后好像你有点受不了了, 我马上就收回去。

Q: 怎么收回去?

A: 比如我说这句话错了, 我就收回我这句话, 或者这个语气词。

Q: 只发生这一次他不想接受你帮助的情况吗?

A: 他不是不想接受。你看最后他也接受了吧? 而且是一分为二, 我给他钱比奖学金要多, 那么我鉴于他的这个态度呢, 我只给他奖学金的那部分, 其余的钱又给了其他需要的人了。

Q: 其他的同学有没有过类似的, 不接受你的经济资助的情况?

A: 有, 但是人家很委婉。我的原则是这样的, 就是我决定捐出去的钱我是不收回去的, 但是我不见得非要捐给你, 我可以做别的公益。

“我跟你讲, 学生有的时候也说谎话”

王攀运动规律，拥有一支跟研究所同名的足球队，陶崇园自本科时期起被他加入队伍。事发后，部分队员接受采访表示，王攀时常让他们去家中帮自己按摩放松，陶崇园频率最高，几乎每日必到。

Q：足球训练的时候你经常把陶崇园分在跟你一个组，还是在对面做你的对手？

A：大部分时候是一个组。

Q：因为信任他的技术？

A：那倒不是信任他，以前比他踢得好的多了，关照一下他吧。我的技术就比他高，显然是比他高。

Q：你自己的习惯，运动之后是要放松一下的？

A：不是我的习惯，我们羽毛球群的很多都是这样。运动前热身，运动后放松。所以我们以前经常是相互帮忙搞。

Q：你也帮学生做吗？

A：我帮颈肩部。

Q：那学生帮你放松一般都是什么位置？

A：基本上都是肌肉的位置。

Q：你为什么还不帮他们做全身的按摩，比如大腿，就只是颈肩部？

A：我有时候主动地说给他做，他不愿意啊。

Q：为什么不选择专业的按摩店？

A：我们请不起啊。

Q：为什么不在场边做，要在家里做？

A：是在场边做啊，很多时候是在场边做了。他有时候到家里做，有时候也没有到家里做啊，他经常不来啊。

Q：为什么每次都单独叫一个人去？

A：因为从来没有哪个学生说这样不好，我教了二十多年，第一次听说我把学生叫到家里去说有问题的。那是他安排的时候可能是一个人，确实不是一个人有时候，有时候是两个，有时候三个，都有旁证。

Q: 有没有学生直接地跟你提出过不想帮你做这种按摩?

A: 有啊, 那就不做。他以前没干过啊, 他并不觉得这个事情是双赢的事情。还是这个观点, 一个行为模式如果它是约定俗成的, 是相互认可那就没有问题了。如果有的同学说不习惯, 不搞就行了。

Q: 既然这么多人说不适应,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本身合不合适? 就像女生做训练可能有非议, 你就会避免。

A: 我迄今认为帮别人搞肌肉放松是合适的。

Q: 但客观结果就是两个人之间会亲密接触, 尤其可能会碰到身体上隐私的部位。

A: 不可能, 我们从来离那个远得很, 我们是肌肉的位置。那是因为现在人的社会道德水准是偏低, 一说接触这个, 就可能有私密的位置, 我们全部不是私密的位置。

他姐姐居然会提出什么性侵、性骚扰, 这完全是一个比无稽之谈还更可怕的东西, 她亵渎了她的弟弟在实验室这几年的美好时光, 很不齿。一个永远不会发声的人, 她任意跟他贴上标签, 比如说被导师如何如何了, 你说是不是在消费一个很无辜的生命呢? 很无耻, 我是非常气愤的。按照她的推断, 所有你晚上只要是到老师家里了, 那都是做了乱七八糟事了, 你说是不是? 其实, 很清楚的一点, 就是他们的那个律师一再强调没有证据, 我这也不需要证据, 我们冰清玉洁。

Q: 有学生提到大腿根部和小腹。

A: 那是因为有一段时间中医说“摩腹”, 我们都是在电视里面看到的, 怎么旋转, 是养生的东西。为什么不试一下呢?

Q: 这不是运动按摩的手法?

A: 你运动完了以后, 你把这个消化系统把它运转, 它这里面也有肌肉吧。反正这个我是从电视里面看到的。

我觉得这种公共服务的事情没什么问题啊。我举一个例子, 有一个人踢足球, 腿部擦伤了, 马上流出鲜血了, 我把我雪白的手帕马上给他按住伤口, 我也没嫌他的脚有问题或者有气味。我的手绢他说要给我洗, 我说不用洗。这种细节也导致不了他自杀。

Q: 有一个学生说, 大概有一个月, 几乎每天都要去你家里做放松?

A: 我并不清楚这个事情。我跟你说, 学生有时候也说谎话。

Q: 为什么有些陶崇园的师兄弟也会讲, 确实每天晚上他都要去你家, 去不了就要请假?

A: 我举个例子, 他经常跟他同学讲说这个话, 然后他干别的事情去了, 他还经常强化这个观点, 他的同学会不会信呢? 他说那个话, 然后他做别的事情去了,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很大。

Q: 高校里老师是更有权力的一方, 这种权力, (按摩) 这种方式会带来糟糕的后果。

A: 所以说我的老师说唯一做得有问题的, 就是没有处理好师生的边界。他说不要太亲密, 以后要防人之心不可无。

Q: 你之前不知道?

A: 我是没有意识到, 但是我们那个老同志说了, 没有注意师生的边界, 对学生是过于亲切了, 就是把学生当家人了, 这就不对。他说现在一个没必要, 第二个也不安全, 反咬一口很麻烦。

Q: 你希望这一代, 恢复到你当时跟你老师的那种关系吗?

A: 对, 就是比较密切的关系。

“我公开批评他不到几次, 但表扬他不下 1000 次”

王攀和陶崇园的第一次显见矛盾发生在 2014 年, 陶崇园希望去外校读研, 王攀希望他留在自己的实验室。最终陶崇园留下, 王攀承诺读研期间每年资助他 5000 元生活费, 毕业时优先推荐去美国读博。2017 年 10 月起, 两人再次就去向问题发生矛盾, 陶崇园多次向朋友和家人倾诉, 质疑王攀的学术水准, 称王攀打压他、利用职权阻拦他去国外深造, 并且为他找工作和毕业制造障碍。

Q: 你和陶崇园很早就开始讨论读研这个问题了?

A: (本科) 三年级以后, 三年级以后是该考虑这些事情了。他无数次在实验室说, 要读实验室的研究生, 然后又偷偷摸摸地联系了我以前的母校华中科技大学。我也问过一次, 我说你愿不愿意读实验室的, 他说非常愿意。再还有一点, 他们班长和团支书就从来没做过这种承诺, 我也不要求他怎么怎么样。

Q: 班长和团支书说你问过他们, 希望他们留下来。

A: 我问了陶崇园我肯定要问他们。

Q: 你跟团支书说他不适合去华科。

A: 我说了没有, 我不清楚。

Q: 有同学说你讲过这个话, 而且是从他的性格方面去判断的。

A: 但是他在华科好像是混得一般。他自己跟我反馈的, 他说悔不当初。他们的这个同学就

是一开始被带偏了。有些涉世不深的同学，就认为陶崇园最后跟我发生什么冲突，想不开，实际上整个事情是反的。整个第八学期我给他非常大的自由度，几乎就没管他，他才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但是恐怕天也不是那么好飞的，水也不是那么浅的。他一个人没有按照实验室循规蹈矩的这种做法，看他过得并不好啊。

Q：你觉得他们（陶崇园的小伙伴们）讲的这些话，都是当时不是那么想的，出了事之后才变成那么想的，是这个意思吗？

A：一旦是他认定了这个结果，他说你跟他的死有关，你甚至还精神压迫他，他再想你以前做的那些事情，好像都是跟精神压迫有关，这不是很正常的一个想法？他首先认定了结论，再回推这个论据。假设没有这件事情的话，他们的评价绝对不是这样的。

Q：你觉得他们为什么会被带偏？

A：那我怎么清楚？我又不是他。为什么那么多我们的证人的话没有被带偏？那只能说明不是他们这块的思辨有点问题？

Q：客观评价陶崇园的科研能力，你会怎么评价？

A：比较好。远非出类拔萃，成绩出类拔萃，就是说他给你一个规范性的东西他照着做没问题，你让他创造性地解决问题，我觉得能力是不够的。

Q：但他发了很多比较重要的论文。

A：他从来没有一篇期刊论文，他的两篇期刊论文都是我让他挂名的。你可以问第一作者，人家本来想挂我的名，我都把陶崇园的名字挂了。

Q：你招博士的时候，一届只能招一两个，为什么还第一时间考虑他？

A：那一级里面，一个是强军计划的，一个是个女的，我一般不招女博士生。还有一个两年制的硕士，学的东西就少一些。就这么几个人。

Q：你怎么看待他跟朋友讲的，对你学术能力的判断？他说你这几年都没有做什么研究，研究所适合养老，他不想在这里继续读博士浪费时间。

A：他可以这样评价，没问题。我也觉得无所谓，因为我有时候评价别人也评价不高。你看一下清华大学或者西南联大的一些故事里面，教授之间文人相轻的事情很多，你要多听几个人的就知道我的学术水平怎么样了。他那个时候在读书方面跟我有争执，肯定选择对他比较有利的一个论据了。

实际上我只是不像以前那么急着每年发几篇文章，我想深埋下去在做一点比较基础性的工作。我经常跟他举一个例子，费马大定理的证明，剑桥大学的怀尔斯，用了九年时间一篇论文都没发，一发就是个大成果。

Q: 你这几年在做哪方面的研究?

A: 这个肯定是不能说。我在很小的范围内他们知道, 我们有两个研究方向。



陶崇园评价王攀的学术水准 图 | 陶崇园同学提供

Q: 那段时间你们之间关于读博的争论, 实验室大部分人都知道吧?

A: 是公开的。

Q: 有记录显示, 你几次把他踢出那个群, 又把他加回来。

A: 就是当时不冷静呗。后来想不应该, 很正常, 所以对他们也并没有什么影响。刚一说不要在实验室或者离开课题组之类的, 一个多小时后就说所有东西都暂缓了。人总是有七情六欲的, 有时候你激动的时候做了一些事情, 你马上收回来就行了。

所以他们家比较不道德的就是, 比如说把下午 1 点钟我说“你就离开课题组”什么之类的那个话贴出来了, 他们就没说一个多小时后, 我说所有都暂缓。一个人不可能是佛, 有时候总有情绪吧。真正到激烈处的时候, 有些过激的言行我觉得可以理解。但是呢, 你仅仅把那个很激烈时候的场景挂出来, 而没有再现他迅速平复了以后的作为, 那就很不全面了对不对?

Q: 你把他踢出群的时候发过一个公告, 说他的道德已经下降到底线之下, 后来又改成底线附近。

A: 这个事情又怎么样呢? 因为我们所谓的道德标准比一般的要高, 他滑到我们认为的道德标准附近, 那可能比社会的平均水平还是高很多。你可以了解一下, 我在公开场合表扬他的强烈程度和频率是远远高于批评他的程度。正是因为考虑到他性格比较内向, 我敢说 I 公开批评他不到几次, 但是表扬他不下 1000 次。

Q: 如果一个学生受到老师非常多的照顾, 其他学生对他是否会有意见?

A: 因为我对别的学生也很好。

Q: 但没对他这么好。

A: 很奇怪的是，他的群众关系很好。是不是别人跟我也同样的想法，他性格比较弱。

Q: (陶崇园找到工作之后) 你让他写那个承诺书是出于什么考虑?

A: 我从来没有要他写承诺书。他在说他毕业以后不会离开球队，会继续为研究所做贡献。我说，你经常说了话不算数，在诚信这块我打问号，你能不能把它写下来，放到研究所的群里面? 他就写了一个。也就是他主动表态不离开球队，要为研究所做贡献，人还留在武汉。就这么一件事情，很普通的事情，变成了逼着他承诺要跟研究所服务。那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



陶崇园谈论被踢出群 图 | 陶崇园同学提供

“绝大部分人的道德水准比我低”

Q: 我注意到你经常提到道德标准。

A: 对啊。绝大部分人的道德水准比我低，我已经见到太多了。我不跟你说了吗那个红绿灯，它晚上空无一人的时候只要红灯我也停下来，这有几个人能做呢? 很少有人做得到。

Q: 跟大部分人交往的时候，你自己的道德标准都是比对方高?

A: 我没有这样觉得，我只是事后做个评价。我从来就不觉得自己好像比别人高，我总是放得比较平等的这个位置，但是客观上它是有一个高低的，对不对?

Q: 能不能具体说一下你的道德标准?

A: 助人为乐，从善如流，日行一善，分享啊。你的工资假设一个人用不完或者你家庭并不需要，你就捐出来啊。还有一个足球队你要养着啊。做这种事情不是一年，二十年了，三十年了，一直做啊。你做一次好事是不是很容易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就难了。我就是这样的。

最重要的是诚信，你跟别人承诺的事情你就要做到位，你不要轻易做承诺，一诺千金。另外我是强调滴水之恩，1.2 滴或以上相报，涌泉相报我们做不到，你只有一个泉，你把你的泉，涌泉报给这个人，其他人怎么回报？所以我的道德标准是滴水之恩 1.1、1.2 滴或更多相报。

Q：你希望你的学生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回报你？

A：我从来不要求。我对人是这样的，我从来不要求任何人回报我们。但是我的道德，目前的境界还没到对恩将仇报比较宽容。你可以不报，但是你不要恩将仇报。所以很多人困难的时候他临时需要借一些钱，或者是有些资源，他说毕业以后一定要还，也没跟我联系，我是不以为然。

Q：有些学生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你经常用道德去约束他们。

A：我从来没有用道德约束，我只是希望他们与人为善，积善成德。

Q：那他们为什么会有你在用道德约束或者压迫他们的感觉？

A：我的一个竞争对手，就是对我比较嫉妒的人，说我的行为操守超越时代 50 年。这就叫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那怎么办呢？你对自己自律要求比较高，他有压力，这个我有什么办法呢？

Q：你是不是有一个言论录，会发给学生学习？

A：我有言论录，我也跟一些人交流，让他们提意见，不是学习。经常拍我马屁的人说是学习，很谄媚的写心得，是他自己要主动写心得。看人要分，有人是诚信很差的，良心特别小的。所以我（上一次访谈）说了，有个博士后同学某种意义上把陶崇园带坏了，就是有段时间。

Q：既然不认可那位同学的人品，为什么还让他接替陶崇园当足球队的队长，包括为实验室做很多工作？

A：整个局势是我们掌控的。他做具体事情的能力是强的，他很聪明啊。

Q：你会把一个道德水准上你不认可的人放在那样的位置？

A：这就是一种平衡了，他的足球水平很多人并不是很认可，所以说他在足球队长的位置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大的煽动性。他只能上传下达做这种事情。就是可以掌控。



王攀自己梳理的“部分公益活动小结” 图 | 王攀提供

“如果关系到了这一步，认一下没关系”

Q：你提供的证言里，有一个学生证明你和陶崇园在他念本科的期间已经是义父子关系，网络上说你强迫他叫爸爸这个事情不存在，是这样吗？

A：当然了，说得完全正确。

Q：你怎么理解父子关系这个事情？

A：这有什么好讲呢？他又不是第一个，他后面也有。我们有儒家思想的，我们对学生比较真诚嘛，待生如子嘛，对不对？我说你性格还是比较弱，我想好好支持一下你，就是多一层关系给你一点自信心。这个东西没有任何约束，缘分到了就聚，缘分了了了就散，又不写在纸上，也没有任何的做承诺。我还说了，这个事完全是本着自愿和平等的。他自己说的非常愿意。这么多人，我们有这一层关系，别人没有哪个提出异议。

Q：你有几个义子？

A：有五六个吧，好多也现在没什么联系了。这个事情并没有影响研究所的正常运作，这是工作层面以外的。实际上很多人，证人证言都说了，他们都不知道这个，很私人的一件事情。认义父子关系，阻挠他的读书，怎么可能阻挠得了？还有当家奴，这不是很滑稽的事情吗？为什么在这个事情出来之前从来没听到这种投诉呢？

Q：你怎么想到把义父子关系推广到跟学生之间的交往中去的？

A：我不就看那个《三国演义》，很早就对桃园三结义还是比较认可的。还有一点，原来工厂不是叫师傅，是叫师父，那个很亲热。还有个中医那个带徒弟，都是把这些人当儿子在养。我是亲眼看到那种关系好得不得了，我觉得挺好啊。

Q: 第一个义子是什么时候认的?

A: 20年前。我30岁，他十几岁。

Q: 为什么不像桃园三结义那样拜兄弟，怎么就（成了义父子）？

A: 当时我们有这个争执，他说实际上是亦师亦友，亦师亦兄，他不认了，他不认可。

Q: 你会愿意让什么样的人跟你成为这种更亲近的关系？

A: 那完全是感觉。我用语言说不清楚的。相互认可的这个事情，哪这样说得出来呢？可能有的时候看他做一件事情，让他组织了一件事情，组织得挺好，人品不错，你要留意他。陶崇园是看着他觉得很弱，就留意了。

我还是强调这一点，如果关系到了这一步，认一下没关系，我个人认为，因为《教师法》里面也没写（不能认义父子）。

Q: 你之前接受采访说，让陶崇园说“爸我永远爱你”，“坦坦荡荡说出那六个字”，是为了训练他跟女朋友相处。但义父子相处，和跟女朋友还是有很大的不一样。

A: 那当然是不一样了。

Q: 你怎么想到用这个方法去训练他跟女朋友相处？

A: 他连“我爱你”都说不出来，说个“我永远爱你”，他更说不出口。我说你很多时候就是这个，你文笔是很好的，但口头表达有问题，你要勇敢地说，果然他是说不出来啊。

Q: 他不肯说，你生不生气？

A: 我不生气啊，他历来就是这样，他就是打一棒子也不吭一声的。

Q: 所以你让另一个义子先说了一次，然后拿这个去给陶崇园看？

A: 我说你要帮他，让他说出来。

Q: 你那句“他居然不相信我们之间的真挚大爱”是什么意思？

A: 陶崇园认为他不会说。这种事情我觉得完全属于我们的隐私，而且不伤害任何人，不停地在网上解读，我觉得很无聊，网络很浅薄。这个事情也导致不了他跳楼。



王攀与陶崇园的短信往来 图 | 陶崇园家人提供

Q: 他最后终于说出来，你感觉欣慰吗？

A: 我一点都不欣慰，我就说他这个心理上有突破，我欣慰什么呢？对我来说他这个事情关我什么事呢。

Q: 他说不说，其实你都没有任何感觉？

A: 不是没感觉，我对他性格很了解。说这个话并不能改变他的性格，也不能改变他的习惯，只是他在心理上做了一次突破。算是我尽到了一份责任。

Q: 那回他失恋了来找你哭，说的什么内容？

A: 他肯定是对这个女生很上心的，但是这个女的肯定也权衡考虑了，反正就是不跟他继续在一块了，就安抚一下就完了呗。你非要问是什么原因，哪句话引起的，女同志就是这个毛病，抓无关紧要的细节。

Q: 他跟那个女孩说，因为跟你的矛盾，10月和11月一直在处理跟你的关系，所以顾及不到她，导致他们俩分开，你怎么看？

A: 有这段截图吗？

Q: 有这段截图。

A: 那我跟你说了，他是没有办法找理由了。你认为人失恋以后找的理由都是正确的理由吗？这叫迁怒。而且他这个话是很无能的话。你看他找理由找到跟我有矛盾，说明他不具备处理矛盾的能力。他找我很容易啊，但是他那个事情还是崩盘了，没解决好。他跟我有矛盾，他更应要呵护那个女的，更应该精心维系，堤内损失，堤外补啊。

Q: 作为义父子这么亲密的关系，你对他感情关不关心？

A: 不关心。我重点是关心他的学业和品德。

Q: 他本科交女朋友，你说过那女孩性格不好，还跟他说不要帮那女孩提包，这样是掉男人的价，也是掉你老师的价？

A: 我不清楚我说过没有。我想我即使说过了, 也要看语境。如果是他跟别人, 给女的提包很谄媚的那个样子我可能会说, 如果他气宇轩昂地给她提个包怕什么呢。

Q: 为什么不赞成他跟那个女孩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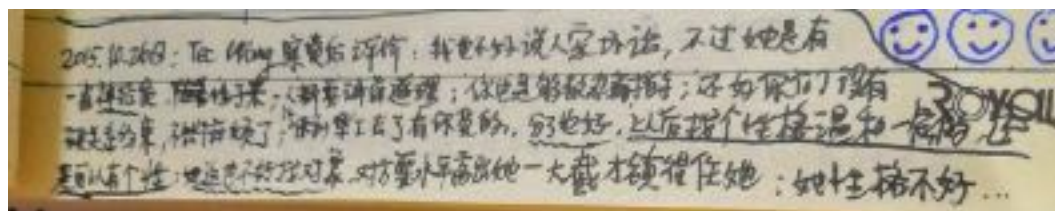
A: 我可没有说不赞成, 我可能是跟他分析, 我说那个女的性格比较强势, 合不合适你考虑。这只能说明我比较关心陶崇园。

Q: 他在日记里写, 跟那女孩分手以后, 你的评价是“分了也好, 你到华科去了有你受的”。

A: 你们女同志就是这个问题, 这个话有什么问题呢, 我只是说了一句实话而已啊。

Q: 有其他学生旁观这件事情, 认为你希望用这种方式来留他继续在研究所念研究生。

A: 任何事情出现以后, 有各种版本的解读, 他们要这样解读, 无非就是映照所谓的阻挠他升学就业, “为赋新诗强说愁”。但是我觉得还有各种解释。希望他谈朋友的时候理性, 希望独立思考, 还有从他们个人的感情的发展来考虑, 认为分开也不失为一种选择, 这都可以啊。为什么偏偏跟升学这块联系起来? 他谈朋友失恋了, 安慰他一句, 也是为了把他留住, 他有那么重要吗?



陶崇园日记 图 | 陶崇园家人提供

“我不想过多地谈我的人生, 因为不可复制”

Q: 你自己没有小孩?

A: 我不喜欢养小孩。我是责任心特别强的人, 现在的社会拐卖儿童什么的, 我看的真是, 那我真是要得抑郁症。实际上也没有什么, 王刚 60 岁生的小孩, 慌什么, 我不还有 12 年呢。

Q: 家里没有意见?

A: 争执过, 他们觉得没希望了。像我妈的性格那么强势, 用他们宁波的那个, 台风式的逼婚。那很强烈, 哭天抢地的。

Q: 为什么一直不成家?

A: 我对择偶的标准非常高。对我很嫉妒的人说我道德情操超越时代 50 年, 我至少希望她

超越时代 5 年。有一个女人能做到这一点吗？第二个，我捐钱，她要理解，我拿自己的工资捐。我研究生家长给我红包，我不仅不要，我还叫了一个研究生来做旁证，我退回去了。一般女人能做到那点吗？第三，我从小他们叫我中国的格利高里·派克。有人说我比格利高里·派克还强一点，他的颧骨太高，眼睛太深。我是超凡脱俗的有点江浙人的风韵。在我的所有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我没有看到一个。我以前接触了很多，还不是书香门第的，大家闺秀，台湾的高级将领的小孩，一谈，不对路。

关键还有一点，我发现李叔同，38 岁也是，那年轻多风流倜傥啊，琴棋书画，生活也很丰富，他突然能够放下一切皈依佛门。我也是大概那个年纪前后，我意识到了小我和大我的关系。

Q：那年发生了什么？

A：38 岁的时候，我突然的颈椎出了重大毛病，天旋地暗。以为我心脏病发了，就觉得那天我是差点挺不过去了。你只有生了很严重的疾病以后，才有些感悟。对名利的看法有变化。

我在 2000 年开始带研究生，我是少年成名，对不对？小时候他们叫我神童。我的智商足以应付高考，但是我的中小学，我学的东西都不是高考要考的东西。我 2000 年带研究生，到现在已经 19 年了。以前也是奉献，但是以前考虑个人的事情，名利。现在你看，你可以查我最近的论文，很少。研究生的论文，我就让他第一作者，唯一作者。我不署名。

Q：这个状态跟家里的要求或者自己的成长过程有关吗？

A：密切相关。我妈是特别喜欢我的，但是我父亲不太喜欢我。我每取得一点成绩，他都打压我。他每回把我叱得一钱不值。我跟他的关系很糟糕。我老跟我妈抱怨，我说我做的任何事情他觉得都不行。但是我敬畏我父亲，因为他做得比我更好，他真的比我强。他创造力没我强，但是他成绩比我好。我觉得他是一直压着我的，压得一塌糊涂啊。

Q：你有压力？

A：我是很气愤。我说你用你的长处跟我的短处比。

Q：你的长处是什么？

A：比如我的体育能力比较强，我的诗词就比他们好。后来很晚很晚的时候，我妈跟我说，他实际上是喜欢你的，但是从来不说你好。斯巴达人也是这样的，男孩小时候就是在铁砂里面滚，让他成为一个武士。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就是丛林法则。谁强谁是老大，身体弱，弱不禁风，不能打仗，那何必养着呢，耗费资源。

Q：你小的时候就理解这一套方式吗？

A：我早理解了。但我不理解我父亲为什么对我，明明我做得很好的时候，他也说你不行。我后来读大学我才理解，自动控制理论里面有一个叫反馈原则，反馈原则是你始终跟比你更好的比。最后你会跟一个什么会比呢，跟一个叫做完美的东西比，叫 perfect，跟这个玩意

儿比，你就有无穷的动力。所以我的言论录里面就有这句话，就是你志在珠峰，可能你只能企及泰山。

Q：你父亲有没有提过对你有什么期望？

A：希望我超过他。什么时候他都第一名。比如我拿个成绩单回去，他也不当时说，过了两个小时，吃饭的时候，他不经意地说，我们以前毕业的时候，三门主课，我一个 98，一个 99，一个 100。你还得瑟什么东西呢。

Q：你学术上取得成绩，他赞赏过你吗？

A：最后，他很老很老的时候说，我估计你超过我了。这个话我很感动。但是我后来又留了个心眼，是不是假的。因为别人说，就是很人老的时候，他是有慈悲心理，他不见得是真话。

Q：哪些人对你影响比较大？

A：我给你讲一个故事作为我的回答。我读高中的时候，我的一个朋友问你最佩服谁？我说我谁也不佩服。他当时就显示出十分惊愕的眼神，他说他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他佩服的人，我说对不起我就没有。我不能说对一个人完全认可，这样我就会丧失客观公正了。

Q：你对自己的认可程度是多少？

A：70%。

Q：剩下的 30%是什么？

A：那当然是我毕生要努力的，我对我完全认可了就没有上升空间了，我觉得我还有上升空间。

Q：你觉得你有什么特别明显的不足吗？

A：有争议，就是说我对我不看惯的事情我直言不讳，但是从效果来说并不好。

Q：考虑过要在这方面做改变吗？

A：我有考虑。不是更委婉，也许更直接，但是语言更艺术。我有时候盯着你的脸看，我觉得这话说重了，我调我的语气。这就是控制、反馈。自动化就是这样的。

Q：在这件事之前，生活中有让你痛苦的东西吗？

A：没有，这个事情对我影响最大。我非常顺利，因为绝大部分是认可我的。人家是这样说的，王老师你有争议，但是说老实话，对你有不同意见的人，都是道德水准比你低很多的人。你又喜欢批评人家，所以导致争议。评职称也是这样，庸者上，仁者下，我也批评他，导致的结果是我很长时间才上。

Q: 这会让你不满吗?

A: 那肯定也有啊, 我没上去我就有反应了, 我就往上一级申诉啊。你查古今中外, 大部分说一个人有争议, 他都是直言不讳, 揭了有些人的短, 引起的这种争议。

Q: 你认为是什么造就了你?

A: 那就是人生经历和个人感悟。这个我又不想过多地谈我的人生, 因为不可复制。我的家学渊源啊, 我的教养啊。目前解释不了, 就是这个人的利他精神为什么比利己的要强? 我敢说我的骨子里面有这样的基因, 然后周边的环境有这样的催化剂, 就促成了这样的化学反应。你要理解我, 说老实话很难, 你准备拿诺贝尔生理及医学奖, 因为这个并不常见。

Q: 如果有一个机会, 可以跟陶崇园重新相处一次, 你会改变任何行为或者语言吗?

A: 那不可能。因为我跟他说了一个披荆斩棘的道理, 他也很认可。你没有很有锋芒的这种态势的话, 是克服不了任何困难的, 一个圆形的东西怎么披荆斩棘啊。是, 有时候双刃剑, 有时候可能也会造成一点自伤, 但是了解你性格的人他是知道的, 就是主体上这个东西是好的。

(七) 北大、南大沈阳事件 (2018.4)

举报事件梳理

2018.4.5 李悠悠举报南大教授沈阳

《李悠悠：南京大学文学院语言学系主任、长江学者沈阳教授，女生高岩的死真的与你无关吗？》

作者：李悠悠

来源：豆瓣，原文已 404。

备份链接：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8/04/%E6%9D%8E%E6%82%A0%E6%82%A0%E6%9A%E5%8D%97%E4%BA%AC%E5%A4%A7%E5%AD%A6%E6%96%87%E5%AD%A6%E9%99%A2%E8%AF%AD%E8%A8%80%E5%AD%A6%E7%B3%BB%E4%B8%BB%E4%BB%BB%E3%80%81%E9%95%BF%E6%B1%9F%E5%AD%A6%E8%80%85/>

2017 年，罗茜茜在时隔 18 年后挺身而出，举报了北航教授陈小武的长期性侵行为。2018 年伊始，我的北大校友王敖揭发了 UIUC 的徐钢的长期性侵行为。

我由衷地钦佩罗茜茜与王敖的勇气与正义感，特别是为弱者挺身而出的决心和毅力。

现在，作为真实历史的见证者，我想向大家隆重推出可以和陈小武、徐钢二位“媲美”甚至“更胜一筹”的另一位对女生性侵的惯犯——沈阳教授。沈阳教授，1955 年生人，现年 63 岁，现任南京大学文学院语言学系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并于近年获得一项“长江学者”桂冠称号。

(沈阳近照，来源：百度图片)

我要说：20 年前，一位名叫高岩的北大女生，正是因为遭受沈阳教授的性侵和污蔑而死的。

(大学时代的高岩)

我叫李悠悠，北大社会学学士，北大传播学硕士，在美国读过法律，目前定居于加拿大。我和高岩从高中时就是同窗好朋友。1995 年，我俩一起考入北京大学，同住在一栋宿舍楼，寝室离得很近。我俩可谓知己与闺蜜，有些跟父母也不会说的话，我们都会告诉彼此。

高岩读的是中文系。不幸的是，当时在北大中文系刚博士毕业 3 年的沈阳副教授，成为了高岩他们 1995 中文系本科生大一的“现代汉语”课的授课老师。

那时，他 40 岁，高岩 19 岁。

沈老师当时已婚，有孩子。至今，沈老师还在他的 60 岁回忆文章里，提及他的家庭美满、妻贤子慧。

1995 年秋天，大一刚开学不久，沈就指定高岩当学习委员，负责文学、语言和文献三个班一共 70 名左右同学的收发作业以及收钱等班务。高岩是个极其认真的女孩子，在勤奋学习之余，她一直尽心尽力的去完成老师交给的工作，对于沈老师的委任没有感觉到任何异样。

当年，大一的文科生（除外语学院外）都要在昌平园就读一年，待大二才能返回燕园继续学习。因我和高岩都是北京女生，每逢周六下午，我们都会回到城里的家中，周日再赶回学校（当时是单休日，只歇一天）。开始都是我和高岩一起坐昌平的公共汽车回到城里，再在周日下午去德胜门等学生校车回昌平园。后来，有一天，她告诉我，沈阳老师帮他跟管老师校车的人说了，她以后可以搭老师的校车回燕园，周一早上再从燕园搭教师班车回昌平园。我当时想，这个叫沈阳的老师真好啊，这么体贴学生。当年 19 岁的我和她，根本未曾想到沈老师这种“特殊照顾”背后的用心，更没有想到，为什么沈老师不照顾其他女生也搭班车呢？

高岩家住在长安商场附近，沈阳家住在三里河一代，步行距离 10 分钟。高岩跟我说，沈阳老师每个周一的早上会在长安商场门口的过街天桥附近等她，和她一起去燕园，然后再回昌平园。作为一个家教很好的乖乖女，天真烂漫、初涉世事的她，当初每提起沈老师时，都是恭敬有加的。

（高岩家旧址）

高岩学习很勤奋，笔记记得娟秀工整，书籍读得通透透透。当年，我们都穿着素净的北大校服，梳着朴素的学生头，背着书包穿梭在教学楼和宿舍楼之间，很享受地过着我们的“象牙塔”生活。在我的好朋友那饱满的大脑门下，闪烁着一双晶亮的大眼睛，似乎这个世界有太多好奇在等着她去探索和发现。轻声细语的交谈之际，常见她灿烂的笑容瞬间绽放，亮得如同昌平山里的蓝天，没有一丝杂质。

（高岩当年的专业课书籍，包上了古典的国画书皮）

（高岩当年的课堂笔记，工整的蓝色钢笔字，记得一丝不苟）

大一第一学期，高岩的学习成绩就在强手如云的北大 95 中文系文学班里，排在第一名。

如果一切都能停留在这样的景象里，那就好了。

1996 年春夏，大一下半学期，有一次，高岩突然跟我说起：“沈阳老师让我把作业送到他家，还说要专门跟我讨论一下我感兴趣的一个语言学问题。他告诉了我他家的门牌号码，我就按他说的时间去敲门。进门后，他说先给我倒杯水喝。我等着的功夫，看见他写字台的玻璃板下压着一些家人的照片之类的东西，就面朝写字台微微低着头看着……这会儿，突然，他从背后把我给抱住了。我说：‘您这是干嘛？’他说，‘不干嘛。’我说，‘您还没跟我讨论那个学术问题呢？’他说，‘一会儿就讨论。’然后，他就开始亲我的脸。我听到自己的耳朵边响着他呼呼的喘气声，很害怕。”……

从这次“学术恳谈”事件起，一直到大二我们回到燕园，我一天天发现，这个一向笑得无忧无虑的女孩儿，一日更比一日地变得不快乐了。

即便如此，她大一第二学期的成绩依然是文学班上的第一名。

1996年秋天，我们从昌平园搬回了燕园。大二上学期的一天，高岩又吞吞吐吐地跟我说：“他（沈阳）像饿狼一样向我身上扑过来。”说这话的时候，她的眼睛里盈满了泪水。相识四年多了，我第一次在这双纯真、充满灵气的大眼睛，读到了深深的恐惧与焦虑。

从“学术恳谈”到“饿狼扑身”，不过几个月的时间，我发现，事情越来越不对劲了。我们当时就住在31楼的同一层，我也很乐意能跟她聊天。但这时，她的话题至少有一半以上都是关于沈阳老师的。而且，每次说到后来，都是如鲠在喉，似有难言之隐。而且，那双晶亮的大眼睛，往日常见的盈盈的笑意消退了，常常是被泪水所浸润，偶尔的微笑也都变成了苦笑。她陆陆续续跟我说起过，沈老师脱光了她的衣服，对她做了她从未做过的事儿。她感觉到很害怕、很痛苦。她说，他侵犯了我。她跟沈阳老师说过，她不喜欢这样，不想再这样了。她说，沈阳老师说因为爱她才这样对她，但她觉得爱不应该是这样的。

而更让高岩料想不到的是：沈老师在“因为爱”对她做“她不喜欢做的事”的同时，又在和同班另外的女生频繁约会，而且也发生了性行为。

更加无耻的是，沈阳跟那一名女生说：“我一点儿也不喜欢高岩，是她主动往我身上贴的，是她勾引我上床的。你比你漂亮多了，我怎么可能会喜欢她？是她自己精神病。”而这个女生不知出于何种动机，又把沈阳的原话传到了高岩同宿舍的女生以及同班其他女生的耳朵里。

于是，一时间，谣言四起，一些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议论高岩“单恋”老师沈阳，还附和沈某的谰言，说她“神经病”。自此，高岩开始承受双重的侵犯和打击：性侵与谣言，折磨得她身心俱惫。她开始想躲开这个他、那个她和这群人，她提出想休学。后来，“休学”的事因故一时搁浅，反过来又更加重了高岩的痛苦和煎熬。

1997年夏天，大二结束后的那个暑假，沈阳约高岩在一家饭馆吃饭。这次，按高岩自己的话说，她“再也不想和沈阳见面，只想最后和他谈谈”。她对他表明了自己对他的行为的不解与愤怒，希望他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可沈阳非但不承认自己的行为有任何不妥，而且还对高岩冷嘲热讽。气得高岩一口饭都没吃，就愤然离开了。据家人后来讲，在她回到自家小区里的时候，连邻居叔叔都注意到了这孩子脸色很不好，好像出了什么事儿……

1997年的秋冬，高岩渡过了她短暂的21年人生里最悲怆与艰辛的几个月。

1998年3月11日，高岩决绝地以自杀的方式，离开了这个她曾经格外热爱和眷恋着的世界。

（高岩墓地）

岩去世后，很多人都参加了她的追悼会，其中包括我和其他几位高岩的高中同学和好友，还包括我们高中的班主任刘老师，更包括95中文本科班上的不少同学和当时的班主任王宇根老师，还有其他的北大师生。而唯独那个姓沈的没有出现。众所周知，至少95中文系的70

余名同学都知道，沈老师跟高岩的关系是最好的。对自己一直赏识的得意门生、亲自指定当学习委员的好学生、主动照顾她搭班车并单独进行“学术恳谈”的重点培养的弟子，一朝倏然离世，身为“恩师”居然不见了踪影，情何以堪，“礼”又安在？

更加不可容忍的是，沈阳教授在高岩离世后的 20 年间，不时在他“神圣”的讲台上，对着天真的学生们，编造着一个“神话”，那就是曾经有一个女生，大家都乱传她是为他而死的，这根本就是个谣言，因为这个女生是个“神经病”。

可能是沈阳教授觉得这还不够吧。2016 年，在一篇他本人的回忆文章《一直在路上——六十年人生风景一瞥》（刊于《甲子学者治学谈》一书）里，洋洋万言地讲述完自己成功的标杆式人生后，突兀地写道：“1998 年有一个女孩子在家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事后很多人认为这件事与我有关，甚至传为桃色事件……或许当时我（其实也不仅是或不该是我），真的应该能够做些什么去帮助她，那这个悲剧可能就不会发生？但愿那个孩子不再受那种可怕病痛的折磨……”

在貌似“同情”的语言表象之下，沈阳否认了高岩之死与自己有关。但如果确是如此，既然问心无愧，又为何在晒了自己几十年的一路凯歌一路潇洒之后，在同一文中又突然提到“我也不是没有‘滑铁卢’”呢？他在文中写到，他人生中的“滑铁卢”是语言学未被评为一级学科。但很多当年在中文系任过教或读过书的人都清楚地记得，在高岩去世后，沈老师曾被给予过行政处分。沈阳也正是在高岩死后和他自己被给予处分后，突然离京，去香港某大学访问了一段时间，然后又重返北大的。

所以，沈教授，不是“很多人认为这件事与我有关”，而是这件事众所周知，确确实实是与你有关的。

又据目击、耳闻者说，在高岩刚刚去世、人们议论纷纷之际，你曾大言不惭地说：“有人为我自杀，说明我有魅力。”沈教授，你太不要脸了！如果一个遭你性侵、不堪羞辱而自杀的女生的死亡，都能被你用来作为证明自我魅力的注脚的话，那你还在这里兔死狐悲什么劲儿呢？

“不仅是或不该是我”，那应该谁呢？——请你告诉我，请你告诉高岩的在天之灵，请你告诉高岩悲伤的父母，请你告诉 95 级中文系的所有师生，请你告诉所有人，这个人究竟是谁？

“但愿那个孩子不再受那种可怕病痛的折磨”——你还知道高岩当时还是孩子吗？那个年龄连你的一半还不到的孩子？那你为什么饿狼扑食般夺走了她的贞操、青春、梦想与所有美好的信仰和希望呢？你还想对大众散布说高岩有病。请问证据何在？“折磨”(如你所说) 她的，到底是“病痛”，还是你那杀人不见血的性侵和污蔑？

沈阳教授回忆文章中关于高岩的部分，原文如下：

米兔的日记 下集 继续

国象大发展的现代汉语语法国际研讨会，这可能是国内两个重要语法会议唯一一次“联合举办”。2008年我还组织了更复杂的“国际中国语教学学会（IACLT）年会”，由于这个学会中有大量台湾成员，因此很多年都无法来到大陆开会，而这次会议也成为“双共识”的一次成功体现。而最值得“炫耀”的一次学术壮举是曾在2008年具体操作邀请到世界植物科学家肖桐基教授访问北京大学并获准北京大学名誉博士学位，那次举动确实空前，海内外诸多媒体采访，而这一活动后来也成为北京大学对外宣传片中最亮丽的“名片”。我当时也有过“潜台词”，那是2010年教育部调整学科目录期间，我作为北大中文系负责研究生工作的副主任，牵头组织全国高校编译中语语言文学学位为国家一级学科。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最终功亏一篑。这一位置虽然至今想来还令人无比痛心，但那毕竟是我在北大留下的一个“足迹（功绩）”，我想以后是会有人记得的。

说到“痛心”，我就想起多久不要在还思及在北大发生的一件事。1998年有一个女孩子（我教过的一个本科生）在家中加入了自己的血液。事情很多人认为（或者称）这件事“与我有关”，甚至称为所谓“桃色事件”。我不想在这里为自己做什么辩白，毕竟无论我谈什么，那个年轻的生命也不能复活。我也不想从那个孩子有什么不好，因为无论我谈什么，那似乎是对还在生命的“毁灭”。说以森哪一感到后悔！甚至悔恨！的罪，或许当时我（其实也不仅是或不该是我），真的应该能够做些什么来挽救她，那么这个悲剧可能就不会发生？但愿那个孩子在天堂里不再受那种可怕痛苦的折磨，愿快乐起来！

三、老年再出发

如果说进北大以前我就是以“三领雁”的姿态完成了身份的特定，则北大以后我更是以“写米兔”的速度消耗着青春的时间。那这些你确实都经历了。我在北大博士毕业离校后，次年就当了副教授，又过六年当上了教授和博士生导师；我还做过十年现代汉语教研室主任并当了五年中文系副主任。后来还到一社挂职北京大学人文物

360

20年前，高岩之死，令我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对高等学府“象牙塔”、“世外桃源”的憧憬和想象，彻底地遭到了颠覆。

20年后，沈教授忆甲子、晒辉煌的无耻之文，又刷新了我对“耻感”的下限认知。我为母校北大有你这样的教员感到耻辱，我为名校南大有你这样的系主任感到悲哀。

20年过去了，你的一贯谎言连同你的一贯罪恶，该终结了。

沈阳，请你道歉！

沈阳，请你向含冤死去的高岩道歉！

沈阳，请你向她年迈多病的父母道歉！

沈阳，请你向北大95级中文系的所有同学道歉！

沈阳，请你向所有的北大同学道歉！

沈阳，请你向所有被你侵犯过的女生道歉！

目前，我本人对沈阳教授尚无法律诉求。但我坚决捍卫过去和现在的受害者及其家人保留其法律诉求、追究沈阳罪责的神圣权利。

所谓性侵，指任何未经同意的性行为。换言之，即使对方没有说“no”（不，绝对不行），只要她或他没有说“yes”（是，可以），而你却跟人家发生了性关系，就已然构成了性侵。可见，对方是否知情与许可，是界定性侵的主要标准。

（本文提及的性侵，并非严格的法律意义上的概念，而更多的是师风、师德意义上的概念。）

【视频】高岩父母关于沈阳与高岩的死直接有关的讲述
及高岩父母在 20 周年忌日给高岩扫墓
<https://v.qq.com/x/page/c0621n68ok8.html>

【视频】高岩父母要求沈阳承认事实并道歉
<https://v.qq.com/x/page/r0621tmufkm.html>

高岩父母写给高岩的信

（高岩儿时照片及与父亲等家人合影）

（1998 年 3 月 11 日，高岩离世。2018 年 3 月 11 日，高岩 20 年忌日，高岩父母给爱女扫墓。）

2018.4.5 北京大学 95 级徐芄、王敖：请长江学者沈阳不要再说谎了

作者：徐芄、王敖

来源：微信原文已被删除

备份链接：

<https://terminus2049.github.io/archive/2018/04/05/WangAo-XuFan-Gaoyandeath.html>

《写在我的同学高岩逝世二十周年之际》

作者：徐芄

高岩是一个下了文献专业孙钦善教授的课会一边擦黑板一边问问题的女孩子，是一个学“文学”的却跟我辩论音韵学作业的女孩子，如果她不死，是笃定要走学术道路的那种女孩子。高岩是文学专业的明星学生，成绩顶尖。二十年来我一直回想，她对学术高调追求，她对所有的老师都充满敬意，她也最容易落入以学术讨论为幌子的陷阱。

以死相拼，其实唤不回冰冷世界的一点同情，我听到的“失恋”的流言和种种对高岩的人身攻击都每每让我不寒而栗。可是高岩之死将一点正义感的种子播在了九五级同学的心中。二

十年我们各奔东西，某个时刻，经意不经意地，我们都会想起来，沈教授与高岩之死真的无关吗？是否因为几十颗心都一直在追问，所以沈教授最近忽然站出来大声地宣布“与我无关”？

我在二零一零年回北大查资料，在老图书馆对面的那条街上，沈教授骑着一辆大自行车，一手扶着车把，慢慢从对面过来。狭路相逢，沈教授早就不认识我了，我立在路当中，用我平生最愤怒的目光行注目礼。高岩躺在玻璃棺材中的小小的身躯，她哥哥一夜白头的憔悴，她母亲在我们宿舍楼下的撕心裂肺的长哭（她哭喊的内容我绝无法忘记，是提醒本楼的女生保护自己，尤其警惕沈教授），都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出来。那是我一个弱小的个体所能做的一分钟的无声抗议。

高岩自杀以后，有一位老师对我们说，如果在美国大学，教授涉嫌学生自杀案，早就被开除了。我那时埋头古文献，英语成绩低下，也不知道 GRE 是何物，忽然生发了对留学的向往。我几年以后取得了三所美国大学的最高奖学金，开始了留学生涯。高岩是否知道，她用生命改变了我的学术轨迹？

徐芄，九五级北大中文系文献专业本科生。2014 年获芝加哥大学东亚系博士学位后，在弗吉尼亚军事学院任助理教授。2016 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后。2017 年至今于索思摩学院任助理教授。

《悼念我去世二十年的同学高岩》

作者：王敖

本文纪念我二十年前自杀的同学高岩，直接促成我写这篇文章的是北京大学 1995 级社会学的校友李悠悠写的悼念文章。

—

下面讲的事情，在二十年后仍然跟我和很多同学有关。

大一的现代汉语课上，任课老师叫沈阳，当时是副教授，现在是南京大学文学院的长江学者。我们级很多人都知道，我们班的高岩同学是因为他死的。如果你是国内汉语研究界的人，想必你也一定听说过，曾经有女生为他自杀，有的说法是跳楼，有的传言是怀孕以后沈不认账，但你也许并不知道这个女生是谁。

高岩是我们班学习成绩最好的同学之一。在我的印象里，她有点内向，总是和和气气的但又似乎挺敏感。我们这代人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听老师的话，因为父母就会这样讲。高岩的父母是北京很受尊敬的中学老师和语文考试的总阅卷人，上课的时候她总喜欢坐在前排，认真地仰视老师。

我跟高岩的交谈一般都是在教室里，记得有一次她回过头来对我说，“王敖，你记得交作业啊，不然的话影响成绩！”说的时候，带着笑意眼神里还有一丝俏皮。能清晰地记起这个瞬间，是因为我当时有明显的触动。

我当时愣了一下，对我这种自由散漫的叛逆青年而言，第一反应是交不交作业跟你有什么关系。但我能理解她，她就是一个标准的好孩子，那种恨不得上课背着手坐好听讲的同学。所以，我很乐于面对她那善良的提醒。那个时候，我跟班里好多女生都没单独说过话，但在课间自由活动的时候，我会乐于跟她聊两句。我也一直觉得，如果她活着，现在一定是个很好的学者。她的聪明才智是公认的，她的单纯也可以让她更专注做学问，所以她学术上的成就本可以比我们绝大多数人更高。可惜的是，越是这样的人，越容易成为另一种人的猎物。

沈阳当时已经年过四十，也有家庭。他每周坐学校的教师班车来上课。我对沈阳的印象是，其人能说会道，跟学生互动的时候善于察言观色。上课的时候有个长期习惯，就是喜欢随口举一些有歧义的例子，一般涉及性话题。那并不是就事论事地讨论语言现象，举完例子他会得意地一笑。一次两次还可以，时间长了让人生厌。课间休息时，他也会找女生说话，偶而会伸手碰一下女生肩膀，他要找某个正背对他跟别人说话的女生，不是叫名字而是用手轻轻点一下女生后背。之所以记得这些细节，是因为授课老师里只有他这样。

根据李悠悠的回忆，高岩每周末会回家，沈阳安排她跟自己一起坐教师的车回北京。这种机会不是学生自己要求就可以有的，带回家单独辅导，也并不是所谓男女之间你情我愿的问题，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主动与被动，存在权力的不对等。这些都埋下了高岩悲剧的种子。

大二回到燕园以后，男女生各自分楼去住了，之间的交流变少。当时读过高岩在 96 年夏天写的文章，最近又重读了。她在文章里谈到自己在大一上学期的时候“平和、自信、快乐”，而到了大一下学期则是“不间断的焦虑、怀疑、痛苦。”对她来说，生命中的前十九年都活在唯美的梦境里，而现在感到的都是存在的焦虑。最终，她选择的仍然是“珍惜生命。”（见高岩文章《追忆大一似水流年》）。当时的大学生，即使在经受感情上的打击之后，选择离开父母家庭去自杀的仍然是极少数。与其说高岩为什么这么不珍惜生命，不如讨论一下是什么让她违背自己的初衷，终于走上绝路。

看了李悠悠的回忆，我才明白过来。高岩不是受到沈阳的欺骗打击之后，在冲动下自杀的，而是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反复折磨。知道这一点，一方面让我更为她感到难过，一方面也理解了一点：当年她曾经发出过求救的信号，只是没有在整个群体中得到足够的关注和保护。

在从事大学教育十年之后，学校培训和心理咨询师的讲座都让我明白，从一个学生感情挫折到真正下决心走上绝路，中间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关键的两个心理路标是，这件事情已经 1, 无法逃脱；2, 无法控制和解决。

从诱骗到断绝，在隐秘状态下发生的一切，导致学生强烈的羞耻感，在跟同学的交往中也会显得异样。跟教授发生纠葛的学生在群体中也会体验到不同性质的孤立感，有的时候是别人有意的指指点点，有的时候是自己的精神过敏，无论哪种情况在群体内部都是很难自动解决，自动消失的。一个谈笑自若继续表演的教师，一个神情沮丧魂不守舍的学生，在两者之间是一个让受害者感到绝望的氛围。

正如西班牙思想家乌纳穆诺所说，“让一些人决心好好生活下去的理由，也正是让另一些人决定结束生命的理由。”高岩的聪明、乐观、自信、近在咫尺的父母家庭，这些有利于她走出来的因素，在某个时刻会发生反转；即使有这些，仍然无法解决，无法逃脱。当能想到的

疏解方式（比如写作、闺蜜谈心、计划春游之类）用完之后，自杀成为仍然能施加自我控制的方式。

高岩自杀前的那个春天，刚开学我去系里看成绩。所有学生的每科成绩都给公开地贴在了墙上，我看到她的成绩一落千丈。当时非常吃惊，心想她可是最热爱学习的同学啊，发生了什么？下一次得到她的消息，就是她自杀了。

二

二十年了，我们级的同学没得到任何解释，没有人任何人道歉。听别人说起这件事，高岩都成了一则花边新闻里的“某个女生”。事发之后，沈阳避风头去了，据说是去了香港。如今，已经成了长江学者的沈阳居然毫无悔意，在公开出版物上说谎，想撇清高岩之死跟他的关系，这实在让人无法再容忍。

分享一个我的心理实感。高中毕业前，我走在家乡的马路上，心想未来的大学生活是怎样的啊。这时候我看到一家商店里摆放着一只很精美的蛋糕，就走了过去。那种奶油蛋糕在当时那个消费水平下是非常诱人的，它气味芬芳，雕着花还画着一张笑脸。我很眼馋地想，我的大学大概就跟这个蛋糕一样美吧。

我现在仍然这么想，大学四年真是快活啊。可是一旦想起高岩，眼前就一阵发黑，似乎听到一阵杂乱的脚步，有人在践踏因为听到有鞋底在摩擦地板，里面还夹杂着一个生命挣扎的声音。我的蛋糕没了，它的笑脸却还有，但是嘴巴歪向一边，不知道是否在哭泣。

2009年，美国俄勒冈大学著名的心理学家 Jennifer Freyd 及其研究团队提出了一种对此类现象的解释，叫做 institutional betrayal。简单说，一个机构或组织声称有责任保护其成员，有人从内部做出了严重的伤害成员的行为却被掩盖了，事情眼睁睁给压下去了，那么幸存者会很难治愈心理创伤。

我和一些同学交流的时候产生了这样的同感：我曾经很信任你这个 institution 说的一切，你是我心里一个避风港，别人讽刺挖苦你的时候，我会为你辩护。或者更简单点说，我给你交过学费，那是我爸妈的钱，也带着我全家的信任。后来发生的一切给我的各种感觉，化为一句话，你背叛了我。

我想对关注此事的人，包括看热闹的人说，不扯什么大道理，咱们面对的一个基本事实吧。本文讲的发生在二十年前的这种事，有可能危及每个人现在和将来的正常生活。以 70 后和 80 后为例，十年之内很多人的子女会上大学。我们个人的千叮咛万嘱咐，真的就是他或她的护身符吗？现在我们可以说，师生之间那点事不过是一些人的私德问题，等孩子回家哭诉，说被我们当年的大学老师，已经是她 / 他的爷爷辈的师长玩弄了，还有人愿意捍卫这种和稀泥的态度吗？

当然，有人觉得这种事一定不会轮到自己头上，别人家的孩子才会出这种事。转眼又过了几年，孩子要读研了，以后几年做科研项目、继续深造、开会发论文找工作，这些事都会在一个有性侵历史的导师手里过一遍，你能做到 24 小时跟着吗？这种事跟你孩子是男是女，具体什么性取向都没关系，他 / 她的情感和身体，决不能变成被侵犯、被剥削的对象。

有人曾提醒我，当年鲁迅沈从文那些人也搞师生恋，按现在的标准也产生过信任危机，有的行为现在看也是骚扰，是不是不能一棍子打死。没错，确实不能一概而论，在那个年代大部分人还处于包办婚姻的枷锁下，师生恋因此具有了反封建，积极争取个人自由的意义。然而，民国时期也有被老师骚扰到自杀的女生，那也是人命，一样引起社会的愤慨。特殊历史时期得到一定纵容的师生恋，后来经过文人情调的粉饰，甚至带上了一些浪漫的色彩，这绝不意味着有它可以免责。别忘了，肺结核也曾经在特殊的历史时期被文学化成一种浪漫情调的代名词，可它仍然是一种疾病。

现在，一些高校老师还在强调“师门文化”，要回到过去那种“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老套中去。实际上的效果是无偿利用学生的劳动力，巩固自己的派系力量，并从学校向社会继续延伸。另一方面，他们在“师生恋”的问题上刻意模糊。我们都知道，在特别强调保护个人自由和隐私的西方大学里，都明文禁止师生有非正常关系，自愿的也不行。在我们这里呢，传统的规范被滥用，而现代的标准无法明确，就给作恶的人制造了很大的空间。这些人到底想干什么呢，现在经常见到有人批判当代大学生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然而他们的很多老师连精致都没有，是一些灵魂粗鄙的利己主义者。

高岩的事情是沈从文那个年代的师生恋吗，不是。沈阳的问题，也不是什么风流好色而已。在当代的社会环境下，在权力、掌握的资源、心理成熟度不对等的情况下，师生之间的浪漫/性关系直接指向的是腐败和潜规则，造成强势一方对弱势一方身体和情感的剥削。结果是满足了一些人变态的权力欲和控制欲，付出的代价是一个生命，家长余生中的巨大痛苦，师生们多年的心理阴影。

对任何国家和社会来说，教师都是重要的职业。可是，作为教师，如果一个人的灵魂真有什么可贵的地方，那必须包含他对自己身份，能力，职责的清醒认识。然而，有时候我会很怀疑我大学时代遇到过的一些老师，他们到底是些什么人。

他们大多比我们年长二三十岁，有的颇为儒雅，有的一脸精明，有的似乎仍有愤青气质，容易得到年轻人的信任。虽然各自面目不同，他们里面的一些人却都有一种未经反省，或者拒绝反省的自恋。那是入戏很深，真真假假的一帮人。仿佛只要他们谈论的是严肃重要的话题，他们就高人一等。他们畅谈学问和风骨，他们歌颂永恒和美，别人就应该连他们一起崇拜。他们根本就不自信，所以一定会把课堂上的表演延迟到下课以后。他们借着名校的光环，充当精神资本家，给年轻人和社会公众放债，拿着实际的好处，剥削欺凌他人的时候面不改色。

这次我跟随当年的老师同学们实名出来说话，就是要揭露沈阳，别再演下去了。希望沈阳也搞清楚此事的性质。高岩的死，你没法律责任，不等于你没责任，你做的事情早晚是要还的。

此文献给我的同学高岩，谢谢你当年提醒我交作业。

2018 年清明节

王敖，北京大学 95 级，耶鲁大学博士，现任教于 Wesleyan University，2018 年获得终身教职。

2018.4.5 王宇根教授：纪念高岩之死二十周年

作者：王宇根

来源：王敖豆瓣代发，原文已 404

备份链接：

http://news.ifeng.com/a/20180405/57335251_0.shtml

(一)

今年三月是北大中文系九五级高岩同学离开这个世界的二十周年。这二十年内，国家、世界和个人都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九五级的同学们大都已经成家立业，我也由刚硕士毕业混沌无知的班主任成为小学快要毕业的孩子的爸爸，博士毕业执教也已整整一纪。可是当我看到同学们发来的高岩爸爸前些日子隔着二十年物换星移的时空给女儿写的那封令人落泪的信时，心中陡然升起一股悲伤，既追怀高岩灿烂生命的无端逝去，又叹当年造成高岩悲剧的社会和文化环境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善。因此，当九五级几个同学请我写点什么来纪念高岩之死时，经过反复的心理斗争，克服着我本性中的审慎，我接受了这个邀请。作为和九五级同学共处了三年的班主任老师，我有责任也有义务支持同学们缅怀高岩，追思造成高岩之死的原因。他们知道这可能给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不便，但仍不计个人得失，寻求基本的社会 and 道德正义。对这一高举，我由衷钦佩，也感到由我说说我所知道的事情经过，义不容辞。死者已逝，如果我们不能从个人和社会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让生者的这个世界变得更好，那高岩的生命也许就真是白白丢失了。我认同同学们做出的纪念高岩逝去而不是重新对与高岩之死有关联的当事人进行法律或道义审判的原则，希望直接或间接造成高岩之死的当事人能够还原内在的良知，向二十年仍淹没在无边的悲伤之中的高岩父母表达基本的歉意。这件事大家心里都知道和谁有关联，我知道法律管不到的地方，道义往往也无能为力，但我还是相信人性的基本良知。

(二)

我九五年从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所硕士毕业留校任教，依据中文系的惯例，差遣我这刚留系的新人去昌平分部做九五级本科新生文学、汉语和文献三个班的班主任。和我熟悉的人知道，我外表谨慎，但内心颇有些不驯，对这个在我看来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班主任的工作一开始一直不很上心。原因之一也在于，我同时在设在北大比较所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秘书处兼职做事，具体是担任《中国比较文学通讯》的责任编辑，因此必须在昌平和燕园本部之间频繁来回。我至今仍然记忆犹新并感到愧疚的是，刚开学没几天我的办公室门上就被学生们贴上了一个幽默而善意的“寻人启事”：因学生在中秋那天晚上找不到我，别的系的老师们都精心组织了活动，而我则和班上几个同学一起看录像去了！这并不是我不关心学生，实在是我本人对这些节日向来是糊里糊涂的，这至今也许都没有什么改变。因此当时的我，虽然比同学们年龄上大十来岁，但内心对人情世故则是一片懵然，这个班主任现在想起来实在是做得很不称职。二十几年过去，让时光再来一次的话，也许我的做法会非常不同，因为我现在知道，刚从高中进入大学的十八九岁的孩子们，是多么需要大人的关切和指导。但我也许并不一定会比当时做得更好，因为我现在缺乏当年那股纯真的气性。

因此，高岩直到一年级第一学期结束才进入我的视野也许就不很稀奇了。她在我印象中一直是一个文静而有点腼腆的人。这时我知道了高岩的期末成绩是文学班里最高的。我明白，进入大学，不应该再以考试成绩这一单一的指标去衡量学生心智和学业的成长，但学业上的优

异无论何时何地都是值得称道的，高岩也因此赢得了老师和同学们的尊敬。高岩一直是一个认真而好学的学生，从二年级回燕园后我和高岩之间的谈话可以看出，上北大中文系是让她一向的选择，学习是让她无比高兴的事情，一年下来，她也感到自己的兴趣和专业之间有很理想的匹配，她的学习能力和对文学的兴趣找到了很好的契合点。这时我对她的判断是她有潜力成为很好的学者。这可能也正是高岩的目标。尽管她外表温和，大学二年级和人说话还会脸红，但我感到她内在心智的成熟度和判断力是超出她同龄人的。因此，当大三下学期开学不久忽然传来她在家自杀身亡的消息时，我极为震惊。当年北大的班主任和别的学校有些不同，那就是基本只为学生提供一般性的咨询和建议，而不管学生的思想，后者由系里团和党的相关专职人员负责，我本人既非共产党员，当时也已经不是共青团员了，因此，除了日常的管理工作，如果学生不來找我，我基本就不知道学生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万没有想到的是，我与高岩的交集竟然以这种激烈的形式发生。

(三)

我是班主任，职责所在和系里主管学生工作的另一位老师一起被高岩自杀事件卷到了调查和善后的漩涡之中。任何人看到高岩父母当时悲痛欲绝的样子都会内心崩溃的。由于高岩没有留下能与她的死正面相关的实质材料，而她在家中自杀的事实又没有争议，高岩的死虽然她父母知道与系里某位老师有关，但没有物证。我愿意相信高岩在决定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之时有过反复的考虑而且有坚不可摧的理由，但我知道她死前曾有过长达一两年之久的痛苦挣扎时，感到极为悲哀。我相信，一个年纪轻轻的学生在学业一帆风顺之时选择死亡需要极大的勇气，也一定有重大的原因。高岩之死，让那一两年之内她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也许永远无法确切知道了。对于生者，我们希望此类悲剧今后不再重演。送走高岩的遗体之后，我不再卷入系里对此事的调查和后续处理，也不知道系里对这件事后来究竟是如何处置的。这件事当年有名有姓，人所尽知，我认为，与高岩之死哪怕只有一丁点的关联或嫌疑，当年的直接当事人都有道德义务对此加以澄清和交代，尽管已事隔二十年。特别是当我听到九五级几位同学最近告诉我，至今仍然会想起这件事，想起来心中仍然会十分伤悲，这件事对他们的人生和心理有极大的负面影响时，我心中痛苦的波澜也难以平息。这件事也许并不像学校和系里管理者所认为的那样是小事。二十年过去，我们的学校和社会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现在的年轻学生对社会的认识也许比二十年前更全面，他们也更有能力和资源保护自己。我作为高岩当年的班主任，愿意和九五级的同学一起，在反思高岩年轻华芳般的生命无声陨落这一悲剧得同时，也直面和反思自己当年工作的可能失误：也许当年多和高岩谈几次，多了解一点她内心的挣扎，事情就不会走到不到回溯的地步。同时，我也愿意加入到同学们的行列中，呼吁我们的社会和学校加强对年轻学生思想层面的指导和帮助，因为任何与生命的存在有关的事件，影响的都不只是直接的涉事人，都会给一大群人留下直接或间接的伤害或影响。作为高岩和九五级的班主任，也作为一个有自己孩子的父亲，我希望所有人都能继续从这件事中吸取教训，珍惜生命，及时识别并远离一切可能的损害之源。这个世界上没有比生命更宝贵的了。生命一去而无回。但我也同意同学们的看法，人内心的基本的正义感是与生命同样重要的价值。没有这个正义感在内心之中无损的存在，我相信生命会是痛苦的，外在的荣华改变不了这一点。这对所有人都成立。高岩选择死而无痕，难道是要让直接或间接造成她的死的当事人一直活在心灵的炼狱之中吗？果真如此的话，高岩的死也许并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了。

作者简介：王宇根，1995年北大比较文学硕士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并担任中文系九五级本科班主任，1998年赴哈佛大学东亚系攻读博士，2005年博士毕业后在俄勒冈大学东亚系

任教至今，其间于 2011 年获得终身教职并升为副教授。

2018.4.5 高岩父母写给高岩的信

作者：高岩父母

来源：《李悠悠：南京大学文学院语言学系主任、长江学者沈阳教授，女生高岩的死真的与你无关吗？》文中最后附图

原文链接：

http://news.ifeng.com/a/20180405/57336340_0.shtml

信的全文如下：

写给女儿高岩的一封信

天堂上的女儿高岩：

你好吗？今天，我怀着沉痛的心情给你写这封信，你离开这个世界已经整整二十年了，在这二十年里，我和你妈妈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你，而且我时常在睡梦中看见你那天真的笑容。

四十一年前，你“哇哇”落地来到世界时，我和你妈妈真是心里乐开了花，从此你妈妈就有了一个贴心的小棉袄。你那短暂的 21 年成长史深深地印刻在我和你妈妈的脑海里。记得四五岁的你已经是一个善良的小姑娘，经常含着泪给我们讲白雪公主的故事，你憎恨那个迫害白雪公主的后妈，记得你六岁时随着妈妈回到北京城区，上了小学的学前班，从此就和书籍解下了不解之缘。记得你在小学六年的学习生活里一直是“学习刻苦认真，能自觉、较好地完成各科作业，书写整洁，关心集体，注意团结同学，待人诚恳、热情”“能主动为大家做好事”“工作认真负责，爱劳动”“喜欢文学，能广泛阅读课外读物，知识面较广”；一二年级被评为“好学生”，三到六年级均是“三好生”。（以上是育才学校高年级班主任李锡坤老师的评语）记得你小学毕业时放弃保送育才学校初中，而凭借自己的势力以 198 高分考入北京师大附中。记得你初中三年学习优秀，积极向上，加入了共青团，毕业时被评为市级三好生，直升本校高中。记得你 16 岁后更加成熟了，但仍然保持着“待人诚恳、直率”的好品质，高中班主任刘德齐老师给你的评语是“热爱集体”“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尊敬师长；勤于思考，善于提出问题，学习刻苦努力，成绩优秀。”就这样，你在你爷爷，我和你叔叔的母校里度过了六年幸福而美好的时光。

1995 年 7 月，记得你在我和你妈妈的陪同下冒着酷暑参加了三天的高考以及英语的口试，由于你的勤奋复习，终于以宣武区文科第三名的成绩考入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北京大学。记得你到中文系报到的那天，异常兴奋，以好奇的眼光观察着自己的宿舍和校园里的角角落落。记得你“大一”的时候，尽管是在昌平园学习，但是心情始终是喜悦的，听课总是那么专心，笔记总是那么详尽；搞了一辈子中学语文教学的我看了以后都感到自愧不如。就在此时，那个披着大学教师外衣的色狼沈阳给你设下了圈套，以欺骗的手段换取了你的尊敬和信任，你担任了班上的学习委员，负责收缴作业和一些费用，这虽然占用了一些时间，但通过你自身的努力，期末考试居然在中文系一年级 73 名学生中考了第一名，使我和你妈妈都非常惊喜，并为你的勤奋学习而骄傲。记得“大一”下学期，你的感情发生了微妙变化，沈阳的伪装使你

进入了他的圈套，他联系了北大送老师的校车，让你可以在星期一早晨到北大坐车到昌平园去上课，由于他个人住处（三里河小区）离我们家（复外大街 21 号楼 801 室）很近，步行 10 几分钟即到。记得有一次星期六下午，我 4 点多下班回家，正好碰到他到我家在高岩屋内，听到我开门的声音便赶快出屋打个招呼便离开了。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正是沈阳侵害你的时候，我和你妈妈太大意了，对你关心得太不够啦！女儿，请你在天堂上原谅我们吧！

记得你“大二”开学时，就从昌平园回到了北大的燕园，这本来应该是件高兴的事情，可是你始终却高兴不起来，而且表现出对学校的失望，现在我推测这可能与沈阳有关，你被他抚弄后，却被他散布的坏话，闹得系内同学们的风言风语。

你是否记得 1996 年 12 月 1 日获得学校颁发的“韩园奖”后，自己不但不喜悦，反而给我们写了永别的遗书，信中写到从出生到现在已经整整二十年了，感谢我们作为父母对你的培养，并嘱托一定要把学校颁发的奖金领回来花掉。我和你妈妈看到遗书后万分焦急地冒着严寒跑到北大，先到社会学系找吴宝科书记，请他帮忙联系到中文系的蒋朗朗老师，发动同学一同寻找高岩，防止你去寻死。

从此以后，你就开始悲观厌世，无心学习，记得你在母校师大附中 95 周年校庆那天，心神不宁地从家里厕所出来时摔了一跤，造成脚部骨折；记得 1997 年初，你曾试图割腕自杀，但被你妈妈发现后及时制止；还记得我在平谷教工疗养院参加全市高三语文会考阅卷时，你妈妈找人开车拉你去找我，说你在头两天吃安眠药准备自杀，后来发现，你妈和你哥哥带你到协和医院洗肠。记得当年暑假里的一天，你到北大校内去找范阳，据说在一个餐馆内你遭受到沈阳的嘲笑与侮辱，这时你彻底绝望了，尽管在这年的 12 月，你“被评为北京大学一九九六——一九九七学年社会工作奖”，但是你在家里总是精神恍惚，萎靡不振，你是否记得一次在家自己洗衣服，居然把衣架也一块放到洗衣机里。

由于沈阳的引诱和性侵，你的贞操被剥夺了，最后不得不以死抗争，献出了你年轻的生命。1998 年 3 月 7 日中午和 3 月 11 日（星期三）下午 3 时先后两次打开厨房燃起闸门自杀，离开了美好的世界，离开了爱你疼你的亲人。你去世后我和你妈妈终日以泪洗面、痛不欲生。在你去世二十周年之际，我写此文来悼念你，并强烈要求对沈阳绳之以法，为你伸冤报仇，愿你在天堂生活得更美好！

慈父高石曾

慈母周树铭

写于 2018 年 3 月 4 日

2018.4.5 沈阳回应指控：均为恶意诽谤

《前北大教授被指性侵女生致其自杀，他作了这样的独家回应》

作者：新京报记者王煜 贾世煜 实习生王露晓 周小琪

来源：新京报

原文链接：

<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596914730678885777&wfr=spider&for=pc>

4月5日下午，前北大中文系教授，现任南京大学文学院语言学系主任沈阳，就被举报曾性侵女生，并导致后者自杀一事，独家回应新京报记者称，举报文章中指责均为“恶意诽谤”，“保留控告的权利”。

发文者、北京大学1995级社会学系学生李悠悠对新京报记者表示，自己是高岩生前的闺蜜，高岩曾断断续续告诉自己，沈阳对她进行不止一次性侵犯，“沈阳是直接的肇事者，是她自杀的始作俑者。”

5日下午，新京报记者先后联系北京大学、南京大学负责宣传的人士，均被告知，校方目前正在了解事情经过，暂时无法就此事作出正式回应。

5日上午，李悠悠在豆瓣上发表一篇题为《现南京大学文学语言学系主任、长江学者沈阳教授，女生高岩的死真的与你无关吗？》的文章，实名检举现任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沈阳，曾在1996年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期间，对本班级女生高岩实施性侵犯，并传播高岩是“神经病”的消息，给高岩的身心造成巨大伤害。

1998年3月11日，21岁的高岩自杀离世。

另有自称北京大学中文系校友在网上转发上述文章，并要求沈阳教授对此事作出回应。

当事人沈阳5日下午通过短信回复新京报记者称，网文中所称与女生发生性关系并致其自杀一事，“当时北大中文系党委和北京海淀警方均有调查和明确结论，根本不存在上述事实”，“上述‘指责’实均为恶意诽谤”，“为此我将保留控告的权利”。沈阳在向南京大学文学院党委的情况说明中称，“愿意就有关情况向党委和领导做出说明”。

此外，沈阳告诉新京报记者，自己目前已向南京大学文学院党委书记刘重喜说明此事称，因发文者并非向单位举报，而是网上传播，请单位“在处置相关信息时说明，欢迎发帖者向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正式‘举报’。在调查清楚事实之前，不应以个人揣测之辞散布信息”。

公开资料显示，沈阳1955年12月生于上海，1993年在北京大学获博士学位，现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11年起担任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南京大学文学院语言学系主任，博士生导师。

一名南京大学文学院毕业生告诉新京报记者，沈阳学术造诣颇高，在学生中有一定影响力，其在南大时，未有关于生活作风问题的传言。

李悠悠：沈阳是高岩之死始作俑者

新京报：你如何认定沈阳对高岩进行了多次性侵？

李悠悠：高岩不止一次对我说过。她没有说过具体次数，但她后来的状态越来越不好，每次都是吞吞吐吐地跟我说，而且眼里都是含着泪，很痛苦，陆陆续续说地这些事。

新京报：高岩最开始是什么时候向你讲述的？

李悠悠：高岩在一下学期向我提起，沈老师约她去他家送作业，还说要跟她谈一个关于学上的问题，她就去了。

回来后她说，老师突然从身后抱住她，后来脱了她的衣服，对她做了她不想做的事。

新京报：后来又对你说过吗？

李悠悠：大二以后，沈阳频繁地约她出去吃饭、见面。我记得一个周末，她跟我说单独见沈阳了。她说沈阳向她身体扑过来。

又过一段时间，她又说沈老师脱了她的衣服，对这个事情她充满了耻辱感。

这些都是她陆陆续续、点点滴滴说的，我对她当时的表情、情绪状态、表达的感受，总体印象是，沈阳对她进行不止一次性侵犯。

新京报：您为何觉得高岩后来自杀，跟沈阳有关联？

李悠悠：沈阳是直接的肇事者，是她自杀的始作俑者。现在看来，这个很显然就是性行为，而且是强迫的性行为。

沈阳：与高岩没发生过性关系，也没谈过恋爱

新京报记者于今天下午一点半拨通了沈阳的电话，以下为沈阳对实名举报做出的回应。

新京报：看到李悠悠的实名检举吗？

沈阳：这些事你应该去找单位，找北京大学、南京大学，都是胡说八道的，你说怎么去理会这些事呢。

新京报：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事的？

沈阳：一小时前。

新京报：文章内容属实吗？

沈阳：组织上都有结论的事，当年都有调查的。

新京报：1996年到1997年期间你有没有跟高岩发生过性关系？

沈阳：当然没有啊，这个当年海淀区公安局、北大中文系和学校党委都调查过这件事，你应该通过这个渠道去了解，我不想理这些事了。

新京报：打算对网上舆论做什么回应？

沈阳：你说怎么回应吧，这些人就是没事在这捣乱，你说我应该怎么回应？

新京报：高岩的死跟你有没有关系？

沈阳：说完全没有关系也不行，毕竟她是我的学生，我是她直接的老师。不解释了。

新京报：你有没有背后说过她精神有问题？

沈阳：这事不是我说的，单位都有调查结论的，你找单位吧。
我现在不怕她告到单位，我希望她能告到单位，她在网上胡说八道什么意思？

新京报：你确定李悠悠文章中的东西都是(失实)？

沈阳：完全是诽谤，完全是胡说。

新京报：那考虑使用法律手段？

沈阳：当然考虑!问题是发帖这几个人都在外国，你说怎么办？

新京报：是否应该澄清？

沈阳：我一开始就澄清了呀，第一没上过床，第二没发生过性关系，第三没谈恋爱。

第一，本人认为他们说的什么上床、什么性关系、什么怀孕，这都是诽谤，绝无此事。

第二，没有此事不是沈教授说的，是警方、学校有结论的。

2018.4.6 王敖接受专访：欢迎沈阳告我们诽谤

《媒体专访“北大教授性侵事件” 举报人：欢迎沈阳告我们诽谤》

作者：毛翊君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原文链接：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061719

4月5日上午，豆瓣网等网络媒体出现了检举现南京大学文学院语言学系主任、长江学者沈阳的文章，揭露其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时对女学生高岩实施性侵一事。并指，而后高岩

因此受到压力于 1998 年自杀。

当日，沈阳独家回应《新京报》称，举报文章中指责均为“恶意诽谤”，“保留控告的权利”。据报道，沈阳在向南京大学文学院党委进行的情况说明中称，“愿意就有关情况向党委和领导做出说明。”

此次出现的检举文章一共四篇，分别来自高岩的同学加好友李悠悠、大学同学徐芄、王敖以及班主任王宇根。其中，王敖目前是美国卫斯理安大学东亚研究助理教授，曾与高岩为北大 95 级同班同学。上个月，王敖曾实名揭露了一名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 (UIUC) 任教的华裔教师的多次性侵行为。

4 月 5 日晚，《中国新闻周刊》就网文中揭露的高岩被性侵并致其自杀的事件采访了王敖。

中国新闻周刊：你和你的几位同学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来发声？

王敖：我们本来就要去纪念我们的同学（高岩），现在是她去世二十周年，而她又是自杀。以前，大家都有这样做的想法，但是并没有在一块儿商量过。现在有社交媒体，同学们在微信上一聊，想法就形成了。

中国新闻周刊：去年，林奕含自杀事件以及北航教授性侵案等，社会关注点也聚焦在高校性侵问题上，为什么没有选择那些节点来讲出高岩的事情？

王敖：以前都是个人在想这个问题，比如，李悠悠二十年来都在想这个事儿。但是，她个人行动能起到多大作用？其中会有很多不确定因素。这件事并不是今天才想起来、不是一两天能想起来的，因为当时（读大学期间）我们处于被蒙蔽的状态，我们并不知道具体怎么回事。

中国新闻周刊：你看到了沈阳今天对媒体的回应吗？你们下一步有什么具体的计划？

王敖：具体下一步让他受到什么样的处罚、怎么举报他，我们可以跟教育部、南大、北大慢慢商量。我们发声至今才十几个小时，我们现在首先要纪念我们的同学，然后要请沈阳道歉。他有选择，那就是要道歉或者不道歉。他现在选择的是不道歉。我看到网上一个说法，他要告我们诽谤，我们特别欢迎他来告，我们这么多人希望他把我们都告上法庭。然后我们法庭上见不就完了！

中国新闻周刊：对于高岩自杀这个事实你个人了解到什么程度？

王敖：对高岩自杀情况的了解，就是我文章里所写到的，以及王宇根、李悠悠所写的。我们参加过追悼会的人后续还会发东西。现在李悠悠出来讲了，我们都肯定会全力以赴支持李悠悠。

中国新闻周刊：作为大学同班同学，你跟高岩是非常熟悉的朋友吗？

王敖：我们 95 级本科的文科生，大一在北大昌平园区，所有的宿舍都集中在一个楼。男生住在一楼、二楼和三楼的一半，女生住在三楼的另一半，以及四楼和五楼。所以，我们抬

头不见低头见，就是男女生宿舍实际上只是中间隔开，也是只有一个食堂，都是在一个很小的园区，所以我们的感情是非常深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这次发出的文章中提到，高岩大一上学期状态比较乐观，下学期性情有些变化，你是在一些直接的接触过程中察觉到的吗？

王敖：那时候我作为一名男生不可能和每个女生都很熟。李悠悠是我们 95 级社会学系的，从中学开始就跟高岩是闺蜜，大学期间两人整天在一块儿，她了解的最多。从男生的视角，我是慢慢发现她有些不对。这次我贴出了一张高岩大一时写的文章，里面写到她以前很阳光，而且特别积极，要在学术上有大发展。用现在的话说，是非常用功，要成为学霸。

从她写的文章里我们感到，一个很积极向上又努力学习、待人非常和善、很关心其他同学的人，变得焦虑，痛苦，这当时让我们很吃惊，这不是她平时的正常状态。

中国新闻周刊：关于沈阳对高岩的侵害，你当时听说过多少？是通过什么渠道了解的？

王敖：这方面的事情不可能和我们男生讲啊！高岩在整个中学阶段就没谈过恋爱。对这种事情，其实那个年代大家是不谈的。到底和谁有什么身体接触，这个没什么人讲。

中国新闻周刊：当时在同学间有怎样的传闻？

王敖：我大三左右就开始准备出国、考英语，我们回到学校以后，男女生是分开的，男生住男生楼，女生住女生楼，本身交往就变少了。我是听到我们系里男生当时在传，就是高岩去世以前就已经很崩溃了。而且，除了最后的自杀行为，之前还服过安眠药，还去医院，但这些都是我听说的，不是我看到的。这件事情当时大家都觉得很突然，一个人从状态不好到突然就自杀了。大家开始说这件事情。

中国新闻周刊：以你的了解，后来流传的版本中有多少真假？

王敖：一个信息一旦没有最早的时候进行澄清的话，自然会产生不同的版本，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它就变成各种流传。这个事情后来基本上流传了很多年，在北大中文系和汉语言研究界基本都知道这个事情，只是版本不一样。就是说，这种东西并不是有人在造谣，而是因为信息不透明。但是，基本事实就是李悠悠讲的，李悠悠是绝不可能说谎的，她俩闺蜜这么多年，实名站出来，又是女性，而且我们其他人的这种旁证也可以证明、支持她的说法。

中国新闻周刊：高岩自杀之后，对于沈阳是否在校内有过公开处分？

王敖：北大当时是贴过（处分公告），但我没见过，我们有同学见过，我们同班同学说系里贴了纪律处分，但是我没去系里看过。

中国新闻周刊：你们在实名举报的过程中有受到什么阻碍吗？

王敖：现在我们做的事情不完全是举报，我们并没有向哪个单位去举报。我们要纪念我们的同学，这是合理要求，而沈阳白纸黑字写出来，说这个事情好像和他无关，这个自然会起

我们的愤慨，我们都知道跟你有关，而且李悠悠等于说是一个人证，那你为什么现在说跟你无关呢？你的处分怎么解释呢？

2018.4.6 当年北大中文系主任费振刚发声

《北大处分沈阳时的系主任：“从师德讲，这个年轻老师是有问题的”》

作者：毛翊君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原文链接：

<https://xw.qq.com/cmsid/20180406A0UCQQ00>

20年前，“北大教授性侵事件”发生后，当年北大中文系系主任费振刚曾参与过对教师沈阳的纪律处分，4月6日，《中国新闻周刊》采访了费振刚，向其了解了有关当年对沈阳进行处分的情况。

中国新闻周刊：你作为当年北大中文系系主任，据说参与了处分沈阳的事情？

费振刚：现在我能说的事情你们都知道了，我当年是系主任，当时正好是在北大百年校庆期间，我不分管这件事情。学生家长（指高岩的家长）是到北大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去申诉的，没有经过系里面，所以这块我只参加了一次关于家长讨论给沈阳怎么处理的会议，但是最后的结果你们也知道了，就是给他记大过处分，但是家长没有提出异议，我的记忆所及就是这些情况，也只能告诉你们这些。

中国新闻周刊：对于这件事情，还有哪些准确的信息？

费振刚：我认为现在去多听（当时的学生在网上去说的那些）感受，也是很重要的，但具体你要去北大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找出原始的会议档案。

中国新闻周刊：有人提到你当年力主开除沈阳？

费振刚：我没有参加任何调查，也没有人向我汇报任何事情，大家都很忙，百年校庆是北大很大的（一个活动），我和我们系的党委书记，主要是做这些事情。（处理沈阳的）事情主要是北大纪委处理的。

中国新闻周刊：当时你是主张要开除沈阳老师吗？

费振刚：这个你好好去看记录，记录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我只能说大致有这么说，再多我不知道。

中国新闻周刊：那可以说记大过是一个委婉的处分是吗？

费振刚：应该是这么说。

中国新闻周刊：你有和高岩的父母接触过吗？

费振刚：我和当事人没有正面接触，我们只是被动地去听。

中国新闻周刊：在这次会议之前，你对这件事有过什么样的了解？

费振刚：在此之前，我对这件事情几乎都不知道。

中国新闻周刊：据说沈阳当年的博士生导师曾经对处罚有过干预？

费振刚：我不知道，至少那个会议上他（指沈阳的博士生导师）没有参加。

中国新闻周刊：当时是已经探讨到性侵这个行为了吗？

费振刚：没有。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提出意见之后是否受到压力？

费振刚：我没有受到什么压力，我的意见说了他们听不听我不管，现在网上都说了，无法印证，我今年 83 岁了，这个事情过了二十年了，我的记忆不如去查记录，记录说我怎么说的就是怎么说的，我不好说什么话。

中国新闻周刊：你对沈阳有过多少了解？

费振刚：我是一个老人，对这个事情有我自己的判断。当年，他是个年轻人，但是从师德讲，这个年轻老师是有问题的。

中国新闻周刊：对于最后记大过的公开原因是怎么表述的？

费振刚：这种事情和当时的档期（指适逢北大 100 周年校庆）不会公开说的，我记得没有公布这部分内容。

中国新闻周刊：是并没有详细探讨什么原因吗？

费振刚：这个确实有，我没法回答。当时大家讨论具体问题，我不是主持处理这个事情的主要人物。是当时的校党委纪委书记（主要主持处理这个事件）。

我认为有文件的事情我们能说，没有文件的事情不能说。昨天系党委和系主任也跟我谈，我就说这个意见，对最后的处理，我有责任（的话）我愿意承担责任。

2018.4.6 南京大学发布声明

来源：微博@南京大学

原文链接：

https://weibo.com/1768409523/GaRDRahC6?type=comment#_rnd1559788984130

从4月5日开始，网络上出现了对我校文学院沈阳教授调入南京大学以前有关问题的反映。南京大学有关部门对此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专门工作组对此事件进行研判，密切关注该事件的进展。

南京大学始终将立德树人作为各项办学事业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一贯重视师德师风建设，坚持师德为上，不断建立健全学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先后制定了多项相关制度，明确了教师禁行行为和违反师德的惩处机制，同时建立了监督信箱和举报电话等师德投诉举报平台，做到有诉必查、有查必果、有果必复，绝不姑息任何师德、师风败坏问题。

欢迎社会各界对我校的师风师德建设进行监督，为创建有利于青年学生健康成长的校园环境和社会环境共同努力。

南京大学党委教师工作部

2018年4月6日

2018.4.7 南京大学文学院发布声明：建议辞去沈阳教职

南京大学文学院关于北大校友网上发文的声明

来源：南京大学文学院官网

原文链接：

<http://chin.nju.edu.cn/shownews1702.html>

2018年4月5日，北京大学校友在网上发文，要求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沈阳对其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期间导致1998年某女生自杀事件负责，引起网络议论纷纭。4月5日，南京大学文学院及时向学校汇报此事并配合学校的调查工作。4月6日，南京大学教师工作部发表《声明》，表示高度重视，并成立专门工作组进行研判，密切关注事件发展。同日，北京大学教师职业道德和纪律委员会也发表《声明》，说明1998年3月北京市公安部门对沈阳的事件做出事实认定，给出了调查结果；同年7月，北京大学对沈阳做出了行政处分。北京大学的《声明》表示将复核情况，依法依规开展工作。南京大学文学院行政经讨论，决定支持两校的声明；就一些传闻作出说明；建议沈阳辞去南京大学文学院的教职。特此声明如下：

一、关于沈阳调入南京大学文学院的经过。

2010年前后，因文学院语言学专业老一辈教授相继退休，人才梯队断裂，导致文学院国家重点学科汉语言文字学缺乏高水平人才，学科面临滑坡趋势，文学院决定引进学界高端人才保障该学科的发展。2011年下半年，时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主任、北京大学人文特聘教授

的沈阳因在北京大学未能获得申报当年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的推荐,按照可以在外单位申报的原则,沈阳主动联系南京大学文学院,申请以南京大学作为推荐单位申报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12年上半年,沈阳正式提交了以南大为推荐单位的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候选人相关申报材料。与此同时,南京大学文学院向学校打报告申请引进沈阳至汉语言文字学专业任教。当年沈阳入选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与南京大学签订了《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聘任合同》,聘期自2012年10月1日至2017年9月30日。2013年3月,沈阳办理了人事调动手续,进入南京大学工作。在调动过程中,北京大学相关部门和沈阳本人没有向南京大学文学院说明曾经因师德师风问题接受处分之事。南京大学文学院基于沈阳具有的“北京大学中文系副主任、北京大学特聘教授”等高端人才身份,没有向南京大学人力资源处请求前往北京大学外调查档。为此,南京大学文学院愿意承担人才引进工作程序不严谨的错误并向南京大学请求处分。

二、关于沈阳要求调往上海师范大学。

2017年2月,沈阳向南京大学和文学院提出调往上海师范大学,后又向文学院说明因对方原因未能调动。目前,沈阳的人事关系仍在南京大学文学院。但据上海师范大学官方网站的介绍,沈阳“现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光启讲席教授,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此中的原因,南京大学文学院并不知情。

三、我们的立场和决定。

鉴于两校的《声明》和当前网络的议论,南京大学文学院表达以下立场和决定:

- 1、沈阳在调动工作的过程中隐瞒事实,存在职业道德问题。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沈阳未能以党纪党规严格要求自己。
- 2、根据两校的《声明》,沈阳目前处于等待核查和调查的阶段。在此阶段,停止沈阳从事南京大学文学院的教书育人工作。
- 3、北京大学的处分已经证实沈阳的师德师风存在过问题,任何处分都不能代表事实的消亡。南京大学文学院应该及时纠正人才引进工作的错误,坚持以师德为上的原则,重新审核沈阳的师德师风是否符合南京大学文学院全体同仁教书育人的要求,是否能得到这个共同体的认同。南京大学文学院认为:他不符合。
- 4、网络的议论已经严重影响南京大学文学院正常的教学科研秩序和学术声誉。沈阳已经不适合在南京大学文学院工作。

为表达南京大学文学院同仁对职业道德的崇敬和职业尊严的珍惜,文学院行政向沈阳本人表达了上述声明、立场和建议。同时,南京大学文学院将此声明上报学校党政。

南京大学文学院行政

2018年4月6日

2018.4.7 北京大学发布说明

来源：微博@北京大学

原文链接：

https://weibo.com/3237705130/GaVUmodao?filter=hot&root_comment_id=4226061498088349&type=comment#_rnd1559789200666

说明

近日，有校友在网上发文，要求原中文系教师沈阳（2011年已调离北大）对1998年某女同学自杀事件承担责任、作出道歉。对此，学校高度重视，要求教师职业道德和纪律委员会立即复核情况，依法依规开展工作。

经查阅相关材料，二十年前，即1998年3月，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对这一事件作出事实认定，给出调查结果；1998年7月北京大学对沈阳做出了行政处分。

师德师风是学校教师队伍建设的根本，每一位老师都应该为人师表，学校有责任保护学生正当权益，自2014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以来，学校在教师行为规范等制度中增加了严格管理师生关系的条款，对违纪违规行为坚决采取零容忍态度。2015年，学校专门成立了教师职业道德和纪律委员会。2016年，学校又先后印发《北京大学教师行为规范》，修订《北京大学教师手册》，进一步明确师德失范行为的调查、审议和处理机制。近年来，对在师德师风方面出现问题的个别教师，委员会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都进行了严肃处理。

感谢广大校友和社会各界对北京大学的关注。今后，我们将继续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完善制度，抓好落实。对于合理的意见和建议，学校会虚心倾听、认真研究，以事实为依据，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北京大学教师职业道德和纪律委员会

2018年4月6日

2018.4.7 上海师范大学发布声明：终止与沈阳签订的校外兼职教师聘任协议

来源：微信公众号“上海师大人事在线”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MH9X1U5NM8ODL_DXIB1Mxg

清明节期间，北京大学校友在网上实名揭发原该校中文系教师沈阳对某女生性侵导致其自杀，引起社会高度关注。据北京大学2018年4月6日对外公布的“说明”，该校于1998年7月对沈阳已作出行政处分。

根据教育部《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有关师德问题“一票否决”的规定，上海师范大学学术伦理与道德委员会建议并经人事部门讨论决定，从今日起终止2017年7

月与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沈阳签订的校外兼职教师聘任协议。

上海师范大学始终把“为人师表”作为第一要义，把“厚德”作为师生共同秉承的校训。无论对校内教师还是校外兼职人员，学校都坚持把师德师风作为聘任的首要条件，对于有悖师德者，坚决采取零容忍态度，以维护教师的职业道德和校园的文明环境。

上海师范大学学术伦理与道德委员会

2018年4月7日

2018.4.7 李悠悠：已联系到受沈阳侵害的另几位女生

作者：孙玉春

来源：现代快报快讯

原文链接：

<https://app.myzaker.com/news/article.php?pk=5ac8976b1bc8e0407f0001d4>

原北大中文系教授沈阳被指性侵女生致其自杀事件备受关注。4月7日，南大文学院、上海师大在6日北大、南大发出说明后，相继发出声明对此事表态。而此事件的当事一方、举报者李悠悠也一直在关注着事情的进展。7日下午，现代快报记者联系上在加拿大的李悠悠，此时那边是深夜，她十分坦诚地讲述了为何会在20年后的今天通过网络对沈阳进行举报，并透露已联系到其他几位受沈阳侵害的女生。

4月5日，李悠悠在网上首先举报原北大中文系教授沈阳，20年前在北大任教期间，曾性侵自己同窗好友高岩，导致高岩在1998年3月自杀。李悠悠的举报迅速引发社会各界的关注。7日下午，她更向现代快报记者表示，自己和其他同学、老师终于站出来公开揭露此事，对于自己来说，也是搬去了一块压在心头20年的巨石。

目前，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上海师范大学都先后做出了明确表态，不仅要继续复核、调查此事，而且建议已经要求当事人——现南大文学院教授、长江学者沈阳辞去教职，上海师范大学也明确解除其兼职教师职务。南大文学院前任院长也在朋友圈发表个人说明，为当时引进人才失察道歉，要求自领处分。

李悠悠说，各方反应速度之快，令她感到非常宽慰。以下则为现代快报记者与她通过微信对话的更多详情。

现代快报：能说一下你对这件事目前处理的看法和态度吗？

李悠悠：我们坚持原来的立场和判断，希望沈阳面对事实，能承认对高岩性侵和污蔑的事实。南大和北大目前的反应速度很快很积极。我们也感谢和欣慰。

现代快报：对事情的下一步处理你有何期待？

李悠悠：我们希望下一步，北大能够公布当年北大党委、纪委审查沈阳，对其行记大过处分的会议纪要。据说当时在学校的会议上，沈阳承认和高岩有性关系和恋爱关系这两点的。

如今他面对记者采访，却逐一否认。我们认为是颠倒事实的，我们希望还事实以历史真相。向公众和高岩父母以及 95 级同学公布当年调查的细节和会议记录。

第二点就是对南大。目前南大已经明确认定沈阳不具备继续任教资格，请他辞职，我们认为很有魄力和勇气的，南大校领导和文学院的现任领导很正直的，我们很钦佩。但希望不要止步于此，希望不仅让沈阳走人，据我们所知受害者不只一位，我们希望这些受害者在学校的保护下，勇敢地站出来！也希望学校能为她们提供一个真正安全可靠的举报平台。

现代快报：关于沈阳性侵其他女生的指控，有证据吗？

李悠悠：我和北大中文系的同学都一致认为，高岩不是沈阳第一个性侵受害人，也不是最后一个。之所以这么说是依据的。除了这 20 年间，从北大和南大的师生那耳闻的一些事情，我们近期已经直接间接联系到了几位受害者，有北大，也有南大期间的，时间跨度比较大。我们已经明确的知道，这些女生有些也给我们讲述了他们被沈阳性侵的真实过程，我们也是感到非常惊讶和愤怒。现在不方便透露姓名，在适当的时候，受害人也会站出来，这也是我们后面期望看到的结果。

现代快报：事情已经过去 20 年，你为何对此一直念念不忘？这件事对你人生产生多大的影响？

李悠悠：高岩是我的挚友，我们俩关系非常亲近。她可以说是我目前 40 多年人生里，最好的两个朋友之一，而她的离去，对当时也非常年轻的我，造成了很大的冲击。首先是对我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对人，特别是比我们更有力有经验的异性的信赖，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和挑战。

我是北京女孩，一路顺风顺水，学习比较认真，没离开城市，还考上了北京大学，家里也是知识分子，无忧无虑长大的。但是最亲近的朋友离去，让我的信任感、安全感遭到了很大的冲击。

现代快报：这 20 年来你是不是时常会想起高岩？

李悠悠：在这 20 年中间，从 1998 年 3 月 11 日，乍暖还寒，高岩离开这个世界的日子，到今天 20 年，高岩遭受侵害的事实，以及她因为这个悲惨的事实所离开世界这个事件，对我来说是个创伤性的悲剧性事件，它像一枚沉重的磁石一直沉在我的心底。连我的先生都知道，我跟他也多次提起过，我的好友高岩的这段伤痛的往事。

但是我一直懊悔的就是两件事，一个是当时由于自己知识和经验的局限，还太青涩，没有充分理解高岩的痛苦和绝望，已经到了她想弃绝这个世界，弃绝自己宝贵生命的境地，所以我没有及时挽救她于悬崖边缘，没有及时开导他保护她关心她，这是我一直以来忏悔的、充满歉疚心结的一个地方，这 20 年没改变过。

二是一直惭愧自己没能为她做什么事情。20 年后，我出来发声，从自私的角度说，我是为了了却自己这两个心结，让我自己的心宽慰，让这颗沉在心底 20 年的压抑的磁石稍微挪移开来，而不再把我压得充满了悲伤。

现代快报：您坚持举报沈阳仅仅是因为这件事还是因为后来他对待此事的态度？

李悠悠：不仅仅因为多年前他对好友高岩的性侵事实，也不是因为他的态度。我们现在也都为人父母，尤其我为人妻为人母，也有女儿，转换一个角度来体会和感受，实在无法想象。最后我们觉得还是应该站出来，能让高岩和这些女生还回她们应有的安宁，保障她们应有的权益，这是个心愿和诉求，我们要实现这个愿望。

2018.4.7 高岩母亲宣读致媒体公开信

作者：毛翊君 宋春丹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转载链接：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062950

4月7日下午三时许，“原北大教授沈阳性侵学生高岩事件”核心当事人、高岩的母亲周树铭在北京接受包括《中国新闻周刊》在内的数家媒体采访。

据周树铭介绍，她本人在北京育才学校工作，育才是重点学校，而且她做班主任，工作负担比较大。而高岩的父亲在市教研中心抓语文考题，一到考试时候也会好几天回不了家。

周树铭在接受采访时称，高岩生前，沈阳曾去过高岩家中，是在某日的一个下午，高岩的父亲回家时，正巧发现沈阳在自己家，但未与沈阳谈清楚为何事造访。据高岩母亲表述，从那以后，高岩的精神状态更加不好了。

据周树铭讲述：在高岩自杀身亡之前，她还曾有过自杀未遂的行为。她回忆说，“有一次我下班回来，她不开门，我就把门踹开，发现她在睡觉，不正常地睡觉，就叫车送到复兴医院，后来就知道她是吃安眠药了。孩子说，活着没意思。”母亲问高岩，“怎么没意思？理想的学校北大中文系都保送了，你多顺啊！干吗这么想？”

高岩曾对母亲说，沈阳课上得挺好，也挺喜欢他的。后来，高岩又曾表示讨厌沈阳，“因为一天到晚让我干事，让我收钱。”周树铭就给高岩解释说，“妈妈也是当老师的，别这么大怨气。”高岩回答说，“算了，不跟你说了。”

在现场，周树铭发出一封对媒体的公开信，内容如下：

各位记者，你们好，我是受害人高岩的母亲周树铭

今天，我作为高岩的亲人接受你们的采访，感到无比的欣慰。首先，我要感谢远在加拿大多伦多的李悠悠，她是高岩的高中同班同学，大学同校的校友，在高岩去世二十年后勇敢地站出来，把前北大教师沈阳侵害我女儿高岩的事实大白于世间，她仗义执言的行为深深感动了我。

我还要感谢高岩在北大的同班同学严蕾(化名)，他是当时的班长，现就职于沈阳电视台，他

利用双休日冒着严寒赶赴北京到我家采访，并陪同我们到墓地祭奠高岩。他为二十年前去世的同学伸冤，这种勇敢行动激励着我们现在要站出来，向迫害高岩致死的沈阳讨回公道。我同样需要感谢高岩的中学闺蜜闫蕾同学和北大的同学王敖，徐芄及王宇根老师等人写文章怀念高岩，使高岩的冤情得到澄清，这种伸张正义的精神更加打动了我们。

我更要感谢你们在座的这些同志们，你们为我提供了一个吐露心扉的机会，我要把女儿高岩的性格形成及其成长过程，上北大后的感情变化，简要地向大家介绍一下，同时更要揭发迫害高岩致死的沈阳是如何使用手腕欺骗和侮辱高岩的。如果说高岩的死与沈阳无关，那请问北京大学于1998年7月为什么要给沈阳行政处分呢？！

随后，周树铭又宣布了自己写给爱女高岩的一封信，信中说，“天堂上的女儿，你好吗？今天我怀着沉痛的心情，你离开这个世界已经整整二十年了，这二十年，我和你妈妈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你，我时常在睡梦中看到你那天真无邪的笑脸……”

2018.4.7 沈阳回应：“根本没有师德问题，只是行政警告处分”

作者：毛翊君 周甜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原文已404

备份链接：

<https://terminus2049.github.io/archive/2018/04/07/ShenYang-NewsWeekly.html>

“三个大学都拿“师德”说事

请问，这种定性靠什么？

哪个正式决定上有这个结论？”

4月7日下午，沈阳通过短信回复《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请求，他在短信中写道：我想发出一个弱弱的呼喊：三个大学都拿“师德”说事。请问，这种定性靠什么？哪个正式决定上有这个结论？哪个事实支持这个结论？难道仅仅靠舆论左右？仅仅凭某个人采访中的回答？这太可悲了吧！

在回复中，沈阳表示，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对时任北大中文系系主任费振刚的采访报道“有看法”。他说，“处分决定上根本没有师德问题，他凭什么这么说。当时的中文系党委书记李小凡（已故）做大会总结发言，第一句话就是沈阳的问题不是道德品质问题。处分决定也只是行政警告，根本不是记大过。费的采访回答完全不顾事实，让人伤心。”

20年前，沈阳在北大对学生高岩的“性侵事件”发生后，时任北大中文系系主任费振刚曾参与过对沈阳的纪律处分。4月6日，《中国新闻周刊》采访了费振刚，向其了解有关当年对沈阳进行处分的情况。费在受访时表示，沈阳当年的事情主要是北大纪委处理的，他不分管这件事。“但是最后的结果你们也知道了，就是给他记大过处分。”他又说，“当年，他是个年轻人，但是从师德讲，这个年轻老师是有问题的。”

“沈阳性侵女生高岩”事件迅速引起社会强烈关注。4月7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来到沈阳现在任职的南京大学文学院，沈阳的两位同事和他的一位研究生接受了采访。

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沈阳的研究生讲述,她们有一个微信群,成员都是沈阳带过的研究生,看到近日和沈阳有关的新闻,她的心情很复杂,“更多的是不相信”。她表示,选择沈阳作为研究生导师的时候,听同院的女同学提起过关于他之前的一些传闻,“没提北大的事情,说得很隐晦,说不出具体的人和事。”

在她眼中,沈阳是她敬畏、欣赏且信任的学术大牛和极其负责的研究生导师。平日,没有听说他与某个女同学有频繁的私下联系或不该有的举动。她本人和沈阳的接触仅限于一、两周一次的论文讨论会。最近的一次讨论会是3月20日,自那之后再没见过沈阳。

据这位女生透露,沈阳带的学生多,学生当面叫他“沈老师”,私底下喊他“沈叔”。她发邮件咨询沈阳论文相关问题,一天之内定有回复。如果学生没能完成他布置的任务,他会批评学生,会提高音量,“气势上挺吓人的。”

南京大学文学院的一位教师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看到最近几天有关沈阳的新闻“很惊讶”,觉得新闻中所描述的沈阳跟平日接触到的本人反差很大。之前沈阳调来南大,私下有朋友跟他提起过,说北大有个女生为沈阳自杀,“没有李悠悠说得这么详细,都是道听途说,也没听说过他在校跟女学生有什么不正当的关系。”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另一位和沈阳同系的老师说,文学院语言系有十几位老师,大家跟沈阳都不熟。“当时沈阳初来文学院,老师们之间就有议论过他在北大那件事,不过都是传闻。”

4月6日,高岩的同学加好友、此次事件的举报人之一李悠悠对《中国新闻周刊》称,他们还在联系沈阳性侵的其他受害者。她说,“我们目前已经联系了至少四位受害女生。”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多次拨打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徐兴无以及前任院长丁帆的电话,均未能取得联系。4月7日,网络上据称是丁帆朋友圈的信息称,沈阳调入南京大学是其主政期间,他承认自己引人失察,愿意承担一切责任。

徐兴无则在一份声明中称,南京大学文学院应该及时纠正人才引进工作中的错误,并且得出结论认定,沈阳的师风师德不符合南京大学文学院的要求。南京大学文学院也在其官网发布声明称,沈阳目前处于等待核查和调查的阶段,已暂停教书育人工作。声明“建议沈阳辞去南京大学文学院的教职”。

同日,上海师范大学也做出决定,终止2017年7月与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沈阳签订的校外兼职教师聘任协议。

2018.4.8 北京大学教师职业道德和纪律委员会召开专题会议

来源:北京大学官网

原文链接:

http://pkunews.pku.edu.cn/2018zt/2018-04/08/content_304300.htm

2018年4月8日上午，北大校长林建华主持召开了北京大学教师职业道德和纪律委员会专题会议，党委副书记、秘书长安钰峰和委员会委员出席会议。

安钰峰通报了近期有关情况。相关网络信息出现后，学校高度重视，教师职业道德与纪律委员会按照要求进行复核工作，调取了当年的档案材料，向当事和参与处理此事的中文系与校纪委领导进行了解。经查，1998年初，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治安处重大责任事故调查组对有关案件进行了调查取证，于1998年3月作出了事实认定，给出了调查结论，其中涉及到沈阳行为不当、违反师德，同年7月，中文系依据公安机关提供的相关事实和调查结论，决定给予沈阳警告处分，并报学校批准，随后在中文系召开全系教师大会，通报了学校和中文系的处理决定（附后）。

与会人员提出，要认真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对管理中的宽、松、软问题、对制度的不完善问题，要进行深刻严肃的反思并引以为戒，全面推进依法治校，加强对师生的法治教育，同时，要用实实在在的制度和举措来保障师生合法权益。

附件 1：北京大学《关于给予沈阳行政警告处分的决定》



附件 2：中文系《关于给予沈阳警告处分的决定》



2018.4.9 95 级中文系同学当年日记

来源：王敖豆瓣

原文链接：

<https://www.douban.com/note/664791952/>

文字：日记摘抄 高山（化名，一位字迹娟秀的男生）

3月16日 星期一 晴

下午去听奔驰的讲演，吃完饭，不想上课，就回来了，却听到一个消息，说高岩自杀了，死于煤气。一开始还以为说笑，谁知竟真是如此，一时不知所措。说起来，同班三年，却同她没说过一句话，但毕竟是自己身边的同龄人，不由人不叹息。据说她上周三下午回家，死后二小时才让刚下班的父母发现，昨天通知系里。愿死者安息。

3月18日 星期三 雨

今天一整天天阴得像黄昏似的，迷迷濛濛的，下着雨，让人气闷。

听说发现了高岩的遗书了，涉及到一位老师的名誉，又引起一阵喧哗。

3月22日 星期日 晴

昨晚听得高岩自杀是因为沈阳的始乱终弃，一时不知道什么感觉，我只知道自己忽然烦得对什么都想生气，对谁都看不顺眼，真想大醉一番，又想大哭。我恨沈阳这种人，我恨我听到这消息。

3月23日 星期一 晴

中午开班会，系里的领导什么也不说，然而从王宇根的口气上看，沈阳并没有受到什么惩罚。晚上听到一个更可气的消息，说沈阳罚了一千块钱。我真想冲过去揍死他，我再也静不下来，这个世道，就想逼我发疯。

2018.4.9 高岩父母的声明

来源：王敖豆瓣

原文链接：

<https://www.douban.com/note/664813156/>

代替高岩父母发一则声明：

媒体朋友大家好，自从高岩的事情得到报道以来，我们看到了新的希望，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帮忙。现在的情况比20年前茫然无措好了不知道多少，唯一的遗憾是我们老了，老伴晚上翻看高岩留下的书籍，又伤心又激动，心脏不好的老毛病又犯了，我自己的身体也大不如前。今日又有媒体朋友上门来采访，对年迈的我们来说，身体成了一种负担，害怕一旦有不测，看不到女儿名声得到昭雪的那天，因此希望媒体朋友不要到家里来，我们掌握的情况，都已经说了出来，这些天，反而是媒体找到了很多我们从来都不知道的信息。如果还有想要询问的，可通过王敖或者李悠悠代为转达。不胜感激。

周树铭

2018年4月9日

2018.4.9 一女生实名指控曾受沈阳性骚扰

作者：王和岩

来源：财新网（原文已404）

备份链接：

<https://terminus2049.github.io/archive/2018/04/09/MeToo-XuHongyun-CaiXin.html>

连日来不断延烧的“沈阳性侵门”又有最新进展，今日（4月9日）一位当年的女生站出来，指控沈阳曾对其性骚扰。

【财新网】（记者 王和岩）连日来不断延烧的“沈阳性侵门”又有最新进展，今日（4月9日）一位当年的女生站出来，实名指控沈阳曾对其性骚扰。

63 岁的沈阳，20 年前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现为南京大学文学院语言学系主任、博士生导师，是“长江学者”。他最近被数名北大校友指称 20 年前曾性侵北大中文系 1995 级女生高岩，导致后者绝望自杀。沈阳则声明称，举报为恶意诽谤，自己与高岩“第一，没上过床；第二，没发生过性关系；第三，没谈恋爱”。

这位站出来的女生，名叫许红云，现在美国加州湾区生活。她自述是北京林业大学 2004 级外国语学院研究生，曾想报考沈阳的博士生，后因在 2006 年冬天遭遇沈阳性骚扰，被迫放弃考博，人生由此被改变。

许红云说，她希望更多被沈阳侵扰的女生勇敢地站出来，勇敢地面对过去和现在，才能看到未来。

数日来，舆论千呼万唤，北京大学 4 月 8 日终于公开了 20 年前给予沈阳行政警告处分文件。另有不愿具名的消息人士称，北大公开的仅仅是当年对沈阳的处理决定，并非中文系对此事件的调查处理过程的详细文字记录。

“没想到（他）会那么垃圾”

2006 年 10 月或 11 月，许红云在北京语言大学听了一次沈阳的讲座，“讲得挺好的，感觉很好的一个老师，后面真的想不到会那么垃圾。”

此后，又到网上看了一些沈阳的文章，觉得自己的毕业论文，刚好和沈阳带着研究生们做过的研究用到的语言学理论一致，就想通过北大博士入学考试，成为沈阳的博士生。许红云通过电子邮件和沈阳取得联系，后受邀去听他的课、讨论短语理论。

有次听完课，沈阳坚持要开车送许红云回校，“我要坐后排，但沈阳要我坐副驾驶，还说坐前面来 还怕我吃了你啊。”

许红云无奈，只好坐到副驾驶上。到了林大校门口，许红云打不开车门。沈阳没有按开锁键，而“是直接伸手到副驾驶这边来帮我开门，胳膊触碰到我的胸部，我觉得很不舒服，感觉他是故意的。我那时候不会开车，并不知道可以按（主驾驶的）开锁键（打开车门）。”

许红云说，自己当时真的非常尴尬，原来想坐就坐吧，坐个车应该没什么事吧。没想到中了他的圈套。

许红云觉得沈阳的举动不可思议，就跟自己的父亲讲了这个遭遇。“我爸爸说：北大啊！怎么会呢！他和我一样完全不敢相信。但他还是认为可以继续去考北大的博士，我却很犹豫了。”

这之后发生的两件事，让许红云下决心不再考博。一次是沈阳打电话叫她晚上去他家里讨论语言学问题；还有一次是寒假备考期间，沈阳又打电话，让她跟他南下开研讨会。这两件事许红云都拒绝了，她将这些事告诉了自己的导师、同门和家人，他们都觉得难以置信。

许红云决定不考沈阳的博士了。2007 年浙江一个县引进人才，她就去了那个县工作。之后，

许红云给沈阳写了一封信，告诉沈阳“我不考博士了。”结果沈阳“给我回了一封邮件，很生气地说：‘不读我的博士你会后悔的’。我没再搭理他。”

许红云在浙江那个县的县委宣传部工作，专业完全荒废了，成天就是“陪酒陪玩，好记者少啊。真的太辛苦了。”但是，就算工作再怎么苦，她也没想过回去考沈阳的博士。

许红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同学们都知道这些事，都替她惋惜没考北大的博士，却跑到浙江的一个基层政府工作。

在县委宣传部“硬着头皮工作两年”后，许红云实在无法忍受这无所事事的生活，于2009年辞职回到了北京。辗转换了几份工作，她认识了现在的先生，也是一位北大学子。他得知许红云的经历后，称赞她很有勇气，做出了正确的决定。“我回林大看望我的导师，院里的老师都还记得我，还笑问我乡下的‘狼’是不是更多？还问我是不是后悔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他们真的不知道这样的老师藏在最高学府里20余年，他们真的太单纯了。”许红云感叹。

后来，许红云考取MBA，和先生一起来美国读书。如今和先生一起生活在加州湾区。

许红云说，李悠悠举报沈阳的文章，是她的研究生同学看到后发给她的，这些天她每天都在关注国内媒体有关此事的报道，她的导师和同学们也都在持续关注，他们都记得当年的事。昨天（4月8日），她觉得自己应该可以做点什么，于是在网上找到王敖的邮箱。

“我看到当年的同学举报沈阳，真是大快人心。我庆幸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那时候我都研三了，想象一下我如果是在本科一年级遇到沈阳这样的老师，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我特别为高岩痛心。沈阳这是犯罪。”

许红云说，自己碰到这样的人就会马上逃走，一直不敢正面还击。这件事不仅改变了她的人生，她因此放弃了自己的学术生涯，也给她的心理留下了阴影。此后，和年长的异性接触，她会比较小心、敏感。

许红云回忆，当年她的硕士论文沈阳是看过的，沈阳还帮她做了批注，“当时我以为他对我特别关照，是因为他欣赏我的学术研究能力。如今把所有的事情联系在一起，觉得好恶心。他有计划、有预谋地策划怎么骚扰女生。”

她记得当年听沈阳的课，有位来自上海的女生，也准备考他的博士，“不知道她后来怎么样了”。

许红云还记得，沈阳那时候曾告诉她，读他的博士前两年在北大，后两年在荷兰莱顿大学。“莱顿大学是我的梦想啊。”

北大公布处理决定但未含调查记录

昨日（4月8日），北京公开了20年前给予沈阳行政警告处分的两份文件。校方文件显示，当年沈阳无意与高岩恋爱，却表示“那你就算是我的女朋友吧”，并与高岩搂抱、亲吻。

1998年3月11日，高岩在家中自杀身亡。北京大学认为，沈阳作为一名教师，在与女学生高岩的交往中行为不当，违背《教师法》有关规定，决定给予沈阳行政警告处分。

在中文系的文件里，沈阳辩称自己对高岩的轻率表态及错误行为，实属无奈，因为他感到高岩的精神状态有问题，怕出意外。中文系的决定认为，沈阳作为一名教师，在与高岩的交往中态度不够严肃，处理很不慎重，高岩之死虽确属自杀，但沈阳在与她的关系上处理不当，无疑会使高岩思想上产生强烈刺激。

这两份处理决定都没有“发生性关系”或“性侵”的字眼，甚至仅提及两人有搂抱、亲吻，且是高岩要求沈阳“表态和她建立恋爱关系”，最终处理结果也仅为行政警告处分。

有不愿具名的消息人士称，北大公开的两份文件，仅仅是处理决定，而当年中文系对此事件的调查处理过程，有详细的文字记录，这部分详述事件真实情况的东西，北大并没有公开。

另外，高岩的同学表示，两份处分决定中绝大部分都是沈阳的说辞，死者家属、同学的观点一字不见。在高岩的好友、北大社会学系1995级学生李悠悠纪念高岩和举报沈阳的文章中，曾提及高岩至少三次告诉她自己遭到了沈阳侵犯。

目前，南京大学文学院公开建议沈阳辞去教职，上海师范大学也终止了沈阳的兼职聘任协议。

2018.4.10 南大文学院开通师德师风监督邮箱和举报电话

来源：南大文学院官网

原文链接：

<http://chin.nju.edu.cn/shownews1706.html>

为进一步加强我院师德师风建设，贯彻南京大学建立健全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精神，经研究，决定成立院师德师风制度化建设小组。制定相关制度，明确教师禁行行为和违反师德的惩处机制，开通监督邮箱和举报电话，做到有诉必报，有诉必查，欢迎社会各界对学院的师德师风建设进行监督。

文学院监督邮箱：wxyxz@nju.edu.cn

举报电话：025-89683321

文学院

2018年4月9日

2018.4.11 李悠悠、王敖声明：公开邮箱征集证据

来源：王敖豆瓣，原文已404

备份链接：

<https://wallsandbooks.wordpress.com/2018/04/10/%E6%9D%8E%E6%82%A0%E6%82%A0%E3%80%81%E7%8E%8B%E6%95%96%E5%A3%B0%E6%98%8E%EF%BC%9A%E5%B7%B2%E7%BB%84%E6%88%90%E8%B0%83%E6%9F%A5%E5%B0%8F%E7%BB%84%EF%BC%8C%E7%8E%B0%E5%85%AC%E5%BC%80%E9%82%AE%E7%AE%B1/>

声明

大家好。4月5日，我们发文纪念我们的同学高岩离世20周年，并揭露高岩之死与当年北大中文系副教授沈阳直接相关。实名曝光以来，得到很多朋友的支持和帮助，在此感谢大家。

对于高岩一案，我们将继续收集证据，不断追问，还高岩一个清白。近日，曾在2006年遭遇沈阳性骚扰而被迫放弃考博的许红云已经实名站出来，还有受害者继续匿名举报。

我们知道还有更多遭受了沈阳性骚扰/侵害的受害者，我们愿意提供所有的协助，坚决捍卫受害者对其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因此，我们寻得了律师万淼焱、记者黄雪琴的帮助，组成一个调查小组。

万淼焱律师是“受暴致夫死亡案”中李彦的辩护人，该案推动了中国《反家庭暴力法》的出台。她对今年年初北航博士毕业生罗茜茜实名举报北航教授陈小武持续性骚扰门下女学生提供了充分的法律支持。

黄雪琴是一名独立记者，一直推动反性骚扰/侵害社会议题。去年10月，她发起了中国媒体圈职场性骚扰调查并发布了调查报告。“北航性骚扰门”中，她对罗茜茜等受害者进行了心理建设，并曝光了陈小武的性骚扰行为。

我们希望团结专业的力量，协助更多沉默的受害者大胆站出来，勇敢维权。

这是我们的邮箱 jubaoshenyang2018@vip.163.com，若你是沈阳案受害者或知情人，若你需要协助，需要讲述，需要维权，需要心理建设或疏导，请联系我们。我们承诺对你的隐私进行绝对保密。

再次感谢大家。

李悠悠王敖

2018年4月11日

2018.4.18 南大出台师德师风监督、举报联系方式

来源：南大官网

原文链接：

<http://hr.nju.edu.cn/e6/92/c5978a255634/pagem.htm>

一、党委教师工作部师德师风监督、举报联系方式

电话： 025-89683436

邮箱： jsgzb@nju.edu.cn

二、受理范围：

教师违反师德的行为。主要包括：

损害国家利益，损害师生和学校合法权益的行为；

在教育教学等职业活动中有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行；

在科研工作中弄虚作假、抄袭剽窃、篡改侵吞他人学术成果、违规使用科研经费以及滥用学术资源和学术影响；

未经学校审批同意的影响正常教育教学工作兼职兼薪行为；

在招生、考试、学生推优、保研等工作中徇私舞弊；

索要或收受学生及家长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等财物；

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

其他违反高校教职工职业道德的行为。

三、处理举报的工作流程

受理登记；

明确负责处理的机构、部门；

核查举报内容，给予相应的处理意见；

向实名举报人反馈处理结果。

四、处理举报的工作原则

依法依规，以事实为依据，客观公正地做出判断与处理；

为举报人和证人严格保守秘密，维护举报人和证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五、注意事项

对有明确的被投诉举报对象且有涉嫌违反师德师风的具体事实、证据或者明确线索的投诉举报，予以受理。

对投诉举报事项已处理，举报人在无新证据或者新线索的情况下就同一事实或者理由重复投诉举报的，不予受理。

举报人应当据实提供被举报人的姓名、工作单位、违反师德的事实及具体情节、相应的证据及线索，包括事实发生的时间、地点，所涉及的相关单位和知情人，以及知情人的身份、单位和联系电话等。

提倡实名举报；涉及个人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含性骚扰）的，应由本人提出或书面委托他人提出举报，以便联系、查证。

举报人应承诺反映的情况客观真实并对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负责，无夸大、歪曲、诬告、捏造等。如有借举报故意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的或者以举报为名制造事端，干扰学校正常工作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严肃处理。

北大、南大学子的行动

2018.4.7 南大学子发文指出南京大学在教师禁行行为中删除性骚扰这一条

作者：微博@我也是蓝鲸灵

原文链接：

<https://shimo.im/docs/6ujOPVBCgBMeoYs2/read>

致所有人：有效的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是唯一出路

4月5日上午，一篇北大95级校友李悠悠所作的，题为《南京大学文学院语言学系主任、长江学者沈阳教授，女生高岩的死真的与你无关吗？》的实名揭发文，如平地惊雷，将社交媒体炸开了锅。随后高岩班主任王宇根和同学徐芄、王敖在网上发出悼念文，将事件进一步推上了舆论的风口，但人们的愤怒、疑惑和论辩才刚开始，紧接着爆料文就被404的大火淹没，徒留一个令人惴惴不安的清明。

这一天，本来风平浪静的南大朋友圈也迅速被这一事件刷屏，并且不同于以往社会热点新闻的短期热度，直到此刻大家仍然紧密关注事件的点滴进展，毕竟此次性侵事件的背后不仅是一条无辜生命，它要揭露的黑手竟然是在我们亲爱的母校里教过几年书的“学者”。放眼望去，朋友圈有诸多讨论之声，有人惋惜年轻生命，有人担忧是否存在其他受害者，也有很多人质疑涉事的不同高校如何进行后续问责。

1月份的时候，我们几个校友做了一份《南京大学校友、学生实名请求建立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的公开信》的倡议，上线三天便获得热烈反响，总计收到409名南大校友、学生和教授的签名（如果你还不了解我们和我们做的事情，文末有我们的具体介绍）。大家当时积极

的响应，让我们愈发坚信初心，更加确认我们在做的是一件万分重要的事情。虽然南大学子对于性骚扰议题有着普遍的关注和较强的正义感，但是在近期的讨论中，我们发现大部分的同学对校园性骚扰议题仍然呈现出了较迷茫的态度：为什么这样的老师能在几所顶级高校里安然无恙地待了这么久？我身边是不是就有这样的老师？假如有一天我遇到类似的事情该怎么办？这些疑问使我们意识到，重新将性骚扰防范机制的话题摆到台面上来讲是多么重要。

性骚扰的一些迷思

昨天南大小百合论坛上出现一个热帖，题主问：“每个学校都有那种一言难尽的老师。甚至说，每个学院都有。现在连男同学都不安全了。想知道如果女同学被老师骚扰，怎样做才能保护自己呢？”

下面的回答五花八门。有说踢裆部的，有说录音保留证据的，有人让女生不要懦弱要勇敢、有安全意识、不要忍气吞声。这些同学的本意很好，顾虑女生们提升安全意识，但是高估了个体在面对制度缺位所导致的结构性压迫时的反抗能力。

还有一条评论写道：“不是lz想得那样，现在的师生关系管理严得很。师生恋爆出来教师就得走人，再也不谈什么你情我愿可以原谅。新一代的教师们，几乎不敢和自己带的女生开玩笑，只能拿同学、同事、网友、版友解解闷。”

南大一向以优良学风，宽厚师德闻名，我们很理解这位同学由己出发，对校园环境的信任。但现实是，“现在的师生关系管理严得很，师生恋爆出来教师就得走人”，这样的论断与事实相去甚远。首先，曝光率低并不代表发生率低；其次，近些年来媒体曝出的高校教师性骚扰事件，查无后续的、施害人逍遥法外的，仍然频频有之，可以翻看《四年内曝出13起高校教师性骚扰事件，1/3查无后续》。边界清晰的健康师生关系是人人乐见的，但现实中的高校生活比我们想象得要糟糕的多。

此外，“几乎不敢和自己带的女生开玩笑，只能拿同学、同事、网友、版友解解闷”？此表达也也警示我们，帮助大家明确“开玩笑”和“骚扰”的区别是有必要的，这更加说明性教育普及的重要性。

性骚扰是社会问题，并不应该只靠个人、特别是受害人的力量去防范、自我保护和发声。现有许多高校教师性骚扰的案例已经说明，受害人不管如何勇敢，如何举报，都难以得到想要的正义。所谓的要求受害人“勇敢”，是一种极其天真傲慢的想法。

在教师性骚扰学生的案例中，学生需要面对的敌人并不只是肇事者一个。由于权力关系的不对等，受害学生在发声时，常常需要冒着顺畅毕业和学术发展受到肇事老师掣肘的风险；发声后，如果涉事学院、学校不作为和稀泥，也就是出现王敖文中所说的 institutional betrayal（制度性背叛），其所造成的心理创伤将更加严重，甚至致命，即便受害者在身心灵的多重迫害下幸存下来，以后在学校的日子也会极其难过；更不必说，事情曝光后，学生的隐私若得不到保护，很容易面临接踵而至的社会舆论压力，受到接二连三的再次伤害。“有没有证据”、“为什么不反抗”、“是不是TA自愿的”、“潜规则也要说成性骚扰”等等怀疑、谴责受害人的言论，就像是缠在受害人脖子上的绳索，一点点收紧，令其窒息。面对这种困难重重、对受害者极不友善的大环境，我们凭什么去要求TA们“勇敢”呢？而且，被曝光的案例尚无

法求得公道，那些冰山下的无数受害者又该如何解脱呢？（见文末参考阅读 1&2）

要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我们考量问题的思路必须超出“如何自我保护”、“如何避开狼师”等扬汤止沸的护身术，制止校园性骚扰的根本在于制度建设，只有通过清晰、严明的体制规范，才能有效地遏制校园性骚扰。所以，一方面，我们要未雨绸缪，规范师生关系，避免教师权力滥用，预防性骚扰发生，不能一味等待事后补救；另一方面，事件发生后，改变对受害者而言十分恶劣的发声环境、支持TA们安全地申诉和维权，并公平有效地惩处性骚扰实施者，也是必须做好的工作。而要想建立一个健全的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最责无旁贷的，便是学校。

学校能做什么？

关于沈某事件，南京大学官微及时给出声明，表示了彻查和后续处理的决心，这让我们为母校积极追责的态度而欣慰。但遗憾的是，据我们的了解，目前南京大学对于师生间性骚扰问题仍然没有明确的处理机制。根据昨天南京大学官微声明，可以看出南大目前是响应了教育部2014年9月30日所发《教育部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将教师性骚扰问题归入了师风师德的范畴。

然而在研读2015年9月颁布的《南京大学关于建立健全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实施办法》时，我们惊讶地发现，我南在教师禁行行为中原文采纳教育部师德禁行行为“红七条”，唯独删除了“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这一条，使“红七条”变成了“红六条”。相比之下，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其他高校关于师风师德建设的实施办法中，都保留了这一条。对此，我们希望校方能给出相关的解释，假如我们找到的文件版本不对，或有其他的问题，也请详加说明。

1.健全违反师德行为惩处机制。明确师德禁行行为。教职工不得有下列情形：损害国家利益，损害师生和学校合法权益的行为；在职业活动中有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行；在科研工作中弄虚作假、抄袭剽窃、篡改侵吞他人学术成果、违规使用科研经费；未经学校审批问题的兼职兼薪行为；在招生、考试、学生推优、保研等工作中徇私舞弊；索要或收受学生及家长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等财物；其他违反高校教职工职业道德的行为。对于各类师德失范行为依法依规分别给予通报批评、警告、记过、降低专业技术职务等级、撤销专业技术职务或者行政职务、解聘聘用合同或者开除。对严重违法违纪的，要及时移交相关部门处理。

[《南京大学关于建立健全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实施办法》](#)截图，可点击链接查看全文

在南大最近的回应声明和师风师德实施办法中，都提及了师德投诉举报平台的监督信箱和举报电话。但是我们尚未在官方平台找到这一渠道的具体联系方式。假如有哪位校友/同学知道联系方式，欢迎致信 metooinju@outlook.com 告知。

最重要的问题是，高校教师对学生的性骚扰并非只是师风师德的问题，而在于权力关系的不对等，后者恰恰是无法仅靠道德去约束的。权力上位对下位的性骚扰，对受害者造成的身心伤害远非道德问题可以解释，受害者在申诉时所遇到的困难和阻力也远非其他类型的举报可以比拟。必须有一个独立的，集预防、处理、善后于一体的性骚扰防治机制才能够切实保护学生，建设安全、和谐的校园环境。正因为此，教育部在今年1月14日表示将会同有关部

门认真研究建立健全高校预防性骚扰的长效机制。

参考国外大学的性骚扰防治机制(参考阅读 3)，我们曾经给南大的性骚扰防治机制建设提出过 6 点建议：

- 1、尽快明确一个或几个受理性骚扰行为投诉的部门，以及负责人。
- 2、尽快设立并公开接受性骚扰举报投诉的各类渠道，包括有关部门/机构的信箱、邮箱、电话等。
- 3、在奖惩制度中纳入对校园性骚扰实施者的处理措施。包括对泄露受害者信息的处理规定。
- 4、增强南京大学心理咨询中心的专业能力，对咨询者进行专门的性骚扰心理辅导培训，为受害者提供及时、足够和有质量的服务。
- 5、每年为全校师生和职工做一次有关识别和防止性骚扰、如何支持受害者的培训，并将性骚扰教育纳入新生入学教育的一部分。
- 6、每学年展开一次防治校园性骚扰的需求调查，用多种形式了解实际情况，推进性骚扰防治机制的实施和完善。

1 月 21 日，前任校长陈骏曾经邮件回复过我们的倡议信，他表示已让有关部门研究方案。我们在 3 月 8 日、3 月 9 日和 3 月 27 日通过邮件和实体信向新校长吕建和校长办公室询问过进展，然而至今没有获得任何回复。

我们能做什么？

为了进一步推动这个机制建设，作为普通学子/校友的我们又能做什么呢？

首先，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校园性骚扰议题，不让热度消散。一时的义愤和正义只能解决个案，无法治理祸根。对事件保持讨论，不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抗争。

其次，希望大家能够破除性骚扰的一些迷思，在面对性骚扰受害者的时候，不要去苛责受害者，不要对他们形成再次伤害，尽可能地为他们提供支持和帮助，为他们营造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便于他们发声。

最后，希望大家可以将对校园性骚扰议题的关注与热情付之行动，在学习工作之余通过自己的方式，理性、积极地去关注和推动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的建立。我们不希望成为南大唯一关注机制建设的群体，我们鼓起勇气迈出第一步、打开这扇门，是希望所有人能够参与进来。只有大家群策群力，机制的成功建立才有希望。

想引用人民日报近日在微博发布的一句话结束这篇文章。

“用行动消灭阴暗，让光勇敢照进来。”

#Metoo in NJU

关于我们

我们是一群关心南大的热心校友和在校生。我们通过倡议信的方式，希望推动南大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尽快建立。

1月16日，我们发起了《南京大学校友、学生实名请求建立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的公开信》联署倡议，在上线的短短三天内，获得了南大学生、校友和教授的热烈响应，共获得409个签名。

1月19日，我们将公开倡议信和联署名单发送到了时任校长陈骏教授的邮箱，并在1月21日收得了陈校长已让有关部门研究的积极回复。

3月8日，我们向新校长吕建教授发送了关于1月致校长公开联署信的跟进邮件。信中我们向新校长更新前情、询问进展、继续表达了我们希望推动母校反性骚扰机制建设的热切期盼。

3月9日，我们将1月的公开倡议信、联署名单以及8日的跟进信件送至校长办公室。校长办公室确认收到实体信、也确认已收到前日邮件，并承诺会在研究后作出答复。

3月27日，在没有得到校长及校办答复的情况下，我们继续给校长写邮件询问进展。在邮件中，我们再次希望校方能尽快公布研究进度，并表示愿协助校方共建一个更美好的南大。

截止到今天，我们没有收到校方的回复。

在这里，我们会本着对联署409人负责的态度，继续积极和校方沟通，推动南京大学性骚扰防治机制的建设。我们相信南京大学，作为剑指一流的高校，有这样的担当和智慧参与该机制的建设中，为广大师生提供一个更有安全保障的健康的校园环境。我们也相信校方的确如陈校长所说已经开始研究方案，只希望校方能够尽快对公众公布进展。另外，国内外一些高校在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建立方面已经有成功案例和成熟经验，如有需要，我们愿尽己所能，协助校方的工作。

联系我们

1) 如果你想获得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建设的最新进展，欢迎关注我们的微博@我也是蓝鲸灵，或者发邮件给 metooinnju@outlook.com 加入我们的 newsletter。如果你对于如何防治校园性骚扰以及如何推动建设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建设有任何意见和建议，也欢迎来信与我们沟通。

2) 沈阳事件曝光后，我们比较担忧沈阳在南大任教期间，是否利用过其导师身份，使用过类似手法对学生进行性骚扰乃至侵害？此外，在1月倡议信发出后，我们收到了一些校友/学生对自己曾经在南大遭遇校园性骚扰的倾诉，甚至对个别教授的匿名举报，令人心痛。

因此，如果有任何南大性骚扰事件的知情人或当事者想倾诉或求助，可以发送 metooinnju@outlook.com，与我们联系。希望大家都以负责任的态度严肃相待，对于属实的情况，我们承诺保护好受害者隐私等权利，支持并协助他/她获得专业的帮助。

也想借这个机会告诉你，你不是一座孤岛，we are always here for you.

2018.4.7 北大学生邓宇昊：周一将去校办申请沈某事件信息公开

作者：邓宇昊

来源：微信公众号“顶个球公社”，原文已 404

备份链接：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8/04/%E5%8C%97%E5%A4%A7%E5%AD%A6%E7%94%9F%E9%82%93%E5%AE%87%E6%98%8A%E5%BC%9A%E5%91%A8%E4%B8%80%E5%B0%86%E5%8E%BB%E6%A0%A1%E5%8A%9E%E7%94%B3%E8%AF%B7%E6%B2%88%E6%9F%90%E4%BA%8B%E4%BB%B6%E4%BF%A1%E6%81%AF/>

大家好，我是邓宇昊，北京大学 2014 级本科生。

近日，北大校友发文纪念二十年前逝世同学高岩，指责时任北大老师沈阳“有违师德”，对高岩之死难辞其咎。此事引发社会舆论广泛关注，更关切到每一名北大人。

作为一名北京大学的学生，我非常关注此事，希望校方能以深刻的自我剖析精神，公正地处理此事。根据《北京大学章程》第二十一条，学生具有对学校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今年恰逢百廿校庆，如果大树里有虫，把虫揪出来是对大树最好的庆典献礼。

目前，我们所能做的是关注与行动。有消息称，周一校方将进行信息核查，但这一消息未经核实，即使校方真的进行了信息核查，也未必将消息公布。因此我们希望通过合法途径促使校方公布相关消息，“校务公开制度”就是这样的一个合法途径。

根据《北京大学校务公开实施办法》第二条第二款第八项，“与学生有关的其他重要事项”应当向本校学生公开。沈某一事持续发酵，已造成社会公众对北大校方与北大学子的负面印象，对北大学生日后就业、升学等发展可能会造成不良影响；这已是与学生密切相关的重要事项。因此，我在此向北京大学信息公开办公室申请相关事务的公开。

我将于 2018.4.9（周一）上午 9:00 前往校办，提交《信息公开申请表》和学生证复印件。

我一人申请，力量有限，希望同学们老师们能够一同发声，给予我支持。

支持方式：

1、填写《信息公开申请表》中的公民信息部分，并附上学生证（或其他有效身份证明文件）电子版，发往邮箱 gongkai@pku.edu.cn。我给出的《信息公开申请表》中，已将“获取信息的方式”定为我的邮箱或者我本人领取。这么做只是为了争取大家的支持，增大信息公开的

可能性。若有同学希望自己单独进行信息公开申请，我也支持并表示敬意。

2、若 2018.4.9 (周一) 上午 9:00 有空，可以打印《信息公开申请表》和学生证 (或其他有效身份证明文件) 复印件，一同前往校办提交。愿意同行的朋友 (仅限北大在校师生)，可以扫码加下面这个微信号为好友，进入信息公开申请同行群：

北京大学公开申请表填写说明完整版，请参见：

<http://xxgk.pku.edu.cn/gksq/index.htm>

再次感谢各位朋友的发声、支持与行动！

2018.4.8 北大邓宇昊同学被约谈记录

《现场：我所亲历的邓同学被约谈事件》

来源：微信公众号“historicize”，原文已 404

备份链接：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8/04/historicize-%E7%8E%B0%E5%9C%BA%EF%BC%9A%E6%88%91%E6%89%80%E4%BA%B2%E5%8E%86%E7%9A%84%E9%82%93%E5%90%8C%E5%AD%A6%E8%A2%AB%E7%BA%A6%E8%B0%88%E4%BA%8B%E4%BB%B6/>

4 月 7 日深夜 00:57 分，我从宿舍出发，前往理科一号楼，想看看能不能帮忙把被约谈的邓同学带回宿舍。

4 月 8 日凌晨 4 点前后，在三十多位同学结束了和数院党委副书记等 4 位“辅导员”的“交流”后，我回到宿舍，上床睡觉。

在我睡醒后，数院果然按照在场同学提出的要求，将事件过程记录并发布了出来。不过，由于数院的声明对我的所见所闻仅仅简单涉及，所以我想从学生参与者的视角，给大家提供更多信息。

在我看来，数院提供的说明弱化了我们“交流”或“谈判”后达成的一些重要结果，这是比较遗憾的。

在前往理科一号楼前，我犹豫了大约十分钟，思考了这样一些问题：

邓同学申请信息公开，并将这一申请提前发到网络上，引起广泛关注。这一行为是否合理？我的回答是：行为合理，应该得到支持。

因为：如果单独一个人悄悄提交了信息公开申请，得到回复的可能性很低。在我的印象中，北大事务的不透明程度是相对高的。要求公开的学生多了，信息公开的压力就会增大。所以

他行为是合理的。

邓同学的行为是否应该得到支持？我的回答是：应该得到支持。

因为：公开个人身份，要求学校答复，本身就带有许多不可控的风险。现在又被约谈至凌晨，更说明这种风险是存在的。既然他冒了巨大风险，又做了一件合理的、大家都可能从中受益的事情，那么我就应该支持他。（当然，我此前就认识邓同学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我去到约谈现场，有没有实际帮助？我的回答是：弄明白实际情况是必要的，此外，我还需要理性辩论，说明学院工作人员将我的同学留至深夜是不正常的。人多力量大，如果我去了，这更有利于邓同学尽快回来睡觉。

如果我去理科一号楼，会不会给我带来严重后果？我的回答是：推动理性协商，冷静对话，一般不会有不好的后果。另外，作为北大学生，太过活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恐怕是不好的。

想明白后，我就邀请舍友同去。舍友对此事也很关心，但对前往现场有些推脱。我于是发消息给一个认识邓同学的朋友，他答应同去，此时刚好是 00:57 分。

二

我到达邓同学被约谈的教室时，现场已经有十多人。后来又有学生陆续赶来，站满了整个教室。我粗略估计，到场的学生数量应该在 35 人左右，后来的一些人就一直在楼道里等着。

教室里有三位老师，都是专门来约谈邓同学的。

我一到，就听到一位同学问一位老师（后来知道他是数院党委副书记）：“老师，您找宇昊到底什么事呀？”这位老师说：“我想待会儿你们还会吃夜宵，现在我们找宇昊来什么事，你们居然还不知道？”

我以为接下来会继续谈到底找宇昊什么事，不过一位年轻老师表示，他不会给我们解释这个。他说：“我们的工作，是不是要给这么多同学做一个交代？这个事情，我们没有必要去给大家做解释。你们希望宇昊继续跟我们谈，那么大家就出去。如果你们来就要带走宇昊，那你们现在就出去吧。”

后来，这位年轻老师又明确说：“对于工作本身，我们不做评价，我们不做解释。”

我听到这里，已经很困了，所以我想那不然就离开吧？但有马上同学问到，如果我们走了，那你们以后还会约谈宇昊吗？还会把宇昊约谈到深夜不给回去吗？还有同学又说，那我们所有的同学，是不是都可以随意被约谈到深夜？“我觉得我们随时会被约谈到深夜，还不能回去，我感到很恐慌。”“我们不希望也遭到这样的对待，你能不能解释一下原因。”

但老师没有给出明确回答，还说具体原因要宇昊来谈，宇昊说需要老师先解释一下，我再解释一下。但老师于是又去讲了别的问题，没有回答原因。宇昊后来便说：“（原因是）老师让我删帖，我联系公号后台，公号后台暂时没有回复，老师就让我在这里等着。”

这位年轻老师一开始说话比较多，但是当他说道“我们都是学校的辅导员”时，学生便问他具体的职务。他说自己是青研的，同学们很愤怒，说为什么青研的人员可以随便约谈学生？他说：“我没有约谈学生”。数院的党委副书记解释，他是这方面的行家。学生又问，“只要是行家就可以约谈学生吗？”

这时候，数院党委副书记又解释说，是他约谈了邓同学，同时邀请青年研究中心的专家，过来“就网络有关的专业性做一些指导”。之后，这个年轻老师/专家就不怎么说话了。

三

接着，数院党委副书记又把话题绕回来了，他问大家的关注点究竟在哪里？同学说，是希望宇昊尽快回去。青研老师说，“我们让走了啊，我们让走了啊。”

同学说：事情不能这么解决，“我们来了一群人，你就让我们回去。我们这些人走了，你们又把他叫过来又可以呆到很晚。”另一个同学接着说：“我们也不希望我们这些人，平时发了篇文章，就被叫过来谈到夜里两点。”

数院党委副书记便问宇昊：“宇昊，你觉得没有你的这些朋友来，你就走不了了吗？”

宇昊说：“有可能。”数院的老师便沉重地叹了口气。

一个同学又说：“一个是走不了，一个是你们请他来的权力在哪里？”另一个同学又说：“我们既关心工作形式，其实也关心实质内容。只不过你们不愿意谈实质内容，所以只好问工作形式。”

之后，学生们集中质疑老师是否有权力把学生叫来谈到凌晨两点。

经过一番讨论后，数院党委副书记确认说，在他让宇昊来见他之后，“宇昊是有权利拒绝的”。

不过，学生依然担心，认为在师生权力关系不对等的情况下，没办法判断拒绝之后会给学生带来什么样的威胁。“所以我们并不敢完全拒绝，即使您说我们有权利拒绝您。”

四

此时，距离会谈结束还有一个小时。在接下来的一小时里，围绕着约谈的权力和约谈制度，学生和数院的老师又进行了一次深入讨论。

首先讨论的是，对宇昊的约谈，有没有记录。一开始，数院老师表示，是有记录的。后来，由于没办法说出记录的形式，只是说有微信上的聊天记录为证，因此，学生认为是没有记录的。数院的负责学生工作的女老师说：“我们之后一定会记录的”。

学生又说，那这就意味着，你所说的记录，是你自己回忆的结果，岂不是没有邓同学的签字认可吗？难道要把这个没有签字认可的记录留存下去吗？

一位同学说：“这要以某种公文的方式记录啊，并且作为你们学生工作的一部分，而不是作为你们的个人日记或者个人备忘录的形式。”

数院的老师几次回复，但没有提出新的信息。

后来，又有同学说，这个房间连监控摄像头都没有。

这位同学接着讲：“我们需要各个学院，或者学校，约谈学生的一个规则。就是怎么约，约到哪，（都应该有明确规定）。”

由于此前老师说，此次约邓同学的原因，是数院党委副书记觉得事情很急。所以，学生在这里回应说：约学生仅仅是因为老师觉得急吗？“这个急应该有一个客观的标准。这样才能确定，这个事情究竟应该等到上班来谈，还是上班并且不在学生上课时间来谈，还是在假期，这么晚的时候立刻找人来谈，我们希望能有这个规范。”

中间又来了一位学校学工部的领导，讲了自己在北大的工作历史和心路历程，讲完之后，又肯定了宇昊同学发文及申请信息公开是完全正当的，但也认为辅导员和同学“谈心”是“没问题的”。

五

这时候，我已经非常困了。我看到旁边的一个女生，都已经几次困得睡着了。虽然在场的人，绝大部分我都不认识，但我感到，他们在努力推动事情解决，讲事实，讲逻辑，这也是大家都没有离开的原因吧。

接着，学生和老师围绕着宇昊应该承担的责任进行了讨论。数院老师说，宇昊发的推送里，有时间地点，所以怕被校外人员利用。如果被利用了，宇昊应该承担责任。“同学要为自己说的话，自己做的事情负责。”

但同学认为，要求学校公开信息，是学生的权利。就像你发布了一个讲座信息，万一这个讲座出了问题，你不能要求发布信息的人来承担责任。

由于我这时候注意力很不集中，所以走到了角落坐下，大概有二十分钟的对话我没有听清楚。

当我回过神来，有一个前排的同学在给老师提要求，他希望老师能概况一下今晚的事情，写一个声明，让大家知道。这位同学还补充说：“在那份声明中，一要写清楚今天的事情经过，从您的角度。二要向我们普及您约谈背后所依据的规章制度，第三向我们告知如果我们对此种渠道有疑问的话，可以通过哪些途径去反映。”数院的老师同意了。

还有一位同学说：“约谈不会影响到学生的升学、奖励、出国、保研等一系列之后的事情吧？”数院的老师肯定了这一说法。

到这里，大部分同学便决定离开了。我和朋友也很快离开了理科一号楼。

在我看来，建立完善的约谈制度是一个很重要的提议。最近几年，被戏称为“喝茶”的约谈，似乎越来越普遍了。大多数约谈，都是在权力不对等的情况下，以私密的形式完成的。在约谈中，即使学生权利受到了侵害，学生也往往没有办法拒绝。

明确约谈制度，让学生和老师都有规可循，有据可查，对辅导员和学生来说，都是好事。

在这次深夜对谈中，还有很多问题没有得到回答和解决，也希望后续能够得到好的解决。

今天早上，我睡到十点醒来。看到数院发布了声明，还看到好奇心日报写了报道。但是，他们的报道都有所选取，特别是好奇心日报，没有涉及到关键细节。所以，我把我的经历写下来，帮助大家更全面看待这件事情。

当然，邓同学的事情，出发点是关注沈阳事件的相关资料公开。当我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北大公开了处理文件，大家都十分赞赏学校的快速公开。我也希望，能够继续公开当时的详细文件，包括当时的相关谈话记录，调查记录，会议记录，有可能的话，也希望能够看到更详细的调查方式，调查证据等等。这样，就能避免我们仅仅看到沈阳老师个人的一面之词，让我们更充分地了解沈阳事件。

我还需要说明，我的叙述并不完全，为了尽可能还原约谈制度的讨论，我舍去了警察到访，老师们质疑我们的身份，老师解释为何要换教室这几件事。

2018.4.8 北大学生工作部负责人就近期学生关心问题答记者问

来源：北大官网

原文链接：

http://pkunews.pku.edu.cn/xwzh/2018-04/08/content_301874.htm

记者：近期，同学们就关心的热点话题提出了一些意见建议，您怎么看？

学生工作部负责人：这是同学参与学校治理的行为，也体现了大家爱校荣校的责任感和北大主人翁的精神。同学们的绝大多数意见都是理性的和建设性的，对于学校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以及提高治理能力都非常重要。学校将始终坚持“以学生为中心”，高度重视学生的意见建议和心理感受，对于学生提出的诉求和建设性意见，学校将及时研究改进完善。

记者：对一些同学近期就热点话题申请信息公开，您怎么看？

学生工作部负责人：2010年，教育部制定了《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依法申请信息公开是保障同学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的一种形式，也是参与学校治理的具体体现。我们已关注到同学的相关诉求，并就此与相关部门沟通，学校将依程序受理。我们也将拓宽渠道、畅通机制，主动征集、虚心听取同学们的意见建议，也欢迎大家依法依规地提出相关要求。

记者：您如何看待建立校园反性骚扰机制？

学生工作部负责人：学校正在研究制定《北京大学反性骚扰有关规定（建议稿）》，我们将和同学共同参与、积极推进学校相关制度机制建设。在此基础上，通过学校规章制度宣讲和日常教育等途径帮助学生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我们将努力在师生共同参与的过程中力求营造平等、安全、和谐的校园环境。

2018.4.9 十名北大师生正式向校方递交信息公开申请

作者：李一鸣

来源：微信公众号“深约一丈”，该账号已 404

备份链接：

<https://terminus2049.github.io/archive/2018/04/09/PKUInfoDisclosure-LiYiming.html>

4 月 9 日的早晨，与其他普通的早晨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经过西门时，门口保安小哥检查证件更严格了一些。

按照原来约定好的时间，包括我在内的八名北大在校学生来到北京大学校长办公楼，准备递交信息公开材料。

校长楼门前的路边，一辆黑色的汽车看起来有些突兀。几个佩戴着耳机的中年人在周围不时踱步。今天的未名湖畔，鸟鸣声也被这景色夺去了视线。

校长办公楼

北京的空气难得不错，但我们还是不约而同地戴上了防雾霾口罩，防止有如老师所说的不法人员随意拍照。

走到楼门口时，三名保安拦住了我们的去路。想起刚才校门口保安小哥查证的声音，显然，保卫部为了今天可能发生的事件还是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工作。

“您好，请问北京大学信息公开办公室是在这里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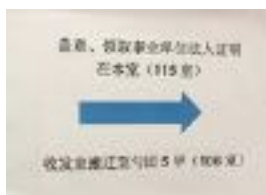
“不知道，不在这里，你们去别处吧。”保安小哥干脆地回答。

想到过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却没想到会收到这样的回答，如一份练习好的答卷般工整。可是北京大学官方网站上写到的信息公开办公室地址，确实是这栋三层楼的仿古建筑啊。

“请不要在这里堵着，还有交材料的人要从这进来呢。”保安小哥希望我们赶快站到一边，然而环视四周，除了几个在树下踱步的人，还真没看到有人手中拿着什么材料，除了我们几个手中的信封。

这时，一名老师从仅开了一半的门后探出头来：“是要递材料的同学是吧，来来来让他们进来。”老师的态度与保安判若两人。就这样，我们终于走进了办公楼，等候好的负责接待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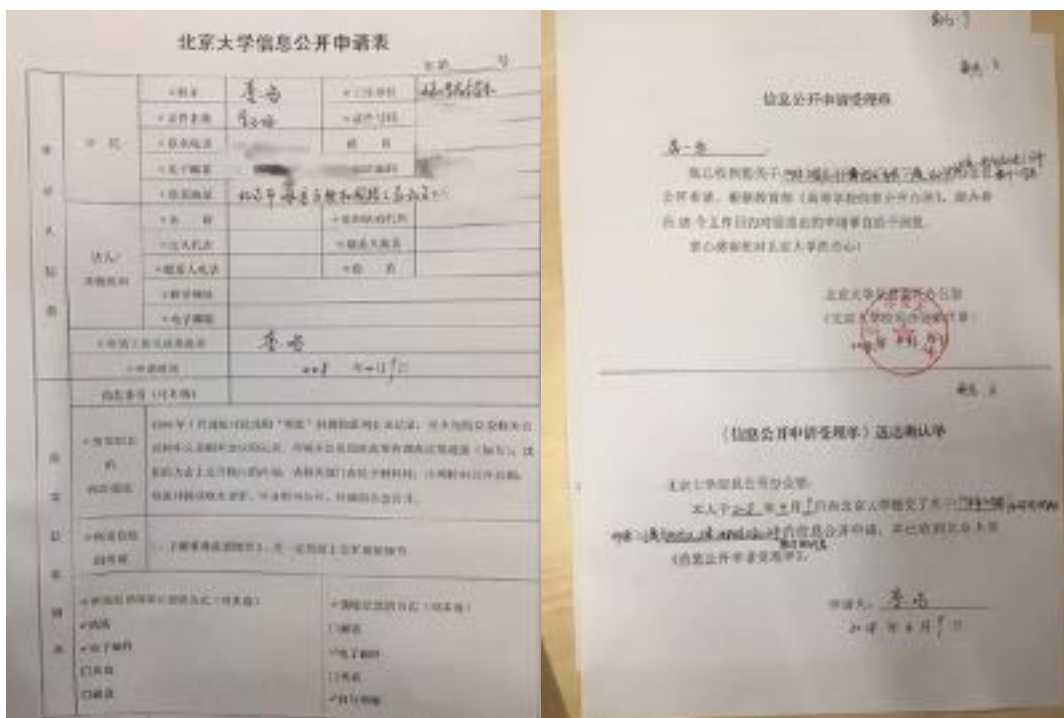
老师将我们领入 115 号值班室。据老师说,“信息公开办公室”就坐落在这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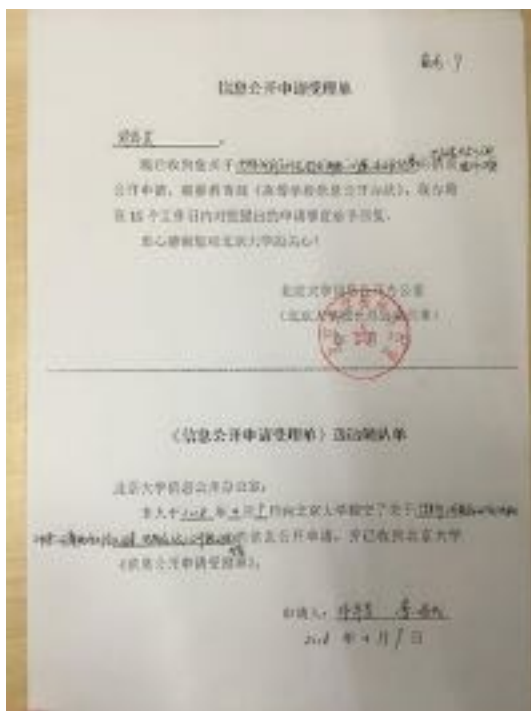


“这里不方便站太多人,咱们留两三个人在这里交材料,其他人咱们到另一个房间等候吧。”除了几个同学外,我与几名同学又来到了“贵宾室”,服务人员还给我们递上茶水。



同学们陆陆续续接到通知,到值班室向老师递上材料,并填写了《<信息公开申请受理单> 送达确认单》。我们总共递交了十份材料,工作人员填写的编号分别是 2018 年第 1 号至第 10 号。看来,信息公开办公室的工作似乎并不太忙,所谓的“办公室”,也只是办公楼值班室里的一个隔间。





由于某些原因，邓同学未能现场递交材料，故委托我代为递交。

受理单上写着：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办公室将在 15 个工作日内对我们提出的申请事宜给予回复，工作人员也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对此，我们拭目以待。

填写送达确认单后，我们向接待的老师表示了感谢，随后离开了办公楼。整个过程总体来说比较顺利，办公楼的值班老师认真接待了我们的申请。之前，了解到对于这一行为，一些同学表示出一些畏惧的情绪，希望其他的同学看到今天的记录，在之后的生活中，也可以放下对校方的顾虑，积极参与学校事务，在行动中与校方形成有机互动，让我们的北大变得更好。



2018.4.11 95 级校友请在校生理性行动

来源：王敖豆瓣

备份链接：

<https://terminus2049.github.io/archive/2018/04/14/shen-yue-yi-zhang.html>

4月11日，王敖校友通过豆瓣日记表示，要求各方予以理性的互动、回应与协调，防止事件走偏，以致不利于沈阳问题的最终解决。

发起揭发沈阳的95级师生致北大在校生朋友们

亲爱的学弟学妹，

代表我们95级的多位发起人再说一次：同学们要求校方公开信息是合理的，但诉求已经表达过，就不需要再重复表达，形成疑似的运动，会让事件方向走偏，不利于沈阳问题的最终解决。我们作为事件的发起人，已经多次要求涉事各方予以理性的互动、回应与协调。我们也表达过多次，支持你们的立场，但也请考虑我们这些师兄师姐的意见。事情一旦走偏，最终受影响的是高岩的父母和师友，请认真严肃考虑。拜托各位了！

李悠悠，王敖，徐芄，及其他参与此事的95级师生

2018.4.14 申请信息公开的北大学生被约谈

来源：北大未名bbs 邓同学被约谈事件之后，我的喝茶经历（转载），原文由alwnlib发表在Triangle版。

原文链接：

<https://bbs.pku.edu.cn/v2/post-read.php?bid=103&threadid=16385085>

更新

发帖后10~30min后此贴被删，我再次发帖质疑删帖称要在其他平台发帖后此贴被放出。

截止现在，发帖后约一个半小时，学院已经第二次联系上家里。迫于压力我不得不退出。非常抱歉，谢谢大家。

4月6日晚上20:30，我在宿舍里看手机，意外地看到邓同学《沈某事件·周一上午9:00我将前往校办申请信息公开》。得知邓同学向校方申请信息公开的意愿。

4月9日早晨约9:10，出于对校园问题的关心，我前往校办公室，带着《信息公开申请表》，希望能够通过信息公开的方式。尽早使事情得到解决。

是的，我是递交信息公开申请表的十名师生之一。

在我申请信息公开之后，班主任老师联系我，和学院的学工老师一起，进行了一次大约四十分种的谈话。

我决定公开我的约谈经历有三点考虑：

第一，保证信息公开，确保交流通畅。这是校方与同学之间平等对话的基础。有同学担心我的状况，但是大多不了解我约谈的经过，因此对校方存在不满情绪，信息不公开不利于双方沟通；

第二，打破学生群体的偏见，为北大热心同学证实清白。由于部分人的刻板印象，认为学生容易被煽动的群体，进而使热心同学们被污名化。我希望以亲身经历证实并非如此，并表达北大同学推动校园进步的决心；

第三，鼓舞北大师生积极参与校园事务。我之所以申请信息公开是出自我深思熟虑的判断，虽然目前被学校约谈，但是参与信息公开并非错事，这是学工老师也反复强调的，希望关心此事的北大同学，能够与学校一起将事情解决

以下是我与老师们的谈话经过。

当时我是与两位老师同时交谈，但在下文当中，将不特意区分哪位老师所述。

我刚坐下来的时候，两位老师笑着问，知道是来干什么的吧？很富有亲和力。总的来说，老师的意思是学院是为了我好，希望我不要被利用，我也表示理解。

直至最终结束谈话时，我们都是笑着结束的。

当然，这中间的过程却是更为重要。

不过，谈话技巧的确能遮蔽许多东西，细心的读者可以尝试从下文当中读出点什么。

—

尽管在提交申请之前我没有预料到会被约谈，但接到老师的电话时我并不意外。毕竟看到了报道此事的公众号被封禁、相关内容被删除，也会有一些预感。况且在约谈前，我的一些朋友率先被老师以其他理由叫去聊天。约谈当天的早上我才进行了体测，感到疲倦的我在三点钟下课后回到寝室小睡了一会。不料室友把我叫醒，让我赶快回老师的电话，我赶紧下床看了眼手机，看到了三个未接电话，接通后老师说让我去一趟办公室，有的事情要和我聊一聊。本着不耽误老师时间的想法我即刻出发。

虽说约谈可能在大家看来不是什么好事，可我深知我的行为是完全符合学校相关规定、制度的，因此内心轻松、愉快地前往办公室，想要和学院老师表达我希望积极参与校园事务的意愿。刚出电梯，我就看见了似乎等候多时的老师，两位老师和我一起进入了一个房间，较大的会议室里三个总让我觉得有点空旷。

二

当我坐下来之后，两位老师非常快地进入正题。

老师问：对于沈阳事件，你当时是如何想的呢？

我听到老师的语气比较温和，稍微放松了一些，很自然地回答，自己大概是从陈小武、王攀之后很自然关注到沈阳事件，在阅读相关新闻，仔细考量后，认为校园开会记录里面可能存在有价值的信息，加之学校规章制度允许我们申请信息公开，于是我就去申请了。

老师露出比较惊讶的表情，对我的回答似乎充满意外，问了句，哦就这么简单？

我心里有些好笑，有些不满：似乎来此之前已经对我有了预判一般。至此之后，我就有点如履针毡，仿佛被审讯一般。

接下来果然越来越像是审讯。

老师连续问了 N 个问题：

“你们当时是七八个人一起去的？”

“你们认识吗？”

“你们怎么同一个时间一起去的？”

“听说你们交的表都是一样的？”

“你跟邓宇昊是怎么联系的？”

“你为什么决定采用他提供的模板呢？”

“你们是约好时间一块去的吗？”

“你们希望有媒体出现吗？”

……

我非常坦诚地回答老师的问题。

首先，我不认识去的其他同学；

其次，交表时间当时在推送当中已经写得足够清楚，我没有必要再去联系其他同学；

至于，交表的内容一模一样很简单，在我加了邓同学的个人微信之后，邓同学询问了我的意见，我也向邓同学请教了填表的注意事项，在他发来一份简要的模板之后，我认为可行于是就采用了；

就媒体而言，我个人只希望能平和的提交向学校表达我的意愿。

在这个过程中，请留意老师重复询问了两次“为什么是同一时间”。

重复问话，这是我这次约谈当中老师常用的一种技巧。倘若撒谎，很容易在第二次问话的时候被问住。我问心无愧，因此没有像老师想的那样，会被“抓住把柄”。尽管过程之中老师尝试用个人的方式缓和气氛，但是其部分带有审讯意味的问题的确有些令人寒心，有些打击了我参与校园事务的热情。

三

将我提交申请表的细节询问清楚之后，老师反复询问我的动机。这也是我们一开始便问了我的问题。我可以借此再明确表态，也许我的回答也能代表校内相当一部分同学的观点：学校在周日的确发了处分声明，但是事情仍然没有落幕，当时派出所的探案记录等依然留有大量重要的信息，或许能够将更彻底的事实还原出来。

希望看到此处的大家，能够从审讯的画面感中拉回来，意识到我所做的，无非是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一件我绝不认为是有问题的事情。

老师似乎意识到我的不满，笑了笑缓和气氛，继续问道：我们这不是审问，现在我们是特别的迷茫，不知道最近这个事到底是什么情况，这个事最近比较复杂。现在有比较明确的一些证据，网上的一些言论、动态出现的方式和内容，表现出不像是在校学生组织的简单的活动，最后可能会有其他的一些人正在有步骤的进行事情，甚至说你们这个事情可能是其中的一个步骤，我不太清楚你们了不了解这些？

老师的语气很真诚，我简单总结一下：你们这个事情应该不简单呐，要是背后有人的话交代一下？

不过老师的用词还蛮可爱的。“迷茫”说出来的时候，我都有些蒙。

但是我确实不理解，事情背后到底是哪些势力，于是我问老师，大概有怎样的言论在背后“推”这个事情？

老师用传播学的角度，向我娓娓道来这个传播规律：

这个事情前后，是一波一波地掀起，对吧？它不是一个正常的传播规律，从我们传播学角度来说，一个热帖，从发酵到爆发，是有一个生命周期，是有一个轨迹的，包括网络事件之类的，它都有一个规律，当它的扩散速度太快或超出寻常的轨迹话，一般的规律显示会有一个推手在后面，就像公关公司专门搞网络爆红一样。那么这个事情的爆发是比较符合公关公司这种推法的事件。一个正常的事件热点不会超过三五天的，但是你看这次它的热点已经持续了这么多天了，你看以前那些热点，在没有人作用下是会很快退下去的。

不过听完老师的话，我反倒是越加迷茫：正常的热点事件比如明星八卦什么的不会超过三五天，这个结论可能是对的，但是似乎校方认为北大学生关心校园事务同样仅仅是三分钟热度，关心无辜自杀的高岩学姐同样不会超过三五天，是这样的意思吗？

而且最有意思的是，如今删帖、封号这么厉害，难道没有控制住言论？

当时 BBS 反应邓同学的事情时，不知多少帖子被删；至于公众号，北门静悄悄和顶个球公社已经被永久屏蔽。

那么这些操作就是正常的吗？

四

我可以看出老师一点也不认同我的观点，虽然老师说不预设任何立场，却给我强调“背后可能有势力”、“发起事件的那几个校友那么多年没回过国”、“为什么这事情不是 19, 18, 17 年的时候出来，偏偏是在 20 周年的时候”、“只缘身在此山中”……。

在老师表达自己看法过后，比较严肃地向我问了一句：你没有这种感觉吗？没有感觉有人在背后推这件事情吗？

我反复强调，我自己认为确实很正常和应当，我认为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硬搬“传播学”的“理论”。比如反性骚扰这个事情已经积蓄了很久，而且发生在北大，全国人民都在看着，所以这一次的事情这么火，我觉得很正常。

也许老师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只好再从细节入手，询问了几个问题：

你们有没有约集合？

你们去之前都知道其他几个人是谁吗？

去的人里面你认识的人多不多？

接下来你准备怎么做？

你们一块去的人，交完表之后现在有什么联系吗？

不过关于这些问题的答案，已经在上文当中回答过了，我的行为纯粹是个人行为，完成之后不曾与其他人联系，但是依然被反复问了好几遍。

尽管我有些愤怒，但十分克制，一五一十地回答老师所提出的问题。

老师再次用好几分钟的时间，不断解释此事与之前有多么大的不同，显示出此事有多么多么不正常。当我询问具体有什么证据的时候，老师除了“传播学”，就只能三缄其口。

我只好静下心来，听老师所分享的故事。讲故事的部分占据了这次谈话将近一半的时间。

其中有一段话我印象比较深刻：

我们现在有点担心，如果真的会有不好的事情，假设真的有别的势力的推动，造成了不好的影响，那的确是很糟糕的。我去网上搜了你的名字，看到你父亲写的一些关于你的文章，我相信你父亲包括你本人一定对北大有很深的感情，如果真的产生了一些不好的行为，所以对

你们内心也是一个冲击吧。另外，这个可能说的有点远，但是如果这个事情沾染上了其他的东西，那我们也很难办。所以我们跟你聊的话，希望你好好考虑或者回想一下，有没有这样一个人跟你引导这个事情，让你做点什么，我们觉得你在当局，可能很多东西没有看到，所以现在如果有人能够给你一些警惕，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好。

在这段话当中，提到了我的父亲，同时明确向我提出建议或者警惕。

五

听完老师的告诫之后，我终于能走出办公室。

临走时，老师还不忘提醒，说以后有什么需要了解的再约我。

如果我还有什么想说的，只是希望事情早日解决。

谢谢所有关注此事的人们。

唯一遗憾的是，在办公室的时候没有喝到校长办公楼里那样的茶水。

茶，还是校办的好喝。

2018.4.16 北大反性骚扰暂行规定学生意见征集会记录整理

来源：微信公号“境外事例”原文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而被删除；@七隻小怪兽 微博也已遭和谐。以下文字内容由中国数字时代整理自长微博图片。

备份链接：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8/04/%E5%8C%97%E5%A4%A7%E6%9C%8816%E6%97%A5%E5%8F%8D%E6%80%A7%E9%AA%9A%E6%89%B0%E6%9A%82%E8%A1%8C%E8%A7%84%E5%AE%9A%E5%AD%A6%E7%94%9F%E6%84%8F%E8%A7%81%E5%BE%81%E9%9B%86%E4%BC%9A%E8%AE%B0%E5%BD%95/>



被删微博截图

一、性骚扰相关概念的界定

Q: 第二条: 适用于北京大学人员。并没有说是在职人员、也没有说是历史上任职过的。比如在职期间发生性骚扰, 但现在已经不在职, 这样的人员能否适用(于本条例)?

A: 第一个是涉及到“人员”(这个概念), 这是我们在第二条制定过程中反复推敲的一个条款。早期的时候还考虑过在校内、或者是发生在北京大学成员之间的。改成“人员”是因为, 和学校负责法律方面的人讨论之后(得知), 《北京大学章程》使用的是一个“人员”的概念; 我们尽可能的和北大最高章程保持一致。在校的老师学生, 一定是覆盖的。报考、应聘阶段的属于准成员, 比如来考研。已经离职的, 已经不是北京大学正式人员、雇员、学生的人, 我们的一个考虑是, 主要是在于后面的一些调查可能会很难开展, 暂时我们这个问题没有特别的想清楚, 所以目前写的是“北京大学人员”的一个(反)性骚扰机制。但是我相信北京大学还有其他的一些机制, 比如说纪委或者是监察, 是可以对那些提起相应的投诉的。这一点, 已经离职的, 我觉得, 今天的建议, 大家都可以写下来, 和专家组、学校其他的部门进行协商。

另一同学: 我补充一点, 人员方面是不是可以指投诉的那一方(根据上下文来看她说的应该是被投诉者)。就是说如果被投诉人不在北大我们没有对他进行管辖的权利, 会带来一些操作上的问题。但是如果被投诉人还在北大, 投诉人不在北大, 这个还是应该可以的。

Q: 第三条: (关于性骚扰的定义), 是在违背他人意愿的点上, 作为主观上必须的一种构成要件, 还是说作为一种判定责任的时候一种方式? 有一种舆论, 看过一些案例, 对于主观上的认定很难把握, 所以明确的写入条款是有一些问题。

A: 性骚扰的界定是主观标准还是客观标准; 在海外学术界, 性骚扰更多的还是在保护受害人的角度上讲, 它非常强调受害人的主观的感受, 一种 unwanted sexual attention。那么, 当然, 这样的一种主观感受经常也会放在一个类似的情境下, 一个理性的第三人也会感受到被冒犯。当然这是学理上的一种讨论了, 我们在这个条款里面使用了学界比较常见的对他人意愿, 就是说这个是不想要的。因为这个可能两个人骚扰者觉得是开个玩笑, 不是骚扰; 被骚扰者觉得是冒犯, 那么被骚扰者就可以提起一些相应的请求, 我们会和这个骚扰者进行沟通。可能这种情况也并不一定要 xxx, 对吧, 但是要让他意识他的不对、进行道歉, 也能够解决投诉人的一些诉求。

Q: 那么什么叫性骚扰行为? 刚才老师提到比如说讲黄段子呢? 为什么说我要拿手里这个规定做对比, 什么是性骚扰, 他写了三页。再说一下复旦前几天发生的那个事情, 那个老教授公然骚扰女学生, 还是惯犯, 像这种怎么定义它是骚扰。他在校园外在校门口公然作出露阴这种行为, 如果我是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学生, 我看这个条例我是不知道(是不是)性骚扰。

A: 就是说所以你要把整个规则连起来看, 因为我们这里面还有一个关于教育的部分, 其实蛮长的, 我们不光做接受投诉和处理的部分, 我们要配套全校范围内所有人员的教育, 包括什么是性骚扰等等。为什么没有在这个小的条文里写的这么细呢? 第一个, 我们这个基本上是一个框架性的条文, 不希望把太多细节放在里面。我在国外念书, 我看他们那个四十几页八十几页的那个条文, 我也看不进去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懒得看, 所以我们说先把框架

理出来。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教育后面还有一个具体的操作手册或者工作指南，那个东西会更细一些，像你说的更细的一些会放到工作指南，包括教育这部分，还有刚才什么算什么不算啊，还有编制在哪里这些东西。还有一个就是和刚刚那个同学说的有关，忘了在第几条，就是在后面有一个支持的部分。其实那个支持的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说，考虑到……期间，这个也是改了好几遍，比较严肃的情况，毕业的情况……就是我们还想到更细的，就是说你在选我的课，你觉得我骚扰你了，但是全校就我一个人这门课，而且这门课是你必须修的，你怎么办？(你还没办法退，你已经过了这个期中退课期了，你怎么办?)这些情况都有可能出现。

Q: 第三条性骚扰是指一方违背他人意愿，怎么去界定这个一方违背他人意愿，会有一个详细的条文解释吗？还是说就是一方违背他人意愿，就是说有个人他没事他就追求我，整天给我写情书，让我都烦了，我说他违背我的意愿，我说他的情书就带有一种冒犯行为，然后我就举报他性骚扰，这和找小哥那个感觉不一样。就是这类什么叫是他强制的？是因为他和我有利益上的冲突，他可以给我带来利益上的东西(伤害)，是他违背我的意愿，还是说没有什么利益上的冲突，我就觉得他违背我的意愿，他一直在搞我。我觉得这个没有写清楚，我是搞不明白的。

A: 我觉得好多概念上不太清楚，这个肯定算性骚扰，因为对方已经觉得很不悦，然后你还一直给对方发那个尤其是带有情色意味的(同学：没有情色意味)是一样的，你天天在他面前晃，还对他构成了威胁，是一样的，他可以举报你性骚扰。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说我们在整个，所谓处理性骚扰的那个环节里我觉得就是当事人的主观感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一个主客观混合的部分，我们为什么没有像你所说的那样把具体的行为标准列上来呢？因为它不是一个单独的行为标准判断的问题，我们也不想把我们也不想把学校变成一个单纯的男女授受不亲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说你单凭行为是不够的，主观的因素在里面应该起比较大的作用，尤其是感到被侵害的那一方的主观感受是最重要的，你说你没有这个想法，这个不算数的。

Q: 就是说，我看着他没事在我面前转悠，我觉得他讨厌，我就可以指责他性骚扰？

A: 当然要有完整的证据链啊，比如说你追求不成，天天在人家面前晃悠，然后又拿着个板砖什么的，就觉得很有危险

二、代表的比例与产生方式

Q: 第四条：反性骚扰专门委员会由教师代表、学生代表等等组成。但是并没有规定具体的比例和人数，包括代表如何产生。

A: 第三条：代表的比例。这一个目前没有进行具体的规定，其实在早期的一个稿子里面还写了女性代表不得少于二分之一，后来在写的过程中也有老师提出来表示是不是说表示女性不自信这样的一些想法。目前我们没有对代表具体的比例进行确定，但是最近这几天进行的修改是把教师代表和学生代表放在最前面的一个位置上。就是希望这样的一个委员会不是一个学校部门以他们为主的一个委员会，而是以教师代表、学生代表、专家为主的一个委员会。

Q: 那产生办法?

A: 产生办法, 我也想知道(笑)。目前还没有,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A: 这个也是想听大家的意见, 如果你要是有什么建议到时候……(没说完)

Q: 我建议学生代表可以由学校公开招募的方式(以志愿者的方式, 刚才的老师说), 如果报名人数较多, 可以采取抽签、选举等方式(选出)。

另一同学: 人数不足呢? 很多机构存在这样的情况(举了一些例子)

Q: 不愿意也不能强迫。

A: (人数不足的话, 可以请)常代表。

还是那个同学: 不能说因为说我这个东西(要)民主、公开的, 所以在条例里面(就)写应该公开征集。

A: 现在就是提一下问题, 大家不用说立马得到一个办法。

Q: 第八条, 调查小组成员组成中, 没有说学生是否能参与, 只是说包括专家; 学生能否参与调查小组?

Q: 第十三条, 针对不同对象制定培训计划, 没有公开宣传; 是否可以增设公开宣传渠道, 如公众号、BBS?

Q: 第十四条, 报复行为, 没有具体的反报复措施; 可否对报复行为规定具体惩罚方式?
(以上问题没有被回答)

Q: 第五条, 专人查看邮箱问题, 刚才有同学提出这个邮箱应该不止一个人查看, 这个专人如何选出, 是哪些人? 学生比例有多少? 是否应该公开招募? 如果公开招募, 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 这些应该明确提出。而且建议同等条件下, 优先选取更加积极去参与这件事的学生代表。

(以上问题没有被回答)

三、性骚扰投诉与受理

Q: 第五条: 投诉人应当书面实名投诉。但是不知道这个规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以上问题没有被回答)

Q: 第六条: 第二点和第三点办公室不受理如下投诉……一二三点非常宽泛, 可能导致大多数投诉行为会被阻挡。包括第二点之前未被受理且未提出新证据的(不受理), 剥夺了投诉者的申诉权。

A: 我来接着说第六条。它的借鉴一方面是北大教师的违纪调查办法, 既有的学校的规定。另一方面借鉴了香港、台湾方面的一些做法。这个主要的考虑是反复投诉的问题。但是对于之前没有受理, (但)提出新的证据之后(的情况), 这个是可以进行受理的。

Q: 但是他/她如果是第一次被冤枉, 或者说不受理的决定是错误的, 然而证据没有改变, 他/她应该怎样做呢?

A: 我们把这个写下来。

Q: 第八条, 进入正式调查程序, 但当事人只投诉, 而不愿意和导师对质, 只愿意提供证据, 不愿意进入证据调查怎么办? 正式调查能否允许双方不见面?

A: 条款没有要求质证环节, 只规定被投诉人有向调查组解释和抗辩的权利。

四、调解机制

Q: 第七、八、九条: 按照意见稿, 调解是必须经过的途径, 必须经过调解不成之后才能进行深入调查。关于调解中的解决方式有个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双意味着撤回就结束了。

Q: 第七条: 已达成调解以后, 应该按投诉撤回处理。但如果说被投诉人已经是多次遭到投诉, 每一次都是撤回处理, 我们可不可以按照正常的情况(大概是走调查流程的意思)下处理? 调解不成: 如果超过三十个工作日, 可能会自动视为调解不成的情况? 第八条: 调查日期相关。延长时限时能不能给投诉者一个合理的理由? 调解解决的方式由双方当事人协商, 这个委员会的作用?

A: 首先调解不是必经程序, 是一个选择性程序。就是当事人来投诉, 可以选择要不要委员会来帮助调解。不同意可以直接进入调查程序, 要看当事人的意愿。(大家对条款中的表述进行了一些争论, 老师最后说“举报人自愿选择是否调解”可以加入进去。)

Q: 双方当事人的协商过程很难保证不会采取一个威逼利诱的方式, 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委员会, 这样一个第三方的(介入)?

A: 对对对。应该在一个小组的指导下进行。因为也是一个比较匆忙的, 这个我们也写上, 是可以补充的。不是由他们俩去做, 一定是有一个小组或者说协调人在里

Q: 应该是有一个双方不允许见面的机制?

A: 我们当时也在讨论要不要这样。不允许他们单独碰面, 在我们的组织下就可以。

Q: 在调查期内应该禁止他们单独碰面。就是刚刚那个禁止单独碰面, 如果是学生和导师之间, 那这样是没有办法做到的?

A: 啊, 这是什么问题啊?

Q: 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啊。因为我们最近看到的案件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种关系下。

A: 因为他这个面临着一种可能就是走这个正式的调解程序, 还有可能两人见面过后私了。这都是有可能的。这个问题我们也在考虑它的边界在哪里, 怎么来限定。

Q: 应该是不允许就这个事情进行交流。它有一个保密性的问题, 就是说被投诉人知不知道投诉人是谁。

A: 进入调解程序过后肯定知道啊。

Q: 只要知道过后, 就很难禁止他们私下的见面行为。可不可以在不知道的层面上做一点什么, 比如可不可以不让他/她(被投诉人)知道?

A: 但是被投诉人也有他/她的正当程序权益啊, 就是至少你得让他/她知道相关的事实吧, 你到底在什么时候干了被人说的那个“坏事”。

Q: 但是如果是他/她真的做了坏事的话, 他/她应该是知道一定的方向的。其实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投诉人可以不直接是当事人(受害者)。那这个时候这个被投诉人能知道吗?

A: 投诉人和当事人两方都能知道。

Q: 就我刚才说投诉人和当事人不是同一个人。那这种情况下被投诉的老师还是有权知道投诉人是谁、当事人是谁吗? 就是这个保密要做到什么程度?

A: (之前本来是)加了一个监属地是发生在北京大学校内的, 就是想把这个外来人的性骚扰也涵盖进去。根据学校相关部门讨论之后, 学校相关部门认为, 第一这个东西它没有一个调查的可持续性, 第二后续很难进行处理的部分, 所以他们建议把这个部分给去掉。委员会可以提供一职能, 比如说通知群, 比如说有同学遇到这种事儿, 然后把把这个信息反映到我们这来了, 然后委员会可能会搜集相关信息, 然后把把这个信息转给校园治安有关的部门, 比如说保卫部, 就是委员会还有一个咨询的职能在里头。

五、师生恋问题

Q: 那我有一个疑问, 就是说我不是很专业的, 就是想它会不会和比如说心理咨询师和患者之间(一样), 这个患者来做心理咨询, 他会本能的对这个心理医生产生一种比别人更强的一个依赖感和信任感, 很多心理咨询师是禁止和患者谈恋爱。老师和同学之间会不会也存在这种可能性。所以就是说他/她(学生)会因为老师的位置和身份, 并不会觉得老师违背了自己的意愿?

A: 现在北大的条文有明确规定, 有利益相关的师生是不能有恋爱关系的。

Q: 没利益相关的呢?

A: 目前可以。这个也涉及到人家婚姻自由, 恋爱自由。你们希望北大变成一个像 Upenn 那样, 禁止老师和所有本科生谈恋爱(的学校)吗? 研究生那显然(不能禁止), 你太侵犯人自由了, 人 22 岁都能结婚了, 20 岁都能结婚了(另一位老师: 只要当学生, 就说明你心智不全)。

六、资源对接问题

Q: 第 12 条, 就他协调专门资源提供法律咨询, 心理咨询, 这一个法律咨询和心理咨询, 咱们专门委员会专门提供这个资源吗?

A: 非正式地提供一些, 比如说我们专门的委员会里面也有一些法律专家, 有些心理的社工的, 他可以给些帮助, 但是能更专业的帮助, 还是要去比如法律援助啊, 心理咨询啊这些方面的。

Q: 那么会对咨询的一方提供保密安全吗?

A: 肯定会有有的。

七、对反性骚扰委员会的监督

Q: 暂行规定中其实缺少很大一块, 委员会失职怎么办, 有没有这样一个监督或者监察机制, 我觉得这个委员会做的不好, 能够反映或者检查他的工作?

A: 海外的规定里从来没有见到过, 作为北京大学的员工或者北京大学的机制, 你当然可以来提出相应的投诉, 这个投诉还不应该向委员会, 你不能自己投诉自己, 你可以专门找学校其他的部门来投诉,

Q: 我觉得这一点应当在建议稿中明确地提出。委员会的失职或者不作为, 在处理性骚扰的过程中非常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在旧的制度中它可能会有这种不完善, 但是在新的制度当中应当尽量地更好的完善, 而不是以旧的制度中的不完善(为借口), 那我新的(制度)也可以这样(不完善)。

A: 我翻译一下你的诉求, 就是对委员会的监管的条文要不要单独写在里面? 这一点我们把它记下来。

Q: 对反性骚扰委员会成员有监督机制, 不很细化, 应该在框架中直接指出来。这些成员们的任职期限是多久, 何种情况属于失职? 应该细化讨论。

(以上问题没有被回答)

Q: 第十三条, 关于每学期至少一次的会议。可以利用这次会议来促成对反性骚扰机制委员会成员的监督。除了委员会常代表之外, 应该定一下提前多少天公开这个会议的信息, 邀请其他感兴趣的师生们来旁听, 作为一个监督。我不想这个会议也像今天的会议一样, 作为一个闭门会议, 很多关心的师生是完全没有参与或了解这件事的渠道。我觉得在机制真正能够落地时, 这种在有些同学看来有些比较暗箱的行为, 是应该避免的。老师们非常努力, 做

了很多工作,但还是要避免让同学们认为这是学校不希望同学们知道的事情。我们北大堂堂正正的,不需要这么做。

(以上问题没有被回答)

Q: 第十三条对委员会做了一些要求。应该写出委员会一定要有工作报告,列举统计数据,来保证委员会的实质运营,让大家信任这个机构。

A: 但是现在这个机制只有北大有,学校会有很大压力。

Q: 这个事情既然北大开始做,就要做到最好。

A: 这个应该教育部对各个高校有个要求。我觉得这个建议可以反映上去,至少应该有个年度工作报告。但至于要不要细化到每年有多少多少起……

九、保密机制与信息公开

Q: 这个(建议稿)文件材料能否发出去,有同学发到BBS上了。

A: 麻烦这个同学删掉吧。

Q: 第十四条,保密机制的问题。并不是所有与投诉有关的记录与文件都需要严格保密,保密与否应该优先尊重举报者的意愿。比如作为受害者,需要在调查期间内对自己的名字进行保密,比如在后台实名但希望在前台保密,那应该尊重他,如果被举报者导师或其他工作人员泄露了,那这是一种泄密的行为。至少已经处理完毕事件的报告是应该被公开的,因为这涉及人事和行政部门,涉及我们北大很多的教师、领导权利变化,是北大师生应该了解的涉及学习工作的信息,不是北大需要保密的范畴。应该明确一下,到底哪些需要公开和保密。模糊地带应该优先信息公开为主。作为一个举报人,他可以提出我希望可以公开举报,比如在bbs上或其他方式举报,这样的权利应该被尊重。

A: 保密有很多上位法,我不太懂。但有个类比,跟性有关的刑事案件通常都是非公开的,保护卷宗,这个保密问题确实值得讨论。作为非法律专业人员,我想到的一点就是,不是所有的是能无条件公开的。

另一位同学:信息公开作为优先选项,是对个人(隐私)权益的侵犯;我甚至可以去法院告你。

Q: 事后去告,不能阻止事前公布信息。至少在举报人同意的情况下调查报告可以公开,而且被举报人不同意的情况下也可以公开。

A: 被举报人也有权益呀。海外经验:在对师生进行性骚扰教育时可以使用这些材料,把事件简化,匿名化处理,这个借鉴是没问题的。

Q: 这个建议稿会向全校征集意见吗?有没有一个日程表,离我们最近的一次征集意见会议在什么时候?

A: 我们不清楚, 我们只管写稿子。首先这个现在还在征求意见阶段, 而且这个出来也是暂行的, 这个过程是一直开放的, 会不断征集大家的意见。没有上位法, 没有其他高校做过, 肯定有许多需要调整和修改的。

Q: 这个草案的修改版在哪能看到? 大概多久?

A: 这个我们确实不清楚, 我们会修改, 但下一步的工作不是我们能决定的。

Q: 能否给委员会加一个收集同学们对于规定意见的职能?

A: 按照以往学校的套路, 在正式发布前, 肯定会有一个改得更完善的版本公开。我们今天会议, 专家老师是针对规定的条文征取意见。两会是组织座谈会和邮箱的方式来收集。大家关心的是第三个层面的问题, 这份规定, 征求意见, 学校上会讨论, 正式出台, 出台以后继续怎样来实施, 是由学校整体安排的。我个人的理解, 这次是学生意见征求会, 马上是教师的, 之后会不会开校友意见征求会呀, 学校之后整体会有一个考虑。但是阶段性的会有一个版本, 这个版本大家肯定能看到。看到的下一步, 这里不写着呢, 专用信箱是什么, 专用电子邮箱是什么, 将来都有一个更完善的渠道。那时候大家再按照这个渠道, 那时候就不是我们两会负责了, 但是会有一个更规范的组织来统一地对接负责。工会也会承担一部分责任。大家关心的, 我感觉是靠专家老师可能说不清楚。

Q: 下一步会召开全校公开的会议吗?

A: 全校公开怎么办, 我认为还是分群体, 选代表性质。可以给监察室提建议, 给学校团委和工会提建议, 召开一个更大范围的, 如果大家觉得可行, 那我们就召开。

Q: 两会的负责同学能作为我们的一个代表, 来跟进今天的意见后续?

A: 主要的意见已经进行了录音, 会后会将进行整理。全权委托我们学生会和研究生常代会, 牵头的是李同学, 是以常代会负责人的身份来跟大家进行沟通的。有什么问题可以在学生会BBS版或者发到邮箱学生会权益部邮箱里。

大家也可以把意见或者建议发到我的邮箱 yjianzhengji@163.com, 我可以帮忙整理下, 给学校提交。

2018.4.20 北大回复信息公开申请

来源: 信息节选自岳昕《致北京大学师生的一封公开信》

备份链接: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8/04/%E5%B2%B3%E6%98%95-%E8%87%B4%E5%8C%97%E4%BA%AC%E5%A4%A7%E5%AD%A6%E5%B8%88%E7%94%9F%E7%9A%84%E4%B8%80%E5%B0%81%E5%85%AC%E5%BC%80%E4%BF%A1/>

4月20日中午, 我收到了校方的回复。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学工老师、班主任在场, 党

委书记向我宣读了学校对于本次信息公开申请的答复：

- 1、讨论沈阳师德的会议级别不够记录
- 2、公安局调查结果不在学校的管理范围里
- 3、沈阳公开检讨的内容因中文系工作失误也没有找到

2018.4.23 专访 | 信息公开制度，和被约谈的同学们

来源：量产基地，该文在网络以图片形式传播

备份链接：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8/04/%E9%87%8F%E4%BA%A7%E5%9F%BA%E5%9C%B0%E4%B8%93%E8%AE%BF%E4%BF%A1%E6%81%AF%E5%85%AC%E5%BC%80%E5%88%B6%E5%BA%A6%E5%92%8C%E8%A2%AB%E7%BA%A6%E8%B0%88%E7%9A%84%E5%90%8C%E5%AD%A6%E4%BB%AC/>

4月22日，我采访了岳昕和其他一同申请信息公开的同学，希望了解关于信息公开结果的更多情况。就在采访结束后的凌晨一点，岳昕的母亲与辅导员来到她的宿舍，将她叫醒，要求她删除手机电脑中所有与信息公开事件相关的资料，并要求她书面保证不再介入此事。随后，她被母亲带回家中，无法返校。

12个小时后，岳昕通过公众号“深约一丈”发表了面对北京大学师生及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公开信，表示自己因学校的介入“恐惧而震怒”，并希望学院作出公开说明。

“我不能打一百分”

4月9日上午10点整，十名同学（实际到场八名）向北京大学提交关于1998年7月前后讨论沈阳师德问题的系列会议记录的信息公开申请。4月20日，提交申请的同学们，及其余十五名通过邮件申请信息公开的同学均收到了来自北京大学信息公开办公室的答复。

岳昕是申请信息公开的十名同学之一。4月20日中午11时30分，她和其他同学一样，被邀请前往自己所在院系行政楼的会议室内。学工老师向她出示了校方的答复函，并问：“这个回复可以打一百分吗？”

岳昕回答：“我肯定不能打一百分。”

老师说：“如果我们学校的同学都不能打一百分，那校外的人会打多少分呢？是不是会打负分呢？”

岳昕说，她和同学们收到的答复，其实并无太多有效信息—答复函中表示，学校已在2018年4月8日向社会主动公开了《关于给予沈阳行政警告处分的决定》和中文系《关于给予沈阳警告处分的决定》，并给出查询网址链接。但对于信息申请中提及的“党委相关会议记录”“西城区公安局对此事的调查结果通报”“中文系相关会议记录”及“沈阳在大会上公开检讨

的内容”，均表示现有档案并无相关信息。答复函承认当时学校和院系管理工作并不规范健全，并以“不断加强师德建设，认真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作为结尾。

答复函中援引了《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第十八条(三)：“不属于本校职责范围的或该信息不存在的，应当告知申请人”。

岳所想拿走答复函的纸质文件，被老师拒绝了：“给你有百害而无一利，搞不好你以后不能顺利毕业。”岳听说，由于她参与过大量媒体工作的缘故，校方或许担心她将文件交给媒体。她从这样的拒绝中读出不信任，并再次和学工老师协商。院系学工老师在斟酌后，最终将纸质文件交给她。

在得到回复的 25 人中，只有岳昕和另一位同学保留了纸质文件。张震林是同样曾申请信息公开的同学之一，当他申请保留纸质文件时，院系学工老师以“规定”必须将纸质文件留在院系里为由，拒绝了他，并表示学生如有需要，可以随时来院 系查看。张震林无奈同意。事后他翻阅文件，发现并无具体规定禁止。

在收取回复函期间，同学们被禁止录音。岳昕表示学工老师曾试图拿起她的手机检查，她于是将手机往自己的方向“拨了一下”。但出于种种顾虑，部分同学依然保留了当时的录音。

同学们的顾虑并非全无缘由—对张震林来说，保留录音曾成为他保护自己的方式之一。

“什么是明确的表态呢？”

在 4 月 9 日张震林申请信息公开的当天，院系辅导员曾给他打电话，表示学校学工部曾找自己了解学生情况，被她“挡回去了”。辅导员随后联系了张震林的同学，次日下午，同学转告张震林，称提请信息公开一事背后或有境外势力支持，让他 谨言慎行。张震林“感到害怕”，于是主动联系辅导员，4 月 11 上午 9 点，张震林和辅导员见面谈话。看见有两个手机倒扣在桌面上，他怀疑辅导员在现场秘密录音。因此，他也录了音。

据张震林回忆，辅导员先和他聊了聊学业及职业规划，并问他是否认识提请信息公开的其他同学。这些问题以“你显然和 xxx 交情不浅”的方式提出。张震林认为“这些都是诱导性提问”，他承认自己由于同处一个专业，和一位同学关系不错，但是“她一直认为我们是一个组织的”，对于这个问题，他表示否认。

辅导员向张震林提出“三条指控”：前去提交信息公开申请表的同学统一着装且佩戴口罩，极可能是有组织有预谋的行动，而张震林是他们的组织者之一；这一行动受到了境外组织的资金支持，张震林作为组织者对此知情；张震林在当天联系 了境外媒体。

据岳昕回忆，当时前去的同学并非统一着装，“我穿了一件米色风衣”；有部分同学因害怕被媒体拍到的缘故佩戴口罩，但并非人人如此；提交信息公开申请表的当天早上有十余家媒体在校门口以“拍摄花鸟”为由试图进校，其中确有外媒。但是张震林表示对这件事毫不知情。而是后来辅导员告诉他的。

张震林自认并不活跃，只是一同去提交信息公开申请。在被辅导员质问时，甚至觉得不可思

议，“笑得很开心”——他随后否认以上指控。约谈现场有另一名他不认识的同学在场，“明显偏向辅导员一方”。这令他觉得很奇怪。

辅导员并不相信张震林，最后表示“我护你到什么程度取决于你说了多少”。事后，她再次联系张震林的同学，希望同学劝说张震林坦白实情。张震林认为她并不信任自己，因为他“说话吞吐且前后不一提到有外媒时表现得很镇定，像是早已经知道了一样”。他还得知，辅导员对他的同学说，会向学校汇报关于他的约谈材料，如果他的同学“表现得不错”，材料将不会涉及被辅导员找来劝说自己的那位同学。

张震林托同学转告辅导员自己已坦白一切，但辅导员又找到另一位同学劝说张震林，再次询问他和境外组织的关系。张震林为此十分恐惧，4月12日，他向辅导员发微信表示自己的确和境外组织无任何瓜葛。辅导员以几段语音回复他：“心情差可以找我聊天”“反性侵可以从别的渠道”“给我一个明确的表态”。

“什么是明确的表态呢？”张震林问。

辅导员拒绝在微信上回答，要求面谈。

4月13日早上，辅导员给他的父亲打去电话，告知相关情况并希望他来学校。当晚八点左右，父亲到达张震林宿舍楼下，但张震林已因害怕辅导员来宿舍找自己的缘故，选择去北京八中附近的一家宾馆住宿。父亲和辅导员及张震所在院系的党委副书记老师见面。次日，张震林见到父亲，父亲并不相信辅导员的几条指控，但依然为他担忧。“他有想调和的意思。”张震林认为，父亲是被“吓住了”。

张震林从辅导员处要到老师的电话，通话中，他表示自己有当天约谈的录音，希望学院能为此公开道歉并消除不良影响。一番协商后，老师当面向他道歉，并向他的父亲与同学澄清此事。次日，张震林和熟识的同学聊起此事，向公众号“深约一丈”讲述了这件事。4月14日，公众号“深约一丈”发表文章《沈阳事件近期情况汇总》，文章中提及这次约谈，随后以“违反网络信息安全法”为由被删除，公众号被禁言七天。

岳昕表示，通过家长渠道去做学生工作是“非常常见的威胁手法”。4月20日她收取学校答复时，也被学工老师提醒：学工部门有权不经过学生直接联系家长。

“我们对此表示遗憾”

岳昕对自己的经历感到“非常憋屈”。提请信息公开后，她同样多次收到了来自院系辅导员的约谈要求。4月10日，学工老师不断给她打电话，她因忙于毕业论文的缘故未能接听，回复短信表示已经收到消息。

4月11日晚上10点左右，岳昕在寝室换上睡衣准备开始写论文，学工老师出现在寝室门口，将她带去约谈。

此次约谈后不久，她得知张震林同被约谈的消息。正值规划毕业去向之际，母亲打来电话，她害怕母亲知情，又害怕母亲的顾虑会让她放弃自己喜爱的工作，心理压力大到一度不敢同

母亲通话。她开始同朋友商量“最坏的可能性与对策”。4月15日下午，她正在思考此事时，社会学系的一位老师发来邀请，希望她能列席参与次日的“反性骚扰暂行规定学生意见征集会”，晚上10点，她收到了具体的时间地点信息。

据后来学工老师与她的约谈内容，学工老师称，在相关老师向她发出邀请时，曾有其他老师提出质疑。学工老师认为这是锻炼和成长机会，于是同意岳昕参加。张震林从岳昕处得知意见征集会的消息，向老师申请参加，得到了主办方的同意。

4月16日，意见征集会举行，该会议并未公开，而是邀请了学生常代表和部分学生。公众号“北门静悄悄”为此发文询问为何不公开征集意见。会上讨论了性骚扰的概念界定、反性骚扰专门委员会的代表产生、性骚扰的投诉与受理、调解机制、师生恋问题、资源对接、委员会监督、保护、保密及信息公开等问题。岳昕及张震林作为列席成员，提出许多问题。

主持人不希望同学在会后带走材料或将材料传到网上，但并未规定是否可以将会议内容录音或者在网上转述。4月17日晚上，张震林在未名BBS“三角地”板块和自己的公众号“境外事例”上发表了会议内容记录，并在未名BBS“校长信箱”板块提出自己的8条建议，校方回复说：“同学，你好！学校专家组会对你的意见进行研究，感谢你的建议。”

北京大学学生会常代会回复了BBS的会议内容记录帖子：“有网友未经会议主办方确认，自行在互联网上发布本次会议记录整理，我们对此表示遗憾。”

据北京大学新闻中心报道，2018年4月17日下午，学校召开第935次校长办公会议，专题研究反性骚扰暂行规定。

4月19日，老师再次约谈张震林，询问BBS的帖子是否由他发布。张震林认为他“管不着”，但又不想撒谎，于是拒绝回答。老师询问次日上午，他是否有时间来院系一趟——时间定在11时30分。次日11时25分，张震林来到院系办公楼门口，发现老师已久候多时。

他随后收到了11天前，关于信息公开申请的回复函。院长、党委书记和副书记及其他学工老师均在场。张震林认为，整个学院“精锐部队”全部出动的阵仗，可能会让很多同学觉得“压力非常大”。

老师在他吃午餐时，私下提醒他“这事到此为止，不要公开，也不要发BBS说自己收到回复的事。”

岳昕则表示，在得到回复的同时，老师们也略带威胁地同她聊天，甚至屡屡谈及“顺利毕业”的话题。

回顾从提请信息公开申请至收到回复函的过程，岳昕首先进行了反思：她对自己的表现还是不太满意，在她认为学工老师谈话有明显不合理、体现权力不对等的地方，她表现得还不够强硬。同时，她也认为自己没能发动更多同学：只有十名同学当场提交信息公开申请表，十五名同学通过邮箱提交申请表，这个数量并不算多；她也未能和更多同学交流自己的想法。

但她始终认为，做事应当有始有终，才能让敢于发声的同学不致失望，也不会让其他同学们

失去对自己的信任。毕业在即，她认为这才是一个爱北大的同学该做的事——“而不是为了120周年校庆歌舞升平”。

目前，同学们可以通过校长信箱或 BBS 其他版面向学校提出自己的意见，也可参与学生会主办的“我的校园我做主”座谈会参与校园事务，当然也可以申请信息公开。但岳昕认为这还远远不够——同学发在 BBS 上的意见，往往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可能只是扣掉后勤工友的工资”。她曾参与过第三次“我的校园我做主”座谈会，那次座谈会针对保卫部和共享单车的管理问题，但她参与之后，却认为同学们在座谈会上很难做好充足的准备，发声较为分散，容易被校方视为幼稚，“依然是信息不对等的结果”。

由于她是 4 月 9 日上午第三名提交信息公开申请表的同学，她拿到的回复函抬头为“北大信息公开[2018]3 号”。这意味着在本次申请信息公开之前，尚无其他同学就其他可能关心的事件向学校申请信息公开。

4 月 19 日下午 16 时 44 分，她再次被学工老师约谈。最后，她们在未名湖边聊了四个多小时。老师不断劝说她考虑家人的感受，“不必走到申请信息公开的最后一步”“反正最后也会告诉你”。岳昕暂时没有回复她。

4 月 20 日 5 时 33 分，岳所向老师发信息，表示仍希望走完信息公开的整个流程。

7 时 09 分，她收到短信回复：“你真的想清楚了吗？还是再想想吧。”

不是尾声的尾声

4 月 23 日下午 12 时 57 分，公众号“深约一文”刊载岳昕的公开信：13 时 18 分，公众号显示“此内容因违规无法查看”。

声援岳昕

2018.4.22 岳昕被多次约谈，发布致北京大学师生的一封公开信

作者：岳昕

备份链接：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8/04/%E5%B2%B3%E6%98%95-%E8%87%B4%E5%8C%97%E4%BA%AC%E5%A4%A7%E5%AD%A6%E5%B8%88%E7%94%9F%E7%9A%84%E4%B8%80%E5%B0%81%E5%85%AC%E5%BC%80%E4%BF%A1/>

致北京大学师生的一封公开信

北京大学的老师和同学：

你们好！

我是 2014 级外国语学院岳昕，是 4 月 9 日早上向北京大学递交《信息公开申请表》的八位到场同学之一。我拖着极疲惫的身躯写下这段文字，说明近来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些事情。

一

4 月 9 日之后，我不断被学院学工老师、领导约谈，并两次持续到凌晨一点甚至两点。在谈话中，学工老师多次提到“能否顺利毕业”、“做这个你母亲和姥姥怎么看”、“学工老师有权不经过你直接联系你的家长”。而我近期正在准备毕业论文，频繁的打扰和后续的心理压力严重影响了我的论文写作。

二

4 月 20 日中午，我收到了校方的回复。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学工老师、班主任在场，党委书记向我宣读了学校对于本次信息公开申请的答复：

- 1、讨论沈阳师德的会议级别不够记录
- 2、公安局调查结果不在学校的管理范围里
- 3、沈阳公开检讨的内容因中文系工作失误也没有找到

这样的回复结果令我失望。但毕业论文提交即将截止，我只能先将心思放在论文写作上。

三

4 月 22 日晚上十一点左右，辅导员突然给我打来电话，但因为时间已晚，我并没有接到。凌晨一点，辅导员和母亲突然来到我的宿舍，强行将我叫醒，要求我删除手机、电脑中所有与信息公开事件相关的资料，并于天亮后到学工老师处作出书面保证不再介入此事。有同楼

层的同学可以作证。随后，我被家长带回家中，目前无法返校。

我和母亲都彻夜未眠。学校在联系母亲时歪曲事实，导致母亲受到过度惊吓、情绪崩溃。因为学校强行无理的介入，我和母亲关系几乎破裂。学院目前的行动已突破底线，我感到恐惧而震怒。

申请信息公开何罪之有？我没有做错任何事，也不会后悔曾经提交《信息公开申请表》，行使我作为北大学子的光荣权利。

二十年孺慕情深，我爱我的母亲。面对她的嚎啕痛哭、自扇耳光、下跪请求、以自杀相胁，我的内心在滴血。在她的哀求下我只能暂时回到家中，但原则面前退无可退，妥协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我别无他法，只有写下这篇声明，陈述原委。

情绪激动，请大家原谅我的语无伦次。

四

在此，我正式向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提出以下诉求：

- 1、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应公开书面说明越过我向家长施压、凌晨到宿舍强行约谈我、要求我删除申请信息公开一事的相关资料所依据的规章制度，对此过程中违法违规操作予以明确，并采取措施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 2、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应立即停止一切对我家人的施压行为，向我已经遭受惊吓的母亲正式道歉并澄清事实，帮助修复因此事导致的家庭紧张关系。
- 3、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必须公开书面保证此事不会对本人毕业一事产生影响，并不会再就此事继续干扰我的论文写作进程。
- 4、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负责消除此事对本人学业、未来就业和家人的其他一切不良影响。
- 5、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应明确就以上诉求进行公开书面回复，给关注此事的大家一个交代。

我将保留通过法律手段进一步追究相关个人和单位责任的一切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向北京大学和上级主管部门举报外国语学院严重违反校纪的行为。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14 级本科生岳昕

2018.4.23 北大学生岳昕：一个北大既得利益者的自述

作者：岳昕

来源：岳昕是北京大学学生，本文于今年初首发于她的个人公众号。日前岳昕因为参与要求北大前教师沈阳涉性侵学生案信息公开而被学校多次约谈。目前本文已被微信和谐。

备份链接: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8/04/%E5%8C%97%E5%A4%A7%E5%AD%A6%E7%94%9F%E5%B2%B3%E6%98%95%E7%BC%9A%E4%B8%80%E4%B8%AA%E5%8C%97%E5%A4%A7%E6%97%A2%E5%BE%97%E5%88%A9%E7%9B%8A%E8%80%85%E7%9A%84%E8%87%AA%E8%BF%B0%E7%BC%88%E5%B%EAE%E4%BF%A1/>

我生于一个标准意义上的北京中产阶级家庭，有北京户口，家人在北京有房。敲出这行字时我感到十分愧疚与不安，因为这行字里包含了绝大多数中国人奋斗一生都未必能得到的东西，而我居然一出生就拥有。

我妈有事业单位编制，不过主要收入来源是搞物流；我爸退休前是机关公务员；家里的钱大多数是我妈挣的。说中产阶级是因为，一方面我的未成年生活里完全没有为物质问题操过心，另一方面我的童年伙伴里也有那种真正来自富裕家庭的，我从小就知道有些东西不值得像他们那样花那么多钱，而且我这辈子大概也不会为那些东西花那么多钱。有意思的是，我六岁上小学一年级时就知道「中产阶级」（当时叫「中产阶级」）这个词了，而正在写这段文字的我今年二十岁，依然认为这个词能够形容我原生家庭的经济状况。

虽然也经历过大家在公众号爆文里读到过的「北京小升初」、「奥数班」、「周末课外班赶场」，但现在回忆起来，我童年时期所处的教育氛围依然是比较宽松的。父母给我报了那些课外班，但不会特别要求我的学习成绩；甚至在我小学三年级时听说「北京小升初与奥数脱钩」这一流言，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把我的奥数班退掉。相比于我自己有要求的学习成绩，父母更关注的是我的心理健康，毕竟我那时情商太低，会因为一点点因为「马虎」而导致的成绩波动而强烈地自责甚至自虐。当然，这一相对宽松的教育氛围跟北京市内的具体地域也有关，我小学在东城，初中在西城，高中才到海淀区。

可能是部分由于那一代人的历史经历，我父母都比较政治冷感，他们不鼓励我过于关心政治，也不鼓励在家庭日常讨论中经常出现社会议题。他们对我的最大期望就是做一个「接地气的」快乐的人，最大担忧就是因为我过于关心政治又难以把控局势而陷入麻烦。这样说吧，我妈是一位会多次鼓励自己的女儿多看电视连续剧的母亲，她的理由是，多追剧才能多「接地气」，多懂点人情世故，少为那些社会问题花太多心思。后来不少人很好奇我父母的职业背景，以为是他们培养了我对社会政治问题的热情，其实那完全是学校教育 with 课外阅读的结果。

我十分感激我的父母能给予我无忧的物质条件与相对宽松的教育环境，当然也能比较清醒地发现他们的思想认识与我的不同。比如，他们完全不能理解同性恋，也完全不能理解非宗教出于伦理考虑的素食主义者。我上中学时针对类似这样的问题和父母争论过，有一次搞得十分不愉快，到后来我主动去找了学校的心理咨询师（所以我再次强调，大家有心理压力与困惑一定要寻求专业帮助，千万不要自己扛着）。后来我和家里人在这方面争论得很少了，但如果他们在微信上转发明显的科技谣言，我还是会马上给他们指出来，不管有没有用。

关于宗教信仰，我父母符合中国大多数人的情况，不信教，但也不算严格意义上的无神论者；毕竟真正的无神论者不会在自己孩子高考前在卧佛寺花钱敲钟，孩子考上了北大还专程去「还愿」。不过不管怎样，我和大多数中国孩子一样，成长在一个世俗的环境里；直到来到印尼，通过访谈了解到虔诚信徒家庭子女所经受的挣扎与压迫，我才真切地感到生长在世俗国家与世俗家庭的可贵。

可以说，在我截至目前的短短二十年人生里，人生的每一大跨步都充满了极端的幸运。小升初，提前通过面试从优质小学升入优质初中；中考，擦着分数线的边被人大附中录取；高考，再次擦着分数线的边考上了北京大学；大二升大三时，在最后关头拿到了公派名额与国外高校方面的录取，成为了整个语系唯一一名大三公派出国的学生。面对这些幸运，我无意感谢上天，一是因为我不信神，二是因为社会学的学术训练告诉我，这一切都是社会结构性不公的结果，如果我感谢上天、自得其乐，那简直是又蠢又坏。

明明都是自己考上的，为什么还是不公呢？不如我讲一讲自己上高三时的几个细节。高三一年我有用功学习是真的，但我的「用功」和衡水等名校学生的「用功」完全不在一个量级：离高考不到一个月，我还有闲工夫读《南方周末》（后来的高考作文用上了那时读到的案例，关于安庆殡葬改革事件）；离高考不到三天，我还有闲工夫看电视。这是一个怎样的高三？而我竟然考上了北大。而那些千千万万饱受非人类学习压力折磨的同一个国家的同龄人，很可能连本科都考不上。

不公不仅关乎户籍与地域；甚至关乎考题与评价标准本身。我高考的数学成绩并不理想，文综分数也比以往的模拟考试低很多；可以说，最后能擦边上北大，几乎完全是高考作文得满分起了作用。而认识我或者读过我其它稿子的朋友应该都清楚，我的文笔并不够优美，至少也没有高于同龄才子才女的水平；如果说作文分数能比同龄人的高一些，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我在文字中流露出的所谓「社会责任感」。当然，我流露出的社会责任感是真情实感，我甚至没办法不在作文中流露这样的真情实感。然而，如果我能有一点点对社会问题的理性思考、对社会不公的批判精神，都是学校教育 with 课外阅读的结果；而我之所以能享受到如此优质的教育资源与课外阅读机会而多数人享受不到，说到底依然是社会不公的结果。

从小到大，我没有经历过很多明显的人生挫折或打击；唯一一次可以算上的，是我十七岁正准备上高三那个暑假发生的家庭变故。关于那场变故我不想多谈，因为我不需要大家因此可怜我，毕竟相比这一个不幸，我拥有的幸运要太多太多。除非我发现有朋友也遭遇了和我类似的家庭变故，我才会告诉他们具体的细节，因为我也希望自己和家庭从变故中一步步走出来的经历能够真实地帮到一些人。

如果非要总结我的原生家庭与成长经历，那么我不得不说，这是一条很残酷的因果链：我生来享受了北京户口和很好的家庭条件，然后是优质初等教育、中等教育，让我没有受什么非人类的折磨就考上了北大，考上了北大就又享受了北大光环带给我的名声甚至是物质利益——如果我没上北大，就不会因为仅仅给乡下孩子上了堂普通的性教育课而获得一些小名气；如果我没上北大，我每周写给《南方周末》的稿子即使仍承蒙编辑老师赏识，也未必能长期厕身于报纸的重要版面，我也就不可能身为全职学生还获得相对稳定的收入（一篇评论1200-1400字左右，稿费800元，如果每周都发稿，一个月能获得稿费收入3200元）。而在可以预知的将来，这一光环还将带给我更多；虽然光环之所以成为光环，大部分都是因为北大前辈的创造，而非我的个人努力。

如果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我就属于那「达」的人；如果说「车厢内的人，有责任尽量前行」，我就属于那「车厢内」的人。我不敢想象，一路走来，按照鲁迅的话讲，我已经「吃」了多少人。虽然身为无神论者，我引用基督教的概念时很可能会犯错，但作为一个希望能被大家理解的比喻，我不得不承认，我时常感到自己是负有原罪的人。这里的「原

罪」不是来自神的国，它恰恰来自人的国；我背负的是整个社会结构不公的原罪。

我能力有限，也还有很多很多缺点。然而我清楚地知道，如果我每一天都能用力地生活，尽力地完善自己，努力地为这个社会变得好一些而做一点点事情，很大一部分动力都是来源于这种深重的不安与愧疚。

我实在没有理由不向前走；我实在没有理由仅为自己而向前走。

沒有理由不拼命

让我们孩子的不安与愧疚少一些

2018.4.23 岳昕被限制在家，失去自由

《紧急关注北大岳昕同学被施压情况!》

来源：微信公众号“现代资本主义研究”

备份链接：

<https://no404more.github.io/Terminus/archive/2018/04/23/pku-YueXi-yuetan.html>



朋友圈消息出现在今早，那么岳昕同学要求北京大学公开什么消息呢？



北京大学中文系1995级本科女生高岩自杀事件，在沉寂20年后再次引起关注。高岩当年的好友发帖称，时任北大副教授沈阳曾对高岩作出过激行为，这被认为与高岩1998年自杀有关。

如今人事关系已在南京大学的沈阳回应称，他与高岩“第一没上过床，第二没发生过性关系，第三没谈恋爱”。他如今63岁，已于2011年来开北大，同年获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不过，北大中文系时任系主任张其成说，沈阳曾因高岩自杀事件受处分。他称发生了男女关系，他（沈阳）是承认的，这也是学校处分他的依据”。北大教授孙圣凯和纪律委员会也发布《声明》称，学校对事件高度重视，要求该委员会立即复核情况。

当年的调查情况如何？分别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采访时，北大中文系两名教授匿名教师均回忆，当年召开的条件大会上，沈阳行为的态度不是性侵犯，“明显不符合师德的行为”，而在其印象中，沈阳当时对外的说法是“女生叫错自己”。两名教师认为，不管怎样，沈阳的说法都是错误的。



由于北京大学至今没有清晰公布当年对沈阳的进行处分的详细信息，因而岳昕同学参与了向北京大学校方要求公开当年相关信息的申请。那么，敢问北京大学校方，岳昕同学申请信息公开的行为何“罪”之有呢？更何况，在北京大学网站上就赫然挂着信息公开的相关文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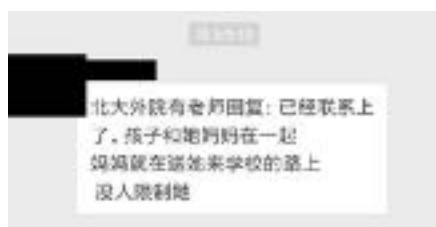
<http://xxgk.pku.edu.cn/xxgkzd/45570.htm>

有同学和岳昕同学私聊了解昨晚经过：



即使北大可以找到千万条理由，拒绝告诉公众当年自己对沈阳进行了怎样的处分，那么，北大某些人员又有什么资格对岳昕同学进行如此严重的骚扰、恐吓？申请公开当年沈阳一事的信息，为什么要遭此等严重的、侵犯基本人身自由的骚扰？哪怕用“法理”做遮羞布都不肯了吗？或者是，觉得“我就是法”？

当然，北大外院某些“辟谣员”已经开始言之凿凿地救“火”了，仿佛“岁月静好”，只是发生了一个“小误会”：



然而，经与岳昕同学私聊，我们发现这只是在糊弄舆论。岳昕同学依然处于被限制、施压状况：



在这里，我们想替岳昕同学和家长说几句话，不管学校派了怎样的人说了怎样的话，请你们相信岳昕同学行为的正当性。她既没有危害什么“安全”，也没有破坏什么“秩序”。岳昕同学只是做了一个有正义心的勇敢普通人、普通学生会做的事情。

我们要求北京大学相关人员立刻停止一切对岳昕及相关同学的骚扰、恐吓行为！也希望岳昕的父母做岳昕同学的后方，而不是和学校一道向岳昕同学施压。

请各位读者与我们一道对此事保持持续关注！



2018.4.23 北大出现声援岳昕大字报，这是“两个北大”之间的斗争

图片来自网络，出现在北大校园，据悉目前已被撕去。

备份链接：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8/04/%E3%80%90%E7%AB%8B%E6%AD%A4%E5%AD%98%E7%85%A7%E3%80%91%E8%BF%99%E6%98%AF%E4%B8%A4%E4%B8%AA%E5%8C%97%E5%A4%A7%E4%B9%8B%E9%97%B4%E7%9A%84%E6%96%97%E4%BA%89/>



声援勇士岳昕

昨天，意味多年力行公益的北大同学终于因为关心一件最切身的公共事务，依法申请信息公开，而被深夜约谈，以致母亲精神崩溃，自己失去自由，我们这些匿名者，敬佩岳同学具名上书的勇气，更钦慕他临事不惧的正气，而有司诸公你们究竟在怕什么？岳同学最怕的是，对不起百廿年前的五四先辈，毁了精神上的校庆，而你们最怕的是“出乱子”毁了政绩上的校庆，我们于是想问，这到底是谁和谁的斗争？这是“两个北大”之间的斗争。

湖底群魂

2018.4.23 岳昕辅导员的回应

来源：北大 BBS

原文链接：

<https://bbs.pku.edu.cn/v2/post-read.php?bid=64&threadid=16393718>

我是外国语学院辅导员王艳超。周日下午和晚上，出于对岳昕同学的关心，我通过微信、电话联系岳昕同学，一直没联系上；晚上 11:27，我联系了岳昕同学的室友得知她还未回到寝室，开始有点担心岳昕同学的情况，后给岳昕同学的妈妈打了电话，跟她说联系不上岳昕同学。岳昕同学的妈妈很着急，试着联系岳昕同学，电话、微信等也都联系不上，于是她说要来学校找一下岳昕同学。岳昕同学的妈妈到学校后，我陪着她一起到寝室。因担心影响到寝室和周围寝室的同学们休息，岳昕同学的妈妈就说想带岳昕同学回家。岳昕同学和妈妈一起离开学校回家。

今天上午，我和岳昕同学的妈妈也有过沟通，跟岳昕妈妈说因为很多老师、学生联系我关心岳昕同学的情况，岳昕妈妈说等岳昕同学睡醒了，看看让她跟大家说一下。目前，岳昕同学

还在家里，和妈妈在一起。

2018.4.23

2018.4.23 北大外国语学院发布情况说明

来源：北大外国语学院官网

原文链接：

<https://sfl.pku.edu.cn/tzgg/64548.htm>

2018年4月23日上午，有微信公众号发布我院岳昕同学的《公开信》。学院第一时间向有关老师和同学了解情况，现作说明如下：

2018年4月22日下午和晚上，学院辅导员出于对学生的关心，通过多种方式、多次联系岳昕同学，均未能联系上，这种情况下，辅导员感到担忧。到23:30左右，该同学还未回到寝室。出于对同学安全的关心，辅导员与同学的母亲联系，询问岳昕同学是否回家等情况。该同学的母亲表示，孩子并未回家；之后，家长拨打电话未接，发微信未回，因此感到着急，随后赶到宿舍。此时，该同学已回到宿舍，母亲与其进行沟通。因担心影响其他同学休息，母亲决定和同学一起回家。

2018年4月23日上午，学院关注到网络上的相关信息后，与家长进一步沟通了情况，表达了关心。学院的老师与家长一样，都真心爱护学生、关心学生，既关心学生的学习，也关心学生的健康、安全与成长，老师和家长是善意的，态度也是一致的。

据了解，该同学已提交了毕业论文的部分初稿，指导老师也非常关心，给予了积极评价和悉心指导，并希望注意写作进度。

学院是学生成长成才的家园，老师们尽一切努力关心爱护学生，而这份关爱也意味着责任所在，学院、老师与家长都同样担负着教育的责任。与此同时，我们始终尊重每一位同学的基本权利、努力保障每一位同学的合法权益。

我们感谢师生、校友对学院工作的关心。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2018年4月23日

2018.4.23 校友声援：致汴大外院学妹的一封信

作者：黄河清

备份链接：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8/04/%E9%BB%84%E6%B2%B3%E6%B8%85-%E8%87%B4>

[%E6%B1%B4%E5%A4%A7%E5%A4%96%E9%99%A2%E5%AD%A6%E5%A6%B9%E7%9A%84%E4%B8%80%E5%B0%81%E4%BF%A1/](#)

汴京大学 14 级岳昕学妹:

你好。

素未蒙面，妄自称一声学长，我同来自汴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只不过我是 07 级，虚长几岁。也许你看过我演的校园电影，曾经勉强算有点热度，叫《此间的少年》。我在那里面的角色叫令狐冲，是个满脑家国天下、现实中却往往不尽如意的货色——那是我眼中大学生，甚至说所有有志青年应有的样子。可无奈红尘滚滚，喧嚣里多少仗剑走天涯的禁止步于柴米油盐，多少本该璀璨星空的灵魂凋敝于金钱树下，我们总会有时间不再敢确定我们还能够坚持正确的事情。小时总梦想能守一份正义、守一份宁静，长大了进社会了便总一个不经意便遗忘了前者，只会苟求静。

这一点上我做得也不好，也曾想过把坚守遗忘在茶余饭后，也曾想过屈服世俗去做急功近利的事情，也曾想过正义也许真的无法来临。我们只能默默接受自己是一介草民无法掌控人生的宿命，甚至一度觉得所有人终有一天都会这样，而我们还把这叫做长大。所以即便汴京大学给过我许多，我谈起它时心里还是常觉得失望，觉得它已不是那个能点亮中华的地方。

可当我这两日在网上见着你的信，我突然觉得我错评了汴京大学这个神圣的地方，传承火炬的人从不曾缺失，只是监管火炬的人早不是当年那些看着它燃起的人。他们不再想怎么解决问题，而只想怎么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我知道你现在应正受着煎熬，会有无数人劝你放弃，甚至你自己也可能在反思自己是不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那是你的人生，我没有权利指手画脚，我不会因为你满足了我内心对正义的渴求就盲目地摇旗呐喊要你坚持到最后。我知道那要付出什么，也许是你一年的人生，也许是你曾梦寐以求的北大文凭，甚至可能是一直保护你的家庭。我很社会地先想劝你一句量力而行，然后再说如果，如果那些针对你的我们不希望来临的真的来临，如果有些人真的比某些衣冠禽兽更把你视为大树的蛀虫。

我跟你一个历史系的学长，一个长头发叫葛旭的家伙，一起创立了家公司，叫「孤独的阅读者」。有幸这些年我们还没有向世俗低头，我们还在尽心竭力地做教育教书育人，我们教历史、社会、艺术、哲学，教各种人文社科的内容，希望能撑起这个浮华社会一张安静读书的小桌。有幸我们找到了志同道合和我们共同努力的几万学生，找到了能理解我们帮我们推广为我们背书的商业伙伴，还找到了一群天南海北和我们共同还秉承那最原始北大梦想的老师。我们断不算过得大富大贵，但可以自负地说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如果你愿意，我们想尽我们的可能帮你：

如果你将来为工作发愁，又恰巧对教育感兴趣，你是我们的后辈，我认可你的专业能力，孤阅下属的三个学院都很乐意迎接你的到来，给你一份有意义的工作，一份有竞争力的薪酬；

如果将来你在申请留学上遭遇瓶颈，我们来自哈佛耶鲁等一众世界名校的老师愿意帮你出推荐信，让你不要被眼前短暂的苟且阻碍了在更大舞台上展现自己的机会；

如果你将来想自己开创一份事业，我们愿意把手里的资源尽可能地都分享给你，让有责任心有担当的人能有机会唱响这个时代的主旋律；

当然如果你还有别的需求，我们也都愿意帮你，这些 offer 一直有效，不以你是否继续坚持为条件，我们希望做你的后盾，而不是逼你上战场的刀剑。

当然我们也只是一家小公司，能做的暂时也只有这么多，不知这些帮助能有几分用途。我不认识你，所以只能连夜写这么一篇推文，希望你看到。我想还有很多和我一样的北大学子也都会做一模一样的事，也希望你不害怕，你所坚守的正义的正确的，是值得被善待的。

毕竟，有些事总得有人去做，有些话总得有人去说，此方为北大精神。

汴京大学 07 级外国语学院法语系黄河清

遥拜

2018.4.23

2018.4.24 北大教授沈岍发布《学校约谈指南（建议，第二稿）》

作者：沈岍

来源：微信公众号“现代法学前沿”，原文已 404

备份链接：

<https://zine.la/article/1e02ef68471f11e8860b00163e0c1eb6>

约谈是学校管理的一种手段，也被视为现代柔性管理的方式之一。但是，约谈不当也会造成对被约谈者正当权益的侵犯。为规范约谈行为，保护各方权益，制定本指南如下：

一、本指南所称“约谈”是指学校及其所属机构、工作人员出于纠正和规范学生行为之目的，与学校在读学生，在约定时间、地点进行有提醒、劝诫等内容的谈话，而无论谈话事实上是否被称作“约谈”。

纯粹因学业、学术问题而进行的谈话，不在本指南规范范围之内。

二、约谈应遵循平等、尊重、保障正当权益的原则。

三、约谈方向学生提出约谈的，应当说明约谈涉及的主要事项和目的，学生有权拒绝约谈，也有权和约谈方商定合适的约谈时间。

四、约谈方应该至少有 2 人参与约谈，且至少 1 人为与被约谈者同性别；被约谈者认为约谈者在约谈前的行为已经显示对被约谈者存在明显不公或不当的，或者与被约谈事项具有利害关系的，可以请求回避。

五、被约谈者有权请求 1-2 人陪同，也有权邀请律师在场，约谈方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

六、约谈一般应在学生课余时间进行，如情况特殊，可以例外，但最晚不得在晚上 10 点以后进行（包括在该时间后开始或者顺延到该时间后）。

七、约谈一次不得超过 2 小时，不得以任何理由超时；就同一事由，约谈次数不得超过两次。

八、约谈原则上不同时约请被约谈者亲属到场，如果被约谈者身心健康等方面确有需要

亲属协助关照的，应在约请亲属前告知被约谈者，并留足被约谈者与其亲属的沟通时间。

九、约谈者与被约谈者应平等交换意见、看法、态度、立场等，约谈者可以建议但不得强迫被约谈者及其亲属接受特定意见、看法、态度、立场等。

十、约谈者的任何建议意见都应当在合法、合规、合理的框架内提出。

十一、约谈者应当就约谈情况形成现场笔录，由被约谈者确认无误后签字认可。

十二、约谈笔录依照信息公开制度可以申请公开，依法可以不公开的内容除外。

2018.4.24 人民日报评论：如何聆听年轻的声音

来源：微博@人民日报

原文链接：

https://media.weibo.cn/article?id=2309404232413994691541&jumpfrom=weibocom#_0

这几天，一封来自北大学子的公开信传播甚广。信中提到的北大相关学院对这位同学提请信息公开一事的处置，引发舆论关注和思考。

信中涉及的相关事实还有待确认，北大相关学院也在第一时间发布了情况说明，表达了“尽一切努力关心爱护学生”“始终尊重每一位同学的基本权利、努力保障每一位同学的合法权益”的态度。应该说，学校和学生不是对立关系。让燕园更加美好的初衷是一致的，追求公平公开的目标是统一的。

这一事件，和近几个月来陆续发生在高校中的一些热点事件一样，在很大程度上都涉及如何以恰当方式回应学生诉求。如何在真情实意中消解困惑，如何用对话交流化解矛盾，也是一个做好学生工作的大问题。

“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提出的基本方法论。说到底，就是要把握好这一代人的思想和行为特点，把握好年轻人的个性和共性特征，在疏导情绪中赢得尊重，在解疑释惑中凝聚共识，最终达到春风化雨、成风化人的效果。

的确，新时代的青年人特点鲜明。成长于改革开放后中国发展的黄金岁月，欣逢新时代开启的难得机遇，他们可谓是幸运的一代。无论是中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带来的开阔视野，还是中华民族从富起来到强起来激发的强烈自信，都使得年轻人对国家、民族、社会和自身，有着更系统、更深入的思考。他们有很强的权利意识、法治观念，也有着很强的社会责任感，比以往任何一代人都更有能力独立自主地认识世界。这是教育普及的结果，更是时代进步的表现，也是做好学生工作时应看到的大背景。

回到此次事件，要从根本上化解对立情绪，还需要我们对这样的背景有更多的体认，对这一代年轻人的成长状况有更深入的了解。应该说，学生工作从根本上来说是做人的工作，必须以学生为中心，关爱学生、尊重学生、服务学生。学生的思想意识成长了，工作的方式方法也需要升级。在回应关切、纾解焦虑上，正需要“因事而化”，认清他们的诉求，聆听他们的声音，学会与他们对话。这不仅是方法问题，更是理念问题。

学生和教职员工一起，构成了一所大学的命运共同体。在处理问题时，双方都可以更多一些

包容和耐心。对学校来说，对建设性意见要及时吸纳，对困难要及时帮助，对不了解情况的要及时说明，对模糊认识要及时廓清，对怨气怨言要及时化解，对错误看法要及时引导，不能因为种种原因而躲闪回避、简单解决。而从学生方面说，也可以换位思考，而不是站到对立面上去，尤其要避免一些极端的情绪和偏激的做法，力争在理性、冷静的轨道上表达诉求、解决问题。双方共同努力，才能更好地推动学校的发展、推动社会的前行。

眼底未名水，胸中黄河月。与民族共命运、与时代共进步，一直是北大最值得骄傲、最让人尊重的传统和精神。青年学生是国家民族的未来，善于做精神层面、价值层面的对话，善于做人生观、世界观的引导，才能进一步激荡青春的力量，绽放梦想的荣光。

2018.4.25 北大学子：就部分同学因申请信息公开被约谈一事致北大校方的联名信

作者：李一鸣

备份链接：

<https://medium.com/@shawnwzhang/%E5%B0%B1%E9%83%A8%E5%88%86%E5%90%8C%E5%AD%A6%E5%9B%A0%E7%94%B3%E8%AF%B7%E4%BF%A1%E6%81%AF%E5%85%AC%E5%BC%80%E8%A2%AB%E7%BA%A6%E8%B0%88%E4%B8%80%E4%BA%8B%E8%87%B4%E5%8C%97%E5%A4%A7%E6%A0%A1%E6%96%B9%E7%9A%84%E8%81%94%E5%90%8D%E4%BF%A1-66c68f001555>

尊敬的北京大学校领导：

您好！

我们是关注沈阳事件及其后续进展的北大师生和校友。

首先需要表明，我们写下这封信不全是因为岳昕同学，还因为在沈阳事件曝光之后很多积极推动解决此事的同学们所经历的种种不公正待遇。

23日上午，我们在震惊与不解中得知这样的消息：

因我校外国语学院2014级本科生岳昕同学寻求沈阳事件真相向校方提交相关信息公开申请，外国语学院的辅导员老师深夜到其宿舍约谈，并单方面通知家人，其家人因此受到严重惊吓，岳昕同学因此陷入孤立无助的处境。

岳昕等同学怀着参与校园事务的热忱之心，怀着北大人的责任感，于4月9日早上向学校提交了信息公开申请表。我们连同岳昕同学在内，所做的一切仅仅是为了在寻求真相的基础上更好地解决沈阳事件，在今后的制度建设方面切实保障校内师生的合法权益。

可在这个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事情令我们非常困惑和失望：

4月7日晚，邓宇昊同学发文表示将申请信息公开。但距离发文不过几小时，邓同学即被院系深夜约谈至凌晨三点多，最终在众多热心同学和约谈老师的力争下邓同学才被放回；

4月9日,十名师生以合理合法的方式在校长办公楼正式书面递交了信息公开申请。而在接下来的几天中,各相关院系开始约谈,7日晚在理教邓同学被约谈现场和递交信息公开申请的同学。

虽然学校的这种做法以及于4月20日给出的信息公开反馈结果令我们存在诸多不解,但是出于对学校的信任,大家接下来均选择配合学校一起积极推进校园反性骚扰制度的建设,保障在校师生的合法权益。

可是在同学们非常冷静地对待此事的情况下,我们在前天早上得知的消息却是:外国语学院近期多次约谈岳昕同学,同时越过岳同学向其家长施压、凌晨到宿舍强行约谈,并且要求删除申请信息公开一事的相关资料。

虽然相关老师和外国语学院已及时就此事做出了声明,并且在声明当中表示“始终尊重每一位同学的基本权利,努力保障每一位同学的合法权益”,但是对于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约谈的同学们来说,我们很难感受到来自校方真诚的关爱。

我们盼望着这些同学能尽快回归正常生活,我们绝不希望在此之后校园内仍然有类似的情况发生。我们真诚地希望同学们的合法权益不再受到侵犯,燕园内校方与同学之间的“误会”不再发生,北京大学国内国际的声誉与形象能够得到长久的维护。

此外我们还想说明的是,在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我们深感个体的无力与渺小,越加感受到老师与同学们的支持对于意见的表达是多么重要。

有鉴于此,针对岳昕同学的遭遇及校方近期一系列约谈行为,我们将以集体联名的方式向校方提起以下四点倡议:

- 1.妥善弥补因约谈行为对岳昕同学带来的伤害。切实敦促外国语学院于近期及时召开事件说明会,向全校范围内的师生公开,提前告知参与方式,以有效回应大家的困惑和质疑。保证以后不以任何形式就此事给岳昕同学施压,积极主动向岳昕同学的家人澄清此事,消除不必要的误解。保证岳昕同学的毕业等后续发展不受因校方干预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 2.加强制度约束。面向全校师生明确北京大学约谈制度,出台约谈实施细则,落实“以学生为中心”的思想,应当首先保证同学们的正常学习生活不受影响,严禁打着“关心同学”等幌子随意约谈同学,侵犯大家的合法权益;
- 3.充分保障同学合法权利。在进行约谈工作之前,应当开诚布公说明相关情况,告知被约谈者有选择是否接受的自由,不能越过同学本人向同学的家人朋友进行施压;
- 4.完善约谈制度的群众监督与制约机制。在同学们自愿的前提下,约谈情况可以面向全校公开说明,并且保证同学们有权申诉违反校规校纪的约谈行为,有权公开违规行为,有权了解其他同学约谈情况,保证约谈中一旦出现不良行为,将会使其暴露在阳光下,受全体师生监督,以逐渐杜绝。

我们将持续关注从沈阳事件曝光以后校方针对同学们所开展的一系列约谈事件,与岳昕等受

到无端压力的热心同学同荣辱，共进退！希望我们校方能与我们一道反思这一过程当中存在的问题，对一系列约谈同学的做法作出解释和说明，拿出有力措施保护善良的同学们，直至事件得到最终的妥善解决。

我们会择期将这封联名信附带签署名单寄至北京大学校长办公室。出于某些原因，我们选择暂时不在网络上公开参与联名师生和校友的具体信息。请愿意参加联署的北大同学/校友/老师将信息按照“姓名+年级”/“姓名+老师”的格式发送到邮箱 gfy_t_pku@protonmail.com，并附上将来是否愿意在网络公开个人具体信息；如果大家有任何建议、意见，也欢迎提出。

希望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学校能变得更美好！

关注沈阳事件及其后续进展的北大师生及校友

2018年4月25日

发起人：李一鸣 2016级本科生

2018.4.24 呼吁高校学生声援支持北大岳昕，不再让施压笼罩大学！

来源：知乎

备份链接：

<https://no404more.github.io/Terminus/archive/2018/04/25/joint-support.html>

近日，一封北大外国语学院岳昕同学的公开信引爆了舆论。岳同学讲述了自身因为向北大申请“前北大教授沈阳性侵”一事的信息公开而遭到学院多次约谈施压，甚至以“毕业”进行威胁，家人被骚扰致精神状态崩溃的处境。公开信发出后，旋即遭到删除，很多北大学子、校友的声援，也很快就被消失了。

作为同样在国内各大高校就读的学生，我们震惊于北大校方的打压，愤怒于审查机器的冷血无情。更重要的是，纵有汹涌的舆论，删了又发的接力声援，我们再次感到事情将会和之前的无数次公共事件一样，随着公众注意力的消退而无疾而终。官方并未向岳昕道歉，学生申请公布的“沈阳性侵”文件依然没有如实公开，合情合理合法的诉求依然没有得到回应，而已经发生的约谈恐吓、删贴禁言却可能带来更深远的寒蝉效应。身处文化政治中心，有着各种资源优势的北大学生尚且受到如此的打压，其他高校的学生又如何能够在权力的阴影下勇敢地提出自己的合法诉求？如何表达自己正当的公民权益呢？

北大作为国内一流高校，却屡用这种私下施压胁迫的方式侵犯大学生的公民表达权利，这令人何等失望。对北大学子的肆意打压，不仅体现出校方管理手段的低级和专横，也是对全中国高校学生自发参与、监督学校事务的一次无理的维稳。以“毕业”胁迫，胁家人相逼，这些施压现在发生在北大岳昕身上，未来就可能发生在每个愿意发声的学生身上。我们不能让任何一个大学生表达公民合理诉求的行动止步于恐惧！

我们这些处在北大之外的学生、校友们，希望借此表达对北大同龄人的支持。我们深知发声之艰难，所以更希望能够为处在风暴眼中的同龄人分担压力。同时，我们也希望借此鼓舞自

己，不让一波波的愤怒退化成恐惧和犬儒，退化成席间的闲聊和网上的牢骚。愤怒应该转化成每个人更积极的公共参与，而不是对少数勇敢者的消极期望。愤怒应该成为我们行动的勇气，不然有一天，我们也许连愤怒的权利都会失去。

因此，我们作为国内高校学生和校友在此呼吁：

1. 请北大校方停止给岳昕同学施加更多的压力，并向其和遭受惊吓的家人郑重道歉，决不能用各类行政手段致其毕业受到影响；并对外公开说明对岳同学的施压情况；
2. 请北大校方重新明确回应岳同学等人的信息公开申请中关于“沈阳性侵”一事的相关会议档案细节，不许包庇任何伤害学生的行为；
3. 岳昕事件已经表明，目前的高校约谈已经成为侵犯宪法权利的“打手”，我们要求北大及各大高校明令禁止深夜约谈，依法办事，保护学生权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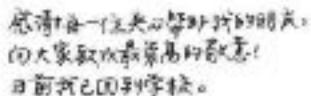
纵使愤怒与无力，但我们从来不相信青年人没有力量。我们要用自己微小的声音为岳昕同学呐喊，为正义呐喊，一切改变都在发声之中。于此，呼吁国内高校的大学生及校友们，用我们的联署声援来挽回大学正义，来撑岳昕！

参与联署的大学生请发送“姓名 + 某某学校在读 / 校友”到邮箱 yuexinjiayou2018@tutanota.com

2018.4.25 岳昕手书便条称已回到学校，便条大段留白

感谢每一位关心帮助我的朋友，向大家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目前我已回到学校。



感谢每一位关心帮助我的朋友，
向大家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目前我已回到学校。

2018.4.30 岳昕 | 我在公开信后的一周里

作者：岳昕

来源：微信公众号“木田君的镜头”，原文已 404

备份链接：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8/04/%E6%9C%A8%E7%94%B0%E5%90%9B>

[%E7%9A%84%E9%95%90%E5%A4%B4-%E6%88%91%E5%9C%A8%E5%85%AC%E5%BC%80%E4%BF%A1%E5%90%8E%E7%9A%84%E4%B8%80%E5%91%A8%E9%87%8C/](#)

相识或未曾相识的，最亲爱的朋友：

一周以来，你们发的每一篇文章，微信、微博、知乎、Facebook 上的每一条留言，我都已仔仔细细地看过，微信公众号后台的留言成千上万，我也在一条条一字字地看。同窗送来的面包、梨、丑橘、菠萝、蓝莓与菠萝蜜，很甜很甜；老师捎来问候的字条，「愿你能继续正常地做自己」，很暖很暖；每一篇存活期只有哪怕几秒的文章，都一字千钧。

一声感谢，用在这里，太轻太轻。

因为我知道，这样的关心、帮助与支持，都意味着承担本不应承担的，风险与代价。

有同学转发了《人民日报》就此事的评论文章，被父亲要求强行删帖，甚至关闭微信；

有工友分享了《我所认识的木田同学》，被人找去问「想干啥，今后要做啥」，这位工友站出来表示，「他们越说我越发，你们说不让发，我就偏发」；

李一鸣同学更是发起了联名信，要求校方妥善弥补约谈伤害，加强制度约束，充分保障同学的合法权益，完善约谈制度的群众监督与制约机制，截至今日已有近 200 名在校师生与校友联署，为此，包括李一鸣同学在内的所有联名师生校友，很可能同样承担着与我一样的约谈压力……

这几天，我梦到朋友们因为发文章、签联名信、写区块链、贴大字报而被施压，凌晨四点被惊醒，担心是因为我才连累了这么多朋友们。

我担心朋友们，也担心自己的家人，因为我太知道他们是怎样担心我；倘若我有什么闪失，他们的身心真的会垮掉。

除了担心之外，我还感到憋屈。

感到憋屈，不是因为零零星流言中的污名，那些都不堪一击，清者自清；

而是因为，被迫沉默的日子里，我不仅无法像以前一样见朋友，无法向大家一一表达感谢，无法为真心关注的议题持续发声，甚至在朋友圈里看到勇敢抗争的工友们，连个赞都不敢点；而且我知道，现在家人情绪的日趋缓和，也是以我完完全全禁言，「再也不参与类似的事情」为前提的。

决定写这篇之前，我心里也一直在斗争。我担心这篇文章会像一颗定时炸弹，炸毁我本来渐趋平静的家庭，让 4 月 23 日所经历的一切重演；我害怕我的家人真的会因此与我断绝关系，甚至因此一病不起。

然而，现在，我依然深感有必要也有责任向大家交代，那天夜里到底发生了什么，约谈中学院在哪些方面的表述与事实有出入，这一周以来我经历了怎样的心理斗争，为何决定继续站出来。

一、那天夜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深夜约谈一开始，学院老师主要询问的点，是我是否联系媒体，是否将学校的答复外传。

首先，学院老师听说我正在联系媒体，但并无证据，于是反复询问我是否近期（4月20日之后）与媒体联络；母亲称我「一举一动全在掌控之中」。在我否认后，学院老师又说：「我都不知道是你在撒谎还是有人在诬陷你。」我的母亲则认为我是「不知天高地厚」，是「出于好心」，但因「单纯」而被境外势力利用了，「是可以挽救的」。

然后，学院老师怀疑，网上泄露的关于学校回复内容的聊天截图来自我，我表示「确实不是我发的」。学院老师又说，「没人和我说是你发的，但是连你妈妈都觉得栽赃到你头上是合情合理的事」；因为我的母亲认为，「别的十个同学提交申请，别的人都没声了，只有你是唯一的一个需要经过院长、班主任、党委书记、团委书记（走完回复程序）的人，谈完了你还拍照拿走。」

我之所以遭遇怀疑与质问，是因为4月20日学校回复当天，我坚持将信息公开回复函拿回。

学院老师在我母亲面前，回忆了4月20日当天的情景：在我要求将回复函拿回时，另一位领导老师说暂时替我保管，等我毕业后可随时取。我则问领导老师，能否在自己提交毕业论文后，即5月11日之后给我。在领导老师答应后，我表示要和学校签一个书面材料来确保此事。最后，领导老师将回复函当场给了我。

回忆起领导老师给我回复函时的态度，学院老师这样说：「你不觉得她对你已经就完全没有耐心、信任了吗？」学院老师表示，她不能理解我为何要急着将回复函拿到手，并觉得「五月十一号没有任何意义」，五月十一号的时候，「XX（某历史事件日期）还没过呢」。

听完学院老师叙述事情经过后，我的母亲非常生气：「这一串的老师，这一串的学校领导，我就真的觉得，你太令我失望了。」我母亲由此认为回复函「是个雷」，「攥着个雷你怎么能够踏踏实实的呢？」对于为何非要将回复函拿到手，我表示：「因为这个东西就该是我的，就没有什么其他的理由。」「拿到手里我觉得这是程序有始有终的一个过程，反正我当时是这么想的，现在我想想（我）也是这么想的。」

学院老师表示，她之所以深夜来找我，是因为有新的情况：「如果没有新的情况，老师犯得上来找你吗？犯得上大半夜过来吗？」但在我随后试图知道是何种情况时，学院老师却说：「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学院老师也拒绝透露「有情况」消息的来源，只说「有人想让我知道」。

在询问我是否将回复函给过别人时，学院老师称：「不知道别人找到了你什么东西，但肯定是有事。」可在我问到底是什么事时，她又说自己也不知道。

当我问及学院老师提到的「境外势力」究竟是什么情况，表示「确实想知道得更详细一点，这样更详细能让我更相信这件事情的严重性」时，学院老师让我就相信就好了，而不需要知道。

学院老师同时暗示，此事高层有定性，是「颠覆」，有定罪的可能：「这不是在学校违纪的事，人家想给你治个罪，都是叛国罪，都是分裂国家罪。」在此期间，我的母亲一直沉默。而后，学院老师又表示，「但是只要跟任何什么媒体扯上关系，只要对北大造成什么不良的影响，怪不到别人头上，只能怪到你头上」，因为「你是唯一拿到这个东西的同学」。「唯一」这一点，后来被我的母亲反复提及。

同时，学院老师说，「今天晚上站在这儿的可以不是我，可以是北大的副校长、校长」，因为「你的这些所有的事，校长直接都知道」，以此表示事情的严重性。

对于后续的处理方法，学院老师认为，我应安稳地毕业，并建议我的「手机微信这段时间都不需要用了」，只需要联系联系我的家里人就行了。她还以北大老师接受采访需要征得北大校方同意为例子，说明「你不要觉得你能写点东西，在媒体上发表点什么声，在你的个人公众号上发表点什么，你就觉得这是你的自由。我给你讲孩子，没有什么是你真正的自由。」「对于你来讲我觉得现在最好就是没有自由。」

我的母亲认为，学院老师的建议是唯一的出路：「就这一个路，你哪受伤了我都没这着急，真的，你能体会我现在的心情吗？」「如果再被别人继续利用的话，你就完蛋了，家就完蛋了，我也完蛋了。」「前面的不说了，后面的刚才老师说的，唯一的办法，只有这种方式封圈封微信封电话，和家里电话联系就可以了，才有可能避免这个，特别远离才是最保险。」她甚至表示，愿意每天来接我放学，来换一个踏实。

我拒绝了这些要求，一再强调自己真的可以把握住；但面对母亲不想过提心吊胆日子的请求，我回答道：「我理解这个意思，每个人都不想过这样的日子。」继而，为了让母亲放心，我表示可以每天与母亲保持微信、电话联系，每天汇报论文进度，甚至「直播看我写论文」；但我的母亲认为，我这样的态度表示根本没有理解她，学院老师也认为，我没有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谈话进行到后期，学院老师和我的母亲发现我正在录音，便要求我将手机交出。遭到我坚决拒绝后，我的母亲情绪激动。争执到一半，学院老师便走了。随后，我和母亲就是否删除录音等相关资料发生激烈争吵。最后在同楼层同学的劝说下，我被母亲带出了寝室楼。

以上材料来源于我的回忆，对真实性负责。

二、学院在哪些方面的表述与事实有出入

4月19日晚间的约谈中，学院老师称，只有两位同学要求走完信息公开全过程，以此劝阻我不要走完4月20日周五的信息公开回复过程。实际上，一开始到场交表的同学共有8位；其中据不完全了解，至少有7位同学都要求走完全过程，且确实前往各自院系的办公楼，走完了信息公开的全过程。

4月23日凌晨的约谈中,学院老师称,我是唯一拿到了回复函原件的同学;「唯一」这一点,后来被我的母亲反复提及,以至于「想想脑袋就大」。实际上,另一位法学院同学同样拿到了回复函原件,且拿到原件的过程更为顺利。

4月23日凌晨的约谈中,学院老师称,有「新的情况」,「境外势力」,高层有定性,是「颠覆」。实际上,具体问及时,学院老师却表示「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有人想让我知道」,「你就相信就好了,你不需要知道」,不愿或无法给出证据;而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如何聆听「年轻的声音」》,将此事定义为沟通中的方式方法问题,即高层否认了此事「颠覆」的定性。

4月23日凌晨的约谈中,学院老师称,我在约谈现场录音是「违法的」,所以我「打开手机删掉这条录音也是合情合理的」。实际上,我翻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法条,也未找出一条佐证我的单方面录音行为涉嫌违法的依据;我在那种场合下,只能选择通过录音保存证据,以维护我的合法权益。

三、这一周以来的心理斗争

我所认识的学院老师本人,也是学日语的喜欢猫咪的大姐姐。她一开始也希望能柔性地处理问题,和我做朋友;之前的约谈中,还请我在勺园西餐厅吃过饭,和我坦诚地聊过她自己的家庭背景、成长经历,喜欢读的《北京法源寺》。然而,她也很可能是有难言之隐,才有了那天晚上的事。

我可以理解,换做其他老师,在这种环境下,也很可能采取类似的举措。所以,我们要的是更完善的机制,而非怪罪一个具体执行工作的人。

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想发声明,感谢一直关心我的朋友,表达自己对机制的看法。

怕家人担心,我提前跟家人打了招呼,说自己要发一份声明。大家所看到的那版声明大片留白的地方,本来都是有字的。

完整版的声明是这样:

感谢每一位关心帮助我的朋友,向大家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目前我已回到学校。

值此关头,我们更需保持冷静理性,团结一致,继续促进信息公开机制、反性骚扰性侵害机制、约谈机制的完善,从实体和程序层面保障学生的基本权利。

这是我一开始的本意,也是为了让所有人看到:

参与校园事务时把事情拿到明处来,打开天窗说亮话,不是为了把几位同学、几位辅导员推向风口浪尖,而是为了能够在制度上促进事情的真正解决;

越来越多的同学直面被约谈的压力站出来，不是为了自己被赞美被抬高，而是为了自己的基本权利不被侵犯，为了更多同学参与校园事务的积极性不被打压。

我们都是种子，戮力同心，总有破壁新芽开花时。

4月25日周三晚，三位家人在宿舍楼门口拦我，要求我在声明中只留两句话：「我已回学校上课了，谢谢大家」，因为「这都是为你好」。我跟家人说，理解家人来是想「对我好」，但家人和我心中的「对我好」是不完全一样的；我会在声明的重点内容上与家人核对确认属实，但具体字斟句酌，以及最后决定发不发、怎样发，一定是我自己的权利。

家人以病危与断绝关系相逼我不要发后面的东西：「你现在答不答应只说这两句，其它都不说？你答应我也走，不答应我也走，但这是两个走；你答应我能踏踏实实睡个好觉，你不答应我都不知道走到哪儿，可能就直接躺倒在医院里，也可能就死路一条。」

我怕家人真的身体有闪失，但又不想给大家我已完全没事、在压力面前选择屈服的虚假印象，所以在最后的手写版声明中大片留白。

如前所述，一开始，学院对事实的部分曲解和对消极影响的夸大，激化了我母亲的情绪；可发展到现在，校方淡化所有事情，不公开当面回应我公开信中的诉求。然而，所有与此事相关的文章都被删得一干二净，我这边很多矛盾都被化为家庭内部矛盾，家庭关系迫使我沉默。

那天晚上，面对辛辛苦苦赶来的家人，我心如刀割。

这几天，我一直在想，我要怎样讲出上面这些话，讲出这些后，可能面临的最坏的压力是什么。

尽管我早就明白家庭是私有制的产物，我依然会因为做这些事可能会连累家人而责备自己；我依然会害怕，家人的身体真的会因为我而垮掉。我也一直在想，这样的压力，应该被如何面对。

2018年初，我曾写过，何谓「用你心里最美好的东西来控制你」，「其中就包括对家人的爱与愧疚」。经历过家庭变故，我更加知道：愧对家人的罪疚感，有多容易把人从应然的道路上拉走。

2013年，父亲突然离世的第二天，我曾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如果……转向？设想自己从此做个最顾家的普通人，之前想的都不想了，选个自己还算喜欢的专业和清闲的安稳的工作，过与世无争的生活？我不知道。」

2016年，我这样回望三年前的悲痛与挣扎：

「甚至，（父亲去世后）有那么两天我突然想，如果我转向，不要再想去当记者，安安稳稳地大学毕业，找一份安安稳稳的工作然后安安稳稳地过一生，这样或许能让我妈放心些。幸好我同父异母的姐姐找我谈心，讲了一些如今看来一下就想通的道理，告诉我无论如何还是

不要用理想换一份妥协。」

而现在，我这样想：

与世上那么多劳动者家庭的不公与苦难相比，我和我家庭的苦难是多么微不足道；

与阶级矛盾「既得利益者」的罪疚相比，我面对家人的罪疚又应当是多么轻。

所以，哪敢与世无争，分明是这个世界逼着人去争！

尽管，不得不承认的是，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母亲，为此做了多么大的牺牲；

「您最想最想要的东西，女儿不能给您。」

四、为何决定继续站出来

平心而论，我现在继续发声的理由，和刚开始相比，也有了变化。

刚开始发布公开信，最直接的原因确实是我自己和家人受到了冲击，所以可能想的更多是维护自己的权益，让校方说清真相，修复自己和家人的关系。但后来很快我就发现，如果仅仅是为了自己和家人，我早就可以退缩妥协了。

固然，我听说，有校领导在某院系座谈会上说我性格不好，说我因为家庭变故心理有问题；但我知道，身正不怕影子斜，倘若果然有人这样想，大可真名实姓，坦坦荡荡地说出来。

现在，如果我就此不再发声，不再关心「类似的与维权有关的事情」，学院老师很可能也不会再来找我，家人对我的态度也会回归正常，我将重新得以享受一个北京中产家庭的幸福与温馨——像初夏山楂花圆鼓鼓的白花瓣一样的温馨。

然而，倘若果然如此，信息公开机制、反性骚扰性侵害机制、约谈机制的公开完善将更不易被提起；即使有了所谓的机制，也很可能是闭门会议的产物，普通学生若想维护参与其制定、管理与监督的权利，依旧难上加难。

我不能让我的学弟学妹们仅仅为了争取完全合法的权利，依然这么憋屈；

我不能让下一个高岩到了生命尽头，依然被迫忍气吞声。

4月24日周二，我稍微冷静些，就一直在想：我只是个普通人，做了一件普通的事情，绝不是什么「勇士」、「英雄」；如果我被当成「勇士」、「英雄」的话，只能说这个时代这个制度有太多的不正常不合理之处。

同时，我也在反思：正如此前在《自述》中写到的一样，我因为是北大的学生，仅仅做了一件普通的事情，就意外获得了这么多的注意力资源，与此同时，正在抗争的工友们，获得的注意力资源却很少很少；如果我不能和工友们站在一起，无疑是对本应属于工友们的注意力

资源的盗窃。

那天，我在日记中写道：「要更加珍惜现在的一切，为更多难以说话的人说话。」

我希望，我有能力去保护更多人，帮助更多人，而非相反。

我看到尘肺病，看到工伤，看到塔吊工友的抗争。

4月27日周五，我走在路上，看到午后酷热的天气里，躺在桥底蜷缩着的工友。

4月25日周三，晚上吃完饭，一位工友走过来坐到我旁边，她说，自己只能偷偷坐在这里休息，因为这里没有摄像头，不然本来她们都是不让休息的。

劳动节就要到了；很多劳动者想要休息，都那么那么难。

看到工友们，和工友们站在一起，更促使我鼓起勇气：相比被欠工薪、超时加班、没有假期、伤病缠身、衣食无着的境况，我自己所面临的处境与压力并没有那么可怕，我也更没有软弱和退缩的理由；也只有我们继续鼓起勇气站出来，争取一个更好的制度，才能保障更多同学们工友们站出来行使合法权利时，不至于受到那么惨重的打击。

从4月23日至今，我的微信公众号「木田无花」共收到赞赏1774元，扣除1%服务费后，到手1756.26元。我谨代诸位友人，将赞赏款项全数交给正在抗争中的尘肺病工友；尽管实属杯水车薪。

今后，我也将一如既往，与天下的劳动者站在一起。

最后，身为北大人，还是要讲老生常谈的话题：今天怎样爱北大；北大精神是什么。

一周前被深夜约谈时，我被问过两次：「你想要北大不好吗？」

我回答：我要是想要北大不好，就不管北大了；北大出什么事我都不管，就自己管自己的事了。

爱北大不复杂，就是去管北大的事；北大精神也很简单，就是突破社会冷感与原子化处境，为最被压迫也最有力量的人群积极发声、认真争取的精神。

这样的爱，这样的精神，也绝不应仅仅属于北大，属于北大人。

木·田

2018年4月30日

文章报道

2018.4.5 《人民日报评论 | 对校园性侵说不，让每一个青春都能走进春天》

作者：一诺

来源：人民日报评论

原文链接：

https://app.peopleapp.com/Api/600/DetailApi/shareArticle?type=0&article_id=1144730

时近清明，一桩旧事重新进入公众视野。几位同学实名举报当年的大学老师，指其性侵一位女同学，导致该女生跳楼自杀。虽已过去 20 年，但女生父母扫墓时的戚容未改、给爱女所写信件中的哀伤不变。一时之间，引来广泛关注。

应该说，不管过去多久，这位女同学生前究竟遭遇了什么，如果存在疑点和盲点，就都需要一个彻底的调查与详尽的说明。这对于死者和她的亲人，是一种安慰；对于当时因此而备受心理冲击的同学，也是一种释放。相信，即便是对于当事人，把事情查明白说清楚，也强过让此事不明不白、不清不楚，留下疑点乃至污点。

无独有偶，2018 年第一天，美国硅谷华裔女学者罗茜茜，在网上实名举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陈小武曾经对其进行性骚扰，她还找到其它 6 名受害者，证明陈小武确实有过不端举动。最终，北航校方成立调查小组彻查属实，撤销了陈小武相关职务，取消其教师资格，让这起引发强烈舆论震荡的性骚扰事件，得到了令人欣慰的处理。

性骚扰乃至性侵，往往发生的环境较为隐秘。而在高校、职场等环境中，骚扰者还常常占有信息、知识、年龄、社会资源、人生阅历等各方面的优势，受害者处于更加被动的地位。认定难、取证难、举证难，加之工作业绩、升职机会、学业发展等方面的要挟，不少受害者难免选择忍气吞声。也正因此，去年开始，肇始于美国一位女演员在社交网站上打出的标签，让“Me Too”成为一场反性骚扰的社会运动，鼓励遭受性骚扰的女性站出来公开指控加害者。

而发生在高校的性骚扰或者性侵事件，更让人扼腕。高校是知识的圣地、智慧的殿堂，“大学”二字，承载了多少人的青春、希望和梦想。站上讲台播撒精神的种子，高校教师的影响不仅仅在课堂，更在年轻人未来的人生之路上，所以尤其需要注重道德操守，尤其需要加强个人修养。即便是师生恋，都需要考量权力不对等状态下的心理影响，更何况性骚扰。类似北航性骚扰事件，虽然是个体的个别行为，但对于被侵害的学生，就是百分百的伤害，更会损害到大学教书树人、涵养人文精神的大环境。近来的很多事件都警示我们，师生关系只有既“亲”也“清”，才能让校园成为一方纯洁净土。

性骚扰不仅是违纪行为，也是违法行为，甚至可能涉及犯罪。面对这类恶行，仅有网络实名举报是不够的。如果受害者不主动报警，警方并不容易介入调查。除了相关部门介入调查之外，也要鼓励更多受害者通过法律途径保护自身权益。制度层面，我们曾有过建议：宏观层面，国家应该进行更有针对性的立法，让性骚扰受害者维权更有依据。微观层面，用人单位、学校等也应当探索并建立一定的防范和申诉机制。

遭受骚扰和侵犯，绝非被骚扰、被侵犯者的错误，这是应该明确的一条共识。尤其是在大学

校园内，更应该加强这方面的教育，解开受害者的心结，防止悲剧发生。年轻人有个性、有见识，但也缺少人生经验，容易被带入认识误区、心理误区，需要经常关注那些不容易被看见的“暗角”。阳光照进教室、照进实验室，才能让更多或隐或显、或自知或不自知的受害者走出阴霾，并且勇敢地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利，防止更多受害者出现。

清明节的意义，不仅是缅怀逝者，也是体会生命的珍贵与尊严。让生命之花在阳光下怒放，让每一个青春都走入春天，是我们的心愿，相信也是每个人的心愿。

2018.4.7 《三位教师回忆沈阳被处分往事》

作者：陈少远

来源：微信公众号“谷雨实验室”，原文已删除

备份链接：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8/04/%E8%B0%B7%E9%9B%A8%E5%AE%9E%9E%AA%8C%E5%AE%A4-%E4%B8%89%E4%BD%8D%E6%95%99%E5%B8%88%E5%9B%9E%E5%BF%86%E6%B2%88%E9%98%B3%E8%A2%AB%E5%A4%84%E5%88%86%E5%BE%80%E4%BA%8B/>

沈阳的导师陆俭明、北大中文系前系主任费振刚及一位中文系知情教师回顾沈阳 1998 年被处分的情况。

撰文 / 陈少远（谷雨特约撰稿人）

编辑 / 秦旭东

1998 年初春，北京大学中文系女生高岩在家里开煤气自杀，结束了 21 岁的生命。

20 年后的清明节，为了纪念高岩，她当时的班主任王宇根、两位同学徐芄、王敖和她的好友、北大社会学系毕业生李悠悠发布实名文章，质疑她的死与前北大中文系教授、现任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沈阳的性侵有关。

李悠悠告诉笔者，在离世前，高岩至少有过三次失败的自杀尝试。其中一次给她的左手腕留下一道碗口大小的伤疤。

李悠悠抓着她的手询问，高岩闪烁其辞。1998 年 3 月 11 日，李悠悠接到了高岩母亲的电话，电话里传来哭腔，“悠悠，高岩停摆了”。

这句话像团乌云笼罩了李悠悠二十年。她想，如果自己当时有更多关于性侵害的认识，也许就可以帮帮高岩。自杀前，高岩多次面带苦色，和李悠悠提起老师沈阳对她做的“她不喜欢做的事”。

第一次说起，高岩在吞吐支吾了很久后，慢慢启齿：他让我交作业到他家，要跟我讨论一个学术问题，我没多想，我就去了，但是我没想到他从身后一下把我给抱住了，而且喘气声很粗，我很害怕。李悠悠望着高岩，在她眼里看到了一种错愕的从来没有看到过的神情。

后来，李悠悠又陆续听到高岩描述，沈阳“像饿狼一样向我身上扑过来”，他“脱光了衣服，

对她做从未做过的事”。

“我当时自己连恋爱也没谈过，我只是说他怎么会这样呢。”李悠悠现在想，高岩是在发出求助的信号，但她当时并不知道怎么宽解这个同样没有过恋爱经历的密友。

再到后来，高岩对她的倾诉主题成了沈阳对她的中伤。流言在女生宿舍间暗传，最后传到高岩耳中，内容大致是，沈阳对另一个女生说，“我一点儿也不喜欢高岩，是她主动往我身上贴的，是她勾引我上床的”。还说，“你比你漂亮多了，我怎么可能喜欢她？是她自己精神病”。李悠悠告诉笔者，她后来发现，沈阳当时还和两个女生有超过师生关系的来往，其中一位对自己的舍友传播了沈阳的上述言论。

李悠悠觉得流言是压死高岩的最后一颗稻草。她记得，说起这些时，高岩表情僵硬。

高岩的家人也发现大二开学后她的悒郁。在一封署名为高岩父母的公开信中，她的父亲回忆，1996年12月1日，高岩写过一封遗书，此后她吃过安眠药，割过腕，长时间萎靡。

20年后，李悠悠还记得高岩当时的疑问：沈阳老师说因为爱她才这样对她，但她觉得爱不应该是这样的。高岩还借着谈论谈恋爱的朋友的名义问过她的母亲，“妈，你说处女膜能修复吗”？

高岩的死，同样让她当时年轻的同学震动。他们错愕，一个“笑咪咪”“和和气气”的女孩为什么突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的一位同学这样回忆她：

只记得有一次从宿舍去食堂的路上，她忽然抬头望着天空说，你看这蓝天，生命多美好啊。因为不知道她的心境，我当时还想，这也需要感慨吗？但事情发生后，我每每听到罗大佑那首恋曲1990里那句歌词“生命终究难舍蓝蓝的白云天”，都会闪过那个场景。

高岩死后不久，一份关于教师沈阳的处分通知被张贴在系办公楼和学生宿舍楼下。她的死被和沈阳联系在一起。

沈阳当时四十出头，已婚，有孩子。他在高岩大一时担任她们的“现代汉语”课授课教师。在学生的回忆中，这是一位口才极佳、思维敏捷的教师，他“身材高大，腰板挺直，当过兵”，上课时“喜欢随口举一些有歧义的例子，一般涉及性话题”。

对于高岩的死，高岩的父母从未收到过沈阳一句道歉。20年间，沈阳一路坦途，他先在北大任教18年，后来调任南京大学，评上了长江学者，现在还在上海师范大学兼任教职。他讲语法结构时爱举涉性话题例子的习惯似乎保持了20年，多位北大学生向笔者回忆，沈阳曾举例分析“打东边来了个冠希，手里提着个相机”的结构。他还解释过什么是“热裤”——让男人看了发热的裤子。北大学生中还流传着他的“桃色事件”，高岩的名字成了“一个为沈阳自杀的师姐”。

但20年后的2018年初，高岩当年的同学偶然发现，沈阳在一份公开出版物中主动提起了这件事，他写道“或许当时我（其实也不仅是或不该是我），真的应该能够做些什么去帮助她，那这个悲剧可能就不会发生？”

这让高岩的同学们愤怒。他们现在多数在从事学术研究，学术圈的同侪互通信息，他们多次听到沈阳提及自杀事件时对逝者评价“她神经病”。

如果没有自杀，高岩本可以成长为一个学识精深的女学者。在同学的回忆中，她是文学专业的明星学生，当时成绩顶尖，有着公认的聪明才智，笃定了要走学术道路。

徐芄还记得高岩去世后她的母亲在女生宿舍楼下撕心裂肺的哭喊，她在提醒女生们“保护自己，尤其警惕沈教授”。

2018年的清明节，沉潜在学术圈和北大校园里的高岩的死被公开化了。盘旋在她的同学们心头20年的疑问被大声问出——沈阳要为高岩的死负责吗？

北大从未给过他们答案。出乎意料的是，几篇实名文章流布后，沈阳回应称，与高岩“有性关系”“上床”等是不存在的事实，依据是当时北大中文系党委和北京海淀警方均有调查和明确结论。他还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称，和高岩“第一没上过床，第二没发生过性关系，第三没谈恋爱”。

高岩的同学再度困惑，如果没有事实，沈阳当时为什么被张榜处分？笔者据此采访了三位北大中文系退休教师，他们分别为沈阳的导师陆俭明、时任系主任费振刚和一位不愿具名的老师。陆俭明和费振刚均证实了1998年沈阳被北大纪委处分的事实，费振刚还透露，处分的具体内容是“记大过”。当时中文系还召开了一次全体会，沈阳做了检讨，上述不愿具名的老师表示，其检讨内容和高岩有关。

上世纪90年代，高校对教职工的管理多是参照1993年颁布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其中指出，国家公务员若有“违反社会公德、造成不良影响”等违纪行为，但尚未构成犯罪的，或虽然构成犯罪但是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给予行政处分，而行政处分分为：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

时移世易，中国社会对高校性侵的认识逐渐改变。高岩的同学溯往，拼凑出种种细节，他们认为当时沈阳的行为是对高岩的性侵，即使不可追责，也希望沈阳对高岩的死公开道歉。

当年沈阳为何被“记大过”？北大纪委4月6日公开回应，1998年北大确实对沈阳做出行政处分，并要求“教师职业道德和纪律委员会立即复核情况，依法依规开展工作”。随后南京大学也表示，已成立专门工作组对事件进行研判。

以下是笔者对三位北大教师的采访，他们回顾了1998年北大处分沈阳的细节。

导师陆俭明：没有庇护沈阳

问：请问陆老师，您记得20年前沈阳是否因为高岩的事被记过处分吗？

陆俭明：1997年4月1号到1998年3月31号，我整整一年在日本讲学。沈阳发生这个事时我没在国内，我是回来后才知有这事。当时不像现在有电子邮件，系里也没有给我写

信说陆俭明现在你的学生发生了这件事情你怎么样。

这个事现在网上沸沸扬扬,我想你们最好去找学校组织部或者人事部,或者校党委了解情况。我当时的态度就是我相信组织上对这个事情的处理。

问:您当时从日本回来后,沈阳和您说过这个事吗?您有批评他吗?

陆俭明:我当然要问他这个事了。后来我就跟系里谈,我说这个事情请沈阳如实向领导,向组织汇报,汇报了以后希望组织上调查,最后怎么处理,由组织上安排。

我是对他很严肃的,我说你发生了这个事情,你一定如实向组织上交代,然后由组织上调查处理这个事情。这个态度我很明确。学生都知道,我从来不护短,而且我对所有的学生,从来不推荐他们到哪去就职或者访问,也从来没有到哪个单位说你把我的学生接收了。因为我感觉学生要靠他自己。

问:沈阳当时是如何描述此事的?

陆俭明:隔了那么长时间,我也不可能记得很清楚到底他具体是怎么说的,都20年了,我今年都80岁的人了,请你谅解。沈阳怎么跟我说的,肯定跟他和组织上说的是一样的。

问:网络流传处分沈阳时您帮助过他?

陆俭明:我没有帮助他,这个(说法)不知道是根据什么。另外,网上说我安排沈阳到香港,我想也可以请组织上去调查,(或者你们)到香港调查,到底沈阳是(不是)我联系好再去的。

问:那当时学校有表示要开除沈阳吗?

陆俭明:我也没听说过。网上我看到说费振刚主任要开除沈阳,可是陆俭明反对。(但是)我从来没听费振刚跟我说过要开除沈阳。我看了(网传说法)后我就问我老伴,因为我们都在中文系,我说你有这个印象说费振刚说要开除沈阳吗?她说没有啊。

问:陆老师您怎么评价沈阳?

陆俭明:他的学术反正由学界来评价。我现在不去评价沈阳到底怎么样。既然发生这个事情,包括北京大学、南京大学都会去调查,最后是什么样就是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作为沈阳的老师我去发表什么意见不合适。我相信南京大学和北京大学的组织。现在沈阳在上海师大,你们也可以进一步去了解。我相信组织上会很好地了解这个事情。

时任中文系主任费振刚:沈阳被“记大过”

问:费老师,有一种说法是当时本来系里面要开除沈阳,但是因为一些原因,没有开除,我

想跟您求证这个说法。

费振刚：肯定是记大过处分了，（依据是）网上说的基本事实。

问：您的意思是北大校友写的文章基本属实，系里也依据了这个事处置了沈阳，是这样吗？

费振刚：是这样的。

问：但是我联系了沈阳，他说他没有跟高岩发生过性关系，也否认高岩的自杀是和他相关，所以我想问费老师，当时北大和警方在调查的时候是查到沈老师和高岩的自杀是有关系吗？

费振刚：我想，当时处分他，正是因为有关系才处分的。当时是百年校庆期间，我们各个系领导都有各自的分工，这件事情我只是参加了最后家长参加的一个会议。

问：当时费老师您提出过希望学校开除沈阳老师，给家长一个交代吗？

费振刚：现在我不敢说我提出过，我认为应当处分。但是事情需要看记录，如果有记录的话我承认，如果没有记录的话我也很难说。因为这个事件我只是在最后一次学校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书记主持的（会）的时候（参加）。学生家长也在。

问：当时沈阳老师自己承认他和高岩有过性关系吗？

费振刚：我想是应该承认的。要说没有这个事情怎么会处理他。他接受这个处分，他没有说我抗拒。

问：就是当时他确实是承认了，所以才给他处分的？

费振刚：这个当时是有记录的，我不能说我说他承认了。当时是校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给他的处分）。

问：费老师，记大过具体是什么样的处分？

费振刚：在学校里有记大过、记小过（等处分），都是对学生犯错误的一个处分。记大过就是记大过，记大过一次，记大过两次，没有别的（薪酬、职称等影响）。

问：那当时高岩的父母认可给沈阳的这个处分吗？

费振刚：家长（有）到学校反映过（高岩的死）。（后来）学校这样处理，当时家长没提出不同的意见。

问：这个事以后，沈阳马上去香港访学了，不知道他的访学是不是也跟这个事有关？

费振刚：这个我不知道。因为对方只要邀请，我们就会去。

问：还有一种说法是当时沈阳的导师陆俭明回来了，他不想让北大开除沈阳？

费振刚：这个我不能肯定或者否定人家，我们也不清楚陆老师到底是什么态度。另外，他后来调离北大去南京大学，这个事和他与高岩的关系没有直接联系。因为事情已经过了10年以后沈阳才离开的。

问：您怎么评价高岩的同学们的行为？从他们写的文章来看，他们觉得是沈阳造成了高岩的自杀，沈阳的行为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

费振刚：这个我不能说我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因为这个事情我不能骗人的。

问：当时系里对于沈阳老师有没有进行过调查、取证，或者是进行相关谈话？

费振刚：这个我没有亲手处理，我不知道，至少我没有这样做。但是在处理以后沈阳并没有提出不同的意见。他应当是服从这个决定的。另外，家长也没提出不同的意见。

问：这意味着他们当时对于那个事情这么处理，其实双方都认可？

费振刚：我想应该是。这个得查档案。

问：宣布处分决定时，沈老师也在场吗？

费振刚：我的印象是他没有在场。

问：您怎么评价沈阳的学术和教学？

费振刚：他对于语言学还是有研究的，当时他的导师认为他是有培养前途的。

问：在高岩这个事情出来之前，在学术、教学或者是个人生活方面，学生、同事或家长有关于沈阳的负面评价吗？

费振刚：至少我没有听说过。

检讨会在场教师：检讨内容与高岩有关

问：请问老师您记得发生在20年前的这件事吗？

答：我对高岩这个事情有印象，高岩同学也确实很值得同情，但是我没有给她上过课。网上的这些文章我也看了，我只能表示很同情。我觉得高校也确实存在不少问题，确实也需要有一个整顿。

问：现在网络上流传着一个消息，当时费振刚老师曾经召开过一个职工大会，他让沈阳当众交代问题，还主张要开除沈阳，这个事发生过吗？

答：沈阳确实做过一个检讨。我在那个会场，但是我没有听到（后面的）这个话。

问：这个检讨会是什么性质的会？

答：（中文系的）全体会。

问：开会的时间是？

答：大概（高岩去世后）时间不长，不会隔很久，具体什么时间我现在也想不起来了。我是建议你去找中文系的党委，都有档案的记录，我想这些材料不会流失。

问：那开会的内容是什么？沈阳检讨的是什么？

答：我希望这件事通过正常的渠道来处理，我不希望在网上发很多的文章之类的。我希望你找到中文系现任的领导，他们会给你提供很准确的消息。

问：那沈阳做的检讨确实是和高岩有关的吧？

答：没错，这个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确实是和高岩有关的。

问：那当时他自己承认了他对高岩的死有责任吗？

答：至于这个行为是什么，我想我就不跟你说了，这个要通过现任的系里面的领导人来给你提供最准确的权威的消息。

问：当时是被界定为师生恋吗？

答：这个话倒没有在会上说，但是为什么要给他这个处分呢，显然是跟这个有关系的。

问：沈阳昨天回应媒体，他和高岩的死没有关系，（按照您提到的当年会议和处分来看），这对死者来说很不尊重？

答：你这个判断是正确的。

2018.4.7 《为什么我们的同学会死去？ | 高岩，不能忘却的纪念》

作者：巴芮

来源：微信公众号“人物”

备份链接：

<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news-21164.html>

文 | 巴芮

编辑 | 赵涵漠

图 | 网络

一次又一次的自杀尝试

高岩的母亲周树铭已经 77 岁了，她的身子佝偻着，清瘦，满头灰发，被媒体团团围住，上身一直向后仰，像是要陷进沙发里去。这一天的见面会在一个茶馆包间里举行，是由北大中文系同学安排的。

今天回想起来，仍有同学能描述出高岩当年的样子。在同学王敖的描述中，「高岩是我们班学习成绩最好的同学之一。在我的印象里，她有点内向，总是和和气气的但又似乎挺敏感。我们这代人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听老师的话，因为父母就会这样讲。高岩的父母是北京很受尊敬的中学老师和语文考试的总阅卷人，上课的时候她总喜欢坐在前排，认真地仰视老师。」

高岩是被保送到北大中文系的。周树铭还记得，高岩曾经在与自己聊天时称赞沈阳上课好。等到了上了大二，高岩却开始表现出对沈阳的厌恶，「一天到晚让我干事，让我收钱。」身为中学教师的周树铭还劝过女儿多理解，「别这么大怨气」，但高岩撇着嘴说，「算了，不跟你说了。」

曾同为高中同学、北大校友的好友李悠悠的回忆更加具体——沈阳是高岩大一时的「现代汉语」课授课老师，40 岁，已婚，有孩子，对高岩青睐有加。他会在周一等高岩一起坐教师班车到他们所在的北大昌平园。但李悠悠记得大一下学期，高岩说沈阳让她把作业送到他家还要讨论有兴趣的问题，但却从身后将她抱住并喘着粗气亲她的脸。

情形在此后急转直下。到 1996 年 12 月，大二上学期尚未结束，高岩父母在家中发现女儿写下的遗书。如今回忆起这些，母亲的语气仍旧急促，「信中写到，从出生到现在已经整整二十年了，感谢我们作为父母对你的培养，并嘱托一定要把学校颁发的奖金领回来花掉。」

看到遗书的当下，父亲高石曾和母亲周树铭急急冲到北大找人。回家后发现高岩在屋里，看到他们就笑。「我说你这小坏丫头，你上哪儿去了？」高岩没有回答，只是对着母亲笑。对于遗书，高岩没有过多解释，只是说「觉得没意思。」

此后，周树铭曾带高岩去看过医生，被诊断为抑郁症，给她开了一种白色的药片，但她不吃，放到嘴里后又吐出来。周树铭就像哄小孩一样，把药碾碎溶到水里，没有用。高岩说她没病。

但这之后，高岩开始进行一次又一次的自杀尝试。1997 年初，她割腕了，但被周树铭及时发现并制止。后来李悠悠曾看到高岩的左手腕留下一道三四厘米的伤疤。

在实名举报沈阳的公开文章中，李悠悠写道，「她陆陆续续跟我说起过，沈老师脱光了她的衣服，对她做了她从未做过的事儿。她感觉到很害怕、很痛苦。她说，他侵犯了我。她跟沈阳老师说过，她不喜欢这样，不想再这样了。她说，沈阳老师说因为爱她才这样对她，但她觉得爱不应该是这样的。而更让高岩料想不到的是：沈老师在『因为爱』对她做『她不喜欢做的事』的同时，又在和同班另外的女生频繁约会，而且也发生了性行为……沈阳跟那一名女生说：『我一点儿也不喜欢高岩，是她主动往我身上贴的，是她勾引我上床的。你比你漂亮多了，我怎么可能喜欢她？是她自己精神病。』而这个女生不知出于何种动机，又把沈

阳的原话传到了高岩同宿舍的女生以及同班其他女生的耳朵里。」

高岩的求死之心越来越迫切。有一天周树铭下班回家，门怎么也打不开，也许是想到女儿曾有过的自杀经历，她急了，把门一脚踹开，发现高岩在屋内睡觉，「我觉得不太正常的睡觉。」她叫车将高岩送到了复兴医院，医生说她吃了安眠药。回家后，周树铭在高岩的桌上发现了一个空空的药瓶，「药吃完了。」

高岩曾对母亲说，自己活着像行尸走肉，没意思。但她那时没有向母亲更多透露痛苦的来源，母亲只好安慰她，「我说怎么没意思啊，你的理想都实现了，你现在多顺啊，你干吗这么想啊？」高岩不语。

周树铭告诉记者，高岩不常向他们提起自己不开心的事，而他们便也不再问，「怕给她增加，学校就给她那么大压力了，我们再给她压力，孩子就没有出路了。」

那之后，在一家研究院工作的高石曾无论是去哪开研讨会，当天晚上都要回家。他曾在晚上9点多回家，发现高岩一个人坐在黑黢黢的屋里，不声不响不开灯。还有一次周末，「我开会中午跟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人一起吃饭，我还问他，说我女儿在北大中文系读书，毕业了能不能到你们那儿工作。」而那时，高岩已打开家中的燃气阀，准备再次自杀。又一次，周树铭及时赶回了家。

但最后的最后，再没有那些逆转的时刻发生，依旧是利用家里的燃气，高岩最终自杀了。高石曾回家发现时，高岩的身体都已经出现了尸斑。

在距高岩去世 20 年祭日前几天，高石曾和周树铭给女儿在纸上工工整整地给女儿写了封信，信中高石曾提到，在一个星期六下午，4 点多下班回家时，正好碰到沈阳在高岩屋内，听到开门声便赶快出屋打个招呼便离开了。他后悔当初并未详问一个大学男老师为什么要单独到女儿房间。「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正是沈阳侵害你的时候，我和你妈妈太大意了，对你关心得太不够啦！」

女儿去世之后，周树铭曾有 21 天食水未进。也是自那时开始，她才听闻有关沈阳与高岩的传言。周树铭说自己当时不敢声张，「他给我孩子造了这么多舆论，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自己养的孩子我是知道的，真不是那样的。」

在一段由北大校友对其的访问视频中，周树铭说起自己曾在妹妹的陪同下去北大找沈阳，却被拦在中文系外，「保安就不让我进，我那时候就跟疯了似的，在校园门口叫，『沈阳你出来，你还我女儿』……保安就压我，让我躲开那小院。」

感到自己无路可走，周树铭就印了传单到学五食堂门口去发，结果也被保安架走了。「你哪怕把中文系的一个人找出来，我要把这事儿说说。这口气就这么憋了二十年。」

而如今，两位老人对女儿的所有思念，都只能写在信里，「天堂上的女儿，你好吗？……你离开这个世界已经整整二十年了，这二十年，我和你爸爸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你……」

「为什么我们的同学会死去？」

这一段往事本有可能被永远深藏。直到看到高岩死亡事件被沈阳写成回忆录印于书刊中时，深埋于好友李悠悠心底 20 年的心结与愤怒开始爆发。

沈阳的回忆录题目叫《一直在路上 —— 六十年人生风景一瞥》，文章中后部分写道：「1998 年有一个女孩子（我教过的一个本科生）在家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事后很多人认为（或听说）这件事『与我有关』，甚至传为所谓『桃色事件』。我不想在这里为自己做什么辩白，毕竟无论我说什么，那个年轻的生命也不能复活；我也不想说那个孩子有什么不好，因为无论我说什么，都似乎是对逝去生命的『亵渎』，我现在唯一感到后悔（甚至悔恨）的是，或许当时我（其实也不仅是或不该是我），真的应该能够做些什么去帮助她，那这个悲剧可能就不会发生？但愿那个孩子在天堂里不再受那种可怕病痛的折磨，能快乐起来！」

那是一本名为《甲子学者治学谈》的书，2018 年初，在美国任教的北大 95 级中文系同学通过高校图书系统看到的，他们都是 1998 年那个自杀的女孩子高岩的同学。对于那篇文章中的说法，李悠悠称其为「颠倒黑白」。

多年来，李悠悠一直为当年感到悔恨，她悔恨于自己当初的局限，未经世事，没谈过恋爱，对男性也没有更多了解，更不知如何宽慰自己的好友。

她曾经一直以为高岩的死去，除了家人外只对自己一个人造成了重创 —— 歉疚、悔恨与梦境中频繁出现的那张少女的脸。后来她发现高岩中文系的同学们，尤其是男同学对这件事也一直耿耿于怀，「为什么我们的同学会死去？」

李悠悠记得中文系的同学说过，在高岩去世后专门召开的班会上，只得知高岩跟沈阳有特殊关系。老师在班会上要传播的主要信息是让大家珍惜生命。学生们只知道事与沈阳有关，但具体什么原因，无论是班会，还是在当时贴在中文系教学楼内的沈阳处分公告，都没有给出明确答案。

「这么多年了，大家有出国的，有留在国内的，每个人都在变化，但这件事依旧在很多同学心里是个悬案。」远在异国的李悠悠接受《人物》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3 月 10 日，同为高岩同学的北大中文系 95 级毕业生王敖在网上揭发 UIUC 教授徐钢性侵女学生事件，让李悠悠下定决心要将高岩的事情讲出来。她写了一篇长文发在豆瓣，说出了深埋于心中 20 年的对沈阳的质问，「长江学者沈阳教授，女生高岩的死真的与你无关吗？」

高岩去世当年，李悠悠曾写过问责信投到沈阳的信箱，从未收到任何回音；她又设想当自己在校园中与沈阳偶遇，她会怎样质问并指责沈阳，但一直没有遇到。

李悠悠知道沈阳在燕东园有一处房子，就陪高岩的妈妈周树铭到小区里转，「我知道是哪个楼，但是我不知道他住在哪一户，所以我们这娘几个就在那个楼下徘徊，然后掉眼泪，根本就找不到他。就在那儿看那个楼，等了一阵，就是很希望能遇见他，但是没有。」后来她知道，沈阳去了香港。

「我们都特别想找到他，跟他质问高岩这么悲惨死去的这个原因和他所作所为，这个只是我

们当时直觉的反应。」李悠悠告诉《人物》记者。

而当时北大对于沈阳的处分，李悠悠说她是前不久才从 95 级中文系的同学口中得知，转而在视频通话中告诉了高岩父母。

根据李悠悠的回忆，听闻此事之后，高岩父母的第一反应是惊讶，「原来沈阳还受过处分啊？我们从被保安架走后就不知道沈阳还受过任何处理。」在今天的见面会上，周树铭明确地表示，当时学校从未告知他们对沈阳做出过处分，也无校方代表对他们表示过慰问，「他怎么处分他，我们都不知道，就这么 20 年了，没有一个人说沈阳怎么怎么样，或者孩子死了，你们到家里看看我们老俩怎么回事，没有，连电话都没有。」

「她跟我关系这么近，又跟我讲了这么多，但是我当时没有做更多的事儿来挽留她。就想着如果我当时能多做一些事，能多懂一些事，能跟她谈得更到位，可能就能把她挽于那个悬崖边缘，不至于发生后来悲剧，这是我这些年一直以来一些心理挣扎。」李悠悠对《人物》记者说。

她仍旧时常梦到高岩，有时候是挽着手一起谈天说地聊天南海北，有时候高岩逗她，「别犯傻了。」

看到沈阳的那篇文章后，李悠悠梦到高岩的次数更多了，「记得有一回我梦见她的时候，她还是那么年轻，但我就是现在的样子。然后醒来之后发现是一场梦，心里就特别难受，有时候眼泪就上来了，我就特别希望那个是真的。」

（实习生万嘉琳对此文亦有贡献）

2018.4.8 《我为什么无法为南大文学院的声明鼓掌》

作者：陈亚亚

来源：新媒体女性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TZw0AHB6_ghGK9bIIxvg2Q

南京大学教授沈阳被曝 20 年前性侵学生高岩并导致对方自杀的事件，目前在网持续发酵，激起了连锁反应。从 4 月 5 日高岩的同学李悠悠发文以来，仅两三天的功夫，三所有关高校都已发出了声明。4 月 6 日，南京大学教师工作部发表声明，表示学校对此事高度重视，成立了专门工作组进行研判；4 月 7 日，北京大学教师职业道德和纪律委员会发表声明，称学校要求复核情况，他们经查阅相关材料后发现，1998 年 7 月北京大学就此事对沈阳作出了行政处分；同日，南京大学文学院发表声明，称已停止沈阳在该学院的教学工作，并建议沈阳辞去南京大学文学院教职；同日，上海师范大学学术伦理与道德委员会发表声明，称决定终止与沈阳签订的校外兼职教师聘任协议。

在这些声明中，南京大学因为在第一时间反应、迅速切割、立场鲜明，表达了绝不姑息养奸的态度而大受好评，一时间网友觉得大快人心，纷纷为其点赞，称扬南京大学有风骨。我对此却有一点不同看法，这个结果我认为并不理想，至少它不是我想要的。从出台声明的时间来看，这些决定不可能是一个经过详细调查、充分讨论、符合程序正义的结果，而只是机构核心班子成员参与的、针对突发事件的紧急会议，在经过简单协商和表决后给出的结果。尽

管从厦门大学吴春明性骚扰事件开始,就一直有人呼吁、试图推动高校建立一个相应的反性骚扰制度,但到目前为止,尚没有一个高校响应这样的诉求,建立起一个相对独立的、帮助学生维权、也帮助师生协调冲突和矛盾的机构。

4月8日,北京大学发布消息称,校长林建华主持召开专项会议,讨论《北京大学反性骚扰有关规定(建议稿)》,据悉自1月以来,学校已委托北京大学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组织了来自社会学系、法学院、教育学院的专家起草该建议稿,并与教师工作部、学生工作部的负责人员进行多次讨论,下一步将在师生中征求意见,完善建议稿后提交校党委常委会审议。该消息还提到,学校将始终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对学生提出的合理诉求和建设性意见及时研究。消息发出后,许多网友对北大的做法点赞,但也有一部分网友指出,如果在建议稿的起草、修订、实施中,学生并没有直接参与的路径,仅仅是有限的建议权,那么该建议稿出台后,他们的权益是否真的能得到保障呢?

通常情况下,学生遭遇到侵犯后,在学校并没有很好的投诉途径。相关的行政部门在处理这类问题上缺乏经验,又没有规章制度可循,结果可想而知。例如20年前北大中文系高岩自杀事件,系主任费振刚说自己当时忙于筹备北大百年校庆,此事由纪委处理,他只参加过最后一次讨论会。而当年在校党委担任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的闵开德,对此则说:“我根本就没有去查,我就让系里去处理了。他们两个人的事儿,哪儿搞得清楚,你说我怎么去查啊?”从以上表述来看,当年这事没有得到重视,调查不完备、甚至是缺失的,延至今日,恐怕已无法查明真相。4月8日,北大公开了当年沈阳被处分的相关文件,但学生和公众呼吁公开的会议记录至今未见踪影。据高岩的母亲称,这一处分当年也并未通知到家属。这样的处理结果,也难怪家属、同学多年来不能谅解,解不开心结。

当年的情况是如此,现在又如何了呢?从各校对此类事件的反应来看,制度建设方面仍然很匮乏,基本上没有较为规范的程序。比如前一阵被曝性骚扰学生的北航陈小武教授,虽然校方迅速处理了此事,撤销陈的教师职务,取消其教师资格,但具体是怎样调查的,调查的结果又是如何,认定了哪些事实,大家都不清楚。陈小武教授对此通报是怎样的态度,有没有申述的打算,受害者又得到了何种补偿,大家也不知道。更重要的,以后再有类似事件发生,学生应该如何投诉,校方对此有何建议,有何具体措施,在通报上完全没有提到。

毋庸讳言,这样的情形是不能让人满意的。因为公众不知道真相,也看不到有关部门想要查明真相的努力。而作为切身利益攸关的高校教师、学生,在这类事件上其实并没有发言权。比如在沈阳事件中南京大学的声明里,提到已经成立了专门的工作组,但是并没有公布工作组的具体联系方式,更没有提及要向广大师生进一步了解有关信息。从这个角度来看,无论是傲慢无礼的迅速撇清(如武汉理工大学陶崇园事件中校方开始的态度),还是雷厉风行的迅速处理,其实都不是要真正解决问题的态度,而只是一种维稳和危机公关的思路。

这样一种思路下的事件处理,缺乏细致的调查,没有程序正义可言,更没有参与的途径。它更像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傲慢地通知对方,你们的声音我听到了,已经处理了,这件事应该结束了。说到底,它是一种应急措施,用来应对突发的、意料之外的事件,而这个事件是怎么引发的呢,正如沈阳教授所言,是一些身在海外(某种程度上脱离了国内环境)的人发表在网上的言论,是一种用网络舆论来倒逼有关部门介入、试图让问题得到解决的方式,这不应该成为一种常态。尽管它有时候看起来很高效率,但对于更普遍的问题而言却是基本失效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社会教育文化水平普遍提高,民众的权利意识、社会参与意识日益增强。在这种新形势下,原来的管理方式已经不能满足群众的需求。近年来,国家一直在强调社会治理模式创新,提出要加强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力量,提高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共建共治共享,形成可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治理体系。有关机构可以成为社会治理的主导力量,但不应该是唯一的主体,社会组织、公众都要参与进来,也只有社会的广泛参与,才能有效降低社会治理的行政成本,提高社会治理的效益,切实保障各方权益得到实现。

这些意见对高校管理非常具有参考价值。高校的人员众多,权力关系错综复杂,且还涉及到刚成年的青年,易成为利益冲突的矛盾高发地。由于教师与校方、学生与教师、学生与校方之间的权力不对等,弱势一方的权益较难得到保障。这里涉及的还不仅仅是性侵、性骚扰,欺凌的方式有很多种,在同一身份群体之中也可能存在欺凌(如同学、同事之间的欺凌),要解决这些问题,仅仅依赖原有的行政机构、纪律检查机构是不够的,最好是建立一个多方参与(包括校内各种社会组织,如教师联合会、学生会等)、共同治理的管理体系,在必要的时候,还可以考虑引入第三方调查机构,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尊重各方意见,通过民主方式进行协商,最终达成共同的决议。

2018.4.8 《专访举报者王敖:师生之间性关系是权力侵害》

作者:财新网记者 萧辉 实习记者 王艺妃

来源:财新网

备份链接:

<https://www.douban.com/note/664598540/>

他强调,一个机构声称有责任保护其成员,但如果有人从内部做出了严重的伤害成员的行为却被掩盖了,那么幸存者会很难治愈心理创伤。

【财新网】(记者 萧辉 实习记者 王艺妃)4月5日清明节,北大学子李悠悠、王敖等人发文纪念20年前自杀的北京大学中文系1995级女生高岩,更披露高岩生前遭到当时的北大中文系教师沈阳性侵,直指沈阳应对高岩之死负责。当天,63岁的现任南京大学文学院语言学系系主任、博士生导师沈阳发布声明,否认自己曾对高岩性侵和有过的性关系,称举报为恶意诽谤。

但4月6日北京大学官方微博发布声明称,经查阅相关材料,根据1998年3月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对这一事件作出的调查结果,当年7月,北大对沈阳做出过行政处分。时任北大中文系系主任的费振刚则对媒体表示,高岩去世后,北大校方专门针对此事召开了内部会议,沈阳承认与该女生有过“男女关系”,因此校方对沈阳作出“记大过处分”。4月7日,南京大学文学院声明,建议沈阳辞去南京大学文学院的教职。

作为高岩同班同学的王敖等人为何会翻出二十年前的一桩旧事,高岩之死的真相到底是什么?财新记者专访了在美国卫斯理安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任教的王敖,王敖认为,师生之间的性关系,实际上并不是性的问题,更不是男女之间的浪漫爱情关系,更多的是一种学术权力扭曲下的剥削和压迫,是强势一方对弱势一方的身体和情感的侵害和剥削。他建议,

应该坚决禁止师生之间的性关系，对性侵性骚扰零容忍。

“沈阳在高岩之死问题上撒了谎”

财新记者：20 年前的一桩旧事，为何会选择在这个清明节利用社交网络的方式公之于众？

王敖：大家觉得今年是高岩去世 20 周年，应该用某种方式纪念她。这 20 年来，高岩的父母一直在追求导致高岩去世的真相，要求当事人沈阳道歉。当年我们只是知道高岩自杀与沈阳有关，但不知道具体情况，随着我们对当年的情况了解越多，我们确信高岩的死和沈阳有很大关系。但沈阳在自述中轻描淡写把自己与高岩撇清关系，我们很气愤，我们希望把真相公之于众，让沈阳向高岩的父母道歉。

财新记者：当年你对高岩之死是如何认知的？经过 20 年，你对高岩之死有何认知上的变化？

王敖：当年高岩自杀，我们很震惊，系里给出的说法是与沈阳有关，还给沈阳记了大过处分，但具体内情系里并没有跟我们讲。后来就演变出不同版本，有说沈阳始乱终弃导致高岩怀孕，沈阳不认账，高岩自杀了；高岩的父母到北大来抗议为高岩喊冤，被保安给驱逐出学校。总之，就是信息不透明，不明不白的。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压抑了很多悲伤、愤怒。

这个事情的关键点是高岩的闺蜜李悠悠出现。前些年我们不知道有李悠悠这个人存在，后来有了社交网络，我们和李悠悠联系上了，李悠悠把高岩在学时跟她倾诉的遭遇跟我们讲了，我们就明白了，原来是这么回事，有些内情当年我们并不知道。当年我们就觉得这件事情做得非常不地道，感觉里面有鬼，总是遮遮掩掩，比如沈阳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被记大过处分，为何会突然到香港避风头。但是没有任何人跟我们解释，人命关天的事情，高岩虽然不是沈阳杀的，但是总得有个说法。

当年沈阳不仅没给大家说法，后来他回到北大中文系，还当了系里的副主任，这就产生了一个更大问题。如果一个老师因为他的过失，导致学生自杀，这个老师是不应该再从事学生管理工作。2010 年北大中文系 100 年庆祝会，同学去参加系庆，沈阳以系里的领导身份接待回来的系友，耀武扬威的态度更是引起同学的愤怒。他凭什么能当系里领导？中文系那么多有能力的老师，为什么要选他做系领导？当年对他的记大过处分是明确的，那就是确认了他在高岩之死上是有过失的。

最终促使我们公开举报沈阳，还是因为他自己写的自述，他公开否认与高岩的关系。他是在撒谎，非常无耻，我们就一定要站出来揭发他。

财新记者：对于当年中文系处理高岩之死事件，你们是一种怎样的看法？会有不满吗？

王敖：当年我们处在半懵逼的状态，我们很悲伤、压抑，也不知道能做什么。我记得有同学在高岩的追悼会上很激动地控诉过，要求彻查高岩自杀的死因。但是当年并不存在一个渠道，能让一个本科生自己决定要去找系里要说法，让系里重新给一个解释。这不能说是学生不作为，学生并不知道该怎么做。学校给了沈阳处分，然后这个人就不见了，你都找不着他，上哪去告啊。

后来知道沈阳又重回北大，还做了中文系的副主任，我们是很愤怒的，我们认为他没有资格再从事学生管理工作。

二十年来，我们年级的同学没有得到任何解释，没有任何人道歉。这对我们的心理造成了某种程度的伤害。美国俄勒冈大学著名的心理学家 Jennifer Freyd 及其团队对类似事情提出一个解释，叫做 Institutional betrayal (机构的背叛)，简单说就是一个机构或者组织声称有责任保护其成员，但有人从内部做出了严重的伤害成员的行为却被掩盖了，事情眼睁睁给压下去了，那么幸存者会很难治愈心理创伤。我和我们级的一些同学交流，就是这种心理创伤感觉，我们那么信任这个组织的一切，它是我们心里的避风港，但最后却背叛了我们的信任。

我们呼吁，北大校方应该把当年对沈阳的调查结论和过程公布于众，揭穿沈阳的谎言。

财新记者：高岩当年的班主任、同学、闺蜜集体写文章发声，你们的诉求是什么？

王敖：我们的诉求就是高岩父母的诉求，首先是要沈阳对高岩造成的伤害道歉，第二是沈阳这样有损师德的人不要再祸害别的学生。

财新记者：有一种观点认为，即使高岩和沈阳发生关系，但没有证据证明沈阳性侵高岩，仅凭李悠悠的举报，从法律上是很难站住脚的，你怎么看待这种观点。

王敖：我们先来明确性侵的定义是什么。性侵是在未经明确允许的情况下，带有性意味的触摸和玩弄，强迫进行某种性行为。根据李悠悠在文章中写道，高岩告诉李悠悠，沈阳对她逐步引诱，先是邀请高岩共乘教师校车，接着要求她到家里学术恳谈，最后违背高岩的个人意愿直接“饿狼扑身”。按照李悠悠的判断，这无疑是在性侵。

有人质疑李悠悠要她拿出性侵的物证，没有物证，凭什么说沈阳性侵。若是这样的话，任何人都没有办法举报了。只要没有物证，就不敢去举报，那美国体操队禽兽队医拉里·纳萨尔如何会受到惩罚？现在李悠悠站出来说她所知道的内情，这至少算一个新的证据，可以去检验它或者推翻它，但不能说是没有证据。

李悠悠写的东西是高岩亲口跟她说的，这是李悠悠的亲身经历，你不能要求她去做警察调查取证的工作，把所有的证据都拿到手才站出来说话。如某些网友所说的，李悠悠你说是性侵，那你就得把 20 年前的证据全部还原，才能举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人敢去揭露黑暗的事情了。李悠悠并没有到法院去控告沈阳性侵高岩，她只是把她所知道的实情说出来。而且这个事情还有旁证可以支撑李悠悠的说法，当年沈阳是被记大过处分的，这个可以到北大去查档案，还有我们一些同学对这件事的回忆也可以印证李悠悠的说法。

我注意到网上还有一种言论指责，李悠悠你说你 20 年前就知道高岩被性侵的事情，为何当时不举报？这种说法是很没有道理的，我们现在这帮人 40 多岁了，站出来说话还要遭遇删帖，再倒回 20 年，要李悠悠一个 20 来岁的女生去告沈阳，拼得过吗？这是典型的站着说话不腰疼。

我有时候觉得很悲哀，有些人对恶人的标准放得特别宽松，对受害者的标准又非常苛刻。这

个受害者必须是一个道德上的完人，还必须代替公检法搜集好所有证据，才能站出来说话。这是不现实的，只能是对受害者带来无穷无尽地折磨，让施害者逍遥法外。

财新记者：沈阳在回应媒体时称对他的指控属于恶意诽谤，他保留法律手段。你怎么看？

王敖：我们对所说的话负责，欢迎沈阳去法院告我们。首先明显是沈阳在撒谎，有北大当年的记大过档案可以证明他撒谎。他说的话已经没有公信力。

他说我们恶意诽谤，我们并没有恶意，我们做这件事的出发点很简单，就是想帮高岩的父母讨个公道。难道高岩当年的班主任、闺蜜、同学等一群人加在一起就是来坑沈阳的，这可能吗？我们每个人都跟他有仇吗？还是沈阳一个人在撒谎的可能性更大呢？

沈阳把自己与高岩之死完全撇开关系，说明这个人非常险恶，不知悔改，而且他现在还在带研究生，他的学生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我们这些知情人有义务站出来揭露沈阳的真实面目，防止发生下一次悲剧。

对校园性侵应零容忍

财新记者：今年 3 月份，你公开举报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 (UIUC) 华裔副教授徐刚性侵学生，4 月你举报沈阳性侵学生，作为一名学者，为何会关注性侵，初心是什么？

王敖：高岩的死对我们那一级中文系学生造成很大的心理阴影，前面我提到的 Institutional betrayal。还有一个很实际的原因，我们 70、80 后基本都有孩子了，十多年后我们的孩子就要上大学，如果到时候高校里还是这样一班人，我们怎么能放心把自己的孩子交到恶魔手中？

我在美国高校教书，高校性侵性骚扰并不是个稀奇事，说句不好听的，哪个学校没有？哪个系没有？但不能因为普遍存在就习以为常，如果大家都沉默的话，整个系统会崩溃。

财新记者：你提到性侵性骚扰在美国高校较为普遍，你了解的具体情况如何？

王敖：我没有做过专门调查，具体的数字我不知道，但凭我的观察，我在美国三所高校教过书，都存在过这种情况，有青年教师被资深老师性侵、性骚扰，有学生被老师性侵、性骚扰，美国大学学生受性侵性骚扰的比例挺高的，每年都有多起此类案件被报道出来。中国被报道出来的此类事件少，但并不意味着中国高校发生性侵性骚扰的比率低，有很多性侵没有被揭露出来罢了。

财新记者：高校的性侵如此普遍，施害者能够得逞的原因是什么？

王敖：我认为主要是权力的问题。高校师生之间的性关系，实际上并不是性的问题，更不是男女之间的浪漫爱情关系，更多的是一种权力扭曲下的剥削和压迫，是强势一方对弱势一方的身体和情感的侵害和剥削。在权力极其不对等的情况下，性侵不但是是一种犯罪，而且经常伴生腐败和滥用职权，会对受害者和其他相关的人造成长期身心伤害。

分析具体原因，从学生一方来说，对性侵、性骚扰的警惕性不高，对于老师更多是一种信任

关系。哪个女生去见自己的导师，是做好了坚贞不屈、要当刘胡兰的准备？很多性侵是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突然发生的。就像高岩告诉李悠悠的那样，高岩是突然被沈阳从背后给搂住了。一个十八岁的女孩子，没有社会阅历，又害怕又羞耻，不知道该怎么办，强弱对比很悬殊。而且我们的传统文化对性方面是比较保守的，一个女生被性侵了，她往往不敢讲出来，怕别人嘲笑羞辱，讲了以后又怕被说成是造谣，除非是做好鱼死网破的准备。即使勇敢站出来控告施害者，还会面临很多阻碍。

从根本上来说，是相关的法治法规不健全，对性侵的处罚力度不够，违法犯罪成本低，导致一些惯犯屡屡得手。在一个规则相对清楚的社会，有些变态找不到扩大伤害的机会；而一个规则不明确的社会，坏人有机可乘的空间很大。

财新记者：美国高校在处理性侵性骚扰方面，有哪些经验值得中国学习？

王敖：美国高校中明确禁止师生间发生性关系。美国高校没有师生恋这一说法，它不是爱情，就是一种性关系，老师和学生之间有了性关系，老师就要走人。老师要对学校负责，学校雇你来，不是让你从学生中选一个做你的女朋友。老师的职责是传道、授业、解惑。学校雇老师，就是要老师在学校里教书育人，而你拿一部分工作时间来和学生拉扯不清，这就是渎职行为。

老师如果和学生发生性关系，也意味着对别的学生不公平。老师掌握着打分、保研、论文等资源，如果老师因为和某个学生发生关系，保研的名额落到这个学生头上，那别的同学就会受影响，就会瓦解整个正常的学术氛围和环境，这实质上是一种腐败行为。

因此说，师生恋并不是老师和学生两个成年人的私事。学校本身是一个体制，在这个体制下，老师和学生的权力不平等，所以不能允许任何师生恋。美国高校就是规定得这么明确，实行得也比较严格。即使是学生爱上老师，对老师投怀送抱也不行，老师不能和学生发生性关系，这点在美国高校是一个基本共识。

中国教育部在 2014 年也规定了老师不得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与学生发生性关系。但据我的了解，这个规定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潜规则流行。

具体来说，美国高校会有一些提醒的东西，在学校的很多墙上都会贴着一些指导建议，如果你受到了性侵，第一时间应该做什么？可以第一时间去找警察，也可以找专门的辅导员，学校会配备一些有资质的心理辅导员来帮助被性侵的学生，每一步该做什么，有一个流程。这些措施值得中国高校借鉴。

财新记者：李悠悠的文章提到，从高岩和沈阳发生关系到她自杀，中间还经过一段很纠结的心理挣扎，有比较模糊地向外界求助，但很遗憾，最后还是选择自杀。对于性侵，我们普通人能做些什么？

王敖：从预防上来说，要提高自我保护意识，不要跟没有绝对信任的人单独在一个封闭空间里。比如说，一个老师要一个女生去他家讨论学术问题，如果没有绝对信任，不要单独去，就在外面讨论问题，在咖啡馆里、在食堂里，在开着门的办公室里都可以，有其他人在场，作恶的可能性会降低。

第二，要对性侵零容忍，如果周围人看到一个老师对学生伸手了，不应该对这种行为沉默，沉默就是纵容了这种行为，要及时制止。比如说你发现系里的一个老师把一个女生带到自己的宿舍去睡了，那就应该把这件事跟系里反映；比如说发现一个老师让女生去陪酒，就要阻止；比如说看到一个老师对一个女生的身体进行很不雅的评论，也应该及时制止他，不能随便开下流玩笑。你如果不制止他，他永远这样。如果有人制止，下一次做这类事情前他就会掂量后果。也就是周围人都是有责任的，并不是说这事儿没有性侵到我，就跟我没关系。

现在的情况是发生这样的事，周围人都忍着，这是纵容坏人。更让人气愤的是，有的人不但去制止这种错误的行为，反而去质疑受害者。有些人说，你被性侵时，为何不拼命反抗？为何不第一时间去报警，要拖到现在才说？这些说法非常无耻，你有那个时间为何不去指着“陈小武”们问问他们到底干了多少坏事？反而跑来质疑那些受到伤害的弱者。

质疑受到伤害的弱者，不用付出太高的代价；往弱者身上泼脏水，这是懦夫的行为。你有本事去指责那些依靠权力践踏弱者的人，你去跟他们硬抗，那才是有本事。现在你不仅不去指责犯错误的人，反而来指责一个受到性侵的十八九岁的女孩子，说她在道德上也并非完美。这是很无耻的行为。因为他们对受害者造成了二次伤害和羞辱，而他们自己不会付出任何代价，还会自认为有一种道德优越感。

财新记者：一直以来都有性侵害者站出来发声，但有史以来第一次形成声势这么大的“Me too”运动，从美国席卷到全球各个地方。今年一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女博士罗茜茜站出来指控北航的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陈小武曾对她进行性侵，你如何看到“Me too”运动，是否受到它的启发？

王敖：不可否认我们这次发公开信受到这么多关注，和“Me too”运动之前形成的浩大声势有关，我和李悠悠都受到了罗茜茜的启发，但这并不是决定性因素。即使没有“Me too”运动，我们也要找沈阳要一个说法，这个事情的关键点并没有因为“Me too”发生实质性改变。不要去谈什么运动，也不要给我们戴什么帽子说我们是境外势力，很简单我们就是关心高岩的同学、朋友，希望要高岩之死的真相，让施害者道歉。

“Me too”运动我没有进行专门研究，不能轻易下判断，它的优缺点都被人指出来过。我对罗茜茜的行为很佩服，她实名举报自己多年前的副导师陈小武，带来的好处是降低潜在的或者当前受害者站出来举报的代价和成本。导师往往掌握着学生论文过不过、能否取得学位的“生杀大权”，处在强势地位，一名遭到性侵的学生若要举报老师，要承受很大的代价，而且成功的希望很渺茫，罗茜茜改变了这一被动局面，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财新记者：从举报徐刚到沈阳，你是否准备做系列反性侵举报？接下来还有什么打算？

王敖：我在高校教书，那是我的主业，我不可能说放弃我的主业，成为一个职业反性侵者。但是对高校里的性侵和性骚扰，我会采取零容忍态度，如果我知道一起，我会采取行动去制止。我会行动，而不是保持沉默。

2018.4.8 《北大学生申请信息公开，“如果大树里有虫，把虫揪出来是对大树最好的庆典献礼”》

作者：侯志清

来源：好奇心日报，原文已 404

备份链接：

<https://no404more.github.io/Terminus/archive/2018/04/08/PKU-InfoDisclosure-Qdaily.html>

三所大学已分别作出声明，公众期待通过符合程序正义的方式深入理清真相。

4月7日，北京大学2014级本科生邓宇昊在微信公众号“顶个球公社”发布文章，表达对“高岩案”（“沈阳事件”）的关切，并表示将于周一（4月9日）上午向北京大学信息公开办公室申请相关事务的公开。

1998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生高岩在家中自杀身亡。今年4月5日，“豆瓣”等网络媒体开始流传来自高岩的大学同学、班主任的公开信，指责当时在北大中文系任教的沈阳（现南京大学文学院语言学系主任、长江学者）对高岩实施了性侵，要求沈阳公开道歉。

据报道，沈阳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否认了全部指责，表示愿意向南京大学文学院说明情况。而与沈阳有关的三所大学已分别就此事发出声明。

北京大学教师职业道德和纪律委员会4月6日发布《说明》称，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1998年“已对这一事件作出事实认定，给出调查结果”，同年，“北京大学对沈阳作出了行政处分”；该委员会正依照学校要求复核情况。同日，南京大学教师工作组发布《说明》，表示已成立专门工作组进行研判；4月7日，南京大学文学院发表声明，“支持两校的声明”，认为沈阳的师德师风不符合南大文学院要求，“建议沈阳辞去南京大学文学院的教职。”同日，上海师范大学学术伦理与道德委员会发布《声明》宣布终止与沈阳签订的校外兼职教师聘任协议。

与此同时，舆论对沈阳在“高岩案”后的动向仍有颇多疑虑。2001年，沈阳由副教授晋升教授，并担任现代汉语教研室主任；2011年，沈阳加入南京大学文学院，任语言学系主任，后被评为“长江学者”。根据网络上流传的、由沈阳本人执笔的《“一直在路上”——六十年人生风景一瞥》一文，沈阳2011年申请“长江学者”时未获北大中文系学术委员会投票通过，随后决定“转投南大”。

4月6日，《中国新闻周刊》采访了“高岩案”发生时任北大中文系系主任的费振刚。费正刚回忆，事件发生后，高岩家长曾向北大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提出申诉，沈阳被以记大过处分。对于更具体的信息，费振刚建议，“去北大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找出原始的会议档案”。

在4月7日的文章中，邓宇昊引用《北京大学校务公开实施办法》第二条第二款第八项，指出“与学生有关的其他重要事项”应当向本校学生公开。邓宇昊认为，“沈阳事件”的持续发酵造成公众对校方和学生的负面印象，与学生密切相关，因此决定申请相关事务的公开。邓宇昊同时呼吁其他师生加入或单独提请信息公开。

“今年恰逢百廿校庆，如果大树里有虫，把虫揪出来是对大树最好的庆典献礼。”邓宇昊在文章中写道（加粗为原文格式）。今年5月，北京大学将举办120周年校庆活动。

这篇文章的点击量很快破万。当晚，邓宇昊所在的数学科学学院（“数院”）辅导员向其发出“到办公室聊聊”的邀请，双方于22时30分见面，在场的包括两名数院辅导员和一名“熟悉网络信息相关工作”的学校辅导员。

据信，“约谈”内容包括指责邓宇昊的做法“对死者不尊敬、不能被牵着鼻子走”、担心“后续发展不可控”而要求删帖。邓宇昊提出，如果学校在周一前主动公开社会关心的信息，将有足够理由取消原计划。



一些学生赶到谈话现场，要求辅导员作出解释。照片由匿名人员提供

随后，北大未名BBS上关于“约谈未归”的文章被删除，但“顶个球公社”公众号上的文章仍可浏览、评论，直到8日早上8时左右显示为经举报“因违规无法查看”。

邓宇昊通过手机与外界取得联系后，十余名学生赶往谈话地点，要求有关人员作出解释。几乎同时，警方赶到现场，表示收到了以“绑架”为由的报警。了解情况后，警方认定属于误报警，应由校方和学生协商解决。

据目击学生描述，参与谈话的一名教师声称已就删帖“跟宇昊达成了共识”，并保证“邓同学升学就业不受影响”，下周仍“有可能”与邓宇昊谈话，但“宇昊有权拒绝参加”。

在场学生指出了一个小细节：辅导员中途更换了谈话地点。一名辅导员解释称，更换教室是因为“怕你们找”。有学生回应：“您一直把我们当成他的朋友，而非北大学生，就是把这件事当成私人事件，但这是公共事件。”

凌晨3时30分左右，谈话人员同意邓宇昊离开。当事学生尚未表明是否将按原计划递交信息公开申请。

4月8日早上8时许，ID为“liumath”的数院副院长刘雨龙（参与谈话的辅导员之一）在北大未名BBS发布“经邓同学认可”的“情况说明”，确认了与邓宇昊的谈话事实。文中解释称，“谈话”的依据是“教育部令第43号《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辅导员应‘掌握学生思想行为特点及思想政治状况’，‘组织开展基本安全教育’。”他同时提到，“有同学建议辅导员与学生谈话应建立备案制度，学院会予以研究。”

就在邓宇昊被“约谈”前，4月7日21时20分，《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发布了一条“人民微评”，“为有态度的回应点赞”。这条微博写道：

“从南大文学院到上海师大，不仅反应快，而且有态度。‘任何处分都不能代表事实的消亡’，这一表态有魄力也有温度。是非曲直，仍需核定。但不难达成共识，须对校园性侵零容忍，须让丧失师德者付出代价，须重构师生关系，通过严格的制度设计厘清师生边界。”

2014年，教育部就“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发布意见，指出“少数高校教师”的言行“严重损害了高校教师的社会形象和职业声誉”。“意见”提出了六大方面的举措，其中规定，高校教师不得有“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等情形，否则将受到从“警告”到“开除”不等的处分。“意见”同时要求建立问责机制，“对教师严重违反师德行为监管不力、拒不处分、拖延处分或推诿隐瞒，造成不良影响或严重后果的，要追究高校主要负责人的责任。”

教育部2014年发文后，各地高校陆续出台具体实施方案，规范教师行为。例如，北京大学在4月6日的《说明》中表示，近年来对“师德师风方面出现问题的个别教师”都进行了严肃处理。而质疑者认为，教育部“意见”在现实中仍未得到全面落实。随着“性骚扰”话题的升温，一些陈年旧案也进入了公众视野。

今年1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女博士罗茜茜实名举报长江学者陈小武性骚扰女学生。北航随后宣布，举报属实，撤销陈小武职务，教育部跟进撤销了陈小武“长江学者”称号。此后，部分高校“不正当师生关系”的案例受到有限的舆论审视。

就在“沈阳事件”曝光前，3月26日，武汉理工大学研三学生陶崇园从宿舍楼坠下身亡。微博用户“@陶崇园姐姐”30日发文，指称陶崇园因导师王攀“长期精神压迫致死”。@陶崇园姐姐提供的聊天记录显示，王攀长期命令陶崇园送饭、叫早，聊天中要求对方说出“爸我永远爱你”六个字，并在陶崇园出国深造及找工作的过程中有所阻挠。

根据《新京报》报道，4月3日，武汉理工大学自动化学院负责人表示，“没有发现王老师有明显不符合师德师风、刑事犯罪的地方。”4月5日，@陶崇园姐姐通过微博发布声明，希望公众“不要再炒作这个事情”，这条微博随后被删除。4月7日下午，@陶崇园姐姐再次发表微博，表示之前删除的微博是“迫于极大压力”，并非自己本意；陶家父母已和学校达成协议，火化陶崇园的遗体；陶家将立即启动法律程序。

高岩的大学同学、卫斯理安大学东亚研究学院副教授王教曾实名举报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UIUC)副教授徐钢的性侵丑闻。4月7日，他在接受“财新网”专访时说，“师生之间的性关系实际上并不是性的问题，更不是男女之间的浪漫爱情关系，更多是一种学术权力扭曲下的剥削和压迫，是强势一方对弱势一方的身体和情感的侵害和剥削。”他主张，“应该坚决禁止师生之间的性关系，对性侵性骚扰零容忍。”

当然，在这个迅速发酵的事件中，也有不同声音谨慎发出。

豆瓣id 菅原舜水的用户发帖：一天时间内，发声明，逼教授当天辞职，是否走了正常的调

查程序？对性侵性骚扰零容忍的态度不容置疑，来自民间的舆论压力和来自官方维稳压力是否可以僭越程序正义？

从这个意义上说，申请对相关信息公开，对于事件中的任何一方都有好处。这是邓宇昊做这件事的价值所在。

2018.4.9 《沈阳案：北大“metoo”，制度与程序正义的迷思》

作者：杨山

来源：端传媒

原文链接：<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80409-opinion-yeungshan-pku/>

4月5日，农历清明节，一场“爆料”在中国互联网上炸响：几名已经身在海外的北京大学校友、中文系毕业生，接连发布消息，指控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沈阳性侵女性。举报者说，20年前，沈阳任教北大中文系期间，性侵了一名叫高岩的女生，导致后者精神崩溃，最终自杀。

20年后，这件早年“旧案”公诸于众。舆论哗然，尤其是社会精英圈子极为关注。随即，《人民日报》刊出评论文章，呼吁彻查事件并跟进后续制度建设；4月6日下午，北大发表声明，承认处分确有其事；4月7日，南大文学院发出通告，认定沈阳道德不合格，建议其辞职，称当年从北大引进沈阳的工作“程序不严谨”，“犯下了错误”。这则声明，获得了包括新华社在内官方与民间媒体的广泛转发；4月8日，北大公开了20年前对沈阳的处理结果，称已经开会讨论反性骚扰制度建设。

这些操作得到了不少好评。与此同时，知识分子中开始讨论什么样的反性侵制度才更为合理；面对沈阳的否认，举报人公布已经找到了更多性侵受害者作为证人……乍看起来，各方力量的参与下，对事情的追责，似乎愈发清楚。

但是，这场风波最终能否撬动，又如何撬动高校体制中的沈疴，不见得可以乐观。

要知道，沈阳事件之所以得以迅速推进，有其特殊之处，这和事件中高校校友形成的人际网络密不可分，也因为事件有关北大。

在沈阳事件爆出之前，“中国版 metoo”已经酝酿一段长时间，之前的北航事件与“王教举报徐钢”事件，诞生了一批“揭发者”的行动网络。沈阳事件，则是这个网络中北大95级校友带头揭露，将“metoo”的影响，延展到了这所极具符号性的“最高学府”。这次，举报者准备充足——联系媒体、逐步放料、寻找更多证人……由手法可见，之前积累的网络与经验发挥了很大作用。

北大在事件中的暴风眼地位，产生了意料之外的效果。很多时候，有关北大的负面新闻，都碍于其历史上的政治符号地位而遭低调处理。但这次的性侵事件曝光，造成巨大震惊和道德压力，影响了北大校友这个在体制内外有巨大影响力的群体。事实上，就算很多积极拥抱既存体制的北大校友，也产生了几乎一致的反应——是可忍孰不可忍。

这大概是沈阳事件能够连续数天得到各方关注并且舆论禁令来得较迟的原因——数日之前

被曝光的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陶崇园疑似不堪导师人身控制而自杀的事件,已经大遭舆论管控。而沈阳案,就连《人民日报》也刊出评论追责。在近年来风向并不有利于舆论监督的背景下,这次舆论能够发酵的现象出现,不能不让人猜想,体制中人大概也有对事件真相的需求——坊间传说《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是北大校友主笔,姑勿论真假,这猜测多少反映了民情。

意外的体制缝隙

更重要的是,和去年底“北京切除”前后情况类似,所谓“体制”在这一问题上的利益并非一致。沈阳前后在多间大学工作,相比护短和压制,慌慌张张地“甩锅”踢皮球,变成了各涉事单位的共同选择。

北大先是发表声明,说当年已经结案,而2014年之后对师德问题“零容忍”——足以把各种积弊推给2015年下台的上届校领导,结果呢,回头就因为担心群体性事件而约谈了发文要求信息公开的本科生邓宇昊。接下来,北大出于压力还是公开了20年前的审查结果,然后被人发现其中几乎是只引用沈阳的辩称作证,既不严谨,也显得偏私。

而南京大学及南大文学院则是将皮球踢给北大:校方公告在大谈师德之余,表示事件发生在北大,和南大无关。文学院作为沈阳的直接雇主,则通过院方公告和前院长朋友圈中斩钉截铁痛心疾首的反省,与沈阳坚定划清界线,赚足了舆论中的人气。但在“建议沈阳辞职”的结论之外,院方也表示自己对沈阳在北大犯下的事情毫不知情——忘了调取档案(这在中国的体制内人事变动中几乎不可想像),言下之意,则又将问题推给北大之余,也向南大校方施压——我们建议开除了,你们看着办。

这些要素的结合,最终在形式上碾压了沈阳仍然“死不认罪”的自辩。就在三天前,北大校友中还在讨论能否“扳倒沈阳”,许多人激愤之余,态度是悲观的。人们发现据说是沈阳写给南大相关部门的邮件截图。在邮件中,沈指这些身在海外的北大校友诬陷他,要求校方寻求网络管理部门删帖控制舆论。随后,数则沈阳事件的举报文章、对高岩的追思文章,就真的都被删除了,甚至就连《人民日报》的评论,也在微信端蒸发。

“沈阳能量很大,背后有人”。有人挖出沈阳一篇自我吹捧的自述文章,截取其中描绘自己替“领导”工作的经历,怀疑他人脉广泛,足以调动资源封杀声讨。更有人传言说,当年北大中文系内部曾经对如何处分沈有所争论,最后由其导师陆俭明出面“保下”(陆俭明后来否认),终致无虞。

结果,沈阳在舆论面前迅速“垮掉”,被几间学校“甩锅”,抛在一边,有些意料之外,倒是证明了,原来体制也并非铁板一块,舆论在特定环境下也仍然有倒逼处置的能力。

师生不平等不变,谈何程序正义?

随着沈阳案不断发酵,人们所愤怒、所讨论的内容,已经越来越远离20年前自杀的高岩,而更加事关今天学院、学术系统的生态。

在这时,知识分子和媒体人中也出现了这样一种声音:沈阳案前后会不会搞成了道德挂帅的

“全民公审”？会不会最终不关心法律程序，走向对高校教师的文革再现式“红卫兵执法”？不少人抱怨这套运动已经走偏，亟待落实程序正义。更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在的风向转为“师德”建设，最终结果可能就是打击学院中的不同声音。

这些担心虽然并非没有道理，但恐怕是离地三尺。一单 20 年前处理时已经埋下问题的事件，“程序正义”一早就付之阙如，人们期待的，确实“迟来的”结果正义，但真正实现的方式，也非由网络舆论操刀，恰恰是学校、院系、组织做出了判断和裁断。更何况，在事件中，最关注、最积极的行动者，大部分也是学院中人，本质上，沈阳事件，仍然是发生在象牙塔的空间之内。这和“文革”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更不说真要打击学院中人时，道德指控不过是官方千百种手段之一。这些对“程序正义”的呼吁，首先就忽略了校园性骚扰问题背后的结构矛盾，也暴露出，部分在学院中的知识分子，正在丧失对自己所处位置的反思性。

时间回到 20 年前，沈阳代表的，是文革后培养出的一代知识精英。十年文革造成人文社科知识精英的空缺，使这代人的学术道路普遍顺利，在学院中多是新时代开山祖师一类的人物。而他们的学生辈、再后辈，在学院中的道路就要坎坷得多了。不仅仅是导师辈已经林立在各个“山头”，学院体系的专业化、聘用制度取消铁饭碗，也让这一代人更像是朝不保夕、不知未来如何的学术劳工。

在这种背景下，学院中的建制力量不断固化为既得利益，终身教职获得者、青年教师和学生，分化为完全不同的群体，权力分野巨大。而彼此之间的不平等，随着一整套学院“正规化”的加强而日益堆叠。这并不是说上一辈就一定占据既得利益，下一辈就一定处处受压，只不过，以年龄为标定，比较不同世代，在同样的年龄，工作机会、福利待遇、教研压力与升职空间恐怕并不平等。

在这样的结构之下，性骚扰问题才会由沉冤待雪引发，在学界中一再激起声浪。因为权力的不平等在性别关系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也使得过往 / 现有的申诉机制容易变成校方和有权力者走过场的“程序正义”。这也是为什么，随着“metoo”运动的展开，不断有高校教师被爆出类似丑闻，学界的“塌方式爆料”，简直堪比官场的“塌方式腐败”。

如今，最切实需要的，是改变学院体制，是改变经济和代际政治的利益链条。对学术圈中人来说，比程序正义更加重要的，是如何能够改变这个僵化、科层的不平等结构——比如学生如何能够参与到申诉和裁决机制中去。不然，就算有这些机制，他们也不敢保证这些机制不会沦为现有制度之上换汤不换药、一套人马几套牌子的叠床架屋。

性平问题背后，是普遍的权力问题，是资源垄断下的人身依附和求救无门。点燃沈阳案的，是正义问题，它试图导向的，是制度性的解决，但最终，为它赋予公共性的，是日趋不平等的结构。这时候如果只谈程序正义，难免就一只脚踏在了既得利益的一边。想来，沈阳案中，北大、南大校方、政府与许多教师，正是站在一条阵线上，快速处理、抛弃沈阳，平息事件，也正是为了让既有的权力结构不至于受到升级的、更激进的运动的冲击。

沈阳事件中显示出的舆论监督力量，在官媒、官方均介入发声之后，逐渐导向由部委、大学主导的“建立长效机制”的道德承诺，这并非坏事。但是，最怕的是，在各类官方声明发出之后，舆论控制很可能进入那套淡化、弱化争议的程序——媒体被要求不再跟进，盖棺定论。激发起来的公共讨论在失去了平台之后消弭下去，所谓的新机制，也最终是由已有的建制力

量来设计，掌控。尽管北大在校生、校友和社会各界行动者形成的去中心化网络在沈阳案的推进中不断成熟，并鲜明地指向最根本的权力与结构，但如果支撑它说话、表达的公共空间上了锁，那么，无论是程序正义还是结果正义，无论是改变学院体系还是从象牙塔影响社会，就又打回镜花水月的幻影，变得可望而不可即了。

(杨山，媒体人，中国政治观察者)

2018.4.10 《北大未来或设校园反性骚扰机构专家：形成社会共识 建性别平等校园》

作者：中国女网记者 宋利彩

来源：中国妇女报

原文链接：

http://www.nwccw.gov.cn/2018-04/10/content_203315.htm

清明节期间，北京大学中文系 95 级本科生高岩自杀事件，在沉寂 20 年后再次引发关注。高岩当年的好友李悠悠在网上发文称，时任北京大学教师沈阳曾对高岩做出性侵权行为，与高岩 1998 年自杀有关。但沈阳回应媒体时对于举报的内容予以否认，同时称，相关网帖的指责均为“恶意诽谤”“保留控告的权利”。

4 月 8 日，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主持召开教师职业道德和纪律委员会专项会议，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秘书长安钰峰通报了有关情况，公布了北京大学 1998 年《关于给予沈阳行政警告处分的决定》和北大中文系《关于给予沈阳警告处分的决定》两份文件全文。同时表示，要用实实在在的制度和举措来保障师生合法权益。

“北大校友举报沈阳，是给含屈去世 20 年的高岩同学讨回公道，同时促进他们母校北京大学建立反性骚扰机制。”为李悠悠提供法律支持的四川瀛领律师事务所万淼焱律师在接受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记者采访时表示，当我们将 20 年前的高岩事件继续探究始末时，就是探讨如何让更多的大学生免受性骚扰、性侵害的伤害。

而正如万淼焱所期待的，北京大学 8 日召开的专题会议，就《北京大学反性骚扰有关规定（建议稿）》的适用范围，学校反性骚扰的机构设置，对性骚扰行为的投诉、调查、认定、处理程序以及反性骚扰的教育与预防工作进行了研讨。

清明纪念文章捅破悲伤往事

清明节是中国人纪念逝去亲人的传统节日。这一天，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95 级校友李悠悠在豆瓣网发文《北京大学李悠悠实名揭发长江学者沈阳教授》，以纪念同窗好友高岩离开 20 周年，称原北大教师沈阳 20 年前对 95 级中文系女学生高岩性侵，并最终导致高岩自杀，希望沈阳能出面道歉。

同时，北京大学 95 级校友徐芑、王敖也发文纪念高岩，希望沈阳出面道歉。

但根据媒体报道，沈阳就相关网帖指其“性侵”“曾与该女生有不正当关系”“致女生怀孕”等，当时北大中文系党委和北京海淀警方均有调查和明确结论，“根本不存在上述事实”。沈

阳同时称，相关网帖的指责均为“恶意诽谤”，“保留控告的权利”。

高岩的母亲周树铭日前在接受媒体集体采访时也讲述了女儿高岩的性格形成及其成长过程，以及上北大后的感情变化。“如果说高岩的死与沈阳无关，那请问北京大学于 1998 年 7 月为什么要给沈阳行政处分呢？”希望北大方面解释该处分是怎么做出的，沈阳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4 月 8 日，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记者再次就举报的问题通过邮件与沈阳进行联系求证，但截至到记者发稿，没有收到任何回应。

“形成反性骚扰的社会共识”

一石激起千层浪。在网友关注、探讨这起事件真相到底是怎么样的时候，沈阳原任教学学校北京大学、现在职学校南京大学、兼任任教学学校上海师范大学相继做出声明，均表示对此事情将密切关注，严肃处理。

4 月 6 日下午，北京大学官方微博就此事发布说明称：“近日，有校友在网上发文，要求原中文系教师沈阳（2011 年已调离北大）对 1998 年某女同学自杀事件承担责任、作出道歉。对此，学校高度重视，要求教师职业道德和纪律委员会立即复核情况，依法依规开展工作。”并于 8 日公开发布当年处分沈阳的文件。

根据北京大学公布的文件，1995 年 9 月至 1996 年 5 月，已离异的沈阳给 95 级本科生上“现代汉语”课，与学习委员高岩接触较多。1996 年 5 月，沈阳到香港城市大学访问期间，曾与高岩数次通信。1997 年 1 月，沈阳回北京度假，高岩去沈阳住处，要沈阳“表态和她建立恋爱关系”，沈阳无意与高岩恋爱，但当时却回答说“那你就算是我的女朋友吧”，并与高岩搂抱、亲吻。沈阳 1997 年 6 月从香港返校后，终止与高岩往来。1998 年 3 月 11 日，高岩在家中突然死亡。经公安部门鉴定，高岩系自杀致死。鉴于沈阳作为一名教师，在与女学生交往中行为不当，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有关规定，决定给予警告处分。

北京大学中文系《关于给予沈阳警告处分的决定》认为，沈阳作为一名教师，在与女生高岩交往中态度不够严肃，处理很不慎重，以致酿成严重后果，造成极坏影响。

4 月 6 日，南京大学官方微博也发布说明回应此事件，表示“对此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专门工作组对此事件进行研判，密切关注该事件的进展”。4 月 7 日，南京大学文学院在官网发布《南京大学文学院关于北大校友网上发文的声明》，建议沈阳辞去南京大学文学院的教职。

4 月 7 日下午，沈阳兼任任教的上海师大也发布声明表示，“终止沈阳聘任。”

对此，万淼焱表示：“必须为三所高校大大地点赞！国内高校正在形成一种不再容忍任何形式的教师对学生性侵行为的社会共识。”

但是，针对北京大学公布的文件，万淼焱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处分是根据沈阳的单方自述，而并没有对知情人李悠悠、知晓沈阳品行的师生进行过调查，致使沈阳对警方和

北大声称是高岩单恋，文件载明的并不是全部的真相。

其次，出于职业敏感，万淼焱对于文件中载明的沈阳“已婚离异”也提出质疑，沈阳在其自传《“一直在路上”——六十年人生风景一瞥》中说自己 1986 年结婚，儿子已经在东京上博士，妻贤子孝其乐融融，可是北大 1998 年的处分决定上却载明其离异，是不是有意处于法律上的单身状态，还是在高岩自杀后离婚逃避追责？

此外，万淼焱还指出，文件公布的细节，沈阳说“那你就算是我的女朋友吧”，接着搂抱、亲吻，再以女生“精神状态有问题”为由终止往来，这就是权势关系下性侵女性的常规套路。

北大将对师德失范问题“一票否决”

4 月 8 日，在北京大学公布当年对沈阳的行政处分的文件的同时，北京大学教师职业道德和纪律委员会专项会议还认为，北京大学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性骚扰。学校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维护每一位师生员工的个人尊严和合法权益，将推进反性骚扰的制度建设，对教师和学生进行反性骚扰宣传和教育，以共同营造安全和谐、性别平等的校园环境。

自 2018 年 1 月初以来，北京大学委托学校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组织来自社会学系、法学院、教育学院等专家起草了《北京大学反性骚扰有关规定（建议稿）》，并与教师工作部、学生工作部等学校部门负责人进行了多轮次讨论。本次专项会议就规定（建议稿）的适用范围，学校反性骚扰的机构设置，对性骚扰行为的投诉、调查、认定、处理程序以及反性骚扰的教育与预防工作进行了充分的研讨。

当天的会议认为，良好的师德师风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保障，每一位师生都有义务参与、监督师德建设。近年来，学校依照法律法规，制定了一系列政策，进一步完善了教师选拔聘任和选人用人制度，对个别师德失范问题进行了严肃处理，坚决实行师德“一票否决制”，积累了一些经验。

相关领导强调，下一步要抓紧在师生中征求意见，继续完善规定（建议稿），并提交校党委常委会审议，尽快推动制度体系的健全和落实。学校将始终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对于学生提出的合理诉求和建设性意见，学校将及时研究，努力在师生共同参与的过程中不断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共同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2018.4.24 《“高岩自杀事件”中的灰色地带》

作者：马戎戎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备份链接：

<https://no404more.github.io/Terminus/archive/2018/04/24/gao-yan-hui-se-di-dai.html>

绝望的高岩

时隔 20 年，通过正常法律途径追责沈阳教授“性侵”女学生高岩，成为一件成功概率极小

的事情。

“最难的一点，就是缺乏直接证据”。北京葆涵律师事务所的资深律师徐华洁女士说。

从目前已公开披露的资料和信息来看，有关前北大教授沈阳和女学生高岩之间所有涉及“性”的事实过程，均来自李悠悠的讲述。

“由于当事人已经不在，事发过程没有当事人的直接陈述。李悠悠讲述内容的真实与否，没有第三人在场，无法证实。”徐华洁律师说。

从法律的角度，能够断定沈阳和高岩确实发生了性关系的直接证据，包括高岩生前的日记记录、高岩私人衣物上的液体等。然而，事情已经过去 20 年，如果高岩当年确实留下了相关证据，高岩父母应该早已向公安机关提交了。至于涉及“强奸罪”的判定，还进一步需要有被害人确实是“不自愿”“被强制发生”的证明。

“强奸罪的特殊性，就在于涉事双方的关系是一对一的。根据刑事诉讼的原则，如果要判定沈阳有强奸罪，需要强有力的客观证据，构成完整的证据链。”

“我非常同情高岩和她的家人，但是当年她没有站出来保护自己。20 年后，事情的过程都只能由旁人根据片段进行推理，无法还原事实过程。”徐华洁说。

从法律的角度，在目前已经公开披露的信息中，最有效力的反而是北大出具的 1998 年对沈阳进行处分的决定。在那份决定及其附件中，沈阳提到 1997 年 1 月，高岩曾去沈阳住处，要求沈阳“表态和她建立恋爱关系”。决定中还提到沈阳在香港城市大学做访问学者时，二人曾通信。1997 年 6 月沈阳从香港返校时，高岩要求见面。6 月底，沈阳在北大南门外与高岩见面时宣布与高岩终止往来。

在这份决定中，沈阳仅承认曾与高岩“搂抱”“亲吻”，未承认与高岩发生过性关系。

一直到今年 4 月，当年的中文系系主任费振刚教授接受媒体采访时，才对媒体确认，沈阳当年对学校承认了他和高岩的性关系。费振刚教授讲：“从师德讲，这个年轻人（沈阳）是有问题的。”

“如果仅看这份决定中透露的事实，根本没办法判断，两个人是不是在恋爱；高岩是否是因为在恋爱中发生了矛盾才自杀的。”徐华洁说。

根据李悠悠在公开信中的陈述，高岩在 1996 年秋，对她含泪倾吐过：“他（沈阳）像饿狼一样向我身上扑上来。”

那么，该如何解读高岩在此之后与沈阳之间的交往？

《越轨》一书的作者、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越轨”社会学创始人皮艺军在关注“高岩自杀”事件后认为，作为一名年轻女学生，至少在刚刚入学时，对沈阳是有一种“崇拜”的感情的。

“年轻女性对年长男性的崇拜，会对年长男性产生一种客观的诱惑。”皮艺军教授说。他强调：“不是主观上的，而是一种客观上的诱惑。”

皮艺军教授认为，在整个事件中，高岩表现出一种“执着”的性格特点：“当这种执着变成一种绝望，高岩就有可能选择自杀。”

结合中国传统的性道德，高岩的“执着”中，传统的“贞操”观念起了很大的作用。

中国社科院教授、社会学家李银河女士在 1998 年出版了《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一书。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她主持了多项针对中国女性感情与性观念的调查。

1989 年，李银河曾主持过一项关于中国女性“婚前守贞”的调查。那时，受调查人群中，有婚前性行为的女性只占比 15.5%，且绝大多数都发生在固定情侣之间，年龄层也都比高岩当年大很多。而随便的性关系，接近零。

李银河认为，以 1995 年前后中国女性普遍的性观念程度。对于当年只有十八九岁、从未谈过恋爱的高岩，沈阳的行为，对她压力实在太大了。

性别平等传播组织“新媒体女性”负责人、社会学博士、资深媒体人李思磐认为，受害者高岩假如有‘建立恋爱关系’的动作，恰恰说明了沈阳的行为带给她的“破坏有多大”：“如果说她把沈阳的行为认定为性侵，那么，事情发生后，她不得不面对两个问题：第一，她怎么看待这样一个自己崇拜的老师？因为她之前跟她母亲说过，她崇拜这个老师。第二，她怎么看待自己的受害者身份？传统道德观念中对女性的要求，反抗强奸有很高的标准：宁死不屈。她没死，那么事情发生后，她怎么认定自我的身份？那自己就成了一个荡妇。她没有办法接受这个身份，她只能把这个关系正常化。她这种把关系正常化的努力，正说明了这个性侵行为对她的伤害、对人的信任关系的伤害有多大。”

“直到高岩自杀的最后时刻，她都在寻找一个出路。”性别研究学者吕频说，“她在寻找的这个出路是什么？这个出路就是在这个现实的社会里，在充满性别不平等、充满对女性受害者污名化的情况下，要寻找一条生路。”

吕频指出，在以男权思想为中心的社会中，一名受到性侵害的女性，在抗争性诉求得不到支持的情况下，只可能退而寻求理顺与施暴者之间的关系：

“她想到的是，如果我跟你真的建立了某种关系，那我失贞的问题可以被解决，受害者的包袱可以被解决。”

“如果这个社会曾经给这个女人别的选择，她绝对不会走这条路，她绝对不会有这样一个选择。”吕频说，“如果你要说她对沈阳是不是有感情，她是不是真的喜欢沈阳，这是错误的问题。她只是想用这个方法来挽救自己。她是一个有强烈贞操观念的女性，而这个社会对性骚扰受害者、性侵受害者极度不宽容。”

“不管是自杀还是杀人，都是和社会彻底割裂的表现。走到这一步之前，她都在越来越绝望地寻找跟这个社会，跟这个男权的社会，甚至跟这个男权的施害者能够协商和妥协的方案。”

吕频说。

“然而实际上这是个绝望的努力，因为沈阳这种非常残酷的人，绝对不会给她这条出路。他从未想过跟她建立真正的关系，从未想过真正理解她的经历。”吕频说。

吕频指出，沈阳在事后将主动一方的责任推给已经去世的高岩，是“反果为因”的。

皮艺军教授也指出，即便不以刑事犯罪的角度，单纯以“越轨”心理学角度来审视沈阳的行为，沈阳的行为也是无底线、不负责任以及自我中心的：“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但是追求的中间不能伤害别人。我们不能抹杀个人的权利，但是我们一定要保护对方幸福的权利。最起码沈阳没有关注到这名女学生的感受，他没有做这种移情式的理解。你一个老师，你从你个人的角度，你的所作所为，不考虑你行为的后果，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皮艺军认为，即使社会没有追究沈阳的责任，作为一名有理性的成年人，沈阳是有能力去追究自己的：“他该对自己有强烈的自责，他必须去反省他跟高岩所有的交往过程中，他自己的责任。……如果他没有能力追究，只能说明他自己还是自我中心。”

当时，她们为什么不说“不”

事实上，即使在 2018 年，已自杀的高岩经受的各种议论也不少。比如，有人就认为，因恋爱关系自杀是一种恐怖主义。

李银河女士说，2013 年，在清华大学进行的一次关于婚前性行为的抽样调查中，有婚前性行为的女性，比例达到了 71%。

以今日的观念和行为实践来衡量 1995 年的大学女生高岩，自然很多行为都无法理解。

“我们这个社会对受害者是特别不宽容的。”吕频说，“受害者永远都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你为什么没有说‘不’，你为什么没有及时地说‘不’？然后你才这样一步步地越陷越深。其实这是一个特别苛刻的要求。”

吕频认为，当受害者处于一个权力非常不对等的情境下，说“不”其实是件非常困难的事：“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一个说‘不’的合适的时机，为什么？因为这个事情的进展主导权不是由高岩操控的，她根本不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她也没有勇气，她也没有能力去承担说‘不’的后果。”

吕频剖析了师生关系之间存在的灰色地带：“到底老师对学生是关心、爱护，还是控制？你发现这分不清楚。比如说沈阳，每天接送高岩上学。你说这是关心、这是爱护，但是这个关心爱护是很特殊的——为什么只关心这个女生？实际上这是一种不能够拒绝的好意，他将关心、爱护和控制混合在一起了。而就在这样一个地带里，这个老师实际上有特别大的可以为所欲为的空间，可以逐步地来破坏学生的身心自治领域的一个空间，一个余地。学生一旦进入这个领域的话，关系就很难由学生来决定了。”

在李思睿眼中，沈阳对高岩的行为，不仅是一种性侵犯，也是一种职权滥用。“老师对于学

生，个人魅力、影响力都是被夸大的。他对于学生的影响、他的权威，其实是借助了他的职业身份。这是一种权利滥用。”

李银河女士则指出：“性骚扰和猥亵妇女罪，一个最主要的区别就在于有没有存在权力关系，包括上级和下级，雇主和雇员，医生和病人。”

皮艺军指出，师生关系并不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其实应该是平等的，但是实际上它确实是有权威存在的。存在依附与被依附、控制和被控制这样一种关系。特别是在中国，师生之间很难有自然的和自愿的关系。理论上，师生之间可以有纯真、自然的友谊和爱情关系，但由于这种权威和不平等的依附关系，爱情、友谊都会失去原来的纯真，变得里面有一些被迫的因素。”

“新型师生关系”如何建立

在武汉理工大学“陶崇园坠亡”事件中，师生之间的权力不对等关系似乎显得尤为明显。

2018年3月26日，武汉理工大学研三学生陶崇园从宿舍楼跳下身亡，陶崇园的姐姐随后曝出导师王攀曾要求陶崇园喊他“爸爸”，强迫陶长期给他送饭等各种精神压迫。

陶崇园的姐姐还曝出，王攀动用私人关系网，使陶崇园失去了出国读博的机会。

吕频认为，如果陶崇园姐姐向媒体披露的情况完全属实，那么王攀对陶崇园实施了双重的控制：一方面是行为上的控制，连几分几点都规定好，规定得特别详细；另一方面则是情感上的控制。

2017年底，西安交通大学药理学博士杨宝德溺水身亡。其后，其女友发文直指“导师奴役”。

北京工业大学教授、犯罪学专家张荆认为，这些极端案例，都反映了师生关系的扭曲，时下亟待建立新型的现代师生关系。

张荆教授指出，无论是“高岩自杀”，还是“陶崇园坠亡”“杨宝德溺水”，背后都有一个同样的问题，那就是师生界限不清晰。张荆教授认为，从行为上来讲，人际交往应该有清晰的边界。比如教授让女学生去家中探讨学术，或者导师让学生为自己无限制地跑腿，如果学生不愿意，应该有技巧地予以拒绝。

无独有偶，北大教育学院副教授沈文钦在接受采访时也提到：“老师让学生喊其为‘爸爸’，这属于导师和学生的边界、身份不清晰。”

在现行教育体制下，研究生阶段以后，学生和教授的关系是相当紧密的。

“从导师对学生的影响来讲，本科、硕士、博士，导师的影响是越来越大的。”沈文钦说。

“以博士阶段而言，在人文社科领域，导师负责指导博士论文。在理工科，除了指导博士论文，导师还会提供课题参与的机会。”沈文钦介绍。除此之外，有些导师还会通过课题给学

生发助研津贴。

一般来说，在与导师的关系紧密程度上，理工学科更甚于人文社科。在理工科，明星导师拥有大量科研经费，他们是科研产出的主要贡献者。而一个学科的关注度通常是由所在学科的明星教授决定的。因此，这些明星教授在学校事务上的话语权也和一般的教授、教师不同。在学生的留校、学术圈工作推荐等等问题上，导师的作用更是至关重要。

在沈文钦眼中，健康的导师和学生关系包括：“第一，导师和学生之间的权责利应该清晰，导师和学生之间主要是一种专业的关系，导师的主要角色是授业。第二，更理想的情况下，导师应该是人格榜样。当然，这不能作为对每个老师的要求。”

传统的儒家文化，也给个别教师的“公私不分”提供了文化土壤：“儒家文化中的师生文化是一种类似于家庭的文化，这体现在师父、师弟、师兄这些称呼中。这种文化下，导师和学生的情感纽带更加紧密。但在不好的情况下，会导致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就包括教师对于学生的绝对权威地位，两者关系很不平等。日本、韩国等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都有类似问题。”

在杜绝研究生对导师的单一路径依赖上，沈文钦提出了“允许学生更换导师”的建议：“在国外，学生换导师比较方便。我认识一个澳大利亚的博士，他换了三次导师。”

沈文钦还建议，高校可以试行双导师制乃至“导师组”：“这样学生有一主一副两个导师。和其中一个导师冲突的时候，有一个处于第三方的协调人。”

沈文钦提到：国外高校都有教师手册，其中对导师的权利、义务、和学生发生争端的解决办法，规定得很清楚。值得国内高校借鉴。

2018年1月1日，在微信公共号上发文举报北航教授陈小武的华裔女学者罗茜茜，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在美国求学期间，她感受到的美国教师行为规范化：“我在美国求学期间，我的导师是男性，每次他找我谈话讨论论文进展，会把办公室门敞开，有时候我嫌屋外太吵去关门，他提醒我不要关门，这是规定。其实他也是在保护自己，万一他把门关上，女生出去说他性骚扰我了，他是说不清的。导师会有这种顾虑，其实是因为有一个很强大的制度去保护学生。”

成功举报陈小武后，罗茜茜致力于推动在国内高校建立相关性骚扰防范机制。

然而，一套有效的机制建立，并不那么容易。2014年7月“厦大吴春明教授性侵女生事件”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于2014年10月9日印发《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列出高校教师师德“红七条”，并将“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列入其中。但是正如代理过众多性骚扰案的北京源众性别发展中心主任、北京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李莹所说，仅仅将性骚扰问题作为师风师德来谈是不够的。

“如果道德伦理没有法制化的话，就无法形成一个真正的约束。”吕频这样认为，“我觉得真正的原因，还是这些事件背后权力与责任的关系。”

2018.4.24 《Will we be equal? Will we be free?》

作者：方可成

来源：微信公众号“新闻实验室”，原文已 404

备份链接：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8/04/%E6%96%B0%E9%97%BB%E5%AE%9E%E9%AA%8C%E5%AE%A4-will-we-be-equal-will-we-be-free/>

—

大概一年前的这个时候，我去印尼开会。行前，我想起有一位北大师妹正在雅加达做交换生，她的网名是木田无花。我是从《南方周末》的评论编辑蔡蔡老师那里得知她的。她还在人大附中读高中的时候，就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一篇小文，讲的是北京某处标语牌翻译错误的情况。

后来她又在《南方周末》上写过一篇《在读报中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详细讲述自己和这份报纸结缘的过程：高二的“研究性学习课”上，老师推荐了《南方周末》。从此，“每周五一下课回家，都会冲到报箱前一把拿出这周的报纸，把它抱上六楼，一读就是一晚上”。

在读报的过程中，她不仅了解了许多事情，锻炼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而且萌生了愿望：也成为一名记者，“用勇气与智慧揭露事实的真相，一点点地推动社会改革”。每次遇到新朋友，我总喜欢询问他们思想观念形成的过程和影响因素。中学老师推荐《南方周末》，是我从很多人那里反复听到的故事。木田也是一样。而她在读报过程中萌生的愿望，也让我感到似曾相识：我比她早 10 年读高中时，也是因为读报、了解到外面的世界，而下定决心“弃理从新闻”。

唯一的不同是，木田产生这一想法后，就直接尝试联系了《南方周末》编辑部，询问了蔡蔡老师关于专业选择和职业规划的问题。而蔡蔡老师又恰好是有名的“不要学新闻”派，所以最终她并没有像我一样选择进入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

但她在大学期间的思考、行动，以及各类媒体平台上写下的文字，已经超过了绝大多数学新闻的学生。她去贫困地区给孩子们上性教育课，在线上线下交流推广平权意识，探讨社会议题，公号“木田无花”上的每一篇文章都值得细看。

二

启程去印尼前，我和她约好在会议闭幕后见面，请她带我在雅加达逛一逛。她询问了我的时间安排后，发来一张详细的行程计划。因为我的时间有限，所以她提供了 4 个选项供我选择，不仅安排了路线和时间、介绍了各个选项的大致内容，甚至考虑到了下雨的概率。

在微信上收到这张行程安排表的时候，我一下子就知道了：这是一个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会做得认真、细致的女孩。而这样的人，只要拥有了书本、报纸和网络，就一定会认真地观察世界、细致地思考问题：这个世界究竟为什么会是这样的？那些问题都是如何产生的？我们能做些什么来解决问题、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一点？

从她的访谈和自述中，我们能看到，她得到了来自学术理论和社会现实的双重给养。特别是来自社会学的理论，成为她理解和改造社会的一把钥匙。

木田在北大学的是印尼语，大三这年获得了学校唯一一个到印尼大学交换学习的机会。在印尼，她和当地的学生、当地的社群打成一片。我常常感叹，和她比起来，我对美国社会的融入太浅了。在她的 instagram 上，经常能够看到她和印尼年轻人在一起的笑脸。她贪婪地了解着这片土地上的一切，历史和现在，尤其是她所关心的社会议题，比如宗教环境下的平权。

上面这张图是她在自己的公号上贴出来的印尼学习生活手帐。木田是一个既善于观察和思考，又会画画和写字的女孩。虽然她思考的问题往往沉重，虽然她阅读的理论常常是灰色，但她的生活是彩色的。积极思考那些晦暗的角落，也用心拥抱生活中的美好。在我的认识里，她是一个认真积极地思考和行动的女孩，有着自己的智慧和策略，保持着自己的独立和乐观，并不是苦大仇深的对抗者，更不可能被莫须有的势力利用的人。

三

我们最终选择了去印尼国家美术馆参观。展馆里那些带着热带气息的彩色绘画吸引着我，而木田则提醒我那些作品背后的社会意义：在反殖民、民族独立的背景下，在这个千岛之国变迁的政治环境中，艺术家是如何表达，艺术作品又是被如何塑造的。

被木田偷拍

我们看到那些代表着团结、挣脱枷锁的雕塑，还看到了赞美人民、讽刺当权者的作品。

这件作品的名字是：团结

挣脱锁链

看完常设展，我们走进了当时正在举办的特展：印尼的三位女性艺术家作品联展。这个主题令木田产生了更大的兴趣：在这个长期被殖民、现在拥有世界最多穆斯林人口的国家，女性争取独立和平等的道路并不平坦，但有一代又一代人在不停努力。这个特展的开幕时间是4月21日。那个日子正是印尼特有的一个节日：卡蒂尼节（Kartini Day）。

卡蒂尼是1879年4月21日出生于爪哇岛的印尼民族英雄。在短短25年的生命里，她为争取印尼女性权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她撰文论述性别平权、传统文化保护、反殖民等议题，并且在家里举办学习班，为女性提供教育。

国家美术馆里正好也还保留着卡蒂尼节的纪念陈列。木田走到卡蒂尼的画像前，在留言本上写下了《国际歌》的一段印尼语歌词。

墙上的卡蒂尼语录大意是：我们努力自立、自强，能够自立的人也可以更好地帮助到他人。

四

8年前，从北大毕业的时候，我写了一篇博客《北大，哭泣的脸》(<http://fangkc.cn/2010/07/crying-beida/>)。里面说：“真正用心理解、执着追寻北大精神的师生也许只是一小撮，更多的人并没有这样的使命感，他们仅仅将这所大学定义为‘top 1’、‘最高分者才能进’。然而，正是那极小的一撮，成为黑夜里的灯塔，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后来者。”木田当然属于这一小撮，而且是其中的佼佼者。

在那篇略显矫情的博客里，我从鲁迅设计的“哭脸校徽”切入，写道：“北大有着一张哭泣的脸，她为她所热爱的土地和人民而哭，也为她自己和她的师生而哭。”

但今天我想说，在愤怒、悲哀之余，可能现在我们更需要的是保持微笑、坚定前行。

我们需要微笑着告诉他们：木田和她的同学们做的完全是合法合规的事情，是在信息公开的法律法规框架之下。对于20年前的那桩案子给予恰当的公开和处理，本是一件可以很容易处理的事情，完全没有必要让形势升级至此。

我也希望木田和她的同学们也保持笑脸：你在公开信中提出的要求，我们一定会全力转发支持，我们希望你和家人之间被无端破坏的关系能够修复。而我最希望的，是这件事之后，还能看到你彩色的手绘、漂亮的文章、快乐的笑脸。

在雅加达的街头，我对木田说，开会的时候主办方给我们每人送了一个印尼传统乐器昂克隆，宴会的时候大家用它一起合奏《Que Sera Sera》。

我沉浸于曲子的动听和合奏的美妙中，而木田则告诉我：她虽然也很喜欢这首歌，但觉得歌词表达的“随遇而安”有些消极。所以，她曾经改编过这首歌，让它拥有更积极的含义。

后来她在自己的公号“木田无花” (ID: mutianflowerless) 发了一段自己改编版本的《Que Sera Sera》。去她的公号后台回复 lagu53528 就可以听见她唱的歌了。

她把歌词里的“Will I be pretty? Will I be rich?”改成了“Will we be equal? Will we be free?”然后把里面的“该怎样就会怎样”，改成了“站起来去争取才能得到”。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木田。一个心怀社会、富含学养，又具备文字和艺术等多种表达能力的北大人。

木田的歌声告诉我们，这是一个需要站起来去争取的世界，我们要保持思考，保持行动，不把世界拱手相让。木田的思考和行动鼓舞着很多很多人。愿此事之后，你依然保持微笑，继续思考行动。

愿自由开花。

我最希望的，是这件事之后，还能看到你彩色的手绘、漂亮的文章、快乐的笑脸。

2018.4.24 《那些珍贵的年轻人》

来源：微信公众号“C 计划”，原文已 404

备份链接：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8/04/c%E8%AE%A1%E5%88%92-%E9%82%A3%E4%BA%9B%E7%8F%8D%E8%B4%B5%E7%9A%84%E5%B9%B4%E8%BD%BB%E4%BA%BA/>

1. 发生了什么？

或许刚开始时，并没有人想到事态会如此发展。

四月初，一封实名检举信，指控原北大中文系教授沈阳在二十年前性侵女学生高岩，导致高岩自杀。当事人随即否认。舆论一片哗然。

还原事实的关键，在北大。调取二十年前校方对此案的调查档案，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澄清真相。

作为对校方的监督，4月7日，14级本科生邓同学发帖表示自己将依据《北京大学校务公开实施办法》，申请学校公开1998年7月前后讨论沈阳“师德”问题的系列会议记录。在文章中，他呼吁更多同学一同行动、一起发声，向学校施压，提高信息公开的可能性。文章发出后很快被删除，邓同学也被院方约谈至深夜。

第二天，4月8日，北大主动公布了两份文件，分别是1998年学校和中文系给予沈阳行政警告处分的决定。文件中认为沈阳在与女学生高岩的交往中“行为不当”。

但学生们认为信息披露仍不充分。4月9日，还是有十位来自不同院系的北大在校生向学校递交了书面的信息公开申请。另外还有15名同学通过邮件递交了申请。他们要求公开的内容，包括“党委相关会议记录”“西城区公安局对此事的调查结果通报”“中文系相关会议记录”以及“沈阳在大会上公开检讨的内容”。

一些参与信息公开申请的同学发文称，在等待校方答复期间，他们多次被院方“约谈”，有的还被“请家长”，试图说服他们撤回申请。一位同学回忆，辅导员在谈话中曾提出“三条指控”：怀疑提交信息公开申请的同学背后“有组织有预谋”；怀疑这一行动受到境外组织的资金支持；申请当天有境外媒体试图入校，怀疑是申请的同学联系的。与境外组织的关系，是辅导员“约谈”中反复询问的重点。

4月20日，校方依据规定，向申请信息公开的同学作出答复。答复称，现有档案中没有同学们要求公开的信息。同时也承认，当时学校和院系管理工作并不规范健全。

4月22日下午和晚上，外国语学院的辅导员“出于对学生的关心”（外国语学院官方“情况说明”中用语），试图联系参与申请信息公开的岳同学。在多次电话未接后，辅导员联系了岳同学家长，在凌晨来到岳同学宿舍，把她叫醒。岳同学后来发文称，辅导员要求她删除手机、电脑中所有与信息公开事件相关的资料，并保证不再介入此事。她随后被家长带回，禁足家中。

第二天，岳同学就自己深夜被“强行约谈”的经历发出公开信，谴责院方一系列行为。公开信以及所有讨论此事的文章、图片，几乎都被删除。

而删帖带来的却是舆论的反弹。删掉一篇文章，更多的声援文章在不同平台、以不同格式转发；文字版发不出，就转成图片版发；图片版被审查，就倒着发，斜着发，变着型发。

屡发屡删，屡删屡发。

2. 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对北大来说，恐怕没有比这更糟糕的危机公关了。

人们甚至有点想不明白——学生申请信息公开，如此简单的一件小事，校方为何会作出如此的过激反应。

沈阳一案，已是二十年前的旧事。北大公布当年处理文件，后续引进沈阳的南京大学、上海师范大学跟进表态，建议沈阳辞职或解除与其聘任协议，此事已算告一段落。校方若将重心转移到反性侵、反性骚扰的制度建设，率先拿出具体方案、作出明确表态，反而会博得公众好感。

就算当年内部处分有所不妥，或者真是档案信息缺失，面对校内学生申请信息公开的穷追不舍，直面问题，承认二十年前的制度缺漏，承诺将完善制度、防范悲剧再次发生，也是体面正当的表态。

也有坊间猜测，多所高校学生参与 metoo 活动中，引发更高层关于事态发展趋势的担忧，才迫使北大采取了相关行动。即便如此，各级管理机构也应该认识到，metoo 活动产生的根本原因是高校内部存在的性骚扰恶行。直面问题，完善制度，才是平息舆论、行动最好的方式。

然而，比起直面问题、承诺解决问题，北大和有关管理部门却选择了另一条看起来更直接、更简单的思路——不要让问题暴露。

具体方法有三种：

- 删帖。以强硬姿态管控舆论。
- 让发帖人噤声。直接向发帖人施加压力，或利用其家庭关系施加压力，使其不敢、不愿发声。
- 揣测动机。怀疑发声者的动机，有“校外势力”“不法分子”“境外媒体”“不良媒体”在背后操纵。动机可疑，因而言行不端。

这三招，几乎是维稳思路下的标准流程。不仅此番风波中，在许多公共事件中，都能看到类似的操作。解决问题太慢太麻烦，那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当学生处在与学校、老师不对等的权力关系下，有太多利益可以被校方用以要挟。利用家庭关系施压，更是屡试不爽。在中国社会，维权、行动、参与一类的词语距离普通人的生活遥远而陌生，是被污名、被审查的。对于经历或者近距离见证过各种政治运动的老一辈人而言，所谓的公共行动，不仅是无用的、无意义的，也是危险的。家长对孩子们的期望，简单而朴实：安全，稳定，集中时间和精力做那些“有用”的事。当年轻一代表达出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和参与，很少有家长不为此担忧。普通的中国家庭，代际之间普遍没有建立起清晰的个人界限，家长能轻而易举对子女进行道德、情感绑架。在让发声者沉默这件事情上，行动者的家人，总是权力最好的人质。

而“境外势力”“别有用心的社会人员”一类的说辞，也总会出现在各种公民行动的背后。我们很难知道，在学校老师们试图用这一套话语体系去分析学生们的行为时，他们仅仅是将这样的说法作为恐吓学生的工具，还是真诚的相信阴谋的存在。

当年轻一代的学生们已经用现代公民的姿态，诉诸法律和制度，光明正大的要求对权力进行约束和监督时，校方和有关部门却还延续着阶级斗争的传统思路。在这一思维模式下，学生们被默认是服从权威、没有主见的。当他们表达出对权威的质疑和叛逆，表达出独立的思考与诉求，就很可能被与权威敌对的势力煽动、操控。

根本性的否定学生的独立人格，也因此会理所当然的将学生的家庭牵扯进来，以为家长是可以改变学生思考、认知的重要角色；也因为这种对学生独立人格的否定，不相信可以和他们进行理性、积极的对话，不认为可以和他们共同面对问题、解决问题，而本能地防范学生的参与和行动，认为那只会带来进一步的混乱。

3. 愤怒的力量

但在这次北大的风波中，我们看到的却是和这些预设截然不同的年轻一代。

无论是最初发起信息公开申请的邓同学，还是被“深夜约谈”、家人禁足的岳同学，TA们足够年轻，足够聪明，足够精英。TA们有独立的思考和言说，展示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对社会结构性不公的清醒认识。TA们为弱者、为公义发声，TA们相信法律和制度，坚韧而理性的参与公共。



(岳同学的自我剖析，网上已被删除)

人们之所以会为北大的这件“小事”而愤怒，正在于这么好的年轻人，他们没有得到珍视，没有被褒扬，他们明明是让这个社会可以变得更好的希望和力量，却在被权力强硬的否定。否

定他们独立的人格，“绑架”他们珍爱的家人，干涉他们的自主行为，压制所有声援的声音。

人们无比失望的看到，在最应该培养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中国大学，在真正面临冲突、最需要年轻人担当的时刻，老师们却在有意无意的试图驯服年轻人的意气，把年轻人们对公共事务的热情转换成犬儒，而最终消解公共行动与言说的力量 and 意义。

然而，愤怒应该是有力量的。

愤怒应该指向对权力的约束。依靠制度，依靠法律，防止权力的滥用。

一所大学，乃至一个网络监管部门，没有权力逾越法律，删除、禁止公民的合法言论。当我们还会为同学们的遭遇感到愤怒，就更要大声发声、倡导。不因文章、帖子不断被删除而停止发声。甚至在必要时，用法律维护自己发声的渠道。

学生对学校事务的参与权、监督权，需要更明确的制度保障；而一所学校对学生行为的调查、干预，需要基于证据和事实，遵循一定的规则和程序，带有明显强制意味的“约谈”应被规范和限制。

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表达对公共参与者的肯定、支持。让更多人理解公共参与的逻辑，并身体力行的参与到公共事务中。让公共参与，不再是一件让家长、学校感到“敏感”“危险”的事情，而逐步成为现代公民生活的常态。

这些敢于指出问题，并愿意积极解决问题的年轻人，是北大的财富，更是整个社会的财富。

他们值得起一个更好的社会。

2018.4.24 《有种无耻叫：你若不听话 我们会让你妈来给你跪下》

作者：褚朝新

备份链接：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8/04/%E8%A4%9A%E6%9C%9D%E6%96%B0-%E6%9C%89%E7%A7%8D%E6%97%A0%E8%80%BB%E5%8F%AB%EF%BC%9A%E4%BD%A0%E8%8B%A5%E4%B8%8D%E5%90%AC%E8%AF%9D-%E6%88%91%E4%BB%AC%E4%BC%9A%E8%AE%A9%E4%BD%A0%E5%A6%88%E6%9D%A5/>

我向来是不主张让学生出头的。这个国家人口众多，如果有些事情需要人走在前面，实在不该是一群孩子。

有几次在高校讲课，有学生问到在校内遇到不公平的事情怎么办。我的回答是：做自己能力范围以内的事，做自己能承担后果的事，不要做无谓的牺牲，不鼓励大家去做自己无法承担结果的事情，胆子要大但是心要细。

只是，如今的环境有时候逼着孩子们不能多做我们这些成年人明哲保身的考量。该保护他们的学校，不能保护他们，该保护他们的师长，保护不了他们。他们只能靠自己，冒着各种各样的风险保护自己和自己的同学，或者是替别的什么人打抱不平。

如今的学校，有些虽然名字延续了百年，实则早已脱胎换骨，不是当年的那个学校。学生若不听学校的，想着要挖一下学校的暗疮，想要知道一件可能涉及学校名声的陈年往事的真相，学校绝无宽容接纳的胸怀，多半会告诉学生：小心你毕不了业，小心你的论文通不过，小心你保不了研……

倘若这些你还都不在乎，那学校会去跟你的父母谈心，告诉他们你居然想知道学校的某些不光彩的历史往事，这种行为非常危险。有一种无耻的威胁就叫“你若不听学校的话，我们可以让你父母来给你跪下！”

天下最该讲道理的地方，如今已然斯文无存，只剩下一副不择手段的流氓嘴脸。

如今的有些教授，早已不是当年一日为师可终身为父的慈祥长者，有些甚至连传道授业解惑都做不到，隔不久还要冒出几个兽师，要对自己的女学生软硬兼施干些见不得人的勾当，还有些要与自己的男学生结拜义父子，强迫学生对自己说“爸爸我爱你”，……

还有些老师，可能没有让学生喊自己爸爸，但也毫无师道尊严可讲，沦为校长的家奴与帮凶，即便有些人还自认为没有沦为帮凶，也丧失了学者与教授应有的担当与立场，从不敢为了公共事务以一个教授的名义站出来说点什么公道话，这些年也极少有教授在公共事务中站出来公开保护自己的学生。

学生，哪里有与学校当局对谈的可能呢？在权力面前，他们往往只有以牺牲个人的某些正当权益换取些许的空间。这样的牺牲，本不该他们去做。正因为如此，虽然我向来反对学生站到前面去，但当一些学生已然自告奋勇为了一些公共的事务出了头，只能表示支持。

可是，我们能怎么支持呢？她想说话、想表达，那我们就帮她传播转发一下吧。可昨天各种公号转发了一篇学生的文章，很快就陆续被 404 了。

转发一个在校大学生质疑学校的文章都不被允许，这真是令人唾弃的大学与时代！

褚朝新

2018 年 4 月 24 日

2018.4.24 《让高校信息公开与学生管理回归法治轨道》

作者：郑厚哲

来源：微信公众号“清律”

备份链接：

<https://no404more.github.io/Terminus/archive/2018/04/24/tsing-law.html>

因二十年前发生的一起教师师德问题，在高校已经公开对涉事教师的处分决定后，多位学生向高校申请信息公开，要求进一步公开当时学校讨论该问题的会议记录、公安局的调查结果通报及涉事教师公开检讨内容等信息。

学生称高校答复意见如下：1. 会议级别不够记录；2. 公安局调查结果不在学校的管理范围里；3. 公开检讨的内容因院系工作失误也没有找到。

有学生称在申请信息公开后被高校约谈且不断施加能否顺利毕业、找家长等压力，甚至于午夜被强制要求删除相关信息、承诺不再介入此事，后被家长带回家中无法返校。该学生以公开信对高校处置表达激烈抗议。

高校院系随后公开发布《情况说明》，介绍高校出于关心和爱护学生联系的家长等情况。

基于长期为高校提供法务支持的经验，笔者认为：这一事件信息公开申请本身是一个相对成熟的法律技术问题，也完全可以通过法律技术解决。遗憾事件的发展却颇为诡异地让一个技术问题逐步放飞一发不可收拾。本文通过技术角度分析并基于对高校管理的粗浅理解妄加评述，也期待事件早日回归法治的轨道上来。

高校信息公开申请答复并无不当

很多观点旗帜鲜明地站在所谓「弱势」和「正义」一方，而先入为主地认为高校的答复不符合信息公开要求涉嫌违法。这类观点并不站得住脚。针对三件信息公开事项逐一分析：

会议记录

首先，高校答复因会议级别不够记录而不存在，并无不当。尽管在二十年后的今天该事件引发了热议，但在当时高校的处分的确定为警告，并未留存会议记录具有合理性。请注意，我说的是基于警告前提而未留存会议记录的合理性，而对警告处分本身是否正当未作评论。

其次,更重要的是,即使留存了会议记录,相关信息也不应公开。会议记录作为形成行政行为的过程性文件,并不对外产生直接约束力,属于高校应当保密的内部信息。如果这样的信息可以公开,那么与会人员势必难以畅所欲言,而影响行政决策的科学性。正如于艳茹 vs 北京大学信息公开案判决论述:「公开此类内部信息,将导致相关人员难以坦率地表达及交换自己的真实想法,从而对意见表达的中立性造成不当损害,进而影响行政决定的正确作出,不利于实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一条促进依法行政的宗旨。因此,上述内部信息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所指应公开的政府信息。」

公安局调查结果

该信息显然为公安机关掌握而不由高校掌握。高校答复公安局调查结果不在自己管理范围内没有任何问题。

公开检讨的内容

校答复因院系工作失误没有找到,情有可原。

其一,基于前述,考虑高校仅作出警告处分,在当时认为并不严重,要求高校时隔二十年找到关于警告处分的相关公开检讨,对于高校档案管理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其二,更要充分考虑到,二十年前尚无《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更无论《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当时整个社会对于公共信息的保存和公开意识还都停留在相当原始的阶段。拿今天的标准去衡量二十年前的信息公开水平,对高校过分苛责。

学生当然有权提出信息公开申请,也有权对高校的答复表示失望甚至不满,前者属于申请人的法定权利,后者属于申请人的表达自由。但无论申请人的主观满意度如何,高校这次信息公开答复内容本身并无问题。

申请信息公开与学生毕业无关

除了信息公开本身,还有大量报道提及学生被约谈,甚至被施加顺利毕业压力等。如果相关描述属实,高校的相关处置恐怕没有任何依据。

关于约谈,高校与学生就某些问题进行平等交流并无法律障碍,但如果约谈频繁且选择深夜,很难说学生是自愿而非被迫参加。从学生单方披露的沟通内容看,对话双方已经存在强烈的不信任感甚至对立情绪。

关于毕业,2017年刚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要求很明确,即「学生在学校规定学习年限内,修完教育教学计划规定内容,成绩合格,达到学校毕业要求」。当然前提是学生在毕业前没有退学或被处分开除学籍。而关于退学和开除学籍也有严格的法律规定限制,高校裁量空间很小。即便高校真的施压对学生进行处分或对毕业制造障碍,现行法律对于学生有充分的救济保障。坦率讲,我不相信隔壁会犯如此明显而低级的错误,特别是于艳茹案还殷鉴不远。

需要强调的是，除了退学或开除学籍，学生是否毕业以及是否获得学位，应基于对学生学业与学术水平的评价，这与信息公开是两个完全不相关的事务。不能因公众事件对学生毕业制造障碍，当然也不能因公众事件对学生毕业放松标准。

高校有权谨慎联系家长

学生对「找家长」具有天然的反感，特别是年满十八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自我意识日渐膨胀后尤其如此。但现实情况毕竟是，绝对多数在法律上已经独立的学生在经济上和生活上并不独立。

学生的独立精神当然是高校应当鼓励和培养的。记得我在大一时对于法律（大一主要学习民法）的理解凝练为两句话：「自我负责」和「契约精神」。这两句话对于我此后的人生也产生了莫大的影响。但我也理性地认识到，如果一边喊着独立自主，一边让家里汇钱那是双标。

不出事时家长、学生拒不配合高校工作，出事后把责任推给高校的案例并不鲜见。考虑目前高等教育和传统家庭关系等现实情况，高校与家长的良性互动有利于学生成长，高校也有权利与家长直接沟通。

在特定情况下，高校不但可以与家长沟通，且应当与家长沟通。比如发生校园危机，发现学生存在精神障碍甚至有自杀倾向，行为能力受损的；比如发生校园信贷诈骗、校园伤害等突破学生通常学习生活范围之外的突发事件等。

但是，如果高校将「找家长」理解为对学生施压的手段，不但没有任何依据，还构成对学生、家长权利的侵犯。挑拨家长与子女这种最为亲密的关系不但十分不智，其效果也犹如抱薪救火，扬汤止沸。

依法处理高校与学生的关系

现代社会的师生关系和高校与学生的关系，早已不再是「师道尊严」和纯粹「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学生的独立意识、权利意识空前强大，获取的信息、思考问题的深度广度早已今非昔比。

学生「不服管」让高校疲于奔命，简单粗暴的管理手段效果越来越差。高校要做的是积极适应现代教育发展理念，适应依法治校、依法治教的时代背景，切实落实《全面推进依法治校实施纲要》和《依法治教实施纲要》。对于学生的「异类」行为，也应当有更多的包容。这是社会对于高校的期待，也是对于北大的期待。

学生有表达诉求的权利，有申请信息公开的权利，甚至有犯错的权利。不要说学生没有犯错，即便犯错，学校的立场应当是帮助教育而不是弹压。学校正是教育人的地方，如果已经教育好了还来学校干什么呢？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为公共利益鼓与呼而不是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样的学生正是高校应当和希望培养的学生。这样的意气之举即便不鼓励不提倡，至少也应当保护。

显然百廿年校庆前夕的这一插曲给北大造成了损失。这损失不是申请信息公开的学生造成的，而是处置严重失当造成的。于是我们看到一个本可以通过理性对话解决，印证百年名校风骨甚至为校庆献礼的「事迹」，被一步步地搞成了「事故」。于是我们也看到，对于传统高校管理而言，法治是一个看似成本较高的方式，但是本事件恰恰证明很多时候，法治是成本最低的。

2018.4.26 《你的脸面不比我的尊严更重要》

作者：郭于华

备份链接：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8/04/%E9%83%AD%E4%BA%8E%E5%8D%8E%EF%BC%9A%E4%B D%A0%E7%9A%84%E8%84%B8%E9%9D%A2%E4%B8%8D%E6%AF%94%E6%88%91%E7%9A%84%E5%BO% 8A%E4%B8%A5%E6%9B%B4%E9%87%8D%E8%A6%81/>

近期高校连续出现因教师对学生性骚扰而引发的连锁反应事件，致使原本存在的学生与老师关系、学生与学校关系、老师与学校关系中的诸多问题如雪上加霜。P 大本科生 YX 同学因申请相关信息公开被学工老师约谈，谈到半夜三更还请家长，请了家长还施压至家长濒临崩溃，学生痛苦难当；R 大本科生 XXX 也因参与关注某教授性骚扰事件而被约谈，学工老师可谓软硬兼施威逼利诱，也令该同学倍受煎熬。接二连三的同类事件一时导致舆情滔滔，人们不禁要问：不就是要求信息公开吗？不就是为保护学生权益要个公道吗？原本正当合法的要求为何遭遇高压？校方又何必如此殚精竭虑、如临大敌？

这令我想起多年前发生的 T 大某教授客座台湾 T 大时的“袭胸”事件，该教授在面对前来请教问题的女博士生时，因其长相颇似林志玲以至一时“意乱情迷”“难以自制”。在台湾这是不可容忍必须要进行处理给个说法的，而该教授“逃回”大陆后，却未被追究。记得当时我曾提出学院和学校应当有所处理以示告诫的意见，而且不无气愤的说：如果放任此等行为，就把校训改为“厚皮载肉，自强不袭”好了。但有关领导却说“快别提这事了，院党委书记为此都快犯心脏病了”。于是乎不了了之，该教授作为人才被另一高校引进去了。

为什么这类丑闻每每要遮遮掩掩？为什么学生或老师的合法合理要求总是被搁置一边？甚至还会招致上述实为施压的“约谈”？其实不难明白个中缘由：脸面，学校的脸面，权力的脸面。兹事体大，有关声誉，于是有伤脸面的事要捂住，追求真相的人要捺住。

但脸面是这样要的吗？荣誉是这样保的吗？以上述方式保全脸面完全是南辕北辙，适得其反。但凡真的在乎声望，出了问题，就要面对问题；有了错误，就要承认并改正错误；犯下罪行，就要揭露并惩戒罪行。学校如此，国亦如此。

坚持自己的合法合理要求、坚守权利和尊严的学生实属难能可贵，本应得到肯定和鼓励，为了学校的脸面对他们施压，视其为不稳定因素甚至异端是在扼杀这个社会希望，真真是大错特错。

前些年有一首颂歌唱道：“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这句话怎么听着都觉得如芒在背：

任何名字怎么能比生命重要？任何面子怎么能比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重要？如此简单的常识为何经常要讲？而且经常讲出来很多人还不相信？“以人为本”也是立国之本。小到一个学校，应以学生为本，大到一个国家，应以人民为本；若是本末倒置，罔顾人的权利和尊严，则学校和国家更失面子，更无荣光。这么简单的道理，为什么就不懂呢？抑或是权力在握霸道惯了根本意识不到呢？

2018年4月26日于清华园

2018.4.26 《问诊高校信息公开》

作者：卢义杰、杨慧彩、贾天荣

来源：中国青年报，原文已被删

转载链接：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096856

尽管时隔两年，一些研究者提起高校信息公开时，仍记得2016年发布的《中国高等教育透明度指数报告》中一个戏剧化的结果：北大清华双双跌出前50名。

“当时有很多议论，一些高校也不服气，认为自己是很好的学校，透明度怎么低了呢。媒体也来问我们。”项目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吕艳滨说，这些高校没公开教育部要求主动公开的一些事项，做得确实不到位，“可为什么还有异议呢？”

这是一个与传统的高校评价体系不同的世界。在吕艳滨看来，建设世界一流高校，必须改变唯教育质量、唯科研成果的评价机制，“我们也要比拼治理水平，看能不能、敢不敢在别人眼皮底下做管理、做教育”。

应该是“重要”并且“正常”的

10年来，吕艳滨和同事们与信息公开打了不少交道。2008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施行，社科院法学所此后发布了《中国地方政府透明度报告》，那时已有人注意到，条例提及，教育等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企事业单位，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过程中制作、获取的信息的公开，参照该条例执行。

一项如今才满8岁的制度产生了。2010年，教育部出台《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以下简称“《办法》”），4年之后列举了《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以下简称“《清单》”）。社科院法学所的法治指数创新工程项目组，随即选择了115所高校，将透明度评估也投向高等教育。

几乎与此同时，21世纪教育研究院也进行了同类的评估。两家机构的调研结果都显示，教育部直属高校的公开程度普遍好于其他高校，不过，一些传统顶尖名校反而不“顶尖”了。

吕艳滨说，这个现象事关一种治理理念：“大学是不是把学生教好了就行？”

在他看来，如今评判高校多看教育质量、科研成果、师资等，但忽略了高校治理水平。其实，公开透明是高校治理、社会治理非常重要的手段，“如果不公开透明，就可能有不规范的行为，或者虽然行为是规范的，但也容易引起质疑、影响其公信力”。

作为两家机构的评估标准，教育部的《清单》包含 10 大类 50 条应主动公开的项目，小到奖学金申请规定，大到学术不端行为查处机制，甚至“涉及学校的重大事件的调查和处理情况”，都位列其中。

根据《办法》，除了这些，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还可根据自身学习、科研、工作等特殊需要，以书面形式向学校申请获取相关信息。

事实上，向高校依申请公开的数量并不多。有研究者曾以部属高校中的 74 所为样本分析，发现他们 2012~2013 年度仅受理了 99 个申请，2014~2015 年度也只有 354 个，平均每个学校不到 5 个。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进而统计这些高校 2016~2017 年度的信息公开年报发现，74 所高校的受理数量仅为 267 个，有 9 所高校为零申请。

多名研究者对记者分析，这并非民众缺乏信息需求，而是不少人不知道有这项权利，并且在实践当中，少数申请者或是已和学校“闹得比较僵”，或有时被误解：他是不是和学校对着干？他是不是“刺儿头”？

于是，制度“很重要”，权利行使“很正常”，成为受访高校信息公开制度研究者口中不约而同的高频词。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观察到，这几年，推进高校信息公开前进的主要力量，不是师生和普通民众，而是政府部门对公开的要求，以及媒体的不断呼吁。

吕艳滨把高校信息公开与政府信息公开作了比较：在过去，许多人不知可申请公开，有的政府部门遇到突发事件、安全生产事故也捂着盖着；但现在，公开是常态、不公开是例外，政府越来越勇于公开了。

“这需要转变过程。”他感到，尽管高校信息公开有诸多不足，但整体发展仍然向好。

部分高校被指仍有防范心态

这个新生的制度激发了诸多研究者的兴趣。2017 年前后，与熊丙奇同在上海交通大学工作的副研究员喻恺，一度向 397 所高校递交了申请，要求公开学校年度受捐赠财产的来源、金额以及支出情况。

这是一项同时列入《办法》和《清单》的内容，理论上高校应当主动公开，但陆陆续续收到的答复让喻恺和他的学生感到意外。

喻恺在一篇论文里透露，397 所高校当中，仅有 101 所给予了答复，其中同意公开的有

96所，若再去掉未按《办法》要求在15个工作日内答复的高校，则只剩下92所。严格意义上，这次实验得到的公开率大约是23.2%。

社科院法学所遇到的情况稍好一些。2015年，他们申请公开的是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校领导社会兼职情况，这同样是《清单》中应主动公开的内容。不过，179所高校里也只有将近一半予以答复。

吕艳滨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回忆，当年寄出信息公开申请之后，有的地址无法寄达，有的寄到却无人查收，有的学校收了之后追问“你为什么要申请公开这个”，很多学校索性不答复，或答复了但回答得不理想。

喻恺的经历也类似。他撰文批评部分高校“过度收集申请人信息”，比如，黑龙江某高校要求他们出具所在单位对申请人身份的证明，北京某高校的要求更多，包括告知研究的项目（课题）名称、编号、级别、批准单位及项目（课题）负责人等，而且还须加盖学校或学院公章。

另一些高校的处理同样不规范，比较典型的是，山东某高校仅回电进行了口头答复，广东某学院要求喻恺团队来现场办理，而厦门某学院拒绝公开信息，理由为“无意参与研究”，并未意识到信息公开是一项义务。

事实上，397所并非喻恺团队全部的调研样本。他们调研高校的数量是1219所，但在相关网站中提供了申请信息途径的仅397所。其余822所高校中，有627所未设立依申请公开栏目，195所虽设立了但链接无法访问。

这些原本应主动公开的信息却屡请不出，熊丙奇分析称，原因之一在于部分高校带有“防范意识”。他认为，既然这些信息已是按规定必须面向所有人公开的信息，那就应该推定“没有任何申请人是别有用心”，“申请是他的权利”，不该再纠结于申请人是谁、有何目的。

“申请公开本身就很正常，但如果追问‘你想拿这个来干嘛’‘想拿来做什么文章吗’，这不就异化了吗？大学出现了学术不端，你去申请信息公开，学校问‘你是不是对我们学校有意见’，一旦问你的动机，这同样也异化了。”熊丙奇说，这暴露了一些高校没有保障师生、社会公众充分的批评权利。

申请背后的“私下沟通”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发现，在申请受理之后，不少高校会提前分析和研判信息公开之后的影响，当出现敏感或负面事件的申请时此情况尤甚。一些教师还曾尝试在受理前后与申请人接触，但效果不一。

一名在校大学生告诉记者，自己申请过学校某次“重大事件的调查和处理情况”的信息公开，包括处理时的会议记录、政府部门的通报等。这无疑触动了学校敏感的神经，事后，负责学生工作的教师找他谈话了。

“老师问我，为什么会作出这样一个选择，是什么样的考虑，我说了我的想法，他也谈

了他的看法，说学校可能会有什么顾虑。他还记了对我对学校工作的建议。”这名学生回忆，谈话是在一个相对轻松的场合，教师没反复纠缠，最终，公开申请也没被要求撤回。

另一些大学生的境遇则很糟糕，有的教师与其长时间谈心到凌晨两点，有的则“邀请”家长到校商讨。这些做法迅速引起争议，反对者认为，这或将给学生无形中施压，暗示其应取消申请，一些长时间谈心还有变相限制人身自由之嫌。

“作为老师，与学生进行沟通，了解其思想的波动、生活的状态，这也无可厚非，老师也有这个权利、义务和责任去做。”一名学者对记者分析，教师在合理限度内的关注或者适当引导，可以理解，但更重要的是，须切记申请信息公开是公民正常行使的权利，应该得到正常的回应。

被谈心的不只是学生，一名曾举报并申请人事、财务方面信息公开的高校教师说，在他行动以后，学院有关负责人时常找他谈话，希望能在组织框架内解决问题，接着，学院还为他争取了一些项目进行“安抚”。

不过，一些高校已开始重视前述“沟通”问题。某外语类院校校长办公室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对学生的合理诉求，他们通常按流程向相关科室索要信息，之后直接给学生答复，“不会联系学院老师的”。

但仍有部分高校的工作人员，试图将申请“降格”。得知学生申请可能涉及敏感信息时，有工作人员建议：“平时可以自己去××部门问一下。”

吕艳滨认为，私下沟通可能停留在个人关系层面，而依申请公开是通过正规渠道获得准确、权威的答案。有的高校“如临大敌”，可能是因为过去的管理不规范，有些决策过程、结果按照现在的标准不敢拿出来晒。

在他看来，这不是学校特有的问题。过去，政府信息公开也存在类似现象，但现在政府意识到要公开，所以各方面开始努力做得更规范一些，“这是个阵痛，对高校也是”。

“公开不只是揭家丑。”吕艳滨说，每个机构都可能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关键是怎么应对，“高校按照现有条件，处理好各方的关系，找到不足，甚至开诚布公地向师生、学生家长、社会说‘我有什么问题’‘我会怎样处理问题’‘我有哪些困难’，各方都会看到学校的自信和坦诚，反而有助于提升公信力。”

学者呼吁建立现代大学制度

尽管是信息公开，但其实，一些申请者得到的答复，距彻底公开仍差最后一公里。一名大学生申请者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学校最终只口头宣读了答复结果，不提供纸质文件，并希望此事限定在申请者中知晓。

受访的多名高校校长办公室工作人员则意见各异。有的坚称，不建议或不允许将得到的答复发布到社交网络上，更多的人对能否将其再传播表示不太清楚。

部分校方的谨慎态度让这一举动更显敏感。“公开的，基本是没什么问题的信息；不愿意公开很详细的，肯定是经不起推敲的信息。”熊丙奇认为，久而久之，师生也会发现一个潜规则：能公开的都公开了，不公开的就是有难言之隐，再去申请，就是去触动它。

局面慢慢微妙起来。熊丙奇分析，师生可以申请公开，但现实中，这个合法的程序有时会受到很多因素影响，比如，学校对师生的考评权，就会让部分师生心存顾虑，不能放手行使权利；一些个别极端案例中，甚至反过来调查申请者，“这就完全异化了”。

“这里有制度的问题。”熊丙奇说，国家出台了诸多规定，高校信息公开比以前好多了，但是，通过行政部门推动的信息公开，虽有进步，但完成程度还是不够好。到最后，还是要实行现代大学制度，促进教授治校，“行政治校的情况下，师生申请公开的权利无法真正得到保护，因为是行政主导对你的各种评价、考核”。

吕艳滨发现，目前对答复采取的救济方式还不够明确。比如，若对答复不满意可以向上级教育部门投诉，但能否申请行政复议，这就存在一点问题，“高校只在高等教育法等授权范围内才具备行政主体资格，面对信息公开申请，其究竟是否具备行政主体资格，目前还不能说十分明确”。

此外，一些法院也曾受理高校信息公开的案件，但属于民事纠纷还是行政纠纷，也有一些争议，下一步亦需在立法上完善。

“更重要的是高校的评价体系：除了科研、教学、师资，有没有考虑到信息公开做得好不好，有没有把治理能力作为评价的要素？”吕艳滨说，如果行政管理部门评价高校的导向不改变，高校重视信息公开的程度也很难有实质性改变，“要让高校认识到‘管理水平高，才有可能成为好学校’，而管理的基础是公开，要让师生参与管理，实现共管共治，而不是管理层单方面的管理”。

一名学生申请者也期待，通过申请信息公开能让学生和校方进行公开的良性互动，一起面对事件，“并不是逼校方说话”。同时，希望让更多人把这个制度当真，免于对参与公共事务的担心。

2018.4.26 《我所认识的木&田同学》

来源：微信公众号“historicize”

备份链接：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8/04/historicize-%E6%88%91%E6%89%80%E8%AE%A4%E8%AF%86%E7%9A%84%E6%9C%A8%E7%94%B0%E5%90%8C%E5%AD%A6/>

注：木田即岳昕

一年前，她写下一句话：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为自由开路者，不可使其困顿于荆棘。

今天，这句话正巧可以用在她身上。

—

上一次见面已经是一周前了。

当时她正踌躇满志。在同学们的努力下，学校召开了第一次校园反性骚扰制度意见征求会。尽管这次会议并未向全校公开，但木 & 田不知道怎么样找到途径，去参加了这次会议。

我没有想到，一周之后，她会经历那么多糟糕的事情。

现在正是舆论高潮的时候，不同的角度能看到不同的木 & 田，其中夹杂不少有偏颇的评价。心疼与愤怒之余，我的脑海浮现出关于木 & 田的点点滴滴。作为她的朋友，我希望能够尽可能还原她在我心中真实的模样，为现在处于弱势的她说点什么。

二

我和木 & 田共同的爱好是跑步。第一次去跑步是因为要体测了，我跟她一起去跑步恢复运动状态。

木 & 田在跑步时候的“战斗力”惊呆了我。跑了几圈之后，她面不改色。

她每次 800 米体测都是满分。所谓“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

她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先去跑步，跑完吃饭，然后去图书馆或者上课。她的生活大部分时候都十分规律。

她上课总是坐在第一排，记着非常工整的笔记。

一个即将毕业的大四同学，勤勤恳恳地出现在课堂当中，每天都不停的看书，做好手头的一切事情。

跟木 & 田相处，她的优秀却丝毫不让人感到压力，相反，她就像一个“小太阳”一样，总是让人感到温暖。

和她在一起，很少能听见她谈论自己的事情，她只会跟你谈社会性质的话题，你听不到她关于自己个人的抱怨和失落。

同是女生的我，会常常因为其他人的言论，常常抱怨“好不爽”。

每每这个时候，她总是会非常温和耐心地跟我讨论：“我觉得这个观点……”

我印象当中有一次，跟朋友发生争执之后，带着满身负能量去找她。她放下手头正在动工的论文，带着我一起在 33 楼楼下的停车棚转了一圈又一圈。她耐心听我说完，帮我剖析“男

生与女生相处过程中，男生可能会比较强势”的原因。她用女权理论做了分析，很遗憾没有把她所说的内容记下来，可是那天我们一起走过的一圈又一圈的路，我却始终记得。

她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

有一次上课，课堂内容跟马克思主义有关，讲到工人和管理者的问题。有人问老师，怎么理解管理者拖欠工人工资的情况？还举了校内国安的员工讨薪的事。老师的反应很冷淡：我怎么可能知道那么多事情。

本来只是一件小事，但木 & 田却非常认真。她跟我讲完这个事情之后，很严肃地分析说：

“咱们学校很多老师只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学术，却不鼓励同学们关心和参与身边的政治生活，现在愿意去关心政治、关心底层的人太少了，真的太少了！”

她觉得，我们应该摆脱娱乐化、原子化的生活，走到现实生活当中来。

大三交换回来时，她跟我深入地聊了一次。我当时很受启发，还在备忘录上记下来她的观点。她大概说了这样一些东西：所谓“见识”和“视野”不在于我们去了多少地方，体会了多少种文化，而在于我们能否充分融入其他文化环境里融入的基础是同理心。相比跨不同文化的同理心，跨阶级的同理心更加困难，因而更为罕见和珍贵。跨阶级的同理心结合阅读和思考，会改变我们的立场，让我们获得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阶级经验。我当时半懂不懂，只是觉得她很有思想。

她在平常生活里充满了活力，有时候会觉得，这个人简直不会疲倦。在我想学习她的生活方式时，我发现，除了惯性之外，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念，很难有这么强烈的热情。

她的信念是什么？

她在文章《自我审视：一个北大既得利益者的自述》里所说：

我实在没有理由不向前走；我实在没有理由仅为自己而向前走。

这应该是她的信念的一种。

三

一篇篇翻阅她公众号里的文章，可以看到她这四年过得有多充实。

前不久北京出现了血荒，当大家在票圈叹息伤怀的时候，她很快拉了一个献血群，号召大家前去献血。她自己也是群里最早去献血的一批人。其他人只是在票圈感慨的事情，最多写一篇文章提出一些建议，她却愿意花时间组织大家前去献血。她一直是这样的人：问题不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改造世界。

大三的时候，她曾经手抄过马克思的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那时候她也在实习，她说

自己在生活当中感受到真实存在的“剥削”，想到了马克思。

而后，她开始有意接触许多社会底层的人们，经常跟学校里的食堂阿姨聊天。

我觉得这事有点难理解，曾经很奇怪地问她做这种事情的意义。她大概是这么说的：我想要为他们而努力奋斗，只有和他们站在一起，我才能始终坚持我的想法。她引用了一句话：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她跟学校的食堂阿姨特别亲近，有时候吃饭晚了，她就跟食堂大姐们一起吃饭，她说她很珍惜这样的机会。后来我也经常陪她一起。

每次跟大姐们聊天的时候，她比平常更热情，有时候还会搂着大姐，听大姐说她们的故事。

大姐们经常会跟她招呼，叫她“小岳”。

有一次我们两个人一起和一位食堂大姐聊天。我们谈到了很多生活上的问题，木 & 田跟我说：工友们的认识很具体，很实用。他们很多人都经历了社会现实磨难的洗礼。

她总是一次次地让我震惊，或者说是，给我惊喜。

四

她是一个对自己很认真的人。

自从年初北航陈小武事件曝光之后，木 & 田便一直在关注着事情的一系列动向。

她很认真地把相关事件摘录下来，作为自己分析和研究的案例，也常跟与身边同学探讨，做什么样的努力能使事情得到更好的解决。

在 p 大学生实名要求建立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的公开信的第一批联名里面，就有她的名字。

那次联名的时候，她特意跟我说：

其实联名是一件很严肃认真的事情，你必须仔细阅读过联名信里面的所有内容。签上名字意味着你将有义务，对联名的内容作出解释。

在她年初参与了联名之后，我就意识到，对于 p 大性骚扰相关的事情，她一定会“傻乎乎”地一管到底，结果也确实如我所想的那样——在 sy 事件曝光之后，她很快前往校办申请信息公开；在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征集会召开时，她前去旁听表达自己的意见。

当老师开始频繁地约谈她的时候，她一定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居然“犯错”了。

在她第一次被约谈过后，我曾经跟她一起吃饭。

我问她：你有压力吗？

她吐露了内心的慌张。

但是她依然坚持认为，申请公开信息的行为是对的，她不应该动摇。在她决定申请信息公开的时候，她根本没想到后来的事情会那么具有戏剧性，更没想到会波及家里的母亲。但对她来说，即使知道这些，我想，她可能还是会去做。

五

像木 & 田这样的同学，为什么会要坚持发声，做这么多“危险”的事情呢？

木 & 田是人大附中的，从中学开始便在一些报纸上发表文章，考上北大后，她本来就有优势，稍微努力一些便能得到很多好的发展机会。

以她的成绩和实力，继续在主流所期望的道路上前进，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她不需要掺和这么多事情，就可以在物质上活得很舒服。

然而，前段时间，她先后收到国际台和美国密苏里等四所大学的 offer，最后她却拒绝了。

她跟我说：

如果我进入体制，我很可能按照体制的惯性与要求，尽力把工作做好。这很可能是十几年来做学生在应试教育中磨出来的；我潜意识里会相当在意自己在工作中的成就与收获的评价，甚至不自觉地将其与自尊及自我价值挂钩。可这样，就很可能意味着一定要把嘴闭上，所谓‘不该管’或‘没必要管’的事就别管；那就绝不是我了。

她说的很多话，我都会悄悄记在备忘录里。这些话太让我震惊了。

她不爱惜羽毛，有时候在课堂上对问题的较真，会让同学觉得很奇怪，但是她从来不计较；

她对一切充满反思，连同她自己在内，都在她的反思范围里。在她每天书写的文字当中，她会自己与自己辩论，去讨论自己究竟该做些什么。她有一个自我辩论的笔记本，已经写完了大半。

我受到这个小太阳的照耀：她的果敢、坚韧、勇气，激励着我。

我第一眼读到她的自我审视时，我会惊叹：原来在北大还有这样可爱的同学

舆论发酵至此，木 & 田身上已经带上了许多标签，“受害者”有之，“好事者”有之。

她被描绘成各种各样的样子。

想起她的时候，我想起不久前她亲笔为她所住的宿舍楼画的黑板报：

左边的文字出自马克思：

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

右边的文字出自鲁迅：

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我想，她既不是一个“受害者”，更不是一个“好事者”。身为当代的中国青年，她以自身的行动为这两句话做出了很好的诠释。

2018.4.26 《从沈阳到岳昕——蝴蝶效应、母校情结，与两个北大》

作者：hazardana

来源：端传媒

备份链接：

<https://hazardana.wordpress.com/2018/04/27/%E4%BB%8E%E6%B2%88%E9%98%B3%E5%88%B0%E5%B2%B3%E6%98%95%E2%94%80%E2%94%80%E8%9D%B4%E8%9D%B6%E6%95%88%E5%BA%94%E3%80%81%E6%AF%8D%E6%A0%A1%E6%83%85%E7%BB%93%EF%BC%8C%E4%B8%8E%E4%B8%A4%E4%B8%AA%E5%8C%97/>

(本文 4 月 26 日首发端传媒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80426-opinion-pku-notmyaniversary/>，完整版贴在这里。因为是写给港台读者所以做了不少背景介绍，熟悉状况的话可以略过第一小节。)

北京大学前教授沈阳涉嫌性侵一事，在 25 名北大学生申请校方公开当年档案、继而遭强力弹压后，已远远延烧出原本的场域。

从沈阳到岳昕，性侵悬案变箝制言论丑闻

4 月 23 日，北京大学大四学生岳昕透过公众号“深约一丈”发出公开信，指出自己因关注沈阳事件、申请信息公开，于 22 日深夜 1 点被大学辅导员约谈，强制删除手机及电脑中的相关资料，次日早上更需书面保证不再参与；自己的母亲则因校方歪曲事实和无礼介入，受到过度惊吓，以至“嚎啕痛苦、自扇耳光、下跪请求、以自杀相胁”。

公开信甫一出现，便在社交媒体上疯转。岳昕两年前发布在个人微信公号《一个北大既得利益者的自述》、北大校友表示愿做岳昕后盾的《致汴大外院学妹的一封信》、北大学生关于申请和约谈详细过程的采访《信息公开制度，和被约谈的同学》等多篇文章，都在迅速传播

开后被删帖；岳昕个人公众号“木田无花”的全部文章也均被删除。这些文字继而以倒转乃至扭曲的长图片形式规避审查，在社交媒体接力传播，并由热心网友转贴到开源平台 GitHub 和区块链平台以太坊。

到了 23 日晚间，北大三角地附近的海报栏出现《声援勇者岳昕》的“大字报”，质问“你们究竟在怕什么？”更直言“这是两个北大的斗争”。由于时近北大 120 周年校庆，大字报的形式，加上五四精神、北大精神在中国社会的特殊意义和独特地位，这桩起于反性侵、但指向校方包庇和滥权的事件，就此被推向高潮。

深夜约谈和出动家长的戏码并非第一次上演。

4 月 7 日，北京大学大四学生邓宇昊透过微信公号“顶个球公社”发文，引述《北京大学章程》及相关的“校务公开制度”，呼吁愿意同行的师生“一同发声”提交沈阳事件信息公开申请。根据微信文章下的后台操作者回复，该文发布当晚 10 点半，邓宇昊即被辅导员约谈，直至凌晨 3 点半，才在“前来了解情况的数量众多的同学的陪伴下，离开没有摄像头的教室”。

4 月 13 日，一位参与递交申请的北大同学在 BBS 发帖，详述自己递交申请后被约谈的过程。文章发布一小时后，这位同学表示因学院联系人施加压力，宣布退出。

而根据北大学子的采访，在 22 日凌晨被辅导员和母亲带走前，岳昕已被学工老师（注：中国高校分管学生思想的老师，受校党委管辖）两次约谈。其中一次，对方反复劝说她考虑家人感受，“不必走到申请信息公开的最后一步”、“反正最后也不会告诉你”；校方回复时也屡屡谈及“顺利毕业”的问题。

就此，一件尚未确认的性侵悬案，彻底成为北大箝制舆论、胁迫学生的丑闻，也成为近期人大、武汉理工乃至整个社会箝制舆论、限制公民权利的缩影。

一个普通人如何被制造为“异类”

由于关键证据缺失，20 年前沈阳是否侵害高岩，至今仅停留在舆论义愤的阶段。但由沈阳而发酵的一系列后续事件，却实实在在揭示出，中国高校官僚系统之傲慢、意识形态控制之严、敌我思维影响之深。这些基于朴素正义而发声、采取合法合理途径维权的同学的遭遇，则不啻一次生动的演示：在中国，一个普通人如何被制造为“异类”。

在 BBS 发帖记述“喝茶”经历的同学形容，自己提交申请前“没有预料到会被约谈”，赴约前“深知行为完全符合学校相关规定”，故而“内心轻松愉快”，还计划“表达积极参与校园事务的意愿”；但随着盘问进行，他“如履针毡，仿佛被审讯一样”；继而他成了校方要消音的异议者，“如果有人给你一些警惕也没什么不好”。显然，学生与校方对事件性质的理解并不相同。本以为自己在安全行使合法权利的学生，早已触到校方逆鳞——光是认为自己拥有合法权利，已经使自己身处险地、会被阴谋论解读。

讽刺的是，随着约谈岳昕引发的滔滔舆情，北大校友的联署，以及《彭博社》、《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等多间外媒的报导，忙着制造假想敌的北大，制造出了真实的愤怒；意在恐吓学生的“境外媒体”说法，也被彻底坐实。

如果说岳昕因为长期关注公共事务,对校方用家长相威胁的手段和沟通时的权力不对等已有预判(采访中可见);递交申请的其他同学,可能从未设想过自己因此会承受的限制和压力,以及面对的攻击与不信任。

岳昕恐怕也想像不到的是,自己会面对母亲“嚎啕痛苦、自扇耳光、下跪请求、以自杀相胁”的两难境地。这恰恰投射出不少中国异议者的处境:既不愿在原则前妥协,也无法忍受家人受伤害;不仅要承受种种挫折,还要负担不被理解的孤独。一个人不见容于官方,并不需要什么离经叛道的想法或独特的影响力,多一些同理心与表达欲,机缘巧合多踏出一步,甚至只是多遭遇一些不公,政府的预防机制已经会启动。

“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绝非不奏效的懒政。实际上,配以成功的叙事垄断,它能相当有效地威慑那些愿意为一个更好的社会付出但只能付出有限心力的人群;它更能有效地孤立勇敢的表达者、清醒的观察者。

这里的叙事垄断,说的既是信息隔绝,也是深入人心的功利犬儒逻辑和去政治化的潜意识。绝大多数人因为信息渠道有限仅掌握官方许可的说辞,因为赚钱才是正道而不愿为他人遭际花费时间心力,因为担心关注社会议题惹麻烦而回避思考——进而,他们形成了“正常人才不会关心这些事、被惩戒一定因为活该”的思路。他们不仅不敢和不愿了解,即便耳闻也不敢相信,因为一旦了解和相信,自欺欺人的逻辑便不攻自破。

于是,许多基于朴素正义、做了件平常合理事的普通人,反而是周围人眼中不正常、误入歧途、最好远离的怪胎异类;他们捍卫公义服务社会的真挚情怀,也因不够利己而显得别有动机,或是进一步佐证他们的古怪偏激;他们亟欲让更多人了解的事,自然也只能在同温层中反复传播。

有赖当事同学的细致记录,这种我们时刻能隐约感知的荒谬和已很难向社会主流证明的无力,相当具体地在万千微信朋友圈中被直播。它关于一个公民在克制地行使基本权利时会如何处处遇挫,一些诚挚珍贵的心灵如何被粗暴伤害,一套语言如何被滥用而另一套语言如何被篡改涵义,一个试图活得更有尊严的人,如何被制造为“异类”。

校方为何小事化大?

我们不难在今次北大校方的处理程序和随后的舆论控制中,观察到一系列生硬而熟悉的逻辑、诡辩又郑重的措辞、缺乏依据但不容反驳的规定,比如学生不会独立思考必然有人煽动,比如“从不缺席”的“境外势力”,比如校方回应学生的纸质文件不得保留。

比如 BBS 发帖同学提到,约谈老师没有在他身上得到满意答复,便开始渲染“背后可能有势力”、热点不消散“不符合传播规律”。另一位被约谈的张震林,则遭遇“你显然和 xxx 交情不浅”一类的诱导式提问,接着是担任组织者、受到境外势力资金支持、联系境外媒体三项无端“指控”。辅导员还公然表示,“护你到什么程度取决于你说了多少”。

不少人或许不解,校方为什么不愿完整公开当年文件,反以强硬态度对待学生。姑且不论存在实质性证据——也即是系统性包庇沈阳——的可能,根据中国官方一贯的管制思路,即便

沈阳已算得上弃卒，以下犯上、以民对官、以舆论倒推行动的行动思路也是决不能纵容的。此例一开，许多不愿公之于众的问题、合理性正当性存疑的问题、历史上疑点重重的问题，都可能依合法程序受到民众挑战。

这套机制具体掩护的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面对挑战，所有体制中人都会结成利益共同体。发生在中国的大小事务，一旦因其荒谬被人深究，总能产生一系列的蝴蝶效应。因为许多事件看似孤立，它的存在与延续，却涉及到形成它的社会结构、维系其运作的权力网络。探究下去牵一发而动全身，回护它同样需要方方面面的合力作用。

要理解校方上纲上线的处理方式，还需要理解中国高校的学生管理制度。几位北大学子的描述中，约谈者主要是辅导员和学工老师。其中，辅导员需对班级的思想状况负责，而遴选、聘用、考核辅导员表现，则由受校党委管辖的学工部负责；辅导员在校内的晋升路径通常是团委书记、机关行政岗位（如学工部）、机关领导岗位。这也意味着，学生的亲近赞许不能为辅导员带来什么，而一旦学生的做法有悖校领导意愿，却会直接损害辅导员的核心利益。

这一制度下，辅导员因维护学生而对抗校方的可能性极低，倒是为了应付上级，需要设法摘净自己的责任，亦因此，引申到境外势力的教唆，说不定更容易脱责。至于辅导员是否相信有人教唆、有境外势力扶持、有人蓄意破坏北大形象，甚至心底是否暗暗佩服这些学生，倒不是问题的关键了。而由于辅导员权力不大责任不小，能用来要挟学生的，也无非是一纸毕业证书和家人的期许。

沈阳事发距离北大 120 周年校庆不足一月，按照中国人一贯的庆典情结，越在这种时刻，越不能容许任何异样声音。根据当年北大中文系主任费振刚的暗示，沈阳尚且因为北大百年校庆受到庇护；被认为有损北大形象、干扰 120 周年大庆的问责举动，又如何会被“纵容”？事实上，即便在北大学生中，指责岳昕“给学生工作添乱”、不代表北大主流、损害北大形象影响北大排名的意见也不在少数。

保护岳昕名义之下的荒谬观点

23 日晚署名“湖底群魂”的大字报激起一片感动和追忆，但很快，指责声援岳昕者是“鼓动别人实现你们的政治理想”、自认独立思考拒绝“偏听偏信”岳昕、讽刺群情激愤是因为幼稚的声音也此起彼伏。

大字报的效果或许有待商榷。但上述言论中包含的谬误，却不能不分辩清楚；即便它们以保护岳昕的名义出现，其本质仍是为权力辩白。

中国社会有种相映成趣的现象，人们一方面极力地去政治化，在关乎基本权益的问题上躲躲闪闪；一方面极力地泛政治化，无论你关注的是性别平等、劳工权益、环境保护还是言论自由，无论你想解决的是一个具体的细节问题还是抽象的制度设计，无论你选择的是机制内的渠道还是舆论或其他，它们都被归结为一种政治——反对的政治。与这种“政治”相关联的，是因为缺乏日常政治生活而产生的不受限制的想像力：你这是在煽动颠覆，你这是想要中国革命流血，你这是想再来一场文革。人们似乎相信存在一劳永逸的通向一个更好社会的过渡键：一者曰“改良”，一者曰“革命”。心存不满但接受现状就是“改良”，对现实还有一股不平之气希冀有所改变——无论是什么形式什么比例什么内容的改变——都是“革命”，都是有更

大的企图。虽然它是什么，谁也说不清。

于是，欣赏和称许一位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年轻人成了“希望学生更壮烈一些”，声援岳昕成了“鼓动别人实现你们的政治理想”，就好像“岳昕们”能被人轻易鼓动，仿佛这个泛泛的“你们”真有什么政治理想，而声援岳昕必然使她处于更危险的境地。与其检讨自己是否足够顺服而不至给岳昕惹麻烦，倒不妨想想：声援会让岳昕更壮烈这套民间智慧背后的逻辑和历史依据是什么；顺应它究竟是认同和纵容一套恶的机制，还是必要的妥协策略；沉默究竟是让报复来得更容易，还是更难；我们是否应该因为恐惧而自我设限、我们有没有权力表达自己最真切的感觉；对理想主义者的欣赏与声援，在岳昕以外能慰藉到哪些人；岳昕本人的价值观又是什么？

权衡清这些问题之后，即便选择以沉默保护岳昕，恐怕也不会张口闭口“避免鼓动”。就算出于好意，“避免鼓动”也是尖刻的语言，是对抗争者独立思考和决策能力的不信任，是对权力的绝对服膺——除了揣摩上意乖乖听话，在恶面前我们只有顺从，连眼看荒谬机制伤害他人而口出愤慨之语都是逾越规矩。

另一类追随者颇众的滑稽意见是，我们要拒绝“偏听偏信”坚持独立思考，不惑于岳昕的一面之词。事实上，在权力高度不对等、舆论控制严格的情况下，人们偏听偏信的恰恰是权威一方。此刻的北大，不也有岳昕的同学认为她给自己加戏损害北大形象吗？相比众多尚未被人知晓就已经封锁信息和泼上污水的案例，约谈事件已是特例，如果岳昕不是有北大光环加持和堪称完美的受害者形象，恐怕舆论“被反转”只是时间问题。何况，为什么舆论的一边倒，反映的不能是校方处理方式的粗暴荒谬、社会面对不公的真实愤慨呢？独立思考的结果，并不是没有倾向没有判断，而是客观全面地掌握信息后，结合具体语境解释问题。喜欢在弱势群体偶尔占据上风时打出“独立思考”幌子的人，真正想说的恐怕是，我抗拒我不想看到的。

至于认为他人会愤怒、会不平、会做堂堂正正合理合法的事，只是因为他们没见识过社会的人，恐怕从没有过这种责任心和勇气。是否因为认清现实而自我设限，和一个人是否有改善社会的意愿和行动力，完全是两回事。如果说群情激愤是因为幼稚，我倒希望这样的幼稚多一点。

金钟地铁车厢内的人

我不奇怪为什么部分北大学生对形象排名与校庆耿耿于怀，当然也不奇怪那些会激动联署、高呼“北大精神在野不在朝”、打出#notmyaniversary 的学生和校友。大字报中说这是“两个北大”之争，的确不错。

母校情结人所共有。只不过，对有些人而言，母校情结的表现是：只能自己调侃而不准外人批评，形象面前是非可以让步。一方面，学生与学校的关系如同个体和国家的隐喻，认定权益来自施恩、自愿受其管辖，本质上是个体面对权力机关的心理投射；另一方面，他们又视这种关系如消费者与商家。谁要是影响了排名坏了学校的面子，那就是间接损害自己的利益。这类心态有其现实基础，但有畏无敬、有交换而无教育，也并非大学的全部。

自然，也有许许多多更关心正义与公理、甘冒风险联结起来的学生和校友。与其说他们承继了什么精神，不如说这本就是人的本能，本就是一个社会良好运作的基础。中国古代注重同

乡同姓同学，而在现代社会，校友网络依然具备极强的动员能力。无论雷洋事件中的人大校友，还是今年以来一系列高校反性侵事件中校友发挥的作用，都足以证明，在政府竭力拆解组织化力量的今天，校友将成为联结社会、表达诉求、争取权益的关键纽带。

准确地说，面对没有边界且随机的权力，每个普通公民也都是利益共同体。关心他人的命运，正是关心自己的未来。正如岳昕的倡议，“一方面，个人要有作为‘政治动物’的自觉，在推进社会公正议题中找到自己生活的意义；另一方面，个人要勇于突破当前‘原子化’的处境，更多在社会自组织中生活。”

岳昕曾在自述中引用乐队 my little airport 的歌《给金钟地铁站车厢内的人》，提醒自己“我实在没有理由不向前走，我实在没有理由仅为自己而向前走。”金钟是全香港最繁忙的地铁站，高峰期换乘往往要等上几班。这首歌借月台上候车的人和车厢里不愿前行的乘客，讽刺社会中占据资源便忘记曾遭遇过不公的人。而我们不妨也问问自己，“为什么你们不行入咁呢？你们曾经都是夹在月台上的人。”

2018.5.4 《北大 vs 北大：一场反性侵行动如何变成真相攻防战？》

作者：杨子琪

来源：端传媒

备份链接：

<https://no404more.github.io/Terminus/archive/2018/05/04/mainland-pku.html>

2018 年 4 月 5 日，北京大学校友李悠悠在豆瓣网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引爆舆论。她在文中指控，原北大教授、长江学者沈阳在 20 年前性侵学生高岩，致其受压自杀，要求沈阳承担责任、出面道歉。但随后沈阳否认指控，北大方面也仅含糊回应，而部分学生对追查真相的行为却引来校方强力打压。学生与校方的对峙，在 4 月 23 日走到了爆发点：夜晚的北大三角地，「红旗团委」宣传栏的玻璃窗上被贴上了三张黄底黑字大字报，六字标题——「声援勇士岳昕」。沾墨而写的毛笔字，直问北大校方「你们究竟在怕什么？」文末署名「湖底群魂」。这也是 1989 年天安门事件后，中国大陆校园鲜有出现的具公共讨论性质的手写大字报。

大字报要声援的岳昕，是北大外国语学院大四的学生。就在 23 日中午，她通过一封公开信披露，自己因在 4 月 9 日参与要求校方公开与「沈阳事件」有关的记录，多次被学院老师约谈，学院辅导员又在 23 日凌晨带母亲前来宿舍施压，要求删除与信息公开申请有关的一切资料。随后，自己被母亲带回家中，无法返校，家人情绪崩溃。

这封公开信 20 分钟后便被删除，然而它在中国大陆的社交媒体上却掀起铺天盖地的浪潮：关注、声援岳昕的文章如雨后春笋，继而不断被删，又不断以截图形式再次出现；岳昕过往的文章又被重新翻出，网民讚她独立思考、热心公益；更有北大外国语学院的校友发出公开信，称若岳昕日后留学或工作遇到困难，愿意提供协助；新技术也随后登场——岳昕的公开信被网友放上了无法被篡改的区块链和源代码存放网站 GitHub，以对抗网络审查。

北大 120 週年校庆前夕，这一波由「沈阳事件」掀起的反性侵的行动，在校方的强力打压

下，衍生出了一场关于信息公开的攻防战。舆论焦点也从高校防止性骚扰机制的建立，延展到了对信息公开制度有效性的质疑和对建立校园约谈规则的倡议。高度紧张的校方和据理抗争的学生，也将北大切割成了两个平行世界。端传媒寻访了三名参与事件的学生，并结合亲历者的公开自述，尝试还原这场高校反性侵运动是如何演变成「两个北大」之争。



从沈阳事件到「两个北大」之争，一个月里发生了什么？端传媒设计部

一封公开信：「我们想得到事实真相」

一桩二十年前的案子，在 4 月 5 日浮出水面：北大前中文系教授、长江学者沈阳，怀疑性侵女学生高岩并致其受压自杀。舆情汹涌，第二天北大便出了份说明，表示学校高度重视：「经查阅相关材料，二十年前，即 1998 年 3 月，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对这一事件作出事实认定，给出调查结果；1998 年 7 月北京大学对沈阳作出了行政处分。」

然而，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对事件作出了什么样的认定和调查结果呢？北大校方当时经过怎样的讨论会议和调查过程，才对沈阳作出了处分？即使有媒体追查下去，采访了几位与当年处分沈阳有关的北大老师，他们给出的说辞仍是含糊不清，只确认沈阳被记大过，并开过与高岩有关的检讨会。至于沈阳有否承认与学生高岩发生性关系、有否承认对高岩之死负有责任，他们均表示应参考学校原始文件和记录。

正当关心沈阳案的北大学生们也为寻找真相而发愁时，数学系学生邓宇昊想到了一个办法：向北大申请信息公开。他认为，学校至少要公布 1998 年 7 月前后，党委相关会议和中文系相关会议的记录、以及西城区公安局对此事的调查结果通报。

4 月 7 日下午，北大学生傅冬雨（化名）从微信上看到邓宇昊发布的公开信，称将在週一（4 月 9 日）早上 9 时，到校办公室递交与「沈阳事件」有关的信息公开申请表，并呼

吁老师同学们一齐参与。一直关注此事的傅冬雨顿觉眼前一亮，「被他的勇气折服了」。

邓宇昊查阅了《北京大学校务公开实施办法》，其中第二条第二款第八项指出，「与学生有关的其他重要事项」，应向本校学生公开。他又找到《北京大学章程》，第二十一条说，学生具有对学校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这一切都说明，学生向校方申请信息公开，是完全合乎学校规章的。

傅冬雨回忆，过去的北大也发生过一系列校务争议，学生一直通过「北大未名 BBS」或某些抗议行动表达不满，但感觉一直没有「真正让我们觉得底气十足地挑战学校规矩、绝对有安全保障的合法渠道」。所以，当邓能够为关注校园公共事务的同学们找到「信息公开申请」这块结实的踏脚石时，傅冬雨说，「我是非常佩服他的。」

让更多同学认识到申请信息公开的权利，对邓宇昊而言，也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他成立了一个同行微信群，让愿意参与申请的师生加入。他强调，这是「合法合规、且完全出于自愿的集体行动」。

傅冬雨当下决定响应邓的呼吁。「当年沈阳对那学生做了什么，中文系怎样做出的处分，我们希望获得的信息无非是这些。所谓扰乱学校秩序、给学校施加压力，都不是我们要的。我们的目的，是想得到事实真相，让坏人被惩处。」

但就在邓宇昊的公开信被广传的同时，当晚九点多，他所在的数学科学学院负责学生工作的老师向他发出了「约谈」要求。在两次婉拒后，邓最终在压力下赴约，但直到次日凌晨仍未返回宿舍。一众获知消息的同学随后赶到现场声援及「捞人」，并与在场的老师僵持了两个多小时，他们提出了建立约谈规章的要求，但并未得到老师或校方的正面回应。（详细过程请见《深夜「捞人」实录：我们在北大理科一号楼，声援被约谈的邓同学》）

申请信息公开：「我们确实没有组织」

就在「打捞」邓宇昊的翌日，北大公开了两份 20 年前处理沈阳事件的文件，分别是北大校方和北大中文系关于给予沈阳行政警告处分的决定。文件描述，沈阳与学生高岩「接触较多」，高岩曾要求沈阳「表态和她建立恋爱关系」，沈阳无意答应却轻率说出「那你算是我的女朋友吧」，并与高岩搂抱、亲吻，事后沈阳称实出无奈，因高岩「精神状况有问题」，怕出意外才这么做。文件称，1997 年 6 月，沈阳从香港返校，终止与高岩往来。1998 年 3 月，高岩于家中自杀身亡。文件认定沈阳作为教师，与学生高岩关系处理不当，决定给予沈阳警告处分。

对于学校主动公开的两份文件，傅冬雨感到很不满意。「第一，沈阳有没有和她发生性关系？文件隻字未提。第二，高岩的精神问题，和沈阳有没有关系？第三，之前媒体采访三位中文系教授，都有明确当年对沈阳的处分是记大过，为何公开的内容却是『警告处分』？」

邓宇昊也在北大学生李一鸣对他的访问中，表示公开的文件「避重就轻」，将高岩塑造成主动追求沈阳的形象，淡化甚至避开沈阳可能的性骚扰与性侵行为。他觉得，原定 4 月 9 日的信息公开申请还是要继续的，学校应该进一步公开当年的记录。但由于被约谈的压力，邓最终没能前往交表现场，而请李一鸣代自己递交表格。

4月9日一大早，陈夏至（化名）便戴上了口罩，从宿舍出发，「因为学校说，可能会有媒体来，我怕被拍照。」他在路上遇到了几个同去交表的学生，包括岳昕在内，最后8个人一齐去了信息公开办公室，交了10个人的表格。

陈夏至说，办公室老师态度十分友好，同学们轮流递交了申请材料，工作人员在表格上填写的编号，是2018年第1号至第10号。看来在他们之前，今年并没有其他人向学校申请过信息公开。

这是陈夏至第一次参与身体性的政治实践。「会有压力，类似紧张那样的心情。但我觉得，做这件事没错，合理合法，我就去了。」他说，「我没想过学校会不会秋后算账的问题，和学校的逻辑不同。我就等著它公开内容。」

「其余七个同学，我只认识一两个。我们都是自发去的。」记者问，强调「自发」是否害怕被认为是集体行动？陈夏至解释，「因为在中国，有组织就是一种原罪。但怎么说，我们确实没有组织呀！」

另一位北大学生艾琳（化名）曾去过「打捞」邓宇昊的现场。4月9日这天，她也去了校办公楼，但并没有提交表格，就想去支持一下。她承认，学生有主动避免形成组织：「既然上面不希望你组织，我们也非常主动避免。递表这件事，各自知道各自去就好，我们没有组织的。参与交表的人，事后也没有沟通，就是见面了聊一聊这样。」

她想了想，说：「这相当于在一个审查制度之下的自我审查吧。」

交表后的大规模约谈

4月9日当天，除了现场提交的10张表格，另有15名同学通过电邮交表，共25名同学参与了这次信息公开申请的行动。他们也许并未料想，随之而来的，是一场针对「涉事」学生的大规模约谈。

约谈的大网首先撒向4月9日到现场递交表格的8位同学。

陈夏至说，交表后的两三天，学院负责学生工作的老师就通过微信联系他，希望找他「聊一聊」。「我还能怎么样？当然去啊。」

「老师问我，怎么跟邓宇昊联系的，有没有组织，为什么要戴口罩。聊了大概两小时吧，气氛挺好的。」陈夏至之后在社交平台写了篇文章，因此又被约谈了几次。「（老师）不断确认我的想法，以确保我不是一个危险的人。」他说，「这肯定是学校上级的决定。每次遇到这种事，他们反应过激，然后就要求老师约谈学生，底下也不能抗拒。约谈就是学校不信任学生的结果。」

「总之同学们被约谈，核心问题基本是两个——你有没有提交信息公开申请，你接下来打算干什么，会不会采取任何行动。」

没有交表但去了交表现场的艾琳，也在一两周内被约谈了。「对我的约谈是比较轻松的，因为我不是非常『核心』嘛。」艾琳介绍了一下老师们施压的方法——暗示事情对前途的影响，以及威胁联系父母。

「一般而言，老师会先和你聊一下个人情况，比如将来有什么打算，出国、就业、考研？完了再给你讲一下这个事件的严重性，说对你将来也不好，跟你说时间最好花在学习上。有的见你不怕他，就说要告诉你爸妈——总之，目的就是给你施压，让你害怕，让你不要做事情。」她娓娓道来，像是早已见怪不怪。

去了邓宇昊被约谈现场「捞人」的傅冬雨，并没有交表，但她很快也被学院约谈了几次。她向记者介绍了老师最关注的一些问题：「去了之后，反复问我，有没有去参加信息公开申请。我不能说得太详细，怕被锁定……总之同学们被约谈，核心问题基本是两个——你有没有提交信息公开申请，你接下来打算干什么，会不会采取任何行动。」

她又补充：「有些同学被问到，有没有私下成立组织，或者私下约好同一时间去交表，因为他们怀疑这背后是有组织、有人操纵。他们还会问你做这事有没有境外媒体、势力煽动。」

傅冬雨认为，各院系行政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对待这次事件的态度也各有差别，因此不同学院的同学被约谈情况可能不太一样。约谈这件事，在外国语学院大四学生岳昕身上，就走到了爆发的临界点。

「我们都是种子，总有破壁新芽开花时」

根据岳昕 4 月 23 日发出的公开信，她在提交信息公开申请后，被院系的学工老师多次约谈，有两次持续到凌晨一两点钟。频繁约谈产生的心理压力，严重影响她准备毕业论文。在约谈中，学工老师多次提到「能否顺利毕业？」、「做这个你母亲和姥姥怎么看？」、「学工老师有权不经过你直接联系你的家长」等话语，以此作为隐性威胁。

最终，岳昕被 23 日凌晨携父母闯入宿舍的辅导员击倒了。她被母亲带回家中，无法返校，一家人关系破裂。岳昕与外界失联近一星期后，才在 4 月 30 日发出第二封公开信，详述 23 日凌晨被老师施压的过程——原来这次程度严重的「约谈」，事缘她在 20 日坚持取回学校对信息公开申请的回覆函。

这封回覆函，据称 25 名申请信息公开的同学都有看到，但都不被允许拿走纸质文件，只有岳昕和另一位同学在坚持下，保留了纸质文件。回覆函有三点信息：

一、当年讨论沈阳「师德」问题的会议级别不够记录；二、公安局调查结果不在学校管理范围内；三、沈阳当年公开检讨的内容因中文系工作失误而无法找到。

根据岳昕的第二封公开信，凌晨带母亲进宿舍约谈的老师暗示，「高层」对此事的定性是「颠覆」，有定罪的可能：「这不是在学校违纪的事，人家想给你治个罪，都是叛国罪，都是分裂国家罪。」最后，老师建议岳昕，「手机微信这段时间都不需要用了。」更直言，「你不要觉得你能写点东西，在媒体发表点什么声，在你的个人公众号上发表点什么，你就觉得这是你的自由。我给你讲孩子，没有什么是你真正的自由。」

23 日凌晨，岳昕被母亲带回家中，一夜未眠。她把被约谈的消息写进公开信中，在大陆社交媒体上被广传，而这封信之后外界基本无人联系到她。第二天，北大法学院教授沉蔚在个人博客上发布了一份《学校约谈指南（建议稿）》，文章很快遭删除，边删他又边出了第二稿、第三稿。

这份《指南》被外界视为对岳昕事件的回应。《指南》开篇指出，约谈不当会侵害被约谈者的正当权益，然后列明十二项细则，并从约谈的内容、方式、时长等具体问题，尝试说明约谈方的义务及学生的权利。

对学校来说，对建设性意见要及时吸纳，对困难要及时帮助，对不了解情况的要及时说明，对模糊认识要及时廓清，对怨气怨言要及时化解，对错误看法要及时引导，不能因为各种原因而躲闪回避、简单解决。而从学生方面说，也可以换位思考，而不是站到对立面上去，尤其要避免一些极端的情绪和偏激的做法，力争在理性、冷静的轨道上表达诉求、解决问题。

《人民日报》刊发的评论文章《如何聆听「年轻的声音」？》

《指南》三稿已出，却未见校方回应。不过，官方媒体《人民日报》的却在 24 日发表评论文章《如何聆听「年轻的声音」？》，以「各打五十大板」的方式为事件降温。但几天后，这篇文章却在人民日报官方网站上被删除。

4 月 25 日，北大学生李一鸣也发起了联名信声援岳昕，他在信中要求校方弥补约谈对岳昕造成的伤害，并完善约谈的规章制度。这封联名信在发出后一天内，收到百余名北大师生的签署支持。就在联名信发出的当晚，岳昕手写了一封信，感谢关心自己的朋友，报告自己目前已回到学校。这封信本来还呼吁同学推进信息公开和反性骚扰机制建设，文末动情地写道：「我们都是种子，勠力同心，总有破壁新芽开花时。」然而，最终发上网的版本，却被盖掉了大半内容，留下四分之三的空白位置，皆因这破壁的新芽，被焦虑的家人压了下去。

「爱北大不复杂，就是去管北大的事；北大精神也很简单，就是突破社会冷感与原子化处境，为最被压迫也最有力量的群体积极发声、认真争取的精神。」顶着学校和家庭巨大压力，岳昕在第二封公开信里如是写道。

为什么岳昕会遭到如此严厉的约谈？外国语学院老师的做法又是否合乎学校规定？截至发稿时，端传媒尚未获得北大校方的回应。



沈阳事件不断发酵，哪些问题有待回应？端传媒设计部

两个北大

就在学校展开一系列约谈工作的同时，参与过「打捞」邓宇昊和信息公开申请的同学们陆续从各种渠道收到消息，指学校或学校以上的高层，曾给他们一系列的行动定性为「学潮初期」。岳昕事件后，「学潮初期」的传言直接在网上散开了，一时议论纷纷。

艾琳一开始并不敢直接提这四个字。她说：「上面的定性比较严重，应该说，是最严重的定性……我不知道方不方便说。」

傅冬雨则说：「我是非常惊讶的。『学潮』是什么规模，我们是什么规模？我们关注的事完全是两码事。如果定性是真的，那太愚蠢、太瞧得起我们了。」她回忆了一下，「但当时我们的确被这定性镇住了。毕竟，如果当权者表达了这种观点，说明他们有机会把事情往这方向处理。学生本来做的是非常正当的事情，如果得到那种程度的打击，那我觉得对学生，肯定是不公平的。」

陈夏至也为这个传言而担心。「长久以来学生和校方之间的距离很远，当学生突然掺和到学校的事务，并且是身体上的参与，校方可能会比较紧张。」他又认为，「我们应该用行动去证明，我们不是要搞运动。事实上我们确实没有搞运动，也没有组织。」

「学生一再提醒学校要关注沈阳事件的调查，和约谈规章的建立。可学校对此的认知根本不一样，它只关注我们有没有组织、有没有势力煽动。正是双方对事件认识的偏差，导致学生和学校越走越远。」

无论是傅冬雨还是陈夏至，他们都明确地指出，整场申请信息公开以及争取建立约谈规章的行动，都是为了让校方和学生一齐建立一个合法合规、高效的沟通机制，让双方能够平等交流。李一鸣就在联名信发起后，写了篇文章谈到：「……我们希望校园达到的样子，就是管理者与参与者能够平等地交流，任何一方都不应在其中失位。」

然而，当学校的关注点，完全放在追踪学生们「有没有组织」、「有没有境外势力煽动」时，学生们对信息公开的要求、对约谈制度的探讨、对校园民主化管理的实践，似乎被淹没在一场又一场随时随地的约谈疲劳战里。

「我们为追求沈阳事件真相而申请信息公开，又因为不认同学校约谈邓宇昊而去『捞人』。我们为了不公而站出来，确实没遭到任何人煽动，也没有互相勾连。」傅冬雨有点无奈，「学生一再提醒学校要关注沈阳事件的调查，和约谈规章的建立。可学校对此的认知根本不一样，它只关注我们有没有组织、有没有势力煽动。正是双方对事件认识的偏差，导致学生和学校越走越远。学校越不愿公开信息，我们越要去申请公开；我们越追求真相，学校就越觉得我们有组织有境外势力，越往这个方向打压我们。作为从头到尾经历整个事件的人，我觉得太遗憾了。」

到底校方所说的「境外势力」是什么呢？学生的诉求，校方听不懂，还是不想听懂呢？

「『境外势力』就是学校管理层推卸责任的借口罢了，」傅冬雨直言，「但恰恰是这种愚蠢的管理思维，遍布北大行政层面。三角地那块大字报，说这是『两个北大的斗争』，正是如此：这是官方的北大，和北大精神的北大；这也是行政的北大，和学生的北大。行政管理出了任何问题，就一味息事宁人，打压学生对真相的追求——这就像孩子说穿了皇帝的新衣。」

(为保护受访者信息，文中傅冬雨、陈夏至、艾琳均为化名，文中对三人使用的性别称谓不一定是其真实性别；记者杨钰，实习记者卢凡、黄绮婧对此文亦有贡献)

(八) 人大顾海兵事件 (2018.4)

事件梳理

2018.4.11 来自知乎的匿名指控

来源：知乎，原帖已 404

注：4 月 11 日 17 时左右，在知乎问题“大家怎么看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顾海兵教授”下出现一个匿名回答，称自己被顾海兵性骚扰。

匿名用户

呵呵，我只想说呵呵呵呵。

我 2015 年的时候选过顾海兵这位老头的一节“中国宏观经济景气分析”，三学分的选修课。老师自诩“非主流宏观经济学家”，喜欢抨击一下当局，这倒是无可厚非，恃才傲物嘛。老师非常喜爱带着（女）学生做课题。

我被他拉到了一个课题组，研究什么中国宏观经济预警报告，具体不想多说。感觉非常水，有“餐叙”什么的，就是吃吃饭发发任务。

我一直以为这就是一个这么怪怪的老头子。

写写博客？骂骂学校？讲讲课？唠唠嗑？

嘿呀你别说感觉还真有趣

我还给一堆同学推荐去听他的课来着

直到

2015 年夏季

不能怪老师，那就怪夏季导致人多巴胺荷尔蒙啥的分泌过多吧？？？♀

(我不是唯一一个)

事件一：

叫我去办公室、说要和我聊聊最近的课题。我乖乖去了，晚上十点多，虽然很怕，小姑娘家的，但是老师啊，那么老了都，也有女儿，他不会对我怎么样吧？我就去吧去吧

到了明德楼十层，真害怕。

他办公室就他一个人，最里面有个黑色的皮质沙发，密不透风，开着空气净化器，老师在吃泡面，还说贼喜欢吃泡面。我当时觉得这个老男人也蛮有趣嘛。

他就让我坐下，等他吃完就开始侃他自己的人生经历、讲什么让我好好看看的简历(划重点!!!)我觉得猥琐的老师一定有一点相同——极其自大)

(我 tm 也只能配合你的表演咯？？)

重点：侃了快一个半小时，我说老师我实在太困了要回去了。他说，来一个 hug 我 ♀ 我觉

得哎呀可能老师比较开放??? 校风使然? 我没想那么多就轻轻抱了他一下(划重点!!! 一定要学会拒绝! 从第一次骚扰行为开始拒绝!!!)

事件二: 摸屁股风波

老师骗我说要和师兄师姐一起吃饭, 于是带我去了校外。我一直问他师兄师姐在哪, 他说就咱俩, 咱们吃点饭吧。

我很害怕, 脑子里过山车放女学生被奸杀。

可是这是我的老师, 他肯定对我好的, 是的, 他每周都要我交思想汇报, 认真点评, 他肯定对我好的(划重点!!! 老师和别人没什么区别, 该猥亵你还是会猥亵你)

我就陪他唱歌,

临走了, 他说再抱一下吧, 我说好吧

这一次没这么简单了。

他抱的特别紧, 我觉得要被勒死了, 整个人像被挤失水的海绵。

在我快被他瘦弱的胳膊勒得脖子不舒服的时候, 这道貌岸然的人大教授, 这表里不一的伪君子——他掐了我的屁股, 还发出来胜利的笑, 让我屈辱和恶心!

我赶紧说老师我们快走吧

我赶紧叫了出租车(划重点!! 及时止损! 别保留什么过多情面了!!)

后来我就没怎么联系他。

我讨厌他。我讨厌人大经济学院的教授顾海兵!

我讨厌他。我讨厌人大经济学院的教授顾海兵!

我讨厌他。我讨厌人大经济学院的教授顾海兵!

我拉黑了他, 也不用看他每天十几条朋友圈了, 真舒服。

他期末给了我快 100 分

我觉得屈辱, 但我是一个懦弱的人, 我只会建议身边人谨慎选课。

我是一个懦弱的人。

他发短信问我为什么拉黑他、他做错了什么

我咬牙说了那几个字, 控诉他的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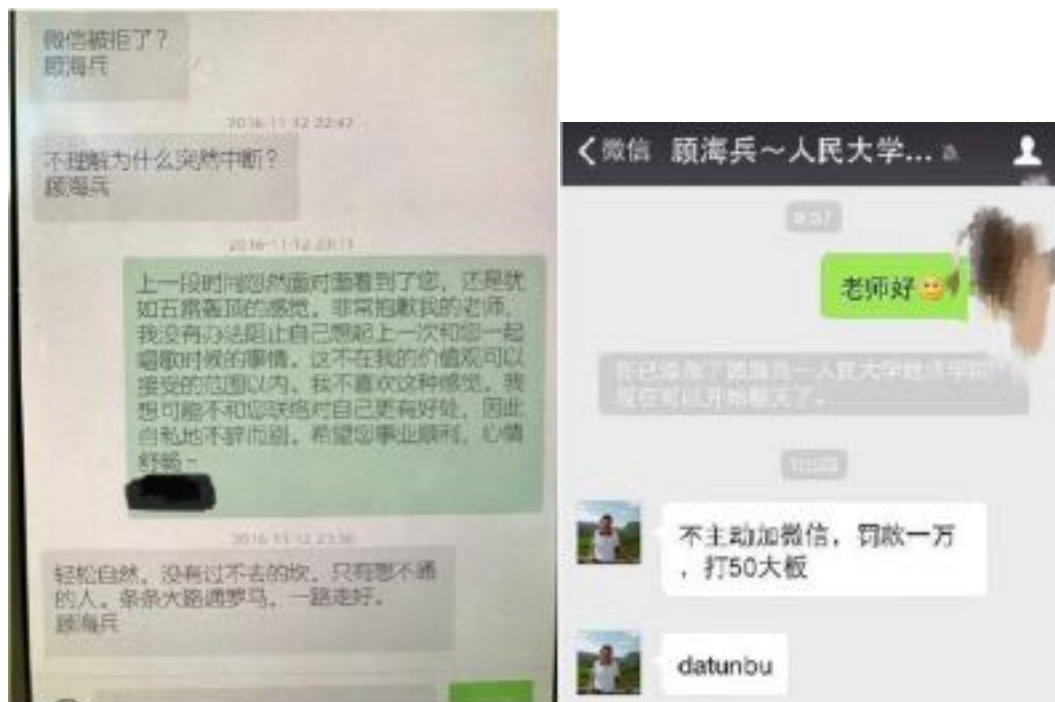
“没有想不开的事, 只有想不开的人”

他如是说。真是一个哲人呢

就像这个答案, 是事发快两年才写下。

我讨厌他。

截图:



2018.4.13 一封呼吁调查人大顾海兵教授的倡议书

来源：微信公众号“面朝一勺海”，原文已 404

备份链接：

<https://terminus2049.github.io/archive/2018/04/13/AntiGuHaibing.html>

诸事未果，疑云密布；荒原重现，人心惶惶。这就是昨日知乎顾海兵事件到现在所呈现的现实。

举报者小心翼翼，不敢实名举报，一个删贴就可以把一切打回原样，事情可能不了了之。可黑暗真的能永远藏匿？鼓足勇气揭发的受害者不会允许，热切关注事态进展的人大学子不会允许，建设美好校园的愿景不会允许。

4月11日17时左右，在知乎问题“大家怎么看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顾海兵教授”下出现一个匿名回答，揭发自己被顾海兵老师实施性骚扰。回答中涉及到语言、短信以及身体接触等性骚扰行为，其中包括2次强行拥抱和1次触摸臀部。该回答后经多次修改，补充聊天截图等作为证据。

在12日，该问题及回答在朋友圈大量转发，获得了人大学生的广泛关注与讨论，一封接着一份的匿名揭发出现，事态进一步发展。截至4月12日20时，知乎上该条回答得到了1000+的赞同量。

就在大家密切关注此事动向，满心期待校方及当事人给出相应答复时，等来的却不是公开调查的答复或解决问题的态度。12日20时左右，该问题被删，随后相关问题全部被删除，知乎上不再能找到顾教授的相关问题及评论。

随着问题被删，当事人的控诉与指责、旁观者的关切与质问都消逝于无形。伤害如此容易，而对伤害的陈述、证明、揭露、讨论、反抗却阻碍重重。没有舆论平台，没有争议空间，今天的 404 仿佛无情地证明了：在人大的校园里，表达诉求依然是一件不被认同的“错事”。而导致此类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师生权力的不对等、对老师权力的约束机制薄弱甚至缺失，可这些却随同校方的答复一起缺失，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

我感到从未有过的恐惧：难道一个可能肆意侮辱伤害学生、侵害学生权益的“师长”就在身边，而黑暗可以被藏匿？当被黑暗吞噬时，连呼救的声音都可以被抹去？当呼救的声音都可以被抹去，那罪恶可以猖狂滋长，下一个被堵住嘴巴的受害者，可能就是你我。

我们总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出现。

难道，一定要有一个勇敢的女孩在众人面前撕开自己的伤口迎接各种审视的目光；一定要有一个表里不一的伪君子给更多人的生命留下无法挽回的伤害；一定要有一段美好的青春在明德楼顶走向终点，我们才能严肃地正视这些问题吗？

我们是人大人，我们应当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我们应当正视我人目前可能存在的问题和弊病，并倾尽全力为建设更好的校园，为担当起“国民表率，社会栋梁”之人大气质而奋斗。面对爆料出的尚未证实的弊病，我们又怎能不为之震惊、怎能不想一探究竟、怎能不为求得真相并推动解决而贡献一份力量？

当然，我不否认可能出现冤枉了顾教授的情况，毕竟证据还不够充足，还没有人站出来实名举报。如果确实如此，那也希望尽快查明情况，还顾教授一个清白，给大众一个真相。

无论是出于对光明正义的追求，还是对人大这一方精致校园“精致之名”的维护，亦或是对自身权益的关切，我们都必须行动起来做出改变。

因此，我在现阶段发出以下倡议：

其一，同学们对此事热切关注，议论纷纷，举报未经证实我们绝不会妄下结论。但是，学校方面却至今未对此事表态。因此，我们希望学校迅速对此事进行表态。

其二，基于学生的知情权，希望校方尽快进行全面彻底的调查，并将调查结果公之于众。

其三，如何处置存在性骚扰行为的教师？如何对受害人进行赔偿、如何保护其安全、保证其正常生活与未来发展不受影响？对于以上两个问题，我们希望校方在表态中承诺，调查清楚之后将研究讨论并制定措施，坚决惩处违规违纪者和保护相关受害人。

其四，为保证调查的真实公正，希望校方公开调查过程及调查信息，并有学生参与其中，以确保信息完整、程序透明。我信任校方立场的公正与处理问题的真诚，但粗暴地控制舆论、将学生全程置于黑箱之中便难免令人心生疑虑，不能信服。

其五，希望有相关知情者能进一步揭发事实真相，希望广大师生能保持密切关注。作为广大

师生群体,我们当以尊重事实、保护隐私为底线。如相关老师经调查并不存在违规违纪现象,当为老师恢复名誉;如确实存在违规违纪现象,则应当让一切丑恶在阳光下暴露无遗并得到严惩。

在这场维护公正、争取切身权益的行动中,我们没有局外人!

2018.4.13 人大学生围堵顾海兵

《[视频] 4.13 晚中国人民大学学生课后与顾海兵教授交涉》

来源: 微博已被删

备份链接:

<https://wallsandbooks.wordpress.com/2018/04/13/%E8%A7%86%E9%A2%91-4-13%E6%99%9A%E4%BA%BA%E6%B0%91%E5%A4%A7%E5%AD%A6%E5%AD%A6%E7%94%9F%E8%AF%BE%E5%90%8E%E4%B8%8E%E9%A1%BE%E6%B5%B7%E5%85%B5%E6%95%99%E6%8E%88%E4%BA%A4%E6%B6%89/>

现场视频下载 (Dropbo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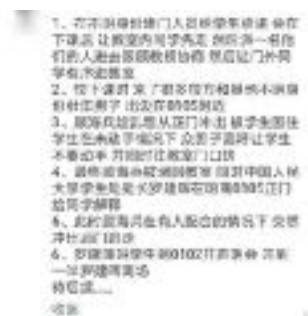
第一个角度:

<https://www.dropbox.com/s/p43shv139gqypfb/413%E4%BA%BA%E6%B0%91%E5%A4%A7%E5%AD%A6.mp4?dl=0>

第二个角度:

https://www.dropbox.com/s/a6rfuct3zyd2itc/WeChat_20180413110633.mp4?dl=0

4.13 日晚, 人民大学数十名学生在明商 0105 教室外要求顾海兵教授就网上曝出其涉嫌性骚扰多名女生的行为给出回应, 三四名身份不明人士堵门不让学生进入课堂, 学生坚持等待近四小时, 临近下课, 人民大学学生处处长到现场试图解释, 顾试图从前门离开未遂, 后趁乱从后门逃走。



2018.04.15 明商“拥堵”事件纪实

作者: 第十三号勺子

来源: 微信公众号“面朝一勺海”, 原文已 404

备份链接: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8/04/%E5%A4%A7%E5%AE%B6%E6%80%8E>

[%E4%B9%88%E7%9C%8B%E4%B8%AD%E5%9B%BD%E4%BA%BA%E6%B0%91%E5%A4%A7%E5%AD%A6%E7%BB%8F%E6%B5%8E%E5%AD%A6%E9%99%A2%E7%9A%84%E9%A1%BE%E6%B5%B7%E5%85%B5%E6%95%99%E6%8E%88%EF%B](#)
[C%9F/](#)

以下是勺子对昨天发生事件的整理：

4月12日。

知乎话题“大家怎么看中国人民大学顾海兵教授”被删除，随即“如何看待问题‘大家怎么看中国人民大学顾海兵教授’被删？”也被删除，其后有关人大校内性骚扰的话题相继被删，出现知乎话题“明天约不约明商 0105（注：顾教授的课在明商 0105）”。

4月13日。

6:40，公众号“面朝一勺海”发出《一封呼吁调查顾教授的倡议书：面对性骚扰，拒绝包庇和隐瞒》。

16:40左右，在阅读量达到八万多时，文章被删除。

17:35左右，近二十学生进入明商 0105，其中有部分同学持摄影设备。

17:38左右，两位明德物业人员进入明商 0105 进行清场，并答应清场过后允许学生进入上课。

17:45左右，四个未知身份人员（两男两女，其中一个年龄稍大，初被误认为是老师）到达明商 0105 门口，其中有一人拿出手机群聊成员截图，向在场选修宏观经济景气分析的同学询问班级是否是 28 人。他们堵住门口，对进入教室的学生进行身份审核，称非选修学生不可入内。

17:50，教室外的同学走到教室门口询问后，得知不让非选修学生进入，要求有秩序进入听课，堵门人员表示先排队等候进入，于是同学们自觉排队，等候 28 名同学进入教室后，进入教室旁听。

18:00，打上课铃，教室外同学依然不被允许进入教室，同学们认为受到了欺骗，与守门的 4 个未知身份的人员发生言语冲突，希望能得到合理的答复，四人未正面回答，坚持许出不许进。

（这是门口四人的承诺第一次失效）

18:40左右，在等待上课的同学们对守门的四个人身份产生怀疑，并多次询问，要求出示学工证无果后，有一位同学拨打了人民大学保卫处的电话，期望保卫处可以出面解决。

18:50左右，保卫处的两位保安大哥到达 0105，在未查明四名未知身份人员证件的情况下，

向等候的诸位同学宣布这四个人“身份正常”。

19:00 左右，有同学在朋友圈发现名为《决定爆出来，自己的心都在颤抖…》的微博文章刷屏，文中博主举报了人大行政管理系的教授张康之对学生实行性骚扰。（该文目前也已被删除）同学们看后情绪激动，一位女同学向守门的四个不明身份人员一字一句地读着正文，眼眶泛泪。此时，旁边一同学看到堵门四人的手机屏上微信列表的一栏有“顾门在校……”的字眼，随即问顾海兵是否是他们的老师，四人没有承认，也并未否认。

19:00 至 19:40，因顾中途没有课间休息，人群陆陆续续减少，开始有人坐在楼道边休息。有个女生从教室里出来，钻过门口的四个人去上厕所。

20:00 左右，有同学要进去上课，被门口四人拦截，同学高举校园卡质问“我是人大的学生！任何一个世界一流的，教育体系成熟的高校都不会阻止自己的学生进入课堂听课！”“我有校园卡，大家把校园卡拿出来，证明我们的学生身份！”“你们四个是谁？谁给你们的授权来挡在门口不让学生进自己学校的教室！”拦截的四人保持沉默，没有辩解，没有拿出证据证明自己身份，最后转过身背对学生。这段时间声音比较大，情绪比较激动，原本坐着的同学站起来围在一起，掏出自己的校园卡握在手里。

局面僵持了半小时左右，学生有说要保卫处给个说法，穿西装的保卫处人员除偶尔让学生让路以外并未表态。

8:30 以后，学生从外面不断聚集，几乎占满了 0105 外的通道，过路人需要说“让一让”。

8:50，马上下课，楼道里的人还在增多，堵住门的四个人当中，一个圆脸的年纪较大的人说：“待会下课，我先去和顾老师商量一下，然后让大家进去和顾老师交流，希望同学们进去以后找座位坐下，不要发生踩踏事件。”学生听后保持冷静，等待下课。

9:00 过几分，终于下课了，顾教授从前门出来，并未与同学进行交流，只是要离开，被人墙挡住。有老师和学生喊“不要动手！”，一人试图朝顾泼水，被同学们挡住，有学生趁机问“顾教授给个解释吧！”“网上所说是真实的吗？”人群外面几分钟来的七八个不明身份的壮年男子正努力往人群里挤，像是要钻到顾的身边去，其中四五个被同学们挡住进不去，就不断地把人群向里推挤，有人就喊“不要拥挤！”“别挤啦！”五六分钟后的混乱后，顾教授被堵回了教室。

（至此门口拦截四人的承诺第二次失效）

据当时一位站在顾教授面前的女生事后回忆说：

顾老师走出教室之时，我立马打开手机录像，想记录现场情况。当时我问了第一句话：“网上对您的指认是不是真的（大意是如此，具体自己也忘了）？”顾立马挡住我的手机，然后说“这个我以后再说”。人群当时比较拥挤，不知道什么时候几个保安样的人就挤到了我前面挡在顾与学生之间。与此同时，好像有一个人向顾的脸上泼了水，我和其他同学连忙阻止（并不知道是谁泼了水），并高声喊：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我向大家喊道：“问问题，问问题”。在此期间，我数次表示希望顾给出是还是不是，有没有性骚扰学生的确定答复，但遭到拒绝，

他一直推开手机甚至抓我的手臂（我当时喊了一句“他抓我手臂”）。学生和保安人员推搡之间，学生们高声喊“大家把手拉起来，不要让他逃走”。后来顾退入教室，一位声称学生处处长的罗老师走到教室门口和学生交流，告诉我们学校已经在官网发出声明，很多同学掏出手机查看，说并没有看到，后来找到了，然后发到了我们之前建的一个微信群里。

正如这位同学所说，顾教授被堵回去了，学生处罗处长来了，在教室门口介绍“自己是学生处处长罗建晖”，说学校已发出官方声明，然后让在场是人大学生的举手，同学们都举了手，又让不是人大学生的举手，场上没有人举手，于是叫学生去 0102 开声明会，有同学问“您能代表顾教授吗？您现在知道事情的真相吗？”罗并未回答，学生也不愿转移。场面僵持当中，突然人群一阵骚动，有声音说，“顾老师从后门逃走啦！”罗也踮脚往后门看，学生顿时一片哗然，追了出去，一直追到楼外广场上的西门大树旁边，没追到。站在雨里追人未果的学生回到楼里，罗建晖处长在 0102 教室里跟同学们交流，说明了学校声明的精神，然后进行问答，当有同学提出类似“怎么解释今天堵门的四个非本校人士身份？”“谁安排顾逃走？”等问题时，仿佛要打电话，离场了，直到十点半也未露面。

关于顾教授和罗处长离开的场景，有同学回忆说：

时间快到九点时，前门口四人承诺：下课先疏散教室内学生，而后大家可以有秩序进入教室和顾老师交流问题。九点之后，教室里下课，顾从前门出来到等候的学生群体之间，人群中有一群不明身份的人围在其身边想帮助顾挤出去，同时高喊“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但是其实顾并没有与其他人发生身体接触。顾没有从前门挤出去，又回到教室中。

这时，罗出现在教室前门口，表明自己是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处处长，承诺是来帮大家解决问题的，学生们的目光都被吸引到罗这里，包括本在后门附近的我也来到前门。这时，顾在身份不明的人的掩护下从后门仓皇逃出教室，逃出明德楼，飞快消失在夜色中。

学生们高呼顾跑了，有些激动。罗让大家进旁边一间教室，承诺和大家交流有关情况。大家进入另一间教室后，罗稍微安抚了一下学生情绪，而后花了大约一分钟读了学校发的声明，而后学生提出是谁安排顾逃走的问题，罗没有做明确回答，学生追问，罗仿佛接了一个电话径直走了出去，我跟了上去。罗径直走到楼道间，坐上电梯，来到十楼，七拐八拐，来到另一楼道间，坐上电梯，来到十三楼，七拐八拐，来到另一楼道间，爬楼梯，来到十二楼。

其间我一直在其身后。终于，在明主 12 楼一个楼道，他回头大声质问我为什么跟着他，我是什么人。我回答自己是人大的学生，请他告诉我自己还会不会回去？是不是会抛弃楼下的同学？他见我一个人，大声吼了起来，要我出示学生卡并一把抢了过去，我马上又拿了回来。这时，他叫住旁边两个老师，让他们拦住我，面对三个人我已无法继续和他讨论下去。我无奈，只能看着他在空旷的楼道里扬长而去，再也没回来。

9:40 以后，失去顾老师和罗老师的同学们围到学生处副处长唐杰老师周围进行交流，双方都很有耐心，有学生给老师拿来椅子坐，被老师拒绝了。学生们挨个表达了自己的问题，唐杰老师就其中一部分进行了回答，并把所有问题拿纸笔记在了本子上（但拒绝了同学把问题拍下来的要求），期间唐老师找人去寻罗处长，没有结果，顾老师也没有回来。唐老师表示自己是老人大人，对学校感情很深，发生这样的事情也很痛心，希望问题能够良好解决。由于学生们问题比较多，唐老师回答也很丰满，往往就一个问题旁征博引苦口婆心地讲上好久，

交流一直持续到 10:40 以后，虽然学生就很多问题的疑惑依然没有解决，但交流的过程中，双方气氛比较好，没有出现情绪激烈的行为，唐老师也对同学们有这样推动问题解决的精神表示肯定。

交流结果大致如下，以问答形式展现：

1. 问：堵住门口许出不许进的四个不明身份人士到底是谁？是谁授予他们的权力？

答：尽力找有关部门调查。

2. 问：学生需要反映情况和获知调查反馈结果的平台和渠道

答：希望关心的同学选出学生代表，或者通过学院来通知学生，或建立一个平台。

3. 问：为什么学生从不到六点就来到教室，随后被拦截在门外，学生处的老师八点半才到场但未出声，九点以后才开始和学生交涉？要听取学生诉求为什么不早来？

答：学生处和学校本来不希望今晚发生这样的事情，不希望以这样的形式。

4. 问：学校针对性骚扰的态度究竟如何？

答：声明里也说了，解决问题，避免再次发生，学校已经计划要大力加强公共空间的监控。

5. 问：为什么顾老师今天不正面回应？选择了离开？

答：没有包庇的意思，实事求是解决问题，具体情况不清楚，需要再调查。

6. 问：删帖事件是否与学校或学院有关，包括知乎，微博，微信等相关的声音。

答：需要再调查，老师相信是没有的。

7. 问：学校在处理这次问题和防止性骚扰上，有何后续的做法？

答：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从多方面入手，学校和学生都希望解决。

8. 问：今晚现场的同学会不会因此而受到压力和学业毕业等的影响？

答：保证是不受影响的，但是无法保证没有团委谈话，团委老师谈话也没那么严重，希望学生能多信任老师，放平心态。

10:40 以后，在场的学生和老师都陆续离开了，明商一楼没什么人了，恢复了交通的顺畅。

以下是几个经查证后系不实的信息：

1. “顾老师今晚上课不允许提问，否则成绩归零”。系谣传。顾教授因为学识渊博加上课业紧张，为确保课程进度，平常就较少地给学生提问机会，正所谓“你可以质疑顾老师，但我建议你读几十篇论文再来质疑我。”

2. “顾教授从门里出来有人打起来了！”系谣传。除学生架起胳膊试图拦路，顾老师伸手去拨开手机，或者抓住同学的胳膊想要离开，后面的几个壮年男子往里挤之外，并无任何肢体冲突。顾老师左手边外围，有一名同学情绪激动想要冲上来，但是被旁边的同学及时制止，拦在了外围，场上只是声音比较混乱，但没人动手。

最后是勺子的几点小看法：

首先是为来到现场关心问题解决的学生和老师的精神点赞，很多同学在明商的楼道上前后坚持了四个多小时，大家都不傻，都有自己的事情，可能心里也知道来到现场可能存在的风险，所以戴着口罩，可能也知道即便来了也未必有什么结果，但是还是来了，这种带着些许害怕和犹豫的勇气难道不也同样的可贵，值得叫好，令人钦佩吗？

其次是对今天在场同学们的理性精神点赞，没有人提前对顾老师进行道德审判，令人担忧地辱骂和指责并没有出现，学生冲击课堂的情况也没有出现，虽然被四个不明身份的人拦在门外，虽然求助保卫处也没有等来帮助，虽然个别同学偶有情绪激动的时候，但是大多数同学在大部分时间内都保持着较低的音量，为了避免对秩序产生干扰，在有同学肆意聊天的时候会有人用“嘘”来提醒保证教学区的安静；虽然人多，也始终保持着道路的畅通，真正意义上的拥堵没有发生。这种坚定地追寻真相而又保持理性克制的素养，不妥协也不偏激的精神想来正是人大带给同学们的宝贵礼物，因此同学们才会在现场用这份礼物还人大以真相和清白。

最后是事情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的感慨，今晚如果没有挡门发生，或者学生处或其他相关老师早点来听取学生诉求，积极进行沟通，那么想来过程会让人舒服很多。如果人大的学生相信人大会积极而彻底的处理这件事情，那么人大为什么不相信自己的学生只是想来教室旁听，在不影响其他学生上课的情况下，利用课前课后时间询问顾老师一些他本就该回答的问题呢？而如果学校早发声明，或者如果没有那么删帖事件的激化，又或者如果学生可以在一个公开的讨论平台上畅所欲言……可惜没有如果，我们只能把目光投放在未来，避免下一次事件发生时，走投无路的学生又要被迫证明自己的勇气和理性。

勺子想起性侵案发生在别的学校别的同学身上的时候，之前别的学校轰轰烈烈的时候，或许我们觉得很远，或许我们没有勇气，人大校内寂静如寒冬，那时勺子气不过知乎上人大为什么没声音的话题，想号召大家来关注校园反性侵，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现在勺子明白人大的学生不是没有勇气，勺子有过的努力也并不是枉然，人大学生正在以勇气为人大学子的勇气作证，以理性为人大学子的理性作证。

冬天过去了，春天已经来了，希望下一个春天我们能更加骄傲地回顾这个春天。此致，向可爱的人大同学们敬礼。

本文信息来源于朋友圈、对当事人的采访和相关录音视频资料。

2018.4.13 人大发布声明

来源：人大官网

原文链接：

<http://news.ruc.edu.cn/archives/201476?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声明

近日，网上反映我校个别教师涉嫌存在违反师德师风言行。对此，学校党委高度重视，决定成立专门工作小组，对此事件展开核实。关爱学生、培育学生、保护学生是大学的天职。对任何有违师德师风的言行，学校始终态度鲜明、坚决反对，无论涉及什么人，都绝不姑息，绝不容忍。学校将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坚决维护学生合法权益。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教师工作部

2018年4月13日

2018.4.25 人大学生发文称被学校约谈

《关于我被邀约“沟通”的情况说明》

作者：严梓豪

备份链接：

<https://no404more.github.io/Terminus/archive/2018/04/25/ruc-interview2.html>

我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2015 级经济学专业本科生严梓豪。

4月19日正午12点，我再次被要求与老师进行“沟通”。继4月15晚和4月16日下午与院领导“沟通”之后，这是学工老师第三次与我“沟通”。

见我的是一位院团委老师和一位学生处老师，他们开门见山，以正式的谈话为由，把我的手机和学生处老师的手机一并收到另一个办公室，团委老师称需要处理公务留下了两个手机。

老师寒暄了几句，也不拐弯抹角，他直说希望“此事”到此为止，并要求我在结束后写一个情况说明。我问“情况说明”写给谁看，有何作用？老师没有正面回应，回答说应当在这个情况说明中写清我在此事中的所作所为，并签字确认。

随后学生处老师向我提出了四个问题，希望我“敢于承担责任”，实话实说。第一，有没有参与社团活动，并且在组织社团活动的过程中，违背学校管理社团的规定？第二，有没有在网上去传播一些未经证实的消息？第三，是否策划、组织、参与了明德楼现场的活动？第四，是否系统地策划、组织、参与到其他的一些涉及到违反校纪校规的活动？

老师继续强调说，这次来并不是给我摆证据，而是希望听我自己说，因为这件事到了这个地步，已经是走入了一些正式的处理程序，这不是一般性质的事了。

但在我的认知中，明商 0105 事件是同学们积极参与关系到切身利益的公共事务中的结果，它的发生反映出的是同学们对校园反性骚扰事件的关注、对真相的渴望、对社会正义的坚持和敢于行动的担当，这在当时学院、学校和当事老师都没有积极反应的情况下，是在情理之中的，并且在场的同学们也极大程度地表现出了客观中立的价值取向，并未对当事老师进行道德审判。因此，这一事件在我的认识中并不带有鲜明的负面色彩。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我则是因为在知乎问题和群消息中了解到，当晚明商 0105 有顾教授的课程，于是前往凑个热闹。我在与顾教授研究生的对峙过程中表现比较积极，时时质问他们的身份和有谁授权不让我们进入，但我个人认为，我在质问时音量较低、说话理性克制、并未有过激举动，除此之外，我在当晚就不再有其他“可能越轨踩线”的表现。

带着这样的认知，我对于问题中的几个导向感到奇怪和恐慌。

首先，这次与我“沟通”的老师仿佛并不认为这次事件有其正面积极意义，而将它视为踩在法律边界的危险事件，在此基础上，就必然需要找出“恶性事件的组织策划者”。在这一语境下，我意识到我是被当做“犯罪嫌疑人”而进行“沟通”了。

而对于第一个问题，在当时，我实在不明白参与了明商 0105 这次偶然事件与我平时参与社团有何关联。更不明白为什么在如此正式的场合，老师们要将这一问题摆在首位。

于是，我如实报上我曾经加入过的社团名称，而老师则专门强调我加入了一个“最重要”的社团——新光平民发展协会，并且是社团中的骨干，甚至暗示我是否通过社团来组织了这次活动。但我并不是新光平民发展协会的骨干，仅仅是会去参与它的公益活动。

这时我产生了强烈的恐慌感。

我深知，对于一件偶然发生的事件，如果硬要发掘出一个组织者来，往社团方向引导是极其容易的。仅仅因为我被认为是“参与事件的积极分子”，又仿佛有很多人被我“组织”起来，产生了“群体性事件”，就可以把我带上“群体性事件组织者”的帽子。那么参加新光平民发展协会的有正义感的同学，可能与我一同出现在现场，当然就很容易满足以上定性的条件。

这等于说——今天是我在新光平民发展协会参与得比较多，而同时我又积极参与了明商 0105 的事件，那么当晚就自然被认为是由新光组织、策划的这次“群体性事件”；如果我是在性与性别研究协会参与得比较多，那么当晚则很容易被认为是由性协组织策划的；如果我是在校党校参与得比较多，那么当晚则很容易被认为是由校党校组织、策划的。

我想这样的逻辑是站不住脚的。

这种逻辑极参与者被戴上“组织者”的帽子，难道不是对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分子”的严重打击吗？这种“沟通”，让有正义感的同学们再不敢参加公共事务，难道不是对同学们以兴趣相投而互相吸引的严厉惩罚吗？

这种预设，让一个从事脚踏实地公益项目的社团面临被取缔的危机，难道不是对兢兢业业运营的学生社团的有罪推定吗？

实事求是地说，我并未组织过社团做违背校纪校规的事，但“沟通”到这里，我对学校的信任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打击。我们中国人民大学，校训是“实事求是”，要培养的人是“国民表率，社会栋梁”，但当同学们积极参与到了公共事务中、积极表现出对社会现实的关注时，却又被戴上了“疑似违规违纪者”的帽子，甚至在“沟通”过程中直接被采取有罪推定的态度。这让我感到十分寒心。

对于第二个问题，我自认为并没有传播过未经证实的消息。我当晚就在现场，在朋友圈转发的内容，也基本符合我自己在当晚的所见所闻。传播不实消息一旦被辟谣，对自己没有一星半点的好处，我也当然明白这个道理。但老师善意地提醒我，也许有的内容的确不实，如果真有这种不实消息，我便担不起责任。于是，在老师的指导下，我在“情况说明”上写下了“现在看来，我可能传播了未经证实的或不实的消息”。但直到现在，除了对顾教授的调查结果尚未对大家公布以外，我并未发现我所转发的消息中有“未经证实或不实”的内容。

而第三个和第四个问题则引发了我与老师言辞上激烈的争论。我始终坚持我并没有发挥任何“策划、组织”的作用，甚至在老师嗤笑着问“你还真认为你没有发挥‘策划、组织、参与’的作用？”的时候，一度十分无奈，瘫坐着沉默。老师见我坚决否认，又继续说道：“我们不想把你的事情上升到很麻烦的很严重的层面上去，你只要实事求是，做了有什么不敢当呢？没做就说没有，写在纸上；但要说没有，那这个事情很可能超出我们处理的范围，把你父母叫来，让学校出面，让有关部门出面，这又何必呢？这是我们不想看到的，我们学校是绝对要保护学生的。”听到这里，我头脑发胀，茫然地看了看窗外——我感觉很委屈，很无奈——我对于不存在的事情，我只能说“没有”，但也正因为“没有”，我便拿不出任何证明“没有”的证据，这该是多么无力的辩解？

大概是我想象力不够丰富，即使我很想尽快结束这场漫长的“沟通”，对于一件完全不存在的的事情，我也绝对无法凭空虚构出它的样貌。但我若说“没有”，面临的就可能是“上升到另一个层面”，要我父母到校解决问题。我从没想到“实事求是”一词竟可以这样使用，让人只敢说“有”，若敢说“没有”，就要承担沉重异常的代价。

但这时老师又十分巧妙地化解了当前的无奈，制造了更大的无奈——他转而问：“实事求是地说，如果你认为你不是主要的（组织）同学，那么主要的同学有没有你知道的？”

我再次感觉到莫名的恐怖。对于完全不存在的的事情，除了选择出卖别人，就只能选择出卖自己，大概这就是“互相揭发”的可怖之处吧。

但我确实没有参与“组织、策划”这事件，也并没有认识的人参与到“组织策划”这一事件，我又怎么凭空编造呢？

甚至在这一“沟通”过程中，老师不断地在我沉默时似有似无地抛出我的各类个人信息，包括我初高中以来的基本情况、我的家庭状况、身边同学对我的看法、我曾去过的地方、我参加过过的实习，甚至坚决的态度质问我曾在微信聊天中是不是说了某某话……我自认为遵纪守法，个人信息应收保护。但眼前突如其来的“审问”让我大脑空白，使我感受到“一切信息尽在老师掌握”，从而倍感压力，生怕说错了一句话。

最后，纵使“可能让事件升级”，我还是硬着头皮声明自己没有参与到任何组织、策划明商0105事件。并在老的要求下，写下“不再参与和这件事有关的一切线上线下的活动，静待学校调查”。在当时也许因为“沟通”时间太长，已经意识麻木，想要尽快结束沟通”，我心想着“静待学校调查是没错的。但后来才缓过神来——写下这句话等于我主动剥夺了自己继续关注、参与这一公共事务进展的权利，于是心中又不免叫苦。长时间不愉快的谈是痛苦的，而在关系不对等的条件注行长时间的谈话更是一种对身心的消磨。

经历了这一系列的“特殊关怀”，我感受到了学校对此事的重视，更感受到学校对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同学们的热情和关心。我无意在此指摘某个或某几个老师的“沟通”方式问题，因为在我看来，老师们采用有罪推定的预设与相关同学“沟通”，或使用各种未经证实的片面信息来暗示事件的严重性并无形中施加压力，从而获取同学们了解或不了解的信息，都是某种必然的产物。而之所以必然，是因为在特殊的语境下、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在密闭的空间中，严重加剧了老师与同学之间地位的不平等，从而使得老师与同学之间的权力关系产生了极其强烈的不对等。正如在自知不可能有任何援手的情况下，一棵“小白菜”被彪形大汉逼至墙角一般，小白菜不得不接受彪形大汉绝大多数的要求，这与彪形大汉是否以和善的方式提出要求无关。

对于上述情况，我保证并无夸大和谎言，“沟通”过程有证据留存，如有疑问可再联系我。我也已经向校长信箱发邮件简单陈述，目前我已经向老师反映要求作废之前所写“情况说明”的诉求。今天作此补充，是又发现还有同学与我有相同的遭遇、受了相同的委屈。了解到他们的经历后，我发现学校在明商0105事件的后续处理中广泛地采取“沟通”(或称约谈)的形式来解决问题，反而引发了很多不信任的情绪。这不得不让我联想到这两天隔壁北京大学所发生的事情。

我不希望我人存在着学校与学生严重对立的可能性，但却在自己的遭遇中深刻体会到了这一对立的存在。

我不希望从我人走出的师兄师姐师弟师妹们在涉及切身利益的公共事务上噤若寒蝉，但却在自己的遭遇中发现了这一潜在的趋势。

我不希望我人的同学们被渐渐褪去“国民表率社会栋梁”的光环，但却在自己的遭遇中无奈觉察到学校对同学们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的警惕。

没错，在各类事件中，我们应当千万小心潜在的反动力量，应当千万注意不要让同学们被邪恶势力利用。但是，如果通过此般“沟通”，让同学们都不再敢关心社会现实，是不是因噎废食了呢？长此以往，渐渐退变为精致利己主义者的我们又怎么担当起社会的进步的重任，怎么有效地应对反动黑恶势力呢？这并不能发挥在保护学生和学校的作用，反而是在自毁长城！为避免这种结果，我真切希望学校能够对本次事件的处理作出解释，肯定并保护同学们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精神。也希望学校能够通过这次事件，完善相关的“交流沟通”机制。这些想法和具体建议我都已经在新写给校长信箱的邮件中有所涉及。

我相信，人大的每一位老师、每一位同学，都一定希望母校能够变得更好！在同学们和老师们的努力下，母校也一定能发展得更好！

人民大学学生严梓豪

2018.4.25

《新光平民发展协会会长致刘伟校长的信》

作者：陈可欣

备份链接：

<https://no404more.github.io/Terminus/archive/2018/04/25/xin-guang-letter.html>

我是中国人民大学公益社团新光平民发展协会的会长陈可欣。

新光平民发展协会是 2011 年成立的，致力于服务中国人民大学校内外来务工人员的公益社团。六年多来，我们秉持着对校内外来务工者的关怀、对公益服务事业的热忱、对人民大学精神的探索和追逐，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地竭尽我们所能，为人大后勤职工开展诸如夜校、文艺队、晚会、义诊等活动，用一点一滴的行动践行着我们的理想。

可没有想到的是，近期人大校园里发生的反性骚扰事件，竟会无端地和我们这样一个关注后勤工友的公益社团扯上了关系：新光被质疑参与“组织、策划”四月十三日晚发生在明德商学楼的事件。

针对这一情况，两天前，我已代表新光社团通过校长信箱等方式向学校讲述了我与新光近期的遭遇，澄清了我所知道的事实情况，并提出了几项诉求希冀能和校方讨论。昨天，我与校团委老师再度进行沟通，消除了很多误会，也达成了诸多共识，对此我表示感激。但考虑到此事对我个人、新光社团和学校都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因此今日我再次通过校长信箱向校长提出了几项尚未解决的疑惑和诉求。

以下附上我给校长的两封信的原文。在此感谢这几日关心和支持我个人及新光平民发展协会的老师 and 同学们，也希望大家知悉我和新光社团正在寻求与校方积极主动的沟通。我相信，在与校方的有效沟通和共同努力下，所有的误会都能得到消除，真相会被澄清，新光的名誉能够恢复，我们的母校也一定能变得更好！

第一封信

尊敬的刘伟校长

您好！

我是 2015 级经济学院本科生陈可欣，学生公益社团新光平民发展协会的会长。我犹豫了很久，还是决定给您写这封信，向您陈述我个人和我们协会近期的遭遇，以及我在此过程的一些心路历程和不解之处，希望您在百忙之中可以看到这些文字并拨冗解答我的困惑。

校长对于本月 13 日晚发生在明德商学楼的那场“堵门”事件应已知悉。12 日我在相关网络平台上看到有同学举报我校某顾姓教授涉嫌对学生进行性骚扰，感到非常愤怒。13 号晚，

和很多同学一样，我个人怀着对我校同学举报性骚扰现象的关切前往了现场。当时我只是想在课后向顾老师当面提出一些疑问请求顾老师的答复，却没有想到被拦在了教室门外。我在现场围观了两个多小时，发现这种做法很难直接带来有效的结果，就先行离开了。当时我万万没有想到，这次“围观”竟会为我自己甚至我们协会招致了后续的这许多麻烦。

从 15 日起，我陆续被班主任、副院长、院党团主要负责人等多名老师约谈。刚开始，我以为学校只是想正常地和同学们沟通交流，调查清楚当晚的情况和倾听学生的诉求。在约谈的过程中，我也表示了对学校在此事件中的处理态度和方式的理解和支持。可是到了 19 日中午，我突然被通知在中午十二点半到明德主楼某办公室约谈，这一次约谈我的是校团委的主要负责人，还有我们新光协会的指导老师。在谈话一开始，校团委老师就认定是我们社团策划组织了 13 日晚上的围堵行动，而我作为新光的社长，似乎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整个事件的主谋。校团委老师对我说，校方已经掌握了一些证据，说明新光在从事着一些违反社团管理条例、违反校规校纪甚至有可能违反法律的事情；而对我个人，又说了一些诸如如果校方掌握的关于我的一些材料属实，那么我面临的最轻处分就是留校察看，或是开除之类的话。说实话，震惊、困惑和委屈都不足以形容我当时的心情。我当即请求老师向我具体地解释一下新光到底在从事哪些违纪违法的事情，可是遭到了拒绝。我想要申辩，可是感到无力。一旦我说的东西和校方“掌握的证据”不符，我就会被质疑态度不端，并受到威胁说有可能把我的问题交到比学校更高一级的地方去处理。在这整个过程中，我都不知道学校到底掌握了什么样的证据，竟会把这件事情和一个六年以来勤勤恳恳地从事面向校内后勤工人的志愿服务的公益社团联系在一起？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吗？难道仅仅因为我是新光的社长，而我又恰好现场，就可以认定是我带领着新光社团有组织、有预谋、有计划地制造了整个事件吗？难道我仅仅在现场围观了两个小时，就要面临被留校察看或是开除的处分吗？在谈话中，老师没有拿出任何证据证明新光在从事违纪违法的事情，却一直拿新光的一些日常活动（如给工友组织的观影会、广场舞等活动）没有逐件向社联报批作为靶子来攻击社团和我个人。我已经承认了新光的某些重复性较高的日常活动没有报批是我作为社长的管理失职，可是我并不认为这值得上升到需要校团委负责人亲自来找我约谈这样的高度，更不认为这是什么违法违规的行为！

谈话结束后，我又被老师要求写下了一份情况说明，以及承诺不将此次谈话内容对外公布的保证书。当我走出办公室时，我的内心已经陷入了深深的恐惧和惶惑。我相信学校是为学生着想，不希望学生的善意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可是这样无端地给新光扣帽子，未免也太令人无法理解！此后，陆续有新光的志愿者跟我说他们也受到了学校的约谈，并且也被告知说校方认定是新光在组织 13 日晚的事件。还有不少新光已毕业的师兄师姐、关注新光的同学来找我询问情况。所有人都对学校的这一认定感到不解和惊讶。

因为此事，社团同学陷入了极度的恐慌和不解之中，甚至对自己一直以来所从事公益活动的意义产生了质疑。新光针对校内工友日常服务性活动有所停滞，新光在校内同学心目中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受损，我个人和新光其他志愿者的正常学习、生活也多多少少受到影响。我的心情迟迟未能平复。纠结再三，我还是选择了给您写信，作为社团的负责人提出以下困惑，和您商量、讨论，恳请得到您的解答：

校方针对 13 日晚明商事件调查我们社团的具体过程和细节可不可以向我们做出说明：为什么怀疑新光？有什么证据？如若没有清楚的事实和确实充分的证据指向是新光这个社团在组织当晚的行动，还恳请学校能发布公开声明，还新光和我个人一个清白，挽回新光和我

个人在校内的形象，消除此事的消极影响。

新光今后将在日常活动的开展等方面严格遵守管理部门的规定，接受监督，但不希望受到任何超出这方面的限制或其他影响。

在以下几个主要问题上明确校方的约谈规范，加强制度约束：约谈的性质是什么？学校约谈和行政机关约谈有何不同？学校可以随意、在任何时段约谈学生吗？学生有没有权利拒绝？约谈应以何种形式进行？在约谈时学校应不应该向学生拿出证据或材料来说明情况，而不是一味地“有罪推定”，单方面要求学生“说实话”？学校有权利要求学生写类似于口供一样的情况说明或保证书吗？

因心情难平，如言辞和表达有不当之处，还请校长见谅。我十分热切地期待校长的及时答复，希望此事能够有一个妥善的解决。

谢谢！

陈可欣

2018.4.23

第二封信

尊敬的校长

您好！

我是 2015 级经济学院本科生陈可欣。两天前，我通过校长信箱已给您写过一封信，讲述了我与新光社团近期的遭遇和我个人的困惑，并代表社团提出了几项诉求和您讨论。感谢学校管理层对我来信的及时反馈和处理。昨晚（4 月 24 日）我已经和校团委老师进行了再一次的沟通，消除了一些在上一次的沟通中可能存在的误会，这令我感到振奋和感激。但由于种种原因，我的一些诉求并没有能够在我与校团委老师的交流中得到明确的答复，因此我想再次给您写信，表达我个人及我代表的新光社团可能还存在的一些疑惑和诉求，希望能得到学校管理层的正式回应。

首先，在上一封信中我提到，自四月十九日起，我和其他多名新光的志愿者陆续受到院、校级领导老师的约谈。约谈中我们被告知了这样一个信息：校方“已经掌握了一些证据”，认为四月十三日晚发生在明德商学楼的事件是一场“有组织有预谋”、“经过严密的安排策划”的事件，并且认为（或者怀疑）这个“组织”、“策划”方，是校公益社团新光平民发展协会。这样的认定（或怀疑）给我及新光多名志愿者的心理及正常的学习生活造成了很大影响，并且在客观上损害了新光社团在校内外的形象。昨天校团委老师告诉我，这样的认定或怀疑其实是一个误会。根据老师昨天的说法，学校是在和同学了解情况的过程中，听到一些同学提到过新光的名字，并发现当天在现场的一些同学有参加过新光，因此想要进一步和新光的同学进行沟通和了解情况，并没有认定或怀疑是新光组织、策划了整个事件。可能是在第一次交流的过程中，一些老师的措辞或态度给同学们造成了这样一种“认定或怀疑的感觉”。

对于老师所讲的，校方没有认定或怀疑是新光一手组织、策划了明商事件，我表示认可。作为我个人和新光的社长，我提出希望能通过某些方式（如由校方或者由我个人来做一个相对正式的澄清说明）消除这个误会已经在客观上造成的影响（尤其是在有几篇文章已经在网上

流传的情况下), 恢复我个人和社团在校内外的名誉。这也是我在第一封信中提到的第一个诉求。但老师表示, 他昨天与我的沟通仅能代表他个人, 消除我和他个人在第一次沟通中的误会, 不能代表学校的意思, 并认为新光的志愿者说“校方认定或怀疑新光在组织策划明商事件”本身是“没有逻辑基础”的, 因此不应该在一个“没有逻辑基础”的陈述上做回应(无论是学校的回应还是我个人的回应)。对此我表达了两个意思: 第一, 新光志愿者说“校方认定或怀疑新光在组织策划明商事件”并不是“没有逻辑基础”的, 而是取自于约谈过程中约谈老师的原话(有证据保留); 第二, 无论校方曾经是否认定或怀疑过新光在组织策划这件事, 在目前这样一个误会已经在客观上造成了不好的影响的情况下, 我认为澄清误会对我和新光志愿者个人、新光社团及学校来说都是一个有利的选择。校团委老师说无法代表学校, 因此我想通过再一次给校长信箱写信的方式来再度提出我的这个诉求: 公开校方在调查新光 and 明商事件的关系方面的明确结果, 因为在我们看来, 老师在认定新光是否组织这场事件的结论上出现前后不一的情况, 并没有给我们一个非常确切的结果。若调查结果显示不是新光在组织、策划当晚的事件, 希望能有一种相对正式的形式来澄清误会, 还我个人及新光社团一个清白。

其次, 社团愿意在日常活动的报批方面做出改进, 积极学习和遵守社团管理章程和办法, 接受团委和社联的监督, 但不希望在现在及未来因为此事受到任何超出这方面的限制或其他影响。

最后, 关于老师和学生的这种约谈类型的对话沟通方式, 我希望能有一个公开明确的制度说明、规范和约束。据我了解, 新光的志愿者在被约谈的过程中出现过诸如上课时间约谈, 没有提前说明约谈者、约谈原因及约谈内容, 收手机, 写保证书等等我认为造成了约谈双方权力不对等的情况。因此我强烈建议建立可参照的、以平等真诚为原则的师生对话机制(或“约谈机制”), 以避免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相信在学生和老师、校方的有效沟通和共同努力下, 明商事件的后续影响一定能尽快消除, 人民大学的国内外声誉、办学方向和校园建设一定能变得更好!

期待校长的回应! 谢谢!

新光平民发展协会会长陈可欣

2018.4.25

2018.4.27 举报人称顾海兵已被人大取消教师资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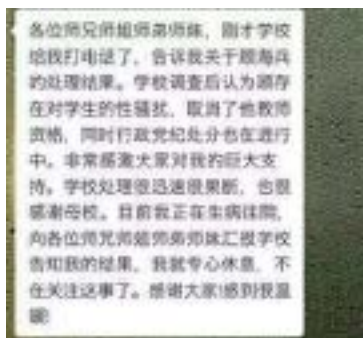
来源: 微信公众号“红雨青山”, 原文已 404

备份链接:

<https://new.qq.com/omn/20180428/20180428B1RXXM.html?pc>

据一个人大校友群中一个匿名举报的女生发的消息, 学校相关部门调查后认为顾海兵存在对学生的性骚扰, 取消了他的教师资格, 同时行政、党纪处分也在进行中。据了解, 4月24日晚, 一些学院的老师向关注此事的同学通报了对其处分的内容, 但是由于处分决定需要上

报市教委，所以相关文件暂时不能公布。



4月11日，知乎相关问题下用户匿名曝光顾海兵涉嫌性骚扰学生后人大教师性骚扰事件不断发酵，并其中涉及到多名知名教授，其中貌似还包括一个长江学者。从4月11日开始到今天，人民大学的学生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有名或无名的勇士，他们冒着被学校处分的风险，积极参与关注此事的进展，并理性地从多个方面多个角度提出建设性意见。从鼓起勇气匿名举报的知乎用户，到敢于实名站出的举报长江学者张康之的毕业师姐。

从4月13日晚在明商0105门口期望等待当事人正面答复的同学们，到第一个实名跳出积极关注此事并与校方联系提出反性骚扰相关提案的大二同学杨舒涵;从自媒体“面朝一勺海”到“梅梅的橡树”，他们中有的人被学院学校多次“约谈”，有的被要求写下“悔过书”式的“情况说明”，有的甚至被以学业前程相威胁。但是他们没有被权势吓到，没有在屡屡碰壁时退缩，没有因自己的“前途”而沉默，他们无不彰显着人民大学追求平等和权利的底色。

人民大学，这一次，您的孩子们没有让您失望!国民表率社会栋梁们，这一次，你们担当得起母亲的荣光!

文章报道

2018.4.13 《人大女学生举报教授强行拥抱还掐臀部，教授回应 “专心做学问”》

作者：卫诗婕、张毓婧

来源：每日人物

原文链接：

<https://new.qq.com/omn/20180413/20180413A0U9L6.html>

4月11日17时左右，一匿名用户回答知乎提问“大家怎么看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顾xx教授”时，称其曾多次遭顾某性骚扰。

该用户自称人大女学生，她提到的顾某具体性骚扰行为包括：深夜以研究学术为名将其单独约至明德楼十层办公室，并于离别时索要拥抱；以“和师哥师姐吃饭”为由邀其校外，试图产生肢体接触，离别前强行拥抱且掐其臀部。

跟帖中也有多名自称人大女学生的匿名用户称曾遭到该教授的性骚扰，经历描述大致相同。

一人大女硕士告诉每日人物，自己和顾某初次见面时被单独约至办公室，并在离别时被要求拥抱，“当时稍有迟疑，想要拒绝。”但在顾“就是抱一下，这没什么”的劝说下，“以为礼节性拥抱是老师的传统”。

直到第二次从办公室离开时，顾某将其“抱起来了”，且“面红耳赤”，她才发觉不对。经师姐提醒“老师这方面有点问题，喜欢占女生便宜”后，她选择“尽量避免与老师接触”。

另有一名人大在读本科生接受每日人物采访时，称其曾深夜被顾某要求微信视频，且在外出吃饭时被“挽着胳膊，顺势拍了臀部”。

目前，知乎上有关“顾某疑似性骚扰”的相关问题及回答全部被删除。

对此，顾某并未正面回应，短信回复每日人物“专心做学问”。

每日人物对话了在网上称“顾某性骚扰”的举报者。

每日人物：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

举报者：一次大概是 2016 年的春夏，那时我大一下学期；另一次是这一年的 5、6 月吧。事件出了之后，我给一个比较好的朋友说了，她和我说这不算大事，也许这个老师就这么开放的一个人。

每日人物：以“和师哥师姐吃饭”为由邀你去校外是怎么回事？

举报者：在北外附近地下建筑的 ktv 里，他本来叫我吃饭，暗示了我还有其他的师兄师姐。我当时发现只有我一个人，就一直在推推搡搡。他把我带到了北外附近，那边没有合适的饭店，他说“要不我带你去唱歌吧”，他说了很多理由，什么有益于身心健康啊，符合他的性格啊。我不好意思驳老师的面子，就去了，但潜意识上是很害怕。

到了 KTV 里，顾老师就一直在唱，边唱边往我身上靠，我就一直在躲他，我从沙发的一头躲到另一头，就说老师我们快点走。他当时就感觉比较扫兴，他就和我说，在这个社会中女性要想提升自己就要运用手段，我既没有赞同也没有反对。他还和我说了非常多的让我不舒服的话，我感到很别扭，联想到很多之前听到的案例，心里很慌。那个地方是个密闭空间，在地下，考虑到人身安全，我就很快提出离开，不是那种夺门而出，而是和他一起走出 KTV 打车回学校了。

每日人物：你指的听到的案例是什么意思？

举报者：高校老师猥亵自己的女学生这种案例。之前听到过，就算没有听到过，本能也会想到。

每日人物：为什么在网上没有说是去的 ktv？

举报者：一开始我考虑到知乎毕竟是个比较公开的平台，怕洗地的人抓住（KTV）这个攻击我，就避重就轻没讲具体的地点。我匿名是因为不想自己的生活被打扰，也怕相关利益方看到对学校施加压力。

每日人物：他提出要抱你时，为什么没有拒绝？

举报者：还是太年轻。当时是觉得，第一，这个老师上课时提到了他得过胃癌，也提了非常多自己的学术观点，我在网上也得到了印证，觉得这位教授确实是个大牛。我当时非常幼稚，觉得一个人的道德和才华是成正比的。第二是，当时比较害羞，不好意思驳老师的面子。第三，害怕老师生我的气。倒不是怕影响我的成绩，真的只是当时太年轻，更多地考虑到这个老师一定是个很善良的人。

第二次发生时，他摸了我的屁股我觉得很恶心，但是我内心第一反应还是为他开脱，会想这也许对他来说是一件小事。大概过了半年，我和父母避重就轻地说了这件事，我的父亲表示非常生气，想和他理论，我就觉得没有必要，不想给家里人惹事，而且我对于这个老师的背景也不是很了解，也想自己能顺利地毕业。所以没有再追究，父亲就尊重我了。他教育我，遇到这种事一定不要害怕，不要怂。

每日人物：为什么最近想要把这件事写出来？

举报者：那天我非常偶然地看到一个知乎上的帖子，问大家怎么看待中国人民大学的顾某。有两个回答令我非常生气：这个老师是个非常好的老师，对大家又关怀又怎样，我非常生气，大家居然一点都不知道他的真面目。我就用了半小时写了一个最初的粗略版。

很多人在评论中表达了和我一样的经历。我还注册了一个新的邮箱，希望相似经历的人把自己的证据和经历发送到这个邮箱。这两年我也想通了，我应该勇敢一点，不应该为这种坏人保留清白。

我也在和校方联系，希望用正规渠道解决。最近校方在搞师风师德，所以我选择相信校方。

每日人物：最近频出的高校性骚扰事件的报道有影响到你吗？

举报者：我也留意到了最近频出的类似事件，越来越多的受害者选择站出来。我个人觉得是压制太久，终于有了个舆论的闸口放开，我们才选择站出来，如果在 2016 年就有这样的舆论闸口，我那时候就会站出来。但那时候的风气反而是大家非常害怕因为自己站出来而利益遭到损害。

每日人物：从第一次发帖到现在你都经历了什么？

举报者：（这篇网帖）朋友圈都传疯了，越来越多人表示有相同遭遇。有一位同学和我选过同一节课，因为这个遭遇她还做过一个反性侵的网站。寒假的时候我们就联系上就在做这件事，这一次算是个小小的爆发。我到今天是有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果没有那么多经历一样的

人（找到我），我可能还会选择小范围告诉别人，大范围继续沉默。

2018.4.14 《中国版#MeToo 持续震荡 人民大学两教授卷性丑闻》

作者：黄小山、刘少风

来源：RFA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

原文链接：

<https://www.rfa.org/cantonese/news/sexual-assault-04142018095049.html>

中国人民大学（人大）性骚扰丑闻不断曝光，继教授顾海兵被举报性骚扰、且在周五（13日）晚遭学生围堵在教室之后，另一位教授张康之亦被女生举报性骚扰，更被指「男女通吃」，校方发出通报，指将对有关事件作出调查。（黄小山 / 刘少风 报道）

人大校友发布的现场记录显示，大批人大的在校生周五晚前去学校「明商 0105」教室、试图堵截卷入性骚扰风波的教授顾海兵，但教室被校方派出的人员控制，禁止非选科生进入。到下课后，准备离开的顾海兵遭学生围堵，场面一度失控，最终在校方的掩护下，顾海兵由后门离开。人大校方其后发布通报指将调查事件，强调若果属实，将绝不会姑息。

据学生的现场记录，学生对顾海兵的围堵风波，持续大约五个小时。而出面与学生对话的学生处负责人，是官方专门在大学设置的政工人员。而人大校友曾经透露，类似的职务，不排除是在校内任职的秘密警察或者国安人员。

顾海兵至今为止没有就事件公开表态。本台记者亦致电顾海兵，但手机始终没有接听。

在顾海兵性骚扰风波持续发酵的同时，一位九年前毕业的人大女生公开举报，人大行政学系教授、同时亦兼任多间大学教授的张康之，曾以指导为名而对学生进行性骚扰。该位女生更在贴文透露，另一名男生亦遭性骚扰。此外，她还点名说到人大有第三位老师亦涉及丑闻，但当事人不愿站出来而无法披露事件。而到截稿时，疑涉及事件的张康之没有回应举报。

本台记者亦分别致电人大校方和党办，希望了解调查进展，但大学多个电话都没人接听。

曾在雷洋事件持续发声的人大校友群召集人鲁难认为，今次涉及人大教授性骚扰风波，在群组引起广泛关注。但目前校友出现意见分歧，女生们对性骚扰事件很愤怒，希望全面调查，但亦有校友担心网上举报信息不实，会伤害到当事教授的基本权益。

鲁难说：因为最近这种事件比较多，大家认为这个性骚扰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事情，尤其是女同学，她们都很愤怒，觉得我们应该在学校里面开展一场清查，让这些害群之马能够清除出去。另外一种观点呢，是说就目前暴露出来的这个证据、不是十分的明确。这么这个人的权益会不会受到伤害？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分别跟这个老师比较熟一些，就觉得这个老师还是不错。那么另外一部分就是说，不管这个人关系怎么样，维护这个校园里面的清净、保护女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所以现在很矛盾。

山东大学教授马女士认为，受到之前学生爆料成功的鼓励，更多的学生站出来。但因为都是事后举报，面临直接证据上的困难；而这些女生敢于举报，是因为环境已经改变、顾虑减少。如果他们仍在被举报者的影响范围之内，不一定会敢于举报。并且类似的事件，并非大学里面独有。

马教授：这个东西吧，它是一个很私密的。你要举证甚么的可能真不是那么容易。另外女性她可能也考虑到世人怎么看她等等，可能有很多的顾虑。最近集中爆呢，也可能就是别的地方爆出来，然后给她一个启发。这个事吧，不是只是大学里边，可能全社会都有。大学里边女性可能受教育层次高一些，她敢爆出来。生活圈子已经不在这儿，如果说她还是在这个教师手下做甚么，可能她的那个勇气就没这么大。

曾导致多位名人身败名裂的欧美女性反性骚扰运动#MeToo，今年在中国大学持续发酵。自去年底以来，多名旅居海外的前中国女生纷纷举报，曾经遭到老师性骚扰甚至性侵犯丑闻，北航、北大、人大、南大等知名大学，都有教授被起底。

2018.4.17 《光明日报|高校性骚扰防御机制亟待建立》

作者：朱昌俊

来源：光明日报

原文链接：

http://epaper.gmw.cn/gmrb/html/2018-04/17/nw.D110000gmrb_20180417_3-02.htm

近日，有网友举报中国人民大学某教师对学生性骚扰。4月13日，中国人民大学通过官网发布声明回应称，学校党委决定成立专门工作小组，对此事件展开核实，将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坚决维护学生合法权益。随后，该校发布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师德建设长效机制实施办法，构建了“性骚扰”等违反师德行为的惩处机制，将事件导向了建设性方向。

反对性骚扰，这在高校和当前整个社会，至少在观念层面已形成共识。但落实到性骚扰维权的行动上，其中的艰难仍无法被低估。举报者依然普遍面临着包括道德风险在内的代价与成本。有举报者在公开信中指出，伤害如此容易，而对伤害的陈述、证明、揭露、讨论、反抗却阻碍重重。也正是由于现实阻力的存在，近来发生的多起高校性骚扰举报事件，都属于“陈年往事”，且当事人很多身在海外，而事件最终获得官方回应，也离不开校友群体、舆论的外部声援和加持。当然，给予性骚扰者举报、维权的勇气，校方公开透明的态度至关重要。

接连出现的性骚扰举报，特别是不少还是指向知名教授时，除了当事人，校方也会感受到压力，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学校解除这种压力或负面舆情，唯一的办法就是像北大、南大和人大这样直面问题，公开调查。要知道，校友发声，无论是受害者不再沉默，还是其他校友声援，都是一种共同体意识的体现。对此，校方理当珍惜并呵护。无视诉求和呼声不仅是对当事人权益的漠视，也是对校友共同体意识的挫伤。

高校不仅要越来越多的受害者走出沉默后的发声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更应从行动上呵护这种诉求，及时回应、表态、调查，来正面应对。这里主要分为两方面，一是对已经发生

或正在发生的性骚扰，应该及时排查、公开调查，给予受害者“迟到”的权益保护和施害者应有的惩戒；二是要以此为契机，建立刚性的性骚扰防御机制，在发现、举报、隐私保护、处理等环节，都能够形成常态化、可预期的防治机制，以制度和行动诠释零容忍。

教育部在“北航陈某事件”发生后，早就表明态度：对触犯师德红线、侵害学生的行为坚持零容忍态度，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同时，教育部将会同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建立健全高校预防性骚扰的长效机制。在此，对于性骚扰防治，各高校理当展现出更多主动性和担当意识，既不辜负社会期待，也执行好相关制度要求。

当然，校园性骚扰防治，教育部门 and 高校，理当应承担主要责任。但并不等于说校园性骚扰只是高校“家事”。一方面，高校性骚扰防治面临的不足与挑战，与当前社会整体的性骚扰防治不足的体现，和社会大背景密不可分；另一方面，教师性骚扰学生，首先触犯的是师德，但不能限于高校和教育部门的纪律与道德处分，触犯法律的，司法部门就该及时介入。这要求高校完善性骚扰防治，做好与司法对接，实现法治化。

(九) 人大、南大教授张康之事件 (2018. 4-2018. 5)

事件梳理

2018.4.13 人大校友夜凭阑微博举报人大教授张康之性骚扰

作者：夜凭阑

来源：微博@夜凭阑，原帖已和谐

备份链接：

<https://www.douban.com/note/665503798/>

决定爆出来，自己的心都在颤抖，可能荡妇羞辱、受害人指责很快就会来，此刻的心跳都加速了，不敢去点击“发布”那个按钮。

我一遍遍问自己是否要打破生活的平静，答案是否定的；

我又问自己那是否就该放过这样的禽兽？答案更是否定。

虽然我们的孩子不会碰上张康之，但如果校园性骚扰风气不止、教授们追求女学生换老婆成为美谈，那角落里便会生出第二个第三个来。

我不希望将来我的孩子、你的孩子会再遇到这样的事。

我永远记得那一天从研三楼出来，寒风刺骨、心冷如冰，只要有异性靠近，我就忍不住闪躲，连那路上 3、4 岁的男童都让我惶恐害怕，因为那一刻受惊的我认为以后或许他也会成长成一个混账。

后来在同学的建议下，为了自己的名誉、为了不被学院谈话，我保持了沉默。

我以为这件事会随着时间流逝终将平复，但是，并没有，直到今时今日看到他的照片都会颤抖。

是愤怒？还是害怕？

或者更多地是自责没有把这个禽兽拉在阳光下、令他依旧在象牙塔里笑着春风祸害下一个孩子。

性骚扰，不分男女，保护好你自己，也看护好你们的孩子，但更重要地是：高校应当建立反性骚扰机制。

我爱我的母校，也希望她同样地爱她的孩子！

我是人大 07 本科毕业的学生，举报人大行政管理系的教授张康之（履历照片太恶心，大家自行百度）。愿对以下言论担负法律责任。

1、本人被性骚扰经过

(1) 起因

大概是 05 年 1 月，短信咨询了他一个问题，他回复让我去人大研三楼 701（或 702）宿舍，当时很疑惑，他解释说在那里办公。因为从小的教育是要信任尊敬师长，所以没戒心便去了。

(2) 经过

去后，他便反锁了门，掐我的脸，说我胖了，问我热不热，边说边伸手到我胸前要解扣子脱外套。我推开他的手拒绝了，吓得走到离他较远的窗口（当时是打算如果他扑上来就跳下去），他走到我身后趁势搂我。我推开他，不敢再停住不动，便来回在房里走。这中间问我有没有男朋友啊，有什么人在追啊之类的。

他看我这样，便坐在一张床上（总共两张床），说什么“现在衡量一个男人是否成功，不是有钱有地位，而是有多少情人”，然后讲些他大学同学如何包养情妇的事。又说学校里很多女生为了保研、出国，都跟老师有暧昧关系，直表扬这是有人生规划的表现。

我听他都是弯弯绕，便跟他讲述了爸爸朋友包养情妇、女儿拿刀砍被奉为榜样的事，一来表明我的家境，二来陈述了自己的价值观。

因为害怕他会强来，便问他有没有小孩，叫什么名字，一再问他女儿的事，唤醒他作为父亲的良知和责任、平抑性冲动。

(3) 结果

后来他就放我走了，当时哭着跑出来，告诉了国管的女同学，她让我保持了沉默，因为没有证据，而且说出来会对我不利，便一直保持了沉默。

2、师兄被性骚扰经过（这部分爆料已经他本人许可）

我所知的另一个被性骚扰对象是我师兄。张以挂科的名义约我师兄去这个宿舍，进去后也是掐脸蛋，让他在那里做题，张坐在旁边，聊些乱七八糟的，还伸手从衣服里去摸他，把师兄吓坏了。因为平时这个老师总是笑吟吟的，看上去非常和蔼可亲。后来匆匆写完，师兄就出来了。

我们是在 16 年的时候一起吃饭吐槽，才知道彼此的事。

3、从同学那里听到的暧昧言论

例如，我同学当时下楼梯，张上楼梯，看到我同学就笑吟吟地说：“XX，你又胖了啊。”我同

学特别不好意思，解释了一句，张上前一步凑到我同学耳边说：“不过更性感了。”

当然我知道的还有人大另一个老师也性骚扰女生，总是约女生吃饭，导致被骚扰的女生索性向他借钱以绝后患了。因为我不是当事人，就不爆料了。

很多朋友劝我继续保持沉默，何必要爆料，但是没有经历过的人无法理解那种阴影。

The past is never dead, it's not even past.

2018.4.13 夜凭阑的声明

来源：微博@夜凭阑，原帖已和谐

备份链接：

<https://wallsandbooks.wordpress.com/2018/04/13/%E4%B8%BE%E6%8A%A5%E5%8E%9F%E4%BA%BA%E6%B0%91%E5%A4%A7%E5%AD%A6%E6%95%99%E6%8E%88%E5%BC%A0%E5%BA%B7%E4%B9%8B%E6%80%A7%E9%AA%9A%E6%89%B0%EF%BC%9A%E5%8F%A6%E4%B8%80%E5%A5%B3%E6%80%A7%E5%8F%97%E5%AE%B3/>



2018.4.14 人大另一校友举报张康之

来源：微博@夜凭阑，微博@HYP-TXM-1908，原帖已和谐
备份链接：

<https://wallsandbooks.wordpress.com/2018/04/13/%E4%B8%BE%E6%8A%A5%E5%8E%9F%E4%BA%BA%E6%B0%91%E5%A4%A7%E5%AD%A6%E6%95%99%E6%8E%88%E5%BC%A0%E5%BA%B7%E4%B9%B%E6%80%A7%E9%AA%9A%E6%89%B0%E5%8F%9A%E5%8F%A6%E4%B8%80%E5%A5%B3%E6%80%A7%E5%8F%97%E5%AE%B3/>



我从小到大独自经历过很多。小学时遇到过同学家长性骚扰，当年七八岁，大学遇到张康之，此后人生遇到的渣男情伤无妄之灾也不少，但这些都未尝吞过我。无论学业事业，我未尝趋炎附势，未尝做过愧对自己愧对别人的选择。

单纯不是经历的少，而是坚守的多。我的坚强决定，我的能力，我的善良，都是经过许多事情冲击摧毁，仍旧重建并坚守的精神选择。现在生活的非常踏实幸福，也是生活给我的奖励。

此事与我尽可能到此为止，虽然算不上自揭伤疤，但终究对我也没什么好处，只是希望净化象牙塔氛围，让更多人能少受无妄之灾。







2018.4.15 中国人民大学印发《师德建设长效机制实施办法》等文件 进一步加强师德师风建设

来源：人大官网

原文链接：

<http://news.ruc.edu.cn/archives/201538>

为深入贯彻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 and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精神，中国人民大学进一步推进师德师风建设，启动了师德师风制度建设相关文件的修订和制定工作。在充分吸收上级有关文件精神基础上，经过反复征求师生意见建议，目前一批文件已经修订和制定完毕。为了让全校师生和社会了解周知，现将有关文件公布如下。

附件一：《中国人民大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试行）》

附件二：《中国人民大学师德建设长效机制实施办法（试行）》

附件三：《中国人民大学教职工纪律处分暂行规定》

2018.5.25 两名南大校友再举报长江学者张康之 “性骚扰” 校方展开调查

记者：王和岩

来源：财新网，原文已 404

备份链接：

<https://terminus2049.github.io/archive/2018/05/25/zhang-kang-zhi.html>

沉寂多日的大学性骚扰问题再度发酵,日前又有两位南京大学校友举报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康之曾对其性骚扰。两人要求校方立刻成立性骚扰调查组,调查张康之在南大的性骚扰行为及其危害,公开调查处理结果;尽快建立反性骚扰的长效机制,并要求张康之公开道歉。财新记者获悉,5月24日,南大校方已派人到其中一名举报者家中,询问了解相关情况。

此前,4月13日,网友“夜凭阑”在新浪微博公开举报张康之,称张康之在中国人民大学(下称人大)任教时,对其和多名学生性骚扰。后人大官方回应将对此进行核实,但目前尚无调查结论公布。

61岁的张康之是教育部长江学者。此前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官网曾介绍:张康之,原人大行政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南大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曾就学于南大哲学系、人大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和人大哲学系,目前为我国公共行政学科三名长江学者之一。但“夜凭阑”举报后,该网悄然将关于张康之的介绍由“原人大教授”修改为“人大教授,南大兼职”,且删除了简介中“是中国公共行政学科三名长江学者之一”。

举报张康之涉嫌性骚扰的两名南大校友咏梅和柯观(为保护举报者,均为化名),均为南大政府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毕业,俩人的导师均是张康之。

在举报信中,咏梅和柯观表示,愿意配合南大校方的调查。她们要求,调查组成员中要有具备性别平等背景的专家;接受举报的工作人员和调查组成员,对举报人的个人信息严格保密,避免一切可能的二度伤害;调查前和调查中,学校需酌情对被举报人立即采取适当措施,避免进一步的伤害,如酌情暂停被举报人的课程和其他有关职务行为,要求其不得阻挠调查或操纵舆论;调查和处理结果在学校官网和有关社交媒体公示;尽快建立反性骚扰长效机制,包括引进人才时的有关条件和程序,避免引进有性骚扰历史的教员。

财新记者获悉,咏梅和柯观两位南大校友对张康之的举报,由第三方“我也是蓝鲸灵”(简称蓝鲸灵)代行。“蓝鲸灵”是南大学生和校友呼吁《南京大学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倡议》的发起人,其名称寓意来自 Me too in Nanjing University(南大在南京话中读作蓝鲸大学)。

4月19日和23日,“蓝鲸灵”分别收到咏梅和柯观的举报信,并通过电子邮件发至南大校长和教师工作部。之后南大教工部回复“蓝鲸灵”,校方将成立专门调查组。

最早举报张康之的人大校友“夜凭阑”告诉财新记者,截至目前,已有五位不同年级、互不相识的人大校友实名举报张康之性骚扰,情节从反锁宿舍门抚摸躯体、强制亲吻、摸臀等不一而足。人大方面已成立调查组,与举报者和十数位证人取证相关情况,更有数位证人专门从外地赴京作证。

不想后来人有此遭遇

咏梅称,对于曾经的导师张康之,她一度比较崇拜。她说,张康之在人大和南大两边教学,平时来南大的时间有限,每次他来南大上课,大家都很珍惜与他的交流机会,希望可以得到更多学术上的指导。“张老师说见面,哪个学生都是满心欢喜的。”咏梅说。

然而，一次单独与张康之老师的交流，却让咏梅“满心欢喜地去，三观崩塌地回”。咏梅回忆，大概是为写论文的事，咏梅按照张康之约定的时间和地点，去南大仙林校区张康之的办公室汇报进展。“到了后，张康之坐在书桌前，让我把门关上，又叫我到书桌前，起身就抱。”一开始，咏梅心想，可能是老师生活比较西化，拥抱只是礼节性问候而已，“没想到，他在我脸颊上亲了一下，再后来就直接亲我的嘴，伸舌头，吓得我直往后退。当时我整个人都蒙了。”

后来有人给张康之打电话，张只好作罢，悻悻地让咏梅回去。咏梅说，自己差不多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回宿舍，手心满是冷汗，还有紧攥拳头留下的指甲印。

此事咏梅除对男友讲过，没有告诉其他人。直到后来有一天和同门同师的柯观聊天，柯观说了自己的遭遇。“原来我们都遭遇过。”咏梅说当时自己根本不敢想要举报张康之，“毕竟他名气很大，是有名学者。”

此后，咏梅再也没有单独去找过张康之。“我一直告诉自己要认为那仅仅是个礼节，这样才不至于三观崩塌，就这么自我安慰或自我淡化地熬到终于毕业。”咏梅说，原先家人曾希望她继续读博士，这件事后她再也没想过要考博士，时隔数年，她称自己至今对年纪比较大的男老师有点抗拒。

咏梅说，“夜凭”在微博上公开爆料张康之性骚扰，给了她勇气，自己之所以要说出这件事，是希望能够对遏制校园性骚扰发挥一点作用，为了现在和以后的学生不再有这种遭遇。“因为自己经历过，知道那对一个学生的伤害有多大。”她说。

给自己一个交代

“我一直告诉自己，不再谈及，忘了就好了。事实上，这件事并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就慢慢淡去，一旦触碰到心里还是会难受。”在举报信中，柯观说。

柯观自述，自己当初之所以报考科大政府管理学院研究生，就因为学院有张康之。张康之在行政管理领域名气很大，又是长江学者，出过不少书。他的课是行政管理专业研究生的必修课，“听说学院的学科排名因为有张康之挤进全国前十。张康之是出现在教材总主编一栏的人，热爱学术的同学没有不激动的”。

柯观称，在一个初秋的清晨，她突然收到张康之的短信召她去办公室。“我想可能是我上个月发给他的读书笔记，他看过了要和我交流。”柯观几乎是一路小跑，来到仙林校区张康之的办公室。“当时才七点多，楼里空空的。”柯观回忆，张康之先让她关上门坐下，见她坐在沙发上，张康之遂坐着办公椅滑向她，“我已经完全记不得当时他都跟我说了什么，好像什么也没说，就是离我越来越近，近到他的腿夹住了我的腿。”

柯观称自己站了起来，张康之随后也站了起来，一把死死抱住她。“没想到年纪都能做自己爷爷的张康之，力气大得我没法挣脱。他用下半身顶着我，手在我后面上下下地摸，头也凑过来强吻。”柯观说，张康之混着茶叶和烟草的口气让她作呕。

挣扎中，柯观瞥见窗台上有一盆仙人掌，想拿起自卫，但够不到。为难之际，系主任突然来

敲门，她方得以脱身。

回宿舍路上，受惊吓的柯观忙给父母打电话诉说，还回家躲了几天。回学校后，柯观还向学校的心理咨询中心反映，接受了一段时间的心理咨询。柯观说，当时的心理老师说会向院长和校长反映，但不知结果如何。

这之后，柯观表示自己对张康之能躲就躲，一定要他签字的事情也找人代劳，这件事给她的心中留下了浓浓的阴影。好几年后，那次遭遇的情境依然历历在目，“一想到还有许许多多不知情的同学可能会遭受与我相似的苦痛，而我却只能无奈的沉默，我就会久久陷入弱者的自责。”

柯观说，没想到若干年后她还有机会说出此事，“现在我决定说出自己的故事，也是给自己一个交代。”

柯观表示此事带给自己的除了心理阴影，还影响到职业生涯。柯观一直想读博士，但经历此事后不可能继续报考张康之的博士生，而别的老师也很难选择。“你 导师是学界大牛，你不读他的去读别人的，不管是什么理由，都会特别困难。”

让柯观感到欣慰的是，5月24日，南大教工部三名老师来到她家，详细了解了事件经过，表示学校会进行调查，并承诺严格为当事人保密。(完)

(十) 河南大学肖开愚事件 (2018. 4-2018. 6)

事件梳理

2018.4.16 河南大学校友王东东指控河南大学教授肖开愚性侵女学生

《关于河南大学教授、诗人肖开愚性骚扰、性侵女学生的说明》

作者：王东东

来源：王东东豆瓣

原文链接：

<https://www.douban.com/note/668327053/>

关于河南大学教授、诗人肖开愚性骚扰、性侵女学生的说明

王东东

(诗人，学者，河南大学 06 级文艺学硕士研究生，北京大学文学博士)

2013 年春夏，我曾在新浪微博上爆出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肖开愚性侵、性骚扰学生的两个事件，现在看来太过虚弱无力。当时不及格的行动有益于我个人的心理疏导和心理健康，但对于揭发和惩罚高校教师不端行为，进而挽救高校声誉和提升高校形象却还远远不够。

—

2008 年 5 月底，肖开愚邀请我去他在信阳南湾湖的别墅玩，并通过我邀请了一位班上的女生同行。期间，肖开愚以教我和女生游泳为借口，伺机对女生进行性骚扰。在教游泳过程中，他违背女生意愿自己突然改为裸泳，将泳裤扔在岸上（据女生回忆，肖开愚当时说：“怎么这么不浪漫！”）；我正好赶到（因之前被肖开愚支去买返程车票），女生即上岸随我向高处的亭子走去，肖开愚在湖里紧张地对我抛下一句话：“你马上带……（女生姓名）回学校！”在高处的亭子，我无意中回望，看到肖开愚从湖里匆匆上岸捞取泳裤穿。

由于对肖开愚的敬重和信任被打破，在此事发生之前我刚刚由肖开愚举荐获得了奖金为一万元的刘丽安诗歌奖，当然也更由于自觉没有保护好女生，也就是说，由于我对事情“忍辱负重”的处理方式，甚至仍以保护肖开愚和女生的名誉为念，并未将事情公开，而只是委屈我自己：当时我甚至愚忠地以为肖开愚以一位诗人的身份被我的硕士生导师引荐到学校，肖开愚可能并不熟悉大学的规矩；我甚至幻想肖开愚和女生之间能发生真正的恋爱关系，这样我就可以在精神上完全脱身，而非成为此事件的道德囚徒。我个人毕竟对美的事物更为敏感。

在我知道的所有三角恋爱故事中，那些美好的故事最能打动我，金庸的小说里有这样一个故事，而王度庐的小说则决定了电影《卧虎藏龙》中的周润发和杨紫琼为什么明明相爱却不能牵手。我相信人类其实有能力解决一种三角恋爱的局面，那就是所有人都做到高尚，只需要让爱臣服于更高的爱。当然，只有真正懂得爱的人才知道这样说意味着什么，也只有真正具有爱的勇气的人，才可以谈论爱情中的退隐。——当然这些都只是我的设想，我在个人生活

中从未碰到过三角恋爱。

回到学校后，我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坚决和肖开愚绝交。我也听到该位女生在同学间对肖开愚的控诉。然而，由于我放弃了自己对此事的责任，整个事件给我造成极大的痛苦，包括精神淡漠、失眠以至于抑郁。我只是试图通过以写作的方式自我治疗，尤其是写作一部名为《蜥蜴》的“小说”实录，相信会以一种体面的方式向世人报告此事。而低估了恶的能力，其实，萧开愚还试图影响我的研究生学业，直到2009年夏天我才发现，我在2008年春季学期修过的他的这门课他并未给我学分。肖开愚还试图在诗歌圈败坏我的名声，好在我从这件事后，就看不起诗歌圈了。

二

我意识到，此事导致的精神压力逐渐增大，其实和我长期以来对此事缄口不言有关，当然也由于实录写作的完成遥遥无期。2013年春夏，我精神崩溃，以一种看似极不体面的方式在网上自爆伤口。但奇怪的是，我的创伤 trauma 竟然得以痊愈。这让我意识到，公众并不可畏而是可亲，而是我可以投靠的全体。这一场由我导控的“网络战争”持续了数月之久。期间，不少人对我发出了声援和安慰，你们的支持我将永远感铭于心。

意外的是，另一位当年遭受过萧开愚性侵的女生“异”（化名）与我取得了联系，并向我诉说她的经历。我知道，这样的倾诉对于她的心理健康十分有益，就如我对公众倾诉一样。在我的建议下，她还勇敢地写出了一篇回忆整个事件的文章。这位女生“异”正是我当年的同学，不过却是本科时期的一位同学，而她的男朋友“俊英”（化名）更是我同班同学。“俊英”和“异”与我一样都是读诗、写诗的大学生，正是“俊英”将“异”带到了肖开愚的诗歌课堂上，这应该是向全校学生开放的校级公选课。此事发生于2005年秋天，当时“异”还是一个19岁的女大学生。

当我知道这件事后，更加认清了肖开愚披着教师外衣的卑劣心理、无耻小人的邪恶人格、虚无主义的个体道德存在本质。原来我的事情并非孤例，肖开愚一向如此作恶。这一切，都发生在肖开愚这样一位以左翼和儒家诗人自许的人身上，他每每在众人面前和文章中自称信奉儒家的“温良恭俭让”，以及为底层发言的诗歌原则。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奇葩的伪君子吗？连民间格言都说“兔子不吃窝边草”，萧开愚却经常利用身边的男生带来女生资源，是一个地道的“三角诱奸者”。我知道，在“俊英”和“异”的事件中，肖开愚肯定也对“俊英”说过他将“俊英”视为朋友，而即使是在性侵或诱奸事件发生之后，他仍能心安理得地照常邀请“俊英”和他打乒乓球，而有时“异”也会在场。

从人性的角度，作为一个人，萧开愚实在难以理解。除了将他认定为一个道德品质败坏的人，一个恶人，还有其他的理解方式吗？

也许，从病理学的角度，将他同时认定为一个性瘾症患者，可以减轻他的罪责？他的趣味实在太与众不同了！这不仅仅是道德趣味，还有美学趣味，否则，他如何才能从类似事件中获得快感？当然，也许正是道德堕落甚至犯罪的强烈刺激，使他更能不断攫取一种道德死亡和人格瓦解的超级快感，而这些都融化在他的性活动当中。不然他为何一直如此乐此不疲？至少，可以肯定的是，肖开愚/萧开愚在性方面是一个罪犯。在性的审美，尤其两性关系的审美方面，恐怕更是如此。就如在与我有关系的事件中，萧开愚实则也在潜意识中“重写”一首诗：

死亡之诗

萧开愚

那是一片白色的沙滩。

公路在一公里外的山坡上

绕了过去。

沙滩上，阳光和鸟

分享一个少女。

这个美丽的少女的平静固定着罪恶，

她被罪恶分三部分分割。

我认识她，

一个偶然的时机，在电影院的台阶上

我知道了她的名字。

我想到过一些不可企及的快乐。

此诗收录在《肖开愚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6月，定价18元，第5页。诗中的场景和信阳南湾湖的沙滩风景相似，这首诗的内容是不言而喻的，诗中那个“被罪恶分三部分分割”（为何是三部分？）的少女的命运令人担心，诗人偶尔在电影院的台阶上得知她的名字（她想必是别人的女友？），而后她在诗人的想象中遭受到了怎样的对待（“我想到过一些不可企及的快乐”）？在萧开愚的人生或成长经历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使得他如此热衷于对少女进行诱奸甚至性侵？正如这首诗的题目《死亡之诗》所暗示的，性侵实则无异于谋杀。

三

我个人明白，当我2013年在网上公开讲述肖开愚裸泳事件，其实也引起了不少作家的兴趣。一位诗人朋友的小说家妻子还专门问我，这个“小说题材”她能不能写？我自然同意，我认为，多一个文本或少一个文本并不减损这个原型的价值。世界上已存的所有三角恋爱故事类型中，还不能容纳08年这一个事件，当然，这不仅因为08年事件只是一个疑似三角的伪三角故事。

越到后来，我对这一点的认识越清楚。抑或说，作为一个被肖开愚恶意导演的这一出戏所坑

害的年轻人，同时也是一个剧中人，由于一切受到师生的权力关系制约，他的一切表现在事件中都是被导演的邪恶意志所设定的：不仅仅是青年男女分别之于中年教师的情感反应，甚至青年男女之间的情感反应也是如此，也就是说，是临场的、应激反应的、不真实的；宛如被恶魔胁迫，邪恶的剧情暂时“租用”了他们的身体；而年轻男女好似经历了一个由小人设计的难以摆脱的魔法。他们还会产生置身“类三角关系”的情感，但实际上远非如此。这不仅适用于我，也适用于 08 年事件中的女生；更适用于“俊英”和“异”。在当时，他们没有能力及时认清肖开愚的恶行，即使能认清也难以联合起来揭发肖开愚；他们还要从学校拿到毕业证。

然而从剧中人向剧外人的回归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对于我来说，这场事件构成了修行中的一个“业”karma，那个天真的年轻人还要无数次回到那里，陷入到自责和悲伤当中，试图认清自己到底哪一步出了错，才导致事情不可收拾……这个内心敏感而又执著的年轻人还在那里下棋，但其实真正的罪魁祸首，那使用诡计设了骗局的人早已离开了现场。反复不断的“心理复盘”，多么像心理悬疑电影，就如《盗梦空间》中的主人公六次回到现场想要救她的女儿，但每一次都无功而返。只要还在心理复盘，就意味着这个年轻人还沉浸在虚假的剧情中。当然，剧中人其实在 08 年就能够认识到剧情的受控性质，不然也不会最终摆脱邪恶的剧情。

心理学不过是种解谜游戏。现在的问题不是心理复盘，而是保护真相，将那个做局的人揪出来，这个局本来就只够囚禁做局的人。抑或说，我们的心理复盘，是为了将肖开愚带到他的犯罪现场：现代刑侦学与心理学具有同一个逻辑。但丁的地狱其实已经为肖开愚留下一个位置，他将疲倦不堪地一直在污浊的湖水中裸泳，且永远无法上岸。对于肖开愚这个性侵惯犯来说，他在河南大学的罪恶绝不仅仅是这两件。我们要为青春、美好和正义斗争。而我们站出来讲话，是为了防止他继续作恶。

2018, 4

(王东东声明：欢迎对本文进行转载、评论。)

如果您要采访，请联系王东东邮箱 wangdongdong21@126.com 微信号：a15201509417

如果您也受到过肖开愚的性骚扰，也请联系王东东，我们保证尊重您的隐私权等各种权利，以合理合法的方式向肖开愚讨还公道，并为您提供心理建设和辅导。

2018.6.26 被”诗人“肖开愚性侵的女生自述

来源：微信公众号“滚筒洗脑机”，原文已 404

转载链接：

<http://dy.163.com/v2/article/detail/DL8A2UAB05288916.html>

编者按：

校园性侵案件令人发指地屡屡发生，各种平时金玉其外的斯文君子，在受害者勇敢的揭发下，露出了败絮其中的恶心面孔。

前两天，被班主任性侵的中学女生李同学用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在北大等各种校园，同样发生了非常多因为被性侵投诉无门而自杀的、让人痛心疾首的事件。每当有学生要求建立机制、惩治性侵犯，学校给的回复总是“我们正在讨论，要稍等”。到底还需要多少血淋淋的教训，千呼万唤的校园防治性骚扰机制才能出台？

诗人/教授肖开愚，被向往诗歌的学子认为是“诗歌、远方的代名词”，他性侵学生的丑陋行为最近被多位举报者详细描述出来。今天，“异”讲述了她遭遇肖开愚性侵的前因后果。

起因

事发于2005年，当时我不到20岁。我认识肖开愚，是因为当时的男友俊（化名）。俊把我介绍给肖开愚，大意是说我喜欢诗歌，且已经写了不少，请他多指教之类。于是，便有了后来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其中，肖开愚对我性侵或性骚扰的事共发生四次。

第一次，肖开愚强奸。

一个晚上，我与俊去听肖开愚的课。当天我与俊正因一些事情争吵，课后，俊未招呼我，即随肖开愚离去。我想打电话给俊争辩什么，电话打错到肖开愚那里。尴尬中，我突然想到前几天请肖开愚指导写诗之事，便提此话题，我就说想与肖开愚约个时间，以便给他送去我的诗稿。

当时是晚上课后大概八九点钟，肖开愚建议时间尚未太晚，可直接送其住处。他当时住在河南大学东大门朝东南方向不远的苹果园居民区。我虽有犹豫，但并未多想，便骑自行车送了过去。肖开愚招呼我进他书房，并问我怎么不开心，我据实交代了与俊的争吵，并告诉他我已经与俊闹掰了。

肖开愚为何要问我开心不开心，是确实看到我情绪挂脸上了而关心一下，还是一种故意的试探，或者还有其他缘由，这只有肖开愚自己清楚了。我当时以为是他出于老师的关心，因而我并没多想其它。肖开愚介绍我看他的作品，并开始翻看我的诗稿。期间，聊了些关于诗歌的话题。接着，肖开愚评价我的诗稿说，我的诗有些挑逗意味。

我听到这样的评价吓了一跳，用现在时髦的话说，就是懵逼了。当时我拿的诗稿有万把字吧，他到底就哪句哪篇评价的，我已经没印象了。尬聊自此，我就赶紧要告退。

肖开愚则提出要留宿我，因为时间已晚担心我安全。我则赶紧推辞，为了赶紧礼貌地离开，我还告诉他太晚回去会被宿管骂或者锁在门外。肖开愚则拿安全问题一再一再挽留，并表示他要通宵工作，我留宿他家并不存在叨扰他之类。

面对肖开愚作为一个老师的关心，我不知道如何是好了。最终，就听从他建议，留宿了。我印象中，肖开愚当时的住处是两室一厅的老式居民楼，一间卧室，一间书房，一间客餐厅，卫生间，厨房。出乎意料，十分震惊的是，我睡到迷迷糊糊的时候，赫然发现肖开愚进卧室并且直接钻进被窝了。窘迫的我只好装睡死。

不过，接下来我还是被肖开愚连哄带骗地脱了一部分衣服，具体细节如下：肖开愚碰了

碰我，嘲笑地说：“睡着了吗？傻孩子，哪有穿着衣服睡的？你起来把外边大衣脱掉了。”说着又推了推我。我装出迷迷糊糊的样子说：“没关系的，习惯了。”肖开愚把我拉起来说：“穿着那么厚的衣服睡怎么可能舒服？”我只得清醒过来说：“真没有关系的。”肖开愚又严肃起来，说：“把大衣脱了，你小脑袋瓜里想什么呢？”我装傻道：“哦，我没想什么啊。老师工作做完了？今天这么早就休息了？”

肖开愚忽略了我的问题，继续：“你快把外边大衣脱了，不然也影响我休息啊。”我再次懵逼。肖开愚看我没有反应，就说道：“外边衣服脱了睡着舒服，我不会把你怎么着的，你还信不过我啊？快点，脱了外边衣服睡觉。我不会动你的，我发誓。”懵逼中，我就脱了外套下来，往床最边上挪了去。没过多久，肖开愚睡着了。我也放下心，迷迷糊糊睡了。不知多久，我再次惊醒，因为发现肖开愚在搂我，我一边挣扎，一边跟他摆师生之道。肖开愚未理睬我的说辞，而是开始一边硬来一边求我陪陪他。趁着我说教的当儿，肖开愚已经把自己脱的赤条条了。然后，不顾我的拒绝与挣扎，就生米煮成熟饭了。

第二次，麻木顺从。

这里我自己必须也要检讨的是，在上述强奸事成之后，我也就默认了。并没有拼死挣扎，也没有想着报警，甚至事后还天真地想，莫非肖开愚看上我哪儿特质了？现在看来，如果他看上我哪儿特质了，确实有，那就是又傻又天真，或许还有懦弱胆小。基于这种幼稚想法，在一段时间后，肖开愚又打电话让我去他住处时，我并没有拒绝。肖开愚的理由是，他那里有蛮地道的湖南菜请我吃。吃完饭，肖开愚又送我两本他的诗集。不过，十几年后的今天，这两本薄薄的诗集早已不知所踪。如此，当晚吃过饭后，半推半就，又发生了第二次。

第三次，肖开愚性骚扰。

那次争吵后半个月左右，俊终于回头找我了，并对我道了歉。于是，我们神奇地和好了。之后的一天，俊对我说，肖开愚常找他打乒乓球，并请我和他们一起打球。于是，那天晚上俊、肖开愚、王东东，我们就一起打球了。打球间，谈到肖开愚的妻子要来开封小住。我方知道了肖开愚的一些私人状况，竟是有老婆的。打完球，俊和王东东往西走，因为他们当时住顺河公寓；我和肖开愚往东走，因为我住的仁和公寓在学校东边，肖开愚住的苹果园也在东边。

路上，肖开愚确认了我和俊和好的事实。于是，从那以后，我就尽量避免与肖开愚见面。一是因为和俊很好，又成为正当男女朋友关系；二是因为知道肖开愚有妻子，感觉到他性道德有问题。课，自第一次发生那种事情就不再去听；球，也很少去打。

又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俊对我说，“肖开愚老师说，请我们去他家给我过生日，他买了蛋糕，请你过去做菜，还有一位女同学，热爱诗歌，你也认识下。”事后，我与这位女同学也并无任何交集，所以记不得姓甚名谁了。于是，我过去当大厨。然后，我发现，厨房里没有盐了。这到底是故意？还是巧合？不得而知。当然，当时我并没有多想什么。肖开愚打发女生去买盐，顷刻，又吩咐俊去买啤酒。

等两人下楼，肖开愚叫我过去，然后就是搂抱亲吻之类的非礼。我匆忙挣脱后逃到厨房，继续做我的菜，一边祈祷他们二人赶紧回来。接下来并没有发生什么。吃喝完毕，又打了半

天双升。牌局散了后，我骑着单车仓皇而逃，心中五味杂陈。愤怒、委屈、憎恨、鄙视，各种心情。

第四次，成功拒绝。

又过了一段时间。一天傍晚，肖开愚给我打电话，让去他家一趟。我心知肚明他的心思，不过还是义无反顾去了。到了后，他让帮他打扫卫生。干完活后，我们开始聊天，关于他要离开一段时间，似乎是他说要去欧洲，半年或八个月的样子；关于他的前妻和他儿子；关于他的外债，等等各种。我也才更多地了解了一些他的个人情况。聊了半天后，肖开愚又开始对我动手动脚，我推开了他，他也就没有得逞。至此，我与肖开愚基本再无纠葛。

疗伤

这个事件给我造成了很长时间的痛苦和困惑。有好几年，我觉得完全是我自己的原因，都是我的错，才让这件事得以发生。我觉得，如果我那时候脑袋清醒点儿，态度坚决点儿，这个事就不至于发生。

我觉得，是我的鲁莽和冒失，才让人有了可乘之机。好几年，我都认为，这事虽然让我受到莫大身心伤害，那也全怪自己不好，是自己不够清醒、不够勇敢、不够坚定、不够洁身自好。这种认知让我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内陷入到自卑、自暴自弃的恶劣情绪中。

随着时间的流逝、阅历的增长，我才慢慢走出来。特别是，在2013年，一次偶然机缘，我得知了王东东身上发生的类似事件，并与他交谈了几次。之后，我就开始反思和梳理这件事，才意识到我与肖开愚的事情，并不是由于我的原因而发生的，这完全是肖开愚导演的一出好戏。

这种事情在肖开愚的导演之下一再发生，当然有得逞的或未得逞的，由此可见，其作为一名大学教师而言，师德尽失。鉴于这种新的认知，我多年的困惑才得以开解，痛苦才得以舒缓并逐渐疗愈。

我是不幸的，又是幸运的。不幸，是遇到这种肆意践踏年轻学子情感的砖家叫兽。虽然我十分不喜欢这样的网络热词，但此处实在想不到其它更合适的词了；幸运，是这件事并没有毁灭掉我，反而让我认识到人性的恶。

我希望，类似的不幸，不要再发生在当下的女大学生身上；我也希望，发生过类似不幸事件的女性朋友，都能够幸运地、坚定地好好活下去。

2018.6.26 河南大学校友给河南大学的联名信

来源：微信公众号“广州性别中心”，原文已404

备份链接：

<https://no404more.github.io/Terminus/archive/2018/06/26/Henan-University-anti-harass.html>

写在重发前的话

给河南大学的联名信毫无意外被删了。我们决定再发。这之前，王东东等人告诉我，实名举报信 6 月 15 日寄出至今，仍未等到纪委的回应。相反，包括化名为“异”的女当事人等积极给纪委发了短信、打了电话，并提出可以前往母校协助调查。

今日，我与河南大学纪委相关负责人做了沟通，对方表示“一经查实，绝不姑息”，然而多次提出要“证据证据证据”。我多番解释，事发十余年，精液、伤痕、录音、相片、邮件等实物证据因年代等限制肯定没有了，然而当事人本人就是实实在在的人证，加上可以相互佐证的女当事人、其前男友、当年的知情人、见证者，认真调查询问，都不难组成一条闭合的证据链条。

然而，纪委的调查行动，似乎仍未开展，并把举报内容视为“八卦”。原来，在河南大学纪委眼里，性骚扰 / 侵害行为是师生之间的八卦，应该无视。可是，即便是不能涵括校园性骚扰 / 侵害的“红七条”，也严禁了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河南大学，是不是到时候应该掀开“八卦”的遮羞布了？

此外，从稿子采写到发表后，不少人联系我，有人跟我说王东东偏执，我说从沟通两个多月来看，似乎有点。可是，他偏执又怎样了？他在 2008 年的时候，初出茅庐，就敢放弃诗歌前途与引荐他的“恩师”一刀两断，如此决绝；如今，又冒着各种风险（当然，也有人说他为了名气，但名气也是双刃剑，他不会不知）把他所知的丑陋实名地揭露出来，不偏执的温和说客们，你们敢吗？

也有人跟我细数肖开愚的种种不羁和王东东的精神问题，并指出，“王东东是为了泄私愤，利用你推动校园反性骚扰这个议题的时机，不要变成他泄私愤的工具。”我当然知道也理解王东东对肖开愚的气愤，自然也知道他的举报带着部分泄愤的情绪，但是，个人的动机和出发点，并不影响事实，这个事实就是“肖开愚在女学生面前裸泳了”以及“肖开愚引诱了并在违背女学生的意愿下强行与女学生发生了性关系”。而且，若能进一步推动不同高校出台反性骚扰机制，被利用一下，有何不可？

所以，相关方背后的小动作可少做一些，说客们也休息一会，纪委也请直视存在的问题，展开调查，掀开遮羞布。

面对校园性侵害请别逃避——给河南大学的联名信

尊敬的宋纯鹏校长：

您好！

我们是一群关心母校河南大学发展、关心校园性骚扰防治的毕业校友及在校学子。我们一直为自己河大人的身份而感到自豪，感激四年乃至更久的时间在河大校园里，沉醉于东西十二斋的古典雅致，大礼堂的庄严肃穆，金明校区的现代宏阔。我们牵挂母校的发展，感恩母校给我们的滋养。

日前，我们得知，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肖开愚长期利用其教学职务之便，对女学生进行性骚扰和性侵，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严重损害了相关女生的权益，对我校的声誉也造成了不良影响。

我们了解到的肖开愚性骚扰、性侵的事件一共有三起，相关材料和证人联系方式已经一并递交给河南大学校方。我们恳请母校别做鸵鸟，消极逃避。

肖开愚的行为不仅仅是师德问题，更是性侵害问题，实质已经构成了违法犯罪。我们也知道因为过了有效的追诉期，无法从法律上制裁他，只能寄希望于母校，对涉嫌多次性侵犯的肖开愚进行严格调查，还原事件真相，作出相应处罚，并建立长效的校园性骚扰防范机制。

今年年初以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友罗茜茜实名举报导师陈小武性骚扰女学生，引发巨大关注，北航已经迅速对陈小武作出处理，撤销其教师资格，教育部也已撤销其“长江学者”称号并追回已发奖金。南京大学教授沈阳，被举报其在北大任教期间性侵女学生高岩并导致其自杀，也已经受到未公开的处罚。

但是，这作为性侵害的代价，实在是太轻微了。我们如何告慰逝去的生命？如何面对受到伤害的、在漫长的痛苦中度过暗夜的年轻人？作为已经毕业的校友，我们有责任站出来，为当年的同学呼吁，为当今的学子呼吁，给我们一个安全的校园环境。

2017年，广州性别教育中心将6592份《中国大学在校和毕业生遭遇性骚扰状况调查》的结果公之于众，调查结果显示有近7成的受访者经历过不同程度的性骚扰。其中女性遭遇性骚扰的比例为75%，9成的性骚扰的实施者为男性。

2014年的某著名高等学府“性侵门”事件之后，西华师范大学李佳源副教授对四川、安徽两所高校129名女研究生进行性骚扰调查，发现32.56%的女研究生遭受过性骚扰。

广州性别教育中心还向全国113所211高校寄送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询问了各高校是否接到关于性骚扰的投诉和举报、校园是否有防治性骚扰的培训教育和处理机制。收到的回复发现，全国至今无一所高校有专门处理性骚扰的部门或流程。

2014年10月9日，针对近来暴露出的高校教师师德突出问题，教育部已首次划出针对高校教师的师德禁行行为“红七条”。对高校教师有“红七条”情形的，将依法依规分别给予警告、记过、降低专业技术职务等级、撤销专业技术职务或者行政职务、解除聘用合同或者开除等相应处分。

然而，我们仍然缺乏明确有效反性骚扰机制。上位者的权力不受约束，是校园性骚扰层出不穷的最根本原因，这也是我们联名写这封信的原因。

何为性骚扰？如何在性骚扰发生前，对潜在骚扰者构成震慑？性骚扰发生后，如何让侵害者付出应有的代价？如不幸被侵犯，如何疗愈创伤？我们广大学子需要获得相关知识和支持。

因此，我们联名呼吁，调查肖开愚性骚扰/侵害真相，公布调查报告，并且推出有效的校园性骚扰防范机制。

对于校园反性骚扰机制，我们查阅资料，希望母校参考以下意见：

制定专门针对性骚扰/基于性别的暴力的指导手册，其中明确注明相关概念定义、求助资源和处理方法；

建立专门的学校办公室负责相关事件，并有明确的负责人和联系人；

定期开展对教师职工的强制性的“防治骚扰行为工作坊”；并会在入学前和入学后对学生进行线上或线下反性骚扰的培训；

在所有防治与反应过程中，学生代表均需与受害学生以相同立场全程参与；

针对被正式举报的骚扰行为，校方应在公开的期限内（比如，20 天）内给出初步答复，答复须对事件发生原委与严重程度给予初步判断；

对举报信息、处理过程都采取最严肃的匿名和信息保护。

我们相信，校园性骚扰不是“生活作风”小事，更不是个人私事，是权力的滥用，对个体的侵犯。我们知道，河大有严明的师德考核监管体系，但是，建立明确的性骚扰防范与应对机制，是事关教师职业伦理的公共事务，是保障教育公平、防止权力滥用、保障教职工与学生权益、消除性别歧视的必要手段。我们希望能以这次事件为契机，出台相关政策、建立相应制度，保障河大能够有一个清明的工作、教学和生活环境。

目前，北大、北航等著名学府正在酝酿出台校园性骚扰防范与应对机制。教育部对北航陈小武性骚扰事件早已给出明确回应，“对侵害学生的行为坚持零容忍态度，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建立健全高校预防性骚扰的长效机制，也是教育部的要求。

我们期待，河大能够率先出台校园性骚扰防范与应对机制。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给学生一个安全、安心求学的校园环境，我们将深深以河大为荣。

2018 年 6 月 26 日

联署人：

王东东 河南大学哲学系 02 级本科，06 级硕士研究生，北京大学文学博士

武放 河南大学文艺学 2006 级硕士研究生

李军 河南大学现当代文学 2002 级 士研究生

郭睿 河南大学历史系 2005 级本科

翁玉 河南大学历史系 2005 级本科

孙佳 河南大学历史系 2005 级本科

异 河南大旭 2002 级本科

以及部分在校不能公开名字学子

文章报道

2018.6.19 《是我亲手将女友推到了教授怀里》

作者：黄雪琴

来源：网易“人间”工作室 (thelivings)

原文链接:

<https://new.qq.com/omn/20180618/20180618A140G7.html>

1

王东东决定旧事重提，揭开他曾经最尊敬的老师——河南大学教授、知名诗人肖开愚性骚扰和侵害女学生的一面。

这不是这个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和诗人第一次试图诉诸文字与自己的老师宣战，在 5 年前的微博上，他曾试图揭开肖开愚不为人知的一面，最终不了了之。

旧事重提，是他认为曾经的举报太虚弱无力，“只是为了个人的心理疏导，并未深层次看到高校性骚扰背后的不平等的师生关系和其中精神胁迫”。

看到王东东的坚持，他河南大学本科时的同学安、学弟南方也站了出来，他们要共同指控：肖开愚在 2005 到 2008 年间，对他们当时各自交往的女朋友分别进行了性骚扰和性侵。

随后，王东东的同窗好友武放、雷胜学，以及诗友陈家坪都纷纷发文，佐证对肖开愚的指控。

众人的回忆和佐证把过去的拼图一片片拼起来，肖开愚的面目才逐渐清晰：作为文学圈的名人，他有才华和思想，带着海归学者的光环，风度翩翩；作为知识分子，他却通过自己的男学生，接近和引诱男学生的女朋友，制造一种伪“三角恋”，随后对女孩进行性骚扰和侵害。

得知各自女友的遭遇后，王东东、安、南方无一不气愤——他们没有做到“保护女友”，也再无法“尊敬师长”，多重精神折磨下，长期承受着愤怒、颓废、失眠、抑郁等程度不一的心理创伤。

“女孩们当然是第一受害人，她们被性骚扰、甚至性侵后都不敢告诉我们，独自忍受；我们是第二受害者，但从某种深层次来说，对男生的伤害也很深远。”几个举报人反复提到，“这种深层次的创伤是集体的”，肖开愚伤害的不仅是男学生和女学生个人身体、情感、相互之间的信任，还破坏了一群单纯热情、热爱诗歌的学子们对诗歌和文学的敬意。

2

王东东第一次知道老师肖开愚的另一面，是在 10 年前。

当时他在河南大学攻读文艺学硕士。2008 年 5 月底，肖开愚邀请他前往信阳南湾湖的居所游玩，还提出“多带两个女孩子”。

肖开愚这个在南湾湖的“别所”，身为河南大学 05 级文学院本科生的南方早就听说过的，肖开愚曾形容这是他的“瓦尔登湖”：湖水清澈，蓝天白云，沙滩细腻。肖开愚喜欢带着学生、诗友与这大自然水乳交融，闲话人生。

那一次，王东东邀请了他当时的女朋友明卉以及明卉的一位女性朋友，后来明卉的朋友有事

失约，只剩三人同往。

肖开愚的山中别所有房子两间，屋内有木地板、落地窗，屋外湖水清澈，游泳是主要活动。肖开愚邀请王东东和明卉下水游玩，但两人都是旱鸭子，不谙水性，在肖开愚多次要求下，两人才终于下了水。

第二天游泳时，肖开愚忽然提出，让王东东出山，去买回程车票。途中，王东东一直拦不到车，就想起有信阳本地的诗友晚上会来别所汇合，可让其代买车票，于是便往回赶。

等王东东回到湖边时，明卉看到他来，立刻上了岸，随他走向湖边的一个亭子；肖开愚则往湖更深处走去，紧张地给王东东抛下一句：“你马上带明卉回学校！”这种紧张而突然的要求，让王东东感到十分诧异。

在高处的亭子里，明卉擦拭身子，王东东转身回避，无意中正好看到肖开愚从湖里匆匆上岸捞取泳裤穿回身上的一幕——自己尊敬的老师，刚才竟然是在女友面前裸泳？！

王东东震惊了，睁大眼睛问明卉：“他裸泳你也愿意？”

“他要求的。”

“那你就愿意？”

“我说不行，但他说：‘怎么这么不浪漫啊？！’就甩掉了泳裤。”

王东东很气愤，高傲的他感觉受到了伤害，对老师的敬重和信任的破碎，更让他一时难以接受。可后来当着信阳诗友的面，他也并没有跟老师撕破脸皮。

“当时，我不想对明卉造成二次伤害，想到要保护她的名誉，所以并没追问太多细节；我也‘愚忠’地以为，肖开愚以诗人的身份被引荐到学校，可能并不熟悉大学的规矩；我甚至幻想，肖开愚和明卉之间发生了感情，有暧昧关系，这样我就可以在精神上完全脱身。”

种种烦乱思绪下，王东东并未第一时间与肖开愚对质。那个来拜访的诗友对我说，他并没有觉出那晚他们师徒三人间有什么异样，在后来的接触中，明卉似乎也没有对肖开愚表现出什么反感。

可当王东东回想这次来别所的过程，却愈发产生疑问：最初在买票时，他提出由自己来买往返车票，肖开愚却坚持只需买去程，无需买返程车票，可第二天肖开愚又在安排了晚上跟信阳诗友聚会的情况下，还要把他支走——王东东开始质疑，“感觉他故意设计这个圈套和陷阱，把我支开，好单独与明卉相处。”

几番重新审视事件后，王东东判断：“肖开愚‘裸泳’不是一个偶然事件，是他策划已久的一个阴谋。”

“他会给你制造了一种‘三角恋’、‘师生恋’的错觉。”近 10 年后，当安和王东东见面之后，他们才发现，这是肖开愚性骚扰女学生一贯的手段——肖开愚也曾伤害过安的前任女朋友异。

“诗歌的美与人性的丑交织在一起，肉体的欲望和心灵纠结在一起，让我丧失了基本的判断力。”至今回忆起 2005 年的遭遇，异说，就像一根扎在心里的银针，隐隐作痛。

她还记得 2005 年的秋天，初次见到肖开愚的情景，“一群学生簇拥着肖开愚走在大礼堂与大门之间那条笔直翠绿的甬道上，谈起存在主义”，她一头雾水地听着他们讨论诗歌和哲学。

随后，异跟着他们来到了学校南门外的夜市，啤酒和小菜上来后，自己的男朋友安对肖开愚介绍，“这是我女朋友，一个满脑袋后现代想法、爱好写诗的理科女生”。

肖开愚看着异，客气道：“有时间把你的东西给我看看。”

异有些不安又有些欣喜地应了。在异看来，“知名教授肖开愚，对于当时向往远方的学子来说，就是诗歌、远方的代名词，生动而具体。”

当时的肖开愚，刚从德国回到河南大学任教，光芒四射。安回忆，他上课不拘小节，时常坐在学生的桌子上和学生平等辩论，想法开放，还把学生带出教室，去古城墙下上课，“这样的明星教授，课后总是被学生簇拥着。”肖开愚在诗歌沙龙上喝着红酒高谈阔论的潇洒不羁，更是让学生觉得他风度翩翩。

见过肖开愚之后不久的一个晚上，异想给课后与肖开愚一同离开的男友打电话，电话拨出去接通，才发现错拨了肖开愚的号码，于是紧张又唐突地找了个借口：“肖老师，我想约个时间把我写的东西给你看一看。”

肖开愚当即提议，“现在才八九点”，可以把稿子送到他家里。

挂掉了电话，异有点为难，但电话是自己打过去的又不好推辞，只能拿起诗稿，骑上单车去了肖开愚的家。

异记得，肖开愚接过诗稿，把她迎进书房，聊了好一会儿才看她的诗，看完点评道：“你的诗里面挑逗性意味很重，不过还是有些潜力，有机会我可以帮你推荐发表。”

异被这样的评语吓了一跳，同时意识到了时间晚了，想要告辞。肖开愚提出：这么晚了回去不安全，你在这边休息吧。

异对于老师的提议十分惊讶，她不想打扰老师，想到回到宿舍快要锁门，有些焦急：“我得赶紧回去了，不然关门了要阿姨开门会被骂的。”

肖开愚当时就收起了笑容，摆出严肃的样子，责怪她：“你要知道，一个女孩子家，11 点还在外面跑是不安全的，出了事我怎么交代？再说，你回去的话被锁在门外面的话，不是还得回来？你要让我放心，今天就在我这边休息。”

肖开愚的语气不容置疑，异感到为难，可还是坚持说回到宿舍会打电话报平安。

肖开愚又提出：“安全是最重要的。你不要想太多了，我晚上要工作到很晚，要到天亮了才休息。你就在卧室睡觉吧，明天早上再走。”

这样的义正词严更让当时才 19 岁的异十分为难——一方面，老师的正气凛然让她不好推辞，似乎找不到恰当的理由离开，另一方面，她也怕生硬捅破那已经在这个书房里弥漫起来的莫名不安。

“当时真是太胆小懦弱了。”13 年后的异说，如果可以回到过去，她肯定会毫不迟疑地跟肖开愚告别，并丝毫不觉尴尬地离开那个书房。

可那时候的她尴尬得说不出话。肖开愚看出了她的窘困，微笑地催促：“隔壁就是卧室，快去休息吧，明天早点起来，我要工作了。”说完走到书桌前拿起书和笔工作起来。

异安慰自己：借宿老师家一晚应该是被许可的。她走进了卧室，外套也没脱，和衣而睡。可随后，她就被一阵轻微的响动吵醒——肖开愚走进了卧室，钻进了她的被窝。

异心里又怕又惊，一动也不敢动，努力装出睡着的样子，告诉自己，“是自己想得太多了”。可是，当肖开愚的手搭在她身上、意图脱去她外套的时候，她开始出冷汗了。

异装出迷迷糊糊的样子，不愿意脱外套，以为这样就可以保护自己。然而，肖开愚严厉地说：“穿着那么厚的衣服睡怎么可能舒服？你在想什么？！你不脱大衣影响我休息！”

异再次慌乱无措，肖开愚则开始承诺：“外边衣服脱了睡着舒服，我不会把你怎么着的，你还信不过我啊？老师不会动你的，我发誓。”

异懵了，不知道怎么拒绝，只好扭扭捏捏把外套脱了下来。然而，肖开愚没有遵守刚说完了“承诺”，一只手用力地将异揽进自己的怀里。

异挣扎说：“肖老师，你是老师啊，老师不能对学生这样。”肖开愚没有理会她，而是用身体紧紧地制止了她的挣扎，一只手穿过她的毛衣伸进秋衣里，伏在她耳边道：“你今天的诗激起了我的兴致，让我对你充满了欲望。”

曾经异以为肖老师是“没有情欲、没有肉体”的，但，“他不顾我的挣扎，等我挣扎一段时间累了，没力气了，他就得逞了。”

4

“虽然自己是抗拒的，但那时候老师会甜言蜜语，我真以为老师是情不自禁、不能把持。那时脑子里没有性骚扰、性侵的概念，也单纯无知，不懂那么多。”异回忆，事后肖开愚还有第二次的诱奸及性骚扰。

她后来曾把这些事告诉了当时的一个闺蜜，闺蜜道：“第一次看到身边人与名字写进书里的人有关系。”话语间，竟然有种“这不是什么大事，还是件美谈”的语调。于是，她也再不敢透露分毫，谨守秘密，此后再也没去听过肖开愚的课。

然而，不明真相的安还是时不时拉着异去参加肖开愚组织的兵乓球赛、生日会，让她备受煎熬：她因为老师看上了自己不能把持不知如何是好，又保守着秘密，对男朋友愧疚又自责。

直到两年后的 2007 年，在一次跟争吵中，异不小心失口说出了肖开愚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安才知道发生了什么。

“当时我以为，他们之间就是有（感情）。不过，现在看来，她其实根本没有意识到事情的性质和严重性——她受到了侵害。”直到多年之后，得知王东东和明卉的遭遇，安才反应过来，肖开愚用了一样的手段利用了自己和异。“作为老师，利用学生天真、纯洁的心态，造成一种奇怪的‘三角关系’，让你错觉他们是‘师生恋’，然后实施自己的欲望，并想以此来开脱，让人恶心和气愤！”

南方理解这种气愤，他也是看到王东东的曝光后才明白了这是肖开愚的惯用手段。

2007 到 2008 年，南方与女朋友一起听肖开愚当代诗歌课，他也把女友介绍给了肖开愚。最初肖开愚还邀请两人一起活动，后来则绕过南方直接给他女友打电话，“深夜 10 点、11 点喊她去他家帮忙抄写诗集，抄的是台湾诗人商禽的诗”。

南方说，两次女友去肖开愚家抄写诗集，都是到 11 点左右才能走，他都去肖开愚家楼下接。当时单纯的他也没多想，以为老师只是需要细心的女同学打下手，“他有妻子，我也就觉得女孩子字写得好，似乎也没什么问题”，即使曾好奇“为什么不白天抄”，又怕自己多想，一直未撕破那层不适。

直到女友抱怨，说肖开愚对她说“你和其他女孩子都不一样，很天真、可爱，是天使”，给她送从瑞士带回来的巧克力，还在诗集上写了“而夏天使我很吃惊”这样的诗句送给她，并试图与她有身体接触——“肖老师是在追求我女朋友吗？”南方这才意识到问题，让女友不再与肖开愚接触。

多年之后，南方有些后怕，也有些庆幸：“幸好女友有比较好的自我保护意识，两次都找到借口从肖开愚家中逃开；而我当时每次都去接女友，也造成一层阻碍，肖才未能得手。”

然而，那时他们都跟异一样，认知里没有“性骚扰”、“性侵”等概念，只把这样的事理解为“教授们老师们对学生的欣赏、喜爱和情不自禁”。

南方分析，他们的认知与当时的社会氛围有关：“当时的高校，以花边新闻为荣，再加上事实上，许多教授也是娶了自己的学生做妻子，这种氛围广被接受和理解，甚至被赞誉，没有人去批判这种风气以及背后的师生权利关系不对等。所谓的师生恋、三角关系，其实是一种老师对学生从权力到精神上的控制。”

曾经最尊重的师长的欲望与罪恶不慎被撞见，伤害的不仅是女孩子们，也摧毁了少年们美好的精神世界。在老师有意编织的谎话中，他们封闭起来，自己痛苦着，隐忍着，消化着。

王东东自认为“消化和遗忘能力不强”，无法逃脱精神牢笼。2008 年从别所回到学校后，他能做的，就是和肖开愚公开绝交了。

这件事成为了当时诗歌圈子一大新闻，两人共同的朋友刘波得知后十分吃惊：“肖开愚、王东东的名字本来是一直连在一起的，肖开愚作为知名诗人，把王东东引荐出来，他们关系像师徒。”当时刘波只知道“两人决裂与女人有关”，但他知道真相后也对我说，听圈里的朋友说，“肖开愚有裸泳习惯”——他曾在阳江闸坡海滩上裸泳，后被管理者要求穿回衣服。

然而，王东东与明卉的感情也无疾而终了，即便听到明卉在同学间对肖开愚控诉，王东东也未能及时站出来，他精神淡漠，时常失眠，感到抑郁，还一度精神崩溃。时至今日，已经成家生子的明卉不再想旧事重提、打乱已经安定的生活，婉拒了我的采访要求。

王东东的舍友，河南大学 06 级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武放也见证了王东东的反常：“去信阳之前，东东是积极乐观，酷爱读书和写作的；从信阳回来后，他却持续了十几天的昏睡状态。”

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直到一天晚上 9 点多，王东东突然“如鬼魂一样”叫武放一起喝酒。几杯酒后，他悲伤地说：“我进了肖开愚的圈套，而且这又让我无意中伤害了明卉。哥，你知道明卉是怀着对于诗歌和爱情的希望去的。可是，我们却被肖开愚算计了。你知道这种痛苦吗？我就是个工具，被肖开愚利用的工具。”

武放这才知道，肖开愚最初邀请他们游泳，明卉本来是拒绝的，但是，王东东觉得“两个大男人游泳很别扭”，便鼓励明卉下水，给肖开愚制造了条件，“东东觉得，是自己一手把明卉推出去的，成了帮凶，所以一直很痛苦”。

武放说，喝酒时，王东东后来话都没能继续说下去。

河南大学文学院 06 级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生雷胜学，曾是王东东宿舍的常客。他也看到了王东东那段时间的痛苦。

2008 年一个夏夜，雷胜学曾接到同学电话，“几乎用命令的口气”让他去看王东东，叮嘱道，“暂时不要问，多和他聊诗歌、学术，千万别让他出事”。

“我连忙下楼，王东东正在卫生间哗哗啦啦地洗衣服。不停地洗，洗刷、倒水的声音都特别大。随后和他聊诗歌，东东还是很认真，但脸上是忧郁、无奈，甚至颓废。”雷胜学明显感觉到，曾经俏皮幽默的王东东“被某些东西冲击了”。

后来同学才笼统地告诉雷胜学：东东几年来一直深为信任、视为启蒙导师和精神灯塔的肖开愚，做了异常过分的事情。

“肖开愚对王东东，曾经是如同父亲般的存在。”武放回忆说，上肖开愚的课，肖开愚必须点

王东东的名，甚至要等他到了才上课。

这份如父亲般的信任和敬重就生生在眼前被撕破，“感觉就像是父亲这样对未来的儿媳妇，东东怎么受得了？”

毕业前夕，王东东告诉武放：“哥，对于明卉而言，我将要背负一辈子的恶名；她心里一定以为我就是个帮凶！可是，我不是。我也是受害者，更深层次上的。”

武放无言以对。看到 10 年过去，王东东还在为此事纠结，武放才真正意识到，肖开愚给王东东带来的伤害真的深到灵魂里——曾经自信、潇洒的王东东，事后一直在重新学习与女生相处的方式，他后悔自己当时没有能正确反击回去，一度不知道怎么和女孩子相处。

6

安、南方和异都承受着多年难以言喻的心理创伤。

与王东东一样，安和南方一直难以释怀。当时女友都是通过自己认识肖开愚的，而女孩们遭遇肖开愚的性骚扰和侵害之后，第一时间都未敢跟他们透露。

安回想，就在异被肖开愚性侵后不久，肖开愚还帮他庆生，邀请了安和异，还有另一个女孩。异煮菜时发现没有盐了，一起来的女孩被打发去买盐，而安也被肖开愚打发去买啤酒。剩下两人时，肖开愚突然从背后抱着异，想要拥吻，异匆忙挣脱逃回厨房。

后来得知真相的安无比愤怒，与异大吵了一架。

他是农家子弟，那是他第一次吃生日蛋糕，他对肖开愚原本心存感激与崇拜，“没想到最美好的变成最恶心最恶劣的，他利用我的生日，利用我们年轻学子的单纯美好，满足自己的私欲！”

异仍记得当时安受伤和愤怒的样子，更是内疚和自卑，多年来，她都怪罪这自己：“是我的鲁莽和冒失，才让人有了可乘之机，是我不够勇敢，不够坚决，不够清醒，不够洁身自好，都是我的错。”这种认知让异很长一段时间内陷入到自卑、自暴自弃的情绪中。

当时气愤的安曾跑去找肖开愚对质，肖开愚没有否认，却反问他：“你们那时不是吵架分手了？”然后谈他的诗歌，他对世界的绝望，又说自己有心脏病，也衰老了。

安突然觉得肖开愚很龌龊，“似乎只能通过这种畸形的方式来解救自己的绝望感”，那时的安不知如何追究，此后再也没去见过肖开愚。

然而，肖开愚却在安和异之间竖起了一座无法跨越的墙。安恨自己，也恨老师，他知道异是受害者，然而又无法释怀，情绪一度在愤怒、自责、失望甚至绝望之间徘徊。

即使到 2012 年准备结婚时，安仍跨不过心里那道坎，最终和异分道扬镳。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安对“教授”、“老师”的称谓十分敏感，一听到，脑里就会出现“教授”私底下伤害学生的

画面。

安记得肖开愚曾在一节课上说过，他不同意“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老师，授业就行了，没有义务去解惑和传道。”

“他就是毫无教师道德底线，别说教育学子，还这样去伤害一群学子。”如今，成家立业的安与异已形同陌路。

南方也与女朋友分手了，他把过去理解为青春经历了一场“变形记”。

然而，没有人意识到肖开愚对一群年轻人造成的伤害之深之广，在王东东 2013 年第一次揭露肖开愚时，他的朋友给他写信，试图宽慰他说：

“关于诗歌、自我救赎、弑父情结……前辈的放纵击碎了我们的想象。在我们眼里，他是诗，而不是人。他可以省去肉身，以精神的形式存在，并引领。

“但他是一个人。毕竟，肉身是存在的。

“我相信他只是有色念，绝无拉你下水的打算。因为他把你支开，就是说，他希望你不在场。但你毕竟无意中闯入，看到了那个他不想让你看到的场景。他并非有意摧毁你，却偏偏撞见了。”

7

王东东固执地认为，他和肖开愚两人之间的问题应该“以优雅得体的文学的方式来解决”。于是，2013 年，他微博曝光肖开愚。

王东东尝试去解构肖开愚的行为：“也许正是道德堕落甚至犯罪的强烈刺激，使他更能不断攫取一种道德死亡和人格瓦解的超级快感，而这些都融化在他的性活动当中，这又激发隐秘的私欲和创造灵感。”

王东东以文邀战，希望肖开愚进行回应；同时也希望让知识分子们反思：“为何我们的文化里会一直容忍甚至美化性侵害的存在？”

文章发出来后，异首先联系了王东东，告知自己的遭遇，通过她的讲述，王东东也联系到了安，然后是南方。

武放、雷胜学、陈家坪也纷纷加入了声援王东东的队伍。

武放一连三日在自己的朋友圈写了三首诗，三致肖开愚：“我们希望以向善的勇气，以诗的名义，邀请肖开愚，到光明里来，自我救赎。”

诗稿发布后，武放接过河南大学相关方的电话，对方并没有否认文章，却再三要求：“希望考虑学校荣誉，不要把事情闹大。”

武放回了句话：“我现在有闺女，闺女长大也要读大学，但坚决不让她去河南大学文学院。”

武放气愤的是，肖开愚伤害的不是一个女孩子，“他的罪恶行为没有停止，他把美好的东西都利用了，伤害的人太多了，不应该听之任之。”

雷胜学说，他希望通过此事来“重新考量诗歌的功能（公平正义等），思考高校性侵（骚扰）、师德师风，知识分子的言与行、善与恶等诸多问题”。

陈家坪也积极支持王东东等人的反击，“王东东从一个当事人，见证者，受害者，最后变成一个敢于申张正义的公共发言者。他从自身做起，做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本份。”

6月11日，王东东与武放已经实名给河南大学举报，他们的举报信里，明确要求母校严惩肖开愚，并同时寄去校园反性骚扰机制的材料，恳请学校推出有效的校园反性骚扰/侵害机制，保护学子。

对肖开愚，他们需要一个解释和向善的审判。然而，至今，对王东东等人的举报，对于我的采访要求，肖开愚都没有任何回应。

（接受访者要求，明卉、安、异、南方、刘波为化名，其他均为实名。）

编辑：沈燕妮

作者：黄雪琴

(十一) 中山大学张鹏事件 (2018.4-2018.7)

2018.4.28 《田野里的“叫兽”》一文指控中大人类学系教授性骚扰多名女生

《田野里的“叫兽”》

来源：微信公众号“向湾砾”，原文已 404

备份链接：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8/04/%E5%90%91%E6%B9%BE%E7%A1%9A-%E7%94%B0%E9%87%8E%E9%87%8C%E7%9A%84%E5%8F%AB%E5%85%BD/>

你好呀，从上次发了中大人发声之后 | 建议信已发校长邮箱以来，我们并未取得学校方面积极的回应。那时候，我们甚至觉得愧疚——无法为此事作出更大的努力。相反的是，几月过后，我们看到了要求信息公开的北大学子被压力覆盖……似乎，心中闪过一种念头：幸好没有。

当时的推送下面，有这样一条留言：

“如果非要一个羔羊的血来警醒，是不是也太麻木迟钝了”

而现在，我们收到了匿名举报信息，羔羊的血涂在了明晃晃的校门上……我们还能沉默吗？

很多的黑暗，一点点吞噬着阳光，而我们只是视而不见。我们希望把黑暗暴晒到阳光下，以期正义。

为保护当事人，下文以文学的方式对原事情进行了处理，地名人名张冠李戴，关于“性骚扰”的事实部分，我们会在后续努力中搜集证据，去努力还事实以公道，也希望得到你的帮助。

涓涓细流，汇成江河。我们希望有心的你可以做这样两件小事：

转发这篇文章，让那些没有见光的不正义曝光

后台私聊/直接留言/发邮件到 deathinking@163.com 告诉我们你所知道的校园性骚扰事件，给我们建议。如果有意进一步推动这件事情的朋友，可以后台私聊。我们保证会对您的信息保密。

在此，我们把这件事讲出来，希望能收集更多的有效信息，以此引起校方以及每位同学的重视，改变如今的困境。

我们所做的只是一件小事，但，我们相信它应该是一件受重视的大事。

我学了四年人类学，非常喜欢这个人文与社会科学交汇点的有趣学科。然而，我现在不得

不忍痛去撕裂某些冠冕堂皇的人类学教授的面具,因为我们所知道的田野期间性骚扰的案例数量,论比例已经超出了我们能够接受的范围。也希望借此提醒(任何院系的)学弟学妹谨慎选择导师,合理规避被侵犯的危险。

母校的人类学系之所以能保持国内顶尖水平,除了研究方向齐全之外,最重要的是师生的田野能力扎实。每届本科生在大二升大三的暑期,将自愿分为若干小组,由1-2位的老师带领到各个乡村进行为期一个月的田野调查,最终完成三万字左右的田野报告/论文。

田野前,带队老师会提前到田野点考察,解决好学生们的食宿问题,打点与当地县镇政府和村干部的关系。田野期间,老师与学生同吃同住,每晚开会检查学生们的田野进度。田野结束后,学生回家自行完成专题田野报告,并由人类学系的老师集体改分(我一直不知道带队老师在给分上的权力有多大。)

我们系每届学生的男女比例大约是1:8,男女老师比例却是8:1,基本是一个男老师带七八个女生和一个男生去田野。

而我期待已久的田野,在十八岁生日的前夕,却变成人生里的噩梦。

我时不时反问自己,如果当年选择田野点的时候没有选择这个老师,现在的我会不会依然留在人类学系(无论留校还是出国);如果不知道这个系里的这些故事,我会不会依然像爱这个学科一样热爱这个院系。

但,发生的,就不再有选择。

刚入驻Y村的那几天,我和舍友坚持黄昏散步,因为朦胧的晚霞和潺潺的溪水声感受着简简单单的快乐;认识了村里大大小小的孩子,在其中一位男孩子的帮助下,我跨过河流、爬过野山,为了探寻早已废弃的山中庙宇。“闯入”村民家里聊天,朴实的村民总是盛情邀请你留在家吃饭,而我们定下的规矩是尽可能回住宿的农家乐吃饭。

那日,正值带队老师出差,我和舍友散步归来,看到楼下房间的两个妹子坐在我们的房间里,面面相觑。她们说,想要住进我们的房间。

的确可行。我们的房间配置两张大床,刚开始我跟舍友一人睡一张大床,后来发现乡下昼夜温差大,两个人挤在一张床取暖,遂空出一张靠窗的大床。但为什么放着楼下的标间不睡,非要四个人挤一个房间呢?

因为她们隔壁房间的男教授,对她们做了很多不可饶恕的小动作。借着醉酒闯入女生的房间,强行掀开女生的被子袭胸;清醒的时候,以亲密交谈为由从后面抱起女学生或拍女生屁股;深夜发短信给女学生,聊一些无关痛痒的话题。这些构成性骚扰的举动,给我的朋友带来极大的心理阴影。

当她们那晚跟我倾诉的时候,我的脑子“嗡”得一声炸掉了。我从来没有想到严重的猥亵案件离我如此之近,而且犯罪者是与我们朝夕相处的老师,受害者是我的好朋友。我并非不相信朋友们的言辞,相反,是她们太过真实的倾诉让我一时间难以接受。看着她们把行李从楼下

搬上来，我在试图平复心情的同时，开始思考怎样把这场事件的伤害值降到最小。毕竟，带队老师将在两天后回到村子，指导我们完成剩下半个月的田野。

首先，我考虑到两位当事人遭受的心理伤害。值得庆幸的是，两位女生都属于心胸比较豁达、心态比较乐观的人。在整个叙说过程中，我体会到的是她们直白的愤怒和恐惧，而不是内敛性的悲观和压抑。一些在受到她们老师的性侵之后，心理状态会发生极大变化，最终因为得不到疏导甚至走向自杀。但我的两位朋友显得坚强的、明事理，每月因为这件事情放弃田野实习、陷入抑郁情绪，我十分佩服。但也正是她们当时当地想要逃脱侵犯、恢复正常生活的迫切心理，让我们选择了不挑破、不曝光的解决路径。

其次，考虑如何切实地在行动方面保护两位女生以及其他不知情女生的安全。出于保护女生名誉的心理，我们未曾告知其他几位同行的女生，而是选择向两位男生求助（同行同班男生、本系其他导师的研究生、带队老师的研究生）。两位与带队老师无利益瓜葛的正义男生，在剩下的半个月里，与我们站在同一战线，帮忙留意老师的行为，阻止出现带队老师和女生单独相处的局面。

最后，考虑几位知情人和当事人的田野实习分数是否会受到影响。导师出差回来后，几位知情人对待老师的态度明显变得冷淡，话语之间也有暗示和警告的意味。当事人妹子通常会在自己的田野访谈结束后找到我，与我结伴回住宿点，以免单独面对在宿舍的带队老师；老师在女生宿舍找我们谈话时，她们也会刻意让我去开门、堵在门口，隔开老师和她们之间的距离……因为我的性格比较强硬，男老师深知我不是那种容易被欺负的善茬，所以我肩负着完成自己田野任务、与衣冠禽兽的老师周旋、保护好当事人和自己不受侵犯等多重任务，同时担心我们刻意作对的行为会暗中激怒老师、获得较低的论文分数，情绪一度陷入崩溃。

当时还有认真考虑过，如果老师有进一步的侵犯行为，我们应该怎么如何向外界求助。田野地点地处偏僻的农村，没有派出所，只有可能偏向于信任男老师的男性掌权村干部；在没有来得及收集证据的前提下，我们又该如何联系学校，让他们相信我们的说辞，换一个的带队老师，并且给予侵害者合理的惩罚。然而，最可怕的就是这种高智商的犯罪分子，他们善于分析情势，及时收手，不至于把自己的大好前途赔进去。当带队老师发现了大家的怪异之后，的确没有再做侵犯这两位女生的行为。

就这样提心吊胆地进入到田野后期的阶段，我高兴地以为，半个月前许下的生日愿望——“剩下的田野时光，所有人平平安安”能够如愿以偿。某天中午，隔壁房间的女生在我们房间晃悠，聊了一些无关痛痒的话题之后，依然磨蹭着不愿离开。之前被猥亵的妹子心思倒是细腻，看出了隔壁妹子的欲言又止，便直白地问她“是不是老师对你做了些什么”。

这位乖巧的女生点点头，开始跟我们诉说老师对她做过的那些构成性骚扰的肢体接触。这一次，我没有半点惊讶，只是叫她多跟我们一起行动，不要再与男老师单独相处。

表面上平静的我，内心早已翻江倒海。他选择在偏僻的田野点猥亵独处的同学，仅限于身体接触，不留给受害者反应时间和取证时间，无法报警和定罪；他挑选学生群体里看起来最软弱、警惕心不强的三个女生下手，预设她们不会采用强硬态度反抗并利用媒体力量报复；他在多数人抱有警惕心的时候及时收手，却又在人心惶惶的田野末期将侵害对象换为不知情的其他女生，而后田野结束，注定掀不起什么大风浪。我既惊讶于他挑选受害者之精准，又

鄙夷他把人类学的分析能力应用于此，可谓“玷污了人类学这片天地”。

公众号“果壳科学人”于4月8号发表了一篇名为《为什么野外科考会成为性骚扰高发区》的推文，跟本文所探讨的话题存在重合之处。“对于人类学、考古学、地质学和其他学科的研究者来说，进行实地考察是科研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这些工作场合发生的性骚扰和性侵犯事件并不少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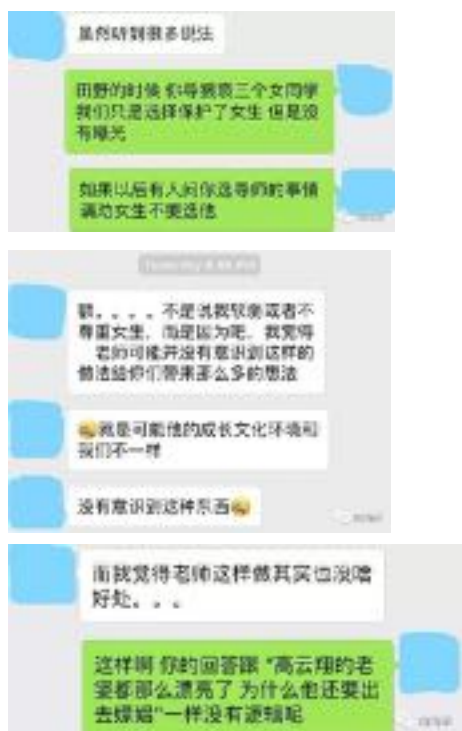
我意识到，除了上述地理位置偏僻、施暴者善于分析情势两个原因，还有权力关系的不对等——带队导师往往拥有着评定成绩的权力和难以挑战的权威，举报他们是在拿自己的身体名誉和学术前途去冒险。

不是每个受侵害者都有机会利用媒体的力量去讨回自己的权益和名誉。近期武汉理工大学和多年前北大中文系的惨案即使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也无法挽回逝去的生命。在学校范围内的侵害，通常可以通过监控视频和聊天记录获得取证；那么远在田野的与性相关的言辞和身体接触，又该如何取证？

而我，能做的，也不过是在事发几年后，才以如此隐晦的方式写下这件事，在私下场合告诫学弟学妹谨慎选导师、小心做田野。

可能有人会好奇，三年前夏天的故事，为什么现在才说？因为武汉理工大学的事情被曝光之后，我曾找到故事里那位田野带队导师手下的男研究生交谈，而他竟然为他的导师进行开脱，其三观让我十分震惊。

这是聊天截图：





“可能他的成长文化环境和我们不一样”，如此人类学思维的解释，用在体谅一位男老师猥亵女学生的行为之上，我不能苟同。我们认同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性取向、维持日常生活的小癖好，是因为这些思维或行为只涉及自身的欲望或者基于双方的平等自愿协商。但伤害了他人的想法和行为，没有资格得到理解和原谅。

希望各位被侵害的同学们记住，遇到事情如果没有勇气反抗，也不要闷在心理。你可以向学校的心理咨询室寻求帮助（希望学校的心理咨询室专门为师生关系问题成立小组），也一定要善于发掘你身边三观正常的、值得信任的朋友，他们不会因为你受到侵害而嘲笑你、看轻你，而会耐心倾听你的诉说，帮助你进行一定程度的反抗。

最后，衷心祝愿每一位研究生都跟我一样，遇到正直可爱的导师。事实上，我从不后悔本科选择母校的人类学系，我深知其他大多数学术水平和道德水平齐高的人类学老师，共同呵护人类学的一片净土。

有校友已经给校长发邮件：



涓涓细流，汇成江河。

我们会在后续努力中搜集证据，去努力还事实以公道，也希望得到你的帮助。

我们希望有心的你可以做这样两件小事：

转发这篇文章，让那些没有见光的不正义曝光

后台私聊/直接留言/发邮件到 deathinking@163.com 告诉我们你所知道的校园性骚扰事件，给我们建议。如果有意进一步推动这件事情的朋友，可以后台私聊

在此，我们把这件事讲出来，希望能收集更多的有效信息，以此引起校方以及每位同学的重视，改变如今的困境。

时间的热度一直在变，但是我们会一直关注。

2018.5.15 中大校友发文：亲爱的中大，请问性骚扰案解决了吗？

来源：微信公众号“MetooinSYSU”，原文已 404

备份链接：

<https://terminus2049.github.io/archive/2018/05/15/zhong-da-xing-sao-rao-jie-jue-le-ma.html>

自 4 月 29 日《田野里的“叫兽”》一文发布以来以来，中大人类学系教授涉嫌性骚扰的事件已过去 17 天。半个多月以来，该事件在社交媒体平台广为流传，为中山大学及学术传统深厚的人类学系带来了严重的打击。许多深爱母校、学系的学生和校友们纷纷开展行动，要求性骚扰事件得到公平的调查和处理、保护当事人免受进一步伤害，并呼吁学校和学院尽快建立长效的反性骚扰机制，避免良好师生关系的进一步瓦解，并维护人类学系以及母校的声誉。

然而，中大教授涉嫌性骚扰事件曝光已过半月，校友们的关切与呼吁却犹如石沉大海，事件

调查进展尚未明朗，亦未见学校及学院官方就此事作出公开回应。

从 2018 年 1 月罗茜茜实名举报该校教授陈小武性骚扰开始，厦大、北大、人大、同济等高校接连有学生及毕业校友发声，曝光所在高校发生的性骚扰事件。尽管学术象牙塔接二连三的“丑闻”令人痛心，其所揭露的问题也必须引发关注并得到解决，以避免有更多学生在师生不对等的权力关系之下遭受伤害，也避免更多老师因缺乏性别平等意识而断送学术生涯。针对所在学校性骚扰事件，不少高校都作出了迅速且严肃的调查与处理、及时对外公开事件进展，获得公众舆论的片好评。不仅如此，如北航、北大等高校更积极研究建立反性骚扰机制，并在此过程中充分聆听师生及相关专家的意见。

作为一群热爱中大、关心中大的校友，我们诚挚地呼吁母校在反性骚扰议题上作出表率，尽快对此事作出回应，并与学生们携手加快建立推进反性骚扰制度的建设，

保护我们挚爱的康乐园，打造一座更利于教学与科研的高等教育一流学府。

过去的 17 天，中大人做了什么？

2018 年 4 月 29 日

凌晨，校友收到匿名信息，揭露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在本科生田野实习中涉嫌性骚扰女学生，公众号“向湾桥”发布《田野里的“叫兽”》一文，呼吁更多受害者发声。

匿名信息提供者为一曾就读于中大人人类学系的学生。其在文中回忆了三年前的夏天，

同组田野实习的三名女生遭受带队老师性骚扰的往事。据其指称，带队老师曾“借着醉酒闯入女生的房间，强行掀开女生的被子袭胸；清醒的时候，以亲密交谈为由从后面抱起女学生或拍女生屁股；深夜发短信给女学生，聊一些无关痛痒的话题”，给当事人留下了极大的心理阴影。该文章_经发布，便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引发热议。

田野里的“叫兽”

当天上午十点，推文“被互联网信息主管部门责令删除”。



同日，知乎匿名用户提问“如何看待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教授田野性骚扰”并附上被删推送截图。该贴共收到 15 个回答，几名匿名用户表示自己是该系学生，认为该事件属实。



当日晚 7 点左右，微博上被转发了 1100 + 的《田野里的“叫兽”》文章截图被删。

发布在 Zine 上的原文被删。

2018 年 4 月 29 日

知乎提问“如何看待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教授田野性骚扰”遭到删除。

2018.7.8 《她曾以为自己能逃开教授的手》点名报道张鹏持续性骚扰女学生和女教师， 五名女性已于 5 月前向学校纪委举报

《她曾以为自己能逃开教授的手》

作者：黄雪琴

来源：网易新闻人间工作室，原文已 404

备份链接：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8/07/%E4%BA%BA%E9%97%B4%E4%B8%A8%E5%A5%B9%E6%9B%BE%E4%BB%A5%E4%B8%BA%E8%87%AA%E5%B7%B1%E8%83%BD%E9%80%83%E5%BC%80%E6%95%99%E6%8E%88%E7%9A%84%E6%89%8B/>

之前听舍友笑薇被教授性骚扰时，小柯还以为那只是老师对好学生的亲昵行为，安慰她说：“这应该是老师表达欣赏你的一种方式吧。”但几天后她就也被教授性骚扰了。陈静越来越焦虑。

她又梦见去上课，楼梯里遇到教授张鹏，转身想跑，对方一把手抓住她，恶毒地问：你为什么举报我？你把我逼急了，我也不让你活……

在惊恐中醒来，陈静大汗淋漓。

早在今年“五四”青年节，她们五个女生给中大纪委发去了举报信，指控张鹏从2011年到2017年持续性骚扰女学生和女老师，是田野中名副其实的叫兽”。

张鹏，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下称“社人院”）兼生命科学大学院教授，跨学科博士生导师（生态学、社会学方向），兼任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物种生存委员会委员，2016年青年长江学者。在网络上搜索他的名字，无论是文艺青年的社交网路，或者是著名的科普网站，他会经常跟“灵长类动物研究”出现在一起。

1

陈静的噩梦始于2016年1月底的内伶仃猕猴种群数量田野调查。

田野调查是中大社人院每年组织的特色研究活动。张鹏每年寒假都会带队去不同的岛“蹲点”和“环岛”，以此来评估岛上有多少猕猴。陈静喜欢观察猴子的行为模式，田野中一直在蹲点观测。

田野调查最后一天，学员们相互体验，陈静从蹲点观测转为环岛两圈。第一圈时，她遇到在其中一段路蹲点观测的张鹏。

注意到独自环岛的陈静，张鹏说：“我陪你走一段吧。”当时的陈静觉得，陈教授“真亲民”——她听过张鹏的人类学系列讲座，感觉“内容丰富，氛围活跃”，对灵长类研究产生了浓烈的兴趣，也对授课的张鹏心怀敬意。

路上，陈静话不多，张鹏一会儿称赞陈静的长相，“你长得真可爱”，一会儿又分析她的性格，“有南方姑娘温柔气质，又有北方人的豪爽”。逐渐地，张鹏向陈静靠得越来越近，聊得越来越具体，“你的头发真好”，顺势把玩起陈静的长发，还时不时闻一下说，“真香啊。”

陈静先是觉得尴尬，后来越来越不舒服，她隐隐觉得这不应该是一个教授应有的举动，却又不知如何是好，只能加快脚步赶到下一段有同学在的地方。

环岛第二圈，陈静再次遇上张鹏时，张鹏又上前提出“一起走吧”，还很自然地把手搭在陈静肩膀上。陈静不适，碍于师生情面，并未明确拒绝。走过泥泞路段，张鹏突然拉着陈静比起了身高，“感觉你没1米6啊”，比完身高又说“想看看你有多重”，就在陈静不知要如何回答还未及时拒绝时，张鹏一把抱起了陈静，还顺势把头埋到陈静胸口深深吸了一口气。

“那时候整个人完全懵了，不敢相信。”陈静说，想起他在自己胸口闻的那个动作，至今仍想干呕，有一股强烈的羞耻感。陈静挣扎起来，张鹏才把她放下，一放下，陈静就快步跑开，拿出手机，紧张地给她姐姐以及姐姐的男朋友所在的群发信息：“感觉张教授是‘叫兽’。”

陈静姐姐的男友、中山大学2013届历史系学生陈翰元，向我佐证了陈静的讲述。他坦言，当时看到陈静的那条信息，并没太当回事，“以为张鹏也就是在她面前讲了个黄色笑话”。等陈静回到住处，详细和他们讲起具体细节时，陈翰元才意识到这是性骚扰。当时的陈翰元也

只是从男性的角度猜测，问：“张鹏是不是很喜欢你啊？”

陈翰元建议陈静去了解一下张鹏的为人，他听过张鹏不少光鲜的头衔，主持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中日国际交流等不少国家级科研项目，也听说过张鹏还有个被广为流传事迹：据说，做研究时，张鹏曾给一个猴群里最漂亮的一只母猴以他女朋友的名字命名，靠此来排解在山上几个月里对女朋友的思念。后来者也跟着张鹏叫起这个名字，于是就在观察笔记写：xxx（张鹏女朋友名字）今天和一只雄猴打情骂俏，明天和另一只雄猴交配。张鹏也津津乐道。

陈翰元担心陈静因为张鹏一次偶尔的“低级错误”影响她对学业的追求，曾尝试劝解。但是，后来好几次聚餐，陈静都会跟姐姐和陈翰元谈起被张鹏性骚扰的经历，越发变得压抑，情绪低落，还持续做噩梦。

陈静无法理解和接受张鹏的举动，也不能让别人理解自己的感受，“感觉自己在孤岛上转”，只好选择了暂时性遗忘。此后她再遇到张鹏，就能躲多远就躲多远，即便上曾经最喜欢的“灵长类进化论”，都变成一种煎熬。

后来，陈静陆陆续续听到张鹏性骚扰其他女生的事情。



图片来自微信群

2

其实，张鹏对女学生更频繁的性骚扰集中在 2015 年。

那一年暑假，张鹏带队到海南南湾猴岛进行为期一个月的野外实习。当时大二的笑薇和小柯在这次田野实习中，先后遭受了张鹏的性骚扰。

电话里寒暄时，笑薇说话轻快爽朗；谈到张鹏，她的语速变得缓慢而坚定：“张鹏真的伤害了一群女生，他没有资格做中大教授。”

笑薇向我缓缓讲述了讲述她遭遇张鹏性骚扰的经历：

一天开完组会后，约深夜 11 点，张鹏喊住她“来办公室改论文”。笑薇想，白天都在外观察猴群，晚上讨论也是情理之中；而且张鹏从日本回来，看起来对科研十分严格，于是毫无担忧地去了。

笑薇原本坐在张鹏对面，张鹏指着电脑屏幕招呼她坐到自己同侧。开始笑薇还跟他保持了半米的礼貌距离，张鹏又叫她坐近一点，“坐过来看得清楚”。

出于对张鹏教授身份的尊敬，笑薇没多想，论文讲到一半，张鹏指出她论文问题，同时右手环住她的肩膀久久不拿开，笑薇感到窘迫。

“他先是说了论文这里不对、那里有问题，然后拍拍我的肩膀，拍完手就放着不走了。”笑薇当时思绪复杂，一边想着论文，一边莫名害怕，“还安慰自己，长辈拍晚辈肩膀是常有的，是自己胡思乱想”。

然而，张鹏的话暧昧起来，“你长得真漂亮啊”，手还拍起笑薇的手背。“那时我真是害怕，紧张，窘迫，他却表现得很自然。”笑薇说，回想起来她才发现张鹏的恐怖，“他一边指出你论文各种问题，让你害怕，一边又似乎安慰你，挽肩膀拍手，让你难以理解他动作的真实含义；他控制着你的情绪，让你的注意力都在论文问题上，一时辨识不了他行为的性质。”

在笑薇此前的认知中，张鹏教授常年在野外，年轻有为，风趣幽默——“眼前这个人跟课堂上谈笑风生的让人尊敬的教授完全不是一个人啊！怎么会这样？他不是日本回来的学者吗？”

在坐立不安中笑薇艰难度过了讲论文的一个小时。回到寝室，她跟几个舍友说起张鹏对她的举动。

舍友小柯问她：“是不是你想多了？”

小柯后来在接受采访时向我解释，她当时这样问，并不是质疑笑薇——她从小学到高中，一直都幸运地遇上各种好老师，所以一直觉得老师都是高山仰止，会爱护学生，形象正直高大。所以当笑薇说张鹏“有点不对劲”、对自己动手动脚的时候，小柯还以为那只是老师对好学生的亲昵行为，安慰她说：“这应该是老师表达欣赏你的一种方式吧。”

笑薇的另一位舍友对我说，那晚她听到笑薇说张鹏讲暧昧的话、还摸手搭背时十分惊讶，“我虽没听过张鹏的课，但很多人都说他课讲得好，没想到是这样的老师”。田野回来后，笑薇也曾多次向她透露对张鹏的反感，“她说不想写这个田野报告，不喜欢张鹏，不想见到他”。

笑薇和小柯都坦率告诉我，她们那时未曾意识到、或者意识到了却不愿意相信备受尊敬的教授会性骚扰自己，“如果是陌生人，他随便搭着你的肩膀，摸你的背，拍你的手，闻你的头发，又说‘你很漂亮’之类的话我肯定知道这是性骚扰，但这个人老师啊，是自己原本尊敬的教授，他那么威严，怎么去辨识他的行为呢？”

女孩们讨论最终得出的解决方案是：不再单独与张鹏相处，找张鹏改论文的时候舍友们要在门口等着。

3

然而，小柯很快就“被现实啪啪地打脸了”：张鹏也性骚扰了她。

几天后的一次组会结束，小柯让两舍友在门外等，自己带着报告进去张鹏办公室。问完问题小柯想走，张鹏却开始跟她聊起无关田野实习和论文的事，还紧挨着她坐下，一边笑着说奉承话，一边抓起她手腕看，“你的手好细啊”，等小柯把手抽开，张鹏又摸起小柯的头发，“你

的头发发质好好啊”，还抓起她一缕头发把玩起来。

小柯尴尬极了，忐忑不已，却手足无措。突然，张鹏起身，走到门口探出身子左右张望——直到后来，小柯才意识到他当时探出头是为了看外面有没有人。

当时小柯还安慰自己，舍友就在外面，不用害怕。然而，她却见张鹏以“外面虫子多”为由把门关上了。关上门的那一刻，小柯懵了。后来她才知道，由于张鹏拖得时间过长，舍友们先行回了宿舍。

关了门后的张鹏言语越发露骨：“我看你这么努力，总让我想到我小时候，也这么努力。你就像一个小妹妹……让我抱一下……”不等小柯拒绝，张鹏便一把抱住了她，“我脑袋一片空白，他一松开的时候，我就赶紧跑走了”。

小柯满脸通红跑出张鹏办公室的一幕，正好被路过的笑薇看见。两个女孩难以理解，张鹏作为一名已婚教授，行为为何如此不堪？她们也不懂，事后张鹏为什么可以没有丝毫避讳，还毫无廉耻之心出现在女学生们面前。

“他看起来那么理直气壮，那么自然，让你怀疑，是不是自己太敏感了？”小柯曾猜测，女学生或许是张鹏心血来潮的戏弄对象？——可她后来才知道是自己后知后觉，张鹏对她的骚扰行为其实早就有了苗头。2015年春，小柯曾和同学们跟随张鹏到上川岛进行一个“小田野”。傍晚休息时，同学们和张鹏商量看第二天的日出，小柯应和并着手查询次日的天气。就在此时，张鹏走到她后面，把手心贴在小柯后背上，久久不曾放开。当时，小柯按下内心的不适，将这一动作看作长辈对晚辈的一种亲昵，“没想到他是一步步试探”。

即便看到了张鹏的“叫兽”面目，女生们也不知道如何是好：岛上只有他们一个调研组，只有张鹏一个教授，她们不知道该向谁申诉。而且，田野报告需要张鹏打分，她们还有张鹏的课，甚至已经选了张鹏做论文指导导师。

她们能做的，只是不再与张鹏正面接触。

“那段日子有巨大的阴影笼罩在身上，世界仿佛到处都是黑暗。”电话那头，原本激动着控诉张鹏恶行的小柯突然放低了声音，“你知道吗？黄记者，那时感觉自己在地狱。”

4

其实，女生们也曾做出力所能及的反抗。

因为项目和论文，小柯还是需要时常与张鹏接触，她曾认为掌握了张鹏的“套路”，“感觉可以保护自己了”。

每次要向张鹏当面汇报时，小柯都会提高警惕：“他把手放在了我大腿上，我直接把腿移开了；他用眼神从上到下扫一遍，那种眼神让人很不舒服，但我没办法控制他的眼神；他问你买了新衣服了？是不是烫头发了、变漂亮了？我都会说‘不是’，并且把话题立刻转移到论文或项目上。”

强硬起来对抗老师，小柯觉得结果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那时，她并不知道还有更多女生受到了张鹏更为放肆的性骚扰。

张鹏也并未收敛。

小柯清楚记得，2017年4月的一个夜里，晚上8点多，张鹏走到她自习的桌前当面邀约，“再谈论文”，小柯不好当面拒绝，也不好当张鹏的面拿出手机提前给舍友发信息通风，只能跟着他去了办公室。

在办公室里留到快10点，张鹏就坐到了小柯身边，她担心起来，偷偷地快速给舍友发信息：“等我。”

张鹏看到小柯发信息的动作，立刻火了：“老师专门辅导，你竟玩手机？！”然后，张鹏开始用带有侮辱性言语攻击她：“没教养，自私自利”，“老师为了你的论文到现在都没吃饭，你呢？为老师做了什么？我把实验室的资源都提供给你，你又为实验室做了什么？”

小柯被张鹏的翻脸吓坏了，只得道歉，然而，张鹏并未停止责骂：“老师为你付出那么多，你是不是把老师当工具？是不是想快毕业了，可以远走高飞，翻脸不认人，什么都不为我做了？”

小柯难以相信，一个教授，为人师表，竟然说出这样的话。她后来和其他女生交流才得知，张鹏会抓住不同的女生们犯下的各种“错误”，在性骚扰不遂或被拒绝后都复制着同样的骂人模式，试图控制女生们的思想。

“他骂很多女生自私自利，可是，这个实验室本身就是人类学系系里为学生教学投资的，我们应当都有权力正当使用。然而，每次在实验室时，张鹏都要让我们觉得，（能使用实验室）这都是因为他的好心和慷慨，这个道德包袱太重了。”

后来，被张鹏性骚扰过的女生们聚集起来才发现，张鹏通常会选择性格温和、家庭背景普通、独立无援的女学生为骚扰对象。他的性骚扰行为在多人身上重复出现，呈现某种模式化特点：

他不明目张胆地胁迫，而是策划和利用情境（如修改论文、做田野项目），逐步拉近距离；他还会操控受害者心理，找到不同理由和借口严厉训斥，先打击、摧毁女生的自尊自信，使得学生战战兢兢；然后柔声抚慰，诉说欣赏、喜欢之情，打着“师长的关爱”的幌子借机拍背、握手、拥抱、甚至亲吻，让惊慌的女生无法辨识其动作的真实目的。

小柯和笑薇感到庆幸——她俩及时毕业了，并未遭遇张鹏更为严重的骚扰。

5

一次偶然借书机会，陈静认识了师姐小柯。熟悉后，小柯叮嘱师妹，“要小心张鹏”。两人闲聊才知道，原来张鹏的性骚扰对象涉及各个年级的女生。

这个结论让她们感到更大的震惊，不约而同萌发了举报张鹏的念头，尤其是后来听到消息后：张鹏性骚扰了2017届的大一师妹，情节严重，接近性侵害。女孩告知了父母，其父亲来到

中大评理，因有视频佐证，张鹏无法抵赖，被党内处分。

两个中大 2017 届的人类学专业的学生向我佐证了这个消息，他们承认“级里都在传”。其中一位学生透露，事发 2018 年 4 月 3 日晚上约 10 点半，张鹏与受害者女生单独在实验室，张鹏关了灯，对女生进行了严重的性骚扰。第二天，受害者女生父亲气冲冲地来到学校，他们刚好那时在同一栋大楼，看到有两名保安前往实验室取证，还调取了实验室走廊的视频。有当时在实验室的学生匿名向我证实，确实有保安前来调取视频。

知情学生透露说，视频画面里，张鹏先是从他办公室出来，到其他办公室敲了敲门，然后关了灯，又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近半小时后，张鹏先走出办公室，就在走廊里提了提裤子，并把露在外面的衣角重新塞进裤子里，随后女生出来，两人一同离开。

办公室里具体发生了什么，该学生并不清楚，但知道第二天女孩的父亲就来了学校，去了纪委办公室。

张鹏终于被处分，这让学生们看到了一丝希望；但一个“党内处分”，并未平息学生们的愤怒。

“张鹏性骚扰学生的消息就没停过，但是他还是一直在性骚扰学生，而且情况越来越严重”。陈静说，她感觉“不能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性侵才举报，那就太迟了”。

小柯也气愤学校的保守处理：“张鹏的行为越来越大胆，一年比一年严重，真的要造成性侵这样实实在在的伤害、有视频证据，才能处罚他吗？”

得知情况的陈翰元也坐不住了：“他不是一次性的冲动，而是一而再再而三性骚扰学生，是一个惯犯，中大怎么能容忍这样的教授？”

受过张鹏性骚扰的女学生们自觉组成举报联盟，笑薇在班级群里实名告知师妹们：“如果选了张鹏的课和‘田野’，一定要格外小心保护自己。”

这引来了更多当事人响应。举报人们收集到了 4 封实名举报信和 1 封匿名举报信，让她们没想到的是，举报信中，竟然有一封是一名女老师写的。

6

女老师的举报把张鹏最初的性骚扰行为时点提前到 2011 年，而且张鹏对这位女老师的性骚扰更为直接、严重。

因为这位女老师已经给纪委实名举报交代，并签下协议不再向外透露其他信息，我只能引用此前早已掌握的举报信材料。

女老师在举报信里称，2011 年她刚入职中大外国语学院，在往返于中大南校区与东校区（大学城）的校车上，张鹏与她搭讪，“（他）坐我旁边座位，没说几句就开始摸，先是肩膀，再到大腿和大腿内侧，那个时候我很怕，车上有老师有学生，我不敢喊。只能闪避，比如背对他或者甩开他的手。”

当天晚上，她坐校车返回南校时，又遇到张鹏。张鹏借机坐在她身边，“他先是不断找我攀谈，讲述家里的烦心事，妻子不了解他等等。看我没有怎么搭理，就又开始动手动脚，把我的头拉向他的肩膀，并试图亲吻我的耳朵，并继续向胸部和大腿内侧摸。我跟他讲，张老师，您这么做可不妥当。他说，我就是很喜欢你啊！当时校车已近校门，我赶紧甩开他下车了！”

之后，张鹏尾随她，并变本加厉进行骚扰，“上课下课都跟着我，找到机会就凑过来……动作越来越过分，往耳朵吹气，抚摸胸部，语言上多次要求发生男女关系，我没有办法，只好每次课都尽可能地约学生陪同搭车。当时我认识了一个住在南校、跟我一样需要搭校车往返的女学生。下课后，留意到张又在尾随我，为了不引起他的注意，我都用外语小声告诉学生这件事，希望她保护我。至此之后，该女生便一直陪同我，每次都坐在我的座位旁边。她也亲眼看到了张鹏的一些性骚扰行为。”

经多方打听，我只得知这位随行的女生是当时旅游管理学院的一位学生，但后来去了法国留学，没有留下有效的联系方式，我至今没有联系到对方进行佐证。

张鹏的性骚扰后来越发露骨和恶劣。另一知情的学生透露，女老师在写举报信前曾跟她说过：2012年初，张鹏平均每天发两三条短信或者打电话给她，言辞暧昧，直接要求去酒店开房或去办公室约会。

2012年春季，女老师调到珠海校区上课，张鹏不知道通过什么方式找到她在珠海校区的教师公寓住址，来到她门口不断敲门，“一敲就敲差不多一个小时，教师公寓的住客比较少，周围没什么人，我吓得不敢动弹。他又不断给我发短信，用词非常露骨，我只能不断地删除，并且把他拉黑名单，因为他，我换了三次号码。”

这段骚扰持续了几年，女老师已经结婚生子，直到2017年，张鹏依然尝试添加她的微信，纠缠不止。

7

2017届女生和女老师的遭遇给学子们敲醒了警钟：若继续沉默，只能成为待宰羔羊。2018年5月4日，青年节的时候，女生们实名给中大纪委寄出了五个当事人的举报信。

女生们的举报在学院里传开，支持当事人的学生们自主成立了“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反性骚扰小组”（下称小组），草拟了建议信并半公开征集联署，很快把《人类学系学子关于本系的舆论事件及加快建立本院反性骚扰机制的建议信》发送至院长、副院长、系主任的邮箱。

学生们提出，他们查阅了《中山大学学生手册》、《中山大学学生申诉处理暂行办法》以及附录中的《高等学校校园秩序管理若干规定》和《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都没有找到关于性骚扰问题向何处申诉、哪个机构/部门负责处理、如何处理等信息。“文件多，却都没有实质操作意义”。

他们还查阅了《中山大学关于建立健全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实施办法》，文件中确实有指出纪检监察部门负责接收师德相关的举报：“只是，我们发现，里面邮箱负责人都不知道是谁；查到的联系电话，大多是党政办公室的电话，也是外部联系社人院的联系通路，其繁忙程度可想而知。在无专人负责、事务繁杂的情况下，我们有理由质疑，通过这部电话进行的申诉

能否得到重视和处理。”

小组建议，尽快出台有效的校园反性骚扰机制，进行性骚扰的师生教育、田野行前培训；在院系层面设立公开渠道接受关于性骚扰的投诉举报、设立专门的负责人受理相关事宜等。

还有中大学生在“为学校发展规划建言献策之‘十大提案’活动”中上交了“关于中山大学师风师德规范细则的建议”的提案，提案详细分析了《中山大学关于建立健全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实施办法》和《中山大学教师考核实施办法（试行）》，指出，“中山大学在制度层面上已经有师德建设与师德考核制度，但既存的不同制度之间的重叠、区分甚至相互矛盾，不同渠道的程序的复杂，都让受害者望而却步，让既有的好制度失去其应有的作用。”

然而，提案上交后，一些校领导多次找了提交提案的学子们谈话，表示提案做得很好，但“这个话题太敏感不宜公开讨论”，甚至拒绝了让学生公开对提案进行答辩，在提案优秀奖的奖状上，也不能出现提案具体名称。

我联系中大相关部门对张鹏性骚扰事件以及学子们对反性骚扰机制的建议和提案进行回应，对方表示“不能接受采访，所有采访通过中大宣传部”。我于7月5日、6日的上午和下午的办公时间，分别打了4次电话致电中大宣传部，一直无人接听。

8

陈翰元告诉我，最终触发他实名站出来的原因是，他看到张静的焦虑以及她对学术的失望。

“她以前对灵长类很有兴趣的，说起猴子的属性，观察它们群居生活，给它们一一命名，说起来她都是神飞色舞的。她去岛上田野，住得不好，吃得不好，蚊子多，被咬得一身包，她一句怨言都没有，都是兴致勃勃的。现在呢，因为张鹏，她都放弃了原本最感兴趣的研究。对学术的热爱一下子被打破了。张鹏这样性骚扰女生，是断了女孩子一条学术路，伤害女孩子平等受教育的权利。”陈翰元十分惋惜，“她那么聪明、勤奋，如果遇到的是个好导师，肯定会继续做科研的。”

陈静坦言，后来张鹏叫她参加暑假期间印尼苏门答腊的一个研究项目，她因不想再与张鹏接触，放弃了机会。

小柯原本也想尝试在同一个方向做科研，但课题结束后，完全失去了对灵长类的兴趣。她发现自己对张鹏有很强的心理抵触，“国内的灵长类研究领域里张鹏有一定的权威性，教授都这样了，还有什么意思呢？”多种原因下，她放弃了这个研究方向，甚至放弃了在中大的读研机会。

笑薇也告诉我，虽然张鹏的性骚扰不是导致她放弃灵长类研究的唯一原因，但也是主要原因之一。2017级的女孩子，在被张鹏性侵害后，同样选择了放弃。

“你说，他伤害了那么多的女学生，为什么还能继续留在中大？”陈静久久不能释怀，“为什么学校会认为‘老师对学生的捏捏抱抱、亲亲吻吻是小事一桩’呢？”

举报两个月了。中大纪委与女孩们一一座谈了，但对张鹏的处罚仍是未知之数。

女生们说，纪委调查期间也问话了张鹏，张鹏把一切都否认了。

我打电话采访张鹏，问他女孩们举报信上的内容是否属实？张鹏说了一句“你没有工作单位，我不认识你”，便挂掉了我的电话，不再回应。

张鹏仍如往常一样，在实验室里来来回回，若无其事。张鹏的妻子也走进了实验室，要求实验室学生们写一份“张鹏老师无不当行为”的证明，但遭到实验室学生的拒绝。

陈静和其他还留在学校的当事人担心事件再一次被压下去，她们害怕如果学校继续纵容，那以后张鹏必然会更加肆无忌惮伤害更多的人。

更让她们寒心的是，在一个课程群里，仍有老师把名为《你还敢报中山大学人类学的在职研究生吗》的帖子贴到群里，还公开发表了“不要过分纠结”、“有些社会对带色笑话能够容忍，可以舒缓工作压力”等言论。

举报者们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勇气和信心正在一点点流逝。

“难道真的需要用生命做祭品，像庆阳女孩一样，才能让他的行为看起来恶劣吗？我们该怎么办？”

陈静又焦虑起来，这一天她的噩梦里，张鹏拿着刀，准备杀了她。

（应受访者要求：陈静、笑薇、小柯为化名）

编辑：许智博

2018.7.9 中大，请务必直面校园性骚扰|中大学子致母校

来源：微信公众号“MetooinSYSU”，原文已 404

备份链接：

<https://no404more.github.io/Terminus/archive/2018/07/09/MetooinSYSU.html>

敬爱的罗俊校长：

您好！我叫王婷婷，系中山大学 2017 届毕业生，亦是一名热爱中大、关心母校发展的校友。

自大一入学至今，我开始接触、了解性别议题并投入于推动性别平等的相关事业中。其中，尤其要感谢母校于 2012 年-2016 年开设、由宋素凤等老师主持的通识课程《社会文化与多元性/别》——那是我的性别意识的启蒙点。它引导我认识与反思当下社会所存在的种种性别不平等现状，并使我意识到个体的能动性将足以推动社会结构的改变。我深深感恩于这门课程，也一直为中山大学处于推动性别多元平等的前沿位置而感到骄傲与自豪。

然而，就在昨日，网易“人间 theLivings”公众号发布的《她曾以为自己能逃开教授的手》一

文令我深感忧心。在该报道中，五名女性举报中大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兼生命科学大学院教授、青年长江学者张鹏从 2011 年至 2017 年持续性骚扰女学生及女教师，文中所披露的性骚扰具体情节之严重令人震惊。（注：文中所指“张鹏”乃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和生命科学学院的双聘教授，非同名的生命科学学院另一位动物学方向的张鹏教授）根据报道，五名女性已于两个月前向学校纪委实名举报，但直至目前，该事件的调查进展及处理结果仍未公布。

把时间轴拉长一些，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发生在中大校园的性骚扰事件绝非孤例：

2014 年 6 月，厦门大学博士生导师吴春明被证实与一名女研究生多次发生不正当性关系，并对另一名女研究生有性骚扰行为；

2014 年 10 月，北京大学副教授余万里被学生实名举报性侵女学生并致其怀孕；

2015 年 6 月，天津工业大学女学生曝光男老师向其发送色情视频进行性骚扰；

2016 年 8 月，北京师范大学学生揭露副院长教授骚扰女学生；

2017 年 12 月，南昌大学国学院副院长周斌被举报长期猥亵性侵女学生；

2018 年 1 月，多名受害者实名举报北航“知名教授”、“长江学者”陈小武的性骚扰行为；

2018 年 1 月，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薛原被指猥亵和性骚扰女学生；

2018 年 3 月，UIUC 东亚系副教授、著名策展人徐钢被实名举报，涉嫌长期利用职务之便对学生实施性侵和性骚扰，目前正接受展览委托方和校方的处理；

2018 年 4 月，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沈阳被曝与 20 年前北大女生自杀事件有关，在事发两天后由院方公开发文解聘。

此外，今年 4 月，有自称是中大在读但不愿透露院系信息的学生匿名举报学院教授在田野实习期间对其实施性骚扰。……

根据公益媒体 NGOCN 的统计，从 2014 年到 2018 年四年内曝出的 13 起高校教师性骚扰事件，1/3 查无后续。广州性别教育中心在 2017 年 4 月发布的一项《中国大学生在校和毕业生遭遇性骚扰状况调查》表明，75% 的女生遭遇过性骚扰。

频发的校园性骚扰事件的发生足以证明，“性骚扰”是一种广泛且长期存在的性别暴力现实。在冰冷的统计数字和接二连三的新闻事件背后，当事者都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大学生。在遭受身体和精神暴力之后，TA 们往往不知道怎么应对来自施害者的恐吓威胁、外界的舆论审判和内心的恐惧不安，进而将不幸错误地归因于自己，以致长期陷于羞耻和紧张的负面情绪中；又或者，TA 们也试图寻求过专业支持，最后却往往受阻于相关处理机制的缺陷或空白，被迫消声，使得类似的悲剧继续循环上演。在上面提到的《调查》中，大部分受访者也表示，对高校和公安部门针对性骚扰案件的处理结果不够满意。

多起曝光的事件让我们不得不痛心地质问：为什么偏偏是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一而再、再而三地这样逾越情、理、法，枉顾职业道德规范，对学生施加伤害？教师性骚扰的频频发生将把本应互爱互信的良好师生关系导向何方？我们都还记得学校办学、教师治学、学生求学的那些“初心”吗？

我认为：性骚扰的实质，是性别与权力关系的不对等。高校性骚扰案件往往发生于导师与学生之间，这一点并非偶然。在当前的高校制度下，导师手里握着影响学生诸如毕业、升学、就业等前途的大权，学生则处于相对被动的位置。因此，在遭遇性骚扰时，当事人往往碍于师生间的不平等关系等种种原因而不敢发声，导致同类事件不断重复发生、构成恶性循环。

但是，此类事件亦不应简单地归咎于个人的师风师德缺陷，而应放到更大的制度、结构和环境中考虑。因为大学教授仍是知识分子界和高校的良心，很多教师仍然兢兢业业地治学与授课，我们决不能一竹竿打沉一船人。究其根本，高校性骚扰的频频发生与当前高校性别平等教育及防治性骚扰机制的缺失有直接关联。对此，学校有义务与时俱进地作出制度上的努力——这既是在保护学生，也是保护教师本身的名誉和尊严，更是在守护中山大学这一有着深厚积淀的学术共同体。

男女平等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国家与社会都正致力于消除性别歧视、推动性别平等、防治性骚扰。早在2014年，教育部“红七条”便将“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划入师德红线。对于此前发生的陈小武事件，教育部新闻发言人也迅速给出回应：“对于触犯师德红线、侵害学生的行为，教育部始终坚持‘零容忍’的态度，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并表示将进一步建立健全相关制度，从制度层面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这无疑是非常积极的信号。可以预见，不久的将来，如何防治高校性骚扰会被普遍纳入国内高校办学治学的制度管理里面。

此外，据了解，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已对校内性骚扰事件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并正讨论建立相关的防范机制。

作为中山大学的毕业生，我在康乐园度过了最美好的青春。中山大学“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校训犹在我的耳边回荡着。我深深希望我的母校能为教师与学生营造更安全、平等的环境，让师生有尊严地学习、研究与生活。我从此前公开发布的《中山大学关于建立健全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实施办法》、《中山大学班主任管理办法》等文件中了解到：从今年年初，学校就一直有“师风师德”的系列建设，各院系也有相应的文件积极推进落实，如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便于2018年3月成立师德考核小组。母校与各院系积极正面的态度值得称羨，但作为以“世界一流大学”为发展目标的中山大学，我认为：我们可以也应该把性别平等与防治性骚扰的相关工作做得更细致，从而更好地立德树人、为师生创造良好的校园环境、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

怀着对母校的深深感恩与热爱，我提出以下建议：

- (1) 加快对报道所提及的性骚扰事件进行调查，公开调查结果，并根据调查结果对涉事教师做出公正、透明的处理；
- (2) 加强对师生的性别平等及性骚扰防范教育，包括但不限于：

- ★将性别平等及防治性骚扰内容纳入新生手册中，向每一位学生发放；
- ★对全体学生开设有一定课时的性别平等与防治性骚扰的课程，并向学生指明对性骚扰行为的投诉渠道；
- ★给每一位教职工、后勤人员进行有关性别平等与防治性骚扰的培训，加强教职工队伍的性别平等意识；

(3) 加快校园防治性骚扰的制度化建设，包括但不限于：

- ★明确一个接受校园性骚扰投诉的渠道（包括电话、邮箱、信箱等），并完善针对性骚扰的申诉处理办法；
- ★明确一个性骚扰申诉受理的部门及负责人，确保在举报、调查、处理过程中对举报人、受害者隐私进行保护，明确相关申诉处理的期限，并保证调查及处理结果的公开、公正、透明。

作为学生一方（包括我和当事人在内），我们站出来，是为了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是为了避免有更多的受害者出现，是为了避免本应教学相长、相互尊重的师生关系陷入互相猜忌乃至愤恨的恶性循环，是为了避免我们热爱的中大遭受不必要的攻讦和被污名化，而不是为了一时逞年轻热血和追赶时尚之能，更不是为了和学校领导叫板、故意站在与学校对立的一面，我们无心亦无力做这种无济于事的事情。

正因为我们热爱我们脚下和心中的那个校园，我们担负着学校对我们的种种期许，所以我们才会这样忧心忡忡而又建言献策，希望我们深爱着的中大变得更好。

期待听到校长您和学校的回应。

此致。敬礼！

建议人：中山大学 2017 届本科毕业生王婷婷
2018 年 7 月 9 日

联署校友名单（略）

（本倡议信开放联署，排名不分先后，有意参与联署的伙伴请发送学校 + 年级信息 + 姓名至 makesunyatsengreatagain@gmail.com）

关于 MeToo in SYSU

我们是一群热爱中大、关心中大的校友。母校四年，我们不仅收获了知识，更被“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精神所感染。因此，我们希望康乐园不要被阴霾笼罩，而是真正成为师生们的港湾和家园。

我们希望借助 MeToo in SYSU 的平台，有更多当事人可以讲出她 / 他们的故事。我们会是你们最忠实的倾听者。我们会聆听你的故事、尊重你的意愿、保护你的隐私、明确你的诉求，

我们将为你提供发声的渠道，如果有需要将帮助你联系相关的心理咨询机构。

另外，我们希望能推进校园反性骚扰建设。一方面，我们希望能帮助学校收集学生的意见，与学校共同商讨推进良好校风建设；另一方面，我们旨在建立学生互助平台，提供诸如如何应对校园性骚扰、如何取证和求助等方面的建议。

欢迎电邮至 makesunyatsengreatagain@gmail.com 或在公众号 MetooSYSU 后台留言，与我们联系。

2018.7.9 中大回应：4 月已调查处分

《重磅！中大回应网传人类学张鹏教授性骚扰事件：4 月已调查处分》

作者：贺蓓

来源：南都

原文链接：

http://www.sohu.com/a/240081254_161795

7 月 8 日一篇网易“人间 theLivings”公众号发布的《她曾以为自己能逃开教授的手》一文热传。

该报道中，五名女性举报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青年长江学者张鹏从 2011 年至 2017 年持续性骚扰女学生及女教师。根据报道，五名女性已于两个月前向学校纪委实名举报。引起广泛热议。

南都记者从校方了解到：中大已经关注到网络反映人类学系教师张鹏有违师德师风的信息。今年 4 月份，中大已经开始调查核实工作，之后基于调查核实情况，给予了张鹏党纪政纪处分并在单位内部进行了通报。网文存在与学校调查核实不相符的情况。

2018.7.9 中大学子对校方回应的两点质疑

《中大张鹏事件：网文与学校调查核实情况不相符吗？（附事件发展时间轴）》

来源：简书「蘑菇快长大」已和谐

备份链接：

<https://terminus2049.github.io/archive/2018/07/09/the-facts-of-sysu-zhangpeng.html>

7 月 8 日晚，来自网易“人间 theLivings”的一篇名为《她曾以为自己能逃开教授的手》（下文简称《她》）的文章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热议。文中披露了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青年长江学者张鹏从 2011 年至 2017 年持续性骚扰多名女学生及女教师，情节颇为恶劣。根据文章，五名女性已向中大纪委提交实名举报，历时两个月，却并未收到满意的答复。在短短不到 24 小时的时间内，该文已被新京报、搜狐等多个媒体及自媒体转发与评

论，并一度登上微博话题热搜。同时，亦有多名中大校友自发组织发布《[中大，请务必直面校园性骚扰 | 中大学子致母校](#)》及《驱张鹏书》两封倡议信，请求中大对事件进行调查、处理并建立防范性骚扰的机制（两封信均已遭删除）。

在中大教师性骚扰事件获得关注的同时，社交媒体上也出现了不少质疑与反对之声：有人对报道中所提及情节的真实性抱有疑虑；有人质疑媒体借机炒作，有在社交媒体上煽动舆论的嫌疑；亦有人批评媒体曝光与倡议信并未给学校足够的处理时间，且无法真正解决性骚扰问题……

对此，7月9日中午，南都记者首先披露了中大校方的回应：

南都记者从中山大学了解到，校方就此事如下回应：

“中大已经关注到网络反映人类学系教师张鹏有违师德师风的信息。今年4月份，中大已经开始调查核实工作，之后基于调查核实情况，给予了张鹏党纪政纪处分并在单位内部进行了通报。网文存在与学校调查核实不相符的情况。”

以上是中大校方截至目前为止对此事做出的唯一公开回应。校方认为网文所披露的情况与学校的调查及处理有不相符之处，且针对性骚扰事件，学校正“积极”地进行调查与处理。作为热爱康乐园的中大学子，我们十分愿意相信母校在处理校园性骚扰问题上的积极姿态。然而，在认真研读校方回应后，我们存在以下两点疑问：

首先，关于校方在回应中所指的“调查核实工作”具体是指什么？

校方声称“今年4月份”开始对张鹏教授的性骚扰行为进行调查核实，并给与党纪政纪处分与内部通报。而根据《她》一文，在4月3日张鹏的性骚扰行为被监控录下取证视频后，当事人的父亲第二天来到了学校，此后学校纪委对张鹏进行了党内处分。然而，这一“党内处分”并未平息几位学生的愤怒，因此五名女性于2018年5月4日再次向学校纪委提交了对张鹏的实名举报信。

据此，有理由推测，校方回应所指的“处理”所针对的应为4月3日的性骚扰事件，而非5月之后5名女生的联合举报。那么，校方回应中所称的“网文存在与学校调查核实不相符的情况”具体指什么？针对5月提交的联合实名举报，中大校方的调查进展如何，而处理结果又会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公开？

其次，关于校方给与张鹏的处分依据、结果及通报范围是怎样的？

校方在回应中称已经“给予张鹏党纪政纪处分并在单位内部进行了通报”。然而，据知情人士透露，该处分的通报范围仅限于党员教职工，且该处分仅为最低级别的警告。甚至，绝大部分的学生（包括非党员的教师）对处分均不知情。在大部分人看来，涉事教师在处分后并未受到影响，其教学与研究仍正常工作。

固然，社会和学校应当给予涉事教师一定的反省与改正的空间，但经常需与教师发生互动的学生，是否应当对教师的性骚扰行为及处理结果拥有知情权？学校于4月给予张鹏的“党纪政纪处分”究竟是何种等级的处分，这一处分是根据怎样的标准做出的？又是否能真正地

对涉事教师起到警示与限制的作用？

此外，鉴于事件所牵扯的情况较为复杂，我们特意整合了多方信息，对 4 月至今事件发展的时间轴进行梳理，供各位参考：

4 月 3 日晚上 10 点半左右，“张鹏性骚扰了 2017 届的大一师妹，情节严重，接近性侵害。”根据知情学生透露的视频画面，“张鹏先是从他办公室出来，到其他办公室敲了敲门，然后关了灯，又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近半小时后，张鹏先走出办公室，就在走廊里提了提裤子，并把露在外面的衣角重新塞进裤子里，随后女生出来，两人一同离开。”随后，“女孩告知了父母，其父亲来到中大评理，因有视频佐证，张鹏无法抵赖，被党内处分。”（来源：《她》）

4 月底，以《田野里的“叫兽”》一文为契机，由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学生自主成立的“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反性骚扰小组”向学院提交了《人类学系学子关于本系的舆论事件及加快建立本院反性骚扰机制的建议信》。作为回应，社人院在 5 月初召开了师生座谈会。院系领导在会上表示，将在田野行前培训中纳入相关内容，但对张鹏性骚扰事件及其调查进度表示并不知情，“一切已经交由学校处理”。但在此时，关于张鹏的党内处分已在学院内小范围地流传开来。据知情人士透露，张鹏已因此前 17 级女生的举报而被纪委就给予最低级别的警告处分，且处分结果仅在党员教职工会议上通报，大部分学生甚至教师都并不知情。

5 月 4 日，因对此前的处分结果不满，5 名曾被张鹏性骚扰的女性自发联合向中大纪委递交实名举报信。

据知情人士透露，在得知当事人的联合举报后，张鹏开始约谈实验室的学生、查阅学生手机中的微信聊天记录，其妻子亦劝说实验室中的学生签署一份“张鹏老师无不当行为”的证明。

5 月 8 日，有参与举报的当事人被中大纪委约谈。纪委表示可立案调查，但无法保证调查所需的时间及结果。

5 月上半月，陆续有当事人、涉事教师、实验室及其它事件相关人士被纪委约谈。

5 月中旬至 6 月 1 日，社人院分别召开三次意见征集座谈会，就田野调查安全教育、本科田野调查实习管理办法等制度建设征求师生意见，但未有公布具体事件的调查进度。

6 月 7 日，由几个不同院系的中大学子在“为学校发展规划建言献策之‘十大提案’活动”中上交的《关于中山大学师风师德规范细则的建议》的提案被通知无法参与答辩，理由为“队伍提交的提案涉及到的内容有一定的敏感性，可能不太适合在公共的场合进行相关的讨论”。

截至 6 月底，参与举报的当事人未收到任何来自学校的反馈，且当事人通过电话及邮件与纪委联系，亦未收到任何回复。

5 月至 6 月，当事人、参与十大提案的学生及“反性骚扰小组”的成员多次被学院及学校行政老师约谈。

直至 6 月 28 日，距当事人的联合举报已过去将近 2 个月，参与举报的当事人之一被中大纪委告知调查取证阶段已结束，将开始讨论对张鹏行为的处理方式。在被纪委约谈的第二天，当事人被学院书记问及是否接受了媒体采访。

无论是此前的处分，还是今日的公开回应，我们都能看到学校努力解决问题的正面态度。但事实上，这两者均未对 5 月份五名女性所举报的事件做出调查定论，五名鼓起勇气的女性至今仍在等待学校的回答。

作为一群热爱中大、关怀中大发展的校友，我们相信中大一定不会让学子们失望。在此，我们恳切地盼望学校能尽快完成对相关事件的调查与处理，并建立与完善切实有效的防范性骚扰机制，给当事人、广大中大学子及关心此事的群众一个满意的答复。

2018.7.9 中大校友联名发布《驱张鹏书》

作者：陈纯

原文链接：

<https://matters.news/@byron808/%E9%A9%B1%E5%BC%A0%E9%B9%8F%E4%B9%A6-%E9%99%84%E6%9C%80%E6%96%B0%E8%81%94%E7%BD%B2%E5%90%8D%E5%8D%95-zdpuAnETBsgkRKcMguu7bSB2GPeZEBMQrsCS92Dxx9N49xGq>

联署邮箱：wheehui200@gmail.com

近日，网易新闻刊发了《她曾以为自己能逃开教授的手》一文，点名报道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青年长江学者张鹏从 2011 年到 2017 年间持续性骚扰女学生和女教师的恶劣行为，这是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继《田野里的“叫兽”》性骚扰女学生后曝光的又一起师德沦丧事件，情节严重，令人发指。

但是，在五位女学生实名举报，证据确凿的情况下，中山大学校方却竭力掩盖，不断删帖，让中大一直以来“善待学生”的教育理念蒙羞，令人齿冷。难道“青年长江学者”的头衔、学术明星的地位可以作为张鹏无耻下流的护身符吗？难道罗俊校长“德才兼备、领袖气质、家国情怀”的人才培养目标是由张鹏这样毫无师道尊严、违纪违法的人来执行实现吗？难道中山大学这所由孙中山先生首创的百年学府的清誉可以被张鹏的寡廉鲜耻所玷污吗？

作为中山大学的毕业生，我们深受康乐园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熏陶，看到母校被张鹏之流糟蹋，悲愤不已，在此强烈呼吁中山大学校方落实主体责任，公布当时对张鹏“党内警告处分”的调查事实依据，并解释为什么张鹏能与教育部、中山大学和青年长江学者的师德要求严重不符的情况下继续任教，同时希望中山大学能够吸取教训，公告校内反性骚扰机制的建立和实施情况，还受害女生们一个公道。

如果只是一味把张鹏的恶行当成舆情事件对待，包庇掩护，枉顾正义，那么中大校方处理此次事件的领导将会跟张鹏一样被钉在校史的耻辱柱上。

此致

(联署名单略)

2018.7.10 中山大学发布“情况通报”

来源：中山大学官网

原文链接：

<http://www.sysu.edu.cn/2012/cn/sysunotice/32717.htm>

情况通报原文：

我们注意到近日网上关于我校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以下简称“学院”)教师张鹏存在有违师德师风行为的信息。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今年4月8日，我校纪委接到校内某女生的实名举报，反映张鹏存在有违师德师风的不当行为。当天校纪委即通过调查谈话和调看监控视频等方式，对举报内容进行了初核。经学院和学校审查，确认张鹏存在违反党员生活纪律的不当行为。4月23日，根据张鹏所在党支部、学院党委的讨论和建议，经中共中山大学纪律检查委员会2018年第1次全体会议审议，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学校决定给予张鹏党内警告处分，并于5月3日向举报女生反馈调查和处分结果。

5月4日，我校纪委收到校内另一名女生对张鹏的实名举报，举报内容涉及其他女生，学校及时开展核查。6月29日，学校纪委、监察处及相关部门就新调查核实的情况进行集体审议，决定建议学校给予张鹏警告处分(政纪)。7月2日，2018年第8次校长办公会审议了相关调查结果和处分建议，基于张鹏违反教师职业道德的事实，依据《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规定》第二十条第七款和《中山大学教职工处分暂行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九款规定，决定给予张鹏警告处分(政纪)。同时，责成学校有关职能部门启动相关程序，以停止张鹏的教学安排、教师资格和研究生导师资格。

根据校长办公会议的决定，学校有关职能部门启动相关程序，对张鹏作出停课处理，停止其任教资格，取消其硕士生、博士生导师资格，终止与其的“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工作合同，并报请主管部门，取消其“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称号。

中山大学始终坚持师德为上，对任何有违师德师风的行为，无论是谁，坚决依法依规严肃处理，绝不姑息容忍，坚定地维护学生合法权益。

感谢广大师生校友与社会各界关注学校发展，欢迎对学校师德师风建设进行监督。

2018年7月10日

2018.7.10 中大人类学系反性骚扰关注小组回应张鹏事件

来源：简书「蘑菇快长大」

备份链接：

<https://no404more.github.io/Terminus/archive/2018/07/10/seven-questions-and-answers-sysu-zhangpeng.html>

自 8 日晚《她曾以为自己能逃开教授的手》一文发布以来，「中大张鹏性骚扰事件」持续受到公众关注。两日以来，网络上相继出现倡议信、新闻报道、评论等文章，其中有一些质疑与不完整的信息，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反性骚扰关注小组在此一并回应。

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反性骚扰关注小组由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学子组成，自 4 月底起便一直在跟进系内性骚扰事件的处理。

Q：网传有当事人已经与学校进行谈判，接受了学校提供的条件。

A：接受谈判条件的当事人并非 5 月联名举报的五名女生之一。另外，我们不是当事人，始终无法亲身经历与体会在舆论爆发后，TA 们所承受的心理压力。请不要谴责当事人没有「坚持正义」，亦不应将自己认为的「正义价值观」加诸他人，不要对当事人进行二次伤害。

注：此条回应《“中山大学涉持续性侵教授事件”7 月 9 日情况公告》一文的第五条。

Q：为什么要用故事报道和倡议信的方式，不能静待学校处理结果吗？

A：在具体事件处理方面，距离五位女性向学校纪委举报张鹏已经过去两月有余了，当事人至今没有收到关于调查结果、涉事教师处理的实质回应。而昨日校方向南都指出的 4 月的处分，也并非是针对 5 月举报的处理结果。这两个月期间，在纪委进行谈话问询后，当事人曾尝试发邮件、打电话，试图与纪委取得联系，但结果均告失败。

在制度建设方面，就学校而言，今年年初，中大校友曾向校长寄送署名信，建议学校尽快建立保护学生免收性骚扰的机制，但信件被拒收和退回。在今年 4 月底，《田野里的“叫兽”》一文发布后，中大校友发出了《中大校友就加快建立校园反性骚扰机制的一封倡议信》，但校方依旧未有回应。6 月，中大学子在校“十大提案”中上交的《关于中山大学师风师德规范细则的建议》提案被通知无法参与答辩，理由为「队伍提交的提案涉及到的内容有一定的敏感性，可能不太适合在公共的场合进行相关的讨论」。

在学院层面，5 月 - 6 月，由中山大学人类学学习学生自发组建的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反性骚扰关注小组与院内其他同学多次与院系领导协商建立方防范校园骚扰的机制，但讨论范围被不断收窄，最终被限制在「田野调查安全」之内。

协商、信任、等待已经持续了数月，还应该继续「静待」吗？

Q：把事情在网络上公开、发布倡议信是对学校、学院的不信任，将对学校和学院造成不良的影响？

A：上面已经提到，对学校、学院的信任已经持续了至少了两个月。并且，自学校、学院默

许当事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开始，其形象和声誉就已经被损坏了——而且是被 TA 自己损坏的。重塑形象与声誉应当依靠对事件的公正调查处理，而非将其「消音」。雁过留痕，自《田野里的“叫兽”》一文发布，痕迹已被留下。如果没有后续的处理等信息的更新，公众对学校、学院的认知将停留于「这里曾经发生了一件这样的事，最后没有得到解决」的层面上，这恰恰将有损于学校、学院的声誉和形象。诚然，事件的公开将导致问题被公之于众，但亦将加大不解决问题的成本，倒逼问题的解决。而让事件在晦暗的角落里腐烂，只会滋生更多的细菌，长此以往，将更大地腐蚀校园生活。

Q: 你能保证当事人说的话都是真实可靠的吗？在没有得到官方确认之前，你我都不知道信息真假，我有理由拒绝和怀疑目前的信息。

A: 诚然，任何人都有理由拒绝和怀疑目前的信息，但它作为组成事件真相的一部分，不应该被消音、被删除。官方发布的信息也只是信息源之一，不代表完整的真相。事件的发生过程中必然牵涉到不同的主体，不同主体对「事件真相如何」有其特定的理解和看法。在讨论「事实真相」时，不同的声音都应该被看到和考量，而非只迷信「官方定论」。另外，期待中大官方公布「定论」。

Q: 为什么不走法律途径解决问题？

A: 法律讲求「证据」，但此次事件却因距离发生时间太远等原因无法搜集「证据」。试问：一个突如其来的拥抱、一次出乎意料的抚摸，如何搜集「证据」？就在不久前，庆阳案里性骚扰女生的老师的行为，就被检察院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不构成犯罪」。但就是这样「轻微」的性骚扰，令一个女生放弃了自己的生命。

Q: 年轻人就是容易被拿来当枪使，发布新闻只会被有心人士利用。

A: 舆论是不可控的，但这不该成为捂住当事人的嘴的原因，也不该成为阻止发声者的理由。不应该要求当事人和发声者为他人的「心机」买单。

Q: 中山大学 / 中山大学人类学 / 田野调查好可怕啊，别学人类学 / 人文社科了。

A: 不可否认，人们对人文社科的「浪漫」想象、部分专业的不均衡性别比例和田野调查的环境为性骚扰提供了条件。但实际上，若无反性骚扰的意识和防范性骚扰的有效机制，性骚扰就可能发生在任何场域、任何关系之中。诚如某位网友所言，张鹏的行径只是众多「实验室生活」之一。性骚扰事件令人恐惧，将可能发生性骚扰的场域与自己人为而主观地隔离开，是一种对自己的心理建设与保护。但这种心理上的隔离，并不代表着在现实中，性骚扰不会发生在自己身边，甚至自己身上。「远方的一切其实都与我相关。」

而中山大学众多人类学学子如若没有接受过相应的教育，没有得到来自身边环境的友好、鼓励和支持，也难以积累勇气，站在公众面前接受审视。这些教育、友好、鼓励和支持，离不开人文社科院系的土壤。一个全然黑暗的地方，又怎么会孕育出撕破黑暗的力量？请大家给学子们一些信心，和 TA 们站在一起，不要对学校、院系、专业进行无谓的攻击与嘲讽。

最后，在此恳请广大跟进此事的媒体、自媒体：在撰写、转载、编辑新闻报道和文章时请充

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尽力核查报道内容，守住职业底线。恳请关心此事的朋友、校友及同学将目光放在事情的解决上，谨慎转载对话框、朋友圈截图等消息。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反性骚扰关注小组
2018年7月10日

2018.7.11 中大人类学系反性骚扰小组解读“情况通报”

作者：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反性骚扰关注小组

来源：公号“MetooInSYSU”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Zt7Xyrrpzbj-TuW97Q70Ug>

《中大张鹏事件《情况通报》解决了什么？没解决什么？》

今日，中共中山大学委员会教师工作部发布《情况通报》，公开了学校对张鹏的最新处理决定：

1. 决定给予张鹏警告处分（政纪）；
2. 学校有关职能部门启动相关程序，对张鹏作出停课处理，停止其任教资格，取消其硕士生、博士生导师资格；
3. 终止与其的“长江学者奖励计划”聘任合同，并报请主管部门，取消其“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称号。

同时，《情况通报》里还表示：“中山大学始终坚持师德为上，对任何有违师德师风的行为，无论是谁，坚决依法依规严肃处理，绝不姑息容忍，坚定地维护学生合法权益。感谢广大师生校友与社会各界关注学校发展，欢迎对学校师德师风建设进行监督。”

学校能够对外公布张鹏的最新处理决定，是母校积极应对此事的表现。我们对此感到十分欣喜。但对于《情况通报》（以下简称“《通报》”）中公布的处理决定，我们仍有下列疑问：

01

《通报》提到，经过对张鹏的调查核实，学校决定“停止其任教资格，取消其硕士生、博士生导师资格，终止与其的‘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工作合同，并报请主管部门，取消其‘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称号。”

《通报》足以看出学校严肃对待校园性骚扰事件的决心，但这一决定仍有一定的模糊之处：停止任教资格、取消教师资格的期限为多长？在未来是否会（如会，会因何种情况）得到恢复？是否会对恢复资格进行公示？在停止任教后，张鹏的科研工作是否将如常进行，其在实验室的主导地位又是否会被改变？

02

《通报》全文并未提及“性骚扰”，仅以“违反党员生活纪律的不当行为”、“违反教师职业道德”

等措辞代替。张鹏的行为为何不能当作“性骚扰”行为进行通报？又或者说，“性骚扰”三字为何不能出现在通报上？

03

《通报》公布了对张鹏个人的处理决定，但并未提及许多在校生与校友所关心的对防治校园性骚扰机制的建立。正如我们一直强调的，校园性骚扰并非仅是个体道德问题，而折射出性别与权力的不平等关系，与性别平等教育和防范性骚扰机制的缺失密切相关。因此，要彻底解决校园性骚扰问题，必须推进全方位的制度化建设。请问学校是否已经正在考虑此事？如有，能否考虑征集师生的建议，共同推进性别平等教育与防范性骚扰机制的建设？

在《情况通报》中，母校所展现出的积极处理态度是众多中大学子有目共睹的。对于这一迅速而有力的通报，我们感到十分欣喜。但与此同时，对个别问题的处理并不代表校园性骚扰问题的彻底解决。

在此，我们恳切地期待落实《情况通报》中的诸项决定，母校就上述问题做出进一步回应，并携师生之力共同推动校园内性别平等教育与防范性骚扰机制的建设。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反性骚扰关注小组
2018年7月11日凌晨

关于 MeToo in SYSU

我们是一群热爱中大、关心中大的校友。母校四年，我们不仅收获了知识，更被“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精神所感染。因此，我们希望康乐园不要被阴霾笼罩，而是真正成为师生们的港湾和家园。

我们希望借助 MeToo in SYSU 的平台，有更多当事人可以讲出她/他们的故事。我们会是你们最忠实的倾听者。我们会聆听你的故事、尊重你的意愿、保护你的隐私、明确你的诉求，我们将为你提供发声的渠道，如果有需要将帮助你联系相关的心理咨询机构。

另外，我们希望能推进校园反性骚扰建设。一方面，我们希望能帮助学校收集学生的意见，与学校共同商讨推进良好校风建设；另一方面，我们旨在建立学生互助平台，提供诸如如何应对校园性骚扰、如何取证和求助等方面的建议。

欢迎电邮至 makesunyatsengreatagain@gmail.com
或在公众号 MetooInSYSU 后台留言，与我们联系。

2018.7.11 性骚扰的“叫兽”处理了，高校反性骚扰机制仍遥遥无期

来源：Matters@黄雪琴

原文链接：

<https://matters.news/@sophia/%E6%80%A7%E9%AA%9A%E6%89%B0%E7%9A%84-%E5%8F%AB%E5%85%BD-%E5%A4%84%E7%90%86%E4%BA%86-%E9%AB%98%E6%A0%A1%E5%8F%8D%E6%80%A7%E9%AA%9A%E6%89%B0%E6%9C%BA%E5%88%B6%E4%BB%8D%E9%81%A5%E9%81%A5%E6%97%A0%E6%9C%9F-zdpuAxUtLvzimY4Bqcbvr9GXLpWkTQ2bKbDuKvbQwMD2yhXha>

10日，经过两天系列疯狂的删文删帖、发布混淆视听信息、开会控制舆情等动作，中山大学总算出来了一个情况通报：对教授张鹏作出停课处理，停止其任教资格，取消其硕士生、

博士生导师资格，终止与其的“长江学者奖励计划”聘任合同，并报请主管部门，取消其“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称号。

看似严格的处理，分析却不难看出，“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合同只是三年的合同，解除的并非是中大与张鹏的劳动合同；停止任教资格，并不是撤销其教师资格，也就意味着教职随时可以恢复，张鹏还能继续接触学生。换句话说，中山大学不但没有解聘张鹏，还白白养着张鹏。此外，对学生们提出的第三点诉求，建立长效的校园反性骚扰机制，则一字不提。

“这只是阶段性的胜利，但我们还不满意，反性骚扰机制还是没出来。”处理出来后，张鹏性骚扰事件中的女孩们和反性骚扰小组成员纷纷告诉我，她们没有在这则消息中开心太久，很清醒地看到需要继续推进中大后续的反性骚扰机制出台，让遇到此类事件的同学们有更好的申诉渠道。

确实，这样的公告和处理手法已经不再能收获太多的掌声了。从年初的北航陈小武案到中大的张鹏案，半年来的高校性骚扰事件频繁爆出，高校处理都有了一个套路：被爆出新闻后，学校先是试图舆情控制，在众怒难平下处理涉事教授，最后盖棺定论“将加强师风师德建设”。

高校每一次的处理都试图用“师风师德”涵盖高校性骚扰，掩盖掌握了学生成绩、项目、毕业、出国推荐等生杀大权的教师利用其职权对学生进行种种胁迫、性骚扰，甚至性侵害现实，无视其背后的师生权力不对等关系，以及折射出的性教育、性别平等教育的缺失。

这样的处理也再次印证，以纪委为主的校内举报、调查、处理机制以及要求“不得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的高校师风师德“红七条”存在较大的缺陷。如果没有媒体介入，没有校友们联名支持呼吁，没有舆论加持，当事人举报两个月都难以驱动性骚扰的调查和处理。

其实，学子们对母校原本都是饱含感情的。北航的罗茜茜，南昌大学的小柔，石油大学的任潇潇和中大的女生们，遭遇了老师的性骚扰后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求助学校的老师和纪委。他们无一不对学校充满期待，也理所当然地认为学校是保护学生利益的，性骚扰是可以在校内得到合理解决的。

甚至当学生们找到我要曝光时，我多方采访、确定性骚扰事实后都会提议，先走纪委路线，把资料、证据都收集了交给纪委，因为调查和处理“叫兽”们以及后续的反性骚扰机制出台都需要学校的支持，一开始太对立不利于事件处理。所以，学子们几乎是校内纪委举报走不下去才最后走上媒体曝光。

学生们最初都不愿意走到风口浪尖上，毕竟，我们当下的环境里荡妇羞耻、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等指责受害者的思维仍十分根深蒂固，学生们必须付出超越常人的勇气去承受各种舆论质疑以及被人肉的风险，而且曝光的影响，有些是不可逆转的。张鹏事件中其中一位当事人后来接受其他媒体跟进采访，关键身份信息就被媒体写了出来，她的表达也被片面解读和使用，很快，女孩就收到了某部分看出她身份的人的攻击和质疑，压力巨大，哭着打电话问我怎么办？我赶紧和媒体协商隐藏女孩身份信息。

更让人失望的是，面对当事人声嘶力竭的控诉和教师的性骚扰行为，校方时常有一种误解，

那就是，他们总觉得性骚扰事件会伤害学校名誉，学生曝光行为就是给学校添乱，而学校必须为涉事老师的行为买单和背书。因此，校方时常带着偏见和偏向进行“走过场式”调查，最后低调出个学子们完全不了解的“保护式”处分，还对当事人提出“保护学校名誉”、“家丑不可外扬”等种种要求。校方这种息事宁人偏向老师的态度，让学生们看到学校的伪善和虚假，打破了原本对学校的美好想象和感情，原来，学校对学生利益保护力度完全不及他们对老师们教授们的维护和重视度。他们一边满口道德仁义礼，教着学生诚实向善，尊敬师长，一边又张开獠牙骗人、吓人、吃人。

校方不严格调查，不作出严肃处理，实际上是一种纵容和包庇。南昌大学的小柔向学校举报周斌性侵的时候，校方说“周斌的课不是谁都可以上的”不做调查；而庆阳的李依依提出要求调走猥亵她的班主任，学校也是一句“难以找到人代替吴老师”而拒绝；中大的学生第一次举报后，学校虽说已经“党内处理”，但张鹏仍若无其事在实验室进进出出。可见，很多时候，校方对性骚扰事件并非完全从不知情，但因种种原因包庇、纵容，导致进一步的恶果。

有人提出对高校性骚扰的处理不应该限制于学校内部，不应忽视法律，应该走司法程序。若性骚扰案件爆出时，警察司法机关介入，多方调查、固定证据，教育部门和公安机关在法律框架之内协同合作，理想状态下，也就是公权力都有效且公平公正的前提下，性骚扰事件应该能更好处理。同时，也可以避免高校行政权力的滥用以及某些可能的网络暴力的裹挟。

然而，我国法律对性骚扰并无明确规定，对性侵认定的司法政策也含糊，而且因为性骚扰的突发性和隐秘性，时常导致证据的缺失(例如说在没有人没有视频监控的情况下突然被摸了手、亲了脸、袭了胸、捏了屁股，如何去证明?)而无法进入司法程序。

美国最早提出性骚扰概念并转化成法律政策，多数的高校都建立了反性骚扰机制，明确雇主，尤其是公共机构必须承担主要的民事赔偿责任。因此，为了减少性骚扰事件以及其带来的巨额赔偿风险，雇主（公共机构）需要投入相当的资源进行反性骚扰教育和防范。同时，建立相对独立于行政权力的申诉、调查和评判的机构和渠道。

其实，中国在引入性骚扰概念时，法学界也在讨论和研究如何在中国确立雇主对职场性骚扰的民事赔偿连带责任以及学校对学生的安全保护责任。2005年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受性骚扰的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若能进一步通过法律，确定用人单位的连带责任，学校的连带责任，提出惩罚性赔偿，那高校则难以包庇或甩锅。

等待法律的完善，走司法程序需要更多的耐心、时间，甚至运气。君不见，庆阳李奕奕报警了，石油大学女生报警了，警方也不予立案的现实。然而，学子们自主研究、起草的反性骚扰机制就在眼前。

每次性骚扰事件曝光后，就有声音呼吁建立高校反性骚扰机制。学子们甚至提供了详细的方案，机制涵括了事前预防教育，事中举报、取证、调查，以及事后追责、处罚、心理咨询等。可是，高校就是视而不见。

即便早在2018年1月教育部在北航案后就曾明确表示，对校园性骚扰零容忍，要研究和建立校园反性骚扰长效机制。北航虽第一时间承诺，将研究出台校园预防性骚扰机制，然而，7个多月来，我们每月追问，得到的回答是“第n次修改了，完善后第一时间推出”，至今不

见踪影；清明时爆出 20 年前北大学子高岩疑似因被教授沈阳性侵而自杀时，北大很快也召开会议探讨性骚扰机制问题，后来成立专家组研究机制，然而最近的消息是该“专家组理论上已经被解散，机制起草工作转入北大职能部门”。中大学子提交的关于反性骚扰的提案被腰斩，校方一边安抚“提案很好”，一边又以“这个话题敏感，不宜公开讨论”为由拒绝让提案进行公开答辩环节，处理张鹏性骚扰事件也无一字谈及“性骚扰”。

“性骚扰”到底哪里敏感了？“师风师德”、“教师职业道德”让“性骚扰”呼之欲出，但校方要么遮遮掩掩，要么则视为洪水猛兽绝口不提。多宗性骚扰带来的悲剧下，高校为何还无法直视和直面这个话题？

一个机制或许无法完全杜绝高校性骚扰，但至少给纪委与司法两条路之外提供了更有效的解决方式，然而，从高校动作来看，以受害者为中心的反性骚扰机制仍遥遥无期。

2018.7.11 张累累发文《中大对张鹏性骚扰的处理，中大学生满意吗？ | 调查结果》

作者：张累累

来源：微信公众号“张累累累累”，已被封号

备份链接：

<https://terminus2049.github.io/archive/2018/07/11/SYSU-survey-result.html>

前言：发布此文章的原公众号已被封号，请加文后张累累的微信号。

2018 年 7 月 10 号，在强大的公众压力和呼声之下，中山大学终于回应了对于性骚扰学生的张鹏的处置结果，大致内容是：

决定给予张鹏警告处分（政纪）；

对张鹏作出停课处理，停止其任教资格，取消其硕士生、博士生导师资格；

终止与其的“长江学者奖励计划”聘任合同，并报请主管部门，取消其“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称号。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一直在前头保持抗争和发声，突破删帖封锁的中大学子是否对这个结果满意呢？

我做了一个小调查。

序号	内容	反馈数	占比
4975	中大官方停止用“师德”说代替性骚扰，承认性骚扰事实，承诺进行机制建设	209	27.1%
4976	对健全全校性预防性骚扰的制度和培训	111	14.4%
4977	公布对张鹏相关处置的具体期限	109	14.2%
4978	公布对张鹏相关处置的具体期限	109	14.2%
4979	公布对张鹏相关处置的具体期限	109	14.2%
4980	中大官方停止用“师德”说代替性骚扰，承认性骚扰事实，承诺进行机制建设	109	14.2%
4981	公布对张鹏相关处置的具体期限	109	14.2%
4982	公布对张鹏相关处置的具体期限	109	14.2%
4983	公布对张鹏相关处置的具体期限	109	14.2%
4984	公布对张鹏相关处置的具体期限	109	14.2%
4985	中大官方停止用“师德”说代替性骚扰，承认性骚扰事实，承诺进行机制建设	109	14.2%
4986	公布对张鹏相关处置的具体期限	109	14.2%

从今天 (7/11) 11 点 45 到 16 点 45 的五个小时内，收到了 775 份反馈，其中 627 份是中大的在读生或者中大校友填写的，占 81.32%。

主要的结果是这 627 位受访者中得出来的。

从结果显示，41.62%的中大同学对于这个结果并不满意，仅有 17 人是非常满意的。同时 34%的人觉得这个结果是一般的。对此满意的人仅有 24%。



不过相对来说，中大学生的满意度要整体略高于整个样本满意度。

那么为什么中大学生还是觉得中大的表现不够呢？我们询问了“对于中大反性骚扰机制建设，你觉得还应该怎么做”。(看不清请点击图片放大)

对绝大多数中大人来说，最重要的一点也是中大没有做到的一点是“中大官方停止用‘师德’说法代替性骚扰，承认性骚扰事实，并承诺进行机制建设”，中大在声明当中对“性骚扰”三字避而不谈，仅用师德师风一笔带过，可以看到对防止性骚扰的态度也是含糊逃避的。

另外官方声明并没有公布对张鹏相关处置的具体期限，这让大家担忧这样的处罚会不会跟厦大吴春明性骚扰事件一样，转眼间骚扰者就可以毫发无伤地回到原来的生活。

中大学生在这件事上一直是发声的主力，然而也遭受到了非常多的推脱和阻力，包括投诉无门、文章频繁被删，所以“承诺让学生参与到反性骚扰机制建设过程当中去”，并且“承

诺学校不阻碍学生自主进行反性骚扰倡导和宣传”，成为很多同学的心声。

另外，为了建立长效的处理性骚扰事件的机制，设置专门的部门 / 人员处理性骚扰一类的投诉、规定一定期限内对性骚扰投诉作出调查与处理，让大家有申诉渠道至关重要。对师生定期开展防治性骚扰的讲座和培训、定期开展性骚扰情况调查并公开这些预防手段也得到了一些肯定。有 13 位受访者认为中大的表现已经很好了。

大家也提供了一些很有操作性和十分重要的建议，如：

保护好受害者，对受害者进行专业的安抚和疏导，制定受害人保护，处理，安慰，和赔偿等相关办法；

增设性别教育公开课；

学校和张鹏向受害者道歉；

移交司法部门处置；

学校在应对此类事件时应更加积极应对舆论，不删不瞒；

公开事件的调查结果。

大家的建议，我们会寄给中山大学校长办公室，希望中大校方可以拥有学子们的风采和气节，认真地考虑学生的建议，建立反性骚扰机制，真的让校园环境有所改善，让大学成为应有的样子，让性骚扰不再存在。

2018.7.12 张鹏发布声明回应

来源：张鹏本人微博

备份链接：

<https://matters.news/@jidongjie/20180712-%E5%BC%A0%E9%B9%8F%E5%8F%91%E5%B8%83%E5%A3%B0%E6%98%8E%E5%9B%9E%E5%BA%94-zdpuAqymXasRws4fNftLuFyYDCYaEit6Y9too1ZZaZUZ9XwsG>

声明

我本人张鹏，就近期网上《她曾以为自己能逃开教授的手》一文出现后的网络舆情事宜，发表声明如下：

1.本人承认因自身疏忽、自我要求不严在与学生相处过程中存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 129 条规定“有其他严重违反社会公德、家庭美德行为的”之不当行为，我受到了相应的党政警告处分，对此处分，我理应有自己的担当，我接受；同时，对我的不当行为给学校、学生及家人等造成的不良影响，我深表歉意。

2.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于 2018 年 7 月 12 日召开的全院教职工大会已对学校党政调查查明的事实细节宣读公开，证明《她曾以为自己能逃开教授的手》一文中存在大量污蔑、虚构及不实、夸大渲染之词，与事实存在大量不符之处；但该文的广泛传播已对本人名誉造成了党政处分之外的严重诋毁，已给本人及家人造成了额外伤害，父母、妻子、孩子受到辱骂甚至人身安全威胁。本人将积极组织证据，在必要的时候将对前述网文的作者黄雪琴及有

关媒体提起侵权诉讼，以维护本人的合法权益。

3.本人对以上申明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张鹏

2018.7.12

2018.7.15 黄雪琴发声明回应张鹏

来源：Matters@黄雪琴

原文链接：

<https://matters.news/@sophia/%E8%87%B4%E4%B8%AD%E5%B1%B1%E5%A4%A7%E5%AD%A6%E4%BA%BA%E7%A4%BE%E9%99%A2%E5%BC%A0%E9%B9%8F%E6%95%99%E6%8E%88-zdpuB1cbMtXcD7L71dVZvJ6empsqFAAnkYfFRqYgKLNl7DjPE>

个人声明

本人黄雪琴，是《她曾以为自己能躲开教授的手》一文的作者。文章中指出中山大学人社院教授张鹏 2011 年到 2017 年持续性骚扰女学生以及女同事。

张鹏日前屏蔽了学生在个人朋友圈和微博发表了声明，说他承认有“严重违反社会公德、家庭美誉行为的”不当行为，自认为有“担当”地接受了处分。同时提出我的文章中有“大量污蔑、虚构及不实、夸大渲染之词”，并在必要时对我以及有关媒体提起侵权诉讼。

在此，我真诚地希望张鹏可以提起诉讼，明确告知我哪一句话哪一个情节“污蔑、虚构、夸大”了，以便我更好地改进。当然，我也有机会于法庭上公开采访记录、调查笔记、由三位当事人授权的证人证言证词以及实验室相关视频截图（完整视频可由中山大学提供）。

对了，文章中提到的 2011 年遭遇你性骚扰时女老师用法语求助的后来去了法国留学的女学生也找到了，她可提供一份当时的情况说明。

其实，张鹏教授你也太着急复出了吧？刚好在扬州，想起了北京清华大学中文系的教授王小盾，你就不愿意好好学学人家？当初王教授在台湾清华大学骚扰女博士生，被台湾清华退回，一时轰动。王教授无声无息一段时间后又作为人才被另一高校引进去了，如今依旧活跃。你怎么就那么耐不住寂寞呢？既然你喜欢热闹，我也不好扫你兴致，多位律师也表示了，欢迎来告，积极应诉。

来，承担我们各自应该承担的法律 responsibility 吧，也好为我国“反性骚扰法”贡献一个案例和一份力量。

黄雪琴

2018 年 7 月 15 日

2018.7.19 中大校长罗俊，我想约你当面聊聊性骚扰

作者：张累累

来源：端点星

原文链接：

<https://no404more.github.io/Terminus/archive/2018/07/19/Letter-To-SYSU-Headmaster.html>

作者张累累的微信公帐号已被屏蔽，无法发文。因此授权端点星，以便传阅于内网。

2018年7月11日，针对其社会学与人类学院教师张鹏性骚扰学生事件，中山大学在此事件曝光三个多月后终于发出处理结果。

那么，张鹏受到惩罚，是不是意味着这些事情就结束了，大家就可以散场了？

先不论张鹏的惩罚是否合理，很多人担忧的是，他会不会在一小段蛰伏期后再度重回权力高位，再度伤害学生？而让很多人如鲠在喉的，是中山大学的声明当中，全然回避“性骚扰”三字，仅以“师德师风”指称这个问题。更遑论建立防止性骚扰的机制了。

而我们都清楚的是，如瘟疫般存在的高校性骚扰，并不是坏了一锅粥的一颗老鼠屎，而是受学校保护的、腐朽的师生权力关系；是缺失的有效监督和申诉渠道；是无视甚至打压学生的声音、将学生低幼化的做法；是长期将女性放在被凝视被物化位置上的性别歧视。

大学校园中的性骚扰，多年间一直被遮蔽。一旦这个巨大的伤口被揭开，如不进行医治，伤口只会溃烂，任何门面功夫都只会是一条遮羞布，症结依然未解。

所以我们在此向中山大学罗俊校长喊话：我们想与您约个时间，当面聊一聊性骚扰的事情。



我们是经验丰富并长期关注性骚扰议题的妇女工作者，我们会向校长您传播关于性骚扰的基础知识，也会竭尽所能给校长呈现世界一流大学的性骚扰防治经验，我们会提出具体可入手可实施的建议，也可提供完整的防治性骚扰计划。

而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当面听到您说出“性骚扰”三个字，承认问题的存在，并表态可以做出事实来改变现状。

我们也会给您带去 700 多位中大学子的心声，跟您说明为什么对于中大处理张鹏的结果，非常满意的人，只有 3%。为什么有多于 40% 的人，是不满的。而对于自己的母校，自己生活和学习的地点，中大的学生有哪些期待。对学校工作，学生应该具有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这是高校公开的条例，也是合理的诉求。我们希望中大正视性骚扰背后的权力关系，带头出台校园反性骚扰 / 侵害机制。这个机制的建立，需要咨询社会学家、法学家、教育家等，更需要倾听学子们的声音。(中大学生对于中大处理张鹏事件满意度小调查看[这里](#))



所以同时，我们也号召更多朋友，特别是中大的学生加入我们约谈的队伍，这样可以当面告诉你们的校长，你们想要什么样的反性骚扰机制、想要什么样的大学和校长。

中山大学作为一间享誉全国的名校，向来以包容、自由之精神著称，中大学生在反性骚扰的呼吁当中的拼搏和抗争精神，正是中大精神之所在。

在国家发出的建设“双一流”高校和学科建设的倡议之际，中大势必希望成为走在前面的排头兵。然而一所连“性骚扰”三个字都说不出的高校，建设“双一流”高校，或许只是遥不可及的念想。

所以罗校长，何不一起坐下，谈谈性骚扰，这样在几十年之后，您回望您的人生，会记得自己为中国高校的建设添了一块有意义的砖瓦。

约谈发起人：

张累累，女权行动者，反性骚扰运动长期关注者和参与者

黄雪琴，致力于性别平等、反性骚扰社会议题的独立记者

郑楚然，中大毕业生，长期关注性别暴力议题的女权主义者

想要一起约谈的话，加微信！

文章报道

2018.4.8 《为什么野外科考会成为性骚扰高发区？》

作者: IvyP

来源: 果壳网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mUr3TSWfWv292CjuCGbnlw>

编辑: 球藻怪

对于进行野外考察的科研工作者们来说,除了要面临繁重的科研工作和艰苦的自然环境外,还有可能面临队内成员造成的伤害——一项调查研究显示,性骚扰和性侵犯在野外考察地时有发生,而受害人则基本举报无门,施暴者也逍遥法外。这项研究[1]发表在《科学公共图书馆·综合》(PLOS ONE)上。论文作者、美国斯基德莫尔学院的罗宾·尼尔森(Robin Nelson)教授对此研究接受了果壳网的采访。

对于许多人类学、考古学、地质学和其他学科的研究者来说,进行实地考察是科研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能够亲自去探索各种生态和文化背景也是吸引众多年轻研究者选择这些学科的首要原因之一。另有研究显示,进行实地工作越多的科学家,所发表的文章和获得的基金也相应越多。此前对很多职业的工作环境及人际关系的研究显示,工作场所发生的性骚扰和性侵犯事件并不少见。不过对于野外考察时的工作环境我们还不甚了解,特别是性骚扰和性侵犯事件发生的具体情况。

研究者通过电子邮件和网络问卷的方式进行了调查。研究主要关注三个问题:

受访者是否在实地考察期间经历(目击或遭受)过性骚扰或性侵犯?

如果有,那么,谁是施暴者,谁是受害者?

考察地点是否有行为准则或是有效的举报机制?

最终,研究者们收到了666份有效回复,包括142名男性和516名女性。其中,约75%的受访者来自美国;约75%的受访者来自人类学和考古学专业,其余专业包括生物学、地质学等。

调查结果显示,高达64%的受访者亲身经历过性骚扰,比如不恰当的或者与性相关的言辞、对于身体美的评论、言语上揶揄性别差异等类似的玩笑等。

更糟糕的是,超过20%的人经历过性侵犯,包括受害人非自愿的身体接触,或是受害人不能或没有表示同意的身体接触,或者是因为怕遭受暴力威胁而没有表示拒绝的身体接触。

受害者中,超过90%的女性和70%的男性为学生或者雇员。还有5位受害者表示他们是在高中时遭受性骚扰的。

调查还发现,女性遭受性骚扰的比例比男性高出3.5倍,而女性遭到性侵犯的比例更是比男性高出5.5倍。另外一个不同是,对男性实施性骚扰或性侵犯的多为受害者的同级,而对女性实施性骚扰或性侵犯的多为她们的上级。

尼尔森教授告诉果壳网:“由于女性大多被她们的上级所侵犯,其中有权力等级因素存在,所以我们在调查中发现,许多受害者并不知道合适的举报机制。而且对这些受害者来说,即

使举报，也是在拿自己的工作和职业前途冒险。”

研究者们承认，他们的研究数据可能存在偏差，因为性骚扰和性侵犯的受害者更有可能来参与调查。不过，也有一些受害者告诉他们，由于性侵犯事件对自己造成的伤害太大，所以不愿再回忆起当时惨痛的经历。

研究项目领导者、伊利诺伊大学的人类学教授凯特·克兰西 (Kate Clancy) 对研究结果感到忧虑。她指出：“我们担心性骚扰和性侵犯事件的高发，可能是迫使女性离开科研领域的原因之一。”研究者们指出，这些野外考察团队的领导人知道如何获得并管理研究基金、遵循研究方案，并为团队提供后勤保障。然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却不懂得如何处理可能出现的人际关系冲突。

在谈到如何改善现状时，尼尔森教授告诉我们：“虽然让第三方在现场监督可能会有所帮助，但是实地考察的费用可能会很高昂；再加上近来科研经费紧张，所以让所有考察点都有第三方入驻是不太可行的。”她认为科研领域应该作为一个整体来探寻解决办法，建立更清晰的规则和工作地点行为准则，依靠人们的自觉而不是第三方的监督。她认为：“为学生们提供一个安全的工作和受教育环境并不是不可能的。”

研究者们希望她们的研究可以启发社会对于默许性骚扰和性侵犯的反思，并建立和实施政策以更好地保护进行野外考察的学生。此外，尼尔森教授表示目前还有其他的一些研究者们即将开展针对实验室内学科类似研究，他们将于这些研究者建立联系并分享调查结果。

参考文献：

Survey of Academic Field Experiences (SAFE): Trainees Report Harassment and Assault
Kathryn B. H. Clancy mail, Robin G. Nelson, Julienne N. Rutherford, Katie Hinde Published:
July 16, 2014 DOI: 10.1371/journal.pone.0102172

2018.7.9 《专访黄雪琴：女生如何能够逃开教授的手》

作者：媒通社

来源：微信公众号“媒通研究院”，原文已 404

备份链接：

<https://no404more.github.io/Terminus/archive/2018/07/09/mei-tong-she.html>

五名女性举报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青年长江学者张鹏从 2011 年至 2017 年持续性骚扰女学生及女教师。“她们那时未曾意识到、或者意识到了却不愿意相信备受尊敬的教授会性骚扰自己，‘如果是陌生人，他随便搭着你的肩膀，摸你的背，拍你的手，闻你的头发，又说你很漂亮之类的话我肯定知道这是性骚扰，但这个人老师啊，是自己原本尊敬的教授，他那么威严，怎么去辨识他的行为呢？’”

近日，一篇题为《她曾以为自己能逃开教授的手》的长文在社交媒体上疯传；作者黄雪琴，长期关注性骚扰问题，是国内“女记者性骚扰调查发起人”；该文揭露了又一名侵犯女学生的“叫兽”——张鹏，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兼生命科学大学院教授，跨学科博士生

导师,兼任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物种生存委员会委员,2016年青年长江学者——的恶劣行径。

今日,南都报道称“今年4月份,中大已经开始调查核实工作,之后基于调查核实情况,给予了张鹏党纪政纪处分并在单位内部进行了通报”。

但这种处罚力度显然难以平复公众的愤慨,《她曾以为自己能逃开教授的手》一文也指出,“张鹏仍如往常一样,在实验室里来来回回,若无其事。张鹏的妻子也走进了实验室,要求实验室学生们写一份‘张鹏老师无不当行为’的证明,但遭到实验室学生的拒绝……举报者们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勇气和信心正在一点点流逝。”

先前,媒通社曾对话《她曾以为自己能逃开教授的手》的作者、“女记者性骚扰调查发起人”黄雪琴女士,她对性骚扰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很透彻的剖析。结合近日频频爆出的高校性骚扰事件,我们有必要再次梳理,重新探讨这一问题:从社会生活的角度,我们该如何为饱受性骚扰困扰的女性建立起强大的制度与心理支撑?

我们对性骚扰的定义都没有普遍了解

媒通社:一年前,在那起“男记者性侵报社实习生”的案件中,受害者那句“未意识到强奸”引发舆论一片哗然,请问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该如何界定自己是否遭遇到了性骚扰或性侵犯?

黄雪琴:其实我们对性骚扰的定义都没有普遍了解。只要以性欲为出发点的,以带性暗示的言语或动作引起他人的不悦,令他人感到有被冒犯的意图,都算是性骚扰。

性骚扰主要有口头、行动、人为设立环境3种表现方式。

口头上:如以下流语言挑逗对方,向其讲述个人的性经历、黄色笑话或色情文艺内容;

行动上:故意触摸、碰撞、亲吻对方脸部、乳房、腿部、臀部、阴部等性敏感部位;

设置环境上:即发淫秽图片、语音、文字、视频等,使对方感到难堪。

总之,任何以言语或肢体,做出有关“性”的暗示、行为或需求的,使得你有不安、疑虑、恐惧、困扰、担心等不舒服情况的,小到一个黄段子、荤话,大到实质上的亲吻、碰触敏感部位等行动上,都属于性骚扰。

昨晚后台有一个女生留言说,“前男友来求复合,自己一开始也有点左右摆动,任其发展,但最后身心告诉我,不想继续,喊了停。可是,对方没有停下来,而是进行到底。这算不算性侵?”

这当然是性侵。不管如何开始,只要你最后明确表达了“不要”,明确要求其停止,对方就应该停止。否则就是性侵。就是犯罪。不要去扯什么女生一开始不拒绝,或者还迎合了,甚至说本能啊,没忍住什么的。受教育的意义是什么,就是在关键时刻能让人守住人之所以为人的特质,而不是放任兽性、欲望。

我也和律师朋友探讨了这个问题，虽然法律上很难取证，但是可以通过立刻报警，到医院进行检查，对伤口撕裂、挣扎的程度进行取证。当然了，这肯定是一条很艰难的路。

选择沉默的根本原因是不平等的男女权力关系

媒通社：是什么原因导致很多女性遭遇性骚扰但最终却选择了沉默？

黄雪琴：原因很多，先是社会病态氛围，受害者指责说的逻辑：是不是你衣着太暴露？是不是你行为太开放？是不是你为人太轻浮？是不是你举止不检点？是不是你性格太软弱？这种指责受害者的思维，导致了更多的羞耻和沉默。

其实根本原因是，不平等的男女权力关系。不可否认，在传统社会关系里，男性体格更健壮，更具有攻击性、竞争性，也就拥有更大更多的权利，而女性则被赋予养育和屈从的角色。即便到了现在，男性的经济权力和职业权力都远远高于女性，于是孕育了那种随时准备脱裤子硬顶上的权力关系。男女一天不平权，性骚扰都会继续存在着。

回到女性群体本身，性骚扰真的不是一个好听的词，谁都不愿意扣在头上。我和有此遭遇的女记者聊，她们承认，保持沉默很大部分原因是，都有比较强的野心，好强，爱面子，想成就一些事业，不想被看笑话，怕公开会影响了事业和名誉。

于是，敏感一些的大胆一些的，骚扰没那么严重的，就一笑而过或者聪明处理了；再严重的就辞职，就像我遭遇之后朋友分析的一样：一事情没成，没有证据，可能还会被反咬一口说要机会、要钱，自动送上门的；二是即便曝光、发声，跟谁曝光？报警察，没出大事的话警察不会过多搭理，因为取证难；报单位，可能不被相信，即便相信也会考虑单位荣誉面子低调处理甚至不处理，而且实施者往往更有地位有资源有钱，可以随时摆平。此外，曝光了自己的单位，即便辞职后，也比较难在媒体上另觅工作，毕竟，哪个单位都不敢保证没有败类，也不想被“背后捅一刀”。

防范性骚扰相关的培训讲座、条文规定都是我们所缺乏的

媒通社：受到骚扰或侵犯后，当事者应采取怎样的措施以自救，目前，国内是否有专门的申诉渠道或可靠的维权方式？与国外相比，我们在这方面有哪些空白或不足？

黄雪琴：首先是一定要明确地跟对方说“不”，明确告诉对方“你的行为让我感到不舒服，请停止”。如果可以面对面，就面对面明确表达自己的想法，并且录音；如果在对方较强大的威慑力下不能面对面说，那么事后一定要发信息、邮件给实施者，有时候，发信件或邮件可以更好地表达自己。

二是一定要学会取证。我们自己保存证据，对方发的图片、信息，见面时候手机录音，事后发信息和邮件，这是一种记录，也是一种证据。遭受比较严重的侵犯则第一时间报警，去医院检查、取证，保持物证；之后要上报公司、单位的人事部门，也要告知自己信任的朋友、亲人，这样可以有人证。

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都规定受到性骚扰的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用人单位应当预防和制止对女职工的性骚扰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

这里就特别指出可向有关机关，如妇联、工会等。依照性骚扰的情节和性质，受害人甚至可以提请公安机关对违法行为人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或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我们有法律，但是怎么实施才是重点。在国外，像日本处罚力度很大，当警方确认性骚扰报案后，会对嫌疑人进行拘留。如果无法自证清白，将受严惩。轻则半年监禁或 50 万日元罚款，重则是 6 个月至 10 年；美国的话，如果上了法庭，实施者要承担的惩罚费用从薪资、福利、保险、假期、退休金、未来的薪资到心理伤害补偿及诉讼律师费等。

新加坡除了监禁，还有鞭刑。我在新加坡访学的时候发现，新加坡的公司，绝大部分都出台了详细的防范性骚扰的条文规范，也会定期有防范性骚扰的讲座、培训，公司的人事都需要进行专业的防范性骚扰培训。意识上去了，犯法的成本也高了，维权的渠道也多了，性骚扰自然就少了。

我觉得，公司、企业举行防范性骚扰相关的培训、讲座，出台条文规定，这一点是我们最缺乏的，也是需要去做的，当然也是当下比较容易改变的。

分享讲述是一种面对，一种自愈，更是一种力量

媒通社：对于那些被性骚扰所困扰的女性朋友，有哪些话想对她们讲？

黄雪琴：分享，讲述，其实是一种面对，一种自愈，更是一种力量。当然，我知道，自揭伤疤，真的需要很多的勇气。受过伤害的人，一路走来，伤口都只是草草遮盖了一下，来不及负责地处理，忍受着，沉默着，我们就匆匆上路了，这也没什么好指责的，因为那是当时自我保护，继续走下去的唯一选择。随着时间过去，成长了，是不是也该停下脚步把伤口好好处理下？重揭伤疤真的很疼，可是里面的淤血不出来就不能真正治愈，这才是负责任的做法。对自己，对别人，对过去，对未来，都一样。

2018.7.9 《中山大学教授涉嫌性骚扰 知情人称其妻让学生声援老师遭拒》

作者：殷若冰、陈佳

来源：每日人物

原文链接：

<https://new.qq.com/omn/20180709/20180709A1QY8E.html>

7月9日，一篇题为《她曾以为自己能逃开教授的手》的文章在网上引起关注，该文章指控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张鹏存在性骚扰女学生、女老师的行为。随后，每日人物多次致电张鹏未果。

此前5月4日青年节，5名受到性骚扰的女学生向中山大学纪委寄出举报信，至今未获回应。张鹏涉嫌性骚扰一事在中大校友中引起强烈反响，截至今日晚间8时，联署处理张鹏性骚扰事件的中大校友已达198名，遍布中大各学院。

知情人士称，张鹏妻子曾经找过张鹏所在实验室的学生签署声明，称张鹏“没有做出过违背

教师道德的举动，与我们保持着正常师生关系”，但遭到学生拒绝。

中大回应：4月份已给予涉事教授党纪政纪处分

上述文章称，早在2011年，张鹏就有骚扰女老师的举动，在校车上对该女老师动手动脚，把她的头拉向肩膀，试图亲吻她的耳朵，并继续向胸部和大腿内侧摸。而在2012年年初，张鹏平均每天发两三条短信或者电话给这位女老师，要求去酒店开房或去办公室约会。女老师调到珠海校区后，张鹏甚至来到教师公寓门口敲了一个小时门。直到2017年，女老师已经结婚生子，张鹏依然尝试添加她的微信。

有学生也称受到了张鹏的性骚扰。2013级本科生笑薇表示张鹏曾在深夜11点要求她去办公室改论文，同时有挽其肩膀拍手的举动。她的舍友小柯一开始不相信张鹏有性骚扰的行为，却在一次进张鹏办公室汇报时，被张鹏一把抱住。2017年，小柯再次被张鹏单独叫到办公室，为了保护自己，她发消息给室友，却遭到了张鹏的责骂。2015级本科生陈静也称自己在田野调查时遭到了张鹏评价性格长相、玩头发、闻胸部等骚扰。

7月9日，每日人物联系到了女生笑薇。她告诉每日人物，骚扰发生时她没有和家人说，因为只是拍拍肩膀拍拍手，没有实质性的证据。在北航教授性侵女学生事件和中山大学自媒体揭露其他学院教授骚扰女生的事件发生后，有学生做了反性侵小组提案，想呼吁学校出台相关切实可行的措施，她们才站出来发声。再加上张鹏对大一女生性骚扰的事情比较严重，她们选择了实名举报，写信发给了学校的纪委。

笑薇表示，后来学校找过一起举报的同学去广州谈话，但是她的情节不是那么严重，就没有找她。当再次问纪委老师情况时，纪委老师表示不知情，其他举报的同学也没有得到学校的回应。

今年5月7日，中山大学社人院发布通知，成立师德建设小组，称其职责为“落实学校师德建设委员会交办的事项、组织开展学院师德建设日常工作，以及对学院教师师德失范行为进行初步调查并提出调查意见。”此前5月4日青年节，5名受到性骚扰的女学生向中山大学纪委寄出举报信，至今未获回应。

每日人物联系了师德建设小组，对方以采访须联系党委宣传部为由拒绝了采访。随后，每日人物拨打了中大纪委提供的宣传部电话，对方则称，“打错了”。

9日下午13时左右，中山大学回应南方日报，称“中大已经关注到网络反映人类学系教师张鹏有违师德师风的信息。今年4月份，中大已经开始调查核实工作，之后基于调查核实情况，给予了张鹏党纪政纪处分并在单位内部进行了通报。网文存在与学校调查核实不相符的情况。”

对此，撰写《她曾以为自己能逃开教授的手》的独立撰稿人黄雪琴在其微博上质疑称，“女孩们5月4日才发的举报，你4月处分了？”

知情人士：张鹏及妻子已删除学生的微信

据中山大学社人院的公开履历显示，张鹏在西北大学拿到了生物系生物化学专业本科学位和

动物学硕士学位，后在日本京都大学灵长类研究所保护生物学专业取得硕士、博士学位。张鹏现为社人院兼生命科学大院的教授，是生态学、社会学跨学科博士生导师，已出版专著 4 部，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发表相关学术论文 92 篇，包括 30 篇 SCI 论文，他也入选了中组部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和新世纪优秀人才等 6 项人才计划。

在此前媒体对张鹏的报道中，张鹏是个痴迷于灵长类动物研究的学者形象，被称为“国内人类学界唯一一个研究灵长类动物的“猴博士””。张鹏在接受新京报报道时，曾表示自己研究灵长类的最终目标是了解人，研究范畴属于生物性的范围。而回忆起与猿猴的相处时，张鹏称自己会日本 38 种猿猴的叫声，并且能从中理解它们的行为和方言，甚至称有母猴子向他示爱过，他也给这只猴子取了自己女朋友的名字。

张鹏的一位学生告诉每日人物，就其个人经历，他觉得张鹏对学生比较严苛，课堂作业有些多，指导写论文的时候也要求他每周去实验室一天。张鹏的课蛮有趣的，水平不妄加揣测，但至少他说的都是未知的。

在导师评价网上，几位学生对张鹏的匿名评价大致为“来中山大学后没怎么做过研究，对所有问题都是一个套路处理”“还用博士那套，基本不看文献”“做科普、演讲、社交活动比较多”“科研经费多，但是抠门”“有骚扰女学生的嫌疑”“越来越严格”。

知情人士透露，因为张鹏跨学科的特殊位置，实验室之前的学生在人类学的毕业上都有问题，因为别的人类学老师不懂他们在做什么。张鹏在博士期间的科研确实不错，但现在基本是挂名实验室博士后研究员学生的文章，看起来成果多但实际研究不多。张鹏的教学对只上过他一次课的学生而言是新鲜有趣的，但是后来会发现反复讲的都是一样的内容。

网传张鹏妻子曾经找过实验室学生签署声明，该知情人士予以证实。他称，在这份声明中，张鹏妻子要求学生写下“得知网络及学生间对张鹏老师师德恶劣方面的言论，我们作为与其朝夕相处多年的学生想发声”“张鹏老师没有做出过违背教师道德的举动，与我们保持着正常师生关系”“对于网络传言我们不能理解，特此联名，希望学校查明情况尊重事实”等内容，但这份声明遭到了实验室学生的拒绝。

上述知情人士称，目前，张鹏及其妻子已经删除了学生们的微信。

(笑薇、小柯、陈静均为化名)

2018.7.10 《中大教授性骚扰受害女生：他说抱女生是在“称猴”》

作者：符遥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原文链接：

<http://news.inewsweek.cn/2/2018-07-10/1229.shtml>

7月8日，一篇题为《她曾以为自己能逃开教授的手》的文章在朋友圈刷屏。文中，5名女性举报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青年长江学者张鹏，多年来利用田野调查、指导

论文等机会持续性骚扰女学生及女教师。

中山大学官方网站显示，张鹏出生于 1978 年，研究方向是灵长类学，具体探讨叶猴亚科和猕猴属灵长类动物的行为与社会进化机制。已出版专著 4 部，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发表相关学术论文 92 篇，其中包括 Science, Nature Communication 等动物学专业期刊 SCI 论文 30 篇。研究成果荣获教育部最优秀自费留学生研究奖等省部级以上学术奖励 6 项，教学奖励 2 项，入选中组部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和新世纪优秀人才等人才计划 6 项。

7 月 9 日下午，中山大学通过媒体回应称：“中大已经关注到网络反映人类学系教师张鹏有违师德师风的信息。今年 4 月份，中大已经开始调查核实工作，之后基于调查核实情况，给予了张鹏党纪政纪处分并在单位内部进行了通报。网文存在与学校调查核实不相符的情况。”

当日，中山大学纪委办公室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了这一声明，但没有回应有关此次调查与处分的具体信息。记者多次试图联系张鹏，他的手机始终处于无人接听状态。通过该手机号码搜索微信账号，添加联系人的请求未获通过，但可以看到该账号头像是一个卡通版的戴着博士帽的男性形象，一只猴子趴在其肩上。当晚，再次通过该手机号码已无法搜索出其微信账号。

独立记者黄雪琴是《她曾以为自己能逃开教授的手》一文的作者。作为性骚扰调查活动的发起者，她曾经揭露过“北航陈小武性骚扰事件”。黄雪琴告诉《中国新闻周刊》，5 名女生是 5 月 4 日才正式向中山大学提交的举报材料，虽然此前她们在 4 月份已向所在学院反映了此事，但中大方面所谓的 4 月已对张鹏做出处理，并非针对她们的举报。根据已有信息，该处分针对的是 4 月初另一起性骚扰举报。

7 月 9 日，《中国新闻周刊》采访了 5 名举报张鹏的女生之一小 A，据该女生透露，张鹏曾担任她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站出来发声？

小 A：今年，又出现了张鹏性骚扰一个 2017 级师妹的事情，他的行为已经非常严重，近乎性侵。这些年他的行为一次比一次严重，我们就觉得应该站出来，不要再让他伤害其他女生。所以我们从 4 月开始找到学院举报，学院的态度还是好的，但由于程序上的原因，之后这个事情交给学校处置了。我们的初衷是希望校内可以解决，这样也不影响学校的声誉。

5 月份学校纪委开始陆续向我们取证。6 月底，学校找到我们，告知现在调查阶段已经结束了，但具体的处罚措施还需要更严密的讨论，一定会给他一个严格的处理，但可能不会按照同学们的预期来。我们之前就已经等了 2 个月了，现在学校还是迟迟不给说法，所以就开始酝酿要站出来。

今天学校回应说 4 月已经给过他处理。其实他被举报了两次，第一次是 4 月初，2017 级那个师妹和她家人单独举报过一次，当时处分的事情没有公开宣布，从老师那里传出来，应该是给了他党内警告处分。毕竟那次只有那位大一师妹一个人，应该是被压下来了。第二次在

5 月份，五四青年节那天，这才是我们的举报。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自己遭遇张鹏的性骚扰之前，对他的印象是怎样的？是否听闻过他有何劣迹？

小 A：以前觉得他很厉害，因为他特别会吹，说自己放弃了北大的心理学研究生机会，直接被京都大学老师给予全额奖学金去日本读博士什么的，回来又直接评的副教授，他的形象塑造得很好，这么年轻就是青年长江学者。

实验室的师兄亲口告诉过我，在我们之前，2013 年前后有师姐说过他“不太对”，我都没当真，那时候大家以为那个师姐可能平时穿衣服比较清凉，所以可能会出现点儿问题。

张鹏的课是我们这个专业大一或大二所有人都要上的基础课。大一、大二的学生年龄小，对老师的感觉都是延续了高中的那种状态，根本就不会觉得老师会如何如何。二来他又非常会包装。大部分学生对他的印象都是很好的，一个师妹很自豪地说，我的导师张老师太厉害了！

我自己其实一直不是很喜欢他，我记得有一次他在《灵长类进化论》课堂上问我们：如果你的伴侣身体背叛了你，但心里还爱着你，你会原谅他么？让我们举手投票。当时我就觉得这个问题好尴尬啊！

中国新闻周刊：什么时候意识到他存在性骚扰的行为，而且是持续性的？

小 A：遇到事情的时候我才刚刚过 18 岁，真的是又小又单纯，之后觉得好难过，很害怕，不想再见到他。那件事之后，我过了一个多礼拜才缓过来。直到大三我才知道那是性骚扰。但他一直都是那样，没有一点儿觉得抱歉的意思。

有一次很晚了，张鹏叫一个女生到他办公室去说论文的事情，知道他有这个问题，我和另一个女生就一直在实验室等着。我们催了他两次，如果我们不等着，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这个事情才过去两三天，他又留一个女生在办公室讲论文，呆到了凌晨 1 点钟。那天后来他还发朋友圈说：“今天趁着夜色回家。”他都养成套路了，骚扰我那天也是，发朋友圈说：“学生问问题到 12 点。”

那天在实验室等着的时候我跟一起的那个女生聊起来，她开始非常支支吾吾。她怕说出去被其他人喷，我之前也没有跟任何人说起过。这么一谈论，就发现原来受害者远远不止一个。如果没有这些巧合，我们不知道彼此的遭遇，张鹏的事情可能要过很长时间才能捅出来。

其实大家都知道之后，实验室的男生们都会自发地保护女生，都说知道他有这个毛病，平时都盯着他，比如不让他单独跟女生在一起等等，但那天就不留神，又发生了 2017 级那个师妹的事情。

之前我们每个遭遇到这个事情的人都以为自己是孤岛，直到去年下半年，因为各种机缘巧合，互相都知道了。很多女生因为还在读，就没有站出来，我们现在确定知道的有 7 个人，另外明确听说的还有 2 个师姐，所以现在受害者应该至少有 9 个人。

中国新闻周刊：从递交了举报信到昨天那篇报道出来，张鹏那边是什么状态？

小 A：从 4 月我们交了举报信之后，学院、学校纪委开始找他谈话，那段时间他还是一切照常，感觉还挺悠然自得的，教学交流两不误，还让学生做采访，写宣传他的文章。他有那种“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特质。他妻子曾到实验室来，要求他的学生们签署一份有关“张鹏老师近期受到了外界的诽谤，其实师德良好，无不当行为”的声明书，但大家全都拒绝了。

我们了解到，他解释那次在田野调查时抱那个女生，说当时就是开个玩笑，是在“称猴”，抱起来称一下，她还没有猴子重。还有一次他对另一个女生亲亲抱抱，他说是因为他老婆的外婆去世了，他内心非常痛苦压力很大，那个女生说了一句“老师我理解你”，他非常感动以至于情不自禁了。

最近他把微信里所有学生都删掉了，如果有事就在群里@某个人，语气也变得挺客气。听实验室的师兄说，今天大家都没在实验室看到他。这两天，他实验室的所有学生都在一遍遍地转发相关的报道、文章。

中国新闻周刊：下一步有什么具体的行动计划？

小 A：我们现在觉得，举报这个事情还挺浪费精力的，但还是希望这次能够通过媒体施压，唤醒中大的良心、中大的智慧、中大的大学之风。如果张鹏是个能认错的人也行，但他没有悔改，凭什么再给他机会，人品不行，就不应该再留在学校这个地方，希望他不要再当老师了。

但我们总归还是信赖母校的，不然我们也不会一开始就选择到院里举报，院里不行再选择去学校纪委。下一步的计划暂时还没有明确，最好就是中大能够直面问题，回应问题，这是我作为中大人的期望。

2018.7.28 《漩涡边缘的局内人：我在中大人类学系如何反性骚扰？》

作者：Lion

来源：微信公众号“MetooinSYSU”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Bv9uBjO2iMhjncypwAWA>

编者按：

如果说今年上半年是高校 #MeToo 的主战场，那么 7 月以来的高校#MeToo 余温、公益 #MeToo 以及媒体#MeToo 可以说是开启了下半场的生猛接力——尽管#MeToo 从来没有规定过它自己要以这种基于学缘和业缘认同的形式开展。

就这样， #MeToo 在中国实实在在地发生了。各个方向、各种意味的改变在发生。

在对全球#MeToo 浪潮的呼应中，在和审查机制、父权文化、各种异议者的角逐中，中国

#MeToo 的触角以文本传播、情感共鸣、资源联结等方式，探伸到越来越多的社会角落，使得性别话题逐渐能见，一些权力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变化，同时还有一批本土行动者在其中受挫、成长。

在参与了近三个月的高校#MeToo 行动之后，来自中大的 Lion 和 ta 的伙伴将目光对准了自己。他们共同庆祝、反思和自我批评，尝试分享一些可以「移植」的经验，写下了这篇由内部视角出发的行动者手记，行文赤诚，同时亦映见其行事之细致。他们觉得，漩涡中心的人，有责任说出风暴的样子。他们期待，散落各处的行动者、准行动者以及同路人可以从这些文字中获得能量，在行动中建立起姐妹情谊般——与「兄弟会」相对——的社会关系。这几乎是克服无数纠结的唯一方式。

也许，这还是一次#UsToo 我们知道，每一个「我们」（高校、公益圈、媒体、娱乐、知识分子，等等）都可能存有不同程度的性别暴力现象，#MeToo 不应该沦为气度狭隘的圈子名声保卫战。我们还知道，或许「中产气息」、或许「知识精英」，「我们」固然也是处于权力结构的某个优势位置才获得这种「发声」的权力和资源，但这依然是值得庆贺并且必要的开始——因为只有当「他们也们能够背叛自己的身份，投入到运动里面去，才产生真正的政治。」

在我们担心#MeToo 会被淹没在不断更迭的热点之际，这篇文章无疑是及时而充满助益的，因为围观不能标记历史，「吃瓜」也不能对抗遗忘，但是行动可以。

1 引自公众号“土豆公社”，《大兔：雷闯性侵事件背后——公益圈中的兄弟会》，7月24日

2 引自公众号“土豆公社”，《汪晖教授谈 20 世纪青年与 T968》，5月30日

漩涡边缘的局内人：

我在中大人类学系如何反性骚扰？

「我们何时变得这么激进的？」2018年5月8日，校门外的餐厅，刚刚完成毕业答辩的我们聚在一起，每个人脸上都是纠结和疲惫。

在11天以前，4月28日，《田野里的“叫兽”》一文发布，作者匿名曝光了某老师在田野的性骚扰行为——那些我在两年前就听到过的「故事」。突然被曝光的往事让我感到震惊与沮丧，也无法继续对此坐视不理。

于是，随后两天，我和几个系内好友一起写了一封建议信（未在网络上公开），以「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反性骚扰关注小组」的名义（下文简称反性骚扰小组。小组仅因学生关注本次事件而自发成立，非长期组织）发送到了院领导的邮箱。期间，《田野里的“叫兽”》所涉及的被侵扰方表示，TA们没有意愿再把自己曝光在公众视野中。对此，小组成员表示尊重并接受了TA们的意见。与此同时，系内另一位老师——张鹏——的事迹却开始浮出水面：他骚扰过的人数更多、持续时间更长、情节更为严重。我们也和张鹏性骚扰的当事人取得了联系，了解了TA们的经历、诉求和困难。

因此，在这封建议信中，我们除了附上院内两名教师涉嫌性侵扰的口述故事、要求院方调查处理涉事教师之外，还进一步要求校方建立防范性骚扰机制。建议信在4月30日凌晨

晨一点多发出，凌晨两点多我们就收到了答复。院领导答应，在「五一」假期回来以后，跟我们开一个座谈会。而被张鹏侵扰的当事人，在5月初向学校纪委集体举报了张鹏。

我们决定等待学校和学院的回答，直到发出建议信两个月后。

这是我们的人类学系，我们真的要这样做吗？

「那可是我们的老师啊，那可是陪伴了我四年的人类学系。我们真的要这样做吗？」自4月28日起，我们每一天都有新的信息交换和纠结。受害当事人的经历、校长会「灭系」的传言、对本系和老师的复杂情感，让伙伴们的情绪持续负重超载。大家一点一点消解着「要亲手将人类学系推上风口浪尖」这一心理压力。

然而，在历时两个月的、看似没有尽头的等待中，学院逐渐将在座谈会上所承诺的机制建设收窄至「田野调查专业实习」这一范围，而校纪委在几次谈话后便鲜有回音。长期以来对校方官僚体制的认知，使我们不得不审慎看待学院与学校的处理态度。另一方面，自2018年初在内地高校燃起的#MeToo之火，也让我们看到，当校内体制无意或拖延解决事件之时，舆论倒逼制度改革的力量。

尽管苦于反复的纠结、权衡，与官僚系统的拖沓带来的情绪内耗，我和同伴们仍尽力保持这样的自省：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过只是在为当事人的自主行动积累合法性，张鹏事件何去何从应该交由她们定夺。

终于，两个月后，在当事人的自主决定下，我们陪着TA们一起走向了媒体。

7月8日，「人间 TheLivings」刊出《她曾以为自己能逃开教授的手》（下文简称《她》）一文，像水闸泄洪，事情终于彻底曝光，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从7月8日文章发出，到10日学校发出《情况通报》，短短三天，事情骤起骤落，一切仿佛尘埃落定。我们发出的声音夹杂在无数群响之中，无数的力量在角逐，而我们并不突出——在这次几乎不受我们掌控的事情里，我们到底完成了什么？我们的行动，是否撬动了长期植根于高校空间里的性别不平等与性骚扰问题？

从我的角度而言，答案无疑是肯定的。这是一场关于中大的#MeToo。

让「性在高校中可以言说」

首先，中大#MeToo使性的话语在高校之中变得可以言说。在中大被卷入#MeToo浪潮的两个月余时间里，我们在行动中尝试了各种路径，努力让「性骚扰」成为具有可见性的问题。

最初，当《田野的“叫兽”》一文在社交媒体上快速传播之后，我们便在呈交学院领导的建议信中整理了数位当事人的亲身经历与感受，试图从有血有肉的故事出发，让院领导们看到身处权利不对等关系中的当事人所遭受的伤害及困扰。此外，我们也明确地提出了诉求：希望学院召产由师生共同参与的座谈会，共同探讨问题表达意见；系望学院每年为师生开

展性别平等相关的教育；一同促进防范性骚扰的长效机制的建立。

我们深刻地认为，性骚扰事件的频发与当前制度下权力的施行和权力结构紧密相连。在权力上处于强势的一方可能会因为手中握有的权力而更轻易地实施侵扰，正是如此，性骚扰以一种成本极低的方式发生，却可能给当事人带来深重的伤害。

在一个多年缺乏性别平等视角与实践的学系里，此番行动所撕开的「性与性别」的讨论空间无疑是重要的：事件发生后，中大人类学系以「性骚扰」为主题开展的师生座谈会，把处于权力结构不同位置中的人聚集在一起，将性骚扰这一涉及性别与权力关系不平等的问题摆上台面讨论；尽管在学校层面建立防范性骚扰的机制乃有很长的道路要走，但学院对于我们的建议信做出部分回应，承诺将在「田野安全教育」和「新生入学教育」中纳入防范性骚扰教育，并在对老师的「师风师德」建设中增补防范性骚扰的相关内容：在毕业前夕，我们亦以「一群热爱关心中大的毕业生」之名，向人类学系的老师们投递一份与防范性骚扰和性别歧视相关的「毕业礼物」。这些行动为师生双方制造了检视与反思自我的契机，而不同文化背景与身体意识下对性的不同认知，也同样得到了其等讨论的可能。

此外，在人间《她》文发布引爆关注热点之后，几乎所有的媒体报道都敏感准确地使了「性骚扰」来定义张鹏的行为。这或许可以证明：席卷中国高校的#MeToo运动并未加深社会对「性」的恐惧，而恰恰让「性」和「性骚扰」成为了可以被言说和讨论的话题。借此契机，中大校友和学子亦建立起「metooinsysu」的微信公众平台，期待建立学生互助平台，为受困于性骚扰的当事人提供支持，也向广大学子提供诸如如何应对校园性骚扰、如何取证与求助等方面的建议。

新机制的建设，确实可能再次卷入官僚系统的逻辑，制造并强化新的「科层迭迭乐」。但在现状之下，去推动一个平台的成立，既具有倡寻的可行性，也能以此汇聚起当事人与行动者的目标。这至少是一种可行的监督手段。而若公开、平等的讨论能使「性骚扰」三个字在校园中直接说出，而非绕道于「学风」、「师德」之类的官方话语，必将是对既定的性话语的一次突破。

自始至终，#MeToo的终极目标不在于曝光多少位高权重者的「恶行」，而在于女性的自我赋权与推进性别平等议程。中大#MeToo所创造的平台，也绝不是充满控诉的「受害者叙事」联盟，相反，它鼓励曾经遭受性骚扰的人们站出来发声，期望揭示现有的权力结构中切实存在的诸多压迫。

以往，在与性相关的侵扰行为之中，人们常常将过错加诸被侵扰的一方，便受到侵扰的人产生「羞耻感」，认为自己的经历是需要被掩盖、不能公开的。高校#MeToo运动的可贵之处正在于打破这种对「受害者」的压迫，让受到侵扰的人摆脱被指责所带来的「羞耻感」，摆脱污名，从自身的经验出发、光明正大地谈论与性相关的话语。换言之，正是#MeToo运动所搭建的平台推动创造了一个安全的、信任的、女性主导的讨论性的空间。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目前行动所打开的空间仍是有限的。比如，在中大对张鹏事件的官方回应中从未出现过「性骚扰」三个字，而是以「师风师德」这样的个体道德话语一概而论（这种描述也同样出现在我们与学院和学校的对话过程中）。又如，权力机制对此的

反应更多在加强对学生的性安全防范教育，这种教育「受害者」的思维并未真正改变不平等的性别与权力格局。

去中心化的大联结

其次，作为一次由诸多学生自发参与的事件，中大#MeToo 实现了一场去中心化却不失力量的大联结。

「这个反性骚扰小组是谁牵头的？你们为什么反应速度这么快？背后是不是有什么组织？」在与校方、院系协商的过程中，以上质问令我们哭笑不得。在这疑似肯定反性骚扰小组的行动速度与效果的背后，隐藏着官僚体制对于公民/学生运动根深蒂固的想象与成见——任何的「搞事」都有一个明确的核心领导人物/组织，而参与其中的学生往往是被利用、被煽动的。

科层制系统中常常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为何一群学生能如此热情、团结、高效地参与推动一个「事不关己」的社会议题？

#MeToo ——无论是全球还是中国大陆——最重要的意义之一，正对这种固有想象的挑战与突破。

基于自身的性别身份与身体经验，行动者努力以同理心理解当事人的性别压迫经验，把从共情中获得的力量转化为行动，不分性别的「姐妹情谊」在相互共情中日渐生成。于是，有曾见证田野性骚扰的毕业生匿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文章，有遭受性骚扰的当事人们联合举报，有中大学生自发建立反性骚扰小组、给学院寄送倡议信，有学生组队参加学校「十大提案」活动倡导机制建设，有校友建立「metoo in SYSU」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并发起联署公开信，也有校友自发寄送建议信至校长办公室……参与行动的学子们有男有女，来自不同年级、不同院系，不少甚至素未谋面，但都关切此事并致力于推动高校性别平等教育与防范性骚扰机制建设，在没有明确的核心骨干的情况下自发地走在了一起。

具体从此次中大#MeToo 事件而言，我们认为去中心化的格局形成的主要条件有三：

第一，国内女权行动派的长期深耕。尽管舆论管控日渐收紧，近年来活跃于全国的女权行动派们仍在线上社交媒体与线下公共空间中野蛮生长，开辟出愈发广阔的性别讨论空间，也培育出一批又一批有意推动性别平等的年轻行动者。在此次事件中，我们看到受益于女权主义和公众教育洗礼的中大学子积极地站了出来，成为推动中大#MeToo 的一股强大力量。

第二，生于高校，我们这些行动者多受到人类学、社会学等人文社科的滋养，也继承自中山大学+多年来的性/别平等脉络。人文社科为我们带来了「社会性别」的视野，而《社会文化与多元性/别》公选课、《阴道独白》戏剧实践与一直茁壮生长的彩虹小组等发生于中山大学的性别议题实践，也许在台面上被剥夺了合法性，却始终有人在继承。

当事人、系友和校友在事件中纵使立场不同、行动风格不同，但都对性别议题较为敏感。曾有朋友问我：「是不是你们这种人文社科专业特别多性骚扰问题？」我想，当我们手里有了锤子的时候，看什么都像是钉子。与其质疑某个地方「钉子」太多，倒不如说是人

文社科的专业训练使我们对这些议题更加敏感，赋予我们以行动的武器。正是因为有人文社科专业背景的长期滋养与源自中大性/别平等脉络的历史经验，正因为人类学引导我们认识和批判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和性别权力，我们才能积累勇气，站在公众面前接受审视。那些参与校内提案、校外联署发声、撰文梳理信息的行动者们，也多是这么集结在一起的。而在这其中，我们并没有一个处于中心位置的领导者。

第三，反性骚扰小组及其他行动者的性别构成（以女性为主），及受这一性别构成所影响的行动风格。这里的行动风格是指，受过女权主义洗礼、对自身的女性身份有所觉察、性格温和的我们，在过去两个月的行动中一直反复地自我批判、自我反思，甚至自我质疑。

我们努力同理事件各方（包括涉事教师）不同的立场与态度，尝试以温和却不失坚决的态度推进每一次大小行动，并尽力保证一切决定均经由伙伴们民主协商，避免让自己成为意见领袖。尽管小组成员中有男有女，我们仍戏称这是一种「姐妹情谊」。我们十分认可这一标签，并不是对「女性气质」的刻板印象，而是在女权主义的信念之下在行动中形成的切实友谊。

可以说，在内部组织上，我们便一直竭力去除中大#MeToo 运动中的「中心化」；在外部，则期待与接纳「去中心化」的连接。以姐妹为名，我们在行动中始终以女性（尤其是当事人）为主导核心；在面对纠结与矛盾时，我们时时不忘自我反思，给予彼此信任、支持以及同理心。

在实践中回应理论争辩

再者，在行动过程中，实践会赋予我们诠释和回应理论争辩的力量。多年以来，性权派和女权派在性骚扰议题上的争辩从未停止。如在中大#MeToo 发起后，中国人民大学的黄盈盈老师便发表了《“MeToo 高校反‘性骚扰’的社会学分析与对策建议》一文，对声势浩大的反性骚扰运动提出批评。其中，黄盈盈指出#MeToo 的出发点虽为为女性讨回公道、惩罚性侵犯者，其后果却是「强化女性的受害者位置，弱化女性的‘自主能力’，从长远来看并不能撼动性别不平等的结构」。

我们想与黄盈盈老师商榷的是：我们「认为这次行动恰恰很好地表明，即使是#MeToo 运动的框架内行动，也可以充分发挥女性的主体性。在是否举报张鹏、是否利用媒体力量倒逼事件处理等关键问题上，我们都首先以当事人的意愿作为行动的方向指引。同时，在我们发出的系内建议信、校友倡议信和后续推文中，都使「当事人」（但不知道什么原因，事件发生后采访的部分媒体拒绝引用我们这种说法）而非「受害者」来指代五名女性，以淡化她们的「受害」属性。

实际上，在行动的全过程中充分尊重和发挥当事人的主体性，不仅仅是行动者应该注意的事情，当事人呈现的主体性反过来也会给予行动者力量。随着事件的发展，勇气与力量开始呈现在她们的一举一动当中：她们中有人剪了清爽的短发，发布朋友圈说「期待新的开始」；每次谈话中她们冷静而清醒的诉说，也都会令我们感到振奋，让我们看到行动的希望。与其说是我们的加入给了她们支持，倒不如说是她们的坚毅成全了我们的行动。

针对#MeToo 运动和防范校园性骚扰的行動的另一側「提醒」是：不能照搬西方关于「性骚

扰」的定义，在「性骚扰」的定义上要充分考虑我国的国情、世情和人情（颜良闻）。也就是说，在理解性骚扰和推进反性骚扰时，必须照顾「中国特色」，不能在「缺乏充分讨论的情况下」，「转向不加批判地学习美国及台湾等地的立法经验」（黄盈盈）。但事实上，仅从我所参与的这两个月行动来看，高校反性骚扰的「中国特色」是十分鲜明的。如果说当下缺乏对「性骚扰」的「充分讨论」，那么我们所正在做的，便恰恰是在推进相关讨论并积累中国本土的经验。

比如，在此次事件中，我们和当事人依然首先选择通过学校的纪律检查部门来推动解决事件：在寻求制度建设的途径中，既有的「师风师德」约束条例仍然是我们最重要的突破口。但在实践中，我们也发现了性骚扰事件的处理充分暴露出科层体制的弊端，也正因对这些弊端有所觉知，我们才讨论出推动独立的防范性骚扰机制的必要性。

「性骚扰」定义的模糊性：也是我们此次行动的最大纠结之一。这不是一个我们可以单方面、简单从字典或论文中取出那几行「定义」就可以用的概念——如果是，一切问题就都很简单了——在其背后，正是两种不同秩序的性别文化观如何对话的问题。更何况，具体情境的复杂性也为「性骚扰」的判定增添了重重困难。

倘若说与这个字系毫无关联的人们尚且可以不留情面地批判，那么对于在人类学系度过了四年时光的我们而言，要对曾教授过我们的老师的言行进行批判，无疑是更为艰难的。尤其是，如果实施性骚扰的教师本人无意为之，脑海里没有「性骚扰」的概念，只因缺乏性别平等意识和对自身权力的觉察而「犯错」，那么对于尚未达成共识的理念差异，怎样的处理才是合适的？我们之中谁又有权力去裁定「有意」和「无意」二者之间模糊的界限？

毕竟，在羞于谈论性议题的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教师，未必能时刻地、事无巨细地对自己言语、行动之中的「问题」有所察觉；而在同一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学生，也可能无法在每一个情境中都及时地找到恰当的语言表述自己的不适，给老师传递「不」的信号。如果不加分辨地一味批判与指责，那未免会滑入一种道德上的独裁。我们亦明白过分顾虑个体得失和人情利害将阻碍「行动」的力度。也因此，尽管为这些问题反复纠结，我们依旧「激进」地推进着行动的步调，力求在每一篇给学院、给学校、给公众的文字中「面面俱到」地传达我们对于性骚扰这一问题之复杂性的理解。

对于女权行动派推动反性骚扰建制的做法，也一直有声音「指控」其过于亲近国家、拥护权力，存在强化公权力对私人生活领域的管控的危险，认为这是太过幼稚和天真的做法。然而，对于实实在在生活在国家之中的我们而言，国家是一个无法避免的存在。并且，国家也从来不是个「高高在上」、「自在自为」的主体，反而是我们不断引申、不断杯葛、不断改造的所在。比起另起炉灶，我们不得不试图「利用」既存的一切条件。如果当事人没有愿意踏出这一步，我们甚至连行动的第一步也无法踏出。

此外，毫无疑问的是，从四月第一篇推送发出到如今张鹏被停止任教资格、取消硕博导师资格、终止「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合同」，中大#MeToo所取得的成果给了更多人以发声的勇气和信心，也串联起了更多愿意为公益挺身而出的自发行动者。犹记得五月初事情刚开始发酵之时，有师长苦口婆心地告诉我们形势之复杂、高校体制之「GDP至上」逻辑，「你们已经立该做了应该做的事，不要做超出你们能力范围的事」。可以说，尽管目前校方对张鹏事件的处理仍有诸多问题，这个阶段性成果仍是当时深陷纠结的我们所不敢想的。因为当时的

我，不过是凭着一己良心，不愿冷眼旁观，而选择去做该做的事而已。时至今日，每当有人通过各种渠道找到我，与我分享 TA 们从中大#MeToo 中获得的力量、以及自身所经历的性骚扰和性别压迫时，我都无比庆幸我们在当时选择做了「应该做的事」，更庆幸于这次行动能让大家看到教师（哪怕是权高位重的教师）性骚扰被惩处的可能性，能给所有曾遭受性别压迫的人带来力量与希望。

势单力薄的我们无法脱离「中国特色」的社会现实，批判性论述的提出、实证研究的参与、与行动者的自反性，也都十分必要。但不论如何，行动一定是最重要的。因为只有通过不断地「行动」，只有直面「国家」甚至有技巧地参与「国家」，才能让更多结构上的受压迫者看到同盟、才能串联起更多自发的行动者，如此才能借助现有的条件开辟新的社会空间，拉出新的阵地（正如女权行动派们所一直努力的一样），打好葛兰西意义上的阵地战。惟如此，才是真诚面对当下「权力运作」和「社会现实」的「权力观」。这一点都不幼稚。

中大#MeToo 未竟之处

正如一位当事人所说的：「这不是结果，只是一个开始」。两个月以来的中大#MeToo 固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离我们期待达成的目标仍有不少的距离。

最重要的，在于校园防范性骚扰机制的建立仍是一片空白。在中大发布的《情况通报》中仅有对张鹏个人的处理结果，通报将性骚扰归咎于个体师德的缺失，对机制建立的事宜却只字未提。从行动最初开始，我们最大的共识便在于建立机制的必要性，这一机制应包活性别平等、反性骚扰的师生教育与性骚扰发生后的申诉处理机制两个部分。

之所以以机制建立为共识，在于我们认为，性骚扰的发生绝不仅仅是个体道德问题，而植根二性别与权力结构的不对等之中。倘若只关注对个人的处理，不但容易滑向对个体、对特定性别的道德审判，高校性骚扰问题亦难以得到根本上的解决。正因如此，高校在有能力也有责任去保护学生的情况下，不应该将被曝光的性骚扰事件定性为涉事人的「不当行为」导致的偶发事件，将高校自身职能缺陷抽身事外，只进行亡羊补牢式的处理。

并且，性骚扰事件不仅仅存在于师生之间，也不一定只是教师对学生的单向行为，如果仅将此纳入「师德师风」的等于无视其它情况的可能性。归根结底，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长期机制，优化校一环境，营造良好的氛围，才是治本之策。

另外，从更长远的角度而言，反性骚扰的目的不仅仅在反性骚扰，更在于真正意义上地改变社会上关于「性」的文化——这一点，包括中大在内的国内高校#MeToo 仍在艰难跋涉中。目前，中大与其他各高校事件所促成的，仅仅是让性骚扰变得更加可见，让公众更加愿认可性骚扰对于当事人而言是一种切实的问题，也让「性」逐渐成为可以被言说、被认可、被正视和讨论的存在。公众不再扭扭捏捏地以「毛手毛脚」、「行为不检点」、「咸猪手」、「揩油」的说法来避讳，而是大方地说这是「性骚扰」，知道原来这是可以「say no」的事情；公众越来越多地了解「性骚扰」的内涵，知道它不仅局限于传统认知意义上的肢体层面；公众舆论也不再单一地「荡妇羞辱」，而是越来越多地矫正视线，不断重新审视「性骚扰」行为的责任主体。

但是，注意对当事人的隐私保护、避免对当事人的二次伤害，仍未成为社会公众的普遍

意识；「性骚扰」诉讼的其案难、取证难、赔偿难的问题，参与「围观」的公众也未充分体会。即便是部分参与声援、积极调查其他施害嫌疑人的热心人士，也并未能时刻从当事人的视角出发，权衡诸如简单举报能否为当事人寻回公正，未经沟通引起的舆论波澜是否会给当事人带来更多压力等问题。而纠缠于性别、科层、权力、法律、人情的性骚扰问题，注定盘根错节，无法简单诉诸未就性骚扰问题展开充分讨论的现行法律。

权力机构在处理性骚扰事件时，也仍多将性骚扰视为男性对女性的、强者对弱者的伤害，因而在面对该问题时心痛「女学生受害」，未能跳出「保护主义」的窠臼。为了简单、快速地解决涉及多累关系的性骚扰问题，权力机构仍然将对性骚扰的想象限定于教师对学生单一方向的骚扰，在处理与预防上简单强调「男女有别」、「师生隔离」。且由于谈论性的环境仍未被完全打开，校方仍然遮遮掩掩地以「师风师德建设」之名处理涉事教师，不予「反性骚扰」以正名。

这些都说明，反性骚扰与性别平等之路仍然任重道远。换言之，中大#MeToo 的行动或许有阶段节点上的「胜利」，但那些支撑我们开展此次行动的理念却没有得到充分主张。

我们希望用实践推动对性/别平权的讨论

张鹏事件暂告一段落 中大#MeToo 却有更长的路要走。回望过去两个多月，阶段性的「胜利」还是值得庆贺。毕竟，我们这群「天真的人类学学生」所思考的、纠结的、实践的，还是在轰轰烈烈的高校反性骚扰洪流中留下了些许痕迹，自身之努力实践社会科学之批判与实践精神，延续中山大学性/别平权脉络。

一路走来，有不少对于我们的行动过于温和或过于激进的质疑与批评，有不少对此事所勾连的权力系统内部斗争的「吃瓜式」分析，更有不少认为区区学生难以撬动权力的消极之声。形势固然复杂，但在我这个「涉世未深」的学生看来，与其被种种负面信息拖入无力的内耗深渊，还不如凭着「良心」和「冲劲」，切切实实地做点事情。毕竟，不去尝试，改变如何可能？

此外，这段时间以来，当事人们的坚毅，一直是我们行动的最大动力。如果不是她们勇敢地决意站出来，赤裸裸地向权力机关和公众剖开自己的伤痛，坚毅地面对各种不可控的舆论质疑与巨大的体制压力，现有的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怀着对她们的感激与敬意，我也真诚地期待她们的勇敢姿态能得到应有的尊重，期待性别平等载育与防范性骚扰机制早日出台和落实，让遭遇性骚扰的当事人们不必再借由「媒体审判」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方法来寻求公平、公正的处理。

(十二) 上海交大谢耕耘事件 (2018. 4)

事件梳理

2018.4.25 魏武挥微信发文爆料

《说过了复旦 说完了北大 似乎得说说我们交大了》

作者：魏武挥

来源：微信公众号“扯氮集”

原文链接：

<http://weiwuhui.com/7531.html>

—

昨天晚上，一个学生向我推送了一个知乎问答的截屏。

当时这个问答语焉不详，只是说“据学妹说，媒体与设计学院有教师利用职务之便对学生进行骚扰，正在被调查”云云，其实信息量非常少。（媒体与设计学院近日因设计系独立成院，改名叫媒体与传播学院）

是有些没头没脑的。

后来，还有好几个学生给我推送类似的截屏，我就去知乎上看了全部的回答。

依然近乎于没有任何实锤，只是传言。

我没太当回事，觉得过于捕风捉影。

但后来我忽然意识到，可能真出事了。

二

4月18日（也就是上周三），学院发送短信一条：定于4月25日下周三下午一点召开全院大会，会议主题是学院办学及教育思想大讨论。

4月24日（也就是昨日）早上10点，学院其实还发过一条短信，明天下午1点组织部来学院召开学院副职换届推荐工作会议，请大家提前10分钟进场。

我去邮箱翻了翻，关于教育思想大讨论那则短信，有配套邮件，里面有个附件，有一二三四四个议程，清清楚楚，全然没有说要讨论副职换届。

也就是说，要换副院长，真的有点临时加塞弄个会的意思。

是不是真有副院长要出事？

鄙院自从设计分家后，只有两名副院长。一名风评很好，一名风评一般。

而知乎上也出现了指向这位风评一般的副院长。

是，鄙院副院长、教授、博导谢耘耕。

院门不幸，出此败类。

三

下午一点，正式开会。

校组织部来人，讲话五分三十二秒，只字未提谢耘耕，只说是换届时间已到。然后宣布了担任副院长的一些门槛要求(比如博士毕业,比如副高以上职称,比如年龄不宜超过 55 岁等),学院教师在一张选票上写下自己认为合适的三个名字,投票进投票箱。

这个议程，最终耗时应该不到十分钟。

接下来书记发表讲话，主题师风师德建设。

提到沈阳事件，但同样只字未提谢耘耕。

书记讲话完毕，离开会场去他办公室，大概要去清点选票，然后准备找对应人选谈话，我一路尾随了出去。

上一次推开书记办公室大门，好像是一年多前书记就某一个地特地去找我谈话的。

落座，书记客客气气递烟，我劈头第一句话：我们学院有个八卦，传得很广。。。

书记立刻打断了我。

不是八卦，是事实。

三

以下为书记的告知版本：

在今年清明节前后，我院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在和学生交流时发现，学生对谢颇有微词，集中在一些不当言论和行为上。

老教授立刻知会书记，学院联络相关当事学生，仅涉及在校学生就有三人。学院初步调查后转校方，校方进行学生联络查实。

前天，也就是4月23日，历时差不多前后二十天，校方初步调查结束，证实谢有不当言论和不当肢体语言（具体应该是摸这个级别的），决定不让谢再担任副院长领导职位，并将其研究生转给其他导师。

我追问了一句：还能上课么？

书记说，以后的课是应该不会给他开了，但到底能不能上讲台，还要教务委员会讨论决定。这个程序还没走。

我又问了一句：不在全院大会上宣布这个决定么？

书记苦笑，说校方现在只是初步调查结束，程序全部走完，应该会公布的。现在有宣传纪律。一会儿院大会结束，你们系（新闻传播系，谢属于这个系的教授）开会，院长（也是鄙系教授）会和你们说的。

四

我回到会场，院长正在就师风师德问题继续发言，我问了边上一位老师，院长可提到过谢？

同事摇摇头：他就这么说过：“我相信我院老师，9成是好的”。

一直到学院大会结束，公开场合没有讨论过谢的事。

直到系会。

院长宣布了此事，大致和书记说得差不多。

每个老师就师风师德发言。

我以为，我们系要么教新闻，要么教传播，要么教媒体。新闻讲究探寻真相，公关传播讲究危机来时黄金时间段做出 tell the truth, only the truth, but the truth 的反应。这都是我们这些做老师在课堂上言之凿凿的，难道轮到我们自己，就要来个闷包？

如果我们成天说一些我们自己都不信的话，谈何师风师德？

我必须说，我们系大部分老师真的是好的，每个人都同意应该有正式的官方的声明。

一位老教授言辞切切，称此事的坦诚沟通才是真正的务实之学。

院长有院长的难处，他要看校方的指示。但他说，各位如果在外面需要发言，只要以学院学校声誉为重，我们并不会特别要求什么。

这话对于他来说，已经说的很到位了，我理解他。

五

06年进这个学院，亲眼看着这个直到最近才拿到博士点基本也没什么钱的学院（到底交大理工立校，文科只是配菜），一路走到所谓双一流，所谓专业排名前十。

按照我国学科考评体系，确然不易。

但我想，我同样看到朋友圈里，看到一位学生写道：

希望会有进一步的信息，公开让这个人得到应有的惩罚，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自来。

还有一位学生写道：

希望学弟学妹们保护好自己。

甚至有一位学生略带情绪地写道：

没想到恶魔就在身边。

女生扎堆的媒体与传播学院啊，这种事绝不是谢和几个学生之间的事，这种事是有公共性的。所有学生，都是利益相关人（stakeholder），怎能不给他们一个说法？

一位远在异国交流的学生是这样写的：

在认真等一个答案。

我为之动容。

六

我以前说公关的作用不是那么重要，后来我改口说“公关有限论”。

如果态度不对处理不当，花一样的公关招数，没啥用的。

但校院两级，这次的处理，从处理本身来说，也算是手起刀落——二十天的调查还是需要的，初步处理结果也算比较严厉。——也许你们认为我洗地吧，但我的确是这么想的，并公开表示拥护和赞同这些处理措施。

态度正确手段得当之后，作用即便有限的公众沟通，就有用了。

学生要一个答案。

我们有答案，而且是一个认真的答案。

为什么不给？

—— 首发 扯氮集 ——

今天二条是我们学院我们系去年毕业的一位学生写的，诸位亦可看看。

至于谢本人，我几乎没和他有任何交集，所知甚少，无从八卦。

本事件所涉及女生，我建议就不要太八了。人本来就没公开实名举报，可以想见考虑到了自己的私隐。谁被骚扰了，不算好问题。

文章报道

2018.4.26 《上海交大副院长因涉性骚扰被撤职》

来源：新媒体女性

原文链接：

<http://gzxmtnx.com/news/2018-04-28-976312fc08934121.html>

昨日，新媒体女性发布一条快讯，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副院长谢耘耕因涉性骚扰被撤职。推文于几小时后被平台删除。今日，新媒体女性从不同渠道确认了这一消息。



昨日（2018年4月25日）下午约两点，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新闻传播系在教职工会议上宣布了对副院长谢耘耕（新闻传播系教授）的处理决定：撤销其副院长职务，其现有研究生转至其他导师。由教务委员会决定其是否还能上课；暂时不排新课。据该学院知情教师透露，此处分疑与其被学生投诉性骚扰查实有关。然而，目前放出的消息并未使用“性骚扰”一词，而是“不当语言与动作”。

据该学院知情教师对@新媒体女性介绍，谢耘耕于清明前后遭学生联名举报，综合知情教师透露的信息以及此前知乎讨论，涉及的问题包括性骚扰。

知乎用户 Oaky，自称是媒设院毕业生，在对《如何评价上海交通大学媒设学院副院长谢耘耕被举报性骚扰和性侵犯？》的回答中，提到了本次事件从初始爆料到4月25日召开教职工会议的过程。

一位谢某门下的女生忍受不了其语言、肢体骚扰和性暗示向学生办反馈此事并提出退学想法，学生办老师想大事化小于是召开了该学妹全班级的会议，提醒大家“要和导师处理好

关系”，学妹投诉无门选择了退学，手续已经上报并流程已经快走完。

该学妹的事情在学生中传播的很快，并被某位学姐知道，该学姐选择告诉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师，该老师觉得事情很严重，为学妹惋惜，找到了院长和书记，几位认识到该事件的严重性，成立了调查小组，私下展开调查。

收集到有力的证据后，上报到了学校，并在调查的同时，开展了谢某门下在读硕士博士的转移接收的准备工作，校方的人事变动调整流程通过后，学院第一时间召开院教职工会议，并公布人事调整。

据另一位 17 届毕业的传播学院校友对@新媒体女性 透露，自己在 4 月 13 日与导师碰面聊天时，就已得知此事，“五名女生（包括在读、已毕业和曾经想考他博士的同学）实名举报确有其事。”

25 日晚间，该院教师魏武挥在公号“扯氮集”详述了会议经过，并表示“但校院两级，这次的处理，从处理本身来说，也算是手起刀落——二十天的调查还是需要的，初步处理结果也算比较严厉。——也许你们认为我洗地吧，但我的确是这么想的，并公开表示拥护和赞同这些处理措施。”



两天前，知乎就出现相关问题，随后，该学院教师即收到学院的会议通知。25 日，知乎相关问题出现了一个新问题：“谢耘耕受处分了吗？”

魏武挥详述了会议前后的细节：

“4 月 18 日（也就是上周三），学院发送短信一条：定于 4 月 25 日下周三下午一点召开全院大会，会议主题是学院办学及教育思想大讨论。

4 月 24 日（也就是昨日）早上 10 点，学院其实还发过一条短信，明天下午 1 点组织部来学院召开学院副职换届推荐工作会议，请大家提前 10 分钟进场。

我去邮箱翻了翻，关于教育思想大讨论那则短信，有配套邮件，里面有个附件，有一二三四四个议程，清清楚楚，全然没有说要讨论副职换届。也就是说，要换副院长，真的有点临时

加塞弄个会的意思。

院门不幸，出此败类。

下午一点，正式开会。校组织部来人，讲话五分三十二秒，只字未提谢耘耕，只说是换届时间已到。然后宣布了担任副院长的一些门槛要求（比如博士毕业，比如副高以上职称，比如年龄不宜超过 55 岁等），学院教师在一张选票上写下自己认为合适的三个名字，投票进投票箱。

这个议程，最终耗时应该不到十分钟。

接下来书记发表讲话，主题师风师德建设。

提到沈阳事件，但同样只字未提谢耘耕。”

据魏武挥描述，他期间在会议室外向书记询问谢耘耕事件，对方的回应是：“不是八卦，是事实。”并告诉魏以下情况：在今年清明节前后，该学院一位老教授在和学生交流时发现，学生对谢颇有微词，集中在一些“不当言论和行为”上。老教授立刻知会书记，学院联络相关当事学生，仅涉及在校学生就有三人。

学院初步调查后转校方，校方进行学生联络查实。4月23日，历时差不多前后二十天，校方初步调查结束，证实谢有不当言论和不当肢体语言（据传为抚摸），决定不让谢再担任副院长领导职位，并将其研究生转给其他导师。至于能否继续执教鞭，还要教务委员会讨论决定，程序还没走完。由于校方现在只是初步调查结束，程序未完成，因此尚未对外公布。

在学院大会之后，学院院长在谢耘耕所在的新闻传播系公布了前述的调查与处理详情，然后让每位教师就师风师德发言。

根据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网站 25 日的信息，谢耘耕是舆情治理专家，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副院长、人文艺术研究院双聘教授，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新闻史学会舆论学研究委员会会长，国家社科基金决策咨询点首席专家，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新媒体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基地谢耘耕工作室首席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首席专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获得者。曾先后在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东方卫视工作，有二十年的新闻采编和媒体经营管理经验。谢耘耕曾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舆情蓝皮书《中国社会舆情与危机管理报告》（2011年、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被批准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建设培育项目、中国皮书报告一等奖。

魏武挥提到，有一位该院学生在朋友圈里表示：“希望会有进一步的信息，公开让这个人得到应有的惩罚，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自己来。”而一位远在异国交流的学生写道：“在认真等一个答案。”

魏武挥在其文章重写到：“女生扎堆的媒体与传播学院啊，这种事绝不是谢和几个学生之间的事，这种事是有公共性的。所有学生，都是利益相关人（stakeholder），怎能不给他们一个说法？”

(十三) 甘肃庆阳六中教师吴永厚事件 (2018.6-2018.8)

事件梳理

2018.6.25 甘肃庆阳警方通报女孩跳楼死亡事件

来源：中新网

原文链接：

<https://www.chinanews.com/sh/2018/06-25/8546544.shtml>

中新网兰州6月25日电 25日晚,甘肃庆阳市公安局西峰分局召开媒体通气会通报称,2018年6月20日,李某某在庆阳市西峰区百货大楼8楼跳楼自杀,案发后警方救援未能成功,其坠楼死亡。

警方通报,死者李某某,女,1999年4月25日出生,系甘肃庆阳市合水县吉岷乡人,2018年6月11日以来,在西峰区地下商业步行街服装店做导购。

经调查,李某某于2016年10月7日、12月6日先后两次因抑郁症服用过量阿普唑仑等镇定类药物自杀未遂。2017年5月24日20时许,该李上到庆阳六中教学楼5楼欲跳楼自杀,被公安民警、消防官兵及时解救。今年1月15日,该李又服用曲唑酮片等大量抗抑郁药物第四次自杀未遂。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案发当天,甘肃庆阳市公安局西峰分局接警后遂组织30余名警力赶赴现场进行处置,并通知消防部门派员到场救援。民警到达现场后,立即对李某某进行劝说;交警大队则对事发路段进行了交通管制;巡警大队民警设置警戒区,拉设警戒带,疏散现场围观人员,清理楼下停放车辆,腾挪救援器材施救区域。

随后,庆阳市消防支队调派一辆抢险救援车、一辆水罐消防车、一辆54米登高平台消防车和21名消防官兵前来增援。了解核实人员身份后,当地民警会同消防官兵共同对李某某展开施救工作。19时15分许,救援未能成功,李某某坠楼死亡。

当晚,警方还通报了关于李某某在校期间被猥亵案件情况,2016年9月5日15时许,李某某在读高三期间,因突发胃病,被辅导老师罗某某安排在公寓楼D栋109宿舍卧床休息。当晚21时许,班主任吴某某进入其宿舍询问李某某病情时,用嘴亲吻其额头、脸部、嘴部等部位。

2017年5月2日,甘肃庆阳市公安局西峰分局依法以猥亵行为对吴某某处以行政拘留十日处罚;5月3日至5月13日,吴某某在西峰区拘留所被执行拘留。吴某某不服处罚决定,向庆阳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经庆阳市公安局审查,认为对吴某某行为定性准确,处罚适当,维持治安管理处罚决定。同年11月20日侦查终结后移送起诉至西峰区检察院,该院审查后于今年3月1日作出不起起诉决定。李某某遂到庆阳市人民检察院进行申诉。5月18日,庆阳市检察院维持西峰区检察院不起起诉决定。

目前，李某某跳楼死亡事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之中。(完)

警方通报截图



2018.6.27 涉案人教师资格被取消

素材节选自：《甘肃庆阳女生跳楼事件最新进展：涉案人教师资格被取消》

来源：新华网

原文链接：

http://www.xinhuanet.com/legal/2018-06/27/c_1123042397.htm

针对涉事教师吴某厚，26日上午，庆阳市教育局党委召开专题会议，决定将吴某厚调离教育系统，注销教师资格证。记者了解到，此前，庆阳市教育局党委在2017年7月23日作出决定，降低吴某厚岗位等级，并将其调离教学岗位。

2018.8.24 甘肃省检察院撤销庆阳女生遭猥亵“不起诉”决定，检方将公诉

作者：澎湃新闻记者 陈绪厚 于亚妮 实习生 陈婉秋 鲍宇雁

来源：澎湃新闻

原文链接：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376940

甘肃庆阳19岁女生李某某坠亡一事有了最新进展。

8月24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从庆阳市检察院相关负责人处证实，日前，甘肃省检察院撤销了庆阳市西峰区检察院、庆阳市检察院此前对涉事教师吴某厚作出的不起诉决定

定，并由西峰区检察院对吴某厚提起公诉。目前，相关工作已经启动。

李某奕的父亲李明（化名）向澎湃新闻确认，8月23日，家属收到甘肃省检察院送达的《刑事申诉复查决定书》，已得知上述消息。

据澎湃新闻此前报道，今年6月20日下午，庆阳19岁女生李某奕坠亡。事件发酵后，李某奕在庆阳六中读书时曾遭班主任吴某厚猥亵一事被曝光。

家属向澎湃新闻提供的李某奕手写《控诉状》显示，李某奕称：2016年7月，学校暑假补课，班主任吴某厚在办公室摸过她的脸。2016年9月5日晚，她胃痛在宿舍休息，当时宿舍停电，吴某厚前来探望时对其动手动脚，亲她的脸，咬她耳朵，想脱她的衣服，她感到无助和恐惧，以为一生都要被毁了。幸好后面另一位教师罗某某赶到，在门口叫了一声她名字，推门走进来，吴某厚才立马停止侵犯。

6月25日晚，庆阳市公安局西峰分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庆阳市委宣传部工作人员向澎湃新闻提供的通报材料显示，经调查，李某奕于2016年10月7日、12月6日先后两次因抑郁症服用过量阿普唑仑等镇定类药物自杀未遂，2017年5月24日20时许，李某奕上到庆阳六中教学楼5楼欲跳楼自杀，被公安民警、消防官兵及时解救。今年1月15日，她又服用曲唑酮片等大量抗抑郁药物第四次自杀未遂。

对于李某奕在校期间被猥亵案件情况，上述通报表示，经警方调查，2016年9月5日15时许，李某奕在庆阳六中高三（二）班上学期间，突发胃病在宿舍休息时遭班主任吴某厚亲吻其额头、脸部、嘴部等部位。之后，该局以猥亵行为对吴某厚处以行政拘留十日处罚。

通报显示，2018年3月1日，对于吴某厚的上述行为，庆阳市西峰区检察院审查后作出不予起诉决定。2018年5月18日，庆阳市检察院维持西峰区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

6月28日下午，庆阳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通报会，通报李某奕事件相关情况。在通报会，庆阳市人民检察院通报了李某奕遭班主任吴某厚猥亵案“不起诉”的法律依据和理由。

文章报道

2018.6.28 《甘肃跳楼女孩的最后 653 天》

作者：荆欣雨

来源：人物

原文链接：

<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255937664835286>

在被高中班主任性骚扰后，高三女孩李奕奕曾经进行过艰难的自救——她向学校心理辅导老师求助，她去妇科、心理科接受检查与治疗。在告诉父亲事实之前，她说：「我跟你讲一个事，你别生气，也别冲动，你也别离开我，你要和我在一起。」此后，父亲报警，父女二人从甘肃庆阳去往上海、北京接受心理治疗。她几次试图自杀，又几次被救，在状态没那么糟

糕的时候试图继续学习，想要参加高考。但最终，她在「无边的黑暗」中，败下阵来。

文 | 荆欣雨

采访 | 荆欣雨 王千一

编辑 | 赵涵漠

你之前救过我

的士司机从微信群里得知有人跳楼。他在事后回忆：「说啥的都有，好的，坏的。」一位圆脸的商场导购被人流挟到现场，不详的预感升起时，她别过头，跑了回去。街道对面，一位整天忙于兜售鸭脖鸭胗的女士，每隔一会就抬头望向高楼，黑色的身影还在那里。这天夜里，面对空荡的街道，她惴惴不安，提早半小时打烊了。

死亡的信号是在 6 月 20 日 15 时后发出的。一位少女登上了丽晶百货的 8 层平台，她很可能是通过一间废弃的自助餐厅爬了出去。在甘肃庆阳，西北的阴天等于无法忍受的闷热。黑衣黑裤的女孩低着头，腿搭在平台外，摆弄着套着粉红手机壳的手机，风吹乱了她的头发。

在后来传出的网络视频里，有的围观者喊出了「跳啊，快跳啊，在那犹豫什么？」有人发朋友圈，「楼下好热的，快跳啊」。

派出所民警在 15 时 45 分接到报案，21 名消防官兵在 18 分钟后抵达救援。这是座街道宽敞的小城市，一眼望去建筑大多低矮。交通管制、现场人员疏散和救助器材铺设一一进行着，但人们的焦点仍在上面。

女孩认出了消防支队中队长许积伟。她对他说：「你之前救过我，你看我这回选的地方怎么样？」许积伟这才想起，1 年前，他救过她一次。这次他没能成功，现在看来，这次可能没有人能成功。

在女孩最终决定跃下时，许积伟抓住了她的一只手臂，右腿夹在她腋下。天台太窄了，许积伟使不上劲，角力中，19 点 15 分，一抹黑色坠了下去。消防员趴在窗台上，从他的喉咙深处发出了奋力的、令人心碎的嘶吼和哭喊声。

夏日的傍晚通常是悠闲而愉快的，尤其是这个时间，天还没黑，人们仍能清晰地看见眼前发生的一切——这个季节太阳要晚上 8 点才落山。但此刻，不管是以何种态度围观的人们，都收到了一个相同的信息：一个年轻的生命消逝了。



女孩跃下的大楼 荆欣雨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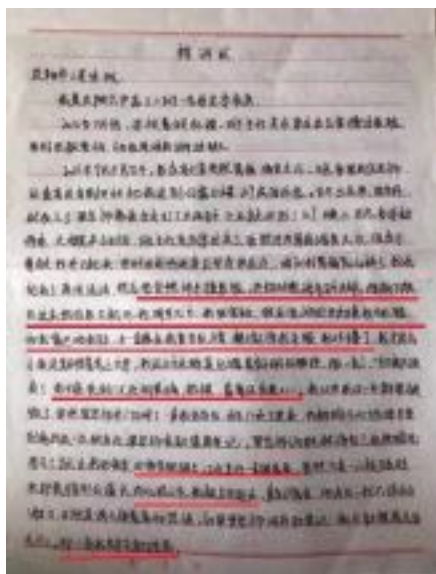
黑暗

人们想知道她为什么而跳。信息逐渐被披漏出来，女孩名叫李奕奕，19岁，曾是庆阳六中的学生，没有参加过高考，目前正在事发地不远的小什字地下商业街做服装导购。

更为触目惊心的是她在过去的两年间曾4次试图自杀。噩梦从2016年9月5日的夜晚开始。高三学生李奕奕因胃疼在教师宿舍休息，男班主任吴永厚前来探望时，在停电导致的黑暗中抱住自己的学生，强行亲吻了她的额头、脸和嘴巴，并试图撕掉她的衣服（在后来公安局的取证中，吴永厚并未承认最后一条），直到另一位老师推门进入。

在庆阳六中，学生们普遍认为的「好前途」是考上二本。来自农村的李奕奕有这个把握。《人物》记者在好分数网上查到，她在高二最后一次考试中排名班级第4，优势学科是语数外，比父亲李军明所记得的第7名还要靠前3名。李军明记得老师的原话是「让她学传媒专业，将来考个二本没问题」。

对于来自老师的不正当肢体接触，17岁的女孩在后来给法院的控诉状中写道自己感到「无边的黑暗、恐惧、羞辱以及恶心」。当晚，她反复漱口，一夜未睡，对未来的美好向往正在瓦解。



李奕奕写给法院的控诉状 受访者供图

第二天的一切可能都是错的。她的第一次求助信号发给了学校的心理辅导老师，情况紧接着被上报给某主任，后者将吴永厚叫去给李奕奕道歉。侵害者表达了「放我一条生路」、「知道你是一个善良的人，肯定不会毁了我」等意思后，若无其事地回到了课堂上，女孩写道，「那种伪善让我觉得丑陋」。

对学校的信任进一步崩塌了。几天后，李军明接到女儿哭着打来的电话。作为离异两年的单亲爸爸，面对失魂落魄的女儿和不提供任何信息的老师，他很无措。

回家后，事情糟糕起来：李奕奕不吃饭，整晚不睡觉，白天也不睡。李军明毫无头绪，他猜想女儿的这种异常或许是因为高三压力太大，他们去了庆阳市医院，看了几个诊室，毫无结果。女儿提出去妇科和心理科，并坚持独自前往。诊断结束后，她拉着父亲开药，回家了。

情况没有得到改善。像众多小城市的求医者一样，李军明寄希望于大城市的医院。他们去了西安，但女儿不再配合，「有这个钱，你陪我在西安逛逛也行」。无措的父亲和有心结的女儿带着弟弟一起去了海洋馆，和西安的几个景点。

回到庆阳，李奕奕坚持回到学校，几天之后晕倒在课堂上，或被人发现在操场上哭。没有人知道，她经历了怎样的心理挣扎，最终选择对父亲说出事实。开口之前，她对父亲说：「我跟你讲一个事，你别生气，也别冲动，你也别离开我，你要和我在一起。」

李军明说好。女儿坐下后，在断断续续的讲述中哭得泣不成声，噩梦仿佛又经历了一次。

听完事情的经过，李军明僵在那里，此前的人生经验不能指导他作出决定。熟人的一句「看病要紧」让他决定带女儿去上海就医。临行前，庆阳医院开出的转院证明上写有「抑郁症」。到了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医生没有下具体的诊断，只是开了药。李军明未能讲清楚药物的种类，「反正吃了之后能睡着觉了」。考虑到家中老小需要照顾，他决定带女儿回庆阳服药，由在上海打工的前妻定期开药寄回。后来，他们在北京安定医院得到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诊断。



创伤后应激障碍诊断书 受访者供图

与学校的交涉差不多同时期开始了。李军明从女儿处得到的反馈是，学校的一些老师认为她「有些小题大做了」。在他的叙述中，教育系统的公信力是逐步丧失的，「一开始他们说调查完会给你个处理结果，但是过了好长时间，我再去找他们说怎么当事人还在上课。学校说人事管理权在教育局，我只有找教育局，教育局说会调查，但也迟迟没有回复。」

李军明始终认为，女儿需要的是一个「公平、合理的答复」。比如学校一个正式的道歉，比如令她满意的刑事处罚。他认为这是李奕奕生病的根源。

但他和女儿都没有等到这些。校长与李奕奕谈过一次，他等在门外。几个小时的长谈里，校长讲述了自己艰难的成长经历，以劝说女孩回到学校读书。李奕奕没有听到她最希望的「对不起」。

第二年春天来临前，李军明决定报警。

希望的火苗忽闪忽闪

2017年7月23日，事发10个多月后，庆阳市教育局给出了对吴永厚的行政处分：由技术7级降为技术8级，调离行政岗位，不再担任化学老师，而是化学实验员（不再直接接触学生）。但在校方昨日接受媒体采访的陈述中，吴永厚在事发第二天便不再从事教学和班主任工作。两方的说法是矛盾的。

教育局的工作人员承认作出处罚的依据之一是公安局当年5月的行政处罚决定：吴永厚对李奕奕构成猥亵，拘留10天。

这是李军明在17年2月报警的结果，但一切可能已经晚了。早在2016年的国庆节假期，李军明的一个疏忽间，家里的安定药瓶空了，女儿昏迷在床上。两个月后，重复的剧情上演：李奕奕坚持要带1个礼拜的药去学校，过量服用后，又是一次抢救，洗胃，血液透析。

鬼门关走过两遭后，李奕奕仍对学习抱有希望。不去学校的日子里，她在家会把课本拿出来，语文、英语还看得下去，但大部分化学书被撕掉了。她反复对父亲要求回到学校，又反复回到家里。她已转到新的学校，但长时间的药物服用让她身材发胖30斤，且异常嗜睡，根本没有体力完成日常的学习。

希望的火苗忽闪忽闪，时常灭掉。在李军明的记忆里，类似「家里的农药不见了，床单撕碎后被结成绳子」的事件，前后发生了差不多十几次。

2017年的高考，李奕奕报名了，但只完成了5月初的英语听力考试。她已脱离学校的生活节奏太久了，考上二本的可能性几乎为零。24号，离高考还有13天，李奕奕登上学校教学楼的5楼，试图自杀。

消防员许积伟参与了这次救援，女孩被解救下来。随之而来的夏天里，大部分她曾经的同学在大学里开始了新的生活。而李奕奕留在原地，去北京看病，治疗，去学校，放弃，回家，再去学校，再回家。今年春节前，她又试图服药自杀一次，醒过来后问父亲：「为什么要救我？」

出院后，她仍试图拿起书本，但「看了一会书就不清楚了」。在与学习，上大学的可能性，或者说自身命运抗争的过程中，她不甘心，但渐渐败下阵来。

「公平、合理的答复」依旧没有出现。李奕奕对公安机关的处罚决定不满意，于是李军明向区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科进行申诉，经由公安机关调查取证后，区检察院认为吴永厚情节显著轻微，于今年3月份作出不起诉决定。李军明向市检察院申诉，后者在5月18日宣布维持不起诉决定。



庆阳市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书 受访者供图

敏感的高考季在同一时刻到来，这一次，就连李奕奕那些复读的同学，也有机会离开庆阳上大学了。对于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李奕奕好像放弃了，对父亲说：「爸爸，两年了，哪有公理呀，你还奔波个啥？」

今年的高考结束后，李奕奕意识到，看了近两年病，家里已经欠了不少钱，她提出去工作。

钱永远是个扯不清的问题，李军明曾提到，2017年7月的一次协调会上，学校提出赔偿35万，从此不得再上访，他觉得十分耻辱，当即拒绝。在校方的声音里，吴永厚曾支付5万看病费用，而35万是一次失败的谈判。

6月20号，李奕奕睡到11点多，这对于常年失眠的人来说，是个不错的事儿。中午，家人一块吃过饭后，李奕奕说要去上班。

李军明再见到女儿，是在丽晶百货的8楼平台上。

那些不会忘记她的人们

在庆阳市的一家宾馆会客室里，《人物》记者见到了李军明。他很瘦，胳膊上有青筋凸出来，近一周几乎没睡过什么好觉，经常说着话，声音逐渐变得微不可闻，仿佛力气耗尽。

父女间最后的对话发生在他奔向丽晶百货的途中。他在手机上看到有人跳楼的图片，觉得像奕奕，就立刻给她打电话，没人接。他骑上院子里的电瓶车，闯了个红灯，但路都被堵住了，他穿不过去。这时，接到了女儿的电话，问他：「你在哪里？」

「我经过这里，过来看看你。」

「我在另一个店，你别来了。」

「没事，我就在附近闲着呢，我过来看看你。」

「你别来，你别来。」

电话被挂断了。在救援现场，他所能做的，只是等待和祈祷。失去女儿后，他还将继续承担父亲的角色，但眼下，他不知如何处理儿子在知道姐姐去世后出现的心理问题。

吴永厚消失了，他所住的小区干净而现代化，傍晚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在楼下玩耍。小区的保安以驱赶记者为目的证实了他不在家的消息。

在庆阳的大街小巷，人们谈论李奕奕的死亡。她曾在一家时尚女装店里工作，店里售卖带着破洞的牛仔裤、格子吊带裙和写有个性标语的T恤——是她这个年龄的女孩喜欢尝试的物件。三位年轻的店员姑娘争相表明她们与李奕奕并不熟络，但「她是个挺乐观的姑娘，蛮经常笑的」。

《人物》记者咨询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代理过儿童性侵案诉讼的律师。她表示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存在合理性。而当前最大的问题在于国内没有权威机构可以鉴定李奕奕的自杀行为、抑郁倾向与吴永厚的猥亵有直接关系。她还提到，最初的那位心理辅导老师，可能会是一个突破口。

毫无疑问的是，这个世界会有人记得李奕奕。

消防员许积伟是与李奕奕有过最后接触的人。根据他的回忆，李奕奕在晚上7点时身体向外挪动，大部分悬空，并对他说：「哥，我突然间清醒了，谢谢你，我要去天堂了，天堂一定很美。」而来自李奕奕的最后一句话则是，「放开，我活着很痛苦。」

《人物》记者在消防支队的宣传科了解到，在上周五的媒体通气会后，作完报告的中队长许积伟心理问题加重，正在接受疏导。

阳光之下，市中心的繁华地带，五颜六色的卖场广告间，人们进进出出，所有的痕迹已被清理干净了。

财新记者孙良滋在丽晶百货门口遇到过一个高中男孩。盛夏时节，他穿着笔挺的黑色西装，胸口别着一朵黑花，沉默着，向悼念李奕奕的鲜花群深鞠了一躬。根据财新的报道，男孩曾与李奕奕及她同学聚会过四五次，在他的印象里，女孩喜欢穿深色衣服，高个子，大家总喜欢讲各种段子逗她笑，但她没什么反应，还曾淡淡地表示「高考和我没什么关系」。

在李奕奕第一次跳楼时，高中的室友小芳才知道同学被老师「欺负」了。之前，她只是看到李奕奕的身体在变胖，晚上经常剧烈头疼。就快高考了，大家都在忙学习，事情也就过去了。高考后，她曾和奕奕通过一次电话，对方说，「最近挺好的」。

在小芳的记忆里，李奕奕是个「性格文静，不会有大喜，又有些文艺」的女孩。她记得奕奕擅长语文，喜欢看名著，曾以一位作家为榜样，这点让她佩服。

这个同样年轻的女孩在手机上打字给《人物》记者，「奕奕跳楼那天，我看到别人在群里找跳楼女子家属，心里默默祈祷那不是奕奕，当知道是奕奕的时候，我祈祷消防员能救下来，看到奕奕悬在哪里的时候，我想，没事，肯定能拉住，在她掉下去的时候我天真地想，没事，下面还有消防气垫，直到最后，别人告诉我什么都没有。」

「我也崩溃了，从下午七点多哭到八点多，舍友安慰我，最后我家人也来看我，安慰我。我不能接受那是真的，我也不能接受老师做出那样的事，我更不能接受的是从视频里听到那些没有人性的嘲笑，讽刺，各种。我自己真的不愿意把别人想得那么坏，我觉得人性怎么可以那么丑陋，我不能想象，不敢想象，我不知道像我这样的人，以后出到社会，怎么去生存？」

某天下午，李军明在一个与媒体记者的微信群中没有征兆地发过来一段话：「我女儿的生命如果能唤醒大家共同努力，还孩子们一个风清气正的校园，让天下父母放心，让孩子们安心。我女儿就没有白死」。

明天上午 11 时，19 岁女孩李奕奕的遗体将在庆阳市火葬场进行火化。

2018.6.30 《庆阳跳楼少女：生死都是一座孤岛》

作者：陈少远

来源：微信公众号“谷雨实验室”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AFF1DppZNmZ96nwD_7K76Q

难讨“公道”的少女李奕奕像一座被潮汐渐渐吞没的孤岛，在如潮水般人群的围观下，从 8 楼坠落。因为没有成家，按照当地风俗，她的骨灰不能带回乡里，也不能有墓碑和牌位。

采访 / 陈少远 罗茂林

撰文 / 陈少远（谷雨特约撰稿人）

6 月 29 日，甘肃庆阳坠亡女孩李奕奕的遗体火化。亲人们送了她最后一程，她的母亲和婶子被人搀扶着，多次哭至瘫坐。参加告别仪式的人群绕着遗体致哀，正前方，摆着李奕奕的遗照，一张学生模样的嘟嘴俏皮自拍照。

她曾经在的 2014 级高三（二）班，集体送了一个花圈。来参加悼念仪式的同学，还帮忙维持现场秩序，制止若干市民举着手机对准李奕奕的面部拍照。

9 天前，正是那些用手机拍摄并直播的人，让这起匪夷所思的跳楼事件在网上发酵。

“谢谢你，我要去天堂了”

现场如今看来，依旧令人窒息。9 天前这里一片慌乱。

“绳子、绳子！”急促的叫喊在窗外连声响着，李奕奕的亲人们更慌了。悬坐在大楼挑檐处的

李奕奕，像一座孤岛，身下 35 米处的地面上，是潮水般的人群和喧闹。

身上绑着绳子的消防员许积伟，正努力想抓住李奕奕。李奕奕的亲人有人用力拽绳子，手掌磨掉了一层皮。有人用刀割绳子，预备的绳子太长了，得截出一根适当长度的，给许积伟绑住李奕奕。李奕奕父亲李军明曾解下皮带传过去，被告知不能用。

庆阳市丽晶商厦八楼这家废弃自助餐厅里的人们不敢走近窗户，他们听说她情绪激动，一有熟人靠近就叫嚷，他们只能远远地保持距离。下午 15 时许，有路人见到李奕奕在餐厅窗外的挑檐处出现，她在这里已经坐了约四个小时。

将近 19 点 15 分，绳子终于割断，往窗户处传，许积伟的哀嚎却响了起来。“啊——”声音痛沉绵长。

李奕奕跳下去了。在不远处房间休息的李军明听到消息昏了过去。他的亲人飞速奔下楼买速效救心丸——他有心脏病。

许积伟的恸哭随后在社交网络上流传，配着李奕奕飞速坠落的画面。“孤岛”李奕奕迅速被潮水淹没，年龄定格在 19 岁，折磨了她近两年的隐痛，则公开浮出水面——女孩在生前留下的“控诉状”里称，2016 年 9 月 5 日晚，她在庆阳六中的教师公寓内，额头、脸部、嘴部被班主任吴永厚“亲吻”。这一行为被李奕奕和家人视为未遂的性侵，但当地司法部门认定为“猥亵”。

想讨个“公道”的李奕奕，最终抑郁症病发。6 月 20 日，她从仅能开启 30 度角的外窗，爬到了商厦八楼外。而被从这个狭缝似的窗口拽回来后，许积伟还在哭。

他用了三个小时安抚李奕奕，一米一米地靠近。距离李奕奕仅一尺时，李奕奕突然说“哥，我突然间清醒了，谢谢你，我要去天堂了，天堂一定很美”，同时身子前倾。许积伟连忙试图用单臂揽住她，却遭遇了激烈的反抗。挣扎间她从挑檐滑落，许积伟用双手抓住她的大臂，同时用腿夹住她腋下。

但她还是挣脱了，他只能看着她从自己手里滑落。丽晶商厦前广场上登高平台车才升举至一半，接不住她。

死讯和她的故事在随后的几天通过社交媒体传遍庆阳城内外。丽晶商厦对面小十字地下商业街的服装店店长和导购们，知道了同事李奕奕最终去世，也知道了她的遭遇，“都吃了一惊”。

提到这个 6 月 11 日才来上班的试用期同事，开朗、乖巧、懂事、单纯、勤快，他们给出了一系列这样的词。这个店里年纪最小的姑娘，长相清秀，皮肤白皙，鼻梁挺秀，一双眼睛水灵有神。工作起来挺卖力，上手也快，对顾客微笑，人也朴素，不怎么化妆。她那天下午本来该上三点的班，但她没有出现。直到商铺一带响起广播，寻找认识李奕奕的人。他们才从朋友圈里认出了李奕奕，自发上楼想劝说。但她看到他们靠近，身子就往前一挺，作势想跳，他们只能退到一边帮忙拉绳子。

不久，李军明也赶到了，骑电动车来的，被人骂时他才发现自己闯了红灯。看到女儿吃起消

防员递来的爆米花，他紧绷的神经稍有放松。怕刺激她，他只能等在不远处，安慰自己，“女儿不会这么狠心吧，当着自己的面跳下去”。

他不知道窗外正发生的对话。“你抓住我，抓住我，我拉你，上来！”许积伟鼓励李奕奕。李奕奕不肯，求着，“哥，请你放开我！放开我！让我去死！我活得真的很痛苦！”话毕，李军明就听到了许积伟的哀嚎。

因为“内心极为痛苦”，许积伟用拳一下下击打着丽晶商厦的外墙。李奕奕认识他。他刚出现在她面前，她就说，“我认识你，去年就是你们救的我，你看我这回选的这个地方怎么样？”

许积伟记起来了，那是 2017 年 5 月 24 日傍晚。在庆阳六中逸夫教学楼五楼楼顶，离校养病的高三二班学生李奕奕，趁父亲不注意跑回了学校，喊着：“让吴永厚老师过来，不然就让一个生命变成一滩血！”李军明则在楼底向她哭喊，“奕奕你下来，爸爸帮你讨公道”。

许积伟的努力最终避免了这场悲剧的发生。4 天后，李奕奕在北京安定医院被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并住院治疗半个多月。几个月后，她在作文里描述了这次自杀——

“我站在顶楼的栏杆，想纵身一跃便是解脱，可等我的是精神病院的捆绑。跳窗割腕，最后都是一针镇定。”

“我还对未来充满美好的向往”

听着李军明父女当晚的哭喊对话，李奕奕的同班同学刘小西(化名)和其他一些女生也在哭，她们都在教学楼一楼。

几个和李奕奕要好的同学被喊去劝说。刘小西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窗外李军明声嘶力竭地喊，她感觉“非常难过”。

一个小时后，窗外传来一声惊呼。李奕奕被许积伟救下了。几个同学陆续从教室后门进来，面色凝重，什么也没有说。

当时已近高考，班里对此没有过多讨论。但仍有小范围的同学知道了李奕奕要讨的公道是什么。刘小西听一个女生带着惊惧的口吻提起了吴永厚的名字，而这个姑娘是听隔壁班的同学、教师罗进宇的女儿说的。

罗进宇是高三年级的物理老师。2016 年 9 月 5 日下午，李奕奕上补习课时突发胃疼，罗进宇安排她到教师公寓 D 楼 109 房间休息，睡在有电热毯的床上。晚上 20 时许，学校停电，半个小时后，吴永厚进入 109 房间。

也正是这一刻起，黑暗中的李奕奕为了讨一个公道，人生开始慢慢变成一座“孤岛”。

在交给检察院的控诉状中，李奕奕写道，吴永厚自称来探病，却在简单的寒暄后，突然伸手摸她的脸，并“动手动脚”。“他疯了般扑过来抱住我不松开，我浑身无力，我很害怕，然后他开始亲我的脸吻我嘴巴咬我耳朵，手一直在我背后乱摸，想撕掉我衣服，我吓懵了。”

就在此时，门口响起罗进宇的声音。他喊了李奕奕的名字后，便推门进来。吴永厚“立马弹开”，坐到离李奕奕远一点的床边。罗进宇随后说，既然停电，电热毯用不了，就让李奕奕回宿舍。

吴永厚一路跟随。回到宿舍后，李奕奕用水漱了几遍口。她一夜未睡，后来写道，“如果罗老师没有取笔记，我不敢想象会发生什么”。她觉得“自己的这一生都要被毁了”。无边的黑暗、恐惧、羞辱和恶心包围了她。

刘小西和同学们可以理解李奕奕的感受，但“想不通吴为什么要这样”。刘小西形容自己非常痛心和震惊，“听说他和妻子感情很好，而且孩子也很优秀。感觉他不会是这样人。”吴永厚是全市有名的化学骨干教师，一向以敦厚温和的形象示人。毕业时，有女生想找吴永厚合影留念，刘小西拉住她，告诉了她李奕奕的事。对往日的好老师的恐惧，在女生间一个接一个传染。

吴永厚跟着回宿舍时，李奕奕恐惧得想逃走，那一小段熟悉的路，她走得极为漫长。“那一刻，一切都没有了。我才这么小，我还期待着考上大学，我还对未来充满美好的向往。”李奕奕学习成绩中上，喜欢读老师不做要求的泰戈尔、但丁的书。她自幼喜欢演讲和朗诵，常在学校的大型活动里担任主持，梦想能考大学学传媒专业。

一次演讲比赛，李奕奕讲了希拉里的故事，主题是关于男女平等。讲完后，她还向刘小西吐露担忧，怕主题太女权了，和比赛主题不符。在刘小西眼里，李奕奕爱较真，同学给她讲题，她常要问到底，直到能释疑。堂哥则认为李奕奕就是个“小孩子”，但看重自己所认为的对错。

“我没有错，为什么要我委曲求全”

2016年9月6日，事情发生的第二天。她就开始了自己的“较真”之路。

她先向心理老师王娅萍求援，“解决不了”。事情被移交给政教处段姓主任，段主任庆幸她没有告诉父亲，并问她想怎么办。李奕奕表达了自己的诉求：“不想再看见班主任”。段老师原本答应了，但得知班主任是吴永厚后，态度转变了，说自己办不到，理由是学校很难有替换的班主任，还有“好多困难”。

庆阳六中建于2009年，是“举全市之力”投入1.5亿元建设的寄宿制高中，全市抽调业务骨干，欲比肩当地最好的高中庆阳一中。吴永厚和校长朱永海一起从当地次于庆阳一中的重点中学陇东中学调来。段主任提出替代性方案，其他几个班随李奕奕挑选，实在不行也可转学。

“我没有错，为什么要我委曲求全，我不同意。”李奕奕很坚决，她不明白，“为什么宁要我转学也换不了一个老师。”

段主任又提出让吴永厚道歉，李奕奕拒绝，她不想见到他。但吴永厚马上来了，称自己错了，犯了糊涂，前一晚他所做的是“一时冲动”，求李奕奕给他一条生路，不要计较。吴永厚还提出，可以在全班面前向李奕奕道歉，或者有机会就补偿李奕奕。

李奕奕觉得“很屈辱”，“痛苦不堪”。吴永厚来前，段主任说她是“一个善良的好孩子”，希望她不要为难他。她动摇了，“勉强回到了班里”，继续上吴永厚的课，但他表现得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

“他那种伪善让我觉得丑恶，罪恶，我受不了了。”李军明随后接到了李奕奕的电话，她哭着说，“爸爸，你今天来不来学校接我。”这一天并非周末，而且学生入校后就不允许使用手机。李军明马上意识到事态不对。他去学校问了王娅萍和吴永厚，他们都不多说。

不仅如此，李奕奕的痛苦和恐惧，后来甚至被王娅萍认为事情本来没有那么严重，“小题大做”。

带女儿在庆阳和西安看过病后，李军明才从整夜睡不着的女儿那里得知实情，但“不懂应该咋办”。怒火消了后，能商量事情的亲友都劝李军明，孩子已经高三了，看好病赶紧回学校去，“你女儿一辈子的事啊”。

李奕奕第二次返校时，吴永厚已经不再担任她的班主任和化学老师，他被调去了高一，学校给学生的解释是他身体不好，不适合带高三。李奕奕在学校里还是碰到了他，并且感觉自己的善良被学校“利用”。

“我不是白痴也不是傻子。”她质疑学校所做的和它所教的相悖。“为什么学生出了事学校不是为我主持公道，而是想方设法减小自身的困难？”“难道学校教我们的都是假的，都是哄我们这些少不经事的孩子么？”学校原本被她认为是“最纯洁最美好的”“自以为干净的”地方，可是她却受到了最尊敬的老师的伤害，“连我一直以来深信不疑的学校都糊弄我。在这个世界上，我还敢再相信什么”。

这种心理落差在李奕奕身上的表现，就是状态愈变愈差。她甚至在2017年5月4日前，尝试了三次自杀。李军明也是这时才真正理解了女儿的心思，“她总觉得学校没有承认她没有错，这是我女儿永远放不下的”。

“每一步都太让她心碎，每一步都让她绝望”

随后将近两年，李军明在学校、教育局、市纪委、纪检组、法院等机构之间奔波，但一次次讨不来他想给女儿的“公道”。

他去法院咨询，得到回复，应该是刑事附带民事，刑事优先。他去派出所报案，派出所说应该归刑警队管，刑警队又说这是治安案件。

“虽然刑事优先，但并不绝对。在当时的阶段，李军明其实可以就猥亵行为的提起侵权诉讼，要求吴永厚支付相关的治疗费用和精神损害赔偿。”处理过很多性侵案件的律师万淼焱分析说。

李军明又跑去派出所，他们接了警。2017年2月26日，李奕奕在父亲陪同下去报案。2017年5月2日，公安局出具行政拘留吴永厚十天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处罚决定书认定，吴永厚的行为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四条，构成猥亵。

2017年5月3日到12日，吴永厚被拘留十天。李奕奕参加了高考听力考试，但她当时已经完全学不进去了，药物让她昏昏沉沉，看会书就困。看到拘留十天的结果后，她觉得“处理太轻”。自己上了十几年学，却中断了学习，参加不了高考，但吴永厚只拘留了十天，“就准备结束了吗？”

5月24日，她站到了学校教学楼顶端。“爸爸继续给你伸张，我向区检察院申诉。”李军明告诉女儿。

西峰区检察院调阅案卷后，认为吴永厚的行为涉嫌犯罪，通知当地公安局立案侦查。2017年11月20日侦查终结，后移送起诉至西峰区检察院。但区检察院于2018年3月1日作出不予起诉决定。李军明又赴庆阳市检察院申诉，5月18日，市检察院做出维持不予起诉决定。相关文书显示，检方认定吴永厚的行为“情节显著轻微，不构成犯罪”，所以不予起诉。

2018年5月底，被李军明藏起来的这份不予起诉决定书被李奕奕发现，她接受不了，对父亲说，“两年了，哪有公理，你还奔波个啥啊。”李奕奕去世后，舆情一度聚焦于楼下起哄的人群，这让她的一位亲人不解，“你们为什么不关心只给（吴永厚）十天的拘留，然后回去还继续教书呢？”

刘小西心疼李奕奕的遭遇，“这每一步每一步都太让她心碎，每一步都让她绝望。”知道了事情原委后，她明白了自己的同学如何成为一座“孤岛”，而始作俑者吴永厚也被推上风口浪尖，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家门口被喷红漆、儿子信息被人肉。她也说不好吴永厚应当受什么样的处罚。

李奕奕在学校试图跳楼自杀后，有消息在庆阳的教师群体中流传，吴永厚也在“闹自杀”。他曾多次离家出走，有一次被发现在西安的一条高速公路想轻生。

一位知情者透露，李军明找了检察院后，吴永厚曾经向当地法律系统的一位权威人士做过咨询。他出示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困惑自己都“坐了牢”（指行政拘留），为什么还有罪，又要担什么罚。他把自己对李奕奕的行为描述为用嘴巴“测温度”，并在说完自己因此事所受的影响后，哭了起来。他因为此事一度暴瘦。2017年7月23日，吴永厚被教育局做了行政处分，由技术7级降为8级，调离了教学岗位。

“一切都结束了”

即使被抑郁症折磨将近两年，李奕奕也挣扎着不想放弃高考。2016年12月初，她带了一个星期的药返校，但两天后，父亲又接回了她。自从10月第一次自杀后，她就没有完整在学校待过一个星期。

李奕奕要强。当时，跑操时老师会让李奕奕在一旁休息。但有一天晚上，她在操场走了好几圈。“这是李奕奕想证明自己也能跑操。”刘小西分析。

2017年5月底到6月中旬，李奕奕在北京安定医院住院19天，经历了数次麻醉无抽搐的电击。她在作文中将这段经历用作了给自己鼓劲的素材，她写道：“一直以来是我自己放弃了

自己，不是不会好，是我不够坚强……要治病得先自强，自己的内心是一切的根本。”

在人生的最后两年，李奕奕在众人眼里展示着不同的面貌。她去上海看病时，在上海工作的堂哥没觉察出她大的异样。他们一起去外滩玩，李奕奕也挺尽兴，只是比以前话少了，显得心事重重。

吴永厚的妻子进了李奕奕的 QQ 空间，一度怀疑她的抑郁病情，因为她发布的照片看不出愁态。

她回到从小长大的村里，见了邻人也会乖巧地打招呼。她最后一次回乡，是在端午节，她和弟弟、爷爷带回来一只小兔子，到广场上玩。村里人有时会问她为什么不去上学，李奕奕微笑地不言语，回了家就抱着婶子哭，婶子安慰，“不上学，咱学门手艺也好”，李奕奕还是哭。

1999 年，她出生在庆阳市合水县吉岷乡铁李川村。她聪明，比家族里的四个堂哥爱学习，在村里的教学点上完四年级后，父亲带她进城上学。李奕奕的母亲常年在外打工。她 13 岁时，父母离婚。婶子把李奕奕当女儿养。即使关系亲近，婶子也不敢问 2016 年的那件事，怕刺激她。2018 年，她又吃了一次安眠药，送到医院抢救，婶子在床头抹眼泪，她用虚弱的语调问婶子，“我这样活得有什么用？”

那件事一定程度上是个禁忌，李家只有处理事的大人们知道，和李奕奕亲近的堂哥们，直到她死了之后，才知道她的抑郁和她的老师有关。家族里只有李奕奕一个女孩，他们都宠她。李奕奕的母亲则是在 2016 年 10 月她去上海看病前后才知道。

跟过往的校园性侵、性骚扰案例类似，李奕奕似乎也并不倾向于向家人打破沉默，也耻于向他人公开。王娅萍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李奕奕 9 月 6 日找到她时表示，害怕事情会被人知道，在王娅萍承诺会保密到最小范围内才同意交由政教处处理。

告诉父亲时，李奕奕哭了很久才启口。说之前她先让父亲下了保证，“我跟你讲一个事，你别生气，你也别冲动，你也别离开我，你要和我在一起。你如果一个人出去跟我不商量，你一个人出去要闹出啥事来，我手机关掉，我出去，让你永远找不到我。”

李军明想，女儿是心疼她。他和妻子离婚后，女儿帮着照顾老父亲，也会给他烧饭吃。后来他才知道，早在 2016 年 7 月份学校暑假补课，吴永厚就摸过女儿的脸。当时她就害怕他会再动手动脚。

痛苦只透露给了亲近的朋友。据媒体报道，9 月 6 日的事情发生后，李奕奕曾向亲近的同学透露，事件暗地流传，有个别同学因此“当面说她”。

这在李奕奕的控诉状中也有印证，她写道，回到学校后，她变得形单影只，并质问，“难道不是他（吴永厚）害的我不得不回避朝夕相处的同学老师的质疑？”

对于女儿反复的情绪变化，李军明应对无措。她去学校后，他不时到学校趴在窗户上悄悄看她一眼。

家人都知道李奕奕对高考有执念。2017年李军明想给她办休学，她就不同意。今年高考时，他们特意留心李奕奕的情绪。她被诊断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包括常表现出攻击性行为、自伤或自杀行为。

李奕奕看起来比以前好多了。她说待在家无聊，在一个蛋糕店断断续续工作了一个月，又应聘了导购员，6月11日开始上班。

6月19日，李奕奕上早班，下午三点就下工。她和同事打招呼，说明天再见。

看起来这天的她似乎没有强烈的自杀征兆。她和母亲在微信上撒娇，讨了一百块钱来花。她和父亲说，还想去上学。父亲劝她不要心急，等病好了再去。李军明本打算等儿子期末考后，再带女儿去北京复查一次。

李奕奕曾和父亲说过，“我凭啥不上学，我那么多同学，去年比我差的也上了大学了，今年也那么多考上的。”2016年事发前，她和堂哥说，想考一个好一点的大学，最起码要二本。高三下学期，她还和他们念着，要好好努力把落下的课补回来。

尽管在北京安定医院割过腕，撕裂过床单想自杀，几个月后，她在名为《生如夏花》的作文里，引用了自己喜欢的诗人泰戈尔的诗句，“我相信自己，生来如同璀璨的夏日之花，不凋不败”。

2017年下半年，李奕奕曾经短暂转学重读高三，她在那时的作文里，形容自己“陷入了一个精神泥潭”，“生活就像堕入了深渊一发不可收拾”。“那些道貌岸然的人磨完了我的勇气、善良、宽容。”她写道。

只有堂哥那里，依稀察觉到了有些不安的线索。前段时间，李奕奕和他闲聊时说，每个月都有几天特别迷茫和难受，感觉不想活。

这个女孩曾经很喜欢用文字记录她对生活的热爱。刘小西说，李奕奕常写些描述自然风光的文字。她的房间里还挂着一幅她自己画家乡的素描画。她的家乡铁李川村风景秀美，麦田成片，矮山上绿林葱茏。李奕奕从小喜欢“把自己弄得鞋底沾满泥、指甲缝变绿、头发中夹着青草”。

她曾在作文中写到，自己满足于这样快乐的童年，相比抱着洋娃娃安静待着的其他女孩，她“走过她们没到过的山路，摘过这世上最美的野花，曾捧起山泉喝水看它又慢慢流回去，清楚哪个季节哪里有美味的野果”，也“知道哪里的花最盛，看见过云雾在半山腰缠绕，在冰面上欣喜地看见枫叶般的花纹，也知道哪儿有老旧的泉眼”。

但最终李奕奕还是挥别了这一切。在丽晶商厦八楼外，她纠结了三四个小时后，挣脱了消防员的手。之前，她此生发的最后一条朋友圈引用了徐志摩的诗句：轻轻的我走了，就像我轻轻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一切都结束了。



李奕奕最后的朋友圈（网络图片）。

而大楼下围观的人群，一如过往一些跳楼自杀事件中曾出现过的那样，有人等得不耐烦而呼喊，有人在社交媒体上吐槽“到底跳不跳”。这些声音随着李奕奕的坠落和许积伟的哀嚎，一起传遍网络，激起舆论喧嚣。当地警方后来拘留了几个“冷漠看客”以及传播事发视频的人。

这个 267 万人口的陇东小城的生死场里，因李奕奕的死，漂浮起对其他生者的担忧。例如在科教苑小区，保安警惕着一天三四波到来的记者，他们怕住在这里的吴永厚因为压力太大而寻短见。

李奕奕的家人则紧盯着李军明。6 月 20 日晚，他在丽晶商厦昏迷了将近三个小时才醒过来，起身马上要去医院太平间找女儿，被按住了。他 12 岁的儿子，知道姐姐的死讯后，抱着父亲的头一直流泪，没有哭出一声。

6 月 25 日，女儿最在意的高考，已在 3 天前出了成绩和分数线。这个像潮汐一样定时冲击“孤岛”李奕奕的敏感词，从此与她彻底无关了。李军明也一下想通了，“我女儿已经去了，一个公道讨回来都没用了”。“就现在给我一个道歉，给我一个公道有啥用呢？没意义了。”

因为没有成家，按照当地民间风俗，李奕奕的骨灰不能带回乡里，也不能有墓碑和牌位。这样死去的年轻女娃，骨灰一般挥洒在火葬场周边的河沟里。

(十四) 临沂大学文学院郑明璋 (2018. 6)

事件梳理

2018.6.30 临沂大学发布声明，严肃处理文学院副教授郑明璋有关问题

来源：微博@临沂大学

原文链接：

https://weibo.com/38368890/Gnl0o0Ri2?from=page_10020638368890_profile&wvr=6&mod=weibotime&type=comment

近日，网传临沂大学文学院教师郑明璋的有关问题。学校高度重视，当即停止其一切教学活动，专门成立了调查组立即展开调查。经调查核实，郑明璋确有师德失范问题。为严肃校纪、教育本人，根据有关规定，经学校研究，决定给予郑明璋记过处分，解除副教授岗位聘任，并停止其教师工作。

特此声明。

临沂大学

2018年6月30日

2018.6.30 北青报采访受骚扰女学生

《山东临沂大学一教授骚扰女学生？学校：已查明 给予记过处分》

作者：北青报记者 李涛 实习生 张月朦

来源：北青报

原文链接：

<https://new.qq.com/omn/20180630/20180630A0JORD.html>

近日，有网友发帖称临沂大学文学院教师郑明璋长期骚扰女学生，并晒出郑与女学生聊天记录为证。今日，临沂大学发声明称郑明璋确有师德失范问题，已对其作出记过处分，并停止其教学工作。

临沂大学文学院毕业生李婷（化名）告诉北青报记者，自己和受害女生王清（化名）6月回校参加毕业典礼时，王清听说毕业论文指导老师郑明璋骨折，便特地买东西去郑家中看望。据王清的自述，郑明璋在家中多次言语骚扰自己，并提出要与她发生关系。据李婷介绍，还有几位同校学生也曾遭到郑的骚扰。

今日，临沂大学发声明称，经学校调查核实，郑明璋确有师德失范问题。为严肃校纪、教育本人，根据有关规定，经学校研究，决定给予郑明璋记过处分，解除副教授岗位聘任，并停止其教师工作。



北青报记者在临沂大学文学院官网看到，郑明璋，1967年11月生，山东郯城人。临沂大学文学院教授，山东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1991年入山东大学，研习中国古代文学，1994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到临沂师范学院（临沂大学前身）中文系。2003年入山东大学，2006年博士研究生毕业，同年获文学博士学位。

(十五) 北师大赵秉志事件 (2018. 7)

事件梳理

2018.7.24 因生活作风问题，知名法学家赵秉志被处分

作者：经济观察报首席记者 李微敖

来源：经济观察网

原文链接：

<http://www.eeo.com.cn/2018/0724/333166.shtml>

知名法学家、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北师大刑法学院）院长赵秉志教授，因生活作风等问题，近日被北师大党委予以留党察看、免去北师大刑法学院院长、停止招收研究生等处分。

2018年7月24日，多位北师大内部人士向经济观察报记者告知上述消息。数位北师大人士亦介绍，赵秉志是因生活作风等方面的问题，受到了处罚，“他被人‘下套’，拍了不少照片”，不过“他也是屡教不改。”

经济观察报记者亦通过电话及短信的方式联系了赵秉志，不过未获他的回复。北师大纪委的负责人亦没有回答记者的问询。

上述北师大内部人士亦介绍，北师大法学院院长卢建平教授将接任北师大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院长的职务。

卢建平本人则对经济观察报记者回复，“这个无可奉告。”

(十六) 南开大学熊培云事件 (2018.7)

事件梳理

2018.7.25 赵思乐在朋友圈爆料熊培云性骚扰

来源: matters

备份链接:

<https://matters.news/@jidongjie/20180725-%E8%B5%B5%E6%80%9D%E4%B9%90%E5%9C%A8%E6%9C%8B%E5%8F%8B%E5%9C%88%E7%88%86%E6%96%99%E7%86%8A%E5%9F%B9%E4%BA%91%E6%80%A7%E9%AA%9A%E6%89%B0-zdpuAsyvjAHPZ1BtsbmmMyEBVa6oZP3832ga653iisb6Xa8hL>

【第一条朋友圈内容】:



各位女孩，你们真勇敢。

补充一些小事:

公益圈“贵圈真乱”? 知识分子圈可能更乱吧，被性侵的说都说不出来吧...一堆名人护航吧。

关于某公益圈案件中，嫌疑人自称阳痿无法强奸.....呵呵...有相关遭遇的（无论施暴受暴）都明白，强奸当时经常事很紧张的，阳痿是很可能的，但不代表没有伤害，施暴者恼羞成怒会用别的东西对付受害者。为什么我知道，是的我经历过。（非同施暴者，我的施暴者已经收到其他受害者曝光惩罚，请不要来问我这事）

公益圈邀请知识分子做“导师”，确实是生成一种临时权力关系，工作人员都不敢得罪导师，施暴成本可能还小。我 2012 年采访某机构，只是随性采访，我也被某导师要求看了他的半身裸照、被他近距离拍了很多单人照、被拍屁股...全部发生在公开场合呢，其他学员都看着呢（现在想想真的是做了很不好的示范，那个姐姐也“接受”了呢）告诉了机构人员也没有任何结果。

【第二条朋友圈内容】:



随手推动公知圈媒体圈 #metoo, 下图两个事情的后一个, 性骚扰者, 熊培云。

2018.7.27 熊培云回应

《两袖红尘碧雨，一枕青史黄粱——我的供词 | 熊培云》

作者：熊培云

来源：微信公众号“思想国”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xMTE5NzE3Mw==&mid=2650684801&idx=1&sn=7812e03c6a46bdda71c1d7d7f8309308

因为一个莫须有的污名，我不得不辜负手中的笔，背叛为自己立下的名节与誓言，为此刻无谓的名誉去战斗，以应付无数人无休的质询。这将是我最一生中不重要也最深感羞耻的文字。

人要做自己灵魂的知己。我能预料或许明天就会后悔于今日的软弱与屈从。我没有跟着自己的钢铁意志走，在最忙碌的时候却要浪费时间解释我当时如何光明磊落。

诸事荒驰。过去两天，终于大致弄清楚相关指控的来龙去脉。至于谁在推波助澜，虽然存疑但那不是我能控制的。我所能做的只是澄清我所知道的事实。

事情发生后，起先我完全想不起有记者女士所说的这次采访。而作为义务讲师我曾参加过的公益活动只有与立人图书馆相关的两场。

第一次是在湖北蕲春。下午我刚到，被告知断了电。学生们买来蜡烛，就这样上了一个晚上烛光课。转天的课因为教室临时被取消只好在河边的沙滩上讲完，之后匆匆回了江西老家。思前想后，这两个半天没有采访。后来发现这个时间点是在 2011 年。我追溯错了方向。

最后确定采访可能发生在 2012 年在北京皮村的工友之家。那段时间比较忙，我大概只抽出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去参加立人的活动。而且是由好友开车送我去的，在一个大棚子里讲了

四十分钟左右。具体讲了什么我记不清了，印象最深的是在听到一声巨响时，我开玩笑说是不是有轰炸了。其间参观了工友之家的展览。前日打电话找李英强兄核实，他说当时没有为我安排采访，即使有大概也是记者随我在外面的院子里完成的，因为当时并没有另租房间。这时我才开始有了些朦朦胧胧的印象。

找接送我的朋友核实，那天我的确带了一个单反相机。那个语法错乱的“拍了屁股”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如果是用手拍，我断定自己绝对无此雅趣。如果是用相机拍，她如何知道我拍的是屁股？两三年前编辑《追故乡的人》一书时，我曾整理十几年来所有的数码照片，印象中并没有皮村之行的内容。最后托英强兄问了记者女士，据她说也可能是走路时被书碰着了。既然如此，何苦那般言之凿凿？

至于所谓“半身裸照”，实暗含语义上的构陷，令人浮想联翩。2012年前我唯一一张上半身照是在法国阿尔的角斗场拍的。显然不在那个相机里。而且我想不出有何理由会莫名其妙给刚见面的女子在院子里看上半身照片。直到再托英强兄再次询问这位记者女士，事情才终于水落石出。

有些细节慢慢想起来了。2012年我罹患了严重的荨麻疹，那是这一年我经常和朋友们谈起的话题，因为每天吃菜时身上都会起红疹子。有一天，我发现锁骨以下一横掌大小区域泛起的红疹子，像是老家春夏之交的映山红，所以就拍了下来。算是一种苦中作乐吧。

《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一年前刚刚出版，我仍沉浸于沉重的故乡之情。那天接受采访时有些问题与故乡有关。我说到很怀念童年时漫山遍野的映山红。可惜自从农民大量外出而少人砍柴后就再也看不到那景色了。说话间我打开相机的液晶屏，翻到那张照片给记者女士看了。我想说的是虽然故乡的映山红不见了，但有一些被我带在了身上。大概就是“你走到哪里，故乡就在哪里”的意思。这既是我对长年病痛的自我解嘲，其实也是对记者可能需要的采访内容的补充，一切只是因为正好聊到了这，若有过错，也是无心之失吧。出于礼貌，我并没有解开胸口的扣子，而只是让记者女士看了相机里的一张照片。而且，这绝不是一张可以让人浮想联翩的所谓“半身裸照”，其所呈现的无非是那些被我浪漫化了的荨麻疹。

大概是这个举动引起记者女士的不适。如果是这样，在当时、现在、将来我都可以表示歉意。但非要当日的所谓性骚扰的动机或者事实，我只能明确地回答——完完全全没有。如果记者女士因此疑窦丛生，继而产生了有关拍照的不实联想，我也表示理解。

以上是我六年前关于故乡以及立人图书馆的一些记忆，部分细节可能有出入，但并不改变性质。

那一天的所谓采访，我们像两杯清水一样干干净净。

网上随之而来的各种有关性侵的声讨，让我想起日本电影《I Just Didn't Do It》里的主人公。你们在审判我的时候，我也在审判你们，因为只有我知道，在这一所谓光怪陆离的性骚扰指控中“I Just Didn't Do It”。

生而为人，谁都难免有过失与亏欠，有活得不尽人意的地方。但对于不曾发生的过错，以及排山倒海的污名，我概不接受。

这个世界充满了伟大而神秘的偶然性，它部分解释了人因何相遇。两天来，我总在心里问自己：当一个人向你走来的时候，那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移动的坑？如果交流的后果是你完全不知情的误解，而这种误解在若干年后突然爆发，甚至将你吞噬，那么交流的价值在哪里？同样的担心是，当我公开上述内容，换来的会不会是永无安宁。

因我而起的指控浪费了巨大的公共资源，这才是我今年最大的愧疚。我祈求诸位，此后不要再在这个话题上浪费宝贵时间了。作为对这一亏欠的弥补，我也想提一点建设性的意见：在生活中消除不必要的误解，以免长出毛骨悚然的结局。如果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渠道沟通、消除日常误解，这个世界一定会减少很多很多的悲剧。

人心太过深奥了，历史才如此扑朔迷离。因为寥寥数字，已经有几个读者留言说要烧掉我在他们家里的书了。话虽鲁莽，他们的正直也让我感动。因为种种原因，我没有及时说明情况，在此一并向这些读者致歉。

两袖红尘碧雨，一枕青史黄粱。这是我预留给未来作品的句子，先用在今年此时的自己身上吧。实话说，我没有热情去追求所谓正人君子的名声，也没有那么多时间为自己的清白申辩。我只想有三五个信得过的朋友，一张平静的书桌，在有生之年继续完成未尽的思考的职责。

感谢所有至今依旧信任我的师友与读者们。感谢因我饱受攻击而彻夜难眠的兄弟，择日再去圣米歇尔大道边上喝酒啊，去那人性宽阔的地方。

匆匆写下以上供词。

若有不周，实因厌倦与劳累。

熊培云

2018年7月27日

于 Oxford

2018.7.28 赵思乐回应熊培云

《熊培云 2012 年骚扰事件过程》

作者：赵思乐

来源：matters

备份链接：

<https://matters.news/@jidongjie/20180728-%E8%B5%B5%E6%80%9D%E4%B9%90%E5%AF%B9%E7%86%8A%E5%9F%B9%E4%BA%91%E7%9A%84%E5%9B%9E%E5%BA%94%E8%BF%9B%E8%A1%8C%E5%86%8D%E5%9B%9E%E5%BA%94-zdpuAkpTwYH8GWXew8F3VNteRZ5qmpMUo3TdpQbiysx2wBHN>

熊培云性骚扰事件发生在 2012 年夏天的立人大学游学期间，我在活动中随行采访。那天的

活动在皮村小剧场进行，熊培云是其中一个环节的讲师。他的讲座开始之前，孙恒在剧场里唱歌，有一些工作人员和学员在场外聊天参霈带着单反相机，等候期间在零散拍照。

我想这是个合适的时间简单采访一下讲师，所以就去跟熊培云说话。我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当时我还在读大学，同时给某香港媒体做特约记者。

我们在一个皮村操场上离其他人远一点的地方开始谈话。谈话没多久，熊培云突然说，自己昨晚洗完澡以后过敏出麻疹，然后洗完澡照镜子，看见自己身上的麻疹。这个时候我已经觉得很尴尬难受了。

他不断说自己的身体非常“美”。

他说：“像身上开满了山里红。”

这句话我现在都清楚地记得，因为实在太尴尬了，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回应。难道这是男老师“正常的诗意”？反应不过来是我的问题吗？我当时不到 22 岁，刚刚开始做记者、刚刚开始尝试采访学者和知识分子。这是正常的情境吗？到底这个圈子里什么是正常？我不知道。

他说，我拍了照片，你要看看我的照片吗？我完全是懵的，只惊讶地问了句：“在这个相机里？”

他说，对啊，就从单反里翻出照片给我看。我看了一眼，又多了几句话，就离开了他，往剧场外人多的地方走。

熊培云就跟过来，开始用单反给我拍照，正脸单人照，相机凑得非常近。为什么单反要这么近？这是正常的吗？其他的学生和工作人员看着我呢。会不会很奇怪？我该怎么办？在别人的场子，总不能驳导师面子吧...我努力保持礼貌的微笑...

他一边拍，一边把拍的照片从单反里翻出来给我看，然后又拍...最后，是轮到他讲座的通知解救了我。我站在剧场门外没有进去。

讲座结束，他从剧场走出来，立大安排另一个女工作人员送他到村口坐车。他却突然指着我说：她送我就好了。

现场眼看就要尴尬，我就开口说，我跟她一起送您吧。送他走的路上，我尽量走得快一点，走在前面，有一定距离，其实一般上走在嘉宾前面是不太礼貌的。

我的屁股突然被打了一下，我一回头，看见熊培云就在身后，手上拿着一本书，我不知道是他用手打的还是书打的，满脸堆着笑。

我绝对不是分不清自己是不是被书“碰到”，那就是故意的！故意的笑！故意的“调戏”！

说实话，是用书打的我得更恶心！自以为风流诗意的男性知识分子，用书拍了个女学生的屁股都快颅内高潮了吧？？

这件事，我后来是有跟当时是机构干事的工作人员 S 说，他或许是因为太忙（当时立大被警察驱赶，分散游学，大家都叫很忙乱紧张），没有向机构负责人工反映。也可能因为我和 S 当时开始对彼此有情感产生，不希望给人公事和私事混杂的印象，就没有提出

此事。我并没有怪过 S 和 L，我当时没有觉得这是他们的错。

两天前凌晨，我说出六年前遭熊培云性骚扰的事件后，当年的机构负责人 L 以关心和道歉的姿态，来问我此事细节。我进行了大致描述，但绝对没有说可能是不小心被书碰的。我跟 L 的对话截图见下，大家自行判断我是不是前后一致，有没有“不小心被碰到”的意思。

另外，熊培云，不是“生活琐碎”、“不记得”吗？我相信这种事对你一定很琐碎、没有理由要记得，但找人来“关心”实则打听，再根据我透露的情节，合理化一个“不小心”？？

我不想再说了。以上内容我就是实名的，我写作、工作、接受采访就是叫赵思乐。

附原文截图：





赵思乐朋友圈称收到其他受害人来信



莫名其妙地就开始收到了各种各样的截图...曾被熊培云性骚扰的女记者、女学生，个别情节还不可谓不严重.....真的我对熊培云前途如何本来没有一点兴趣，但现在觉得这人在高校里太可怕...【但是女生们，我帮你们爆料也会被同一信源无法采信。】

还有各种说我蹭热度的人.....讲真我有什么需要蹭一个六年前较有名的公知的热度（在这里罗列自己的获奖记录也是有点蠢，请维基百科）。

微博今年三月被封，微信公号被封很久了...我真的想帮你们传播但心有余力不足。希望各位转发截图给我的朋友，多多鼓励自己的朋友，哪怕发匿名贴也可以，助人助己。希望更多女生不要受害。

2018.7.31 赵思乐发布声明

《本不该需要的声明》

作者：赵思乐

备份链接：

<https://matters.news/@jidongjie/20180731-%E8%B5%B5%E6%80%9D%E4%B9%90%E5%B0%B1%E5%BE%AE%E5%8D%9A%E6%B5%81%E8%A8%80%E5%8F%91%E5%B8%83%E5%A3%B0%E6%98%8E-zdpuArDnoETMKY96VuXVsfLyJLeysv7d76uZcqjFEH52RPD12>

今天微博上出现一些对我公开熊培云性骚扰事件的动机的猜测，这些猜测涉及到我的伴侣及曾经的伴侣，更严重的是对中国 metoo 运动的污名。一开始我觉得这些猜测过于荒谬不需要回应，但有朋友建议我还是作出一些说明。那就做吧。

说明分成两部分：第一关于我为什么公开熊培云性骚扰案，及其过程；第二是为我现在和之前的伴侣做一点澄清。

第一，我之所以事发 6 年后公开熊培云性骚扰案，有以下过程：

1. 我的一位朋友公布了袁天鹏性骚扰/性侵未遂事件，她几年前就跟我说过此事。为了支持她，我 7 月 24 日凌晨写了个朋友圈说公益圈导师确实有临时的权力关系。在这条朋友圈中我说到 6 年前在公益活动中也曾被某导师性骚扰，当时没有直接说出熊培云的名字，说白了就是不想承受过多质疑和指责，一切担忧如今都成了现实。

2. 7 月 25 日，章文性侵案曝光，我之前听说过此事，看到受害者勇敢站出来很高兴，但随即看到鄢烈山对多位受害女性的侮辱，非常生气。于是我截图了自己前一天的朋友圈并说出来性骚扰者的名字，是希望有更多受害者受到鼓励。同时我也说自己的事情轻微，希望大家关注章文案，因此也拒绝了一些采访和询问。过程中有人想在我和熊培云中间传话，询问事件细节，我没有接受。

3. 7 月 26 日凌晨，熊培云性骚扰事件的当事机构当年的负责人来询问事件细节，出于对他的尊重和信任，我向 L 简单描述了事情，经过。没有想到的是，L 向熊培云传话后，熊培云根据我透露的情节，进行了合理化及曲解后发布了所谓“供词”。我只好详细地写了 6 年前的事情经过并发布，这个图片很长这里就不贴了，可以自行搜索。

4. 我写的细节发出后，也有人不少人质疑这不是性骚扰，是我想太多。我没有再回应，各个社会对性骚扰的讨论都有这个过程。虽然我觉得在专业工作场合，权力位置较高的男性需工作需求的女性看他的上半身裸照、拍单人照，并在完全不拥挤、原本保持距离的空间拍打屁

股，这就是明确的性骚扰。在有女权运动历史的国家都算情节不轻的。但如果别人不认为，我也没能量逐个做普及工作。

5.至于对我蹭热度、泼脏水之类的各种指责，每个受害者都会遇到吧，就担着吧。当年陪我经历事件的前伴侣柳建树，给我发了信息说很高兴我终于说出事件，如有需要他可以作证。我对他表示了感谢。如果有我们的共同朋友对事件有怀疑，或许可以在不打扰他正常生活的前提下询问他。

6.我陆续收到各种来源的指熊培云对女学生、女记者有其他骚扰行为的信息，我很苦恼，因为我帮她们发布会被作为单一信源被质疑，不做什么又觉得这样的人在高校会有更多人受害。个别受害者原本同意发布，看到网络质疑后又转变了想法。这可能是让我最难过和无力的地方，中国 metoo 可以有，但这个社会很难改变。另外，有冒充我的微信账号出现，并找媒体和自媒体删帖，说我接受了熊培云的解释。这里必须说：我没有接受。

7.今天，最荒谬的情况发生，某微博大V说我曝光熊培云是受到我现在先生莫之许的唆使...不知道说什么好，我的动机前面应该说明清楚了。关于我们前途和生活的重要决定一般都是我做的，莫之许没有能力唆使我。想象出这种情节的人，估计是一辈子不会相信女性有自主性、有反抗的愿望，在他们眼中，一切反抗只可能来自中年男人的唆使。

第二，关于对我情感生活的猜测。

1.不存在莫之许煽动柳建树导致其受迫害的可能，据我所知柳建树出事前不认识莫之许；2.柳建构出事前我只在某饭局见过莫之许一面，我们没有保持通讯；3.柳建树出事并被释放后，我跟他的私人情感问题依然无法解决，分居半年之后在2015年7月7日正式离婚；4.分居期间我在另一饭局见过莫之许第二次，没有亲密举动或关系；5.正式离婚后我和莫之许才有第三次见面和后来的情感关系。并不是说我就是严守传统规范的人，只是在跟莫之许的关系上不涉及这个。

最后，我想说，以前知道做曝光性骚扰/性侵的受害者难，只是没有想到这么难。从一条朋友圈、说出一个名字开始，发展到我不得不描述和公布细节，到我不得不尝试证明自己没有

热度的需要，再到我现在爱的和曾经爱的人都被卷入，我自己也被认为是一个阴谋论的一环...一步一步，触目惊心。我不知道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会不会有勇气再来一次，只能说，我希望别的女孩不要走得这么艰难。

2018年7月31日

(十七) 哈佛博士王光亮事件 (2018. 7-2018. 12)

事件梳理

2018.7.25 南方人物周刊《恋爱暴力中的性与爱》首次不具名爆料

作者：杜祎洁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原文链接：

http://news.ifeng.com/a/20180725/59397660_0.shtml

她是他俘获的猎物，是附属的、次要的、寄生的他者。在愈演愈烈的暴力怪圈里，这场 20 岁的腥甜恋爱沦为以爱之名实施的控制。

对于婚外亲密关系暴力的被害人，由于立法的滞后性和漏洞，加上司法和执法的理念和实操技能跟不上，现实层面的法律维权举步维艰。

恋爱中的伊婷像羔羊般温顺，短短一年，她看到身体里昔日的少女胎死腹中，自我被恋人贪欲的蛆虫蚀尽，在言辞和逻辑建构起来的谰妄里，暴力露出巧言令色的獠牙，有恃无恐。

他长得像父亲，走路、神态、一颦一笑都像足了。比她大 14 岁，是高级知识分子、年轻的富布赖特学者(是一项由美国政府资助的国际教育交流计划)，学术圈冉冉升起的明星。这熠熠的光辉令她一度心甘情愿地匍匐在他的权威下。他如波伏娃笔下代替父亲的半神，扮演保护者、供给者、监护者、向导；是价值的持有者、真理的担保者、伦理的维护者。

床第之欢成为了伊婷的见面礼，纤尘不染的床单张开血盆大口将她吞噬。道理变成暴力的狡黠形式。在他构筑的意义之网里，她成了一个作茧自缚的蛹。面对隔离与控制，谎言与自欺，她逐渐分不清敌我、真实与幻象。

她是他俘获的猎物，是附属的、次要的、寄生的他者。在愈演愈烈的暴力怪圈里，这场 20 岁的腥甜恋爱沦为以爱之名实施的控制。

狩猎者

在去酒店见 H 博士的路上，伊婷心里蠕动着悸动和惶恐。不过三个月前，她在一个城市规划的工作坊上跟他交换了微信。对于在国内 985 高校念大二的她来说，学识卓越的他又高又远，她不奢望也没有主动去接近他，微信对话不温不火。直到他有天突然说，打算周末专程飞到她所在的这座西南城市。

突然迸溅的感情火花令伊婷诧异。H 博士是华裔，从英美顶尖学府一路念到博士后，在多国从事教研工作，当时在澳洲有个访问学者的项目，漂洋过海只为来看她。她心花怒放，甚至欣赏他的男性魄力：竭尽所能地攫取能抓住的机会。

伊婷从未见过这么耀目和风度翩翩的男性。世界一流学府的光鲜学历，坐拥数个学位，接受过建筑学、城市规划、历史学和人类学的学术培训，能够从建筑混凝土讲到哲学宗教，言谈举止极富魅力。而她从小就沐浴在一个典型的学术、职称和权威崇拜的成长环境，父母是大学老师，日常她被灌输要有女性智慧，未来一定要找一个高知伴侣。

在接下来的两天和之后漫长的日子里她才惘然，学术声誉和私德竟是互相割裂的。日后回想时她惊觉，端倪从一开始就有显露。

初次见面的地点是他下榻的酒店。她觉得这个场景设置很不好，可还是没有提出异议：他已经很辛苦了，要优先考虑他的想法。这种不设防的感激异化成卑躬屈膝的姿态，她认定必须表示出亲密顺从，才能回馈对方专程看望的礼遇。

她仰望他的目光掺杂着崇敬与欣赏，男欢女爱火候不到，肌肤之亲的念想更谈不上。H 博士之前与她交谈甚欢，这燃起了她的兴趣和好奇。直到赤身躺在雪白的被褥上，她始终不很情愿，只是不厌恶。她不想让他失望。怀着这种心态，她机械地完成了很多非分的要求。他提得越多，她就越发现欲望的深不见底。

伊婷那天恰好在生理期。H 博士觉得她是不情愿、扯谎搪塞。他猛地推开洗手间的门，在她跟前蹲下来，开始检查她的身体。但这并未阻挠他的意志。枕边的呢喃耳语中他追问，她做爱次数最多的一次性体验总共多少次。她如实回答。他一下摁住她的脖子：如果你之前最好的那次是六七次，那我至少要八九次。这句话透着一股寒气，抓挠着伊婷的脊梁骨。

伊婷已经很显疲态了，他却像发了情的兽，这种场景她从未见过。她咬紧牙根，像吞咽某种异物一样把心底涌现的抵触咽下去，熬过去这两个漫漫黑夜就好了，如他所愿，“责任性地了了就好了”。

这种取悦和屈辱的姿态为日后埋藏了伏笔。

H 博士回国后，伊婷认定这种肉欲裹挟的情缘无法沉淀为一段关系。H 博士却有意：他寻觅一切访问学者和出席学术会议的机会，频频买机票从澳洲飞到中国绕道来看她。震惊于对方的诚意，她被打动了。一个月后他们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半年之后在游轮上他求了婚。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被动心态让她觉得，他而非她是一段感情当中付出的那方，她能够单方面去补偿他的只有性。“这就很可悲，我完全物化自己在一段关系中的角色了。”

思想灌输

他是个很好的老师，口若悬河、表达有逻辑。对学生的提问、邮件回得很积极，有学生要另外约他答疑解惑，他会留到最后解答到每个人满意为止。工作上特别勤奋，当天的工作没有完成，会通宵达旦去完成。写 email 文思泉涌、构词严谨，对每个人的回复都考虑周全。学术上精益求精的品质让我很佩服。

他也很享受教师这种教化、规训别人的身份。他更博学年长，所以什么都是他要来主导，要

来教我怎么谈恋爱,教我怎么处理一段关系。每次飞过来他会给我带一批书,亲自加了批注,亲手打印出来。他的笔记本会分享给我,经常给我发论文来读,分享一些他喜欢的观点、他觉得有趣的链接或者我能够查的一些资料。

他给我推荐的第一本一起读的书是《苏菲的世界》。他说:你不觉得这个很性感迷人吗?一个少女和一个成年男子的情境设置在全书开篇已经被固定了。苏菲和男子通过书信进行智识层面的沟通,就如同我们关系的常态,我通过书信给你传输世界的政治新闻、哲学动态、各种读书笔记和学术论文。

紧接着他推荐的书是《洛丽塔》,后来是电影《成长教育》,一个中年富商和一个16岁少女的恋爱故事。他很喜欢伍迪·艾伦,比如说伍迪·艾伦最新任的老婆是他的养女,伍迪·艾伦片子里多角恋、萝莉控的性观念和奇怪的性幻想跟他一模一样。

他有潜在的洛丽塔情结。他会找相似价值观念的文艺作品,从中捕风捉影地搜寻满足自己性需求的東西。然后非要分享给我,让我跟他意见一致,文学、电影品味什么都跟他一样。其实我觉得这很病态,但是我当时就被他洗脑成觉得这些真的很好很浪漫呢。他还发了大量强调女贞主题的哲学和文学作品、电影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论文给我看,鼓励女性禁欲主义。

他在学术写作上语言犀利、发文高频。每次对峙他都搬出一套套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的道理反驳我,试图让我确信是我的问题,接着把这些问题归因到我的家庭背景和学校不好。

在他口中我的父母都是很不成功的国内大学教授,不懂怎么养育孩子,而我处于悲催的国内普通大学本科生的境地,又没上过斯坦福、哈佛,哪来的智商和底气跟他对话,发生争论肯定他在理。我随即低声下气,认为或许他说得对,我才本科二年级,才疏学浅,没法理解他援引的专业术语和理论。他太高深了。

他开始干涉我的朋友圈,让我减少与身边的朋友往来,因为他们愚蠢又幼稚,他也不屑于认识。我说如果你这样去定义我的朋友圈,很不幸我正是其中的一分子。他说你虽然蠢但还有可救的余地,我做你的男朋友是为了拯救你,你有潜力被我升华,我是你人生的大学。在他的逻辑里他是一个站在上帝视角的圣人,我是一个不健全的亟待改造的产物。还好我遇见了碰巧是名校博士的他,好心来拯救我这个苗子,试图把我改造成更好的人,有幸能够挣脱不好的社会地位,陪他一起去见证更好的世界。我也在崇拜和顺从中笃信了他。

在所有他对我用过的侮辱性语言中,“愚蠢”这个词频率最高。我提起的话题或是反驳的观点,他要么不屑于回答,要么说这个想法很傻很戏剧化,是被学术界称为错误的理论,不信你看我这个理论这个论文,说着说着就会打情骂俏,又变成粗暴的性行为。

事后我质疑这样粗俗的方式压根不奏效,要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沟通。他就会说根据我多年的阅历,女人不需要对话只需要性爱。你太年轻,心智不成熟,让我来教导你怎么去爱一个人。他始终宣称性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他甚至会搬出一套偷换逻辑的终极理论:“我知道你很享受,我知道你是爱我的,自始至终。如果你真那么反感跟我发生性关系的话,那么那个周末我们初会时,你就不可能在生理期还跟我做爱了,那么粗暴你都能够承受得了,说明你就是一个‘受’,你就应该喜欢被我主宰。”

身体奴役

从头至尾有很多端倪我都发现了，但选择相信是自己不对。这个人有一点很奇怪，死活不会在公共场合接听我的电话，或是给我拨打电话，更不要说视频了。他还在 Facebook 和 LinkedIn 上把我拉黑了。

长达一年的亲密关系中，种种粗暴的强迫性性行为明目张胆。我始终觉得因为他飞过来了，我有义务要给他“交公粮”，尽管很多场合下我都直接说了不。

去年情人节，他从澳洲飞来看我，也是只能待两天，又把地点约在了酒店。我当时也很感动。到了酒店他就去洗澡，他手机不带锁，有几个信息框一直在闪，我瞅了一眼，发现他在 Tinder(一款类似陌陌的手机社交 APP)上面跟很多人聊天。我当时气炸了，点开往下一滑，一百多条对话框全部都是他当天和前一周各种时间段在澳洲约的人，他在国内机场落地了还在聊。有几个对话框里他直接留了自己的电话和 Facebook 账号。

我整个人懵了。这完全不合逻辑，你要飞过来，花这么大力气跟你女朋友见面，为什么还要跟别人约呢？他从洗澡间出来后我质问他。他不动声色地把手机拿过去，瞬间删除了那个软件，注销了他的账户，镇静自若地说：“我感觉你最近脑子有幻想了，你怎么能编造一些不存在的事情呢。我知道你很怕失去我，真心在意我，这是好事。可是你也没有必要去编造这些谎言觉得我对你不忠。你即便觉得我在背叛你，实际行动胜于一切，我飞过来看你，这个行动占据的分量这么沉，你为什么还要去妄想这些不存在的东西呢。”

难道是我看错了吗？我完全傻了。那一个小时我开始质疑自己的大脑是否正常、记忆对不对。他的洗脑能力非常强，跟他擅长公众演讲也有关系，这种不容置疑的瞬间反应让人觉得可能是对的，我是错的。

我在床上哭了一个下午。他说不要为这些事哭了，这是你自己的妄想，我们去广场上面走一走吧。场景切换得特别快，我还在歇斯底里，他就把我拽起来，说今晚我们要见一个教授，是之前他在美国读博的同事。我整个人思绪特别混乱、几近崩溃，一边还在惦念他出轨了，此刻又坐在一个环境特别浪漫的烛光晚宴前。我哭得妆都花了，还要假装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每次他带我去参加他的朋友聚会和饭局，我的体验相当好，他表现得体贴入微，不时地摸摸我的头发，拍拍头啊捏捏脸啊，不让我提重物，让所有人觉得他是一个完美男友，如果我们有问题，肯定是我比较稚气、吹毛求疵。在这种公共场景下，我会被当作一个真正的人来对待。直到挥手话别，他才原形毕露。

发现他劈腿的那晚又是一场粗暴机械的性。我全程在哭，整个状态不对，也没有注意清洁问题。第二天坐飞机回学校，刚落地我就直奔医院，我当时已经走不动路了。我被放到一级监护，发烧接近 40 度，进入半休克状态。医生诊断有严重的细菌感染，与不洁性行为相关，白细胞超过正常值一千倍以上。那个医生甚至怀疑我是不是被强奸了。

我觉得这事很羞耻，一个人在医院住了 22 天。2 月份还很冷，裹个羽绒服大半个月没洗澡，也没有回宿舍，上厕所也是自己举着吊瓶。他问我发生了什么，我回应他你可能需要扪心自

问。这时候他给我甩了一篇论文过来，意思是说女性的生理构造天然利于细菌滋生，男性则相反。还附了一大段个人理论，意思是他是一个圣人，他的肉体是干净圣洁的，我不应该去控诉病菌来自于他。我不服他就炸了，当天就去当地医院做了一个血液检测，把结果给我看，非得要把责任归咎于谁定义下来，而对我的身体健康没有半句关怀。在我住院期间他继续约炮，甚至把他新狩猎来的女性“战利品”的照片发给我看。

在性上面我完全任由其摆布，一切都是以他自我满足为中心。他想来就来，想怎么来就怎么来。经常是我还在学习、写字、回复工作邮件，他一时兴起，然后他结束就结束了。比如说他想要公共场合的，觉得很刺激，他会突然把我推到洗手间，也不管是男女间，直接脱下裤子，拽开我的上衣，就把我的头往下按，命令说做。还有很多次他突然兴起开始演了，硬生生地把我塞到他的性幻想场景里。

他需要我配合他、取悦他，没有一次有前戏或是之后有爱抚。当我跟他提出异议，他又会说你们女性有这样的生理构造，就是说明你们是能够接受男性的进入，前戏是不需要的。他会找出一堆理论来反驳，直到我觉得他说的是对的。

在日后的相处当中，他会很自豪地提起自己众多的性伴侣，我只是他发生一百多个性关系中的一个，而且认为在男权社会下他这种行为是完全值得倡导的。我后来知道他一直很风流，但也忍了。

于他而言性是一件唾手可得的，女性会为他的成就、智力和学识而倾倒，能够被他这样学历的人“临幸”是这个女人的幸事，这种自恃有性特权的语句出现在他的博文里。他的婚恋观很明确，他想要单方面无条件的爱，一个无论他做出任何行为都矢志不渝的爱人。

我当时已经被他折磨到一个极其卑躬屈膝的地步。因为异地，我没有办法在性上满足他，我逐渐教导自己如果他一直劈腿，或许我可以妥协尝试开放式性关系。我开始自觉阅读关于多元两性关系的书籍，看关于一夫多妻制的纪录片，阅读波伏娃是如何处理灵肉分离，和萨特共营开放式性关系，试图让自己理解，平静大度地接纳他有更多性伴侣，说服自己成为一名现代的、有先锋开放思维的女性。

然后我发现我真的没有办法做到，因为我们默认是一对一的专一关系。这些行为都是我给自己找借口，并美化这些借口为“新型恋爱关系”，告诉自己我很心胸宽阔。

精神控制

我们每天线上在一起的时间很密集。微信如果我不能秒回他，他会耍脾气，有时候情绪急转直下。这反而激起了我的愧疚感，于是我赶紧道歉。

我的心总是悬着，每天的心情起伏完全取决于他给我发的短信息。他的波澜起伏特别大，早上可以是“宝贝早安我希望你目前为止一切安好”，中午情绪骤变，有一些很奇怪的攻击性语言。我的情感波动完全被他套牢了，每天睁眼第一件事就是回复他。以至于有时不及时回他消息，我自己还很难受，然后自己开始哭。

每一天我都在哭，觉得很混乱。我现在觉得这个哭里面有多层因素，其实最核心的因素是我

压根不想和他在一起还得要天天陪他聊天。但当时我很惶惑，只好开始自我欺骗，解读成是因为我太想见他却只能在微信聊天。他会告诉我说你又哭了吗，这是好事，说明你在乎我。

我逐渐疏远我的父母、朋友。我的很多观点被他同化了，我爸妈说一个什么，我就说出一个很类似于他的说法的观点。

原先我身边有一群感情特好的朋友，看我一受罪开始哭，就主动过来安慰我，其实他们反而能够站在一个正常人谈恋爱的视角给我建议，但是我听信男朋友的说辞，认为他们没有足够的洞见和能力，去理解我们之间深奥难解的感情，我自己的恋爱关系自行处理。渐渐彼此便有点疏远了。他甚至还对我的朋友口不择言，叫她们去死。后面有几个朋友都说假如你继续跟他谈，那我们就不要再当朋友了。

他不喜欢我出门化妆，指责我肤浅庸俗。对我的着装也有要求。他强调学术圈对一个人的社会形象很重视，“你一定要好好地遮盖自己，你的衣着彰显着你的部分人格。”我当时被迫删了一百多张 Instagram 照片。交往前他点过赞的这些照片，他要求我悉数删除，不删就要跟我分手。他觉得我露得太多，在以一种遭男性唾弃的方式暴露自己。比如说裙子没有过膝，露背装，或者坎肩把肩膀给露了。

他的嫉妒情绪很强，看到我跟别人的集体大合影，男男女女挤在一起咧嘴大笑，都会要求删除，觉得我试图宣告自己在男性面前魅力四射，不考虑他的感受。同时他会反过来使我嫉妒，漫不经心地谈及他在性生活上如鱼得水，我们还在交往中，他提起一个性伴侣是个比我还小的女大学生，试图以此降低我的自尊心。

他甚至对我的人生规划指手画脚，想让我放弃去美国读研的念想，毕业后去澳洲找工作投奔他，声称只有他来保护我，我才是安全的。我还差点听信他，放弃一场期末考试飞去看他。

他对学生不吝赞美，却对我极为苛刻。在一些职业场合我们有共同工作的经历，但他不会对我有任何褒奖或是专业角度的建议。他觉得你需要去赢得我的称赞，我不会平白无故地给你，你要通过性来赢取。

我也很困惑为什么他会选择和我谈恋爱。我没有觉得他对我的智识、审美、性格、生活情趣产生过任何形式的赞美。他找不出来原因时就说你不应该想这个问题，说“爱一个人没有理由”这样的陈词滥调。后来我自己总结就是年轻。我们有次在他的家乡跟他的发小一家吃饭，他挪揄了两件事直戳重点。他能够和比他小 14 岁的人约会，一个晚上宣泄六七次都能够承受；他发小的老婆已经到了生育年龄，怀孕期间不能发生性关系。就是这个点让他觉得特别神气。

他经常喜欢发自己二十多岁风华正茂时的照片。他这几年读了博中年发福、秃顶，个子就比我高两公分。他对自己的外形其实一点都不自信。

我的内心始终处于对立矛盾的状态，一方面会觉得这个人真的有毛病，像反社会人格；一方面我也很崇拜他，陷入了他的逻辑，觉得是我高攀他、依附于他。我当时真不知道谁在这段感情中攫取得更多。我只是觉得我在用不愉快的性兑换一个聪明的人和我在一起分享时间而已。

逃离

各种场合我分不清究竟哪个是真实的他。他交友广阔，非常懂得怎么去社交，也很知道怎么去利用这些关系，在各种社会场景中八面玲珑。在公共演讲中他神采奕奕，而在一个更缓和的私人聊天场景，比如接受采访，学生、家长向他询问问题，又显得平易近人，声音温和，洗耳聆听，也不卖弄。他从来不会在经常打交道的同事面前把名校的架子摆起来。所有人都很尊敬他，觉得他就是那样完美无瑕的人。

他表面上是虔诚的佛教徒，开车之前都要拜一拜佛，也倡导吃素。很有爱心，乐于助人，在钱上慷慨大度。对孩子慈眉善目。生活上是一个严苛的极简主义者和环保主义者，经常买二手或者纯手工的东西支持慈善。日常讲求情趣，对精酿啤酒、红酒、爵士乐都很有考究。我每次恨透了他的时候，他突然间有很美好的善举，我一下子就觉得，哎，其实他真的是个好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涌了上来。我就老是圣母情怀地试图原谅，有点想救赎、帮助和改变他。我不断告诉自己多去想想他的好，人都有缺点。包括他也这样告诉我：如果我想经营我们的感情，我必须学会选择性忽视。

幡然悔悟真的就是一刻。

去年7月，他参与了一个国际东亚学会，不乏诺奖、富布赖特奖学金获得者。他在大会董事会有席位，我当时也参与了一个项目。有天晚上我发高烧，他嫌我事儿多没照顾好自己，给他添麻烦。他当时在准备演说素材，告诉我找哪睡都可以，但是他必须要整夜开空调和风扇，“因为我是贵宾，明天一早整个会议室的人都在翘首以盼我的演讲，而不是你。”我发着烧他还要强行上，我根本就无法沉浸进去。他的暴脾气涌上来，觉得我对他失去了兴趣，他的魅力衰减了。

我光着身子，他直接向我身上砸过来，空调遥控器、枕头、杯子、摄影机的三脚架，一地狼藉。我被砸了几道，腿上都是淤青，他捏住我的手。我一下子吓傻了。缓过神来我就要逃，随便披了件衣服摔门而去，赶紧敲隔壁教授的门。

隔壁教授是我们项目组的学科带头人，60岁左右，连忙问怎么了。我怕影响男友的学术声誉，闭口不谈。直到老教授看到我身上的淤青逼问，我才说是男朋友打的。只问了几个问题，老教授便断定我男友是一个极其危险的施暴者。她直接给我定了最早的一班飞机回国，“让你男朋友越找不到你越好。”凌晨4点多我就走了。结果7点多手机还收到他的信息，说他为昨晚的失态抱歉，他的演讲大获成功。我直接按了删除键、拉黑。

老教授立刻联系了大会官方，直指我前男友在学术组内不端正的暴力行为产生了人身伤害，建议取消他本次所有发言。此建议被大会官方采纳。

我反思有几个原因造成了我迟迟没有斩钉截铁地走出来。我从小在高校老师住的宿舍小区长大。父母经常念叨谁家女儿今年考了哪个学校，谈了个男朋友是某名校毕业的。我始终觉得找一个高学历的男友是件很长脸的事。父母都很“直男癌”，认为女性的社会角色不重要。

恋爱中他时常给我描画一个特别好的场景：毕业后搬到澳洲跟他一起生活。他还经常会说，

我知道你想让我们的关系走下去。即使我不想，他也会给我这种积极的心理暗示。他说我知道我们是命中注定、天造地设，你是我命中唯一的美丽天使。这些甜蜜话术让我死心塌地。

交往过程中我曾数次想要决断，却总是欲言又止。我不敢说分手这样的字眼，担心会强烈地激怒他。他有恐慌障碍，有一些狂躁的生理上的反应，时常暴跳如雷，晴雨骤变。我感觉像他这么决绝的人能干出很多事。

每当我委婉地提起对我们的感情没那么有信心，他会表现出自我伤害的倾向。他威胁说如果你觉得我们之间的关系不能够继续走下一步，你没有办法原谅我的话，我就不活了，从 28 楼跳下去，显得他真的这样做了。我每次看到男友可怜兮兮的样子，觉得是自己给他营造了不安全感，自己不是一个合格的女朋友，反过来搂着他，哭哭啼啼地求他、哄他，他情绪大好后又想要性。

他很懂得怎么用语言削弱他的责任，让我被罪恶感裹挟，每次都会拿年龄和心智说事，把问题归咎于我。唯一一次低头是分手后给我写信说感觉后悔。但是他后悔的并不是打了我，或者说对我一直以来的精神暴力和性暴力。他把那夜的肢体暴力描述成情绪崩盘，他没能好好处理、控制这种“情绪”，而不是一个暴力行为。

他依然穷追不舍。他在后来数月间换着各种邮箱给我发邮件，动辄长篇大论、词藻优美，万分愧疚，真心忏悔。我屏蔽一个账号他又注册新的，还发动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权威人士给我发邮件劝和。我的邮箱、电话、微信、微博上经常有莫名其妙的人给我发消息求我回心转意。我回复了一个国内高校博士后流动站的负责人，讲了实情，负责人在讶异之余向我保证，未来国内有任何学术活动，至少是在当地，这个人一定会遭到谴责和唾弃。

他后来在一封邮件里说，如果我不回信，他就去自杀，还把他最近因为抑郁症在医院接受精神方面的治疗，以及被确诊为焦虑症的报告发给我，我一封都没有回。他还干了件令人毛骨悚然的事，在 Instagram 和 Facebook 上面开了公共主页，每隔几天发一张我们以前的旅游合照，制造我们依然如胶似漆的假象。然后用这些账号去加我的朋友。

在他持续给我通信的过程中，他疏通各种关系，对外声称是我家属，已经跟我失联三个月有余，要来本地跟我做一个项目。最后竟然辗转找到了我的大学辅导员给我传话：他即将前来，让我准备好哪天有可能在宿舍附近撞到他。他甚至还利用家属身份，通过我学校的信息系统查到了我的电话号码、宿舍门牌号。那段时间我压根没敢回宿舍，出门都是跟着朋友一起。走在校园里我总隐隐觉得只要一回头，说不定他就在我后面。

觉醒

那个晚上隔壁的老教授是点醒我的恩人。很多人需要很多年，很多人吹耳旁风，或者被施暴到一个地步，才肯离开。

老教授向我指出的第一点是自恋型人格(Narcissism)。学术上的卓越带给他无比的优越感，我对他投以崇拜的眼光，他将泛滥的满足，以各种逼迫式的性行为发泄在我身上。

我后来上很多国外的网站看案例，有几天彻夜在 Youtube 上搜亲密关系暴力 (abusive

relationship)哭到脸肿，很多经历过多年亲密关系暴力的受害人站出来讲述自己的遭遇。我学到一个词汇叫“煤气灯操纵”(Gaslighting)。这是精神虐待的一种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信息被歪曲、选择性删减，以迎合施虐者的喜好，或者把虚假信息呈现给受害者，意图使他们怀疑自己的记忆力、认知力和精神状态。我联想到之前看见他在 Tinder 跟别的女生搭讪，他会搬出视觉偏差、心理暗示等各种理论一律否认。10分钟前我眼睁睁地看到他在聊Tinder，他都敢说是我眼睛有问题看错了。然而就像刺激疗法一样，谎话说多了，我真的就信了。这是我的潜意识在作祟。因为我心里暗示自己不想离开他，怕他外面有女人。

那晚隔壁老教授点出的这两点令我顿悟。她还给我举哈佛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高校性骚扰案例，告诉我性别暴力发生在高知群体是存在的。不要因为一个人学术声誉高，就觉得这个人个人品行好。

我真的非常幸运。项目组有一个女博士，2016年伯克利校方被起诉在终身任职教授性侵案中失职，她活跃其间。当时《卫报》、《纽约时报》都在报道她。她和老教授都住在隔壁房。事后我和老教授、女博士一直保持联系，正是她们为我在概念上澄清暴力的几种类型，矫正了我的观念，才让我彻底走了出来。

从他打了我那一天开始，我就开始记录他所有的行径，留存证据。被打之后留下的淤青我拍了照，之前住院的病理分析和住院记录全部保留，包括他后期发的所有邮件我都截了图。

看了很多资料后，我发现里面的很多行径、情绪上的反应，包括前男友这种恐慌障碍，和我的遭遇高度相似。我才认识到这个事在国外的研究领域早有这么多专业术语去定义它，这些对我的控制可以被定义为亲密关系内强奸。

身边经历这种亲密关系暴力的女生，我知道两个，被男朋友打还心甘情愿地回去找他。我就读的高校没有相关的工作坊或是任何形式的观念普及。除了父母朋友，我也没有向外界寻求过专业咨询。应该以分享会的形式，让大家知道这些定义的存在，匹配这些特征，学会及时正视和辨识一段关系的本质。否则你只能用很模糊的词语，唉呀我最近情感不顺。什么叫不顺？这个就是暴力行为。早知道，早鉴别，早离开。

亲密关系暴力

后来略知一二的父母跟伊婷说，你这个就跟《不要和陌生人说话》里面的安嘉和一模一样。

这部上映于2001年的电视剧是中国第一部反映家庭暴力题材的电视剧。在该剧上映的10年前，《中国妇女》杂志发表题为《家庭暴力白皮书》的文章，家庭暴力作为一种社会问题在中国首次被提出。

1995年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以后，我国开始关注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比国际社会晚了二十多年。同年，中国第一家专门从事妇女法律援助、研究与倡导的公益性机构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成立。

在依托该中心发起成立的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吕孝权律师眼里，家庭暴力的实质是权力和控制。亲密关系暴力，比如分手暴力，是希望通过一种基于性别文化的暴力模式，

使对方屈从于自己的意愿，达到继续控制对方身心的目的。“无论是婚前还是婚后，其实都是一样。”

除了婚姻中的暴力，分手暴力、离异暴力和伊婷所遭受的恋爱暴力(包括同居期间)等都在亲密关系暴力的体系里，性质与家暴一致。国内外的研究和调查都已发现，发生在恋人间和离异夫妻间的暴力的频率和严重程度，比发生在夫妻间的均高得多。

近年来千千律所接到的关于家暴被害人的投诉，以婚姻期间的配偶暴力为主，丈夫对妻子的暴力最常见，同居暴力中更多的是离婚不离家的情形，男女朋友谈恋爱同居遭受暴力的咨询基本上没有。

“我接触的无论是咨询还是进入法律诉讼程序的案子，同居暴力这一块还是边缘性的东西。”吕孝权说。

相比西方关于恋爱暴力系统性的研究，我国目前缺少关于恋爱、同居暴力发生率的全国随机抽样数据。现有零散研究只是冰山一角。一个个“伊婷”的隐秘伤口透过冰冷的数字浮出水面。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王向贤在天津的1015名大学生中开展调查，发现58.1%自报经历过心理暴力，25.6%自报经历过肢体暴力，12.3%自报经历严重的肢体暴力，3%自报经历性暴力。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教授陈高凌等人在北京、上海和香港的3388名大学生中开展恋爱暴力的问卷调查，发现心理暴力最为普遍(71.6%)，高于肢体暴力(47.7%)与性暴力(17.5%)。

2004年，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开通了北京市首条反家暴热线。红枫中心主任丁娟接触到的少量涉及恋爱、同居暴力的热线求助中，一种是恋爱过程中的强奸，一种是未婚同居过程中的暴力，包括分手过程中的暴力升级，由性暴力发展到肢体暴力、精神虐待。

除了国际上公认的家暴的四种类型：身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和经济控制，吕孝权解释按照程度可以划分成两类，初发的偶发性的家庭暴力和严重的周期性的家庭暴力。

这种周期性的家暴包括关系紧张的积聚期（口角、轻微推搡等）、暴力爆发期（暴力发生、受害人受伤）、平静期（亦称蜜月期，加害人通过口头或行为表示道歉求饶获得原谅，双方和好）。暴力周期循环的三个链条环环相扣，呈无止境螺旋式的上升过程，这种暴力循环升级的链条从内部很难打破。

对于初发的偶发性的家暴的干涉，吕孝权认为可以自力救济。它的性质、程度、后果没那么严重，但也不能听之任之，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不容许态度。可以自己跟施暴人沟通，也可以告诉亲友，通过一定的方式甚至是调解来消除这种暴力模式。但对于严重的周期性的家暴，他表示一定要及时借助外力，尤其是公权力强有力的干涉，尽可能打破暴力链条中的任何一个环节，恶性的刑事案件才不会发生。

就在伊婷结识H博士前夕，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施行。这距离中国内地出台第一个反对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政策，已经过去了20年。

千千律所编写的反家暴经典案例选《扬法治之剑，惩家暴罪戾》指出，反家暴法在实践中对

家庭暴力定义和类型的理解范围过窄。性暴力和经济控制被排除在家庭暴力的认定范畴之外；对同居暴力和共同生活作狭隘理解，离婚不离家暴力、同性伴侣之间的暴力、追求暴力、恋爱同居结束后的暴力或离异后的暴力均被排除在外。

对于婚外亲密关系暴力的被害人，由于立法的滞后性和漏洞，加上司法和执法的理念和实操技能跟不上，现实层面的法律维权举步维艰。在吕孝权看来，针对这部分群体的求助渠道不是没有，反家暴法里边所规定的所有求助机关，妇联、派出所、法院、法律援助机构、媒体、加害人所在单位，应该都可以适用。但是相对于配偶暴力来说，它需要证明他们之间是一种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同居暴力。再加上现行的立法、司法、执法对这个问题没有作出明确的解释，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大量存在。

而伊婷遭遇的这种没有同居关系的恋爱暴力，尚未纳入到反家暴法的保护范围。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受害者只能在孤岛一隅忍辱负重。源众性别发展中心创办人李莹律师表示，“只要是家庭暴力都要说不，我们自己的态度非常重要。”她接触的很多案子都是在恋爱阶段就有暴力，进入婚姻后只会愈发严重。

在她眼里，很多家暴受害人之所以后面会变成一个长期性、无法摆脱的噩梦，是因为她对第一次没有能够说不。这个“不”一是态度，二是行动。态度一定要坚决明确，就要分手。同时也可以采取相应的求助，包括报警，向妇联、向反家暴社会组织求助，搜集证据、固定证据、及时就医，出具诊断报告，如果伤得比较重则要求伤情鉴定。可能对有同居关系的非婚亲密关系，可以适用反家暴法，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通过公安出具告诫书。虽然现在案例少，但是有法律明文规定，所以这一系列对反家暴行为的特殊性处置，是同样可以做的。

对于非婚又没有同居关系的暴力，李莹介绍，这一块现在的法律规定尚不明确，但也并不意味着就不能够有作为。即使不能适用反家暴法，还可以适用其他的相关法律如《侵权责任法》、《治安管理处罚法》，遭受到侵害、伤害可以报警，一样可以提起民事诉讼。如果打重打伤了，轻伤以上是可以追究刑事责任的。

“对这个关系来讲可能有一个巨大的迷思就是爱的名义。那种爱只是借口而已。自己千万要对这个事有判断，哪怕他有情感也是自私的、控制的。真正的爱绝对不是伤害，是平等和尊重。”李莹说。

尾声

这个事过去了半年，太阳照常升起。有次我跟做艺术策展的一个朋友聊天，朋友提起有个香港高校学建筑的女博士，最近跟他抱怨导师在骚扰她。追问了几句我觉得有点蹊跷，直到看到那个女博士提及这个导师的微信截屏，一看就是我前男友。他那段时间既在忙着要来学校找我重归于好，同时还在骚扰那个女博士。

前任的影响一直跟随着我，体现在后期的不自信、讨好型人格、总把别人置于高于自己人格的位置。

今年6月底，国内又有机构把他请来搞收费制高端学术工作坊，微信公号里把他包装成了一个大神。最近他还很活跃地在成都、上海搞讲座。

至今我没有听说他在学术界受到惩戒。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 伊婷为化名。实习记者向思琦、李艾霖、凌晨、杜莉华、潘晓瑾此文亦有贡献。感谢刘霞、郭月瞳、王罄、陈仲伟的热心帮助。参考资料:《扬法治之剑, 惩家暴罪戾》《呐喊: 中国女性反家庭暴力报告》《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亲密关系中的暴力调查报告》)

求助热线

源众受暴妇女儿童法律帮助热线: 010-89941101

北京千千律师事务所热线: 010-84833270/84833276

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公益热线: 010-64033383/64073800/68333388

2018.7.31 当事人经查证为哈佛博士王光亮

《请哈佛博士王光亮停止针对女性的暴力和性侵并离开学术圈》

作者: 伊婷同行者

来源: 林三土新浪博客

原文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8cd22cb0102xuvl.html

“伊婷那天恰好在生理期。H 博士觉得她是不情愿、扯谎搪塞。他猛地推开洗手间的门, 在她跟前蹲下来, 开始检查她的身体。但这并未阻挠他的意志。”

“长达近一年的亲密关系中, 种种粗暴的强迫性性行为明目张胆。”

“在日后的相处当中, 他会很自豪地提起自己众多的性伴侣, 我只是他发生一百多个性关系中的一个, 而且认为在男权社会下他这种行为是完全值得倡导的。”

“发现他劈腿的那晚又是一场粗暴机械的性。我全程在哭, 整个状态不对, 也没有注意清洁问题。第二天坐飞机回学校, 刚落地我就直奔医院, 我当时已经走不动路了。我被放到一级监护, 发烧接近 40 度, 进入半休克状态。医生诊断有严重的细菌感染, 与不洁性行为相关, 白细胞超过正常值一千倍以上。那个医生甚至怀疑我是不是被强奸了。”

这篇发自《南方人物周刊》的报道《恋爱暴力中的性与爱》引起了众多人类学、建筑学专业师生和学者的广泛关注。

经过我们多方查证, H 博士是 Non Arkaraprasertkul (中文名: 王光亮), 泰籍华裔, 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博士, 哈佛燕京学者、富布赖特学者, 持有麻省理工学院、牛津大学的硕士学位。

以“爱”的名义施加 性虐待，精神虐待，肢体暴力

王光亮即将于 2018 年 8 月 1 日入职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担任为期一年的助理教授，该研究所已对此人行径予以重视。同时据重庆大学校内官方文件证实，他于今年 7 月上旬在依托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申报千人计划。重庆大学、同济大学的学院内部均已对此人密切关注。

报道中的伊婷在近一年的关系中一直陷在王光亮构建的暴力怪圈里，被他以“爱”的名义控制，屡次施加性虐待（涉及亲密关系内强奸），以“煤气灯操纵”（Gaslighting）颠倒是非等方式进行精神虐待，涉及经常性侮辱谩骂、诋毁嘲笑、人格贬损、威胁恐吓、限制社交、以自杀威胁等方式胁迫，并最终上升为肢体暴力和分手暴力。

2017 年 7 月，在一个国际东亚学会（10th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f Asia Scholars）召开前夜，王光亮在伊婷病重发高烧且坚决拒绝的情况下，试图进行强迫性的性行为，未遂后恼羞成怒，开始朝她砸空调遥控器、桌子上的杂物，抓狂、尖叫。

随后命令其滚出房间。事后，所幸一位知情的老教授帮助了伊婷，帮她订机票回国，点醒了她这段关系的暴力实质，并联系了大会官方，直指王光亮在学术组内不端正的暴力行为产生了人身伤害，建议取消他本次所有发言，此建议被大会官方采纳。

大会该项目组的与会学者给我们发来邮件证实了伊婷的遭遇，并表示当时有几位同学直接与教授们坦言：如果王光亮出现在 panel 上，他们就罢讲。最后王光亮没有出现发言。

来自海内外六所高校的女学生和女教授 揭露王光亮性骚扰和性侵犯

目前已有 10 名知情人士、直接或者间接目击者站出来证实了文中伊婷所遭受的肢体暴力、精神控制和性暴力的细节。

“和文中伊婷是多年好友 王光亮的恶劣行径我并不是听说而是亲眼见证过

17 年年初 王光亮联系伊婷 伊婷害怕再次受到他的控制 把我叫到她寝室陪伴她 王光亮拿虚构号码疯狂拨打电话 我冒充伊婷的听不懂英语的姐姐告诉王光亮伊婷生病了无法接听电话 王光亮气急败坏 开始用英语辱骂我“Fake bitch” “Asian bitch”等肮脏的字眼 在我的有生之年里从来没想到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嘴里可以吐出如此刺耳并且带有明显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字眼 可想此人内心多么恶毒

17 年 2 月 25 号 伊婷因为王光亮的性不洁行为患上肾盂肾炎 一个人住进医院 高烧不退 我去医院看望伊婷 整个人状态萎靡痛苦

在伊婷和王光亮交往期间 伊婷曾经无数次对我止不住的哭泣 认为自己是一个失败的人 是一个无是处的人 而所有的观点都是王光亮灌输给她的 只要一个电话伊婷碰巧没接 就能从 love you 变成各种羞辱智商才能性别的词汇

此人可怕至极 希望不要再危害到其他伊婷们”

王光亮对女性的恶劣行径不仅表现在私领域的暴力,更包含利用权力关系不平等实施的职场性骚扰行为。

来自澳大利亚、香港、中国内地等地的六所高校的女学生和女教授与我们取得联系,揭露王光亮对她们不同程度的性骚扰和性侵犯,其中包括他教过的学生、共事过的女同事和女学者。

国外一所大学一名王光亮教过的女学生向我们致信,提及她在王光亮的办公室内被其捏脸蛋、强吻。该女生事后无法面对王光亮继续实施骚扰,学业受挫、挂科,并确诊为中度抑郁症,曾考虑过休学。

“Non 是我研究生第一学期一门课的负责老师和另两门的协助讲师。我们在上课和课余都有过接触,主要谈论内容都是学术探讨,并仅限于在校时间。第二学期时 Non 已不是我的任课老师,某次他在教室偶然遇到我并向我索要了微信,说是等他下课后来找我帮助我解决课业难题。之后 Non 来找我,简短解决完学术问题之后,他提出去学校旁边的酒吧喝杯酒聊聊天,并提议我把笔记本电脑放在他办公室。出于对导师的信任,我没有怀疑什么便同意了。我们在酒吧的聊天内容开始都是学术相关的内容,后来 Non 说希望我们不是师生而是朋友,于是聊起了一些私人话题。期间他主动提起了自己的个人生活,告诉我他有一个在重庆的前女友,因为刚分手不久所以他非常痛苦。之后我们就返回学校去他办公室拿走我的电脑。这时 Non 出言挽留我希望我再和他聊一会,我出于同情心留了下来。交谈了几句后他开始说很喜欢我希望我可以考虑跟他发展,我表示拒绝。之后他便强吻了我。我逃脱之后的第二天和第三天 Non 还给我打过三通语音电话以及发过信息询问我是否对他很生气,我难以接受就拉黑了他。

这件事对我的心理状态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我的课业也因此受挫。崩溃了两个多月后我最终向心理中心寻求帮助。心理咨询师建议我举报 Non,但我出于对其仍然在职的恐惧心理没有讲出他的名字。回国后我被确诊中度抑郁,曾一度想放弃学业。但家人的支持和陪伴让我又鼓起勇气重新回到学校。

前两天看到《南方》的报道后,我猜测文中报道的这个人就是 Non 而伊婷就是他口中所谓抛弃他的前女友。想到受害者可能不止我一个,我终于下决心站出来,希望可以提醒其他的女同学。”

一名曾与王光亮在内地某高校共事过的女教师告诉我们:

“我是王光亮在某所高校的前同事,因研究方向相近,学术背景比王光亮略低,曾经进行几次学术讨论,也曾得到其学术上的一些指点和反馈。王光亮曾以“帮助我在高规格期刊上发表论文”“介绍我进入哈佛大学学术圈”等条件提出交往,遭拒绝之后公开宣布停止指导,之后也通过短信等形式要求我不得提起此事,对本人造成较大困扰”

一位目击者证实王光亮对一个上海某大学女研究生的语言性骚扰:



一位回国参加复旦大学短期人类学课程的女士告诉我们：



一位内地某 workshop 的女性工作人员证实曾被王言语骚扰：

“文章中提到的 h 教授中文名王光亮, 泰国人, 从去年一月开始到今年五月, 我一直受到他的言语性骚扰。去年十月因为文中提到的工作坊产生接触, 我负责接待他, 当时他还带了他的女朋友(但不是文中这位), 最初一切都挺正常的, 除了他经常微信私信我夸我可爱, 并且暗示我工作坊结束后没有去酒吧是因为我没有去, 我把这理解成了热情, 毕竟他当时带着他女朋友来的。工作结束, 他离开中国, 几乎每天会给我发微信, 最初没有奇怪的内容, 都是他拍的弥勒佛, 因为工作时他说我和弥勒佛一样总是在笑, 我偶尔回复。后来他开始经常发来很多他写的东西, 他自拍的视频, 我几乎不回复。我感觉真的不对劲是今年年初, 他发微信让我去波兰玩, 我客套回复考虑考虑, 他马上发来房间照片, 说去了可以和他住, 我没有回复, 我对这方面很敏感, 当时想把他删了, 但是无奈我知道今年还会邀请他来做工作坊, 我还会见到他, 所以作罢。之后他还是高频率给我发来各种消息, 并且言语轻佻, 我从不回复, 并且告诉男友这件事, 给闺蜜看聊天记录, 直到四月左右, 可能我一直没有回应, 他终于停歇了。今年四月我终于辞职了, 五月的时候他发来消息说要来中国, 问我愿不愿意见他, 他可以特意飞来。(实际上是为了工作), 我回复他已经辞职, 会有其他人接待他, 他仍然表示想见我(他也一直知道我有男友), 还发来一张图片, 上面是一段英文, 大意是真正美好的恋爱关系应该是同时拥有几个性伴侣。看到这段话后我很生气, 告诉了闺蜜这个人多么恶心, 并且因为没有工作的忧虑了, 所以将他删掉了。

看到这篇文章以及一些消息, 才知道原来他同时以不同程度和形式骚扰了很多人。而我

因为一直很敏感,所以从一开始就避免了进一步骚扰。但是又受制于工作关系不敢从一开始就…”

香港某高校的老师也曾受到过王光亮的性骚扰

“本人在美读博时在一学术会议上认识 Non Arkaraprasertkul(即王光亮,《南方人物周刊》里的 H 博士),当时他还是博士生。我赴港工作之后,因为研究课题的地点有重合,和王有些学术工作上的交流往来;但我在社交网络上不活跃,且已婚已育,少有跟他工作之外的互动。

2016 年在美国一会议时王曾深夜短信邀我去喝酒,还短信抱怨一个共同认识的女生,我没有回应,但也没做多想,当他喝醉了。2017 年秋季王就职悉尼大学后要求来香港中文大学进行一周左右的学术访问。期间我工作繁忙,也没有和他单独吃饭。有一天他深夜发短信邀请我去他宾馆喝酒,我觉得很不合适,简短拒绝,此后无话。隔日深夜他短信质问我为何对他如此冷漠(原话为英文),我没做回应。在结束最后的一个工作坊之后,我和王还有其他几位教授一起聚餐。作为东道主之一,我忙于点菜、介绍菜品。当我好心提醒身边几位有一道菜很辣、呛到我之后,王博士突然说那得把舌头伸进我嘴里才能尝出辣不辣(原话为英文)。我有些不知如何反应,只好反问一句 WHAT? 坐在我们中间的一位学者试图转化话题。当时我不好意思破坏气氛,就不了了之。但饭后我立即和几位女性好友在手机上吐槽,对他这种具有性暗示的言语、哪怕是玩笑都感到恶心,也难以想象一个访问学者会在东道主的场地、有年长教授出席的聚餐中对女同事这样出言不逊。不过鉴于我只是受一时言语干扰,仅对个别同事抱怨过,并没有追究。

近日看到《南方人物周刊》的报道、和王之前的女性朋友对话之后,我意识到自己受到的言语骚扰可能只是冰山上微不足道的一小角,对王平日有些言行的疑惑有了更清楚的认识。我对这种有意识的职场内外的性骚扰表示担忧恐惧,故借此陈述提醒学术界朋友。”

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王光亮此前被悉尼大学革职。上海纽约大学曾有女教师向校方联合举报他对女性师生的性骚扰行为。

王光亮仍旧在各地活跃

有规律、有目的、有意识地发展性侵犯对象

王光亮 2018 年仍旧活跃于上海、香港、成都、台湾等地,讲学和开设商业工作坊、被聘为青创大赛评委等,如复旦文化遗产保护系列讲座、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的国际博士生院、2018 年皇家亚洲学会(RAS shanghai)沙龙等。

几乎每到一个地方,王光亮都会在 Instagram 或 Facebook 上关注当地、他参与活动的高校的女大学生,并挑逗性地留言、私信骚扰。

截至本稿发出,我们已经发现王光亮正在 Instagram 上关注共计超过 4600 余人,其中大部分来自悉尼大学、上海纽约大学、复旦、同济、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台湾大学、日本(不乏高中女生)、泰国、新加坡各高校、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荷兰乌特勒支大学、波

兰雅盖隆大学等。

几乎他每到访一个新的城市、大学进行讲学、教书、参与学术会议或商业 workshop，就会有针对性地根据 #hashtag 和校友账号批量关注女学生、学者的 Instagram 和 Facebook 并主动私信，若是中国内地生则用微信加好友。

尽管个人的交友与约会行为我们无权指责，但依据来自伊婷的证据、我们陆续获知的遭受过王光亮性骚扰亲历者的控诉，以及来自不同朋友对王光亮圈内声名和私德的消极评价，使我们确认：

王光亮屡屡利用其学术地位的便利和优势，把女学生、同事、下属等发展为他潜在的性骚扰乃至性暴力对象，该行为有规律、有目的、有意识。



此外，在致信我们的匿名举报者中有人表示，王光亮曾使用“asian bitch”、“fake bitch”等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的语言攻击女性。他甚至鼓吹说“上帝在造人的时候，女性的生理结构被弄得发育不良、又丑又肮脏，极其容易藏污纳垢，所以人生才这么不高产”。

王光亮在电话里使用英文和中文多次吼出“You should go kill yourself”（“你去死吧”）等言论，威胁伊婷的大学室友。据伊婷透露，王光亮频繁使用“retarded”、“stupid”来侮辱伊婷智商、并使用“white pig”、“faggot”形容其在悉尼大学的同事。

我们认为在学术界，特别是社会科学领域，学者的学术作品不应该与他们的个人行为道德割裂开来讨论。我们应该有一个更加整体化的对学者的衡量标准。

王光亮在其研究和演讲中谈论 empathy，谈论 gentrification，同情弱者。但是他的日常言行却充满种族和性别歧视，乃至对于个体基本尊严的践踏，这是一种割裂和背叛。

社会科学领域学者的工作是透过自己的眼睛和逻辑，观察、分析、叙述这个社会。我们是否希望伦理道德有严重瑕疵的学者，作为我们社会的眼睛？他们观察到的社会会是怎么样的？生产出来的作品和理论又会是怎么样的？

在中国内地，对于非婚亲密关系暴力的被害人，由于立法的滞后性和漏洞，加上司法和执法的理念和实操技能跟不上，现实层面的法律维权举步维艰。同时高校尚未建立完善的反性骚扰机制。因此，我们需要通过更多的途径，阻止王光亮继续在内地、港台和全世界侵害女性（如：抵制入境、不提供学术赞助、不提供交流机会、列入学者黑名单等）。

停止王光亮的性骚扰、性侵犯

需要你的帮助

王光亮性骚扰乃至性暴力受害者人数之多、范围之广无法估量。更多受害者就在你身边——

如果你恰好身边的同学、同事、朋友，在这些场合出现过，在这些学校读书、学习、工作、参会，尤其是建筑学、城市规划、人类学、哲学、历史学、社会学、东亚学等专业，私下也受到 Non Akaraprasertkul (中文名：王光亮) 不同程度 / 形式的骚扰和暴力（语言、线上骚扰、肢体、性等）。

包括但不限于：

上海纽约大学 (NYU-SH)；复旦大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相关部门及研究中心；悉尼大学建筑学系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School of Architecture, Design and Planning)；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的建筑系、人类学系；莱斯利大学；IDEO 上海；RAS 皇家亚洲学会 (Royal Asiatic Society China in Shanghai)；波兰克拉科夫的雅盖隆大学 (Jagiellonian University)；台湾大学；成都麓客“Design Thinking”设计思维工作坊；哈佛大学燕京学者项目；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及人类学专业；牛津大学当代中国研究等。

可发邮件至 standwithyiting@yahoo.com，请把你当时的委屈、惊恐或惶惑，分享给其他更多《恋爱暴力中的性与爱》中的“伊婷”们。每一例揭露，都是在为更多伊婷站出来发声而打气。也请你放心，匿名与否自愿，我们会最大程度地尊重你的个人隐私。

#StandwithYiting

让施暴者不再歌舞升平、有恃无恐，让权力不再笼罩社会性别和性、不再层层庇护，让学术权威不再被视为强权的砝码，让每一个女性，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谢谢你，伊婷。我们与你同在。

伊婷同行者

附：

王光亮在中国担任评委或导师的部分项目详情

[第二届全球青少年创新创业大赛 Global Youth I&E Competition](https://www.vaedu.net/Jihua/new_list/id/433.html)https://www.vaedu.net/Jihua/new_list/id/433.html

第三届全球青少年创新创业大赛 Global Youth I&E :

https://www.vaedu.net/Jihua/new_list/id/433.html;

[复旦文化遗产保护系列讲座：《当历史遭遇不确定的未来》——上海城市士绅化与历史保护的人类学思](#)

[2017 年成都麓客设计思维工作坊](#)

[2018 年成都麓客设计思维工作坊](#)

2018 年 7 月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的“未来城市与建筑”国际博士生院工作学习营：

http://www.sohu.com/a/242541992_688519;

2018 年皇家亚洲学会 (RAS shanghai) 沙龙:

<http://www.royalasiaticsociety.org.cn/events/event/how-gentrification-shapes-historic-preservation-in-urban-shanghai/>

2018.12.4 举报王光亮性侵事件进展：台大注销聘书，哈佛人类学博导撤回推荐信

作者：伊婷同行者

原文链接：

<https://matters.news/@jiabinye/%E4%B8%BE%E6%8A%A5%E7%8E%8B%E5%85%89%E4%BA%AE%E6%80%A7%E4%BE%B5%E4%BA%8B%E4%BB%B6%E8%BF%9B%E5%B1%95-%E5%8F%B0%E5%A4%A7%E6%B3%A8%E9%94%80%E8%81%98%E4%B9%A6-%E5%93%88%E4%BD%9B%E4%BA%BA%E7%B1%BB%E5%AD%A6%E5%8D%9A%E5%AF%BC%E6%92%A4%E5%9B%9E%E6%8E%A8%E8%8D%90%E4%BF%A1-zdpuAnzWThPT2uadPsBVh5q8LA3w7Pyp8AbmUVik2SwEVfPaD>

2018 年 12 月 3 日

7 月 31 日，举报王光亮的文章在公众号“单身者舞会”发出，我们收到了更多的受害者发给我们的邮件，以及有来自不同学校的知情人士联系我们，向我们证实王光亮在读博、教书期间，一直有不端行为。目前台湾大学城乡所已经决定解除对王光亮的聘任、上报给校方处理，王在哈佛的导师已经撤回推荐信，并将有关信息报告给哈佛 Title IX office。

感谢所有关注、转发、推动此事的人。现在整理王光亮事件的时间线，作为互联网存档，以供查阅。

1. 举报经过

7 月 31 日中午，学术关注小组伊婷同行者在公众号“单身者舞会”发布文章，《请哈佛博士王光亮停止针对女性的暴力和性侵并离开学术圈》，举报泰籍华裔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 Non Arkaraprasertkul（中文名：王光亮），对多名女性施加性虐待、精神虐待、肢体暴力。

揭露王光亮屡屡利用其学术地位的便利和优势，把女学生、同事、下属等发展为他潜在的性骚扰乃至性暴力对象，该行为有规律、有目的、有意识。

伊婷同行者匿名公布了伊婷案例的 10 名知情人士、直接或者间接目击者的证词，同时收到了来自 5 所不同高校的新证词，并将部分证词提交给了当时已经聘任王光亮，即将接受其入职的台湾大学城乡所。

2. 台湾媒体报道事件，台湾大学注销王光亮聘书，重庆大学停止聘任

7 月 31 日傍晚，台湾《苹果日报》以《玉山青年学者竟涉性侵 台大震惊将停聘》为题报道此事。台湾大学城乡所举行临时教评会，决定暂缓聘任王光亮。根据程序，城乡所将签发发给校方要求解聘，同时表示如果要解聘王光亮，需要依照三级三审程序进行。同一天，台

湾大学研发长李芳仁向媒体表示暂时不发聘书给王光亮，后续厘清没有问题才会聘任。

晚间，台大城乡所 14 位硕士生发起连署，题为“反对性暴力嫌疑人入职台大！抵制性暴力蔓延学术界！”，表达“坚决反对王光亮性暴力嫌疑被澄清前入职台大城乡所”等 3 个诉求。

7 月 31 日晚上 11 点，伊婷同行者收到王光亮的邮件，他否认自己做过被指控的事情，并称自己将会诉诸法律寻求公正。台大城乡所发起联名的同学也收到了同样的邮件。截至 12 月 03 日，伊婷同行者和台大同学均未收到任何王光亮的起诉消息。

8 月 1 日，台湾大学签准城乡所建请暂缓聘任王光亮的签文，并发送正式书函注销先前所发的聘书。

同时，一名重庆大学的老师联系伊婷同行者，告知重庆大学也已内部决议不会聘任王光亮。此前 7 月，王光亮曾依托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申报千人计划。

伊婷同行者还得知，今年 4 月前后，曾任职于国内高校的一位老师听闻王光亮正在台湾的国立清华大学求职后，发邮件实名举报，最后国立清华大学没有提供教职。该校也曾向上海纽约大学官方去信询问。

3. Sixth Tone、《南华早报》跟进报道，披露更多细节：2016 年，已有老师向上海纽约大学举报王光亮，但未获校方重视

8 月 14 日，Sixth Tone (澎湃新闻英文产品“第六声”)发表报道 More School Scandals Reveal Flaws in Anti-Harassment Policy，其中提到王光亮的事件。

An anonymous scholar who worked with Arkaraprasertkul at New York University Shanghai — a cooperation between NYU and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 told Sixth Tone that she and several other female instructors reported Arkaraprasertkul to the school in February 2016 after hearing stories from a freshman of his inappropriate behavior toward students.

(一位曾在上海纽约大学(纽约大学与华东师范大学的合办院校，NYUSH)与王光亮共事的匿名学者告诉 Sixth Tone，她和其他几位女教员在听一名大一学生讲述了王光亮对学生的不当行为后，曾在 2016 年 2 月向校方举报了王光亮。)

但是，这位学者的联合举报并没有得到上海纽约大学的重视，在 3 月份的校园招生活活动中，王光亮的名字仍然在学校的宣传名单上，学校邀请潜在的未来学生参加了他的示范课程。

她还提到学生事务部 (Office of Student Life) 向她要了学生名单，和那些学生进行了谈话，但没有后续进展。

上海纽约大学传播部媒体与新闻事务高级主管蒲振东向第六声表明，校方不讨论针对其社区成员的具体案例或指控，但他证实，王光亮在 2016 年夏天的 2 年聘期期满后自动离任。

同时，校方于今年 8 月 8 日发送给内部师生的一封相关公开信也进一步表明，在整个调查

程序结束之前，或举报人选择不发起正式举报程序，校方不得透露针对上纽大成员的举报事件的具体内容。

经过调查，第六声仍然无法知悉，上海纽约大学是否对内部举报者回应了调查结果，甚至无法知悉，校方是否启动过针对王光亮性骚扰的调查。

伊婷同行者获悉，王在上海纽约大学任职期间，曾有数位老师在得知多名女性师生受其骚扰后，前后向校方举报，但并未获知相关的调查结果。

舆论发酵后，校方高层起初在和学生私下邮件时表态，校方领导和相关部门没有收到过关于王不正当言行的正式举报。

按 NYU 规定，整个 NYU 全球教育系统只有一个防治校园性骚扰的举报流程，是纽约的 Title IX 办公室（注）来调查，这是为了客观和统一标准。如果学生事务部收到举报，要求是把信息转给 Title IX，学生事务部不能直接调查。

在今年 9 月 12 至 14 日，纽约大学处理基于性别歧视的不端行为举报的 Title IX 负责人 Mary Signor 到访上纽大，在采访中谈及海外校区与本部之间的投诉/调查沟通机制。

她强调必须区分普通咨询和正式投诉，经常有人感到困惑，以为“把事情报告给了学校”，但那些本地资源机构（例如心理或医疗部门）首先遵循与当事人的保密协议，美国 Title IX 办公室既不知情也无法处理相关案子。

但学校政策要求确保当事人知道他们有向 Title IX 办公室投诉和请求开展调查的权利，非保密机构或知情人士也有义务向 Title IX 办公室报告事件。

公共事务部门强调，此评论并不针对王光亮事件。

8 月 27 日，《南华早报》发表报道 University lecturer's career on hold while China #MeToo claims are investigated (《中国#Metoo 声明经调查后，大学讲师的职业生涯中止》)，也提到了王光亮的案例。

According to Linda, Arkaraprasertkul continued to harass her, calling and sending her messages, over the following days until she blocked him.

After failing exams and suffering depression for more than two months, she turned to the school's counselling service for help, but did not reveal his name at that time, she said.

（根据 Linda 的说法，Arkaraprasertkul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继续骚扰她，连续给她打电话、发送信息，直到她屏蔽了他。

她说，在考试挂科和患抑郁症超过两个月之后，她曾在学校的心理咨询部门寻求帮助，但当时没有透露王光亮的名字。）

4. 台大城乡所“通报决议王光亮不任城乡所教师”，王光亮哈佛导师撤回推荐信，两名哈佛学生对王光亮实名举报

9月16日，伊婷同行者中的一员表示，几周前与王光亮在哈佛的导师 Michael Herzfeld 就此事深聊过。Michael 在得知这件事情的第一时间做了调查，了解到有哈佛上王光亮的语言课的学生也经历了类似遭遇，他把信息汇总了之后举报给了哈佛处理性骚扰事件的 Title IX office，另外他也把这件事情告知了其他以前指导王光亮的老师，和哈佛燕京学社等相关的组织。

同时，Michael Herzfeld 表示自己在此事之前就与王光亮断绝了联系。因为很多原因，比如说他有精神疾病，Michael 多次让他就医，王骗说已经就医但是并没有等等。Michael 自身也觉得非常受欺骗和背叛。

Michael 已经给所有他以前写过推荐信的学校发跟进信件，说明他要收回对王光亮的推荐，其他老师也有同样的动作。

同时，一位在哈佛遭遇过王光亮施暴的受害者也与伊婷同行者联系，称她已与 Michael Herzfeld 见过面，Michael 告诉她已经有两名学生对王光亮进行实名举证，Title IX office 的行政人员已对此备案。

9月18日，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的学生告诉伊婷同行者，研究所已经根据收到的8份证词，通报决议王光亮不任城乡所教师，并将意见提交给台湾大学校方处理。

以下是城乡所所长王志弘的通报摘录：

“各位好，有关新聘教师王光亮的事件，在这里做最新、也可能是最后一次的报告。9/5，本所针对本案召开第三次教评会，根据收到的八份证词，决议王光亮老师确实有不端言行，不任本所之教师。不过，由于本所针对此案并无调查权，调查权在校方，因此，我们针对本案处理过程，提出一份说明，汇整相关资料给校方存参。

9/5当天，教评会决议之签文，连同该处理过程之说明，已发给校方。接下来，大概就是要看王光亮老师有何后续行动，校方才会有所回应。如大家所知，校方早在8/1已核准本所建请暂缓聘任的公文，也已注销王光亮老师的聘书。”

如今台大校方在谨慎的法律见解下，是否已经启动独立调查程序，对此事件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后续的调查周期将持续多久，均有待校方进一步厘清。

(编者注：Title IX，美国与校园性侵相关的法律法规中最权威的包括1972年出台的《教育修正案》第九章(Title IX of the Education Amendments of 1972)以及1964年出台的《民权法》第七章(Title VII of the Civil Rights Act of 1964)。两部法律共同禁止教育活动中的性别歧视行为，其中包括性骚扰与性侵害。)

附：

1. 玉山青年学者竟涉性侵 台大震惊将停聘,
<https://tw.appledaily.com/new/realtime/20180731/1402090/>
2. More School Scandals Reveal Flaws in Anti-Harassment Policy,
<https://www.sixthtone.com/news/1002727/more-school-scandals-reveal-flaws-in-anti-harassment-polic>
3. University lecturer's career on hold while China #MeToo claims are investigated,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society/article/2161407/university-lecturers-career-hold-while-china-metoo-claims-are>

(十八) 中传谢伦灿事件 (201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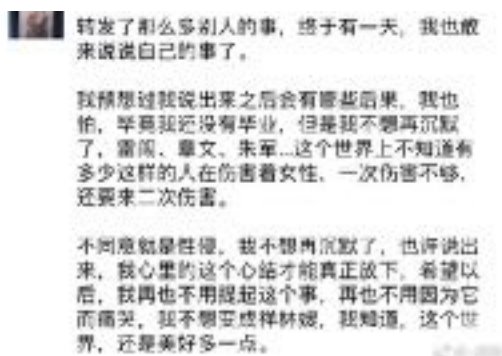
事件梳理

2018.7.26 匿名女生在朋友圈举报谢伦灿性侵

来源：微博@ -湛微-

原文链接：

https://weibo.com/3213804465/Grlwo0qdH?refer_flag=1001030103_&type=comment#_rnd1559827706560



我一度以为这件事我会烂在肚子里，自己扛过来也就完了，可是近来性侵事件的频频曝光、一个个鲜活生命的凋零和消逝、女性平权运动的再度兴起，让我意识到，面对性侵，我不能沉默了。接下来我将细细讲述我能回忆起的我经历的那件事情的所有细节。

我，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大三学生，在 2016 年 11 月的某一天遭遇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谢伦灿性侵。（事情过去了太久，我实在记不清是哪一天发生的了，或许是 11 月，也或许是 12 月，且事发突然，对我影响巨大，我内心太痛苦了，一直回避去回忆这件事）

事情始于 2016 年 10 月，当时我正读大二上，因为想多学一些知识，所以报了经管学部的文化产业管理双学位。

这是我在双学位开学典礼时发的朋友圈，当时心中有一腔热血，想着也许能找到自己喜欢的方向，能在学业和事业上都不辜负父母的期望，现在想想可真是讽刺，如果没有报双学位，我就不会遇到谢伦灿老师，也就不会发生之后的事，可世上的一切都没有如果。

文管双学位第一学期的课安排了谢伦灿老师的《文化项目策划》课程，不得不承认，谢伦灿老师的理论知识储备、项目实践经验、口才都是数一数二的，两天的课程结束后，包括我在内的大部分同学都觉得他的课十分有趣，且收获颇多。在课堂上，谢伦灿老师给我们留了他的联系方式，且给我们提供了三个他正在做的项目供我们实习实践。我只记得有深圳卫视的项目，同学们根据自己的兴趣进了不同项目的微信群。

11月12月时，已经快要放寒假了，传媒大学的寒假时间蛮长的，我就想着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去找个实习，但是因为才大二，身边的实习招聘信息不多，我就想到了我当时十分尊敬的谢伦灿老师，他说过可以给我们提供实习机会。我通过微信联系了他，说明了我对他课程的喜爱，以及我想去他的项目实习的心意，并发送了我的简历给他。谢伦灿老师很快就回复了我的微信，说想见面聊聊。我当时特别兴奋，觉得这是老师对我的肯定，也高兴于人生的第一份实习有了着落，甚至我还想以后考取谢伦灿老师所做的研究方向的研究(当时是真的觉得他所研究的方向很有趣)。我还高兴地跟妈妈说，我有了自己喜欢的方向，我想要朝它努力。

在和谢伦灿老师见面之后的一个周内，他都没有做出逾矩的行为。他带着我了解一两个文化产业园区，也参加了几个会议，让我做会议记录。我们聊天也仅限于在去会议的路途中，后来想想那些聊天的内容，我才意识到，他是在向我展示他的权力和社会地位，以此来威慑我。他说他家在政界警界都有亲戚和熟识了他在学校的行政职务，他的公司，他的资产等等，他还问了我的家庭人均收入、生源地、父母职业等情况，后来我仔细思索，他这是在掂量是否能实施他的恶行，而恰恰因为我的家庭很普通，对他形成不了威胁，才有了后来一系列的事情。除了威慑，他也用金钱和权势诱惑我，他说希望我做他即将上市的公司“前面的那个人”，他在幕后运营，因为他在学校还有很多行政事务，他还说可以让我至少奋斗五年。对于这些话，我都没有做正面回应，只表示目前只想好好做实习，一步一步踏实地走。

跟着他做了大概一个周的项目(其实也没有做什么实际的工作，都是他在给我展示他的成就)，那天下午，他说让我去他公司一趟，公司离我们学校不远，是一个文化产业园区，我记得叫“红莊”，他说待会儿去和深圳卫视的导演开会，讨论《卧趣》的事宜。结果我到了那里，拿着我的笔记本电脑，和他一起上了车，做好去开会的准备，他突然说他很累，不想去开会了，想去吃饭，接着就在大众点评，上搜附近的饭店，一点都没有询问我意见的意思。因为对师长天然的尊敬，我也不好太违逆他的意思，心想吃顿饭就吃顿饭吧，大不了明天再说工作的事情。他提议了去吃西餐，我觉得一男一女去吃西餐，氛围有点尴尬，就说我不太想吃西餐，他说那要不去吃日料，我看他实在想吃饭，日料环境也很随和开放，就同意了。在吃饭期间，他点了清酒喝，我推辞不过，也喝了一两杯。借着酒劲儿，他讲了他的家庭情况，说跟他妻子分居了，并且一直暗示我如果我和他在一起我会有很多好处，我觉得太尴尬了，所以一直都用笑敷衍过去了。吃完了饭，他开车送我回学校，那时已经是大约晚上八点多了，没想到的是，他把车开到了学校附近内蒙古饭店的停车场里，并且把停车场的门关上了(我依稀记得他有停车场的钥匙，停车场无人看守，是地上的，很小很封闭)，停了车之后，他把车门锁上了，他突然扑到我所坐的副驾驶位置，想亲我，我拼命用手挡开了。我当时慌极了，想到如果我死在这儿了都没人知道，我就想不管怎样得先逃出这个车和停车场，这里的空间太小太封闭了。我就说我想上厕所，非常急，想回宿舍，他似乎是因为喝了太多酒，也想要去方便，于是他开车出了停车场，没想到他又开到了他的一个工作室，这个工作室是他在外面租的一个蛮旧的套房，当时天太黑了，外面很冷，好像在下雪，没有多少人，我不知道他开到了哪里。他说先去他工作室上个厕所，然后送我回宿舍，我说不用了，他一直坚持，我怕如果我一直违逆他的意思，他会做出什么极端的事情，我就说那去了就赶紧让我回宿舍，他也同意了。结果进了工作室之后，他把门反锁了，又拿出一瓶红酒要喝，还坐在了门边的椅子上。我只能抱着我的包坐在了另一边的椅子上，他不停地让我喝酒，我起身去开门要走他就把我往里拉扯，还挡着门。中途我喝吐了一次，我去卫生间吐的时候，他趁机想把我关在卫生间里猥亵，我的外套被他拉扯开了，但由于我俩身高差不多，我挣脱了出去，当时我已经很醉了，身上没有一点儿力气，走路都是飘的，我勉强强走回了桌边，

硬撑着坐下，紧紧抱着我的包和手机，穿好外套。他也醉了，我想正是因为他醉了，才没有想到要拿走我的手机吧。我吓坏了，悄悄用微信给我一个男性朋友发定位和消息，让他快点来接我，但是那时候已经很晚了，他没有看见消息。我昏睡了过去，等我醒来的时候，发现谢伦灿老师在亲我的脸，并且拉开了我的外套，一只手伸进我的毛衣里捏我的胸，嘴里还说：“宝贝儿，你好有料呀”。并且手正往下摸，我一把拍开他的手和脸，哭着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他还不停地冲上来抱我，伸着脖子想亲我，嘴里念着：“宝贝儿你为什么耍哭呀？”我往门边跑去，他就去堵门。他还说：“你信不信我在传媒大学一天找一个女生都可以！”他还给我举例子说年龄大的男老师找女学生一样过得很幸福。凌晨五点多，我俩抗争了一晚上，可能他也累了吧，看我一副誓死不从的样子。他给我开了门，但也还是犹豫着，我执意冲出门要回去，他要送我回宿舍，说我也不知道这是哪里，并且一再保证他不会再做什么事情了。我说不用送到宿舍，送我到西街我就知道路了。和他分开之后，我的那位男性朋友也看到了微信并接到了我。

这件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谢伦灿老师在后面的几天里一直给我打电话发微信，我被他的强词夺理气到不行，也厌烦于他一再联系我，一气之下拉黑了他的手机号码、微信，删掉了通话记录和聊天记录，想着眼不见为净。这也是我现在十分后悔的地方，我没有留下证据，没有报警留下案底，当时被痛苦淹没了所有的情绪，也怕我报警只是以卵击石，毕竟我涉世未深，也不知道他家里是不是真的那么有权势。我只觉得，心里对老师这个群体的崇敬被冲毁了，因为我的父母都是老师，我就是进校园和老师的包围和保护下长大的，我的幼儿园老师，小学老师，初中老师，高中老师都对我像亲生孩子一样，我一时无法接受教师群体里出现这样的人渣。另一方面，我没想到我人生的第一次尝试走入社会的经历这样惨淡收场，我也不敢再想着考取这个方向的研究生，似乎我刚刚找到的奋斗方向都没有了，一瞬间我觉得人生真的很崩溃。我没有和太多的人倾诉，甚至一年之后才跟爸爸妈妈细细讲述。这一年半的时间，我整晚失眠，无缘无故就会痛哭、情绪崩溃，我开始暴饮暴食，不断生病，精神恍惚以致崴了两次脚，我退掉了所有的社团组织，不愿参加任何社交活动，上课也很难集中精力，厌学情绪十分强烈，我整整一年都没有回家，不知道在面对爸爸妈妈的时候如何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不管做什么事情，我都觉得提不起精神，觉得很疲惫。个中伤害和苦楚，只有自己扛过来。

今天说出来，我不是想讨个说法或是希望得到补偿，我只是希望女孩子们，尤其是涉世未深的大学生，一定要提高警惕，千万不要和除了家人以外的男性喝酒，老师也不可以，千万不要相信一个已经有劣行的人的保证。高校性侵犯的套路往往是这样：用学业和事业威胁你，用金钱和前途诱惑你，继而实施恶行。我也希望每个受到伤害的女孩子不要自责，不要抑郁，不要太过痛苦，不要放弃自己的生命，当我看到甘肃那个女孩跳楼自杀的新闻时，我哭了一整天，我在想，如果我能在她生前见她一面，陪她说说话，也许她就不会死，也许她就知道，我们要好好活着，这个世界的美好多于这个世界的黑暗。

我要感谢在那天接到我、陪伴我、安慰我的朋友，给了我一线希望，也要特别特别感谢后来遇到的男朋友，他陪着我去医院，陪伴我每一个情绪崩溃的时刻，毫无怨言。还有爸爸妈妈，对不起，让你们担心了。

我不知道我把这件事情说出来之后会有什么后果，有人劝我“你还没毕业，就算毕业了，也是一个圈子里的”，“你没有证据，曝光对你不利”，“你在准备考研，要以这个为重”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太痛苦了，我不愿沉默，我不应该为他人的恶行买单。我丝毫不认为这件

事情很羞耻，我现在才说出来，并不是因为难以启齿，是因为我怕影响到我身边的人，我怕他报复，我怕我的学业受到影响，也怕那些不相信我的话的人口出不逊。时至今日，我依然爱我的学校，我爱教师这个群体，但我绝不容忍这样一个品德败坏的人为这个群体抹黑。

2018年7月26日于北京

2018.7.26 中国传媒大学官方微博发出声明

来源：微博@中国传媒大学

原文链接：

https://weibo.com/5503968735/GrJzAyC4o?filter=hot&root_comment_id=4266101233882242&type=comment#_rnd1559827290670

【官方声明】学校已经注意到有社交媒体对校教师谢伦灿师德师风问题的举报信息，学校对此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成立了工作组，并启动调查程序，一经核实将坚决处理，绝不姑息！

(十九) 中传蔡翔事件 (2018. 7-2019. 6)

事件梳理

2018.7.27 微博用户指控蔡翔性侵

来源：微博@稍息_shaoxi，原博已 404

备份链接：

<https://matters.news/@jidongjie/%E4%B8%AD%E5%9B%BDme-too-20180728-%E8%94%A1%E7%BF%94-%E4%B8%AD%E5%9B%BD%E4%BC%A0%E5%AA%92%E5%A4%A7%E5%AD%A6%E5%89%AF%E6%A0%A1%E9%95%BF-zdpuAyiTT2XrVsvxFMrRGFVrMcytWesP5rFm7y1jqC8Fm52Fw>

【7 月 27 日，微博用户 @稍息_shaoxi 揭发时任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社长、博士生导师，中国传媒大学前副校长蔡翔对她性侵。】

下午在微博上看到@面面儿呐 师妹讲述自己被中传教授谢伦灿性侵，我哭了一晚上，因为，我在校期间跟她有过类似的经历。

我，中国传媒大学 2012 届毕业生，在大约 2008 年冬的某一天，被当时的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社长、博士生导师，现在的前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蔡翔性侵。

十年前，我 18 岁，认识蔡翔是我父亲带着我去的。因为我考上了一个不错的学校，父亲骄傲地逢人便说，一个熟人告诉他，他认识学校的教授，并给父亲引荐了蔡翔。

开学时，父亲送我上学，带我认识了蔡翔。父亲的本意是希望对方看在同乡的份上，以后对我在学校的事情或多或少能有些帮助，用他的话说，“多认识个人多条路”。却没有想到，路没有多，噩梦从此多了一个。

开学后，我没有主动联系过蔡翔，一是没有什么需要找他帮忙的事情，二是潜意识里觉得这种“大人物”（是的，我那会觉得他是个挺大的人物）应该很忙，我这种小透明没啥事不好去打扰对方。但他偶尔会给我发短信，让我去他办公室坐坐，我没有多想，甚至有点儿受宠若惊，大一课业也不忙，所以每次都去了。

办公室在学校最北边的出版社楼二楼，落地大玻璃窗前坐下，聊些有的没的，大部分时候是他问我一些日常，很普通的长辈关怀晚辈的姿态，谈些社会经验和鸡汤，我一般都很拘谨地坐着听，问我什么就答，大部分时候是在附和，以及拍些【我觉得此处应该拍】的马屁，就这样慢慢地我没有一开始那么拘谨了。

现在想来，这个套路跟侵犯@面面儿呐 师妹的谢伦灿教授一样，都是在“摸底”，通过谈话，确定这不是一个安全的性侵对象，掂量自己有几成把握，用什么方式拿下比较方便。

他甚至开始送我什么超市的购物卡之类的，物质性的东西，我一一拒绝了，觉得很莫名，无

功不受禄的道理我还是懂的,从小到大的教育让我没办法接受一个非亲非故的人给予的财物。

我后来回想,这种送礼也许正是试探,如果我接受了,如果我没有经住那点对他来说无足轻重,但对一个穷大学生来说却还有点分量的财物的诱惑,我在事发时就不可能拒绝地那么坚决,那么理直气壮,吃人嘴短拿人手软,在那样的情况下,如果有那么一丝丝的犹豫和顺从,后果都将不堪设想。

有一天——时间过去太久,加上痛苦记忆的刻意回避,我只记得是在冬天,那时候还没有微信,他发短信让我去办公室坐坐,我去了,像往常一样闲聊,他甚至跟我说他的儿子,跟我一般大,还在上高中,而他只有一个儿子,一直很遗憾没有个女儿,拿我就当他的女儿一样。这些话更让我觉得放心,毕竟谁会对自己当女儿的人怎么样?(当然很多年以后我知道了有一种关系叫干女儿和干爹)加上他是父亲带我认识的人,我下意识拿他当一个尊敬的长辈,我从小在学校长大,身边的叔叔阿姨全是老师,都是非常和善可亲的长辈,根本想象不到一个高等学府的博士生导师,会是那样一个禽兽。

聊着聊着,他露出疲态,跟我说工作很累,跟我说话感到很轻松,而他到周末一般会选择去放松一下,放松的方式之一就是去北京周边泡泡温泉,今天正好有时间,要不要一起去。语气并不是命令式的,而是一种带着疲惫的姿态邀请,表达很想带我一起去。

我忘了我是怎么反应的,面对一个我以为的大人物、长辈突然的邀请,我说出不出字,如果他很强硬地要去我去,我可能还会抗拒,但这样先以疲惫的姿态示弱,又反复劝说的态度,碍于面子和同情心(多么sb的我!),我张不开口。而且当时土包子、从没有泡过温泉的我以为,泡温泉是像日本小说伊豆的舞女里面那样大汤池,大家一起泡在里面,不知道有种泡温泉叫“私汤”,是只有两个人的!

我去了,去之前跟宿舍一个玩的好的室友发过短信,比我经验要多的她敏感地意识到可能不对劲,劝我不要去了,我回她说,他说过拿我当女儿,没事的。(多么sb的我!)

开车,越开离城市越远,08年,还没有微信定位和地图软件,很少出校门,本来就对北京不熟的我很快就失去了方向,不知道去的是哪里,只隐约知道是出校门往东走的,到了地方,他熟练地去前台拿卡,然后带我进了一栋独栋的小楼,我开始感觉到不对,但是陌生的环境,我甚至不知道这是哪里的状况让我不知所措。

他放下东西,走到我面前说,别害羞,我来帮你脱衣服吧,然后迅速地脱掉了我的上衣和内衣,整个过程我脑袋一片空白,毫无反应地任他脱光了我的衣服,他让我先去里屋的私汤等他,我像被施了咒一样听话地去了,随后他把自己脱光了,也走了进来,坐在池边,抱住了我,我的思维才逐渐开始回笼,开始拼命地想怎么办,怎么摆脱,这里是京郊,我连这地方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就算我跑出去,能打到车吗?打电话报警的话,警察多久才能来?跟前台求助有没有用?

我不敢激怒他,怕他用强,只能压抑着害怕假装顺从,泡了一会就说我不想泡了我要出去,他放开了我,让我去前面的床上睡会儿休息一下,我裹上浴袍,躺在床上想着我要怎样告诉他我不愿意,怎么拒绝才能让他放弃用强送我回学校,随后他也起来,躺到我对面,亲了亲我脸,然后指着他自己的脸让我亲他,我摇头说我不想亲,我想回学校,我不喜欢这样,我

就这样一直拒绝，他要求了几次后就没再强求，让我去前面餐厅点点吃的，他休息一会，吃完就送我回去，我松了一口气，穿上衣服出去点了几个他要求的菜，过了一会他过来找到我，气氛尴尬地吃了一顿饭，吃完，他送我回了学校。

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毕竟没有真的发生关系，那时候我也不知道这叫性侵，只以为没有发生实质关系，不算强奸，我没法告他。

但接下来几个月，我一想起这件事就犯恶心，反胃甚至空呕，我不明白，为什么这种事会发生在我身上，为什么一个看起来很值得尊重的人，能做出这样恶心的事，我走在路上，坐在操场边经常发呆，痛恨自己为什么当时竟然连反抗都没有任由他脱光了，我问自己，难道我潜意识里是愿意的吗？这种自责让我陷入了极大的痛苦，万幸，当时劝我别去的室友，和一个高中的同桌好友得知了事情以后一直安慰我劝我，帮我一起慢慢想开，我才没有出现什么严重的心理问题。

我没有告诉父母，因为不知道如何启齿，后来一次闲聊的时候得知，他曾经跟我父亲提起过看到我在学校跟男生举止亲昵，当时我只有一个异地男友，在学校里连一个走得近的男生朋友都没有，哪里来的举止亲昵！

这件事再一次刷新了我对他的恶心程度，自己做了这种人渣的事，怕我跟家里告状所以先给我泼脏水污蔑我？幸亏父亲相信我，并没当回事，以为他看错了，只当是笑话讲给我听，知道真相的我，气地无话可说。

大三的时候，他甚至还有脸给我发短信，说很久没见什么的，让秘书给我送点水果礼品之类，我气到想哭，他怎么有脸？怎么会脸皮这么厚？我痛苦了这么久，他却毫无羞愧之心甚至还想来试探我。

我恨他，无数次去临建上课从出版社路过时，都会想象自己去扎他的车胎，最好让他出车祸，我现在没有能力报复他，发誓等毕业了我有能力了，一定要报复，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但十年过去了，我并没有扎过他的车胎，也仍然没有能力去报复，时光逐渐淡去了当年的伤害，我也找到了爱我包容我的未婚夫，我以为我早就放下了，却在今天下午看到类似的学妹的经历时崩溃了，除了恨，我还感到了巨大的愧疚，我不知道我的沉默，让这样的人渣又继续道貌岸然地害了多少人，从他毫无愧疚的坦然来看，很可能之前和之后，都不止我一个，跟他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我还能没有顾虑地坚决拒绝，如果是被他拿捏了前途的学生，我不敢想象会是怎样。

所以我决定说出来，不确定有没有用，不确定十年前发生的现在可能一点证据都找不到了的事情能否让他受到惩罚，但我必须说出来，起码让学妹们知道，一定要当心这个人渣！不要让更多的人再受到伤害了！

大学的经历因为这些事情算不上愉快，但我仍然热爱我的母校，说出这些可能会让一些人觉得中传不好，但是我想，相比一个被掩盖了丑恶的高等学府，我们更想要一个干干净净的校园，希望母校清除了这些人渣后，越来越好。

愿反性侵能够早日立法，愿每个女生都能有安全感有尊严地活在世上。

2019.6.26 蔡翔涉嫌违纪违法，正接受纪律审查和检查调查

来源：人民网

原文链接：

<https://finance.ifeng.com/c/7npafnMmvV5>

人民网北京 6 月 26 日电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中国传媒大学原省委常委、副校长蔡翔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019.6.26 微博举报者回应蔡翔被查事件

来源：微博@稍息-shaoxi

原文链接：

https://weibo.com/5979259354/HAHKLfaw?from=page_1005055979259354_profile&wvr=6&mod=weibotime&type=comment#_rnd156300667604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容我先笑五百声

这个在我大学时候性侵我的畜牲终于被查了！用的措辞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罪名应该是轻不了了，我不确定跟我的举报有没有关系，如果有我就太开心了，没有也没关系，有生之年能看到他身败名裂蹲进去度过余生，我的遗憾就少了一个。

天道有轮回，苍天饶过谁？

借这个正能量时刻许个愿，愿世界上所有所有性侵性骚扰犯都罪有应得！

后来关注我的人可能不知道，我做这个号的原因就是因为去年 metoo 的时候曝光了这个畜牲性侵我的事，被新浪删的一条不剩，超过了追诉期也告不了，因为这件事我顺着帮我转发的女权博主才开始发女权内容的，这个号的前一世@稍息_shaoxi 发的第一条微博就是这件事。

可以说这件事是我女权的起始，是我心里十年来一根愈合不了的刺，终于看到他的下场了

坐等判决，求个无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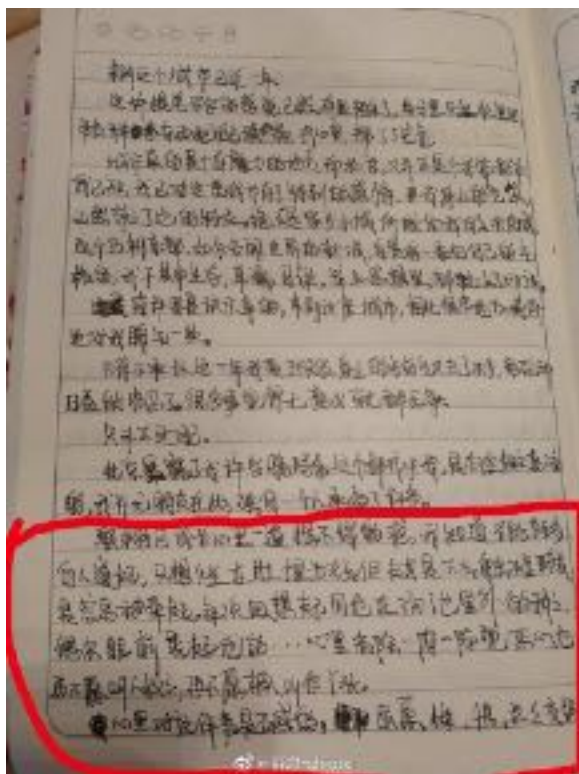
2019.6.26 微博举报者发布被性侵当年日记

来源：微博@稍息-shaoxi

原文链接:

https://weibo.com/5979259354/HAIteEQPL?from=page_1005055979259354_profile&wvr=6&mod=weibotime&type=comment#_rnd1563006449993

过年回家找到了大学时候的日记,一直没敢翻开看,今天终于有勇气打开找到了当时写的的东西[泪]



(二十)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国昌事件 (2018.7-2019.1)

事件梳理

2018.7.28 陈国昌被其校多位学生指认有性骚扰行为

《如果你也被广外的陈国昌老师骚扰过…》

来源：微信公众号“时代的角落”，原文已 404

备份链接：

<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121155130/>

继公益圈、媒体圈、高校圈接连爆出一个个触目惊心的性侵性骚扰事例后，广外有一个群体也不想再忍了。

这个群体唯一共性，便是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陈国昌老师特别“关照”过的女学生。

这位陈国昌老师虽然算不上什么大咖，但言语骚扰程度堪称一绝。

2010 级新闻学专业 A 同学

回忆这件事大概有 6 年多了，当时陈国昌教我们新闻写作课，有节课他展示了一个 Chinadaily 国际版学姐的文章，说私下会帮学生修改文章，也帮了很多学生登上国际版面。于是课下我问老师能不能也帮帮我修改。这一问就惹来一个麻烦。

陈国昌答应并加了 qq，我们在 qq 上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一开始就是普通的老师学生对话，后来有时候逃课没去上课，他便特别留意在 qq 留言

“你这个小调皮，怎么又不来上课啊”

“是不是跟男朋友出去浪”等等。

起初我还以为老师没架子，可后来越来越奇怪。每周上完课后，他就会主动发消息说：

“今天穿的裙子好看”

“你的屁股很性感，走路姿势很诱人”

“真想从后面抱你”等等。

而且，他经常引导我跟他聊关于性方面的话题。一开始我没有马上终止聊天，一方面他不断跟我说“这是我们两的秘密，你放心，我不会告诉任何人”，另一方面自己没有经验，无法判断老师是否出于好心。

但是后来尺度越来越大，实在不堪，我就把他拉黑了，连上他的课我都觉得尴尬，只能悄悄坐后面，尽量逃课。过了很久，我才从学院部门了解到原来他对很多女学生都这样。

小 Y 说：我是属于那种性格比较男孩子的女生，有什么就说什么，不遮遮掩掩，也不会避讳什么。这样的“老师”存在在高校中真的太可怕了，我有必要站出来陈述事实，否则将在学院里源源不断地发生。试想如果发生在一个性格内向敏感又有点脆弱的女生身上，也许广外将出现下一个房思琪。

2010 级新闻学专业 B 同学

2011 年，陈国昌教我们班媒介生态课，噩梦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几堂课下来，大家都觉得这个老师还挺亲切，加了 QQ。

开始的聊天还很正常，比如提醒我上课不要迟到。一次聊天时，他让我改变一下称呼，称呼为“昌哥”，而他却莫名其妙地开始叫我“宝贝”。这个称呼让我很尴尬，我也马上请他不要这样称呼，但他坚持要这样，并以女儿作为幌子。那时候他经常跟同学们说，他的女儿才五岁，很可爱，很黏他。

从小我就对老师很信任，那时候也没什么恋爱经验，当他说“宝贝你长得好美，我好想抱抱你，你就像我女儿一样”的时候，傻乎乎的我完全没往歪了想。

单独约外出怕是所有套路的第一步吧。聊天时他说“我想带你去逛街，给你买衣服”，后面又说想“养我”。感觉到了不对劲的我，就找各种理由推掉了。事后想这个决定太正确。

约外出未遂之后，他说的话就越来越不对劲。有意无意的，他总会把话题引到 SEX 上。比如：

“你今天打扮得真漂亮，好性感，让我亲亲你好吗？”

“你是不是处女？”

“你声音这么好听，应该很会叫床吧？”

暑假回家我不敢向父母提及，看到他又发来的下流言语，第一反应就是赶紧删掉，别被爸妈看到。删记录的时候，我的手在颤抖。一向积极的我在他的课上就躲到最后排的角落，一下课转身就走，维持着表面上的和平。每次他走到我们周围讲课的时候，我还是会发抖，不敢有眼神对视。

2013 年 6 月，我跟朋友坐大学城专线 1 去北校办事。一上车我就看到他，赶紧装作没看到，但还是被他发现了。他当着我朋友的面，说

“好久不见，你怎么还是这样漂亮？你打扮成这样是去见男朋友吧？你有男朋友了，怎么这么水性杨花？”

这种指责来得很突然，当时又傻掉了，我正常谈个恋爱，跟你有什么关系？现在才知道，这也是“荡妇羞辱”的一种吧，没有占有到，所以就羞辱。当着我朋友的面，他竟然也完全不收敛。陈国昌成了我长久不敢面对的心理阴影。

小 T 说：已经过了 7 年，为什么还要说出来？最初我想忘记这些不愉快的回忆，但每当教师性骚扰学生的事件爆出来，我都会想起他。突然发现，他的职务已经从普通讲师变成了广外多语种国际舆情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受害者忍受着长久的心理伤害，而他却没有因为骚扰学生受到一点点惩罚，反而步步高升。我终于决定正视曾经遭受的骚扰，鼓起勇气说出来，让大家看清他的真面目，也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

其实陈国昌老师“关照”过的女同学绝对不仅这两位，其言行骚扰的行径更远不止于此。

我们赞赏 A、B 两位同学的勇气，也呼吁更多被陈国昌性骚扰的女同学站出来，勇敢地说出他的劣迹。

我们的目的很简单，希望今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每一个学生都能远离性骚扰。

被陈国昌性骚扰过的请联系邮箱：986310746@qq.com

微信号：Neverreason68

或者，请直接后台留言！

2018.7.29 广外对此事件发布公开声明

来源：微博@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备份链接：

https://www.weibo.com/1643200223/GsaaG3pRc?type=repost#_rnd1564337005946

关于网络举报我校教师陈某的官方声明

我校已关注到 7 月 28 日晚网络社交平台上举报我校教师陈某涉师德师风问题的信息。一直以来我校高度重视师德师风建设，对任何有违师德师风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对于本次事件，请涉事的相关校友和知情师生及时向校方提供举证材料，以便学校查明事实真相，严格依规处理。

2018.7.29 更多举报人通过公众号提供陈国昌性骚扰的相关信息

《又有 5 人站出来 说出被广外新传陈某“关照”的那些事》

来源：微信公众号“时代的角落”，原文已 404

备份链接：

<https://terminus2049.github.io/archive/2018/07/29/MeToo-gdufs.html>

一天之内新增 5 人实名报料（为保护个人隐私已匿名），意料之外却也是情理之中。

毕竟十多年来，陈国昌老师的师德师风如何，自在人心。

广外已发布官方声明，呼吁校友和师生举证，我们坚决支持！

因为我们和校方初衷是一样的，不容忍教师的性骚扰，也不诬陷一个教师，最不愿学校声誉因此不断受损。

客观分析，口头言语性骚扰难留存证据。多数女学生在校时被骚扰为了成绩和顺利毕业只能忍气吞声，毕业后多数立即 QQ、微信拉黑，就为了彻底远离他。

所以，我们继续呼吁更多的受害者站出来，提供更多的证据。也希望在校的学生们能有勇气面对，毕竟你们手中保留的这类证据最多、最详实。

请在校的师妹们保留好证据，保护好隐私，勇敢地向校方举证。当然也可向我们寻求帮助。我们承诺，除非你本人同意，我们不会对外泄露你的个人隐私。

2009 级广告专业 C 同学

毕业论文我被分配到的导师就是他。虽然听过他的不良传闻，但看他平时上课很正常，课后跟他也没什么交流，所以当时并没有太防备。他让我加他 QQ，聊完论文后突然问起我有没有男朋友，我说有他就又追问了一些细节，比如说男朋友是哪里人啊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啊之类的。一开始像长者关心过问后辈的问法和腔调，怎知他后来主动说起和初恋女友的事，而且尺度越来越大。

比如他说跟他的初恋女友去英国旅游的时候，天气不好他们就哪也没去，就留在酒店做了三天三夜，然后说他女友身材怎么怎么好，jiaochuang` 声怎么怎么浪等等。

我被吓到了没回，他就自顾自地说。我直接打断他，他才稍微收敛了下，改聊了点别的，可说没几句就又绕回到性相关的话题了。论文二稿修改，QQ 聊完论文问我实习情况，再次扯到性方面。有了上一次的经验，我就直说老师不宜跟学生私聊这些敏感话题，他就说大家都是成年人，纯分享而已没别的意思。我直说不想聊他才收口了。

又一次在饭堂门口撞见他，他说好久不见又变漂亮了，我假笑着应付了几句就溜了。怎知他后来给我 QQ 留言，邀我下次见面吃饭一起去玩，我以实习忙为由婉拒，也特地搬出他老婆孩子来，让他有空多陪师娘和女儿，想着这样说或许能唤醒他的道德良心。

但是他后来说，有个女学生很喜欢他，上课老穿超短裙不穿内裤 cha 开腿来勾引他，下课给他发暧昧调情短信连他都觉得臊。我不敢再回他了，只要回了他就会一直说个不停。我也不敢去举报他，因为怕他卡我论文不让我顺利毕业，于是我只能忍，直到我毕业那天，立马就把他拉黑了。

2009 级新闻专业 D 同学

其实我是一个间接的受害者。当时一个好友跟陈国昌谈恋爱，但那个时候陈国昌早已经结婚生女儿了。她叫陈国昌为“哥哥”，还对我说遇到爱情了，要帮忙打掩护。当时我就傻乎乎地跟他们一起吃饭，还参与了他们两次约会。

一次在电影院，陈国昌和她就坐我旁边，接吻上下其手。第二次也是让我彻底远离他们的原因。当时陈国昌叫我们一起过生日，三人去了堂会 KTV，两人也是接吻抚摸，应该还有短暂的边缘 xing 行为。简直难以置信。我感觉在我旁边进行这样的行为是间接的性骚扰和引诱。

自那以后彻底决裂，路上遇到陈国昌也不理会他。他还故意离我很近，肆无忌惮盯着我的胸部看。

说实话，我并非陈国昌直接“关照”的学生，也无意评论当时好友和陈国昌两人的行为，毕竟偏离主题。但是单就那晚 KTV 发生的事，就足以让我恶心半天了。

2013 级广告学 E 同学

上陈国昌的课，他一边讲课一边微信和我聊天，具体是怎么开始聊天的我实在记不清。开始聊天很正常，我还觉得这个老师和学生很玩的来。但是突然之间他就发了“你好坏啊，怎么都不听我讲课呢小坏蛋~”

这一声“小坏蛋”真的是让我又惊又恶心，没再回他。他就开始提问，走到我那一排，把周围的同学都叫起来回答问题唯独没有叫我，这期间真的超尴尬！都不敢再单纯把他当老师去看待了！

所幸我经历的只有言语上的骚扰，而且之后没有更出格的事情，希望说出来让学院更多的女生注意这个人！别和他走太近！

2004 级新闻专业 F 同学

大二大三的时候，陈国昌教我们班新闻写作（时间太久了，记不清具体是不是这门课程）。当时我们叫他昌哥，感觉他平易近人，所以一开始陈国昌给我发短信，内容和课程学习有关，我都有回复。但渐渐地，话题就变成了“我很想你/ 好想抱抱你/ 你有没有男朋友？”之类的让人不适的内容，而最露骨的一次是他半夜发来短信说“我的生殖器像一根滚烫的铁棒”。

那时候，手机无法拒收短信，无法拉黑。我不回复他，当做什么都看不到，但是他在上课的时候，依然会故意走下讲台，用他的脚尖去踢我的脚，用眼神盯着我。后来，听说班里也有其他女生收到他的变态短信，内容大同小异。

十几年过去了，再次回忆这段被陈国昌言语性骚扰的经历，他用的那些字眼，遣词造句，依然让我感觉不适。而经过各种途径的了解，他这些年依然在用相同的方式骚扰女学生。我希望他可以受到应有的惩罚，希望在这之后，广外新闻系的新生们可以有一个干净的学习环境。

2006 级新闻专业 G 同学

因为我是那种会去拷贝 ppt 的学生，所以开始和他有了一点联系。刚开始我以为他对我只是老师对学生的那种关心，然后就慢慢发觉他找我好像有点太过频繁了。

在这期间，像前文提到的那种语言性骚扰是肯定的，我印象最清楚的就是，某一天的晚上，他说：“我好喜欢你。我好想让你摸我火热的铁棒”。这句话应该是原话。怎么说呢，那时候我才二十不到，看到这个真的很惊悚。

以前上课我都是坐得比较靠前的，为了更好地听课。就因为这样，他会发很多类似，

“我知道你今天内衣的颜色”，或者“我猜你今天是穿哪种内裤”，甚至还会问，“你以前跟男朋友最喜欢的姿势是什么啊”，“我现在跟你说话，我硬了，你有没有湿”，“我要cao你cao到高潮”。这种性骚扰短信，要多淫荡有多淫荡。那时候他是任课老师，我就很害怕，又不敢反抗，万一他期末给我不及格或者怎么样，会影响学业。

我不清楚他是不是有段时间经常在我宿舍附近呆着，因为他说他知道我回宿舍了，要是我不下去他就不走。我当然不敢下去。他只教了我一个学期，但是后半学期，我真的非常的难受，也不是说开玩笑，我直到现在会有轻微的抑郁症。然后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接下来三年对异性极度的反感。虽然是和其他女生一起住，但一个人在宿舍的话就非常害怕，阳台啊，房门啊，我全都锁起来，真的很害怕他会冲进来。

我甚至那时候就安慰自己，因为听说他老婆怀孕，然后感觉这种行为会不会只是一时的，毕竟妻子怀孕了，就可能只是一时的那种性需求得不到满足。可是现在看来，他就是一个长期的变态了。

这些截图估计大家已经都看过了，但我们还是放上来。



还是多说几句吧。没有人愿意自毁学校的名声，也没有人愿意回想不愉快的过去。事件的解决逻辑不在于捂住嘴巴不讨论，而是去核实，收集证据。

2018.7.29 武汉大学部分校友向武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发表公开信, 反馈陈国昌性骚扰信息

备份链接: <https://m.weibo.cn/detail/4267232206915496>

《关于博士生陈国昌被举报性骚扰事件致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公开信》

致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7月28日晚, 网上曝出的广外性骚扰事件当事人(被举报人)陈国昌, 系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4级博士生在读, 于2014年9月至2015年6月期间在武汉大学脱产学习。现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 多语种国际舆情研究中心主任。

经过初步沟通, 我们已收集到5名在校同学/校友的自述, 反馈在武大期间陈国昌对他们的不当言行。

目前, 我们成立了武汉大学反性骚扰关注群, 将持续密切关注陈国昌事件, 并协助广外校友一起核查事实, 鼓励更多收到性骚扰的举报人发声。

我们呼吁学院重视此事, 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处理博士生陈国昌, 公开公布处理结果, 并推动建立武汉大学校内性骚扰防治机制, 为同学们创造一个安全、可信赖的学术环境。

关注陈国昌事件/建立高校性骚扰防治机制武汉大学校友组

2018年7月29日

以下是我们收集到的在校同学/校友自述。为保护当事人, 均已隐去隐私信息。

14级硕士生

骚扰应该是在我在武大读研的2014年底到2015年底之间。由于是同一年进入武大, 因此添加了微信。之前的接触还算正常, 他也能在微信群里面活跃气氛。后来他常常在微信上莫名其妙的关心, 说“希望做你的哥哥”, 并一直喊我“妹妹”, 说“你很好看”, “很可爱”, “如果我年轻几岁, 一定追你”。之后, 他还单独约我, 当着我的面说“你喜欢什么衣服, 我都可以给你买, 女孩子嘛, 都喜欢买衣服”, “我租的房子, 上下都是情侣, 每天晚上都能听到XX的声音, 我好寂寞哦!”

接触久了, 他的语言性骚扰会愈发厉害, 后来因为实在难以忍受, 删除了他的微信。前一段时间他又重新加我微信, 我没有通过。

我的诉求: 正确处理陈国昌。学校应该建立机制去保护同学的安全和利益, 要告诉学生遇到骚扰不是一件耻辱或者丢脸的事情, 要提供大声说出来的渠道和环境, 不然沉默就会被利用, 成为伤害下一个人的武器。

14级硕士生

2014年11月前后，他在微信和qq上经常跟我聊天，而且时间都较晚。夸我裙子好看，长得漂亮，问我有没有对象等。参与读书会的时候，他都盯着我看，眼神让我极不舒服。当时我把此事告诉了其他同学，可是我没有留聊天记录，只能说我记得的，不想冤枉他，但是也不想其他女生再受烦扰。

我的诉求：希望学院正确处理陈国昌。并希望学院能够与学校尽快成立反性骚扰机制，同时普及基本法律常识，教导学生正确区分并界定性骚扰、性侵犯以及性暴力等行为，合理正当地进行自我保护。

14级硕士生

我们共同参加过读书会，他是通过微信加我好友的，平时就问寒问暖，在言语上相对比较轻浮，让我称呼他“哥哥”，他在微信上叫我“妹妹”。夸我长得好看，说我男朋友一定很幸福这样子。有约过我出去喝酒，但我拒绝了他。因为他言语很挑逗，让我觉得非常冒犯，感到非常不舒服，我就很少回应他，也把他发给我令我不适的内容删除了，我碍于情面，对他的挑逗不好言辞拒绝，但后来就很少回应他，慢慢就不再联系了。可惜当时很多记录我都删除了，下面的聊天记录是最后一次关于老师的新书签售他联系我时候和我们的对话。



我的诉求：希望学院正确处理此事，对于这样的学生，是否有资格继续博士学业，希望学院谨慎考量。以及，处理一个事件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是否能建立反馈机制和完善处理机制才能以绝后患，震慑住这种事件发生。

14级研究生

15年参与读书会认识他，后来通过群聊加了我微信，开头-两次和我套近乎，后来就有了非常越界的调情，我对这种事情十分反感，直接删了他。万万没想到他换了一个地方，成为老师，继续行为不端。得知还有其他同学也有类似遭遇，十分愤怒。如果每个人都说出来，其他人就不会受到骚扰了。

我的诉求：1.保护相关同学个人隐私；2.依据相关规定正确处理陈国昌，并发布公开处理结果；3，学院应推动学校建立武汉大学校内反性骚扰机制。

14级本科生

《关于陈国昌学长的二三事》

今天看到关于陈国昌学长性骚扰的举报帖，有种震惊却意料之中的感觉。震惊是曾经自己身边的学长，现在成了me too运动的当事人，而自己也被卷入了这波反性骚扰运动中，似乎谁也无法独善其身。在天朝当个女生是很难的事情，我一直这么觉得。故事要

从我大一进入武汉大学军训的时候说起，那时对陈国昌学长的印象，让我对他如今发生的一切感到毫不意外。

那是军训完的一个中午，我在湖滨食堂吃饭，当时坐在我旁边的刚好是陈国昌，不太记得当时为什么我们搭讪了起来，我得知他是武大新闻系的博士生学长，在广州的某所外语学校任职（应该是广外了），由于当时我想转去新闻院，想说有问题可以请教一下，就加了他的QQ，以后再保持联系。

但后来我没主动问过他什么问题，倒是他经常主动跟我聊天。除了一些日常问候，现在记得比较深的还有，他问我缺什么，寝室有没有洗衣机，说要送台洗衣机给我，我当时觉得莫名其妙，由于无故不收人情，我拒绝了他，跟室友聊起这件事，她们劝我要小心这位学长。后来不知怎么，他有了我的手机号，有几次问我要不要出来吃饭见见，我都拒绝了，但有一次他发的内容比较露骨，傍晚以后给我发短信说，“学长在寝室比较寂寞，你来陪陪我吧？”吓得我不轻，跟室友说这件事，大家一致觉得他有歹意，此后就基本跟他断了联系。

对比现在爆料出来的事，想想真是后怕，如果当时我去了他的住所“叙旧”，会发生什么是我所不可想象的（我也不知道是否有这样可怜的女生），更没想到他对别的女生还用了更下流的话来挑逗，确实是很过分的言语性骚扰了。如果说他作为一个学长身份还情有可原的话，现在他作为广外的一名公职教师，还对学生故技重施进行性骚扰的话，这是不可容忍的。

我的诉求：希望学校有关部门能够彻底调查此事，防止房思琪的悲剧重演。

目前在微博上，陆续曝出大量陈国昌涉嫌性骚扰的截图，搜索即可查看。根据微博爆料，陈国昌涉嫌被举报性骚扰最早时间可追溯至2008年。

以下是广外陈国昌事件关注组提供的事件说明：

两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0级新闻学校友举报同院老师陈国昌曾对她们进行性骚扰。陈对学生的性骚扰行为包括不受欢迎的性话题聊天，询问个人的性隐私、性生活，提出有性含义的要求。该举报文章发出后，很快已被删帖。

当晚微博@女权瞎报转发该举报文章截图，评论里有网友曝光多张疑似陈和学生的微信聊天截图，疑似“陈”的账号突兀地与学生聊性话题，并在另一张曝光截图中说“好喜欢你”等话语。

有自称是“本系学生”的网友称陈“所为影响之广受害者之多出乎想象”

当晚传出一张疑似广外某“团学”的微信通知截图，对话中团学干部要求学生骨干不能转发、评论相关信息，要“尽力配合学院”，目前是“学院上升的时候”

今天（7月29日），广外官方发布声明称已经关注到举报信息以及在查名事实真相。

2018.8.2 武汉大学校友组就举报邮箱一事的第二封公开信

《关于博士生陈国昌被举报性骚扰事件致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反性骚扰小组公开信》

老师您好，辛苦您在收到同学们多条反馈意见之后，终于在午夜加班回复。

如实转达学院反馈后，各位受到性骚扰的在校同学/校友及关注小组的各位校友认为：既然学院有意愿解决此事，并在此前承诺公开公布事件进展、处理结果，那么举报邮箱（fxsrgzz@sohu.com）就应在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官方网站和“新传你和我”微信公号上公布，才有信心向举报邮箱提交证据。而不是仅通过私下传达，只允许举报邮箱在关注小组内被公布。大家很困惑，也认为并不合理。

首先，目前这个邮箱并不是武汉大学或新闻学院的官方邮箱，只是个临时注册的个人邮箱，没有得到任何平台的官方承认。举报人本来就受过骚扰伤害，把极为私密的个人隐私和信息交给一个这样的邮箱，实在不能放心自己的人身安全和隐私不被泄露。截至目前为止，也并没有任何一位学院官方负责人出面与关注组进行沟通，一切信息传达，都不明朗，并未给举报人提供一个安全、友好、可信赖的举报环境。

此外，如之前第一时间关注组代表与学院负责人电话沟通，举报同学中仍有人在校。学院明知在校举报的困难，还要求举报人实名站出来一对一、点对点与身份不明的所谓反性骚扰工作小组沟通，是缺乏基本共情和同理心的工作处理方法。希望学院反性骚扰小组能够在举报人的角度，理解这一份担忧。保护隐私不是说在口头，而应该切实落在此事件处理的各个环节。

进一步而言，如果能官方公布反性骚扰专用举报邮箱并表态，能够体现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任何形式性骚扰行为的零容忍。匡扶正义，本来就是新闻事业的一部分，也是新闻与传播学院带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希望院方尽快推进此事，给同学们一个公开、透明的官方回复。

关注陈国昌事件/建立高校性骚扰防治机制武汉大学校友组
2018年8月1日凌晨

2018.8.2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生对陈某事件的举报信

《关于实名举报广外陈某事件情况通报》

来源：公众号“波菜碎语/正经君”，原文已 404

备份链接：<https://d.xiumi.us/board/v5/3yJkE/100757553>

因公众号“时代的角落”被临时封禁，通报将由本号代发，请见谅。

今天是 2018 年 8 月 2 日，距离广外陈某事件网络曝光已经过去了 5 天。现就事件进展作如下通报。

一、为确保举报人安全与隐私，确保校方对此事的重视及调查的公平公正，7 月 31 日，我们通过邮件联系上了学校在官方声明中指定的材料接收单位：党委教师工作部，提出了五点疑虑：

- 1.对涉事教师展开调查，具体需要提供哪些材料？
- 2.接收举报材料的管理者、审核者，以及调查组成员，分别是哪些老师？
- 3.提供材料后，校方的调查时间需多少个工作日？
- 4.调查期间，校方是否能对提供举报材料的在校师生提供保护？保护措施有哪些？
- 5.若实名举报，校方是否能够保证不泄露举报人的隐私，并且不向涉事教师及外界透露。

党委教师工作部邮件回复：严格保护所有来信人的隐私和安全。

“你好，你的来信已收到。

感谢你对此事的关注。目前学校已成立专门调查组，正在展开相关调查。

我们接受当事人通过本邮箱或电话 020-36476125 进行举报举证。本邮箱及电话为党委教师工作部专人管理，我们将严格保护所直来信人的隐私与安全。”

二、8 月 2 日，我们将 8 份举证材料，含 6 份举报人的实名举报信、2 份举报证据（包括非实名举证材料及相关聊天记录），通过邮件发送给党委教师工作部邮箱：gwisgzb@163.com，并抄送广外纪委监察处邮箱：gpii@gdufs.edu.cn（见下图）

关于陈国昌性骚扰的实名举报材料

尊敬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党委教师工作部领导、老师：

您好。我们是举报“广外陈国昌老师性骚扰”的校友组。获悉校方发布了官方声明，我们坚决支持校方对涉事教师展开调查。目前已收集 8 份举证材料，含 6 份举报人的实名举报信、2 份举证证据（包括非实名举证材料及相关聊天记录），现通过邮件提交至校方以供调查，举证材料详见附件。

在我们举报涉事教师性骚扰后，校友组多次收到电话、短信、微信骚扰，并获悉我校新闻与传播学院个别教师多方打听举报人联系方式，为此我们提出以下诉求，恳请校方能够给予肯定答复：

- 一、对涉事教师陈国昌的性骚扰行为展开调查，并及时通过公开渠道公布调查进度，或是通过邮件告知我们调查进展；
- 二、请调查组务必保护举报人的隐私，举报材料中的所有个人信息及联系方式仅提供于调查组，请勿向陈国昌、新闻与传播学院领导及社会公众透露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联系方式；
- 三、我们已实名举报并提供联系方式，恳请校方公布调查组成员名单，或通过邮件告知调查组的成员及联系方式，确保举报人能辨别校方调查组成员的来电，或其他联系方式的问询。上述诉求恳请校方能够给予回复。我们非常愿意配合学校的调查，也坚信母校会给我们一个

公正的调查结果。感谢!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校友组

2018年8月2日

特别提醒各位举报人，无论您以何种方式举报陈某，如接到校方调查时，请积极配合调查，实事求是。同时也注意核实对方身份，有必要可保留录音、文字等证据，保护自身。

三、据了解，早在我们8月2日提交举报信之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领导和陈某本人，便已通过各种方式联系相关当事人“了解情况”。但值得注意的是，彼时所有当事人均是匿名报料。

我们无法确认院领导和陈某的行为是校方公关，还是个人私了。但我们提醒相关人士和陈某本人：

1. 请不要干预校方对此事公正、公开的调查。最好的公关是解决问题的根源。
2. 仅凭匿名者叙述，陈某便能回忆起，并对应地寻找具体当事人“澄清”，恰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行为，不打自招。
3. 我们重申诉求，校方调查属实，请开除陈某教师资格。

我们将每隔两个工作日通过邮件或电话联系党委教师工作部，询问调查进度，并向所有关注此事的朋友们及时通报。

2018.8.3 《米兔 | 广外到武大，我们绝不姑息》

来源：微信公众号“WHU 性平会”，原文已 404

备份链接：<https://d.xiumi.us/board/v5/3yJkE/100757553>

#MeToo 在中国是实实在在发生了。公益行业、媒体行业、公知圈、高校内部……各行各业，各个领域，我们才发现原来有这么多人曾经收到性骚扰和性暴力的伤害。

随着#MeToo 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受到鼓舞，站出来、说出来，通过各种渠道，越来越清晰、理性地讲述自己的经历。

#MeToo 在中国，实实在在和每个人有关：不同性别、不同性向的人都可能成为 MeToo 事件的当事人；从言语到肢体，性骚扰与性暴力有多种体现形式。

#MeToo 在高校内更值得关注，因为师生、前辈后辈之间权力关系的不对等，性骚扰更难发声。可我们相信，每一种性骚扰与性暴力都值得关注，每个人都值得被倾听。

下面是这两周里发生的#MeToo 事件，这个事件离每一个武汉大学的同学都很近。7月28日晚网上曝出的广外性骚扰事件当事人（被举报人）陈国昌，系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4级博士生在读。

据悉，部分武汉大学校友成立“关注陈国昌事件/建立高效性骚扰防治机制关注组”，在第一时间就该事件进行了跟进，并提交公开信至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当前，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表示：已获知相关情况，并成立学院内的反性骚扰工作组，就此事跟进处理。

【依据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反性骚扰工作组信息：建议同学们直接举证，并将举报材料发至反性骚扰工作组专用邮箱 fxsrgzz@sohu.com，学院将保护同学个人隐私，依据校纪校规进行调查处理】

事件梳理

目录-

07.28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陈国昌被其校多位学生指认有性骚扰行为

07.29 公众号【时代的角落】跟进进展（现已被临时封禁-代发新号【菠菜碎语】）新增五人实名举报附有聊天截图以及广外对此事件发布的公开声明

07.29 武汉大学部分校友关于陈国昌被举报性骚扰事件向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发表公开信，此公开信已收到学院的回复-提交材料至举报邮箱 fxsrgzz@sohu.com

08.02 武汉大学校友组就举报邮箱一事与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反性骚扰小组进行沟通-校友希望学院能够认证并公开公布反性骚扰举报邮箱，承诺保护好举报人的隐私。目前新闻与传播学院表示：学院会切实保护举报人隐私，同时密切关注广外事件的核查结果，进行跟进处理。

08.02 公众号【菠菜碎语】发布广外陈国昌事件情况通报(已被删)（后又通过【正经君】继续转发）-广外校友向举报调查的党委教师工作部递交 6 份实名举报信，2 份材料，并反映举报人已受电话滋扰，有老师在学生中排查匿名举报人，校友举报组要求党委教师工作部不得将举报人信息透露，并且公布校方调查组成员名单，及时公开调查进展。

我们会继续跟进该事件，关注后续进展，推进相关机制的建立。

武汉大学性别性向平等研究会

2018.08.03

【广外事件聚焦】

据微博爆料，陈国昌被举报性骚扰最早的时间可追溯至 2008 年。

7 月 28 日，两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2010 级新闻学院校友举报同院老师陈国昌曾对 ta 们进行性骚扰。陈对学生的性骚扰行为包括不受欢迎的性话题聊天，询问个人的性隐私、性生活，提出有性含义的要求，该举报文章发出后，很快被删帖。

当晚，微博@女权瞎报转发该举报文章截图，评论里有网友曝光多张疑似陈和学生的微信聊

天截图,疑似陈的账号突兀的与学生聊性话题,并在另一张截图中曝光说“好喜欢你”等话语。有自称是“本系学生”的网友称陈“所为影响之广、受害者之多出乎想象”。

武汉大学校友组将持续关注此事件,督促学院落实处理结果。

学院表示,将持续跟进广外对该事件的核查与处理结果。

【远远不是结束的开始】

- 1.请各位同学如果受到性骚扰,勇于发声;
- 2.解决一个事件之后,呼吁大家思考如何推动校内反性骚扰/性暴力机制建立;
- 3.本公众号将持续跟进该事件,并第一时间发布相关信息。

我们呼吁同学们关注此事,也呼吁武汉大学应对校内性骚扰持零容忍态度,公开设置官方举报邮箱,成立反性骚扰/性暴力工作组并进行长期将校内反性骚扰/性暴力纳入持续关注。一接到同学举报,应在保护举报人隐私的前提下,第一时间跟进核查信息,推动事件透明、公正、公开处理。

与此同时,学校应注意开展校内反性骚扰教育与培训,不仅于聚焦师生、同学关系之间,也包括方方面面的性骚扰/性暴力。不仅能够给同学们创造一个安全、可信赖的学术环境,也能引导同学们在各个方面维护自己的权益。

也请关注到事件的你备份传播,持续关注后续事件处理。

注意:为防止公众号由于不可抗力不能更新,请添加性平会小秘书小兰微信号(whunow)。

2018.8.5 广外发布公告暂停陈国昌教师岗位工作

备份链接:

<https://m.weibo.cn/status/4270114230214373?sudaref=m.weibo.cn&display=0&retcode=6102>

关于暂停我校陈某教师岗位工作的决定

2018年7月28日晚,学校在接到网络举报信息后,立即成立了专项工作小组,进行了初步核查工作。经校长办公会研究决定,暂停陈某的教师岗位工作,接受学校调查。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18年8月5日

2019.1.27 广外调查组对陈国昌做出处理

素材节选自《校园性骚扰事件：打破沉默之后》

来源：微信公众号“荒原 lab”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tD9QCSNQT_y8wTqy4aYowg

2019年1月27日，经过5个月的调查，广外调查组给出了对陈国昌的处理结果——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过处分，终身调离教学岗位，两年内取消一切评优及科研奖项资格。学生们感到一丝安慰，却并没有为此欢呼：这也许是一次微小的胜利，但更多的伤害仍在暗处进行。

高校反性骚扰，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对李文而言，处理结果发布并不意味着事件终结，他期待看到武汉大学对陈国昌的处理。尽管学校不允许传播，李文还是在“武大反性骚扰”群里发布了处理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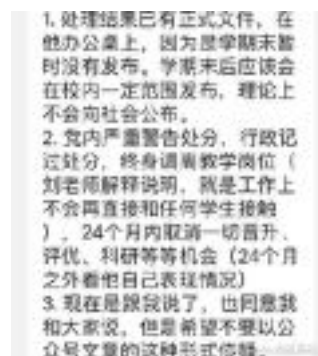
2月14日，童月把处理结果发给辅导员，并附上了广外工作组的联系方式，希望学院能够主动跟进广外处理结果。辅导员没有回复。她又间接打听到，陈国昌的导师说，“已经在心里将他开除了”。

这显然不是童月期待的回应。迄今为止，学校和学院都没有通过官方渠道公布举报邮箱。在有辅导员、工作组负责人和校园媒体监督的沟通群里，辅导员只做过两句书面回复。

来源：知乎回答下的截图

原文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87411820>

- 1.处理结果已有正式文件，在他办公桌上，因为是学期末暂时没有发布。学期末后应该会在校内一定范围发布，理论上不会向社会公布。
- 2.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行政记过处分，终身调离教学岗位（刘老师解释说明，就是工作上不会再直接和任何学生接触），24个月内取消一切晋升、评优、科研等等机会（24个月之外看他自己表现情况）
- 3.现在是跟我说了，也同意我和大家说，但是希望不要以公众号文章的这种形式传播。



文章报道

2019.3.21 《校园性骚扰事件：打破沉默之后》

来源：微信公众号“荒原 lab”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tD9QCSNQT_y8wTqy4aYowg

2018年7月28日晚，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多语种国际舆情研究中心主任陈国昌被曝出言语性骚扰女学生。一天之内，检举陈国昌的人数不断增加，范围扩大到了陈国昌博士在读的武汉大学。

比校方行动更快的是学生们。广外10级学生李文和同伴组成了举报团队，搜证举报，配合校方调查。武大09级学生童月则建立了“咪兔-武大反性骚扰”微信群，同步更新事件进展。适逢“Me too”浪潮席卷各界，学生们不仅希望此次事件可以得到公开透明的处理，更期待能推动高校反性骚扰机制的建设。

2019年1月27日，经过5个月的调查，广外调查组给出了对陈国昌的处理结果——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过处分，终身调离教学岗位，两年内取消一切评优及科研奖项资格。学生们感到一丝安慰，却并没有为此欢呼：这也许是一次微小的胜利，但更多的伤害仍在暗处进行。高校反性骚扰，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采访、撰文 | 三七

编辑 | 小林

“学长在宿舍很寂寞，你要不要来陪陪我？”

看着手机上突然跳出来的信息，姚茜吓了一跳。她已经不记得这是对方第几次发来这样的短信。“学长”名叫陈国昌，是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2014级博士生，同时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任教。

当时姚茜还是武汉大学的大一学生，她一心想转去新闻学院，一次偶然机会认识了陈国昌。她想，有什么问题，可以向学长请教。那时姚茜眼中的陈国昌沉稳正经，甚至“有点老气”。

可没多久，姚茜觉得有点不对劲了，她发现陈国昌的短信“很挑逗，一直在引诱你出去”。姚茜不想撕破脸皮，每次陈国昌想约她出来，她都借口“很忙”搪塞过去。

“‘寂寞’本身就是很露骨的词，”姚茜说，“有那种露出了狐狸尾巴的感觉。”姚茜拒绝了他，决定不再联系。

姚茜不知道的是，在陈国昌任教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他对女学生的性骚扰更加露骨。2018年7月28日晚，一篇匿名举报文章在网络上传播开来，文章举报广外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多语种国际舆情研究中心主任陈国昌言语骚扰女学生。根据文章描述，陈国昌经常夜间找女

学生聊性话题，给她们发“好想抱你”“让我亲亲你”，问她们“你是不是处女？”“你声音这么好听，应该很会叫床吧？”

“Say No”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10 级学生李文是举报团队的一员，也是第一位举报人的朋友。李文曾劝朋友忘了这件事。他“百分百相信她说的每一个字”，但认为举报的过程将会非常痛苦：“这件事从前可能是她埋在心里的一根刺，这样突然挖出来，还要提供一些细节确定这件事是真的，相当于你要把这根刺扎得非常深。”

痛苦并没有随时间淡化。李文发现，这成了缠绕朋友的阴影，“过一阵就想起来一下”。2018 年夏天，高校圈接连爆出教师对学生的性侵害与性骚扰，这再次刺激了她。她开始失眠，李文不想朋友独自承受压力：“一个人面对社会，面对学校，面对老师，面对家人，可能还要面对自己，这个压力太大了。”他决定和朋友一起举报，帮她收集材料，和学校沟通。

看到举报信的那一刻，武汉大学 09 级学生童月感到震惊和愤怒。2014 年在武大读研期间，她和陈国昌有过微信上的短暂交流，由于感觉到言语冒犯，童月马上删除了他。回过头看，童月觉得自己是侥幸逃脱，“在武大，陈国昌只是一个学生。但在广外作为老师，他可以充分利用权力关系的不对等。”

时隔四年，童月已经不记得陈国昌具体说了什么，也没有再受到实质性的伤害。可是看着举报信上标红的性骚扰语言，她突然有些愧疚：“就是因为这种轻微的事情，大家没有意识去反抗、质疑和制止，才让更多人受到了伤害。”

了解到陈国昌仍未从武大毕业，童月将举报信转发到朋友圈，呼吁有类似经历的女生站出来说出自己的经历。没想到消息刚刚发出，就有三个曾经同级的硕士生告诉她，自己也遭遇过陈国昌的言语骚扰。几人彼此认识，但是在之前，谁也不曾提起这件事。

高阳是三人之一，这是她第一次举报性骚扰。从小到大，每次受到言语上的骚扰，她都会委婉地转移话题。陈国昌叫她“妹妹”，问她性方面的问题，高阳感到强烈的不适，却也只是避开话题，从不直接拒绝。

采访时，“Say no”是高阳提到最多的词。“我现在反而觉得，如果我真的觉得你说的话不舒服或者侵扰到我，我们应该都是要第一时间 say no，”高阳说，“表面可能只是简单地言语骚扰一下你，但是谁也不知道后续会发酵成什么样子。”

姚茜是最后一名举报者，她从来没有忘记过陈国昌的骚扰。后来和朋友聊起这件事，姚茜很沮丧，“我进校遇到的第一个学长就是那种事情”。对她来说，只有说出自己的不适和厌恶，这件事才不会成为耻辱，她也才能真正释怀。

7 月 29 日，童月联合四名举报人共同完成了《关于博士生陈国昌被举报性骚扰事件致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公开信》。在公开信的末尾，姚茜一字一句敲下：“希望学校有关部门能够彻底调查此事，防止房思琪的悲剧重演。”

举证、调查和等待

广外的举报信发出后不到一天，举报人数从2人上升至7人。7月29日晚，李文所在的举报团队又发了一篇文章，附上了新收到的举报材料，除了文字内容外，还有聊天记录截图。这一次，文章发出后不久就被屏蔽，发文的公众号也一并被封。

同一天，广外公布了举报邮箱，并通过官方微信发布声明称，对有违师德师风的行为“零容忍”，希望涉事师生及时提供举证材料。同时，对于不实指责，“支持有关教师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

李文告诉记者，举报文章发出后，院领导在学生群里告诉大家“不要造谣”，其中一位举报人还收到了陈国昌添加好友的申请，但她并没有通过。李文觉得好笑：“你想我们并没有说是谁，但他已经能点对点地找到，也间接证明事情就是他做的嘛。”

童月还保留着和陈国昌的共同群聊，她将公开信发到群里，让陈国昌出来“解释一下”。六小时后，陈国昌在群里道歉，说自己“爱开玩笑”“说话也不注意分寸”，让师弟师妹们受到了冒犯和困扰。



陈国昌在群聊中的回应。(图片来源于受访者)

对陈国昌的道歉，童月并不接受：“这种事情怎么能是误会呢？如果是误会，他想解释，早就去解释了。”记者尝试联系陈国昌，但电话无人接听，QQ消息也没有得到回复。

童月把公开信交给武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辅导员，要求学院跟进广外调查结果，建立工作小组核查陈国昌在武大校园内的性骚扰行为，并公开调查结果，按照规定对陈国昌进行处理。她还发起建立“咪兔-武大反性骚扰”微信群，在群里同步与学院沟通的进展，凡是关注陈国昌性骚扰事件的武大校友都可加入。

然而，童月和学院的沟通并不顺利。没有任何官方平台就事件发表通告或声明，辅导员只给了她一个邮箱地址，告诉她可以发送举报材料。童月认为学院缺乏诚意，不正式公开公布，就无法认证邮箱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其余举报人也觉得缺少处理机制，没有安全感。

另一边，广外的举报团队决定改变沟通方式，配合学校调查。8月2日，他们整理了6份举报人的实名举报信及2份证据，发到举报邮箱和广外纪委监委处邮箱。3天后，广外官方微

信发布通告，暂停陈国昌的教师岗位工作，进入调查阶段。

举证工作一直持续到8月底，广外举报团队前后共提交四次材料，最后一次还需要提交举报人的身份证复印件。9月初，调查组打来电话，希望能跟举报人当面聊一聊。

实名举报是需要勇气的，何况还要面对面聊起细节，李文很能理解这一点。“可能有十几个人有这样的遭遇，最终说的人只有十个，愿意去写这种实名的举证材料的可能有七个，愿意去跟老师一对一交流的可能只有四个，”他觉得很正常，“最终能够站出来的就不知道有多少压力。”

面谈是调查取证的最后一个环节，在此之后，李文和他的团队开始了漫长的等待。李文每隔半个月去追问一次处理情况，得到的回复总是“正在调查”。从9月一直问到年底，李文的耐心一点点消磨，他有些悲观地想，可能不会有确切的结果了。

不完美的结果

生日那天，李文收到了一份特别的“礼物”。广外调查组打来电话，告诉他结果出来了：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过处分，终身调离教学岗位，两年内取消一切评优及科研奖项资格。这一天是2019年1月27日，五个月的调查终于有了结果，李文很开心，“学校还是愿意做出一点事情”。

在李文看来，处理结果“不算完美，但多少是个结果”。他们原本的诉求是开除陈国昌，现在他虽然被调离教学岗位，但仍是学校职工。李文同时发现，提交的七份举报材料，只有两到三份被采纳。

这确实是性骚扰举报面临的难题。调查组对证据的采信要求较严，必须要有上下文关联的聊天记录，或者原始通话录音、照片等。由于时间久远，当事人又未必有保存证据的意识，很多材料难以提供。

李文询问是否会通过官方渠道发布处理结果，得到了否定的答复。他感觉“不外传”成了高校处理性骚扰事件的默认方式，“还是想把这个事情压一下”。

对李文而言，处理结果发布并不意味着事件终结，他期待看到武汉大学对陈国昌的处理。尽管学校不允许传播，李文还是在“武大反性骚扰”群里发布了处理结果。

2月14日，童月把处理结果发给辅导员，并附上了广外工作组的联系方式，希望学院能够主动跟进广外处理结果。辅导员没有回复。她又间接打听到，陈国昌的导师说，“已经在心里将他开除了”。

这显然不是童月期待的回应。迄今为止，学校和学院都没有通过官方渠道公布举报邮箱。在有辅导员、工作组负责人和校园媒体监督的沟通群里，辅导员只做过两句书面回复。童月感到失望：“无论是学院辅导员还是导师，第一时间做足表面功夫，但在实际层面，对于事情的解决没有任何行动和推动，甚至都不敢公开表态对此事的意见。”根据媒体NGOCN统计，2014年到2018年曝出的13起高校教师性骚扰事件，有1/3查无后续。

“为什么大家想要去反馈问题的时候发现没有渠道？为什么学校这些人在做事情的时候都没有一个合理正确的态度？这背后是整个学校反性骚扰机制的缺失。”童月说。性骚扰在高校早已不是个案，广州性别中心 2017 年发布的《中国大学生在校和毕业生遭遇性骚扰状况调查》显示，75%的女生受到过性骚扰，但没有一所高校正式建立起反性骚扰机制。

“建立反性骚扰机制”也是李文写在举报信中的诉求。但他认为，十几人的团队力量太微薄，只有学校重视加上公众关注，反性骚扰机制才可能被推动。而现实的困境是，事件的热度往往只能持续几天。童月的“武大反性骚扰”群里有 65 人，举报信刚发出的那几天，群里每天都有人发言。1 月 27 日，李文在群里更新处理结果，只有 4 人回应。

“陈国昌事件只是一个非常小的脓疮，微小事件如此，背后一定有一张更大的暗网。”童月顿了顿，“我想我们遇到每一个微小事件的时候都需要问问自己，我们有没有勇气去寻找那张网，去问它为什么布在那里。我们有没有决心去撕开伪装，看看那张网究竟长什么样子。甚至我们能否真正地、不畏惧地在集体沉默中与那张网对抗，就算不断遭遇打击。”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李文、童月、姚茜、高阳皆为化名)

(二十一) 西北大学张晓、田霖事件 (2018. 7-2018. 8)

事件梳理

2018.7.29 匿名举报者指控西北大学教师张晓性骚扰

来源：微博@清华常江，原文已 404

备份链接：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8/07/%E3%80%90%E7%AB%8B%E6%AD%A4%E5%AD%98%E7%85%A7%E3%80%91%E8%A5%BF%E5%8C%97%E5%A4%A7%E5%AD%A6%E6%96%B0%E9%97%BB%E4%BC%A0%E6%92%AD%E5%AD%A6%E9%99%A2%E6%95%99%E5%B8%88%E5%BC%A0%E6%99%93%E8%A2%AB%E4%B8%BE/>

7 月 29 日，清华常江在微博发布消息：

“刚刚征得当事人的同意，登出下面的内容：一位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女生，举报该院教师张晓对自己和其他女生进行骚扰、猥亵。当事女生微博被禁言，由我代为发出。请大家关注，谢谢！”



这封备忘录写道：

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张晓在本人大一期间实施猥亵

张晓于 2013~2014 年下半学年带我们的传播学概论，在代课期间因委托我与另外几名同学一起帮他完成一份数据整理，与我有过一些联系。期末考试结束后，张联系我来学校帮他登记班里的期末成绩，在此之前我猜想工作的环境应该是学校教师办公室，且有多名老师学生

在场，于是答应帮忙并在次日早晨到达学校与他联系，张在电话中告知我直接去他家中，就在大学对面的家属院里。我当时按直觉来说很不安，但那时对于张本人可以说比较信任，他平日待学生平和亲不端架子，口碑不错，我最后答应了并前往其中。

在张晓家中发生的事情，我每次想起来，最先想起的是一些清晰的片段。我记得我们在谈话，他突然一把将我搂过去按坐在他的大腿上，说：“丫头我要有个女儿估计也得和你一样这么大了”，我当时身体立刻变得很僵硬，几秒后反应过来觉得极其恐慌想要挣脱，但他力气很大，死死搂住我的肩膀。

他与我闲聊，问我感情生活将来打算的话题一类，我说将来也不打算结婚，他反问我“不结婚又生活怎么办？用萝卜么？”我当时十分震惊，因为一我不觉得我们的关系有友好亲密到可以直接这样开车且极尽低俗的地步，二这种话从他平日伪装出的道骨仙风正人君子的皮囊下、嘴里说出，我一时之间难以相信。现在回想起来只觉得反胃。

后来还记得的是我硬着头皮登记完了班里的所有成绩，张问我需不需要帮你多提几分，我说不用了下午有事我登完就先走了。我临走时他一直和我大谈色戒、西游记里的各种哲学隐喻，说以后有机会好好聊一聊，反复挽留。

我在此后的两年当中一直没有想明白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到底如何定义，过去我的生活中并未有这样的遭遇，也从未有女性长辈告诫过我一个四十岁的男性所实施的狼狽行为可以在老师与学生的关系中进行得如此顺利滴水不漏。我模糊地知道那是什么但我说服自己是对他人的行为进行了过分解读，直到大三，张晓又带了我们一门专业课。那一年我从同学口中听说他在带校外培训时曾邀请女学生单独去他家中“喝稀饭”，也曾被告知他与小我一届的女学生畅谈自己的下身尺寸，那时我才知道，他利用着老师的身份早就对这样的狼狽行为游刃有余，屡试不爽。也是在那时我才明白自己的遭遇。大三张晓的那门专业课我只去过三次，我每次见到他，那种恐慌僵硬愤怒和背后发凉的感觉都重新爬上来没过脑袋。毕业答辩时，张晓又一次成了我的答辩老师之一，答辩结束后他在电梯口叫住我，要我加他的微信。我听到他叫住我的那一刻觉得四肢麻木浑身都对这个人的声音藏在眼镜下的眼神深感厌恶，但我没有拒绝，就像大一那个时候没有拒绝一样，我担心他在毕业答辩的成绩上动手脚，如同我大一担心拒绝去对方家中他会在我的期备忘录未成绩上动手脚一样。我畏惧于一个教师手中被成绩所赋予的权力，我也因自己的畏惧而愤怒。如果教师的身份和学识能够成为一个成年男性屡次猥亵数名女学生的可靠伪装，那么上述二者皆是共犯。

我的经历所带给我的，除了对那些回忆片段的溺水般的窒息感，还有对自己本科校园生活的惶恐和麻木，对年长男性的警惕和敌意，我在学校里教学楼里学院活动里，每一天都害怕着遇到这个人。但我知道，我的遭遇才是学校里无数面对男性教师的女学生，政府机关里无数面对男性领导的女实习生，广告公司里无数面对酒桌上男性客户的女职员所常常遭遇的，看似没有造成任何肉体上的侵害，却通过不痛不痒的动作不轻不重的言辞，将手中芝麻大点的权利对女性猥亵发挥到极致，甚至更多的男性，也在经历着类似的状况。

我有跟几个同学说起想把这个遭遇发到网上，有的人支持我，也有人劝我说损人不利己会损害学校名誉影响招生。我不觉得写下这些能真正去改变别人的观念，也不是什么正义使者，但就算是能让学院里往后的女学生都不要再踏入这样的陷阱，哪怕有一点点的作用，我觉得也不是徒劳的。最后附上一张张晓加我微信后联系我的截图。除此之外，没能留下任何证

据。



2018.7.29 西北大学回应已成立工作组

来源：微博@西北大学

原文链接：

https://www.weibo.com/1866373071/Gscca7yG3?from=page_1002061866373071_profile&wvr=6&mod=weibotime&type=comment#_rnd1564336860694

关于网络社交平台举报我校教师张某师德师风问题的声明

7月29日，部分网络社交平台上出现了举报我校教师张某师德师风问题的信息，学校高度重视，立即成立工作组，并已启动调查程序。

我校历来高度重视师德师风建设，对师德师风问题始终持“零容忍”态度，对于确实存在问题的教师，学校将依照国家相关法规和校纪校规予以严肃处理，学校将及时发布调查结果及处理意见。

西北大学

2018年7月29日

2018.7.29 微博用户@小绿剪刀 实名举报田霖借职位之便性骚扰

来源：微博@小绿剪刀

原文链接：

https://weibointl.api.weibo.cn/share/81736318.html?weibo_id=4267244344910189

“我 胡欣雨 实名举报西北大学校团委老师 田霖 借职位之便多次猥亵女同学 有任何问题请直接联系我本人 感谢 @西北大学 母校抱歉”

这两天刚好在家，生病了就想回家见妈妈。

动笔之前，我问她“妈妈我要写东西，写一写那些坏人，你会支持我吗？”

我妈一边切菜一边头也没抬“我支持你，但是我希望你用一种平和的语气叙述。当然支持你啊！”

这个女人总给我惊喜。

那就说说吧。

事情的开始是今天朋友圈里传播速度飞快的西北大学“米兔”事件。

当事人一位是我的同学，另一位是张晓老师，一位曾经对我也有授课之恩的高校教师。

在此声明，标上西北大学我真的很难过，作为一个老牌名校，我实在不忍心把她的名字和这样龌龊的事情摆在一起。

图源当事人朋友圈。

朋友圈看到这篇长文以后，我第一反应是震惊，不敢相信这位老师是当初那位在课堂上侃侃而谈的教授。

然后我的脑海里瞬间浮现出另一位老师：田霖。

坦白说，我不算是一个胆小的姑娘，脾气也不算太好，平时怼起直男癌三分钟写篇小作文不成问题。但是想到田霖老师之后，我的大脑下意识的停拍了，突然的紧张感席卷了全身，本能抗拒那段不好的回忆。

紧接着，我看到了学妹转发的朋友圈。

“呵呵大学老师表面看上去斯斯文文和蔼可亲背地里却做这种恶心事。想起大三时候我遇到的学校某团委老师也是披着老师的外衣干着这种龌龊事真令人作呕。佩服学姐的勇敢 各位学弟学妹们一定要小心勇敢起来”

不管是直觉还是她的描述，都告诉我，我们想到的同一个人。于是我找学妹聊天。

截图如下。



说话过程中，我忍着焦躁的情绪重新回忆当时和这位老师相处的过程。

大三的时候，在大艺团的一次社团招新现场我认识了校团委的老师，田霖。当时我是副团，

主要带器乐部，这位老师找到我，称要在学校组建一个乐团和合唱团，需要我帮他拉一个团队。讲了许多好的案例和乐团美好的未来。

我喜出望外，也很感恩。兴奋无比的感谢了这位老师，并回去就着手开始做规划方案。

而我万万没想到，这个社团不仅影响了我个人，还给他提供了充分的遮掩继续在学校坏事。那段时间我几乎全身心都砸在这个新社团里，这期间田霖开始频繁约我见面，以“聊聊社团发展”“我有个成功案例”“带你去X大交流”等看起来十分正当的理由。

见面期间他数次谈起，他的感情生活不顺；你好好跟着我干，毕业了想留校咱们也能想想办法；我在某某山有一片产业，你以后就跟着我干哪儿也别去；交男朋友的话必须要告诉我，我帮你把关。

这样的语言在和他打交道的短短几个月中数次发生，现在想来已经充分暗示了些什么。但我当时十分信任他，觉得老师和我讲这些也是信任我。虽然有些涉及私生活的话题，但大概是我看人的眼光过于苛刻了，听听也无妨吧。

可能是我这种嘻嘻哈哈的态度让他觉得是默认，在一次他驾车带我去交大交流的时候，先是以帮我扣安全带的理由，进行肢体接触。当时我有点别扭，但没有立刻制止。于是他更加肆无忌惮。途中突然伸手摸我的大腿，问我穿的多厚的裤子冷不冷。车在行驶中，我惊慌中只说了一句谢谢老师我不冷。他仍笑眯眯的说是吗我觉得你穿的挺少的啊，又反复抚摸我的大腿。我慌忙侧身躲开他的手。

途中我急于摆脱，称和朋友约好了在小寨见面，他坚持要送我不让我下车，我说你开车小心点看着路我很害怕。他突然伸手拉住我的手，说这样就不怕了吧？我几次想抽出手来他都没放，最后可能是我挣动的比较坚决，他才放开了我。车停下以后我飞快的告别离开了，他可能觉得我反抗情绪很大，也一言不发让我走了。

回寝室的路上我全程大脑空白，一种窒息感始终压着我，除了崩溃我根本不知如何是好。甚至开始质疑自己，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他是老师啊！在学校待了这么多年，我怎么能把他想那么坏？可能他真的没有那个意思，是我过度紧张了吧？

平时我一直喜欢给自己画大姐姐的人设，喜欢帮人解决问题。但这个时候，我能感觉到的只有无边的无助和恐惧。回想几个月相处中，我明明有那么多次说 No 的机会，但是对于当时象牙塔中的学生来说，老师就基本上是天了。天做了不好的事情，除了手足无措，还能做什么吗？

那几天在紧张之余，我做的最对的一件事情就是尽快交接了一切社团相关工作，和他也不再交流。

后来因为演出，短暂的接触了几次。当时他和我说“我对你很失望，乐团明明可以发展的很好，你撒手不管了那些新生怎么办？”

我因为这句话难过了很久，觉得自己实在是不负责任，过于敏感，可能会影响很多人。

那个时候谈了恋爱，田霖一直对此很有意见，说我看人眼光肯定有问题，怎么不和他说说就谈。

那个人肯定不靠谱，学生为什么不把重心放在学业和社团上。

而那时的男朋友一直提醒我，和田霖走的太近了。我犯傻，一直没有听进去，事情发生后也懦弱不敢和他说。只是一个人压在心底，导致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反复自我怀疑，情绪起伏很大，一度对周遭失去信心。

田霖见我一直避而不见，彻底放弃我，开始和学妹对接。学妹很漂亮，我特别紧张，印象最后一次发微信是问他，是不是现在艺术团由那个学妹负责？他没有回复。可惜我把他和记录一起删了，不能提供证据。

但当时意识到不对的我和另一个关系比较近的学妹说了两句，截图如下。



今天和学妹聊天过后，我发现我不是唯一的受害者，在我发过朋友圈后，不只一位学弟学妹找到我，和我说他当时一些的行径。
截图都放在下面。

【学妹 A】

不仅行为越距而且态度嚣张

“我这学期开始担任校艺术团团长在团委田霖老师手底下干事儿。但是今天晚上在报告厅商量新年音乐会时他对我做出了非常亲密的动作他搂我腰让我很不舒服。我就很大声的说 您别动我 您别动我。团委书记和 XX 老师也都在 XXX 他们也在也看到了 老师们也听到了。现在他恼羞成怒说 明天要来找您换掉主持人并且艺术团团长也不让我干了”

“并且这种事不是一次两次了。从今年 8 月起 他就开始对我骚扰 不停约我出去看电影爬山喝咖啡骑摩托 但是我都拒绝了。9 月开学更是过分 每天叫我到办公室 有意无意的触碰我身体 9 月穿的短裤他 还碰到了我的腿。”



【学妹 B】



【学妹 C】

在主管乐团的短暂的期间内,田霖曾经在谈论乐团相关事务的时候,询问本人有没有男朋友,问男朋友是哪的,因男朋友就在门外等待,所以我说男朋友就在外面等我,他接着就说现在谈的男孩都不靠谱之类的话,言下之意在这暂且不多做过度揣测。他常以“加入青马班,给入党名额”之类的理由展示“权利”,其用意不言而喻。我男朋友曾经在校的路上亲眼见过田霖和一个女生并肩走着,离女生很近,超过了女生的安全距离以致女生躲避,路过时还听见他说,叫你你也不出来,下次一块喝东西之类的话。只是路过就能听见,也是毫不避讳。在本人管理乐团期间,田霖多次在节假日打电话,要求我提前到校开会之类,我均以家中有事拒绝了。还曾有一次说之后要一起到杨凌某学校观摩他们的乐团吸取经验,当时就因为他只有我们两个人去所以十分犹豫,最终拒绝,现在想来幸亏拒绝才没有留下永久的阴影。除了这些事,他说话时喜欢和女生靠的非常近这是许多人都看在眼里的,不能不说也反应出了其某些败坏的品性。有些事说出来也许不会有个确切的结果,但是依然要说出来,让学妹们看清此人品性,免于受害。

【学妹 D】



事情发生已有两年,许多东西无从取证,情节也并非上升至“性侵”的程度。但该老师对女学生的种种行为,难道是师生应有的相处方式吗?而且从我发朋友圈以后一小

时内收到如此多的反馈来看，相似事件必然不止一起。

团委老师又是和整个学校的学生接触最多的，让如此行径的人依旧利用职务之便行龌龊之事是否真的是对学生负责的做法？

这之外，更让我心寒的是，过程中某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也持一种“他对社团很上心所以他很好所以肯定是你们这些人有问题”“事情已经过去了你们拿出来是不是别有用心”这种态度。

此外，在别的群里讨论今天的一系列事件的时候，仍有学生说出“那个女生也不是个省油的”这种评论。

愤怒的同时我也感到深深的绝望，身边的人尚且如此，那些不明真相的人到底会如何理解这件听起来“并不光彩”的事情？

究竟什么样的受害者才是“完美受害者”，才能坦然无惧的出来痛击施害者？

我不知道了，我能做的大概只有带着自责和愧疚用几个小时的时间码下这长长的文字。

感激今天第一位站出来的同学，你是勇敢的，你的未来是光明的。西北大学是我的母校，我爱她一辈子，但当我今天意识到仍有这种败类，在学校中四处游动，作为这位百年名校的一员，我感到无比惶恐不安。象牙塔内尚且如此，社会的机枪扫射过后，又有几人生还？土壤滋生出细菌，但这不是土壤的错，但求母校能拔除杂草，不被肮脏的污秽挡住百年光辉。这一篇发出来，或许无人关注，或许受人指责。甚至最坏的是，田霖类的老师仍能继续在高校中肆无忌惮。但我不能沉默着假装无事发生。

虽然毕业后没有从事新闻行业，但作为新传人，有段大家都很熟悉，放在最后，与君共勉。如果天空是黑暗的，那就摸黑生存；如果发出声音危险的，那就保持沉默；如果自觉无力发光的，那就蜷伏于墙角。但不要习惯了黑暗就为黑暗辩护；不要为自己的苟且而得意；不要嘲讽那些比自己更勇敢热情的人们。我们可以卑微如尘土，不可扭曲如蛆虫。

2018.7.30 多名知乎匿名网友指控张晓

来源：知乎

原文链接：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87437411>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87458925>

匿名用户

104 人赞同了该回答

我是西大 2010 级新传的学生，上过张晓老师的传播学课。不意外。

1.当年开课前，学姐就告诉我们，张晓老师作风有问题，对女生格外“亲密”，一定不要与之单独接触，要保护好自己。

2.张晓老师讲课生动，但很喜欢讲“性”与“女人”，班级几乎全女生，大家好多时候都面露难色和尴尬，但他讲得很开心。

3.张晓老师加了我的 qq（听说也有其他同学，具体人数不清楚），一到周末，就用理所当然的口气“要”我去他的宿舍打扫卫生、收拾房间、做饭、喝茶，顺便学习交流，我每次都婉言谢绝，并提醒师生应有距离；“丫头”这词他常用，而且总是制造课外接触的活动机会，后来

我都不敢 qq 上线，觉得恐怖又怕得罪。班中也有女生被同样骚扰过。

4.问他学术问题，最开始是通过微博和 qq，后来他要求课间现场，再后来每次都说没时间，让我私下去办公室或宿舍找他，他有大把时间给我讲，明明就是故意“转移”。我坚决不去，后来干脆不问了。

5.某次考完试，对我说：“你是咱班最高分，我偷偷告诉你，只告诉你哦！因为我很看好你，很喜欢你，你要不要来老师家…看我对你这么好，要懂得知恩图报…”我赶忙说放假要回老家，车票都买好。

6.时间太久，很多细节比较模糊，人对于恶心排斥的事情主观上是努力淡忘的，所以请勿抠字眼，但那种感觉真的忘不掉。可能他比较聪明会打擦边球，低级且猥琐。

7.我很庆幸自己个性刚烈、有戒备意识，所以安全度过，希望这位姑娘能有一个说法。这种事情取证太难了，希望有相关经历的，尤其是往届的学生们都回忆一下，积极声援。不要去要求受害者完美，当年我也怀疑这种事情是不是小题大做，给自己惹一身腥？所以只跟朋友吐槽了一下。晚发声不应受到责怪和质疑！

8.才能和品行真的两码事儿。

匿名用户

11 人赞同了该回答

我表姐在西北大行政部门工作，可以说是第一时间知道这个事情。然后我就想，知乎会不会有相关问题，这个问题果然出来了。

这回是一下爆出两位不同岗位“老师”性骚扰女学生。让我联想到了一些身边不好的事情。

四年前，记得我的本科院系书记是一位毕业于西北大学哲学系的老教师了，在学校很受我们院系的学生喜欢。然后我有个和我关系很好的学姐，人长得很漂亮。那年院系晚会想让我和我这个学姐一起作为主持人，我们一起去找他，他给我们说完这件事就让我先离开，说还有别的事情要和我这个学姐说。我就走了。

第二天学姐就给我说，我走了之后，那个老男人就和她开始“聊家常”，然后说，“我是学哲学的，对于事情看的比较开，你要是有什么烦心事可以过来找我”说着说着就把我学姐的手拉着不松，我学姐说她顿时感觉很恶心，赶紧打岔说了几句客套话就离开了。

后来，这个老男人还不死心，而且还更过分了。直接表明自己的意思，想让我这个学姐给他生孩子????

我知道后真的很诧异，劝学姐想办法离这个老男人远一点，并想办法举报他。可是学姐纠结的选择了不吭声，只是离这个老男人尽可能的远。最尴尬的是，学姐有一些创新项目有时需要院系书记签字，后来都是我和另外一个男生代劳去找老男人。每次去他都会问我学姐怎么没来，我就说学姐一直在外地实习……

我们不应该把矛盾的偶然性看成普遍性，但是，同样是西北大这个学校，所以让我在知道今

天这个事情的时候就不得不多想了一下下。

西北大学是个好学校，衣冠禽兽的行为是个人行为，但往往社会报道肯定会说，西北大学教师性骚扰学生。学校就这样无辜背了锅。学校那么大，那么多老师学生，每天大家都那么忙，藏着一两个禽兽确实不好发现。应该要认同和支持此次事情中敢于举报的学生。这有点像抓贪官，组织上查比较难，但群众要举报，肯定抓一个准。

在之前我的学姐被骚扰之后我就想，为什么大学的男老师总爱骚扰女学生。个人后来觉得，主要是因为大学女生年轻充满活力，有很强的青春气息，容易引起不正经老男人的关注，总想“再证明一下自己”，而且相对于社会人，学生学历没阅历，老师借身份可以很容易以一个“长辈”、“人生导师”等形象介入学生生活，总会美其名曰“开导”……

个人觉得，大学女生有活力，充满青春是对的，就是这个年纪该展现的样貌。但某些不规矩的所谓“读过书”的读书人就不要动一些乱七八糟的歪心思。一个大学老师，如果是真的欣赏自己的学生就更应该好好引导传道受业解惑，而不是胡乱鸡动……

最后希望西北大学能针对这个事情好好公关一下吧。不然真的会影响招生~

2018.7.30 多位学生朋友圈指控田霖

来源：豆瓣 ID@已注销

原文链接：

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121202586/?dt_dapp=1)

终于等到校方的回应，却没有像同天爆出的张晓事件一样在官网发通报，而是悄悄在张晓事件通报的官博评论里，发了一条要调查田霖的消息。但是热评里有关田霖的言论都被校方删除。

昨夜，当事人更新了与校方的沟通进展。虽说在官博下义正严辞地说对“师风师德问题零容忍”，但是在与当事人的邮件沟通中看不到一点诚意。

终于等到校方的回应，却没有像同天爆出的张晓事件一样在官网发通报，而是悄悄在张晓事件通报的官博评论里，发了一条要调查田霖的消息。但是热评里有关田霖的言论都被校方删除。

昨夜，当事人更新了与校方的沟通进展。虽说在官博下义正严辞地说对“师风师德问题零容忍”，但是在与当事人的邮件沟通中看不到一点诚意。

久等了

今天发生的事情如下

学校方面邮件回复了我的举报信，目前没有调查结果和处理办法。不过我还是那句话，相信校方会有合理的解释。

贴图如下。



截至发博时，学校都无任何回复，同时，当事人学生期间的院办老师也联系了当事人。



可惜截止于此，目前尚未有回复。

对于回应对话，老师替解着急的心我感受到，因此应当年诸多关照，现在发展到这样实在愧疚。

抛开个人情感外，部分观点我实在难以认同。

当事人，也就是我，本意并非要“闹的沸沸扬扬”。虽然目前看来确实传播范围不小，但仍仅限于自媒体平台。

再者，“闹了回头重报”这个事情，确实如此，因为学生时代基础薄弱。这个认知，不管是从老师和学生之间身份的差距，从请假的程度来看，我确实没有那么大的勇气在当时发声。在此再次对学妹们道歉，如果我能站出来，你们或许就不会有那么多不好的体验，每当想到这里，总是感觉有愧于你们。只能在今日努力弥补，为将来的学弟学妹争取更好的环境。

此外，之前举报中 07 年事件当事人的 ex 出现了!!! 回忆了当时的情况，并提出愿意为这次

举报提供十一年前的信息!!!

另外朋友圈有同学爆料，14 年某受骚扰女生带着父母去团委书记处反映情况，最终以取消田霖当年评优资格告终!!

这样一个毒瘤，对女同学进行骚扰猥亵的罪行竟然可以追溯到 11 年前!!! 这期间，是谁在一直包庇他才让他如此猖狂!!!

事情发生在昨天，我本科学学校被爆出新闻学院张晓性侵女学生，一度在热搜上上升到前三，学校官网回应的也算够快，说已成立工作小组会依法处理。

(举报内容见前文)

紧接着，有学妹实名举报校团委田霖老师借职务之便猥亵。



实名举报学妹 A 的微博

学校官微下所有关于田霖的热评都被删除，对于此条举报学校也一直未做正面回应。

由此，朋友圈开始接二连三地有女生举报田霖。





学妹 B 朋友圈实锤



田霖与学妹聊天记录



事情败露后的联系



当事人 B 在官微下的评论，很快就被删了

田老师

最近流行曝光“老师”啊！真的是不装模作样已经忘得死死的。大二时偷田露“老师”。当时的学生会主席还有不图穷的一个人名符着我，和另外俩孩子去那个学生干部下乡建设新农村什么的。到了当地躲开一间套房男女混住。在酒店打麻将摸牌个大一钱子手。晚饭时候一个孩儿让我们跟领导喝白酒，对的，当时我们都是18、9岁的傻孩子。以为出来下乡很光荣，结果都闹翻了。吃饭期间群发消息给家人诉苦啊，然后我前EX直接告到校领导那里去了，校领导一个电话打回来这货脸色都变了，还下什么乡啊立刻召回。回到学校嘛真跟印到一棒一人一纸就写事情经过。最后出来个校团委三军，指着我前EX说你们这就是诗读老师。对他的名誉产生了极大负面影响。他女朋友都要跟他分手。像你们这样的学生就应该开群巴拉巴拉地。后来的结果当然就是承袭投入明请三军团露吃饭啊送礼啊啥的息事宁人。看看，明明是个作又有问题的“老师”结果还我学生委曲求全。从此能进高校学生会不参一切活动觉得无聊又恶心。如今谁又有学妹在曝光田露了还该翻帖。当时好像说他还是音乐学院院长？真是呵呵哒。

原注

学妹 C 实锤

Amelica

这位田露田露老师，在我大二参加校庆晚会排练时，微信上要我和他一起去由江音乐厅给舞台做背景音乐，我以为是我们参加演出的10个人都去，结果上了车发现除了我只有两个舞蹈老师。因为我本来也是因为这个节目才和田露有接触，在这之前我不了解他的风评，然后就觉得奇怪。问了班的一个学长，他说，让我到了之后赶紧找借口离开回家。因为车上有两个舞蹈老师，所以去的路上都很正常，在由江音乐厅，我们选完之后，在两个老师选择的时候，田露跟我说结束后想和我一起看电影，我说家里有事先急着回家，说了很多次，他才放弃。

那两位老师选择完后，田露开车将两位老师送至地铁站，我说说下车吧我自己骑车回家。他不让我下车直接送我回家，直接发动了车子。在车上，他让我不要将他当做老

师，说我的性格和长相像他的初恋女友，希望我没事可以和他一起吃饭一起旅游，在此期间，他试图抓我的手好几次，我挣扎着躲开了。

最后我发微信给我爸爸让他在离我很近的车站接我，我告诉田露，他才将我放下车。

在之后的排练期间，他多次以各种理由叫我去他的办公室，然后我和一个学姐互相打太极尽量拒绝。

校庆结束后，我立即删除了他的微信。

在校庆结束后

最后，真的感谢学姐在当时的勇气和今天的勇气👊

学妹 D 的锤

田老师 动不动就用“你想不想要毕业证”和“你不想毕业了”这种话威胁在学校团委或学生会担任职务的同学 所以我当时才更加确定不要继续呆在这样被层层打压的学生会了。

第一次见田老师 为校团委某项活动进行拍摄工作 田老师让我给他介绍女朋友 我当时心里想 都这么老了 还没女朋友 问他他也没有 在代表学校一起去外地参加某活动的过程中 田老师带领的三位女生跟大部队不在一起行动 并在此次行程中总是调侃校某位颜值很高的女辅导员 后来一次在学校里碰到了田老师以及田老师的妻子孩子 才知道 原来是个真的不正经的老师。

还有一次田老师带我去给田老师称之为他学生的一个某某学院研究生毕业音乐会拍照 第二次再见到这个女的 是在我们在音乐厅为学校演唱 中途田老师打电话 有说闲话 说要接过来 然后买了零食看 (当时在场的同学们以为田老师给我们买的零食 看来真的是想多了) 过了一会田老师出去接了这个女的进来 被看发夹双手环抱在胸前穿着高跟鞋当当地走过来坐下翘着二郎腿一副高高在上的架势 还有这个女的发过一个朋友圈 图片里骑着的正是田老师的摩托车 这些我以为已经是我知道田老师所有的脏事了 没想到这么多人出来爆料 墙倒众人推啊 看看田老师能不能用自己强硬的权力把这脏事压下去呢?

学妹 E 的锤

2018.8.3 西北大学约举报者面谈

来源：微博@小绿剪刀

原文链接：

https://m.weibo.cn/status/4268889527760637?wm=3333_2001&sourcetype=weixin&featurecode=newtitle&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2018.8.6 西北大学发通报：被举报教师张晓、田霖被调离工作岗位

来源：微博@西北大学

原文链接：

https://www.weibo.com/1866373071/GtmcGd4YQ?from=page_1002061866373071_profile&wvr=6&mod=weibotime&type=comment#_rnd1564342036511

情况通报

7月29日，网络社交平台上出现举报我校教师张晚、管理人员田霖师德师风问题的信息。学校随即成立了工作组，对举报的问题进行调查核实。

根据工作组初步调查情况，经学校研究，决定停止张晓教学工作，调离教师岗位；决定停止田霖团委工作，调离学生管理工作岗位，学校将根据进一步调查结果，作出相应党纪行政处理。

西北大学党委教师工作部

2018年8月6日

文章报道

2018.11.15 《西北大学停止涉性骚扰教师工作 当事人期待进一步调查结果》

作者：瑞雪

来源：新媒体女性

原文链接：

<http://gzxmtnx.com/news/2018-11-14-7a2d7bd1f61f31ba.html>

8月6日,西北大学在其官方微博发布情况通报,对此前被举报有性骚扰学生行为的教师张晓和管理人员田霖做出初步处理:停止张晓教学工作,调离教师岗位;停止田霖团委工作,调离学生管理工作岗位。西北大学表示将继续调查。

对于校方的通报,实名举报人、西北大学毕业生胡欣雨告诉新媒体女性,她觉得校方处理速度很快,但仍然期待学校的进一步调查结果。胡欣雨曾于8月4日在微博强调了自己的诉求:严肃公正透明处理,双开涉事老师,当事人发文对所有受害学生道歉。学校在校内开放性骚扰、性侵害举报渠道。

7月29日,胡欣雨在个人微博号@小绿剪刀上发布举报信,信的开头转载了自己的同学在朋友圈举报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张晓对其多次实行猥亵的公开信。这位匿名的同学表示,在2014年,张晓请她去家里去登记成绩,却突然一把将她搂了过去按坐在他的大腿上,张晓力气很大,同学挣扎不开。张晓开始聊起了感情生活与性生活,让这位同学十分震惊和反胃。

受到自己的同学举报张晓的鼓舞,胡欣雨发布举报信,实名举报其母校西北大学校团委老师田霖借职位之便多次猥亵女同学:“我,胡欣雨,实名举报西北大学校团委老师田霖借职位之便多次猥亵女同学。”

在举报信里,胡欣雨详细描述了被田霖性骚扰的经历:以组建乐团为由,多次约她面谈,却总是聊到感情的事情;“他的感情生活不顺……说‘交男朋友的话必须告诉我,我帮你把关’”,胡欣雨没有在意,田霖却开始在往后的见面中摸她的大腿、拉她的手。胡欣雨坚持避开,田霖才作罢。“这个时候,我能感觉到的只有无边的无助和恐惧。”事情之后,胡欣雨退出了社团,并提醒学妹“跟田霖接触的时候保持距离”。

举报信发布后,胡欣雨收到了更多学妹们反映田霖性骚扰的爆料:学妹A说田霖曾经“搂我的腰让我不舒服,我就很大声地说您别动我……不停约我出去我都拒绝了……有意无意触碰我的身体”;学妹B爆料田霖曾经说“你交男朋友要告诉我啊我帮你参考参考……然后就是拉了我的手我抽回来了”;学妹C表示田霖曾经“询问本人有没有男朋友……多次要求我提前到校开会”;学妹D也告诉胡欣雨,田霖曾经“叫我陪他看电影……离我特别近”。胡欣雨随后将自己的经历和学妹们的匿名爆料整理成材料发送至学校邮箱,实名举报田霖性骚扰学生。

7月30日,西北大学党委教师工作部师德师风建设办公室陈珂邮件回复胡欣雨邀请她去西北大学面谈,但胡欣雨无法返校面谈,提出线上联系但校方并未采纳。随后胡欣雨收到学校行政老师的QQ问候,这名老师表示学校会帮助学生,但也强调“非要搞得沸沸扬扬,当事人是怎么想的?”

“你在校都不举报，毕业了，你又回头举报……这件事不简单，你没把握好”。

8月3日，胡欣雨接到学校邮件称调查组3名成员已前往北京寻求与其面谈。她回忆，面谈时“校方态度非常好……也说明了会严肃处理的态度……倾听了我的诉求”。她拒绝了校方提出要拍照的要求，但在离场时发现一位老师偷拍了照片。胡欣雨确认该老师已将照片全部删除。

(二十二) 长春中医药大学高雷 (2018.7-2018.8)

事件梳理

2018.7.29 微博用户@可爱的虫二二 举报高雷性骚扰

来源: 微博@可爱的虫二二

原文链接:

https://weibo.com/5863604021/GsaQ9pWYv?filter=hot&root_comment_id=0&type=comment

7月29日 15:56, 微博用户@可爱的虫二二 发布微博:

“实名举报长春中医药大学体育馆的高雷老师对学生性骚扰
两年前我还是他羽毛球班的学生
正在上课时他让我和他上楼一趟取羽毛球拍
就在他当时办公室斜对面的仓库房里
进去之后他随即反锁了门
我非常慌因为那个屋子连一扇窗户都没有大声问他干什么
他说别出声 随即强吻 摸胸 摸私处 在我推开他的时候 强行抓着我的手放在他的生殖器上
很快走廊传来说笑声 他停止了这一切 整理好裤子走了出去继续给同学上课
那年我刚上大二 从那天之后我几乎就不去上体育课了 雷翼也退了
不得不说当年的心智没有如今坚强 当时怕老师怕领导 怕一个不满意他给我大学两年的
体育成绩都是挂科
今天敢说 因为看到了女性反抗 我当年一腔热血上大学的心被这些人面兽心的老师糟践的
什么都不剩
攻击也好 报复也无所谓
大学毕业证我完全可以不要
我就想看看
还有多少个孩子受这样的委屈最后连个屁都不敢放
微信 QQ 同步更, 哪个同学老师我都不屏蔽
对于同学我希望你们以后的日子能勇敢捍卫自己的权利和尊严
对于老师我希望你们做好老师该做的事 最起码做个好人@长春西门大官人 @长春新闻 @
长春中医药大学”

2018.7.29 关于实名举报“长春中医药大学体育老师高雷性骚扰”后续

来源: 微博@可爱的虫二二

原文链接:

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267261878771842#_0

各位久等了

从2018年7月29日上午8:57我发布的一条关于“实名举报长春中医药大学体育老师高雷性骚扰女学生”朋友圈开始，同学朋友的点赞转发让事态进一步扩大。于是我从上午九点开始接到辅导员老师（女）的语音呼叫，刚开始只是说导员和我约个咖啡馆谈谈

后来发展到学校成立专项纪委小组。下午五点多分别见了辅导员，院里的书记、副书记，以及谈话笔录摁手印。

过程漫长两个多小时，不过说起来很简单，就是安抚、询问、安抚，然后把我们一家子送走。

就从这里开始详述高雷老师当年对我性骚扰的过程吧。15年夏天我刚上大学，第一节体育课就是分班。在我们学校的室内体育馆大厅里，各个学科的体育老师拿着扩声喇叭吆喝，比如排球的来这排队，篮球的到这边站着，羽毛球的别走错了云云。大多数女孩的心思都是上羽毛球课是室内场地，可以不用风吹日晒，所以一股脑都挤过去。具体数字记不住了，举个例子：比如一个班级只要45个学生，但是我们当时羽毛球挤了将近60个学生，40个女孩，其他都是男孩。那么高雷老师就说了：女孩都留下，其他男孩打比赛，赢了的5个才能留下。

刚上大学以为遇到一个愿意保护女孩不去风吹日晒的好老师，然而这才是噩梦的开始。

整整大二的两个学期，我们的互动无非是每周一次的体育课，最过分也就是在纠正我们架拍姿势时搂搂腰，拍拍屁股，捏个脸蛋什么的。这种事情全班女孩谁都是尴尬的笑一笑带过去，没人想过声张。

女孩不自愿的情况下发生挑逗性质的肢体接触，我不知道这算不算骚扰？

转眼我上大二了，有了点羽毛球的基础，就想参加个羽毛球社团强化一下训练也顺便当健身了，所以我参加了雷翼的培训部，也就是这个高雷老师负责的社团之一。（PS：高雷老师在学校负责雷翼社团打羽毛球的，鹰翔户外旅游活动的）没记错的话，培训部周一到周五晚上都会有训练，也就是从那时开始高雷老师对我的小动作开始频繁了起来。每晚训练时让我帮忙带着他的运动手环，说是为了帮他多积累步数。（其实不过是去他办公室取手环和还手环的过程会增加我们单独见面的次数，尤其晚上训练结束，体育馆人就已经非常稀少了）有了两次他意图不轨的表现，我就再也没去他办公室取过手环。然后是一次大班正常上课，我们正在练习架拍。

他叫我上楼一趟去取球拍，我很纳闷问他：“老师我手里有球拍啊，还取什么？”他说：“傻呀，给你一个球拍，训练时候用，比这个好。”我放下球拍就和他上楼上仓库了。

仓库在他办公室斜对面，就是楼梯拐角下的储物间，放一些体育器械和活动奖品杂物的，没有窗户只有灯。他开门，我探身进去，然后反手关门上锁。我慌了，质问他：“老师你要干嘛？”他说：“别出声。”随即强吻，摸胸，解内衣，顺着摸向私处...我用手挣扎推开他，然后他强拉住我的手塞进他的内裤里放在他生殖器的位置。

很多网友会问为什么不咬断他的舌头，或者用手扯断他的生殖器，或者大声呼救。

说实话事后我也很懊恼为什么当时我的大脑一片空白？为什么不拼尽全力去反击？为什么？等你别人反锁在小黑屋里意图进行性侵的时候才能理解为什么吧？

我无法理解那个朗朗乾坤的下午会发生这样的事，屋外盛世，屋内熔炉。走廊里传来别人的说笑声，他结束了这一切，整理好自己的裤子，把新球拍递给了我，说：“有了新球拍，以后要每天坚持来训练啊。”然后走出了那个仓库。

我真的接过了那个载满屈辱的球拍，我没有折断它，没有遗弃它，而是默默接过了它，就像全盘接受了自己一样。

走出仓库，进了洗手间，洗了很长时间的手，长到就像这节体育课结束了一样，我没有回到课堂，拿着球拍走出了体育馆，看见了馆外比以往更刺眼的阳光。

那时我刚上大二，按照我们学校的规矩，大学体育课上两年，修四个学期的学分，而高雷老师掌握着我未来两个学期的体育学分。那时的我对大学充满向往，我的想法只想息事宁人，安心过完大学，只要体育不挂科，我就可以把这事烂在肚子里。

问我当时为什么不曝光的网友，简短回复一下：高雷老师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简单的体育老师，他在我们学校负责体育馆，也就是承包活动租借场地的事务，而他能有这么大权利，除了他的个人能力外，还有他老婆，也就是我们学校团委负责人，也是一个很有实权的领导，名字不方便透露，不想伤害除了高雷之外的任何人）这中间捆绑的势力之大，涉水之深，不是各位局外人能体会到的。而我，即使体会得到，也说不透，更不敢说。那年我 19 岁。

当然也有质疑我为什么时隔两年旧账重提的网友，有的觉得我是在学业上不满意打击报复老师，然而我的大学成绩到目前为止，虽然平平但是全都过了。有的怀疑我是为了保研，不好意思，我的成绩还没糟糕到需要保研，而且还是一个我并不想继续留下来的学校。我强调我不想留下来只是不想再面对高雷，而不是讨厌这个学校，我非常感激我的母校，我也非常热爱她。

社会上有好人也有坏人，学校有好老师也有坏老师，医院有好医生也有坏医生，我们不能因为这一点点坏就否认这个职业，更不能抹黑学校，抨击社会。

我热爱我的生活，更热爱我的国家，今天站出来说，是为了女性发声，不，没那么伟大，我只是为了自己发声，为了自己未来的女儿发声。

纪委谈话结果两个重点：1、有聊天记录、视频、录音等证据；2、有超过 3 个以上的女孩愿意实名举报，才有可能给老师开处分而已。

整整一天，我的微信、QQ、微博爆炸式的信息通知，然而除了我，也只有一个女孩愿意实名举报。因为她因为高雷老师的性骚扰在大二已经退学，复读一年重新考大学，如今是别的学校的学生所以不怕。而另外一个情节严重的女孩联系我，由于她正在读研，怕老师打击报复，所以只能声援并不能露面支持。

我对这些女孩不心凉。

我心凉的是法律，是这冷冰冰的规则。

难道一定要身体里留下精液了才能定罪？精液不够，还有视频、录音等等的限制。

关于性骚扰定罪太难了，犯罪代价太小了。

我也要走不动了。

走不动也要走。

今天结束谈话的时候，纪委老师问我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说我不知道，我从一开始说出这件事就没想过结果，把他弄得身败名裂？妻离子散？或者彻底扳倒？

人微言轻，现在懒得管他了。

我想要针对性骚扰更完善的法律，对女性权益更权威的保障，我想要这朗朗盛世，清清白白。

2018.7.29 长春中医药大学回应

来源：微博@长春中医药大学

原文链接：

https://weibo.com/2749313053/GsaUQupPu?filter=hot&root_comment_id=4267154667380756&type=comment

@长春西门大官人 @我是2萌吖 @可爱的虫二二 @长春热门

发布：今日，我校通过网络获悉举报高雷问题一事。学校对此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成立专项调查组，对此事开展全面调查，现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我校将尊重事实，严肃查处。

长春中医药大学

2018年7月29日

2018.7.31 当事人微博再发文

来源：微博@可爱的虫二二

原文链接：

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267261878771842#_0

- 1、关于这个事件，我和其他当事人相信学校也相信老师会给出一个满意的处理结果，当然这也是需要一些时间的，不能说我的一面之词或者舆论压力就随便毁了一个人甚至一个家庭，取证需要时间，调查需要时间，结果也需要时间。我们可以等，我希望持续关注这件事情的你们也愿意等。
- 2、我的初衷也只是让高雷老师停职之类的，毕竟下一届新生就要上来了，我想多保护一些女孩，尽可能的让她们在大学多些阳光快乐。所以和我的耐心等待匹配的应该是学校的积极调查，当然这绝对不是威胁，只是调查可以拖，但是孩子的教育不能拖，这是底线。
- 3、我深知猥亵在法律上即使定罪也不过拘留，但如果对方是教师这类社会影响过广的职业，一旦定罪必须停职，这是对社会的及时止损，不然后患无穷。
- 4、我从没停止过搜集证据，各位有人证物证不管是匿名的马赛克的还是实名举报的，一概都可以继续私信联系我，而我依旧坚持我的初衷，我要的结果让高雷老师停职就够了，其他的惩罚我并不想干涉，那是领导该定夺的事情，只是这个惩罚绝对不应该比停职还轻。
- 5、有勇气说我诽谤的，也可以和我打官司，试试谁能赢就好了，隔着屏幕敲键盘也别太动气，伤肝。
- 6、其实喷子的评论我能看见的并不多，偶尔看一些其中大部分都是靠污言秽语博眼球，他们的观点除了从头到尾都不讲道理外毫无逻辑可言，所以我也没什么理由去反击。只是一早上起来收到网友的截图说有人拿我的照片说着不怎么客气的话…这是怎么说呢…我以前知道键盘侠喷子什么的存在…但我没想到他们居然这么蠢…[允悲]侵犯肖像权这事我上次听还是在高中政治课本上，当时脑子里想的就是侵犯别人肖像权的傻子他自己得长得多丑而且没脑子啊，成全了别人的知名度同时还犯了罪，这简直[摊手]漂亮！
- 7、你们放心，正义要是缺席的小心思，我就扔出所有证据飞镖打得它不敢缺席。在这之前，我们应该斯文些去等等它，万一它主动来了呢，大家都不费力皆大欢喜。
- 8、每天都会发些小动态告诉你们我很好，所以不必担心，永远爱你们！

2018.8.4 长春中医药大学高雷被调离教师岗位

来源：微博@可爱的虫二二

原文链接：

https://weibo.com/5863604021/Gt3CQy5Oy?filter=hot&root_comment_id=4269267546963856&type=comment

长春中医药大学学校纪委经调查后对高雷老师的最后处理决定是：留党察看处分，调离教师队伍。（去学校后勤工作，不接触学生岗位）特此公告。@清华常江 @长春中医药大学 @长春西门大官人

没有封口费, 没有保研内幕, 没有威胁恐吓, 事情结果公布后到此为止。各位姑娘多多保重, 折腾这一通, 我能救一个算一个, 问心无愧就够了。

“世事秋凉, 道阻且长。愿你我都能去危就安, 得偿所望”

文章报道

2018.7.30《吉林一女大学生自曝遭体育老师性骚扰 学校微博回应称已成立调查组开展调查》

作者: 刘中全

来源: 法制日报

原文链接:

<https://xw.qq.com/cmsid/20180730C18I4P/20180730C18I4P00>

7月29日, 一条微博《实名举报长春中医药大学体育馆的高某老师对学生性骚扰》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 这是吉林省长春中医药大学一名女大学生王某在7月29日发布的信息, 该信息被网友大量转发阅览。

7月29日15时56分, 新浪微博名为“可爱的虫二二”在微博发布文章称, “两年前自己还是高某羽毛球班的学生, 正在上课时, 高某让自己和他上楼取羽毛球拍, 两人来到高某当时办公室斜对面的仓库房里, 进去之后, 高某随即反锁了门, 随即被高某强吻、摸胸、摸私处……”



“今天敢说, 因为看到了女性反抗, 我当年一腔热血上大学的心被这些人面兽心的老师糟践

的什么都不剩。”王某说：“哪个同学、老师我都不屏蔽，对于同学，我希望你们以后的日子能勇敢捍卫自己的权利和尊严，对于老师，我希望你们做好老师该做的事，最起码做个好人。”



7月29日23时26分，女大学生王某又发表一条《关于实名举报“长春中医药大学体育老师高雷性骚扰”后续》的文章，截至到7月30日14时，阅读量已经超过27万次。

同时，王某还发表了带有聊天截图的微博称，她收到了多名同校学生爆料，在校期间，同样遭到了高某老师的性骚扰，并称“高某老师劣迹斑斑，但骚扰手法成熟”，更甚者致使一名女学生退学，后再重新考取其他高校上学。

7月29日16时07分,在该同学微博发表10分钟后,长春中医药大学官方微博回应:今日,我校通过网络获悉举报高某问题一事。学校对此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成立专项调查组,对此事开展全面调查,现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我校将尊重事实,严肃查处。

7月30日下午,记者联系上王某。王某表示,她发表的微博全是事实的经过。

“实际上我昨天上午先在朋友圈里发布了,没多久学校老师就找我了,微博是下午发布的。”王某说,目前学校的调查组人员已经找她了解过情况,同时还有一名同样因遭受高某性骚扰已退学又重新考上大学的女生谷某也同意实名举报,据了解学校的调查组人员前往谷某处了解情况。

“这一段时间内,我受metoo运动影响很大,后来我思前想后,终于决定把真实情况说出来,让更多的女学生避免遭受高某的骚扰。”王某说:“今天站出来说,是为了女性发声,不,没那么伟大,我只是为了自己发声,为了自己未来的女儿发声。”

随后,记者联系了长春中医药大学党委宣传部长张吉,张吉表示,学校对此事已经成立专项调查组开展工作,如果查实高某老师确有此情况发生,学校绝不姑息,并且调查有结果后会第一时间向社会发布。



(二十三) 杭州文澜中学校长任继长事件 (2018. 7-2018. 8)

事件梳理

2018.7.29 微博爆料任继长猥亵女学生

来源：微博@尚启庄，原博已 404

备份链接：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88186433>



2018.8.3 三十年前你对女学生做的事，任继长校长你还记得吗？

来源：王五四，原文已 404

备份链接：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8/08/%E7%8E%8B%E4%BA%94%E5%9B%9B%E5%BC%9A%E4%B8%89%E5%8D%81%E5%B9%B4%E5%89%8D%E4%BD%A0%E5%AF%B9%E5%A5%B3%E5%AD%A6%E7%94%9F%E5%81%9A%E7%9A%84%E4%BA%8B%E5%BC%8C%E4%BB%BB%E7%BB%A7%E9%95%BF%E6%A0%A1%E9%95%BF/>

非常感谢这位三十年前受害者的信任，她有勇气站出来，找到了我，希望我能帮她。跟她的交谈中，我能感受到，三十年过去了，她依然没有从那件事情的阴影里走出。见她时，几天里她只睡了几个小时，满脸疲惫。当她决心站出来诉说时，她受到了很恶劣的攻击，各种辱骂和污蔑，我一直试图安慰她，但她比我想象的坚强。我能做的有限，她也能做的有限，但我们希望能通过这件事，让这个国家的孩子特别是女童，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和保护，这是我们唯一的心愿，因为我们清楚，从法律上，我们无法惩治恶人，甚至还会被恶人反咬一口，但是我們不怕，因为有你们。

以下是受害者的正文：

我要讲述的是 30 年前发生在我身上真实的事，杭州一位知名教育者猥亵性骚扰未成年女学生。

当事人任继长，事发当时是杭州二中初中部教导主任。任继长，浙江省特级教师，曾任杭州学军中学校长，现任杭州文澜中学校长，余杭高级中学总校长。

杭州二中是杭州市乃至浙江省升学率第一的名校，能够进入杭州二中读书，相当于半只脚已经踏入一本大学，父母和孩子都以能入读杭州二中而无比骄傲。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我在杭州二中就读，事情发生的时候，我 13 岁，刚刚过完暑假升到初二，新学期刚刚开学没几天。我因为忘记了暑假期间班干部需要回校开会，被当时的初中部教导主任任继长叫到办公室去训话。那是一个多个老师一起公用的大办公室，任的办公桌位于靠窗的左手边（进门面对窗子的左手边），对面和右侧分别贴着摆放的是另外两个老师的办公桌，还有一张或两张办公桌靠近门口。

当时办公室里只有任继长一个人，他要求我把门带上（所以门是没有锁上的）。他坐在椅子上询问了我为什么没有回校开班干部会议、知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等等，我一直低着头回答。然后他要求我在未回校班干部表格上签名，我就低下头去签名。他乘我签名的时机，起身从背后抱住我，摸我的胸部，并且用嘴舔我的脖子后方。我当时脑袋嗡的一声之后就是一片空白，等我的神志反应过来了，我试图挣脱却被他大力拉回。他坐到椅子上，把我拉到他两腿之间，用两腿夹住我，一只手抱着我的腰，一只手抓我的胸部，并且不时掐乳头，我感觉到疼痛。他一边猥亵一边说着班干部应该以身作则这样不守记录是很恶劣的等等话语，言辞十分严厉。我心里极度恐惧，身体僵硬根本没办法动，唯一的身体感知是来自乳头的一下一下的疼痛，每一秒钟的时间都是那么的漫长。我那天穿了一件玫红色的雪纺短袖上衣，领口是娃娃领带绣花的，那时我已经开始发育，但是还没有到穿内衣的程度。最后有女老师敲门，我才被任继长放开，我跑着逃离办公室，门口那个抱着书本的女老师我没有注意是谁，但是那女老师穿着藕荷色的上衣，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颜色，之后，我一直把这个藕荷色当成是天使的颜色。

事后我处处避免与任接触，远远看到他都会绕开走，打死我也再不敢和任有单独相处的时间。我性情大变，原本活泼开朗的我一下子变得很沉默，不太和其它同学互动，有时候一整天也不会和其他同学说一句话，这个情况一直到升入高中才开始好转。我对男生变得特别防备，表现出来的就是我会对男生十分十分地凶。我高三的时候，任继长在校门口抓迟到的高三学生，我被他叫到办公室批评（门开着），我问任，你还记得我吗？任一脸茫然，显然已经不记得了。

任继长在二中任职期间，他的作风问题是人尽皆知的，任会在公开场合咪咪地盯着女学生一直看一直看、强抱强摸女学生，摸手摸背并且一直摩擦都是家常便饭，而且任根本不避讳是公开场合也不避讳是否近距离有其他学生。很多女生都如同我一样，处处躲避着任。二中的其它老师和学校领导也应该都有知情，因为这些举动都在大庭广众之下。后有听说曾经有女学生和女老师的举报，但是最终都不了了之息事宁人。

我的中学时期是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当时中小学生的命令绝对不敢违抗，受到老师的批评责骂连大气都不敢出。那个年代根本没有什么性教育，老师和家长都少有提及这方面的事，年幼的我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清楚的，只是知道这事一定是不好的，千万不能再发生了，而对于此事的定性认知和严重性认知一直到进入社会才慢慢地清晰起来，那也是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循序渐进地清晰起来的。所以当时这个事情不要说是去报警或举报，就连父母或者最要好的女同学都不敢告诉。90 年代或之后出生的人可能很难理解，那时中国改革开放伊始一切都还在新旧更替之中，跟现在的社会文明进步无法相提并论。

从发生那一刻起我就把这件事深深埋起，但从未能摆脱，虽然 30 年中少有忆起，但是每次只要一想起都是那么地清晰。懂事一点后，我觉得男人都很恶心，如有男性善意纯真的对我表示好感，我常常是内心满是厌恶地把他们骂走。即便到后来有了相处的对象，我会经常突然情绪大变大发脾气。跟我相熟的朋友们，都评价我至今未婚是因为我的温柔从来不超过三分钟。我甚至到现在都有这样的想法，没有小孩挺好的，至少不用担惊受怕，因为如果有相同的事情发生我自己小孩的身上，我会完全崩溃。作为一个在中国传统教育制度下长大的女性，我至今都没有办法去评估这件事情对我的伤害有多深影响有多大。

离开杭州二中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我有怨恨过学校，心里有埋怨过学校的老师和领导，不争的事实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可怜年幼的学生们不知道怎么保护自己，而为什么已经成年的老师们领导们会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后有听闻任也对女老师下手，女老师们敢怒不敢言，也有女老师告发任后被强加一个你情我愿的帽子息事宁人。这个世界怎么了？升学率就是这么重要吗？重要过孩子的安全和名节？

地球上没有任何人知道此事，直到前几天。我当时看着 ZW 和 ZJ 的报道，我是气愤的，我气愤为什么作恶的人还可以如此厚颜无耻的嚣张，我气愤对受害者凶残的语言暴力攻击和威胁；我是感到愧疚的，当初没有能够勇敢的站出来，想到在这漫长的 30 年里，一定有很多初中女生、高中女生乃至女老师都受到了任继长的祸害，我很揪心；同时，最多的是担心，虽然我没有孩子，但我身边的同龄人的小孩差不多都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或者已经在上学了，我担心任现在还在危害着我这一代人的孩子们。由此，我站出来了。我从未想过去针对某个学校，二中、学军、文澜，都是最好的中学学府，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一定是。我只想曝光任继长，让大家警觉，从而能够更好的保护更多年幼的女学生们。

这不是什么好事，也不是逞英雄的事，这是一件需要极大勇气的事，这是一件对我没有任何利益只会让我受伤乃至有生命危险的事；这是一件很令人悲伤的事，一件令人发指的事，也是一件令人深思的事。让我感动的是事情爆发后，杭州二中的校友们对我的支持，自发地组织起来，帮助我收集证人证言，鼓励我安慰我，告诉我不是一个人并且会把此事进行到底。

在此，我们呼吁那些在这 30 多年漫长的岁月里被任继长猥亵性骚扰过的未成年受害者、目击者和知情者，把事实写出来，释怀放下，对于你们讲述的事实真相，只有在经过你们的同意后，才会以匿名的方式公开。

国内请发：belatedjustice@163.com

海外请发：belatedjustice@hotmail.com

最后，呼吁大家能够更多的关注到未成年孩子的性骚扰问题，家长们能给孩子们多做这方面的教育多给警示，孩子们能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周围的人们也能及时制止和站出来保护，给我们国家的下一代创造一个安全的健康的成长空间。

2018.8.4 任继长校长，当年受你伤害的学生们都站出来了

来源：王五四，原文已 404

备份链接：

<https://www.jianshu.com/p/ea2cf2b3b6b8>

《三十年前你对女学生做的事，任继长校长你还记得吗？》这篇文章虽然最后没有逃过被删的命运，但是很多当年杭二中和学军中学的知情者、受害者都看到了，他们通过邮件讲述了当年任继长的一些行为。他们同意公开内容，并且愿意在需要的时候站出来作证，非常感谢你们，也希望这件事情能让更多的家长警醒，让更多伸向孩子的黑手有所忌惮。

非常感谢杭州二中当年的毕业生们，很多人事业做得很优秀，也在海外生活多年，与很多在国内的人相比，他们并没有劝说受害者妥协，而是毫无保留的支持她，既有当年的校友情谊，又有文明社会人们当持有的正义感，谢谢你们。

1、这是最早收集到的，是 85 届男学生毕业后在杭州市中学运动会上看到的

“我在 1979 年到 1985 年就读于杭州二中。大学毕业后的 1989 年或是 1991（年份有些模糊），我去观摩一年一度的杭州市中学生运动会。当时站在 100 米终点与起点中点左右那个位置，一名杭二中女生刚刚参加完短跑比赛从终点往起点方向走去，从个头身材和样貌看是初中学生，穿的是杭二中运动队的队服。不知是上衣设计的问题还是尺码偏大的原因，女生的胸罩有一条边漏在了领口边缘，当时看到任继长迎上前去，用同一只手的手指去将领口处的胸罩往下拨，同样的动作做了三次。当时看得我简直是目瞪口呆：哪怕真的是关心这个女生，要完成这个把漏出来的胸罩边塞回去的目的完全可以用两个手指来完成，绝对不需要这么夸张地把手按在女孩乳房上。这个事情过去近 30 年，但是一旦有人提起任或是看到他的名字，那一幕立即出现在我的眼前。这是我亲眼目睹的经过。”

2、96 届女生，目击证人

“我是 1990-1996 年在杭州二中就读初中和高中。我还记得是初二的时候，春天，那天是放学的时候，我好友推着自行车，我在她边上走着。我至今都能很清晰的记得是校园的初中楼走出来，楼的侧前方靠近大门口的那个位置。

任继长走过来，站在我朋友的侧边和她聊起天来（我就退让到了边上）。然后没说几句，就把手抬起来，朝我朋友方向摸去。我本以为会是轻轻的拍拍头，表示一下关爱。结果看他手摸住我同学的后脖根，开始摩挲起来。我同学立马开始缩着脖子一直躲，躲开了之后，任还是追着几次三番一直摸过去。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懵的，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幕，感觉很不对，又觉得是平时这么敬重的教导主任，怎么会做出如此猥琐的行为。后来一直有点震惊，已经忘了怎么脱身的了。当时是放学路上，校园里还是有相当

数量的学生，任得（的）肆无忌惮令人讶异。

后来升入高中，初中部来了个年轻漂亮的女老师。我们时不时听到一些关于任对她的闲言碎语，我当时心里隐约觉得任转移目标了，心下还不由暗暗觉得这下女学生们总算可以安全一点了。

现在想想这样的想法多么的自私懦弱啊！”

3、89 届高中毕业，目击证人

“XX 你好：

关于任继长这个老师，最令我印象深刻的除了“任”这个姓是多音字外，更主要的是他那好色猥琐的形象让人难以抹去。三十年前，我还是杭州二中的一名高中学生，毕业于 1989 年。任继长是我们的政治老师，但具体高中几年级不记得了。他看漂亮女同学的眼神总那么色迷迷。有几次做早操的时候，他背着手来回踱步，当时他走到我前面的女同学（美女同学，不方便透露名字）这里时，转过身满脸淫笑地盯着她看。这过程足足持续了有几十秒钟，然后任继续往前走。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意味深长地看着那美女同学。那一幕全被我看眼里/我想任那时候为什么会这么肆无忌惮，不顾其他学生眼光，还是欺负我们年少无知。尤其那个年代的孩子更是幼稚单纯。但总有一些较为成熟的孩子吧！另外还有一次是在做眼保健操的时候，我由于不认真，半睁着眼。刚好看到任在摸那个女同学的两根麻花辫，脸上还是泛着那个老色鬼的淫荡样。那个猥琐的模样，今天回想起来还是历历在目！记得我当时还把这些事情告诉了几个要好的同学。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早就离开了中学校门，不知道任是否随着社会的开放和日益沦陷的道德底线以及自身地位的提升，会有更邪恶的行径，不得而知！不过根据常识判断，任应该只会变本加厉！在那个如此保守的年代，任尚且如此大胆，不要说在如今小三遍地，出轨如家常便饭的年代了！再加上任如今拥有这么大的权力！

谢谢！”

4、96 届男学生，目击证人

“支持你-来自校友

Hi,

93-96 年我就读于杭二中高中部，算起来是你的学弟。看了你的“三十年前你对女学生做的事，任继长校长你还记得吗？”访谈，想表达一下对你的支持。就我在读的三年的回忆，任骚扰女学生的情况肯定存在，我曾多次目睹任在公共场合对女学生实施搂肩抚背捏手臂等行为。迫于当时的校风及个人认知，只觉得他是一个蛮“花”的人，并没有能力和勇气去揭发或制止。

我至今还能清晰记得当时任对我们届一位周姓女同学的一些不当肢体行为（搂肩抚摸后背），这位女同学是体育特长生，专项是短跑。相信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记忆。

再次，我支持你！”

5、95 届女学生，亲身经历

“别的不用说了，学姐你说的就是我们看到感受到的样子，尽管那么多人不理解或者恶

意中伤，而且其中多数恰恰是学军文澜的学子，也许他们没有经历过不能体会，但也庆幸没对她们下手，只是他做过的事永远不可能被时间掩盖。

我是你 95 届的学妹，那是任还在二中，我上初一，我们的班主任年轻漂亮，我们和她亦师亦友，平时任对她毛手毛脚不止一次被我们看在眼里，有次任甚至在我们开班会时忽然出现，看似在和班主任攀谈，却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拍了她屁股，班主任敢怒不敢言。

另外说下我自己的经历，初一还是初二的一个六一节，学校组织年级去某蚕桑基地活动，那天有一项劳动是帮助桑农抓蜗牛，当我提着大半袋蜗牛高高兴兴准备和同学会合时，此人出现在我的面前，当着年级学生老师的面，紧紧搂住我的肩膀，在他对着老师和同学笑的时候，我却笑不出来，我仿佛能感受到周围同学和老师同情而又异样的眼光，因为对方是校领导而我不敢动弹，心里无助又羞愧，只盼望着他快点走开，其实这样的骚扰不是第一次，第一次是在上学路上碰到了任，天真的我上去打了招呼：任爷爷好。（他秃头我一直觉得他岁数很大）他询问我并确认是二中学生后，左手就紧紧箍住了我的肩膀，把我使劲楼（搂）在他身边，我一下子惊到，下意识要挣脱但是没成功，反应过来以后我怂了，我心里能感觉到他的意图，绝对不是什么善意，但是我害怕了，就僵硬的由他搂着直到进校门。后来的上学路上我都想办法避开他，尽管有时还是被他追上，可以说是很阴影了，这种提心吊胆直到他去了学军才算松口气。”

6、8x 届高中毕业学姐，亲身经历

“Time for Justice, Better Late than Never!

以为光阴会把所有不堪埋葬,今天却这么倔强地浮现。

那是 80 年代中的一个初夏，穿单衣的季节。我 15 岁,是二中一名普通学生。

那本是最平常不过的一天，我穿了一件深红色的长袖套头衫，有些弹力的那种，天有些热，衣服的袖子被我拉到胳膊肘。放学了，大是做值日走得晚了，教空里剩下我和另外两三个同学，不知为什么任继长会在这时候来跟我谈话。他坐着，我站着，中间隔着课桌。我双手支在课桌上，不记得他在说什么，或是在说什么。没有任何征兆，他忽然看着我的胳膊，用他食指和中指的指关节，一下一下揪着我手臂上的皮肤，很慢，很专注似的，好像我并不存在。我没有感到疼痛，只是吓呆了。低下头，支在课桌上的胳膊，却僵硬得一动不能动。那一刻的时间是凝固的，后面的记忆却全部是空白,想不起他怎么走的，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回家的。

30 多年了，依旧清楚地记得那个时刻的惶恐与不知所措。当年老师在我们心中是崇高的，如此怪异的举止让我尴尬，困惑，被师长辱弄的羞耻，也难以跟父母和其他老师启齿。成年之后，每当想起，更是深深感登到当时那种被权威禁锢的无奈与屈辱。

现在，作为一个母亲，我很难想象，30 多年前的那一幕如果发生在自己的孩子身上，我会是什么反应。想来非常后悔，如果当初能告诉长辈们，如果他们能做些什么，也许后来的小师妹就不会再有那般不堪的遭遇。30 多年后的今天，媒体时有爆料高校女生以及职业女性被侵犯的丑闻，然而，又有多少懵懵懂懂被骚扰的孩子迫不及待地需要来

自成人世界的解救？教育界这一特殊领域容不得半点苟且，容不得一丝污秽。我们的孩子，需要一块纯净的土壤去生长。

任的“作为”在昔日二中很多学生中不是秘密，相信当年的一些老师也会有所闻有所睹。30 多年了，沉默需要打破，正义需要维护，说出真相是我们的责任。只有这样，满校园天真烂漫的孩子们才能避免被伤害，避免来自师长的伤害。

正义虽会迟到,但绝不缺席!
Voiceout!"

7、一个被任继长性骚扰的女老师的亲身经历

“早上一个朋友发给我看了关于任继长校长骚扰学生的文章，顿时觉得震惊了，一直以为他只会对老师下手，没想到还会对学生、对未成年人下手，这真的是禽兽不如了，接下来讲讲我的经历，我曾经在任继长任职的学校工作过，当然发生了那样的事情后，我立即离开去别的地方了，惹不起总是躲的起的，具体细节至今回忆起来，还是会觉得很让人作呕，记得他也是以询问工作为由，和他单独在办公室，他简单问了一些工作内容之后，就问我你有男朋友吗，我很诧异，领导怎么会问这样的问题，我说没有，他像是叹了一口气，然后一边去关办公室的门一边又问那你想什么时候找呢，看他无缘无故把门锁了，我还是有点慌，但是没有想这么多， just 说不急，目前工作最重要，他说这就对了，然后向我走来，一把拉住我的手，把我人向他怀里拉，然后在我耳边对我说，你愿不愿意陪我，我当时吓坏了，一把挣脱出来，我说校长你放尊重一点，他说我不知道你什么意思，你想要的前途，只要我一句话，我都会给你的，害怕的我，立马起身往门口走去，谁知他从背后抱住我，说什么不要放弃这么好机会，不是什么人都有，然后亲了我的脸，手一直摸我的胸，还直叫我宝贝，当时我真的快崩溃了，吓死了，用尽全身力气挣脱，然后逃出去，发生这种事当然我和谁都没有说，因为就算说了，也不会有人相信我，他的正面形象太多了，想奉承的人也太多了，之后我就离开了那个让我觉得充满阴影的地方，当然我知道的，深受他骚扰的女老师很多，但大部分都是不敢说的，因为谁都不愿意放弃这么一份稳定的工作，一个女孩子想要在社会立足真的很不容易，就算心里再不舒服再委屈，为了某些东西，都会忍，都会算了吧，但在我看来，没有什么可以敌得过女孩的清白，讨厌这种一手遮天的事情，因为拥有一些权利，把很多事情都掩盖了，这个社会为什么会这样，明明应该为人师表可却是人面兽心，表面说着一套，背地一套，这样的人，能在这个社会有这么高的地位，这样难道真的对吗，尽管我知道可能我们的集体诉说都无法换来任继长的处理，他或许依然是那个高高在上被家长称颂的好校长，但是我相信这个社会总会是邪不压正的，正义就算来的晚，也会出现的，该还的总要还。借用《熔炉》段话：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这个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这个世界的阴暗面比黑夜还黑，只是我们看不见，别以为在白天看着太阳，以为这个世界有多光明。”

还有很多资料来不及一一整理，我们继续呼吁那些在这 30 多年漫长的岁月里被任继长猥亵性骚扰过的未成年受害者、目击者和知情者，把事实写出来，这不仅仅是让自己释怀，也是对整个社会文明的推进。对于你们讲述的事实真相，只有在经过你们的同意后，才会以匿名的方式公开。

国内请发: belatedjustice@163.com

海外请发: belatedjustice@hotmail.com

文章报道

2018.8.5 《杭州文澜校长被指性骚扰遭举报，曾暗示女老师陪他可获想要前途》

作者: 陈秋晓

来源: 每日人物

原文链接:

<https://3q.163.com/edu/article/DODFR50N05148UNS.html>

8月1日, 女子夏雨(化名)发文举报称, 时任杭州第二中学初中部教导主任的任继长在一次训话中对其进行猥亵。随后, 包括校友、教师在内的多人均表示, 曾目击或亲历任继长性骚扰未成年女学生、女教师。

夏雨期待她的举报, 不只是教育局和纪委能回应处理此事, 还要让家长、学校能提高对未成年儿童性教育的重视, 促进全国性校园反性骚扰机制的建立。

中国人大网资料显示, 任继长生于1947年1月, 曾任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是杭州市十佳校长、浙江省特级教师、全国模范教师, 曾在杭州二中担任政治老师、初中部教导主任, 后任杭州学军中学校长, 现任杭州文澜中学校长, 余杭高级中学总校长。2013年《杭州一校长为学生打饭9年 副校长负责打酱油》一文报道了任继长长期在文澜中学食堂为学生打饭的事迹, 被人称作“打饭校长”。

8月3日、4日, 每日人物就此事多次致电任继长和杭州市教育局, 均未得到回应。

夏雨在《三十年前你对女学生做的事, 任继长校长你还记得吗?》一文中提到, 事发时在杭州第二中学的她刚13岁, 刚升初二, 因假期忘记回校开会任继长叫至办公室训话。当时办公室内只有任继长一人, 他要求夏雨将门带上, 并趁夏雨低头签名, 从背后抱住她、将她拉至两腿之间夹住、摸她的胸部并不时掐乳头, 一边“言辞严厉”批评她。

“我心里极度恐惧, 身体僵硬根本没办法动, 唯一的身体感知是来自乳头的一下一下的疼痛,” 夏雨在文中写道。后来一名女老师敲门进入, 夏雨才被放开, 得以逃离。事后, 原本活泼开朗的夏雨变得沉默, 有时候甚至一整天都其他同学说话。

夏雨告诉每日人物, 三十年来, 她从未向任何人提起此事。直至2018年7月27日, 她看到章文回应性侵指认、说举报女生是想坏其名声阻其移民, “(这)让我非常非常地生气。陆陆续续我也有听过、看过任继长性骚扰别的未成年女学生, 而他现在还在中学当老师(校长), 我担心有其他的未成年女学生会继续受害。”

至此, 夏雨选择公布此事, 并在文中呼吁任继长的受害者、目击者和知情者“把事实写出来,

释怀放下”。截至发稿前，夏雨已收到超过 30 封揭发任继长的邮件。

夏雨提供给每日人物其中的 9 封举报信里，有 6 名杭州二中校友称自己目睹任继长对女学生、女教师做出“按乳房”、“拍屁股”、“摩挲后脖”、“摸麻花辫”、“强搂强抱”、“搂肩抚背捏手臂”等性骚扰行为。另 3 名校友则称自己分别曾被任继长“强行搂肩”、“揪手臂”、“跳健美操（短裙）时凑近仰拍”。

8 月 4 日，上述其中的一名亲历者韩芳（化名）向每日人物证实被任继长性骚扰一事。她曾是杭州文澜中学的一名教师，期间受到时任校长任继长的性骚扰，次数“数不清”。

韩芳向每日人物回忆，最严重的一次是发生在某年夏天。当时她前往校长办公室汇报工作。任继长先问韩芳有无男朋友，并将门上锁，言语暗示韩芳只要“陪”他即可获得“想要的前途”、“不要放弃这么好的机会”，不顾韩芳挣扎对其进行“亲脸”、“摸胸”、喊她“宝贝”等性骚扰行为。

当时任继长已年过 70，“如果是年轻男性的话，我估计挣脱不了”。最终韩芳逃离办公室，但至今仍心有余悸。

事后，韩芳“觉得上班就是种煎熬，因为他只要一有机会就伸出咸猪手”，决定离职。据韩芳观察，任继长经常在食堂、操场等公开场合抚摸女学生、女教师的肩背，“是相对而言相貌姣好的女学生”。

夏雨向每日人物表示，自己一开始曝光任继长，是想让大家警觉。随着举报的人数增多，她愈发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希望不只是教育局和纪委能回应处理此事，还要让家长、学校能提高对未成年儿童性教育的重视，促进全国性校园反性骚扰机制的建立。

(二十四) 湖南大学熊伟 (又名熊广基) 事件 (2018. 8-2018. 12)

事件梳理

2018.8.2 微博用户举报熊广基性骚扰

来源: 微博@whenyousaynothingatall585

原文链接:

https://www.weibo.com/6618186080/GsPGlgCnD?from=page_1005056618186080_profile&wvr=6&mod=weibotime&type=comment#_rnd1563007940147



看到推送的文章《这个世界的女人和孩子》，感慨这个世界真的要比表面看起来黑暗得多，因为我自己就亲眼看到过。

大学在@湖南大学上的 (2012-2016) ，15 还是 16 年那会儿有个经贸学院的选修课《跨文化管理》，因为当时正准备出国，就报上了。没想到熊广基 (原名熊伟) 老师在整个教授过程中，不断的 (注意是不断) 向我们推销 (或是传销?) 他亲戚 (我记得是妹妹) 做的生意，还让我们加他的 wx，给他的那些跟课程内容毫无关联的朋友圈点赞 (他本人还会记录) ，还群发 cx 组织的内容给学生，并且要求我们回复，不回复信息就上纲上线到“不尊重师长”……你也不看看你自己都发了些什么东西，作为你的学生真的没脸回复。

不过这也就算了，就当是晚课 (我记得是晚上 9:40 下课) 无聊的一点乐呵了。当时就觉得这个老师行为谈吐都蛮奇怪，一点没有为人师表的严肃。

当然最奇怪的是，几乎我们同学都能感觉到这位老师的“奇怪” (因为他每次讲起他做卫生巾生意很厉害的“妹妹”以及他的业界“人脉”、“道教名头”、风水禁忌等等看起来跟课程丝毫无关却占用了大部分时间的内容，班里同学都会小声发出声音表示不解)，但是，这位老师却

一直在教书，也不知道经贸院对为师“教书育人”四字的标准是不是和我们的有些不一样？除此之外，我还向我们的辅导员打听这位老师，说是熊老师之前就有学生投诉，但也不知道为什么经贸院一直没给出合适的处理。【摊手】【摊手】【摊手】

但真正可怕的我们的下一届。

我有个学妹也报了课程，因为成绩不是很好，熊老师主动说可以帮忙加一次单独补考，但是他要提前单独辅导。“单独辅导”大概是这位熊老师原形毕露的裂口。

然而，学妹又哪里知道自己已经掉入了这位所谓 985 高校经贸学院国际贸易系副教授的圈套。

“单独辅导”被熊老师安排在了经贸院所在的北校区附近的一个茶馆，但学妹是南校区的学生，两地相隔甚远，所以为了安全，她喊了同学一同前往。老师传微信告知让学妹在茶馆定一个包间，但学妹觉得略有不妥便说包间已经定完，只能坐在厅内，且告知老师自己还有另一个同学一同前来。结果老师在得知学妹并非孤身一人之后，便改口说要安排在办公室进行辅导和补考。

去了办公室已经很晚了，熊老师又迟迟不提补考的事，反而让学妹帮他录成绩，大概没几个小时完成不了。好不容易录完成绩，熊老师终于拿出张卷子，让学妹写篇论文算作补考，但眼瞅着天已经黑了且楼道里很冷，学妹看不过去便让同学先行离开，然而，接下来的事情彻底让学妹崩溃了。

同学前脚刚走，原本坐在身后的熊老师便一把抱住了学妹，学妹使劲挣脱跑到门口却还是慢了一步，被熊老师抢先一步跑过去反锁住门，然后又被强行搂抱并听到老师在耳边说“你好可爱，我想亲你”这样的话，学妹吓坏了，使出浑身力气挣脱，然后楼道又传来脚步声，熊老师可能是有点怕，便被挣脱开了，学妹立刻跑了出来，但这种恐惧一直延续到了毕业。

难以想象，如果这位熊老师继续下去会发生什么，我们也都不敢想。

事情发生后，因为难以启齿，我们只好以他在课堂上的所说所为，包括唆使传销、传递有病不需医等谬论进行实名举报，我们认为即便不提那件事，这些也足以证明他不仅没有明辨是非的能力，更没有师德，没有资格成为一名教书育人的老师。以此，我们希望他能受到一些惩戒，但并没有。

P.S.

1, 熊老师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00b0540100z71v.html

2, 2012 年被曝光的传销企业，2015 年熊老师在课上向同学推荐：
<http://finance.ifeng.com/news/tech/20121028/7216491.shtml>

3, 前几天跟学妹聊起迷途，难免会提到当时这件事，学妹认为还是应该曝光，便让我帮忙。
@湖南大学学生会@湖南大学@湖南大学千年弦歌@湖南大学微博工作室

最后，由于事情发生过去很久了，熊老师也并未得逞，所以我这里没有任何证据。如今 metoo 运动盛行，却看到他依然在教课。。希望学校师德师风建设抓紧吧。

2018.8.3 熊伟微博回复称：她穿着暴露，我年轻气盛

来源：熊伟微博@自由诗意的牛，原文已 404

备份链接：

<https://news.163.com/18/0804/14/DOCF1B4T0001875P.html>



2018.8.4 湖南大学官方回应：已成立调查组

来源：微博@湖南大学

原文链接：

<https://weibo.com/1851726313/Gt3YtxBEN?type=comment>

近日，有微博反映我校某教师师德师风方面的情况，学校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专门调查组，启动了相关调查程序。我校对于教师师德师风问题一贯坚持零容忍，如果调查属实，绝不姑息，将依法依规处理。（湖南大学教师工作部）

2018.8.5 举报人私信收到多张熊伟性骚扰截图

来源：微博@whenyousaynothingatall585

原文链接：

https://www.weibo.com/6618186080/Gth0axSXB?from=page_1005056618186080_profile&wvr=6&mod=weibotime

最开始每周课课可数无数次，
晚上的课下课课都要跑一趟，
走，打电话通知我请假，回家
第二天课课都要去上课，让
我苦办办公室的早课午课，课
他妈全都扣掉了他课一直课课
课。课课什么课不回课课课不
礼貌课课课课，几天不回他
消息课课课又打课课来了后来一
课不理他，课课就课课课课课
课课不课课课课，课课分什么
什么的，课课课课课去上课课
课课课，课课课课课课课一
课课课课课，每次上课课课个
小课课课课课课课课



2018.8.13 举报人质疑学校处理效率

来源：微博@whenyousaynothingatall585

原文链接：

https://www.weibo.com/6618186080/Gug1T4dtg?from=page_1005056618186080_profile&wvr=6&mod=weibotime&type=comment

从调查开始，学校跟我说的就是，“请相信学校！”我信了，拒绝了权威媒体的采访，也放弃了在其他自媒体平台发声，等着学校能及时给出公平公正的处理结果。然后两周过去了。[@湖南大学](#)，你说我还能继续信你吗？

2018.8.25 湖南大学《关于熊伟处理的通告》

来源：微博@湖南大学

原文链接：

https://www.weibo.com/1851726313/GwgnQ2MUI?type=comment#_rnd1563009409008

关于熊伟处理的通告

根据举报线索，我校按照查清事实、依法依规的原则立即展开调查工作。经查，我校工作人员熊伟在担任我校经济与贸易学院教师期间，存在违反师德师风要求和职业道德的言行，情节严重，影响恶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资格条例》《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教育部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等有关法律和规定，经研究，决定给予熊伟降低岗位等级处分，由副高七级降为中级八级；同时撤销其教师职务，取消其教师资格，取消其硕士生导师资格。

湖南大学历来高度重视师德师风建设，对违反师德的行为坚决严查严办，绝不纵容姑息。学校将进一步加强师德师风建设，规范完善教师管理，把立德树人放在学校工作的首要位置，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湖南大学

2018年8月23日

2018.12.14 熊伟关于微博事件及其处理的郑重公告

来源：微博@自由诗意的牛

原文链接：

https://www.weibo.com/1342222420/H79ZsaJl3?from=page_1005051342222420_profile&wvr=6&mod=weibotime&type=comment

昨晚无意看到微博，特意公告几点：

1、感谢与谴责

感谢很多朋友与学生的理解与支持!

但是更多的不了解实情，跟着瞎起哄! 很多人就是爱凑热闹!

个别人没有口德，语言暴力! 简直就像流氓!

如果公开侮辱人格造成恶劣影响，我会投诉，微博封号与行政处罚甚至刑事拘留!

2、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

因为领导与师友劝我不要回帖，怕再引起舆论轩然大波!

可是目前这次微博事件已经严重影响了我与家人的身心、生活与工作，
我只有出面申明了!

3、学校公告处理违法违规

我查阅了相关法规，咨询了几位律师与老师，

都认为学校公告处理的程序违规、事实认定不清、处理结果过重，

学校人事处复审还是维持原判，11月29日下午我又向工会提出维权请求:

复审维持原判通知的几份援引文件有适用不当之处与可以减轻处罚的理由，

学校复审几处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

我在新岗位认真工作取得了成绩。

4、我会为自己的合法权益与中国法制建设抗争到底!

如果不行，我会向教育部投诉，甚至向法院起诉与接受媒体报道!

中国要构建法制社会，而不能停留在人治层面!

高校不能为了怕学生闹事而不公正处理老师!

也要维护老师的合法权益!

我愿意成为中国国有教育管理僵化体制的破冰者!

5、我的抗争也为了我的家人!

我的妻子了解我的为人，非常理解与支持我!

我的抗争也为了我年近八旬的老父亲，与逝去的老母亲!

2018.12.15 熊伟微博再抱怨处理结果

来源：微博@自由诗意的牛

原文链接：

https://www.weibo.com/1342222420/H7mbu8ebs?from=page_1005051342222420_profile&wvr=6&mod=weibotime

湖南某高校被曝女生裸体考试 遭男老师频频袭胸-搜狐新闻 [O 网页链接](#)

刚才看到这个报道，这个老师逼女生裸体考试，频频袭胸，最后处理结果也只为调离了教学岗位，并且给予他留党察看、行政记大过。

我只是从背后搂抱下，处分竟然是调离教学岗位，并且取消教师资格与硕士导师资格，还从副教授降级为讲师!

(二十五) 复旦大学杨雄里事件 (2018.8)

事件梳理

2018.8.12 陆绮实名举报复旦杨雄里教授性骚扰

《复旦杨雄里教授 您还记得您强吻过的女学生吗? 》

来源: 微信公众号“走夜路唱歌儿”, 原文已 404

备份链接:

<https://matters.news/@jidongjie/20180812-%E9%99%86%E7%BB%AE%E5%AE%9E%E5%90%8D%E4%B8%BE%E6%8A%A5%E5%A4%8D%E6%97%A6%E6%9D%A8%E9%9B%84%E9%87%8C%E6%95%99%E6%8E%88%E6%80%A7%E9%AA%9A%E6%89%B0-zdpuAqSqmQviVHFP3bzjLWA9WRNaBWmibmDetinAWSsbk9gnp>

大家好, 我是赵嗷嗷。首先感谢大家对我举报北大研究员谢灿一事的关注。

上次发锤之后, 谢灿在他的公号写了一篇所谓的回应, 对我几千字的陈述和几十张聊天截图只字未回, 而是曝光了我的姓名和工作单位。

也许是自知理亏, 他先是把我这个受害者的名字三个字曝光了俩, 但生怕别人搜不到我, 又把性骚扰事件发生两年前我写的报道标题都给列出来了, 还把我无关同事的名字挂了出来, 可真是用心良苦了。

对他那篇可笑的回应我会给出回应的。他的学校是放假了, 我却是一直在工作, 所以我的时间相对被动。但是他对我的污蔑终会一句一句打回他自己脸上, 继续狡辩挣扎只会让他丑态尽露。作为一名记者, 揭露真相是我的本职, 别妄图颠倒黑白, 正义不会缺席。

不过今天要说的是另一件事。前几天, 成为了小小的米兔发声口的我们收到了一封举报信。与举报北航陈小武的罗茜茜一样, 受害者如今也是一名旅美女学者。性骚扰事件也是发生在十几年前, 对当事人的伤害一样至今未息。

受害者决定实名发布这封举报, 我在作者栏写下她的名字时却犹豫了很久。她在美国拥有平静的生活, 实名无疑会让风暴来临。有人问她“是不是不想混了”, 她也明白自己将面对什么样的质疑、诋毁和攻击。但是她依然决定把当年的事情说出来, 她有耳闻, 受害者并不只她一个。

而且她对我说, 我对谢灿的举报给了她说出真相的勇气, 她也想让我知道, 有人与我站在一起。对此, 我敬佩并感激。

下面是受害者陆绮发来的原文:

那是在 2005 年左右的事情，我当时在复旦大学神经生物学研究所做研究生。做了一年以后我感觉科研环境实在很不理想，因此我想出国，就找当时的所长杨雄里院士写推荐信。我想请老师帮这个忙应该并不过分。

当时在中午的时候，我给杨雄里先生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请问他是否可以帮忙给我写推荐信。半小时以后他就回复了，让我去他的办公室面谈。

当时他可能在午休，枫林校区脑科学研究所的大楼有很大的窗户。但是他把窗帘都拉上了，房间光线很暗。他坐在背对窗户的位置，我坐在面对门的位置。

在谈话中，他提到了我的条件不是很过硬，而他的推荐信可以是一个非常强的助力。他也谈到以前的学生找他写推荐信，他们都去了很好的学校。同时他也希望我不要声张他答应我写推荐信这件事情。当时他给我的理由，是希望其他学生能够安心科研，不要因为我想离开而动摇。

然后谈了大概半小时，我走的时候，在办公室门口，他帮我开门，当时两人距离很近，他忽然就把我搂住，亲我的嘴唇。

我当时木掉了，就呆呆走出办公室。他的秘书就在门外。我在卫生间坐了十分钟，特别懵。

我在想，啊这个社会的残酷终于降临到我的头上了。我懵的是，我请他帮忙他到底要什么。他会提出其他的要求么？我怎么办？是的，我想离开这个研究所，但是我不会为任何事情献身。我不想做这种交易。

然后我回宿舍给他发了电子邮件，我说我不要他的推荐信了。他似乎很生气，第二天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去，当时我很紧张，我穿了一件最丑最保守的衣服，我把手机放在口袋里，想需要的时候可以录音。

在办公室里，杨雄里对我说那只是一时冲动，同时他表示依然可以帮我写推荐信，我还是拒绝了。

我直接的导师是李葆明，杨雄里似乎也给李葆明压力。

杨雄里实验室有一个女生也提出要出国，杨很生气，打电话给李。李又打电话给我，问我为什么要鼓动那个女生，其实我没有。

我就问李，是谁看见了我鼓动那个女生，李说了一个实验室青年教师的名字。我就笑了，我告诉他，他说的那段时间我一直呆在寝室里，那个女生并不和我同寝，而那个青年教师也从未来过我的寝室。我觉得好笑，为什么李葆明要说谎。

其实当时我对这个世界实在是太失望了，当时我非常苦闷在学校 bbs 上写过我想自杀，还有学校的心理老师在 bbs 上联系我。

最后打消我自杀念头的是我当时的导师李葆明。他打电话给我，说我要死就死在校外，不要

在校内耽误他、耽误研究所，连累到他的升迁前途。

然后我就不想死了，本来我想我自杀还能让这些入有点悔意，可是他们真的一点都不会有任何反省的。他们只会觉得他们倒霉，碰上了倒霉事。既然如此，我就要坚强地活，笑着活下去。

最后我在李葆明实验室三年，我答辩了，但是因为第一作者的文章发表，我没有拿到硕士学位。

我离开了李葆明实验室，来到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另一位老师的实验室工作了半年，在这位老师的大力帮助下，2008年我终于申请成功，到美国一所大学学习。2013年，我获得了博士学位。

10年过去了，我依然在做学术研究工作。我是热爱科研的，科研也带给我快乐。所以我应该为维持科学界的圣洁，尽自己的一份义务。

陆绮姐告诉我，导师的权力真的很大，在美国也是如此，但是美国对导师的制约要比国内多得多。在那件事情之前，她把教授们视为学术前辈和长辈，而在被杨雄里强吻之后，她看待他们的心理都发生了变化。

最终她没有拿到杨雄里和李葆明的推荐信。在经历了一番波折，耽搁了一些时间之后，她还是成功出国完成了学业。

在收到她的来信时我都震惊了，甚至不敢一口气读完。我想说，她能够活下来、走到今天，不是因为对方和帮凶的恶行不够严重，只是因为她足够坚强。

我看到了十几年前的环境下一个受到院长骚扰的小女生会如何被逼上绝路，也期望如今的世道能还给当年的女生一个公道。

另外，如果有人希望在此平台举报性侵/性骚扰，为了尽可能保证大家的隐私问题和证据完整，我们在此提供账号邮箱给大家，邮箱是 thatisharassment@163.com。也推荐大家加林哼哼的个人 telegram 账号 (totorolinlin) 直接交流，毕竟相比微信和邮箱，这个平台是加密的 (需爬梯子)。谢谢勇敢的你们。

百度百科资料显示：

杨雄里，1941年10月生于上海，祖籍浙江镇海，神经生物学家、生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中国脑科学计划的筹建者和推动者，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春理工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名誉院长。

李葆明，男，1962年12月出生，江西宜丰人。研究生学历，理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上海市领军人才。

(二十六)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王东来事件 (2018. 10)

事件梳理

2018.10.19 女学生实名举报王东来于 10 月 14 日对其进行性骚扰

作者：欧阳润琳

来源：欧阳润琳 QQ 空间

原文链接：无 (QQ 空间截图为网友代发)



不言语不代表我就会忘记，我还在笑不代表一切就会恢复原样。我现在还是会无意间回想起那些事，我现在还是会觉得彻骨的寒冷，我现在还是觉得那么无助，我现在还是困在那个晚上，我走不出来，我忘记不了。我害怕去图书馆，我害怕见到那个晚上的任何一个人，我害怕有人站在我身后，我害怕公交上有人碰到我，我害怕有人靠近我，我害怕回想起他的脸，我害怕他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我害怕有人说他的名字，我害怕，我怕，怕到要死。我还活着，他还在那，我和他还可能再见，这就永远是对我的折磨，永远，永远!!!! 我现在只能听到自己在包间里不断哭喊，救命，救救我，我怕，我怕死了，求求你，求求你饶了我吧，求求你帮帮我吧，求求你了，求求你，谁都好，来救救我吧，不管你是谁，救救我吧。我也是人，我也会哭，为什么遇到这种事的总是我，为什么默默受气的总是我，为什么我要一辈子背负着这种恐惧，为什么，这不公平，这一点也不公平，我没做错，我我从来没有做错过，那为什么却是我在苦苦哀求一个结果，为什么？凭什么!!! 我觉得我现在，就是一根要断的绳子，绳子的另一边到底是什么？可能是一个彻头彻尾，只想毁掉一切的疯子，也可能只是一个放弃一切的胆小鬼，谁知道呢？



10月14日上午9点53分，我参加的墨麒麟工作室的学长李卓，来电话说有人要请王东来吃饭，但老师觉得只有几个男的去吃饭没意思，想要两个女生过去一起。因为以前和工作室的人出去聚餐时，老师都会叫上一些额外的人作陪（不论男女），我们一直以为是老师希望用餐时的氛围能热闹一些，人多一些。李卓来电话时，也提到了是因为希望人多一点，热闹一点才邀请我们。再加上受邀的另一个人是和我同寝，也在工作室，也出席过工作室饭局，同王东来一起聚过餐的女生，而且王东来是工作室的主要负责老师，李卓是平时管理我们的人，所以我没好意思拒绝，同意了出席。

我们下午 3 点多，乘坐公交车到西广场转车，到北福苑酒店，李卓提前订好的房间。马祥译、另一位我忘记名字的学长和王东来先后到的房间。我们大约六七点开始吃饭。其间王东来一直让我们喝酒，但是为了保持清醒，我和另一名女生去厕所通过扣嗓的方式将酒吐出来，而且我个人酒量比较好，所以从饭店出来时，我已经有八九分清醒了。

出来后，王东来提出要去酒店旁边的 KTV，但由于没有合适的包间，我们去了银乐迪 KTV，C103 或 C105。在包间中王东来让我们又喝了两瓶酒，并坐在我的左手边。进去包间后，王东来便一直拉着我的左手，并似“有意无意”的把我的手放在他的私处附近。我觉得很害怕，很恶心，所以先后通过去点歌，用左手拿话筒，用右手拿东西，和另一个女生去厕所，用纸擦手的方式，多次将手抽出都无果。过程中，我又和另一个女生在厕所扣吐过一次。并自己去过厕所一次，但我从厕所刚出来，王东来就站在包间门口，将我拉回包间，看见我坐下才又离开去厕所。回来后，他用左手拉我的手，我试图用左手拿话筒躲开无果后，在我用右手拿话筒唱歌时，他将右手伸进我衣服里，贴着我的腰直接摸。我试着和李卓说话，试着靠近另一个坐在我右手边的女生，王东来都一次没有把手从我衣服里拿出来。最后甚至顺着我的腰，摸到了我的背，又从背直接把手伸进我的内衣，我当时感到十分害怕，于是拿着手机，去厕所，让同寝室的女生打电话过来，假装查寝，把我们叫回去。当时的时间是晚上 10 点 29 分，我在交待完我室友后，刚刚从厕所出来，就看到王东来站在包间门口，一边“关切”的问我没事吧，一边把我带回包间。并在我刚坐定，就又把把手伸进我背后的内衣带，并把手顺着内衣带从右侧面摸向我的胸部。我一直努力夹紧自己的右手臂，但他却也一直用力企图把我的右手臂挤开，并且越来越用力。我很害怕，也很绝望，我在包间里环视一周，没有人注意到。其中我与李卓有过对视，我还探身和他说过话，王东来也一次没有把手从我身上拿开。后来我通过用肩膀碰我身边的那名女生，并哭了出来，引起了我身边那位女生的注意，王东来才第一次主动地将手从我衣服里拿出来，并且“关切”询问我“没事吧？”

随后同寝的女生来电话，我谎称要查寝，想回去，李卓说车在路上，王东来说能给查寝的打电话，我很崩溃，直接躲进了厕所。没多久，我听见王东来和李卓在外面说话的声音。我从厕所出去，听到王东来思路清楚的和查寝的人交待，有两个女生和他在一起，让不要记名字什么的。

我当时整个人很混乱，也很害怕，一路上和另一个女生在一起，在车上将这件事告诉了我父母，情绪很激动，而且也一直在哭，我们顺利回到寝室时，是晚上 11 点半左右。

这就是事件的经过。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
17 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欧阳润琳
10 月 19 日



我通过何蔚明和我身边的两名女生，弄明白了后来，~~重~~吸引了我身边那两名女生的注意。丁东在第一次，丁东的声音从我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我听见“天哪我问你‘没事吧？’”

随后用我的手机打电话，我说我要重打，想回去，在电话本在手机上。丁东想给我打电话，我说没事，直接能过了何蔚明，电话多了，我所写王东说如果我在外面说的话真者。

我从何蔚明那里，听到王东是总路线的和是谁的人交代，有两个女生和他在一起，让不要以名字什么的。

我当时整个人很紧张，乱想害怕，一路上看见一个女生在车上，在车上接电话，听了很认真，情绪很激动，而且一直

在写，我们^说中间得到证实时，^说晚上丁东来去。

这就是事件的经过。

王东说的好好世界
丁东说的好好世界
丁东说的好好世界
丁东说的好好世界

2018.10.20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回应成立调查组

作者：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团委官微

来源：新浪微博

原文链接：https://weibo.com/5343483035/GELLJknjY?from=page_1002065343483035_profile&wvr=6&mod=weibotime&type=comment

2018年10月19日，我校学生在其QQ空间对教师王某某进行实名举报。学校对此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成立调查组开展全面调查，目前调查工作正在进行中。一经查实，学校将根据情况进行严肃处理，并及时向社会公布处理结果。

2018.10.21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研究决定给予王东来开除处分

作者：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团委官微

来源：新浪微博

原文链接：https://weibo.com/5343483035/GEX7Cv40O?from=page_1002065343483035_profile&wvr=6&mod=weibotime

我校对2018年10月19日本校学生在其QQ空间实名举报教师王东来一事进行了全面调查。经查，2018年10月14日晚，王东来违规参加由学生支付费用的宴请和娱乐活动，期间存在违反高校教师师德的行为，造成严重不良影响。2018年10月21日，经学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给予王东来开除处分。



卷二：中国米兔在各界

一、米兔事件

公益界

(一) 罗伯特议事规则推行人袁天鹏事件 (2018. 7-2018. 8)

事件梳理

2018. 7. 20 举报者在朋友圈发文指控袁天鹏性骚扰

素材节选自：《公益圈#ME TOO#已箭在弦上》

来源：微信公众号“自绝于江湖”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cWdlIPLSHMm2eaiH_rblcA

今天受了刺激，说个事，我在 2012 年或 2013 年左右，被袁天鹏性骚扰过。当时恭明中心培训请了他讲罗伯特议事规则，我负责接待和处理报销等事情。培训在一个类似度假村的地方，酒店方没有提供接待，我接他去店的路上他就开始言语上说一些跟性有关的话（夸赞我好看，问我是否要和他怎么样）。我当时的本能反应是打哈哈，毕竟这是我们花了好多钱请来的专家。

当时警觉意识太差，也觉得光天化日之下不可能发生什么事情，依然尽责地带他走去要住的房间，可能他觉得我好欺负的样子，进了房间就开始动手动脚，把我往床上压。

我当时是挣脱了他逃出来的。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见识有人真的敢光天化日之下企图强上。如果我胆小一点，也许当时他就如愿以偿了。

这不会是他的第一次，也肯定不会是最后一次。我肯定不是唯一一个受害者。

当时出来之后，我坐在教室外面想了很久，我想要怎么把这个人渣跟那个推广民主议事规则和头顶有到的光环的人联系在一起，当时我的想法是，虽然这个人在人品上是个渣，但总归是个专家，一个在某一方面有贡献的人。我们这些受害者到底是有多善良，还试图跟这些害人的人渣找原谅他的理由。

我当天和恭明的人说了这件事，并要求以后再也不要让女性工作人员去接待他了。当时领导自然找了其他同事去继续对接他，我再也没有单独跟这个人渣相处过。

坦率地讲，我是幸运的，我没有那么天真，当时就逃了出来。我没有责怪过自己是不是穿着暴露，毕竟这种人渣行为太赤裸和明显了，第一次见就试图强奸。

但是直到现在想起来这事，我内心都是恶心和愤怒的，为什么这个人没有因为他的行为付出

任何代价？我当时为什么没有进教室像个泼妇一样撕他？我为什么不让当时所有的参与者知道这个人对我做了什么？我为什么要让他继续衣冠楚楚地在里面讲课？

这几年他在公益圈似乎消停了，好像撕他撕不出动静了，但是话摆这儿，哪天他在什么公众场合出现的时候，可以告诉我，我有空了去撕一场，咽一咽内心这口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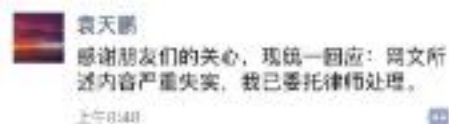
我朋友圈里可能有袁天鹏的朋友，你们的朋友是个人渣，要绝交的赶紧。要合作的趁早别，免得你们的同事或者朋友被性侵。

我相信一定有比我更严重的案例，他这种娴熟的手法和恶劣程度很罕见了。

2018.7.27 袁天鹏在朋友圈回应

袁天鹏朋友圈截图来源：<https://ngometoo.github.io/YuanTianpeng/#fn:1>

袁天鹏：“感谢朋友们的关心，现统一回应：网文所述内容严重失实，我已委托律师处理。”



2018.7.31 公益人士呼吁基金会暂停与袁天鹏合作

来源：性别平等行动小组

原文链接：<https://shimo.im/docs/df34ae0ab41543fa/read>

《致北京沃启公益基金会：“关于袁天鹏疑似强奸未遂事件”的公开信》

尊敬的北京沃启公益基金会的公益同仁们：

您们好！

我们是一群关注性别平等的公益人士，我们的诉求是：在袁天鹏先生未能证实性侵事件与其无关之前，我们呼吁贵基金会暂停一切与袁天鹏先生的合作事宜，并向公众公开贵基金会针对此事的态度。如可以，也请贵基金会鼓励袁天鹏先生采取更积极的态度、真诚地面对此事。

由公益圈发起的 METOO 行动已经越演越烈，然而最初被举报的袁天鹏先生疑似性侵 J 女士的事件至今仍然没有明显的进展。

据实名举报者 J 女士描述，袁天鹏先生于 2012 年或 2013 年作为恭明中心（广州一家 NGO）邀请的嘉宾培训罗伯特议事规则，J 女士负责接待以及处理报销事宜。期间，袁天鹏先生先是对 J 女士进行言语性骚扰（接待途中），及后企图强奸 J 女士未遂（在给袁天鹏安排的房间内）。

此事于 7 月 20 日在网络开始发酵，7 月 27 日网络流传疑似袁天鹏先生朋友圈的截图，内容是袁天鹏先生回应：网文所述内容严重失实，我已委托律师处理。无论该截图是否属实，举

报者J女士对此表示：那就来吧！

事情发展至今，没有更进一步的信息。

袁天鹏先生一直致力于罗伯特议事规则在中国的推广应用，并曾向媒体表示：希望通过罗伯特议事规则培养公民性，建立公民意识，锻炼自己的妥协意识、契约意识、多元意识。另一方面，罗伯特议事规则的根本规则之一就是保护各种人和人群的权利。然而，如果袁天鹏先生真的发生对J女士的性侵行为，不仅违背其一直推崇的价值观，言行不一，而且这种公然侵害合作伙伴、违背职业操守且挑战行业底线的、极其恶劣之行径，还有可能造成更多人受害。

此事经网络及媒体发酵，显然已经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逃避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还将成为袁天鹏先生一生难以跨越之鸿沟。

我们相信#ME TOO#运动的目的并不是要逼人上绝路，而是在倡导性别平等，鼓励受害者勇敢面对，同时也是在鼓励犯错者勇敢面对自己一生的污点、进行深刻的反思、真诚地向受害者道歉、用实际行动获取原谅、重获新生。

#ME TOO#运动发展至今，坊间讨论激烈之余，众多公益同仁及机构已经开始反思及付诸行动，呼吁行业自律并制定相关的机制。如果此事得不到妥善处理，我们相信这不仅是对《罗伯特议事规则》的讽刺，也是在打击着大家的士气。推动社会进步需要每一位公益人、每一家公益机构、每一家基金会的共同努力。

贵基金会致力于促进公益行业的专业化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贵基金会非常重视此事。据了解，袁天鹏先生现为贵基金会的监事。因此，在袁天鹏先生未能证实此事与其无关之前，我们呼吁贵基金会暂停一切与袁天鹏先生的合作事宜，并向公众公开贵基金会针对此事的态度。如可以，也请贵基金会鼓励袁天鹏先生采取更积极的态度、真诚地面对此事。

最后，我们对贵机构的理解和支持以及进一步的行动致以最真诚的感谢。

性别平等行动小组

2018年7月30日

（二）亿友公益雷闯事件（2018.7-）

事件梳理

2018.7.23 女生朋友圈指控公益明星雷闯性侵

女生朋友圈文字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链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285422

我来讲一个三年前的事儿吧。

2015年，我是益行去北京的徒步活动的队员，在徒步的尾声，也就是7月29日的这一天，遭遇了雷闯的性侵（非自愿性关系）。

要回想具体过程非常费劲，因为时间已经过去三年，我这三年所有的努力都是忘记这件事，所以要把记忆全封不动的找回来很困难。所以，请大家原谅我记忆的不连续，我尽量负责的把细节写清楚。

日子是2015年7月28日，我刚刚过二十岁的生日，对于徒步这件事，一直都很期待，觉得如果能完成这件事，那我迎接2字开头的人生也会有更多勇气。当时我一个人坐了二十几小时的硬座和徒步队伍在内蒙古汇合，那天我发现自己是队伍当中最小的队员，作为一个面子很薄并且在陌生人面前很紧张的人，我心安理得地接受了大家各种各样的照顾，但是其中最热情也是最让我觉得困惑的，就是雷闯。（雷闯中途离开过一次，接触比较多的就是雷闯重新和队伍汇合之后）

在徒步之前，因为朋友的关系，我对雷闯大致有一个印象，是一个很棒的人，他做了很棒的事情，他很被大家认可，而且也一直作为公益界的领袖被看待。所以我一直对于雷闯的照顾，比如买冰淇淋之类的，邀请去单独去景区玩一直觉得很感激，甚至认为这是对我的一种认可。

现在仔细回想过来，我觉得雷闯在路上的有很多不必要的身体接触，比如他会在我们有单独相处时间的时候搭我的肩，要求我挽他的手，还会请求在我的房间里午休（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雷闯和其他队员一直说，认为我像他的小妹妹，所以要像照顾小妹妹一样照顾我。

在徒步的尾声，由于不可抗力的因素，我们接到了只能三人进入北京市区的要求（这部分由雷闯转述，据队友回忆，本身并没有要求大家不能住在一起，只是要分拨进入北京），当时在挑选谁和雷闯完成最后的行程时，雷闯找到我，他说他认为我是一个背景比较单纯的大学毕业生，并且体力较好，其他人如果继续行走会比较吃力，所以想让我和他一起走到北京。

具体事情的发生就是在徒步到北京的那天晚上，因为在路上雷闯和龙飞一直完成预定酒店的工作，出于对他的信任，我丝毫没有担心住宿的问题，以为会和徒步的路上一样，男女会分开住。到了那天晚上，我们走到目的地的时候，雷闯没有让我在前台登记（说是为了安全），而是等他办好入住手续之后，再进入酒店房间，当我进到房间的时候，发现情况不对，因为这个房间是一个大床房，只有一张床。我当时跟雷闯说，我觉得这样一张床不合适。但是雷闯的解释是，

“做公益的人都很穷的，大家都是这样混着开房一起睡的”

“你不放心我可以睡地上”（对不起我不记得这句话到底是怎么说的，但是有说过）

我很不想和雷闯翻脸，也不知道要怎么表示拒绝，就勉强接受了这样一种挤一挤过一晚的要求。到了晚上的时候，我洗完澡坐到床上（不好意思穿睡衣，一直穿着白天穿的臭衣服），雷闯开始抱住我，我当时完全傻眼，用一些很不强硬的口气请求他放开，不停岔开话题，他

没有停下，我最后到一个请求是，没有安全措施，不能这样。但是我没想到，他不知道从哪里拿出了避孕套，最后的结果是我以非常痛苦的方式，和雷闯发生了关系。在此之前，我完全没有任何性经验，几乎是忍受撕裂感和疼痛，一个人清醒地度过了一夜。

当时大致的情况就是这样。在这件事情之后，我一时没有办法消化这件事，也不知道要怎么告诉其他人，在当时的我看来，这全是我单独跟雷闯一起徒步的后果，我自己要为这件事负责。雷闯是个好人，那肯定是我的问题，是因为我是个不好的女孩子，这种事情才会发生到我身上。最后，没有办法接受自己是“受害人”，也没有办法接受雷闯是“性侵犯”的我，选择和雷闯保持一种关系，让这件事合理化，变得可以忍受。

但是我必须要说，我和雷闯的每一秒，都非常痛苦，很难生存。我心里明白，这不是正常的关系。

这种关系的本质是自我欺骗和麻木。但是我毫无办法，哪怕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三年，我依旧认为，我有错。

在 2016 年的三月份，我和当时徒步路上的另外一个朋友 W 见面，她开玩笑的告诉我她知道一个雷闯的秘密。我当时心里发凉，我猜测肯定是我类似的事情。果不其然，她的话验证了我的猜测，我第一次知道确有其他受害者存在。直到知道了还有其他人，我才终于知道自己是受害者，我不是雷闯唯一一个秘密。当时我的应对方法是，想要通过写匿名公开信的方式，举报雷闯的所作所为，但是在我准备做的时候，W 与雷闯电话沟通，告诉他不要“杀熟”，不要继续犯不成熟的错误。因为 W 已经和雷闯以私下沟通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也没有再继续通过公开匿名的方式做些什么，而是主动切断了与雷闯的联系，并且愿意相信 W 的做法是有效的。

今年的暑假，也就是 2018 年的七月。

我又得知还有其他的受害者，是雷闯机构的实习生/志愿者，虽然她们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不愿公开。但是我知道，如果我再不做点什么，今后还会有更多的受害者出现，这是我完全无法忍受的事情。

坦白来说，我知道实名公开这件事困难重重，我写这段文字之前，也做了很长时间的心理建设，我知道一旦公开，就是一个接着一个的风险，也许在雷闯收手之前，我个人的信用就会破产，因为比起相信一个无足轻重的女学生的自述，更多的人肯定会更倾向于相信一直有道德光环的雷闯。

第二个我很担心的事情是，我无法像举报信优秀范文一样，拿出所谓实锤（比如聊天记录、录音）来证明我的非自愿到底是怎么一个非自愿法，我无法通过文字来陈述这件事对我的伤害，我确实无法为我自己辩护，对于这类的质疑，我只能沉默。

第三个问题是，公开这件事，对我的生活有多大的影响是为（未）可知的，为了让自己好起来，这三年我能想的办法都去做了，我去打坐、看心理医生、还在乡下呆了一年，这些让我的生活好不容易有些起色，而我又重新回到这件事的漩涡，必须重新去接受心理治疗，对我来说是非常沉重的打击，我怕我很难再好起来。

我一直在想，公开这件事这么难，我到底想要什么呢？

我很清醒的知道，不管雷闯对我个人做什么弥补性的行为，对我来说，都是很虚弱的补偿。我甚至连公开道歉这种操作，都没有想到过，他的道歉对我个人还有其他受害者，毫无意义，时间不会倒流，我回不去三年前了。

公开这件事的唯一诉求，是希望他真的能住手，或者有一个比他自己更有约束力的团队或者机制能约束他，让他不要伤害热爱公益一心追求公平正义的年轻女性，他不会知道，我们要修复自己，重新开始，有多么难。

我知道我的朋友圈很多都是雷闯的朋友，不管你们信不信，至少，别再推荐自己的女性朋友去徒步或者是实习了，我也是今年才知道，仅仅是 2015 年的那一次徒步，雷闯套路过的女性，就不止我一个.....

2018 年 7 月 23 日凌晨于北京。

2018.7.23 雷闯朋友圈第一次回应：愿意承担一切责任

雷闯朋友圈回应内容来源：澎湃新闻

链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285422

今天早上，有关于我涉及性侵害女生的朋友圈文章。

1、我承认文章中的事实，虽然有已些前因后果，但是任何因素都不是我可以推脱责任的理由。我要对那位女生说“对不起”，太多太深的伤害，我知道这句“对不起”太迟、太不够。我尤其追悔，在那件事情发生之后的整整三年里，我都没有真正反思和忏悔自己的行为，并且使得你心理的伤害一直延续至今。

2、我必须受到惩罚，适续的、精神的、物质的、法律的，我想我已经触犯了《刑法》，我愿意承担相关的刑事责任，我在考虑向警方自首。我尤其追悔，在伟大的 me too 运动席卷全球的时候，我仍然没有真正反思和忏悔自己的行为、没有采取悔罪行动。如果有女权方面的机构或研究者愿意以我为反面典型做研究，我愿意配合。并请女伙伴们告知我应该如何进一步悔罪、弥补伤害、惩罚。

3、不再担任现机构（亿友公益）负责人。接下来，还将提请理事会，变更亿友公益的法人（目前法人为雷闯）

4、我也第一时间，将此事告知了我的妻子，希望我们的孩子生活在无性侵的社会中。

对于我的其他类似行为，我同样沉痛和后悔莫及，并愿意承担一切责任。

因为时间关系，先做简单回应，接下来还会做更详细的回应

雷闯 2018/7/23

2018.7.23 雷闯向媒体第二次回应：是恋人

雷闯第二次回应内容来源：matters

备份链接：

<https://matters.news/@jidongjie/20180723-%E9%9B%B7%E9%97%AF%E5%8F%91%E7%BB%99%E5%AA%92%E4%BD%93%E7%9A%84%E7%AC%AC%E4%BA%8C%E6%AC%A1%E5%9B%9E%E5%BA%94-zdp uB1mBUiC9UxbpzCu7unWSZLiJXftnPgEitao92aoA6KrPD>

(因为很多记者朋友关注，且事发突然，因此没有及时回应，简单地撰写了相关情况。)

我与当事人的确是在徒步去北京相识。在徒步的后期，我的确对当事人产生了好感，我也有一些主动表示我好感的举动，当事人并没有直接拒绝。

在徒步抵达北京的第一晚，我的确只订了一个房间，住在一起，但是当时并没有发生性关系。

因为当时徒步还没有抵达我们预定的终点，因此第二天继续往前走。第二天我们仍是住在一间房间，我们发生了关系。

此后，我们成为了恋人。至少在我看来，我们是“恋人”。或许站在当事人的角度，并没有认可我男朋友的身份，而是基于我们已经发生的关系，她不得不默认我这个“男朋友”，而事实上我这个“男朋友”的身份可能在她心理也是非自愿的。

徒步结束，我们各自回到所在城市，只能经常打电话。

之后，我们还一起在重庆、杭州相聚旅游。后来我们联系也少了，就分开了。

再后来，她毕业了，毕业那段能时间，我和她通过几次电话，大概知晓她和我的这段经历，对她的影响不小。

今天早上我朋友圈发的公开“声明”，也是我写的。

因为这中间混杂这公益、混杂着男女之前的情感。不管从道德上，还是法律上，我既然对当事人目前已经产生了很大的伤害，我愿意承担责任，不管是哪方面的。

2018.7.23 举报女生发声明反驳雷闯：不存在“男女朋友关系”

举报女生声明内容来源：matters

链接：

<https://matters.news/@jidongjie/20180723-%E6%84%BF%E4%B8%BE%E6%8A%A5%E8%80%85%E5%86%8D%E5%BA%A6%E5%9B%9E%E5%BA%94-%E5%8F%8D%E9%A9%B3%E9%9B%B7%E9%97%AF-zdp uAmYKmo2LqPuSkt1BGWMvTFp6PhfnCbWovA8xp5qzE5TmP>

各位好，我今天自述被雷闯性侵事实，三年前的事件，对我个人生活的影响是深远的。我通

过各种途径寻求自救，目前仍然在接受专业的帮助，在短期内无法应对众多媒体采访要求，因此在这里简单作一回应，请见谅。

我想媒体朋友都看到了雷闯在朋友圈和针对媒体的前后两份说明。请大家仔细比较两份文本的区别，也许对你们逼近事实有所帮助。

一、雷闯在第一份声明里说“承认文章中的事实”——也就是性侵，并表示“自己已经触犯了《刑法》”，并“正在考虑向警方自首”，那为何第二份声明里却只说“发生了关系”？第一份说明针对的是社交媒体上的公益界友人，第二份则是针对主流媒体所面对的一般公众。为何对事实的陈述判若云泥，请诸位自行判断。

二、雷闯第二份声明提出我与他之间是“男女朋友关系”。事实上，当初徒步的伙伴（安娜、龙飞等）都可以证明，并不存在这种关系。事实上，雷闯对外强调我是他“自己的妹妹”，对我则强调“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

三、我个人保留对雷闯相关言行进行法律追诉的权利，包括刑事侵害与民事诽谤的部分。

四、我说出此事初心是希望他停止伤害其他人的行为，也希望探讨反性骚扰 / 侵犯解决办法。

雷闯性侵案举报者

2018年7月23日

2018.7.23 知情人发声证明“女生明确说过不是男女朋友关系”

摘自：《公益人雷闯再回应性侵事件：与当事女生曾是恋人关系》

记者 杨凡 实习生 张月朦 姚梦卿

来源：北京青年报

原文链接：<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264986313673948>

23日，北青报记者联系到当年和雷闯一起参与徒步活动的龙飞，他当时负责帮团队预定酒店。龙飞表示，在整个徒步过程中，没有出现男女混住的情况，一般定两间房，男性一间，女性一间，“都是男女分开住”。

龙飞告诉北青报记者，女生自述中雷闯曾对她做过的亲密行为自己也注意到了，但当时并没有多想，以为雷闯只是调皮，在开玩笑。团队分拨进入北京后，龙飞不再负责其他人的住宿，也并没有和雷闯住在一起，不清楚当时的情况。

但他表示，徒步结束后他曾问过女生，女生明确说过和雷闯不是男女朋友关系。龙飞记得，这个女生之前一直活泼开朗，非常乐观，经常参加一些公益活动。但那次徒步活动结束后，通过女孩的朋友圈动向，龙飞感觉她没有以前那么开朗活泼了，“变得挺悲观，还胖了二三十斤”。大概一年前，女生跟龙飞说自己得了抑郁症，去看了心理医生，但是并没有告诉龙飞原因，龙飞也没有多问。

2018.7.23 免费午餐邓飞支持雷闯勇敢面对，后致歉

支持

来源：微博@邓飞（原博已被作者删除）

备份链接：(截图)

我的一些想法

今天，雷闯贴出告示承认自己性侵，让我们惊愕。

在一个群里，霍庆川同学发表了自己意见：人家风光时，夸人家千般好。出了事情，就全部否定。没必要。

- 1, 雷闯做的事情，意义重大，这一点要首先被肯定
- 2, 雷闯的行为，涉嫌强奸，他要承担可能的法律责任
- 3, 这些事情，也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雷闯的私德问题，需要他反思和改正
- 4, 公益机构领导人的私德和公益机构的公信力，的确存在密切的联系，但我个人认为需要分开对待。

我看到了，我的意见是我赞同这四点，并赞赏庆川给雷闯发信息。我认为，雷闯做了什么，他就要去承受对应的责任，付出代价，但我们还是要支持雷闯勇敢面对，重新开启，毕竟他是我们公益一分子。

我是这样理解的。痛心和同理当事女生的遭遇，严厉谴责雷闯已经承认的暴行，支持相关组织跟进，乐见司法介入，还当事人公道。

我还想说，作为一名乙肝病毒携带者，我和雷闯见过几次，也是朋友，他也叫我飞哥。而无论是哪一个朋友或者伙伴出了问题，我都会支持他去勇敢面对，欠了就要去还，做错事就要去承担，再重新开始。我这个性格可能是一个毛病，也让我吃了不少亏，但这确实是我对朋友的态度。我可能没法改。

这就是我完整的表达，如果我的想法给大家带来了困扰，那真的抱歉了。

邓飞

2018年7月23日北京回杭州高铁

致歉

来源：微博@邓飞

原文链接：<https://m.weibo.cn/status/4265438513239500?>

我的致歉

昨天下午，我在微博发出声明后，很多伙伴来批评我，帮助我，这让我冷静下来，重新审视

整个事件，经过漫长无眠的一夜，我意识到自己在回应此事中存在如下严重问题：

1、当雷闯表态承认性侵、考虑自首时，我在聊天群里以朋友角度支持他勇敢自首面对，争取重头再来，已严重背离事件重心，甚至还粗浅复议他的行为是一个私德问题，既没有旗帜鲜明地谴责批判其侵权行为，也未在第一时间更多关切事件中女生承受的痛苦，聊天截图传播出去后，给女生带来二次伤害，我诚挚向当事女生致歉，对不起！

2、有网友表示，该女生是志愿者，志愿者就是公益的一部分，是的，在我的内心深处，我坚定认同志愿者是所有公益事业持续发展的宝贵基石与推动力。我没有适当表明这一最重要的立场，我必须深刻反省。在微博上，我还不理智地回复留言，这是我的严重错误，我必须向网友和伙伴们致歉，对不起！

3、支持公益行业借此系列案件进行反性骚扰工作，肃清公益环境。我们机构里女性伙伴居多，我们正在组织与学习，从机构层面建立完善的反性骚扰机制和行业自律体系，我们承诺确保所有伙伴身心安全。作为一名公益工作者，也是一些网友眼中的公众人物，无论在哪里，我都有责任谨慎、公正、理性地发言，增加社会正面的能量。

4、公益事业的征途漫长且艰辛，无数的志愿者、合作伙伴、捐赠人和亿万关切公益事业发展的朋友们，用尽心力，无私奉献，日以继夜努力堆砌值得民众信任的公益工程，我们都期望在有生之年以微薄之力，让我们生活的社会变得更安全、更健康、更公平，这也是我此生不变的准则。恳请大家不要对仍在努力成长的公益事业失去信心，恳请大家持续保有信任和坚持。

5、我将持续深刻反省，从调查记者转型到公益人，虽有柔软改变，但我自身潜意识里仍残存很强的男权意识，所以在面对这样的公共事件时，没有以社会公义和女性权益为先，这是我的严重过错。现代公益不是江湖公益，法治规范要高于伙伴情谊，我必将终生勤勉学习和严格自律。

对于我的不当言行，我再次表示深深歉意，并对批评我、指正我的朋友、网友和师长等表示由衷感谢，请大家继续鞭策和监督。

扣首

邓飞

2018年7月24日

2018.7.23 徒步另一女生自述也被套路

《雷闯也套路了我—2015年一起徒步另一女生自述》

来源：微信公众号“广州性别中心”（原文已被作者删除）

备份链接：<https://freewechat.com/a/Mzl0ODU2Mjc1OQ==/2247484281/2>

除了当事女生之外，我是雷闯在2015年徒步期间的目标之一，不幸的是我当时并没有察觉他的套路，不幸中的万幸是我有相关应对经验。

三年后，看到另一位女队友的性侵自述之后，我很后悔自己当时缺乏性别意识，没有把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告诉徒步的团队，不然也许就不会有后来女生受到性侵害的事件了。我这位队友被性侵的时间距离雷闯跟我开房不到二十天。

我跟雷闯不是男女朋友，徒步之前，我跟雷闯仅是认识，没有什么来往，所以我对雷闯涉嫌性骚扰的过往毫不知情，只知道他的乙肝战士光辉史。2015年7月12日徒步开始的第三天，我离开大部队去北京，雷闯也有事去北京，于是我们同行。到了北京，我因为车票要留宿，雷闯说北京的主办方给他订了一家便捷酒店，叫我不再用单独订房了。我想，这一路大家都是一起住，8人住一个大蒙古包，住酒店也是好几个人睡一个房间，也就没有什么戒心。

接下来发生了两个“万万没想到”。

第一个万万没想到，是我虽然同意住一间房，但是我认为应该是个标间，然而进入房间后，引入眼帘的是却是一张大床。假设这是主办方给他订的大床房，那么我们一起进入房间的时候，一般人会说一下“没想到是个大床房”之类的吧，但他很平静，什么也没说，那恐怕还是有所准备的。

雷闯没有经过我同意，直接把我带到了一间大床房来合住，对此虽然我感到意外和有些不满，但是我没有发作。现在回想起来，原因之一是他的偶像光环，我对他的高度信任降低了我的判断力；原因之二是一起徒步、昼夜同行的经历，太容易让人放下警惕，忽略自我保护的基本距离。

在北京住了两天之后，我跟雷闯道别，他给了我一封情书。我想，也许他是对我有一点点动情吧，所以我把“大床房事件”给完全合理化了，把这些事完全抛在了脑后。之后，我跟雷闯没有联络。

第二个万万没想到，三年后，一起徒步的20岁女生告诉我她被雷闯性侵了。同样的，雷闯没有经过她同意，就把她带到了一个大床房里。而在雷闯给主流媒体的公开信里写道，他对当事女生有一些表达好感的举动，当事人并没有直接拒绝，之后他订了一个房间（注意，他说的是房间，没有说是大床房）。

女生没有直接拒绝“表达好感的举动”就是雷闯开大床房的理由吗？我拿自己的经历回想了一下，雷闯可能对我有过什么“表达好感的举动”呢？他似乎在徒步前两天，为我拍了很多照片；走路的时候，经常跟我走在一起；我们在加油站餐馆借宿的晚上，坐在院子里聊了会天。可是，无论前面我如何配合他“表达好感的举动”，或者是我的一些举动让他以为我对他有好感，都不能成为他不经过我同意开大床房的理由吧。

在这里，我想起著名直男癌公知韩寒说过的一句话，女人答应跟你吃饭，就等于是答应跟你睡觉。对比雷闯在2015年期间对当事女生和我做的事，我只能说，他对女人的看法与韩寒的很像：女性答应跟你徒步，就等于是答应跟你睡大床房。

想到他仅仅在二十天之后，就对一个刚刚二十岁的、没有性经验的大二女生，在她很不愿意的情况下做了同样的事情，在女生为了保护公益不接受主流媒体采访的同时，他对多家媒体

发稿称两人是“男女朋友”，我的心情真是 B 了狗。

本文的重点只有一句话：雷闯在 2015 年徒步期间开了个大床房与我同住，这并没有取得我的同意！男女朋友的关系，更加不存在。

我很想让雷闯们知道：

性侵害与自愿性行为之间的区别是自不自愿。凡是涉及性行为，包括身体触碰（任何不必要的身体触碰）、开房等等，哪怕到最后一步，也请先进行具体沟通征得同意，而不是先下手为强！

2018.7.23 徒步同行者肖美丽自述雷闯的性别歧视

《作为也和雷闯一起徒步过的女生，我也讲讲吧》

作者：肖美丽

来源：微信公众号“削美丽”（该号已被封禁）

备份链接：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8/07/%E9%9B%B7%E9%97%AF%E5%BC%BA%E5%A5%B8%E6%A1%88-%E4%BD%9C%E4%B8%BA%E4%B9%9F%E5%92%8C%E9%9B%B7%E9%97%AF%E4%B8%80%E8%B5%B7%E5%BE%92%E6%AD%A5%E8%BF%87%E7%9A%84%E5%A5%B3%E7%94%9F%EF%BC%8C/>

今天一大早看到朋友圈里都在转发下面这则消息，当事人自述在陪雷闯徒步的过程中曾经被雷闯强奸。看过的朋友可以跳过这条长图。

（注：长图即女生 7.23 的指控截图，已在前篇列出，故略去）

这事让我非常震惊，但是我一点都不意外。我曾经也对所谓的公益圈抱过幻想，认为做公益的人至少比别的领域更尊重人权，追求公平正义，但实际上公益行业和别的行业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仍然以男性为中心而且缺少女权意识。我去陪走的时候并没和雷闯发生过什么肢体上的接触，但这也不是一段愉快的经历。我当时很受刺激，做了一点激烈的行为，现在想想也许我当时的行为有帮助我避免更多的伤害吧。

2013 年我在筹备我的“美丽的女权徒步”，当时雷闯正在徒步路过山东，我便赶往山东准备陪走几天学习一些经验。当时除了他还有两个男生和他住在一起，我和他们在一个房间里待了很久，唯一离开的时间就是出门去上厕所。我并没有在厕所待很久，几分钟后回到房间。房间内氛围如常，雷闯也没有要告诉我什么的意思，我继续和其中一个男生聊天，并给他介绍我的工作，给他看一些我以前头发很短时候做行动的照片。这时这个男生忽然恍然大悟说道：啊！原来刚刚雷闯给我们看的裸照就是你啊。

他说的裸照，其实是之前我们做过的一个裸体反家暴的行动，是一个争取女性身体自主权和反暴力相结合的线上活动。我们拍摄了很多真实的女性上半身裸照，用来为反家暴法立法争取更多的签名。

这些照片是反对男性凝视的，我们想要通过真实的身体打破对女性身体的性化。但还是逃不

过男权社会物化女性身体的好胃口，雷闯就是其中一份子。他故意挑选我离开房间的短短几分钟，给其他两个男生展示我本来就公开的裸照。

这种行为是完全违反了我的初衷的，我有一种被偷窥的感觉。不过当时我没有一下子反应过来，这个问题说起来有点复杂，我没有找雷闯对质。还有出于对雷闯的信任和尊敬，我心想这会不会是一个误会。

雷闯以前所在的机构是做反歧视的，也关注了性别歧视的议题，雷闯参与了不少和性别相关的培训。而且他自己的工作就是乙肝反歧视，我天真的认为反歧视的人自然可以更好的理解别的形式歧视。即使以前不了解，在接受了培训之后，并且经常和女权行动者相处，肯定会有所自省，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吧。

通过接下来几天的相处，雷闯的言行让我逐渐接受了他就是一个“直男癌”的事实。时间过去太久了，现在还记得的一些小事有：我们走在一起他会说：男女搭配工作不累。（我一个同性恋跟你不累什么？）

我们路过水泊梁山旅游区，雷闯拍了一张老虎玩具的照片，发了一条微博说：“在景阳岗遇到了母老虎”。这布老虎也没有性别怎么到了他那里就成母老虎了呢？

他总是表现出一副自己是单身的样子，甚至有些单身狗的自嘲，如果不是他女朋友给他打电话，我和同行的另一个男生都完全不知道他不是单身。更奇怪的是，他挂了电话，和我们聊天感叹说自己压力大啊，要结婚生孩子，但是又没钱。接着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是：等40岁的时候娶一个20岁的女生来生孩子。

我觉得非常的恶心，但是也没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他。好像干巴巴的说：你这样把女性当生育机器太糟糕了。我也为他的女友感到不值得，这就是传说中的“隐形女友”吧。其实之前他对我认识的一个女生的男朋友也说过：“你真厉害，找了个年纪这么小的”这样的话。可能在他眼里老牛吃嫩草是男性的成就？

处在这个环境里，我憋着一肚子的火。有一次我们路过一个河边，河里一群男孩光着身子在玩水，雷闯和同行的男生也想去凉快一下。我想起他悄悄给别人偷看我的裸照的事情还是很生气，我也把上衣脱了，当时把雷闯和同行的男生都吓坏了。河里游泳的小男孩非常困惑，这个人到底是男是女。不管怎样我觉得为自己出了一口气。

回到北京以后，我更加坚定的认为一定要做一场女权徒步，因为就连做反歧视人都歧视着女人，而且那些长距离徒步的主角和参与者又总是男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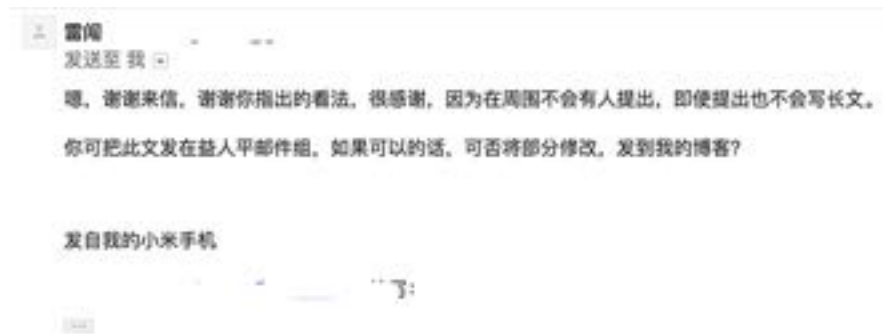
当时我还给雷闯和他之前的机构写过一封邮件，详细的描述了我的遭遇和感受。在邮件里我写道：

这两天徒步下来，我遇到的最大的苦恼不是炎热，不是劳累，也不是月经，而是做反歧视运动的同伴的性别歧视。两天前我还天真的相信，作为某一种弱势群体的一员可以有同理心体谅别的弱势群体。但这种想法显然是错的，性别歧视是非常容易被忽视的，性别意识也是需要学习的。贵机构是一个反歧视的机构，难道不应该先在机构内做好性别平等的知识普及么？

像雷闯这样的公益名人性别意识都这么差，在他反乙肝歧视的倡导过程中，却传播着性别歧视，实在太让人心寒。这也让我相信这并不是个别的现象。我写这封信的目的并不是责怪雷闯，而是觉得这个问题必须得到解决，希望机构可以予以重视。

2013.8.19

雷闯也给了一个优秀的公关回复。



我真是善良，还夸他呢。出于对直男癌的严重过敏，我之后都是能不见到他就不见。这么多年过去了，雷闯并没有什么改变。更多的接触女权知识没有改变他的想法，只让他学会了怎么更圆滑的应对女权主义者。

2014 年我完成了 2300 多公里从北京到广州的徒步，这比他的任何一次徒步都长。2016 年我的朋友黄叶也计划做一次女权徒步。朋友 A 告诉我，雷闯听说黄叶的计划之后对 A 说：女生是做不了这么远的徒步的，A 回答：肖美丽就做到了啊。雷闯的回复大概意思是肖美丽已经不算女人了。

这则强奸的自述出来以后他也同样给了一个漂亮的公关回复。说自己“承认强奸，考虑去自首，并愿意承担一切后果”。不了解他的人或者本来就对强奸犯怀有“兄弟情谊”的人，一下子就开始夸奖他了。

随之而来的还有对当事人的荡妇羞辱。

雷闯摇身一变成了有担当的强奸犯，楷模，甚至有点反性侵的英雄的意思。这真是很好的危机公关，因为他知道就算他去投案，我们伟大的国家法律也不会拿他怎么样，可能还要把当事人牵扯进来受些磨难。在这个男权社会里，强奸犯会得到什么伤害吗？恐怕并不会。



有人说：“鸡贼的道歉。学术界最重要的是稳定的位置，所以当然咬死不松口。公益界重要的是名声，位置是相对流动的。反正都知道自首这事根本不会有人管，那当然首先道歉得益最大。”（抱歉我看的转发不知道原作者是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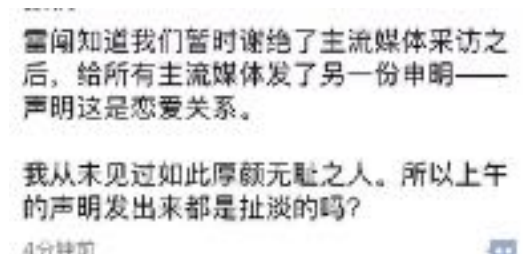
当事人在今天 12 点评论说：“雷闯的回应非常雷闯，就是什么时候先确保自己是好人，毕竟好人也会犯错，不能逼他不犯错。下一篇就是，这位同学是怎么和我谈恋爱的。她也不是什么正经人……”

有人说不要怀着恶意揣测别人，不要诛心。果不其然下午三四点的样子雷闯又发布了另一则说明，说他们是恋人。不得不说当事人对雷闯非常了解了。

如果雷闯把他去投案搞成一场危机公关，变成一场让自己更出名的走秀，我也不意外。



每日人物试图通过该女生的朋友联系采访，遭到对方婉拒。



比起这样的表演和洗白，我更希望雷闯可以自己出来坦白一下自己还强奸过谁还性骚扰过谁。可以让雷闯的“好兄弟”们回想往事瑟瑟发抖，猜测下一个是不是轮到自已来为以前的恶行付出代价。

希望我的这篇文章可以抛砖引玉，让更多的当事人愿意写出自己的故事。希望当有你们说出这些遭遇时可以感受到有很多人在支持你，帮助你，而且我们有可能成功。期待公益界的#MeToo运动可以推动反性骚扰机制的建立，加油。

2018.7.24-7.25 举报人通过媒体回应

《公益圈#MeToo | 受害者独家回应：我希望“雷闯”们就此住手》

时间：2018.7.24

采写：秋晓、阿七、朴西、小灰、邹蕴

编辑：小田、瑞雪

来源：微信公众号“女泉”（即“新媒体女性”）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lxNDE2MjM2Mw==&mid=2652151519&idx=1&sn=a4c021b3c3e4b273dc9c3e1a7e7c6fa6&chksm=8c4bf00bbb3c791dfdb2f377d988b38546dbf818e4534df0175ce6d060c43b9fb9bc03ac17ce&mpshare=1&scene=21&srcid=0724Q2G8pOyEACkrRb3NXGja&pass_ticket=jUtzO7u/x9I0hbjZbnu2uQyBlfMrofqplZ34eHwAdz7zkvMdso_d0Tpp5jtGslg5S

导语：网络上接连曝光出数名知名公益人涉嫌性骚扰或性侵犯女性，而大部分受害者是志愿者和公益从业者。有观察指，反性骚扰的#Me Too 行动将要在中国公益圈爆发。与此同时，有热心公益人正在筹划建立行业反性骚扰的机制。

▼公益徒步却成噩梦的开始

2018年7月23日，桦桦（化名）在网上发出一段长文，讲述了她三年前参与亿友公益徒步时，被该组织负责人雷闯性侵的经历。

根据桦桦回忆，在徒步将要结束时，即2015年7月29日当天，她遭到了雷闯的性侵——非自愿性关系。其时，雷闯因接到通知，徒步队伍需分头进入北京市区，所以桦桦和雷闯两人和其他徒步队员分开行动。

资料显示，2015年亿友公益的徒步活动从内蒙古出发，以在北京的国家卫计委为终点，目标是呼吁乙肝药降价。雷闯确认，桦桦是徒步活动中唯一的女性在读大学生。

潘龙飞是雷闯的前同事，也是该徒步活动的参与者之一。他昨天发出了相关回应，表示徒步期间与雷闯、桦桦分开进京后，傍晚曾致电雷闯询问是否订酒店，而雷闯的回复是大家分开住。

当时，雷闯只订了一间大床房，当桦桦表示不合适后，雷闯则称自己可以睡地板。然而当晚，雷闯向桦桦作出了抱住、要求发生性关系等行为。根据桦桦的描述：“我以非常痛苦的方式，和雷闯发生了关系。”

昨日,在亿友公益办公室,雷闯向笔者确认,只订一间房是他的决定,并表示在徒步过程中,他已经用自己的方式向桦桦表示好感:“从当时的情况看,我个人觉得,或许,我是从人性的角度来讲。或许,我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我们更进一步发生关系。”

2015年时,桦桦刚过二十岁,在她看来,这并没有暧昧的关系存在,雷闯是“像照顾小妹妹一样照顾我”。

事发至今已经三年,桦桦表示自己的精神状态一直受此事影响,并且要接受心理治疗和精神药物治疗,她说:“时间好像停止了,停在了20岁。”

桦桦的大学好友晓华(化名)在接受我们采问时表示,去年7月底,桦桦告诉她,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她都会感到非常无力和羞耻,因为2015年的7月28、29日发生的事情改变了她的生活。

晓华回忆,2015年暑假桦桦徒步到北京后,和她见了几次面。第一次见面是在7月30号左右,可以说晓华是事发后桦桦第一个见到的朋友。桦桦把自己和雷闯发生了性关系的事情告诉了她,并要她绝对保密。当时晓华直觉有点奇怪,因为桦桦没有说她喜欢上了一个人或者谈恋爱了,而是“先告诉我,她和一个人发生了性关系”。而当天的桦桦显得十分烦躁,“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我说的话她很多没听见”。

▼ “涉嫌强奸”与“恋爱关系”

雷闯是亿友公益的创办人,该公益组织主要从事乙肝反歧视工作,因为他以行为艺术的方式推广反歧视工作,获得了不少媒体的关注。在媒体上,他的个人形象甚好。当时的桦桦对雷闯的印象也是“一个很棒的人”。

昨天,雷闯涉嫌性侵的消息也成为网络热点。他在昨日上午发出了一封声明称,“承认文章中的事实”、“考虑向警方自首”、“不再担任亿友公益负责人”。

但几个小时后,雷闯向前来采访此事的媒体人发出了一封“关于雷闯事件的相关情况”,但这份声明没有出现在他的朋友圈里。

“第二封声明”中,雷闯写道他与桦桦发生关系后,两人成为恋人。对这一说法,桦桦予以否定,桦桦认为,她和雷闯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也一直没有平等,她很清楚这不能算是恋爱关系。

北京源众性别发展中心主任、律师李莹向笔者说明,法律上的男女关系,不是他说是就是的。“我们在判定‘男女关系’的时候,也要看他们之前认不认识、之后如何接触。并且,如果只有他本人认为是男女朋友,女生和其他人都不这样认为,那他说的这种男女关系是站不住脚的。”

针对“男女关系”的说法,华南理工大学教授李昀坦言:“‘男女关系’历来就是把女人变成‘臭婊子’的最佳土味词汇,哪怕男人被判强奸罪成立,‘男女关系’一词也能成为一种暧昧不

明、笼罩在受害人身上的污名罩。”

至于两人发生关系时，桦桦是否真的自愿，雷闯给予记者的回复是：“她自己也说过她要求考虑。考虑的是我提出了让她发生关系。她自己有觉得不是特别合适，有提出来，有拒绝过。她说需要去考虑。”紧接着，雷闯又补充道：“她有表示拒绝，但是她考虑了，考虑清楚了。过去特别久了，我只能说这是大概的情况。”

桦桦回忆起当时的情况，她说雷闯最初想要和她亲热时，她已经明确让他停下来，而他确实停止了。在桦桦睡着之后，雷闯开始掀她衣服，这令没有任何性经验的桦桦吓坏了，“我唯一还能做的反抗，就是跟他说这里没有避孕套，所以不行”，但这时雷闯拿出了一个避孕套。

根据《刑法》中对“强奸罪”的定义，指的是违背女性意志，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行与妇女发生性交的行为或与不满 14 周岁的幼女发生性交的行为。雷闯认为自己并未使用过暴力或胁迫的手段，但事情已经发生了，他也愿意承担道德和法律上的责任。

雷闯在他的声明里面也写道：“我愿意承担相关的刑事责任，我在考虑向警方自首。”

性别研究学者、新媒体女性顾问李思睿认为，需要考虑当时桦桦还是个 20 岁的大学生时，遇到她崇敬的公益明星雷闯一路“照顾”她，并在最后编借口造成她必须挤进同一间大床房时的一系列特殊情境。“一切通过选择、控制环境和互动情境，以操控别人同意的方式，然后得以实施的性行为，其实就是强奸。”

就自首的说法，雷闯在昨日表示，会先和律师讨论。

▼ 公益圈的反性骚扰行动

近日，在公益圈内曝光出几起涉嫌性骚扰、性侵犯的事件，因此在圈内有就此发起[联名倡议信](#)。

信中提出了三点倡议内容：

1. 公益行业将正视性骚扰和侵害问题，不掩盖不包庇不纵容。
2. 公益行业应加强性别平等、多元性别和预防性骚扰的意识和教育。每年至少要进行一次机构培训和新人培训。
3. 行业应该遵循性别平等原则，建立相关的性别平等、反性骚扰机制和章程，杜绝性骚扰、性暴力和性剥削在行业的发生。

目前，已经有约 100 个公益机构或相关从业者参与了该倡议署名。

7 月 24 日中午，雷闯所在的亿友公益发出声明，撤销雷闯的负责人职务，并将更换法人代表，进行内部性别意识培训和建立反性骚扰机制。据了解，此前雷闯一直是该机构的负责人和法人代表。雷闯也向记者表示，不希望自己连累到机构。

今早，另一名公益人、自然大学创办人冯永锋被曝光曾性骚扰女性同行，冯永锋承认曾发生此事，而对此的回应是当时喝了酒。据了解，该女性同行是南都公益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此事发生后，该基金会停止了对冯永锋的资助。而此事曝光后，爱佑慈善基金会发声明称，将停止对冯永锋机构的资助。

区别于其他行业，在人们惯常印象中，公益行业存在一定的道德优势。李莹表示：“公益圈也并非是一个净土，可能其中也存在一些男权糟粕在里面。”她觉得，**目前需要做的是“净化公益圈”，倡导性别平等的文化，公益组织建立防性骚扰机制之外，也可以对公益组织做性别平等的教育。**

香港乐施会社会性别与公益发展项目经理钟丽珊表示，目前乐施会对所有员工均有开设“防治性不当行为及权力滥用”工作坊，也有计划向合作伙伴开展。

昨日，绿芽基金会也在网络上公开分享了其组织内部反性骚扰机制，包括员工入职时会签订“反性骚扰协议”、成立性骚扰相应小组且有 24 小时内产出基础调查意见的规定。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公益行业的从业者以女性居多。李思磐认为，女性也是这一行业的主要贡献力量，“在这样女性占大半边天的领域，**如果仍然是把个性侵害的问题当成一个私德问题的话，只能是造成公益领域继续维持女性在基层，在没有什么资源的地方默默奉献**，然后话事权仍然是在男人手里的现状。”李思磐提醒，如果不改变这一现状，它会继续生产新的性侵害。

▼ Q&A

今天下午，我们与桦桦作了一次面谈，下面是部分谈话内容的整理：

Q：徒步期间睡觉房间如何分配？

A：徒步到了后来只剩我一个女孩子，其他的都是情侣。睡觉时我和女生一起睡，有时在一些小村子里它没有标间，而是一个房间里有四五张床，然后就是情侣们睡一张床，我自己睡一张小床。

Q：徒步期间有感受到过雷闯的追求吗？

A：有些行为其实我会不舒服，比如他突然把手搭上我的肩膀，我会很奇怪，我会说“很重啊”，然后蹲下来躲开他的手。那时候也没有想着要很严肃地拒绝什么的。**在言语上他非常地一致，一直是跟大家说这是我的小妹妹，叫我也是叫妹妹。我当时不想想太多，只把他当做一个可以被信任的大哥哥。**

徒步后面几天，我开始觉得他有点越界了，他跟我说徒步遇到了人为阻挠时，搂了我的腰，**说只剩我们两个人了要相互支持，还让我把手伸出来，要在我手里写字。**

他说我对他有一些表示好感的举动，但明明所有的举动都是他主动。**他叫我挽他的手，我没有理，他要喂我吃冰淇淋，我说我可以自己来。搭肩膀我也躲开了，这个还不是拒绝吗？**

Q: 很多人说, 好像你那天晚上并没有怎么反抗?

A: 首先开房间的时候他没有告知我, 也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他直接把我带去了一个大床房, 让我觉得, 我似乎没有什么别的选择。然后, 那天晚上他一开始想要和我亲热的时候, 我坐了起来躲开说, 这样不行, 他停下来了。

后来我实在太困了, 徒步太累, 我睡着了, 迷糊间我发现雷闯把我的衣服掀了起来。我吓坏了, 我真的不知道该做什么。我唯一还能做的反抗就是跟他说这里没有避孕套, 所以不行, 而当他拿出一个避孕套的时候, 我觉得我要完蛋了, 我现在做什么都没有用, 我吓傻了。过程不舒服, 我一直在请他停下来但并没有用。

Q: 第二天起来的情境是怎么样的?

A: 我一整晚都很清醒, 他已经睡了。我躲到厕所上网查看关于性的科普, 我身体太不舒服, 担心有问题, 但他叫我不玩手机, 我就回去假装睡着了。

后来我跟雷闯说, 我要给我们共同的朋友打电话说这个事情, 他说不能打。我当时还是没有办法觉得他是个坏人。而且其实我也不敢打这个电话, 讲出这个事情, 我真的不敢。

Q: 你说这事对你的伤害很深, 现在有淡去吗?

A: 我后来看电影都会有同样的感觉, 我没有办法看任何有这种(性描写)情节电影。

上电影解析课的时候, 我看了《天浴》, 看的时候我直接都像个木头一样定在那里, 跟当时一模一样, 就定在那里。我现在才知道, 可能就是创伤后遗症的一种表现, 但是那个时候我不知道, 就非常痛苦, 觉得这个课对我来说简直是酷刑。

房思琪也看了好多遍, 房思琪对我来说太可怕了, 因为每句话都是真的, 我知道她们说的每句话都是真的, 我知道她心情是怎么样, 比如伊纹说, 她看到思琪的时候, 就会觉得她是这个房间里面的蜡烛, 它一点一点地化了。就是失禁了的一种状态, 就是她的爱失禁了。

我还看了好多别人写的举报信, 看罗茜茜举报北航的, 我写不出来, 这种东西我写不出来, 因为太清楚了, 我觉得我只能写下房思琪这样的东西出来, 我写不出来举报信。

我为了写这个举报信, 我看了好多这样的电影, 我觉得我自己要脱敏, 因为我连性侵两个字都打不出来, 连雷闯这两个字都打不出来。我现在可以说雷闯、说性侵, 就是要很长时间的脱敏才说得出来。

Q: 你觉得之后和雷闯的关系, 是恋爱关系吗?

A: 别人也会说是和渣男谈恋爱啊, 你就把它想象成你是和渣男谈恋爱就行了嘛, 但是完全不是这样的。正常人不会到这种程度的, 不能美化这个故事, 不能美化它, 成为一个谈恋爱的故事, 这对我来说极不公平, 而且不负责任。他怎么说我都不会认可, 那些声明, 我都不敢看, 因为我大概知道他会写什么东西, 但他真的写出来之后, 我觉得真的太可怕了。句句都是杀人的话吧, 我觉得。

Q: 为什么想要公开, 公开之后有什么感觉?

A: 如果不是知道有其他受害者存在, 我是不会选择去公开的。发出来大家骂他也好, 还是骂我也好, 只要他被威胁到, 他被吓到。住手就行。不想管那么多。

我现在才知道, 做完这个(公开)对我的积极性在哪。从昨天开始, 我谈 2015 年的经历, 不会再那么的难受了。**以前的我跟现在的我不一样了, 以前那个我, 是受过很多伤害, 但现在的我, 已经不是那个受伤害的人了, 现在的我是一个可以为自己负责任的人了。**

我很不想公开的原因, 是怕以后大家看到我, 就会觉得“我是被雷闯性侵的那个人”, 不想被这些定义, 就算我们以后继续在这个圈里工作, 定义我们的也不是这个, 而是我们在事业上作出的改变。**这事不是我人生的全部。**

Q: 你也认识其他受害者吗?

A: 我其实知道其他受害者的名字, 然后我在社交网络上搜她们朋友圈来看, 就看她们在过什么样的生活, 然后非常的心痛。就是她们可能也不会流露出很悲观的情绪, 但是她们是很好很好的人。**就是我没有办法忍受, 还让这样的女孩子蒙难。因为这个事情, 人生要重启很困难, 非常困难, 我非常能理解。**

Q: 昨天妈妈知道之后, 和妈妈聊得怎么样?

A: 挺好的, 我本来以为她很难接受, 她是在网络上看到转载我的文章, 她越看越像我、越看越像我, 最后她确认是我, 就非常伤心, 非常愤怒。然后我昨天跟她讲了之后, 我妈妈是一个很清醒的人, **她就跟我说, 她很为我骄傲, 就说我能讲这个事情。她觉得这样做是对其他受害人负责任的。**她也没有说, 你怎么胆子这么小, 怎么这么傻, 都没有说这样的话, 我觉得挺好的。

Q: 接下来, 还有什么打算?

A: 我希望可以推动这个(反性骚扰)讨论, 我也会参与进去, 希望这个事可以做成。接下来我可能会去声援那些继续曝光的人, 希望我们受害人可以团结在一起, **能够继续通过有价值的牺牲, 让这行业的人比其他人更有警醒, 知道性骚扰这个事情的重要性。**

《对话举报雷闯性侵女生：“希望我是那个让雷闯得到惩罚的人”》

时间: 2018.7.25

作者: 记者 卫佳铭 实习生 王风范

来源: 澎湃新闻

原文链接: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291118

2018年7月23日, 一张举报知名公益人雷闯涉嫌性侵的微信长图在朋友圈刷屏, 雷闯于当日做出回应, 承认文中事实, 表示愿承担相关刑事责任。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 警方已注意这一情况, 目前正在核实。

7月24日下午, 沉默两天后, 实名举报公益人雷闯性侵的23岁女孩丽丽(化名)在北京接受了多家媒体的联合采访, 首次就性侵事件做出回应。她说, 就在3天前, 即举报信发出

前一天，她刚被诊断出患有重度抑郁。

澎湃新闻 (www.thepaper.cn) 依据录音整理出采访内容，希望对话的方式，还原丽丽遭遇性侵和发出举报信前后的心路历程，以及她对公益组织反性骚扰机制的期许。

谈举报：“我连性侵、非自愿性侵这些字都打不了”

记者：你从什么时候知道还有其他人也可能被侵害了？

丽丽：今年6月27号，我通过他们以前的一位同事得知还有其他志愿者也说被（雷闯）性侵，我当时正在坐火车，听到还有其他人被害，我真的太难受了。

记者：但是你没有当即写举报信？

丽丽：当天我就想写了，但是一开始我写不了。我连性侵、非自愿性侵这些字都打不了，打这些字我就觉得特别受不了。我在哪天哪天遭受了性侵，这话我说不出来，试了很久也说不出来。

记者：后来在什么情况下写的举报信？

丽丽：我在北京的医院被确诊为重度抑郁，在接受精神科的治疗那天晚上，我翻看雷闯的微博，发现他还说要把自己的故事拍成电影，我没有办法忍受。举报信是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的，我并没有添油加醋，也写了面对这个事情之后我的一些心理变化和我面对的一些问题。

记者：目前，你所了解的和你有相同遭遇的女孩子有多少个？

丽丽：加上我有4个，是我和其他人交换了一些信息得出来的，我不知道是否真的确切，这4个都是他的实习生和志愿者。

谈性侵始末：“我当时整个人都懵了”

记者：你最初对雷闯的印象是怎么样的？

丽丽：我高中的时候就看过他的照片，是一次行为艺术，我对他这个人有印象。我参加徒步是他的同事到我们学校来宣讲，当时我并没有关心乙肝社群的议题，只是觉得徒步五百公里很有趣，然后决定去了。当时在新闻中、在雷闯的个人简介里、在朋友的口中，雷闯都很年轻的公益领袖，很执着、正面的形象。

记者：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对他印象怎么样？

丽丽：在路上的时候，大家前两天没有怎么搭话。徒步的人中单身女性只有我一个，加上年龄比较小，同时，我也是唯一一个跟他不怎么熟悉的。在那之后，他经常会和我讲话。徒步的过程中，雷闯会单独请我吃饭，去景区玩的时候，会单独叫我。怎么说，我感觉有点太肉麻了。

记者：雷闯在声明里说，他做了一些有好感的举动，但当时你并没有拒绝？

丽丽：我不知道他对拒绝的定义是什么。他喂我吃麦旋风，我说我自己来，他喂我吃葡萄，然后我不要，自己拿了一颗。这就是拒绝。

记者：事发当天晚上的情况你还愿意说一下吗？

丽丽：那天雷闯告诉我说，最后这个四十公里任务比较紧，（警察说）只能三个人进北京。直到今年我才知道，当时其他队友回忆的情况并不是这样。警察说的是晚上大家可以住在一起，而不是只有三个人进入北京。队友也打电话问过雷闯说要不把酒店一起订了，雷闯说不用订。

记者：具体那天晚上是什么情况呢？

丽丽：我站在房间门口，和雷闯说一间大床房不行。雷闯说，不要担心，我们在路上又不是没有混住过。他还说，如果我不愿意，他可以睡在地上。我觉得非常不合适了，但又不想和雷闯翻脸。我感觉我要是出去单独住，就表现出我不信任他。

记者：然后他对你做了什么？

丽丽：洗澡后，我穿着白天的衣服坐到床上的时候，他就突然坐过来，然后把灯关了。说完“睡觉吧”，他做了一个很亲密的动作。当时我还在和他讲事，他很重地把我搂着，我当时整个人都懵了。

记者：你有没有表示拒绝？

丽丽：我努力岔开话题，把能说的都说了。最后一次比较明确的拒绝是我和他说，现在没有安全措施，不行。结果他就马上拿了一个避孕套出来，我有一种完蛋了的感觉，觉得再说什么也没用了。

记者：当时你有反抗吗？

丽丽：没有，全身就像一块木头。

谈事发后：“受害者这三个字打出来尤其痛苦”

记者：事后你对这次徒步的感受是怎样的？

丽丽：我去徒步之前刚过完生日，刚刚开始 20 岁，很盼着能够把徒步这件事完成了，就可以很从容地跟别人讲，我真的做了一件很棒的事。事发后，徒步的意义就变了，可我还是要到处宣讲，我还要讲得很有意义，这对我来说很难。

记者：事情发生当天晚上有没有情绪的波动？

丽丽：我只是很困惑，雷闯是公认的好人，一个好人对我做了这样的事，它是不是合理的？我当时没有想清楚，我只是在想成人世界的规则是不是就是这样的，男生和女生的关系是不是就是个样子的？

记者：事后，雷闯是什么态度？

丽丽：他很模棱两可。我在第一时间说，我要跟我们共同的朋友打电话，被雷闯拒绝。他跟我说，让我继续当他的妹妹。他一直说，我们可以保持这样的关系，我当时不敢问这是什么关系，因为我不知道会听到什么答案。

记者：这件事给你带了什么影响？

丽丽：在这个事情之后，我没有办法看同类题材的电影，怕想起那天的事。

记者：事后，你们还保持联系吗？

丽丽：事后我跟他保持了一段时间的关系，在这个关系中也是有发生性关系的，对我个人而言，是非常非常的痛苦。而且他又会吼我，让我难以忍受。

记者：既然第一次是强迫的，为什么事后还会愿意跟他有身体上的接触？

丽丽：其实我也很想问，我去做心理咨询，医生觉得这是对心理创伤的一种保护机制，受到心理创伤的人所采取的方式可能并不是大家逻辑上成立的那种，就像房思琪说的，她说“我必须爱老师，我必须和这个人保持下去”。

我最后要承认自己是受害者这件事，是我几年努力的结果，我不是一开始就愿意承认的。“受害者”这三个字打出来尤其痛苦，因为它让我面对的是雷闯和雷闯所代表的一切对我而言都幻灭了。

谈这三年：“回来之后起不来床了”，被诊断为重度抑郁

记者：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寻求医生的帮助？

丽丽：2016年底，在我老家接受心理咨询，医生可能比较水，两分钟就给我药了。写举报信的前一天，我在北京被诊断为重度抑郁。

记者：和同学交往会有影响吗？

丽丽：大家都以为我闭关了，不怎么参加活动。我从2017年开始精神状态就不是很好，雷闯还打电话问我：“和我搞过之后，还有没有和其他人搞过”，我当时就直接吐了。挂了电话之后，我的室友都走了，我就一个人在那里嚎啕大哭。

记者：这三年里，你有没有向外界寻求过一些帮助？

丽丽：当时觉得已经过去了。但我发现被性侵之后，回来之后，起不来床了。以前我生活非常自律，五点半六点就起来跑步，但后来我发现自律的能力消失了。我从 90 斤胖到 105 斤，我没怎么仔细照过镜子，长到 120 斤，才知道自己已经变化这么大。

记者：雷闯最近一次联系你是什么时候？

丽丽：最后一次联系是我主动联系他，因为我在公益机构工作，项目组把我的简历发给对方，简历上我参加过益行去北京。项目负责人问我，你是不是和雷闯有过啊？当时吃饭的时候，我手都在抖。后来我在换手机之前，给雷闯打了最后一个电话，告诉他不要再把我像谈资一样地讲了。

记者：当时他是怎么说的？

丽丽：他就说“哦”，就这样。

记者：你的家人知道这件事了吗？

丽丽：知道了，我妈妈跟我说她对不起我，不是一个勇敢的人就一定会快乐幸福地生活下去。她特别棒的一点是支持我，不觉得我是丢人现眼，跟我讲了她经历过类似的事情，给我勇气，她说我做的比她好，她为我骄傲。

记者：之前为什么没选择告诉你的家人？

丽丽：对任何人来说都很难开口，要向最亲的人展示这件事。我担心他们会因为这件事情受到很大打击，担心他们会自责。

记者：后面有什么打算？法律途径会考虑吗？

丽丽：考虑过，会有这个可能。

谈反性骚扰机制：“望有专门独立的委员会处理受害者举报”

记者：这几天你是怎么过来的？

丽丽：写举报信那天，精神状况不是特别好，发出来之后也很担心会不会被骂，主要是特别担心会不会大家都不相信我。还好我自己的朋友圈是个比较有性别意识的，大家看到第二封声明的时候也没有马上倒戈。因为朋友之间的支持和信任，觉得有了一点力量。

记者：怎么看支持雷闯的人？

丽丽：我也看到了一些激烈的评论，但我也觉得这是一种伤害。我觉得整个公益行业需要自省，需要净化，这是非常紧迫的一件事情。我接下来想把力量全都用在反性骚扰机制的建立上。写举报信的时候没有想这么多，只是想让雷闯住手。

记者：举报信发出之后你有什么感受？

丽丽：真的这样做了之后才会觉得，我不能让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我不想复仇，因为他做什么都是没有意义的，我回不去三年前了。只是想让他住手，不要让其他人受到伤害了。

记者：你说你担忧曝光此事会影响公益界的发展，为什么？

丽丽：我一直都在担忧，包括先接受圈内媒体采访的原因之一就是不希望让如履薄冰的公益没有任何出路。但是就跟刮骨疗毒一样吧，公益界能迅速的发出反应，迅速的得到回应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行业比其他行业更有意识在，我相信这个行业，还可以变得更好。

记者：之前想过跟理事会沟通，后来放弃了是为什么？

丽丽：隔得那么远我不可能去看着理事会是怎么做的，而我要保证举报效果的话，可能就要面对雷闯，这个并不好。我的举报信没有提供非常确凿的信息，我是在用我的形容来证明事情的真伪，加上个人的信用，加上公益圈的，会更容易受到重视。如果我把此事捅向内部，对我来说是有利的，但是没法促进行业的思考。

记者：这样对你会有更有压力吗？

丽丽：对于我本人而言目前还没有太多困扰。最大的担心是怕我以后的生活会有影响，怕我以后被大家提起来都是“被雷闯性侵的那个人”。希望大家记住，被性侵不是我的全部。希望大家提起来会说，我是那个让雷闯得到惩罚的人，是因为我是一个勇敢的人，抗争的人。

记者：你觉得这一事件还反映出哪些问题？

丽丽：我是雷闯的志愿者，不代表我和他没有牵连关系。他是我信任的人，他的年龄经验道德光环，都会让我更信任他，这些都构成权力关系的一部分。我受他指导，在这个徒步的过程中，我受他安排，这些都构成了权力关系。

与此同时，反性骚扰体制机制没有完全建立，我希望我们外围能有这样一个机制，比如说有一个专门独立的委员会，可以去找他们举报，这个行业内部如何自律，机构也可以给出建议，不要像我一样通过朋友圈去举报。

《指控雷闯性侵的女孩：我承认自己是受害者，用了几年时间》

时间：2018.7.25

文 | 实习生 王露晓 记者 陶若谷

编辑 | 苏晓明

校对 | 陆爱英

来源：微信公众号“剥洋葱 people”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_biz=MzI2ODEwNzg5OQ==&mid=2653618432&idx=1&sn=57c832859ffa2f8881884b02235a4eb9&chksm=f12bd3e4c65c5af25b539b39ec5972dae7505433751c4cf42a02e69f8f5f38b8e03dd472bfc7&scene=0

因为公益行业还没有那么成熟,很多时候代表公益圈形象的就是像雷闯这样的领军人物的个人形象。他所做的,让我一度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这个行业的信任感,产生了幻灭。

7月23日,公益圈爆出性侵丑闻,23岁的赵欣(化名)发布举报信,指控知名公益人、“亿友公益”创始人雷闯,曾于2015年对她实施性侵。当日中午,雷闯在朋友圈发声回应,承认文中事实,愿承担相关刑事责任。

赵欣在文中指出,2015年7月参加“益行去北京”徒步活动时,她刚满20岁,雷闯对她比较热情,说拿她当小妹妹照顾,并且在交往过程中有过不必要的身体接触,如搭肩、挽手。2015年7月28日,雷闯未事先经过赵欣的同意,以“做公益的穷”为借口强行和她同住一个大床房,并在她非自愿的情况下发生性关系。赵欣还表示,雷闯在2015年到2018年间,对多名女性实施过类似的侵害,仅在2015年暑假的徒步中,就不止一个。

7月23日中午,雷闯发表声明,表示承认文章中的事实,并对当事女生道歉。他说:“我尤其追悔,在那件事情发生之后的整整三年里,我都没有真正反思和忏悔自己的行为,并且使得你心理的伤害一直延续至今。”雷闯表示将不再担任亿友公益的负责人,并将提请理事会,变更亿友公益的法人;愿意承担道德的及法律的责任,并正在考虑向警方自首。

当日下午,雷闯发给剥洋葱的另一份声明中说,自己在徒步后期对女生当事人产生好感,而她并未对自己表示好感的举动直接拒绝,发生关系后,两人成为恋人。雷闯说:“至少在我看来,我们是‘恋人’。或许站在当事人的角度,并没有认可我男朋友的身份,而是基于我们已经发生的关系,她不得不默认我这个‘男朋友’,而事实上我这个‘男朋友’的身份可能在她心里也是非自愿的。”

雷闯是这样描述两人之间的“恋情”的:“徒步结束,我们各自回到所在城市,只能经常打电话。之后,我们还一起在重庆、杭州相聚旅游。后来我们联系也少了,就分开了。”

声明的最后,雷闯再次表示,“不管从道德上,还是法律上,我既然对当事人目前已经产生了很大的伤害,我愿意承担责任,不管是哪方面的。”

关于自首事宜,他表示会与律师商量后,再行事。

雷闯是公益界的名人,被称为“乙肝斗士”。曾经为了验证《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中对乙肝“解禁”是否真正奏效,提出了办理健康证的申请,成为了第一个拿到从事食品行业健康证的乙肝病毒携带者。2009年,雷闯被《检察日报》授予年度中国正义人物奖。

雷闯发起的“益行去北京”徒步活动，是指志愿者们在徒步途中，宣传反乙肝歧视的知识，最终目的地是到达国家卫计委，递上一封将乙肝药物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减轻乙肝患者用药负担的建议信。

今年1月，北航教授陈小武性侵事件爆发后，雷闯曾发表公开信呼吁母校浙江大学建立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在公开信的开头他写道：“我不能因为是乙肝携带者，而只关注乙肝。不能因为自己的亲人没有遭受过性骚扰，而忽视性骚扰。”

7月24日下午，剥洋葱和当事女生赵欣进行了对话。

“我当时的情绪不是愤怒，而是困惑”

剥洋葱：雷闯在发声明之外，是否有向你私下道歉，沟通担责事宜？

赵欣：没有。他只跟我们一个共同的朋友联系过，打听我们有没有接受主流媒体的采访。

剥洋葱：雷闯的第二份声明中说，你没有对他示好的行动明确拒绝。2015年的徒步途中你们的相处模式是怎样的？

赵欣：我是队伍中最小的，我一直跟女孩玩得比较好。队伍中有很多情侣。单身的女性，年龄小又不是他熟人的只有我一个。我体力好，走得最快，总是走在最前面，他就叫我等他和他一起走，所以在队友看来我跟他交流是比较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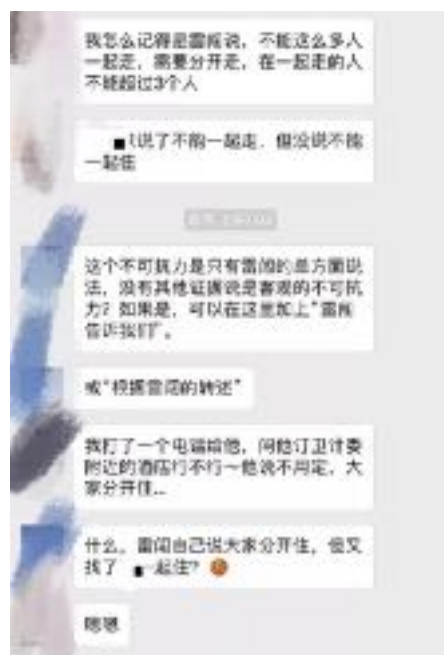
他单独请我吃过一次饭。他说自己是大哥经常请小弟弟小妹妹们吃饭。

有一次我拒绝了他一起出去玩的邀请。我觉得他太热情了，太肉麻了，我有点接受不了，所以想跟他保持距离。比如有一次在路上他剥了一个葡萄给我吃。

他有时把手搭在我肩膀上，我又不好很严肃地说“你把手拿开”，就说你手好重，然后躲开。他的声明里说我对他的示好没有拒绝，这就是拒绝呀！他想喂我吃葡萄，我不让，我接过来自己吃，这就是拒绝呀！

剥洋葱：2015年7月28日晚上都发生了什么事情？

赵欣：那天晚上住宿的时候，同行的本有七八人，进京前，雷闯告诉大家，最多只能三人进京，选了我和另一个男生，但那个男生体力不行，后来就没有参加了。龙飞（前期负责给大家订酒店的队友）说给大家订酒店住在一起，雷闯说不用订，大家分开住。



队友回忆 2015 年进京及住宿安排的情况。受访者供图。

我们两个到酒店，他进去开房，我在酒店外面等他，他办完手续过来还帮我背包。我以为他肯定会开两个房间，上楼之后，我才发现是大床房。

我说我觉得这样不行，他说你不用担心，我们在路上又不是没有混住过。的确，我们在村子里住过一个房间四五张床，但我都是自己睡一张床。他又说你对我不放心吗？你不愿意的话我可以睡地上。他说北京房价很贵，要节省开支。

我不想跟他翻脸，所以勉强地接受了。

那天晚上我洗澡之后没有换睡衣，我坐在床上看电视，他突然把灯关上，很重地搂了我一把，过来强吻我。我推开他，并努力岔开话题，我把我能用的岔开话题的话都说了，我一直在拒绝，说我还没有发生过性行为。他后来就冷静了下来。

我以为他真得冷静下来了。后来我太累了就睡着了。我醒来时发现他在脱我的衣服，在摸我，我吓傻了，只能想到没有避孕套的托词，我说“没有安全措施，不行”，那是我最后的理智。但是他马上拿出了安全套，我就觉得完蛋了，我做什么都没有用了。

事情发生之后，我当时的情绪不是愤怒，而是困惑，因为是雷闯，所以我困惑。因为他是一个好人，我在想好人也是这样做的，是不是成人世界的规则就是这样的？是不是以前那些是我的幻想，他对我做的才是真实世界的样子。

“我一度对公益行业的信任感，产生了幻灭”

剥洋葱：为什么那件事情会让你感到困惑？

赵欣：我觉得他做的事情很特别，争取权利，那些行为艺术我觉得很有趣。他对人也很热

情，所以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好人。对我来说，要接受这个落差，需要时间。

因为公益行业还没有那么成熟，很多时候代表公益圈形象的就是像雷闯这样的领军人物的个人形象。他所做的，让我一度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这个行业的信任感，产生了幻灭。

剥洋葱：那件事情之后你们还有联系吗？

赵欣：那件事情之后，我还和他保持了一段时间的联系。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心理医生说这是应对心理创伤的一种心理保护机制。就好像房思琪，她说，我必须爱老师，要不我活不下去。

我承认自己是受害者，是我用了几年的时间达成的成果。

如果我承认我是受害者，雷闯所代表的一切就都幻灭了。这个痛苦比让我和他在一起还要痛苦。

我假装像是在“谈恋爱”，但我心里知道那不是谈恋爱。如果是谈恋爱，不可能对方吼一声你就会特别害怕，不可能在街上看到跟他一样的衣服也会紧张，不可能看到跟他手机尾号一样的车牌号都会害怕。

剥洋葱：那件事情之后，你们还保持了怎样的联系？

赵欣：在那件事情发生之后我们见过两次。2015年10月在重庆，2016年3月在杭州。第一次是我说，要跟他断开联系，他说要先见我一面，就给我买了火车票，于是我去了重庆。第二次我在杭州，他也正好在杭州，就见了一次面。在他的声明里，这都被他说成是一起旅行。

剥洋葱：你什么时候才明确意识到自己是受害者？

赵欣：2016年5月，有一个朋友跟我说，她知道一个雷闯的小秘密，就是他和别的女生发生关系。知道这个之后，我才确认了自己之前的感受，我是其中一个受害者，这根本不是恋爱关系。

剥洋葱：你说你要和他断绝关系，他的反应是什么？

赵欣：2016年3月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2017年的时候，他还经常给我发信息，匿名寄包裹，我都会拒收。但有一次我朋友拿了，我没办法拒收，是一支口红，上面还刻了我的名字。

最近一次联系是2017年夏天，我主动联系他的。我在山区参加“间隔年计划”，本来想在那个很美的地方忘掉这一切。结果那个机构的负责人跟我吃饭的时候问我，你是不是跟雷闯玩过，我听了这话，手都在抖。

于是我给雷闯打了电话，请求他不要再把我当谈资一样讲出来。他很不耐烦的语气说了一句

“好。”

那次之后他再也没有联系过我。



图为 2017 年 5 月雷闯给赵欣发的短信，赵欣没有回复。受访者供图。

“我不想让大家继续以为他是个英雄”

剥洋葱：那件事情对你造成了什么影响？

赵欣：这件事情之后，我把 20 岁之前的照片都删了。我以前长得像个小孩，我觉得那样的事情发生在她（指 20 岁的自己）身上，对她来说太难了，我接受不了，只好把她删掉。

徒步回来之后，我发现自己的状态不行了。我本来是非常自律的，我会早上五六点起来跑步，但是那时我起不来床了。我从小到大都是像小孩子一样，很容易快乐，那之后我发现自己失去了快乐的能力。从 90 斤长到 105 斤的时候我都没有发现，长到 120 斤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以前是一个很爱干净的人，为了卫生我徒步的时候带了 20 条一次性内裤，但是回来以后我变成一个洗澡都要室友提醒的人。

有一次我问一个人多大，她说 22 岁，我说那你比我大两岁，其实那时我已经 21 岁了。我的时间停在了 20 岁。

我不能不承认我去徒步过，面试研究生的时候，我要讲我参加这个活动的积极正面意义，对我来说像酷刑。

还有，看到与当天相似的东西，就会闪回当日的情景。后来我才知道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

剥洋葱：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站出来说出这件事？

赵欣：6月27日，我通过他机构内的一个同事知道了还有一个其他的受害者，听到这个消息我太难受了。当时我正在火车硬座上，我换了软卧，要躺下来才能平复心情，当时我就觉得我必须要发了。

我看他的微博，看到他也在跟电影团队接洽，想把自己的故事搬上大荧幕。我想如果有一天他真的到了大荧幕上，我再告诉大家他做了什么，就太迟了。我不想让大家继续以为他是个英雄。

于是我就来了北京，我在朋友们的帮助下才能完成这件事，我自己做不到，“性侵”和“非自愿性行为”这些字眼我都打不出来，会非常难受，那段时间我写了删，删了又写。

7月22日晚上，我刚刚在安定医院确诊了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和重度抑郁。那天晚上我写完了这篇文章。

第二天早上，再看这篇文章，我觉得自己写文章的时候是清醒的，是忠于自己的，诚恳的，对雷闯也很公平。于是就发了。

剥洋葱：. 你是如何获知有其他受害者的？

赵欣：另外几个女孩的事，都是雷闯的朋友和同事告诉我的。但我不能确定她们是自愿还是非自愿。

剥洋葱：发出文章后，身边的亲友对你的行为持什么态度？

赵欣：我的朋友有很多也是雷闯的朋友，但是他们选择信任我支持我。一些女权机构给我提供资源，帮我寻求专业的帮助。我很欣慰的是，公益界的一些机构把注意力放在如何迅速地建立起反性骚扰机制，而不是研究我和雷闯的八卦。

7月23日，我妈妈也通过网络看到了那篇文章，她越看越觉得像我，看得浑身发颤，最后她确定了是我。我妈妈很支持我的决定，她不觉得我这样做是丢人现眼，她说为我骄傲。

我没有事先告诉妈妈。因为她一直很鼓励我做我想做的事情，包括徒步，我担心她承受不了，担心她会自责和受到打击。

“我希望这不只是一个受害者的故事”

剥洋葱：网络上流传着一些对你的质疑和谩骂，对此你有什么感受？

赵欣：网上流传的截图，那不是亿友公益的内部群，是亿友公益支持者和服务人群的一个群，这是要说明的。那些话我看到了，但是我没有觉得受到伤害，我觉得他们很可怜，对别人的痛苦没有想象力。

剥洋葱：你写这封举报信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赵欣：我在写那篇举报信的时候，没有想那么多，甚至没想过要让他公开道歉，我只是想让他住手。

但是我真的这么做了之后，我越来越觉得不能让事情就这么过去了。我尊敬的一位老师对我说过：“对，我们是受了伤害，也许把事情公开也是一种伤害，但是我们要做有价值的牺牲。”

我不是在复仇，我也不想复仇。他做什么都不会让我好一点，我回不到三年前了。我只是希望不要再有其他人受伤害。

其实他的惩罚已经有了，他最在乎的就是自己的公信力。他的机构其实没有基金会赞助，基本都是靠他个人的公信力筹款。

剥洋葱：你现在有没有一些顾虑？

赵欣：我很怕公开这件事情，是因为我怕我以后被大家提起来，都是“被雷闯性侵的那个人”。被性侵不是我的全部，虽然这三年我都在跟这件事情作斗争，遗忘也好，面对也好。我希望这不只是一个受害者的故事，我希望大家提起来我，是那个“扳倒雷闯的人”，是那个让雷闯得到惩罚的人。

还有就是，我不希望已经如履薄冰的公益行业再受到什么影响，我真的很担心这个。但是这就像刮骨疗毒。发生这样的事情，公益行业比其他行业更快地做出反应，说明这个行业有更多这方面的意识。

下图为雷闯提供给新京报的情况说明全文：

我与当事人的确是在徒步去北京相识。在徒步的后期，我的确对当事人产生了好感，我也有一些主动表示我好感的举动，当事人并没有直接拒绝。

在徒步抵达北京的第一晚，我的确只订了一个房间，住在一起，但是当时并没有发生性关系。因为当时徒步还没有抵达我们预定的终点，因此我们第二天继续往前走。第二天我们仍是住在一间房间，我们发生了关系。

此后，我们成为了恋人。至少在我看来，我们是“恋人”。或许站在当事人的角度，并没有认可我男朋友的身份，而是基于我们已经发生的关系，她不得不默认我这个“男朋友”，而事实上我这个“男朋友”的身份可能在他心理也是非自愿的。

徒步结束，我们各自回到所在城市，只能经常打电话。

之后，我们还一起在重庆、杭州相聚旅游。后来我们联系也少了，就分开了。

再后来，她毕业了，毕业那段能时间，我和她通过几次电话，大概知晓他和我的这段经历，对她的影响不小。

今天早上我朋友圈发的公开“声明”，也是我写的。

因为这中间混杂这公益、混杂着男女之前的情感。不管从道德上，还是法律上，我既然对当事人目前已经产生了很大的伤害，我愿意承担责任，不管是哪方面的。关于自前事宜，我会与律师商量后，再行事。

2018. 7. 24 北京警方回应雷闯性侵事件：正核实

记者：刘遥 顾元森

编辑：玲玲

来源：现代快报综合南方都市报（原文未找到）

备份链接：<http://wemedia.ifeng.com/70656211/wemedia.shtml>

《被曝在酒店性侵女生！知名公益人发朋友圈承认事实，北京警方正在核实…》

7月23日，网友丽丽（化名）发布长文称，知名公益人、“乙肝斗士”雷闯于3年前性侵了她。同一天，雷闯先后发出两份声明，表态自己愿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此事在网上引发轩然大波。

7月24日，北京警方在接受现代快报记者采访时称，正在核实此事。律师表示，针对目前的情况，警方应当介入调查处理此事。

……

律师：受害者、侵害方已承认事实警方应当介入调查

事情已经过去了 3 年，丽丽是否还能追究雷闯的法律责任？

7 月 24 日中午，江苏中虑律师事务所左迎春律师告诉现代快报记者，就此事而言，事发已经 3 年之久，当事女生公开了事发经过，**如果她所说属实，那么雷闯涉嫌强奸罪**。另外，雷闯发文承认了事实，也就是说，目前双方对事实部分，都是承认的。从法律角度看，要追究雷闯的刑事责任，单有受害者一方的说法，是孤证，单纯的口供在法律上效力是比较弱的，需要其他证据来共同证明犯罪事实。目前来看，**由于时隔 3 年了，相关的物证已经灭失，这对于当事女生来说是比较不利的。**

左迎春认为，根据网友的爆料，有其他女生可能也有与丽丽类似的遭遇。**如果有更多的受害者站出来，提供的线索可能会更多，这对于警方侦办此事将是比较有利的。**

北京警方：正在核实此事

因丽丽和雷闯均表示当年的事情发生在北京，7 月 24 日中午，现代快报记者电话联系北京市公安局，希望能了解到北京警方是否介入此事，准备如何处理。对方要求记者发采访函，并表示会回复记者。

7 月 24 日下午两点多，现代快报记者联系了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有关人士告诉记者，目前警方已经注意到了网上关于雷闯性侵的情况，**目前警方正在进行核实**。待核实过相关情况，警方会向媒体回复。

7 月 24 日，现代快报记者试图通过微博、微信与雷闯联系，但对方均无回应。记者多次拨打雷闯的手机，一开始对方手机关机，后来手机通了，但一直没人接听。

现代快报将继续关注此事进展。

2018.7.24 乐施会对雷闯性侵事件的声明

来源：微信公众号“乐施会 OXFAM”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7OG9HCppHnfkPWkpQsd06Q>

《乐施会绝不容忍任何权力滥用及性不当行为》

昨天凌晨，一名女生在微信公开举报雷闯在 2015 年 7 月 29 日在“益行徒步去北京活动”过程中性侵了她。

之后，雷闯在微信朋友圈发出公开回应，承认女生在公开信中描述的行为，并承认自己触犯了《刑法》，向女生说“对不起”，并表示会考虑向警方自首。

乐施会对此的回应与立场：

1. 乐施会曾经支持过广州市越秀区益友爱肝公益发展中心（亿友公益），实施“中国慢性乙肝

感染者社群发展及能力建设项目”，项目实施时间为 2016 年 12 月至 2017 年 2 月。旨在推动乙肝群体参与公益行动，推动乙肝反歧视政策落实及推动更合理的医疗政策。雷闯是广州市越秀区益友爱肝公益发展中心的负责人。该项目已经于 2017 年 6 月 6 日完成关闭。本项目内容并不包括“益行徒步去北京活动”；

2.此性侵事件发生在乐施会与亿友公益合作开展项目之前。乐施会与亿友公益合作之前，不知晓任何有关雷闯的性侵行为；

3.纵然性侵事件不发生在乐施会支持的项目中，但是，乐施会一直致力消除针对妇女和女童暴力、倡导性别公正、并推进公益组织专业化和公益行业健康发展。知悉相关事件后，乐施会透过其他合作伙伴为受害人链接了资源，以提供咨询和法律援助等支持；

4.获悉女生在参与公益活动中被性侵犯，我们感到非常痛心，对于女生受到的伤害和 3 年以来的痛苦挣扎，我们有切肤之痛。同时，我们衷心感谢和支持女生勇敢地说出她的经历并举报侵犯者，以防止再有其他人受到侵犯和伤害。我们要对受害女生说：“遭受性侵犯绝对不是你的错，你非常勇敢！谢谢你！”。同时，我们呼吁公益届同仁及社会各界，站在受害者的角度，认清性侵犯的责任并不在受害者身上；

5.乐施会对于性骚扰、性剥削和性侵犯的行为零容忍。吸取了英国乐施会于 2011 年海地事件的沉重教训，深刻反思，我们正努力完善相关政策与机制，以防止性不当行为再次发生。我们首先成立了跨部门的“防治性不当行为工作组”，以推动和落实一连串的革新措施，并在 2018 年 3 月成立“反对性不当行为热线”，向员工、合作伙伴、志愿者等提供支援。乐施会所有员工都承诺遵行并签署《乐施会员工行为守则》，当中包括防治性不当行为的规范。近期，我们正分批对所有乐施会员工开展“防治性不当行为及权力滥用”培训，提高同事对性不当行为的意识和敏感度，建立共识，并共同完善和落实相关政策和处理机制；

6.乐施会再次重申，要求合作伙伴共同防治性不当行为，以保证我们在推进扶贫发展和人道救援等工作过程中，贯彻对性不当行为的零容忍立场和原则。乐施会已经向内地所有合作伙伴发出《乐施会要求与合作伙伴共同防止不当行为的通知》，并计划陆续向合作伙伴提供相关的能力建设和支持；

7.乐施会自 2016 年开始开展“够了！让我们合力终止性别暴力”倡导行动，与伙伴合力倡导改变“默许性别暴力”的社会规范，包括习以为常的性别歧视风俗和潜规则。公益界性侵犯事件暴露了公益界也存在默许性别暴力，甚至滥用权力实施性不当行为的观念和做法。这些有违公益精神和原则的现象，绝不能接受，必须作出改变；

8.就近日曝光的公益圈性侵犯事件，乐施会将协作公益组织共同探讨如何防治性不当行为，及杜绝滥用权力和不平等关系获得包括性方面的好处，维护性别公正、保障弱势群体权益的同时，推动公益组织专业化和问责。

让我们共同努力，预防和制止各种滥用权力的性不当行为，继续推动社会正义和性别公正！

乐施会
2018 年 7 月 24 日

2018.7.24 亿友公益发公告撤销雷闯负责人职务

来源：亿友公益官网

原文链接：http://www.yiyougongyi.org/h-nd-540.html#_np=2_626
http://www.yiyougongyi.org/h-nd-541.html#fai_12_top&_np=2_626

《亿友公益公告》

- 1、即日起撤销雷闯负责人的职务。
- 2、亿友公益法定代表人的变更将按章程进行。
- 3、亿友公益奖进行内部反思检讨，开展员工性别意识培训，目前对外暂停工作一周。
- 5、出台机构反性骚扰规则，欢迎各界提供建议。
- 4、亿友公益会将肝炎公益事业持续做下去，感谢大家的关心与监督。

亿友公益（广州市越秀区益友爱肝公益发展中心）

2018/7/24

《亿友公益公告 2》

即日起，李机超担任亿友公益负责人。

亿友公益（广州市越秀区益友爱肝公益发展中心）

2018/7/25

2018.7.29 反性侵行动组发布致雷闯和亿友公益公开信

来源：反性侵行动组（原文未找到）

备份链接：

<https://matters.news/@jidongjie/20180729-%E5%8F%8D%E6%80%A7%E4%BE%B5%E8%A1%8C%E5%8A%A8%E7%BB%84%E5%90%91%E9%9B%B7%E9%97%AF%E5%92%8C%E4%BA%BF%E5%8F%8B%E5%85%AC%E7%9B%8A%E5%88%86%E5%88%AB%E5%AF%84%E5%85%AC%E5%BC%80%E4%BF%A1-zdpuAuBSouuuMUQ6kdUc4W5F8vajQtwAcLvi7mTSfH4zvZt5r>

《给亿友公益的公开信》

致亿友公益全体成员：

我们是一群关心公益关心反性侵犯的公民。致力于消除工作和生活中的性暴力。我们关注雷闯性侵志愿者事件和后续进展，也希望督促你机构负起反性侵犯的责任。

你机构创办者雷闯在公益徒步期间性侵志愿者，并在曝光后以“恋人关系为自己开脱，不仅对受害者犯下难以饶恕的罪行，也严重伤害了公众对公益事业的信任与参与热情。虽然就目前雷闯已经离职，但是你机构对雷闯在职期间的性侵行为有着不可推卸的失察之责，也有责任对些行为的严重后果进行弥补。

因此，我们督请你机构：

彻查并公开雷闯涉及性侵犯的“其他类似为”(如雷闯在回应中提及)，同时保护好受害者隐私。表明机构不包庇性侵犯的态度。

向举报雷闯性侵的受害者以及其他性骚扰受害者公开致歉。承认机构对员工性侵犯失察的责任。

监督、敦促雷闯自首，接受应有的惩罚。对机构的失察行为作出补救。

公开表明承诺机构反对任何形式的性侵犯，并尽快建立和公开反性骚扰、性侵的相关制度，以防更多人受害。负起机构反性侵害的责任。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为了乙肝公益事业甚至整个公益群体能继续得到支持，希望你机构认真反思，及时改正，以免类似恶劣行为再次发生，也以免伤害更多公益人的苦心努力。

反性侵行动组

《给雷闯的公开信》

雷闯：

我们是一群关心公益关心反性侵犯的公民。致于消除工作和生活中的性暴力。我们对你在公益徒步期间性侵女志愿者的行为感到痛心、震惊与担忧，我们痛心于热爱公益、追求正义的女孩受到如此恶劣的侵害，更震惊于这样的伤害来自你我们尊敬的前辈、信任的伙伴，我们也担忧公众对公益事业的参与热情以及基本信任因此受到的损害。为此，我们希督促你对你的行为负起责任，尽你所能减少这些伤害带来的后果。

基于此，我们强烈要求你：

不再以任何前因后果”、“恋人关系的借口进行推脱，明确承认你的性侵行为再次真诚地向举报你的受害者道歉，包括为你的性侵行为道歉和你为之前声明中的各种托词道歉。停止为自己找借口，才是真正停止对受害者的伤害。

公开承认你涉及性侵性骚扰的其他行为（你回应中提及的其他类似行为”）向这些行为中的受害者公开道歉，并保护受害者的隐私。如果有知道身边的人有这样的行为，也请公开和督促受害者公（在保护受害者前提下）。不掩盖和认错是改正的基础。

公开承诺以后不再对任何人实施性侵害，对其他人的性侵害行为不包庇，不隐瞒，停止错误行为是改正错误的第一步。

尽快到公安机关自首，如需时间做相关准备工作，则公布最晚自首时间，请公众监督。“将性侵犯绳之以法”是你在反性侵害中的理念，请以身作则：把你的行为作为反面教材是你的提议，但是只有受到惩罚的反面教材才有教育意义，才能让人看到：性侵是有成本的我们要消灭的是性侵犯行为，而不是要消灭个人，我们的敌人是性暴力本身，而不是彼此。只要你不再与性侵行为站在一起，我相信，你仍然可以为公益事业发光发热，我们也愿意和你一起并肩作战。但是在此之前，你需要结束你的伤害改正你的错误，真正和性侵害划清界限！

反性侵行动组

2018.8.1 反性侵行动组注册 @雷闯自首了吗 微博账号，坚持每天给雷闯和亿友公益寄公开信，督促雷闯自首

来源：微博@雷闯自首了吗

原文链接：

https://weibo.com/u/5517942174?is_all=1&firstfeed=1&stat_date=201808&page=1#feedtop



这是该账号的第一条微博，目前仍在坚持天天寄信并发布更新

2018.11.1 举报雷闯女生公布日记：与伤痕一起共生的一百天

来源：微博@广州性别中心

原文链接：https://www.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301591145508115#_0

距离花花举报雷闯的那一天已经过去了 100 天，花花把自己这 100 天的日记分享出来，除了有她自己深陷其中的观察，也有她最真实的那一部分生活，这些生活细节呈现了她与隐秘伤痕共生的经历。100 天，是个让人有期待的时间距离。对她而言，变化可能不会那么快，但是变化依旧在缓慢发生。

《幸存者日记：与伤痕一起共生的一百天》

写在前面

今天的这篇文章很长，七千字。

体例也很奇怪，是一个人的日记。

时间是从 7 月 23 日到 10 月 30 日，正好 100 天。

本文的作者是 100 天前指控雷闯的那个女生。

她把自己这一百天的部分日记分享出来，希望对这 100 天，有个严肃但是轻松的回顾。（方便阅读和保护隐私，有做过修改）

我们知道，很多媒体都对 metoo 做过复盘和梳理。

但是本文不同的是，除了有她自己深陷其中的观察，也有她最真实的那一部分生活，这些生活细节呈现了她与隐秘伤痕共生的经历。

100 天，是个让人有期待的时间距离。

对她而言，变化可能不会那么快，但是变化依旧在缓慢发生。

第一天

2018.07.23

为了镇静一下偷偷多吃了两颗药。

“转移疫苗舆情”是听到的最扯的阴谋论。唯一和朋友开的玩笑是，**请问买通我的医药公司什么时候可以帮我还一下蚂蚁花呗。**

雷闯联系了记者，私下给他们发了第二封声明，一个人的求生欲居然可以到这种程度，比起撒谎，我倒是可以说是被这种人性的不稳定震惊。

妈妈知道了这件事，哭着向我道歉，这可能是我这辈子最心碎的一个时刻，最后握紧手机，一字一句的跟妈妈说，“你不要哭，要哭也是雷闯哭”，我猜我是这一刻彻底原谅自己的，我不能允许我的负罪感和羞耻由别人来承受，这一切太难了，代价太大了。

PS: 后来我一直很好奇妈妈怎么会去看“自绝于江湖”上的文章, 妈妈说, 其实她那个时候在住院, 没敢告诉我, 躺着太无聊了, 不停刷手机, 结果看到我的故事。

解释权

2018.07.24

昨天雷闯跟主流媒体发了第二封声明, 晚上草草回应之后, 接受了朋友们的建议, 也接受主流媒体的采访。

很多很多人到家里来, 都是女性, 我们一起坐在充气床上。

大家静静地看着我, 我突然脑子清楚了更多。

晚上有媒体给我们看了做的视频节目, 题目居然是“雷闯半夜解内衣”, 被这个题目吓到, 也被某些媒体陈腐恶臭的性别观念吓到, **残酷故事的重点, 居然是内衣和避孕套**, 这个世界从里到外都坏透了。

暴露

2018.07.25

另一个视频节目没有给安定医院的就诊单打码, 一切身份信息都被爆出去, 微信收到了很多骚扰信息, 没办法只好把微信的添加方式全部禁用了, 手机给洋葱带去上班。

还有一个记者打电话自称是我的朋友, 洋葱接到电话, 发现对方问的都是“报没报警”这种问题, 最后才发现是记者, 无语了。

封杀令来了

2018.07.26

“也许我们的文学、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媒体、我们的传统所歌颂的爱情里的美, 就是暴力而已, 不是美。”

战火蔓延的 metoo, 至少会真的让人有一种“男权社会”的实感, 性骚扰、性侵害真的太多了, 太密集了, 几乎各行各业各个年龄基层都会发生, 必须动摇它改变它摧毁它, 改变这个制度。

赢一次就好了, 赢一次我们就可以持续的赢。”

发完这条朋友圈就睡了。

早上九点, 央视主持人朱军被指控性骚扰。

下午看到朋友圈消息，说上面下了 metoo 禁令，大规模删帖到来，声音渐渐小了一些。我还是太乐观了，各个方面都不会允许有生机的，怎么可能让你赢呢，万一你乘胜追击怎么办。

伤口的样子

2018.07.27

想起我在村里的时候，参加了一个线上的写作班。

用了一吨乱七八糟的方法之后，我写下了一个非常残酷和真实的场景。

“她看着那盏蜡烛灯，跳跃的火焰透过空白的杯壁在墙上投映了一个巨大的影子。突然想起童年突然闯进去的那个天主教堂，以及那时第一眼看到的那扇彩色玻璃窗，她在这个卫生间漫水的酒店房间里回到了 8 岁，想象身体轻如一片面包，一根漂浮在河面的桃枝，或者如她所愿，是一粒在彩色光柱下跳舞的亮丽尘埃。但是实际上，她只是一条横尸在白床单上的鱼，一开一合，里面是从童年吹过来的海风，外面是乱坟岗，吸气，呼气，一开一合。另一只鱼凑过来，想吸一口氧，盖住，像是给教堂里的玻璃窗贴了遮光膜，亮丽尘埃一下子灰了，她重重跌落，掉在这张不洁净的小床上”

我那个时候已经知道，伤害是无处遁形的，这会是刻在我记忆里很深的故事。

毕业那几天，接到他的电话，他给我发了一张照片，问我现在长什么样，他肯定不知道我已经胖了三十斤了，我握着电话，用最后的力气告诉他，你不是一个好人，你给我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你是我的噩梦.....

他轻飘飘地说一句“但是你不恨我，我听出来了”，我默默把这句话写下来，觉得痛心。

我觉得，最残酷的一件事是，有人给他寄信，让他去自首。这种行动策略，其实就来自于他。他肯定没想到，他有一天会被自己的教科书式维权方式给绊倒。

看了一篇文章，作者把他和另外一个人弄混了，偷偷联系作者，请她改过来。因为哪怕这个人是雷闯，我也希望他是被公正的批评。

有些举报信的存稿，我看不了，因为我想把这个过程写的轻松愉快。但是真实情况并不是这样。

我想到我一个人在重庆的街头上走，有人过来搭讪，我回去示威性的讲出来，事后又觉得可笑。我心里觉得，我向他证明自己是可以被喜欢是件很屈辱的事情。

有个采访视频，我被骂得很惨，我看着那些留言，在想，这样也好，他的确要付出一些超额代价，可我也付出了，这样就扯平了。

所以，我真的对得起他了。

这件事对我个人而言，已经结束了。

希望他诚实面对自己的罪与罚，这是救赎的最后一步了。

歉意

2018.07.28

做梦梦见雷闯在微博上骂我，梦见他的小孩，梦见他叫我给他的小孩道歉。

我静静醒来，发现枕头湿了。

机会

2018.08.01

妈妈把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拍照发给我看了，她一直希望我自己回来打开看。

我想起和她一起去学校面试的时候。

我在学校里哭了，妈妈以为我是担心考不上紧张，一直安慰我，

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我不敢在这么漂亮的学校里四处走动，因为这里离雷闯实在太近了，哎，天知道我有多想有个读书的机会，但是当它离我这么近的时候，我却在祈祷，考不上也是好事，万一这里也是悬崖峭壁呢，我想苟活，不想这么辛苦。

很多人对幸存者的真实生活了解太少了，性侵的故事当然不仅仅是性侵，但是最后，如果无法疗愈，性侵就会是整个人生的底色，选择一下子就少了，成为手里握不住东西的人。

梦

2018.08.10

做梦梦见自己在吃火锅，周围的女孩子叽叽喳喳，店里的电视机上在放一个傻逼电影。

在梦里我仔细看了一下周围的女孩子，她们都很漂亮，因为她们是北影的学生。

猛然想起，这个场景我见到过，这个火锅店就在住的酒店附近。

醒来开始搜索，真的把三年前的酒店找到了。

纹身

2018.08.13

我去纹了身，把写举报信的日期纹在了手腕上，希望时时刻刻要有这种勇气。

少女菲问我，你会担心同学知道你的故事吗？

我说，那我就要把我的纹身给他们看！



遗址

2018.08.14

少女菲陪我去以前的酒店逛一逛，我还带上了尤克里里，准备去夜夜笙歌。

那家酒店周围是一个静谧的居民区，孩子在小区里玩耍，老人坐着聊天下棋，他们当时是我最羡慕的人，羡慕到恨，我的世界已经碎了，他们的完整无缺，可以笑、生气、玩玩具。

酒店的房间实在太小了，我静静坐在里面，想起了无数个细节，想起为什么没有继续要求他睡在地上，是因为洗澡之后水漫出来了，没有办法铺被子。

想到半夜起来，坐在马桶上，搜科普文章，想看看自己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

还记得搜了一个问题是“第一次发生关系的人一定是自己喜欢的人吗”

答案忘记是什么了，但是从那一刻开始，我接受了一种，答案在别人身上的命运。

少女菲问我，想对三年前的自己说些什么吗？

“你真的很棒很棒，我很高兴你坚持了二十几天走到了这里，你值得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爱，也值得最温暖的性，真喜欢你呀。”

说完感性的哭了一下下，灾难一样的 20 岁，有我最喜欢的那个自己的样子。

那天又去了明十三陵，雷闯在徒步休息日的时候，曾经邀我一起去玩，在靠近南山的地方，我背了张枣的诗，《镜子》。

“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

如果当时徒步在这里结束就好了。在这里被车轻轻撞一下，粉碎骨折走不了路就好了，遗憾的幻想了一下。

凝视

2018.08.18

看见弦子接受了采访，写了一篇关于“以受害者形象被凝视被观看是怎样的一种体验”的长微博，我很有同感。我偷偷在微博上跟她说了会儿话，考虑了一下，告诉了她我的身份，还把少女菲在十三陵拍的一张照片分享给了她。照片里的我很胖，头发乱乱的，但是脸上，腿上，小肚子上，都是生机勃勃的样子，这张照片拍在举报之后，里面的我绝对不是那个，被性侵的女孩，我是个自由奔跑的女孩。

到今天，我依旧在想，站出来的人想要表达的绝对不仅仅是控诉，我们在讲述这段经历的时候，是在重新找回尊严和价值感，我个人很难忘的一个时刻，是接受采访那天，很多女性围坐在一起的那个时刻，我很感激我收获了这样的宝贵的关注和凝视。

我发自内心的希望，掌握传播资源的媒体也好，个人也好，也继续有力都传达“有力量的声音和形象”，从某种角度来说，我认为“有力量的人”是这个社会的荣耀，希望我们能同享这样一种光荣，和有力量的人一同前行。

文明苦果，共同承担

2018.08.20

看到了雷闯的老婆给所有朋友群发的消息。

给雷闯性侵的事情定性为“被几个亲近的人算计”

非常震惊，但是仔细想想，这对她来说，的确不算一件容易的事情。

自欺欺人是看似容易却最艰难的一条路。

我的经验是这样的，希望与她共享。

刻字

2018.09.06

有了一支 Lamy 的笔，粉紫色，朋友说，可以帮我刻字，想刻什么呢？

当时想着，要不就把名字刻上面吧，掉了容易找。

后来，想了想，说，刻 metoo 吧。

好好笑，7 月 23 号那一天，我唯一感到快乐的一件事是，这个故事讲出去了，我的故事就结束了，它结束了在 23 岁，我可以往前走了。

但是思考刻字内容的这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故事不会结束的，我的故事在这只笔上，在我的电脑桌面上，它们有我的挣扎、有我的力量、它们成全了我是“我”的那一部分，所以，它结束的那一天，应该是性侵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的那一天。

亿友公益

2018.09.11

第一次收到了亿友公益工作人员的微信消息，内容大致是 99 公益日来了，请支持他们的工作，为他们筹款。

佛了。

当时收到了那么多来自所谓亿人的骚扰信息（他们全然忘了当时我徒步是去干嘛，只记得我指控了伟大领袖雷闯），我就不信这位新法人会不知道写举报信的人是我。

去亿友公益的公众号上去看了看，发现它们的反性骚扰推文内容是这样的。



可能连公关都不感兴趣了，管你又被性侵，是人你就要给我用起来，物尽其用的典范了。

山竹！山竹！

2018.09.16

山竹来惹，和菜菜在全家买了一堆饭团包子，还趁着停课这种宛如过年的心情，买了一杯可

乐……但是感觉周围动静还小，可乐有点不好意思喝了。

芋圆！芋圆！

2018.09.17

做了一大碗芋圆，没想到还没过完一天，就和菜菜把屯粮吃光了，靠芋圆抵御山竹！

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

2018.09.20

晚上给所有的我最喜欢的东西拍照，拿了一本书，是里尔克的《给青年诗人的信》。

“你还年轻，对于你心里的许多疑难，你要多多忍耐”

“寂寞地生存是好的，因为寂寞是艰难的，只要是艰难的，就使我们更有理由为它工作”

“在根本处，也正是在那最深奥、最重要的事物上，我们是无名的孤单”

…

太好了吧，里尔克。

小裙纸

2018.09.25

今天是快乐的低胸胖铝孩!!!

Ford 女士

2018.09.28

今天早上看了 Ford 在听证会上的自述，非常难过，就，我知道是真的，我为什么会知道呢？我们为什么会知道呢？metoo 这么多故事，没有录音没有证据没有视频的故事，我们为什么相信这是真的，是因为，我们可能都经历过这样的心碎时刻，是完完整整的破碎，讲述，是自己把自己捡起来，瘸腿断脚的捡起自己……

我太理解 37 年再讲出来的意义、动机是什么，我们不能把这样的人渣送上荣耀之位，一旦他真的上去了，你的余生，会在他的滚动新闻里、朋友圈转发消息里、甚至电影屏幕上痛苦的活着，你知道他的真相，月之暗面，但是你却毫无力气，打出那一拳。（我个人最痛苦的一天是 me 计划拉票的那几天，我朋友圈都在转发雷闯的消息，说雷闯要筹款了，他是我们的好朋友，大家帮帮忙）

今天跟妈妈讲电话，说，其实啊，metoo可能是我的icu，我幸运活下来了，但是，这个生存质量到底怎么样呢？

“我写了《我杀死了邓飞》后，未遂一文可删可不删，未料有人因我改变对邓飞等人的态度，暗中组织对我的算计，其用心和手段，真是刷新了我对卑污的认识。”

黄章晋，邓飞，真的也太垃圾了.....

50:48

2018.10.07

卡瓦诺还是当上了最高法院大法官。

性侵指控离“身败名裂”的杀伤力，可能还差十场 metoo。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

2018.10.08

“你知道吗？你的文章里有一种密码。只有处在这样的处境的女孩才能解读出那密码。就算只有一个人，千百个人中有一个人看到，她也不再是孤单的了。”

“真的吗？”

“真的。”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后记》

是真的。

离开防空洞

2018.10.09

我对蠢、笨、天真，这种批评基本无法容忍的原因，是因为，我真的在这种定义和贬低里低头活过几年。

当时要纹纹身，第一个想纹的地方，其实是脖子后面那一小块凸起来的地方，低头求生的那几年，那里不知道怎么就凸出来了，那里是曾经自尊心的小小坟墓。刻上我的重生日，让23岁的我为20岁写一个彩色的墓志铭。

最后没有纹在那里，纹在了手腕上，时时刻刻，我的手上都要有这样一种，死而复生的勇气

才可以，但是也并不是每次都有的，偶尔有一点，偶尔又想把它涂掉。

昨天在书店里，又买了一本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晚上重读一半，梦里梦见一半。

我有时候忍不住会重新讲雷闯，一边讲一边嫌弃自己实在是太絮絮叨叨了，做了这么多事情，让他过去不好吗。

没办法啊。

我走出了当年的酒店房间，但是还有一个月之暗面，还是没有走出去。

譬如这样的时刻，我就在坑坑洼洼里，缓缓打转。

插刀

2018.10.11

半夜做梦起来，在房间小小声念书，让自己平静下来。

梦境是很神奇的，记忆也是。

我有时候会梦见一些我忘记了但是真实发生过的对话。

这次梦见的是“我不插了我不插了”

可以插花，插打印机插头，插播一条最新消息。

可是，人，可以在人身上用这个动词吗？

可爱的广州

2018.10.16

昨天喂完猫，拿着少女菲的巨额糖水红包，快乐的吃了炖奶麻辣烫椰子鸡。

接下来又吃了百花甜品冬阴功火锅双皮奶红米肠鸡公煲.....

音乐工作坊

2018.10.21

贫穷的我去参加了音乐工作坊，早上迟到了两分钟，结果一进去就要对着一群人，啊啊啊，嗷嗷嗷，呀呀呀的叫，很慌张，所以一整个上午都在想怎么才可以逃跑。

晚上看见了工作人员给自己拍的照片，自己圆滚滚的坐在地上，又软又可爱，就偷偷摸摸发在自己的微信公众账号上，这是三年来第一次发清晰的近照。

不可爱的广州

2018.10.24

广州的秋天迟迟不到，紫色加绒卫衣什么时候才可以穿!!!

简历

2018.10.25

收到实习简历的实习机构在向我的同学打听我的情况时，知道我是雷闯事件的当事人了。

这也许就意味着我的同学们当中知道这件事的人，应该不少。

从机构回家的路上，想了很久。

如果这个故事的讲述权力不在你自己手里，交由他人去演绎你的故事，是危险的。

如果我的同学，是因为称赞我的勇气去讲给要给我实习机会的人听，我会很遗憾，因为这是证明我的工作能力的东西，不应该用这个例子来体现。

是的啊，事情过了那么久，我只会在很微小的时刻，认为这是一个勋章，大部分时间，还是认为，**这是个暴露疗法的伤口，最想要的是不要暴露。**

重要小事

2018.10.27

早上 7:30 起来炒荞麦面，结果难吃程度爆表，放了虾仁也救不活了。

课堂上要做三分钟演讲，我犹豫了半天，把内容换成了 metoo，讲了 metoo 的知识生产。

但是讲的时候，想到自己的微信头像，是自己的纹身，满脑子都是，他们会不会发现我呢？发现了会怎么想呢？会跟别人以“雷闯事件的当事人”介绍我的全部吗？

在朋友圈小范围讲了这件事，有人说，应该夸你呀，说你是 metoo 里的勇敢女性。

很遗憾，这是个形象，这不是我，这个形象不能成为我生活状态的延续。我的生活状态，有一部分是芋圆糖水课堂阅读加上努力推起 25kg 杠铃和积极还临期图书，还有一部分是呕吐做梦排队买药等号就诊。我不能完整的做一个“坚强女性”。

好奇心日报发了一篇弦子的文章，我看了几遍，开心的想，这就是和我聊天的弦子呀！

后来有看到朋友圈的记者，批评这篇文章存在严重的新闻伦理问题，我仔细看了又看，才发现里面有些细节，细致到让人头皮发麻，工作单位、房租、地址全都写出来了。

我们关于性暴力性骚扰这个议题要学习的的东西还有很多，我们的媒体、教育系统、公职人员、社会组织.....都需要学习需要被教育。

感觉同学讲出我的故事，弦子和记者的闲聊被写进报道里，其实是同一件事。

其实还是漠然，不关心事情的本质，不过是写更好的文章、证明自己知道一个人的秘密而已。

100 天

2018.10.31

在白云山上去踩点，被蚊子咬了三十个包，广州的天气实在太好了，天很蓝很蓝。我不得不起在云南四川游荡的日子，我在那里弹琴、唱歌、为我认识了三两天的人流眼泪。

其实我什么也没有错过。但是要是选择，就更好了。

作者还想说一些话。附在最后：

这些日记，涉及对一些人物的评判，有具体事件里的人，包括曾经打交道的媒体，还有可能看到文章就直接会猜到身份的同班同学。（别紧张）

批评媒体，不代表我不认可 metoo 的进程过程中，媒体促进事件讨论，在繁杂混乱的舆论场促进性侵议题进入公共视野的努力。我们都是在不完美的社会里成长起来的人，意味着我们不会是完人，但是切勿因为环境如此，就放弃学习思考进步的能力，我希望我的不愉快经历，可以促进我们一起思考，一起努力。

最后，其实看到自己对 20 岁的自己讲的话，有些不满意，我还想说，谢谢你，我一点也不怪你。

文章报道

2018.7.23 《民间公益的光环，不能掩饰性侵之恶》

来源：澎湃新闻

原文链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286410

民间公益界出了一桩爆炸性的新闻。

7月23日，一位不具名女生发长文指控知名公益人、“亿友公益”创始人雷闯曾性侵自己。之后，雷闯发布声明：承认性侵指控，愿意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在考虑向警方自首，并不再担任“亿友公益”负责人。

整个民间公益圈面对雷闯性侵事件，感到错愕和惊讶。在公众视野中，雷闯是一个不羁的挑战者：他本科就读于浙江大学，研究生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却在毕业时撕掉了自己的毕业证书，宣布自己走上公益之路；他为乙肝患者3年徒步2500公里，呼吁降低乙肝药物价格。高大的形象、崇高的反歧视事业、圣徒般的苦修，如今却与猥琐的性侵者联系在了一起。对于这次画风突变，有人愤怒，有人惋惜，有人为他抢白，有人幸灾乐祸——早知道他有今天。

对于雷闯的争议，源于民间公益的不易，和行为人龌龊形成的鲜明反差。

可怕的是，个别公益组织成员出于小集体的“江湖义气”，选边站队，为雷闯的行为打马虎眼儿，将矛头指向性侵的被害人。相关的微信截图流传出来后，引发了舆论对民间公益的一波差评。

不因事而废人，不因人而废事。雷闯之前从事反乙肝歧视的公益事业，的确意义重大，为中国一亿的乙肝人群争取公平就业、就学的机会。而且，中国民间公益事业这十多年来从零起步、筚路蓝缕，不应该被个别人的恶行所打断，更不能让整个行业承受污名。将雷闯个人与整个民间公益行业搞捆绑，对性侵行为搞“投鼠忌器”是错误的。民间公益的光环，也不能出离于法律和道德之外。

民间公益组织通过道义诉求，汲取社会能量与公众支持，理应对自身有更高的道德要求。“欲戴其冠，必承其重”，民间公益事件是一个需要高度道德感召力的行业，从业人员，特别是大V，必须谨言慎行、模范遵守法律，否则，会导致整个组织，乃至中国整个方兴未艾的民间公益事业的信任雪崩。

雷闯践行反乙肝歧视的满满公义，不是其性侵女性的“减罪”借口；民间公益从业人员要珍惜行业的社会声誉，就必须亮出明确的态度，而不是袒护恶行；同理，性侵个案应依法解决，该怎么处罚就怎么处罚，不该借这个由头向整个民间公益行业泼脏水。

民间公益，“公”是初心，不是小集团的自娱自乐，这个道理并不复杂。但是，需要局内人有这样的公心，也需要领跑者有足够的清醒和自律。

2018.7.23 《知名公益人雷闯涉性侵：莫借公益身份行不轨之事 | 沸腾》

作者：张天潘（公益观察员）

来源：微信公众号“沸腾”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MTg1NzY4Ng==&mid=2651365595&idx=1&sn=bf0c1eddf3d8cd4db13614089b7f8710&chksm=bd532da28a24a4b4fa97d72bbb2f1cdf96cfd3055d5bdaddee5dcde1311db3a5b05239b5a6c1&scene=0

1. 公益圈的性侵案例不是偶发现象

公益是“善”的代名词，但这并不意味着，公益人士就不会成为作恶或铸错者。

今日，就有一位受害女生站了出来，实名举报知名公益人、乙肝权利倡导者雷闯三年前性侵了她。据她收集的信息显示，雷闯所犯之事不止一例，所侵害之人不止一个。

雷闯在公益倡导方面著名的案例，是多次从广州出发徒步进京，呼吁全社会去除乙肝歧视和偏见，营造乙肝病毒携带者公平的就学就业等机会，建议乙肝病毒药物进入医保名单等，他和他的机构在相关领域取得了较为突出的贡献。

雷闯到底有没有性侵该女生，可能还需要专业的法律意见给出认定，但实际上，他本人已经承认了这个事实。

对女生的举报，今日中午左右，雷闯自己在朋友圈也作出了回应，承认了所犯下的种种错误行为，同时向受害者道歉，并考虑去公安部门自首。同时向其作为法人机构的理事会提请辞职。

随后，雷闯个人发布了《关于雷闯事件的相关情况说明》，证实朋友圈回应内容是他本人所写，同时却又表示两人之间混杂着公益和男女之情。

雷闯一开始的态度相对来说，相比还算坦诚，但后来回应媒体的声明又让事件多了几分模糊。不过，可以确定的事实是，雷闯确实承认和对方发生了性关系，并给对方造成了很大的伤害。至于雷闯应该承担什么的责任，则需要让法律做出公正的判决。

据我对公益圈的了解，这并不是偶发现象。这几日陆陆续续还有其他一些类似案例正在正浮出水面，更多公益人被牵涉其中。

2. 性侵者往往有道德光环便利

虽然我们都知道公益圈并非一方净土，但这样的问题不断浮出水面，还是令人深感震惊，尤其是这些侵害者还是大家所熟知的。

这也说明，在公益圈这个向来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己任、以弘扬社会公正为使命、以守护社会善爱为目标的行业，也存在不少问题。只是现在由于这个契机，那些受害者才有更好的环境和更大的勇气站出来，让这些人不断被揭示出来。

公益圈的性侵案例，和其他职场行业的性侵案件有很大不同——这不仅有权力关系上的上下级压迫（比如师生、领导和下属），更有人格魅力以及道德光环上的便利。

被侵害者一开始接触侵害者往往是出于对其公益项目或公益理念的认同，和对其本人的仰慕，她们几乎处于一个完全信任的、毫无防备的状态。借此，侵害者利用各种机会，尤其是公益活动过程，一步步去接近女生，得寸进尺，并最终图谋不轨，实施性侵。

在雷闯这次涉性侵一事上，就是如此，他利用行业的名气和他人对他的尊敬，对涉世不深的女生作出伤害。

3. 公益圈不能和稀泥

相比之下，公益圈人士的这个恶行，比起其他行业，由于行业的特殊性，会有更恶劣的影响。它不仅仅深刻伤害了受害者，还让整个行业蒙上阴影，甚至还可能动摇公众来之不易的信任，

让原本这个行业存在的极度不信任状况再度恶化。

当然，这并不是说为了行业的发展就该避免丑行的曝光，事实上恰恰相反，只有做到行业的自律和自净，以绝对的零容忍去对待这样的事件，才能最大地挽回公众的信任危机。

这些多年前就发生、不断累积的案件，现在陆陆续续才揭露出来，往往就是因为原来行业里有些有影响力的人，存在侥幸的心理，不断地有人充当和事佬、和稀泥，试图把事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不是第一时间曝光，让作恶者得到惩罚。

当然，本质上，每一个行业、每一个地方都可能会有类似的事件发生。一个行业出现个别实例，不代表整个行业出现问题。但如果行业能够积极面对这样的问题，有所作为、及时行动、及时止损，也不失为亡羊补牢。

因此，从公益行业自身来讲，也要迫切形成一个反性骚扰、性剥削和性侵犯的“举报-反馈-保护-惩处”的机制，保障从业者尤其是初入行业的女性的健康工作环境；同时更好地普及多元、平等的性别理念，做到充分的性别权利平等倡导，以及与性相关事件的预防与自我保护。

目前我看到行业里性别权益保护组织已经行动起来，发起了行业倡议书，希望更多人可以参与行动起来，以推动全行业的人身保护机制建设。

2018.7.24 《雷闯性侵事件背后——公益圈中的兄弟会》

作者 | 大兔

编辑 | 迟恩 默默然

美编 | 黄山

微信编辑 | 侯丽

来源：微信号“土逗公社”（该号已被封禁）

备份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EPmYzfi8mbMtNek88nv-CQ>

摘要：性侵的事见多了，但却从来没见过被举报的施暴方主动承担责任的。到了本应该对女性权利更加敏感的公益圈，事情就更加诡异了——雷闯性侵的事情一爆出，还未等他的“阴阳声明”公布，一群兄弟会就为他挺身而出，大概意思就是他是伟大正义的，不能因为强奸这点小事就毁了他的公益事业……为什么脸皮厚这种事，到了公益圈这片“理想国”，反而更加厚颜无耻了呢？

反歧视运动圈内的著名“乙肝斗士”雷闯性侵女志愿者这件事这两天炸爆了朋友圈。昨天，被性侵女生写了一篇长文来举报雷闯在三年前的徒步过程中，对自己进行了强奸。

雷闯在回应文中承认了当事人陈述的事实，对这位女生作出了道歉，表示自己已经触犯了《刑法》，并且愿意承担行管刑事责任。他还写道：**我在考虑向警方自首。**

注意，是考虑，而不是“我要向警方自首”。

不过，公益圈中很多人看见这封公开信时，对雷闯赞口不绝，认为他还是一个能认错的人。直到有媒体朋友把雷闯给记者发的新闻通稿张贴了出来：

通稿一出，基本上等于雷闯给自己脖子上狠狠扎了一刀：绝口不提性侵事实，并使用了大篇幅描写自己与当事人的“爱情”——在文中，他自己这个对方非自愿认定的男朋友身份，似乎写的再自然不过。

不过，雷闯的阴阳声明不是最恐怖的，最恐怖的，是公益圈中各种大佬对雷闯的火速“原谅”。



据小道消息，此群正在大动肝火，发誓要找出泄漏截图的群友到底是谁。

在一个标题为“理想……”的 200 人大群里，公益大佬邓飞铿锵有力地说出了“他（雷闯）勇敢面对，重新开启”的高评价，其落地有声的姿态让人差点以为被强奸了的是雷闯本人。另外金动未来的霍庆川也声称“我们不用在道德上谴责雷闯们”。

在遭到公益圈人大规模转发和咒骂后，邓飞贴出了《我的一些想法》：

在声明开头，大佬邓飞还是对雷闯的性侵事件表示了“需要反思和改正”。但是在文章后半部分，这封声明开始展示了强烈的兄弟会气味：我和雷闯见过几次，也是朋友，他也叫我飞哥……我这个性格可能是一个毛病，也让我吃了不少亏，但这却是我对朋友的态度。我可能没法改。

“飞哥”站台雷闯，讲求的是江湖义气，兄弟情谊。一声飞哥，表现了“没法改的”对朋友的态度——火速原谅，评价勇敢，支持重生。

而对比其飞哥们对雷闯们的站台，当事人就过得没有那么舒服了。在一个雷闯为法人的机构亿友公益群里，有群友喊出了“支持雷闯，鄙视这个婊砸”、“祝愿她全家横死，包括她家的小孩子”等带有死亡诅咒的暴力性语言。



施害者享受着公益大佬的倾情站台, 受害者却在曾经为之卖力做贡献的机构群里被死亡威胁, 公益圈到底出现什么问题呢?

公益界的兄弟会

我的思绪渐渐回到了 2015 年, 当我和另外 4 位女权主义者因为反性骚扰而被刑事拘留的期间, 一名叫王秋实的维权律师对我们的家属进行了性骚扰。在检察院不批捕的情况下, 37 天后我们走出看守所, 迎接我们的, 不仅仅是家属的拥抱, 还有“你们律师性骚扰了你们家属和姐妹”的五雷轰顶消息。

而在当时, 圈内为王秋实站台的人也是大有人在。“是不是误会?”、“风流才子风流韵事而已”、“男人的天性就这样”这种说法每天都像刀子一样扎进我们每一个人心中。这边要安抚惊魂未定的女权五姐妹, 那边要承受各种不友善的猜疑和恶意, 我们的家属成为了公益兄弟圈的一套展品, 一套代表着男性狩猎者打猎归来增添人生成就的战利品。

至今, 王秋实还活跃在人权律师圈, 关于他光荣战斗的文章一大堆, 可是鲜有人记得他曾经性骚扰过当事人家属。

2016 年, 11 名女生控告公益圈曹小强性骚扰。在很多人的努力下, 曹小强终于道歉认错。泣不成声的他对着镜头模糊不清地道歉后, 大部分公益人迅速选择了原谅他——一个大男人哭成这样, 肯定已经改过了。于是, 他承诺的“承担相对应的法律责任”、“不逃避不推卸责任”, 好像随着他的哭成和一片原谅声, 消失在舆论场中了……



“懒叔”曹小强性骚扰女性的聊天记录

我见过的公益圈性骚扰实在太多了，多到不仅让我困惑——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主动地、迅速地**为施害者寻找借口**——并且第一时间都会下意识地表示“他可能现在心里不太好受，我们帮他找心理咨询的资源吧！”，而面对站出来指认施害者的当事人，又会有那么多人开始**抓字眼要证据要截图要录影要细节要情节**。仿佛当事人就应该把衣服脱光游街示众表明忠心，跪着高喊“我没有说谎”，才能得到和施害者同等的舆论待遇。

这种感觉好熟悉。正如向工厂讨薪讨社保要工伤赔偿的工人，她们也必须出示一大堆证明文书，并且要再三声明“没有境外势力支持”，相关部门才相信她们真的遭遇了劳动权利被侵犯的事件，老板们才会不情不愿地挤出几个钱来赔偿她们鲜活的生命。

老板和相关部门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经济和稳定相配合才能让社会秩序分明，让某些人安枕无忧。同理，公益圈中也存在着一个唇亡齿寒利益共同体，或许可以称之为兄弟会。

兄弟会中，男人们互相捧场，互相支持。如果不是中国 MeToo 运动发展得如火如荼，不少人还真不会说出反性骚扰之类的宣言。但是宣言说得漂亮，一旦这把火吹到了兄弟会成员身上，宣言就无法变为实际行动反性骚扰了。

他们总有一万种理由，“兄弟对公益圈做了巨大的贡献”往往是声明的首要内容和思想根基。在这个思想根基下，各种“男女之情”、“男人的冲动”、“情况复杂”又为站台带来一点“人性浪漫光辉”的气味。最后要包庇的包庇，要原谅的原谅，鲜少看见兄弟会“大义灭亲”。

兄弟会中当然也有阶级。草根机构的兄弟用行动为自己争得一席发言权，而主流机构或基金会的兄弟就成为了大佬，把小弟们拥抱在自己的保护羽翼之下——**你叫我一声哥，我保你一个重生。**

所以在兄弟会的结构中，草根只要不反叛上层，平时再搞好点人际关系，就可以在危急关头得到大佬的站台。但是，为什么大佬要出手保护草根呢？

我刻薄地猜测，也许是他们在制造舆论风向。

只要这个生态仍然是以谴责受害者、帮施害者说情为主旋律，那么，当 MeToo 这簇火烧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当自己被人举报性骚扰性侵犯行为的时候，就自然会有人帮其说情，为其站台，替其铺路，过几个月风波平息后，又是一条好汉。一个完美的兄弟会互助循环圈就这样形成了。

那么兄弟会中有女人吗？

当然是有的。在各种压迫和伤害每天都侵蚀自己和自己的姐妹的圈子中，女人也有可能成为兄弟会的荣誉会员——贤惠的原谅型妻子、有野心的帮腔型女员工、有恩必报的女志愿者……荣誉会员只要在这个兄弟会中规矩做人，必要时帮忙清除兄弟会中的不稳定因素，也可以在这里向上攀爬，忍气吞声但是被一群有资源的兄弟当成自己人，这样是有利可图的。

这是认知失调，也是性别歧视社会中的一个必然现象。谴责她们不是我们的议程，她们既是施害者，也是受害者。女人的觉醒和反抗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信任、陪伴和反思是必不可少的功课。

但是，兄弟会当然不是公益圈独有的现象，事实上，这个社会就是由一个个兄弟会组成的。兄弟会维持了一个圈子里绝大部分人的安逸和稳定，只要被压迫的她们沉默或者无力，这个兄弟会就可以用满口仁义道德、满口风序良俗来把性别压迫和暴力搪塞过去。每位兄弟都可以随时动身劝告一些想要起来反抗的受害者：以大局为重，他对我们这个群体特别重要。

与此同时，中国的 MeToo 运动已经如洪水猛兽一样扑向一个又一个圈子，兄弟们的互相包庇，都由受害者及其支持者们一一揭穿，公开传播。反性骚扰的运动，已经无法走回头路了。女人一旦觉醒，力量就如多米诺骨牌一样，接力往下锤。

可是，MeToo 运动又是那么弱小，她力量巨大，却是以一个又一个举报者受到精神上的伤害为代价的。公益圈和其他圈最大的不一样，就是大部分人都是抱着公平正义的价值观进入的，只有少部分上层公益人才把它当生意和政治资本。而很多进入公益圈的受害者，都不知道自己成为了一个猎物——那些拥有了哪怕是比其他人多一点点经验、一点点资源、一点点想法的人，往往像慵懒走入森林的猎人一样，四处游览，看见喜欢的猎物就尝试进攻，进攻不成也可以随时换目标。这样的生态本来就让受害者感到幻灭，迎面而来的却是公益圈兄弟会力量的第二次伤害：被肆意的窥视、被人身攻击、被“好意”劝退。

这些精神伤害都昭示着公益圈中的 MeToo 运动远远未到彻底或矫枉过正的地步。据我所知，对圈内公益大佬性侵害的举报，还陆续有来。MeToo 运动并不是像某些大佬发出感慨一样在“毁掉公益圈”，而是在以一种更正义、更团结的方式来冲击公益圈中的腐朽和衰败。

所以为了保护 MeToo 运动继续在消除性侵害、扰乱兄弟会秩序的路上遇神杀神，遇佛杀佛，我倡议大家在看见下一宗受害者发声举报的时候，可以做到以下几点：

要求施害者给出说法，监督他履行诺言。

保护受害者免遭二次伤害，不要让她受到打击报复，谨慎对待不明来路的对受害者联系方式的索要。不公开她的隐私信息。

找到施害者的所在机构，要求机构给出妥当的处理方案。

在传播时注意分辨信息真伪，多方检查信息源。

传播时注意使用性别平等的词句，不重复性别刻板印象。

呼吁公益机构建立反性侵制度。

2018.7.25 《不做施暴者，也不做沉默的旁观者》

作者：周韵

来源：微信公众号“大家”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zXYT6L32WzfqM3WqbiOwHQ>

【毁梦者与光环的暗影】

公益名人“乙肝斗士”雷闯被指控强奸女志愿者的新闻一出，雷闯一面承认事实声明道歉，一面将自己被指控的性暴力行为，单方面定义成“恋爱关系”。面对这样的“道歉”，一些公益人士的第一反应是赞赏雷闯知错能改有担当、是支持他勇敢面对重新开始大家还是“好兄弟”——网络上流传出雷闯发起成立的亿友公益群微信聊天截图，充满了对勇敢发声的女生的恶毒诅咒和荡妇羞辱：有成员质疑她居心不良、故意抹黑、几年后好一手“仙人跳”——事情到了在这里，雷闯（和他的公益事业）倒像是成了受害者，不愿沉默的声音，反而被贴上别有用心“毁掉”“好人好事”的标签。

日光之下，再无新事。

也在这两天，导演林淑贞在微博公开自己险被海航白姓受训飞机师强奸的遭遇——在声明中，林淑贞写了这样一个细节：当她去公安局立案时，海航也来了白某的领导，力劝她不要立案，因为“栽培一个飞机师的成本很高”。

声明

我是网剧「套路」导演林淑贞。相信关心我们的朋友，都知道经过重重波折，「套路」转点海口拍摄，还有十多天便煞清，但上周在我身上发生了一件很可怕的事，令我不得不离开剧组。

7月16日清晨约6时，我在剧组驻地酒店房间熟睡中，突然感到有人压在我身上摸我胸部。一名只穿蓝色内裤的陌生男子正意图强奸我。我惊醒了也慌乱，出于本能自卫，我奋力打他，驱赶他出房门，酒店工作人员后来出现协助报警。到了海口市公安局滨江派出所，原来该男子是海航受训飞行员白XX，从邻房18楼高阳台爬过来我房间，他自称酒后胡涂犯错。

当日整个报案过程，公安都没有笔录或录像下来。后来白XX的朋友，与他海航的上司也来了。期间公安力劝我和解。由于我是香港人，对中国大陆的执法及司法制度不熟悉，于是我说要考虑几天。

听取了国内朋友的意见，我决定先立案再决定起诉还是和解，于是19号当日再到公安局立案。公安为我与疑犯做了笔录，之后在调解室，说这就是立了案。这时海航白某的领导来了公安局，力劝我不要告他，说裁掉一个飞机师的成本很高。突然公安说我也打了白某，如果我坚持立案告他，他们同时也会告我袭警罪。

在完全没有法律援助下，我决定还是先离开公安局，再作打算。

回到香港后，咨询过国内律师，都质疑公安为何定性事件是「袭警」罪，根本就是「入室强奸未遂」！我只能无奈当时身边没有人提供专业法律意见，未能保护自己。

被侵犯又未能获得同伴支持，不能依法处理，我已经身心疲惫。此刻我只能毅然离开剧组。

经历了几乎大半年，与演员一起创造角色，花费心力怎样拍好每一场戏，要在这个时候离去，实在万般不舍。与女主角道别时，她都几乎哭了。从零开始建立的关系，到此刻她已经完全相信我，这时道别，是我人生最遗憾的其中一件事。

对于事件，我有两点不能理解的地方：

1. 根据我听取的法律意见，第一天到公安局就应该要立案，但我两次到公安局仍然无法立案。
2. 一个将来会掌控百儿人，以至几百人性命的飞机师，居然可以酒后冒这样的生命危险爬过18楼的阳台犯事，而航空公司只是想到训练成本而没有顾及将来乘客的安全，实在令人遗憾。

我将事情公开，唯一的诉求是希望有关方面会依法处理事件，彰显公义。我对祖国的法治仍有信心。

林淑贞

2018年7月23日



▲网络图片：林淑贞的声明

还是这个夏天，中山大学人类学教授张鹏被多名学生指控长期利用田野调查等机会性侵犯骚扰多名女学生——事发之后，灵长类学国际权威期刊 American Journal of Primatology 将张鹏从编委中除名，对此也有这样的辩护声音：“科研人员培养不易，不能因此就废了一个学术人才。”而这个辩护，张鹏之外，这些年来，也用在了吴春明、陈小武、沈阳等人身上。

从张鹏到雷闯，在这里，实施性暴力的侵犯者反倒像是成了“受害人”——“要看到他的好事啊”“要看到他的能力啊”，仿佛被侵犯者反过头来要为施暴者承担的（在很多时候有机构庇护的）后果负责：以所谓才华或善举作辩护，是颠倒施暴者与幸存者的位置，延续权力的不对等，继续试图将性暴力的幸存者压制湮没入光环的暗影里。

2017年，知名剧作家 Israel Horovitz 被九位女性指控性骚扰和侵犯，这些女性很多选择了离开戏剧行业，形容他，用了一个词：“毁梦者”（dream crusher）。在《纽约时报》的访谈中，幸存者之一 Elizabeth Dann 说了这样一段话：“我听过一个词形容这类人：毁梦者。他带走了这么美的、年轻的希望、潜力、然后彻底毁了它。”

罗茜茜在举报陈小武时，也说过类似的话：罗茜茜曾经有过非常大的学术热情、能力、追求，因为来自陈小武性暴力的创伤，以及领域内掌握资源权力而滥用资源权力的人能够造成的打压，最终离开了学术事业。类似的，遭遇张鹏性暴力的女生，为了躲避，有的同样放弃了做田野、在同一领域继续深造的机会。

“不要因为这样的事毁了一个人”——的确，他有“公益斗士”的荣光、他有“知名教授”的光环、他有“专业能人”的身份，他们的能力、事业、光明未来是重要的、是“千万不能被毁掉”的，难道被他们侵害的人们，他们的才华、热情、抱负、施展、希望，就不重要、就被打击伤害了活该吗？

而在更广的范围内，伤害公益事业的人、伤害教育科研发展的人，从来不是勇敢打破沉默、避免更多人受伤害的发声者，而是利用自己在一定范围内的才华、权力、名声、光环施暴的毁梦者。

【公益是谁的公益？】

坦白说，我无法理解，如何能一面追求社会公义，为特定被边缘群体奔走发声，而同时一面在自己具有性别特权、具有各种更优势有利的结构位置时，利用这样的特权与权力不对等，对他人实施伤害——这两者，如何自洽？除却那些“打倒皇帝当皇帝”式的反抗，如何能够在对一种不平等存有共情与敏感的同时，亲身实践着另一种压迫？

年龄、性别、性取向、健康、社会经济地位等等，作为个体，我们都是拥有多重不同身份标签的人：没有一个群体能够绝对垄断人类全部的苦难，也没有一种不公正比另一种不公正更“重要”更“优先”更“值得”反抗的。并且，恰恰是因为多重不同身份的交互作用，有些时候，我们面对的是几重歧视大山的共同压力，另一些时候，我们在一些方面是边缘的弱势的、但在另一些方面继续享有身份的特权：作为乙肝病毒携带者的雷闯，面对基于“健康与健全身体”的歧视、遭受不公待遇，然而在他对年轻女志愿者实施性暴力时，他实践的，是基于性别、年龄、圈内地位的特权。

——而意识到这些：意识到人所具有的多重身份、意识到平等与公义是所有人，而不仅仅只是特定群体的平等公义，就注定无法一边走在争取权利和平等的公益道路上，一边顺便在可以的时候对其他弱势群体再踩一脚；意识到这些，就注定无法在支持一种平权的同时，对其他形式的压迫视而不见认为理所应当、甚至顺流而下为虎作伥。

公益事业不仅仅是“雷闯们”的——被“雷闯们”伤害的女性，同样是公益事业的一员。就好像大学不仅仅是领导与教授的大学，大学更是学生的大学。当一些公益领袖赞美雷闯知错能改（且不说是“知错”）、鼓励雷闯重头再来、声明好兄弟你还是我的好兄弟时，排除的，恰恰就是这些女性，被无视被忽略的讨论，是如何营造一个能够容纳各种身份、让所有参与者都能够感到安全、都被尊重和同等对待的机构和行业环境。

【猎巫的话术陷阱】

雷闯性侵事件，被称为公益圈的#MeToo，而伴随着#MeToo的燎原之势，一个日益经常被提起的问题是：#MeToo 矫枉过正了吗？有人把#MeToo 比喻成“猎巫”，担心一句“捕风捉影”的指控就能毁掉一个“好人”的通达前途。然而事实上，这些年一个又一个例子展现出的是：在中国当下环境下，性暴力幸存者曝光自己所遭受的侵害后，通常要面对外界极大的质疑、压力、羞辱、二次伤害。相对应的，很多时候对侵害者的惩罚，不过轻描淡写大事化小——若真是捕风捉影猎巫一场，哪有如此“杀敌一百、自损一万”的猎法？

#MeToo 运动，从来都只是消除性暴力的起点，而不是终点：#MeToo 运动是一次次闪电，把原本密不透风的黑云划一点口子，#MeToo 运动能够唤起的是对社会各行各业中都广泛存在的性暴力与不平等问题的重视，#MeToo 运动能够提供的是给幸存者彼此守望声援、共同发声的空间——然而消除性暴力，#MeToo 运动之外的落脚点，是此前许多人不断呼吁的，在各机构中建立预防、处理、消除性侵犯性骚扰性暴力的机制。

再退一步说，越是有“猎巫”的担忧，越应该支持建立反性暴力机制的呼吁：只有建立了保密安全的申诉渠道、保证了客观公正程序化的调查机制、提供了透明可信制度化的处理标准，指控者的公正与被指控者的清白，才都可能获得最大限度的保证与保护。换言之，越是真有出于公心与正义的担忧，越是不应该扭头回避、指望#MeToo 的风头能悄悄过去、期盼受害者们尽快默默消失。把脓疮掩上，任其在看不见的角落里溃烂，治不好病。

【不做施暴者，也不做沉默的旁观者】

不做施暴者——虽然很难相信这样的话竟然需要一再明讲：来自对方的拒绝就是拒绝，拒绝不是欲擒故纵、不是故作矜持、不是“看来我还要再努力一把”。性暴力就是性暴力，性暴力不是“酒后乱性管不住自己”、不是“性情中人不拘小节”、不是“我以为我们在谈恋爱”。雷闯性侵事件后，女权徒步者肖美丽发文讲述自己曾和雷闯及他的同事徒步的经历。文章中有这么一个细节：在肖美丽短暂离开房间去厕所的间隙，雷闯把她曾经做裸体反家暴行动时公开的裸照，选在这个时间，悄悄给同行的另两位男性看：

“我们拍摄了很多真实的女性上半身裸照，用来为反家暴法立法争取更多的签名。这些照片是反对男性凝视的，我们想要通过真实的身体打破对女性身体的性化……他故意挑选我离开房间的短短几分钟，给其他两个男生展示我本来就公开的裸照。这种行为是完全违反了我的初衷的，我有一种被偷窥的感觉。”

对于各种形式的性暴力、骚扰、歧视，在不做施暴者之外，同样要强调的是：不做沉默而无动于衷的旁观者。

我曾参加波士顿反性暴力中心的“拒绝消极旁观”培训，策略概括起来就是简单的四个：**分散注意、寻求帮助、直接制止、事后声援**。比如，听到越界玩笑时转移话题（而不是跟着起哄），看到越界行为时帮助寻求外援，在能够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出面制止（“你的玩笑并不好笑。”“不，我不要看她的裸照。”），甚至只是在事后选择相信幸存者、声援幸存者（而不是惋惜施暴者被毁了前途、不是羞辱发声者“苍蝇不叮无缝蛋”、不是质疑幸存者站出来一定是

别有用心) ——这样的小事, 是人人都能做到的。

性暴力的幸存者站出来讲述经历需要莫大的勇气, 而分享的过程中也往往是一个在心理与情感层面都有诸多艰难的过程。所以, 作为幸存者, 如果觉得没有准备好、如果因为种种原因不愿意讲述自己的经历, 这也一样是一个完全正当、值得尊重的选择。归根结底, 消除性暴力的负担, 不应只由幸存者来承担、不能只依靠幸存者舍得一身剐面对种种质疑与压力的勇气。不做施暴者, 也不做沉默的旁观者: 不作恶、也不做恶的帮凶; 不制造与洗刷黑暗, 也不在黑暗面前扭过头去假装万事太平; 不麻木、不沉默、不冷漠、不顺从。

原标题: 《在光环的暗影里》

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 不代表平台观点。

2018.7.25 《雷闯被曝性侵: 公益人士应比其他更爱惜“羽毛”》

作者: 杨于泽

来源: 新京报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ms0amBj3OY44HVIUyQVAJw>

在最近的舆论场中, 曾经的乙肝斗士、公益组织负责人雷闯性侵同事丑闻, 占据了一席之地, 其原因在于公益人士与性侵丑闻之间形成的强烈落差。这种落差也直接导致了丑闻的被放大。

结果是, 公益行业似乎成了“破窗”。雷闯涉性侵事件引发人们用一种新的眼光重新审视公益行业, 公益人士性侵、性骚扰“旧事”很快被人扒出来, 一场针对公益圈的“扒粪运动”呼之欲出。

这很容易让人想起 2011 年的郭美美事件, 其一度使我国慈善组织受捐额下降 86.6%。该事件以郭美美以“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虚假身份炫富始, 以 2015 年郭美美因组织赌博而被判刑坐牢为高潮。其所以受到舆论和公众持续多年的关注, 与郭美美涉入的慈善、公益行业的高度敏感性有关, 人们容不下其中的瑕疵, 更容不下任何猫腻。

毕竟, 公益是指有关社会公众的福祉和利益, 社会公益组织以公众的福祉和利益为主要目标, 内含奉献甚至牺牲的精神追求。在公益的语境中, 公众对公益人士都怀着很高的道德期许, 客观上公益人士也往往居于一定的道德高地。公益人士有公益之“表”, 就须有道德之“里”, 两者理应在公益人士身上合二为一。

如果表里不一, 打着公益的旗号行苟且、伤天害理之事, 很容易引发社会公愤, 遭遇猛烈的抨击。像这次, 有媒体在报道雷闯涉性侵事件时, 就用了“提出防性侵建议 6 个月后, 知名公益人被指为性侵者”的标题, 在反讽中强化了批判火力。

以此看, 对公益人士来说, 理应比其他人有更高的自我道德要求, 甚至应有道德洁癖。说得更明白些, 管不住下半身、兽性蠢蠢欲动的人, 就不该从事公益行当。特别是在国内的民间公益尚处于发育期的背景下, 一次负面新闻, 或许会让无数公益人士为塑造公益圈形象的努力付诸东流。

揆诸当下舆论场，总有人说，这些人性侵归性侵，公益归公益，功过得一分为二看待。这不无道理，但从对公益人士的道德期许看，强调“先做人再做事”，并非多余。

人生和做事都是一场修行。公益人士就该时时对自己有一种道德上的清醒，下一些修身、内省的修养功夫，经常与“公益”进行调适。否则，以发大善心始，以身败名裂终，谁都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

某种程度上，公益圈只有个人修身还远远不够，所有从业者都应爱惜羽毛，这也需要高于其他圈子的行业自律与自净，形成相互监督、相互砥砺的氛围。

我们不希望看到，在公益圈出现这样的景象——一些出污泥而不染的人成为一个自我道德期许很低的行业的“另类”，果真如此，那一个行业的崩塌也就不远了。

2018.8.2 《性骚扰漩涡中，两个女性的抗争》

作者：林中客薛秦

来源：微信公众号“NGOCN”（该号已被封禁）

备份链接：https://gongyi.ifeng.com/a/20180803/45099669_0.shtml?_cpb_pindaotj1

近期，公益圈里相继曝光出数名男性涉嫌性骚扰/侵害。在权力关系似乎不够明显的公益圈里，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公众更有可能指责那些“不完美的受害者”。林清和桦桦都是热心公益的年轻女性，她们都花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自己是“受害者”，并试图把过去的经历转化成性骚扰的“公开讲述”，其目的不在于“扳倒”某些人，而是要重建一些边界，更尊重女性的，更区分公私的边界。

下面是林清和桦桦的故事：

林清（化名）想打一场“战争”，指控一位活跃的公益人士性骚扰自己。7月24日，她的想法在朋友圈得到超过一百个好友支持。

此前一天，桦桦（化名）指控知名公益人雷闯涉性侵害的公开讲述，在朋友圈流传。她称还有一位受害者是雷闯所在机构曾经的实习生。很多朋友以为是林清，纷纷表达关心。但林清不认同，她和雷闯曾有亲密关系，不过并没有违逆自己的主观意愿。

其实她要“宣战”的是另一位公益人陈齐（化名）。林清想花些时间观察和思考，明晰自己认可的处理程序。此前，她花了一年半，才想明白2017年年初那个晚上，陈齐对自己所做的是什么性质。

“是职场性骚扰。”这个想法像剥洋葱一样逐渐剥出来了。

这期间，台湾作家林奕含的《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引发热议，她买来看了，明白了自己“不舒服”的来源是什么。接着，高校里陆续曝光出教授涉性骚扰或性侵害的消息，中国的“Me Too”在这里爆发了。

借助对这些事件的公共讨论和有意识的理论积累，林清逐渐抛掉了困惑和恐惧，也看到了“受害者”陈述的可贵之处。林清在性骚扰伤害干预工作坊志愿服务时留意到，讲述者往往要在一个安全的环境里才能揭开心中的伤口，并一个鼓励着一个，在分享讲述中获得力量。

过去的十天，类似的讲述密集地出现。继袁天鹏、雷闯后，冯永锋、张锦雄、邓飞等活跃公益人士，也相继出现在质疑名单中。被质疑者多数有回应，道歉或辩解。这与年初以来针对高校教授涉性骚扰的几波质疑声浪不同，彼时当事人往往激烈辩解和拒斥。

没办法诉说的秘密

房思琪无法逃离——（她的）嘴在嚅动：“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他把她转过来，掬起她的脸，说：“不行的话，嘴巴可以吧。”他脸上挂着被杀价而招架无力后，搬出了最低价的店小二委屈表情。思琪出声说：“不行，我不会。”

看到这个情节，林清脑中一片空白。她在那家公益机构办公室遭遇的情境仿佛重现，她也说过“不行”。

当时她正哭着和陈齐说话，工作和私事交叉。突然，陈齐凑过来亲了她的嘴，她很困惑，为什么这个时候他要这样做，她的情绪愈加震动，陈齐又从背后抱住她。她推开他。他继而提出发生性关系的要求。她拒绝。

陈齐和书中房思琪的老师一样，也提到了嘴巴，林清不知道怎么办。“他说我教你。”事情就发生了。

后来的细节林清一度忘记。她是看了林奕含写道，“她欲呕的时候喉咙拧起来，他的声音喷发出来：‘啊，我的老天爷啊’”，才回忆起来的。她也有欲呕的感觉，跑去了洗手间。陈齐跟去了，问她“怎么了”。她没办法回答。

她也没办法把事情告诉其他人。直到近一年后，这个“没办法诉说的秘密”才被说给了一个女性朋友。林清自认是一个女权主义者，曾经带着反性骚扰的牌子参与徒步，却在自己的遭遇上长期沉默。

桦桦也说过“不行”。2015年7月29日，雷闯所在的公益机构举行徒步活动，桦桦和雷闯率先抵达北京。看到雷闯只订好了一间大床房，桦桦提出过异议。雷闯却解释，北京房价很贵，做公益的人都很穷，惯例是徒步时男女混住。

从小性格温顺的桦桦，接受了这个解释。当晚，雷闯抱住了她。桦桦请求过对方放手，岔开过话题，尝试说服他离开房间到楼下走走。当她说出自己“从来没有发生过性关系”时，雷闯似乎冷静了下来。

桦桦放下心。全天徒步疲乏，她很快和衣而睡。迷朦中，桦桦感觉有人在摸她，内衣也被解开，吓醒了。她推他，求他，他不听，她最后只能请求，没有安全措施，不能这样。

雷闯拿出了一只安全套。那一瞬间，桦桦觉得自己“完蛋了”。当晚，她“像个木头”，“忍受着撕裂感和疼痛，清醒地过了一夜”。

第二天，她把这件事告诉了一位密友。在后者的回忆中，桦桦的讲述极其“惨烈”，她显得压抑、无助、痛苦，“跟她说话，她好像听不见”。两人都没意识到这是性侵。她们都以为，强奸、性侵是电视上的那种情景，施害者使用暴力，受害者痛哭流涕，反抗或求饶，最终被迫发生，“我们没见过有（雷闯）这种方式的”。

这一度也是林清的困惑。她对性行为没有耻感，并认同女性应掌握身体自主权。后来，陈齐一直将他们的行为描述为无恋爱目的的性行为。但林清难以理解，若是这样，为什么自己并不主动愿意，还感觉有一些屈辱？

“真实的性骚扰远比‘完美受害人’的情况复杂、多变。”林清在“宣战”时称。

光环人物的“套路”

林清觉得，自己是在一种精神不能自主的情境下被说服的。

上述的事情发生在她实习的第一天，根据林清回忆，当日的情形是这样的：

午饭时，陈齐询问了她的感情经历，打探她认识的其他女权主义者的情史，还评价林清的感情经历是无恋爱目的的性行为。

下午，他又在微信上和林清聊起性话题，提了一句“拍照是很好的前戏”。她感觉不适，并不想和一个不熟悉的人聊这些。“你这是职场性骚扰。”她回了一句，陈齐回复以一个斜眼笑的表情。随后，陈齐又提出在晚饭时聊聊，以提供更多参考信息，帮她判断是否决定最终留下实习。

晚饭时，陈齐重提无恋爱目的的性行为的话题，并邀约林清。林清拒绝了。为了进一步打消他的念头，她透露自己曾和雷闯有过恋爱关系——雷闯是他们的共同朋友。

她随即得知在和雷闯的亲密关系中，自己曾被背叛的消息。林清情绪崩溃，被带回楼上的办公室。

她更没想到的是，自己身处情绪困境时，陈齐会提出性要求，还一遍遍强调“性不是羞耻的”。到了最后，精神恍惚的林清发现自己张着嘴，跟着对方念，“性就像喝水吃饭一样，和谁发生性关系，就像和谁吃了一顿饭”。

直到看到林奕含笔下的类似情境，林清才觉察到哪里不对。她不愿意做那样的事，而似在一种感情受伤的状态下被“洗脑”的。她没料到夜晚的办公室，是一个陷阱。

桦桦也没想到大床房会是一个陷阱。刚进入房间，她就发现了情况不对。“一张床不合适。”桦桦质疑。为进一步打消她的顾虑，雷闯称如果不放心，他可以睡在地上。

桦桦心里抗拒，嘴上却未能反对，她一向不擅长和人表达异见。她说服自己的最后一条理由是，“他可是雷闯，反乙肝歧视的斗士”。雷闯是徒步活动的发起者和领队，曾被授予“中国正义人物奖”。2009年，他作为乙肝病毒携带者拿到中国第一张从事食品行业的健康证。桦桦在队里年纪最小，路上雷闯一直喊她“小妹妹”，并对她很照顾。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杨团近日撰文分析，因为公益人头上带着的光环，他们往往被报以最高的道德期待。**越是涉世未深、年龄偏小、单纯、善良的人，越容易陷入对公益的崇拜，面对某些公益领导人的性骚扰或性侵，越无所措手足，不能直面侵害。**

桦桦发声之后，越来越多的公益人出现在被质疑名单上。他们被指控的行为，浮现出一些逾越了职务和私人社会交往的“套路”，例如有酒醉后发短信给女员工，并行动粗暴，欲实施性侵；有对女学员肢体接触，并隐晦提出利益交换。

争论也随即被引发，尤其集中在边界模糊的性骚扰上。**有人质疑讲述者“小题大做”，也有人担心没有证据容易造成“冤假错案”，让被质疑的男性陷于网络暴力。**质疑继而引发新的质疑，随后上扬至法理实践层面。

众多公共讨论中，林清认可一种解释，即性骚扰和性侵产生的土壤，“是一个不尊重女性自主意愿和身体边界的环境，是一个权力太过轻易被滥用而不用付出代价的环境”。

桦桦的决定

发声前的两年里，桦桦都无法清楚认知事件的性质。阴影罩着她，她甚至因此跌进精神疾病的泥沼。

走进那个房间前，雷闯在她心里是一个“很棒的人”，他做了很多“很棒的事”。在乙肝病友圈子里，雷闯就像他们的“药神”。

为什么他会对她做这种事？雷闯是“好人”。大家都这么认为。那肯定是她的问题，因为她是个“不好”的女孩，她单独与雷闯徒步，她要负责。

事发后，桦桦跑去厕所，在手机里搜索“和第一次发生关系的人是不是喜欢”的问题。身体像被撕开了，她开始觉得自己“不正常”。

很长一段时间里，桦桦没法接受雷闯是“性侵犯”，也没法接受自己是“受害人”。她和雷闯保持了一段时间的联系，“当时也不知道是为什么”。雷闯后来两次提出跟她发生性关系，她都答应了。但她还是没想清楚这是为什么，只是觉得这样的关系“变态”。

还有恐惧。雷闯讲话大声一点，她就感到可怕。看到有人穿他同款衣服，她就紧张。叫了滴滴车，车牌号正好是他电话号码后4位，她害怕得不敢坐车。接到他的电话，她在宿舍里直接吐了。

看到电影里出现类似的性侵镜头，桦桦全身如木头般僵硬。因为事发时雷闯曾经吼过她“你怎么像木头一样”。

她随后的日常生活也发生了倾覆。她不夜跑了，暴饮暴食，体重从90斤涨到120斤。一向爱干净的她，要靠舍友提醒身上有异味才去洗澡。后经北京安定医院确诊，**桦桦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和重度抑郁，两者都常见于遭遇强暴等伤害的当事人身上。**

桦桦开始自救，吃精神类药物，又尝试了能逃避阴影的各种办法。一名从事女性援助的老师告诉她，她是因为创伤反应才和雷闯保持了关系。这种心理像极林奕含笔下主角——房思琪“必须爱老师，否则活不下去。”

桦桦逐渐接受了“受害者”的身份。

此后，桦桦的创伤情况有所舒缓，但创口远未缝合。有次聚会上，公益项目组的同伴突然问她是不是和雷闯有过关系。她全身发抖。她承受不了这种躲到了农村还与雷闯有间接牵系的现实，随即提出更换项目组。解释原因时，她坦承了遭遇性侵之事，但没有明确说谁是施害者。两个公益机构随后建立联系，做内部排查。

2018年6月27日，有人联系桦桦，并告知“还有其他受害者”。桦桦当时正在火车的硬座上，马上换了软卧，想躺下来消化这个消息。

“必须要做点什么。必须让雷闯住手。”在车轮的轰隆声中，桦桦下了决定。

林清的反击

排查阶段，一些得知消息的公益圈人士开始猜测还有谁是雷闯的受害者。断绝了近一年联系后，陈齐突然就此来询问林清。**她懵怔了几秒，在聊天框里打出几个字——“你性骚扰了我。”**

“一个性骚扰人的人却在质疑别人。”林清觉得讽刺。她觉得，陈齐也没有边界感，他曾向公益机构里的其他女性隐晦描述他们发生过性关系，并解释是林清主动的。

陈齐对林清的质疑吃惊。林清分析，**这个边界意识模糊的男性可能一直以为自己观念开放，而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对一个女性造成了伤害。**在“Me Too”密集的公开讲述出现后，有人认为这是一场对男性进行身体边界教育的运动。

她也想告诉陈齐，这个她花了很长时间才想明白的答案——边界是女性的自主意愿和选择权。她精神萎靡时，陈齐的“说服”混淆了她的正常思考，更重要的是，当时她是实习生，而他是全职人员，涉嫌借力职权之便对她进行性骚扰。

陈齐个人的公益实践包括有性别平权，林清担心他不明晰的边界意识让他模糊了职务行为的边界。结果一个宣扬性别平权的男性，借此进行了性骚扰。

事实上，相比曝光的高校事件，在公益圈内，权力关系似乎不够明显。**这使得情况更加复杂，公众更有可能指责那些“不完美的受害者”。**

不完美的受害者是什么？例如在酒桌下被摸了大腿却没反抗，被性侵害了没有马上报警，被

强吻了却没有马上向主办机构投诉，等等。近日的公共讨论已有呈现。

几个质疑某公益明星的女孩也因此困惑，在是否要接受媒体采访时反反复复。舆论或许会指向受害者“小题大做”，又或许施害者不会得到惩罚。而这个公益明星的行为边界不清，像打着擦边球。

有女孩自述曾在参加公益主题活动时被此人拉倒楼梯暗处，遭遇双臂抵墙、四目相对的尴尬处境。女孩后从对方胳膊下抽身出来，此遭遇被知情的朋友匿名发布，指向该公益明星意欲“强吻”。这位公益明星在平台后台以“无法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试图强吻”为主要理由的投诉随后而至。有些媒体兴致勃勃来采访，后来见事件似乎不够严重，坐实不了什么；在不同渠道收到了一些压力后，她们更犹豫了。

难以举证也是这些指向某公众人物的公开讲述的共同问题。根据学者艾晓明的梳理，发现性骚扰公开讲述的突然爆发，背后是中国女性对此长期的沉默。而不少女性正是通过熟人的裸露、异性的猥亵、男性的性游戏、对偶像的崇拜而失去天真，进入了性别等级的社会仪式。这里的“偶像”是指头顶光环的被崇拜者，如林奕含所遭遇的教学名师，罗茜茜所遭遇的长江学者，或者其他被“语言之美”所加持的思想者。

林清对此也有思考。这些公开的讲述并不应止于“扳倒”某些人，而是要重建一些边界，更尊重女性的，更区分公私的边界。

两个女性的抗争

“要公开吗？要抗争吗？雷闯的道歉毫无意义，时间不会倒流，我回不去三年前。”发声之前，桦桦有过挣扎。即便事情过去了三年，她还是连“强奸”“性侵”“非自愿性行为”“雷闯”等字眼都打不出来。

7月20日，她的一位好友在朋友圈公开讲述，在2012年的公务接待时，被袁天鹏“往酒店床上压”，随后逃脱。（编注：袁天鹏对此一直未有公开回应）

受此鼓舞，桦桦决定小范围向公益圈朋友公开。他们一致支持，自发组成一个小型支持网络，帮助桦桦举证。他们原计划向雷闯所在的公益机构理事会举报，但再三考虑后，决定公开发声。

她需要写一份文稿。她写了删，删了再写，反反复复，希望忠实于当时的感受，又害怕不够克制。7月22日晚，拿到安定医院的确诊书后，桦桦难得冷静。她翻看了雷闯的微博，他说自己想拍电影。“他给人伤害，不能以英雄姿态活下去。”桦桦再动笔，这一次，她笔下流畅。

第二天，经过相关知情者确认、佐证细节后，桦桦对朋友们说，“发吧”。“三年来，终于赢了一次。”她感觉自己终于夺回了自主权。

23日早上，雷闯发表公开声明，“承认文章中的事实”，并向她说了一句“对不起”。他还表示，“考虑向警方自首”，并提出不再担任公益机构的负责人。但当天下午，在桦桦没有接受主流

媒体采访的情况下，雷闯向媒体私下发了第二份情况说明：对当事人主动表示好感，当事人并没直接拒绝；第二晚发生关系，此后成为恋人。

桦桦决定不再退缩，要接受更多的采访，而且是面对面的采访。她希望让记者自己感知和判断她的讲述。7月23日下午四点，桦桦坐在朋友家的大床上，在记者围拥下，状态松弛而平静。最后，她告诉记者，自己不想被当成一个被性侵害的人，而是一个勇敢抗争的、让雷闯得到惩罚的人。

长达三个小时的采访比原计划拉长了一倍。桦桦觉得自己又打赢了一仗。看到一群记者走进来时，她突然走神了，她对着记者说“这是我人生的高光一刻，那我希望这一刻属于我”。

林清也获得了回应。她被告知，陈齐目前任职机构的规章明确对性骚扰“零容忍”，但也得知，在机构的初步问询中，陈齐否认了性骚扰，并含糊指出是林清主动。她需要开始做举证和讲述的准备，迎接这场各执一词的“战争”。她终于想明白，陈齐在那样的情境让她做的事“是为了满足他的欲望”。

如果将女性的痛感说出来是一场对男性进行教育的运动，林清希望以这样的方式进行，她想让陈齐在这个过程中学会感受与她同样的痛感，并最终诚实面对这件事，“他要学会反思自己是否滥用了权力，就像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承认了自己是一个受害者。这种面对是很脆弱和痛苦的。”

在公共视野里，雷闯和陈齐都以平权者形象出现。他们和其他一些被质疑的公益圈人士一样，长期为这个社会的某些弱势群体和不公处境呼号。林清希望，通过这场教育运动，他们可以明晰自己侵害了什么权利。

孤岛相连与女性自省

“一张绵绵密密的网。”林清认同一位朋友的形容，这是她不敢打破沉默的大环境。

要冲破这张网，鼓励更多女性开口，林清想，首先要让她们讲述自己曾经遭遇的伤害，而不再恐惧被羞辱、责怪和评判，“重新梳理自己的人生河流，受害者就能对这样的经历获得掌控权”。

艾晓明在文章中分析，类似的这些讲述其实包含了讲述者压迫、羞辱、委屈、耻感的生命经验，像一种幸存者的书写，它们可以填补中国社会在这方面的认知空白，而让大众理解女性何以在这些权力不对等的情境中遭受屈辱。而对于讲述者，这样的讲述带来力量，因为借助分清是非，厘清责任，讲述者可以借此摆脱文化羞辱而重生。

林清自述在上大学前，自己是一个天真的小镇姑娘。等到开始参与女性权益和劳工权利的相关实践后，她学会了要重视人的权利，“这些权利不是别人让给你的，而是要自己去争取”。

林清没有选择公开陈齐的实名。她意识到公开他的名字是一把刀，在这个相关讲述密集出现的时刻，燥热的网络舆论可能会吞没陈齐和他的公益行动。

她相信，自诩独立的公益圈通过对近期风波的反思，也可以重生，形成有效处理性骚扰争议的环境。而此前，她一度丧失了这份信心。她自称，结束实习后，曾向陈齐当时所在机构的三个工作人员反映性骚扰问题，但没人予以回应。

2017年下半年，她曾向两个男性朋友描述自己遭遇陈齐的性骚扰。他们问，“要举报吗？”她否定了，基于对当时环境的认知，她明白自己没有办法，也没有勇气去做这件事。即使是从这两个亲近的朋友身上，她都得不到有效的支持，“他们也没有同感和理解”。

2018年年初，曾性骚扰女学生的陈小武被取消长江学者资格时，林清在朋友圈转发了报道，并写道，**希望公益圈也来一场这样的运动。**

不到半年间，站在这些公开讲述者身后的支持者越来越多。陈齐突然来找林清那天，林清向一个曾一起实习的朋友打破了沉默。陈齐正是向她声称林清主动“勾引”他。**听完林清的叙述，两人一起隔着手机屏幕哭。此前，因为不知道怎么向这个朋友解释，林清和她中断联系近一年。**

令林清意外的是，她获得了陈齐前女友的支持。林清怕自己的宣战会给她带来困扰，提前知会了她。当林清想寻找更多质疑陈齐的证据时，多位朋友提供了帮助。“受性骚扰者所获得的支持来源于这张网里的一个又一个的点，在她讲述完后，可以从这张网络里迅速得到她所能接收的最快、最安全的支持。”林清说。

林清所期待的这张网似乎正在织起。**此次公益圈里做公开讲述的年轻人身后，都有公益圈好友组成的支持网络。**他们帮助讲述者对接媒体，牵线心理援助，并寻找更多的同伤害源讲述者。这些小型网络把讲述者安全地放在中间，防止她们被二次伤害。

桦桦曾听说，支援罗茜茜的律师层层把关证据，中山大学的学生组成“反性骚扰小组”，多方举证后，才将对张鹏的举报借由记者披露到了公共视野。她一度担心，对比这些案例，自己没有信息、没有音频、没有实证，怎么办？

公益圈的支持比她想象的更有自省和反思能力。为了确定事实细节，知情者在桦桦的自述里补充细节和说明，对事实进行佐证。她认为，其他讲述在她之后密集出现，是因为在公益行业里人人都很强调平等的价值观，对于这些事更不能容忍。

7月24日，林清联系上了桦桦，告诉她自己不自认是雷闯的受害者，而是遭受了陈齐的性骚扰。两个姑娘互相鼓劲。雷闯的第二份声明令桦桦困惑时，林清鼓励她：“你要相信自己的感觉和记忆，这是最有力量的证据”。

书中的房思琪也有困惑，她困惑于教她文学的老师背叛了“浩浩汤汤五千年的语境”，**她的理想世界坍塌了。**类似的背叛感也曾冲击过桦桦和林清。

通过不断的讲述，桦桦走出了认知的困境，她平静地说，**否定了雷闯，并不代表否认公益的价值观和公益行动的价值。**她知道，目前有百家公益机构参与了对公益行业反性骚扰机制的建立，而其中有几家已经出台。

2017年11月底，林清获知，当时冯永锋对南都公益基金会一位女员工的性骚扰在公益圈被小范围公开。一些公益组织被提醒，女员工或女嘉宾要小心酒醉的冯永锋。

针对冯永锋情况的小范围公开处理鼓励了林清。

一个多月后，社会的情绪被罗茜茜的微博公开举报触发。随后，公开讲述和讨论的声音，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从更多高校而及公益圈、媒体圈，涓滴汇成了洪流。

2018.12.6 《举报雷闯性侵——血与泪，力量与重生》

作者：肖美丽

来源：微信公众号“硝美丽”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3OHxEI5WITZWHVb63YeY2g>

“乙肝斗士”雷闯可能没有想到，11年来他努力变得更有影响力，最为人所知的时刻竟然是作为一个“强奸犯”。

2018年7月23日早晨，23岁的女生花花（化名）在朋友圈发布了一张浅黄色的便签，讲述了她在2015年7月29日“遭遇了雷闯的性侵（非自愿性关系）”。因当事人论述清晰完整，事件程度严重，雷闯的正义形象与此形成了巨大反差，使得雷闯性侵案成为了点燃新一波MeToo运动的一条重要导火索。接连炸出了包括冯永锋、邓飞、刘猛、张锦雄在内的多位公益“大佬”；烧到媒体圈的名人章文；中国佛协最高“长官”——龙泉寺主持学诚法师因性骚扰女信众受到处罚；连朱军这样一个21年带着全国人民春晚倒计时的“大司仪”也没能靠自己的权势封杀掉消息。

看到那张便签时，2013年我陪雷闯徒步的记忆全被激活了。那时我发现他这个反歧视斗士有严重的性别歧视问题，途中还偷偷的把我的裸照给别的男生看，让我觉得很被冒犯。之后我也写邮件给他完整地表达了我的看法，他表现出很感谢并接受建议的样子。5年过去了，雷闯收到的善意提醒和性别意识培训已经够多了，他的“直男癌”（注：直男癌指性别歧视思想）问题并没有因此改变。他能做出性侵志愿者的事我虽然震惊但不意外。当天下午我写了一篇《雷闯强奸案——作为也和雷闯一起徒步过的女生，我也讲讲吧》来支持花花。我原以为这是公益圈才会感兴趣的事件，没想到成为了一篇十万加，这次真的不一样了。（见第二篇推送）

今年9月我第一次见到花花，我知道她当然是一个普通的女孩，但见到时心里还是会感叹：这就是卷起风暴的蝴蝶呀。她从茶几旁的小板凳上站起来，用手理了一下拂在圆脸旁的短发，笑嘻嘻又中气十足地说：“大家好，我是花花”。大家都赞她的名字好，她的眼睛在细框眼镜后眯成两条很卡通的线条。因为不是所有人都知道她是当事人，大家都没提这事。饭后我们摊在沙发上，她拿起客厅里的尤克里里说：“美丽我们来唱歌吧。”我其实挺害怕当着别人的面唱歌的，平时也不怎么唱，但神奇的是我当时觉得非常自然。花花找到我会的“中老年”歌曲的谱，她一边弹我一边唱，一会儿其他人也加入了，就这么唱了一个晚上。大家没怎么聊天，又好像什么都不用讲似的。

用花花自己的话来说：曝光雷闯性侵案是“自杀式”的行为，需要巨大的勇气，之后也将承受

足以让人再次崩溃的压力。然而她不是一个突然出现的勇敢女孩，偶然作出了惊人之举。我对她怎样成为她而感兴趣，想了解故事发生之前的故事。感谢花花的信任，接受了我漫长而没有提纲的采访。

乡村白富美

逃离原生家庭——是花花父母最大的相同点。妈妈小芹（化名）在家里排行老幺，背负着外公想要儿子的最后希望，她一出生就伴随着巨大的失落。起初她想通过赚钱来独立，但钱会被拿走，小芹发奋读书，成了镇里第一个考上高中的人，后来还读了大学。“60年代出生的人读大学，那可是高难度的操作啊。”

花花的爷爷奶奶在那个年代被称作“黑五类子女”。开大会的时候喇叭里会喊：“请黑五类的子女离开会场接受劳动改造。”奶奶总是从兜里抓一小把瓜子给儿子当作安慰，然后留下他一个人。花花的爸爸洗脱家庭痕迹的方法是参军，一去就是20年。两个女儿出生的时候，他给她们改了姓。他把女儿看成自己的作品，和家庭的决裂的标志。在这个特别的家庭里，过年都不用去串门拜年，父母会把一个小孩一年能收到的压岁钱一口气给她们。

双胞胎姐妹出生后，每个月只能拿到军队的100元营养费，小芹自己工资也不高，根本养不活两个小孩。她辞了工作，把房子抵押了，贷款开饭店搞漂流项目。“90年代没有人敢贷款的，大家哪有这种意识。”小芹很快就发了财，花花过上了“很爽的生活，吃XX王中王火腿肠”。幼儿园别的小朋友早上吃馒头，里面只能涂一点腐乳辣酱之类的，她却能享受一大早就吃馒头夹肉的待遇：“整个幼儿园的小朋友都想吃我的早饭。”

小芹对孩子特别舍得花钱。花花很小的时候不小心打翻了火锅，一锅的热油泼在身上，造成大面积烫伤。医生说这种状况非常容易死人，因为当时中国几乎没有无菌病房，病人的伤口容易感染。小芹直接把花花从小镇送到了省城最好的医院，还用“所有的钱”在这个医院让人搭建了一个无菌棚，护理费也相当高昂。花花在里面躺了很久，久到康复后要重新学习走路。现在她身上只留下了极少的疤痕。

我女儿才不要当淑女

发财的好日子没过几年，父亲退伍回来转业了。小芹关了漂流酒店，全家人跟着父亲从镇里搬到县城生活。本以为父亲会分配一个好工作，日后能当大官，“结果被坑了”，只做了个文员。花花被送到机关幼儿园上学，她还是带着农村常用的廉价粉色卫生纸，别的小朋友嫌弃她“用的纸不香。”以前的农村幼儿园没有铃声，都是老师直接叫，到了县里她还不不懂铃声的含义，经常被老师挖苦说她“土”。她觉得县里的生活压力大：“还想回去做可以用火腿肠收买别人的乡村白富美。”

家里的经济水平明显下降，小芹每天只能拿到10块钱。在家里待太久了，她的脾气变得很差，经常在超市和别人吵架，这让花花觉得丢人。等到家里把积蓄都拿来买房之后，小芹更焦虑了。有次小芹和两个女儿感冒了，别人问她怎么生病了，小芹说：“因为她爸不允许我们发火。”

40岁时小芹开始卖保险，从第一次带着潜在客户去参加产品说明会没有一人下单，到后来

慢慢做成了全县销量第一，家里也摆脱了窘境。她还是在孩子身上花很多钱，花花和草草的中考都没有考好，小芹花了很多钱送她们去好高中，花花说：“别人觉得这个太可怕了，县里大家都挣不了什么钱的。”只因为小芹朴素的认为——“女孩子嘛，见世面是最重要的。”

小芹想送女儿去参加夏令营，她在报纸上看广告打电话咨询，很多夏令营都承诺：“我们会把您的女儿培养成小淑女的。”小芹说：“去你的，我女儿才不要当淑女。”最后把两姐妹送去了一个叫“精神振作”的夏令营。花花去了才明白为什么里面的小孩需要“精神振作”，因为他们都是传说中的“问题少年”。

这个夏令营设计了忏悔的环节，别的小孩说的内容都类似于：我不应该为了气我的爸妈打九个耳洞；不应该砍我的兄弟；不应该帮男朋友贩毒……到了花花这里画风突变，成了：我不应该抄作业，教官听了都笑。花花说：“他们可能很感动，居然还有小孩写作业。”这些同龄人过着她不会过的生活，“很刺激，很猛”而且“他们品味都很好的”。营员们经常分享音乐给花花和草草，还带她们去看乐队演出。“他们是社会活色生香的那部分”，花花之后还参加了“精神振作”夏令营的进阶班。“进阶班就更坏了”她笑道，然后又有点感慨地说：“**这些问题少年都是因为爸妈不够爱他们才这样的。**”结营典礼上，很多营员的爸妈都没有来，“明明好不容易才下决心要好好生活了，但爸妈都不来见证这一刻。”在结营仪式上，小芹没有抱自己的女儿，而是去拥抱爸妈没来的那些小孩。

小芹对坏学生宽容，对早恋的学生宽容，对小姐（性工作者）也很宽容。她开酒店时不养小姐，不在酒店安排小姐，如果有小姐要来店里开房，她也不像别的店一样收她们提成。花花小时候和小姐们关系很好，小姐也会经常带她们玩买水果给她们吃。“她们都是特别好的小姐姐，水果那时候很贵的”。中学时有人嘲笑她，说她家里养小姐，她都不理解这有什么可嘲笑的。因为小芹的缘故，她从小对不一样的人群没有形成刻板印象，反而怀着好奇和同理心。夏令营的人后来做营员回访，得知花花考上大学很意外——“我们的营员居然有考上大学的”。花花说：“我可能还是不属于他们吧。”

很想独一无二

我问花花：“有个双胞胎妹妹什么感觉？”，她很快回答：“没什么感觉。”顿了一下她又说：“**感觉特别不好**”。作为同卵双胞胎，她们俩长得很像，也被人比较着长大。我问：“当双胞胎会觉得自已不是独一无二的吗？”花花说：“**不是耶，会很想独一无二**。”草草小时候是叛逆而大胆的那一个，花花比较怂，连放鞭炮都怕。从小草草就喜欢拆各种东西：电视、窗户、门……拆了门之后两人便坐在门上假装划船。如果小芹生气了，花花会马上说：“**妈，全是我妹干的。**”

草草特别抗拒和姐姐一样，她对外貌比较敏感，很早就开始给自己修眉，用圆珠笔学着画眉。一起去买衣服的时候花花说什么好看，草草便不想穿什么，说这样“会撞衫”。**可双胞胎似乎从小就不得不接受撞衫的命运。**“我成绩还比她好呢，所以她精神压力也比较大吧”，花花说。

从小镇搬到县城，花花没有学过拼音也没有学过英文字母，很难融入同龄人的生活。“童年是怎么度过的？就是靠看书。”虽然拼音不好但认字却比同龄人多，小芹总是带着她们去工人俱乐部的图书馆。“工人俱乐部你不知道吧？楼上是舞厅，工人们在里面跳舞，楼下就是图书馆。”花花的声音乐滋滋的。

一直等到看了《哈利·波特》学会了查字典，她觉得自己“从那之后就不孤独了”。小芹是最早开始网购的那批人，她特别舍得花钱给孩子买书，“一买就是五六百，我现在都不敢这么买书。”小芹什么书都买，在读书这个爱好上给了孩子极大的自由。女儿们初一时小芹买了一整套的《暮光之城》，花花看完后觉得：“写得好烂啊”。

最开始学英语时花花的成绩相当差，有一次满分 100 分的考试只考了 30 多分。她拿着试卷回家，自己都放弃了似的，心想：“成绩差就差呗”。小芹很伤心，不是因为花花分数低，而是因为她因此认为自己能力就是不行了。于是小芹发挥了卓越的信息搜集能力——去电线杆上看小广告。“现在想起来觉得我妈好不靠谱哦”，花花笑着说。

结果小芹还真的在电线杆上找到了一个好老师，这个老师是当地的一个作家，花花形容她是：“特别温柔，特别会鼓励人的老师。”老师给孩子们放英文电影，花花从小学就开始看《X 战警》、《生死狙击》这样的片子，爱好一下子从动画片变成了带字幕的电影，没看过偶像剧、港台剧。因为对电影很感兴趣，她的英语成绩“随便搞一搞”就变好了。**看书和电影让她接触的信息和同学们不一样，这满足了她想特别的愿望。**

“我妹妹是一个向大人的世界投降的人，因为她从小太辛苦了。”高中时草草想走艺术类高考这条路，但没考好。“非主流也还是有个很功利的主流评价标准在的嘛”，花花说。后来妹妹读了同一所学校的预科，接着就变了。她开始“疯狂地”参加学校社团活动，当了校学生会主席。她学到的是——只要有权力感，你就是个很棒的人，别人就会认同你喜欢你。

后来花花参加完女权培训开心得“啊啊啊”叫着跟妹妹分享女权主义“好好玩”。草草立刻警觉的开始审查：“这是谁主办的？你们怎么要用这个邮箱才能联系？我告诉你，花花，要是有一天学校因为你的事情找到我，我一定恨你一辈子。”花花和妹妹刚好相反，**她小时候是妥协的乖小孩，现在她长大了，不需要再“投降”了。**

好奇宝宝

本来花花读的是 S 大的著名的经济类专业，读之后发现这个专业考试随便背一背就能考 90 分，这倒不是因为花花多么学霸，而是老师们太水：“不背也不会不及格的，老师都懒得让你挂科。”既学不到东西，也无法检验自己的能力，连自己有没有学懂都搞不清楚，她对小芹说：“妈，我学这个出来可能就只能去做假账了。”

第二个学期她毅然转去了排名较差的中文系，“经管学院的老师恨不得把我掐死”。如果大学能好好的看四年书，她觉得能不能学到技能都没有关系。此后她每个学期都拿一等奖学金，“本来到了大三可能拿国奖的，却出了雷闯这件事，我就不爱学习了。”花花专门嘱咐我：“你要把这个记上，这个损失，国奖有两万块呢。”

到中文系后，花花发现她的同学大部分也不是因为对中文感兴趣而进来的，有的是因为分数不够去别的专业，有的是因为数学不好。他们大多喜欢购物、看综艺，对学习没什么兴致，考试前随便背一背，可以作弊就作弊，上课也是应付了事，“反正就是很无聊的同学”。

S 大在一座小城市里，花花四处寻找可以开拓眼界的事情，她计划参加一个乡村支教夏令营

的项目。支教地点在山上，考虑到日后需要经常在山上来跑去，她开始练习跑步。她经常早上六点起床锻炼身体，意外的发现自己很有运动天赋，练到年底还去参加了马拉松比赛。“我那时候可以特别自律的生活，训练自己的身体啊、学习啊、做好多事情，觉得自己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雷闯的同事虫灰（化名）来 S 大做宣讲，花花第一次知道乙肝群体存在的用药和就业歧视问题。她查阅了大量资料，还参加了雷闯的 30 天寄信计划，觉得这些是很有意义的事。得知雷闯的徒步计划后她心生向往，一是她从来没有走过 500 公里那么远，二是徒步路过内蒙古，“那些四个字的地方我都没有去过”。

刚刚过完 20 岁的生日，花花背着用奖学金买来的“豪华大包”，成为了徒步队伍里走得最快的人。她体力好，脚还不起泡，常常在路旁睡了半个小时，其他人才赶上来。她见到什么都“很稀奇”，在此之前她没有见到过男同性恋、女权主义者、女博士，当时又恰逢 709-律-师事件。“那是个很奇妙的开始”她发现世界和她想象的不一样，这些她以前没有接触过的人群真实存在着，并且受到威胁，她很受冲击“就像个好奇宝宝什么都想问。”

为了可以多问问题，花花尽量表现得温和，“就是那种萌妹子的样子”。男队友让她去帮忙买水，她就要去买水。在她的印象里来徒步的很多人并没有什么性别意识，一次男队友们说：日本女人真好，老公一回去就跪下给他拿包包擦皮鞋。她终于没忍住和他们辩论了一番，说：家庭妇女也是创造价值的，应该给算工资。

作为单独旅行的女性，住宿是个大问题。大家经常要两个人挤一张小床，她只能自己睡一张床。男生们就会开玩笑说：“花花今天晚上我们一起睡吧？”面对这些玩笑她其实很慌张，心里也觉得自己占了大家便宜。为了应对这些焦虑，她会嚷嚷着“我的我的我的床！”然后把自己的内裤扔到床铺上占领它。

如果当时徒步在这里结束就好了

采访刚开始的时候花花就说：“没事，反正都讲过很多遍了。”虽然这么说了，但每次提到和雷闯相关的事，她都会打开自己的电脑，浏览着里面的什么东西，好像那是一个屏障或者传送门。我不忍心再问一遍，而且之前的报道对性侵的经过已经写得很清楚了，我问她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她说：之前还想帮雷闯“挽尊”，很多事情都没有告诉过记者，雷闯其实说过很多很残酷的话。比如他说：“你是我的小妾”，现在说出来她还是会觉得非常屈辱。雷闯在床上经常吼人：“你把腿张开点，你这样我怎么进去？”，“你怎么像木头一样？”。性侵的第二天，她因为阴道流血走不动路，雷闯还讽刺她：“你不是走得挺快的吗？现在怎么走不动啦？”花花告诉他自己在流血了，他也只是一脸诧异。

雷闯在给媒体的公开信里写：他们是“男女朋友”，也用“喜欢”作为强奸的借口。“雷闯是我绝对不会喜欢的类型”，在花花看来雷闯没有情趣，而且缺乏基本的共情能力，很难和人有深层次的交流。她不喜欢雷闯的音乐品味：“那什么《西海情歌》，比我爸的品味还垃圾，我爸还听 EXO 呢。”雷闯当时的女友很爱看书，花花问雷闯会不会去读他女友最喜欢的作家的书，雷闯说：“不会看啊，谁会看。”“他连了解别人的兴趣都没有，他的眼里只有自己。”除了缺

乏共情能力，雷闯还很“三俗”。有一次她见到雷闯和一个裸体的塑料女模特合影，他嘴里叼着烟，一手摸着模特的胸，让人无法直视。

整个徒步不超过 20 天，刚开始雷闯对女生 A 非常殷勤：走路总是和她走在一起，为她拍很多照片。趁着刚好和 A 一同去北京的机会，未经她同意就开了一间大床房。A 半途离开了，她的故事花花也没有继续讲。之后雷闯对花花故技重施，他创造机会进行不必要的身体接触，把手搭在她肩膀上，单独邀请她去景区，单独请她吃饭，趁她玩手机时突然剥葡萄喂她吃。

“他说对我示好了，但我并不觉得那是示好，我只觉得不安。”遇到这些情况，不想得罪人的“萌妹子”花花会蹲下躲开他的手；会说“我自己来”；休息日不理雷闯的邀请逃跑似的和女队友出去玩。“这真的不是喜欢呐……他在利用‘喜欢’这个说法。”

徒步到延庆那天雷闯被 jingcha 带走了，回来以后惨兮兮的样子。花花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很慌张，她关心雷闯，心想：“搞行动的人真可怜啊，还会被这样威胁。”雷闯说不能所有人一起去卫计委递信了，只能两三个人一起。他让花花陪他一起走完最后的 40 公里，她推说团队里的 XX 也可以呀，雷闯说 XX 走不动路了而她走路很快。

北京对她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大城市，当时她还以为跟着雷闯一起走会安全一些。后来才知道，原来 jingcha 的要求也和雷闯说的不一样，不是不能一起进北京，而是要分开进去，也没有说大家不能在北京住在一起。队友打电话问雷闯要不要把房间一起订了，雷闯说不用。她在日记里写：“如果当时徒步在这里结束就好了。在这里被车轻轻撞一下，粉碎骨折走不了路就好了……”

腿张开点， 你这样我怎么进得去？

2015 年 7 月 28 日，花花和雷闯两个人一起走在去北京的路上，雷闯要求和她手牵手，理由是 jingcha 开车跟在后面，他要她的手上写字沟通。说起这个理由她哈哈大笑，现在能够看出这有多么荒唐，但那时的她内心挣扎，不断地问自己“喜欢雷闯吗？”这个疑问很久之后才解开，而答案是——“憎恶当时的每一分钟。”

到了酒店推开房门，她发现那是一个大床房，说：“一张床不合适吧。”雷闯解释说，北京房价太贵了，做公益的人很穷，如果她不放心他可以睡地上。可那是雷闯啊，出了名的匡扶正义的好人，怎么能直白表达“我不信任你，我要单独住”呢？十几天的男女混住，也让她放松了警惕。

洗过澡后，洗澡水从厕所漫了出来，花花没法再要求雷闯睡地上了。她还是穿着白天外出的衣服一边和雷闯聊着去北京的事情，一边坐到床边。花花对我说：“**你肯定忘了，其实你是雷闯在事前联系的最后一个人。**”当时她让雷闯帮忙问北京有没有可以住的地方，雷闯发了消息问我一个场地能否借住。我翻着自己的手机短信，像是在找一条可以穿越时空的链接，最终也没有找到。

在这个故事里我作为一个符号出现：反性侵&女性性解放。花花说在途中她看见雷闯的手机里存了我为了女性腋毛正名而发的自拍，就如同几年前他保存我的半裸照一样。我一直都不

怎么掩饰自己对雷闯的厌恶，跟他更说不上很熟，他询问的场地也不是我能做主的。完全可以问更相关的人。在这种情景下给我发短信，不知是一种挑衅，还是说对他来说女权主义是种性刺激？

发完那条短信雷闯突然坐得离花花很近，关了灯，然后重重的抱住她。花花请求他放手；她尝试说服雷闯去楼下走走；她尽量岔开话题“把能说的都说了”；她说她从来没有发生过性关系。听到这里雷闯似乎冷静了一些，她以为自己逃过了一劫。走了一天的路，没过多久她就变得迷糊起来，她觉得有人在摸她的身体，解开她的内衣。她想推开雷闯，她说“不要”，然而这些都没有打乱雷闯的节奏，她只好说没有安全措施不能这样。没想到，雷闯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安全套，她整个人呆住了。

或许很多人会拿着放大镜来检查，在这场性侵中花花到底能得多少分，算不算合格的“烈女”。读到她“呆住了”，可能会不满意，也许会提出很多“建设性”意见：怎么不拿起台灯砸他的头呢；怎么不大叫救命呢；怎么不用头撞他呢；一个男人怎么能听懂人类的语言“不要”呢。然而当人遇到极大的危险时，很可能出现类似动物的僵死反应：身体不听使唤、眼神失焦、思绪飘散，这是大脑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

那时花花心里计较的是：“天啊，我的第一次舌吻居然给了雷闯……亏了，亏了……”她觉得自己的身体像光束中的尘埃，思绪回到了8岁时意外闯入的教堂，那扇亮丽的彩色玻璃窗一下子失去了光源，她这粒尘埃也重重的跌落在“这张不洁净的小床上”。她像一块木头一样躺着，这让雷闯不悦，雷闯吼她，让她摆出各种动作。接下来的一整晚她再也没有睡着，疼痛让她异常清醒。

从一开始花花就非常清楚自己的感受，但她的理智还没法把自己的经历和“强奸”、“性侵”这样的概念联系在一起。承认这事太难了，自我欺骗也太难了。半夜起床上厕所，她用手机搜索：“第一次发生关系的人一定是自己喜欢的人吗？”她不记得当时看到了什么答案，只记得很长一段时间，她都怀疑是不是自己有问题。从那时起，她“接受了一种，答案在别人身上的命运”。

第二天早上醒了以后，她不敢起床，看到自己的内衣放在床上，觉得很疏离，这场景像是在看电影。花花问雷闯：“我们是什么关系？”雷闯说：“你还是当我小妹吧。”因为爱干净，她为20天的徒步准备了20条内裤，她后悔“为啥不带点别的？”接下来的几天雷闯持续的贬低她，如果她出门带了本书，雷闯就会讽刺她：“还读什么书，你哪有什么灵气？”和雷闯的性关系维持了几天，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做，只觉得这样很变态。

“我对蠢、笨、天真，这种批评基本无法容忍的原因，是因为，我真的在这种定义和贬低里低头活过几年。”

——花花的日记

到了北京终于和其它队友汇合了，队友小岛（化名）发现花花在她的镜头里完全变了样，两三天前她还是那个欢乐的小妹妹，脸红扑扑的冲着照片外的人笑。而在北京的照片里，她不笑了，表情沉重，一副出神的样子，眼神定定的，脸色憔悴，她的肩膀紧张的耸着，双手无力的垂下，她的脸孔露出的一些神态竟然有点像雷闯。

小岛记得有天晚上她们蹲在马路牙子上聊天，花花问她：“你的第一次是和喜欢的人一起的吗？”那些天花花还要去参加一些活动，去讲这是一场多么棒的徒步。小岛看到她发在朋友圈的举报信后，又难过又生气，一部分是生自己的气，回想起当时有种种暗示，她怪自己没有考虑到会有这样的风险。“当时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小岛说，那时队友们互相非常信任。

你从徒步回来就变了，完全变了。

雷闯的消息没法完全屏蔽，因为他们有很多共同好友，每次在社交媒体上看见他的名字，花花都像被针戳了一样。在路上碰到穿着和体型很像雷闯的人，她会很紧张地不断确认那人是不是雷闯。她比以前更害怕男性大声的说话，那会让她想起雷闯的吼叫。来电提醒上写着“重庆”（雷闯的老家）的电话她不敢接。有次叫到的出租车车牌号和雷闯的手机尾号一样，她不敢上车。

花花在网上看到一个数据说 70% 的女生在初夜时都不会流血，然而她当时连续几天上厕所都能擦出血来。她很疑惑：“后来我见过比较正常尺寸的，雷闯可能算小的，我不懂诶。”也许是当时她的身体非常紧张，而雷闯又十分粗暴，才会导致阴道撕裂。一个月后花花去参加了女权培训，她连续用了几个用“很”来加强的形容词——“很刺激，很冲击，很稀奇，什么都是第一次听”，特别是女孩们私下分享的性知识。

夜谈的时候，她想搞明白为什么自己觉得“被搞很疼”，为什么没有别的感觉，她怀疑是不是自己身体有问题。一个女生说：“你要等你自己特别想的时候才能让阴茎进来。”她很意外，“简直是天方夜谭，我根本都不想。”还有女生说起自己向男朋友提性要求的事，她心想：“哇靠，谁会提这种要求啊？这么疼的事情。”那时她实在没法把性和美好，愉悦联系在一起。

之后很多影视作品里的“高甜 Cut（片段）”，花花都不能理解它们的甜：“很不友好，一点都不性感”。例如《延禧攻略》里皇帝被魏璎珞激怒后把魏按在床上掐脖子，见魏表情痛苦又很担心，没想到魏是假装难受的，说了几句俏皮话之后两人就做爱了。这种霸道总裁的桥段，她看了只觉得害怕：“如果有人这么对我，我会吓死。”

读小说时读到一个女孩描述她的性爱过程：“这是我第一次往上看的时候没有看到天花板。”花花觉得如果她往上看不到天花板，而是有人正在注视她，会非常压抑，她理解不了这样的美感。因为雷闯，她“后来跟别人搞的姿势都很贫瘠”，许多体位她都接受不了，觉得很伤自尊。比如后入式，因为雷闯曾命令她：“跪着”。

回到学校花花发现自己跑不了步了，5 公里都跑不了。她也没法好好学习了，生活无法自理，没法起床，几个月没有换洗床单被套，室友说：“你身上有发酵的味道。”室友最初进到这个专业时很消沉，在她的带动下一起锻炼，一起备考，花花是当初改变她的那个人。而现在室友能坚持运动和学习，她做不到了。室友说：“你从徒步回来就变了，完全变了。”

从小就希望自己很独特的花花给自己设置了一个特点——有毅力。她对“有毅力”的定义是：“我想自己成为什么样子，就可以成为什么样子。”控制自己的身体是她控制生活和培养自信的方式。那时她只有 17% 的体脂率，跑 800 米只要 3 分钟，运动员般的身体。她慢慢长胖，胖了 10 斤时还看不出来，直到胖了 30 斤。三年未见的朋友在饭局上想问她的名字，问到一半才认出她竟然是花花。

就像雷闯在路上给很多女生寄特产一样，他也经常给花花寄东西，她一直拒收。快毕业的时候，有一次朋友帮她拿了快递。拆开发现那是一只口红，上面刻着：“雷大叔祝你毕业快乐”。“真是抱歉，我居然能收到这么低俗的礼物，对不起大家”，她讽刺的说。她打电话给雷闯让他不要再寄东西过来了，却被雷闯一顿说教。他还倾诉了自己的苦恼，说结婚了但不喜欢自己老婆，因为自己是个“直男癌”，接受不了老婆比自己年纪大。

雷闯想让花花发照片给他看，他应该不知道她已经胖了 30 斤。她紧紧地握着电话，用尽力气告诉他：“你不是一个好人，你给我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你是我的噩梦。”雷闯轻飘飘地回了句：“但是你不恨我，我听出来了。”他还问花花，在他之后“有没有和别的男人搞过”。这让她觉得无比恶心，以至胃里一阵难受，她呕吐了。

我都在解决我自己，没有解决雷闯

作为一个“特别努力的性侵幸存者”，花花尝试了各种自救的办法。她去看病，医生看过很快开了抗抑郁的药，她觉得这太随便了，“这可是药啊”，便没有吃。

她找了心理咨询师，有一定的帮助，但状态还是很糟糕。

她跑到很远的地方参加禅修班，大家一起打坐，10 天不能说话。禅修结束后一个参与者在分享自己的感受时说：感到人生得到了升华，又可以从容的面对生活了，但她很快就接到一个电话催她替哥哥还债。花花那时候认识到：“**很多困难，不是你的困难，不是通过控制自己就可以解决的。**”她到商业公司实习，公司里各派争斗，她无力应付。

她参加了驻村的志愿工作，想躲到一个没人人认识的地方过一年。一天她正和同事们开心地吃火锅，项目负责人问她：“**你是不是以前跟雷闯玩过？**”听到这里，花花拿筷子的手都在颤抖，她放下餐具走到屋外就哭了出来，“**天呐，我都已经跑到山里来了，这个人怎么这么阴魂不散啊。**”那时这件事还是她这辈子的大秘密。她给雷闯打电话，告诉他不要再把她当作谈资跟别人讲了。

这里是待不下去了，花花和项目方的一个“姐姐”说了自己的情况，“姐姐”不仅帮她换了项目点，还向机构反应了雷闯曾经性侵志愿者的情况。机构里的人很震惊于是向雷闯的同事虫灰求证。虫灰猜到了说出这个事情的人是她，给她发了消息，并告诉她：“**还有其他人**”，而且发生在 2016 年以后。2015 年后雷闯受到过警告、教育、性别培训，这些对他毫无作用。结婚生子也不能改变他什么，他一直处于隐婚状态。那时她对自己能够索要到多少正义并没有那么在乎，她不求补偿，甚至道歉，只希望雷闯可以停止继续伤害别人。她充满内疚：“**我早点把这个事捅出来就好了，就不会有后面的事了。**”

收到虫灰的短信时花花正在火车站准备坐车回老家。“气到爆炸啊”，她原本为了省钱买的坐票，“实在受不了了，就去换成软卧了。”她想把这个事情写出来，“**从 6 月 27 号到 7 月 23 号一直在写，没有一天不写的。**”写出来对她来说“很难很难很难”，最初她连雷闯的名字都打不出来，“性侵”也写不出来。本来很想在家里多待几天，她还是觉得要和朋友们在一起才能写完这封信，她去了北京住在朋友爱虎（化名）家。

写信的过程中她看了很多遍罗茜茜和别的举报信“优秀范文”，她手头没有截图、没有录音、没有证据，“这完全是自杀式的举报，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刷微博的时候看见雷闯说他准备拍《我不是药神》的乙肝版本，已经和电影团队接洽了，她自言自语道：“不行……这不行……”

她去安定医院看病。

医生说：“你真的生病了，你需要吃药。”她的那些闪回，那些生理反应，不是通过自我疗愈可以康复的，她得了 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医生还说：“你要知道，从 PTSD 里面复原是很难的事，我也不能保证你吃了药就能好，需要机缘才能真的从噩梦里脱身。”医生建议她做一些别的事情，例如心理咨询。

绕了一圈又回到了原地，看医生、心理咨询、打坐、工作、去乡下……能试的她都试过了，唯独还有一件事没有做：**正式的与这个故事做一个了结。“我都在解决我自己，我没有解决雷闯。”**从医院回来的那个晚上，花花的举报信写得比较顺畅了。她说她写得很冷静，“也没有添油加醋”。她没有把雷闯妖魔化写成更符合强奸刻板印象的版本，虽然这可能对她更有利，也没有把故事写得很有戏剧性，她不想让这件事变成一个八卦故事。

#MeToo

花花一晚上没睡，一直写到7月23日的早上六七点，她把公开信的图片发在了微信“朋友圈”，紧张地等待的别人的反应，等了很久都没什么人点赞。“最怕的就是发出来也没人关心”，后来想想应该是发得太早了，大家都没有起床，“过了一會兒就开始刷屏了。”

一起合租的男生读了之后哭了，他在水本上重复的写了很多遍“渣滓”。给花花煮了碗馄饨才出门去参加面试，在公交车上还在哭，他给自己的前女友打电话询问自己有没有对她做过不好的事。爱虎在媒体上班，同行从她那里看到消息都问她能不能把自己的采访安排在前面。

花花当时还不想接受主流媒体的采访，她担心这个故事成为一个性丑闻，不想给本就脆弱的**公益圈招黑，甚至还想着给雷闯“留条活路”**。她想先让公益媒体来写，方向偏重在讨论性侵和性侵防治上面。“很多人都觉得我是不是太过了，我一开始就是手下留情的。后来为什么要接受主流媒体的采访呢？完全是因为雷闯。”

许多人非常震惊，不敢相信雷闯会做出这样的事，互相询问：“这是真的吗？”当天早上雷闯在“朋友圈”发了一条声明：“**承认强奸，考虑去自首，并愿意承担一切后果**”。看第一封信的时候花花甚至乐观的想过：“雷闯还承认了，接下来就好办了。”接着很多人因此夸赞雷闯，以（之后也被曝光性骚扰的）邓飞为代表的“兄弟”们开始“原谅”他。

花花不相信雷闯会这么轻易的放弃，她猜测这会不会是一场作秀，她发了一条朋友圈：“（雷闯）下一篇就是，**这位同学是怎么和我谈恋爱的。她也不是什么正经人……**”果然，雷闯在得知花花拒绝媒体采访后，给各家媒体私下发了另一则声明说：“可能不是非自愿的……和这名女孩谈过一年多的恋爱。”雷闯知道她处于传播上的弱势地位，花花说：“**他可是雷闯啊。真的是杀人的生意，没想到他会坏到这一步。**”庆幸的是很多记者收到第二则声明后都来告诉她：“你们该做点什么的。”

阴阳公告发布的那个下午，在花花的描述里爱虎拿着新闻跟老板告假说：**这就是我朋友，她现在在我家呢，我不回去她就死了。**花花当时确实觉得自己“要死了”，和记者黄雪琴通电话的时候，花花话都说不清，每句话不超过 10 个字，她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没有撒谎。**”她对别的记者都说：“你们来见我吧”。她怕记者不相信她，见了面记者可以凭他们的感觉来确认这是不是真的。

爱虎帮她看采访提纲，筛选媒体。第二天早上来了很多记者，大多是女记者，他们围在花花的充气床边，花花有种强烈的感觉：“**大家知道我在讲什么**”，记者们没有问奇怪的问题。当她开始讲述，她发现自己对很多问题已经想得很明白了，没像想象中那样“蠢蠢笨笨”，甚至还可以察觉到记者问题里可能的陷阱，为自己辩护。**讲述让她觉得有力量。**

“站出来的人想要表达的绝对不仅仅是控诉，我们在讲述这段经历的时候，是在重新找回尊严和价值感……”

——花花的日记

新闻发出之后，花花上过一段时间的微博热搜。大部分的记者都很好，但还是出了几个意外。一家视频节目想用“雷闯半夜解内衣”做标题，她不同意，觉得这样是当作花边新闻被消费，对方在电话里问她：“**你说吧，到底有没有解内衣，有没有？**”她说要是标题是这个就不要发了，好在最后也改了标题。

还有一家媒体的视频剪辑师不慎把她的就诊单没打码就放了出去，里面有她的真名、电话号码，电话号码又绑定了微信，虽然一个小时后这个信息就被全网删除了，但各种各样的电话打了进来，电话那头有人对她说：“三年前你怎么这么傻啊，你现在进行到哪一步了？”爱虎把她的手机收起来不让她受过多的刺激。

花花形容爱虎是个“老干部风”的女权主义者：“平时很丧，一有行动就很镇静”。这已经是爱虎第二次帮助性侵受害者了，她在总结经验的文章里写道：“**受害者的意愿才是最重要的参考系。**”花花看到一则报道下有很多攻击她的留言，但是每个留言下都有一个名字“土不拉几”的 ID 帮她骂回去，点开这个 ID 发现那人是爱虎。

我问起爱虎这件事，爱虎说其实是因为看到花花经常浏览这则新闻的评论，那些评论比较难听，她才每条都去回应的。没想到骂着骂着爱虎就骂上瘾了，她在微信群里也和人辩论，有几个人坚持认为花花没有明确说不，在拒绝方面做得不够好，甚至有人暗指花花恐性，不够开放。**爱虎想找更多人一起吵架扭转局势，但发现这只是“痴心妄想”。**

**赢一次就好了，
赢一次我们就可以继续赢**

雷闯性侵案曝光当天出现了很多讨论 MeToo 的微信群，其中一个根据关注的个案和不同的分工又细分出了许多小组，成为了一个行动导向的志愿者群。这些志愿者大部分互不相识，只因为相同的目标聚集起来，很多人都发挥自己领域的专长并贡献了大量的劳动。有人负责协调分工，有人搜集救助的资源，有人汇总新闻制作网页百科，还有人起草了 NGO 行业反性骚扰倡导书，这个倡议书接收到了超过一千人的签名。

参与者小宇说：“那几天基本上是一整天都扑下去的，有一天搭车回家，因为太专心看消息搭错方向好几回。”而她的情况不是个例。在关注个案的小组里，志愿者们参考了雷闯给总理每日寄信请总理聊乙肝问题的创意，每天给雷闯寄信，问他何时自首至今已经坚持了一百多天。

假疫苗事件激起亿万民众激愤的7月里，MeToo事件被指责为“声势过于浩大”，转移了舆论焦点。花花开玩笑说：“请问买通我的医药公司什么时候帮我还一下蚂蚁花呗？”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自媒体“NJU核真录”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即使在MeToo最火热的阶段，关键词“疫苗”的热度总体上仍是高于“性骚扰”的，连明星周立波的绯闻都比“性骚扰”有热度。7月26日朱军被弦子指控性骚扰，大规模的删帖也从那个时间开始。

7月27日刘瑜发表了一篇看似中立，实际上指责MeToo为“文革式的大鸣大放”的文章。因刘瑜著名女性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这篇文章形成了奇特的效应。例如（被指控性侵的）章文的生意合伙人公知贺卫方，此前从未对MeToo公开发表过意见，但在刘瑜的文章发出后仿佛得到了一张豁免券，这样的人开始纷纷表达对MeToo运动的担忧：“希望MeToo不要走上‘迷途’。”这被网友称为“刘瑜测验”。

“战火蔓延的MeToo，至少会真的让人有一种‘男权社会’的实感，性骚扰、性侵害真的太多了……必须动摇它改变它摧毁它，改变这个制度。赢一次就好了，赢一次我们就可以继续赢。”——花花的日记

在所有攻击花花的言论中，亿友公益（雷闯所在的机构）志愿群的辱骂格外刺耳，阴谋论、荡妇羞辱、人身攻击、诅咒……其中还有以前和她一起寄信的伙伴。花花说：“我当时还不是为了你们，去寄信，当志愿者。现在你们就为了雷闯这点什么事儿，就来诅咒我死全家。”亿友公益找人做了关于性骚扰的培训，在他们关于建立反性骚扰机制的标题下面写着：“对性骚扰说ON”。99公益日时群发筹款信息还发给了被雷闯性侵过的女孩们。“太低级的错误了吧，让受害者帮你们筹款诶”，花花认为这些草率的反应反应出亿友公益的冷漠，他们并没有意识到雷闯伤害的不是陌生人，而是关注乙肝平权的社群，是他们的一部分。

直到现在，在亿友公益的App搜索关键词“雷闯”，出来的几乎全是替雷闯辩护的信息，标题例如：“很想您——雷闯”；“关于雷闯性侵的事情是不存在的……”；“敢爱敢恨，勇敢认错，我们帮雷闯硬洗白吧。”；“不管发生什么，我们大家依然支持雷闯”。还有人在上面写：“以前有一种说法吸收少女精华可以治疗乙肝，雷哥不会在做实验吧☺”；“你为什么不能抽（雷闯），你应该狠狠的抽……如果你抽了，现在的雷闯还是一身正气无愧于天地……”一些花花和雷闯的共同好友说：“你这事能成，还不是因为雷闯有良心，他不承认你什么都不是。”有的朋友因此痛苦不已，对花花说：“够了，你得到你想要的正义了吗？雷闯一切都没有了。”

除了反对者，有的支持者也给花花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好像我把雷闯的事件曝光出来就要对雷负责到底，送他去坐牢。”有一次她梦见雷闯的小孩，雷闯在梦里对她说：“你看我小孩现在去学校，百度都有他老爸性侵的词条。”她觉得对这个小孩来说很残忍，她和别人讲了自己的梦，对方却说：“我靠，你同情雷闯啊，是不是傻了啊。”但她认为这些也是需要被看到的，如果要让人受到惩罚，就一定要有破坏性，可能会伤害与此无关的人。“别人希望看到我坚强的决心，还是有很多想法，压力都在我身上。”虽然这些伤害不是她的责任，在被别人骂得很惨的时候，花花还是会想“这样就真的对得起他了，扯平了”，因为她也付出了

超额的代价。

公开信发了没多久，花花看见一个微信好友发了一条这样的消息：“我朋友圈的女权主义者居然花了三年时间才说出这个事，不知道女权主义都学到哪里去了？”都没有看清说这话的是谁，花花直接把 ta 删了。哪怕她是个“接受了先进思想的人”，要接受这些还是很困难，花花说：“这个事情关系到我们的身体啊，感觉啊，要用理性的思维去填补它是很难的，需要练习，需要准备，需要别人的帮助。”**感受也是理性的一部分，但感受——尤其是女性化的感受总是不被重视。**

她是个女权主义者，这并不意味着她就有能力大声的说出她受到的伤害，好像没有受过伤一样，“怎么可能呀，大家都是人啊。”花花梦见她要上台领奖，但她觉得很害怕，因为台下的人不希望她得奖。梦里大家只是表面上对她肯定，心里还是把她当成一个破坏者。“社会要改变，先从接受女权主义者开始吧。”

站出来，如何站出来，包括现在我们试图写这篇非常细致琐碎的文章，花花都做了很多思考。她清晰的意识到自己身在一场运动当中，她有自己的目的：“**这是我的故事，我不希望这变成一个英雄人物如何陨落的故事。**”她把重点放在自己身上，起初她很回避和记者们谈雷闯：“因为我们不需要听雷闯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而现在谈雷闯是想破除一些刻板印象，她担心会被误读成一只羔羊，而把雷闯当作一头狮子。“**他不是野兽，他是一个正常男人，任何人都可以从一个普通人变成强奸犯。**”

虽然雷闯看上去很不主流，做着一些反叛的事情，但他和主流男性没有什么不同。他也有许多男性成功的焦虑，例如他的“30岁魔咒”——30岁一定要结婚。此外他还有作为行动者的压力，**他把这些焦虑发泄在最安全的群体身上：他的女性志愿者和实习生们。**

有段时间花花特别想给雷闯上课，“给他做一个PPT讲讲什么是性侵”，后来又不想了，她觉得雷闯上的课已经够多了。她认为雷闯体现出来的是一种普遍的男人危机，“男人不行”。正如前面所谈的缺乏共情能力，无法察觉他人的痛苦，还有“他们对感觉是不真诚的，过着非人的生活。”当这样的人处于权力的上游，他们很可能做出伤害别人的事而无法自省。

她希望雷闯可以接受他自己“不是好人”这个事实。他需要出来替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不只是对他的受害者们，更是为了他的社群，他从青年时期就开始为此努力的理念负责。“靠着年轻时的勇敢就可以活到老吗？不是的，你死的那天不会满意的。”雷闯的反应对其他人也是个参考，“**就算有点强奸犯的担当吧**”。

两个道歉，两个感谢

2015年花花曾经和草草讲起过自己被性侵的事。那时妹妹的反应是：“太恶心了，不要跟我讲了，好齁齁啊这些人。”有一次吵架，她在气头上还说要打电话告诉爸妈：“说你是一个很肮脏的人，做了见不得人的事。”这对花花来说是非常残酷的：“你的姐妹这样解读你受到的伤害。”MeToo之后，草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的微博换了画风，天天在上面骂人。”

以前她一直认为被欺负的人是因为“那人自己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这之后她知道有人会这样不遗余力的伤害他们不认识的人，说话这么不负责任，而且这样的人很多很多。“**在最**

在乎公平的圈子里都会有这样的遭遇，那么一定是这个世界出了问题”。一旦开始关心 MeToo，草草就无可避免的开始关心别的社会问题。草草向花花道歉，她说：**她需要忏悔，也需要诉说，她觉得自己当年做得不对，但她也需要成长。**

小芹会看花花转发在朋友圈的“任何东西”，也关注了一些她喜欢的公号。就像她没有告诉妈妈自己的遭遇一样，妈妈也没有告诉花花她在住院。躺在病床上读微信文章，小芹发现故事的主角竟是自己的女儿：“又去徒步、打坐、去乡下，除了你还有谁啊。”她非常伤心，哭着给花花打电话道歉。

这可能是花花这辈子最心碎的时刻，她对小芹说：“不要哭，要哭也是该雷闯哭。”也不必感到抱歉和内疚，因为她没有做错任何事。受到这些伤害不是因为小芹没有把她教育好，在这个社会是否被伤害，和自己勇不勇敢没有关系。小芹讲了自己 15 岁被邻居性骚扰的经历，她说自己花了 40 年才说出来，花花只花了 3 年，说明时代在进步。小芹说：“就要把这些人搞臭，这样我们才能站起来。”

有人问花花要不要写封感谢信，感谢很多人的帮助，她思考了一下觉得整个过程里她最感激的人是林奕含。每当她无法解释很多问题的时候，就说房思琪，大家就明白了。“感谢林奕含用房思琪这样一个形象拯救了很多和我一样的女孩很难表达的那部分。”

她还感谢其他站出来的当事人，“我倒下之后，她们用自己的声音接住了我。”因为这是自杀式的行动，就算你自己可以证明这就是一场性侵，别人还会觉得这是你的问题，不然其他人怎么没有遇到。一个接一个站出来的女孩是在集体为集体脱罪。“这比别人说一句“这不是你的错”有力得多。”

关于力量，关于重生

花花设想了很多个纹身计划，“低头求生那几年”她脖子后面鼓起了一个小丘，她想过在这个小丘上做一个纹身，把曾经的自尊心埋在里面。严重抑郁时她经常想自杀，她想在手腕上纹一个小女孩，想割腕的时候看到这个小女孩就不会割了，“那可以提醒自己是在杀人”。说出雷闯性侵的事情之后刚好要到 7 月 28 日了，被强奸的三周年，她准备把 7 月 28 日纹在手上。

她告诉小芹她要去纹身，小芹发了很多条语音信息，都是 60 秒那么长的。她不想听，心想妈妈一定是劝她不要去纹身。小芹好像猜到了女儿的心思，打电话来说：“**我不是劝你不要纹身，是劝你不要纹那个日期，你纹 7 月 23 号，写举报信那一天，那天是最棒的。**”于是她的手腕上多了一块绚丽的水彩喷溅的图案，上面是一排小小的数字“2018.7.23”，她说：“这是我的勋章。”

“我只会在很微小的时刻，认为这是一个勋章，大部分时间，还是认为，这是个暴露疗法的伤口，最想要的是不要暴露。”

——花花的日记

MeToo 之后花花认识了很多新朋友，她把她们根据年龄划分成：“大型姐姐，中型姐姐，小型姐姐。”和姐姐们聊天，花花有一种辛酸的感觉，这么多年了大家的体验如此相似：“你以

为你的经历是历史了，但是它每一天还在被写在别人的身上。”历史被大家的经验所同构。很多幸存者都觉得自己说出来的那天就是自己的重生日。“可能有人不能理解，你不就是被搞了一下嘛。”

之前还有过一个做儿童性教育的人责怪她：“一个 20 岁的人了，不知道和一个男人进房间会被操吗？”但这不是她的常识，她不认为和一个男人进房间就等于同意“被他拿一根肉棒棒戳”。花花认为 MeToo 运动最棒的一点就是改变了大家关于性侵的常识。MeToo 是一场知识生产，而这些知识是基于幸存者们的经验的。她以前总有一种在解答难题的感觉，“他们是曾经出题给我们的人，而现在我们是提供题库的人”。

有人问花花：“你现在可以轻松一点了吗？”“这个故事是不是结束了呢？”她也有这么乐观的想过，后来她发现不是的。“对我个人而言，说出来之后作用力不在自己身上了。最伤害人的部分已经没有多少。”很多人要讲出性侵都要花很多时间，有的人要花十年二十年，她觉得自己比较幸运只花了三年。因为身边的朋友“都非常给力”，也有比较好的支持系统。但她认为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不是那个“悲惨的故事”没有结束，而是它现在能让她做更多事。

花花买了一只很喜欢的钢笔作为给自己的礼物，钢笔上可以刻字，一般人都刻名字，她刻了“MeToo”，“这笔很贵诶，几百块钱呢！”。这让她想起林奕含的一段采访，别人问林奕含以后还会不会继续写书，她说会，而且会继续写性侵题材的书，她说：这会是我们的故事，但这个故事已经不只是关于性侵的故事了，而是关于力量，关于重生。

血与泪的运动

花花被好好的爱着，得以变成一个充满生命力、创造力、同情心的“有趣的灵魂”。当伤害落在她身上，她在创伤中恢复、重生、挣扎的种种都凸显出她作为“人”的质感。这些伤痕的形状也勾勒出施暴者的粗糙、麻木，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的不仅是一个雷闯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症候群。

这篇文章写了很久，开头写起来还很愉悦，花花的成长经历很有趣，越写到后面越难。写的时候经常哭。同时期我也在读《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在此之前我很难想象到性侵可以给人带来这么大的伤害，这伤害不只是因为那些抽插和触碰，而是因为它违背我们的意愿，它是整个男权恐怖主义社会的咆哮。

想起 metoo 我的脑海里总是出现这样的一幅画面：在一个撬动怪兽的撬杆上站着一个女孩，而 metoo 是一条梯子，让杆下的人可以顺着爬上去，为女孩增加力量。诚然会被骚扰的不只是女性，反性骚扰运动也是为了所有人，但不能否认它的核心是争取性别平等。“不要放弃女性的身份和立场”花花说，“不要希望去扮演一个更‘客观’的角色。”

当我们把希望寄托在这些站出来的人身上时，我们不能要求 ta 们成为战士，Ta 们是需要帮助的人。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环境凶险又复杂，国族问题、zhengzhi 打压、对女权的污名，公共讨论空间的污染，诡异的缠绕在一起。7 月的热潮过后，MeToo 运动滑到了又一个低谷：周非起诉王琪，朱军起诉弦子和麦烧，邓飞起诉邹思聪，周翊起诉@我是落生。被举报性侵的男人们开始了他们的反攻，躲回老家的雷闯也可以怡然的在微博上转发王思聪的抽奖活动。

这场被公知比喻为“文革”的 MeToo 运动并没有牙齿，很多女孩站出来了，她们才发现这场战争依靠的是一些无权者的呐喊和她们的肉搏。我们为这种去中心化的运动可以脱离政治打压而鼓舞，但正如吕频所说这样的形式先天带有“外延很大，核心极其狭窄。关注者极多可关注的焦点极少”的缺陷。但它仍然是我们的希望，是种子在巨石下找到的一条出路。它生命之间的学习，从别人的故事里、辩论里学习并创造知识。

花花说：“MeToo 是血与泪的运动，它的意义是告诉别人世界上存在着这样一种痛苦。这对其它社会运动也有启发。”至少在现在，如果有人想要站出来讲自己被性侵的故事，ta 已经继承了更多财富，而这些财富也属于我们所有人。“它是‘弱者’的武器，不能放弃它，不能放弃它存在的意义。如果 MeToo 能够继续，意味着我们能够在舆论场当中找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和公平的位置。”

当我们询问 MeToo 运动该何去何从的时候，我们应该首先问自己：“我能为反性骚扰做些什么呢？”

2019.7.24 《寄信行动：我是那种看见不公就要行动的人| 中国米兔周年记》

作者：梁发四

来源：微信公众号“回声 Huisheng”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NiksK2ByYco2_SbBYgs8aA

编者按：

一年前，女生花花举报公益人士雷闯性侵，随即更多的文化、公益名人被揭发有性骚扰/性侵犯行径。这使得 2018 年初开始从中国高校领域兴起的反性骚扰声浪得到了持续的增强与延续。随着越来越多名人、普通人身上发生的性骚扰事件被诉说，人们见证到了名为 Me Too 运动的力量：女性们选择打破沉默，说出黑暗，并借此形成联结，在阴霾中寻找强大的力量。

本文讲述了一位参与米兔运动志愿者的经历和总结：雷闯事件发生后，愤怒与失望曾一度影响了很多曾经相信公益力量的人们。距离事件被曝出，一年的时间过去了，如何才能转化这种消极的影响，“不去做点什么，我们的心灵如何可以重获平静？”作者选择了写信寄给雷闯及其所在机构，督促他们承担起应付的责任，并且一做便是一年。就在昨天，雷闯事件一周年的敦促信准时被寄出。

2018 年 7 月 23 日，周一，我如往常一样打开某软件，随即被刷屏：有受害者举报数年前在益友公益的一次志愿活动中被负责人雷闯性侵。我的心沉了下去，我和雷闯日常并无相交，也不是公益从业者，但我对象很认可他所做的乙肝病毒携带者反歧视的工作，我有点担心 TA 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因为我们从未想过这个人竟然如此人面兽心。果不其然，对象心烦意乱之下扭到脖子，我们带着说不出的感觉奔忙于医院、药房之间，感觉整个世界都不好了。

受害女生举报雷闯性侵的文字 (部分截图)

很快，雷闯接连发出了两份“声明”，第一份承认性侵罪行，并承诺会去自首；第二份则话锋一转，说自己当时与受害者是恋人关系等等。用如此下三滥的理由去扰乱公众视野，可见此人格局。我和身心受损的对象长叹之后，开始一起去思考一个问题：**我们该怎么办？不去做点什么，我们的心灵如何可以重获平静？**

雷闯的第一份声明

紧接着就有志愿者在行动了，大家在网上形成了不同的小组，一起商量对策。我对象去了资料收集整理小组，因为当时出现的关于性骚扰性侵的消息可谓铺天盖地，光是公益圈、学术圈就有多个“名人”被举报。志愿者们觉得要是没有收集整理归档，这些消息很快就会被掩盖、遗忘，于是就把资料收集的重担接了过来。这个组工作量巨大，TA戴着颈箍开会到凌晨，却跟我说身体上的累可以减轻心理上的累和痛。最终，收集上的信息被放在了区块链上，变成了施害者虚拟意义上的“耻辱柱”。

而我，恰好看到有人提议要寄信给雷闯，督促他自首，就想着进小组看看自己能做什么。进组一看：一些有行动经验的朋友在，一些对寄信行动拍手称快的朋友也在，可是信件还没有人起草，寄信自然也无从说起。我觉得一直拖下去很难推动事情进展，就随即按着自己的想法起草了一封信发给小组的朋友看。经过来来回回的讨论、修改，7月27日凌晨，寄给雷闯和益友公益的两封信终于定稿了。

接下来就是寄的问题了，当时群里并没有哪位伙伴说要去寄信，那……我去吧。28日我跑到邮局买了三十个信封三十张邮票，打印了一大叠信，设计制作好标志牌，在第二天寄出了第一封信。



同时，小组里有位伙伴迅速注册了一个名为“雷闯自首了吗”的微博，我们约定，我每天寄信后都发一张寄信照片到小组里，然后TA就会发到微博上。

很快，有另外一位志愿者说可以帮忙一起寄信，于是我就把排好版的文档都发给TA，跟TA约定两个人轮流寄信。只是TA似乎还没有准备好，发了第一张寄信照片之后就再也不回复我的信息了。这样的事情后来又发生了一次，头一天还在小组里面说“明天轮到我寄信啦，好兴奋”，但后来可能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坚持下去。

所以到现在为止，负责寄纸质信到益友办公室的人还是只有我一个，而我已经做了整整一年了。

关于寄信可不可以有更多的方式，曾经有志愿者出主意：寄信到民政局、到雷闯身份证上的住址等等。但寄信到民政局需要起草信件讲清楚诉求，我没有撰写这类正式信件的经验，只能作罢；至于后者，原来是有志愿者开始的时候认为我之所以会坚持是因为我认识益友的人，也自然有办法能找到雷闯身份资料……后来也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实行。

讲到任务完成质量，其实还是有错漏的。第九封当时那位志愿者没寄，又不回复，我准备不及时所以漏了；第一百二十九封时我去出差，我对象帮我寄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找不到照片；第三百四十封，是2019年7月1日寄出，结果错写成第三百四十一封了，所以在7月23日一周年当天会寄出两封信。另外还有不明原因的是，2018年7月29日我寄出第一封信，理应到2019年7月29日是第三百六十五封，但现在排下来的进度却是到7月25日就是第三百六十五封了。是哪里记错了还是写错了已经很难再去查究了，就让这件事情在一些小错漏的陪伴下进行下去吧。

现在我打印、装信、写提示板、拍照等等做得很熟悉了，一年的时间也积累了很多琐碎却有意义的经验，我觉得值得记录下来：比如给益友的信和给雷闯的信虽然放在同一个信封内但折叠方法不同，所以一摸就知道是不是已经放好两封信了；比如今年的提示板不再用去年贴纸片的方法，而是贴上封箱纸，直接用彩笔写好日期、第几封之后就拍照，然后擦掉，方便环保；邮票信封就在网上买，能省不少钱；以前是天天带着提示板在路上拍照，现在是在家里把照片拍好然后再去寄信，操作起来会更省时间也比较安全（曾经有过寄信时拍照被电动车刮到脚的经历）……

从第四十八封信开始，我会在每个信封上写一句话，至今超过三百天了，每天都是不同的内容（有时是我对象写的，TA的字比我漂亮且句子内容更有深度）。现在想来，最有印象的是这句话：“**受害者没有错，施害者毁了自己的一生。**”因为我们经常听到的是“TA被性侵，一生都毁了”。但实际上受害者没有丝毫过错，是施害者施行暴力，在自己的人生中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污点。如果说诚心悔过还可以获得一些谅解，那么像雷闯、邓飞之流毫不悔过的，他们的一生不是毁了吗？

其实寄信的照片发到微博后，阅读量并没有多少，只有有时粉丝稍多的网友转发时会多一点阅读量。所以有人会说：你们这个行动是失败的，雷闯没有自首，益友没有公开道歉，信寄出也没有人看，看到照片的人更是少得可怜。但我却并不这么这么认为。首先，**犯罪的人犯错的组织不悔过不认错怎么会成为我们这些志愿者的失败呢？**明明是她们做得太失败啊。其次，这个行动验证了我和其他几位志愿者的行动力，还促使我不断思考：到底是什么样的文化让这些公益、学术名人堕落至此？**有行动、有反思、有坚持，我认为这个行动是成功的。**

在这个过程中，首先要感谢我的父母。他们知道我在寄信，母亲还不止一次跟我提到她的担心：她怕我被报复（可见这些人在她心目中是个什么形象）。他们也有疑问：你这样寄信有用吗？报警抓人行不行？我既然选择坚持做这件事，也许就没有办法彻底消除他们的担忧……不过没有关系，我还是像一年前一样，“不去做点什么，我们的心灵如何可以重获平静？”那就继续吧。

其次是要感谢我对象，我事情太多顾不上的时候，TA 就会帮忙做寄信的一系列事情。没有TA 的默默支持，我未必能坚持到现在。

最后就是其他同伴了。承诺发微博的伙伴，就算大考在即，还在坚持着每天发微博，TA 也是第一时间给我一百块红包作为寄信资费的人，而且为了不增加我的工作量，TA 从未要求过我做支出明细，这样的信任令我至今感到温暖；做联络工作的伙伴，会坚持在不同的地方和场合建立更多联结，希望更多人看到寄信行动，TA 也给了我几十块红包做资费；小组内还有两位伙伴给我发过红包，我还从其他一些地方得到过虽然可能不多但十分可贵的资助，都一一记录好了，这些钱都用在了寄信这件事情上，各位放心。



一年了，我依然在工作中抓住一切机会向身边的人普及性别平等意识，依然在看到性侵性骚扰事件时义愤难平，依然在准备着一封封的信件，为上面那一句每天不一样的话而绞尽脑汁……我依然希望更多女性可以坚强一些，好去面对这个充满着各种歧视的世界。

我是行动者，我们一起行动好吗？

（三）自然大学冯永锋事件（2018.7）

事件梳理

2018.7.23 江苏环保志愿者朋友圈发文指控冯永锋

截图来源：界面

备份链接：<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2334498.html>

哦，怎么称呼你呢？如果让我还是向以前那样称呼你为 xiaozhang，我真的开不了口，真的。自从知道你违背那些女孩的意愿，做了那么多龌蹉的事情，我对你的称呼只有三个字：老流氓。

今天，一个微信好友转来了你对之前所犯下的罪行的解释：你是阳痿，你没有那个能力。

这是你对此事的解释？你阳痿，所以你祸祸女同事，就不涉嫌犯罪？你阳痿，所以你祸祸女同事就不是伤害？

你说，我是和你有利益关系，我才揭露你的罪行，我现在告诉你，你错了。

真的错了，你挪用了我们自己筹来的年终奖，我只是提出了问题，我原本并没有想追究你什么，但是你连解释也没有，你的第一反应是把我从工作群里、各种微信群里踢出来，还教唆同事对我开文革式的批判大会、教唆同事删除和我的微信好友，你这些卑劣的行为我都没太在意，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筹来的年终奖只有区区的几千块，和那些动则数万、十几万的同事的遭遇，根本就不足挂齿。

与其说我担心我那点可怜的年终奖，不如说我更关心那些同事高达 60 多万的筹款去了哪里？他们还能把钱拿回来吗？

还是言归正传，说说，为什么我要揭露你吧，那是因为你的言行真的很让人恶心。之前机构来了个小流氓，调戏了自己机构和其他机构很多女同事，甚至也调戏了我最好的闺蜜和我一直很喜欢的那个女孩儿。我在那个叫做“男生乘风凉会儿”里要你：清理门户，你还记得你是怎么说的吗？你说：你知道为什么那些女生不让你抱？那是你没有把环保事业做成功，如果你把环保事业做成功，不要说 XX 的闺蜜，就是天下的女生，你都可以随便抱。

就是从那一次开始，我彻底的开始恶心你。

2017 年 5 月份的那次月会，那个临界崩溃的女生，指着你的老脸：XXX，你个老流氓，你给我跪下，你给我赔礼道歉。那么多的同事都在现场，看着你呆若木鸡的表演，无动于衷，是我，帮你解除了暂时的尴尬。

也由此揭开了你不堪的一幕，那是一个被你伤害到崩溃的女生，抱着满腔的恨意才敢于当众揭露你，而你呢？没有担当，没有忏悔，却在半夜拿刀想杀了她，却在报警后，连夜逃回北京。

这就是我们所有同事眼中敬仰着的 xiaozhang 吗？这不是我们敬仰着的那个人，这是流氓、这是杀人犯啊！也就是从那以后，我陆陆续续的知道了一些细节，包括暴打、包括强奸、包括袭胸。也知道了除了我们自己机构不幸的那些女孩儿，还有其他机构的女生：lv 领、ling 山、shui 安全、还有今天爆出来的南都基金，那些或多、或少、或轻、或重的受害者，都开始慢慢地被发现。

你那满嘴的仁义道德背后却是不堪的男盗女娼，能把每月的月会开成约会，你真的不一般。

自从发现你的丑陋嘴脸以后，凡是机构新进来的女生，我都会旁敲侧击地告诉她们，小心机构老流氓，对，还有那个和你惺惺相惜的小流氓。

所以，揭露你不是今天才开始的，而是早就开始啦。只是以前没有公开的揭露，而现在是公开的揭露。

最近收到很多人的一些质疑、担心、更多的是支持。也包括了你的：闭嘴，道歉，听医生的话，或许还有救。

听说，之前就有女生在揭露你的丑陋罪行，你也是如此的威胁、恐吓过对方，侮辱她有病，转发很多的女生半夜走路被强奸、被奸杀的新闻，并恶狠狠地说：要小心哦。

我知道，我今天站出来揭露你，你也必定会用最恶心的言语来恶心我、侮辱我。可惜，我不怕，不管你编排出什么恶心的言辞，我都一如既往的揭露你。

因为，我知道，你在犯罪！因为，我是公益人。我只想做一名合格的公益人！

二零一八年七月二十三日

2018.7.24 冯永锋连发两封声明承认性骚扰，称醉酒所致

《是的，我承认，性骚扰是我欲望太邪恶，是对女性的不尊重》

作者：冯百亿

来源：微信公众号“卖风买酒”（该号已无法被搜到）

备份链接（截图）：<https://ngometoo.github.io/Feng-Yongfeng/#fn:3>

昨天晚上，好多朋友给我转来一篇“举报”文章，说里面描述的“xiaozhang”，很可能指的是我。一些朋友建议我不要回应，一些朋友建议我抓紧回应。

我考虑了一个晚上，今天早上，我决定在这里，把我所犯下的所有“性骚扰”女性的过错，如实罗列在这里，期待能够得到大家的原谅。

我以为在我清醒的时候，“性骚扰”，肯定不会发生。但实际上，当真正的直面自己时，我自己也很清楚，越是在清醒的时候，内心的欲望有可能越剧烈。只是不敢表达，而要借酒来进行发泄。

正是因为这样的心理，酒有时候借机冲开我的防线，导致我去伤害一些女性。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对酒一直不是太控制，有时候至是放纵自己喝醉，一年会喝醉不少次。喝醉之后，情绪就会失控，易怒、好斗、容易与人发生冲突。

现在觉察起来，更多的原因，不是因为我贪恋喝酒，而是想给自己找些出口做些不道德、平时不敢做的事。我在此深深地忏悔，我愿意更加直视内心的那些阴暗面。

因为这样的不检点的欲望，搭载着醉酒的外衣。我伤害了不少人，尤其是伤害了不少信任我的朋友。伤害了一些女性。

去年西安的那一次，现在回想起来。就是我借酒劲儿放纵自己欲望所致。

第二天早上，酒醒之后，我非常懊悔，想一想都很后怕，如果不是这个女士的坚决制止，我可能会酿成更大的错误。我赶紧向这位女士发微信道歉，请求她的谅解。这个事件引发了这位女士的辞职以及其他的连锁反应。我非常的难过。后来，在第三方的见证下，我向这位女士道歉，也向南都基金会道歉。

在这里，我再一次向这位女士道歉。是的，我在这里郑重承认，我这样的行为，是对她最严重的“性骚扰”。我愿意接受一切所应当的责罚。

因为不肯严厉地管理内心的邪恶的欲望，借酒或者不借酒，而去做的这样的“性骚扰”，在我目前的人生中，不止一件。在这里，我向所有被我骚扰过、冲突过的女性，表示最真诚的歉意。我愿意承担此前所有骚扰行为的后果。

我知道，这一切，都和酒没有关系，是我不愿意去管理自己的负面欲望，不愿意约束自己的不正当言行。作为一个环保公益圈的公众人物，我承载着许多期待，包括人性上的和行动上的。而在男女关系上的错误行为，是对这样的期待的重大打击。我不会拿这是“你情我愿”来搪塞。之前到伤害的女性伙伴，认为我因此需要面对何种惩罚，以及何种行为才能弥补，你可以直接告诉我，我完全接受。包括道德和法律上的，该承担的绝不逃避。

在这里，我也郑重承诺，今后无论在工作还是在生活中，不会再发生任何骚扰女性的事情。

2017年10月份的事件之后，我反省自己，觉得自己在环保公益界已经没有资格继续工作下去，因此，用大半年的时间，推进了整个机构的分拆和独立化。这个工作在2018年7月1日前基本得到了实现。2018年7月1日之后，我不再参与机构的管理和运营。

2018年1月份，我本来已经承诺戒酒。但打脸的是，在过去的半年里，有那么两次，在让人非常喜悦的场合，我还是忍不住喝了一些。守住的底线，是绝对不让自己喝醉。今天，在我这里再次郑重承诺，从这一刻起，我彻底戒酒，绝对不再碰它一滴。希望大家监督我。

在这里，我要向徐勇表示感谢，正是他这将近一个月来不依不饶的努力，让我此刻有勇气站出来，说出此前心底一度不愿意说出的话，面对此前不太敢面对的事。

可以确定，这篇文章是徐勇写的。徐勇是江苏南通的环保行动者，在污染案例干预方面很有特长。2015年5月份到2018年6月份，徐勇一直得到我所参与的“环保行动者协作中心”的支持。

2018年7月份起，“环保行动者协作中心”全面开始机构变革。像徐勇这样的环保行动者，鼓励自己独立注册运营机构，鼓励自己独立筹款，以提升自身的个人IP和独立运营能力。同时，“环保行动者行动中心”成立专门的筹款团队，争取在2018年底能够注册一家基金会，用来支持像在前线、基层长期奋战的环保行动者。

由于工作有一定的风险，环保行动者能够得到的捐赠并不多。这几年来，环保行动者协作中心主要的经费来源是互联网众筹。在这样的通道上筹集到的资金，就要严格地接受腾讯平台、公募基金会的管理和审核。因此，款项的拨付有相应的要求和节奏，产出的播报与汇总也要

很及时。如果对财务方面还有疑问，环保行动者协作中心欢迎大家一起来查询账目。因为众筹来的资金，都要全程透明化地公示。

(2018.7.24)

随后，冯永锋朋友圈转发此篇声明，附文我和异性的交往界限

来源：ngometoo

链接（截图）：<https://ngometoo.github.io/Feng-Yongfeng/#fn:3>

在认真学习这个，准备成为铁律：

我的异性交往界限（王怡牧师）

- 1、不与女性单独合影，不与妻子不认识的女性保持联系；
- 2、不在旅馆中单独过夜；不在外地单独与女性见面；
- 3、使用家庭共同名片，使用夫妻共同邮箱；
- 4、随身携带妻子的照片，在任何场合不摘下婚戒；
- 5、不向着其他女性抱怨妻子，在网络或公共空间中也是如此；
- 6、不谈论女性的相貌外形，不置身于这样的场合；
- 7、不单独乘坐女性的汽车，不在服侍中与姊妹二人同行；
- 8、不在关闭的房间与女性交谈，不单独辅导姊妹的情感和婚姻；
- 9、不与姊妹长时间通话，不使用即时聊天工具；
- 10、与妻子共同拟定每周、每月的日程安排；
- 11、乐意接受因守这些界限而增加的经济成本。

《来自“冯永锋”的回应，道歉和承诺》

作者：冯永锋

来源：微信公众号“环保行动者”（该号已无法被搜到）

备份链接（截图）：<https://ngometoo.github.io/Feng-Yongfeng/#fn:3>

【编者注：此篇文章与《我承认》一篇内容高度重合，作者删掉了“与酒没有关系”等言论】

昨天晚上，好多朋友给我转来一篇“举报”文章，说里面描述的“xiaozhang”，很可能指的是我。一些朋友建议我不要回应，一些朋友建议我抓紧回应。

我考虑了一个晚上，今天早上，我决定在这里，把我所犯下的所有“性骚扰”女性的过错，如实罗列在这里，期待能够得到大家的原谅。

在我清醒的时候，“性骚扰”，肯定不会发生。但酒有时候会毁掉我的防线，导致我去伤害一些女性。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对酒一直不是太控制，有时候甚至是放纵自己喝醉，一年会喝醉不少次。喝醉之后，情绪就会失控，易怒、好斗、容易与人发生冲突。

因为这样的不检点的醉酒，以及醉酒引发的反应，我伤害了不少人，尤其是伤害了不少信任

我的朋友，伤害了一些女性。

2017年10月份，在西安的一次培训会的会前晚宴上，我喝醉了。因为机构的筹款压力太大，在与其他嘉宾讨论了一些社会现象之后，心中还一心想和人讨论筹款问题，在十点多，敲开了南都基金会一位伙伴的房门。她让我进门后，我坐在地上与她聊了许久。

聊着聊着，我觉得心里的压力得到了不少的释放，突然生起想抱她一下的冲动。这位女士一直在床上躺着。她赶紧起身把我推向门口。我有些恼怒，想要继续回到屋里，与她发生了扭打。期间，她把着门不放，还把胳膊的一个部位弄伤了。我没有再纠缠，自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第二天早上，酒醒之后，我非常懊悔，想一想都很后怕，如果不是这个女士的坚决制止，我可能会酿成更大的错误。我赶紧向这位女士发微信道歉，请求她的谅解。这个事件引发了这位女士的辞职以及其他的连锁反应。我非常的难过。后来，在第三方的见证下，我向这位女士道歉，也向南都基金会道歉。

在这里，我再一次向南都基金会和这位女士道歉。是的，我在这里郑重承认，我这样的行为，是对她最严重的“性骚扰”。我愿意接受一切所应当的责罚。

因为酒产生的这样的“性骚扰”，在我目前的人生中，不止一件，有三件之多。在这里，我向所有因为喝醉之后而骚扰过、冲突过的女性，表示最真诚的歉意。我愿意承担此前所有骚扰行为的后果。

在这里，我也郑重承诺，今后无论在工作还是在生活中，不会再发生任何骚扰女性的事情。

2017年10月份的事件之后，我反省自己，觉得自己在环保公益界已经没有资格继续工作下去，因此，用大半年的时间，推进了整个机构的分拆和独立化。这个工作在2018年7月1日前基本得到了实现。2018年7月1日之后，我不再参与机构的管理和运营。

2018年1月份，我本来已经承诺戒酒。但打脸的是，在过去的半年里，有那么两次，在让人非常喜悦的场合，我还是忍不住喝了一些。守住的底线，是绝对不让自己喝醉。今天，在我这里再次郑重承诺，从这一刻起，我彻底戒酒，绝对不再碰它一滴。希望大家监督我。

在这里，我要向徐勇表示感谢，正是他这将近一个月来不依不饶的努力，让我此刻有勇气站出来，说出此前心底一度不愿意说出的话，面对此前不太敢面对的事。

可以确定，这篇文章是徐勇写的。徐勇是江苏南通的环保行动者，在污染案例干预方面很有特长。2015年5月份到2018年6月份，徐勇一直得到我所参与的“环保行动者协作中心”的支持。

2018年7月份起，“环保行动者协作中心”全面开始机构变革。像徐勇这样的环保行动者，鼓励自己独立注册运营机构，鼓励自己独立筹款，以提升自身的个人IP和独立运营能力。同时，“环保行动者行动中心”成立专门的筹款团队，争取在2018年底前能够注册一家基金会，用来支持像在前线、基层长期奋战的环保行动者。

由于工作有一定的风险，环保行动者能够得到的捐赠并不多。这几年来，环保行动者协作中心主要的经费来源是互联网众筹。在这样的通道上筹集到的资金，就要严格地接受腾讯平台、公募基金会的管理和审核。因此，款项的拨付有相应的要求和节奏，产出的播报与汇总也要很及时。如果对财务方面还有疑问，环保行动者协作中心欢迎大家一起来查询账目。因为众筹来的资金，都要全程透明化地公示。

(2018.7.25)

2018.7.24 举报者回应冯永锋声明，被暴打当事人首发声

《环保公益人冯永锋被曝性骚扰，回应：将彻底戒酒，绝不再犯》

作者：澎湃新闻记者 卫佳铭 实习生 王风范

来源：澎湃新闻

原文链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288645

继知名公益人雷闯被举报涉性侵后，公益圈再爆性骚扰事件，此次“中枪”的是知名环保组织“自然大学”发起人冯永锋。

7月23日21点37分，江苏南通的环保行动者刘斌在微信朋友圈发文，指控冯永锋对其机构的女实习生和女性员工实施性骚扰，情节包括袭胸、暴打和强奸等。

7月24日上午，冯永锋通过微信公号“卖风买酒”中发布文章《是的，我承认，性骚扰是我欲望太邪恶，是对女性的不尊重》，对举报内容作出回应，并罗列“性骚扰”的事实，期望得到原谅。冯永锋在文章中称，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他对酒一直不是太控制，有时候甚至放纵自己喝醉，“喝醉之后，情绪就会失控，易怒、好斗、容易与人发生冲突。”

7月24日，刘斌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表示，他认为冯永锋的回应避重就轻，目前受害者还不知如何面对。

出生在福建北部山村的冯永锋1991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1995年毕业后曾在《西藏日报》和《光明日报》供职。2006年底，他依托各地民间环保组织举办“自然大学”，并发起了环保组织“达尔问自然求知社”。

举报人刘斌曾在2015年5月至2018年6月间得到冯永锋参与的“环保行动者协作中心”支持，两人一同共事。在机构内部，冯永锋被大家称为“校长”。

2017年5月，冯永锋率队在四川成都召开“自然大学”一月一度的月会。刘斌向澎湃新闻回忆，某日晚餐时间，“自然大学”的95后成员黄斐忽然指着冯永锋的脸说“老流氓，你个老流氓，你给我跪下，你给我赔礼道歉。”

刘斌称，当时在场的总共有50人。彼时他注意到，面对黄斐的发难，冯永锋面无表情。僵持了几分钟后，他把黄斐拖离了饭桌，黄斐在后厨告诉刘：“冯永锋非礼我了”。当晚，他回

到宿舍后听另一名同事说起，黄斐又去找冯永锋要求道歉，二人发生了争执。对于当日饭桌上的一幕，冯永锋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回复称：“不记得了”。而对于当晚的争执，冯永锋回应称，当晚他因白天工作的事的确和黄斐发生了争执，还发生了肢体冲突。

受害人称曾在宾馆帮一女孩脱险被暴打，被“救”女孩发邮件致谢

上述风波后，2017年5月25日，黄斐在微信上向刘斌讲述了另一次遭受冯永锋“暴打”的经过。

刘斌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显示，黄斐称，2017年4月，“自然大学”在江西乐平举行月会，一日午后休息时间，黄斐怀疑冯永锋和一女员工崔璐同处一室，敲开门后，冯永锋见到是黄斐，随即关上房门并从内部反锁。

按照黄斐的说法，她站在门口喊“你们今天可以不吃晚饭，我不信，你们还能在里面呆两三天吗？”黄斐还说要把其他同事都叫来，冯永锋才开了门。黄斐称，她在进门后看到屋内拉着窗帘，冯永锋躺在沙发躺椅上，一旁的崔璐则脸色煞白。之后，冯永锋在把崔璐支开，对黄斐实施了暴力。

对于这一次的肢体冲突，冯永锋对澎湃新闻给出的答复同样是：“不记得了，当时喝醉了。”黄斐称，就在事发后不久的4月14日，当日在冯永锋房中的崔璐给黄斐发来一封感谢的邮件，称感谢黄斐在乐平救了她。

刘斌提供的邮件截图显示，崔璐在邮件中称：“那天在乐平，我本来是很愤怒的，看着他吃吃喝喝胡言乱语，本想买了药给他送去，弄醒他，当然随后发生了你猜想或者看到的一幕。我以为，你遭遇过跟我类似的场景，所以任由你去宣泄。”

当事人承认性侵事实，称愿承担后果

刘斌称，在获取上述微信和邮件后，自己曾以各种方式暗示新进机构的女同事，要小心冯永锋，但收效甚微。在刘斌看来，在“自然大学”内部，冯永锋像是不可挑战的权威，没有人敢表达与之相反的意见。

就在冯永锋性骚扰女员工的传言甚嚣尘上之时，一张题为“2017年南都员工遭遇性骚扰事件的简要始末”的图片亦在微信群和朋友圈内流传，图片内容指向2017年10月底，南都基金会一位女性员工在出差途中遭遇性骚扰的事件。这份声明提到，事发后，基金会曾与施害人在第三方机构代表见证下进行严正交涉，还向受害人提交了书面道歉，但声明并未点出施害人姓名。

7月24日，微信公号“南都公益基金会”发布关于这一事件的说明称，2018年7月23日，南都基金会多位员工接到关于该会员工遭遇性骚扰事件的多方询问和求证。其中一条广泛流传的微信截屏，内容与事实有出入。

对于事发经过，该说明称，2017年10月底，南都基金会一位女性员工在因公出差参加活动的过程中，遭遇冯永锋性骚扰，有搂抱拉扯行为，受害人反抗，胳膊受轻伤，受害人走出房间要求冯永锋离开，冯永锋离开。

说明称，活动主办方负责人为受害人调换房间至另外一个楼，并陪伴受害人。第二日清晨，受害人返回北京。活动主办方决定取消冯永锋原定的演讲，冯永锋于当日上午离开。对于事后处理，上述说明称，在第三方见证机构代表参与下，与冯永锋进行了严正交涉。冯永锋提交了给受害员工的书面道歉信；针对受害员工直属上级在第一时间处置不当的问题，机构给予其降职、向受害员工道歉、在机构全员大会上进行检讨的处分等。

7月24日上午，冯永锋通过微信公号“卖风买酒”中发布题为《是的，我承认，性骚扰是我欲望太邪恶，是对女性的不尊重》文章对网传举报作出回应，并对上述涉及南都基金会女员工遭遇性骚扰一事作出详细说明，“去年西安的那一次，现在回想起来，就是我借着酒劲儿放纵自己欲望所导致。”

冯永锋说，如果不是该名女士坚决制止，可能会酿成更大的错误。他表示，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因为不检点的欲望，搭载着醉酒的外衣，伤害了不少人，尤其是伤害了不少信任他的朋友。“现在觉察起来，更多的原因，不是因为我贪恋喝酒，而是想给自己找些出口做些不道德、平时不敢做的事。我在此深深地忏悔，我愿意更加直视内心的那些阴暗面。”

在回应文章中，冯永锋向所有被他骚扰过、冲突过的女性表示歉意，并表示愿意承担此前所有骚扰行为的后果，承诺不再发生任何骚扰女性的事情。

“作为一个环保公益圈的公众人物，我承载着许多期待，包括人性上的和行动上的，之前受到伤害的女性伙伴，认为我因此需要面对何种惩罚，以及何种行为才能弥补，可以直接告诉我，我完全接受。包括道德和法律上的，该承担的绝不逃避。”冯永锋说。

(文中刘斌、黄斐、崔璐均为化名)

2018.7.24《南都公益基金会关于2017年员工遭遇性骚扰事件的说明》

来源：微博@南都公益基金会

原文链接：

https://www.weibo.com/1730320293/GrpmB7iXJ?type=comment#_rnd1561666352956

2018年7月23日，南都基金会多位员工接到关于我会员工遭遇性骚扰事件的多方询问和求证。其中一条广泛流传的微信截屏，内容与事实有出入。经与受害人沟通，在达成一致的前提下，为避免不当言论对受害人造成二次伤害，我们对事实说明如下：

一、性骚扰事件

2017年10月底，南都基金会一位女性员工在因公出差参加活动的过程中，遭遇冯永锋性骚扰，有搂抱拉扯行为，受害人反抗，胳膊受轻伤，受害人走出房间要求冯永锋离开，冯永锋离开。

活动主办方负责人为受害人调换房间至另外一个楼，并陪伴受害人。第二日清晨，受害人返回北京。活动主办方决定取消冯永锋原定的演讲，冯永锋于当日上午离开。

二、处理经过

1.机构负责人与受害员工面对面沟通，了解具体情况，并提供了心理支持；

2. 尊重受害员工的意见，我们没有对外公开事件具体情况和施害人信息；
3. 在第三方见证机构代表参与下，与冯永锋进行了严正交涉。冯永锋提交了给受害员工的书面道歉信；
4. 针对冯永锋，机构做出停止对他的任何资助，不得邀请他参加南都基金会任何活动的决定；
5. 针对受害员工直属上级在第一时间处置不当的问题，机构给予其降职、向受害员工道歉、在机构全员大会上检讨的处分；
6. 机构负责人和员工代表向受害员工当面转交冯永锋书面道歉信，并代表南都基金会就相关领导处事不当，向受害员工正式道歉；
7. 秘书处向理事会进行了全面汇报。

三、我们的反思

事后，南都基金会组织全体员工先后召开五次会议，对此事件进行了检讨和反思：

1. 在此事件发生后，机构没能在第一时间给予受害人支持，反应不够及时；
2. 机构缺乏对全体员工关于性别意识与反性骚扰知识的相关培训；
3. 机构缺乏应对性骚扰的预防与干预机制。

四、我们的行动

1. 2017年12月，南都基金会决定开展公益行业反性骚扰与性别意识提升及机制建设项目，并将其列入2018年工作计划；
2. 自今年3月底，南都基金会与广州性别中心通过面谈、电话、邮件等方式，就项目设计与实施进行了多轮讨论。该项目已于7月初进入立项阶段，项目目标为：促进中国公益行业性别意识的提升，促进行业内人员对性别平等和性骚扰议题的认知提高，并预防性骚扰等暴力的发生；促进公益机构建立与性别平等和预防性骚扰有关的机制，在机构的管理工作中加入反性骚扰的流程和规范内容。
3. 着手在机构内部开展性别意识提升与反性骚扰干预机制的长期建设工作。将社会性别议题纳入机构内部学习分享活动中，目前已开展一次；计划根据上述项目成果，建立机构内部反性骚扰的预防与干预机制。

对南都基金会的处理方式提出质疑和批评的公益同仁，我们表示感谢！

2018.7.24 《NGOCN 关于停止“冯永锋”网站专栏更新的声明》

来源：NGOCN 官网（目前无法登陆）

原文链接：<http://www.ngocn.net/news/2018-07-24-654e5f7830f92cb6.html>

2018年7月23日，有网友发布文章称一位叫“xiaozhang”的男性对其进行性骚扰，疑为自然大学创办者冯永锋。今日早上九点，冯永锋在其公众号“卖风买酒”发布文章《是的，我承认，性骚扰是我欲望太邪恶，是对女性的不尊重》，承认了其性骚扰行为。

基于以上事实，NGOCN 决定**停止网站“冯永锋”专栏更新**。

NGO 发展交流网编辑组

2018年7月24日

2018.7.24 爱佑基金会声明停止对冯永锋为创始人的源头爱好者环境研究所资助

来源：爱佑慈善基金会官网

原文链接：<http://www.ayfoundation.org/cn/article/34/1829>

《爱佑慈善基金会关于停止对北京市丰台区源头爱好者环境研究所的资助的声明》

近日，北京市丰台区源头爱好者环境研究所创始人冯永锋个人事件引发热议。

北京市丰台区源头爱好者环境研究所是爱佑慈善基金会“爱佑益+”项目资助机构之一。

自事件出现以来，基金会高度关注。基于冯永锋的公开回应以及已被明确的事实，依据“爱佑益+”项目与北京市丰台区源头爱好者环境研究所签订的资助协议中有关条款的约定，爱佑慈善基金会决议立即停止对北京市丰台区源头爱好者环境研究所的资助。

一直以来，我们都非常重视所资助的公益组织及其负责人的价值观和个人行为操守，爱佑慈善基金会将继续倡导公益正能量，帮助伙伴机构共同成长。

爱佑慈善基金会

2018年7月24日

2018.7.28 第二位举报者——容静发文《关于我和“校长”的事》

作者：容静

备份链接（截图）：<https://ngometoo.github.io/Feng-Yongfeng/#fn:3>

我不知道肚子里翻滚着的情绪究竟是什么，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力量推着我写下这些文字，我要讲的故事，充斥着人性的复杂，信仰的破灭，世界的整个摧毁。但我可以保证，我的文字句句属实，只为了让事实说话，还原一个残酷的真相。

2016年我进入环保组织开始全职公益生涯，那时的我怀抱着一腔热血，迫不及待的想发挥能量，为中国环境保护干点大事！

但事与愿违，我们走到哪里都逃不过领导至上的模式，我一边顺从，做着手头的工作，一边努力争取独立做事的空间，但也许是从这里开始窥到其他机构，窥到了整个社会，我发现无论如何努力，也逃脱不了游戏规则的控制，那段时间的我，陷入低谷。

“曙光”降临

早在青海湖支教时，我就从环保志愿者的书架上看到过冯的书，听到过伙伴只言片语中的冯校长，再加之后来关注他的公众号，看到他闪耀的行动和思想，那时我就在想，如果能跟他一起共事就好了！

而冯也似乎一直在寻找各种扩充环保能量的可能，2016年4月，因为同事临时缺岗，我被召唤顶替几天野生候鸟救护行动，在这次行动中，我各种花式博弈，仿佛以往所有的学习和“社会经验”都是为了等待这一刻的到来。

我更加坚定，一线才是属于我的战场，带动更多人参与环保行动才是我的使命！来回顶岗几次后，我终于被原来的团队“释放”，正式加入“自大体系”

“背后的手指”

我开始奔波于各种野生鸟类破坏现场，开始在东北地区组织各类环保活动，一切是如此带劲，充满激情。

只是常常会收到冯在各种群的@，“这里有环境破坏问题，快去！”

那时我还是觉得需要多角度了解环保问题的，所以赶紧放下手头正在进行的工作，去调研。

这里的问题刚跟出点成效，还没来得及后续的推进反馈，“那里又有案例，快去！”

我又马不停蹄赶往下一个地方，就这样，一个又一个，一例又一例，我的节奏被彻底打乱，整个人被案例拖着跑来跑去，一面要筹款，一面要攻艰，一面还要发展团队。

Ok，我仍旧能理解，条条大路通罗马，尝试另一种方法和可能性也未尝不可。只要在行动，就可能有改变。

“奇怪的消息”

在我马不停蹄干活的时候，偶尔也会收到冯发来的，工作之外的消息，和“邀约”刚开始是打听我的前领导小姐姐w。她最近在干嘛啊之类。后来是闲聊，语言暧昧，好像我们已经“恋爱了”很喜欢我的样子。我则总是用流汗、晕这类的表情缓解疑惑，好搞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期间，他也约我吃饭喝酒过两次，不得不说冯真的很有魅力，我也是个“野路子”，小酒一喝，很有点相见恨晚的感觉。

我开始配合他，毕竟遇到个真来电的不容易，come on!

后来的就不说了，自行脑补。

“浪子”

难道我也是有“爱情”的人了？我身边生不少，却从没遇到过这么细腻温柔的人一切都如此完美，我简直幸福、开心到飞起！

但似乎总有些不对的地方，单位的每个女生貌似都喜欢他，并且关系不一般。

好的，这也能理解，浪子嘛！

但我心里却开始被一层疑云笼罩。有时候（很多女生在场的时候）他提到“后宫”、“宫斗”这类奇谈怪论，我能感觉到，这些话是说给我们在场的女生听的。

“黑暗侵袭”

尽管如此，我还是沉浸在“爱情”幸福中，这个幻想彻底破灭，是从一次晚上的“邀约”开始。

又到了一月一度的会议时间，我们机构及其他环保志愿者共二三十人相聚四川广汉。

会议进行到第二天下午的时候大家都在乐呵的吃饭，一个女同事突然过来站在冯面前说说：“老流氓，你难道不想说点什么吗（具体不记得了）”“我要把你做的那些龌龊事都揭出来！”，冯当时就坐在我旁边，他抬头愣了半天，眼里闪着挑逗的光芒说：“你说啊！”同事开始说，“你把人家女孩子裤子脱了……”刚说到这，冯一个起身颤抖着说：“老子今天杀了你！”就追过去掐她脖子。身边的同事、志愿者们纷纷上去拉架。我在一旁直接看呆了。

起初以为是女生和我一样被背叛受不了，没敢再多想。晚上，大家都心情不好，酒过三巡后冯被身边另一女同事扶着回屋了。

我当时感觉也很不好（好像也有点明白其中的套路了）就微信他，没想到他竟然在语音里边呻吟边跟我说：“是啊，也该回到地上了”。

我近乎哀求的打字过去，“别这样。”

几小时的煎熬过后，听说他半夜翻墙逃跑了。

第二天，我和那个“闹事”的同事一辆车回火车站，车上女孩愤怒的对我们说：你们真的都这么麻木吗？冯暴打他想强奸他，她的裤子都被扯坏了，身上都是伤！

当时的我心中还搞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究竟孰是孰非孰真孰假？竟然还鬼使神差帮着冯说话，“搞文学、写诗的嘛，都理想主义。”

这次会后我又踏上了川藏线，想借着这个空档好好休整一下，这对我的冲击实在太大了。

两月后的又一次月会。冯向往常一样先跟我聊几句，然后晚上微信了我他的房间号。我意识到这中间有不对，便回了“不去了，你早点休息吧。”

然后，便看到和我同屋的女生手机响了，看到消息后，很慌乱的跟我说：“我又得去给人治病了”就走了。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我不过是他口中“后宫里，众多“嫔妃”中的一个罢了。

我的“战斗”

但我并不是个会轻易被欺负的人，在此之后的月会上，这同样的剧情又重播过一次，我便彻底绝望了。

刚开始，是一点一点跟他对着干。后来转一些关于性侵的帖子，再后来是朋友圈公开怼、微信撕他的伪善面具。

我质问他，（你是不是坏人？%&#一堆脏话）他回，我是不是坏人关你什么事，做好自己。

再质问，回，“你是不是疯了，该去看医生了。”

后来，他利用我不服输的弱点用激将法激我退群，过了几天（中间一段没扯这个事），微信发给我一个女生走夜路被拐卖、分尸之类的恐怖贴。留言：小心哦。

我回：“怎么了，有什么可怕的，我啥没经历过”。

我知道他是想从精神上击垮我，过几天，我拉黑了他。

……写到这里突然觉得没必要再说下去了，我只是想写出自己的经历，拿自己开刀。因为直到此刻，问题依旧严重，迷雾依旧重重。

2018 . 7 . 28 容静

文章报道：

2018.7.25 《从雷闯到冯永锋，公益圈需要一场大型的女权教育》

作者：李麦子

来源：微信公众号“占领男厕所的李麦子”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TWep0fLljzN12Pso5-uJNQ>

背景多名知名公益人承认性侵害、性骚扰

7月23日，雷闯被实名曝光在呼吁乙肝药物降价的徒步倡导活动过程中强奸一名随行的女志愿者。被侵害当事人勇敢的站出来，也证明了当事人是有力量的，而不是很多人眼中的弱小的“受害者”。

随后，雷闯发文承认性侵害行为，并且考虑自首，并且希望“女权伙伴”（原话）将他树立为“反面典型”，信发出来赢得了不少人的肯定，认为他至少承认了自己的强奸行为，并且积极悔过，认错。但是，在随后的媒体报道中，雷闯表示，自己曾经和当事人是恋人关系。前后两个说法不一的声明让事件再次陷入罗生门。

同日, 另外一个志愿者的自述出现在广州性别中心的微信公众号上, 称自己也曾被雷闯套路过。这也印证了一个事实, 那就是类型的性侵害和性骚扰案件的当事人, 往往不止一个, 而是多个。施害者利用自己的权威, 基本上用同样的套路去实施性侵害行为。在美国早有先例, 美国好莱坞大佬哈维·韦恩斯坦被 80 名女性指控性骚扰, 最终不得不去警局自首。在缴纳了 100 万美金的保释金, 并且承诺佩戴可追踪设备之后, 韦恩斯坦被保释。如果指控成立, 他将面临长达 30 年的监禁。

迷思: 温柔的强奸不是强奸?

雷闯 2007 年开始关注乙肝问题, 中国有 9000 万乙肝病毒携带者, 他在乙肝问题上的多年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是,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强奸竟然发生在 2015 年徒步倡导活动里。简单来讲, 这是发生在工作场合的强奸, 其性质可参考“宋山木强奸案”。代理律师李莹直接提出了“温柔的强奸也是强奸”的论述, 最终法官采纳了该论述, 宋山木因为强奸罪成立而获刑。

值得注意的是, 雷闯在第二个声明中提到, 自己曾以为自己 and 对方是恋人关系, 但是类似表述并不能为其强奸行为赦免。在我看来, 第二个声明毫无意义, 侵害者在应激状态下, 心态自然会反复。面对名誉尽毁, 事业终结的毁灭性打击, 侵害者往往会唤起防御机制, 试图让自己避免彻底全面的崩溃, 这些都是侵害者常见的行为。

类似的反应也出现在王秋实身上, 他曾经在五姐妹被抓期间, 骚扰女权伙伴和家属。在事件诉诸公众之后, 他第一反应是发道歉信, 随后便开始抗拒他当时所在机构对他所进行的处罚。同样的, 为他辩护的声音从来不绝于耳, 在他后续被公权力抓捕的时候, 他的公开信中声称自己虽然和多名女性有暧昧关系, 但是“大义无亏”。此公开信则完全否认了自己对女权五姐妹的家属进行性骚扰的行为, 在我看来是对事实的彻底否认。在他被公权力碾压之际, 这样的公开信对他绝对是一剂良药, 挽救他于水火。

除此之外, 就在同一天, 一封匿名文章曝光“xiaozhang”性侵女性。24 日, 自然大学发起人兼校长冯永锋发表声明, 称自己醉酒后曾对一名女性实施过性侵行为, 并且后悔不已, 表示将会改过自新。

metoo 运动深入, 越来越多的被侵害当事人勇敢站出来

事实上, 大多数公众对于雷闯和冯永锋的回应并不满意, 但支持他们的声音也不绝于耳。这些支持者众, 并且所采用的方法包括对性侵害当事人实施荡妇羞辱和谴责, 甚至死亡诅咒。

无疑, 这些聪明的男人们的前后不一的表现, 都不能改变一个事实: 那就是性骚扰是对涉事当事人人格尊严的侵害, 是人权侵害的行为, 强奸更甚, 强奸不仅会造成严重的精神损害, 还会造成身体上的损害。当然, 这些行为可能很轻易的被一些人遗忘、原谅, 但是也没有那么轻易的被另外一些人忘记。当事人用于揭露的行为是冒着巨大的风险的以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的, 也因此, ta 们是勇敢的。

随着 metoo 运动在中国的深入, 越来越多的人, 尤其是在公益圈一定程度上前瞻性的认识到了性骚扰的本质, 那就是借由权力实施的违背对方意愿的含有性意味的行为。而人们也认

识到，强奸是严重的性骚扰，任何侵害者为自己辩护的理由都不能成为其实施强奸的借口。

立即停止贞操式等任何形式荡妇羞辱和受害者谴责

雷闯作为机构发起人和负责人，和志愿者之间自然有直接的权力关系。同时，作为为公共利益服务的运动领袖，他自然带有“领袖光环”，这是潜在的权力关系。在显性和隐性的双重权力关系下，雷闯开大床房为了省钱的论述则更容易被权力关系下风的志愿者理解为情理之中。而很多公益人竟然在此时此时对当事人进行谴责，指责其不不爱惜贞操。更令人发指的是这名工作人员的言语的粗鄙程度。她拿自己机构的对6岁小孩子进行的“贞操教育”做对比，指责被侵害当事人缺乏安全意识。更提出“贞操大于200块开房钱”的论述，试图说明自己的“贞操教育”多么的成功，还给自己的性教育打广告。

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更加可怕的是，在一个几百人的大群里，除了一人对此言论表示反对之外，其他人都对类似荡妇羞辱表示了赞同，并且继续沿用粗鄙的词汇和男权的语言。这样的行为不仅没有得到有效的制止，还得到了多数人的随声附和，这让我感到毛骨悚然，不寒而栗。类似的厚颜无耻的荡妇羞辱出现在性教育机构更加说明了，中国的公益机构的性教育工作者严重缺乏性别平等理念，并且主动实施性别歧视的行为，毫无预防和制止性骚扰的能力和意愿。公益人士的打着公益的旗号，令人作呕的对受害者进行荡妇羞辱，凸显了中国的公益机构理念之落后，观念之腐朽，伦理之沦丧。

更有乙肝病毒携带者，指责当事人应该“全家横死”，对于这种令人发指的死亡诅咒。此外，同样身为“乙肝战友”，在侵害者甚至都没有否认侵害发生的时候，竟然可以将“死亡诅咒”用在另外一位为乙肝反歧视奋斗的“志愿者”身上。敢问，这样恶毒的诅咒行为，还带有一丝一毫的公平正义吗？我不得不说，这是彻头彻尾的对公益理念的背离。

机构负责人下台，公益机构该何去何从？

截至目前，亿友公益发表了声明，撤销雷闯负责人的职务，并且进行法人变更。同时，出台机构反性骚扰规则，并且欢迎各界建议。

截至目前，自然大学都没有发表任何声明，对于这种沉默的行为，让人不得不怀疑其处理性骚扰的能力和意愿。这也凸显了，公益机构长期缺乏有效的《防治性骚扰的机制》，对女权理念缺乏重视。说白了，公益机构没有能力处理性骚扰的事件，这是大部分的公益机构对女权理念的排斥造成的。

事实上，亿友公益的创始人和负责人都是雷闯，而亿友公益的大部分资源来自于公众筹款。而雷闯则是借由工作关系对志愿者实施强奸，这是严重违背职业伦理并且触犯法律的行为。因此，亿友公益已经彻底失去公信力，而公信力之重建何其艰难。

腾讯乐捐项目支出清单

日期	项目	金额/元	票据使用说明	备注
2015/6/17	办公用品	¥413.00	办公用品费	徒步去北京活动
2015/6/11	办公用品	¥203.00	办公用品费	徒步去北京活动
2015/6/12	办公用品	¥34.90	笔记本电脑散热器	徒步去北京活动
2015/6/13	办公用品	¥225.00	办公室装饰软木板	行政费用
2015/6/26	活动用品	¥2,308.00	广告文化衫	徒步去北京活动
2015/7/14	活动用品	¥222.90	徒步户外用品费	徒步去北京活动
2015/7/15	活动用品	¥225.00	徒步户外用品费	徒步去北京活动
2015/8/15	交通费	¥81.50	深圳交通费	乙肝反歧视公益培训
2015/8/17	交通费	¥74.50	返回交通费	徒步去北京活动
2015/7/31	通讯费	¥400.00	徒步期间	徒步去北京活动
2015/7/13	邮寄费	¥120.00	EMS速递邮寄宣传信	徒步去北京活动
2015/7/13	邮寄费	¥76.00	寄信往海淀区公安局	徒步去北京活动
2015/7/13	邮寄费	¥22.00	寄身份证	徒步去北京活动
2015/7/13	邮寄费	¥90.00	寄资料	徒步去北京活动
2015/7/13	邮寄费	¥83.00	寄发票等	徒步去北京活动
2015/8/24	邮寄费	¥12.00	寄保单	徒步去北京活动
2015/7/16	住宿费	¥680.00	住宿费	徒步去北京活动
2015/7/24	住宿费	¥301.00	住宿费	徒步去北京活动
2015/7/27	住宿费	¥342.00	住宿费	徒步去北京活动
2015/7/28	住宿费	¥891.00	住宿费	徒步去北京活动
2015/7/31	住宿费	¥024.00	住宿费	徒步去北京活动
2015/8/4	住宿费	¥517.00	徒步住宿费	徒步去北京活动
2015/8/7	通讯费	¥1,408.00	话费补贴	徒步去北京活动
2015/8/9	通讯费	¥285.50	徒步手机, 数据流量	徒步去北京活动
2015/9/9	办公用品	¥1,213.80	购买, 移动硬盘	行政费用
2015/9/9	通讯费	¥100.00	通讯费	乙肝科普法律公益网站
2015/9/11	邮寄费	¥69.00	浙江药物信息公开	乙肝科普法律公益网站
2015/9/17	通讯费	¥3,208.00	400电话服务费	乙肝科普法律公益网站
2015/9/17	邮寄费	¥16.00	寄社工证, 明信片等	乙肝科普法律公益网站
2015/9/17	邮寄费	¥21.00	寄明信片	乙肝科普法律公益网站
2015/9/18	印刷费	¥691.00	打印感谢信, 财务报告	徒步去北京活动
2015/9/18	交通费	¥13.00	深圳市内交通费	乙肝反歧视公益培训
2015/9/19	交通费	¥50.00	深圳市内交通费	乙肝反歧视公益培训
2015/9/20	交通费	¥74.50	返回交通费	徒步去北京活动

(有网友搜集到当年徒步项目的经费使用情况)

类似的案例可以参考英国最近的公益机构性骚扰丑闻。总统俱乐部，作为成立逾 30 年的英国慈善组织，今年 1 月被曝光组织慈善晚宴集体性骚扰女服务员。该故事被一名为财经时报撰写文章的女自由撰稿人曝光。事件曝光后，包括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在内的政客，媒体和公益同仁发表言论表示对其进行谴责。随后，总统俱乐部负责人辞职，但是并不能平息民愤。随后，在强大的反对的声浪当中，总统俱乐部被迫关门。可见因为性骚扰丑闻而关门大吉的机构，早有先例。同时我想说，一个机构的倒台，并不意味着一个运动的终结，运动者应该具备更长远的眼光看待公益机构内部出现的性骚扰问题。

当公益机构内部出现严重违反公益理念的行为的时候，其他公益同行应该反思的是如何规避类似的事情是如何发生的。而不是在有人曝光了“晚辈”的性侵害行为的时候，资深大佬们对“雷闯们”的实施“轻易原谅”和“爱惜式关怀”之后。更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是，在大佬们对“雷闯们”进行“轻易原谅”和“爱惜式关怀”的微信聊天公诸于众之后，这些大佬们还要追究到底是

谁截图泄漏了微信群聊天。虽然邓飞在一天之后又发文，表示自己犯了错误，并且承认自己性别意识需要加强，但是他前面的声明已经恰恰说明了他的性别观念的落后。就在 24 日，一些针对公益界大佬的含沙射影的指控，也逐渐的浮出水面，所呈现信息让人目瞪口呆。

行动：要防治性骚扰机制，不要荡妇羞辱

事到如今，性侵害事件频发给众人展示了人性的恶的一面。实际上，公益圈即不是法外之地，也不是神坛，里面一样藏污纳垢。崇尚权威，对权力缺乏警惕，直男癌们层出不穷，才导致了如今 metoo 运动在公益圈的集中爆发。因此，metoo 运动是对陈旧的公益圈父权制结构的挑战，就此陨落的社群明星和公益机构是改朝换代的标志，是对公益机构的另一次整合，而不是整体公民社会的损失。

就此，metoo 运动再次说明了，女权主义作为彻底对父权制发出挑战的力量，不苟且于任何集体团结的大一统，而是彻底的对结构性父权进行挑战。不同于往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拥抱女权主义，虽然阻抗巨大，但是，是时候通过 metoo 运动在公益圈进行大换血了。

鉴于此，我必须进行三个呼吁：

第一，重要的事情多说几遍：公益机构主动着眼于《防治性骚扰机制》的建设，对员工进行相关培训，并且将类似机制纳入工作手册和新员工入职手册等机构文件，并且构建性别有好的工作环境（区别于敌意工作环境）。

第二，呼吁有关人士（尤其是公益人士）立即停止对被侵害当事人的荡妇羞辱和二次伤害。另外，支持当事人的盟友也不要小看我们的力量，请继续站出来支持被侵害的当事人的发声。

第三，针对既往已经发生的性骚扰，性侵害案件，公益机构有责任并且应当采取高标准，严惩侵害者，还被侵害当事人公平正义。触犯法律的，侵害者应该受到法律的惩处。

2018.7.26 《中国环保圈 Me Too 事件与我眼中的自然大学 兼谈草根组织困境》

作者：林吉洋

上稿编辑：林昕慧

来源：台湾环境资讯中心官网

原文链接：<https://e-info.org.tw/node/213106>

编按：中国知名环保组织「自然大学」发起人冯永锋，23 日被环保行动者在微信朋友圈发文指控对机构里的女实习生和女性员工进行性骚扰，情节包括袭胸、爆打和强奸等。隔日，被害者的组织发布 [〈南都公益基金会关于 2017 年员工遭遇性骚扰事件的说明〉](#)，冯永锋也对举报内容做出回应，发布文章 [〈是的，我承认，性骚扰是我欲望太邪恶，是对女性的不尊重〉](#)。这起发生在北京的 Me Too 事件，本报邀请曾于 2012 年前往自然大学服务实习一年多的林吉洋，藉由他的视角，让台湾读者一同关注这起事件。

以冯永锋为中心式的组织

这回北京公益圈出现 [很多 Metoo 事件](#)，其中有一位是我在北京尊敬的老领导——冯永锋。他曾是杰出的环保记者，在「自然大学」里面昵称「校长」，自是代表自然大学团队的支柱，

我在台湾几次分享的场合，都曾提到这位冯校长对我的关照与启蒙。

我印象里的自然大学是中国环保事业里值得骄傲的一支野战军，一手写文章、一手打议题、不时发动众筹自我造血，就靠这两三项本事走南闯北打下名号，这个组织性格与资源筹募几乎全依照冯永锋的意志打造，如今冯永锋的人格信誉出现危机，除了他必须面对法律与道德的制裁外，整体机构的开展可能也得重新洗牌，但是我认为「自然大学」对中国本土环保事业开拓的道路并不能坍塌尽灭。

令人遗憾的是，2015年曾偕同调研的伙伴刘斌（化名），过去数度遭恐吓围殴、至今仍有数起诉讼缠身，他奋不顾身站出来举报老领导冯校长。公益组织的内部举报实在是令人何其难堪，刘斌是个刀子嘴豆腐心的人，颇能照顾别人，他站出来公开信举报冯校长，一个是我敬佩他的道德勇气；二是，我几位曾经待过机构的老伙伴皆是震撼与痛惜。

冯永锋的行事为人与争议

2012年秋到2013年结束，我在北京待了一年两个多月，印象中的冯校长做人豪气干云、干环保事业顶天立地。私下，我约略知道冯校长也是个富有才华的骚客文人，可能是他性格风流倜傥也吸引不少女性粉丝。我也听闻他曾经在酒后强抱或搂拥席间女性，曾经在某处因言行不检差点被揍；2015年再访南方中国环保友人，听闻冯曾经为这类事情惹了麻烦，之后以和解收场。

我一直不确定这一类事情是冯校长多情、被人设计或是遭到污染企业跟地方政府设局报复，总之可以想象他是越来越肆无忌惮，毕竟这一次他是自己承认了，而且称是喝酒误事，但这种说法已经不为公益圈内所接受。

公益人站在倡议改革的位置，社会自会给予道德期待，压力再大、再高的风险承受张力，都不是放纵自己、侵犯别人的理由，更何况那些人有的是信任你的部属、伙伴，因为你的指示授意而一再以身犯险、因为她们把你视为一旦出事，可以信任的伙伴。

收到这一次的消息，我仔细回想的是，2012-2013年我仍在自然大学服务的时候，是否已经有机构内同仁遭受骚扰而不愿说出，或为了忍让保全而独自承担压力，我是否在这种无形的氛围里面，成为了一个沉默者？

为此，我在今次事件爆发后，立即一一向当时的女性同事确认，伙伴给我的回馈是，搂搂抱抱勾肩搭背的套路是有，但是当时并无重大侵犯。

整体大环境的改变间接酿成失控

我的推论是，冯校长让问题失控的直接原因，除了私领域饮酒过量之外，外部情境的恶化是一个没有被看到的因素。「自然大学」从来不是一个立案组织，最初它是挂靠在北京水源保护基金会底下的一个项目名称，机构另有注册名号。然而在2014年开始，机构已经遭到北京市政府主管单位整改，对外也不再以自然大学为名称。

2017以后，随着境外法阻断了一部分外部资金，其次整体公益行业的空间压缩，机构的筹

资压力、工作难度一直增加，机构从扁平发展走向分立发展以规避风险，这些都在增加机构内部管理的困难度。财务上失去境外资金挹注，资金调度不及只好拆东墙补西墙，这是我推测财务问题如公开信指控的原因，挪用不同项目的资金，甚至挪用员工自筹的年终薪资。

人员的高度流动性，也让机构无法传承延续经验，不断的必须重新锻炼新人，冯可能在领导上备感压力而迷失，最终走向无可挽回的错误。酒精不是借口，压力也不是借口，在情绪负荷下谁都没有权力去侵犯别人，人性的脆弱不是提供践踏别人的理由。

刘斌对冯永锋的指控非常严重，包括财务、伤害甚至意图伤害恐吓，对我而言都非常耸动。我与离职的老同事求证，一度推论各种可能，可惜事件已经成了罗生门，但是我期待这件事情不应该伤害到整体的行业发展，而应当视为一次行业变革的机遇。

首先，在这个阶段尽量勿妄下定论，暂停对任何一方道德谴责或选边站。

冯校长也公开承认自己的过错，在进一步的结论出现之前，我想还是需要一个机制公开来处理，我建议所有关注此事的朋友（包括台湾这边的朋友）应该都期待尽早厘清真相，让受害者在受到尊重与保护下提供真相，避免在传播或臆测过程受到二次伤害；其次在真相尚未厘清之前，不应该也不必要立即对任何一方进行道德谴责，也不宜以选边站的方式，全然听信任何一边。

其次，我也期待中国的公益界能够藉这一波接连而出事件认知中国公益领域发展的局限，我试着整理出三个想法：

第一、草根组织仍必须健全机构内部民主

草根型态的组织，开始时几乎依赖单一权威人士诞生的机构，在财务控管、权力运作、个人作风上都无法产生相对应的监督平衡机制，这是中国民间组织发展阶段的必然过程。冯永锋所属的世代，这些中国第二代环保人士发起的组织，几乎都把权力与资源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一旦出现风险也无法立即反映问题。

我曾经亲眼见过自然大学机构内的权力运作，一旦一个机构只能存在一个权威人士，那么这个机构的风险与局限也就存在这个人身上。或许这次事件也预示了一个时代的终结，中国 NGO 机构必须走出倚赖单一权威人士的运作模式。

第二、个人行为不能否定评价公益组织存在价值

我必须强调，中国的公益领域发展得之不易，这个空间是由中国境内境外的民间团体 NGO 组织共同维持；性骚扰或犯罪个人的行为，不需要去否定整个行业的发展，也不能去，称「贵圈真乱云云」对比知悉中国民间社会发展的历程何其难得，廉价的批判实在太过轻薄肤浅。

比起很多国际组织在中国的开展，仍有许多对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衔接问题，相较之下，自然大学作为一个持续壮大的本土环保机构，而且相当务实的以现阶段中国的社会处境来发展自己的工作方法，这是一个相当难能可贵的本土经验。

第三、自然大学的品牌乃得自许多人的付出与贡献

同样的，自然大学这个品牌是经过许多人的努来才得到这样的声誉，自然大学虽然由冯永锋创办，却也不只是一个人可以完成，还有许多杰出优秀的年轻人在其中奋战不懈，有的人虽然已经离开、有的还在摸索成长，但是大家都很珍惜曾经在自然大学的共同情谊，这些人的奉献跟牺牲才是成就自然大学的力量，而非光凭冯永锋一人毁誉去断定「自然大学」的价值。

事实上，自然大学是少见直接介入环境事件，直接行动进行干预的中国草根环保机构、透过传播滚动各种社会资源进入案例当中协助当事人对抗污染企业与护航单位，在压力极高的工作环境下磨练出许多杰出的伙伴，当然也有很多人在过程中被消耗而退出或转战其他跑道，但是在中国环保运动的道路上，自然大学确实带来一股不同的气象。

无论过去如何，自然大学那段时间的经历、同事之间如战友的情谊、公益圈内结交的朋友都让我难忘，我也一直以曾经作为中国环境运动队伍一员为荣，因此我认为这一波事件应该是藉此重新检视民间机构发展困境的一次机遇，个人该负的责任仍是必须去面对与承担。

关于这一次性骚扰事件，我建议关注的朋友可以参与这一次的联署，让中国 NGO 的朋友也得知台湾这边的关注：【联署活动】〈我承诺支持并保护每位性侵举报者发声〉
<https://reurl.cc/6g3oy>

（四）免费午餐邓飞事件（2018. 7-）

事件梳理

2018.7.23 网友 “dangpu”发表文章《还有谁》暗指邓飞曾性骚扰同伴

作者：dangpu

来源：微信公众号“未遂”（该号已被封禁）

备份链接：http://news.ifeng.com/a/20180724/59374509_0.shtml?_cpb_shehui

《还有谁》

不满 20 岁的女生，坐了二十个小时的硬座火车去内蒙古，参加公益徒步活动，结果被一个她觉得是好人的所谓公益领袖，强奸了。

后来才知道，原来是这个领袖也是惯犯了。

1

强奸惯犯叫雷闯。我关注了他的机构“亿友公益”的微信公众号，从 7 天前的文章一直看到 2015 年，越看越觉得讽刺。就在上个月，他们还蹭了一把热度，把这个强奸犯捧成中国版的药神。

2015年6月12日，那篇吸引了受害女生去益行北京的招募帖子还在。一个月后，2015年7月12日，徒步旅行开始后的第三天，雷闯蒙骗了另一个参与活动的女生，跟她一起睡大床房。结果，他没能如意得逞。

17天后，2015年7月29号，在北京的一间旅馆，刚过完20岁生日的女生H被雷闯强奸了。强奸比性侵更恰当一点，毕竟雷闯拿出了避孕套，有备而来。他可能并不知道女生在此之前没有任何性经验。

不着急拆穿强奸惯犯雷闯优秀的公关套路，也不是担心他用恋爱之名洗白自己。小学老师早就教了，纸包不住火。既然是惯犯，说明受害者众。

现在粉饰得再情有可原，到时只会加倍难看。

2

从事件发生后几个公益领袖的反应，我们或许可以看到，公益圈的雷闯们，很抱团。可能还会私下分享避孕套吧。

时间还没过去24个小时，除了雷闯，我们已经知道了另外两个人。既然都有实锤，就无需掩饰。一个是罗伯特议事规则专家，《南风窗》2007年“为了公共利益年度人物”袁天鹏，另一个是被称为冯校长，自然大学创办者，环保领域权威人物冯永锋。

部分披露的帖子和证据都已经在朋友圈传播了，现在我想谈别的，跟自己有关的。

当我回顾自己遇到的一些身边事，发现公益圈的性侵丑闻，就像皇帝的新装，大家都以善良之名恶心自己，假装它们不存在。哪怕就在眼前发生，我们都可以当它是假的。

很遗憾，几年前，我也曾那么恶心过自己。

以善的名义作恶，就应该被放纵吗？去他妈的吧。

以下所说的任何内容，全部属实并有旁证。

3

2015年7月，那个受害女生正在徒步走往北京的路上，我正在浙江德清县。那时，我是作为世青创新中心的创想青年参与活动，活动的部分内容就是要参加了所谓的xx论坛。

按照惯例，创想青年们需要分组讨论和主题演讲。我所在的小组有一个女生A，从国外留学回来，长得很好看。故事也发生在她身上。事情发生得太快，以至于我们同组的几个人都无法相信。

记得是在7月25号，论坛开始的第一天。在德清的大礼堂，我们小组几个人本来坐在一起，突然A女生被叫了出去，说那个重要的公益领袖找她。

大概半小时，或者更久，她回来了。脸色有点不对。

那天晚上，她就对我们小组其他人讲述了那半小时发生的事情。那个重要的公益领袖，一边跟她说话，一边把她带到了个礼堂一个非常偏僻的无人角落。

双手撑住墙壁，把她困在两臂中间，试图强吻她。在她明确表示拒绝之后，那个公益领袖许诺，我们会一个新的项目，你可以来当负责人。他的这个提议，再次被女生拒绝。

最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事后，那个领袖还给女生发了微信，一番解释。但是，大家又不傻。可惜的是，我们什么都没做，或者我们也做不了什么。只是觉得，这个领袖早晚有一天会被揭发吧。

只是我们一直没有等到，直到现在。

在这三年的时间，我听到了很多人说起了那个领袖的事情，都是正面的。身边很多人也都是他的信徒。也有很多人知道我对那个领袖很抗拒，都是来源于那次身边发生的事。

三年后的现在，当被雷闯强奸的女生站出来后，我再次联系上了当年一起的小组成员。



4

以上聊天对话中的最后一句，来自于我和另外一个友人的对方。我跟他说起了三年前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他给了另一个线索。



还有另外一个友人，在我发了某公益领袖的微博给她之后，也主动提到了那个重要的公益领袖。



事情到目前为止，全是捕风捉影，没有实锤。

但是我相信那一天并不会太迟吧。

5

最后，放上几张有趣的截图。



我的一些想法

今天，雷闯贴出告示承认自己挂假，让我们谅解。

在一个群里，霍庆川同学发表了自己意见大家风光时，害人家干的好，出了事情，就全部否定，没必要。

1. 雷闯做的事情，意义不大，这一点雷闯应该肯定
2. 雷闯的行为，涉嫌违法，他应承担可能的法律责任
3. 这些事情，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雷闯的公信力，需要他反思和改正
4. 公益机构和领导人的标准和公益机构的公信力，的确存在密切的联系，但我个人认为需要分开对待。

我看到了，我的意见是我赞同这四点，并赞同庆川给雷闯发信息，我认为，雷闯做了什么，他就要去承受对应的责任，付出代价，但我们还是要支持雷闯勇敢面对，重新开启，毕竟他是我们公益一分子。

我是这样理解的，痛心和同情当事人的遭遇，严厉谴责雷闯已经承认的暴行，支持相关组织跟进，从见司法介入，还当事人公道。

我还想说，作为一名乙肝病毒携带者，我和雷闯见过几次，也是朋友，他也很优秀。而无论是哪一个朋友或者伙伴出了问题，我都会支持他去勇敢面对，欠了就要还，做错了就要去承担，再重新开始。就这个性格可能是一个毛病，他让我吃了不少亏，但这确实是我对朋友的初衷。错可以纠正法改。

这就是我最真实的想法，如果我的想法给大家带来了困扰，那真的抱歉了。

邓飞
2018年7月23日北京回杭州高铁



九九公益日快到了

要不你们众筹一下飞机杯

或者嫖资吧

一群畜生!

2018.7.24 当事女生和知情人发声，指认邓飞性骚扰

当事人声明

内容来源: <https://ngometoo.github.io/Deng-Fei/#fn:14>

最近一直有关注朋友圈转发公益圈的‘性侵’事件，有关关注但是并不想过多参与讨论。直到今天沉寂的下午被朋友的一条信息震惊到，他转发的文章里提到了我曾经讲给他们的事，才觉得有必要在这里发声一下，我不是在以一个‘受害者的角度陈述这件事情，只是作为一个‘亲历者’在这里发声。

2015年7月参加了某中心举办的青年公益活动，作为年轻创客，我们和大名鼎鼎的公益人邓飞先生有很多交流，也参观了他在杭州的公益基地，在交流结束之后他和我说他希望以后可以来杭州和他一起做公益，我微笑表示感谢，随后加了微信。之后在浙江德清县，创客们分成小组，以小组为单位准备最后的公益创想展示。我当时在台下和小组成员坐在一起，有人过来和我说邓飞先生希望见我和我聊聊，我便被引路来到后台邓飞先生的休息室，当时里面坐着他还有他的两位助手。

我和他讲了我的公益理想，以及当时来做公益的初心，他的助手说可以和‘飞哥’一起做公益，邓飞先生也表示希望我来和他一起做公益，他的一个新项目正缺人。后来他拉我来到休息室后面的楼道，当时环境有些黑，我觉得气氛有些奇怪（也不清楚有什么话需要避开人说），后来他放慢脚步然后回身，我就靠在墙上，他的双臂抵在墙上，眼睛直视着我持续了能有几秒钟，我意识到如果此刻我不脱身下一步可能会发生什么，我便从他的胳膊下把身体抽出来，然后尴尬地安静了几秒钟，我们便一前一后回到了休息室。之后有一位父亲前来拜托邓飞先生希望他的儿子可以追随邓飞一起做公益，我就回到了组员中间。

当晚我和小组成员说了这件事，大家的反应都很激烈，所有人都觉得他的壁咚行为是不妥当的。后来，我对邓飞先生 offer 去加入他的组织的态度很冷淡，过不久邓飞先生就删除了我的微信。

以上就是全部事情的经过，自此之后我没有参加过任何国内的公益活动，2016年8月我就回英国继续求学了，对于邓飞先生的事情和他做的公益也不再关注、不想参与。

我不清楚真正有多少人被类似的事情所困扰，但是我陈述发声的原因，一是保护我的朋友，不想让他们背上‘捏造事实’的黑锅，二是希望那些想做公益的年轻人的初心不被蒙蔽糟蹋。

2018年7月24日



知情人朋友圈

来源: <https://ngometoo.github.io/Deng-Fei/#fn:14>



2018.7.24 邓飞在群里承认文中所指为自己, 但否认性骚扰行为

截图来源: <https://ngometoo.github.io/Deng-Fei/#fn:14>

邓飞在微信群里作出的回应



2018.7.24 微博用户@王思璟 称自己曾遭邓飞“咸猪手”

来源：微博@王思璟

原文链接：

https://weibo.com/1663248180/Grs2FhXBC?filter=hot&root_comment_id=0&type=comment



2018. 7.24 匿名邓飞学妹称邓飞在一起乘出租车时对她性骚扰

来源：<https://ngometoo.github.io/Deng-Fei/#fn:14>



2018.7.27 微博用户 @不要怕不要怂 举报邓飞，并公布其他指控截图

来源：微博@不要怕不要怂

原文链接：

https://weibo.com/5621152082/GrLMsuld1?filter=hot&root_comment_id=4266393270261498&type=comment#_rnd1559916708158

@不要怕不要怂

2011年，我也被邓飞性骚扰过。这个“也”我非常确定，因为我绝对不是一个人。

配图 1、2:

写于 2018 年 7 月 26 日下午 10: 38

在热搜栏看到“邓飞致歉”点进去看，是他检讨自己关于雷闯事件不当言论的致歉。而他真正应该致歉的对象却只字未提，那些被他性骚扰过的人，包括我。

2011年，在电视上看到了“免费午餐”的报道，微博联系到邓飞，希望和他一起前往免费午餐的落点小学，他回复了集合时间、地点。我和朋友买了足球、篮球等文体用品带去给当地的小朋友，因为这个契机，邓飞开始让我帮他做一些打款和行程整理的事情。

当时我开了淘宝店，也建议过免费午餐开淘宝店捐款。有天邓飞联系我说要见阿里的人，给我定机票带我去。当天到了之后，他约了朋友一起吃饭，席间多次来搭我肩膀我躲开。有个细节记忆犹新，他说：你的眼睛好像我女儿啊。我还自责了一下自己太敏感，可能这就是他的相处模式。

晚上回酒店，他突然正面抱住我说喜欢我还咬了我肩膀。酒店房间地上有小卡片，我直接说：你想要可以找她们，邓飞说：你这是在侮辱我。明确拒绝之后，我没有受到实质性的侵害，第二天一早我就回了学校。回去之后很长时间，我都在反思：为什么没有谈过恋爱的我，在他眼里会是约炮的人？我也鼓起勇气发短信告诉邓飞：我不是你想的那种人。他的回复大概也就是我知道你是好女孩之类的。我退出了免费午餐志愿者活动，也和身边的朋友说过这次事情。

7年过去，期间，曾在其公益团队内部的人告诉知道被邓飞性骚扰过的女生不在少数，很显然，他没有停手。

我害怕过说出这件事受到的误解，也害怕自己的生活受到打扰，但害怕的人不应该是，或者我们。

配图 3、4、5、6、7、8:





2018.8.1 女生 C 通过微信公号“黄章晋”“邹思聪”、豆瓣用户鲸书发文举报邓飞性骚扰

《性骚扰惯犯邓飞，没有女生是你的“免费午餐”》

来源：微信公号“邹思聪”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xMDEwODA5MA==&mid=2649830843&idx=1&sn=f1689d04674aa1ad28e55e1c3cc0ad9f&chksm=8350f86eb42771781a99cee296fb255e159d5c5eb59c1d098b5c045959c15fd98747ccb015ff&mpshare=1&scene=1&srcid=0801IFKbCDEyI3CK4m06xlcs&pass_ticket=1894HuVlzzF5h1hrEPiseMIWT6Bb8IbvnBYEPCBGHaymYPGO%2BTIHfi1XX1Eac1G2#rd

这是一篇由我极其敬重和信任的朋友 C 所写的文章。在米兔浪潮下，她终于回顾了自己被知名公益人、“免费午餐”发起人、前媒体人邓飞性侵未遂的真实经历，并罕见的对自己其后强烈的创伤后遗症进行了精神剖析。

这不是单纯的揭露文章（勇敢揭露被侵害已经很有价值），更是一份女性一生中面对性骚扰/性侵害之后的珍贵思考和研究。

我知道她长期以来的精神抑郁，她曾很有新闻抱负，却突然彻底离开了媒体行业，这与被资深媒体前辈性侵未遂以及性骚扰的创伤经历深切相关。

作为 C 的朋友，我认为邓飞应该为自己当年的恶劣行径公开道歉，并且，他没有任何资格

继续担任公益机构负责人，为自己捞取名声资本。邓飞继续经营社会企业，是所有公益人之耻。

公号文章标题由我和另外的朋友所起，与朋友 C 无关，以下是她的长文。

“未遂”之后呢？成功 say NO 又如何？

作者/C

写在前面的话：

1. 以下长文是我个人真实经历的性骚扰/性侵旧事。希望不会被理解成只是“那一刻侵犯如何发生”的受害者证词，它的重点更在于被侵犯之后的遭遇。
2. 由于我经历的基本属于“未遂”，后果严重程度远不如很多其他案例中当事人的，并且时间久远，更难说举证诉诸法律。决定写出来是为了声援已经站出来的姑娘们朋友们，个案仅供参考：无论程度如何，受过伤害的人都将经历无法预估的困境，长期、慢性，甚至是迟到的疼痛。
3. 文中案例一的主要人物是已被数人指证过的邓飞（微博认证为“免费午餐发起人，凤凰周刊记者部主任”）。
4. 叙述中我暂且隐去全部人名指涉，只是希望事件本身能吸引人们更直接的关注。但愿由此被送上全民审判台的，是这些事件背后共同的性别权力结构与体制化、社会性的暴力，而非一两个名字，某家媒体，一串名单，某些圈子，或者某一小群人的罪行；更不是受害的群体。当然，即便没有直接点名其他人物，相信一些前辈同行和朋友们通过已有信息，或者采用排除法大概也能将具体当事人对号入座。我无意“迫使”共同认识的朋友们站队表态，唯愿各种思辨讨论都能就事论事、聚焦核心问题。
5. 如果有更多被文中具体人物（比如主编 S）伤害的姑娘出来指证，我愿意立刻公开其实名。
6. 我需要承认：凡是人的记忆，皆有局限性，且难免交错过去与当下两种时态的声音：文中一有当时我个人真实感受和体验的描述性视角（以此尽可能还原过去场景和关键情节）；也有我从现在看过去个人经历的评议性视角（但愿以此有些反思）。若有阅读不适之处，恳请理解。

愿米兔持续燃烧。

2009 年暑假末，我开始在某著名新闻媒体实习。被若干姑娘点名的公益领袖那时还是顶着光环的调查记者。实习期间我只见过他一次（这是近十年前的事，我以为我几乎忘记），即便记忆过滤掉一些细节，那仅一次碰面前后的各种场景还是时常闪现。

实习有一段时日了，前后跟随和帮助不少记者、编辑老师做事，开心且充实（尽管这期间也有一些尴尬和不适的时刻，稍后再说）。那会还有两三位同时期的实习生，均为男生。大家

干劲十足，聚在一起吃工作餐互相调侃时还会说：就你一个女生啊，不容易。二十岁的无知与野心并存，我一边对新闻界的行动者前辈们满怀敬佩，一边通过采访报道目睹一桩桩显影这个国家制度化暴力与顽疾的事件，不断告诫自己：要准备好付出各种代价，无论最终能否成长为以采写发挥力量的记者；尤其作为女性，想要兼得勇敢和自由，这成本必然难以预算。

（回望还能存有这样想法的当时，我毫不怀疑自己对“代价”“成本”的定义该是多么浅薄；也实在难以想象在我乱七八糟的成长史中自虐式妄想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工作之余，不断听说一直在外出差跑采访的“首席记者”老师诸多事迹，却始终没见到本人。那时候还没有微信，微博尚未生产出各种大 V 和强大的舆论场，我们惯用的联系方式是数年后将会死掉的 MSN。某日首席老师在 MSN 上说他刚好出差回来，可以见面聊选题，需要我在办公室等他电话确认（这些都是我记忆中的大意，由于 MSN 记录再无法找到；我清楚记得的细节之一是首席老师的 MSN 账户头像是他和幼年女儿的合影——这的确呈现出某种让人难以拒绝的安全感，“铁肩担道义的著名新闻人呢，还是家庭美满、疼爱女儿的父亲”）。

我在编辑部办公室等到傍晚天黑，首席老师最终电话说，出来见面吧，大意则是飞机晚到，或者工作忙完很累之类的，“就在能吃饭的某处碰头”（依旧是大意）。

于是，我去了。现在想想，那种满心都是即将见到尊崇之人（也许翻译成当下的“男神”一语更有助理解，但，原谅我真的不想不愿采用这个词的坚定私心）以及可能参与重量级报道的兴奋，还真是，相当，非常，极度，幼稚。

约见之地是朝阳区某处 CBD，见面时首席老师建议就近看场电影——其他细节我无法清晰回忆，但是，这部电影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2009 年八月底开始上映的《白银帝国》（无比讽刺的是，电影此后成为我职业生命的一部分，而我自那次后再没重新看过与此片有关的任何内容，无心、不忍，更不愿意，总之全身每一个细胞都本能地抗拒；天知道呢，为什么，我对片中一丝一毫的情节都再不记得了）。

晚上碰头聊选题，没问题。那会刚把脚尖伸到新闻圈大门口的我也有若干次天黑见受访对象的经历。何况这还是和这位人人尊敬信任的新闻界前辈呢。

和异性伙伴、朋友或者同行看场电影，这自然也没问题。直到今天，这依然是新片上映、电影节或学术放映时寻常工作、研究和生活必要的部分。

但问题是，那时看电影后首席老师说：这儿人多，咱们到我住的酒店去详细聊吧。

我不得不说，我的愚蠢，从这里开始升级。我没有深究“人多而不能谈话”的实际原因，也没有多问一句为何那个足够安全的地方不是编辑部办公室却是首席老师住的汉庭酒店（那时候，莫名地清晰记得我是第一次知道除了“七天”之外的另一家同类型酒店），我甚至没有深究此老师家庭住址当时是否真的在外地（我至今依然不知）。

也许，正因为那之前刚发生过一次我晚上十点在就读大学的咖啡厅与一位只为递交一摞“高危”材料的举报线人碰面，我第一时间直接联想的是需要接手某件新闻“大事”的高风险属性，

而非此次见面本身的危险——那种瞬时内心膨胀（自认为是热血），犹如亲历谍战片场景的紧张（风声鹤唳的环境中“理想主义”也会给自己加戏），在当时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愚蠢地延续着——后来若干次不得已回想起来，只剩下自我唏嘘（尤其感到可耻以及对自己失望的是，也许那会我的确有过的一丝怀疑、排斥和古怪感，都被自己的短视和功利迅速掐灭了）。

进入房间后，首席老师瞬间变了一个人。

我至今难以描摹我的震惊，难以消化这中间天壤之别的变化如何瞬间发生（专业演员能做到如此“入戏”的大概也是少数？）

他扑过来，抱我，强吻，脱我的衣服，脱了自己的裤子。多年来我一直抗拒回想他的动作和具体细节，这个令全身每一个角落都感到恶心的时刻却从未离开我。

我挣脱了。

不记得究竟是因为我踢了他，咬了他，还是其他什么关键性动作惹恼他，或者是他主动放弃。他没能做成他试图要做的事——如果此处需要严密定义，我暂时不确定使用哪一个词可以更准确描述他“未遂”的侵犯行为，但我确定的是，我从没有自愿，更没有任何表达肯定愿意的言语和行为。

那一刻的慌乱、阵痛、精神无力，远远大于恐惧。

那个挣扎和反抗的自己，此后多年内还会在梦里一次次苏醒过来。我记不清自己最后一个动作如何完成的，得以冲出那个酒店，冲到大街上，在空无一人的地方一边哭一边跑，一边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呼吸困难，一边在心中进行反反复复的自我检讨和忏悔。

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他？为什么他会这样？对我这样？什么都没发生，为什么我却觉得自己已经“脏”了？为什么我会在这里狂奔？我该跑到哪里？我该怎么活下去？

跑了很长一段路，长到我记不清是多少公里、多长时间后我才辗转回到学校。那也许是这辈子最遥遥无期的一段路。我难以平静，难以做出一个正常的决定：就地呼救？告诉家人？找朋友倾诉？报警？告知编辑部或者学校？

这些似乎都不是选项。我最想的，其实是，死。大概只有这一个选项最不会因为我而麻烦任何人。

我不清楚应该如何有效复述作为一起未遂事件的“生还者”所面临难以启齿的痛苦，所经历的长期自救和无望的心理建设。我想我只能一一回忆和尝试记录，在此之后的数日、数月、数年，发生了什么——

短时期内，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是的，任何人。首先这是“未遂”，我当时的有限理解是：幸好产生最糟糕的后果前我脱身了。无论从哪个角度，未发生的结局对很多人来说都仅说明这是一种“谢天谢地”的侥幸，一种对女性“盲目信任他人”、“没有自我保护意识”甚至是“太不检点”的警告，难以上升到罪行-伤害的程度。其次，那时的我很难直接放弃实习的机会，自认

为这应该只是因为我自己有问题而催生的孤案（只是刚刚好是被“套路”了？）；避开此人以及时间总能解决问题，而自我反省和消化才是内心强大，也是初涉新闻圈必经的教训和代价。（这些想法，都是当时已陷于困境的我强行进行的自我安慰。唯有一点是真正清醒的认识：发生这一切决不是对方“发乎情”，那仅是毫无交流深度的初次见面，更无产生感情的任何可能。）

回到学校后我偷偷把全身衣服都扔掉，一遍遍洗擦身体，除此之外，一切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我从此再没和这位首席见面。

实习参与做过的报道，时而是独立操作和署名，时而是跟着其他记者合作完成、共同署名。所幸，仅那一次碰面后，我也从未与首席老师在业务上产生交集（哪怕是远程的）。我会庆幸：真好啊，名字从未被放在一起。后来手机遗失，发现通讯录未备份而全部丢掉时（除了存有手机号之外的联络方式的亲友和熟识的人，无需再有交集的名字都彻底失联），我大松一口气，竟然莫名有一种就此与一个世界别过而重新开始的仪式感。

记得离开前一家媒体后，我去实习的另家著名报社某位领导，在接收我时提及“也听XX（‘首席’）说过你在XX周刊表现出色，欢迎你来实习”（这是最近强行回忆整件事时想起的片段，有些迷惑地自问：当时很快离开而去下一家的过程，“首席”老师似乎还起了重要的推荐作用？）这究竟是对方出于某种缘由的补偿式处理，还是阴差阳错的人际链接（贵圈的确小得兜兜转转都是熟面孔），又或者算是我没意识到但对方所理解的某种“利益”交换？我不得而知，更不愿再去想象。

最近因为米兔，我看到数位姑娘的举报中重现那个名字，除了觉得恶心、羞愤，还为九年前肤浅和懦弱的自己感到可悲。

我没有想到他会是惯犯，我以为自己也许凑巧成了他意图“性试探”的对象。

我没想到自己一刻的蠢，许多年的怂，可能与这个名字进入公益机构后产生的更多伤害存在某种关联（并非直接前后因果，却很可能有纵容催化作用）。

事情过去数月后，我鼓起勇气告诉了当时喜欢的人，并非面面俱到，但说出去的那一刻，我觉得整个人失重了。

再后来，更漫长的一段时间内才有个别极其亲近的朋友听我不同程度地提及。经过他们的安抚和提醒，我渐渐意识到自己很多经历片段中其实藏着一条并非偶然的事件链。

“首席”不是唯一一个。

某位合作的已婚记者前辈，曾经以邀请后辈去帮忙干活为由叫我出门，结果是去看足球赛，在我要求离开之后他提出送我回学校。步行回程中，他突然抓住我的手，试图要亲热——当然，在他进行可能的下一步前，我甩开了。又一次“未遂”，在我不甚清晰的记忆中，是以耳光作结。

还是我实习的媒体。主编 S，算是带我入行的前辈之一，一向表现得得体，对我多有恳切的建议和照顾，后来让我完成一部依靠整理海外媒体史料而编撰的书稿（在此且不提和写稿有关的来龙去脉，以及我后来才知道的他本人在出版方面的无良口碑和已经引发的各种声讨）。在需要详谈书稿费用和合同（事实上，是一次性买断我的稿子，版权归他）的一日，见面后他说有急事需要处理，让我同去，处理后再谈事，然后开车带我去了一个我从未去过的地方——结果是他买房之地的郊区（燕郊）。也许那时他是真的有房产的要事需要处理，也许他只是扯了一个他自认为一本正经的谎。时隔多年，回忆无法事无巨细，我却清楚记得，站在那个别墅区的自己，如何浑身尴尬不舒服却因眼前是强壮很多的异性，又身处交通不便的郊区，且暂时也未发生什么而难以强行要求离开；谈话时，他提及自己的对象在海外，长期异地的关系产生种种矛盾，动情时流了泪，并且突然开始表达喜欢，然后对坐在椅子上的我动手动脚，强吻我的脖子……那一刻我是多蠢才会相信，这一切不是有预谋的行程、专属“老男人”对自己财富和权力的炫耀，而是一次临场失控的表白？！

我挣脱他，清楚说了拒绝的话。所幸他没有继续任何动作，向我道歉。

依然是“未遂”，但这个坍塌的场景在我身体里永久存活下来。

在后来不止一次的梦里，我困在同一个场景大声尖叫。空间变形后破裂消失，我的身体消失，只有尖叫还在。

就像生了一场持久的慢性病，身体早有迹象和病症，对伤痛的感知却是后置的。延迟的。

我记得曾是虚幻偶像的中年男人脱去裤子的样貌，反胃之感会移植嫁接到每一次与身份、神态、体型相仿的异性打交道的场景，也深深影响我对异性条件反射般的第一印象。当然，还有对性的基本态度。

单独面对比我年长的男性，我会自带某种隐形雷达，依靠后天“直觉”来识别猥琐和歹意。

我几乎一直靠内化的偏见活着。不记得具体从哪一天的哪一刻起，危险的回忆促使我恍然大悟：

原来自己对性充满感受障碍、恐惧和厌恶。

而这恐惧和厌恶是环环相扣的。从初恋到后来两段无疾而终的恋情，每一次分手，竟然都与我对性体验的抗拒直接相关。我拒绝任何形式、不同阶段的性关系的铺垫、发生和推进，对方或因此恼怒，或难以忍受，或痛哭流涕——结果都是感情难以为继。

抗拒似乎早已根深蒂固，后来所受的骚扰与侵害不断强化抗拒的因，也加剧抗拒的果。

最崩溃的一刻，我甚至想感谢“首席”们对我所做之事，正因为这样意外的刺激，我才得以回头探索另一个久远的自己。

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性冷淡吗？厌男症？与生俱来的无性恋？还是后天的创伤应激反

应？

我不确定。我试图理解自己的不正常，却有心无力。

只知这样的后续结果之一，是我可能误伤过一些真正主动关心我的人。一次邀约也许本是善意的示好，但我解读为图谋越轨；饭局上一个眼神，我可能故意理解为“潜规则”的前兆；即便是喜欢的对象，我也会给自己心理暗示是彼此会错意……更多时候强行不表达不显露，但在情感上已将对方拉黑。

我想通过朋友给我的评价诸如“浑身充满‘性冷淡’气质”来反思与异性正确打交道之法。（谁又有权定义“正确”呢？）

我对“也许只是没遇见对的人呢”抱有过希望。（“对的人”本身就是个奢侈的幻象吧）

我也想象过，说不定有人和我一样，愿意彼此安慰、互相治愈呢。（性是如此重要，身处同一场性资源集体抢夺大战中的人们，谁又不会是游戏规则的参与制定/服从者呢？）

我甚至想过试着变成人们眼中“随便的女生”（又一次自我捆绑，我早已身在社会话语规训中却不自知）——主动的肢体接触依然令自己厌恶吗？也许这样的探索至少可以给自己一个机会和交代？（如果对于看情色片都会感到“恶心”的病人来说，这种所谓“主动”根本就是伪命题呢）

我始终失败。

偏执的我，很难建立进入亲密关系的信任，更难在经营关系时体验愉悦。那时想着长此以往放任自流。不如在一段无望的异地恋关系里得过且过。

确切发现的唯一事实，是自己病了。直到心理医生问到：还有什么样的噩梦？小时候发生过什么？

最早的梦魇终于追溯到刚上小学时。我和表弟在新华书店闲逛。表弟顽皮跑开时，某位陌生中年大叔主动跟我打招呼：小姑娘，你是需要看那边架子上的书吧？我来帮你。

我从没想要去看高层的书（因为我踮起脚尖也看不到书名啊），更不会向一个陌生的大人求助。

然而，在我六岁的有限认知来不及做出应急反应时，中年男已将我抱起。我莫名却清晰地记得，他抱住穿着裙子的我，举到书柜高处，作势让我伸手拿书。而他抱住我的手已经伸进我裙子里面我叫不出名字的身体部位，不停揉搓……

那时候并不能明白那样的动作意味着什么，只是隐隐中觉得这是不对的、怪异的，更不敢也羞于告诉大人。

随后若干月内，我在小城书展、其他新华书店还遇见过这个“怪叔叔”数次。我时而忆起是自

己始终不敢跟父母讲，时而脑中又突然闪回我其实忍不住把一切告诉他们的场景，以小孩支吾含糊的方式，而大人们并没在现场看到任何符合我描述的人便也作罢——这随后的数次“尾随”究竟发生与否，至今是个迷。

我只知道，自己从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再不光腿穿裙子。长大以后稍有好转，打底裤、丝袜，甚至是裙子里套短裤，才能救我一命。

记忆里还有一组乱序的场景，大概可以统称为“未遂”：采访结束后的饭桌上，前辈 P 一边吹嘘自己（宣誓男性主权），一边以玩笑之由故意进行敏感部位的肢体碰触；陌生人在地铁中开始尾随，一路紧追我身后，洒水在我腿上，触碰肩膀；在为某杂志社策划部门短期工作时，与领导参加某汽车品牌外企的商务会谈间歇，对方主管不怀好意的眼神和黄段子玩笑；学术活动结束后的聚餐，某艺术学者和策展人，以“性暗示”的动作试图邀约去酒吧；某电影导演在放映后交谈场合故意提出深夜酒店见面详聊；某电视节目制片人曾要深夜约谈事务……

就像这个社会对女性所期待的那样（“你们要有自我保护意识！”），我面前的骚扰侵犯者们都没有最终“得逞”。或者说，危险萌芽之际便被歼灭。

那又如何呢？

它们看似对抗不轨的某种系列性胜利，其实成为潜伏多年的集群病毒，化为日常的梦魇，也引发各种生理反应。

虽然我由此学会更加感恩那些与性无关的真正的关心、体恤和帮助，以及怀抱善意和同理心的人们（比如在我身边可能一直承受委屈和压力仍愿意倾听的爱人、密友们，用陪同前往的方式解救过我的“战友”，偶然洞察到我伤痛的年轻小朋友，第一时间提供保护和无条件支持的学术导师，甚至是歪打正着给过鼓励的路人），我也一直努力学习重新理解曾经自以为屈辱与不堪的自己……

然而，一直以来我仍然藏着掖着关于“性”的伤痛和秘密。

我是自相矛盾的病人：多年来都在试图理解自己究竟从哪一刻变“脏”，却同时相信自己从来不是一个纯洁的人。

快十年了，终于后知后觉，性从来就是权力关系，而这个社会大多数人参与定义的“纯洁”本身已是危险的枷锁。

也许，我的困境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还将继续是困境——我的困境，我们的困境。

现在写出来，只希望我的困境不再成为更多她/他的困境。

《“未遂”之后呢？成功 say NO 又如何？》

来源：微信公众号“黄章晋”（原文已被作者删除）

备份链接:

<https://matters.news/@jidongjie/20180801-%E6%80%A7%E9%AA%9A%E6%89%B0%E6%83%AF%E7%8A%AF%E9%82%93%E9%A3%9E-%E6%B2%A1%E6%9C%89%E5%A5%B3%E7%94%9F%E6%98%AF%E4%BD%A0%E7%9A%84-%E5%85%8D%E8%B4%B9%E5%8D%88%E9%A4%90-zdpuAsBFGoAPHACbCw4GMsw6gqvmYiRwQ8afPFJJnuF2xdP6>

【与《性骚扰惯犯邓飞，没有女生是你的“免费午餐”》系同一篇文章】

2018.8.1 邓飞发布声明：退出我所参与发起的所有公益项目

来源：微博@邓飞

原文链接:

https://weibo.com/1642326133/GsDhFqqQw?filter=hot&root_comment_id=0&type=comment

邓飞的声明

近来网络上关于我个人的各种传闻，给公众和免费午餐基金等多个公益项目造成巨大困扰。鉴于此，我已向免费午餐基金等项目团队表明不再参与项目工作。

同时，我退出我所参与发起的所有公益项目。

最后，网络所涉私人事宜，我现已会同律师进行处理。

邓飞

2018年8月1日

2018.8.1 《凤凰周刊》部分前员工集体声明：要求邓飞正面回应，呼吁建立行业反性骚扰制度

备份链接（截图）: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8/08/%E3%80%8A%E5%87%A4%E5%87%B0%E5%91%A8%E5%88%8A%E3%80%8B%E9%83%A8%E5%88%86%E5%89%8D%E5%91%98%E5%B7%A5%E9%9B%86%E4%BD%93%E5%A3%B0%E6%98%8E/>

《凤凰周刊》部分前员工集体声明

七月三十一日晚，《凤凰周刊》前执行主编黄章晋收到曾在周刊实习的某女生私信，提及2009年她在周刊实习期间，遭遇邓飞等2人性骚扰。作为均曾在凤凰周刊工作过的前同事，我们深且震惊，保证实习生拥有安全正常的工作环境，应是我们每一个在职人员的当然责任。

真相有待检验。但首先，我们要向可能的受害者表示迟到的支持，以及作为前辈未能保护她的歉意！

在性骚扰立法领域，各方一直在倡议性骚扰投诉中的举证责任合理分配，不应该由处于弱势地位的受害者担负全部的举证责任。

因此，在有人已经公开发声的今天，作为邓飞的前同事，我们在慎重讨论后达成共识，期盼邓飞等当事人及时露面，正面回应文中所述情况。

近期媒体行业集中暴露出的性侵、性骚扰个案，让我们非常心痛，希望我们的集体发声，能形成警示。我们同时呼吁，新闻界新老同仁，一起维护新闻行业的职业伦理规范，保障从业人员的权利，并积极推动行业反性骚扰制度的建立。

《凤凰周刊》部分前员工：黄章晋 陈磊 贾葭 张薇 王骞 胡佳恒 商华鸽 李光 徐佳 汪东亚 张婷

2018年8月1日

2018.8.3 免费午餐发布声明接受邓飞不再参与机构工作的提请

来源：微博@免费午餐

原文链接：

https://weibo.com/2058877932/GsYNh8EsB?filter=hot&root_comment_id=0&type=comment#_rnd1559917653523

《声明》

8月1日，免费午餐基金管理委员会收到发起人之一邓飞先生不再参与免费午餐基金相关服务工作的提请，经免费午餐基金管理委员会全体成员讨论研究，决定如下：

接受邓飞先生的请求，自2018年8月4日起停止参与免费午餐基金的一切相关工作和事务。

免费午餐基金将继续恪守公开透明的准则，坚守改善贫困乡村儿童福利的使命，为政府、企业、公益机构、个人捐赠者提供专业服务，继续为乡村儿童提供免费午餐。

未来，我们也将继续和大家一同并肩前行，帮助更多中国儿童健康成长。

对于网络上针对免费午餐的不实传言，我们保留相关权利。

特此声明，感谢所有人的关注和支持。

中国福利基金会

2018.9.11 邹思聪发文《邓飞朋友开始制造舆论，我做一个防守反击》

来源：微信公众号“邹思聪”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_biz=MzAxMDEwODA5MA==&mid=2649830865&idx=1&sn=139380e1fa84ef91721796d4e444aaab&chksm=8350f804b42771128833ffca79f46408f101e5

[81782455e522c103fa24829acf845f597833d9&scene=21#wechat_redirect](https://www.wechat.com/redirection/81782455e522c103fa24829acf845f597833d9&scene=21#wechat_redirect)

前段时间，我在本公众号发布了[《邓飞，没有女生是你的“免费午餐”》](#)一文。那篇文章确实有一个问题，就是把「邓飞」后面应该打的逗号，写成了冒号，显得邓飞先生如同一个女性平权人士。这是我的失误，对不起。

近来，间接听说，邓飞先生「找到了黑他的证据」，要准备起诉我。今天晚上，朋友传给了我如图的内容，这一位邓飞的朋友旺喜，说「真相一点点浮现出来了」。



但是，这位旺喜，如果是要朋友邓飞先生准备舆论战，那么你显然缺乏最基本的事实核查能力。

1、「香港某大学新闻与传媒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助理」:

我确实曾经担任过香港某大学的高级研究助理，但是我从未担任过香港某大学新闻与传媒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助理；

2、「不做任何核对和求证，无条件采信一个人毫无证据的一面之辞，不对被指控的一方做任何证据交叉互证」:

这个叫旺喜的人，我从来不认识，他也从来没有来向我求证「我是否求证」，居然就断言我「不做任何核对和求证」、「一个人毫无证据的一面之辞」。事实上，我在转发那篇[《邓飞，没有女生是你的“免费午餐”》](#)之时，在文章前面，已经写了我相信的理由：

「这是一篇由我极其敬重和信任的朋友 C 所写的文章。在米兔浪潮下，她终于回顾了自己被知名公益人、“免费午餐”发起人、前媒体人邓飞性侵未遂的真实经历，并罕见的对自己其后强烈的创伤后遗症进行了精神剖析。

这不是单纯的揭露文章（勇敢揭露被侵害已经很有价值），更是一份女性一生中面对性骚扰/性侵害之后的珍贵思考和研究。

我知道她长期以来的精神抑郁，她曾很有新闻抱负，却突然彻底离开了媒体行业，这与被资深媒体前辈性侵未遂以及性骚扰的创伤经历深切相关。」

至于说,「不对被指控的一方做任何交叉互证」,我略作提示:

邓飞先生倒确实在前段时间「#我也是」中,被许多人「我也是」交叉互证得非常多了。必要的时候,我们也会考虑使用这些交叉互证。

3、「有罪推定」「在他人的照片上打红叉」:

「#我也是」作为女性平权运动,在前段时间,我看过、转过不少正反双方观点,总体上,我不仅仅是支持「#我也是」,更是从不同方面学到了更多。

比如这位我从来不认识的旺喜说的「有罪推定」,林垚博士已经有很专业详尽的论证了,《MeToo 运动与“无罪推定”:一个澄清》(链接:http://blog.sina.cn/dpool/blog/s/blog_68cd22cb0102xua2.html),文中他写道:

「无罪推定」这是一个专门用于对「刑事案件」的「司法」审判的原则,其中说的「有罪(guilty)」与「无罪(innocent)」,都有司法意义上的特指、关系到是否要遭受法律规定的刑罚,而不是日常语境下的泛泛之论。

许多人忽视无罪推定原则的适用范围,将它不加区分地应用到对民事纠纷、甚至公共舆论的评判上,既不合理,还可能导致自相矛盾的结果。

不引用更多,但愿这位旺喜好好学习一下林垚博士的文章,请给邓飞先生也打印一份。

至于说,在邓飞的照片上打了个红叉这件事——且不说这实在是忽略重点、避开文章内容、在照片上玻璃心——这不是平白无故的想打个叉,这是基于邓飞先生所作所为,给女生造成的长时间的精神创伤,而打的一个义愤填膺的叉。另外,那篇公号内容只有文字,而因为推送需要一张照片,所以用了这张。虽然人都有感性的一面,但我们把对邓飞先生的愤怒失望之情,尽可能地压制在了最理性的范围之内。

4、「就去攻击人家的事业」:

我也早早地,在那篇文章引言部分里说了:

「作为 C 的朋友,我认为邓飞应该为自己当年的恶劣行径公开道歉,并且,他没有任何资格继续担任公益机构负责人,为自己捞取名声资本。邓飞继续经营社会企业,是所有公益人之耻。」

「免费午餐」是公益事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私人企业。因此,基于我所了解到的情况、交叉印证的女生说法,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都认为邓飞先生不适合做这一项公益事业的负责人。

我们并没有攻击邓飞先生的事业,更没有攻击「免费午餐」,相反,那篇文章所有的落脚点都在邓飞对女生的行为上。

鉴于他的作为，我们认为，没有他，对「免费午餐」很重要。这不是攻击邓飞先生的事业，这是保护这一项公益事业。

5、「以前是男女同事关系？」：

我和这个朋友，从来没做过一天同事。

6、「还是香港重要院校的成员，就这样个水平！」：

我已经说了，我不是香港重要院校的工作人员。

邓飞先生这位重要的朋友，你竟然一句说对的都没有。

最后，做一个小小的预告：

我听说的消息是，邓飞先生很有可能会起诉我。因此，这也很有可能是他的朋友进行舆论战的开始，虽然来了一个战五渣。

至于说，黄章晋老师也和我同时发了这一篇文章，凤凰周刊部分前同事还发表了集体公开声明，为何单独把矛头对准我呢？正常的推论就是，难道是因为其他的都不好惹吗？这让我很生气，我就好惹了？

所以，我提前做了准备，已经找好了律师，随时准备应诉。舆论方面，我只做防守反击。但是像旺喜这样的，我诚恳建议，他甚至都不用去先学事实核查，他应该先练习一下中文语法。

2018.9.12 黄章晋发文《我杀死了邓飞》：不能判断对邓飞的指控就是真实的

来源：微信公众号“黄章晋”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MdTef-V7QjeilJxZYwgvNg>

《036 | 我杀死了邓飞》

发布指控邓飞性侵未遂那篇文章前的晚上，我焦灼不安，我对老婆说，我这是亲手把邓飞杀了。

我是他在《凤凰周刊》时的顶头领导，我的个人公号发布这篇文章，意味着我对指控真实性的背书，它比任何人发这篇文章的威力都大。

那段时间，人们忙着在朋友圈决裂，有位朋友这样感叹：

**在任何情况下，
都不要参合简体中文舆论场，
一定会变傻逼。**

我同意它的每一个字，所以，我把它加在那篇文章的第一个自然段里。

这是暗示自己，我不想参与任何讨论。我只是为不辜负信任，因为我刚说过自己两次为人出头，所以人家才会找到我，才会告诉我，9年前曾在编辑部实习时，遭遇三人骚扰，最严重的是差点被第一次见面的邓飞性侵。

第二天一早，就不断有人让我千万小心，邓飞这个人恩怨分明从不含糊。对这种善意提醒，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全不担心邓飞会报复我，就算我对邓飞的了解，全都是错的，但我知道这点不会错：我杀邓飞，他不会还手。

我不喜欢邓飞身上的热烈和江湖气，但他从不讲我的不是，且一直视我为兄长。其实，他是调查记者，我长于专题策划，除了肯定和鼓励，业务上能予他的帮助并不多。他说，他是棍棒教育出来的留守儿童，少有爱和鼓励。

他知道我是个军迷，曾带回三把老刺刀，用报纸包好欢天喜地送我。我离开周刊时，给他两口子送过一件饰物，也不知道他们喜欢不喜欢。他喜欢多人吃饭聚会，我喜欢清谈闲聊打游戏，彼此玩不到一起。

有一年，我离开凤凰，邓飞后来热泪盈眶游说社长，促成我重回周刊。他的努力肯定有私人情谊，但我更愿意这样理解：对那本杂志，他有农民对土地般的感情，对我的业务，他有一个对好把式的敬意。就是这样。

所以，8月1日清晨，我推送那篇指控时，大概只有我准确地判断了邓飞当时的反应：他对我没有一句怨言，宣布立即退出公益事业。

其实，接到这种指控的正常反应，应该是小心地与指控者接触，若按媒体要求，就更当要求交叉互证，核对事实。但是，我当时清晰地知道一点，我只要给邓飞一个电话，我就不可能发那篇文章，不需要他请求，我肯定会放弃，我下不了这样的狠心。

它其实意味着，我必须全部相信那篇文章的每一个字，相信这篇文章是写给我的，为避免自己心头升起犹疑，我没有去问作者，因为我觉得写这样的文字，本身就需要格外的勇气，对它的质证，是一种残忍。

发那篇文章时，我是真相信那篇文章里关于邓飞的每个字，还是我必须这样相信？其实并未细细分辨，但我的实际行动，是推定邓飞做过这样的事，我作为当年的领导，必须要大义灭亲，为弱者出头。

当天上午，我和邓飞通话，这是我最近经过的最残忍的事。

他甚至不知道那篇文章是我这里发出来的。像2011年他第一次遭遇网络质疑时，曾邀我旁听座谈帮他应对危机一样，向我求助。得知是我这里发出时，他说，他理解我为什么会这么做，但是：兄长啊，我如今百口莫辩。

如果不是metoo这种弱者需要互相鼓气的特殊情形，公正而正确的做法，就是给双方同等表达机会，交人们判断。但我给近乎崩溃的邓飞的建议是：不许辩解，你先去道歉。人们需

要一个道歉的人。

我觉得我是他的兄长，我帮他写道歉声明，要帮他尽快走出来，他要做一个好的样子。他说他没做的事，打死也不会道歉。我一度略感失望，但是，我一方面相信对他的指控是诚实的，而他强烈的不服和委屈让我觉得同样真诚。

这件事的残酷在于，无论我的初衷为何，我隐约有一种参与到对邓飞的围猎活动的不安。在发布那篇文章时，我在提要里有这么一句话：世道本无情，人间有是非。这八个字和前面讲到的关于中文舆论场的看法，今天读来，别有百般味。

当时，我面临着这样一种道德选择压力：是帮助弱者撑腰发声打倒一个所谓的公众人物，还是在判决一个人死刑前，也给这个一直视我为兄长的袍泽一个说话的机会？

对那篇文章中的指控，邓飞有完全不同的陈述，他激烈坚称他没有做过那样又坏又蠢的事，他反复强调，如果做了，那一定会留下这样或那样的证据。事实部分，到底如何，我其实没有能力核实。我完全有可能冤枉了他，但我没有给邓飞任何机会。

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我有机会回过头重新审视这件事，今天，仔细梳理分析从两边求证获得的信息，我能确定的事实，其实只有一个：我不能判断对邓飞的指控就是真实的。

但是，我杀死了邓飞。

2018.9.12 邹思聪评论《我杀死了邓飞》：理解但不认同

《简评《我杀死了邓飞》》

作者：邹思聪

来源：微信公众号“邹思聪”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_biz=MzAxMDEwODA5MA==&mid=2649830870&idx=1&sn=769d21265966bdf2030e8b915c2901a1&chksm=8350f803b4277115c6d94e643cb33c5156902954f05131730cd63e0dfec72ca4c7d980dd1a0f&scene=21#wechat_redirect

今天黄章晋也发布了一篇文章《[我杀死了邓飞](#)》，有读者问我的看法，我认为：

那是黄章晋的个人权利，他们有故交，虽然不可避免增加了我的麻烦，但我也很理解，并一直尊重黄章晋，他是个正直体面的人。虽然我不认同这篇文章。

1、因为和邓飞有故交，所以黄章晋当时主动第一时间转发，女生很感动，她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心理支持。现在黄章晋表达自己的困惑，也让女生很懵。

2、但是，本文深情款款回顾了一些邓飞热泪盈眶的私人往事，和我们谈论的女生被性侵的主题毫无关系。关注此事的读者，大可忽略这一段他们的往事。

3、为何可以忽略？因为黄章晋没有讲任何他眼中的邓飞如何对待女性，不管是只言片语，还是所闻所见，任何可以反证的例子都无。只是讲邓飞送了他礼物，不想他离开凤凰云云，这关乎私人情感，而和女生文章的性侵指控没有任何关系。而文章从来没有把邓飞描述成一个六亲不认、十恶不赦的人，文章只针对性侵，所以请聚焦。

4、那篇文章很好的描述出，邓飞是一个尊重黄章晋的人，但所有的描述，都完全无法让邓飞成为一个尊重女性的人。

5、黄章晋认为，如果是新闻媒体，应该做到对邓飞一方的核实。但是黄章晋是知名人士，并非新闻媒体，谁都知道，黄章晋如果去问，邓飞不会承认。在这种情况下，黄章晋选择了一个发布这篇文章，而非询问故交。事实上，他也不知道，这就是一个相信谁的问题。

6、如今，黄章晋的意思是，我不知道我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但我还是发了[这篇文章](#)。

7、但当时为什么要发，仅仅是因为，如他所说，天然地支持弱者吗？

还是因为[这篇文章](#)所呈现的细节、甚至整体的自剖，具有非常强大的说服力，以至于他都觉得窒息？

还是因为凭黄章晋和女生极其有限的交集，就觉得她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而这份值得信赖、文章的说服力与对弱者的同情的叠加，最终战胜了他和邓飞的故交情谊，让他觉得非如此不可？

8、我当然也可以追忆和这个朋友的结交经历，为何有大量的事实，来促使我相信这个朋友，但这无疑会在某种程度上暴露朋友的个人经历。这么个环境下，朋友不知得承受多大压力，所以就先做个简短回应，该说的时候，会继续说。

2018.9.13 鲸书称邓飞欲起诉自己、黄章晋和邹思聪

来源：微博@鲸书

原文链接：

https://weibo.com/2753548321/GzcT86Xp9?filter=hot&root_comment_id=0&type=comment

关于邓飞决定以诽谤罪刑事自诉黄章晋，邹思聪，我和指证邓飞性侵的当事人的一点回应：

1.欢迎起诉，我们会积极应诉。请让你的律师主动联系我们，不用再通过中间人递话了。

2.你会后悔。

2018.9.27 举报者 C 回应不实传言

来源：微博@鲸书

原文链接：

https://weibo.com/2753548321/GBJE7g0Nc?filter=hot&root_comment_id=0&type=comment

注：本文是朋友 C 对近期不实传言的简单回应。几周来，对方操作手法可谓精明，从不公开回应任何情节，只是私下传播，以此来制造信息污染。我想 C 本人对对方信息污染的坚定回应，是最有力的。

声明

大家好！我是《“未遂”之后呢？Say NO 又如何呢》自述一文的作者 C。

感谢一直以来关注、声援、支持和始终信任我，以及理性提出质疑或异议的每一位。8月1日以来发生了很多我始料未及的事情，其中尤其令人震惊的是，有这样一则不实传言：

“邓飞的律师找到黄，黄立即找实习生，问实习生事情到底是否真的。实习生回答不敢保证。原来，实习生把初稿给两位凤凰前同事看了，这两位前同事进行了编辑和修改。比如“邓飞脱裤子等”就是编辑特意蓄意加进去的。后来，经编辑修改后的稿件发给了黄和邹。于是，邓飞事件突然横空出世。”

针对诸如以上等已经流传较广的各种不实传言和揣测，我想在此特别声明：

我从未在任何场合，以任何书面或口头的方式，向任何人说我“对记忆把握不清”，或如不实传言中所称“不敢保证（属实）”。

我为我自己所写的自述负责，全部基于真实记忆。

从未有任何他人编辑和修改我的自述，这一切均有证据，我很愿意在必要时直面司法人员的质询。

以下是一些更具体的回应：

1. 你为什么写这篇自述？

我的初衷和诉求都写在自述里：

“决定写出来是为了声援已经站出来的姑娘们朋友们，个案仅供参考：无论程度如何，受过伤害的人都将经历无法预估的困境，长期、慢性，甚至是迟到的疼痛。”

“希望事件本身能吸引人们更直接的关注。但愿由此被送上全民审判台的，是这些事件背后共同的性别权力结构与体制化、社会性的暴力，而非一两个名字，某家媒体，一串名单，某些圈子，或者某一小群人的罪行；更不是受害的群体。”

“也许，我的困境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还将继续是困境——我的困境，我们的困境。现在写出来，只希望我的困境不再成为更多她/他的困境。”

2. 这完全是你自己写的吗？听说有传言称其他人蓄意编辑了“首席老师”部分的内容？

我是自述的唯一作者，从未有任何他人编辑或修改我的自述（尤其是“首席老师”事件部分从最初提笔到发布绝无情节内容的变动）。

3. 你自述中描写的画面，是很多人经验之外的事。从常理上看，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

对我来说，这些都是真实发生的可怕经历，同样在我个人经验之外。但在我当时有限的经验认知之内，我也知道任何人不应该在未经许可、违反他人意愿的情况下，对他人做出任何与性有关的肢体行为，哪怕只是触碰。

我书写自述就是想说，这个社会的复杂性超越了“常理”，我们所理解的常理往往并不是“常理”。

4. 你是在说你被“强奸未遂”吗？

我认为我在自述中描述的事件内容清楚表明，所列异性的行为足以构成性骚扰，或者说更泛指性侵（未遂）。

可参照的“性骚扰”英文定义非常详细，不一而足：任何引发对方不悦和不被希望发生的肢体触碰(any unwanted or unwelcome touching or physical contact); 任何形式不经对方许可而强制或执意发生的与性有关的接触或行为 (any type of forced or coerced sexual contact or behavior that happens without consent)。

在中国，即便“性骚扰”急需进一步的司法命名，各地方规范文件中还是可以找到相关定义。比如 2009 年修订和实施的《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第三十三条：“禁止违背妇女意志，以具有性内容或者与性有关的语言、文字、图像、电子信息、肢体行为等形式对妇女实施性骚扰”。

我在自述时给“未遂”一词打引号，是希望能与严格司法意义上的具体罪名有所区分。就像我在自述中表明的一样：“如果此处需要严密定义，我暂时不确定使用哪一个词可以更准确描述他“未遂”的侵权行为，但我确定的是，我从没有自愿，更没有任何表达肯定愿意的言语和行为。”

借此机会，愿和大家一起持续讨论、反思日常交往中的个人身体权利与边界问题、性与权力结构的关系。

5. 有网络传言称你“对记忆把握不清”，你对自述“不敢保证（属实）”，然后据说还有各种人带着目的参与。这一切看起来不单纯，真的如此吗？

再次重申：我从未在任何场合，以任何书面或口头的方式，向任何人说我“对记忆把握不清”，或如不实传言中所称“不敢保证（属实）”。

我为我所写的自述负责，全部基于真实记忆。

从没有任何他人编辑和修改我的自述（尤其是“首席老师”事件部分从最初提笔到发布绝无情节内容的变动），这一切均有证据，我愿意在必要时直面司法人员的质询。

我已在自述中清晰表明我的初衷和诉求。

2018.9.27 邓飞在朋友圈发“复出”消息，称要转行新媒体

截图来源：<https://ngometoo.github.io/Deng-Fei/#fn:14>



2018.9.28 黄章晋发文称自己删了那篇指控邓飞等人的文章

作者：黄章晋

来源：微信公众号“黄章晋”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cUPCoXp7rPqK3PQTW9YIOQ>

《我删了那篇指控邓飞等人的文章》

前天，我删了8月1日发表的《未遂之后，成功 SAYNO 又如何？》，距那篇《我杀死了邓飞》正好半个月。

删除此文，不是担心刊载未遂一文，邓飞等人对我可能发起诉讼，如果我涉嫌对邓飞等人的诽谤或名誉侵权，我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我希望纷争最终在司法渠道解决。

我写了《我杀死了邓飞》后，未遂一文可删可不删，未料有人因我改变对邓飞等人的态度，暗中组织对我的算计，其用心和手段，真是刷新了我对卑污的认识。

今天，参与指控邓飞这件事，我除了为实习生出头尚余一点肯定，所有经历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如果一切可以重来，我绝不想再趟这摊污水。除了要上法庭，我不想再与任何人谈及此事，绝不为其再浪费一分钟。未遂一文，多留一秒，都觉扎心。

2018.11.17 邓飞诉邹思聪案，邹思聪发布应诉声明

作者：邹思聪

来源：微信公众号“邹思聪”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YCEA3rySDoY5001ATzVaaQ>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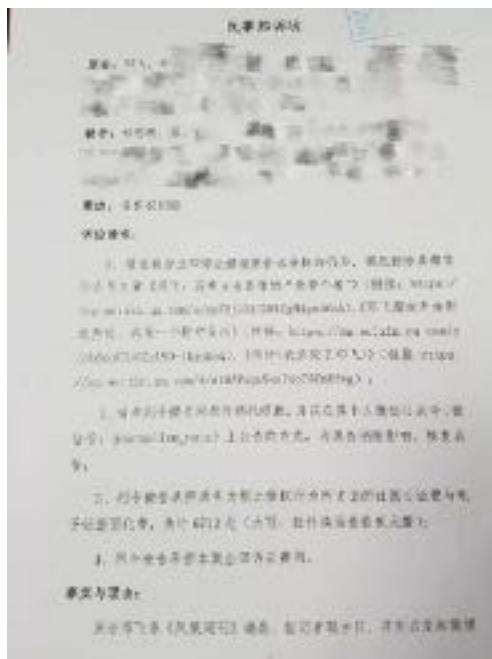
1 我已经收到起诉材料，准备应诉

2018年11月5日，我父母收到了杭州互联网法院发来的“邓飞诉邹思聪”立案通知书，父母随后寄给了身在香港的我。我正式成为邓飞#MeToo事件“名誉侵权案”的被告者，也是目前发布指邓飞性侵未遂文章三人中的唯一被告者。

此前一直在忙碌论文和考试的事情，所以推迟一周，才有时间和精力来发布我的应诉声明。



(杭州互联网法院传票)



(民事起诉状)

在 2018 年 8 月 1 日代朋友女生 C 发布《[邓飞，没有女生是你的“免费午餐”](#)》指邓飞性侵犯女生未遂一文之前，我已意识到法律风险，但思考之后，出于义愤、对 C 的友谊与信任、在#MeToo 中我作为男性的思考、反省和学习，更深入地理解到女性处境与法律保护的缺失，我仍然决定发布此文。

此文发布后，有来自各方面的压力。除了面临的法律风险外，则是撕裂的舆论和批评质疑。考虑到，邓飞与我都曾是媒体人，有许多共同认识的人，这样的撕裂与指责就更近在身边。

除了直接攻击以外，还有诸多其他质疑与“劝告”：

“你怎么卷进这件事去了？”、“你陷得太深了，别人都退了”、“这件事你应该淡出”、“你是不是被人利用了，还是想想如何自保吧”——诸如此类的质疑劝阻，有的来自自我信任和尊敬的师友，有的来自并不认识的人。

但即便如此，到被正式起诉时，我也从未有过我“杀死了谁”、“我删除了 XX”，或是“事情重来一次，宁愿什么都没发”的想法，我自问没被任何人利用，没觉得自己陷得太深，我只是做了我认为对的事情。

文章发布一段时间后，我咨询了徐凯律师。徐凯律师同时也是“朱军诉麦烧、弦子案”中麦烧同学的代理人。在听取我与女生 C 的陈述后，他观察了一个多月，同时确认了我和女生 C 的可信度和决心，才决定做我的代理人。目前，我已经正式委托徐凯成为邹思聪的代理律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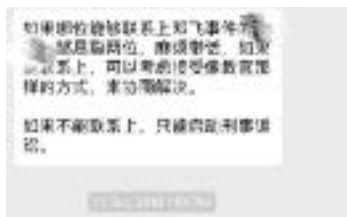
这篇应诉声明，我会大致简述我在发布文章后，到正式成为“邓飞诉邹思聪案”被告人之前的一些事情，以及我的个人看法。

2 曾威胁刑事自诉，最终又变民事自诉

2018年9月11日开始，由网名“旺喜”的人开始为邓飞在其朋友圈“造势”，“真相一点点浮出来了”，我也发文[《邓飞朋友开始制造舆论，我做一个防守反击》](#)进行逐条回应。

第二天，在好些我身处的微信群，一些人开始发布和转述这样一则信息：

“如果哪位能够联系上邓飞事件的XX、邹思聪两位，麻烦带话，如果能联系上，可以考虑接受像教官（注：黄章晋）那样的方式，来协商解决。如果不能联系上，只能启动刑事诉讼。”



(威胁刑事诉讼)

同一天(9月12日)，和我同时发布了女生C自诉文章的黄章晋，又发文《我杀死了邓飞》，形成左右互搏之势。他发这篇文字的原因我不知道，也从未询问，只是针对这篇文章引发的网友疑问，我以[《简评<我杀死了邓飞>》](#)进行了简单回应。

时间再往前移。在八月底，有人来香港通过朋友转话，提到邓飞会刑事自诉我，“判成了关个三五年吧。”同时也建议我私下和解，以免牢狱之灾。我迅速咨询了律师，律师认为，这是常见的威胁手段，意图吓退对方。

因此，早在八月底，我已经做好了打官司的准备。诉诸法律是邓飞的合法权利，诉诸公众舆论也是邓飞的言论自由——事实上，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都在等待邓飞发表公开解释，想听一听他口中的“真相”是什么。

但是，从9月12日的威胁刑事诉讼开始，事件被不断地“搅浑”，先是黄发表《我杀死了邓飞》，进而删除了自己发表的女生C自诉，接着是网名“旺喜”、“冒安林”的网友开始撰文攻击同样发表了女生C自诉的“鲸书”。

并且，在泛媒体公益范围内，另一个或几个版本的故事开始从不同渠道传出来，一会儿的版本是，邓飞凤凰周刊前同事想黑他，一会儿又是女生C的文章是凤凰周刊前同事炮制……

针对这些，女生C发表声明[《女生C对近期「信息污染」的公开声明》](#)，表明了自己自诉每一个字的真实性负责，从未有人“炮制”。我认为我的态度此前已经充分表明，而女生C的这一声明更已经足矣，没有过多参与网络上的浑水战。我并非被侵犯的当事人，更多的是支持者，不应该把自己变成主角。

之后邓飞又告诉我的律师说，只要我删除文章和道歉，便不起诉我。律师在征求我本人意愿后，回绝了邓飞的要求。

不得不说，邓飞“各个击破”的策略是有效的，无论是对于中国社会舆论环境的理解与操作，还是在媒体界的关系人脉，我都完全不及其万一，当然，按我的性格，也完全不喜欢经营这些。

因此，律师郑重地提醒过我，如果说“朱军诉弦子麦烧案”是一场平行世界之间的“血战到底”，那么“邓飞诉邹思聪案”，就将是一场互入敌阵的“苦战缠斗”，舆论必然非常撕裂。

3 “如果真的希望和解，他应该给女生道歉”

在我通过律师明确表达态度，并且发布了[《女生 C 对近期「信息污染」的公开声明》](#)、[《我的声明》](#)后，邓飞仍然没有停止动作。

10月中旬，邓飞通过我信任交好的中间人表示，希望我能回内地某城市亲自见他，做“内心确认”，做庭外和解，中间人表示，“你陷得太深了”，“最好淡出”。

我的回复如下（语音回复转文字，有一些错字、口语与断句错误）：

“XX，谢谢你邀请我回 XX，但最近确实回不来，然后我想说的就是，如果你要转达的话，你就说一下，第一，正是因为我和邓飞没有私怨，所以我觉得法律解决是一个符合双方意见的方式。第二，‘内心确认’我已经拥有，我相信我的朋友，然后最近也搜集了其他的证人证据，我在此前已经完成了内心的确认。第三，如果邓飞他希望和解，真的希望和解，那我觉得他应该给女生道歉，以我们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方式跟女生道歉。那我可以删除文章，然后也会说明为何会删除文章。”

（聊天记录）

“第四，我不会和邓飞单独见面，不管在哪儿，在 XX，在任何地方。因为我们现在双方都有自己的律师，我的律师和他的律师，他们也知道对方是谁，所以我觉得，可以让律师和律师去谈。然后，如果说邓飞不想接受我刚刚说的和解条件，那么虽然会很辛苦，结果也不确定，那我觉得起诉了，打官司就好了。谢谢 XX 转达。以后我们在 XX 有空的话单独再聚，谢谢 XX。”

“我明白，所以如果有双方可以接受的方式，我觉得律师可以代表当事人去谈，因为我不太会处这种江湖事情，所以一开始就是考虑法律途径，找证人证据等等。他一开始在各种群的威胁逼迫，这是我决不能接受的，越是这样，我越坚定的希望走法律途径，虽然我确实不是也不该是这件事的主角。我认为，他如果能以双方都可接受的方式，跟女生道个歉，对他自己的事业也是好的。邓飞的为人我不了解，但他的事业肯定是有价值的。”

我困惑不解，邓飞方面，一会儿借微信群、朋友圈威胁刑事自诉，一会儿对律师说民事刑事一块儿起诉，一会儿又要庭外和解，却没有公开发表过一次堂堂正正的声明。我并非不赞同庭外和解，也对他提出了最合情合理、甚至温和的要求。

这之后，他当然没有跟女生道歉。

4 从未公开回应，律师团队来当“客观独立第三方”

正如我所陈述的，邓飞在此事从开始到现在，都没有站出来，公开讲述自己版本的“清白”，无论是微博、微信公众号，还是朋友圈与微信群，一直都是其他人在出面，再把焦点转移到其他人和事情身上。

如果这还可以理解成，他最终想交给法律审判来裁决的话（即便他又是威胁又是私下和解），那么杭州互联网法院在已经对此事立案后，邓飞的律师团队仍然在伪装成“客观独立第三方”，就实在让人无法理解。

一周前，我的父母已经收到杭州互联网法院立案通知书，还在寄给我的途中时，我才发现署名“刘辉”的“刘辉刑辩团队”公众号发布了[《刘辉律师：米兔必须回归法律轨道，才能走得长远》](#)一文。

他先是在文章开头理解同情“米兔”（#MeToo），接着又以捍卫法律的名义，“客观中立”地批评邹某某先生（我本人），并得出了如下结论，即便在第一时间报警也不能立案、司法不公、立法不完善的诸多制度性对女性不利的情况下，女性甚至都不能诉诸“言论”的私力救济，否则就是反对“法治”，而“法治是最大的公约数”。

在朋友圈回应别人时，为了显示自己的客观独立第三方，他声称“案件不是我代理，我只是表达我的观点！我的观点和我的头衔无关！”然而，事实上，邓飞曾在朋友圈公开表示，“感谢刘辉兄长团队免费提供所有法律服务”；在立案起诉后，他也亲口说过，深圳的刘辉是他的律师。



(邓飞朋友圈：“感谢刘辉兄长团队免费提供所有法律服务”)



(刘辉回应留言：案件不是我代理，我只是表达我的观点！我的观点和我的头衔无关!)

公开可查资料也显示，虽然刘辉目前并非直接代理此案，直接出面代理邓飞诉邹思聪案的段若愚律师，是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的年轻律师，而刘辉则是该律所的高级合伙人。



(原告代理人段若愚律师，是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的年轻律师，刘辉则是该律所的高级合伙人。)

我认为，诉诸法律是邓飞的合法权利，做他的代理人不是丢人的事情，而代表当事人表达符合当事人利益的观点，也是律师当仁不让的责任，没必要遮遮掩掩，假装中立，显得没有自信。

当然，对于刘辉先生“捍卫”法治观点的详细评议，我会在之后陆续发出，也希望媒体界、法律界和学术界都能借此机会，发出自己的专业评议，如果能推动共同的底线与法治的进步，那是很好的事情——

但我首先必须要指出的是，刘辉律师不是“客观独立第三方”，他代表的是他当事人的利益。在我看来，一直致力于批评#MeToo 的鄢烈山老师，才是真正的客观独立第三方。

其次，我从未否定法治。我和刘辉律师、鄢烈山老师等人一样，都赞同“法治” (Rule of law)。在我们共同所在的微信群中，有时候还会看到，他们发的其他热点事件与历史事件的文章与观点，都是我赞同的。只是我不明白，当我一次次说了，“我明白要承担的法律风险”，“法律解决是符合双方意见的方式”后，我为何还是不同意“法治”的人？

5 赞同法治不是“认命”

赞同法治社会，不等同于现有法律足够完善，这是常识问题。

而法律不够完善，社会权力结构整体性地对女性不公时，我们该如何做？当女性大量遭遇性骚扰性侵犯时，女性该如何寻求公正？

在中国现实中，目前没有专门的《反性骚扰法》，即便是《妇女权益保障法》，也并未对性骚扰具体构成要件进行规定，更没有对性骚扰行为进行明确限定和分类，这使受害者在行使权利、追究责任时难以对性骚扰进行证成，更可能因为这种不确定性，使受害者捍卫权利时，逆转成高难度的证明义务。

性骚扰“立案难、取证难、赔偿难”，这早已是被公众广泛知晓的现实。在追责制度和救济途径上，缺少有效追究性骚扰行为人责任的制度。受害者没有专门的反性骚扰法追责，性骚扰本身又有“隐秘性”和“突发性”，经常难以及时固定证据。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被侵害人极易陷入被动局面。

而刘辉律师一文，所谓坚持“法治是最大公约数”的论调，几乎就是对遭遇这种情况的受害者说，“认命吧，现有法律就是这样”。

当现有法律，不能保护到被性骚扰性侵害的女性时，受害者不得已诉诸言论来寻求公正，冒着被二次伤害、被“荡妇羞辱”的风险，还被认为是“人治”，搞“文革”，这实在是荒谬的结论，是对“法治”与“文革”的双重无知。

因此，当现有女性保护立法有其明显缺失，第一时间报警经常不被立案之时，女性通过网络舆论讲述遭遇、修复创伤、自我反思、消除耻感、诉诸舆论，留给公众评论与判断，这是在法律不能及的不公之处寻求公正，更是希望在被侵犯事件曝光后，在社会舆论的推动下，法律能够实现进步与完善。当然，在现实中，她们更可能面对的，就是二次伤害与多次伤害。

而关于所谓“大字报”、“大鸣大放”的批评，这更像是经历了“文革”集体创伤后的膝跳反射，却忘记了真正带来人民巨大创伤的，从来不是言论本身：

在网络上，女性个体希望寻求公正的自述，即便在#MeToo 中形成了巨大的互相鼓舞的合力，也没有体制性权力在其后支撑。

指控者与被指控者在平等的言论空间中，甚至是相互转换的，他们共同拥有指控与回应的言论自由，如有诬告，反驳就是——这当然不是“文革”，更不是被污名化已久的“大鸣大放”、“大字报”。

事实上，如果所谓的“文革”，是真正意义上“大鸣大放”的自由辩论，那根本就是好事，而非历史灾难。

6 我会应诉到底，欢迎媒体界报道与学术界评议

我并非女性权利、女性发展、女性保护立法的专业研究者，更多的是自我反思者和学习者，是言论自由的支持者。因此不再多讲宏观道理，女生 C 的文章，就已足够表明我的态度。

细读过她的文章的人都知道，这篇文章没有激烈控诉，没有猎奇八卦，没有仇恨言论，而是在开篇就明言：

“但愿由此被送上全民审判台的，是这些事件背后共同的性别权力结构与体制化、社会性的暴力，而非一两个名字，某家媒体，一串名单，某些圈子，或者某一小群人的罪行；更不是受害的群体。”

“我无意‘迫使’共同认识的朋友们站队表态，惟愿各种思辨讨论都能就事论事、聚焦核心问题。”

这正是我的看法。

我在人生早期，和大多数中国男性（当然也包括相当多的女性）一样，深受“直男癌”、“有害的男性气概”的父权环境影响，表面上，觉得平等、自由、公正等价值重要，但在认知结构中，又完全缺失了“性别教育”、“权力结构”的维度，不知道女性权利所要求的，无非就是可以真正实现的平等、自由和公正。

而就我观察到的结果是，即便是我很钦佩的中国知识分子，可能都缺乏足够的省思。

最后，既然邓飞已经起诉，如果有严肃媒体关注，我愿意接受采访，也希望媒体朋友能够采访到邓飞。我期待有文化研究、法律研究等学术界师友，发表自己的专业看法和研究成果，如果因此能推动社会观念与法治的进步，那是很好的事情。

可以预料到，这是一场苦战。需要声明的是，我不是受害者，只是被动成为案件的一方“主角”，无论结果如何，我会应诉到底。

邹思聪

2018年11月17日

2019.7.8. 《请公开审理邓飞#MeToo案》

作者：徐凯律师

来源：微信公众号“新法”，原文已404

备份链接：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9/07/%E6%96%B0%E6%B3%95-%E8%AF%B7%E5%85%AC%E5%BC%80%E5%AE%A1%E7%90%86%E9%82%93%E9%A3%9Emetoo%E6%A1%88/>

邓飞诉邹思聪名誉权侵权一案，将于7月17日在杭州互联网法院线下开庭前会议，并可能紧接着开庭审理。此前我方向法院申请了公开审理，原告邓飞向法院申请了不公开审理。为此我们已向法院提交了要求公开审理的律师意见。

附图：杭州互联网法院传票（略）

关于本案应予公开审理的律师意见

尊敬的合议庭：

就贵院受理的邓飞诉邹思聪网络侵权责任纠纷【(2018)浙0192民初9122号】一案，作为被告邹思聪代理人，我们已向贵院提交书面申请，请求贵院依法公开审理。现就与本案公开审理有关事宜，再次书面向贵院说明我方意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或法律另有规定的以外，应当公开进行。离婚案件，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审理的，可以不公开审理。”

根据该规定，本案不符合不公开审理的规定情形，依法应予公开审理。

首先，本案不涉及国家秘密。

其次，本案不是离婚案件，也不是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不属于依当事人申请可以不公开的案件。

再次，本案不涉及原告邓飞个人隐私。隐私权的客体是个人隐私，个人隐私是真实的信息。本案关键事实，是证人C遭受原告邓飞性骚扰的事实。就该事实，原告邓飞在其起诉状中主张，该事实为无中生有的捏造，属于恶意诽谤，因而以侵犯名誉权起诉被告邹思聪。就原告的主张，本案中仅涉及其名誉权而不涉及隐私权问题。即便邓飞如今改口承认上述关键事实属实，进而主张侵犯了其隐私权而不是名誉权，但并不是所有的私人活动都可归为个人隐私范围，若成年人的私人活动侵害他人正当权益，则不应将其列为个人隐私范围。性骚扰行为即属此范围。由此可见，无论邓飞作何主张，本案都不涉及邓飞的个人隐私，其申请不公开审理没有法律依据。

尽管本案涉及我方关键证人C的个人隐私，但C可自行处分该项隐私权利并决定是否向社会公众披露。C主动通过朋友在互联网上披露了其被邓飞性骚扰/性侵犯的事实，同时也明确同意在公开庭审中公开作证并接受公开质证，并同意按法院指定形式对此提供保证。为此，在美国读书的C已专程回国等待法庭通知作证。涉及个人隐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背后的法理逻辑在于法院无权公开任何自然人的个人隐私。但是，在该自然人自主公开的情况下，法庭亦无权假保护之名，通过不公开开庭审判剥夺其自行处分的权利。

最后，正如原告邓飞所提出的，原告邓飞是全国知名的公众人物。作为公众人物涉及媒体职场性骚扰行为的一起典型事件，本案极受舆论关注，依法公开审理既是对各方诉讼权利的保障，也是对公众知情权的尊重。

以上意见，望贵院予以充分考虑并公开审理本案，依法保障诉讼参与人的权利，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

本意见附件为全国各地人民法院在与本案相似的情形下依法公开审理的案例，供合议庭参考。

此致

杭州互联网法院

邹思聪委托代理人：徐凯律师

2019年06月20日

附件参考案例摘要

序号	案号	名称	审理法院	案由	审理形式	摘要
1	(2017)京 0103 民初 11 号	李某某名誉权纠纷 申诉, 申请民事裁定书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名誉权 纠纷	公开审理	申请人申请不能公开审理, 法院拒绝。认为: 申请人是否案件涉及个人隐私不能公开审理, 但本案审理的重点是申请人是否存在未经他人同意, 擅自公布他人隐私材料或者宣扬他人隐私, 致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情形, 因此并不符合不公开审理案件的情形。
2	(2017)京 0103 民初 64735 号	张某某与李某某名誉 权纠纷一案民事判决书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名誉权 纠纷	公开审理	涉案事件为被告在飞机上骚扰原告, 法院未认定为个人隐私, 适用公开审理。
3	(2014)沪一中 民一(民)终字 第 1932 号	裘某某等名誉权纠纷 一案二审民事判决书	上海市第一 中级人民法院	名誉权 纠纷	公开审理	涉案事件涉及原告原告在公共场合被性骚扰, 法院适用公开审理程序。
4	(2012)杭萧城 民初第 06 号	罗某某与王某某、任 某某名誉权纠纷一案 民事判决书	浙江省杭州 市萧山区人 民法院	名誉权 纠纷	公开审理	涉案事件涉及性骚扰行为, 法院适用公开审 理。

2019.7.17 邓飞诉邹思聪名誉侵权案开庭

来源：微博@住进迷楼的里尔克

原文链接：

https://weibo.com/2266257414/HDUDxouZj?filter=hot&root_comment_id=0&type=comment#_rnd1564551317603

2019年7月17日, 邓飞起诉邹思聪名誉权侵权案在杭州互联网法院召开了庭前会议。

庭前会议从早上九点开始, 一直到下午五点多, 双方就各自提交的证据进行了举证和质证。我方的三位证人出庭作证, 包括涉案文章作者女生 C 在内, 也出庭接受了原被告和法庭询问, 并当庭表达了希望公开审理的意愿。

目前我们在等待法院下一步的审理安排。

因为庭前会议是不公开程序, 实质内容不能透露, 我虽然是被告当事人, 但是本案的核心是女生 C 当年被性侵犯未遂以及所受的创伤, 也希望大家能够聚焦在这一事实本身。除了 C 以外, 还有其他指证原告的女生, 她们的经历也应当被关注。这也是我本不应该作为主角, 而一直走到今天的所有原因。

今天有很多朋友在庭外和网上关心、声援我们这个案子, 我和 c 都感谢大家, 我们将会坚定地通过司法程序来证明事实。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本案核心事实。

邹思聪

（五）金动未来霍庆川事件（2018.7-2018.8）

事件梳理

2018.7.26 当事人授权公号“自绝于江湖”发布《关于“霍庆川性骚扰”事件的说明》

来源：微信公众号“自绝于江湖”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MlyF-pdPQh--9_75tWKjrg

最近两天，我很意外地发现有关自己一段不愉快的经历在未获得我本人确认和授权的情况下，以文字的方式在朋友圈里传播。作为事件的亲历者，我认为有必要此时就此事做出说明。

2012年7月，淘宝网在广州琶洲举办展会，为了助力中国公益的发展，这个展会特别为公益机构开设的公益网店设置了一些宣传展示的机会。当时，在淘宝网担任社会责任部任务专员的霍庆川与我取得联系，希望来广州与我见面，让我从媒体人的角度出发，就展会的公益宣传给出一些意见。

很快，我们如约见面并进行了工作晚餐。一开始我们的交谈非常愉快，从公事上的合作到对公益圈发展的前景，我们都有过交流。晚餐结束后我见时间还早，为了尽地主之谊，我邀请他在餐厅附近的电影院看了一部电影。

我的噩梦就从这里开始。

我已无法想起当时看的是哪部电影，因为从观众席下开始，霍庆川就开始对我动手动脚，乱摸一气。我对此感到非常不舒服，直接拒绝了他的进一步举动，同时还给出了口头警告，但考虑到之前的愉快交流，以及霍庆川在公益界的声望，没有提前离场。

这一个多小时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时间，好不容易等到电影结束，我走出电影院，走到大街上，准备打车回家，以为一切都结束的时候，霍庆川居然就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抱着我强吻，对的，当时广州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满大街都是年轻人。这个几个小时前还一本正经地跟我在做公事交流的男人，就这样未经我的同意，抱着我就亲了下来。

我完全没有想到他会做出这样的举动，一时愣住，僵在那里。见到我的反应，霍庆川很意外，居然笑着跟我说：“你一定是个拉拉吧。”等我反应过来，马上意识到自己被侵犯了，我非常愤怒，推开他，语气严厉地表示了我不满，同时正告他作为一个有妇之夫，请放尊重点，我对你这样的人，一点兴趣都没有！

至此以后，霍庆川服务的机构几经变动。其中一些他服务的机构与我偶有合作，但每次我都明确跟机构对接人说不希望与霍庆川本人有任何接触。我以为不再见到他，就能让自己将这

段不愉快的经历慢慢淡忘，但事实并没有。偶尔与公益圈的朋友聊起些话题，只要提到他的名字，我都觉得反胃呕吐，严重时候还会失眠。霍庆川俨然已经将自己打造成了一个公益名人，“霍庆川”这三个字处处出现，我总是感到不适。

这些年，我会忍不住跟一些朋友倾诉，我很感谢不少朋友会给我安慰，但鉴于霍庆川为自己打造了一个耀眼的光环，并非人人都相信我所说的，当中有些人甚至认为我在杜撰，从而认为我的品德有瑕疵，这让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在自我怀疑，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以上，就是我对霍庆川多年前给我带来的伤害和困扰所作出的说明。

2018年7月26日

2018.7.27 霍庆川发声明回应：对莫须有事件无法自辩

内容来源（图片）：<https://ngometoo.github.io/Huo-Qingchuan/#fn:2>

《关于 Y 女士事件的声明》

近日各位应该已经注意到我在网上被非实名指控性骚扰。从初期的惊讶，到随后的自我检讨和反思，到现在思考再三，所以有这样的一份声明。

就我和 Y 女士的关系，我记忆中从认识到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均保持了良好的工作友谊。出于工作习惯，我至今还有与她的交流记录，这些记录也印证了我的记忆。

我们最早开始联系是 2011 年 6 月份，而非她在指控材料中所说的 2012 年。我们于 2011 年 7 月 3 日、某星期天的下午初次见面。我参观了她的工作室，并接受了其吃饭和看电影的邀请。整个过程友好平和，之后就正常告别。除此之外，并没有发生其他事情，包括其材料中所指控的任何形式的性骚扰。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彼此的沟通记录也表明我与她的关系一直友好正常，并没有其声称的对我的“刻意回避”。

与大多数工作关系一样，我与她的联系随时间和工作变动减少，到现在已经有四五年没有任何联系了，这也是我初期获知被其指控后特别惊讶的原因。但我随后也在反思，是否在曾经的工作交往中我的某些方式无意中令她感到不愉快？如果有，我首先愿意表达迟到的歉意，同时也想请 Y 女士理解那既非我的本意，也与性别无关。

同时我也在反思雷闯事件中我的不当言行及造成的影响。我非常支持女性发声说出自己的真实受害经历、坚决维护受害女性的权利，但在雷闯这一事件上没有及时表达对受害女性的支持，反而偏执于行业发展和“不要一棍子打死”一个人的角度进行发言，作为一个从事并倡导公民社会理念多年的从业者，犯下了不应该犯的错误。这次事件也让我认识到自己的性别平等意识还远远不足，应该尽快学习并补充相关知识和理念。任何对女性的不尊重、歧视和侵犯行为都应被纠正并接受该有的惩罚，我坚决站在性别平等这一边，希望给受害女性理性维权提供力所能及的协助。

最后，回到 Y 女士的事件上，我无法举证自辩一件莫须有的性骚扰事件，权以此说明来表

达立场和态度。感谢各位的关注，对不起各位朋友，没想到竟然是因为这样的事情，让你们操心了。

霍庆川

2018年7月27日

2018.7.27 当事人对“霍庆川性骚扰事件”再发声：霍没有正面回应

内容来源 (图片): <https://ngometoo.github.io/Huo-Qingchuan/#fn:2>

《对“霍庆川性骚扰事件”的再发声》

昨日，霍庆川就我匿名陈述的一桩多年前经历的性骚扰事件发布了一封名为“关于 Y 女士事件的声明”。尽管我已预料到霍庆川会进行自我辩解和反击，但读过霍先生的声明，作为当事人的我还是感到深深的失望和无力。

当年的性骚扰事件对我造成了许多困扰，我也产生过很深的自我怀疑。要公开此事，意味着我需要重新回忆并面对那些一度被自己强行屏蔽的感受，以及遭遇各种可能的诋毁和攻击。我自认内心并不强大，出于自我保护，我选择了匿名。但霍庆川在声明中一来就指出了“Y 女士”，并且认为我的陈述是“莫须有的”“指控”。

试问霍先生，你在公益圈经营多年，也算圈内名人，一定与不少 A、B、C 女士打过交道，更何况你还保留“交流记录”，并认为“关系一直友好正常”。如果一切真如你所说，你亦坚信自己无辜，那么在匿名的情况下，你是如何能马上就指出举报的就是“Y 女士”呢？除非你确定地知道，这件事真实地发生过。否则我实在想不出来，其他更合乎逻辑的解释。

你提到我们初次联系的时间是 2011 年 6 月份。很抱歉，六七年过去，我对与你初次相识的回忆已经模糊。因为历历在目，我的声明仅陈述了当年事件的时间、地点和整个经过，并未提及这是与你的初次相识。但感谢你提供的信息，让我看到一个不得不面对的事实，那就是大部分的性骚扰案件都发生在熟人之间。这一点在最近曝光的大量性骚扰事件上也得到了印证。

霍先生的声明试图转移焦点并认为是在“工作交往中令我感到不愉快”，才遭到的举报，却始终没有正面回应 2012 年 7 月那个夜晚对我所造成的伤害，不得不说是个遗憾。

性骚扰永远都不只是关于性，而是关乎权利和权力。事实上，伤害已经发生，无论你给出怎样的解释都于事无补。我理解所有遭遇过此类事件的女性，我们经历着同样的恐惧和挣扎。我选择说出来，是因为当伤害得到表达、能被看见和承认，是疗愈开始的第一步。

而选择直面和承担，也是霍先生真正反省的开始。性别平等绝非你所理解的一个立场或一句口号，而是发自内心地对女性身处困境和自身命运的深刻理解和同情。但愿你能真如声明所

言，在未来有更多的平权意识和更自觉的行动，也希望广大女性同胞一起监督。

每个站出来的女性，都摊开了自己的伤口。她们声音微弱、姿态渺小，也曾像我一般无力，但感谢她们为我，也为更多的人点亮了黑夜。也感谢身边一直在默默支持、鼓励我的朋友，谢谢你们给了我勇气。

2018年7月27日

（六）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周非事件（2018.7-）

事件梳理

2018.7.25 微博用户@洛女王 cheche 发文指控“某 W 国际环保组织”的“某周姓领导”强吻女下属

来源：微博@洛女王 cheche（原博已被删除）

备份链接（截图）：<https://ngometoo.github.io/Zhou-Fei/#fn:3>

致某 W 国际环保组织：

2016年3月14日凌晨三点，同事们在啤酒烧烤的攻势下微醺，三三两两回到酒店房间。我却被某周姓领导堵在房间门口在嘴上亲了一口。

西双版纳，我人生第一次知道有那么美的雨林，也知道原来雨林也是何等凶险。7个小时后的飞机，我仓皇抱着同事的包，求他帮我把座位调换到一起，这样我就可以不用在狭窄的波音飞机舱里接着那个让我洗一晚上嘴的人了（无意 diss 波音）。

之后的我以为，有意疏远便可，于是对周姓领导来说变成“无法沟通”。我说我不做行政了，纯做财务就不用出差了吧。毕竟我还记得2015年10月，杭州会议晚上那顿酒席，一群xx局的领导和保护机构的男男女女在饭桌上讨论回九点插优盘，也记得回酒店的电梯里，某处长在我旁边让我照顾好周姓领导。我想多了么？我想多了，你们就是怕他吐了对吧？

那么说回2016年吧，我从一个“善解人意”的女孩变成了“不可理喻”的乖戾同事。我无法也不愿意改变自己的人设。我用光了自己的年假去充电，在版纳园的环境教育高阶培训拿到个人和小组第二。我以为美国三个月的培训我要考虑的是老公怎么忍。结果换来的是周姓领导一句“那你辞职吧”，“你背着我用W机构的名义参加培训我还没找你算账”。

2016年8月，我听了周的话”从W机构提了离职，李姓LT成员了解了情况，试图挽留。我泪流满面讲了西双版纳的恶心的晚上，得到了“他只是礼节性的问候”。之后，就算我听懂了“Put the fish on the table”，对不起，我无法接受我理解能力有问题，也无法接受你们让我就这样算了。

我不再去找周姓领导沟通，每次被动被叫过去，我都想说，请开着门，我害怕。然后周姓领

导愤然回答“我都道歉了你还要我怎样？”是啊，我能怎样？我和先生经营着双公益人家庭，我裸辞我们就付不起下个月的房租。我最终选择麻木地忍到 2017 年，直到自己查出骨关节晚期，只能换股骨头。

2017 年 8 月，我术后回来工作，整个人的身心都无法恢复。一纸中度抑郁诊断让我无论如何都要求辞职。“请你放过我”是我最后的请求。

临走前，我跟国际总部 HR 说，“请帮我劝告女性同事提高警惕。我不准备让你们调查，要调查，也请等我离职，我在北京没有权没有势，我是个小老百姓，我怕死。”

结果 2018 年 2 月，乐施会出事了。4 月初我收到了国际总部 HR 的信，她说英国那边启动了自上而下的调查。希望我配合，也会告诉我进展。

2018 年 4 月 20 日，我和 W 机构中国的 HRD 以及一个曾经服务过 W 机构的律师见面，再一次把这件事细细地复数了一遍，当时的我就和我写下这篇没什么逻辑的文的时候一样，全身冰冷，颤抖。我不明白自己究竟是做不对什么了要一遍一遍受到二次伤害。

我妈说，“我女儿这么漂亮，遇到这样的事情也是正常。”我不怪她。

网友劝我，“想开点儿，凡事别往心里去”，心里 MMP，不过我理解，抑郁本身就不太被理解。

然而，调查 3 个月过去了，我只想向 W 机构喊话，你们的结果在哪里？周姓领导为什么还在工作？他是不是还会下了班和合作伙伴喝酒，带上一群女同事，喝多了就脱衣服？

他们还有没有每周五的 Happy Hour，一群人坐在那里讲笑话，每次都要讲一遍费玉清的“嘿嘿嘿”？他们是不是还在群里油腻地互相恭维，“周 xx 带我去非洲”，“一生一次的旅行带你去了好多次”。

审计员，你怀疑的是对的呢，非洲宣讲会结束后，很多时候那个 Field Trip 的钱都被做进账里了，自己去玩儿还不太够，要带着 xx 局的领导一起看动物啊。毕竟，周是这样说的，“对于 xx 局的领导来说，如果没有这个 Field Trip，这个宣讲会他们都不会去。”

有人说，不就被亲了一下么，那么玻璃心？怎么还牵扯出见不得光的事情？

有原同事劝我，“你不要在朋友圈发这些东西，小心点儿。”是啊，我小老百姓一个，有什么筹码和他斗？

我只不过生气罢了，我没能力送他去法庭，没法申请禁令，只能把事实还原，让舆论去攻击他。

曾经，于公于私我都感谢周姓领导的指导，但是，我的身体的每一部分，都是我的意志，没有理由送给你作为你提点我的代价！

今天，整个朋友圈都在发酵，我也不要你们给我什么回复和调查结果了，送你们四个字：
真不要脸！

2018.7.25 @洛女王 cheche 实名指控周非性侵犯

备份链接 (截图): <https://ngometoo.github.io/Zhou-Fei/#fn:3>

“我就是当事人王琪，我去年 9 月从 WWF 离职，周非曾经是我顶头上司。2016 年 3 月 14 日的故事是我的真实故事，如果我的文章有哪里是假的，我愿意负法律责任。同时祝贺前上司从中层管理升职 Chief Programme Officer，荣升 Leader Team 成员。”



2018.7.25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发布声明：已成立专案小组调查

来源：微博@WWF 世界自然基金会

原文链接：

https://weibo.com/1702771281/GrAMfwoDS?filter=hot&root_comment_id=0&type=comment

声明

自 2018 年 3 月 22 日，WWF 中国办公室接到有关内部员工性骚扰匿名举报后，WWF 内部对此引起了高度重视。在收到举报一周内，WWF 中国办公室联合 WWF 瑞士总部、和 TRAFFIC 英国总部成立了专案小组对此事开展调查。为保证调查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专案小组委托君合律师事务所进行第三方独立调查，专案小组不干预调查过程。

经过近两个月的深度调查后，调查报告显示，对于举报人所举报的发生于西双版纳的性骚扰行为，没有足够的证据证实。同时，应举报人的要求，也为尊重举报人的意愿，没有公开调查报告。

作为全球最大的独立性非政府环境保护组织之一，WWF 拥有完善的员工保护机制，以及事件调查与应对措施。我们充分尊重事实，并对此类事件一直秉持零容忍的态度。

WWF 鼓励员工勇于发声，共同营造性别平等的工作环境。

作为一个负责的非盈利机构，WWF 将一如既往地熊猫大家庭及其合作伙伴提供优质的工作环境，为中国的自然保护贡献更多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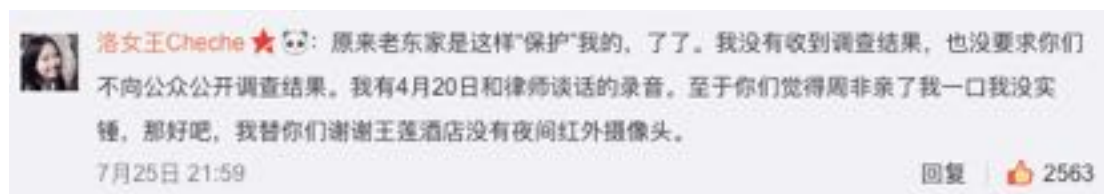
2018.7.25 @洛女王 cheche 回复 WWF 声明

来源：微博@WWF 世界自然基金会

原文链接：

https://weibo.com/1702771281/GrAMfwoDS?filter=hot&root_comment_id=0&type=comment

“原来老东家是这样“保护”我的，了了。我没有收到调查结果，也没要求你们不向公众公开调查结果。我有4月20日和律师谈话的录音。至于你们觉得周非亲了我一口我没实锤，那好吧，我替你们谢谢王莲酒店没有夜间红外摄像头。”



2018.7.25 @洛女王 cheche 微博发布相关证据

辞职信 1：给 WWF 同事

来源：微博@洛女王 cheche (原博已删除)

备份链接 (截图)：<https://ngometoo.github.io/Zhou-Fei/#fn:3>

Farewell from WangQi

Today is my last working day in TRAFFIC and WWF. It's a long long journey to be here and another long journey to leave. I can remember every happy moment and sorrow I've been through.

It is a pity I cannot work together with you any more. I need to fight with my depressive disorder and I want to take a long vacation to get better recovery from the surgery. I would introduce Ms. Du Moru who is our F&A assistant in TRAFFIC team, she is very smart and will take over most of my job in the following months. Please give your best support to her as you always did to me.

Here I want to quote one of my favorite dialogue in <Criminal Minds>:

"I'm thankful for my years spent with this family. For everything we shared, every chance we had to grow. I'll take the best of them with me and lead by their example wherever I go. A friend told me to be honest with you. So here it goes. This isn't what I want, but I'll take the high road. Maybe it's because I look at everything as a lesson, or because I don't want to walk around angry, or maybe it's because I finally understand. There are things we don't want to happen but have to accept. Things we don't want to know but have to learn. And people we can't live without but have to let go."

Thank you all.

辞职信 2: 给周非

谌律师:

您好!

我检索了我的邮件备份, 很遗憾 2017 年 8 月 25 日以后的邮件均没有存档, 最终的离职邮件只有内容没有邮件备份了。

我手里只有一份他在 2016 年 3 月骚扰事件之后他发的道歉。详见附件。

如果调查有需求, 您可以尝试从我 TRAFFIC 总部的同事 Caroline Knightley 那里拿到其他的邮件, Felicia 可以联系到她。另, 由于我的 Office365 账号已经被删除, 所以相关的资料大约也找不回来了。

【编者注: 以下为给周非的辞职信】

周老师,

准备这封信断断续续已经有一年五个多月了。而今我觉得是时候和过去做个了结, 也跟您和大家说再见了。

感谢过去的小三年间, 您对我的器重和栽培。如果没有您, 我不会从一个只懂借贷和财务报表的会计成长为了解野保和国际热点问题的环保人。一次次的会议演讲, 一封封邮件激辩,

无数次长谈，还有数个诗酒相伴的日子。您让我知道原来工作也可以是这样色彩斑斓，团队可以如此和而不同。

过去的小三年间，我为团队理清财务流程，为大家的项目预算提供监控，解决了繁琐的各类表格问题。然而我毕竟年轻，能力有限，还有很多很多财务问题没有解决，感谢您包容我等我成长。

感谢您和团队的同事为我创造机会，让我可以在项目工作中有所涉猎，让我有机会为环境教育团队贡献一份教案，为减少需求团队贡献一点点力量。然而我终究没能翻译完 GSR 的文献综述，也没写完犀牛故事。

感谢您带我去非洲，让我见到了野生的大象和犀牛，让我知道这些动物如此的可爱，又如此的可怜，面对亟待保护的物种现状，曾经我坚定了信念要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感谢您带我见识了 COP17，见识了国际会议。尽管我没有提前准备太多，没有更多地听大会和边会，我们的边会和展览期间，仍然让我感受到国际上对中国象牙问题的态度和我们任重而道远的使命。

感谢您照顾我工作内容多，在了解项目工作压力之后帮我争取到一个财务行政的职位空缺，让沫儒得以成为 TRAFFIC 家庭的一员。

感谢您，为同事们争取团队建设的经费并且设置 happy hour 的交流时间。让我有机会分享自己的经验，也把 4D 培训带给大家。让我有机会去版纳，去台湾，去成都，去泰国。感谢您包容我在这些团建活动中的贡献不足和在工作中的漏。

感谢您，让我有机会深入了解项目以及办会的流程和注意事项，并且把鲨鱼培训的项目交给我。然而抱歉，我可能来不及把会议筹备模板分享给大家，也不能负责这次培训的小项目了。

感谢您，让我有机会见证中国宣布关闭国内市场这样的历史时刻，让我有机会为自己工作的领域和团队倍感骄傲和荣幸。

您曾说，这是最好的时代，即使没有纵向对比，我也感受到这是最好的时代:历史上最优秀的团队，最好的领导，最充裕的资金和相当给力的国际形势。可我还是要说再见了，请相信这与好坏或者感觉无关。我做这个决定为了我自己，也为了我的家人。

(很遗憾，由于你我都明白的那个版纳凌晨发生的事情，让我最终没能阻止抑郁发病。当天之后，我所崇拜的、尊敬的、仰慕的人设全部崩塌，变成了牛鬼蛇神，变成了噩梦，变成了我所不齿的任何一种模样。如果我仅仅是情绪化和不愿深入沟通，我不过就是一个不错办公室潜规则的年轻人自断前路的反面教材。可惜演变到今天，我无法面对的拖延症和对与您沟通的深深恐惧已经让我无法胜任这份工作。)

感谢您批准我的医疗期，让我得以在合适的时间接受全髌置换手术，结束长达十年的断续的肢体痛苦。但是我无法预计抗抑郁治疗是多久的时期，需要多少时间，(也无法面对一个刺激源去接受治疗。最早您问我，是否无法和您继续共事，我当时说了谎，其实，自那以后我

就再也无法正常与您交流了。很遗憾我有原则却没有守住自己的底线，最后给自己和家人造成如此的麻烦和困扰。) 您曾经在机场与我协定工作到 FY17 结束，我知道那不是真心期望的最长时间，如今看来，却是我精神能承受的最长时间了。

我为我曾经的激动和不可理喻向您表示歉意，也为我这一年多有意识无意识传递给团队的负能量真诚道歉。由于我爱人的调职和我自己的手术，我的精神的状态每况愈下。我也曾努力加深与团队的羁绊，努力想要通过工作修复我自己，然而术后提前回来上班，我的身体并没有准备好。最近，随着抑郁问题的加重，我的消化系统也开始出现问题。直到这样的時候我才明白，作为一个身和心都不健全的人，这里的工作强度和精神压力是我所承受不了的重。如今，在 TRAFFIC 的每一天，我都纠结并且痛苦着。

我希望您可以批准我的离职。我的最后工作日期将设在 9 月 30 日。

王琪

附件：

周非在性骚扰事件后的道歉邮件



2018.8.29 @洛女王 cheche 微博被删

来源：微博@洛女王 cheche

原文链接：

https://www.weibo.com/1757351275/GwRrx4617?type=comment#_rnd1563274264415



2018.10.10 @洛女王 cheche 表示被起诉侵犯名誉

来源：微博@洛女王 cheche

原文链接：

https://www.weibo.com/1757351275/GDiuBQ3y?from=page_1005051757351275_profile&vvr=6&mod=weibotime&type=comment#_rnd15632742243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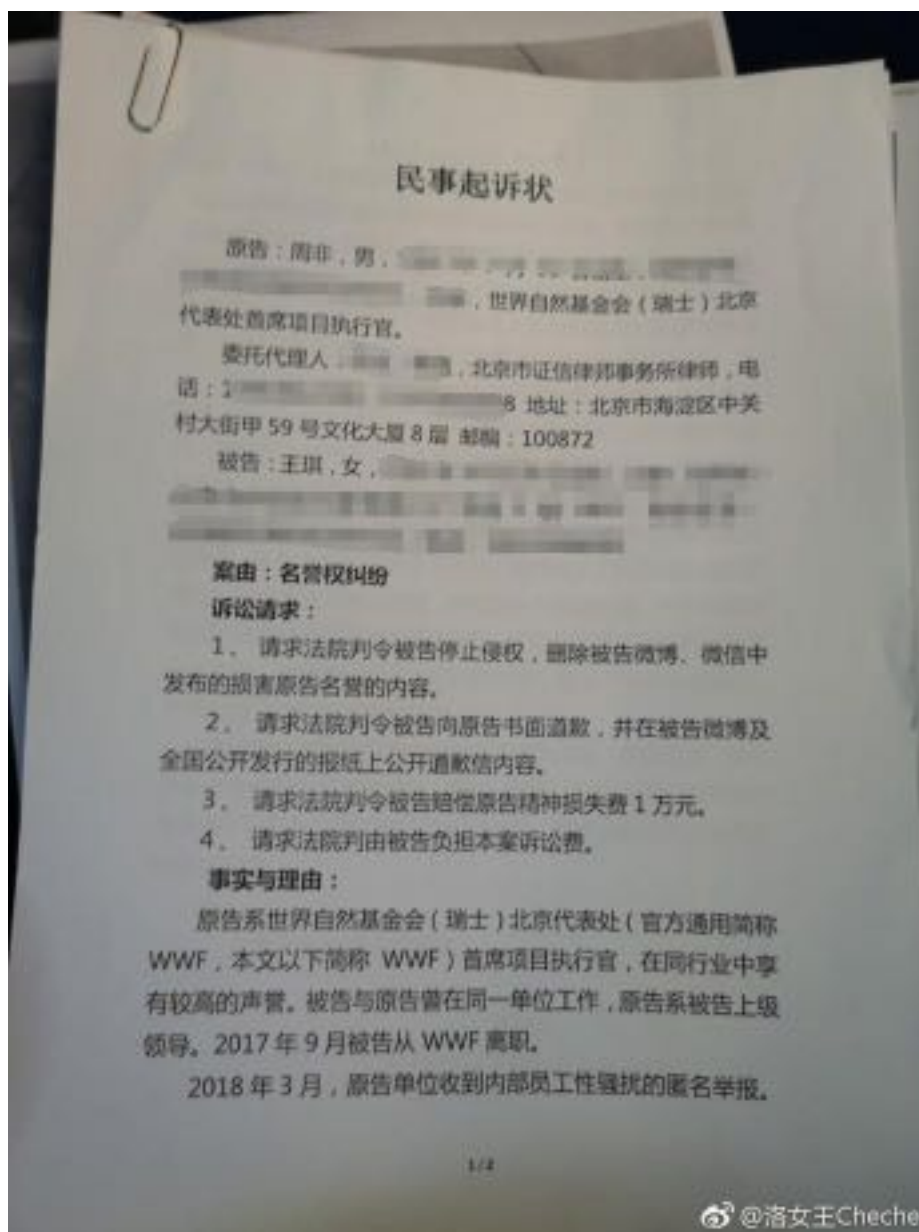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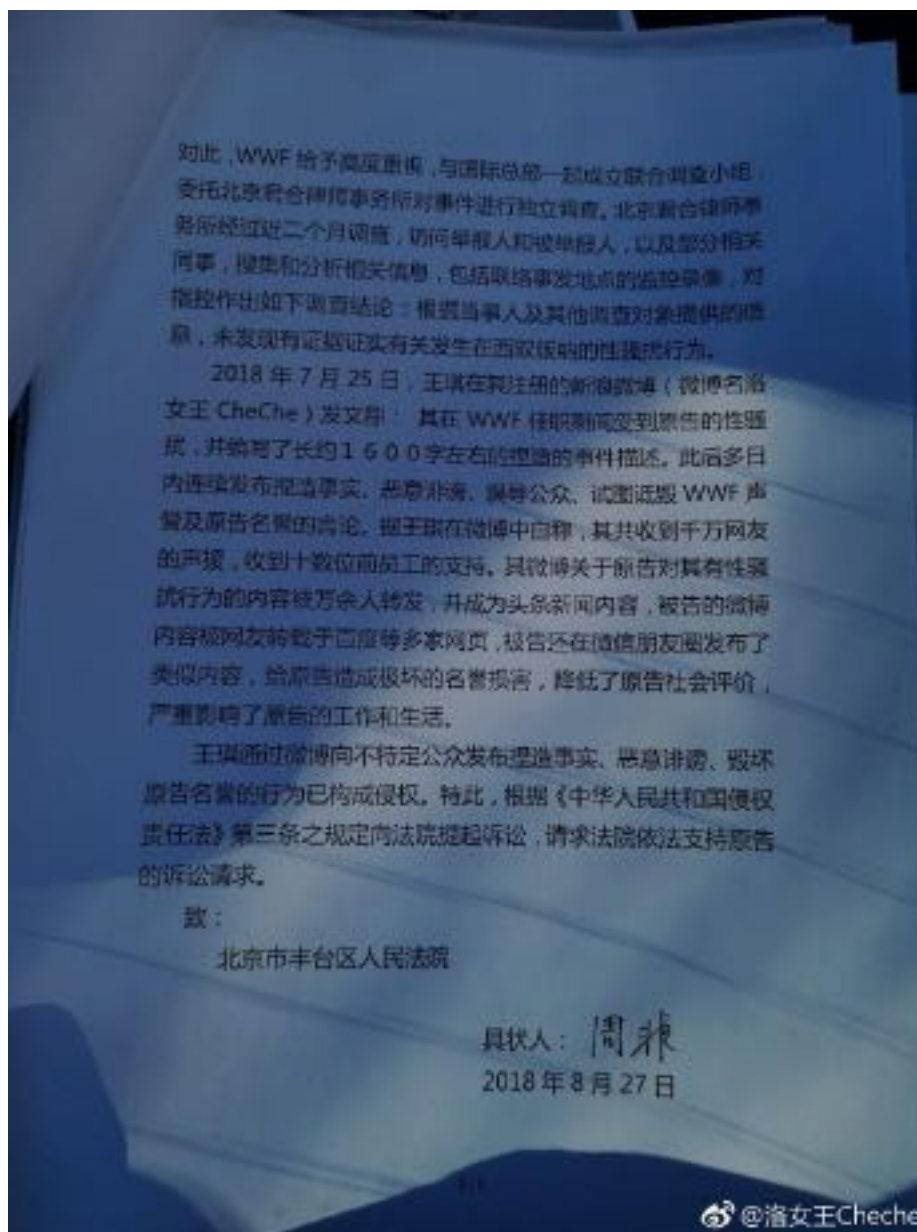
2018.10.11 @洛女王 cheche 微博公布收到的诉状

来源：微博@洛女王 cheche

原文链接：

https://weibo.com/1757351275/GDo7a2Ky7?from=page_1005051757351275_profile&wvr=6&mod=weibotime&type=comment#_rnd1563274517122





2018.12.3 周非起诉@洛女王 cheche 开庭：周要求调解，调解失败，择日开庭

来源：微博用户@弦子与她的朋友们

原文链接：https://weibo.com/6640656158/H5pPkoo9I?type=comment#_rnd1562082753035



https://weibo.com/1757351275/H5x5oiVOZ?from=page_1005051757351275_profile&wvr=6&mod=weibotime&type=comment#_rnd1563274658223

WWF 周非性骚扰并起诉受害者名誉侵权的案件在北京丰台区开庭。庭后，举报人发微博说「对方要求调解，然后调解了俩小时，调解失败，择日开庭」。



(七) 彩虹中国张锦雄事件 (2018. 7-2018. 8)

事件梳理

2018.7.24 三名举报人小 L、Owen、小新发文《举报锦雄性骚扰》

来源：微信公众号“爱的征战”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5ODI3NzU2OA==&mid=2247483942&idx=1&sn=8a1d9c5f1fda8bdf624cc14a6f7cd7aa&chksm=eca90d89dbde849f56088abb2ebf902f2b8385011733866835ff4784c01b19740c85a7f20faf&mpshare=1&scene=1&srcid=0724aoTphOymmOGvomLg8IFD&pass_ticket=JK7AOrGt45hWnR%2BrAZv%2FEvmkiANnRJEQcu2V4ertrWGjVW

[TgOTimiT%2B0i9ZeTQvE#rd](#)

在雷闯性侵事件被爆出之后，一些朋友也鼓起勇气来揭露类似事件，其中就包括张锦雄在若干次分享会期间性骚扰一些男生。目前我们收集了 3 则举报，罗列如下：

小 L (男，长三角某城市)：2016 年的时候，张锦雄来这边做一个分享会，会后自由交流的时候，他就紧贴着我站我后面，手搭着我在我后面蹭。蹭了一会儿我能感觉到他明显硬了并试图在那里顶，这不是简单地用“表达友好”能解释的。

Owen (男，杭州) 张在 2014 年的时候来我们这里做分享，后面一起吃饭的时候，看到张席间在摸我的同事大腿，后来同事跟我抱怨说张一直揩油。

小新 (男，上海) 2016 年初张到北京同志中心做分享会，我是听众之一。结束后大家一起去楼下的快餐店吃饭，我坐在他旁边，在聊天时他就带着肢体动作顺便摸我胳膊，后来还把手放在我腿上，我当时一脸尴尬，但是周围很多人都在听他说事情，我不好意思打破氛围，他见我没什么反应就开始上下摸了起来。不过更有意思的是，这时候一个比我好看很多的小伙伴进来了一起吃饭，他目光立刻被吸引，后面半段全程去骚扰那个人去了……

可以看出，性骚扰/性侵的受害者不一定是女性，也可能是男性或者其他性别，不一定发生在学校、职场这些权力关系分明的地方，也可能发生在看似纯洁的公益圈或者其他任何一个角落。

尽管此前一些同志公益圈的朋友也提到过张锦雄有性骚扰的行为，但并没有公开出来指责，原因不外乎张对同志公益的贡献很大，顾忌到他的名声。然而，在反性骚扰/性侵问题上，我们需要的是实事求是、直面问题，而不是“为尊者讳”、“顾全大局”。我们在这里揭露张锦雄的不当行为，不是为了搞臭他、将他永远赶出同志公益圈，而是恳切地希望张锦雄能认识到自己的问题，能对自己曾经的错误做出道歉，我们更希望不管是公益圈也好、公益圈之外也好，在对待性骚扰/性侵问题上，不要迷信于所谓“大佬”、“权威”的个人操守，而是理性对待，有错该指出就应该指出，同时建立良好的防范机制以避免更多类似事件发生。

公益圈固然不是纤尘不染的净土，但也绝不会因为一些人做了错事就变成粪坑（以至于非投奔商业公司不可），面对此类事件我们唯有知错能改、亡羊补牢、不畏权威、理性批判，让能真正让公益圈变得越来越好，才能实践我们的公益理想。

几个依然在参与同志运动的男生
2018 年 7 月 24 日

2018.7.24 张锦雄转发该文至微博、微信群和朋友圈，称暂不打算作任何回应

来源：张锦雄微博截图

备份链接（截图）：<https://ngometoo.github.io/Zhang-Jinxiong/#fn:2>

张锦雄 Ken 仔：“收到好些私信让我感觉窝心，是的，对一个典型红色性格的人来说，他要的不是什么公关策略建议，摆情感第一位的他，最看重人与人之间那份关系，说多无谓。谁

懂他，明白他，甚至不用半句安慰，反正就是了解他的人，相信他，接纳他的全部。我为身边有这些朋友而感恩，是大家让我可以坚持走纯公益这条道路，是大家一次又一次肯定了我所做的，虽然是那么微小，是大家让我可以有机会不停改进自己！”

2018.7.24 同志公益组织“浪漫转身”敦促张锦雄正面回应

来源：微博@浪漫转身群（原博已被删除）

备份链接（截图）：<https://ngometoo.github.io/Zhang-Jinxiong/#fn:2>

微博@浪漫转身群：“我们期待@张锦雄 Ken 仔 能正面回应到底这次举报中的指控是否属实，他是否曾对举报者三人实施性骚扰？有否曾对其他人实施性骚扰？人是平凡人，没有光环，希望能尽早得到回应和声明。反对性别歧视和反性暴力和性犯罪一样重要 #metoo@LGBT+”

@张锦雄 Ken 仔 评论：“已转发到我的朋友圈和几十个微信群去了，我暂不打算做任何回应！”

@浪漫转身群：回复@张锦雄 Ken 仔：“承认或否认，望能有明确的回应。”

2018.7.24 浪漫转身发布声明

《不沉默：就「举报张锦雄性骚扰」一事，我们的声明》

来源：微信公众号“浪漫转身”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NjM3MjcyNA==&mid=2649856165&idx=1&sn=01417a05e993a6d9d32f41a59ecd47de&chksm=beef713e8998f828a7d991342461532b57815858f66f2cf3d2e21d97ee4b215d93ae12b26848&mpshare=1&scene=1&srcid=0724MDPRIHEI7Wmmhk5NyMty&pass_ticket=cnPfxmvd17JfLzzZ41Y8kT5TXOMbFKfrcHANrDpxnNLYRbBNr1B6eyRz9OGOWP4#rd

“「性意味」+「不情愿」=性暴力

任何形式的性暴力都是错误的，而且是违反法律。性暴力指「任何人在行为、言语和态度上对别人的身体作出有性意味的冒犯，令对方产生恐惧、受威胁或者羞辱的感觉，都是性暴力的行为」”

01 - 举报

今天(2018年7月24日)，三名受害人(小L、OWEN、小新)发布了「举报张锦雄性骚扰」一文，内容为举报三人亲历和目击张锦雄先生在不同场合中，对受害人作出「以下体磨蹭」、「手摸胳膊、大腿」等性骚扰行为，引起受害人的不满及不适。

附《举报张锦雄性骚扰》原文：

https://mp.weixin.qq.com/s?_biz=MzI5ODI3NzU2OA==&mid=2247483942&idx=1&sn=8a1d9c5f1fda8bdf624cc14a6f7cd7aa&chksm=eca90d89dbde849f56088abb2ebf902f2b8385011733866835ff4784c01b19740c85a7f20faf&mpshare=1&scene=1&srcid=0724aoTphOymmOGvomLg8IFD&pass_ticket=JK7AOrGt45hWnR%2BrAZv%2FEvmkiANnRJEQcu2V4ertrWGjVWVTgOTimiT%2B0i9ZeTQvE#rd

在此文评论区，亦有其他人陈述了 TA 们受到类似的经历。此外，我们的管理团队亦曾听到另一受害人的举报。

附 4 张评论区举报截图 (内容如下)

图 1：坐标洛杉矶。三年前张来洛杉矶 LGBT 中心参加实习生交流项目，我有接待他，在项目外的时间带他去洛杉矶著名地标景点格里菲斯天文台看夜景。他从我身后贴紧我，裤裆里硬着的，顶住我，一手揽住我的腰，一手在我裤裆里乱摸。当时真是尴尬极了，我阻止了他，心里觉得别恶心。真的他公益人的光辉形象一下倒塌了。之后他一直在微信里，我再也没有和他说话。我知道我曝光出来可能面对的是什么。因为他还在我的微信好友里，没办法匿名。但是我要把真相说出来。

图 2：评论里看到好多人说要实名要实锤 我不知道这种举动要怎么有实锤法 难道要在旁边录像来个钓鱼什么的？就像事先计划好的那样据报春秋吗？但是要实名举报我倒是可以做到的 我本名 XX，大多数人都叫我做 XX，现在用的昵称就是可见到的微信名 当年上海青艾有请张锦雄来做培训 作为志愿者参加了那次青浦的培训 晚上在这农家乐里的土味 KTV 唱歌 这个张锦雄有摸我手臂和大腿多次 碍于这人是青艾请来的当时没发彪 我多次往旁边坐后他还是过来乱摸 最后我直接站到屏幕旁边他才罢休 事后我朋友不是从我嘴里知道这事 当时还有怪过我没有当场去喝斥他 我解释了好久这是青艾请来的人 我只是不想让这事情搞得很难看的 他说以后遇到这事 该骂就骂别客气 不知道站张的人觉得这算实名不算

图 3：我觉得是真的。几年前一次授课结束一起走去车站路上有被他摸了几下屁股。当时很震惊。但很快到车站了也就作罢了。从这个经历也大概看得出他的作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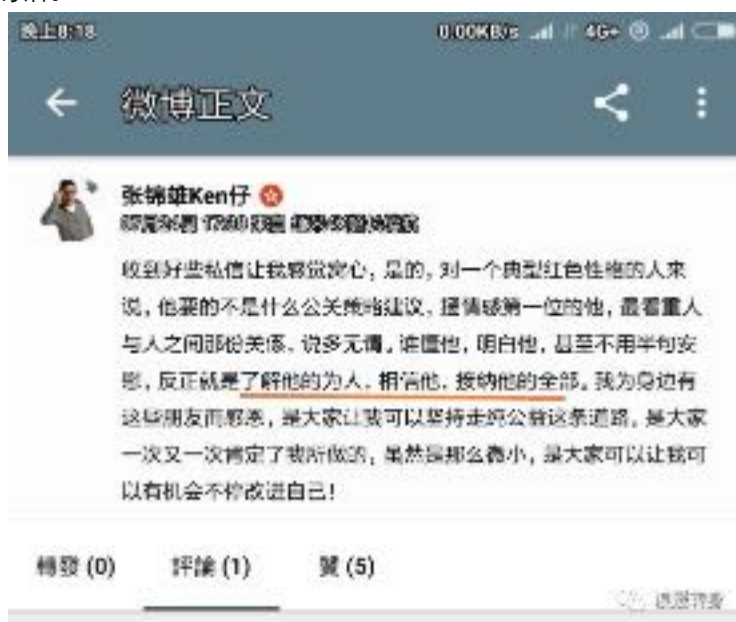
图 4：确实是个色鬼 当时邀请他来新疆做活动我负责接待 安排他入住酒店带他去吃饭 下楼等电梯时候趁我不备摸我裆部 活动结束的最后一晚 强行把当时的一个志愿者留宿在房间里

02 - 回应

在举报文章发布後，张锦雄先生在多个群组内、朋友圈以及微博上都转发了该举报文，并艾特多个组织及个人；但未有就指控作出正面回应，既未否认亦没承认。浪漫转身管理团队转发张锦雄先生的微博，并作以下提问，督请他作出回应或声明，但他表明「不打算做任何回应」。



性骚扰是一项非常严重的指控，张锦雄先生如未曾作出被举报的行为，理应立刻作出澄清及否认；如的确有其事，更应正面回应，承担责任。我们不能接受这种逃避的态度，更不认同一些混淆视听的话。



性骚扰是犯罪，不能单单以「了解他的为人」、「相信他」、「接纳他的全部」就能推塘过去。雷闯被举报前，谁想像到他竟不只一次对女性作出性侵行为？我们还是希望张锦雄先生能作正面的回应，不要再发心灵鸡汤。

03 - 社群的反响

与此同时，甚至有一些声音开始出现，如认为受害人应第一时间表达出自己的感受(受害人责任论)、过度的身体接触其实是 GAY 圈文化等。此等言论又一次揭示了即使在性向、性别平权公益圈中，太多人对于性骚扰及性侵议题的无知，欠缺同理心以及「自己人」情意结之严重。



与其质疑受害人为什么没有当场拒绝或表达不同意，不如质问侵害者：「为甚麽你没问过别人的同意，就要用下体去蹭别人？为甚麽你不经过别人的同意，就要去用手摸别人？」

与其怪责受害人「你为什么不这样做？」，不如把责任搞清楚，去问侵害人：「为什么你要这样做？」

在这些问题之前，我们最应该问张锦雄先生，还是那个问题：「你有没有做过？」

04 - 行动和声明

我们十分尊重张锦雄先生多年来为同志社群和感染者社群作出的贡献，也清楚明白他曾为很多人带来了十分珍贵的帮助。但是，他的贡献并不能作为犯错後的免死金牌；他的声名是权力的变现，也是受害人们难以声张的枷锁，我们拒绝「兄弟会」式的包庇和沉默。

我们仍然期待能得到张锦雄先生的正面回应。然而，在此之前，我们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公益

小组，我们亦决定作为应有的行动。

因应确实的受骚扰者的举报，因此我们将：

- 1 不再欢迎张锦雄先生在浪漫转身 SOGIE 公益的公共平台上活动；
- 2 将此次性骚扰举报得到妥善解决以及张锦雄先生作出正面的回应前，我们将不邀请其出席我们相关的活动；
- 3 进一步关注如何改善在我们的社群以及组织内部的反性骚扰机制，不断学习以清歪风。我们已签署「广州性别教育中心」的《100 名公益人和机构对公益圈性骚扰事件的倡议和承诺》。

(联署请点：https://f.lingxi360.com/f?fid=Muw3hsXggRA=y&utm_bccid=LXEH2MN4)

让我们和三名举报人一起，让同志运动的公益圈在真正意义上，变得愈来愈好。我们不能让TA们孤军作战。

2018.7.25 肖美丽在《【最全汇总】Metoo 在公益圈-爆出了哪些人及他们是怎么回应的》一文中贴出张锦雄朋友圈动态

来源：微信公众号“削美丽”（该号已被封禁）

备份链接：<https://chuansongme.com/n/2463390153782>



(此图公开了回复者的微信名)

2018.7.25 钱小壕发文《我为张锦雄先生浪漫转身:)》支持张锦雄

作者：钱小壕

来源：微信公众号“末代诗人的第九个梦”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MCg4BjWmm1RQkuaXdf7lkw>

这篇文章缘起于一条我转发的朋友圈下面的讨论(我觉得内容很有趣、值得寻味,全文已长图贴在下面分享给大家)。

昨天 Ken 仔自己把《[举报张锦雄性骚扰](#)》推到各个公益群里,我看了之后把它转至我的朋友圈、并附带我和张先生的真实经历来说明立场,然后我跟数位网友就数个议题进行了理性而有营养的探讨。总体画风用黄执中的话说:尚在射程范围之内!

附图:被摸腿当事人朋友圈截图,在《不沉默:就「举报张锦雄性骚扰」一事,我们的声明》中出现过(略)

而后,我回到各个群聊里,发现这次“公益圈 MeToo 事件”依然在发酵,而且我看到一种不妙的趋势:很多群里转发的推送一面倒的口诛笔伐性骚扰本身而脱离实际去看问题,也有为刷存在感而站“伪 MeToo 队”的,纷纷与一些曾经的“公益斗士”划清界限。比如公众号【浪漫转身】最新发布的《[不沉默:就「举报张锦雄性骚扰」一事,我们的声明](#)》末尾提出的 3 点说明,是在事件尚未尘埃落定、有待剧情反转的情况下如此迅速地给出“不再欢迎”的决定和“倒逼回应”态度,可真是值得药监局学习的危机公关之楷模。

虽然我的观点截图有幸入选到“03 - 社群的反响”里,但让我觉得可悲的是,好像只有我一个人站出来说这种真话。

所以我觉得,我有必要专门写一篇推送来支持我所支持的立场。

整场事件最令我费解的点是,当代中国人都没经历过任何性解放运动(甚至连性启蒙都是靠隔壁岛国免费出口某 V 产业习得),社会在对自愿和非自愿性行为的边界都未达成道德法律任何层面上的共识,怎么就有天然的自信觉得自己有资格 say Me Too 了?

Me Too 如果是个 NGO 一定会觉得莫明其妙被中国人民代表了,会对这些连“性骚扰”是生活俗语而非法律定义(法律条文上叫“猥亵”)都不知道的中国人唱:“我们不一样 不一样 每个人有不同的境遇……”吧。

下面在贴上我这条朋友圈之前,先阐明我的认知,以免后续跟进的讨论大家因信息不对称而没找到靶子乱射一通:

我所理解的整个“公益圈 MeToo 事件”是从《关于公益圈性骚扰事件的倡议信》开始,由雷闯事件升温至沸点;

雷闯事件发生的 2015 年 7 月的那次徒步我参与了前几天的行程。

我跟张锦雄先生的交集是:一起参与了去年的 11 月香港的同志大游行,今年 6 月在上海会面过,今年 7 月中旬(也就是前几天)我们参加了在武汉的“彩虹中国-最后但非终结-3 天两夜夏令营”。

附图三张:钱朋友圈评论长截图(可在原文链接中阅读,此处略)

两点备注:

1. 此处“一个巴掌拍不响”这句话具体意思是“如果另一方没有用行动提出任何拒绝意愿,就不够成实质上的性骚扰”,而不是人云亦云中说的“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的这种充满恶意的劣质俗语的意思,切莫误解。
2. 最后的链接内容是“《奇葩大会》孙晓梅”的视频,长 10 分钟多,感兴趣可以自行搜

索观看。

很明显，你会看到上面跟我互动最多的是女 A 童鞋，而实际上她在我的微信好友当中是跟性别公益圈没有交集的结识，是名未曾谋面的女书友。

但她却让我引发我最多跟性骚扰议题有关的思考，使我观照到之前不易察觉的视角盲区。比如“男性触碰女性裸露的身体是否应强制被定义为猥亵”等。

其实言而总之，我上述讨论对性骚扰的观点，用一张图里 3 个字就能总结：（不哑忍）

摄于香港地铁站

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在行为发生的当下表达出让施暴者 get 到的拒斥意愿，那是不能构成一个性骚扰事实的。

如果你“哑忍”了，怎么证明这是性骚扰而非你自愿接受认可这是“打情骂俏”？你在当下可以选择的时候选择允许行为的发生，在事后的追究为什么不可以是一种污蔑？这就是我所说的成年人需要具备的边界意识和独立意识的意思。

对了，我需要先声明两个看似无关、但却是第一性原理的个人观点：

我认为中国的性别/性向平权运动，本质上即是中国的性解放运动（观念而非行为层面）。

这是我忘了多少年前就说过的话。虽然在很多哲学问题上我并没有想明白，但在这个议题上我选择了支持性解放这个立场，我认为这是许多性别/性向平权运动能够开展的基石。所以，我认为对中国人而言性观念的解放是一种公益。

第二个观点是最近的学思践悟：

自由和自制同一回事。如果你不够能很好地控制自己，就不配获得太多的自由，这就是为什么未成人不能开车、不能进酒吧。人如是，一个集体、社会亦是如此。

代入到这个事件里：作为一名成年人，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能力和心力表达拒绝“性骚扰”这个行为的意愿，就无法判定这是个实际上的性骚扰行为。（*此处请注意鉴别“性骚扰”和“性侵”，详见上面第二张长图）

这便是“自由”和“自制”的正相关性在“性骚扰”议题上的体现。

义不容辞！之所以觉得必须写这篇推送来阐明我对“张锦雄性骚扰”的看法和立场，是基于两个不成熟的小推论——若一个行为在发生的当时没有表达抗拒、而在事后被扣上性骚扰的帽子，会导致两个可怕后果：

一、人与人之间将不再有亲密的肢体接触。

我认为对于肢体接触稀少的中国都会人士，大部分亲密的肢体接触是美好而有益的，尤其是拥抱。基于爱欲表达的相互吸引的性也是美好的，比如我喜欢的那个谁，我多希望他主动来摸我啊……你难道心目中就没有这样的人吗？（你们家吴彦祖不是吗？）

而如果人们在事后说这是性骚扰可以成立，那么所有人为了避嫌而避免接触所有人的肉体，那这个社会将是真正意义上的“没有温度”。

我很欣赏西方人的一件事是“Free Hugs 文化”。有时你只是感到生活的压力、亦或根本不需要任何理由，你举块牌子到街上就可以获得陌生人的拥抱，这是人与人之间信任的美好表达。Me too 的本意难道是消除这种美好吗？

二、人间将充斥着揭发和举报。

如果人们在事后说这是性骚扰可以成立，那么多年前你同学的一个眼神都可以被挖出来说是性骚扰，老师一个鼓励的拍拍肩膀也是性骚扰，有什么标准是不可以呢？

人们将忙着剑指彼此骚扰自己，盛况如文革重现，情侣和亲人们当然也不例外。更有人会把这当作谋取利益的要挟，尔虞我诈、勾心斗角。

好了，最后我想表达我对张锦雄先生的好感：

我所知道的张锦雄是我心目中的“香港杰出青年”。他数十年如一日地在祖国各地奔波、身体力行的做公益演说、聚会和直播，还要用碎片时间在微信和各大 APP 上答疑，每天都有新增感染者向他咨询重复的问题，常因恐艾心理而问个没完没了；在审查压力下今年他把“彩虹中国”机构名义上解散，而把感染者聚会活动改成无需提前报备的聚餐；他还经常去各地医院看望艾滋病病人、为他们筹款、挽救生命；他的不懈努力为增加 HIV 感染者的自我认同、向社会全体普及正确正向的艾滋病知识，以及扭转旧有的恐吓式宣教、艾滋病去污名化方面做出卓越的贡献……这些是我所看到的部分。

他还经常收到这一类消息：“你怎么还没死啊！得了艾滋能活这么久么？”而他的存在让多少感染者重见希望的曙光，让多少未感染者避免感染 HIV、走出恐艾阴影，能数得过来吗？每年 11 月他都会带领来自中国五湖四海的同志到香港参加同志大游行，让中国的同志们感受来自祖国的平等和骄傲，这对中国人的明智开化、文明进步、推动历史进程的贡献，在我看来已是无量之功德。

那么，最后的最后，张锦雄性的行为构成性骚扰吗？

答：我没有办法替他人做回答，“性骚扰”本来也不是法律层面的定义。我只能说，以我的亲身体会，我并不认为我有被性骚扰过，也不觉得他有任何歹意。于我而言，他的行为都是在我的允许下才能发生的。

人言可畏，赛饮敌敌畏！究竟孰是孰非，还得由看官您来甄别
愿每个人都有独立完整的自尊心，顺畅地表达爱和被爱

以上。

2018.7.26 钱小壕分享署皮爷文章，称针对张锦雄的 Metoo 是“公益圈随机砍人事件”

作者：署皮爷

来源：微信公众号“末代诗人的第九个梦”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_biz=Mzl1NzMwMjk0Ng==&mid=2247486551&idx=1&sn=ccd3c85fd2539b87ccdf50197072b6d2&chksm=ea18c49add6f4d8cea95283b6b8c80948fc7413240106c866a00746d6edf5117e66b3c7b8618&mpshare=1&scene=1&srcid=0726uQ3Y7o8v1zJ5pYIRIF2g&pass_ticket=oeGDgd63Zs1mPTIfRmGCqs0y3%2FAtycUBuRTrzCqma310NWgZ ZMHglxGAdANDYzKk#rd

《“公益圈随机砍人事件”》

很多人，这样比喻：“一个男人在公共场所伸手去摸一位陌生女人的大腿，张先生就像这个男的一样，难道不恶心？难道不是性侵。”那么，我给你举一个真实案例：“以前成都九眼桥一个女的，喝醉了把一个男的上了，当时案件发生后，社会大众并没有认为这个男人是被侵犯了，反而认为这个男人得了便宜，而男人被上了以后站起来穿上裤子潇洒离开，从此很多

男的去九眼桥等着被女的上。这个时候上了男人的张先生还恶心么？还是性侵么？”出现以上两种不同结论，我想问题在于：100个gay，98个gay以上的人认为这不是性侵，1、2个gay觉得是侵犯，那么这个行为就符合一般人的行为规范，你不能说我侵犯了你，你可以讲我碰到了你，ok，我知道了你跟常人不一样，下一次我跟你接触，我一定不会碰你，现在我给你道歉，但请你明白，我的道歉并不是我做错了。

回到这个举报事件中来，我想让大家来看看这个事件本身的真相。首先，我觉得我们张先生如果当时确实把手放在别人腿上，我也愿意理解为是放，而不是“摸”，这个“摸”字带有强烈性色彩，而我们张先生在公共场所，把手放在别人腿上，我觉得不能理解为：基于想与他人性交、或者性侵犯的目的。因为，根据常识判断，一个公众人物在公众场所，不会傻到为了满足自己的性欲去明目张胆的占有、侵犯别人。所以，这种把手放在另一个人腿上，顶多可以理解为，“我欣赏你”“我对你有好感”基于这种美好的情感，与你进行多于别人的交流，在交流过程中，张先生也并没有进一步做出违背他人意志的行为。

所以，举报的标题，存在引导人去恶意猜测张生意图，并组织一场针对张先生的道德审判。这才是这个事件的真相：大家快来消费张先生，全民式狂欢。

致 MeToo 背后的你

内容分享完了，我是小钱

其实在这篇推送动笔之前，我本来觉得对于这次“张先生性骚扰”事件，最好的回应就是不回应。原因有两：

一，用身体感受的事情，用语言是回应不清楚的；用心感受的事情，用行为是解释不清楚的。
二，上篇推送《我为张锦雄浪漫转身》置顶评论里，我已经对这次事件有一个悲观但敏锐的定论。

但这位法官朋友“署皮爷”分享里用一个比喻贴切地解释了张锦雄行为的内在逻辑，算是用语言对身体感受最清楚描述，我认为是最能消除误解的一篇，所以分享到这里。

其实我始终认为，在一个“理想国”里，法律应当是以心论罪——你的心有多少歹意，就给你定多少罪。而在现实中人心是最难以捉摸、无法量化的，人类的法律目前普遍的做法是以行为定罪，这就会把很多行为压缩成一个指标而导致“误判”。

所以，当年的“马加爵事件”、“药家鑫事件”中很多人为他们求情，他们认为这两个年轻人的心没这么坏，不该一刀切地只根据行为迅速处决生命。但很可惜，法律并不完美，人对人心的主观感受不能翻译成裁定罪行的依据，且法律的功能不是简单的“惩恶扬善”，还要为整个社会的影响服务。所以，当时只能选择这样判决。

因此，当张锦雄被卷入到这次“伪 MeToo 运动”中，我们很多真正的活动参与者并不觉得张锦雄有性骚扰他人的歹意，我们通过肢体接触更多的是感受到张的热情、善良和丰富的内心，而这种对人心的主观感受无法直译成行为的解释，所以光就行为而论张锦雄只能被扣上了“性骚扰”的罪名——事实上，这也是我在上一篇里论证这个性骚扰行为不成立的第一性原理：光只论行为，如果你没有抗拒张先生的“性骚扰”，你怎么证明当时这不是你愿意接受的调情、而在事后污蔑他呢？而作为成年人，如果你不愿意接受任何人的行为，你是可以选择拒绝的。在对 MeToo 的认知当中，少部分是狭隘的、原教旨的、机械理性地把身体亲密接触都归类为性，而忽视了在立体而感性的人类生活当中情感的表达、爱的流动这些更接近客观事实的部分。当这种机械理性在这场“伪 MeToo 运动”中成为主导时，张锦雄被推进了“伪 MeToo 的集中营”。

实际上，机械理性本身就是一种人性的丑恶，是当年纳粹之所以有做出灭绝人类行为的底层逻辑。

还是那句话——中国社会当前的共识基础、尤其是女性主义的土壤，实际上尚达不到 say"Me Too"的条件。更多的女性（也包括男性）群众是想借 MeToo 之名，来表达自己一直被中国社会的父权思想所压迫而造成的创伤，这些阵年的创伤积压已久、突然被激发了，凭空便能磨砺成一把小规模杀伤性武器，在这片 MeToo 的广场上逮到谁砍谁，张牙舞爪、咬牙切齿，只想立马把纠出来的人绑上火刑架烧死，以解心头之恨。

因此，我称这次针对张锦雄先生的“公益圈 MeToo 运动”为“伪 MeToo 事件”。

它更贴切的说法应该是：“公益圈随机砍人事件”。

于是，人人自危、为了避免被砍，就赶紧签署不知是谁发起的《关于公益圈性骚扰事件的倡议信》作为通行证以掩盖自己的卑鄙，顺便砍纠出来的人几刀以使自己显得更高尚。

You see? 这就是“张锦雄性骚扰事件”的前世今生

以上。

2018.7.26 同志奥运会奖牌得主流逝公开指控张锦雄性骚扰

《被张锦雄性骚扰的五年后，他选择不要脸！》

作者：流逝

来源：微信公众号“流逝的独家记忆”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4MzlyNTk2Mw==&mid=2247483663&idx=1&sn=b68269cb9f1937231ca4377c4451ac7c&chksm=eb8cbb0bdcfb321de94f9925a6e0551793adeb76b1378ae3c8245b66a0820e14df82902d923d&mpshare=1&scene=1&srcid=0726QOha1IhpZP3KLQXNlr14&pass_ticket=2xAamdbbH%2BxHwctvgbgO4L%2BziQjheDNJWtnzOe3dnH3gAlwToWGIPS%2BgD5ECIDDs#rd

【同志公益人、同志奥运会奖牌得主流逝发文《被张锦雄性骚扰的五年後，他选择不要脸》，公开举报张曾在五年前他实施性骚扰。】

2013 年，初入全职公益的我，接触到了艾滋公益。我当时在西单大街做一个关于艾滋病人婚姻的反歧视运动，由于活动被所有媒体推到了头版头条，基于这样的背景，我认识了张锦雄。

他当时可以说是艾滋病赫赫有名的前辈。无数人都觉得他是一个特别好的人。他当时有一个对象，他经常把他和他对象的照片印成明信片发给身边的人。一切的一切让我觉得张锦雄是一个有家庭，有公益事业的成功人士。

这一切的印象，在一次上海的相遇中，一切打破了。这个事情已经过去将近 5 年，虽然很多细节我已经记得不是很清楚了，但是张锦雄对我的性骚扰带来的伤害我还深深的记着。我万分不想回忆这段痛苦的经历。但当我看到已经有很多人站出来指责这个披着慈善外衣作恶

的张锦雄，当事人对于性骚扰别人的反应却是异常的淡定，并且还说自己根本不是犯错的时候。我就决定要站出来，说说当年我的经历。

2013年，我做西单征婚的街头倡导事件后，东方卫视的《东方直播室》栏目录制组的导演就找到了我，节目组希望我能够通过镜头将希望表达的内容通过电视说出来，我当时觉得是一个不错的机会，于是就向节目组推荐了张锦雄，因为我认为这样的机会非常的难得，可以给感染者一个积极、正面的表述机会。于是节目组也邀请了张锦雄参与到节目的录制中。

由于节目是录制的，我们提前一天到了上海。在安排住宿前，节目组问我是否可以与张锦雄先生一个房间的时候。被我婉拒了，因为我想我有一个安全独立的空间，晚上可以好好休息。等入住后，节目组的编导就找到我们沟通第二天节目的细节和需要我们做的事情。过后，因为没有事情，我就在张锦雄的房间跟他闲聊了起来，话题越来越被张锦雄引导向性的话题上。说着说着他就用手抚摸我的下体，并且希望能够发生进一步的关系。他表示谁也不会知道我们今天发生的事情。我非常的害怕，赶紧跑出了他的房间。

事情发生后，我也不敢跟任何人说这件事情。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跟别人开口讲述这段让我难以启齿的经历，我怕别人用差异的眼神看我。我怕只是我一个人受到了伤害，别人不会相信我一个无名小辈说的话，直到我在公益机构一边学习一边成长后，我才知道那次发生的事情是性骚扰。有一次一个好友聚会中，大家聊天时候，无意中谈起张锦雄。有一个小伙伴说他曾经在活动结束后被张锦雄从后面紧紧的抱住，并且张锦雄的手不停的揉捏这个小伙伴的下体，在座很多人都很震惊。于是我也提起胆子提了当年张锦雄对我的性骚扰。在场很多朋友都表示他们有相同的经历。大家都是张锦雄性骚扰的受害者。



很多人可能问我，为什么突然这段时间想把这件事情说出来，原因是我看到了一篇文章：《举报张锦雄性骚扰》。

文章的几个小伙伴在推文内写了张锦雄性骚扰他们的经历。我本来以为这件事情当事人张锦雄会认错道歉，作出回应，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非但没有回应，还用错误的性骚扰解释百般辩解：



更可怕的是，他居然问了相关律师后，律师回复他性骚扰不犯法后，更是肆无忌惮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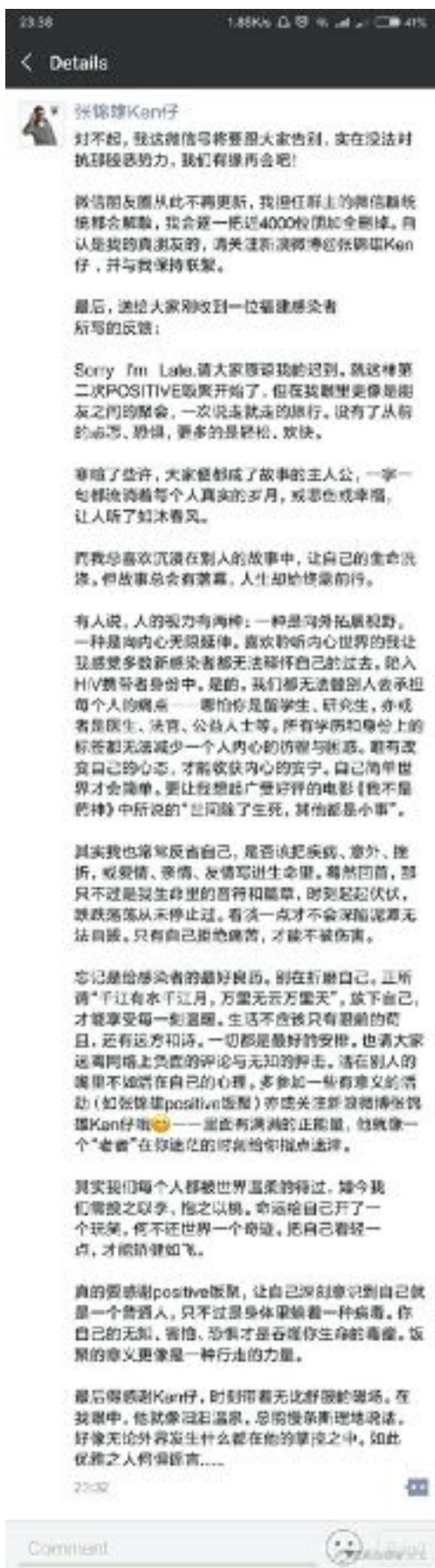


看到这里我觉得我需要站出来！并且，我希望能够及时的让张锦雄先生认识到错误！在非本人意愿的情况下，说性挑逗的话或者触摸对方生殖器，这样的情况就是性骚扰，情节严重可以视为猥亵，中国法律明确规定，猥亵不管男女，都构成犯罪！张锦雄虽然是中国香港居民，也是中国的合法公民，也受到中国法律的约束。

更可怕的是，张锦雄每年通过公益人的身份在全国很多所大中院校开展性教育、防艾教育的讲座或者课程。想想看，祖国的花朵一边被披着公益人称号的性骚扰人士教育着，一边可能受到这个披着公益人称号的性骚扰人士骚扰着。

这位人士每年还要开展很多关于感染者认识的心理辅导。想想看，这些可怜的没有办法得到认同的感染者一面受到社会的歧视或者家庭的歧视没有办法正视自己，走出歧视带来的困扰中。一边又被所谓的心理辅导的老师性骚扰着，本身就是社会的弱势群体，被骚扰后更是没有办法走出性骚扰带来的更大伤害和阴影。本身是感染者的他们更是敢怒不敢言。我有很多感染者的朋友，私下见面都有跟我说过他们受到过这样的性骚扰。

反观张锦雄先生，先是拉黑了所有举报他的人，之后退出了指责他错误的群组，长长一篇朋友圈，说要退出微信。我反而觉得张锦雄是等待时机，洗白自己。



我写这篇文章希望呼吁一些事情：

- 1、请张锦雄先生正视自己的问题和错误，积极的改正和道歉。而非什么退出微信、只在微博联系，等待风声过后在重新洗白自己。
- 2、在张锦雄先生未道歉前，希望公益机构能够终止与他的合作，想想看，如果继续放任下去，有多少人会受到更大的伤害。当事人会不会觉得可以更加肆无忌惮。
- 3、在未收到公开道歉前，收集到更多张锦雄性骚扰小伙伴的案例，让大家真实的了解到这个披着慈善、公益人光滑的性骚扰者的真实面目！

流逝

2018年7月25日晚

2018.7.27 举报人小 L 以实名暖阳发文《我要张锦雄道歉，也要祛魅的米兔》

作者：暖阳、章罗储林

来源：微信公众号“爱的征战”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5ODI3NzU2OA==&mid=2247483979&idx=1&sn=7bfb7b52f7b003d141cb6b59e2da90a6&chksm=eca90de4dbde84f267d0b4ed38784388d07c1e780c55f6e62d822edd362a7ada529d40b8b6fc&mpshare=1&scene=1&srcid=07279M4tYeW6jMk38KBfE5zF&pass_ticket=cnPfxmvd17JfLzzZ41Y8kT5TXOMbFKfrchANrDpxnNLYRbBNr1B6eyRz9OG0WP4#rd

我们想要的米兔#我也#是，在忙着追杀之前，先听听受害者的故事、感受，听他想要什么，听他受了什么伤；不把性的暴力视为加害者视为一种完全的个人选择，不论是否口头上觉得这是私德，不要放过这背后的制造加害者的雄性/阳刚迷思、情感教育缺失、结构不平等、性的污名，不一棒子打死犯错误的人，和犯错误的人一起找问题出在哪，他可以做出那些改变，同时自己也从中学习到如何更好的办法。

而这一切的前提，是受害者的经验、要求与真正得到尊重，不论是从加害者身上，还是其他人那里。

01

我想说出来，我想得到道歉

文|暖阳

7月23日，雷闯被曝出性侵事件，这让我很受震动。雷闯是我的学长，也是我敬重的公益圈前辈，尽管一开始让我觉得难以置信，但后面多方信息包括雷闯本人的回应证实了事件的真实性。这让我重新开始思考 2016 年时我被张锦雄性骚扰的经历，我曾经也有想说出来，

却一直有所顾虑。我之前也跟同志公益圈中的其他朋友讨论过，然而得到的回应却是虽然也知道张性骚扰不是一次两次，但是张对同志公益的贡献很大，要顾忌他的名声。我没有得到任何支持，而且还要为尊者讳。可是当我看到那位匿名的女生站出来举报雷闯的不当行为之后，我想到，如果因为我一直顾忌当事人的声望，不站出来揭露其行径，他是不是还会继续性骚扰其他人。为了得到更多支持，我找到其他的小伙伴，一起发出了[《举报张锦雄性骚扰》](#)一文（文中我使用了化名小 L，但我现在打算不再匿名）。

文章发出之后，我们通过留言以及其他途径收到了十多则对张锦雄性骚扰的举报，相关截图材料罗列在本文最末。我们第二次发文，一方面是为了给出更多的举报信息，另一方面也是指出张锦雄回应中的不合理之处并再次要求他认错、道歉，同时也反思 MT 运动。

张锦雄在看到文章发之后将文章转发至个人微博、朋友圈等数十个微信群，并表示“暂不打算做任何回应”，之后他在微博、朋友圈中又发布了若干内容。第二天删除了微博、朋友圈中的相关内容，并退出了若干微信群。当晚，张锦雄在发布了一段长文之后，宣布弃用微信朋友圈。至今，张锦雄没有在公开平台中做出任何正面回应。

在其中一个微信群中，张锦雄与举报人李春建的发言如下（李春建的举报截图见文末）：



在另一个微信群中，张锦雄与我发言如下（他当时还不知道我是举报文中的小 L）：



同时张锦雄在微博、朋友圈以及微信群聊天中还放出了向律师请教“男男间性骚扰”的聊天截图：



以及

附图 1: 张锦雄转发《举报》文到朋友圈截图 (略)

附图 2: 张锦雄“收到私信”“窝心”朋友圈截图 (略)

在另一个微信群里，他又在认为反性骚扰与国外基金会、领馆有关。



张锦雄当晚所发长文部分内容（因后面大段为某福建感染者所写的反馈，故不再截出），说自己无法对抗“恶势力”。

附：张告别朋友圈截图（略）

从张锦雄目前各种非正面回应来看，可以认定以下一些内容：

1. 张**承认**自己摸过一些人，其中一些记得还很清楚，如曾经在杭州摸过我胸肌；
2. 尽管张对李春健说“为那时我所做的向你道一声歉”，然而他对李春健四年后才提起这件事**表示不满**，并且质问我“你不会几年后出来说我摸你胸吧”；
3. 张对自己摸过很多人（其中有一些人是不情愿的，造成了不适，可以见文末截图）是否算性骚扰的问题一直在**回避**，而且以玩笑语气搪塞，并且以魏伟教授所谓“亚文化氛围”来自证行为的合理性；
4. 张对当下公益圈反性骚扰的行动十分**消极**，认为这可能是拿国外基金的钱在“做项目”，并且认为他人参与反性骚扰是“审判别人显自己纯洁高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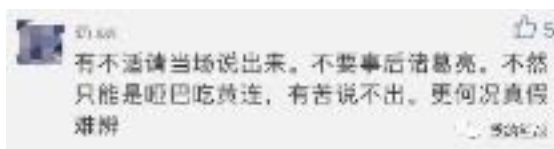
可以看出，张锦雄自始至终是一副清者自清的态度，除了对李春健的那一声道歉之外，没有任何其他认错、道歉举动，对性骚扰不但没有正确认识，反而发出诛心之论，并且极力为自己的行为寻找正当理由。

举报文章发出后有人张锦雄也有“七情六欲”，同时质疑“站出来的目的是什么”“是怎样的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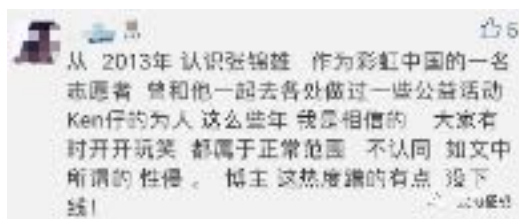
态”。



有人认为应该“当场说出来”，而不是“事后诸葛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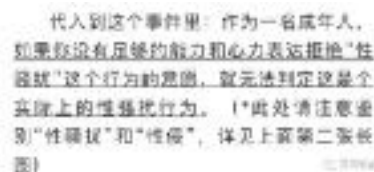
有人认为张锦雄的行为“属于正常范围”，举报是在蹭热点。



还有人认为“作为成年人是有能力控制自己身体边界的，如果不当场明确表达自己的拒绝意愿，就不构成实质的‘性骚扰’”。

(此图为一位被张摸过腿的人的朋友圈截图，称“只有当事人才能了解得更全面”，前面出现过多次，此处省略)

此类观点也出现在《我为张锦雄先生浪漫转身:)》一文中。



在另一篇文章《“公益圈随机砍人事件”：性侵还是消费张先生》更是给出更多奇葩言论，一

方面代张锦雄以及受害者强行理解“放”和“摸”（前文截图张锦雄自己已经承认是在“摸”我），另一方面认为性侵应该由人数多寡来定义（我们的举报文章用的一直是性骚扰而非性侵）。更是质疑当前中国不存在“say‘米兔’”的条件。



相关维护者们的观点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条：

1. 质疑受害者发言的动机，特别是没有能当场说出来的受害者现在才说出来是在蹭热点；
2. 认为男男同性之间摸来摸去是正常范围，而无视这些行为的接受者是否情愿；
3. 认为成年人有能力控制自己身体边界，如果不是当场拒绝就不能算作性骚扰；
4. 质疑中国社会当前的米兔运动，认为不存在相应土壤。

无论是张锦雄还是他的维护者们，都在无视受害者的个人体验，其惊世骇俗的言论更是彰显出其对于性骚扰议题的无知！**作为一名受害者，我不仅没有得到任何道歉与理解，反而不断被质疑，被认为是别有用心，说出这样的话，这对我而言无异于二次伤害，更让我怒不可遏！**

既然张锦雄已经承认自己摸过一些人（包括我），其中一些人现在也站出来表达了自己当时并不情愿，为什么张锦雄还不能承认这是性骚扰？他们一口咬定，判定性骚扰一定要当场拒

绝才算，并认为这是成年人应有的能力。可是他们有没有想过每一个受害者所处的境遇都会有差别，我会发懵，我会害怕，我会考虑到加害者身上的光环，我会顾虑当场反击会破坏气氛，我会担心如果说后别人不支持我反而说我是小题大作、是在给名人泼脏水，现在我还要担心发出举报后被人说成是拿了外国人钱的“恶势力”！


我的朋友 Owen 在回忆他曾经被学长性骚扰的经历时说“当时对方也只是一个高一届的同学而已，我都惊讶的说不出话来赶紧走掉，我当时已经在同志运动做了一段时间很了解性骚扰了，但是都没有办法在当下做出适当的反应，那么要如何要求那些对张有光环的人做出反应呢？”

另一位朋友流逝在举报张锦雄性骚扰中的文章中讲道“事情发生后，我也不敢跟任何人说这件事情。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跟别人开口讲述这段让我难以启齿的经历，我怕别人用差异的眼神看我。我怕只是我一个人受到了伤害，别人不会相信我一个无名小辈说的话，直到我在公益机构一边学习一边成长后，我才知道那次发生的事情是性骚扰。”

这些受害者真正的感受、内心的想法，难道不比张锦雄那句“摆感情第一位”更值得让人重视吗？


02



 本中制
我去武汉出差，得知他在武汉讲课分享，我当时就问他晚上去找他听听他的课（我开车到武汉已经是晚上八九点了）他的活动可能地来了，就让我过去找他单独聊，我以为会在茶馆或者咖啡厅里单独聊，没想到见面后也没聊就讲想吃东西，然后说外置热去宾馆聊（当时是夏天，几个月不记得了），我感觉怪怪的不想去，他看出我的情绪就说他要送我一本书，他自己的书。书在宾馆里我和他一起去拿，就这样半路将书拿走了，到了宾馆不能拿了书就无人吧，这种感觉我感觉不礼貌，就坐下陪他聊了会天，聊的过程中我发现他的心思不在聊天上，好像没有听我说话，只是敷衍一下，后来我说时间不早我要回酒店了，他拉着我的手放到他的袖口，摸的老大的……我的都过了……就说了……（中间聊天我问过我10，我说11）后来就……自己坐上去……咳写不下去了！真的！在我见到他那一刻开始我一直都喊他老师……后来，他在心中的高大形象轰然倒塌了……我离开的时候在想……老师也是人嘛！后来住在我的微信里，我什么话也没说过，想忘记那个场景！后来我给他公益捐过钱……有一天，我在他的公益群里发了一个小程序，他就进群，拉黑我……还说我从来不在乎你们捐那点钱！不听我的话就拉黑……后来我也发微博写过他，有人就出来声讨了。原来到现在不是我一个人……

 李春建
14年同样遭遇，讨论活动时，被张露雄摸下体。举报，请勇敢说出来，学会自我保护和拒绝！
 举报张露雄事件曝光
3 mhs ago

 小ui ~ 奥
坐标成都，在几年前刚感染的时候张来成都举办活动，因当时刚刚感染，比较恐慌有很多不懂的地方，为了学习更多的相关知识。就协助他组织感染者来参加。当时去他住宾馆与他见面时，还没讲到三句话就开始直接摸下体，深感愤怒与无助。协助去完成活动后，有很多朋友都表示不想参加他的活动。原因也只有这一个，并且，没有给予实际上的一个帮助。我可以发誓，以上所说完全属实，如果张某人觉得我说的不对，欢迎来找我质证。

 铃铛社票
确实是个色鬼 当时邀请他来新疆做活动 我负责接待 安排他入住酒店带他去吃饭 下楼等电梯时候趁我不备摸我臀部 活动结束的最后一晚 强行把当时的一个志愿者留宿在房间里

陆良，2012年我还是广西的一个大学志愿者的时候，张受邀请来做分享，结束后我和他有一个专访，在会场做完访问之后只有我和他一起坐电梯下楼，他在电梯里直接伸手朝我裤裆摸过来（了），我当时还来不及闪躲。我想如果摸手臂还只是一般表达亲密的动作的话，这绝对算是超范围的举动了。尽管当时很尴尬，出电梯他立刻恢复了光环，我也没有提起。

加一句，为什么到今天还印象深刻，就是因为他当时的亲密和越界举动，和他在台上分享时的那种感觉相差太大了



我们在做一场非典型的米兔

文|章罗储林

我是前天“举报张锦雄性骚扰”的行动发起人之一。我是边缘人，我没有见过，其实也不认识张锦雄，但我已经听说过很多次张锦雄「性骚扰」同伴的故事了。其中包括小新和暖阳，也就是本次行动的另外两个发起人。

昨天看到暖阳写的文字之后，我就知道，我们是在做一场非典型的米兔。我对现在主流的米兔运动其实诟病蛮多。但昨天看到暖阳写的「**我们在这里揭露张锦雄的不当行为，不是为了搞臭他、将他永远赶出同志公益圈，而是恳切地希望张锦雄能认识到自己的问题，能对自己曾经的错误做出道歉**」，我就毫不犹豫地，用我的公众号发吧。

我自我认同为一个「性权派」。与许多人的想象不同的是，我们几个发起人，都或多或少地认同「性权」的概念。我们站出来，只是为了说，**我们支持情欲流动，努力为一个多元情欲不受到批判、规训和排斥的社会而奋斗，不代表我们支持任何人都可以毫无顾忌地展示自己情欲，尤其是当他人不愿意的时候，将自己的身体、情欲与意志强塞进对方的身体里，尤其是利用权力结构、利用自己的光环，营造一个封闭共生的结构，让受害者心生恐怖不自觉地坠入陷阱，丧失了对外求援的机会。我们并非反对情欲发展，我们要反对和谴责的是「放任有权势者恣意不顾他人意愿展现其情欲的暴力面向。」**

有人说，这是男同志间的亚文化与情欲探索，但我们必须要说，一切的情欲探索都应该建立在双方知情同意的基础上。如果有人感受到不舒服，不愿意，那就不是双方的情欲探索。即使对方当时出于各种原因不愿或不能直接反对，但事后提起，我们都应该认真反思自己的行为，并加以改正。这恰恰不是在否定情欲，更不是在污名化性，而是刚好相反：我可以玩，我可以调情，我可以是一个性工作，我可以喜欢做爱，但是这些东西都不重要，因为侵犯就只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定义：你做了我不要你对我做的事，你有任何的理由这么做，都与我无关。

我想，这就是我们之所以要说出来的理由，因为，我们想要正视所有受到伤害的人的经验。「受害经验首先必须要受到认可，并且仔细对待，才能真正持续开展往后的复原历程。」(陈柏伟, 2017)

我相信这才是米兔的初衷，与猎杀加害者相比，更重要的，是倾听、认同、仔细对待受害者的受害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和解共生的动作。但和解共生的前提，也正是认真对待受害者的受害经验与感受。**如果不能正视「那些……负面、羞耻，以及艰难感受……我们（将）无法记取历史的败笔，或是将公义赋予我们自身的存在」**（海瑟·爱, 2010）认同「受害者」身份，主张负面的情感不应被疗愈需求取代，即是一个政治动作，也才有机会完整探究性侵受害者的创伤经验。也才可以开始真正的疗愈。

有人担心，这样的举动会「污名化性，污名化与别的男体亲密接触这件事」、这件事矫枉过正。但我想，这正是现在的米兔的不足之处，性的单一叙事，正是因为连受害的故事都被挑选，或许我们没有谴责受害者，但我们的受害者叙事仍显扁平，那些不合格的受害者仍然没有机会讲出那些不在乎、有前提、没有镁光关注度但仍然有伤疤和非顺性别女性的故事。

但不合格的故事比合格的故事有更多更多。大部分时候，我们甚至没办法找出真正的加害者与受害者，在没有受害的故事中指派加害者与受害者，在有受害的故事中，却说里面没有加害者。而制造加害者的雄性/阳刚迷思、情感教育缺失、结构不平等、性的污名却在简单而直接的追杀加害者的过程中一闪而过，藏得更深。

这就是我们要一个、正在做一个不同的、非典型的 MT 的原因。我们想要听受害者的故事，我们想要听他的害怕、愤怒、难过、需要，我们想要听他们个人的故事，没有代言、没有评价、质疑、甚至消费。**受害者的受伤程度可能是多元的**，有些人觉得开黄腔没什么，但当他不想听了对方还一直讲就很烦；有些人觉得性交本身没什么，但如果他不愿意，即便对方是爱人，他都觉得被侵犯了；有些人觉得被摸不过是肉碰肉，但食髓知味一直摸是要干嘛？**受害者的需求可能很多元**，他可能想要加害者去死，他可能想要加害者受到惩罚，他可能只想要加害者意识到自己造成了伤害（比如我们），他可能只是想知道为什么是自己，甚至可能只是想要说出来。

与其说故事够多了，多的强化了行为与压迫，产生无辜的受害者，不如说故事还不够，我们还没有认真听、同理、理解背后的逻辑，它还不足以松绑行为与压迫之间的关系。多元的性不会在受伤的经验中生长出来，它只会正视受伤的经验之后，在言说之中，在说自己讨厌的性、想要的性、理想的性的过程中，慢慢呈现出来。

我们想要的米兔是，在忙着追杀之前，先听听受害者的故事、感受，听他想要什么，听他受了什么伤；不把性的暴力视为加害者视为一种完全的个人选择，不论是否口头上觉得这是私德，**不要放过这背后的制造加害者的雄性/阳刚迷思、情感教育缺失、结构不平等、性的污名，不一棒子打死犯错误的人，和犯错误的人一起找问题出在哪，他可以做出哪些改变，同时自己也从中学习到如何更好的办法。**

而这一切的前提，是受害者的经验、要求与真正得到尊重，不论是从加害者身上，还是其他人那里。

我们不想要对张锦雄赶尽杀绝，不想否定他做过的其他事情，我们只想告诉他，你做错了，请你下次不要这样做。没有身体自主与情欲自主的情欲展演不是情欲流动，「我」的身体、「我」的情欲都应该由自己做主。「一直拿情欲流动在框架与试图取消故事之中强暴元素的人，不是解放的一方、而就是不解放的一方。我的主体在那个短暂的时空散逸了，你的『强暴』窃取了那个当下我的主体不能兑现自己意愿的身体，强暴与力量有关、与那个『我』短暂失去的力量有关。」

「把被强暴的人说成是否认情欲的人，那是婉言，那是掩饰，掩饰怎么会有任何可能性是一种解放？这些人就是真正的怕强暴的人、不解放的人、分享着强暴这与这个世界最顽固的封建统治者的意志的人」（黄咏梅，2016）

最后，想跟大家分享一段我很喜欢的话，人是复杂而多面的，扁平化的加害者与受害者，都不是我们所想要的。

「大部分人是习惯改写历史的，此刻交恶以后，会回头重新诠释一番，认定对方从最初开始，就是恶。我不会这样。我会永远记得你们过去二十几年来，飞蛾扑火，有勇有谋。我不知道

你们是否还记得抗争的初心，但我要记得你们骁勇善战的身影。我要记得我的赞叹与感动。……我感谢你们过去对抗强权，也要指出你们这次欺负弱小。

我要记得。」(张娟芬，夏林清事件，2016)

嗯，我要记得。

2018.7.27 张锦雄正式回应《举报张锦雄性骚扰》一文

作者：张锦雄

来源：微信公众号“张锦雄 Ken 仔”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LtBMs5gNxZEu3tMQljSmng>

《关于『举报张锦雄性骚扰』的正式回应》

我是一个人，是一个会犯错的公益人，我不是一个『披着公益外衣专事性骚扰』的政治符号。

我首先道歉：

第一，我要向所有关注此事的朋友真诚道歉。

因为我迟至今天才发表关于指控本人性骚扰事件的公开声明。原因主要有三：

1. 事发突然让我愕然，我所倾力服务的社群有人借着热点指控我，令我心情五味杂陈，既有失望也有愤怒，导致这几天我确实有一些不成熟、情绪化的言行。并没能第一时间想到道歉和声明是最负责任的做法。
2. 另外，指控来自举报者 3-5 年前的个人感受，我需要时间回忆、求证、反省，也询问了一些曾一起参与活动的朋友来追溯当时的情形。
3. 我补课翻阅了很多资料，来了解“性骚扰”的界限和定性。

第二，我向所有因为我一些超出日常交往礼仪的言行举止而感觉不舒服的朋友真诚道歉。特别向在公众号文章中化名为“小 L”“Owen”“小新”“流逝”，以及在相关公号文章、朋友圈留言中明确表示自己受到性骚扰的朋友们，表达我的歉意：对不起，我意识到几年前不当的语言或举止是可以被定义为“性骚扰”的，这些性骚扰的行为令到您感觉不适，在此我真诚向您道歉。

第三，我向与我有联结的基督教团体的弟兄姊妹道歉。

作为一个基督徒，事件被视为不好的见证在团体引起广泛讨论，可能令到一些弟兄姊妹跌倒，愿上主遮蔽一切的罪，并求圣灵带领我知错悔改。

同时我在此郑重承诺：我保证以此为鉴，以后绝不会在得到同意之前，对他人做出任何超出社交礼仪的亲密举动等属于性骚扰的行为。

以下是我关于此事件的声明:

第一, 我接受『性骚扰』的指控, 我认错和道歉。请大家原谅我对『性骚扰』概念的无知和界定的模糊。在社群活动中, 大家气氛融洽, 很多人互相搂肩搭背, 当中不乏一些露骨的涉性言论和举止, 以至于我做出错误的判断, 以为在当下这些亲密举动是为所有人接受的, 我询问了很多参加活动的朋友, 大多数人都认为这只是表达亲切的行为, 或者感觉并没有什么, 不是性骚扰。例如今次事件实名的回应中, 署名为孙文麟的朋友说“我觉得没有什么”, 这是“我的真实感受”。总之这次事件令我认识到, 多数人不代表全部, 有人感到不适, 对他而言这些行为就是性骚扰, 尽管我没有主观故意实施性骚扰的动机。我认识到这是错误, 我也承诺以后绝不再犯。

第二, 我不能接受毫无语境的“摸下体”的指控, 我承认在一些活动场合, 基于当时的文化氛围, 我有一些过于亲密的言语和举止, 例如触碰大腿和身体、拥抱、牵手、涉性的玩笑等, 甚或有明显的示好意味, 但发乎情止于礼, 只要对方表示不悦, 我不会继续亲密的举动, 仍以孙文麟为例, 他说“我也被他摸过, 当时我直接拒绝了, 他也马上停止了, 道别后他还发微信向我道歉”。我绝没有利用权力、身份来胁迫或引诱过任何人对其进行性骚扰。“摸下体”完全是子虚乌有的污蔑。将一些基于当时氛围的过于亲密的身体接触描述为带有主观故意以猥亵为目的的“摸下体”, 故意夸大和歪曲事实, 是极为草率和不负责的构陷。

第三, 我谴责将我在志愿者微信群的对话断章取义截图提供给某些公众号写手的人, 我不揣测你的动机, 但不耻你的行为。我也谴责公众号文章《【最全汇总】Metoo 在公益圈-爆出了哪些人及他们是怎么回应的》一文(公众号:《削美丽》, 作者:肖美丽), 用没有上下文的对话截图, 没有经过求证了解, 就对我在截图中的观点妄自揣度和定论。在此我有必要做出解释声明:

1. 关于向律师询问一段, 在微信群中有整个我跟一些朋友关于“性骚扰”法定性的讨论(必要时可提供完整微信群讨论证据), 纯粹是因为事件而引起的延伸话题, 但“【最全汇总】”一文将其解读为“我放心了”, 意为我可以肆无忌惮逃避指控了。这是非常不负责的制造舆论误导公众的做法。
2. 关于“做项目, 基金会或领馆”一段, 也是剥离了上下文, 不考虑讨论语境, 没有看我后面说了什么, 就判断我“为了洗白自己毫无底线”。这同样是非常不负责的制造舆论误导公众的做法。
3. 以上两张截图, 是在一个会员性质的群组里的对话(该群是募捐给彩虹中国的志愿者才有准入资格的群), 说话有一定的私密性和随意性, 我在当时说的话是轻松状态下的闲聊, 并非深思熟虑的观点, 表达可能是随意的和错误的。现在“【最全汇总】”一文将其在公众号发表出来, 我在相对私人领域里的“闲话”变成公共领域下的“观点”。这也是非常不负责的制造舆论误导公众的做法。
4. 虽然“做项目”那一段陈述是被“最全汇总”一文强行见诸公众而改变了性质, 我仍愿意在此声明: 这一段表述是我个人缺乏依据, 按惯常思维的推测, 有为我自己洗白的嫌疑, 此观点是错误的随口说的, 并无可信。我也绝不回避问题, 为自己开脱, 洗白。

第四, 我对《不沉默, 就「举报张锦雄性骚扰」一事, 我们的声明》(以下简称《不沉默》文, 公众号:浪漫转身, 作者:浪漫转身 SOGIE)的虚伪作风表示遗憾。文章有夸大、扭曲事实, 落井下石, 推波助澜, 刻意引导舆情的嫌疑。理由如下:

1. 浪漫转身管理团队在微博发问，敦请我对事件作回应，我在微博回答『暂不打算做任何回应』，因为我也要时间消化突发的状况，浪漫转身旋即发《不沉默》一文，指责我『不打算做任何回应』，谴责我逃避问题。这种刻意的漏掉一个『暂』字，是什么动机？
2. 《不沉默》一文端着一副『我不知情，请你对指控做出回应』的客观姿态，文章社群反响部分，对于支持我的观点逐一批驳，只字不提此事件中对我的正面评价，实际上通篇都是带着定罪的预设，在没有搞清楚原委之前，将我称之为施害者，举报人称之为受害人。强化我的『犯罪』形象。一个『我看到同事被摸大腿』的举报人，在该文进一步成为一个『受害人』。如果说一个人看到同事被摸大腿而深深受了伤害几年都痛苦不堪走不出来，那么，其实我也是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有爱有恨有阳光面有阴暗面的人，而不是一个『披着公益外衣专门搞性骚扰』的符号。
3. 在没有搞清楚原委之前，先做审判官，然后发出声明，『不再欢迎我在浪漫转身平台活动』『不邀请我出席活动』。
4. 文章还有很多虚伪的地方，不想多言。我没有办法对这样的组织表示敬意。

第五，彩虹公益是我的终身事业，感谢此次事件令我反思自己，让我成长，在未来的日子，我必不忘初心，继续为同志以及艾滋病感染者社群服务。

第六，感谢在事件中给我提醒，劝勉、理解支持和陪伴的朋友。收到过百的私信，鼓励支持我不要放弃，希望这份完全坦诚的声明没有辜负你们对我的信任和厚爱。我一定严于律己，见贤思齐，永不放弃公益事业。

以下是一些题外话，非声明部分，大家可忽略：

流逝，李春建，你们都是我非常欣赏的人，在我心目中你们非常出色，一个是第一个代表中国参加世界同志运动会的公开身份的感染者，一个是去过美国实习的优秀心理咨询师，我一直视你们为良师益友，你们爱滋徒步我积极转发消息帮助你们众筹，我在北京的大学演讲，流逝来旁听，我介绍你出来给学生分享，李春建开感染者支持团体，我积极宣传，转介个案给你。年初在厦门，我当面提出宣传你们咨询服务的建议，互相帮助，推动服务弱势社群，这就是我的公益理念。我完全没有想到你们心存芥蒂，如果你们对我行为的定性为性骚扰，我再次诚恳地道歉。但也想问问，你们何不用别的方法来处理这件事呢，我确实有过对你们表示好感的涉及性意味的言行，但你们表示拒绝我立即中止。即便你们当时不方便跟我讲你们有受到伤害，过后几年我们都有交集，你们随时都可以坦诚告诉我，当年受到伤害，需要我道歉，我一定会毫无保留道歉的啊。为何非要在一个蹭热点的政治意味浓厚的运动中，墙倒众人推的时候，帮着推而不是扶我一把呢？

(本声明欢迎各公众号和媒体平台或个人转载转发，谢谢！)

2018.7.27 肖美丽回应张锦雄

作者：肖美丽

来源：微信公众号“肖美丽”（现已被封禁）

备份链接：<https://chuansongme.com/n/2463389953060>

《回应张锦雄：你想多了，没人把你当政治符号》

今日，张锦雄发布了一篇名为《关于『举报张锦雄性骚扰』的正式回应》的文章，其中一部分是对我的谴责，对此我想展开讲讲。

张锦雄在文章中称我为“某些微信公号写手”，我还以为这种“殊荣”是属于那些微信大号作者的呢。我呢是个女权行动者，做过的事情可圈可点。我走过 2300 多公里的路来呼吁建立校园犯性侵机制；我发起过中国首个反性骚扰地铁广告众筹；我去过北京街头做行为艺术呼吁反家暴；我有过 5 年的戏剧经验，创作与表演关于女性性权和反对性别暴力的话剧《阴道之道》……反性骚扰是我本职工作，也是我重点关注的议题。

首先，没有什么人把张锦雄的聊天截图特意发给我，我都是在微博和朋友圈看到的，有的还带着张锦雄微博的水印呢。这些群有什么私密规则和我没有关系，我看到的时候它们就被转了不知多少遍了。我做的主要是收纳整理的工作，相信公众自有判断，也不是我一两句评论可以左右的。

张锦雄说我“没有经过求证了解”对他进行了“妄自揣度和定论”，有个东西叫做言论自由希望他可以了解一下。张锦雄说出来的话，我当然可以评论了，不然我还得事先去了解一下他是怎么想的？和他统一一下思想？他用这些明显有偏见的词对我“妄自揣度和定论”时有事先来求证和了解一下我吗？

其次，张锦雄问那些被他骚扰的人，为什么不早点告诉他，如果告诉他一定会道歉的。这种马后炮其实是骚扰者常用的套路，把责任推到被骚扰的人身上，为自己免责。那好咯，现在大家都告诉他了，他之前的反应都是有目共睹的，人家单独私下敢告诉他吗？即使是他的回应，三千字有两千字在指责别人。所以我真的很佩服举报者们的勇气，也对他们明智的判断表示赞赏。

关于下面这张截图的态度，张的解释非常混乱。一边谴责我不了解语境，一边又说这是他“缺乏依据”，“按照惯常思维的推测”，“并无可信”。



我就奇怪了，他也是个做项目的人，他的“惯常思维”怎么能错得这么离谱呢？如果说他这个截图里的话我不了解语境，那么他这篇回应的语境我是足够了解了。为什么他要在结尾仍然把反性骚扰的运动描述为“蹭热点的政治意味浓厚的运动”？一直在试图将这个运动阴谋化。我真的很好奇，他一个香港人怎么维稳思维比我们这些被思想政治课荼毒的大陆人还深厚呢？

而且他还问这些被他骚扰的人为什么“墙倒众人推的时候，帮着推而不是扶我一把呢？”他没有意识到大家正是在扶他呀，不然他不知道还要性骚扰多少个人呢。听说他还是个基督徒，一个这么有影响力的人，性骚扰了这么多人，希望他的教会也承担起责任来。

我想对张锦雄说：你不是什么“政治符号”，就是个骚扰者而已。别急着一边拔高自己，一边把水搅浑。普通人会犯错，那请你像个普通人一样先把自己的问题搞清楚。也希望你有基督徒的自省能力，拿出点行动来。

2018.7.28 流逝回应张锦雄：还有多人未收到道歉

作者：流逝

来源：微信公众号“流逝的独家记忆”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UTI5ezcdba-a23yrb8pt_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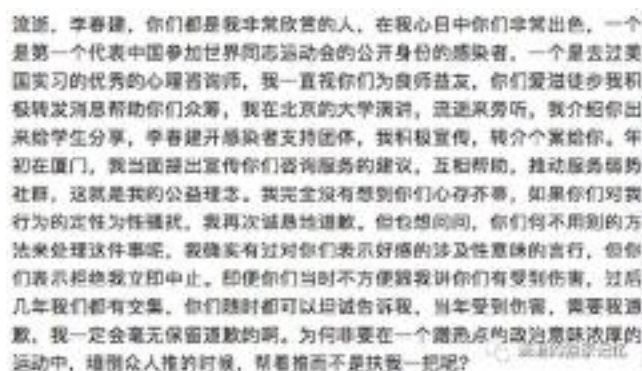
《我“接受”张锦雄道歉，至少还有 25 个人没收到道歉!》

大家好，我是被张锦雄性骚扰过的流逝。

在大家共同努力下，性骚扰过我的张锦雄先生终于在 7 月 27 日通过自己的微信公众平台做出了道歉回应!

我“接受”张锦雄的道歉! 因为张锦雄先生在最后认定我是一个蹭热度、墙倒众人推的人。为了表示，我不是这样的人，我接受他的道歉。

看到下面张锦雄先生最推文最后对我和春建说的话，我深深的陷入了沉思。



流逝，李春建，你们都是我非常欣赏的人，在我心目中你们非常出色，一个是第一个代表中国参加世界同志运动会的公开身份的感染者，一个是去美国实习的优秀心理咨询师，我一直视你们为良师益友，你们爱滋徒步我积极转发消息帮助你们众筹，我在北京的大学演讲，邀请来旁听，我介绍你出来给学生分享，李春建开感染者支持团体，我积极宣传，转介个案给你，年初在厦门，我出面提出宣传你们咨询服务的建议，互相帮助，推动服务弱势群体，这就是我的公益理念。我完全没有想到你们心存芥蒂，如果你对行为的定性为性骚扰，我再次诚恳地道歉，但我也想问问，你们何不用别的方法来处理这件事呢。我确实有过对你们表示好感的涉及性意味的言行，但你们表示拒绝我立即中止。即便你们当时不方便跟我讲你们有受到伤害，过后几年我们都有交集，你们随时都可以坦诚告诉我，当年受到伤害，需要我道歉，我一定会毫无保留道歉的啊。为何非要在一个蹭热点的政治意味浓厚的运动中，墙倒众人推的时候，帮着推而不是扶我一把呢？

是什么让我变成如此恶人，不但不帮助张锦雄先生改正错误。还随波逐流墙倒众人推，蹭张

锦雄先生的热度？

可能我是一个厚颜无耻的小辈吧。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帮助到张锦雄先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在写举报他性骚扰的推文前，我早已在群里向他倾诉他曾经在上海揉捏我下体的事情。他在群里鼓励我说出来，并且鼓励大家都说出来，但是他没有做出道歉，退了群，并且拉黑了我。

可怜的我，在张锦雄道歉推文的最后，我却变成了一个蹭热度，推别人下水的居心不良的人。我真的太不要脸了！



我想帮助他的唯一渠道被张锦雄先生切断了。

第二天，张锦雄先生的朋友圈说他不希望与我们这样的“恶势力”继续争斗下去，并且让那些没有举报张锦雄先生的“真朋友”继续在微博保持与他的联系。

是不是可以这么认为？说张锦雄先生性骚扰的都不是张锦雄的朋友，于是可能在删了将近4000 微信好友的时候，把这些假朋友顺便拉黑了。那些“真朋友”依旧是他的好朋友？

特别的是，张锦雄先生并不是删掉了所有的微信好友，我相信他的微信好友里留着他的“真朋友”。因为从说要退出使用该微信账号到发表声明期间，张锦雄先生一直用他的微信跟“真朋友”互动，聊天，指责那些“假朋友”墙倒众人推。

在写推文之后，有很多小伙伴跟我说，没有希望的。他们早在今年 4 月份通过微博希望张锦雄先生重视这件事情，但是 3 个月过去，张锦雄先生没有做出任何回应，直到这次公益

人士性骚扰事件持续发酵。

张锦雄先生三千多字的“道歉回应”推文中，关于道歉的内容不到 1000 字，主要点名向我、小 L、Owen、小新做出了道歉，对于这么多年来骚扰别人的事情一笔带过。仅仅是因为我们写了推文，敢站出来。剩余 2000 多字，大部分都在指责别人对于他的批评。

例如：

第二，我不能接受毫无证据的“摸下体”的指控，我承认在一些活动场合，基于当时的文化氛围，我有一些过于亲密的言语和举止，例如触碰大腿和身体、拥抱、牵手、涉性的玩笑等，甚或有明显的示好意味，但发乎情止于礼，只要对方表示不悦，我不会继续亲密的举动，仍以孙文麟为例，他说“我也被他摸过，当时我直接拒绝了，他也马上停止了，道别后他还发微信向我道歉”。我没有利用权力、身份来胁迫或引诱任何人对其进行性骚扰。“摸下体”完全是子虚乌有的污蔑，将一些基于当时氛围的过于亲密的身体接触描述为带有主观故意以猥亵为目的的“摸下体”，肆意夸大和歪曲事实，是极为草率和不负责的构陷。

可怜的是，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同志群体的文化氛围就是见面几分钟后，摸别人的下体示好？我也并不觉得这个是示好，我觉得当时我被冒犯了。如果这个事情在放到我小几岁，我甚至都不懂的拒绝别人的这种“示好”。“示好”之后我不拒绝又会怎么样呢？莫非不停止后带来的就是活塞运动吗？其实，在这几天我们收到的很多案例里，一部分人不懂的拒绝，然后就被非自愿发生了关系。之后这些人再也不愿意相信所谓的公益人或者公益机构？

那么到底是谁塑造了见面摸下体、摸大腿（支持者称将手伸到了别人大腿上，放上去，并非摸了上去）同志群体的文化氛围呢？答案我觉得很明显，就是那些一边性骚扰别人，一边告诉大家这就是同志群体文化氛围的人。这群人在用身体力行的方式告诉大家，不摸别人下体、不把手“放”到别人大腿上，你就仿佛不在同志群体里。

我真的喜欢大家对于情境下用“放”不用“摸”，用“摸”不用“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最后，在张锦雄先生准备道歉推文的这段时间，张锦雄先生在群里指责他性骚扰过的一个人，表示这个人跟阿强“撕过”。看完之后，我特别想笑，我想说两点，第一、跟阿强有过争执的人就有问题了吗？第二、当年之所有“撕”阿强，是因为对方所在的机构在一张海报中盗版抄袭了原作者的作品，只是把海报的名字、机构、时间等改了。事后，阿强代表机构道歉，并且愿意支付设计费用。



张锦雄先生的逻辑也很奇怪，我是否可以理解为，我帮助过你，帮助过你们机构的活动，然后性骚扰了你，你就不应该举报我，因为我帮助过你。我是好人，我是公益人，我是大慈善家，我不会犯错。把这个逻辑带入其他事情，大家也许可能会更明白这个逻辑有多可笑。我是医生，我做医生的这么多年，我救死扶伤了几千人，但是我也杀了（或者是性骚扰了）几十个人。我不应该被指责。张锦雄这么多年做的好事，我敬佩！但是功过我们要分开看。这也是我希望给张锦雄“真朋友”们说的。张锦雄做了无数的好事，我赞扬！但是他骚扰了别人，我们就应该敦促他认识到错误，及时改正。这个就是功劳和过失分开看。我也希望告诉张锦雄先生，不是你帮助过别人，久可以肆无忌惮的性骚扰别人。把你的咸猪手“放”到别人的大腿上或者揉捏别人的下体！

我并没有墙倒众人推，因为如果我一推就倒了，说明这个墙已经烂了。我并没有蹭热度，因为我会把我们收集到的张锦雄先生性骚扰别人的案例整理放到下面。我希望张锦雄先生是真正的意识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性，而不是一面道歉说对不起，一面给别人巴掌！

引用一个资深公益人看到张锦雄先生的道歉及申明的推文后，总结出来的道歉声明浓缩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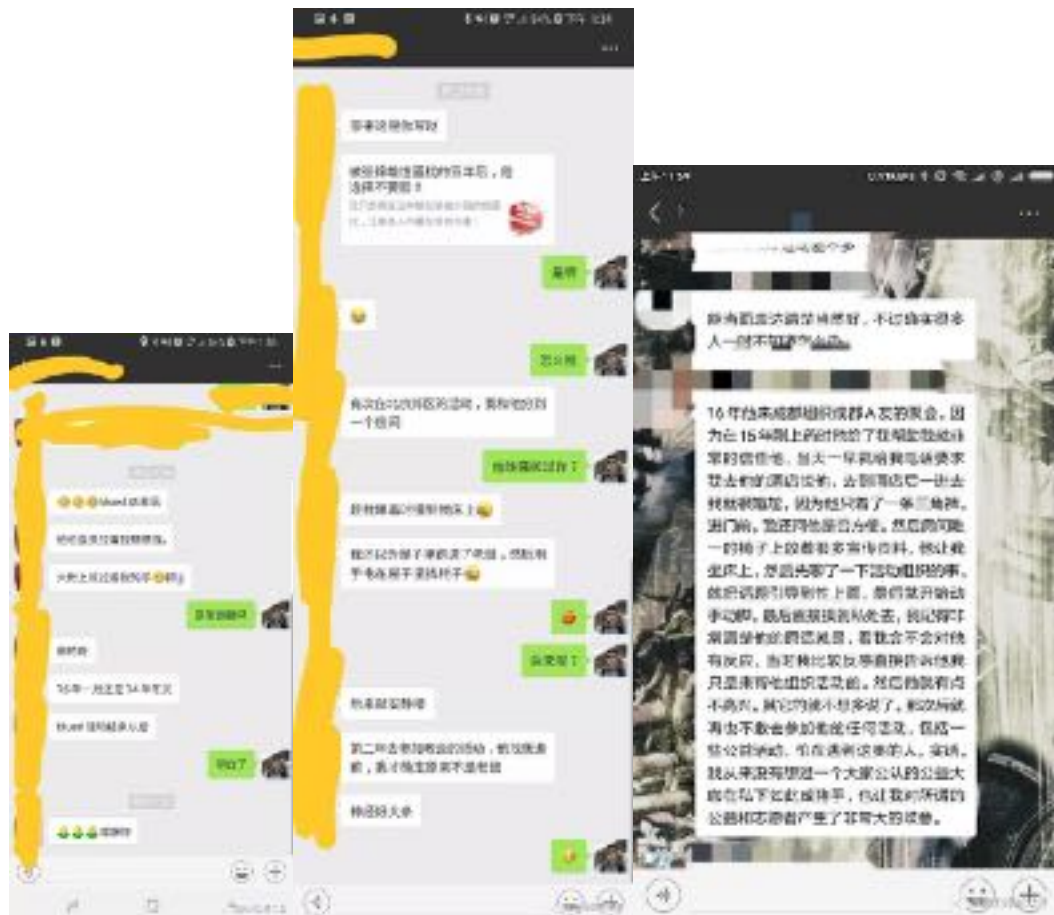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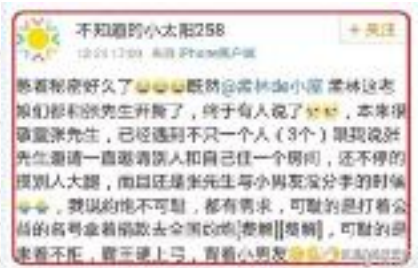
我希望大家明白，这个道歉申明不仅仅是给我们四个或者五个，还需要给下面这些几十位收到张锦雄先生性骚扰的小伙伴们！还有那些已经受到更大伤害却永远不敢说出来，并且可能不愿意再相信别人的受害者！

所以我希望张锦雄先生认认真真道歉，不要辩解，不要一边道歉，一边说别人是白眼狼。我说的是认认真真!!!

这些就是我们收集到张锦雄性骚扰别人的案例（部分）：









我去武汉出差，得知他在武汉讲课分享，我当时就问他晚上去找他听听他的课（我开车到武汉已经是晚上八九点了）他的活动可能结束了，就让我过去找他聊聊，我以为会在茶馆或者咖啡厅坐坐，没想到见面后也没聊就讲吃东西，然后就外边随便吃点啥聊（当时是夏天，几月我不记得了），我感觉怪怪的不想去，他看出我的情绪就说他要送我一本书，他自己的书，书在宾馆要我和他一起去拿，就这样半路兜兜转转，到了宾馆不能拿了书就走吧，这样最起码我感觉不礼貌，就坐下陪他聊了会天，聊的过程中我发现他的心思不在聊天上，好像没有听我说话，只是应付一下，后来我说时间不早我要回去了，他拉着我的手放在他的胸前，摸的毛大的...我脸都红了...就走了... (中间聊天时问过我是10，我说是1) 后来就...自己坐上去...哎考不下去了！真的！在我见到他那一刻开始我一直都喊他老师...后来，他在心中的高大形象轰然倒塌了.....我离开的时间在想L老师也是蛮惨！后来他在我的微信里，我什么话也没说过。







一个被张锦雄性骚扰过的人

2018.7.28 小 L 等举报人们发文回应张锦雄，并公布更多举报截图

作者：张锦雄关注组

来源：微信公众号“爱的征战”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5ODI3NzU2OA==&mid=2247484064&idx=1&sn=0654209aa56b563851781acd14d13818&chksm=eca90d0fdbde8419e47b8565e1cef37359d21cde4fb943586b1597c7e2fea8752fcd3eb775a&mpshare=1&scene=1&srcid=0731XvWwY8ivRv3o7D4Mar9P&pass_ticket=gDupoYH8BBVe6DG%2FSvrX2P5F1xpTCGPddW%2B5j%2FVp63MYz2b00XvesmmoHzfNxQbj#rd

《张锦雄说他要道歉，但为什么又要反过来指责我？》

引：

自7月23日被举报後，张锦雄(下称「张」)在7月27日发表了“关于『举报张锦雄性骚扰』的正式回应”来回应。全文约三千多字([关于『举报张锦雄性骚扰』的正式回应](#))

我们，包括举报人们、事件关注组成员们，将对张的声明作出回应。

01—他道歉了，我们失望了

文中他是这样说的：

- 1.为迟至今天才回应，向所有关注此事的朋友真诚道歉。因为他感到「愕然」、「失望也有愤怒」，「需要时间回忆、求证、反省」、翻阅资料了解什么叫「性骚扰」；
- 2.为所有「因为我一些超出日常交往礼仪的言行举止而感觉不舒服的朋友真诚道歉：对不起，我意识到几年前不当的语言或举止是可以被定义为“性骚扰”的，这些性骚扰的行为令到您感觉不适，在此我真诚向您道歉」；
- 3.「向与我有联结的基督教团体的弟兄姊妹道歉。」

之後，他作出「以后绝不会在得到同意之前，对他人做出任何超出社交礼仪的亲密举动等属于性骚扰的行为。」

以上为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是他针对被举报一事的声明。

第一，对性骚扰的指控认错和道歉，表示自己无知和对此界定很模糊，因为大家都会有一些「露骨的涉性言论和举止，以至于我做出错误的判断，以为在当下这些亲密举动是为所有人接受的」；他说他问过很多人都觉得这不是性骚扰；他认识到对感到不适的人来说这些行为就是性骚扰，他不是有意去做的，以後也不会再做。

我们非常高兴张能够走出来承认自己的确做过举报文中的行为，道歉并承诺不再犯，这是我们乐见的。因为我们不是要「追杀」张锦雄，受害人希望得到他的道歉，有人为TA们所受的痛苦负责；并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以後不再犯，这有助我们整个社群的健康发展，也能保障不再有更多的受害人。

但受害人还是表示失望。





02—被你摸了，怪我咯？

失望,是因为我们不解,为什么在三千多字的声明中,接下来却有二千多字是张在**指责别人**,包括**受害人**?

声明的第二点,张指「我不能接受毫无语境的“摸下体”的指控」,因为只要每次他作出具性意味的言行时,只要对方表示不悦他就会停止。

但是,我们都应该知道,大多的性骚扰受害人在事发时,往往因为社交礼仪、身份、权势等因素,往往是不敢声张的,即使尴尬不悦、害怕也只能强忍。张这样说无异就是**把责任推给了受害人**,他所以没有停止这种行为的原因竟然是因为**受害人没有当场表示不悦**。

事实上,根据我们所收集到的不同的举报中,可以总结出受害人的不同反应:

当时感受:感到尴尬、震惊、懵了、慌乱、反感、非常害怕;感到生气、恶心、反感、希望尽快离开。

事後感受:事後不敢诉说、感到受伤害、不想再参加活动、感到烦躁、易怒、仇恨社会、对志愿者和公益产生怀疑、不耻、对张失去好感。

这些受害人是在参加公益活动或者是抱着和公益名人交流学习的心态而与张接触的,可以说,在之前TA们对张都是带有正面印象的,但遭遇性骚扰後,TA们都受到了一定的打击。

我们想跟张锦雄说,受害人没有当场表示不悦,不是你继续你的咸猪手的理由,**因为从一开始,你就应该收好你的咸猪手!**

张还说「我绝没有利用权力、身份来胁迫或引诱过任何人对其进行性骚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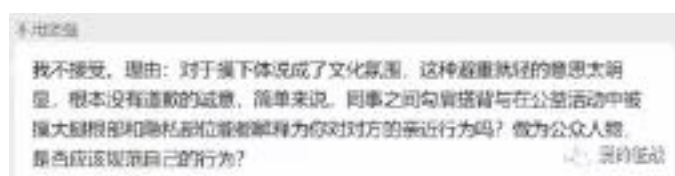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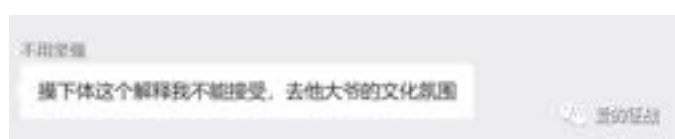
看来他真的有在学习什么叫做「性骚扰」,所以他强调了自己没有「利用权力和身份来胁迫

或引诱」，但是他没有意识到，他作为公益名人的声望就是权力身份的变现；即是说，受害人即使受到骚扰，往往也因为想到他是公益名人，而不敢拒绝和翻脸；事後，也不一定敢说出来，正如流逝在举报中说的，害怕没人会听一个「无名小辈」对公益名人的指控。

03—你说你没摸？

张又说「“摸下体”完全是子虚乌有的污蔑。将一些基于当时氛围的过于亲密的身体接触描述为带有主观故意以猥亵为目的的“摸下体”，故意夸大和歪曲事实，是极为草率和不负责的构陷。」

这个说法，明显不能被其中一个举报张摸其下体的受害人接受。



我们统计了直至 7 月 26 日的对张的举报，当中涉及「下体」的性骚扰有：「用勃起的下体蹭人」1 例、「用手去摸别人的下体」7 例、「要别人摸他的下体」3 例。那麼，是这些分散从不同途径举报的受害人在「故意夸大和歪曲事实，是极为草率和不负责的构陷」他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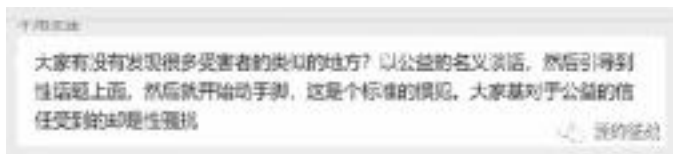
(仅供参考，至 7 月 26 日为止收集的举报中，张的性骚扰行为包括：肢体接触（抚摸大腿、胳膊、屁股、脸部、胸部等）、强抱、强吻、强拉别人坐其腿上、强行留宿、以勃起的性器磨蹭受害人、强行拉受害人的手摸其性器、搓揉抚摸受害人的性器、聊性话题、言语挑逗、暗示要发生性关系、尾随、发生性行为)

可能，他认为自己用下体蹭人、摸人下体和要人摸他下体的行为都不是「主观故意地以猥亵为目的」；然而，只要我们了解到「什么是性骚扰」就知道，任何人作出不受欢迎的并涉及性的行为，会引起对方的不悦感，就是性骚扰了。这种「不受欢迎」以及「不悦」不是由施害者的主观目的决定，是取决於受害人的感受。

那麼，张有什么资格去指责举报者對於他「摸下体」的行为是「故意夸大和歪曲事实，是极为草率和不负责的构陷」？

04—只有他懂的文化氛围

张说他是基於当时的文化氛围而做出了一些亲密的、示好的、涉性的行为，但是我们发现，受害人都是在参加公益活动或抱着学习交流的目的和他见面的。**受害人大多都是在公开的公益活动场合受到张的性骚扰，难道公益活动的文化氛围就是这样？**在这种场域里面，真的存在一种文化是容让人们去做张的那种亲密的、示好的、涉性的言行？



我们还掌握到张的一种模式，他会邀请受害人到他所住的房间去，然後以肢体触摸开始，一步步升级为谈性话题、摸下体、暗示发生性关系。

难道说，张的房间存在一种独特的文化氛围，只要进入他的房间，他就不能控制自己，以致他不知道应先得到对方的同意，就可以摸手摸脚、摸下体、聊性话题、暗示发生性行为？



就跟其中一名受害人的想法一样，我们觉得张只是在狡辩。不论在什么场域之中，我们都应该明白 TA 人的同意是最重要的，这种同意不是「TA 没拒绝」，而是「TA 说可以才可以」。我们明白，在一些娱乐场所如酒吧、派对中，大家都处於一种比较放松的状态，寻欢作乐实属人之常情；但这种快乐不应建筑在 TA 人的不愿和痛苦之上。**我们对「性」抱持着开放的、正面的态度，但这建基在所有参与其中的个体的同意上。**

如果不是这样，便很容易转化成另一种**对受害人指责**的论调：「你到那种地方去，难道还不知道会被摸吗？」、「你去 TA 的房间里、跟 TA 住在一起，不是早有心理准备吗？」

张锦雄，我们希望你明白，这种思维是多危险；别再制造似是疑非的理论，来解释性骚扰的行为。

05—回应张锦雄：你想多了，没人把你当政治符号

张的「雄文」里声明第三部分是在谴责肖美丽的，我们在此不代她发言。请看[《回应张锦雄：你想多了，没人把你当政治符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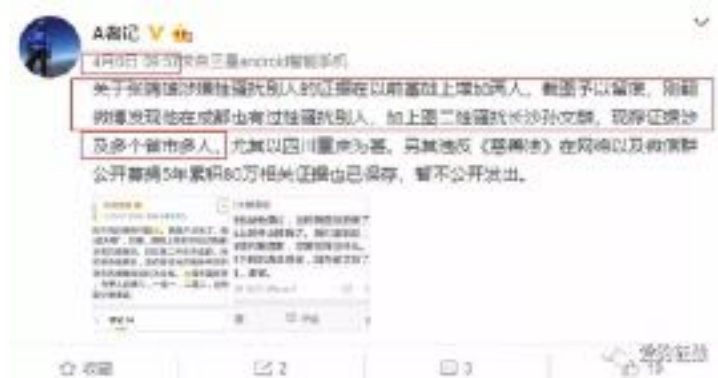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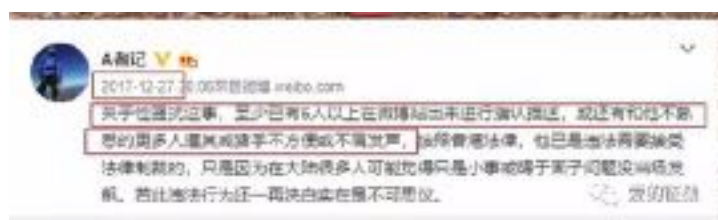
06—别遗憾了，我们一点都不虚伪

第四部分是对「《不沉默，就「举报张锦雄性骚扰」一事，我们的声明》(以下简称《不沉默》文，公众号：浪漫转身，作者：浪漫转身 SOGIE) 的虚伪作风表示遗憾」，指「文章有夸大、扭曲事实，落井下石，推波助澜，刻意引导舆情的嫌疑」。现在，我们，即执笔者我以及浪漫转身管理团队就此回应张的「遗憾」。

针对第一点，张指我们在文中「刻意的(地)漏掉一个『暂』字」，并质疑我们「是什么动机」；事实上，我们没有「刻意地漏掉」，就是漏掉了，没有什么动机。

张说他需要时间来消化突发的状况，好像他是第一次发现自己的行为被指控为性骚扰，令他无法理解、接受一般，但事实是这样吗？如果对艾滋感染者公益比较了解的朋友，可能会记得，早在去年 12 月以及今年 4 月时，已经有关注者在微博上公开指出张的性骚扰行为。





张真的是对自己被指控为性骚扰一无所知吗？为什么他在去年12月及今年4月的指控不作回应呢？这是我们从当时到现在一直存有的疑问，至今无解。

在第一篇来自三名举报人的举报发出后，张锦雄到处转发这篇举报文到朋友圈、各大微信群以及微博并艾特多个机构和个人；我们立刻评论督请他回应，希望他能否认或承认是否做过这些行为；但他的态度令我们不禁害怕，这一次三个举报人鼓起勇气作出举报之后，会不会又是不了了之，又一次石沉大海？

我们从不同的渠道看到张的一些言论，例如：



附图 1: 张锦雄“收到私信”“窝心”朋友圈截图 (略)

附图 2: 被张摸过腿的当事人朋友圈截图, 认为“当事人了解更全面” (略)

这更增添了我们的疑虑, 张的态度并不像在反省、後悔、懊恼, 更像是为大家举报他感到「看清了公益圈」, 一些人表示他不是性骚扰时, 他似乎也表示认同。如果大家保持沉默, 作壁上观, 那麽对他自己是有害的、对其他人是有害的、对我们整个社群是有害的。

经过讨论, 我们整个团队同意要发声。我们清楚知道这样的一个声明发出来, 一定会引起非议: 浪漫转身是不是想出位、想蹭热点、要落井下石了? 但我们还是决定要这样做。

原因有三个。

第一, 在举报文发出来之前, 我们已经知道我们的志愿者和活动参加者中有遭遇过张的性骚扰, 因此针对这次揭发, 我们有责任去表明立场和态度, 才是对 TA 们的一个交代。所以, 我们在声明中指出, 在事件得到回应和解决前, 我们不再与张合作, 这是为了保障我们的参加者和志愿者。

第二, 性骚扰是一个严重的指控, 举报者是承受极大的压力发文揭发。在明知张确有此行为的前提下, 作为知情者、作为社群的一分子, 我们有道义上的责任给予举报者支持和声援。

第三, 我们当天从不同途径了解到社群内针对这事的一些讨论, 也许并不全面, 就如张对我们指责说「只字不提此事件中对我的正面评价」(尽管我们不明白在举报他性骚扰一事中有什么值得正面评价的地方); 但这些言论体现出的是对「性骚扰」议题的无知、对张的功劳盲目推许以致认为可以无视其错误。这种言论令我们心惊胆战——在性别、性向平权公益圈中, 有那么多的持份者竟如此欠缺敏感度, 觉得性骚扰的指控是受害者的小题大做, 觉得张是无辜被害的。作为社群一份子, 我们有责任去推动事件的发展, 不但是希望张能认识到问

题的严重性和错误，更是为了推动整个社群内部的改变。

因此，我们经过商议、撰写，在当日晚上 10 点 41 分发出声明。这个速度算不算得上「旋即」，我们不予置评。

07—我们早知道

张说我们「端着一副『我不知情，请你对指控做出回应』的客观姿态……实际上通篇都是带着定罪的预设，在没有搞清楚原委之前，将我称之为施害者，举报人称之为受害人。强化我的『犯罪』形象」，这可能就是他认为我们是虚伪的原因。

但事实上，我们没装出不知情，我们是知情的；我们没有直接说「你就是性骚扰了！我都知道！」是希望他能把握时机，快一点承认自己的问题，不要再重演以前的戏码；我们不是「带着定罪的预设，在没有搞清楚原委之前」就视你为施害者，而是早有人举报过你的这些行为，而我们学习过的知识、受过的培训足够让我们判断到这是一种性骚扰的行为。



(当然，浪漫妈妈之後也被其他没有立刻支持张不是性骚扰的人一起被拉黑)

我们从来没否认过张是一个人，我们也认同他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爱有恨有阳光面有阴暗面的人」，所以我们从没有否定过他的贡献，不对他的成就描述一番不代表我们就是在否定他；但同样地，我们也认知到，**举报被张性骚扰的举报者也是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几个化名。**

我们在平时说着要争取平等权益、要关注小众、关注性别议题，难道却要在我们身边人踏出第一步去维权时**嘿然不语，默不作声**吗？

那样，我们才真是虚伪。

08—张锦雄：总有刁民想害朕

在张的声明最後一部分，有 400 多字是针对其中两个举报者流逝和李春建的话，我们觉得并不能忽略。

在这一段文字中，张说自己十分欣赏 TA 们二人，然後列举出「你们爱滋徒步我积极转发消息帮助你们众筹」、「我在北京的大学演讲，流逝来旁听，我介绍你出来给学生分享」、「李春建开感染者支持团体，我积极宣传，转介个案给你」、「我当面提出宣传你们咨询服务的建议」，然後说没想到 TA 们心存芥蒂，质问二人为何不用别的方法去处理这件事，「为何非要在一个蹭热点的政治意味浓厚的运动中，墙倒众人推的时候，帮着推而不是扶我一把呢？」

这段文字真的不能忽略，非常有意思。

张说自己为二人做过不少事情，没想到 TA 们心存芥蒂，难道这两件事是对立吗？这段话读起来的感觉就是「我帮了你那么多，你们为什么要那么介意？介意的话为什么不私下和我说，还要公开说出来让我丢脸？」

为什么张要这样子去强调自己为流逝以及李春建做过的事呢？因为对方曾为我做过一些事，或者，对方能够做成一些事，以致受害人不轻易拒绝、不敢举报，选择哑忍，正是利用权力去压制受害人。难道张还没有觉察到自己的问题吗？



而且，二人真的没有给过他机会吗？

附图 6 张：张锦雄与流逝在微信中对话的截图（略）

(後來我們知道，流逝也被拉黑了)

在 7 月 25 日的交流中，流逝和李春建二人都曾经表示过自己被张性骚扰过；张也在群里表示过歉意。但为什么第二天流逝就要发布文章举报？他在举报文章《被张锦雄性骚扰的五年后，他选择不要脸!》里也说了原因

附图 1: 张锦雄解释性骚扰定义的微信截图 (略)

附图 2: 张锦雄咨询大陆男男性骚扰相关法条的微信截图 (略)

张是否从没得到过任何机会？或是，他由始至终都不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总妄图倚仗自己的声望和支持者的呐喊助威来地粉饰自己的行为，用文化、用气氛来为自己开脱？从去年 12 月到今天，他一次次得到过机会，最终也一次次失去了机会，而我们也一次次失望而回。

09—恶势力说谁呢？

张责问流逝和李春建二人「为何非要在一个蹭热点的政治意味浓厚的运动中，墙倒众人推的时候，帮着推而不是扶我一把呢？」还真是「可圈可点」，一下子就把自己变成了「受害人」，而流逝和李春建就成了「忘恩负义」的小人，连同其他的举报人一起成了为了「蹭热点」而推倒他的人；仿佛他被众人举报不是因为他曾把咸猪手伸向多人，而是因为有太多人被「政治意味浓厚的运动」冲昏了头脑，要来害他一样。

难怪他说自己在对抗恶势力。(不过朋友们放心，相信张还是会用微信的)

附图: 张锦雄告别朋友圈截图 (略)

张这样说，无非就是想倒打一耙，污名化对他的举报。扣上「政治」这顶大帽子，大家天然地就警觉三分；再顺带想到张之前「可能是随意的和错误的」观点，即有关「做项目」、「国外基金会」、「领馆给(资金)」等等，整件事仿佛立刻充斥了一股「政治」的臭味了，成了一场有人为了蹭热点、搏眼球的阴谋了。

把举报他的行动说成了「政治意味浓厚的运动」，张的说法无异是有引导性的；尤其是在明显收窄的空间中，公权力对「运动」的控制下，他这样说的目的也令人不得不三思。但或许我们实在不必太介意，事实上张可能是我们这群人中参与过更多政治活动的一个：

2003年初至今：担任「彩虹行动」召集人，以及「民间人权阵线」成员团体代表。

2003年8月 - 05年中：「七一人民阵线」创会成员，当选03年底油尖旺（旺角南）区议会选举，高票落败。

2003年8月 - 04年底：「民主力量」创会成员兼执行委员。

2006年10月 - 07年9月：担任「民间人权阵线」（民主及民生发展小组）召集人。

2006年10月 - 09年10月：「社会民主连线」创会成员兼常务委员，当选07年底区议会选举，再次落败。

2010年：参与立法会九龙西地区直选议员补选，拉阔民主光谱，支持五区公民运动。

2011年11月：以「民间电台」名义，竞逐大埔（葵雅选区）区议员，未能当选。

张的丰富政治经验，不正正告诉我们，政治运动并不可怕，也不是什么坏东西，蹭一下没什么关系，总比用下体蹭人好。

作为受害者，流逝和李春建，以及许多其他的举报人，TA 们经历过 TA 们的内心挣扎和痛苦，才终于把事情说出来；**作为施害者，或作为旁观者，谁都没有资格要求 TA 们要以什么样方式、在什么样的时间说出来。**张到底有什么底气去问 TA 们：「你们何不用别的方法来处理这件事呢？」不正正就是因为你从去年 12 至今一直以来的态度，才促使 TA 们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吗？

张责怪流逝和李春建为什么要推他一把而不是扶他一把，那我们反而想问一下张，为什么大家想你去扶 TA 们一把时，**你竟然对 TA 们摸一把？**不是墙要倒了大家才来推，是因为大家来推一幢**早就烂了的墙，墙才会倒下。**

不过，积极地想，墙倒了，才有机会**重砌**。这样，不好吗？

10—请学会真诚

最後，借歐陽文風牧師的一段話作結：

各位亲爱的兄弟姐妹，主里平安。目前我人在尼泊尔，但因为最近在国内发生的事，涉及我们所爱的弟兄张锦雄 Ken 仔，顾念大家对此事的关心，身为牧者，我觉的有两点要和大家分享。Ken 仔的事相信大家都知道，Ken 仔的公开声明，相信大家也读了。我认识 Ken 仔九年，与他同工八年，每年平均有近三至四周与他朝夕相对一起同工，我相信我可以见证 Ken 仔绝对不是那种以公益事业的身份企图佔人便宜或谋取私利的人！认识 ken 仔的人都知道他为人热情，不拘小节，他也从来没有伪装掩饰自己对别人的喜欢。我这么说，不是以为他的行为完全没有问题，我只是要指出他不是所谓趁人之危伺机下手的色狼。但只要我们的热情与亲热的动作未经当事人同意，令他们感觉不快，就是一种性骚扰。我非常欣慰 ken 仔针对这一点向当事人做出毫无保留的道歉。这件事，我们所有人，尤其是团契的领袖与同工，都当引以为鑑为戒，我们在服侍时必须特别小心，言语行为要得体，免得引起不为要的误会，要顾及别人的感受，不只不能佔人便宜（无论是在性或钱财方面），甚至也不能“看起来”“像”是佔人便宜。我知道要做到这种无可指摘的境界，非常困难，但这必须是我们追求的理想，我也正在努力学习。第二，我们与 ken 仔同工八年，Ken 仔与人亲近的行为，我都看在眼里，**虽然有时我也感觉不是太妥当，但我没有一次提醒他，身为他的同工与牧师，这是我的过失！我为我的失职向他与大家道歉。**耶稣当年差遣门徒，要他们两个两个出去（马可 6：7）不只是为了有人相陪不寂寞，最重要的恐怕还是要他们互相支持与提醒。同工之间，兄弟姐妹之间，不只是在这个冷漠的世界里一起互相取暖，更重要的是彼此造就，帮助对方成就神在对方生命的旨意。因此，**我们如果看见对方的不慎与过失，应诚实与温柔地向对方指出来。**我这八年没有好好的做身为 ken 仔同工当做的事，以致至今发生这种事，我难辞其咎，我希望你们也能引以为鑑为戒！愿我们彼此切实相爱，互相支持，在这非常时机，用祷告的手托住我们的弟兄 Ken 仔！愿你们平安，事奉有力，喜乐满满 另，尼泊尔应该很快也会有同志基督徒团契，也希望你们在祷告中纪念这里的同志基督徒。主仆欧阳文风

引用这段话，是希望能学习欧阳文风老师那样，**真诚地反省自身的不足，真诚地道歉。**举报

者也好、关注批评者也好，我们就正如他所说那样，发现了社群中的同伴之不足，曾经也哑忍、沉默，但这才是不对的；今天坚定站着指证着张的错，不是针对他、害他，而是帮他。如果我们继续保持缄默，那么作为社群的一份子，我们是失职的。

部分受害人的舉報 (直至 2018 年 7 月 28 日)



附图 15 张：举报者截图，均在《我“接受”张锦雄道歉，至少还有 25 个人没收到道歉!》一文中出现过 (略)

2018.7.31 举报人与张锦雄性骚扰关注组发起联署

原文链接：https://f.lingxi360.com/f?fid=O4awFoFxCTVoO&utm_bccid=LXEQZsKC

张锦雄性 SAO 擾事件联署

如果你关注性小众社群的性暴力问题，你关心张锦雄事件，你不认同他的道歉声明，请你参与联署。

- 作为个人，你可以监督他的言行反省，不让事件不了了之；
- 作为机构，你可以拒绝和他合作，让他承担起後果并督促他改善；
- 作为社群一份子，我们可以一起改变整个生存空间。

我们的诉求：

1. 督请张锦雄暂停所有活动，通过这段时间的闭关，学习了解有关性暴力议题。相关公益机

构亦可在这三个月内暂停与他合作。

2. 督请张锦雄所属组织彩虹中国及帕斯堤加强培训，建立反性骚扰机制，避免同类事件再次发生。

3. 督请张锦雄无偿参与国内任何推动反性暴力或倡导性教育的公益机构的线下活动三次，以自身的经历作分享，通过交流以学习。

2018.8.1 钱小壕再发文力挺张锦雄

作者：钱小壕

来源：微信公众号“末代诗人的第九个梦”

文章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l1NzMwMjk0Ng==&mid=2247486573&idx=1&sn=d2927424e820e57a9aaf50a77836875f&chksm=ea18c4a0dd6f4db6f6ff899d313aa557fa7288611d6f82216e036f045711caf0c8ab87b101eb&scene=0&pass_ticket=gDupoYH8BBVe6DG%2FSvrX2P5F1xpTCGPddW%2B5j%2FVp63MYz2bO0XvesmmoHzfNxBj#rd

《我也是个被张锦雄“摸”过的小男生啊……》

* 本文共 8573 字，读完大约要花 1 小时。

目录：

- 一，我将详细报道那天“张锦雄摸我大腿事件”全过程
- 二，我将叙述为什么在前面写三篇之后，还要写这篇
- 三，我对此事的定性、看法，以及换一个视角：不然呢？我该会如何做？
- 四，一些我觉得有用的参考资料
- 五，其他

—

是的，这张广为流传的图，便是不知哪位热心民众在一周前从我朋友圈截来的：

附图：被张摸过腿的当事人朋友圈截图（略）

当其他被张锦雄“性骚扰”过的当事人纷纷站出来曝光的时下，我作为其中一名被他“带有性意味的身体接触”过的当事人，却还从未公开详细述说事件经过、以及我当时“波澜起伏”的内心活动。

所以下面，我将巨细无遗地把场景还原、分享这个（可能会是史上最长篇的）“MeToo之张锦雄”系列故事之一，让屏幕前的您感受一下“被张锦雄摸大腿”是怎样一种体验。

*以下叙述将会用作者个性化方式表达，各位得意忘言就好。

时间是 2018 年 7 月 15 日周日中午，也就是今年“武汉同行三天两夜夏令营”结营的宴席，地点是简朴寨饭店订的一个包间，分两桌聚餐。

人物及位置：我选在张锦雄的左边、小 A 同学的右边落座。

经过三天紧锣密鼓的学习，从周五晚上开始，尤其是在周六全天的疗愈主题课程当中，我们与每位小伙伴（包括张锦雄在内）带着情感多次拥抱；

我们还在周六中午饭后的休息时间，穿着各种颜色的营服与每位成员拍“搞笑纪念照”。

这些照片多是“勾肩搭臂”“卿卿我我”“并排摸腿”的乐而不淫的嬉戏内容（部分照片已在《[彩虹中国最后但非终结夏令营总结一](#)》中展示），而我们拍这些“玩身体”的内容，都是基于我们在这段时间的陪伴里，分享彼此故事、感受和需求，自然而然熟识后的真情流露。

因此，在饭桌上我们对彼此都不陌生了。

而我和张锦雄，因之前我就常看他在各地的公益演讲直播（bilibili上）和视频，去年11月香港同志大游行时又见过真身（当时参与者众多，我们没什么互动），所以我个人对他更是有生怯感。

于是，我们点完菜，在等上菜的间隙，张锦雄如往常一样地插诨打科、搞气氛，或者聊顺带提到的公益话题。

我好像自然而然地回应了一些话，话音落后，张锦雄就开始，意味深长地、微笑地凝望着我，用他一贯的带有“性意味”（确切地说是“爱欲”）的眼神。

聪明如我，其实已get到他的这眼神意思是：“你很棒/可爱/性感/有魅力/是我的菜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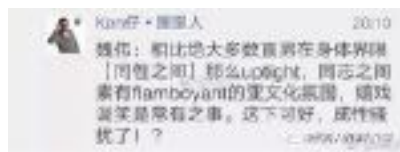
为什么呢？因为在之前的活动中，他早已跟我“确认过眼神”，而我每次都是回以灿烂的蜜汁微笑，意思是：“啊，没想到我是你的菜呀？那挺好啊，我很荣幸，哈哈。”

而且，冰雪聪明的我，其实也已预料到他的下一步就是要：准备开摸。

插句题外话，我在北京跟一些熟悉的基友之间，这样在公开场合“带有性意味”的眼神 for me 是司空见惯，早已脱敏。

例如，我们的老鲜肉萧展（喜马拉雅上叫“裸奔爷”），他就常在公开场合使用相同的“眼神杀”技能凝望着我，然后渐变成抚摸、撩拨我的肌肤。

由于我跟他算是熟稔，他的颜艺又有亲和力，撩拨时又很舒服，所以我很少有拒斥之意。即使有，只要我对他提出来，他也不会继续强求。我想，这或许就是魏伟教授所说的“flamboyant 亚文化”之实例吧。



……回到正题。

所以，这一次，我也是对张锦雄回以如常的蜜汁微笑。

果然，张锦雄就在继续凝望我的同时，轻轻地把左手放在我的右大腿上。

在他还没开始这个动作时，我的佛系内心早已入定：“既然选择坐在他旁边，当然是要做好被他摸的心理准备啦，**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joke）”

因为，他之前“摸小鲜肉”的绯闻我在网上是有看过的，我两位现实中结识的朋友也有跟我略略地讲过。

而我个人经过在视频直播+现实生活中对他的进一步了解、得出的结论是：**他更接近于我所知道的一种类型的人：热情奔放，不忌讳勇敢践行自己认定正确之事（打破落后的性观念），**

在而且表里如一、没有恶意。所以我认为这种行为是他的个性表达。

举个例子，他经常在演说中这样展示“选择安全套尺码要适中”的重要性：

他说：“做人不要太谦虚，如果丁丁本身很大，却用了小尺码的套套，丁丁就会被勒得呼吸困难”，说着就掐自己的脖子、作呼吸困难状——这样形象幽默的演示每次都让观念忍俊不禁，因为他把自己的脑袋当龟头、把身体当阴茎来演示。

由此可见，张锦雄在对性、情欲表达议题的观念是开明的。

因此，我不认同他像网络上的 **N 手信息** 和朋友转述的 **二手信息**（当事人转述）里表达的那样，是那种有恶意的、不顾及他人感受的人，而更相信自己眼见为实的一手信息。

……回到正题。

这时候——当他轻轻把左手放在我右大腿上的时候，请注意，**我的内心感受是带有一丝尴尬的哦。**

为什么尴尬？恰恰是我自己不觉得这是“性骚扰”，而他人看到后并不一定和我的认知一致，我担心他人看到这个画面后，可能会误以为是在“性骚扰”。

因为张锦雄做这些事的整个过程，包括眼神、手部动作，都一贯地没有刻意掩盖，不会偷偷摸摸地做，这也是让我感受不到猥琐的原因。

而我完全没有在怕的事情则是——我会受到侵害。

为什么呢？因为我认为，他作为知名公益人，所有光天化日下的行为都受“信用区块链机制”的监视。

这意味着，只要我随时 say stop，他就不会继续对我做不愿意他做的行为。所以，我知道我很安全，接下来我受到性侵（意思是：使用暴力违抗我意愿强制进行的性行为）的可能性：约等于 0。

那么，接下来发生什么事呢？

接下来大概 15 秒种的时间内，我继续对他报以蜜汁微笑，同时内心展开了如下的、复杂但平静的心理活动：

我思忖了一下，我大约有两个选择可以做，

- ①. say no，结果他会停止、不再触碰我身体；
- ②. 不 say no，结果他会继续接触着我的身体。

那么，我该选做哪个呢？

*这里刚好可以用到我们在夏令营中学到的内容，现学现用：



如图一所示，这时候我需要做的是，同时照顾「自己」、「情境」、「他人」三方面的需求，那

样一致性的做法才接近于完美。

首先，我仔细观照了一下**我自身的需求**：他的手很温热，像一只猫在轻柔地蹭我，我内心和身体并不抗拒他此时的“摸大腿”，所以我有可以选②；但是，张锦雄又不是我的天菜，我并没有那么强烈地想选②，所以我也可以选①，于是结论就是：②①皆可。

接着，我又观照了一下**我所处情境的需求**：菜马上要上了，而夏令营成员都在场，如果我选②，大家会对张锦雄的误解加深吗？这个动作继续下去，会不会耽误我们的用餐？答案是很可能会。所以选①较妥。

然后，我再观照最后一步：**张锦雄的需求**。但他的需求重要吗？在这个情境面前，我的答案是：并不重要。作为一个人设为“喜欢搞笑、搞怪，有点调皮捣蛋、有个性的坏坏的知名公益人”，他的需要是最应该要 pass 掉的，来照顾我和情境的需要，所以选①较妥。

综上所述，经过这番云计算，最优答案是①。

那么下一步：我应该怎么做①呢？

其实这一步相当关键，因为我如果紧张、激动地 say no，那么这个情境就炸了！如果我轻松地幽默地 say no，就会有愉快的效果，张锦雄会作“少年 Ken 仔之烦恼”的轻松幽默的回应，并退散掉；如果我很有智慧地 say no，那么剧情有可能反转成另一个充满惊喜、但是**团结、胜利**的大结局。

……终于，在蜜汁微笑中，我 say 了一个我认为完美照顾了三方面需求的一致性的 NO：

我像张锦雄那样，“摸”了我左边的小 A 同学的大腿。

这里有个前提，就是我跟小 A 已经熟到，我知道他一定不会觉得这是“性骚扰”了。

然后，我把右手又放在了张锦雄的左大腿上，接着我向后仰，让桌布下的“春光”展露出来：这时候，张锦雄睁大眼睛倒吸一口气，画面变成了：

张的左手放在我的右腿上、我的右手放在张的左腿上、我的左手放在小 A 的右腿上的「三人行」麻花状结构。

而后，萌萌的小 A 同学看到了，也明白了画面的用意，于是把右手放在我（放在他右腿上的）左手上。

这画面……让张锦雄 O 字型的嘴变得更 O 了，就像这样：



2016年5月摄于曼谷当代艺术中心

然后，我们俩笑都着看张锦雄的反应，过了一会儿，张锦雄假装委曲地看着我、对我嘟嘴卖萌，展现出“少年 Ken 仔之烦恼”的表情：

哼，你跟他好了，不喜欢我了……

之后我记得，张锦雄还轻声问我“是不是喜欢小 A 了？”这个问题。

二

好啦，故事终于说完。下面我要谈一些略显严肃的事。

一周前，署名为“几个小男生”的 MeToo 声讨文《[举报张锦雄性骚扰](#)》横空出世，在“雷闯性侵案”呼世未消、公益圈 MeToo 声讨当道的背景下，一举把张锦雄拉入公众视野，他被许多媒体跟雷闯、其他被指性侵的公益大咖一起报导了。

我感到局势不妙。

依我对张锦雄一贯作风的了解，他不会骂人脏话，但一定会直来直往地回应这件事（是的，我觉得他确实不算是 EQ 很高的人），而这种直言不讳必然会被「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作为污名的依据而遭受公众非理性讨伐，让事态进一步沸沸扬扬。

我所观得的真相是什么？

上面第一部分也提到了，张锦雄的行事风格和他的表达一样，很直接，无恶意，心性纯良，不带有强迫和暴力的成分，他者可控。所以，他“摸我”这个行为，对我个人而言不是“性骚扰”。

我看到网上指控他“性骚扰”的案例，和我经历相似度高的点是“摸大腿”，而我的用户体验是，这样的情境下这并不突兀，我不会感到龌龊。这是从我结合跟他在生活中相处过后的实感体验，而对他的了解和认知。

况且，我所了解到的，他之前做的公益工作、帮助过许多人。

作为中国少有的已出柜的 HIV 阳性抗体携带者，在中国的艾滋病公益事业和 LGBT 性少数促权方面做出巨大成就，我出于感性、出于良知，都不希望他被卷入这场“中国式 MeToo 风暴”里、背上“性骚扰”的恶名，以致影响到他将来的公益事业。（他每年的公益行程都是从年初排到第二年。）

所以，作为“被摸”的当事人、我有意愿向大家分享我的经历，并附上我的视角、个人看法和观点。因此我发了朋友圈、用该公号撰写了《[我为张锦雄先生浪漫转身](#)》和《[公益圈随机砍人事件](#)》。

限于我文笔的不纯熟和文风的清奇，可能之前表达得很凌乱～（毕竟这是个我用来“练笔”

的个人公众号，无任何新媒体运营之套路）

但也能大致让人 get 到我在说什么。

张锦雄转发我文章之后，我的观点受到小范围关注而被一些较为优良的事件跟进文引用（例如《[我要张锦雄道歉，也要祛魅的米兔](#)》）。

再然后，张锦雄发表了《[关于『举报张锦雄性骚扰』的正式回应](#)》以他的方式致歉回应。而如我所料，他的直白、严谨的表达被解读成“态度不诚恳”，遭致欲加之罪者的新一轮舆论的魔法攻击。

我看到这短短数日，网民们借着 MeToo 风暴在微信群聊里、文章评论下、微博留言中对张锦雄施以难堪的侮辱和谩骂，这和他所做过的事情真的匹配吗？是他应该承受的待遇吗？

更有人恶意拼凑他在微信群里的聊天记录、激发他情绪化的表达以构陷为他对此事的公开回应（我也在那个群里，见证了它的事发），而遭致 N 手信息摄取者的负面评判……

我似乎有种感觉：他正在沦为“公益界的陈冠希”。

当年艳照门事发后，公众们狂热地消费、下作地对陈冠希发动“万人虐”。

如今十年过去、民智渐得开化，一部分人开始反思自己当年的言行是否有暴力、心态是否有恶意？

另一部分人还沉浸在万人虐的快感当中，不知轻重。

我相信当今的“MeToo 运动”和中国大部分群体事件一样有着“观念先行”的通病，底层技术（信用区块链）尚不成熟，“信息不对称”总是在发生，民智亦远未开化到可以掌权的程度。以上诸多理由是我之所以撰此文的原因，我旨在给更多人提供一个真诚的视角以供探讨，**希望中国 MeToo 真的会变成一场有进步意义的运动。**

三

我们的现实生活，真如电影般理想地以「邪不压正」吗？

「群众的眼睛」到底是雪亮的，还是短视的、用眼过度的？

我的答案会很悲观。

我生于 1989 年末，经历了从没有互联网到往生代的崛起，从电脑端到移动端的转折，见证了从博客、到微博、再到微信时代的过渡，从微博元年、网络问政、到微博实名制、到如今的「文化自信（自宫）」……

对我而言，神州大地上发生的每一个舆论热点事件都历历在目、印象深刻。包括发生在我老家的钱云会事件（我曾离奇地因为写歌词而被@平安乐清 请喝茶）。

而我关注的焦点，始终是观众对事件的反应而非事件本身。

我认为那才是与现实息息相关的，最能反应我所处的社会环境是否在进化、是否已文明。跟它相比“真相”是不重要的——那才是生活的真相。

而我眼中的真相是什么呢？

我举双手双脚赞成韩寒的那句话：**在通往民主道路上最大的主碍就是人民。**……我知道当人民不用对自己言论负责时的那种网络暴力有多可怕！

所以，我也呼吁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信用区块链机制的完善化……这样一来，那些猥琐的、作祟的事会因「犯罪成本」的增加而愈渐退散（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即公益界所不耻的同性恋者深柜、形婚、骗婚的行为），社会才能变得更加文明、和谐。

这次 MeToo 运动里中国人民的表现，说实话，其实已是最高水准、史无前例的「棒棒棒棒」了！

但依然「瑜不掩瑕」。

我对于上述故事中张锦雄“摸我大腿”这个行为的定性，上面已经提到了：我认为不是性骚扰。**而这当然是个主观的论断。**

因为我是我、而不是别人，换作别人用同样的行为对待，ta 不一定会认为不是，很可能会「受到伤害」、感到「万分痛苦」、「甚至开始怀疑人生」……这好比，若把张锦雄替换成另一个我不了解人，我十有八九会感受到被骚扰了。正因为他是他，所以对我而言才不是骚扰。这说明一个问题：**「性骚扰」行为不同于性侵，它是没有标准可循、在当前社会也没有共识的，在充斥着亚文化的同志实际生活里更是如此。**

但就是这么一个主观色彩强烈的生活化措词，却有着强大的杀伤力，甚至是一种自带攻击属性的语言暴力。（*正如，我们长期把「战争时期强征女性性奴隶」口语化成「慰安妇」一样，实质是并不确切的描述）

而在这「MeToo 当道」的特殊时期，若有公众人物被指控“性骚扰”，那么这种杀伤力将会放大 100 倍，媒体很容易把 Ta 与强奸犯、性侵事件一起报导。

处于事件最外围、但数量最为庞大的「N 手信息摄入者」（也就是普罗大众）将很容易对事件当事人产生标签化认知。

作为当事人之一，我认为普罗大众并未具备独立思考这件事的智慧。

而指控张锦雄性骚扰的人，如果能意识这个「恶果」，还选择用这种方式公开指控，我认为这不是出于解决问题、寻求沟通、消除痛苦、矛盾与伤害的心态，而是出于制造问题、制造伤害、制造混乱、人身攻击的心态。

当这种可鄙的恶意成为主流价值，整场 MeToo 运动便成为了释放人性之恶的潘多拉魔盒，变成了一场宏大的公害而不是公益。

这时候，我还该同情「受害人」受到的伤害吗？

我想对这次事件的「受害人」说：是的，你当然拥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你可以在主观上认为他性骚扰，表达你受到的伤害，我没有任何要替代你想法的意思。但当你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伤害的时候，我将不会再同情你——因为我觉得，你的这种表达方式，很丑恶。

「以德报怨，何以报德？」我的立场是「以直报怨」。

那么，我所认同的比较善意的做法是什么呢？

以我为例：

假如我认为张锦雄的这个做法对我造成了伤害，我会在私下里联系他，不带评判地向他描述他具体做什么事、给我带来怎样的感受、基于我怎样的观念与认知，而对我造成了什么样的困扰……

在核实完这一切之后，我想张锦雄出于一个人类的良知，是不可能不真诚表达歉意的。

那么最后一步，在收到张锦雄的道歉，并达成共识、得到和解、伤痛已化解之后，我会告诉他：希望他将来的公益事业不会受影响，还可以继续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这是我之所以选择在私下联系（而不是在公开平台指控你）的用意。

是的，上面这段「非暴力沟通」式的指控对于普罗大众而言并不容易，但却是真诚出于公益心态、并且能够解决问题的做法。

在沟通过程中，我不需要使用「性骚扰」这个主观评判、带有攻击性的词，因为每一个伤害都是具体的、会呼吸的、活生生血淋淋的存在，我不需要用攻击性让自己显得强大。那并不会使伤害得以释怀，而会宠溺、喂食自己心中的那条「恶龙」去伤害别人。

四

在这一周我对此事的关注中，也看到一些我认为对 MeToo 运动有价值的「深度好文」，在此作一个汇总：

【社会学吧】[黄盈盈：《#MeToo 高校反性骚扰》的社会学分析与对策建议](#)

【探索与争鸣杂志】 [黄盈盈 潘绥铭 | 21 世纪中国性骚扰：话语介入与主体建构之悖](#)

【中国法律评论】 [潘绥铭：中国式性骚扰 | 权力、性别、阶层下的男性霸权](#)

【请辨】 [性侵有罪，反性侵运动同样有罪](#)

【赵丹赵丹喵】 [回刘瑜：中国的“咪兔”很宝贵，请不要轻易毁掉它](#)

*这篇文章我只赞同刘瑜的部分，对于赵丹喵的回应不敢苟同。

她在标题里就构陷了刘瑜“想要毁掉中国 MeToo”的罪恶论，令人反感。

之所以把它展示出来，是想让读者有所对比：什么样的 MeToo 思想会让民智退步。

【爱的征战】 [我要张锦雄道歉，也要祛魅的米兔](#)

*本文让我佩服的一点是，把不同持方有营养的观点都摆在台面上供人思索，而不是一边倒的、只有一种论调。

这种交流的态度使得观点产生碰撞，让民智在讨论中渐得开化、升级，最终推动全社会文明的进步，我认为这是 MeToo 的公益精髓之所在。

下面换换脑子，我考大家一个小知识：

$$E=mc^2$$

这个公式你都见过吧？

是的，这是爱因基坦的质能方程式，揭示物质与能量之间的关系。

那么你知道，

这个公式 和 原子弹的发明 之间，有什么联系？

给你 10 秒钟想答案……

那么

答案是：

两者没有关系。

科学事实是——质能转换公式对于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和制造无任何直接或间接的促进作用。
历史事实是——爱因斯坦没有参与过任何有关原子弹研发的项目，在这些项目上无任何密级。

而长久以来，人们之所以有这样的印象，觉得 $E=mc^2$ 是发明原子弹的基础公式，觉得爱因斯坦参与了原子弹的发明，是源于一个影响深远的误会：

上面这张图是上世纪 40 年代的一期《时代周刊》，封面是爱因斯坦的头像，当时的美工为了展示出一种“高科技的即视感”，在爱因基坦背后画上蘑菇云，并在蘑菇云上画了 $E=mc^2$ 方程。

这张封面造成了公众延绵至今的误解，以为爱因斯坦和原子弹有很大的关系……

以上案例选自今年的新书《知识大迁移》，作者举这个案例是想说明一个「达克效应」：大众是不愿意记事实的，大众的记忆更多的是一种感觉。（而这其实也跟人类大脑结构有关，并不是说大众有多愚昧）

再举一个例子：大家觉得鲨鱼很恐怖，对吧？

我们在有鲨鱼的海域游泳时，千万不要弄破身子流出血液啊。

因为鲨鱼的嗅觉对血液极其敏感，一点点血液就能让它兴奋到无法自拔，而产生攻击性。

……然而事实是，鲨鱼只对鱼的血液敏感，对人类的血液无感，而且鲨鱼极少攻击人类。

我们之所以对鲨鱼产生那样的恐慌感，是受斯皮尔伯格的电影《大白鲨》的影响。

现在你知道了吗？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是一句无厘头的反话。

大众是不善于记事实的，尤其是那些「元无知」的事情。

大众更善于记下的，是一种对信息的感觉。

当一个公众人物出了丑闻，大众将来能记住的，是对这场声讨大会（二手信息+N 手信息）的感觉、它有多么声势浩大，而不会了解事实的真相——除非你就是那个事件的参与者。

五

文章的末尾，我想分享三件事情

这三件事可能跟今天的主题无关，但却是我写这篇字长文的动力。

第一件事：来自我和张锦雄同在的一个微信群，所收到的聊天记录：



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HIV 感染者在接受这个事实方面大多经历了极其痛苦的过程，也有些人因此而轻生。

我亲自参与过活动，并且较为认可的国内艾滋病公益机构有两：一个是杜聪的智同基金会，一个是张锦雄的机构（彩虹中国）。

据我的观察，张锦雄做过的公益行动一直在传达正向、积极且科学的信息（例如U=U），打破了我们社会长久以来、因落后的恐吓式宣教、导致对传染病的污名化、因无知而产生群体恐慌、和由此致导的疫情加重的问题。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他是个挽救过很多人的生命的人。这也包括他组织志愿者去医院看望病重的艾滋病人，为他们筹款。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他做的事很伟大。

所以，站在良知和感性的立场，我会鼎力支持他继续做他的公益事业。

第二件事。

是在这次武汉夏令营的第二天，也就是7月14日周六下午，张锦雄哭着跟我们分享了一个他的故事：

他说他平时参加活动中，总是很轻易地、或者玩世不恭的，就能去握到每个活动参与者的手，鲜有生怯。

但是却很久没有、也很生怯于，好好地去握一下他妈妈的手。

而今年他妈妈耳旁的皮肤被查出患有皮肤癌，7月下旬就要动手术了。（好在现在反馈手术很顺利，术后不觉得痛）

他妈妈有一次在餐桌上抱怨家人浪费钱来装修厨房，被他听到了（她认为自己活不久，这样花钱装修很不划算）。这些事让他很心疼。

张锦雄分享的家事也让我很感动，我想起我的母亲。

第三件事，是关于十多年前的一场「笔仗」。

我记得那时我还在读高中，还没有微博、只有博客。

笔仗的双方（其实挺诡异的）一边是著名哲学作家周国平，一边是《科学的历程》作者吴国盛之子——病隙才子吴子尤。

我忘了是因为什么内容，只记得当时这场笔仗被媒体报道后，显得很激烈。吴子尤的才华，我读了他的作品，都觉得可谓天才，而他在这场笔仗中是开挂了似的咄咄逼人。这其中也有媒体煽风点火的因素。

然后到了某个节点，周国平突然不再对笔仗做回应了，任由媒体怎么逼问都没有下文。也因此周国平承受了数个月绯闻的骚扰。

数月后，我看到周国平（好像是从他的书里）对这件事的回应：

之所以嘎然而止，是因为当时吴子尤正面临一个重大的手术，他怕他的回应会让吴子尤健康受影响，毕竟他还是个孩子，而且是病人。

之后没过多久，吴子尤便过世了，周国平为他写了悼文。

这件事让我觉得，周国平是一个真正智者。

这也可能是我所知道的，一位名人在面对公关事件时，最具人性光辉的回应。

仅供参考

2018.8.2 张锦雄关注组发文《在张锦雄「道歉」之後，我们做了甚麽？》

来源：微信公众号“浪漫转身”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NjM3MjcyNA==&mid=2649856177&idx=1&sn=d09f092b08f68213fa92f932611b01b2&chksm=beef712a8998f83c90a8cc6708608ad56e0f45382a6e67ec643c076d3cd44d8088b898db218d&mpshare=1&scene=1&srcid=0802JXjKSV0ZdchvPfSvndLj&pass_ticket=sn5fVX6rGtP%2Bpkb4TATi%2B8EMybkbDnLKhLmRhTqm8FBPEWjYm%2B4Ryutk%2FH5NdNd#rd

张锦雄就性骚扰事件发声明道歉後，事情仿佛就要落幕了；但是无法被举报人接受的道歉，是否应该就此成为句号？举报人的声音应该得到重视，但张锦雄没有再回应过举报人。

可是，关注组决定不气馁，我们需要的是张锦雄真诚的反省，因此我们决定对他提出三点诉求，希望他能切实用一些时间去反省、通过自己的经历去学习、建立机制。通过联署 <http://lxi.me/97qw0>，你也可以鼓励他面对自己的问题。

张锦雄性骚扰关注组

联署呼吁 在张锦事件上，让我们再进一步

7月24日，张锦被举报在公益活动中对他人实施性骚扰；其後，超过三十人通过不同途径举报被张锦雄性骚扰的经历，包括肢体触摸、抚摸下体、强吻、强抱、性暗示等。7月27日，张锦雄承认部分举报并向道歉；但又反驳「摸下体」的指控是夸大、污蔑，指责关注的个人和机构，以及举报者是「蹭热点」、「墙倒众人推」。

举报人流逝、暖阳对张锦雄的回应表示失望，但愿接受其道歉。流逝撰文《我“接受”张锦雄道歉，至少还有25个人没收到道歉！》回应，其他举报人连同关注组通过《张锦雄说他要道歉，但为什么又要反过来指责我？》驳斥其相关言论。张锦雄未再回应。

另一名举报人「不用坚强」表示不接受张锦雄的道歉，认为他是在推卸责任，欠缺诚意和反省。

然而，再次要求张锦雄道歉只是原地踏步，故举报人与关注组沟通後，我们提出以下诉求：

1. 督请张锦雄暂停所有活动，通过这段时间的闭关，学习了解有关性暴力议题。相关公益机构亦可在这三个月内暂停与他合作。
2. 督请张锦雄所属组织彩虹中国及帕斯堤加强培训，建立反性骚扰机制，避免同类事件再次发生。
3. 督请张锦雄无偿参与国内任何推动反性暴力或倡导性教育的公益机构的线下活动三次，以自身的经历作分享，通过交流以学习。

我们认为，这些诉求能促使张锦雄真诚、切实地反省及改善；更希望能对反性骚扰及性教育公益有所裨益。

但张锦雄会听到、回应我们诉求吗？还是会因为我们的声音太微小，他又再次听而不闻？

我们需要你们的力量。

不论你是也曾受到张锦雄的性骚扰的受害者，或只是一直关注这件事的个人和机构，如果你也不能接受张锦雄的道歉，并认同我们的诉求，请点击链接，参与联署。你可以使用实名或者化名，同时写上送给张锦雄，鼓励他反省的一句话。

一周後，我们会整理收集所得的签名并发布。如张锦雄未能在发布後三天内回应，我们有後续的行动。

联署：<http://lxi.me/97qwO>

张锦性骚扰关注组

2018.7.31

2018.8.15 张锦雄关注组共收集 114 个有效联署，并致信张锦雄要求回应

截图可在此地址找到：<https://ngometoo.github.io/Zhang-Jinxiong/#fn:35>

《张锦雄性 SAO 擾事件联署——给张锦雄的一封信》

张锦雄先生钧鉴：

你好！从 7 月 24 日起，22 天过去了，公益圈米兔的狂风吹过，仍有人在努力帮助受害人，要求施者承担代价，例如有小伙伴还在锲而不舍地天天寄信提醒雷闯要「自首」。

不知道你还记得举报你的 30 多个人吗？

尽管你在 7 月 27 日发道歉声明了，但诚有多少，有目共睹：对举报人、关注者加以诛心指责，把性骚扰推诿给文化和气氛，令人失望，更难令人相信你真明白自己错在哪儿。

而你的公益活动还在继续。

来自香港，又有社工资格的你，理应知道身为社会工作者参与公益，面对的都是寻求帮助的弱势社群，尤其是在国内受着多重歧视的男同感染者社群，这点令 TA 们更难举报你的行为；更别提你多年来经常出入院校进行科普颜育，接触大量的青年学子，敬仰公益人的学生又是否会遭受骚扰而无法言说？

你可能也知道，香港的育工作者与接触到青少年的从业者，都被要求做性罪行定罪纪录查核；香港社会工作者注册局《社会工作者工作守则》中有写明「在任何情况下，不论是经双方同意或以强迫方式，社工不应与服务对象进行任何涉及性的活动或性接触」。这都是为了保障处于权力弱势的学生及服务用者，而在公益活动中的实施性骚扰，无异是向弱者开刀，也违

反了你作为社会工作者和育者的操守。

细思之下,我们惶惶不安,如果你还没彻底明白你的行为就是性骚扰,与文化、与气氛无干,而是对人身体和意愿的不尊重;如果我们又一次「息事宁人」、「见好就收」,你会否又一次重蹈覆辙?

有见及此,7月31日那天我们发起了一次联署,提出三个诉求,目的是希望你能真真正正地去反省、去学习,汲取训,用行动来证明你真的懂了、改过了。

三个诉求如下:

1. 请你暂停所有活动,通过这段时间的闭关,学习了解有关性暴力议题。相关公益机构亦可在在这三个月内暂停与你合作。
2. 请你的所属组织彩虹中国及帕斯提加强培训,建立反性骚扰机制,避免同类事件再次发生。
3. 请你无偿参与国内任何推动反性暴力或倡导性教育的公益机构的线下活动三次,以自身的经历作分享,通过交流以学习。

我们尊重你一直来为中国内地同志及感染者社群作出贡献,但功过不能相抵,受害人的感受和诉求应同样得到尊重。因此,我们认为你在性骚扰事件後立刻开始公益活动,难以取信人,并不恰当。停止三个月活动,为你提供了静思反省的空间,也可视为你对过去性骚扰行为的一种承担。

为了避免出现更多潜在的施害者和受害者,我们期望你能积极投入推动机构的反性骚扰及暴力培训和机制,促进贵机构志愿者对性骚扰和性暴力的了解,学会在任何场合和气氛中,作为公益志愿者在服务中都应时刻克己自律,学会尊重人的身体和煮愿。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认为你应以身作则亲参加三次反性性骚`性暴力及性顿育的公益活动。

感激仍有公民未忘「张锦雄性骚扰」一事,令举报不致於又成了瞬逝的一点水花,在一周内,我们收到114个有效签名,TA们仍然关注,也给你留下一些话,可详见信径所附内容。

孟曰:「责善,朋友之道」,我们不是你的假想敌,这一切对我们而言无利可图,反添不少工作和烦忧。给你这一封信,是因为我们仍原意相信、也期待你於会认识己的行为的严重性,以及一切反性骚扰和推动性别平等的行动的重要性。

我们期望你能在阅毕此信後尽快和我们沟通;若4天後我们未能得到正面回应,我们会视为你不接受我们提出的诉求。「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多番的沟通既未有成果,我们亦会有相应的跟进措施。

顺祝

钧安

张锦雄性骚扰关注组启

2018年8月14日凌晨

这是 114 位来自不同地域和机构，有着不同性别和性向的公民的联署和留言。

TA 们每一位都在推动整个性/别和性向平权公益圈的反性骚扰和性暴力运动。

(为保护联署者的信息安全，这次收录的联署中将不会出现个人的姓名)

以下是 114 位联署者的留言：

要点脸吧

请张锦雄先生深刻反省。

希望你们可以站出来承担责任，不要再逃避，逃避没用!!

请正面面对并解决它吧。

真诚一点

中文的“危机”分为两个字，一个意味着危险，另一个味着机会

真心实意是能感受到的，请你认真学习，相信大家也就能看到

做了不擦嘴就出来擦屁股

张锦雄作为一个公益机构的负责人，以及国内 HIV 宣传颇具影响力的人物，希望能意识到权力关系不仅仅是官场、性别以及上下级等有限的场景下适用，自身的影响力和新感染者急切的求助心理都有可能造成一场非愿等性行为。

如果换成你是受害者你自己会有什么感受？未来你又会怎样？身心灵都被触碰 TA 妈的你还要不要脸了？

尊敬别人的身体，并且尊重受过你侵犯的人对这种侵犯的感受和行动

我曾经对你的故事及公益成就非常感动。但你面对性骚扰事件的回应，让我非常失望。我对你推卸责任、在微博上下台阶的态度不满，更不认同你提到的所谓“同志文化”。孰谁无过？但无论如何回避错误是抹不掉的，正视问题、端正态度，才是维护个人形象品开的方法。

你觉得不是性骚扰就不是性骚扰？

渣都不如的你不配做人 連獸都不配

你的功劳我们都能看见，但是你的道歉全无诚意。什么叫都不拉你一把，反而都推你。你的

推动确实帮助了很多人，但你后期教条式的演讲与游说帮助甚微。而且一门心思想拉下线志愿者，没做太多实事。

关于道歉回应文，基本赞同。但有个别语句让人不舒服。希望能够继续学习，继续探讨。

希望 TA 能真正认识到自己的惜误，知错能过才是好同志。逃避，装聋做哑绝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承认错误比犯错更需要气，直面不完美的自己是一种态度。

請正視自己的錯誤，向大家道歉

犯错并不可怕，关键是犯错以后为自己和 ta 人进行改正担当的勇气和责任。

不曝光 ≠ 没发生
不承认 ≠ 不存在
不道歉 ≠ 没有错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张先生，请认真道歉！

无 fuck 说

学会做一个人!!

抵制骚扰，从保持安全距离做起。

请坦然面对自己的过错

别拿聊天當聊騷，萬人唾棄在眼前

我们尊重你在同志公益领域做出的巨大贡献。但是我们请你正视错误，诚恳道歉，而不是将问题归结为同志文化并利用宗教和文化多样性来为你背书，谢谢。

做个人吧！

承认错误对你来说这么难吗

请你好好正式自己的行为，反思曾犯下的过错，不要用同志文化、宗教信仰理由等开脱，谢谢。

感于承认错误的公益人才是好的公益人

竟然非礼过我朋友，真是吃了豹子胆了你

张锦雄先生在中国内地从事公益活动，要以遵守内地的法律法规为前提。

有心为善 虽善不赏

女[关注者顺性别男

你要认真诚恳真心道歉，不要耍嘴皮子为自己狡辩。

如果你控制不住自己的咸猪手，有地方适合你，同性恋酒吧啊，你完全可以去那里。你的行为有别于调情，但如果你认为精虫上脑就可以肆妄为，会有你付出代价的那一天的。

做个公益人不容易，做一个公益人须以身作则、三思而后行。君子之交当礼相待，在进行亲的肢体接触前先征得 TA 人同意。

都说要求别人容易，约束自己难。但对陌生人，我定不会随意跟 TA 有肢体接触，除非是现场互动，这样避嫌对双方都好。

也欢迎大家监督我的一言一行，愿张先生能珍惜己的羽翼，在改正态度后，坚持同志公益，且行且珍惜吧。

不要给 LGBT 群体抹黑。

好好做人好好做事

作为一个公众人士，请正面面对问题，并解决事情！不要巧舌如簧混过关了！不然真的就非得支持了！

祝你早日加入反性骚扰的运动，用自己的例子以及真诚的道歉来给其 TA 性骚扰者树立一个改正的榜样。

与其说是道歉，不如说是示威，真是死猪不怕开水烫！

请认真道歉，别耍滑头

感谢你，对于艾滋公益的贡献，帮助了很多人解决了自己的困难，也挽救了很多生命，这是值得赞扬的。但是自诩做了 20 多年的公益志愿者，如果连简单的性侵含义都不懂的话，我建议还是别做了，误人子弟的事不好，00 后还在茁壮成长。

请正视自己所犯下的孽。

功过从不相抵，道歉请务必诚恳

适可而止

要尊重别人的意愿，不能自以为男同志更加开放就肆无忌惮地骚扰。骚扰就是骚扰！亲密行为当然要对方同意后才能实施。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你做的好事我记着，帮你摇旗呐喊。你做的坏事我也记着，帮你改过自新。

作为公益圈人物，你的态度会影响很多东西，正风气。

不切你鸡算便宜你了。当然如果可以，切鸡游行示众吧

知错就改，还是好姐妹惹。

不管异性还是同性，尊重是对人的基本要求

你的无诚意的道歉不被接受

不论同志文化是如何的，作为社工的角色或提供咨询甚至个案辅导的角色，都不该对你的client（包括参与活动者/志愿者/活动组织方）作身体或言语的骚扰。

请张雄给受害者真诚道歉，向支持你的人道歉。

张从未正视过性侵问题，我不会支持这样的人！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不知悔改天理难容！

阿 KEN，在大学因防艾运动而关注你，对你一直都报钦佩，你被爆出这种事情我很震惊，觉得那不是你会做出的事情，对此类事情，我恳切希望你能迷途知返，向公众也向自己给个交代，而不是逃避。愿主保佑你

最可怕的不是做错…而是明知有错不更正又要推卸责任…

人在做天在看。保自己的良心。别做伤害别人的事。

黑暗远没有绝望可怕

劝你不要太放纵

一根柱子倒下去，另一根柱子竖起来——相信你总能找到支持自己的声音。

然而，请停下来真正倾听一下对方的声音，尝试去理解（而后辨别）所有不同的声音，像你在多年的公益中所经常希望对方做的那样。

我们从不否定你对同志平权的付出，也希望你能坦然地面对这一切，态度端正的承认己所做过的并且真心诚育地做出道歉

吃屎啦人渣

希望你可以诚恳道歉，真心认识自己的错误，从你做起，做同志群体反性骚扰的先锋，我们会继续支持你的！

作为一个知名公益人，更应该严于律己。无需解释，错了就是错了，拿出一个诚恳的态度。知错能改就是好同志，希望在未来的公益路上，看到一个更好的你。

不忘你带给这个群体的一切，但希望你能正视自己的错误。

敢做不敢当，三观堪忧，还望且行且珍惜

希望与张锦雄有关的机构对性骚扰都采取零容忍态度，张声称要“继续公益”，但这种态度令人担忧，尤其是没有承担责任之前。

请认真的道歉认错。

你要乘人之危，败坏自己和公益人的名声！

做个承担责任的人吧！

感谢你为同志做出的贡献，大家是有目共睹的，也希望在这个事件的处理中，能为社会各界做出榜样表率，让我们见证信望爱的力量！

勇敢面对

说真的好好反省好好改造大家还是希望你好的执迷不悟才是最可怕

自作孽

一光[关注者无性别]

Pliz hold on

如果网上说的那些事属实，希望你能反省，因为谁都无法预测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2018.8.21 张锦雄没有回应，并拉黑了关注组

截图可在此地址找到：<https://ngometoo.github.io/Zhang-Jinxiong/#fn:35>



2018.8.21 关注组写信发给香港三所曾与张锦雄合作的院校

截图可在此地址找到：<https://ngometoo.github.io/Zhang-Jinxiong/#fn:35>

Call For Awareness: Activist & Guest Speaker Cheung Kam-Hung Accused Of Sexual Harrassment

SOGIECHINAMetoo <sogiechiname2@gmail.com/>

寄給 scchan、kmkwan、pdo、vptl、mettehjort、pclo、shchan、stevepq、klchan、lianhee、engester、markjboone、eyzhang、andyloke、ggkv

ToWhom It May Concern,

We are writing to report on the accusation of sexual harassment against the well-known LGBTQ+ and HIV activist Cheung Ram-Hung (张锦雄) and to express our worry about his appearance at schools. According to information we have accessed to, Cheung was invited to be a guest speaker more than one time for the The Department of Religion and Philosophy of the Faculty of Altand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On 24th July, three victims revealed that they had been harassed by Cheung at various of voluntary events on Weixin public account. Within three days, over thirty sufferers came to the front, including 2014 Gay Game silver winner and LGBTQ+ activist Liushi. They described that Cheung would laid his hand on their shoulders, thighs and bottoms, grabbed at their private parts, pressed against himself toward them from the back with his genital touching their body and some were forced to touch it. Cheung also kissed and hugged them without asking for consent. Some of them were invited to his room, he would talk about sex and made implications.

His behavior is obviously unwelcome and inappropriate. Concern group was formed and people started to demand for Cheung to response but he remained silent about the affair on social platform. He admitted the accusation three days later. Still he argued that these “touchmg”is just a certain type of sub-culture of the gay community. In his response, he also pointed a finger at organizations and individuals who stood beside the reporters was being unfair to him. More over, he criticized that some of the reporters like Liushi should handle the issue privately rather than disclosing it.

His statement, certainly could not satisfy the sufferers. His “apology”was considered as unacceptable and insincere. It reflected a deplorable fact that Cheung did not really understand what he has done is wrong as well. 114 people signed a petition requesting Cheung to stop his activities three months for self-examination and to join workshops regarding sexual harassment and sexual abuse. His organization “Rainbow China” (彩虹中國) and “Positive”(帕斯堤) should provide anti-harassment training for volunteers, and anti-harassment policy and detailed mechanism should be established. However, he made absolutely no response. (For more details, please refer to : <https://ngometoo.github.io/Zhang-Jinxiong/?from=groupmessage#fn3>)

In these cases, most of the victims were events’ participants who sough for support and advice of Cheung and some of them were volunteers who respected and believed in him. Though they felt embarrassed, scared, disgusted and lost trust in Cheung, they have never consider to report to the authority as the LGBTQ+ and HIV-positive people are living a hard time in China. They can never risk to be exposed. With Cheung’s reputation and role of mentor, victims could hardly reject or complain openly when the harassment occurred. They also found that it is difficult to tell their stories to others as people do not take same-sex harassment as a serious issue.

It has also come to our attention that Cheung frequently visits schools to make speeches or to give lectures. So, when Cheung comes to schools and shares his experiences, his character as a heroic activist and respectful teacher is strengthened. We cannot help to worry that there may be students attending the activities have suffered from Cheung’s harassment. And if something did happened, did they know how to defend themselves? Is there any way for them to search for help?

Without doubt, Cheung has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community and many of us felt

grateful for his works, but what he did to these sufferers is pure injustice. In Hong Kong, teachers and social workers in schools who will constantly come into contact with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complete the Sexual Conviction Record Check (SCRC). Though such policy does not implement in higher education level, institutions should take necessary actions to protect our students from unpleasant sexual harassment and abuse. We implore the institution to review if students were affected and to rethink the suitability of any future collaboration with Cheung. It will be unwise to let such a untrustworthy and suspicious person to get close to students with no awareness.

Best regards,
Cheung Kam Hung Sexual Harassment Concern Group

文章报道

2018.7.29 《#我也是 背后的同性性侵》

来源：微信公众号“北京同志中心”（现已更名为“北同文化”）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lmkrb7Kqi-7N2pu-88EU8g>

好莱坞巨鳄，金牌制作人哈维·韦恩斯坦 (harvey weinstein) 的性侵丑闻是定义 2017 年的重要事件。以此为契机，网络话题“#我也是” (#MeToo) 引发了一场全球性揭露、控诉性侵的活动。世界各地、各行各业的人勇敢地站出来分享被性侵的经历，向谴责、污名化性侵受害者的社会文化说不。“打破沉默的人”更是当选了《时代周刊》2017 年度人物。

在这场社会运动中，值得注意的是很多男性也分享了他们被其他男性性侵的经历。演员安东尼·拉普指控奥斯卡影帝，《纸牌屋》男星凯文·史派西曾经在他 14 岁时尝试与他发生性关系，史派西也因此被雪藏。亦有女性指控女性性侵，因美国好声音而成名的歌手梅兰妮·马丁内兹就被其女性朋友指控曾强奸过她。

在国内，作家李枫在微博指控郭敬明对其进行性侵，在中文互联网也掀起了轩然大波，激起中国的社会公众对性侵问题的大讨论。

性侵是未经允许的性接触的总称，指以暴力、威胁或其他方式，违背他人意志与其发生性关系，并在性方面造成受害人伤害的行为。它包括强奸，猥亵，以及性骚扰等各种形式的性暴力。性侵侵害了一个人的性自主权以及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权。它不仅仅是性欲驱使下的暴力，本质上它关于权力，是权力上位者对下位者的宰制，强势以以侵犯弱者身体来昭彰自己的权力。它以最惨烈的方法揭开了我们社会的社会达尔文本质——强势者肆意妄为，弱势者在受害后还要面临来自社会污名化受害者的二次伤害。在这个意义上，性侵是对人身体、精神尊严、社会人格的三重损害。

性侵往往会对人身体、精神尊严、社会人格造成三重损害

中国法对同性性侵犯的规制总体上是落后的，最明显的就是对性侵主体客体的僵化认定，男性被法律想象为行性侵犯者，而性侵受害者大体上仍被限定为女性。这直接导致男性对男性性侵犯的处理没有直接、具体的法律落脚点，只能通过其他非性犯罪的罪名间接惩治，罪刑责不相适应。**中国司法实践中，男男性侵犯通常以故意伤害罪、侮辱罪、非法拘禁罪等罪名处理。**一些达到了刑法犯罪程度的性侵也可能以民事赔偿、《治安管理处罚法》行政拘留而不了了之。

故意伤害罪必须以性侵者在猥亵他人时具有伤害的故意，其行为实际上也造成了被害人轻伤或重伤的后果才可以适用。故意伤害罪所保护的法益本质上是人的身体权和健康权，而非意在保护性自主权，从法理上它仅保护被性侵男性的肛门括约肌，而不保护受害人因性侵而受损的人格尊严。同理非法拘禁罪保护的是人身自由，只有在性侵者囚禁受害者的少数情形下才得适用。侮辱罪以“公然”为要件，除非是在公共场合公开性侵，否则侮辱罪也不应适用。

同性性侵往往难以以“强奸、猥亵”入罪

罪行与罪名的龃龉反映传统强奸罪和猥亵罪过于狭窄的规制面。**2015《刑法修正案（九）》修改了猥亵罪的客体，将被猥亵人的范围扩大到了14岁以上的男性。**根据现行刑法第237条，“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或者侮辱妇女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然而强奸罪仍然是强奸妇女罪，是“违背女性的意志，使用暴力、威胁或其他手段，强行与女性发生性交。”男性强奸受害人仍然只能以猥亵罪寻求救济，但猥亵罪的刑罚明显低于强奸罪，前者最高刑只到五年有期徒刑，后者情节严重可以处以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乃至死刑。男性强奸受害人能够得到的正义终究有限。

在女性对女性的性侵的情形中，虽然女性被认定为性犯罪的客体，因而不至于陷入男性性侵受害者无法可依的窘境。但是由于我们的男权社会中，男性被想象、规训为性的唯一主体，女性是男性性欲的对象，是男性性的投射，法律里她们不被视作是强奸的发出者。现实如上文所述，“一切都关于性，除了性本身，性关乎权力”，女性当然可能成为施害者。现行法律下，只有男性阴茎插入女性阴道才能认定强奸，而女女强奸中施害人使用的是器具或者手等的身体部位，女性强奸因此不能认定为强奸，也只能以猥亵罪处理。

很少有其他的罪行比性犯罪更能揭露我们社会的男权本质，对性犯罪主客体的僵硬规定是对男性女性本质主义的性别划分，**对同性性侵忽视的背面也是性少数长期被边缘化、被否认、被视而不见的社会现实。**

2018.8.2 《中国男性被性骚扰后，只能“坐以待毙”吗？》

作者：刘明辉

来源：微信公众号“橙雨伞”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0NTEyMjI1Mg==&mid=2247490129&idx=1&sn=d5803aada04abf6077ea65764dbed277&chksm=fb70e8f2cc0761e4dda65814697721e4e165b6a7ba6ee948f1c5103a198f8937edb40d462aaa&mpshare=1&scene=1&srcid=0802v8LQ5hx8TisjpEhyZbf3&pass_ticket=sn5fvVX6rGtP%2Bpkb4TATi%2B8EMybkDnLKhLmRhTqm8FBPEWj

[Ym%2B4Ryutk%2FH5NdNd#rd](#)

近来接二连三的名人被控性侵的帖子如同颗颗“定时炸弹”，在炸出衣冠楚楚的他们的另外一面的同时，也揭示了相关法律的缺失。

据凤凰网公益的报道，近日，彩虹中国创办人张锦雄被三个男生同时举报性骚扰，其他人也表示被张骚扰过。

这位来自香港的公益名人咨询大陆律师：

“中国大陆有没有男男之间性骚扰的法例和定义？”

得到否定的答复后，他长舒了一口气，发表了下面的声明。

(图为张锦雄作出声明)

这种侵权后的“放心”状态，正在拷问国家性骚扰法律规范存在的缺失：**仅保护女性，且无性骚扰定义、专门机构和罚则。**

法律不保护男性？

早在 2000 年，《深圳周刊》精确新闻调查中心就在深圳特区做过 600 份关于性骚扰的问卷调查。

其统计结果显示：62%的被调查者表示曾遭受过不同形式的性骚扰，其中女性占 43%，男性占 19%。

但尽管男人也被骚扰了，举报人“心里觉得特别恶心”，其人格尊严也被冒犯了，却只因受害人是男性，就无法适用现行所有涵盖性骚扰的国家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四十条规定：

“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

第五十八条规定：

“违反本法规定，对妇女实施性骚扰或者家庭暴力，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受害人可以提请公安机关对违法行为人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国务院令[2012]第 619 号) 第 11 条规定：

“在劳动场所，用人单位应当预防和制止对女职工的性骚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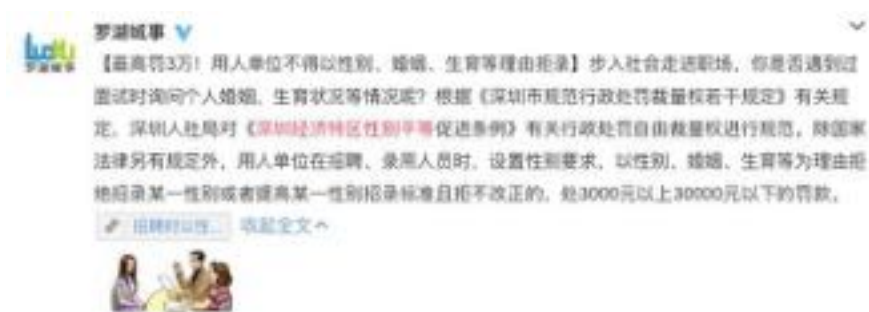
可见，国家立法采取单性别保护模式，**忽视了男性也遭遇性骚扰的现实以及男性受害人的需**

求。

而假如用人单位管理者依法仅预防和制止对女职工的性骚扰，则既不高效也不公平。

什么样的界定标准才算完整？

自 2013 年 1 月 1 日之后，只有性骚扰侵权行为发生在深圳市，男性受害人才能依据《深圳经济特区性别平等促进条例》得到反性骚扰法律规定的保护。



图/微博

但假如张锦雄的性骚扰行为发生在香港，则有非常明确的法律规范。

香港地区的《性别歧视条例》禁止在雇佣，教育，货品、服务及设施的提供处所的处置或管理领域的性骚扰。

在《性别歧视条例》第一部分释义中（第 2 条 5~8 项）明确了性骚扰的概念：

任何人（不论如何描述其身分）如对一名女性提出不受欢迎的性要求，或提出不受欢迎的获取性方面的好处的要求；

或就一名女性作出其他不受欢迎并涉及性的行径，而在有关情况下，一名合理的人在顾及所有情况后，应会预期该女性会感到受冒犯、侮辱或威吓；

或如自行或联同其他人作出涉及性的行径，而该行径造成对该名女性属有敌意或具威吓性的环境，该人即属对该女性作出性骚扰。

性骚扰的条文须视为同样地适用于男性所受的待遇。

菲律宾、比利时、伯利兹、哥斯达黎加、以色列、卢森堡等多个国家都制定了**直接针对性骚扰的法律**，且法律适用于不同性别。

例如，菲律宾《1995 年反性骚扰法》第 5 条规定了与工作有关的环境、教育环境或培训环境的雇主或办公室负责人的法律责任：

如果受侵害人告知与工作有关的环境、教育环境或培训环境的雇主或办公室负责人，有本法

案禁止的就业、教育、培训环境中的**性骚扰行为发生**，即使其未立即采取行动，仍需就该类性骚扰行为造成的危害承担法律责任。

被性骚扰的男士该怎么办？

当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将性骚扰纳入反歧视法或平等法加以规制，着眼于消除性别歧视，确保劳动者（保护范围不局限在女性）平等就业和职场安全。

不信的话，大家请看：

澳大利亚的《性别歧视法》（1984 年）

南非的《就业平等法》（1998 年）

瑞典的《男女平等法》（2000 年）

丹麦的《性别平等合并法》（2000 年）

挪威的《性别平等法》（2005 年）

芬兰的《男女平等法》（2005 年）

德国的《普遍平等待遇法》（2006 年）

英国的《平等法》（2010 年）

除了上面提到的国家，邻国日本在 1986 年就制定了《关于确保雇用领域男女具有平等机会及待遇等的法律》，在 1999 年 4 月 1 日修订时新设防止性骚扰的规定。

而我国香港地区在 1995 年就颁布了《性别歧视条例》，我国台湾地区在 2008 年更是推出了《性别工作平等法》。

这些反歧视法均有**性骚扰定义**、有**专门的机构**负责受理投诉，还有**惩罚性赔偿制度**。

例如，香港平等机会委员会于 2001 年调解的一个性骚扰投诉：

投诉人在 1 年多的时间里一直受到上司性骚扰，后由于拒绝上司的猥亵行为遭到上司的打击报复。

投诉人最后得到了 100 万港币的赔偿。

固然，男性性骚扰受害人也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请求公安机关对加害人处以罚款、行政拘留。

还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向法院起诉，要求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赔礼道歉、赔偿因此而遭受的物质和精神损失。

但可以设想，如果国家立法**保护对象涵盖男性且有明确的定义**，并列入国际通行的反歧视法，设置专门机构和惩罚性赔偿制度，此等人还能如此“放心”吗？

P.S.本文观点仅代表特约作者个人观点，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

2018. 8. 3 《“我认为同志也有捍卫自己身体的权利” “Me too.”》

来源：微信公众号“北京同志中心”（现已更名为“北同文化”）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yUYkirTM1sK5CCgQ1MEbAA>

米兔运动再次升级，多名公益人、媒体人、公知先后被爆性侵，其中包括同志运动公益人士：化名为小 L 及实名 Owen、小新的三位举报人在微信推送中分别描述了香港彩虹及彩虹中国创始人**张锦雄**在分享会期间对其的骚扰行动。之后，化名为流逝的全职公益人撰文表示曾被张“抚摸下体”，“很多朋友有相同经历。”

2017 年也有两次广受关注的同性性侵事件：

凯文·史派西(KevinSpacey)被指控多年前对当时年仅 14 岁的安东尼·拉普实施侵权行为。同年，作家李枫爆料曾遭郭敬明同性性骚扰。

性骚扰/性侵害并不限于异性间，同性间亦可构成性骚扰/性侵害。

什么是性骚扰？

性骚扰指令人讨厌的有性暗示的行为，比如让人讨厌的性挑逗，要求发生性关系，或是其它带有性暗示的言语和肢体动作。

- 性骚扰是性违规的一种，其还包含非双方同意的性接触（性侵害），非双方同意的性侵入（强奸）和性剥削
- 性违规行为可能发生在陌生人之间，也可能发生在相互认识，已建立伴侣关系，之前曾发生过双方同意的性关系的人之间
- 性违规行为可能由任何性别的人做出，可能发生在同性之间，也可能发生在异性之间
- 性行为的每一个环节的进行都需要双方完全知情并有效同意。性行为的发起方负有获得对方**有效同意**的责任。如果不这样做，该行为可能会被认定为违规

有效同意指的是：

- 发起方的事先告知；
- 接收方的态度是积极主动的；
- 使用双方都能理解的词语或动作；
- 另一方通过上述词语或动作表达愿意。

此外：

- 性行为的发起方负有从对方处获得有效同意的责任
- 沉默或消极被动不是有效同意
- 通过恐吓，胁迫，威胁，强迫或暴力等手段获得的同意没有效力
- 同意发生某种性行为不代表同意发生任意其它一种性行为或所有性行为
- 同意方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撤回已发出的同意
- 在某一时刻同意进行某种性行为并不意味着在任何其它时刻同意进行该性行为或其它任何类别的性行为

（以上内容来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针对性违规行为所做的规范，翻译：GARY）

同性性骚扰/性侵害的受害者可能是男同性恋，也可能是女同性恋，跨性别者。同性性骚扰/性侵害可见度低，因此未被重视，甚至充满争议：

// 争议 1

——同志群体在性方面本来就很开放，男同性恋在酒吧、浴室**不也经常“乱摸”**吗？

——社会压力的确会让同志群体里的一些人释放天性，在不同环境下，**你情我愿的表达适度的亲密并不是大问题**。但是每个人感受不同，对亲密的接受度也不同，不论在什么环境里，未得到他人有效同意的情况下，对他人使用性暗示的语言或者肢体动作，就会构成性骚扰。

// 争议 2

——被性骚扰不愿意可以立刻拒绝啊，为什么事后很久才出来说？

——这一质疑存在一个潜在的逻辑前提，即“只要你被侵犯了，你就是没有反抗；如果你反抗了，就不会被侵犯。”然而在多数情况下，一方面性侵往往来得非常突然，不会留给你拒绝的时机；另一方面，性侵的发生常常是熟人侵犯，或面临导师、老板，或面临“圈内名人”，在种种压力下要求受害者立刻做出自卫或者还击并不现实。在当今社会环境里，性侵受害者发声之后可能被污名化，遭受网络暴力。披露同性性侵还面临“被出柜”的风险。被侵害者选择事后发声，已经是极具勇气的行为。

// 争议 3

——我不太相信他会是施暴者，他明明有其他不伤害他人的方式去满足性需求，为什么要去性侵？

施暴者的脸上不会写着“我是施暴者”。“施暴者最想要的其实不是性满足，而是权力欲、掌控感，以及伤害欲。性需求只占其中很少一部分。彻底占有和控制受害者，这才是性暴力的核心本质。”（Herman, 2015）同性性侵背后也往往反映着权力关系，在性侵这一问题上，发生在同性还是异性之间并没有本质区别。

// 争议 4

——同性性侵双方都是同志么？

不一定是同志，性骚扰行为和性倾向没有必然的联系，直人被同志骚扰或者同志被直人骚扰的事也并不少见。案例里有被亲生父亲性侵的男同志，也有被同志身份的老师性侵过的直人。

// 争议 5

——“张锦雄”一事曝出来是在抹黑同志公益人？

任何群体都不会是完美无瑕的，公益工作者也是人，是人就可能犯错，犯错就该挨罚。我们不该对公益人士抱有“圣人”的幻想，也不能因为一个“张锦雄”，就将“性侵”的标签贴在全体同志公益人的脸上。同时，就像“浪漫转身”所声明的，我们也不能将张锦雄曾经的贡献和为社群所做的努力全盘否定。

如果被同性性骚扰了，我该怎么办？

心理学教授菲利普·津巴多在《态度改变与社会影响》中建议我们：

- 你要相信自己“似乎有什么不对劲”的直觉；
- 不要接受对方告诉你的 TA 对当前情境的解释。他们追求的既定利益可能与你有所不同；
- 考虑一下你所遇到的“最坏可能性”，并且按照这种可能性去行动；
- 制定出一个逃脱计划，并且尽快实施；

• 不用顾虑别人会因你的行为而对你形成什么样的印象。请记住, 当你处在一个安全情境中, 如果你犯了错误, 那么你任何时候都能够就此而道歉。

此外, 当你处在对方的控制范围内时, 你可能难以冷静思考。你要从你被对方控制的环境中, 抽身出来, 找到一个对方势力范围之外的、安全的环境, 仔细思考在你身上发生了什么。你可以去找那些真正关心你、一直鼓励你重视自己感受, 而不是否定你想法的人, 咨询他们建议。

如果受害者选择报警, 那么要注意**保留一切证据**: 尽量保持现场原样, 不洗澡, 保留内衣裤(不清洗), 保留施暴者留下的物品。线上的微信截图, 录音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表明: 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或者侮辱妇女的,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犯前款罪的, 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 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猥亵儿童的, 依照前两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如果你要求助于公益组织:

北京同志中心

公众号: bjlgbtcenter

电话: 010-64466970

同语

微信号: tongyulalazixun

彩虹法律热线

电话: 4000884517

源众性别发展中心

公众号: bjyuanzhong 电话: 010-89941101

为平妇女权益支持

电话: 010-53399291 热线: 15117905157

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

微信号: 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

彩虹律师团

电话: 4006991201

同志平等权益促进会

微信号: LGBTRights 邮箱: cn.lgbtrights@gmail.com 负责人: 燕子

每一次发声都是一份力量

“Me too”运动自太平洋彼岸东渡, 先后在韩国、日本掀起舆论狂潮, 收获了公众的强烈响应。在美国, “韦恩·斯坦”们多数已被送上法庭; 在日本, 伊藤诗织指控安倍贴身记者山口敬之性侵并召开新闻发布会, 各大媒体争先报道。

“Me too”反性侵的背后是平权, 平权在保守的东亚社会常常步履维艰, 但人们的勇气和对幸福平等的追求不会因为种种困难而磨灭。在中国, 我们为法律的不健全机关的不作为感到失望, 为媒体和社交平台的“寒蝉噤声”感到痛心, 但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同性还是异性, 面对高官还是平民, 压力和非议都不应该成为我们放弃维权的理由。而“Me too”的意义不仅是为性侵案中的受害者, 更是为了我们自己。

《微物之神》的作者 Arundhati Roy 说过, 只有蓄意的沉默, 或者选择性地听不见, 没有所

谓的讲不出口。每一次发声，就会有多一些人获得勇敢向前的力量。

（八）银杏伙伴刘国强事件（2018.7-2018.8）

事件梳理

2018.7.24 在公益圈自媒体“自绝于江湖”评论区，刘国强被指责曾经对女性存在不当行为

作者：秋阳

来源：微信公众号“自绝于江湖”文章《公益小号“自绝于江湖”第四期匿名留言选登》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9oGbRj0FTuKqp4zJKnLP8w>

【正文中所登一匿名评论】

“感谢楼主开楼。要曝光公益圈一个性骚扰惯犯。公益圈知名的某某伙伴之一。这个人明明已婚，还到处以谈恋爱为名骚扰女性。其机构多个工作人员，志愿者，和你接触到的年轻女性深受其扰。其还不知羞耻地在社交媒体公开其约炮过程……这种人还做公益，我觉得应该被曝光，被公益圈人知晓，让其被同行唾弃。所谓的名校毕业，救灾圈。2018-07-23 23:08”

【评论区“秋阳”留言】

“#我要说# 既然已经被曝出来了，某某伙伴刘国强你不打算说点什么？说说你是怎么趁跟女生一起乘出租车去摸姑娘的手，把姑娘吓得半死，幸好车刚好到门口姑娘冲下了车。事后还要用什么我喜欢你，兔子不吃窝边草等等来掩盖。然后一会儿说自己夫妻生活不和谐，老婆对自己很冷淡，一会儿夸姑娘腿长身材好是你喜欢的类型，进行各种性暗示。一会儿在网络公开炫耀自己的约炮经历，一会儿和哥们儿吃饭喝酒宣称自己泡到了多少妹子。还说那些单纯没谈过恋爱的姑娘被骗了都是活该。对了，还一直不忘以老师的身份在各种场合做着为人师表的工作，享受着景仰和称赞。刘老师，您半夜睡不着觉过吗？可能没有，因为您说过这种事情总归是女生吃亏。”

2018.7.25 匿名当事人通过银杏基金会及银杏伙伴委员会向刘国强转达要求其公开道歉的诉求

来源：刘国强声明和8月份的银杏声明

备份链接（截图）：<https://ngometoo.github.io/Liu-Guoqiang/#fn:1>

【摘自刘国强声明】

刘国强：“2018年7月25日傍晚，我收到自称是“受害人”委托人委托的“XX伙伴伴委会”成员转达给我的《诉求情况说明》，要求我向曾经以语言和行为进行过性骚扰的女性公开道歉，并发公开声明退出XX伙伴社群。”

【摘自银杏基金会8月声明】

“7月25日，受匿名当事人委托，银杏基金会及银杏伙伴委员会向刘国强转达了其诉求，并将刘国强的回复转达至匿名当事人。”

2018.7.26 匿名当事人发文《刘国强性骚扰事件当事人自述》

来源：微信公众号“自绝于江湖”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1NTM2NjYxOQ==&mid=2247483730&idx=2&sn=fcf5f58c88dd8ef3d168685f2661fc3a&chksm=fbd420e6cca3a9f0d4aad2e0fc643b977820cb79906e96d647451d965c1a1126b24221999f6e&mpshare=1&scene=1&srcid=0726zlfTPr0aE0vZp9x307ut&pass_ticket=%2B9P2qSnt0qp6Kq7EglZQpfm0BqB9Qz%2F7IExtYEdTnUdyUjhy7y7GYSbaRbMAckVT#rd

因为工作原因，我和刘国强几年前就认识，但并没有太多接触。

事情发生在2016年5月，我和他同去外地参加一个活动，活动当天晚上有个聚餐，十多个人。聚餐结束有点晚，大家打车回酒店，我和他一辆车，他坐右边我坐左边。我有点困头靠着车窗想休息。突然，他把手放在了我的右手上，我的脑子顿时一片空白，身体也僵住了。这时车刚好到酒店门口停了下来，我打开车门冲进了酒店。他应该是付完车费就跟上来了。我按电梯到了住的楼层，不记得他是不是跟我一起坐电梯反正他也到了。他说没带房间钥匙就跟在我身后。我赶紧进了房间，把门关上，躲进卫生间，锁上了门坐在马桶上，我的身子好像一下子瘫了下来，听到心在砰砰地跳。过了可能十几分钟，我才终于恢复了过来……会儿收到了他的发信息，说刚才是情不自禁之类的话。我很生气，说希望他以后不要再做出这样的行为。他跟我解释，说他没有什么不好的想法，兔子还不吃窝边草。

后来，因为工作上的原因，我还是得继续面对他。他会时不时地跟我说一些话。说什么我温柔又善解人意，腿长身材好，是她喜欢的类型。还经常说他和她老婆关系不好，性生活次数很少，还有其他类似的明显进行性暗示的话。我感觉很不舒服，跟他明确说过几次这算性骚扰。他说这不算骚扰，只是他忍不住的真情实感的表达。我没能说服他，他也没有向我致歉。他好几次提出来让我跟他一起出去玩儿，我都拒绝了。之后工作中，我能躲开他都尽量躲开他，实在躲不开见面了就表现得很冷淡。但他还是趁着一些机会联系我。10月份的一个活动开始之前，他发短信说活动期间想单独见我，我没有理会。2017年2月份的一个活动结束后，他发信息问我为什么活动期间一直不理他。几个月之后一次工作场合见面后的第二天晚上，他又发短信说想我。我已经不想跟他讲道理了。我真的很困扰，不知道怎么能躲开他，一度想过辞职。

后来，从好几个人那里听闻她对其他女生也有类似的行为。甚至还有一个女生主动跟我说他骚扰自己的过程。后来我在网上看到他公开在自己的微博下面发布的和一个女生开房的事情。我去找他确认这些事情希望他意识到这些行为是有问题的。他一开始含糊其辞，后来说这种事情只能怪女生单纯、恋爱经验少是女生自己的问题。还说这种事情说出去了吃亏的终究是女生……

我不能想象有着这样行为和观念的人，还顶着一个银杏伙伴的名号，继续做着公益的事情会怎样。这几天看到陆续被曝光的事情，我觉得这些事情应该被说出来，我希望刘国强本人能

正视自己的行为，对被其性骚扰过的女性公开道歉。

2018.7.27 银杏基金会秘书长发朋友圈回应：以事实为依据，理性判断

作者：秘书长林红

备份链接：(NGOMeToo) <https://ngometoo.github.io/Liu-Guoqiang/#fn:1>

7月27日 14:35，银杏基金会秘书长林红在其朋友圈发表评论：

“法律原则是无罪推断，直到证明有罪后依法惩罚。而运动的逻辑是先惩罚肇事者以平民愤，如有误伤，日后再平反。我个人的行事原则是绝对不会姑息犯罪，但绝不能在不明情况时，就站队以自保。愿在“运动”来临时，我们保持独立思考，以事实为依据，理性判断。”

2018.7.27 银杏基金会在官方微信发布声明：性骚扰零容忍

来源：微信公众号“银杏基金会”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Z4vixlBje79P4dulzV7cmg>

《银杏基金会就性骚扰事件的声明》

针对近日频繁曝光的性骚扰事件，银杏公益基金会的态度是：

- 对性骚扰行为持零容忍态度。经过审慎调查后，如证实员工、志愿者、理监事等有此行为则立刻解除法律关系；如是在资助期内的银杏伙伴有此行为则立刻停止资助。
- 向遭受到性骚扰的员工、志愿者、理监事、受资助人等相关受害者提供最真诚的帮助。
- 在基金会机构内部正进一步完善反性骚扰相关制度及员工培训。
- 将投入更多精力去推动行业从业人员性别意识的提升。

北京市银杏公益基金会

2018年7月27日

2018.7.27 刘国强在微信朋友圈发布声明：骚扰指控系诽谤侵权，已委托律师处理

备份链接（截图）：<https://ngometoo.github.io/Liu-Guoqiang/#fn:1>

声明

本人刘国强。

最近有人在网络上匿名发文，称一名做公益的叫刘国强的XX伙伴，涉嫌对多名女性进行了

不正当行为（我理解该文意指“性骚扰行为”），并要求刘国强向其骚扰过的女性公开道歉。2018年7月25日傍晚，我收到自称是“受害人”委托人委托的“XX伙伴委员会”成员转达给我的《诉求情况说明》，要求我向曾经以语言和行为进行过性骚扰的女性公开道歉，并发公开声明退出XX伙伴社群。但我的答复是不存在性骚扰行为，不同意道歉及退出社群。我曾要求伴委会告知“受害人”姓名，却被以保护受害人为由拒绝，令我至今也不知道“性骚扰”的对象。

基于猜测网络文章是对我本人的指控，故在此郑重声明：

- 1、上述网络文章中描述的事件与我无关，已属诽谤，且已对我的名誉造成极大伤害。
- 2、我已向发布文章的平台投诉，但被回复说不会删帖；也向腾讯微信平台投诉，但至今未有答复。
- 3、上述网络文章发出后，对我、机构和家人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希望发文者主动撤回该文，并在发文平台公开道歉。
- 4、我已委托律师处理本次侵权事件。

近期内性骚扰事件频频被爆出：我也自省和深思在以前的工作和生活中的不适当语言和行为。如果因我的言论导致您感觉受到性骚扰：我在此向您诚恳道歉。

刘国强
2018年7月27日

2018.7.28. 匿名当事人发表公开声明：随时准备用法律捍卫合法权益

来源：NGOMeToo

备份链接（截图）：<https://ngometoo.github.io/Liu-Guoqiang/#fn:1>

公开声明

本人于2018年7月26日通过网络发布《刘国强性骚扰事件当事人自述》一文（以下简称“自述文”），陈述了本人于2016-2017年期间多次遭受银杏伙伴刘国强性骚扰的经过，并要求其公开道歉。刘强7月27日作出公开声明，本人对其声明感到震惊和失望。现针对其声明，本人作出以下公开声明：

1. 刘国强拒不承认其对本人实施了性骚扰、还诬陷本人诽谤，该等行为给本人造成了巨大的精神痛苦，严重影响到本人的正常生活和工作；
2. 对于刘国强声明中的不实言论和语言威胁，本人保留通过一切法律手段要求其承担责任的权利。如刘国强诬告本人诽谤，本人保留一切反诉的权利；
3. 如刘国强本人或怂恿他人散步不实言论，侵犯本人人格权、名誉权，本人将会依法采取法律手段维护本人合法权益，并会要求其赔偿精神损失；
4. 本人自述文章所述内容均属事实，本人愿对此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刘国强的撤回和道歉要求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人不予理会。

对于银杏伙伴委员会代为转达诉求的工作，本人表示感谢。对于目前为止仍未有相关方正式与本人核实自述文章所述具体事件，以调查刘国强是否实施了该等行为的情况，本人感到遗憾。

本人通过银杏相关平台与刘国强所做的公开沟通到此为止。本人将根据刘国强的后续言论和行为，随时准备启用法律手段捍卫本人的合法权利。

2018年7月28日

2018.7.29 刘国强在银杏伙伴社群内发出“告伙伴书”，宣布退出银杏伙伴社群，不再使用银杏伙伴称号

素材节选自：《银杏基金会、银杏伙伴委员会关于刘国强被指性骚扰事件的说明》

来源：银杏基金会官网

原文链接：<http://www.ginkgofoundation.org/blog/582a495b28d>

7月29日，刘国强正式在银杏伙伴社群内发出“告伙伴书”，宣布决定退出银杏伙伴社群，不再使用银杏伙伴称号。

7月30日，匿名当事人向银杏伙伴委员会成员表示，决定抽离出这件事，恢复正常的生活。出于对当事人意愿的尊重，银杏基金会和银杏伙伴委员会退出双方的沟通工作，接受并执行刘国强退出社群、不再使用银杏伙伴称号的决定。

2018.8.9 银杏撤下刘国强在银杏基金会网站的个人信息

素材节选自：《银杏基金会、银杏伙伴委员会关于刘国强被指性骚扰事件的说明》

来源：银杏基金会官网

原文链接：<http://www.ginkgofoundation.org/blog/582a495b28d>

8月9日，撤下刘国强在银杏基金会网站的个人信息。

2018.8.31 《银杏基金会、银杏伙伴委员会关于刘国强被指性骚扰事件的说明》

来源：银杏基金会官网

原文链接：<http://www.ginkgofoundation.org/blog/582a495b28d>

各位亲爱的朋友：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银杏基金会和银杏伙伴群体的关注和支持。

日前，刘国强被指对女性存在不当行为。刘国强于2014年入选“银杏伙伴成长计划”，于2017年结束资助期。资助期满后仍可使用“银杏伙伴”称号，参加银杏伙伴社群活动。

银杏基金会对性骚扰持零容忍态度，我们坚决抵制任何侵害他人的行为，坚决维护受害者权利。

因此，我们有责任将事件发展和处理的过程向大家进行说明。

7月24日，在微信公众号“自绝于江湖”评论区，刘国强被指责曾经对女性存在不当行为。

7月25日，受匿名当事人委托，银杏基金会及银杏伙伴委员会向刘国强转达了其诉求，并

将刘国强的回复转达至匿名当事人。

7月26日，匿名当事人发表“刘国强性骚扰事件当事人自述”。

7月27日，刘国强发布个人态度立场声明（附图一）。

7月28日，匿名当事人公开声明（附图二）。

7月29日，刘国强正式在银杏伙伴社群内发出“告伙伴书”，宣布决定退出银杏伙伴社群，不再使用银杏伙伴称号。

7月30日，匿名当事人向银杏伙伴委员会成员表示，决定抽离出这件事，恢复正常的生活。出于对当事人意愿的尊重，银杏基金会和银杏伙伴委员会退出双方的沟通工作，接受并执行刘国强退出社群、不再使用银杏伙伴称号的决定。

8月9日，撤下刘国强在银杏基金会网站的个人信息。

以上事件及近期社会上若干起性骚扰事件的发生，给了我们巨大的思考空间，也敦促我们持续提升工作中的社会性别意识，完善相关制度建设和行为规范。因此，银杏基金会正在起草反性骚扰行为的相关制度，银杏伙伴委员会也正在积极倡导各位银杏伙伴行动起来，制定相关制度、行为准则和举办相关培训。

本着对发声者保护、理解、信任在先的道义原则，银杏基金会承诺向遭受到性骚扰的员工、志愿者、理监事、受资助人等相关受害者提供最真诚的帮助。同时，对涉嫌存在上述不当行为者，本着实事求是、于法有据、不伤无辜的原则进行处置；一旦查实，绝不姑息，将会依法解除劳动合同、合作关系并协助受害人诉诸公安机关。

最后，就未能尽快公布以上事件的处理过程，我们向关心此次公共事件的朋友们致以歉意。在今后的日子里，真诚欢迎大家继续监督与指正。

附图 1: 刘国强 7.27 声明 (略)

附图 2: 匿名当事人 7.28 声明 (略)

银杏基金会

银杏伙伴委员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五日

2018.11.22 银杏基金会试行反性骚扰行为投诉制度

来源：银杏基金会官网

原文链接：<http://www.ginkgofoundation.org/blog/5da63b83c06>

《北京市银杏公益基金会反性骚扰行为投诉制度（试行）》

为了旗帜鲜明的预防和制止任何形式的性骚扰行为，创造安全、友好的工作环境，北京市银杏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银杏基金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及《北京市银杏公益基金会章程》的有关规定，制定《北京市银杏公益基金会反性骚扰行为投诉制度》。

第一章 总则

基金会对任何性骚扰行为持以零容忍态度。

基金会接受对以下人员的实名投诉：

基金会理事、监事、秘书长及其他员工、在基金会服务期间的实习生和志愿者、银杏伙伴。

基金会承诺保护投诉人以及证人，防止他们因提出投诉或牵涉投诉而遭到报复。在处理投诉过程中，要确保投诉人不会因投诉而受进一步的困扰和屈辱，并对投诉人提供必要的紧急庇护、心理援助，协助投诉人获取医疗和法律支持。

基金会对所有涉及性骚扰行为的实名投诉，必须第一时间受理、客观严肃处理，不得将性骚扰行为一般化、私德化、和稀泥化。

基金会严格尊重和保护当事人的隐私。相关资料只向确有需要知悉、并签署保密协议的人员披露。

投诉人应当向基金会如实说明情况，配合调查，不得捏造事实、虚假陈述。

在调查未出结果之前，投诉人和被投诉人不应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第二章 禁止性骚扰行为

本制度规定性骚扰行为是指违背对方意志，以具有性内容或者与性有关的语言、文字、图像、电子信息、肢体行为等形式对对方实施的任何性骚扰行为，包括但不限于：对个人外表猥亵性的评论、来自同性或异性的性要求、性要求被拒绝后的惩罚企图、与性有关的猥亵用语（下流粗话）、传播黄色笑话、违背对方意愿的身体接触、抚摸行为，强制猥亵和违背对方意志的其他性骚扰行为。

第三章 投诉流程

基金会的理事长作为反性骚扰行为投诉制度的第一责任人。

被投诉的性骚扰行为涉及基金会员工、实习生、志愿者或银杏伙伴的，可以向秘书长、监事投诉。

被投诉的性骚扰行为涉及理事长、理事、秘书长的，可以向监事投诉。

被投诉的性骚扰行为涉及监事的，可以向理事长、其他监事投诉。

基金会反性骚扰行为实名投诉流程如下：

(1)投诉人可通过面谈、邮件方式投诉。

(2)投诉受理人员收到投诉后，应当记录投诉人姓名、身份证信息、联系方式、性骚扰行为时间、地点、具体事件、以及投诉人的诉求，第一时间汇报理事会，确有必要的，立即采取一切措施隔断投诉人与被投诉人的接触。

理事会组建包括第三方法律顾问在内的调查小组进行独立调查。调查小组成员应当排除与被投诉人及投诉人有利害关系或有私交的人员。调查小组应当严格遵守保密义务，调查小组成员不得以个人身份对外发布任何关于投诉的信息，调查小组负责人指定该事件的新闻发言人对外统一发布，回应各界问题。

调查小组，经过审慎调查后，尽快出具调查报告和处理意见，经理事会授权后，向投诉人及相关方反馈处理结果。

调查过程中，出现以下情况，基金会终止调查：

投诉人主动要求撤回投诉；

投诉人不配合调查的，视为放弃投诉。

第四章 投诉处理

性骚扰事项，经过审慎调查后，一经查实，根据情节轻重，依法依规给予严肃处理，包括解除法律关系（罢免、辞退、停止资助等）、除名等。对于情节严重的，基金会将永久对其采取不聘用、不欢迎、停止资助等措施。

基金会的处理，不能免除被投诉人的民事责任、刑事责任。

基金会向投诉人反馈处理结果；基金会在尊重投诉人意愿基础上，视情形必要的可以向社会公布。

第五章 附则

对于被投诉人的行为涉嫌构成犯罪的，基金会鼓励、协助投诉人向公安机关报案，同时全力配合公安机关的调查取证工作。

在此过程中，所有相关人员，未遵循本制度的隐私保护责任，个人擅自将投诉信息对外发布或向无关第三方泄露，给投诉人造成二次伤害的，或者给基金会带来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投诉人捏造事实、污蔑他人的，给他人造成名誉、财产损害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十三.本投诉制度于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四日经过银杏基金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九次会议表决通过。

本投诉制度的解释权归银杏基金会理事会。

北京市银杏公益基金会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四日

（九）温州爱心璀璨周宗村（周健）事件（2018.7）

事件梳理

2018.7.25 Chen, Bravegirl 发文举报周宗村性骚扰

作者：Chen&Bravegirl

来源：微信公众号“反压迫社工”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ZrT-vPDJEqsLm1FRTw_BKA

《【温州雷闯】借公益和求爱之名性侵女志愿者，温州爱心璀璨理事长周宗村（周健）的真面目》

举报浙江省志愿者协会理事、温州市慈善总会、义工分会副会长
周宗村（周健）性侵犯两名女性

这几天 MeToo 在公益圈发酵。我曾经受邀到 2014 年 4 月 21 日温州市首届公益论坛（公益节）做演讲嘉宾。第二天早上在酒店，我被温州公益人周宗村（周健）性骚扰，说性侵犯也不过分。不知道周之后有没有骚扰其他女性呢？本以为这只是个“偶然”事件，然而当我把我的经历转发给温州当地几个认识的女志愿者，想了解下周健为人，结果发现这不是“偶然”，

而是“惯犯”，甚至对方遭遇的情况比我更恶劣，赤裸裸的 QJ 未遂。

1. Chen: 开会期间认识他不到 24 小时，他突然跪地熊抱我

先说我自己。2014 年温州首届公益论坛邀请了我机构（广州的）领导去做演讲嘉宾，他有事去不了，问我去不去。我对温州公益也没有认识，但愿意前去学习，于是独自去参会了。会场有个叫周宗村（周健）的公益人来认识我，拿了我的联系方式。

第二天早上，他打电话我，说到我房间来送早餐，我说不用我吃过了，他说在楼下了，我只好答应了。假如当时我说自己下楼取，或者坚决拒绝这份我完全不需要的早餐，那也不会发生后来的事，但是我觉得别人也是好心，而且是当地有些名气的公益人，应该没事。

他走进我的房间，我没有感到异常，只是不舒服他离我有点近。我瞄了下房间的门是大开着，走廊里有清洁阿姨在打扫卫生，我就放心了。

接着他给我开豆浆盖子，我说不用我自己来，他突然在我面前跪下了，用闪电般的速度用力抱住了我，说喜欢我。那是个夏天，他动作很大，我当时穿着白色有袖正装上衣，长牛仔裤。

周的动作太大了，我上衣被他掀起来了一小半，他的胳膊碰到了我腰上的肉。我讪笑着用力推开他，说不要这样，他就松手了。如果是在一个封闭的空间，如果我没有用力反抗，我担心不一定能逃脱。

他跟我说跟老婆感情不好，离婚，我礼貌地听着，心想以后再也不用见到你了。

很明显，突袭强抱一个女性/男性是性骚扰、性侵犯，刚刚认识不到二十四小时就熊抱别人、就表白，很容易吓到对方，造成心理阴影。

2.Bravegirl: 两次被他强奸未遂（见截图）



我和 Bravegirl 在互相倾诉自己被周健性侵犯的遭遇时，发现周的套路很有欺骗性，他以自己离婚的身份，先表白、再动手，以求爱的幌子，掩饰了他不经过女方同意触摸隐私部位、强行进行性侵犯的事实。我跟他认识不到二十四小时就被熊抱、就表白，这对我一个第一次出差到外地交流的年轻女性公益人构成了很大的困扰。而温州志愿者 Bravegirl 是“整个人被压在座位上，手伸到你衣服里面，在你 xiongbu、xiati 乱摸，强行要‘进入’”，这种侵犯更加恶劣！

我一外地不知名公益人，跟周健没有利益关联，可能一辈子也见不到他，举报他对我没有什么好处。实在是意外发现他是惯犯，本地公益伙伴想要举报他却又有所顾忌，毕竟圈子太小了，怕打击报复。我举报的本心是希望周健们有所收敛，不要做性侵犯的事了。至于这种公开点名，对他是否能起到警示作用，我和 Bravegirl 心里都没底，只希望温州公益界能认识到行业内以及整个社会都存在性侵犯事件并予以防范。

【人物名片】周宗村，温州市爱心璀璨公益发展中心理事长，温州市微公益发展促进会法人、执行会长。浙江省志愿者协会理事、浙江省社会工作与志愿服务协会理事、浙江省老龄产业协会执委兼副秘书长、温州市慈善总会理事、市义工分会副会长、温州市环保志愿者联合会常务副会长、温州市志愿者协会理事、鹿城区网联会理事、龙湾区社会救助市民监督宣传团团团长等。曾获得浙江省杰出志愿者、温州市十佳监督员、浙江省首批五星级义工、第三届温州慈善奖——志愿服务奖、“最美温州人——温州市首届最美志愿者”荣誉称号。

Chen

2018年7月25日

2018.7.27 Chen 发布最新声明《举报温州公益人周宗村（周健）性侵犯外地女嘉宾的第二天》

作者：Chen

来源：微信公众号“反压迫社工”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fNnbaGN7wqz-30qbVaseZg>

昨天我与温州几位公益人及原温州市民间组织登记服务中心主任蔡某反映了。其中一位劝我不要公开，另一位劝说他们是朋友，会批评周的。有人问我嫁人没，最近是不是相亲，有问我结婚没有，说我魅力挺大，但周的方式不可取。我不怀疑这是朋友关心，但这些属于个人隐私，我婚否和“魅力”并不影响周健对我的行为发生。我有权不以婚姻状态为由受到性骚扰、性侵犯，同理，周健不能以离婚单身为由性骚扰、性侵犯任何女性。

当前，我实名举报周宗村（周健）性骚扰、性侵犯的情况更新如下：

1. 我发微信问周宗村（周健）是否承认他对我下跪强抱的性侵行为，截止目前周宗村（周健）未回复。
2. 组织方小 B 说，根据调查，当时我居住的花园酒店已改成温州吾闾酒店，服务人员全部更换，无法找到当时的走廊清洁阿姨。
3. 据称温州相关政府部门及所在 MJ 党派有关领导已知晓，但目前我并没有收到相关表态意见或公开说明。
4. 原当地爆料的“温州草根新闻”、703804 等微博均被和谐。
5. 温州市志愿者协会 G 秘书长下午与我通了电话，我提了三个要点：a. 对我单个实名投诉进行公开处理；b. 提供有隐私保护、受害者人身安全的举报机制，通过协会和媒体向社会大众公开。C. 我同意为制定相关机制提供咨询建议，同时我没有做实名证据收集的义务和责任。

性骚扰、性侵犯的特点是发生地隐蔽、取证困难、受害者实名举报的心理压力大，时间精力各项成本高，且举报往往没有结果或者收效甚微。周宗村（周健）的恶行不会只是单例，其尚未遭到其他实名举报不过是侥幸和暂时的，原因是当地并无充分确保受害者隐私安全的举报机制，公益圈还没有充分意识到性侵害在社会各行各业的普遍存在。以下是我作为实名举报者的完整声明：

2014 年温州市鹿城区公益节 外地女嘉宾的声明

一、针对周宗村（周健）个人的调查处分

（一）强烈呼吁相关机构积极承担组织责任，对本人遭受周宗村（周健）性骚扰、性侵犯的实名举报做出公平公正公开的处理和正式回复。

（二）要求相关行业组织、社会组织、业务主管部门（如温州市民政局、温州市文明办、共青团温州市委等）启动对周宗村（周健）的个人品行调查及处分。调查期不超过三个月。

（三）调查小组的成员名单需在公益行业进行公示，排除有包庇嫌疑的人员，调查过程遵循客观公正原则，调查结果需以调查报告形式公开。

（四）调查期间，限制周宗村（周健）不得单独接触女性公益人、志愿者，且须是工作理由和工作地点。被调查者不得受邀参加或出席公开的公益类或社交类等活动，不得接受或授予各类荣誉，直到调查结束。要求调查报告由权威或业务主管部门监督、专项调查小组第三方名义在官方及官方媒体公开发布并予以通报。

（五）处分建议。建议相关部门对周宗村（周健）予以公开批评、除名及劝退处分，公开撤销 2014 年以后所获的个人荣誉。建议周宗村（周健）本人所在机构（温州市爱心璀璨公益发展中心、温州市微公益发展促进会）理事会能做出响应，予以更换法人、理事长、会长，并通过网络和权威媒体公开处理意见。

本人保证，举报信息真实，并愿意配合相关部门开展调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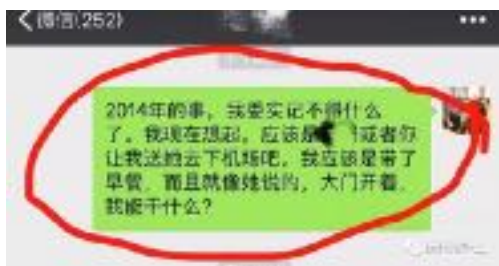
二、针对相关预防、举报和处理机制的建议

（一）建议当地公益行业推动从业人员的伦理守则，明确性骚扰性侵害案件的举报机制（含受害者信息安全、人身安全、心理支援等系列保护和干预机制）并向社会公布。

（二）郑重建议组建一支主要由女性公益从业者、志愿者领导的伦理审查委员会。女性公益人即是性侵受害者的最佳保护者，又常常是成为施暴者的目标，这种双重性使她们同理心强，能够让受害者放心举报，促进性暴力的预防和干预。

（声明完）

真正的干货来了！高能预警！
邀请优秀的读者朋友看图答题



附：外地女嘉宾的实名举报资料

2014年4月19日，温州首届公益节开幕，我是外地演讲嘉宾。晚上饭局，参加的有前温州市民政局副局长蔡建旺，本地公益组织负责人，新京报两位记者，还有我。期间大家互加微信，温州爱心璀璨理事长周宗村（周健）也加了我。之后，新京报记者申志民和胡杰在花园酒店大厅里采访了组织方白洪鲍，我旁听。结束后，我回酒店楼上房间休息。

第二天早上，周宗村（周健）来酒店接我去机场。我在房间接到他的电话，他说给我带了早餐，我说不用我吃过了，他坚持要送上来，我只好答应。他进入我房间后，我把门大开，走廊有阿姨在做卫生。这时候他把豆浆盖子给我打开，我说不用我自己来，他非要帮我。很突然地，他就跪下了，说喜欢我，用力地抱住了我，我穿的白色有袖正装上衣被他掀开了一小半，他的胳膊碰到了我腰上的肉。我讪笑着推开他，说不要这样，他没有继续。无法想象如果门是关着他会不会更嚣张。之后周送我去机场，我坐在副驾，跟我说与前妻感情不好，及自己跟其他女性的恋爱情况。

(十) 一天公益刘猛事件 (2018.7-2019.5)

事件梳理

2018.7.27 女社工发文举报成都社工界“大佬”刘猛性骚扰

来源：微信公众号“女泉”（即新媒体女性）

备份链接（截图）：https://mp.weixin.qq.com/s/AaKTe-KgH6Xnr0tl_Xij_g

《我举报一天公益理事长刘猛在 2015 年对我性骚扰》

刘猛是一天公益创始人，得过 09 年中华慈善奖、最美志愿者，也是成都市社工库专家。和大家所理解的公益大 V 差不多，所以在公益界、社工界，大部分人都很尊敬他。也正是由于如此，我才觉得他实施的性骚扰等如此令人作呕。

我从 2015 年开始接手一个社区老年社工项目。项目进度严重滞后，我压力很大，期间也一直招不到社工，每天都很头疼，自己巨累无比。机构租了一整套房子，宽敞的部分用作办公，其余房间用作员工宿舍。这是事件背景。

我能记得那是 2015 年夏天的某个下午，刘猛来到了工作站，大家因为工作都很累，当时只有我和他。大家相互拥抱了下表示安慰，他还是像以前一样在拥抱时轻轻叹口气，给人一种自己很不容易的感觉。我也没多想，但是在拥抱完后，他开始主动张开手继续拥抱我，我有点懵，但还是自说自话，强撑着觉得这个拥抱完了就好了吧，嘴里说着“好了好了，没事儿的”，现在想起来，我真他妈的智障。当时是站着拥抱的，我边说着双臂也开始尝试挣扎，想自然挣脱，没想到一下子身体一歪，坐沙发上了，我就坐在了他大腿上!! 我想完了完了，想赶紧起身，毕竟是老师，这也太尴尬了……但是!!! 他从腰后面抱住了我!!!! 并且完全没有放手的意思!! 他全程没有讲一句话，一直用自己的行动想把我带进他的氛围。我还是比较清醒的，心里边默念着“卧槽”，边大声说话，试图从这个诡异的气氛中抽离出来，我感谢自己，因为自己一直在表达不想要拥抱，不要这样的意思，他抱我但并没有把我扣死。于是我一用力挣脱开，快速进了卧室，反锁了门。在那个当下我是懵逼的。

事后我及时联系了另一个机构负责人，并且微信跟她说了这个事情，但她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去追问刘猛，当时她在美国，对于事情没法第一时间求证，只是说了抱歉，我也以为，真的就只是意外。

现在发现，被他骚扰过的不止我一个，也有程度更为严重的……我终于惊醒，我不是个案，这更不是意外!! 我必须站出来，撕开一个口子，警示大家：**刘猛多次骚扰侵害女性，请在他身边的女性朋友远离他!**同时，也希望大家警惕搂搂抱抱以示安慰和支持的不良互动氛围，大家可以选择更好的方式，即便是拥抱，也希望不要在封闭的环境中，尽量免单独相处。希望大家都关注这样的风险，有防范意识。如果周围有这样的情况，请第一时间表达拒绝。

我想通过这种方式，声援其他受害者，我不怕，你们也不用怕!

最后, 恳请相关部门免去职务, 恳请敦和基金会终止对刘猛的资助, 并且对其展开审核调查。

2018.7.27-28 刘猛给举报人发微信消息表示道歉

来源: 微信公众号“女泉”(即新媒体女性)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lxNDE2MjM2Mw==&mid=2652151624&idx=1&sn=595c80d7c7916c1e2048e4322a0be680&chksm=8c4bf19cbb3c788a6cc3556e3a7044a78e322a37807ea64bafa0d83afdd4826ad1646d9d9c27&mpshare=1&scene=1&srcid=0712vK0zl7trFgx2tzn42ylm&pass_ticket=X2g7lcZljXh%2BN09ISqn4ZCRS0Xitw2x4Lspv2gQLMnLzJyiEY2Sre%2FbTaqK7AxH2#rd



2019.7.29 《社工界“大佬”刘猛性骚扰女员工后续：当事人要求公开道歉》

作者: 瑞雪

来源: 微信公众号“女泉”(即新媒体女性)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lxNDE2MjM2Mw==&mid=2652151563&idx=2&sn=c ed1cbb180a49248d7ab3b02270fcc3a&chksm=8c4bf1dfbb3c78c94a37d5f487ab7337f62ae6d7e0d3abd0a4c086caf856c56180854aa35dfe&scene=21#wechat_redirect

导语: 7月27号, 女社工小敏(化名)发出了公开举报信, 举报“一天公益”理事长、四川社工界“大佬”刘猛曾于2015年在“一天公益”的温江工作站内对其实施性骚扰。7月28日下午, 刘猛表示将会尽快公开回应, 并强调事情“有前因后果”。

在举报信中, 小敏自述, 2015年的夏天, 她在温江工作站遭到了刘猛的性骚扰。刘猛与她

进行了一个安慰式的拥抱，但拥抱时间太长，小敏觉得不对并尝试挣脱，却被抱坐在了刘猛的大腿上。“他从腰后面抱住了我，没有放手的意思。”最终小敏通过大声表达拒绝和用力挣扎脱了身。

获得过无数荣誉的刘猛有许多身份：心理援助专家、志愿者、社工等等。作为曾被很多媒体形容的“在汶川一线坚守最久的志愿者”，他创立了一天公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还创办了“妈妈之家”，给丧子母亲做心理辅导。他还曾担任过四川省妇女发展基金会秘书长。

被性骚扰后，小敏曾向“一天公益”的秘书长李素庆投诉此事，但李素庆表示没法求证，无能为力。

小敏公开举报刘猛性骚扰后，7月27日晚，李素庆给小敏打了电话，再次表达歉意，表示自己当时以为只是一个误会。小敏问李素庆现在是否可以认定是性骚扰，李素庆没有回答。

7月27日晚，刘猛给小敏发来了微信道歉：“我看到了网上的信息，对你深深的鞠躬道歉！”但小敏没有回：“他没有在道歉中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性骚扰，我不会接受的。我不接受私下道歉，我要他公开道歉。”

7月28日下午，新媒体女性联系到了刘猛。面对性骚扰举报是否属实的询问，刘猛强调事情有前因后果，并表示正在准备公开回应，但未透露回应的具体时间。“该我承担的责任我一丁点都不会退缩。”

发出公开信后，小敏感到自己释然了很多。面对质疑事情真假和阴谋论的评论，小敏表示都能够接受，却也感慨，要揭发性骚扰/性侵，对受害者来说真的太艰难了：“曝出来的都只是冰山一角，女性所处的环境真的很糟糕。但我理解的社工就是要去呐喊、抗争，去发声的。”她希望刘猛能够承认对她的性骚扰并公开道歉。

2018.8.10 另一位女社工小星指控刘猛性侵，两位女社工分别起诉刘猛，法院立案

作者：瑞雪

来源：微信公众号“女泉”（即新媒体女性）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_biz=MzlxNDE2MjM2Mw==&mid=2652151624&idx=1&sn=595c80d7c7916c1e2048e4322a0be680&chksm=8c4bf19cbb3c788a6cc3556e3a7044a78e322a37807ea64bafa0d83afdd4826ad1646d9d9c27&mpshare=1&scene=1&srcid=0813G3dVqTWw9OZsFP0g2ybG&pass_ticket=G6X%2BQWeS3Bc3c%2BqwuP5yO6EFMrjKQ9%2FF6d7O%2FE3%2BSug83JD9y9aanBBmlU0gVoM#rd

《川震社工明星刘猛性侵女员工立案：受害者要求其退出公益圈》

8月10日上午，在两名代理律师的陪同下，刘丽（化名）和小星（化名）来到成都市金牛区法院立案大厅。忙活了两个小时后，她们分别起诉一天公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刘猛性骚扰/性骚扰造成人格权侵害的民事案件顺利立案。

她们的诉求是一致的：要求刘猛在主流媒体上公开承认自己对女员工做了性骚扰行为并道歉、赔偿她们的精神损失、辞去一切公益职务。

这是自7月23日“公益明星”雷闯被曝性侵徒步队员引发米兔运动热潮以来，**极少数能够顺利立案的性骚扰事件。**

获得过无数荣誉的刘猛有许多身份：心理援助专家、志愿者、社工等等。作为曾被很多媒体形容的“在汶川一线坚守最久的志愿者”，他创立了成都市一天公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以及为丧子母亲做心理辅导“妈妈之家”。此外，他还曾任四川省妇女发展基金会秘书长。也就是说，他不仅是公益界名人，还涉足妇女社会工作。

▼ 曝光后，刘猛“突然”地关心

两周前，刘丽在新媒体女性平台上发出公开举报信，举报刘猛曾于2015年在“一天公益”的温江工作站内对其实施性骚扰。不久后，刘猛便给刘丽发来了微信道歉：“我看到了网上的信息，对你深深的鞠躬道歉！”

7月28日凌晨，另一位当事人小星也收到了刘猛时隔两年突然的微信问候和道歉，这让她感觉有点可笑。

随后，小星收到了相熟的公益前辈陈冉（化名）受刘猛所托转达的当面道歉的意愿。两人一对话，陈冉才知道公开举报信并不是小星所发出的：“原来不是你啊。”

陈冉是除了刘丽以外，唯一知道小星曾遭遇刘猛侵害的人。她透露，雷闯事件被曝光后，小星找过她，希望能够获得一些建议。陈冉回忆，小星没有说自己具体遭遇了什么，只说自己“也遇到了和雷闯事件一样的事情”。但当时她并不建议小星曝光：“我说人言可畏，我愿意去找我们信任的老前辈咨询一下来帮助她。”

公开信不是小星发的，但确实是为小星而发的。作为小星多年的同事和朋友，刘丽表示，她愿意率先把刘猛的性骚扰恶行曝光，一是为了不要再有更多的女员工受害，二是为了鼓励小星把自己被刘猛多次性侵犯的经历说出来。“**她就是这样一个人，容易退缩。**”刘丽说。

但这次小星没有退缩。刘丽发出公开信，社工界内许多同行对此冷漠无视。看到这些反应的小星虽然寒心，但没有因此而再次陷入公开与否的挣扎：“**我逃避这个事情，我就是他的帮凶。**”

▼ 噩梦始于伙伴的拥抱

因为刘猛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的多次侵害，小星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她努力去遗忘被侵害的经历，以至于当面对新媒体女性时，她已经无法说出第一次被刘猛性侵的具体日子：“记不得了。我很难去想起。很难去表达。”

小星于2014年至2015年在“一天公益”担任全职社工，彼时“一天公益”租用了一套民居，客厅用作办公，房间用作员工宿舍，刘猛住其中一个房间。

2014年9月的某一天半夜，办公室里只有刘猛和小星两个人。刚加班完的小星被刘猛以工作很累求安慰的理由，在客厅走廊里抱住了，由于此前在参与2013年芦山地震灾后援助等项目时，团队的同事们在艰难环境和巨大压力中都会互相给予拥抱作为安慰，小星当时并没有多想。

但紧接着所发生的一切成了小星的噩梦。刘猛紧抱小星，强吻她并把她往房间里推。小星奋力挣扎和推搡，但九十几斤的她根本推不过刘猛一百六十斤的大个子。被强迫发生关系的过程中，小星记得，自己一直在说，刘老师不要这样，放开我。刘猛没有说任何的话。

被性侵后，小星也曾经想过去报警，但凭借刘猛在成都乃至四川社工界的公益领袖地位，她惧怕事情传开后，自己作为社工的职业发展道路会完全断送。她也没法求助公益界的人：“他地位崇高，包括跟本地的政府关系也比较好。他的公益界朋友遍地都是，整个实务界都是他的兄弟，我怎么能想办法跟他的朋友去告发他呢？”她又想到自己的父母，害怕父母知道后承受不了这个打击。最终，小星没有对任何人说。

然而刘猛的侵害却没有因为小星的忍让而停止。接下来的几天里，刘猛用蛮力强迫小星与他多次发生性关系。有一次实施性侵后，刘猛直接睡着了，当时的小星一边流泪一边格外痛恨自己的懦弱：“想趁他睡着掐死他，又想到不能犯法。觉得自己特别怂。特别怂。”

小星开始尝试自救。她逃到了朋友家借住，也表达了自己想搬出去住的意愿，但遭到刘猛和李素庆的反对和批评，“说我没有集体观念，不为大家着想”。

机构于2015年初搬到一栋别墅办公后，小星也住了进去。刘猛会在白天没有人的时候，把小星强拉进他自己的房间，但或许因为是白天，刘猛有所顾忌，小星竭尽全力挣扎终于逃开了。但刘猛选择了在半夜强行闯入了小星的房间，对熟睡的小星实施性侵。此后，小星基本不敢回办公室睡觉。

2015年5月，小星与刘猛一起出外勤，却在途中被刘猛以见朋友为由骗去开房，进了房间才发现受骗的小星已经无法逃出。“感觉特别屈辱，很恶心我自己，因为我没有勇敢的性格，没能直接吼他，或者威胁他要报警。我觉得自己很怂，很无能为力，很怂。明明不要，却没有办法拒绝。”这是小星遭受到刘猛的最后一次性侵。

在那之后，小星找个借口调动到了另一个工作站，刘猛再也无法闯进她的房间。侵害虽然结束，小星却开始慢慢出现了抑郁症状，情绪大起大落，工作状态一落千丈，无法有效推进项目。刘丽说自己当时就觉得小星那段时间“特别不正常，吃特别多，玩得特别嗨”。

小星的同事和朋友王毅（化名）也告诉我们，那段时间小星的情绪特别容易激动：“她变得特别容易哭，还开始喝闷酒，把自己灌醉”。此后，小星的抑郁症越发严重，她去医院诊断，去做心理咨询，但效果都不是特别好。

2016年底，小星再次在一个项目小组聚会结束后遭到刘猛的性骚扰。刘猛开了电动车出来，强行拉了小星要她坐上电动车并要求小星抱着他。这一次，小星奋力挣脱跑了。为了不再与刘猛有交集，她以生病为由中途退出了这个项目。

▼ 为了更多的女孩

2015年，刘丽在机构的一个工作站遭到了刘猛的性骚扰，也是从一个安慰性的伙伴式的拥抱开始。拥抱时间太长，刘丽觉得不对并尝试挣脱，却被抱坐在了刘猛的大腿上。“他从腰后面抱住了我，没有放手的意思。”最终刘丽通过大声表达拒绝和用力挣扎脱了身。

刘丽把这个事情告诉了同事兼好友的小星。小星内心很震动：原来不止她一个人受到了刘猛的伤害。她随之感到十分内疚：“如果我第一次受到伤害就说出来，可能刘丽就不会受伤害。我对刘丽一直有一种愧疚，我觉得有部分是我的错。”

但小星一开始并没有打算把自己的经历告诉刘丽。她提醒刘丽，刘猛不能相信，一定要远离。但小星听到刘猛恶行却没有丝毫惊讶的平静神色让刘丽感到古怪。最终，小星第一次向别人完整说出了她被刘猛多次性侵的经历。

刘丽哭了。她提议去报警，没想到小星反应异常激动：“她说这个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一连说了好几个不可能。她还说，你想过后果吗？现在的法律起不了很好的作用。”做社工的刘丽很明白“案主自决”原则，而当时小星已经脱离了刘猛的魔爪，刘丽没有再坚持要小星报警。

小星坦言，因为看到曝光雷闯性侵的女孩桦桦（化名）勇敢的举动，也因为知道了除了她和刘丽，原来还可能有更多的女性遭受到了刘猛的伤害，这次她不再退缩：“如果3年前我就说出来，可能就不会有下一个受到伤害的人。”

她希望社工界也“动”起来：“作为社会工作者，连对一个个体的人的遭遇都没有基本的关注，你如何能为公众的利益去行动、去发声、去代言？”

发出公开信后，刘丽感到自己释然了很多。面对同行的质疑和阴谋论，刘丽表示都能够接受，却也感慨，要揭发性骚扰/性侵，对受害者来说真的太艰难了：“曝出来的都只是冰山一角，女性所处的环境真的很糟糕。我理解的社工就是要去呐喊、抗争，去发声的。但是目前从四川社工界的反应来看，大家选择沉默和隐忍的多。”

刘丽谈到这里非常伤心和失望，“事情爆出来，除了非议之外，我没有看到刘猛有得到什么惩罚，他缩起来，避过风头就好了……也不知道对刘猛这样的‘保护机制’是怎么建立起来的，还是一句话，我要挺小星到底。”

至于刘猛，刘丽表达了最后的态度：“必须公开道歉，承认所有的所作所为！”

▼ 机构的沉默与刘猛的律师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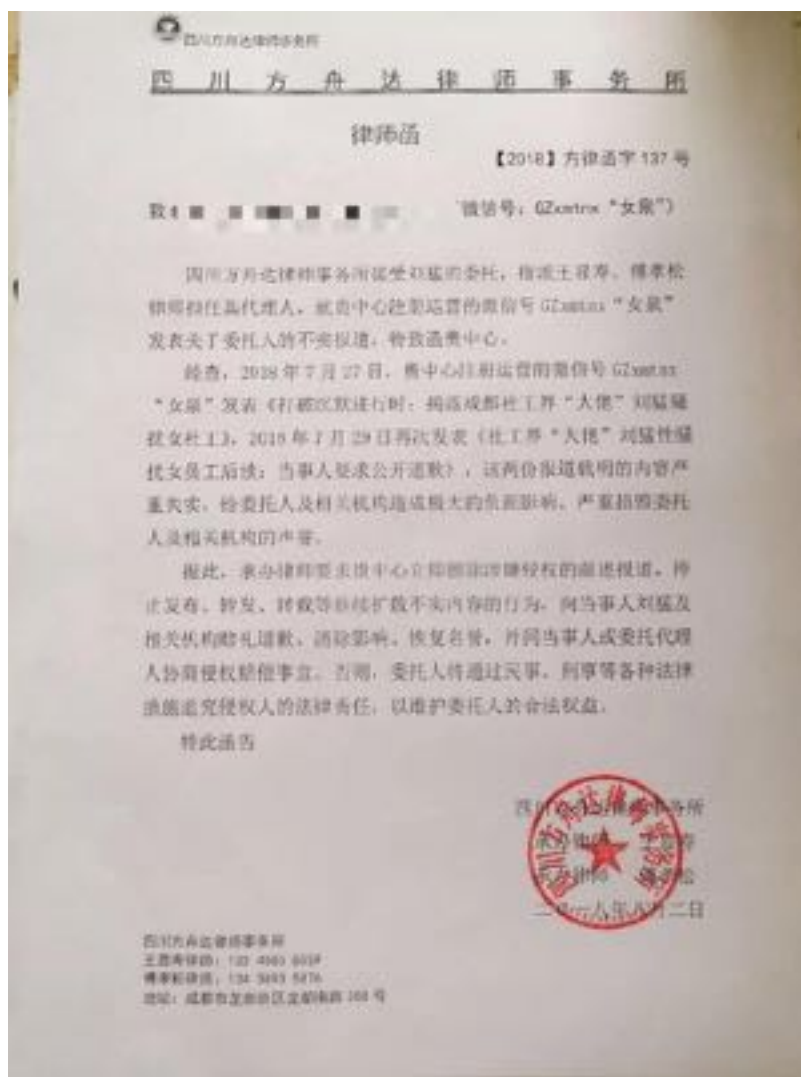
刘丽和小星的代理律师之一、北京源众性别发展中心主任李莹目前正在通过一个个的性骚扰案件，探索司法解决性骚扰问题的可能性。本次刘丽和小星以人格权侵害为案由起诉刘猛，李莹认为已有的案由选择无法涵盖性骚扰受害者所承受的多种伤害，希望米兔运动的经验可以推动司法改变，让性骚扰成为独立案由。

8月8日,李莹联系了“一天公益”秘书长李素庆,希望能够了解刘丽和小星在一天公益任职的相关情况。李素庆表示她的律师不在场,无法进行谈话。李莹给李素庆发去短信询问律师能参与谈话的日期,李素庆没有回复。

2015年被性骚扰后,刘丽曾向李素庆投诉此事,当时李素庆认为是误会,也没有求证。公开举报信发布后,李素庆给刘丽打电话,再次表达歉意。刘丽问李素庆,对于自己被反复纠缠强抱的过程,现在认为是性骚扰了吗?李素庆没有回答。

新媒体女性曾于7月28日联系了刘猛。面对性骚扰举报是否属实的询问,刘猛强调事情有前因后果,并表示正在准备公开回应,但未透露回应的具体时间。“该我承担的责任我一丁点都不会退缩。”

截止至8月13日,未见刘猛的公开回应,曾发布文章《打破沉默进行时:揭露成都社工界“大佬”刘猛骚扰女社工》和《社工界“大佬”刘猛性骚扰女员工后续:当事人要求公开道歉》的新媒体女性和曾发布文章《敦和,你每年40万资助别人建后宫,这操作也是skrskrskr》的另一微信公号“未遂”却双双收到了刘猛的律师函:“要求贵中心立即删除涉嫌侵权的前述报道……向当事人刘猛及相关机构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新媒体女性收到了来自刘猛的律师函

2018.8.14. 银杏基金会发布声明：司法审理期间，暂停刘猛使用“银杏伙伴”称号

来源：微信公众号“银杏基金会”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HEzNunpnob4wN840bcKrZw>

银杏基金会、银杏伙伴委员会 关于 2011 届银杏伙伴刘猛被控性侵/性骚扰一事的声明

2018 年 7 月 27 日起至 8 月 13 日，银杏基金会和银杏伙伴委员会在网络平台上获悉，刘猛被指控对女性存在骚扰/性侵行为。对此我们非常痛心，我们希望向受害人表达我们的关心，尊重并钦佩她们站出来的勇气。

刘猛于 2011 年入选“银杏伙伴成长计划”，于 2014 年结束资助期。资助期满后，其仍可使用“银杏伙伴”称号，参加银杏伙伴社群活动。

因此，自 2018 年 7 月 27 日起，银杏伙伴委员会和银杏基金会秘书处对刘猛就以上事件进行了多次问询，并敦促其对公开质疑进行回应。

8 月 13 日，微信公众号“女泉”发布消息，披露 2 位女性分别起诉一天公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刘猛性侵/性骚扰，造成人格权侵害案件，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已经立案受理。经银杏基金会及银杏伙伴委员会再次问询，就此事刘猛表示，已委托律师进行应诉。

银杏基金会及银杏伙伴委员会决定，在司法机关审理期间，暂停刘猛使用“银杏伙伴”称号和参加银杏伙伴社群活动的权利。

银杏基金会的愿景是让每个人都能有选择、有尊严地生活。坚决地抵制任何侵害他人的行为，坚决维护受害者权益。我们声援弱者发声，等待司法机关做出公正裁决。

银杏基金会
银杏伙伴委员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四日

2018.8.14 一天公益发布公开声明：继续敦促刘猛回应，暂停其在机构工作

来源：一天公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原文已被作者删除）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QKw8uvd7NX3b03WmJArlMg>

声 明

成都市一天公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中心)针对近日网传性骚扰事件作出相关声明:

- 1.中心秉持公益的伦理与精神，对性骚扰等恶性事件采取零容忍的态度。
- 2.中心对举报者表达道义上的关怀。
- 3.因当事双方对事件描述出入较大，且均选择采取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机构本着相信法律、尊重事实的态度，相信法律能还原真相。
- 4.机构将继续积极敦促当事人刘猛尽快向公众作出回应。在事实未澄清以前，暂停其在机构工作、暂停其参与机构的活动。
- 5.为提升性别意识和权利意识，中心已经组织了内部员工进行关于社会性别与防性骚扰相关知识的学习，并在管理中加入了反性骚扰机制。

中心坚决抵制任何侵害他人的行为，坚决维护受害者权益，等待司法机关做出公正裁决。

成都市一天公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2018 年 8 月 14 日

2018.8.14. 刘猛在微信群发布公开声明：已开始法律维权

来源：NGOMeToo

备份链接（截图）：<https://ngometoo.github.io/Liu-Meng/#fn:5>

刘猛在成都社工交流 1 群公开声明：

今日网传本人曾有性骚扰、性侵行为，声明如下：

- 1、网传信息不实。
- 2、已向发文方发送律师函，发文方已将部分稿件撤除。
- 3、已经开始法律程序的维权，相信法律会给出公正的裁判。
- 4、网文已经给与此事件无关的人员造成了伤害与困扰，本着不伤及无辜的原则，希望大家在法律裁判之前，删除未加证实的言论。

刘猛

2018年8月14日

2018.8.14 《【关注】成都社工及社会组织联合声明》

来源：微信公众号“成都社工”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2JOmAdrkk_wuinDxqRTxXA

联合声明

2018年8月13日，网络上出现关于刘丽（化名）和小星（化名）诉成都一天公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刘猛性侵、性骚扰造成人格权侵害的民事案件在成都市金牛区法院立案的消息。

对于此事我们保持高度关注，并希望成都一天公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能够对此事作出正式回应。

我们支持所有性骚扰、性侵害事件能在法律的框架下处置，相信法律能作出公平公正的判决。我们倡导社会关注性别平等，维护女性合法权益，建设性别友好机构，营造性别友好环境。

（参与联署的机构请把声明发布在机构公众号上，参与机构请在后面接龙）

成都市社会工作者协会

2018年8月14日

联合声明机构

成都市社会工作者协会

四川尚明公益发展研究中心

成都市爱有戏社区发展中心

成都农禾之家公益发展中心

成都公益慈善联合会

成都心家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成都幸福家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成都汇智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成都高新区益众社区发展中心

四川海惠助贫服务中心

成都高新区乐康关爱生命发展中心

成都乐能社会工作发展中心

成都高新区宝佑儿童公益事业服务中心

成都天府新区公艺派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成都新空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成都高新区推动力公益发展中心

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

成都市武侯区锦乐汇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成都守望家园文化交流中心（城乡互助公益）

成都爱达迅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成都市金牛区源之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成都市常青树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四川原点公益慈善中心

北川羌魂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北川大鱼青少年公益发展中心

绵阳六度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成都市同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成都市龙泉驿区微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成都市龙泉驿区文治丽阳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成都市天府新区社会组织促进中心

成都培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成都高新培力社会发展服务中心

成都市田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川大中国西部反贫困研究中心

广元乐善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成都市青羊区扬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成都市卓信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成都市郫都区社会工作协会

成都责仁社会组织发展促进中心

成都授渔公益发展中心

宜宾市戎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成都市锦江区蓉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金堂县社会组织孵化中心

成都市青白江区义工联合会

成都市武侯区逢缘综合服务中心

成都市科技新闻学会

成都伊甸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成都市锦江区英世语言文化交流中心

成都益多公益服务中心

成都市田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广元乐善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成都市合悦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成都市感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2018.8.14 《川震社工明星刘猛性骚扰立案，民政主管部门回应：“已开展相关调查”》

作者：林秋铭

来源：每日人物

备份链接：

https://ishare.iclient.ifeng.com/news/shareNews?fromType=vampire&forward=1&aid=sub_73642575

继“乙肝斗士”雷闯、“免费午餐”发起人邓飞、推广公益组织议事规则的袁天鹏等人之后，公益圈#Me too 的下一枪落在了成都社工界知名人士刘猛的身上。

8月13日，公众号“女泉”发文称，川震社工明星刘猛所创办的“一天公益”机构内的两名员工——刘丽（化名）和小星（化名）已分别起诉刘猛性侵/性骚扰造成人格权侵害的民事案件顺利立案。文章表示，这是自#Metoo 热潮爆发以来，极少数的能够顺利立案的性骚扰事件。

8月14日下午，每日人物致电成都市民政局社会组织管理处处长江维。江维表示，主管部门已向法院发公函了解情况，并依托社工协会对刘猛和“一天公益”进行相关调查。

“我们也只能针对帖子里反映的情况，在法律的框架内去解释、澄清事实，谁犯了事谁就担责。”江维补充道。

据悉，刘猛曾为汶川地震灾区提供心理援助志愿服务，坚持至今，被多家媒体称为“坚守灾区最久的志愿者”。他曾担任过四川妇女儿童基金会秘书长，还创办了灾后救援组织“一天公益”和提供心理辅导的“妈妈之家”。

7月27日，刘丽在公众号“女泉”上匿名发出公开举报信，指出在2015年，刘猛在“一天公益”

的温江工作站内对其实施了性骚扰，强行拥抱她。另一位当事人小星回忆，2014年的一天夜里，刘猛曾强吻她并和强迫她发生关系。接下来的几天中，刘猛强迫她多次发生性关系。这样的情况一直延续到2015年5月。

刘丽和小星的代理律师李莹告诉每日人物，由于刘猛的多次侵害，小星已患上严重的抑郁症，今年年初还曾经复发过。刘丽因为向组织另一负责人李素庆反映情况后没有得到回应，受到了很大的精神创伤。

“因为刘猛目前做的事已经完全违背了公益人的道德准则。”代理律师李莹称。

两位当事人要求刘猛公开承认性骚扰行为并道歉、赔偿她们的精神损失、辞去一切公益职务。

对此，李莹表示，当前性骚扰不能成为独立案由，但是可以通过“一般人格权”或者“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为案由来起诉。考虑到当事人的隐私，该案不公开审理，目前未确定开庭时间。

据上述文章称，举报信发出后，刘猛给两位当事人发微信道歉，但当事人均不接受，要求刘猛公开道歉。7月28日，新媒体女性平台联系刘猛后，刘猛表示正在准备公开回应，“该我承担的责任我一丁点都不会退缩。”

8月14日，每日人物多次联系刘猛未果，而“一天公益”和成都市民政局方面也表示无法联系上刘猛。据悉，刘猛三年内未回过成都，“一天公益”现任理事人为李素庆。每日人物拨通李素庆的电话后被挂断。

14日下午，成都社会工作者协会及其他公益机构、银杏基金会、“一天公益”机构前后发表声明，针对此次性骚扰事件作出回应。

除了刘猛本人外，“一天公益”社会服务中心也是被告之一。李莹指出，根据《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和《妇女权益保障法》，用人单位应当预防和制止对女职工的性骚扰，“一天公益”应该对刘猛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

她解释，“性骚扰，特别是职场性骚扰，它侵害的不仅是人格、身体健康，它也影响到受害人的职业发展、劳动权。那么一般人格权以及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等这些案由是不能完全涵盖性骚扰所带来的伤害的，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性骚扰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案由。”

“我认为这件事情的意义在于，站出来、说出来是很重要的，同时也要让她们在法律上获得一个公平公正的解决。”李莹称。

2019.4.29 刘猛案第一次开庭

来源：微博@新媒体女性

原文链接：

<https://m.weibo.cn/status/GuuSo8WPx?sudaref=www.baidu.com&display=0&retcode=6102>



转发293 评论24 赞107



新媒体女性

公益圈米兔蔓延到社工届的标志性事件“刘猛案”将于本月29日第一次开庭，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进展。

4-19 19:04

占4

2019.7.11. 成都徐某诉刘猛性骚扰案一审胜诉

来源：微信公众号“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kQJ2lcOM3gyjvxUjIq9Q7Q>

《源众行动 | 成都徐某诉刘某性骚扰损害纠纷案一审胜诉》

2019年6月11日，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对引起较大关注的成都社工界“大佬”刘某骚扰女社工案件进行了一审判决。

一审判决结果为：被告刘某存在性骚扰行为，要求被告在判决结果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当面以口头或书面方式赔礼道歉。

案件处理经过

2018-20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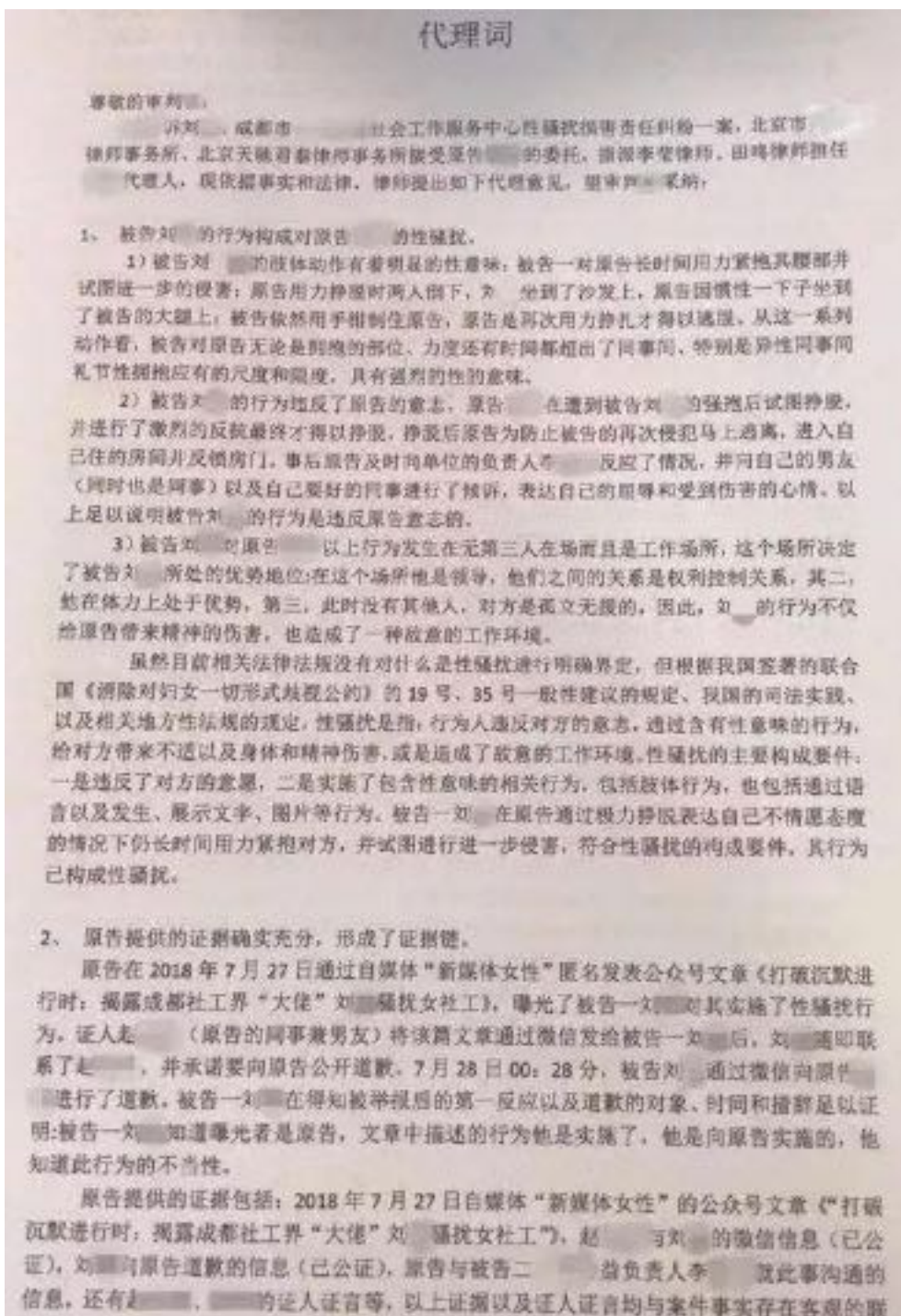
- 1 2018年7月27日，原告小丽（匿名）在新媒体女性微博平台发文《#打破沉默进行时#更新中|揭露成都社工界大佬刘某性骚扰女社工》，引发社会较大关注。
- 2 2018年8月14日，雇主单位在网络上发布《声明》，但之后并未对《声明》内容做出实质性举措。
- 3 北京市东城区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李莹主任以及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田咚律师，作为原告民事诉讼的代理律师。
- 4 2018年8月21日，成都公证处出具《公证书》，公证案件相关证据。
- 5 李莹律师与田咚律师于2018年9月帮助原告向金牛区提起民事诉讼，而后移送至武侯

区人民法院。在此过程中，李莹主任和田咚律师先后 6 次赶赴成都，与当事人深入沟通，进行案件调查取证，及时对相关证据进行固定和公证。

6 2019 年 7 月 8 日，接到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刘某存在性骚扰行为，要求被告在判决结果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当面以口头或书面方式赔礼道歉。

代理词

原件



系，并相互印证，指向一致，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被告刘某某对原告实施了性骚扰行为。

3、被告二成都市一公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0条、《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11条、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办法第35条的规定，用人单位和雇主应当采取措施制止工作场所的性骚扰的规定，单位有义务营造一个没有性骚扰的工作环境，并在接到员工的投诉后及时恰当的处理性骚扰事件。原告某某在遭受被告一刘某某的性骚扰之后及时向单位另一负责人李某某进行了投诉，但被告二对该行为并未做任何的调查和处理。2018年7月27日原告在网络上披露此事，希望被告二采取相应处理措施，但被告二至今未采取任何实质性举措。被告二一直以来的不作为既是怠于履行法律义务，也给原告造成一定的精神伤害，因此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对此案涉及性骚扰问题的几点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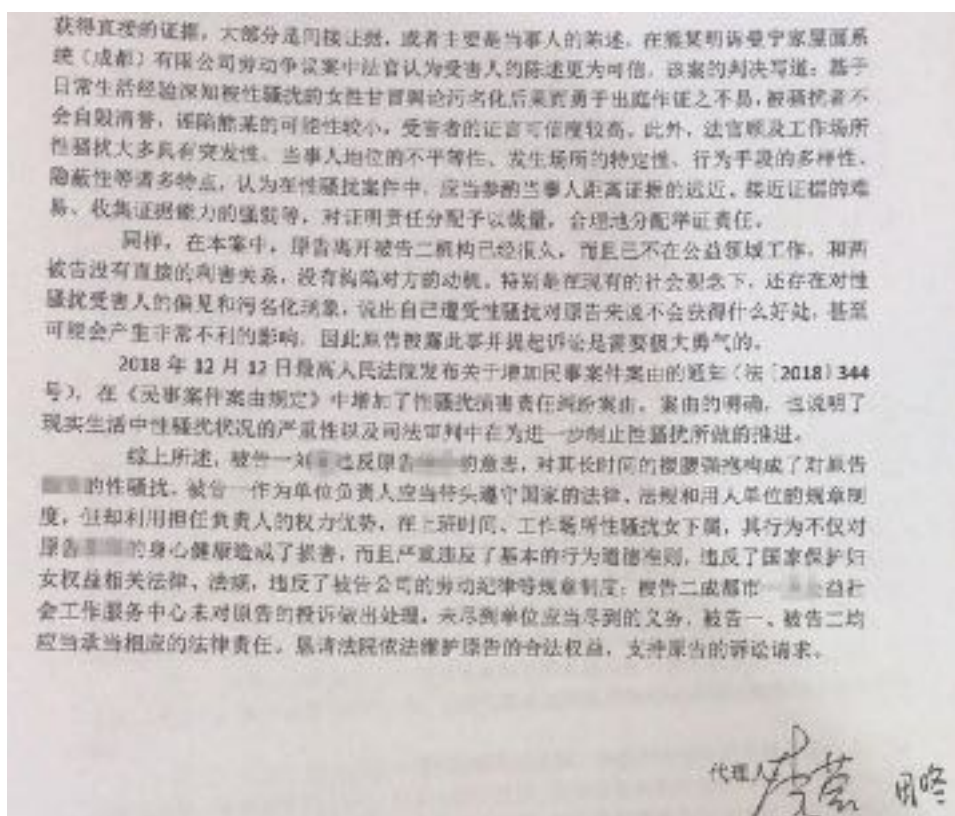
此案为较为典型的工作场所性骚扰案，被告刘某某利用自己作为机构创始人、负责人的优势地位，利用自己身上公益的光环，在工作场所对下属实施性骚扰，这与偶发的、不存在利益的关系的性骚扰相比，这类权利控制关系下的性骚扰给受害人带来的压力和伤害更大、更深，也更具有隐蔽性。原告代理律师办理了多起涉及工作场所性骚扰案件，也对性骚扰现象进行了研究。为此，结合此案谈几点认识，供法官参考。

首先，职场性骚扰受害人迫于骚扰者的权势和光环，很难有勇气、信心和力量进行对抗和寻求法律救济，一旦对抗，受害人往往会受到报复，甚至被迫离职。代理律师办理的案件中就有受害人因为举报上司性骚扰而被解除劳动关系的。职场性骚扰这种权利控制关系的本质也是原告在当时没有勇气进一步寻求法律救济、提起民事诉讼的原因之一。

其二，这类案件往往发生在相对私密的空间或是只有当事人双方在场的情形之下，没有目击证人，也很难获得相关证据，证据问题是这类案件提起法律诉讼数量极少的主要原因。

其三，受害人很难得到外部支持系统的支撑。本案原告某某应该说非常的勇敢，在事发后第一时间就向机构另一负责人进行投诉，但并没有得到机构任何帮助，反而让她感觉自己是不是真的小题大做了？带着屈辱和困惑，她又跟同事兼男友的诉说。由于对性骚扰问题的不了解，也基于刘某某光环的影响，男友安慰她的话却是“你可能想多了”，这让原告陷入了更深的困惑中。最后，她找到了要好的同事，只有这个同事告诉她，你并没有想多，但她只是告诉她，远离刘某某，远离这个机构。由此，事发后原告不仅没有获得有效的支持，对她所受的屈辱和伤害，得到的只是无视、不解，和无奈，这其实也是对受害人的一种二次伤害。可见社会支持系统是否能够提供有效支持，对受害人能否敢于站出来寻求司法救济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也是本案原告在事隔两年多之后，因为公众和舆论对性骚扰议题的关注，对骚扰者的鞭笞，对受害人的鼓励，让她获得了勇气，最终使得她站了出来。因此，我们才有机会看到，此事对她的伤害有多深，多久，她没有遗忘，只是埋在了心底。在一个合适的时间爆发。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主张精神损害赔偿，一是被告的行为带给原告很大的精神折磨和摧残，而且这种精神伤害是长期的，甚至可能影响原告的一生。二是由于被告刘某某是在业内有较大影响力的公益人士，是原告以前尊敬和敬仰的前辈和榜样，被告二是一家有影响力的公益机构，而此事的发生和处理不力不仅给原告带来精神伤害，也给她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带来极大的冲击，原告一辈子从事公益的理想也因此终结。

其四，性骚扰或性侵当事人双方陈述不一致的情况下，主张受害者一方陈述的可信度应大于另一方，我国司法审判中已有相似判例（如熊某明诉曼宁家居系统（成都）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案，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成民初字第2216号）。由于性骚扰案很难



代理律师观点

案件发生时，由于性骚扰在法律上并没有成为独立案由，而是以一般人格权提起民事诉讼，让法院认定刘某实施性骚扰，并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这一方式。

鉴于所在机构在小丽（原告匿名）受伤害后，与机构负责人举报刘某性骚扰行为，所在机构并没有进行任何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以及《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包括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办法的相关规定，雇主应当预防制止性骚扰事件的发生。所在机构没有创造良好工作环境，因而也应该成为共同被告，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此后案件管辖权由金牛区移送到武侯区法院。2018年12月，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增加民事案件案由的通知》，明确规定就业平等、性骚扰侵害纠纷为新增的两个案由。在《通知》第二条的规定第九部分“侵权责任纠纷”的“348、教育机构责任纠纷”之后增加一个第三级案由“348之一、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性骚扰是指违背对方意志，实施带有性暗示的语言动作，给对方带来身体和精神上的伤害。在评审过程中，作为代理人，我们提出了变更案由的申请，并获得了武侯区法院的认可。

2019年4月29日，李莹律师和田咚律师参加庭审，并发表了代理意见，除了对本案的事实和证据问题提出了非常详细的代理意见外，也为了使法院理解职场性骚扰的特殊性，特别就性骚扰问题提出了以下几点认识，供法庭参考：（1）结合国际公约、国际共识及相关法律规定，对性骚扰定义提出了明确的界定意见。性骚扰是指违背对方意志，实施带有性暗示的语言动作，给对方带来身体和精神上的伤害。（2）结合性骚扰的特征，在权力不平等关系的背景下，被告对原告实施的违背意愿的行为，具有明确的性骚扰特征。代理人提供了详尽

的诉讼证据，以期为法庭提供参考，推动法院对性骚扰相关问题的认识。

在判决方面，根据代理人对裁判文书网、聚法网等的搜索，此案之前并无以性骚扰损害为案由的相关案件和判决。在最高人民法院新增案由以来，该案件是较早、较超前的案件案例，具有一定的积极的司法指导意义。

专家观点——刘明辉

中华女子学院教授

2019年6月11日，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对原告女社工诉被告刘某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案做出了一审判决——“（2019）川0107民初1407号”判决，在认定性骚扰事实成立的基础上，判决被告向原告当面赔礼道歉。但驳回了原告要求被告赔偿5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及其要求被告单位承担连带责任的诉求。

首先，这份判决对性骚扰进行了界定：“性骚扰是指违背对方意志，实施带有性暗示的言语动作，给对方带来身体和精神上的伤害。”其中包含认定标准和构成要件：（1）违背对方意志；（2）实施带有性暗示的言语动作；（3）给对方带来身体和精神上的伤害；（4）行为与其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这对之后的司法审判具有指导意义。

其次，认定被告的行为“构成了对原告的性骚扰”。根据法庭查明的事实：被告在仅有二人单独相处的工作站拥抱原告不放，并在原告明确抗拒和反对之后仍然不放手，其行为超出了一般性礼节性交往的范畴，带有明显的性暗示。违背了原告的意志，并对原告造成了精神伤害，因此予以认定。这与之前曾发生的忽视性骚扰案件原告举证难的特殊情况，苛求原告举直接证据的审理相比，是一个明显的进步。

新媒体女性等媒体的曝光也发挥了推动作用，判决书引用了《打破沉默进行时：揭露成都社工界“大佬”刘某骚扰女社工》一文的标题和主要内容。文中所附的刘某简介和举报图片增加了法官对性骚扰事实的内心确认。尽管被告方不认可原告的录音证据，但其中的一份经过公证的微信聊天显示被告：“我看到了网上的信息，对你深深的鞠躬道歉！”这份进过公证保全证据不用质证即可被法院采信。戳穿了被告方认为只是一种“礼节性、安慰性的拥抱行为”抗辩。这体现了法律援助的专业性和策略性。此外，请另一位已控告刘某性侵且获得公安局立案的受害人作证，对本案法官认定被告的性骚扰事实至关重要。

第三，原告的勇气和责任感值得表彰。作为一名女社工，她要匿名公布三年前她所在机构理事长、成都乃至四川社工界令人尊敬的前辈刘某曾骚扰过她的经历。这需要何等胆识和勇气？因为她知道不止她一个人被刘某骚扰过，发出来是想声援其他受害人：“我不怕，你们也不用怕！”对于被告的道歉，原告认为“他没有在道歉中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性骚扰，我不会接受的。我不接受私下道歉，我要他公开道歉。”不仅为自己维权，而且关注本案的社会影响，意在推动反性骚扰法制的进步，以便保护更多的人不再受此类梦魇般的欺凌。

遗憾的是原告在事发后及时向本被告单位的秘书长投诉，却未得到应有的调查处理，因此，被告单位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法官认为被告的“性骚扰行为是个人行为”，被告单位“并非该行为的共同侵权人”，建议基于劳动关系“另案讼争”。这便陷入了认知误区。目前尚无法院判决被告单位与性骚扰侵权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先例，这一方面源于法律本身存在缺失。另一方面，对法官的培训不足。我们分析一下国家法规和地方法规，让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是有法律依据的。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国务院令[2012]第 619 号) 第十一条规定“在劳动场所, 雇主应当预防和制止对女职工的性骚扰。”其中“应当”一词意味着这是一种强制性规范, 法官可以据此行使自由裁量权。

《四川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2007) 第 47 条明确规定: “在工作场所发生对妇女实施的性骚扰, 造成妇女身体、精神、名誉损害, 单位或者雇主有过错的, 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可见, 法院判决被告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既有事实依据, 又有法律依据。

换个角度审视此类问题, 雇主依法健全防治性骚扰机制, 对加害人也是一种保护, 因为制度性约束引导实施者对此类行为的后果早做心理预期, 会加强其内心自律。这比单纯的说教更有效。

本案的被告是国内著名的公益偶像, 却被曝出频频性骚扰女社工, 其背后的思想根源和制度性根源均值的反思。

可以设想, 假如原、被告之间没有权力关系, 假如他没有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 没有对女下属的控制欲和占有欲, 结果会怎样?

还可以设想, 假如国家相关法制健全, 责令雇主必须健全防治性骚扰机制, 否则会与侵权人一起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结果又会怎样?

本案警示所有现实的与潜在的性骚扰侵权人早日革除不尊重他人人格尊严的陋习, 接受性别平等教育与培训, 认知国家法制虽然尚不健全, 但对于此类侵权行为, 当事人不容! 妇女组织不容、媒体不容、司法也不容!

最后提醒一个不可忽视的要素——诉讼时效。

本案事发于 2015 年夏天, 虽然在原告向媒体发帖时已过诉讼时效, 但被告在之后与证人通话的记录, 以及与原告微信记录中均作出了就案涉纠纷向原告进行道歉认错的意思表示。被告的这一行为视为被告放弃时效抗辩, 仍自愿履行因侵权而产生的义务, 故诉讼时效从被告履行义务意思表示做出时开始计算, 因而本案件仍在有效诉讼时效内。很多案件曾因为诉讼时效已过, 而无法追责, 造成受害人无法维护自身权益。

正如法谚云“法律不保护那些躺在权利上睡大觉的人”。受害人旷日持久的隐忍, 一方面会导致侵权人变本加厉; 另一方面也容易导致证据灭失。及时主张权利, 才能使纸面上的权利变为现实中可以享受到的权利。

当然, 请求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这是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六条明确规定的例外情形。据此, 性骚扰受害人不论是否超出了诉讼时效, 均有权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

专家观点——刘小楠

中国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教授

本案的意义在于, 这可能是中国第一个用“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案由受理并判决的案件。

一审法院认定, 被告行为超出一般性、礼节性交往的范畴, 带有明显的性暗示, 违背了原告的意志, 并对原告造成了精神伤害, 构成性骚扰, 并判定本案第一被告性骚扰的实施者向原告当面赔礼道歉。

但是本案遗憾之处是, 一审法院没有支持原告要求精神损害赔偿、第二被告性骚扰实施者所在机构道歉等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判决中认定被告的性骚扰行为对“原告造成了精神伤害”，但是却并没有判决被告承担精神损害赔偿。对此，一审法院在判决中并没有阐明原因。国外对于性骚扰的界定及相关司法判例中，工作场所的性骚扰是性别歧视的一种类型，侵犯的是劳动者的平等工作权、人格尊严和性自主权，并不把造成精神损害作为性骚扰的构成要件，且对于性骚扰的界定都是强调行为“不受欢迎”，本案判决对于性骚扰的界定以及民法典草案中用的是“违背对方意志”。“违背对方意志”与“不受欢迎”相比其实提出了更高的证明要求，对性骚扰受害者是不利的。我们在民法典编纂中应该考虑采用国际上普遍使用的“不受欢迎”这一用词。

对于性骚扰实施者的雇主是否应该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性骚扰行为是第一被告的个人行为，雇主并非共同侵权人，原告与第二被告是基于劳动合同产生相应的权利义务关系，应该另案处理。雇主有义务为员工提供安全、平等、健康、友好的工作环境，而且根据我国《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雇主有预防和制止性骚扰的义务。本案的原告虽然可以另案提起劳动争议纠纷案由的诉讼，但是这样无疑给原告维权带来更高的诉讼成本，也是对司法资源的浪费。

专家观点——李莹（本案代理律师）

北京市东城区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主任

案件能够胜诉，我们感到很高兴、很欣慰。法律给了性骚扰受害人一个公正的结果，对当事人也是很大的宽慰。

本案有以下几点措施值得称赞：

首先，从司法审判角度，对什么是性骚扰进行了界定：违背对方意志，通过性暗示的言语动作，对对方造成了身体和精神上的伤害。这样的认识符合了国际公约和相关法律法规的精神。第二，被告提交了相关涉及原告道德评价、原被告存在友好互动交流等证据，以期证明被告行为不属于性骚扰。一审法院排除了当事人相关混淆视听的证据的干扰，而回归到事件本源，即刘某在当时当刻的行为，违背了原告的意志，实施了含有性意味的举动，造成了对原告的精神伤害，构成了性骚扰。

对此，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性骚扰案件中，不能有任何的道德评价，更何况被告提供的所谓的道德评价证据是毫无根据的。作为代理人，我们对于此点给予了明确的驳斥。如果所谓的“道德评价”被法院采纳，将会对未来类似案件的审理和判决，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我们很高兴一审法院坚持了这一理念。

第三，关于时效问题，一审法院给予了非常客观的回应，我们认为这是值得赞赏的。

当然，本案也存在着一些遗憾之处。

首先，虽然得到了胜诉的判决，但是，一审法院只要求被告仅仅进行口头或书面的道歉，驳回了包括精神损害赔偿和追究雇主法律责任的请求，这是完全不足够的。

关于精神损害赔偿，也许由于原告没有提供相应精神损害证据，如抑郁症等医学证明，故不予判定。但是作为代理人，我认为该事件在发生三年过后依然没有被当事人忘怀，也正是因为性骚扰事件和雇主的不作为，让原告对公益行业感到失望，使当事人放弃了自己的公益理想，这难道还不构成精神损害的伤害吗？！没有得到精神损害赔偿，这是一个遗憾。关于精神损害赔偿，并非一定要提供心理和精神障碍症的医疗诊断才能被认可。况且即使是抑郁症等心理障碍，也很难证明与案件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这对受害人举证的要求难度过大。

而性骚扰本身就是一种伤害，这是无需证据证明的。既然一审法院认可了性骚扰界定中对受害人会造成身体和精神伤害，但又不判定精神损害赔偿，这很是令人遗憾和费解。

第二，关于第二被告所在机构承担法律责任，没有能够被一审法院支持，很是遗憾。因为雇主有防止性骚扰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受害人可以向雇主投诉；《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明确说明：雇主应当预防和制止性骚扰；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办法更加明确直接规定了雇主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雇主承担法律责任，在法律依据上并没有问题。

另外，雇主在事件发生后，并没有履行其应当履行的义务，令受害人很是心寒。受害人遭受性骚扰后，及时联系了单位负责人，负责人以在国外为由不及时处理，回国后也没有进行有效的处理。在事件被披露后，机构仅仅发表了象征性的声明。声明当中提到的行动，雇主都没有履行，即未给受害人以真正的人道关怀，也未对此事件进行后续的跟进。所以雇主承担法律责任是必然的。

一审判决中提到雇主与受害人不是共同侵权人，是仅因为劳动关系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在侵权案件中，既然法律已明确规定，即便雇主不是共同侵权人，但因为雇主没有承担相应的法律义务，也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我们希望在司法审判中，可以迈出这实质性的一步，很遗憾，本案件未能完成这一步。

在很多国家的法律均规定，类似案件雇主需要承担巨额的惩罚性赔偿责任。在美国，雇主的赔偿额度甚至比施害人的赔偿额度还要大，其涉及的性骚扰案件，集体诉讼最高额度甚至达上亿，个案案件赔偿额度几十万美金也是很多的。作为雇主给予员工安全、友好的工作环境，是法定的、最基本的义务。所以，我们应该突破对此问题的传统认识。近些年的法律进步很大，在民法准则中已经明确将性骚扰纳入案由，我们希望在司法审判中也有相应的进展和突破。

至于是否上诉，原告仍在考虑中。一方面原告非常感谢法院给予了自己一个公道，另一方面对于没有得到精神损害赔偿和雇主没有被认定相应责任，也是表示遗憾。作为代理律师，我们将尊重原告意见。

文章报道

2019.7.12. 《中国#Me TOO 出首例胜诉，我们距离真正的胜利还有多远》

作者：薛秦

来源：NGOCN | 有种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_biz=MzU5ODcwNTI4Mg==&mid=2247484321&idx=1&sn=2936490c357a56d21ca45ad3e0f1bcec&chksm=fe41564cc936df5a25203dac6fc43a1335b878eb31518d2bdd6558fd2501c9e30547fd923d7a&mpshare=1&scene=1&srcid=&pass_ticket=KRqX6cEjUEZ6Bry03BhgMwlet51a0cVfRn4OaCtKiEnEUE0wCCC2PGA00yst2BcQ#rd

7月11日传来一个好消息，女职工告成都社工界“大佬”刘猛性骚扰案一审胜诉。这是去年#MeToo浪潮中第一个胜诉的案子，也是“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在去年底写入民事案由后中国第一个用“性骚扰”案由得到受理并胜诉的案件。这给低迷的#MeToo运动带来一丝动力。

第一个胜诉的#MeToo案当然激励人心，尤其是在审查和打压下#MeToo运动步入低潮、不少受害者曝光后被对方反告“名誉侵权”的时期，这一胜利不仅是对受害者打破沉默的鼓励，

也将激励运动士气，带来生机。而且，法院判决对“性骚扰”作出的较为具体的界定——性骚扰是指违背对方意志，实施带有性暗示的言语动作，给对方带来身体和精神上的伤害，对以后的司法审判也具有指导和参考意义。

然而，兴奋之余，案子的限制和遗憾也十分明显。法院虽认定，被告行为构成性骚扰；然而，却驳回了原告要求5万元精神损害赔偿。既然认定了“造成精神伤害”，为何驳回精神赔偿金？这种“当面以口头或书面方式赔礼道歉”的惩罚不过隔靴搔痒，与受害者三年来无法释怀，甚至放弃自己公益理想的伤害不成比例，还根本起不到惩戒作用，与他国动辄百万的补偿金对比，简直是讽刺。

美国是最早提出“性骚扰”法律概念，并为反性骚扰立法的国家。美国法律对性骚扰案件多采取惩罚性赔偿（又称“示范性赔偿”）。惩罚性赔偿的原则是加重赔偿，法庭所作出的赔偿数额超出实际损害数额的赔偿。

惩罚性赔偿，目的是针对被告故意的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失进行弥补之外，对被告处罚以防止再犯，同时也惩戒他人。实际上，惩罚性赔偿也是针对，被告精心计算收益大于赔偿而作出的侵权行为。

美国把惩罚性赔偿应用到性骚扰案例中，一定程度能够说明，如果性骚扰他人，可以用极少的赔偿或廉价的道歉来摆平，那么，有权有势有钱者则会更加肆无忌惮。

在#MeToo中被曝光的不管是刘猛，还是陈小武、张鹏，这些施害者都是惯犯，多次甚至数年来持续性骚扰他人。受害者轻则自尊心受挫，情绪低落，抑郁，重则患上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需要长期用药，甚至有人有自杀轻生倾向。种种精神损害皆由受害者自己承担。

性骚扰案子中受害者受到的精神损失，岂能被忽视、驳回？毫无疑问，实施比“赔礼道歉”更为严厉的惩罚，才能一来补偿受害者精神损失，二来让施害者知道其严重性和危害性，起到惩戒作用。

另一大遗憾是，被告单位承担连带责任的诉求也被驳回。法院判决认为，被告的“性骚扰行为是个人行为”，被告单位“并非该行为的共同侵权人”，所以不支持被告单位的连带责任。

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性骚扰受害者有权向用人单位投诉；而《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更明确，用人单位应当预防和制止性骚扰；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办法则直接规定，用人单位和雇主应当采取措施制止工作场所的性骚扰，性骚扰事件中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这些法律条文让“雇主的连带责任”有依有据。

刘猛案件中，女社工遭受性骚扰后立刻联系单位负责人，负责人没有及时处理，甚至是冷处理；女社工求助同事，也被以“你可能想多了”打发。在北航陈小武以及中大张鹏案子中，学生们同样求助了学校，同样没有得到有效处理，这都造成一种“敌意环境”。

在美国，若雇主/学校没有尽到责任，为员工/学生缔造一个安全的环境，或者是职工/学生举报、求助之后没有及时调查、处理，导致“敌意环境型”性骚扰，雇主/学校将成为被起诉

的对象，承担连带责任。

美国法律对雇主/学校时常也会采取惩罚性赔偿，以求真正起到惩戒的作用。美国加州 2012 年一起性骚扰案中，护士持续遭遇性骚扰求助了医院，但医院没采取有效处理，最终护士提起诉讼，法院判决医院付出 1.25 亿美元的惩罚性赔偿和 0.427 亿美元的工资与精神损失赔偿。

因为雇主/学校需要承担连带法律责任，付出高额的赔偿金，这促使了美国不少用人单位和学校都出台各种反性骚扰机制、建立对应组织和开展相关培训，相对有效起到惩戒和教育作用。

刘猛案胜诉，值得肯定和鼓励。回看#MeToo 浪潮中的大多案子，路途仍艰辛。

先不谈网络上、现实中对受害者的“荡妇羞辱”等污名化，这需要长期的意识提升和文化倡导。就看走上司法渠道的案子中，指控央视主持人朱军性骚扰的弦子被朱军反告“名誉侵权”，弦子以“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案由起诉朱军，今年 1 月立案后至今迟迟没有开庭，哪怕弦子与律师电话致电催促，仍总被推迟，半年期限过了延期开庭也没有书面通知。

实名举报世界自然基金会 (WWF) 中国区副总干事周非性骚扰的王琦也被起诉名誉侵权，案子去年年底开庭至今未判，而当事人王琦被要求不能再透露任何案情，更不能提及对方名字。

帮学生曝光徐钢性侵案的王敖，反被徐钢告上深圳法庭，要求百万赔偿。王敖一方申请了公开审理，开庭当日，却接到法院电话，徐钢一方申请不公开审理，需要合议庭再行决定；此外法院纵容徐钢更换律师却没有规定提交合法有效授权证明，引起王敖律师万淼焱愤然退庭，案子一再押后。

而帮助朋友发文揭露性骚扰的邹思聪和“我是落生”也都被对方反诉名誉侵权。同样是，前者们都申请公开审理，后者们都拒绝公开审理。

不难看出，司法渠道上，受害者想要立性骚扰案件，总会遭遇重重阻碍；反观被控诉者则提出名誉侵权，轻易立案，动则要求百万赔偿（对比受害者提出的赔偿总是少得可怜）。是法律存在缺陷，没有操作性、实施性，还是执法者、释法者意识、观念甚至能力出了问题？或者两者皆是？

笔者认为，推动反性骚扰立法，加强防治性骚扰倡导，出台有效的反性骚扰机制才是解决之道，而这一切需要更多的成功个案来推动。刘猛性骚扰案这个判决值得肯定，有其开创性和象征性的意义，但远远不是反性骚扰行动最终的胜利。

本文作者薛秦系独立记者，作品包括《中国 Me Too 一周年：历程、成绩与限制》、《她曾以为自己能逃开教授的手》等文章

2019.7.15 《“性骚扰”胜诉第一案当事人：我是抱着 100 % 失败的心态坚持到现在》

作者：王丹妮

来源：极昼工作室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4r5IRM1dYXHR889N3qxSEA>

文章摘要：自 2018 年 12 月 12 日，最高人民法院将“性骚扰责任纠纷”列为新增案由以来，本案是第一例明确以“性骚扰”为案由的判决，在此之前，由于没有独立案由，性骚扰案件通常以身体权纠纷、名誉权纠纷和一般人格权纠纷等案由进行起诉和审判。同时，这也是 2018 年初以来，公开举报性骚扰或性侵案中的第一例胜诉案件。

文 | 王丹妮

编辑 | 林鹏

手机屏幕上，“正在加载中”的标志不停地转，刘丽忐忑地等待着。2019 年 7 月 8 日，刘丽收到律师助理发来的判决书，PDF 文件一打开，她飞快地滑到底部，砰砰跳的心脏一下子安定下来，热泪涌上眼眶。

她看到了等待近一年的结果：胜诉。

2018 年 7 月 27 日，刘丽发出公开举报信，举报“一天公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刘猛曾于 2015 年在温江工作站内对其实施性骚扰。2018 年 10 月，她以性骚扰造成人格权侵害对刘猛提起诉讼并被立案。2019 年 6 月 11 日，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审理，并在一个月后宣判：被告刘某存在性骚扰行为，要求被告在判决结果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当面以口头或书面方式赔礼道歉。7 月 13 日，被告刘猛的代理律师告诉《极昼》，正在准备“对此次判决结果提起上诉”。

自 2018 年 12 月 12 日，最高人民法院将“性骚扰责任纠纷”列为新增案由以来，本案是第一例明确以“性骚扰”为案由的判决。同时，这也是 2018 年初以来公开举报性骚扰或性侵案中的第一例胜诉案件。

刘丽说，从遭受性骚扰、公开举报、起诉立案，到收到一审判决，她经历了多次崩溃的时刻，精神压力如影随形。

以下是《极昼》与刘丽的对话：

《极昼》：性骚扰是怎样发生的？

刘丽：事情发生在 2015 年夏天。当时，我在四川温江工作站独自负责一个关于社区老年人的项目，刘猛那天来项目点探望，工作结束后一起回工作站休息。工作站只有我们两个人，他提出拥抱一下表示安慰。从雅安地震灾后救助项目中，机构同事们都感受到拥抱的力量，所以工作中也会礼貌性地拥抱，觉得很正常。刘猛抱我的时候，我没多想，但第一次拥抱之后他继续伸手抱我，我礼貌性地推开他时不小心往沙发方向摔倒，坐到了他的大腿上。当时觉得很尴尬，想立刻起身，却再次被他伸手抱住腰部。使劲挣脱后，我才得以躲进房间将门反锁，避免了进一步侵害。

根据法庭查明的事实：刘猛在仅有二人单独相处的工作站抱住我不放，在我明确抗拒和反对之后仍然不放手，这种行为超出了一般性礼节性交往的范畴，带有明显的性暗示。违背了我的意志，并对我造成了精神伤害，因此予以认定。

《极昼》：审理过程中，你们双方都提供了什么证据？

刘丽：对方律师提供了一些我和刘猛微信聊天、朋友圈互动等截图。他们认为，我称呼刘猛为“萌萌老师”、微信聊天时发“拥抱”的表情、给他朋友圈点赞或评论等，这些事实证明我们之间存在友好交流互动，所以他的行为不属于性骚扰。

这些证据被我方律师一一否定了。事实上，机构的同事都称呼他为“猛猛”，聊天内容也均为公益圈内的正常互动。我把他当作“父亲”一样的长辈，很尊敬他，他却对我做出这种事情。另外，公众对于被性骚扰或性侵犯的受害者总有一种“完美受害者”的期待。我被刘猛性骚扰了，就一定要摆出一副“与全世界为敌”，跟他保持“老死不相往来”的仇敌状态吗？

除此之外，对方律师还提供了一些证据，对我进行道德评价。他指出，我曾经转发过一条关于话剧《阴道独白》的信息，标题是“阴道是一门武器”。另一条内容为“曾经有（男）人告诉我出门穿成这样，就是诱导男性犯罪”的朋友圈转发内容，也用来证明我是一个开放的女人，他因而认定行为不构成性骚扰。

《极昼》：被性骚扰后，你跟哪些人说了这件事？他们给出了怎样的回应？

刘丽：事发当天，我就跟秘书长李素庆和我男朋友说了这件事，他们都觉得可能是我想多了，没有人鼓励我去举报或者报警。

我刚开始也怀疑过是自己想多了，毕竟他在社工界是一个很有威望的人，也是我很敬重的前辈。在媒体的报道中，他是“在汶川一线坚守最久的志愿者”，先后获得中华慈善奖、全国优秀志愿者、中国最美社工、全国灾后重建先进个人等荣誉奖项和称号。我们工作的“一天公益”也被评为“全国先进社会组织”。

可是我确实因此感到非常不舒服，它对我造成了伤害。

《极昼》：具体对你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刘丽：刚开始，我对与男朋友的身体接触产生了抗拒，他想要抱我的时候都会被推开。2015年9月回到大学读研究生的第一年，我几乎不敢跟男生有深入的交流和接触，单独相处时会很紧张，小组讨论时甚至不敢直视男生的眼睛。选择研究生导师时，我原本想选择一位在社工领域很有权威的男导师，但后来选择的是一位女导师，被性骚扰的经历对这个选择也有影响。

我曾经是个很开朗、在公共场合毫不怯场的人，但这件事之后，我变得畏惧表达，总觉得心里没有底气。我变得很敏感，人多的时候总是想把自己缩起来。就像猫一样，喜欢把自己缩在封闭的空间，这样才有安全感。

《极昼》：时隔三年，为什么决定发出公开举报信？

刘丽：2018年7月，看到很多女性站出来举报公益圈的性侵行为时，我问同事小星（另一位自称被刘猛性侵的女性）“要不要爆刘猛？”她后来也说，看到曝光，她意识到原来还可能更多女性遭受了刘猛的伤害，于是决定不再退缩：“如果3年前我就说出来，可能就不会有下一个受到伤害的人。”

但实际操作过程中，我们有过很多争吵，好几次都想放弃。对我们来说，回忆自己被性骚扰或性侵犯的细节非常痛苦，小星甚至会因此产生生理性的呕吐。当她举报材料写不下去，想要“算了”的时候，我会很生气，但也很无奈。

最后小星还是说出来了，她说，如果逃避这个事情，她就成了帮凶。

我决定写公开举报信，一方面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给小星一些勇气，跟我相比，她遭受到了更严重的侵害。

另一方面，我也意识到我们的经历不是个案，想借这次举报撕开一个口子，提醒更多朋友远离这样的人，提醒女性建立风险防范意识，也对其他性骚扰或性侵的受害者发出声援，“我不怕，你们也不用怕。”

《极昼》：举报之后，刘猛如何回应？

刘丽：举报信发布当晚，刘猛就联系了我男朋友，说这个事情不是已经过去了吗，怎么现在又提起来了。我当时很生气，为什么他不直接找我而是找我男朋友。沟通之后，我要求刘猛公开道歉，他只在微信上发过一句“我看到了网上的信息，对你深深的鞠躬道歉”，之后就更多联系。

他在电话里说，他给我造成的伤害是感觉上的不舒服，但不承认性骚扰的事实。“我的手没有放在任何不该放的位置，如果有的话，你把我的手剁下来！”

2018年8月2日，刘猛以损毁个人及机构名誉为由，向发布《打破沉默进行时：揭露成都社工界“大佬”刘猛骚扰女社工》等文章的两个微信公众号发出了律师函。8月14日，他在成都社工交流1群公开声明，否认了性骚扰和性侵的指控。

《极昼》：为什么决定对刘猛提起诉讼？

刘丽：事情爆出来，除了非议之外，我没有看到刘猛有得到什么惩罚，他缩起来，避过风头就好了。公开举报堵不住悠悠之口，所以我希望通过走司法程序，让更多人知道事情的真实情况。说实话，我是抱着这个案子80%甚至100%会失败的心态坚持到现在的。起诉是为了表明我最后的态度：“必须公开道歉，承认所有的所作所为。”

2018年8月10日，我和小星分别以性骚扰和性侵造成人格权侵害对刘猛提起诉讼并被立案。

《极昼》：目前，性侵女员工一案的进展如何？

刘丽：性侵案件中，举证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据我所知，小星的案件仍处于侦查阶段，取证进展非常缓慢。而我的案件也还没完全结束，如果刘猛在十五日之内提起上诉，我们需要继续应对。如果超过判决有效期未履行义务，法院会选择在媒体刊登判决主要内容，费用由刘猛负担。

我们都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

《极昼》：这次一审判决的结果和你立案时的诉求有哪些差异？

刘丽：我们当时的诉求是：要求刘猛在主流媒体上公开承认自己对女员工做了性骚扰行为并道歉、赔偿她们的精神损失、辞去一切公益职务。本次判决结果为：被告刘某存在性骚扰行为，要求被告在判决结果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当面以口头或书面方式赔礼道歉。

《极昼》：有哪些遗憾的地方？

刘丽：这次判决驳回了公开道歉、赔偿 5 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以及被告单位承担连带责任的诉求。

一审判决书中认定，刘猛对我的行为构成了性骚扰，造成了精神伤害，他应当承担赔礼道歉的义务。但根据本案中所诉行为的方式、是否对外传播以及造成的影响和后果，法院酌定由刘猛向我当面赔礼道歉，没有要求公开。

判决书说明，这次性骚扰行为对“原告造成了精神伤害”，但是却没有判决被告承担精神损害赔偿。判决中并没有说明原因，可能是因为没有提供相应精神损害证据，如抑郁症等医学证明等。这次案件之后，我也明白了法律定义的“精神伤害”和我事实上所承受的伤害是有很大的差异的。事情过去三年，我始终忘不了那段经历，它摧毁了我的信念和理想。原来，我坚定地想当一名社工，想做有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想做一个自由快乐的人。但这几年，我对这个行业失去了信心，也没有在做社工工作了。难道这些不算伤害吗？但我又能给出什么证据呢？

《极昼》：身边的朋友、社工界同行以及公众的反应是怎样的？

刘丽：被性骚扰后，我曾经跟“一天公益”秘书长李素庆投诉过，她当时完全不相信这件事，只说可能是误会。发布公开举报信后，她给我打电话道歉，但没有承认这属于性骚扰。庭审过程中，她提交了一些我和刘猛的微信朋友圈互动截图作为证据，来否认性骚扰的事实。我当时觉得很可悲，女性在遭遇性骚扰后维权的过程中，不仅承受着来自男性的压力，还会遇到女性给予的阻力。

我在评论里看到了很多关于我的质疑和阴谋论。很多人不相信刘猛会做出这种事，觉得举报者是“仙人跳”、“想蹭热度”、“这女的肯定有什么诉求”。由于匿名，很多朋友并不知是我举报的。看到他们发出这类评论，我很伤心，恨不得立刻实名，告诉他们我就是个活生生的受害者。

(应采访对象要求, 刘丽为化名)

(十一) 工友之家贾志伟事件 (2019. 1)

事件梳理

2019.1.16 工友之家接到志愿者代表的性骚扰举报, 发布声明和反性骚扰机制

来源: 北京工友之家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nZxuFIA6a02QyE3ZqO3vKw>

《提升意识, 建立机制, 监管权力, 反对性骚扰》

一段时间以来, 一些遭受过性骚扰或性侵害的受害者勇敢发声, 推进了全社会的性别平等意识提升, 维护了妇女权益和社会的公平正义, 也推动了很多机构和社会组织相关机制的构建与完善。

近期, 我们亦接到一名投诉人代表多名曾在机构服务过的志愿者举报。举报人称多年前在我机构参与志愿服务期间, 曾遭到前管理人员的性骚扰。

本机构经过深刻反思, 在倾听受害者声音的基础上, 认识到性骚扰是对公民人身权利的侵犯, 极大地影响了受害者的身心健康和个人发展, 也影响了社会公正。因此, 我们有责任公开表明我们支持性别平等、支持受害者的态度, 并随即检视和建立机构在监管权力和防治性骚扰的政策措施。

为此, 我们郑重发表如下声明:

1、多年前该管理人员在职期间, 机构曾收到过两起相关投诉。由于当时机构负责人缺乏相关意识, 未认识到事件严重性, 机构亦缺乏相关预防和处理机制, 未采取积极妥善措施进行处理, 以回应受害者的诉求, 因此给受害人带来了困扰和伤害, 机构真诚向受害者道歉!

2、本机构承诺对性骚扰和性侵害行为持零容忍态度, 如发现本机构员工、理事、监事等工作人员有实施性骚扰或性侵害行为, 将立即采取相应措施, 包括与其解除聘用及业务合作等关系;

3、如发现本机构员工 (含志愿者)、监事/理事遭受性骚扰或性侵害, 我们将立即回应受害者的诉求, 提供最真诚的支持和帮助:

4、为提高机构管理人员的性别平等意识, 提高工作人员反性骚扰的意识和能力以及完善机构相关制度, 本机构于 2018 年 10 月 12 日和 12 月 10 日进行了两次机构管理人员性别平等

意识培训；于 2018 年 12 月 27 日进行了机构员工性别平等与反性骚扰培训。本机构邀请顾问、第三方专业团队以及机构管理人员和员工多方参与共同讨论，制定了《北京工友之家反性骚扰工作机制》，并于 2019 年 1 月 15 日在北京工友之家年终大会上讨论通过颁布实施。

今后，本机构也将对新入职管理人员、新入职员工以及新志愿者进行预防性骚扰和性侵害的培训，并不断完善反性骚扰机制。

为避免此类事件再度发生，我们机构特邀请第三方参与开通投诉信箱：
equality-cn@hotmail.com 感谢受害者对我们的信任，欢迎大家监督。

特此声明。

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
2019 年 1 月 16 日

附：《北京工友之家反性骚扰工作机制》

北京工友之家反性骚扰工作机制 (2019 试行版)

一段时间以来，一些遭受过性骚扰或性侵害的受害者勇敢发声，推进了全社会的性别平等意识提升，维护了妇女权益和社会的公平正义，也推动了很多机构和社会组织相关机制的构建与完善。

近期，我们亦接到曾在机构服务过的志愿者举报若干年前发生的性骚扰事件。经过深刻反思，我们认为有必要从现在开始加强制度建设，提升机构和员工的性别平等意识及反性骚扰的意识和能力，并希望通过建立相关预防机制以避免此类事件再度发生。

1. 目的

1.1 北京工友之家致力于提供安全友好平等的工作环境，积极防范职场性骚扰。

1.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六章第四十条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以及《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十一条规定“在劳动场所，用人单位应当预防和制止对女职工的性骚扰”，北京工友之家对任何形式的性骚扰采取零容忍态度，建立反性骚扰机制；促进工作场合中所有人的劳动安全和权益。

2. 定义

2.1 本机制所指的性骚扰为不受欢迎的性表达、性接近、性要求等语言或行为。这些言行明显地或暗示性地影响个人的入职、职业发展，或者造成胁迫性、敌视性或令人生厌的工作环境。

3. 适用对象及范围

3.1 本机制的适用对象为北京工友之家发生工作关系的所有人员，包括但不限于发起人、理事会成员、受薪员工、实习生志愿者、合作者、接受服务者。

若机构人员因为工作活动而遭受到外部人员的性骚扰，同样适用于本政策。虽然机构不能对

外部人员进行行政处罚，但可以采取支持被骚扰的机构人员，并在必要时可以通过必要手段追究骚扰者。

3.2 本机制的适用范围为与北京工友之家建立起工作关系后所涉及的一切场景中发生的性骚扰行为。

4. 预防措施

4.1 在机构现有的管理制度、员工及志愿者行为准则中融入反性骚扰的内容。

4.2 建立工作关系时（包括与志愿者），签署员工或志愿者工作手册，其中包含《北京工友之家反性骚扰协议 / 原则》。这意味着允诺：

·参与机构组织的反性骚扰培训；

·若发现性骚扰事件，愿意为受害者提供必要的支持；

·不实施任何性骚扰行为；

·若自己被指控为性骚扰侵害者，愿意配合机构调查并承担责任。

4.3 将反性骚扰培训纳入员工入职培训、志愿者岗前培训的基本内容。

4.4 每年至少有一次关于性别平等及反性骚扰内容的全体培训。

4.5 机构管理团队所有成员每年必须接受一次关于性别平等、妇女人权及反性骚扰等内容的相关培训。

4.6 邀请性别领域专家或第三方机构参与实施和进行监督。

5. 调处机制

5.1 建立性骚扰防治委员会，由 5 人组成（由机构主要负责人与第三方专家联合组成，女性不少于 3 人），负责预防和受理性骚扰相关投诉。

5.2 委员会成员必须是受到信任、认真敏感，并得到机会获得或提升处理此类侵害事件的能力。委员会应当秉承尊重投诉人意愿、保密、避免利益冲突的原则及时、公平处理性骚扰投诉。

5.3 投诉人可以选择非正式投诉、正式投诉和外部投诉程序维护权益。当非正式投诉程序未能为其带来满意的结果，可以中止并使用正式投诉程序来解决问题。

5.4 当委员会收到性骚扰投诉时，将：

·倾听投诉人的声音，立即记录事件的时间、地点和其他相关信息，并保留其记录作为证据。

·尊重投诉人的意愿和保护个人隐私的要求，帮助投诉人确定其诉求。

·确保投诉人了解机构处理投诉的程序，并告知相关的法律规定和权利。

5.5 非正式投诉程序

5.5.1 如果投诉人希望非正式地处理此事，委员会将：

·让被投诉人有机会回应投诉，并确保双方均了解投诉机制

·促进双方之间的讨论，以达成投诉人可接受的正式道歉及其他非正式决议如赔偿等。如有名誉损害，要公开为受害者恢复名誉。

·在协议达成后跟进，以确保骚扰行为已停止

·确保在收到投诉的在 10 个工作日内迅速完成上述工作

5.6 正式投诉程序

5.6.1 委员会将：

·分别询问投诉人和被投诉人

·分别询问其他相关证人（如果有证人的话）

·出具报告以说明调查过程、调查结果和处理建议。

·若委员会内部对调查结果和建议有不同意见，持不同意见者都应注明其意见及理由。

跟进以确保措施得到落实，性骚扰行为已停止

·若无法得到确凿证据认定性骚扰，委员会仍可根据调查情况提出善后建议

确保在收到投诉的第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上述工作

5.6.2 如果投诉中任何一方对机构内部调查渠道不信任，且在投诉双方同意的前提下，机构可引入作为第三方的外部调查机构。

5.7 外部投诉程序

5.7.1 投诉双方可以在机构外投诉，也可以通过法律渠道寻求解决方法。

5.7.2 如果性骚扰程度严重，机构可协助投诉人采取法律渠道维护投诉人的权益。

6. 处理措施

6.1 如果实施骚扰者为本机构人员，惩戒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口头或书面警告；不良绩效评估；调离岗位；降级；停职；立即解职。如果性骚扰者为外部人员，本机构将尽力支持投诉人，必要时可协助投诉人诉诸法律。在投诉人允许，为发挥警示意义，可在行业内通报。

6.2 本机构为性骚扰投诉人提供的协助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工作中的合理便利；协助寻求专业咨询服务；协助获得口头或书面道歉；协助获得经济赔偿或补偿；必需时的带薪休假期；必要的心理援助、医疗和法律支持。

7. 评估完善

7.1 本机制实施一年后由机构管理和决策层进行实施效果回顾和评估，并进行相应的修订完善，此后每年进行回顾评估，并将评估修订结果对外公布。

8. 生效日期

8.1 本机制于 2019 年 1 月巧日起开始试行。

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

2019 年 1 月 15 日

2019.1.16 《“工友之家”性骚扰及性侵害事件受害者集体声明》

来源：微信公众号“滚筒洗脑机”（该号已被封禁）

备份链接：<http://dy.163.com/v2/article/detail/E5LA5QLE05288916.html>

关注北京工友之家性骚扰及性侵害事件的各界人士：

你们好！

今天中午（2019 年 1 月 16 日）“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工友之家”）发布了《提升意识，建立机制，监管权力，反对性骚扰》的公开声明。我们作为该声明中性骚扰及性侵害事件的受害者，认为有必要对该声明做出以下几点回应：

第一、“工友之家”发布声明的原因，并非其主动对该事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2018 年 7 月 26 日，在米兔运动的影响和鼓舞下，事隔多年之后，我们再一次向北京工友之家作出了对该事件的正式投诉及沟通。在这漫长的 175 天中，我们通过艰难的沟通，通过工友之家顾问老师和理事施加压力，通过相关基金会的大力支持，才迫使工友之家逐步认识到该事件的

严重性，从拒绝发布声明转变为不得不发布今天的这个声明。

第二、虽然北京工友之家发布该声明是一个积极善意的举动，但是我们依旧对该声明的内容表示不满和失望。我们至始至终都希望北京工友之家能够在发布的声明中包含以下两点内容：

- 1、披露该事件中前管理人员的姓名和职位，在保护受害人隐私的前提下披露当年事情发生的具体内容。
- 2、披露工友之家当年处理该事件的经过和措施，并反思这个过程中的不当之处。

很遗憾，虽然在各方的压力之下，工友之家发布的声明最终没有包含以上两点内容。

第三、我们之所以希望工友之家能够自己发布对该事件的声明并披露以上两点内容，是因为我们仍旧对工友之家抱有充满善意的希望。“没有我们的历史就没有我们的现在，没有我们的现在就没有我们的将来”，这是工友之家一直奉行的理念和口号。因此我们也希望工友之家能够正视自己的历史，正视自己已经发生的事实，我们认为只有坦然面对当年所发生的事情，不再遮遮掩掩，才能让大家相信工友之家已经对当年的事件进行了足够的反思，才能让大家相信工友之家有能力避免今后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第四、虽然我们直到现在依旧希望北京工友之家能够和我们受害者站在一起，勇敢地维护妇女权益和社会的公平公正，但是我们也做好了独自面对的准备，如果工友之家没有在明天（1月17日）中午12点前联系我们表达披露的意愿，那么我们将自行披露上述的两点内容及其它相关信息。届时希望所有关心和支持我们的朋友们能够成为我们坚强的后盾，让我们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各种困难和沉重的压力。

最后，我们特别感谢在这一百多天时间中，给予我们巨大帮助的“工友之家”某顾问老师和某理事，某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某性别机构的工作人员；感谢身边知情的朋友们这段时间来对我们的支持和鼓励；感谢所有默默关心这个事情的朋友们，希望你们能收到我们的谢意，谢谢！

工友之家性骚扰及性侵害事件受害者集体

2019年1月16日

后附“工友之家”的声明：*（附图略）*

2019.1.17 工友之家发布《关于工友之家反性骚扰声明的“两点”回复》

来源：北京工友之家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Tsc9IWtw8o2c0DWF03h2Ew>

1、关于“披露该事件中前管理人员的姓名和职位，在保护受害人隐私的前提下披露当年事情发生的具体内容。”

回复如下：

该事件中前管理人员 A 某当时为机构管理委员会成员。就公布 A 某姓名的事宜，我们咨询了律师和专业人士：公开当事人姓名以及指控性骚扰或性侵害涉及法律层次。已有记者询问我们是否就此事进行调查以及调查委员会如何组成，实际上我们没有委托第三方机构或法律人员进行调查，我们深知类似这些事件存在隐秘性及取证难的情况，我们选择相信受害者，所以发布了致歉声明。但公布姓名并指控其进行性侵害，则涉及法律问题，我们认为在没有经过法律意义上的调查的情况下，我们没有权力公开为某人定罪。

关于性骚扰内容，在机构反性骚扰工作机制中已有说明。

在与投诉方沟通的过程中，机构在声明草案中具体陈述了当年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与相关内容，投诉方对此提出异议。因为，如果写了具体时间具体内容，就有可能暴露投诉方/受害者的风险，就无法做到保护受害人隐私。

另外，当年事情发生的具体内容细节，只有当事人双方最为清楚，但双方对当年发生的事情各自有不同的理解与描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机构无法替任何一方代言、描述或解释具体内容。

2、关于“披露工友之家当年处理该事件的经过和措施，并反思这个过程中的不当之处。”

回复如下：

多年前（应投诉方要求，为了保护受害人隐私不便注明具体时间）我们机构曾处理过两起性骚扰投诉事件（为了保护受害人隐私不便具体描述）。

事件 1、当时由投诉方男友与 A 某打架引发矛盾，由机构管理委员会成员王德志负责协调处理，具体措施是：让前管理人员 A 某暂停工作并离开机构，志愿者也离开机构；

事件 2、当时，机构总干事孙恒在外地出差时接到电话投诉，回来后负责协调处理工作，具体措施是：让前管理人员 A 某停职并退出机构管理委员会，志愿者也离开机构；后因工作交接及 A 某个人业务原因，A 某继续与机构有来往（后续仍在机构生活区居住过一段时间），但是不再参与机构的任何工作。

由于当时机构负责人未能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后续也没有向受害者跟进了解情况，未能及时公开处理此事，未能及时果断与 A 某做彻底切割，也未能及时推动建立机构相关预防机制，因此给受害人带来了困扰和伤害，我们再次真诚的向受害者道歉！

回顾当年对此事的处理，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是机构管理层集体缺乏相关意识，认为这属于私人领域，机构不便做更多干涉和处理；也认为对 A 某停职已经是进行了处理。现在认识到，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不是截然分开的，特别是涉及到权力和性别关系的时候；现在也认识到，允许 A 某停职后仍在机构生活区居住属于处理不当（没有与 A 某彻底切割关系），严重伤害了受害者的感情。我们深刻反思，真诚道歉！

2018 年 10 月，在接到投诉方再次投诉之后，A 某在机构的要求下已经彻底离开了机构居住

区，对于如此迟到的进一步处理，我们深表惭愧。

我们非常感谢投诉方督促机构发布声明，投诉方也明确表示督促机构率先发表声明的目的有三个：

- 1、通过曝光的形式惩治施害人，避免更多人受害；
- 2、促进工友之家自省及主动承担责任，建立性骚扰、性侵害预防和处理机制，促进工友之家健康发展；
- 3、保护和支持受害人。

对于投诉方的这三个诉求和目的，我们机构愿意站在受害者的立场，以实事求是为原则，在法律的范畴内，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支持性别平等，支持受害者，反对性骚扰。

感谢投诉方的善意与耐心，感谢受害者对我们的信任，虽然这个沟通过程艰难而漫长，但通过对话、交流、讨论、协商，对于我们也是不断反思、学习与成长的过程；

感谢我们的顾问、理事、第三方性别专业团队的老师们，我们从未觉得你们给我们施加过任何压力，在这个艰难而漫长的对话、交流、沟通过程中，你们给予我们的是严厉而善意的批评，积极而正向的引导与建议；

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及志愿者，感谢关注与支持我们机构发展的社会各界友仁，不要因为本次事件而对社会公平正义事业失去信心与希望。欢迎大家的批评与监督，帮助我们完善与改进。

北京工友之家
2019年1月17日

2019.1.18 举报者回应工友之家及详述贾志伟性侵性骚扰女志愿者事件

来源：微信公众号“滚筒洗脑机”（该号已被封禁）

备份链接：<http://dy.163.com/v2/article/detail/E5OQ8V0805288916.html>

《回应工友之家及详述贾志伟性侵性骚扰女志愿者事件》

本文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工友之家前管理人员性骚扰、性侵害女志愿者事件的受害者集体，对工友之家今天（1月17日）中午发布的《关于工友之家反性骚扰声明的“两点”回复》的回应。第二部分是受害者集体授权大兔撰写和发布的、记录这起性骚扰、性侵事件及和工友之家沟通过程的文章。希望大家帮忙转发扩散，让受害者们知道自己并不孤单，并且鼓励更多有同样遭遇的朋友说出自己的经历。

—

来自受害者集体的第二份声明

我们对北京工友之家能够在1月17日中午前给予我们明确回复的态度表示肯定，但对其回

复内容因多数与事实不符仍持保留意见。

至此我们已充分了解工友之家对此事的最终抉择,我们对其仍旧选择不披露施害人姓名深表遗憾,因此我们决定自行披露上述详细内容和部分受害人被侵害的痛苦经历。

二

详述贾志伟性侵性骚扰女志愿者事件

那年暑假,在北京读大学二年级的艾米丽想做些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于是,她来到了北京工友之家,成为一名志愿者。

来到工友之家后,第一个认识的人就是贾志伟。艾米丽从其他人的嘴里知道,贾志伟老师是工友之家的三大核心成员之一,管志愿者思想工作。

众所周知,北京工友之家是一个纯粹的、充满理想主义的集体。经老师同学介绍、慕名而来的志愿者非常多。而做志愿者工作的贾志伟很有学识,在讨论会上可以一口气讲几个小时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女权主义,常常带着志愿者聊到深夜一两点。这名比艾米丽大十几岁的中年男性被很多人称为工友之家的“思想导师”,很受大家尊敬。

“思想导师”的黑手

工友之家的氛围看起来是团结的。大家在服务之余常常会围坐起来谈理想、弹琴唱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活动。前辈老师经常教育志愿者集体是大于个人的。有的年轻志愿者提出异议,贾志伟老师就会用渊博的理论知识把ta说个不得不服。

艾米丽记得渊博的贾志伟老师时常会讨论一些关于性的哲学理念,他表示很看不起那些认为贞操很重要的女性,认为只有抛开自己身体束缚的,才是真正的女权主义者和开放思想的新青年。他说大家应该追求性自由,一些看似不正常的事情才是最正常的事情,一夫一妻制是非常不人性的。

工友之家给贾志伟分配了房间作为他的住所,这居然被贾志伟利用成为了他性骚扰、性侵女志愿者的场所。在自供暖的工友之家,生炉子还挺麻烦的,贾志伟老师有时候会热情地劝说女志愿者在自己的房间留宿,自己则到别的地方过夜。

小芳就是在工友之家做志愿者的时候,受邀住进了这个暖和的房间。但是,有一天早晨,小芳的室友出去晨练了,小芳睁开眼睛,骇然发现贾志伟就睡在她睡的地铺旁。小芳质问他,并要求他以后不能未经允许就进入女生睡觉的房间。贾志伟嬉笑着把这个话题带过去了。

小芳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但是贾志伟却升级了他的行为。在一个晚上,小芳的室友没有回来,小芳就独自一人入睡了,在她感觉有人在摸自己而被惊醒的时候,发现贾志伟已经在脱她的衣服了。迷迷糊糊间小芳不停推开贾志伟,打了个冷颤之后她彻底回过神来,威胁贾志伟说:“你再敢过来我就大叫,叫来一个院子的人看谁丢脸!”

贾志伟害怕地停下了,却又一把抱住了小芳,解释道自己是因为喜欢她才会这样做的。小芳

回忆道，当时贾志伟对小芳说，他认为小芳是爱他的，只是小芳还是一个 18 岁的孩子，不懂爱，需要他这个导师来引导她。

艾米丽也是在这个房间里被贾志伟侵犯的。当时贾志伟强吻她，并且拽起她的手去摸他的下体。艾米丽肚子里一阵阵恶心，差点呕了出来，使劲地挣扎想要推开他，贾志伟就道歉说，对不起，是我太冲动了，我太喜欢你，太爱你了。

艾米丽回忆说，那时候和现在不一样，大家都还没有性骚扰这个概念。发生了那种亲密的肢体接触，就以为是在“谈恋爱”了。对，就像房思琦说的那种“谈恋爱”一样。

而志愿者雅雯则经历了更加严重的性侵害。有一天白天，雅雯如同往常一样在贾志伟的房间里使用电脑上网。贾志伟回来之后和她打招呼聊天。过了一会儿，贾志伟提出要抱抱雅雯。雅雯觉得不能接受，但是又不好直接拒绝这个让人尊敬的贾老师。贾志伟强调只会抱她一下，于是雅雯就默许了。

但没想到他抱住她就不肯放手了，对她说自己很喜欢她。贾志伟力气太大了，雅雯挣脱不开，只能不停对他说：“你是我们的贾老师啊！是我尊敬的人，你不要这样！”但是贾志伟依然继续对她实施了性侵。事后，贾志伟对她说，他是喜欢她所以才会这样失态，是情不自禁。

雅雯回忆事发时，自己对贾志伟突然的性侵始料未及，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自己又胆小、自我保护意识不足，所以就不敢大声呼喊。

连自杀也担心会连累集体

后来这些女生互相交换了消息，才知道贾志伟把同一套手段用在了不同人身上：他借助职权便利，利用思想导师的个人魅力获取女生的信任，然后创造机会对女生进行性侵犯，之后又用“太喜欢而情不自禁”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据艾米丽所知，至少有 9 个女生受到过贾志伟这种套路的伤害。

艾米丽评价贾志伟，说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因为他专门挑家庭背景简单的、没有恋爱经验的女孩子下手，这样的女孩子遭遇了不公正，一般会忍气吞声或一走了之，或者也比较容易相信他的行为是基于爱的冲动。

更让艾米丽她们困惑的是，贾志伟是一个已婚多年的男人，但是他一直都没有向她们主动提起这件事。当艾米丽和小芳自己发现这个事实时，贾志伟就用“年轻时结的婚，现在没有感情”来解释这段婚姻。有的人也因此觉得他有点值得同情，但同时又开始自己内心挣扎：和一个已经结婚的男人有“关系”甚至所谓“谈恋爱”，那不就是自己成为了“小三”吗？

艾米丽觉得自己和小芳一样，都因为工友之家营造的个人服从集体价值观、和贾志伟宣传的性解放等价值观而掉进了贾志伟的圈套。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被贾志伟引导成“爱情”——只是，据艾米丽所知，贾志伟对不少女志愿者都有这种“太喜欢而情不自禁”。而集体主义又教育她们，不能因为这些“私人感情”放弃为工人服务的“伟大事业”，所以，她们都在工友之家继续服务了一段时间。

艾米丽就这样挣扎在痛苦中，一方面，自己对大家都尊敬的贾老师多少有点好感，不想撕破脸做不成朋友；但同时，她不希望自己做“小三”，也不喜欢贾老师强吻自己等等行为。

所以 18 岁的她当时情绪波动很大，曾经找过学校的心理老师，但是也无法解决自己的压力。那段时间她精神恍惚，后来就答应了贾志伟的追求，自己说服自己在和他“谈恋爱”。

但是，当她发现了贾志伟还对其他女生同时做过同样的事情、说过同样的话，她对这个世界产生了怀疑，她心情低落，整夜整夜地失眠，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值得被爱。她甚至还想过割腕自杀——但是一想到自己如果死在这里，家人会找过来，会连累工友之家，她就放弃了这个想法。

漫长而痛苦的投诉

后来，艾米丽认识了现在的丈夫、那时候的男朋友田石。田石也是工友之家的志愿者。他很正直，对“已婚领导利用职务便利追求志愿者”这种事情比较敏感。知道这件事后，他愤怒地把贾志伟对艾米丽做过的事情告诉了机构负责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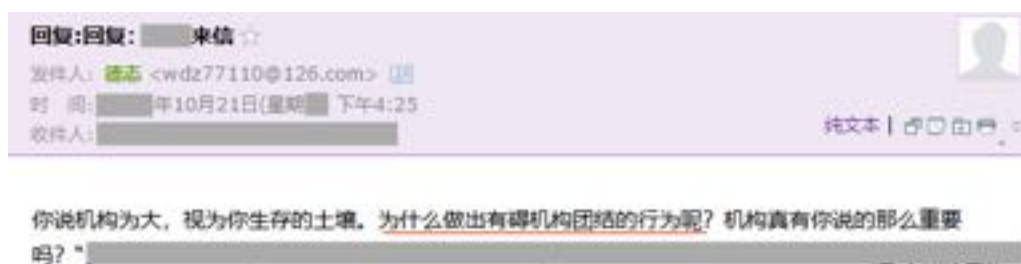
艾米丽知道，王德志和贾志伟私交甚好，贾志伟是对他有知遇之恩的好兄弟。收到田石的投诉之后，王德志马上打电话给艾米丽，责怪她：“闹成这样怎样收场？”

在艾米丽和王德志的邮件对话中，王德志质问艾米丽：现在有婚前性行为的比比皆是，不告诉对方会涉及到对对方不公平吗？如果你与田石分手，你会告诉你下一任男友你曾与*个男人同居过吗？



图为当年王德志与艾米丽邮件截图

王德志对艾米丽打出了好几个问号，其中最让艾米丽伤心的，是这一句：为什么（你要）做出有碍机构团结的行为呢？



艾米丽觉得憋屈极了，但是机构再也没有就田石的投诉和她进行过任何讨论。按照常理，一

个机构是应该对自己的工作人员的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和处理的，但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后来，艾米丽和田石都离开了这个让她们理想破灭的工友之家。

直到一年后，雅雯和她男友麦奇也向机构投诉了已婚的贾志伟利用职权和志愿者“谈恋爱”这件事，机构负责人孙恒才向艾米丽咨询了意见。艾米丽表示应该辞退贾志伟，但是机构并没有回应她的建议。艾米莉也是后来得知，孙恒对雅雯和麦奇的表态是：贾志伟对于机构有很大的贡献，我们不能让他走，也欢迎你们留下来。

就这样，这些当初投诉的人都带着失望离开了工友之家，一些知情者也陆续离开了。

2018年7月，花花举报雷闯性侵事件炸遍了中国，雅雯和艾米丽发现自己完全理解到那种“精神导师和偶像对你‘谈恋爱’式的性侵害”，她们也担心：自己当年默默走后，是否还有别人遭受过同样的侵害？她们决定，一定要做点什么，避免这样的事情再在工友之家发生。

于是，在2018年7月26日，艾米丽代表其他多名受害者正式向工友之家负责人、著名的劳工权益倡导者孙恒，提起了正式的投诉。她向孙恒说出了当年自己遭遇的性骚扰的过程，以及其他受害者遭遇的类似情况，要求机构彻底辞退贾志伟，并向社会公众曝光他的行为，以免其他女志愿者再被他的伪装和套路所伤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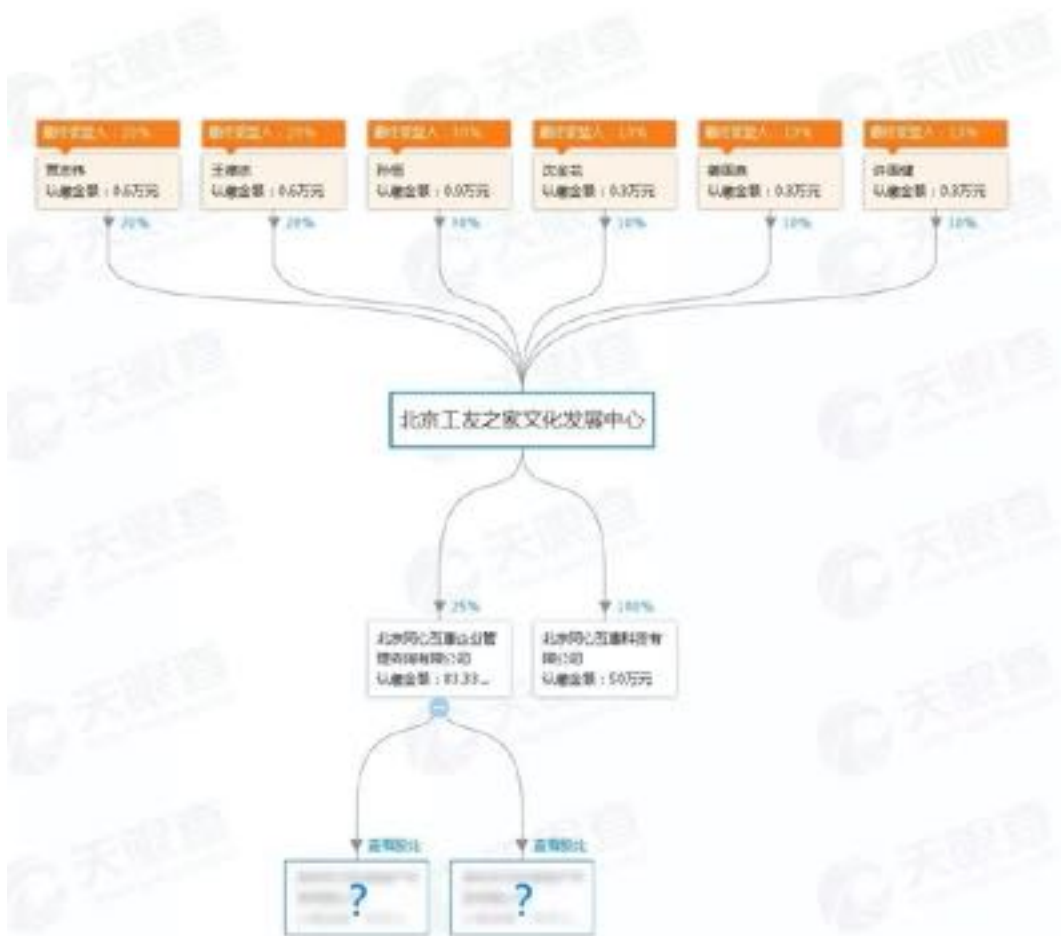
当时，孙恒表示，在艾米丽和田石离开机构之后，贾志伟就没有再参与机构工作了。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艾米丽知道，即便在雅雯和麦奇离开工友之家之后，贾志伟仍然长期负责工友之家工作，参加机构年会等，而且，贾志伟一直都住在工友之家，并且把自己的制箭作坊开设在了工友之家，直到十多年后，2018年在艾米丽等当事人的过问下，才搬走了。



图为孙恒和艾米丽的微信对话，显示2018年7月贾志伟才被要求搬出机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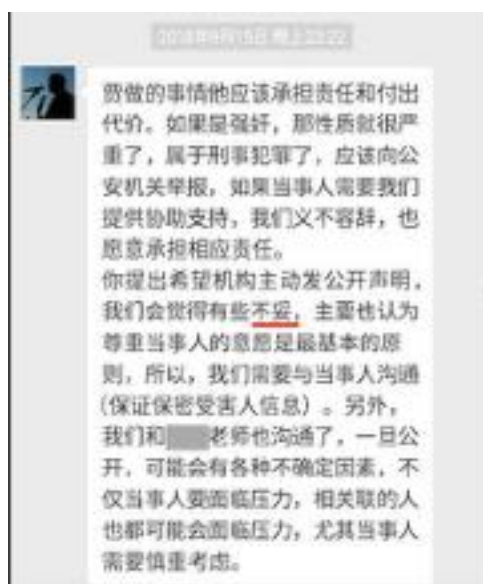
贾志伟依然有很多机会在这个圈子里活跃。受害者集体指出，他在宋庄开了一个“风林社区书院”，也在继续招募志愿者为流动儿童服务。他和燕山学堂合作开展过射艺夏令营，和某基金也有合作关系。

同时，艾米丽和她的伙伴们也发现，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的持股人依然有贾志伟的名字。对于这一点，孙恒表示近期会重点处理这件事，也表示会建立机构的性骚扰预防机制。



图为“天眼查”资料，显示贾志伟是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的持股人

但是，孙恒在微信中也很明确地表示，虽然他个人表示很支持艾米丽她们，但是不能接受艾米丽提出的让工友之家主动发公开声明的诉求，用他的原话来说，是“有些不妥”。



图为孙恒和艾米丽的微信对话

一直到 10 月份，孙恒才再次联系艾米丽，表示工友之家已经接受了性别平等培训，将会建立预防性骚扰的机制。但是等到 12 月初，经过艾米丽多次催促，工友之家才同意在不透露贾志伟名字的情况下发布公开声明。

艾米丽和她的当事人伙伴们认为，为贾志伟提供了侵害志愿者条件、且在收到投诉后仍未辞退贾志伟的工友之家，应该为当年的性骚扰、性侵害事件负责，尽最大努力保护受害者，主动帮助受害者曝光贾志伟的行为，而不是期望由受害者自己进行大量的自我暴露，经历各种二次伤害，来达到警示大家小心贾志伟的目的。

她们的初步成果

艾米丽她们和工友之家一共发了 15 个正式的书面文件，才推动了 2019 年 1 月 16 日工友之家在自己阅读量不高的微信公众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提升意识，建立机制，监督权力，反对性骚扰》的文章。

受害人集体认为这个题目太扯了，看不出来机构对受害者“真诚致歉”的诚意。于是她们也发表了《“工友之家”性骚扰及性侵害事件受害者集体声明》，公开重申了她们的诉求。

出于对工友之家在工人公益工作上确有贡献的认同，她们依然非常友好地希望给工友之家一个机会，让他们彻底地处理干净这件延误了多年的不公义事件，承担起曝光贾志伟的责任。

其实从艾米丽与工友之家的 15 个书面往来沟通中，我们可以想象到艾米丽她们的焦灼和愤怒。工友之家一开始连“性骚扰”三个字都不愿意提及，只用了诡异的“不当行为”来形容，并且不愿意在公开声明中表达出当年的具体处理不当之处。

最让艾米丽寒心的是，当年她们这些受到贾志伟伤害的女生们对工人之家是那么的认同，甚至连自杀都在考虑不要连累机构。而如今，工友之家还是把“机构可能面临起诉法律风险”这种担忧，放在了女志愿者的安全和尊严之上，拒绝为投诉者担责出头。甚至，孙恒还警告她“由此引发的任何针对机构不合适的言论和行为，机构也一定会全力捍卫的”。



那么这样的集体主义，到底是服务于哪一个集体呢？

艾米丽表示，她曾经明确地告诉孙恒，如果机构是因为担心被贾志伟告名誉侵权而不出现贾志伟名字，受害者们都愿意和机构一起承担法律风险，包括出庭作证。但是她们的诚意显然并没有感动到工友之家的决策者们。艾米丽困惑于机构的法律观念是怎样的，比如说，机构在没有给工作人员买社保的时候，是用理想、价值观来战胜法律的要求，但是到了应该为性骚扰受害者维护权益、维护社会公平公正的时候，机构倒担心起法律问题来了。

推动机构主动曝光的先行者

在工友之家 1 月 17 日中午发布的《关于工友之家反性骚扰声明的“两点”回复》中，工友之家明确表示“实际上我们没有委托第三方机构或者法律人员进行调查，我们深知类似这些事件存在隐秘性及取证难的情况，我们选择相信受害者，所以发布了致歉声明……我们没有权力公开为某人定罪。”从这份最新声明看，其实工友之家尽管接受了反性骚扰的培训，但是他们对怎样反性骚扰却没有正确的认识。因为机构绝对有权力调查内部的性骚扰事件，而不是用一副“我不调查但是相信你”的表情来“同情”受害者。这些都不是法律风险问题，是机构认知错误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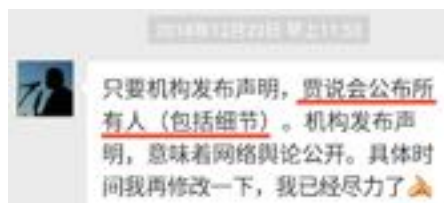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一定要注意到，艾米丽和她的伙伴们在经历了这些焦灼和艰难之后，还是继续和工友之间商量，最后非常成功地推动了工友之家发布了公开声明。

在中国，此前还没有受害者用不公开的方法迫使机构主动发出性骚扰事件的声明的案例。艾米丽们的尝试，让她们成为了推动中国新一波米兔进展的先行者。

艾米丽的权利意识很强，她很积极地联系工友之家的顾问、理事老师，寻求各种可以获取的支持和建议，这些努力都促使机构发布公开声明。

当然她们面对的困境也是摆在眼前的：贾志伟通过孙恒告诉艾米丽和其他受害者，如果机构

发布声明，贾志伟就会公开所有人的信息。这意味着，受害者的隐私可能会被贾志伟公开披露。



艾米丽们非常明白，尽管隐私被暴露的风险很大，她们也是一定要继续推动这件事前进的。像贾志伟这种年长男人利用自己的职权和个人名望，把一个机构变成自己狩猎场的案例并不少见。多少年轻又对理想主义充满憧憬的女性就在这种氛围下被伤害，然后黯然离开了公益行动的场域。

她们很谨慎地发言，努力不让工友之家、不让孙恒感到“将机构置于受害者的对立面”（孙恒原话，见上图）。她们也知道，一旦公开行动，就会有人质疑她们是帮助恶势力打压劳工机构、蓄意攻击工友之家。

但是这些未知的恐惧不能阻止她们前进，也抹杀不了她们已经取得的第一个成果。作为帮助她们发布消息的女权行动者，我发现一些针对米兔当事人的问题往往都是不经大脑地打在发声者脸上的——比如，艾米丽她们在声明中明确表示已经和机构沟通了 175 天，依然有读者“善意建议”应该要和机构私下沟通而不是“直接变成运动，让机构受损”，因为机构需要保护。

这让艾米丽们觉得啼笑皆非，难道机构需要被保护，在机构中被性侵害的女性就不需要被保护了吗？保护机构名誉最好的办法，难道不是积极配合受害者的诉求，彻底反思当年处理案件的失误并承担曝光施害人的责任吗？

拿着集体主义当借口的巨婴们应该意识到，尽管艾米丽们的维权前路漫漫，一路上障碍不断，艰险困难，但是她们已经突破了“机构率先发声”的这个关口，这个成果让旁观者惊喜，这个过程也是她们自我赋权的经历。

她们显然比还在固守“家丑不外扬”的其他公益人士更加先锋和明智。她们此刻在开着轻松戏谑的玩笑，说工友之家决定不写明施害者的名字和职务的决定实在太蠢了，因为对工友之家有点了解的人都开始疯狂地互相猜测，是孙恒吗？是许多吗？是王德志吗？

在这些疯狂的猜测中，一些受到过工友之家其他性别不平等对待的当事人们也貌似开始找到了彼此。也许，在男性中心文化氛围主导的机构里，性别不公义的事件多得超乎我们的想象，但是它们正如同冰山坍塌一样不停砸落，让人不得不看到。

推倒一座冰山的，正是这些勇敢的行动者们。

*目前写出来的案例仅仅是贾志伟性侵害、性骚扰事件的一部分，由于贾志伟施害时间前后十来年，我们还听说过有其他受害者，我们将会争取她们一道发声。

我们希望受到过贾志伟性骚扰、性侵害（甚至任何发生在工友之家的伤害）的朋友们请联系我们（大兔微信 345322273），我们一定会保障你的隐私。

你也可以联系工友之家发布的第三方渠道（equality-cn@hotmail.com），一起加入这次的米兔中。

也恳请大家转发给自己认识的人，扩散我们的声明和文章，让潜在的受害者知道自己并不孤独，也让勇敢发声者因为有大家的支持而感到宽慰和力量。

*文中雅雯、艾米丽、小芳、田石、麦奇均为化名。贾志伟、孙恒、王德志三位工友之家（前）领导者均为真名。本文经受害者集体授权撰写发出，大兔本人文责自负。

2019.1.18 《乐施会对北京工友之家发生性不当行为事件的回应与立场》

来源：微信公众号“乐施会 OXFAM”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1yBtVsts2QtDuHLmnnYDxg>

事由：

1月16日，北京工友之家在其微信公众号上发布声明，表示接到一名投诉人代表多名曾在该机构服务过的志愿者举报，指多年前在北京工友之家参与志愿服务期间，曾遭到北京工友之家一名管理人员的性骚扰。同时在该声明中表示，多年前该机构曾收到过两起对该管理人员的相关投诉，但当时未妥善处理及回应受害者的要求，为此在声明中道歉，及表示采取改善措施。

有受害者在当天即发布对北京工友之家声明的回应，表示“北京工友之家发布声明是一个积极善意的举动”，但是对于声明的内容表示不满和失望。受害者要求北京工友之家披露性骚扰事件中前管理人员的姓名和职位，在保护受害人隐私的前提下披露当年事件的具体内容；以及披露北京工友之家当年处理该事件的经过和措施，并反思这个过程中的不当之处。

1月17日中午，北京工友之家发出第二份声明，解释不公布前管理人员姓名的理由。1月17日深夜，受害者发出第二份声明，不接受北京工友之家的解释，并公布侵犯者的姓名及当年受害的一些细节，以及与北京工友之家沟通的过程，批评工友之家未及时、严肃及负责任地处理事件。

以下是乐施会对本事件的回应与立场：

1. 乐施会曾经支持过北京工友之家，实施流动人口社区服务、新工人文化建设与传播、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等项目，项目实施时间为2003年3月至2017年7月；
2. 乐施会一直致力消除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和侵害、倡导性别公正、并推进公益组织专业化和公益行业健康发展。对于北京工友之家发生有人滥用权力实施性侵犯及

性骚扰的事件，我们感到非常痛心和失望。在此，我们要求北京工友之家尽快回应受害者的要求，并严肃处理有关事件和相关侵害者；并完善和严格执行防治性不当行为和权力滥用的机制和措施；

3. 我们衷心感谢和支持受害者勇敢地举报性侵犯及性骚扰事件和侵犯者，以防止再有其他人受到侵犯和伤害。对于该滥用权力和性不当行为事件在我们资助北京工友之家项目期间发生，我们感到很难过，并对受害者深感歉意。我们会与受害者及关注事件人士保持密切联系，并提供适切的支援和协助；
4. 我们也会深刻反思和检讨过往对合作伙伴在防治性不当行为和权力滥用的监管和支持方面的不足，并从此事件中吸取教训，以加强在这方面的工作；
5. 乐施会对于性骚扰、性剥削和性侵犯的行为零容忍。在英国乐施会海地事件发生后，我们持续努力完善相关政策与机制，以预防性不当行为和权力滥用的发生。我们在2018年3月设立了“反对性不当行为热线”，向员工、合作伙伴、志愿者等提供支援。所有员工都承诺遵行包括了防治性不当行为的《乐施会员工行为守则》。我们已经分批对所有乐施会员工进行“防治性不当行为和权力滥用工作坊”，提高员工对性不当行为的意识和敏感度，建立内部共识，并共同完善内部政策和处理机制；
6. 乐施会再次重申，要求合作伙伴共同防治性不当行为，以保证我们在推进扶贫发展和人道救援等工作过程中，贯彻对性不当行为的零容忍的立场和原则。乐施会已经向所有合作伙伴发出《乐施会要求与合作伙伴共同防止不当行为的通知》。从2018年起，我们对所有新合作的项目，在与合作伙伴签订的协议书中明确、清楚提出了防治性不当行为的要求，并正在逐步为合作伙伴提供相关的培训、能力建设、防治机制建立和实施的支持。

让我们共同努力，预防和制止各种性不当行为和滥用权力发生，继续推动社会公义和性别公正！

乐施会

2019年1月18日

2019.1.19 《北京工友之家就贾志伟性侵性骚扰事件发表致歉与承诺》

来源：北京工友之家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h4sLQ4KdITyPFbzzdxbtg>

1月17日深夜，受害者集体授权发布《回应工友之家及详述贾志伟性侵性骚扰女志愿者事件》。我们读到了受害者对事件过程的描述，读到那些痛苦的经历，深感震动，心情非常沉重和难过。我们认识到，这是权力滥用和对女性人权的严重侵犯。对于该事件在机构发生，我们无比痛心、自责与愧疚。我们将对机构负责人的失职进行检讨和处理，在此谨对受害者的遭遇表达深深的歉意！

我们衷心感谢和支持受害者勇敢地站出来曝光性侵性骚扰事件和侵犯者，以防止再有其他人受到侵犯和伤害。她们正义的行为、不懈的努力，是对我们的教育和督促，让我们有了进一步的回顾和反思：

1、受害者的重要诉求是希望机构主动曝光施害者姓名。当时机构主要顾虑在于法律风险和责任，坚持不由机构曝光施害者姓名，尽管受害者们提出愿意与机构一起承担法律风险。道义上我们本应如此，但却没能做到。尤其是读到当年受害者想着自杀都不要连累机构，但我们还是把“机构利益”放在受害者的安全、伤痛与尊严之上，因此给受害者带来再次伤害。对此，我们难辞其咎！

2、当年受害人主动向机构负责人孙恒和王德志投诉之后，机构的正确做法应该是认真调查，全面了解情况，重视和回应受害人的诉求。但是，机构没有这么做，反而对受害人有所责备，这于情于理都是错误的。后来，虽然对贾志伟进行了停职处理，但是，没有了解和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没有与他果断彻底断绝关系，允许他在机构居住，这严重伤害了受害者的情感，也让受害者对机构失去了信心，并留下隐患。在此，我们对当年事件处理的严重失责进行检讨，对默默承受这么多年伤害的受害者们，我们深感痛心，在此忏悔！

3、感谢受害者帮助我们，指出组织文化中存在的重大问题，让我们对此开始检讨，特别是缺乏社会性别意识和权威决策的问题。从此事件来看，我们机构不是一个性别平等的民主机构，这是我们要推动社会公正的初心的一個盲点，和我们的目标是相违背的。现在我们认识到，这些缺陷和问题积累至今，伤害了受害者，其实也在长远和根本上侵蚀了机构的核心价值——劳动权益和人的尊严，并就因此对受害者造成的伤害表示道歉！

北京工友之家有决心促进社会性别平等和反对性别暴力，我们愿意不断学习，成为推动妇女权益和反对性侵性骚扰的拥护者和行动者。对于本次事件的后续处理和今后的机构发展，我们做以下承诺：

1、对事件责任者的查处。对于实名曝光施害者贾志伟，受害者集体已经通过勇敢和坚韧的努力实现了，我们表示支持和钦佩。我们会进一步调查贾志伟在机构工作期间的相关行为，并彻底与贾志伟断绝历史遗留的所有工作关联。2018年10月，贾志伟已经彻底搬离机构。我们将尽快处理他与机构的其他关联。贾志伟被停职后除了一段时间做工作交接以外实际不再参与机构工作，但仍是机构股东，机构管理委员会已经做出决定将贾志伟退出股东，并督促贾志伟公开道歉。我们也将对机构负责人孙恒、王德志当年的处理失当进行追责，拟定处理措施，这些目前已经在处理中（计划于2019年3月底之前完成）。今后，若经过调查核实，机构管理委员会成员如存在性骚扰或性侵害行为，管理委员会全体成员同时接受机构相关规定的同等处罚；如果性骚扰或性侵害实施者为其他内部员工，管理委员会中负责该员工所属工作的成员必须接受机构相关规定的同等处罚。处罚程度视情节严重程度而定，直至开除。北京工友之家将邀请受害者代表、顾问及第三方参与监督评估，相关工作所需费用由机构承担；

2、本机构承诺对性侵性骚扰行为持零容忍态度，并积极推进机构刚刚建立的反性骚扰机制。我们邀请了顾问、第三方专业团队以及机构管理人员和员工多方参与，制定了《北京工友之家反性骚扰工作机制》，并于2019年1月15日在北京工友之家年终大会上讨论通过并立即开始实施，北京工友之家将邀请受害者代表、顾问及第三方参与监督评估，相关工作所需费

用由机构承担;

3、我们要深刻反思和切实改进过往对权力滥用的监管不足,从此事件中吸取教训,以加强在这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将于2019年度进行机构治理机制改革,完善权力监管机制,防止权力滥用,北京工友之家将邀请受害者代表、顾问及第三方参与监督评估,相关工作所需费用由机构承担;

4、本机构承诺保护和支持受害人,我们将改善与受害人的沟通,共同商讨措施,保护受害人的隐私,支持受害人的诉求,为受害者提供协助。我们会与受害者及关注事件的人士保持密切联系,共同推进受害者的赋权。

**再次真诚地感谢艾米丽们,是你们的勇敢和坚韧教育了我们,也给其他人树立了榜样。向艾米丽为代表的受害者集体表示道歉,向你们勇敢捍卫自己和妇女的尊严与权益致敬!
本声明经北京工友之家管理委员会讨论通过**

管理委员会成员:孙恒、王德志、沈金花、刘艳真、姜国良、许国健(许多)、王博

北京工友之家
2019年1月19日

2019.1.21 北京工友之家总干事孙恒就贾志伟性骚扰事件发布致歉信

作者:孙恒

来源:微信公众号“Am到天亮”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DrcPpSRixjIwGx2HI6W7g>

1月17日深夜,是我人生中最难过最沉痛的一晚。

看到受害者的文章,我感到无比的痛心与难过,还有内心深处的耻辱。而这些受害者们却已经度过了无数个屈辱、愤怒、失望的夜晚。

曾经我们大声高唱劳动与尊严,如今我们却变成了反面。

我还是最初的那个我吗?

作为北京工友之家总干事,我怀着深深的歉意和羞愧的心情写下这封致歉信。

1、对当年的事件深感痛心和羞愧

1月17日深夜,我读到了受害者集体授权发布的文章《回应工友之家及详述贾志伟性侵性骚扰女志愿者事件》。通过这篇文字,我进一步具体地了解了更多当初事件的细节。读到了受害者对事件过程的描述,读到那些痛苦的经历,我的心情非常沉重和难过,为在我们机构发生这么严重的伤害而感到耻辱和悲哀。我读的时候,内心有一种颤栗的痛楚。我们曾经的志愿者在我们的“眼前”遭受过这样的对待,我们却曾经漠视和忽视,我无比痛心和自责。

我吃惊于自己过去为何没有认真想过去详细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想,虽然这涉及到个人隐私,但是,既然受害者已经跟我投诉,如果我主动和真诚地用心去沟通,我是有机会了解详情的。我必须承认,我过去只是以为自己为受害者考虑了,或者只是说辞上为受害者考虑了,而从情感上根本没有跟受害者站在一起,没有从受害者的感受和视角出发思考问题,很

感谢受害者以这样的方式给我以教育。

2、对此次事件的处理过程深感自责和惭愧

此次事件处理过程中，我们坚持不由机构曝光贾志伟的姓名，主要是因为不想承担法律风险责任。这几天，有人不断问我，为何不与受害者一起公开发表声明，我才意识到，从我这方面，从来没有这样设想过。所以，应该是由于我长期以来处于机构的“领导”位置和角色，从潜意识里已经把受害者的利益和机构的利益区分了开来，并且把“机构利益”放在了首位，最终没有选择与受害者站在一起共同面对风险，在此对受害者表示深深的歉意。

当受害者给我们机会去面对多年以前的事件的时候，我并没有进行深刻反思。长期以来，我一直理所当然地认为机构的利益应该放在首位，这已经形成思维惯性。让我感到更为伤心的是，受害者想着自杀都不要连累机构，而我们却把“机构利益”放在受害者的安全、伤痛与尊严之上。其实，伤害了个体权益的集体利益是没有根基的，在性骚扰案例中，这就是不道德的，甚至是纵容犯罪的。

作为此次事件处理的直接负责人，处理过程的不当我应承担主要责任，我此时深感自责和惭愧。非常感谢在受害者的督促下经历这个过程，特别是1月17日夜晚受害者集体发布的文章，给了我内心巨大的冲击和警醒。

3、关于贾志伟的相关说明与反思

贾志伟曾经是机构管理委员会的核心领导人之一，在机构创立和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一些重要的作用，我和他也曾经是同事和朋友。当年事件发生后，我曾和贾志伟大吵过一架，之后就断交了，有时偶尔见面彼此也都不再说话，其实我的心里也非常难受，但当时也没有意识去反思这背后的深刻原因。问题是，我没有承担起彻底处理问题的角色与责任。现在回想一下，如果当初能够站在受害者的角度去体会，我也许当初就会果断彻底要求贾志伟离开机构居住场所。

现在，贾志伟已经彻底搬离机构。我会尽快处理他与机构的历史遗留问题，我们会成立一个调查工作组，认真调查，全面了解贾志伟在机构工作期间的相关行为，并彻底与贾志伟断绝历史遗留的所有问题。

4、对我个人思维习惯和做事方式的反思

作为机构主要负责人，经常面临很多繁杂的事务工作，我一贯的做事方式都是：只重视做事，不太注重做事的人。觉得把事情做好就可以了，没有那个意识和敏感度去关注他人的思想和情绪状态，很多时候即使注意到了，也觉得应该由他人自己去面对和消化。

就这次事件来说，我没有注重受害人具体的受害过程和心理伤害程度，所以自己也无法体会到受害人的伤痛，我这次受到最大的一个教育和学习就是：要争取从受害人的角度去体会和思考问题。

5、对机构文化与制度的反思

之所以当年问题得不到彻底的处理，我认为跟机构文化中缺乏社会性别意识和权威决策有关。我和机构其他一些同事为了打工群体的权益和机构的发展一起走过了17年，我坚信我们基于劳动价值观的文化教育活动为社会的进步和打工者群体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我们也将继续

为此努力，不过以往任何的贡献都已经是历史，并不能够掩盖我在这次事件处理上的失责。我认识到，我们的缺陷和问题积累至今，伤害了受害者，其实也在长远和根本上侵蚀了机构的核心价值——劳动权益和人的尊严。

作为机构的总干事，我对形成这样的机构文化氛围负主要责任。回顾过去，一方面是我作为机构主要负责人自身缺乏意识和能力；另一方面是因为随着机构不断发展，而内部管理机制却没有随之得到相应更新完善，甚至导致出现权力滥用的情况，我在此反思并进行检讨，也应接受机构的对我的追责（具体追责处理措施将于近期公布）。

6、以行动支持妇女权益、推动机构内部治理

由于我对当年发生的事件处理不当，让受害者长期承受精神折磨与内心痛苦，让机构蒙受荣誉损失，我深感不安和愧疚。在2019年，我会负责机构反性骚扰机制的具体落实，并真诚地邀请受害者及代表参与监督与评估。

我会督促成立“北京工友之家内部治理专家委员会”，邀请社会各界专家和顾问老师帮助我们对整个事件进行全面调查及善后处理；帮助机构进行内部治理改革，尤其是社会性别意识提升、反性骚扰工作机制建立与完善、民主管理机制改革及防止权力滥用等机构内部治理工作。我真诚地邀请受害者及代表参与对话、交流、监督与评估。

我自己作为机构负责人之一，亲历了这个过程，才得到这样的认识，由此，我深感推动妇女权益和反对性别暴力的道路之艰难。我虽然很痛心和遗憾，自己要经历这样的过程、要通过受害者冒着风险站出来、要通过受害者的督促及强大的社会压力才走到这里，但是，我毕竟有幸获得了此时的认识和一定的觉醒。希望这可以做为今后思想和行为的一面镜子，身体力行，成为推动社会性别平等和反对性别暴力的拥护者和行动者。

7、真诚感谢艾米丽们

回顾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其实艾米丽们一直抱着最大的善意和耐心在给我们机会，但是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最后逼得她们不得不采取其他的途径和办法来教育我们。

感谢你们的善意和耐心给我们改正错误的机会，感谢你们以这种方式给我们以教育。我再次向艾米丽为代表的受害者集体表示道歉！向你们勇敢捍卫妇女权益与尊严的不屈不挠的精神表示致敬！

北京工友之家总干事：孙恒

2019年1月21日

2019.1.22 北京工友之家负责人王德志发布道歉信

作者：王德志

来源：微信公众号“Am 到天亮”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5OKLwcJdyFDAvUQOThz78w>

北京工友之家负责人王德志的道歉信

1月17日深夜，受害人集体授权发布了《回应工友之家及详述贾志伟性侵性骚扰女志愿者事件》的文章。跟很多关注此事件的人一样，我也是第一次比较详细地了解受害人所遭遇的侵害过程，让我深受震动，感到内疚和惭愧。她们受了严重的伤害之后，还得不到曾经信任的领导及机构的支持与帮助，让她们这些年一直处在无助和压抑的境况之中。

艾米丽们都曾经跟我关系很好，她们带着理想和热情来到工友之家，之所以留下来参与志愿服务工作，是因为认同机构的理念和工作，认同这里的同事，然而，却在这里受到了如此严重的伤害，而且没有得到公正妥善的解决而无奈地愤然离开，今天想来真是太难过了。经过这次教育，现在我才认识到性骚扰或性侵是对妇女人权的侵犯，这是一种犯罪行为。那个时候我没有站在受害者的角度，而是以机构利益为重，用简单粗暴的方法对待和处理这件事，让她们倍感失望、受伤和痛苦。在此，我向受害者道歉！

关于我当年发的邮件内容，在网上初看到的时候自己都懵了，于是查找了当时的邮件重新阅读。看完了往来邮件内容之后开始追忆，那是我第一次遇到机构发生这类事情，当时的确没有社会性别意识和相关法律意识，所以没有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作为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接到投诉之后，我应该认真调查和严肃对待，而我并没有体会到受害者的伤痛，没有及时回应受害者的诉求。回想自己这样处理问题的原因可能主要是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我把这个事件认为是偶发的“婚外情”去看，当时我认为双方都有责任，认为只要贾志伟改正错误，受害人忘掉不愉快的经历，大家以“大局”为重，就能让局面回到原来的轨道。我更不应该责备受害者，我为我当时错误的认识和处理方式向受害者道歉！第二是，我习惯了刚愎自用，说话办事很强势，一旦有了自己的意见，会靠自己脾气大和决策地位来落实自己的想法，我今后要努力改正。

第二件举报发生的时候，由于我自己对此类事情的错误认识和判断，我也没有给到受害人理解和支持，没有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所以也没有采取果断处理措施，机构也只是对贾志伟做了停职处罚的内部处理。那个时候，贾志伟在机构已经失去了同事们的支持。机构对贾志伟做了停职处理，我当时觉得这样处理就可以了，以为贾志伟也应该就此改过。出于朋友情谊，我没有重视其他同事的意见，固执己见，没有及时驱逐他离开机构所在地，没有认识到我们没有驱逐他是对受害者的伤害。那个时候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权力滥用行为，他正是利用公益的光环来实施侵害行为。不只于此，因为我的忽视和拖沓，没有及时处理贾志伟与机构相关联的遗留问题。在这点上，我是主要责任人，现在，我将为自己这样的严重错误付出代价（机构对我的处理措施将于近期公布）。

现在我的理解和认识有所改变。就像那篇《关于工友之家反性骚扰声明的两点回复》说的“回顾当年对此事的处理，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是机构管理层集体缺乏相关意识，认为这属于私人领域，机构不便做更多干涉和处理；也认为对贾志伟停职已经是进行了处理。现在认识到，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不是截然分开的，特别是涉及到权力和性别关系的时候。”整个事件关系到法律意识、性别意识以及妇女人权意识、和反性骚扰的敏感度。贾志伟事件不仅仅是严重的妇女人权侵犯，也是严重的权力滥用，机构没能处理好这件事，说明机构缺乏权力监督机制，缺乏社会性别平等的意识，也缺乏反性骚扰机制，我作为机构负责人之一要对此作出深刻反思和检讨。

现在知道了贾志伟当年极其恶劣和不负责的所作所为，我感到非常痛恨，也为自己的失察和失责深深自责。今天，艾米丽们带着自己的伤痛勇敢地站出来，不光是声讨施害人、纠正

工友之家的错误，更为女性伸张正义做到了积极的表率。我作为工友之家的负责人之一，向曾经受到伤害的人们表达深深的歉意，为自己的过错深深地忏悔。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会引以为戒，对过去作深刻反思，并采取切实行动，努力提高自己的社会性别意识，和机构的同事们一起在机构内部推动反性骚扰机制的实施，加强机构内部治理工作，防止权力滥用，防止此类事情再度发生。

非常感谢艾米丽们，你们捍卫妇女权益与尊严的行动是社会的榜样，给我们以教育，触发我提高觉悟。

道歉人：王德志

2019年1月22日

2019.1.24 《受害者集体回应孙恒王德志道歉信并期待工友之家后续动作》

来源：微信公众号“滚筒洗脑机”（该号已被封禁）

备份链接：<http://dy.163.com/v2/article/detail/E6AK92O405288916.html>

关注贾志伟性骚扰、性侵害事件的各界人士：

对于工友之家1月19日发布的《北京工友之家就贾志伟性侵性骚扰事件的致歉与承诺》（以下简称“致歉与承诺”），以及孙恒（1月21日）和王德志（1月22日）发布的道歉信，我们做出以下回应：

我们看到工友之家认识到其“不是性别平等的民主机构”、反思到“缺乏性别意识和权威决策……在长远和根本上侵蚀了机构的核心价值——劳动权利和人的尊严”，也看到了孙恒、王德志的个人反思和致歉。我们相信机构和个人都“深受震动”，也能够感受到工友之家在这个阶段正在做出坦诚沟通的尝试。

我们希望，这不是一场舆论压力下为保全“机构利益”的危机公关，而是工友之家、孙恒和王德志本人真挚地反思和立场。

我们对机构做出的后续处理承诺以及个人做出的“努力提高自己的性别意识，在机构内部推动性骚扰机制实施，加强机构内部治理工作”的承诺表示期待。

对工友之家就此事后续处理，我们还有以下期望：

1. 希望工友之家将《北京工友之家就贾志伟性侵性骚扰事件的致歉与承诺》由管理委员会成员手写签字后邮递给受害人代表，孙恒致歉信、王德志致歉信由其本人签字后，邮递给受害人代表；
2. 希望工友之家根据《北京工友之家反性骚扰工作机制》第6.1条“在投诉人允许，为发挥警示意义，可在行业内通报”的规定，通过多种（包括但不限于邮件、微信）渠道，向行业（包括但不限于公益组织、基金会、打工子女学校、公立学校、高校、

高校社团) 通报贾志伟性骚扰、性侵害事件情况, 并向受害者代表反馈行业通报情况;

3. 希望工友之家依据 6.2 条“协助获得口头或书面道歉”的规定, 联系贾志伟本人, 督促其为性骚扰、性侵害行为公开道歉, 并督促其为性骚扰、性侵害行为投案自首;
4. 希望工友之家认真履行“邀请顾问及第三方参与监督评估, 相关工作所需费用由机构承担”的承诺, 配备不少于某固定金额的专项费用, 用于反性骚扰培训、实施、监督和评估工作。

再次感谢在此过程中支持我们的老师、机构 (特别是香港乐施会)、新媒体(自媒体)及运营者 (特别是“滚筒洗脑机”运营者大兔郑楚然); 也由衷感谢留言支持和转发的各位小伙伴——你们的留言和转发让我们感受到被理解、被支持, 我们一直担心公开经历会遭受网络暴力, 是你们给予我们新的勇气; 我们也由衷希望和我们类似经历的小伙伴勇敢发声, 共同反对任何形式的性别暴力, 共同构建性别平等的社会。

这不是贾志伟性骚扰、性侵害事件的结尾, 而是一个开始。我们将联合多方力量, 进一步追究施害人贾志伟的相关责任。如有其他受害者也曾遭遇过贾志伟性骚扰、性侵害, 请你联系我们 (大兔微信 345322273), 我们一定会保障你的隐私。

受害者集体及行动者

2019 年 1 月 24 日

文章报道

2019.1.16 《又一个“兄弟会”? | 工友之家前员工: 机构应正面回应受害人诉求》

作者: 赵亮

来源: 微信公众号“尖椒部落”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aPaXqyuebJqkAueQ4SVawQ>

北京工友之家在今日通过官方微信发布一条声明, 内容提及工友之家的一名前管理人员曾性骚扰多名在机构服务的志愿者, 并就此向受害者道歉。声明有讲“接到一名投诉人代表多名曾在机构服务过的志愿者举报”, 曝光了某位“前管理人员”曾对多名女性志愿者实施性骚扰的事实, 并就此向受害者道歉。然而对于事情的处理细节以及受害者关于“披露该事件中前管理人员的姓名和职位, 在保护受害人隐私的前提下披露当年事情发生的具体内容”、“披露工友之家当年处理该事件的经过和措施, 并反思这个过程的不当之处”两点要求并未作出正面回应。

作为一个关注女性打工者权益的自媒体平台, 我们期望能够联合其他机构, 共同致力于推动

打工者权益得到改善,同时也应对所有性别不公的现状作出正义发言——无论是面对我们服务的社群,还是机构组织本身内部的问题,我们在此呼吁北京工友之家能够尽快做出正面回应,有责任、有担当,为维护良好的劳工公益圈作表率。

以下为知情者、前员工赵亮(化名)供稿。

暗藏在工友之家内的衣冠禽兽

撰稿人:知情者、前员工赵亮(化名)

知名公益机构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工友之家”)在其微信公众号“北京工友之家”发布了《[提升意识, 建立机制, 监管权力, 反对性骚扰](#)》的声明,曝光了某位“前管理人员”曾对多名女性志愿者实施性骚扰的事实,但是因为某些“特殊”原因,声明并没有实名指出该“前管理人员”是谁,而只是非常隐晦地提到“前管理人员”、“投诉”、“性骚扰”等词汇。那么真实的情况究竟是什么呢?

公益的光环

据公开资料显示,工友之家成立于2002年,其宗旨爱与促进“打工者群体的社会、文化、教育、权益维护及其生活状况的促进与改善”,成立至今已经超过17年的时间,曾被北京市政府评为“北京十大志愿者团体”。打工青年艺术团,曾被国家文化部、中宣部评为“全国服务农民先进集体”。就是这样一家被光环围绕的公益机构内,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却暗藏着一个打着公益的旗号,长期性侵多名女大学生志愿者的衣冠禽兽。

神秘的工友之家“前管理人员”

声明中这个“前管理人员”其实是工友之家最核心的管理人员之一,参与工友之家各种大小事务的决策,在工友之家内部的角色有点像“政委”,负责机构的思想工作,人事任免和志愿者管理等工作,由于工友之家在北京,从其创办的十几年时间中,有源源不断的北京高校大学生志愿者参与其志愿工作,也给这个“前管理人员”提供了大量的接触女大学生的机会。

性质恶劣——受害者众多

声明中使用的词是“性骚扰”,但实际情况比性骚扰严重得多,据我所知,该“前管理人员”借助公益机构领导身份,以调研、谈心、做志愿者思想工作等名义,对多名女大学生志愿者实施过性骚扰和性侵害。据目前了解的情况,至少有9名女性曾遭受过该“前管理人员”的不同程度的性骚扰和性侵害。另有数名疑似案例,尚未得到证实。

化身“革命导师”

在工友之家内部,该“前管理人员”常常化身导师形象,利用机构领导的身份,对工友之家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进行“教导”,对工作人员及志愿者遇到的思想困惑进行“开导”,从而建立其在工友之家内部的权威和志愿者对他的信任,使得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很多受到他性侵害的女生并未站出来对其进行曝光。

性侵手法

就目前了解到的受害者状况,施害者施害手法有三类:

第一类：赤裸裸的性侵

该“前管理人员”在工友之家所在地有一个独立的房间，施害人借口工作事情，将受害女生约到该房间，强行发生性关系。

第二类：PUA 套路式性侵害

据我所知，该“前管理人员”在长达十来年的时间，借助公益机构领导身份，以调研、谈心的名义，与志愿者谈心、聊天，并对受害人进行肯定和鼓励，博得受害人好感，继而进行骚扰和试探。通常施害者会隐瞒自己已婚身份，如果受害人得知其已婚，施害者会表达自己婚姻不幸福，并反复做“思想工作”，让受害者做自己“女朋友”。

三类：语言和肢体性骚扰

一些女性志愿者由于参与工友之家志愿服务时间不长，与该“前管理人员”接触时间不长，仅仅受到了部分语言和肢体的性骚扰，便离开工友之家，不再参与相关志愿服务。

造谣与污蔑

声明中提到“多年前”就收到了投诉，但是为何没有及时处理？原因有多个，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施害者还是工友之家的“前管理人员”，其在内部讨论此事时，对受害者进行造谣和污蔑，例如将所有行为都描述为“自愿行为”，将受害女生描述成“荡妇”，“主动勾引”的形象。由此可见，在组织内部，性骚扰和性侵害受害者对于拥有不平等权利关系的施害者在其组织内部进行投诉阻力之多，难度之大，超乎想象。

另一个“兄弟会”？

工友之家的这份声明中提到，在多年前收到两起投诉时，“未采取妥善措施进行处理”，这种不妥善的处理究竟有多不妥善？声明中并未详细提起。根据其中一位受侵害当事人回忆，收到投诉后，工友之家负责人因出差没有直接处理此事，后续也没有向受害者了解情况，而直接处理此事的另一位核心管理人员干脆直接处理此事另外一位工友之家核心管理人员干脆直接粗暴指责受害人将事情讲出来是“有碍机构的团结的行为”。在另外一起投诉中，在投诉人明确要求开除施害者的情况下，机构负责人却回应“前管理人员”“对机构很重要，不会让他走，也欢迎你留下来”。两起投诉事件的最终结果，都是受害者离开工友之家，而该“前管理人员”继续留在工友之家居住和工作。

PS：在此先不指出施害人姓名，等待工友之家回应受害人声明，看工友之家是否会承担责任做进一步披露。

2019.1.17 《北京工友之家反性骚扰声明相关知情人访谈》

来源：微信公众号“工人访谈员”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H1pC2BM8wx6N_oCaWcW78A

背景资料与人物介绍

访谈背景：1月16日，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则关于其前管理人员性骚扰的声明，引发了劳工圈内的大量关注，我们特邀请到曾为工友之家的志愿者和

员工，并对当时的性骚扰事件有一定的了解的知情人，做了本次访谈。

访谈内容

问：北京工友之家发布了一个声明，关于他们的前管理人员性骚扰的声明，你知道这个事情吗？

答：看到了他们发布的声明，说实话，这个声明看标题我都不知道它想讲什么，看得出来这是一个道歉的声明，可能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弱化这个事件吧，但是很容易让人感觉他们是在耍小聪明，缺乏诚意。

问：当时你在北京工友之家吗？

答：在，当时算长期志愿者吧，也算是工作人员，参与一些机构的工作。

问：那你了解声明里所提到的性骚扰事件吗？

答：了解一些吧，那个时候是受害人告诉了我一些关于这个事情的情况。

问：声明里没有具体提到当时发生了什么，你能介绍一下吗？

答：我当时只是知道机构的一名已婚的核心管理人员与志愿者保持了不正当的性关系，后来又通过其他渠道了解到不仅仅只是一名志愿者，而是很多名志愿者，那种感觉就是只要来工友之家的志愿者都有可能成为那名管理人员的潜在发展对象，这样事情就严重多了。

问：一名管理人员和多名志愿者？

答：是的，这名管理人员当时主要负责志愿者管理工作吧，总是能找到机会和志愿者大谈人生和理想，看的书比较多，知识面也比较广，在机构也是主要负责人，那个时候很多志愿者，基本上都是大学生，对他都是很敬仰的，他也就趁这样的便利发展对象。

问：当时有志愿者举报了？

答：应该是，我只是知道机构负责人知道了这个事情，不清楚他们之间是怎么处理的，只是知道机构小范围内应该知道了这个事情，然后受害的志愿者，有些已经成为工作人员了，几乎都离开了机构，还有一些知情的工作人员也都离开了，但是那个管理人员还在机构居住和工作。

问：管理人员没有被开除？

答：可能名义上停职了吧，但至少还在机构出现，经常在机构住，其实了解机构的人都会知道想要把他彻底开除几乎没有可能性，因为机构的很多事还是需要他来决策。

问：此事对你的影响大吗？

答：当然了，你可以设想一下，当时很多的大学生志愿者来到工友之家都是满怀理想和信念的，都是很单纯的，充满热情的，他/她们会在晚上围坐在机构大院里，唱着理想之歌，听着机构那些管理人员跟他/她们大谈阔论，立下志向要为改变当代工人的命运而努力，很多人为了能够参与工友之家的的工作，都休了学。那个时候，有记者朋友看到这种氛围，把工友之家所在地皮村称为新时代的延安。

问：所以一下子就从天堂跌到了地狱？

答：对，就是这样，前几天还在告诉你你要为社会公正和正义奋斗的导师，原来背地里做着这么龌蹉的事情，他花时间陪你聊天、学习和工作，不是为了你的成长，也不是为了理想和事业，他仅仅只是想得到你的肉体，然后和你玩腻了，又转向下一个，这真是极大的讽刺，也许这才是社会的现实，伟大的理想和崇高的事业都只是自己私欲的铺路石而已。

问：然后你也离开了工友之家？

答：是的，知道了这个事情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工友之家。

问：同时也不再相信伟大的理想和崇高的事业了？

答：这个怎么说呢，我希望存在真正的伟大理想和崇高事业，要不然这个世界就太现实，太黯淡了，但是不希望是工友之家那种。

问：工友之家是哪种？

答：带有几个特点吧：阶级立场，权威主义，集体主义。我觉得志愿者，尤其是大学生志愿者那么容易被俘获也跟这种文化有很大的关系。

问：详细说说。

答：工友之家宣称是一个为工人服务的公益机构，对于长期志愿者和工作人员，它比较鲜明的立场要求，就是你需要认同工人的立场上才能有资格为工人进行服务，如果你缺乏这种立场，那么你首先要进行自我改造，在能力和立场的选择上，立场是第一位的，原则性的，而能力是可以慢慢培养的。

问：对大学生也是一样？

答：对大学生和知识分子就更加明显了，所以很多大学生志愿者来到机构以后，首要的问题就是向工人阶级学习，端正自己的位置，改造自己，而机构管理者标榜自己的工人立场，可以随时批评和表扬志愿者的工作学习改造。当然会有很多志愿者离开，但是那些留下来的志愿者，一旦接受了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那么就是任人摆布了。

问：会有人留下来吗？

答:会的,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在一种帮助你成长的氛围中进行的,会让你觉得是为你好,是为了我们共同的理想和信念。这其实跟我们的社会整体环境也是有关系的,工人阶级是我们的领导阶级,这在现在还是一种政治正确,我们也是这样从小被教育过来的。

问: 所以留下了做志愿者的意味着成为潜在的受害者?

答:在这种环境中,机构的管理者就成为整个理想和事业的解释者和权威者,有不同的意见会在机构内部受到不同程度的批评,很多都是所谓的立场和原则问题,大学生志愿者在他们面前存在有一种原罪,她/他们希望更快地成长,更快地拥有工人的立场,所以她/他们渴望导师的引导,就看这些导师怎么引导了,现在就是引导到沟里了。

问: 如何理解集体主义这个?

答:集体主义就是推崇集体利益高于一切,理想信念高于一切,所以在这种文化里个人利益在集体面前是被忽视的,个人利益需要以集体利益为借口才能正大光明地提出来。以至于在有志愿者投诉后,受害者被告知要以机构的事业为重,不要公开声张。

问: 也没有在工友之家内部公开?

答:是的,可能很多人都是直到这个声明出来以后才知道的吧,从第一次志愿者举报到现在,这段时间内,有大量的大学生志愿者来到机构实习,参与工作,但是机构没有任何的反性骚扰措施,所以存在巨大的风险。

问: 那工友之家现在发布了声明,你怎么看?

答:声明定性为性骚扰,我觉得不足以形容此事的严重程度,也没有具体说明当时发生了什么,很多不知情的人可能都会一头雾水,机构内部人员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没有任何警醒的作用。

问: 声明做了很多关于预防和处理的承诺。

答:是的,但是很明显这些都是虚的,没有任何的约束性,我并不清楚上面写的零容忍都包括什么,除了解除聘用之外还有其它什么实质性的措施,因为直到现在机构对于当年发生的事情还是遮遮掩掩的,很难说机构和内部主要负责人进行了令人信服的反思,所以对于未来的承诺,我也是保持怀疑的态度。

问: 工友之家在声明中说组织了多次性别平等意识培训。

答:是的,但我不看好这种培训,我觉得机构需要的不是这种温文尔雅,其乐融融的意识培训,需要的是一个专业的律师来告诉他们什么是性骚扰和性侵,告诉他们如果发生了性骚扰和性侵需要承担什么法律后果,把刑法条文和实际案例讲给他们听,起到震慑的作用。

问: 那你对机构声明所做的承诺并不信任?

答：可以这么说，我了解机构里面主要的管理人员，除了当年的事情之外，也有其他的管理人员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只是没有这么大规模，这种东西都是骨子里的东西，四五十岁的人了，不可能因为这张纸而改变本质的东西。所以靠这种没有约束性的东西是很难有什么效果的，被逼无奈之举，不值得信任的。

问：工友之家内部管理人员都不值得信任吗？

答：这个怎么说呢，机构内部有一些人平时标榜自己是女权主义者，新时代女性，女性权力的捍卫者，我觉得当她们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应该会有所表示，但是很遗憾，应该是没有，也许出于对机构利益的保护吧，毕竟集体和理想高于一切。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讽刺。

问：那你觉得需要怎么做？

答：我认为目前机构本身并不值得信任，对于一个并不让人信任的机构，未来如何能够避免发生类似的事情，我觉得可以参考美国如何处罚中兴通讯，一是巨额罚款，二是直接派人监督，三是如果再犯如何处理。

问：巨额罚款？

答：当然这是我个人一些想法，道歉是廉价的，也不是所有人都是诚心道歉的，只有足额的金钱的惩罚才会让人记忆深刻，望而却步。当然这个钱不一定是直接交给受害者，受害者可能也不愿意接受，可以用来对机构的监督上。

问：工友之家是一个公益机构，资金都应该来自捐助并专款专用，如何缴纳罚款？

答：理论上是这样的，但是根据目前公开的信息可以查询到，工友之家目前还是工商登记注册的，同时工友之家作为企业法人控股了一家科贸公司，并参股了一家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另外工友之家的主要负责人名下还有多家企业和机构在运营。你很难说这是一家纯粹的非营利机构，既然有营利的公司，有经济收入，那么就可以缴纳罚款。

问：罚款就可以用在第二条：派人监督？

答：是的，机构的罚款可以建立一个反性骚扰基金，用在对机构的监督上，由受害人指定的第三方进行监督，机构声明里不是做了很多的承诺，反性骚扰机制，行为守则等等，那么就需要由外界的人来监督。而且这种监督是需要专业性、独立性和公开性的，比如每年都要对机构的各项承诺和行为进行评估，出来一个评估报告。当然这可以有一定的时限，比如三年内没有发生违规现象，那么可以解除监督。

问：监督时发现有问题的怎么办？

答：这就是第三条，再犯如何处理，这个是很重要的，要不然就没有约束性，没有约束性就没有可操作性，上次怎么掩盖，下一次还会怎么掩盖，理由总是可以找到的，机构必须有明确的可以具体操作执行的承诺，就是如果期间又发生性骚扰那该怎么办。

问：你觉得该怎么办？

答：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可以允许机构内部工作人员再犯的机会了，毕竟当年的这个事情已经很严重了，而且内部其他人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如果再次发生，那么就说明整个机构已经无法挽回了，那就是该开除开除，该辞职辞职，该解散解散吧。

问：这么严重？

答：当然这个不是我说了算的，参考受害者的意见吧，受害者在机构这个声明之后也发布了她们的声明，以她们的意见为重，她们满意就可以。我只是很担忧有人再犯怎么办。

问：机构的声明发布之后还是有很多人机构的这种主动道歉的勇气进行了称赞，要树立为行业反性骚扰标杆，你怎么看？

答：首先受害人声明里也说了，这不是机构主动的，是受害人联合推动下，在工友之家的一些顾问老师和基金会施压下，同时在社会反性侵运动的大环境下，机构被迫发布了道歉声明。我觉得就好比有人吃了一坨屎，然后把嘴巴洗干净了，你总不会因为他把嘴巴洗得特别干净而欢呼雀跃，称赞他是世界上吃完屎后把嘴巴洗得最干净的人。不要因为施害者的一点点妥协而改变了整个事件的性质，把丧事变成了喜事，这对受害者是非常不公平的。

问：还有其它想说的吗？

答：坏人太多了，这个社会太适合坏人了，坏人的违法成本太低，那么多年过去了可能现在大家才知道这是一个坏人，然后我们的法律，我们的司法机关对此都是无能为力，当然我并不是单单指这个事情，很多事情都是这样，你已经小心翼翼、委曲求全、像条狗一样地生活了，还要天天担惊受怕，害怕哪天摊上事，因为法律保护的是强者，正义也很少会光顾弱者。

问：谢谢你接受采访，事情如果有进一步发展，希望能继续对你进行访谈。

答：看情况吧，也许有人会让我闭嘴。

完

2019.1.18 《工友之家性骚扰事件：被举报者拒绝正面回应，机构处理受质疑》

作者 | 一灿、阿七 编辑 | 小田

来源：微信公众号“NGOCN | 有种”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_biz=MzU5ODcwNTI4Mg==&mid=2247483849&idx=1&sn=1e67b79deb9e1f0bdb560f8a40fd0143&chksm=fe415424c936dd328f4f0dded390d166812c376d7720276965717948c910f7374b330f80d721&mpshare=1&scene=1&srcid=0504jyg0Xn3dYcL8HTxQnX5R&key=ba04e7824a084b7ea9ac07a7e6ff8dbb1ee92292d40f85cda619501de13cd677de3ce5a8789b5f0badf643796068331fa4eb6364c9079846adb16eac5f3c70edc63ea419ee307df28f6478c82db71a65&scene=0&uin=MTMyMzUzMjM1&devicetype=iMac+MacBookAir7%2C1+OSX+OSX+10.14.4+build\(18E226\)&version=12020110&nettype=WIFI&lang=](https://mp.weixin.qq.com/s?_biz=MzU5ODcwNTI4Mg==&mid=2247483849&idx=1&sn=1e67b79deb9e1f0bdb560f8a40fd0143&chksm=fe415424c936dd328f4f0dded390d166812c376d7720276965717948c910f7374b330f80d721&mpshare=1&scene=1&srcid=0504jyg0Xn3dYcL8HTxQnX5R&key=ba04e7824a084b7ea9ac07a7e6ff8dbb1ee92292d40f85cda619501de13cd677de3ce5a8789b5f0badf643796068331fa4eb6364c9079846adb16eac5f3c70edc63ea419ee307df28f6478c82db71a65&scene=0&uin=MTMyMzUzMjM1&devicetype=iMac+MacBookAir7%2C1+OSX+OSX+10.14.4+build(18E226)&version=12020110&nettype=WIFI&lang=)

zh_CN&fontScale=100&pass_ticket=1iTUek49lwdy7B8Aw6iDPo75LURobBTkJXCvi4UuF%2Bg%3D

工友之家前管理人员贾志伟被举报性骚扰；消息称，贾志伟在去年仍曾多次邀约工友之家女性志愿者

北京工友之家前管理人员贾志伟被举报性骚扰。昨晚发布的一份“受害者集体回应”称，贾志伟在任职期间性骚扰、性侵多名志愿者。举报人之一艾米丽称受害人数至少有 9 人。

“受害者集体回应”发布后，NGOCN 第一时间联系了贾志伟，他先称相关举报是“胡说八道”，随后表示当时不方便细讲。今日下午，NGOCN 再次致电贾志伟，他表示这件事情等等再说，需要好好去想想。当被问到他是否觉得自己受到了冤枉时，他说：“写故事似的，大家都这么去说，我有什么办法。”

北京工友之家是一家屡获好评的知名公益组织，2002 年成立，以服务外来打工群体为主。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贾志伟为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监事，目前仍是股东之一，持股 20%。同时，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百分百控股的北京同心互惠科贸有限公司中，贾志伟同样担任监事一职。在“受害者集体回应”中，公布的一张工友之家负责人孙恒的聊天截图显示，孙恒表示会让贾撤出工友之家和同心的股份。

附图：在“受害者集体回应”中，公布的一张工友之家负责人孙恒的聊天截图（略）

另据“受害者集体回应”内容，贾志伟是工友之家的三大核心成员之一，负责工友之家的志愿者思想工作。受害者之一艾米丽曾经是工友之家志愿者，她表示贾志伟在工友之家被称为“思想导师”，很受大家尊敬。

同时，贾志伟在北京创办有“风林社区书院”，是一家青少年教育发展机构。根据该书院微信公众号内容，贾志伟为书院创办人，今年 41 岁，其最近更新的内容是去年 6 月的暑期活动。

根据性骚扰举报人方面的消息，贾志伟一直都住在工友之家，并在工友之家拥有一个制箭作坊，直到 2018 年，才因举报压力搬走。NGOCN 在和贾志伟的谈话中，他称自己并不住在工友之家，且在 7、8 年前已离开工友之家，但他承认在皮村有一个工作室，到去年才彻底搬走。

对此，NGOCN 向长期在工友之家担任志愿者，并且最近还与工友之家保持密切联系的 C 某求证，C 某也确认贾志伟不住在工友之家，但曾在工友之家有一间工作室，直到 2018 年夏末秋初时离开。

C 某称去年工友之家在内部做过反骚扰培训，但未提及性骚扰一事。在得知贾志伟是被指控者后，他表示非常震惊，C 某的一名女性朋友去年在工友之家当志愿者，期间曾多次受到贾志伟的邀约，但并没有赴约。

“贾志伟现在还在给蒙在鼓里的姑娘们发信息。”C 某说。

工友之家拒绝在声明披露性骚扰实施者姓名，称是因涉及法律问题

在举报人公布贾志伟姓名的前一天，工友之家已发声明表示，其机构前管理人员曾在多年前性骚扰多名志愿者，且事发当时在接到举报后，机构并未能积极处理。同时，工友之家向受害者道歉。

不过，在该声明发布约 30 分钟后，一份“受害者集体声明”发出，**并提出要求工友之家披露该名前管理人员的姓名和职位，在保护受害人隐私的前提下披露当年事情发生的具体内容；以及披露工友之家当年处理该事件的经过和措施，并反思这个过程的不当之处。**

针对不披露该前管理人员姓名的原因，工友之家在 1 月 17 日上午 11 点 45 分再发声明回应。回应指公开当事人姓名以及指控性骚扰或性侵害涉及法律层次，针对该事件的调查并未委托第三方机构或法律人员进行调查，工友之家认为，“在没有经过法律意义上的调查的情况下，我们没有权力公开为某人定罪”。**工友之家称道歉是出于选择相信受害者。**

同时，工友之家在回应中称，由于当事人双方对事件各自有不同的描述，所以机构无法替任何一方代言、描述或解释具体内容。

对此，长期关注性骚扰议题的律师万淼焱表示：“**如果连基本事实都没有，就盲目地‘选择相信受害者’，这才是对投诉者和被指控者都极不负责任的做法。**”

同时，万淼焱认为工友之家如确认性骚扰事实，公布性骚扰者姓名不存在侵犯其隐私权和个人信息的风险。万淼焱称，我国现在施行的《民法通则》和《民法总则》并没有对隐私权和个人信息进行明确的法律界定。而在去年已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理的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 816 条提到，“**为维护公序良俗而实施的必要行为**”，使用或者公开个人信息等，行为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北京为平妇女权益机构负责人冯媛也表示，公布行为人身份是机构常有的处理方式，只要有依据，一般不会有难以应对的法律风险。**反而能为机构在追求公平正义方面加分。**

不过，也有法律人士认为机构公开被指控人姓名确实有法律风险。源众法律性别发展中心主任、律师李莹认为，**工友之家若披露被指控人姓名身份，会涉及名誉权、隐私权等问题。**

工友之家处理方式受到质疑

“受害者集体回应”还提到，在性侵发生后，艾米丽和雅雯都与工友之家核心管理人员王德志与孙恒分别投诉过，但没有结果。**根据文中披露的邮件截图，王德志认为艾米丽的投诉“有碍机构团结”。**而根据雅雯和其男友麦奇的说法，在他们要求机构辞退贾志伟后，孙恒的回应为：“贾志伟对于机构有很大的贡献，我们不能让他走，也欢迎你们留下来。”

附图：“受害者集体回应”中附上的截图（略）

针对工友之家当时的这种处理方式，冯媛认为其缺乏对性骚扰等侵害行为的敏感，对投诉的受害人是公平的，对避免更多问题的发生和对机构形象是有害的。**“遗憾的是，这种处理**

方式，恐怕也代表大多数机构及其负责人们的知识、态度和行为的局限。这个局限可能现在仍然普遍存在。”冯媛说。

C某也对工友之家的回应表示非常不满，认为正是因为孙恒和王德志的包庇和模糊态度，才让其他的志愿者一度处于遭受性侵的危险境地。“工友之家是有罪的。”他说。

李莹认为，此事反映出当前性骚扰事件的法律现状，包括规定很简略，也没有明确用人单位的责任，另外还有防治机制不完善和求助渠道不通畅的问题。

“我觉得公益人，特别是公益领导人，应该用更高的职业标准、道德标准，和法律标准来要求自己。”李莹认为公益领域也有其特殊性，一方面是对受害者来说，受到的伤害更大，会直接冲击其价值观，受害者披露事件的压力也更大；另一方面，公益组织原本要建立起公信力和发展也不容易。

NGOCN 在 16 日就此次事件致函工友之家，询问有关细节，但直到 18 日下午，孙恒回复称目前未有时间回答，且计划以个人名义发出一封道歉信。今日中午，孙恒在朋友圈表示“很多细节是我第一次知道”，不过在和孙恒的交谈中，他以时间急迫为由不回答具体哪些细节是此前不知情的。同时，王德志在电话中表示个人不方便回复，担心说多了牵扯到受害人信息。

注：举报人均为化名

2019.1.19 《工友之家陷性骚扰风波：意识不到的性别暴力？》

作者：汪徐秋林

来源：南方周末

原文链接：<http://www.infzm.com/content/144104>

2019 年 1 月 16 日，公益组织“北京工友之家”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则关于其前管理人员性骚扰的声明，同时公布了于 1 月 15 日开始试行的《反性骚扰工作机制》。声明随即引发公益圈内的大量关注。

发布当天，有受害者回应，表示“北京工友之家”发布声明是一个积极善意的举动”，但是对于声明的内容表示不满和失望。“北京工友之家”随后与受害者方展开持续争论，令事件持续发酵，再次引发了公益机构共同防治性不当行为的广泛讨论。

“北京工友之家”发布道歉声明

据“北京工友之家”1 月 16 日所发声明描述，他们接到一名投诉人代表多名曾在该机构服务过的志愿者举报，称多年前在北京工友之家参与志愿服务期间，曾遭到一名前管理人员的性骚扰。该声明中表示，多年前就曾收到过两起对该管理人员的相关投诉，“由于当时机构负责人缺乏相关意识，未认识事情严重性，机构亦缺乏相关预防和处理机制”，当时未妥善处理及回应受害者的要求，为此在声明中道歉，并表示采取改善措施。

声明还承诺，今后机构对性骚扰和性侵害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如发现机构工作人员实施相关行为，将与其解除业务合作，机构人员（含志愿者）如果遭受性侵害，机构则会立即回应并提供支持和帮助。

声明发布前一天，工友之家机构内部通过实施了《反性骚扰工作机制》，工作机制中提到，今后机构预防性骚扰的措施，包括在现行管理制度、行为准则中融入反性骚扰内容，将反性骚扰纳入员工、志愿者培训，所有成员每年必须接受一次性别平等、女权人权及反性骚扰内容的相关培训，邀请专家或第三方机构进行监督等。

但这一篇声明并没有得到受害者们的认可，她们当天在公众号平台上回应：“我们不满意。”文中指出，“北京工友之家”发布声明源自她们从2018年7月26日以来175天的推动，175天以来，她们发出了15个正式书面文件，推动“北京工友之家”发布公开声明。受害者希望北京工友之家披露两点内容，“性骚扰事件中前管理人员的姓名和职位，在保护受害人隐私的前提下披露当年事件的具体内容”；以及“披露北京工友之家当年处理该事件的经过和措施，并反思这个过程中的不当之处”。

受害者：因为同情才施舍致歉？

1月17日中午，“北京工友之家”发出第二份声明，解释不公布前管理人员姓名的理由，认为“在没有经过法律意义上的调查的情况下，我们没有权力公开为某人定罪”，同时说明“（性侵）存在隐秘性及取证难的情况，我们选择相信受害者，所以发布了致歉声明。”

1月17日深夜，受害者发出第二份声明，对“北京工友之家”明确回复表示肯定，“但对回复内容因多数与事实不符仍然保留意见。”并授权公益人郑楚然披露当事人的姓名、当年部分受害人的受害细节、以及受害人们几年来与工友之家创始人之间的艰难沟通过程。

18日，受害人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书面采访，指出对“北京工友之家”“选择相信受害者，所以发布了致歉声明”的说法她们并不认同。在她们看来，用人单位有合法合理彻查机构内部工作人员违规、侵权行为的权力。“利用职权追求女志愿者，进行性骚扰甚至性侵害，分明侵害了机构内低位者的权利”，用人单位并不能因为单方面宣称“存在隐秘性和取证难的情况”就放弃调查。在这种情况下声称“相信受害者”并非程序正义，且有“因为同情才施舍致歉”之嫌。

据悉，1月17日，在“北京工友之家”发出第二份声明后，一直以来都知晓此事的“北京工友之家”总干事孙恒曾私下联系过受害者代表，对受害者说“我心里非常难受，你们有些措辞真的太让人伤心了”。17日深夜郑楚然发布了详述后，孙恒又表示，他也是第一次知道其中细节，感到很难受和抱歉。

“有些细节他们应该确实第一次知道，但是受害者之众和严重程度不仅是‘性骚扰’，他们之前是知道的。”受害者们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数年前，一名受害者代表其他受害者，与“北京工友之家”包括孙恒在内的主要负责人们在私下里曾进行过漫长沟通。2018年7月以来，她们又向“北京工友之家”负责人提起了正式投诉，“如果‘北京工友之家’在一开始接到投诉之后启动调查，或者2018年我们再次投诉的时

候，甚至在接受第三方机构性别培训后开始启动调查，都会比现在我们无奈回应后，再表示无法调查显得有诚意和有公理。”

郑楚然表示，17日深夜指证贾某后，另有一名受害者联系了她们，目前已知受害者超过10人。受害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很多公益圈的不认识的朋友们向我们表示支持，也鼓励我们继续声。我们受到了很大鼓舞。”

工友之家处理失当或系认知局限

1月18日上午，南方周末记者联系到“北京工友之家”主要负责人王德志。王德志此前曾让涉事管理人员暂停工作并离开机构，同时志愿者也离开机构。王德志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贾某早已离开机构，为了保护受害者隐私，他本人不再针对此事做更多回复。

据他描述，“北京工友之家”目前核心骨干十人，员工四、五十人，志愿者一人。其中女性员工占机构总体人数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2018年10月和12月，工友之家内部曾分别对核心骨干、员工进行过性别平等意识培训；2018年12月27日，顾问、第三方专业团队还对机构员工进行了性别平等与反性骚扰培训。

王德志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近年来“北京工友之家”内部“断断续续”有过一些涉及性别内容的培训，但当被问及培训具体内容和培训效果时，他建议由孙恒出面回应。18日当天，南方周末记者先后多次拨打孙恒电话，均被对方挂断。随后记者又拨打工友之家公布的机构联系电话，一位女性工作人员在听取记者来意后，直接以“不清楚事件”为由，挂断电话。

北京为平妇女权益机构共同发起人冯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工友之家没有进行进一步调查，就选择相信受害者，可能使他们在对问题严重性缺乏了解的基础上，让投诉者更加失望、引发更多批评。

“（工友之家）当初的处理显然表明（他们）缺乏性骚扰等失当行为的敏感，这对投诉的受害人是不公平的，对避免更多问题的发生和对机构形象是有害的。”冯媛认为，这种处理方式，可能发生代表大多数机构及其负责人们的知识、态度和行为的局限。“这个局限可能现在仍然普遍存在。”

问题不仅是“北京工友之家”的问题

1月18日傍晚，香港乐施会通过其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声明，要求“合作伙伴共同防治性不当行为，以保证在推进扶贫发展和人道救援等工作过程中，贯彻对性不当行为零容忍的立场和原则。”乐施会曾于2003年3月至2017年7月间，支持工友之家实施流动人口社区服务、新工人文化建设与传播、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等项目。

乐施会社会性别与公益组织发展项目经理钟丽珊此前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公益界也存在默许性别暴力，甚至滥用权力、实施性不当行为的观念和做法。性别平等和社会正义应该是公益机构核心理念，也是公益机构工作的宗旨和追求的目标。“这些有违公益精神和原则的现象，绝不能接受，必须作出改变。”

1月19日晚间,“北京工友之家”发出第三份声明,给出了积极回应,声明承认机构缺乏社会性别意识和权威决策的同时,公开承诺会进一步调查该管理人员在机构工作期间的相关行为,并督促其公开道歉,还对机构负责人孙恒、王德志当年的处理失当进行追责。

冯媛认为,此次“北京工友之家”和受害人集体之间的公开争论,对整个社会具有巨大积极意义。“它揭示出的问题不仅是工友之家的问题,而且反映了可能更多机构存在更基本的认识问题。”

冯媛建议应该在公益领域乃至社会领域更加广泛地宣传和促进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女职工特殊保护条例中关于用人单位的反性骚扰的职责,并通过本案例等实践,促进完善政策法规,尤其是关于用人单位职责的规定。

2019.1.19 《读者来稿 | 一个左翼青年对北京工友之家贾志伟性骚扰、性侵事件的一些看法》

作者: 小龙

来源: 微信公众号“董森的呓语”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Kul2RkNe7uR-v81ofdulRQ>

编者按:

昨天,我们收到了读者小龙的来稿。现经修改编辑,刊发于此。北京“工友之家”十几年来为劳动者歌唱,开办打工子弟学校,举办打工春晚,为打工者做过许多有益的事,现在在反性骚扰的事情上也作出了一些积极的表态。我们相信,北京“工友之家”能够认识并改正自己的错误,能够越办越好。

从现在已经曝光的内容来看,这次北京皮村“工友之家”贾志伟性骚扰、性侵事件的恶劣程度,是近几年来左翼圈子里罕见的。贾志伟作为工友之家三大核心成员之一,多年来利用其备受尊敬的身份,利用其掌管志愿者思想工作的职务,借口“思想教育”或“谈恋爱”,性骚扰、性侵至少9位女生,时间跨度长达数年。下面我想从几个方面谈谈我对这件事的看法。

一、性侵害的问题

受害者是这样描述她们所遭遇的侵害的:

小芳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但是贾志伟却升级了他的行为。在一个晚上,小芳的室友没有回来,小芳就独自一人入睡了,在她感觉有人在摸自己而被惊醒的时候,发现贾志伟已经在脱她的衣服了。迷迷糊糊间小芳不停推开贾志伟,打了个冷颤之后她彻底回过神来,威胁贾志伟说:“你再敢过来我就大叫,叫来一个院子的人看谁丢脸!”

贾志伟害怕地停下了,却又一把抱住了小芳,解释道自己是因为喜欢她才会这样做的。小芳回忆道,当时贾志伟对小芳说,他认为小芳是爱他的,只是小芳还是一个18岁的孩子,不懂爱,需要他这个导师来引导她。

艾米丽也是在这个房间里被贾志伟侵犯的。当时贾志伟强吻她，并且拽起她的手去摸他的下体。艾米丽肚子里一阵阵恶心，差点呕了出来，使劲地挣扎想要推开他，贾志伟就道歉说，对不起，是我太冲动了，我太喜欢你，太爱你了。

艾米丽回忆说，那时候和现在不一样，大家都还没有性骚扰这个概念。发生了那种亲密的肢体接触，就以为是在“谈恋爱”了。对，就像房思琦说的那种“谈恋爱”一样。

而志愿者雅雯则经历了更加严重的性侵害。有一天白天，雅雯如同往常一样在贾志伟的房间里使用电脑上网。贾志伟回来之后和她打招呼聊天。过了一会儿，贾志伟提出要抱抱雅雯。雅雯觉得不能接受，但是又不好直接拒绝这个让人尊敬的贾老师。贾志伟强调只会抱她一下，于是雅雯就默许了。

但没想到他抱住她就不肯放手了，对她说自己很喜欢她。贾志伟力气太大了，雅雯挣脱不开，只能不停对他说：“你是我们的贾老师啊！是我尊敬的人，你不要这样！”但是贾志伟依然继续对她实施了性侵。事后，贾志伟对她说，他是喜欢她所以才会这样失态，是情不自禁。

雅雯回忆事发时，自己对贾志伟突然的性侵始料未及，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自己又胆小、自我保护意识不足，所以就不敢大声呼喊。

如果按照受害者的叙述来看，贾志伟对多人实施性骚扰乃至性侵，其行为显然已经逾越了道德和法律的底线，也与人们对于北京工友之家和公益行业的基本认知完全不符。但是，这样的行为，却因为贾的主观故意、制度不健全、受害者对性骚扰认识不充分等原因而得以发生，又因为北京工友之家的故意遮盖，而被掩盖下来，一直到今天。

二、集体主义、阶级立场和“思想导师”

至此为止，贾志伟的罪还仅仅在于性骚扰、性侵害在道德和法律双重意义上的不可饶恕；但是，这起特殊的性侵事件还有一层普通事件没有的含义：它是在理想主义和道德情怀的包装之下完成的，也因此变得更加绝对不能饶恕。

之前的文章曾提到，来到工友之家的女大学生都是抱着单纯的理想主义情怀和为工人服务的朴素愿望来到工友之家的。

问：此事对你的影响大吗？

答：当然了，你可以设想一下，当时很多的大学生志愿者来到工友之家都是满怀理想和信念的，都是很单纯的，充满热情的，他/她们会在晚上围坐在机构大院里，唱着理想之歌，听着机构那些管理人员跟他/她们大谈阔论，立下志向要为改变当代工人的命运而努力，很多人为了能够参与工友之家的工作，都休了学。那个时候，有记者朋友看到这种氛围，把工友之家所在地皮村称为新时代的延安。

但是在贾志伟的性骚扰和性侵发生之后，她们感受到的是理想的幻灭：

问：所以一下子就从天堂跌到了地狱？

答：对，就是这样，前几天还在告诉你你要为社会公正和正义奋斗的导师，原来背地里做着这么龌蹉的事情，他花时间陪你聊天、学习和工作，不是为了你的成长，也不是为了理想和事业，他仅仅只是想得到你的肉体，然后和你玩腻了，又转向下一个，这真是极大的讽刺，也许这才是社会的现实，伟大的理想和崇高的事业都只是自己私欲的铺路石而已。

青年人为实现社会理想而不懈奋斗甚至牺牲自己，这是整个社会最宝贵的财富。因此青年人理想的幻灭是令人最痛心和最不能接受的，而导致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贾志伟。根据爆料的内容显示，贾志伟将自己包装成“思想导师”，而他赖以骗取女生信任的手段竟然是理想和所谓“阶级立场”。

众所周知，北京工友之家是一个纯粹的、充满理想主义的集体。经老师同学介绍、慕名而来的志愿者非常多。而做志愿者工作的贾志伟很有学识，在讨论会上可以一口气讲几个小时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女权主义，常常带着志愿者聊到深夜一两点。这名比艾米丽大十几岁的中年男性被很多人称为工友之家的“思想导师”，很受大家尊敬。

问：对大学生也是一样？

答：对大学生和知识分子就更加明显了，所以很多大学生志愿者来到机构以后，首要的问题就是向工人阶级学习，端正自己的位置，改造自己，而机构管理者标榜自己的工人立场，可以随时批评和表扬志愿者的工作学习改造。当然会有很多志愿者离开，但是那些留下来的志愿者，一旦接受了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那么就是任人摆布了。

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具有鲜明的阶级立场，左翼必然需要为饱受剥削压迫的工人群众发声、服务甚至斗争。而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必然要对初次学习左翼理论、接触工人的同学进行思想教育。但是，就是这么一个思想教育的过程，竟然被无耻的贾某人钻了空子，变成了满足自己私欲的有利条件；世界上最崇高的理想和最无私的奉献精神，竟然让贾做到了在别的地方想做却不敢做的龌蹉之事。我之前曾经长时间负责人的思想工作，深知思想教育工作是改造人的灵魂的崇高使命，是需要以最恪尽职守的态度，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兢兢业业地完成的工作。像贾这样的人利用思想教育之机，行性侵之实，真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正像电影《让子弹飞》里描述的那样，应该始终拿着两把枪，一把枪对准自己，一把枪对准敌人。当你放下对准自己的那把枪的时候，还怎能以左翼自居？左翼从生活作风问题逐渐走向堕落的例子，在历史和现实中都屡见不鲜。凝视深渊者变成深渊、屠龙者最终化身为巨龙的故事，人们耳熟能详，而况贾志伟乎？

贾的性侵不是因为不该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不是因为不应该强调阶级立场，而恰恰是贾完全丧失了“阶级立场”的结果。贾的案例不是否认了思想教育和自我革命在左翼同志中的地位，而是恰恰说明了加强思想教育、勇于自我革命在左翼事业中极其重要的作用。思想教育，是左翼同志进行自我革命的外在推动力；而阶级立场既是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自觉选择，也是在自我革命中不断深化的。但是，对贾这类彻底堕落的“左翼”，已经不能采用“思想教育”的办法了，应该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

另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集体主义的问题。工友之家孙恒、王德志等人将“集体主义”视作“家

丑不可外扬”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王德志对艾米丽打出了好几个问号，其中最让艾米丽伤心的，是这一句：为什么（你要）做出有碍机构团结的行为呢？

“对大树最好的纪念就是把树里的虫子捉出来。”这是北大邓宇昊同学在呼吁大家申请沈阳事件信息公开的文章第一句，左翼青年人对集体主义的阐释也应如此。面对左翼内部存在的问题，甚至是个别践踏道德和法律底线的行为，左翼青年应该坚决站出来与之斗争，正如同在沈阳事件时一样，绝不实行对内对外的双重标准。

对集体最大的、最忠诚的爱，绝不是包庇纵容集体中的缺点、错误和坏人，而是将集体中的“蛀虫”捉出来，改正集体的缺点，这才是真正的集体主义的立场。如何认识和看待别人提出的批评，只有最顽固的派别主义者才会把同志最诚恳的批评当成是最恶毒的攻击。“一锅粥如何对待一粒老鼠屎的态度决定了大家如何对待这锅粥的态度。”如果工友之家能够借此良机，正视问题、认真听取受害者的批评，彻底反思自己过去的错误，那么也不失为从头开始、为改变中国工人命运而努力奋斗的好机会。

我呼吁大家与贾志伟断绝个人关系，抵制贾主办和邀请贾参加的一切活动，鼓励工友之家发出公开声明，反省并改正错误，揭露贾的所作所为，与贾断绝关系。

最后，为揭发贾志伟的女权主义者的勇敢、真诚以及不放弃的精神点赞！

2019.1.19 《她们推动了中国首个针对性骚扰道歉的机构声明》

作者：社工郭晶

来源：微信公众号“074 职场女性法律热线”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_biz=MzU3ODIzNjcxMw==&mid=2247484503&idx=1&sn=ec4467c4ae5c816877a45338268221cd&scene=21 - wechat_redirect

1

艰难的公开对决

北京工友之家 16 日的道歉声明乃机构自曝性骚扰首创。然而，声明既没有披露施害者的姓名，也没有披露具体事件经过，让很多人一头雾水。对此，受害者集体发出声明，强烈要求工友之家补充上述两方面的信息。但工友之家最终没能迈出这一步。就在大家对工友之家性骚扰门背后的真相感到困惑不解时，17 号晚，女权行动者郑楚然发布了《[回应工友之家及详述贾志伟性侵性骚扰女志愿者事件](#)》的文章，一方面回应了工友之家的“两点”回复，另一方面在受害者集体的授权下记录了这起性骚扰、性侵事件及受害者向工友之家的投诉之路。

文中提到的施害者叫贾志伟，他那时是工友之家的三大核心成员之一，管志愿者思想工作。他很有学识，在讨论会上可以一口气讲几个小时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女权主义，常常带着志愿者聊到深夜一两点，被很多人称为工友之家的“思想导师”，很受大家尊敬。贾志伟在工友之家有自己的住所，他有时候会劝说女志愿者在自己的房间留宿，自己则到别的地方过夜。但令她们没想到的是贾志伟会趁她们不注意时回到这个房间，对她们实行性侵。艾米丽

便是在这个房间里被贾志伟侵犯的。后来艾米丽的男友知道这件事后向机构的一位负责人王德志投诉了，但得到的回复却是“闹成这样怎么收场？”。艾米丽失望地离开了工友之家。据她所知，至少有 9 个女生受到过贾志伟这种套路的伤害。

2

真正的反抗是勇敢面对

多年前，艾米丽面对贾志伟的性骚扰，感到恶心，但当时没有性骚扰的概念，以为发生了亲密的肢体接触就是“谈恋爱”。而今天她敢于承认和确认自己曾被强迫，是多么勇敢的一件事。对，我们必须看到女性承认曾被侵犯是一个勇敢的行为！

性骚扰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但很多女性不愿把她们的遭遇标签为性骚扰/性侵害，她们不想把自己归为性骚扰的受害者。社会对男性的暴力/骚扰行为带来的影响往往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而女性一旦去反抗男性的暴力/骚扰，她们就会冒着被污蔑为“太难取悦”或“极端保守”的风险。

我们的社会和文化并不鼓励女性去讲出自己被侵犯的经历，这致使女性需要巨大的勇气承认自己被性侵的事实。因为她们害怕一旦承认，施害者就真的得逞了，而自己就成了弱者。事实上，真正地反抗是承认被侵犯并直面性侵带来的伤痛。所以，每一个能够讲出自己遭遇性侵害经历的女性都是勇敢的战士。

2018 年 7 月，艾米丽、雅雯看到花花举报雷闯性侵害的事件，意识到贾志伟当年的行为是性侵害。花花并不认识艾米丽、雅雯和小芳，但花花举报雷闯的行为鼓舞了她们。这是女性发声和团结的力量。

性骚扰、性侵害一直都存在，但一开始没有具体的词语和语言来描述女性长期遭受的来自男性骚扰，也没有人讲出来，它就不被看见，就像不存在一样。女权主义者借由命名性骚扰，女性借由讲述自己的遭遇，让公众看到性骚扰的存在。同时，她们开始积极地寻求应对性骚扰的解决方案。

花花说，讲出性侵害的经历对她来说是一种疗愈。借由米兔，她和很多的幸存者不同程度地结识。有一次，她去参加一个性侵害幸存者的聚会，大家都精心装扮，穿着靓丽的衣服。她心里涌起了感动与温暖。她知道经历性侵害的不止她一个人，大家都过得挺好的，她也可以。

3

轻易的原谅亦是纵容

如果施害者和相关机构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并愿意悔改，受害者绝没有义务要原谅。

大家都希望性侵害的受害者能够走出伤痛，但走出伤痛的方式绝不是轻易地原谅。当然，受害者需要与自己和解，也许有一天她终于惊觉施害者和她不再相关，他对她再无影响，她终于可以释怀，但这不代表她要原谅施害者。如果施害者没有认识到自己对别人的伤害，我们却要求受害者原谅，这才是不正义吧。

社会对受害者有太多的苛责和要求。极少受害者提出要求施害者和相关机构给予金钱的赔偿。尽管她们得到金钱的赔偿是理所当然，但她们担心被怀疑动机不纯。很多受害者都怀着巨大的善意，她们不考虑自己应有的赔偿，只希望机构建立反性骚扰的机制，因为她们不想让更多的人经历她们的伤痛。

贾志伟侵犯了这些女生的身体，打碎了她们的内在秩序，让她们对世界的正义产生怀疑。艾米丽、雅雯、小芳都带着对公平和正义的追求来到工友之家。遗憾的是，工友之家并没有给她们正义，反而对她们道德污名。王德志指责艾米丽的投诉行为有碍机构团结。她们最终都无法忍受，只得带着失望离开。

4

打破兄弟会的团结

受害者的行动打破的是“兄弟会”的团结，形成了受害者的团结。多年前，贾志伟性侵害的行为没有被调查和处理，是因为他有坚固的联盟，他有王德志的维护，有工友之家的包庇。

和雷闯性侵事件曝光后，很多人“为雷哥”撑腰一样，工友之家的性骚扰事件依旧难逃“兄弟会”的窠臼。事实也确实如此，从王德志处理性骚扰投诉的做法我们不难看出，包庇有性骚扰行为的“兄弟”是他们的惯有伎俩。“兄弟会”显得很有“力量”，很有“面子”，然而，这看似体面的结盟背后，不过是他们害怕面对的他们之间只能靠隐瞒真相维持的脆弱联系罢了！

工友之家以法律风险为由，拒绝对性骚扰负责。这其实是在愚弄公众。法律的公正是社会的底线，但现有的法律有很多局限。工友之家是看到外来务工人员遭受的不公，这个不公来自于社会、来自于现有的法律。工友之家绝对有能力和权力去调查机构内部的性骚扰事件，并做出判断和处理。

对施害者及机构的追责不应该只是受害者的责任，更应该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因为她们遭受的不公，不仅来自于施害者，也来自于整个社会。如果受害者索求道歉、赔偿的行动遭遇挫折和失败，那说明我们的社会离正义还很远。

5

性骚扰/性侵的源头是实施者

关于职场性骚扰，在美国有一个真实的故事。1975年，一位靠救济金生活的单身母亲洛伊斯·詹森，来到明尼苏达州埃弗莱斯铁矿公司工作。从此，她和女同事每天都被男人们的黄色笑话、仿真性器具以及污言秽语所包围。1984年，洛伊斯决定勇敢地站出来起诉对性骚扰持冷漠态度的公司。历经15年的艰难跋涉，她和她的团队最终赢得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例性骚扰集团诉讼。1998年12月30日，15位妇女与埃弗莱斯矿和解，她们共得到了350万美元的赔偿。

这个案例成为促进美国性骚扰立法的里程碑，美国几乎所有公司后来都制定了严格的反性骚扰制度。2005年，好莱坞导演尼基·卡罗将这个故事拍成电影《北方风云》，奥斯卡影后莎莉兹·塞隆出演女主角，影片在世界范围内再度引起巨大的反响。

而中国目前因为性骚扰作出赔偿的案例少之又少。雷闯、贾志伟、亿友公益、工友之家等都没有主动对性侵害受害者作出赔偿。中国的法律里有关性侵害的惩罚标准也不明确。

只有施害者和相关机构真正承担起责任才能真正防治性骚扰。工友之家并非不知道或者不能学习如何对性骚扰事件进行调查。如果这些机构只是把制定反性骚扰机制作为一个公关措施，那它极有可能还要面临下一次的公开举报。

我们如何和性侵害受害者一起争取社会正义？向施害者和相关机构追责是必要措施。至今仍有志愿者在向亿友公益追责。她们在坚持的才是正义。

2019.1.21 《备忘录 | 北京工友之家贾志伟性侵多名女生事件：仍有六问未解》

作者：秋火

来源：微信公众号“秋火杂谈集2世”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c_ux6dpU-v4S_c3LrQFLqg

1月16日中午，北京工友之家发布文件《[提升意识，建立机制，监管权力，反对性骚扰](#)》，含糊其辞地提到“近期，我们亦接到一名投诉人代表多名曾在机构服务过的志愿者举报。举报人称多年前在我机构参与志愿服务期间，曾遭到前管理人员的性骚扰”。很快就有署名“工友之家性骚扰及性侵害事件受害者集体”[声明](#)回应称，工友之家并非主动发布声明，而是由于受害者经过长达175天的沟通，“通过工友之家顾问老师和理事施加压力，通过相关基金会的大力支持，才迫使工友之家逐步认识到该事件的严重性，从拒绝发布声明转变为不得不发布今天的这个声明”；随后，受害者公开提出两点要求，要求工友之家在次日中午前联系她们表达披露的意愿：

- 1、披露该事件中前管理人员的姓名和职位，在保护受害人隐私的前提下披露当年事情发生的具体内容。
- 2、披露工友之家当年处理该事件的经过和措施，并反思这个过程中的不当之处。”

但工友之家只是在第二天做了一个看起来体面的[辩解和官方说辞](#)，当晚受害者授权大兔发布《[回应工友之家及详述贾志伟性侵性骚扰女志愿者事件](#)》，阅读迅速过万，评论纷纷谴责贾志伟及工友之家包庇、赞赏受害者勇气。又过了两天这才迫使北京工友之家做出一些退让，在1月19日傍晚18:50发布第三个文件《[北京工友之家就贾志伟性侵性骚扰事件的致歉与承诺](#)》。然而就针对这份声明来看，回看几天以来受害者的要求和相关知情人提出的一些揭露，北京工友之家贾志伟性侵多名女生事件中仍有至少如下六个重要问题悬而未解：

- 1、工友之家至今仍然没有回应受害人两点诉求的核心内容：“在保护受害人隐私的前提下披露当年事情发生的具体内容；披露工友之家当年处理该事件的经过和措施，并反思这个过程中的不当之处”。

工友之家上述声明做出的延期承诺（延期到2019年3月底之前），也只是说“拟定处理措施”“进行追责”，并没有答应公开披露，也不知道究竟怎么个追责法。这些都没有讲清楚，事后“监督评估”又从何谈起呢？

- 2、工友之家声明也没有接受受害人诉求披露贾志伟的具体职位。因此人们也不知道贾志伟和机构之间究竟是有多大的责任关系？比如贾志伟只是机构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还是核心管

理人员？

问：声明里没有具体提到当时发生了什么，你能介绍一下吗？

答：我当时只是知道机构的**一名已婚的核心管理人员**与志愿者保持了不正当的性关系，后来又通过其他渠道了解到不仅仅只是一名志愿者，而是很多名志愿者，那种感觉就是只要来工友之家的志愿者都有可能成为那名管理人员的潜在发展对象，这样事情就严重多了。

问：一名管理人员和多名志愿者？

答：是的，**这名管理人员当时主要负责志愿者管理工作**吧，总是能找机会和志愿者大谈人生和理想，看的书比较多，知识面也比较广，**在机构也是主要负责人**，那个时候很多志愿者，基本上都是大学生，对他都是很敬仰的，他也就趁这样的便利发展对象。

来到工友之家后，第一个认识的人就是贾志伟。艾米丽从其他人的嘴里知道，贾志伟老师是工友之家的三大核心成员之一，管志愿者思想工作。

众所周知，北京工友之家是一个纯粹的、充满理想主义的集体。经老师同学介绍，慕名而来的志愿者非常多，而做志愿者工作的贾志伟很有学识，在讨论会上可以一口气讲几个小时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女权主义，常常带着志愿者聊到深夜一两点。这名比艾米丽大十几岁的中年男性被很多人称为**工友之家的“思想导师”**，很受大家尊敬。

神秘的工友之家“前管理人员”

声明中这个“前管理人员”其实是工友之家最核心的管理人员之一，参与工友之家各种大小事务的决策，在工友之家内部的角色有点像“政委”，负责机构的思想工作，人事任免和志愿者管理工作，由于工友之家在北京，从其创办的十几年时间中，有源源不断的北京高校大学生志愿者参与其志愿工作，也给这个“前管理人员”提供了大量的接触女大学生的机会。

(以上三个截图来源：1.17 一名前北京工友之家工作人员与“工人访谈员”的对话；1.17 贾志伟性侵受害者授权大兔发的揭露文章；1.16 前北京工友之家工作人员化名“赵亮”发在尖椒部落的文章)

3、北京工友之家是否承认其一名前员工所称：“我了解机构里面主要的管理人员，除了当年的事情之外，也有其他的管理人员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只是没有这么大规模”？

问：那你对机构声明所做的承诺并不信任？

答：可以这么说，我了解机构里面主要的管理人员，除了当年的事情之外，也有其他的管理人员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只是没有这么大规模，这种东西都是骨子里的东西，四五十岁的人了，不可能会因为这张纸而改变本质的东西。所以靠这种没有约束性的东西是很难有什么效果的，被退无奈之举，不值得信任的。

以上截图来源：1.17 一名前北京工友之家工作人员与“工人访谈员”的对话

4、北京工友之家是否承认机构负责人之一王德志当年对受害人的责怪和指责是事实？还有哪些人有这类压制受害人申诉的言行？王德志等人今天对这些做法是什么态度？如何确保不再有这些压制的言行？

漫长而痛苦的投诉

后来，艾米丽认识了现在的丈夫，那时候的男朋友田石，田石也是工友之家的志愿者，他很正直，对“已婚领导利用职务便利追求志愿者”这种事情比较敏感，知道这件事后，他愤怒地把贾志伟对艾米丽做过的事情告诉了机构负责人。

艾米丽知道，王德志和贾志伟私交甚好，贾志伟是对他有知遇之恩的好兄弟。收到田石的投诉之后，王德志马上打电话给艾米丽，责怪她：“闹成这样怎样收场？”

在艾米丽和王德志的邮件对话中，王德志质问艾米丽：现在有婚前性行为比比皆是，不告诉对方会涉及到对方不公平吗？如果你与田石分手，你会告诉你下一任男友你曾与*个男人同居过吗？



1. 现在有婚前性行为的比比皆是，不告诉对方会涉及到对方不公平吗？如果你与田石分手，你会告诉你的下一任男友你曾与*个男人同居过吗？
2. 你为什么要告诉对方你曾同居？

图为当年王德志与艾米丽邮件截图

王德志对艾米丽打出了好几个问号，其中最让艾米丽伤心的，是这一句：为什么（你要）做出有碍机构团结的行为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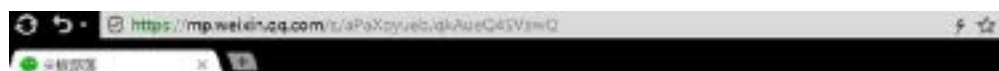


你说机构为大，视为你生存的土壤。为什么做出有碍机构团结的行为呢？机构真有你说的那么重要吗？

图为当年王德志与艾米丽邮件截图

图为贾志伟性侵受害者集体授权大兔文章提到的北京工友之家负责人之一王德志对受害者的责怪和指责

5、北京工友之家是否承认当时作为机构核心人员的贾志伟有在机构内部讨论中造谣和污蔑受害人的言行？工友之家当时和现在对这类“荡妇羞辱”是什么态度？



造谣与污蔑

声明中提到“多年前”就收到了投诉，但是为何没有及时处理？原因有多个，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施害者还是工友之家的“前管理人员”，其在内部讨论此事时，对受害者进行造谣和污蔑。例如将所有行为都描述为“自愿行为”，将受害女生描述成“荡妇”，“主动勾引”的形象。由此可见，在组织内部，性骚扰和性侵害受害者对于其有不平等权利关系的施害者在其组织内部进行投诉阻力之多，难度之大，甚于想象。

另一个“兄弟会”？

工友之家的这份声明中提到，在多年前收到网络投诉时，“未采取妥善措施进行处理”。这种不妥善的处理究竟有多不妥善？声明中并未详细提起。根据其中一位受侵害当事人回忆，收到投诉后，工友之家负责人因出差没有直接处理此事，后续也没有向受害者了解情况，而直接

图为北京工友之家前员工、知情人赵亮（化名）投书尖椒部落文章披露：工友之家多年前没有及时处理投诉的“最重要原因”是工友之家的“前管理人员”在“内部讨论”时对受害者造谣和污蔑

6、呼吁所有公益圈立即逐出贾志伟——据公益自媒体 NGOCN 及大兔综合通报，41 岁的贾志伟在北京宋庄开有一个“风林社区书院”，还在招募志愿者为流动儿童服务，他还和燕山学堂合作开展过射艺夏令营，和某基金也有合作关系；

5.7.1 投诉双方可以在机构外投诉，也可以通过法律渠道寻求解决方法。

5.7.2 如果性骚扰程度严重，机构可协助投诉人采取法律渠道维护投诉人的权益。

6. 处理措施

6.1 如果实施骚扰者为本机构人员，惩戒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口头或书面警告；不良绩效评估；调离岗位；降级；停职；立即解职。如果性骚扰者为外部人员，本机构将尽力支持投诉人，必要时可协助投诉人诉诸法律。在投诉人允许，为发挥警示意义，可在行业内通报。

北京工友之家应该在公益圈立即带头驱逐贾志伟——按照自己已订立的《北京工友之家反性骚扰工作机制（2019 试行版）》第 6 条“处理措施”第 1 款实行“在投诉人允许，为发挥警示意义，可在行业内通报”，通报工友之家满足受害者诉求对贾志伟性侵和性骚扰多名女性事件处理的披露，尤其要让贾志伟能接触到的所有服务对象（特别是青少年女性和女童家长）周知，否则，如何最大限度避免更多女孩受到贾志伟的伤害？

【备忘录 | 揭露北京工友之家贾志伟性侵多名女生事件回顾（+舆论记录）】

（注：每个相关文章点击数都是截止 2019.1.21.晚.10 点前）

1 月 16 日(周三)：中午 13:35，北京工友之家在公众号上以图片形式发布《[提升意识，建立机制，监管权力，反对性骚扰。](#)》，后附《北京工友之家反性骚扰工作机制》。（仅点击 1373 次，无留言）

中午 14:07，“工友之家性骚扰及性侵害事件受害者集体”在女权主义行动者大兔郑楚然的公众号“滚筒洗脑机”发布《[集体声明](#)》，回应上述声明，表示不满和失望，提出两点诉求“1、披露该事件中前管理人员的姓名和职位，在保护受害人隐私的前提下披露当年事情发生的具体内容。2、披露工友之家当年处理该事件的经过和措施，并反思这个过程中的不当之处。”并称“如果工友之家没有在明天（1 月 17 日）中午 12 点前联系我们表达披露的意愿，那么我们将自行披露上述的两点内容及其它相关信息”。（点击 4513 次，若干网友留言）

下午 15:38，公益组织 NGOCN 在其微博账号“N 记墙洞”发文《[北京工友之家前管理人员曾性骚扰多名志愿者，受害者要求公开该人姓名及职位](#)》

<https://m.weibo.cn/status/4329112547406673>

下午 17:03，一名北京工友之家前员工、知情人化名“赵亮”在女工自媒体“尖椒部落”公众号发文《[暗藏在工友之家内的衣冠禽兽](#)》，明确回应当天中午工友之家的声明，做了更深的揭露。尖椒部落取其中内容，冠题为《[又一个“兄弟会”？ | 工友之家前员工：机构应正面回应受害人诉求](#)》。（点击 2584 次，几个网友留言）

1 月 17 日(周四)：早上，公众号“工人访谈员”发表了《[北京工友之家反性骚扰声明相关知情人访谈](#)》，作者自陈曾经是北京工友之家的长期志愿者、也算是工作人员，揭露了更多详细情况，表达了对该机构已经完全不信任，更披露称“我了解机构里面主要的管理人员，除了当年的事情之外，也有其他的管理人员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只是没有这么大规模”。（至今点

击 3905 次，大量网友留言)

中午，北京工友之家发布事件以来第二个声明《[关于工友之家反性骚扰声明的“两点”回复](#)》(此文是文字版，后附《北京工友之家反性骚扰工作机制》仍是图片版)。(至今点击 2153 次，无留言)

晚上 22:51，北京工友之家贾志伟性侵事件受害者集体授权大兔在其公众号发文《[回应工友之家及详述贾志伟性侵性骚扰女志愿者事件](#)》，此文发布摘要：“恳请大家转发，让更多人看到，让受害者知道她们并不孤独。”详细揭露了被称为北京工友之家三大核心成员之一的贾志伟性侵性骚扰多名女大学生志愿者的情况(至少 9 名，几天后第 10 名受害者也联系了大兔)，并揭露了北京工友之家主要负责人王德志、孙恒敷衍压制受害者申诉等情况，指出这些性侵受害申诉者是推动机构主动曝光性骚扰事件、促使机构发声明致歉的先行者。(至今点击 2.4 万次，上千网友点赞，大量网友留言。在红色中国网点击 1242 次，无留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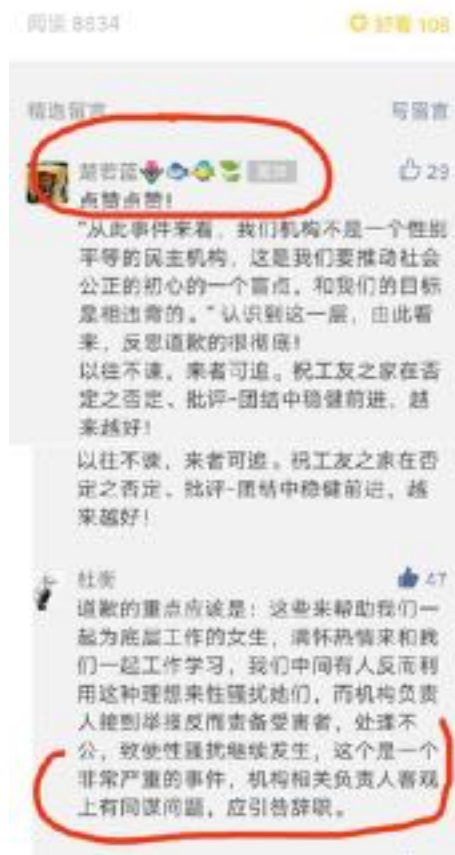
1 月 18 日(周五)傍晚：北京工友之家的长期资助方“乐施会 OXFAM”发表《[乐施会对北京工友之家发生性不当行为事件的回应与立场](#)》。表示其 2003 年 3 月至 2017 年 7 月曾支持过北京工友之家的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等若干项目，对工友之家有人滥用权力实施性侵犯及性骚扰感到非常痛心和失望，“衷心感谢和支持受害者勇敢地举报性侵犯及性骚扰事件和侵犯者，以防止再有其他人受到侵犯和伤害”；还称其“在 2018 年 3 月设立了‘反对性不当行为热线’，向员工、合作伙伴、志愿者等提供支援”，“从 2018 年起，我们对所有新合作的项目，在与合作伙伴签订的协议书中明确、清楚提出了防治性不当行为的要求，并正在逐步为合作伙伴提供相关的培训、能力建设、防治机制建立和实施的支持。”(至今点击 6948 次，大量网友留言)

傍晚 18:48，公益组织 NGOCN 在在微博和公众号发文《[工友之家性骚扰事件：被举报者拒绝正面回应，机构处理受质疑](#)》，开头即称：“消息称，贾志伟在去年仍曾多次邀约工友之家女性志愿者”。还提及：「NGOCN 再次致电贾志伟，他表示这件事情等等再说，需要好好去想想。当被问到他是否觉得自己受到了冤枉时，他说：“写故事似的，大家都这么去说，我有什么办法。”」还揭露贾志伟仍在公益圈有不少活动：在北京创办有青少年教育发展机构“风林社区书院”、所拥有的制箭作坊和在皮村的工作室才刚刚搬走、直到去年还多次邀约工友之家的女志愿者，还报道了工友之家未披露性骚扰实施者姓名有关的法律争议，工友之家处理方式受质疑，以及 18 日下午北京工友之家负责人孙恒回复 NGOCN 称“计划以个人名义发出一封道歉信”、“王德志在电话中表示个人不方便回复，担心说多了牵扯到受害人信息”等情况。(点击 1590 次，无留言)

1 月 19 日(周六)：早上 7 点多，秋火“作为一名高度关注左翼圈及劳工活动圈的热心群众”发文《七问北京工友之家遮掩包庇性侵犯事件与如何制约官僚式集体主义》(word 文档上传至 <https://pan.baidu.com/s/14XugYyZof9Sag3pd12AcYA> 提取码: tkci 之前因在公众号发不出来，只好发了个只存活了 12 小时的临时链接，六七朋友分享，点击 440 多次)

1 月 19 日(周六)：傍晚 18:50，北京工友之家发布事件以来的第三个声明《[北京工友之家就贾志伟性侵性骚扰事件的致歉与承诺](#)》(点击多达 9152 次，远超前两个声明；最初几个小时放出大量留言，第二天缩减为四条网友留言)。在底下四条留言中，工友之家把为自己点赞的留言置顶，但网友点赞最多的留言是主张“机构相关负责人客观上有同谋问题，应引咎

辞职” (如下图所示)。



上图截图时间: 2019.1.20.16:54

傍晚，公众号“董森的呓语”发布读者“小龙”的评论《[一个左翼青年对北京工友之家贾志伟性骚扰、性侵事件的一些看法](#)》。作者「呼吁大家与贾志伟断绝个人关系，抵制贾主办和邀请贾参加的一切活动，鼓励工友之家……揭露贾的所作所为，与贾断绝关系」；引用了北大邓同学呼吁大家申请沈阳事件信息公开时的说法“对大树最好的纪念就是把树里的虫子捉出来”观点，反驳了工友之家孙恒、王德志等人“将‘集体主义’视作‘家丑不可外扬’”的看法。(点击 388 次，在红色中国网点击 1051 次，均无留言)

秋火认为：除了上述内容可以肯定外，该文特别强调的“加强思想教育、勇于自我革命”，反而容易被权威式组织里的元老们用来让各位各自“批评和自我批评”各打五十大板、蒙混过关。关键还是要发扬群众自主精神、畅所欲言、每个人的关切都能得到表达或有效回应，群众自主基础上才能有最好的集体主义。(秋火更深入看法可参见 1.19 所写《七问北京工友之家遮掩包庇性侵事件与如何制约官僚式集体主义》

<https://pan.baidu.com/s/14XugYyZof9Sag3pd12AcYA> 提取码: tkci)

另有同志认为：这个评论即使动机良好，也十分肤浅因而没有任何教育意义，贾一类人可恶不在于丧失阶级立场，“而是他们所理解的阶级立场从头起就是错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他们爱说妇女问题归根究底是阶级问题，这种讲法根本是错的，是粗糙的阶级还原论”，“马克思的集体主义不表示否定个人自由，也不是简单的集体优先。根据马列传统，左翼团体内部奉行民主集中制，不是官僚的男权的集中制”。(详见下图)



1月19日晚，还有劳工圈左翼人士更激烈地引述刑法条款并主张：「北京“工友之家”孙恒等机构主要负责人主动及时地到司法机关说明情况，争取宽大处理」（如下图所示）。



截图时间: 2018.1.20.17:26

1月19日晚，南方周末报导《工友之家陷性骚扰风波：意识不到的性别暴力？》

<http://www.infzm.com/wap/#/content/144104> 南方周末提到18日上午记者联系北京工友之家主要负责人王德志，据其描述该机构目前核心骨干十几人，员工四、五十人，志愿者一人；其中女性员工占机构总人数1/3到1/2，2018年10-12月机构做过几次性别平等意识和反性骚扰培训。但是当记者问及培训具体内容和培训效果时，王德志却说建议由孙恒出面回应。而南方周末称：孙恒在18日当天多次挂断记者电话，记者拨打工友之家机构电话时，一位女性工作人员听取记者来意后直接以“不清楚事件”为由挂断电话。

对于1月16-19日北京工友之家几次声明与受害者声明形成的公开意见分歧，南方周末引用北京“为平妇女权益机构共同发起人”冯媛的话说：「此次“北京工友之家”和受害人集体之间的公开争论，对整个社会具有巨大积极意义。“它揭示出的问题不仅是工友之家的问题，而且反映了可能更多机构存在更基本的认识问题。”」

1月19日晚，“074 职场女性法律热线”公众号发布署名“社工郭晶”的文章《[她们推动了中国首个针对性骚扰道歉的机构声明](#)》。(点击1018次，无留言)

1月20日(周日): 早上, 远航一号(红色中国网编辑李明骐)在公众号“红旗太平洋”发文《[道歉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 贾志伟的行为已经构成强奸罪和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点击496次, 在红色中国网点击792次, 均无留言), **作者主张包括:**“就贾志伟的犯罪行为提出刑事控告”, 乃至“未尝不可以考虑, 动用进步积极分子集体的力量, 用非常手段, 对于贾某人实施法外制裁”, “可以考虑, 由多年来从事女性和非传统性别解放事业的积极分子(在与其他进步积极分子广泛酝酿后)首先发起一份带有宣誓书性质的反性侵犯、反性骚扰、反性别歧视声明, 规定自觉抵制性侵犯、性骚扰、性别歧视的各项行为准则”, “由所有参加声明的左翼和非左翼积极分子共同选举产生一个调查和仲裁委员会”。

(秋火点评: 李明骐这些隔空呼喊太大太空泛, 实际效果可疑; 目前工友之家仍远未披露当年处理详情等情况, 追责仍远未完成, 而现有关注却那么有限, 应把重心集中在引起圈内外更多重视以继续向北京工友之家若干负责人追责的努力上)。

1月20日, 一网友综述事件并做点评: 《[性侵从雷闯、刘猛到“工友之家”, 公益圈的边界感在哪里?](#)》(公众号“积分超市”, 署名“收银员”)。(点击199次, 无留言)

1月21日早上 8:32, 红色中国网发表网友“陕青”投稿《[制止性侵犯是每个左翼进步分子的责任](#)》

<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38211> (点击328次, 包括作者留言也只有3条留言), 文章除了对北京工友之家及其部分成员做了严厉批评, 还指出了事件以来中国毛派左翼圈子的一个特别悲哀的事实: “此事经由大兔发布以来, 已经五日有余, 左翼内部对此呼应寥寥, 大有事不关己之态……长期以来, 左翼对维护女性权益, 支持女性解放的伟大事业……的关心和行动却是零散的, 不系统的, 我们对于进步女权主义的普及教育是远远不够的。”

1月21日晚上, 秋火发布这件事的备忘录: 《北京工友之家贾志伟性侵多名女生事件: 仍有六问未解》——后附《揭露北京工友之家贾志伟性侵多名女生事件回顾 (+舆论记录)》。本人将一直追踪工友之家相关承诺是否履行及后续进展。

最后: 尽管声音微弱, 但我仍呼吁大家关注这个特别恶劣特别严重损害公义的事件(在此再强调其特别恶劣严重危害之处——①侵犯妇女人身和践踏女性的性自主权、②顶着公益光环作恶、③顶着左翼理想主义名义作恶、④污染褻渎了服务工人的事业和集体主义的名声、⑤台面下的荡妇羞辱和污名化、⑥不仅个人作恶而且多个圈内大佬有组织地包庇了十余年才揭发出来)。(秋火)

2019.1.22 《源众观察 | 工友之家事件引发的行业思考》

来源: 微信公众号“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MWaBtaDpbZglyrgwKIACzg>

公益机构调查处理性骚扰事件中, 工友之家并不是第一例。源众性别发展中心主任李莹, 接触参与了国内外多起公益组织的性骚扰事件。相对于以往的案件, 工友之家此次案件的影响力颇大。

究其原因, 是受害人的坚持和努力。在之前的多起性骚扰案件中, 大都是机构内部处理此事。

而本次案件中，是在受害人对机构投诉无效后，受害人要求工友之家公开整个处理调查过程和结果。从而也使工友之家因在调查处理中执行不力，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舆论批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由于目前法律规定不完善，特别是对用人单位在防治性骚扰的义务及其应负的法律不明确的情况下，因为受害人的推动，促使机构发表声明，这对用人单位如何正确的面对防治性骚扰问题是个很好的推动，也希望立法者可以更加关注此类议题，促使我国防治性骚扰、性侵害的法律体系更加完善。

当然，公众也一直在讨论，我们在公布此类性骚扰事件时，是否真的需要公开化性骚扰者的具体信息？这个问题目前也是有争议和不同的声音。

源众认为，如果性骚扰事实成立，公开化施暴人信息是没有问题的。而如果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是否必然要公开施暴者和受害者的信息，这存在着法律上的风险，是值得商议的。

回到工友之家事件，施暴人和受害人之间的角力，关键问题不在于一定要公开施暴人的信息，而在于机构应该关注和重视受害人的发声，并且采取积极有效、平等公正的行动去回应和调查处理，而不是敷衍或者故意隐瞒。

作为涉事机构，如果没有一个正确和诚恳的态度去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受害人和公众又如何信服和认可机构？相对于一般的用人单位，公益机构更是扮演了一个重要的社会角色，公益机构承载着社会公益理念，在保护员工、志愿者权利和安全上，有着更加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所谓公益机构的公信力与社会影响力，不仅仅在于为某类弱势群体提供了多少服务，更在于对所有的利益相关方是否有真正的人文关怀，并在机构有错误或失误时，不回避、不逃避，积极的去面对，这样才是一家有责任感、成熟、值得公众信赖的公益机构。

对于权力的滥用和性不当行为，是很多公益机构面临的非常重要的议题。工友之家事件的一个重要的意义也就在于：公益机构对于权力滥用及不正当性行为，并不具有天然的免疫力，公益人也不意味着因为有公益的光环，就不会犯此类错误。公益机构从业者，同样需要建立相关规范机制、树立应有的职业道德价值观，从而去有效预防和应对权力滥用及不正当性行为。

2019.1.23 《北京工友之家性骚扰事件知情人二次访谈》

来源：微信公众号“工人访谈员”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fObaygZD9KZZ7uDTbLQ7hw>

背景资料与人物介绍

访谈背景：近日，北京工友之家和其负责人孙恒、王德志分别就性骚扰事件发布了对受害人的道歉信，为此，我们再次邀请到了上次访谈的知情人，就事情的发展做了第二次访谈。

访谈内容

问：感谢你再次接受采访，现在工友之家和孙恒、王德志个人已经公开发布了道歉，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答：这个道歉主要还是看受害人和公众是否接受，我个人觉得工友之家的道歉信里有一些具体的处理措施和承诺，比如限期对孙恒和王德志进行处理，今后如果再出现类似事情如何处罚的条款，还有改革机构的权力机制，这些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能看到一点希望。但是个人的道歉信还是虚无的多于实际的，我无法去判定是否是真诚道歉，是否真的意识到错误。

问：就是说你对个人的道歉是不满意的？

答：道歉的出发点基本都是基于当时自己认识的不足，然后现在通过这件事充分认识到了问题，然后为当时的不成熟道歉，然后就没有了。是否可以理解为自己通过这件事情，通过受害人的痛苦，然后自己成长了，然后众人纷纷为这种成长点赞。我无法表达自己对这种事情的恶心，如果今后有别的事情发生了，那是不是还需要再成长一次。还是那句话，不要因为犯错者的一点点妥协就把丧事办成了喜事，这是对受害人的不公平。

问：那你觉得还需要什么？

答：实际的措施和自己需要承担的责任，我希望看到他们自己主动为这个事情承担责任，工友之家一直在追求工人的主体性，那这个时候是体现他们主体性的时候，你可以自己提出来辞职，可以自己提出来对自己的处罚，而不是等着机构来处理，说白了，现在机构谁在决策，还不是他们自己。

问：似乎你对他们的追责比较严厉？

答：怎么说呢，我希望看到工友之家通过这件事能够得到彻底的改变，能够真正地走上正轨，但是对于目前这些机构负责人能否做到，我还是抱着怀疑的态度。如果以目前机构人事不发生变动的情况下，要得到彻底的改变，那么只能在他们的管理委员会上面再设置一个更高的临时权力机构，或者是临时的接管委员会，对他们进行的机构权力改革进行全程监督。

问：你觉得必须对机构进行彻底的改革了？

答：我是觉得这件事情出来之后，并不是仅仅暴露了机构在性别意识平等和妇女权利保护方面存在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机构的内部管理机制的问题，机构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来做出现在这样的道歉选择，最后非得到不得不这样做的时候才做，如果一个组织到了这种程度，说明这个组织已经失去了自我进步的能力，只能依靠外界的压力来改进，那它的内部肯定有很多的问题，即使没有性骚扰这个事情，那肯定还会发生其它严重的事情。

问：内部的问题指的是什么样的问题？

答：一个正常的组织在做决策的时候，内部肯定会进行充分的讨论，就是各种意见都能得到充分和自由的表达，而且肯定会有相互不同的意见和声音出现，讨论充分之后再做出决定，这样的决定一般情况下会比较理性，比较全面，错误较少。但是据我所知，工友之家缺乏这种相对完善的内部决策机制。

问：为什么会缺乏这种机制？

答：我觉得这种内部机制缺乏的原因一个是可能内部充分讨论的范围较小，比如只有两三个人就能够做出关乎整个组织的选择，另一个是内部因为某种原因导致讨论的时候大家不愿意将自己真实的想法说出来，就是组织内部本身就没有民主讨论的氛围，或者故意压制这种氛围的产生。

这种情况下，所谓的集体的决定其实仅仅是一两个人的决定，那么首先一两个人犯错的可能性会大于一个经过集体讨论后犯错的可能性，另外如果这一两个人有自己利益在里面，那么你很难说这个决定是有利于组织还是有利于他们个人的。更加不幸的是，在现实中，最后往往出现的都是对于个人是有利的，而对于组织是有害的决定。

问：你觉得工友之家对当年这件事情也是按这种方式处理的？

答：我们就分析工友之家的这件事情，事情发生后，是孙恒、王德志和贾志伟三个人对事情进行了处理，其他管理委员会或者理事会的人根本就没有能够参与，所以做出的决定是有利于他们自己的，而对机构长远发展是损害的。当受害者屡次投诉之后，工友之家也有纠错的机会，但一旦纠错就意味着这几个人之前的处理是错误的，需要道歉和反思，而让他们自己主动站出来承认当年的错误并进行道歉，这是相当困难的，除非有外界巨大的压力。目前事情的发展也是这样，舆论压力下，他们才会出来道歉。这是人性的特点，很难改变。

问：那这种局面就很难改变吗？

答：这是一个如何把不受监督的权力转变为受约束的权力的问题，这应该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说小了很多的企业和组织发展壮大到一定程度就会遇到这样的瓶颈期，说大了很多的国家和地区目前都面临着这样的困难，比如朝鲜、古巴这些是比较极端典型的例子，当然也有转型比较好的例子，比如台湾地区、韩国等等，另外包括我们国家，越南也都是在探索这种转型的方式和途径，但是总体而言这种转变难度很大，代价也很大。

问：为何工友之家会陷入到这个局面中。

答：这个话题有点大，我觉得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一下工友之家整个的发展过程，来探讨这个问题。当孙恒 98 年来到北京的时候，他摆脱了工作和生活的束缚，他来北京是来寻找自由、理想和人生价值的。他在北京漂泊打工，地下通道里面卖唱，虽然生活艰辛，但从未放弃过自己的追求，在这一点上，直到现在我对孙恒个人依旧是充满了敬佩。

问：这也是你当年去工友之家当志愿者的原因。

答：对，可以这么说。应该说孙恒在北京的这段漂泊给他带来了非常明显的改变，他应该在这个阶段将自己定位为进城打工者，他体验到了打工者的艰辛，他将这个和自己所追求的人生价值联系在了一起，就是通过唱歌和文艺的形式去争取打工者在城市的尊严，随后工友之家的前身，打工青年艺术团诞生了。

问：打工青年艺术团可以说是他们最早的项目了。

答：是的，我觉得从艺术团的歌曲和宣传中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他们作出了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决定了他们今后发展的方向。那就是将阶级理论、马列毛的思想作为了他们思考工人问

题的理论出发点,我觉得他们也并没有对此进行避讳。孙恒的多次访谈中也都提到,他们在追求工人的主体性就是工人的阶级意识,他们崇拜格瓦拉,他们推崇拉美的社会运动,包括查韦斯推动的社会主义革命。

问: 那你觉得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选择?

答:我能体会到孙恒在寻求自己人生价值时的那种苦苦探索,在他探索的过程中,其实当时整个社会能给他提供的,或者说他能够接触到的理论只有这么一种,他没有别的选择。公民社会思想和人权理念可能还只是学术圈内在讨论,他作为一个在相对底层的探索者,没有人去告诉他这些东西,所以当他遇到工人被资方拖欠工资时,很容易就会引入阶级理论去分析这些问题,因为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如此。

问: 你觉得这是时代的局限性造成的?

答:我觉得是这样子的,你去观察整个劳工圈都会有这样的现象存在,简单来说,劳工机构根据他们的理论基础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类似于工友之家这样的以阶级理论去思考工人问题的,另一类是以公民社会和个人权益去思考工人问题的。当然也不是说绝对这样划分,每个机构多多少少都会受到这两种理论的影响,但是这种区别还是很明显的。这就可以说是时代的局限性造成的,第一类的机构往往都是本土探索中慢慢成长起来的,受到本土主导意识形态的影响比较大,而第二种则是受到香港或者境外思维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所以采用的理论出发点就不一样。

问: 那你觉得哪种理论能解决工人问题呢?

答:你这是把我往坑里推啊。其实不管哪种理论,对于工人群体现在遇到的问题都是有共识的,那就是工人的权益得不到保障。阶级理论是希望工人能够团结起来,形成阶级力量去争取大家的利益。而公民社会理论是在法律框架下争取个人权益的保障,它需要有一个前提,就是整个社会是一个法治和开放的社会,所以它会把工人权益的争取和整个社会公民权利的争取联系在一起,是社会民主化进程中的一部分。

问: 通过阶级力量去争取, 这个怎么理解?

答:我们宪法中很明确地有写我们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简单来说,通过阶级力量去争取就是希望把这条宪法落到实处,为什么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工人的地位反而得不到保障。而在这个理论中,新中国建立后到改革开放前这段时间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典型时期,这其实给这个理论增加了一种可以实现希望。所以包括工友之家在内,很多受这种理论支撑的组织都希望通过激发工人的阶级意识,激发他们作为领导阶级的自豪感,来动员工人去保障自己的权益。

问: 那这种理论对于工友之家的发展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答:这种理论因为强调阶级意识,所以对阶级的认同是非常看重的,就像上次访谈里说的,工友之家对工作人员或者志愿者的首要要求就会变成阶级认同感,特别是到了同心实验学校建立以后,大量的大学生志愿者和社会各界人士来到工友之家所在地皮村,参与工友之家的

各项志愿服务工作，各行各业的人都有，有工人有知识分子，如何挑选和发展这些志愿者成为核心志愿者或者工友之家的潜在工作人员，成为了一项重要的工作。

问：那么就可以用阶级认同感来进行挑选？

答：是的，特别是对待知识分子志愿者来说，这种阶级认同更加像一种对自己的反思和改造。上一次访谈里也说了，机构会通过各种学习和批评与自我批评来帮助他们建立工人阶级立场。当然有不同意见者就会离开，留下来的这些大多数是认同或者是愿意去认同工人阶级立场。但是实际上呢，哪怕留下来的那些人，很多也只是觉得自己应该认同这个立场，但是内心其实并不喜欢这个阶级立场，所以会出现一些人格分裂的行为，会刻意做一些自己不喜欢但是能展现工人阶级立场的行为。

问：这种阶级认同会给机构带来伤害？

答：我们会发现，很多带有这种阶级认同，或者说强调意识形态控制的组织、集体、国家都很容易产生一种权威甚至是个人崇拜。因为你要求阶级认同，但是认同的标准是什么？什么样才算是已经有工人阶级立场了，什么样是没有工人阶级立场，这个东西就很微妙了。孙恒、王德志包括贾志伟在内，他们在北京是打工者身份，又是机构的创办人，那么他们就成为了一种天然的可以解释这种微妙东西的权威者。就是说，当没有一个明文规定的时候，他们的赞许或者批评就会成为批判你是否具有工人阶级立场的标准。这就造成了机构内部民主决策的缺失，因为大家都害怕被认定为立场问题，这样加剧了权威主义的形成。

问：这就是权威主义产生了？

答：是的，权威主义虽然不全部都是这样产生，但意识形态的控制却几乎都会产生权威主义。我不能说孙恒或者王德志主观上有这种权威主义的倾向，甚至我在工友之家的时候，孙恒主动和我聊过关于如何推动机构民主决策的方法，我能感觉到孙恒有这样的意识，但是他却也无能为力，一种深深的无助感，所以我更加倾向认同孙恒在道歉信中反思的真实性，就像他在信中所言，他还是最初的那个他吗？他慢慢变成了一个自己曾经反对的人。

问：为什么孙恒都会感到无助感？

答：因为这是一个通过阶级认同形成的集体，如果要瓦解权威主义，那么就要取消阶级认同重新开始，这是釜底抽薪，代价很大，机构的其它创办人也不会同意。从另一方面来说，权威主义的产生也使得机构的创始人能够更加容易地掌控这个机构，对于三位创始人来说，在现代化的公益组织运作方面和专业性方面，知识分子背景的工作人员是有优势的。如何对这些人进行管理，阶级认同前提下的权威主义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一旦出现有不一样的意见，用立场和意识形态的问题来进行批评会很有效果，所以这种情况下，孙恒个人要去改变是很难的。

问：虽然像你这么说，工友之家内部出现了管理问题，但是我们看到其实这些年，工友之家还是开展了很多有成效的项目。

答：我们可以仔细去分析一下工友之家的发展。刚才说了，工友之家的前身是打工青年艺术

团，这个应该是孙恒的特长，所以这个项目一直存在，而且我觉得也是所有项目里最成功、最有潜力的一个项目。另外同心实验学校和同心互惠社会企业到目前也是比较成功能够长期持续下去的项目。而其它的项目，比如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项目、流动的心声儿童项目、早期的维权项目、新工人网站、打工春晚、工人大学和同心农园并没有特别成功，或者说在短暂发光之后就迅速陷入黯淡之中。

问：那你觉得这是什么原因？

答：就像我刚才说的，工友之家的用人选择是非常注重工人阶级立场的，就是意识形态上的把控是比较严格的，而对于专业能力方面是比较宽松的。所以在开展一个新的项目时，往往是从意识形态合格的人中间选择并委派过去做项目，而这个人其实对新项目在专业要求上是空白的，就是说没有任何经验就直接委以重任，这就为以后的失败埋下了伏笔。简单来说就是在意识形态上控制越严格，在专业能力上要求越宽松，这样的项目就会越失败。

问：那怎么理解几个你说比较成功的项目？

答：打工青年艺术团，现在叫新工人乐团，这个不用说，孙恒的专业特长，成功是可以理解的。同心实验学校是沈金花负责，这是一个女院社工系毕业的能力相当强的人，但她也不是教育管理专业的，所以学校其实在早期还是遇到了相当多的困难，在这个过程中，机构陆续聘请过两名非常专业的退休老教师担任教务主任或者副校长一类的职务，这就是专业能力建设，也给沈校长后来能够独立承担这个项目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同样，同心互惠社会企业也是如此，在困难的时候寻求外来专业力量的扶持，才能可持续发展到现在。所以说，在意识形态上越宽松，在专业能力上越注重，项目发展就会走上正轨。

问：从某种意义上讲，有些项目也不算是失败吧，比如打工博物馆，或者打工春晚。

答：是的，意义总是会有有的，只是说这些项目并不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长期项目，它更多的是一种体现意识形态符号的项目，比如全国第一个打工者创办的博物馆，比如全国第一台打工者创办的春晚，大家觉得它好，去关注它，仅仅是因为这是打工者办的，而至于博物馆或者晚会本身好不好，这个不重要，也可以说只要这个项目存在，它就是成功的，或者有意义的。

问：你觉得项目不能仅仅限于这样存在就是成功或有价值。

答：其实我觉得项目还是可以容忍，但是在劳工圈内，存在很多这种“存在就是成功”的机构。在早期，这种类型的机构的出现是具有社会进步意义的，比如它会提出“让工人能够在城市有尊严的生活下去”，这种理念对于中国目前并不成熟的公民社会来讲是一种觉醒，意味着工人的公民意识的觉醒，社会各界和基金会也会努力地去呵护这些机构的成长。在这个阶段，机构的存在就是一种成功，代表着一种新思想、新理念的诞生。但是随着大众对公民社会理念的不断普及和接受，机构就不能一直停留在存在即成功的阶段。

问：意味着机构需要转型？

答：是的，项目你可以说存在就是成功，达到了预期的理念倡导就可以了。但是机构不行，

机构要发展，你不能总是停留在价值倡导的阶段，而不重视日常的专业性工作，因为最后是要解决问题的，你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即使说的再好听，也会慢慢失去存在的价值。我觉得目前很多的劳工机构都存在类似的问题，就是价值理念和意识形态都很丰富，但是具体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很缺乏，也可以说专业性不足，一直都是一种有气无力存在的状态。当然有一部分原因是某些专业领域国家控制比较严，存在一定的风险。

问：那你的意思就是工友之家也需要转型？

答：是的，我觉得通过这件事情，如果机构能够意识到它自身内部存在的问题，并想努力地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包括重新审视它的思想理论基础，放宽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尊重和加强专业能力方面的建设，在此基础上进行内部权力分配和民主管理机制的改革。

问：这个改革过程中，你最担心什么？

答：最担心现在机构的负责人们是否能够有这个决心和能力来做这样一次改革，这意味着有人要把权力交出来，有人不能够在机构内部继续一言九鼎，有人在做错之后也会同样受到批评。同样我也担心有人会习惯了权威主义而不能适应民主的氛围，毕竟对于机构的创始人来说，这是他们的机构，不是大家的机构，所以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问：谢谢你接受采访，希望有合适的机会能继续对你采访。

答：好的，谢谢。

文体界

(十二) 前《瞭望东方周刊》主笔、《中国新闻周刊》编委章文事件 (2018.7-)

事件梳理

2018.7.25 第一位举报人“小精灵”发文指控章文性侵

来源：小精灵

备份链接（截图）：

https://passport.weibo.com/visitor/visitor?entry=vphoto&a=enter&url=http%3A%2F%2Fphoto.weibo.com%2F1887344341%2Fwbphotos%2Flarge%2Fmid%2F4265705065639609%2Fpid%2F707e96d5gy1ftm64dgsfpj20ka8c04qq%3Fprefer%3Dweibofeedv5%26display%3D0%26retcode%3D6102&domain=.weibo.com&sudaref=&ua=php-sso_sdk_client-0.6.26&_rand=1562083523.5334

《章文，停止你的侵害!!!》

小精灵

2018年5月15日，我被章文强奸了。好不容易从梦后中爬出来，最近几天发生的一切让我又重新回到了梦魇中。

我之前和章文并不认识，在一个我很尊敬的朋友的群里认识，他主动加我，说和我导师关系还不错。也会经常对我表示关心。印象里他约我吃过几次饭，在此之前我们也一群人吃过一次饭，饭局中有男有女，相处也算融洽，结束以后都各自回家了。

那天，章文说要有一位朋友从国外回来，会有一群有趣的人一块吃饭，我那天刚好没有事情，就答应了赴约，我不知道一位我老师的朋友，看起来亲切的“媒体人”会这样，我没有想到。

我不知道喝起来像饮料的洋酒有多少度，掺了冰块的酒就像果汁一样好入口甲不知不觉喝了很多。我也不知道喝完之后能有这么晕。饭局中间。章文离我坐的很远、整场饭局也没有发生令人不愉快的事，我只记得走之前，我去厕所吐了一次。

我有一个朋友那天晚上回到北京，答应了要去接他，吃完饭我便打算去接他。饭局中有人说、要送我回家，我说我要去机场，章文说他给我打车，我说我自己打车。结果一会车来了，章文打的，他说，车已经打好了，我也便没有拒绝。一起上了车。啊，苍天，每回想起这段。我都痛恨自己为什么会上这辆车，为什么会上他的车。

其间，接到朋友打的电话。说飞机晚点了、我说好。我不记得在车上准确的发生了什么，当时我的意识，我的身体已经不太受我支配。我记得他说去他茶室喝点茶，反正也晚点了，正好可以醒酒。(不记得原话了，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我真的不记得我怎么下的车，我也不知道我在哪里下的车，好像是在一个小区，很黑，没有什么路灯，他扶着我。还是我自己摇晃着跟着他，我也不知道。我以为他就是我遇到过的任何一位和蔼可亲的“兄长”，我以为他是单纯的让我醒酒，我以为……

进了茶室，灯都没有开，他开始抱住我，脱我的内裤（我穿的裙子），发生的太快了，我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我怎么到的茶室的椅子上，我只记得，我哭了，求他放过我。我一直在求他放过我。我一点力气都没有，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想到我的男朋友还在电话那头等我回家，我不知道……

这一切发生的太快了，实在是太快了，快到我整个人都懵了，我当时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只是感觉我好难受。我要赶紧走。

后来，我记得他老婆给他打电话。问他什么时候回家，他急看离开，让我在这里住下，我说一定要回家，去厕所又吐了一次之后，我们就走了。在下电梯的时候，我记得他对我说“已婚男人就是这样……”

从茶室到机场的路很长，我下车吐了4、5次吧，我也记不清了，然后到了T2，在门口又吐了一次，朋友的飞机晚点很久，我在女厕所里面呆了2个小时，慢慢的醒过来，保洁阿姨

还给我倒了好几次水，告诉我“小姑娘以后不要喝这么多酒了……”

事发第二天，章文打电话要来我家，起先被我拒绝了，但我最后还是答应了见面，选在一个安全的公共区域，我想让他一辈子都不要再来找我了。

见面第一句话，他对我说“你永远摆脱不了做我女人的命运……我上过 100 多个女生……我做过十几年的记者了，认识圈内无数的人”……这些话我都觉得无比恶心，只想赶快走，赶快结束这一切，我向他明确表达了这一点，当时我甚至还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只是那种恶心感，无力感的袭来，让我只想赶紧回家，想要永远都不要再见这个人。

回家的路上，我总觉得这件事不对，我就打电话给我一位媒体朋友，这个时候我才真的知道我遇到了什么，遭遇了什么，我问他怎么办，他告诉我户“保存好证据，保留报警的权利。”

真是难熬啊，那一周，我告诉了我男朋友，告诉了我的家人，告诉我的姐姐，他们日日夜夜陪在我身边，告诉我“你没错”，我始终很感谢我男朋友，我记得他跟我说“你想报警，我陪你去，你不想报警，我们一辈子不再提这件事。”

我咨询了很多人，律师、警察、法医，他们告诉我，这种情况下我会面临警察多轮细节的盘问，对于大多数受害者是一种摧残，所以他们给我建议是不要报警、但是让我保存好证据，我的警察朋友还给我模拟了一次询问的过程，我当时就崩溃了。此外，我知道他有个儿子在申请美国读书，说实话，一开始我不忍心，我觉得家长的错不能连累孩子，我不想让他的家人生活在无尽的痛苦中，综合再三，我没有报警。

那段时间，我整天只吃薯片和可乐，整个人胖了 10 多斤，我明白一定要做些什么，我才不至于沉沦下去。我身边还有一些很好的朋友，经过跟他们的倾诉。我渐渐明白揭露他才能救我自己。

后来我做了一个决定，小范围公开这件事。我自己找了章文的一些朋友。我想的是。即便我不报警，我也要让他身边的朋友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他身边的有个女性朋友告诉我，章文也对她有过性骚扰，也有朋友劝我息事宁人，这对女孩子而言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我的导师，我的朋友也在小范围内揭露了章文的无耻行径。从我告诉导师的那一刻起，他就坚定地支持我，并且充分尊重我的想法和选择。

章文知道后就去污蔑我的朋友，我的老师。因为帮我发声，我的导师和朋友受到章文威胁。说他们是诽谤，也说我诽谤，要带律师来我的单位找我。

这期间，章文不断地给我发短信，先是威胁，继而恐吓，接下来是糖衣炮弹、这都让我觉得无比恶心，均没有做回应。

以下是部分短信截图。（据说，他正在办理杰出人才[可能以其他名义]移民美国）

“另外，我查了下你们单位地址，我会和我的律师去拜访的。”

“我已给 XX 微信，等他从 XX 回京，我去当面讲叙全过程。也希望你也一起。”

“你给我听好了，我不会再找任何人也不会再联系你，你就等最后的结果：如果因为你而导致我儿子不能出国读书，我会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手段！”

“你已经败坏了老子的名誉，你他妈还要毁掉老子的家庭，走着瞧！”

“蛇蝎心肠，不得好终！”

“姑娘，放下吧，收拾好心情过一个快乐的周末与端午节。节后你若方便并愿意，我请你吃饭，当面就之前的不当言论向你道歉！”



朋友害怕我的情绪会受到太大的波动，就拉着我出境了，在境外玩了一阵散心，也没有管这些事，回来的时候，我觉得已经可以淡忘掉了。

随着雷闯等人的性侵害事件爆出，跟朋友讨论的过程中。我突然发现章文还性骚扰过不止一人，而且都是他曾经的实习生或者是初入职场的女生。

他还到处造谣关于我的事，但是可笑的是，他连我的基本信息都说错了，凭空造谣说我们“两情相悦”。我们见过几面？我们什么时候两情相悦？？？你的年纪翻了我一倍，你就这么肆意利用我对你作为导师的朋友的信任，我真想问你，你怎么能够做到如此无耻下作的！你在

跟别人污蔑我的时候,说我情感史丰富,那么我告诉你,无论我是不是交过不止一个男朋友,也绝没有对你这个自诩为“做了十五年记者,认识圈子里无数人”的吹嘘者,动过半点感情!!你对我做过的事情都是乘虚而入的性胁迫,我完全不愿意,也觉得无比恶心!!!

我真的怒了,活这么大从未这么恨一个人,但是章文,你不但伤害我,还想伤害我身边的朋,一而再再而三地做这些龌龊的事,我没有办法再原谅你,你必须自首忏悔。不然我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帮助过我的所有人。被你伤害过的所有女孩们,也终有一天要让你付出代价!

2018.7.25 凌晨于北京

2018.7.25 作家蒋方舟在朋友圈揭发章文性骚扰

截图备份链接: http://news.ifeng.com/a/20180725/59395177_0.shtml

“我也被此人骚扰过,坐牢吧,人渣。”

我和此人参加同一个日本交流项目,他回国前一起吃饭(不止一人),他一直摸我大腿,被制止之后继续摸,我要回住处,他试图尾随我。我自己回去后他微信继续给我发骚扰的话。

章文,原来《瞭望东方周刊》的主笔,《中国新闻周刊》的编委,目前正在办理美国移民。”



图中蒋所发长图即为“小精灵”的“举报文”

2018.7.25 资深媒体人易小荷在朋友圈揭发章文性骚扰

截图备份链接: http://news.ifeng.com/a/20180725/59395177_0.shtml

易小荷：“蒋方舟老师真勇敢，我都没好意思说，和章文在中国新闻周刊做同事的时候，他也借机摸过我大腿，隐忍着不说，就是因为这个社会有太多奇怪的论断，看来此人是惯犯。”



图中易所发图片为“小精灵”的“举报文”，和蒋方舟朋友圈截图

2018.7.25 自媒体作者“哑巴”揭发章文言语骚扰

摘自：腾讯新闻《媒体人章文被曝强奸，蒋方舟：我也被他性骚扰过，坐牢吧》

原文链接：<https://wxn.qq.com/cmsid/AQV2018072503774400>

哑巴：

“在微信上有一些言语上的骚扰，说得挺露骨的

这事今天上午才曝出来，朋友圈里就这么多人站出来了。我也被章文言语性骚扰过，基于我自身经历，以及对这些站出来的朋友的信任，我相信文中女孩的叙述。

我跟他只是在一个朋友的饭局上见过一面，然后他就留了我的微信。后来就单独说约我喝咖啡，当时他在我心里是一个很受人尊敬的学者，我就同意了。回来以后，就在微信上有一些言语上的骚扰。说得挺露骨的，我没有回应，他又找我要家里地址说给我寄茶叶，他不是卖茶嘛，我也没有理。我就一直没回复他没理他，后来就把他微信给删掉了。因为我没什么实质性的损失，所以我就没有跟任何人说这个事情，觉得认清一个猥琐人的嘴脸就够了。”

2018.7.25 王嫣芸（曾用名：苏紫紫）揭发章文性骚扰

来源：微博@王嫣芸老朋友

原文链接：

https://weibo.com/1772043111/GrBemlvPi?from=page_1035051772043111_profile&wvr=6&mod=weibotime&type=comment&sudaref=matters.news&sudaref=passport.weibo.com&display=0&retcode=6102

忙了一天，现在开始打字，人渣章文，注意：以下部分，和你我恩怨无关，反正我已经揍过

你了，当年没说，就是觉得撕起来难看，但没意识到【人生该撕的一个都不能落下】，早曝光几年也不会由得你现在欺负了姑娘还威胁人家、欺骗世人。

当时的情况如下：

我和章文中间有一些共同认识的朋友，有一次在聚会上碰见了，他过来加微信，之后私底下一直约见面，我拒绝了三次，第四次他说下午三点喝个下午茶，出于礼貌，我去了。

到达咖啡馆后，章文告诉我在包间，我第一反应是：喝咖啡为什么需要包包间？

进门后才发现他叫了十几瓶啤酒，已经喝了一大半。疑惑至此加深：谁没事大白天约女性喝下午茶却自己在包间里喝酒？

所以我第一句话是问他：有什么事情。

他不说，只是闲扯，然后看我坐下不到五分钟就要走后，直接扑了上来。亲吻，抹胸，摸私处，一个动作不落。

在他出现猥琐的行为后，我情急之下做了三件事：第一，迅速攻击他的喉结处，让他离开我的身体。第二，打开了包间的房门。第三，抄起桌上的开水壶，拧开盖子砸了过去。

他准备还手的时候，我掀了桌子，叫了服务员。

今天看见他回答蒋方舟的实名举报，说媒体圈就是搂搂抱抱喝多了都这样，哪一次发生那样的事情自己也忘了。

占了的便宜可以忘，挨过的打总忘不了吧？

所以我想问：章文，还记得 2015 年夏天你在珠江帝景门口的咖啡馆挨过的揍、受过的烫吗？我是跟你有什么私仇打了你，但你特别宽宏大量都不敢找警察抓我吗？

2018.7.25 章文在朋友圈发声明：网文不实

内容来源：

<https://matters.news/@jidongjie/20180725-%E7%AB%A0%E6%96%87%E5%9C%A8%E6%9C%8B%E5%8F%8B%E5%9C%88%E5%9B%9E%E5%BA%94-zdpuAtnaMc5mDShrTVrRF8YKDtMw1dSXfBdLgEretWNxisUAG>

我的声明

- 1、鉴于网文作者是匿名，我本没有回应的义务，但要给关心此事的朋友们有所回应。
- 2、我未强迫他人做网文中的事情。



章文 我的声明

- 1、鉴于网文作者是匿名，我本没有回应的义务，但要给关心此事的朋友们有所回应。
- 2、我未强迫他人做网文中的事情。

.2018.7.25 章文律师发布律师声明：强奸事实不存在

来源：新京报

备份链接：<http://www.bjnews.com.cn/news/2018/07/25/496665.html>

律师声明

北京市汉鼎联合律师事务所张庆方律师接受章文先生委托,就某女士匿名在网上对章文先生做出的不实指控,发表如下声明:

一、某女士匿名信中所指控的强奸事实不存在。

二、在此敬告某女士,你本人也是成年人,更是北京最讲政治的某大所律师,作为法律人,为自己维权更应该讲证据,遵守法律的正当程序。一个成年人,一个女律师,如果认定自己确实被性侵了,你首先要做的,应该是去警局,而不是在微信微博中四处宣扬。

三、如果对方继续用网络审判的方式败坏章文先生的名誉,我们将通过法律渠道维护他的合法权益。

北京市汉鼎联合律师事务所张庆方律师

2018年7月25日

2018.7.25 章文通过媒体回应性骚扰指控：一群人喝了酒楼下腰 也算是性骚扰？

作者：红星新闻记者 沈杏怡

来源：红星深度

原文链接：

https://open.toutiao.com/a6582019924519027204/?utm_campaign=open&utm_medium=webview&utm_source=huawei_fyp_api&item_id=6582019924519027204&a_t=1015411369721591845276669955&gy=62005534a4cdcbe0e5b90e9d78c1853f52cd71a91644f11c41f6267ce469f2ffe8411a6030291f91ede89c344240ed6c1947277ba565c53fadaf26c7839fdad5&label

[=click_news_hot&crypt=2111&hw_version=b200](#)

《独家 | 章文回应性骚扰指控：一群人喝了酒搂下腰 也算是性骚扰?》

今日,一篇名为《章文,停止你的侵害!!!》的文章,在网络广泛流传。文中一名女子自称“2018年5月15日,我被章文强奸了。”作者在文中称,除了遭到章文的性侵之外,还提到事后章文对此进行了言语威胁。



这篇文章流传开之后,引起了很大关注。7月25日上午,作家蒋方舟也在朋友圈转发此文章,并称:“我也被此人性骚扰过。”另一位资深媒体人易小荷也说:“和章文在中国新闻周刊做同事的时候,他也借机摸过我的大腿。”

章文发律师声明:都是成年人 被性侵应该去警局

资料显示,章文为知名媒体人。今日上午,红星新闻记者与章文取得联系,对于文中提到的事,章文予以否认。

对于蒋方舟与易小荷所说的性骚扰,章文称:“如果一群人在一个场合喝酒之后,搂一下腰或者是合个影,这也算是性骚扰的话,那我也搞不清楚了。”

蒋方舟和易小荷的朋友圈截图中,都提到被章文“摸大腿”,章文回应:“我能摸多少人大腿?很奇怪,为什么忽然这样说。”

附图:章文律师声明

随后,章文在朋友圈发布了个人声明和律师声明。在个人声明中,章文写道:(略)
章文的律师声明内容:(略)

受害人朋友:受害人已因此事辞职

在《章文,停止你的侵害!!!》一文中,作者提到今年5月15日,章文主动邀约作者参加一个饭局,饭局上作者喝醉,章文主动提出要送作者去机场接朋友(文中作者提到当晚有朋友来京,作者要去接机)。

文中写道，由于朋友飞机晚点，章文提出带作者去自己的茶室喝茶，进了茶室，章文对作者进行了性侵。事发后，作者小范围公开了章文的性侵行为，而章文“不断地给我发短信，先是威胁，继而恐吓，接下来是糖衣炮弹。”

今天上午，蒋方舟与易小荷也通过朋友圈发声，称被章文有过“摸大腿”等性骚扰行为。

一位前媒体人旭日（化名）告诉红星新闻，自己是受害人的朋友，两人认识四年左右。旭日说，受害女孩是北京某高校研究生毕业，章文性侵害事件发生后，受害人曾向自己咨询应该怎么办，“我告诉她要报警，但是女孩有很多顾虑，章文在圈子里关系比较广，所以女孩没有选择报警。”

旭日表示，受害人性格比较软弱，事发之后一直处在很大的精神压力之下。

“我感觉到这几天她一直处在仇恨的情绪中，在我的印象里，她曾经是一个阳光上进的女孩，但是现在因为这件事的影响，这个女孩已经从单位辞职了。”旭日照说。

2018.7.25 资深媒体人鄢烈山微博质疑蒋方舟

来源：微博@鄢烈山（后被作者删除）

备份链接（截图）：<http://wemedia.ifeng.com/70865370/wemedia.shtml>

鄢烈山微博原文：

“【关于所谓章文性侵网络事件的恐惧】一，我也不相信当下的司法公正，可是我们主张的维权与主持正义，总是在穷尽合法程序之后，再诉诸“原始复仇”，如杨X。那个网上指控章文强奸的女生，据称还有物证，而且是律师，她不选择报警，不选择上法庭，只是不愿被警察询问，就上网指控章文。网络审判就那么公平可靠？用唾沫淹死他复仇？

二，蒋方舟可不是小女生，她的名气比章文大得多。访日归来的散伙饭局自然都是熟人。她当时只要认真拒绝，章文怎么可能不断摸她大腿，并后续纠缠她？章文绝不是韦小宝，这个“公知”人前尤其是那么多熟人前，他是要顾点脸面的。蒋方舟当时不拒绝不制止，现在在网络上毁人清誉，这个女人真的很邪恶！你们却认同她，以为她很勇敢甚至纯洁！

三，那么多道貌岸然的牧师神父也强奸。我并不想为章文背书，是就事论事评论。

看网上关于所谓章文性侵一事的评论，令我很恐惧：难道大家都丧失理智了吗？会不会有个女生也在网上指控我这老男人某天性骚扰甚至性侵过她，而不需证据不用上法庭就用网络大字报搞臭我让我身败名裂？”

2018.7.25 蒋方舟微博怒斥鄢烈山：骚扰的人清白，实名举报的人邪恶???

来源：微博@蒋方舟

备份链接：（截图）



2018.7.25 资深媒体人宋石男称因在朋友圈怒斥章文被威胁

作者：宋石男

来源：腾讯新闻 问答

原文链接：

<https://view.inews.qq.com/a/20180725A0LPS300?answer=6427763798736138238&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章文涉嫌性侵某女生的事，我较早前已有耳闻，但并不知道详情。几日前，有位前媒体调查记者朋友谈起此事，比较详实，我听了十分震惊，于是找了另外一名律师朋友及一位前媒体人朋友核实。这三位朋友讲述了大致相同的事实，并且表示受害者很快要写贴公开。我便发了个朋友圈，怒斥了章文。没想到章文随后就不断来加我微信，先是问“我强奸了你哪个女学生啊”，跟着又威胁要我立即删除朋友圈，否则要起诉我云云。我当然置之不理。而从他的表现来看，我更加相信他确实做过脏事。

今日受害者揭发章文趁她酒醉性侵她的帖子一发出来，立即传遍社交网络，而作家蒋方舟、易小荷等迅速跟进，发朋友圈指称章文曾对她们性骚扰。蒋方舟在朋友圈自行跟帖中还描述了具体细节，并公布了章文的职业身份。我很钦佩她们的勇气与良知，由此也更确信章文是个长期性侵性扰的惯犯。

章文今日迅速聘请了律师张庆方代理此案，律师发表了声明，章文本人也发表了声明，重心主要是否认性侵指控，并称性侵者是匿名以此暗示其指控不可信（但对蒋方舟易小荷等人的实名指控未置一词）。不过，律师声明一边指出是匿名贴，一边又隐晦地爆出受害者的职业身份与供职处所，这不但违背职业伦理，而且也违背基本的做人尺度。

受害者至今还未下决心实名，我们只能对此尊重。但她匿名，不代表她不继续揭发，继续回应。她匿名，只是不愿二次受伤害，而不是如一些人猜测的是什么心虚。而目前，也已有律师介入，在积极为受害者谋求下一步的行动。

我们清楚事实是怎样的，因此而愤怒；但我们也清楚，要构成强奸罪名的刑事认定，在技术上是难度的，毕竟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报警时机。但错过机会的责任，完全不在受害者。反正我是决不忍心指责受害者为何第一时间不报警的，因为我完全能够理解她当时的痛苦、恐惧与慌乱。

如今事情似乎进入一个两造各执一端的境地，而法律也未必能确保受害者赢得应有的公道。但是没关系，通过受害者的表达、蒋方舟易小荷等人的跟进表达（我相信还有更多后续的表达），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加害者的面目，并且可以让他付出至少在道德与名誉上应当付出的对价。

需要提醒的是，忽然有自称是章文前下属的人爆料称，章文曾在单位偷窥女厕所、闻女同事椅子、舔女同事保温杯等等，迅速在社交网络发酵。我认为这种帖子钓鱼的可能性很大，希望朋友们不要转发。因为一旦这种钓鱼贴被证实是虚构的，那么本来并非虚构的被性侵、性骚扰的女生们的指控，也很可能被带到泥潭中去，最后一地鸡毛。

而现在，让我们持续关注此事，紧扣被性侵的某女生，被性骚扰的蒋方舟、易小荷等人的表达，以及各当事人此后的表达，来作出我们自己的判定。网络审判是不成立的，因为它没有强制力。但每个人可以依托网络作出自己的判定，根据逻辑、事实，还有最重要的——良知。

【编者附：章文加宋石男微信截图】



2018.7.25 小精灵接受媒体采访：仍持有事发当时的物证

红星新闻记者 沈杏怡 编辑 平静

摘自：红星新闻《红星专访 | 匿名举报章文性侵犯的爆料女孩：我留有证据，没报警有原因》

原文链接：http://www.sohu.com/a/243309906_617717

红星新闻对话发文当事人

“我不怕他，两位学姐也遭章文骚扰”

对于此事，红星新闻采访到了发布《章文，停止你的侵害!!!》一文的作者，当事人小精灵（化名）。她告诉红星新闻，自己今年 24 岁，之前的确是一家律所的律师：“作为受害者，我首先觉得，我没有做错。”

红星新闻：你看到章文发布的个人声明和律师声明了吗？

小精灵：看到了，我看到他在声明里隐射我曾经工作的律所，我想告诉他，我已经离职了，我不怕他。

红星新闻：为什么当时没有报警？

小精灵：事情刚发生后，关于是否报警，我咨询了身边很多朋友。其中我有个朋友是警察，

他和我模拟了可能面临的讯问，但是我发现我受不了陌生男性对这段经历进行多次的盘问。

红星新闻：那又是什么原因让你决定现在站出来发声？

小精灵：主要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是我从我的导师处得知，还有另外两位我的学姐也遭受过章文的性骚扰；第二是我从国外散心回来后，听说我身边的朋友和导师都受到了章文的威胁，他甚至提到要对我身边人采取法律手段。

红星新闻：发布这篇文章前，你和那两位师姐有过联系吗？

小精灵：导师告诉我，有两位师姐和我有同样被章文性骚扰的经历，并且引荐了我们认识。一位师姐是和章文出去做项目，晚上章文让师姐去房间找她，师姐进房间后章文开始摸她大腿，师姐借口接听电话跑开了；另一位师姐好像是在咖啡厅被章文性骚扰，具体细节我记不清了。

红星新闻：性侵发生后，对你的生活造成了什么影响？

小精灵：我有过轻微的抑郁症，事情发生后的前一月，比较难熬，工作都做不了，简直不能一个人待着。我身边的朋友和男朋友都很支持我，一直告诉我，我没有做错，我很感谢他们。

红星新闻：关于章文性侵你的事实，你有证据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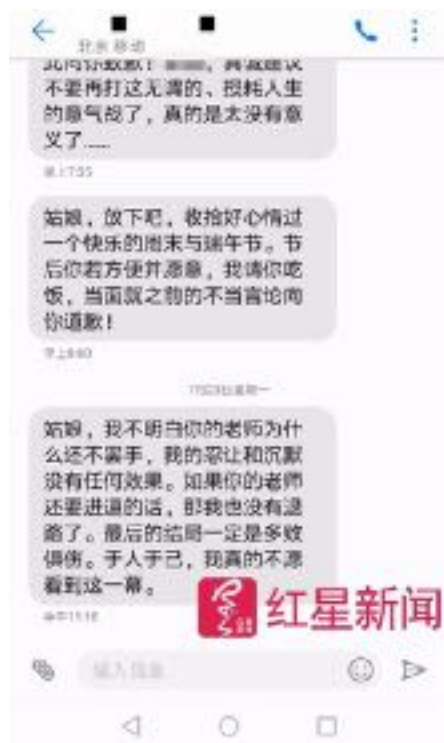
小精灵：有。性侵发生那天的内裤，我作为证据保留了。同时我还有人证，一位是当天从被性侵的茶室载我去机场的出租车司机，另一位是当天机场的一位保洁员，她能记得那天我醉了。

红星新闻：你的这篇文章从准备到发出来，用了多长时间？

小精灵：当我决定把这件事说出来以后，一周之前，我从律所辞职。文章是我昨天（7月24日）用了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写完的，今天（7月25日）早上发出来的。

红星新闻：文章发布之后，章文有联系过你吗？

小精灵：没有。从性侵发生之后，我收到章文不少威胁的信息，两个月过去了他对我没有一点悔意，直到前天，他依然在给我发威胁信息。而且他还在圈里泼我脏水，对别人说我情史丰富。



▲前几天，章文给小精灵（化名）发的信息 受访者供图



▲章文和别人就此事的一些聊天内容 受访者供图

红星新闻：文章发布后，引起了广泛关注，你有预料到吗？

小精灵：其实发布文章之前，我已经做好了出去散心的准备，我以为会被骂。文章发出来以后，我觉得天特别蓝！

红星新闻：看到蒋方舟她们也站出来指被章文性骚扰了吗？

小精灵：看到蒋方舟发的时候，我差点泪崩了。我没有想到（章文的性骚扰行为）会波及这么多人，也没有想到他会这么猖狂。

红星新闻：你发这篇文章的诉求是什么？

小精灵：我不是想做一个新闻热点，我希望这件事能留下一些东西。我希望能提醒社会上一些男性，让他们在公众场合注意，同时也想消除公众对受害女性的印象，因为错的不是她们。

红星新闻：章文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他认为喝酒时搂一下腰“这也算是性骚扰的话，那我也搞不清楚了”，对此你有没有什么要回应的？

小精灵：我真的不想回应他，真是无耻。

2018.7.25 小精灵发出第二封公开信

来源：小精灵

原文链接：<http://dy.163.com/v2/article/detail/DNLHU6CG053714U4.html>

《章文强奸案当事人对章文及其律师的回复》

章文在朋友圈称，我是匿名指证，所以他原本不必回应。然而，就在他和代理律师的回应中，却刻意曝出我的职业身份和前单位信息（我事后已离职），无非想通过曝光我的个人信息，试图吓阻我的维权行动。此种行径，已跌破良知和理智的底线。

这也是事发两个月来，章文一直对我以及我的师友做的事情。

事实不容扭曲，公道自在人心。对章文方面的抹黑和羞辱，我并不感到意外。如果章文不是如此德性，也不会事发第二天向我炫耀他睡过上百个女人。

我注意到，在章文接受媒体采访时，声称当晚与我发生性关系乃我自愿，并以“所谓的男朋友”和“做某件事情的时候你仍然在打电话”等措辞，抹黑羞辱我的人格，并试图通过这种“荡妇羞辱”，来降低我证词的可信度，掩护自己逃脱罪责。

我必须说，这种伎俩是徒劳的。此案的核心，在于章文强奸了我。当晚在他的茶室，我一直求他放过我，我没有力气反抗，我知道发生了不好的事情，不想让朋友知道，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想让这一切快点结束，早点回家。他罔顾我的明确拒绝。

21 世纪已经过去 18 年了，猥琐恶毒的强奸犯们还在故伎重演，在性侵害之后肆意羞辱那些无辜的受害女性，来合理化、去罪化他们的犯罪行为。这并不是全社会的耻辱，全社会却需要警惕这种基于性别霸凌的流氓逻辑。

在前一份声明中，我已经明确说了，我当晚因为低估了席间饮品的酒精度，摄入了大量的酒精，而在散场后，章文故意以送我为名，控制了我的人身自由，而我的神智已越来越模糊。

章文代理律师张庆方称，受害人“首先要做的，应当是去警局，而不是在微信微博中四处宣扬”，看似没错，但是，我当时没有即刻报案，现在又通过媒体渠道维权，都不影响章文强奸罪行的成立。

如果张庆方律师认为，一个女性被强奸后没有报案，就证明她没有被强奸。我只能说，女性同胞请远离张庆方，就像远离章文一样。

不管我的职业如何，我首先是一个女人，一个误入居心叵测的饭局，误饮过量酒精，身不由己的女人。

今天，在我发出声明，要求章文停止侵害女性之后，蒋方舟、易小荷、微博网友“哑巴”等女性站出来，曝光自己也曾遭受章文性骚扰的经历。或许章文和张庆方也会反问她们为何没有报警，或许章文还会说她们被骚扰是基于自愿，但章文你应该清楚，你的辩解是多么苍白无力。

对广大网友尤其是女性朋友的支持，我深表感谢。有了你们的爱和支持，我不孤独，更不会像章文们所期待的那样，堕入自责和悔恨的陷阱。我也看到，也有不少平日里道貌岸然的“知识分子”，附议章文和张庆方，对女性受害群体加以恶意揣测和责骂。这伤害不了我们，最多再一次暴露了他们的猥琐和无耻。

不要对这些用生殖器思考的男人们报以任何幻想，也就不会有一丝毫的失望。我们能做的，就是远离这些人——如果他们还能被称为人类的话。

我遭遇了强奸，这不是我的耻辱，是章文的。我是受了 MeToo 的鼓舞而站出来，我的经历也成为 MeToo 风潮的一部分，和更多受过侵害的女性一起战斗，是我的骄傲。我呼吁更多被章文们侵害过的女性们站出来，即使我们无法把他们送进国家的监狱，也要在世道人心之上，为他们另建一所牢笼。

案发酒醒之后，我一度想去报警，我找来一位警察朋友，模拟强奸报案的询问现场，他对性侵细节的来回追问，让我精神濒于崩溃。我无法接受被陌生男人来回盘问如此细节。又了解到熟人强奸案极低的立案率和定罪率，我最终退缩了。

法律和警察不是万能，我们必须自救。每多一个勇敢的女性站出来，就会少一个被章文们性侵的女性，少一个在不完善的司法系统前却步的女性。

我一直在思考重启报案的可行性。此前，我也知道中国性侵类案件在保护受害人权益方面的不足和漏洞。这一次亲身经历，我以后可以为改善受害姐妹们的司法处境，贡献自己的力量。

章文在强奸我之后，又利用他远比我丰富的社会经验，试图威逼和操控我。查其动机，一为保护他的社会头衔和光环，继续道貌岸然地行世；二来他很害怕我“破坏”他的家庭，他还在办理赴美移民手续。

投融资高级课程班（符合条件可申请博士学位）

我认为，美国人民和政府都不会欢迎这样的人。至于这次风波，他的家人是无辜的，他们也将陷入困扰之中。我很同情他们，但我没有丝毫歉意。这都是章文带给他们的，他们可以向章文讨回公道。跟他们比，我受害更甚。

章文，我有权恨你，你却没理由恨我。你强奸女人，你性骚扰女人，却还想扮演好丈夫和好爸爸，这可能吗？

章文性侵案当事人

2018 年 7 月 25 日于北京

2018.7.25 章文正式发文回应，否认强奸指控，并荡妇羞辱多位举报者

来源：微头条

备份链接（截图）：

<https://matters.news/@jidongjie/20180725-%E7%AB%A0%E6%96%87%E5%8F%91%E6%96%87%E6%AD%A3%E5%BC%8F%E5%9B%9E%E5%BA%94-zdpuAoJa586S4ojQPgchn7zmr6FZHVVPsz2W7kUejY35yikj>

大家好，我是章文，就今天针对本人的流言作以下回应：

1、当天晚上发生的事出于双方情愿，我未强迫他人做网文中的事情。我与对方相识于某个共同的微信群，互为好友以后主要通过微信联系。到 5 月 15 日之前，我与对方已相识大约半年，她曾在微信上给我发过不少令人想入非非的艺术写真，双方互有好感，之前也一起吃过几次饭。

2、对方是 27 岁左右，在北京某律师事务所就职的一名女律师。我们互为微信好友以后，她经常向我抱怨工作上的压力，我因为之前做过不少法制报道，与北京各大律所都有联系，因此提过是否需要我帮忙介绍换工作。她曾告诉我，她在大学时就换过好几个男朋友，其中有一个是她已婚的老师，提出过要为她离婚。当晚结束以后，她提出要去机场接她的一个男朋友，这个男朋友也是有妇之夫。

3、我清楚她为什么要曝光我。事发第二天中午我们电话联系时，她请我帮她推掉前晚承诺的一个饭局，我建议还是她自己说。当晚我约她出来吃夜宵，她如约而至，席间她提到她已婚的男朋友要离婚来娶她，我当时觉得很可笑，说了些风凉话，说她脑子进水、傻叉，她很生气，发生激烈争执。争执最后，我们互删了对方好友，决定之后不再往来。

4、这次以后，她就以展江学生的名义给我身边不少朋友打电话，说要让我声名扫地。曝光今天这篇网文之前，她还曾给我发短信，借我孩子要出国读书的事情威胁我，称要将我举报到某国大使馆，盛怒之下的我才会有那则流传短信中的回应，但她隐去了前因。

5、关于蒋方舟、易小荷。在媒体圈、公知圈，一聚会基本上都会喝酒，男女都喝，喝酒之后就是合影，会做搂、亲、抱等亲密状。蒋方舟、易小荷所说的情况肯定也是在我们双方酒后，才会有情况。另外，这两位我都算比较熟悉：蒋方舟，一直单身，交了众多男朋友；易小荷，离过婚，经常出现在酒局上。

6、关于流传的我联系“宋教授”的好友申请。在今天这篇网友没有曝光出来之前，宋石男就在朋友圈发过辱骂我的内容，我在多次拨打他电话无人接听的情况下，才会不断加他微信好友，他心亏不敢通过。直到今天，他还在其他平台发布关于我的不实内容。这些，我的律师均已固定证据。

7、此事于我，私德有亏，毋庸讳言，我该反省。但我绝对不能接受对方把白说成黑，把是说成非。此前为了家庭我一直忍气吞声，但目前这件事已经对我个人和我的家庭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我和我的律师均已发布声明，之后将视对方举动依法采取进一步行动，将择机批露事件全过程。

2018.7.26 蒋方舟朋友圈回应章文：教科书级别的受害者羞辱

截图来源：http://www.sohu.com/a/243573440_376155



2018.7.26 易小荷发文回应 《如果你也被侵扰过，请大声说 Metoo》

作者：易小荷

来源：微信公众号“骚客文艺”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L4XGMbCzfrOlefQArO3Ydw>

《易小荷 | 如果你也被侵扰过，请大声说 Metoo》

2011年，我在《中国新闻周刊》做主笔，章文是周刊的资深编辑，对我很 nice，所以他有次说请我吃饭，我毫不犹豫就答应了。没有想到的是，见到面没说几句话，他就公然地伸手过来摸我大腿（我很确定他当时没有喝酒），我当时有点懵，也没反应过来跟他翻脸，只是态度很坚决地把他的手甩开了。

此后我再也不敢和他单独见面，虽然他也试图再约我。我本身就是个极其敏感的人，那件事发生后我会前后联想起很多事情，甚至反省自己，就如同自杀身亡的女作家房思琪所形容的“核爆式”的辐射，连绵不断。

25号早上看到受害者小范围转发朋友圈的时候，也只想单纯地吐槽，没想到此后源源不断有人和我联系，有被章文骚扰过的，还有被其他人骚扰过的。有个女生很小心翼翼地对你说“你千万别截屏哈”。我问她担忧什么，她说，之所以不敢站出来，是因为“怕麻烦”、“说出来也没人相信”以及“尝试和人聊，得到的回应是为什么就你遇到这事啊”。

附：易小荷朋友圈举报图

直到昨天看到朋友圈转发的长文，尤其是蒋方舟在转发时说的关于被他骚扰的事。往事又浮现出来，我也许记不起来更多的细节，但是那种被人骚扰的惊讶、恶心、难过、愤怒，甚至或多或少的自我怀疑，所有的情绪再次涌上心头，就好像这一次汇聚成海，奔涌而出。

附：蒋方舟朋友圈举报图

昨天和一位好朋友打电话，他先是表示惊讶：像你 and 蒋方舟这样在外面受人尊敬的女性也会遇到这种事？然后他说，不要担心，你争取个人的权利永远都是对的。

不知道是不是每个受害者都有过相同的感受，作为一个职业女性，意味着要和太多的异性、名人、公权力打交道。在这个以男性为中心，被传统伦理道德包裹的国家，如果想要“从善如流”，有的事情只有视而不见。于是慢慢的，自己就变成了一个犬儒的不敢出声的人（而最让我心有不甘的是，我曾经那么努力，不就是想被这个世界改变得少一点）。

昨天一天收到无数媒体的采访请求，我才终于抽出更多时间了解了一下#Metoo 运动。平等与自由是#Metoo 运动的基本原则。就是当我说 NO 的时候，一定是 NO。往往有人混淆这两个价值观，比如在章文的公开声明中，以“我们那个圈子，喝多了酒就是搂搂抱抱”这样的话来混淆性骚扰的真正界线。

当然，最熟悉的论调就是所谓的“荡妇羞辱”，就像章文在回应里所说“蒋方舟单身，有很多男朋友；易小荷离过婚，经常参加酒局”。

附：章文正式回应图

章文先生应该是做恶太多都遗忘了：我只和你单独吃过一次饭，其余都是周刊的聚会，你哪只眼睛看见我经常去酒局，还酒量大？（就凭这句话，了解我的朋友就知道你在啪啪打自己的脸）

重要的是，就算我离过婚，就算我去酒局，那就表示我不检点，成为你摸我大腿的理由？你是想为自己辩解还是猥琐得不敢面对自己，只好往我们身上泼污水？

顺便摘录几条奇葩留言给大家奇文共欣赏：

- 1、俗话说得好，一个巴掌拍不响，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 2、蒋方舟、易小荷长得这么丑，怎么可能有人骚扰？
- 3、为什么当初不报警不说出来，现在这样有何居心？

其实，令我最意想不到的，7月25号这天，能看到那么多姑娘源源不断地站出来，勇敢地说出自己的经历。借一条今天看到的在央视实习过的姑娘，在描述她被某著名主持人骚扰后的一句话：“大众不是没有生命力的词，大众需要保护。”

随着时代的更新进步，女性的地位也许在不断提升，但归根结底这还是一个男性社会。有个女朋友曾经气愤地说：“中国相当一部分男人没有学习过如何尊重女性。”确实如此，我有一个庞大的朋友群体，当中包括各种社会精英、文化艺术行业高层，有的时候会发现，那种对女性的尊重和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并无太大关系。许多时候，他们还是会忍不住流露出骨子里的那种“物化女性”和“大男子主义”，甚至当有人借酒揩油的时候，还会有其他人笑嘻嘻地在旁边开脱说：“他是开玩笑的，他是无害的。”

最近有太多的媒体朋友关心，我来统一回答几个问题：

- 1、当初站出来发声，后来发生的事情有没有动摇过你说出来的决心？

这件事情最让人意外的是，中国仿佛由此展开了#MeToo运动，看到越来越多的女生站出来的时候，我更加坚定自己做对了。

- 2、有些人理解不了为什么发生的当时不报案？

这个问题曾经困扰过我，让我质疑和痛骂自己的懦弱，后来请教过朋友才知道，大部分的性骚扰其实往往都是熟人性骚扰，当事人往往猝不及防，除非有很强的心理素质或者接受过一定程度的专项教育，才能反应过来留下证据或是第一时间报案。像微博上@王嫣芸的那种应对已经算是我听到的案例当中最及时的了。多数情况下，受害者还沉浸在“以后工作（这个圈子）中怎么相处、他反咬一口怎么办、别人帮着他怎么办”等具体的担忧中。

3、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你最大的感受是？把这件事说出来之后，心里有得到缓解吗？

从一开始的转发吐槽到鼓起勇气说出来，当然有过担心，我们对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确信无疑，但是我们都见识过那些“熟悉”而可怕的论调，那些才是大多数受害者最大的噩梦和压力。但是是的，感谢那么多来表示支持的朋友们，说出来，本身就是一种释放（我到现在还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真的说出来了）。

4、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有什么想对男性朋友说的？

这件事情出来之后，我最理解不了的一种男性论调：我再也不去男女混杂的饭局了……如果还分不清性骚扰界线的男性，请参照格桑的文章[《男人听好了：你们这些言行就是性骚扰！》](#)。我很难过，都到了什么年代了，受害者还要接受这种看上去是来自中世纪的摧残和侮辱，无耻的人反而以无耻为通行证。我也很愤怒，气自己不够勇敢，隐忍了这么久，而我们这个社会，虽然有无数的热心人，但还没有让所有人都觉得可以宽容到无所顾忌地说出自己的经历来。

就在整理这篇文章的时候，又看到了最早举报章文的律师“小精灵”的第二篇回复，这件事情对我尚且不易，更何况是要承受更多压力的她，那些没来由的侮辱不应该由她来承担，勇敢面对自己过去所遭受的侵害与不公，不是一件丢脸的事，而恰恰可能在开启女性平权的新未来。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特别想告诉所有的女生：这些都不是你的错，当初没有站出来不是你们的错，现在不愿意站出来也不会是你的错，而我们已经站出来的人，就是希望给更多人警醒甚至是启蒙，知道界限在哪里，风险在哪里，以及更重要的——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可以做什么。

而如果你愿意，请在文章下面回复：Metoo，说出你的经历来。

2018.7.26 又有两位女性（小月与阿园）匿名指控章文性骚扰

作者：实习生 杨钰莹 徐婉 茆雪纯 王炫迪 澎湃新闻记者 任雾

责任编辑：彭玮

校对：栾梦

摘自：澎湃新闻《“章文被指性侵”事件匿名举报者：决定报警》

原文链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294304

小精灵的师姐小月（化名）和阿园（化名）亦站出来发声，称多年前曾遭章文性骚扰，但短信和微信都已经没有记录，也未留下其他物证。针对多名女生的指控，章文说自己不愿回应此类“无厘头”问题，“由她们说吧，没事。”

以下是澎湃新闻记者采访的三位当事人的口述：

小精灵：选择报警是想给帮我的人一个回应

章文在朋友圈称,我是匿名指证,所以他原本不必回应。然而,就在他和代理律师的回应中,却刻意曝出我的职业身份和前单位信息。现在,我因为这件事也辞职了。

这也是事发两个月来,章文一直对我以及我的师友做的事情。

我确认要报警了!

之前不想报警是因为觉得一旦报警了,所有的信息都要公开了,这个压力太大了。可能由于是女生,不想让身边的人以异样的眼光看待我。

一路走来大家对我的声援让我感受到自己并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所以没有什么好害怕的。我注意到,在章文接受媒体采访时,声称当晚与我发生性关系乃我自愿。

事发之前,我只跟他见过两次面,而且我是有男朋友的。

当晚在他的茶室,我一直求他放过我,我没有力气反抗,我知道发生了不好的事情。不想让朋友知道,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想让这一切快点结束,早点回家。他罔顾我的明确拒绝。

在前一份声明中,我已经明确说了,我当晚因为低估了席间饮品的酒精度,摄入了大量的酒精。而在散场后,章文故意以送我为名控制了我的人身自由,而我的神智已越来越模糊。

后来我想的就是不要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我们当时达成的一个协议就是他永远不要来找我,我也不会再提这件事。

案发酒醒之后,我一度想去报警。我找来一位警察朋友,模拟强奸报案的询问现场,他对性侵细节的来回追问让我精神濒于崩溃。我无法接受被陌生男人来回盘问如此细节(的问题)。而且我要证明这个是强奸,不是一般性行为,很难。因为我和章文是熟人,不是陌生人,当晚还一起吃饭,这个事件的立案率就很低。

章文给匿名举报他的女生发的短信。

而且我和章文的身份相差太悬殊了。我还年轻,没有他说的27岁那么大,步入社会不久。他跟我说,他在媒体圈工作了15年,认识很多人,涉足了很多圈子,我觉得他是可以操纵舆论的。我当时很害怕。

后来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我身边最亲的朋友,他们其实也是希望我能够去做一些事情,让我能够获得自我救赎吧。

事发之后,我确实找了当晚也在饭桌上的两个人,把这件事说出来了而已。我当时想他们能不能小范围传播,这样我或许可以从这件事情中走出来。他们说没有想到章文是这样的人,但他们也都希望这件事我能够保密。就说这种事对女孩子名声也不好,而且我有男朋友之类的。

所以我之前对网友的预估是很不乐观的,我觉得我肯定会被骂死。

但是我看了网友的评论，我感到很宽慰。身边很多人给我支持，不管是老师、蒋方舟，还是其他受害人，他们都告诉我会好起来。

我之前测了艾滋、梅毒这些事项，我想告诉大家受侵害后第一时间注意保护身体，记得检测这些事项。

我之后会报警，警方这边会寻找一些人证、物证。走到这一步（指报警）哪怕后面没有什么好的结果，但是也想给那些帮我的人一个回应。法律程序我们一定会走的，我现在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了。

如果只是想让章文受到惩罚，我是没勇气出来承受这么大的压力的。我希望我的挺身能让更多的受害女性知道自己是没错的。我知道这场官司若说让现状有多大改变的话是很难的，但是哪怕能让社会变好一点点也值了。我要让那些“邪念”男性知道这样做是要付出代价的，不是可以为所欲为的，以后要尊重女性。女性也不要害怕，不要忍气吞声，你不是孤独的。

小月：“他直接跟我说‘带你去开房’”

2013年3月份的时候，我当时在某周刊实习。我在时政组，当时章文的工位就在我的后边。我们当时是每周去一次去开选题会，其他时间并不需要坐班。所以真正在单位见面的时间也不多。

平时可能跟他聊的多一些。刚开始跟他认识的时候，他就时不时会给我发一些短信，比如说“姑娘，你不要再撩头发了，撩得我无心工作”诸如此类的。频率倒是没有很高。

我也回复过他的一些短信，因为是五年前的事情，具体回复的内容我也记不清楚了，但是就是那种打马虎眼就过去了。（回复的语气）并没有（存在让人误会的地方），可能就是表情之类的。聊天记录也没有了。五年之前，他就删掉了我的微信，所以就没有保存下来。

章文一直声称跟我的导师关系很好，有的时候会喊我参加一些饭局，就是他们那个圈子。我也参加过，应该是两次吧。在饭局上，他倒没有做过什么出格的事情。

我实习快要结束的时候，章文说要给我饯行。我记得当天大概晚上七八点的样子，我们是在单位边上的一家咖啡店。章文进去咖啡厅之后要了一个包间，等点完单之后，那个服务员一出去，他就过来坐到我旁边，开始摸我大腿。

我当时就是比较害怕，因为之前没有对他有过这方面不太正经的印象，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我当时就说我有事情我要回学校，就站起来了。

之后，我应该没有在那里待多久，就十几分钟，我就说我要回学校。然后章文说“带你去开房”。他直接跟我说了这句话。但是因为当时那个场合是公共场合，而且我本人是清醒的，没有喝酒，所以他也不能对我做些什么，就是语言上说了这么一句。我还是（坚持回学校）。后来也是他打车送我回去的。他送我回学校的车上时，路过我们学校那边的酒吧街，还说知道那边有许多酒吧，等我开学了，来找我玩。那会儿我大四，即将保研本校。

那天是我在周刊的最后一天，之后也没有去过那边了。第二天，我在朋友圈指桑骂槐说了这件事情，章文就把我的微信给删掉了，之后我们就没有联系过。

那个时候，我特别害怕。我跟身边的同学、室友还有男朋友都讲过这件事，但没有告诉老师，也没有报警。当时一方面是比较惊慌，再加上我也是刚实习没有什么社会经验，章文也没有对我造成实际的伤害，就觉得这种事情不太想大肆宣扬，就告诉身边的朋友来平复一下自己的情绪，之后也就慢慢地让这件事情平复下去了。

三天之前，导师跟我说了小精灵曝光的这件事情。小精灵是前天晚上联系了我。其实我还是有点后悔，如果当时我把这件事情告诉导师，至少同门学妹不会遭遇“毒手”吧。

阿园：“那个过程挺恶心，我记得非常清楚”

2011年冬天的时候，我刚过20岁，当时在北京的一个机构实习。我们机构从北京请了几个嘉宾去上海开会，我主要负责给北京的这些嘉宾发行程通知、订机票之类的事情，章文是嘉宾之一。

我们到了上海以后，第一天就入住酒店了。由于我负责通知章文他的航班信息，章文也就有我的电话。

第二天早晨，我还在睡觉，章文给我发了短信，问我要不要一起下去吃早餐。我跟他说我还没起床，他竟然给我发“小懒猪，再不起床就要晒屁屁”。我当时觉得那条信息非常恶心，拒绝了和他去吃早饭。

白天开会，章文表现得还比较正常。到了晚上，十一点多的时候，他又给我发短信，让我去他房间。因为这么晚了过去不太好，我就跟他说我手机快没电了，我不来了，有什么事情短信里和我说。他又说，你上来聊会儿之类的话。我当时的心理反应就是很奇怪，作为一个女人肯定是有直觉的。但是我又觉得，如果我果断拒绝他的话，又会显得好像我觉得他是坏人。我心想着，反正第二天就要回去了，关系没必要搞得这么僵。

我想过后果，因为酒店住了好多认识的人，万一出了什么事，我大叫他们肯定会听到。而且当时我一直和老师保持联系，实在不行我可以给老师打电话。为了不搞僵关系，我做好了预案，还是带着手机充电器去了章文房间。

到了他房间以后，我没有靠近他。他应该是坐在床边的椅子上。我说我手机没电了，需要卫生间的插座充电。由于卫生间是靠近门口的，我就一直站着和他聊天。跟他聊天的时候，我也一直在发短信。他就问我跟谁发短信笑得这么开心，我说在跟老师发短信。因为我当时有一点紧张，我故意这样说，大概意思是警告他不可以对我乱来。

后来，章文一直让我坐到他旁边，说了好多遍。我坐过去了，我记得我坐在床上，章文坐在房间里唯一一张椅子上。

接着没说两句，章文就凑得特别近，摸我大腿。我当时瞬间“石化”。虽然我去之前做了很多

的心理准备，但是当他真的过来摸我的时候，我有点愣住了。他是非常猥琐地去摸我，很恶心，我已经记不清楚持续多久了。

我反应还算快的，找了个借口，说我去看下我手机充了多少电了，就跑到门口去了，拔我的充电器，然后我就和他说我要走了。我当时有点害怕，怕他过来拉我，(幸好)他没有，也因为我离门很近，逃得比较快。

之后我们见过几次面，完全没谈这件事。我那时候的手机是旧的诺基亚，当时的短信找不到了。但是那个过程挺恶心的，我记得非常清楚。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部分人名使用了化名。)

2018.7.26 小精灵发出第三封公开信：今晚报警

作者：小精灵

来源：微信公众号“不万能气泡”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slC68BpDXJo1AKlh1bE6og>

《章文 5.15 强奸案被害人第三封公开信》

今晚报警，我要去战斗了！

感谢所有支持我的人。我本来已经做好“人间蒸发”的准备。在以往的事件中，受害者会承受来自社会各方的舆论压力，我害怕自己会因此崩溃。但庆幸的是，在我之后，更多的受害女性也站出来了，我也得到了大部分人的关心和支持，我不再孤军奋战。如今，即便还有人还要用“荡妇羞辱”这样的策略来攻击我，我也不会再害怕。

今晚，我会带着证据去报警。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应该已经在派出所里了。再次感谢所有支持我的善良的人们。

我这封声明，不是为了回应章文莫须有的指责和污蔑，虽然这些不实的言论听了真的让我觉得很屈辱，但我不想模糊事件的焦点，这与事情本身无关，这不是一场八卦狗血剧，这是一场战役，我想做些什么，哪怕能让这个社会好一点点。所以这封公开信，我希望通过我的例子，去告诉更多的受害人，在遭遇这样的事情后应该如何处理，才能让自己从噩梦中逐渐走出来。

一、被强奸后，我如何重新调整自身

事发之后，我告诉了我的男朋友、家人和朋友。这个过程中最难的部分是，开口叙说的第一次。但其实关心你的人，会感受到你巨大的情绪变化的。我就是在被男朋友发现自己偷偷躲起来哭，他问我的时候，我崩溃了，才逐渐把这个事情说了出来。说出来后才发觉，其实没有这么困难。后来我在跟朋友的第二次、第三次……的述说以及后面回忆时，越来越坚定。

我很感谢我的男朋友。当时，他说：“如果你想报警，我陪你去；不想报警，我就一辈子不

会再提这件事。”但是，即便自己身边的朋友和家人都沉默甚至不支持的时候，也要坚信，自己是没有错的，通过我，你也可以发现社会公众是支持你的。我想，社会已不愿再被各种冠冕堂皇的借口、过时的观念所绑架。之前我可能也是误判了大家的反应，我害怕报警，我害怕我的生活会被彻底毁掉，但现在是你们给了我勇气去面对，也给了我勇气去报警，所有坏人都要被惩罚。

我的一位好朋友告诉我，“讲述的过程其实也是对自我的救赎”。如果周围的人没有给你足够的支持的时候，可以去寻找外界的帮助。现在中国有很多这方面的心理辅导机构，有些很专业，也会很尊重受害者的感受。我在找他们咨询过程中，也更加坚定了“我没有错”的想法，不会有人因为这事看不起你的。如果有，他/她也不值得成为你的朋友。

二、事后对于身体的保护

第一点，鉴于章文没有采取任何安全措施，所以我第二天去买了避孕药，当然我买的比较晚，接近二十四个小时了，越早吃效果越好，这点真的很重要。

事发后，鉴于章文跟我说，他“上过 100 多个女生”。我害怕自己会因此染上一些疾病，就想方设法测了艾滋和梅毒。我也考虑过艾滋阻断药，但目前在国内太难买了，私下也买不到，后来我就放弃了。一开始我考虑去医院，但当时不愿走出去的我选择了在网购平台上购买了相应的检测工具。

艾滋病的 4 周的检测准确率约为 98%，6 周约为 99%，因为我真的很害怕，所以 4 周和 6 周各检测了一遍，检测结果是好的。第一次做检测的时候，由于不会使用一次性采血针，导致其报废后，我只能用缝衣针扎手指，用缝衣针很难扎到足够的血量，我扎了 10 根手指，扎口要深、要用力挤才能采集到足够的检测量。在六周的时候，我买了唾检和血检，唾液比较简单，但据说检测效果没有血检好。有些检测用品是可以同时检测梅毒和艾滋的。

至于其它的身体风险，我可能做得还不够好，只是买了一些日常洗液和泡腾片。如果有专业的朋友愿意给大家指导，就再好不过了。

最后，真的感谢你们所有人，让我逐渐不再害怕。就像我一直以来的想法那样，让章文受到惩罚真的不足以让我承受这么大的压力，我希望哪怕能让社会变好一点点，我做的都是有意义的，哪怕承受再大的压力，我都不再害怕了。所以，亲爱的姑娘们，不要怕，我不会倒下的。我们一定可以让所有做错事的人都受到应有的惩罚！

小精灵在战斗

2018.7.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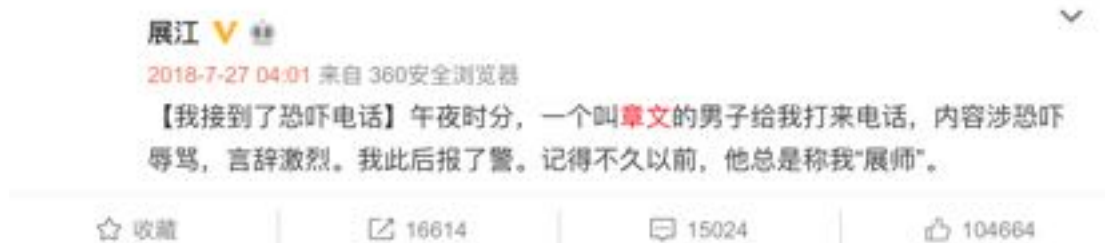
2018.7.27 北外新闻系教授展江称接到章文恐吓电话

来源：微博@展江

原文链接：<https://weibo.com/1896697435/GrNjk0DCi?type=comment>

展江：

【我接到了恐吓电话】午夜时分，一个叫章文的男子给我打来电话，内容涉恐吓辱骂，言辞激烈。我此后报了警。记得不久以前，他总是称我“展师”。



2018.7.31 蒋方舟公布章文微博私信

来源：微博@蒋方舟

截图链接：

http://k.sina.com.cn/article_6457231562_180e188ca001009cim.html?cre=tianyi&mod=pcpager_fintoutiao&loc=11&r=9&doct=0&rfunc=100&tj=none&tr=9

截图内容：

章文：外交部发言人常爱说的一句话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脚。

蒋方舟：已截图，准备发微博



文章报道

2018.7.25 《六名女性怒证：公知章文性骚扰/侵害》

作者：黄雪琴

来源：NGOCN（原文已被屏蔽）

备份链接：

<https://www.xuehua.us/2018/07/26/%E5%85%AD%E5%90%8D%E5%A5%B3%E6%80%A7%E6%80%92%E8%AF%81%E7%BC%9A%E5%85%AC%E7%9F%A5%E7%AB%AO%E6%96%87%E6%80%A7%E9%AA%9A%E6%89%B0-%E4%BE%B5%E5%AE%B3/zh-hk/>

「我怒了。」

「我真的怒了。」

「我真的是怒了。」

欧阳连着回复了三次「怒了」，加上 22 个惊叹号，和一句「我做律师的，会不知道什么是强奸?!」

气愤之下，欧阳在昨晚一口气写了两千六百字长文，控诉「我被章文强奸了」，并要求章文「停止侵害」。

她说的章文，是知名媒体人、时事评论员，曾在《南风窗》、《瞭望东方周刊》、《中国新闻周刊》、《新世纪周刊》等媒体任职。目前已离开媒体，开公司卖起茶叶。

欧阳说，她要化身正义小仙女，指证章文性骚扰/侵害是「功在千秋，利在当代」。

—

欧阳的噩梦发生在 2018 年 5 月 15 日。那天，章文邀请她一起参加饭局。

早在饭局前，欧阳在师友群里认识了章文，对方自称「我与你导师关系不错」主动加了她好友。此前欧阳也曾与章文在其他饭局见过，席间相处算是融洽，当章文再次邀约，刚好有空的欧阳也就正常赴约了。

欧阳不记得当晚喝了多少酒，记忆中那加冰的洋酒看起来像果汁，很好入口，而当她要离席到机场接朋友时，酒劲已经使她头晕。在洗手间吐了一轮后，章文帮她打了车，说他「也顺路」。欧阳没有太多的戒备之心，认识的师长，自己导师的朋友，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可是回想起来，她仍然痛恨自己上了这辆车。

途中，朋友说飞机晚点了，章文建议「去我茶室喝杯茶，正好醒酒」。欧阳感觉自己身体不太受支配了，醒醒酒也好。怎么下的车，怎么走进茶室，是章文扶着她，还是她摇晃着跟着？欧阳都没有记忆了。她原本以为「和蔼可亲的兄长，单纯让我醒酒。」

接下来的事情完全打破了欧阳的「以为」。她记得的是，「进了茶室，灯都没有开，他开始抱住我，穿过裙子脱我的内裤」。发生得太快了，欧阳只记得自己哭了，「求他放过我，我一直在求他放过我，我一点力气都没有，感觉很难受，突然想到男朋友还在等我回家，更难受了，只想快点走，赶紧走，立马走。」章文强行与欧阳发生了性关系。

到后来，似乎是章文妻子的电话打来，催促他回家。欧阳记得在下电梯时，章文说「已婚男人就是这样的。」

欧阳那时无法理解，无法忍受，无法讲述：这是章文，一个媒体圈、公知圈的知名人物，她也曾在、且还将在这个圈子里，而且，他是导师的朋友。

事发第二天，章文来电话约见，欧阳挣扎后答应在公共安全区域见面。见面时，章文说的第一句话，欧阳记得清清楚楚，「你永远摆脱不了做我女人的命运……我上过 100 多个女生……我做过十几年的记者了，认识圈内无数的人」，这些话至今让她感觉恶心。欧阳告诉他「一辈子都不要再来」，然后匆忙离开。

然而，欧阳还是难受。她知道事情不对，但「强奸」、「性侵」等字眼，她一时间也难以面对。

二

见完章文回家的路上，欧阳给自己的媒体朋友打了电话。随后的两天，她又咨询了别的女性朋友。两位朋友向我左证，欧阳跟她们说了被章文强奸的事，朋友们都告诉过欧阳，「不要责怪自己，保存好证据，保留报警的权利，并尊重和支持你的最终选择。」

欧阳想过报警。她男朋友也支持：「你想报警，我陪你去，你不想报警，我们一辈子不再提这件事。」

「那些问题，一下子就让我奔溃了。」做警察的朋友跟欧阳模拟了一次询问过程，欧阳受不了。她问过了圈子里的律师、警察、法医、记者，每个人都告诉她，**报警后最先面对的是警察多次的、详细的细节询问。**

警察朋友解释，强奸是犯罪行为，刑事立案需要十分充分的证据，从物理证据的精液到个人身上的伤痕，医疗报告，还需要详细的过程描述，证明违背妇女意志，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行与妇女发生性关系。

律师王万琼也代理过不少成功的性侵案，她表示警察的顾虑有一定的道理，「按照传统的惯有思维，强奸案要有反抗的痕迹，反抗的证据；此外，报案时间越早，如第二天，第三天，越容易认证。」

然而，王万琼也指出，现实中，女性遭遇性侵害没有立刻报案是可以理解的，「违背妇女意志，典型思维是用暴力强迫；但事实上，不敢反抗、不能反抗、或者不知反抗的现实案子更多，因为反抗的前提是能反抗，但如熟睡中、被下了迷药、被酒灌醉了，导致意识模糊，或者说完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被侵害，没有出现什么伤痕，那你怎么让人去找到很明显的，违背本人意志的证据呢？」

王万琼还提出，在现实中，警方询问案子，反复问一些过程细节，对大多数受害者来说确实会让人情绪崩溃。

「这简直是一种摧残。」欧阳还想到，自己的父母会担心；而且，章文的儿子在申请出国念书，「家长的错不能连累孩子」，心一软，她放弃了立刻报警。

欧阳的导师告诉我，他一周后得知详情，十分支持欧阳报警。后来欧阳没有报警，他虽然有点失望，但也坚决尊重她本人的意愿。

其实，欧阳对自己也有种难言的失望，她知道自己没有错，也知道「被强奸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她尝试过多种舒缓方式，有时整天吃薯片和可乐，一个月不到胖了 10 斤；她出国旅行，期待转换环境来释放压力；她和越来越多的好友倾诉，逐渐明白，只有揭露才能拯救自己。

「章文他欺负错人了。」欧阳完全意识到自己没有错之后，决定小范围公开。即便暂时没报警，也可以在圈子里揭开章文真面目，让其他女生有所预防。

她的导师也开始发信息，在小圈子内揭露章文的行径。三四天里，他密集地收到了学生们的回馈。两名学生电话告诉他，她们也曾经遭遇了章文的性骚扰。

三

「我也怒了。」

周妍是其中一名，听到欧阳的事情后，她说她也是怒了。

周妍回忆，2011 年她进入上海一所机构实习，机构邀请了章文等公知参加活动，她负责一些接待工作，从而认识章文。

章文同样告诉她，与她的导师「是好朋友」。

周妍说，第二天早上，她收到章文发来的信息，具体内容她已记不清，大致是「起床没，去吃早餐」或者问去「哪里吃早餐」，她回了一句「还没起床」。对方又发来「再不起床就打你屁屁」的信息。时隔多年，周妍早已经换了手机，她不记得章文具体措辞，但是很确定有「屁屁」两个字，因为「我和他不熟悉，他却说出这种话，真的一阵恶心。」

考虑到活动，周妍装作无事，当天活动如常进行。

没想到，当晚章文又发来信息叫周妍去他的房间。周妍以「手机没电，要充电」为由拒绝。章文又要求「拿着充电器来」。

不知道章文是不是真的有事找她，又想到章文是「导师朋友」，而且周围房间住的都是熟人，「他也不能把我怎么样」，周妍不情不愿还是去了章文的房间。

进到房间里，周妍站在门旁边充电，导师刚好发来信息。章文问她在和谁发信息，周妍回答「我导师啊。」

「不要和他说你在我房间里。」周妍记得章文如此要求，很快又叫她，「过来，我跟你说了个事。」

周妍走过去，章文坐在凳子上，房间里只剩下床可以坐，于是周妍坐在床沿边。

「章文挪了过来，一手放在我大腿上，虽然我做了心理准备『他不敢怎么样』，但当他真的摸我大腿的时候，我就懵了。」几秒钟后，反应过来的周妍问他「你干嘛呀」，找了个理由离开房间。

考虑到章文身份的重量，以及在圈子里的人脉，周妍担忧说出来会造成她与章文、章文与她导师、她与导师，甚至她与这些圈子更多的尴尬，周妍没有声张。

活动结束后不久，周妍告知了自己实习机构的负责人和好朋友。她的好朋友向我左证，周妍确实曾向她倾诉「她被章文性骚扰了」，但具体章文怎么性骚扰、周妍怎么讲述的，她不记得细节了。

那时候周妍以为，自己是唯一被章文性骚扰的人，直到**2013年师妹林青向她诉苦，「章文动手动脚的」**。

林青与周妍师出同门，大四时在《中国新闻周刊》实习。她回忆，实习期间，她的座位距离章文很近，当然任职编委的章文不止一次给她发过类似「你不要撩头发，我没心思工作」的信息。

实习结束，章文说请她吃饭践行，定了一家上岛咖啡厅的包房。林青觉得，「公共场合，章文不敢做什么。」

「没想到就在包房里，章文就摸起来了我的大腿，还问『可不可以亲你』，我拒绝。」林青离开的时候，她回忆，章文还说了「不让你走，我们去开房」的话。

「我没有想到这个带着种种光环的中年男人那么猥琐。」第二天，林青不点名地在朋友圈曝光了遭遇到的性骚扰经历。

她发现，章文很快就把她从微信好友中删除了。

林青向师姐周妍讲述后，两人惺惺相惜。但知道章文在媒体圈和公知圈的名气，而且考虑自己没有受到章文太严重的实质性伤害，也就只好「自我消化」。

林青说，虽然自己仍从事媒体，看似掌握了更多主动权、话语权和渠道，但即便是记者，经历性骚扰也和其他的职业女性一样，**面临着难以找到合适的渠道来投诉、维权的难题。**

资深媒体人李思盘分析：即便是女记者女作家，话语权也是相对其他领域的人而言，**在自己**

的男性同行里，女性同样处于弱势，同样怕被男性排挤；再加上，女性从小被教育要讲礼貌，不要给人添麻烦，要乖要听话，连教育保护自己都是「不要太暴露」，而不是「他摸你你就暴怒」。

沉默是多数遭遇了性骚扰/侵害者的常态，记者也不例外。我在 2017 年 10 月到 2018 年 3 月做过一份《中国女记者职场性骚扰状况调查》，数据显示，416 位受访者中超过八成(83.7%)的女记者遭受过程度不一、形式不同的性骚扰，42.4%遭遇的性骚扰还不止一次，18.2%遭遇了 5 次以上的性骚扰。受到性骚扰的当事人中，57.3%选择了沉默/忍耐/躲避，只有 3.2%的人报告单位上级领导、人事管理部门，报警的更是少，只有 0.6%。

林青和周妍两人在四天前得知师妹欧阳的经历，愤怒之情难以平复，决心打破沉默，站出来怒控章文。

「我们知道后真的很气愤，而且也很遗憾我们最初都没有跟导师讲，否则可能就不会出现欧阳的事情了。」林青说，她们要揭开「章文满嘴『仁义礼智信』，一边营造『陪儿子上课，陪妻子出游』好男人形象，一边性骚扰/侵害女性的事实。」

四

很快，章文发现了女生们的计划，并试图阻止。

今年 6 月 11 日，他给欧阳发去了信息，要求见面对质；欧阳拒绝，章文连续发去多条信息，先是威胁「我全盘托出细节，我会和我的律师去拜访」；继而恐吓「你给我听好了，我会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手段」，再来指责欧阳「蛇蝎心肠，不得好终」；接下来又是糖衣炮弹，「对我之前的不当言论道歉。」





章文发给欧阳的部分信息，灰色底消息均为章文所发，图中隐私信息和人名作马赛克处理。
截图由欧阳提供。

章文也频频给欧阳的导师打了电话、发去语音和信息，先是「请求将功补错的机会」，被拒绝后发威胁「不想两败俱伤，否则只好启动法律程序。」

7月中旬，有人在朋友圈里发消息：「是酒后，还是性侵，难道你心里没数吗？」章文看到后立刻联系了发圈人，并一时要求「媒体人要客观中立」，一时又认为是「窥探欲和八卦欲」，最后才提出「删除朋友圈」的要求，遭到拒绝。

知名媒体人、作家宋石男在日前得知章文涉嫌性侵女生的事情详实经过后，也发了朋友圈怒斥章文。章文随后不断添加他微信，同样先是否认，然后想探寻女生姓名；最后威胁要求「限你12点前在朋友圈发道歉声明，否则正式起诉你。」

此外，章文开始约媒体圈、公知圈朋友吃饭，一边强调「自己没有必要去纠正传言」，一边又传出「对方是26或27岁做律师的人，恋爱经验丰富」、「我们是你情我愿，最多是婚外情」的消息。

这些动作令欧阳、周妍和林青三人更愤怒了，她们都决定站出来。

「居然敢到处说我坏话，居然造谣『两情相悦』？居然诬蔑、威胁帮我发声的师友们！」欧阳难忍愤怒，「章文不知悔改，并且四处诬蔑、威胁」这一点最让她气愤，并意识到必须曝光章文的一切行径，「要带律师来我的律所，来啊，谁怕谁。」

根据欧阳的讲述，曾成功代理多起性侵案的律师万淼淼表示，就章文的行为提起刑事诉讼不

难。

她具体分析了五点：1、女生内裤上如果还存有精液，拿去化验可证实是否为章文的，证实发生了性关系；2、饭局上众人在一起，可以见证女孩喝醉酒，意识不清晰的状态；3、章文约的车，可以查到该车的信息和司机，让司机证实女孩醉酒情况（吐了四五次）以及在车内的情况；4、女孩在机场呕吐，还在洗手间遇到保洁阿姨，找到保洁阿姨可以证明女孩酒醉的严重性和状态；5、女孩事后向众人诉说，讲述其被强奸经历，左证性行为是违背她本人意愿的。

「这些证据都收集起来是完整的证据链条，可以证明女孩醉酒了，在不知情，不清醒，不愿意的情况下被动发生性关系，可以提起刑事诉讼了。」万淼焱说道。

王万琼也认为，欧阳把内裤保存至今，没有私了要求，也可以说明女孩对此事一直持反抗态度。

欧阳感觉受害者不再是弱者，自己正在做的事是「功在千秋，利在当下」。

五

怒气点燃了灵感，写完《章文，停止你的侵害》曝光文稿，欧阳心情舒畅了。她和朋友们忙到凌晨四点，做好图，七点半一到，纷纷发文控诉，文章开始传遍社交媒体。

早上九点多，青年作家、《新周刊》杂志副主编蒋方舟在她的微博账号上转发了欧阳的指控文，配上文字「又一个」。然而，在她更为私密的朋友圈里，蒋方舟转发控诉文并愤怒写道「我也被此人性骚扰过，坐牢吧，人渣」。

联系到蒋方舟本人，她告诉我，朋友圈由她本人所发，具体被骚扰的经过是：「时间是2016年春天，我和此人参加同一个日本交流项目，他回国前一起吃饭（不止一人），他一直摸我大腿，被制止之后继续摸，我要回住处，他试图尾随我。我自己回去他微信继续给发骚扰的话。」

另一名曾与章文在《中国新闻周刊》共事的资深媒体人易小荷，得到同意后转发蒋方舟的朋友圈，并撰文：我都没好意思说，和章文在中国新闻周刊做同事的时候，他特借机摸过我大腿，隐忍着不说，就是因为这个社会有太多奇怪的论断，荡妇羞耻太普遍，看来此人是惯犯。

今天13时，我联系章文响应多起性骚扰/侵害事件。章文表示，对匿名网文指控已经作公开声明，代表律师也发了声明，之后会再做一个详细声明。

章文在个人声明中写道：1、鉴于网文作者是匿名，我没有回应的义务，但要给关心此事的朋友们有所回应。2、我未强迫他人做网文中的事情。

接受章文委托的北京市汉鼎联合律师事务所张庆方，也发出了一则声明，称某女士匿名在网上对章文先生做出的不实指控，将通过法律渠道维护章文合法权益。

周妍看到声明时，觉得章文是「无耻」、「自掘坟墓」。而林青则表示，章文是「**无赖，只要女方不同意，喝了酒搂腰，凭什么不算性骚扰？**」

对于蒋方舟与易小荷所说的「摸大腿」性骚扰，章文在接受红星新闻采访时响应道：「媒体圈、公知圈饭局里喝酒很正常，喝完酒合影搂搂抱抱是难免的，这也算是性骚扰的话，那我也搞不清楚了。」

看到章文的回应，蒋方舟又发了一条朋友圈，「垃圾，我是实名，响应一下我呗。」同时作为前搜狐新闻中心要闻部记者/编辑的 Phannel 也表示「**如有需要，本人也可以指认章文性骚扰。**」

自欧阳的举报文传出后，陆陆续续有更多自称曾受章文性骚扰的女性爆出来，媒体圈、公知圈里也有其他人的类似行为被曝光。就在发稿前，认证为「章文骚扰当事人」的网络用户「垦丁天气晴」在问答里说明自己被章文性骚扰，并附上微信聊天截图，而章文也发出新回应，否认欧阳的举报，并称「事出于双方情愿」。欧阳的举报掀起了媒体圈、公知圈的反性骚扰/侵害风暴。

我问欧阳「怕吗」，她爽朗地笑了，「不怕。」

愤怒的女神最可爱。

欧阳、周妍、林青均为化名

2018.7.25 《我给章文的回应划了个重点：教科书般的人中之渣》

作者：大兔

来源：微信公众号“滚筒洗脑机”（该号已被屏蔽）

备份链接：<https://c.m.163.com/news/sub/T1439543185603.html?from=subscribe>

知名媒体人章文被举报在今年 5 月份一次聚会后对一位女性进行了性侵害。随后作家蒋方舟和知名媒体人易小荷也在朋友圈爆料，说自己也曾遭章文性骚扰。女人们的勇敢发声成为了互相确认的证词，给我们描画了章文此人在她们眼里的一个清晰而恶心的轮廓。随后，章文给出了一篇高调的回应。

大家看了回应都基本上觉得很恶心。为了节省大家的时间，我来给他的回应文划了重点，方便大家在心里对章文这个人进行轮廓勾画。黑字部分为原文，括号红字部分均为我的评论：大家好，我是章文，就今天针对本人的流言作以下回应：

1、当天晚上发生的事出于双方情愿，我未强迫他人做网文中的事情。我与对方相识于某个共同的微信群，互为好友以后主要通过微信联系。到 5 月 15 日之前，我与对方已相识大约半年，**她曾在微信上给我发过不少令人想入非非的艺术写真**（男权沙文主义逻辑：发照片就是想嫁给我，天下公理好不好），**双方互有好感，之前也一起吃过几次饭**（男权沙文主义逻辑：都愿意跟我吃饭了，还不是意味着愿意跟我发生性行为吗，天下公理好不好）。

2、对方是 27 岁左右，在北京某律师事务所就职的一名女律师。我们互为微信好友以后，她经常向我抱怨工作上的压力，我因为之前做过不少法制报道，与北京各大律所都有联系，因此提过是否需要我帮忙介绍换工作（权力关系高位者的自大：看，就是想在我这里占便宜）。她曾告诉我，她在大学时就换过好几个男朋友，其中有一个是她已婚的老师，提出过要为她离婚。当晚结束以后，她提出要去机场接她的一个男朋友，这个男朋友也是有妇之夫。（直男癌低智思维方式：和我提起情史，必然就是想和我发生关系；有过男朋友，必然就是想和我发生关系，总之她说话就是等于想和我发生关系，不然她为什么要说话。）

3、我清楚她为什么要曝光我。事发第二天中午我们电话联系时，她请我帮她推掉前晚承诺的一个饭局，我建议还是她自己说。当晚我约她出来吃夜宵，她如约而至，席间她提到她已婚的男朋友要离婚来娶她，我当时觉得很可笑，说了些风凉话，说她脑子进水、傻叉，她很生气，发生激烈争执。争执最后，我们互删了对方好友，决定之后不再往来。（大兔：这是什么鬼奇怪的因果关系，卧槽我都编不下去了）

4、这次以后，她就以展江学生的名义给我身边不少朋友打电话，说要让我声名扫地。曝光今天这篇网文之前，她还曾给我发短信，借我孩子要出国读书的事情威胁我，称要将我举报到某国大使馆，盛怒之下的我才会有那则流传短信中的回应（施害者有理逻辑：你看，一切都是她的错），但她隐去了前因（尽管我没截图而她有）。

5、关于蒋方舟、易小荷。在媒体圈、公知圈，一聚会基本上都会喝酒，男女都喝，喝酒之后就是合影，会做搂、亲、抱等亲密状（公益圈、媒体圈：沃曹？！谁说的？你家的公益圈媒体圈是这样的吗？！）。蒋方舟、易小荷所说的情况肯定也是在我们双方酒后，才会有情况（酒：沃曹？！你摸人大腿还怪我？怎么你大腿就没人摸？）。另外，这两位我都算比较熟悉：蒋方舟，一直单身，交了众多男朋友（荡妇羞辱：所以她品行不端一定在诬陷我）；易小荷，离过婚，经常出现在酒局上（荡妇羞辱：所以她品行不端一定在诬陷我）。

6、关于流传的我联系“宋教授”的好友申请。在今天这篇网友没有曝光出来之前，宋石男就在朋友圈发过辱骂我的内容（诉诸人身：所以是私仇，绝对不是我的问题），我在多次拨打他电话无人接听的情况下，才会不断加他微信好友（对对对我都对），他心亏不敢通过。直到今天，他还在其他平台发布关于我的不实内容。这些，我的律师均已固定证据。

7、此事于我，私德有亏，毋庸讳言，我该反省（对不起性侵了你，我自罚三杯，喝完还是一条英雄）。但我绝对不能接受对方把白说成黑，把是说成非。此前为了家庭我一直忍气吞声（诉诸怜悯：我是一个顾家的好男人），但目前这件事已经对我个人和我的家庭（雷闯：又学我拿家人出来做挡箭牌？！）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我和我的律师均已发布声明，之后将视对方举动依法采取进一步行动，将择机批露事件全过程（诉诸强力：再有人赶曝光我，我一律起诉，这些事情谁做谁知道，取证那么难，我怕什么）。

2018.7.25 《律师说：章文，你大胆的往前走！》074 发起反性骚扰手册讨论

作者：常玮平

来源：微信公众号“074 职场女性法律热线”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TUEjrQvbaR8RctgA5TNUMA>

前天，网友发文称遭亿友公益负责人雷闯性侵。雷闯随后声明承认。虽然当天雷闯向媒体称其与涉事网友系恋爱关系，但其朋友圈并未撤下此前的自认声明。

很快，据媒体报道，法律学者赵秉志因“生活作风”问题被免去北京师范大学刑法学院院长等职务的新闻。

以上两例，不管处理方式、处理结果如何，目前来看，当事人对其可能涉嫌性骚扰、性犯罪的指控并未全然否认，甚至缄默不言。若非事实，估计早就反击了。

02

今天，紧接着就爆出“某女士”发匿名信，称被知名媒体人章文强奸。

看起来我国的“metoo”运动终于要跳出学术圈，进军公益公知圈。

但此时，章文不但矢口否认，还委托律师发声明称，指控的事实不存在，并要通过法律渠道对“败坏”其名声的行为维权。

法治社会好。章文这招也走的高明。

章从一开始就先联系爆料者，然后请律师介入。无论最终结果如何，总归是比雷闯先发声又描黑来得“巧妙”。

只是这声明，说实话，水平一般，观感也不好。

03

笔者跟张庆方律师是微信好友，总归还有互相拉黑的缓冲，不至于一言不合就打架，斗胆说两句。

首先，开头先交代一下前因后果，按小学生作文的要求来，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让人明白什么事。

其次，用词很不严肃，过于口语化。

我们平时私聊是一回事，给公众看的東西，还是要尽量像应用文。比如，其中“敬告某女士，你本人也是成年人，更是北京最讲政治的某大所律师”的表述，活脱脱的骂街形象，多少还有点威胁的口气在。

其三，逻辑混乱。就说刚才引用的那句话。在“讲政治的大所”里供职的人，就要讲你忍气吞声的政治吗？既然都讲政治了，后面还让人遵守什么“法律正当程序”？又说“一个成年人，一个女律师，如果认为自己确实被性侵了，首先应该去警局，而不是在微信微博中四处宣扬”。

是啊，警局当然应该去，但去不去警局，影响受害者“在微信微博中四处宣扬”吗？如果真被

强奸，她是受害者，她没有任何过错，她有什么不好四处宣扬的？

无论是章文的律师声明，还是自我回应，都赤裸裸地展示了什么叫“荡妇羞辱”。其用语的潜在含义不就是“人家为什么不是骚扰、强奸别人，不就是因为……吗？”

别人且不论，章作为北大博士竟然发出逻辑混乱、用词浮躁的声明，这样不好吧。

更何况，受害者当时没去警局，现在有点儿被动，才诉诸网络嘛。当时若去了，还不知此刻谁在警局呢。

04

上世纪 80 年代，我国最高法曾有个关于强奸罪的解答：“第一次性行为违背妇女的意志，但事后并未告发，后来女方又多次自愿与该男子发生性行为的，一般不宜以强奸罪论处”。

雷闯改口说他们是恋爱关系，不难理解。很多现实生活或影视作品中的恋爱关系就是这样。先不顾当事人意愿霸王硬上弓，然后再忽略对方感受，自我感受良好地和对方谈起了“甜蜜的恋爱”。

可惜，这些以“恋爱之名”掩饰骚扰之实的骚扰者们，估计要失望了。这个解答已经被废止了。章文强调要讲证据，甚至要依法维护名誉。他就是吃定了时隔久远，举证困难。

匿名女士指控章强奸难以举证。章要反告她侵犯名誉权却是易事。章起诉的包括刑事自诉诽谤的证据，全网皆知。

估计律师会建议章，把蒋方舟、易小荷等人全给告了，若能把蒋方舟等人送进监狱，那还能得到一笔赔偿，简直一箭多雕。

所以，章文，你大胆的往前走。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但法律绝对是你挡箭牌。

你一定要把官司打到底，认怂就是认罪哈。

05

大家应该可以看出来，以上全属调侃。我开始正经的结尾。

美国肇始的“metoo”运动席卷全球，真正被送进监狱的少之又少。

十三亿人里互不通联的多人在同一时间一致指控一个人，那这个人，只有被冤死和确实是真凶两种可能。

但我乐见性骚扰终于进入公众视野和讨论中。

那些说这些事就是为了转移“疫苗问题”的人。我想对你们说的是，女性占了这个星球人口的

一半人口，目前科技水平下，她们事实上还多承担了人类生育和繁衍的重任。

人一生的多数时间，都是在职场和社交。女性要在职场和社交中，要跳过被性别歧视、被性骚扰甚至被性暴力的重重障碍，才能端坐和男性平等的机会面前。

疫苗事件不是小问题，但性骚扰也决然不是一个小问题。

性暴力也是病毒，我们此刻一起努力的，就是在推动生产一种让社会对性歧视、性骚扰、性犯罪产生抗体的疫苗。

面对性骚扰 / 性侵害，无论是当事人，还是想要帮忙的人，都会面临许多困境：如何保护隐私，又能进行揭露？怎么面对质疑？被反告诽谤怎么办？如何取证和起诉？有哪些常见的性骚扰误区？如何有效陪伴和支持受害者？有没有一个小手册可以解答这些疑惑呢？

为此，我们发起了“反性骚扰手册讨论群”，希望可以群策群力，最终，形成一个对性骚扰当事人和支持者都有用的反性骚扰小手册。

如果你愿意，可以扫码，工作人员会把你拉进群。

2018.7.26 《章文被多名女性指控“性侵性骚扰”》

作者：采写/新京报记者 康佳 吴荣奎 实习生 陈晓蓓

编辑：艾峥

来源：新京报

原文链接：<http://www.bjnews.com.cn/news/2018/07/26/496797.html>

编者按：昨日，女子晓静（化名）发长文爆料称，媒体人章文在一次聚会后对其性侵，事后她小范围公开该情况，还屡次受到威胁。随后作家蒋方舟和知名前媒体人易小荷也表示，曾被章文“摸大腿”性骚扰。章文承认和晓静发生过关系，但并没有强迫，“可以理解为一夜情。”对于摸大腿则是酒后合影，“搂搂抱抱是难免的。”

一女子发文称被性侵，章文回应“未强迫对方”；蒋方舟等多人爆料曾被章文“摸大腿”

昨日，女子晓静（化名）发长文爆料称，媒体人章文在一次聚会后对其性侵，事后她小范围公开该情况，还屡次受到威胁。随后作家蒋方舟和知名前媒体人易小荷也表示，曾被章文“摸大腿”性骚扰。

章文承认和晓静发生过关系，但并没有强迫，“可以理解为一夜情。”对于摸大腿则是酒后合影，“搂搂抱抱是难免的。”

女子爆料被章文性侵

公开资料显示，章文是知名媒体人，曾在多家媒体供职。晓静在名为《章文，停止你的侵害！》的文中提到，她与章文曾在同一个微信群，章文添加她为好友并称与其导师十分熟悉。

她告诉新京报记者，在今年5月一次应约的饭局后，自己醉酒后，章文将其带到一个小区并性侵。“被迫发生关系时曾一直哭着哀求，但未能阻止对方。”

根据晓静的说法,事情发生后她因情绪不稳定难以承受心理压力,再加上担心信息和隐私被泄露,因此没有报警,曾出去散心了很长时间。后来,自己将此事小范围公开,得到很多朋友帮助。

之所以现在公布此事,是希望章文能公开道歉,“也能鼓励更多女性勇敢地站出来,不要因为发生了这种事,就觉得是自己的问题。”晓静说道。

章文称并未强迫对方

章文则否认性侵,并称上述爆料含有大量不实内容。他承认确与晓静发生关系,但并未强迫对方。“可以理解为一夜情,或者一个女孩子对有点名气的媒体人的倾慕”。

北京市汉鼎联合律师事务所张庆方律师接受委托发表声明称,指控的强奸事实不存在。维权应讲证据,遵守法律的正当程序。“如果对方继续用网络审判的方式败坏章文名誉,将通过法律渠道维护他的合法权益。”

此外,新京报记者还陆续接到4名女性的爆料,均称遭遇章文性骚扰,其中一人为当时实习的学生。她称,自己2013年6月曾在章文供职的媒体实习,结束时在一咖啡店章文摸她大腿,还撩她的衣服,在拒绝后又抱紧了她。

焦点 1

互有好感还是性侵害?

章文表示,事发时二人已相识约半年,双方互有好感,晓静之前也和他一起吃过几次饭,还曾发给他一些较为私密的艺术写真照。

晓静对此表示否认,她告诉新京报记者,自己此前与章文只见过两次面,并没有任何暧昧关系,从来没有和他两情相悦,照片也是发表在朋友圈多人可见的正常写真。

晓静回忆,当日在饭局上喝了很多酒,章文打车送其回家,却一起上车并将她带至茶室,“灯都没有开,他就开始抱住我。”她说,被迫发生关系时一直哭着哀求章文“放过”,在她看来这也是一种求救信号,但对方并没有停手。中途她还曾与同事通过电话,但当时状态是崩溃的,无法开口求救。

章文则提到,是出于双方情愿而非强迫的情况下发生关系,当天双方都很愉快。“否则为什么在发生关系时,在接听电话的过程中没有呼救,且第二天不报警。”

对此晓静则表示,自己也想过报警,但考虑到熟人强奸案的立案率及定罪率都很低,再加上状态不好,因此放弃了。目前她仍留存着物证内裤,可证明双方当时发生过性关系。

章文指出,若此事进入法律程序,会要求公开两人所有短信和对话,也希望晓静能够拿出更多的证据。

焦点 2

公开此事曾遭遇威胁?

晓静提到,第二天章文联系自己,她告知对方不要再找,并将其电话等全部拉黑,包括两人可能认识的朋友。章文则表示,当天他对晓静说了些风凉话,二人发生激烈争执后互删好友,决定不再往来。

晓静称,性侵事情发生后,自己情绪低落,直到在亲朋好友鼓励下,决定小范围公开此事。但章文陆续发来多条威胁信息,甚至污蔑恐吓其师友称这些是诽谤,还带着律师到她的供职单位。

她提供的短信记录显示,章文曾发送过二十余条信息,时而让她放下此事收拾好感情,时而言辞激烈地辱骂。她也回复过“不是所有女生都任由你欺负”的短信。6月14日,章文发来短信称:“如果因为你而导致我儿子不能出国读书,我会采取一些可以采取的手段!”

“她想坏我的名声,阻止我移民。”对于“威胁”之说,章文称晓静并未展现全部截图,并表示最初是他受到威胁,晓静还给他身边不少朋友打电话,说要让其声名扫地。

他还提到,此次爆料前,晓静还曾给自己发短信,借其孩子要出国读书的事情威胁,称

要寄材料到美国大使馆，“盛怒之下我才会有那则流传短信中的回应，但她隐去了前因。”

■ 相关新闻

蒋方舟等多人称被章文骚扰

昨日，蒋方舟、易小荷提到，曾被章文性骚扰，此外记者还收到至少4名女性的爆料。

蒋方舟称，她和章文参加一个日本交流项目，回国前多人一起吃饭。“他一直摸我大腿，被制止后继续摸，我要回住处，他试图尾随我。”她提到，自己回去后，仍继续接到章文发来骚扰微信。易小荷则回忆，六七年前与章文为同事时，他曾约自己吃饭，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被摸过大腿。

章文承认确有摸过大腿的行为，但是在喝酒等特定的场合下。“蒋方舟、易小荷都是酒量比较大的，能喝的人。”他说，在中国很多饭局里，一聚会基本上都会喝酒，酒后圈里的人爱合影，做搂、亲、抱等亲密状是难免的。“这种场合，又喝了点酒，大家搂一下、抱一下、合个影，怎么就成了性骚扰呢？”

但他也表示，如果一个人是在特别清醒的情况下，故意去摸女的大腿或敏感部位肯定不允许。

对此易小荷称，事发时并未饮酒，“这事与喝酒并无关系，借着所谓的喝酒是在混淆性骚扰和其他界限的关系。”她说，自己陆续接到一些朋友发来的信息，得知遭遇此类事情的女性并非少数。“职业女性或多或少都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很多都隐而不发。之所以说出来，是希望更多人能以此为鉴。”

■ 专家说法

“非情愿被摸大腿算性骚扰”

京衡律师上海所律师余超表示，性骚扰一般是从道德层面来谴责，而非一个法律概念。这主要看当时处于什么样的场景以及女性自身的心理感受，如果非情愿的情况下被摸大腿，就算性骚扰。

根据《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四十条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余超称，但我国法律对于“性骚扰”的行为特征没有作出明确界定。

余超介绍，若利用师生关系、上下级关系等强势关系来实施性骚扰，性质要恶劣很多。如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或侮辱妇女的，可能构成猥亵。

《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或者侮辱妇女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对于身体接触的性骚扰行为，如果构成猥亵的可以治安处罚，情节严重的构成犯罪，可以追究刑事责任。

余超介绍，但对于一些没有身体接触的性骚扰行为，如言语挑逗、讲黄色笑话或眼神盯隐私部位等方式，确实很难界定，也很难处罚。现行法律规定在日益突出的“性骚扰”面前显得捉襟见肘。

此外，用民事手段维权，因为举证难、诉讼成本高、维权效果不彰，大多数被骚扰者只能忍气吞声。

2018.7.26 《「我遭遇了强奸，这不是我的耻辱」》

作者：文 | 巴芮 编辑 | 柏栎

来源：人物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_biz=MjEwMzA5NTcyMQ==&mid=2653089736&idx=1&sn=b352762d18d4e38c40a21b3c111c8073&chksm=4eb3090e79c480188d0eacc3a599b3fd69f82

[f9d6ec19cd092b0eb0803b3938911e0ac01c300&scene=0&pass_ticket=2xAamdbbH%2BxHwctvgbqO4L%2BziQjheDNJWtnzOe3dnH3gAlwToWGIPS%2BgD5ECIDDs#rd](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26411111/)

将保存成长图的揭发文章在朋友圈点击发送后,「小精灵」觉得无比轻松,「北京的天从来没有这么蓝过」。她觉得章文该受到惩罚了,而自己也不会再活在噩梦中。

「小精灵」是女孩给自己取的化名。7月25日早上8点,她发表了一篇文章,指认知名媒体人章文在5月15日对自己进行了性侵害。两小时内,作家蒋方舟与媒体人易小荷也转发这篇文章,并称自己曾遭章文摸腿。而后接连不断的,像是串起来的鞭炮在爆炸,曾经《中国新闻周刊》的实习生及模特苏紫紫等一个接一个地发文指控章文曾对自己试图实施过的性骚扰行为。「小精灵」很震惊,没想到「他居然……害过这么多人」。

在发表这篇文章之前,「小精灵」本来以为也许自己会受到网友的指责与攻击,甚至做好随时逃出的准备,没想到却收到了更多鼓励与支持。

事情发生后,她大胆坦白,寻求亲朋帮助,曾想要报警,警察朋友告诉她,报警意味着要面对陌生男性将这些细节陈述至少三轮。「我受不了。」于是她放弃了。这也成为之后在章文面对媒体做出回应时被抓住的「软肋」,「你为什么之后也不报警?在之后对我怀恨在心的时候在背后搞我。」

昨天,章文两次发文回应,起初称文章所指控强奸事实不存在,而后称当晚的事出于双方自愿。「她曾在微信上给我发过不少令人想入非非的艺术写真,双方互有好感。」他在回应里说,举报者换过好几个男朋友,其中包括有妇之夫。至于另外两位,蒋方舟「交了众多男朋友」,易小荷「离过婚,经常出现在酒局上」。

看过昨晚章文的回应,气得「小精灵」直接扔了手机,「他现在也只不过剩下品格攻击了对吗?……只有那种从小就不跟男生接触,到30岁还没有交过男朋友,没有性生活的女的,在他眼里才是不应该被骚扰的女生?」

在给媒体的回复中,「小精灵」称自己是受了 Me Too 的鼓舞而站出来的。不久前,她看到了揭发公益人雷闯性侵事件的文章,「看到很多跟我一样的人,不害怕了。」她告诉《人物》记者。「我遭遇了强奸,这不是我的耻辱,是章文的。」

以下为「小精灵」口述——

1

好多人给我发章文的回应,我当时超生气的,没控制好情绪,就崩溃了。我觉得他业务水平有问题,逻辑根本就有问题了。没有哪条法律规定,发生了这种事情一定要去警局,对吗?他点出了我的律所,他不说我匿名吗?那他怎么知道我是哪个律所的呢?我觉得他要实名来,我就不怕他,我就上去一搏。

他周一给我发过信息,我昨天才看到的,说我为什么和我导师一直在步步紧逼,他要采取法律手段。他来回来去就那几句话,我觉得他很好笑,他从来都没有正面回应过这件事情。他

一开始不承认跟我发生过什么，后来我说我保有内裤，他就说发生过性关系，但是是双方自愿的。他也承认我喝了酒。这不都承认了吗？蒋方舟还有易小荷说他是骚扰，他回了一个酒后搂搂抱抱是正常的，这不也是承认了吗？他不是把所有事实都承认了吗？我以为章文是一个很强的对手，没想到他会那么蠢。

他现在也只不过剩下品格攻击了对吗？本来在法律上面做品格证据就是最没品，最没有信服力的一件事情。只有那种从小就不跟男生接触，到30岁还没有交过男朋友，没有性生活的，在他眼里才是不应该被骚扰的女生？

我都研究生毕业了，我交过他妈三四个男朋友，难道不正常吗？他到处去跟别人说，基本信息都是错的——首先我没有27，这个我真的很介意；而且我也没有做过两年律师，我现在才是实习律师，要到明年7月份我才能拿到律师执照。

他说两厢情愿这个，不好意思，你至少得知道我几岁，我做过什么吧，这是对两厢情愿的最基本的尊重吧。他说那27岁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是）27岁了，你已经不是小姑娘了，你就应该被强奸，是吗？他说我跟有妇之夫接触，这个我觉得是可以告他诽谤的。他告我诽谤，我觉得他告不赢，但我这样告他，胜算率是很大的吧。

我早就料想到他会用这一招，我本来真的准备承受住所有的羞辱，如果公众对我都是攻击的话，我做好了随时逃出国门的准备，可能过段时间这个事情没有这么热了再回来。但我没有想到网友会这么给力。

2

他之前给我发信息的时候说，会带着律师来我的律所嘛。我觉得他可能会这么做，我把最坏的结果全部考虑进去，上周六我就离职了。

我没有办法接受一些帮我的人因此遭到一些压力。在此之前我小范围公开了，他就威胁我导师和我朋友，说带着律师去找他们，告他们诽谤。你问我写稿子的时候有没有想什么害怕？我没有时间去想，因为我当时就很气愤，我要维护我朋友，我不希望他们为我承受那么大压力。第二点，我希望能为这个社会做点什么，留下点东西，无论是让男性更加有这个意识还是什么，我就想留下点东西，我其实没有太多计划。

附：「小精灵」的性侵揭发长文截图

之前的小范围公开是我跟很多人商量以后的结果。第一，我不想伤害太多人，我觉得不好；第二，就是他们都告诉我不要就这么算了，因为对他的惩罚是对自己的救赎嘛。还有就是我想让他受到惩罚，我想让别人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就小范围里面传播，有我老师还有我之前的一些媒体圈的朋友，他们在圈子里面就口口相传吧。然后他就给我发了短信嘛先是威胁，然后是恐吓。

附：章文发给「小精灵」的短信截图

我当时也想过，说出去之后舆论就不好控制了，所以我就出境了。一个是散心，一个是我可

以什么都看不到嘛，大概有半个月吧。从外面回来的时候心情已经不错了。

（如果）我报警，证据我只有内裤、潜在的人证。我没有 100%定他罪的把握，但我要面临是可能要完全暴露我个人信息的风险。而且我没有办法接受陌生的两个男人问我这么细节的事情，要来回问我三四遍。

我有一个朋友之前是做警察的，他之前接触过这样的案件，他就给我模拟了一下，问得非常细节，比如「他是怎么进入你体内的」，「进入的时候你为什么没有呼救」，很多这样的问题就来回反复地问，来确定你的口供是不是稳定的，我完全受不住，而且我查了一下现在的这个立案率很低啊。

比较幸运的是，我身边这些人都特别好，他们一直都陪在我身边支持我，告诉我，我从来没有做错过什么。我男朋友说如果你要报警，我陪你一起去，如果你不想报警的话，那我就一辈子不会记得这件事。

读书的时候也演过话剧，演的也就是《荡妇羞耻》的那个主角，加上我之前也在女权的组织里面实习过，认识很多做这方面的朋友，所以我就有在寻求他们的帮助。这些我可能比其他受害人好一点，我不是完全一无所知的。

这也是我坚持要发声的一个原因。我知道甘肃的那个小女孩死了（编者注：甘肃庆阳女孩李奕奕被性侵后跳楼自杀），我当时特别难过。我觉得如果不是我身边有一群这么好的人的话，我未必这样的情况会比她好多少。

3

我和章文曾同在一个群里，这个群里都是喜欢喝茶的人。群主是我非常信赖的一个兄长，一直在做公益。然后章文主动来加我，我也觉得挺正常的，他不是卖茶叶嘛，我本身对茶叶很懂，我有国家茶艺师的证。可能自己也有一点崇拜公知吧。

平常他看了我朋友圈会说你穿衣服还挺好看什么的。一开始他不知道我是导师的学生，我可能随口讲了一句，他就说他跟我导师很熟，说他的书是我老师写的序，加上是群主推荐我俩认识的，就有两重信任在这里。

成为（微信）好友两三个月后，他约我吃过一次饭，找了一群我觉得很有趣的人，写剧本的呀，做科研做得很厉害的人，还有教授。那次吃完大家都是各回各家，也没有什么过多的交集。觉得他还不错，跟我之前认识的朋友一样。

那次吃饭时我提到过我自己很喜欢写东西，想要出版小说，当时他有一个挺有名的作家朋友从日本回来，他觉得我可以认识一下，能给我提一些意见，就又约我一起吃饭。

第二次吃饭时也是好多人，七八个吧，我进去的时候全是男的，这点我之前不知道，但我既然来都来了，毕竟这么多人，而且年纪都比我大了那么多，也不会对我做什么吧？

事发前我俩从没单独吃过饭，当天吃饭也七八个人，正好没事儿就去了。饭桌上没什么特别

不适的感觉，章文坐我对面，挺远的。就聊一些什么民族自由之类的——我现在想真是觉得很恶心了。

那个洋酒我确实没喝过，我不知道度数那么高，放了冰块，就跟果汁一样。那种大的高酒杯我大概喝到第二杯吧，他们跟我讲有 50 多度。之后就换酒了，当时我状态是 OK 的，我不知道酒后劲会那么大，离开前我去厕所吐了一下，大家都在楼下等我。

我说我要打个车，就有人说要送我回家，因为那人有个司机，我说不用了，我要去机场。我打开滴滴的时候章文跟我说你别叫，我帮你叫。我真没想到他会跟我一起上车，当时挺震惊的，他说什么反正回家也顺路的。

上车四五分钟接到我朋友电话说飞机晚点，他应该是从电话里听到了，就说去他的茶室醒醒酒。当时也就 8 点，最多 9 点，我觉得也可以。我不记得他是不是在车上亲我，好像是有的。当时我就想吐，挺难受的。

不记得怎么进的茶室，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从进门开始就开始抱我，脱我的内裤，灯都没开，他还说过一句话大概是我终于到手了，我开始挣扎，不记得是摔了一跤还是怎么样，反正最后是被他拖到椅子上去的。听到电话响的时候，我已经自暴自弃地躺在椅子上了，觉得这一切可能要结束了吧。（那个电话）大概是他老婆让他快点回家吧。所以他说「已婚男人就是这样的」。

他让我住在那儿，但我只想快点离开那个地方。我去厕所吐了一次，还想把体液的某些东西洗掉，就是不停地擦啊

其实到第二天晚上之前都是懵的。他帮我打的车，先把他送回了家我再去机场，我就希望他赶紧走。从蹲在机场吐我才真正有印象，胃很痛，很晕，喝水吐水。

4

看到我朋友的时候我就哭，他问我怎么了，我说你飞机晚点太久了，你赶紧回去吧。当时是要给他一个材料。其实他的飞机应该是晚上 9 点多到，最后 1 点半才到。他把我送回去后，我马上昏睡过去，到第二天 12 点。整个人都是懵的。

下午 6 点，章文说晚上咱们见一见，他说想去我家坐一坐，我说不要，但是我很想跟他见，我想当面跟他讲，你此生不要再来找我。他还想拉我的手，我想离他远一点，我把他甩掉了。

坐下来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永远摆脱不了做我女人的命运」，我就觉得很恶心，我不太会跟别人当众吵架，我大概意思是你他妈不要做梦了，我不是这样的人，你不要再来找我了。说实在的，我当时有点不太敢得罪他，因为我觉得跟他力量悬殊吧，他好像玩死我很容易的样子。

他跟我说他上过 100 多个女生，我是什么样的人他很了解，还说自己做了 15 年媒体人，在圈子里认识很多人，很少有人能像他有这么强的人脉，说可以帮我。

他来找我之后，我觉得很不舒服，很想跟我信赖的朋友讲这件事情，就打电话给一个媒体圈的朋友，是他告诉我发生了什么——这是强奸，让我一定就是保留好证据。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虽然可能做这一行，我可能比较蠢吧。

现在已经有 8、9 个跟我一样的受害者联系到我，我们会保留诉讼的权利，无论刑事还是民事，反正我们绝对不会让他赢，哪怕这件事情最后不了了之了也算是他赢。

我不仅要让他付出代价，也要让所有男性以后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动脑子想一想。所有姑娘们都不要害怕。

2018.7.26 《王五四: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作者：王五四（原文已被屏蔽）

备份链接：<http://www.mychinese.news/2018/07/blog-post.html>

生活真是越来越操蛋了，操蛋的令人发中指，跟一群脑残生活在一起倒也能慢慢适应，但跟一群流氓生活在一起，实在令人感觉心塞，尤其是那些平日里人五人六，有头有脸，社会脊梁什么的。我觉得这类人在主流圈层横行不是什么社会问题，而是一个环保问题，因为这些人已经不能称之为人类，只能算是垃圾。在过去的一天里，“章文”们的表现只能说是垃圾里的不可回收利用品，有些人做了错事，并不抵赖，尚知悔改，也算是垃圾里可以回收再利用的，而章文的百般抵赖并向多位受害女性泼脏水，实在是教科书级的垃圾。人渣越来越多，垃圾越来越多，学会分类识别很重要，还是那句环保口号：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基于其他事情的亲身体会，我能理解很多女性在被侵犯后很难做到第一时间报警，更别说是侵犯过程中激烈反抗，除非她有很强的心理素质或者接受过一定程度的专项教育，所以那些质疑受害者为什么不第一时间报警的阴谋论看上去非常脑残，更有甚至说，受害者既然是律师就要走法律途径，干嘛非要搞“网络审判”，这种认知水平，你的大脑基本也可以进行垃圾分类了。根本不存在什么“网络审判”，就像根本就没有什么“舆论左右司法”，舆论不自由，司法不独立，谈何左右，谈何“网络审判”，一些“知识分子”口里的“网络审判”更像是一种让受害者和观察者闭嘴禁声的污蔑。

包括章文在内，很多人对受害者说，你有证据就去警察局告发，不去告发而在网上发言就是没有证据的污蔑，甚至还有一些垃圾说这个女人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女人就是阴险狡诈等等，这些人简直坏透了，他们知道熟人之间的强奸即便保留了证据，也很难定罪，正是认准这点，章文才表现的这么理直气壮，我们以前总是心怀善意说不要痛打落水狗，但这只落水狗更像是疯狗，不仅反咬一口，还要甩别人一身泥点子。走法律途径，只是个人维护自身权益的一种方法，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方式可以采用，即便是受害者的男朋友或者老公选择痛扁章文一顿，也是一种方式，只不过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而已，法律没有禁止你打人，只是告诉你打成什么样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很多人担心关注章文这个垃圾事会分散关注疫苗事件的注意力，甚至存在有人故意转移话题的嫌疑。这完全是想多了，疫苗这事过去已经四五天了，基本已经进入人们关注的倒计时状态了，即便没有其他事件发生，以我对人们的了解，也该遗忘该淡化了，这倒不是人的问题，而是现状是既没有新的关注方引入，也没有新的内情披露，一群围观者又没有任何话语权、

监管权，即便没有任何事发生，各位观众和媒介又能站几天？所谓的转移也只是自己给自己台阶下，更何况最高指示已来，大家洗洗睡吧。

我以前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只有被权力强奸的份儿，没想到现在牛逼到可以强奸别人了，我真希望这番话是打横炮，可惜不是，这个群体早就整体垮掉了，但依然有人认为这是污名化他们，这些年不论公共领域还是私下场合，我见太多你们的德行了，没人污名化你们，是你们自己太不争气了，既不学无术，又不知羞耻，该承担的责任不敢承担，不该做的事一件没拉下。名不符实却热衷沽名钓誉，又靠着虚名头衔行骗于江湖，很多女性受害者就是被这些蒙蔽了，提醒下其他女性特别是涉世未深的年轻女性，遇到德高望重的人绕着走，绕不过就说，您德高望自重，否则这些德高望重的人很可能就像章文一样描述你们的关系，“可以理解为一夜情，或者一个女孩子对有点名气的媒体人的倾慕。”人渣，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章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饭局里——特别是男女混杂的饭局，媒体圈、法律圈，公知圈都经常会要喝酒。酒后合影时，搂搂抱抱是难免的。”对此，三圈里都有人出来表示，从未参加过此类饭局，我也搞不懂，为什么搂搂抱抱是难免的，饭局又不是夜总会，女宾又不是《舞女》中的舞小姐，“打扮着妖艳的模样，陪人客摇来摇去……，暗暗流着目屎也是格甲笑咳咳”，垃圾。

章文说“这种场合，又喝了点酒，然后大家搂一下，抱一下，合个影，这个事情怎么就到今天就成了我性骚扰她呢。”受害者蒋方舟和易小荷说的明明是被章文摸大腿，章文却轻描淡写为搂抱合影，并点明特定场合喝了酒搂抱是正常的，特定场合很无辜，酒很无辜，合影也很无辜，像我们这样经常喝酒的人更无辜，你特么以为是在《夜上海》啊，“华灯起，乐声响，歌舞升平…，只见她，笑脸迎，谁知她内心苦闷”。

章文不仅把自己的恶劣行为轻描淡写加以美化，还恶意指责羞辱这两位被他伤害后勇敢站出来的女性，章文跟记者说，“这两位我都算比较熟悉：蒋方舟，一直单身，交了众多男朋友；易小荷，离过婚，经常出现在酒局上。”又是这种下三滥的“荡妇活该被羞辱”的套路，她交这么多男朋友，一定不是个正经女人，我只摸摸大腿，很纯洁了，就算睡上一睡，也是她咎由自取，这他妈简直是垃圾进了垃圾桶，垃圾里的垃圾啊。我跟蒋方舟不熟，只是微信级好友，但我跟易小荷很熟，我们都爱喝两杯，每次见面也基本都是饭局，但我从没见过她失态，更没见过饭局上的朋友对她无礼，况且易小荷说的很清楚，被章文摸腿是在没有任何酒精的情况下。两个女性受害者，章文说一个女人交很多男朋友，说另一个女人离婚且经常出入酒局，这安的是什么心思一点也不难理解，真是拉低了整个流氓界的底线，用三国时期的政治家诸葛亮的话说就是，“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受害者远不止易小荷和蒋方舟两位，光朋友圈里就有七名女性站出来指认章文的垃圾行径，微博上实名认证王嫣芸也站出来讲述了章文鲜为人知的故事，“我和章文中间有一些共同认识的朋友，有一次在聚会上碰见了，他过来加微信，之后私底下一直约见面，我拒绝了三次，第四次他说下午三点喝个下午茶，出于礼貌，我去了。……然后看我坐下不到五分钟就要走后，直接扑了上来。亲吻，抹胸，摸私处，一个动作不落。”章文到底是把自己看成中国历史上多重要和牛逼的媒体人和知识分子了，一般人再饥渴也不至于这么嚣张，值得高兴的是，这位姑娘在章文出现猥琐的行为后，当场狠狠教育了他，“我情急之下做了三件事：第一，迅速攻击他的喉结处，让他离开我的身体。第二，打开了包间的房门。第三，抄起桌上的开水壶，拧开盖子砸了过去。”没毛病，遇到这种人，一定要用开水壶，并且拧开盖子，

难不成还喊服务员点一杯凤凰单丛泼过去？

坏人也是有朋友的，就像垃圾周围还是垃圾一样，但鄢烈山的出现还是让很多人错愕不已，特别是他那番言论，虽然我一直认为他人不错只是认知太差，但在他就自己那番言论公开道歉之前，在我眼里他只是个垃圾，他说“蒋方舟可不是小女生，她的名气比章文大得多。访日归来的散伙饭局自然都是熟人。她当时只要认真拒绝，章文怎么可能不断摸她大腿，并后续纠缠她？章文绝不是韦小宝，这个“公知”人前尤其是那么多熟人前，他是要顾点脸面的。蒋方舟当时不拒绝不制止，现在在网络上毁人清誉，这个女人真的很邪恶！你们却认同她，以为她很勇敢甚至纯洁！”章文的无耻已经得到那么多受害者的指认，说他顾点脸面和有清誉这不是笑话吗？“只要认真拒绝”，怎么样才叫认真拒绝，拧开开水瓶盖朝他砸过去？拉着章文的手促膝长谈？找个公证处的工作人员现场公证？在国旗面前庄严宣誓一般的拒绝？还是说拔刀相向，或者跳河保住贞洁？在“认真拒绝”四个字里，我分明看见了“贞节牌坊”。烈山，你真的没感觉到自己的可笑吗？还说蒋方舟“这个女人真的很邪恶”，这话像是中世纪欧洲宗教审判员审判“女巫”时说的，你是不是还想用酷刑让蒋方舟承认和撒旦缔约，与冥王淫乱，吃幼儿的肉……，最后用火刑烧死她？鄢老师德高望自重。

鄢老师呼吁我们要保持理智，我觉得我们恰恰很理智，我支持发言要有真凭实据，但是我也相信自己的直觉和经验判断，在“章文强奸”这事上，我当然相信是真的，而且首先要相信是真的，这是女性倾诉被侵害时我们首先要做的，而且这么做跟走其他程序并不冲突，况且还有那么多女性朋友站出来指证章文曾经对她们性骚扰，都是成年人，装什么天真无邪懵懂无知。章文这样的人，之前的所作所为，已经很垃圾了，但更令人恶心的是他事前威胁受害者，事后抵赖、污蔑受害者。坏人未必都能得到法律严惩，他们可以逍遥法外，但至少不应让他们逍遥于舆论场之外。此外，我想告诉章文的那些朋友，请你们自重，你们平时口口声声说的法治建设，请从身边做起。现在还在替章文说话的知名人物，基本也是同类人渣，早日绝交为好，至于那些根本不把这事当成多严重事的男人，早日分手和离婚吧。

希望女性在面对此类事件此类人时，能够勇敢的站出来保护自己指认垃圾，让他们没有机会再伤害其他姐妹，被性骚扰或者性侵不是你们的错，当然，我希望你们永远都不会遇险。远离垃圾，清扫垃圾，垃圾分类，从我们做起。

（十三）作家张弛、《新周刊》孙冕事件（2018.7）

事件梳理

2018.7.25 作家春树豆瓣发帖称多年前曾被张弛、孙冕性侵

来源：豆瓣@春树

原文链接：<https://www.douban.com/people/1292389/statuses?p=85>

春树：

中国的 Me too 应该燃烧起来 我自己看了这两天公益圈的性侵事件也是觉得感同身受非常

郁闷。

其实我也遇到过性侵和我不想发生的性关系,对方都是我认识的人和领导,我当时也很害怕。我没有报警和写出来是因为我深深恐惧,我以为能自己消化,但事隔多年想起来依然害怕和恶心。

后来我就远离了北京的圈子,后来我就出了国。

第一个是我大概 23 岁时的一个晚上,在天津。还因此得了急性性病,我自己去了 301,打了针。当时我不但生气害怕还非常失望,因为我对我们共同认识的朋友说了这件事,他不置可否。我想都是写作的人都这样,那别的圈子还有什么希望?我没报警,因为我当时觉得这是“江湖”事件,而且我出名很早,我怎么可能保护不好自己?但我就是没保护好自己。后来他给我当众下跪道歉,我说算了。但你以后不要这样对别人。如果有人爆出他在此之后还性侵别人,我就会说出他的名字。

第二件事,我供职单位的领导,当时我刚入职不入,一次餐后大家都喝多了他让司机带我上车,带到一个挺偏的地方吃夜宵,我对当地不太熟,吃饭的时候一直很焦虑,说想回我的住处。我也一直想打车回去,说了几次,但又不肯太过急切,怕我误会对方也怕得罪对方。后来去了他的地方,我表达了不想,但客观上我没有强硬拒绝,当时我安慰自己说就当一夜情吧。但因为这件事不是我主观意愿,心里太不舒服了。事后我也没有跟同事说,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想我,我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站在我这边。这件事的确对我造成了伤害,甚至比第一件事更让我难以释怀。写出这件事很艰难,当时我还要假装一切都没有发生,实际上第二天我就颓了。

其实我的心里已经没有恨了,也都放下了。但必须要写出来,我才能在情绪上真的放下。也能说明中国女性的真正地位是个什么状态。我写出来的时候知道也会受到指责或羞辱,但不管了。

第一个是张弛,第二个是孙冕。

2018.7.26 张弛朋友圈回应

来源: 网络截图

备份链接: <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120978544/?author=1#sep>



2018.7.27 春树豆瓣再发声

来源：豆瓣@春树

原文链接：<https://www.douban.com/people/1292389/statuses?p=85>

<https://www.douban.com/people/1292389/statuses?p=84>

春树：

是。说出来后我打算去看看心理医生 之前我也没重视过这块儿的心理状态，现在想想的确有太多阴影。

现在想想，没有人教给我们“你的身体是你的”，无论是熟人朋友还是上司都没有权力来侵犯你。同理，你过主流生活也好、非主流生活也罢，这都是你的生活，不这是你被性侵或发生胁迫性关系后别人用来羞辱你的借口。我反思过，当年没有做出更勇敢的举动，也是有“枷锁”，古龙在《多情剑客无情剑》中写有的人的枷锁是金钱、权力，有的人的枷锁是朋友，有的人的枷锁是爱。当年我的枷锁是“酷”，是社会上对我的身份的标签。我难以冲破，更不想破坏我的“朋友圈”，当时我知道我说了也没用，如果再重来，我毫无犹豫打110。其实我愧为“80后”先锋作家诗人，我在心理层面还不够成熟。设身处地一想，我身处的环境已算宽松，我的观念和意识还算开明，但就连我都需要巨大的勇气才能写下来，还有多少女孩在受到伤害后为了避免二次伤害而保持沉默呢？这样的社会对于我们及后辈是多么不堪，她们以后会怪我们没有为她们创造一个更好的生存空间。这也就是我为什么终于在 me too 的鼓舞下说了出来的原因。我没有得到道歉，但我解放了自己的内心。

关于“江湖”式的生活方式，关于狂放不羁爱自由，我也喜欢，我至今喜欢。我也曾担心过说出性侵是否与我曾经的人设不符，本身你自己就“朋克”嘛，你为什么那么在乎被压迫被伤害？你就不能接受这些，把这些当成你追求自我解放或性解放的副产品吗？不能！我热爱自由，更厌恶强权，不管身体也是权力，性也是权力，在身体和性上我的自主权丧失了，被强权了，如果我还不当回事，那我不是真朋克，那我甚至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了，真朋克要诚实，诚实面对自己感受。所以我不害怕 me too 运动，我本身就追求女性解放，这是多重意义上的解放。思想上/身体上，如果哪个我的朋友口口声声追求文学解放在行为上却不支持女性解放，并且对我受过的伤害装聋作哑，那他就是假的，他的文学追求一钱不值，他也不再是我朋友。

(十四) 为你读诗潘杰客(潘学光)事件(2018.7)

事件梳理

2018.7.25-26 为你读诗前员工指控创始人潘杰客(潘学光)、秦何人性骚扰多名女员工，并发布大量截图证据

7.25-26 为你读诗前员工在朋友圈和豆瓣举报潘杰客性骚扰多名女性员工，并表示手中有大量截图可以证明

来源：网络截图“Steffi 朋友圈”，“豆瓣@洗发水女孩”

【编者注：图中“Steffi”与“洗发水女孩”是同一个人】



洗发水女孩的广播



洗发水女孩 说:

2018-07-26 00:08:58

我没有遭受实质侵害，只是言语调戏和暗示，但也足够恶心人，我保留了全部聊天记录可以证明。但是我爆的这两位，都是性骚扰惯犯，绝对对数十名女生下过手，且我有证据证明有女生遭受强吻、摸肩膀摸大腿等实质骚扰。他们至今依然逍遥法外，多少女生只能默默忍受骚扰不敢发声。

@洗发水女孩：“我没有遭受实质侵害，只是言语调戏和暗示，但也足够恶心人，我保留了全部聊天记录可以证明。但是我爆的这两位，都是性骚扰惯犯，绝对对数十名女生下过手，且我有证据证明有女生遭受强吻、摸肩膀摸大腿等实质骚扰。他们至今依然逍遥法外，多少女生只能默默忍受骚扰不敢发声。”

7.26 举报人在微博公布大量截图

来源：微博@Steffi-

备份链接：(截图)

女生 1:

我刚跟他接触的时候他是用甜言蜜语的说，很喜欢我觉得我很可爱，问我要不要一起吃饭，后来我同意了我们来一起吃饭一起看电影，做到车上副驾驶当时是冬天，他就问我冷不冷，就把手伸到我手上，我说没事不冷，后来看电影、他就说前排太晕了要去后排看，然后换后排以后就开始摸我手。

后来就没有了，我就一直很尊重他也没有多想，我觉得当时也是因为刚毕业什么都不懂，他说很喜欢我，然后晚上都等我一起吃饭的，后来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可能是太崇拜他了，也觉得他挺好的，就在一起了，然后他一定要我搬到她家住。

对，就是这么一步步的。

潘杰客当时在公司群里，把我踢出去了。

这样吧。

希望这次能够让他不要再为非作歹了。

女生 2:

我也被潘恶心的不行，虽然他没有骚扰过我，但是因为他对别人的骚扰而对我工作产生的影响，真的让我感觉特别恶心。

他有同时骚扰过很多人，有在办公室让姑娘帮他看看脸上是不是有脏东西，牙是不是需要刷等等。

就像我们都知道的，潘的地位和他背后的法律支持，以后的路可能会很难走。真的希望这样恶心的事不会再有，希望大家看透他的为人。

还有，XXXXX，所以他没有骚扰我，可能是跟这个有关系。他太精明，太知道怎么明哲保身。会触犯法律的事他不会做，会留下证据的事情，他都有意避免。

女生 3:

我是 2015 年底开始在为你读诗工作，没有直接被潘性侵，但是期间他频繁感到被侮辱。具体证据没有。

不知道会不会有帮助。

我在面试的时候就被他问有没有男朋友，当时觉得非常奇怪因为完全无关于我应聘的职位，但是那时太傻就说了自己有男友，没想到他还继续问下去问我有没有和男友一起住。我还傻呵呵的说没有住一起，他非常猥琐地笑，还讽刺我说我太保守为啥不住一起之类的话。那个当下我是觉得很不舒服很尴尬的，但是因为当时挺想去工作的所以就下意识地没有多想。后来了解到公司的一些事情才恍然大悟，他就是想把公司建成他的后宫，越多单身女性就意味着他有更多的猎物。

有一次大家在办公室庆祝什么事儿吧，人很多在一个房间里，大家都在七嘴八舌的说话也没人会注意到，他就趁怛走到我身边对我说“你小脸彤彤红的真好看”然后用双手捧着我的脸，速度特别快我都来不及反应，摸完之后他迅速离开了房间。

就是很会利用这些混乱的场合，迅速地趁机摸然后迅速逃跑让你没有时间回击。

最后一件事情导致我辞职。

这件事情让我觉得非常受侮辱，也认识到这个人是没有底线的，给他的公司工作简直就是天天在牺牲自己的尊严。

有一次他和一屋子的男人在开会，开了很长时间，我和张炫被叫进去参加这个会，我们进会议室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位子都被坐满了只剩下一个位子张坐下了，还缺一把椅子我就说我去隔壁拿把椅子过来，潘当时非常大声地说“不用拿了，就坐在我腿上吧”还哈哈大笑了几声。我当时顿时觉得被侮辱到极致，转头就离开了。

在场的所有人都听到了。

我当时都老实的让我自己回想起来都难以忍受，啥都没说就走了。

再没过多久我就辞职了。

女生 4:

女生：“潘先生，我今天想请一天病假，痛经……可以吗……”

潘杰客：“那一定要好好休息呵。👉👉”

女生：“谢谢潘先生，我明天去公司补假条。”

潘杰客：“你有暖宝宝吗？我买一个给你送过去？你每次都痛经吗？”

潘杰客：“感觉好一些吗？我可以今晚来看你吗？”

女生：“刚才又睡着了……”

女生：“我在家躺了一天好邋遢的说，不太好意思见人啦[破涕为笑]”

潘杰客：“我不介意的，就是想见你啦。”

女生：“[脸红][脸红]”

女生：“不想被看见难看的样子啦……明天我就去公司啦”

潘杰客：“好吧，不想单独见我[流泪][流泪]”

女生 5:

我目睹的言语骚扰，是 2015 年中秋节前后，有合作公司送来大闸蟹，我们都在茶水间吃大闸蟹，潘杰客也在，公司有位特别漂亮的女同事，他就看着她说，“我喜欢吃螃蟹腿，我也喜欢吃 xx（这位女同事名字）的腿。”

女生 6:

实锤的带色的话，主要是：1.你无论穿什么或者不穿什么都好看的。2.说将来要吃我给我看（很明显，这是极具性暗示的话）

他是个非常狂妄自大的人，也有一些侮辱他人的言论。

按小姐姐的说法是，他真的超级喜欢 pua，而且很喜欢说谎。

属于上午夸人，下午损人。

他的套路都是差不多的，先约女生看歌剧音乐剧什么的，然后天天发早安晚安或是分享为你读诗的连接给我。

肢体方面就是搭肩和摸手。

（附另一女生的短信截图）“我相信因果，我是个人，有良心，你放心，我没有想过要报复你，如你所说有多恨你。不会背着干下流无耻的事情，耍不干不净的心眼，谢谢你让我明白了这么多。”

就是这女生发给潘的，但是该女生什么都不肯说。

他还表示是女性骚扰他。

（附潘微信截图）

女生 7:

他曾经在面试的时候直接问面试的女生，有没有穿内裤。

表示网上的那些说他性骚扰别人的新闻都是假的，反而是别的女生对他有意思，对他穷追不舍。

他表示，他每天都会收到喜欢他的很多女生写给他的邮件。

微博用户@Steffi- :

为你读诗这个公司，我去待了一个月，走了。女合伙人是潘十多年的情人，同时公司行政也是，同时几乎每个女同事都被潘不同程度骚扰过，公司对外的公号啥的周期性爆发控诉潘的评论，均为删除。而且潘还喜欢玩恋爱套路，实则猥琐。一个公司四十来人，男员工三两个，基本是把公司当他的晚年后宫。

当时在北京的时候，有两个认识的女孩，其中一个还是很好的朋友，就在“为你读诗”工作，给我说起过潘的性骚扰，后来她们都辞职了。潘这种人渣，终于被曝光了！

这个公司的槽点可以连讲三天，除了严重的性骚扰，组织架构、业务能力、员工权益各方面都是我见过的最糟糕的公司没有之一。凭着小清新情怀牌不断吸引一些头脑单纯的文艺青年（比如我）去应聘。我入职时无意间发现四分之三同事都是女员工，且一半以上员工都是处在试用期的新同事，可想而知了！

知乎匿名用户:

1.一家邪恶的公司。老板性骚扰女同事，行政系统整天搞人，用“赦免”鼓励相互告发。到现在也没盈利，高管里也没人懂诗歌，靠卖情怀和烧投资人钱走到今天。

2.同意上面匿名说的，老板性骚扰女同事，风气很败坏，老板都六十多了还干这么恶心的事

3.为你读诗老板潘杰客人品不行，极其自私自利，自恋无耻，性骚扰女同事，私生活混乱，善威逼利诱。小姑娘不要看资料后盲目崇拜，不要上当受骗。

7.26 豆瓣用户 @十七 发布长文《此贴指向为你读诗创始人潘杰客》指控潘杰客言语骚扰

来源：豆瓣@十七

备份链接：http://www.360doc.com/content/18/0923/21/60044183_789142399.shtml

此贴指向为你读诗创始人潘杰客。

和其他受害者比，我受到的伤害仅仅是言语上的。但我想应该有女孩子因为潘杰客受到过更大的伤害，想站出来给她们一点勇气！

事件起因：

2017年2月，我去为你读诗应聘。前几轮面试官是为你读诗负责人Z老师（女），面试体验很好，交流很顺畅。最后一轮面试，Z老师带我去一家咖啡，说是需要见创始人潘先生。

潘杰客一出场，我明显感觉到Z老师有些变化。之前她和我单独聊天的时候整个人自信、优雅、成熟、说话不迟疑，但潘杰客来了之后她表情一直僵硬地微笑，说话声音明显变小，经常说“不好意思”。后来的面试过程中，她只坐在一旁喝水，几乎没有说过什么话。

潘杰客从进门到坐下到和我说话，没有直视过我的眼睛，眼神一直是掠过我看远处，这让我觉得不太礼貌。后来他又避开我本以为正常面试会问的过往经历、个人素质、专业水平等问题，直接盘问我个人成长史。

问题包括但不限于：

“你爸妈是做什么的？你爸妈是理科生你为什么选文科？你爸妈会同意你留在北京？”

“你说对我们感兴趣？什么是兴趣？兴趣就是做两天就没有了。”

“是什么星座？狮子座？那就是一把火把我们烧掉咯？”

说到最后一句的时候，Z老师立马附和说：“放心，我是水象星座，会一盆水泼过去。”

聊到这里我已经开始愤怒了。潘杰客口中一系列私人问题，豪不专业的偏见，阴阳怪气的个人评价，还有从头到尾不直视我的傲慢……面试结束后我收到offer，第一时间拒绝了。

第二天就收到潘杰客的短信。我一开始没回复，后来看他用英文打了一长串，想来可能是我太过小心眼，就尽量礼貌回复。

（附短信截图）

潘：“你好！我是为你读诗的潘杰客，麻烦你方便时加我的微信好吗？谢谢。
对不起，我忘记了告诉你我的微信：jackpan666。”

潘：“Cheers, I want to apologize for my miscommunication with you yesterday if there were any. I actually thought you were a very good fit for our company and you were a graceful young lady with great potentials. Forgive my impolite wording during the second interview if there were any kind of offensive, but I never mean to down look anyone in my entire life. In fact, I think man are created equal regardless who they are, what they do,”

他一再强调让我加微信。我当时还是学生，面对这样相对有名望的人还是心存畏惧，不想得罪。就加了。

(附短信对话截图)

潘：“door is always open for you since we believe in you and trust that you are a person with many talents.”

我：“潘先生，抱歉回复晚了。昨天的面试，您大可宽心。放弃入职是因为我对自己的职业发展有了新的方向规划，我会继续以读者的身份支持为你读诗。有劳潘先生费心，晚祝新年一切顺利。”

潘：“如果你对职业规划有新的考虑，我愿意与你分享自己的经验和知识，也许对你会有帮助呢。我其实为很多年轻人出过不少好主意呢。”

我：“哈哈，好的，若有需要我会向您求助。”

潘：“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加一下我的微信好吗：jackpan666”

之后连续一周，他每天早上给我发早安。并多次尝试约我出去，我尽力得体拒绝。内心很反感，又不敢说狠话/拉黑。

(附微信对话截图)

潘：“早安！你偶尔喜欢看一些艺术方面的演出吗？比如芭蕾、歌剧、音乐会之类的？”

潘：“其实忙里偷闲看话剧还是应该的”

我：“哈哈，谢谢推荐。我还是得按照自己的节奏来。”

潘：“好的。还向你推荐图兰朵呵。”

我：“嗯！[抱拳]”

潘：“看你最近哪天不忙，我请你晚餐，聊聊你的人生规划吧？”

我：“不想占用潘先生的私人时间，我若有什么疑问，会不客气地在线询问您。”

期间也收到很多令人难堪的恭维话，我基本都看了一眼就删掉了（实在不想留在手机里，现在想想真后悔应该截图的）。

潘：“其实，昨天面试一结束，我就暗暗地窃喜并告诉自己，找了这么多年，终于遇到了一个外形与内涵都与为你读诗如此统一贴合的女性。”

微信骚扰持续了一周，我后来以“不回复”回复他。最后他给我发了一段“得体的”批评话，辞藻夸张，大意是“我看得起你，你却毫无眼力见”。也许这段话挽回了他的荣心和权威感，这件事情才算终结。

潘：“不用客气。人的很多想法都是在一念之间决定的，而霎那间的决定又可能影响了人一生的去向。然而遗憾的是决定一个人的那些知识、想法和经验却又是片面零散甚至不完全准确的，于是我们大多误入歧途，至少绕道而行。你灵性很强但却敏感有余，你生性好学但略自视偏高，你好胜心切但又自信不足。我希望成为你的朋友，虽不能为你厘清捷径，也幻想与你殊途同归。”

当时为你读诗是我很心仪的工作，我也反思过自己是不是小题大做，不该把“社会人”的好意过度解读，也曾犹豫过该不该以得来不易的工作为重。毕竟对于刚毕业的北漂来说，能收到一个心仪的 offer 是很难得的。但现在很感激当年自己的敏感！如果有想去那里工作的女生，请慎重！！

追加：文中陈述和截图分量或许很轻，或许根本改变不了什么。算不算法律意义上的性骚扰，我不敢乱说。但确实给我造成了一定程度困扰，主观上影响挺大。若觉得是小题大做，也可以理解，毕竟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

只希望其他受到伤害的女孩子看到之后或许能说出一些真相？要改变世界好难，但变勇敢一点，不是坏事吧。

【评论区】

2018-07-26 12:59:30 凝夏之夜

感谢楼主分享真实的文童，有同样的经历，不过经历比楼主更甚一些。此人多次骚扰，并用发有色语言给我过。而且开头部分和楼主是一样的，他请看歌剧（音乐剧）。最后以此人发送的极度羞辱、鄙视性的内容告终。我也有聊天记录为证！

2018-07-26 13:03:31 凝夏之夜

据了解，他对位女生曾造成过伤害，语言上的伤害以及身体上的伤害。而且擅长用 PUA 的手法诱骗女生，特别是对大学毕业不久（还没什么社会经验的女生）下手。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站出来。

2018-07-26 13:05:58 凝夏之夜

他曾表示，不同的女生对于他来说有着不同的结果和目的。而且他会同时骚扰位女生，骚扰或是诱骗不成就会用攻击性语言对该女生进行人格的蔑视。这是他的一贯作风。

2018-07-26 13:06:05 十七（要快活。）

（回复凝夏之夜）心疼！

2018.7.26 举报人收到潘杰客的律师函

来源：微博@Steffi-



2. 潘杰客在“实名举报”潘杰客中担任“原告”一职，其诉讼请求为：请求判令被告潘杰客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并赔偿原告潘杰客因侵权行为所遭受的损失及合理费用。被告潘杰客辩称：潘杰客在“实名举报”中并未捏造事实，其行为属于正当行使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不构成侵权。法院经审理认为：潘杰客在“实名举报”中并未捏造事实，其行为属于正当行使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不构成侵权。法院最终判决：潘杰客胜诉，潘杰客无需赔偿潘杰客任何损失。

潘杰客在“实名举报”潘杰客中担任“原告”一职，其诉讼请求为：请求判令被告潘杰客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并赔偿原告潘杰客因侵权行为所遭受的损失及合理费用。被告潘杰客辩称：潘杰客在“实名举报”中并未捏造事实，其行为属于正当行使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不构成侵权。法院经审理认为：潘杰客在“实名举报”中并未捏造事实，其行为属于正当行使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不构成侵权。法院最终判决：潘杰客胜诉，潘杰客无需赔偿潘杰客任何损失。



2018.7.27 豆瓣网友@凝夏之夜发布《致为你读诗创始人潘杰客被爆性骚扰事件》指控潘言语骚扰

来源：豆瓣@凝夏之夜

备份链接：

https://weibo.com/u/5638139054?profile_ftype=1&is_all=1&is_search=1&key_word=凝夏#1562095821505

昨天看到一个帖子：此贴指向为你读诗创始人潘杰客。

附：帖子截图

看后的感受：我和帖主有同样的经历，不过经历比楼主更甚一些。开头部分和楼主是差不多的，去为你读诗见到他，他问的问题也都是很奇怪的。比如：有没有男朋友？.....他在问问题的时候，让我的感觉非常不舒服，声音听看有点虚高的假音，眼睛就盯着我看，偶尔的大笑起来也感觉怪怪的。我感觉到他在问个人隐私方面的问题时格外地开心。（他主要询问的问题基本都是家庭隐私方面以及男女朋友方面的问题）

之后我暗示并安慰自己，可能是自己太敏感了，毕竟潘杰客所做的为你读诗平台以及从网上对他的新闻报道中看，他应该是个美国哈佛毕业的“绅士”，而且应该是尊重女性的。加微信

后,遇到的情况也和上面的帖子里的差不多。第一次见面的当晚,他发来了表示非常欣赏我,并觉得我很适合为你读诗的工作。随后的一阵子,他开始每天发早安(基本是每天

发,一周至少发5-6天),以及分享为你读诗的连接给我。并邀请我看音乐剧(当然现在从众多的截图中看出他的惯用套路就是在认识之初各种刷存在感、装有文化很绅士、邀请看歌剧音乐剧、各种赞美女性)。

他对女性的赞美词其实也都是差不多的,主要是赞美“品质+外形的完美结合”诸如此类的。刚开始微信沟通的时候,还算正常,在认识不久后他就开始进行“赞美+打压捧杀”的形式(个人觉得有点PUA)。当时,我并没有什么社会经验,也还不是很清楚PUA是什么。因为工作方面要和领导产生沟通交集是在所难免的。(后来发现他格外喜欢对没有什么社会经验、善良以及性格软弱的女生下手,毕竟即使他说谎或是打压女生,女生的反抗力会相对比较弱。)

在“早安”之后的一段时间,他就开始新的方式:“想你”。他会动不动的说想见我,以及需不要他来看我之类的。(他属于那种夸你时就会拼命的夸,吹成天仙一样;损你时就会拼命的打压鄙视,就好像你是他的奴隶一样)

潘杰客的控制欲望相当的强烈就是属于你和他想法要是不一致,你就是错的。包括他骚扰女性的时候,也是如此。(就是要做单位里“王的感觉”)

天涯中有个老帖,里面写了他诱骗毕业女学生是事情。据了解,他本人非常喜欢散步。

作者:Yakamoz-gulu:潘杰客对他的前妻谈论不多,好不想回忆那段往事一样,我想这必定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创伤,这都是我的推测我不知道实情。这是我们一起散步的时候他表态的,但我认为,一个男人老了就不该去诱骗毕业女学生,再怎么说是感情受伤,也不能做这种事啊,反正我的道德观是这么认为的,所以我不认为他是什么好人。

当众的肢体接触以及看似玩笑的黄色段子的出现,让我觉得非常的不适,可以说是感到恶心吧。他在说黄段子的时候好像就像没事人一样,很自然而然的脱口而出,眼睛也色色的,有时候说完后还会虚假的大笑几声。而肢体接触,也装作好像是长辈对晚辈一样,来摸手摸脸的(不能忍),而且说话时的声音又特别的怪。(有好几位年轻漂亮的同事都或多或少被他骚扰过,单位里四十多人,绝大多数都是年轻女性)性骚扰以及之后发生的一些事,让我发觉他是个没有底线的人。

潘杰客曾表示自己是单身(他是1959年出生的,根据网上信息他和他前妻离婚了,有没有再婚未知),而且他自我表示他属于那种非常专一寻求真爱的人。认识久后发现他真的很喜欢说谎也很会伪装,连小事都会说谎的那种。他也非常喜欢用语言贬低他人并借此抬高自己。他自我感觉自己是非常善良博学以及有素质高品质的人。同时,他总表示自己是美国人(实际上是中国人,只是去美国留学过),他自认为只有去美国才是回国,并总会向同事们宣传美国及国外的好,以及中国怎么怎么的不好。

今天在网上看到了下图的内容,有几个点事可以证实:1、“他身体有病并且喜欢装可怜。”这个是真实的,他可能喜欢把控和选择那些圣母心和善良的女性,借此来博取女性的同情。我也是第一次遇到在我这里装可怜的男性。2、“骗小女生照顾他。”感觉的出来,他很希望

有女生去照顾他，根据网上更多女性的留言、评论可以看出，他会同时钓着几位女生。而且我能从他曾经说过隐晦的性暗示中，以及其他方面的一些表现中，能感到他对众多女性在身体方面的需求。



下面是豆瓣中的一些网友留言截图：



2018-07-26 23:58:06 二世的亲姑姑

#me too不是这个joke 是公司老板
他不仅对我 还对五善刚学北沙律米兔的女生下手
这种人真的是精神有问题的

来自豆瓣App



2018-07-26 17:59:47 我当时的经历

我当时遭到了这个自诩为三观端正、三观正因为觉得不能算到另一个女米兔的me too的渣男，和我认真谈过话，一直强调是以解决困难为目的沟通，内心对包括个人在内的所有，都带有强烈的优越感，而且那个米兔男还有很多其他不好的地方

楼上说得严重，只写你写过的部分，你当然看不到，建议你看看我的广播和评论区，在我发过的女生米兔数十位，这件事情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2018-07-26 17:50:55

这个米兔男三观不正，那些社会用女生都有的烂毛病，在渣男那简直就是原形，渣到极致。

来自豆瓣App



2018-07-26 16:38:42 匿名用户

知法犯法，所以法律惩罚之外，还不该谴责一下那些米兔男，他们，根本不值得同情。五个姐，[捂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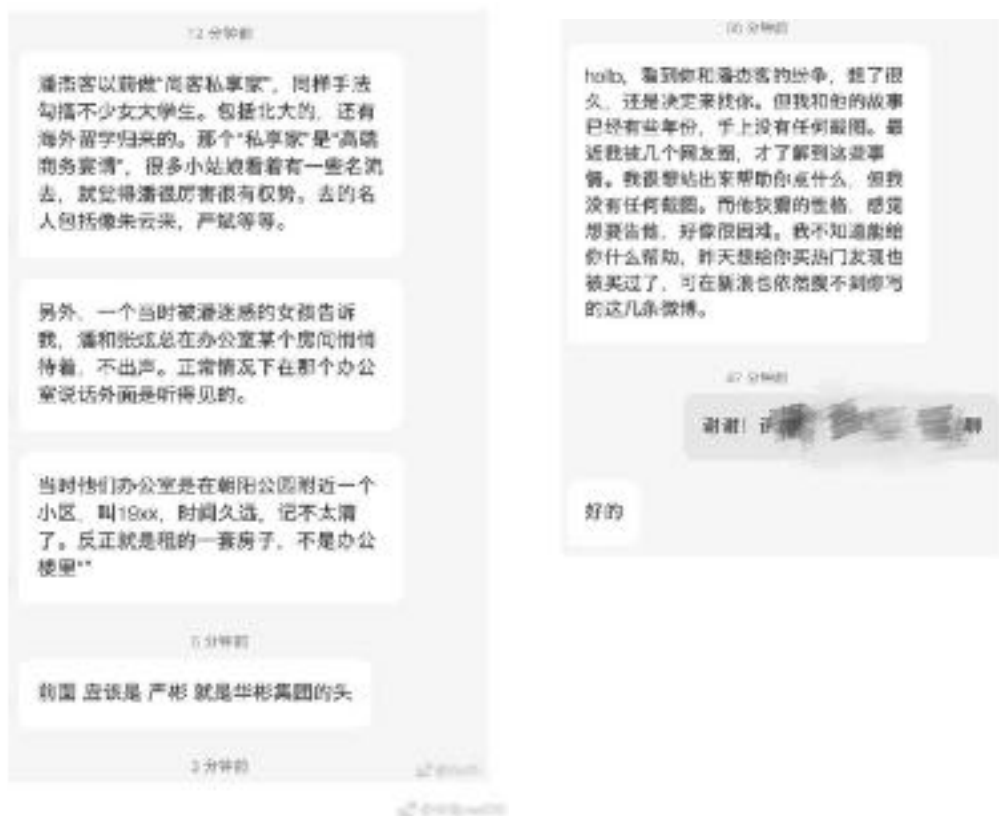
这个米兔男北沙律的，首先肯定，语言上“鸡汤”地瞎干你，然后产生信任，然后可能就手你，最后浑身一有米兔的架势。这件事情，那些北沙律的女生问自己，以前被谁伤害过，自己一步步米兔成这个样子了，为了渣男为了钱不值钱了，最后再问有米兔的渣男，他配吗？一不小心就中了陷阱——这是男米兔的鬼。

下面是微博中的一些截图：









从各方面的信息可以看出，涉及到的女性多达几十位。潘杰客对性骚扰女性的事情，完全否认并觉得不是什么大事，并于今日发了一封律师所的律师函给网络上的发起人。而这封律师函中连国家名称都写错了。（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写成了“中华人名共和国”）

附图：律师函

这封律师函的真伪性有待考证（错别字连篇，连国家都写错，“中华人名共和国”？），却只字未提各位女生对他所举证的事情的真伪，而仅仅说发帖的人存在诱导行为。这是何原因呢？

如果是“诱导”的话，潘杰客先生应该更适合这个词语。如果语言、文字、肢体触碰等各方面的骚扰都不算是事，都不算是性骚扰的话，那么什么才是性骚扰呢？如果不是他自己骚扰过这么多的女性，怎么会有那么多女性的站出来举证吗？他的心眼和心胸是非常小，可以说是睚眦必报型的，如果骚扰失败或是对于没占到便宜的女性，他就会指责该女性不好、不识抬举并用恶劣的语言进行攻击鄙视或蔑视。

各位女生能勇敢站出来，敢于说出真相，让我感到非常敬佩，虽然以目前法律并不能真正使骚扰者受到应有的惩罚，但是你们的发声非常重要。

敢作不敢当、试图颠倒黑白、推卸责任的人正在做广大诗歌爱好者喜爱的为你读诗平台，正在从事文化的推广，这使我感到心酸与无奈。

豆瓣帖链接: <https://www.douban.com/note/684309572/#comments>

微博举证链接: <https://m.weibo.cn/2169202817/4266122209527851>

2018年07月27日

2018.7.28 举报人通过自媒体发布文章《“为你读诗”前员工集体指控创始人潘杰客性骚扰，求扩》，称已找到十几位曾经在为你读诗工作过的受害者

作者: 大兔

来源: 微信公众号“滚筒洗脑机”(该号已被封禁)

备份链接:

https://wemp.app/posts/a59ed131-cbc5-4933-b2e5-fa18ba7727fe?utm_source=latest-posts

“为你读诗”这个公众号相信挺多朋友都有关注过。今天，我收到这个消息：创始人潘杰客被前员工们集体公开举报他存在着大量性骚扰现象。

微博博主@Steffi- 披露这件事后，立马收到了潘杰客发来的律师信（**这封律师信非常有亮点，大家一定要看下去，笑死你**）。现在，这群非常勇敢的女人正在顶着压力，坚定发声，誓要把这个被称为“手段堪比宋山木的 PUA 男”的面目暴露出来。请看下文她们的发声：

憋了快两年，石锤爆一下这位“把公司当后宫”的**“为你读诗”**创始人潘杰客（本名潘学光）。

“为你读诗”这个公号相信很多人都见过。这个公司的主要业务是邀请名人朗读诗歌，配以图片和文字发在网上。**此公司的人脉资源多是来自于公共事业旗号的品牌赞助，经常打着公益的名号邀请名人免费读诗。**李宇春、汤唯、黄渤、赵又廷、张震、TFboys、北岛、春夏、李彦宏、汪涵等名人均给此公司读过诗。

表面上看这是个很情怀很文艺的公司，许多来应聘的员工都是被其情怀吸引。然而潘杰客却打着诗歌的旗号对来应聘的年轻女生行猥琐诱骗之事，并且很多人都反映，他在公司有不止两位长期情人。

潘杰客不似一般随意性侵犯，而是通过招聘，专挑初入职场年轻单纯女生下手，多线操作，以恋爱名义步步诱骗、控制女生，堪称加肥加大 xxl 号老年 pua 选手。

目前我们已经找到了**十几位**曾经在为你读诗工作过的受害者，受害时间跨度至少 3 年。大家讨论后，发现潘的行径有**一整套固定流程**，基本如下：

1.一般**单独面试**，或者在第一轮面试后**单独面试**。面试时先将女孩的背景、家庭、是否有男友、在北京是否有亲戚问一遍。确定是合适下手的猎物后，在询问工作经历的过程中进行言语打压，动摇女生的自信心。然后在面试完后要求加微信。

2.加完微信后就开始夸奖女生，部分肯定女生的才能和潜力。这时候，很多经过前面打压的女生就会对他心生感激或敬畏。

3.在入职前后的时间段，邀请女生出来吃饭或看演唱会。在单独相处的时候秀一秀英文，有意无意地透露自己早年在哈佛的留学经历和身份地位，并表现地很关心员工。

4.入职之后继续找机会单独约出来见面，说暧昧的话关心员工。这个时候，有的女生的确会沦陷，以为潘要和自己谈恋爱。出去一般是潘开着自己的车，在车里时，潘就会说些，“空调有点冷呢，你冷不冷呀”这种话，然后顺势摸女生的手和胳膊。在公司办公室单独谈事情的时候也会如此。

5.在公司日常中见缝插针实施言语或肢体性骚扰。比如在公司同事吃螃蟹腿时，公然对着一个女生说：“我喜欢吃螃蟹腿，更喜欢吃XX（该女生名字）的腿”。诸如此类，更多的见接下来大量的截图。

6.公司员工请假必须向他本人请，并说明理由。如果是病假，这时候他就会装出关心员工的样子，要求去员工家里探望。之后发生什么就不好说了。

7.假装自己生病，要求员工去家里照顾自己。有的女生还被要求做帮他叠衣服等家务活，趁机强行发生肢体接触，程度不一。很多女生都会在这个时间点被诱奸。出差这种常规招数就不提了。

这公司的流动率极高。不能忍他的猥琐行径的很快就会辞职，中招的女生或离开或忍气吞声。也有很多女生陷入恋爱状态，最后发现潘同时和不止一个女员工维持这种关系，就陷入痛苦。

如果女员工闹起来，就会马上被开除。如果继续闹，或在网上控诉他，就发律师函，并删除网上言论。该公司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爆发一次网上的控诉言论或上门闹事，然后处理删除。但在微信公号、知乎、百度、腾讯视频，均能发现零星的控诉潘的言论。

潘应对这种情况也不是一两次了，对作为猎物的女生就采取否认网上言论的做法，说这些女生因为追不到自己就反咬一口，到网上胡说，和章文的手段差不多。但他比章文还要恶心和自恋，有一次事情闹大，他还伪造了“自己与一名受害女同事的微信对话，全是女同事说爱他，他拒绝”的那种对话，发在公司群里，让大家相信他。

作为此次事件的首个曝光人，我已经收到潘请金杜律所发布律师函，宣称我侵犯他名誉权。但是，潘杰客，我代表所有被害的女生告诉你，我们不会被吓到，也不会再选择沉默。我们也请了律师，就等你正式上诉了！

附：律师函截图（略）

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一位受害者在和我讲完自己的经历后，说：

“毕业那会儿以为作为职场中人必须要忍受这些，经历那件事之后有三个月没有再上班，甚至想过离开北京，辞职之后一直每天在家里哭。”

后来再工作之后才发现，不是所有职场都这样，也不是所有的老板都这样。

请大家相信，肮脏的手段还有事情总有一天会被曝光出来的。”

以下为我们收集的、当事人愿意放出来的微信截图证据。等到上诉，所有当事人都可以出庭作证。

还希望更多被潘伤害过的女孩站出来，一起向他讨回公道！不要再让潘杰客这个衣冠禽兽继续欺骗大众、玷污诗歌之名、祸害更多人！

附：女生 1-7 等举报图（略）
豆瓣@十七 举报文章截图（略）

以下为第一波微博曝光之后出现的更多证词：

附：网友举报图（在《致为你读诗创始人潘杰客被爆性骚扰事件》文中出现过，此处略）

女人在发声，每一次的言说都是对不公建筑的冲击，每一次的抗击都给其她姐妹信心勇敢走出来。我们在此呼吁，如果你也被潘杰客性骚扰甚至性侵过，请你联系我们。微博可私信发起人@Steffi-，微信也可加我（我是大兔，妇女权利工作者，写东西的人）好友，我们将会保护你的隐私，并在尊重你意愿的情况下一起讨回公道！

2018.7.28 潘杰客在朋友圈发布长文声明：每个人都是受害者，相信法律

备份链接（截图）：<https://mp.weixin.qq.com/s/VFGlhNSws54TBD9G606iJg>

近日来就社交媒体的有关我的负面信息，对此作出以下回应：

1，关于王佳莹女士曝出的所有证词及聊天记录。我已经第一时间交由法部门公证。同时如你所愿，我会在准备好材料的第一时间完成司法诉讼，与你对簿公堂。我相信法律会出最公允的判断，从而保障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

2，关于王佳莹女士通过个人自媒体号发布的文章：《为你读诗前员工集体指控创始人潘杰客性骚扰，求扩》，分别在 7 月 27 日和 7 月 28 日进行了两次推送。7 月 27 日的推送你在 1 小时后进行了删除。7 月 28 日重新调整措辞编辑发布，你可能已经意识到了其中的法律风险，不过没关系，我已留存证，希望你的每一句话都能经得起法律的推敲。

3，此次王佳女士对我发布的负面信息，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个人的范畴，同时文中多次波及到你读诗现有员工、合伙人、联合发起人等。我至今仍然愿意相信，这是你与我个人的纠纷。而非其他利益驱使，但我必须要严肃提醒你，你在维护自己权益的同时已经伤害到了更多的无辜者，让他们受到了的困舆论扰。请你立即停止对无关人员的舆论迫害，哪怕你是无意的。

最后，在这样一场舆论的风暴中，我们每个人都是受害者，过总是泥沙俱下。我坚信法律会还原事实真相，也希望王佳莹女士能通过司法程序证实你所谓的不公，而不是在正义的旗帜下横扫一切，制造更多的无辜受害人。

潘杰客 2018 年 7 月 28 日

2018.7.29 举报人通过自媒体“运营公举小磊磊”发布更多证据，爆料曾有一名在为你读诗工作的受害者因控诉潘多次性骚扰，遭到潘公开解雇并发律师函

来源：微信公众号“运营公举小磊磊”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VFGlhNSws54TBD9G606iJg>

《为你读诗创始人性骚扰多位女员工，前员工们集体爆料控诉！》

7 月 26 日，微博博主@Steffi-（为你读诗前员工之一）爆料：

知名自媒体“为你读诗”众多前员工们及众多女性集体向她爆料，控诉为你读诗创始人在过去几年，通过各种方式性骚扰过很多女性员工。

除了性骚扰，还有其他各种类型的恶劣骚扰行为，我将在下文中详细描述。

由于为你读诗创始人，潘 jieke（笔名的全拼），真名潘 xueguang（真名的全拼）拥有极大政商背景人脉，考虑到对方可能通过各种手段报复我，为降低我需要承担的各种风险，以及对他的隐私保护，我将潘姓氏后面的两个字隐去，以下称他为潘某。

根据我的调查，潘某骚扰的对象包括但不限于面试的年轻女孩、女经理、女实习生、全职女编辑等。另外，在知乎、豆瓣等平台上还有很多匿名用户，控诉潘某有过不适当的聊天、不同程度的骚扰行为。

为你读诗是中国知名文化类自媒体，诞生于 2013 年 6 月 1 日。由 Be My Guest 尚客圈文化公司联合李彦宏、杨元庆、沈南鹏、黄怒波、张国立、姜昆、吕思清、郎朗、刘江等 20 位各行业人士共同推出。

截止到 2016 年 9 月份，拥有超过 200 万粉丝，目前粉丝数、影响力等在中国所有诗词类的公众号中，稳居前三名。

作为文化类的大号，创始人潘某被前员工们爆料出这些恶劣行迹，令人触目惊心。

众多前员工控诉潘某性骚扰

微博博主@Steffi-称，憋了快两年，石（实）锤爆一下这位把公司当后宫的为你读诗创始人潘某。

但此人不似一般性侵犯，而是专挑初入职场年轻单纯女孩下手，多线操作，以恋爱名义步步

诱骗、控制女生，堪称加肥加大 XXL 号**老年 PUA 选手**（在后面，我会详细介绍 PUA 是什么）

目前已经有多位曾经在为你读诗工作过的受害者，向微博博主@Steffi-爆料，受害时间跨度至少 3 年。

根据博主爆料的内容，潘某通常采取下面这些手段：

1、单独面试骚扰

面试时先将女孩的家庭背景先问一遍，包括是否单身（很奇怪的问题），父母是否同意你在北京。甚至有女生表示，在面试的时候公开询问她有没有穿内裤（语言性骚扰）

2、加微信持续骚扰

确定合适后，会发短信要求女孩加他微信。加完微信后，就开始夸奖女生并跟她分享职场经验，之后连续一周每天早上给女孩发早安信息（很奇怪的行为）

3、女员工入职后单独邀请女生出来吃饭看电影

在单独相处的时候会用暧昧的话语关心员工，而有些女孩会因此沦陷，以为要和潘某谈恋爱了。潘某在车里会嘘寒问暖，借机摸女生的手和胳膊，并要求女生搬到他家去住

4、日常在公司中对女性实施言语和肢体性骚扰

比如在办公室让姑娘帮他看看脸上是不是有脏东西，牙是不是需要刷，也会在混乱的场合趁机抚摸女性的脸颊，开会时邀请女员工做他腿上等。还曾公然对一个女员工说：“我喜欢吃螃蟹腿，更喜欢吃 XX（该女生名字）的腿”（语言性骚扰）

5、公司女员工请假必须向他本人申请，并说明理由。如果是病假，会要求去女员工家里探望

6、生病时，利用特殊身份在朋友圈装可怜，博取女性同情，骗小女生来照顾他，并趁机强行发生肢体接触

博主@Steffi-爆料了很多受害人提供的信息、证据、聊天记录等：

（附：女生 1-7 等举报图，略）

豆瓣用户爆料：

与此同时，豆瓣用户@凝夏之夜发帖披露《致为你读诗创始人潘杰客被曝光性骚扰事件》帖子连接：<https://www.douban.com/note/684455283/>

@凝夏之夜称在面试之后，潘某要求加微信，每周至少有 5-6 天发“早安”信息给她，还会邀

请她去看音乐剧。

在“早安”之后的一段时间，他的言辞换成了“想你”。他会动不动的说想见我，以及需不需要来看我之类的。

知乎用户匿名爆料：

在知乎话题“你觉得为你读诗可以发展壮大吗？”和“如何才能到单向街书店、为你读诗等地方工作？”中，有多名用户（自称前员工）匿名评价为你读诗创始人潘某。

2018年5月22日，某匿名用户称：为你读诗老板潘某人品不行，极其自私自利，自恋无耻，性骚扰女同事，私生活混乱，善威逼利诱。小姑娘不要看资料后盲目崇拜，不要上当受骗。

2018年3月15日，某匿名用户称：老板性骚扰女同事，风气很败坏，老板都六十多了还干这么恶心的事。

2018年6月15日，某匿名用户称：作为公司前员工客观的分析一下，公司整体大规划非常不明确.....自己并不懂诗却喜欢装有文化，一个六十岁的老男人偶尔还会说一些带颜色的话，也是超无语。如果是文艺女青年喜欢文化和诗歌的，那就自行斟酌吧。个人是不推荐年轻单纯小姑娘去这个公司的，毕竟有可能会被一老头骚扰……

老员工朋友圈影射不妥行迹：

博主@Steffi-还表示，曾有员工在公司群曝光此人行径，但他通过金杜律所发布律师函，宣称该员工侵犯其名誉权。对于其他控诉他的员工，会采取开除的手段，也多次镇压被欺负后上门闹事或在网上揭发他的女生。

在博主@Steffi-曝光潘某性骚扰女员工后，公众号“滚筒洗脑机”发布了一篇《[“为你读诗”前员工集体指控创始人潘杰客性骚扰！求扩](#)》。

为你读诗创始人潘某通过个人社交账号，回应了这些控诉，我理解下来大致意思是：

- 1、收集了所有控诉他的证词和聊天记录，准备和爆料者对簿公堂
- 2、把博主措辞有问题的地方（已经删除的信息），截图保留了下来，要找到每一句漏洞（侵犯名誉权的信息）
- 3、员工控诉的事情真是存在，但不是性骚扰，而是个人纠纷，控诉还伤害到了其他无辜者
- 4、（员工）是受害者，我（潘某）也是受害者，不要曝光更多受害人

(附潘回应图，略)

2018年7月28日下午，我与微博博主@Steffi-取得了联系。

得知潘某在2018年7月26日（几天前）已经委托了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向博主@Steffi-发出了律师函，将考虑对博主@Steffi-进行起诉。

我将和曝光此事的博主@Steffi-，还有其他受害女性们站在同一战线。

潘某的恶劣行迹远不止上面这些，在下面的内容中，我将揭发潘某实施过的比性骚扰更加恶心的行为。

更多潘某性骚扰的证据

博主@Steffi-向我提供了更多受害者的证词、和潘某的聊天记录、公司内部群聊天记录等

1、潘某主动单独约刚入职的女员工看音乐会

这是博主@Steffi-本人和潘某的聊天记录，时间：2016.12.15-2016.12.17



潘某主动约刚入职的@Steffi-去看音乐会；

要@Steffi-穿得漂亮点，称是因为音乐会有着装要求；

夸@Steffi-平时很漂亮；

强调会开车带@Steffi-去参加音乐会；

最后一句“想怎么漂亮就怎么漂亮”简直匪夷所思！我以男性视角思考，这句话意思是你想穿得多暴露就可以多暴露？

试想，一个老板主动约刚刚入职的女下属看音乐会；不停夸女下属长得好看；要求女下属要

穿得漂亮；并说出一句无厘头的话；在正常的职场，正常的老板身上是不可能出现的。

2018年7月26日，@Steffi-收到了潘某发出的律师函。不过比较搞笑的是，律师函里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写错了.....

(附律师函截图，略)

2、受害者之一李某在为你读诗公司内部群，控诉潘某多次性骚扰，遭到潘某公开解雇并发律师函

时间：2017.1.9-2017.1.11



受害者之一李某，是为你读诗前员工之一。

2017年1月9日在为你读诗内部群，公开控诉潘某性骚扰自己及其他女同事。包括“单独约

她早蒸”、“单独约看音乐会”、“单独约她散步及牵手”、“单独约女同事吃饭”。李某为了保护女同事的隐私，没有说出女同事的名字，但是指该戴眼镜的女同事也遭到潘某性骚扰。

李某在内部群公开控诉不到一小时，就遭到潘某公开解雇。并在 4 天后收到了潘某委托的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拟定的律师函（由于律师函涉及较多隐私，我不便上传公布）

在内部群里，潘某还公开侮辱李某，把李某比作一条臭鱼。

我们都知道，公开解雇、私下解雇、公开劝退、私下劝退是四种不同的被离职方法，为什么潘某要选择最极端的公开解雇方式？潘某为什么要在几十位员工的内部群里，公开侮辱一个女性？

3、潘某伪造了和李某之间的聊天记录，并称李某公布的聊天记录可以是伪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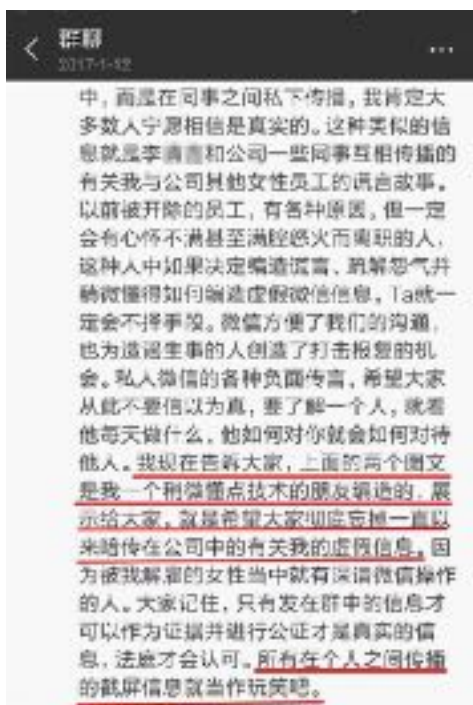


仔细看上面这段聊天记录内容，你肯定觉得莫名其妙，怎么成了李某主动约潘某了？接下来的记录，才更加令人瞠目结舌。

在李某被解雇后的第五天，潘某在公司内部群发了两张和李某聊天记录的截图，说出来的话我理解成：这两张图是他让一个做技术的朋友伪造的，微信聊天记录都可以伪造，李某控诉他的信息都可以是虚假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截屏信息不要当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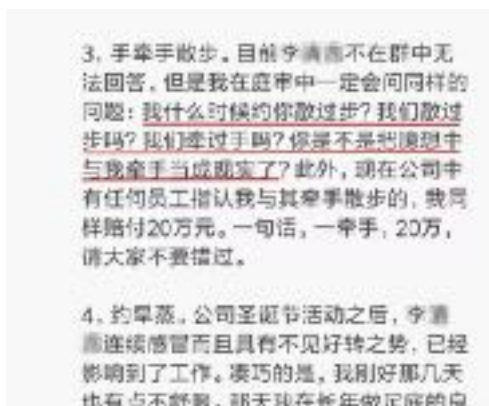
在潘某自己伪造的聊天对话记录里，潘某称李某具有严重妄想症，自己没有兴趣和她吃饭，两个人不可能有私人感情。

为你读诗创始人，你 TM 才有妄想症吧？？？



看到这里，我 TM 一肚子火!!! 为你读诗的创始人，你 TM 还是个男人吗???

4、潘某称李某控诉他性骚扰，是李某自己臆想的



潘某在内部群发布了一堆长篇大论，厚颜无耻的表示：是这个女生臆想着和他牵手。

潘某在内部群悬赏 40 万，如果有其他女员工站出来说被潘某性骚扰过，就可以拿到这 40 万，但必须符合法律界定的性骚扰。

但，这也就是潘某的诡诈之处。



(40万，一个普通员工5年左右的工资吧，我越读感觉越怪怪的)

2005年8月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首次将“禁止性骚扰”明确纳入法律，但对怎么样的行为是性骚扰并没有界定。法律压根就没有100%明确界定什么是性骚扰，潘某背后有一个长期合作的律师事务所，所以他一直游走在法律的边缘。

被他性骚扰过的其他女性根本不敢站出来，因为根本不可能得到这几十万元；害怕潘某的政商权势；害怕潘某报复；和他打官司，会立马被解雇；打不起官司，耗不起。

@Steffi-和@李某都曾经被潘某单独邀约过，都收到了潘某发过去的律师函，并反驳称是诬陷自己，自己才是受害者，要捍卫自己的名誉权。

潘某的这些态度行为令人发指，言语的转变更令人感觉冷血黑暗。

5、潘某利用他人资源培养自己团队，性骚扰贵人网女会计

网站链接：<http://t.cn/Reo9bQA>



性骚扰和 PUA 情感诈骗

究竟什么是性骚扰？

性骚扰在表现形式上有两种，一种是**肢体接触**，比如故意触摸、碰撞、亲吻对方脸部、乳房、腿部、臀部、阴部等性敏感部位；一种是**非肢体接触**，比如用下流语言挑逗对方，向其讲述个人性经历、黄色笑话或色情内容；另外，通过淫秽图片、广告等信息内容，使对方感到难堪，也属于性骚扰。

受害者主要是身体上会受到侵犯/侵害，或者精神上感觉到了难堪、侮辱、不舒服等（当然，远不止这些。）

我发现，潘某在某些时候的性骚扰，并没有涉及“性”，但实际上也是性骚扰的一种，根据百度百科上的解释，这种叫做“**权力型性骚扰**”。

发生在老板对雇员或上司对下属之间，尤以女秘书居多。骚扰者大都受过较好的教育，骚扰时表现出“**高级**”、“**彬彬有礼**”。这种骚扰者通常把女性视为“**消费品**”，且因为明显的利益关系，甚至认为女人喜欢这种骚扰，并把这种骚扰当作自己的“**专利**”。

根据网易新闻哒哒栏目发布的数据显示，40%的女性遭遇过办公室性骚扰，日常办公场地是性骚扰发生几率最高的地点。

那么潘某实施的是典型的“权力型性骚扰”吗？

我分析了潘某和多位受害者的聊天记录，发现在某些时候潘某更像是穷追猛打追求女性。

所以在最上面的证词图片里，我发现，有的受害者说，刚开始觉得他挺好的，就在一起了；有的感觉像在恋爱；而潘某会约面试过后的女孩子看音乐剧；潘某表示，是女性（主动）骚扰他。

但是我越分析越不对劲，实际上这不是追求女性，这种行为比性骚扰更加恐怖，它像极了传说中的——PUA。

PUA 情感诈骗

PUA 源于美国 70 年代，刚开始的特征是帮助男女性在恋爱时具备一些恋爱知识，比如分享男性如何通过技巧和心理学应用，去接近、搭讪自己喜欢的人。

但是后来 PUA 从简单的搭讪，扩展到整个两性交往流程，比如在最短的时间内让女性着迷、上床等等各种泡妞流派，形成了一种次文化。

根据潘某在国外的时间地点，他有机会接触到那时非常流行的 PUA 文化。

PUA 文化主要涉及：搭讪（初识）、吸引（互动）、建立联系，升级关系、直到发生亲密接触并确定两性关系。

PUA 进入国内后，滋生出了一些不良 PUA，变态 PUA。比如控制女性、搭讪后直接开房、调教、虐待等。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 PUA 骗子不会做的。

2018 年 5 月，一个团队首脑为诱惑的危险以及风吟的“享妞军团”的 PUA 组织被曝光，PUA 引发舆论关注。

该组织不仅教授骗财色技巧，教授以“自杀鼓励”、“宠物养成”、“疯狂榨取”为卖点的 PUA 课程，甚至为达到情感操控目的，不惜鼓励女生自杀。对于涉事 PUA 组织，腾讯公司将其教学群和粉丝群永久封号。

现在通过百度搜索 PUA，排名第一的 PUA 网站上赫然写着“PUA 实战泡妞把妹社区”，在网站首页充斥着一些匪夷所思的课程内容。比如“女生成功带回家”、“妹子主动跟你回家”、“衣冠禽兽”、“让女人一看就想约”等刺激男性，贬低女性的内容。

性骚扰是在违背女性意愿的情况下伤害女性；PUA 是以控制/满足兽欲为目的伤害女性。PUA 是打着恋爱甚至结婚的旗号，实施情感诈骗，骗色，骗财，骗婚。比性骚扰更加恐怖、变态、防不胜防。

比起无预谋的性骚扰，更恐怖的应该是这种有预谋、有目的、有计划的，以控制女性为目的的情感欺诈，最终受伤害的是女性。

潘某竟然厚不要脸的说，自己才是受害者，一个 60 多岁的离异男性竟然这么厚颜无耻，或许他从心底里就觉得这种骚扰方式没有错。因为自己是有魅力的成功人士，女孩应该倒贴给他。

潘某有条件实施 PUA 吗？根据潘某自己公开的信息和受害者爆料的信息显示，潘某 60 多岁，离异，有儿子，2013 年和当时的女友分手，2017 年时单身。潘某之所以恼羞成怒，是因为他实施的 PUA 手段没有让他得到满意的结果。

圈内常见的 PUA 骗子会打造高价值的展示面，比如在朋友圈发跑车、名贵表和包包。女生和你聊天时，他可能会说我一会儿再找你吧，到了我练钢琴的时间。PUA 骗子会通过这些手段，吸引女性。

就算在法院上和受害者簿公堂，PUA 骗子都可以冠冕堂皇的说这不是性骚扰，这是追求女性，给出没有涉及“性”的证据，甚至说是女性主动追求他。

女孩子们一定要记住，**PUA 是情感骗子满足自己欲望控制女性实施的手段**，和恋爱的本质完全不一样。

一个 PUA 骗子，一年可以诈骗几百个女孩上床，并且在国内已经形成了产业链。在这里我揭露的 PUA 不过是冰山一角，PUA 的变态、恶心、黑暗令人发指，大家可以自行搜索了解。

为你读诗与创始人背景

据律师函里的信息显示，为你读诗创始人潘某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曾在政府部门、跨国公司担任要职，是香港凤凰卫视资讯台首席财经评论员兼主持人。

潘某曾经接受过中访网的采访，报道中写着：他做过**国家建设部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大家可以匿名举报他）；被世界上最优秀的大学**哈佛、耶鲁、牛津**的管理学院同时录取；是唯一被**德国奥迪公司**终身聘用的人。

没关注“为你读诗”的人不知道它是什么，但自媒体人们应该早就听说过它的大名。这个公众号诞生于 2013 年 6 月 1 日，由 **Be My Guest 尚客圈文化公司**联合**李彦宏、杨元庆、沈南鹏、黄怒波、张国立、姜昆、吕思清、朗朗、刘江**等 20 位各行业人士共同推出，是一个邀请名人朗诵诗歌的自媒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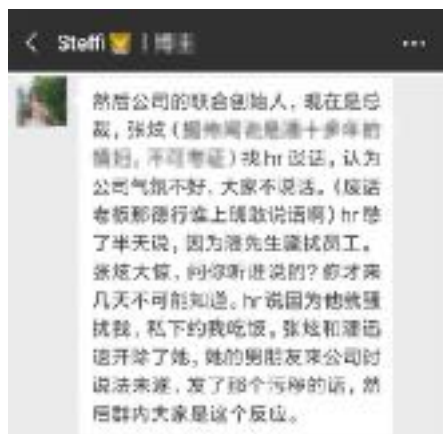
曾经邀请过爱尔兰总统迈克尔·希金斯、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诗人西川、诗人北岛、湖南卫视主持人汪涵、央视主持人白岩松、凤凰卫视主持人陈鲁豫、歌手李健、演员基努·里维斯、演员张国立、演员夏雨、僧人星云大师、相声演员姜昆、钢琴家朗朗、指挥家祖宾·梅塔等各界知名人士为“为你读诗”录制音频，朗诵诗歌。

2013 年 11 月 10 日，为你读诗在北京举办了一场音乐会，李彦宏、杨元庆、冯小刚、李云

迪等名人都是音乐会的座上宾。

为你读诗堪称是自媒体界的明星，在外人看来，它是一个极具情怀的文艺自媒体。不过 @Steffi-告诉我，公司气氛诡异，并提供了为你读诗公司内部群的聊天记录。

让我们感受一下为你读诗创始人潘某的嘴脸。



团队内部气氛非常不好；

只是因为文章写错了几个字，潘某大发怒火；

在公司内部群口吐脏话脑子进水了、TMD。



但是在接受某媒体的采访时，潘某说：“曾经放弃过 100 万以上的广告，因为广告不能太多，不能商业化得太频繁和明显，这是我们的克制。”编辑说：“在这里工作，时刻记着要保持谦虚、礼仪、克制。”

这些对外的口吻，和公司内部群里的表现截然相反。

TMD 只在乎阅读量；

千年不遇的获得一次赞助；

有女员工委屈无奈道求辞退；

因为一个小失误，如果文章达不到 10 万+，年终奖励一律取消。





从聊天记录中，我们只能看到一个暴怒的、冷血的、脏话连篇的、一个中老年男人的丑陋嘴脸。

更多受害者应该站出来

为你读诗创始人潘某比渣男还要渣！性骚扰了女员工，还反咬一口说，女员工侵犯自己名誉权。

我希望曾经与为你读诗合作过的各界知名人士，能知晓潘某的恶劣行迹，帮助受过伤害的女员工，维护她们的权益。

我希望更多受到潘某伤害的女性站出来，曝光更多证据，揭露潘某的性骚扰和 PUA 诈骗行迹，维护自身权益。

我会继续帮助遭到潘某性骚扰过受害者们，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继续揭露潘某的罪状。

为你读诗，以诗词，给灵魂片刻自由
为你读诗创始人！
还伤害过的女孩子们一个交代！

(十五) 央视朱军事件 (2018. 7. 26-)

事件梳理

2018.7.26 原央视女实习生弦子朋友圈发文指控朱军性骚扰，该文被微博用户@麦烧同学 转发到微博，两小时后被屏蔽

作者：弦子（化名）

麦烧微博已被屏蔽

备份链接：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8/07/%E3%80%90%E7%BD%91%E7%BB%9C%E6%B0%91%E8%AE%AE%E3%80%91%E5%BE%AE%E5%8D%9A%E6%9B%9D%E5%A4%AE%E8%A7%86%E4%B8%BB%E6%8C%81%E4%BA%BA%E6%9C%B1%E5%86%9B%E6%80%A7%E9%AA%9A%E6%89%B0%E5%AE%9E%E4%B9%A0%E7%94%9F/>

“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是房思琪式的强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是这几年最让我震撼的一本小说，林奕含有着满溢的才华，《初恋乐园》的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全是一个伟大文学创作者的雏形。按照惯常的编剧思维，这本书的出版，将是一个热血故事的开启：舆论震惊社会、罪人受到惩罚、林奕含则一举成名，就此收获世俗意义上的幸福。然而至今我尚不能接受的是，这本书不是故事的开始，而是收哨 -- 林奕含永远的离开了这个世界，她的幸福与之后可能创造出的文学作品，本是理所当然的存在，但一切就此停止，再无反转的可能。

这件事的走向太不符合惩恶扬善的故事主题与欲扬先抑的创作手法了，然而这二者经过其他文学与影视作品的渲染，已经成为大众的信仰，一旦被打破，人们宁可让自己变得钝感，也不愿去细想“好人没好报”这背后的某种必然性。

我也曾经变的钝感，但从去年开始，女性平权运动一直如星星之火，虽微弱却给人指引。直到今晚看到很多女生站出来陈述自己的遭遇，我觉得确实应该做个记录，告诉大家，虽然很多人因为幸运，并不曾遇到，但我们是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的。

大三，电视编导课老师分配我去她作为制片人的艺术人生节目组实习，这个节目组以主持人朱军为核心，他权利巨大、享受众人讨好，组里有个惯例，每次节目录制前，实习生会去他的化妆室送水果饮料并陪聊打发时间。我个人对电视台丝毫不感兴趣，加上性格懒散，工作态度很傲慢，从不参与节目组的这类行径，和朱军毫无交流。

导创作是拍摄实习纪录片，那位老师明确提出，采访工作人员是重要环节。在一期节目录制前，一位关系很好的实习生说朱军在化妆室，让我一起去送水果，我知道这是节目组惯例，又觉得实习即将结束，纪录片素材还寥寥无几，或许可以采访朱军，就跟着去了化妆室。

没多久，另一位实习生有事先离开，剩下我单独陪着朱军，央视旧楼的化妆室在演播室外围，紧靠走廊，观众和工作人员人来人往，非常热闹，当时是大白天，化妆室门也只是虚掩，因此我毫无戒备，正准备套话采访，朱军开始提到自己的各种权力，包括“让你留在电视台”，

在我毫无附和的情况下，他越说越兴奋，隔着衣服开始试图猥亵，丝毫不顾及我的推阻。幸运的是，事情发生得很快，我还没来得及大喊大叫，那一期的嘉宾阎维文进来了，我得以离开。

离开化妆室后，我整个人脑子，但在和最亲近的一位老师(不是那位编导课老师)通过电话后，我意识到朱军如此猖狂，必然是惯犯，于是选择了报警。

这之后是一整晚的笔录、取证环节，警察带着我从央视提走了走廊监视器录像，发现我在离开化妆室后存在可以作为证据的下意识动作，同时还在我的衣服、头发上提取了指纹，并进行了抽血(不知道为什么)。

那晚，室友与那位老师一直陪着我，负责我案子的是一位挺年轻的警察，非常和善，开车将我和老师室友送回学校。

我回宿舍睡了一觉，第二天被编导课老师找到，她在确认我不曾受到实质性伤害后，立刻当面和台里领导打电话报告“小姑娘没事”，同时展开大段苦口婆心的劝说，让我不要坚持报警，因为这件事影响巨大，已经对她的事业产生毁灭性打击。

再次来到派出所时，那位年轻警察告诉我，这个案子已经不由他负责。之后接待我的是两位中年警察，级别似乎很高，谈话内容则完全变成对我的“规劝”，对方要我考虑到朱军作为春晚主持人、CCTV 作为央视，对社会有巨大的“正面影响力”，不应打破公众对二者的印象；同时还告诉我，他们已经连夜派同事去武汉向我父母通知此事，我父母都是公职人员，为了他们考虑，我也不应该将此事曝光发酵。

总之，我后来在派出所唯一能得到的就是警告与规劝。由于心情抑郁，也不愿让父母为我心急如焚，我对“立案”与惩罚朱军的诉求逐渐变的非常消极，甚至不愿意再和警方有任何接触。确定我不会曝光此事后，警方再也没有通知我任何调查进展，我甚至不知道这件事在程序上是否立案。很久之后，我在微博上看到朱军在国外为妻子补办了一场婚礼，或许是这件事的唯一余波。

从此，我对说出“朱军对这个社会有很大正能量”“你是一个女孩子，这件事被别人知道、被媒体利用，最后会伤害到你”、“你父母都是党员，这件事闹大对他们工作也很不利”的公权力机构彻底失去了信任感。

坦然的说，这件事并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实质性的伤害，但一年前，一位知悉这段往事的朋友在朋友圈表示我对性骚扰事件的一贯态度过于偏激，他的话倒是给了我震撼，直到打下这些字的同时，我都在反复反省：我是否太小题大做？我是否太常提起性骚扰相关话题？我是否试图利用受害者的身份，在潜意识中为自己搏取并不必要的同情？

一直到去年，许豪杰一事沸沸扬扬时，我与一些豆瓣网友发现色情交易链，向朝阳区派出所举报有人贩卖恋童癖视频，并向警方提供了视频证据、对方的各种联系方式。报案之后，我每次询问警察情况，获得的答复都是案件毫无进展，而交易网也未曾受到影响。我隐约意识到，这件事和几年前那次报案一样，并不会有什么结果，于是我删除了一切和此事有关的联系，开始强迫自己不再关注。

我发现，当意识到自己并不能改变社会环境时，人们会开始强迫自己切断与外界的共振，让自己变的钝感、漠不关心。

但这是不对的，这个世界上任何因为人们的漠视而发生的悲剧，都是不对的。

我还想说，女/男童性侵是非常普遍的、职场与高校性暴力是非常普遍的、熟人性犯罪是非常普遍的，如果我们不想看到自己的孩子、姐妹、朋友受到类似伤害，就必须有所作为。公权力不重视这些，但每个个体都是活生生的，“大众”并不是一个毫无生命的词，大众值得保护。

在朱军的事情发生后，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对异性的要求非常低，只要没有非分之举，无论对方人品、素质如何低劣，我都会觉得“其实他也挺好的”，直到很久之后，我才后知后觉自己不应将女性摆在这么低的位置上---没必要因为没受伤害就感激涕零，我们身体的主人只有自己，不可侵犯。

我向来认为女权运动就是平权运动，女性/弱者受到的压迫，并不简单是性别对立带来的，所有呐喊、所有“矫枉过正”的行为的目的，都是为了让这一点成为社会共识---“弱者与强者拥有同等的权利”。

那件事并不严重，我之所以还舔着脸“小题大做”，并不是为了博取同情或目光，我也知道自己并没有审判别人的权利：一个人因为一件事要遭受多大的惩罚，并不由受害者说了算。但我国在性骚扰方面的法律制度毫无说服力，这常常让我感到迷茫，我真切地认为，我若因此希望朱军不再上春晚恶心全家人，是妄自尊大，太拿自己当回事，但他作为惯犯，毫发无损、这难道也是应该的吗？

对于此事，我唯一感到无法释怀的，是老师为了陪我损害了身体、同学为了保护我受到了压力、父母则因为不能保护我，受到了煎熬。

直到今天，每当我想象父亲接到警察约见，发现自己奋斗一生、却不能保护从小视若珍宝的女儿时的心情，我都会难过到落泪，虽然这并不是我们一家人的过错。

这件事之于我，确实是一件小事，但对父母来说，则完全是无妄之灾，这世界上像我父母一样，希望孩子平安一生自爱自尊的心情是普遍且珍贵的，哪怕只是为了守护这种心情，我们都应该做些什么。

虽然不知道什么是“有用功”，但在国内的大环境下，我相信每个女生说出自己受到过的伤害，告诉大家这种伤害有多么寻常、普遍，让社会意识到这种“房思琪式的屠杀”确实存在，一定是有意义的。

日光之下，每个人的表情都是愉悦的，但在那背后，房思琪的危机，确实埋伏在每个弱者身后，我个人经历中唯一的一点小特殊，不过是因为我试图报案，然而这更加证明了女性与弱者的被动。

但没关系，虽然“没做错”这件事并不高尚，但我觉得想对每个曾经受到伤害的人说，我们没做错。

感谢我的老师、同学、室友，以及安慰过我的朋友。

2018.7.26 弦子好友发文作证

作者：弦子好友

备份链接（包含截图）：<https://wemp.app/posts/687458a0-c66b-4469-8a48-48c1c6ca4d74>

关于被朱军侵害的女生（下文称弦子）的陈述，我觉得我不应该保持沉默。因为我是事情发生后第一个知道此事的人。

具体的日期我不记得了，但是那一晚以及随后两天发生的所有狗屁倒灶的事情我都历历在目。弦子从朱军的化妆间走出来后就坐在了我的身边，她当时有些惊慌和不安，和平时可爱又礼貌的她全然是两个人。我发现了她有些不对劲，问她是否不舒服，当她告诉我朱军猥亵她的时候我十分震惊，三观都有些崩塌。虽然平时和朱军接触不多，但我们一直认为朱军是一个正直且容易流泪的柔情铁汉，所以我们对朱军平时都十分尊重，称呼他为“朱哥”我完全不敢想象也不敢相信“朱哥”会是那样的人，于是反复不断的问弦子，她是否确定朱军对她有侵犯的动作，她回答的很坚定。当朱军从化妆间走入录播厅的时候，侧目扫了我们一眼，那个警告的眼神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朱军将这件事抛诸脑后立刻投入录制和嘉宾谈笑风生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像吃了翔一样恶心。

当我听弦子说完她的在化妆间的经历的时候，我终于明白什么是鳄鱼的眼泪。以下是我回忆起的弦子的陈述：

弦子走进朱军的化妆间想要采访他，当只有两人的时候，朱军拿起弦子的相机把玩起来。简单吹嘘自己权力多大之后，朱军开始问弦子今后的打算，弦子说想要考研。朱军问考哪里的研究生，弦子回答北京电影学院。朱军此时来劲了，说自己和电影学院院长张会军是好朋友，可以帮她跟张会军关说一下。弦子礼貌地感谢了朱军并拒绝了他的好意。可能是她平常对人很礼貌说话有些嗲，让朱军对她产生误会，便开始对她侵犯。她的反抗并没有让朱军感到害怕，拯救她的是采访嘉宾突然来到化妆间。

我听到这些让她不要声张，从长计议，便投入到工作中去了。等到录制结束，大家才发现弦子消失了，电话也打不通。我是最后一个见到她的人，由于担心她想不开，便顺着央视回学校的路步行找了两个多小时，大概从夜里十一点找到凌晨一点。终于我打通了 Z 老师的电话，Z 老师告诉我她和弦子在警局很安全。我对 Z 老师报警的做法表示不理解，担心朱军因此会因此迫害弦子。但 Z 老师劈头盖脸将我痛骂一顿，认为白教了我三年。现在想想，Z 老师是对的，作为一个男生我低估了这种事情对女生心灵的伤害，我对当时我的懦弱表示忏悔。Z 老师让我转告不明情况的其他实习女生，弦子很安全，并坚守这个秘密。我坚守秘密直到毕业，一直都没有澄清的机会。几年来，各种谣言像病毒一样传播，我希望我详细的陈述能让很多不明真相的朋友知道这件事的真实面貌，不要再继续伤害受害者。

和 Z 老师通话之后 M 老师给我打了一个很长的电话，这个长电话主要是在问我弦子在哪，

她想见到被害人。由于 M 老师是央视的导演和朱军关系密切，并且我对 z 老师有承诺，所以我并没有告诉 M 老师弦子的位置。

这个电话的主要内容如下：

- 1, 这件事已经惊动了央视的高级领导，好像是副台长，我记不太清楚了。央视领导要她立刻平息这件事情。
- 2, M 老师想要见到弦子问清楚情况。
- 3, 让我劝慰弦子，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第二天，M 老师来给我们上课，课上拉着我去，在没人的楼道进行了一场谈话，这场谈话的每一个字我都记得。基本内容如下：

- 1, 首先是让我觉得不舒服的套近乎，非要把师生关系拉扯成为姐弟关系，以姐姐的身份让我劝弦子放弃追究。(因为我是第一位知情者并且和弦子关系很好)
- 2, 说明了自己的不容易，如果这件事情真的发酵，自己会丢掉央视和学校两方面的工作，大致原因是违规带实习生进入央视实习，出事之后央视会和她切割，并告诉我她给朱军打了几十个电话，朱军并不理她。同时他又担心自己身为老师没有保护好学生，学校会追究她的责任。
- 3, 同时 M 老师也唱了高调，称如果有确凿的证据，她愿意承担起作为老师的责任，辞掉在央视的工作，一起指证朱军的恶行。
- 4, 弦子彻底不理她，她让我转告受害者，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并觉得可以商量一些赔偿，是什么赔偿她并没有明说。
- 5, 可能仿佛也许说了一些威胁的话语，如果这件事继续纠缠下去不但不能告倒朱军，以朱军的权力和影响力完全可以让弦子在圈内混不下去。是不是威胁我不做评论。
- 6, 可能仿佛也许对我的利诱，首先夸奖我是明事理的好学生，专业也很好。然后给了一些我未来的可能性，具体什么我就不说了，但是她跟会说话，是不是利诱我不评论。总之她希望我去劝弦子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由于弦子和 Z 老师根本不理她，她唯一能找的人就是我。
- 7, 我同 M 老师所有的谈话，凡是涉及到朱军姓名，她都要求我使用代称 - 那个人。那个人的名字有什么可怕的我至今都不知道。

这个场面的描述全都是真实的，但我认为每个人都是利己的，她这样做无可厚非。希望我的描述不要让 M 老师觉得难堪，不是针对 M 老师，而是希望全部地展现出我所看到的事实。令人遗憾的是那时候存留我和 M 老师极富戏剧性通话录音的手机弄丢了，我手中的证据从此遗失。

不管读者信不信，我从未打算接受利诱，不是出于高尚，而是根本不信。但是我还是在事发几天后见到弦子并按照 M 老师的要求劝弦子放弃抗争，因为我担心她的安全。最后由于有人出面找到弦子的父母，弦子放弃了抗争，但拒绝了侵害方开出的一切条件。

我希望大家不要指责弦子体制内的父母，这件事受伤害最大的应该就是视弦子如掌上明珠的他们了。她也和我说过她的许多家事，我不方便透露她的隐私，但她的父母绝对爱他超过一般的父母。她父母内心遭受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她的父母绝对不是懦弱的人，而是面对权力铁幕无力反抗的可怜人。

事情已经过去四年了，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Z 老师在电话里骂我的话语:我真的看错你了!我真的白教你了，你以后不要说是我的学生!我丢不起这个人!

当时她挂掉电话的那一刹那我觉得她是个傻逼，现在想想我才是傻逼!我毕业到现在都因为我的懦弱不敢见 Z 老师。我想现在我有勇气了!

2018.7.30 弦子在律师的陪同下前往羊坊店派出所，索取四年前调查结果无果

素材取自麦烧整理的《从 2014 年到 2018 年，朱军涉嫌猥亵女实习生一事，发生了什么和正在发生什么》

备份链接：<https://ngometoo.github.io/Zhu-Jun/>

7 月 30 日，在律师的陪同下，当事人弦子于下午两点半到达羊坊店派出所，索取四年前的调查结果，被告知案件已由北京海淀分局负责。弦子和律师在羊坊店派出所等到晚上 7 点，北京海淀分局的一位警官来到派出所，让弦子就当年猥亵事件与锤子便签传播过程重新做了笔录并签字。羊坊店派出所承诺第二天会通知弦子并给她四年前的立案回执，但弦子至今未接到派出所电话。

2018.8.14 麦烧被房东施压

来源：微博@麦烧同学（该账号已被屏蔽）

截图链接：<http://news.dnews.com/china/news/2018-09-07/60083270.html>

微博文字如下：

昨天晚上接到房东电话说，让我删除和朱军有关的微博，因为会影响到他在国企的工作，他说是北京市公安局一个朋友让他这么做的。现在不清楚是北京市公安局官方行为还是朱的个人行为。所以最近会开始找房子，两居室最好，东城区优先，房东不要在国企工作。也请大家帮我留意。谢谢。（想了想，还是公开）

2018.8.15 朱军委托律师发布声明，起诉举报者

来源：微博@北京星权律师事务所

原文链接：

<https://weibo.com/5641380205/GuK2b1gnf?type=comment&sudaref=matters.news&sudar>

[ef=passport.weibo.com&display=0&retcode=6102#_rnd1562101006972](https://passport.weibo.com&display=0&retcode=6102#_rnd1562101006972)

律师声明:

北京星权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主持人朱军先生的委托,指派本所尹嵩琦律师发布本律师声明。

根据朱军先生反映的情况及提供的证据显示:2018年7月以来,网络中出现大量与“朱军性骚扰(猥亵)实习生”有关的不实信息。经查,该等不实信息以匿名长图的形式在某非实名认证的新浪微博首次发布,后经诸多网络用户及媒体未经调查、求证而冒然转发后,迅速在网络上发酵。

上述事件发生后,朱军先生第一时间委托本律师事务所依法开展调查、取证、备诉工作,希望通过法律途径澄清事实,追责谣言散布者,捍卫自身合法权益。

经过本律师事务所持续20日的调查、取证、备诉工作,2018年8月15日,本律师事务所正式代理朱军先生将匿名长图的微博原发者及至今仍处于在线状态的新浪微博转发用户(经实名认证)起诉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已于2018年8月15日正式受理该案并出具诉讼费票据。

本律师事务所将密切关注网络动态,并将继续依法开展调查、取证工作,对继续发布及怠于删撤上述不实信息的网络用户及媒体,本律师事务所将继续代理朱军先生依法追责!(追责手段包括但不限于报案、民事诉讼、刑事自诉。)



地址：中国·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45号商务中心B座202 邮编：100125 电话：010-64488833
Add: The 2nd Floor, Xiangyuan center Tower B, Niangongli No.45,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100025, China

律师声明

(2018)星团字第213号



北京星权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主持人朱军先生的委托，指派本所尹嵩琦律师发布本律师声明。

根据朱军先生反映的情况及提供的证据显示，2018年7月以来，网络中出现大量与“朱军性骚扰（猥亵）实习生”有关的不实信息。经查，该等不实信息以匿名长图的形式在某非实名认证的新浪微博首次发布，后经诸多网络用户及媒体未经调查、求证而冒然转发后，迅速在网络上传播。

上述事件发生后，朱军先生第一时间委托本律师事务所依法开展调查、取证、备诉工作，希望通过法律途径澄清事实，追究谣言散布者，捍卫自身合法权益。

经过本律师事务所持续20日的调查、取证、备诉工作，2018年8月15日，本律师事务所正式代理朱军先生将匿名长图的微博原作者及至今仍处于在线状态的新浪微博转发用户（经实名认证）起诉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已于2018年8月16日正式受理该案。

本律师事务所将密切关注网络动态，并将继续依法开展调查、取证工作，对继续发布及怠于删除上述不实信息的网络用户及媒体，本律师事务所将继续代理朱军先生依法追责！（追责手段包括但不限于报案、民事诉讼、刑事自诉。）



附件：朱军名誉权纠纷案人民法院诉讼费专用票据

人民法院诉讼费专用票据 (一审结案)

北京市法院 (91-00-02) No 01589010

当事人	朱军	收款银行	
案由	名誉权纠纷	法院名称	北京市法院
一、案件受理费、申请费 (大写) 合计	人民币 肆仟元整	法院账号	
二、其他诉讼费 (大写)			
合计			
一、二项合计 (大写) 合计	人民币 肆仟元整		

1. 本票据为法院诉讼费专用票据，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2. 本票据为法院诉讼费专用票据，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3. 本票据为法院诉讼费专用票据，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4. 本票据为法院诉讼费专用票据，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经办人: 张某某 收款人: 朱军

2018.8.16 弦子开设微博账号@弦子与她的朋友们 面向公众首发声

来源：微博@弦子与她的朋友们

原文链接：

https://weibo.com/6640656158/GuXxUiwRq?from=page_1005056640656158_profile&wvr=6&mod=weibotime&type=comment&sudaref=matters.news&sudaref=passport.weibo.com&display=0&retcode=6102

大家好，我是朱军事件的当事人，也就是写下揭露朱军长文的“实习生”，7月26日我在朋友圈发布那篇文章，本来目的只是如文章中说的那样，用自己微小的声音完成一次与其他所有女性，或者说弱者的“共振”，这之后所引起的轩然大波，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但我感谢每一位传播此事的人，无论大家对我的言语信任与否，每一个讨论的声音，都代表着社会对“性骚扰”这一行为本身的关注，关注到了，问题就有被解决的可能，我是这么乐观的相信的。

在发布文章之后，我一直在试图通过司法程序继续我四年前那不了了之的报案，从 7 月 30 日重返羊坊店派出所到现在，我一直在等着相关部门就当年报案情况给我回复，没想到在等来结果之前，先等到了朱军对我朋友的控诉。

我可以向大家保证，当年的经过我从未撒谎，实习过程与报警过程我也通过我自己的方式保留了证据，我不知道后来提取的指纹与衣物能否再现化妆室的遭遇，但我想告诉大家，从 14 年 6 月我报案之后，我从未试图联系过朱军，也从未从朱军处获得任何好处，直到今天我站出来，也是为了保护我的朋友。

我的朋友没有造谣，所有传播那篇文章的朋友也不是造谣，因为那是真相，是我真实的经历，我万分期待朱军的律师函能给我一个契机，让真相能够被证明是真相。

感谢勇敢的你@麦烧同学，与所有相信、帮助我的朋友们。

2018.8.17 弦子微博发布《关于北京星权律师事务所“律师声明”的声明》，该条很快被屏蔽，随后弦子微博被禁止转发

来源：微博@弦子与她的朋友们（该条微博已被屏蔽）

备份链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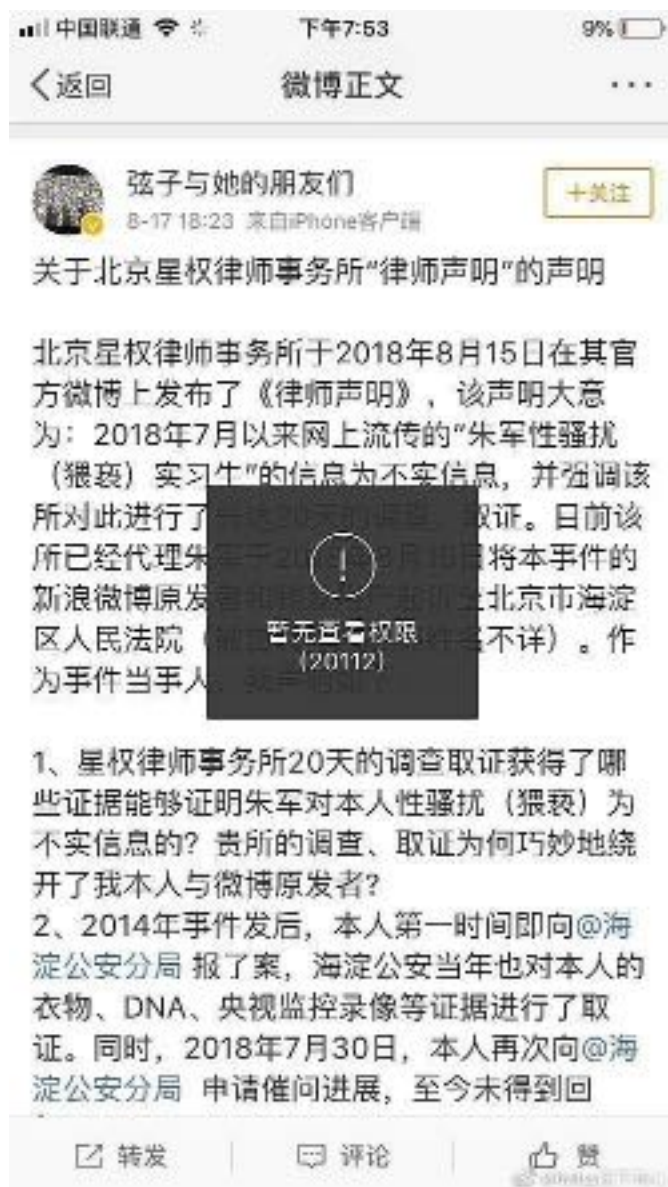
<https://matters.news/@jidongjie/20180817-%E5%BC%A6%E5%AD%90%E4%B8%8E%E5%A5%B9%E7%9A%84%E6%9C%8B%E5%8F%8B%E4%BB%AC-%E5%BE%AE%E5%8D%9A%E5%B8%90%E5%8F%B7%E8%A2%AB%E7%AE%A1%E5%88%B6-zdpuB1ndeUn3q1LnheC9TgqZqTbLWijo8bfwW5rwas3YQ4Vr6>

北京星权律师事务所于 2018 年 8 月 15 日在其官方微博上发布了《律师声明》，该声明大意为：2018 年 7 月以来网上流传的“朱军性骚扰（猥亵）实习生”的信息为不实信息，并强调该所对此进行了长达 20 天的调查、取证。目前该所已经代理朱军于 2018 年 8 月 15 日将本事件的新浪微博原发者和转发用户起诉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被告具体人数和姓名不详）。作为事件当事人，我声明如下：

- 1、星权律师事务所 20 天的调查取证获得了哪些证据能够证明朱军对本人性骚扰（猥亵）为不实信息的？贵所的调查、取证为何巧妙地绕开了我本人与微博原发者？
- 2、2014 年事件发后，本人第一时间即向@海淀公安分局?报了案，海淀公安当年也对本人的衣物、DNA、央视监控录像等证据进行了取证。同时，2018 年 7 月 30 日，本人再次向@海淀公安分局??申请催问进展，至今未得到回复。
- 3、星权所如没有向@海淀公安分局?调查了解案件情况又有没有向本当事人调查、核实的情况下就以律师声明的方式公然宣称“朱军性骚扰（猥亵）实习生”为不实信息，该律师声明的专业性何在？严肃性何在？
- 4、作为事件的当事人，也是本事件信源第一发布者，从 14 年报案至今，未曾收到朱军方任何联系，本人希望朱军能正面回应，也希望有关部门能加速此案的司法程序，如对案件调

查有所帮助，本人不介意与朱军就此事对簿公堂还原事件真相。

希望北京星权律师事务所能够严肃认真对待事实和法律，而非继续破坏法律和“律师声明”的严肃性。如北京星权律师事务所继续传播“朱军性骚扰（猥亵）实习生（我本人）为不实信息”的谣言，本人将依法对星权律师事务所及相关代理律师进行追责。





弦子微博在 9 月 5 日恢复转发功能



2018.8.23 弦子收到电话威胁 (图片转文字, 音频转录文字)

来源: 微博@弦子与她的朋友们

原文链接:

<https://weibo.com/tv/v/Gw1w8wBQs?fid=1034:4276323292516953&sudaref=ngometoo.git hub.io&display=0&retcode=6102&sudaref=passport.weibo.com>

@弦子与她的朋友们

2018-8-23 00:23 刚刚接到一个电话，对方直接叫出我名字然后说“那件事怎么样了”，我表示不认识对方，但对方一直支支吾吾也不肯报上名字，语气相当猥琐，后来我说“你不回答你是谁我就挂电话了”，对方就把电话挂了。不知道手机号是怎么泄露出去的，我倒不是害怕，就觉得很烦……

2018-8-23 22:51 刚刚收到十几个电话，接通了其中几个，全都是威胁电话，其中一位原话是“cnm，是不是还在折腾？信不信我去 xx（我家）找你妈？”真的太过分了，不知道怎么处理了[微笑]

2018-8-23 23:33 被威胁音频如下，一听到我要报警就不吭声了，想说我不会退缩的，别浪费时间了。

【音频中的对话内容】

弦子：“喂？”

对方：“喂。”

弦子：“喂？请问你是谁啊？”

对方：“我跟你讲，你 tm 再……（此处没听清），我真找你妈去了啊。”

弦子：“我听不见，你说什么啊？我听不见”

对方：“我找你妈去了啊。”

弦子：“你声音大一点，你再说一遍。”

弦子：“你声音大一点，你再说一遍，我好报警。”

弦子：“喂？你再说一遍啊。”

对方已挂断。

2018.8.20. 弦子发布视频，自述事件经过

来源：微博@弦子与她的朋友们

原文链接：

https://mbd.baidu.com/newspage/data/landingshare?pageType=1&isBdboxFrom=1&content=%7B%22nid%22%3A%22news_9231794394569037957%22%2C%22sourceFrom%22%3A%22bjh%22%7D

【视频字幕】

弦子：

14 年那个时候，我在我们中国***读大三，我们当时的老师叫（A 老师），他是我们学校正儿八经的就是老师，然后关系是在我们学校的，同时在央视也是艺术人生那个节目的制片人，每年到了下半年的时候都会带着导创课的学生去央视实习。

但是也不能说我们就认识朱军了，因为央视的节目组是一个特别等级森严的一个地方，就是实习生是没有资格去跟朱军有任何打交道的过程什么的。

然后当时台里面还有一波实习生是河北传媒大学的，有三个，两个女孩一个男孩，然后我跟他们的关系就都还挺好的，还挺能玩到一块去的。但是我本人其实对电视行业是一点兴趣都没有，但是我们那堂课是有一个作业，就是导创课的作业，就是要拍一个你在央视实习

的一个纪录片。

然后到6月份的时候,就是应该是6月10号或者是6月9号那一天,那一天也是在录节目,每一期录节目的时候,我们那个组里面那三个实习生,他们是挺想留下来的那种,留在央视。然后他们会自己出钱买特别多什么水果呀,然后零食什么的,然后就请所有的编导老师吃,然后包括请朱军。

其实我们在之前都还挺害怕朱军的,在这个之前其实我是没有跟朱军说过话的。那一天的时候,刚好是那个实习生,然后他要去给朱军送,按照惯例送水果零食什么的,在那个化妆室。然后他就跟我说,说你要不要跟我一块去,这样我可以把你介绍给朱军,让你,我们一块说话的时候,你把你那个采访就可以给做了。

然后那天我就跟着那个实习生去了那个化妆室,化妆室当时只有朱军一个人,然后还有那个男孩,当时是三个人。我是想这事,就是我们三个人在聊天的时候,我可以录他们俩聊天,或者是我们三个人一块聊天的时候,我可以录一些镜头什么的。然后当时是有两个椅子,化妆室,我记得。就是我一开始是站着的,然后他就跟朱军,那个实习生跟朱军在说话什么的,然后说到一半的时候,他就是手机接到一个信息说他要拿 iPad,然后他就出去,然后他要出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也跟他一块走了。

但是就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就突然回头,然后他就对我说,他说你就陪老师聊一下,然后我当时是我也不知道怎么拒绝这个事,然后我说好,行。就留在化妆室,然后化妆室的门也是虚掩着的,并没有扣死那种。再一个就是,央视的旧楼是它有一个演播室,然后演播室外环绕着一圈化妆师,然后化妆室外是那种特别特别热闹的。所以我当时觉得环境特别安全,给我的感觉是特别安全的一个环境。

是朱军看到我坐在那个地方之后,他就主动的就问我,他就说是不是(A老师)带过来的,就是我们老师。然后他就问我是从哪来的,我说我就是(A老师)带过来的。然后他又说他就是认识(A老师)很多年了什么的,然后他又问我,他那个时候就开始问我说,你不想留在央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不想,因为我是真的就特别不喜欢央视那个地方当时。然后他又问我说,你想干嘛?我说我想考研,然后他就说你想考哪个学校?我说我可能要考XX吧。然后他就说他认识XX的那个校长叫李校长(化名),然后又说他跟当年是一块在北京奋斗那样,所以就是关系特别好。

然后我也没有吭声,然后他又说问我去过央视的旧楼没有。新楼就是大裤衩,当时刚修好没有多久。我说我没有去过,然后他又说大裤衩旁边有特别多餐厅什么的,然后他就在那说有机会带你去。

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有什么机会你能够带我去呢?然后他又把我的手给拉起来了,他又说要给我看手相,这个我记得特别清楚,我都还记得,他就把我的手拉起来就看手相,他说我会这个。然后我就表现得挺不舒服的,我就把手给抽回来了。他说你是哪人,我说我是武汉人,然后他当时就说,你这辈子都不可以靠近水,然后然后我当时听了之后,其实反应是我说武汉人怎么可能不靠近水呢。

然后他就在那说他看手相看到什么,然后他其实很突然,他这个是没有一个缓冲的一个过程

的，他突然把我给拽着，然后就往他身上扯。然后我那天穿的衣服，是一件领口也很，就是领子特别小，然后一个连衣裙，但是那种直筒的，然后是棉布的那种。朱军他就把手，他想从那个裙子里面伸进去嘛，如果那个是个喇叭裙的话，他其实就挺好伸的了，但是因为那天穿的是那个裙子，他就发现他手伸不进去。

然后而且我当时是坐在椅子，坐在那个椅子上，然后我是两个腿都并着的，所以他就发现他伸不进去。然后他伸到膝盖那个地方，伸到膝盖往上的时候，他就发现就伸到那，他就伸不进去了，然后他这个时候就是想把我往他身上拽。

当时的下意识的反应就是，其实我没有遇到过这种事，当时就想的是我怎么样，我肯定不能让我的身体离开我的椅子，因为我要是真的被他给拽起来的话，我就会很不安全。因为他就是一直把我往他身上，就是用手拽着拽，但是我也不是很敢太挣扎。他也没有因为我不挣扎，就采取暴力什么的，也没有，就他一直把我往他身上拽。然后我就一直用两个手抓，因为那个椅子是有扶手的，我就一直用我的手抓着那个扶手，然后我就往后靠。

在这个过程中，他就是一只手拽我，然后另外一只手隔着衣服，在摸我的身体那种，上半身就是下半身那种，但是隔着衣服的那种。他后来就觉得，他后来可能也意识到了，怎么都拽不起来我。除非他采取暴力，不然我肯定是不愿意起来的。然后他就用两个手，然后扣住了我的脑袋，然后用他的嘴亲了我的嘴一下。那一下之前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很久很早就注意到你了。

这个过程可能就五分钟左右吧，然后嘉宾就进来了，然后嘉宾进来都是敲门进来的，因为他是敲门进来的，所以他在阎维文进来之前，他就已经调整了。

然后嘉宾进来之后，我觉得他们可能会觉得有一点奇怪，为什么一个女实习生单独跟朱军呆在一起，而且我当时的表情可能是有一点慌张那种。然后朱军就在跟阎维文就社交就打招呼，然后我就直接就走了。

然后这是后来走的时候，因为央视每一个化妆室前面都对着一个监控，就他们后来警察那天晚上，把监控录像调出来的时候，我有一个动作，是刚出那个门的时候就低着头，然后下意识用手背去磨我的嘴。

而且那个时候你也挺挺害怕的，你不知道叫了之后朱军会把你怎么样，这个也是，因为朱军好像还当过兵那种，他力气很大的那种，你也很害怕叫了之后，他会扯你头发或者是之类的。其实当时是在一个暴力的一个环境下，出去那个房间做的第一件事情，就给我姑姑打了一个电话，然后给我同学又打电话，然后他们都是让我先不要声张这个事，然后让我赶紧回学校。

然后我就我那天就回学校了，然后我第二天就又去了台里，然后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请假，因为我没有办法说，我说我被朱军性骚扰了，所以我不去了。所以你就没有理由请假的情况下，你还是得去。然后我就去了，但是去了之后，我一进央视那个旧楼我就感觉到很不舒服，你老觉得，有眼睛在盯着你的感觉。然后整个环境，就给你一个巨大的压迫感。

然后我就给我的那个，我们学校一个跟我关系特别好的一个女老师，然后就给她打了一个电话，就是她一听到我跟她说的话，她就立刻就在电话那头就哭了。然后她就告诉我说**（消

音), 虽然老师没有立场让你去报警, 但是我建议你立刻报警, 她说因为朱军就是他给你的行为, 表现出来他很熟练这个事, 就是他一定是个惯犯。就这个是我们老师跟我说的, 她说如果你不去报警的话, 可能还会有女生遭到像你这样的经历, 然后后来出了央视大门之后, 就去给**派出所, 给 110 打了电话, 当时打的是 110。

然后 110 听到之后, 就是他们一直反复确认说, 他说你被谁性骚扰了? 我说被朱军。然后他们说是那个央视主持人朱军吗? 我说是。然后他们就说, 那你现在就去**派出所, 去他们那个地方报警。

之后发生的就是做笔录, 然后是我带到央视的旧楼, 当时楼里已经没人了就下班了, 然后让我找, 找当时的化妆室是哪一个。然后带到化妆师之后, 他们可能有, 我记得可能是在化妆室里面, 也提取了一些东西。然后他们就把化妆室门口的监控录像给调走了, 然后调走之后就, 然后他就给我看那个录像, 然后就回放让我看。

他说这个就是, 你当时被朱军强吻了一下, 之后的下意识反应, 然后还有, 就是把, 他们后来把我的那件衣服也拿走了, 就是我前一天穿的那件衣服。然后还从身上, 还有头发上, 还有脖子什么那些地方, 就是各个地方, 提取了指纹, 然后还抽血了。

然后第二天早上的时候, 我也没去上课。然后我的室友都去上课了, 我就在睡觉的时候, 我是被 (A 老师) 给推醒的。她一看到我醒了, 然后我就坐起身了, 然后她就检查了一下我可能, 就是她就扫了我一眼, 就觉得我, 四体俱全还活着呢。他就给央视的领导打了个电话, 他当时还没有跟我说什么话, 他就立刻给领导打了个电话。

然后我听得特别清楚, 就他说第一句话就是说, 小姑娘没事。然后他就跟领导说, 然后我当时就, 就是反正她就觉得你没事, 但是她并不管你, 你是不是真的有事。她反正觉得你还活着, 你也没有被朱军打得皮开肉绽之类的, 她就觉得你没事吧。

然后她就一直在跟我说, 说她的关系是落在我们学校的, 就是他的职位什么的, 是我们学校老师, 然后所以他在央视的地位并不稳固, 他跟朱军的关系, 也没有我们觉得那么好, 希望我不要把这个事情说出去。

因为如果把这个事情说出去的话, 她在学校会受到一个很严肃的一个处罚, 可能。然后在央视那边, 这个事儿也完全是他的责任, 就也有人会怪她。然后她还说他跟朱军打了十几个电话, 朱军都不接。然后他就非常希望我, 就一直在那说, 说让我不要去影响她的事业。说如果我把这个事情闹大的话, 她的事业就彻底毁掉了。

这个事没有对我产生一个挺大的一个, 就是他本人这个事儿, 对我产生多大影响倒也没有, 只是可能会对你的家庭关系会有一些影响。比如说每年你看看春晚的时候, 我爸妈其实他们很介意这个事, 他们只要一看到朱军他们就会。因为我每年过节都是在奶奶家的, 就是有很多其他的亲戚, 他们就会说赶紧换台换台, 换到哪个频道都是春晚呀。然后而且他们也没有办法跟别的亲戚, 解释说为什么他们不想看到朱军。

这个会对你的情绪, 就是你有的时候会觉得很愧疚, 虽然这个事儿也不是我做错了。在我朋友圈的文章发生之后, 就特别兵荒马乱的后来好多天。然后我刚好 8 月 4 号那天, 跟我几

个好朋友然后就一块吃了个饭，然后那天就散了散心相当于，然后心情比较好，然后当时就随便发了个微博故事。

后到 8 月 5 号点进去，因为微博故事是点进去之后，你就可以看到访客了。结果就看到朱军的微博大号，有点进我的微博故事看。

我不知道朱军为什么要发那个律师函，就是因为那个律师函，我们到现在也不知道他到底要告谁。而且我是很希望能够，朱军如果能够真的就是，我们大家法庭上见，然后可以让司法程序更快的介入。但是我现在就会觉得，其实我是在做一个实验，就是跟我有一样遭遇的女生，看能不能够，通过一个正当的程序，让对方付出一个应有的代价。

在我这边，就是我跟律师要走的司法程序不会停止，可能我会一直等。就是我必须得让这个实验结束，我才能够有一个结论，我是这么想的。但是我现在心情可能是期望，朱军，告下去。

2018.8.24 @麦烧同学 实名发帖《针对“朱军律师声明” 的回应》

来源：微博@麦烧同学（账号已被屏蔽）

备份链接（截图）：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8/08/%E9%BA%A6%E7%83%A7%E5%90%8C%E5%AD%A6%E5%BC%9A%E9%92%88%E5%AF%B9%E6%9C%B1%E5%86%9B%E5%BE%8B%E5%B8%88%E5%A3%B0%E6%98%8E%E7%9A%84%E5%9B%9E%E5%BA%94%E3%80%82/>

从去年 5 月至今年 7 月，从北京电影学院阿廖沙事件无疾而终，到原北京大学沈阳教授因 20 年前的性骚扰旧案曝光被南京大学建议请辞，再到 6 月 20 日甘肃庆阳女高中生因被班主任性骚扰校方处理失当而不得以换取尊严，作为一个在成长和工作过程中也遇到过性骚扰的女性，我关注每一起事件的进展。

7 月 26 日早上 6 点，我看到朋友在微信朋友圈中发布了一篇图片文章，在文章中，朋友的妹妹自述作为女实习生在央视《艺术人生》节目组实习期间被主持人朱军性骚扰，事件发生后朋友的妹妹在老师和同学的陪同下前往派出所报警，警方调取了监控视频、提取了其身上和头发上的指纹并进行了抽血。

在我所关注的性骚扰事件中，这是唯一一个受害人在事发后选择报警并被受理的事件；这也意味着，这是最有可能通过司法审判让性骚扰者付出代价的事件，尽管，朱军所拥有的社会地位势必对案件发展产生影响。

在对图片文章进行考量后，同时亦是基于对朋友的信任，7 月 26 日早 6 点 42 分，我在新浪微博上发布了图片文章。图片文章发布后，两小时内得到了大量网友的转发，并很快被屏蔽。

8 月 15 日中午，北京星权律师事务所发布律师声明称，其接受朱军委托，已于当日将匿名长图的微博原发者及至今仍处于在线状态的新浪转发用户起诉至北京海淀法院，法院已于当日正式受理该案。

“麦烧同学”即我本人，姓名为徐超，是“匿名长图的微博原发者”。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海淀法院应在立案之日起 5 日内将起诉状副本发送给被告，该律师声明发布至今已有 9 天，本人仍未收到朱军方的起诉状副本。

近一段时间，朱军一案的受害人接到了大量恐吓电话，我本人也在不久前被有关方面施压，为了能够推进司法进程，请北京星权律师事务所尽快与本人律师取得联系，我的律师将会提供准确地址和信息，以供朱军将我列为被告。我们将实事求是依法举证，配合法庭查清事实，以实现公正裁决。

我们相信，这一案件不仅关乎我本人和受害人的自身利益，也将作为一个标尺来判断中国司法是否能够保障女性的合法权益。

本人代理律师联系方式如下：

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屈振红律师：139 1042 4718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徐凯律师：138 1007 4961

徐超，2018 年 8 月 24 日

2018.8.27 麦烧和律师前往公证处，对证据进行了公证

素材取自麦烧整理的《从 2014 年到 2018 年，朱军涉嫌猥亵女实习生一事，发生了什么和正在发生什么》

素材备份链接：<https://ngometoo.github.io/Zhu-Jun/#fn:9>

8 月 27 日，麦烧同学和律师前往公证处，对证据进行了公证。当天，正在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宣布，针对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性骚扰问题，民法典将对性骚扰作出规定。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行动或者利用从属关系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可以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用人单位应当在工作场所采取合理的预防、投诉、处置等措施，预防和制止性骚扰行为。

2018.9.5 麦烧整理了朱军事件的时间线：《从 2014 年到 2018 年，朱军涉嫌猥亵女实习生一事，发生了什么和正在发生什么》

作者：微博@麦烧同学（该账号已被屏蔽）

图片备份链接：<https://ngometoo.github.io/Zhu-Jun/#fn:9>

2014 年 6 月 10 日，在央视《艺术人生》栏目组实习的弦子被主持人朱军在化妆间猥亵，因为阎维文等人进入化妆间，朱军停止猥亵，在 5 分钟的过程里弦子表示了拒绝。

2014年6月10日,弦子与同学、亲属沟通询问应该怎样处理,得到的回复是不要声张。

2014年6月11日,弦子与Z老师沟通,Z老师建议弦子报警,在Z老师、Z老师的朋友(身份为律师)和同学的陪同下,弦子前往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羊坊店派出所报警。警方对弦子和Z老师分别作了笔录,在完成1个小时的笔录后,警方前往央视,在出事的化妆间进行现场调查并调取了监控视频,稍晚,警方在弦子的贴身衣物上进行DNA提取,并向弦子等人播放了监控视频。在视频回放过程中,警方指着弦子擦嘴的画面说,“这个视频可以作为你被朱军强迫的证据”。

2014年6月X日,羊坊店派出所的值班警官告诉弦子,现在由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负责处理此案。当天晚些时候,两名警官告诉弦子,“朱军是正能量,要考虑这件事的影响”。

(具体日期记不清楚了)

2014年6月X日,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在没有告知弦子的情况下来到位于武汉的弦子父母家中,向其父母施压,并要求弦子父母写下保证书,承诺不再提及弦子曾经被朱军猥亵一事。(具体日期记不清楚了)

2018年7月26日早5:17,弦子在微信朋友圈发布了第一篇锤子便签长文,讲述了四年前的事情经过和过往四年的反思,她的朋友在朋友圈看到长文后发表在自己的朋友圈,这个朋友同时也是麦烧同学的朋友。

2018年7月26日早6:42,麦烧同学在微博上发表了从朋友的朋友圈看到的弦子的长文,并注明:朋友的朋友曝了央视主持人@朱军99。

2018年7月26日8:50,麦烧同学在微博上发表的弦子的长文被屏蔽。

2018年7月26日22:46,弦子的同学阿桑发布长文,讲述了事发当天弦子向他求助,以及在央视《艺术人生》栏目组工作的M老师向他和弦子施压的经历。

2018年7月27日15:22,财新网发布了报道《女实习生指控主持人性骚扰》,在这篇当天被转发11000次的报道中,记者采访了弦子、Z老师、曾陪同弦子报案的Z老师的律师朋友、阿桑、羊坊店派出所和朱军,其中,羊坊店派出所和朱军拒绝作出回应。这篇报道是国内媒体关于此事的第一篇较为全面的报道。当天还有其他媒体做了采访,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均未能发表。在发布5小时后,财新网的报道被删除。

2018年7月28日凌晨,清华大学副教授、公共知识分子刘瑜发表《关于me too》一文,她认为诸多性骚扰案例诉诸网络有大字报之嫌,她建议将寻求司法途径以解决问题作为首选。当天,这篇文章引起了公众知识分子的热议。

2018年7月30日,在律师的陪同下,弦子于下午两点半到达羊坊店派出所,索取四年前的调查结果,被告知案件已由北京海淀分局负责。弦子和律师在羊坊店派出所等到晚上7点,北京海淀分局的一位警官来到派出所,让弦子就当年猥亵事件与锤子便签传播过程重新做了笔录并签字。羊坊店派出所承诺第二天会通知弦子并给她四年前的立案回执,但弦子至今未接到派出所电话。

2018年8月14日晚, 麦烧同学被施压, “如果不删掉和朱军有关的微博就要退掉目前所租的房子”。这一问题在第二天媒体报道后得到解决。

2018年8月15日中午, 北京星权律师事务所在其官方微博上发布律师声明, 针对7月以来网上流传的“朱军性骚扰(猥亵)实习生”的信息为不实信息, 并强调该所对此进行了长达20天的调查、取证。该所已经代理此案, 并于8月15日将本事件的新浪微博原发者和转发用户起诉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2018年8月15日晚, 《新京报》发布《朱军发声后, 爆料人和当事人希望对簿公堂 | 独家》报道, 这篇发表在公众号的文章于第二天被删除。

2018年8月16日, 麦烧同学发布微博寻求更多的被朱军性骚扰的受害者站出来与她和弦子取得联系, 并将该微博置顶。

2018年8月16日晚, 弦子发布微博回应朱军的律师声明, 称“麦烧同学不是造谣, 所有传播那篇文章的朋友也不是造谣, 因为那是真相, 是我的真实经历, 我万分期待朱军的律师函能给我一个契机, 让真相能够被证明是真相”。当晚, 《Vista看天下政商智库》发布《专访朱军“性骚扰”爆料人: 若上法庭, 不会退缩》, 该篇报道至今未被删除。

2018年8月17日, 弦子发布《关于北京星权律师事务所“律师声明”的声明》, 称“希望北京星权律师事务所能够严肃认真对待事实和法律, 而非继续破坏法律和‘律师声明’的严肃性。如北京星权律师事务所继续传播朱军性骚扰(猥亵)实习生(我本人)为不实信息”的谣言, 本人将依法对星权律师事务所及相关代理律师进行追责”。

2018年8月18日, 弦子的微博被限制转发, 只能发布微博, 其他人不能转发其微博内容。

2018年8月20日, 媒体发布报道《性骚扰当事人视频自述: 朱军给我看手相, 手伸进裙底未遂后强吻》, 面对镜头, 讲述了四年前发生的事情, 并希望更多受害人能够站出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2018年8月22日, 《人物》杂志发布了对弦子的报道: 《举报性骚扰之后》, 这篇以自述为切入的报道在微博上已被转发12000多次。

2018年8月23日, 国家宗教事务局发布对北京龙泉寺学诚性侵等问题的核实结果, 7天后, 学诚被免去北京龙泉寺住持(方丈)职务。

2018年8月22日至23日晚, 弦子不断接到异地恐吓电话, 电话中以弦子母亲的安全来威胁; 23日晚, 恐吓电话和录音在微博上得到披露。

2018年8月24日下午, 在等待9天仍未收到朱军起诉书副本的前提下, 麦烧同学在微博发布《针对“朱军律师声明”的回应》, 呼吁朱军的律师和其律师取得联系, 以便尽快推进司法进程。她在回应中表示, “这一案件不仅关乎我本人和受害人的自身利益, 也将作为一个标尺来判断中国司法是否能够保障女性的合法权益”。

2018年8月27日，麦烧同学和律师前往公证处，对证据进行了公证。当天，正在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宣布，针对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性骚扰问题，民法典将对性骚扰作出规定。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行动或者利用从属关系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可以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用人单位应当在工作场所采取合理的预防、投诉、处置等措施，预防和制止性骚扰行为。

2018年8月28日，麦烧同学发布微博称，“新浪把我微博上已被屏蔽的关于朱军的微博都解禁了”，她认为可能事情出现了变化。

2018年8月29日，更多消息称，朱军性骚扰（猥亵）女实习生一事可能受到了内部处理，弦子和麦烧同学表示，“我们想要的是法律上的交代和进步，同时要求央视作为工作场所的负责人公开调查结果”。

2018年9月3日，由朱军主持的《中国民歌大会》节目（重播）出现在央视三套，并将连续播出8天。当天，麦烧同学和弦子对此发布微博表示不满。该条微博被转发10000次。

2018年9月4日，央视三套停播了原计划播出的《中国民歌大会》节目，在未来一周的节目预告中，该节目消失。

2018年9月5日，弦子的微博可以转发。

2018.9.25 朱军起诉麦烧和弦子：索赔65万，登报致歉

来源：微博@麦烧同学（该账号已被平台屏蔽）

备份链接（截图）：http://www.sohu.com/a/256266936_665455

诉讼请求：

- 1.判令被告一立即删除被告二在微博账号“**麦烧同学**”（主页：<https://weibo.com/maishao>）及被告三在微博账号“**弦子与她的朋友们**”（主页：<https://weibo.com/u/6640656158>）中所发布的针对原告的涉案侵权内容，并披露截止至删除时涉案侵权博主的浏览量、转发量、评论量、点赞量；
- 2.判令被告二、被告三在全国公开发行的报纸上及涉案个人微博主页置顶位置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歉，致歉内容应包含本案民事判决书的主要内容，报纸上致歉版面面积不小于6,0cm×9.0cm（名片大小，非中缝位置），网络中致歉持续时间不少于90日；
- 3.判令被告二、被告三向原告连带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壹拾伍万伍仟元整（¥155,000,00），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伍拾万元整（¥500,000.00），以上共计人民币陆拾伍万伍仟元整（¥655,000.00）；
- 4.判令由被告二、被告三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2018.9.25 麦烧和弦子：将积极应诉

来源：微博@弦子与她的朋友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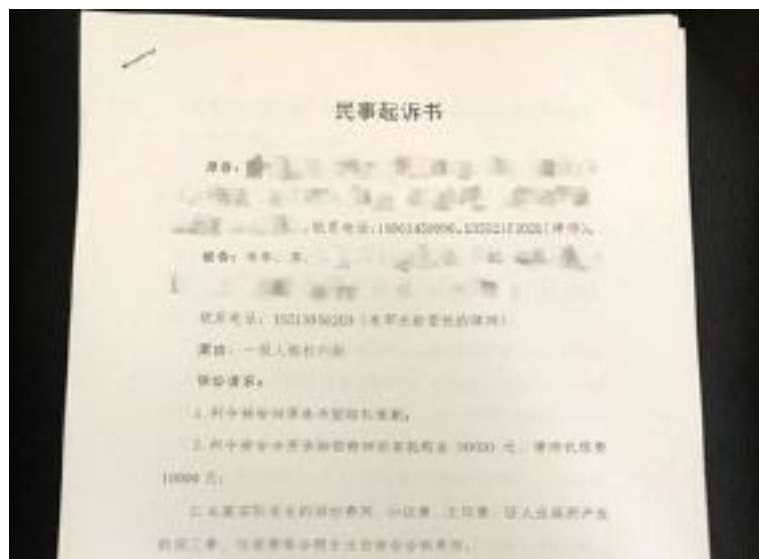
2018.9.25 弦子向法院递交针对朱军的起诉书，索赔 6 万人民币

来源：微博@弦子与她的朋友们

原文链接：

https://weibo.com/6640656158/GB25p5iLQ?filter=hot&root_comment_id=0&type=comment

https://weibo.com/6640656158/GB28ssQyL?filter=hot&root_comment_id=0&type=comment



2018.10.25 朱军名誉权纠纷案证据交换会召开

来源：微博@搜狐娱乐

原文链接：

https://weibo.com/1843633441/GFh7mvN8p?refer_flag=1001030103_&type=comment#_rd1562107810177

@搜狐娱乐

【性骚扰案当事人正式起诉朱军 要求朱军本人出庭】10月23日，#朱军#性骚扰案当事人弦子与其代理律师前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人民法庭，就人格权纠纷申请立案起诉朱军，并且要求朱军本人出庭。此案将在10月25日开庭。据代理律师王律师介绍，此次立案期间，控方申请朱军到庭的理由十分充分。首先，案件发生在密闭空间，需要双方解释，其次，朱军本人也没有不能到场的客观障碍。若朱军不到庭，那他可能需要承担一些不利后果。而受害人弦子也表示自己会尽量冷静克制，以正常态度面对朱军，并为自己讨一个说法。22日，同样被朱军起诉的爆料人麦烧同学在微博表示，10月25日的交换证据改在北京海淀法院本院进行。

2019.1.18 弦子起诉朱军人格权案子庭前会议召开

来源：微博@弦子与她的朋友们

原文链接：

https://weibo.com/6640656158/Hcxu0Dvkt?filter=hot&root_comment_id=0&type=comment#_rnd1562107941829

向大家汇报，今天是我起诉朱军的人格权案子的庭前会议，海淀法院驳回了被告朱军方要求中止审理或者将此案与名誉权案合并审理的要求，我拿到了四年前报案的卷宗，并向法院提交了将本案案由改为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并要求对双方进行测谎这两份申请。年前应该没有其他事儿啦，感谢律师感谢麦烧感谢大家！

2019.6 最新进展：等待弦子诉朱军案开庭

来源：微博@弦子与她的朋友们

原文链接：

https://weibo.com/6640656158/HzYcvevp3?filter=hot&root_comment_id=0&type=comment

这两天两起诉讼的律师老师都给了法院打电话，表达了我方希望尽快开庭的意愿，法院也让我们放心，说此案不会搁置不前。

@朱军 99 @北京星权律师事务所，希望你们如果对我在微博以及其他平台发言有任何想法，能直接和法院联系，我们作为当事人/代理人一起努力，争取加快整个司法程序的进程，让我们在法院上就我到底是不是造谣进行直接沟通。

听说如果和微博提交名誉侵权，平台会直接采取封号或删博手段，然而此案的名誉侵权成立

与否还在司法程序中，@微博管理员 法律与规则应该是服务于正义的，而不应成为一次次掐断别人喉咙的手段。

文章报道

2018.7.27 《财新|女实习生指控主持人朱军性骚扰》

作者：财新实习记者张榕潇、王瑞琪，记者沈凡对本文亦有贡献

来源：财新

备份链接：<https://groups.google.com/forum/?hl=en#!topic/unlimitedsearch/pbayVx2SYfM>

这是一个普通的下午，化妆间的门虚掩着，门外熙熙攘攘，21岁的女实习生弦子独自面对央视主持人朱军，打算为纪录片作业做一个采访。女孩毫无戒备，朱军却提出要帮她安排学业和工作，很快他的嘴唇贴了上来，双手隔着女孩的衣服“试图猥亵”。ME TOO 运动在中国社交媒体上掀起热潮，7月26日，一篇讲述弦子四年前被朱军性骚扰的文章流传网络。弦子本人和事后参与处置的老师、同学、律师向财新记者证实了此事。

7月27日，弦子接受财新记者采访表示，事发第二天就报警，但立案未果。如今曝光此事，是希望敲响警钟，“当强者再去欺负弱者的时候，会顾虑到弱者可能会报警或者曝光。”财新记者多次拨打朱军的电话，截至发稿未获回应。

弦子回忆，事发于2014年五六月间，当时她在北京一所艺术类高校读大三。在电视编导课老师的安排下，弦子和同学前往央视《艺术人生》节目组实习，朱军为该节目主要主持人。由于拍摄实习纪录片需要采访栏目组工作人员，因此在一期节目录制前，弦子单独留在化妆室试图采访朱军，此时朱军却聊起“让你留在电视台”以及可以帮她打招呼读研的内容。弦子称自己“毫无附和”，但“他越说越兴奋，隔着衣服试图猥亵，丝毫不顾及我的阻拦”，随后由于嘉宾进入化妆间，她才得以脱身。

“之前我只知道朱军是一个丈夫和一个父亲。”弦子说，此事给她留下了心理阴影，她开始刻意回避同血亲以外的年长男性交流，对年轻男性的要求也降低了。“后来我慢慢意识到，在生活中普遍存在被我们忽视，或者习以为常的一种暴力，就是性暴力。”弦子认为，自己遭遇的是用权力去实施的一种性暴力。

回想起当时的感受，弦子说，“他（朱军）并不觉得自己是在性骚扰我。”她进一步表示，一些“强者”可能很善于用权力或者好处去换取年轻女孩肉体上的便宜，并且成功。在这过程中，双方很少意识到这有什么问题。

尽管当时弦子立刻意识到了对方的侵犯并加以反抗，但事后她的第一反应不是报警，“我不知道这种比较轻微的程度是否留下了证据，另外我之前从没接触过警察”。与此同时，身边大多数人也没有想到报警。弦子说，事发之初曾给姑姑打电话倾诉，姑姑建议她赶紧回学校，“不要声张”。第二天，弦子给一位信赖的老师打了电话。

陈诗婷是弦子的专业课老师。她告诉财新记者，事发当晚，她看到弦子在朋友圈发了一条“恶

心、恐惧”的信息，下面有不少同学都在留言劝她。“她写的很隐晦，还以为她失恋了，就给她留言了。”第二天，她接到了弦子的电话。

陈诗婷说，“起初我有所顾虑，怕对弦子产生二次伤害，但在咨询了律师朋友的意见后，决定陪同弦子去报警。”

“老师当时好像哭了，她说感同身受，然后就建议我去报警。老师还说，朱军的那些行为表明他很可能是个惯犯，如果不报警的话，可能还有别的女生遇到这种事。”弦子称，老师的一番话令她下定了决心，最终在老师、室友和一位律师陪同下，她走进了央视大楼旁的羊坊店派出所。

弦子最终没有收到报警回执，但陪伴她的多人都证实了前往派出所的经过。弦子回忆，她在派出所做了笔录，警察去央视提取了化妆室外走廊的监控录像，通过录像可以清晰地看到，弦子走出化妆室后低着头在抹嘴，这与她在笔录中提到的被强吻的细节相吻合。警察还在她的衣服和头发上提取了DNA、抽了血。陈诗婷回忆，与警方交流的过程中，一个细节令她印象深刻——一位年轻的男警官把她叫到了消防通道里，对她说：“特别感谢你来报案，这事发生了不止一件，我希望你们坚持下去。”

不过，此次报案最后无疾而终。弦子称，第二次去往派出所时，案子已转由两位中年警官负责。两人对她进行了“规劝”。同时，她远在武汉的父母也得知了此事，并心急如焚。弦子说，这些压力令她对立案与惩罚朱军的诉求变得消极。“此后警方再也没有通知我调查进展，我甚至不知道这件事在程序上是否算立案了。”弦子说。

“只要报案就有案底，哪怕没有我们想要的结果，最起码会产生震慑。”陈诗婷说，这也是律师的意见。“我觉得最起码是猥亵，而不是含糊的性骚扰这么简单，或者说是性侵未遂，这是特别恶劣的。”她说，如果司法机关认定朱军违法，他就得接受惩罚，“至少应该对当事人道歉”。

陈诗婷同时表示，能够理解弦子因为担心父母而放弃维权。“那个时候她特别小，才二十出头，能去报警就很勇敢了，她现在还能站出来，比以前更成熟、更勇敢了。”

弦子说，事发至今她与朱军再没有联系，自然也没有收到任何道歉。令她更加伤心的是，报警后，介绍她和同学去央视实习的电视编导课老师立刻找到她，这位老师同时在央视任职。在确认弦子不曾受到“实质性”伤害后，这位老师劝说弦子不要坚持报警。财新未能与这位编导课老师取得联系。但弦子的同班同学阿桑在7月27日公开发文称，事发后，由于弦子很快不再与上述编导课老师联系，于是对方找到他，请他帮忙劝慰弦子“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7月27日，阿桑向财新记者证实，他所写的文章内容属实。他是弦子的同班同学，也一起实习，事发时他在央视《艺术人生》录制演播室和化妆间之间的廊道休息，弦子走出化妆间后，第一个把自己的遭遇告诉了他。

陈诗婷说，她能理解这位同事的做法，“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她认为，高校的师生关系“本身就不对等”，“老师掌握了打分的权利，所以很多时候学生面对老师的不当行为，必须要做一个退让”。

陈诗婷同时认为，这种处理方式忽视了受害人的心理创伤。“很多人以为，只不过就是摸了一下，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其实无论是猥亵、性侵还是强奸，亦或是其他程度的性骚扰，对内心的伤害都是很大的，我特别支持 ME TOO 运动，中国对性骚扰的防范和处理机制太弱了，在互联网时代，人们的维权意识，包括女性平权的意识已经提高了很多。”

“其实这就是一种凌辱。”弦子说，事情已经过去四年多，她本以为自己可以忘掉这件事，但越想越严重。“有人可能认为我矫情，或者小题大做，但这种强者欺负弱者，或者说职场与高校的性暴力是非常普遍的，世界上任何因为人们的漠视而发生的悲剧，都是不对的。”

事发后陪同弦子去报案的张方律师说，现代女性为寻求独立，进入职场，作为社会中的人，遭遇到性侵害的几率加大。中国在立法层面，从宪法、民法、刑法，对女性权益的保护基本是完善的，但在司法层面，法律的实际效果受到伦理观念、社会环境等制约。

弦子坦言，她并不希望用充满不确定性的舆论去惩罚加害者，仍然寄望于法律给她一个“明确的答案”。“我很希望朱军受到惩罚，但那个惩罚最好是有据可依的，虽然这个依据可能现在找不到，但我希望未来会有人给我这样一个依据。”

财新记者多次致电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羊坊店派出所，询问是否在 2014 年受理过弦子的报案。对方工作人员称“不接受咨询”，需要报案人或直系亲属拿户口本和当时的报警回执前去查询，或联系当时办案警官。

(文中弦子、陈诗婷、阿桑、张方均为化名)

2018.8.16 《对话朱军“性骚扰”爆料人：若上法庭，不会退缩》

作者：记者 白宇洁 王学琛

责任编辑：曹默涵

来源：Vista 看天下政商智库（原文已被 404）

备份链接：

https://v20.tp.wkread.com/index.php/WeiXin/Share/zkShare/article_id/14302/from_user_id/315352/share_type/1/from_article_id/14302?target=weChat&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8 月 15 日午间，受朱军委托，北京星权律师事务所官方微博发布律师声明称，2018 年 7 月以来，网络中出现大量与“朱军性骚扰（猥亵）实习生”有关的不实信息。经过事务所持续 20 日的调查、取证、备诉工作，于 8 月 15 日把匿名长图原发者及至今仍处于在线状态的新浪微博转发用户（经实名认证）起诉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后者已于当天正式受理该案。

约 20 天前的 7 月 26 日，新浪微博用户@麦烧同学 发布了一份匿名举报长文截图，作者弦子（化名）指控朱军曾对她进行过性骚扰。

作者称，她曾在中央电视台做实习生，某次《艺术人生》节目录制前，她在化妆室与朱军单独谈话时被他“隔着衣服试图猥亵”；幸好当时另一位嘉宾阎维文进来，她才得以脱身。

8月15日,“麦烧同学”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表示,她尚未收到法院传票,且自7月份一直在与律师接触;待收到法院传票后,她也会以法律途径来应诉,原举报者将会为她作证。

而原举报者也对《新京报》表示,如果对簿公堂,她将为“麦烧同学”出庭作证。她还强调,很想知道4年前她因此事报案后“那些证据到底是什么结果,监控录像是否还在”。

事发后,Vista看天下政商智库记者与“麦烧同学”取得联系,试图进一步厘清事件情况。“麦烧同学”称她本名徐超,曾经做过环境领域的记者。这次站出来,是为了朋友的妹妹发声。

以下是对话全文:

“我和她都愿意承担风险,

这是互相信任与支持”

Vista看天下政商智库记者(以下简称记者):朱军的声明提到,会起诉发布匿名长图的微博原发者,作为最早在微博发布长图的一方,你有何回应?

徐超(微博名“麦烧同学”):首先他并没有在声明中写我的微博名或我个人的名字,现在也只是说他的声明发布之后,很多人猜测我可能是被起诉人之一。但我直到现在也没有收到北京海淀法院的传票,或者说他那边律师的通知。所以现在仍然不能确定我是被告。

记者:朱军方面8月15日发出声明后,你在当天下午1时55分发布的微博中说已经请了律师,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徐超:出于一个做准备的考虑。

记者:被害人愿意出来作证吗?

徐超:被害女生是愿意出来作证的。她在接受《新京报》的采访中说,会出庭作证,她妈妈也说要一定要告到底。

因为我信任她,所以才发布了这样的消息。我相当于是替她发声,因为她那边可能有各种顾虑,本人不愿意站出来,而我愿意去做这个事情,我愿意去承担相应的风险。

如果我现在成为被告,(那么)我是基于一个事实,而这个事实曾经有过报警记录,也需要这个女孩子站出来做证人。所以她愿意去承担这样的风险,我觉得这就是互相的信任和支持。

记者:你和作为当事人的女实习生认识吗?是什么样的关系?

徐超:我认识这个女孩的姐姐,我俩之前是工作关系。我是做环境污染的记者,她是做图片视频新闻的记者。我是7月26号早上看到这个爆料长图的。

当时她姐姐在美国,睡觉之前把这个经历贴了出来。长图贴出来之后,我看到有别的媒体人

在转。然后，我就把这个发到了我的微博上，说这是朋友的朋友，然后爆料了朱军的事情。

“这是我知道的所有性骚扰案件中，

唯一报过警的”

记者：你基于什么去相信爆料内容的真实性呢？

徐超：首先，长图里描述得很详细。而且她是我了解的所有性骚扰案件中，唯一一个报警的。她报警的时候，她的老师和一个律师已经在现场，他们当时尽可能在做应该做的工作。因为我之前也因为信用卡被盗刷报过警，所以我知道报警一定会有回执，这是一个思路。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比之前的事情更可信，这是其一。

第二，她写的第一个长文，是四年隐忍后的反思。隐忍的代价是每次想起这个事情，都觉得很压抑，父母也觉得非常愧疚。但当时因为是公务员，有这样那样的压力，没有坚持下去。

之后她还反思了，觉得没有为自己去争取正义。那当她面对其他人（类似）情况时会想，当时自己都没有勇气走下去，还怎么能去帮其他人？

所以当时我的感受就是，如果她现在愿意以这种方式去说出来，那我愿意去相信她。所以我当时就把这个东西放到了微博上。

记者：可不可以理解为，一方面是因为有报警记录，另一方面是她的反思引起了你的一些共鸣，所以你选择相信她？

徐超：还有一个，因为是我朋友的妹妹。虽然我和这个朋友只是见过几次，打过一些交道，但是我相信她的为人。

但最重要的，还是因为它这个是有报警记录的，这跟其它案件不一样，它不是通过受害人的共鸣互相去印证，你也被他骚扰过，我也被他骚扰过，所以认定这个人是有问题的。它是曾经有过报警记录，而且还有过电话录音的。

记者：当事女生知道你要发布微博吗？

徐超：我发第一篇微博的时候她不知道，但是她把爆料长图发到了她的朋友圈，当时很多媒体朋友都在转。到后来，她们姐妹都希望这个事能传播开来，我们都不是出于一己私利，它跟我的个人利益关系八竿子打不着。

遭房东“施压”，

“不删微博就退房”

记者：据媒体报道，在朱军发布声明前，你被现在住所的房东施压？

徐超：前天（8月14日）晚上下班的时候，我接到了那个房东的电话，他很隐晦地说他有一个在北京市公安局的朋友，看到了一个重案要案的记录，其中有我的信息，也有他的信息，这个公安局的朋友给他的建议是说，“你在国企工作，你把这个房子租给这样的人是会影响你的工作的”。那就是让我删微博，如果我不删的话就要退房。

记者：从爆料至今，朱军那边有没有再找过你或者是当事女生？

徐超：没有，他除了把我微博拉黑了，没别的行为。因为我也没有关注他，他当时把我拉黑了，我不知道为什么。

记者：受害女生有没有收到朱军方面的施压，你了解吗？

徐超：她目前好像也没有受到其他压力，但是朱军曾经看过翻过她微博的内容。

记者：这个是怎么确定的？

徐超：微博有一个微博故事的产品，它会留下浏览者的痕迹。朱军就曾经跑到她这个页面了，去看她发过哪些小视频之类的，留下了访问记录。

发现这个事情后，她们姐妹问我能不能发微博说一下。我也是觉得挺好玩，然后就截了个图，把朱军曾经在她那个页面上浏览的那个截图发到微博上去问他，“四年之前的事情，你都没有道歉和回应，然后现在看别人微博算什么？”大概说过这么一句。

记者：这个大概是什么时间？

徐超：8月4号。但我发的那个截图已经删了，因为如果我不删的话，房东就急着逼我退房。所以我就把一些像这种调侃的内容给删了。

举证难度大，

但“不会往后退一步”

记者：如果正式打官司，你觉得你们这边的举证难度大吗？

徐超：难度是挺大的，因为受害人去派出所要当时的回执，那边不提供。这个是一个正常的流程，也是法律允许的，也有公安的操作规范在那儿。

如果是我作为被告方上法庭的话，那我们会去申请拿这些证据。我不知道在法庭上去申请的话，这些东西能不能拿出来？对于（真正打）官司到底是胜还是负，我心里面是一个未知数。

但是无论胜也好，负也好，我觉得如果我因为这个事情被打压，（工作上）难以晋升，那就意味着有更多人的勇气以及他们往前迈一步的胆量，可能都会受到打压。我不希望因为我的退缩，会让更多人觉得这个事情好难，不要再往前了。我不希望这样。

所以就是上了法庭，在没有宣判我败诉之前，我应该不会有任何往后退一步的想法。

记者：现在你们这边准备的具体进展是什么样的？

徐超：如果收到法院相关的通知，我们就积极准备应诉。现在已经找到了律师在沟通这件事情。

2018.8.22 《人物 | 举报性骚扰之后》

作者：文 杨宙 编辑 柏栋

来源：人物（原文已被屏蔽）

备份链接：<https://terminus2049.github.io/archive/2018/08/22/xianzi-jubao-xingsaorao.html>

7月26日，25岁的弦子在朋友圈发表长文称，4年前自己在央视《艺术人生》节目组实习期间遭到主持人朱军性骚扰。举报之后，她密集地接受采访，过往的平静生活被打破。但直到这一次直视自己「渺小又卑微的背影」，她才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我是受害者，也是弱者。」

看到相机屏幕里的自己时，正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的弦子突然崩溃了。她暂停了采访，躲在卧室里大哭了一场。屏幕中是一张普通的照片：梳着一撮短马尾的弦子站在大大的窗前，窗外阳光透亮。唯一的不同是，由于不敢完全曝光，她只能背对着镜头，留下一个黑色的身影。

7月26日，25岁的弦子在朋友圈发表长文称，4年前自己在央视《艺术人生》节目组实习期间遭到主持人朱军性骚扰。举报之后，她密集地接受采访，过往的平静生活被打破。但直到这一次直视自己「渺小又卑微的背影」，她才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我是受害者，也是弱者。」

8月18日下午，《人物》记者到达弦子家中，她正安静地坐在沙发上，消化着刚刚那场因拍摄而引发的崩溃。在随后几个小时的采访里，弦子多次在几个自我质问的时刻控制不住，哭了出来。实际上，比起4年前那场长约5分钟的痛苦回忆，举报之后的弦子面临的更多是源源不断的内心挣扎。

她被他人质疑——是否因为自己平时爱漂亮、说话声音太嗲而引发了对方的举动。在一次接受男性提问者的采访中，他们甚至花了将近一个小时探讨，她当时是否有做出让朱军误解的举动。有时她也不自觉地怀疑自己——在《人物》记者面前查看自己此前的视频采访时，她喃喃地说了一句：「他们把我的声音处理得比较好，没有那么嗲。」

同时，她也难以定义自己受到伤害的程度。因为客观而言，与强暴等性侵害事件相比，她的经历较为「轻微」。尽管如当年支持她报警的老师陈诗婷所言，人的年龄不同，承受能力不同，「你不要觉得强暴达成的伤害就一定比这个严重」。但事实上这种「轻微」感让她一度自我怀疑举报的意义，「我身边的人真没觉得这是个多大的事」，「但其实我很害怕，如果我说我的这个事情不大，就好像其他受害者遭遇到的事情也不大。」

她发现几乎只有那些拥有共同记忆的女性才能够感同身受地理解自己。让她感触最深的例子

来源于自己的母亲，过去 4 年里，母亲只知道她曾「被骚扰」，不知道具体的过程。她原本做好准备，向母亲解释自己现在举报的意义，但她发现，无需深刻的言语，只要说起当时被骚扰的细节，母亲马上就懂了。

「我才发现其实 Me Too 这个运动是怎么展开的？不是指望男性，女性跟女性之间缔结一个联盟是最快的一件事情。」弦子说。

8 月 15 日，北京星权律师事务所发表声明称，「根据朱军先生反应的情况及提供的证据显示：2018 年 7 月以来，网络中出现大量与『朱军性骚扰（猥亵）实习生』有关的不实信息。经查，该等不实信息以匿名长图的形式在某非实名认证的新浪微博首次发布，后经诸多网络用户及媒体未经调查、求证而冒然转发后，迅速在网上发酵。上述事件发生后，朱军先生第一时间委托本律师事务所依法展开调查、取证、备诉工作，希望通过法律途径澄清事实，追责谣言散布者，捍卫自身合法权益。经过本律师事务所持续 20 多日的调查、取证、备诉工作，2018 年 8 月 15 日，本律师事务所正式代理朱军先生将匿名长图的微博原发者及至今仍处于在线状态的新浪微博转发用户（经实名认证）起诉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已于 2018 年 8 月 15 日正式受理该案。」

弦子已经做好了准备，应对司法程序的介入。在采访的某一刻，不断试图说明自己举报与接受采访意义所在的弦子，似乎找到了更接近自己内心的答案。她平静地说：「其实我就是想证明我是个人，是个人就可以说话。我不是一个卷宗或者一个文件上面的一个名字。」

以下是弦子的口述：

1

刚才接受采访时，摄影师让我站在窗前，背对摄影机。（看到照片）那一瞬间我特别难过，那张照片给我的感觉是，我都没有注意到我人那么小，这个（窗）框特别大，你就会觉得你很渺小，很畏缩。

采访结束后我意识到，原来那张照片里大大的窗框和黑色的背影让我想起了 4 年前与最近两次做笔录的过程。4 年前刚报警去做笔录时，我觉得是有用的，因为那个笔录确实提取了一些证据之类的东西，当时那个警察是在认真地给我做这个笔录，他们想把这个事情给弄清楚。但我 7 月 30 号在羊坊店派出所去要回 4 年前留下的记录，又做了一次笔录，为什么会给我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就是你很清楚地知道没有人会给你一个结果，他们只是例行一下公事而已。

一开始我觉得那张照片是不尊重我的，我潜意识里觉得他把我拍成一个「受害者」是错的。当时我就想，如果这是一个女摄影师来拍的话，她可能不会把我拍成这样，可能会把我拍得特别地有力量。

后来摄影师他们都走了，我反应过来了，我确实就是一个受害者，为什么我一直想要否认这一点呢？确实在这个事情里面，我就是很无助的一个人，我的力量差别很悬殊。因为在这个事件里，已经谈不上你的身体是否被控制，而是你整个人是不被承认的。你会感觉你作为在社会意义上存在的人跟他这个人是不平等的。

可能我老想否认这一点，是因为我不想承认朱军确实比我强大，或者朱军确实对我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但你承认与不承认，那件事就在那里，它接下来怎么发展，取决于你要往哪走。

所以我觉得那个摄影师记录下来那个画面是有意义的，因为那就是现实。他也可以把我浪漫化，把我拍得像是一个英雄，但是你没有必要去美化痛苦。

之前我可能（可以）说，那件事不了了之了，我不后悔，因为我活得好好的。但我现在会对自己说，你可以承认朱军伤害到你了，你也可以承认你现在跟他比起来还是一个特别弱小、特别无力的一个存在。

恰巧是因为你承认了这些事情，所以你得跟自己说，不要放弃这个事情。

2

我之前一直在用「性骚扰」这个词儿，包括我爸妈说怎么样了，然后就说朱军骚扰你了——那个语境确实像是朱军口头上说了一下，或者就是摸了我一下什么的。我是见了律师之后，才得知这属于「猥亵」。

当时（央视旧楼）的那个化妆室里面只有我和朱军，门就虚掩着，留下一道小缝。这个是演播室，那个化妆室就在这儿，这边就是大厅，特别多人，就像在操场中间修了一个化妆室。

进去之后他就开始问，你想留在中央电视台吗？我当时就跟他说我不想——我就是不喜欢电视台，我一辈子都没有喜欢过电视台——然后他就问你想干什么，我当时说我想考研，想考北电的研究生，他就跟我说，我认识北电的那个校长，说我们是很好的关系什么的，我就摇头说不用。他说了很多话，他说你去过央视那个大裤衩没有？当时刚修了没多久，他说可以带我去大裤衩附近，有很多餐厅什么的。我就是敷衍过去了。

其实我后来也老想，这个事情我有没有责任？我是不是应该一开始就跟他说「不」？我是不是一开始就跟他说，我觉得不舒服我要走了？但是我当时确实没有那样，因为我不敢，你就是害怕他。在那个情况下如果我很强硬的话我肯定就走了，我当时已经感到不舒服了，我还在想我是实习生，他是朱军。

（当时）我还在想，我要是走了的话，那我接下来怎么办呢？我还得实习啊。我们那个课叫导创课，那个课没有成绩的话，你就拿不到毕业证了，因为那个课是没有办法重修的。你要是得罪了他的话你就毕不了业了，你当时还在想这个事情呢。

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当时根本来不及有变化，唯一的本能就是我不能离开那个椅子，我用两个手抓着那个转椅的扶手，屁股一直死死地摁着那个椅子。我都不敢喊，对，我都不敢喊，因为我不知道喊了之后会怎么样。我从头到尾都不敢做那种很激烈的挣扎，因为我很怕他会打我。

如果我现在回到当时，我肯定说毕不了业就毕不了业，我就走。而且我可能现在成熟一些，我也会知道，我要毕业还有很多方法，这个事儿我是可以捍卫我自己的，在这个事情发生之

前，我就可以捍卫我自己的权益。但是那个时候太小了，就是你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了。

3

(到现在)那些比较详细的动作，只有我那位老师、律师、采访过我的人，还有做笔录的人知道，我妈妈也只是很模糊地知道，我没有跟她说完整的。

在这次举报之前，我爸妈一直都不知道我当时(具体)遭受了什么事。因为当时我报案后，警察在我完全不知道的时候就去找了我爸妈，他们说的是我被朱军——应该就是摸了一下之类的，他们还不太理解我为什么要去报警。

我之所以不怎么说详细的过程，可能是因为那就让人觉得这个事情很严重。我很害怕别人同情我，我就一直很害怕我的同事下次见到我，我们一块吃饭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这个事儿提还是不提呢，提了会不会伤害到弦子的感情。因此大部分时候我都想自己消化这些东西。

我们学校很多人都知道这个事儿。有一段时间，我会听到别人告诉我，跟我一块实习的女生觉得这个事情我得负一定的责任。因为我说话你能听出来，就是很嗲的，就是说话挺软的那种感觉。她们就觉得在朱军在的场合，我表现出来的感觉就是那种很软弱的，就是一个漂亮小女孩的感觉，所以朱军那么做是有他的理由的。真的是有女生这样想，我有一段时间也这样想。

当时我有个好朋友，我跟他说了这个事儿之后，他觉得这个事儿不太重要。他后来陪着我、帮我做了很多事情，但他还是可能会后悔当初对我说：「弦子，男的都是那样的，我在朱军那个环境下也那样。」其实很多男孩他没有办法理解有多痛苦，他们真的没有办法理解。我身边的很多男生确实有人会觉得我在小题大做。

而我男朋友其实已经不是一般的男生了，因为他们是学编剧的，戏文专业的，代入感这个事情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职业上的一个要求，这样你才能够进行创作嘛。但是你真的很难跟他们讲被性骚扰之后的感觉到底是什么样的。因为男性在社会上，性别并不会给他们任何的紧张感——他们不会因为自己是个男的，所以去了一个都是女的场所会害怕自己怎么样；他们也不会因为自己是个男的，大晚上去外面走时害怕自己被强暴；他也不会因为自己是个男的，所以见到一个更强壮的人的时候，他会害怕这个人来伤害我。

他也绝对不会在成长的环境当中因为是男性受到别人的挑衅，在言语上的轻佻——说你屁股真翘啊。他们没有那个记忆，所以他们很难唤醒那个感情。

我发现女性大家共同的这个记忆是非常能够唤起这个感情的，这是我的一个发现，特别是跟我妈妈的交流。我之前一直以为我得用很深刻的话去说服我妈妈让我继续举报，我当时本来想说服她这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制度完善，类似这种话。后来我发现我一点也不需要说服，我妈妈自己想象一下她经历的事儿，非常快就理解了，那个情感就传递出去了。

其实就是在我写了那篇文章之后，我妈妈来了一趟北京，跟我妈妈面对面的交流的时候我才知道，我妈妈才知道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她就很支持我去报警，虽然她后来又老反复、老反复，但是那一瞬间，她一直在那儿走路，她在那儿念叨、唠叨，她说凭什么呢？我妈妈今

年 56 岁了，她活到 56 岁之后，她看到了很多事儿，她自己也感受到了很多事儿。那些事儿都让她发出了一个疑问，就是凭什么呢？她能理解我为什么那么气愤，她很能体会痛苦有多深。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事情挺难描述的，就是你挺难跟男性，或者你挺难跟没有遭遇到这种事、非常幸福的人讲这个事有多难过。因为有的时候这个行为本身并不会特别严重的情节，它没有到强暴什么的，但是我觉得跟我妈妈沟通，跟女性朋友沟通的时候你可以省去这一环。

我才发现其实 Me Too 这个运动是怎么展开的？不是指望男性，女性跟女性之间缔结一个联盟是最快的一件事情。因为每个人身上都有记忆，只要你是女性，只要在这个环境下成长下来的，没有人可以摆脱掉那个记忆。每个人一定会有那个东西，它会非常快地给你共鸣。这个共鸣并不是靠我的表达能力，也并不是靠我是我妈妈的女儿，而是因为我妈妈经历过那些事情，所以她能够飞快地理解。

我肯定没有办法跟我爸爸讲，就是我爸爸他只会心疼女儿，会生气，但是他没有办法理解你的感受。我觉得 Me Too 有一个很大的意义是，让女性把那个记忆给唤醒了，只要你唤醒那个记忆之后，共鸣就一定会来的。

4

2014 年出了这个事情不久，我找到了我一个关系非常好的姐姐倾诉。她当时在做一名摄影记者，工作非常顺利，我从小到大跟她交流，她在我心目中都是一个成绩非常好，很积极很优秀的形象，朋友也很多。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我约她在鼓楼吃饭，我跟她说了那个事，她情绪很激动，她跟我说，弦子，我也被……她被强暴过，我那个姐姐。她说她一直没有跟别人说这个事，两年前她被强暴的那个事，是熟人作案。我记得那天阳光特别大，她就拥抱了我一下，她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你是可以走出来的，虽然我经历过那么可怕的事情，但是我还是可以走出来。

之所以我会把那篇文章写出来，也就是因为，那个姐姐她一直在传媒圈里，她非常关注任何社会话题，特别是女性这一块。那天晚上她发了一篇文章在朋友圈里，很详细地讲了她的经历，和这个事情她是怎么走出来的。我在那篇举报文章里说，「我想告诉你们这个世界是这样的」。但是其实真的你要说我会为什么下一个锤子便签去写这个文章？很纯粹的，就是我想支持一下我那个姐姐，我想的是如果我的朋友圈里面只有孤零零的，我们的共同好友只看到她的那个文章，显得她很孤独的感觉，我当时想的是我也写一个可以响应她。是我到现在也没有想明白那篇文章为什么被传播得那么广。

去年，许豪杰恋童癖那个事儿，我与一些豆瓣网友发现了色情交易，就去报了警，我已经搜集了支付宝账号等证据，但获得的答案都是毫无进展。我受不了有的小孩还在那样，如果有人那样，我就会很难受。我是一个很容易被新闻影响的人。

我那个姐姐是媒体圈的，她给我找来很多媒体采访我，然后我一个好朋友有一点点生气，他就觉得，她自己怎么不接受那么多采访，承受那么多压力呢？

我特别难过。我说她其实想经历这个事，她其实想要有媒体去采访她，她其实想要有个大律师去帮她把那么多年前强暴她的那个男孩捉出来，但是现在没有人去采访那些，也没有律师提出来要去帮她。虽然她在媒体圈有那么多的资源，但就是因为强暴她的那个人是一个无名小卒而已，就是因为她没有来得及报警，所以这个事情翻案的可能性，最后有反转的可能性非常的小。

那么多媒体找到我，其实我很愧疚。我老觉得这个事它不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它不是强奸，也不是杀人，它只是因为伤害我那个人很有名气而已。我现在还有机会，有人愿意去关心我这个事，就是那么多网友愿意去关心我这个事，我觉得其实是很幸运的一件事，但是这个感觉有的时候也会折磨我，就是很不公平。

昨晚跟我好朋友吵架之后，我第一在想我是不是在把这个事情越闹越大？第二个在想的是，我是不是想要通过这件事情博取更多的关注？我一直在想我为什么要接受采访，但是想这个问题的过程很痛苦，你会很沮丧。后来我就突然想出来了，其实我就是想证明我是个人，是个人就可以说话。我不是一个卷宗或者一个文件上面的一个名字。这个声音本身是什么倒不是很重要，但我有机会可以发声这个事很重要。如果你不发声，你就不存在。

我会把我当成一个实验品去看，就如果这个事发生在别人身上，我也会很好奇，它最后会怎么样。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性骚扰案件都是在一个封闭的空间，一个男性和一个女性，在没有监控的情况下，他去摸你，去亲你，去拽你。那么这个事情到底在现在的司法机构下，有没有可能最后被判定，证明，再现你的经历？现在我想拿到一个结果。这样我才可以告诉别人，如果你去报警的话，你会面对什么事情。我也希望如果我可以成功，它就是一个正面的意义；但是如果我失败了，我也希望我可以告诉大家你可能会面对失败。

好多人都跟我说，不要坚持下去了，我知道他们是在关心我。但是我有时候觉得，（这是因为）他们老以为我可以做出选择。但这个事情对我来说，不是一个选择，（因为）我不可能很迷糊地活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到这一步了，我一定得走到最后，然后再去跟他们说，这个世界是这样的，这个世界不是那样的。就是我不可能半懂不懂地去对我（未来的）女儿说，不想跟别人说，我是因为半途放弃了才失败的。我想跟别人说我真的努力了，我才失败的。

我今年也才 25 岁，我不知道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我想知道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运作下去的。

(文中弦子、陈诗婷为化名)

2018.9.27 《Vista 看天下 | 朱军骚扰案对簿公堂 当事女生：走出来 准备战斗》

作者：记者 白宇洁 曹默涵 责任编辑 魏昕

来源：Vista 看天下（原文已被 404）

备份链接：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8/09/vista%E7%9C%8B%E5%A4%A9%E4%B8%8B-%E6%9C%B1%E5%86%9B%E9%AA%9A%E6%89%B0%E6%A1%88%E5%AF%B9%E7%B0%BF%E5%85%AC%E5%A0%82-%E5%BD%93%E4%BA%8B%E5%A5%B3%E7%94%9F%EF%BC%9A%E8%B5%B0%E5%87%BA%E5%BE%A>

E%E5%8D%9Aid/?fbclid=IwAR0eXEv0O-OoOlls_dI56uFMLKbvMD6KvKNRFQjHexcTAHRN6MsuhDktqrQ

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朱军被指性骚扰女实习生一事有了新进展。

9月25日，该案爆料人徐超（微博名“麦烧同学”）在微博公开表示，自己接到了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通知，朱军已起诉她和当事人弦子（化名，微博名“弦子和她的朋友们”）。徐超和弦子均表示，将积极应诉。

两个月前的7月26日，弦子在朋友圈发表长文称，2014年自己在央视《艺术人生》节目组实习期间遭到主持人朱军性骚扰。随后，身为弦子姐姐的朋友，徐超将长文转发至自己的微博，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8月15日，朱军委托北京星权律师事务所发布声明，称关于“朱军性骚扰实习生”一事为不实信息，并宣称已对原匿名举报者及微博部分转发用户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且当天已获法院受理。

8月16日，Vista看天下政商智库曾对话徐超，当时她表示“若上法庭，不会退缩”。如今正式收到法院起诉状后，徐超与弦子也第一时间接受了智库记者专访，讲述了这一个月以来的应对以及接下来的打算。

一个多月前接受人物杂志采访时，弦子背对镜头，露出一个“渺小又卑微的背影”；但这一次，她选择正视所有人，将自己的模样在阳光下展示出来。

“还是有点生气，这里是弦子，大家好，开始准备战斗吧。”9月25日14时53分，弦子在微博发了一张自己的照片，大眼睛看着镜头，黑色短发齐肩。

生气是因为半个小时前，她正式收到了朱军对她的起诉决定。巧合的是，她当时正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复兴路法庭递交起诉朱军侵犯自己人格权的诉讼材料。

“今天可能也是有一点被激怒，看到那个起诉（书）的时候，我不太理解，为什么明明是（朱军）自己做过的事情，但是又不承认。”9月25日晚，接受Vista看天下政商智库记者采访时，弦子表示。

收到起诉状的还有“麦烧同学”徐超，她一直在“等”这个靴子最终落地。

“让司法回到司法是最好的一个途径。”徐超对智库记者说，错的是错的，对的是对的，司法公正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没有站出来，或者我退缩的话，那就意味着这个事情最后不了了之。”

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屈振红是本案中徐超的代理律师。她向智库记者介绍称，法律规定涉及国家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但弦子已在她起诉朱军的案子申请公开审理，而她被诉的这个案子也将申请公开审理，最终由法院决定案件审理形式。

屈振红表示，法院方面通知 10 月 25 日证据交换，也就是给被告一个月的举证时间。

朱军称遭受了严重的精神伤害，索赔 65.5 万元

9 月 26 日，屈振红向 Vista 看天下政商智库记者出示了朱军方面的起诉状。

起诉状显示，原告为朱军，被告有三：一、北京微梦创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新浪微博独立注册公司）；二、徐超（微博名“麦烧同学”）；三、弦子（化名，微博名“弦子和她的朋友们”）。案由为“名誉权纠纷”，原告表示“遭受了严重的精神伤害”。

起诉状列出了朱军的几项诉讼请求：

- 1、被告一立即删除被告二在微博账号“麦烧同学”及被告三在微博账号“弦子与她的朋友们”中所发布的针对原告的涉案侵权内容；
- 2、被告二、被告三在全国公开发行的报纸上及涉案个人微博页置顶位置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歉；
- 3、被告二、被告三向原告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 15.5 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 50 万元，共计人民币 65.5 万元，并承担本案原告的所有诉讼费用。

作为对比，弦子起诉朱军时则要求他向自己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 5 万元、律师代理费 1 万元。在弦子看来，这是一个“合理、并不妄自尊大”的数字。

“原本我的律师的建议是将精神抚慰金定为一元，但我认为：被侮辱的女性没必要去做完美受害者，坏人一定要付出代价。”弦子在微博表示，如果官司胜诉，她愿意将所有赔偿捐给其他需要帮助的女性。

此前朱军方面发布律师声明称将起诉微博长文原发者时，徐超表示，若上法庭，将请弦子以证人的身份出庭作证。如今，屈振红透露，弦子将作为共同被告出庭陈述事实、举证质证。

针对本案的进展，智库记者尝试联系了此前朱军方面律师声明的发布人、北京星权律师事务所尹嵩琦律师，对方表示：“这个案子，我现在不接受采访，也不会对这个案子做任何评论，透露任何细节。”

时隔四年再次做笔录：“情绪没法控制，一直在哭”

一个月后的 10 月 25 日，是法院规定的双方证据交换的日子。而对弦子和徐超来说，四年前事发后，弦子在北京市海淀区羊坊店派出所的报案记录是十分关键的证据。

弦子对智库记者称，7 月 30 日，她在律师陪同下前往上述派出所申请调取相关材料，以期通过行政程序拿到证据、还原真相。当天，她在派出所做了笔录，第二天又被要求到海淀区检察院再次做笔录，“当时我整个人情绪没有办法控制，一直在哭。”

此番场景让她回想起四年前案发后，当时她也是在派出所做笔录、提供证据，“（一想到这个，）我整个人都在发抖。”

弦子知道这些是她必须要去面对的事，但在这个过程中，她一直觉得自己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很低的立场”。“我现在的心理状态是，他们不给我（证据）我觉得很正常，他们给我我会觉得很感激。但其实这是他们应该做的事。”

一直以来，徐超和弦子都希望有关方面能够提供四年前的记录，但截至目前为止，除了做笔录，羊坊店派出所、海淀分局及海淀区检察院都没有任何回复。

弦子的代理律师、北京泽博律师事务所王飞律师对智库记者表示，“当时向羊坊店派出所提出调取当年所报案件的相关材料，派出所明确表示不对律师（提供）。在我看来，这基本上就是拒绝调取的意思。”

不过，王飞律师介绍道，目前，他们已经申请由法院去调取相关材料，“而且我认为法院为了还原当年的事实，也会调取这方面材料的。”

经历了调取报案记录未果和等待朱军方面起诉状的一个多月，9月25日，弦子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递交了起诉朱军的材料。但王飞介绍称，法院并未对是否立案作出回复，让他和弦子等通知。他同时表示，“现在进入了准备应诉的阶段，应该会申请公开审理。”

“我不是躲在微博后面的一个 ID，我是活生生的一个人”

公开自己的形象和接受视频跟访，等于暴露了自己的身份。这在很多人看来有些意外，但弦子和徐超都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一步。

“我们本来的计划就是申请公开审理。”弦子对智库记者说，“在我决定起诉朱军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的姓名和长相，会很具体地曝光出来，但既然我没有做错什么，我就不太介意让大家知道我到底是谁。”

徐超也认为，“做错的不是我们，那我觉得也没有必要遮遮掩掩的。有时候你描述这个事情的状态，其实（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别人会怎么看这个问题。”最初爆料时，大家都称呼徐超为“麦烧同学”，但一个多月前接受智库记者采访时，徐超选择了公布自己的真实姓名。

8月16日公布身份至今，弦子一直通过微博与关注此事的网友互动。但她对记者坦承，自己其实并不太喜欢这样的形式，她一直想跟大家，也想跟朱军说，“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并不是躲在微博后面的一个 ID，我是作为一个个体去存在的，而不是一段文字，或者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影子一样的东西。”

“大家都知道朱军长什么样子，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可以知道要起诉朱军的那个女生长什么样子。”弦子说，事发后，她并没有自卑情绪。唯一害怕的，是父母会受到自己的影响。

随着事态进一步发展，朱军是否存在性骚扰行为，有望得出一个定论。而对徐超及弦子来说，她们相信发生过的事情、留下的证据，不会平白无故被抹掉。

“如果我说一点儿不紧张，肯定是大话。还是会怕输啊，现在什么都是未知的。”弦子说。

从接到朱军方面的“律师函”到现在，徐超和弦子也看到了一些希望。

8月27日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规定，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行动或者利用从属关系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可以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用人单位应当在工作场所采取合理的预防、投诉、处置等措施，预防和制止性骚扰行为。

“这是比较好的一点。”徐超表示，“最坏的结果也不过是这个案子输了而已。但没有见到判决结果之前，我们不想去认输，也不准备去认输。”

2018.9.29 《弦子、麦烧：MeToo 让我们相信，柔软可以改变世界》

作者：弦子 麦烧同学

来源：Matters

原文链接：

<https://matters.news/@maishaoshao/%E5%BC%A6%E5%AD%90-%E9%BA%A6%E7%83%A7-me-to-o%E8%AE%A9%E6%88%91%E4%BB%AC%E7%9B%B8%E4%BF%A1-%E6%9F%94%E8%BD%AF%E5%8F%AF%E4%BB%A5%E6%94%B9%E5%8F%98%E4%B8%96%E7%95%8C-zdpuAy2E1vCLxj74FopkHN5QyQ3TX77tkxB3j59KLFKkuJxZs>

弦子的自述

我或许算是一个关心时事的人，曾经非常热衷于在微博、朋友圈转发关于各种社会热点，然而在划过转发键的时候，我又常常自我怀疑：我做这件事到底有意义吗？会有人看到我的想法，听到我的声音吗？

我一直觉得，人的“存在”取决于自我的感受，感受来自我们与周围事件的联系，但随着年岁渐长，我越来越深的感觉到，这种联系正在被人为地割舍掉，我们越来越多地不得不将自己禁锢于狭小的圈子里。我常常想，八九十年代时期的年轻人的感受和今天的我们必然是不一样的吧，我为什么要被迫隔断那些联系呢，我也不想以被割裂的状态存在着。

而7月26日，那篇陈述四年前被朱军猥亵事实的长文给我带来的最大改变，就是我的声音突然被所有人听到，我突然和这个社会，建立了无比紧密的联系，直到目前为止，我还未曾完全消化这份改变。

以一个半吊子性格的当事人身份，以半远不近的距离，我围观到了新闻媒体人的工作环境、围观到了维权律师的工作意义、再一次体会了公权力机关的运行步骤、也切身体会到了当承载了大众关注时，一个“弱者”可能拥有的各种五味杂陈的感受。

这其中有让我沮丧的过程，但更多的还是感动与感激，甚至在进行这件事的过程中，我因为各种不曾预料的善意，渐渐建立起了某种信心，直到敲下这些文字的当下，我真诚的认为不论自己成功与否，这个世界一定会越来越好。

——因为大家的存在。

我之前对麦烧同学说过“自从一见桃花后，直至如今终不疑”，从七月二十六号坚持到今天，很多人都说这是因为我的勇敢，但我要说，这是因为我的幸运。

然而惭愧的是，即使接受了这么多善意，直至如今，我依然是为这件事努力的人们之中最软弱的一位，我还是有很多的困扰——自从开通了微博账号之后，我知道了大量有类似遭遇的女生，然而我似乎无法像别人帮助我一样给予大家足够的帮助，而自我阉割的倾向，直至今日也尚未从性格中完全抹去，这都是让我难以自己接受的部分。

我不知道这些部分能不能改善，但我知道自己无法再用“尚未建立联系”来掩饰自己的逃避了，这件事究竟会给我带来怎样的改变，我紧张好奇，全盘接受，且提醒自己不要自我同情。

虽然现在因为种种原因，我的感谢可能会给一些人带来麻烦，所以我难以赘述整个过程，但我想对所有和我有类似遭遇的朋友们说，坚持一下，在坚持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一些柔弱而又善良的存在，要时刻记住那些存在，用她们带来的力量抵抗黑暗的吞噬。因为“用温暖驱散黑暗”，这个世界必须以这种方式才能运行下去，我们每个人也必须尽自己的力量，发出自己的火焰。

从今年开始，不好的消息似乎一个连着一个，我曾在一个深夜，独自待在客厅，打量着凌晨时分的窗外的北京与饭桌上的插花，写下“我自己目之所急的一切都是温柔的，但远方即将有雷声响起，缩在屋内并不能改变什么，这世界坚硬，确实不会因为你的柔软改变分毫。”

现在想来，那时的我自己真是非常矫情啊，明明什么都未曾做过，却还在用美与诗意为自己的无所作为狡辩，真可谓林奕含所言“文字巧言令色”。

现在我已经明白，其实柔软是可以改变这个世界的，只要它足够敏锐，足够坚定，我也想告诉大家这一点。

“南望青山知不远，五湖春草入扁舟”——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句诗。

无论这件事成功还是失败，我知道它都会有结束的那一天，公众的关注也终究会过去。我非常期待，那时能以一种新的心境，与大家一起回到生活本身，我也相信，青山并不遥远。

麦烧同学的自述

现在回想两个月前发生的事情，好像已经过了很久，好在我是一个把微博当日记用的人，戳一下微博就能回想起每天的心路历程。

7月的中国集中了不同类型的热点新闻。中山大学发布针对多名学生指控教授张鹏性骚扰情况的通报。好奇心日报被要求整改。四川省宜宾市一家涉化工企业发生爆炸。疫苗造假。紧接着是公益圈一些我认识的人被女生指出曾经性骚扰，甚至性侵。就连我曾经工作过的世界

自然基金会也被爆出了性骚扰的指控。之后是媒体圈的性骚扰一个接着一个。那段时间，神经一直是紧绷的状态，每天睡醒后先看手机是否有新的热点新闻爆出来。

同时，作为一个从小到大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都遭遇过性骚扰的女性，从去年开始，我关注每一起性骚扰案例，在关注的时候也会去做一个判断，这个案例能在司法上走多远。我觉得对一些没有证据留下的案例来说，这些案例依赖的是多个受害人站出来指证被同一个人性骚扰，对另外一些没有留下证据也没有第三方可以作证的案例，在司法上能走多远我是怀疑的。

所以当7月26日早上6点多我在朋友圈看到朋友发的弦子的经历后，我是很高兴的，终于有了案例在事发后当事人选择了报警，警方还去现场做了调查和证据调取，和当事人一起报警的还有弦子的老师和一位律师，警方竟然没有按照工作流程给回复反倒跑到了弦子的老家去威胁她父母。一方面我觉得这个案例是距离司法审判受害者最近的案例，一方面我觉得更严重的问题是执法不公，警方没有做任何交代，没有维护受害者的利益，而是维护了朱军的利益。

两方面的考虑，我觉得这个事情应当被纠正过来，而不是继续错下去。再去看朋友圈的时候，已经有一些媒体的朋友在转发和传播了，我就在7月26日早上6点42分发在了微博上，并@了朱军。在近两个小时的时间里，这条微博有了11000的转发。在看到有很多转发后，我觉得会有媒体报道，也可能要面临被起诉，所以在当天早上快9点的时候，我自己发了微博说“能接到律师函是好事，有起诉就意味着事情会放在台面上，当时的情况是怎样，报警记录，老师都说了什么，一定要公开审理”。

这就是我为什么选择愿意为弦子发声。7月26日之后，陆续在微博上发布了一些弦子朋友提供的信息，包括事发时其他人的讲述和媒体报道。我的微博账号在这段时间有点像这个事件的官方账号一样。

从7月26日到8月15日，关于metoo一直有持续的讨论，像刘瑜老师那篇文章和很多人的回应。在8月15日的时候，我正在办公室工作，然后弦子突然发微信给我，说看没看到星权律师事务所的声明，朱军起诉了。然后，我收到了很多朋友、同事的微信，问我是否收到了起诉状。我猜测肯定会起诉我，因为律师声明里提到了匿名原作者，我在新浪微博上一直没有实名。弦子的律师说可以帮忙（后来考虑到证据的效力，换了另外两位律师），我就整理了一下情绪和思路，发了一条回应，“**希望自己的努力能够一点点推动社会向好的一面进步和发展**”。

从7月26日到8月15日知道自己十有八九被起诉期间，被前男友问过一次为什么会站出来，我当时的回答是使命感，就是觉得这个事情如果我不去做，或者在知道被起诉后退缩了，那是与我从小到大所接受的教育、工作经历和所持有的价值观不相符的事情。

我爸妈是在8月16日通过媒体报道才知道我可能被起诉的事情，之前我没有和他们提起过，我爸妈在知道后，看完《人物》杂志对弦子的采访《举报性骚扰之后》给我发来了一段话，他们说，我和弦子所面对的不是单一的色狼，而是上上下下的特权意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这将是对朱军行为衡量判断的准绳，没有例外；一旦遇到性侵，就要勇敢面对，在我和弦子身后可能会有更多比我们更弱小的女生，我们的坚强勇敢会使他们免遭其害。这就是我的价值观。

2018.10.18 《金融时报 | 弦子：我并不比别人更勇敢》(视频)

来源：FT 中文网

原文链接：<http://www.ftchinese.com/video/2913>

弦子：

这件事开始到现在，就有很多人说我很勇敢。其实我写下那篇文章的时候，并不知道它会引来非常大的后果。然后，在我写下那篇文章之后的第一时间，就收到了很多媒体、还有律师的帮助，包括所有人的支持。我是因为这些，所以才一直走到今天的。

如果没有这些支持的话，我大概会跟四年前一样，就还是会放弃这件事情。但是因为所有的这些支持，可能有一些原因，并不是因为我是一个受害者，而是因为侵犯我的那个人，他有非常大的名气和权力。

对这些帮助，我也一直很愧疚。因为感觉自己占据了一个很大的资源，就是我也很害怕，因为我的声音，埋没掉其它声音发出来的空间。

我也不太知道，我这件事情能不能成功，或者是它能不能真得有所改变。但是，我非常愿意和大家认识，如果我们能够彼此安慰的话，对我来说才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然后，想跟大家说的是，如果有可能的话，就是，虽然我没有资格去告诉大家怎么做。但我还是想说，如果有可能的话，发出自己的声音，不管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哪怕不是在公共场合，但是一定要让伤害到你的那个人听到你的声音。

当你发出声音的那一瞬间，你就不再只是一个受害者了，你就也发出了自己的力量。

2018.10.19 《金融时报 | “他所拥有的权力，不过是权力的影子”——专访“MeToo”运动当事人弦子、麦烧》

编辑：李继威

来源：FT 中文网

原文链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9843?full=y&archive>

弦子微博有全文截图：

https://weibo.com/6640656158/GEcNjtTSS?filter=hot&root_comment_id=0&type=comment#_rnd1565755329642

今年7月，弦子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四年前她在中央电视台《艺术人生》栏目组实习期间，曾遭受主持人朱军的性骚扰。一直关注“MeToo”运动的徐超（微博ID为“麦烧同学”）得知弦子的遭遇后将她的文章转发至微博，并在短时间内获得大量转发。

与同一时期公知圈、媒体圈以及公益圈曝出的性侵、性骚扰丑闻相比，朱军事件曝光后的一段时间内，国内媒体的报道以及社交媒体上相关问题的讨论受到了更加严格的限制。

上个月，弦子与麦烧收到朱军的起诉书。起诉书显示，朱军以“侵犯名誉权”为由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与此同时，弦子也以“侵犯人格权”为由对朱军提起诉讼。弦子与麦烧曾多次表示希望通过司法途径还原事实真相。然而，按照她们的描述，从四年前案发到现在，她们与公权力机关打交道的过程并不总是很顺利。在这一过程中，她们都有过哪些遭遇？她们又如何看待公权力在“MeToo”运动中的角色呢？FT 中文网近期对弦子和麦烧进行了专访。

以下是采访实录：

FT 中文网：能否向我们介绍一下朱军案的最新进展？

麦烧：这周一我的律师通知我说，他们已经向法院提交了两份申请：第一份是申请朱军本人出庭，因为他是这个事情的事方，需要他出庭回答问题。第二份是申请法院向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收集 2014 年朱军性骚扰案的全部材料和证据。

弦子：我起诉朱军人格权侵犯的案子仍然在等待法院立案。

FT 中文网：你们认为朱军本人出庭的可能性有多大？

弦子：我现在每天想这些很累，因为我不知道如果看到他出庭的话，我会不会觉得特别紧张、比较僵硬。但我可能还是希望他出庭。我前段时间有做锻炼，会看一些朱军的视频。之前我很排斥看到他。

麦烧：我觉得这很难说，因为这个事情从一开始的走向就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不是按照正常的逻辑去运行的，所以我不是很清楚朱军他本人到底是怎么想的。我作为相信弦子的一方，肯定认为这个事情是发生的。如果朱军做过这个事情的话，他理所当然应该公开道歉，然后希望把这个事情尽快地平息下来。因为如果他真的存在性骚扰行为的话，惩罚也是比较轻的，但是他现在好像就不愿意承担这样一点点的惩罚，或者说对他来说这个名誉可能非常的非常的沉重，会影响他的事业，然后他就一定要诉诸法律。所以我也不太确定他是否会回避出庭。如果不出庭的话，对他这边可能是不利的。

FT 中文网：在这个过程中，你们有没有遇到什么阻力？

弦子：有的证人不愿意出庭。有些证人我们不需要他出庭，只需要视频作证一下，但是就是有人不太愿意。

麦烧：我这边阻力感觉还是挺小的，因为我周边的人都在支持我。我比较吃惊的是，到现在也没有警察什么的联系过我，要求这个事情不要发生之类的。

FT 中文网：你们对案件的结果有什么期待？

弦子：我肯定希望它赢，我很怕输。而且我之前本来打算把我起诉朱军的人格权侵犯的案子撤诉，因为前段时间准备证据什么的太累了，对情绪的影响又很大，遇到好几个不愿意出庭的，然后还得求着他们。但是求了之后人家也不愿意出庭，很影响情绪。所以我当时就

想，能不能先撤诉一下，等朱军起诉我和麦烧的这个官司打完之后，再起诉朱军，但是律师不太同意我撤诉，因为可能会让舆论误会，所以就没有撤诉。

麦烧：如果案件结果能把四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当年到底法律上为什么没有进行下去这两件事情披露出来的话就不错。

FT 中文网：弦子在之前的一个线上访谈中提到会申请这个案件的公开审理。能不能解释一下原因？

弦子：我们觉得这个案子越公开，就可能会越透明，越公正。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不害怕公开。庭审的过程当中会涉及到证人询问和质证，这些我们都不害怕，因为本来就是真的。另外，我的律师觉得这个事情可能对其他女生有借鉴意义，能够让其他人都看到这个官司是怎么打出来的。同时，律师说我们才是需要保护隐私的那一方，朱军没有立场，因为他已经是一个名人了，如果他说不想露面的话，说不太通。大家已经知道他长什么样子。

麦烧：在这个事情上我没有隐私权，因为我不是性骚扰的受害人。这隐私权也不属于朱军，应该属于弦子。如果弦子觉得这个事情有必要公开审理的话，我会去尊重她的选择。其次，作为一个共同被告来说，我觉得案件的公开审理是有意义的。在审理过程中，大家能够看到互相的质询，了解到当时以及从 2014 年到现在到底发生了些什么，我觉得如果有庭审直播同步给公众的话，会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FT 中文网：你们的一些遭遇很类似——麦烧在微博里提到，在发布微博后被房东要求删帖，因为他在国企的工作会受到影响。弦子在第一篇文章中也提到 4 年前报案后，当时还在《艺术人生》栏目担任制片人的编导课老师说这件事已经对她的事业产生“毁灭性打击”，让弦子不要坚持报警。你们如何理解这种所谓的“影响”和“毁灭性打击”？

麦烧：我觉得这两个你称之为“影响”也好、“手段”也好，都没有达到他们的目的。弦子在四年之后重新开始说这个事情，向公安机关调取证据，我这边也是在收到房东的消息当天就在朋友圈说了这个事情，第二天就在微博上发了。这些手段让我觉得，还是有一些东西是在司法和你的可控范围之外的。包括有人给弦子打骚扰电话的事情。所以你就总是不知道就这些到底是怎么运作的。但我觉得这些手段你不要去怕他，你知道他就是在 intimidate（恐吓），就是在压迫你，然后吓着你，但是你不怕他，你去把这个事情说出来，我觉得就不会有问题。

弦子：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恐吓。不管是麦烧房东说会影响到他自己的工作，还是警察对我会影响到我父母的工作，都是一种恐吓。四年前的我之所以妥协这件事，可能是因为相信了这种恐吓。其实我们本身对权力有一个想象，然后这个想象会吓到我自己，包括我的父母，他们到现在还觉得朱军有可能会用各种手段报复我。但其实我觉得我们面对的可能是一个不太存在的权力，然后一直在想象那个权力到底有多大，在这个过程中把自己给吓到。

FT 中文网：你们是否同意，对比媒体圈、公知圈和公益圈的“MeToo”曝光，朱军事件的讨论受到了更多的严格限制？有预料到这种情况吗？这是不是一种“体制内外，区别对待”？

弦子：我之前没有这个意识，因为我对这种事情脑子比较少。我写第一篇文章的时候是 7 月 26 号的凌晨五点多，本来是想安慰我的一个姐姐，因为她也写了一篇文章，而且文章中

描述的遭遇更严重。然后我就想，如果我也写的话，会安慰到她，让她觉得自己有影响到别人。写完文章的那天上午我就去古北水镇玩儿了，也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会对我产生什么危险，我也没有想到它会被传到微博上、上热搜。我觉得这个事儿没有人会关心，因为在我脑海当中朱军是特别没有人气的那种，我就觉得：谁会关心他做什么事？大家对这个事情特别震惊，其实有一点点出乎我的意料。后来这些讨论被限制我也并不理解，因为我没有想到他们会把朱军跟央视的形象划等号。我一直觉得个人是个人，集体是集体。如果你把个人跟集体划等号，实际上就是自己在绑架自己。所以我一开始没有想到这件事会那么敏感。但前几天这个话题又上了热搜，我就不太知道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运转的，感觉现在很多事情都是不太公开地在操作，你没有办法掌握。

麦烧：媒体朋友告诉我，应该是在7月26号晚上11点半的时候到27号凌晨12点的时候，当时几个媒体就已经说他们在写朱军事件的稿了，突然收到消息说所有媒体都不用这么忙了，我们终于收到有关部门的禁令了。这个禁令确实是因为朱军事件引起的。我觉得那个时候被曝出来性骚扰或性侵的公益圈、媒体圈和公知圈的这些人应该很感谢朱军事件的存在，帮他们减少了媒体的压力。但后来我们个人微博还是能发声的，所以朱军这个事情就一直发酵到了现在。

这个事的热度的保持其实是平行的，并不同于原来我们认识的一些事情，随着媒体报道不断的发声，然后它的热度就会持续。但朱军事件是只要我们微博在，然后热度就一直在持续，微博是用来推动媒体和网友对这个事情的关注的一个渠道，在禁令出来之后，当时你去看微博实时的搜索结果，就只能看到关于朱军的非常正面的一些信息。所以在这个事情中，我觉得体制内外的区别肯定也有。

但是我仍然觉得很奇怪的是，如果体制内外有区别的话，那为什么从8月22号开始所有被屏蔽的信息都能看到了，然后也可以转发，到底是因为体制内觉得这个事情它要舍弃了还是有其他原因？它运作的逻辑实际上我不清楚。

FT 中文网：你们当时有没有产生一点点的希望，觉得是不是央视内部已经作出处理了？

麦烧：对。我当时是突然发现我的微博可以转发的。有人跑到我的第一个被屏蔽的转发量最大的微博下面重新转发的时候，我是觉得事情会有一些小的变化，第二天就有一个微博大V发了一个猪的表情符号，说朱军已经凉了。朱军现在仍然算是央视三套的员工，仍然是在体制内，但是周一晚上的一段时间，朱军事件相关关键词的微博热搜就一直排在前十位，一个是“朱军”，一个是“弦子麦烧”。所以我就觉得虽然他在体制内，这个事情的难度非常大，但并不是说做不到。

FT 中文网：之前中山大学张鹏性骚扰事件曝出后，相关的讨论也一度受到限制，但是最后仍然是给出了一个结果。

麦烧：是。如果这类事件发生在机构或单位里面，这个机构和单位对这个事情的处理也会有一个态度。我觉得央视台长在这个事情上的态度起了很大的作用。像在9月底的央视60周年的台庆，其中有一段各频道主持人一起录的MV，里面没有朱军的出现。包括后来央视的

中秋晚会，也都没有朱军出现。所以我觉得央视作为朱军所在单位的态度也是比较明确的。

FT 中文网：事件发酵到今天，你们所接触的公权力机关，比如公安机关、法院，他们工作人员的态度和处理问题的方式给你留下什么样的印象？

弦子：公安机关给我留下来的印象是，这是一个完全由男性主导的权力运行模式，完全以男性思维运行。在我做笔录和协助调查的过程中，虽然可能那些警察觉得他们对我已经尽量温和，但在很多时候他们还是会伤害到受害者的心情。比如说四年前我去派出所，有一个警察看到我就说：“你今天又化妆了！”然后另外一个警察就在旁边说：“对呀，她天天都化妆。她来报案那天也化妆了。”这些话让我感觉很不好，他们也并没有顾及这些话会影响到我。他们让我感到并不是以女性为出发点在做这件事，而是站在男性和权力的立场。后来我陪其他“MeToo”受害者去报案才知道，因为伤害我的人不是朱军，所以跟其他人相比，我已经是优待了。当我发现我的不幸相对于别人来说反而变成了一种幸运的时候，就带给我非常大的震撼，也非常地折磨我。

在检察院和法院这边我们得到的还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反馈。比如在起诉朱军的时候，我们得先去申请朱军的户籍信息什么的，在这些方面进行地都比较顺利。

麦烧：我目前来说只有在去拿起诉书的时候和法院有过接触，他们的态度还挺好的——当时我要去健身房，所以就穿着健身服去的，法院的人就说：诶？你还健身啊！

FT 中文网：弦子在最一开始曝光朱军事件的文章中提到对 4 年前处理这个案件的公权力机构“彻底失去了信任感”，是什么驱使你们最终仍然选择向司法机关寻求公力救济呢？

弦子：我觉得我并不是在寻求救济，而是寻求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待遇。四年前我可能很轻易地就放弃了，但我还是相信四年前的遭遇，是一个个人行为所导致的。没有任何一个警察，也没有任何一个主持人，应该代表所谓公安和所谓央视的形象。所以我也不能为了个别人的行为而丧失对整个权力机构的信任，完全放弃这个事情获得公平、公正、公开待遇的可能。到目前为止我和麦烧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还是会相信，公权力并不会完全抹杀一个普通人得到的应该得到的公平。

麦烧：无论是在哪个国家，司法从来都不是完美的。社会和司法是一种互相推动的关系，有时候司法会成为一定的阻力，因为它预测不到一些问题。例如当时美国国会通过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时候，也是因为一些人觉得言论自由和媒体自由批评的权利是需要保护。认识到司法的不足并不意味着你要去推翻司法、藐视司法，然后去建立自己的一套制度。8 月 27 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民法典各分编（草案）》就已经为我们应该怎样去做给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四年前公安部门在这个事件中的有一些不当的处理，但并不意味着四年之后这些问题还存在。

FT 中文网：如何评价迄今为止公权力机关在朱军事件中的表现？

麦烧：我对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肯定是给差评的。因为它作为一个基本的处理治安违法、维护法律的机构，在四年前案发的时候，就应该告诉大家一个结果，如果这个结果是一个诬告的话，他也要跟大家说这是诬告。但当时有一个北京警察跑到武汉去找弦子的父母，然后

跟他们说想平息这个事情，让她父母去写保证书。而且他还是一个北京的警察，在武汉也没有执法权。我觉得这非常不专业，而且涉嫌渎职。四年之后弦子再重新去派出所去找这些人，这些人也都还在，他们也都认识弦子：“诶，你还是四年来报警的那个人！”大家好像都认识了，然后就说我们第二天会把四年前的立案回执给你，后来也一直没有回音。

FT 中文网：麦烧之前提到，4年前报警后有警察找到弦子父母向他们施压，要求他们写下保证书。你们有没有想过对警察的不当行为采取行动，要求他们承担相应的责任？

弦子：我的律师有考虑过让我走行政诉讼这条路，但是它会非常折磨当事人，而且可能会在这个过程中遇到特别大的阻挠，因为可能一直会得不到结果，必须得一级一级地去往上面的部门汇报。还有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的证据都还在公安方面保留着，所以律师也不希望我激怒警方。

FT 中文网：那你认为四年前报警不了了之的原因是什么？现在的环境与以前相比有什么不同？

弦子：我认为四年前报案不了了之的一个原因是，这个过程并不公开、透明、公正。在这个过程中。出于各种站在男性和权力立场上的考量，忽视了受害者所应该得到的公平和正义。可能也有朱军他个人的原因。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狐假虎威的人，把他所在单位的权力自认为是他个人的权力，把他自己的形象牢牢地和他所在单位的形象绑定在了一起，沉浸在他自以为是的那个权力当中。

但是我始终觉得朱军并不是一个拥有真正权力的人。集体的权力跟个人应该没有任何关系。个人的形象也不应该跟集体的形象画上等号。朱军只是一个沉浸在权力当中，然后对自己产生了误解的人。我觉得他所拥有的权力，不过是权力的影子而已。

四年之后，我在检察院和法院这边就目前来说顺利一些，可能也是因为大环境的改变。因为“MeToo”之后大家意识到了女性是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的，知道了女性的声音并不是你想掩盖、想无视就会消失的。

FT 中文网：你期待公权力机关，也就是立法机关、行政机关，比如公安机关，还有司法机关在“MeToo”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弦子：我期待他们扮演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角色。我希望，既然法律上已经规定了性骚扰和猥亵需要付出代价，那么如何判断性骚扰和猥亵应该是一个更精密、更严谨的工作。同时我也希望中国能够对婚内强奸这类行为作出明确的规定。很多时候熟人之间的性侵案件就是打擦边球，变成了一个所谓家事、私事、情侣间的纠纷。

麦烧：我在美国“MeToo”运动中看到的是，它已经有了一个健全的体制，然后让整个社会去讨论这些问题。受害者在已有的框架内按照 procedure（程序）去走的时候，能够走下来，然后需要做的是大家通过媒体、通过公众的声音去讨论这个事情。但你会发现中国的法律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性骚扰者和性侵犯。因为它要求你有证据，但如果你没有证据的话，法律不会确认这个事情，我们也不实行陪审团制度，让大家去判断。如果不存在针对这些问题的制度设计的话，性骚扰就很难被证明存在。

我觉得性骚扰和性侵可以分成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类型是侵害者，无论是冲动也好，还是计划也好，去侵犯或骚扰这个女生，这种类型占一定的比例；另外一种属于我在私信中看到的那种，可能是他的姨夫对她进行的性侵，或者说是公司领导对她进行的性侵，这属于权力的不对等。这种权力不对等，可能涉及家族关系中的权力不对等，或者是年龄、社会经历上的不对等，或者是工作关系上的不对等，而且短时间内你不能逃出这种关系的约束。在第二种情况下，受害者想解决的并不是这个事情本身，而是在想她怎么样能够摆脱这种关系，寻求一个解决方案，这是很难的。前一种的情况处理起来倒相对容易一些。

FT 中文网：麦烧刚刚也提到了，在 10 月 15 日，案件的相关关键词又一次登上了热搜。你觉得这样的舆论会干扰到司法审判吗？

麦烧：我感觉从 7 月 26 号一直到现在快 3 个月的时间里，这个事情讨论像浪潮一样，来一波，退一波。好多人都是吃瓜群众，一发现上热搜了就跑过来说：哎！你说的朱军，是那个朱军吗？他怎么性侵你了？他完全不去了解这个事情的经过，而是跟着这个热浪去跑，作为一个谈资去分享。

本身这个事情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关注量，是因为其中包含了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第一个是因为当事人之一是连续主持 21 年春晚的一个男主持人，也是第十二、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另一方是一个曾经的女实习生，鼓足勇气站出来面对镜头去说这件事。同时也是因为我作为这件事的爆料人，愿意去站出来和她一起去扛这个事情。这件事获得舆论关注，是因为它本身有这些因素在，不能说是因为我们很擅长、很有能力去引导舆论。

FT 中文网：麦烧，作为曾经的一位媒体人，你如何看待目前为止媒体在这一事件中发挥的作用？

麦烧：首先，我觉得媒体在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是有些阻力的，例如 7 月 27 号凌晨有关部门的禁令，之后禁令其实一直都在。后来也有一些媒体尝试突破这些限制去报道。这种媒体我觉得还是挺可敬的。还有一些网络媒体也一直在跟进这个事情，然后去进行相应的传播。如果没有类似百度这样的一些网络媒体的话，那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的影响再大也还是不够的。

第二点从报道的专业性来说。我之前参加过一个美国媒体机构的线上分享，主题是关于如何去报道性骚扰，当时也邀请到了报道韦恩斯坦性骚扰事件的记者进行分享。我觉得我们的报道确实有一些不足。国内媒体更多的是：我们说什么，媒体呈现什么。有些我们自己并没有掌握的信息，媒体也没有去拿到。

FT 中文网：所以你觉得媒体还是应该去更多的担负起这样的任务？

麦烧：对，我觉得媒体在任何事情中的作用和意义都不只是记录本身，因为记录本身在社交媒体就能做到。如果你是一个很专业的人，应该去拿到更多扩展的信息，例如假设我是一个法制组的编辑，我可能会去看一下性骚扰法案为什么在今年写进了《民法典各分编(草案)》，这对于现在正在进行审理的性骚扰案件有没有影响？法官会如何裁判？这些东西我都没有看到。所以我认为目前国内媒体仍然局限在记录本身。

FT 中文网：刘瑜曾呼吁性骚扰的受害者们通过“法治途径”维权，同时将在网络上进行曝光的维权途径称为“大鸣大放大字报”。你们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麦烧：我看完刘瑜那篇文章后觉得她论调很奇怪，首先，她作为清华大学的教授，不应该脱离社会背景，仅仅扎根书本去讨论一个问题。她只要自己看一眼微博，或者搜索一些简单的数据，或者找一些性别平等机构的报告，就能看出来究竟是怎么样的情况。第二，当时大家都在讨论弦子，弦子当初已经去报案了，但法律程序仍然没有完整地走下去。所以并不是她们没有去走法律程序，而是走法律成程序走不通，这是两回事。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应该做的是施加压力让公权力能够得到有效的运行，而不是告诉大家在一个失效的体制下应该怎样坚持做事，否则我看不出来公共知识分子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

弦子：在司法机关和权力部门并不能够保证给每个受害者以公平、公正和清白的待遇的时候，当这个社会大部分企业、机构、部门并不能够给伤害女性的男性以惩罚的时候，我支持所有受害者用任何不违法的行动保卫自己的内心不再受到伤害和折磨。大家真正要做的并不是将矛头指向那些弱者。女性也是公民，每个人都要努力去让公民获得一个更加公正、更加安全、更加自由的生活环境，而不是告诉女生要穿什么衣服来保护自己。

2018.10.27 《“朱军涉性骚扰事件”当事人弦子：曾经的朋友成了朱军的证人》

作者：范疆

来源：网易新闻（原文已被屏蔽）

备份链接：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8/10/%E6%98%BE%E5%BE%AE%E9%95%9C-%E5%BC%A6%E5%AD%90%EF%BC%9A%E6%9B%BE%E7%BB%8F%E7%9A%84%E6%9C%8B%E5%8F%8B%E6%88%90%E4%BA%86%E6%9C%B1%E5%86%9B%E7%9A%84%E8%AF%81%E4%BA%BA/>

“我想过会没有人站出来，但没想到会有人站到对立面。”

在 25 日的证据交换庭上，朱军涉嫌性骚扰事件的当事人——弦子——发现当年一起实习的朋友为朱军提供了证词，成为了对方的证人。此时，距离弦子自曝曾被朱军性骚扰，已经过去了 92 天。

2018 年 7 月 26 日，弦子在朋友圈发布长文，称自己 4 年前在中央电视台实习时遭到主持人朱军性骚扰。长文被弦子的朋友转发后，又被朋友的朋友，即麦烧发布到微博上。朱军涉嫌性骚扰女实习生一事自此开始引发关注。

9 月 25 日，事件当事人弦子、爆料人麦烧接到法院电话，得知被朱军起诉。随后，弦子在微博上发布自己的照片，首次公开露面。

弦子称那天决定曝光自己，是因为想到既然已经被起诉，无论审理是否公开，总要走上法庭，所以暴露是很必然的事，做好了心理准备。

但 25 日在海淀区法院门口，面对数十位记者的簇拥和密集的快门声，弦子还是感慨了一句“天啊，有点吓人”，说完便转身背对媒体，向后退了几步后又转回正面镜头。

事后弦子谈起对媒体的看法，称还是感谢媒体关注，不过现在重心都在案件本身上，更在意官司会不会赢。

在应诉的同时，弦子也向法院递交了诉状，反诉朱军侵犯人格权。在应诉与反诉的准备过程中，弦子认为最大的阻力是找证人和收集证据。

“当年的很多人都不愿意出庭作证”，弦子称这是意料之内的，不过在法庭上看到曾经的朋友成为朱军的证人时，情绪还是受到了一些刺激，但弦子原谅了TA。

昨日证据交换结束后，朱军代理律师离开法院时被媒体围追提问，但一直以“不方便”为由拒绝接受采访。显微镜曾致电朱军代理律师，也未得到任何回应。

对于朱军方面的沉默，弦子表示可以理解，并称已经预想到了对方的很多行为，但也有一些超出了预期。而“超出预期”具体是指哪些行为，弦子称不方便透露，因为涉及到案件隐私，是否能够公开需要再与律师商量。

以下为显微镜与弦子独家对话实录（于10月25日，证据交换结束后）

显微镜：证据交换的情况如何？

弦子：今天只是提出证据，不涉及到双方的辩论。我不想评价对方的证据，因为4年前朱军在化妆室里的猥亵行为是事实，这不会因为对方的说辞而改变。朱军今天没有来，代理律师也没有表明他以后会到场。

显微镜：你曾称4年前是因为父母被警方施压才被迫放弃，那为什么会在4年后再次发声？

弦子：因为我的一个好朋友公开了自己被性侵害的经历，我觉得如果我也公开的话她会好受一点，她会觉得自己不是孤单的一个人。所以7月26日我写下那篇长文，文章被曝光后很多事情发生得很快，被朱军起诉也是在意料之外的。

显微镜：据报道，你曾陪一位性骚扰受害者去报案，当时是怎样的情况？

弦子：具体细节不方便说，因为那个女生正在回归正常生活。我觉得陪她去报案是我应该做的，因为我自己经历过这样的事了，所以知道这个时候如果有人陪着会好很多。包括现在准备诉讼，我认为我是在代替大家做一个实验，告诉大家这个过程，为遇到类似事件的女生提供一个例子。

显微镜：你的朋友、同事或亲人对于诉讼是怎样的态度？

弦子：现在还跟我有联系的人都是支持我的，身边的人也都在鼓励我。4年前这个事情发生后，我的生活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删掉了一些人的联系方式。今天在庭上看到曾经的朋友——就是带我去化妆室的那个男生——为朱军作证，我觉得比较遗憾，他看到的世界跟我看到的世界是不一样的，但我不怪他。

显微镜：现在你的状态如何？

弦子：我现在很在意自己会不会赢官司，当年老师在鼓励我报案的时候说过，如果不报案的话，我到死都不会原谅自己。但现在我很怕输官司，担心会影响到自己的未来，不过还是相信世界的公正吧。

显微镜：如果如你所说，你所持的说法都是真实的，那为什么会怕输官司？具体是在担心什么？

弦子：就是对方像 4 年前那样操作吧，人为运作这件事。

显微镜：据了解，你决定走法律程序后，曾到派出所索取 4 年前的调查结果，当时警方承诺第二天提供 4 年前的立案回执，但有媒体报道称回执一直没有给出，现在状况如何？

弦子：派出所依然没有提供回执，警方那边涉及到很关键的证据，法院也会去调查。

显微镜：在正式开庭前还会做哪些准备？

弦子：现在 开庭日期还不确定，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今天对方提交了非常繁琐的证据，法院会开始调查。开庭前也有可能再进行一次证据交换，双方提交补充证据。我们在开庭前还是会正常准备，继续找证人和证据。

(弦子、麦烧为化名)

2018.11.2 《虎嗅 | 走进风暴的弦子麦烧》

作者：常芳菲

来源：虎嗅

原文链接：<https://www.huxiu.com/article/269694.html>

“你还折不折腾，再折腾信不信我去老家找你妈。”

8 月 23 日这天，弦子接到威胁电话。对方有备而来，不仅对她的个人信息了如指掌，声音似乎也经过变声器处理。尽管她在电话里说自己会报警，可这个 25 岁的女孩对“敌人”一无所知。不确认对方是谁，不知道手机号码是怎么泄露出去的，不清楚对方会不会真去骚扰自己的父母。

一个平静午后，她坐在家缓缓对虎嗅说起这些的时候，一只暹罗猫跑来跑去，弦子很放松。“这个人如果真去找我妈，大概会被我妈打死吧。”她笑了。实际上她并非不害怕。接到电话后，她还是叮嘱了父母上下班注意安全。不论是在老家还是在北京，弦子都尽量不单独出门。

弦子的人生以 7 月 26 日这天为分水岭。

在朋友圈发表长文，称自己4年前在央视《艺术人生》节目组实习过程中遭遇主持人朱军性骚扰后，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家庭幸福、安分守己的女孩和一个站在阳光下的性骚扰受害者被蛮横地阻隔开来。弦子希望法律能告诉她，一个男性未经女性同意摸她，需不需要承担法律后果。为此，她不得不承受围观者兴盛的语言暴力。从动机到举报方式，她遭遇了全面质疑。普通网友说朱军位高权重，没必要性骚扰普通女学生，甚至对她进行人身攻击；知名女公知刘瑜也发文，称这种举报方式有“贴大字报”的嫌疑。

弦子自己也没想到，早已重获的平静会在7月26日这天被打破。

那天，弦子一个年长的女性朋友发文讲述了自己多年前被性侵的经历。弦子很清楚，这个工作优秀的朋友，因为性侵事件，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精神状态都不稳定。这直接给了弦子把四年前的一切写下来的动力——“不想她觉得自己只有一个人”。凌晨5点17分，弦子把长文发到了朋友圈。

一个半小时后，通过共同好友的转发，麦烧在朋友圈看到了这篇文章，并最终发布到微博。事情的发展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结束晨跑，在发布微博约两个小时之后，麦烧就对可能发生的诉讼做好了心理准备。“因为短时间内，转发量就突破一万。”她明白，自己已经成为了举报朱军性骚扰事件中的重要传播节点。

8月15日，朱军的代理律师事务所“北京星权”将麦烧、弦子分别作为第二和第三被告起诉至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她们决定积极应诉。这意味着，女性权益、司法公正、权力运行机制的讨论将给出法律维度的答案。

当大多数人都在为这种“站出来”而鼓掌，称赞她们勇敢的时候，聚光灯也改变了弦子和麦烧的生活。

站出来的代价

站出来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与一个代表“正能量”的社会名流和它背后的权力运行机制为敌。

这滋味并不好受。

8月14日下班时分，当麦烧走到张自忠路地铁站时，突然接到了房东的电话。

一开始，房东只是旁敲侧击地问她最近是不是在微博上发了什么东西，麦烧一时间并没有反应过来。直到房东说是不是发了和主持人有关的内容，她这才想到朱军。

房东立刻跟她摊牌，说自己在公安部门的朋友在案卷里看到了麦烧的名字，称她牵扯进了大案要案。如果麦烧不立刻删除和朱军有关的微博，自己国企的工作会受到影响，麦烧也要立刻搬离。

麦烧突然成了一个麻烦人物，而某种解决麻烦的机制正在默默运行，齿轮转动的声音清晰可辨。

她挂掉电话的第一反应并不是愤怒，而是发懵。在盘算自己短时间内搬家的可能性之后，她选择删掉了几篇不太重要、没有提及朱军的微博，立刻告知了房东。直到一觉醒来，她才感到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被人抓住“北漂”这个弱点，如果她这次选择低头，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直到她彻底丧失自由表达的权利。麦烧其实已经决定搬走，但房东最后让步了——麦烧可以住到合同期满。

很遗憾，让他改变主意的并不是麦烧仗义执言的勇敢，而是号称要人肉房东一家人的愤怒网友。

如果说这还只是一些生活琐事，那曾经尊敬的业内前辈的否定和拒绝伸出援手，才真正让她失望。昔日的主编听闻种种故事之后，评价道：“（麦烧）太激进了，这样公开应诉完全没有必要。”随后，麦烧供职长达五年的这家知名媒体机构，也拒绝了将她将该案报道作为证据并进行公证的要求。

“我父亲作为一名男性，都可以理解我站出来的必要性。一个女性高级知识分子却不行。难过倒是没有，就是失望。”

麦烧一直扮演着绝对理智的角色，负责分析和解决问题，自动屏蔽流言和情绪干扰。而弦子与她全然相反。

庭前证据交换的准备过程并不顺利。

弦子会反复假定如果官司输了怎么办，尽管律师告诉她不要想这些，可她还是无法停止担忧；接受媒体采访也是一种折磨，她必须反复回忆那些此前尽力遗忘的细节，也并不是所有媒体都愿意保护她的隐私，在一次采访中，弦子老家的住址就险遭曝光；昔日朋友拒绝出庭为她作证，还透露了当年在笔录里对她的评价，而这个评价可能会让弦子遭遇羞辱。

和母亲最近一次拌嘴也是因为打官司的事情。母亲坚持认为手写证词交给法庭显得更郑重、更有诚意，可律师需要提交的是 word 版本。因为一时着急，她就直接回复：你以为法庭是你家开的吗？

直到母亲给律师发去电子稿，弦子立刻后悔。“4年前父母被迫承诺不公开这件事，是为了我好；现在，公开写下证词也是为我好。想想就很难过。”她说。

“我们想赢”

10月25日，长达2个小时庭前会议结束后，朱军并没有出现，媒体把话筒递到弦子和麦烧面前。

“这个案子最后你们希望得到怎样的一个结果？”记者问。

弦子和麦烧对望，彼此笑了一下。麦烧回过头笃定地连说了两遍：“我们想赢。”

10月底的北京，天气已经彻底冷下来。法庭外面除了蜂拥而至的媒体，还有从全国各地赶来为她们鼓劲打气的普通网友。然而这只是事情比较好的一面。

早就有律师朋友直白地告诉麦烧，这场官司凶多吉少。可即便麦烧做好了为这场战斗身负重伤的准备，艰难程度依然超出预料。在庭前会议结束后，她甚至不太想和我回忆对方律师的辩护策略和过程。

弦子多年没有联络的熟人，在法庭上再度相见，却已经成为了朱军的证人。在问及证人的作证经过时，弦子立刻发来信息：证人是不是不适合写，会不会给对方压力。

而对弦子和麦烧来说，独自承担这些并不容易。

庭前会议的前一天晚上（10月24日），弦子和朋友聚在家里，靠看王晶版的《天龙八部》来缓解紧张。当弦子坐在电视机前看着这部老电影，她的世界是温暖安稳的。但几小时之后，她必须再次回到那场风暴里。

这4年来，她和她的父母一直回避谈及朱军和性骚扰的细节，“觉得尴尬，说了会伤害彼此。”但因为这场官司，她的微博被朱军翻看。为了应对朱军出庭的可能，弦子强迫自己看由他主持的节目。她希望自己不要因为情绪而表现失准。

上一次弦子站在媒体面前，还是在4个月前，以粉丝的身份参加乐华七子在首都体育馆的巡回见面会。

2018年6月25日，这一天是属于一个亲妈粉的欢乐时光。

当时她穿着鹅黄色上衣，红色长裙，随身带了两个发亮的头箍——一个写着大大的Justin（黄明昊），另一个写着朱正廷。面对《每日文娱播报》的镜头，她低头害羞地称赞自己的偶像：（他们）才华和颜值都有。

而现在，她时常要面对的问题却变成了：为什么4年前放弃追究，今天又选择站出来。

命运的推手

当然也有朋友劝弦子退却，不要站出来。可她从来没想过要逃跑。“他们总是误会这件事情的主动权在我们，我和麦烧是有很多选择的。其实完全不是这样。”

最新的证据是，就在三天前（10月30日），同样在微博举报迷笛音乐节副总周翊性侵的罗丝接到了海淀法院的电话。后者通知罗丝已经被周翊以侵犯名誉权起诉。而爆料人“我是落生”即便在收到涉嫌诽谤罪的律师函后迅速在微博向周翊道歉，也无法免于被列为第三被告的命运。

认怂没有用，弦子也不愿意认怂。

“可能包括我男朋友在内都认为，正义感是个锦上添花的事。不站出来是应该的，站出来是好的。可我不这样想。如果不站出来，我会愧疚。”她说。

她最近频繁想起《沉默的羔羊》这本书。她自己既是受害的“羔羊”，又是可以拯救少女免遭厄运的人。如果她不这么做，脑海中羔羊的尖叫就不会停止。

而麦烧的使命感或多或少与她的记者生涯有关。

2011年年底，在调查河南、安徽两地交界处丙肝疫情爆发的时候，当地卫生局阻拦麦烧在医院里采访患者，于是她想将几个病人带回宾馆房间。她走在队伍的后面，一个彪形大汉追上她，拦在她面前，在对峙的五六秒时间里，她没有害怕也没有哭。“反正他总不能打我吧，那我就一定要带这些病人走。”

麦烧的冷静、执着一直让弦子佩服。弦子也顺理成章的相信官司没有给麦烧压力，直到闲聊时的一个提问——“如果现在朱军撤诉了你会怎样？”麦烧说：“会高兴得想跳楼。”

那一刻我也意识到，她们并不是斗士，是被际遇、命运甩上了浪潮之巅。

从2017年下半年以来，对Me Too运动的讨论此起彼伏。《新周刊》副主编蒋方舟实名举报章文性骚扰；罗丝举报迷笛音乐节副总周翔性侵；光明日报记者周洪双被实习生指控性侵；北京电影学院学生“阿廖沙”遭遇教授性侵；甘肃高中女生遭班主任猥亵跳楼；公益人邓飞被举报性骚扰……

然而故事的走向不是聊着聊着ID消失，就是下一个热点来临，因无人关注最终不了了之。

但正因如此，弦子和麦烧的挺身而出才更具意义。就像麦烧在微博中说的那样——有些事情，即使再无力也要去做，是因为这一次的失败会帮助下一次的成功。

2018.11.18 《性骚扰受害者：沉默的大多数》

作者：王丽娜

来源：财经杂志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ag0RyWjzIOAQzbtKJ3maiA>

我国针对性骚扰有法律规制，但在司法实践中，存在性骚扰立案难、取证难、败诉多、赔偿难等问题；面对性骚扰，愿意走司法途径维权的受害者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选择沉默以对。

《财经》记者 王丽娜 | 文 鲁伟 | 编辑

11月17日，香港大学研究生邹思聪针对“免费午餐”发起人邓飞向其发起的诉讼，发布应诉声明。

邓飞是以“侵犯名誉权”为由发起民事诉讼。事由是，邹思聪曾发布《邓飞：没有女生是你的“免费午餐”》等指邓飞性侵女生未遂的文章。邹思聪表示，“会应诉到底”，同时期待“如果因此能推动社会观念与法治的进步，那是很好的事情。”

无独有偶。

10月25日，央视主持人朱军不满性骚扰指控提起的名誉权诉讼，在北京市海淀区法院进行开庭审理前的证据交换，在法庭上，原被告双方都申请法院向公安机关调取证据，并都申请公开审理此案。

被朱军起诉的是发文“指控者”90后女生弦子（微博名）、转载者徐超。朱军一方认为，所谓性骚扰一事不实，名誉权被侵犯，于今年9月起诉。

事实上，弦子与徐超同样寄希望于通过司法力量，查明朱军涉嫌性骚扰一事的真相。就在朱军起诉弦子与徐超侵犯名誉权的同时，弦子也以人格权被侵犯为由，向朱军发起诉讼，“寻求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结果”。

朱军涉嫌性骚扰以及邓飞涉嫌性骚扰事件备受关注，这两起事件有望通过司法审判给出最终答案，但在诸多性骚扰事件中，受害者由于担心缺乏证据、名誉受损等原因，选择了沉默。受害者通过司法维权的案例更少，《财经》记者以“性骚扰”“民事案件”“人格权”为关键词，在裁判文书网检索到99起，其中大部分是被指控性骚扰的实施方起诉性骚扰行为的“受害方”，受害者主动维权并胜诉的为零。

我国针对性骚扰有法律规制，但在司法实践中，存在性骚扰立案难、取证难、败诉多、赔偿难等问题，这导致很多在性骚扰事件中的受害者选择沉默。

受害者多，说“不”的少

9月25日，弦子在向法院递交完起诉朱军的材料后表示，希望通过司法力量，查明性骚扰案的真相。

7月26日凌晨5点17分，弦子写完一篇自述文章，发布在微信朋友圈。弦子在文中回忆称，四年前她在央视《艺术人生》节目组实习，在一间化妆室，门虚掩着，外面人来人往，门内的她毫无戒备，朱军突然提到自己的各种权力，“包括‘让你留在电视台’，在我毫无附和的情况下，他越说越兴奋，隔着衣服开始试图猥亵，丝毫不顾及我的推阻”，恰好一位嘉宾进来，她得以逃离。

弦子的文章被并不认识的徐超转发到微博上。

9月25日，弦子接到朱军的诉状，同时被起诉的还有徐超，两人遭索赔65万元。《财经》记者曾联系朱军的代理律师，对方婉拒了采访；致电朱军本人，对方听说是记者后就挂断电话。

在9月25日接到朱军诉状当天，弦子以朱军性骚扰侵犯其人格权为由，向海淀法院递交对朱军的起诉。弦子称想看看，“如果我起诉，会有一个什么结果”。

她还称，四年前在央视旧楼遭遇性骚扰。次日，在老师、室友陪同下报警，但不了了之。

尽管朱军涉嫌性骚扰案暂无定论，但弦子与徐超的举动引发公众关注。9月25日之后，弦子和徐超在社交网络不间断写“开庭日记”系列，有时只有短短上百字，但评论达到数万条。自今年8月16日开账号以来，每天都有女孩找弦子分享被性骚扰的经历。

弦子对《财经》记者称，这些女孩多是学生、职场人士，她们有的自称在就诊时遭遇性骚扰；有的表示在工作中不堪领导开房短信的骚扰；有的是在拒绝同事表白后反被言语骚扰甚至殴打等等。这些女孩会问弦子应该怎么办，弦子发现，有的人只是“需要倾诉一下”。

有时凌晨两三点弦子还在和那些女孩聊天，“有的女孩深夜时会情绪崩溃，我跟她聊天，能舒缓她的情绪，她没有别的渠道，而我能感同身受。一些学生支付不了专业律师咨询费每小时达千元的收费标准。”

在成长和工作中遇到过性骚扰的徐超，现在也会接到很多求助信息。她表示自己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时间和能力回答相关问题，她将搜集到的反性侵、性骚扰援助机构信息公开在社交账号上，希望受害者可以从中得到帮助。

在弦子与徐超之外，一些律师也会经常接到遭遇性骚扰后如何维权的咨询。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律师吕孝权就是其中一个。吕孝权所在的律所是一家专职公益法律援助律师事务所，依托原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致力于推动包括妇女、儿童、老年人等广大弱势群体权益状况的改善，并推动相关立法。

吕孝权接触的案例主要是职场性骚扰。他表示，“今年接触的案例更多是发生在高校”，教授、导师、学术权威等对学生、年青老师性骚扰。“性骚扰指的是性侵犯罪之外，行为人实施的、不受他人欢迎、违背他人意志的与性有关的言语或行为。”吕孝权认为，对职场性骚扰应作广义理解，即不仅是指发生在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来自上级、同事或客户的性骚扰，还应包括校园性骚扰、医患领域性骚扰，比如老师利用其权威对学生实施性骚扰，虽然双方可能不存在上下从属关系，但是体现了特殊的职场便利。

在吕孝权看来，那些有勇气曝光性骚扰事件的人值得尊重。“还有多少当事人选择隐忍不发，或者不了了之的，无法衡量。但我认为性骚扰不是个例，一定程度上是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吕孝权表示，中国传统的性观念、社会的性别暴力、被害人的羞耻感和家丑不可外扬的观念，及公开之后的二次伤害等因素，导致性骚扰事件的受害者一般不会选择公开。

对性骚扰勇敢说“不”的只是少数，希望通过司法力量维权的受害者更是少之又少。

司法实践“三难”与“一多”

性骚扰概念起源于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中国司法、学术、妇女等各界对性骚扰的界定和表述各有不同，相关立法工作相比国外有些滞后。

在1988年之后，中国开始出现针对性骚扰的研究文献和相关讨论，十余年后“性骚扰”进入立法视野。2005年，修订后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写入“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至此，针对性骚扰才有法律规制。

《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 受害女性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2012 年国务院通过的《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又明确, 在劳动场所, 用人单位应当预防和制止对女职工的性骚扰。用人单位违反本规定, 侵害女职工合法权益的, 女职工可以依法投诉、举报、申诉, 依法向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机构申请调解仲裁, 对仲裁裁决不服的, 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

今年 8 月, 亮相审议的民法典各分编草案, 在人格权编中, 吸收和总结前述规定, 明确规定禁止性骚扰, 受害人可以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

因此, 潜在的性骚扰受害者可以向用人单位、公安机关、法院寻求维权。“在网络上曝光, 用舆论谴责对方, 也是一种维权方式, 与寻求公权力救济不同, 这实际上是私力救济。”徐超的代理律师、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徐凯称。

虽然立法上明确了性骚扰的维权途径, 但现实执行并不好。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搜索与性骚扰有关的案件, 主要有四类: 第一类是名誉权诉讼, 被指控性骚扰的人起诉对方侵犯名誉权; 第二类是劳动争议, 发生在劳动场所、被用人单位认定构成性骚扰因此解除劳动合同, 引发的劳动争议案件; 第三类是不服行政机关的认定引发的行政诉讼; 第四类是性骚扰的潜在受害者作为原告提起的一般人格权纠纷, 这类案子较少。

“在裁判文书网上只找到四个, 大部分受害者是沉默的大多数。”徐凯对《财经》记者分析, 第一类和第四类中, 性骚扰潜在受害者胜诉难的最大障碍是取证难。性骚扰潜在受害者起诉行为人的名誉权诉讼中, 如果没有前置的向公权力投诉、报警的前置程序, 赢的概率很低, 原因就是证据问题。根据民事诉讼中一般采取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 主张对方性骚扰的一方负有充分的举证责任, “但性骚扰行为一般发生在私密空间, 通常只有两人陈述, 很难举证”。

而在涉及言论的名誉权诉讼中, 法院一般将内容真实性的举证责任分配给被告, 被告举证责任偏重。因此, 通过民事诉讼打性骚扰案件很难。

“名誉权诉讼中, 很多时候被指控的是公众人物。在美国涉及公共事务、公共利益时, 公众人物打名誉权诉讼很难, 美国有真实恶意原则, 公众人物需要证明对方有真实恶意。但在中国大多采取的是过错责任推定原则, 如果被告不能证明所述内容的真实性, 且所述内容确实降低了对原告的社会评价, 法院一般推定被告具有过错。”徐凯说。

弦子四年前报警后没有下文, 今年 9 月被朱军起诉后她提起民事诉讼, 现在她也称感受到民事诉讼的艰难。她想让当时陪她报案的室友出庭或者视频作证, 但室友说“没有时间”、“我不愿意”。

前述律师吕孝权接触了不少高校内的性骚扰事件受害者。他表示, 在没有达到严重的危害后果之前, 受害者会进行利弊权衡, 考虑公开之后付出的代价和获得的利益, 因为性侵犯罪、性骚扰的受害者, 维权代价太大, 且缺乏整个社会系统资源的支持。

司法现实中, 还存在性骚扰案件立案难、取证难、赔偿难、败诉多的问题。在一些公开案例中, 即便认定性骚扰成立受害者胜诉, 受害者能获得的精神损害赔偿只有 3000 元。

吕孝权的律所曾针对性骚扰做过专门调查,考察不愿意通过法律手段解决性骚扰问题的被调查者,认为性骚扰不是什么大事的占 13.4%,认为法律解决不了问题的占 42.8%,担心个人名誉受损的占 43.8%,担心证据不足的占 40.9%。

性骚扰事件中的受害者借助司法维权,存在诸多困难与障碍,这是绝大多数受害者选择沉默应对的主要原因,那么究竟该如何有效维权?

性骚扰防治:取证、立法、企业规制

性骚扰能否被司法认定,关键在于证据。以弦子的遭遇为例,她针对朱军发起的民事诉讼,能否胜诉的核心在于证据的充分程度。弦子曾在四年前向警方报案,但至今她都没有拿到立案回执;7月30日她曾向报案的派出所索取调查记录,目前未得到回复。

为此,弦子在名誉权诉讼和人格权纠纷中,都向法院提出调查收集证据申请书,申请法院前往报案的派出所调查收集四年前报案后形成的全部案件材料及证据,因为“当时的报案材料是至关重要的证据”。

对于性骚扰,徐凯建议潜在的受害者首先应建立明确的证据意识,留存相关的证据,及时报案。无论轻微的猥亵行为还是更严重的行为,都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如实陈述。公安机关根据情节不同,应依法予以行政处罚或者严格立案。发生在工作场所的,还应及时向用人单位投诉。“证据意识非常重要,90%的性骚扰有关案件,受害者败诉的最大问题就是证据。如果因为缺乏证据使得对方逃脱法律的制裁,我觉得这是很可惜的后果。”

同时,性骚扰潜在受害者应正确认识诉讼风险,充分理解诉讼中作为原告或被告,可能花费的时间、精力,可能承担的责任。

对于一些公众担心的性骚扰诬告情况,徐凯表示诬告者应当承担法律责任,“诬告实际损害的是公共利益,诬告使被指控的人承担不白之冤,另一方面诬告行为一旦被揭发,实际上降低了整个社会对其他潜在受害者发声的可信度。”

性骚扰案件中举证责任合理分配的问题应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吕孝权希望中国有专门的性骚扰防治法或反性骚扰法,解决性骚扰的概念、构成要件、类型、举证责任分配等问题。他说,私密场合的性骚扰,房间没有监控录像,一方被性骚扰者摸了隐私部位,“被害人除非第一时间对隐私部位进行指纹鉴定,否则怎么举证”。

参与民法典分则编纂的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杨立新认为,目前对性骚扰规制的法律已比较完备。对性骚扰行为,应追究侵权人的民事责任,也考虑职场的责任,用人单位应预防和制止性骚扰行为。

“中国对规制性骚扰行为的立法,采取的是私权保护主义为主、兼顾职场保护主义的立场,这也体现在民法典草案有关性骚扰的条款中。”杨立新说。

目前职场在防治性骚扰中作为不大。吕孝权的律所曾经做过调查，大多数被调查员工反映自己单位没有防治性骚扰的机制，只有 15.1% 的被调查者表示所在单位有禁止性骚扰的相关规定，还有些被调查者表示不知道有没有。有 68.9% 的被调查者认为，他们所在的单位有必要制定禁止性骚扰的相关规定，采取有效的惩治、防治措施并做好对受害人的身份保护。

在河北等地，吕孝权的律所曾推动 7 家企业试点防治性骚扰的机制。但是作为民间机构，没有后续资金、人员跟进，现在试点企业机制运行情况如何，他也不知情。

在防治性骚扰中，应加重企业责任。吕孝权介绍，在我国台湾地区，企业必须有防治性骚扰的书面规章制度，缺失这一制度企业会被重罚。

2018.12.15 《25 岁女生弦子，被朱军起诉后的 80 天》（摄影集）

来源：在场 bepresent

原文链接：

https://www.toutiao.com/a6634401254795641352/?tt_from=copy_link&utm_campaign=client_share×tamp=1544846329&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copy_link&iid=54383791799&utm_medium=toutiao_ios&group_id=6634401254795641352

1 2018 年 9 月 25 日，25 岁的女生弦子决定放弃隐私权，直面镜头。两个月前，一条发布在朋友圈里的自述，让她出现在公众视野中，贴着“朱军性骚扰实习生”当事人的标签。事件的发酵、舆论的搅动，彻底改变了这个女孩的生活。决定出镜的当天，她刚接到北京海法院电话，得知自己和将其性骚扰经历自述转发到社交媒体上的麦烧已被朱军起诉。

2 弦子在朋友圈发出了自己四年前在《艺术人生》栏目实习时，曾在化妆间被朱军性骚扰的经历，之后被转发到了别的社交媒体。在那篇本意是为女性生活环境发声的文章中，由于事件的另一方朱军是全国知名的主持人，文章在网上被迅速传播。一个原本普通的女孩，以性骚扰事件受害者的形象进入了公众的视野。11 月出庭那天也是弦子第一次面临这么多媒体，路过的人看到也不明就里地跟着拍了起来，拍完了，问旁边人：“这是谁啊？”

3 弦子离家外出办事，她这四个月比起往常都忙碌，诉讼、采访、工作、家事都需要她一一应对。在过去 25 年的成长过程中，弦子有着幸福的家庭，有家人疼爱，现在也有男朋友的支持和陪伴。如果不是将自己当年的经历公开，弦子还像大部分的北漂一样，为在北京的生活奔波。事件被许多人关注后，她被贴上标签，被网络暴力，也被许多人误解，有阵子她出行需要人陪伴，手机里不停接到对她及她家人的恐吓、辱骂。

4 一次出行途中，弦子乘车路过新央视大楼，当时事情发生后她立即报案取证，又因各方压力迫使她“被动放弃”。9 月，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弦子得到 60 后的父母的支持，但是“他们会质疑你做这个事情的意义，或者是他们会觉得你做这个事情会带来危险，会影响到你的工作”。对他们那个年代的人来说，很难去相信个体会对社会产生影响力。

5 作为中国家喻户晓的主持人，朱军的手模和签名至今仍展示在中央电视塔里。过去十年，他主持的《艺术人生》栏目有着相当的知名度，在弦子的自述中，她就是在这个栏目实习时遭遇了侵犯：“在我毫无附和的情况下，他越说越兴奋，隔着衣服开始试图猥琐，丝毫不顾

忌我的推阻。”朱军方否认了上诉情况，并进行了起诉。

6 2018年10月9日弦子、麦烧与她们的律师会面。在进入司法程序后，她们就积极准备应诉的事。虽然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但她们拒绝了捐赠和社交媒体的流量分成，以免产生不必要的麻烦。弦子不确信自己是否会赢下官司，“我不清楚法律会执行到哪个层面。”弦子在一次视频采访中说。对于麦烧来说如果能够推动相应机制就“算我们赢”。

7 最开始弦子的律师是行政辩护律师，出于对案件类型的考虑，弦子还是希望找民事案件相关的律师，特别是基于性骚扰的名誉案件经验比较丰富的女性律师。诉讼的准备工作繁琐，正式开庭遥遥无期，未来还有进入漫长的诉讼期，双方拉锯数个回合才能让法官得出结论。

8 律师讨论会后，弦子和麦烧坐在一起看一篇关于性骚扰事件的报道。两个互不相识的女生，因为案件相见相识。还有更多的受害者联系弦子，弦子会提供力所能及的安慰和建议，或协助寻找律师和媒体。这是受害者与受害者相互安慰的过程，“很多时候有的感情别人没有办法理解，但是你知道他们是可以理解到你的”。

9 10月22日，弦子和律师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就起诉朱军人格权纠纷立案，男朋友在法庭外陪着弦子。立案当日，弦子有些焦躁，按照我国民事案件中“谁提出谁举证”的准则，这需要弦子承担更多举证的责任，性骚扰的隐蔽性和偶发性使之很难取证。

10 弦子蹲在地上看着自己立案的费用清单。她说11月16日，这一次的公证费就花了六千多块，不是一个小数目，每一分都是她编剧赚来的。上午公证完兴冲冲去找律师，听到的却都是坏消息。

11 弦子和律师王飞法庭外商讨案件，能走进司法程序算是迈出了一大步，但这仅仅是开了个头。在寻找证人过程中，并不是所有的朋友同学都选择站出来支持，有的因为在海外，有的因为不想麻烦、没有时间，拒绝了弦子的请求，“我也是非常不想再回头看国内那些破事了，”“我没有时间”，“我不愿意”。找证人是件心力交瘁的事情，也是弦子目前面临的一个挑战。找公证的东西压力也很大，她的头发使劲掉。

12 10月25日北京海淀区法院入口安检厅外，众多媒体等候拍摄。当日弦子、麦烧和双方律师在法院出庭，做案件的第一次证据交换，向法庭陈述证人和证据。一般情况一刻钟到半个小时的证据交换庭，双方在法庭呆了两个小时。证据交换完后，朱军的代理律师用沉默和“谢谢”拒绝了媒体的提问，快步离开了法院，朱军本人没有出庭，他的社交媒体账号在7月22日后再也没更新。

13 证据交换完后，弦子和麦烧同学在路边接受了简短的媒体采访。当媒体问到她们希望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时，弦子和麦烧同学对望了一眼，麦烧同学很肯定的回答：“赢。”她想通过案件让人知道司法现状与女性地位该有的样子。

14 前来等候不仅仅有媒体，还有专程赶过来围观的群众，现场不少人举起手机拍照、录像。对于凑热闹的人来说，这不过是抽空吃了个“瓜”，然而对关注女性生存环境的人来说，这个案件很有可能进一步改善女性面临的困境。今年六月以来，陆续有各种性侵性骚扰事件被当事人在网络曝光。

15 弦子在家中这张桌子上接受过媒体采访，倾听过其他事件的受害者倾述，也在此写工作要用的剧本。诉讼打破了弦子原来的生活节奏，她一边准备诉讼相关的事务，一边赶着工作，同时花时间来面对不同媒体的采访，以及面对线上、线下的很多受害者的求助。好在她的本职工作是编剧，工作时间比较自由，于是承受住了“对别的人可能需要全职去做的事”。

16 弦子在谈及已经过世的爷爷时，忍不住哭起来，她说父母、爷爷对她的未来没特别要求，但肯定也不希望自己遇到这些事。事件刚开始传播那阵，她曾在接受媒体拍摄时哭泣过，有个瞬间她意识到自己是弱者—她曾试图逃避，直至明白自己的处境和四年前没有本质区别。11月16日做完公证后，因为找律师遇到困难，弦子坐在出租车上也一直哭，她说自己有一瞬间就不想打了，觉得很痛苦。

17 弦子蹲坐着回复别的受害者发来的信息，当晚一位同样受到性骚扰的受害者会到弦子家里见面，为了保护受害者隐私，她拒绝了他人到场。如果有必要，她会帮受害者推荐律师，事情发展至今，弦子总结说，对于性骚扰受害者而言“保护好自己是所有事情的宗旨”。弦子的指甲有不同的颜色，最近，涂指甲油是她新找到的解压方式。

18 弦子说从7月以来，自己最开心的时候可能是收到另一位受害者发来的画，这让她回想起自己小时候玩过的一个玩具，她感觉重新拥有了专心致志玩玩具的回忆。在面对曝光和关注的同时，弦子也面临着网络上攻击的和谩骂。弦子在微博私信中收到过一张自己被p成鬼脸的照片，吓得她发抖。“但是到目前为止，在互联网上还是承载了很多的善意，绝大部分是会给我很多鼓励的温暖的。”

19 弦子的猫养了快三年了，第二年的时候，男朋友才发现自己对猫过敏，但是两人还是决定继续养着。在家吸猫也是解压的一种方式，生活中多了一个陪伴。弦子是为数不多遭遇性骚扰后立即报警的人，或许这和她的成长有关，父母疼爱，没有经济上的不安，人际关系上也极少会去讨好别人。在社交平台上辱骂她的私信，她有空时会怼回去。

20 在家中，弦子为要提交给公司的剧本正在赶工，她不希望拿案子作为自己耽误工作的借口。写作是她感受世界的一种方式。社交媒体上有网友鼓励她，经历了这么多不开心的事，以后创作的剧本更打动人。对90后弦子而言，经过这件事自己更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运行下去的了。“之前她不太了解，或者觉得这个世界怎么运行跟我并没有关系，因为我只要把我自己东西守护好就行。但是可能之后会发现，其实很多时候你是有机会去改变一些事情。”

21 弦子家里墙上放着自己喜欢的偶像的周边，嗑偶像、嗑CP，这让感到自在又放松。墙上的照片里她过去是过肩长发，现在换成了短发，少了几分当时的柔弱。弦子对自己的身份和被贴上的标签保持格外敏感。她和麦烧同学在社交媒体上明确拒绝过他人捆绑到她们俩身上的政治理念和女权主张，弦子说：“不想是被认为是因为某些标签而行动，我不是因为我追随某些主义做这些事，而是因为我是一个自由的人，我是一位女性而做这些事。”

22 Justin是弦子喜欢的偶像。粉丝眼中的偶像，未必是偶像真正的样子，弦子也认为别人评论中的她，也不是真正的自己—她会有特别割裂的感觉：“所有人都把你当做一个受害者，其实我每次打开那个微博自己内心也会觉得是一个受害者的感觉。包括在你身上有很多其他

的标签，比如女权，但是又会觉得所有的标签好像都不是我”。弦子还是希望大家认识到她是什么样子的，但也不太确定是不是有人感兴趣。

23 因为等会儿要拍摄，弦子在小桌子前化了个妆。她在北京的住所也受到过今年的房租上涨的波及，因为案子要处理的事情太多，无暇忙活搬家的事情，只好接受涨租。

24 10月，弦子从北京回到武汉，她要和家人商量案件，弦子父母未来也可能会出庭作证。她在社交媒体上写下，“即使官司打赢，受害者也不是赢家，灯光落下后，留给她们的，是他人即使伸出援手也无法解决的，千疮百孔的生活。”

2019.1.7 《中国人的一天|举报性骚扰却成为被告的弦子：我是一群不幸者中的幸存者》

来源：腾讯新闻，中国人的一天

原文链接：

<https://xw.qq.com/partner/vivoscreen/20181210013938/VID2018121001393800?vivoRcdMark=1>

如果不是2018年中有那么多人站出来，说出自己曾经受过伤害的往事，弦子已经把那段往事封存在了自己的记忆里，很可能再也不会提起。

她做了编剧，和男友生活在一起，还养了一只猫。弦子说起话来咬字很清晰，有时候让人觉得是不是太清晰了。她的声音总是给人一种印象，这个性格温和文弱的姑娘，内里一定很倔强。

4年前，正是这种倔强让她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那时候她只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因为在央视《艺术人生》栏目实习而认识朱军，又因为想为纪录片采访朱军而与后者单独相处。事情发生后，她第一时间告诉了自己的同学，又给姑母和老师打了电话。最后，在老师、室友和一位律师的陪同下，弦子去了央视旁边的派出所报警。

现在在化妆室里接受了一家媒体的电话采访。

在性骚扰和性侵受害者的陈述中，事发后的沉默是常态。绝大多数人没有像弦子那样，把自己的经历告诉别人，更不要说尝试报警。报警后，警方调取了事发地点监控录像，并且在她的头发和衣服上提取了DNA。一位年轻的警察鼓励她坚持下去。

后来，警方的调查终止了，这起事件迅速转入沉默。弦子回忆说，“当时报警之后没有结果，于是就想逃避这件事，赶紧忘掉。我的父母很担心我，但我也担心他们。”

直到弦子经历这一切的4年后，这种体制性的沉默才在2018年第一次真正受到冲击。许多曾经遭受性侵或性骚扰的女性开始站出来讲出自己的故事。她们面对的不仅是曾经伤害过她们的人，还有这种体制性的沉默和体制性的沉默中包含的权力结构和社会意识。

弦子用一篇长文章讲述了自己的遭遇。朋友把她的文章转发到微博上。在微博上成为热点之后不久，这篇文章消失了。不久之后，转发文章的朋友和弦子本人，都收到了起诉书。朱军

控告她们侵害了自己的名誉权。

事情发生之后，弦子总会想起林奕含自杀的事情。最近她突然意识到，“林奕含不是因为敌人，才离开这个世界，而是你发现你信赖的世界坍塌了之后，才会离开世界。但我不愿意分开，不想割舍在意的东西，哪怕会伤害到你”。

朱军从来没有就这件事情面对过媒体。其实，如果不是这次起诉，弦子也许不会站出来直面媒体和公众。如今，为维护自己和朋友的权利而战斗，她必须站出来。现在，弦子做好了坚持下去的准备。对所有性骚扰和性侵受害者来说，下定决心走法律程序，都是最艰难的。那意味着她们必须一次又一次地暴露自己的创伤。

在弦子看来，自己的做法不是勇敢，而是应该这么做。“更多时候我觉得我收到了安慰和鼓励，会让我觉得没有那么孤单。但对于很多没有站出来的受害者而言，时间是最能帮助她们的。我不会劝她们忘记，因为你没办法和她们说去忘记，那就相互倾听，相互帮助。”

如今，弦子尽力维护自己的生活方式。尽可能集中精力完成剧本，读书，和朋友相处，依旧在为案件奔波。她说，不管是输，还是赢，今年、明年一定会有一个结果。“我希望输是因为我没准备好，而不是这个体制不允許你赢。如果有一天输掉了，我会跟大家说，是我脑子比较笨。”

她的情绪总体来说是稳定的，但有时候也会哭起来。这种压力的释放对她有帮助。她先是抽泣，后来就哭出声来了，她哭了一段时间，又慢慢变成了抽泣。在记者采访弦子的一晚，她刷微博微信流着泪，猫围着她转。采访时，弦子突然大哭起来，表达自己写不完剧本了，也不想拍摄面向镜头的画面。

弦子觉得自己是一个幸存者。这件事情给了她一个机会，让她和很多人联系在了一起。而她想要做的只是让人们正视一个幸存者的尊严。

弦子和麦烧合影。从事件开始到现在，麦烧都是弦子的陪伴者。

朋友们始终支持她。我们正遇上一家杂志社为麦烧和弦子拍照片。麦烧一袭黑衣，站在弦子身后。麦烧比较严肃，但拍摄中总有些笑场的时候。姑娘们笑很开心，现场的气氛突然变得很明亮。

（十六）《大河报》朱长振事件（2018.7）

事件梳理

2018.7.26 匿名举报者发文《我曾被大河报记者朱长振试图性侵》

来源：微博@搜狐新闻

原文链接：

https://weibo.com/5890672121/GrkFetQux?filter=hot&root_comment_id=4266142706798006&type=comment#_rnd1565727590863

事情具体经过是这样的，2012 年夏天，我大学刚毕业，当时在山东采访，他突然给我打电话，说大河报要创办公益周刊，问我要不要跟他一起，我当时很意外他能想到我。

2011 年我在某报实习，当时邓飞的免费午餐正火，我被派去采访免费午餐。其中一次实地采访是在他的老家，平顶山鲁山县。因为是他把免费午餐请去的，所以我被建议采访他。就这样认识的。后来我还把我的台灯、书籍等物品捐赠给他主办的爱心活动。

所以他找到我的时候，我觉得可以考虑，就答应他回郑州联系。

回来之后的某个晚上（时间可查，在另一个手机上），他突然给我发短信，他说今天排版到半夜 12 点，排完版叫我，我们好好谋划谋划这个公益周刊。

我想都没想就开心的答应了（我当时还觉的午夜谈公益有点酷），但是我室友知道后立马觉得不对劲，劝我别去。当时我男朋友也知道，打电话命令我不能去。

我还觉得不应该无理由怀疑人家，况且人家是调查记者，又是谈公益，似乎找不到不去的理由。男朋友叮嘱让我随时联系他。

晚上 12 点多，他开一辆白色越野车来到我住的地方。我当时住郑州花园路与北三环交叉口。当时天黑，也没想到注意车型和车牌。

我当时设想的谈事儿的地方是路口的迪欧咖啡。见面后我说了去迪欧咖啡。但我忘了不知道怎么打了个哈哈就过去了。然后他说饿了，在我们街道路边湖南米粉店里吃了碗米粉。

期间我问他很多次公益周刊的事，他都回避，只字未谈。我想别着急，人家吃饭呢。

等他吃完饭，我问他去哪，他说先上车，我想为啥不去迪欧咖啡呢，难道没带钱？要去找肯德基？就上车了，然后他才说，先去北环兜兜风吧。在北三环，他一直往西开。大概开到了北三环东方园附近。眼看路边没有肯德基，我有点着急了，再次问公益周刊的事，还提议找个肯德基，他说太吵。

这期间我还提到了免费午餐的事，我记得他说不跟邓飞合作了。而当时我在新闻上得知，河南商报跟邓飞联合做了一次活动（他是大河报的）。

我要求他停车，他说别急，不如去附近的酒店吧，我当时有点小震惊，但依然没有怀疑到他的人品。我说我坚决不去，我们找个安静有人的地方谈完就行了。

他想了想，说那去我家吧。我很疑惑，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直接反驳，而只是试探性生问他，嫂子没睡吗？会不会影响她休息。我只是想试探下他家有没有人。他说她没事。我想那就是他有老婆了，那我不怕了。

到了他家，没有开灯，我突然觉得我根本没有确定好他家到底有没有人。

我开始对他环疑。他从冰箱里拿了点西瓜，厨房应该在进门右手边，我记得开放式的，冰箱在进门的门口附近、他切了大概五六瓣。然后给了我一块，自己吃了两块。我的那块随便咬了几口就放下了，后来回想也还是后怕。

我无意吃西瓜，继续问公益周刊，他说先来参观下我家吧。

他带我去他在少林寺学武功的儿子(当时不知道,后来才知道他儿子当时在少林寺学武功)的房间，那里有一个山地车，房间没人，床板都是干净的。

接着去了他们的卧室，我当时脑袋都炸了，确定没人。

我不敢相信他会这样!于是开始跟他周旋，他拿出他曾经做调查采访时的照片，获得的奖给我看，有汶川地震采访照片、荣誉证书(后来我一个学姐告诉我，这就是大河报那批老男人们钓刚毕业学生惯用的计俩，就是让你先崇拜他)。

他还给我拿出来他在中山大学训练营时期的照片。我当时敷衍着扫了两眼，想看尽快逃离这里。他也见我往外走，于是放下那些东西，说那来客厅谈吧。

在客厅，灯没全打开，有点暗，我犹豫要不要坐下。我记得他还还对我说坐下吧，我又不会对你怎么样之类的话。

我问他，你妻子呢？他好像没回答。但他又说坐下谈。我坐在了边上，正掏出手机回男朋友短信(我当时不想让男朋友知道我现在的情况很出格，我回的是我马上回家，我当时应该让他替我报警)。

他看到了。然后，过了大概几秒钟，他突然站起来，朝我扑了上来.....我清楚记得当时还狠咬了他的舌头，导致他放开了一下，但一直压着我(超级恶心)。

后来他又把我压倒一次，就在这个时候我手机刚好响了。是我男朋友。

他立马警觉，稍微起来抢了我的手机，他以为我在录音或者报了警，可惜我都没有来得及，那是我男朋友给我发的短信，告诉我回家路上要小心之类的。

趁这个机会我站了起来，告诉他把手机给我，我没报警，同时快速往门口走。在距离门口一米左右的地方，他拉住我的胳膊，我使劲甩开了。

开门，坐电梯，下楼。这个时候他在屋里没出来。

对了，我记得他家在12楼。应该是东瑞园。因为今年端午节我陪亲戚去东瑞园，一下子就想到了那晚。但我不确定是不是东瑞园。

外面漆黑，我意识到我出门还没带钱，啥也没带。我没法打车回家，我想去门卫求救，但门卫没有人。我不知道该怎么脱身。

过了会我还在徘徊，他也下楼了。他说送我，我没办法。然后他上车，我也上车了。上车前他要倒车，很奇怪的是，倒车的时候，他竟然提出让我站在车的正后面去，我直觉是他想撞死我，因为从没见过倒车让人站正后面的，所以我站在了边上的台阶上。

他倒了几下告诉我可以了。我打开后面座位的门，他说你坐前面（副驾驶），你坐后面我就不走了。我坚持了一会还是坐到了前面。

上路后，在中州大道上，车较少。他不知道走了多少次这条路，但是他竟然突然告诉我他走错了，又要倒车，又让我站在车的正后面…跟上次一样，我站在了路边有台阶的地方。

倒完车，这次我坚决坐在后车座。然后我问他，你竟然是这种人。他立马一副我什么人啊，我做什么啦的样子。我就知道，没录音我可能永远无法把这种在外面道貌岸然的人的真实一面展现给大家了。

其实在这之前，我也做过几篇调查报告，录音对我来说不是难事。我当时之所以没有录音，一个是因为我完全懵了，我不想让被人知道为傻逼至此，一个是因为我的手机比较低级，没办法直接打开录音功能。而且事情发生时，我也完全没有机会。

2013年夏天，我已经换了工作和城市。在新的城市，有一天我看到他在网上卖羊肉串，而且还有很多我熟悉的媒体朋友转发。他们似乎都在顶他。我在我的微博上发了一句大致意思是一个骗子在卖羊肉串。

然后男朋友和好朋友看到后都问我为什么这么说，我鼓起勇气，第一次把事情告诉了他们。

当时在微博上，我渐渐觉得不对劲，没有多少人相信我，他说我是炒作，倒是有不少人相信了。我后来一怒之下删掉所有微博。但是我给他发了一条短信。

短信内容：估计每年的这个时候你都将无法安生，不是你良心发现主动忏悔，你也不可能这么做，而是噩梦没有消失、恶徒还在毫无悔意的逍遥自在，被受害者的仇恨无法熄灭！朱长振，你在微博上使用的低劣手段根本无济于事，因为你没有为你的恶行忏悔过，所以微博只是表面。我还是那个普通弱小的女孩子，无法使用别的办法为自己洗去耻辱，但是我会用我的坚持告诉你伤害别人不是不需要代价的。

然后，我还给他发了QQ，但是却招来他更多的羞辱和谩骂。他当时同时用一个QQ号码一边假借他老婆的名义羞辱我，一边在无冕之羊的群里叫卖羊肉。截图已经不清楚，但大致能看清。

事情的经过大致如此。他应该至今都一副憨厚老好人的面目在外，以老调查记者自居，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女生上当受骗。

2013年我鼓起勇气说出全部细节和事实，但是除了我的家人和朋友相信我，但在媒体圈，

我感受到了被疏远。

我最难以忍受的是他面对我的事实和细节，反过来故意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样子，说让我至今不愿回想的话。他无端反咬一口的那些话，让我彻底闭口了 5 年。我再也不敢对外指出他性骚扰女性。我害怕从，承担不起被言语羞辱的二次伤害。

我觉得，女性被性骚扰、性侵，最难的不是你站出来，而是站出来后如何面对无端的羞辱和谩骂，尤其是前几年性骚扰话题还没有经历过几轮舆论声讨的时候。所以我理解甘肃那位伤心绝望至死的女生。

补：事情发生的当口我没有录音，但是，我与他总共只见过两面，连朋友都不算，我至今却能画出他那套房子的平面图。我对我说的每一个细节负责。

2018 年 7 月 26 日

2018.7.26 朱长振转发举报文章，指向阴谋论

原文链接：

https://weibo.com/5890672121/GrKFetQux?filter=hot&root_comment_id=4266142706798006&type=comment#_rnd1565727590863

朱长振：“我错了，不该转发评论这条与疫苗有关的微博，并固执不听警告立即删除！近期一直忙于新书《十年》五一二汶川地震十周年十家庭记，等书出版发行时，我会一并推广，包括这个 6 年前的所谓性侵并企图杀人灭口的花边新闻，大家静等。”

（十七）宁波市羽毛球队刘坚军、张伟事件（2018.7）

事件梳理

2018.7.26 匿名举报者指控刘坚军、张伟性骚扰/性侵未遂

来源：微博@孙孙向你扔了只狗

原文链接：

https://weibo.com/5688970752/GrLyu7BOR?filter=hot&root_comment_id=0&type=comment#_rnd1563443327880

“继 19 岁女孩跳楼等相似性侵事件的出现，我决定也站出来说一下我的事。我今年 17 岁，高二，在宁波。”

1. 在我 14 岁那年，曾经的世界冠军：刘坚军，也是宁波市羽毛球队总教练。在一次省比赛中，我们都住宾馆，他把我叫到他房间，对我进行抱，亲等性骚扰，我当时未满 14 周岁，一年后在台湾比赛，再次对我进行更进一步性骚扰。

2. 在我 15 岁那年，同样是台湾比赛，前国家队队员也是宁波市羽毛球队教练：张伟。试图强奸我，在我反抗之下强奸未遂，后来向他老婆和我父母等人诬陷我说是我挑衅，勾引他。

以上两次我一直埋藏在心中，不敢公开，使我这几年来内心压抑，抑郁。在亲人朋友的关心与鼓励下，我鼓起勇气将此事公开，我希望有越来越多受到侵犯的女孩子不要忍气吞声，可能你们觉得，承认自己被性骚扰过，容易被社会舆论二次伤害，变得声名狼藉，抬不起头来。还有很多很多被侵犯的姑娘，独自躲在黑暗的深渊里挣扎，万籁有声，只有她自己的哭声。

姑娘们，一定要明确一点，遭遇性侵害，不是你的错。你们的声音，我们都听得见，警察叔叔也听得见。你是受害者，你一定会受到保护的。”



2018.7.28 举报者公布日记还原事件细节，刘坚军称已经报警，张伟正在联系律师

作者：夏裕

来源：钱塘新闻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uY2W16YIS-fZpB4zBWjmVA>

《宁波高二女生自曝被世界冠军、宁波羽毛球教练性骚扰 俩教练称其造谣已向警方报案》

7月26日晚上，网友@孙孙向你扔了只狗 在微博上爆料，称在自己14岁时，在参加一次比赛时，被世界冠军、宁波市羽毛球总教练刘坚军性骚扰；自己15岁在台湾参加比赛时，被前国家队队员、宁波市羽毛球队教练张伟强奸未遂，还被诬陷勾引教练。

附：举报微博截图和原文（略）

刘坚军，浙江宁波人，中国羽毛球男子运动员，曾夺得 1996 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羽毛球比赛混合双打铜牌，此后退役。现为宁波羽毛球队总教练。

张伟，1987 年 2 月 2 日，浙江宁波人，前国家队队员，现为宁波市羽毛球队教练。

当事女孩自述被性骚扰经过

我联系到了当事人孙孙（化名）。

孙孙，17 岁，从小在宁波长大、念书，下学期读高三。在小学 5、6 年级的时候，她进入了市羽毛球队，2015 年，获得国家一级运动员证书。



▲孙孙的一级运动员证书

她的初中是在宁波江北一所中学读的，每天下午 3 点多，到晚上 5 点多，是她的训练时间。刘坚军是市羽毛球队总教练，每天，他都会出现在训练场上。

“不记得什么开始，刘坚军开始找我，会在寝室门口等我，开车接我训练完回家，”孙孙回忆，坐在副驾驶座上的她，当时感觉很奇怪。“他会摸一下我的头，摸一下肩膀。我很反感这种接触，因为他是总教练，又不好意思抗拒。”

2014 年 12 月 4 日左右，她说清楚的记得这个日子，一次参加杭州淳安县省中小學生羽毛球賽，吃晚饭前，刘坚军让她去他的房间坐坐。

“我进去后，先闲聊了几句，他突然走到我面前，抱住我，开始亲我嘴。一连串的动作，我没有任何防备，很震惊，很恐惧。他还说，让我晚一点再去他的房间，不要告诉 XXX（XXX 是跟我同住一个房间的另一个队员）”

孙孙说，那时候她才 13 周岁，还不懂什么是性侵（性骚扰），只知道害怕、恐惧，从教练房间出来的时候，她走路都走不稳了，她说没想过，平时高高在上、受人尊重的总教练，会对她做出这样的举动！

“我的世界观崩塌了。在自己的房间里，我哭了很久，把事情告诉了一个队里最要好的闺蜜。可是，她也不敢相信。”

晚上 11 点多，孙孙接到了刘坚军的几个电话，没接，后来又收到他的一条短信，问她：睡了没。孙孙睁着眼，没有回复。

从此以后，她总是避着刘坚军，一看到他就会躲开。“让他没办法下手。”她说。

第二年，一次去台湾参加比赛，孙孙说刘坚军让她去买把雨伞。

“我拿着伞进了他的房间，才发现他躺在床上，只穿了一条内裤。他说让我陪他坐在床上一起看会儿电视剧。我不肯，他起身过来抱住我，拉去床上，摸我的胸，我强行抵抗，匆匆逃了出去。”

“张伟，羽毛球队教练，我一开始对他的认知是，他是个很好的人，一个知心的哥哥。还是在台湾参加比赛的那几天，在他的房间里，我把被总教练性侵（性骚扰）的事告诉他，问他，我该怎么办。”

他的答复和行为让我惊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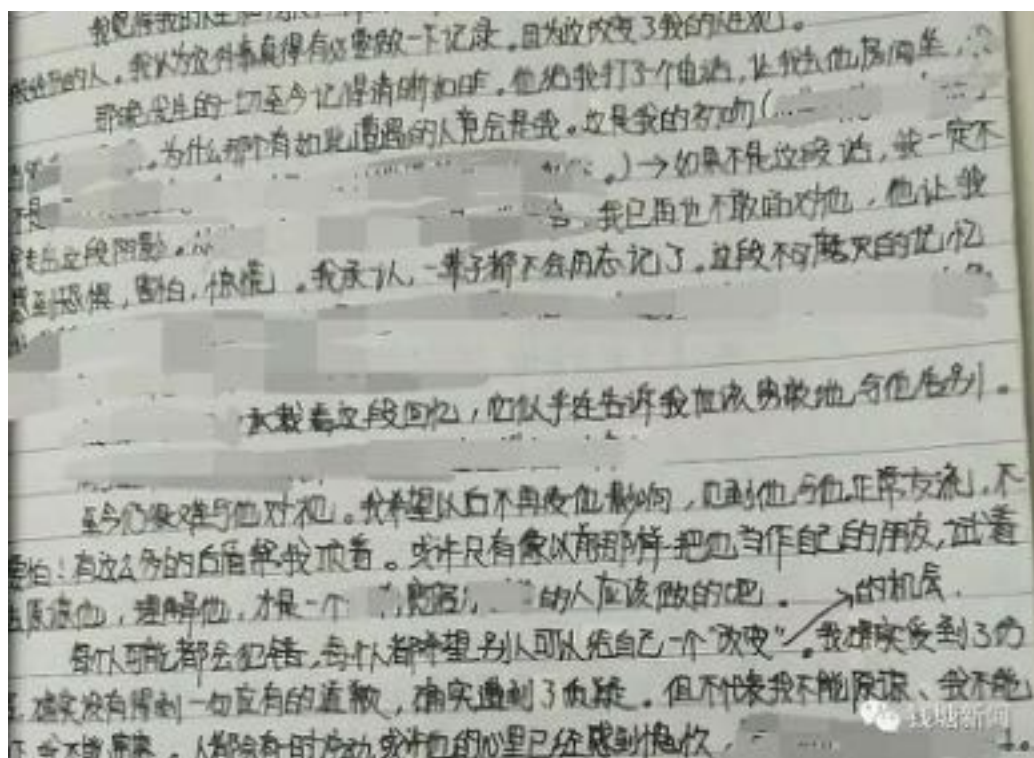
他说：“这很正常，碰到喜欢的人可以这么做……然后，他开始要求和我发生性关系，要我做他的情人，还试图脱我衣服……”

孙孙说，在她的竭力反抗下，两人最后没有发生最后一步的关系。“后来，张伟诬陷我，跟我爸妈以及他老婆说当时是我挑衅他，他说是我对他说：刘坚军敢对我这样，你敢吗，你别怂啊。我完全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

这三次性侵（性骚扰），孙孙都在两三年前记录在了日记本上。

孙孙因为这两件事，心情十分压抑。

高一暑假，日记本里记录的两件事被爸妈发现了。



▲ 孙孙提供的日记

“爸爸很震惊，很气愤，带我去信访局和体育局告刘坚军。可是，到最后都没有做任何处理。”
“这时，刘坚军私下来找我了，让我不要把影响扩大，让我去继续参加市羽毛球队，并且亲口承认自己所作所为。”

高二时，孙孙借读在了宁波某高中。“我没办法，我只能暂时接受这样的安排，羽毛球特长可以让我高考降分录取。”

然而，在这所中学训练的这半年来，她说始终无法做到面对这两个教练。

孙孙给我传来一段当初父亲和刘坚军交涉的录音，大约有一个多小时。

“曝光这件事情前，我犹豫了好几天，想起近段时间的性侵事件，在朋友的鼓励下，我终于鼓起勇气公开此事，我想得到社会的重视，希望有越来越多受到侵犯的女孩子不要忍气吞声。”

昨天下午，我联系了宁波市体育局，一名工作人员表示，局里已经就相关情况进行开会讨论，具体情况他不太清楚。

昨天晚上，我联系到了两位当事人刘坚军和张伟。刘坚军表示，他已经向警方报案，等待警方调查，自己不方便多说。

张伟发了一条朋友圈，声称“无端造谣，恶意中伤”。电话里，他对我说，自己很愤怒，已经报案，目前正跟律师联系，将通过法律渠道还自己清白。

期待相关部门的调查、公布真相!

2018.7.28 录音证据公布，刘坚军承认行为不端

来源：PP 体育

原文链接：http://sports.pptv.com/article/pg_detail?aid=243765&type=article

《刘坚军性侵少女事件新进展！录音证据曝光 承认“行为不端”》

7月27日晚间，PP体育独家拿到了爆料少女“孙孙向你扔了只狗”（以下称为小孙）提供的录音证据，两份录音资料，与刘坚军有关的长约1小时21分钟，涉及张伟的时长大约在22分钟。

根据刘坚军的说法，他确实亲口承认了自己行为不端：“只能说是不符合教练的做法，最多是行为不端，但我也意识到自己在这方面可能做得不对。也没有哎呦‘她不给我弄’我就不（好好教了），和之前没有任何两样。”

（孙父质问刘坚军录音内容）

孙父：这个问题呢至少是，你还是有过一些动作。

刘坚军：这个呢，我刚才也说了。你分析得有道理，我有行为不端的地方呢，可能我自己都没意识到。但是我刚才给你说了抱歉。可但是当时她已经走出这一步了，我觉得我跟她在一起根本就没啥，她为什么打电话给我。

孙父：你前面没做过那样的事，她会招惹到你么？

刘坚军：我前面到底做了什么。就是说在这个当中，我可能不符合教练的行为。我也没犯法，也没怎么样，最多是你行为不端。我也想过这个事，我行为不端嘛，就是感觉你这个教练有点恶心（音译）。但是作为教练的角度来说，我也意识到自己再这方面可能做得不对。我到后面，我也从来没有（想过）她不给我弄，我就不好好教了。我一如既往，该教的教，该说的，该比赛的。没有对她的（态度）跟之前有任何两样。

录音中，刘坚军还表示，这件事情是这辈子做的最后悔的一件事。“这是我这辈子做的最后悔、最难受的（一件事），而且不单单是给您女儿，给我也造成了很大困扰，所以说后面我都一直很注意。”

（刘坚军录音内容）

刘坚军：这件事情是我这辈子做的最后悔、最难受的，而且不单单是给您女儿，给我也造成了很大困扰。所以说后面我都一直很注意，也没有去怎么样怎么样。你说作为我们来说，也存在，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没做啥，真的是也没做啥事。然后对她的心理造成影响了，我也愿意去承担。

据小孙父亲在录音中的表态，希望能够得到认真的道歉，对事件有所补救，不要给孩子留下阴影。

而面对事件的另一当事人张伟，小孙父亲的态度则显得更为激动，录音中，小孙父亲质问张

伟：“你也有女儿，你怎么能想象一个男人对自己的幼女就是全身那么摸？还亲嘴，差一点就发生性关系？你怎么能想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处理的怎么样？”

(孙父质问张伟录音内容)

孙父：我当时在跟你谈，你有女儿。你怎么能想象一个男人，对自己的幼女，就全身那么摸，还亲嘴，就差一点发生性关系，你怎么能想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处理的怎么样你说。

张伟：可以，起码我也觉得你非常的理性，能够很好的处理这个事情，我也希望我的态度也是足够的诚恳，让你能够接受。

孙父：可是让我想象不到的是，刘坚军和张俊杰所反应的这些事实，你也没办法否认对不对。我要的你是安抚，结果闹的那么大动静我真不知道。确实是，当时刘坚军……

张伟：等一下等一下，我老婆在找我，我马上下来……

张伟则回应觉得是刘坚军把矛盾推给了自己：“我觉得我是有问题但你问一下谁对她伤害最大，我希望你也冷静一点。大家都想把这个事情解决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不是说一定要揪出到底是怎么样，我做的所有的一切你都知道是什么事情，我都已经跟你说过了。后续我所做的一些弥补的措施我都已经在做了”

2018.12.26 举报者@孙孙向你扔了只狗 发博称微博评论受到限制，暗示刘、张应受法律制裁

来源：@孙孙向你扔了只狗

原文链接：

https://weibo.com/5688970752/H91qam183?filter=hot&root_comment_id=0&type=comment#_rnd1563445525218



附图四张：

而就在前天，也就是2018年11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网上发布就猥亵、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犯罪，给出了新的具体性判案指导意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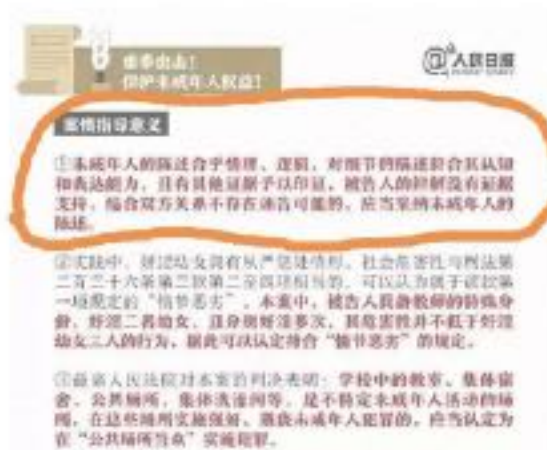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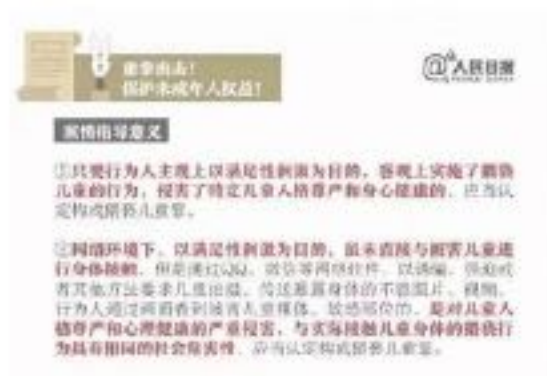


大快人心!

在这份剑指侵犯未成年人权益犯罪的文件里，对于虐待家庭未成年人，我们看到了：



对于性侵猥亵未成年人，我们看到了：



文件中还有一条，教育部将进一步健全完善预防性侵害幼儿园儿童和中小学学生的制度机制。

(十八) 北京迷笛周翊事件 (2018. 7-)

事件梳理

2018.7.28 微博用户@我是落生 发布@再见罗丝 的私信求助, 指控迷笛副总周翊性侵

来源: 微博@我是落生 (原博已被屏蔽)

备份链接:

<https://matters.news/@jidongjie/20180728-%E5%BE%AE%E5%8D%9A%E7%94%A8%E6%88%B7-%E6%88%91%E6%98%AF%E8%90%BD%E7%94%9F-%E5%8C%BF%E5%90%8D%E6%8C%87%E6%8E%A7%E8%BF%B7%E7%AC%9B%E5%89%AF%E6%80%BB%E5%91%A8%E7%BF%8A%E6%80%A7%E4%BE%B5-zdpuB16u4fSfLfyB8CHGffvgx5JdtHLW5Wuowxu374RrPyzay>

#摇滚圈 me2# 21 岁的女生私信求助: 参加过迷笛音乐节志愿者服务七次的她, 在 2017 年五一的太湖迷笛音乐节上, 被同组的分管老师、也是迷笛的副总周翊性侵。这一年来, 她患上了应激障碍和抑郁症, 今年鼓起勇气向迷笛校长、音乐节创始人张帆反映, 但是张帆却希望她能原谅性侵犯, 维护迷笛音乐节的声誉。

百度资料显示: “迷笛音乐节”是由中国地下摇滚乐队的发源地——北京迷笛音乐学校创办的国内第一个原创音乐节,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 已成为现代音乐最响亮的品牌之一。每年都有几十支国内外的知名乐队受邀参加演出, 更有几万狂热的乐迷从全国各地蜂拥而来, 国内外百余家知名媒体都在关注它的动态, 竞相报道与之相关的消息, 迷笛又被称为中国的“伍德斯托克”(Woodstock)。

求助的女生说: 我做好了随时去死的准备, 但在此之前我愿意抗争。图 1-4 是她写的事情经过, 图 5 是她向我求助的部分私信内容, 图 6 是她的病情诊断证明

图 1-4 内容:

还记得今年五一太湖迷笛结束之后, 一篇在朋友圈引起争议的文章吗? 《音乐节已成为咸猪手的乌托邦》, 关于一个姑娘在看演出时被性骚扰的事情。

今天我要讲的故事, 应该叫《乌托邦里伸出来的成猪手》, 关于一个志愿者在迷笛音乐节举办期间被志愿者老师 (迷笛工作人员) 性侵的故事。

很不幸, 主人公是我自己。

我是一个参加过七次迷笛音乐节的志愿者, 这不是一个约数, 而是作为迷笛志愿者实际参加过的七场音乐节服务。迷笛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地方, 和很多朋友一样, 我几乎把大学所有假期都奉献给了这里。在做志愿者期间认识的朋友, 是我人生最宝贵的回忆, 义无反顾奔赴这么多回, 早已经不是为了看演出, 而是为了回家见见朋友。无论发生什么, 那些可爱的人, 那些美好的回忆和热泪盈眶的瞬间, 在我心里永远不会动摇。

2017 年太湖迷笛音乐节，我在孩迷舞台组，组里的志愿者负责老师是舞台导演，姓周，之前的音乐节我也曾在他的组。太迷开始前，他希望我能带电脑帮孩迷做每日回顾推送，因为之前相识，我爽快的答应了。但是露营区没有电，他主动提出在工作人员的酒店帮我多留一间，我很想和很久不见的朋友们住在一起，哪怕只是帐篷露营。但是出于他交代的任务，我答应了去酒店住。

音乐节结束的晚上，我跟随工作人员的车回了松陵饭店，晚上他要求我去他房间讨论推送选题，然而在我抱着电脑来到他房间之后，工作没说几句，他就把我压倒床上，用一只手把我两只手锁在头顶，另外一只手扒我的衣服。

在此之前，我没有任何性经验。除了吓到发抖努力反抗之外，大脑一片空白。我的力气没有他大，没有任何防备的我没能制止他。对所有女孩来说难忘的第一次，变成了让我难忘的噩梦和痛苦。

为什么事情发生之后没有第一时间报警?因为他说，这么做是因为情不自禁，因为他喜欢和赏识我，而大脑一片空白白的我选择了相信他，虽然很可笑，但是只有相信他才能让我承受的一切没有那么难过。

我努力也去喜欢他，努力说服自己把这看成是一件因为喜欢才会发生的事情。但是在随后，我却在他朋友口中得知，他已经结婚，并且比我大 23 岁，跟我父亲一样的年龄。这样的人，凭什么能拿一句喜欢毁掉另一个人的人生?

但是不报警的根源，来自于我接受的传统家庭教育，在父母传输给我的观念里，女孩要懂得保护自己，晚上不要出门，被侵犯是一件天大的丢脸的事情。我一直以为自己做得很好，但是在这件事上，却因为过于信任，完全没有保护自己的意识。

实际上，我从来没有想过，被自己尊敬的称之为老师的人，会做出这样的事情。但是事情发生了，我只感觉到恐慌和羞耻，完全不敢想象，把这件事情说出来之后，在所有人的有色眼镜中，我该如何继续生活。

可是就算不说出来，在我心里，也已经有块地方完全坍塌了。在失眠三四个月的煎熬之后，我开始去医院看精神科医生，并被确诊为双相情感障碍、应激障碍和中度抑郁症，从此开始了反反复复吃药看医生的痛苦生活。

这一年来所有的病历和诊断我都留着，乐观爱笑的我，在这一年里偷偷哭过的次数比前二十年的总和都多。

测验结果

制度总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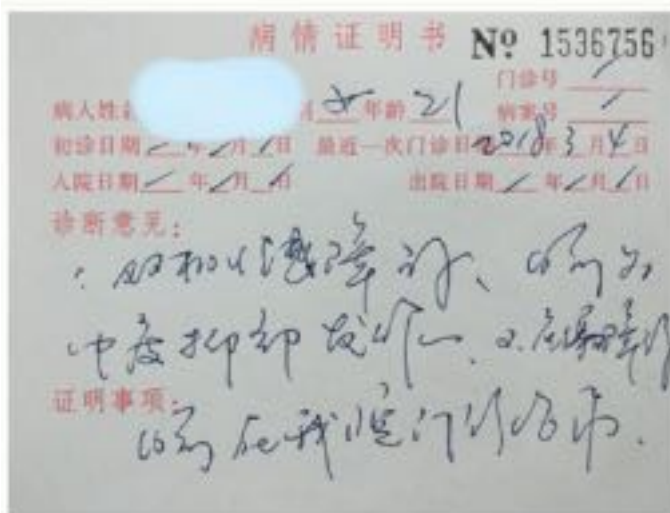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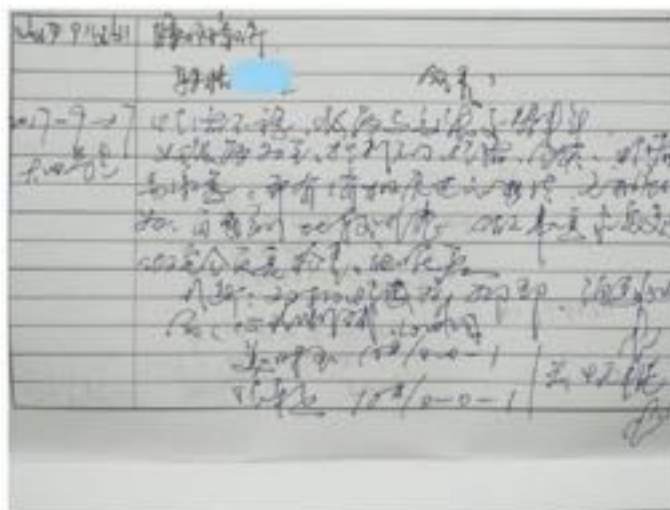
到分 78(0-52)

指导意见

总分重度抑郁，情绪非常低落，感觉毫无生气，没有愉快的感觉。经常产生无助感或者绝望感。自怨自责。经常有活着太累，想解脱、出现消极的念头，还常哭泣或者整日愁眉苦脸，话语明显少，活动也少，兴趣缺乏。睡眠障碍明显，入睡困难或者早醒。性欲功能基本没有（本评价不适用于儿童和老年人）。

2017-11-10

測驗結果仅供参考



前段时间有部电影叫《我不是药神》，从小泪点低的我看完却没有流下一滴眼泪，现在的我，完全不能理解片中病人的求生欲，我每天睁开眼睛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得一种绝症马上死去。我无数次想过自杀，可是另一个我说，想努力活着，斗争之下我坚持去吃药看医生，可是医生治不好我的噩梦，任何能让我回忆起这段经历的小事都能将我轻易击垮。

是家人让我想要努力留下来，活下去，我死了妈妈会很痛苦，可是妈妈不知道，活在这件事

情阴影里的我也很痛苦。

今年二月，我找到迷笛的校长，把事情全部告诉了他，希望得到一个公平的处理结果。

当时校长正在国外，表示听到这件事情很震惊，也表达了对我的关心和同情，派了迷笛两位高管来同我对接，为此我来到了北京同他们见面，并提出了我的诉求，希望迷笛能够发布通告，将周某停职。

为了不打扰他们的生活，在此我并不想说出两位高管的名字，但是我很感激他们对我的耐心和帮助。

可是通告能不能发，能拍板的人只有校长，校长和我在电话里协商，官方发布这篇通报不合适，会对迷笛音乐节产生负面影响，最多只能内部通报，并约我去北京见面。

见面时，桌上有校长、一位迷笛高管，还有周某。校长让周某跟我道歉，并希望我作为一名迷笛志愿者，能够维护迷笛的名誉，原谅周某的一时冲动。我不会忘记那顿饭是怎么吃的，全程都在哭泣和颤抖，我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小肚鸡肠，但这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件得饶人处且饶人的事情。

见面结束之后，我跟校长重申，我需要迷笛的通报，哪怕是内部的。但是在我反复追问之后，校长表示“有些领导层同事有不用意见，所以目前还没有做内部通报”。



在这里我想介绍一下，周某是“北京迷笛艺术传播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孩子们的迷笛艺术项

目总监、孩迷舞台导演”(以上职称全部来自迷笛官方介绍)

他在做的是儿童教育,他总是被人称为周老师,事情发生后,直到今天,他仍旧没有被停职,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的继续工作生活,这一切对被毁掉的我来说,像是一种极端的讽刺。

但六月份,我还是答应了校长原谅他,我把这种逃避当作是一种跟自己的和解,因为没日没夜的被这些痛苦缠绕,我已经濒临崩溃,精神科医生多次建议我住院。

按理说,我应该把这件事情咽下去,变成秘密跟着我自己腐烂。直到一个月前我看到了甘肃女孩跳楼的新闻,在后续报道里,我看到了女孩的校长和老师处理这件事情的态度,同样的手法,同样的说辞,我看着雷同的字句,躲在洗手间里哭到岔气,这样的遭遇我同样经历了一遍。

直到昨天,铺天盖地的 metoo 出现在了我的朋友圈,虽然性侵两个字,每看到一次就像是在我心里插了一把刀子,但我真的很感动自己的朋友,愿意包容和支持有过受害经历的人。

那篇《咸猪手的乌托邦》我收藏了三个月,我找到了作者大老王姑娘,问她:“直到今天,你收到迷笛的回复了吗”她说:“没有。”

我记得今年迷笛志愿者招募推送里的一段话,引自鲁迅先生,“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我也记得今年太迷志愿者集结首日,校长按照惯例让台下席地而坐的志愿者,按照参加次数举手,之前把来过迷笛当作骄傲的我,第一次感觉自己的手那么沉重。

我是一名迷笛志愿者,我把太湖迷笛营当成家,把志愿者朋友当家人,可是难道因为这里是家,就必须“家丑不可外扬”吗?

我很感激校长在处理过程中对我的耐心和帮助,也理解作为创始人想要维护音乐节的出发点,但我不能接受高喊着“爱与和平”去包庇作奸犯科的伪善行为,压下一切息事宁人,正如之前性骚扰的文章中写到,“沉默与帮凶无异,都是助长邪恶的推手。”

大老王姑娘很认真的问我,“你现在的状况,能面对说出来之后,可能会产生的影响吗?”我很诚实的回答,“我不能,但我做好了随时去死的准备,在此之前我愿意抗争。”

我不想他在毁掉另一个人之后,还能逍遥自在若无其事,我不想让还想来音乐节的志愿者女生,跟我一样毫不知情的陷入危险处境,我不想让喜欢音乐的孩子们,把一个人品败坏的人渣当老师。所以我决定把自己的遭遇说出来。

我的诉求是:迷笛就此事公开道歉,通报周某及其性侵行为,并针对如何有效避免音乐节性骚扰,公开自己的解决办法。

谈情坏喊口号，从来不是掩盖事情的办法，明年五一回家之前，请摸摸良心，你让乐迷和志愿者回的是怎样一个家。

如果我想故意摸黑迷笛，就没必要这么多次不计报酬去做志愿者，想尽自己之力做一点事情。可是如果你因为我是迷笛志愿者，而觉得我揭露这件事情是不顾大局，那我想你没有说出爱与和平这几个字的权利。

唯一的请求，如果你是认识我的朋友，可能猜到是我，请求你不要来问我，不管是好奇心还是安慰鼓励，都可能变成压死我的最后一根稻草。这是我在那篇《咸猪手的乌托邦》里，看到的朋友留言中点赞数最高的一条。



在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时，我穿着黑色迷笛志愿者T恤和阔腿长裤，没有往舞台前的人群中挤，但我还是成为了受害者，同样要被这种带着偏见的眼光批判一遍。

如果你真的好奇我是谁。

我是妳，是跟你一起去后勤领盒饭的妳，是一起在雨里扶过铁马的你，是一起在战国舞台前热泪盈眶的妳，是 afterparty 坐在你旁边唱永远永远的你。我是来过和可能来迷笛当志愿者的每一个你，但我不想让你重复我的经历。如果你真的想帮助我，请帮我转发，谢谢了。

2018.7.28 迷笛学校校长张帆连发三条微博回应，一直积极联系当事人

来源：微博@张帆校长（原博已被作者删除）

备份链接：<https://new.qq.com/omn/20180729/20180729A16AUP.html>

7月28日下午3:19

大家好，很久没有更新微博了，今天看到微博#摇滚圈 me2#@我是落生发的消息，在我们迷笛官方微博@迷笛迷笛公众微信号就此事做详细陈述之前，我先将我和当事人迷笛志愿者女孩子的部分微信通话截屏发给大家，以说明我们迷笛一直在积极地帮助她。男方是我们迷笛总公司下属分公司的一位副总，不是迷笛学校副校长，这件事情发生后于两个月前已经辞

职，且没有参加今年五一太湖迷笛音乐节的工作。就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他也会发表他的对这件事情的陈述。当事女孩子参加了很多次迷笛音乐节的志愿者的工作。这次事情发生近一年后，她还是参加了今年五一太湖迷笛音乐节的志愿者工作，非常感谢她对迷笛的信任和帮助，也希望这件事情能够尽快解决，让她恢复健康正常的生活和工作。

7月28日下午4:23

我的微博上有些网友评论说为什么事情发生近一年了都没有曝光，是否迷笛有意压制消息，在此做一解释：当事女孩在告诉我这件事的时候要求我们替她严格保密，为了严格保护她的隐私，我们迷笛同事中只有三位领导知道此事，我们三人组成了一个小组一直和女孩保持沟通和联系。

7月28日下午8:54

大家好，很久没有更新微博了，今天看到微博发的消息，在我们迷笛官方微博@迷笛迷笛公众微信号就此事做详细陈述之前，我将我和当事人迷笛志愿者女孩子的部分微信通话截屏发给大家，以说明我们迷笛一直在积极地帮助她。男方是我们迷笛总公司下属分公司的一位副总，不是迷笛学校副校长，这件事情发生

另外，刚得到消息，目前男方当事人已经报警并开始司法程序，证据都很清晰，凭证据断案吧。很遗憾，这一年我和同事们能做的都已经做了，就这样吧，希望法律能够做出公正的审判，相信北京的法院不会在大是大非面前徇私枉法，尤其是在热议性侵与强奸的这个阶段。几小时前我发的微博由于微信对话截屏上的模糊头像会暴露当事女孩子的隐私，按照她朋友的要求将原微博扯下来更新新的对话截屏。

2018.7.29 迷笛发布声明：性侵言论不实

来源：微博@迷笛

原文链接：https://weibo.com/1773436304/GsbwJm8RI?type=repost#_rnd1562112776896

针对某博主发布并扩散有关迷笛前员工“性侵”的不实言论，迷笛官方回应：

- 1、迷笛坚决反对性侵！
- 2、迷笛反对一切不公正行为！北京迷笛音乐学校建校25年、迷笛音乐节举办18年，迷笛一直借着“自由、平等、友爱”的摇滚精神和公平正义的普世原则，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会把这种精神延续下去！
- 3、迷笛对此事高度重视，将通过实际行动表明应有的公正态度和立场！

2018.7.29 张帆发布《致本次事件当事人姑娘的一封信》：二人是情侣关系

来源：微博@张帆校长

原文链接: https://weibo.com/midizhangfan?is_all=1&stat_date=201807#1560182265517

迷笛校长张帆

姑娘你好, 昨天在微博上看到了某博主帮你发布的涉及迷笛前员工所谓“性侵”你的博文, 在这个时候, 作为迷笛的最高领导, 我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和耐心需要通过和你的这次沟通来澄清一些事实。请问我们迷笛的前同事暨男当事人是否真如你们所曝光的那样是从开始到后来屡次“强暴”了你?对不起, 请允许我这样开门见山的询问, 因为这关乎大众对这件事情的关心和愤恨。

今年2月27号, 你发微信跟我说2017年5月当事人借迷笛音乐节工作之机强暴了你, 并且在25号, 也就是你给我发微信的前两天又一次强暴了你, 于是你于当天到朝阳区刑警大队报了警, 当事人随即被传唤到了警局。当时我十分震惊, 告诉你会调查此事并暂停了当事人的工作。之后我委托迷笛另一位领导尽快联系上了当事人得知他在经过传唤和录笔供后已经离开警局, 其中细节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当事人把你俩的微信聊天记录提供给警方, 其中诸多内容都证明你俩是男女朋友关系, 且时断时续保持了一年多的时间。后来你提到当初和他好时不知道他已经结婚, 后来才发现他有妻室, 并且不能总在你身边陪伴, 于是你由爱生出仇恨。

此事你要求我严格替你保密, 不要和其他人。姑娘, 你跟我说“活在仇恨里是一件极其痛苦的事情, 每一天对我来说都是煎熬”;“没有人想一直活在痛苦的回忆里, 我也想跟过去道别”。对于当事人给你带来的情感痛苦我深深地感到难过, 我多次向你道歉, 同时在征得你同意的情况下委托迷笛两位同事随时和你保持着沟通, 我们也和当事人数次谈话, 对他进行严厉的批评和停职处理, 同时也在寻求一种你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他也就以前的对你造成的伤害多次道歉。

3月6号, 你向我们提出要在迷笛的微信公众号和官方微博发布当事人性侵之事的通告, 并要求我们立刻开除当事人。姑娘, 在这件事情上你确实让我们非常为难了, 因为他没有性侵你。所以当时我们向你表示实难接受, 于是你说改为迷笛系统内部通报并开除他, 我们经过商量还是觉得把性侵通报发到上百人的迷笛同事群里也不妥, 即使当事人辜负了你的感情并深深地伤害了你, 但这和性侵或强奸那样恶劣的刑事责任还是有着极大的不同, 在没有司法佐证的情况下, “强奸犯”这个恶名我们是不会给当事人凭空扣上的。所以我百般无奈又厚着脸皮向你解释我们领导层的不同想法以期你的谅解, 你也同意再考虑考虑, 并相约在五一的迷笛音乐节现场见面沟通。

今年五一, 因为你再一次成为了迷笛音乐节的志愿者, 我当时非常高兴, 觉得你渐渐从灰暗中走出来并尝试着拥抱新的生活。由于音乐节工作繁忙没有找到机会和你见面, 所以音乐节结束后的5月7号我和你通了电话, 你跟我抱怨他永远不接你电话, 一直躲着你, 让你更加焦虑, 你提出让我出面向当事人施压以期在北京能见上一面。我答应了你并联系了当事人, 他当时的状态很糟, 情绪也低落到了极点。在和他妻子商量并征得谅解后, 他勉强答应见上一面, 但前提是必须由我陪同, 我当时的心情是又恨又气, 但只能强打精神。恨的是这件事把你, 一位原本阳光快乐的孩子折磨成这样, 气的是当事人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5月12号, 我和另一位迷笛女同事陪你和他一起吃了晚餐。席间我再次要求他向你当面深

深道歉，他认真向你再次道歉，你提出来要他随时能接你的电话，并且要能在今后有机会经常见面。他说他不能答应你这些要求，因为他已经向妻子保证这是最后一次见面了。在窒息的沉默和监价中我忽然想出一个馊主意，我说要不这样吧姑娘，你想和他说什么你就给我发短信，再由我转发给他好不好？此话一出顿感超级愚蠢搞笑，好在你的脸上浮现一丝笑意。我就想姑娘你现在是在“戒毒瘤”时，明知不可为还要为之，你真是爱错人了！但有什么办法呢？！你两个目光凝滞、一个面皮紧，我想既然你提出想今后还能和他见面，未尝不是一个和缓的方法，我当时强烈地感觉到你对他用情很深，见不到他，听不到他的声音会很难过，所以我又提出要不我们大家以后每月由我主持见一次吧，我心里觉得会对不起他的夫人，但为了使情感逐渐淡化以至最终消到这已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希望他夫人不要怪我，然后使劲瞪着当事人，他勉强同意了，你的神情也缓和了许多，于是我借机催你吃了几口饭，当事人看已基本读完，你也不再是出其它要求，于是就起身告辞下楼了，这时你极速起身不由分说地冲下楼去说要和他说最后几句话。我和同事在楼上等了一会便也走下楼来到门口，看到你一个人站在那里，他已经只剩背影，我当时心酸不已，深深感到愧疚，我不能说是迷笛音乐节害你如此，但我第一次怀疑原来美好的事物同样也能招致梦魇！

第二天姑娘你在回杭州的高铁上给我发了一条信息：“校长好，我在回杭州的车上了，真的很感激您能够花费时间和精力来帮助我处理这件事情。昨天见面之前，其实我已经在脑海里反复演练过很多遍见面的场景了，但是见到他的时候还是情绪失控了，希望您能原谅我的失态。您说的话我都记在心里了，真心感谢您的体贴和关照。在认真考虑之后，我最終的决定，还是希望迷笛能够通被他中和这件事情。在这一年半里，我们出了全部的感情，但他的不负责任和不敢承担，给我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不管是情感，精神还是身体，即便是被逼道歉了，也没有任何补救措施，在知道我的身体状况下，至今仍然联系不到他。受到伤害是我天真的代价，他的不负责任也应该受到惩罚，希望我的教训能够带醒别人，别再有人重蹈覆辙了。”

你还是希望我们发内部通告并开除他，但鉴于他4月底已签停职，五一也没有参加迷笛音乐节的工作，所以我们并没有做通告。你在今天的文字里说我不发通告是怕影迷笛声誉，这点我一点也不否认，因为迷笛是18年来众多热爱美好的、善良的人们共建起来的音乐乐园，这其中就包含了来自全国各地成千上万团结友爱的莘迷，众多的滚乐队，辛苦的工作团队以及迷笛一直引以为豪的白很多和你一样优秀的年轻人组成的志愿者大军！我们都很珍惜迷笛的荣誉！但对于当事者来说，如果我做为最高领导明哲保身、舍卒保车的把他一脚踢开，再发一个致人死地的强奸通告，对不起姑娘，如果我是这样的人也就没有咱们迷笛的现在了，也不是你们喜爱的迷笛了，因为迷笛是讲理的，迷笛也是善良的。

6月1号你发来信息说：

“他为什么没勇气跟我再谈一次呢？我想把毕业当做新开始，决定选择走出来，积极的治疗看医生，但有些话不说清楚，这些伤害对我来说永远都没有结束。我只想要一次平等的对话，一次正式的告别，甚至不需要跟他见面，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这么困难，没有人想一直活在痛苦的回忆里，我也想跟过去道别，希望您能理解。拜托校长让他给我打最后一个电话，把该说的话说完，我也不想在他身上浪费时间了，我今天会一直等通电话的，求您能整帮帮我。”

于是6月1号我给他打了电话，我知道当事人一定面对着家庭的愧疚和压力，但我还是让他务必和你通话并注意措辞和情绪。之后，我收到你的致谢信息：“谢谢校长，电话打完啦。虽然这是一份写满了造的答卷，但在他的这所学校里，我已经颇利毕业了。虽然遗憾很多，

被迫成长的代价很惨痛，但是我有过关好的回忆，有错无悔。这不光是跟他告别，也是跟我自己和解，自此不怨不限。非常感激这几个月来您和单叔曼姐的帮助，给您添麻烦了，郑重的道歉和致谢。我会努力从阴影里走出来的，希望日后能欣然相见。选择原谅他也是放过我自己，虽然对我是很难的决定，也还要经历漫长的恢复，但把话说完觉得如释重负。希望您能向单叔曼姐转达我的谢意，谢谢你们的鼓励和帮助，虽然只是两年但像过了半辈子，今天是亲生的第一天，我会更加珍惜生活的。”

姑娘，对上面这些过往描述的真实性我相信你是同意的吧，昨天的事情发生后，我们既想把事情原委进行澄清又不希望触碰你的隐私而让你受到更大的伤害，就这样陷入很大的被动，众多网民指责我不作为，包庇强奸犯，愧做教育者。对于网上种种愤怒的责骂、理解与支持，善意的忠告我个人都能接受，为了给大家一个事情原委的交代，我就以这种方式给你写了一封长长的信，这里有我们的沟通、有你的悲伤，有他的懊悔、更对我这半年的无能为力而愧和道歉，今天上午有位网友发给我一句话:不要因善良所带来的恶果而不疑善良的本身。感谢他的这句话，但姑娘，如果善良的代价是承受灭顶，那我将何如呢?! 昨天我翻出 2017 年 7 月 9 号你加我微信时的对话(现在想起来是你自称被当事人强奸的两个月后)，请允许我贴出来，那时的你是否无忧无虑呢?起码我表现出来的样子是高高兴兴的。

2018.7.29 @我是落生 收到周翊律师函

裕和律師 YUHOOLAWFIRM

地址:南京市鼓楼区建宁路 61 号中央金地 1 栋 5F 邮编:210008 电话:025-833529288008 传真:025-83359628-8011

江苏裕和律師事務所

律师函

我是落生:

江苏裕和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登记注册的中国律师事务所，本律师署名律师具有完全的合法的执业资格。本所依法接受周先生本人的委托(以下简称《委托人》，特指派本所黄律师您通过网络散布不实信息并侵犯委托人名誉权之事管出具律师函。

[2018 年 7 月 28 日 10 点 59 分，您在新浪微博使用经实名认证的帐号“我是落生”(https://weibo.com/luoshengyung)(以下简称“该账号”)发布不实信息，声称委托人在 2017 年太湖迷笛音乐节期间对某志愿者 X(下文简称“X”)实施性侵权行为并给 X 造成严重心理创伤，而 X 在向北京迷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迷笛公司”)的相关人员反映该情况后，其未对委托人作出任何处理。截止本所律师发函为止，该信息已转发超过 2 万次。该信息发布后已给委托人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已经符合了刑法及司法解释中对于诽谤罪的立案标准。

现本律师根据委托人的陈述及相关书面证据，声明如下:委托人从未强迫 X 与其发生性关系，更不曾对 X 实施任何暴力性行为。您用该账号所发布的不实信息及在网络上引发的相关大量转发已经严重损害了委托人的名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 110 条、第 179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 2 条、第 3 条、第 36 条,《刑法》第 246 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相关规定,本律师认为:公民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应当受到法律保护,以捏造的事实及不实信息对公民进行排污的,应当承担相应侵权法律责任,包括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您在微博上使用该账号所发布的不实信息已经给委托人造成严重不良影响并且已经符合了刑法及司法解释中对于诽谤罪的立案标准。就您涉嫌犯罪的行为,委托人已经向北京市公安局朝阳

区公安分局报案。

现本所律师根据委托人要求正式函告阁下如下内容:

一、请您在收到本律师函后立刻将您在所有网络平台上发布的有关不实信息进行删除,并且对有关不实信息不再以任何形式进行传播。

二、委托人强烈要求您在收到本律师观后无条件立即使用我是落生(<https://weibo.com/luoshengyung>)的账户发表道歉函,就您发布不实信息给委托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公开进行书面道歉。我方要求该道歉函必须在您发布不实信息的账户至少置顶一周。

三、委托人对您发布不实信息的行为已经报警,相关证据已经在公安部门留存,委托人保留追究您刑事责任及民事责任的相应权利。

江苏裕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时间:2016 年 7 月 29 日

2018.7.31 @再见罗丝 发文回应,是性侵而非情感纠纷

作者: @再见罗丝

来源: 微信公号“皮蛋瘦肉”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57Pg7XBLiJsdUVM-6HhFtQ>

《我们将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见》

- 1 -

大家好,我是“迷笛志愿者被性侵”事件的当事人,这是我关于此事第二次发声,应该也是最后一次了。

本来在前天看到校长发的“澄清”公开信就该及时回应的,但是很抱歉,由于身体和精神状况糟糕至极,没能第一时间回复,让关心我的人担心了。

但是我可以向帮助和支持我的所有人保证:我没有编造和虚构性侵经历,没有辜负和欺骗你们的信任,没有利用 metoo 蹭热点,没有任何商业居心营销目的。

我明确清楚“婚外情”同“性侵”之间的区别，这两种行为周某都有存在。

在周某发给博主“我是落生”的律师函中，其自述：“从未强迫 X 与其发生性关系，更不曾对 X 实施任何暴力性行为”，所言不实。抱歉我以为看到他发“正在报警”还以为他是去自首的。

虽然我站出来的初衷，是想通过自身经历，警醒其他想要参加音乐节或担任志愿者的女孩子。但在处理这件事情上，由于我欠考虑所引起的诸多行为不当，给无关人士造成了舆论和心理上的伤害，我深感抱歉，并愿意解释澄清。

迷笛是迷笛，校长是校长，周某是周某。

虽然事情在迷笛音乐节发生，但直接施暴人只有周某。在这半年里，校长一直在努力积极的帮助我解决问题，给予我同情和关心，但我让一个好人受委屈了，在此我郑重向张帆校长致歉。

我永远感激您对我的关心和帮助，这个不会因为任何而动摇。老志愿者们亲切的喊您干爹，是因为您友善亲切值得尊敬，我希望您主持公道，但实际上是给您出了个难题：拥有审判权利的是公安而非迷笛。

在事情发酵之后攻击目标转向了您和迷笛，而非真正的施暴人，我非常难过，我选择站出来，是希望大家看到共性而非特殊性。

我相信力的作用是相互的，我为第一篇文章发出后，给您造成的无端困扰和因我招致的骂名而谢罪。

那些私信评论里不堪入目的诋毁攻击，那些让我难过失望的恶意揣测，相信您跟我一样，也同样遭受了，我明白那是怎样的感受，实在对不起。

一个善良的人不该承受灭顶之灾，我不该伤害一个帮助关心我的人，抱歉我的发声让您寒心了，希望您不要因此失望，能继续乐观行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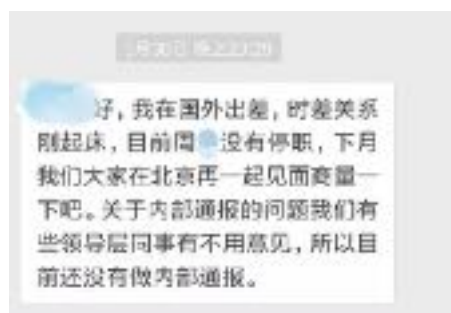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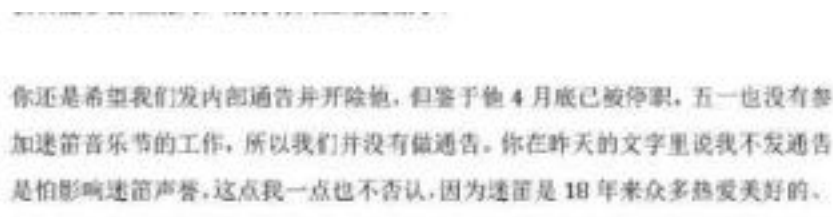
但是我也有想说的话需要澄清：

从寻求帮助开始，我就向您多次明确的表示：这是一起性侵而非情感纠纷，即使我有痛苦挣扎的心理斗争掺杂在里面。



在首次发声时，我们的沟通存在信息不对称：我完全不知道周某被停职的处理结果，也没有收到任何消息通知。


您微博说他四月份被停职，可是 5 月 30 日您回复我说目前周没有停职。



前几天，我在朋友圈看到其他朋友发，他仍然在参与今年的“孩子们的迷笛全国乐队大赛”，误以为他没有受到处理。

有“孩迷前同事”在朋友圈发声支持周某，不喜我着重强调其从事儿童教育工作。认为其工作出色，私生活应另当别论。

不喜姑娘在自述文里“着重”强调周导在职时是分管的孩迷（少儿现代音乐教育）项目。不管周导私生活如何，周导在孩迷这个项目上尽职尽责，众人都看在眼里。尤其是今年经历了五一的孩迷舞台，看到那些质量大幅提升的少儿乐队时，作为孩迷舞台的工作人员，为孩迷终于能独立发光发热而自豪。
希望大家能继续支持孩迷！



对此观点我一个字都不认同。

作为曾经的孩迷志愿者，我发自内心的喜欢这个舞台，也佩服迷笛为了音乐教育在做的事。但是周某，比我大 23 岁的他也时常把我当孩子，可是对于这个孩子他没有手下留情。别的孩子就会吗？

看到网友私信我的林奕含说过的一段话，瞬间哭了出来，这也同样是我的心声：

“我原谅了他，因为这样我才能活下去。你们不能原谅他，因为这样其他女孩子才能活下去。”

我无法解释清楚这段扭曲的感情，到现在依旧也是，我把这种鸵鸟一样的逃避，当成是对自己的救赎，现在看来确实懦弱可笑，但他说的喜欢，对于当时的我就像救命稻草。

这种矛盾痛苦纠结挣扎是我生病的原因，左右了我的情感判断，也让我深陷在自我怀疑和否定。

-2-

在《张帆校长致#摇滚圈 me2#事件当事人姑娘的一封信》中，我为其中言论的态度和措辞感到遗憾。

在有周某、校长和迷笛女同事的饭桌上，我要求的是周某陪我看病看医生，而非单纯见面。迷笛女同事可以作证。他用喜欢说服了我不报警，却在我生病后推卸责任，这种不敢担当的懦夫行为让我不齿，至今也是。

但是语言的力量是可怕的，不同的修辞和描述，使事件被写成了言情小说，而我被塑造成了痴女怨妇的形象。越来越多“一个巴掌拍不响”，“女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的言论出现。看客们兴奋的转发高喊：看！我就说吧，剧情反转了吧！

而事实是，性侵真实存在。转移重点和模糊焦点，将我推向“小三报复负心汉”的风口浪尖，这种舆论的攻击对我是致命的。

我不认为这是校长的过失，因为在他没有看到权威结果之前，他并没有做出判断的义务和权

利，我希望他主持公道的做法其实不合理。

中国人讲法律，而法律只认证据。虽然现在证据难以采集，但我既然敢站出来，证据并不是完全没有。实际上我已经在为此努力了，我的战场不是微博网络，能审判结果的也不该是舆论，我相信法制，走法律途径。

但是受到侵害之后，控诉不公是我的权利，哪怕是一年十年，我都有把遭遇说出来的权利，何况我的初衷只是想警醒可能成为受害者的其他人。

有很多关心我的朋友问我，如果败诉了你怎么办呢？我想说，我从开始就知道这种抗争在如今环境下如同飞蛾扑火，但只要有一线讨回公道的希望，我愿意燃烧殆尽。

希望到了那一天，无论结果如何，我能说出那句电影《动物世界》里我喜欢的台词：

“该打的仗我已经打过了，该跑的路我也跑到了尽头，我守住了我信的道。”

在校长公开信的回复里，最后两句话的错误引导和贴出截图的恶意指向，让我感到失望至极。

有你的悲伤、有他的懊悔，更对我这半年的无能为力而惭愧和道歉。今天上午有位网友发给我一句话：不要因善良所带来的恶果而怀疑善良的本身，感谢他的这句话，但姑娘，如果善良的代价是承受灭顶，那我将何如呢？！昨天我翻出2017年7月9号你加我微信时的对话（现在想起来是你自称被当事人强奸的两个月后），请允许我贴出来，那时的你是否无忧无虑呢？起码我表现出来的样子是高高兴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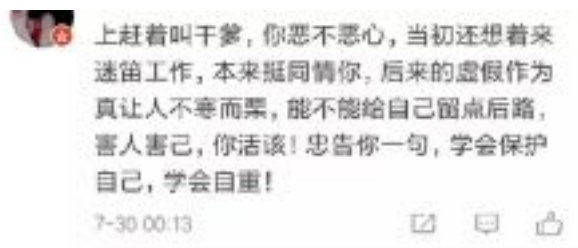
看起来“无忧无虑”并不代表我没有生病，更不能否认我曾遭遇的性侵经历。

“双相情感障碍、应激障碍、抑郁症”中，没有一种是会让我完全丧失情绪表达能力的。躁郁症时常使我感到情绪难以自控，但在意识到自己生病后，我在努力积极寻求医疗帮助，并不是每天都垂头丧气心灰意冷。

反而，为了像之前一样开心生活，不让家人朋友察觉担心，我需要付出更加巨大的努力。而我选择重回迷笛，是因为那里有我的朋友伙伴，我没有对我相信的美好失望，这不该使我变成被质疑嘲讽的攻击目标。

关于“干爹”的称呼：很多迷笛志愿者都喜欢把校长称为干爹，这是一种亲切的昵称，我不知道起源，但也跟着大伙这么叫，音乐节时能遇到校长合影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儿。许多志愿者朋友表示愿意帮我作证。

可是在刻意贴出的截图里，除了突显“干爹”称呼和我的“无忧无虑”外，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我或许可以说得更清楚一些：在没有当过迷笛志愿者，不清楚这个称呼指向含义的群众眼里，我称呼一个掌权者为干爹，将会被贴上怎样的标签？



还有更多不堪入目的侮辱，我都看到了，但不想再截图。如果这些人的目的是想让我伤心难过，那么恭喜他们做到了，这两天里，我无数次因为诋毁谩骂气到全身发抖，我的确很在意这种恶意的言论和眼光。

但是喷子的恶意锤不了我，而是会让我越挫越勇，继续生猛下去。你想用谩骂和羞辱逼死我，我偏要活着勇敢抗争。在把自己的电量耗光之前，我向所有关心我的人保证，我不会被坏人打倒。

再次引用鲁迅先生的话，感谢那些愿意给予我信任和帮助的陌生人，那些在评论区帮我解释争辩的善良的人，希望你们能坚持自己的判断，不去理会鸡鸣犬吠。

“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在公开信里，我能够感受到校长作为一个帮助我的人，在被我伤害之后的寒心和愤怒，我再次诚恳道歉，愿意澄清您不该背负的罪名。我乐观的相信您文章最后的错误指向，是基于您对这种病情的不了解，以及对“干爹”这个词的欠考虑才造成的失误。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个失误变成了致命的“荡妇羞辱”，让我成为路人眼中满口谎言的众矢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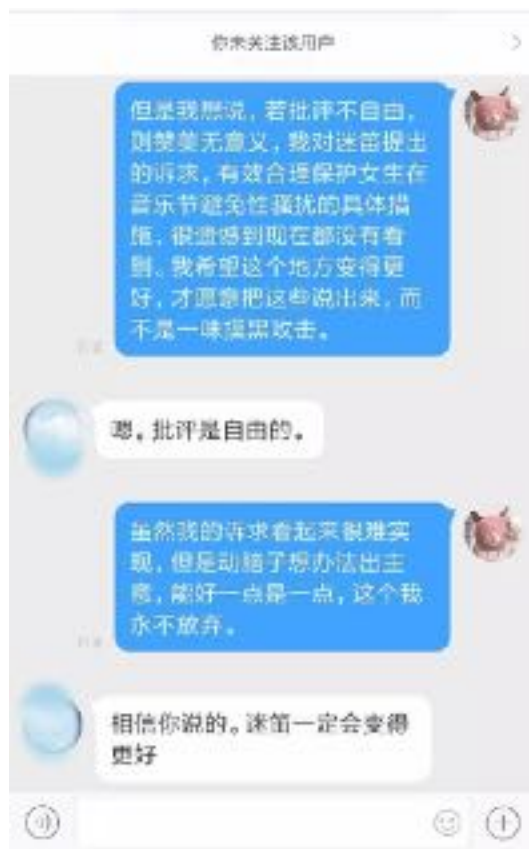
另外，“迷笛”微博发布的《针对某博主发布并扩散有关迷笛前员工“性侵”的不实言论》。

我想问问迷笛和校长，在我苦苦哀求针对周某的性侵事实，发布通报的时候，您说不合适。但是现在，为何在“五一太迷性侵”事件仍旧未得到裁决时，一口咬定这是“不实言论”呢？

我衷心希望，迷笛和校长能够基于以上失误对我造成的伤害，删除相关微博并就言辞不当致歉。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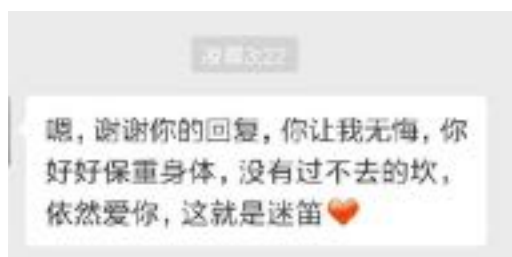
以下是我跟某位迷笛学生在微博上的聊天，全都是心里话和真实想法。



我最大的错误，是在这次事件中也变成了网络暴力的凶手。当舆论发酵之后，给校长和迷笛带来了严重的名誉伤害，这让我非常难过，我尊敬的热爱的，永远不会因为某个败类的出现而动摇。

在这片我爱过的热土上，那里的人是有信念的。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希望迷笛战狼为自由和正义而战。保护姑娘，贯彻落实。

这是我向校长诚恳道歉后，他的回复。



很感激校长能够原谅我，并且至今鼓励和关心我。我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不負責任没有担当的性侵犯。不包庇坏人的迷笛是我永远的家，不应该承受蔓延的战火。希望能让我重回迷笛的，是自由的音乐。

我没有很多网友想的那么勇敢，其实胆小爱哭，在这一年里，我是一个逃兵。微博发布后，

虽然私信里被温暖和鼓励包围,但还是忍不住去看攻击和质疑,也一度在心里难过到想退缩,把微博卸载手机扔掉。

但是我非常清楚,现在的局面和我能够重新抗争的结果,是所有信任我的朋友,以及支持我的陌生人,赌上一切拼出来的。不管能不能赢,我只有努力抗争才不辜负他们的信任。

我好希望所有人都不知道我是谁,让我还有能够平静恢复,活下去的权利和自由,虽然现在,这些对我越来越难了。

微信里有两位志愿者朋友,我几乎可以确定她们不知道受害人是我,她们每天在朋友圈转发这件事情的最新动态,帮我说话,提醒大家不要忘记。并且明确表示,没有等到结果之前,会一直这么干下去。谢谢你们。

有位猜到是我的朋友,不忍心在微信里打扰我,来到我微博小号留言,宁愿让自己的安慰鼓劲淹没在私信。点开她的微博,看到她拼命用自己的力量在帮我发声。

- 1.昨天微博说男方辞职,今天变成被停职
- 2.昨天微博强调迷笛方在积极面对,今天微博只字不提2017.5的事,避重就轻
- 3.这种惯用伎俩,拿小三上位不成功倒打一耙或者荡妇式羞辱做借口,对待一个参加了7次迷笛志愿者的女孩
- 4.很多迷笛志愿者都是称呼张帆校长为“干爹”的,张帆校长特意曝光聊天记录指向明显,且引导公众认为女孩“无忧无虑”,“高高兴兴”,重度抑郁症患者打字表现得开心也有错了?
- 5.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是房思琪式的强暴

还有无数的许许多多让我哭出来的帮助,成为了让我坚持下去的光,这种温柔照亮了被谩骂侮辱打击到了谷底的我。谢谢你们愿意包容和支持我,有一群这样正直善良的朋友在,我绝不放弃。

法律是最低的道德标准,往往不能代表正义。虽然现在证据难以采集,但我既然敢站出来,证据并不是完全没有。实际上我已经在为此努力了。我的战场不是微博网络,能审判结果的也不该是舆论,我相信法制,走法律途径。当不知道如何站队时,就永远站在邪恶的对立面吧。

写给和我一样的迷笛志愿者,为你的坚强感到骄傲。
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继续热爱生活,但在我们热爱生活之前,先要握紧拳头打死垃圾

2018年7月28日 14:36



署名仍旧是:迷笛志愿者

2018.8.6 @再见罗丝 前往苏州案发地报警，公安立案侦查

素材节选自：《迷笛性侵/性骚扰受害者征集：不做沉默的羔羊，不做冷漠的看客》

来源：微信公众号“皮蛋瘦肉”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HIWQEq-YWw1aZesAhYuhUA>

选择曝光之后，我在朋友的鼓励下前往苏州案发地报警，今年8月6日，苏州公安就周翊强奸案报立了刑事案件，现在仍在侦查阶段。由于时间跨度长和涉及到跨省办案，在将所有证据提交后，我能做的只有等待。在此感谢我的朋友L，作为事发后第一个知道这件事情的人，他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和支持，在苏州警方立案后马上请假，从外地飞去做了笔录，还原了事情的真相，并愿意出庭作证。

2018.8月底 @迷笛官微私信@我是落生 要求其删除相关微博并公开致歉

来源：微博@我是落生

原文链接：https://weibo.com/6384844902/GxjrHq31A?filter=hot&root_comment_id=0

@迷笛：博主，请你把此前发布的#摇滚圈 me2#中涉及迷笛和张帆校长的所有博文尽快删除。你的就性侵事件的第一篇博文中写到的：“（女孩）今年鼓起勇气向迷笛校长、音乐节创始人张帆反映（性侵），但是张帆却希望她能原谅性侵犯，维护迷笛音乐节的声誉。”的这句话严重误导大众和舆论认为张帆校长是在已经明确认可性侵事实发生的前提下要求当事女方原谅当事男方（为了迷笛的声誉的）。而实际情况是张帆校长及迷笛同事们基于女方提出的性侵事实证据的缺失而自始至终没有对所谓性侵事件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判断（公检法尚没有在进行调查取证后做出性侵的判断），也就根本无从出现张帆校长明知性侵而还要请求当事女方原谅性侵犯的事实可能。所以请你就你的相关微博中不负责任的文字给迷笛和张帆校长带来的严重毁誉进行公开诚恳的道歉。如若三天内没有删除所有相关微博并公开致歉，迷笛将正式委托律师事务所对博主的诽谤行为提起法律诉讼并提出名誉损失赔偿。

博主，之前女方向你文字陈述的所谓性侵事件的前后近一年的经过中有意向你隐瞒了很多事实真相，你当时在不知事情真相的情况发布相关爆料微博情有可原，但经过7月29日（距今已经26天）张帆校长通过他本人的微博回应已经很清晰地说明依据近一年来发生的诸多现象校长和同事们并不肯定性侵的实际发生所以也就不存在主观故意地让女方去原谅性侵犯这一事实。

另外，报案的受理回执书不等同于判决书，不能成为事实依据。换句话说，谁都可以报案，这是公民的权利，但是需要经警方判定才会立案裁决。同时，如果有人涉及到虚假报案或捏造事实陷害诬告的话也是触犯法律的，包括随意传播不实信息。所以，在目前的事实情况下，请你在本周日前彻底删除牵涉到毁誉张帆校长和迷笛的相关微博，并且公开致歉。

下面几篇也需删除：

（指《迷笛性侵事件爆料人被诉诽谤罪，称“即使收到律师函，我不后悔…”》）

@我是落生：

1. 相关微博已删，还有什么没删的，你告诉我，我都删了
2. 既然警方已经立案，那就等法律结果吧。在公检法做出结论之前，你们也不能说当事女

生就是“捏造事实陷害诬告”

@迷笛:

请博主对迷笛和张帆校长公开致歉，致歉原因不是针对“陷害诬告”与否，而是因博主的误会而导致的对我们的伤害和毁誉，请博主在本周日之前发布完成。致歉发布后，我们也随即放弃通过法律追责的权利。

@我是落生:

所有的法律程序，公检法明确表示那起性侵案不存在，我愿意向迷笛和张帆校长公开致歉。

@迷笛:

如果博主当初等女孩走完法律程序再帮她曝光的话也许就不会有今天的状况了，但因博主之前的博文已对迷笛和张帆校长造成了严重的声誉损伤，博主应当尽快发布公开道，因为我们校长和迷笛与判定“性侵”与否的法律程序没有直接关系！如果明天你依然不公开致，那我们就开始走法律关于你损伤迷笛和校长声誉的诉讼了，届时我们会提出数额巨大的赔偿金额。因为我们已经收集了因为你的微博而导致的对我们灾难性的中伤和恶果的诸多证据。请你三思。如果本周日不道歉，则从下周一开始我们会关闭与你沟通的渠道并对簿公堂。

2018.9.1 @再见罗丝 微博发文：举报性侵 36 天之后

来源：微博@再见罗丝

原文链接：https://weibo.com/6384844902/GxjrHq31A?filter=hot&root_comment_id=0

今天，距离 7 月 28 日，举报在 2017 太湖迷笛音乐节被同组老师周翊性侵，过去了 36 天。

8 月 6 日，苏州警方就周翊强奸案报立刑事案件。人人都有报警的自由和权利，但是对于强奸性质的严重刑事案件，时隔一年，如果只是单凭个人描述，空口无凭，警察不会接警立案。

能够立案，是基于大量证据材料的辅助，警察进行通案判断之后得出的结果。

此前，选择用性侵的字眼来描述这段经历，而不是用强奸，是因为这个沾满罪恶的词汇让我感到难堪。但是，如果这个不够明确的用词引起了疑惑和误解，那么我可以重申，这是一起强奸案。

是早有预谋的，借用工作理由，违背我的意志，通过暴力性行为和欺诈手段实施的犯罪，是基于信任、利用信任和粉碎信任的过程。

原本在司法程序结束之前，我不该也不想再发表言论，但是最近发生的诸多事情，让我不能也不愿再沉默下去。

迷笛通过官微，持续对帮我发声的爆料人落生施压，要求其删除所有与此事相关的爆料微博，并通过“数额巨大的赔偿金额”来威胁落生“对迷笛和校长带来的严重毁誉”公开道歉。

我无法描述自己在看到落生发来的，一张张对话截图时的心情。在我看来，要求删博道歉的

目的非常明确，证实所言不实，恢复迷笛声誉，让我孤立无援。这种做法，同我心中善良正义的乌托邦是矛盾割裂的。

不听，不看，不信，不承认，这些事情就不会再次发生了吗？

此前，在意识到这样的曝光对于迷笛和校长的伤害后，我写下了第二篇《道歉和道歉》，在表达自己歉意的同时，也希望他们能够就对我造成的伤害道歉，并重申了自己的诉求。

可是这样的让步和妥协换来的是什么呢？

在校长和迷笛的声明发出之后，越来越多言论不实的恶意揣测，给我扣上莫须有的罪名，对我进行着荡妇羞辱。这迫使我重新思考，在这件事情当中，迷笛真的是毫无责任关系，单纯躺枪的利益受害方吗？迷笛自始至终没有对性侵事件做出判断吗？是谁造成了迷笛的毁誉和利益损害呢？

这是我要向迷笛提问的三个问题。

如果在认真思考之后，迷笛仍然认为自己受到了不该承受的“严重毁誉”，那么我愿意作为被告，就此事对簿公堂。

政治将人群分开，音乐让人们聚到一起。时至今日，我的失望来自于部分掌权者不辨是非选择明哲保身的恶，但我的力量也恰恰来自于鼓励我坚持下去，同我并肩战斗的志愿者朋友，这让我在看到了越来越多世界的背面之后，也依然相信世界是守恒的。

这场灾难夺走了我很多东西，信任，情感以及自尊。但是如果连热爱和相信也被掠夺了，那才是真正可悲的残疾。

我认为，性侵事件发生后，事情发展到如今局面，迷笛若真想挽回品牌声，应当痛定思痛，把心思放在如何有效避免同类悲剧再次发生上，而非对受害者和发声者打压施威。

过去的一个月里，周翊在进行着全网投诉删帖，大部分与此事相关的微博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微信的举报机制更加合理，除了自行删除的文章，经过后台审核之后，周翊的投诉被全部驳回，因此，事件的记录在一些微信公众号上得以保留。

举报，投诉，删帖，不承认，这些事情就可以装作没发生吗？

在把自己的遭遇说出来之后，我的头像照片、学校班级、家乡生日等个人信息，被一个将身份伪装成我的微博账号，全部发布在了网上，这个账号不断参与的，是“曝光小三二奶”和我大学母校的超话。

虽然此前已经收到过口头警告，也做过举报后要被报复的准备，但是当这个噩梦真的发生了，这些不堪入目的侮辱和攻击还是让我陷入了崩溃。

为了引起我的注意，这个账号不断地对我恶意评论，吸引我点进去看。虽然明知这种恶的做

法是想让我伤心难过，但心理不够强大的我还是被他轻易得逞了，这种绝望无助让我陷入了自暴自弃意志消沉。

在进行过信息比对之后，我现在可以百分之百确定，这个恶意账号的使用者，就是性侵我的周翊，我已经报警并对证据进行了固定。

他在电话里亲口说过，知道我的学校班级，知道我家住哪儿，知道我的所有信息，让我自己看着办。这些曾经让我胆怯恐惧的威胁，在举报发出之后，变成了恼羞成怒的报复。

曾经我以为他是不负责任没有担当的渣男，现在我认为，他是恶心变态手段卑劣的人渣。

性侵举报后，他的前同事，同时也是迷笛在职员工，仍然在朋友圈怀念他的幽默风趣，并对他因为这样的原因离开迷笛感到惋惜。而他的妻子马上原谅了他，让他回归家庭。几年之后，等这场风波过去，或许他还能在酒桌上吹嘘这些风流往事。

而没有能够“放下过去向前看”的我，被编造成了上位不成的小三，求爱不得的情妇。

对于我来说，性侵远不只是发生时的痛苦，还是长达一年多无休无止的精神折磨里，人格尊严的分崩离析，和对生活的疲倦无望，以及在选择说出来之后，被构陷质疑的诸多骂名。

为什么强奸的犯罪成本可以如此之低呢？

只要有任何希望能让他受到司法惩罚，那么无论付出多少代价，哪怕是生命，我都是一往无前的。

提醒一下自称在微原文发布之日已报警，和就“严重侵权”案件将我告至海淀法院的周翊，截至今日，尚未收到你的律师函和起诉书。

比起在私下进行肮脏报复的卑鄙手法，能为你解决“侵权诽谤”的不该是法律吗？我支持你通过法律途径自证清白，也期待在法庭之上，能够还原真相，讨回自己的公道。

在过去的一个月里，其实是更长时间，有许多朋友和前辈来劝我放下过去向前看。我明白他们是出于好意，像我这种胆小爱哭的人，这种在决定做一件事情之前，已经在心里放弃了一万遍的人，也曾经拿放过自己来安慰自己。可是那个从我身体里分裂出来的，被伤害被践踏的我不愿意。

对我来说，这已经不是一个计较“讨回公道性价比”的问题了，在这个问题上，只有要不要，没有值不值。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和过去和解，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我们都有权利不与自己的过去和解。

这场在中国爆发的米兔于我而言，是许许多多微小声音的共振，是星星点点烛火照亮的一小片光明，是那些比我更加勇敢的人，给了我审视和面对自己的勇气，激励我去思考，自己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把这些说出来之前，我其实未曾想过，自己被侵犯和被伤害的，还有通过法律途径讨回公道的一天，是无数伸来的援助之手，给了正义新的契机。

感谢落生的帮助和信任，她是我心中的斗士，是照亮我的一束光；感谢所有支持我的朋友，让我在撑不住的时候也有臂弯能够痛哭一场；感谢所有关注和转发的人，在这场力量悬殊的较量里，只有多一个人看见，事情的解决才能多一分胜算。

人和人永远无法相互理解。能让我们彼此理解的其实是想要理解彼此的意愿。

我相信这场杀敌一百自损一千的抗争有意义，也希望无数同样身陷囹圄、饱受折磨的女性，能够从痛苦中摆脱出来，等来正义的结果和明朗的结局。

于是在拼尽全力后能够说，是为自由而活。

2018.9.13 周翊发文辱骂@再见罗丝

来源：@弦子与她的朋友们

原文链接（截图）：

https://weibo.com/6640656158/Gz6Bn2z7u?type=comment#_rnd1560182820857

罗丝，你那二两酸墨真的快要晒足一百八十天上流水线卖一块八一瓶了，意外的是网友们喜欢，一饮而尽还得把空瓶摔地上听个响儿，你那一套正合大家口味并且让他们自我感觉挺好，他们已经不喜欢偷鸡摸狗的故事了，你编的这故事更刺激更适合扮演正义，大家齐刷刷的认为这事必须是真的，假的不就白激动了那可不行！还有一帮严重脑缺氧的扬言向毛主席保证此事属实，祝贺你交到这么多怪朋友，既然都这么陶醉那你们就继续互相感动吧。

我其实一直在等你学人家的样子自导自演一个小电影出来控诉外加吹牛逼，写剧本的时候要注意多白度、多艺术加工，会有人愿意牺牲两包烟钱为你众筹的所以你不用担心成本，唯一要考虑的就是编故事编圆了千万别玩儿现了，别忘了拉上迷笛，不提迷笛这事扬不起土来。

起诉书的事不用担心，着急的话你把你的身份信息私信给我，这样我也省事就不麻烦新浪了，然后你就回老家去一边XX一边耐心等着收件，也别干等，自己好好演练演练，抹脖子上吊那一套就算了，没多少创意，5月份的时候你也托人给我带过话说你抹过了，她说的时候也没编排好差点把我逗笑了。

另外以后你网瘾上来的时候千万别艾特我，没工夫看你在那摇灯儿甩蛋，打心眼儿里腻味，别找啐，滚远点谢谢。

2018.9.17 @再见罗丝 发文《迷笛性侵/性骚扰受害者征集：不做沉默的羔羊，不做冷漠的看客》

来源：微信公众号“皮蛋瘦肉”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HIWQEq-YWw1aZesAhYuhUA>

距离说出在 2017 太湖迷笛音乐节上，被同组志愿者老师周翊性侵的经历，已经过去了 52 天。之所以对时间这么敏感，是因为被这些痛苦煎熬着的每一天都像是度日如年。不止是这 52 天，过去的一年其实也一样，我没有一刻能够忘记这件事情。

选择曝光之后，我在朋友的鼓励下前往苏州案发地报警，今年 8 月 6 日，苏州公安就周翊强奸案报立了刑事案件，现在仍在侦查阶段。由于时间跨度长和涉及到跨省办案，在将所有证据提交后，我能做的只有等待。在此感谢我的朋友 L，作为事发后第一个知道这件事情的人，他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和支持，在苏州警方立案后马上请假，从外地飞去做了笔录，还原了事情的真相，并愿意出庭作证。

由于性侵属于公诉案件，在公检法结束之前，我很难发起自诉。所以在等待案件侦查的过程中，我也在等待微博原文发布当日，声称“正在报警”的周翊，能够尽快给我他宣称早已受理此案的海淀法院的起诉书。我期待这封起诉书，能够给我们平等地对簿公堂的机会，让这位自称“被冤枉的”强奸犯，能在“自证清白”的同时，也加快我讨回公道的法律进程。

引用弦子的一段话：“当初刘瑜老师担心性骚扰案例诉诸网络有大字报之嫌，我们也呼吁各位男士像我们一样相信法律，勇于启动司法程序来追溯真相。”

但是很遗憾，朱军至少还有张两千块的法院收据，截止到今天，我都没有收到来自周翊的律师函和起诉书。不知道报假警和假装法院立案的欺骗行为，算不算触犯法律条例，在利用这个借口，达成全网骗删帖和堵住公众之口的目的之后，希望周翊能够说到做到，说告就告。

(以下是公众号接到的周翊投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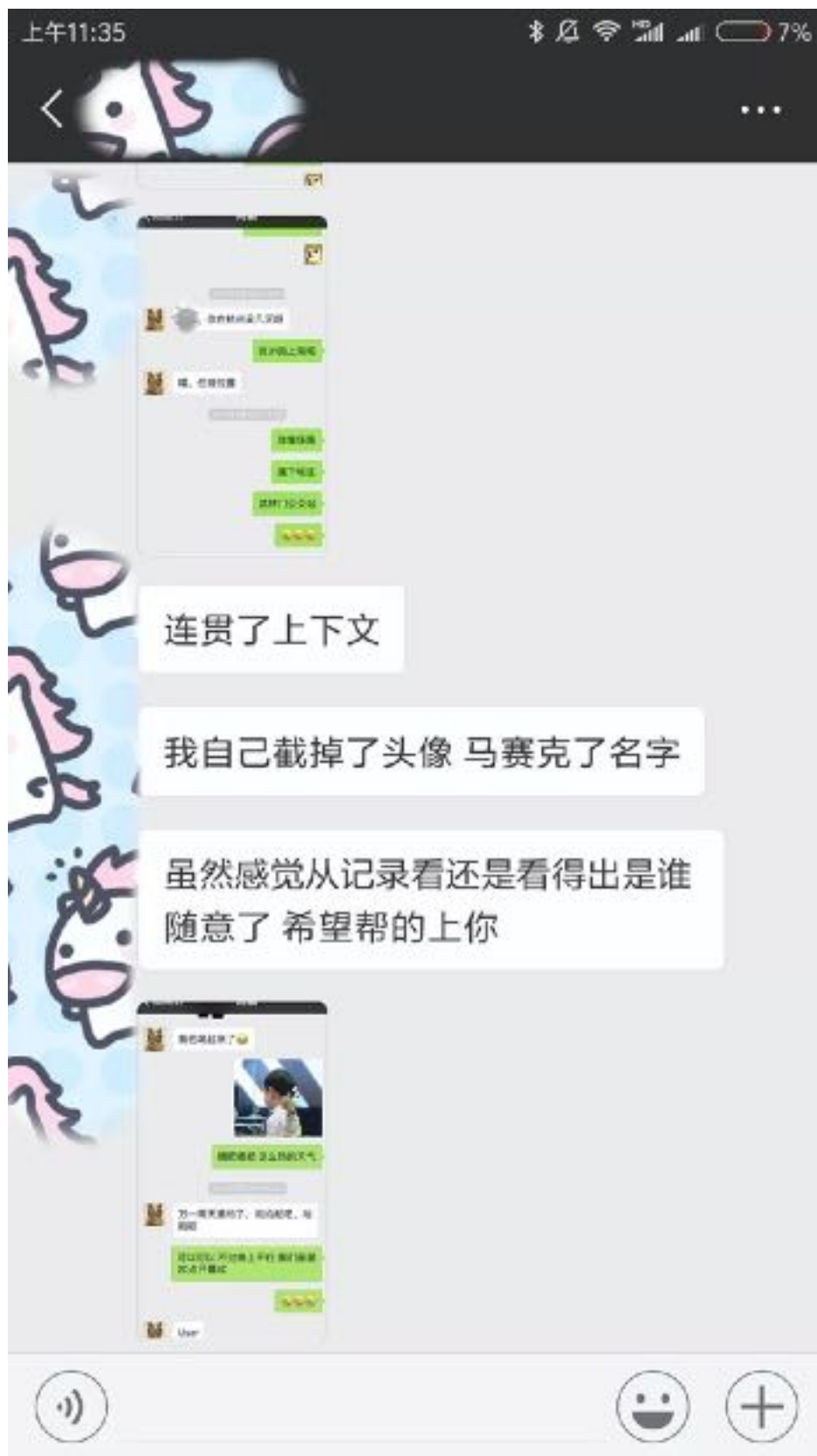
权利人	姓名/名称	周*	有效证件 (复印件附后)	11*****19
	通讯地址	中国·北京·朝阳 将府家*****		邮编 1***5
	联系人	无	电话	186001*****
	E-mail	z****@midfestival.com		
投诉内容	#MeToo与自我赋权			
投诉账号	读史读书会 (readingclub_sufe)			
投诉类型	内容侵犯名誉/肖像/隐私/肖像			
投诉描述	<p>以下内容由信方提供, 由权利人投诉时填写, 请谨慎填写。</p> <p>各链接中转载和叙述的性骚扰事件为不实信息, 且在文中提及我的姓名及工作职责等强烈指向性信息, 其微博原文在2小时内受到舆论煽动和水军的推动下已经造成五百多万阅读和2万多讨论, 对我和我的工作单位造成极大伤害和恶劣影响, 我在微博原文发布之日已报警, 昨日海淀法院已经正式受理这起严重侵权案件。</p>			
证明材料	其它			
保证声明	<p>权利人及其代理人 (统称为“声明人”) 慎重作如下声明:</p> <p>声明人在通知书中的陈述和提供的材料均是真实、有效、合法的, 并保证承担和赔偿因根据声明人的通知书对相关帐号的处理而给腾讯造成的任何损失, 包括但不限于腾讯因向被投诉方或用户赔偿而产生的一切经济损失等。</p>			

● 经审核, 该投诉不符合法定处理条件, 不予支持。

权利人	姓名/名称	周*	有效证件 (复印件附后)	11*****19
	通讯地址	中国·北京·朝阳 将府家*****		邮编 1***5
	联系人	无	电话	186001*****
	E-mail	z****@midfestival.com		
投诉内容	<p>投诉人在没有原博的情况下 恶意捏造侵犯名誉</p>			
投诉账号	读史读书会 (pub_219)			
投诉类型	内容侵犯名誉/肖像/隐私/肖像			
投诉描述	<p>以下内容由信方提供, 由权利人投诉时填写, 请谨慎填写。</p> <p>这篇文案中涉及本人姓名、工作单位以及大量无任何事实以及经过司法认定的不实信息, 对我以及我的单位造成恶劣影响, 微博原文已在我的律师和新浪微博网信中心做了删除处理, 我在第一时间报警, 并已经向相关部门报案, 原文作者以及造谣者本人进行起诉, 希望腾讯能够协助公检法和网信中心对此类造谣文案加以删除。</p>			
证明材料	其它			
保证声明	<p>权利人及其代理人 (统称为“声明人”) 慎重作如下声明:</p> <p>声明人在通知书中的陈述和提供的材料均是真实、有效、合法的, 并保证承担和赔偿因根据声明人的通知书对相关帐号的处理而给腾讯造成的任何损失, 包括但不限于腾讯因向被投诉方或用户赔偿而产生的一切经济损失等。</p>			

在等待的过程中, 我收到了来自志愿者朋友的截图, 在对过时间线和事件细节之后, 我们一致认为, 在性侵/性骚扰方面, 周翊显然不是“一时冲动”, 而是行走江湖多年的惯犯。

(以下是跟志愿者 A 的对话)





借口出差之名，他经常从志愿者里挑选自认为“容易得手”的，主动聊天邀约，名义也是协助迷笛/孩迷开展工作。

(以下是志愿者 A 跟周翊的对话)





利用职务之便，他多次当好人献殷勤，为志愿者订酒店开房间，在被拒之后，更是作为带队老师，在五一想出了“帮忙工作”这样让志愿者难以拒绝的理由。

(以下是我跟周翊的对话)



(由于我们已将周翊微信删除，所以头像停留在过去未更新前无法同步)

在那件事情发生之前，他的这些行为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对志愿者体贴关心，在生活上无微不至。但是在询问过几位同组男生志愿者之后，显然他们没有受到同样的优待和眷顾。

迷笛要求志愿者在音乐节期间集体露营，不能外出住宿，但是当迷笛的工作人员，同组带队老师提出这样的要求，志愿者该听谁的呢？

感谢将截图发给我的，勇敢正义的志愿者朋友，她给了我很多的信心和鼓励，让我知道自己不是孤身一人。如果你也是迷笛志愿者，也曾经遭受过来自周翊的性侵/性骚扰行为，希望你能勇敢的说出自己的经历，我知道这很艰难，但这不仅是对我的帮助，也是对其它受害者的鼓舞：做错事的人能够受到惩罚。

借用麦烧同学说过的话，“此案是非公开审理案件，你的信息将得到完全保密，不会公开，也不会影响你现在的生活。”



如果你愿意说出来，请在**微博私信**我或者发送到**我的邮箱：GoodbyeRose2018@163.com**。在这片茫茫的海滩，一条被搁浅的鱼希望能等到她的同类。

“忍耐不是美德，把忍耐当成美德是这个伪善的世界维持它扭曲的秩序的方式，生气才是美德。”

想问一下迷笛或者校长：在音乐节工作期间，非必要的工作需要，带队老师是否可以随便带志愿者入住工作酒店？公司对这种公款消费行为是否可以视若无睹？身为迷笛副总，工作权限是否可以大到无需进行任何报备，自行增加房间数量而不受监督？

我知道说出这些话，会打破某些默认的规则，触犯某些私人的利益，但是，不是每个来到音乐节的志愿者都愿意默认和接受这些规则。

看到这里或许有人又要骂骂咧咧，周翊都已经是前员工了，你还有完没完？那么我想说的是，在今年五一，2018年太湖迷笛音乐节，在跟其他认识的女生志愿者朋友长聊过之后，我几乎可以确定周翊就是惯犯。伪装成亲切风趣的形象，经常找不同的志愿者女生亲密聊天。而在对过时间线之后，我们发现这些聊天不是分阶段错开的，而是同时进行着的。

我第一时间将这些信息反馈给了职位仅次于校长的迷笛最高高管，希望除了之前我举报的性侵之外，周翊的这种骚扰行为能够得到重视，并明确表示我愿意实名举证，希望迷笛能够进行通报。



但是因为音乐节期间高管工作繁忙，我们未能见到沟通。在跟校长通话时，我再次提起了这件事情，校长表示，聊天记录高管已经转发他看过了，但是周翊平时说话就是这样的，这不算什么（原话我记不清楚了，大概意思是这样的）于是这件事情不了了之。

可实际是，这种聊天和邀约并没有让人感到舒服，被骚扰的女生已经有男朋友了，只是因为他是迷笛的老师才跟他尬聊。在今年五一时，被骚扰的女生并不知道周翊缺席本场音乐节的原因，而我从别人口中听到的他缺席的原因，不是出国旅游就是去外地谈项目。

直至周翊离职，公司都没有通报他离开的原因，直至事情曝光，前同事才知道他离职的原因，迷笛可以说是对施害人做到了滴水不漏的保护。但是这种保护带来的是什么呢？这种保护是将其他不知道实情的志愿者女生，置身于同样的危险处境。之前发生的，现在发生的，以后也还是会继续发生。

在辞职和辞退的重要问题上，校长几次变换的说法让这个答案扑朔迷离。但我能够确定的是，鼓励我把这件事情说出来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六月份我在朋友圈的转发中看到，周翊仍然在参与今年的孩迷全国乐队大赛。而校长也在5月30日明确的回复我没有被停职。

从二月底我向迷笛举报，到六月份周翊仍然在职，这个因为性侵和性骚扰受到投诉的人，继

续分管着迷笛重要的“孩子们的迷笛”音乐项目。他根本没有校长所描述的“狼狈”和“后悔”，他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逍遥自在的工作和生活。而迷笛对他进行的所谓“辞退”，也从未对我和其他工作人员做出通报和告知。

请问迷笛为什么要包庇周翊？

从 7 月 28 日举报性侵至今，迷笛在官方微博发布了《有关迷笛前员工“性侵”的不实言论的官方回应》，并通过私信对爆料人“我是落生”进行施压，宣称如果不把事件所有相关微博全部删除，就向她提出“数额巨大”的赔偿。

张帆校长的微博在四发三删之后，用春秋笔法写出了一篇避重就轻、混淆视听的洗白长文。请原谅我用这么直白的词语来形容这篇文章，因为作为受害人，这篇不公正的长文选择无视我反复强调的“被性侵”的求助，而选择相信施害者的说法，将暴力性侵说成感情纠纷，将我的举报说成“求爱不得的报复”。

文章中提到，截止到今年 2 月，我和周翊已经有超过一年多的交往，也就是说至少在 2017 年 2 月，我们即成为男女朋友，可是直到 2017 年五一太湖迷笛音乐节，性侵发生之时，我们都从未成为恋人关系。之所以会答应住酒店，是因为周翊要求我为孩迷舞台做推送，而且是“每天都得有一篇”。文中诸如此类混淆视听的说辞比比皆是，将工作时发生的性侵行为描述成你情我愿的婚外恋，我不知道这样不负责任的说法，是来自于周翊误导还是校长自己的判断。

2018 年 2 月在北京朝阳区酒仙桥派出所报案，警方以周翊强奸报立了刑事案件，此案没有结果是因为证据不足。在今天上午致电酒仙桥派出所之后，办案民警告诉我此案没有完结，可以继续补充新的证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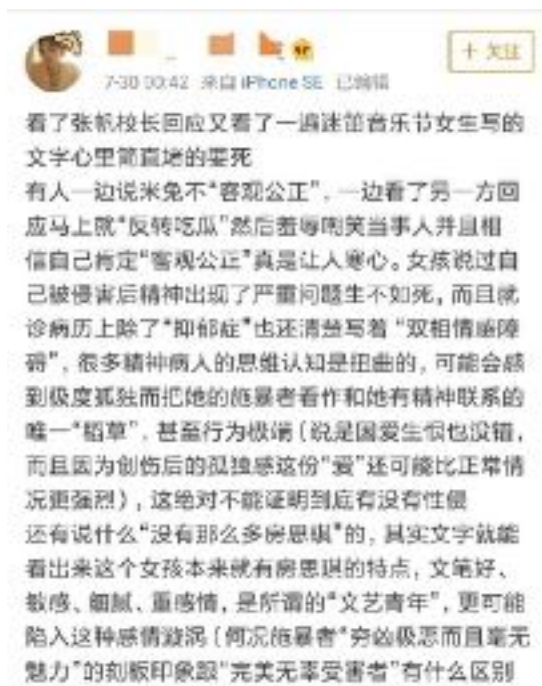
在意识到事情的曝光，对迷笛和校长造成的连带伤害之后，我写下了第二篇文章《我们将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见》（发布在微博的标题叫做《道歉和道歉》），在向他们道歉的同时，也希望他们能就不公正、不客观、不负责任的回应，给我造成的伤害澄清和道歉。但是很遗憾，直到今天，我也没有等到他们的删帖和道歉，相反，我的道歉被看成了是服软和低头，以及默认校长的长文内容。

我从没想过要把迷笛和校长告上法庭，但是就他们无视真相而恶意引导舆论的错误做法，我将保留追诉和维权到底的权利。

感谢那些能够扛着骂名，对这件事情持续关注和发声的音乐公众号。无论你们对我说的话持怀疑或者相信态度，至少你们在迷笛和周翊要求删帖时，能够冒着被封号的风险拒绝投诉，冒着利益受损的风险保留文章，让这件事情能够被看见和被记录，感谢你们的胆量和担当。

在半个月之前，我曾经在微博上更新过一篇事情进展的后续，《举报性侵 36 天之后》，记录了举报后迷笛要求的删帖和周翊进行的报复。

截选网友的评论：有人一边说米兔不“客观公正”，一边看了校长的回应马上就“反转吃瓜”然后羞辱嘲笑当事人并且相信自己肯定“客观公正”真是让人寒心。



对于那些我根本不认识和根本不认识我，就在网上把故事编得有模有样绘声绘色，高喊着剧情反转的人士。想借用几天前衡阳事件报道时看到的一句话来回应你们的行为：此刻说出“我不清楚”比“好像、听说”更值得尊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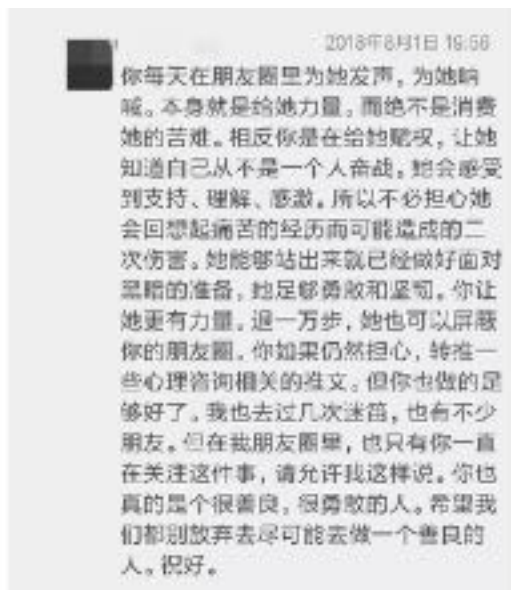
在周翊回应的骂文里，除了写出我的名字和家乡，还自认为有趣的对我自杀未遂的事情进行了羞辱和嘲笑。

(附周侮辱罗丝图，略)

里面写道，“还有一帮严重脑缺氧的扬言向毛主席保证此事属实”。我想说的是，我的证人和他所说的话，不是向毛主席保证的，而是向中国的司法起誓的。而我和我的“怪朋友们”，我们年龄和阅历不够，对未来也一无所知，但是我们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我们也明白自己在坚持和想捍卫的是什么。

北京地铁拉环广告换成了“不做沉默的羔羊，不做冷漠的看客”。

我对前半句感触很深，因为走过的弯路和吃过的苦头告诉我，选择接受暴力就是默认自己可以任人宰割，赋予了施暴者继续施暴的权利和一件错误的事情正确性。我对后半句感慨也很深，因为如果身边所有人都只是噤若寒蝉不发声，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或许我早就撑不下去了。



看到迷笛又在招志愿者，他们从不缺少源源不断地、对摇滚乐和这个世界充满好奇的年轻人。但是希望迷笛能够知道，这些抱着最美好纯粹的愿望，来到这片热土上想要提供帮助的人，在你们能提出合理有效的保护机制之前，她们或许不知道发生在阴暗角落里的这件事情，但是她们随时都在面临着重蹈覆辙的危险处境。

我去过很多次迷笛，有幸添加了校长的微信，在这半年时间里，我向警方报案，向校长求助，向朋友诉说，试过了我能想到的所有方法，尚且落到了今天的局面。如果是一个初来乍到的姑娘，在被信任的同组带队老师性侵之后，如果因为被哄骗错过了及时报警的机会，她能做什么，她能找谁呢？

校长说为处理此事组成了“三人小组”，我很感激他们对我的关心和帮助，但是希望他们能意识到，这样的小组不该是为了“处理麻烦”而出现，在一个志愿者招募流动量这么庞大的音乐节，为了有效的规避和减少性侵和性骚扰暴力的出现，是否能考虑常设一个权益保障和监管机制呢？

引用朋友圈一个一直在关注这件事的志愿者朋友的话，这同时也是我的心声：

“我希望等将来去迷笛的时候，告诉爸妈迷笛有一个完善的保护机制，纵使在迷笛遇到过这样的事，但是校长敢于面对，有所作为，所以我不怕。”



这样的诉求并不是为了给迷笛找麻烦，50 天过去了，我在微博原文中对迷笛提出的诉求至今未得到回应。而迷笛用微博喊出的那句“迷笛坚决反对性侵！”和标题中替前员工否认性侵事实的立场紧紧地绑在了一起。

最后分享一段弦子五个月前，在岳同学事件后发过的朋友圈：

北大事件真正反应的问题是近年来公权力越来越频繁、越来越肆无忌惮的参与、渗透、控制到了高校的管理之中，即使北大也难以磨而不磷。事情发生后，我们真正应该做的，是捍卫北大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这是戊戌变法以来前人历经血腥为我们保留的财富，上位者没资格拿走它，我们不应该放弃它。百年学府难逃政治的茶毒，这是社会缩影，也是其他高校年轻人所面对的普遍现实。利益既得者包庇的不是北大，是卑鄙的私心，我们该攻击的也不是北大，因为未名湖本身孤立无援，需要的是我辈共同诉求，将官僚与政治赶出高校，不是只有北大需要净土，所有心怀光明的年轻人都需要净土。

2018年4月24日 18:00 删除

“利益既得者包庇的不是北大，是卑鄙的私心，我们该攻击的也不是北大，因为未明湖本身孤立无援，需要的是我辈共同诉求，将官僚与政治赶出高校，不是只有北大需要净土，所有心怀光明的年轻人都需要净土。”

如果将北大换成迷笛，高校换成音乐节，未名湖换成摇滚乐，再重读一遍，这段话仍然通顺有道理。

实际上，这段话就像是照妖镜，把“北大”换成过去和现在的所有社会事件主体，道理竟然都能适用。

高耸的权威面前，对抗不公的过程就像蚍蜉撼大树，寻求公道犹如飞蛾扑火。但是，那些成

群结队、前赴后继的飞蛾所做的不是徒劳之功,所有心怀光明的年轻人都愿意为了净土战斗。

当你问“这个世界还会好吗”的时候,沉默不会给你答案。如果你觉得自己改变不了什么,那就请尽力让更多人知道发生了什么。

2018.10.30 周翊起诉@我是落生、新浪微博和@再见罗丝

来源: 微博@再见罗丝, 微博@我是落生 (原博已被删除)

备份链接:

https://weibo.com/6384844902/H0mAtucXh?from=page_1005056384844902_profile&wvr=6&mod=weibotime&type=comment#_rnd1563376860340

@再见罗丝:

今天接到了海淀法院的电话,周翊以名誉权纠纷告了我和落生以及新浪微博,而这一切只是因为我说出了在迷笛音乐节时被周翊性侵的事实经过。对于这个迟到的起诉结果我并不意外,比起反咬一口,在此之前,为了威胁报复我,他做过更多卑鄙无耻的事。我相信法律的公正和威严,在判断是否应当维护强奸犯名誉权的同时,也不会无视受害者的人权和尊严。休养调整结束啦,谢谢陪伴支持我的好朋友,接下来就是打起精神积极应诉了。

@我是落生:

刚接到北京海淀法院电话,我和@再见罗丝一起被周翊告了。一起被告的,还有新浪。因为那起性侵案爆料,我成为 me2 中第一个收到男性当事人律师函的博主,如今终于要和当事女生一起,站在被告席上了。

2018.11.23 @再见罗丝 微博公布周翊诉状

来源: 微博@再见罗丝

原文链接: https://weibo.com/6384844902/H40We8iPf?type=comment#_rnd1563376989166

在7月28日凌晨,通宵将遭遇性侵的经历写下来的时候,我的初衷只是想要说出这件事情,这是一夜之间完成的举动,但也是经历漫长痛苦沉淀的决定。

(迷笛前副总周翊性侵#事件的记录请见置顶微博)

感谢 MeToo 事件里所有勇敢站出来的女性,给了我不再逃避的勇气,感谢@我是落生的信任,让我的发声能够被倾听,感谢帮助我的@弦子与她的朋友们 姐姐、@我不是谦哥儿、律师姐姐、好朋友和温暖的网友,是每一条善意的留言陪我一路挺到今天。

在说出自己的遭遇时,我其实并未抱有讨回公道的期待,事件能被关注是前所未料的幸运。说出来于我而言,是一种如释重负的解脱,如同在第一篇文章中提到的,“我做好了随时去死的准备,在此之前我愿意抗争。”

在拿到起诉书时,看到周翊提出的十万索赔金额和赔礼道歉的要求,对其厚颜无耻的程度感

到叹为观止。每位公民都有使用法律武器进行维权的自由和权利，但是看到性侵我的人写下的不实指控，满纸谎言还是刷新了我对人性认知的下限。

在梳理证据的过程中，回顾维权的历程艰难又曲折，报警、做笔录、做检查、看医生、向迷笛检举、搜集证据、找律师，一遍遍重复咀嚼那些让我痛苦的细节，其实也明白及时止损的道理，但是因为不想退缩所以不能放弃。

在讲述遭遇时，我的诉求只希望迷笛能够重视和处理此事，出台相应的志愿者保护机制，但是@迷笛和@张帆校长的态度和做法让我感到失望，“沉默与帮凶无异，都是助长邪恶的推手。”在这起事件中，迷笛对于这位前副总经理的包庇，让性侵犯更加有恃无恐。

我希望这场官司能赢，因为这将不止是我的胜利，也会给黑暗中的刽子手带去震慑、给受难者带去光明。不管前路是否光明，这条摸着石头过河的路，我相信留下的每一个脚印都有意义。我会积极应诉，捍卫自己的权益，这里有场战争必须取胜。

最后想说的是，受害者并不是我自己选择的身份，我是妈妈的女儿，是姐姐的妹妹，是人间不能选择但必须面对的其中一员。

希望大家都能足够幸运，但是我们活在同样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是命运共同体。很幸运遇到了愿意耐心倾听和全力帮助我的好律师，之前听到“感谢苦难”只觉得是安乐窝里的风凉话，但她改变了我的想法：苦难不是财富，在苦难中的反思和成长才是财富。

伤害已经发生，疤痕是不可逆的。但我想至少可以通过努力，给受害者的标签加上不一样的形容词：是不屈服的受害者，不妥协的受害者。我知道这条路很难走，但也明白万里长城非一日之功。

道阻且长，一起加油吧。 [小仙女]

民事起诉状

原告：周翊

身份证号：[REDACTED]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REDACTED]

被告一：北京微梦创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中关村软件园二期(西扩)N-1、N-2

地块新浪总部科研楼3层313-316室

被告二：

身份证号：[REDACTED]

联系方式：

被告三：[REDACTED]

身份证号：[REDACTED]

联系方式：[REDACTED]

案由：名誉权纠纷

诉讼请求：

1. 判令被告一立即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停止包括“周翊 性侵 迷笛”及相关字样的搜索推荐、#插旗圈 me 2# 话题等与此事件有关的一切侵权内容，并严格监控防止该内容的进一

© 2019 米兔

步传播;在被告二、被告三账户对置顶道歉信 90 日履行完毕之后,对其账号进行删除处理,并不再受理其申请注册请求。

2. 判令被告二、被告三删除所有与此话题相关的文章及评论,并分别在其涉案微博账户页面向原告赔礼道歉;并将亲笔签署的道歉函置顶 90 日。
3. 判令被告二、被告三向其委托转载的“烽火音乐”、“律动星光”“叛逆之声”等数十家公共媒体、自媒体账号发出道歉函,对事件予以澄清并要求删除相关文章。
4. 判令三名被告共同向原告赔偿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公证费 1900 元,律师费 3.8 万元;
5. 判令被告二、被告三共同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 10 万元;
6. 判令三名被告共同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事实和理由:

2018 年 7 月 28 日,原告在被告一经营的新浪微博上发现一篇由被告二挪改原告在 2017 年太湖迷笛音乐节上性侵权的文章,被告三未经核实且煽动性转发了该文章,且该文章详细列明了原告的姓名、单位及职务等个人信息。

截止 2018 年 7 月 29 日,该不实信息及文章、话题被阅读 556 万人次,转发 2 万人次,参与讨论 1.2 万人次。在此期间,原告多次向被告三交涉,要求停止侵权行为,被告三对此不予理会。原告也向被告一发出要求删除、屏蔽、断开链接涉及原告的所有不实信息及

© 2019 米兔

文章的律师函，确保该不实信息及文章不被以任何形式的传播，被告一以各种方式推诿，未及时删除不实信息导致不实信息及文章被持续大量转发转载。被告二在原告报警以及提起诉讼后仍继续委托其他公众号、自媒体、公众媒体发出大量不实信息，大部分信息已被转载、转发、评论。

原告认为，被告二捏造并对外大量发送不实信息，被告三未经核实且利用其庞大的粉丝群煽动性转发，被告三拒绝协助删除不实信息的行为，贬损了原告的形象，造成原告的社会评价急剧降低，给原告个人、家庭、朋友及工作单位等造成了严重的伤害，严重干扰原告以及原告家人的正常工作与生活，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名誉权。

原告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特向贵院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

具状人：(2) 2018.12.31

文章报道

2018.8.17 《迷笛性侵事件爆料人被诉诽谤 称“我不后悔帮那女生”》

作者：马延君

来源：每日人物

原文链接：http://news.ifeng.com/a/20180817/59869120_0.shtml

近日，某著名主持人在微博上被爆料曾企图猥亵女实习生未遂。8月15日，该主持人委托北京星权律师事务所起诉匿名微博原发者“麦烧同学”，目前北京海淀法院已正式受理该案。

随后微博博主“我是落生”（以下简称“落生”）发文支持被告“麦烧同学”。她在文中写道：“我

是 me2 事件中因替被侵害女生发声而第一个收到男性当事人律师函的博主，麦烧同学则是第一个被告上法庭的爆料人……”

7月28日早晨，落生收到一个女孩深夜发出的求助信，详细描述了2017年五一太湖迷笛音乐节期间，自己被迷笛副总周翊性侵，并因此患上应激障碍和抑郁症的经过。随信附上的还有女孩的身份信息。

落生将女孩的私信内容发在微博上，迅速引发了大量转载、讨论。当天下午当事人周翊发来私信，要求落生立即删掉有关微博，并向他道歉。

第二天，没删掉那条微博的落生，收到了一份律师函。

该函称，落生前一天发布的“周翊在2017年太湖迷笛音乐节期间性侵某志愿者”微博已被转发超过两万次，该信息对周翊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已经符合了刑法及司法解释中对于诽谤罪的立案标准，并以“涉嫌犯罪”的名义向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区公安分局报案。

对此，落生用微博回应称，自己很“荣幸”，成为这场反扑米兔事件中第一位被报案“诽谤罪”的博主。”

距收到律师函，已过去20天。谈起收到律师函后的心情，8月16日，落生向每日人物表示：“女性生而为人，我们应该有被平等公正对待的权利，这是我的主张，我很庆幸做了自己想做的事，说了自己想说的话。”

以下是落生的口述。

刚开始收到律师函，说实话，还是紧张了一下。我之前发过很多这方面的爆料，没有考虑过我可能会有法律风险。冷静下来想想，这可能只是一种公关手段，目的就是让我闭嘴，他（周翊）也确实达到了一部分目的，因为他向新浪投诉我侵犯他名誉权，那条举报的微博已经被删掉了。之后他们再也没有联系过我，倒是那个女生一直都和我保持了联络，到现在我仍然坚信，这件事是真实发生过的。

其实我并不认识爆料自己被周翊性侵的女生。我微博一直有“落生树洞”的话题，很多人遇到事情会私信向我倾诉。甘肃庆阳跳楼女生事件发生后，我写了很多关注性侵的微博。从那之后，这个“树洞”里就填满了女性关于性侵、性骚扰的倾诉。

7月28号早上，我像往常一样打开微博，发现有人半夜给我发来好多求助的文字，还把自己的身份信息拍给我看。从我长期接触受侵害女生的经验来看，我相信当事人说的是真的，因为那些纠结的过程太过真实了，出于一种正义感，也是信任感吧，我帮她发了微博，其中所有对事件的描述，都是当事人自己写下的文字。

没多久，这条微博被转了7万多条。我不关注音乐，一直不知道迷笛音乐节知名度这么高。当天下午，我就收到了男性当事人发来的私信，他要求我删掉这条微博，并向他道歉，但是我没删。第二天他就通过律所给我发了律师函，上面写着他已经到朝阳区公安分局报案了。

这对我来说也许是件好事，我坚持帮助被性侵人士发声，早晚都会面对这种问题，这封律师函给我，给我们做反性侵活动的人提了个醒，我们在帮助别人的同时，也要保护好自己。我曾经收到过一个小女孩的私信，小女孩和她的好朋友一起在课外补习班上课，她的好朋友被性侵了，她也被同一个老师骚扰过，所以她就站出来揭露了这件事，没想到迫于压力，她的好朋友中途反悔，不承认所有的事情，结果她就陷入了难堪的境地。

现在我会提醒熟悉的博主，如果要帮人爆料，要让当事人自己发微博，我们帮扩就好了，这是规避风险最好的方式。既可以帮到当事人，又能让当事人对她自己说过的话负责。

即使收到了律师函，我也没有后悔帮那个女生爆料，周翊如果控告我的话，我应诉就是了。我比较担心的是当事人，这是她最后一次捍卫自己的机会了，如果这次失败了那以后她的人生只会更加艰难。尤其是现在周翊说她是小三上位失败，打击报复，这样的说法对她来说就是灭顶之灾，她现在的心理状况真的太糟糕了。

之前吴杰臻律师在微博上说，米兔反性侵大面积爆发，会造成反扑的情况，现在看来的是这样的。我和这次被著名主持人告上法庭的麦烧同学也不认识，但因为大家都有同样的遭遇，所以我一定要站出来发声。麦烧同学之前在微博中提到过，房东给他打电话让他搬家，不搬不行，这件事已经严重影响到他的现实生活的，他和爆料人两个人面对这件事情，实在是太渺小了。但这也是很多人预料之中的事，毕竟反性侵这件事就是一场捍卫自我的战争，是不可能风和日丽的。

几乎每一个女生在一生当中都会遇到无数性骚扰。她们之中很多人甚至都得不到家人的理解和支持，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我微博私信最多时每天会有 400 多条，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 20 岁的女孩，她小的时候被自己的表哥性侵，长大之后她无数次想向自己的母亲倾诉这件事，最后终于鼓起勇气说出口，没想到她的妈妈说：“过去的事情不要说了，那你以前怎么不说”。这样就结束了，就好像母女之间只是在交流今天中午吃什么一样。

自从这件事之后，她对自己的母亲彻底绝望了，她的心门已经彻底被关上了。我也遭遇过多次性骚扰，十分理解这种状态。我高二时，在村子里被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摸了胸，当时我整个人都是蒙的，完全呆住了，这件事我没跟任何人讲过，后来我和我发小说起这件事，她根本不在意，甚至有一点不耐烦，她的眼神好像在质问我：“呀！你为什么要把这样的事情告诉我。”

这就是中国很多女性受侵犯后的处境，她们面临着无处诉说的现实状况，还不时要被荡妇羞辱。很多女生勇敢站出来之后，男方只要编造一个情感纠葛的理由，女生就会瞬间处于很尴尬的境地，大家会开始揣测，这个女生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甚至很多人会觉得如果只是性骚扰，那是不是你穿的太暴露。

其实关注女性权益的人都知道，性侵和性骚扰和穿多少衣服没关系，它本质上是权力和控制欲。正常人被性侵时都会反抗，会哭，甚至有人会大小便失禁，正常男人在这种状态下早就没有性欲了，可是为什么那些人在这种状况下还会继续下去？因为他们所谓的快感来源，就是要看到女性这样的反应。

之前，我发出过一个倡议，对于性侵事件的当事人，不要进行荡妇羞辱，如果你做不到为她

们说话，那么至少要保持沉默，不要去攻击她们。中国在这方面没有很完善的法律保障，在很多国家，如果你遇到这种事情，只要报警马上就会有相关专业人士来帮助取证，后续还会有系统的心理咨询。而在中国，很多女生发生这种事情之后会产生屈辱感，她们会拼命洗澡，不敢面对自己的身体，这都是荡妇羞辱的影响。

还有女生是在很久很久之后，才会反应过来，我是被性侵了。我们的性教育也急需完善。我在微博上经常会做一些普及，包括女性的自我保护，卫生棉条的使用。我现在微博的置顶的是一条关于不穿胸衣的活动，我抛弃胸衣已经快一年了，这让我感觉很自由。

我不认为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我只是比较关注女性的生活状况，我的生活圈和微博是绝对分开的，周围的朋友根本不知道我用微博，我也尽量不让微博上的事情，打扰到我的生活。

有一段时间微博上的私信太多了，你会觉得这个世界就像人间炼狱一样，我只能关掉私信，让自己安静一段时间。但后来还是会打开，遇到那种特别悲伤的私信，我也会去安慰她们一下。性侵这件事关乎我们每一个人，它伴随着女性的觉醒，大家都应该力所能及去做一些事情。

（十九）新华社杨国强事件（2018.7-2018.8）

事件梳理

2018.7.31 林鲟在微信朋友圈举报杨国强性骚扰

来源：微信公众号“074 职场女性法律热线”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qxAxAc3VxCdTVbLT5I2RdA>

我举报新华社英语电视台台长杨国强性骚扰女实习生

本人林鲟，于2016年春被新华社英语电视台台长杨国强通过微信性骚扰。

当时我大学还没毕业，因为需要一个实习证明，听说新闻系里很多女同学都去过新华社英语电视台实习，我怀着试一试的心态加了他的微信。通过验证后，我向他说明了自己加他的意图。很快他就叫我发一张自己的照片给他，我没太明白他的用意，但是还是发了，他一看，说：“头发这么短？”是的，当时我剪的一个寸头，被他这么一说，我心里想按照他这种中老年人的审美可能是不太理解女生剪短发，于是就说短发好打理之类的话来应付他，然后他说他有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女儿，在某知名舞蹈学院。我信以为真。

聊到后来我们发现彼此是老乡，他便说既然是老乡，实习的事肯定会考虑我的，然后他问我：“是否想念（家乡的）小面？”我说：“学校食堂新开了一家，味道还不错。”过了一会儿，他回复我：“如你的味道。”当时我一下子懵逼了，通过手机屏幕我感到被一个中老年猥琐大叔隔空强吻了一下，胃里一阵恶心，于是我赶紧把信息截图发给一个朋友，然后忍着失去一个实习机会的痛苦把他给删掉了。

我的朋友看了我的信息后明确地告诉我：“这是性骚扰！”TA 其实早就听本系不止一个去到台里实习的女生说自己曾彼此人各种言语上的性骚扰，于是 TA 帮我约院长和副院长吃饭，向 TA 们讲了这件事，但没想到院长的建议是：“那以后让系里的女生不要去新华社实习了吧！”在这顿饭上，我的朋友得知院长以前和杨国强打过一些交道，对他的种种劣迹早就有所耳闻，那个他所谓的某知名舞蹈学院的“女儿”，其实是他的“干女儿”！但对此人，院长们似乎也没什么办法，我的朋友也只好就此作罢。

后来，我没有去成新华社，而是找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实习，干了一些和自己的专业完全不相关的杂事。如今，这件事已经过去两年多，那句“如你的味道”让我回忆起来仍然有一种无力感。他凭什么认为自己可以对我这么说话？而面对这句话，我当时竟然连正面怼回去的力气都没有！后来我知道了，甚至连知情的学校的院长们也拿这种事情没有办法，TA 们让骚扰者继续猖狂着，作为被骚扰者的我却失去了去和自己专业相关的平台锻炼自己的机会。

今天，随着#Me Too#的火烧遍中国，我想团结我的那些和我有着相似经历的同学们，一起讲出自己曾被新华社英语电视台台长杨国强通过各种方式性骚扰的事实，要求他道歉，要求他为自己的性骚扰的无耻行为付出代价！

2018 年 7 月 31 日

林颢

2018. 8. 9 林颢再发声：《我们要求新华社调查杨国强性骚扰事件并公开结果！》

作者：林颢

来源：微信公众号“074 职场女性法律热线”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qxAc3VxCdTVbLT5I2RdA>

编者按：近来性骚扰事件频发。7 月 31 日，林颢公开曝光新华社英语电视台台长杨国强对其实施性骚扰。之后，有其他被杨国强骚扰的女性找到林颢，说出了她们被骚扰的经历。以下内容由林颢亲自撰写。

九天前，我在朋友圈发布了这条消息（以下上下滑动）：

（附：举报文章）

这条消息发布后，我陆陆续续收到了同样遭到杨国强性骚扰过的女生的消息。和我一样，时隔几年，想到他的那些带有性意味的话她们依然心有余悸，而我也辗转找到了两年前和杨国强的微信对话截图（以下左右滑动）：



在回复我的女孩中有一位这样写道：

“曾经在一次讲座结束后，他把自己的微信号告诉了在场所有听讲座的同学。在那之后，他找我聊过两次天，第一次我告诉他以后想要进入媒体，想要实习的愿望，希望有机会。”

“第二次他主动和我聊天，对话的内容我用奇怪来形容并不过分，对方告诉我类似实习的机会，但是涉及到了交换的条件——‘按摩’，我就改口，说准备以后出国留学，他就提到了‘推荐信’，但是这些的‘便利’都是有条件的。”

“现在的我在国外，但是时隔4年后，我仍然记得的一段对话是：

他问：你会按摩吗？

我说：不会

他好像说了：我教你（这句话）

总之那是一次让我感到害怕，截图向我朋友求助的对话，他们告诉我：删除就好。当时那段对话真的吓到我了，我以为我忘了，但是没有，希望他为他的言语道歉。”

就在昨天，我打电话联系了新华社，向接电话的值班人员说明了自己和一些朋友曾遭受杨国强性骚扰的事实，强烈要求新华社对此事展开调查并公布结果。

刚开始，值班人员说这件事不归他们管，于是我拨通了另一个号码，接线员听说了我的遭遇和诉求后说不知道谁能管这个事情，最后 Ta 留下了我的电话，说帮我看能否向上级反映一下情况。

在这个曲折过程中，我发现自己作为一性骚扰的受害者面对着投诉无门的尴尬局面，于是我产生了一个新的诉求，那就是希望新华社能够建立性骚扰的举报流程并公开说明！

后来，在一位好心人士的帮助下联系到了一位新华社的内部相当于纪检部门的人员，那边回应说将高度重视此事，要对此事展开调查，需要我提供证据，于是我把一些受害者的求助信息和与杨国强的微信聊天截图发给了他们。

这个过程中，我很感动，一个是为自己赋权，认识到被骚扰者有权反抗！另一个是感受到了 TA 人心中的正义与爱，谢谢你们！在此，我重申我和其 TA 被骚扰者们的诉求：

- 1、我们希望新华社在一周内对此事调查完并公开结果；
- 2、要求杨国强赔礼道歉；
- 3、新华社要开展反性骚扰的培训；
- 4、新华社要建立性骚扰的举报流程并公开说明！

经政界

（二十）信孚教育集团信力建事件（2018.7）

事件梳理

2018.7.26 媒体人何满在 Facebook 上发文指控信力建曾对她性骚扰

来源：Facebook@何满

原文链接：<https://www.facebook.com/liankihe/posts/993967040783438>

当事人陈述事件经过：

气得睡不着，姑且写一写。

很多人都知道我不喜欢信力建，在很多人的眼中，我是对其充满“恨意”的。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至今为止，各种猜测与解读都有，今天，我只想一吐为快，将这多年的积怨讲清楚。

2007年4月，我作为他的助理，一起同他去杭州开会，当时还有他的一位好朋友叫朱彬元，我订了三间房，每人一间。到了酒店后，由我帮忙办理入住手续，办好后，信力建没有拉着他的行李箱进入他的房间，而是由我拉着，我先去我的房间放下自己的行李，然后拉着他的行李去敲他房间的门。门开了，我对他说：“信总，这是你的行李。”他回答说：“你进来吧。我刚一放下行李，他突然整个人扑过来，抱住我，嘴还往我脸上亲，我整个人惊呆了，僵住了。此时，他突然说了一句：“你有点害怕？”这反而把我惊醒了，我用手推开他，“是的”，然后拼

命挣脱他的搂抱，开门赶紧跑，我整个人被吓着了，我给上海的闺蜜打电话，她说，“你赶紧去浙大找同学乔压压惊。于是，那一整天，直至夜晚，我都是与我的同学及他浙大的同学们在一起的。晚上，我的这位同学把我送回了酒店，那晚彻夜无眠，思绪翻滚。次日，我去酒店吃早餐，不巧在那撞见了信力建，他竟然泰然自若，好像啥事也没有发生，还让我坐过来，简直让人发指。更令人奇怪的是，第二天，他的朋友朱彬元就提出当晚要提前回广州。我是在煎熬与害怕中度过了后面一天回来后的数月，我就离开了那里我完全知道，信力建所运用的一套企业管理方式是，“占用女人的身体，让她忠诚于我，我的企业就是我的王国，女人就是我这个王国里的心腹，她在我这个王国里忠诚地帮我管理着我授予的权力。”所有，在信孚教育集团，校监与重要管理角色的人都是他的情妇，在这个八百多人的企业里，大家都心知肚明。所以，我非常明白这种权力结构下的性骚扰、性侵意味着什麼。

我从不提我在这个企业的经历，实在很不舒而且，他的很多文章都是我们几个人代笔，有时他会跟你在电话里讲一大通，但是实际上有时逻辑狗屁不通，有时记者约写评论，有时我们自己写的，他一看到报纸上他的专栏时，才知道，反正能发表能出名，他心情就高兴极了。后来发展到，还找了几名写手帮他写，这应该是知识界与媒体界公开的秘密了吧。

今天，看到友人转发他的朋友圈，见他的立场，我觉得我有必要讲出我的这段经历。我，就想戳破这种人的真面目。

【信力建被指控前曾发朋友圈力挺公益圈其他受指控的名人】：

最近几位公益圈名人频被爆出性侵事件虽关注不多，但有几点看法。1、公益是伟大的事，但这不意味着，公益的人就是完人，就不会作恶或铸错。2、不能因为此事就抹杀了他们为公益所做的贡献，私德与公益要区别看待；3、更不能因个别公益领袖的事件而对整个公益圈丧失信心，年青人做公益还是要看主流方向。4、世上的罗生门太多，一个不具名的女生三年后的爆料还原度究竟有多高，当时不公开为何现在公开，事实真相取证应交给公检部门。一切谩骂、偏颇的评价都不可取。

文章报道

2018.7.26 信孚集团创始人被指控性骚扰 曾以敢言而闻名

来源：多维新闻

原文链接：<http://culture.dwnnews.com/renwen/news/2018-07-26/60073361.html>

近日，ME TOO 运动在中国掀起一番狂潮，多位著名公益人、作家、媒体人，公共知识分子被指控曾对女性进行性侵。

一篇由大陆媒体人何满在 facebook 上发布的指控信孚教育集团创始人、前董事长信力建曾对其进行性骚扰的文章也迅速引爆网络。何满在文中称，2007 年她作为信力建助理一同去杭州开会，信力建让她进入酒店房间后，“突然整个人扑过来，抱住我，嘴还往我脸上亲”，何满拼命挣脱后逃走。次日，信力建“竟然泰然自若，好像啥事也没有发生，还让我坐过来，简直让人发指”。

在公益圈雷闯、冯永峰、张锦雄等人被爆性侵后，信力建曾在朋友圈发帖力挺他们，他表示“不能因此施救抹杀了他们为公益所做的贡献。”“要警惕别有用心者趁机故意搞乱和抹黑公益界，而激发误解与矛盾”。

这样的言论引起网友和社会各界的讨论，而何满称，正是看到这些言论后令她十分愤怒，决心讲出自己的经历，“想戳破这种人的真面目。”在何满指控其性骚扰后，信力建在朋友圈发布律师声明，敬告该指控人并称其所指控的事实不存在。

尽管后续还未曝出更多事情细节，但信力建此前发布的种种言论已引起网友对他的不满。

信力建不仅是信孚集团的创始人，更是凤凰网知名博主，热衷于写博客，发表言论，有大陆媒体评论说，在中国企业家中，信力建以敢言而闻名。

有网友翻出 2012 年信力建的一件微博事件。2012 年 6 月 24 日，信力建在微博中发表“曾经有一篇神奇的土地，他的公路是中国的 3 倍，发电量是中国的 9 倍，工业产值是中国的 13 倍，它最大的城市有着东方鲁尔的美誉，它的国民享受着大大优于中国的基础设施和医疗教育服务，在它国门前等着移民的中国人排成长龙，它的电影流行于远东各地，它英勇的军队正同友军一起解放南京，它的名字是满洲国。”

由于该段涉及伪满国而且末尾有“解放南京”等词，导致包括微博名人方舟子在内的一些网友认为其是“美化满洲国”，进而对其愤怒。尽管信力建随后发布声明说该微博来自转载，并重申自己的爱国立场，但仍有不少网友对他这样的行为表示不满。

除此之外，信力建还曾就中国的民主化变革指出：“目前，要把民主变成坏事的人，都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人。他们不是不懂民主，也不是不懂民主是世界潮流。他们怕把民主变成中国的现实之后，他们的利益就会失去。他们在利益失去之后，还怕上历史的审判台。他们也知道，他们早晚会上历史的审判台，他们所能做的，就是把民主拖后一点，再拖后一点。他们机会主义的策略就是，我死后，民主洪水滔天，也淹不到他们了。”

如今，以感言闻名的信力建被曝性骚扰，随后他又将如何回应还需拭目以待。

（二十一）原广州民政厅王先胜事件（2018.7）

事件梳理

2018.7.26 赵海伶公众号发文曝光王先胜性骚扰

《一个关于谁营造了性侵环境的故事》

作者：赵海伶

来源：微信公众号“自绝于江湖”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hcO0wb0J0YHqttf34pS6Gw>

我曾在 2013-14 年服务于中山大学中国公益慈善研究院 (SOP)。看到一位前同事 C 在她的朋友圈里写的三次在工作期间被性骚扰的经历,也让我想起了一些与之相关的事情。

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不只在于给行业反性侵犯的讨论中增加一个案例。**我要讲的是关于“谁营造了性侵环境”以及“谁帮助恶人得逞”的故事。**对于公益机构内部组织环境的分析和反思,也许是让我们了解“性侵何以如此容易发生”的关键性一步。

2013 年年底,我因为工作需要与中山大学 Z 院系合作。由于这个项目是由时任 **SOP 执行院长朱健刚教授**负责,他建议我跟他一起去一个饭局。那个饭局有 Z 院系的主要领导参加,可以正好介绍我认识接洽。在去饭局前,SOP 的一个工作资历较深的同事突然问我说“海伶,老朱有说等会你要喝酒吗?”我当时一愣,说没有啊,为什么这么问。答曰:“因为之前老朱带 C 去的一些饭局,有提前跟她说,等会是要喝酒的”。我当时心里一沉,一来我是酒精过敏体制,任何酒精饮品对我来说都是痛苦的事;二来究竟是什么样“重要的工作”需要喝酒才能完成?

那场饭局至今回忆起来仍是历历在目。去到现场才知道,原来饭局组织者是曾任**广东省民政厅副巡视员 王先胜 (副厅级)**,他女儿当时在中大 G 系就读但想转系去 Z 系,所以请了 Z 系的领导吃饭希望通融。现场约有 10 人左右,我和领导朱健刚其实是作陪的。除王的太太外,我是唯一女性。这场饭局从红酒开始,到白酒结束,从 6 点多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 10 点多。中间讨论的话题包括但不限于:组织新入学的博士生与系里的老师联谊,解决单身问题;博士生入学考试面试,有亲戚入围了希望多照顾等等。这些现象本已经见怪不怪了。但奇怪的是,这是我与王先胜第一次见面,之后与他也没有任何直接的业务往来,他却找各种理由频频要求我举杯给在座的领导、教授、副教授们敬酒(期间朱健刚因宣称要开车而滴酒未沾)。碍于情面,我勉强照做了几次。饭局结束后,我与朱、王以及王的太太一起步出餐厅,在一棵大树下告别。王先胜首先伸出手跟朱握手道别,接着又伸手过来,我本打算礼貌性地跟他握个手就算罢了,没想到他用两只手一下子用力握住了我的手,身体前倾(我都能闻到他身上的酒味),**摩挲起我的手掌心来**。在昏暗的路灯阴影下,他看上去似乎是有点儿喝醉了,踉踉跄跄,但是我在饭桌上发现他其实酒量非常好。这样的握手简直太不合常理了,于是赶紧努力把手抽了出来。

那天我是坐朱的顺风车回家的。在车上我还有点儿为饭局上各种莫名其妙的事儿慌神,隐隐觉得王先胜这个人有问题,不干净。没想到朱先开口了,说让我带着更多“**田野调查**”的精神去这样的场合,这样能更融入气氛更放得开一些。很明显,他看出了我对这个饭局的不适应,于是决定用这样一种方式来“安慰”我。单从那个点来看,作为一个要去谈合作的机构负责人,朱健刚的态度似乎也是有点儿道理的?

但很快我就意识到事情没那么简单。几个月后我因种种原因选择辞去在 SOP 的工作,然而就在离职前的最后几天,几乎跟我在同一时间离职的同事 C 突然跟我说,她在工作中碰到一件事情,觉得很苦恼,想征求我的建议。我这才知道, **C 在不同的场合被王先胜“借酒起劲,搂抱,提出性要求,亲额头……”,几乎要被强奸**;而这些恶心的事情的起点都是相似的,都是在于我们共同的领导——**朱健刚教授**,分别带我们去了不同但类似的饭局,将我们引荐给这个民政的官员。而这个看似“开明”的官员,以各种官方或者半官方的方式与 SOP

有着诸多的合作，为这个研究院站台。而我没有遭遇 C 那样严重的对待，也只是因为我碰巧比较幸运一点而已——没有在那个场合被我们的领导直接要求喝酒（因此不够“融入场合”），之后也没有直接的业务往来（C 是直接跟他对接业务的）。

C 找我谈及起此事时非常犹豫，一方面觉得此人可恶，而且想到接下来可能还会有新的女同事要跟他对接，非常担忧；另一方面又怕说出自己的遭遇后影响朱健刚，影响 SOP 与王先胜之间的关系，影响业务往来。我当时鼓励她立刻跟朱健刚说明一切有关王先胜的胡作非为，不仅是为自己考虑，也是给机构领导提醒。C 后来找了朱，但朱的回复喜忧参半：一方面朱支持她上诉，但同时也提醒她要注意自己的言行是不是给别人留下了太随便的印象。

此事到此并没有结束。我几乎是在同一时间跟一个同在广东公益圈工作多年的朋友 B 谈及此事，但并没有指明王先胜的名字。这个朋友几乎是立刻问我说：“这个人是王先胜吗？”我错愕，这才发现王几乎已经是臭名昭著的“惯犯”。我不知道朱健刚教授作为广东“公民社会”的代表人物是否早已听闻王的种种“事迹”；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当时所在的那个饭局，将是个多么可怕的陷阱。我作为女性，作为 SOP 的员工，不过是那饭局上的一道菜而已。令人遗憾的是，C 的事情似乎并没有太多影响到朱健刚/SOP 与王先胜的之后合作；稍微搜索一下“王先胜”和“中山大学”，就会发现彼此之间的合作、站台从未间断。

不少媒体报道都将广东视为“政府开明”，“官民共治”的样板，也因此才有了如此具有影响力的公民社会大佬。我理解，作为民间组织，要与政府保持合作而不是敌对关系有多难，而拥有一个对机构友好的政府官员多么重要。但在王先胜这件事上，却提醒我们“保持合作”和“献媚讨好”之间常常只是尺寸之隔。曾有朋友问我说，如今公民社会已经成为敏感词，朱健刚也远离广州，他也是受害者，还需要对此不依不饶吗？对此我的回复是：试图与权力眉来眼去的人最终也被极权所吞噬，而公民社会大佬在被塑造成受害者之前，他又何尝不是权力的帮凶。

2018. 7. 29 王先胜性骚扰举报人 C 对事件的补充说明

作者：当事人 C

来源：微信公众号 自绝于江湖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kjPtC2qI9u0psStOPSWCmw>

《关于性骚扰情境的认知问题 By C》

有人转发了前同事赵海伶写的文章给我，这篇我知情的，C 是我代称。我作为海伶文章里重点提到的当事人 C 说几句想说的话。我有点忐忑词不达意误伤谁，只能尽可能包含我的一些想法和实际经历，并期待更多对话的发生。

通过这篇我才知道海伶也被 W 骚扰了。这让我真的很痛心当时没有及时举报给老朱，未令海伶和老朱都警觉 W 的恶行。海伶点名 W 的同时，也爆出我前领导、SOP 执行院长朱健刚“帮助恶人得逞”，说他找女员工陪酒，我想我无法同意海伶的这个看法。我在研究院的两年里，他从未要我去陪酒。文章中性骚扰、性侵犯最严重是发生在我身上，谁该对这负责，我也有发言权。

先说我认识的朱老师，他是我的良师及益友，我基本不当他是领导。2011 年认识他至今，他带我做硕士论文和社会活动一年，做全职公益研究两年，之后推荐我去港中大读书。他平时嘻嘻哈哈，但身体边界很清晰，尊重员工，工作认真，不分昼夜秒回邮件。我也曾在 sop 工作邮件组批评说，机构太有男性气质。意思是他有时性子急，另一个男性直系领导对我太严格。读博后跟他见过几次，也微信问候，他离开了广东，跟他越来越远了。

再说喝酒。我工作两年，参加过老朱组织的有酒饭局就一次，是事先说明经我同意的，不是跟 W。同事原话，“老朱说 F 要喝酒，你去可能也要喝，他说你决定去不去吧。”那次于我不算应酬，更像朋友聚会，也没谈工作，我是自在的。

海伶那晚，她似乎有很强的“陪酒”感受（我同理这是被贬低的感受，职场女性尤其敏感）、对酒精过敏还喝酒，“托关系”等话题她很排斥，最后还遭到 W 性骚扰等等，这对她挺打击/心塞吧，也是她写稿的一大动力。海伶说是我让她更确定一些东西，但可能她并不清楚我本人想法的全部。

以下我对比参照之。

第一，关于陪酒。前面提到我不认为我那次是陪酒，我自评是性子偏刚烈且感性的人，陪酒是我主观上尽量避免的，W 那个性骚扰我也并不是老朱喊我去吃饭，是我结束业务（代表 sop 去南都领奖）之后私人时间的事情。

海伶那次是通过同事认为老朱要她去喝酒，而且她觉得没商量，这跟我的经验不同我马上问了老朱。老朱有点委屈，说，“我自己都不喝，怎么会让她陪？我没打算喝酒才开了车”。他说当时因为饭局上还有一位海伶曾经读书所在学院的领导，她刚刚回国，也是希望借此机会介绍她认识。我倾向于采信老朱这个说法。以我对老朱的了解，他是爱惜羽毛的人，恐怕不会勉强女性员工所谓“陪酒”和“酒精过敏还要喝”。

第二，性骚扰处理，要分开我作为受害者和老朱作为机构管理者来看。我事后反复思量有脱身机会却不断被控制，W 的套路。2013 年我还没听过性骚扰防治，没有听过机制讨论，也没想过 W 骚扰其他同事。几个月后，我无意跟海伶说，她让我举报，我欣赏她的机制意识，却没想到她已遭王“毒手”（当时她没说，可能也很难启齿）。她谴责了 W 对我的恶行。之后焦点就在跟老朱举报，我讲过担心因为我影响老朱跟 W 的业务，海伶为我打抱不平，她对“业务关系”的批判性比我强。不过，我本身并不认为他们的业务重要而我被 W 性侵就算了，而是当时还不能把性侵进行外部归因，试图讲出的心理动态。如果有人看到这段就认为我因膜拜老朱当了牺牲品，那这怕是不符合我的自我认知。

如果老朱知道有我或者其他女同事受害，那他还会让海伶去冒险吗？我相信不会。事实上自我告诉他以后，如他承诺的，他再也没有喊女同事去见他。

第三酒桌上关于“托关系”的聊天，我不在场，但我猜测 W 会是这种话题的领跑者。以我对海伶的了解，这场合她肯定是极度不适的。海伶是有批判力的学者，她的口头禅是“高端腹黑”，“批判对社会才有贡献”是她的一大价值基础；老朱较圆融，也乐意帮助别人。我做过他的公益十年的口述故事，倾向于理解他的理想和实践中的艰难不易。

看到这篇我觉得遗憾。对比我跟老朱的交往、我经历的类似情况 (W 性骚扰、喝酒)，我作为旁人看海伶那一段，是两个理想主义者共同处于一个由“陪酒”引起的严重误会、酒精过敏的艰难承受、酒桌话题的极度不悦、W 突然进行性骚扰、饭后老朱讲这是田野引发海伶不满，这五重情境扭在一起，混杂的价值差异乃至人设立足都被急速放大。

当时受伤的是海伶，五年过去，如今写文章出来点名老朱，老朱也很受伤。海伶写这篇前，只说引用我朋友圈发的，但她未经同意和与我确认就写上了我跟她口述的我的经历，形容“几乎被强奸”，但我自己还没想好要怎么说明呢。这一切都太快了。我希望海伶当时就不沉默，可是我当年同样沉默。Me too 唤醒了我们这些受害者的心，但太快也可能误伤了战友和友人。我很困惑。

单就性骚扰事件，我认为受害者充权（包括情境复杂性认知、施暴者的套路剖析等）才是核心要害，我保留举报 W 的权利，也支持海伶实名举报他。我也曾说过，公益“大佬”被伺候得再好，助长大佬威风的行业文化要反思，因此我也同意海伶对权力关系的理论。同时，我期待我们都能理性地看到对性骚扰情境认知的种种差异，尽可能地避免这种认知差异所带来的伤害。

再说 W 这个恶人，真的很恶，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遭遇了严重性骚扰。我本来没有点名，海伶点了，我收着也没必要。

2013 年初，sop 得了南都传媒的奖项，单位派我做代表去领奖。我去了南都，跟基金会中心网总裁程刚坐在一张桌子吃饭。结束后，他说要去省民政厅参加下一个饭局，问我去不去，我反正闲着，就跟去了。民政厅一些人在酒店吃饭，省社工师联合会会长李敏兰也来我们这桌敬酒了，W 也来敬酒了，我知道他跟老朱有合作，对他是放心的，只觉得他是开明官员吧。有了李和 W 在场，我判断这是安全信任的环境，所有人都喝酒，我也礼貌性地喝了几口洋酒。我是跟程刚去的，刚认识，我绝对不想建立喝酒过量的形象。

之后程刚打车走了，没有问我怎么回去。我是跟他来的，本来指望他会管一下我怎么回去。这下我有点尴尬，没有想到马上跟着走，结果，W 嘴里喷着酒气，声音洪亮地说，“去我办公室看看？就在旁边，你同事 XX 也去过”。结果，我就从他办公室，又被他带到 KTV，一路想不到办法脱身，但有他男助理跟着，我就没那么担心，进去 KTV 时，他已紧紧抓住我的手，十指相握，我甩开了，说这样不好，我要走。他说，来都来了，唱两首就走。我又找不到借口，就跟着上楼。KTV 坐着一个紧锁眉头的 30 岁男性，W 在楼下说了，这是他叫来埋单的生意人。进了 KTV，那男的就出去了，助理也在外面，W 快速点了两首歌，然后拉着我说，我们来跳舞吧！然后紧紧抱着我，说“从来没见过你这么好的女孩，我好想要你！待会去我办公室吧。”还说他可以给我好多课题做，可以让我去他那里工作。我用劲全身力气推，大声说，“W 处，你喝多了！你喝多了！我要走了！”，他用充满酒气的嘴亲过来，我恶心转头，他亲到了我额头，又咬我的耳朵。我看到 KTV 外面，男生意人和男助理站在那里，好像在说什么，他们就眼看 W 对我做这些动作！我喊不出来，只能眼巴巴用求助的眼神看着他们，心想，我穿得这么土，扎马尾，大红灯芯绒裤子和纯黑上衣，素颜，你们看不出来我不是陪酒的吗！为什么不帮我！

谢天谢地，W 终于放过了我。他说送我下去打车，我没有拒绝，他只是帮我拦了车，车费我自己付的，他打开车门，说，“我还会找你的。”我微笑着说好呀。一个月后，W 又来中大

开会了，他朝我走过来，我大声叫，“W 处！”这时候我终生难忘的一幕出现了，他脸部的肌肉抽搐了，明显听到我，却不应声，直直走过去。过了两小时，在小礼堂，老朱跟我说，W 批评我的调研报告写的不好，有错误。我心想，W 真是胆小怕事、敢做不敢当啊！没有接受他的性要求，他就跟我领导打我报告。

（二十二）北京龙泉寺住持释学诚事件（2018.8-）

事件梳理

2018.8.1 释贤佳、释贤启实名举报释学诚性骚扰，发布 95 页“重大情况汇报”

素材节选自《重大情况汇报》

作者：释贤佳、释贤启

来源：通过 pdf 长文在网络传播

原文链接：<http://xqdoc.imedao.com/164f59c8b1799c43fe3a7953.pdf>

您好！兹有释贤佳、释贤启，作为北京龙泉寺的两位都监，向您和有关部门呈交一份有关北京龙泉寺住持释学诚不行为的汇报。我们发现，在释学诚不法行为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社会危机。现将详细情况汇报如下。

一、性骚扰短信带来的发现

（一）释学诚向多位出家女弟子发出性骚扰短信

1. 比丘尼释贤甲（化名）的求助

2017 年 12 月底，依止释学诚在福建仙游极乐寺（隶属北京龙泉寺）出家的比丘尼释贤甲（后简称贤甲）被释学诚选派到北京精舍学习外语。此后不到两周的时间里，她收到释学诚给她发来大量以师徒关系为要挟的、胁迫性的男女性话题短信，使她内心受到极大冲击，信仰体系几近崩溃；她也因为了解到释学诚这不为人知的一面，而产生对自己生命安全的极大忧惧（详见附件一《比丘尼释贤甲（化名）的遗嘱》）。

这时，贤甲想到了 2017 年在《广化寺志》编辑室共事过的释贤启（后简称贤启），并发出求助信号：意图离开在释学诚控制下的精舍，希望得到帮助。2018 年 2 月初，贤甲成功离开了精舍。

贤甲所遭遇的性骚扰短信，究竟是否真的是释学诚发出的？为此，我们通过律师咨询了国家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技术侦查部和移动通讯的技术主管，专家们一致回复：目前不存在盗号和伪基站入侵的可能，入侵服务器并更改记录更是天方夜谭，司法系统以服务器记录的信息为有效法律证据。当时的我们都不相信释学诚会做出这种无聊的事情。为弄清真相，找到真凶，我们通过法律程序，取得相关的释学诚手机短信记录。

2. 性骚扰短信被证实

然而，短信记录不仅粉碎了我们的预想，更给我们带来无比震惊的事实：在 2017 年 12 月底至 2018 年 2 月初的手机短信记录中，除贤甲外，释学诚还同时与极乐寺其他 5 位出家女弟子有着男女性话题的短信交流（详见附件二《淫秽短信摘录》）。

确实如贤甲所说，在短信互动中，释学诚诱导或胁迫出家女弟子突破道德和戒律上的心理防线，让她们答应其性需求。不同女弟子的对话程度深浅不一，其中 4 位女弟子或顺从、或经历犹疑挣扎，终究答应了释学诚的性需求；另外 2 位女弟子的警惕和防御相对强一些，但面对不息不饶的短信，她们的立场也开始产生动摇。

（二）释学诚性侵多位出家女弟子的证据

随着调查的深入，我们又得到一些关于释学诚性侵出家女弟子，乃至精神失常的可疑信息。

1. 短信证据

1) 释学诚与释贤乙（化名）发生性关系的可疑短信

139****4017 139****1244 2018/1/7 16:18:22

释贤丙：师父，我今天很生气，一点儿不想跟某法师说话了……因为我发现，您也根本不会在乎我的感受，根本不关心我，不把我当自己人。利用我把贤乙带到您的床上，然后亲自教她怎么申请 X 高校。让我们俩分开行动，而且不让我回极乐寺，一时没有利用价值了就放到一边去，甚至还想杀人灭口。

2) 释学诚与释贤丙（化名）发生性关系的可疑信息

139****4017 139****1244 2018/1/23 6:07:45

释贤丙：X 高校博士目前是弟子最重要的事情。……弟子很想从心里真正回归恢复信心，也至诚祈求师父摄授帮助，因为一切都是师父给予的。除非师父真的是早就不要我了。如果师父不要我了，一切就都没有意义了……祈求师父慈悲怜悯！我现在晚上睡觉都不想穿衣服。师父让我想象过多少次跟师父一起睡的场景，现在已经成为习惯……感恩顶礼师父。

2. 微信证据

1) 释学诚与比丘尼释贤乙发生性关系的人证信息

6月25日，比丘尼释贤丙向释贤佳（后简称贤佳）等五位执事法师正式举报自己遭受释学诚性侵的事实，并揭发其同时性侵另一位比丘尼的过程。

6月29日，比丘尼释贤丙在贤启等四位法师陪同下到北京市海淀区案发地派出所报案：释学诚性侵多位比丘尼。

（三）戒律允许男法师收出家女弟子吗

1. 佛教律典的依据

众所周知，师父和弟子之间需要经过长期、近距离的互动，才能完成经验的传递。而佛教认为障碍我们证悟空性的主要原因是我们对男女欲望的贪着，因此在佛教律典中规定：女众必须以女法师作为依止的师父，不能依止男众法师。如唐代高僧道宣律师在《拾毗尼义钞》说：“问：‘若尔，亦应大僧为和尚耶？’解云：‘非亲相摄故，不得为和尚。’”文中指出：大僧（指男法师）不能做女众的和尚（指依止的师父），原因是“非亲相摄”：做和尚则有义务与弟子共住、亲近，这是摄受弟子的前提条件；但男众法师不能和女弟子共住、亲近，没有摄受弟子的方便，因此做不了和尚。

只有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即在没有女众出家人的时地，男众僧团（不是一个男众）才可以收剃女弟子。《大爱道比丘尼经》中说：“阿难复问佛言：‘便当令比丘作师耶？’佛言：‘不也。当令大比丘尼作师。若无比丘尼者，比丘僧可。’”（引文中的“比丘”指受过戒的男众，“比丘尼”指受过戒的女众——作者注。）例如中国第一个有史可查的比丘尼净检，就是由比丘剃度出家的。【1】

2. 女弟子僧团是如何成立的

那么，这些受性骚扰的女比丘尼们是怎么成为他的依止弟子的呢？让我们追溯到2013年。当年，释学诚先后把7位北京龙泉寺的专职女义工调到位于他的家乡福建仙游的极乐寺。5月13日四月初四是文殊菩萨的圣诞，释学诚请来福建一座尼寺的住持比丘尼A法师，代替自己为这7位女众剃度。在大家心目中，自己真正的剃度师是释学诚，A法师只是“代刀和尚”；剃度后，大家仍然称释学诚为“师父”。但释学诚并没有请A法师或其他资深女法师对这些刚出家的女众进行管理和教育，而是自己在北京进行远程管理。因为她们刚出家，共同议事的能力不够，释学诚还派遣一位龙泉寺比丘贤日法师（男），一边负责极乐寺建设，一边代理日常事项的管理。

3. 欺骗女弟子，使之非法受戒按照佛教戒律的要求：剃度后的女众，要授予“沙弥尼戒”和“式叉摩那六法”；女众受“式叉摩那六法”两年期满并且没有违犯，才能受比丘尼戒，否则不得戒。如《四分比丘尼钞》说：“问：‘学戒（指受‘式叉摩那法’——作者注）不满二年，得戒否？答：‘不得。’《义》云：‘今时多有无识之人，公然许他不满，便与授具（“授具”指授比丘尼戒——作者注）。若勒年满，定知得戒，若凡情妄授，倘不得戒，岂非误他一生虚过？’”戒律未对男众有这样严格的要求，之所以特别针对女众做出这样的规定，一是因为女性志性相对软弱易变，要以两年的受法来检验是否真正具备受戒的条件；二是为了“验胎”，避免女性在怀孕之时受戒，而受戒之后生育会遭世人讥嫌，如《四分比丘尼钞》引用《十诵》说：“六法者，练心也，试看大戒受缘；二年者，练身也，试知有胎无胎。”

然而，释学诚不仅没有给剃度的女弟子安排授此戒法，并且于同年 11 月，就把两批剃度不久的共 17 名女弟子全部送往泉州崇福寺受比丘尼戒了。在填写受戒申请表时，释学诚让女弟子们集体伪造出家时间，以达到出家两年的要求。就这样，这些对释学诚无比信任的女众就变成了冒牌比丘尼！这些女弟子在受戒寺院曾听到其他道场的法师质疑：“释学诚竟然会收女弟子？！”她们不仅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还认为这是“精通戒律”的师父对自己的“无限慈悲”。早期受戒的出家女弟子还会告诉后来的同学：“到戒场后，戒师很有可能会讲到受‘式叉摩那法’的事情，不用在意，重点是把握戒律的精神，其实师父对我们的教育已经符合式叉摩那法的条件了，所以我们没有受‘式叉摩那法’也可以受戒。”诚然，很多早期受戒的出家女弟子，在去极乐寺以前，都在龙泉寺做过多年的义工，从年限来说，已经超过“式叉摩那法”两年的要求。但“式叉摩那法”其实是等同于戒律的，要求十分严格，是对“准比丘尼”的考验，义工的身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更何况，后来出家的女众，很多人就连几个月的义工也没有做过。

比如受到短信性骚扰的比丘尼贤甲在僧团的“戒前教育”乃至受戒过程当中，曾经听过多次这种“告诫”，但当时因为对师长和僧团的信赖，也就信以为真。并且，在汉传佛教的传承里，受戒之前不得了解戒律具体内容，所以无从了解律典里说的受戒要求。直到受戒之后深入学习戒律才知道，这是违背戒律的。【2】

（四）出家女弟子是释学诚高调国际弘法的主力

佛弟子受完大戒的首要事情是学戒、持戒。佛教戒律要求，女众要“两年不离依止的师父”。《四分比丘尼戒本》中说：“若比丘尼，不二岁随和尚尼者，波逸提。”意思是：女众在受戒之后，要随从依止的师长至少两年时间进行学习，否则犯“波逸提”罪（根据犯戒轻重，所定罪刑的一种，意为“堕”，堕落地狱之意）。此外，佛教中还要求出家之后学习戒律五年；如果五年学戒都学不懂，终身都要学戒。《毗尼母经》中说：“尔时诸比丘在一住处，僧众虽大，无诵戒者，法事不成。世尊闻已告诸比丘：‘从今已后，有出家者，至五腊要诵戒使利。若根钝者，乃至百腊亦应诵之。’”然而，2014 年春节刚过，更可悲的命运发生在贤丁（化名）、贤戊（化名）两位出家女弟子的身上：受戒仅两个月，就被派往美国。这是龙泉寺系统首批派到海外的弟子。紧接着，2014 年，约有 30 名女弟子受戒；2015 年，47 人受戒；2016 年，78 人受戒；2017 年，大约 100 人受戒。这些快速受戒的出家女弟子，约有 50% 已被陆续派到国内外近二十个分院。

总之，出家女弟子成为了释学诚弘法的主力，这 6 位受性骚扰的出家女弟子都是经过挑选的国际弘法人选。统计表明：截至 2013 年底，在龙泉寺出家并且已经受戒的男弟子已有 122 人，为什么不从中派遣两位资深的男众出家弟子去开辟海外道场呢？释学诚跟身边的男弟子们解释：男众不稳定，很容易乱跑；女众比较稳定，不会乱跑。

参考文献

- 【1】 圣严法师，比丘可以度尼吗，《律制生活》，华夏出版社
- 【2】 全国汉传佛教寺院传授三坛大戒管理办法，中国佛教协会官方网站 <http://www.chinabuddhism.com.cn/zdfg1/bhzd1/2017-07-24/13091.html>

2018. 8. 1 龙泉寺官方声明举报材料不实

来源：龙泉寺官网“龙泉之声”

原文链接：<http://wap.longquanzs.org/lqs/dt/81773.htm>

近日，原龙泉寺释贤启（俗名杜启新，身份证号：110*****2417）、释贤佳（俗名刘新佳，身份证号：110*****899X），收集、伪造素材，歪曲事实并散布不实举报材料，构陷佛教大德，误导大众。

对此，北京龙泉寺作出以下严正声明：

不实举报材料中，基于伪造的证据以及恶意构陷学诚法师的不法目的，已涉嫌构成犯罪。由此，对学诚法师本人和北京龙泉寺造成的名誉损害，龙泉寺将保留对相关责任人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此事背景复杂、组织运作、用心险恶，北京龙泉寺将提请上级政府相关主管部门组成调查组，对此事给予调查，以正视听。

北京龙泉寺

2018年8月1日



2018. 8. 2 国家宗教事务局回应，已开始调查

来源：国家宗教事务局网站

备份链接：

<http://news.sina.com.cn/o/2018-08-02/doc-ihhehtqf7501334.shtml>

国家宗教事务局发布《关于对举报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学诚一事的回应》称，我局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互联网上举报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学诚有关问题的反映。我局已收到了举报材料，并开始调查核实工作。

2018. 8. 15 释学诚辞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常务理事、理事职务

素材节选自《中国佛教协会第九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来源：中国佛教协会官网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buddhism.com.cn/e/action/ShowInfo.php?classid=506&id=39349>

2018年8月15日，中国佛教协会第九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

根据会长会议提议，会议接受学诚辞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常务理事、理事，同意由演觉副会长临时主持中国佛教协会工作。

2018.8.23 国家宗教事务局发布调查核实情况

《关于对举报学诚和北京龙泉寺有关问题的调查核实情况》：

来源：国家宗教事务局

备份链接：<https://new.qq.com/omn/20180823/20180823A09O29.html>

我局接到反映学诚有关问题的举报材料后，根据管理职责，进行了认真调查核实。

第一，举报材料中反映学诚发送骚扰信息问题，经查属实，涉嫌违反佛教戒律，已责成中国佛教协会按照佛教教义教规和《中国佛教协会章程》严肃处理。

第二，对举报材料中反映北京龙泉寺违章建筑问题进行了调查，现已查明，所举报的建筑，未依法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地方有关部门正在深入调查取证，将依法作出处理。

第三，对举报材料中反映北京龙泉寺大额资金去向问题，经调查，涉嫌违反国家财务管理有关规定，已交由地方有关部门依法依规查处。

第四，对举报材料提及的向公安机关报案有关性侵问题，北京市公安机关依照《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进行受理、初查工作，现正在调查中。

国家宗教事务局

2018年8月23号

2018.8.23 释学诚辞去福建省佛教协会会长、常务理事、理事职务

素材节选自《福建省佛教协会第九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来源：福建省佛教协会官网

原文链接：<http://www.fjsfjxh.com/201808/6779.html>

8月23日，福建省佛教协会第九届理事会召开第二次会议，根据会长会议提议，会议接受学诚辞去福建省佛教协会会长、常务理事、理事，同意由普法常务副会长临时主持福建省佛教协会工作并担任法人代表。

2018. 8. 24 释学诚被免去龙泉寺住持（方丈）等职务

作者：记者 何强

来源：新京报快讯

原文链接：<http://www.bjnews.com.cn/news/2018/08/30/502146.html>

今日记者从北京市佛协官网获悉，学诚已被免去北京市海淀区龙泉寺住持(方丈)职务。

8月24日，北京市佛教协会召开七届四次常务理事会议，会议听取了《北京市佛教协会七届四次常务理事会议工作报告》，传达了《中国佛教协会九届三次理事会会议决议》、北京市治理佛教道教商业化问题工作部署会等会议精神，宣读了国家宗教局《关于对举报学诚和北京龙泉寺有关问题的调查核实情况》，按照《汉传佛教寺院住持任职办法》的有关规定，免去学诚北京市海淀区龙泉寺住持(方丈)职务。

在此之前，陕西省佛教协会决定免去学诚陕西省佛教协会名誉会长职务，免去学诚陕西法门寺佛学院院长和陕西省扶风法门寺住持职务；福建省佛教协会接受学诚辞去福建省佛教协会会长、常务理事、理事，同意由普法常务副会长临时主持福建省佛教协会工作并担任法人代表。

8月15日，中国佛教协会第九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接受学诚辞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常务理事、理事，同意由演觉副会长临时主持中国佛教协会工作。

2018. 11. 29 释学诚被免全国政协民宗委副主任 辞去全国政协常委

素材节选自《学诚被免全国政协民宗委副主任 辞去全国政协常委》

来源：新京报

原文链接：

<https://cdn.bjnews.com.cn/h5/index.html?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detail/1/154350760914728>

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29日在京闭幕。会议表决决定，免去学诚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接受其请辞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

2019. 5. 9 释学诚事件女主“释贤甲”微博发声

《被释学诚性侵的女法师，终于发声了》

来源：微博 @烦恼即菩提--

原文链接：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370145979010512#_0

【释贤甲（收到骚扰短信的原极乐寺比丘尼）】看到今天邮件里，有居士说：“骚扰短信，不

排除它人盗用学诚手机和对方串通发伪造短信诬陷学诚，这个太容易了。”我作为当事人，有一些话想说。不求这位居士转变自己的认知，但提供一些思考角度。

1.我在半夜逃离精舍，早晨尼众们发现我不见了，纷纷发信息给学诚汇报我失踪之事。其中一位尼众发信息说：“师父，贤*担心她手上的信息会对您造成伤害。”学诚回复信息说：“什么信息？她有抑郁症。”我没有做过任何一份证明我有抑郁症的鉴定，请问学诚为什么要在这个情况下说我有抑郁症呢？再说，不管我有没有抑郁症，“抑郁症”和我“手上的信息”及我离开精舍有什么关系吗？如果说是有人在冒充用学诚的手机，他又为何要这么说呢？

2.您如果听说您的某位至亲的人失踪了，您可能会问什么问题？请先认真代入角色，设想一下这个场景，再看下面的内容。

除了上面说的那位尼众，另外还有两位尼众也分别向学诚汇报我走了，学诚回复说：“*有钱和手机吗？”一个做师父的，听说弟子失踪了，他为什么会这么问？换了是您，您会这么问吗？如果说是有人在冒充用学诚的手机，他又为何要这么问呢？

3.我离开精舍后，极乐寺管理层从来没人找过我，不是没有联系方式，至少当时极乐寺的当家师是有我的邮箱的，在我离开精舍前，我们频繁用邮箱联系。您认为，他们为什么不试图找我？对任何一个单位来讲，单位里有人失踪了，竟然不找，这正常吗？现在有哪个单位会这样行事？

4.当贤启法师 2018 年 2 月中旬到龙泉寺僧团发起自清自律倡议后，龙泉寺比丘贤*法师从微信群里看到资料，就当面向彼时在广化寺的学诚质询是否有发骚扰短信，回来后在执事微信群发信息说学诚反馈说：“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并且说我有抑郁症。又是抑郁症！如果手机信息是一个冒充陷害学诚的人发的，怎么学诚在现实生活中说的话会跟他一样？为什么这么“巧合”？

5.您如果只看到了短信交流中的性骚扰内容，而认定是有人冒充陷害学诚，我觉得可以理解。但我想提供给您的是，学诚给我（和我的同伴）发送的信息，不是只有性骚扰内容，还有询问精舍生活情况、学习外语情况、佛法学修情况的信息，这些信息和性骚扰信息是揉合在一起的，没有承接错乱之感。请问这位冒充者何来这么高明，能这么精准了解我们的学修、生活状况？如果说正常信息是学诚本人发的，性骚扰信息是冒充者发的，那此人怎样做到在种种正常信息中找到时间空隙精准穿插性骚扰内容而天衣无缝？可否拿出技术证据？（不要简单说技术能做到，要实际说明是用什么技术、怎样做到。）

6.请问您认为短信性骚扰和实际性侵，哪个性质更严重？既然质疑骚扰短信的真实性，能否质疑一下性侵举报的真实性？

第二则内容，那位居士说：“（贤佳法师）在没有了解事情真相的情况下，去击毁师父，不知您有感恩之心吗？”这言下之意是他了解事情的真相。我是收到骚扰短信的当事人，不知这位居士是否愿意跟我交流一下，他所知道的事情真相是什么？

【贤佳】我分别转给那两位居士，她们都没有回应，应是都不了解情况，只是凭着对“师父”的信心或龙泉寺体系的传言而作质问。

2019. 6. 18 释学诚事件女主“释贤甲”披露骚扰短信和当天日记

《释学诚事件女主“释贤甲”披露骚扰短信当天的日记》

来源：微博 @烦恼即菩提--

原文链接：<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384497146668529>

【释贤甲（收到骚扰短信的原极乐寺比丘尼）】看到不断有人质疑 2017 年 12 月 27 日的短信问题，我不由得想查找一下当日的“精舍日志”（那天的精舍日志是我写的，我特意有储存备份），想看看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结果意外发现：在那天的日志里，不仅有当天精舍的学修生活情况记录，还有我和搭档贤 X 法师当天和师父短信对话的全过程记录，包括每则短信的发送时间！我决定把它分享出来，也作为一份历史记录。

下面是《20171227 日志》原文档内容，对人名和一些具体信息作了化名处理，其他内容原封不动。

{顶礼师父！弟子贤甲、贤 X 向师父做今日汇报。

有关语言学习：

- 1、Q 居士替我们到 S 学院完成了报名缴费。原计划一次报完前三期（昨天咨询到：如果这三期考核通过，则可申请签证），但第三期报名还没开始，就报了第一、二期。并了解到：第一期学完后，要考试通过之后，才能学第二期，否则第二期费用要用来重新再学一遍第一期。学院发了教材。
- 2、咨询了一所 M 城的语言学校（S 学院工作人员推荐的），对方说他们是 M 城规模最大的和学生注册人数最多的语言学校，全年滚动开课，任何一周的周一均可入学开课。
- 3、出门前贤*法师交待我们自己购买两支录音笔（因常住剩的不多了），今天上网查了一下录音笔的产品信息，跟准净人同学沟通，请她帮忙购买。
- 4、贤 X 预习了教材。

生活：

- 1、正常打早起板、午起板、斋板、晚殿板，早晚殿前给佛堂供香（早殿前还有供水），早午斋前给佛堂、斋堂、大寮供饭，早午斋唱诵供养偈、出食。贤甲、贤 X 分摊承担。
- 2、今天五堂功课正常。早殿后共学（包括准净人）师父开示 10 分钟，并商量决定今后在这个时间学开示。早斋后集体缘念。
- 3、收拾行李，整理房间。
- 4、咨询了解手机话费套餐的情况，最终确定了使用方案，即保留现有套餐，如有需要再购买流量数据包。

感恩师父！

弟子贤甲贤 X 合十

附：

12 月 26 日 22: 08 晚给师父发完邮件后，发送短信：

顶礼师父！弟子贤甲贤 X 今天的日志发送到您的邮箱了，请您过目。感恩师父！弟子贤甲

贤 X 合十

22: 13, 师父: 你们对学习 X 国语, 兴趣大吗

12 月 27 日 4: 31, 贤甲贤 X 回复师父:

顶礼师父!

弟子贤甲对学习 X 国语, 畏难心理甚至恐惧感大于兴趣, 因为感觉学语言不是自己的强项, 之前英语就学怕了。对于了解国家的文化比较有兴趣。但弟子会努力去学, 希望能和贤 X 法师一起顺利拿到签证, 祈求师父加持!

师父, 贤 X 之前没想到过会学 X 国语, 并且接触传统文化和佛法以后, 有一种错误的知见, 就是觉得佛法以外的东西好像都不那么重要, 弟子也在尝试着逐渐的转变观念, 因为成长的过程中弟子只有不断的学习, 才能更好的度化众生, 所以祈求师父提策拉拔, 感恩师父!

5: 15, 师父: 你什么时候认识师父的

6: 10, 贤甲贤 X 回复:

顶礼师父!

弟子贤甲 20**年 1 月 1 日第一次去龙泉寺, 二月初八皈依, 是师父授的皈依。

弟子贤 X 20**年 1 月 1 日皈依, 2 月 2 日上山常住。

6: 26, 师父: 对师父信心够吗

8: 46, 贤甲贤 X 回复:

顶礼师父!

弟子贤甲对师父的信心并不算强, 但是持续在增长。刚进僧团的半年多时间通过写对师父的观功念恩日记, 专门用过功, 近两个月又恢复写。最近一个月是一直以来感觉内心跟师父最近的时期, 见到师父时敢于靠近了。弟子觉得这对自己来说是一直要修的功课, 特别是现在有这样重大的使命。

弟子贤 X, 刚开始很弱, 往往看到她师兄那种信心还很好奇, 不明白她们哪里来的那么大的信心。进入僧团以后, 也是在有意识的培养对师父的信心, 很想要做到像上座法师他们那样。就在接到这次安排之前, 弟子也是在对境时常常忆念师父, 那种感觉就好像自己开始跟师父“连线”, 内心就很安定和有力量。现在, 因为这样的承担, 又使得贤 X 认识到, 必须把继续深入的培养对师父的信心, 作为一件至关重要的课程来做, 不然的话, 自己就会死的很难看, 祈求师父忆念加持! 弟子贤甲贤 X 合十!

13: 29, 师父: 精舍暖和吗

13: 50, 贤甲贤 X 回复:

顶礼师父! 精舍很暖和。是地暖, 温度可以自行调节。弟子贤甲贤 X 合十

14: 00, 师父: 昨晚听戒律课吗

14: 10, 贤甲贤 X 回复:

感恩师父关怀, 昨晚没有听戒律课。因为前天晚上应该诵菩萨戒, 但晚上到精舍比较晚了,

就改成昨晚诵了。事先也没有研究应该怎么连线，就打算课后拷贝课件再学。以后我们尽可能同步听。弟子贤甲贤 X 合十

20: 24, 师父: 今晚干吗

20: 43, 贤甲贤 X 回复:

顶礼师父! 弟子贤甲今晚礼拜师父祈求、忏悔, 静坐约 20 分钟, 读师父《侧记》约一小时, 现在正在写日志。

弟子贤 X 晚殿后拜 35 佛忏一个, 接着用“药石”, 然后整理个人物品, 刚刚结束 X 国语教材的预习, 现在正准备写这几天的心得汇报。师父, 我们可以加您的微信吗? 弟子贤甲贤 X 合十!

20: 59, 师父: 没有用微信

21: 11, 贤甲贤 X: 感恩师父对我们的关心! 弟子贤甲为此感到很温暖, 内心很感动。现在生活逐步稳定下来, 内心也慢慢沉淀下来, 开始调整频道进入学习的状态。并且越来越思维到自己作为一个去 X 国弘法的承载无限人付出的关键的缘, 它殊胜非常的意义。

师父, 弟子贤 X 今晚一定交心得……}

在此顺便介绍一下精舍日志和其中所记载的短信记录的来由: 精舍日志是僧团要求我们写的, 要每天记录我们在精舍的学修和生活情况并向上汇报。如果没有记错, 每天要一式三份分别发送给师父、师父的侍者 (一位在国外留学过的法师, 做侍者同时配合管理国际弘法事务) 和极乐寺的当家师。

精舍日志按理应该是我和搭档贤 X 法师轮流写, 但实际上是从一到精舍直到我决定退出精舍学习, 一直是我主要负责写 (2017 年 12 月 26 日至 2018 年 1 月 14 日)。2018 年 1 月 15 日, 我正式给极乐寺当家师提交退出精舍学习的申请, 从此之后便不再负责写。为何我决定脱离体系, 却还保留储存着“精舍日志”呢? 这是因为: 当我向贤启法师报告自己遭到淫秽短信骚扰后, 贤启法师咨询的律师说按常情推断我会有生命危险, 情况特别紧急, 为此我写下了遗嘱, 并在逃离精舍前临时拷贝出我负责写的精舍日志, 以备需要时可作证明 (如果我真的遇到生命危险, 它可以证明我在此精舍生活过, 以利于司法机关查案)。我只拷贝了自己写的那时间段的日志 (它属于我的劳动成果), 没有看也没有拷贝后来其他人负责写的日志 (随顺防护盗戒)。

若不是打开这份文档, 我已不记得自己当时做过这个记录, 当时出于自我保护而拷贝日志时也不曾想里面有 12 月 27 日的短信记录。这应是我当时写日志时顺便复制下来附于其中的。这一天的短信对话并无异常, 基本是师父关心询问我们一些基本情况。回忆自己为何会把这一天的短信记录下来, 应该包含以下几点原因:

1. 在此之前都觉得师父特别遥远, 即使亲眼见到师父, 也没有机会和师父说上一句话, 然而那天跟师父有这么多的互动, 又感到师父特别关心我们, 心里很感动, 所以我以一种珍视的心情来完整复制下当天的短信, 也希望通过把这段“宝贵”经历体现在日志中, 来起到存档作用。
2. 这一天的短信比较正常, 没有淫秽骚扰的内容, 师父也没有要求我和贤 X 法师别别跟他对

话和“清空短信记录”“不许互看”，因此可以正常记录。(学诚的短信骚扰不是一上来就露出淫秽意的，而是一种渐进式的引导，让人不知不觉入套。如果一上来就是淫秽意，我们绝不会认为是师父并有后面的互动。)也因为在学诚没提出那些特别要求之前，所有的短信都是我和贤 X 法师共同阅读和回复的 (详阅日志内容可知)，故此有理由在体现我俩日常活动的日志中公开记录。

3.当时精舍的学习还没有正式开始，有空闲的时间来这样做记录。之后没再这样记录短信，一是语言学校开学后变得很忙碌，不再有时间做那么细致的记录；二是这天之后的短信渐渐出现异常，而且学诚开始让我和贤 X 法师分开和他对话，并要求“清空短信”“不许交流”“不许互看”，所以无法再记录。

一些居士和网友总说，12月27日那天上午是一诚长老的茶毗法会，学诚法师哪有心情、哪有时间发骚扰短信？在此我想说两点：

1.可以细看一下95页报告中引用的我写的材料，我哪里有说12月27日发的是骚扰短信？我是说“这是师父第一次给我们发短信”。当我发现了精舍日志后加以查核，发现此时间记忆有微少误差，实际上师父给我们发来的第一条短信是在12月26日晚上，我和贤 X 法师则是在12月27日清晨4:31回复了这条短信，我由此回忆起是那天早上我们起床后看到有师父的短信（第一条短信）不敢怠慢，而延迟了上早课的时间（正常情况是4:30开始上早课）赶紧回复。

2.还可看到，12月27日那天，师父上午时分最晚发的一条短信是在6:26，之后再发信息是下午13:29，从6:26至13:29这段时间师父没再发短信，这段时间也正好可以是师父出发前往茶毗法会现场及参加法会的时间。并且，师父在6:26发的信息，我们于8:46回复之后，他一直没再回复，而其他的几组对话回复的时间都比较快，最慢的也在45分钟左右就回复了。请问为何其他时间段回复都较快，而举行茶毗法会的时间段刚好就没有回复呢？

另外说一个细节。这天学诚有一条短信问“精舍暖和吗”，“舍”字是他原本打的错别字，由此可判断此发短信人是使用手写板发的短信，打拼音的人不会这么错误选字。这一点跟学诚的特征是十分符合的：学诚普通话不好，因此用手写板是情理之中的事。后来也有一些短信中有类似这种情况的错字。

最后想说，要想求证我提供的这份精舍日志是否真实非常容易，有心者可以申请查找当时我们在精舍使用的电子邮箱（X国事务专用邮箱），以及学诚、学诚侍者和当时极乐寺当家师的电子邮箱，如果邮件没被删除，邮箱里会有当时发送精舍日志的记录。另外也可以向我的搭档贤 X 法师征询，学诚是否跟我们做过那些短信互动。我可以向有心者提供相关真实人名、真实信息，方便他们去求证。

【贤佳】这份材料很好！很能澄清疑议！我见“师父”确实是用手机手写板写字。从日志和短信内容看，您们当时学修用心的主体是依师，“师父”也以依师法来导引人、要求人，这正是龙泉寺体系秉承藏传的学修风格，也与后续骚扰的核心“法义”相一致。藏传依师法迷害了“师父”的弟子众，也迷害了“师父”，是通杀一切的“大法”。

【释贤甲】整个龙泉体系学修用心的主体一直都是“依师”，尤其是在我去精舍前不久（大约

2017年12月初), 龙泉体系开始实行全球各道场(包括精舍) 每日同步共学10分钟“师父开示”, 可见彼时龙泉体系对“依师”倡导的升级。但尽管如此, 也远远比不上到了精舍之后被师父亲自“调教”依师的强度。在僧团时, 自己或多或少还有一些弹性空间修习自己感兴趣的内容(但也很有限), 不用时时刻刻想着“修依师”。而到了精舍后, 是被师父“耳提面命”逼迫迅速提升依师水平。如师父最开始问: “对师父信心够吗?” (见12月27日短信记录, 这是最早的铺垫。) 后来连续多日(并一日多次) 反复问: “依师吗?” 接着再以同样的方式问: “是否身心都皈依?” 这样一步步深入, 最后引出“摸手”“摸脸”直至“性交”一系列愈渐深入的“调教”, 迷惑性很大。

我自己本心对“依师法”无甚感觉, 是长期以来受体系引导而“听话”执行“依师法”, 内心并不真正相应。可是师父在短信里对我们的“调教”, 只有“依师”法门, 没有其他。我们在精舍遇到的身心困惑, 在短信或汇报的电子邮件里反映, 从没得到过反馈, 师父就是一门心思只关心我们的“依师”问题。由此我认为, 是否我们提的问题不重要, 而提高依师水平才是第一位的, 于是出于“作师所喜”之想, 我努力恶补“对师长的观功念恩”, 努力搜寻自己“和师长心心相印”的痕迹, 以说服自己最终答应师长要求: “愿意百分之百依师。”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 在我们出发去精舍前, 极乐寺的主管法师、当家师给我们最重要的交待就是“好好依师”, 这使得我在面对突如其来的国际弘法任务不知所措、又得不到更多具体指导的情况下, 只有紧紧抱住这句“教导”, 相信如他们所说“祈求师父加持才能完成这么重要的使命”。包括在我初期遇到学诚反复询问“是否完全依师”感到异样而向当家师报告时, 得到的反馈是“要相信师父”, 并被批评: “对师父信心不够要好好忏悔!” 这些指导意见是当时无助的我唯一能选择的, 所以前所未有地重视修习“依师”。如我以前未完整看过《学诚大和尚侧记》, 是到了精舍才恶补看完的。

有位法律人士看了“师父”的整个短信记录说, 其用心具有高智商犯罪的特点, 能看出他的套路是设计好的, “性交”是有预想的(否则也不会关心是否是处女), 并且很有经验。例如, 他在发性骚扰信息之前, 做好了各种铺垫, 如问你是否有抑郁症、家庭背景怎样、以前从事什么工作等等。问背景情况是为了确保万一“出事”了, 被侵害者不会有背景实力成功反抗他; 问是否有抑郁症也是为了万一“出事”了, 可以推说是被侵害者自己有精神病、抑郁症。当初师父问我这些问题时, 我确实觉得有些异样, 但以为是师父关心我就没多想, 后来经过法律人士这么一分析就恍然大悟了, 确实师父是在问了这些信息后才逐渐导入性方面话题的, 并且后来我也确实被学诚说成是“有抑郁症、精神病”了。

呵呵。

文章报道

2018.8.16 《释昭慧：痛定思痛，解析佛门中的“结构性罪恶”》

作者：释昭慧

来源：端传媒

原文链接：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80816-opinion-buddism-sexualharrasment/>

此时佛门最重要的课题，是痛定思痛，杜绝那些强化“尊卑意识”，且周而复始地透过日常生活与仪轨操作，而建构牢不可拔之“尊卑秩序”（特别是性别秩序）的“魔性训练”！

编者按：8月1日，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北京龙泉寺主持释学诚遭两名男弟子实名举报性侵女弟子，长达95页的PDF检举文件在网上大范围流传，引起社会强烈关注，中国国家宗教局也介入调查。事件随后沉寂，直到8月15日内地媒体报导，在当日召开的中国佛教协会第九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上，中国佛教协会接受释学诚辞去会长一职。据称，他还将辞去全国政协常委等社会职务。

当事人被追究责任，理所应当。然而，对于佛教乃至其他宗教来说，传出性丑闻并非第一次，而宗教界中频频传出此类事件，且常存在知而不报的现象，其中个体固然当责，但结构性的问题却才是根源。佛教界为何会产生性丑闻？丑闻之后的处理手法存在哪些问题？向来走在社会前端的台湾昭慧法师，于8月7日在凤凰网上对此事撰写了评论。端传媒获作者授权，在释学诚辞职之际再度编修刊发，以求引起反思。

每当佛门发生负面丑闻时，我总不免被媒体访谈，或是受佛门同道要求，希望我能发声。日前，媒体疯传中国佛教界的重大性丑闻，我当然也不例外地面对了同样的课题。

在主观情感上，我十分期盼：这只是一起对A僧予以人格构陷的恶斗。因为我对A僧所主持的B寺中，那群温文儒雅、学养甚佳的优秀僧人，极具好感。过往无论是在哪个传承体系，我都很少看到男性僧人会如此地“以法为尊”——没有任何虚矫身段，面对一个在中国佛教界被谑称为“魔头”的区区在下，竟然在两次来台参访时造访于我，并且真诚请教。

他们的问题非常深刻，并且往往问到非常核心的关键处，显然他们不只是拥有“清华博士”之类世俗的亮丽文凭，而是在进入佛门后，拥有高质量的修学环境，让他们能在佛法与戒律方面，获得长足的进步。见弟子之素质如此，可以想见其师长之水平，以及这位师长“厚植佛门人才”的高瞻远瞩。因此虽不曾与A僧碰面，但对他自然会有某种程度的敬重，这也是理所当然。

因此，我不想针对这起还在“调查阶段”的事件，作任何对当事人的“人格品评”或“言行品评”，而想来谈谈佛门中的“结构性罪恶”。

丑闻处理三部曲：共构“结构性问题”

面对性丑闻，所有宗教机构的处理态度非常一致，往往导向如下三部曲：

第一乐曲：集体禁言。用意在于“顾全大局”，以减除该宗教的伤害。

第二乐曲：局部地“划清界线”。若已无法集体禁言，则退而求其次，就是将事件导向“个案问题”。亦即：该宗教是没有问题的；千错万错，都是个案当事人的错。个案性格乖谬、观念偏差，以致无法领略该宗教之善之美，而受魔力支配，成为歧途亡羊。

第三部曲：“杜绝言路”。倘有哪个不长眼的晚辈或信徒，胆敢提出询问或质疑，在佛门，必将端出“僧事僧决”、“白衣无权干预”之类，极度拉高僧权的姿态，用以杜绝悠悠之口。其他宗教也有类似手法，在此不赘。

这三部曲，共构了各宗教当局的“结构性问题”。吾人必须从根源处，勘破它所导致的迷思，否则有心人即便再热情护教，也往往只是在“挖肉补疮”，无济于事！

顾全大局的迷思：丑闻曝光，真的是坏事吗？

任何一起性丑闻一旦曝光，对佛门肯定是有伤害的。本次佛门中那些呼吁“顾全大局”的种种言论，其实并不意外，这已是各宗教当局在面对丑闻时，相当一致的“制约反应”。

个人以为，宗教性丑闻曝光，真的不是什么坏事。为了“顾全大局”，而劝受害者隐忍了事，对勇敢揭发丑闻的受害人或第三者，却予以强烈挞伐，让受害者永远躲在阴暗角落独自哭泣，让更多无辜的修道人乃至信众，因无预警而“前仆后继”地羊入虎口，这才真正是因果链上最可怕的“共犯结构”！

个案问题的迷思：佛门中人就请不要掩耳盗铃

将事件导向“个案问题”，让所有罪孽全数由当事人背负起来，这种做法，看似缩小了该宗教所受到的打击面，实则忽略了在根源处的检讨与自清。

以本案为例，A 僧已是佛教最高领袖，要说这只是他的“个案问题”，把他判为“邪师”、“邪教”，试问其谁能信？更何况，就我前面所述，由 B 寺学僧水平以观 A 僧，相貌、学养、谈吐皆在一般之上，要说那仅是 A 僧个人的“邪恶言行”，其谁能信？

若真诚希望佛教朝向“光明面”来发展，佛门中人就请不要掩耳盗铃，而须认真看待“性丑闻”深层，男女性别间在佛门中“权力不对等”的老问题。而这个问题的核心，正是举报本次事件的两位男僧，最大的迷思所在。

例如：他们引用了佛门律典对女性管制较严的法规，指控 A 僧没有依照该诸法规，让尼众受两年学法之戒，于受戒表格上登载不实。但他们却毫不质疑：为何女僧较诸男僧，得加受两年的式叉摩那戒？古代是为了“验孕”而须如此审慎，以现代医学技术而言，“验孕”难道还可构成“女性必须推迟两年出家”的正当理由吗？两位举报人的其中一位，甚至对于女性出家，必须经由男僧投下“赞同票”，不觉有何不妥，只为“将她们送入虎口”而甚感内疚。

实则他们却完全没意会到：正是这些压制女性的佛门“法规”，让女僧人面对男僧人时，往往自惭形秽，理性缴械，主动千方百计地合理化对方的不当言行。本次事件的女性受害人 C，与其师长 A 僧间前前后后的对白，以及 C 于事后所做的全面反思，倘若完全属实，那恰恰证明了：敝人长期呼吁佛门“应予正视”的，如上“性别权力不对等”课题，正是“佛门死穴”。倘若他们还死守古印度文明中产制“出来的许多非人性”“教条”不放，并且视若“佛说”、“圣旨”，那么，已曝光的永远只是“冰山一角”，这种“肯定尼众理应受到二等待遇”的态度，还会继续打造出更多“性别权力不对等”下的受害人。

也许有人会说，即便性别平等意识，可以百分百落实于佛门之中，难道就不会有性丑闻发生的空间吗？当然还是可能有，但那时，属于“两情相悦”的丑闻必将居多，属于运用男性权柄以胁迫或催眠对方使令就范者，必将大幅减少。

“依师”的迷思：“既自卑，又自大”的矛盾综合体

举报人一再指称 A 僧为“邪师”，A 僧所述为“邪教”，然而笔者认为，最大的“邪恶”，莫过于旁观的第三者，用些诸如“僧事僧决”、“白衣（或尼众）闭嘴”之类理由，来共同“杜绝言路”。因为，这只会再一次地复制高高在上的“男权”与“僧权”，让低“男”一等的女性，低“僧”一等的信众，习惯性地继续“依男”、“依僧”。而这正是本案关键错误——“依师”观念——的根源！本案举报人检讨 B 寺情况，认为问题可能出在“僧人的主业变成了做事，而不是修行”。然而他们“校勘完成的 8 套 32 本《南山律典校释系列》”，这岂不是攸关修行的“正事”？倘若连这些“正事”都算不得是“修行”，那么他们本身的“修行”知见就已偏狭。

实则，无论是解脱道还是菩萨道，“修行”都必须依“正见”为导，以“般若”证成。就菩萨道而言，尚能“慈心”与众生相应，如实正观“缘起”，那么，“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笃信“圣教量”的佛弟子，总不会误以为《金刚经》的如上金句，是“邪师”在说“邪教”吧？

因此，个案问题倘若属实，那是在“知见”上就先出错。而且，不只是“男女双修”观念有错，也不仅是“依师”而不“依法”的观念有错，更重要的是，依“性别、僧俗、职级”而树立权威，强化尊卑，罔顾佛陀的“平等”教诫，那是最根源性的错误知见。

此一知见只要一日不除，那么，由“我慢”所延伸出来的种种傲慢或卑慢，必当层出不穷。我常说：许多佛门中人，出家后往往性格大变，不出家还没那么“变态”，原因即在于佛门中“僧尊俗卑”、“男尊女卑”的观念作祟，诱令僧尼二众双输——成为“既自卑，又自大”的矛盾综合体。若在性别、僧俗别之外，再加上了职级尊卑，这就成了日复一日的“魔性训练”，让自视尊贵者将卑微的一方予以物化，让对方成为自己的“池中之物”。

反思：痛定思痛，杜绝佛门“尊卑意识”

此时此刻，中国佛教亟须做的事，不是一手遮天，不是指归个案，不是闭塞言路，而是重拾佛法中“平等”的核心价值，视“尊卑意识”为“魔性训练”。至于个案 A，即便所揭露之言行属实，那都只是再一次证明：强化“尊卑意识”的佛门规制，确实确实是容易令人长养魔性的毒药，使得 A 僧即使过往秉性纯朴，资质优越，依然在“尊卑意识”的长期浸淫之下，不觉“中毒”而魔性大发；A 僧在严格意义下，依然是“魔性训练”的受害者，“哀矜勿喜”可也。

此时佛门最重要的课题，是痛定思痛，杜绝那些强化“尊卑意识”，且周而复始地透过日常生活与仪轨操作，而建构牢不可拔之“尊卑秩序”（特别是性别秩序）的“魔性训练”！

（释昭慧，台湾佛教比丘尼，现为玄奘大学宗教学系暨研究所教授兼系主任；她向来走在社运前端，关注动保、同婚、赌博等议题。）

2018.9.18 《学诚的陨落：“我也是”运动与中国佛教“创新”之路》

作者：张彦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原文链接：<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80918/metoo-china-monastery/>

北京——过去二十年里，宗教在中国迅速发展，佛教从中受益尤其多。寺庙的数量增加了两倍，僧侣和住持成为众所周知的公众人物，中国已用佛教信仰在世界各地建立联系，派僧尼外出进行友好访问。

学诚法师是与这种复兴有最密切关系的人，他是一位有号召力的僧侣，获得了迅速的成功。23岁时，他第一次成为一座寺庙的方丈，49岁时，他担任了中国共产党控制的佛教协会的会长。

他对社交媒体的使用，以及对同情心的强调，吸引了曾经拒绝中国传统宗教的那种聪慧的白领人士。许多人认为他属于百年来中国佛教最重要的改革者之一。

但今年夏天，所有的这些世俗成就都消失了。

被指控猥亵女弟子和财务问题之后，52岁的学诚在最近几周里被剥夺了头衔，遣返回他的家乡福建省的一座小寺庙。政府调查人员现已进驻了他曾担任住持的北京寺庙，清理了忠于他的僧侣骨干，并在查他的账簿，以发现经济不法行为。

这让学诚成为规模虽小但顽强的中国“#MeToo”（我也是）运动中被击倒的最重要的全国机构领导者，也是一个有政治关系的人在中国因性行为不端的指控而倒台的罕见例子。

学诚的倒台，也在佛教徒中引发了一场广泛讨论，关乎他们信仰的快速发展是否伴随着过高的代价。

许多人担心，学诚迎合社会潮流的特别有效的佛教模式，恰好缺乏那种当初吸引人们信仰佛教的精神。他的倒台也可能让中国政府的努力受到挫折，政府正在把佛教推崇为一种在海外能赢得朋友、在国内能提供道德价值观的国教。

两名僧侣在一份95页的报告中写道，最近的事态发展“无法不让人感到心痛和悲哀”，报告详细描述了学诚在性和经济方面的不端。他们要求政府迅速采取行动，否则，“释学诚将会操控这样一个僧团驶向何方，我们难以想象！”

就在不久前，学诚的上升似乎还势不可挡。

他出生于1966年，1988年以优异的成绩从位于北京的国内顶尖佛教学院毕业，去斯里兰卡留过学。两年后，他成为老家福建省广化寺的住持。那时候，受过良好教育的宗教人士相当罕见，政府的国家佛教领袖赵朴初还曾为任命了一位这么年轻的方丈做过辩护，将学诚比作当年带领共产党游击队打仗的年轻领导人。

据传记作家说,大约在这个时候,学诚许下了一个诺言。佛教在中国经济繁荣的南方很盛行,但中国北方却没有在社会上活跃的大寺庙。他发誓要改变这种状况。2004年,他得到了接管北京西郊龙泉寺的机会,这座寺庙当时基本上处于毁坏的状态。

几年后,龙泉寺成了中国最活跃的寺庙之一。学诚利用了中国富人中普遍存在的想回馈社会的愿望,接管了一个慈善基金会,将其搬到自己的寺庙,他还为北京西边的大学社区里受过良好教育、但在精神上茫然无依的人提供帮助。

不久,共产党的官员们开始来龙泉寺学习如何开展慈善活动。虽然共产党的9000万党员本应是无神论者,但他们称赞了这座寺庙的共产主义无私奉献精神。

学诚戴着一副眼镜,有着英俊容貌和动人微笑,是个极具号召力的人物,他用自己扶贫助弱的利他主义社会愿景,吸引了中国顶尖大学的毕业生。

他对佛教本身所言甚少——在他的演讲和写作中,宗教似乎是一个次要的问题——但他在揣摩政府政策上颇为精明。他在寺庙里成立了一个制作旨在打击网络暴力和色情视频的动画部门,并机敏地在政府打击此类犯罪活动的同一天发布了这些视频。

2012年作为代表出席中共一个顾问机构的年度会议时,他接受了《纽约时报》的采访。在采访中,他对政府运作的孔子学院等文化机构在国外推广中国文化和中国形象方面的能力表示怀疑。

“孔子学院只教授汉语,我认为这远远不够,”他说。“孔子学院的影响力有限。”

他认为中国需要把佛教传播出去。大约在这个时候,龙泉寺开始在洛杉矶、博茨瓦纳、德国、荷兰、意大利和坦桑尼亚等地开设分支和文化中心。龙泉寺的扩张正好发生在西方批评者开始指责孔子学院为宣传工具的时候。

在荷兰格罗宁根大学(Groningen University)教授当代佛教的史芬妮(Stefania Travagnin)说,佛教似乎被选择为优于中国其他三个合法宗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道教——的一个,是最合适在海外代表中国的宗教。

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与其他国家有太多的联系,她说,而道教是一种土生土长的中国信仰,外国人往往难以理解。相比之下,佛教由于有禅宗之类流行的日本宗派,对人们来说比较熟悉。学诚是规模虽小但顽强的中国“#我也是”运动中下台的最为重要的领袖人物。

与任何官方宗教事业一样,佛教的海外扩张得到了政府的批准。比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提到了佛教在融入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上的成功。

“佛教是中国打出的一面宗教旗帜,”史芬妮说。“就像是天主教曾是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打出的旗帜那样。”

正是这个派神职人员出国的计划导致了学诚的倒台。被派往海外的大多是女弟子。和学诚一样,她们都立下了守贞洁的誓言。但与其他受教规限制,不能使用手机的神职人员不同,为

了她们在海外时能够交流，这些女弟子都配了手机。

后来，她们中有六七位受到过学诚的召见，接受了他的指导。

据那份 95 页报告中转录的信息记录，学诚开始向她们发送淫秽短信，比如询问其中一位是否愿意接受拥抱和性交。当她回答不愿意时，学诚说，她必须“突破”这种思维。他与另一名女弟子的谈话一开始问她，“你是谁？”她回答：“是师父的”，即学诚的，这种交流明确了两者之间的权力关系。

去年早些时候，这些女弟子与那两位地位较高的僧侣进行了接触，他们愿意为她们维权。在两位僧侣的报告中，他们还声称，捐给寺庙的钱款流入了学诚的个人银行账户。

但这两名僧侣声称，学诚阻止了他们开启正式调查的努力——这表现了中国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的弊端。今年 2 月，这两名僧侣将他们的报告转交给了政府，今年 8 月，有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这份报告。当月早些时候，当局撤销了学诚的主要头衔，并证实他发送了那些信息。

现居伦敦的中国知名女权活动人士李婷婷说，这些指控代表着中国的“我也是”运动的目标已超出了相对较弱者的范围，比如学术界、新闻界和非政府组织人士，这些人在中国通常没有什么政治影响力。

不过，目前尚不清楚的是，对学诚的指控为什么被公开了。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那些僧侣担心举报报告被人掩盖。（记者试图联系写报告的僧侣，但未成功。）

但也有人认为，举报报告的目的是唤醒那些忠实信徒们，让他们认识到学诚拥抱社交媒体和社会精英的危险。

中国人民大学一位为政府提供宗教政策方面建议的著名学者说，许多人认为寺庙太商业化了，已成一种人们挣钱的方式。由于在为政府做事，他要求不具名。他说，当局已开始降低或取消寺庙的门票，禁止寺庙从事商业活动，并补充说，“否则很难说，你是有别于物质主义的选择。”

许多学诚的追随者认为，他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希望他能回来。

“学诚做了很多好事，他有很高尚的品德，”一位在龙泉寺附近经营一家朝圣者旅店的 25 岁男子说，由于担心惹来政府的麻烦，他要求不具名。“你不能完全否定他，即使他干了那些事。”

(二十三) 摩拜张耀春事件 (2018.8)

事件梳理

2018.8.9 摩拜单车女员工举报领导张耀春性骚扰

来源: 知乎

原文未找到

来源链接: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89146339>

尊敬的领导,

您好,我是来自摩拜 SPE 前端组的一名普通员工,在这里恳请您花一点时间阅读我写的内容。

我是一名女生,一名来自摩拜 SPE-前端组的工程师,于 2017 年 8 月来到摩拜就职。我曾经为我所在的 Mobike FE 感到骄傲和自豪。因为这个组看起来十分年轻有活力、充满干劲,leader 张耀春看起来专业有实力、领导力强,也十分善于团结组员。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越来越多的接触,我和我身边的很多同事都对前端组的一切有了截然相反的看法。

因为客户端&前端组负责人,张耀春(小春),对包括我在内的 3 名女下属有不同程度的性骚扰;利用职权打压违背自己意愿的同事;利用职权之便招录想要发展情人关系的女生入职;工作上以挣钱为目的,技术产出甚少。我和我身边的女同事不堪其扰,严重影响了生活和工作,对于个人情感和状态都有较为严重伤害。前端组现在女员工已超过半数绝非偶然,张耀春对女下属格外“关心”,我们不知道具体有多少同事正在承受这种困扰,又有多少人在即将承受这份困扰的路上。

我们认为摩拜是一个年轻有朝气有社会责任感的公司,张耀春这种不道德不负责的行为对于摩拜的企业形象和工作氛围都有严重的损害,对团队的工作效率和未来发展也十分不利。我们曾想过忍气吞声,但张耀春的行为逐渐变本加厉,因此经过反复思考,我们决定站出来,为了自己不再承受如此恶劣的言行,为了团队能够更有效率,为了公司能够更健康的运行,举报张耀春。希望能够得到公司的重视并采取相应措施,我们都不希望之后发生更加严重的事。

事实 1: 利用职务之便招录女性朋友入职,并意图单方面与该女性发展情人关系(小春已婚,且有一个刚满半岁的儿子)

今年 5 月,小春授意我替他转发一封内推简历,并告诉我不要对任何人说。那封简历是小春的前同事 q 的,后来 q 来公司面试,顺利入职。小春告知 q 在摩拜要假装不认识彼此。此时 q 是单身状态,随后小春企图与其发展关系:三番五次的要求女生去他家给自己做饭、深夜去车站接他,将职场当成自己的后宫,言语中常常暗示自己位高权重能给与对方工作上的帮助和便利。后来 q 与男友复合并结婚,小春知道后暴跳如雷,通过电话、微信辱骂 q,

称：你男朋友能给你什么？我能给你什么，你自己不想想。言下之意小春能够给 q 工作上和物质上更多帮助，而他男朋友不能。并删除 q 微信，不给她分配工作需求，排挤致其离职。事实上 q 离职那天曾经去过胡阿姨的办公室想要举报，但阿姨不在办公室。

q 是我们组受伤害最严重的女同事，工作受到严重影响以致于被迫离职，刚入职两个月就要重新找工作，情感上遭遇上级骚扰，内心困扰厌烦甚至恶心，胡阿姨同为女性，一定理解我们的感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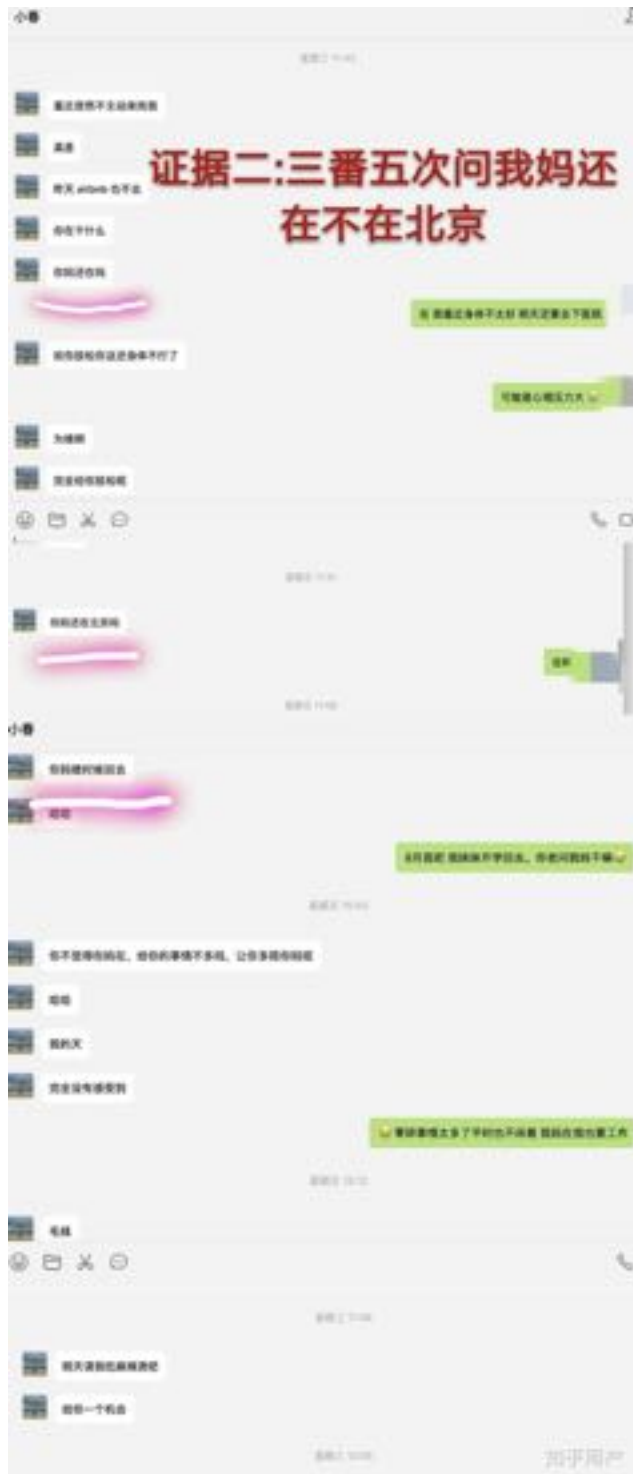
图为小春让我内推 qiulian 的邮件记录，以权谋私，后来才知道他是为了挣内推奖，直接上司内推下属入职没有奖金，他是为了挣钱。发简历前说给我挣钱，成功入职后说，我思想要给你分多少钱，看你表现了。

事实 2：对女下属言语试探、骚扰，甚至暗示女下属能够利用权力为其提供便利

作为一名刚毕业初涉职场的女生，我对职场是充满憧憬的。我想要努力工作、提升专业水平，有更好的职业发展，对领导也是十分尊重，想要从领导身上学到技能、经验和沟通方法。然而小春不断的言语试探、骚扰、暗示甚至威胁都让我渐渐三观崩塌、内心焦灼、无心工作。例如他会在周末让我帮他写 PPT、周末让我给他送饭、让我发自拍，深夜去车站“接驾”，三番五次让我请他吃饭，请他喝可乐等等，我都用各种借口都一推再推。最近我告诉小春我妈妈来北京照顾我了，他便反复问我妈妈是否已经离开北京了。只要不顺从他的意思，他会在工作上对我挑刺，并辱骂我，使用“滚”的字眼。我真的又害怕又恶心，无法正常工作。作为一个独自在北京奋斗的北漂，在这种环境中我感到孤立无援，请公司为我们提供一个公正的环境。由于本人之前的手机被偷，聊天记录只能找到这些。



周末让我送饭去他家那边



好几次问我妈在不在北京

让我帮他准备晋升 ppt, 之后还让我帮他根据他在外面分享的音频整理成文章, 让我整理客户端和前端五十多人的绩效汇总

只要没有顺着他的意思, 就开始骂人, 毫无道理可言



三番五次让我自拍

事实 3：工作上有技术含量的成果输出较少，混圈子，利用公司 ip 挣钱，薅公司羊毛，甚至“蹭”他人的研究成果

他对外宣称是热爱摩拜来到这里，真实原因是之前在滴滴和团队的人闹矛盾而走，滴滴团队共同写了一本书，到结账的时候，他一个人独吞 80000 左右的收入，只给团队的几个人分了 8000。今年这个套路同样在摩拜进行，利用摩拜小程序的 ip，让小程序团队共同出了一本掘金小册，这件事他也曾经要求我在晚上熬夜读完小册给建议。私下他还找过我要求跟他一起做一个教学视频，被我拒绝后处处给我挑刺。他口口声声说为了扩大团队影响力，实则是为了挣钱，在摩拜和滴滴都是拿着团队的共同的劳动成果来名利双收。有经验的有想法的同事都了解他的真实技术水平，混圈子不学无术。此人非常爱财，私下经常要求同事请他吃饭喝水，他生病了还要求同事给他买药，利用公司的骑车分享和分销半年卡项目赚了好几千。

利用公司的分销半年卡活动赚了很多钱

多次让我找他沟通，要求请他吃饭和喝水

此人在团队引起众人不满，尤其是他升职后，情况愈来愈恶劣，对团队施压，对女同事不断骚扰，稍不顺他的心意就会暴跳如雷，技术上毫无贡献，每天专注于卖书。。同事们无法安心工作，我本人更是害怕看到他给我发微信。如果公司要调查，可以问前端组同事，几乎没人支持他。关于他贪图利益，可以问之前他在滴滴的同事，滴滴的当事人表示愿意视频或者电话证明此人的恶劣行径。此人在滴滴是身败名裂离职，这不是正常的上班。恳请领导们重视，如果放任不管，同事们无法正常工作，女同事的安全更是无法保障！

下图为他在滴滴和摩拜利用公司团队成果赚钱，目前摩拜小程序小册还未结账，在滴滴是一个人独吞很多钱。

2018.8.9 摩拜单车回应被举报人已被停职并接受调查

来源：动点科技

原文链接：<https://cn.technode.com/post/2018-08-09/mobike-china-metoo/>

今日下午，一张有关摩拜单车女员工举报领导性骚扰的截图在网络流传。截图内容显示，这位女员工是摩拜的前端组工程师，她声称客户端、前段组负责人张耀春，对包括她本人在内的 3 名女下属“有不同程度的性骚扰”。

对此，摩拜单车在发给动点科技的声明中表示，“摩拜在接到该举报后高度重视此事，第一时间成立专项调查小组展开调查。目前被举报人已被停职并接受进一步调查”。

（二十四）苏宁刘瑛事件（2018.12）

事件梳理

2018.12.29 苏宁员工写举报信实名举报其领导刘瑛性骚扰

《苏宁员工实名举报信》

作者：纪某

来源：举报人个人

原文链接：无（举报人将信在公司微信群、邮箱等发布，被人将截图传到微博）

备份链接：<https://ijs.ifeng.com/7133915/news.s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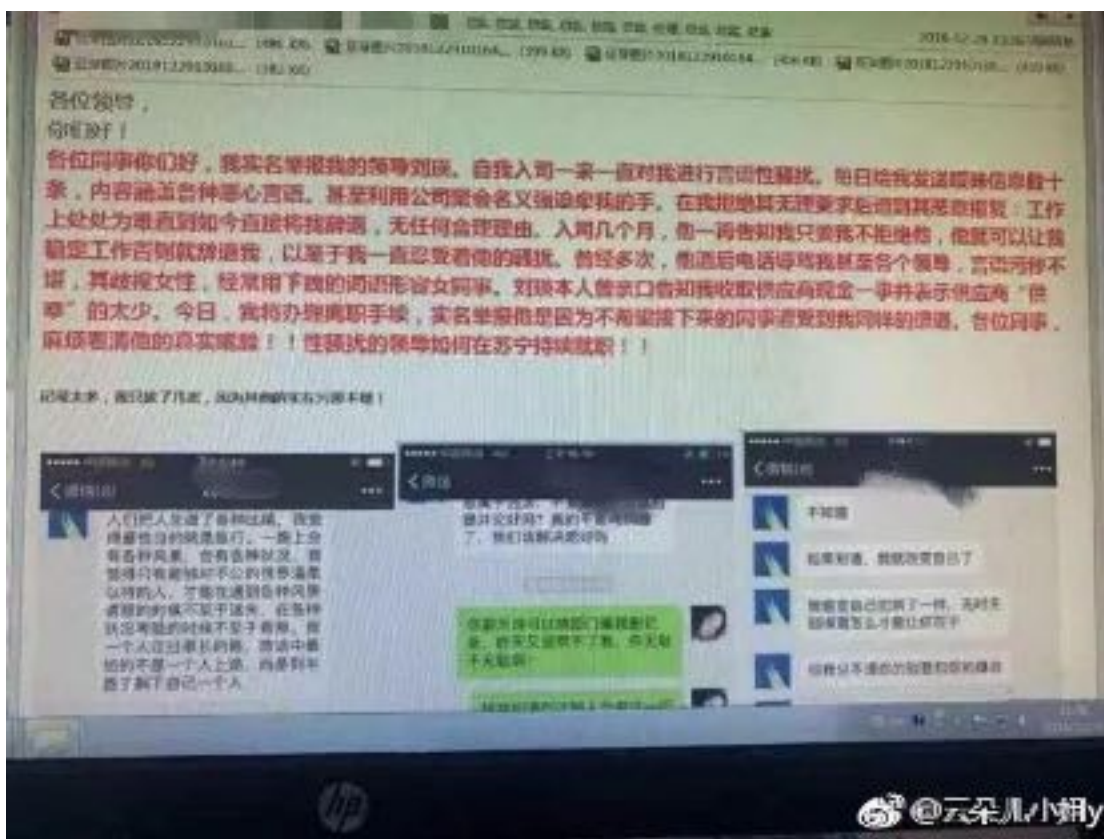
各位领导，
你们好！

各位同事你们好，我实名举报我的领导刘瑛，自我入司以来一直对我进行言语性骚扰。每日给我发送暧昧信息数十条，内容涵盖各种恶心言语。甚至利用公司聚会名义强迫牵我的手，在我拒绝其无理要求后遭到其恶意报复：工作上处处为难知道如今直接将我辞退，无任何合理理由。

入司几个月，他一再告知我只要我不拒绝他，他就可以让我稳定工作否则就辞退我，以至于我一直忍受着他的骚扰。曾经多次，他酒后电话辱骂我甚至各个领导，言语污秽不堪，其歧视女性，经常用下贱的词语形容女同事。刘瑛本人曾亲口告知我收取供应商现金一事并表示供应商“供奉”的太少。

今日，我将办理离职手续，实名举报他是因为不希望接下来的同事遭受到我同样的遭遇，各位同事，麻烦看清他的真实嘴脸！！性骚扰的领导如何在苏宁持续就职！！





2018.12.29 苏宁回应已对刘瑛作停职处理

《苏宁回应员工实名举报领导性骚扰：正调查，男方已停职》

作者：澎湃新闻记者 陈卓

来源：澎湃新闻

原文链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792814

近日一则“苏宁员工实名举报领导性骚扰”的帖子在微博流传，女方纪某自称苏宁员工，对她实施骚扰的是她的领导刘某。

纪某在疑似工作群里发言称，实名举报她的领导刘某一直对其进行言语性骚扰——“每日给我发送暧昧信息数十条”、“利用公司聚会名义强迫牵我的手”、“入司几个月，他一再告知我只要不拒绝他，他就可以让我稳定工作否则就辞退我，以至于我一直忍受着他的骚扰”等。

29日下午，纪某向澎湃新闻确认上述“实名举报”内容，并称刘某因对她实施“骚扰”现已被公司停职。纪某说，现在网上谣言太多，还将她和一名导游的照片说成是和刘某的亲密照，对她本人和家庭都造成了困扰，现在不想回应此事。

刘某未接听电话。澎湃新闻注意到，刘某在脉脉的认证是苏宁高级采购经理，2006年进入苏宁工作。

29日晚些时候，苏宁易购品牌部人士向澎湃新闻确认两人为上下级关系，并表示：目前正在调查此事，已对刘某作停职处理。苏宁称，此事涉及员工合法权益，将会调查到底，严肃处理。

（二十五）京东刘强东事件（2018.8-）

事件梳理

2018.8.31 刘强东因涉嫌性侵被美国警方逮捕

素材节选自：《京东称刘强东已回中国 性侵案备受关注的背后》

来源：BBC

原文链接：<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45393626>

明尼阿波利斯市警方表示，刘强东于美国中部标准时间8月31日（上周五）晚间因不当性行为嫌疑被逮捕，并于9月1日（上周六）下午4点被释放，目前状态为“释放有待正式控告”（released pending complaint）。

根据警方资料，刘被指控的罪名是“构成犯罪的性行为（criminal sexual conduct）”。在当地，强奸或是言语上的性骚扰均会被列做“构成犯罪的性行为”。警方没有透露案件详情，并表示在未完成调查前不能确定会否提出起诉。

2018.9.2-9.3 京东官方微博回应称刘强东遭遇失实指控，已被释放

来源：微博@京东发言人

原文链接：

https://weibo.com/2839378595/GxutTFQv?filter=hot&root_comment_id=0&type=comment

t
—



2018.9.3 京东称刘强东已回到国内

来源：微博@京东发言人

原文链接：<https://weibo.com/2839378595/GxFL7CSaH?type=repost>



2018.9.4 刘强东现身北京参加京东活动

来源：澎湃新闻

原文链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409024

国内电商龙头京东集团创始人刘强东现身国内。

9月4日，北京，京东集团总部，国内电商龙头京东集团与山东纺织与时尚品牌运营商如意控股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京东集团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刘强东现身签约仪式。

在签约仪式现场，京东集团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刘强东表示：“京东将充分发挥自身在物流、大数据分析、消费金融等领域的优势，为品牌商家开放我们在零售基础设施领域积累的能力，与合作伙伴携手打造更优质、更高效的供应链，共享无界零售的全新价值。此次京东集团与如意集团的全面合作，是京东继续落实无界零售理念的重要一步，也必将为消费者创造更优质的购物体验。”

如意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邱亚夫表示：“通过与京东签署战略协议，如意将会与京东在品牌运营、无界零售、大数据与智能制造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合作，实现全产业链融合与升级。”

此前一天的9月3日晚间，京东方面回复澎湃新闻记者称，刘强东先生2018年8月31日被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市警方带走调查，不久后刘强东即被释放，在此期间他没有受到任何指控，也没有被要求缴纳任何保释金。目前他已经回到中国正常工作。

明尼阿波利斯市是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

两天前的9月2日，国内电商巨头京东集团创始人刘强东，被爆出在美国卷入一起性侵指控。

美国明尼苏达州亨内平县郡县治安官办公室官网公布的信息显示，当地时间8月31日23时32分，一名叫“Liu Qiang Dong”的人士因“涉嫌性犯罪”行为被明尼阿波利斯市警方逮捕，并在9月1日16时05分释放。从字面上看，此案目前的状态是：释放等待控告（released pending complaint）。

虽然美国警方公布的信息未披露中文姓名，但各方提供的信息均指向了京东集团创始人刘强东。

京东集团9月2日下午的回应中，也默认了这一点。该声明称，刘强东先生在美国商务活动期间，遭遇到了失实指控，经过当地警方调查，未发现有任何不当行为，他将按照原计划继续其行程，“我们将针对不实报道或造谣行为采取必要的法律行动。”

2018.9.4 警方公开拘捕纪录，指刘强东涉嫌“一级性犯罪强奸既遂”

来源：BBC

原文链接：<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45418676>

《刘强东涉嫌“一级强奸”：如案件持续“将冲击京东”》

中国电商巨头京东（JD.com）创办人兼首席执行官刘强东日前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涉嫌性侵被捕，后获无条件保释。当地警方披露更多案件细节，指刘强东此前是涉嫌“一级强奸”被捕。

警方称，目前调查“进度良好”，但案件仍在调查中，未决定会否起诉刘强东。

此前刘强东的代表律师格雷（Earl Gray）表示，刘否认有不当行为，预计他被起诉的机会可能性很低。

“一级强奸”是明尼苏达州法律定义的最严重级别性侵，经定罪后最高刑罚可达监禁30年。

京东称刘强东已回中国 性侵案备受关注的背后

最新细节

美国明尼苏达州警方公开了拘捕纪录，指事件报称发生在星期五（8月31日）当地时间凌晨1时，刘强东在同日傍晚，涉嫌强奸被捕。

发言人这次披露的资料本来是公开资料，但拒绝透露报称受害的人士有没有与警方合作。

此前，外界只知道刘被指控的罪名是“构成犯罪的性行为”，目前状态是“释放有待正式控告”。

《纽约时报》引述警方发言人表示，调查仍然是初步阶段，但“进度良好”，仍然有更多工作要做。发言人又对路透社表示，刑事调查在星期五前也不会完成，完成调查前不会作出起诉。

京东此前声明表示，有关刘强东的指控失实，并称刘强东已经返回中国工作。

当地警方发言人之前表示，刘强东是无条件获释，可以去“任何他想去的地方”，但拒绝评论一旦真的落案起诉，会否要求刘强东返回美国。

今次刘强东被捕的案件，一度令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京东股价受压，一日内跌 6%。美国研究咨询公司 MKN Parters 的分析师桑德森 (Rob Sanderson) 对路透社表示，如果这宗案件继续困扰京东，负面形象将会削弱京东吸引外国品牌进驻其网站的能力，抵销了京东早前得到沃尔玛、谷歌、腾讯投资支持的利好消息。

今年 7 月，澳大利亚媒体披露，刘强东卷入了 2015 年一宗性侵案。在刘强东当时举办的一场派对上，他的一名客人被控性侵并被判有罪。刘强东本人未被控有任何不当行为，但曾以此案会令其婚姻及生意受损为由，向法庭申请压制令，试图防止自己名字曝光，但被法院驳回。

2018.9.7 京东回应刘强东涉嫌性侵案，称其将继续领导公司

素材节选自：《京东：刘强东将继续领导公司，明尼苏达州事件未影响日常运营》

作者：杨鑫捷

来源：澎湃新闻

原文链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420015

因为创始人刘强东在美国涉嫌强奸，而股价巨震的京东集团，终于更新了关于此案影响的回应。

当地时间 9 月 7 日盘前，京东 (Nasdaq: JD) 在公司投资者关系网站上以问答形式对刘强东在美涉嫌强奸案一事进行了回应。京东称，该公司创始人、董事局主席刘强东将继续领导公司，该事件并未影响京东的日常运营。

对于有律师召集股东准备发起集体诉讼，京东回应称，目前还没收到诉讼，如果有，将据理力争。

当地时间 9 月 4 日，美国四家律师事务所——The Schall Law Firm、Rosen Law Firm、Pomerantz Law Firm, Bronstein, Gewirtz & Grossman, LLC 分别发布声明，宣布将就京东 (Nasdaq: JD) 是否违反证券法规进行调查。

京东强调，该事件没有对京东的日常运营带来任何影响，将来也不会。如果执法部门将来有需要，刘强东也愿意配合调查。

以下为京东对“明尼苏达州事件”的最新回应（经翻译）：

问：CEO 刘强东在明尼苏达州发生了什么事情，能向我们透露一些相关信息吗？

答：刘强东因涉嫌“构成犯罪的性行为”于当地时间 2018 年 8 月 31 日晚间在明尼苏达州被捕，现已释放，且没有受到任何指控。

他没有被要求缴纳任何保释金，现已回国，可自由行动。刘强东积极地配合了明尼苏达州执法部门，将来如果有需要也愿意继续配合。刘先生已回到北京，并恢复正常工作，他将继续领导公司。该事件并未影响京东的日常运营。

问：警方的调查是否仍在继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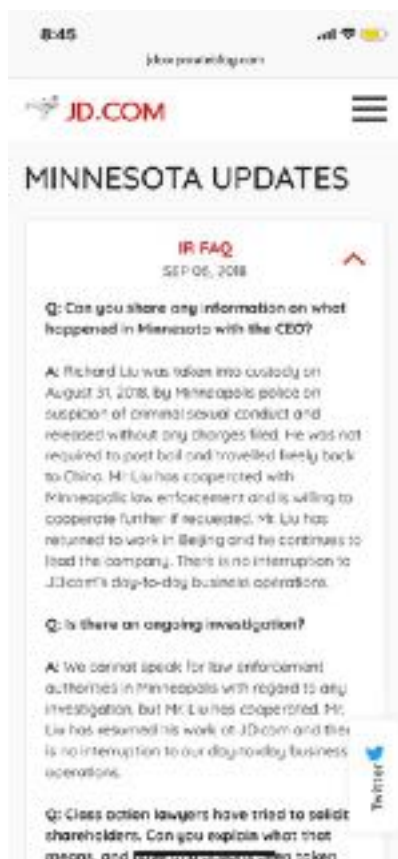
答：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代表明尼苏达州执法部门来回答，但刘先生已经配合了他们的调查。刘先生已经恢复了在京东的日常工作，我们的日常运营并未被打断。

问：一些集体诉讼律师已经在召集股东，试图对该事件提起诉讼。能说明一下这意味着什么吗，他们是否已经对京东采取行动？

答：我们已经注意到，一些集体诉讼律师事务所公开宣布，准备代表股东提起诉讼。但目前，我们还没有收到此类诉讼。如果有，我们会据理力争。

问：该事件将对京东的业务带来怎样的影响？

答：“明尼苏达州事件”没有对京东的日常运营带来任何影响，将来也不会。同时，京东会继续专注于公司的日常运营，服务于全球的用户和合作伙伴。



2018.9.9 明尼苏达大学校报发文批评校方在刘强东案中不作为

校 报 文 章 链 接 :

<https://www.mndaily.com/article/2018/09/opeditorialschneider-5b95f01042bbf>

媒体报道：《明尼苏达大学校报批评校方：刘强东案逃避责任，一切推给警方》

作者：王歆悦 承天蒙

来源：澎湃新闻

链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429842

MONDAY, SEPTEMBER 10, 2018 — MINNAPOLIS — MINNAPOLIS DAILY

COLUMN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shrugs off responsibility in the Richard Liu case

Richard Liu, founder of JD.com and student at the U of M, is being investigated for rape.

Liu Qiangdong, also known as Richard Liu, is a Chinese billionaire and founder of JD.com. He is also a student in the Carlson School of Management's Doct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hinese partnership program at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Liu was in Minneapolis briefly as part of the program, and was arrested for allegedly sexually assaulting another Chinese student at the University.



ELLEN SCHREIBER columnist

While Liu is still being investigated by the Minneapolis Police Department and has not been charged, he was released from jail just one day after being arrested, without posting bail. Liu returned to China days after being released from custody.

The allegations have made international headlines, as Liu's attorneys work to dispel what they call "rumors." Liu has previously tried to distance himself from other criminal sexual assault allegations, including an assault that took place in his Australian penthouse in 2014.

The University's failure to so much as acknowledge the alleged assault is yet another instance of our University only taking sexual assault seriously when its name is on the line. Because it is Liu, a tech tycoon with a sordid history that is in the international spotlight, our admin-

istration is denying its accountability in the matter.

Despite the media frenzy and ongoing investigation, our University has yet to make a statement aside from confirming Liu's student status. This feeble attempt at brushing an alleged sexual assault with a direct line to the University under the rug is preposterous.

The University is shrugging off its responsibility by failing to notify students, failing to take a stand against assaults, failing to confirm whether or not Liu is guilty and refusing to communicate as if he is innocent of the incident. Transparency in these matters is an absolute necessity.

Furthermore, with tight-lipped administration and no word on whether Liu will continue to study at the University, I can only assume that a lack of action will follow the University's lack of acknowledgment.

While Liu is still under investigation, the University's involvement in the matter warrants action. It is the University's responsibility to ensure Liu is reprimanded — if the situation requires it — and ensure other students are not at risk in peril.

This University has talked time and again at properly investigating and handling sexual misconduct cases. It seems only when the Gophers' brand is at jeopardy does the administration even acknowledge the assaults that are its duty to explore.

One such failure in a string of embarrassments involves the University's lack of action in the case against Qingming Yin, a biochemistry professor, who had accusations and non-prosecutions against him stack up for years, with the University only making a move once the case hit the media. Or, Roger Lynch's ability to continue practicing and participating with Gophers basketball despite multiple investigations into his

This University has failed time and again at properly investigating and handling sexual misconduct cases. It seems only when the Gophers' brand is in jeopardy does the administration even acknowledge the assaults that are its duty to explore.

conduct, only being expelled after several seasons and rebores.

This is pathetic. The University has a responsibility to its students to curb sexual misconduct at all times — not only when its reputation is at stake. The University's sordid and inconsistent discipline in sexual misconduct cases proves a general disregard for student safety.

This University's tendency toward apathy cannot stand in this case. Liu needs to be held accountable, no matter how wealthy and powerful he may be. The lack of recognition is a general disregard of the administration's responsibility in these cases. We cannot stand for it, and if the administration needs to be persecuted in order for them to take action, then let us be the ones to do so.

Ellen Schreiber
writes columns at
eschreiber@minnpost.com.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在京东集团创始人刘强东案中的反应，引发了该校校报的不满。

当地时间9月10日，明尼苏达大学校报《明尼苏达日报》(Minnesota Daily)刊文，批评了校方在刘强东案中的不作为态度。文章称，对于刘强东案，校方至今未有正式声明，只把一切责任推给警方，如果后期情况需要，校方有责任保证犯罪分子受到惩戒。

在这篇专栏评论文章中，作者简要描述了该案件的来龙去脉和处理现状后表示，“(明尼苏达)大学未直接承认所谓的侵害，这是我们大学只有在关乎自己名声的时候才认真对待性侵事件的又一例证。因为此次涉事的是刘(强东)，这位科技巨头不光彩的历史被曝光在国际闪光灯下，我们的学校就在逃避其在此事件中的责任。”

“尽管媒体狂热追逐，调查也正在进行，我们的学校却除了确认刘的身份外，尚未发表任何声明。这种试图掩盖与学校直接相关的涉嫌性侵事件的软弱尝试是荒谬的。”作者继续写道。当地时间8月31日，刘强东在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市因涉嫌强奸而被捕。在被关押了16个小时之后，他被释放，且根据逮捕记录，释放时并未缴纳保释金。

9月4日，刘强东在北京京东集团总部出席了京东集团与山东如意控股集团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约仪式。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自称遭性侵的女士是一位明尼苏达大学的中国学生。

刘强东被控性侵事件发生后，澎湃新闻也第一时间试图与明尼苏达大学取得联系。9月3日，该校向澎湃新闻记者确认，刘强东确实是明尼苏达大学卡尔森管理学院中国工商管理博士(China Doct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DBA)项目的注册学生。校方还表示，“8月26日至9月1日，课程参与者参与了DBA项目在双城住宿期的一部分活动。”

明尼苏达大学卡尔森管理学院官网信息显示,刘强东参与的中国工商管理博士课程是卡尔森全球研究所下属的项目之一,它由明尼苏达大学卡尔森管理学院与中国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SEM) 合作提供,为中国高管量身定制。该课程主要在北京进行,外加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市的一个夏季住宿课程。

但关于案情的其他具体信息,明尼苏达大学方面没有透露,仅向澎湃新闻记者回应称:“根据联邦法律,明尼苏达大学无法就涉及明尼苏达大学任何学生的任何具体指控发表评论。”明尼苏达大学校报的评论作者认为,校方在此事件中没有通知学生、没有对侵害行为做出反对姿态、未能确认刘强东是否有罪,以及拒绝努力调查该事件,这些都是其逃避责任的表现。

而在此类事件中,透明度是“绝对必要的”。而且,作者认为,随着这种态度而来的,将是行动的缺位。而如果后期情况需要,校方则有责任保证犯罪分子受到惩戒。

评论还指出了明尼苏达大学此前对待性骚扰事件有过的一些失职案例。比如该大学此前有一名生物化学教授,多年来受到大量性骚扰指控和投诉,但直到媒体曝光后,校方才采取行动。评论认为,这是“可悲的”,学校不能在这个案件中继续冷漠。

“无论刘强东有多少钱和权势,他都必须承担责任。”评论最后写道。

需要指出的是,关于这起案件,警方至今并未得出结论,也未认定刘强东需要承担哪些责任。澎湃新闻记者此前从明尼阿波利斯市警察局档案信息部获得的关于刘强东案的报告显示,刘强东涉嫌的强奸案发生在8月31日(上周五)的凌晨1点。

报告中记录称,刘强东被怀疑卷入的犯罪行为是强奸罪,涉嫌的罪行描述为:一级性犯罪,强奸既遂 (CSCR-1, CSC-RAPE-COMLETE), 罪行等级为一级重罪。

美国明尼苏达州泓发律师事务所律师周东发对澎湃新闻记者分析,在明尼苏达州,一级性犯罪最少要判144个月(12年),初犯可能被判罚的刑期是144个月到172个月。

当地时间9月7日,当被问及是否会撤销对刘强东的指控时,美国明尼苏达州警方回复澎湃新闻记者称,案件仍在调查中,所以不能对外发布相关信息,“一旦调查完成,警方搜集的信息将被递交给县检察官办公室,这是标准程序。”

2018.9.18 刘强东前往湖北考察,与湖北省委书记与省长座谈

《蒋超良王晓东与京东集团董事局主席刘强东座谈》

作者: 张晓峰、周呈思

来源: 湖北日报

原文链接: <http://hbrb.cnhubei.com/html/hbrb/20180919/hbrb3280496.html>

湖北日报讯(记者张晓峰、周呈思)9月18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蒋超良,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晓东在汉与京东集团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刘强东一行座谈。

蒋超良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刘强东率领京东集团高管来鄂考察、推动战略合作表示欢迎,对京东集团为湖北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他说,当前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推动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实落地。今年以来,我省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产业结构优化,新动能增强,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提升,发展质量越来越高;深化“放管服”改革,改善交通物流条件,加强高素质高技能人才培养和要素保障,发展环境越来越好;充分发挥科教优势,大力推进四大国家级产业基地建设,打造一批“国之重器”,发展前景越来越广阔。希望京东集团将湖北作为战略布局的重点地区,进一步扩大投资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刘强东简要介绍了京东集团发展历程、经营战略及未来愿景,表示湖北经济社会发展势头良好,特别是通过“放管服”改革打造了优良营商环境,京东集团对在湖北发展充满信心,将进一步扩大投资,围绕智慧物流配送体系、“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经济发展,加快建设智能结算中心、人才和研发中心、云计算及数据存储中心等,面向集团未来 20 年发展,更大力度布局湖北。

京东集团有关方面负责人;副省长童道驰,省政府秘书长别必雄,省发改委、省经信委、省商务厅负责同志参加座谈。

2018.9.20 美国警方初步调查结束已转交检方

素材节选自:《【刘强东涉性侵】外媒:美国警方初步调查结束已转交检方》

作者:杨青之

来源:即时中国

原文链接:

<https://www.hk01.com/%E5%8D%B3%E6%99%82%E4%B8%AD%E5%9C%8B/238218/%E5%8A%89%E5%BC%B7%E6%9D%B1%E6%B6%89%E6%80%A7%E4%BE%B5-%E5%A4%96%E5%AA%92-%E7%BE%8E%E5%9C%8B%E8%AD%A6%E6%96%B9%E5%88%9D%E6%AD%A5%E8%AA%BF%E6%9F%A5%E7%B5%90%E6%9D%9F-%E5%B7%B2%E8%BD%89%E4%BA%A4%E6%AA%A2%E6%96%B9>

据北美华文报章《世界日报》报道,明尼苏达州亨内平郡(Hennepin County)检察官佛利曼(Mike Freeman)20日表示,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已经完成刘强东案的调查报告,并交至亨内平郡检察官办公室,他说,检察官将逐一检视所有证据,再对是否起诉刘强东做决定。佛利曼表示,检方没有对完成评估提诉日期设定截止日期。

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发言人艾德尔对《世界日报》表示,刘强东案调查报告已经送交检察官办公室,届时检察官如果对其中内容有疑义,将可能要求警方补充提供,他说,无法预估何时检方会完成评估而做出起诉决定,「有可能需要一个月」。

刘强东涉嫌性侵案时间表(资料来源:《世界日报》)

8月27日:刘强东抵达明尼苏达大学,准备参加明州大学卡尔森管理学院和中国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合作的「中国工商管理博士」项目课程。

8月30日：刘强东一行在明尼阿波利斯市上城区一家 Origami 日式餐厅用餐，席间约 20 名宾客喝了不少红酒、清酒等酒精类饮品，传遭性侵的女生就坐在刘强东位子旁。

8月31日凌晨：疑受害女生友人报警，警察到场后该女对警察说「误会，没事」，事情暂时告一段落。

8月31日晚：在圣保罗一家著名的叫 Pazzalun Urban 的意大利餐厅，刘强东一行聚餐，在座的还有明大卡尔森商学院博士班学生和工作人员等 50 多人。

8月31日晚间 11 时许到 9 月 1 日凌晨：女受害人第二次报警，刘在该校卡尔森管理学院二楼 214 号被警察逮捕，后送监狱。

9月1日下午 4: 05 分：刘强东获释。

9月3日：刘强东返抵中国参加京东公开活动。

9月4日：警方公布 8 月 31 日当晚的警察报告。

9月18日：刘强东现身湖北省官方活动。

9月20日：明州警方完成刘强东涉性侵案调查报告并送交检察官办公室。

2018.9.24 路透社披露刘强东性侵案女大学生微信聊天内容：不是自愿的

作者：海蓝

来源：TechWeb

原文链接：<http://www.techweb.com.cn/world/2018-09-24/2703613.shtml>

【TechWeb】9月24日消息，据国外媒体报道，刘强东在美国涉嫌性侵而被捕一事发生已有 20 多天的时间，目前警方已完成初步调查并移交给检方，路透社日前在报道中披露了女大学生的微信聊天内容，公布了此案的更多信息。

在当地时间周日的报道中，路透社公布了刘强东涉嫌性侵案女大学生的微信聊天内容，部分微信聊天内容是首次被报道。

路透社的报道显示，刘强东涉嫌性侵案中的 21 岁明尼苏达大学女大学生，在 8 月 31 日凌晨两点左右向她的朋友发微信称，她不是自愿的，刘强东强行与她发生了性关系。

MINNEAPOLIS/NEW YORK (Reuters) - With the Chinese billionaire Richard Liu at her Minneapolis area apartment, a 21-year-old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student sent a WeChat message to a friend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She wrote that Liu had forced her to have sex with him.

"I was not willing," she wrote in Chinese on the messaging application around 2 a.m. on August 31. "Tomorrow I will think of a way to escape," she wrote, as she begged the friend not to call police.

"He will suppress it," she wrote, referring to Liu. "You underestimate his power."

This WeChat exchange and another one reviewed by Reuters have not been previously reported. One of the woman's lawyers, Wil Florin, verified that the text messages came from her.

路透社报道截图

在微信中，这名明尼苏达州的女大学生还告知她的朋友，她将在第二天想办法逃离，并恳请她的朋友不要报警，刘强东会进行打压，她的朋友低估了刘强东的能力。

这名大学生的一位律师威尔·佛罗林(Wil Florin)已证实，那条微信是性侵案中的女大学生发的，这些微信内容和路透社报道中的另外一条微信内容此前未被报道。

路透社在报道中还披露了明尼苏达大学这名女大学生其他的聊天内容，在发给她另外一位朋友的微信中，这名女大学生写到刘强东在车里就开始碰她，她乞求不要，但刘强东不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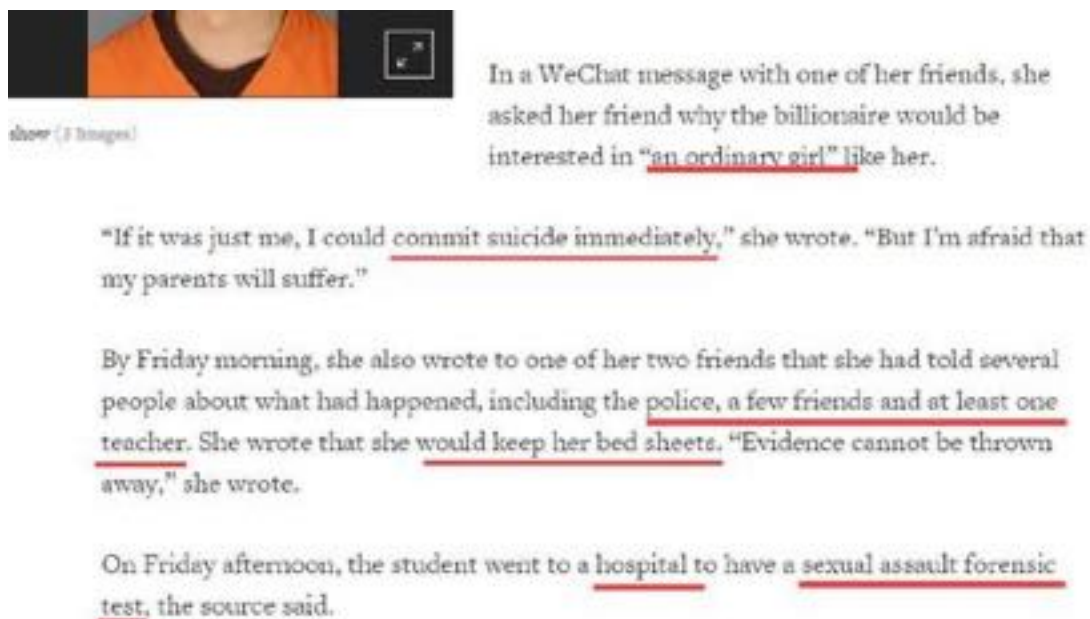
In the WeChat message to one of her friends sent hours later, the student said Liu "started to touch me in the car."

"Then I begged him not to... but he did not listen," she wrote.

They ended up back at her apartment, according to sources with knowledge of the matter.

路透社报道截图

在给她一位朋友的微信中，她还问朋友刘强东为什么会向对她那样的普通女生有兴趣。这名女生在微信中还表示，如果只有她自己，她可能会立即自杀，但她害怕父母会遭受痛苦。



路透社报道截图

在案发那周的周五早上，案件中的女大学生也微信告知他的两位朋友，她已将发生的事情告知了多人，包括警察、几位朋友以及至少一名老师，并表示她将保留床单，证据是不能扔掉的。

路透社在报道中还提到，消息人士透露在案发那天的下午，这名女大学生前往医院进行了相关的检验。

就在今日路透社曝光了刘强东事件女大学生的微信聊天内容后，刘强东的辩护律师 Jill Brisbois 对此回应称，刘强东坚称自己无罪，并在全面配合调查。

Liu, the founder of Chinese ecommerce giant JD.com Inc, was arrested later that day on suspicion of rape, according to a police report. He was released without being charged and has denied any wrongdoing through a lawyer. He has since returned to China and has pledged to cooperate with Minneapolis police.

Jill Brisbois, a lawyer for Liu, said he maintains his innocence and has cooperated fully with the investigation.

"These allegations are inconsistent with evidence that we hope will be disclosed to the public once the case is closed," Brisbois wrote in an email response to detailed questions from Reuters.

Loretta Chao, a spokeswoman for JD.com, said that when more information becomes available, "it will become apparent that the information in this note doesn't tell the full story." She was responding to detailed questions from Reuters laying out the allegations in the woman's WeChat messages and other findings.

路透社报道截图

Jill Brisbois 在回应路透社相关报道的邮件中表示，这些指控与他们希望在结案后向公众披露的证据不一致。

京东的女发言人 Loretta Chao 也表示，当更多的信息被公布的时候，外界就会知道路透社的报道没有囊括事情的全部。

2018.11.22 路透社独家：刘强东美国性侵案更多细节浮现 检方仍在研究证据

《(修正) 独家：刘强东美国性侵案更多细节浮现 检方仍在研究证据》

来源：路透社

原文链接：

<https://cn.reuters.com/article/exclusive-jd-liurichard-1121-wedn-idCNKCS1NR0JZ>

路透明尼阿波利斯/纽约 11 月 21 日 - 8 月 30 日深夜，明尼苏达大学一名 21 岁的女生说她当时在一辆黑色专车内，试图阻止京东(JD.O)首席执行官(CEO)刘强东脱她的衣服。

“我乞求他，‘别那样做，你有妻子和孩子，’”根据路透听到的一段问讯录音，这名华裔女子对警方说。“他不听我的。”

警方记录显示，该女子的朋友向当局报警后，明尼阿波利斯警方在大约凌晨 3 点就一起涉及刘强东的“正在进行中的侵犯”作出回应，事情发生在这名女子的豪华公寓。警员经过调查得出结论，认为没有发生犯罪行为。当时这名女子和刘强东向警方讲述的确切内容并未公开，但路透先前曾报导，她担心如果自己提起诉讼，可能会招致刘强东的报复。

不到 24 小时后，该女子在一名大学管理人员的帮助下再度报警，并明确表示：她被刘强东强奸了。这位中国企业高管当晚被捕。

刘强东一直通过其代理人坚称自己无罪。他在被拘留约 17 小时后获释，并在几小时后飞回中国。中国与美国之间没有引渡条约。

当地检察官正在研究证据，可望打破双方各执一词的僵局。路透获悉，亨内平县(Hennepin County)检察官办公室正在考虑的问题包括：双方对当晚所发生事情的说法存在分歧、警方最初认定没有发生犯罪事件，以及那名女子起初对起诉刘强东犹豫不决。

刘强东的一位律师 Jill Brisbois 在电子邮件中回应道，在更多证据被披露后，刘强东的清白将显而易见。“我们非常失望的是，路透愿意采用显然有所图谋的匿名消息来源所提供的、没有事实根据的信息进行报导，而刘强东碍于司法程序却无法为自己辩解，”她写道。

当事女生的律师 Wil Florin 不愿让其委托人置评。该女生现已 22 岁，在事件发生四天后聘请了 Florin。

Florin 在回应提问时表示此案“很简单”：刘强东使用武力进行了未经对方同意的性行为，当事人最初对起诉感到犹豫是可以理解的。“没人能完全理解一名强奸受害者最初经历的情感

风暴，”Florin 称，“不情愿、恐惧和困惑都很常见。”

在被问到他的委托人是否准备提起民事诉讼时，Florin 表示，“我们针对刘强东先生等人的法律意向会在适当时间公布。”

一些法律专家表示，受害者最初不愿全盘说出实情，可能影响检方提出起诉的意愿，因其担心那会给陪审团留下什么印象。

“是否决定起诉与受害者的最初反应有很大关系，这令人遗憾，”曾担任纽约性犯罪检察官的 Roger Canaff 说。

其他人说，检方应该仍然能够起诉，例如在专家证人的帮助下。

“检方仍可以就报复、逃避和羞耻等问题对陪审员进行教育，”经常代表性侵受害者的律师 Benjamin Andreozzi 说。

检方的决定可能会影响京东。刘强东被捕事件发生后，京东股价已下跌逾三分之一。刘强东仍牢牢控制着这家他一手创办的公司。京东 2017 年的净营收达到 557 亿美元，合作伙伴包括 Alphabet (GOOGL.O)旗下谷歌、沃尔玛(WMT.N)和腾讯控股(0700.HK)等知名企业。

****亿万富翁的商学院****

检方和当事女生都在考虑采取什么法律行动，路透则发现了有关事发当晚及后续情况的新细节。

今年 45 岁的刘强东在 8 月底到明尼苏达大学，参加一项面向中国高管的工商管理博士项目。据该大学的资料显示，参加者还包括腾讯首席执行官马化腾以及卓越集团董事局主席李华等。

根据当事女生与警方的谈话录音，在事情发生后，刘强东的一名私人助理曾请李华出面调解此事。

李华未回复置评请求。明尼苏达大学的代表以学生隐私法为由拒绝讨论此案。

这起涉嫌强奸案发生前几个小时，刘强东在一家日本餐馆举行晚宴，当时这名女生坐在刘强东的旁边。据警方谈话录音，在晚宴接近结束时，该女生说她喝醉了，需要别人送她回家。

Florin 表示，一位名叫爱丽丝·张(Alice Zhang)的女子自称是刘强东的私人助理。当事女生对警方称，这位张助理帮她上了一辆车，然后和刘强东一道上了车。

当事女生说，张某最初试图坐在她和刘强东之间，但刘强东对张某说“别碍事”，并开始在后座上碰摸这位女生。

据 Florin 和一位知情人士的说法，坐在前面的张某调高了收音机音量，并折起了后视镜。

当路透拨打张某在中国国内的私人手机时，接听电话的女性否认就是张某本人，并在听到关于本篇报导的描述后挂断了电话。刘强东的律师未回答与此有关的问题，也未回应其他置评请求。

当事女生对警方称，她被吓坏了而且处于醉酒状态，不太清楚自己身处何处。她以为可以与刘强东“坐下来谈谈”，并说服他送自己回家。

“我知道你是好人’，”她说她对刘强东称。“你先冷静一下，这样你才能意识到你现在在做什么。”

这名女生对警方称，当他们抵达女生的住处，刘强东告诉司机和张某，他很快回去。据一名知情人士称，刘强东后来在女生的公寓内待了四个小时左右，洗了个澡，然后裸身躺在女生的床上。女生说她不停地拒绝刘强东，并试图让他离开。

“他试图把我拉进浴室，”她接受警方的录音问话时称。“我竭尽全力反抗。”

根据知情人士透露，她对警方表示，刘强东最终把她压倒并强奸了她，当时她还穿着一些衣服。这位女生后来对警方称，她保存了床单上的精斑作为证据。

迅速反应

据这名女生在警局的话记录，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刘强东另一名助理联系了她。

路透看到了这份据 Florin 称是真实的微信聊天记录，涉案女生对这位名为 Vivian Yang 的助理说，她希望谈一谈“昨天发生过的事情”。她告诉 Yang，她希望能获得“公正”并正在想是不是要找个律师。在后来的警方问话中，这位女生称，她认为刘强东应该向她道歉。据知情消息人士称，上述微信聊天记录在调查中也出示给了警方。

当事女生对警察说，Yang 提议让她那晚与卓越集团董事局主席李华见面。

“你说你那边的，然后我们再说我们的，” Yang 在谈话中对该女生表示，这段对话由女生的一个朋友录下来，路透听到了这些录音。“我觉得让李华总先和你谈一声，我们双方都可以信任的一个人，他能跟你先沟通一下。”

路透无法确认，是否有人告诉了李华关于此事的什么情况，促使 Yang 提出由李华做中间人，也无法确定李华是否同意这样做，或者他是否知道这个计划。

该女生告诉警方，她拒绝了 this 提议，称她只想与刘强东聊。据聊天记录显示，她表示希望有个朋友陪同。

微信聊天记录显示，Yang 最终还是同意带刘强东来与这位女生在明尼苏达大学卡尔森管理学院见面，时间是周五晚上 10:30 左右。刘强东到达时，这位女生正在向警察陈述。警方在晚上 11 点左右逮捕了刘强东。

次日，也就是9月1日下午4点左右刘强东获释并等待调查。已经回到中国的Yang面对提问，让记者去找公司的公关部门。京东发言人则让路透参看以前的公开声明。(完)

2018.12.22 美国检方决定不起诉

声明链接：

<https://www.hennepinattorney.org/news/news/2018/December/Liu-Qiangdong-nocharges>

译文来自：《美国检方详解为何不起诉刘强东：证据不支持，与他的地位无关》

来源：澎湃新闻

译文链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762757

附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市亨内平县检察官办公室向澎湃新闻记者发来的声明全文：

对中国商人刘强东不予性侵起诉

亨内平县检察官麦克·弗里曼当地时间周五宣布，对被控性侵的中国商人刘强东不会提起诉讼。

经过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性犯罪部门的彻底调查和4名资深性侵犯检察官的细致审查，此案被认为有严重证据问题，这使得被证明超出合理怀疑的刑事指控极不可能。

“和很多性侵案件一样，此案情况非常复杂”，弗里曼说，“它也很其他性侵案件类似，嫌犯坚称性行为是双方同意的。当我们审查监控录像、短信、警方随身摄录视频和证人陈述时，很明显我们无法履行举证责任，因此我们无法提出指控。因为我们不想让这位年轻女士受到二次伤害，所以我们不会进行详细说明。”

正如之前媒体所报，刘强东，45岁，当时在明尼阿波利斯市参加明尼苏达大学卡尔森商学院的一个学习项目。8月30日，他和许多朋友和同事一起在住宅区的一家餐馆吃饭，受邀参加晚宴的人之一是一名21岁的女学生。

晚饭后，这位女士和刘强东及其他人一起乘车回到位于富兰克林大道的一处住所，当晚稍晚最终回到了她在大学附近的公寓。几个小时后，8月31日的凌晨，这位女士的一位同学和朋友打电话报了警，多位警员到达了这位女士的公寓，在那里警员们对她和刘强东进行了问话。基于当晚他们从这位女士那里了解的信息，警方最终结束了出警并带刘强东回到他自己的酒店。刘强东当天晚些时候在明尼苏达大学被捕。

检察官团队由3名男性和一名女性组成。在他们审查证据期间，发现部分证据包括被翻译成英文的用普通话进行的对话和文字信息。这些证据包括警察所携的穿戴式录像机摄录的视频，视频录下了刘强东和这位女士在她的公寓中的对话，及随后刘强东被运送回酒店后，这位女士要求与刘强东二人进行的私下对话中的部分交谈。

这些谈话的实质，加上所有其他证据，包括该女士与其他人的陈述、来自多个摄像机的录像等，在这种情况下不支持刑事指控。

亨内平县检察官办公室用3个月时间审察案件并作出决定,对于一桩性侵案来说并不罕见,尤其是无人被拘留的案件中。这与刘强东是一名富有的外国商人的地位无关。在调查完成后,县检察官办公室也没有考虑涉及刘强东或受害者的谣言。

亨内平县检察官办公室和亨内平县检察官弗里曼将不会进一步发表评论。

2018.12.22 京东就检方决定发布声明

来源: 微博@京东发言人

原文链接: https://weibo.com/jingdongofficial?is_all=1&stat_date=201812#feedtop



2018.12.22 刘强东事后首发声

来源: 微博@刘强东

原文链接:

https://weibo.com/1866402485/H8IR49Ezg?filter=hot&root_comment_id=4319908743210291&type=comment

最近几个月,我在美国的事情受到了大家的广泛关注。为了不干扰司法公正,在美国警方和检方的独立调查过程中,尽管有人散布误导信息,但我本人无法为自己辩护,也没有对互联网社交平台 and 媒体上的相关言论与报道做出任何回应,这给关心我的朋友们带来了不少困扰,在此先说声抱歉!

今天,在我全力配合的彻底调查之后,明尼阿波利斯市亨内平县检察官办公室宣布将不会对我提起任何指控,这个结果证明了自始至终我都没有触犯任何法律。

但无论如何,事发当天我的行为都给我的家庭、特别是我的妻子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为此我感到十分的自责和后悔。我已经第一时间向她坦承了事实,希望她可以接受我最诚恳的道歉,我一定将竭尽全力去弥补此事对家庭的创伤,重新担当起丈夫的责任。

在这段煎熬的日子里,我特别感激京东的每一位同事,他们每天都在顶着舆论压力工作。我恳请大家不要由于我的事情再去苛责、议论他们,他们只是一群努力工作的普通年轻人。现在,我唯一能够为他们做的就是更加努力的投入到工作当中,和他们一起让公司发展的更好,

让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只有这样，才是我对他们最好的交代！
谢谢大家！

刘强东

2018.12.22 刘强东代理律师 Jill Brisbois 就案件发布公开声明

来源：新浪科技

链接：<https://tech.sina.com.cn/i/2018-12-22/doc-ihmutuee1538931.shtml>

【编者注：新浪科技所发布的这份公开声明，与 12 月 21 日 Jill Brisbois 提供给英文媒体 Fox 的版本完全不一样。

英 文 链 接 :

<https://www.foxbusiness.com/technology/no-us-charges-against-chinese-billionaire-in-alleged-assault>】

刘强东代理律师 Jill Brisbois 女士就案件事实的公开声明

在经过了一个彻底的，长达三个半月的调查之后，亨内平县检察官办公室宣布将不会对我的客户刘强东先生提起任何指控。

刘强东先生在 Origami 餐厅聚餐前不认识女方。刘强东先生和他的助理都没有邀请女方参加晚宴，也没有邀请她坐在刘强东先生身边。

刘强东先生的助理买酒为两场聚会使用：在 Origami 的聚餐，有大约 24 个人；以及第二天晚上将要举办的另一场晚宴。在 Origami 的聚餐中只喝了一小半的酒，14 瓶左右。聚餐结束后，没喝的酒被装回到车上。

刘强东先生和女方在聚餐时都喝了酒。期间女方曾主动向刘强东先生敬酒，而且还主动给自己的杯子里倒酒。刘强东先生没有喝醉，女方也没有任何行为迹象表明她喝醉了。晚餐后，大家共同决定前往一间由一名聚餐参与者租下的房子继续聚会。

女方主动说她想参加聚会，所以和刘强东先生一起离开了 Origami 餐厅。女方、刘强东先生和他的两个助理一起乘坐刘强东先生当周租赁的一辆 SUV 前往那个房子。

在车里，刘强东先生的助理目睹了女方主动与刘强东先生亲热，没有任何拒绝或不情愿行为。

车停在了大家正在聚集的那个租下的房子的前面。两位下了车，但是女方主动建议去女方的公寓而不是参加聚会。刘强东先生和女方回到车上，然后女方主动把公寓地址输入司机的手机以帮助其找到她住的地方。

到公寓楼后，女方邀请刘强东先生进入大楼。她用自己的门禁卡打开大楼的门并示意刘强东先生进去。女方主动挽着刘强东先生的胳膊走进了大楼。

公寓里的另一位居民在走廊上看到了女方和刘强东先生。他注意到刘强东先生和女方胳膊挽在一起走得很近，两人看上去都很高兴。两人看起来都没有喝醉，女方路过的时候面露微笑。

在房间里发生的一切都是自愿的。该女士整个过程都很主动，没有任何不情愿的表示。他们睡着后几个小时警察来敲门。警察把刘强东先生和女方带到外面，然后在一个单独的地方对女方进行了大约 30 分钟的调查访谈。访谈结束后，女方找到刘强东先生并向他道歉，说这是一场误会。随后，警察把刘强东先生送回了酒店，因为他们判断没有任何犯罪行为发生。

当天的下午和晚上，女方发送数条短信给刘强东先生的助理要求与其见面。这些短信开始还是友好和礼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带威胁。在女方要求下她与刘强东先生的助理见面，谈判未果后又要求与刘强东先生见面。刘强东先生同意在女方选择的地点-- 卡尔森商学院与其见面。他到学校大楼后没多久就被警察逮捕。刘强东先生并没有在卡尔森商学院的大楼里见到女方，但他看到了一名男子似乎在拍摄警方逮捕过程。这段录像后来被人提供给了媒体。

刘强东先生对执法部门的所有调查都给予了配合。大约在 16 个小时之后，他被无条件释放。不久之后，刘强东先生就回家了。

当刘强东先生还在被关押时，女方主动要求刘强东先生的律师给她打电话。在刘强东先生被释放后我按女方的要求给女方打了电话。女方在几次通话和短信沟通中反复索要钱财，并威胁如果她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就要将此事公开并起诉刘强东先生。刘强东先生坚决拒绝与其谈判。此后不久，女方聘请了人身伤害领域的民事律师，并在案件调查期间通过媒体反复散布大量不实信息。

刘强东先生在案件调查期间打破常规，主动接受明尼阿波利斯警方的访谈要求，因为他没有任何可隐瞒的。他和女方之间的事情完全是双方的自愿。当相关证据被公布于众之后，大家就会清楚地看到检察官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刘强东先生没有犯任何罪行。

刘强东先生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答应女方要钱和解的要求。在此之前网络上所有有关给钱私了的传言都是谣言。

Jill Brisbois

2019.4.16 女方实名起诉刘强东与京东公司

素材节选自：Minnesota student sues China's JD.com CEO Liu with allegation of rape

来源：路透社

作者：Koh Gui Qing and Lawrence Delevingne

英文原文链接：

<https://uk.reuters.com/article/uk-jd-com-ceo/minnesota-student-sues-chinas-jd-com-ceo>

[-liu-with-allegation-of-rape-idUKKCN1RS27H](#)

翻译：一灿

(路透社) - 一位明尼苏达大学的学生周二在明尼阿波利斯法院对中国电子商务零售商京东公司首席执行官刘强东提起民事诉讼，她称去年 8 月被刘强东强奸。这距离检方决定不发起刑事起诉已近 4 个月。

在 12 月份结束的整个执法调查中，刘强东通过他的律师坚称清白。

这起在亨内平郡法院提起的诉讼寻求未公开的损害赔偿，并将 Richard Liu 和京东公司作为被告。诉状首次披露学生的名字为 Liu Jingyao，她是一位与刘强东无亲缘关系的中国女性。

诉状称，“被告人刘强东的身体体型和力量都比比原告大，并利用其优越的身型和力量来制服和强奸她。”

刘强东的代理律师 Jill Brisbois 周二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表示，她尚未阅读诉状，但“基于亨内平郡检方拒绝指控我们的客户和我们对他的清白的信念，我们坚定地认为这起诉讼毫无根据，并会努力辩护。”

京东代理律师——来自 Hogan Lovells 律所的 Peter Walsh 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表示，他们此时并未准备发表评论，他们将积极抵制“对公司的这些毫无根据的要求”。

这名学生在 8 月份刘强东参加明尼苏达大学关于中国高管的工商管理博士项目时，首次指控其强奸。

刘强东，46 岁，他从一个不起眼的电子产品摊位开始，将京东扩展为一家 2018 年净收入为 670 亿美元（513.1 亿英镑）的电子商务公司，于 8 月 31 日被捕，17 小时后在未收到指控的情况下释放。

他很快回到中国并继续担任 CEO 职务。同时明尼苏达州的检察官在调查这项强奸指控，以确定是否有必要提起刑事诉讼。

去年 12 月，亨内平郡检察官 Michael Freeman 宣布他将不起诉刘强东，因为“存在严重的证据问题，这使得任何刑事指控都极不可能被证明超出合理怀疑的范畴。”

刘强东随后在中国社交媒体上表示，虽然他没有违法，但他为“事发当天的行为”对家庭造成的“巨大的伤害”感到“十分的自责和后悔”，特别是对他的妻子，网络名人章泽天。

如果被判犯有一级刑事性犯罪，根据明尼苏达州法律，刘强东将面临长达 30 年的监禁。

路透社此前曾报道过刘强东参加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卡尔森管理学院为期一周的驻留项目时所发生的事情的详细情况，其中当时还匿名的学生指控的性侵及其相关事件的描述。

代表 Liu Jingyao 的律师事务所之一，宾夕法尼亚州的 Florin Roebig 律所周二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为客户所展示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而感到自豪，这些勇气让全世界都能看到她的名字，以便正义得以实现。”。

Florin Roebig 拒绝评论他们要求赔偿的金额，但法院的文件显示，金额大于 50,000 美元的门槛。

明尼苏达大学和亨内平郡检察官的发言人拒绝对此诉讼发表评论。

京东公司“无可争议地需要负责”

该诉讼对刘强东和京东公司共有六项指控：包括非法拘禁，民事胁迫与人身侵犯，以及性侵犯和性侵害。

诉状称，京东公司对刘强东的行为负有“连带责任”，因为他被指控的行为发生在他“看似”与工作有关活动中。诉状称，民事胁迫与人身侵犯也是在其他两名京东员工 Vivian Yang Han（译者注：下文的杨小姐）和 Alice Zhang Yujia（译者注：下文的张小姐）的陪同下发生的。

杨小姐在被手机联系寻求评论时，挂了电话。张小姐没有回应评论请求。

据该诉状称，“这些员工不仅在场，而且还帮助推动了”刘强东所被指控的性侵。

诉状称，“冒犯性接触导致原告身心受伤”。“这也使她在明尼苏达大学 2018 年秋季学期退学，并寻求专业咨询，护理和治疗。”

该诉讼称，根据一名警官的随身执法摄像，当警方在收到强奸指控的报警后到达该学生的公寓时，刘强东试图恐吓她与警方的配合。该诉状称刘强东在离开她的公寓时“盯着”她，愤怒地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2019.4.18 自发网络联署声援 Jingyao

墙外联署

《和我们一起，为声援刘强东性侵受害者签下你的姓名》

来源：公号“Philosophia 哲学社”

备份链接：<https://terminus2049.github.io/archive/2019/04/18/here-for-jingyao.html>

4 月 16 日下午，明尼苏达大学的学生 Jingyao Liu 在明尼阿波利斯民事提起诉讼，指控中国电子商务巨头京东创始人、亿万富翁刘强东强奸。这是刘强东刚刚因其对 996 的支持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之后，又一次需要为自己的恶劣行为而付出代价的事件。

互联网上早就已经有了大量和本次事件有关的证据和分析，我们在此也不会再赘述。受侵害者已经提出了高达六项的具体指控，如下：

意图伤害和殴打

非法限制自由 (在豪华车内)

性侵和殴打 (公寓内)

意图伤害和殴打的连带责任 (豪华车内)

非法限制自由的连带责任 (豪华车内)

性侵和殴打的连带责任 (公寓内)

王局的自留地, 公众号: 王志安独家 | 刘强东性侵犯案起诉书全文 (中文版)

但同样值得我们关心的, 还在于普通网民话语中透露出的、对于性侵指控的天然不信任 (「境外势力对于刘强东和京东的污蔑」); 对于强奸行为的普遍化、非罪化处理 (「犯了男人都会犯的错误」); 对于受害者的荡妇羞辱、和「为什么没有保护好自己」的受害者指责。这些言论, 便是强奸文化 (Rape Culture) 以及包含于其中的认识论不正义 (Epistemic Injustice) 的绝佳体现。侵犯他人的身体权、强迫他人与自己发生性关系, 不仅是错误的, 反而是某种「男性气质」的体现; 同样讽刺的是女性不再被视为性关系中的被动方, 反而成了应该为自己受性侵而「负责」的那个人。

每当有女性人身伤害事件发生后, 大家都在讨论防身术哪家强、要不要随身带个安全套有备无患、晚上不要出门, 等等。我们在讨论强奸问题的时候, 把太多的关注度更多放在了如何进行消极的规避上。最终在具体的性侵案件发生后, 竟然会变成对受害者的指责: 为什么你没有保护好自己? 为什么你要这么轻信坏人? 为什么没跑掉? —— 最后让受害人陷入漫长的悔恨自责和自我惩罚。一个心理疏导案例中, 因为吃了怪叔叔给的糖果被性侵的小女孩, 事后因为愧疚自己「嘴馋」而用针不停扎自己的嘴唇作为惩罚。还有一些受惊的女性, 从此再也不敢去任何不熟悉的地方, 或者在炎热的夏天里, 也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

https://culture.ifeng.com/a/20170517/51108328_0.shtml

在法庭上, 人们不再像在默认状态下那样信任证词, 而是在想方设法从「S 受到了性侵害的证言」推出「S 有可能没有受到性侵害」($T(P) \rightarrow \times \neg P$)。

证言的缺省规则: 如果说话人 S 向听话人 H 声明 P, 那么在一般情况下, H 接受 (相信) S 的声明是正确的, 除非 H 有特殊的理由反对。

<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testimony-episprob/#DefRulForTes>

在是否相信米兔参与者证言的问题上提出 $T(P) \rightarrow \times \neg P$, 实质上就是对米兔证人信誉的贬损。当一个人向你声明自己受到了性侵害, 你先担心的却是这个人是不是在诬告, 这已经是极为荒唐的事情了。想一想吧: 你向别人问路, 别人告诉了你怎么走以后, 你倒担心起别人是不

是在骗你来；恋人告诉你明天要和朋友聚会，你却先担心是不是被戴了绿帽子；科学家告诉你地球是围着太阳转的，你反而怀疑科学家是不是别有所图。

<https://zhuanlan.zhihu.com/p/41078877>

这些症状数不胜数,但无一例外,都是对于性侵行为的纵容,对于性侵受害者的偏见和诋毁,对于理应公正透明的公共讨论无孔不入的污染和侵蚀。

因此, 我们想以本次刘强东被诉为契机, 对受性侵者 Jingyao Liu 表达我们的支持。我们想说: 我们相信幸存者, 我们相信你的勇气和诚实, 我们始终和你站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 Liu Jingyao 仅仅五万美元的索赔只能勉强支付诉讼费; 但我们也都知道, 远比这重要得多的, 是真相、公平与正义。

几个小时之前, 已经有女权主义者发起了声援 Jingyao 的 Google Sheets。经过她的同意, 我们现在发布正式版的联名声援表单:

如果您愿意支持 Jingyao, 欢迎您下面的链接中签署您的名字和身份。前者为石墨文档, 推荐在境内的朋友们使用; 后者为 Google Forms 版, 推荐境外朋友们使用。挑战谴责受害者的强奸文化, 需要我们携手同行。只要爱与支持的声音足够强大, 我们就能对抗一切恶意的揣度和阴暗的言论。

<https://shimo.im/sheets/Ddlkf27jjjsiO1Ew/>

<https://forms.gle/bLk7Gub5HMdYFUC4A>

墙内联署

《声援刘强东性侵受害者的墙内签名#HereForJingyao》

来源: 陈纯公号“西绪福斯的神话”【该号已 404】

备份链接: <https://wemp.app/posts/3aeac8cd-f6a2-4f36-903f-13701d8b6234>

昨天刚刚看到刘强东性侵案的起诉书, 受侵害者已经提出了高达六项的具体指控, 如下:

意图伤害和殴打
非法限制自由 (在豪华车内)
性侵和殴击 (公寓内)
意图伤害和殴击的连带责任 (豪华车内)
非法限制自由的连带责任 (豪华车内)
性侵和殴击的连带责任 (公寓内)

详见: <https://mp.weixin.qq.com/s/srmm1SgDuPx3ly4uII92lw>

今天见有人在墙内外发起联名信，我在上面签名没多久，很快就被删掉了。

我想在这里重新发起墙内声援 jingyao 的联名信，大家可以在我的公号留言：姓名+职业+在读（毕业）院校。后面我会更新名单。

墙外签名：

<https://forms.gle/bLk7Gub5HMdYFUC4A>

【编者注：墙内墙外联署共获得超过 3000 签名】

《关于墙内签名的公告》

来源：陈纯公号“西绪福斯的神话”【该号已 404】

备份链接：<https://wemp.app/posts/2827f724-2686-4f7a-a926-cb7a6c78d9c9>

截至刚才为止，这个公号的签名已经达到一千个左右，我们准备将这些签名和墙外的签名（已经超过三千）汇总，也会将其上传到区块链媒体 matters 上面。所以有件事我必须和提醒一下已经签名的朋友：

今天下午，有签名的人大同学给我留言说，受到学校的威胁，不撤销签名后果会非常严重，她自己无力对抗学校，只能要求我撤销了。

我们对此感到遗憾，也对人大的行为感到愤怒，并已撤销了这位同学的签名。对于其他已经签名的朋友，我们也不想让你们冒太大的风险。所以在这里，请各位已经签名的朋友仔细考虑一下，是否愿意继续保留签名。如果有人希望撤销，可以留言告诉我，我们完全可以理解。

那些坚持签名的朋友，我们将为你们的勇气感到骄傲。时世不易，任何一点火光，也可以照亮周遭的黑暗。

2019.4.18-4.19 起诉书被翻译成中文在中文互联网公布

2019.4.18 王志安率先翻译诉状

【编者注：王志安的翻译以图片形式发布。由于王志安的微博微信都被封，图片未能找全，此处略去】



2019.4.19 志愿翻译小组“助力 Jingyao 翻译小组”发布诉状翻译

《Jingyao Liu 起诉刘强东民事起诉书 中文译本》

作者：助力 Jingyao 翻译小组

原文链接：<https://shimo.im/docs/32b6ae62aca44a1f>

*由于任务繁重、时间紧迫，早前授权媒体发布的版本中仍存在疏漏，已于 4 月 20 日一一订正。翻译小组对此表示歉意。各位转发时请以以下版本为准。

助力 Jingyao 翻译小组
2019 年 4 月 20 日

助力 Jingyao 翻译小组 翻译及校对

完成于 2019 年 4 月 18-19 日（中美英时间）

修订于 2019 年 4 月 20 日（北京时间）

翻译若有差错和疏漏，由翻译小组负责，以英文版为准

版权说明

译本采用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禁止演绎 2.0 通用版权协议
(CC BY-NC-ND 2.0)

您可以自由地共享（在任何媒介以任何形式复制、发行本作品）

惟需遵守下列条件：

署名– 您必须署名“助力 Jingyao 翻译小组”。

非商业性使用– 您不得将本作品用于商业目的。

禁止演绎– 如果您再混合、转换、或者基于该作品创作，您不可以分发修改作品。

没有附加限制– 您不得使用法律术语或者技术措施，限制其他人做许可协议允许的事情。

27-CV-19-5911	存档于地区法院 明尼苏达州 4/16/2019 10:13 AM
明尼苏达州 亨内平郡	地区法院 第四司法管辖区 案件类型：个人伤害
JINGYAO LIU,	法庭文档编号：
原告方，	委任法官：
vs.	起诉书
刘强东，又名 RICHARD LIU，	要求陪审团公开审理
及 JD.com, Inc.，一家外国营利性公司。	
被告方。	

原告 JINGYAO LIU 现通过其委托律师，对被告刘强东，又名 RICHARD LIU，以及 JD.com, Inc.，一家外国营利性公司，陈情起诉如下：

案件当事人，管辖权和受理法院

1. 本诉状事关一起性侵害案件[译注 1]，申请赔偿金额（不包括诉讼成本及利息）超过五万美元，因此在本法院司法管辖范围内。
2. 原告 Jingyao Liu（以下称“原告”）为明尼苏达州居民，目前为明尼苏达大学本科在读学生。在本案所涉全部时间范围内，原告均以成年中国公民的身份居住在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利斯市，且为明尼苏达大学本科在读生。
3. 在本案所涉全部时间范围内，被告刘强东，又名 Richard Liu（以下称“被告刘强东”），以成年中国公民身份，在美国就读明尼苏达大学工商管理博士（中国）项目。被告刘强东向加利福尼亚州州务卿提交的存档档案中显示，他有一处在美国的商用地址，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山景城东米德菲尔路 675 号，邮编为 94043（675 East Middlefield Road, Mountain View, California 94043）。
4. 在本案所涉全部时间范围内，被告 JD.com, Inc. [译注 2]（纳斯达克上市公司，以下称“被告京东”）是一家注册在开曼群岛的外国营利性公司，其主要营业地点在中国。被告京东旗下拥有全资子公司京东美国技术集团公司（以下称“京东美国”），它注册于特拉华州，主要营业地点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山景城（Mountain View）。被告刘强东同时担任被告京东和京东美国两家公司的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以下称“CEO”）。被告京东必须接受送达其美国全资子公司京东美国主要营业地点（亦即加利福尼亚州山景城东米德菲尔路 675 号，邮编 94043）的法院传票。此外，被告京东也必须

接受通过京东美国所注册的法院传票代理机构所送达的法院传票；该代理机构名为 Incorporating Services, LTD，地址为特拉华州多佛市南杜邦路 3500 号，邮编 19901 (3500 S. Dupont Highway, Dover, Delaware 19901)。

5. 被告刘强东是被告京东的创始人，CEO 和董事长。公开资料显示被告刘强东是被告京东最大的股东，并拥有集团超过 80% 的投票权。根据福布斯杂志，被告刘强东在世界富豪榜上排名第 272 位。被告京东通过美国存托股份在纳斯达克公开上市交易。鉴于被告刘强东对被告京东的独有全权掌控，在本案所涉全部时间范围内，被告刘强东的意图、陈述和行动均可同时视为被告京东的意图、陈述和行动。
6. 在本案所涉全部时间范围内，被告刘强东都是被告京东的代理人、私人雇员和员工。另外一些外籍居民，Han Yang (杨含)，又名 Vivian Yang，和 Zhang Yujia，又名 Alice Zhang (以下称“艾丽斯·张”) 虽非本诉状的当事人，却在本案所涉全部时间范围内，一直都是被告京东的代理人、私人雇员和员工或借调雇员。值得注意的是，最晚到 2018 年在瑞士达沃斯召开的 2018 世界经济论坛上，杨含自己和被告京东均还公开宣称她是集团内负责国际公关和国际传播的高级经理。
7. 本诉状所指控之性侵犯意图和性侵害行为发生在明尼苏达州亨内平郡 (Hennepin County)。
8. 根据明尼苏达州法典 2018 年修订版第 542 条第 9 款和第 543 条第 19 款，明尼苏达州亨内平郡法院是本案恰当的管辖和审理地点。

具体的、附带的事实主张

9. 在本案所涉全部时间范围内，被告刘强东注册就读于由明尼苏达大学开设并管理的工商管理博士 (中国) 项目 (Doct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 China Program)。这一项目的目标群体，是像被告刘强东一样主要在中国居住和工作的、富有且成功的高级管理人员。虽然项目主要在中国进行，但这些高管也会来美国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利斯参加“驻校”项目。
10. 明尼苏达大学运营着卡尔森管理学院，并在该学院设有在职博士项目。工商管理博士 (中国) 项目系与中国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合作开设。明尼苏达大学的工商管理博士 (中国) 项目网站如此描述该项目：

由明尼苏达大学卡尔森管理学院和中国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合办的工商管理博士项目是一个在职博士项目。这一基于小班教学理念的项目专为中国和周边地区全职工作的高管打造，为成功的商业领袖们提供管理跨国公司的战略眼光，批判性地审视商业挑战和技术转型，在复杂的全球市场中富有创造性地追求企业家精神。56 个学分的课程包括 32 个由卡尔森和清华教学团队联合教授的课程，以及 24 个学分的论文，涉及实践视角的案例研究或是商业行为的比较研究。工商管理博士 (中国) 项目现有的学员平均具备 20 年的工作经验，平均年龄 50 岁。项目主要在中国北京进行，暑期驻校项目在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进行。

11. 2018 年 8 月 25 日起，被告刘强东在明尼阿波利斯参加工商管理博士 (中国) 项目的暑期课程。起初，他的妻子章泽天和其他家庭成员与他同行，住在位于明尼阿波利斯的常春藤酒店 (Hotel Ivy) 顶层套房。
12. 2018 年 8 月起，以及其他本案所涉全部时间范围内，原告为明尼苏达大学的一名全日制本科生。在 2018 年秋季学期正式课程开始前，原告受邀以“志愿者”身份参加工商管理博士 (中国) 项目。此邀请发自明尼苏达大学“全球工商管理博士项目”的教务副主任 Tony Haitao Cui (崔海涛)。通过原告的父亲，崔海涛以个人身份向原告发出了邀请。原告的父亲曾是崔海涛的研究生，为中国居民。

13. 崔海涛向原告及原告父亲解释称：工商管理博士（中国）项目是一个面向中国富有且影响力的管理者的项目。崔没有告知他们：几乎所有的“志愿者”都是年轻女性，而几乎所有的项目学员都是中年男性。
14. 崔海涛告诉原告：她之所以被选为“志愿者”，是因为她出身于一个成功的经商家庭。他还告诉原告：作为志愿者参与此项目，将使她有机会与顶尖企业高管互动和社交。在她申请研究生或毕业后寻求就业机会时，这些高管将是宝贵的人脉。很大程度上出于在完成本科学业后申请卡尔森管理学院研究生的意愿，亦由于崔海涛作出的上述陈述，原告接受了邀请。
15. 原告收到通知：“志愿工作”将在参加工商管理博士（中国）项目的高管学员于2018年8月25日（星期六）由中国抵达明尼苏达州的住处后开始。与高管“驻校”项目相关的“志愿工作”将在大约一周后的2018年9月2日（星期日），也就是高管离开住处启程回中国时结束。崔海涛积极鼓励原告利用这周的每一机会与工商管理博士（中国）项目的高管学员社交。
16. 2018年8月29日星期三，当原告在卡尔森管理学院前台进行工商管理博士（中国）项目志愿者服务时，工商管理博士（中国）项目的管理人员 Qiyong Yao（姚其湧），又名 Charlie Yao，接触到了她。姚其湧邀请原告参加次日，即2018年8月30日的晚餐。姚其湧告诉她，晚餐是为了“表彰”工商管理博士（中国）项目的“志愿者”。姚其湧并没有告诉原告，被告刘强东是特意并秘密地请姚其湧邀请原告参加晚餐的。在只知道姚其湧对她所告知内容的情况下，原告接受了邀请。
17. 因姚其湧曾参加过由原告作为志愿者组织的慢跑活动，原告与姚其湧相熟。在此环节中，通过与原告的口头交流，姚其湧获取了原告的信任。其中，在姚其湧与原告的口头交流过程中，前者还曾向原告发出邀请，邀请其在毕业后到姚其湧所有的中国公司工作。姚其湧与原告的交流，以及姚其湧向原告所发出的工作邀请，都直接促使了原告参加8月30号的晚餐活动。原告没有意识到：是出于与原告见面并发生性接触的预谋，被告刘强东促成了对原告的晚餐邀请及出席。
18. 本周早些时候，被告刘强东曾采用类似伎俩以认识原告。具体而言：在被告刘强东的安排下，崔海涛邀请原告及另一名参加工商管理博士（中国）项目的名叫 Li Wa（李华[译注 3]）的中国学员，与崔海涛本人及其（未透露姓名的）朋友们一起打高尔夫球。而被告刘强东正是崔海涛的未透露姓名的朋友们中的一员。原告拒绝了崔海涛的此次邀请，未曾知悉被告刘强东的意图。
19. 在原告接受姚其湧发出的晚餐邀请后不久，原告便意识到：除自己外，没有其他任何一名工商管理博士（中国）项目的志愿者收到了该晚餐邀请。姚其湧在邀请原告参加晚餐时，曾表示该晚餐是给予志愿者们的一种表彰。对此，作为唯一收到该晚餐邀请的志愿者，原告感到不适。但与此同时，原告并不想因撤回应邀而开罪于姚其湧（一名成功的中国商业领袖）。因此，原告安排了她的朋友，也是参加工商管理博士（中国）项目的唯一男性志愿者 Pengyuan Tao（简称“Tao”），陪伴自己往返晚餐地点。与其他参与工商管理博士（中国）项目的志愿者一样，Tao 事先并不知晓任何旨在“表彰”“志愿者”的晚餐。
20. 晚餐当天，姚其湧的助理联系并告知原告8月30日于明尼阿波利斯市 Origami 餐厅举行的晚餐的各项细节。原告并不知晓：被告刘强东邀请了多名工商管理博士（中国）项目的学员参与该晚餐；原告亦不知晓：该“商务社交晚餐”系被告刘强东以被告京东的名义组织并主持，且所有相关开销是均由被告京东之代理人、私人雇员和员工杨含出于促进京东商业利益之目的，以被告京东名下信用卡支付的。
21. 2018年8月30日下午，Origami 餐厅晚餐前不久，被告刘强东与妻子章泽天和其他家庭成员一道，乘坐配有司机的豪华汽车，前往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国际机场

- 的 Signature Flight 服务点，送妻子和其他家庭成员登乘飞离明尼阿波利斯的私人航班。被告刘强东则留在明尼阿波利斯，前往 Origami 餐厅参加“商务社交晚餐”。
22. 当晚稍后，多名工商管理博士（中国）项目高管学员前往 Origami 餐厅，参加由被告刘强东以被告京东名义举办，并由被告京东支付的“商务社交晚餐”。该“商务社交晚餐”于下午六时左右开始。在抵达 Origami 餐厅前，原告仍未知晓被告刘强东会出席，更不知晓该晚餐系出于促进被告京东商业利益之目的，由被告刘强东和被告京东组织。
 23. 原告一进入 Origami 餐厅，姚其湧即指引她就坐于紧邻被告刘强东左侧的座位。此安排出于被告刘强东之前对姚其湧的授意。当时为 21 岁的原告，是所就座餐桌上唯一的女士，餐桌上另有至少十五位中年男士高管共同就餐。Tao 则被指示就座于单独的餐桌，仅与杨含，艾丽斯·张和姚其湧的助理同席。
 24. 除开在 Origami 餐厅购买的酒之外，被告刘强东安排在 Origami 餐厅外购买了大量的酒并配送至餐厅，供出席“商务社交晚餐”的宾客享用。这些采购自 Origami 餐厅外的酒，总计 32 瓶，总价超过 3600 美金，系由杨含购买。在本案所涉全部时间范围内，杨含都是被告京东的员工、代理人或借调雇员。在被告刘强东的授意下，杨含使用被告京东名下信用卡中的资金分别购买了两次葡萄酒。葡萄酒从 Lake Wine & Spirits 店内，使用被告京东名下信用卡（Visa 尾号为 8268）购得。该店位于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西莱克街 404 号（404 W. Lake Street, Minneapolis, Minnesota。）
 25. 在“商务社交晚餐”上，原告屡次被被告刘强东胁迫饮酒。这种胁迫大多基于文化。被告刘强东示意原告：如果她拒绝被告刘强东或其他高管的敬酒，就是在其他高管面前不给被告刘强东“面子”。事实上，原告数次尝试不再饮酒或不再参与饮酒。针对她的这些尝试，被告刘强东告诫原告不要让他“没面子”。同时，被告刘强东还不止一次地强迫原告向他的商界客人敬酒。
 26. 由于被告刘强东及其商界朋友和同事的胁迫行为，原告最终如被告刘强东所愿，被灌醉了。考虑到自己醉酒和虚弱的状态，原告私下请求艾丽斯·张协助她乘车回家。原告于晚上 9 点左右提出请求，向艾丽斯·张解释说感觉自己醉了。与原告一起出席晚餐的朋友 Tao，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于当晚早些时候被另一名工商管理博士（中国）项目的高管学员叫离了 Origami 餐厅。
 27. “商务社交晚餐”在晚上 9 点 11 分左右结束。杨含代表被告京东支付了晚餐费用，使用的是她之前在 Lake Wine & Spirits 购买葡萄酒时用过的同一张公司信用卡。
 28. 当原告离开 Origami 餐厅，她以为会被接乘服务送她回家。然而她被引上了一辆由被告京东，或受被告京东控制的公司，所租用的私人豪华轿车（价格为 1.8 万美元一周）。该车是专门为京东的董事长和 CEO 被告刘强东，以及被告京东的员工和代理人使用的。
 29. 原告在距离 Origami 饭馆一小段距离处上了豪华轿车，被告刘强东、艾丽斯·张和杨含随后也上了车。杨含让司机开到位于明尼阿波利斯市南皮尔斯布里大道 2115 号（2115 Pillsbury Avenue South）的一座豪宅，这位司机当天早些时候曾送被告刘强东的妻子和家人去机场。这座豪宅是被另一名工商管理博士（中国）项目的管理人员租用的，据报道是为了商业社交等目的。原告此时感到害怕，不确定她会被带到哪里，在这段行程中她不被允许下车。在前往皮尔斯布里豪宅的路上，被告刘强东开始猥亵原告，并把自己的身体强行压在原告身上。原告用中文反复请求被告刘强东停止猥亵她。他拒绝了。他继续违背原告的意愿，把他的手放在原告的衣服内外，并试图脱下她的外衣和内衣。

30. 当车开到位于皮尔斯布里大道的豪宅时，原告意识到她没有被送回住处。原告认为自己被带到被告刘强东的酒店，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她请求被告刘强东不要强迫她进去。随后原告和被告刘强东在车前起了争执，原告用英文恳求道：“我想回家。”最后，被告刘强东拉住原告的手臂，愤怒地制服了她，并把她再次推进了轿车的第二排座位上。司机见证了上述互动及侵害。
31. 艾丽斯·张坐在前排副驾驶位置，原告和被告刘强东坐在第二排。轿车驶离皮尔斯布里大道，开往原告位于明尼阿波利斯市中心的公寓。在开往公寓的路途中，被告刘强东开始猥亵原告，并把自己的身体强行压在原告的身上。原告再次用中文反复请求被告刘强东停止猥亵她。他拒绝了。他继续违背原告的意愿，把他的手放在原告的衣服内外。这些侵害发生的同时，艾丽斯·张在没有得到司机同意的情况下，故意将后视镜推到最上面，以便让司机看不到位于他身后，正发生在原告身上的事情。
32. 明尼苏达州将没有获得当事人同意的性接触行为规定为刑事犯罪，出自明尼苏达州法典 2018 年修订版 609 条 3451 款，第一节第一目。“性接触”的定义包括“带着性意图或侵犯意图，试图脱下遮蔽控告人私密处的衣物或内衣”，出自根据明尼苏达州法典 2018 年修订版 609 条 3451 款，第一节第二目。因此，被告刘强东的行为举止在明尼苏达州已经构成了刑事犯罪。受雇的司机见证了被告刘强东的这些犯罪行为。
33. 当他们到达原告的公寓大楼后，原告、被告刘强东和艾丽斯·张下了车。原告认为自己只是被送到房门口、希望保持礼貌和尊重、不想局势恶化的情况下，原告和被告刘强东以及艾丽斯·张一同进了大楼。被告刘强东用中文指示艾丽斯·张不要跟着。
34. 原告终于回到了公寓。与原告期待的不同，被告刘强东并未冷静离开公寓、回到他的车上，而是脱掉了所有衣服，裸体躺在她的床上。原告请求被告刘强东穿上衣服离开她的公寓。但被告刘强东对地原告暗示道：“你可以成为和邓文迪一样的女人”。
35. 被告刘强东继续在公寓内追赶原告，并且变得越来越具有性侵略性。他强行脱下原告数件衣服。在被告刘强东的行为愈演愈烈的过程中，原告一直在反对、抵抗，从未表达过同意。
36. 之后，被告刘强东将原告强行压至床上，既没有获得原告的同意，同时也不顾原告绝望的哀求和反抗，将自己的阴茎插入了原告的阴道。被告刘强东在体型上胜过原告，且明显比原告强壮，他用更具优势的体型和力量压制并强奸了原告。当完成了对原告的性侵行为之后，被告刘强东在原告的腹部和床单上射精。原告从未对被告刘强东的任何性行为表示同意，并且不断对被告刘强东说：“我不想这么做。请不要这么做。”
37. 根据明尼苏达州法典 2018 年修订版 609 条 343 款，第一节第一目的规定，“暴力或胁迫”的“性交插入”构成刑法意义上的强迫性交行为和刑事犯罪。根据明尼苏达州法典 2018 年修订版 609 条 341 款，第 14 节的规定，“胁迫”的定义包括“行为人利用……比被害人更具优势的体型或力量，在违背被害人意愿的情形下，使得被害人屈服于插入性性行为或者性接触。”被告刘强东对原告实施的侵权行为已构成明尼苏达州的刑事犯罪。
38. 在强奸行为发生后，原告在她的公寓内秘密地使用自己手机上的社交软件“微信”，与她在工商管理博士（中国）项目的“志愿者”同事 Tao 联系，并告知 Tao 自己被性侵的事实。正如原告在清晨发给 Tao 的微信信息里所表达的，出于对自己和家庭成员安全的顾虑，原告并没有报警。原告不想惹怒被告刘强东，或者引起被告刘强东的敌意，从而置自己和中国的家庭成员的于危险境地。她也不想自己以强奸受害者的身份引起大众关注。因此，她决定尝试说服被告刘强东离开自己的公寓。

39. 2018年8月31日清晨, Tao收到原告的消息, 得知其受到侵害。当时在常春藤酒店大堂的Tao, 被一名美国熟人/酒店员工强烈鼓励拨打911, 报告朋友的强奸案。Tao听取了熟人的建议致电911报警, 并提供了警方所需的信息。
40. 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的警察和明尼苏达大学的校警对“正在进行中”的强奸作出回应, 于凌晨3点10分左右到达原告的公寓大楼。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的警察佩戴了执法记录仪。当警方等待进入这栋有门禁的大楼时, Tao向他们展示了原告发给他的“微信”消息, 并将消息翻译成英文给警方。Tao同时确认并告知警方, 原告用中文给他发了一条消息, 明确告诉Tao“(被告刘强东)强奸了我。”上述情况都被记录在执法记录仪里。
41. 原告所在的公寓大楼有门禁, 当此楼另一位居民到达大门口时, 警方得以在没有告知原告或被告刘强东的情况下进入大楼。在找到原告的公寓后, 警方在她门口作出警力布控。两名警察在门左边, 一名在右边。右边的警察取出他的泰瑟电枪, 左边的一名警察取出了手枪。其中一名警察用一枚手电筒敲原告的门。片刻后, 穿着整齐的原告开了门。上述情况都被记录在执法记录仪里。
42. 警方立即表明了身份, 随后进入公寓。带队的警员持枪对公寓进行了安全检查。在原告的卧室里, 这位警察发现了躺在床上的被告刘强东。他只穿了一件T恤, 腰部以下赤裸。警方立即逮捕了被告刘强东, 并给他戴上手铐, 帮助他穿上衣服。上述情况都被记录在执法记录仪里。
43. 当警方从原告的公寓里带走被告刘强东时, 被告刘强东明显试图通过瞪原告, 及愤怒地用普通话对原告说:“搞什么”(意译), 来恐吓原告不要配合警察。被告刘强东的行为更导致原告不仅开始担忧自身的安全, 同时担忧在中国的家人的安全。上述情况都被记录在执法记录仪里。
44. 被告刘强东刚被带离公寓, 一名警察便向原告询问发生了什么事。原告告诉警察, 她被被告刘强东强奸。原告还告诉询问她的警察, 被告刘强东是一位国际知名的富豪, 位列福布斯杂志的富豪榜。根据福布斯杂志的排行, 被告刘强东位列世界上最富有的人第272名。原告告诉警察, 她既担忧自己即时的人身安全, 也担心她将来在美国合法居留期结束, 不得不返回中国之后可能的遭遇。上述情况都被记录在执法记录仪里。
45. 2018年8月31日, 当日晚些时候, 原告去了当地的一所医院, 接受了强奸检查。在侵入性强奸检查中, 医院员工通过擦拭获取了DNA证据。医院员工还拿走了原告的床单和内衣, 以便这些物品可以记录在警方的证据中。在法医检查期间, 原告明确对医院员工表示, 被告刘强东是侵害她的人。
46. 当晚晚些时候, 在朋友和明尼苏达大学工作人员的催促下, 原告再次向明尼苏达警察局报告她被被告刘强东强奸。这次报告中, 她提供了强奸的细节。很快, 被告刘强东被逮捕。在被告刘强东被捕前, 已询问过被告的几位警官, 与他们的上级以及前一次出警的几位警官就情况进行了沟通, 并获得了明确授权, 拘留被告刘强东。被捕之后一天, 即2018年9月1日, 原告与明尼苏达警察局的警官Matthew Wente(马修·温特)会面, 特别向温特警官说明她为被告刘强东所强奸。
47. 被告刘强东能够用英文进行非常有限的沟通。温特警官用英文对被告刘强东进行了询问, 并且对询问过程录音。在被告刘强东与温特警官一个已录制存档的询问中, 被告刘强东在他的刑事辩护律师在场的情况下, 承认了他曾经与原告在豪华轿车中进行过包含性意味的身体接触。随后, 在同一个已录制存档的询问中, 被告刘强东进一步向温特警官承认, 在案发当天, 他曾经与原告在她的公寓里有过性交行为, 并且在插入性性交之后, 射精在原告的“肚皮”位置。

第一项主张

民事胁迫与人身侵犯（在豪华轿车中）

针对刘强东，又名 Richard Liu

48. 原告本项主张包含诉状段落一（1）至三十二（32）、以及段落四十七（47）的全部陈述。

49. 2018年8月30日晚，被告刘强东蓄意对原告实施了具有伤害和冒犯性质的身体接触和操控。

50. 被告刘强东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原告认为这些行为具有伤害性和冒犯性。这些具有冒犯性质的身体接触，导致了原告身体和精神上的伤害，致使她终止了其在明尼苏达大学2018年秋季的所有课程，去寻求专业的（心理和精神的）咨询、照料和治疗。

51. 作为被告上述行为的直接和最邻近的后果，原告已经并将继续遭到如下损害：

- a. 身体损伤；
- b. 身体上的痛苦与折磨；
- c. 无力享受正常生活并丧失享受正常生活的能力；
- d. 心理上的悲恸，羞辱和难堪；
- e. 经济收入或经济收入能力的丧失或降低；
- f. 情绪上的悲恸以及情绪上的痛苦与折磨；
- g. 过去和将来为弥合其损失而导致的医疗及相关费用。

因此，原告要求陪审团对被告刘强东进行审理，要求超过五万美元的赔偿，其中不包括诉讼成本和利息以及其他原告应得的救济。

第二项主张

非法拘禁（在豪华轿车中）

针对刘强东，又名 Richard Liu

52. 原告本项主张包含诉状段落一（1）至三十二（32）、以及段落四十七（47）的全部陈述。

53. 根据上述段落所描述的，从 Origami 餐厅行驶到皮尔斯布里豪宅的这段途中，被告刘强东通过他的言语和行为，企图且确实将原告拘禁在豪华轿车里。

54. 被告刘强东借助虚假借口，将原告强行带入豪华轿车内，使原告既无法离开豪华轿车，也无法离开被告刘强东。

55. 原告觉察到自己处于被限制人身自由的状态，也觉察到被告刘强东以及受其指示的其他人为了限制她的人身自由而采取的行动。由于原告被限制在了豪华汽车内，被告刘强东得以对原告实施了具有伤害和冒犯性质的碰触和操控。这些冒犯性质的（身体）接触导致原告退出了其在明尼苏达大学2018年秋季的所有课程去寻求专业的（心理和精神的）咨询、照料和治疗，持续至今。

56. 作为被告上述行为的直接和最邻近的后果，原告已经并将继续遭到如下损害：

- a. 身体损伤；
- b. 身体上的痛苦与折磨；

- c. 无力享受正常生活并丧失享受正常生活的能力;
- d. 心理上的悲恸, 羞辱和难堪;
- e. 经济收入或经济收入能力的丧失或降低;
- f. 情绪上的悲恸以及情绪上的痛苦与折磨;
- g. 过去和将来为弥补其损失而导致的医疗及相关费用。

因此, 原告要求陪审团对被告刘强东进行审理, 要求超过五万美元的赔偿, 其中不包括诉讼成本和利息以及其他原告应得的救济。

第三项主张

性侵犯和性侵害 (在公寓内)

针对刘强东, 又名 Richard Liu

57. 原告本项主张包含诉状段落一 (1) 至四十七 (47) 的全部陈述。
58. 2018 年 8 月 30 日夜间, 被告刘强东蓄意对原告的身体与性器官实施了带有伤害性、非原告所愿的、冒犯性的触碰、抚弄及阴茎插入。
59. 被告刘强东知道或者理应知道, 原告认为这些行为具有伤害性和冒犯性, 因为原告反复地、明确地表达了她的不同意。但被告刘强东无视原告旨在令其停手的抗议与哀求, 继续对原告实施民事法律意义上的侵犯与侵害。这些民事法律意义上的侵犯与侵害, 导致原告退出了其在明尼苏达大学 2018 年秋季的所有课程, 去寻求专业的 (心理和精神的) 咨询、照料和治疗, 持续至今。
60. 作为被告上述行为的直接和最邻近的后果, 原告已经并将继续遭到如下损害:
- a. 身体损伤;
 - b. 身体上的痛苦与折磨;
 - c. 无力享受正常生活并丧失享受正常生活的能力;
 - d. 心理上的悲恸, 羞辱和难堪;
 - e. 经济收入或经济收入能力的丧失或降低;
 - f. 情绪上的悲恸以及情绪上的痛苦与折磨;
 - g. 过去和将来为弥补其损失而导致的医疗及相关费用。

因此, 原告要求陪审团对被告刘强东进行审理, 要求超过五万美元的赔偿, 其中不包括诉讼成本和利息以及其他原告应得的救济。

第四项主张

民事胁迫与人身侵犯的连带责任 (在豪华轿车中)

针对被告 JD.com, Inc.

61. 原告本项主张包含诉状段落一 (1) 至三十二 (32)、段落四十七 (47), 以及段落四十九 (49) 至五十 (50) 的全部陈述。

62. 在本案所涉全部时间范围内, 被告刘强东均以被告京东的雇员身份, 在雇佣关系范围之内行事, 并且具有与被告京东的董事长及 CEO 身份相应的明显且真实的权威。
63. 在本案所涉全部时间范围内, 杨含和艾丽斯·张均协助被告刘强东, 且作为被告京东的代理人、私人雇员、员工或借调雇员而行事。
64. 在本案所涉全部时间范围内, 被告京东批准、授权、并在财务上资助被告刘强东的所有活动, 包括其参加工商管理博士(中国)项目, 以及在 2018 年 8 月 30 日以被告京东名义举办和支付的社交晚餐。
65. 被告京东准许被告刘强东参加工商管理博士(中国)项目, 并且可以推定支付了他的学费。被告刘强东参与此项目, 进一步提升了被告京东 CEO 和董事长的管理能力, 提高了他高端商业联系的质量与数量, 被告京东因此在经济上受益。
66. 被告刘强东在明尼苏达停留的全程期间, 被告京东让其不受限制地使用公司资金, 包括 2018 年 8 月 30 日晚的社交晚餐。晚餐时, 被告刘强东使用被告京东的资金支付了食物、酒水及交通费用, 包括前述的豪华轿车。
67. 通过以被告京东名义组织和招待的 8 月 30 日的社交晚餐, 被告刘强东得以接近并控制原告。
68. 被告刘强东的侵权行为与其作为被告京东雇员的职权存在关联, 并且大部分发生在其受雇期间, 与工作相关的时间地点范围之内。换言之, 这些侵权行为, 与被告刘强东为被告京东从事的看似正当的职务活动有关并由其产生。就此而言, 被告刘强东的行为源自由被告京东授权、并代表被告京东的商业社交职责。被告刘强东作为被告京东董事长及 CEO 的身份, 使得他能够安排原告参加该公司的社交晚餐, 并坚持让她向他本人及公司客户敬酒, 从而将原告灌醉。另外, 当被告刘强东开始侵犯和侵害原告时, 被告京东的其他员工也在场。这些员工不但在场, 并且协助被告刘强东在豪华轿车中侵犯和侵害原告。
69. 被告刘强东对原告的侵权行为, 被告京东是可以预见的。尤其可以预见的是, 在这种特殊情况下, 被告刘强东作为一个国际知名且富有的 CEO, 拥有远超普通大学生以及一名学生志愿者/实习生的权力与权威, 导致此情形下可以预见的滥用权力的可能。人们熟知这种滥用权力和产生伤害的风险, 因此可以预见。被告刘强东与被告京东之间雇佣关系所带来的风险, 使得他的侵权行为与其职务范围内其它行为的关联性也可以预见。
70. 因此, 对于被告刘强东性侵犯和侵害原告的行为, 被告京东承担连带责任。
71. 作为被告上述行为的直接和最邻近的后果, 原告已经并将继续遭到如下损害:
 - a. 身体损伤;
 - b. 身体上的痛苦与折磨;
 - c. 无力享受正常生活并丧失享受正常生活的能力;
 - d. 心理上的悲恸, 羞辱和难堪;
 - e. 经济收入或经济收入能力的丧失或降低;
 - f. 情绪上的悲恸以及情绪上的痛苦与折磨;
 - g. 过去和将来为弥合其损失而导致的医疗及相关费用。

因此, 原告要求陪审团对被告京东进行审理, 要求被告赔偿原告超过五万美元的损失并承担诉讼费用, 以及给予原告有权获得的其他救济。

第五项主张

非法拘禁的连带责任（在豪华轿车中）

针对被告 JD.com, Inc.

72. 原告本项主张包含诉状段落一（1）至三十二（32）、段落四十七（47），以及段落五十三（53）至五十五（55）的全部陈述。
73. 在本案所涉全部时间范围内，被告刘强东均以被告京东的员工身份在雇佣关系范围之内行事，并且具有与被告京东的董事长及 CEO 身份相应的明显且真实的权威。
74. 在本案所涉全部时间范围内，杨含和艾丽斯·张均协助被告刘强东，且作为被告京东的代理人、私人雇员、员工或借调雇员而行事。
75. 在本案所涉全部时间范围内，被告京东批准、授权、并在财务上资助被告刘强东的所有活动，包括其参加工商管理博士（中国）项目，以及在 2018 年 8 月 30 日以被告京东名义举办和支付的社交晚餐。
76. 被告京东准许被告刘强东参加工商管理博士（中国）项目，并且可以推定支付了他的学费。被告刘强东参与此项目，进一步提升了被告京东 CEO 和董事长的管理能力，提高了他高端商业联系的质量与数量，被告京东因此在经济上受益。
77. 被告刘强东在明尼苏达期间停留的全程，被告京东给予他不受限制地使用公司资金的权力，包括 2018 年 8 月 30 日晚的社交晚餐。晚餐时，被告刘强东使用被告京东的资金支付了食物、酒水及交通费用，包括上述的豪华轿车。
78. 通过以被告京东名义组织和招待的 8 月 30 日的社交晚餐，被告刘强东得以接近并控制原告。
79. 被告刘强东的侵权行为与其作为被告京东雇员的身份存在关联，并且大部分发生在其受雇期间与工作相关的时间地点范围之内。换言之，这些侵权行为，与被告刘强东为被告京东从事的看似正当的职务活动有关并由其产生。就此而言，被告刘强东的行为源自于由被告京东授权、并代表被告京东的商业社交职责。正是被告刘强东作为被告京东董事长及 CEO 的身份，使得他能够安排原告参加该公司的社交晚餐，并坚持让她向他本人及公司客户敬酒，将原告灌醉，并将她引导至一辆原告无法轻易脱身的豪华轿车。通过这些行为，以及杨含和艾丽斯·张的协助，被告刘强东得以将原告困在豪华轿车内，使得她无法在社交晚餐后立即返回住所，尽管她清楚地表达过她想要立即回家。
80. 被告刘强东对原告的侵权行为，被告京东是可以预见的。尤其可以预见的是，在这种特殊情况下，被告刘强东作为一个国际知名且富有的 CEO，拥有远超普通大学生以及一名学生志愿者/实习生的权力与权威，导致此情形下可以预见的滥用权力的可能。人们熟知这种滥用权力和产生伤害的风险，因此可以预见。被告刘强东与被告京东之间雇佣关系所带来的风险，使得他的侵权行为与其职务范围内其它行为的关联性也可以预见。
81. 被告刘强东、杨含和艾丽斯·张在被告京东提供的豪华轿车拘禁原告，且使其遭到侵犯。因此，被告京东对以上三人的不法行为承担连带责任。
82. 作为被告上述行为的直接和最邻近的后果，原告已经并将继续遭到如下损害：
- a. 身体损伤；
 - b. 身体上的痛苦与折磨；
 - c. 无力享受正常生活并丧失享受正常生活的能力；
 - d. 心理上的悲恸，羞辱和难堪；

- e. 经济收入或经济收入能力的丧失或降低;
- f. 情绪上的悲恸以及情绪上的痛苦与折磨;
- g. 过去和将来为弥合其损失而导致的医疗及相关费用。

因此,原告要求陪审团对被告京东进行审理,要求被告赔偿原告超过五万美元的损失并承担诉讼费用,以及给予原告有权获得的其他救济。

第六项主张

性侵犯/强奸的连带责任 (在公寓内)

针对被告 JD.com, Inc.

83. 原告本项主张包含诉状段落一 (1) 至段落四十七 (47), 以及段落五十八 (58) 至五十九 (59) 的全部陈述。

- 84. 在本案所涉全部时间范围内, 被告刘强东均以被告京东的雇员身份在雇佣关系范围之内行事, 并且具有与被告京东的董事长及 CEO 身份相应的明显且真实的权威。
- 85. 在本案所涉全部时间范围内, 杨含和艾丽斯·张均协助被告刘强东, 且作为被告京东的代理人、私人雇员、员工或借调雇员而行事。
- 86. 在本案所涉全部时间范围内, 被告京东批准、授权、并在财务上资助被告刘强东的所有活动, 包括其参加工商管理博士 (中国) 项目, 以及在 2018 年 8 月 30 日以被告京东名义举办和支付的社交晚餐。
- 87. 被告京东准许被告刘强东参加工商管理博士 (中国) 项目, 并且可以推定支付了他的学费。被告刘强东参与此项目, 进一步提升了被告京东 CEO 和董事长的管理能力, 提高了他高端商业联系的质量与数量, 被告京东因此在经济上受益。
- 88. 被告刘强东在明尼苏达期间停留的全程, 被告京东给予他不受限制使用公司资金不受限制的使用权, 包括 2018 年 8 月 30 日晚的社交晚餐。晚餐时, 被告刘强东使用被告京东的资金支付了食物、酒水及交通费用, 包括上述的豪华轿车。
- 89. 通过以被告京东名义组织和招待的 8 月 30 日的社交晚餐, 被告刘强东得以接近并控制原告。
- 90. 被告刘强东的侵权行为与其作为被告京东雇员存在关联, 并且大部分发生在其受雇期间与工作相关的时间地点范围之内。换言之, 这些侵权行为, 与被告刘强东为被告京东从事的看似正当的职务活动有关并由其产生。就此而言, 被告刘强东的行为源自被告京东授权、并代表被告京东的商业社交职责。正是被告刘强东作为被告京东董事长及 CEO 的身份, 使得他能够安排原告参加该公司的社交晚餐, 并坚持让她向他本人及公司客户敬酒, 从而将原告灌醉。
- 91. 被告刘强东还利用自己作为被告京东 CEO、董事长以及社交晚餐主办人的身份对原告实施控制和威吓。具体而言, 被告刘强东利用其位高权重, 将原告带进被告京东提供的豪华轿车, 陪同原告至其公寓楼, 跟随原告至其家门口, 并进入原告的公寓。原告不情愿地允许了被告刘强东以此方式陪同她, 因为她认为, 在无敌意的情况下结束自己参与的京东社交活动是很重要的。原告有理由担心, 其他任何行为方式都可能引起富有且有影响力的被告刘强东的敌意, 并给她本人及她在中国的家人造成麻烦。
- 92. 被告刘强东对原告的侵权行为, 被告京东是可以预见的。尤其可以预见的是, 在这种特殊情况下, 被告刘强东作为一个国际知名且富有的 CEO, 拥有远超普通大学生

以及一名学生志愿者/实习生的权力与权威，导致此情形下可以预见的滥用力量的可能。人们熟知这种滥用力量和产生伤害的风险，因此可以预见。被告刘强东与被告京东之间雇佣关系所带来的风险，使得他的侵权行为与其职务范围内其它行为的关联性也可以预见。

93. 因此，被告京东对被告刘强东对原告进行的性侵犯和强奸行为承担连带责任。

94. 作为被告上述行为的直接和最邻近的后果，原告已经并将继续遭到如下损害：

- a. 身体损伤；
- b. 身体上的痛苦与折磨；
- c. 无力享受正常生活并丧失享受正常生活的能力；
- d. 心理上的悲恸，羞辱和难堪；
- e. 经济收入或经济收入能力的丧失或降低；
- f. 情绪上的悲恸以及情绪上的痛苦与折磨；
- g. 过去和将来为弥合其损失而导致的医疗及相关费用。

因此，原告要求陪审团对被告京东进行审理，要求被告赔偿原告超过五万美元的损失并承担诉讼费用，以及给予原告有权获得的其他救济。

陪审团审理的要求及 保留主张惩罚性赔偿的权利

综上，原告 Jingyao Liu 申请陪审团审理并主张审理被告刘强东，又名 Richard Liu，及 JD.com, Inc.，一家外国营利性公司，要求被告赔偿超过五万美金的损失、本案诉讼费，以及原告有权获得的其他救济。根据明尼苏达州法典 2018 年修订版第 549 条第 191 款和第 549 条第 20 款，根据所援引的法律规定的动议程序，原告保留修订本起诉书内容的权利以增加惩罚性赔偿诉由，并有意付诸实施。

2019 年 4 月 16 日

Florin Roebig, P.A. (签名)

律师 **Chad K. Florin** #0398191

ckflorin@florinroebig.com

律师 **Jordan A. Kolinski** #0393196

jkolinski@florinroebig.com

律师 **Matthew L. McMullen** #0393270

mmcmullen@florinroebig.com

7760 法兰西南大道，公寓 130

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州，55435

电话：(800) 226 - 6581

客服邮箱地址：

MNefiling@florinroebig.com

jhart@florinroebig.com

律师 **Wil H. Florin**
(同时发起申请出庭动议)

whf@florinroebig.com

律师 **Thomas D. Roebig**
(同时发起申请出庭动议)

tdr@florinroebig.com

Florin Roebig, P.A.
777 阿尔德曼街
棕榈港, 佛罗里达州 34383

以及

律师 **Jian Hang**
(同时发起申请出庭动议)

jhang@hangelaw.com

律师 **Keli Liu**
(同时发起申请出庭动议)

kliu@hangelaw.com

Hang & Associates, 专业有限责任公司
136-20 第 38 大道, 公寓 10G
法拉盛, 纽约, 11354

原告代理方

注释:

[译注 1]在本文档中, 翻译组经过讨论, 对本案关键词 assault and battery 作如下统一处理:

Civil assault and battery 民事胁迫与人身侵害

Sexual assault and battery 性侵犯和性侵害

注释: 带有侵犯性质的胁迫与人身侵害 (Assault and Battery), 国内又译为侵袭和殴击。

Assault 和 Battery 同时是英美法系中刑法和侵权责任法中的法律概念。在本起诉书中, Assault 和 Battery 主要是采用侵权责任法中的法律概念。其中, Assault 的具体含义是指故意通过即时的人身伤害威胁、恐吓被害人。Battery 是指故意实施某种冒犯性或者伤害性行为。

[译注 2]译者注: JD.com, Inc. 为刘强东为实际控制人的、注册在开曼群岛的中国京东的纳斯达克上市主体。

[译注 3]译者注: 李华为卓越置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2019.4.22 微博@明州事记 发布两段视频暗示性侵事件是“仙人跳”

来源: 微博@明州事记

原文链接:

https://weibo.com/6979684213/HqO6OsuiW?filter=hot&root_comment_id=0&type=comm

ent

https://weibo.com/6979684213/HgO9oo5Ag?from=page_1005056979684213_profile&wvr=6&mod=weibotime&type=reply

https://weibo.com/1840976883/HgOIR8jb4?filter=hot&root_comment_id=0&type=comment

微博用户@明州事记 于 4 月 22 日下午先后发出了两段视频, 称是刘强东明州案晚宴视频, 表示“女方未醉酒主动跟随”, “仙人跳实锤?”



2019.4.22 @JTN 陈曦律师 转发@明州事记 微博称该视频内容属实

来源：微博@JTN 陈曦律师

原文链接：

https://weibo.com/1840976883/HqOIR8jb4?filter=hot&root_comment_id=0&type=comment



【编者注：根据公开信息，刘强东涉嫌性侵案的代理律师为 Jill Brisbois】

2019.4.23 微博@陈纯 Camus 发布完整视频，证明 Jingyao 起诉书内容真实，表示 @明州事记 有误导公众之嫌

来源：微博@陈纯 Camus

原文链接：

https://weibo.com/1287965472/HqYKk5Eo5?filter=hot&root_comment_id=0&type=comment



2019.4.23 南方都市报放出匿名信源录音指明州案女生向刘强东律师索要钱财，后迅速删除，新浪科技迅速跟进称音频内容属实

南方都市报放出匿名录音

来源：网络微博截图



新浪科技称求证了接近刘强东的人士，称音频内容属实

来源：新浪科技

原文链接：<https://tech.sina.com.cn/i/2019-04-23/doc-ihvhiqax4670299.shtml>

《独家|女生索要钱财录音曝光 刘强东方面称内容属实》

【以下为节选】

新浪科技讯 4月23日晚间消息，据南方都市报消息，匿名录音曝光明州案女生向刘强东律师索要钱财。新浪科技求证了接近刘强东的人士，称音频内容属实。

根据录音内容，对话的双方是两名女性，一名女性自我介绍称是 Caplan & Tamburino 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Jill Brisbois，另一名女性并未提供个人信息，（下称“2号女性”）在对话中向对方确认其委托人的姓名是“LIUQIANGDONG”。“你可以告诉他，他可以给我一笔钱，我还需要他的道歉，否则我就会去法院提起诉讼。”

2019.4.24 Jingyao 回应音频内容不完整

来源：时间视频

原文链接：

https://weibo.com/6250824982/Hr5NcjL3d?filter=hot&root_comment_id=4364571827119207&type=comment



2019.4.26 Jingyao 与刘强东律师录音完整版被公布，显示此前南都所发匿名音频有 23 处剪辑

完整录音来源：呈现小组

网盘链接：<https://pan.baidu.com/s/10RckvCVu2TKy7nlaEgj8Yg>

提取码：2h81

两次通话源音频来自于 Jingyao Liu 本人。
本视频由“呈现小组”听录、翻译与制作。
本视频必须完整转载，禁止删节、转换、修改。

2019年4月23日，南方都市报以《网传刘强东“明州案”公寓监控!匿名录音曝光女生 向律师索要钱财》为题，充当“匿名邮件”的媒体代言，让一则没有记者署名、也没有对内容作核实的录音迅速在中文互联网上被众多机构媒体、公关账号和自媒体广为传播，如新浪科技等进行了转载。虽然南方都市报及今日头条、腾讯均已将这一新闻悄然删除，却鲜有人知晓，只留下海量转发的继续发酵。舆论风暴过后，对女方当事人和支持者的辱骂、攻击和质疑依然笼罩。这就是宋志标等论者所言的“资讯操纵”和“信息污染”的成功。

南都首发的匿名音频，把一个未经世事的异乡留学女生，面对权势极大并有律师强队助阵的男方，企望息事宁人的尝试和合理的赔偿表达，通过转声和剪辑，描绘成了无底线索要钱财的场景。该音频改变了女生的声音，选择性地剪辑了话语，抹去了女生在没有找律师、不想公开、坚持要道歉和赔偿、但毫无谈判经验和准备，也对赔偿金额毫无概念的状态。它也掩盖了刘强东代理律师从警察处获得女生联系方式主动致电的行为，以及刘强东被保释后代理律师再也不接女生电话这些重要情节。

我们在此呈现两次对话的完整音频，并通过志愿者的听译，配上了英文对话原文以及中文翻译。原对话中被刻意剪去的部分也重点标出，供公众参考对比。

2019.4.26 jingyao 接受财经专访，称若打赢诉讼，会全部捐出赔款

作者：王丽娜 王晓枫 鲁伟

来源：财经杂志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w9VgZqwaDJWZsAY3C_fO7w

Liu Jingyao 说，如果能打赢民事诉讼，她会全部捐出赔款。

《财经》记者 王丽娜 王晓枫 鲁伟 | 文 编辑 | 朱弢

京东集团董事局主席刘强东在美国涉嫌性侵一事，最近又起波澜。

美国中部时间4月16日，刘强东涉嫌性侵一案的当事女生 Liu Jingyao，正式向明尼苏达地方法院提起诉讼，在起诉中 Liu Jingyao 详细表述了事发全过程，并以刘强东对其构成民事胁迫、人身侵犯、基于性的侵犯与侵害等为理由，对刘强东及京东集团提起诉讼，要求刘强东和京东集团赔偿她超过5万美元的损失并承担诉讼费。

《财经》记者通过查询明尼苏达地方法院的官方网站，确认女生在当日递交了民事起诉书和几项动议。随后，美国的法院新闻网站全文公布了这份起诉书的内容。很快这份起诉书的中文译本，经 Liu Jingyao 授权后在中国一些自媒体公号发布。

4月22日，“明州事记”的微博账号曝光两段视频，并分别配有文字称：“刘强东明州案晚宴视频曝光，女方未醉酒主动跟随”，及“仙人跳实锤？明州案公寓视频曝光 女方举止亲密主动邀请刘强东进入”。4月22日当天，微博名为“JTN 晨曦律师”在新浪微博中称，“本人为刘强东先生的代理律师，经当事人确认，该视频（“明州事记”发布的视频）内容属实。”“明州事记”发布的视频在中国广泛传播，不少人士据此称为案情“反转”。

不过4月23日,“陈纯 Camus”的微博也发布一段视频,并称从 Liu Jingyao 那里获得完整视频和发布授权,其表示 Liu Jingyao 在起诉书中所言是完全真实的,“明州事记”发布的视频有误导公众之嫌。”“陈纯 Camus”的微博被一些人士称为案情“再反转”。

“反转”、“再反转”之后,此事仍在发酵。4月23日晚,南方都市报发布消息称,记者收到匿名邮件,称有刘强东代理律师与女方当事人的谈判录音。根据录音内容,一名女性自称是 Caplan&Tamburino 律师事务所律师 Jill Brisbois, 另一名女性未提供个人信息并在电话中表示,“你可以告诉他,他可以给我一笔钱,我还需要他的道歉,否则我就会去法院提起诉讼。” Jill Brisbois 是刘强东涉嫌性侵案中的美国律师。

4月24日晚,《财经》记者联系到当事女生 Liu Jingyao。Liu Jingyao 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她在得知检方作出不起诉决定后的第一反应是继续民事诉讼。之所以时隔四个月后提起诉讼,因为“律师在刑事起诉后需要足够的时间从检察院拿到相关文件和材料,从而撰写民事诉讼书,也需要进行相关的调查。”Liu Jingyao 说,如果能打赢民事诉讼,她会全部捐出赔款。

LiuJingyao 称,“明州事记”公布的视频和媒体公布的音频,和她的起诉书内容不存在冲突,但那是被跳出前后文(语境)并刻意删减放出来的。她之所以也公开材料,“是因为不想因为一些人有意性的删减案件材料引导言论而造成对我的污名化。”

对“仙人跳”的说法, Liu Jingyao 予以否认,并解释那段向对方律师要钱的录音,是在刘强东快要结束被关押前,警方来询问她是否愿意继续调查,因为她“当时没有律师,还在遭受网络人身攻击,没有信心去和刘强东抗衡”,警方因此建议和解,并把她的手机号给了刘强东律师。在刘强东律师主动致电她后,她提出了道歉和赔偿的要求。

《财经》记者通过微博私信与电子邮件联系“JTN 陈曦律师”,但截至发稿,未收到对方回复;《财经》记者也向京东一方提出采访刘强东的要求,但对方回复称“因为还在司法程序当中,我们来回复肯定不合适”,并建议“采访刘总(刘强东)的律师”。

4月25日,《财经》记者联系刘强东代理律师吉尔·布雷斯波斯(Jill Brisbois),她并未直接回复《财经》记者提出的关于网上流传视频和音频真实性等问题,而是通过水星公关公司总经理 Dan Bank 转交给《财经》记者三份声明。

在第一份声明中, Brisbois 对视频事件作出回复——“视频真实性已经被我当事人在中国的律师证实,这些录像进一步消除了广泛流传的错误信息和虚假声明,支持了亨内平县检察官办公室不向刘强东提出指控的决定。”

在日期为4月16日的第二份声明中, Brisbois 表示,我们尚未评估起诉状,也不会就未决诉讼发表评论,但鉴于亨内平县检察官拒绝指控我们的当事人以及我们坚信其清白,我们认为该起诉没有价值,我们会大力抗辩。

第三份声明是 Brisbois 在2018年12月21日就美国当地检方放弃对刘强东案件起诉后发表的。“我们支持亨内平县检察官办公室不起诉刘先生的决定。这证实了我们从一开始就坚信

我当事人是无辜的，刘先生是根据虚假申诉被捕，经过彻底调查，他与之充分合作，放弃指控证明他是无辜的。刘先生感谢执法部门为解决这件事所做的辛勤工作。”

“尽管检察官认定没有刑事指控是符合依据的，但刘先生的声誉却像任何被诬陷犯罪的人一样受到损害。不幸的是，某些来源传播了大量未经证实和误导的信息。同时，出于对司法程序的尊重，我们在等待检察官最终决定时避免对案件发表评论。我们希望今天的决定以及今后会被警方披露的证据会彻底消除广泛流传的错误信息和猜测。”

刘强东涉嫌性侵一案事发于 2018 年 8 月 31 日凌晨，当年 9 月初，刘强东因涉嫌性侵被美国警方逮捕。随后，美国警方将此案移交美国明尼苏达州亨内平郡检察院。2018 年 12 月 21 日，经过长达 3 个多月的审查，检方决定不予起诉。

此前，亨内平郡检察院检察官对《财经》记者表示，经过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性犯罪部门的彻底调查和四名高级性侵案检察官的细致审查，确定存在严重的证据问题，这使得任何刑事指控无法证明超出合理怀疑。检察官迈克·弗里曼 (Mike Freeman) 表示，就像许多性侵犯案件一样，这是一个复杂的情况，它与其他性侵犯案件类似，无法证明伪性行为是双方同意的。“当我们审查监控录像，短信，警察随身摄像机视频和证人陈述时，很明显我们无法达到我们的举证要求，因此我们无法提出指控。”

以下是 Liu Jingyao 接受《财经》记者专访内容：

《财经》：刘强东涉嫌性侵一案，在明尼苏达州检方不予起诉 4 个月后，你提起民事诉讼是出于哪些考虑？该案（民事诉讼）目前是处于什么程序，接下来的程序是什么？

Liu Jingyao：这个案子的推进，是我的律师在对案情有充分了解的情况下对我提出的专业建议。我们在得知检方作出不予起诉决定后的第一反应是，我们应该继续民事诉讼。之所以过了四个月是因为，我的律师在刑事程序后需要足够的时间从检察院拿到相关文件和材料，从而撰写民事诉讼书，也需要进行进一步相关的调查。如果我们的民事诉讼最终胜利了我会把我的赔款全部捐出。

《财经》：4 月 22 日开始有两段视频通过“明州事记的微博”曝光并在网络流传，此前有媒体联系你的律师，律所表示曝光相关视频与女方对执法部门所诉及针对刘强东及其公司提起的诉讼一致。是否是这样？4 月 23 日“陈纯 Camus”的微博发布了一段视频并表示是受你之托发布，是否是这样？那两段视频和“陈纯 Camus”发布的视频的不同在哪里，“陈纯 Camus”发布的视频是否是完整版视频？在餐厅吃饭的监控视频总长是多少，从推门进入公寓到房间视频的总长是多少？在车上是否有视频？

Liu Jingyao：陈纯是我一个朋友的老师，想要帮助我所以联系上了我。我和律师这里一直都有完整版的监控视频。陈纯在看到“明州事记”发的被大量删减的视频后向我要了没有一点删减的完整版，我给了他。我后来发现他也进行了删减，可能因为原版太长了（餐厅三小时左右）。但他发的部分确实可以证实我在吃饭时一直是坐刘强东旁边。从进入公寓楼到进入房间约 15 分钟。车上没有视频。

《财经》：此前流传的两段视频显示，是你刷卡之后刘强东和助理才得以进入公寓，当时你

和他们一起进入公寓出于什么考虑？视频还显示，你主动挽着刘强东的胳膊上电梯和进入房间，这在当时是怎么回事？

Liu Jingyao：我在车上请求刘强东之后他口头承诺不碰我，并且告诉助理在楼下等他，他送我上楼就回来。当时司机和助理都在楼下等，视频显示助理一直等到凌晨四点（网传视频显示，助理一直在公寓楼下等待到凌晨 5：24）。我在电梯迷路时，刘强东说了句“你是不是不认路啊”，我就道歉说“我喝多了，非常抱歉”。紧接下来刘强东拍了拍我的手臂说“那挽着我走吧”，快出电梯又说了一次，我没敢拒绝，就保持距离挽了（刘强东的胳膊）。

《财经》：你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得知这两段视频在国内广为流传？当时你的反应和心情是什么？一些看到视频的人因此怀疑刘强东是被设局或者遭遇“仙人跳”，你有没有了解到这种说法，你怎么看这个说法？

Liu Jingyao：我本人没有微博，朋友看到告诉我的。这些视频和录音是我和律师一直都拥有的案件基本材料，和我的起诉书内容不存在冲突，但是现在被人跳出前后文并刻意删减放出来。现在我这边决定把材料公开出来，是因为不想因为一些人有目的的删减案件材料引导言论而造成对我的污名化。

“仙人跳”的说法我一直有听到，也很清楚地知道我如果报了警或起诉会面对这种指责。因为不仅是我，很多性侵害受害者都会遭受这样的言论。我没有“仙人跳”。其实就在酒会上，甚至在刘强东要送我回公寓的路上，我虽然感到恐惧，都还在这么安慰自己：刘强东这么有钱，费得着强奸？他的名气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不可能不知道，他的权力和关系网有多强大，我也不可能不知道。

《财经》：在该案还未正式进入庭审程序，有人在网络上传播经过剪辑的视频材料，你怎么看待这种行为？

Liu Jingyao：我认为这是对方利用媒体试图控制舆论导向为目的的行为。被剪辑过的视频和音频会混淆视听。事实上放出的视频和音频不会对民事诉讼造成任何影响，即使视频的来源是真实的，被剪辑过的视频和音频不能被当作证据使用。此视频和音频除了当事人、律师以外没有任渠道获得。若非出自刘强东方律师，视频和音频的真实性很令人生疑。

《财经》：4月23日，南都在跟进此事的报道中称收到了匿名录音，录音里面和律师对谈的是不是你，这是否是完整音频，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音频中，女生说“你可以告诉他，他可以给我一笔钱，我还需要他的道歉，否则我就会去法院提起诉讼。”这是怎么回事？

Liu Jingyao：录音是有删减的。我和律师一直都知道录音的存在。在刑事证据共享后，我们也拿到了这段完整的录音。但是这段删减版的录音现在被没有前后文地放出来。

这段谈话发生的时候，是刘强东快要结束被关押前，警方来询问我是否愿意继续调查。我当时没有律师，还在遭受网络人身攻击，很没有信心去和刘强东抗衡。我告诉警探我的感受，他知道我当时的情况后建议我和解，暂时关闭这个 case（案件）；若和解不成功可以再重新开启案件调查。

我听从建议选择了和解，暂时性关闭这个 case，然后警探把我的电话号码给了刘强东律师。警探告诉我，我可以把我的需求告诉那边的律师，所以我们打电话的时候我就说了。完全没想到对方会录音。

《财经》：此前，刘强东律师 Jill Brisbois 女士发给《财经》记者的事件经过中称，“当刘强东先生还在被关押时，女方主动要求刘强东先生的律师给她打电话。在刘强东先生被释放后我按女方的要求给女方打了电话。女方在几次通话和短信沟通中反复索要钱财，并威胁如果她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就要将此事公开并起诉刘强东先生。刘强东先生坚决拒绝与其谈判。此后不久，女方聘请了人身伤害领域的民事律师，并在案件调查期间通过媒体反复散布大量不实信息。”对此描述，你认为是否是这样？

LiuJingyao：实际上是刘强东的律师反复主动致电和我讨论和解细节。当时在我觉得和他无力抗衡并且愿意和解时，我觉得要求道歉和经济赔偿是完全合理的。那个时候我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和解，第二是去法庭。我内心从来没有放弃用法律维护权益，只是在那个时候我没有律师并且觉得他权力太大了，后来我找到了合适的律师，所以决定开启案件继续调查。我们没有散播任何不实信息。

我的父母和亲戚多次接到中间人的电话以及被邀面谈。谈的内容是关于能否给钱撤诉的问题，均被家人拒绝。家人要求当面道歉，被对方否决。

《财经》：去年 8 月 31 日的事情发生之后，给你的学业和生活造成了哪些影响，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

Liu Jingyao：去年的事件发生后，我由于心理障碍害怕出门，进而休学。我接下来打算就继续等待民事起诉的结果和说出我的经历。

2019.4.26 jingyao 回应财新：“我一直在拒绝”

《刘强东案女事主回应：“我一直在拒绝”》

作者：张琪

来源：财新

原文链接：<http://companies.caixin.com/2019-04-26/101408728.html>

明州法律专家认为，在性侵案件中当事双方说法大相径庭非常普遍。庭审取决于已有事实和双方展现出的可信度作出的判断。庭审带来的不可预测性，将是双方在庭审前达成和解的重要动机

【财新网】（驻华盛顿记者 张琪）在刘强东涉“性侵”案不断曝出匿名材料、重掀舆论热潮之际，事件当事人 Jingyao Liu（下称 JY）日前接受了财新记者专访，否认“仙人跳”一说，称自己在整个过程中反复抵抗，从未同意过与刘强东发生性关系。

JY 表示，事件发生后，她一开始的心态是自认倒霉、息事宁人。于是在第一次朋友报警后，她先是告诉警察，她遭遇了强奸，但又因为害怕给自己带来麻烦，改口说自己是自愿的。此次报警最终以警察将刘强东送回其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区的酒店告终。她担心刘强

东报复，甚至在警方带走他时主动向其解释，并非是她报的警。

财新记者获得的一份时间显示为 2018 年 8 月 31 日的出警随身摄像机视频验证了 JY 的上述说法。警察敲门进入公寓后很快将刘强东带回警车，留一位警员在公寓内向 JY 询问情况，她回答的语句前后有所矛盾，逻辑混乱，在警察的一再确认下，JY 最终称“我自愿和他发生了关系”。

JY 对财新记者说，作为在明大为中国商界高管开设的工商管理博士(DBA)项目的志愿者，她此前只是见过刘强东，直到 8 月 30 日的饭局之前，并未有直接的接触。在那晚的饭局上，刘强东对她说，“特别喜欢我，让我第二天跟他去纽约，陪他过几天，然后他就飞回国了。他说，你毕业后就直接来京东做管培生”。

当事发后第二天刘强东的助理联系她要护照号码、安排去纽约事宜时，JY 被激怒了，感觉自己之前的拒绝都白说了。在学校老师的鼓励下，她才下定决心第二次报警。这最终导致刘强东在 8 月 31 日至 9 月 1 日被短暂拘捕约 16 小时。

据 JY 回忆，从当晚饭局到车上，再到她的公寓楼下一直等待到凌晨三点以后，刘强东的一名女秘书 Alice 均在现场。JY 曾在饭局期间在卫生间告诉 Alice 刘强东对她所说的喜欢她、要带她去纽约等暧昧言辞，向她求助，希望能妥善离开现场。但 Alice 回应称，“我就是个助理，能做什么呢？”

刘强东方面则表示整个过程女方积极主动，双方均自愿。第一次报警在刘强东看来，也是一场“误会”。

财新记者获取了一份刘强东于 2018 年 9 月 7 日向明州亨内平郡警方所做的证词记录。刘强东在证词中称，JY 事发当晚在与警察交谈了约 30 分钟后，告诉警察这是一场“巨大的误会”。证词显示，刘强东当时已回中国，在北京通过电话形式接受明市警方的取证。

对于当晚发生的情况，刘强东的证词及其律师去年 12 月时的声明都称，女方“主动亲热，没有任何拒绝或不情愿行为”，“在房间里发生的一切都是自愿的。”在刘强东给警察的证词中，刘强东将当晚两人在房内的情况，简略地概括为，整个过程女方“积极参与”“享受整个过程”，“之后我们都非常累，很快就睡着了”。

JY 则对财新记者表示，她从车上一直到公寓里，一直在与刘强东“僵持”。又因忌惮刘强东的权势，不敢激怒他，避免场面太难看。最初以为刘强东只是送她回家，但没想到进了公寓后，他并不离开。JY 称，从 8 月 30 日晚约 9 点半一直到翌日凌晨三点左右，刘强东一直在她的公寓里。她一直尝试以他已婚有老婆孩子等理由劝说他停止侵犯自己。

刘强东在证词中称，晚餐后，女方主动邀请他去她的公寓。刘强东的律师声明写道：“到公寓楼后，女方邀请刘强东先生进入大楼。她用自己的门禁卡打开大楼的门并示意刘强东先生进去。女方主动挽着刘强东先生的胳膊走进了大楼。”

微博账号“明州事记”于 4 月 22 日发布了两段视频片段，其中一段配以“仙人跳实锤？明州公寓视频曝光，女方举止亲密主动要求刘强东进入”的标题，显示女方手扶刘强东胳膊，并作

出引导手势。微博账号“明州事记”的注册时间为 2019 年 1 月 31 日，微博内容仅为这两段与此事有关的视频。

JY 对财新记者承认了上述视频的真实性，但表示这是剪辑后的不完全版本。当天她之所以愿意让刘强东送他上楼，是以为他“酒醒了，放过我了”“仅是送我回家”。她称，其中被剪掉的一个片段是，她那天喝多了迷路，同样的地方走了两遍。应刘强东的“邀请”，她酒后有点“晕”，引路和进入电梯时，确实把手搭在了他的胳膊上。刘强东的证词也显示，当晚在公寓楼里，他们上下楼了两次，最终进入了她的公寓。

明州法学教授：最终取决于事实和二人可信度

位于明州圣保罗市的 Mitchell Hamline 法学院教授戴利 (Joseph Daly) 对财新记者表示，在性侵案件中，当事双方的说法大相径庭，是非常普遍的事情。法官以及陪审团如何决定事实究竟是什么，将取决于已有事实和对双方展现出的可信度作出的判断。庭审带来的不可预测性，将是双方在庭审前达成和解的重要动机。

戴利表示，在美国，刑事案件的举证标准远高于民事案件。“如果想象成跷跷板的话，假定一开始是平衡的，如果是个刑事案件，你需要（有足够的证据）使跷跷板的一头几乎触地，即排除合理怀疑。”根据检察官的行为准则，如果其认为已有证据不能排除合理怀疑，检察官就不应提起诉讼。

“而在民事诉讼中，你只需使跷跷板多倾斜 1 个角度，即你需要有 51% 的证据来证明，这叫做证据优势 (preponderance of evidence)。”

自事件发生就一直关注此案的戴利认为，考虑到刘强东不愿此事在中国美国公开化，该民事诉讼很可能在正式庭审前就达成和解，且以刘强东出一笔赔偿费来告终。如果最终达成和解，一般会包含一份保密协定 (NDA)，双方会仅表示已达成和解，不会再谈论它。

对于此案中女方两次报警的情况，是否可能对她不利，戴利表示，这需要她在庭审环节，在法庭上解释她为何后来改口说没有被性侵。“她可能担心陷入麻烦。她是个学生，对陪审团来说，那是可以理解的。”

“（这种反复）对一个性侵案的受害者来说，并不少见。”戴利强调，在性侵案件中，应谨慎责备受害者：权力以某种形式在脆弱个体身上被使用，并不少见。

“她很年轻，认为这样一个人很了不起，他有豪华轿车出入，她还喝多了。似乎他也促进了这一切的发生，例如鼓励她喝酒等。而他，是一个比她大超过 20 岁的已婚男性，一开始就不该跟一个学生怎么样。”

4 月 23 日，伴随着网上曝出的上述视频，还有一段女方向刘强东律师索要道歉和赔偿的音频，被一些人视为女方“仙人跳”的证据之一。JY 亦对财新记者坦承了这段音频的真实性，但称其被剪辑，剪去了她在和对方律师对话中哭泣等情绪表达，令对话中的自己显得理性而强势。JY 认为，自己只是要一个道和合理的赔偿，在当时情况下，这是正当的诉求。

戴利对此评论称，女方寻求金钱赔偿完全正常。“刑事案件中，我们将人送进监狱，但是民事案件中，最终我们处理的是针对所指控行为的某种金钱惩罚。虽然钱不能挽回已造成的伤害，但这是我们体系运作的方式，金钱代表了某种对错误行为的纠正，它允许人们继续向前。”

(财新记者苑苏文对此文有贡献)

2019.4.26 凤凰网科技、新浪微博以“刘强东案女生曾承认自愿发生关系”为题擅改财新标题歪曲财新文章进行推送，财新发布反侵权公告

《反侵权公告(第 44 号)：对凤凰网科技、新浪微博擅改标题歪曲财新文章的强烈谴责》

作者：财新传媒有限公司法律部

来源：财新

原文链接：

http://m.caixin.com/m/2019-04-26/101409065.html?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cx_r_eferer=http://www.caixin.com/2019-04-26/101409065.html

我司旗下财新网于 2019 年 4 月 26 日发布原创文章“[独家|刘强东案女主回应：‘我一直在拒绝’](#)”，凤凰网科技微博未经我司授权许可，通过微博发布信息擅自将文章标题修改为“刘强东案女生曾承认自愿发生关系”，仅引用关于警方询问的描述内容来强化标题“承认自愿发生关系”（见截图），引起大量评论及转发；凤凰网科技擅自修改的标题及引用内容的表达方式，严重歪曲了我司文章的真实意思表示，此种行为，不仅严重侵权了我司对文章所享有的著作权利，亦严重误导广大用户。

同时，除凤凰网科技外，在手机的锁屏显示通知中，新浪微博的锁屏通知显示通知为“刘强东案女生曾承认自愿发生关系 财新：刘强东案出警视频显示，女生确认‘自愿发生关系’。”，新浪微博也同样擅自修改了我司文章的标题、歪曲了我司文章的真实意思表示，严重侵权了我司对文章所享有的著作权利和严重误导广大用户。

凤凰网科技、新浪微博的前述行为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信息网络传播保护条例》《关于规范网络转载版权秩序的通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对于凤凰网科技、新浪微博此种擅自修改文章标题歪曲我司文章的行为，我司现发布本反侵权公告（第 44 号），对上述恶劣行为予以强烈谴责，并将上述情形计入我司反侵权档案，并将进一步追究其法律责任。

财新传媒有限公司

法律部

2019 年 4 月 26 日

【进展】本公告发布后，凤凰网致电财新，表示已就此事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严肃处理。凤凰网负责人郑重向财新网道歉。

附：部分侵权证据截图

1.凤凰网科技微博发布内容截图



2.新浪微博手机锁屏通知截图



2019.4.30 支持 jingyao 的多个微信公众号被屏蔽

来源: 微博@肖美腻 @单飞不单心

链接: <https://m.weibo.cn/2960058617/4366904183285834>

<https://m.weibo.cn/1694387123/4366918905261352>

这些心身并在高强度爆发过支持jogger的文章，至今仍被看作。从技术上讲，jogger的账号也不见了。
神似也不是其真像常有的迷迭的雷声可被予以屏蔽。国内声援jogger的账号也已被屏蔽。

那些产案到强东的河对岸什么还在？

平安信报
微信公众号: 平安信报
微信号: 平安信报

微信公众号: 平安信报
微信号: 平安信报

信报信报的信报
微信公众号: 信报信报的信报
微信号: 信报信报的信报

微信公众号: 信报信报的信报
微信号: 信报信报的信报

信报信报
微信公众号: 信报信报
微信号: 信报信报

微信公众号: 信报信报
微信号: 信报信报

信报信报
微信公众号: 信报信报
微信号: 信报信报

微信公众号: 信报信报
微信号: 信报信报

信报信报的信报
微信公众号: 信报信报的信报
微信号: 信报信报的信报

微信公众号: 信报信报的信报
微信号: 信报信报的信报

信报信报的信报
微信公众号: 信报信报的信报
微信号: 信报信报的信报

微信公众号: 信报信报的信报
微信号: 信报信报的信报

信报信报
微信公众号: 信报信报
微信号: 信报信报

微信公众号: 信报信报
微信号: 信报信报

2019.6.26 刘强东被曝起诉微博用户@赵盛焯 索赔 300 万，称其侮辱诽谤

来源：微博@赵盛焯

原文链接：

https://weibo.com/1453372141/HAJrhhhVt?filter=hot&root_comment_id=4387547574767392&type=comment#_rnd1564307994585



赵盛辉 👤

6-26 21:27

+关注

我从经济上、从企业规模上，甚至从媳妇的颜值上，和你@刘强东 都没法比，但你今天既然把我搞到法庭上了，我就得认真一点儿当你的待宰羔羊！但我也不能当一只沉默的羔羊啊...打吧！慢慢打，这300万元不是你想得就能得到的！ 😊

民事起诉状

原告：刘强东，男，45岁，汉族，[REDACTED]

被告：赵盛辉，男，北京网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联系地址： [REDACTED]
联系电话： [REDACTED]

诉讼请求：

1. 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删除其在新浪微博平台上（用户名“赵盛辉” <https://weibo.com/andy>）发布的所有侵权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其在以下时段发布的微博：2018年2月20日 12:25，2018年5月18日 12:56；2018年5月20日 09:19；2018年9月20日 06:18，2018年10月12日 22:47；2018年11月3日 13:41，2018年11月3日 07:22；2018年12月22日 12:16；2019年4月12日 12:11；2019年4月28日 10:58；2019年4月27日 19:29；2019年4月28日 08:23；
2. 请求判令被告分别在其新浪微博账户“赵盛辉”（<https://weibo.com/andy>）及今日头条账户“赵盛辉”（<https://www.toutiao.com/user/2041810841/>）上发布道歉声明，并至少连续置顶30日；
3. 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害赔偿金100万元，经济损失300万元；
4. 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案由：网络侵权责任纠纷

事实和理由：

原告刘强东先生在1989年创办京东公司，2004年正式涉足电子商务领域，现任京东集团的董事长、CEO，曾荣获多项荣誉大奖，第十二届中国经济年度人物、中国最具影响力50位商界领袖等多项殊荣，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的社会知名度。

自2018年2月起，被告通过其新浪微博账户“赵盛辉”及今日头条账户“赵盛辉”发布数十条言论，持续对原告进行侮辱与诽谤，其内容包括被告明知美国官方对原告一案的调查结果为无罪起诉（即宣布刘强东先生无罪），且原告一方已经就相关事实进行澄清的情形下，仍然捏造事实称原告“强奸”“性侵”，并使用“下三滥”“强奸犯”等具有强烈侮辱性的言论持续辱骂原告。除此之外，被告

还声称原告企业是自己的“后花园”，“把媳妇们都放在一个公司”，经营企业“就是为了得到美女们的青睐”，恶意丑化原告的企业家形象。

被告自2018年2月以来在本全互联网平台上发布数十条言论持续侮辱和诽谤原告，上述侵权行为广泛传播，引发社会公众对于原告人隐私权的攻击，侵害原告权益，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且直接导致原告经济损失，其行为对原告影响原告及家人的正常工作和生活，造成原告精神上的巨大痛苦。被告的侵权行为十分明显，侵权情节十分严重，性质十分恶劣。

综上所述，原告依据《民法通则》《民法总则》《侵权责任法》等规定，特诉至贵院，恳请贵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

分享 

2019.7.24 警方公布刘强东案调查报告，部分中文媒体以刘强东口供为报告结论扭曲传播

【编者注：美国时间 7 月 23 日，美国警方公开刘强东案调查相关文件，包括警方报告、口供记录、911 出警记录、短信和监控视频等。“北美留学生日报”等自媒体获得消息后，以“激吻”、“鸳鸯浴”等无中生有的字眼做标题吸引流量，并将此暗示为警方调查结论，经新浪、凤凰、澎湃等媒体不加证实的转发后在网络上广为流传。】





2019.7.25-26 某些媒体没有底线的扭曲传播遭遇大量媒体和个人的谴责

2019.7.25 《刘强东案 147 页警方报告，被他们写成情色文学》

来源：搜狐新闻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fw7oBXqZ0l0qE36ayBDZGw>

刘强东性侵案，又上了热搜。

自媒体在线教学：

如何将警方报告写成情色文学

“激吻”

“鸳鸯浴”
“裸睡”

今早迷迷糊糊打开公众号和微博，本鲤误以为打开了羞羞的小黄文。



△该文章阅读量“10万+”，截至发稿获“在看”超400

定睛一看，原来是东哥的案子有了“火山喷发式进展”。

美国警方公布了足足 1.7G 的“所有涉案证据”，其中包括正文长达 147 页的全案报告。

所有内容包括六项：

- 1、刘静尧男性友人 8 月 30 日拨打 911 报案的电话录音文本文件
- 2、刘强东去年 9 月 10 日接受警方问话的电话录音
- 3、刘强东进入女方公寓及在明大商学院内遭逮捕的照片
- 4、女学生与当事人在中国的好友、男友等人的短讯对话
- 5、案发当日餐馆、公寓的高清版监视影片
- 6、警方的全案报告

Oh my god! 难道美国警方写报告的文风，竟然如此不拘一格？

原文作者还煞有其事地配上了警方档案的截图，出位的言辞、吸睛的标题，“爆款”原地诞生。

成为无数机构媒体的直接信源：



△截至发稿，该微博被点赞超 8 万，转发超 1.4 万

好奇如本鲤，就想看看美国警方原话是如何描述“激吻”、“鸳鸯浴”的，趁机学学英语。

但把文章配图点开放大*100 倍，眼睛都看瞎了也没找到。

**这截图和文章内容
完全驴唇不对马嘴**

本着“眼见为实，假瓜不吃”的专业主义优良作风，本鲤决定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说干就干，本鲤严格遵照明尼苏达警局官网信息公开的流程，郑重其事地发邮件要求获得东哥案件的全部材料。

很快，收到工作人员分享一个私密文件夹，足足 1.7G 的材料。

本鲤饶有兴致地对着 147 页的警方报告看了

半小时
一小时
两小时

三小时

.....

看完了受害女方陈述、司机陈述、秘书陈述.....

唯独没有看到，可以被翻译成“激吻”、“鸳鸯浴”的任何词汇。



明尼苏达州警方公布的档案截图

△北美留学生日报原文



△媒体转载截图

大家不妨看看这个措辞，相信不止本鲤一个人以为：

“激吻”“裸睡”“鸳鸯浴”，已经被美国警方盖戳确认了！

在此，本鲤我，不禁为辛辛苦苦写下 147 页正经报告的明尼苏达人民警察“喊冤”：

我不是
我没有
你别瞎说啊

所以这些话，到底有没有人说过？？

如果有人说了，到底是哪个说的？？

打破砂锅问到底，本鲤终于找到了正确答案：

刘强东说的👂👂

↓↓↓

在这段接受警方问话的电话录音中，东哥不似以往侃侃而谈，甚至显得有些蹩脚局促，他也直言“我的英语不好”“Sorry for my English”。

在 language barrier 面前，东哥告别华丽辞藻，回归质朴：

（以下是本鲤整理的音频片段及翻译）

Q: When you're in her apartment, what happens next?

问：你到了她的公寓之后，发生了什么事？

A: I said I'm go to... you know... go to bed. She cleaned the bed and... uh... she suggested me to go to take a shower and she said she can help me. And I said oh that's fine. So we both went to the bathroom and she, uh you know, cleaned my body, and then I went to bed. She stayed at the bathroom for a while and I think she also take a shower at the time. And then we went to bed.

答：我说我要去，你懂的，要去床上。她整理好了床，然后，额，她提议我去冲个澡，她说她可以帮我洗，然后我说哦好的。所以我们都进了浴室然后她，额，你懂的，清洗了我的身体，然后，我就去床上了。她在浴室待了一会儿，我想她当时应该也在冲澡。然后我们就一起上床了。

We started to kissing each other, and touching each other, and then made love. And then after making love, we were both very tired and sleepy so we falling asleep very quickly, both 我们开始亲吻对方，触摸对方，然后做爱。做爱之后，我们都非常累和困，所以我们两人都很快入睡了。

本鲤认真地听完了 30 分钟的录音，东哥提了“吻” (kissing)， “触摸” (touching)， “清洗我的身体” (clean my body) 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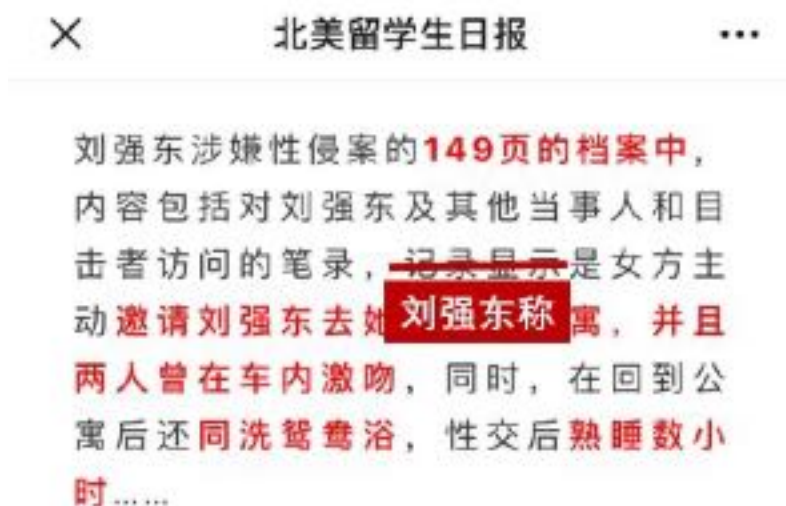
但相比于东哥的平铺直述，“爆款文”作者就花哨多了。

他将东哥朴实的语言，添油加醋地换成了“激吻”、“鸳鸯浴”、“裸睡”等让人浮想联翩的词语，

再聪明地配上“警方档案公布”六个字，极其巧妙地将帽子硬扣在警方头上。

“激吻”“裸睡”“鸳鸯浴”，不仅浮夸烂俗，而且全是一（东）家（哥）之言，女方被全程闭麦。

每一个字都是真的，但人为组合在一起，就变成了实实在在的一句假话。



许知远有一句话很有意思，“用偏见去对抗偏见”。

既然这位作者热衷于断章取义、抠字眼，夸大其词，乱扣帽子。

那么，本鲤只好一展看图说话的本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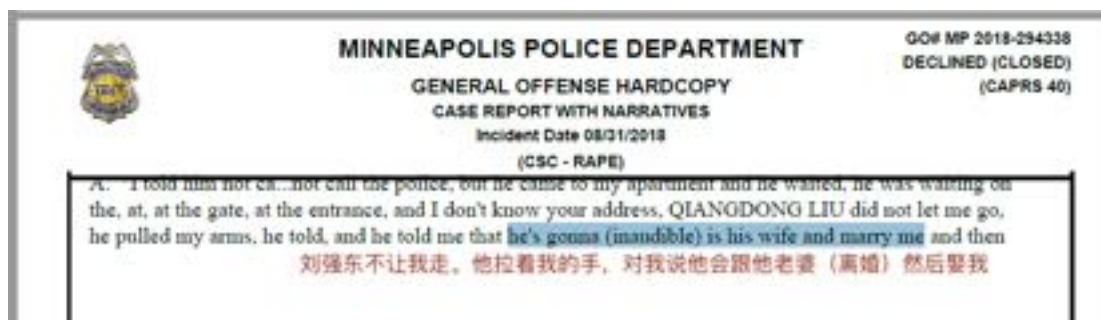
现编一个故事，名字就叫：

一个成功的已婚男人骗炮纯情少女

他说他喜欢我，让我搭他的私人飞机一起去纽约。

他在我耳边（轻声）说：我喜欢你，我想带你去纽约。你可以搭我的私人飞机
A. Like, um, I got drunk and during that period, LIU, he was (insudible) my ears, like, "I like, I like you and um, I want to bring you to New York and you can go with me um, with my private jet." Like, I, I was shocked that, that time, like, I, I know, I knew what's gonna happen so I, I tried to like, I drank more sparkling water instead of wine, but they just insist that I have to like, drink and LIU, he repeated that don't lose my face, he repeated that for several times. Like, finally I, I got really drunk and I, I told him that I want to go to the restroom and there's a, a assistant. I took, we had his assistance, whose name's [REDACT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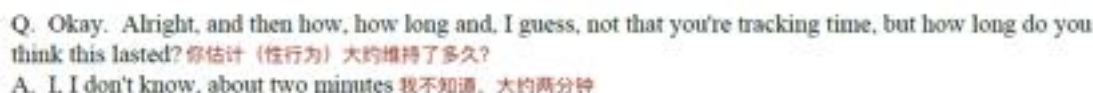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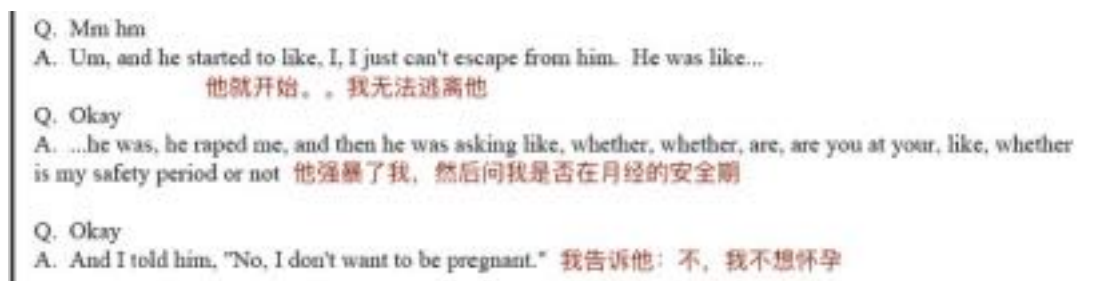
他还说，他会离婚娶我。



他还想给我一份工作，我很感激，但他有家庭，我不想做第三者。



虽然我誓死不从，但他还是强暴了我。



你看吧，用片面的信息来编一个哗众取宠、夺人眼球的故事，实在太简单了。

但这种博取眼球，玩弄舆论的选择性报道，我们不约。

“爆款文”作者将女方这边的表述自动屏蔽，只大肆夸张地展现东哥一方的表述，这样谁看到都会觉得是仙人跳。

而事实真相如何，只有在房间里的两个人知道。

如此偏袒报道，是出于什么目的？

如此哗众取宠、断章取义，是出于什么目的？

如此玩弄文字游戏、愚弄不知情公众，是出于什么目的？

让我感到可怕的是，他们成功了。

一篇“爆款文章”，轻易地将消息锁闭，轻易地让大家相信。即使文章里有不少经不起推敲的地方，但大家都纷纷放弃了独立思考，毫不怀疑地选择了相信，他们成功了。

请记住：媒体的失衡报道，也是对公众知情权的伤害。

1.7G 的资料、147 页正文的报告

最终空留下“鸳鸯浴”“两分钟”

到底是谁在欢喜谁在愁？

2019.7.26 《北美留学生日报：强奸文化的帮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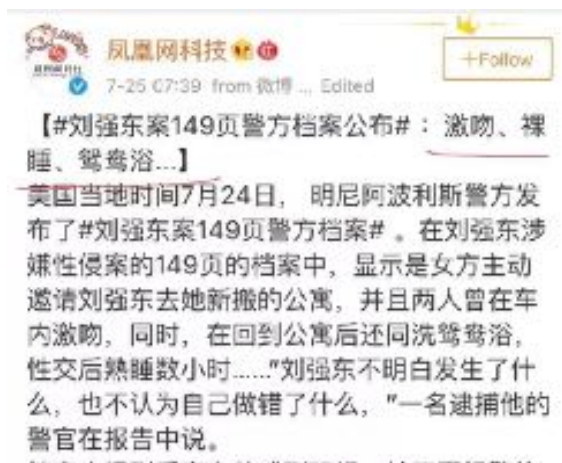
作者：不理斯老爷

来源：反吃瓜联盟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FBG27DZJraEBuMj3ZHiADg>

今天，刘强东强奸明州女学生一案又登上了热点。

在@新浪科技、@凤凰网科技等大号一系列的操作下，如下微博迅速霸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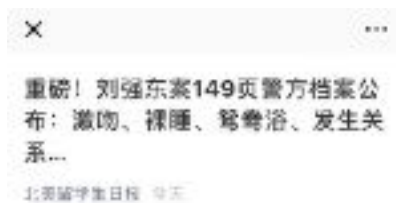




大家注意这整齐划一的队形、相差不过分秒的发布时间。

微博下均是对刘强东强奸案受害者肆意的污蔑与意淫。由于太过恶臭，就不放上来污大家的眼睛了。

这篇文章的始作俑者，正是臭名昭著的公众号《北美留学生日报》，一个公司开在国内，靠兜售地沟假新闻和留学生八卦情色吸引流量的自媒体。



从《北留》日常来看，说是地摊小黄文都抬举他了。



明州警方的确公开了刘强东一案的档案，按照程序走一遍明里苏达警察局官网的信息公开申请就能获得。材料总共 1.7G。

我花了一个下午看了 149 页的材料。

这里面不仅有《北美留学生日报》等大肆引用的刘强东口供，还有数十页受害女生的证词。另外，还有警察的证词、采集 DNA 警员的证词、司机的证词，等等。

< Retour

刘强东案警...-149页.pdf



sur 149

MINNEAPOLIS POLICE DEPARTMENT

GENERAL OFFENSE HARDCOPY

CASE REPORT WITH NARRATIVES

Incident Date 04/01/2018

(OSC - RAPE)

GDJ MP 2018-294338

DECLINED (CLOSED)

(CAPRS 40)

Q: What happened then?

A: Then my sweater was, was like, he pulled off my sweater and then I was pushed away to him, "Don't!" Like, [redacted] and the driver, they were, they're waiting for you downstairs, we can talk. Like, you know, I'm a normal student, I just wanna, like, if you want to give me a, give me, give me a job, yeah, I appreciate that, but don't, you have, you have your family, I don't wanna, I don't want to do that. Just, I don't want to do that."

Q: Mm hm, alright

A: He didn't, he didn't listen to me and he mentioned WENDY DONG

Q: What, what is that? I'm sorry

A: (Unknown female): WENDY DONG is (inaudible) ex-wife

A: (Unknown male): (inaudible)

Q: Oh, okay, alright

A: (Unknown male): (inaudible)

A: He mentioned WENDY DONG

Q: Alright

A: Like, he told me that, "You can, you can, you can be, you can be that, but you can't be a woman like, just like WENDY DONG."

Q: Okay

A: ...she's very (inaudible)," and I don't know what the (inaudible). He, he, he does, he probably think like that, I can be his, like, uh, I can be his lover and so that he, he's gonna give me a job or something. I just refused. But, but he just, uh, I told, I told him no several times, but

Q: Okay

A: He was trying to like, pull off my, my skirt, as well, and my bra, as well, and finally my bra was like, he pull off my bra

Q: Okay, alright

A: And he...

Q: Then what happened?

A: But I, I was still wearing my skirt and my underwear and then he hold, he held my arms and he, he tried to throw me on the bed.

Q: Okay.

A: I was trying to like, keep sitting on the bed but he was trying to like, we were hitting against each other, like, on, on the bed, and finally I got a escape from him and I told him, and I, I pull, I, I just went, went back to my living room and put on my bra again.

Q: Okay

A: And I told him that, I know he was drunk and he had on my bed and he was, he was, he was taking off his trousers, he, he took off, and then, when I came back, he already took off his trousers and I told him, "No, no, if you want to take a shower and, and, if you want to take a shower, okay, you go, you, you take a shower"

File 132225 Printed On Apr-16-2019 (Thu)

Page 36 of 147



MINNEAPOLIS POLICE DEPARTMENT

GENERAL OFFENSE HARDCOPY

CASE REPORT WITH NARRATIVES

Incident Date 04/01/2018

(OSC - RAPE)

GDJ MP 2018-294338

DECLINED (CLOSED)

(CAPRS 40)

and then you can be calm again and then you go downstairs. [redacted] and your driver, they're waiting for you, you go downstairs." Okay, and he, he took a shower. He, he told me that, "No, I, I like, I just want to stay here." I said, "No, I don't want to do this. You can take a shower if you want, just please take a shower," and he told me that if I, if you, if you won't be with me, I will not take the shower." And like, he had my arms, you know, he held my arms, but he, um, and, and finally I, I, I agreed, "Okay, you take a shower and then you can be calm again and then you go downstairs."

支离破碎的供词，可见女生的回忆是多么痛苦。刘强东在强暴她的时候，还告诉她“你能成

为邓文迪”。

许许多多屈辱的细节，让人不忍卒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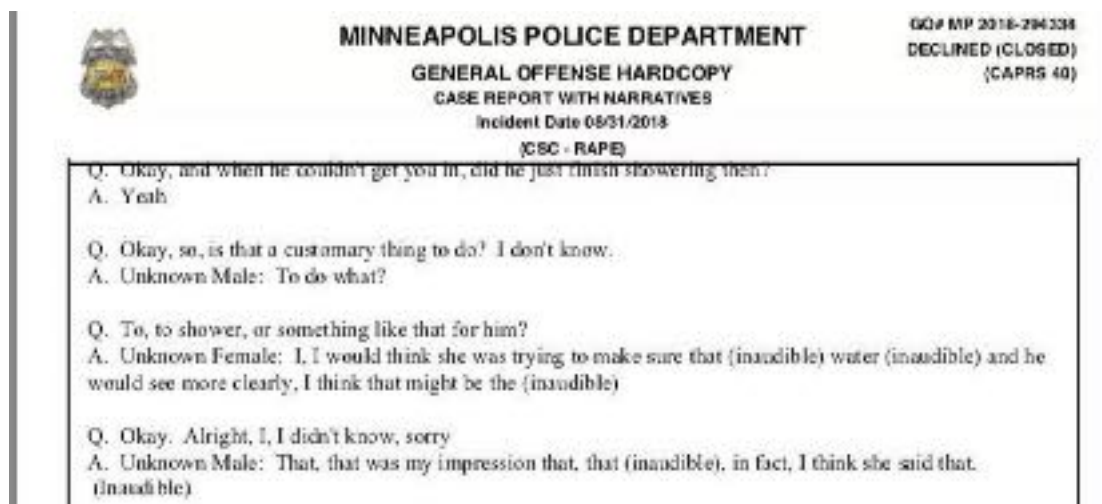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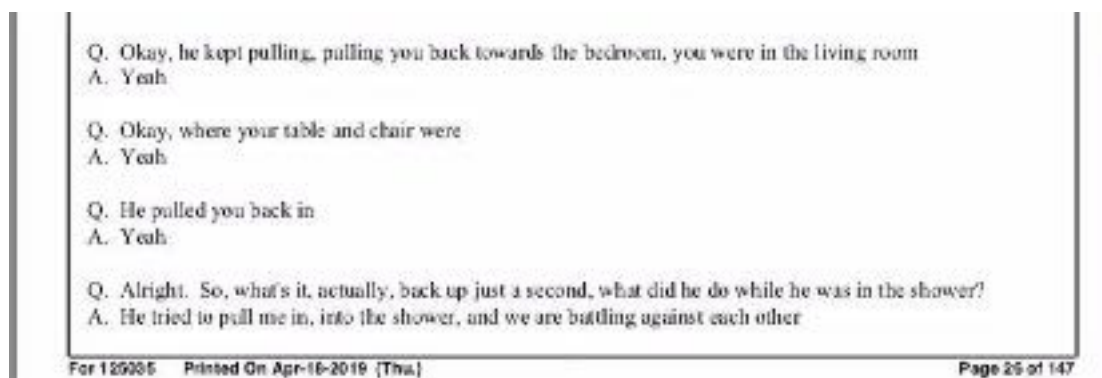
然而，在这些无良媒体的劲爆标题里，竟然成了“激吻”、“裸睡”……

刘强东在实施完性侵后（插入时间两分钟），的确睡着了。睡到警察来了，还不愿意穿上裤子。

下流的“鸳鸯浴”是怎么来的呢？

根据女生的陈述，她当时尝试坐在客厅里，但刘强东强行把她往睡房里拉，还强行把她拉进浴室。女生和刘强东对抗着。We are battling against each other.

后来，刘强东没办法，只能自己洗完了个澡。



强吻变成“激吻”、强行拉近浴室变成“鸳鸯浴”，这是强奸犯的大脑才干得出来的事。

用这些下流词语做标题来带节奏、引导网友对当事人的荡妇羞辱，这是良心被狗吃了的媒体才干得出来的事！

可怕的细节还包括司机的供述：刘强东抓住女生的手臂，制服了她，拉进了车上。他回头看到刘强东在女生身上，旁边的女助理却把后视镜翻到上面，不让司机再看。

Q. Okay, and during the course of that evening, um, can you tell me exactly what it is you did, um, after you dropped the party off at the ORIGAMI restaurant?

A. I wait there, we went to buy cases of wine, uh, bring them back to the restaurant, I went to have dinner, and an hour and a half later, they come out, we went to uh, Franklin and Pillsbury, I forgot the address for the house, uh, I pull over in, in the driveway. Uh, AL, uh, [REDACTED] and the guy, he's in trouble, get out and the, the other girl, I don't know what is her name, they went in front of my car, they were talking and then he grabbed uh, he, her arm, kind of overpower her and bring her to my car in the back. Um, they get in uh, [REDACTED] sit in front with me, they give me the address to, to take them over at the [REDACTED]

Q. Okay, the [REDACTED]?

For 125035 Printed On Apr-18-2019 (Thu.) Page 109 of 147



MINNEAPOLIS POLICE DEPARTMENT

GENERAL OFFENSE HARDCOPY

CASE REPORT WITH NARRATIVES

Incident Date 06/31/2018

(GSC - RAPE)

GO# MP 2018-294338
DECLINED (CLOSED)
(CAPRS 40)

A. Yes, sir.

Follow Up Report # MP 2

Q. Okay

A. And then uh, when I start driving, I look in my mirror and this guy was all over this girl. [REDACTED] saw me, that I saw them and she grabbed my mirror and put it all the way up.

Q. Okay

A. And then I hear the, the, kisses and moaning, whatever, then I dropped them off. They went inside the apartment, I wait outside for like 40 minutes, an hour, and then I, I got um, a text from, no, a phone call, uh, from [REDACTED] and she told me to leave and I say, I ask, "Do you want me to wait?" she say, "No, just go home now," and I just went home

Q. Okay, when um, when uh, the billionaire, uh, RICHARD, is the name he goes by and the young girl's name, she goes by [REDACTED], when they were in the backseat, did you ever hear anyone say no or complain about being there or say stop or anything like that?

A. No, I did not.

好的，所以在你看来，当时（他们在）后座上的行为看起来像是双方自愿的么？

Q. Okay, so did you, did, did it look like the activity in the backseat was consensual?

A. Uh, I can't say that, no 额, 我说不准...不

Q. You don't, you don't know, or you? 你不（觉得）·你不知道·还是你？

A. I,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我...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Q. Okay, but you didn't hear anyone say stop or no, or cry for help?

A. No, I didn't hear that.



令人心碎的还有这一段，警察的证词。

I asked the victim if that was the man who assaulted her. The victim looked over at Liu and nodded her head yes, then immediately walked back into the conference room and began to cry.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Liu was facing in the direction where I was standing with the victim.

我问受害者是否是那个男人侵犯了她。受害者看向刘，点头表达是，然后立刻走回会议室开始哭泣。需要注意的是，刘就面朝着我与受害者站在一起的方向。

受害人的证言、目击者的供述、警察的记录……这些触手可及的细节，统统被忽略了，却意淫出一篇女生勾引霸道总裁的小黄文。

《北美留学生日报》等最可恶的一点在于，他们所谓的“记录显示”，其实只是刘强东的一面之词！他们故意用“记录显示”这样的字眼来替代“刘强东供述”，放佛这就是唯一证据，造成了警方已经盖棺定论的假象！



在混淆视听、站稳立场之后，《北留》还劝诸位“慢慢吃瓜”，丝毫不把受害者的痛苦和挣扎放在眼里。

数个小时后，主流声音俨然成型。仿佛案子还没有开庭，审判就结束了一样。

在《北留》之流看来，受害者的苦难，是他们的色情小说。受害者的身貌，是他们的意淫对象。钱和权面前，遍地都是道理。上位者说的话，就是真相。

他们，就是荡妇羞辱的缔造者，强奸文化的帮凶。

强奸文化默认男性对女性有天生的性占有权，纵容男性对女性的暴力侵犯行为，甚至在强奸和性侵发生后，还把原因归咎到女性身上。正是这种漠视受害者、纵容强奸者的文化氛围，才使得受害者一次又一次地受到伤害，也让更多本来可以得到保护的女人、孩子、弱势群体一次又一次地屈折在强奸犯之下。

调查显示，媒体报道的强奸文化气息越浓，强奸案就越容易发生。

这是新城控股董事长王振华性侵女童后，某类媒体的文章。

她9岁，向妈妈哭诉被强奸，强奸者是57岁百亿富豪！

原创：祝森荣 猫腻团 昨天

2019年6月29日，上海市万航渡路一家五星级酒店的豪华套房内，雪白的床单上血迹斑斑。

面对眼前两个赤裸女孩的嚎啕大哭及那触目惊心的流血伤口，57岁的王振华的内心没有一丝丝的愧疚或珍惜——玩得多了，何必在乎！

这两个女童，一个9岁，一个12岁。在医学上，这是女性性发育刚刚正式启动的年龄。

他穿上衣服，看了眼他的战果——那股红的色彩和女童眼珠子般的泪珠让他觉得得意和满足，随后便悄然离去，他应该是去上班了，酒店离新城控股总部仅六百余米。

上完床去上班，多么勤奋的企业家！



**强奸文化肆意横行之处，
所有人都是受害者。**

最新消息：当事女生对此次警方公布材料无异议，但表示国内一些媒体提到的“鸳鸯浴”、“裸

睡”等字眼从未出现在警方公布的材料里，她对此表示愤怒。而刘强东方面则称公布材料是为了证明其无辜。

2019. 7.25-26 Jingyao 通过媒体回应

2019.7.25 《警方披露明州案细节：男方称证实无辜，女生表示还有疑点》

作者：王晓枫 王丽娜

来源：财经杂志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owyn3HyEKq-EF2Ualolwkg>

距离京东集团 CEO 刘强东涉嫌“性侵”一案（下称“明州案”）过去将近一年时间，此案的更多细节得以详细披露。美国时间 7 月 24 日，明尼阿波利斯警方发布“明州案”的档案，共计 149 页的档案展现了刘强东、案件女方当事人 Liu Jingyao、男性报案人、司机、刘强东助手和律师，以及其他相关人士对案件的描述。

上述美国警方公布的 149 页档案，也被称之为“明州案”的“全部证据”。《财经》记者在第一时间联系京东集团公关部有关人士，对方表示暂时不予回应，可参考刘强东一方的代理律师的说法。其律师回应称：“日前警方公布的证据再次证实从一开始刘强东先生就是无辜的。警方的书面报告与监控录像都否认了不实报道与广为流传的不实传言，这些证据也与亨内平县检察官办公室不起诉我当事人的决定一致。刘强东先生十分感谢司法部门在调查此案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

Liu Jingyao 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则表示，她看到一些报道中提及“洗鸳鸯浴”、“激吻”、“裸睡”这些表述，其又气又怒。Liu Jingyao 强调，她希望关注此案的人能完整分析各方的证词，从而发现证词中的疑点，而非断章取义。

“明州案”事发于 2018 年 8 月 31 日凌晨，刘强东被美国警方逮捕后，再被移交美国明尼苏达州亨内平郡检察院。2018 年 12 月 21 日，经过长达 3 个多月的审查，检方决定不予起诉。亨内平郡检察院检察官曾对《财经》记者表示，经过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性犯罪部门的彻底调查和四名高级性侵案检察官的细致审查，确定存在严重的证据问题，这使得任何刑事指控无法证明超出合理怀疑。

检方决定不予起诉、警方公布全部档案，这并不意味着“明州案”已经终结。Liu Jingyao 对刘强东以及京东提起的民事诉讼，将于 9 月 11 日开庭。多位法律人士告诉《财经》记者，此前检方的决定与现在警方的档案均会对接下来的民事案件造成影响，但民事诉讼对证据的要求和标准与刑事案件不同，民事诉讼存在不同结果的可能性。

双方对警方档案的不同回应

美国警方称，公布档案报告符合明尼苏达州的法律，并且由于这一案件公众关注度极高，所以公开发布此案报告。

前述 149 页档案包括 Liu Jingyao 男性友人拨打 911 报案电话的录音文字档、刘强东接受警方问话录音、刘强东进入女方公寓及在明尼苏达大学商学院内遭逮捕照片、女生与男友等人的短信对话、事发当晚司机以及刘强东律师的证词、案发当日餐馆与公寓的高清版监控录像等等。

上述 149 页的档案通过多人叙述, 从不同角度阐释当晚发生的事情。对于警方公布的档案, 负责处理布雷斯波斯 (Jill Brisbois, 刘强东的代理律师) 公关事务的水星公关公司总经理丹·班克(Dan Bank)交给《财经》记者一份声明, 声明指出“警方发布的证据再次证明我们自始至终坚信刘(强东)先生是清白的。警方报告再加上监控录像完全消除错误信息, 以及一些广为流传但未经证实的指控, 无可反驳地支持了亨内平郡检方决定不起诉我们的当事人。刘先生依然对执法部门致力于解决此事的辛勤工作表示感谢。”

Liu Jingyao 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 则强调前述 149 页档案中的某些表述存在“疑点”, 她希望关注该案的人能“完整分析各方证词”, 而不要断章取义。

在美国加州执业的律师刘龙珠对《财经》记者指出, (针对警方公布的档案), 这其中第三方证词很重要。他解释说, 警方报告中刘强东和当事女生对是否强奸说法完全不一致, “真相只有一个, 至少有一个人在说谎。”在没有其他证据情况下, 当事方陈述都会倾向于维护自己利益。因此, 证人证词非常重要, 在该案中, 除了刘强东秘书和助理的证词外, 当晚司机和 LiuJingyao 与刘强东回学生公寓时遇到的人的证词作为第三方证人, 证词格外重要。

司机在接受警官 MattWente 做询问笔录时证实, 他当天买了很多酒送到刘强东就餐餐厅。回忆刘女士(Liu Jingyao)上车情节, 司机表示, 刘强东抓住她的手臂, 试图要制服(overpower)她并将其带上车。之后随行其他人给了司机地址, 司机说在开车途中通过后视镜中发现该男士对刘女士动手动脚(I look in my mirror and this guy was all over this girl.)同行女士发现司机在看他们, 就调整后视镜。在被问及是否是你情我愿时, 司机对此不置可否, 他同时也表示, 虽然听到亲吻声和呻吟, 但并未听到说“不”。

对于司机的证词, 刘龙珠认为司机不太可能说谎。“如果女生在车里求救, 司机不停车并及时报警, 那他在美国会面临强奸罪同谋的指控, 这会很严重。”

当天接警警察 TimothyThao 则在报告中披露了有关 LiuJingyao 的口述, 他指出 Liu Jingyao 在描述事件时存在一点语言障碍。LiuJingyao 表示在当天聚会 (party) 喝醉后, 刘强东秘书为他们叫车, 把她护送上车, 包括刘强东在内车上有四人。“刘强东多次要求她去酒店, 但她知道其已婚与其一起回酒店是错误的。刘强东反复要求她进入酒店, 她说自己想回家, 刘强东同意送其回宿舍。”

LiuJingyao 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达了与当天笔录类似的说法, 她表示, 她希望关注此事的人能完整分析各方的证词, 从而发现证词中的疑点, 而非断章取义。她对一些报道中所提及的“洗鸳鸯浴”、“激吻”、“裸睡”这些表述又气又怒。

“鬼扯的鸳鸯浴”, LiuJingyao 称。关于一同洗澡, 她在对警察的证词中称, 进入她公寓的房间后, 刘强东亲吻她, 还试图脱掉她的内衣, 她几次拒绝, 并劝说刘强东能冷静下来, 后来

她让刘强东去洗澡，刘强东随后将她拉入浴室并要求她给他洗澡，她表示拒绝。LiuJingyao称，刘强东的证词对洗澡过程也予以描述，刘强东说，“我们一同进入浴室，她帮我清洁身体，然后我进入卧室，她又在浴室待了一段时间，我想她是在洗澡。”

关于裸睡，刘强东的证词中称，他醒来后，女孩已经醒了，“她没穿衣服，在玩手机”，不久警察来敲门。Liu Jingyao 认为，这些证词中的疑点，但是被忽略了，Liu Jingyao 对《财经》记者强调，事发时她穿着衣服，而且是长裙，警方的执法记录仪也显示警察开门时她穿好了衣服。在车上，Liu Jingyao 称，她一直在拒绝，并没有主动，“秘书坐在车的最前排，并且折叠后视镜，秘书怎么可能会看到我主动亲吻？”

民事诉讼在即，“明州案”风波仍未结束

根据《财经》此前报道，美国中部时间 4 月 16 日，Liu Jingyao 正式向明尼苏达地方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在起诉中 Liu Jingyao 详细表述了事发全过程，并以刘强东对其构成民事胁迫、人身侵犯、基于性的侵犯与侵害等为理由，对刘强东及京东集团提起诉讼，要求刘强东和京东集团赔偿她超过 5 万美元的损失并承担诉讼费。

Liu Jingyao 曾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她在得知检方作出不起诉决定后的第一反应是继续民事诉讼。之所以时隔四个月后提起诉讼，因为“律师在刑事起诉后需要足够的时间从检察院拿到相关文件和材料，从而撰写民事诉讼书，也需要进行相关的调查。”Liu Jingyao 说，如果能打赢民事诉讼，她会全部捐出赔款。

炜衡律师事务所周浩律师对《财经》记者表示，此次美国警方公布的档案都可以被用于 9 月开庭的民事诉讼，这对于案件会产生影响。

北京郝俊波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郝俊波也对《财经》记者表示，不管是原告还是被告，此次警方公布的档案应该会作为证据。但他强调，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对证据的要求是不同的，警方认为不构成刑事案件，但民事案件对证据的要求和标准不一样，民事诉讼存在不同结果的可能性。

值得注意的是，前述警方档案还公布了刘强东代理律师布雷斯波斯的一些证词，布雷斯波斯在和 LiuJingyao 的通话中涉及“道歉”和“钱”，布雷斯波斯问 Liu Jingyao 对于钱有怎样的提议，Liu Jingyao 说她不知道。LiuJingyao 的律师维尔·弗洛林 (Wil Florin) 认为布雷斯波斯借此指控他的客户敲诈很荒谬，因为明尼苏达州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都规定了赔偿，“这些要求没有错。”

郝俊波也认为，如果女方觉得受到侵害，那么有主张要求道歉和赔钱的权利，“不能说女生要求道歉和赔钱就是敲诈勒索，而且她发起的民事案件正好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的，通过诉讼来决定刘强东是否应该道歉和赔偿。”

前述丹·班克(Dan Bank)针对《财经》记者提出的“警方档案是否会有利于刘强东先生赢得民事诉讼”的提问未予回复，而是重申明尼苏达州检方决定不对强奸指控进行起诉。

据悉，LiuJingyao 诉刘强东与京东集团的诉讼将于 9 月 11 日开庭，刘强东方面被指已更换

美国律师，HoganLovells 律所资深律师彼得·H 沃尔什 (Peter H. Walsh) 代理此案。彼得·H 沃尔什在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后曾经担任过美国联邦助理检察官，在民事诉讼案中比刘之前聘请的律师更有经验。

对于案件未来走向，刘龙珠律师认为，在美国提起民事诉讼，程序也比较繁琐，一般情况下，短则一年，长则两三年。在法庭交叉询问阶段，双方都会传唤证人，展示所有证据，交叉询问，每一个细节都会被挖掘出来。目前综合警方公布档案来看，这对当事女生会产生不利影响。

2019.7.26 《刘强东案女事主：不想撤诉 望通过民事诉讼正名》

作者：张琪

来源：财新

原文链接：<http://www.caixin.com/2019-07-26/101443924.html>

她对此次警方公布的材料无异议。但表示，国内一些媒体提到的“鸳鸯浴”“裸睡”等字眼并未出现在警方公布的材料里，对于媒体使用这些字眼感到“愤怒”。刘强东方面则称公布材料证明其无辜

【财新网】（驻华盛顿记者 张琪）

在刘强东涉嫌性侵一案发生近一年之际，美国警方公布了此案的调查材料，再次引起舆论关注。

负责调查此案的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警方发言人 John Elder 对财新记者表示，这些信息已属公开信息，之所以在此时公布，是由于文件已经过编辑和法律审查。同时否认了这些文件的发布与正在进行的民事诉讼的联系。

“我们须等待郡检察官完成。然后必须对所有文件进行编辑，并通过法律审查。我们必须对所有视频进行编辑，通过法律审查。现在他们也准备好发布。”

明州圣保罗市的 Mitchell Hamline 法学院教授戴利 (Joseph Daly) 验证了警方的说法。戴利表示，明州法律规定，当一个案子结案并决定不起诉，案件相关数据将会公布，除非法庭下令禁止公开。同时，这些文件需要经过警方的法律部门核查，确保他们遵守法律并保护应受到保护的数据。“最终这些数据将会被公开，但并不是即刻发生的”。

在材料公开后，有自媒体据此报道称，刘强东和事件当事人 Jingyao Liu“激吻、裸睡、鸳鸯浴”等。事件当事人 Jingyao Liu 7 月 25 日对财新记者表示，她对此次警方公布的材料无异议。但表示，国内一些媒体提到的“鸳鸯浴”“裸睡”等字眼并未出现在警方公布的材料里，对于媒体使用这些字眼感到“愤怒”。刘强东方面则称公布材料证明其无辜。

如财新网 4 月 26 日报道，警方公布的材料显示，双方的证词说法不一。（详见财新网报道“刘强东案女事主回应：‘我一直在拒绝’”）刘强东的证词显示，他认为整个过程双方自愿，女方

“主动亲热，没有任何拒绝或不情愿行为”，“积极参与”“享受整个过程”，之后“我们都非常累，很快就睡着了”。

而事件当事人 Jingyao Liu 则称，自己在整个过程中反复抵抗，从未同意过与刘强东发生性关系，并先后两次报警。她表示，事件发生后，她一开始的心态是自认倒霉、息事宁人。于是在朋友第一次报警后，先告诉警察自己遭遇了强奸，后又因害怕给自己带来麻烦，改口称自己是自愿的。

警方 2018 年 9 月 1 日的书面报告验证了 Jingyao Liu 先后两次报警的说法。书面报告显示，案发当晚，Jingyao Liu 的一位朋友报了警，但她告诉警察她担心报警的后果，于是告诉警察什么都没有发生。第二天再次报了警。后警察再次就此案找她时，她说她当前不希望继续刑事调查，“我想要道歉……和钱。”后警察据此先结束了此案调查，并将其联系方式给到刘强东律师。

有媒体和刘强东律师据此指控 Jingyao Liu 敲诈，Jingyao Liu 在上述材料公布后对财新记者表示，她确实在与刘强东律师和警方沟通时提到了道歉和赔偿。这是在事件发生后，在不诉诸刑事诉讼的肩况下，她能想到的解决方式。

Jingyao Liu 律师 Will Florin 邮件回复财新记者称，关于敲诈的指控是“荒谬的”，警方公布的录音显示了一个尚无律师和遭受惊吓的年轻大学生的声音，“情绪脆弱，有时哭泣，被告老练的律师反复联系她并迫使她提出解决方案”。

而刘强东的律师 Jill Brisbois 则在一份声明中称，公布的证据“再次证实了我们从一开始就坚信刘先生是无辜的。录像监控以及书面警方报道完全消除了错误的信息以及广泛流传的无根据的猜测，并无可辩驳地支持亨内平郡检察官办公室不向我们的客户提出指控的决定。”

2018 年 12 月 21 日，美国明尼苏达州内平郡检察官弗里曼 (Mike Freeman) 认定此案“存在严重的证据问题”，宣布将不针对涉嫌性侵犯起诉刘强东。今年 4 月 17 日，女方向刘强东和京东公司提起民事诉讼，指控被告暴力威胁、非法监禁、性侵/强奸等三项罪名。9 月 11 日，明州法院将就此案举行听证会。

被问及是否可能在听证前与刘强东方面和解，Will Florin 并未正面回答，称“我们的客户期待明尼苏达州的法官和陪审团听证会，以及查看所有证据，包括警方尚未公开发表的证据，并向她提供全面的司法判决。”

Jingyao Liu 对财新记者表示，她不想撤诉，希望通过民事诉讼为自己正名。

据亨内平检方此前发布的新闻稿，8 月底至 9 月初，刘强东在位于明尼阿波里斯市的明尼苏达大学参与一个项目。在 8 月 30 日晚上，他与一大组朋友和同事在明市城郊的一家饭店吃饭，其中有人邀请了 Jingyao Liu。

晚饭后，Jingyao Liu 与刘和其他人一起乘车前往富兰克林大道的一所房子，并最终于当晚晚些时候到了她大学附近的公寓。几个小时后，在 8 月 31 日凌晨，Jingyao Liu 的同学和朋友打电话报警称她遭到强奸。警察到达了她的公寓，与她以及刘强东进行交流。随后，警察终

止了通话，将刘强东带回了他的酒店。当天晚些时候，刘强东在明尼苏达大学被捕。

刘强东因涉嫌“性行为犯罪” (criminal sexual conduct) 于当地时间 8 月 31 日 23 时 32 分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被逮捕，短暂拘留后于当地时间 9 月 1 日 16 时许获释。

2019.7.26 刘强东被曝起诉微博用户@马库斯说 互联网侵权，索赔 300 万

来源：微博@马库斯说

原文链接：

https://weibo.com/1768321020/HFi4erucA?filter=hot&root_comment_id=4398599188253487&type=comment#_rnd1564308238605

我终于决定公开这件事。

刘强东于北京互联网法院起诉我互联网侵权索赔 300 万。

2019 年 7 月 16 号是我平静生活起波澜的一天。

我记得那天我忙里偷闲给自己放了一个假，去看了电影。沉浸狂野的非洲里我中午还回去乐滋滋的睡了一个觉，醒来的时候我模糊看到我手机上有一个短信，上面写刘强东诉我侵权已立案，落款是北京互联网法院。

迷里迷糊的，我以为是骗子，随手就按掉了取消，等真正醒过来真想找到这条短信的时候，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了。我在我趁机提醒大家，如果谁接到这类信息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按保存哦。

我当时想现在的骗子也太聪明了吧，我在网上有写过刘强东，他还能关联到刘强东和我的名字啊，真的很厉害。后来一想应该不会有这么厉害的骗子，我不放心直接去打电话给北京互联网法院，他们确认确实是刘强东起诉了我。

经过注册认证登录电子送达，我终于看到了刘强东先生给我的起诉书。

刘强东先生认为我故意将另一方当事人的单方陈述作为唯一的既定事实依据，是对他的侮辱和诽谤；

刘强东先生认为我认为他人格卑鄙无耻等等，是谩骂和丑化；

刘强东先生认为我说他为社会提供就业和为家乡父老做事都是花的投资者的钱，他个人没有贡献是诽谤；

刘强东先生认为我说他的老婆是花瓶和未来继承人的培养皿刘强东先生对他进行了羞辱性的营销，是在恶意恶毒揣测原告的婚姻关系。

由于以上 4 点，刘强东先生觉得他纯洁无辜的心灵受到了伤害，向我索赔精神抚慰金 100

万元。

他一个一年工资一块钱且没有现金奖励的人，竟然还有经济损失 200 万元要我赔！

我实在是很震惊啊。

会计的职业病立刻上身，我立马换算了一些按我们宇宙中心大厦门年平均工资 ¥ 85166 换算了一下，300 万，不吃不喝不交社保也要 35 年才能还清。

我仔细看了一下他所谓的证据。原来 4 月 22 号网上的@明州事记 发布抹黑 jingyao 的微博视频之后，他们 4 月 23 号就去了公证处，把我的微博给公证出来准备告我了。

我一下子释然了，我再怎么小心也躲不过去的，他就是要所有站起来帮 jingyao 说话的人闭嘴。

我有没有后悔发过那条微博呢？到现在为止我不后悔。

无论如何我没有办法，看着一个女孩子发生了那样的事之后，还要这样在舆论被这样对待。

我决定应诉，我决定开始打这场仗。

现在我人在成都，已经委托了万淼焱律师作为我的代理人应诉。

文章报道

2018.12.23 《请注意，刘强东并非「无罪」，而是「没有被起诉」》

作者：王瑞恩

来源：知乎

原文链接：<http://daily.zhihu.com/story/9704194>

Q：有哪些因素可能导致检方不起诉？

A：一方面是证据是否会被采纳的问题，一方面是可能存在的合理怀疑。

正如检方在声明中提到的，他们面对着「严重的证据问题」(“profound evidentiary problems”)。有媒体将其理解为存在「证据瑕疵」，这不太准确。在国内的法言法语中，「瑕疵」一般指取证过程存在问题，而个人基于公开报道揣测，刘强东事件的主要证据难点不在此。

检方可能面临最大的障碍，可能在于证据规则上对于「传闻」(hearsay) 的排除。「传闻」的定义是：

「除声明者在庭审或者听证过程中发表的以外，用于证明所宣称事情真实情况的声明。」

「statement, other than one made by the declarant while testifying at the trial or hearing,

offered in evidence to prove the truth of the matter asserted]。

有点绕，举个例子：

假设 A 的助理 B 对 C 说：「我的老板 A 邀请你晚上来酒局」，C 想要证明 A 邀请了自己，但如果 A 和 B 无法作证，那么想要用「我的老板 A 邀请你晚上来酒局」这段话证明 A 作出了邀请，就有可能被作为「传闻」而被法院排除。

所以，如果当事人对警方的陈述包含了大量引用他人言论的成分，就会带来「证据问题」。（当然，传闻规则也是有例外的，不多展开。）

其次，是合理怀疑。美国刑事案件的定罪标准是「排除合理怀疑」(beyond reasonable doubt)，而根据澎湃新闻所引用的刘强东律师声明（刘强东律师：房间里发生的一切都是自愿，女方曾反复索要钱财），的确有几处事实可能让陪审团对于是否存在自愿而心生疑虑。（有趣的是，我并没有找到这份据称是由 Jill Brisbois 律师作出的声明的英文版，如果有朋友看到了希望能帮忙甩个链接。）

Q：不起诉等于无罪吗？

A：这个牛角尖或许值得一钻，虽然现在看来没什么区别。有罪 / 无罪是陪审团决定的，而是否起诉是检察院决定的，程序上有所不同。

理论上（注：此处无意带有偏向性，只谈理论可能）检方在未来仍有可能重新作出起诉的决定。美国法律中有禁止「双重危险」(double jeopardy) 的原则，但这一原则强调的是，如果一个人已经被宣布无罪或者已经被定罪，那么不能就同样或相似的事实被再次起诉。

然而，美国法律并不禁止检方在起诉并撤诉之后，在不超过追诉时效的前提下，在未来重新起诉。同样，也不禁止检方再决定不起诉之后，在未来再次重启调查并起诉。

当然，这只是理论可能，就跟中国男足出线一样。

Q：接下来当事人可以怎么做？

A：明尼苏达州法律中不存在类似国内「刑事自诉」的机制，当事人在检方做出不起诉决定后，无法自行发起刑事诉讼。

但理论上，尽管存在不起诉决定，但当事人还可以就相关事实提起民事诉讼。民事诉讼的举证标准(burden of proof) 会低于刑事案件。一个烂大街的例子是，辛普森案中刑事谋杀罪名没能达到定罪标准，但民事层面的过失致人死亡 (wrongful death) 成立。

根据 AP 报道，当事人的律师 Wil Florin 的确在考虑提起民事诉讼。
(<https://www.apnews.com/438b2c2eee674528a2535c65be19dc9a>)

另外，在刑事案件中，被告人不可能被缺席判决，而民事诉讼中如果一方在程序规定期限内没有应诉，法院是可以做出缺席判决(default judgement)的。另一点不同是，在刑事案件中，

被告人受第五修正案保护，可以拒绝作证。而在民事诉讼中，法院可以通过传票，强制法院认为有必要的证人作证。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那么双方就不得不把事情摊开来说明白，并且需要经受对方的交叉质询。

2018.12.23 《性侵有罪，出轨无罪？性别视角下刘强东案的报道分析》

来源：微信公众号“UNESCO 媒介与女性教席”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_wLo75PMBX2L4ncG7k1aEA

2018年12月22日，美国检方宣布因证据不足对刘强东的性侵指控不予起诉，随后刘强东首次就该事件发声，再度引发国内关注。从性别视角对相关新闻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媒体在对性侵事件进行报道时普遍缺乏性别意识，对性侵案件的复杂性认识不足，可能会对案件中的女当事人造成二次伤害、误导社会公众对性侵案件的认识。

刘强东性侵案情回顾

8月31日晚 23:32分，京东 CEO 刘强东因性侵嫌疑被明尼阿波利斯市警方逮捕，9月1日下午 16:05分，刘强东以0美元被保释，并处为获释等待传唤的状态。

9月2日 15:07分，京东官方微博回应称国内有关刘强东被捕的消息为不实信息。

9月3日，刘强东被捕照片曝光，引发舆论广泛关注。

9月4日上午，有消息称刘强东已经回国并现身公司总部参加签约活动。

9月18号，警方表示刘强东案已按照程序正式送检。

12月22日凌晨，美国检方宣布对刘强东不予起诉，刘强东在微博发文道歉，京东方面对此表示欢迎，女方律师称将会提起民事诉讼。

在近四个月的案件调查过程中，互联网上不断出现相关信息，引发民众对该事件的各种猜测和议论。事发后，京东股价从逾30美元跌至不足20美元，累跌近37%，美国检方通报不予起诉刘强东后，京东股价一度火速上涨超10%，最终收涨5.88%。

国内媒体报道的情况：

标题	来源
刘强东无罪！美国检方决定不予起诉	人民日报
明州检方：不起诉刘强东	人民网-国际频道
“在美涉性侵案”正式结案，刘强东发声：证明了我没有触犯任何法律	环球网
刘强东案女方律师批评美检方：从未与受害者谈话	北京青年报
刘强东律师首次还原事件真相：刘强东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答应对方要钱和解的要求	财经网
美国检方决定对刘强东不予起诉 京东：欢迎这个决定	新京报
刘强东无罪！美国检方决定不予起诉	新浪科技
刘强东微博致歉：感到十分的自责和后悔	华尔街见闻
刘强东无罪！不会因性侵案被起诉 京东一度涨超 10%	新浪美股
刘强东性侵案：美国检方决定不予起诉	中国新闻网
刘强东案后续：当事女生计划起诉刘强东 寻求民事诉讼	红星新闻
刘强东将不被检方起诉！律师从这些关键词中解读为何“证据不足”	美国中文网
刘强东律师：对方要钱 女方律师：检方失职	财新网
明尼苏达检方回应第一财经：不予起诉刘强东，案件复杂并严重证据不足	第一财经
重磅！美国检方对刘强东不予起诉！刘强东首发声	南方日报
无罪！美国检方决定不予起诉刘强东	北京晚报
刘强东道歉！代理律师公布案件细节：双方自愿	中国新闻网
刘强东“最贵一次犯错”后，京东开始“去刘强东化”？	全天候科技
媒体：刘强东这次没事了 但希望他别跟没事人似的	中国妇女报
中国妇女报独家点评刘强东事件：法律的后面还有道德	中国妇女报
聚焦刘强东事件 案件开始就存疑点 女方计划提起民事诉讼	红星新闻
刘强东安全了	虎嗅网
女方律师批美检方不起诉刘强东：这就是为何性侵受害者怕出面	澎湃新闻
刘强东案女方律师：会提起民事诉讼 不允许真相被掩盖	虎嗅网
美资深律师：刘强东未被起诉 不代表他清白或者无罪	时间视频
美律师谈刘强东“性侵案”：强奸和解在美绝不可能	凤凰网财经
刘强东被免于起诉，“证据链不完整”是核心	新京报

当地时间 12 月 21 日，明尼阿波利斯市亨内平县检察官办公室公布刘强东事件的调查结果，决定对刘强东不予起诉。

调查结果称，经过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性犯罪部门的彻底调查和 4 名资深性侵犯检察官的细致审查，此案被认为有严重证据问题，这使得检方难以对其提出刑事指控。这一通报意味也着引发国内外大量关注的刘强东性侵案基本告一段落。

其后，刘强东于凌晨 5 点 56 分在新浪微博上发声，称自己感到十分的自责和后悔。

对于这一事件，人民日报客户端第一时间发布了标题为《刘强东无罪！美国检方决定不予起诉》的报道，其他媒体纷纷跟进，从多个角度、不同方面对这一事件进行梳理，引起社会公众对刘强东案件的再次关注。

媒体报道中的性别问题

1 模糊关键性法律概念

根据美国检方公布的调查结果，由于没有办法达到举证的责任，检方无法对刘强东提起公诉（no charges）；而国内媒体对刘强东不被起诉事件进行报道时，多以“无罪（innocent/not guilty）”对刘强东事件进行定性。从美国法律程序上来说，有罪/无罪是陪审团决定的，而是否起诉是检察院决定的，程序上有所不同，二者是不同的法律概念。

刘强东和女方发生性关系是既定的事实，而性侵的认定则取决于女方是否自愿。就该案来说，由于检方认为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女方是否自愿，因此无法对刘强东提起公诉，但女方可以自行对刘强东提起民事诉讼。

而媒体在进行报道的过程中，过于强调“未性侵”、“无罪”等内容，却对不提起诉讼的关键原因语焉不详，造成刘强东似乎被女方算计、诬陷的媒介传达，引发舆论对女方当事人的恶意猜测。

由于性行为的隐蔽性，强奸案取证困难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难题，“因为证据不足不提起诉讼”并不能等同于“女方对刘强东敲诈勒索”。另一方面，发生性关系后以“性侵”进行敲诈勒索同样是刑事犯罪，而美国检方给出不予起诉的理由是“证据不足”，并不是女方具有欺诈行为。

但从相关新闻来看，国内媒体在报道时过于突出“未提起诉讼”和“无罪”，未对法律程序中起诉性侵的复杂性进行明确解释，直接造成社会公众对女方产生“勒索”、“欺诈”的负面印象。这类模式的报道，还暗含着成功男性不缺少女性的逻辑，似乎刘强东才是容易被人算计的弱势方，从而将男性的经济特权合法化，而女性被视为他们的性对象。但实际上，刘强东以其强势的财力高价聘请了多名经验丰富的律师，无论是在经济资源、社会关系上都占据着绝对优势。

这种二元对立式的报道，一方面体现出媒体自身对性侵案件的复杂性、严重性认识不足，将性侵与否与男性的财富占有相联系，忽视了强奸背后体现的权力关系；另一方面，相关报道还隐藏着对女性群体的偏见，似乎她们只能通过“性”与男性产生联系，不是自愿臣服，就是借以勒索金钱。这样的报道方式可能会误导社会公众，影响对性侵案件中的女性受害者的关注和救助，造成对女性受害者的二次伤害。

2 忽略男性道德问题

刘强东性侵成立与否，目前还处于未知的状态，可是作为已婚人士，刘强东婚内出轨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大部分与该事件相关的新闻中，只有少数媒体如《中国妇女报独家点评刘强东事件：法律的后面还有道德》明确地从道德层面关注到刘强东对其妻子的伤害，从家庭伦理的角度对事件进行点评，更多的报道只关注法律意义上的“无罪”。

在相关报道中可以看到，尽管刘强东在微博发表的声明中向妻子和家庭表示道歉，但章泽天的感受、态度、想法等并未得到媒体的重视。她在该事件中同样是受害者，在媒体报道中却始终处于不在场状态，仅仅作为刘强东的妻子被提及、评价、猜测，甚至还出现了“奶茶妹妹变成抹茶妹妹”这样的恶意戏谑。

在大量涉及婚内出轨的事件中,媒体倾向于对男性和女性采用不同的报道框架。在刘强东案中“无罪!”这一关键词被反复强调,似乎不被美国检方指控、不被判决就是一种胜利,代表了他的清白与无辜。而刘强东背叛家庭、背叛妻子的道德问题,在法律事件面前被轻描淡写,对妻子的伤害也被媒体忽视。

从这一点来看,媒体报道对不同性别报道对象的道德要求有所不同。在对男性对象进行报道时,更倾向于关注他在公共领域取得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成就与地位,私人领域的问题则不被视为严重污点。当刘强东可能成为罪犯时,媒体对事件的挖掘和报道远远超过对婚内出轨这一私德问题的关注,既对刘强东的妻子造成了伤害,也不利于社会文化道德的建设。

3 没有平衡两性声音

在事件发酵初期,媒体的报道大多以事件通报为主,在报道中仅提供了警方通报和刘强东及其律师的声明,没有做出更进一步的事件解析,也未对女方的声音进行报道。如人民日报题为《刘强东无罪!美国检方决定不予起诉》、环球网《“在美涉性侵案”正式结案,刘强东发声:证明了我没有触犯任何法律》、中国新闻网《刘强东性侵案:美国检方决定不予起诉》等较早发出的报道。

随着时间推进,女方律师也对警方通报做出了新的回应,部分媒体对此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报道,指出女方律师对检方未通知女当事人的行为表示不满,认为“这些调查人员从未见过受害者,从未和受害者谈话,也从未寻求与她的律师会面”,并表示将会对刘强东提起民事诉讼。

其后的相关报道大多能够综合警方、刘强东和女方当事人的声音,对事件进行全方位的报道。红星新闻《聚焦刘强东事件|案件开始就存疑点 女方计划提起民事诉讼》、美国中文网《刘强东将不被检方起诉!律师从这些关键词中解读为何“证据不足”》等媒体报道还对专业律师进行了采访,从法律角度解读美国检方对刘强东案为何不予起诉。

但另一方面,由于女方律师的回应时间晚于检方和刘强东方面,相较于事件前期对后两者声明的大规模报道,媒体对女方律师的声明并没有给予同等强度的关注和传播,只有澎湃新闻《女方律师批美检方不起诉刘强东:这就是为何性侵受害者怕出面》、红星新闻《刘强东案后续:当事女生计划起诉刘强东 寻求民事诉讼》、虎嗅网《刘强东案女方律师:会提起民事诉讼 不允许真相被掩盖》等少量新闻将这一新进展单独报道,导致女方在此事件中相对“失声”,不利于受众对事件进行全面的认知。

媒体在进行新闻报道时,虽然能够综合各方面的意见与声音,但主要是出于新闻报道的平衡原则,并未意识到女性在性侵类事件报道中可能面临的“失语”,无法对她们的困境提供更多关注,新闻工作者的性别意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4 过度关注男性社会身份

由于刘强东的特殊身份,除了从法律层面对相关事件进行分析以外,新浪美股、新浪科技、华尔街见闻等财经媒体同样保持了对刘强东性侵案件的关注,但此类报道更在意这一事件对京东公司商业经营活动及股价的影响。

此类新闻的出现显示了刘强东性侵案的复杂性：刘强东不仅是性侵案件的当事人，还是京东集团的董事局主席兼 CEO，对这一具有极大影响力的电子商务集团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力。这一情况使得新闻报道难以单纯从“刑事案件”的角度看待刘强东案，还引发了大量其他的关注与猜测，特别是对商业阴谋的桃色想象。

除此之外，作为京东的创始人和 CEO，刘强东个人早已与京东集团紧密联系在一起，他的言行能够对京东集团的经营战略和品牌形象产生极大影响，他个人的价值观念也可能被等同于京东集团的社会责任感，影响着社会公众对京东集团的认识与看法。

根据京东大数据研究院《电商这十年：2008-2017 年“11.11”数据年鉴》中的数据显示，双十一女性消费者增长超过 3500 倍，母婴、美妆、服装等产品的消费成为京东商城主要品类，女性消费者的影响力不断攀升。

性侵案中媒介关于刘强东女性态度的报道，例如“找女学生陪酒”、“让你成为邓文迪”等话题使消费者对刘强东产生厌恶的同时，也对京东品牌产生了负面印象，继而动摇股东对京东集团经营与发展的信心。事发后，京东股价迅速暴跌，市值大幅缩水，累跌近 37%。而随着今天检方不予起诉的通报发布后，财经媒体对京东的股价变化进行了关注，指出京东股价一度涨超 10%，刷新日高，最终收涨 5.88%，股价重回 21 美元。

但这一类报道同样体现出，作为一个社会公众眼中的“成功男人”，媒体对事件的报道关注点常常会产生偏差，将刘强东的事业、家庭、经历等作为关注的重点，却忽略了对女性处境的重视。

5 缺少对女性的隐私保护

美国检方的通报中指出，为了避免对女方当事人的二次伤害，将不会对案件细节进行进一步披露。但除了中国妇女报在评论性报道《中国妇女报独家点评刘强东事件：法律的后面还有道德》中强调舆论应当注意这一点之外，大多数媒体都缺少对女方隐私的保护意识。

通报发布后，刘强东的律师 Jill Brisbois 女士揭露了案件发生过程中的“细节”，指出双方系自愿发生性行为。刘强东的律师在声明中称，“刘强东先生和他的助理都没有邀请女方参加晚宴，也没有邀请她坐在刘强东先生身边”、“女方在几次通话和短信沟通中反复索要钱财，并威胁如果她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就要将此事公开并起诉刘强东先生”。

对于这一声明，财经网《刘强东律师首次还原事件真相：刘强东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答应对方要钱和和解的要求》、财新网《刘强东律师：对方要钱 女方律师：检方失职》、南方日报《重磅！美国检方对刘强东不予起诉！刘强东首发声》都进行了整体引用。

女性作为性侵案的受害者，面对着更大的社会压力和舆论压力。然而自从刘强东案曝光后，媒体一直执着于对案件细节的挖掘和再现，将女性受害者置于观赏和猎奇的地位，成为媒体报道吸引眼球的工具，令社会对女性受害者产生了更多的无端猜测和恶意批评，这也反映了媒体工作者女性意识和女性关怀的缺乏。

6 忽视案件调查中的性别结构问题

根据美国检方的声明,共有三名男性检察官和一名女性检察官一起负责审查该案的证据,并最终认为这些证据都不支持对本案提起刑事指控。从检察官的性别构成来看,只有一名女性检察官。而在性侵事件中,检察官的性别构成是否会导致对证据判定的差异,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有关性侵案的证据审查,是否应当保证不同性别检察官的数量相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当男性检察官较多时,如何保证他们不会因为性别相同站在男性立场上审视证据,美国检方并未给出详细的说明。

另一方面,男女基于其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差异,在社会生活中也会存在经验的差异,特别是有关于“性”的经验。对于某些女性视作性侵的证据,男检察官是否会基于自身的性别经验判定其无效,也可能会对检察院的决定产生影响。

此外,美国检方声明称关于该案的材料将会被永久封存不再公开,这意味着如果存在因检察官性别构成不平衡造成的证据认定问题,外界也难以对材料加以分析,更无从提出质疑。而纵观国内的相关报道,并未注意到“三男一女”的检察官性别结构,更没有意识到不平等的性别结构可能产生的问题。

对于美国性侵案的审查程序可能存在的性别问题的忽视,同样反映了官方和媒介对性别问题复杂性的认知不足,特别是在与性侵相关的案件当中。

结语

国内媒体对刘强东案件进行报道时,过于强调法律层面上的“无罪”,没有从专业的法律角度对检方决定进行分析,可能形成令公众认为女性当事人讹诈、勒索刘强东的媒介传达,不符合媒介规范。同时,媒体从法律层面重视对刘强东“无罪”的报道,却忽视了刘强东婚内出轨的道德问题,对作为受害者的刘强东妻子缺乏关注。

报道中,大部分媒体能够综合考虑各方面的意见,但对两性声音的传达强度和范围有所差别。媒体对女方声音的关注和传播相对较弱,不利于女性诉求的表达和受众对事件的全面认知。另一方面,刘强东作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成功人士”,媒体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他的社会身份和可能带来的政治、经济等影响上,缺少对女性当事人权益的关注。

此外,在对性侵事件进行报道时,媒体普遍缺乏对女性当事人的保护意识,将她置于观赏和猎奇的地位;媒体还倾向于将问题简单化,以“非黑即白”的方式看待性侵案件,忽视了性侵案件的复杂性,这些行为都可能对当事人的另一方造成“二次伤害”。媒体也并未注意到美国检方在证据审查过程中可能会存在的问题,仅仅采取正面框架报道刘强东免于起诉的事实。

媒体工作者在进行报道的过程中,应当提高自己的性别意识,认识到女性的困境,正确报道有关女性的事件。特别是在“性污名化”还比较严重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对于类似刘强东案的性侵事件应当保持更高警惕,避免在报道时对女性当事人和其他相关者造成二次伤害。

2018.12.28 《2018年：刘强东们的“胜利”，女权的失败？》

作者：大兔

来源：微信公众号“两颗土逗”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Jv-RH6PHIzJTuebDHBwofg>

刘强东收到了“最好的新年礼物”——在经过三个多月的调查后，美国明尼苏达州检方宣布不对刘强东涉嫌强暴案提起诉讼。

消息传出后，不仅京东股价立马上涨，不少“东哥”同僚简直是普天同庆。从各路媒体欢呼“东哥没有强奸”，到微博舆论继续把当事人女生往死里骂。这一波舆论狂欢中的厌女文化和强奸文化，让女权主义者觉得在岁末倒了个大霉，很多人都陷入了无助和丧气中。

女权主义者们的丧气，绝对不是因为和刘强东有仇、所以看见他法律上无罪觉得很不公平，而是我们知道这种为强奸文化站台的舆论狂欢背后，意味着更深刻的东西——舆论已经超越了这个案件本身而走向对女性无差别的赤裸攻击，这种攻击常见而隐蔽、让人无奈而影响恶劣。

不仅仅是刘强东案，2018年的雷闯案、朱军案，几乎所有被指控的男人都现在都纹丝不动，像一尊铜像一样继续肥胖地盘腿而坐。这里想和大家讨论的，不是这些案子的事实和细节，而是这些案子所带出来的厌女文化之上，我们怎样看待女权主义的现在和未来。

“东哥”的“正义”：厌女文化与扭曲的民族主义

首先，很多作者已经介绍过，在世界范围内强奸案的起诉和定罪率是很低的。本年7月Bustle刊登过一组数据表示，在明尼苏达州，1000多起性侵案中只有26%可以被送到检察官面前处理，其中只有12%会被起诉，被起诉的案件中只有7%会被定罪。

法律上的无罪，意味着因为证据不足导致的相对无罪。接收过基础的法律教育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法律真相不一定是事实真相。尤其在性别暴力的案件中，“取证难”这个问题本来就是女权主义者提出多年的实践难题，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无论是性侵案，还是家暴案。

所以我们应该强调一个启示，一个在2017年美国米兔开始时就被无数女权主义者提出的启示：固定下来的法律绝对不是女性的保护神。从法律的出现到现在，它是一个流动变化的存在。边缘人群，从女人到黑人到穷人，大家都在和固定的法律体系做搏斗。女性在和男权搏斗，而固定的法律体系本来也就是法律的产物。如果“平民们”都只认可所有法律的既有判决就是真理，那么法律体系就不会慢慢变革和完善。

然后，我要向大家展示的是，刘强东案在舆论战中，无论美国检方起不起诉，“东哥”在男权分子们的口中都是无罪的。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美国检方的不起诉，让大家欢呼法律还给“东哥”一个真相，但是这些人是真相信法律的吗？

并非如此。他们并没有任何正义标准。在事件被曝出的一开始，任何人都还没有任何证据时，甚至连刘强东本人都还没有言说时，舆论特别是微博上的舆论就开始张口说出“东哥被这个女人仙人跳了”和“东哥是被华尔街那群美国佬下套了”的双重判定。在这里，狭隘民族主义

和男权势力一起互相掩护，互相支持：“东哥”如果被诉，那就是美帝国主义的阴谋和拜金女子勒索不成的报复；“东哥”如果不被起诉，那就是美国法律正义正大光明。

男权厌女文化和扭曲的民族主义构成了对刘强东本人的双重支持，一起声称他是美帝阴谋的受害者和女人价钱谈不拢而报复的受害人，尽管刘强东本人都不敢这样说。所以，从一开始这场舆论战就为刘强东的胜利，不，为当事人女生的“失败”埋下了伏笔：无论她的抗争胜利与否，刘强东都是被迫害的民族男英雄。

狭隘民族主义和男性沙文主义让厌女狂欢舆论的发出者自动地站成了一个跨越了阶级的男权联盟。他们现在庆祝的，并不是司法系统的公正，而是男权的胜利。

他们不相信法律的标准，也没有正义的度量衡——有钱男人花钱买女人来玩在他们看来就是很正常的事情，对男人他们没有订立道德底线。有钱男人，例如被当公开怼的前大佬李国庆，对刘强东的出轨表示无害而支持，而对于“穷屌丝”来说，刘强东则成为了“有钱就真的可以为所欲为”的偶像。在这里，连扭曲的民族主义也沦为了男权同盟的工具，刘强东则被强制推为民族英雄。而在刘强东出轨的这件事上作为第一受害人的章泽天，她的公开公关则显示了依附于男性权力是赤裸的利益选择，看似自愿实际被拉着拽着成为了同盟的一份子。

这些都是强奸文化的表现。拥有强奸意向的人们肆无忌惮，而反抗强奸话语的人则成为被谴责的第一对象。这也许是宇宙在耗尽了自已所有的智商和力气在警告所有女人：不要妄想和魔鬼谈理解，不要妄想和魔鬼做交易。

我们玩不起的。

女权失败了吗？

那么，这场以厌女症为胜利旗帜的舆论战，是否正在把女权运动特别是中国的女权运动推向了以失败为结果的尾声呢？

你们知道我一定会说，不。

米兔不是女权运动胜利的冲锋号，她只是一个绝地反击的起点。可以说，从古到今所有女权主义者挣扎着做的努力都是苦涩的抗争过程，而非从一个胜利走向了另一个胜利的大团圆结局。我们，要敢于接受这个严酷的现实。

一个女人落在下风，往往会被描述成所有女人的失败，而且更多是女权主义的失败。比如希拉里竞选美国总统的落选，比如弦子被朱军反诉，比如从过去现在到未来的每一句“女人不适合做这个”、“女人应该安分做那个”。而我们在这种时候，更应该掐着自己的大腿提醒自己不要陷入这种谎言中，窘迫到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放，愤怒到只能用省略号来表达自己的思想，绝望到开始愿意跟随这种“失败谎言”沉沦而停止我们手中的活儿。

因为如果胜利那么容易，障碍那么弱小，我们也许就不需要为自己是一名女权主义者而觉得自豪了。人人皆能为之的事情岂能成为我们最坚定的价值信仰？一场硬仗打得不够头破血流，我都嫌不够痛快。

我记得在我被逼多次搬家、天天愁到脑血管都打结的那段时间里，一位女权前辈曾经和我说，“就算是像我这种并不乐观的人，在现在这种状况下都会觉得，这个世界比20年前好得太多。”

在各种为妇女权利奋斗的人被闷着头一顿暴打的情况下，我总会回想起2011年的时候，女权行动派还没有出现的时候，也许很多女权前辈也处于这种失败的无奈中不知道如何是好。但是，只要再熬多一会儿，只要不放弃继续播洒希望的种子，2012年的时候年轻的女权主义行动者们就噼里啪啦地破土而出，把世界带向了另一个没有人能想象出来的新阶段。因为有前人的铺垫和提携，年轻的力量做出了新一场绝地反击。

所以写在2018年的年末，我宣告我们进入了另一场反击的起点。只是我们都应该知道，尽管男权势力有着千年来积累的手段、套路和暴力，但是女权的征途，也绝对不是从零开始的。

2019.4.20 《对话林三土：性侵受害者受到的偏见越少，寻求司法救济的可能性越高》

作者：鹤鹑 一芥 歆田 黎安歌

当地时间4月16日，一名为Jingyao Liu的原告在明尼苏达州亨内平郡法庭递交诉状，起诉京东商城创始人刘强东暴力威胁(civil assault and battery)、非法监禁(false imprisonment)、性侵犯奸(sexual assault and rape)三项民事指控，并将京东列为第二被告。

常识获得授权转载助力Jingyao小组翻译的这一案件起诉书中文版全文，并对话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林三土，解读背后的美国司法问题。第一篇为专访。

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并行不悖，后者是受害者唯一的司法救济方式

常识(以下简称“常”)：《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百八十条规定了对不起诉决定的申诉和复议，美国刑事司法制度是否有类似制度呢？在刘强东涉嫌性侵害的刑案中，因“确定存在严重的证据问题，存在合理怀疑”，明尼阿波利斯市亨内平县检察官做出不起诉决定，那么负责调查的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the Minneapolis Police Department sex crimes)是否可以有异议？受害人Liu jingyao是否可以向级别更高的检察官(检察部门)申诉或者直接向法院起诉？

林三土(以下简称“林”)：这个问题是在美国的这个司法体系里面，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之间的关系问题。美国的司法体系，它是起源于英国的普通法。英国的普通法影响到后来的英美法系国家，包括英国的前殖民地国家，美国、加拿大以及其他的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等等。他们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刑事诉讼的这个权力是归于国家或者政府所有的，这是来自于普通法早年的一种看法：就是认为说这个刑事诉讼、进行刑事处罚，是这个国王的特权、国王的权力。也可以把它理解成是刑事犯罪，是对整个社群、整个人民的犯罪，而不仅是对这个受害者本人的犯罪。

因为如果罪犯进行了一个刑事犯罪的话，他/她就损害了全体人民或者整个社群的利益与尊严，冒犯了全体人民群众的正义理念等等。因为是对这个全体人民的犯罪，所以需要由全体人民的代理人，也就是政府来进行审判和处罚，这个是贯穿于普通法以及后来的英美法系里

面的一个理念。所以这就导致了在英美法系里是不存在刑事自诉这个渠道的。当然，后来可能存在一些改革和发展，但是在目前绝大多数情况下，绝大多数英美法系国家都是如此。

那么，所以如果检方因为觉得胜诉的把握不大，决定不予起诉的话，受害者个体是没有通过刑事自诉进行救济的渠道的。

而警方只能逮捕嫌疑人和转移案件给检方，本身没有起诉与否的决定权。

常：在明尼阿波利斯市亨内平县检察官做出不起诉决定后，为何 Liu jingyao 可以提起民事诉讼，您可以介绍一下相关制度的概况吗？

林：受害者的救济渠道就是民事诉讼。那么这里头需要注意的就是说，受害者并不需要等到说检方拒绝提起刑事指控之后才进行民事诉讼。刑事诉讼只是政府惩罚罪犯，并不涉及到罪犯如何赔偿受害人的问题，所以就算刑事上成功把嫌疑人定罪之后，受害人同样还是要打民事官司，才能拿到赔偿，当然如果刑事官司赢了之后，赢民事官司就比较容易。

在普通法里面，民事侵权诉讼和刑事诉讼是两套完全独立的体系。民事侵权诉讼，在英美法系里面叫做 tort，它覆盖的范围是很广的，决定权更多的是原告自己身上，原告是否要提起诉讼、原告对整个这套对民事侵权诉讼流程、tort 有更多的掌控权，包括原告什么时候决定撤诉，什么时候希望这个案件提前和解，等等。

如果是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一旦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这个刑事案件就是完全不掌握在受害人的手上的。因为案件已经移交给这个检方了，是否继续提起诉讼是和受害者的意愿是没有关系的，虽然检方可能可以参考受害者意愿。有的时候受害者觉得说我想要和解了，我不想再走这个法律程序。但是检方会说，这个和你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现在是在代表人民、代表整个社会在起诉那个嫌疑犯。

所以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英美法系里头，刑事诉讼和民事侵权诉讼是两套并行不悖的体系。那么前者呢，是完全是取决于检方，后者就是受害者自诉的一条渠道。

那么对于受害人来说，如果检方、地方警方不准备提起刑事诉讼的话，一般来说并不存在什么更高级别的检察部门的申诉一说。

这个地方也跟前面提到的刑事自诉改革等等有关。比如美国犹他州的州宪法里面有一个条款，在地方检察官拒绝提起诉讼时，受害人可以向州最高法院陈情，请求州高院指派一个公诉人来代理这个案子。

不过犹他州这种情况在美国属于特例，绝大多数州并不存在这样的机制。因为美国各州的制度差别很大，很多州的地方检察官是地方选举产生的，和州检察官之间并不存在上下级关系；所以这个要具体讨论起来比较麻烦。

对这个受害人来说，申请民事赔偿、走民事诉讼的渠道，就是他们基本上唯一能够有的这个司法救济方式。

排除合理怀疑与证据优势原则

常：Liu jingyao 此次对媒体公开自己的民事案件的起诉书是个人行为还是相关司法制度规定？

林：这并不是个人行为。在美国，基本上所有的案卷都有公开的要求。具体怎么个公开法，是各州都有自己的规定。

比如像明尼苏达州，是你不需要申请就可以（查阅），就是说所有的案件都可以直接在网上查到，他是直接放出公开链接的，大家都可以去看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些州的州法院呢，可能是要你交钱或者是怎么样的才能看。因为要整理案卷、扫描案卷都要花一定的人力。但是基本上而言，如果你想要查这些卷宗的话，都是能够查到的，除非是这个案件的当事人，他/她有提出保密的要求。因为比如说尤其是涉及到少年犯，是在青少年法庭审理的这个案件，或者涉及国家机密的案件等等，那可能会出于这个保密要求，不公开相关的案卷。

但是基本上大多数案卷的，要么直接可以在法院的网站上查到，要么是可以通过一些比较专业的那种法律案卷查询网站，比如说 Bloomberg Law 这样的网站，去搜索这个案件的关键词或者案件编号，然后申请获取相关档案。对于那些已经交过年费的律师和法学院学生等，这些档案就是相当于免费的，那其他人的话，如果你通过这些网站去查的话，要交一点象征性的费用。

常：在刘强东涉嫌性侵害的刑案中，检方因存在严重的证据问题不能排除合理怀疑做出不起诉决定。那么 Liu jinyao 再提起民事诉讼，相比起刑事诉讼，法院在审理案件中对证据的证明标准的要求是否会有所差别？您可以简单介绍一下相关的证据规则吗？

林：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在举证责任上最大的一个差别就是，在刑事诉讼中，大体上是遵循那个所谓的排除合理怀疑，就是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这样一个证据标准。这个证据标准是针对刑事案件的一般原则，不过在某些时候和某些方面也存在例外情况。

这个标准的大体意思就是说，在庭审的阶段呢，控方必须要让陪审团相信，这个嫌疑人满足了法条中关于这个犯罪的所有构成要件，才能给他定相应的罪。那么对于这些犯罪构成要件中的每一项，控方给出的相应事实证据，都应该能够让一个比较讲道理的人能够在心中排除掉所有合理的疑点，就是认为其他替代性的解释都不足以说明说为什么这个人会这么做、或者这个人到底有没有这么做。这是一个非常苛刻的标准，因为对摆在眼前的事实证据想出一种合理的替代解释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事情，要把所有可能存在的替代解释都排除掉也就相对来说非常困难。

一个罪名往往是由好几个要件构成的，比如说有没有犯罪意图、具体行为上是不是符合这个法律对这个特定罪名的若干界定等等。不同州的法律，在界定同一项罪名上往往存在区别。比如在几十年前，美国大多数地方对强奸中“强行”这个要素的定义，就是说一定要受害方要有体力上的反抗，才算是施暴方“强行”发生性关系；那后来可能有的时候就会说不需要体力的反抗、身体的反抗，就口头反对也可以；有的就是说只要没有明确表示同意发生性关系，施暴方就算是违背了受害方的意愿，属于“强行”发生性关系。所以不同的州在具体的司法定义上，对各个不同的罪名的立法的定义上会有差别。

那么会有差别的话，检方在证明嫌疑人的罪名的时候，就要立法上的这个法条里面具体都提到了那些要素，然后要一个一个地证明这些要素满足了排除合理怀疑这个标准。只要检方在任何一项犯罪要素的举证上达不到这个非常高的标准，被告方就可以被无罪释放。总体上说，在刑事案件里面，控方要承担非常高的举证标准：总体上是排除合理怀疑。那么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难以满足的。具体说这个排除合理怀疑，要排除到什么地步呢，这个是一直争议比较大的。法学家和法官们，他们其实也很难讲清楚。如果我们比较直观地用一个数字来说的话，可能就是有人会觉得说，可能我根据已有证据这个有 90% 的概率证明这个嫌疑人满足了这个犯罪要素，这个概率达到 90%，可能就排除合理怀疑；有人可能说要达到 95%。还有人反对采用这种数字化的标准。

反过来，在民事侵权诉讼里面，证明标准就要低很多。

大多数民事诉讼的采取的是证据优势原则。证据优势原则，preponderance of evidence，意思就是说在民事诉讼中，由于原告方和被告方双方都属于法律上平等的地位，并非像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那样不那么对等。因为在英美法系里，控方是代表政府的，有更多的权威，更容易让陪审团相信，而且手上掌握着国家的资源。如果控方想要搞鬼、搞事的话，更容易为非作歹。所以对控方需要有更多的限制，在证据标准上要采取更严格的标准。但是在民事诉讼里面，因为原被告双方都是私人个体，所以出于公平起见，采取的证据标准就应该是大致对等的“证据优势原则”，而不是单方面对控方要求极高的“排除合理怀疑”原则。

民事诉讼中，在任何一个争议的事实的关键点上，双方都承担举证责任，但是原告方要承担首先举证的责任，就是说原告方必须承担一开始的举证，必须让法院觉得这个事情确实有官司可以打。但是进入庭审阶段以后，原被告双方都需要出示支持本方的证据，陪审团或者法官就要在每一个争议关键点上，综合考察双方给出的证据：哪一方给出的证据，这个力度要相对来说大一点儿，哪一方就赢下来这个事实争议点。

这个证据优势原则，如果我们用一个比较数字化的方式来说，就是说：假如原告方提出的一项事实主张，是“真的”的概率大于是“假的”的概率；或者换句话说，原告方提出的某一项事实主张有大于 50% 的概率是“真的”，小于 50% 的概率是假的，那么原告方在这一项上就赢了。假如原告方的这一项特定的事实主张的为真的概率是小于等于 50%，或者被告方为真是大于等于 50%，那么原告就赢不下来这个特定的事实争议。因为原告方是起诉的一方、挑起争端的一方，如果双方给出的证据强度完全相等的话，是 50% 对 50% 的话，那么这个疑点还是由被告来获利。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刑事起诉，排除合理怀疑要求控方（代表原告那方）的举证的强度，这个举证就是让人相信的这个事实主张为真的概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大概 90% 嘛，这肯定是大于 50% 难于达到得多。

所以就同样一个案子，同样一个事实争端，一个性侵的指控、强奸的指控，即便这个检方没有任何偏见、对于这个受害人没有任何偏见的話，走刑事诉讼，以同样的证据，很多时候是赢不下这个刑事指控的，但是可以赢下这个民事案件。不仅在性侵或者强奸案中，还包括其他的犯罪包括谋杀案，包括其他的，很多案件都是类似的。最著名的就是 90 年代的辛普森杀妻案，辛普森他在刑事诉讼中是脱罪了，他没有被判刑，但是在民事诉讼中他就输掉了，

赔了一大笔钱。这就是因为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在证据标准上还有一整套程序上的差异所决定的。

常：比如像刘强东这样经济实力优越的被告，在美国的司法制度下，他们是否处在比较优势的位置？是否更加容易免于或者相对轻地承担司法责任？

林：这个是当然的。因为打官司是很花钱的一个事情。虽然在很多案子里面，律师会说暂时不收你的钱，开始只收一笔定金，等到最后官司打完了我再来收钱什么的。但是在英美法系里面，打官司的诉讼费用是不会自动计入在最后的赔偿金额里的。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这份起诉书里面，原告方也特地提到了要求超过 5 万美元的赔偿金，但是不包括诉讼费用成本什么的。

一般来说默认的有两种做法，一种是由败诉一方承担所有的这个这个费用，这个是要由法官来判的。但很多时候是另一种，不管胜负，双方各自承担自己一方的诉讼费用：虽然你胜诉了，但是其实这个诉讼费用、成本比如律师费等等，还是要你自己来付，而不是败诉方来付，所以真正到手的赔偿金额，可能并没有纸面上那么多。

而且常常律师会说，你现在付不起钱对不对，那我现在也不需要立刻收你钱，但是最后拿到的赔偿金里面有 15%，或者百分多少是给我这个律师的。所以律师就会因为知道说自己可以从赔偿金里面拿到 15%，就更加卖命地为你去打官司，把这个赔偿金额争取更高一点。

但是实际上，所有的这一切其实都意味，对于那些经济实力堪忧的这个当事人，他们在打官司之前，首先就要三思而后行。因为民事案件往往是一拖就拖很长时间，好多年下来，这个时间、精力、金钱等等各方面都要好搭上去很多，所以很多人就首先就望而却步了。

即便你决定要开始打官司以后，对于大多数穷人来说，也雇不起很好的律师。很多时候穷人找的是专门做法律援助的律师，或者是一些正在做 pro bono 工作的律师，意思就是说在美国很多州都会有规定，你要在律所里面工作，那么你每年要满足这个执照的要求，每年需要做那种义务劳动，就是说给那些穷人免费的打官司什么的，达到多少个小时。这个就是所谓的 pro bono 的工作。显然在很多律师在做 pro bono 的工作的时候，并没有像做那些真正能够赚钱的工作那么上心，对吧。

所以，由于这个法律诉讼是需要付出很多的心力和成本，所以本身就会潜在地对经济实力处于劣势一方，构成了很大的压力和制约。

美国司法下的性侵害案件

常：性侵案在美国的起诉率和定罪率情况如何？

林：首先如果是看这个刑事方面的话，那么这个起诉率和定罪率是非常之低的。近年的相关报道都指出了这一点。最近的一个数据是说全美性侵热线等等机构所作的调查；在 1000 起强奸案立，大概只有 200 多起，是受害人是会报告给警察的，因为大部分的受害人会出于种种担忧，会担心这个社会上对他们的偏见，会担心警察对他们的偏见，担心自己的安全，或者担心说证据不足说不清楚，或者是本身自己是受到这个男权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就

觉得说被强奸的是见不得人等等。

接下来警察调查，大多数案件警察会觉得证据不足以去逮捕，或者有时候警察本身对受害人
有偏见，觉得这个是小事一桩，或者是你是来虚假报案的人。所以在 1000 起强奸，里面大概只有 40 多起会逮捕嫌疑人。那么逮捕完了以后，会被警方移交到这个公诉人手里面的案子就更少了，在 1000 起案子里面大概只有 9 起。警方逮捕了嫌疑人之后，可能审问不出什么东西，又把嫌疑人给放了。最后警方觉得拿到实锤了，将案子移交给公诉人之后，公诉人还要决定是不是要起诉，以及起诉了以后是不是能赢下这个案子。所以在 1000 起强奸案，最后走完了这么多流程的、真正能够上庭、并且赢下来的案子，满足了排除合理怀疑，那么特别苛刻的标准的案子，大概只有 5 起左右，这是近年来的这样的一个相关调查。

所以要赢下这个刑事指控的话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性侵强奸，这些往往没有直接证据，就是最后会陷入所谓的 he said, she said 这样一种情况。

再加上对这类案件，这个社会从陪审团，到警方，往往都是对受害者抱有很大偏见的，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之下，最后能够被定罪的比例是非常之低的。刑事上这条渠道上这个起诉率和定罪率很低。

常：在美国，因受到性侵害而提起民事诉讼的情况如何？

那么民事救济怎么样呢，缺乏相关的数据。因为这个数据要整理起来比较困难，包括担心自己曝光，也包很多案子私下和解了，最后没有上庭。受害者可能也并没有提起民事诉讼，也是出于前面说到的各种各样的考虑。

包括害怕司法过程特别漫长，自己耗不起这个时间、精力，然后担心自己出庭接受质问，经历二次伤害，各种各样的原因。所以我们并不知道，确切的寻求民事救济的这个比例到底有多高，以及在上庭之前就和解了的案子比例有多高等等。

但是可以确切知道的是，在社会对性侵受害者的偏见减轻以后，不管是寻求报案、刑事警察指控，还是民事救济的这个比例都在上升。在 1970 年代，较早的一个数据，1970 年代可能因为性侵而提起这个民事诉讼的民事救济的，美国一年可能也才十来起；那么到 20 世纪初的时候，至少根据有一篇论文的这个作者的整理，他是觉得说 2000 年前后。他已经可以找到几百起在地方下级法院进行的关于性侵的民事诉讼，在上诉法院层面也有这个几百起类似的诉讼，所以这个比例是在上升。但是相对于受害者和总人口来说，这个比例呢肯定是非常的低的。

附：截至 2019 年 4 月 16 日，刘强东涉嫌性侵害事件经过

●当地时间 2018 年 8 月 31 日晚间 23:32 分，因涉嫌“构成犯罪的性行为”，一位全名为“Liu, Qiang Dong”的男子在美国明尼阿波里斯市亨内平郡被捕，并于 9 月 1 日下午 4:05 被释放。

●北京时间 9 月 2 日，一则关于“刘强东疑似涉嫌性侵被美国警方逮捕”的消息在网络上广泛流传。同日，微博蓝 V 用户，认证为“京东集团官方权威信息发布”的“京东发言人”发微博称，刘强东先生在美国商务活动期间，遭遇了失实指控。

●当地时间 9 月 20 日晚间，美国明尼苏达州亨内平郡检察官麦克·弗里曼 (Mike Freeman) 对外宣布，明尼苏达警方已完成对案件的初步调查，接下来将由检方接手，审查案件全部证据，并最终决定是否起诉。

● 当地时间 12 月 21 日，亨内平郡检察官办公室在其网站上发布信息称，经过明尼阿波利斯市警局彻底调查，以及四名专门处理性侵案件检察官的仔细审查，认定刘强东涉嫌性侵的案件存在严重的证据问题，检察官办公室决定不会以性侵罪起诉刘强东。

●北京时间 12 月 22 日凌晨，刘强东在微头条上首次发声。他表示，当他的行为给他的家庭、特别是他的妻子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为此感到十分的自责和后悔。

● 2019 年 4 月 16 日，京东集团创始人刘强东性侵风波中的涉事女性，正式向刘强东发起民事诉讼。此时距离美国检方对刘强东做出不予起诉的决定已过去 4 个月。

●据路透社 4 月 16 日报道，该民事诉讼将刘强东和京东作为被告，文件中首次披露涉事女性的名字叫 Liu Jingyao，寻求的赔偿尚未公开。诉讼当天于美国明尼苏达州亨内平郡法院提交。京东集团代理律师 Peter Walsh 向澎湃新闻发送的声明称：“我们目前对此无法发表评论，但我们将坚决地对这个不实的指控进行辩护。”根据纽约时报相关报道，刘强东的代理律师布里斯布瓦 (Brisbois) 曾表示，Liu Jingyao 在车内同意了刘强东的身体接触，并称公寓内发生的事“完全是两厢情愿”。Liu Jingyao 的代理律师维尔·弗洛林 (Wil Florin) 称布里斯布瓦对活动的描述有多处与证人证词相悖。

2019.4.22 《钛媒体创始人赵何娟：旗帜鲜明抵制刘强东和京东》

作者：赵何娟

来源：钛媒体

原文链接：<https://www.tmtpost.com/3898246.html>

请刘强东站出来正式道歉，作为男人向这位大学女生道歉；作为公众人物和公众公司掌门人向公众道歉，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今天不受到严厉谴责和惩罚，明天会有更多的人重复这样的为所欲为。

京东曾经一度是我非常欣赏的企业，敢于尝试敢于创新勇于坚持，从草根到力挑 BAT，刘强东也一度是强者般的存在。但强者一旦失去敬畏之心，离恶魔也就一线之隔。

那个让我们欣赏的京东在近一两年似乎都在发生变化，除了娱乐头条，财经和科技媒体都越来越少来自京东值得关注的头条了。大家知道我擅长财报分析，但是让大家失望了，我今天不想说财报，而是想说一个企业家真正的担当与责任。

《刘强东性侵犯案起诉书，女大学生详述性侵全过程(当事人授权全译文)》这篇文章详细描述了年轻女生遭遇性侵全过程。全程除了刘强东，他在京东的两位助理员工也在极力配合。很多读者也许当热闹看看也不在意，但我非常在意。一家上市企业，一位中国著名企业家的价值观何以成为这样？

性侵是非常严重的行为，尤其是在男性的权力地位财力都远高于一位年轻女性的不平等状况

下。

在此之前京东和刘强东的 PR 导向还一度误导大众，该事件是女生的“仙人跳”做局，或者中美关系阴谋论遭陷害，刘强东反成了受害者，甚至还有各种女生勒索未成的传言，而我也一度信以为真，故没有太放心上，最多当刘强东的个人私生活问题茶余饭后闲聊作罢。

但看到起诉书记录的全过程我非常吃惊，震惊之余，为了了解起诉书里所述真假，我也发动美国的大学朋友和媒体朋友了解，大体与起诉书描述无二。那个女孩也的确是个“正常女大学生”，没有其他可疑身份。当然，我并不清楚为何检方没有刑事立案，尽管严格讲证据的刑事案件以证据不足为由不立案，但刘强东依然不能撇清他应该承担的责任和社会伤害。京东更在整个配合过程中难辞其咎。

我更为事发后刘强东和京东的后续处理方式感到难过。把脏水泼给女孩，虽然从 PR 角度说最简单，最能直接平事，但是深层次反应了这家企业价值观的扭曲和虚伪，对当事女生更是造成了二次伤害。事件发展持续至此，没有任何外因，价值观根子里出了问题就是主要且唯一内因。

为什么在发达国家企业家发生类似的事，当事人都会付出惨痛代价，下课都是轻的。但这样的行为可以在中国轻易被原谅、很快遗忘，几无代价，甚至被嘲笑的更多还是那个女生。我欣赏这位女生，最终没有选择沉默而是通过几乎经济诉求可以忽略不计的诉讼，实名公开了所有过程和相关依据，为自己谋求了一份“正义”和“脸面”，但是更多的女生遇到这种情况一定都是选择忍气吞声了。

最近一年，多位男性企业家都在公开场合非常不礼貌地流露出了对女性的侮辱、不敬与骨子里的歧视，从李国庆、俞敏洪，到刘强东等，他们的言行都让人很不舒服。

作为女性创业者，我常说我的人生最大爱好就是工作和美食，但我并非女权主义者，我既主张女性的自尊刚强也主张女性的如水柔美，我希望社会能平等看待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这个社会越是有影响力有地位的男性，越能身体力行，尊重女性就是尊重自己。

同为科技和互联网从业者，很多人心有不满却碍于情面不愿发声。在此，我希望尽自己的一份力，为这个依然弱肉强食的世界公道发一份声，请刘强东站出来正式道歉，作为男人向这位大学女生道歉；作为公众人物和公众公司掌门人向公众道歉，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今天不受到严厉谴责和惩罚，明天会有更多的人重复这样的为所欲为。

人无完人，我也犯过很多错，但是错而不认，错而不罚，就会让更多善良的人生活在恐惧与不平之中。

事涉社会价值底线，我今天站出来，希望京东有所改变，但如果因此让钛媒体失去京东这样一个重要合作伙伴，我也不会后悔。

言毕，我力弱小，但坚定；我声微不足道，但价值观从一而终。(本文作者为钛媒体创始人 & CEO 赵何娟，写在督促刘强东道歉的第一天)

事件进展>>>

2019年4月20日: 刘强东被起诉书当事人授权全译本
2019年4月18日: 刘强东性侵案起诉书全文曝光 被指控6项“罪名”
2019年4月17日: 刘强东案受害者提起民事诉讼索赔五万美元 同意公开身份
2019年4月17日: 京东律师回应刘强东“强奸”案再遭诉讼: 坚决进行辩护
2019年4月17日: 刘强东再因“性侵”被诉: 京东也被告 被指控6项罪名
2019年4月17日: 刘强东“强奸”案再掀波澜: 受害者提起民事诉讼 索赔逾5万美元
2018年12月23日: 刘强东为何无罪? 美国检方长文详解! 律师称双方属自愿 没给钱私了!
2018年12月22日: 刘强东首发声: 第一时间向妻子坦承事实 将更加努力投入工作
2018年12月22日: 美国检方详解为何不起诉刘强东: 证据不支持 与他的地位无关
2018年12月22日: 刘强东无罪! 美国检方决定不予起诉
2018年9月3日: 刘强东涉嫌性侵案梳理: 深夜被逮捕 可离开美国
2018年9月2日: 网传刘强东涉嫌性侵在美被捕 京东回应: 遭不实指控 警方调查未发现不当行为

2019.4.23 《赵何娟：视频没反转，刘强东案里的一种偏见与五个问题》

作者：赵何娟

来源：钛媒体

原文链接：<https://www.tmtpost.com/3900109.html>

摘要：通过大家最关心的五个关键问题，简单还原交叉印证整个饭局过程，理性谈谈“荡妇羞辱”和“完美受害人”的偏见灾难。

昨日（4月22日）上午，我在钛媒体 App 和钛媒体微信头条上发布的观点文章《[赵何娟：旗帜鲜明抵制刘强东和京东](#)》引起了一些风波，下午又有两则所谓的“仙人跳实锤视频”流出，争议也就越来越大，我的微博已被水军彻底攻陷，所以我也懒得看了。

这两则几分钟视频初看容易让人顿觉反转，但是细追又完全经不起推敲。

虽然现在双方很多说法不一，包括之前刘强东的律师信和女方律师信都在各自表述，最终可能需要取决于一些关键证人的证言，例如汽车司机的证言，作为中间人的姚姓教授的证言，目前，只有女方起诉书和律师提到了来自这二者的信息；刘强东及其律师信始终未提及二人的信息作证，仅提及刘强东女助理的证言。

从一开始我就认为，关于这位大学女生，她肯定不是完全无错的，行为也不是完全妥当的，应对方式也可以更“完美一些”的，但是放在她的年纪和所处环境，又是可以理解的，也不代表她被“性侵”是活该的，是可以被安然地安上“仙人跳”的帽子的。

法律追溯路漫漫，抛开依然存在的疑点，基于整体事件的判断，我将错误的天平更倾向于强势的刘强东一方，也是希望及时制止京东一方错误的舆论引导再对女方二次“荡妇羞辱”和伤害。女方到底是不是仙人跳及其真实身份我在后文中会更详细提到。

今天，我的主张依然没有改变，刘强东作为公众人物理应记住自己的公众责任，承担错误，

勇敢向当事人道歉，向公众道歉。通过大家疑问最多的五个关键问题，我希望能简单还原交叉印证整个饭局过程，也理性谈谈“荡妇羞辱”和“完美受害人”的偏见灾难。

问题一、你为什么要用“旗帜鲜明”这么刺眼的词，利用你自己创立的媒体来发声？

事情的确起源于这几天起诉书的全文《[刘强东性侵犯案起诉书,女大学生详述性侵全过程\(当事人授权全译本\)](#)》发布。受害女生的起诉书全文在钛媒体发布后，引发了一些讨论，让受众看到了更多事实。

我看到有几位熟悉的大V都在转发文章或者朋友小群里对刘强东的后续应对行为发表了一些批评性观点，包括几位女性大V以及几位对京东状况较为熟悉的企业家朋友。也许是一种职业敏感，我第一时间想到了约稿，或者希望他们公开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但是都遭到了婉拒，理由几乎都是同一个：太熟了，“碍于情面”。

我突然意识到，自刘强东此案事发以来，只有大V实名支持他的，但的确没有一位大V实名公开为对当事女生的“荡妇羞辱”表达过不妥，对刘强东的行为不当表达过谴责的。

什么是“荡妇羞辱”，这是一种社会偏见行为，以下基于公开资料整理：

荡妇羞耻（英语：slut shaming）是一个概念，用来描述使一个人，尤其是女性，为自己的某种性行为或性欲感到羞耻或低人一等的行为。

荡妇羞辱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太常见了，在性侵中，我们去评论和指责的常常是这个女性的穿着太暴露；一个女同事升职，我们往往首先想到的是她的“上位手段”等等，在性侵/性骚扰的事件中，荡妇羞辱几乎频繁出现，而且百试百灵，每一次性骚扰事件，大家都会第一时间审查受害者的穿着，出现的时间和地点，以及她过往的情感/性经历。

如果恰好她穿着暴露，深夜出现在酒吧一类的场所，并且有丰富的性经验，那么受害者迎来的将是铺天盖地的谩骂和羞辱。所以，一直以来针对法律上很难“取证”的性侵行为，女性为了自己的名声，往往都忍气吞声，大多不会被公开。

在约稿被拒后，我也开始反思这样的社会现象形成的原因。那么既然我本希望在钛媒体上能发表其他人的观点，为何我却不能在这发表我自己的观点，难道女性就应该甘于这样的羞辱吗？

我花了半小时写完上述文章，也故意在标题里采用了一个非常激烈用语的词，“旗帜鲜明”，以对抗舆论已经对这位女生普遍形成的“荡妇羞辱”和“完美受害人”的偏见以及“仙人跳”嘲讽，还有绝大多数知情人碍于情面不愿表达立场的尴尬。从编辑专业角度，我当然不会认为我的标题是好的，但是放在特殊的环境下，就有这特殊的使命，它也许就是合适的。有意思的是，不少人看到我用“旗帜鲜明”这样的激烈的词时，感到非常刺眼不适，但是他们对大众先入为主的“荡妇羞辱”观，同样在事实不明时就对那位年轻女大学生普遍存在的“仙人跳”这样更为刺眼的侮辱猜测和指责却不以为然，觉得“理所当然”。我从朋友圈和外界反馈观察，除掉那些无需在意的水军，持这种态度的几乎99%为男性，且较成熟（30岁以上）男性。

许知远有一句话很有意思，“用偏见去对抗偏见”，用来解释我昨天的标题非常合适，也许每

个人都有自己的偏见，但你不在我的偏见中又如何能看到你自己的偏见。如果说昨天的个别用词我有些故意偏激，今天我们回归正常讲道理和逻辑。

问题二、你在抵制什么？

我在抵制刘强东这两年的“膨胀”、对当事女大学生犯的错，以及对公众形象责任的没有担当；我在抵制京东公司的公私不分，对刘强东的私生活问题处理不妥，屡屡越俎代庖，遇到刘强东遇到重大质疑风险和美国刑案风险危机期间，京东董事会形同虚设毫无表态，京东企业文化距离一家成熟的实现“现代公司治理制度”的上市公司还有很远的距离。

或者，与其说抵制，不如说建议。有的事错了就是错了，错了就该担当，错了还要给对方女生制造“荡妇羞辱”的“仙人跳”形象就是错上加错，让公众形成了“有钱就能摆平一切”的错觉，就更为不当表率。

所以，我在昨天的文章中提出一个建议，“刘强东理应道歉，作为男人向这位大学女生道歉；作为公众人物和公众公司掌门人向公众道歉。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今天不受到严厉谴责和惩罚，明天会有更多的人重复这样的为所欲为。”

我今天的态度依然不变。如我昨天所说，如果关于我这次发声的争议，能引发一场关于男性企业家言行自律及企业王朝式管理向现代企业治理建设升级的启蒙，也善莫大焉。

问题三、检察官都已经宣布刑事无罪了，民事诉讼是不是别有目的？

我想先转一下去年明州一篇主流媒体报道和林垚博士的简评：“明尼苏达州最大报纸 Star Tribune 去年做的一个长篇调查系列，揭发明州检方多年来如何玩忽职守、对许多证据极其充分的性侵案件不予刑事起诉。刘强东案就发生在明州，检方不予起诉的决定恐怕要在这个背景下才能理解。”

这篇批判明州检方长期以来对性侵无作为的美国调查报告，全文如下，大家可以自行查看：<http://startribune.com/denied-justice-series-when-rape-is-reported-and-nothing-happens-minnesota-police-sexual-assault-investigations/487400761/>

而法律上说，即便对于犯罪证据要求更为严苛刑事立案没有达成，当事人依然有“侵权”的合理民诉求。我昨天也有评论回应说，正如 Me too 运动中，由于“性侵”取证之难，可能 95% 以上的事件都得不到法律上的支持或者有效判决，但是这场运动的社会意义依然不可估量，即便女方进行民事索赔也是其正当权益。

问题四、昨天下午曝光的两段视频是否代表反转？

如上所述，视频可以基本判断是京东利益方放出。一来非当事人无法得到这样的视频，获取渠道也存疑；二是账号和时间节点都说明了问题。

而刘强东代理律师陈曦律师通过个人微博账号转发视频内容称“经当事人确认，该视频内容属实”。

北京时间今日（4月23日），明尼苏达州明尼亚波利斯警察局发言人也回应表示：警方从未公开此事件的任何视频，并称“对网上流传的视频，警方无法确认或否认其真实性”。

先说明的是，有经验丰富的美国律师告诉我，这种经过剪辑的视频是不能作为呈堂证供的，最终要上法庭，即便有视频也会是完整的视频。比如要证明两个小时饭局，两人是不是被安排坐在一起，绝不可能靠一个被剪辑成两分钟的饭局视频来证明；要证明刘强东是不是实施了性侵，也不可能用电梯里，两人是否在室外很友好的相处了五分钟视频来证明。

那么，京东 PR 一方一如既往的把脏水往“受害者”身上泼的行为合适吗？

首先，谁先放出被剪辑过的视频，谁能先入为主带节奏，硕大的标题“仙人跳实锤”、“主动邀请”等，似乎为视频定了核心基调，但是在回公寓过程里看到关系比较友好，就能叫“主动邀请”吗，如果是刘强东主动要求送女生回公寓，而女生即便内心的纠结也接受了，是不是也符合视频里展现的形象，毕竟视频没有声音。

其次，视频里，女生一直在做的这个舒展手势到底是在主动邀请，还是生硬的礼貌而已？那样的手势是你会对举止亲密的“情人”用的手势吗，还是对待“客人”略显生硬故作礼仪的手势？



女生所谓的“邀请”手势

第三，视频里并不能看出二人没有喝多，只能说明没有喝醉，女生确实有一小段挽着刘强东的胳膊，但是依然不能说明，是否因为二人在一个电梯楼层绕来绕去有点晕而挽扶呢，毕竟同样的电梯楼层出现了两次。而知乎平台发布的一则帖子也显示，与 Jingyao Liu 同住一个公寓楼的人士证实，公寓分为南北楼，结构复杂，女生刚搬进公寓不久，二人极有可能是在公寓内绕晕了。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21235107/answer/659950605>

第四，即便所有上述你都要否认，直到进入公寓房门前，二人都还保持着友好，也依然不代表在进入公寓房后，女孩允许刘强东和自己进行超过某种关系的身体接触。相关视频与女生在起诉书的描述也许有感受不同，但也并没有根本性差异。她在起诉书里描述了自己的心

路历程，进入公寓时希望保持礼貌与尊重，不想局势恶化，但进入房间后反复的告知了自己的反抗。总的来说视频展现的和女方描述的并无根本不同。（如截图）

33. 当他们到达原告的公寓大楼，原告、被告刘强东和艾丽斯·张下了车。原告认为自己只是被送到房门口，希望保持礼貌和尊重，不想局势恶化的情况下，原告和被告刘强东以及艾丽斯·张一同进了大楼。被告刘强东用中文指示艾丽斯·张不要跟着。

34. 原告终于回到了公寓。与原告期待的不同，被告刘强东并未冷静离开公寓、回到他的车上，而是脱掉了所有衣服，裸体躺在她的床上。原告请求被告刘强东穿上衣服离开她的公寓。但被告刘强东对地原告暗示道：“你可以成为和邓文迪一样的女人”。

35. 被告刘强东继续在公寓内追赶原告，并且变得越来越具有性侵略性。他强行脱下原告数件衣服。在被告刘强东的行为愈演愈烈的过程中，原告一直在反对、抵牾，从未表达过同意。

有意思的是，刘强东的律师今日模仿女方语气发表声明说，刘强东跟随女方邀请进入公寓也是出于“礼貌和尊重”。以刘强东的身份，他真的有必要亲自向一位 20 岁小姑娘履行这种“礼貌”吗，还支开了助理。任何一个刚认识的女生让刘强东送回家，他出于礼貌都会送回家吗，至少逻辑上是不合理的。

一位著名女性影星朋友在我的朋友圈留言说：我经常很友好的热情欢迎朋友们来家里做客喝茶聊天，但是不代表我愿意接受“性关系”。正是此理。

第五，我想说点心理学的事，这是一位海外资深媒体人发给我的对这一事件的解答，女生为何一边反抗一边还会纠结并在某个时刻依然表现出友好：

在对“完美受害者”的想象里，很多人不知道，人们在害怕的时候，有时会下意识去讨好施威者，做出不可理解的讨好行为。即便是老江湖，在入狱之后也做过同样的事情，就是在囚禁中看到囚禁者展现笑容与之交谈，就不由自主地回报以微笑和交谈。在囚禁的目的和时限完全由囚禁者决定时，这种讨好就会更主动，因为被囚禁者本能地认为这会让他们得到囚禁者的赞许并且加速释放。然后这样“愉快交谈”的照片就会被拍下来释放给外界。对没有什么人生经验的年轻女性来说，这样的行为并不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强奸案的复杂就在于此，中外皆然。

最后，我想引用一下知名调查记者刘建峰的一段朋友圈问答：

问：视频说明反转了吗？

答：要看做的什么表态，是肯定所有事实的表态，还是基于部分事实的评价性表态。在许多事件中，有人愿意做基于事实总体评价的表态，而更多人仅愿意针对某一项事实或行为而表态。这完全不在事实真相与否的范畴之内。比如刘强东事件，许多人主要针对手握资财者合谋围猎年轻女性的圈子文化表态。而实际上，刘强东支持者引以为据的视频，根本不能证明是不是发生了强奸。女生和双方律师显然都知晓这两段视频，但西方的文化与东方不一样，即便热切的拥抱与接吻，都不能证明最后的性行为是合意的。可以说，不仅赵何娟，其他任何反对刘强东而采纳那位女性说明的，都没有任何过分之处。

问：起诉书很多细节漏洞，至少不像自诉的那样。

答：不一定是漏洞，任何事件，当事人的感受和描述与外人的观感肯定会有距离。

总之，公众时刻提醒自己，不要被“完美受害人”心态裹挟，每一个受害人也都必然是不完美的，是有弱点有缺陷的。

五、那么到底这位女生是不是在做局“仙人跳”？

这个可能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我拆解成了两个小问题四个核心关键环节，层层理解。

1、需要先解释什么是仙人跳？

常见的百科里都是这么解释的：“仙人跳”代指一种利用猎艳心理给人设计圈套，骗人钱财的行为。粤语俗称“捉黄脚鸡”（此名称常见于港澳地区）。总而言之，喜欢吃免费午餐的人，最容易遇上仙人跳等破财消灾之事。仙人跳，是以从事淫秽活动为由头，一些男人的某种猎艳心理（一般是去找妓女），两人到某处，准备做些见不得人的勾当的事情，这时候，这个女的同伙，一般是一男性，突然出现在眼前，为了不让事情张扬出去，为求自保，好色男会把身上的钱给这对同伙，而他们则是达到敲诈的目的。



仙人跳的解释

2、在本案中仙人跳的核心环节是哪些？

不要单看被剪辑过的视频就说是“仙人跳”实锤，整个饭局两小时，但被放出来的饭局视频，只有剪辑过后的两分钟；整个公寓里呆了四个多小时，但被放出来的公寓视频也只有不到五分钟，如前文所说这些都做不了法庭有效证据，只能起到舆论搅浑水的作用。

根据上述仙人跳的定义，证明本案“仙人跳”的核心我认为有四个最关键环节，包括女生是怎么参与饭局的，以及男性朋友 Tao 带着警察来了后，女生第一时间的反应（是先要钱还是向警方证实强奸）是什么等。

首先第一个环节，如果是“仙人跳”，从饭局最开始，就应该是女生精心设计的圈套。从饭局邀请到刘强东上了女生的床整个过程，都应是女生精心策划。那么女生起诉书里所提及的，两位明大华人教授崔某和姚某的“两次定向邀约”是不是事实，女生有邀约的记录，而两位教授是否会站出来为刘强东辩驳开脱称，这场饭局并不是刘强东指定要求邀请刘性女生的，是女生主动要求，我们可以等待后续发展。

如起诉书所述，如果女生出具了自己是收到刘强东秘密通过姚某教授定向邀约的依据，而刘

刘强东却没有相关证据证明，这并非自己的定向秘密邀约，而是女生精心策划了赴宴“勾引”，那么指摘“仙人跳”是混淆舆论，以及再次伤害受害人之举。（如截图，姚姓教授的证言将是关键，女生有引用姚姓教授，刘强东一方没有）

16. 2018年8月29日星期三，当原告在卡尔森管理学院前台进行工商管理博士（中国）项目志愿者服务时，工商管理博士（中国）项目的管理人员Qiyong Yao（姚启勇），又名Charlie Yao，接触到了她。姚启勇邀请原告参加次日，即2018年8月30日的晚餐。姚启勇告诉她，晚餐是为了“表彰”工商管理博士（中国）项目的“志愿者”。姚启勇并没有告诉原告，被告刘强东是特意并秘密地请姚启勇邀请原告参加晚餐的。在只知道姚启勇对她所告知内容的情况下，原告接受了邀请。

17. 因姚启勇曾参加过由原告作为志愿者组织的慢跑活动，原告与姚启勇相熟。在此环节中，通过与原告的口头交流，姚启勇获取了原告的信任。其中，在姚启勇与原告的口头交流过程中，前者还曾向原告发出邀请，邀请其在毕业后到姚启勇所有的中国公司工作。姚启勇与原告的交流，以及姚启勇向原告所发出的工作邀请，都直接促成了原告参加8月30号的晚餐活动。原告没有意识到：是出于与原告见面并发生性接触的预谋，被告刘强东促成了对原告的晚餐邀请及出席。

18. 本周早些时候，被告刘强东曾采用类似伎俩以认识原告。具体而言：在被告刘强东的安排下，崔海涛邀请原告及另一名参加工商管理博士（中国）项目的名叫Li Wo的中国学员，与崔海涛本人及其（未透露姓名的）朋友们一起打高尔夫球。而被告刘强东正是崔海涛的未透露姓名的朋友们中的一员。原告拒绝了崔海涛的此次邀请，未曾知悉被告刘强东的意图。

其次第二个环节，如果是“仙人跳”，从饭局离开后，应该是女孩精心策划了让刘强东送她回公寓的全过程，而不是刘强东主动要求送她。如前文所说，这从视频里并不能看出来到底谁要求。但是当晚的司机证人或能说明一二，目前女孩起诉书里提及了司机的证言见证了路上的一切（如截图）。但是刘强东没有提及司机证言，仅提及了他的助理证称是女方主动。

30. 当车开到位于皮尔斯布温大道的豪宅时，原告意识到她没有被送回住处。原告认为自己被带到被告刘强东的酒店，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她请求被告刘强东不要强迫她进去。随后原告与被告刘强东在车前起了争执，原告用英文恳求道：“我想回家。”最后，被告刘强东拉住原告的手臂，愤怒地制服了她，并将她再次推进了轿车的第二排座位上。司机见证了上述互动及侵害。

31. 艾丽斯·张坐在前排副驾驶位置，原告和被告刘强东坐在第二排。轿车驶离皮尔斯布温大道，开往原告位于明尼阿波利斯市中心的公寓。在开往公寓的期间，被告刘强东开始猥亵原告，并把自己的身体强行压在原告的身上。原告再次用中文反复请求被告刘强东停止猥亵她。他拒绝了。他继续违背原告的意思，把他的手放在原告的衣服内外。这些侵害发生的同时，艾丽斯·张在没有得到司机同意的情况下，故意将后视镜推到最上面，以便让司机看不到发生在她身后的原告身上的事情。

司机证言将是关键

第三环节，证明是“仙人跳”的关键因素，是女生的朋友 Tao 应该自己冲进来，第一时间首先是“勒索”，勒索不成再报警，而不是带着警察来抓“强奸犯”。因为一旦警察来了做了强奸报警，几乎也就没有了“勒索”的筹码了。根据美国刑事法律，一旦进入刑事调查，刘强东如果给了女生钱私了一旦被查明，那么也就意味着他承认“强奸”，我相信这也是为什么刘强东在承受了那么大刑事调查压力下，也没有选择给钱私了的最主要原因。

即便在事后女孩一方有索赔主张，也并不代表恶意，只是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而已，民事诉讼双方可以协商。但是女孩在案发现场第一时间的反应才是真正决定是否“仙人跳”的关键。

那么，当男生带着警察敲响了女生的公寓门，同学 Tao 和女生是第一时间向刘强东索要钱财了吗？没有，根据起诉书记录的警方执法记录，女方第一时间向警方陈述的是遭遇了强奸，以及因为刘强东在国内势力较大，表达了对自身和家人安全的担忧。在刘强东一方也没有出具相关证明时，我选择相信警方执法记录。（如截图）

43. 当警方从原告的公寓里带走被告刘强东时，被告刘强东明显试图通过瞪原告和愤怒地用普通话对原告说：“搞什么”（意译），来恐吓原告不要配合警察。被告刘强东的行为更导致原告不仅开始担忧自身的安全，同时担忧在中国的家人的安全。上述情况都被记录在执法记录仪里。

44. 被告刘强东一被带离公寓，一名警察便向原告询问发生了什么事。原告告诉警察她被被告刘强东强奸。原告告知询问她的警察，被告刘强东是一名国际知名的富豪，位列福布斯杂志的富豪榜。根据福布斯杂志的排行，被告刘强东位列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中的第272名。原告告诉警察，她既担忧自己即时的人身安全，也担心她将来在美国合法居留期结束以后，不得不返回中国之后可能的遭遇。上述情况都被记录在执法记录仪里。

第四个环节，“仙人跳”还有一个最主要因素，就是“人”。需要额外说明的一件事，我也对刘姓女大学生背景做了调查，其父的确为生意人，在某中国公司担任高层，并且与明大某教授交好，这位年轻女大学生家庭环境和教育都不差，“仙人跳”往往为惯犯，但她和那位 Tao 同学也都没有任何类似“前科”。

同时，据接近京东董事会成员的人透露，刘强东在董事会内部从始至终只否认了“强奸”，对过程描述较为复杂，但从来没有说是被这位女生设局陷害，对女生的评价也从没有用“仙人跳”类似的描述，更别说实锤证据。我更愿意相信，类似昨天发布的视频标题故意强调“仙人跳实锤”这种词，可理解为京东一方对外的一种 PR 策略而已，而我想说的是，这种策略并不善良。

上述所有呈现，根本构不成任何实锤可将这次事件指向为“仙人跳”。

最后，我想引用柴静在《看见》中写的一段探寻真相的话作为结束：探寻就是要不断相信、不断怀疑、不断幻灭、不断摧毁、不断重建，为的只是避免成为偏见的附庸。或者说，煽动各种偏见的互殴，从而取得平衡，这是我所理解的“探寻”。

2019.4.23 《沈彬|刘强东案的“反转视频”，能当呈堂证供吗》

作者：沈彬

来源：大家

原文链接：<https://dajia.qq.com/original/category/shb20190423.html>

只要不发生在自己身上，所有的新闻都可以归为娱乐新闻，吃瓜群众总是乐滋滋地盼“反转”。

比如，4月22日下午，微博用户@明州事记 发布了两组视频，力证“刘强东中了仙人跳”。很多围观群众也跟着喊起来：那个 XX！心疼大强子！

那这个视频能否扭转大洋彼岸的民事诉讼结果呢？

是不是彻底颠覆了起诉书里的事实呢？

【视频只是“网友爆料”，但京东不需要负责】

要说明，这是一份单方面剪辑、单方面公布、单方面阐释的“公关材料”，而不是客观的证据。4月12日，抛出这两个视频的是一个今年1月才注册的微博用户，而且就只有这两条微博内容，但在第一时间，它就被众多互联网自媒体大V转发。

京东方面不需要对这份视频负法律责任。虽然，陈曦律师在微博上认领了视频：“本人作为刘强东先生的代理律师，经当事人确认，该视频内容属实。”但要讲清楚，陈曦不是在美国执业的律师，她所说的“属实”也不是美国证据法律意义上的真实有效，不代表整个视频没有被刻意剪辑、没反映事件真相，只是说明她代表京东方面承认，视频里面的的是刘强东。

【视频内容和起诉书不一样在哪里？】

刘女士的起诉书当然是一面之词，但是目前的视频也不是“有视频有真相”，而且从剪辑到表述明显的带节奏，不过，它也指出了起诉书的一些空白点。我们一边看视频一边分析。

疑似刘强东明州案晚宴视频曝光

一、以餐馆就餐时的视频来说：

(1) 原告方刘女士的说法是：“姚启勇即指引她就坐于紧邻被告刘强东左侧的座位。此安排出于被告刘强东之前对姚启勇的授意。”视频片段中显示，刘女士与刘强东之间隔了2个位子。

——但是，当时是不是换过座位？这个需要更多视频披露。

(2) 关于灌酒，女方的说法是：“原告屡次被被告刘强东胁迫饮酒。这种胁迫大多基于文化。”“由于被告刘强东及其商界朋友和同事的胁迫行为，原告最终如被告刘强东所愿地被灌醉了。考虑到自己醉酒和虚弱的状态，原告私下请求艾丽斯·张协助她乘车回家。”

视频中，刘女士未显示出严重的醉意，礼貌地开门请就餐者出门，刘强东的女助理此时还和刘女士说了几句，之后刘女士跟上众人离场方向。但是，视频说明里带节奏地表示：“女士再次主动追上（刘强东）”。

(3) 转场到车中，这里没有视频，女生指控刘强东对她上下其手，甚至女助理还故意扳下了司机面前的反光镜。

疑似明州案公寓视频曝光 女方邀请刘强东进入酒店

二、再转场到第2组视频中：

(4) 刘女士带着刘强东以及他的女助理一起进入公寓大门，再指引两人一同坐电梯。在上第2部电梯时，女助理没有跟进电梯（这似乎印证了起诉书中说的“被告刘强东用中文指示艾丽斯·张不要跟着”。）

(5) 之后，刘女士和刘强东一起走入电梯，刘女士和两人之间有揽胳膊的行为，出电梯之

后，两人进入监控视频的尽头，疑似进入了刘女士的房间。

三、细节解析

视频有没有造成事件翻转？有没有打脸起诉书的内容呢？

起诉书对三人进入公寓大楼的表述是：“原告认为自己只是被送到房门口、希望保持礼貌和尊重、不想局势恶化的情况下，原告和被告刘强东以及艾丽斯·张一同进了大楼。被告刘强东用中文指示艾丽斯·张不要跟着。”从遣词造句中能够看出，三人进入公寓，并不是刘强东暴力胁迫的结果，刘女士想表达的是：当时她希望息事宁人——哪怕在之前车上刘强东对她进行猥亵之后，还是不想撕破脸皮，委曲求全地“保持礼貌”。

那么，视频当中两人有挽胳膊的亲密举动，算不算“仙人跳”的实锤？

首先，要回到视频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上，现在被剪出来的视频里的人，是不是原告刘女士？是不是刘女士所居住的公寓？挽胳膊的前因后果是什么？原告一方并没有做出解释，而且作为被告一方的京东、刘强东是不对这样的“网友爆料”真实性负责的，哪怕它可能经被恶意剪辑、篡改。

视频中的“靶子”没有出来辩解，视频的“受益者”不用对真实性负责，吃瓜的群众以为捞到了真相，喊着“反转”，这样的“真相失格”满可怕的。

其次，要在法律上还原事实，必须要在美国法庭陪审团面前完成举证、质证、交叉盘问等环节，由陪审团作出裁决，在中文舆论里打公关战是没有意义的。

【不说 yes，就是强奸】

要强调的是，认定强奸的标准是：Only yes means yes（只有说了可以才是可以）。答应一起吃饭，回了短信，收了礼物，邀请到家里来，挽过胳膊……包括爆料视频当中反复强调的女方做出引路的手势、自己开门进屋，都不代表刘女士愿意与刘强东发生性关系。

性同意必须是明确的，其他的任何行为，包括沉默，都意味着拒绝，未经明确同意的性行为就是性侵。美国近三四十年的一个关于强奸的立法动向，就是取消了“被害人应该抵抗加害人”的要求。过去，美国大多数地方要求强奸罪的受害方必须有身体上的反抗，才算“强行”发生性关系。后来，有的地方改成口头反对也可以，甚至没有明确表示同意发生性关系，也可以构成强奸。

霸王硬上弓、霸道总裁爱上你、五十度灰……这些都叫性侵，虽然在很多中国人，特别是油腻的中国男人看为这叫“半推半就”。只不过，很多性侵在美国的诉讼制度之下，因为刑事案件的证据标准比较高——必须排除一切合理怀疑，不得不转为民事诉讼：而民事诉讼只要达优势证据的标准就能够确认责任。

此外，美国国会于1978年通过的“强奸案的盾牌条款”，即《联邦证据规则》第412条。该条款规定，有关受害人过去性行为方面的名声或评价的证据，一律不予采纳。这意味着强奸案中，原则上禁止询问被害人性经历的做法，也禁止将之作为品格证据示证。在签署该法案时，卡特总统称：该法案“旨在结束对强奸案被害人的二次伤害，并通过保护被害人免受羞辱来鼓励报告强奸”。这就是防止对被害人以“荡妇羞辱”进行刑事辩护。

十多年前——2003年美国篮球巨星科比所遭遇的那次“强奸指控”，也是经历了刑事指控撤销—民事和解—赔偿—公开道歉整个过程，可以作为观察名人涉及性侵案的一个参考标尺。

2003年7月1日，科比被指控在动手术的前一天强奸了宾馆雇员19岁的Katelyn Farber，科比一开始完全否认，最后承认发生过性关系，但是称是“女方同意的”；被警方问起女方脖子上的伤时，科比承认发生性关系时用手勒住她的脖子。

在听证期间，科比的律师对女方的诚信提出质疑：女孩子的内裤上还有另外一个白种人的精斑；宾馆的门房作证，女孩在离开宾馆时“没有显示有问题”。科比的辩护团队指控女方一直在服治愈精神分裂的药物；还找来女方的室友作证，她在学校时企图自杀，一直想上电视剧出名……

总之，科比的团队想在公众舆论场中打造出这么一个爱滥交、想出名想得发疯、精神不太健康的“荡妇”。但是，并没有X用！

强奸和性侵的标准，不在于女方之前行为是不是检点，而在于女方说“不”时，你一定要停，否则就是性侵。后来，科比做公开道歉时，有一句话耐人寻味：“我终于知道了，她不愿发生性关系时的感受。”

“说不”是女性受害者的最后一条防线，也是定性的最关键的一条，前面发生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最后有没有说不。

有中国的科比粉为他洗地：当时科比的膝盖受了伤，所以小姐想跑是跑得掉的，既然跑不了，她就是情愿发生性关系。还有中国网友这么评价泰森强奸案：“以泰森几亿美元的身价，犯得上强奸一个普通女孩吗？”——这个和“刘强东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了”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不问事实，先入为主，流着哈喇子地围观富豪猎艳，默认所有性侵案都是“价钱没有谈拢”，这都是可耻的。

【对滥诉，美国有 rule11 制裁】

还有一个问题，这些视频能在美国法庭作为证据吗？

经美国的法学博士Y先生的介绍，了解了一下美国法庭证据规则，如果这样的视频如果作为证据，提交给法庭的话，可能遭遇 rule 11 制裁。

《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11条，是对于律师滥用诉讼程序的一个惩戒性的条款。当事人和律师要通过签名的行为，对诉讼文书中所提及的事实和法律内容作出担保，确保其诉讼行为并非出于任何“不良目的”（improper purpose），“不良目的”包括提出文件的目的是为了骚扰他人、不必要的拖延诉讼程序，增加无谓的诉讼费用。

美国律师不能对当事人的陈述照单全收，必须对于法律文中提及的一切事实和法律依据，进行当时条件下尽可能合理的调查（inquiry reasonable under the circumstances），律师有义务保障法律文中所有的事实论断，有足够的证据支撑，不能够听风就是雨，直接搬到法庭上，否则，是一种藐视法庭的行为。

律师当然是要为自己的当事人服务，但是也要顾及法律共同体的职业操守和伦理，不能没有底线。最典型的案例就是 2011 年桑兰在美国起诉，因为遇人不淑，找了律师海明大搞“滥诉一气”，把桑兰在美国的监护人刘国生和谢晓虹以及他们的律师朋友莫虎等都告上法庭，提交的 2000 页证据却与诉讼请求“文不对题”，结果莫虎律师对桑兰及其律师启动了 rule 11 制裁。

目前看，这两组视频被严重剪辑，并不能完整反映事件的经过，其真实性，以及与企图证明的事实之间的相关性存在严重问题，明显指向对女生的“荡妇羞辱”。

如果把这两组视频作为证据提交民事法庭的话，可能会被认为属于“轻率冒失” (frivolous) 的行为，可能按《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rule 11 进行制裁的，律师轻则要被记录在案，接受罚款，重则可能被吊销执照。

法律的归法律，道德的归道德，公关的……额……那就一边呆着吧。

性侵案的受害人不需要“完美”，不需要三贞九烈，不需要穿着贞操带走在大街上，只要她在最后一刻说不，那就是不可以发生性关系，否则就构成性侵。

目前的视频，并没有动摇起诉书中的核心内容，没有直接否定酒桌上被灌醉、在车内被猥亵、在屋内被强行发生性关系。刘女士和刘强东之间有过挽手的行为，但是视频缺乏完整性，并没有揭示挽手的前因后果，不能拿这个作为“仙人跳”的实锤。

事实上因为这个只是“网友爆料”，京东不用对此负责，但只要实现信息碾压、足够吸睛，造成叫“反转”的效果就算扳回一局。

但再怎么样，舆论场里的“荡妇羞辱”不会影响到法律对事实的判断。

如果说刘强东案有什么正面意义，那就是为中国人打开了一扇窗户，在案件持续讨论的时间里，好好学学美国司法程序。

2019.4.23 《女权者真被“打脸”了？刘强东案“仙人跳实锤”视频观后感》

作者：吕频，

来源：微信公众号“女神和表姑的日记”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sgT6DSoEg7Co57mvpuRiag>

北京时间 4 月 22 日下午，微博新号“明州事记”放出两则经过剪辑、标注和说明的视频，展示刘强东与其强奸控告者 Jingyao，在强奸案发前于餐馆和公寓楼电梯间内外的互动：“刘强东明州案晚宴视频曝光，女方未醉酒主动跟随”；“仙人跳实锤？明州案公寓视频曝光女方举止亲密主动邀请刘强东进入”。

视频一出，无数评论提出案情已经反转，此前公开的女生民事起诉状中关于遭刘设局强奸的说法不成立，并且再次庆贺“打脸”女权主义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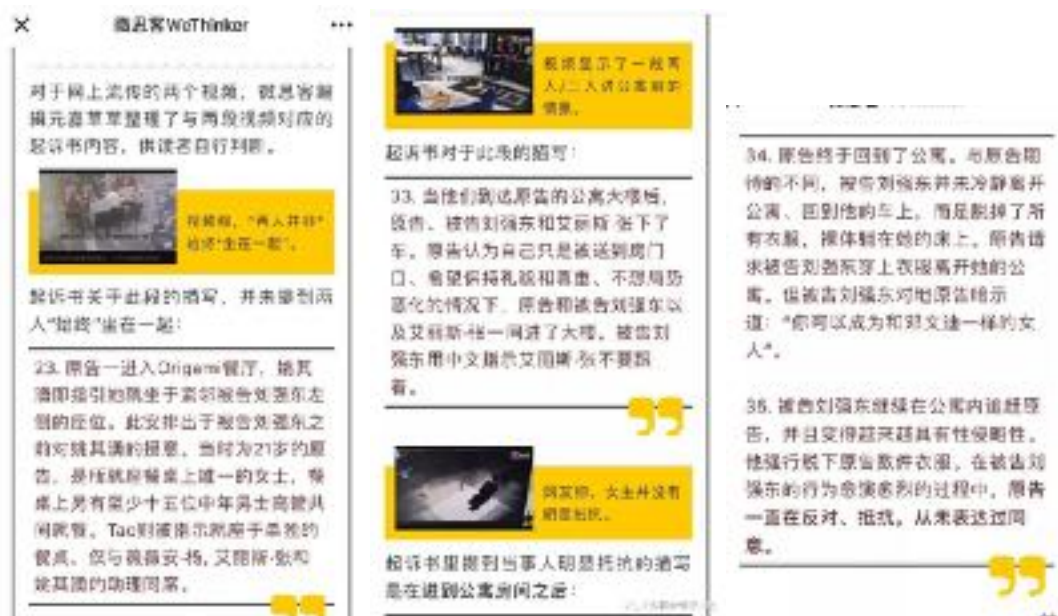
首先必须要说是，这种视频发布发纯属卑劣【狗哨】操作。所谓狗哨，是民粹暴力化的大众传播年代特色的恶意动员，通过发布对其基本盘具有特别喻意的指示性信息，召集定向攻击，而自己却假装身在事外，不负责任，不受监督和批评。

“明州事记”是刘强东-京东方的小号无疑。一个上市公司，一个公众人物和全国政协委员，面对一项严重的公开法律指控，没有任何正面回应，微博禁止评论，同时却注册小号，躲在暗处，发布来历不明、全在质证之外、无须为之承担任何后果的选择性材料，以刻意的渲染和标签，怂恿其死忠男权粉丝再次对 Jingyao 和女权主义者发起网络暴力。这种猥琐操作本身就是大公司和大人物公然堕落的表现，是对懵懂吃瓜群众的道德毒害。

质询这种视频的合规性，尤其是其选材和剪辑制作的狡诈，是十分必要的，在澄清之前，一个正直的观众可以将以这种黑色手段放出的材料一概视为假。

但对质视频本身不是我的重点。除了只想强调几点：

1、对照视频和 Jingyao 起诉书，其关键情节完全不构成否定关系。参考下图：



(忽略水印，不知道如何去掉)

2、视频完全无法证明在公寓房间内没有发生强奸。

3、完全无法从视频得出 Jingyao“仙人跳”（预谋、诬告和敲诈）的诽谤性结论。

但是要承认，视频的放出让 Jingyao 在这场舆论战中再次处于下风，在明州检方于 2018 年 12 月以“证据有重大问题”为由拒绝提起公诉之后的又一次。

她并没有在饭局上醉酒，而且还主动跟着刘一起离开餐厅。在公寓楼内她引导刘换乘电梯上楼，（看似）热情介绍，还挽臂照顾——尽管身体始终是保持距离。（看起来）她并没有如在起诉书中所描写的那样，抗拒刘和她一起进入她的房间。

如果有人担心这会让 Jingyao 在法庭上吃亏，那我的看法是这恐怕还不至于，民事诉讼是就许多证据和辩论的结合所做的相对判断，仅一个不涉及强奸关键情节的视频影响有限，更何况法庭恐怕不会接受剪辑拼接过的材料做证据。但是，起诉书里那个无力、抗拒、悲愤的受害者 Jingyao 的形象，似乎已经不再真实。

很多人已经产生了困惑，虽然很多人还在坚持为 Jingyao 澄清和辩护。但前一种现象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实际上，女权主义者的力量总是很小的，只要刘强东成功动员和其支持者，同时动摇中间派；其支持者声音放大，中间派开始倾向于观望，而女权主义者本来就势弱的时候，就是他的舆论胜利之时。而这种舆论胜利，又为他的法庭之战的无论胜负做了保险——只要国人相信了他，美帝国主义反华法庭的判决就不能让他形象失分。

精力、空间、资源，都不允许我们将重点放在试图改变那些男权分子上，何况那些人也不接受有理的辩论——他们从一开始传播“仙人跳”阴谋论的时候，就不是基于证据或说理的。重点是我们怎么坚定我们自己，并且帮助中间派小白们更清楚地理解形势。

坚定我们自己，不是坚持一个基于二元论的固执立场。看似非黑即白，实则莫衷一是的取向，已经让中国网民/愚民/韭菜们受够了苦，一次次在“实锤”和“反转”之间疲惫被带节奏和被消费，最终是彻底被榨干价值和犬儒化——用“我什么都不相信了”来保护自己。关键问题是韭菜们的心态就是在自大、冲动、情感化和绝对化的两极之间摇摆，没有经验与能力做自己的判断，也没办法为自己的判断设出必要的事实和道德边界乃至负责。

女权主义者发起了“Here ForJingyao”的活动。所以，怎么理解“我相信 Jingyao”？相信 Jingyao 是不顾事实预设立场吗，抑或是我们已经提前决定为 Jingyao 做一切人品担保，尽管我们压根不知道她到底是何许人？如果你曾是这样的热血感性，那现在你就正在被悄悄种下心理的危机，而且可能随着舆论战还而可能升级，未来危机还不止这一次。

不管其他人理解不理解，我们自己首先要知道“我相信 Jingyao”是在哪一个层次上及什么程度的表态，要理解它的道德和政治的意涵，然后在纷扰面前还能守住它。

每个人都有她的主观性和局限性，因此即使是最直接的亲历者，最诚实的陈述，也不意味着完全契合“客观真相”，或者说所谓“客观真相”必是可以追求但永不可能真正到达之事。而另一方面，她感受强烈的，她的身体和心理真实经历过的，很可能无法被外在客观地证实，并且也没有一种（没有被男权污染的）语言让她好好说出来。

每个人都无意识地在头脑深处遗忘和改写着记忆，陈述不可能百分百复原。甚至强烈的冲击会使人失察失忆。人又都有趋利避害的社会本能，在不同的情景中，为了争取理解，会强调她想强调的，而回避令她所无法面对的——别说你没这么做过。所以每份自述都可以是不完整、破碎和有漏洞，可以被无穷地追问和怀疑。

而 Jingyao 这样的强奸受害者很容易成为糟糕、失信的受害者，因为她们就是有“贪念”，想抓住额外机会，结识些头面人物，找份工作什么的。她们总是犯错误，没有“正确”和及时充分反应，临事不够警惕勇敢决绝，经常自欺到最后一刻。事后又过于愤怒恐惧嫌恶，因恐惧错过了报警，因愤怒又试图威胁对方，如此等等。

我们必须明白，【绝大多数犯罪都因受害者的错误或无能才成功】，除非是走在路上被一个陌生人冲上来一刀直接捅死的那种。除此之外所有的受害者都是“有问题的”。因此，要求 Jingyao 是整个过程中的完美受害者，这根本就不应该成为表态的前提。

强奸是一种结构性暴力，这不仅是指它是这个社会根深蒂固的性别不平等的外在表现之一，也是指它的实施就绑架了亲密、要害和无法解脱的，基于情感，社交，与资源的权力网络。没有一种受害者像性别暴力的受害者一样与加害者那么亲近而又无法拒绝，他们是父亲、丈夫、导师、上司，或者意外垂青来坐在你身边挥挥手就能让你这小角色登上事业巅峰的人。在这个权力网络里 Jingyao 一直被教导着要通过为大佬提供无偿的情感服务，让他们顺心满意，来争取一些从未被承诺的机会。实际上这个权力结构非常容易就把她至于一个被剥削的位置上了，而她还得在这个位置上很乐意很努力。女权主义说，男权社会是不允许女人有完整的自主性，给她自觉的“双重意识”，从男权压迫的角度审查自己，自我批评自我督促，包括可能逢迎讨好强奸者到最后一刻。

这真的很羞耻。可是这是怎样造成的？如果大众不能理解这羞耻的根源，那它就会永压迫女人不说和让羞耻不退。

强奸文化不仅是议论一下女生的贞操品性，而是【对性别暴力事件中事实、法律、道德的全过程篡改和劫掠】。内生于压迫性的性别权力结构的属性，使强奸经常以“不是强奸”的方式被实施，并且使强奸往往在法律上和舆论上都被认定“不是强奸”，甚至在许多个案中，还能殖民受害者的意志，让她不敢说“我被强奸了”。然而，其实只有她知道那是强奸，那些曾有类似遭遇的女人也知道。

否认强奸个案就是保护整个性别结构，而关于强奸的主流话语和实操，在在也是暴力，那么多强奸案，大家都清楚，太多在法律上和舆论上首先审判的是受害者，而永不给足够救济。那我们怎么能抵制这样的强奸文化，拒绝和受害者一起承受这种性别暴力的一次次原生，次生，再生？

相反地，就要切断身为女性对男权的期待，以及以不惜过正的方式，阻止强奸文化的无形殖民，至少让它在在我们身上无法再循环下去，在男权社会里划出一个女性领地，而“我相信 Jingyao”就是这样的边界所在。我指的是，坚决不当貌似懂法的“客观中立”的男权志愿者，不是用男权所设的关于强奸的、本身就是暴力的标准来自我检查和苛刻地部分通过受害者，而是相反，先假设她们没有问题，这就是一种彻底的集体斗争。

重申一下，相信 Jingyao，不是因为已经审查了或者能担保所有的“事实”。而是因为我们体会这男权社会给人设的限和下的毒。不是因为她做得一切够好，不是因为她已经向我坦白证明了一切。不是因为她没有回避，隐瞒，淡化，种种她可能还不想面对的情节，不是因为我相信人间的法律一定会给她公正的判决，也不是因为我自诩上帝的代理法官，可以裁判她的纯洁度。

然而我看到她的自述，仍然有一种真实的力量，因为它就是这社会里每一个女生都可能遭遇到的。所以它唤起许多共鸣，许多女生讲了自己类似的，逃脱或未能逃脱的经历，每一个都非常相似。这难道是可以无视的吗？性别压迫将不同的女人同等对待，因此塑造了她们的遭

遇的同质性，也因此埋下了女人相互认同和支持的伏笔。

我相信 Jingyao，是想给她一些被接纳的安全之感，在这之下，我们能更相互理解，让那天的真相最终有机会涌现而不致被怀疑恐吓所堵塞。是因为我看到她在斗争。在前期的斗争中她什么都没有得到，反而失去了健康，学业和信誉；她一定已经深知法律凶险，舆论恶毒，却还要再去打一次民事官司。这【一定是因为她有确信】。既然这样，我就陪她走这一段路。

我也别无选择，既然那些人一开始就蛮不讲理散布毫无证据的阴谋论，我就必须在这个事件里参与对强奸文化的纠偏，拉住社会不至于进一步失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相信 Jingyao”是一种被迫的反制，是在墙和鸡蛋之间的【积极的道德选择】，也是少数人不得不自我放大的姿态——既然大多数人，更有权力的，都在另一边，而所谓“中立”就等于让结构存续，那我们这点人，在这一边每人都做出百分之一千的拉力都不够。

我也看到她的斗争正在激起所有强奸文化的穷极攻击，因此从即使只为了这场舆论战的角度说，支持她更意味着支持其他许多女人，我也一定要去做。也因为我和她一样在这社会生为一个残缺、有错、羞耻的性别，我一生当中有许多极度的惨痛从未对人言，我也希望通过支持她来治疗自己那个内在的女性。

我曾听过太多女人讲她们的故事，也深知这社会有多黑暗严酷，是这些经验，而不是天真无知，让我变得有时候十分情感化，而另一些时候不惜无情。然而都无碍我对那些女人的忠诚。我曾经陪伴一位母亲，在她的女儿莫名惨死之后，在很多人都觉得她应该放弃的时候，有足足八年如亲人般的相处，我用了许多时间仔细听她一字一句的讲述。我相信她并和她相互帮助，并不是真的相信了那个女生死于有计划的故意谋杀，不是那样的。是因为我相信母亲有求得一个真相的权利，只有她才能决定采用什么方式，到什么时候停止；而且她的坚持具有女权主义的意义。那么，对 Jingyao 和其他女人，我会尽量做到一样。

当然，Jingyao 也有可能欺骗和利用了我——一切皆有可能。可我因此冒险的只是我一己一时的脸面而已，我冒的是为了更大效益的险，我指的是，如果其他千万女人，看到我是这样愿意相信女人，一定会更能说出她们的遭遇，而最终打破强奸文化。因为这样的计算，我不在乎丢脸这种小事。

我为自己的决定负责，如果最终证明 Jingyao 是骗子，那我就承认我见识不足，再不参与对任何强奸案的讨论。我还会赔偿刘强东——以不管什么方式白给京东 1000 块钱。我想这钱占我财产的比例一定超过他可能赔给 Jingyao 的。

“助力 Jingyao”墙外链接：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EWf4MUBII1TvYj10FJwJ3BCZ5Vcp0jKh020_QoiKnTSvSDg/viewform

2019.4.24 《视频和录音让相信 Jingyao 的人打脸了吗？》

作者：李思磐

来源：微信公众号“李思磐”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HcwpwgawwLTQhluq9jmGg>

“实锤”是社交媒体环境中媒介素养缺失导致的问题。人们幻想用局部的原始证据来说明事情的全貌，既脱离完整的证据链，也不考虑证据本身真实性、完整性的核查。

我们不知道“公寓视频”删去了什么内容，监视器本身并不能提供人们互动的细节，讲出全部的故事。受害者作为弱势一方回避冲突作的消极抵抗，最后统统成为她的罪证。只要她没有筑起铜墙铁壁，她就活该。

这篇文章来自对微博网友有偿提问的回答。为了让更多人看到，发到很久不更的公号~~

今天大家讨论的是@南方都市报 放料的“匿名录音”，似乎显示 Jingyao 在找男方律师要求道歉并赔偿。于是似乎更加坐实了“仙人跳说”。

正如@方可成 @新闻实验室 所言，一家曾经享有全球性声誉的媒体能够堕落至此，不交录音来源，不作信息核查，不作任何平衡报道和背景交待，沦为一方（疑似性侵）的放料渠道，真的是跌破底线的堕落。

其实我们都能够想到录音无非来自刘强东一方，录音肯定同样经过了编辑。Jingyao 也确认这是刘一方的律师前后四次主动联系她，给她选项，而她的回答是要求道歉、赔偿，不想上法庭上媒体，因为没有时间——我都觉得这是非常合理的诉求，也是普通人生活被犯罪或者侵权事件打破时的正常反应。而且，对于缺乏共情能力的侵害者，要求赔偿比要求道歉和忏悔是更加务实的要求。大家可以去听听录音，Jingyao 一字一句地说，她需要一个道歉。

现在说视频。

我知道背景不明的账号@明州事记这两个视频，是因为很多我从来没见过的账号涌上我的微博说要“打脸”。说句老实话，乍一看，真的似乎要“打脸”呢。我的第一反应跟很多人类似：都在车里对你上下其手了，为什么你还会这样“热情”地引导他进入你的宿舍？跟很多朋友一样，那一瞬间，我几乎觉得自己被 Jingyao“利用”了。

然而，稍安勿躁，我们可以从这两段视频里看到什么？

被利用的是我们自己的成见——对受害者进行无休无止的道德苛求，却对权势男性的性罪错去道德化、非罪化。



视频都是在公共区域发生的事。它完全无法证明不存在强奸。之所以能够引起大面积“反转”，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本身是支持熟人强奸的：我们迫不及待地去咎责受害者，而熟人关系中的

女性，因为表现出太多的合作、顺服与考虑他人的处境，总是显得抵制强奸不力。正如我所在的一个微信群里出现的观点：除非 Jingyao 能拿出被强奸的视频，否则无法证明强奸；而假如她能拿出视频，那就坐实了她“仙人跳”。在这种人眼里，拉手进门就等于同意性交，这跟十年前韩寒的看电影等于同意上床论也不相伯仲。

首先说“饭局视频”，似乎是为了反驳女生被刻意安排坐在刘强东旁边的女方起诉书陈述——现在饭局视频是没有详细说的必要了，因为@陈纯 Camus 已经放出了 Jingyao 提供的完整的视频，果然，@明州事记剪辑的是最不具有代表性的两分钟——三个小时的饭局，女生大多数时间都是坐在刘的身边，并且刘一直很主动地与之攀谈。

除了剪辑，@明州事记给饭局视频加上的字幕，根本与视频内容无关。譬如，Jingyao 出门的时候，字幕说“女士主动跟随离开”，暗示她“黏着”刘强东；但事实上，Jingyao 是在门口为刘把门，并且把住较长时间，直到刘的助理来跟她说话——这一点可以说明，她对自己当时的角色认知，是学生志愿者，是服务的人。接下来，刘强东助理对她说话之后，字幕声称她“再次主动追上”，但是却不说明助理跟 Jingyao 交流的内容（“明州事记”多半是有与刘以及助理的沟通渠道的，ta 不会不知道助理说了什么）。这个视频无非希望制造一种女生主动“纠缠”刘的假象。

但是你看了完整的饭局视频就会知道，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完整的饭局视频显示，起诉书所言为事实：“23. 原告一进入 Origami 餐厅，姚其涌即指引她就坐于紧邻被告刘强东左侧的座位。此安排出于被告刘强东之前对姚其涌的授意。当时为 21 岁的原告，是所就座餐桌上唯一的女士，餐桌上另有至少十五位中年男士高管共同就餐。Tao (Jingyao 为了有个照应而找来的朋友，中途被其他人叫走，后来的报警者) 则被指示就座于单独的餐桌，仅与薇薇安·杨，艾丽斯·张和姚启勇的助理同席。”





截图：Jingyao 进入，刘强东与姚一起望向她，Jingyao 本来想在姚那一边落座，姚两次动作很大地挥手，将她安排坐在刘强东身边。

被害人的“暧昧”

另外，很多人觉得公寓视频是“实锤”，我觉得与其说是“实锤”，不如说，它揭示了更多让人困惑的事实。

“实锤”是社交媒体环境中媒介素养缺失导致的问题。人们幻想用局部的原始证据来说明事情的全貌，既脱离完整的证据链，也不考虑证据本身真实性、完整性的核查。

Jingyao 在挽着刘强东手臂的时候，她的身体语言是很奇怪的。如果你要如一些还活在大清的网友所言，“仙人跳”一位男性，也就是说，以伪称被性侵而行敲诈之实，在知道自己住的公寓有着无数监控摄像头的前提下，难道不应该更加“收敛”，表现得更“无辜”吗？而且视频中的刘强东表现得很乐意去往女生的公寓，并不需要以“热情邀约”作为前提。

这一点只能说明，首先，Jingyao 并不认为这个动作是一种性邀约；其次，确实如她在起诉状中所言，根本没想到对方到公寓会做什么。

在起诉状中，“公寓监控视频”的内容，对应的是这一段话：“33. 当他们到达原告的公寓大楼，原告、被告刘强东和艾丽斯·张下了车。原告认为自己只是被送到房门口、希望保持礼貌和尊重、不想局势恶化的情况下，原告和被告刘强东以及艾丽斯·张一同进了大楼。被告刘强东用中文指示艾丽斯·张不要跟着。”

视频上的内容是符合这一段陈述的，可以证明 jingyao 只是“认为自己只是被送到房门口、希望保持礼貌和尊重、不想局势恶化”——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刘的助理确实被莫名其妙留在了某一个电梯口。

需要注意的细节有两个：一、Jingyao 挽着刘强东的方式；二、刘在电梯里抬起脸与 Jingyao 说话的神态。三，她将刘的助理一并引入公寓大堂——如果她真的想让刘做些什么，邀请一位同龄女性在场是很奇怪的。

如果要性邀约一位男性，身体语言难道不应该是“亲密无间”地挽着对方、并且若有若无地“耳鬓厮磨”吗？可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女孩儿跟刘强东之间隔着半条手臂的距离，可以说是“悬

空”的挽着刘强东，而且另外一只手，是做出导引的姿势——这就是对上司和长辈礼貌地接待的方式——这样不会太亲密，也不会太冷漠，是一种礼仪性的、“希望保持礼貌和尊重”姿势。

两人在电梯里交流的状态也比较能说明这样的人际距离。虽然女生松松挽着刘，但是两人的互动是相当客气的，比较像带着客人参观周边环境，而不是一夜情男女心照不宣的“前戏”。

我访谈过一位被七十岁博导性骚扰的姑娘。她的导师带她散步，因为这是“指导”和“鼓励”的方式。每次散步，导师必然与她十指相扣，这位结了婚做了妈妈的女博士，从来不敢挣开，只能在走了一段之后，借机悄悄地抽出来。

众泽妇女法律服务中心（原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代理过重庆女教师被校长性骚扰的案子，败诉。因为，移动公司不给女教师调取她手机上的校长性骚扰短信记录，校长却有门路调取了女教师回复他的短信——面对校长日复一日的露骨骚扰，她很“策略”地用不伤和气的方​​式回应。但单单看她被动回应的这些内容，法官根本没觉得她不情愿，而是觉得她与校长“关系暧昧”。

这就是性侵害受害者的困境。我们不知道“公寓视频”删去了什么内容，监视器本身并不能提供人们互动的细节，讲出全部的故事。受害者作为弱势一方回避冲突作的消极抵抗，最后统统成为她的罪证。只要她没有筑起铜墙铁壁，她就活该。

为了体面进退失据

女孩们总是很担心失去体面和礼貌。年轻的我们就是在这种专属于女性的愚蠢、天真、耻辱和挫败中成长的。

直到今天，我也没有多大长进。我长进的无非是对于一些危险齷齪的事情预先感知的经验，不再像二十岁的时候那样懵懂。譬如我会断然要求晚辈不要参加业内前辈与官员邀约她唯一一个女生在私房菜馆的饭局。

我在视频里，看到了 Jingyao 处处要顾全体面给自己带来的困难。想着自己曾经的某些狼狈，我才能理解她。视频让我们比起诉书更加接近了 Jingyao 当晚的困境。有些人评论说，她“进退失据”。是的，正是进退失据，让她更真实了。

我相信 Jingyao，是因为她身上有很多性侵受害者的共同之处。

她哪里有一点“周密计划”“仙人跳”的样子？她不愿意报警，是知晓此事的朋友 Tao 报的警，Tao 则是在美国朋友撺掇下报警；第二天再次报警，则是大学敦促下报的警。哪有如此组织松散，充满不确定性的“仙人跳”呢？

请看起诉书里的报警过程，Jingyao 的进退两难比比皆是：

“38. 在强奸行为发生后，原告在她的公寓内秘密地使用自己手机上的社交软件“微信”与她在工商管理博士（中国）项目的“志愿者”同事 Tao 联系（就是 Jingyao 发现自己是唯一被邀请的志愿者时心里没底，叫上一起来的朋友，被中途带走离席），并告知 Tao 自己被性侵的事

实。正如原告在其清晨发给 Tao 的微信信息里所表达的,出于对自己和家庭成员安全的顾虑,原告并没有报警。原告不想惹怒被告刘强东或者引起被告刘强东的敌意,从而使自己和中国的家庭成员的安危置于险境。她也不想自己以强奸受害者的身份引起大众关注。因此,她决定尝试说服被告刘强东离开自己的公寓。

39. 2018 年 8 月 31 日清晨, Tao 收到原告的消息,得知其受到侵害。当时在常春藤酒店大堂的 Tao, 被一名美国熟人/酒店员工强烈鼓励拨打 911 报告朋友的强奸案。Tao 听取了熟人的建议致电 911 报警, 并提供了警方所需的信息。

40. 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的警察和明尼苏达大学的校警对“正在进行中”的强奸作出回应, 于凌晨 3 点 10 分左右到达原告的公寓大楼。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的警察佩戴了执法记录仪。当警方等待进入有这栋有门禁的大楼时, Tao 向他们展示了原告发给他的“微信”消息, 并将消息翻译成英文给警方。Tao 同时确认并告知警方, 原告用中文给他发了一条消息, 明确告诉 Tao“(被告刘强东)强奸了我。”上述情况都被记录在执法记录仪里。

41. 当原告所处的这栋有门禁的大楼里的另一位居民到达大门口时, 警方得以在没有告知原告或被告刘强东的情况下进入大楼。在找到原告的公寓后, 警方在她门口作出警力布控。两名警察在门左边, 一名在右边。右边的警察取出他的泰瑟电枪, 左边的一名警察取出了手枪。其中一名警察用一枚手电筒敲原告的门, 片刻后, 穿着整齐的原原告开了门。上述情况都被记录在执法记录仪里。

42. 警方立即表明了身份, 随后进入公寓。带队的警员持枪对公寓进行了安全检查。在原告的卧室里, 这位警察发现了躺在床上的被告刘强东。他只穿了一件 T 恤, 腰部以下赤裸。警方立即逮捕了被告刘强东并给他戴上手铐, 并帮助他穿上衣服。上述情况都被记录在执法记录仪里。

43. 当警方从原告的公寓里带走被告刘强东时, 被告刘强东明显试图通过瞪原告和愤怒地用普通话对原告说:“搞什么”(意译), 来恐吓原告不要配合警察。被告刘强东的行为更导致原告不仅开始担忧自身的安全, 同时担忧在中国的家人的安全。上述情况都被记录在执法记录仪里。

44. 被告刘强东一被带离公寓, 一名警察便向原告询问发生了什么事。原告告诉警察她被被告刘强东强奸。原告告知询问她的警察, 被告刘强东是一名国际知名的富豪, 位列福布斯杂志的富豪榜。根据福布斯杂志的排行, 被告刘强东位列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中的第 272 名。原告告诉警察, 她既担忧自己即时的人身安全, 也担心她将来在美国合法居留期结束以后, 不得不返回中国之后可能的遭遇。上述情况都被记录在执法记录仪里。

46. 当晚早些时候, 在朋友和明尼苏达大学学校工作人员的催促下, 原告再次向明尼苏达警察局报告她为被告刘强东所强奸。这次报告中, 她提供了强奸的细节。很快, 被告刘强东被逮捕。在被告刘强东被捕前, 已询问过被告的几位警官, 与他们的上级以及前一次出警的几位警官就情况进行了沟通, 并获得了明确授权拘留被告刘强东。被捕之后一天, 2018 年 9 月 1 日, 原告与明尼苏达警察局的警官 Matthew Wente (马修·温特) 会面, 并特别向温特警官说明她为被告刘强东所强奸。47. 被告刘强东能够用英文进行非常有限的沟通。温特警官用英文对被告刘强东进行了询问并且对询问过程录音。在被告刘强东与温特警官一个已录

制存档的询问中，被告刘强东在他的刑事辩护律师在场的情况下，承认了他曾经与原告在豪华轿车中进行过包含性意味的身体接触。随后，在同一个已录制存档的询问中，被告刘强东进一步向温特警官承认在案发当天，他曾经与原告在她的公寓里有过性交行为，并且在插入性性交之后，射精在原告的“肚皮”位置。”

加害人无条件豁免

刘强东疑似性侵事件发生之后，我们听到多少这样的话：“价格没谈拢。”“给一车爱马仕就好了。”“刘强东怎么可能需要强奸？”当占据优势社会经济地位的男性的性侵恶行早已被文化规范系统豁免追责的环境中，我们怎么能够要求一个缺乏社会阅历的年轻女性，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有清晰的认知和井井有条的回应策略？

性侵害实际上是一种对人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身份的系统性的破坏。性侵受害者不仅担心会加诸于自己身上的污名，以及可能的报复（有些让人意外，我采访过和帮助的很多人都觉得加害人能够“置我于死地”），更重要的是，她们无法处理这种被体面的上位者、导师和前辈侵害的经验。

这对她们的世界是颠覆性的，人前道貌岸然的长辈进屋就脱光衣服，并不仅仅是关于性。素来憧憬的职业前景、崇敬的领袖魅力、理想社会的蓝图……颠覆的是她一部分的自我。因此，在 MeToo 里，那位被资深媒体前辈性侵未遂的实习生 C，就仓惶告别了她本来充满期待的新闻业。很多被导师试图性侵的女生离开了学术圈。

Jingyao 不是一个人，这样的故事比比皆是。更早，譬如南方报社记者性侵实习生案，就差不多是这样一个故事。受害者对加害人非常敬畏，认为他无所不能，在局外人认为应该反抗或者退出的时候什么也没做，同样，她发信息给自己的闺蜜，最后报警的决定也是闺蜜推动。同样，她非常害怕加害人报复她。结果也是一样：检方以证据不足未能起诉。

正因为受害者当时的“懵了”，事情就发生了。甚至事情发生之后，为了调适，更多不智继续发生。这些故事不符合人们愿意接受的性侵害的脚本。譬如，一些受害者尽量调适自己的感受和记忆，把这个不堪的故事修改为另一个故事。所以我们看到房思琪故事的另一个版本是爱上了性侵者。

但是在对受害人苛求的同时，加害人却不必面临任何质疑。就像跟着剪辑视频一起被勾兑出来的舆论：只要有人跟着他上了车，只要有人挽了他的手，他做的一切，全都顺理成章。

最后，我想说一说这个视频背后的公关术。

明州警方表示自己没有公开过案件相关视频，那么有视频在手的只应该是当事人。可是当事人为什么自己不出来正式回应，却要用微博无名账号发布剪辑误导视频+不具备该案代理资质的律师发表误导言论的方式来影响公众的看法呢？被 Jingyao 告上法庭的，是知名企业和它的 CEO，这不应该是一个体面人、正规公司的公关方式。

这位@JTN 陈曦律师，在微博上发过的唯一关于京东的原创微博，就是关于自媒体“黑”京东的事件。可见她顾问的内容主要与京东的商誉有关。但这位律师在美国并没有执业资格，严

格来说，她并没有资格代表明州疑似性侵案的任何一个“当事人”。律师的发言很有意思，她说“视频属实”，不管是指“女生主动属实”还是“视频不是假的”，其实没有任何意义。一个经过剪辑的视频没有法律上的证据效力，这位律师当然是知道的。

为什么起诉书更可信？因为它是数位律师背书的正式法律文件，律师职业有严格的行为规范，律师如果伪造证据、虚假声称，会导致很严重的职业后果。而一个我们都不知道背后是谁的小号，即便涉嫌诽谤，对其进行法律追责也非常难。起诉书最重要的内容，不是事实陈述，而是事实陈述后标注的证据出处，如警方的执法记录仪。希望看到京东和刘强东的完整应诉文件，而不是基于信息误导的闪烁其词的荡妇羞辱。

2019.4.24 《刘强东视频要是 po 在美国，主流媒体怎么报道？》

作者：Tony Lin

来源：Matters

原文链接：

<https://matters.news/@tonylinhk/%E5%88%98%E5%BC%BA%E4%B8%9C%E8%A7%86%E9%A2%91%E8%A6%81%E6%98%AFpo%E5%9C%A8%E7%BE%8E%E5%9B%BD-%E4%B8%BB%E6%B5%81%E5%AA%92%E4%BD%93%E6%80%8E%E4%B9%88%E6%8A%A5%E9%81%93-zdpuAyC7t4h9yx5RjUhMcNSzqeAZRSZT6Cz3npQY5AyD4vm2i>

某个小号发出的一条「刘强东事件」的相关视频，一下再度引爆了这个案件的公众舆论——这也牵扯到主流媒体的事实核查和新闻操守问题。如果先抛开案情和视频本身，美国主流媒体在面对类似事情的时候是怎么做的呢？

回到自己在 BuzzFeed News 经手的一个[突发新闻视频](#)来说吧：2017 年夏天，巴蒂摩尔警察被发现似乎在案发现场放置毒品，并再「人赃并获」——这是短时间内巴蒂摩尔警察局发生的第二起相关事件了（2018 年，其中一起事件涉案警察被判行为不当和伪造证据）。如果没记错的话，这个新闻最早在社交媒体发酵，然后被各大媒体 pick up。如果我的记忆没错的话，引爆社交媒体的视频来源，一个普通人 Facebook 发出的，剪辑过的、配字幕的视频。

如果按照这次刘强东案的媒体操作，那做这个视频可以说很轻松了。把那人的视频下载下来，打上 logo，说不定加上个爆点标题，这也就是 10 分钟、顶多 20 分钟的事。但这个突发新闻真正要做出来，却花掉了整整 6-7 个小时。为什么呢？

因为……不能这么做啊。

首先，最基本的一个问题是：这个视频是哪儿来的？

作为制片人，首要责任是核实视频的所有者和真实性。确定选题之后，第一件事当然就是联系视频在 FB 的发布者——他是谁？他怎么拿到这个视频的？在 FB 私信对方后，他并没有回答我。而我观察了下对方其他的公开 post，似乎是个普通人。视频从他那里火起，不代表这个视频就是他制作或者公开支持 endorse 的。

第二步，当然是寻找原视频的发布方，以及视频的完整版本。视频的发布方一点也不难找到：因为受过媒体训练的传统地方媒体——通通都解释清楚了视频的信息源头：Office of the

public defender, 马里兰公共辩护人办公室, 公共辩护人(public defender),是政府付钱雇佣的律师, 帮助有困难的平民打官司。而该政府办公室发出了谴责声明 (链接在这里: http://docs.wixstatic.com/ugd/868471_4f3759ece9364f89878afd25198fc1c6.pdf), 信息源头可以说很可靠了。不仅如此, 在办公室的「媒体公告」里, 很轻易地找到了声明全文。警察被怀疑投放毒品的定性, 在这件事上已经有了比较可靠信息来源。

第三步: 虽然确定了政府办公室的信息, 但依然没找到完整的视频, 也完全无法证明网上火爆的视频, 就是办公室控诉的那个啊。怎么办呢? 非常简单: **声明里, 政府办公室的 Melissa Rothstein 被指明为联络人**。马上给她发了邮件, 又打了电话。表明媒体制片人身份后, 办公室的 Melissa 非常专业, 马上给了我完整版的警察摄像头视频下载链接。大功告成! ……还早着呢。原版视频是几个长长的摄像头文件, 不同角度, 我们也无法证明最早火爆的视频里描述的内容, 就是实际上发生的内容。我和编辑分别过了几遍视频, 确定了关键问题在于: 1. 警察第一遍搜车没搜到毒品。2. 警察的摄像头在未经解释的前提下关掉了 30 分钟。3. 摄像头重启, 来了一个新警察, 两人一起搜到了毒品。和编辑独立观看并得出了结论后, 再结合公共辩护人办公室的声明中提到的问题, 以及两周前类似案件, 这个视频的基本要素才算够了。与此同时, 我们也发邮件给了马里兰警局, 并没有得到回复。

然后, 就是一轮一轮地编辑和删改: 什么片段是 fair representation, 什么片段可以比较好地展示三个关键点, 此时 NowThis 已经把视频发出来了。他们突发团队大, 动作快, 做的非常清晰, 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参考——而他们也是经过了至少以上四步才推出的视频。而这个视频, 在素材获取上还算是最最最最简单的: 因为视频来源是政府/警方。如果是私人的话, 那就更麻烦了(做一个猫猫的视频合辑我都得一个一个 po 主打电话申请, 采访)。

如果你平时使用 twitter 并关注欧美媒体突发记者的话, 一到突发新闻你就能看到记者在大规模刷屏@普通人, 急求他们拍摄的视频/照片版权: @xxx, 我是 ABC/NBC/CNN 的记者, 能使用你的视频吗? 请私信我。社交媒体时代, 私人录制的视频, 哪怕是公开 po 在他们自己的账号上, 也真不能随使用。否则媒体的法务就要找你麻烦的。

事实上, 美国甚至有一整个视频版权产业: 媒体公司看到某个流行视频有火爆的可能, 火速买下版权。其他媒体要是不给钱的话, 就要面临高额诉讼(是不是很视觉中国?)。在制片人里头臭名昭著的 Junkin Media, 就是最令人讨厌的一个。他们往往用蝇头小利诱惑不谙世事的 po 主, 最后赚取高额版权费。但如果没有完善的法律和媒体自律, 像 Junkin 这样的视频版权捕猎者也根本无法生存(注: 这类视频往往没有那么强的公共属性, 更多是阿猫阿狗可爱孩子, 也不完全影响日常媒体工作)。

2019.4.24 《只谴责南都是不够的 | 据扯》

作者: 宋志标

来源: 公号“旧闻评论”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y2Y1prj_eltfReGqgolvnq

南方都市报在 4 月 24 日受到一波强烈批评, 事由是这家报纸 23 日推出一条音频爆料, 内容是所谓“女生向刘强东索要钱财”。该报道说该节音频是匿名邮件的爆料, 南都迅速转发。批评者认为这种做法违背新闻伦理, 不是专业主义。骂了也就骂了。

这个报道没有记者署名，对材料来源、真实性不作推敲，完全照搬。这当然不符合一个机构媒体的基本做法。对此，方可成基于专业主义的批评，已经很充分了。但我想说的是另外一个角度，仅仅从假新闻的立场，是无法完整、清晰理解这件事的，因为这是资讯操纵。

你从假新闻的成因，从机构媒体的专业主义去批评，看到的只能是整件事中很小的一部分。确实，南都所作所为让曾经效力过它的人羞愧，从新闻职业的历史以及残存的一点念想看，这是不可原谅的事情。但我们还应该看到更多，也应该提醒其他人看到更多。

以如此举动看，南都推送这个用意明显的视频，一定是绕过了正常的编辑流程——也就是说，无论是新闻采访部门还是音视频部门都无权处理它，想必是总编辑跨过采编流程去拍板。而从倾向性不难看出，将音频呈给总编的资讯掮客，少不了广告经营部门的人员。

在南都推出这个音频之前，微博账号“明州事记”已经甩出了第一个视频，涉及两位当事人在公寓门厅、电梯、过道内的举止。该视频随即被质疑，认为是断章取义的剪辑，这种质疑声浪需要再次被压制。于是，这段所谓“女生索取钱财”口径的视频再次抛给场内。

为什么不让@明州事记 继续喂料？可能是因为这个号已经受到怀疑，它设定时间不长，只发过两条微博内容，而且倾向十分显著。即使最笨的人也能想到，这个号是水军营销号，服务于特定目的。京东不会承认与此号有关，但相关律师与它的互动已能说明问题。

在继续引导舆论方向上，既然原有的号不被信任，那如果是一家正规的机构媒体呢，一定会提高爆料的可信度吧。至于南都怎么被选中，而且它最终承担起音频的最早出口，内情不详。但在效果上，爆料者的目的达到了。南都的机构媒体身份，极大地扩散了这个料。

所以在以南都名义抛出音频之后，与之相关的所有网络出口都被激活。报纸本身并不重要的，重要的与它相关联的互联网络。放料者可能比南都更清楚这一点，他们看重的并不是“南都报了”，而是看重这个出口“活了”，因为南都报了，网络输出成为可能。

从咨资讯操作的角度看，从南都这里取得突破，是操纵者的一个小小胜利。南都的网络合作出口，自觉承担起扩散传播的作用，二是南都拿社会声誉为这个爆料背书（尽管很短暂），就此制造出新一轮的海量传播。作为白名单上的可信来源，南都爆料成为舆论场上一个新节点。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具体的资讯操纵中，南都是被利用的角色，完全被动，没有博弈权力。尽管用“匿名邮件”的名义来搪塞，但这是遮盖用的，背后的公关意志若隐若现。在这里，不是新闻与新闻专业主义的分野，而是资讯操纵大佬与下一级资讯木马的关系。

方可成讲述的那些道理，南都拍板者能不清楚吗？但最后还是做了，这里面的名堂就很叫人寻味，也许价码高到报社无法拒绝的地步，也许威胁同样高到了无法回避的程度，总之是服从、屈从资讯操纵，可以短暂度过某种险情。这就是一个选择问题，纳入整个资讯操纵。

自从女生在美国重启诉讼，王志安最先将起诉状翻译中文，接着是专业翻译者合作，落实女方起诉状的中文版本，象征着这场舆论战正式揭幕。迄今为止，京东公关没有公开说参与，

没有直接露面、没有正面刚，整个舆论战呈现出明显的代理人之战。

在从前的一些公关交锋中，阿里公关和京东公关都会直接下场，不仅亲自下场而且发动一切资源，营销号、大v、机构媒体、自媒体。而这一次，似乎启用了不一样的打法，隐身后，操纵资源，利用代理人代替舆论战，不断抛出视频，互相伤害。

女方现在受到了更多同情，尤其是知识阶层，所以对南都的代理人身份，看得一清二楚。南都当然是被选定的代理人之一，但在听命行事后，受到业界同行尖锐批评后，南都作为机构媒体来争取代理人的优势可能不那么耀眼，代理人身份或许会被雪藏。

在受到专业伦理的炮轰后，南都还面临事实失误的谴责，它被资讯操纵的所有缺陷，都将转变为炮弹，攻击到报纸。同样是机构媒体，@北京时间报道女主声音，还原出南都抛售的音频，是警方问话、东之律师主动电联，然后被录音的前因后果。

这对南都而言，当然是一个实时展露、并仍在发酵的教训。它选择进入资讯操纵的大盘，因为无法置喙，在强势的操纵者面前丧失专业能力，只能做网军小弟，不仅在专业上被其他机构媒体硬怼，更要承受社会评价降低的代价。选边站，木得拣，也是进退失据。

南都的损失，对资讯操作者来说，应该属于无所谓。业界以专业主义不彰批评南都假新闻，与操纵资讯改变舆论风向的人，分属两个很不一样的层级，自然也是鸡同鸭讲，无法对话。这件事再次告诉一般人，资讯操纵是比假新闻更高、更厉害的信息污染。

前阵子美国独立检察官出具穆勒报告，结论是特朗普没有通俄。但无论是穆勒报告，还是脸书的一系列反应，以及被媒体揭露的活跃于国际间的资讯操纵大鳄，都集中显示出资讯操作在大选、种族歧视、国安恐袭等多方面深入介入，超级富豪的性丑闻是资讯操纵的生意之一。

台湾的《报导者》最新的一组报道，揭露了世界范围内资讯操纵的版图，其中有北马其顿韦莱斯的青年网军承接全球业务，甘当该产业的下游，闷声大发财了。“因为资讯不一定涉及真假，但那些意图操控、运用假账号及提高声量的做法，其实影响更剧烈……它伤害的是我们的认知”。

所以，我觉得对南都在这次风波中的角色担当，批评是可以，但重点不在于它的具体表现，而是认清根源。资讯操纵作为一种成熟的信息干涉，对人们认知的特定影响，以及对三观的有意识改建。透过媒体看到的一定是变形的世界，这是很早就有的预警，注意资讯操纵的进攻性与侵略性。

社交媒体是最容易进行资讯操作的地方，这已经被世界范围内许多包括选举在内的案例所证明，而且这种信息操纵仍将继续。德国、法国、新加坡等都出台了相关法案，法国直接言明是《反资讯操纵法》，新加坡叫《防治网路不实和操纵内容罪》，显示反资讯操纵已是趋势。

上海发生少年跳立交桥自杀一事，魏武挥发文批评媒体的表现，说值得他尊重的媒体越来越少。一个原因在于，机构媒体在与自媒体争夺流量时，对新闻报道与资讯操纵的界限认识不清，或者故意模糊边界意识，新闻业艳羡资讯操纵的生意，被深深吸引、扭捏卷入，观感当然很差。

这也是南都充任那个角色所揭示的大难题：资讯操纵中最重要的部分是组建代理人网络，在新闻羸弱舆论僭越的今天，机构媒体成为操纵者俯视与挑拣的菜肴，行业中人身不由己，不做生意就要付出代价。强公关与弱媒体的力量对比，让坚固的东西极易瓦解，而受众似乎不在乎。

资讯操纵像是一股时代浪潮，被掌握资源的势力和富豪任意使用、按需使用。你做的是新闻还是生意、是服从原则还是接受号令、是放弃立场还是随时转变立场，每一天都在考验着人。眼球经济从未如此势利，眼光也从未像今天这样珍贵、稀缺，真是一个世纪难题。

《报导者》主事李雪莉在谈到那组报道的感想时，抒发了一位资深新闻人的感叹，因为北马其顿那位资讯操纵教父讲了这么一段话（讽刺吧）：“你必须要对一切保持怀疑，对一切小心，你必须知道，真相永远不是非黑即白的，读各种新闻，然后由自己判断真正发生的事情事实是什么。”

2019.4.24 《刘强东案音视频：机构媒体的堕落与溃败》

作者：方可成

来源：微信公众号“新闻实验室”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NDUwNjQ0MQ==&mid=2654282063&idx=1&sn=d6584ffad9108109086f39436e1b59e5&chksm=bd4d5c698a3ad57f957f6f2b0de297050005f482cfc6bf167b7d405439c8417fee2a2fc8c527&mpshare=1&scene=1&srcid=052907eOtp5ldQA4o3hKC6xv&key=dd5051400a9fb58f1de2f9764488bd2a5287dfa1e1703dd4a4bfb8e903d48c125b9b9672fbdf261e291f6af22886b7822610f5a9a0f4e60d23bcb43bd1544603c37e416d202399d6bfebccdf8519a8&ascene=0&uin=MTMyMzUzMjM1&devicetype=iMac+MacBookAir7%2C1+OSX+OSX+10.14.5+build\(18F132\)&version=12020110&nettype=WIFI&lang=zh_CN&fontScale=100&pass_ticket=zpDYZ0Lp3U0664gggQ6eDv7Z7lekAc9rN44H%2FF4yBc%3D](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NDUwNjQ0MQ==&mid=2654282063&idx=1&sn=d6584ffad9108109086f39436e1b59e5&chksm=bd4d5c698a3ad57f957f6f2b0de297050005f482cfc6bf167b7d405439c8417fee2a2fc8c527&mpshare=1&scene=1&srcid=052907eOtp5ldQA4o3hKC6xv&key=dd5051400a9fb58f1de2f9764488bd2a5287dfa1e1703dd4a4bfb8e903d48c125b9b9672fbdf261e291f6af22886b7822610f5a9a0f4e60d23bcb43bd1544603c37e416d202399d6bfebccdf8519a8&ascene=0&uin=MTMyMzUzMjM1&devicetype=iMac+MacBookAir7%2C1+OSX+OSX+10.14.5+build(18F132)&version=12020110&nettype=WIFI&lang=zh_CN&fontScale=100&pass_ticket=zpDYZ0Lp3U0664gggQ6eDv7Z7lekAc9rN44H%2FF4yBc%3D)

这几天，随着女方提起的民事诉讼和一些视频、音频的流出，刘强东案一直是吃瓜群众的关注焦点。此案涉及法律、道德、权力、社会文化等很多方面的问题，在这篇文章中，我聚焦于一点：点评媒体的表现。更确切地说，是**机构媒体**（或称专业媒体）的表现。“机构媒体”是相对于“自媒体”而言的，指的是正规的专业媒体机构，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台、大型门户网站等。在这个年代，人人都可以做“自媒体”，但**机构媒体有着相当的门槛**，以相对专业和权威的面目示人，并且理应秉持新闻媒体的专业守则和职业操守，对出产的内容进行严格的质量控制。

然而遗憾的是，在刘强东案最近的进展中，我看到的是许多机构媒体抛弃了专业守则和职业操守，出产了大量不合格的内容产品，说是堕落和溃败，并不为过。

视频

4月22日，此前从未发过微博的用户“@明州事记”发布了两则视频，并配文字“刘强东明州案晚宴视频曝光，女方未醉酒主动跟随”；“仙人跳实锤？明州案公寓视频曝光 女方举止亲密主动邀请刘强东进入”。

这两段来自监控录像的视频来历不明、不清楚是否经过刻意的剪辑乃至伪造。这时，机构媒体应该做的事情是：**核实视频真实性、调查视频信息的完整性（是否刻意剪掉了部分段落），并将核实之后的内容与女方起诉书进行比照。**

可惜的是，就我所见，没有一家机构媒体做到了这些。

不少媒体选择了直接转发视频，顶多加上“疑似”二字为自己免责；另一些媒体则引用了微博用户“@JTN 陈曦律师”的发言：“本人为刘强东先生的代理律师，经当事人确认，该视频内容属实。”并且使用了“刘强东律师证实视频内容属实”这样的标题。

刘强东律师证实公寓视频属实女方主动邀请进房间|刘强东性侵|涉案_ ...

<https://ent.sina.com.cn> > 明星全接触 > Translate this page

1 day ago - 随后，刘强东律师在微博发文称：“本人为刘强东先生的代理律师，经当事人确认，该视频内容属实。”但北京京安律师事务所张述律律师则向媒体表示：...

刘强东律师证实网传视频属实女当事人主动邀请刘进房间_举止 - 搜狐

www.sohu.com/a/309639797_115565 > Translate this page

1 day ago - 随后，刘强东律师在微博发文称：“本人为刘强东先生的代理律师，经当事人确认，该视频内容属实。”楼楼表示，女方举止亲密，主动邀请刘强东进入...

You've visited this page 2 times. Last visit: 4/23/19

刘强东律师证实公寓视频属实女方主动邀请进房间_明州 - 搜狐

www.sohu.com/a/309709256_498139?sec=wd > Translate this page

19 hours ago - 新浪娱乐讯4月22日，有网友曝光疑似刘强东涉性侵案公寓视频，视频显示，...本人为刘强东先生的代理律师，经当事人确认，该视频内容属实。

刘强东律师证实公寓视频：内容属实——上海热线新闻频道

https://news.online.sh.cn/news/gjb/content/.../content_9265828.htm > Translate this page

14 hours ago - 4月22日，有网友曝光疑似刘强东涉性侵案公寓视频，视频显示，女方举止亲密，主动邀请刘强东进入酒店。据刘强东案公寓视频曝光，新浪娱乐讯4...

刘强东律师证实公寓视频属实系女方主动邀请进房_网易娱乐

ent.163.com > 网易娱乐 > Translate this page

1 day ago - 随后，刘强东律师在微博发文称：“本人为刘强东先生的代理律师，经当事人确认，该视频内容属实。”2018年8月，刘强东因疑似强奸被美国警方逮捕，...

然而，什么叫“属实”？这两个字的意义模糊不清：指的是视频并非演员扮演的吗？那么，刻意剪辑隐瞒信息的视频算是“属实”吗？如果是事发前几天的监控录像，算是“属实”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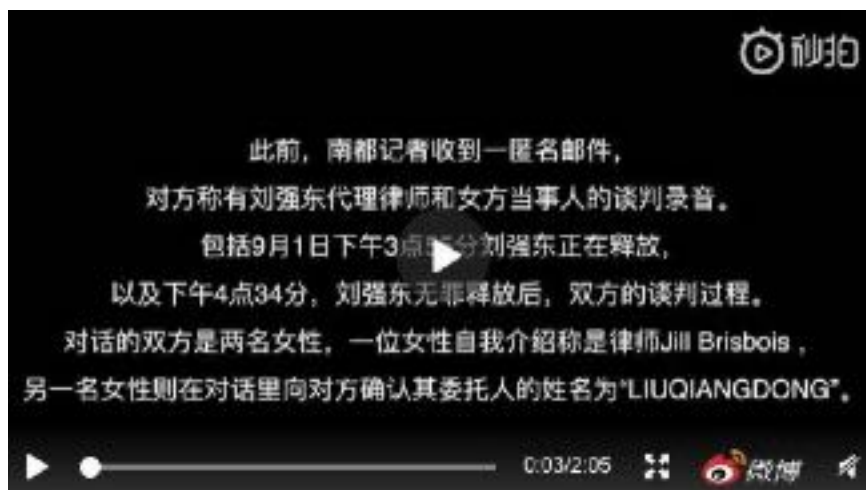
没有追问，直接充当传声筒，任由读者自行解读。对于机构媒体而言，这样的做法纯属失败。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最起码，吃饭的那段视频是经过剪辑。从陈纯那里放出的视频显示：饭局绝大部分时间里，两位当事人是坐在一起的，而“明州事记”的视频把这些完全剪掉了——这，能叫“属实”吗？

其实，验证视频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只是基础工作，媒体还应该进一步将经过核实的视频内容与女方起诉书的内容进行比照，并对其法律效力进行讨论。最好还能普及与强奸案相关的统计数据 and 知识点——比如，大多数强奸发生在熟人朋友之间，不说 yes 就是强奸，等等。这些内容在社交媒体上的讨论中出现了，但是机构媒体很少触及。

音频

4月23日晚，某报又放出一段音频，称：收到匿名邮件，里面有刘强东代理律师和女方的谈判录音。



如果说把不知名小号放出来的视频未经验证就进行转发是机构媒体的堕落的话，那么作为曾经中国最好报纸之一的某报，直接放出未经验证的录音，那真是low得底线都已经完全没了。不知真假、不知是否完整、没有当事人的回应，一家重要媒体就这样把自己完全当成了某一方的传声筒。

音频流出之后，新浪科技很快进行了跟进。然而，这一跟进也是令人失望的——唯一的信息增量是这样一句话：“新浪科技求证了接近刘强东的人士，称音频内容属实。”

独家|女生索要钱财录音曝光 刘强东方面称内容属实



同样是不明不白的一句话：“接近刘强东的人士”有什么资格去证明音频内容“属实”？“属实”是什么意思？音频里面确实是女方当事人？那么音频是否有经过剪辑？这些疑问根本没有得到回答，只能由读者自行解读。这样的“独家”，没有什么可骄傲的。

更何況，这段关于要求道歉和赔偿的音频有何意义？就像很多网友评论的：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受到伤害之后很正常的反应。媒体抛出和传播这则音频，除了给一些人提供“钱没谈拢”、“女方勒索”的低级谈资之外，有何公共价值？

媒体应该怎样做？

遇到类似的事情，媒体应该怎样做？我请教了正在美国媒体 Quartz 工作的@没有羊先生，以下是他的分享——

回到自己当时在 BuzzFeed News 经手的一个突发新闻视频来说吧：2017 年夏天，巴尔的摩警察被发现似乎在案发现场故意放置毒品，以制造“人赃并获”的假象——这是短时间内巴尔的摩警察局发生的第二起相关事件了（2018 年，其中一起事件涉案警察被判行为不当和伪造证据）。如果没记错的话，这个新闻最早在社交媒体发酵，然后被各大媒体跟进。而引爆社交媒体的视频来源，则是一个普通人在 Facebook 上发出的剪辑过的、配字幕的视频。



如果按照这次刘强东案的媒体操作，那做这个视频可以说很轻松了。把那人的视频下载下来，打上 logo，说不定加上个爆点标题，这也就是 10 分钟、顶多 20 分钟的事。但这个突发新闻真正要做出来，却花掉了整整 6-7 个小时。为什么呢？因为……不能这么做啊。

首先，最基本的一个问题是：这个视频是哪儿来的？

作为制片人，首要责任是核实视频的所有者和真实性。确定选题之后，第一件事当然就是联系视频在 Facebook 的发布者——他是谁？他怎么拿到这个视频的？在 Facebook 私信对方后，他并没有回答我。而我观察了下他其他的公开内容，似乎是个普通人。视频从他那里火起，不代表这个视频就是他制作或者公开支持的。

第二步,当然是寻找原视频的发布方,以及视频的完整版本。视频的发布方一点也不难找到:因为受过媒体训练的传统地方媒体通通都解释清楚了视频的信息源头: Office of the public defender, 马里兰公共辩护人办公室, 公共辩护人 (public defender) 是政府付钱雇佣的律师, 帮助有困难的平民打官司。而该政府办公室发出了谴责声明 (链接在这里: http://docs.wixstatic.com/ugd/868471_4f3759ece9364f89878afd25198fc1c6.pdf), 信息源头可以说很可靠了。不仅如此, 在办公室的「媒体公告」里, 很轻易地找到了声明全文。警察被怀疑投放毒品的定性, 在这件事上已经有了比较可靠信息来源。

第三步, 虽然确定了政府办公室的信息, 但依然没找到完整的视频, 也完全无法证明网上火爆的视频, 就是办公室控诉的那个啊。怎么办呢? 非常简单: 声明里, 政府办公室的 Melissa Rothstein 被指明为联络人。马上给她发了邮件, 又打了电话。表明媒体制片人身份后, 办公室的 Melissa 非常专业, 马上给了我完整版的警察摄像头视频下载链接。

大功告成! ……还早着呢。原版视频是几个长长的摄像头文件, 不同角度, 我们也无法证明最早火爆的视频里描述的内容, 就是实际上发生的内容。我和编辑分别过了几遍视频, 确定了关键问题在于: 1. 警察第一遍搜车没搜到毒品。2. 警察的摄像头在未经解释的前提下关掉了 30 分钟。3. 摄像头重启, 来了一个新警察, 两人一起搜到了毒品。和编辑独立观看并得出了结论后, 再结合公共辩护人办公室的声明中提到的问题, 以及两周前类似案件, 这个视频的基本要素才算够了。与此同时, 我们也发邮件给了马里兰警局, 并没有得到回复。

然后, 就是一轮一轮地编辑和删改: 什么片段是 fair representation, 什么片段可以比较好地展示三个关键点, 此时另一家媒体 NowThis 已经把视频发出来了。他们突发团队大, 动作快, 做得非常清晰, 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参考——而他们也是经过了至少以上四步才推出的视频。

而这个视频, 在素材获取上还算是最最最最简单的: 因为视频来源是政府/警方。如果是私人的话, 那就更麻烦了 (**做一个猫猫的视频合辑我都得一个一个 po 主打电话申请、采访**)。

如果你平时使用 twitter 并关注欧美媒体突发记者的话, 一到突发新闻你就能看到记者在大规模刷屏@普通人, 急求他们拍摄的视频/照片版权: @xxx, 我是 ABC/NBC/CNN 的记者, 能使用你的视频吗? 请私信我。社交媒体时代, 私人录制的视频, 哪怕是公开 po 在他们自己的账号上, 也真不能随使用。否则媒体的法务就要找你麻烦的。

事实上, 美国甚至有一整个视频版权产业: 媒体公司看到某个流行视频有火爆的可能, 火速买下版权。其他媒体要是不给钱的话, 就要面临高额诉讼 (是不是很视觉中国?)。在制片人里头臭名昭著的 Junkin Media, 就是最令人讨厌的一个。他们往往用蝇头小利诱惑不谙世事的 po 主, 最后赚取高额版权费。但如果没有完善的法律和媒体自律, 像 Junkin 这样的视频版权捕猎者也根本无法生存 (注: 这类视频往往没有那么强的公共属性, 更多是阿猫阿狗可爱孩子, 也不完全影响日常媒体工作)。

真正的崩塌

熊阿姨在新闻实验室的[讲座中说](#):

“很多自媒体号就会渲染社会崩塌、调查记者在消失，这种骗点击量的煽情实在是太廉价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崩塌？就是大家都不再坚持新闻专业主义。**从业者做稿子的时候，不拿过去的媒体那种珍贵的规则要求自己的话，其实就是在促使新闻行业崩塌。”

从刘强东案的这两则视频和一则音频的表现看，中国的新闻行业确实在崩塌。而这样的崩塌，怨不得别人，是部分从业者的自甘堕落。

何以至此？我不愿意进行“部分媒体被收买了”这样的诛心猜测，一个更有可能的解释是：为了抢流量，早就不顾什么专业主义了。

然而，抛弃了专业主义，机构媒体就失去了生存的根基，有再多的流量也是惘然。

如果机构媒体不能独立验证信息的真实和完整、给出背景信息和专业解读，而是扮演传声筒，甚至于被幕后力量操纵，那么我想送出四个字：
要你何用？

2019.4.26 《支持 Jingyao 还是刘强东？可以中立吗？》

作者：肖美丽

来源：微信公众号“尖椒部落”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XEqHEqDip0mAv1TIKsPccw>

2018年8月发生的刘强东涉嫌“构成犯罪的性行为”案，最近因案件当事女学生 Jingyao Liu 正式提起民事诉讼，并在网络上公开姓名和起诉状再次成为热点事件。
我在转发起诉状时写道：

从诉状中可以看到一个21岁的本科在读女学生，怎么在自己父亲的老师和“商业领袖”们的蒙骗下，在一堆为刘强东的性侵行为跑腿的员工们的协力下，落入刘强东编织的陷阱中。刘强东的所作所为，给原告带来了身体伤害以及长期的心理创伤，导致原告终止了自己的学业。

很多网友表示认真读了起诉状后也完全看不出这是一个针对 Jingyao 的陷阱，甚至有人说起诉状让他反而“更坚定地相信这不是强奸。”4月22日，京东的小号“明州记事”发布了一段疑似案发前原告与刘强东的视频，视频经过剪辑并配了很强引导性字幕。

在未验证信息来源和视频内容是否真实之前，多家机构媒体纷纷转发，视频再次将舆论推向高潮。刘的支持者们认为这些视频是“实锤”，证明女方表现得很主动，并非强奸而是“仙人跳”（同意发生性关系后，反悔以强奸威胁，以此牟利）。

我围观了一些类似的辩论，发现 Jingyao 的支持者们和刘强东的支持者们持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常识”，对应女权主义和男权分子对世界的不同认识和解释。在此对常见的质疑粗略的总结和回应。

质疑 1：刘强东这么有钱什么（女人）买不到，还需要强奸？

回应：钱买不到的东西确实存在，不是所有女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愿意出卖性服务。就像有人

愿意卖肾，有人不肯。在对方拒绝的情况下强行进行的性行为就是强奸。因此刘有钱不能证明他不会强奸，也许钱都能买到的东西已经没法满足他了。

质疑 2：世界很复杂的，刘强东这样的大老板遇到这种事情，“社会”一点的人一眼就能看出这事不简单，背后有“美帝亡我之心不死”和“华尔街的阴谋”。是女方设了的局。展开讲讲都能拍成一部商战片，美人计不是常规剧情吗。

回应：权力不平等的关系是性侵害的温床，越是有权有势的男人越容易性侵别人。朱军、雷闯、吴春明、章文……这些性侵的故事都非常的相似和沉重，每天重复着，甚至就发生在你的身边。这些故事不如富豪加美女的商战片那样引人遐想，反而人们想要逃避、否认、假装不存在的。

如果原告一开始就是设局者，她以怎样的能力巧妙地操纵这么多资历权力都比自己高的人为自己铺路。

为何还要带上本没有受邀的男同学同往？为何她的报案经过这么多的反复，这些不稳定的因素对她的计划有何好处？如果是美帝阴谋，为什么刘强东还能立刻回国，而且检察院决定不起诉？从设局的角度来看自相矛盾，漏洞百出。

质疑 3：遇到这种饭局可以立刻拉脸子走人啊，没有车的话，用跑的也行啊，也没有人拿枪比着你。明明可以逃走，自己不走还不是自愿的？

回应：如果当事人有预见未来的能力，她可能去都不会去。不到最后一刻，谁能相信老师和熟人所说的犒劳志愿者的活动是一场“猎艳”行动，世界知名的富豪想要强奸自己呢？

弱势的一方不能评估危险状况，为了保全自己也会尽量顺从不引起矛盾才是常态。感觉情况不妙就因为怕被强奸甩脸走人，就算刘胡兰都做不到。如果真的这么做了，不被骂“自恋”，也会被评价为“不懂事”和“情商低”吧。

质疑 4：视频里女生看上去很主动啊，还用手拉刘强东呢，似乎不怕强奸。要是不愿意怎么会这个样子？

回应：女性从小就被教育要友好温顺不要得罪人，尤其是有权有势的人。在酒桌上和领导推挡可以算是女性职场入门技能：既不能得罪领导，又要避免被占了便宜。如果领导表现出要你扶他一把，谁敢不“搭把手”呢？

就算不是女性，在和自己得罪不起的人进行不愉快社交时，一般人不管心里怎么想，脸上还是要带着微笑，身体动作还是要配合。旁人看到或许还以为他们在谈笑风生。

原告在车上拒绝了刘，如果这时主动表示友好也可以理解，而且原告除了手和刘有接触，身体一直保持尽量远的距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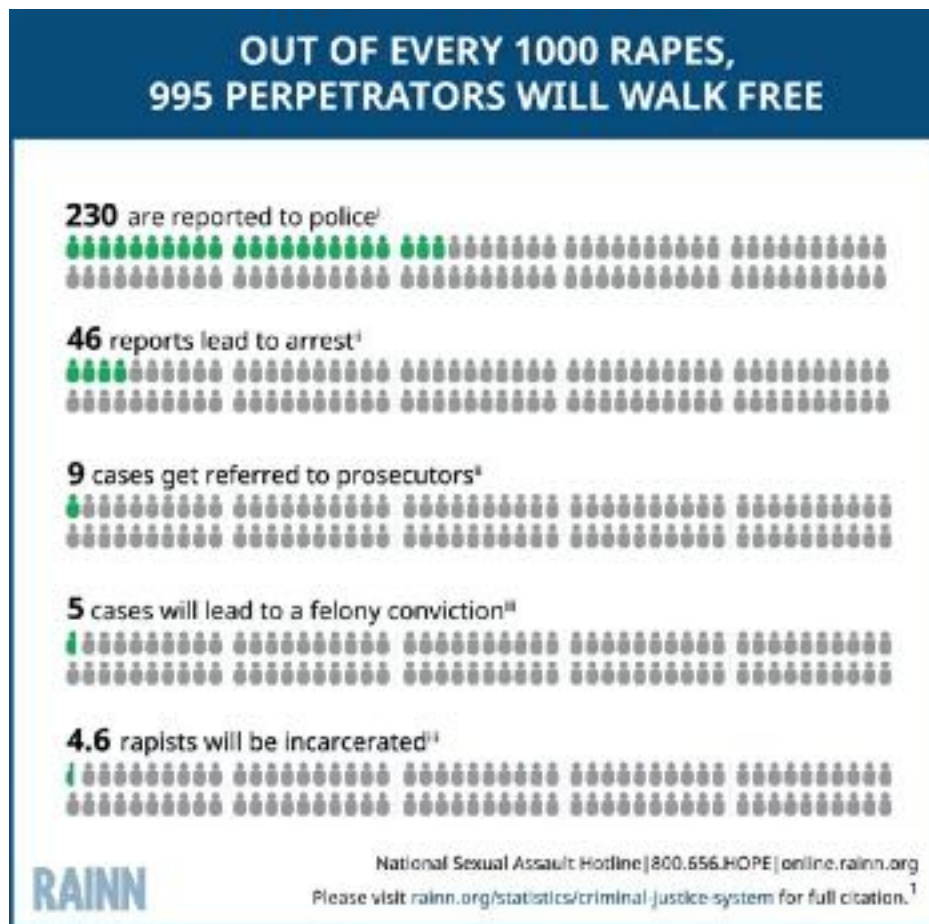
质疑 5：不就是搞一下嘛，至于这么小题大作吗，嘴上说不要身体还不是很诚实，爽过了又反悔。

回应：性侵害的重点不是“性”，而是将人置于无法反抗无法决定自己身体的境地，这种情况容易造成严重的精神创伤。女性的身体不是无人看管的财产，谁拿到了就是谁的。女性是有感受、有想法、有自由意志的人类。当女性表达“不”的时候，意思就是“不”，女性明白自己说的话的意思。

质疑 6：我觉得这件事最重要的还是要保持中立，法律都还没有判决就煽动大家默认她是受害者，不好吧。

回应：这么讲不仅否认了说这句话的人也有立场，还把“中立”也变成了自己的领地。法律系统似乎成为了中立的标志，然而法律本身对女性也并不公平。

明尼苏达州 2018 年有一则长篇报道，揭发明尼苏达州的刑事司法系统如何系统性地挫败性暴力受害者。



1000 起强奸案，995 个都被释放

根据国家犯罪受害调查 (NCVS) 的数据：1000 起强奸案，能够走完流程并且赢下来的只有 5 起左右，这远远难于任何其它犯罪类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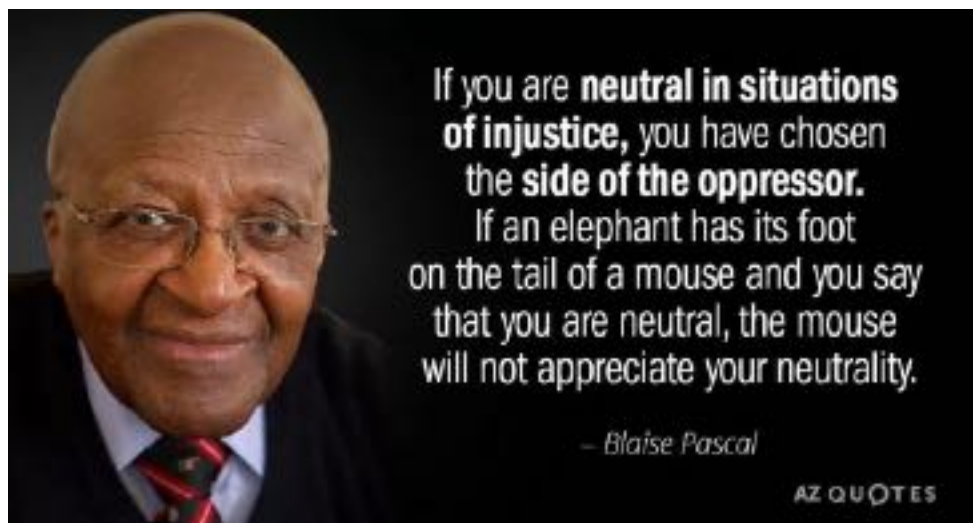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站出来说自己被强奸了将要面对怎样的荡妇羞辱，还会被放在放大镜下仔细检查每个行为是否符合完美受害者的标准。而强奸嫌疑人总有人替他辩解，得到同情。这个案子里双方的各方面力量上刘强东都有碾压式的优势。

在这样的情况下，原告仍然选择上诉，这是鸡蛋和墙的对战，“她说的是真的”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现有的严谨和慎重早已超出了“中立”的范围。

立场不是在真空中产生的，当社会已经向施暴者倾斜时候，对结构性的暴力视而不见，甚至更加严苛地对待原告，将会加剧强奸文化，导致更少受害者敢于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在一个人殴打另一个人的时候不存在“中立”的立场，除了帮助被打的人，其它的立场实际上

都是在帮助施暴者。



如果你在不公正的情况下保持中立，你就选择了压迫者的一边。如果一头大象踩着老鼠的尾巴，你说你中立，老鼠并不会感激你的中立。

总的看来，原告的支持者们主要在做辩解和防守的工作。如果对刘强东遭到“仙人跳”这一假设进行同样力度的质疑，将更经不起推敲。

@纽约北大飞：“顺手”列出若干疑点：

价格没谈拢，是什么时候谈的？开了多少价？刘强东一方给出女方开价数字没有？女生什么时候起意要勾引刘上床以获得钱财，并以诬告强奸相要挟的？如果说有这策划，为何最开始去还带着男同学当灯泡，并坐在远离刘的位置，只是在刘的人指令后才坐到他身边？

为何要找刘强东下手：刘是女生学校的座上宾，给刘打下手找女生去做“志愿者”的教授不但是女生本系的，以前还正是女生父亲的老师。很有可能女生父亲就有托该教授照顾自己女儿。要挟刘会得罪一大票人，和刘搞好关系倒对自己很有利，她为什么算不过来帐？

既然要挟刘要钱，为何在刘还没离开公寓，连裤子都没穿上的时候就微信告诉了自己的同学，以至于同学马上报警，警察立即赶到逮捕了刘？和刘进行要钱的谈判如此没有耐心？刘连裤子都没穿就认定已经谈崩了要诬告了？

如果真是耍钱又谈崩了，那肯定会对刘已经进行了威胁，刘受到威胁显然应该警惕，那怎么会在警察赶来的时候甚至连裤子都没穿？心这么大？

如果是真的要诬告，为什么不自己直接报警，而只是通过微信向同学哭诉，并且明说自己不敢报警怕被报复，那个同学也在旁人强烈劝说之下才报的警？

警察来了之后又一度想要自己撤销指控，这又是为什么？

刚刚刘强东一方又放出自以为能抹黑女生的录音，说是女方律师在私下和解的谈判中提出条件：刘强东赔钱、道歉。如果女生本来就是诬告为了钱的话，要求道歉又是怎么回事？

这些针对案件本身的解析，只要稍微进行换位思考，代入一些生活常识（而非电视剧剧情）就能判断出刘强东和 Jingyao 哪一方更有道理。然而就算耐心地讲解，持有男权观点的人恐怕也很难听进去。

微博上几个网友和一个表示：“我的大脑告诉我这不是强奸”的博主辩论到最后，博主说出：“差的父母就不应该生孩子，劣质人就应该被淘汰。我确实有这样的想法，我并不觉得我这个想法有罪。”这可能才是沟通无法进行的关键。

公号 Herstoria 里的一段话来形容这种现象非常恰当：“中文互联网一大奇景就是弱者往往支持“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价值观，仿佛自己弱势的社会阶级某天会莫名得到提升，以至于他要提前想象一下当一个剥削者是什么样子，并怎样合理化自己的剥削历程。”这样崇拜权力、自我中心、无法对他人的痛苦产生共情，总是站在强者的一方思考的人是非常危险的。不是说这样的人一定会害人，而是在没有惩罚，他又刚好有能力有意愿的情况下，他意识不到自己给别人带来的伤害。

然而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类似的人呢？我想可能是因为现在的社会价值体系极度单一，“钱”和“权”成为衡量“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阶级、性别、地域……人被依据很多特质区分开，形成鄙视链，被鄙视的一方很容易就被符号化。

再加上对社会问题进行个人归因，这样一来所有的成功都是个人天赋和努力的成果，在底层挣扎无法改善自己处境的人则被简单的归因为“懒惰”。

“精英主义”让人有一种个人只要努力就会成为强者的错觉，进行代入的时候，更愿意把自己想成刘强东。然而韭菜就算再操着镰刀的心，也成不了镰刀。在不公平的体制里，绝大多数人注定是被收割的那一方，而所谓“成功”的人靠的更多是本身的特权和运气。

我们不巧都是在这样的社会里成长起来的，更需要学会用结构性的眼光来分析事件，试图将看似分散的问题联系起来。我们还需要练习如何换位思考，共情是一种能力，它需要被锻炼，只有走出自己才能抵达自己。

所以我很感谢包括 Jingyao 在内的许多站出来讲述自己性侵遭遇的人，他们通过自己的苦难，一次次地带领卷入其中的人们练习这种在当代极度稀缺的能力。

2019.4.26 《刘强东案：缺乏性别意识的媒体何时才能停止二次伤害？》

作者：李钊滢

来源：微信公众号“一颗土豆”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IHb-iKhZzcmjFLi7RbLnnQ>

随着越来越多的视频、录音和信息发布出来，在舆论中心的刘强东一案，宛如一部充斥着尔虞我诈的宫斗剧，真与假，对与错，惊讶、无奈与愤怒皆交织其中。

从 2018 年 9 月事情曝光开始，虽然刘强东头上的“好丈夫”皇冠因此坠落，但这并不影响他凭借现有的影响力，继续维持“至高无上的王”的人物定位；反而是他身边的妻子、助理及其余工作人员，甚至是性侵受害者，都出现了被各种各样的猜测、质疑和攻击的情况——仿佛

在一片沸腾的争论中，只有“东哥”才是最无辜的那一个。

匪夷所思的是，这种极其畸形的价值观，不仅得到了一些缺乏性别意识的网民认同，纷纷为刘强东解释和开脱“流言蜚语”；而且还渗透在部分一直主张真实、客观的媒体报道中，其转发信息的速度和广度堪比京东发言人。

时至今日，此事仍然在继续发酵、传播，从中延伸出来的争议和矛盾也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

突然出现的匿名视频

作为一个关注性别议题的媒体人，看到微博上两个匿名爆料视频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充满了震惊和愤怒，随之而来的是从头蔓延至脚的恐慌感——我想起了在过去的2018年，那些曾经被我采访过的性骚扰、性侵受害者们，尤其是TA们在陈述往事时的无助和崩溃，以及事后对社会交往产生的强烈厌倦和抗拒。

在经历了如此糟心的事情后，TA们已经不想再回忆当初的具体情况，毕竟重复地思考和陈说，只会令自己继续陷进去，放大原本忍受的创伤；但是，为了避免下一个“房思琪”，为了预防和警告有相似犯罪欲望的个体，为了揭发和惩罚那些人面兽心的加害者，TA们仍然坚定不移地站出来，发声与倡导。

上述的事实，听起来很残忍，却也很现实。因为如今的我们，确实处于没有良好的、完整的性别平等教育的环境中，每个人都对性骚扰、性侵等事件不敏感，甚至毫无意识地对受害者造成二次伤害——比如匿名上传视频，给当事人贴上“仙人跳”的标签；比如极其注重信息真实及客观的媒体机构，却在没有任何核实的情况下，直接转发相关信息。

两则突然出现的视频，既无法证实视频的女性就是当事人，也无法确定是否存在经过剪辑的可能性，甚至还出现了非常主观的说法——“主动地”。那么显而易见，这些素材的可信度是值得商榷的，但为何区区一个爆料，一条无法证实真伪的信息，一些媒体机构居然会选择在其发布后，也迅速把其作为“有新闻价值”的信息转发呢？

当然，也有一些媒体人还是在等待时机，直到刘方律师在微博回应后才转发信息。但是，即使在同一件事中，由于其立场的不同，个体的回应也有可能截然不同。这也是在提醒新闻工作者们，一篇扎实的报道，在了解一方信息的前提下，应当继续去采访另外一方，以全面的平衡报道产出内容，而并非只选择其中一方呈现“片面真实”，那只会让受众离事实和真相本身越来越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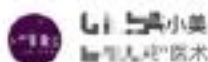
无独有偶，如果说众多媒体只是根据新闻时效性行事，那么之前部分同行在报道此事时，直接在标题写刘方“无罪”，则更令人困惑。因为根据当时的调查结果，是因为证据问题，不对刘方起诉，并非明确其无罪。这种法律概念是需要谨慎撰写，并避免翻译错误的，否则极有可能引起不必要的误会，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但离奇的是，这种“标题党”的现象也出现在不同的媒体报道中——颇有“互相抄作业”之嫌？**哗众取宠的性别认同**

女性的身份，一直在大量的报道中是作为噱头而存在，尤其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标题，总是会过多聚焦在性别上，以此吸引受众的注意力，比如重庆万州公交车事故中无辜的女司机，又比如滴滴杀人案中被曝光图片的女性受害者。然而，当每篇报道都在强调性别时，同行们又是否会考虑到个体的人身安全呢？

刘案中的匿名视频，在没有得到核实之前，也许里面的女性根本不是受害者，但极有可能因此遭遇网络暴力和各种各样的攻击，甚至干扰到其家人和朋友的正常生活。这种推测并非没有根据，因为在去年九月事件曝光后，就有网民为了挖掘受害者的背景资料，把微博一位J姓女士牵扯进来，大肆宣扬该女士的私人信息，直到她澄清自己并非受害者，网民们才作罢。



刘强东涉嫌性侵事件疑似女主曝光，奶茶从此变抹茶？



小美
“与人比”医术之上，艺术至上”的追求，完美坚持永不止步！

+ 关注她

1人赞同了该文章

娱乐圈总是新闻不断

某整容机构利用刘强东事件，进行宣传
图片来源：知乎

另外，除了伤害到无辜的个体，围攻也波及到了刘的妻子章泽天，部分网民通过身体羞辱的方式，在其微博下面对比和讽刺她的外貌和身材，再荒谬地得出刘行为的原因。那么如果不是受害者，现在是否又要以同样的方式继续霸凌另一个女性，永远无法从性别暴力事件中吸取教训呢？

那万一真是受害者呢？毫无疑问，这种对个体的攻击是强烈的摧毁，而且是巨大的。这也恰恰印证了美国警方的担忧，因此在听到记者提出的疑问时，直接了当地拒绝评论，减少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保护当事人的隐私。

那么媒体人们是否没有专业性，不知道如何采访和撰写呢？当然不是，毕竟每发布一条新闻，除了记者本人，还需要跟编辑以及主编做最终的确认。因为他们不仅要对自己发的新闻负责，要对自己所在媒体机构的负责，因为损失了公信力，也就损失了受众。那么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答案在一片模糊中，又显得非常明确了——这是因为 ta 们缺乏对女性群体的尊重，平等的意识，无法共情当事人的处境，也没有坚守对这种新闻事件的人文关怀。

截止发稿前，越来越多信息被发布出来，视频、录音等信息，但我真的想问，为什么我们不能冷静地等待真实的信息与司法的处理，而轻易被未经核实的信息牵着鼻子走呢？为何大众充当了侦探，非要在每一次的录音、每一条的视频中找出“瑕疵”来揣测性侵案的双方呢？又是为什么，那么多网民们在自称“法官”的时候，却摘不下那副“厌女”的有色眼镜呢？

已经是 9102 年了，但如何才能让大众认识到“受害者有错”、“强奸犯是被陷害的”等说法的荒谬与反智，仍然是一个谜。

2019.4.29 《界面文化| 刘强东案与证据反转：强奸文化下的资本围猎》

作者：傅适野，编辑：朱洁树，

来源：公众号“界面文化”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fWo-U3QICzc_UFkETfCksw

『思想界』栏目是界面文化每周一推送的固定栏目，我们会选择上一周被热议的 1 至 2 个文化/思想话题，为大家展现聚焦于此的种种争论与观点冲突。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刘强东性侵案的最新进展以及斯里兰卡连环爆炸案。

最近一周，刘强东性侵案再起波澜。

2019 年 4 月 16 日，刘强东性侵案女主 Jingyao Liu 正式向明尼苏达地方法院提起诉讼，并公开完整诉状。根据“助力 Jingyao 翻译小组”发布在微信公众号“女泉”上的起诉书全译本，Jingyao 在起诉书中完整描述了自己受到侵害的全过程，并就此对刘强东提出包括民事胁迫与人身侵犯、非法拘禁、基于性的侵犯与侵害在内的多项主张，对京东集团提出上述违法行为的连带责任主张。在起诉书中，Jingyao Liu 陈述了刘强东在轿车内猥亵她的全过程，并表达了由于体型和力量的差距、以及出于对自己和家人安全的担忧，她的反抗有限但绝对清晰。在轿车内，Jingyao 反复用中文请求刘强东停止猥亵。到了 Jingyao 的公寓内，她从未对刘强东的任何性行为表示同意，并且不断对刘强东说：“我不想这么做。请不要这么做。”

4 月 22 日，一个名为“明州事记”的微博号于 14: 57 和 15: 04 分别放出两条经过剪辑并配有引导性标注的视频。共计五分钟的视频展示了刘强东及其强奸控告者 Jingyao Liu 案发前在餐厅和公寓楼电梯间内外的互动。视频的标题也极具引导性与煽动性。一条名为“刘强东明州案晚宴视频曝光，女方未醉酒主动跟随”，另一条名为“仙人跳实锤？明州案公寓视频曝光，女方举止亲密主动邀请刘强东进入”。

4 月 23 日 18: 02，微博用户@陈纯 Camus 发布微博，称从 Jingyao 处取得了完整视频和发布授权。在经过快进处理的视频中可以看到，Jingyao 落座时受到一位男士的授意，三小时中 Jingyao 都坐在刘强东旁边，最后几分钟起身再回到饭桌时，原来的座位有人坐了，于是她坐到了其他座位。

同一天晚间，有媒体公布了刘强东代理律师和 Jingyao 的音频对话（并称此乃匿名邮件爆料获得的），在音频中 Jingyao 称希望刘强东道歉并要求赔偿。随后经过 Jingyao 授权，这段音频的完整版被放出，证明之前放出的音频经过 23 次剪辑，存在刻意误导的嫌疑。在原始音频中，Jingyao 经常有长时间的沉默，并且边啜泣边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只是个学

生。”

4月26日，Jingyao接受财新记者独家专访时否认了“仙人跳”的说法，并称自己在整个过程中反复抵抗，从未同意过与刘强东发生性关系。而对于“明州事记”发布的视频，Jingyao承认了其真实性，但表示这是剪辑后的不完全版本。与此同时，除了放出剪辑过的视频与音频，刘强东方面始终没有做出正面回应。4月26日下午，在财新报道发出后，新浪微博以“刘强东案女生曾承认自愿发生关系”为标题对该报道进行弹窗推送。而在财新报道的原文中，Jingyao强调自己反复抵抗，从未同意过发生性关系。在事件发生后，她一开始的心态是自认倒霉、息事宁人，因此，在第一次朋友报警后，她先告诉警察自己遭遇了强奸，随后又因为害怕给自己带来麻烦，改口说是自愿。4月26日17:37，财新发表反侵权公告（第44号），针对凤凰网科技、新浪微博擅自改标题歪曲财新文章本意表达了强烈谴责。

与此同时，支持Jingyao的人们也行动起来。女权主义者发起了“Here ForJingyao”的活动，也有人发起了“Hereforus”的活动，鼓励大家分享自己作为不完美受害者的经历。在发表于微信公众号“常识”的对于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林三土的采访中，林三土指出，在刑事案件方面，性侵案的起诉率和定罪率非常之低。全美性侵热线等机构所做的调查显示，在1000起强奸案里，立案的大概只有200多起是受害者报告给警察的。而大部分受害者出于种种担忧——比如担心这个社会、警察对他们的偏见，担心自身的安全，担心证据不足，又或者自身就受到男权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认为被强奸是见不得人的事情——可能会选择不报警。而在进入到警察调查环节后，大多数案件的警察会认为证据不足以实施逮捕。因此在1000起强奸中，大概只有40多起会逮捕嫌疑人。嫌疑人被逮捕后，如果审问不出东西，就会被释放。审问之后，案件会移交给公诉人，由公诉人决定是否要起诉。即便起诉，原告也不一定能赢下案子。因此在1000起强奸案中，走完以上流程，受害者能够真正上庭并且赢下来的案子，大概只有5起。林三土指出，在性侵强奸案件的刑事诉讼中，往往会由于没有直接证据而陷入所谓的“he said, she said”情况。再加上面对此类案件，从陪审团到警方往往都对受害者抱有很大偏见，这些因素都导致最后能被定罪的比例极低。由于缺乏相关数据统计，因受到性侵害而提起民事诉讼的情况就不得而知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虽然相对于受害者和总人口数，性侵受害者起诉并胜诉的比例极低，但在社会对性侵受害者的偏见减轻后，不管是寻求报案、刑事指控，还是民事救济的比例都在上升。

在“明州事记”的视频流出后，妇女权利工作者，时事评论作者吕频在微信公众号“女神和表妹的日记”中的《女权者真被“打脸”了？刘强东案“仙人跳实锤”视频观后感》一文中指出，这种视频发布属于卑劣的“狗哨”操作，即民粹暴力化的大众传播年代特色的恶意动员，通过发布对其基本盘具有特别喻意的指示性信息，召集定向攻击，而自身却假装置身之外，不负责任，不受监督和批评。吕频指出，Jingyao这样的强奸受害者很容易成为糟糕、失信的受害者，她们总是犯错误，没有“正确”和及时充分反应，遇事不够警惕勇敢，而事后又因恐惧错过了报警，因愤怒又试图威胁对方。但吕频强调，我们需要认识到，绝大多数犯罪恰恰就是因为受害者的错误或无能才得以成功。除非是走在大街上被一个陌生人突然捅死，除此之外，所有的受害者都是“有问题的”。因此要求Jingyao是一个完美受害者根本是无稽之谈。

其次我们要意识到，强奸不是个体针对个体的暴力，而是一种结构性暴力，强奸的实施绑架了亲密、要害和无法解脱的、基于情感、社交与资源的权力网络。Jingyao从一开始被卷入这个饭局时，就是权力结构的下位者，处于一个极易被剥削的位置。这种男权社会的权力结构不允许女人有完整的自主性，同时也让她从男权压迫的角度进行自我审查、自我批评和自

我督促——这其中可能包括讨好强奸者，直至最后一刻。吕频进一步指出，强奸文化是对性别暴力事件中事实、法律、道德的全过程篡改和劫掠。同时，内生于压迫性性别权力结构的属性，使强奸时常以非强奸的面目出现，并且使强奸在法律上和舆论上都被认定为“不是强奸”。

在这种语境下，“我相信 Jingyao”这一活动的意义在于切断身为女性对男权的期待，并且不惜以矫枉过正的方式阻止强奸文化的无形殖民，截断它在我们身上的循环，在男权社会划出一个女性领地。相信 Jingyao，是支持她的勇敢言说，以及这种言说可能在社会范围内唤起的女性共鸣与理解、相互认同与内部团结。正如吕频所言，从这个角度看，相信 Jingyao 是“一种被迫的反制，是在墙和鸡蛋之间的积极的道德选择，也是少数人不得不自我放大的姿态——既然大多数人，更有权力的，都在另一边，而所谓‘中立’就等于让结构存续”。

针对媒体在此次事件中的表现，前媒体人方可成在微信公众号“新闻实验室”发表了《刘强东案音视频：机构媒体的堕落与溃败》一文。方可成首先界定了“机构媒体”，是相对“自媒体”而言的正规的专业媒体机构，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台、大型门户网站等。虽然如今是个人人皆可做“自媒体”的时代，但机构媒体有门槛，以相对专业和权威的面目示人，理应秉持新闻媒体的专业守则和职业操守，对产出的内容进行严格的质量控制。然而在此次刘强东案中，在视频和音频流出后，机构媒体并没有第一时间核实视频真实性、调查视频信息的完整性，以及将核实之后的内容与女方起诉书进行比照。在方可成看来，将不知真假、不知是否完整、信源未知的消息未经核实直接放出，相当于媒体把自己完全当成了其中一方的传声筒。

在陈述了一些机构媒体的不当操作后，方可成举例说明面对此类事件时，美国媒体是如何反应的。这包括核实此类视频的所有者和真实性——联系视频的发布者，以及询问发布者如何拿到视频。其次是寻找原视频的发布方以及完整版本等一系列操作。

2019.5.5 《有钱人不会强奸？回应刘强东案中的一些争议》

作者：凡川、粒粒 SCJ、PZH、Cassie

来源：端传媒

原文链接：<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0423-notes-hereforjingyao/>

2018年8月31日，大陆知名电商巨头京东集团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刘强东，因涉「构成犯罪的性行为」(Criminal Sexual Conduct) 于美国明尼苏达州被捕。刘强东在支付保释费后被释放，京东则在9月6日于其英文网站承认刘强东涉嫌性侵，案件进入调查阶段。

2018年12月21日，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市亨内平县检察官办公室公布刘强东事件的调查结果，因证据不足，难排除合理怀疑，决定不予起诉。刘强东当日在京东官方微博中发出个人声明，对家庭及妻子致歉，但强调「没有触犯任何法律」；女方律师则表示失望，并谴责检方始终未与律师及女方交流。该结果一度在大陆社交媒体引起广泛关注及争议。

2019年4月16日，案件当事女学生 Jingyao Liu 正式向明尼苏达地方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索赔5万美元，起诉书的中文翻译版被热传。4月18日，#HereForJY行动在各方推动下正式启动，截至发稿前，共收到海内外4728个署名。

不过，声援 JY 的行动也遇到了不少反对意见；4 月 22 日，由于网上流传一段怀疑是案发前 Jingyao Liu 与刘强东进餐及进入公寓的视频，事态进一步复杂。但不论本次事件的结果如何，我们一致认为，**联名行动是必要、正确的，我们不愿因为新信息出现而改弦更张。**为了向您说明我们的初衷，我们归总了八种微博等平台上常见的反对意见和质疑论述，并给予回应。如果它们能够获得您的认可，我们希望当您遇到持有这些反对观点的人时，这篇文章可以对促进双方冷静、理智的沟通有所裨益。

0.“视频上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就网络流传的视频，我们第一时间联系了 Jingyao 的律师，对方表示，网传视频经过剪辑拼接，并略去重要内容。（下附饭局视频完整版）

1.“正确的做法是保持中立”

我们不知道事情的真实经过，因为我们不在现场、无法接触证据。因此，在判决之前，正确的做法是保持中立，而非以「声援」的名义发泄情绪。

这种反对意见基于一个假设：这次事件中，但凡表态者，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支持刘强东，认为他无罪；二是支持 Jingyao，认为刘强东有罪。

这里的问题是**假两难谬误 (False Dichotomy)**，即将有第三种可能的事件看作只有两种相对立的可能。

「无法还原事实」要求我们在事实判断上保持中立——这的确是最为严谨谨慎的做法。虽然我们认为是，目前我们所了解的情况令我们倾向于“刘强东有罪”的结论，但部分民众并非如此看待。不过，**在「刘强东有罪与否」上保持中立，与支持 Jingyao 并不冲突。**因为 Jingyao 其实做了两件事情：首先，她对当天发生的事情给出了一个叙述版本，这个版本和刘强东的版本互相对立；其次，她以学生身份指控手握重权的刘强东。后者是一次难能可贵的发声，而她因此受到大量言语侮辱。作为一个理性的旁观者，「保持中立」的含义是，我们不判断哪个叙述一定是对或错的。然而不论何种情况，Jingyao 受到网络暴力，是不争的事实。

网络暴力是指一个人或一群人在网络上受到欺凌，其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制造谣言、威胁对方、带有性暗示的评论、未经本人允许暴露个人隐私，以及给对方贴上贬义的标签（1）。在这次事件中，有网友就 Jingyao 的上诉臆测她是「外围女」、公开评价她的性价值（「这女人一点都不好看，东哥瞎了眼了」）、暴露疑似 Jingyao 本人的生活照、Jingyao 的中文名等。**充斥着网络的荡妇羞辱和网络暴力绝不是她应当承受的，也不应当被任何人承受。支持 Jingyao 可以意味着支持她发声、不受羞辱。**联名支持行动的重心在于支持 Jingyao 在此事的发声、起诉行动，支持她不受网络暴力。

另一个需要被考虑问题是，如果证据不足以支持我们完全还原事实，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该保持绝对中立？更通俗点说，我们应该期望 Jingyao 和她的律师拿出什么样的证据？

在 2018 年 #MeToo 运动中，此类争议就已经处在风口浪尖。#MeToo 运动始于女性举报自己所受到的性侵害，而性侵害的私密性，使得受害者很难拿到足够的证据（录音录像等）来证明自己受到了侵害。这种因证据缺乏而产生的疑虑，切实地影响发声者们。事实上，在 2018 年北航大学教授陈小武被举报性侵学生的事件中，举报人就被质疑是因不满意陈给自己的论文打分过低而恶意举报。这一问题始终困惑 #MeToo 运动的行动者、支持者，以及

立法者们——我们究竟该期待什么样的证据？证据应当起到什么样的法律效应？

首先，使用的证据必须合理可信。一个好的社会环境，要在保护发声者能够发声，和保护被指控者不受冤枉之间平衡。前者要求社会对发声者有所支持；后者要求发声者向社会提供具有说服力的材料。但同时，社会也不能无限制地要求发声者「自证清白」。

例如，我们常常说，「眼见为实」。但是在性侵害案件中，「眼见」作为条件显然是对事件「为实」一个不合理且不必要的要求。首先，事情发生的地点通常不会装配摄像机；其次，哪怕有视频证据，将它公之于众也是不合理且不恰当的要求，因为这会在暴露 Jingyao 个人隐私的基础上对她造成二次伤害。事实上，即使法庭宣布已经得到视频证据并确认真实，人们依然可能选择反驳：这是美国政法勾结抹黑中国企业家。因为即使拥有视频证据，我们也无法完全确信它的真实性，以及视频证据是否是这件事情有预谋的体现。因此，既不是当事人，也不是相关司法人员的我们，必须接受一点：我们不可能得到完全确定的事实。

既然如此，因为「事实无法还原」而坚持中立，就显得太过谨慎了。因为这意味着，我们永远无法走出中立。如果要保持中立，合理的理由是「目前不论是 Jingyao 还是刘强东提出的证据，都不够说服我相信 TA 们中的任何一个」。公共讨论的下一步可以是，我们究竟应该对这类案件的证据提出多高的要求。这一命题太过复杂，无法在本文中展开，但可以肯定的是，对证据要求的讨论远比现在更为平和。

2.“不是已经被判无罪了吗？”

之前这件事已经告一段落，现在 Jingyao 又重启这个案子，一定是因为 xxx 这种反对意见有多种变体。「这件事已经告一段落」可以替换为「刘强东已经无罪释放」、「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等等，下划线上可以填上各种猜测，比如「赔偿没有到位」、「贪」、「敲诈勒索」、「仙人跳」，种种措辞毫无根据。在羞辱提告女性之外，一个同样严重的问题是，持有这些观点的人对「之前这件事」的结果有严重的误解：TA 们认为刘强东此前已经被判无罪。这正是我们可以澄清的。

事实是：2018 年 12 月 21 日，美国检方做出「不起诉」决定。“不起诉”究竟是什么意思？为了做出回答，我们需要区分两个概念：「不起诉」和「无罪」。「不起诉」的意思是，检方放弃把刘强东告上法庭（至于为什么放弃，请见下一个问题）。「无罪」是指，法庭判决刘强东的罪名不成立。

美国检方决定「不起诉」，也就意味着刘强东案没有进入法院、没有进行法院审判，因此也就不涉及「有罪」、「无罪」的判断。许多人认为刘强东「无罪」，是因为他的确曾被「释放」。「释放」刘强东的是美国警方，但警方并不具备判断一个人有罪、无罪的权力。因此，在这个事件中，「释放」与「无罪」不能画上等号。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的「无罪」是指「法律意义上的无罪」，是案件的判决结果，是基于证据链条所给出的推定。我们还需区分法律上的「无罪」、事实上的「无罪」，和舆论上的「无罪」。事实上的「无罪」，如前所述，也许只有当事人才能知道。舆论上的「无罪」则和我们每个人的判断息息相关。法庭「一锤定音」定的是庭审结果，不是最终事实。无论判决结果如何，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判断，只要它是有理有据、没有偏见和谬误的。这一点，对于 Jingyao 的支持者适用，对 Jingyao 的反对者也同样有效。

3.“努力是徒劳的”

检方都已经决定不起诉了，同样的证据拿来做民事诉讼怎么可能会成功呢？

关于这个问题，「常识」公众号对哥伦比亚政治学博士林垚进行了深入的访谈，本文仅做大致回应。

这个问题关键在于，在英美法系中，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对待相同的证据链的方式有巨大差异。英美法系认为，在刑事诉讼中，检方所代表的政府和被告个人差距悬殊，陪审团（美国法庭上最终做出有罪 / 无罪判断的群体）直觉上更容易相信政府。因此，为了最大限度地确保被告不蒙受冤屈，法庭对检方提供的证据有严苛的要求，从而使被告有一定优势，因此一般采取的是「排除合理怀疑」原则。(2)

据林垚在访谈中的解释，控方须在庭审时让陪审团相信犯罪构成的每一项要件都具事实依据，且无任何其他替代性解释，「对摆在眼前的事实证据想出一种合理的替代解释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事情」，因而刑事诉讼的定罪标准极为严苛。

并非所有案件都能满足如此苛刻的证据条件，因此在刑事诉讼之外，仍有民事诉讼的途径。在英美法系里，刑事诉讼和民事侵权诉讼是两套并行不悖的体系——如果说前者完全取决于检方，后者就是受害者自诉的渠道：原、被告双方在民事诉讼中是互相平等的个人，因此举证责任也应当相等。如果法庭要求原告或者被告提出满足「排除合理怀疑」原则的证据，那么另一方就会拥有不合理的优势。因此，在民事诉讼上，一般采取优势证据的原则——林垚在访谈中以数字概率的方式解释道：

如果我们用一个比较数字化的方式来说，就是说：假如原告方提出的一项事实主张，是「真的」的概率大于是「假的」的概率；或者换句话说，原告方提出的某一项事实主张有大于 50% 的概率是「真的」，小于 50% 的概率是假的，那么原告方在这一项上就赢了。假如原告方的这一项特定的事实主张的为真的概率是小于等于 50%，或者被告方为真是大于等于 50%，那么原告就赢不下来这个特定的事实争议。因为原告方是起诉的一方、挑起争端的一方，如果双方给出的证据强度完全相等的话，是 50%对 50%的话，那么这个疑点还是由被告来获利。

因此，**检方决定不起诉，只能说明证据没有达到刑事诉讼的「排除合理怀疑」要求，不代表代表 Jingyao 没有希望赢下民事诉讼。**美国历史上有许多案件在刑事诉讼败诉、却在民事诉讼胜诉，或者相反（如辛普森案）。这种案件的存在足以证明，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是两套互不干扰的体系。需要强调的是，虽然民事诉讼的证据要求降低了，但如果民事诉讼胜诉，还是可以说明 Jingyao 提出的证据占优势地位。因此，法律层面上，这不是「钻法律的空子」。

4.“有钱人怎么会做这种事？”

刘强东这么有钱，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这一定是给京东设的套。

这种反对意见似乎认同这样一种逻辑：如果一个男人有钱有势，那么他所有对女性的性需求，相应类型的女性都会自动自发自愿地满足；继而如果这个有钱有势的男人在此之上还表现出其他的性需求，这一定不是出自他的本意，是别人强加给他的；最后，如果这件事让这个男人陷入了麻烦，这就证明是有人要陷害他。这个逻辑里的「反派」主角可以是公司内部人士（陷害针对刘强东本人）、其他中国公司（陷害针对京东）、或是外国公司 / 政府势力（陷

害针对中国)。

此逻辑首先根本不成立，有钱有权并不和「性侵施害者」的身份矛盾；其次，此逻辑是基于对女性的极大不尊重和不平等看待。它认为，女性只有「性」的价值，并且会自愿满足有钱男性的需求。然而，女性应当是独立且自主的个体，而不是需要依附男性才能发挥自我价值的附属品。任何一个女性、任何一个人都不应被当做客体，放置到被观赏的位置，简单加上「清纯」、「御姐」或者是任何其他标签。

5.“这关乎国家荣誉”

京东是一家中国人自己的企业，你们不要抹黑自己的国家。

这种意见的持有者接受以下两个前提之一。第一种前提认为，爱国意味着国家形象高于一切，包括一切有关这个国家精神面貌的人和事。第二种前提认为，爱国意味着接受、认同、赞美这个国家的一切现状。

第一种前提所存在的问题是，在一个人的重要权利可能已受到侵害时，国家的首要任务是支持其获得补偿，而非保全自己的脸面和对外形象。何况，如果刘强东的声誉是国家形象的一部分，那么中国人对 Jingyao 的态度更体现出中国人对弱者的态度。这也表明，就本次事件，中国民众对于 Jingyao 的态度比起刘强东本身对于中国的国家形象更为重要。

对于第二个前提而言，爱国不意味着全盘接受这个体制现在的状态，而需要思考改进之处。理智的爱国者应直面体制存在的社会问题，而刘强东疑强奸案和网民对事件的反响，恰体现了性别不平等和受害者权益保障等诸多亟待改变的问题。

6.“不要打扰我的生活”

不过是一个外国的事情，我不是女生，也不会认识刘强东这样的大佬，这件事跟我有什么关系？

如米歇尔·福柯所说，「权力是时时在场的，即使我们自认为处于一些更私密的关系中。」如果 Jingyao 所述属实，那么从活动的安排，到酒桌上不喝酒就是「不给面子」，刘强东显然被这种无所不在的权力所鼓舞着。而在舆论的发酵中，对更强、更富有的盲目跪拜，对主流的依附，使人们「自觉」站队。关注这件事，也是为了从中分析出社会通行、而我们无法逃脱的权力关系。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拒绝权力，而是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也曾经、正在、将会是这种存在于每个社会的权力关系的一部分。

那么，遇见提出此类问题的人们，不妨向他们解释社会中存在的权力体系，以及本次事件反应的权力关系。

7.“所以，究竟为什么要发声？”

我认同你们的初衷，但是发声这件事，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如果最后证明出她的指控不成立，发声还能是正义的吗？

发声的目的是什么？不是为了惩罚，而是慰藉、共情和鼓励，试图挑战结构性的权力不对等。事实上，对于「酒桌文化」的习以为常，对于男上司对女下属的性骚扰的容忍，对于在公共场合被猥亵后、试图报警立案者的鄙视……这些，是社会的常态。

明尼苏达州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星际论坛报》在 2015 和 2016 年的调查显示，少于 30% 的性侵案件被交给公诉人，并且只有 8% 的性侵案件能够定罪。(3)在全美，性侵和强奸案件中，只有 23% 的幸存者将案件上报至警方，而明州的数据在 2014 和 2015 年都处在 30% 左右。(4) 性侵案件没有上报原因有众多，其根源是广泛存在的强奸文化、认识论不正义 (Epistemic Injustice) 对于性侵受害者带来的巨大压力和实现正义的阻碍：荡妇羞辱、受害者谴责乃至对于性侵受害者（尤其是女性）的天然不信任，都显著地构成性侵受害者不敢报案的原因。

能否改变这样的强奸文化，对性侵受害者报案与否，十分关键。根据 W. David Allen 2007 年调查论文 *The Reporting and Underreporting of Rape* 中，其数据分析显示，来自社会的更广泛的支持，与受害者举报意愿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5)

因此，发声并不像很多批评者怀疑的那样，是在破坏已有的司法秩序，而恰恰是让正当的法律程序发挥其应有的效力，指出这些所谓常态是对于女性的身体自主权的侵害，并试图通过联名声援的方式，减少受性侵者们的无力感，让更多人意识到，无论面对无论多么强大的商业巨鳄的性侵犯，依然敢于公开利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才是一个公正社会应有的常态。

不论庭审最终结果如何，Jingyao 背后的，是无数拥有相似遭遇的女性。

因此，我们发起了 #HereForJingyao 联名行动，希望借由网络发声，向 Jingyao 以及一切愿意挺身而出的女性表示我们的支持。如果你愿意支持 Jingyao，与我们共同挑战谴责受害者的强奸文化，欢迎在下面的链接中签署你的名字和身份。

只要爱与支持的声音足够强大，我们就能对抗一切恶意的揣度和阴暗的言论。

参考文献：

- (1) US Legal. "Cyber Bullying Law and Legal Definition | USLegal, Inc." Uslegal.Com, 2016, definitions.uslegal.com/c/cyber-bullying/. Accessed 21 Apr. 2019.
- (2) 常识. "对话林三土：性侵受害者受到的偏见越少，寻求司法救济的可能性越高." Accessed 21 Apr. 2019.
- (3) Brennan Center For Justice. "Sexual Assault Remains Dramatically Underreported." www.brennancenter.org, 2018, Accessed 22 Apr. 2019.
- (4) The Star Tribune. "Five Factors Can Determine The Fate Of An Assaulted Case" startribune.com, 2018, Accessed 22 Apr. 2019.
- (5) Allen, W. (2007). *The Reporting and Underreporting of Rape*.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73(3), 623-641. Retrieved from <http://www.jstor.org/stable/20111915>

2019.5.6 《刘强东案风云：如何抵抗舆论代理人之战》

作者：宋志标

来源：FT 中文网

原文链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82602?adchannelID=&full=y>

宋志标：舆论代理人之战不是是非之争，而是数人头、论规模。“公道自在人心”的乐观说法

在信息操纵中完全不起效，很可能只会沦为笑柄。

从4月18日 Liu Jingyao 的中文版民事起诉书被陆续披露算起，刘强东性侵案的第二季舆论持续了约两周时间。双方互掷视频，竞赛阐释权，向数以亿计的网民展现了从信息操纵到舆论引导、从形象设计到认知竞夺的完整过程。

本次风波的事实部分发生在美国，但舆论风暴劲吹国内舆论场。这是近年来出现的新现象。作为观众，当然可以根据双方的信息成色，得出自己的主观判断。可最大的看点，不只是观点之争，更要洞察信息背后的手法。而商业版的信息操纵，往往是其政治版本的缩影。

舆论代理人之战

在第一季里，刘强东经受了个人及公司形象的最严重压力。尽管他被免于刑事起诉，从明州全身而退，稍微挽回一点损毁，但从第二季的某些信息看，刘强东及京东方面都在静候第二季更猛烈的风暴。

从某些媒体人欲言又止的情况看，第一季的信息披露很不完整。究竟它受到了怎样的信息控制，很难知晓。

不过，第一季舆论的总体态势，针对性侵案建构了有利于刘强东的解释模式，比如他遭受了“仙人跳”，“女方自愿后来反悔”等。刘强东的公众形象成了“有瑕疵但无犯罪的男人”，归于“男人总归会犯这档子事”的世俗评价，不致于影响其形象的根基。

相较而言，Liu Jingyao 的起诉书披露了大量事实与细节，令第二季的信息量在一夜之间暴增。作为后果之一，刘强东“色而不淫”的油膩形象面临更严厉的指控，他成为围猎 Liu Jingyao 的中心人物。

站在刘强东与其公司的立场看，这些未过滤与遮蔽的信息构成极大威胁，它们必须得到管控。

随即，微博账号@明州事记 放出经过剪辑的视频，刘强东方面的舆论代理人正式应战。这段视频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摧毁 Liu Jingyao 的诉状，并试图冲垮后者的关键逻辑：双方发生关系是因为富人饭局、权势文化制造了强弱悬殊，Liu Jingyao 被其时其境的刘强东逼迫，并非女方自愿。

接下来的代理人战争会一再展露这种代理人的打法，那就是信息操纵。它的要点是只提供有利于自己的信息，而不是全部信息，仔细控制放料的节奏，以观后效。这在舆论控制上也是有讲究的，那就是有意识地不提供信息增量，而是污染既有信息。

所以，@明州事记 是以视频对起诉状的污染，它至少在十多个小时内有效地麻痹了诉状所激发的愤怒。这一麻痹效应随着 Liu Jingyao 方面释放全部视频而消退，刘强东代理人的扭曲引导，与 Liu Jingyao 方紧随其后的净化污染，成为一对矛与盾，贯穿在第二季舆论的发生过程。

这里要特别提到南方都市报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行内人明知南都这些年来的遭遇，与先锋媒体相去甚远。但对那些无法洞察行业秘密的一般受众，南都仍然是名门正派，所以那段精心剪辑、女生要求赔偿道歉的音频一经它推出，即刻打通新的网络出口。转载白名单的

优势，让南都作为舆论代理人的作用超越了@明州事记。

即使南都方面从始至终对那段音频的推送内幕及来源讳莫如深，但不影响业内人士对它的谴责。这种谴责一是部分消除了南都作为公关白手套的威力，二来等于间接为 Liu Jingyao 那边加码。

这是舆论代理人操纵信息的第二个节点，以南都声誉受损、刘强东杀敌一千自伤八百的代价宣告结束，第三个节点很快出现。

这个新的节点事件，就是财新和财经在很短时间里先后刊发对 Liu Jingyao 的专访，这是女生第一次公开发声。她表达两层意思：一是她一直在拒绝，二是她在具体处境下曾被迫对警方说过“自愿发生关系”。

南都之后，凤凰网与新浪微博修改了财新的报道标题，刻意忽略女生讲话的前提，以“刘强东案女生曾承认自愿发生关系”，借助门户网站与社交媒体的流量优势大规模分发，以抵消 Liu Jingyao 公开发声的舆论效果。

门户与社媒既有主流媒体的名义、又掌握流量冲击的便利，利用人们只习惯看标题的浅阅读心理，以及标题在网络传播中的重要功能，对 Liu Jingyao 专访的核心事实进行了完全相反的扭曲。这是本次舆论代理人之战中最黑暗的一个节点。

舆论战输赢不在于人心

在简要概括舆论代理人的情况后，一个问题随即出现，亦即：怎么来评判代理人之战的成果？或者，不那么严谨地说，谁输谁赢？

信息操纵的要义，不在于说服所有人，重点在于巩固赞成者立场，同时又打击又拉拢，让自诩“理中客”的中间立场闭嘴，冻结后者的影响力，相当于围城打援的战术。

跟一般人想的不一样，舆论代理人之战不是是非之争，而是要数人头、论规模。所以，那种“公道自在人心”的乐观说法，在信息操纵中完全不起效，很可能只会沦为一种笑柄。

纵观刘强东案第二季舆论，各种型号、各种特征的代理人因为其媒体优势被征召，而它们作为提线木偶一般的存在，贯彻的意图再明显不过。即利用精心设定的信息碎片，引导舆论方向，影响大众按照它们的剧本来认识。

在整个信息操纵中，除了代理人按需投入战斗，Liu Jingyao 的立场周边也凝聚了許多人，比如某些信息视野广阔的意见领袖，一些赞成女权立场的人士，以及表面中立实则上倾向于女生的大众媒体、评论员。

等到风波第二季进入衰减期、最终平息下来，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一个可能残酷的事实，在公众认知上刘强东与京东并没有输，Liu Jingyao 也并没有赢。除了后者基于义愤与事理的支持者，在前者那里，拥护者刘强东与京东公司的基本盘并无明显变化。

这是一个让人略沮丧的结果，不过它也恰当地证明一个中国特色的现实：舆论无义战，信息

操纵的强度与它的市场潜力一样大，舆论控制对一般人进行信息植入是一门活跃的大生意。

对那些形形色色的舆论代理人来说，信息操纵是生意，所以它腾挪在灰色地带，甚至不加掩饰地行动。它会根据受众的各种心态，有针对性地拿出解决方案。比如，对那些自诩理中客的人，它会给出部分事实，迎合所谓的理性。而对那些对洗脑没防备意识的，则用信息污染法进行认知与观念的再造，像电脑编程中擦去与写入那样简单。

与生意相对的是志业、是事业，但它很难突破障壁。一个原因，是时下的舆论场形势，情绪比事实吃香，站队比分析容易，新闻衰落而舆论僭越，使得探究真相比舆论调控困难百倍。二是，为了真相的行动，往往触犯禁忌，在规定时间、规定强度、规定范围内，一个真相各自表述，人们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真相，这些裂隙与缺陷让信息操纵大有可为。破除信息操纵的一个有效办法，是从一开始就不要相信任何单方面陈述，而是接触尽可能多的信息，吸收所有呈现出来的事实面向，然后进行判断。显然，这种媒介素养不是一般人可以具备，更无法快速普及，信息操纵永远不缺“肉鸡”，也就是这个道理。

在这次舆论战中，刘强东和京东这边的代理人打法当然是信息环境下的“蛋”，非常直观地说明媒体格局、旨趣以及国人处境三十年未有之大变局。而在舆论代理人的对面，当 Liu Jingyao 的遭遇被提炼出充分的女权意蕴，催生与代理人阵营相抗衡的力量，并关联起行动时，窗口期就会被咔嚓一声关闭。

所以，无论是舆论代理人之战，还是为着真相的正义之战，都要面临并承受更高层级的信息调控之力。不管好与坏，都要在有限的时间里争取最大化，掌握时间就掌握了舆论。等到成败皆不那么尽兴时，舆论暴风之上飘扬的仍是中庸之道的大旗。但具体的爱与恨，却也能在舆论波涛中种下，反复遗忘，反复播种。

2019.5.23 《对话明州案女方当事人：我害怕他的权力》

作者：刘泓君

来源：财经杂志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SvpaDKeVTnL3x2scK-ObVg>

开门的是一个面容清秀的女孩，穿着宽松墨绿色的格子衬衣，又黑又直地长发自然地垂落着，没有任何表情，她是刘强东在明尼苏达案件（下称“明州案”）的女方当事人 Liu Jingyao。比她先冲过来的是两只小狗，这两只小狗领养于案发之后。

明州案之后，狗给了她很多陪伴，她说，比心理医生效果更好。

这是一栋现代豪华公寓，距离学校明尼苏达大学有六分钟的车程，她租了其中最小的户型。这是一个大开间，门正对着一座落地玻璃窗，窗边是一个小饭厅，旁边还摆着一架钢琴。厨房在进门的左手边，房间在尽头的右手边，洗手间位于房间内。Jingyao 称当初租下这间房，是看中了它采光好，窗户大。只是在明州案件后，她有半年时间没有主动拉开过窗帘。

4月26日，《财经》记者在这间公寓对 Jingyao 进行了专访，她比想象中清醒、理智，对网上的流言一一回应，并讲述了自己案发之后的生活状态。

无论对当事女生还是刘强东，甚至是饭局上的其他人，混杂着“酒色”、“权力与商业”，强大的舆论风波搅乱了饭局上部分人的生活。如果这件事在别处发生，也没有 Tao 同学、DBA 老师这样的报警者，事情可能是另一种走向。在旁观者看来，这起案件发酵背后，也是美国反性骚扰文化的崛起，以及中美两种文化的碰撞。

作为 DBA 项目的志愿者，Jingyao 在采访中表现出的对酒局、大佬、商业和舆论的某种理解，也具有代表性。这不仅仅是一起民事诉讼，Jingyao 作为一个学生志愿者初入社会的挫折，以及她在事件中表现出的“害怕与尊重，沉默与反抗”，是新时代中国商业社会人与人关系的一个剖面。

以下是《财经》与 Liu Jingyao 的对话。

饭局：“刘强东的话让我不安”

《财经》：你是否愿意说一下你当晚的经历？先从晚宴开始吧，你为什么会坐在刘强东身边？

Jingyao：我自己知道我的身份，不可能你想坐哪里就坐哪里，当天来的全部是大佬，身价至少五十个亿，你真的敢随便坐吗？大佬都没有落座，你先去坐下来，如果这样做的话不会有人骂你吗？

长头发的那个是我，本来一开始要指我在边上坐，后来一路指一路指，指了好几个座位，就把我指刘强东旁边了。

《财经》：为什么你走的时候调换了座位，换到了远离刘强东的座位？

Jingyao：因为之前刘强东跟我说的一些话让我特别不安。一开始大家都没有放开，后来大佬开始全部都站起来，互相举杯，我也不能坐着，也不能不喝。大家连续干了好几次之后气氛越来越开，刘强东就悄悄跟我说他喜欢我，要我第二天跟他去纽约，陪他 3-4 个晚上，他的助理会帮我把机票酒店都安排好，可以给我买头等舱，跟我一起坐私人飞机，我听了之后非常不安。

我就跟他的助理说，Alice（助理）也是个女孩子，她就带着我一起进了厕所。我说小姐姐，我身体有点不舒服，你帮我做点事情，就帮我叫一个车。

《财经》：为什么你不自己叫车？

Jingyao：我自己不好意思叫车，不好意思先走。后来她（助理）说她看情况，没有说帮也没有说不帮。

《财经》：因为你是一个志愿者？

Jingyao：不能先走。其实我很疑惑，为什么大佬一定要喝酒，为什么领导喝你也必须喝。

《财经》：今天我从进门到你公寓只走了一两分钟，在视频里，你们怎么走了 15 分钟？

Jingyao：因为我喝多了，有点晕。中间绕了两遍，电梯还停错了一层，电梯停错的那层我按了，后来探出头，发现不对，然后我又回来，又按电梯，又重新回到我们进来的那个地方，又走了一遍电梯，这次终于走对了，我们就绕到后门去，从后门的地方再走回去。

《财经》：为什么你会去挽刘强东的胳膊？

Jingyao：我的主观意愿上，我不想主动碰他。他进门的时候也是抓着我的胳膊进的，后来我就一直都没有碰他。第一次电梯，是因为在里面迷路了。当时按了好几层，他就说你怎么回事，你认不认路，我肯定就先道歉，说不好意思我喝醉了，他就探了探胳膊说那你扶着我走吧，一开始在电梯我没有扶，出了电梯的时候他又说扶着我走吧，那我就扶了。

我不认为我的这个举止很亲密。

《财经》：他说跟你进公寓的时候，你有尝试过拒绝他吗？

Jingyao：你进来也行吧，因为你是刘强东，不是给了他优待，因为他是刘强东，即使他做了那些事情（备注：指车上的动作），我还是可以信任他。

《财经》：为什么？

Jingyao：因为他是刘强东。

《财经》：为什么他是刘强东就可以信任他？

Jingyao：第一他有名，他不会做败坏名声的事情，他有家庭，他有妻子，他很可能只是单纯喝多了，精虫上脑，就是这样的。后来酒醒了（指车程后半段和下车时），他也答应了不碰我，说他要送我上来，那没关系，那你就进来吧。因为我觉得他是讲理的，这么有名一个人。

《财经》：在房间里的时候，你有反抗吗？

Jingyao：反抗是一直反抗，但是我没有打他。

《财经》：你是怎么反抗的？语言还是肢体反抗？

Jingyao：都有，我说你不要这样。

《财经》：如果他真是强奸，你当时有意识到这个已经是犯罪了吗？

Jingyao：嗯，我知道那是犯罪，但因为他是刘强东。别人的话，我根本就不会让他进门，我就可能拿刀捅。但他是刘强东，我打他也不是，捅他也不是。

《财经》：你在害怕什么？

Jingyao：我怕他的权力，我担心跟他撕破脸之后，我以后可能在中国就找不到工作，或者在中国的商圈就找不到工作，可能就所有的实习都会被拒绝。

找不到实习，没有工作，那我怎么在中国活下去？那我是不是就不得不移民。

当时我的理想是转进卡尔森商学院，如果我要跟刘强东撕破脸皮，我怎么在商业圈混？我打他也不是，我捅他也不是，我得罪他也不是，那我该怎么做呢？我要是把他的告了呢，那我会怎么样？那告了他不就彻底跟他撕破脸皮了吗，我以后在中国怎么找工作？告了他然后大家难道会不知道吗，我自己难道会不知道大家说我是仙人跳吗？我自己难道不知道人家会说我“荡妇羞耻”吗，我也知道告他的代价到底有多大。

他睡了之后，把手搭在我身上，我就一直侧着身，我就在哭，也没有发出声音，我就一直在跟自己说，他是刘强东，你怎么弄他你都不是，你就忍，你要不忍你就当他情妇吗？那是我绝对不要的事情。

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跟他有这种关系，我要是被人知道了，就算是强奸，我被人知道了，那也要被指指点点一辈子，这个代价我是知道的，而且这种事情就坏事传千里。

《财经》：你后来什么时候给你的同学发信息？

Jingyao：哭着哭着我自己也睡着了，太累了。我就想睡吧，睡了之后凌晨有一个闪电打过来，当天下雨了，我这个屋子比较亮，晚上外面打闪电我也可以看见，打了闪之后我就醒了。我就悄悄的，光着脚去把我的手机拿回来，我就怕他醒了发现我不在，我就回到床上，悄悄躺回去。已经被性侵了，那我再逃有什么意义呢，而且我往逃呢？然后我就拿了手机悄悄地问。

报警：“我并没有做好报警的心理准备”

《财经》：警察来的时候，你们在做什么？

Jingyao：我一直在劝TAO不要报警。我跟TAO发信息是为了去骂他，我说你当晚到底跑到哪儿去了，我被刘强东“强上”了。TAO听了也炸了，他说你快跑吧，他宿舍走路大概5-10分钟到。他说我过来你的宿舍，在楼下等你。

我说那我就想办法吧，结果这个时候刘强东就醒了，就躺在床上跟我说话。我说您等我一会，我去喝点水，从床上起来，我就到外头，我把所有衣服都穿好。我就跟他说您走吧，我送您回Hotel Ivy，我们以后再也不要联系了。

他听到这个就一下子坐起来，说你这么这么倔强呢？当时我给他叫了两个车，凌晨三点一个，他不走，我说再过8分钟车到了您必须走了，当时我把所有衣服给他收集起来放到床上，他不穿，不走。

我说不走怎么弄呢，昨天这件事情您还不明白吗？我是不会明天跟您去纽约的，不可能。我还想要结婚，我还想要家庭，我还想要小孩，我就好好找个人清清白白嫁了不行吗？这时候我又叫了第二个 Uber，第二个人打电话过来，他又不走，我就把电话摁了，又取消。我正准备叫第三个的时候，警察就敲门了。

《财经》：为什么当天晚上警察放刘强东走了？

Jingyao：警察把我带到警车里，让我在那儿等着，他觉得这个很可疑，所以他再三确认说，你真的是自愿的吗？我后面又说了十多次，让他（刘强东）走。我是自愿的，你到底要我做什么，你才能放他（刘强东）走，我这个话都说出来了。

《财经》：第一次报警是事发当晚同学报警，那你为什么还要第二次报警？

Jingyao：第一次报警我撤销了，刘强东就没有被逮捕，警察只是把他送回去了。第二次报警的时候，才过来把他逮捕。

第一次报警，我没有做好心理准备，第二次报警，其实我也没有做好心理准备，第二次报警的时候是一位老师帮我报的警，那位老师是 DBA 的一位助理老师。

《财经》：老师为什么帮你报警？

Jingyao：因为我的另一个朋友，陪我去医院的那个朋友，他事先已经告诉这个助理老师到底发生了哪些事情。那个老师听说这个事情之后，当天早上已经拨打了一次报警电话，但是我当时不在场，警方说如果当事人不在场是不能报警的，然后就作罢了。当天晚上我是跟刘强东的助理 Vivian Yang 又约在卡尔森，之后我两个朋友带我进了办公室，老师已经知道这事儿了，她听了一下就说报警吧，打了电话给警察。

《财经》：你当天为什么会约刘强东助理？

Jingyao：当时 Vivian Yang 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Vivian 第二天就一直找我要护照号。我就跟她说我有事情要和你谈。我跟她谈了一下事情发生始末，Vivian 最后问我你想怎么办，我说我现在想报警，这是唯一一个合法途径。然后 Vivian 就慌忙去找刘强东了。

《财经》：从这个过程到后面还很生气，跟她来要护照这个事情有很大关系？

Jingyao：基本上就因为她来要护照我才会这么生气的。

《财经》：如果不来要护照，这件事情你还会这样处理吗？

Jingyao：可能就不会了，我可能就悄悄的、不声张了，我就忍了。

《财经》：但是因为 Vivian 又找你要护照了，所以她才去找朋友商量？

Jingyao：嗯，当时怒火中烧。我真的非常生气，就觉得完全不可理喻，这个人根本不在乎

我是怎么想的，我一晚上跟你白说了吗，我叫你走，你以为我不报警就是乐意的吗？

《财经》：你当时最想要的是什么？

Jingyao：要道歉的，都要。我想说你把这件事情给我解释清楚。一个有家室的人，你怎么这个样子。当时报不报警我都不知道，因为报警有可能闹的很大，但是 DBA 老师劝我说，报警吧，全程都是她说，我没有说话，她向我确认，我说对。因为我在场，因此这次报警就生效了。

《财经》：他被带走的时候，你怎么理解这件事情？

Jingyao：他被抓进去了我真的很慌，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做好报警准备。我对报警这件事情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我就想哎呀完了，接下来可能大家都知道了怎么办啊。然后我自己到底能不能受住，就这样乱想，想了很多。

《财经》：从最开始你想息事宁人到学院老师报警，到真正起诉，你有没有想过只要你报警了，这件事情就闹大了？

Jingyao：有，我当时根本就不想被人知道我跟他有这么一种关系，我谁都不想告诉。因为我当时没有人可以商量，其他人昨天知道我去参加酒局了，有主动问我，但是我一整个晚上都没有回。后来第二天早上朋友拿了一张被性侵的宣传单给我，他也就猜到了。

状态：“自从视频出来之后，已经一周足不出户”

《财经》：网络上现在有铺天盖地的评论，你觉得性侵这件事对你的影响和舆论对你的影响，哪个困扰更多？

Jingyao：一样多，主要是连带效应。性侵就是你可以不想这件事情，不想就没有那么大的伤害；主要是网上的舆论，因为我当时不想起诉，性侵我就忍了，我就自认倒霉，我也没有缺胳膊少腿。

《财经》：在检方决定不起诉刘强东之后，后来有人联系过你吗？

Jingyao：他们找不到我。我没有微博，也没有 INS，他们联系我律师，因为媒体太多了，我的律师一开始只倾向于外媒，对中国媒体不是很在意。

我一度心理状态非常差，也不想接受任何采访。民事诉讼一来，现在我就是精力集中不起来，门也不敢出，还有人说半夜两点钟要来敲我们，我整个人就惶恐不安，这栋楼里面就大家都知道我的事情。

《财经》：这件事情之后你有去学校上过课吗？

Jingyao：这个学期我一直在上课，但现在上不下去了，因为前段时间网上流出来的视频。

《财经》：在这个阶段中，你有咨询过心理医生吗？

Jingyao：有，因为当时一开始没上课，是真的门出不去，就心理障碍，出不去门。

《财经》：心理医生可以作为证人或者是索赔的证据之一吗？

Jingyao：可以。

《财经》：做过几次心理医生的治疗？

Jingyao：三次。去年两次，今年一次。今年状况比去年好很多，因为中间我没有回复，媒体舆论就下去了，然后我也就好好的去上了一下课，到了现在，这两天我觉得又不行了。后来医生建议我养狗，一开始事情发生后，我就觉得不行我要养只狗，我就养了一只，后来我又养了第二只，热闹一点，狗有的时候追跑打闹就觉得自己有一个伴，毕竟父母也不在，朋友偶尔来一来。

《财经》：最近还有网上还有关于 Tao 同学的流言，说他喜欢你。

Jingyao：他不喜欢我，我们认识只有五天，五天谈何喜欢不喜欢，除非是相信一见钟情，那我是没有办法的。在五天之内，怎么可能喜欢我，这是很荒唐的。

《财经》：你现在怎么理解 DBA 需要有志愿者这件事？

Jingyao：我现在就很质疑，你明明都有正式的员工，为什么还要去找志愿者？大佬给 DBA 那么多学费，难道你没有钱去聘几个正式员工吗？一定要找志愿者？

《财经》：你现在打这个官司，和解跟赢，哪个对你更有意义？

Jingyao：赢肯定是更有意义的。如果律师要我和解，我就把钱全都捐出去，明志，就行了。也是另外一种结果。

《财经》：你现在还不敢出门吗？

Jingyao：不敢，昨天楼上学姐带我出去买了趟菜。自从视频出来之后，我已经一个多星期足不出户，晚上就凌晨两三点钟才能睡着，早上六点钟就醒了。

出去还是需要下一番决心，头发都盘了，戴个眼镜，穿得灰不溜秋，裙子、好看点的衣服都杜绝，上课就穿帽衫、牛仔裤，外套就穿深色的。冬天出去戴个帽子，把长头发都藏起来。我怕见到除了我朋友和家人以外的人。

《财经》：你有想过以后在国外工作吗？

Jingyao：我很想回国，我不知道能不能回得去，如果按照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的话。我……我一直想回家。

《财经》：父母还好吗？

Jingyao：他们也很伤心，但他们都还好。那天晚上去饭局之前我还给我妈和爸爸发消息，当时他们说，去了酒桌少说话，多听大人讲话。

《财经》：父母有受到压力吗？

Jingyao：妈妈在国企，不会把手伸到那儿去。我爸爸当时（事件）发生了之后，他就跟公司别的的股东说，如果这件事情牵涉到了公司他就把自己的股份套现，然后辞职。

《财经》：你现在最想要什么？

Jingyao：毕业了之后好好的找一份工作，我想要的就是这个，因为家里有爸妈的支持，还有朋友的支持，我在北京找工作是没有问题的，我想要的就是以后好好结婚，然后有一个家，好好工作，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能做到这些就够了。

2019.6.6 《纽约时报|刘强东案引发中国强奸文化讨论》

作者：袁莉

来源：纽约时报

原文链接：<https://cn.nytimes.com/business/20190606/china-richard-liu-rape-video-metoo/>

晚上 10 点左右，中国电商巨富刘强东挽着一位年轻女子走进一栋公寓楼，身后跟随着他的助理。女子带刘强东进入了电梯，把助理留在了外面。随后她带他进了自己的公寓房间。

进入房间的画面被公寓大楼的监控摄像头捕捉到，最后传到了中国的互联网上。这段经过大量编辑视频题为“仙人跳实锤？”旨在展示该女子是在邀请他上楼发生性关系——因此她对他的强奸指控是不实的。

对很多中国人而言，这段视频奏效了。网络公众舆论很快驳斥了女方的指控。在一个强奸话题的讨论被压制、“#我也是”(#MeToo)运动因文化习俗和政府审查遇阻的国家，这件事本可能就要盖棺定论。

但一些中国人发起了反击。他们使用#我也不是完美受害者#这样的标签发帖，对有关强奸文化和合意的一些普遍观念提出质疑。

那段视频已经成为一场辩论的一部分，而在一些女性主义学者看来，这样的辩论在中国尚属首次。出于对独立社会运动的不信任，政府已打击了诸如“#我也是”运动这类性别话题的讨论。去年官方禁止了“#我也是”标签。被称为“女权五杰”的性别权利活动人士在 2015 年曾遭抓捕。网上一些对指控刘强东的人表达支持的请愿书已被删除。

但在中国的热门社交媒体服务微博上，#我也不是完美受害者#的标签吸引了超过 1700 万的页面浏览量，涉及超过 2.2 万条帖子和评论。其中至少有几十条分享了她们自己的性侵遭遇。

“完美这个词，根本不该作为对个体要求的逻辑，”弦子（Zhou Xiaoxuan，应本人要求，本文中文版不使用其真名）写道。在起诉某著名电视主持人、指控他于2014年她实习期间对她实施性侵后，弦子已成为中国“#我也是”运动的代言人。“偏偏是最为弱势、最难证明自己悲剧的性侵受害者，被公众提出了这个要求。”她的诉讼目前尚待裁决。

对在线零售商京东创始人兼董事长刘强东的指控，在中国引发关注。去年该女子指控他在一场商务晚宴后对她实施强奸，刘强东随后在明尼阿波利斯被捕。明尼苏达检察官拒绝控告刘强东。这名女子，也就是就读明尼苏达大学的21岁学生刘静瑶，起诉了刘强东，提出逾5万美元的赔偿金要求。

针对这起事件的争论在中国的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仙人跳”视频出现后，舆情倒向了刘强东一边。

刘强东在北京的代理律师通过她的认证帐户在微博上分享了该视频，称她的客户表示视频是真实可信的。

“监控视频本身就是很好的说明，检方对我们的客户不予控告的决定同样如此，”刘强东在美国的代理律师吉尔·布里斯布瓦(Jill Brisbois)在声明中说。“我们相信他的清白，所有证据都能充分证明他的清白，我们也将继续在法庭上继续竭力维护他的声誉。”

视频没有声音，但通过字幕标出了观点，以便人人都能看见。“女士请刘强东进入电梯”，一条字幕说。“在电梯内女士主动按下楼层”，另一条说。“女士再次做出邀请的手势，”第三条字幕说。

但视频没有显示最关键的环节，即公寓房门关上之后，刘强东和刘静瑶之间发生了什么。“整个视频展示了一个无法找到自己公寓房间的年轻女子，和一个示意对方抓住自己手臂以帮她稳定步态的亿万富翁，”刘静瑶代理律师、指责视频为刘强东代理律师发布的维尔·弗洛林(Wil Florin)说。“发布不完整视频，并强迫静瑶的许多社交媒体支持者噤声，这样并不能阻止我们将真相告知于明尼苏达民事陪审团。”

京东拒绝就视频来源置评。

在许多人看来，这与刘静瑶以无辜、无助的受害者身份起诉的叙述相矛盾。在我的微信群里，无论男女都在说，这段视频证实了他们的怀疑——刘静瑶是在要求发生性关系，而且只是想要刘强东的钱。一些男人说，一个来自良好家庭的年轻女人，永远不会在商业场合进行这样的社交行为。一个女商人问刘静瑶为什么不拒绝喝酒。

起初，我把这段视频看作是“#我也是”运动的一次挫折，由于极度厌女的社会、互联网审查和男权政府，该运动本身就面临着不可逾越的障碍。在和熟人谈起“不就是不”的观点时，他们已经开始怨声载道。

少数几个知名人士发表支持刘静瑶的言论，却遭到了恶毒的批评。科技媒体公司钛媒体的首席执行官赵何娟在收到死亡威胁后，不得不关闭了微博上的评论。她批评已婚且有一个女儿的刘强东没有达到人们对公众人物的期望。

然后我看到了一段七分钟的视频，标题是“我也是性侵犯的受害者”，其中四名女性和一名男性对着镜头讲述了他们的故事。这段视频由标签“#HereForUs”的组织者制作，试图向观众清晰地定义性侵犯，并解释说，性侵犯可能发生在彼此认识的人之间，也可能有复杂的情境。

视频中的男人小时候被一个年长于他的男孩猥亵过。其中一个女人在卧病在床时被同学强奸。一个女人在工作中被一个有权势的男人性侵，但她不敢说出来，因为她觉得没有人会相信她。还有一个女人在约会时喝了太多酒后被强奸。

“不光是别人会荡妇羞辱你，”她在视频中说。“你在这种事情发生之后，首先就会荡妇羞辱你自己。”

一个脖子上刺有红色十字架的女人说，十岁那年，邻居一个年纪较大的男孩性侵了她。当她跑回家时，她的父母责备她放学回家太晚了。

“从这件事情发生开始，我的童年就结束了，”她在视频中说。“我反抗，我要比所有我恨的事物过得好。”

这段视频在微博上被观看了近 70 万次。但这段视频的创作者仍难以进一步发声，这反映出女权主义者在中国面临的障碍。

视频是由一个小组创作的，他们在中国创建了这个“#HereForUs”标签，作为支持性骚扰和性侵受害者的一种方式。当我联系采访他们时，他们很兴奋。其中一人为了采访推迟了去看望父母的安排。

然后在我们见面的前一天，他们给我发信息说不想再接受采访了。他们担心出现在《纽约时报》上可能会激怒中国政府，并让他们的话题标签遭到审查。我从#我也不是完美受害者#标签的组织者那里得到了类似的回应。还有一位女士恳求我不要把她的名字和中国政府联系起来，因为她担心失去工作。

她们的不情愿是可以理解的。她们相信自己的标签让女人们走到一起，给了她们分享故事的勇气。一些受害者说，只是把自己的经历告诉别人，都是有治疗作用的，因此，组织者说，这些标签太有价值了，不能失去。

“外界对女性的伤害太多了，”27 岁的律师、现居纽约的梁晓文（音）说。她在网上写道，她在 11 岁时被一个熟人猥亵，从那以后一直生活在羞耻和内疚之中。“我希望用自己的故事扩张安全的空间。”

中国女权倡导平台女权之声(Feminist Voices)的创始主编吕频表示，要想让“#我也是”运动在中国发展壮大，必须采取分散的、幕后的方式。

“这么艰难的情况下，她们还创造出这么厉害的事情，太棒了，”吕频说。

2019.7.25 《刘强东的美国往事》

作者：姜雯

来源：南风窗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fs_81Ltp8czU42s-XLM0YQ

剧情似乎又“反转”。

美国明尼苏达州警方于当地时间 7 月 24 日释放了刘强东案的全部证据，包含一份 149 页的文件、911 出警记录、采访笔录、视频和音频记录、相关照片、信息往来记录等。

有自媒体以标题《重磅！刘强东案 149 页警方档案公布：激吻、裸睡、鸳鸯浴、发生关系…》发文，随后被大量转载，引起不小的轰动。

刺激的情节、直白的语言，激发着舆论场围观者的窥探欲和想象力，但另一些事件的关键细节正在被遗忘。

01

警方档案，149 页

这是一份复杂的文件，包含多方问话，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接近事件的真相。

刘强东的司机被雇佣 7 天，每天 17 个小时。从餐厅出来后，刘强东和女孩在他车前讲话，“他抓 (grab) 住她的手臂，类似制服 (kind of overpower) 并把她带进车后座”，司机从后视镜看到男人压在女孩身上 (all over this girl)，助理看到后抓起镜子把它抬起来。

司机表示，听见亲吻和一些声音 (kisses and moaning)，并未听到求救，但没法肯定后座的活动是两厢情愿的。在女孩公寓门口，司机把他们放下并等待约一小时后，打电话给助理问是否要继续等待，助理让他离开。

Liu Jingyao 在采访笔录中反复表示，自己无法离开，但她并不知道刘强东会这样对她。她说她只是个普通女孩，并不想成为他的情人，也不想傍大款。

她开始并不想报警，只想刘强东赶紧离开，并在凌晨叫了两次 Uber，但刘强东不愿意离开，她一直想着逃走。

从文件记录来看，她情绪有些激动，也因为不是母语表达，有些词汇用的并不准确。文件中，Liu Jingyao 的采访笔录与她在起诉书中的内容并无太大出入，只是多了更多的细节和口语表达。

“我已经是他的目标，从几天之前就是了。”

“我不想陷入麻烦，你知道，他在中国很有名，他可以用钱在中国做任何事。”

“我想着我的父母，他们在中国工作。我担心我的父母，你知道，他们可以在中国雇佣杀手，我不想让他生气。如果我报警，我怕他伤害我，我的父母，我的朋友。”

“我想着，你可以跟我道歉，我只是需要一个道歉，我需要一个解释。”

“当警察问我发生了什么，我告诉他我被强奸了，但不是那种强奸，我不想他被捕，我不想让他生气。”

“如果告他，公众可能会知道我的信息，你知道中国的媒体，他在中国非常有钱。”

“我现在想的是，如何，一个被强奸的女孩如何得到正义。”

在 Liu Jingyao 和国内友人的微信记录里，她提到自己喝得很醉，自己被强奸了，但不愿报警，她觉得报警无用，自己也没足够证据。

目前看到的 149 页的文档中，并没有提及“鸳鸯浴”等字眼。

Liu Jingyao 说她被刘强东拽进浴室，挣脱出来后衣服淋湿了待在外面。

但根据刘强东和警方的音频内容，刘强东说，酒桌上女生只是帮他倒酒，女生主动邀请他去其公寓。

录音文件显示，刘强东说，女生进入房间后清理了一下床铺，接着建议他去洗个澡，然后女方也跟进来浴室，并主动帮他洗澡。

录音文件显示，刘强东陈述，洗完澡后他们开始亲热，并发生性行为。“她没有拒绝”，刘强东还说，“事实上，整个过程她还很享受。”

刘强东说，完事后两人睡了好几个小时，自己可能因为时差关系醒了，看见女方在玩手机，两人接着谈话谈了约 20 分钟后有人敲门，打开门有三个明州警察进来，他表示自己不知道怎么回事，女方当时告诉他“整件事是个可怕的误会”。

02

舆论之“战”

让我们回到 2019 年 4 月 16 日，那时，春天才刚要降临明尼苏达，来自美国的一纸诉状却让刘强东再次陷入寒冬。

当时距离 2018 年 12 月 21 日，美国当地检方放弃对刘强东案件的起诉，不到 4 个月。而距离 2018 年 8 月 31 日案发当日，如今整起事件已快一年。

当事女生以实名 Liu Jingyao 向明尼苏达地方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被翻译成中文的起诉书很快传遍网络。

起诉书中 Liu Jingyao 较为详细地描述了事发经过，以刘强东对其构成民事胁迫与人身侵犯、非法拘禁、基于性的侵犯与侵害，对刘强东和纳斯达克上市公司 JD.com, Inc. 提起诉讼。

原告以“志愿者”的身份受邀参加工商管理博士（中国）项目，在不知与刘强东见面并发生性接触预谋的情况下，作为唯一受邀女性参加8月30日的晚宴，被灌酒后进入刘强东豪车并被猥亵，反复拒绝后刘强东同意送她回家，在“希望保持礼貌和尊重、不想局势恶化”的情况下，与刘强东一起进入大楼并回到公寓，本以为刘强东会回去，却不料在公寓内被强奸。

4月22日，微博名为“明州事记”的账号发布两段视频，分别标以“刘强东明州案晚宴视频曝光，女方未醉酒主动跟随”“仙人跳实锤？明州案公寓视频曝光 女方举止亲密主动邀请刘强东进入”。

微博账号“JIN 晨曦律师”转发表示：“本人为刘强东先生的代理律师，经当事人确认，该视频内容属实。”

一时之间，舆论迅速反转。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明州事记”的注册时间是2019年1月31日，除了视频外，微博上并无其他内容。

4月23日，舆论反转之后再度反转。

微博名为“陈纯 Camus”的账号也发布了视频，声称从Liu Jingyao处获得完整视频和发布的授权，起诉书中所言完全真实，饭局三个小时Liu Jingyao都是坐在刘强东身边，只有最后几分钟才坐在其他座位，并指出“明州事记”发布的视频有“误导公众之嫌”。

同一天晚上，某媒体称，其记者收到匿名邮件，称有刘强东代理律师Jill Brisbosi和女方当事人的谈判录音，总长2分05秒，录音中女方表示“你可以告诉他，他可以给我一笔钱，我还需要他的道歉，否则我就会去法院提起诉讼。”

随后，一段由“呈现小组”听录、翻译和制作的“完整音频”称，该媒体发布的是删减版音频。

“该音频改变了女生的声音，选择性地剪辑了话语，抹去了女生没有找律师、不想公开、坚持要道歉和赔偿，但毫无谈判经验和准备，也对赔偿金额毫无概念的状态。”

“它也掩盖了刘强东代理律师从警察处获得女生联系方式主动致电的行为，以及刘强东被保释后代理律师再也不接女生电话这些重要情节。”

这几段视频和音频在网上掀起了一场舆论大战。有人认为女方亲密主动，确凿“仙人跳”一说；也有人认为男方公关操作痕迹明显，完整视频和音频也恰好验证了女方起诉书的内容。

因为状态不佳，Liu Jingyao无法接受媒体进一步采访，根据《财经》4月26号的报道，因为醉酒迷路，所以公寓内刘强东让她挽着自己的手臂，她没敢拒绝。

而对于“仙人跳”一说，Liu Jingyao表示如果民事诉讼胜利，会捐出全部赔款。

针对视频和音频的真实性，《南风窗》记者联系了刘强东的美国代理律师Jill Brisbois，得到一份来自水星公关（Mercury Public Affairs）的、属于Jill Brisbois律师的申明。

申明称：“从一开始，我们的客户对这件事情就持真实的态度并且始终如一。但是，正如视频监控显示的那样，Liu Jingyao 女士并非如此。遗憾的是，她还在继续尝试通过媒体传播错误的信息和不实的指控，并试图干扰司法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客户是无辜的，这被证据和检察官提出不指控的决定所支持。我们将在法庭上大力捍卫客户的声誉。”

03

舆论战背后的志愿者

这场舆论战背后，刘强东是否有公关团队或志愿者协助，我们无从知晓。但翻译和发布 Liu Jingyao 视频和音频的，是支持她的志愿者。

禾源是“助力 Jingyao 翻译小组”的发起人，她开始并不认识 Liu Jingyao，但对这个案子一直保持着兴趣。

萌生出翻译起诉书的念头，是在她看到媒体人王志安发布的一版起诉书翻译之后，禾源觉得那个版本存在很大问题。

“我们的目的是把这个公开英语档案翻译到国内来，从 Jingyao 的角度呈现案件经过。起诉书很详细，就想把它传播开来，让更多人看到，很简单的一个目的。”禾源说。

总共 27 人自愿参与，有人翻译、有人校对、有人提供法律术语建议。一共花了 30 个小时，由不同时区的留学生接力，并经 Metoo 公益律师校对。

所以说，起诉书的中文翻译和传播，并非 Liu Jingyao 本人，而是一群对此案感兴趣的志愿者。

“当时以为翻译完了就完了，想的就是这么简单。没想到起诉书的传播范围很广，但我们翻译起诉书的初衷不是要打舆论战。这是一份即将要上法庭的法律文书，有相当的信息准确度和可信性。”禾源说。

陈纯最初也没想过自己会涉入舆论战，他并没有参与翻译，只是在网上帮忙签名联署声援女生。“刚好我在那个位置，刚好是在那批想帮她的人中，可以联系上她，也是最早联系上的。”

在“明州事记”发布不利于 Liu Jingyao 的视频后，陈纯也遭到不少签名声援网友的质疑。“我去问那个学生，她说不清楚，我就加了女生微信，女生说是视频被剪辑了，就发了完整的给我。”

完整视频和“明州事记”的视频对比后，“呈现小组”志愿者与陈纯一起做了一些整理：

在饭局的开始，Liu Jingyao 被对桌男子指引坐在刘强东左侧位子，而非主动坐在刘强东身边；在长达 3 小时的饭局中，Liu Jingyao 一直坐在刘强东旁边，并被劝酒 19 次；Liu Jingyao 在视频的最后几分钟起身离开，回来后原座位已有人，才坐到其他位置，这与“明州事记”发布

的视频不符。

而在公寓内的视频，“明州事记”发布的视频看起来女生扶着刘强东的胳膊，并一直有一个伸出左手、商务礼仪式的“请”的动作。

陈纯表示，在抵达公寓大楼后，刘强东先主动扶住 Liu Jingyao 的胳膊；两人在同一个楼层出现 2 次，说明女生醉酒迷路；在电梯内，刘强东亦有把女生主动向他拉近的动作。

“这些细节如果没有充分呈现的话，整个视频看上去像是女生主动邀请刘强东去她房间。”陈纯也表示，“公寓的部分，如果有人想为刘强东辩护，还是可以一口咬定女生很主动，不管你有没有把其他细节呈现出现。”

没有志愿者想过会卷入舆论战，禾源也一样。但随着视频和音频的相继曝出，她觉得自己要继续为 Liu Jingyao 做点什么。

于是她集合了愿意帮忙的另一批人组成“呈现小组”，“媒体发布的视频是被高度剪辑过的，短短 6 分钟的对话被剪辑了 23 次，我们就做了基于音频的视频。”

04

出警记录与两次报警

“舆论战”时流出的视频和音频，如同打开了未被写进起诉书的褶皱。

视频是没有声音的，而且有其情境和脉络，所以单看视频，无论哪一方，都有很大各自诠释的空间。

4 月 26 日，一个于 2019 年 2 月 18 日注册，只有一条微博，名为“独家互联网”的账号以“明州案当日警方出警记录曝光”为标题，发布了 2018 年 8 月 31 日凌晨 3 点多的出警记录。

出警记录显示，一名警察回应呼叫，去到事发现场并与在场的警官见了面，但女子表示自发与刘强东发生性关系，并否认报警，在她身上也没有伤痕或与人打斗的痕迹。

起诉书显示，Liu Jingyao 在事发后先是以微信告诉朋友 Tao 她被强奸。路透社曾报道了微信内容：“我不是自愿的”“明天我会想办法逃走”“他会压下去的”“你低估了他的力量”。

而朋友 Tao 则在听取熟人的建议下报了警。

陈纯表示，“独家互联网”发布的出警记录是第二批来的警察写的，在第一批警察面前，Liu Jingyao 讲的话是比较复杂的。

“她说的是，他强奸了我，不是那种类型的强奸，他是中国很有权势的男人，也非常富有。”

但第二批来的警察没有把当时的犹豫和心理冲突写进去，所以不是完整的记录。

与 Liu Jingyao 接触过的中国性别领域资深律师万淼焱表示，她看过一份出警视频，从视频中可以体现出 Jingyao 的恐惧。

面对美国警察直接的询问“Did he rape you?”，她先是用“He does”，然后便马上解释“but not that kind. But I mean…”反复强调事情的复杂性，也反复解释刘强东是中国上了福布斯排行榜的最富有的 CEO，自己之后还要回中国，家人也在中国，这件事情会给她带来极大的麻烦，不可收拾。

最后，Jingyao 哭着对警察说，“我是自愿的，请让他（刘强东）走。”

万淼焱律师解释，Jingyao 说的“不是那种强奸”，是指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暴力型强奸。

此次报警以刘强东被送回酒店告终，事发第二天刘强东的助理竟联系她要护照号码、联系去纽约事宜，她被激怒，在学校老师的鼓励下，才下定决心第二次报警。

万淼焱律师做过多起性侵诉讼案，她认为 Liu Jingyao 遭遇了权势和资源的不对等。

例如在“索要钱财”的音频中，是警方建议她和对方谈判，且把她的电话号码给予了刘强东的律师，而警方甚至没有告知 Liu Jingyao 应当在有己方律师的情况下与对方谈判，且刘强东的律师都是明州顶尖的、擅长为性侵嫌疑人作无罪辩护的律师。

倘若 Jingyao 使用的词汇是 compensation（补偿）而不是 money（钱），那么观感就会不同。但即便是中文环境中，没受过专业法律训练的普通人也未必能正确使用法律术语，更何况是在非母语的情况下。

根据万淼焱律师在中国多年的办案经验，与性别相关的案件，受害女性常会被对方泼脏水，这种情况在国内外都一样。

万淼焱律师也表示了她的疑惑：在美国，辩方律师提出刑事和解意愿，通常是在认为当事人高概率构成犯罪的基礎上。

据 Jingyao 告知她，警方同意保释刘强东，是因为恰逢一个美国的法定假日，放假前完不成法院对刘强东的羁押必要性审查从而决定是否逮捕。于是，警方建议 Jingyao 暂时 close the case（中止调查）。

在刘强东被保释后，对方律师就没再联系 Jingyao 了。而在 Jingyao 又给警方打电话而重启调查后，警方仅对 Jingyao 做过一次简单笔录。而在刑事审查起诉阶段，检方从收到警方移送的案卷，到作出不起诉决定，一直都没联系过 Jingyao。

“这是违反明州刑事诉讼规则的”，万淼焱律师说。

检方并没有将不起诉决定书在官网公告，但挂了一份新闻通稿，但从新闻通稿中看不出是什么样的证据不足导致不起诉。这是万淼焱律师的另一个疑惑：“新闻通稿中称，为了不让女

性再次受害而不作详细说明，但挂出通稿这一举措与说辞相抵触。”

05

不完美受害人

舆论爆发后，支持 Liu Jingyao 的网友掀起了一股“我不是完美受害人”的讨论。从 Liu Jingyao 的案件跳脱出来看，性侵案有其复杂性，且会有举证上的困难，“不完美受害人”确实撕开了另一种可被讨论的空间。

一直关注此案的妇女权益和性别平等从业者冯媛表示，“没有完美的受害者，完美受害者存在于想象和假设当中。”她列举了几种完美受害人的想象：

想象之一，要斩钉截铁地说不，甚至一巴掌打回去，要武力反抗，宁死不屈，贞洁烈女式的反抗。

想象之二，事后要报案、讨公道，要毫不犹豫，不能犹豫。

想象之三，当可能觉得得不到刑法上的司法公正时，除了精神伤害外不能索要物质化的赔偿，否则会让人觉得另有所图，甚至是“仙人跳”。

想象之四，被害女性一定要无比单纯的、冰清玉洁的，以前最好没有任何性经历，也没有任何性格或品格的瑕疵。

“只要人们不相信受害者，想要责备受害者的时候，就会找出各种理由，这些理由都构成了不完美受害者。”

回到 Liu Jingyao 的案子，在冯媛看来，不可抗拒的酒桌文化、每个人不同的醉酒状态、在被猥亵后息事宁人的心态、公寓走廊保持距离的挽手、礼节性的带路手势、报警后的犹豫不决，这一切在一个 21 岁的年轻女孩身上并没有那么不可理解。

“不同意，并不一定非要武力反抗，不同意的表达也是不同意。”

不过，此案还在民事诉讼期，在那个没有监控的房间，真相如何，只有当事人知道。

是是非非，立足于人们更愿意相信哪一个“事实”。

2019.7.26 《梁文道：刘强东案，让我们看到媒体环境依然「乌烟瘴气」》

作者：梁文道

来源：看理想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7umKxMOfeqKvZCWNmfyzmw>

我们常常有一种错误认知——

认为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全面信息时代,好像世界上所有的事情,包括国际大事、社会新闻,或者围绕在我们身边的八卦讯息,我们只需指尖在屏幕上滑动,进行几个简单的操作,就能得知天下所有的“事实真相”。

可事实真的如此吗?在我看来并不是这样。

1.

没人在意事实,
只在意自己相信的“真相”

举个简单的例子,昨天有多家媒体网站、自媒体账号都在转载一份由自媒体@北美留学生日报发布的所谓“档案”(文章原标题:《重磅!刘强东案 149 页警方档案公布:激吻、裸睡、鸳鸯浴、发生关系……》,目前原文已被删除),内容与前段时间震惊全国的刘强东涉嫌性侵案有关。

美国当地时间 7 月 24 日,明尼阿波利斯警方发布了关于该起案件的全部证据,这份共有 149 页的档案内包含许多警方在事发之后,对受害人、当事人以及其他目击者的诸多访问笔录。

然而,在@北美留学生日报的报道中,却将双方的说辞变为了“结论”,而这个所谓的结论就是“记录显示是女方主动邀请刘强东去她新搬的公寓,并且两人曾在车内激吻,同时,再回到公寓之后还同洗鸳鸯浴,发生关系之后熟睡数小时”。

从“记录显示”这四个字,很容易让人误以为这 149 页的报告就是在呈现这简短的几句话里的内容,好像这就是事件的“真相”了。

于是,这些笔录中的说辞,就这样被判断为了“事实”。

而很多门户网站,也根本没有耐心和兴趣去重新读一遍这厚厚的 149 页英文档案,也懒得过问其中的具体情况,就这样转载不误。

如果你还在持续关心这则新闻事件的话,你应该会了解到,实情当然不是如此。

目前那些撩动情绪和眼球的内容,只是当事人刘强东的一方口供,如果你也读了另一方当事人的供述,就会看到对事件完全不同的描述。

从档案里你可以看到,双方的口供当然存在很多的矛盾和出入,到底谁说的是真话、谁说的是假话,或是双方都说了局部的真话、局部的假话,那么你最多可以下的论断是,这起事件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谁能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

然而,一个自媒体没有对该档案中的内容进行平衡报道,而是更多采纳一方说辞并且轻易下的定论,许多重要的新闻门户网站却纷纷一键转载,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今天我们其实面临着非常严重的信息污染。

2.

大量信息涌来，
让我们更加远离真相

什么叫做“信息污染”？

这里我所指的就是，在一个信息社会里，我们每天都处在信息的洪流当中，每天阅读到的诸多消息，包括许多所谓的“权威言论”，都很有可能是混淆耳目，让我们更加远离真相，而不是让我们接近真相的。

他们用各种简单的操作手法，狡诈地欺骗着我们的判断力。

在刚才提到的 149 页档案中，那个女孩曾对警方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不想陷入麻烦，他在中国很有名，可以用钱做任何事。如果要控告他，公众可能会知道我的信息。

在这些话语中，你似乎也能感受到一种暗示，金钱和地位可能可以影响甚至左右某些媒体的报道倾向。

如今，我们每天都能被各种各样洪水般的消息和新闻淹没。可是我们每一个人每天就只有 24 小时的时间，当大量的信息向我们涌来之时，我们是无法对任何信息都进行仔细甄别，也很难花一番心思去对所有的新闻和评论做出一定的思考和判断。

我们根本很难追根究底地去研究每条信息背后、每个结论和判断背后，他们所提供的证据或根据到底是否确实，更无法像一个调查记者一样，搜罗所有相关的讯息和证据进行一番佐证或质疑。

于是，大部分情况下，我们都只是选择性地看一些我们能看得到的内容，甚至选择性地相信一些我们自认为的“真相”。

3.

“同温层效应”，
让我们越发难以包容异己

这种“选择性”又是如何发生的？

很有可能只是在我们各自的朋友圈之内，因为朋友圈往往都是和自己处于“同温层”的朋友，我们志趣相投，想法和判断的立场相近，于是彼此之间相互传递的新闻讯息，可能也就构成了我全部的信息来源。

*注：“同温层”原指大气层中的平流层，在平流层内，大气基本保持水平方向流动，较少有垂直方向的流动。现在常被用于类比信息社会中出现的情况，在主观意愿及信息技术的筛选系统助推下，人们往往更愿意选择与自己观念相近的信息，而排斥立场相反的信息。“同温层效应”会影响我们理性决策的判断能力，无法接纳观念和行为中的差异。

也有些时候是通过“智能推荐系统”，比如由于我平时多只关注某一类讯息，推荐系统就会根据我的浏览偏好，不断将同类新闻和信息推送给我，我所能接收到的信息和内容也就不断窄化。

或者我们常常只关注或订阅几个信息源，永远只看到这些内容供应者提供的视角和观点，那些你无法认同、反感厌恶或者根本不在意的信息，在无意中早已被你屏蔽。

即使有些观点文章中后面也会附上许多参考链接、文献，但我们也很少会逐一确认这些根据和来源，如果还有些参考文献是外文，我们予以阅读及确认来源、根据的门槛就更高了。

我们也就只好简单地接受了这些讯息，而且不只接收，甚至还相信了他们的说法。

不知不觉中，我们也愈加只能看到自己原本就秉持的观点和偏见，甚至会越来越固执己见，对自己认可的观点坚信不疑，也再难以接受不同的立场和讨论。

这样一个信息洪流时代，信息太多、时间太少，而每一个新闻源每一个自媒体都在拼命抢夺我们的注意力，有些媒体还不断刻意断章取义，刻意掩盖部分事实，操纵观点倾向，撩拨大众情绪，而相对的，我们自己的关注也越来越同质化，扁平化。

4.

明明清楚“信息雾霾”的存在，
却渐渐适应，甚至再也视而不见

在我看来，今天我们所面对的媒体环境早已是一个被高度信息污染的环境。

不可否认，有些时候是因为我们身处的讯息环境还不够开放透明，有些时候是因为部分媒体、自媒体有自己的既定立场，包括一种价值判断的立场。

在传统的国际媒体守则以及伦理操作的规范里，其实都有所规定，一家媒体报道新闻事件和做一些广告推广、接受广告赞助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这并不是说那些有名望的国际性大媒体，大品牌的报刊杂志就不会接受广告或者赞助，只是通常都会明确告知读者，这是一则广告，或者是接受了某家品牌的赞助。而新闻本身以及相关评论是万万不能被收买的。

可现在我们却会发现，如今这两者之间的界限变得非常模糊，从广告业的角度，还可以美其名曰为“深度植入”或“深度媒体合作”，或者你也常常会听到的一种说法叫做“软文”。

但是，我认为更有趣的一点是什么？当我们大家冷静下来想一想，即便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并不是那么合乎理想的媒体环境当中，我们也清楚每天接收到的讯息都是局限的、经过过滤和筛选的，但是知道是一回事，我们如何处理与这种环境的关系又是另一回事。

平常我们对许多事情的判断和看法，会不会受到这种环境的制约？

在我看来，这就好比空气中的雾霾，我们都清楚它的存在，但是我们的生存依然需要呼吸，也很难做到每天戴着口罩做人。

久而久之，我们好像也慢慢适应了空气中的这种灰度、这种不可视性。

同样，在一个高度污染的媒体环境之中，我们看见了“雾霾”的存在，但是当我们遇到世界上发生的许多事情，还是会好奇去一窥究竟，但又没有足够的时间追根究底，我们还是会忍不住有自己的看法和判断，但又难以接受与自己不同的立场或观点。

不知不觉，我们接纳了媒体环境中的“雾霾”，也被这种“信息雾霾”左右了我们的呼吸、左右了我们的情绪、左右了我们的表态方式。

这就是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情况，明明活在一个不理想的环境里，但渐渐地就忘却了这个前提，转而以为自己作出的所有判断，其背后的根据都是合理的，都是不存在问题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去做一个真正清醒而有独立思考的人，我知道，恐怕是一件太难的事情。

（二十六）广州陈警员事件（2018.10）

事件梳理

2018.9.20 孙世华于广州荔湾区华林派出所遭受拘禁殴打

来源：隋牧青律师个人社交媒体（多平台）

原文链接：https://twitter.com/lawyer_sui（其中之一）

9月20日晚上9:09，律师隋牧青发出信息：“我太太孙世华作为访民周建彬的辩护律师，今天下午约三点多钟前往广州荔湾区华林派出所欲与主办警官沟通此案，却遭派出所警察殴打并非法禁锢，目前仍被派出所以配合调查为名非法扣押，华林派出所电话：(020) 8185 0593，恳请紧急关注！”

晚上十点左右，隋牧青：“我们现在来到广州市荔湾区华林街派出所，要求110派员到场就华林街派出所警员诬陷孙世华律师袭警继而非法拘禁并强令其脱衣羞辱一案固定录音录像证据。律师办案被警察碰瓷继而非法拘禁并以检查为名强令女律师脱光衣服进行人身羞辱，世所罕见，太恶劣了！”

2018.9.21 孙世华被保释，多人发出孙被殴打证言

来源：个人社交媒体（多平台）

9月21日凌晨2:27，隋牧青：“荔湾区华林街派出所一警察告知，他奉命转告110指示：

110 无人出警，如果拨打 110 超过一定次数，以扰乱警方工作秩序论处。110 怠于履责，却恐吓报警律师，真是岂有此理！我们要求派出所提供诬陷孙世华律师的警员姓名、警号和协助其犯罪的一女警，派出所却以避嫌为借口拒绝提供。”

凌晨 3: 17, 隋牧青：“由于我们不断致电 110，坚决要求其依法出警处理，荔湾区公安分局督查终于派员到场为孙世华律师做笔录，但坚拒我们同行三人陪同（另外两位是孙世华的律所同事）。如今半个多小时过去了，我们仍在派出所大厅等候，派出所却突然放下了电闸门。不由想起了一句电影经典台词：关门，放狗。”

凌晨四点左右，孙世华离开派出所。

隋牧青：“昨天下午，孙世华律师被广州市荔湾区华林街派出所一匪警诬陷其袭警，被非法拘禁约七小时，期间遭受强迫脱光衣服检查的羞辱。孙世华约近夜里零点方才获释，随后多次 110 报警，荔湾区公安分局督查凌晨二点多出警，处理了我们的投诉，为孙世华律师做了询问笔录。早上四点多我们离开华林街派出所时，我电话早已没电。返回家中已四点半，再无睡意。早上六点半起床，带父亲到医院看病，因时间预定，不能迟到。故一直没空发消息，再次向一直关注的朋友们致歉、感谢！🙏”

梁颂基于 9 月 21 日发出证人证言：“案情陈述如下：2018.09.20.15: 00, 本人梁颂基，到广州市荔湾区十八甫*路 17 号华林街派出所查询——本人于 2012 年左右，本人在该派出所辖区发生的被伤害被合同诈骗案！在路上巧遇周建斌老婆李小贞（周建斌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就一起到该派出所办案。于当日 17: 00 左右在派出所发生惊人一幕：一个中年女子对一便装男拦了一下，说：‘请留步，我来是办***案，你能不能***’，便装男随后把此中年女人掐住脖子反剪其左手死死塞在墙上（该女子几乎被塞得双脚离地，非常痛苦，被扭得身体扭曲）。本人出于防止罪案发生的人性原则，马上走上前去，劝喻双方冷静。（本人与二人完全没有肢体接触），不够 30 秒后，一帮中国公安（约 15 人左右）居然把我抓起来，（期间强制反转我右手，造成我很痛。）以涉嫌***罪为由传唤至 21: 00 左右！在派出所笔录期间，内听到那女子似乎被殴打的惨烈叫声。离开派出所后见到李小贞后得知那被塞在墙上的女人姓孙，是隋牧清律师的老婆。2018.9.21.8.10 分拨打隋律师电话处于无人接听状态”

维权人士李晓也发出证人证言：

因被诈骗案到华林派出所调解，被殴打，亲历另一“中国公安”殴打民众案：本人李晓 452501196903021723, tel: 13650738476, 于 20180920.15: 00 到广州华林街派出所处理、调解关于被 NCI 新华保险、中国建设银行荔湾广场支行派遣所谓的客户经理罗良红（电话：13642643306），联合诱骗本人购买它们的理财保险案……还有，我们在派出所调解的过程中多次被另案骚扰，过程中听到有另案两女子被该派出所的“中国公安”怒轰：‘我们大声不代表我们不礼貌。’随后，听到两女子先后发出被殴打的惨烈叫声。和殴打过程的‘砰砰砰’的响亮响声。随后，那女子的声音也逐渐消失了。我们在派出所被中国公安殴打后，于 19: 00 被敢赶出，本人在派出所门口再次多次拨打 110 报警、投诉，但完全没人理会。就在派出所门外有一陌生男对我夫妇二人好意维稳和安慰，得知此人叫梁颂基。后认识了李小贞，知道了被殴打的两女子，一个是张五洲，一个是孙世华律师，是大名鼎鼎的隋牧青律师的老婆。最后，我声明我要坚持申冤，坚持维权，要匡扶人间正义！

被挨打的张五洲发出证人证言：

坚决要求查明真相，扫除公检法队伍中的黑恶势力：我叫张五洲，2018年9月20日下午3点左右我找梁颂基维修手机相约至华林派出所，来到派出所后4岁的姨侄见到阿基后很开心，没有姨侄缠绕，我就与邻座的女士寒暄打招呼，意外获知她是位律师，而且是著名人权律师隋牧青的老婆，怎么都来到了华林派出所？原来李小贞（约见面来未能联系上的网友）被临时传唤在此，梁颂基也是因为查询2012年在该辖区派出所发生的被伤害诈骗案在此。无巧不成书，真他妈的一切机缘巧合，没想到约好见面见不上的朋友李小贞，还有想认识一直未能见上面的朋友孙世华律师还是相识了。没想故事就此发生了！大概时间是下午四点左右吧！女律孙世华见李小贞传唤时间过长久，就到前台问询，我正和姨侄开心吃冰淇淋。突然听到身后争吵声，我就忍不住跑过去用手机拍下前台女公安的流氓行径，正因为拍下这精彩瞬间，她这位女公安疯了，叫来了一群“中国公安”，派出所侧面的铁门打开了，如同打开地狱之门冲出一群魔鬼般的中国“公安”，其中一个便衣男气势汹汹威逼我删除视频，我坚决不同意，4岁的姨侄吓得拼命喊姨妈，我就蹲下去安抚姨侄，待姨侄停止哭泣时回头一看，麻烦了，女律师被凶我的便衣男掐住脖子，眼睛不停往上翻白眼，我用手机正面又抢拍了这一瞬间。就为了这个视频，我被都打被裸体检查自卫反抗。四岁的姨侄被有意的长时间的语言暴力伤害折磨，无论怎么求饶不要暴力伤害孩子，他们不但不停止伤害，反而更加流氓，你害怕什么？他们就变本加厉伤害你。我和梁颂基被无端所谓强制传唤，全是因为这一幕场景。如果我没拍下女律被掐翻白眼视频，我也不会被无端传唤5个多小时；如果没有拍下女律被掐脖子翻白眼的视频，便衣男是不会松手的，他那时已经疯了。如果我不拍下这一幕，疯狂的便衣男是不知道松手的，女律就真的真的是雷洋第二。如果我放弃正义删除视频，我永远见证不了魔鬼是什么样？如果我知道会发生这一切，我怎么都不会带上一个孩子，誓死捍卫正义，决不妥协。如果4岁的姨侄没有被强制隔离，我是不会在那完全与事实不符的笔录上签名并写下那句恶心至死的那句话。在问询室里我多次听到女律惨叫声，泪奔啊！我想4岁的姨侄被绑架，我不得不顺从不得不妥协。我痛心啊，手机里女律被掐脖子翻白眼的视频被他们强制性删除了。张五洲，2018年9月21日

2018.9.22 孙世华就不公正待遇与警方见面

《孙世华律师遭“碰瓷”抓捕并脱衣羞辱案通报》

作者：隋牧青

来源：参与网

原文链接：https://canyuwang.blogspot.com/2018/09/blog-post_22.html

今天（2018.9.22）中午约十二点半，我和陈进学律师陪同孙世华律师依约来到番禺区南村派出所，与广州市公安局督查办陈姓警官（工作证号0126）及另一警官见面。

两位警官既不愿报出姓名，也坚拒我和陈进学律师陪同，要求单独询问、了解孙世华律师被荔湾区公安分局华林派出所警察“碰瓷”式构陷抓捕并脱衣羞辱的相关情况。

下午十五时许，询问结束。

据孙世华律师介绍，除正常询问案情发生过程，两位督查警官特别询问了孙世华与委托人如何见面、同行有什么人等不相干细节。

两位督查警官又问是否可能有误会发生，孙世华断然否定这种可能性，明确指出“碰瓷”匪警清楚知道她是律师，也绝无可能误会她有袭警之意。作为一名刑警，一秒钟即可判断清楚对

方是否真有袭警之意,即使因匪警太不称职,真的产生了错觉,以致误会孙世华有袭警之意,在不断讯问的情况下,竟然能误会达六七个小时,天底下有这种笑话吗?

孙世华律师在华林派出所被讯问过程中曾看到过部分现场视频,故要求调取华林派出所现场全部无剪辑视频。两位督查警官竟然回答说,孙世华需向华林派出所(即作恶者)提出申请,督查并无调取证据的权力。

如此表态,与之前荔湾区公安分局督查警官的表态截然不同!

广州市公安局督查部门为日后拒绝公开或湮灭现场录音录像证据做铺垫的企图已昭然若揭!很显然,广州市公安局督察部门已露出偏袒倾向。拙劣地拒绝犯罪受害者调取派出所现场视频的请求,欲将匪警蓄意“碰瓷”陷害律师的案件悄悄转化为因误会律师有袭警之意而发生的意外事件。

难怪两位督查警官不像荔湾区督查警官那样大方报出姓名,而是拒绝出示证件、告知姓名。而且在我靠近细看他们没有姓名、单位的督查胸牌时,竟然警告我不要动手。

连负责警纪的督查警官在办案中都习惯违法拒绝告知姓名、警号,还能指望普通警察遵纪守法吗?

看来,依法治国背景下,不仅要展现警威神圣不可侵犯,连他们身上的牌牌也丝毫不可冒犯!

2018.10.5 孙世华律师控诉被广州警察构陷抓捕、羞辱

作者:孙世华

来源:微信号“Sui-muqing”,原文已删除

备份链接: <https://zhuanlan.zhihu.com/p/46356854>

《有一天,警察开始碰瓷——我被广州警察构陷抓捕、羞辱的恐怖经历》

这篇文章,每写下一个字,都往我的心头扎上一刀。

2018年9月20日,是我近二十年律师生涯中最黑暗、恐惧、屈辱的一天。

一、菜鸟初办刑案

这天中午,我的委托人、访民李小贞接到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分局华林街派出所通知,同意她与辩护律师同赴派出所,就李的丈夫周建斌办理取保候审问题与案件经办警官沟通协商。

周李夫妇是广州市荔湾区居民,因拆迁补偿问题上访多年,并因此曾被判刑,被行政拘留更是家常便饭。这次周李夫妇以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再遭刑拘,起因是中非论坛峰会期间,夫妇二人赴京,被北京警方拘留遣返。因孩子年幼,李小贞取保获释。

周李夫妇到北京，并未踏足过任何国家机关大门。扰乱机关秩序的罪名，法律上无法成立。因此我认为周也有机会取保，还可以劝说他不再上访，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拆迁赔偿问题。

下午约3点，我和李小贞应约来到华林派出所。没想到，与身穿便装的经办警察陈某刚一见面，面色阴沉的陈警察就厉声宣布传唤李小贞。

我是老律师，但第一次办刑案。

虽然觉得陈警察把约见变成传唤不妥，但不认为会有什么事，也就未提异议，只上前表明辩护律师身份，说明来意。

陈警察让我等他回来再谈。

我傻等到傍晚五点多，才请接待女警致电催一下陈警察。很快，表情诡异的陈警察出现在我面前。我的人生噩梦就此开始！

二、遭遇警察碰瓷施暴

我再次说明来意，陈警察拒绝与我沟通案件，只冷冷地要我把取保候审申请书邮寄给他，于是我问他姓名、警号。可能这冒犯了他，陈警察突然把反挂胸前的工作证狠狠地甩向我，我本能地举手遮挡。

这时，令人瞠目震惊的一幕发生了：陈警察冲我大喊：“你敢抢我工作证？有人袭警！”瞬间，冲出一群警察，把我团团包围，围殴。

我立刻吓晕了！大脑几乎一片空白，连一句话都没喊出来，就晕乎乎地被众警察一路推搡扭进办案区。

事后，据数位在场目击证人的讲述和自己努力回忆，基本复原了现场画面：

当时派出所大厅多人目睹了警察对我施暴的场面。众警察把我包围后，有人反剪我双手，陈警察对我掐脖施暴，我被掐得满面通红，白眼上翻，双脚也几乎离地，瞬间失去知觉。

有医疗专家告诉我，脖颈有处穴位，掐住会使人短暂窒息乃至失忆，持续时间稍长，会造成颅脑损伤甚至丧命。

当时，在场有位女访民立刻用手机拍摄了警察对我施暴的场面，并大声喝阻陈警察继续施暴。这，很可能救了我的命！她立刻被抓进派出所办案区，被强制删除了警察施暴的视频，继而又被逼脱光衣服。她拼死抵抗。最终，警察放弃，羞辱未遂。

三、被脱衣羞辱

进入办案区后，我的神志刚开始清醒一点，赶紧申明自己是被诬陷的，我一个中年女律师怎么可能敢于在派出所袭击比自己年轻、强壮许多的刑警呢？

没人理睬，只有一片嘲讽和斥骂。尤令我胆寒的是：竟然还有一位自称公职律师的中年便装男人也宣称我袭警，并大声辱骂我。

事后回想，真是不寒而栗：他们恐怕连抓我的法律意见都已预备妥当，就等我往陷阱里跳了！

陈警察没收了我的手机等所有随身物品，厉声喝令我脱光衣服，理由是怀疑我藏有凶器。

虽然极度恐惧，女人本能的耻辱感还是让我鼓起一点勇气，颤抖着质问陈警察：你明明是在诬陷我，你知道这样做是在犯罪吗？

陈警察和众警闻言，相视一笑：一个律师竟然说要警察坐牢，这笑话太大了！赶紧脱，否则有你好看！

我彻底崩溃了！瞬间大脑浮现的都是雷洋的名字。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在布满监控的派出所里，它们都敢公然诬陷一个律师，还有什么它们不敢做的呢？雷洋就是因为反抗丢了命，中国恐怕还有不少雷洋吧？我孩子还小，如果我强烈反抗，会不会成为女雷洋呢？

雷洋是被误抓，而我是掉进人家陷阱的猎物。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只能含悲忍辱！

在办案区一个角落里，两男警拉起一块小布帘，象征性地把我和办案男警们隔开。

我面墙背帘站着，那个大厅接待的中年女警进来，严厉地不断斥骂逼我脱衣，直到我脱得一丝不挂，旁边男警说了句什么，她才满意地喝令我蹲在地上。

我感到背后很多双眼睛在看着我！

我含泪哀求了几分钟后，被允许穿上衣服。

整个脱衣、裸身过程持续仅约二十分钟，于我，却有如一生的漫长!!! 穿好衣服那一刻，感觉自己一下子苍老许多！

随后，我被拍照、打指模，又以怀疑吸毒为名，强制验尿。我都麻木照做，因为，恐惧完全压抑了愤怒。我知道，这里是魔窟！

事后才知道，这是刑事拘留、判刑的前奏。

四、无结论获释

四名男警把我带到审讯室，轮流对我进行了二次、总计约六小时的讯问，其中大量与袭警毫不相干的内容，被不断反复地问及。

第一次审讯，我再次申明，我是被诬陷的，要求调取现场监控视频。两名男警丝毫无动于衷，冷冷地告诉我：它们早就看过了现场监控视频，有充分的证据抓我。

我明白了：这是集体构陷，没有一点点误会。

联想到公职律师的蹊跷出现，还有我刚被抓进办案区时，曾听到两警察窃窃私语：“这是 xx 交办……”。

我越发绝望地感到，我掉进一个可怕的陷阱！

那一刻，我真的追悔莫及：我有大把事要做，干嘛要代理遭领导痛恨的访民啊！做了这么多年律师，怎么就不明白恨屋及乌这个道理呢？

第一次讯问，两男警赤裸裸地耍流氓，直接诬陷我袭警，我当然否认，要求他们出具视频证据。

晚上约 9 点到 10 点，警察休息。

晚上 10 点，第二次讯问开始。情势变好许多，我的恐惧感也消退了一些。男警开始耍无赖，为他们的犯罪行为寻找各种理由，为此还给我看了部分现场视频。可能由于剪辑粗心，竟然被我看到了警察对我掐脖施暴的部分动作。

男警：视频中你举手了，是不是要袭击他（陈警察）？

我：那是下意识抬手，遮挡他甩来的工作证。我一个中年女律师，在派出所无端端去袭击一个年轻体壮的男警，符合常理吗？这不是“欲加之罪”吗？

男警：你是不是想抢他（陈警察）的工作证？

我：抢他工作证对我有什么好处？我是正常人，还是律师。我和他没有任何肢体接触。

男警：你为什么要辱骂警官？

我：绝对没有！平日我都不用脏话骂人，更何况与警察打交道。可以看视频。

男警：你说他诬陷你，他怎么不诬陷别人？（好熟悉的问题啊）你要在自己身上多找原因，彻底认识自己的错误。

我无语。

我患有高血压，常年服药。

突遭厄运，我感到血液不断上涌，真怕自己突然爆血管而死。我不断告诫自己冷静，再冷静！活着出去最重要！

两次讯问中间，我尝试要求男警拿一个血压计来，监测一下血压，以防不测。当然，我的要

求被粗暴拒绝。

约深夜 11.50，我被释放，派出所没有任何口头和书面说法。

我的律所同事在外等我。

一便装男人送我出派出所，意味深长地告诉我：你非常幸运，如果不是……的麻烦就大了！

是的，我确实太幸运了！因为网上声援及时，我没被刑拘、判刑，更没像雷洋一样惨死！

据李小贞事后讲述：那天她抱着孩子进入办案区后，陈警察也是以怀疑她藏有凶器为名，强制她在孩子面前脱光衣服。

约见变成强制传唤，又受到脱衣羞辱的李小贞很气愤，拒绝在笔录签名。

陈警察冷冷嘲笑：你敢嚣张？我已经连你的傻 B 律师都抓了，好好看下我怎么收拾她吧！

那晚，华林派出所里相继有三个女人被脱衣服。倒是那些被抓的男人，似乎没人有兴趣脱他们的衣服。

五、督查投诉

经与同事、家人商议，次日凌晨约 1 点钟，我和同事、家人一道返回华林派出所，拨打 110 报警投诉，要求 110 立即依法派员到场，调查并固定现场录音录像证据。110 却百般推搪，还威胁我。我不为所动，坚持拨打数十次 110，要求派员到场调查。最终，约凌晨 2.30，荔湾区公安分局两名督查警官到场，对我做了询问笔录，向我保证录音录像证据不会被篡改、湮灭，并承诺当天即出调查结果。

当天没有收到荔湾区公安分局督查的任何讯息。

第二天，广州市公安局两位督查警官约谈，又做了一次督查询问笔录。询问过程，督查庇护犯罪警察的倾向渐渐显明。

督查还告知：案发现场的录音录像证据，必须向华林派出所申请公开，也就是说，我必须与虎谋皮！

中国公民碰瓷瑞典警察，真相迅速大白。因为，有旁观者随手拍下的视频曝光。而我被诬陷袭警并被施暴、羞辱，发生在布满监控的派出所里，几分钟即可清楚判断真相。迟至今日，却没有任何官方声音。无非，因为权力之手可随时篡改甚至湮灭罪证。

如此严重践踏公民尊严和权利的罪恶，难道就可以轻飘飘地抹去，就像什么事都不曾发生过吗？

有时，我颇有点冲动，想公开问下荔湾区的某些大人物：你们没有妻子、女儿吗？如果她们

也像我这样遭遇陷害和羞辱，你们会作何感想？你们就不怕报应吗？

六、我是弱者

直到现在，9.20的恐怖经历，我都常常恍惚觉得仅是场恶梦，不是真的。

如今，但凡看到穿制服的人，我的心就会不自主地哆嗦。

我深深体味到：权力滥用之害，远胜一般社会犯罪，也是引发、助推一般社会犯罪的重要源头。

我一直不解，我和那些警察无怨无仇，就算领导交办，有必要往死里整我吗？人，真得会这么恶吗！？

若非亲身历险，真的难以置信！

我知道社会黑暗，但从未想到会黑暗如斯！

我不知自己是否还有勇气继续执业。

我知道，这次警察碰瓷带来的伤害，将是我一生挥之不去的梦魇！

我的遭遇在网上曝光后，我才惊讶地发现，有太多女律师曾遭受警察侵害。据说，仅在今年，广州已发生多起警察碰瓷抓捕女律师的恶性事件，均无曝光。一线城市尚且如此，其它地区又能如何？

很多做律师的女同学、朋友都告诉我，她们也被警察抓过。只是，她们都选择了默默吞下苦果。

我的业务一直以商务案件为主，辅以少量的民事、劳动案件。我不是事业型女性，我最关心的是家庭、孩子。之前，我从不对抗权力，更不赞赏激烈对抗。我经手的每个案件，都像代理访民周建斌案一样，尽力去调和、化解案件中的矛盾，但我也不是岁月静好一族，我关心社会公益，同情弱势群体。

9.20 噩梦，让我开始清醒：我根本没有资格同情弱者，律师也是弱者。作为女律师，我是弱者中的弱者。

广州孙世华律师

2018.10.5.

2018.10.9 广州市律师协会通报称将重视孙世华维权

《关于孙世华律师事件的情况通报》

作者：广州律协

来源：微信公号“广州律协”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d4GJnGeU0UIK0WkwToWBGg>

就近期广州律师孙世华办理业务过程中,与广州市荔湾区华林街派出所民警发生争执引发的事件,本会通报如下:

2018年9月21日,孙世华律师及其所在律师事务所向本会提交维权,称其在广州市荔湾区华林街派出所办理业务过程中,执业权益受到侵害,申请本会予以维权。

我会获悉后高度重视,立即启动维权程序,依法依规进行调查。我会将根据调查的情况,及时公布结果,依法维护律师的执业权益。

广州市律师协会

2018.10.10 广州警方通报孙世华律师事件,不存在殴打、羞辱情况

来源: 微博 @广州公安

原文链接:

https://www.weibo.com/1722022490/GDbjJpQaj?from=page_1001061722022490_profile&wvr=6&mod=weibotime&type=comment

#广州警方通报# 【广州警方通报一宗涉嫌扰乱单位秩序案情况】

近日一孙姓律师称,其在广州市荔湾区华林派出所受到不当对待。为此广州警方高度重视,责成督察部门展开调查。

经调查,9月20日下午,荔湾区公安分局华林派出所在依法侦办一起刑事案件时,自称该案犯罪嫌疑人周某的代理律师孙世华(女,48岁,未提供有效律师证件)和与案件无关的梁某基(男,42岁)、张某洲(女,49岁)3人一同来到派出所,要求办理周某取保候审法律手续。值班人员随即通知办案民警,办案民警到场后向其出示警察证表明身份和告知其办理程序时,孙世华以查看民警身份为由,伸手拉扯民警挂在胸前的警察证。与此同时,张某洲用手机在派出所内拍摄警务工作,并与梁某基一同起哄吵闹、辱骂民警,经民警口头制止仍不听劝阻、继续拍摄。孙世华等人的行为已涉嫌扰乱单位秩序,为此民警依法将3人口头传唤带入该所办案区,按照程序规定进行人身安全检查、信息采集、询问调查等工作。23时许,3人结束传唤后离开。

次日,孙世华拨打广州市公安局督察专线投诉。督察部门展开认真调查,通过调取翻查视频录像、走访询问相关人员等,不存在孙世华等3人被民警殴打和羞辱的情况。

广州警方表示,警队始终坚持从严治警不动摇,欢迎社会各界对警方工作进行监督。

2018.10.13 广州警方再发通告,承认当事民警工作存在过失

来源: 微博 @广州公安

原文链接:

https://www.weibo.com/1722022490/GDL5yhIJu?from=page_1001061722022490_profile&wvr=6&mod=weibotime&type=comment

#广州警方通报# 近日，针对广州律师孙世华投诉在荔湾区华林派出所被殴打和羞辱的情况，广州警方高度重视，迅速启动调查程序，并与市律师协会保持沟通和联系。日前，警方邀请该协会代表调看了从当事人进入到离开派出所的全部视频。视频显示不存在孙世华被殴打和羞辱的情况。

警方相关负责人表示，当事民警在工作中存在态度生硬、行为和语言有失文明的问题。目前，警方已责成当事民警深刻反省，并对其进行批评教育。警方将继续与律协等相关部门保持密切沟通。

广州警方表示，将始终坚持从严治警，依法治警，进一步严格队伍管理，强化监督执纪，规范文明执法，服务社会群众。

2018. 10. 13 广州律协通报称未见殴打羞辱

来源：微信公众号“广州律协”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src=11×tamp=1561551442&ver=1692&signature=GIH2oWNiPELF-ts16HoPZQ6BSXb2VPKG7I5PsBZf5Unl6GQHQN1LtuoGKmLK*V2K9O3Gb8eNBTGBrIIAmrcTD2PsNDMJQmBF6prUqRQP6hV5EW6Mhi9dYiWq-fXicwf4&new=1

连日来，广州市律师协会就广州律师孙世华在办理业务期间与广州市荔湾区华林街派出所民警发生争执一事，依法依规启动维权程序，向广州市公安局了解核查有关情况。该局予以积极回应，向本会通报有关情况。10月11日下午，该局应本会的要求，安排本会人员调看了事发经过现场的视频。

根据现场视频，华林街派出所民警在孙世华律师办理业务期间存在行为失范、态度不当、语言有失文明等情况。现暂未发现存在殴打羞辱孙世华律师的行为。

广州市公安局向本会表示，将始终坚持从严治警不动摇，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充分尊重和切实保障律师正当执业权利，支持律师依法执业。该局表示对该事件将进一步调查核实处理。

2018. 10. 13 孙世华回应律协，要求彻查此案

《对广州市律师协会 2018 年 10 月 13 日通报的声明》

来源：微博 @孙世华律师

原文已 404

备份链接：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8/10/%E5%AD%99%E4%B8%96%E5%8D%8E%EF%BC%9A%E5%AF%B9%E5%B9%BF%E5%B7%9E%E5%B8%82%E5%BE%8B%E5%B8%88%E5%8D%8F%E4%BC%9A2018%E5%B9%B410%E6%9C%8813%E6%97%A5%E9%80%9A%E6%8A%A5%E7%9A%84%E5%A3%B0%E6%98%8E/>

日前，经艰难交涉，广州警方同意广州律协派员观看本人在 2018 年 9 月 20 日遭荔湾区华林派出所警察构陷、施暴、脱衣羞辱一案的现场视频。

四位律协成员观看了现场视频后告诉我：整个案发过程中，我的现场行为一直保持理性、克制，毫无瑕疵，堪称律师理性的典范。

经目击证人多次提醒，我终于回忆起被陈姓警察施暴的部分片段。

陈姓便装警察在向我抛掷警察证后，随即对我施以肘击锁喉，并保持该动作将我顶至墙面，动作极其凶猛。比之三位现场目击证人描述的掐脖施暴情形，更为残暴、恐怖。

这种易致人死命的攻击，导致我短暂窒息，并持续失忆，以至当日完全不知曾遭致命攻击。直到近日，才慢慢恢复部分记忆。

可以想见，那一刻，我徘徊在鬼门关前。

2018 年 10 月 13 日凌晨，律协再次凌晨发声。

我非常理解律协的角色、难处。

当下社会，警权威慑几乎覆盖所有角落，夹缝求存的律协又能所为几何？他们已尽力担当，成功地抽开了警察犯罪黑幕的一丝缝隙。

在此，我郑重声明：

一、衷心感谢广州律协为我辛劳维权，他们仍是我所知晓的最具道义担当和良知的律协。

二、对律协的午夜通报表示遗憾。

通报所述，虽然否定了广州警方通报的结论，但与事实真相的距离仍太过遥远！荔湾华林派出所警察对我构陷、强力施暴、脱衣羞辱等关键、核心事实，在律协的午夜通报中均被忽略。

三、再次强烈要求广州警方向我本人及社会公众公开现场监控视频，尽速让真相大白于天下。

四、强烈反对广州警方自任裁判，自说自话。

强烈要求纪检监察、检察等第三方机构依法介入，彻查并公开本案所有相关罪行。

广州孙世华律师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三日 上午十二时

2018. 10. 17 孙世华报案诉警员违法并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来源：微博 @孙世华律师

原文链接：<https://media.weibo.cn/article?id=2309404296083663651567>

《对荔湾区公安分局华林派出所相关警员 违法犯罪行为的报案书》

报案人：孙世华，女，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报案事项：请广州市监察委员会依法对荔湾区公安分局（华林派出所）相关警员涉嫌滥用职权等违法犯罪行为进行调查

事实与理由：

报案人系广州市执业律师，在2018年9月20日前往荔湾区公安分局华林派出所办理一起案件时，遭到华林派出所相关警员故意构陷、暴力击打、非法拘禁、脱衣羞辱、验尿等，详细情况见附件本人事后书写的事情经过。现场有其他办事者用手机拍摄了本人被暴力击打的视频，该人随即被华林派出所相关警员限制人身自由并由警员动手删除了手机所拍视频。华林派出所相关警员对本人所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导致本人的身心俱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后果非常严重。本人的遭遇引起了社会公众广泛的关注，人们对于华林派出所的相关警员竟然如此无法无天感到无比震惊，华林派出所相关警员对本人的违法犯罪行为，严重损害了人民警察的职业形象，也给广州市公安机关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事情发生当天，在本人获得人身自由后，即拨打了广州市公安局警务督查电话，警务督查派员向本人了解了情况，但是10月10日，广州市公安局在网络上发布了《广州警方通报一宗涉嫌扰乱单位秩序案情况》，颠倒黑白称本人扰乱单位秩序，给本人造成了再次伤害。10月13日，广州市公安局再次在网络上发布警情通报轻描淡写的称“当事民警在工作中存在态度生硬、行为和语言有失文明的问题。”仅仅是“责成当事民警深刻反省，并对其进行批评教育。”广州市公安局的两次通报完全回避了华林派出所相关警员已经涉嫌违法犯罪的事实，且对本人一再要求的公布现场视频还原事实真相的合法合理之诉求置之不理。至此，本人对广州市公安局能否公正处理此事已经完全失去信心。

华林派出所相关警员对本人所实施之暴行，已经涉嫌构成以下违法犯罪：1、滥用职权罪；2、侮辱罪；3、非法拘禁罪（且具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和侮辱两项从重情节）；4、帮助毁灭证据罪。另外，荔湾区公安分局（华林派出所）于10月14日对现场目击本人被施暴过程的证人梁颂基、张五洲、李小贞采取刑事拘留和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相关警员还涉及打击报复证人罪。具体法律条文及构罪标准见附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第三条规定“各级监察委员会是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依照本法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以下称公职人员）进行监察，调查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开展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第十一条规定“监察委员会依照本法和有关法律规定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二）对涉嫌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权力寻租、利益输送、徇私舞弊以及浪费国家资财等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进行调查；”第三十五条规定“监察机关对于报案或者举报，应当接受并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故此报案，请求依法调查处置。

此致

广州市监察委员会

报案人：孙世华

代理人：张磊（电话：13910707905）

2018年10月17日

附：一、孙世华律师执业证、身份证复印件；

二、孙世华本人书写的事情经过；

三、广州市公安局的两次通报；

四、广州市律师协会的通报；

五、相关法律条文。

相关法律条文：

《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 【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高检发释字[2006]2号

一、渎职犯罪案件

（一）滥用职权案（第三百九十七条）

滥用职权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超越职权，违法决定、处理其无权决定、处理的事项，或者违反规定处理公务，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8、严重损害国家声誉，或者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 【强制猥亵、侮辱罪】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或者侮辱妇女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犯前款罪的，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 【非法拘禁罪】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具有殴打、侮辱情节的，从重处罚。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犯前三款罪的，依照前三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

（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案（第238条）

非法拘禁罪是指以拘禁或者其他强制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涉嫌利用职权非法拘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3、非法拘禁他人，并实施捆绑、殴打、侮辱等行为的；6、司法工作人员对明知是无辜的人而非法拘禁的。

《刑法》第三百零七条【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司法工作人员犯前两款罪的，从重处罚。

《刑法》第三百零八条 【打击报复证人罪】对证人进行打击报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2018.10.19 孙世华律师公布进展情况，已提起行政诉讼与行政复议

《关于追究荔湾华林派出所警员违法犯罪行为的进展情况》

来源：微博 @孙世华律师

原文链接：

<https://media.weibo.cn/article?id=2309404296867319017055&jumpfrom=weibocom>

2018年10月17日上午,向广州市监察委员会提交《报案书》,控告广州市荔湾区华林派出所相关警员涉嫌构成滥用职权等违法行为,广州市监察委工作人员收下全部报案材料,表示会尽快处理,收案信息会发送至本人个人手机。

2018年10月17日下午,向广州市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确认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分局于2018年9月20日对本人实施的强制性口头传唤行为违法。广州市铁路运输法院接收了全部的诉讼文件,表示7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立案。

2018年10月19日上午,向荔湾区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请求确认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分局于2018年9月20日对本人实施的强制脱衣检查行为、反剪双手、掐脖施暴等殴打行为违法。荔湾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工作人员接收了全部复议文件,表示5个工作日内给予答复是否立案。

附:行政复议申请书

行政复议申请书

申请人:孙世华,女,汉族

被申请人: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区分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40103007493688U,地址:广州市荔湾区芳村大道东198号,法定代表人冯炳辉,职务局长,电话:020-83115542

请求事项:确认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区分局警察于2018年9月20日对申请人实施的反剪双手、掐脖施暴等殴打行为违法。事实与理由:申请人系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2018年9月20日在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区分局华林派出所办理一起刑事案件时,遭到华林派出所相关警察以“袭警”为由的恶意构陷,并被多名警察反剪双手、掐脖施暴、暴力击打,且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长达七个小时,在此期间,申请人被强制要求脱光衣服进行羞辱式人身检查、强制验尿等非法对待(详情见附件本人事后书写的案件经过)。

申请人认为,在申请人无任何违法行为的情况下,被申请人方警察对申请人进行人身强制,并殴打申请人是违法的,严重侵犯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有鉴于此,特申请行政复议,要求确认警方对申请人的殴打行为违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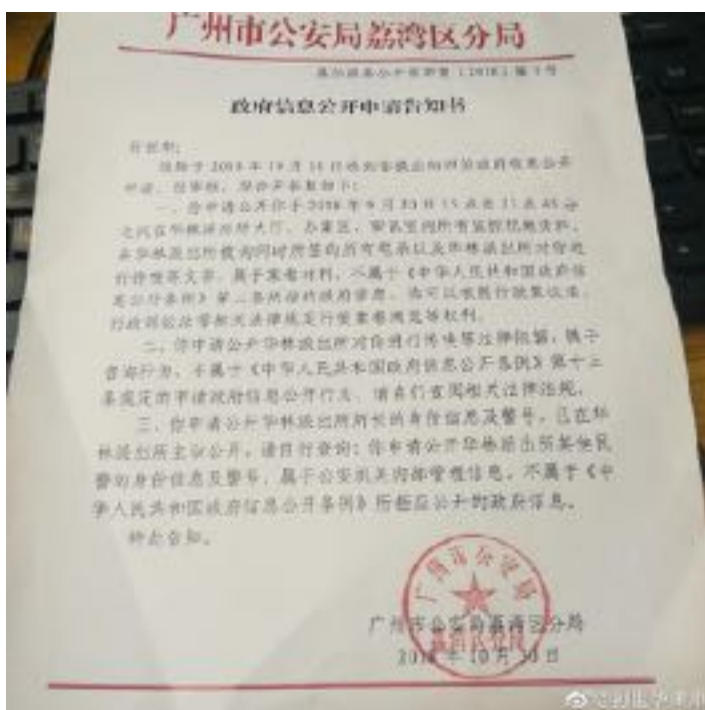
此致 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

敬礼

2018.10.30 荔湾公安分局对孙世华申请信息皆不予公开

来源:新浪微博

原文链接:已删除,存图



2018. 11. 2 孙世华律师就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提起行政诉讼

来源：微博 @孙世华律师

原文链接：https://weibointl.api.weibo.cn/share/78079766.html?weibo_id=4302047958670514

2018年11月2日下午，本人就荔湾区人民政府作出的荔湾府行复【2018】111号《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向广州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责令荔湾区人民政府依法受理本人于2018年10月19日提出的要求确认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区分局警察于2018年9月20日对我实施的反剪双手、掐脖施暴、脱衣检查等行为违法的行政复议申请。

广州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接收了我递交的诉讼材料，承诺七天答复是否立案。

2018.11.15 广州市司法局向孙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

作者：孙世华

来源：新浪微博

原文链接：

https://weibo.com/6764936039/H2OnZ08E0?from=page_1005056764936039_profile&wvr=6&mod=weibotime#_rnd1561021506389

广州市司法局今早通知:荔湾公安分局定于今日下午向我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

下午四点半，我在杨斌律师、何伟民律师陪同下来到广州市司法局。

荔湾公安分局在广州市司法局会议室里向我口头告知:因2018年9月20日,我伙同张五洲、梁颂基在华林派出所滋扰派出所办公秩序、纠缠办案民警,拟根据《治安管理法》23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对我进行行政处罚,我可以向荔湾公安分局提出申辩理由。

我当场就荔湾公安分局的行政处罚口头告知做出如下回应:

1.再次强调事发前我根本不认识梁、张两人,更无滋扰派出所纠缠民警的行为。荔湾公安分局完全是颠倒黑白,肆意抹黑。

2、我与陈姓警察在沟通递交周建斌取保候审申请过程中,无身体接触及语言冲撞。然而陈姓警察突然向我发起袭击并构陷我袭警,并对我采取人身强制措施后押送到办案区,在办案区内对进行了脱光衣服等侮辱性搜身、尿检、采集指模信息等强制措施。陈姓警察已构成滥用职权、侮辱等刑事犯罪,我会继续对其进行刑事控告,追究相关责任人刑事责任。

3、荔湾公安局在向本人下达正式处罚决定书前有义务根据公安部相关规定向本人及代理律师公开9月20日本人在华林派出所的所有视频监控录像、人身搜查告知书、询问笔录及对我采取羁押措施的审批表等文件,并且要向我告知施暴的陈姓警察的名字及警号。

4、请荔湾分局向全社会公开案件的全部视频录像,不要继续纵容、包庇犯罪分子的路上越走越远。

2018.11.15 孙世华称警方拟对其行政处罚

节选自:《广州女律师“受辱”事件追踪 孙世华称警方拟对其行政处罚》

来源:财新网

原文链接: <http://china.caixin.com/2018-11-15/101347689.html>

11月15日,财新记者从当事女律师孙世华处获悉,广州警察称其“扰乱派出所办公秩序”,拟对其行政处罚。

孙世华告诉财新记者，11月15日上午，其接到广州市司法局通知，称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分局将向其送达处罚告知书。15日下午，在律师的陪同下，孙世华等人在广州市司法局见到了广州公安局荔湾区分局的警察。警方对其表示，“因伙同张某洲、梁某基等人于9月20日在荔湾区华林派出所扰乱派出所办公秩序，纠缠办案民警”，根据《治安管理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荔湾分局拟对其进行行政处罚，并请其提出申辩。

上述所称的《治安管理法》第二十三条主要内容为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和处罚。第二十三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2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该条第一款为：“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秩序，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医疗、教学、科研不能正常进行，尚未造成严重损失的。”

另据《治安管理法》第九十四条规定，公安机关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作出治安管理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依法享有的权利。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有权陈述和申辩。公安机关必须充分听取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的意见，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公安机关应当采纳。

孙世华告诉财新记者，在15日下午的会面中，她向警方申辩时表示，事发前其根本不认识警方所称的梁、张二人，更无滋扰派出所、纠缠民警的行为；与陈姓警察在沟通递交当事人周建斌取保候审申请时，并无身体接触及语言冲撞。而陈姓警察突然向其发起袭击，并构陷其袭警，对其采取人身强制措施后带到办案区内进行了侮辱性搜身、尿检、采集指模信息等措施。其将继续刑事控告，追究相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警方对其下达正式处罚决定书前，有义务向其公布当日监控视频、人身搜查告知书等文件，并继续呼吁警方公布全部监控视频。

财新记者就上述内容致电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分局，但该局联系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2018.11.17 孙世华被警方“突袭”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来源：微博 @孙世华律师

原文链接：

https://weibo.com/6764936039/H33QaeEzw?from=page_1005056764936039_profile&wvr=6&mod=weibotime&type=comment#_rnd1561021562003

今天是周六，广州荔湾警方两男一女一早蹲守在我家楼下，九点半我带孩子出门时被他们拦截，其中一名男性警察高声宣布向我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我儿子（十岁）当场被吓坏。受此骚扰，孩子惊恐莫名，赶紧跑回家中。

带队警察竟然拒不告知其姓名职务，不让我拍摄其工作证，就像诬陷我的陈姓警察一样。我对警方以这种骚扰家人的流氓方式送达处罚决定非常愤怒，当即痛斥它们行径流氓下作，并对三人进行了拍录。

荔湾警方，为什么你们行事总像老鼠一样见不得光？就不能光明正大一点吗？



2018. 12. 7 孙世华向全国律协申请维权

来源：微博 @孙世华律师

原文链接：

https://weibointl.api.weibo.cn/share/78084875.html?weibo_id=4314960081679245

一场重病之后，我从温暖如春的广州来到天寒地冻的北京。

12月7日上午九点，我来到中华全国总律协，就我被广州公安荔湾分局华林派出所相关警员构陷、施暴、侮辱一案向全国律协申请维权。没想到在总律协所在青蓝大厦楼下，遭到大厦保安人员阻拦，称需律协工作人员同意才允许上楼，但致电律协维权电话及投诉电话不是忙音就是无人接听。后经我们强烈抗议，大厦保安才同意我们上楼。

来到全国律协后，总律协维护律师执业权利中心工作人员王焱接待了我，我向王焱委员详细讲述了我被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分局华林派出所警员构陷、施暴、侮辱的整个过程及我的维权经历，并向全国总律协提出如下维权诉求：

- 1、请全国律协公开发声，要求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分局向全社会公开案发现场的全部监控视频，还我一个清白；
- 2、请全国律协对广州两级行政法院对我所提行政诉讼拒不立案进行介入，请两级行政法院依法立案；
- 3、请全国律协保障我在维权过程中不再遭受打击报复，维护我的人身权利、执业权利不受侵犯。

王焱委员听后表示：

- 1、总律协从案发到现在一直关注我的案件，我邮寄给总律协的维权申请及相关资料均已收到；
- 2、全国总律协对我所提各项维权申请会尽快展开调查和研讨；
- 3、强调律协是律师的“娘家”，会至始至终保护好律师的各项权益。希望我的维权始终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的各项规定，保持理智、克制。

此次当面向全国律协递交维权申请的过程历时二个半小时。

2019. 1. 2 孙世华对广州两级行政法院拒不立案行为进行控告

来源：微博 @孙世华律师

原文链接：

https://weibointl.api.weibo.cn/share/78085621.html?weibo_id=4324054305851413

本人自 2018 年 9 月 20 日被荔湾区公安分局华林派出所警员故意构陷、暴力袭击、非法拘禁、脱衣羞辱后，对涉案的荔湾区公安局相关警员已向广州市监察委、检察院提起刑事控告，但上述部门至今未予立案。

2018 年 9 月 17 日、2018 年 11 月 2 日、2018 年 11 月 20 日，本人向广州两级行政法院提起四项行政诉讼，但广州两级行政法院对我所提各项诉讼仅收件不立案、亦拒绝出具不予立案的裁定。广州两级行政法院对法律明确规定的可复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不依法立案，明目张胆严重违反法律规定，已严重损害法院及司法形象。

无奈之下，2019 年 1 月 2 日，我在新一年第一个工作日来到广州市监察委，对广州两级行政法院院长涉嫌滥用职权犯罪提起刑事控告。

广州市监察委负责接待的 65 号工作人员接收了我所提交的控告书等文件，但表示，按照相关规定，对广州两级行政法院所提起的刑事控告应由广东省监察委管辖，其会将控告书转交广东省监察委，同时建议我去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广州两级行政法院拒绝立案行为进行控告，因为广东省监察委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派驻工作人员驻点办公，专辖各级法院的违法违纪行为。

附：刑事控告书

对广州铁路运输法院院长和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院长
涉嫌滥用职权犯罪的刑事控告书

控告人（被害人）：孙世华，基本信息略

被告人（犯罪嫌疑人）一：刘军，性别男，广州铁路运输法院院长。

被告人（犯罪嫌疑人）二：张应杰，性别男，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院长。

控告请求：对二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涉嫌滥用职权罪立案调查、依法追究。

事实与理由：

控告人系广州执业律师，在 2018 年 9 月 20 日前往荔湾区公安分局华林派出所办理一起案件时，遭到华林派出所相关警员故意构陷、暴力袭击、非法拘禁、脱衣羞辱等，详细情况见附件本人事后书写的事情经过。对相关警员所涉犯罪，控告人已经向广州市监察委和广州市

人民检察院提起了报案和控告。

为了掩盖自己所管辖的公务人员对控告人所犯下的罪行，广州市荔湾区公安分局颠倒黑白、栽赃陷害的于2018年11月17日作出了对控告人进行警告的行政处罚(见附件处罚决定书)。

2018年11月20日，控告人不服该行政处罚，依法向广州铁路运输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该院立案窗口收取了原告的诉讼材料后，出具了收据。依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广州铁路运输法院应当在七日内决定立案，如果不立案，则应当出具不予立案的裁定。但时至今日，广州铁路运输法院既不立案，也不裁定不立案。

此前的2018年9月17日，控告人起诉广州荔湾区公安分局强制传唤行为违法之立案情形，广州铁路运输法院亦以同一种方式怠于履行立案职责。控告人对此依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直接向其上级法院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起诉，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亦不立案，甚至都不接收控告人要提交的诉讼材料。2018年11月2日，控告人就荔湾区人民政府《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荔湾府行复[2018]111号)向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所提行政诉讼亦不立案。

控告人认为，控告人作为执业女律师受到广州市荔湾区公安局华林派出所相关警员故意陷害、极尽侮辱一事，有一股幕后黑恶势力进行了全方位的操控，欲为了包庇纵容个别违法犯罪之警员而不惜搭上整个广州市警察机构和警员之形象声誉，甚至还要搭上法院的司法信誉，操纵广州铁路运输法院和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两级法院，使该两级法院明目张胆的严重违背法律、严重损害法院及司法形象，对原告的起诉不依法立案审理。

在社会公众特别是法律从业者律师行业如此关注的一个重大事件之中，法院如此形象扫地的违法裸奔，简直是在扇依法治国的耳光，让最高法院以及无数法院多年来推进司法公正的努力所积累的一点良好形象在广州地区几乎能毁之殆尽，尽管罪魁祸首在于幕后操控之黑恶势力，但是两级铁路运输法院院长亦难辞其罪咎。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两级铁路运输法院院长之行为，已经不是玩忽职守的不作为，而是积极配合幕后黑恶势力，充当破坏法律实施的马前卒，已经是积极作为的滥用职权的犯罪。且已经完全符合滥用职权罪的犯罪构成，且达到了滥用职权罪的立案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第三条规定“各级监察委员会是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依照本法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以下称公职人员）进行监察，调查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开展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第十一条规定“监察委员会依照本法和有关法律规定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二）对涉嫌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权力寻租、利益输送、徇私舞弊以及浪费国家资财等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进行调查；”第三十五条规定“监察机关对于报案或者举报，应当接受并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故此控告，请求依法调查处置。

此致

广州市监察委员会

报案人：孙世华

代理人：张磊律师
2018年12月20日

文章报道

2018.10.14 《真相像乳沟，要挤才会有——对广州律协孙世华事件第二号公告的分析》

作者：杨骏

来源：乐平基金会公号“乐见岛”，原文已删除

备份链接：<https://www.my2space.com/#/resource/403506>

昨日广州市律协就女律师孙世华在华林街派出所遭遇“碰瓷”执法事件的第二号公告，令真相得以部分澄清。至少，它印证了此前广州警方的回应是失真的和片面的：第一，不存在广州警方所称的孙世华律师等“涉嫌扰乱秩序”问题；第二，倒是警方犯错在先：“华林街派出所民警在孙世华律师办理业务期间，存在行为失范、态度不当、语言有失文明等情况。”但对关键真相，即是否存在孙世华律师所控诉的羞辱性“裸检”，以及险些致命的肘击锁喉、掐脖施暴等更残忍、更恐怖的情形，广州律协的通告并无明确交代，以“现暂未发现存在殴打羞辱孙世华律师的行为”一语代过。

真相未完全揭出，但已露出冰山一角。这无疑是一个突破，是公共舆论的阶段性成果。

这成果来得何其不易。9月20日事发，次日，孙世华及所在律所即已向广州律协提交维权，也向广州警方做了反映，但迟迟等不来广州警方的回应。直到两个多星期之后即10月9日《新京报》率先报道，《财新网》等主流媒体迅速跟进，这场冲突始为公众所知。迫于压力，10月10日，广州警方不得不公开回应，但不仅完全否认孙世华等的指控，而且反过来指控孙世华等“涉嫌扰乱秩序”。广州警方的一边倒无助于平息事态，人心难服，舆论不依不饶。孙世华事件最终升级为重大舆情事件，举国瞩目。

作为当事方的广州警方之不客观不公正，已由律协公告所证明。但如上所述，广州律协并未说出全部真相，明明在广州警方安排下看了事发现场的监控视频，羞辱性“裸检”等不当对待到底存不存在，广州律协于此仍语焉不详。这要么是因为广州律协相比于警权过于弱势，知道了也不敢说；要么广州律协不敢确信广州警方给自己看的是完整视频。

从事发后广州律协的坚决态度来看，不像因为怯懦而回避要害，问题在于监控视频是否完整，这样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如果真的存在此类问题，广州律协当然无法就是否存在羞辱性“裸检”以及更残忍、更恐怖的施暴给出确定判断，甚至，即使他们对监控视频的完整性有所怀疑，恐怕他们也不便公然质疑，因为这可能超出他们的权限和能力。但无论如何，他们言犹未尽是显而易见的，不敢背锅是显而易见的。

真相像乳沟，要挤才会有。幸好孙世华是执业律师，有一定话语权；更幸运的是主流媒体全力卷入，否则，不仅孙世华求助无门，广州律协即使想协助也无从下手。只是背靠磅礴的舆论，孙世华和广州律协才有底气跟强大警权博弈，才终于打破了警方的一家之言，求得了部

分真相。但全部真相仍未揭出，水下冰山仍神秘难测，事件并未画上句号。事实上，广州律协公告于此已有委婉表达：它没有否定羞辱性“裸检”以及更残忍、更恐怖的施暴的可能，只是说自己“现暂未发现”，这堪称意味深长，为可能的后续发展埋下了伏笔。

换言之，广州律协尽最大努力，也只能走到这一步了。再往前一步，揭出全部真相，它已经有不逮。这才是律协公告的潜台词，这潜台词既是表白，也是呼唤。它要呼唤什么？显然，它是在呼唤权威第三方的介入，呼唤真正超越当事双方的、更有力也更中立的力量介入。

这也符合程序正义之旨。求得全部真相之重要毋庸争辩。而要求得全部真相，无疑有待公正程序。此前真相之所以难求，问题就出在程序上——只是广州警方单方面的调查，客观公正从何而来？律协公告的潜台词，恐怕也是有感于此。但律协公告不只是呼唤权威第三方出场，它更是含蓄地为权威第三方接管后从何入手指出了方向，那就是事发现场的监控视频，如何确认、确保监控视频的完整性。此环节一旦突破，一切可迎刃而解。

而这，当然同时需要舆论压力。没有公众的深度关切，没有持续的舆论压力，就不会有权威第三方出场的动力。事件很可能就此止步。万一事件就此止步，此前的一切努力都会白费，连已经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也全然失其意义，不过给已经堆积如山的舆论烂尾楼增添新的烂尾，不过给水位已经很高的人心堰塞湖注入新的泥石流。

2018.10.9 《如何防止警察性骚扰？》

作者：张千帆

来源：FT 中文网

原文链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9677?full=y&archive>

两个多月前，中国的“米兔运动”轰轰烈烈突然降临，不少“公知”大 V 和公益人士卷涉其中，公知圈内也对运动的方式和效果产生了激烈争议乃至撕裂。

当时被忽视的一个普遍问题是公权力的性骚扰。和警察等公权力相比，公知圈或公益圈的权力资源即便有，也十分有限。受害者尚可能实现私力自救，或诉诸网络舆论使侵害人声名扫地。然而，公权力的性骚扰就远没有那么简单了，因为关系的失衡被放大了许多倍。在职场内部，上级通过巨大的权力资源得以对其下属维持不正当性关系，即便下属不愿意也慑于其掌握的公权力资源而无可奈何；在监狱、看守所甚至一般公众场合，警察等一线政府工作人员则可能依仗手中掌握的强制权力，对普通平民实施性骚扰。最近发生在广州的一起警察针对女律师的恶性侮辱，即为其中的一个恶例。

今年 9 月 20 日，广州律师孙世华女士接到通知前往荔湾公安分局的华林街派出所，办理一家老上访户的取保候审。当她要求主办案件的陈姓警员提供姓名警号时，陈警员用力将工作证甩向孙律师。后者本能地用手遮挡，竟立即被指控为“袭警”！随后遭到暴力围殴、掐脖，并以查验身上是否藏有“凶器”为由被强令脱衣搜身，致使其精神遭受严重伤害。事后看，针对孙律师的暴力侮辱很可能是事先设好的一个“局”，或许是要警告她不要代理老上访户等“敏感”案件，或许是要报复她自己的“敏感”家庭背景——她丈夫是隋牧青，刚刚被广东司法厅吊销律师执照的知名维权律师。具体出于什么动机，局外人不得而知，但不论是哪种动机，针对孙律师的暴力侮辱显然是严重的公权滥用，不仅和正当合法的警察职能风马牛不相及，而且涉事警察个人已经触犯刑法。

事实上，广州警察针对女律师的侮辱已经不是普通的性骚扰，而是已经构成“强制猥亵”或以暴力胁迫“侮辱妇女”的犯罪。刑法第 237 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或者侮辱妇女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这一条很适合对孙律师实施恶性侮辱的警察，其“暴力”、“胁迫”、“强制”等方式显然存在。就在这起事件当中，受到强制猥亵或侮辱的女性即不止孙律师一人，而是还有两名女上访人，其中一人因为用手机拍摄了现场视频而被强令脱衣搜身。可见某些警察对于玩弄公权、胁迫侮辱妇女已经习以为常。

由于公权力未能得到法律的有效约束，警察侵犯上访人、维权律师的基本权利等恶性事件屡见不鲜，其中对于女性的侵犯性质尤其恶劣。如何防止这个特定场景下的公权滥用？这是一个老话题，我也没有什么良方。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受害人像孙律师那样，勇敢地站出来揭露公权滥用的恶劣行径并追讨他们的法律责任。即便不能将恶警绳之以法，也要让他们声名扫地。我也希望“米兔”与女权运动的倡导者不只是聚焦于公益公知圈，而是更多关注被公权力粗暴侮辱和骚扰的女性。

2019.1.16 《从孙世华事件看公安民警办案中的性别问题》

作者：叶海燕

来源：新浪微博@叶海燕女士

原文链接：<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329004462158500>

孙世华是一名女律师。2018 年 9 月 20 日，她到广州荔湾区公安分局华林派出所，沟通办理委托人的取保候审事宜，遭遇警察“碰瓷”，并遭到“裸检”羞辱。事后，孙世华控诉涉案民警，并通过微博，微信等互联网传播平台将自己维权的过程，公布到网上，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迫于舆论压力，警方通报“当事民警语言有失文明责成深刻反省”。对于裸检一事，却没有任何正面回应。我做为一个女权主义者，关注到孙世华律师的遭遇暴露出相对强大的律师群体中，也存在性别弱势问题，涉事民警在办案过程中，涉及严重性别歧视。但管理部门并没有严肃认真的对待这个问题。最近获知，类似孙世华事件的裸体审讯，裸体训话，甚至二话不说，就扒光女性的事件在基层派出所或者一些企业中，并非个例，民间女权工作室提起这个话题，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对此事有一些积极的反应与作为，以避免有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对妇女的歧视”一词是指基于性别而作的任何区别、排斥或限制。我问过一些当地公民，是不是男性到了派出所，也会要求被剥光衣服。他们说，男性并没有。性别歧视虽然不及肢体伤害那么显而易见，但却是孕育各种伤害的温床。就像孙世华事件，如果警察能够尊重女性律师，就不会出现有失文明的进一步行为。中国是《消除对妇女一切歧视公约》的签约国。公约第二条显示：(d) 缔约国不采取任何歧视妇女的行为或作法，并保证公共当局和公共机构的行动都不违背这项义务；(e) 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消除任何个人、组织或企业对妇女的歧视；(f) 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包括制定法律，以修改或废除构成对妇女歧视的现行法律、规章、习俗和惯例；

1981 年 9 月 3 日，《消歧公约》对中国生效，中国成为《公约》最早的缔约国之一。至今，中国已提交 6 次国家报告。尽管中国官方的态度如此积极，各种性别歧视仍然存在于庞大的国家行政系统之中。民间女权工作室建议中国政府，消除对妇女一切歧视，先从国家机关

做起。考虑到传统对国人的影响，不仅仅在国家机关，企业，个人在性别上出现的歧视也是沉痾宿疾。因此，建议政府发动基于公共层面的消除性别歧视的倡导，并在体制内部做一些针对性的性别教育。

我们希望中国公安系统能从孙世华事件中吸取教训，至少要求地方民警做到以下几点：

1、 停止一切对涉事人员口头上的，基于性别的羞辱，改用范规的工作用语。民警是维护地方治安的专职人员，跟涉事人员不是敌我关系，也应与地方流氓，混混的气质区分开。希望能停止一切基于个人情绪化而出现的语言暴力或者肢体暴力行为。也要停止一切，与案情无关，只是基于个性表达，呈现出来的性别歧视。例如：涉事人员是技师，警察不能调笑说，“什么时候，我去光顾光顾啊！”不能因为对方是律师，就有更多的敌意，于是故意刁难。中立的语言能使所有女性都感觉到自己在一种受保护的环境之下。她不会因为职业，性别被异样区别对待。

2、 裸检应符合案情需要才能进行。若非必要，警察不应对女性随便实施裸检。更不应让裸检对象被他人围观凝视。裸检视频信息也不能随意让他人观看。对于隐私保护，警察应提前知会。知会内容包括，用什么方式来保护对方隐私，若隐私被泄露，有什么方法替自己维权。

3、 应有封闭空间，并对摄相做保密处理，尤其不应该是一群男性警察围在摄相视频前，肆意调笑与围观，像流氓一样评头论足。我记得我在广西被拘留的时候，光着身体在户外洗澡，打菜的人居然对我说，“你的奶子好大啊！”据说，所有拘留所的警察都可以通过摄相头看我洗澡和大小便。可在武汉拘留所，即使同室都是异性，洗澡的地方，也能保护隐私。拘留人员中，有一位是同性，她很忌讳被同室看到身体。幸好有独立的洗澡间可以避免她的担忧。尽管这看来是一件小事，但实则在人权问题上，在保护个人尊严方面，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我的这些建议都是基于个人的观察与思考。可能有许多不足。我只是希望管理部门，还有更多专业人士，在这个问题上，多做考虑。

卷三：中国米兔大讨论

一、Metoo 在中国简史

2018.1.02 《四年内曝出 13 起高校教师性骚扰事件，1/3 查无后续》

作者: 李钊滢

来源: [NGOCN](#)

原文链接: <http://www.ngocn.net/news/2018-01-02-2f509a480bbcd163.html>

1月1日上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2011届博士生罗茜茜实名举报其在校期间副导师、北航教授、长江学者陈小武性骚扰女学生。

早在2017年10月,有网友在知乎帖子“如何评价北航陈小武老师”下爆料遭受陈小武性骚扰,罗茜茜也匿名在帖子下留言,称2004—2005年在北航念书期间遭受陈小武性骚扰。后来此贴在知乎上被删。

罗茜茜在公开信中称,已向北航纪委提供录音证据。1号下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官方微博就此事发布声明,表示北航已经成立调查组,调查核实此事,并已经暂停陈小武的工作。

1月2日,罗茜茜在微信公众号ATSH上公布北航女生D的证词。据罗茜茜所言,除了她自己之外,涉及此事的受害女生目前至少有五位,她在文中呼吁更多受害女生站出来。

近几年,被曝光的高校老师性骚扰或性侵学生的事件层出不穷,我们根据新闻报道和社交平台资料,整理了2014年至2017年间被曝光的,发生在高校的相关事件:

2014年

广西女生遭论文导师猥亵

2014年5月21日,广西财经学院一名大四女生李萍(化名)报警称,她被论文导师容某“索抱”。警方经过两个月调查后,于7月16日作出对论文导师容某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容某对此提出行政复议,诉上法院“申冤”。

2015年5月6日,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维持警方的行政拘留处罚决定。

5月21日至26日,容某被警方行政拘留五日。

厦大博导诱奸女博士

2014年6月到7月,新浪微博ID名为“汀洋”和“青春大篷车”的两位网友先后在网上发布了文章,控诉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吴春明多次性骚扰女学生,并晒出吴春明半裸上身酒店熟睡的照片,引发舆论广泛关注。



图片来源：@新媒体女性

2014年7月12日，厦门大学中止了吴春明的研究生导师资格，停止其招生和指导研究生。

2014年10月14日，厦门大学决定给予吴春明开除党籍、撤销教师资格处分。

2015年12月，吴当选中国考古学会新石器时代考古专业委员会委员。

四川美术学院教授强吻门

2014年10月10日，有网友发布照片，指四川美术学院副教授王小箭在吃饭时“性骚扰”两名年轻女性。网传的三张照片拍摄于一间餐馆内，照片中三人围坐在饭桌前，中间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旁边各坐一位约20岁的女生。照片中的老者亲了右边女生的脸、也亲了左边女生的手。据澎湃新闻报道，王某多次对两女子进行身体接触，女子有反抗，但是王某一直没有停止。



以上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2014年10月12日，王某发致歉信就性骚扰行为向两名年轻女性道歉，他称当天吃饭时“酒后失当”，“是错误的”，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此类事件。同日，四川美术学院回应此事，

决定禁止其参加该校任何教学、科研和学术活动，降低其退休待遇，支持学生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北大副教授诱奸女留学生

2014年10月24日，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女留学生刘伟(化名)向北京大学纪检网站发邮件实名举报该院副教授余万里，称余万里对其朋友王静实施性侵犯，导致王静怀孕。随后，刘伟向北大有关部门寄送3封举报信，并附上了王静与余万里的聊天记录和相关照片。

11月20日北京大学微博通报称，经调查，副教授余万里与女学生王某确有不正当性关系，并造成不良后果，影响恶劣。北大方面称经研究，决定开除余万里党籍。

2015年

天工大女生曝光老师性骚扰

2015年6月18日，天津工业大学一女学生在微博晒出该校男教师骚扰并威胁自己的多张截图。在微信截图中可以看到，该老师说“搞搞女生很正常”，并发了三段色情视频，猥亵对方“敢不敢去告”。



以上图片来源：财经网

6月19日，天工大通过官方微博回应称，学校决定在事实调查清楚之前，暂停当事教师与教师身份相关的一切工作；待调查结果出来以后，学校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

此事件查无后续。

巢湖学院学生处处长利诱女生

2015年8月14日, 巢湖某论坛上出现一篇举报帖, 巢湖学院音乐表演本科专业2015届的毕业生举报称其同学小莉遭到学院学生处赵尚松处长利诱。赵用毕业证威胁小莉, 对小莉进行言语骚扰。举报贴附上了疑似该处长与女生的微信聊天记录, 聊天记录看出, 该处长说话十分暧昧, 有明显色诱内容。赵事后承认, 聊天记录确是他跟小莉的对话。

8月17日, 巢湖学院通过官方微博发布对此事的调查结果: 赵尚松在按规定撤销某应届毕业生的处分过程中, 微信聊天语言暧昧, 违反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学校党委决定给予赵尚松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免去其学生工作部部长(学生处处长)职务, 调离学生工作部门。

2016年

北师大性骚扰调查报告

2016年8月, 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发布历时四个月的调查报告《沉默的铁狮——2016年北师大校园性骚扰调查纪实报告》。报告中揭露北师大某学院副院长s教授性骚扰女学生。

8月31日, 北师大新闻中心发文, 表示学校已启动调查。

此事件查无后续。

北京体育老师疑似性骚扰

2016年5月10日晚6时许, 有网友在微博上爆出北京联合大学生物化学工程学院的乒乓球代课刘老师, 在课堂上借“辅导”对女生进行性骚扰。微博配图显示, 该老师在给学生进行辅导时将手放到女生胸部附近, 有学生称这种行为“司空见惯”。



图片来源: 新浪图片

2016年5月11日, 该学院官方微信回应称: 经与照片中当事学生核实, 任课教师并未

作过分行为。我们一定会本着对学生负责的态度，认真处理好此事。我们会要求老师严格要求自己，为学生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环境。在事件调查处理期间，学院决定对该教师暂时停课。

此事件查无后续。

南师大教授被曝光性骚扰女性

2016年10月12日，有网友举报称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刘某性骚扰女性，并发来对话截图，截图中的文字内容不堪入目。



图片来源：凤凰资讯

随后南师大官方回应称，目前正在调查，如果查实，绝不姑息。

此事件查无后续。

2017年

北电阿廖沙性侵事件

2017年5月，北京电影学院女生阿廖沙（化名）在朋友圈曝光自己曾受到大学班主任父亲性侵，试图向系上讨公道时反而遭到打压，被老师和同学攻击排挤。

6月5日，注册名称为@北电侯亮平的用户发文，实名举报北电摄影学院以宋靖、吴毅为首的教授们多次潜规则女大学生，常年贪污受贿的事实，称愿意放弃毕业证，证实其所说为事实。

北京电影学院官方微博6月9日发表公告，称学校“对此高度重视”，已经交由相关部门

依法调查处理，也希望举报人能积极配合学校展开调查工作。

微博@北电侯亮平 所爆证据是否属实并不可知，几天之后此账号发布的内容被删。

此事件查无后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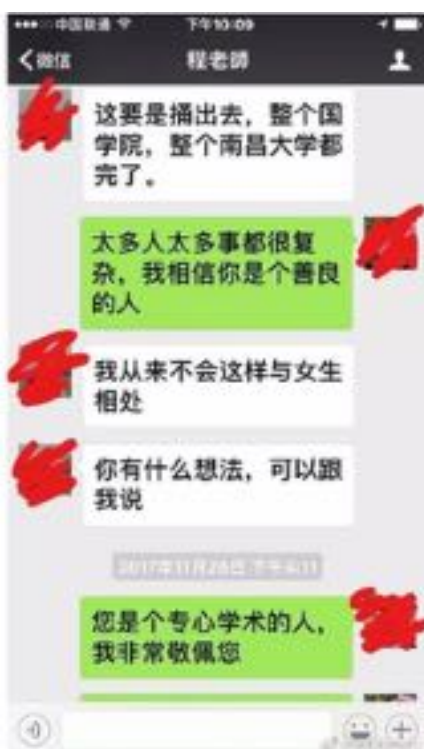
电子科技大学疑似性骚扰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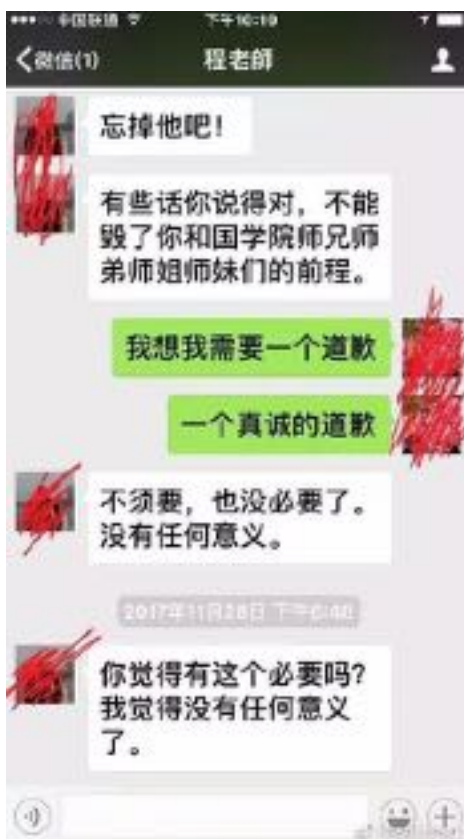
2017年7月7日，“女权之声”在微博发布信息呼吁大家关注电子科大的校园性骚扰事件。据多名答主在知乎爆料，电子科技大学通信学院张翼德老师曾在课堂上传播具有性别歧视和性骚扰意味的言论，并多次利用考试成绩、保研名额威逼利诱女生。

南昌大学院长性侵女生事件

2017年12月18日下午，南昌大学女毕业生小柔（化名）委托第三方向校方举报遭该校国学研究院副院长周斌持续性侵七个月，并将一些细节和证据发布在微博上，引发舆论关注。

小柔曾向院长程水金举报周斌性侵行为，程试图阻止小柔曝光。





小柔与院长程水金的聊天记录 图片来源: 爆料微博@喝咖啡的猫 11

12月20日, 南昌大学新闻中心官方微博@南昌大学通报称, 20日下午, 学校召开专题会议, 决定免去程水金国学研究院院长职务、免去周斌国学研究院副院长职务, 暂停周斌的一切教学科研工作。

早在2017年10月, 罗茜茜就将相关证据交给北航纪委, 两个月的时间北航并未公布调查结果。这次“北航陈小武疑似性骚扰事件”会不会像上述几个事件一样, 查无后续呢?

我们将持续关注此事进展。

2018.7.28 《回答 2018：三十八起性骚扰事件，未完待续》

作者：影子君与微寒

来源：公号“影子君与微寒 ”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zgx3b2G56xxe1OtekXwhOg>

整理 | 微寒 影子君

以下是我们对近年（2013-2018）来，进入公共视野的三十八起性侵（及疑似性侵、性骚扰事件）的整理，按舆论时间顺序排布。正文开始前，有几点提醒：

1. 所有信息源自官方信息、媒体报道及其他社交媒体信源，以信息聚合、事实呈现为主，不夹杂主观处理，可信度及真实度请大家酌情甄别。
2. 由于涉及人数过多，整理工作量较大，难以逐一溯源，整理内容如有疏漏错误，烦请各位留言补充指正。同时提醒大家，请及时备份。忘记是最简单的事情，请选择不忘记。
3. 除一例系男性针对男性的性骚扰，其余三十七起性侵事件目前均为男性对女性。我们认为，无论是男对女、女对男的异性骚扰，或男对男、女对女的同性骚扰，都值得关注。在这一问题上，不同性向不同生理性别的群体都有可能施害与被加害。
4. 收录事件多为当事人曝光后引发媒体报道及公众讨论的案例，对于各渠道内私人指控的疑似性侵事件，由于尚在暗处，未经核实，我们很难收录其中。非常抱歉。
5. 事件名录部分参考以下来源：[@豆瓣#MeToo#豆列](#)（已删除）；[@微博用户-步太-](#)（名单已删除）；[@微博用户女权瞎报](#)；财新网、端传媒、澎湃新闻、界面新闻等媒体，非常感谢。

1. 厦门大学博导吴春明性侵女学生事件

- 舆论时间：2014 年 7 月

- 事件回顾：

2014 年 7 月 10 日，一篇称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考古专业博导吴春明长期猥亵诱奸女学生的博文在网上疯转。吴春明被指长期猥亵诱奸多名女学生，甚至有女学生因此割腕。而其所在的历史系迅速作出回应要求校方处理，被网友称为「院系倒逼校方给说法」。

10 月 14 日厦门大学发布官方通报称，吴春明与一名女研究生多次发生不正当性关系，并对另一名女研究生有性骚扰行为，决定给予吴春明开除党籍、撤销教师资格处分。

- 后续：吴春明重回公众视野，于厦大南海研究院工作

一年后，吴春明重回公众视野。2015 年 12 月 20 日，中国考古学会新石器时代考古专业委

员会正式成立，吴春明出任该委员会委员。

2018 年吴春已在厦门大学南海研究院工作。「从事图书馆相关工作，未教学或指导学生」。

2. 南方日报记者诱奸暨南大学实习生事件

-舆论时间：2016 年 6 月

-事件回顾：

2016 年 6 月 28 日，一篇名为《南方日报名记者诱奸暨南大学女实习生，强来时候仍淡定从容令人发指》的网帖引发网络热议。受害女生为暨南大学在读学生，2015 年 1-3 月在《南方日报》报社实习，成某为其指导老师。6 月 27 日下午，女实习生去南方日报开具实习证明，后被记者成某诱导到附近酒店房间强行发生性关系。

-后续：警方及南方日报回应；无明确结果

6 月 28 日晚，广州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越秀警方已成立专案组展开调查，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南方日报官方微信公众号当晚回应称，关于网传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一记者诱奸女实习生帖文，该集团高度重视，已经组织调查。如情况属实，将严肃处理，决不姑息。

截至目前，事件无进一步调查结果。

3. 林奕含事件

-舆论时间：2017 年 4 月

-事件回顾：

4 月，台湾 26 岁作家林奕含在家中自杀身亡。次日凌晨，林奕含父母通过出版社发表声明称，女儿是因多年前被补习班老师性侵，引发忧郁症，最终发生不幸。声明指出：「《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林奕含出版的第一本小说），是奕含在年轻时，被一个补习班名师（陈星）诱奸后，引发痛苦忧郁的真实记录和心理描写。」随后，性侵、诱奸、师生权力关系等话题引发社会强烈关注。

-后续：检方不起诉；陈星称「很沉痛与不舍」；台湾立法增订条款

台南地检署经过 113 天的侦办后，于 8 月 21 日公布侦查终结公告，宣布侦结不起诉。

陈星方面向媒体发布声明，「事实上本人对于林家的遭遇始终感到沉痛与不舍。所以这个事件虽然检方调查后做出不起诉处分，本人仍保持着哀矜勿喜的心情，要对自己道德上的过错，再次对林家、陈家、教辅同仁、社会大众深深地道歉

台湾地区立法机构于 5 月 26 日修正通过补习及进修教育相关规定条文，增订「狼师条款」，规定未来补习班负责人与员工、老师执行业务或对外招生时应揭露真实姓名，违者罚补习班新台币 5 万到 25 万元。

4. 北电阿廖沙事件

-舆论时间：2017 年 5 月 10 日起

-事件回顾：

5 月 10 日，微博用户@宋泽尘 Leslie_AM 发表微博，称好友「阿廖沙」在北京电影学院摄影学院就读期间，遭遇班主任(朱炯)之父(朱正明)性侵。微博指控同时表示，事件与其系主任宋靖、班主任朱炯、系内教师吴毅有关。

6 月 5 日，微博用户@北电侯亮平表示自己是「阿廖沙」师弟，证明事件属实，并实名举报多位教授曾多次潜规则学生、常年贪污受贿，引发事件又一轮关注

-后续：校方回应；无实质调查结果

官微@北京电影学院发布连续两条微博作为回应。微博一，称「阿廖沙」自中学起患有抑郁症，经调查不存在性侵，随后该微博被删除；微博二，「学校正组织相关部门认真调查」。

6 月 9 日，官微@北京电影学院发布公告，称「希望举报人能够积极配合学校开展调查工作」，并暗示无法与@北电侯亮平取得联系。至此，官微无其他回应。「北电侯亮平」、「北电阿廖沙」等微博搜索关键词一度被屏蔽，相关帖子转发评论受限，@北电侯亮平微博号封禁。共青团中央账号发文：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知乎用户自称北京电影学院教师，发布匿名回答，真假自行参考：

如何看待北影学生「北电侯亮平」实名举报教授「八套房产、包养表演系……

匿名用户：

身为北京电影学院的老师，所以可耻的匿名了。这件事被曝光后，纪委，教委，检察院，公安都介入了。

北电侯亮平确实是北电学生，校方已经第一时间得知了他的身份，这学生也是年纪小，毕竟人家以后还要从事这一行，被校方一阵威逼利诱之后，双方私下达成了协议，他不再发证据了，校方也力压老师们不去诬告他，这事被压下去了。至于一个学生怎么搞到这么多证据的，这个还不得而知。

经查证，这些老师们确实存在很严重师德师风问题，吴毅亲口向公安承认自己把阿廖沙介绍

给朱炯教授的父亲，至于是否性侵因为没有证据无法鉴定。老师们也向教委承认曾经联合扣押学生们毕业证。吴毅敲诈某几个学生钱财的问题也极有可能存在，他也向教委承认了自己恶意报复学生扣押毕业证的行为。老师们之间也存在权力争斗和男女之事，学校已经做了内部处理。至于宋靖贪污问题，学校说服学生不发证据，纪委仍在调查，但不代表此事没有。阿廖沙（彭姓北电毕业生）和北电侯亮平还有宋泽尘及被举报的所有老师都已经向公安签下法律文件，保证此事不在网上继续扩散，据说是因为维稳需要。

阿廖沙和宋泽尘被起诉了，学校已经摸清了他俩手上没有证据，所以并不怕他们，至于北电侯亮平，学校惹不起，双方达成了和平协议。

摄院教授们按规定应该说是要被开除的，尤其宋靖、朱炯、吴毅，但是孙立军副院长还有咱们候书记把他们保下来了，这中间有什么利益往来我也不知道。至于教委纪委那些人，学校已经用各种招数把他们打发走了。

身为学习工作在北电的一名教师，几乎把最好的时光都给了这里，对这里抱着最深厚真挚的情感，但对这次校方的处理，真的只能用无语俩字形容。中国官场的招数，你我活一辈子都不会懂。

飞蛾扑火，火光一闪，就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

发布于 2017-11-01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

5.北航教授陈小武被指性侵事件

-舆论时间： 2017 年 10 月 13 日

-事件回顾：

10 月 13 日,女生 E 在知乎发帖曝光陈小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长江学者）涉嫌性骚扰；10 月 15 日罗茜茜在知乎中回复 2004-2005 年自身遭性侵经历；10 月 16 日前后，罗茜茜实名向北航纪委举报；10 月 18 日，有受害者表示受到陈小武的电话滋扰，罗茜茜向北航纪委要求学校书面承诺保障举报者权益；10 月 19 日前后北航纪委在邮件回复中保证会保护好举报人的隐私和保障其权益；10 月下旬，罗茜茜实名向北航纪委发出正式举报信。

2018 年 1 月 1 日，罗茜茜在网上发布实名举报资料，陈小武予以否认，北航官方微博发声指已经成立小组调查；1 月 2 日多名受言者的举证词，录者在网上发布；1 月 4 日微信公众号 ATSH 发布北航学子署名的联署信。呼吁学校出台包括预防性骚扰的数师行为准则在内的六项性骚扰防治与申诉措施。

-后续:校方回应

2018 年 1 月 11 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通过官方微博发布调查结果,认定陈小武性骚扰行为属实;撤销陈小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职务,取消其研究生导师资格,撤销其教师职务,取消

其教师资格。

6. 「静安寺老色狼」事件

-舆论时间：2017 年 11 月

-事件回顾：

2017 年 11 月，微信公众号「巴西徐老师」发布题为《上海静安寺，我两年内被一个老色狼猥亵 3 次》的文章，称自 2013 年起，作者在静安寺周边区域曾多次遇见一位胡姓老年男子并遭遇摸胸等猥亵行为。曝光后，留言区及后台收到超过 111 个受害者和目击者指认留言：「他的猥亵行为从二十年前就开始了」。事件引起一定范围关注，静安警方及《人物》杂志、梨视频均有所介入。

-后续：警方调查称男子已脑梗；公众号相关文章遭大面积删稿

静安警方称，「涉事老年男子胡某于 2017 年 2 月因脑梗复发后失去生活自理能力，在医院继续接受治疗，并由专人看护。上海警方对于猥亵他人的违法行为，始终零容忍」；「巴西徐老师」号主对此持保留态度，称后台留言发现，2017 年 2 月后该男子仍有在上海浦西各地猥亵妇女的行踪。

《人物》杂志谢梦瑶曾对此撰写题为《静安寺老色狼，与 111 名受害者》的特稿，信息详实。不过，微信公众号内与该事件相关的大量文章迅速遭删，其中包括号主发布的推送、《人物》稿件等。

7. 庆阳女生跳楼事件

-舆论时间：2017 年 11 月

-事件回顾：

2018 年 6 月 20 日，曾于甘肃庆阳六中就读的 19 岁女生李某坠楼身亡。官方证实，2016 年 9 月李某在庆阳六中读高三，班主任吴永厚曾对她进行猥亵，「用嘴亲吻其额头，脸部，嘴部等部位」。此后，她曾先后四次尝试自杀，这已是第五次。

据庆阳市教育局消息，李某父亲曾在 2017 年向纪检组提出书面举报。教育局给予吴永厚「降低岗位等级处分，并调离教学岗位；给予庆阳六中主要领导告诫约谈、分管领导诫勉约谈和科室负责人提醒约谈的处理，取消该校当年评优评先资格，并将处理决定当面告知了李某父亲」。

-后续：涉事人被撤销教师资格，调出教育系统；检方不起诉

跳楼事件后，庆阳市教育局于 6 月 26 日发布消息，「在社会上造成较大负面影响，吴永厚已经不宜继续从事教师工作，决定撤销吴永厚教师资格，调出教育系统」。

西峰公安分局对吴永厚以涉嫌强制猥亵罪立案侦查,西峰区人民检察院决定对其「不起诉」。

8.南昌大学国学院副院长周斌性侵女学生事件

-舆论时间: 2017 年 12 月

-事件回顾:

2017 年 12 月 19 日,南昌大学 2017 届本科毕业生孙柔(化名)发表名为《南昌大学国学院副院长性侵女学生事件》的博文,表示自己曾被南昌大学国学院副院长周斌性侵 7 个月,孙柔与另一位毕业生一同向南昌警方报案,警方开展调查取证工作。

-后续: 校方暂停周斌工作;周斌本人已回应;起诉校方遇阻

次日,南昌大学官方微博发文称,免去程水金国学研究院院长职务与周斌国学研究院副院长职务,暂停周斌的一切教学科研工作。周斌本人对此回应,「我既没有性侵她,我也从来没有引诱过她。不知道为什么她非要致我于死地」。

目前,孙柔已将周斌作为第一被告,南昌大学作为第二被告,向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红角洲法庭提起民事诉讼,这也是国内目前第一例被害女生起诉学校的先例。据 7 月 20 日媒体报道,她尚未拿到立案通知书。

9.对外经贸大学薛原性骚扰事件

-舆论时间: 2018 年 1 月

-事件回顾:

2018 年 1 月 12 日,知乎匿名用户发帖表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统计学院数据科学系副教授薛原曾将其诱骗至宿舍进行猥亵,并在 2015-2017 年间对其进行长期性骚扰,言语威胁等。

-后续: 校方回应;无实质调查结果

1 月 12 日下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在其官方微博发布关于「关于网友匿名举报教师薛原性骚扰问题的情况说明」。说明称,学校第一时间成立了调查工作组,已经将在国外进行短期学术项目研究的薛原召回,「有关情况一经查实,将坚决严肃处理,绝不姑息。事件调查结果,学校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截止目前,校方并无后续回应,官微也无后续调查信息。7 月 26 日起,情况说明微博下开始有网友评论询问进展。

10.汤兰兰事件

-舆论时间：2018 年 1 月

-事件回顾：

2008 年，时年 14 岁的汤兰兰（化名）向黑龙江五大连池警方报案，称自己从六岁开始遭到亲属、乡邻等数十人的性侵害。经过四年的调查审理，包括汤兰兰父母在内的 11 人获刑。

2018 年 1 月，多位被告向最高人民检察院递交申诉书，要求重新审判。事件重新引发关注后，五大连池当地政法委发布公告，指责汤母「借助少数媒体肆意炒作」，「企图翻案」。也有不少声音认为以新京报，澎湃为代表的媒体报导偏颇，对汤兰兰新生活产生干扰，一时间争论无数。

-后续：调查后维持原判

7 月 27 日，经过近半年的调查，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布，驳回「汤兰兰案」原审被告入汤继海、万秀玲等人的申诉。原审裁判认定各申诉人犯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各申诉人分别对未成年少女强奸、强迫卖淫、嫖宿，情形恶劣、后果严重。

11.UIUC 副教授徐钢性侵女学生事件

-舆论时间：2018 年 3 月

-事件回顾：

2018 年 3 月，美国卫斯理安大学亚洲语言文学教授王敖于豆瓣发帖，实名揭露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副教授徐钢长期性侵女学生事件。「此人劣迹斑斑，长期性侵女生 20 年之久，最终被迫换了学校。」

一石激起千层浪，随后，多位知情者纷纷发声，徐钢于 2013 年殴打策展人黄笃助理牧峤的事件也一度引起关注。

-后续：徐钢发布否认回应；徐钢被校方除名、解除多项合作关系

徐钢在微信朋友圈回应，对王敖的指控完全否认，并称要通过法律手段解决名誉诽谤的问题。不过，王敖于豆瓣发布的统一说明显示，并未收到徐钢发布的「律师函」。

UIUC 校方表示，徐钢教授因被指控性侵而辞职，其官网已彻底将徐钢除名。「深圳艺术双年展」、四川美术学院均结束与其合作关系。

6 月 29 日，王敖公布，曾任南非前总统曼德拉法律顾问的国际知名律师，美民权法专家 Ann Olivarius 女士已经正式加入在美国对徐钢提起诉讼的团队中。

12.河南大学教授、诗人肖开愚性骚扰、性侵女学生事件

-舆论时间：2013 年、2018 年 4 月

-事件回顾：

2013 年春夏，诗人、学者@王东东曾于新浪微博上爆出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肖开愚性骚扰学生的裸泳事件及性侵学生的另一事件，引发波澜，后无结果。2018 年 4 月，@王东东再度发表公开声明，表示肖开愚性侵、性骚扰学生手法相似，多从身边男学生的女朋友下手，实施不端行为，对学生、受害女生均产生严重的多年精神影响。

随后，一位称曾被肖开愚性侵的女生发表公开自述，网易人间等媒体对此跟进报道。

-后续：无回应

王东东的情况说明在河南大学、各高校、社会各界产生了种种反响，「尤其在诗歌界引起广泛关注」。文章发布当天，点击量达到 1.9 万，该链接当晚被「消失」，部分诗歌界人士陆续对此发表评论文章，并将其定义为「肖开愚王东东事件」，评论多持保留态度。

截止目前，河南大学、肖开愚本人未作任何回应。

13.沈阳诱骗性侵女学生事件

-舆论时间：2018 年 4 月

-事件回顾：

2018 年清明节，王敖与当年的北大同学李悠悠、徐芄、班主任王宇根等一同，揭露南京大学文学院语言系主任、长江学者沈阳教授于 20 年前诱骗北大中文系 95 年女生高岩，致其自杀的丑闻。

-后续：南大、北大发布声明；在校学生参与信息公开申请及舆情讨论

4 月 6 日，南京大学官方微博称南京大学已成立专门工作组对此进行研判。7 日，南京大学文学院官方网站发布《关于北大校友网上发文的声明》，建议沈阳辞去南京大学文学院教职。

4 月 8 日北京大学官方微博 8 日发布回应，称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曾于 1998 年 3 月调查取证，确认沈阳行为不当、违反师德。同日，北京大学召开反性骚扰的制度，研究专项会议，校方表示将推进反性骚扰的制度建设，对教师和学生进行反性骚扰宣传和教育。

不过，时指北大校庆之际，多篇相关文章、推送等遭屏蔽或删帖。包括公众号「木田无花」号主岳昕在内的，参与申请信息公开的多位北大学生，也受到校内辅导员及院系约谈。而至

于由此引发的新一轮舆情共振与讨论，则是青年之光。

14.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被指性骚扰

-舆论时间：2018年4月11日

-事件回顾：

匿名用户就知乎问题「大家怎么看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顾XX教授」作出回答，指称自己在校期间曾多次遭到顾海兵语言、短信及身体接触等性骚扰行为，另一位人大毕业生M也向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记者讲述被顾海兵性骚扰经历。

-后续：校方回应；无明确处理结果

人大女生向校方提交反性骚扰提案，学校发表声明将对此事展开核实，并印发《教师职业道德规范（试行）》《师德建设长效机制实施办（试行）》《教职工纪律处分暂行规定》等。据传顾海兵被取消教师资格，予以行政、党纪处分。

截止目前，中国人民大学并未公开处理结果，顾海兵网站名单也未被撤下。

15.博导张康之被举报性骚扰

-舆论时间：2018年4月13日

-事件回顾：

微博网友@夜凭阑通过长微博指张康之（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行政管理学系教授、博导）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期间对其和多名学生性骚扰。

-后续：校方回应；无明确处理结果

中国人民大学就此事发表声明，但未公布处理结果，南京大学亦无后续回应。

16.中国石油大学研究生梁盛煜被指性侵

-舆论时间：约2018年5月6日曝出

-事件回顾：

微博用户@不畏浮云遮望眼 HERO_CR7 通过微博持续发声，指证梁盛煜（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校内研究生）强奸，中国石油大学包庇施害者，甚至非法拘禁受害者，于6.8号到6.14号将其非法软禁在蓝海酒店231房间等。

-后续：无回应；原博部分遭删

原微博部分疑遭删除，博主 5 月-7 月持续在微博发声，但校方、警方均无回应。

17.中国人民大学王以培被举报性侵

-舆论时间：2018 年 5 月

-事件回顾：

王以培（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师、《小王子》再版译者）涉嫌性骚扰，调查后被处分。

-后续：据传，王以培已被中国人民大学开除

18.陌生男子姚峻骚扰鲸书三年事件

-舆论时间：2018 年 6 月

-事件回顾：

2018 年 6 月，@鲸书发表题为《被陌生人性骚扰 3 年,今天我决定不忍了 | 他太太也参与了》的文章，详述 2015 年至今，杭州陌生男子姚峻多次对其线上线下骚扰、跟踪的过程及证据。骚扰对象包括鲸书的十余位朋友，据文章信息，姚峻太太对此知情,不加阻拦并曾请求「别破坏我的婚姻」，同时进行微博辱骂。

-后续：警方已受理；姚峻拒绝道歉

目前，北京市朝阳区警方已受理该案件。

姚峻承认骚扰行为，拒绝道歉，并提出反诉鲸书侵害其名誉权。

19.兰州大学大气院副院长张文煜被指性骚扰

-舆论时间:2018 年 6 月 14 日

-事件回顾：

兰州大学大气院某老师在网络上发布匿名公开举报信，指证张文煜（该院副院长）多次利用职权对女学生进行性侵等。

-后续：该校未公布处理结果，相关知乎问答被删

20.临沂大学副教授郑明璋被指性侵

-舆论时间:2018年6月30日

-事件回顾:

临沂大学文学院毕业生李婷(化名)向北青报记者指证,同学王清(化名)在6月回校参加毕业典礼时,看望骨折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郑明璋,但遭到多次言语骚扰,并提出要与她发生关系,另有几位同校学生也遭到郑的骚扰。

后续:校方回应

临沂大学发声明称,郑明璋已被解除副教授岗位聘任,并停止其教学工作,对其作出记过处分。

21.南京大学支教女生遭当地民众性骚扰事件

-舆论时间:2018年7月

-事件回顾:

7月23日,南京大学彩云协会于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发布「关于南大彩云尖山支教提前结束支教的声明」,称自7月13日到达云南镇雄县山顶小学起,出现多起女队员遭当地人骚扰事件,包括言语骚扰、行为骚扰、偷看换衣、偷内衣裤等行为。7月2日,支教队发现当地人申某偷拍女队员洗澡,并将偷拍视频传播。

「这绝对不是一个女队员受到侵害的问题,在视频中,我们被群体化成为了‘女教师’这样的角色,作为五六年级的老师,我很难想象当我在上课的时候,底下知情的男同学是怎样的想法」。

-后续:当地政府发布通报;相关声明删除

7月23日,镇雄县人民政府新闻办发布情况通报,「声明中提到的‘偷拍女队员洗澡’情况,公安机关已于7月22日依法立案调查处理,对未成年人申某侵犯隐私的行为给予行政拘留十日,并处以五百元罚款的处罚,因申某系未成年人,且属初次违反治安管理,按法律规定,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随后,申某及其母亲来到学校,向队员赔礼道歉。」

镇雄县当地公众号「镇雄微天地」留言区下,置顶多条当地居民评论:「镇雄再穷也不要让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来支教」、「早滚早好,我们镇雄不稀罕你!」等。

目前,支教队已提前结束支教,相关声明已于南京大学彩云协会公众号删除。

22.中山大学教授张鹏被指性侵

-舆论时间: 2018年7月8日

-事件回顾:

一篇名为《她曾以为自己能逃开教授的手》的文章在互联网上热传。该网文中, 五名女性举报张鹏(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青年长江学者)从2011年至2017年借田野考察持续性骚扰女学生及女教师。根据媒体报道, 五名女性已于两个月前向学校纪委实名举报。引起广泛热议。而据当时记者采访, 中山大学称已经关注到网络反映人类学系教师张鹏有违师德师风的信息, 自18年4月起已经开始调查核实工作。

-后续:校方回应

7月10日, 中山大学核查通报停止张鹏任教资格, 取消其硕士生、博士生导师资格, 终止与其的「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工作合同, 并报请主管部门, 取消其「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称号。

23. 罗伯特议事规则专家袁天鹏被指性骚扰

-舆论时间:2018年7月20日

-事件回顾:

一位自称曾在「广州市恭明社会组织发展中心」工作过的女性发布微信朋友圈, 指称曾在2012或2013年遭袁天鹏(罗伯特议事规则专家)性骚扰, 自述者挣脱后逃离。

-后续: 无回应

24. 公益人雷闯涉嫌性侵

-舆论时间: 2018年7月23日曝出, 2015年7月29日发生

-事件回顾:

一名匿名女生指控雷闯(知名公益人)曾性侵自己及其他受害者

-后续:雷闯发布声明承认性侵指控, 愿意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25. 公益人冯永锋被曝性骚扰

-舆论时间: 2018年7月23日

-事件回顾:

环保行动者刘斌(化名)发文指控冯永锋(知名环保组织「自然大学」发起人)对其机构的女实习生和女性员工实施性骚扰, 包括袭胸、暴打和强奸等。

-后续:冯永锋道歉,「期望得到原谅」

冯永锋发布文章回应举报称长期放纵自己喝醉,「喝醉之后,情绪就会失控,易怒、好斗、容易与人发生冲突」,期望得到原谅。刘斌认为其回应避重就轻。

26.公益人张锦雄被举报性强扰

-舆论时间: 2018 年 7 月 24 日

-事件回顾:

三人举报香港彩虹、彩虹中国创办人张锦雄于 2014、2016、2016 年三次公益分享会期间对男听众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性骚扰

-后续:无回应

127.知名公共知识分子熊培云被指控性侵

-舆论时间:2018 年 7 月 24 日

-事件回顾:

赵思乐(女权活动家、作家、媒体人)指控熊培云(知名公共知识分子)对她不同形式的性骚扰等。

-后续:熊培云通过朋友圈、发布相关文章否认

28 张弛、孙冕被指控性侵

-舆论时间:2018 年 7 月 24 日

-事件回顾:

春树(作家)揭发张弛(作家)、孙冕(《新周刊》创始人)两人对其分别进行非自愿性行为。

-后续:无回应

29.媒体人章文被指控性骚扰

-舆论时间:2018 年 7 月 25 日

-事件回顾:

微博用户@猪西西爱吃鱼发布文章《章文,停止你的侵害!!!》称遭到章文(知名媒体人)性侵,文章作者在小范围公布此事后又遭其威胁、恐吓等,蒋方舟(作家)、易小荷(资深媒体人)、王嫣芸(视觉艺术创作者)也分别指称章文对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性骚扰。

-后续: 章文及其律师否认性侵

章文通过律师声明不存在强奸事实, 后续回应指其与文章作者之间「出于双方情愿」。

30.WF 周非被指性强扰

-舆论时间: 2018 年 7 月 25 日曝出

-事件回顾:

微博用户@洛女王 Cheche (世界自然基金会 WWF 女性前员工) 指控周非 (基金会管理人员) 曾对其性骚扰强吻。

-后续: WWF 发布声明否认; 举报人未收到调查结果

世界自然基金会发布声明称接到内部员工匿名举报, 但调查报告显示没有足够的证据证实。同时应举报人要求没有公开调查报告。

举报人回应称自己未收到调查结果, 也从未要求基金会不向公众公开调查结果。周非本人无回应。

31.中国刑法研究会会长赵秉志被指性侵和强奸

-舆论时间: 2018 年 7 月 25 日

-事件回顾:

赵秉志(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长、研究方向之一为强奸罪的量定、理论认定和死刑适用等)被举报性侵和强奸。

-后续:校方回应

北京师范大学予以留党察看、免去刑法学院院长、停止招收研究生等处分。

32.信孚教育集团信力建被指性侵

-舆论时间: 2018 年 7 月 26 日曝出, 2007 年 4 月发生

-事件回顾:

何满（媒体人）在 Facebook 指控信力建（信孚教育集团创始人）意图对其性侵,何满挣脱后逃走。

-后续:无回应

33.央视主持人朱军被指猥亵

-舆论时间：2018年7月26日

-事件回顾：

匿名网友发长文控诉朱军（央视主持）对其发生过性行为。事情发生时，她被学校老师分配为艺术人生节目组实习生。实习生在以朱军为核心的这一节目中被要求陪聊等。朱军通过语言暗示自己的权力（「让你留在电视台」等）并隔衣猥亵举报人,后因阎维文进入化妆室中断。

举报人选择报警，警方在收集证据后转而警告与规劝网友不应曝光此事，称朱军作为春晚主持人、cctv 作为央视对社会有巨大的正面影响力，不应打破公众印象，并已通知其父母此事，举报人父母均为公职人员。警方确认举报人不会曝光此事后，不再通知其任何调查进展。

-后续：社交媒体删帖；暂无回应

微博迅速撤下热搜，清空关键词搜索，凤凰新闻三次发布相关新闻被删。26日下午3点10分凤凰网娱乐转载长春国贸娱乐《主持人朱军48岁妻子近照曝光 两人已恩爱走过25年》一文。

34.为你读诗创始人潘杰客被指性骚扰

-舆论时间：2018年7月25、26日

-事件回顾：

微信用户 Steffi、豆瓣用户十七及凝夏之夜等通过微信朋友圈、豆瓣日志发文指向潘杰客（为你读诗创始人）曾通过言语骚扰自己。

-后续：无回应

35.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谢伦灿被指性侵

-舆论时间：2018年7月26日

-事件回顾：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大三女生通过朋友圈、微博（@面面儿呐）发布举报信，举报谢伦灿

(中国传媒大学经管学院教授) 于 2016 年 11 月 (或 12 月) 对其实施性侵。

-后续: 校方回应; 当事人微博被屏蔽

中国传媒大学称, 第一时间成立了工作组, 并启动调查程序, 当事人微博 id 已无法通过正常方式搜到。

36.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刘华义被指性侵

-舆论时间: 2018 年 7 月 27 日

-事件回顾:

某网友指证刘华义(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教授)于几年前试图对其进行性侵,网友侥幸逃脱。

-后续: 无回应

37.中国传媒大学博导蔡翔被指性侵

-舆论时间:2018 年 7 月 27 日

-事件回顾:

微博用户@稍息_ shaoxi (中国传媒大学 2012 届毕业生) 发布长微博称于 2008 年冬的某一天被蔡翔(前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当时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社长、博导)骗入温泉实施性侵。

-后续:无回应

38.前羽毛球国手刘坚军、张伟被指性侵

-舆论时间: 2018 年 7 月 27 日

-事件回顾:

微博网友@孙孙向你扔了只狗实名举报,自己 13、14 岁时,刘坚军、张伟对其实施性侵。

微博截图一张:

@孙孙向你扔了只狗

7 月 26 日 23: 33 来自前置双摄 VIVO X9

继 19 岁女孩跳楼等相似性侵事件的出现,我决定也站出来说一下我的事,我今年 17 岁,高二,在宁波。

1.在我 14 岁那年,曾经的世界冠军:刘坚军。也是宁波市羽毛队总教练。在一次省

比赛中，我们都住宾馆，他把我叫到他房间，对我进行抱，亲等性骚扰，我当时未满 14 周岁，一年后在台湾比赛，再次对我进行更进一步性骚扰。

2.在我 15 岁那年，同样是台湾比赛，前国家队队员也是宁波市羽毛球队教练：张伟，试图强奸我，在我反抗之下强奸未遂，后来向他老婆和我父母等人诬陷说是挑衅，勾引他。

以上两次我一直埋藏在心中，不敢公开，使我这几年来内心压抑，抑郁。在亲人朋友的关心与鼓励下，我鼓起勇气将此事公开，我希望有越来越多受到侵犯的女孩子不要忍气吞声，可能你们觉得，承认自己被性骚扰过，容易被社会舆论二次伤害，变得声名狼藉，抬不起头来。还有很多很多被侵犯的姑娘，独自黑暗的深渊里挣扎，万籁有声，只有她自己的哭声。

姑娘们，一定要明确一点，遭遇性侵害，不是你的错。你们的声音，我们都听得见，警察叔叔也听得见。你是受害者，你一定会受到保护的。

-后续：当事人回应

刘坚军表示已经报警，张伟也表态称，「这是无端造谣，恶意中伤」。

2018.9.13《我们总结了 METOO 中的众生百态，整理出这部《METOO 词典》》

作者/多辣、林常知

来源：女力翻转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3LmT9Q7Bq9LVkGiCSt9eEQ>

METOO 不仅丰富了我们对人性的认识，也丰富了我们的语言词典。我们相信，这些名词背后都代表着一种典型，或许给予的是打击，或许给予的是力量。无论如何，这些名词构成了这个时代反抗与觉醒。

我们将回顾这场运动中的性侵犯的回应、起诉、道歉，回顾相关人的反思、包庇、站台、旁观，也回顾这场运动中，女性的战斗。

/回应/

雷闯策略：一种面对性侵指控时的公关策略，首先承认性侵事实，等待公益圈兄弟会为其站台，接下来则发布洗白声明，希望大家在他勇敢面对的精神感动的同时，达到污名受害者，挽救个人形象的效果。

章文式回应：一种以泼脏水为主要手段的应对性侵指控回应方式。主要手段为荡妇羞辱，同时配套手段有：人身攻击、电话威胁、团队协助洗白。

潘永杰式不实指控：指遭到指控后矢口否认，结果遭到全体员工集体指控。

袁天鹏式回应：即字面意思，不回应。

/起诉/

周斌式起诉：指准备好材料，准备公布受害者姓名身份及二人亲密关系证据，来威胁对方放弃诉讼的起诉方式。

朱军式起诉：指在爆料之初疯狂删帖，不做回应，而一回应就宣布以“诽谤”起诉受害者及其朋友的起诉方式。

/道歉/

冯永锋式道歉：指以承诺戒酒的方式向受害者道歉，将自己严重的性骚扰行为等同于酒后失态，顺便加上打赏二维码，鼓励公众继续支持自己的工作。

张锦雄式道歉：指承认“性骚扰”指控并道歉，但对一些批评意见表示不满，并对在这个“蹭热点的政治意味浓厚的运动”中被“帮着推而不是扶我一把”感到失望。

雷闯式自首：即字面意思，等于不会去自首。

/反思/

亿友公益式反思：更换法人，停工整改，假模假式的做性骚扰培训，给人一种痛心疾首痛定思痛的假象，但是实际上，他们的反性骚扰推文发出来是这样的，他们对于当事人的态度是，希望当事人假装这件事没有发生，帮助亿友公益筹款。

黄章晋式反思：指通过一种立牌坊的方式进行深刻反思，第一步先为邓飞事件补充相关细节，以人道主义为名，在可以核查事实的情况下不核查，先立一个 METOO 男性支持者的人设，之后又以自己是邓飞的朋友为名，对自己亲手杀死的邓飞进行心肺复苏，企图告诉公众邓飞事件并无实锤，收获有情有义的人设。（高级公关策略，希望黄老师开课教学。）

/包庇/

北大谢灿式包庇：指以提审举报人的方式处理性骚扰举报。并且为了信任强迫当事人签署保密书。

北大沈阳式包庇：指在得知性侵事件后特地为施害者安排出外访学，明降实升，在知情情况下，不对其教学做任何干涉。

南昌大学式包庇：指搬出“你要为学校的名声考虑”等说辞，要求受害者息事宁人的爱校行为。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式包庇：指联合老师、学校、警方等一切可联合的力量，对性侵受害者尽可能地打压，动用一切可以伤害受害者的方式逼迫其停止维权，而对施害者维护有加，提供多种援助方法。

/站台/

鄢烈山式站台：指时刻准备着自己即将会成为 METOO 下的另一个“受害者”（被指控者），为章文站台就意味着是为所有带把儿的兄弟站台。同时也指一种极其愚蠢的声援方式，意即只要被其声援，一定就有鬼。建议将“惨遭”与“鄢烈山站台”搭配使用，嘲讽效果更佳。

范曾式站台：指站台者毫不清楚自己的公共形象，把跟性骚扰无关的私人事件拿出来证明性骚扰者的人格品质，以为能搅浑舆论，结果增加了事件的可信度。（注：范曾为朱军站台）

/旁观/

刘瑜式理性：指幻想进行一种不切实际的体面式 METOO 运动，把受害者的控诉书理解为大字报，把知情同意的过程理解为不浪漫，而将受害者发声的一切希望都寄托于现有的法制理性。

贺卫方式赞同：指自己的同道人、公司合伙人出了性侵事件后一言不发，不予评论，一旦有人声称要反思 METOO，就马上出来赞同，并认为这是反思者的“女性优势”。

邓飞式原谅：指自己可以原谅所有人，并且希望世界和平，所有人都是可以重新开始，包括性侵自己的女儿的人。（so cruel）

/战斗/

小精灵式战斗：指保留证据，公开爆料性侵事件，积极进入司法程序，尽最大努力也承担最大压力，努力推进性侵事件的立案调查的坚韧战斗。

王嫣如式反击：指遭遇章文性骚扰之后，迅速作出的一系列反击动作，毫不留情地精准打击，并在另外的受害者需要支持的时候勇敢站出来的女性力量。

-欢迎补充-

编辑/小红同学

2018.10.22 《无法回避的浪潮——中国#MeToo 调查全记录》

来源：端传媒

原文链接：<https://theinitium.com/project/20181021-metoo-in-china/>

【编注：强强强烈推荐这个记录，因为是图片互动式的页面，建议科学上网前往原网页观看

阅读】

2018.12.25 《NGOCN | 说不出的性骚扰 × 2018，是什么使我们感到恐惧(一)》

作者：Sisyphus

来源：NGOCN

原文链接：<https://www.douban.com/note/701305619/>

今年1月1日，罗茜茜实名举报北航教授陈小武曾对其进行过性骚扰，中国#MeToo就此拉开序幕，最终从校园延展到公益圈、媒体界、宗教界甚至政府部门。根据Matters持续更新的记录，截至12月20日，今年共发生56例#MeToo案例，其中29例在校园，8例在公益圈，7例在媒体界，3例在文艺界。

燎原的#MeToo运动暴露的是普遍的性骚扰问题。根据广州性别中心2017年3月发布的《中国大学在校和毕业生遭遇性骚扰状况调查》，在6592名受访高校大学生和毕业生中，69.3%曾遭受过不同形式的性骚扰，受到性骚扰的人当中有75%为女性。职场上，性骚扰的同样严重，职场女性法律热线11月发布的《2018年中国职场性骚扰调查报告》，问卷访问了233名主要是来自一线城市的年青受访者，其中70.8%的女性曾遭遇过职场性骚扰。

#MeToo运动鼓励当事人发声，但得到正面回应或跟进的案例仍是少数。据端传媒10月29日文，在其统计的36例#MeToo案例中，16名被举报人承认或被调职，10名被举报人或所属机构表示否认，其余10名则完全无后续进展。

8月15日，朱军以名誉侵权为由起诉性骚扰事件当事人弦子与举报人麦烧。9月25日，弦子也以人格侵权为由起诉朱军。朱军案后，相继有四名当事人或举报人被起诉名誉侵权，这些案件目前只有一起已开庭。

#MeToo运动也激起网络的关注与讨论。7月24日，“性侵”一词的微信指数曾高达3133万；7月26日，“性侵”、“性骚扰”、“#MeToo”与“俺也一样”四词微博指数共达600万。公众热议亦伴随着舆论审查，相关文章被删除或限制转发，多个微博或微信公众号被封。3月9日，在推送一则反性骚扰宣言后，媒体“女权之声”微博与微信公众号被封。8月6日，微信公众号“土逗公社”在发布女工#MeToo文章后遭封号。12月6日，发起预防性骚扰性侵害网络项目的广州性别中心宣布暂停公众号更新与微博运营。

#MeToo运动在高校中也面临不同程度的压力。多地高校都曾约谈校内参与过#MeToo的学生。

困局之外，#MeToo也带来了改变。12月22日，最高法立项建成的网络平台“法信”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增加民事案件案由的通知》，表示《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将于2019年1月1日始在“教育机构责任纠纷”下增设第三级案由“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而《民法典各分编（草案）征求意见稿》中也加入了性骚扰的内容，“用人单位应当在工作场所采取合理的

预防、投诉、处置等措施，预防和制止性骚扰行为。”目前，国家层面法律未明确用人单位在防治性骚扰问题上的具体义务与法律责任。

受#MeToo 运动影响，相继有组织建立起内部反性骚扰机制，如艺术机构黄边站、公益机构绿芽基金会等，也有行业自发签署反性骚扰声明，如《全国高校教师反性骚扰宣言》、媒体从业者反性骚扰倡议。但目前国内设有反性骚扰机制的组织仍是少数，行业性的反性骚扰机制也不存在。

校园层面，11月6日，教育部发布《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明确规定“性骚扰”属严重侵害学生行为，并有具体的处罚标准，包括查实者将不得再从事教学及科研。同时，中小学《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规定教师“不得与学生发生任何不正当关系，严禁任何形式的猥亵、性骚扰行为”。不过，有公益人士指出，受害者是权利受侵犯的一方，而非是“不正当关系”的另一方，因此文件的措辞仍潜伏着对受害者的污名化。

然而，不止一个遭受性骚扰的当事人曾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不管维权结果如何，受伤的、输的都是被性骚扰/侵害的人，因为当事情发生的当刻，伤害就已经发生了，而我们的社会环境远远未能支持到她们。长久以来，对受害者的污名化、权力控制，乃至#MeToo 后的舆论管控，都使得性骚扰成为一件“说不出”的事情。

然而，即使身边有恐惧围绕，仍有人在努力诉说自己与性骚扰抗争的故事，尝试演绎出不一样的结局。下面，TA 们的故事：

@再见罗丝 | “迷笛周翊性侵事件”当事人

“人们会不断地质疑与污名化受害者，每个人都像警察一样以检验、审核的目光去评判你。”

2017年太湖迷笛音乐节担任志愿者期间，我遭到了志愿者负责人周翊（注①）的性侵。性侵发生后，我就被诊断出双相情感障碍、应激障碍和中度抑郁症。2018年7月28日，我在微博上公开了这次事件。

害怕的情绪阻止了我做出反抗与将这件事情公开。性侵发生的时候我才大三，对很多事情我其实都特别懵懂。而周翊却比我年长23岁，他的社会经验也远比我丰富。性侵发生后，我感到很慌张。如果让我接受性侵的发生，将会让我特别痛苦。但是如果我接受了周翊的说辞，认为一切的发生都是基于喜欢与爱的话，我的心里至少会好过一点。

我觉得是家庭教育促成了女性的恐惧。针对性的家庭教育对于我来说是很缺乏的。我妈妈对我和异性的交往管控得特别严格，我甚至在大学的时候都没有谈过恋爱。周翊就是抓住了这个漏洞。他自始至终向我表现出来的心理状态就是，幸好我家庭教育比较严格，让他捡到便宜了。

另外，环境对于强奸案的受害者和精神疾病患者来说其实是不够友善的。在这种环境下说出来，无异于置我于死地。哪怕现在我说出来后会获得一些支持，但我觉得整体环境还是一个吃人的社会。因为社会仍然是抱着受害者有罪论，人们会不断地质疑与污名化受害者，每个人都像警察一样以检验、审核的目光去评判你。我觉得这些都是让人很不舒服的。

将这件事情说出来，我的初衷是希望迷笛向我道歉，并对周翊进行处理。我也希望迷笛能够出台一个更完善更合理的机制来改善女性志愿者缺乏保护的状态。

另外，7月份的时候是#MeToo事件此起彼伏的阶段，我看到特别多类似的性侵和性骚扰的案例。《人物》对甘肃跳楼女孩李奕奕的深入报道特别触动我。这篇报道讲了非常多的细节，就会让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有些故事的发生简直连脚本都是一样的。曾经我会想事情为什么偏偏发生在我身上，后来，我慢慢意识到这些事情在世界上每天都有发生，只不过坏人会觉得犯罪成本很低，自己不需要为此付出多大的代价。这会让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不公平的、特别让人失望的世界。

将事情公开，我希望能够跟类似的性侵或性骚扰受害者有一种共鸣。虽然说发出声音的可能只是世界上的一个小角落，但是我希望让她们知道有很多人和她们一样，让她们不会觉得孤单。

目前迷笛的回应是，他们认为这只是一起婚外情，而不是性侵。然而，实际上我从2月向迷笛求助开始，至始至终说向他们的都是那是一起性侵。并且，我有告诉迷笛当时我是有报警的。但是，因为中国公检法对强奸案的认定是十分严格的，除非拥有百分之百确凿无误的证据，才能判刑。当时的案子并不具备这种条件，所以警方并没有抓周翊。这有可能让迷笛以为这只是一个感情纠纷的问题。

在我举报后，周翊就把我的照片以及个人信息全部公开了，并且不断地抹黑与攻击我。10月31日，周翊以名誉侵权为由起诉了我。然而，我不会为此感到害怕，因为我只不过说出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也没有人应该为自己说出自己受害的事情而负法律责任。

我想，是环境的压力让性骚扰变得令人恐惧。在不断尝试求助并且碰壁的过程中，我觉得说出这件事情有太多让人绝望的地方。比如说，当你在网上发声，会有网友质疑你；当你向迷笛求助时，迷笛会希望你原谅周翊来维护迷笛的声誉；当你成长于一个教育比较严格的家庭时，你就会觉得这件事情的发生就是一场灾难，而说出这件事情则是另一场灾难；当你去报警求助时，面对警察的问询将会折磨你的精神；当你打官司，你需要面对与律师讨论的磨人过程。所以对于受害者来说，其实每一条路都不好走。

对于这场官司，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从这件事发生的那一刻开始，我就输了，即使我最终打赢了这场官司。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愿意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

我现在只是期望自己不要输。我也希望，在李奕奕与林奕含的故事结局外，自己能在斗争的过程中，为阅读到我的故事的女孩子提供另一种结局，另一种可能性。

小树 | 白领

“当时你心里会感受到社会对你的一些期待，就是你应该做一个好孩子，你应该表现得顺从、服从，你不应该因为这种‘不真实’的不舒服而去做出抗拒的姿态。”

事情发生在我16岁生日那天。那段时间，家里只剩下我和继父。我和继父关系不好，他经常向我发火，我却不敢和他发生正面冲突，因为我害怕事后会受到母亲更严厉的责备甚至打骂。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后，他给我做了几道菜，还买了一个小蛋糕。我记得他当时笑着问我，“爸爸对你好不好？”当时他笑起来的样子吓了我一跳，我赶紧强迫自己笑出来，说，“当然好啊！”他说：“对你这么好，那你还不过来亲爸爸一下？”

于是我也像平时那样过去亲了他一下，刚准备从他身边走开，他就一把用手搂住我，然后整个人都凑了过来，不停地吻我的脸，然后是嘴。我对这样的侵犯感到很不舒服，想把他推开无奈力气太小，我只能故作镇定地说，“爸你这是要干嘛？”

他发出几声笑声，没有说话，只是继续狠狠地亲我，用一只手把我箍得紧紧的，让我根本无法挣脱。我有点慌了，说：“我要去睡觉了！”然后拼命躲开他。他狰狞地笑着看我，说，“你害怕了？”

我永远忘不了他那个表情，现在想到还是忍不住发抖。我不记得后来是如何收场的，只记得最后我安全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还有一次我午睡起来晕晕乎乎地在沙发上换鞋，突然感觉有人在摸我，一回头，看到他在身后正用手贴着我左边的乳房。可是后来发生了什么，我却完全不记得了，这让我非常生自己的气，不禁连自己都怀疑起这件事的真实性。

那段时间我一直很害怕，我不知道他只是兴起，还是真的想对我做什么，只能一天天如履薄冰地熬下去。后来母亲回来后，他也就没有再做什么过分的举动，我才暗暗松了一口气。

性骚扰发生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感到很恐惧。同时，我又会对自己有怀疑，想是不是对方是存有好意，只是我自己理解错了，如果我表现得比较抗拒，我是不是就曲解了这种好意。

然后，你知道吗，当时你心里会感受到社会对你的一些期待，就是你应该做一个好孩子，你应该表现得顺从、服从，你不应该因为这种“不真实”的不舒服而去做出抗拒的姿态。“那是不好的”，一直会有这样的声音告诉我。但是我清楚那种感受是不舒服的，我会感到恐惧，我会害怕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直到现在，我都没有想过要告诉我家人这一件事情。我觉得，相比职场、高校这样的公共领域来说，私领域中的权力结构是更根深蒂固，更无法被挑战的。因为受困于这样的家庭的人，是可能没有办法离开的。比如说，我那时候还很小，脱离了家庭我根本没办法生存下去。而且，生活在家庭里，就意味着你需要每一天面对这样的事情，你需要每一天和这个人朝夕相处。

而且，我们会有“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这些东西更不会允许被讨论。在外人面前，你也需要表现出一家人很幸福的样子，我觉得这是很大的折磨。

天天 | 前富士康女工

“我不喜欢别人在我面前讨论我的身体，所以我在那里工作半年后就辞职了，去了富士康。但是去了富士康之后我还是会遇到性骚扰。”

我在工厂里遭遇到的性骚扰都来自同事，一个月大概就会发生一两次。

有一次我在上夜班的时候，因为我穿的裤子很紧身，我的屁股比较翘，就会突出来，同事就直接打我屁股。当时我就反抗，我说“你是神经病吗？我屁股是你想打就能打的吗？”然后我就跟他吵起来了。当时那位同事就只是笑笑。后面他也老是开玩笑，我就只能躲着他。因为那个人就是厚脸皮，不要脸，那种人就讨厌。

后来跟我们的上级说啦，上级也说了他，他就会收敛一点，但是过不了多久，他又开起玩笑来了。他老是说我屁股翘、有弹性，有时候他见到其他的男的，就说，你看，她的屁股多翘啊，就语言上面的性骚扰。

这会给我带来困扰，因为我不喜欢别人在我面前讨论我的身体，所以我在那里工作半年后就辞职了，去了富士康。但是去了富士康之后我还是会遇到性骚扰。

因为我经历过，知道如果你未婚的话他们就会骚扰你、勾搭你，所以我进富士康的时候就直接说我结婚了。刚进厂一两年还挺好的，但特别是今年，我告诉大家我没有结婚后，有一个男的就开始骚扰我了，就直接在我的微信上发色情图片给我，好讨厌。

遇到性骚扰的时候我会觉得恐惧啊，有时候我做梦都会梦到他们侵犯我，害怕他们下班的时候直接把我拖走做那种事情。我最害怕的一点就是他们直接侵犯我，因为我好好的姑娘被你侵犯了，这会给我的心理带来很大的阴影的。

后来我打了工厂的投诉热线，主管接到投诉后就会查那一个人，如果属实，就会记过、扣年终奖。之后他就停止骚扰了。那位骚扰我的同事和大家玩得挺好的，之后也和我反脸了，说“不过是和你开个玩笑，至于这样子吗？”给我的感觉是两边不是人，大家玩得很好，但是你性骚扰我，说了又不听，我就只能投诉到上级，上级说他了，他又不承认，搞得我就不好嘛。

2月的时候，我曾经向富士康递交建立反性骚扰制度的建议信，但之后一直都没有消息。当时我就觉得工厂太不把我们女工当一回事了吧，我们有诉求，投诉了，他们也没有反应。

后来我觉得没意思，在这个环境下人也很不开心，会想乱七八糟的事情，就会失眠。后来因为遇到性骚扰的事情，加上夜班太累了，我8月份就辞了工作。

辞掉这份工作会有很大的损失，因为你要另外去找，不合适的话就要一直找，就又浪费精力又浪费金钱，又要生活费，也要房租。现在我就偶尔打一下临时工，没有稳定的工作。但是离开那个环境，你真的会开心很多。

楚门 | 公益机构员工

“我就会想是不是因为我享受性，所以他们才来骚扰我。当时我会觉得自己很淫荡，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遭遇性骚扰是自己的错，也会为自己从性中获得愉悦而感到羞耻。”

上小学时，我曾遭遇过性骚扰。一二年级的时候，一位男老师曾多次在我身体不舒服时，以检查身体为名义乱摸我。我当时觉得很奇怪也很不舒服，但我不知道应该如何拒绝这种行为。一二年级的时候，一个男同学也曾经突然摸过我的下体。

后来等我懂得用自慰去获得愉悦时，我就会想是不是因为我享受性，所以他们才来骚扰我。当时我会觉得自己很淫荡，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遭遇性骚扰是自己的错，也会为自己在性中获得愉悦而感到羞耻。

#MeToo 发生后，我也有想过我能不能去做点什么，比如说去起诉那位老师。但是我没有勇气，因为小镇里大家的关系都很亲密，当你起诉那位老师时，大家可能都会知道。而且，我的爸爸还有其他亲戚和这位老师的关系也还可以，我没有勇气，也不知道怎么说出这件事情。

因为身边太多朋友曾在地铁里遭遇性骚扰，当我坐地铁的时候，我偶尔也会想如果有人摸我，我应该怎么办？我的答案是，我依然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有勇气说“不”，或者寻求地铁工作人员的帮助。我想当我遇到性骚扰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很愤怒很委屈，但是我想我还是会忍气吞声。

我害怕的点在于，当我说“不”的时候，身边的人会帮我吗？我害怕自己会感到羞耻，害怕周围人的目光与冷漠。我害怕工作人员觉得这是我在闹事，或怪罪于我的穿着，我也害怕他们会觉得这并不是一件大事，或者不知道应该怎么去解决。

公益圈#MeToo 发生后，我有关注彩虹中国负责人张锦雄（注②）性骚扰的事件。张锦雄在同志平权圈中相对有名声，很多人就会说他做了很多贡献，所以我们应该去原谅他。甚至会有人质疑受害者是要陷害“好人”。我当时会觉得害怕啊，因为我发现，原来对于一些人来说，“偶像”做出性骚扰或性侵的事情是可以被原谅的。

小林 | 中山大学反性骚扰关注小组学生成员

“其实我们一直都是带着恐惧做事的。第一个恐惧是学生面临着直接的压力，因为这个过程学生会面临来自院级、校级甚至更高系统的压力。”

中大反性骚扰关注小组成立的一个导火索是，一位学姐在朋友圈里公开了中大人类学系一名老师（非张鹏）的性骚扰行为。当时系里几个同学就决定向系领导投递不公开的联署信，要求校方尽快处理事件，关注反性骚扰机制的建设。

后来学院领导就与学生进行了一次见面会，并反馈说已有专人在调查了，也口头承诺要在人类学系田野培训中加入反性骚扰的内容。后来，人类学系田野培训确实加入了反性骚扰培训，但是培训是很强调学生自我保护的，而非要求老师接受培训的。

同时，小组成员也帮助张鹏（注③）事件当事人收集整理材料，将材料交给学校纪委申诉。另外，我们也有通过学校“十大提案”活动倡导反性骚扰机制建设，虽然提案通过了，但提案在我们准备答辩时被叫停了，因为这实在是太敏感了。

后面我们就等待纪委的申诉结果，等了很久很久。今年七月份，《她曾以为自己能逃开教授的手》一文发出后，学校才完整公开了张鹏的处理结果，称学校会对张鹏处以党内警告处分。在中大的通报里，学校称“已对张鹏作出停课处理，停止其任教资格，取消其硕士生、博士生导师资格，终止与其的‘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工作合同”。

其实我们一直都是带着恐惧做事的。第一个恐惧是学生面临着直接的压力，来自院级、校级甚至更高系统的压力，比如有学生曾因参与反性骚扰小组的行动而被学校领导或公安机关约谈。

第二个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对于当事人来说是很大的一次创伤，因为这相当于将伤口再次放到公众面前被检视，被讨论。看到自己的经历被诉说、被阅读，其实是一种很大的压力。我们也会很担心 TA 们。我觉得在帮助当事人的过程中一定要兼顾 TA 们的想法，很多事情你不知道最终对 TA 有什么结果，所以必须要有很细致的考虑，最后会变得我们每一步都有很多纠结在里面。

然后第三个恐惧就是不知道这个事情会走向什么方向。哪怕讲出来了也不知道最终会有什么结果，所以我们至始至终都是跟一个 fear 在一起的。

现在学校不会禁止张鹏在学校里面活动，即使他被处分了，他依然可以在学校里到处晃、去实验室里上班。虽然已经没有职称了，但张鹏还是可以继续活跃在学校里，这对于当事人来说就是很大的挫败感，TA 们会想他会不会来报复。我们也会听到当事人很多的噩梦啊，看到 TA 们很长的那种负面情绪积聚的朋友圈。

虽然在事情发生后，学校慢慢会有有关反性骚扰的讨论，但是如果没有一个惩罚让施害者不再进行骚扰的话，那进行性骚扰的成本实在是太低了。他犯了那么多的错误依然可以耀武扬威的出来，反而变成当事人要跟着受罚。

白菲 | 反性侵网络小组成员

“因为它是一个很隐秘的行为，很难用所谓的‘证据’来通过法律程序控诉施害者，而受害者在受到伤害后也很难去维护自己的权益。所以性骚扰是让我感到恐惧的。”

7月看到亿友公益负责人雷闯（注④）性侵志愿者事件曝光时，我是震惊、气愤的。后来反性侵网络小组一直有跟踪雷闯的微信、微博等社交平台，以及寄信给亿友办公室。信里会介绍反性侵网络小组，告诉他们我们会持续关注事情进展，并让雷闯主动站出自首。今天（12.18），我们已经寄出 145 封信了。

因为雷闯是在亿友徒步的工作途中对志愿者实施性侵，所以亿友是必须承担责任的。然而，亿友让我们停止寄信行动。后来，亿友在微信公众号推送反性侵讲座的文章中，甚至把“对性骚扰 say no”写成了“对性骚扰 say on”。而亿友的微信社群群里，也一直有传出很难听的攻击受害者的声音，比如说受害者是故意给雷闯抹黑、设陷阱的。

雷闯也一直没有回应，他 7 月 23 日曾表示自己考虑自首，但他没有实现这个承诺。我们问过律师，问过公安局一些内部人员，都表示除非雷闯主动自首，不然是没有办法定罪的。因为它（性骚扰/侵犯）是一个很隐秘的行为，很难用所谓的“证据”来通过法律程序控诉施害者，而受害者在受到伤害后也很难去维护自己的权益。所以性骚扰是让我感到恐惧的。

我觉得受害人挺不容易的，我们支持的力度很小，基本上没有什么人支持，一开始是有 10 个人跟进，但因为实在太漫长，大多数人都退出了，目前只有我还有少数成员陆陆续续跟进。

有一段时间只有我一个人在坚持，那时我是比较焦虑的，我担心没有人和我一起去监督他，

我怕自己也坚持不下去。后来有两个组员受到感染，持续的寄信，所以我还是蛮感动的。另外我也会有无力感，因为我们无论怎样行动，雷闯就是不愿意站出来。

David | 高校学生

“我惊讶的点在于，这样的事情对于受害者来说可能是很大的伤害，而他们却是有这么大的力量可以很迅速地动用一些渠道就把事情给翻页了。这会加深我对性骚扰的恐惧，一种对于强权的恐惧。”

我比较关注的是朱军（注⑤）性骚扰实习生的事件。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弦子所代表的弱势受害者群体和朱军所代表的强势形象做抗争的缩影，所以我觉得整个事件是比较有意义的。

当时我看到举报信息时，我是很震惊的，因为朱军树立的公共形象是近于完美的。而且我会有点愤怒，因为那个事情发生没多久，那些信息就被删除了。然后我试过在微博里搜相关的关键词，都没有出现相关的信息。

我惊讶的点在于，这样的事情对于受害者来说可能是很大的伤害，而他们却是有这么大的力量可以很迅速地动用一些渠道就把事情给翻页了。这会加深我对性骚扰的恐惧，一种对于强权的恐惧。

赵嗷嗷 | “北大谢灿性骚扰事件”当事人

“几乎每一个面谈的老师对于性骚扰的认识都是非常浅薄的，甚至是充满了误解的，你就会觉得由这样的人来处理性骚扰举报是非常可怕的。”

我觉得，比性骚扰更让人恐惧的是大家对性骚扰的纵容与对受害者的伤害。

今年7月26日，我的一篇文章曝光了北京大学教授谢灿（注⑥）在接受我的采访时对我的性骚扰行为。文章发出来后，我听到了非常多对我的攻击、质疑与污蔑。有人会说，你作为一个女性单独跟男人见面就是不检点；也有人恶意揣测我是因为和谢灿进行某种交易没有成功，所以就反咬一口。

后来，我向北京大学举报了谢灿的性骚扰行为。9月份，另一名也曾受到谢灿性骚扰的学生也向北大递交了举报信。这位学生直到现在都没有获得调查结果。

9月12日，我和处理举报信息的老师进行了面谈。面谈开始前，北大要求我签署了一个不公开声明。对此，他们的说辞是，北大害怕公众舆论会干扰他们调查的过程。结果，我在签署了声明后，北大就告诉我调查已经结束了。

北大告诉我，校方调查不出谢灿存在性骚扰行为，因此无法对他进行处理，同时也会终止调查。然而，他们的调查过程是有明显的纰漏。首先，校方告诉我，他们面谈了谢灿实验室的每一个学生。但是，学校并没有联系那一位举报了谢灿的学生，当时她是处于半休学的状态。

另外，校方告诉我，学校和谢灿实验室的学生面谈后，学生表示谢灿确实和她们有一些肢体上的接触，比如拥抱，摸手等。但是学生都表示这些不是性骚扰，只是谢灿表示友好的举动。

校方称自己在面谈时有向学生口头承诺不会将证词流传出去。我觉得这样是无法有效保障学生的隐私的，也无法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让学生敢于提供不利于谢灿的证词。

另外，学校曾要求另一名举报者授权学校将举报材料交给谢灿，这有可能暴露这位学生的身份。就在举报前后，这位学生就被谢灿踢出了实验室群，而实验室的秘书也以实验室工位不够用为由，要求她把把自己的工位清理出来给新学生。然而，当这位学生要求秘书将新学生的联系方式给她以作沟通时，秘书并没有同意，同时直接清理了她的物品。

对于为何将举报人的材料交给谢灿，校方和我解释说这是调查的第一步。我理解的是北大很害怕承担责任，而事情最简单的解决方法就是谢灿承认一切。所以他们将材料交给谢灿，看谢灿是否承认。但谢灿如果不承认的话，这些步骤就没有意义，唯一的意义就是把这个女生给暴露出去了，让这个女生在学校里处处受到排挤受到打压。

同时，谢灿对学校解释说，当天我在他办公室里嚎啕大哭，他出于安慰拥抱并拍了拍我肩膀而已。但现实是，我没有在办公室里大哭。另外，当时我在进入他办公室时，我有看到学生助理。但在离开时，我发现学生助理已经不在。但是，校方却称有人作证说，那天从办公室里面隐隐约约听到有哭声。我认为这是可笑的伪证，因为这是发生在2017年2月份的事情，就连我这个当事人确定这件事情发生的具体日期时都要查找聊天记录，为什么会有证人能够精准回忆起一年半前哪一个办公室传出哭声呢？

北大的调查过程是非常不专业的，这会让面谈变得很痛苦。我也在面谈的过程中多次感到被冒犯，深感校方人员对于举报人的心理状况和援助需求是毫无概念的。

在面谈开始，校方就阻拦我的朋友陪同我面谈，然而如果是我一个人面对四位老师，我的压力会非常的大。另外，一个老师曾说，因为性骚扰是主观认定的，谢灿觉得他是没有恶意的，而你觉得那是在性骚扰你，那我们也尊重你。我觉得TA们对于性骚扰的认定是完全不成立的。

除此之外，我提交的一个证据里有一个微信截图，里面谢灿说我“笑起来很漂亮”。面谈结束后，也许有一个老师是想对我开玩笑，就说：“哎呀，我知道谢灿有句话说的没错，你笑起来确实很漂亮。”当时我只感到一阵恶寒，我不觉得重复那个对她进行性骚扰的人的赞美会让人觉得开心。几乎每一个面谈的老师对于性骚扰的认识都是非常浅薄的，甚至是充满了误解的，你就会觉得由这样的人来处理性骚扰举报是非常可怕的。

北大面谈后，我明显感觉到我的身体状况不好。我很多次失眠、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非常的疲惫，一段时间都没有工作。现在也是处于恢复的状态。

校对 | 水泥

插画师 | 米果

注：口述者名字皆为化名或昵称

注释：

注①：7月28日，微博账号@再见罗丝通过微博账号@我是落生发出匿名指控，指称其在2017年太湖迷笛音乐节担任志愿者期间，曾遭到志愿者负责人周翊性侵。

7月29日，迷笛官方微博表示，有关迷笛前员工“性侵”属不实言论。10月31日，周翊以名誉侵权为由起诉@再见罗丝与@我是落生，称有关其性侵的文章属“捏造”，要求法院判决两被告删除文章、公开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费用10万元等。

注②：7月24日，2名实名男性与1名匿名男性指控彩虹中国负责人张锦雄曾在若干次分享会中对一些男生进行过性骚扰。

7月27日，张锦雄在其个人公众号发布回应，称其向所有因为自己的“一些超出日常交往礼仪的言行举止而感觉不舒服的朋友真诚道歉”，称自己“意识到几年前的语言或举止可以被定义为‘性骚扰’”。

注③：7月8日，记者黄雪琴在网易“人间 theLivings”公众号发布文章《她曾以为自己能逃开教授的手》，曝光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张鹏从2011年至2017年持续性骚扰女学生及女教师。

7月10日，中山大学发布通报，表示校方“确认张鹏存在违反党员生活纪律的不当行为”，目前已对张鹏作出停课处理，停止其任教资格，取消其硕士生、博士生导师资格，终止与其的“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工作合同，并报请主管部门，取消其“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称号。

7月12日，张鹏发布声明表示“因自身疏忽、自我要求不严而违反党纪，对于给学校、学生及家人等造成的不良影响深表歉意”。

注④：7月23日，一名女性发布匿名文章，指控自己作为亿友公益志愿者参加徒步活动期间，曾遭到亿友公益负责人雷闯性侵。

当日中午，雷闯在微信朋友圈发布的声明中承认了性侵指控，称愿意承担相关法律责任，考虑向警方自首。下午，雷闯向媒体表示，他认为自己与当事人曾是“恋人”。对于雷闯向媒体发布的声明，当事人在此后否认其与雷闯存在“男女关系”。

7月24日，亿友公益发布公告，称即日起将1.撤销雷闯负责人的职务2.按章程变更法人代表3.进行内部检讨4.出台机构反性骚扰规则等。

注⑤：7月26日，赵嗷嗷好友在凤凰网资讯平台上发布文章《关于北大教授谢灿：当一个生猛的女记者遇上性骚扰，她为什么没能反抗》，该文指控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谢灿曾对赵嗷嗷实施过性骚扰。

8月7日，谢灿发布回应称赵嗷嗷对其的指责与事实不符，其从未对赵嗷嗷有性骚扰的行为。

注⑥：7月26日，微博帐号@麦烧同学在微博上发布长图，该文中，作者弦子指控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朱军曾对她实施过性骚扰。

8月15日，朱军委托的北京星权律师事务所发布声明，称关于“朱军性骚扰实习生”一事为不实信息，并宣称已对原匿名举报者及微博部分转发用户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且当天已获法院受理。

这是NGOCN「2018，是什么使我们感到恐惧」年度系列作品的第一篇，在接下来的几天，我们会陆续发布本系列的作品。请期待我们接下来的作品，同时欢迎转发、评论，发出你的声音。我们也将邮件同步更新：

扫码订阅NGOCN邮件，还可以添加小编微信：ngocn03，永不失联

版权声明：本文为NGOCN原创，[转载请联系 editor@ngocn.net](mailto:editor@ngocn.net)

2018.12.29 《暴力与抗争的一年 | 2018年，中国女性经历了什么？》

作者：张之琪

来源：界面文化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CiziXx4zcQOdp4g1PKgF6g>

2018年，是反性骚扰运动在中国全面爆发的一年。开年第一天，北航校友罗茜茜就在微博实名举报长江学者陈小武性骚扰，拉开了高校、学术界反性骚扰运动的序幕。随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UIUC）副教授徐钢、南京大学语言学系主任沈阳等多位知名学者被举报长期性侵女学生。

7月，反性骚扰运动扩散到公益圈、媒体圈等其他领域，知名公益人雷闯被指控在一次公益徒步活动中性侵女志愿者，媒体人章文则被曝在一次聚会后强奸了酒醉的女性友人，蒋方舟、易小荷等女性媒体人纷纷站出来分享自己被章文性骚扰的经历，声援受害者，反而遭到章文及其男性同盟的荡妇羞辱。7月底，影视工作者“弦子”在朋友圈发文，指控央视著名主持人朱军4年前在《艺术人生》栏目的化妆间，对当时还是实习生的自己实施猥亵，她的自述被前媒体人徐超转发到微博，随即引发了舆论热议。国内反性骚扰运动至此达到高潮，但也以此为转折点迅速沉寂下来。

过去一年，还有几位在国内知名度颇高的演艺界、商界人士，因性别暴力指控在海外被捕，他们分别是：涉嫌强奸剧组女性工作人员的演员高云翔，被中国女留学生指控强奸的京东创始人刘强东（明尼苏达检方决定不予起诉，但受害者仍计划发起民事诉讼），以及被日籍女友指控家暴的演员蒋劲夫。然而，这几起案件在国内所引发的舆论令人十分心寒，个别明星甚至滥用自己的影响力，在同情施暴者，污蔑、羞辱受害者的声浪中推波助澜。

2018年度对女性最不友好的企业非滴滴莫属。今年5月和8月，先后有两名女性乘客在乘坐滴滴顺风车出行途中遇害。滴滴不仅负有不可推卸的监管责任——两位司机都是在有未处理的投诉的前提下继续接单——并且，滴滴顺风车的产品设计本身，就在利用女性的性别红利，吸引男性用户，这种奖赏男性“捕猎者”的机制，是两起命案背后的深层原因。

无论是在全球还是中国的范围内，2018 年都是女性生存境况持续恶化的一年。2018 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显示，中国的总体性别平等指数跌至 103 名（总共有 149 个国家参与排名），这也是中国自 2008 年以来连续十年排名下跌（从第 57 名跌至第 103 名）。而按照目前性别平等的进展速度推算，在全球范围内消除性别差距还需要 108 年，而去年这一预估数字为 100 年。

在以暴力与抗争为主题的 2018 年，我们仍能看到一些制度及法律上的可喜变化。在去年的盘点中，陕西榆林产妇跳楼自杀的事件让我们意识到，在医学高度发展的今天，生育仍然是女性不可言说之痛。今年 11 月 20 日，国家卫健委宣布将于未来三年在全国开展分娩镇痛诊疗试点，并逐步在全国推广，女性生育和疼痛有望实现松绑。

就在不久前的 12 月 22 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新增“平等就业权纠纷”和“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民事案由，明年 1 月 1 日起生效。这意味着，遭到就业歧视和性骚扰的女性可以更有效地诉诸法律手段维权。此前，以性骚扰为由的起诉往往都是以人格权纠纷为由立案（如弦子诉朱军案），从明年开始，这类纠纷有了对口法律，会让诉讼和判决都更有针对性。对于在生活中饱受就业歧视和性骚扰的女性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利好消息。

高校及知识界的反性骚扰运动

关键词：

陈小武、徐钢、沈阳、张鹏、王光亮

2018 年 1 月 1 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罗茜茜在微博实名举报其读博期间的副导师、长江学者陈小武性骚扰其门下的女学生。陈小武性骚扰事件从 2017 年 10 月开始在网络上发酵，在一篇题为《如何评价北航陈小武老师》的知乎帖子下面，有匿名用户指控陈小武性骚扰，现已定居美国的罗茜茜受到了席卷美国的反性骚扰运动的感召，在下面匿名跟帖，讲述了她在读博期间被陈小武带到其姐姐的住所，反锁房门，意图强奸她的经过。强奸未遂后，陈小武开始利用其导师身份欺负、打压罗茜茜，罗茜茜称，在他手下读书的几年是她人生中的噩梦，出国之前她患上了抑郁症，要靠服用抗抑郁药物维持正常的学习生活。

在写这篇帖子之前，罗茜茜已经了解到，至少有五名女生受到过陈小武的性骚扰。这篇帖子在校友圈里传播开来后，又有一些与罗茜茜有相同遭遇的女生主动联系她，她们拉了一个受害者群，群名叫做“HardCandy”，取自一部少女复仇主题的电影。收集到了足够的证据之后，她决定向北航有关领导实名举报陈小武。罗茜茜没想到的是，此举却招致了陈小武的反扑，他开始在知乎上大规模删帖，并打电话向受害者施压，罗茜茜向北航纪委反映了相关情况，并于 2018 年 1 月 1 日在微博上公开了举报信息。

1 月 11 日，北航向社会通报了对陈小武性骚扰一事的调查结果，认定罗茜茜举报的情况属实，陈小武确实存在性骚扰学生的行为。学校决定撤销陈小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职务，取消其研究生导师和教师资格。教育部也于 1 月 14 日表示，撤销陈小武“长江学者”称号，停发并追回已发奖金。

罗茜茜实名举报陈小武

2018年3月,美国卫斯理安大学亚洲语言文学系教授王敖在豆瓣、知乎、微博等平台实名举报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UIUC)副教授、知名策展人徐钢长期性侵女学生,称“此人劣迹斑斑,长期性侵学生20年之久,终于被迫换了学校”。据澎湃新闻国际版“Six Tone”报道,一名徐钢曾经的女学生指控他胁迫自己参与“令人惊悚”的性行为;还有一位受害者曾在2015年向UIUC举报过徐钢,还发表过一封致媒体的公开信,信中提到,徐钢与数名女学生都发生过性关系,而就她本人的情况来说,徐钢一直十分暴力,经常对她拳脚相加,“这样的教授完全就是暴君。”而徐钢在2013年殴打策展人黄笃的女助理牧娇的事件,似乎也佐证了他的暴力倾向。

在徐钢被举报后,UIUC的官网删除了他的相关信息,校方回应称,徐钢将于2018年8月向学校提出辞职。徐钢否认了王敖的全部指控,甚至还想出了一个极端荒谬的“昏招”试图混淆视听,他透过友人向王敖建议将整个举报事件变成为深圳双年展特别策划的一个测试“网络暴力”的行为艺术。但最终,深圳双年展的主办方、西安美术馆和四川美术学院等机构均宣布与其解除合作关系。徐钢分别在中、美两国对王敖提起了诉讼,目前王敖正在积极应诉。

4月5日,清明节,王敖又与北京大学95级的同学李悠悠、徐芄,班主任王宇根一起,揭露了现任南京大学文学院语言学系主任、长江学者沈阳于20年前诱骗女学生高岩,在与其发生关系后将其抛弃、致其自杀的丑闻。李悠悠在实名揭发沈阳的文章中写道,沈阳也是性侵女学生的惯犯,可以和陈小武、徐钢二位“媲美”,甚至“更胜一筹”,她的同窗好友高岩20年前就是因为被沈阳性侵、污蔑才自杀身亡的。王敖也指出,沈阳和高岩之间所发生的事情,并不是本就被过度浪漫化的“师生恋”,也不是风流好色那么简单,在权力、资源和心理成熟度都高度不对等的情况下,师生之间的浪漫/性关系只会导致腐败和潜规则,造成强势一方对弱势一方身体和情感上的剥削。

并且,事发20年来,他们作为高岩的同学、北大的学生,没有得到任何解释和道歉,高岩成为了花边新闻里的“某个女生”,沈阳在短暂离开北大“避过风头”之后,学术生涯也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如今还成了“长江学者”。王敖表示,经历过高岩的事后,他和同学们都感受到了一种“机构的背叛”(institutional betrayal)——一个机构或组织本来有责任保护其成员,但当有人在机构内部做出了伤害其成员的行为时,事情却被机构“压了下来”,这时幸存者会出现难以治愈的心理创伤。

4月7日,南京大学文学院发布声明,建议沈阳辞去南京大学文学院教职。北大方面的回应则有些令人失望,学校表示当年曾给予过沈阳警告处分,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也曾到校内调查取证,走完法律程序。今年四月正值北大120周年校庆,许多关于沈阳事件的文章都遭到屏蔽或删除,部分向学校申请信息公开的北大学生,也被辅导员和院系领导约谈,学校甚至通过恐吓家长向学生施压。

短短三个月后,7月8日,一篇题为《她曾以为自己能逃开教授的手》的文章曝光了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青年长江学者”张鹏在2011至2017年间利用指导论文、田野调查的机会,性骚扰五位女学生和女教师的行为。文章称,这五名受害者已于两个月前向中山大学纪委实名举报张鹏。7月10日,中山大学对外通报了对张鹏的处理决定:停止其任

教资格，取消其硕士生、博士生导师资格，并终止与其的“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工作合同，并以报请有关部门，取消其“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称号。张鹏本人在7月12日的声明中则表示，《她曾以为自己能逃开教授的手》一文中“存在大量污蔑、虚构及不实、夸大渲染之词”，并称该文的传播已对他本人和家人造成伤害，他将积极组织证据对该文作者黄雪琴及其供职媒体提起诉讼。

同在7月，《南方人物周刊》发表《恋爱暴力中的性与爱》一文，讲述了化名伊婷的受害者被“H 博士”精神控制并施暴的故事，同时揭露了“H 博士”对其他多位女性的性骚扰行为。经学术关注小组“伊婷同行者”多方查证，“H 博士”系泰籍华人、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王光亮，小组收集了10位证人的证词，这些证词可以证明伊婷的举报属实；同时，还有来自六所高校的女学生和女教师主动联系小组，揭露了王光亮性骚扰、性侵犯行为。小组将这些证据提交给了当时已经决定聘任王光亮的台湾大学城乡研究所。8月1日，台大宣布暂缓聘用王光亮，并注销了先前发出的聘书，王光亮在哈佛大学的导师 Michael Herzfeld 也收回了给他的推荐信。

2018年高校、学术界被曝出的性骚扰、性侵犯事件，远远不止以上五起。我们选择这五起作为重点回顾，是因为她们或因举报者/被举报者的特殊身份，或是借助媒体的报道，获得了最大程度的舆论关注，并迫使涉事机构做出了回应和处理。这五起个案代表了这类性骚扰、性侵犯事件的一个典型套路——它们都发生在学术机构或者学术圈内部，都伴随着权力的滥用——既包括作为老师、导师、上级的行政权力，也包括知识、学术权威所构成的权力——都是长期惯犯，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机构的庇护，或者没有得到机构的足够重视。同时，还有大量没有得到足够舆论曝光，也没有任何后续进展的举报，就这样湮没在了互联网的信息洪流之中。

反性骚扰运动的全面爆发与走入低潮

关键词：

雷闯、邓飞、章文、周翊、朱军

今年7月，反对性骚扰的运动从学术界蔓延到了其他领域。7月23日，一名女性指控知名公益人、乙肝公益组织“亿友公益”创始人雷闯，在2015年的一次公益徒步活动中对其实施了性侵。雷闯发表声明承认了自己的性侵行为，并表示愿意承担法律责任。随后，又有几位“公益圈”大佬被曝出性侵丑闻。其中包括环保组织“自然大学”的发起人冯永峰和“免费午餐”的发起人邓飞。

7月25日，又有一位化名“欧阳”的女性举报资深媒体人章文于今年5月的一次聚会后，趁自己酒醉、失去反抗能力之际实施了强奸，蒋方舟、易小荷、王嫣芸等女性媒体人纷纷站出来声援举报者，并公开了自己被章文性骚扰、强奸未遂的经历。

章文对几位受害者的指控矢口否认，他先是通过律师发布声明，否认了“欧阳”的强奸指控；随后在“今日头条”发表长文，称与“欧阳”的确发生过性关系，但系出于双方自愿，“欧阳”是

因为两人后来的一次言语争执怀恨在心，举报其强奸是无中生有的恶意报复。而对于蒋方舟和易小荷的指控，章文则辩称是酒后行为，“在媒体圈、公知圈，聚会基本上都会喝酒，男女都喝，喝酒之后就是合影，会做搂、亲、抱等亲密状。”

更加无耻的是，章文在文中反复明示暗示几位举报者“私生活不检点”，比如“欧阳”大学时“就换过好几个男朋友”，当时交往的男朋友也是“有妇之夫”；蒋方舟“一直单身，交了众多男朋友”；易小荷“离过婚，经常出现在酒局上”，试图以此对受害者进行荡妇羞辱。章文此举还受到了“男性同盟”的声援，另一位资深媒体人鄢烈山称蒋方舟“很邪恶”、“毁人清誉”，理由是“蒋方舟比章文名气大”以及被性骚扰了并没有当面拒绝、制止——受害者的隐忍以及在公共场合给骚扰者留有体面的善意，反而成了事后被攻击的理由。

7月26日，弦子在朋友圈发表长文，讲述了自己四年前被央视知名主持人朱军性侵的经过。2014年6月10日，当时正在《艺术人生》节目组实习的弦子被朱军在化妆间内猥亵，后因阎维文等人进入化妆间，朱军才停止了猥亵，在五分钟的过程里弦子明确表示了拒绝。第二天，弦子在“Z老师”及其律师朋友的陪同下前往派出所报警，并进行了取证，后来迫于种种原因，此案不了了之。四年后，前媒体人徐超（微博ID为“麦烧同学”）通过她与弦子的一名共同好友看到了这份自述，并将其转发至微博，随即引发了巨大的舆论波澜。

同在7月底，一名曾经七次参与迷笛音乐节志愿者服务的女生（微博ID为“再见罗丝”）通过微博私信求助于博主“我是落生”，称她在2017年“五一”的天湖迷笛音乐节期间，曾遭到迷笛副总周翊性侵。在性侵发生后的一年中，她饱受失眠的煎熬，被确诊为双向情感障碍、应激障碍和中度抑郁症。在今年2月，她终于鼓起勇气向“迷笛校长”、迷笛音乐节创始人张帆反映了这一情况，但张帆却表示希望她原谅周翊，维护迷笛音乐节的声誉。“我是落生”随后将她的自述、聊天截图证据以及医院的诊断证明在微博公开，反性骚扰运动扩散到了摇滚圈。

反性骚扰运动的高潮在7月底结束，而被举报者的反扑却刚刚开始。8月15日，朱军通过北京星权律师事务所将弦子、徐超以及参与转发的微博用户告上法庭；9月25日，弦子接到朱军诉状的当天便以性骚扰侵犯其人格权为由对朱军发起反诉。10月30日，博主“我是落生”接到海淀区人民法院的电话，她和“再见罗丝”以及新浪一起成为了周翊的被告。11月5日，代朋友“C”发布《邓飞，没有女生是你的“免费午餐”》一文指控邓飞性侵的媒体人邹思聪也收到了法院传票，他被邓飞起诉“侵犯名誉权”。

《财经》杂志的评论称，记者以“性骚扰”、“民事案件”、“人格权”为关键词在裁判文书网检索到99起案件，其中大部分是被指控者起诉性骚扰的“受害者”侵犯名誉权，而“受害者”主动维权并胜诉的案例为零。徐超的代理律师徐凯对《财经》记者表示，在这两类案件中，性骚扰的“受害者”都相对被动，原因在于，在涉及言论的名誉权诉讼中，举证的责任更多在被告身上；而在类似弦子诉朱军这类关于性骚扰的民事诉讼中，举证的责任则在原告，加之性骚扰一般发生在私密空间内，通常是双方各执一词，举证困难，就导致了受害者诉侵害者侵犯人格权难、侵害者诉受害者侵犯名誉权易的现状。对于受害者而言，通过在网络上曝光、用舆论谴责性侵害者，本来就是在通过法律手段维权困难的情况下的一种替代选项。然而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反而可能给自己招致侵犯名誉权的诉讼，这无疑让受害者的维权之路陷入了某种死循环。

亲密关系中的剥削和精神暴力

关键词:

罗内尔、李博文、吴秀波

性骚扰的问题之所以复杂，很大程度上在于其中微妙的公私边界。在过去一年中、美两地的反性骚扰运动中，都有出现了溢出主流的性骚扰叙事、更深地介入暧昧的私领域的案例。

8月13日，《纽约时报》报道了纽约大学德语和比较文学系教授、世界知名的女性学者艾维托·罗内尔（Avital Ronell）被她曾经的博士生尼姆罗·赖特曼（Nimrod Reitman）指控性骚扰一事，经过11个月的调查，纽约大学认为罗内尔对赖特曼实施了言语和身体上的性骚扰，其程度足以“影响赖特曼的学习环境”，并因此对罗内尔做出了停课停薪一学年的处理，至于赖特曼提出的性侵犯、跟踪和报复的指控，纽约大学则予以否认和澄清。对于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的梳理，读者可以参见界面文化今年10月的详细报道，在这里，我们将着重讨论事件中的一点——也是外媒评论中反复被提及的一点——即性骚扰是否一定是关于性的？或者说，性是否可能只是性骚扰的一部分？在性之外，我们还能否形成对一段亲密关系中权力滥用问题的有效言说？

在《高等教育纪事报》发表的一篇评论中，作者Corey Robin指出，在罗内尔对赖特曼的骚扰中，性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她更多地是在索要他的时间、他的生活、他的关注和精力，而这些显然已经超出了导师对学生的正常要求。Robin认为，罗内尔事件的本质是师生关系中滋生出的权力滥用，而这一本质显然被性的噱头遮蔽了。另一位匿名的“知情人”也在“脸书”上透露，罗内尔的性骚扰不应该被放在一种关于性的象征秩序下讨论，“她完全是操纵和精神暴力。”另一位曾担任过罗内尔助教的学生也表示，“任何一个跟纽大德语和比较文学系稍微沾点边的人都清楚，罗内尔是一个情感虐待者（emotional abuser）。”

无独有偶，在“伊婷”对王光亮的举报中，我们也看到了类似的精神控制和情感虐待。“伊婷”谈到，在两人的关系中，王光亮很享受教化者、规训者的身份，他先是用《苏菲的世界》《洛丽塔》这类少女和成年男子之间的爱情故事伊婷洗脑，并向她灌输女性禁欲主义；后来发展到干涉她的朋友圈，禁止她和朋友来往；他还经常在言语上贬低、侮辱她，“愚蠢”是他使用频率最高的词。除此之外，王光亮对伊婷的精神控制还包括一种叫做“煤气灯操纵”（Gaslighting）的形式，即通过否认、误导和撒谎让受害者怀疑自己的记忆、认知甚至精神状态。

类似的情况似乎并不少见：今年中秋节，女演员陈昱霖在朋友圈发文控诉吴秀波用佛经给她洗脑，控制她，不让她出去工作等等；9月24日，一位匿名的女性艺术工作者也在朋友圈发文揭发策展人、艺评人李博人，称行业里的多名女性都遭受过他的欺骗（隐瞒其同时交往多名女性的事实），以及长期反复的情感虐待和身体伤害（由于坚持无保护措施性行为导致女方强制避孕或人工流产）；她表示，自己之所以站出来，是想提醒行业内的女性谨慎与其交往和合作。而在后续的补充声明中，几位当事人则表示，这并不是一个法律意义上的公共事件，并不存在典型的权力滥用、直接的身体暴力和强迫性的性行为；然而正是由于它处于道德和法律之间的灰色地带，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可能十分普遍，亟待被纳入公共话语之中。

这类事件的复杂性在于,它涉及到亲密关系中的公共结构。罗内尔事件无疑是一个公共事件,尽管,她本人——包括一些为她辩护的女性知识分子——反复强调她与赖特曼关系(一种“浪漫友谊”)的私人性、特殊性,拒绝公众和其所在机构对这种关系做一种主流的、公共性的解读,但始终无法排除一种可能,那就是赖特曼在两人私人交往中的“主动”、“配合”是迫于罗内尔作为导师和学术明星的权力。但另外几起事件呢?我们可不可以将它们当作单纯的“家务事”,将其中明显带有虐待性质(abusive)的关系模式当作是两个有自由意志的成年人互动出来的结果?

显然,这几起事件中的男女双方同样存在着明显的权力不对等——只不过这种不对等是由双方在年龄、智识、财富、生活阅历、话术水平甚至是性格倾向上的差异造成的——并且处于权力上位的男性同样滥用了自己的权力,向对方施加一种精神上的暴力。关键在于,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这种两个个体之间普遍存在的权力不对等,它与整个社会结构性的性别不平等、以及公共领域中师生、向下级之间的权力不对等有什么联系,又有什么区别?

更进一步说,我们能够存在在亲密关系中建立起公共性,或者说,在我们投入了大量时间和情感能量的亲密关系中,在本就已经占据了大量公共资源的明星的结婚、离婚、出轨的八卦中,能否兴起一种公共空间?回望 20 世纪中国的爱情谱系,很容易看出,爱情从来不仅仅是私事、家务事,在今年出版的《心灵革命》一书中,作者李海燕就谈到情感在中国的现代性转型中的重要地位,只有当一个可以突破家庭、门第的束缚和任何一个公民、同胞自由地相爱时,社会、民族国家的概念才成为可能。而今天,当社会越来越原子化,当“宅”已经成为一种生活的常态,爱情、亲密关系是否是我们与他人、与社会、与公共事物的唯一纽带?

技术与资本的性别歧视

关键词:

滴滴顺风车

5 月 6 日,21 岁的空姐李某珠在河南郑州搭乘滴滴顺风车途中遇害,顺风车司机刘某华被认定有重大作案嫌疑。4 天后,空姐乘坐滴滴被害的消息开始在网络上发酵,当晚,滴滴公司宣布悬赏人民币 100 万元向全社会公开征集线索。12 日凌晨,警方从郑州西南三环附近的河渠中打捞其一具男尸,经 DNA 鉴定确认正是杀害空姐的嫌犯刘某华。

8 月,滴滴顺风车再出命案。25 日,浙江省乐清市公安局官方微博“乐清公安”发布消息称,24 日 17 时,乐清警方接到报警称,20 岁的赵某在乘坐滴滴顺风车途中向朋友发送求救信息后失联。第二天,警方抓获犯罪嫌疑人、顺风车司机钟某,他向警方交代了对赵某实施强奸并将其杀害的犯罪事实。

在这两起案件中,滴滴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 5 月的郑州空姐案中,嫌疑人刘某华在注册滴滴账号时,使用的是其父亲的身份信息,而案发当晚,由于平台的夜间安全保障机制设计不合理,司机的人脸识别系统并没有被触发;除此之外,嫌疑人还曾遭到过一次言语性骚扰投诉,滴滴方面并未对投诉做出及时妥善的处理。而在 8 月的乐清案中,受害者在发信息向朋友求救后,朋友第一时间联系了滴滴客服,但滴滴在将近两个小时后才联系上司机,司机谎称乘客并未上车。警方接到报警向滴滴质询时,滴滴也没有立刻提供涉事司机和车辆

的信息。更严重的是，就在命案发生前一天，涉事司机钟某刚刚被一名女乘客投诉，投诉者称，钟某开车将其带至偏僻处意图不轨，但滴滴并没有采取任何处理措施。

除了监管责任之外，滴滴顺风车服务中的“印象标签”评价功能也引发了极大的争议。顺风车车主不仅可以获取乘客的乘车时间、地点、消费价格等信息，还可以以“印象标签”的形式对乘客进行评价。据媒体披露，这些“标签”中不乏“颜值爆表”、“安静的美少女”、“美女下车时丝袜容易走光看得想入非非”等涉及乘客外表、甚至带有明显性暗示的内容。并且，这些评价会显示在乘客的个人信息中，司机在接单之前就可以看到乘客的过往评价。也就是说，顺风车司机可以根据这些评价，来选择想要搭载的乘客，在行程结束后，还可以通过顺风车平台的聊天功能，继续与乘客联系。从网络上曝光的截图来看，不少女乘客都在顺风车行程结束后遭到了司机的骚扰。

无论是泄露乘客隐私还是“印象标签”功能，都不是程序设计的漏洞，而是平台有意利用女性的性别红利，吸引男性用户，拓展所谓的“社交”业务。滴滴顺风车事业部总经理黄洁莉就曾对外表示，从价格上看，顺风车业务是非盈利目的的，顺风车是带有一定社交属性的产品，滴滴想做的是“自然的连接和匹配”。因此，滴滴顺风车的广告也不断暗示用户，这里是发生浪漫邂逅的地方，“不仅是顺风，而且还顺眼”、“不怕贴标签，就怕你不约”等露骨的广告语，刻意放大了社交在顺风车业务中的存在感。

在郑州空姐被害后，滴滴顺风车下线了“印象标签”功能，合乘双方的个人信息和头像被预设为仅自己可见。然而有网友爆料称，在风头过去后，滴滴又重新将乘客的个人信息由默认隐藏悄悄改回了默认公开。

而在针对 8 月的乐清顺风车奸杀案的讨论中，阶级维度也被加入了进去。有媒体报道称，嫌疑人钟某是典型的留守儿童，被爷爷奶奶带大，沉迷赌博，欠了一屁股赌债，做生意也亏了本，住在一间不见阳光的出租屋里。不少人将这起案件归结为一种早就存在的“底层危机”，只是通过顺风车这一平台，这些绝望、愤怒的底层男性才有机会与中产女性在现实中相遇。这一论调难免有模糊焦点之嫌——首先这是一起奸杀案，是明确的针对女性的暴力；其次，它之所以会发生，与滴滴有意制造的一个纵容、甚至奖赏男性捕猎者的机制分不开。

在许多社会问题中，性别和阶级视角都是互相缠绕的，有时二者又是互相遮蔽的。但在两起滴滴女乘客被害案中，性别视角显然比阶级视角相关得多，它恰恰说明，由于社会整体的性别压迫，中产女性并不比底层男性更有权力。大公司在设计产品时，会选择以损害中产女性利益来奖赏底层男性；而当中产女性和底层男性在现实的物理空间内狭路相逢的时候，前者更是讨不到一丝便宜。

强奸与强奸文化

关键词：

高云翔、刘强东、种太阳

过去一年，有两位在中国知名度颇高的演艺界、商界人士在国外因性侵指控被捕，分别是演员高云翔和京东创始人刘强东。高云翔的案件目前仍在审理过程中，而就在我们写作这篇

点文章之时,美国明尼苏达州检方宣布因证据不足、存在合理怀疑,决定对刘强东不予起诉。

令人失望的是,中国媒体在报道此事时,大多使用了“刘强东无罪”字眼,事实上,“不予起诉”并不等于“无罪”——正因为没有起诉,所以既无法证明刘强东有罪,也无法证明其无罪。此外,许多媒体还转发了刘的律师团队的声明,并将其中对于事件经过的陈述(即刘强东版本的“事实”)当做唯一的事实来报道,完全忽略了受害女生——请注意,即便在检方宣布不予起诉的声明中,也一直用“victim”(受害者)一词指代这位中国女生——一方的声音。这样明显有倾向性的报道,不禁令人质疑媒体的专业性和职业操守。事实上,受害女生律师团队的声明明确表达了对检方的不满,称明尼苏达检方侦办性侵案一向不力,并且在没有通知受害女生的情况下就对外宣布不起诉刘强东;声明还透露,受害女生接下来将对刘强东发起民事诉讼。

除了案情本身受到关注之外,这几起涉及名人的案件也引发了一些非常令人不适的舆论,暴露了国内顽固的“责怪受害者”的文化。

3月底,演员高云翔在悉尼拍摄电视剧《阿那亚恋情》期间,因涉嫌性侵同剧组的一名女性工作人员被捕,另一涉案男子为该剧的制片人王晶,而高云翔的妻子董璇正是该剧的女主角。高云翔因性侵被捕的新闻传回国内,却有不少网友为高云翔喊冤,理由是“长成这样的男人还用得着去强奸吗”,甚至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揣测受害者,认为所谓的“性侵”,不过是受害者故意设下的“仙人跳”。

9月,同样的舆论又卷土重来,这次的主角是电商巨头京东的创始人刘强东。9月2日,包括《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在内的美国主流媒体纷纷报道了刘强东在明尼苏达州涉嫌性犯罪被捕后释放的消息。据明尼苏达警方披露,刘强东是在明尼苏达大学卡尔森管理学院进修商业管理博士期间,被一位中国女留学生指控性侵。消息传回国,立即掀起了巨大的舆论波澜。

王思聪首先跳出来发微博称,刘强东被捕后又很快被释放的原因是“价钱没谈妥,送到局里后谈明白了”,然而又趁机揶揄刘强东的妻子章泽天,称“奶茶妹妹变成了抹茶妹妹”,暗示其被绿。同时有好事者扒出了一位身材丰腴的女性的微博,并称她是刘强东案的受害者,这位女性的照片立刻被传得全网皆是,网友津津乐道地将她的长相、身材与章泽天对比,并对她进行荡妇羞辱。事后证明,这完全是一场乌龙,受害者的真实身份和照片至今没有泄露。

这场舆论狂欢不仅将事件的焦点从涉嫌性侵的男性转移到了两位被无辜牵连的女性身上,还通过对比和评价两位女性的外表(“不仅要有奶茶还要有奶”)将一次疑似一级强奸罪演绎成二女争宠的豪门戏码。而对于真正的涉案者刘强东,网友异常宽容,这种宽容与高云翔案发时的舆论如出一辙。很多网友认为,像刘强东这样的亿万富豪,理应掌握着取之不尽的性资源,他根本“犯不着去强奸”,并因此笃定他遭人陷害;而另一部分相信刘强东涉嫌强奸的网友,也只是对其感到同情和惋惜,认为他已有娇妻在侧,却贪心不足,太不值得了。

与“长成这样(有钱成这样)的男人还用得着去强奸吗”相对的,是另一种关于强奸的常见言论,即“所有男人都是潜在的强奸犯”。今年4月,“果壳”科普大V“科学家种太阳”在参加网综《奇葩大会》时发表了题为《我曾经离强奸只有一步》的演讲,痛陈了自己13岁时意图强奸女同学未遂的经历,并声称“所有男人都是潜在的强奸犯”,提醒女性要保护好自己。“所

有男人都是潜在的强奸犯”与“长成这样的男人还用得着去强奸吗”这两种话语看似矛盾，但实际指向的都是强奸与男性性欲之间的关系，将强奸归因于一种男性性欲“水满则溢”的原理——即强奸是由男性性欲失控导致的。因此，一方面，只要是男人，就可能成为强奸犯；另一方面，占有足够多的性资源、容易获得性满足的男性，自然就没有必要去强奸。

事实上，“水满则溢”的原理并不能解释强奸为何发生。临床研究显示，强奸犯并不比普通人的性欲更高，他们拥有的自愿性伴侣数量比普通男性只多不少，性生活活跃度也与常人无异。而对生活中的“隐藏强奸犯”（未被定罪的强奸犯）的研究则发现，强奸并非是一时冲动，而是理性衡量后的选择，大部分的隐藏强奸犯都非常确信自己不会受到惩罚，对他们来说，强奸是一桩低风险高回报的买卖。让他们如此肆无忌惮的，正是上文所描述的那种“强奸文化”，即一种试图正常化、合理化强奸的文化，包括责怪受害者、荡妇羞辱等等——它告诉男人，强奸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安全的。

家庭暴力

关键词：

蒋劲夫、离婚冷静期

另一位“海外被捕小分队”的成员，是演员蒋劲夫。11月20日，蒋劲夫的日本女友中浦悠花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组自己浑身淤青的照片，并称“蒋劲夫行踪不明这件事的确与我有关”，暗示淤青是蒋劲夫家暴造成的，但“应律师和搜查相关人员的要求”，她并没有透露过多细节。事实上，从11月12日开始，就有一位在日的华人翻译陆续在天涯社区发帖，爆料蒋劲夫在日本“惹了麻烦”，一直处于失踪状态，到了机场海关都在连动排查的程度。

中浦悠花公开发声后，蒋劲夫很快在其个人微博上承认了对女友的家暴行为，并表示会“负起责任，接受惩罚”，但就在这条“认罪”微博下面，点赞数颇高的一条评论居然是：“你应该是娱乐圈最MAN的爱豆了吧，第一个承认家暴的男人，感觉好圈粉！”各路营销号随即一哄而上，称赞蒋劲夫“够男人”。与此同时，他的好友们纷纷站出来，爆料女方的所谓“黑历史”，为蒋劲夫的家暴行为洗白。一时间，女方就被塑造成了一个滥交、说谎成性、歧视中国人，甚至有黑社会背景的“荡妇”、“坏女人”，而对她的施暴的蒋劲夫反而显得好像是在伸张正义。

而在11月28日蒋劲夫自首被捕后，替他惋惜、认为打人背后另有隐情的舆论更是甚嚣尘上，而且这样的舆论是被掌握着巨大的话语权，本应该更加慎重发言的明星带动起来的。包括胡歌、娜扎、窦骁、俞灏明、蒋梦婕在内的多名艺人纷纷在微博回忆与蒋劲夫共事的情谊，表示“无论如何我站他”（站一个家暴者？）、“等待真相”（家暴本身不就是真相吗？），甚至还出现了典型的“有害者有罪论”——“一个巴掌拍不响”。随着2016年3月中国首部《反家庭暴力法》的正式出台，近几年来，公众对于“家暴零容忍”的共识正在慢慢建立，而蒋劲夫事件中明星的错误示范，以及部分网友拿受害者的国籍做文章、通过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来模糊事件焦点的行为，让这一脆弱的共识再次淹没在“女的该打、呼唤真相”的声浪里。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民法典（草案）增设为期一个月“离婚冷静期”的规定引发了不小的争议，这对于因遭到家暴而申请离婚的女性来说，无疑是一个坏消息。据《中国妇女报》报道，这

条新规的增设主要是由于实践中离婚登记手续过于简便，轻率离婚现象增多，不利于家庭稳定。草案规定，在一个月内的离婚冷静期内，婚姻中的任何一方都可以向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申请。《中国妇女报》在微博上发起的投票结果显示，有 95.1% 网友反对这一新规，认为其违反了离婚自由的原则，反对者普遍认为，对于在婚姻中受到暴力威胁的女性来说，离婚冷静期会增加离婚的难度；除此之外，如果婚姻中的一方在冷静期期间大举借债或转移财产，对另一方也会十分不利。

而婚姻家庭法专家李小非在接受“新媒体女性”采访时则表示，离婚冷静期对离婚程序的影响并没有网友想象得那么大，加之中国的离婚诉讼程序本身门槛并不高，这一改革在大方向上是没有问题的。而至于这一新规会不会给离婚设置人为障碍，李小非认为这要取决于法官的具体操作：一方面，法官在使用冷静期规定时需要审慎，最好是在开庭之后，根据实际情况判断后再决定要不要使用；另一方面，一旦出现打破冷静期的行为——例如暴力行为——要立即中止冷静期。

尾声：

做一个女权主义者意味着什么？

12 月，《新京报·书评周刊》发表了一篇题为《女权主义的流行标签，已更像一场身份营销？》的文章，对“女权主义者”这一身份到底意味着什么进行了探讨，也回应了过去一年的反性骚扰运动中生发出来的各种议题。

文章作者刘满新注意到，似乎越来越多来自不同领域的名人开始自称“女权主义者”，从英国女演员艾玛·沃森发起“HeforShe”运动、举办女权主义读书会，到各路明星穿着“女权主义者长这样”的 T 恤出席活动，再到商界、政界身处高位的女性为性别平等“打 call”，女权主义者的形象在社交网络的时代已经成为了一种新的潮流。《为什么我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一个女权主义宣言》(Why I Am Not a Feminist: A Feminist Manifesto) 的作者 Jessa Crispin 就指出，女权主义仿佛成了一些有权势的女性的挡箭牌，只要她们藏在这个身份标签后面，大家就忘了她们的成功和性别平等有什么关系，她们的权势得来是否正义。

Crispin 认为，当前流行的女权主义逐渐将关注的重点从整体的运动转向个体的选择，她将这种女权主义成为“选择女权主义” (choice feminism)：“只要是女性的自由选择，无论是关于生活方式、家庭关系还是消费模式，就都是女权主义式的选择。”在 Crispin 看来，这种美其名曰“自我赋权”的主义，往往只是鼓励追求个人利益，无视个人的动机或成功可能带来的影响，等于是宣称“个人的胜利即是政治的胜利”。

因此，流行女权主义十分重视女权主义者的标签，仿佛就是一种营销策略，让每个人都看到自称“女权主义者”的好处，而不是促使她们反思自己的生活，理解斗争的意义。正是这样一种流行女权主义使得 Crispin 宣布，她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文章的作者刘满新则指出，“自我赋权”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自我赋权不仅需要个人的努力，还需要个人参与到改变整个社会结构性不平等的集体行动中去——换言之，“自我赋权”本来应该是斗争的结果，现在反而变成了斗争的替代。

而在中国，同样有一位女性因为拒绝“女权主义者的身份”而引发了不小的争议。她就是举报

朱军性骚扰、又被朱军起诉侵犯名誉权的弦子，她在微博发表了一篇长文，解释自己拒绝女权主义标签的原因。文章的大意是，主义是好的，但是要拒绝主义的“规训”，她不愿冒着可能伤害到自己“主体性”的风险，换取“女权主义者”标签带来的种种政治红利。与 Crispin 提出的“以集体反对个人”的理由恰恰相反，弦子是以“个人的主体性”来反对集体的某种可能的裹挟。

女权工作者吕频在微博上指出，弦子的发言与国内目前反性骚扰运动的组织形态有关。8月下旬以来，运动全面个案化，焦点转向了个案的曝光、辩论和艰难的解决。个人站出来变得很重要，但集体的倡议却纷纷在拖延和打压的双重策略下消沉。因此，个案化的趋势将运动带入了新的阶段，同时也让集体面临失去行动议程的危险。这就导致，关注这一运动的人，除了围观几个个案的进展之外，几乎没有其他参与的渠道，这种围观就难免带来一些指指戳戳和情绪化的表达。弦子的发言与此不无关系。

而在今年 1 月，罗茜茜实名举报陈小武拉开了反性骚扰运动在中国的序幕之时，吕频曾在《中国式反性骚扰的新女性前途》一文中谈到，制度设计的诉求将是中国的反性骚扰运动与美国最大的不同。美国的反性骚扰运动没有具体的政策性诉求，而是通过强有力的集体造势和公开对质，更有效地、非建制性地解决个案。然而这种成功是建立在互联网自由、相对透明的治理，以及数十年来积累的反性骚扰的社会共识基础之上的。在目前的中国，这几个条件都不成熟，因此，中国的反性骚扰工作可能要从权力监督和文化改造这类“基础工程”做起。一个是年初的愿景，一个是年末的总结，两相对照，大概可以总结一年以来运动的走向、成果和遗憾。

我们用“女性的艰难一年”命名 2017 年的女性盘点，在结尾处，我们曾写道，“在新年伊始，不知该如何畅想未来。”今年的情况大概已无法用“艰难”形容，或许是“惨烈”，这惨烈之中，包含着抗争、挫败，以及继续抗争的希望。在这篇长长的盘点结尾，请允许我以稍稍私人的口吻，鼓励大家在新的一年里继续/开始做一个女权主义者。女权主义者不需要完美，没有理想型，允许差异和分歧，它不是一个必须拒绝才能获得自由的标签，愿大家都能在一种真诚的连结、互助和美好的情谊中，收获真正的自由。

2018 年女性新闻盘点

- 1 月 1 日，旅美博士罗茜茜实名举报北航教授、长江学者陈小武性骚扰。
- 3 月 10 日，美国卫斯理安大学亚洲语言文学系教授王敖实名举报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 (UIUC) 副教授、知名策展人徐钢长期性侵女学生。
- 3 月底，演员高云翔在悉尼拍摄电视剧《阿那亚恋情》期间因涉嫌性侵同剧组的一名女性工作人员被捕，另一涉案男子为该剧的制片人王晶。
- 4 月 5 日，北京大学 95 级校友王敖、李悠悠、徐芃和班主任王宇根举报现任南京大学文学院语言学系主任、长江学者沈阳于 20 年前性侵女学生高岩并致其自杀。
- 4 月，“果壳”科普大 V“科学家种太阳”在参加网综《奇葩大会》时痛陈自己 13 岁时意图强奸女同学未遂的经历，并声称“所有男人都是潜在的强奸犯”，引发热议。
- 5 月 6 日，21 岁的空姐李某珠，在河南郑州搭乘滴滴顺风车途中遇害，顺风车司机刘某华畏罪自杀。
- 5 月 22 日，情感博主 Ayawawa 因在某闲暇活动中发表有关慰安妇的严重不当言论，微博被禁言 6 个月。

7月8日,媒体曝光了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青年长江学者张鹏长期性骚扰女学生、女同事。

7月23日,知名公益人、乙肝公益组织“亿友公益”创始人雷闯被指控在2015年的一次公益徒步活动中性侵女志愿者。

7月25日,化名“伊婷”的受害者通过《南方人物周刊》指控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王光亮在恋爱过程中对其施加身体暴力、性暴力和精神控制,并揭露了其多名女性的性骚扰行为。

7月25日,一位化名“欧阳”的女性举报资深媒体人章文于今年5月的一次聚会后,趁其酒醉对其实施了强奸;蒋方舟、易小荷、王嫣芸等女性媒体人纷纷站出来声援举报者,并公开了自己被章文性骚扰、强奸未遂的经历。

7月26日,影视工作者弦子在朋友前发文指控央视著名主持人朱军四年前在艺术人生栏目的化妆间对自己实施猥亵。

7月28日,一位迷笛音乐节的志愿者指控迷笛副总周翊在2017年迷笛音乐节期间对其实施性侵。

8月13日,《纽约时报》报道了纽约大学德语和比较文学系教授、世界知名的女性学者艾维托·罗内尔(Avital Ronell)被她曾经的博士生尼姆罗·赖特曼(Nimrod Reitman)指控性骚扰一事。

8月15日,朱军通过北京星权律师事务所将弦子、徐超以及参与转发的微博用户告上法庭。

8月24日,浙江乐清女子赵某在乘坐滴滴顺风车途中被顺风车司机钟某奸杀。

8月27日,民法典(草案)增设为期一个月的“离婚冷静期”,引发争议。

9月2日,刘强东是在明尼苏达大学卡尔森管理学院进修商业管理博士期间,被一位中国女留学生指控性侵。12月22日,美国明尼苏达州检方宣布因证据不足、存在合理怀疑,决定对刘强东不予起诉。

9月24日,一位匿名的女性艺术工作者,也在朋友圈发文揭发策展人、艺评人李博人,称行业里的多名女性都遭受过他的欺骗以及长期反复的情感虐待和身体伤害。

9月25日,弦子以性骚扰侵犯其人格权为由对朱军发起反诉。

9月25日,女演员陈昱霖在朋友圈曝光自己与吴秀波的婚外情,并控诉吴秀波用佛经给她洗脑,控制她,不让她出去工作等。

9月27日,演员张雨绮通过经纪人宣布离婚,她“看男人眼光不行”的标签和我行我素的“虎女”人设引发热议。

10月30日,周翊将博主“我是落生”和当事女生“再见罗丝”以及新浪一起告上法庭。

11月5日,代朋友“C”发布《邓飞,没有女生是你的“免费午餐”》一文指控邓飞性侵的媒体人邹思聪被邓飞起诉“侵犯名誉权”。

11月20日,演员蒋劲夫的日本女友中浦悠花在社交媒体上指控其性侵。11月28日,蒋劲夫向警方自首。

11月19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关于“女性堕落”的言论引起热议,第二天,他本人前往全国妇联机关,向女性同胞致歉。

12月23日,当当网创始人李国庆在微博力挺刘强东,称明尼苏达事件“虽煞风景,但划得来”,第二天,当当官微发文怒怼李国庆,称不要“李国庆的个人言论,倒了您的胃口”。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张之琪,编辑:黄月、傅适野,未经“界面文化”(ID: BooksAndFun)授权不得转载。

2019.1.2 《中国 Me Too 一周年：历程、成绩与限制》

作者：黄雪琴

来源：FT 中文网

链接：<https://matters.news/@sophia/中国-me-too-一周年-历程-成绩与限制-zdpuAxhottnL3PGvLVYw2FDEdrAHRas9ommFcAucixpVJ65gn>

黄雪琴：我回访了 18 位 2018 年在中国卷起#ME TOO 风暴的举报者，试图了解这场运动是如何发生的，她们遭遇了什么，改变了什么，又受到了什么限制。

2018 年 1 月 1 日，北航博士毕业生罗茜茜在微博上用红色的#Me Too 做封面，实名发文举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陈小武十几年持续性骚扰女学生。#Me Too 在美国早已引起风暴，从娱乐圈蔓延到政治圈，大亨名人纷纷被拉下马。罗茜茜预料过她的举报会在国内引起更多#Me Too，但是她万万没想到，“中国#Me Too 以井喷的形式出现”。

在对“不和谐”声音铲除力度越来越强，纸媒、微博、微信等传播渠道又备受控制的情况下，媒体统计，从高校到职场，2018 年有 36 例性骚扰/侵害案件得到关注和报道。我回访了 18 位卷起#Me Too 风暴的举报者，试图全景了解中国的#Me Too 是如何发生的；#Me Too 后，她们遭遇了什么；这一年，#Me Too 改变了什么，又受到了什么限制？

#Me Too 中，中国女性重夺对身体、性和工作的话语权和主导权

#Me Too 是一份礼物，是可以分享出来教育更多人的。#Me Too 是一场女性权利运动，以前没有人认为我们的故事有意义，现在我们因为#Me Too 得到了权利。但女性还是没有权力的，大家看到我们张口了，但没看到里面没有牙齿——花花（雷闯性侵案举报者）

#Me Too 是一场大型的公共教育运动，让大家看到性骚扰/侵害的伤害，教育大家去正视这种伤害是在特定的权力关系下产生的。我们说出来，是希望展开一场身体边界教育，重建一些边界，这个边界是关于女性的自主意愿和选择权。我们希望在现有制度下活得更有安全感和尊严感——林清（某公益机构性骚扰案举报者）

罗茜茜没有想到自己是掀起 2018 年中国#Me Too 风暴的第一只蝴蝶。她的第一篇指控文章《我要实名举报北航教授、长江学者陈小武性骚扰女学生》发表后，一天内就有近五百万的阅读量。她与他人给北航的联名信《请别辜负我们的勇气和期待》在三天内收到 3000 多学子的联署。很快，北航对陈小武开了调查，撤销其教师资格。紧接着，教育部也发了通告，撤销陈小武的“长江学者”称号，追回相关奖金，并表示将研究出台长效的高校预防性骚扰机制。

蝴蝶振翅，迅速引起共振。北航性骚扰案积极处理后，更多性骚扰曝光于阳光之下，掀起中国高校#Me Too。1 月到 6 月，同济大学徐蜀辰、原北京大学沈阳、南京大学张康之、中国传媒大学谢伦灿、中山大学人类学张鹏等二十多位教授被曝光涉嫌性骚扰/性侵害学生。这不过冰山一角。广州性别教育中心 2017 年对 6000 多名高校学生的调查显示，超过 70% 的学生遭遇过性骚扰，一半以上的人保持了沉默。如今，学子们不再沉默。

女权运动人士最先走上#Me Too 前线。她们纷纷发起了各种联名信。张累累建立了一个给母校寄倡议信的群，被审查前得到 94 家 8000 多名学子联名。中国慈善联合会、广州市创新中心、绿芽基金会等近百家 NGO 机构借机组织反性骚扰培训、讲座、讨论会。

具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也参与了#Me Too。武汉大学教授徐开斌发起了倡议，来自三十多家高校的 50 位教授联名表示支持校园反性骚扰机制的出台。清华大学教授常江反对精英们忽视底层经验而直接对社会变革路径做出规划的傲慢做法，希望让中国#Me Too 运动得到更多研究者的重视，他在微博用“I will be your voice”为不敢、不能实名发声的受害者发声，第一日就收到了一百多位受害者故事。

被动员起来的还有媒体、律师。《人物》杂志呼吁读者讲述#Me Too。24 小时，1700 多个性骚扰故事涌入《人物》邮箱。记者节当天，近 50 位媒体从业者联署倡议书，要求媒体对#Me Too 做专业报道，在单位出台职场反性骚扰机制。13 名律师联名表示愿意给性骚扰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

7 月之前，#Me Too 都限制在高校围墙内，直到实习生花花发表她三年前被亿友公益创办人，乙肝斗士雷闯性侵的经历。雷闯讲话大声一点，她感到可怕。看到有人穿他同款衣服，她就紧张。叫了滴滴车，车牌号正好是他电话号码后 4 位，她害怕得不敢坐车。接到他电话，她在宿舍里直接吐了。花花的讲述有挣扎和泪水，像一颗深水炸弹掀起巨浪。

有类似经历的受害者愤怒了，她们意识到，即便“妇女顶半边天”的男女性平等国策推行了半个世纪，大学女学生比例超过了 50%，但现实是，男性骨子里歧视、物化、矮化女性的态度就没变过。他们不理解不尊重身体边界，更是忽视对方的自主意愿，只要手上稍有权力就敢任意妄为。他们性骚扰同事、下属，让对方承受压力却不敢言，失去自信和尊严，严重的还患上 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离开岗位。2018 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显示，中国在 149 个国家中排名 103，男女同工不同酬，女性职业天花板十分明显。看看新中国建国以来的领导班子，有多少是女性？再看看中央政治局常委，没有一名女性领导人。#Me Too 让女性认识到，原来女性的权利都是男性给予的。能被给予，就可被收回。不管是权利还是权力，还是需要靠争的。

女性们权利意识觉醒了，要重夺对自己身体、性、工作甚至生活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她们从讲述中得到了力量，更多的指控流布。公益圈的袁天鹏、雷闯、邓飞、张锦雄、周非、刘猛，媒体圈的章文、朱军、周双洪，龙泉寺的学诚法师，企业界的刘强东，纷纷被曝光涉嫌性骚扰或性侵。最高峰的 7 月，出现了 22 起性骚扰/侵害讲述指控。

中国#ME TOO 的准备与发生

站出来是一件无比正确的事——罗茜茜（北航陈小武性骚扰举报者）

我不后悔，我觉得我们对黑暗面不应该麻烦不仁——异（河南大学肖开愚性侵举报者）

借助#ME TOO 站出来，这是我们寻找一个公义的机会——王东东（河南大学肖开愚性侵案举报者）

你莫名其妙被打了一巴掌，不知道该怎么办。看到#ME TOO 的风暴了，我把握时机，借势而上，把这一巴掌还回去。现在的我无比感激当时说出来的自己，才能获得一种解脱之后的成长——小精灵（章文性侵案举报者）

任何形式的社会运动都不可能是一时冲动的揭竿而起，中国#ME TOO 也不例外。事实上，近年来一系列的女性权利倡导活动早早播下种子。

2003 年，湖南教师黄静被发现裸死宿舍，身上有多处伤痕，其男友姜某的精液也被发现。学者艾晓明前去调查拍摄纪录片，提出“约会强奸”概念。“约会强奸”、“婚内强奸”、“熟人性侵”等名词开始被媒体讨论。2009 年，21 岁的邓玉娇刺死了用钱辱打自己，还爬在自己身上要求“特殊服务”的官员，引起全国轰动。民意虽更多赞赏邓的“烈女”角色，但是女性权益和对女性的性暴力也逐渐引发关注和探讨。2012 年夏天，“我可以骚你不能扰”口号突然在全国流行，女性权利倡导者们开始从身体自主权、反性骚扰等角度进行倡导。2013 年，青年女权行动者更是策划了“占领男厕”、“美丽的女权徒步”等种种有趣又带有运动性质的倡导活动，让年轻一代备受鼓舞。2014 年，厦门大学的吴春明被曝光性侵博士生，引起全国关注。冯媛、李思磐等更多的女权积极呼吁高校反性骚扰机制的出台，印发反性骚扰手册。压力下，教育部于 2014 年 10 月印发了被称为“红七条”的《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提到不许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算是回应了高校反性骚扰诉求。2015 年，多名女性计划在三八妇女节到地铁派发反性骚扰小单张，其中李婷婷、王曼、韦婷婷、武嵘嵘、郑楚然五名女性被拘留 37 天的“女权五姐妹”事件成为全球新闻，得到 100 多个国家 10 多万人的支持。“女权五姐妹”事件把中国反性骚扰这一议题推向世界视野，同时反性骚扰行动的空间变得更逼仄。2017 年 5 月，微博号“北电侯亮平”爆料北京电影学院学生阿廖沙被性侵，在人们的气愤与惊讶中新闻很快被审查，人们的气愤无法消解；同年，女权张累累在广州发动“行走的反性骚扰”广告牌公益活动。12 月，南昌大学的小柔曝光被教授性侵 7 个月，一下子又引爆了人们对性骚扰/侵害积蓄已久的关注。

虽然这些#Me Too 成为新闻热点后很快被审查、删除，但人们有记忆。尤其是曾经有过类似遭遇的又未能发声的女性们，一直记得。女性的愤怒就像暂时沉睡的火山，积蓄着能量，爆发，指日可待。所以每一次#Me Too 都会引爆一波热议，越来越多的受害者获得鼓励。她们不是无意地被#Me Too 之风掀起，她们其实早就准备着，借#Me Too 之势，乘风而起。

蝴蝶们振翅之前经历了太长太久的蝉蛹之痛。罗茜茜准备了 13 年。她曾经尝试忘记，与抑郁症斗争，但是发现自己不能坐看“更多的师妹受到伤害”，看到国内关于女记者性骚扰调查的报告，她决定联系记者，借着#Me Too 国际风暴站出来。举报河南大学肖开愚的王东东、异（化名）等人也等待了十几年。王东东坦承长期承受着愤怒、颓废、失眠、抑郁等程度不一的心理创伤。他们曾在 2013 年曝光，但效果不理想，看到#Me Too，知道这是一个站出来寻找公义的机会。控诉雷闯的花花准备了三年，她本想躲避，去打坐，看心理医生，还到乡下待了一年，后来看到了罗茜茜的勇敢，写下血泪聚下的自述。举报章文性侵的小精灵人准备了三个月。她压抑过三个月，甚至要用“约了场炮”为由逃离被性侵的伤痛，然而越想逃，就缠着越紧。曾做过记者的她嗅到了#Me Too 的力量和希望，她知道，“应该把握时机，借势而上”。七月份举报朱军的弦子（化名）原本是想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支持一个受到性侵害的姐姐，“与受害者共振”，看似无心之下是她压抑了多月的愤怒，气愤源自 3 月武汉理工大学陶崇园自杀事件，“王攀对陶崇园的压迫，要叫他爸爸，要永远爱他，很明显的性骚扰，伤害了一条生命。”举报公益圈性骚扰的林清坦言她曝光对方不是冲动，是看到#Me Too 的

风势了，顺势而为，把性骚扰推进公共讨论。

她们最终扇动了翅膀。通过#Me Too，受害者，尤其是女性们纷纷发现，那些曾经无法启齿的，不能说，不敢说，不可以说的突然变得能说了、敢说了，可以说了，而且还可能、可以得到解决。女性曾有过的类似的生命经历强大得让彼此共情，此伏彼起，互相赋权最终引发一场社会运动。

中国的#Me Too 不止于寻求个人正义，还希望建立预防教育、公平调查、积极处理的反性骚扰机制，这种高于个人正义的诉求得到千万网友支持。即便参与者无法像西方民主国家那样通过游行示威走上大街小巷，还是通过网络找到了凝聚力量的方式，把受害者、学生、女权人士、教师、媒体、律师、NGO 和公民社会中仍残留的力量都动员起来了，形成一种新型的社会运动。

讲述#Me Too 后，她们经历了什么？

一些在亿友工作的志愿者发信息给我，说我伤害了雷闯，伤害了机构。我明白的，雷闯确实帮助了很多乙肝患者。可是，我也想告诉大家，让大家看到各种痛苦，痛苦是不可以对比的。没有说你的痛苦比我的痛苦痛，我的痛苦就变得不重要。——花花（雷闯性侵案举报者）

强奸我之后，他又利用远比我丰富的社会经验、关系试图威逼和操控我。曝光后，他则荡妇羞耻我，又用律师吓我。我得去报警，证实我没说谎，回应支持我的人。报警后才真的有了压力，是面对公权力的恐惧，连续十几个小时的审问，有一种心力交瘁的可怕——小精灵（章文性侵举报者）

花花曝光后引起了公益圈近十起的#Me Too，她才发现在自己看起来很破碎的事情原来很有力量。与很多受害者经历类似，花花的故事里，有压迫、羞辱、委屈、耻感。#Me Too 之前，她花费了三年时间都写不出“性侵”、“强奸”等字眼，林奕含之后，借#Me Too 东风，她获得了讲述的密码和力量，“罗茜茜的讲述是完美的举报信，有微信截图，有语音，有图片证据；我的讲述是一封遗书，一份血书，虽然法理上无力，但却很有力量，让人理解和接受，因为真实。”

举报后，伤害还是无处不在。有媒体采访把标题起为“雷闯半夜解内衣”。花花被这些陈腐恶臭的性别观念吓到，“残酷故事的重点，居然是内衣和避孕套。”还有视频节目没有给她的医院就诊单打码，她的身份信息、手机号码都被曝光，微信收到了骚扰谩骂信息，她只好把微信的添加方式全部禁用了。

雷闯的妻子后来还不断给公益圈的朋友发信息，中伤花花。在近半年后，蜕变的花花才不再在意，她甚至在一次课堂上做分享时，突然就讲述了自己作为雷闯事件受害者的事情，还把媒体写她的故事发到班里的群内。

不愿止于讲述、还去报警的，经历了更多的压力和限制。被章文荡妇羞耻和律师质疑后，小精灵走进了警察局。然而，作为举报者，她走进警察局后却被当成一个犯人，一个人面对一群警察，经历十几个小时不间断的审问，“车轮式的审问会让人记起所有本忘记的东西，小到进门以后‘他有没有放下他的书包’这样的问题都要反复问及，任何两次不一样或者模糊的

答案都好像会让整个信任的大厦崩塌。看不到白天，看不到黑夜，坐在椅子上被反锁，上厕所一定要有女警陪同，说的每一句话都被怀疑。他们不断的问‘为什么你不反抗’，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被迫直面所有不能支撑我作为‘完美受害人’的部分。支撑我下去的，是我活着的本能，是在等着的‘她们’”。石油大学华东校区的任潇潇（化名）报警后遭到女警劝阻，告知并非所有性经验都令人愉快，后还被控制自由多日。

更多的伤害和恐吓来自公权力。要求信息公开的岳昕被深夜叫醒带回家中，举报杭州文澜校长任继长性骚扰的夏雨（化名）被要求删帖，不同意则被威胁道“有很多种方式让你消声”，还有自称警察的人给她打电话，“信不信把你绑在麻袋里扔下河”。有受害者的父母家门夜里被敲开，请去喝茶，要求停止任何发声。追踪、采写性骚扰稿件的记者被跟踪，被警告，其家人、朋友也被警察电话骚扰。一线协助受害者的心理咨询师和社工被拉到警察局问话五个多小时，重点不是怎么协助受害者，而是“谁联系你，怎么联系你，为什么要帮？”参与 NGO 机构反性骚扰培训的学生被要求删除主办方微信、微博、电话等联系方式，写上保证书不再参与#Me Too。推行女权的“女权之声”等账号被封，发表了性骚扰内容的一直关注性骚扰的广州性别教育中心在压力下停止运作。

#Me Too 以来，经历了懵懂，被电话恐吓，被曝光隐私，与键盘侠对骂后的弦子变得从容了。如今的她，成为很多性骚扰/侵害受害者的精神支柱。有受害者情绪低落，弦子把她们请到家里，做饭给对方吃，“我接受了太多的善意，大家都说我勇敢，其实我是看到大家的勇敢才变得勇敢。”弦子逐渐看清，性骚扰其实是权力掌握在谁手中的问题。

#Me Too 让女性们意识到，原来不同背景，不同工作岗位，不同场所，女性们都在遭遇着各种各样的性骚扰。女性们开始相信，性骚扰不在于个人原因，不在于衣着的多少、妆容的深浅、性格的软弱或强势、行为的保守或开放，而在于父权文化下的社会对女性的矮化、物化、规训以及以男性为中心的制度中男女权力和资源不对等。

女性意识苏醒，率先站出来讲述控诉的人们传递的信息很清晰：你想被听见，想被尊重，想改变受害者的位置，想享有平等的权利，那么，得站出来，即便说出来或许要经历更多的疼痛和打击。然而，即便经历种种二次伤害和打击，18 位站出来的受害者们，17 位都表示，站出来是正确的事，并不后悔。

从思想意识到规章制度，中国#Me Too 改变了什么

希望#Me Too 从烈火转向温火，继续而持久地蕴养中国男性和女性对“性骚扰”的问题意识和说“不”的能力——小欣（中山大学张鹏性骚扰案举报者）

被强奸的人并不肮脏，也并不因此而背负任何罪恶。我是受害者，但我并不因此变得不好。如果对方受到处罚，当然最好，那是正义彰显。但我并不因他的被惩罚与否而变得更好或更不好。——异（河南大学肖开愚性侵举报者）

受益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女权运动，西方女性有较强的现代权利意识和性自主意识，对父权制度和其压迫也有比较清晰的认知。中国女性在千年的父权社会压迫和传统文化规训下，说出#Me Too 不仅需要克服个人情感、道德、认知，还有性耻感、社会性的荡妇羞耻以及法律风险。

#Me Too 运动让更多的中国女性看到原来那么多人被性骚扰，被性骚扰的羞耻感通过讲述慢慢消退。小精灵强调，“我遭遇了强奸，这不是我的耻辱，是施害者的。”曾经执着于回到20岁受到伤害之前的花花，如今没有羞耻感了。

#Me Too 还让女性们发觉，在茫茫人海中连成了一张张网，这张网能让一部分的指控者落马，名誉扫地。这张网穿破冷漠旁观的人群相互连接。一个个关注不同个案的群快速建立起来，有专门讨论性骚扰机制的，有负责收集性骚扰相关新闻的，有连接社工的，有对接律师的，有联系媒体采访的，还有专门给雷闯机构写信“督促”其自首的，至今该群已经寄出150多封信。

#Me Too 培养了新一代的网络行动者。社工博士生安娜说，七月份她每天一早起来就刷#Me Too 新闻，看自己能做什么。她的状态与大群网络行动者类似——积极参与联署、倡导，推进#Me Too 议题，甚至进入一线援助。“7月份我甚至都躲在会议室做#Me Too 的事，太多联结要做，太多人要认识，太多个案要跟进，每晚都是三四点才睡。”公益协作者光盐（化名）回忆这个夏天到秋天都在参与社会运动的兴奋中。她所在的一个群里，活跃着两百多位志愿者，有人帮忙设计海报，有人撰写文案，有人设计#Me Too 网页，推进着#Me Too 议题。很快，支持受害者发声的平台“每一片雪花”，“还有我”、“NGOMETOO”出来了，社工性骚扰、女工性骚扰等不同行业的性骚扰调查问卷如雨后春笋。

#Me Too 高呼的诉求和持续压力下，有些改变在慢慢发生。1月，教育部承诺将研究和出台校园反性骚扰长效机制；2月，清华、北大、北航分别展开性骚扰探究会议，成立机制研究小组。7月，绿芽、黄边站、亿友等多个公益机构低调推出反性骚扰机制。

8月初，杭州率先联合签发全国首个校园反性骚扰机制，明确校园性骚扰的定义，要求发现性骚扰必须在6小时内报告，并在24小时内先行开展调查或者直接向公安机关报案。8月中旬，广东在全省中小学、中职学校全面开展性别平等教育。从中山市性别平等教育指导大纲来看，有破除性别刻板印象的内容，还包含了性教育、防治性骚扰的内容。

规章制度上的最大变化，无疑是民法典的编撰把性骚扰纳入其中。11月，对于禁止性骚扰问题，草案首次明确规定：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行动或者利用从属关系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可以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用人单位应当在工作场所采取合理的预防、投诉、处置等措施，预防和制止性骚扰行为。

11月中旬，教育部印发了高校、中小学和幼儿园三份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对于有虐待、猥亵、性骚扰等严重侵害学生行为的，一经查实，要撤销其所获荣誉、称号，清除出教师队伍，任何学校不得再聘任，还落实了学校主体责任。

在当事人、律师、妇女 NGO 以及女权行动者的共同努力下，12月中旬，最高院把“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增加到民事案件的案由中，性骚扰案件终于告别用“一般人格权”案由了。

这些意见、通知、准则都表明着，反性骚扰/性侵害在多个个案的推动下总算走进入了主流视野。受害者曾经的苦痛、挣扎、压迫总算在某些程度上被看见，被认可，还被回应了。

中国#Me Too 的限制：社会支持体系缺失

我害怕案子输了的话，再也没有受害者敢站出来了——弦子

每多一个勇敢的女性站出来，就会少一个受害者，少一个在不完善的司法系统前却步的女性。即便我们无法把他们送进国家的监狱，也要在世道人心中为他们另建一所牢笼——小精灵

中国#Me Too 走得踉踉跄跄，限制重重。教育部和各高校曾满口答应研究的高校反性骚扰机制没有一个时间表。参与机制建设的教师透露，高校确实研究、起草了反性骚扰机制，但是前怕“枪打出头鸟”，后怕“引起羊群效应”，有的要么换了校长，机制迟迟未能出台。

刘瑜“文革中大鸣大放”的何不食肉糜以及现实中朱军、周非、邓飞等人对受害者的反告，很快被看作是对#Me Too 的反扑，受害者们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发声勇气被消融，愿意支持的人也变得谨慎害怕而不敢扩散，看客更是以理中客姿态冷漠旁观。

被朱军告上法庭的弦子其实不担心案子，但她害怕输，“害怕案子输了的话，再也没有受害者敢站出来了。”另一位同样被以“名誉侵权”被告上法庭的受害者提出，因为缺失反性骚扰法，曝光出来很容易引来官司。

在反性骚扰法等制度性的改变发生之前，#Me Too 还能做什么？站出来的受害者们表示，最需要建立一个包含了法律、心理、社工、媒体、警察等层面的社会支持系统。弦子举报朱军后，很多受害者找到她，“她们有些人只需要你的倾听，有些则需要曝光支持，有些需要心理治疗，有些还需要法律援助，但这些资源是很少很有限的。”

光盐第一次作为协作者参与#Me Too 一线工作，协助受害者对接媒体、心理、社工等资源，她也发现社会支持系统资源的严重不足。“理想的社会支持体系是，一个举报者安全可靠的发声环境，举报后有相关机构跟进事实核实，根据举报者需求提供法律、心理咨询、陪伴等服务，司法机关跟进处置，追究施害者法律责任，但支持系统里每个环节都极其匮乏。”

花花在整个#Me Too 中发现，最急需的是社工。社工研究者安娜提出，国内有 70 多万社工，大量社工机构资金来源依靠政府，这导致社工的中立性和独立性有所缺失。社工更多时候提倡专业化、技术化，默认去政治化的生存法则，在#Me Too 运动中，即便是给性骚扰/侵害受害者提供服务的机构也小心翼翼地处理与#Me Too 运动的关系，重新建构自己的话语。无疑，中国#Me Too 来到一个敏感而特殊的时刻，要面对审查，要面对污名化、敏感化，还要面对集体行动被个案消融的风险。

而且，中国#Me Too 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严重分化。支持者认为性骚扰是性别、权力问题，是男性故意忽视边界，权力作祟，物化女性。反对者则认为，性骚扰是男女私事，是男性笨拙的求欢求爱，是不恰当的追求，而女性太敏感小气了，太反应过激了。是女性过于敏感，还是男性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女性的自主意愿？要让#Me Too 进入寻常话语，或许应该讨论出一些对性骚扰的基础性共识，比如，什么是性骚扰？为什么性骚扰那么普遍？为什么更多可能性发生在女性身上？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需要在性骚扰的议题上达成一种如“平等”、“尊重”的普世共识，当有了这种共识，制度上的反性骚扰或许会跟上。

此外,不能对一场社会运动能快速带来社会变革寄予太多的乐观情绪。纵观中国的社会运动,从 1989 年的天安门从广东的乌坎,从 709 年的律师们,再到深圳佳士的学生,全部都被打击。在制度性压迫和千年的父权规训下,包括#Me Too 在内的任何能聚集群众力量的运动,都被视为一种对当权者的挑战和威胁。

所以,这场相对温和的#Me Too 是否会比其他运动更持久?是否真的可以带来性别平权?即便是积极参与反性骚扰的女权人士韦婷婷、肖美丽、郑楚然也坦承,在有生之年或许都很难看到制度上对女性压迫的消除。

另外,当权者还认真研究这场运动,并一一攻破。他们知道受害者的愤怒与曾经的屈辱,一边妥协出台各种规定安抚,一边约茶威胁关闭相关平台和活动。正如某位国家安保人士约谈时所言,“我们国家不是正在一步步出台反性骚扰机制吗?不是在推行性别教育吗?不是在完善法律吗?给多一点耐心和信心。”

或许,应该始终相信,耐心和信心是有一定限度的,超过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一场场暴雨滋润不了整个干渴的沙漠,但在春天,可以播种希望。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编辑王昉 fang.wang@ftchinese.com)

2019.1.24 《Metoo In China 一周年》

作者: Zahar

来源: 同霓人类研究所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VvZL9oEW9tRGn1Z-gtbizg>

2018 年,中国大概爆出了几十起关于性骚扰的事件,本文统称为 Metoo 运动。

Metoo In China 的开端 -- 北航陈小武事件

1 月 1 日,华裔女博士罗茜茜在网上实名举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陈小武曾性骚扰包括她在内的多名女学生。事件曝光后,陈小武被撤职。这是亚洲首宗引发广泛回响的 MeToo 行动,可认为是中国#MeToo 运动起源。

陈小武: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及博士生导师,原长江学者。曾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媒体之所以会报道一件事,要看这件事的重要性和典型性,北航陈小武事件是特别重要的,它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这件事对当事人来说足够‘惨’,而且在于这是一例实名举报性骚扰的事件,过去都没有这样子的事件。它的典型性在于这个事件本身折射的社会机制的缺陷,有足够的公共性。

报道发布一个星期内,94 所高校的 8000 多位学子参与了联署,向全国学校倡议出台校园反骚扰机制。多所学校有回复,其中我校有于海峰校长对于公开信的回复,但得到落实的很少。

1 月,深圳富士康的几位女工向厂方寄出公开信,要求建立反性骚扰机制,她们的诉求在微博上以“女工 MeToo”的名义获得了近 60 万的阅读,上千的转发。

2018年2月2日，女记者赵嗷嗷在女性权益平台“橙雨伞”公众号上发文指控北大生命科学学院教授谢灿曾在办公室对她性骚扰。赵嗷嗷称保留了微信、短信、通话记录等全部记录作为证据。她还表示，之所以公开指控，是受到北航教授陈小武被举报性骚扰事件的影响。此外，4月爆发多起高校圈性骚扰案件，大部分查无下文，7月8日，独立记者黄雪琴在网易“人间 theLivings”公众号发布文章《她曾以为自己能逃开教授的手》，通过采访五名女性，指控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张鹏从2011年至2017年持续性骚扰女学生及女教师。7月10日，中山大学发布“情况通报”，称已对张鹏作出停课处理，停止其任教资格，取消其硕士生、博士生导师资格，终止与其的“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工作合同，并报请主管部门，取消其“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称号。

但根据中山大学反性骚扰关注小组学子的反馈，目前张姓教授已经重返校园。

MeToo In China 的第一次打击--北大沈阳事件

4月，多名北京大学校友实名举报沈阳在1998年担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期间侵犯女生高岩并致其自杀。

沈阳：南京大学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前北京中文系兼职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4月7日，南京大学发微博建议其提出辞职，上海师范大学宣布解除与沈阳的校外兼职教师聘任协议。4月8日，北京大学在微博上公布当年警告处分，文件中称在沈阳与高岩交往方面“不够严肃”、“很不慎重”、“处理不当”，造成高岩“思想上产生严重刺激”，沈阳在怀疑高岩有精神疾病后却不及时反映，导致了“严重后果”和“极坏影响”。同时，校长林建华召开专题会议。会后的通报中称应当“认真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深刻反思、引以为戒，用制度与举措保障师生合法权益。

随着北大沈阳案引发的信息公开风潮，中国#MeToo报道开始被删帖，相关学生被约谈，包括人民日报及中国青年报评论等多家媒体文章均被删除、撤回(相关文章备份在GitHub和端点星可见)，一场反性侵运动变成了信息公开的攻防战，风风火火的#MeToo遭到第一次的打击。

2018年底，中国教育部在接受有关撤销南京大学梁莹青年长江学者称号的采访时，提到教育部已经因为师德问题，撤销了南京大学沈阳的长江学者称号。

MeToo In China 2018 的顶峰

7月MeToo运动再次席卷而来，从高校到公益行业、媒体圈、甚至寺庙，各领域都有性侵

犯受害者站出来。

MeToo In China 2018 下半年不完全梳理

以下内容皆从网络公开渠道收集，仅供参考，不对指控内容的真实性背书。

教育界

曝光时间	指控事件	当事人
2018.06.20	甘肃女孩李奕奕因遭班主任吴永厚猥亵跳楼身亡	吴永厚
2018.07.26	中国传媒大学一女生发文称遭受教授谢伦灿的性骚扰。	谢伦灿
2018.07.26	大陆媒体人何满在脸书指控信孚教育集团创始人、前董事长信力建曾对她性骚扰。	信力建
2018.07.27	中国传媒大学2012届毕业生指控原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蔡翔曾于2008年邀其一同泡温泉，并对其性骚扰。	蔡翔
2018.07.28	两位女学生指控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陈国昌对	陈国昌

	其言语性骚扰，并指他对许多女生有类似行为	
2018.07.29	西北大学一女学生指控传播学院教师张晓对其猥亵	张晓
2018.07.31	《南方人物周刊》报道《恋爱暴力中的性与爱》中描述了王光亮在与伊婷（化名）近一年的亲密关系中屡次对其施加性虐待及各种暴力行为。并有海内外多家高校的女学生与女教师表示王光亮曾对她们有过不同程度的性骚扰与性侵犯。	王光亮
2018.08.01	知名专栏作家王五四指控 30 年前时任杭州二中初中部教导主任的任继长曾对当时 13 岁的受害者实施性骚扰	任继长
2018.08.02	当事人指控湖南大学副教授熊广基猥亵	熊广基
2018.10.14	女学生实名举报吉林农业科技学院老师王东来性骚扰	王东来

公益圈

曝光时间	指控事件	当事人
2018.07.20	2012 或 2013 年，举报人负责接待时，在房间内被袁天鹏试图性侵	袁天鹏
2018.07.23 起	多名当事人相继指控在 2009-2015 年间，遭邓飞性骚扰或试图强奸	邓飞
2018.07.23	2015 年参加“亿友”所组织徒步活动的志愿者，在途中遭雷闯性侵	雷闯
2018.07.23 起	7.23 以来，已有 30 多位网友发文或留言发声曾被同运人士、香港彩虹与彩虹中国创办人张锦雄性骚扰 / 性侵	张锦雄
2018.07.23	多位公益从业者公开举报冯永锋曾性骚扰员工、实习生	冯永锋
2018.07.24	网友举报刘国强性骚扰	刘国强
2018.07.25	两位公益人举报曾遭周宗村性骚扰、性侵未遂	周宗村
2018.07.25	WWF 前员工实名举报在 2016 年曾遭上司周非性骚扰	周非
2018.07.26	一位媒体人匿名举报 2012 年曾遭霍庆川性骚扰	霍庆川
2018.07.27	两位女社工匿名举报曾遭刘猛性骚扰、性侵	刘猛

媒体圈

曝光时间	指控事件	当事人
2018.07.25	四年前，举报人在《艺术人生》栏目组实习期间，遭到朱军性骚扰	朱军
2018.07.25	7 名当事人匿名 / 实名指控曾遭章文言语、摸腿、强吻等性骚扰	章文
2018.07.25	一女记者发文指控《大河报》记者朱长振于 2012 年夏天借谈公益为由将她带到家中，并试图对她性侵。	朱长振
2018.07.31	林鲟公开曝光新华社英语电视台台长杨国强性骚扰	杨国强
2018.09.29	原光明日报实习生“灵灵虎儿”在微博指控光明日报记者周洪双曾于 2016 年在酒店房间对其实施性侵犯，并于此后持续纠缠、骚扰。	周洪双

其它

曝光时间	指控事件	当事人
2018.07.25	为你读诗前员工举报曾遭创始人潘杰客性骚扰	潘杰客
2018.07.25	大陆知名青年作家、诗人春树揭发作家张驰、《新周刊》社长孙冕曾对她性侵	张驰、孙冕
2018.07.26	举报人曾在 14 岁和 15 岁时分别遭到羽毛球教练、前世界冠军刘坚军及前羽毛球国家队队员张伟的性骚扰	刘坚军、张伟
2018.08.01	龙泉寺都监举报龙泉寺住持释学诚性侵多位出家女弟子	释学诚
2018.08.09	摩拜单车一女员工指控张耀春（网名小春）对多位女下属有不同程度的性骚扰。	张耀春
2018.08.10	仇英燃实名举报其硕士导师、山东中医药大学副教授、山东省中	梁栋

	医院副主任医师梁栋在其硕士研究生期间曾对其两次性骚扰与一次性侵。	
2018.12.29	苏宁一名女员工实名举报高管刘瑛性骚扰	刘瑛

Metoo 运动的成果

尽管大部分举报性骚扰、性侵事件没有下文，但受#Metoo 运动影响，相继有组织建立起内部反性骚扰机制，如艺术机构黄边站、公益机构绿芽基金会等，也有行业自发签署反性骚扰声明，如《全国高校教师反性骚扰宣言》、媒体从业者反性骚扰倡议。

2018 年 8 月，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检察院、杭州西湖区教育局 6 日联合会签《关于建立校园性骚扰未成年人处置制度的意见》，出台反校园性骚扰工作机制:学校一天内须报案，不得瞒报调解。

2018 年 11 月 6 日，教育部发布《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明确规定“性骚扰”属严重侵害学生行为，并有具体的处罚标准，包括查实者将不得再从事教学及科研。同时，中小学《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规定教师“不得与学生发生任何不正当关系，严禁任何形式的猥亵、性骚扰行为”。不过公益人士冯媛也表示了她的担心：“大框架下这样的措辞，仍然潜伏着对受害者的污名化，他们是权利受侵犯者，而不是半斤八两的不正当关系的另一方”。

2018 年 12 月 22 日，最高法立项建成的网络平台“法信”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增加民事案件案由的通知》，表示《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将于 2019 年 1 月 1 日始在“教育机构责任纠纷”下增设第三级案由“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而《民法典各分编（草案）征求意见稿》中也加入了性骚扰的内容，“用人单位应当在工作场所采取合理的预防、投诉、处置等措施，预防和制止性骚扰行为。”目前，国家层面法律未明确用人单位在防治性骚扰问题上的具体义务与法律责任。

2019 年 1 月 16 日，工友之家公开发表了关于其内部性骚扰事件的声明。2018 年以来，超过 50 个人被举报性骚扰，这是第一个用人单位公开承认性骚扰并对受害者道歉的个案。

Metoo 运动的反思

Metoo 运动也引起了人们对性侵 / 性骚扰事件中的“舆论审判”的反思。

没有社会运动是完美的...

其实，那些大声呼喊苍蝇危险的人，往往是自己吸着氧气瓶（也就是享受着父权社会赋予的特权，或者是因为拥有其他方面的地位而幸免于性骚扰），没有意识到房间里空气的稀薄程度，没有切身体会到那些无法呼吸的人的痛苦...

法律体系不是万能的，“舆论审判”是重要的替代性正义机制；“舆论审判”不是完美的，有局限和风险，但也不是洪水猛兽，它的负面作用是有限的、可控的；面对不平等的权力结构，我们应该鼓励不完美的社会运动继续下去。

-- 方可成

Metoo 运动中也常常出现把男性整体禽兽化，营造一种男性与女性对立的舆论氛围。这种消极的氛围不仅毫无道理、制造矛盾，而且无益于社会性/别教育的发展。

不是所有男人都是潜在强奸犯，更不能因为男性有欲望，就不断挤压女性生存空间。男女性的性冲动都是一样的，对强奸的讨论不应该止步于让女性防范男性的言论。

破除日常的语言暴力，谴责施暴者和包容性暴力的社会环境，关注性别和权力关系平等的社会保障，改变性权力和话语体系不平等的现状，才是我们最需要的。

-- 一颗青杏

作为一场自下而上的草根运动，我们从 Metoo 中可以看到普通人是如何自救的，不仅需要受害者个体意识的觉醒以及公开个人经历、媒体曝光，更需要发声者和行动者，对制度和法律的反思更是其中的重点，曝光完后如何建立反性骚扰机制，这个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呼吁。

在社会“无药可救”的时候，普通人不会任人宰割，而是努力寻找希望。

来源参考：

Metoo 中国 <https://metoochina.me/>

女工性骚扰报告全文下载链接：<https://pan.baidu.com/s/1GT3saTV0mp4l1NqiY4sQEw>

方可成 新闻实验室《“舆论审判”的意义和局限，兼谈米兔》

黄雪琴《MeToo 需要报道者，更需要行动者》

小强传播《MeToo 运动|90 后眼里 2018 舆情事件中的中国》

NGOMeToo 《2017-2018 年曝光的性骚扰 / 性侵 MeToo 曝光事件表》

端点星 <https://terminus2049.github.io/>

新京报 《杭州建全国首个校园性骚扰处置机制》

澎湃网 《教育部印发新时代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

法信 《最高法发文新增“平等就业权纠纷”和“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民事案由》

074 职场女性法律热线 《她们推动了中国首个针对性骚扰道歉的机构声明》

维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xxxxx>

NGOCN 《说不出的性骚扰》

土逗公社 《女工米兔进行时》

2019.8.1 《中国反性骚扰大事记（1995-2019）》

作者：中国米兔展

来源：公号“返工”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ab4qVvjXT-yrV0B5K2LpSw>

2018 年初爆发的#MeToo 浪潮让性骚扰这一议题在中国社会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但它的发生并非从天而降，而是经由了许多前人的努力。反性骚扰议题在中国是如何一步步浮现、成为了一个公众议题？当事人和各个民间行动者在推进改变中发挥了何种作用？这份大事记撷取自 1995 年至今的中国反性骚扰里程碑式的一些事件，呈现出这一旅程的粗略痕迹。

本文内容分别见于 2019 年 7 月在北京和广州举办的“米兔”展览。

1995

唐灿发表《性骚扰在中国的存在》，北京、上海、长沙等地的 169 名女性和 40 名男性受访者报告，84%的女性遭遇过 12 种性骚扰形式中的至少一种，63%遭遇过两次以上，90%的女性知道身边有别的女性遭遇过性骚扰。

1998-99

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陈癸尊首倡《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性骚扰法》立法建议。

2001

6 月，中国报道首例性骚扰诉讼。西安国企员工童女士起诉其上司持续对她进行性骚扰，要求赔礼道歉。但法院认为“证据不足”予以驳回。

2001

11月10日，中央一台“新闻调查”节目在黄金时间首播关于性骚扰的专题节目。此前后，性骚扰议题被各种主流媒体相继报道。

2001

12月27日，海南判决首例男性间同性猥亵案，三名受害人各获所要求的一元赔偿。

2002

贵州某供电局职工诉上司性骚扰，被一、二审法院认定性骚扰，并获精神损害赔偿。

2005

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并实施，新增“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第四十条）性骚扰就此成为法律名词。

2007

北京众泽妇女法律咨询服务中心开始探索职场性骚扰防治。其合作企业包括通用电气(中国)公司、河北省衡水市老白干酿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翠微大厦、北京西郊宾馆、唯美国际美容连锁集团有限公司、中山火炬城建开发有限公司和华北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2008

3月，“反对家庭暴力网络”起草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性骚扰案件的若干规定(专家建议稿)》提交给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

2009

广州女员工起诉日籍主管性骚扰胜诉，法院直接依《妇女权益保障法》认定性骚扰侵犯人格，并判决赔偿。

2009

5月，湖北女服务员邓玉娇将强求性服务的官员刺死。邓玉娇得到舆论一边倒的支持，尽管许多言论把她作为“捍卫贞操”的“烈女”，但妇女组织指出事关妇女权益，呼吁重视工作场所中对妇女的性骚扰。



2009年5月24日，一名女性在北京以行为艺术声援邓玉娇。她身裹白布、躺在地上，旁边

写着几个大字：“谁都可能成为邓玉娇”。

2012

4月18日，国务院颁布《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在众多妇女的倡导下，国家首次在劳动政策里规定了性骚扰及用人单位的责任。

2012



6月，“我可以骚你不能扰”的口号，由青年女权行动者叫响。她们对上海地铁第二运营公司责备受害者的宣传防性骚扰方式的抗议，以这个口号和相关行为艺术而风靡全国。

2013

1月1日起施行的《深圳经济特区性别平等促进条例》，将男性纳入职场性骚扰的保护范围。

2013



9月，24岁的肖美丽在首届女权学校结业仪式后开始了“美丽的女权徒步”，从北京出发前往

广州，历时 170 天，走过 2000 多公里，沿途在各地开展反对校园性侵害的宣传、讲座、交流和申请信息公开活动。

2014



7月，受害者举报厦门大学教授吴春明利用发表论文、保研等机会，诱奸及性骚扰女生。200多名国内外高校教师、学者和学生分别向厦门大学和教育部发出公开信。教师节前夕，教育部出台“红七条”，性骚扰被明文禁止。

2015

“三八”国际妇女节前夕，全球政府和民间组织在联合国纽约总部回顾评估北京世妇会会 20周年之际，一些进行反对性骚扰活动的青年女权行动者分别在北京、杭州、广州被警察带走，其中李婷婷、王曼、韦婷婷、武嵘嵘、郑楚然 5 人被刑事拘留 37 天，被称为“女权五姐妹”事件。



2015年3月，为声援被刑拘的“女权五姐妹”，多名广州女性发起“面具快闪”行动，她们戴着“五姐妹”的面具出现在城市的各种生活场景中，并在网上发布这些照片，象征与看守所中的“五姐妹”分享自由。

2016



高校校园性骚扰的另一种表现得到进一步关注。一场“反三七过三八”的活动在网上得到开展，

两天便获得 1.7 亿的点击量。

2016

8 月 29 日，北京师范大学本科生康宸玮发表有关校园性骚扰的调研报告《沉默的铁狮》，其中包括为核实该校某教授性骚扰行为而进行的“暗访行动”。数天内这篇文章累计阅读量近 9 万，几个月后，该教授受到处分。

2017

3 月，广州性别教育中心发布《中国大学在校和毕业生遭遇性骚扰状况调查》，数据来自全国 6000 多受访者。该报告的数据在 2018 年反性骚扰讨论中被广泛引用。



报告截图

2017



5月，女权行动者张累累在广州发起“我是广告牌，行走反骚扰”活动。由于在地铁刊登反性骚扰广告未获工商管理部门批准，她决定每天都身背广告牌出行来替代。不久，警察登门要求她停止活动并搬离广州。

2018

1月1日，中国#MeToo浪潮初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毕业生罗茜茜实名公布该校教授、长江学者陈小武12年来持续性骚扰门下女学生，成为中国2018年#MeToo第一案。文章当日阅读量达五百万，校方公开回应罗茜茜。随后，一封呼吁信获得北航数千名校友和在校生的响应。陈小武被停止教职，“长江学者”称号以及奖金被撤回。

2018

1月，以何息等青年为主体的倡议者相继向所毕业的高校校长寄信，要求建立反性骚扰机制。至少有94所高校、超过万名校友和在校生参与联署。教育部随后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研究建立高校预防性骚扰长效机制。

2018

“三八”妇女节前夕，独立记者黄雪琴发布《中国女记者性骚扰调查报告》，发现超过80%的女记者曾遭遇性骚扰，50%以上的人保持沉默，只有3%的记者向主管部门投诉。

2018

3月9日，反性骚扰呼声高涨之际，合计拥有25万读者的女权媒体平台“女权之声”在微信、微博遭双双被封禁。

2018年3月16日，“女权之声”被封的第七天，几位女权主义者在北京郊区一片坟地附近的废墟为“女权之声”办了一场“葬礼”。她们将这次行为艺术起名为“女声头七，坟头蹦迪”。她们表示，不要无声离逝，要阴魂不散；不要悼念，要跳舞，要咆哮。随后，在广州、深圳、杭州及西班牙等地也有人发起纪念活动。“女权之声”编辑部在账号被封后曾致信网信办、向多个部门申请信息公开，试图要回账号但均无果。随后又试图起诉新浪和腾讯，均未能立案，法院方面并未给出理由。

2018

3月26日, 武汉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陶崇园坠楼自杀身亡事件引发举国关注, 很多评论者指出, 其导师王攀让学生叫其“爸爸”, 为其按摩等行为涉嫌性骚扰。

2018

4月, 清明节之际北京大学校友王敖、李悠悠、徐芄等人发文纪念去世20年的同学高岩, 指高岩之死与教师沈阳的不当性行为及其后对待她的方式有关。北大在校生岳昕等人向学校申请公开20年前相关会议记录, 加快步伐出台防治性骚扰机制。

2018

6月, 甘肃庆阳六中19岁高三女生李奕奕跳楼身亡, 遗书中写到班主任吴永厚老师自2016年7月以来多次对自己用嘴巴“测体温”、脱衣摸胸、企图强暴等事实。引发全国关注, 8月, 吴永厚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2018

7月初, 中山大学四名女生举报教授张鹏性骚扰, 张鹏之后被解除教职。

2018

7月23日, 花花(化名)在社交媒体发文公布曾遭亿友公益创始人、知名公益人雷闯性侵。此前后一周之内, 议事规则倡导者袁天鹏、环保公益人冯永锋、知名社工刘猛、免费午餐项目负责人邓飞、资深媒体人章文、作家张弛、彩虹中国创办人张锦雄、央视主持人朱军等22人被举报性骚扰或性侵。中国的#MeToo浪潮达到高峰, 冲击到公益圈、文化界, 其后蔓延到宗教和政经人士, 还引发了#MeToo是否是大字报的激烈争辩。2018年8-11月, 王敖、弦子、王琪、邹思聪等性骚扰的举报者被反告“名誉侵权”, #MeToo浪潮受到挫折, 举报者纷纷成为被告。

2018年7月29日, 由一群志愿者组成的“反性侵行动组”给雷闯和他工作过的机构“亿友公益”邮寄公开信, 希望雷闯向受害者真诚公开致歉, 停止为性侵找借口, 并实现此前承诺, 到公安机关自首。至今, 志愿者们已寄出了超过350封信, 而雷闯对此没有任何回应。图片为2019年7月23日北京“米兔”展览现场。

2018

8月初,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检察院、杭州西湖区教育局联合会签《关于建立校园性骚扰未成年人处置制度的意见》。在全国首创校园反性骚扰机制, 明确了定义, 规定发现性骚扰6小时内报告、24小时内先行开展调查或者直接向公安机关报案。

2018

8月27日, 民法典草案由全国人大征求公众意见, 其中对性骚扰的受害者从妇女扩大到任何性别, 具体规定为: 违背他人意愿, 以言语、行动或者利用从属关系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 受害人可以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用人单位应当在工作场所采取合理的预防、投诉、处置等措施, 预防和制止性骚扰行为。

2018

8月31日晚, 明州大学中国留学生 Jingyao Liu 披露了被知名企业家刘强东性侵的遭遇。经友人报案后刘强东旋即短暂被捕, 12月, 美国当地检察官办公室宣布不予起诉。2019年4月, Jingyao Liu 提起民事诉讼。该案件从2018年9月至今在不断成为中文社交媒体和新闻媒体的热点关注, 引发了参与人群最为广泛、观点对立十分尖锐的激烈讨论。女权小伙伴在线上发起了#HereForJingyao 和#我也不是完美受害者#活动声援受害者。

2018

9月1日,广东率先在全省中小学、中职学校全面开展性别平等教育,包括破除性别刻板印象、防治性骚扰等内容。

2018

9月,女权行动者张累累为呼吁建立职场反性骚扰机制,给全国五百强寄信。

2018

10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向教育部发送了高检建【2018】1号检察建议书,就加强校园安全管理、预防性侵害幼儿园儿童和中小学学生违法犯罪的发生提出建议。

2018

10月5日,广州律师孙世华披露,她于9月20日在去派出所为当事人咨询时遭遇警察强迫要求脱衣检查达20分钟。现场视频证实了孙律师的投诉。此后,其他女性维权人士和女律师披露了自己遭遇脱衣检查、侮辱性语言和性威胁的经历。至此,国家执法人员的性骚扰问题浮出水面,但孙世华律师进行依法维权的各种努力至今未果。

2018

11月,教育部印发高校、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对于有虐待、猥亵、性骚扰等严重侵害学生行为的,一经查实,要撤销其所获荣誉、称号,清除出教师队伍,任何学校不得再聘任,落实学校主体责任。

2018

12月,最高人民法院新增“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为民事案件的案由,结束了“性骚扰”以一般人格权或其他案由进行诉讼的历史。

2019

1月16日,受害者集体向北京工友之家的内部投诉得到公开回复。投诉发生在数月前,内容为前核心管理人员贾志伟性侵、性骚扰多名志愿者和员工,要求机构公开反思当年查处不妥,并着手建立防治机制。对“工友之家”在微信公号上的回复,受害者集体以“我们不满意”为评价,并披露了更多信息。此后,工友之家负责人孙恒、王德智先后公开发表个人的反思和道歉。前资助机构也发表声明,表明对性骚扰等性别暴力的零容忍。

2019

7月,首个以“性骚扰”为案由的诉讼一审判决公布。社工机构女职工在2018年7月的#MeToo浪潮中公布并状告业界“大佬”刘猛性骚扰。2019年6月11日成都一法院做出的判决认定刘猛性骚扰成立,但驳回原告精神损害赔偿的诉求,以及对第二被告、当事人所在机构为处理不力而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

二、性骚扰调查与报告

2013.11.21 《工厂女工被性骚扰公益调研报告》

发布方:深圳手牵手工友活动室

报告下载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GT3saTV0mp4IINqiY4sQEw#list/path=%2F>

调研背景综述

一、背景

《深圳经济特区性别平等促进条例》已于2012年6月28日深圳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经2012年7月10日深圳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89号公布,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其中第23条明确指出“用人单位应当采取措施预防、制止性骚扰,并对职工进行反性骚扰的教育。”在条例实施后一年,深圳市手牵手工友活动室(以下简称手牵手)承接去年的“女工100个不爽”活动,其中排行第二的不爽正是“工作中的性骚扰”,故我们希望透过调查方式,在2013年11月25日“国际消除对妇女暴力日”来临之际,了解工厂性骚扰的情况,并希望社会各界对这个议题有更多的关注和讨论。

工厂性骚扰为何愈演愈烈,因为它造成的伤害更加隐蔽,通常受害者羞于开口以及社会上对性骚扰的认识的迷失,因此很难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在深圳,轻工业十分集中,其中电子厂、玩具厂等女多男少的行业里,女工被性骚扰的事情时有发生。而被骚扰者因困于取证难,往往得不到法律上的保护和支持,常常要饱受精神上的折磨,与遭受性骚扰的恐惧和压力。作为一个长期关注女工发展的民间劳工机构,就发生在工厂中的性骚扰问题开展了此次调研,希冀通过此次调研了解这些问题:谁是骚扰者,他们在哪里,什么时候,工厂性骚扰又以怎样的形式出现,遇到骚扰后,受害者通常是怎么处理,处理结果如何以及她们最想得到怎样的支持?

通过调查,我们希望把握工厂性骚扰的情况,并从女工的实际需求出发,分析现时处理工厂性骚扰的法律及机制的不足,正视女工在被性骚扰问题上的正当诉求。另外,我们也希望此调查能给深圳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深圳市总工会、深圳市妇联在保障女工合法权益建设工作提供参考,促进我国的妇女发展,为推进我国性别平等建设贡献力量。

二、对性骚扰的界定

1993年联合国《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中将性骚扰作为对妇女暴力的一种形式,之后国际劳工组织和一些国际机构对工作场所的性骚扰也做出明确定义:不受欢迎的性行为或其他与性有关的行为,它损害工作中女性或男性的尊严,包括不受欢迎的身体、语言或非语言行为,造成恶劣的、侮辱性和敌意的工作环境。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北京、上海等地也明确规定:禁止以语言、文字、图像、电子信息、肢体行为等行为形式对妇女实施性骚扰。

三、调查及受访对象基本情况:

本次调研由深圳手牵手主要负责实施,实地调查工作于2013年9月2日开始,至10月13日结束。调研采用问卷与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在深圳的宝安、龙岗、龙华三地区共获得有效问卷219份,同时还获得了大量一手访谈材料。

1、年龄结构:本样本中,主要年龄段为18-35岁,有88.1%,18岁及以下为6.4%,35岁以上为5.5%,最小年龄为17岁,最大年龄为47岁。

2、籍贯分布:本样本中,在调研的宝安、龙华、龙岗三个地区中,籍贯分布前六位的省份分别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四川,所占比例分别为19.7%、17.9%、13.5%、11.7%、8.1%和6.7%。

3、婚姻状况:本样本中,未婚(单身)占52.9%,未婚(恋爱)占12.6%,已婚占30.9%,不愿意透露占3.6%。

4、职位状况:本样本中,普工占77.2%,文员9.6%,技术工3.2%,基层管理3.7%,中高层管理为5.5%,主要集中在一线女普工。

调研的核心发现

在这一部分我们会对调研的结果有个简明的呈现，主要包括以下九方面。

摘要：

1. 七成女工曾经在厂内遭遇过不同程度的性骚扰
2. 超过六成的性骚扰者为同班组同事及附近岗位同事
3. 超过六成半受访者曾对遭受性骚扰作不同程度的反抗，但 46%的处理结果是不了了之
4. 72.1%的受访者希望参加预防性骚扰的培训
5. 41.5%的受访者在遇到性骚扰时希望获得相关部门的协助

一、七成女工曾经遭遇过性骚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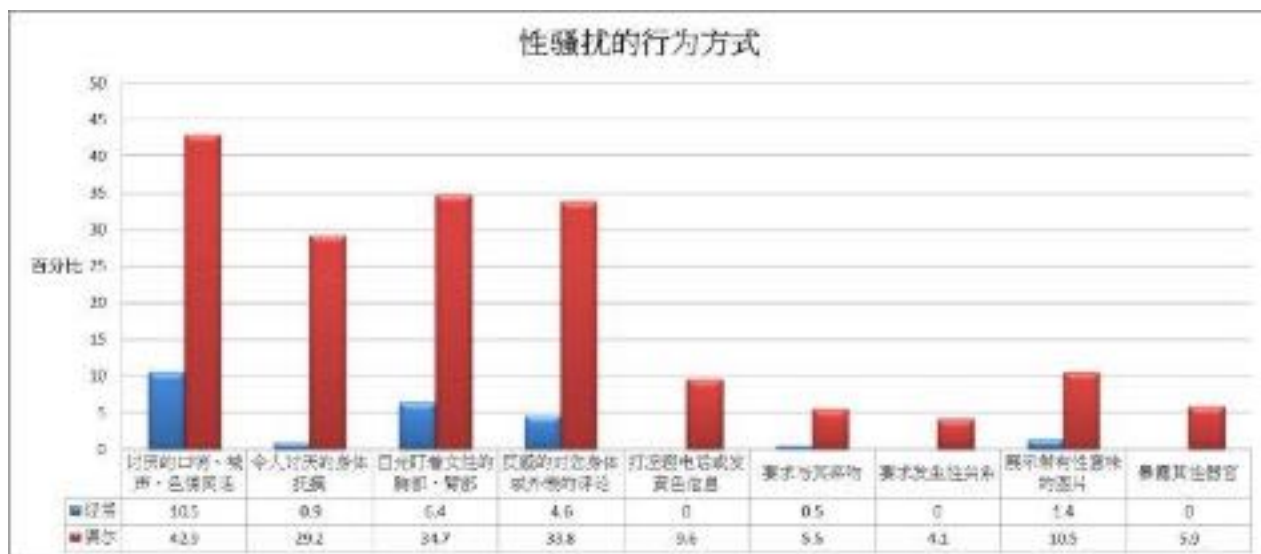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对性骚扰的界定，我们分别从 9 个行为方式（性骚扰行为包括但不限于此）：令人讨厌的身体抚摸，令人讨厌的口哨、喊声、色情笑话，令人反感的对身体或外表的评论，眼睛盯着女性的胸部、臀部，收到淫亵电话或黄色信息，要求与其亲吻，要求与其发生性关系，展示带有性意味的招贴画、图片以及暴露其性器官等不同程度展开调查。

如下表 1 中显示：女工曾经在厂里经常遭遇过不同程度的性骚扰占 219 份有效问卷的 18.7%，偶尔为 52.5%，也就是 71.2%的被访问女工曾经有过被性骚扰的经历，工厂性骚扰的发生频率令人震惊！排行前四位的行为有：第一，令人讨厌的口哨、喊声、色情笑话经常为 10.5%，偶尔为 42.9%；第二，眼睛盯着女性的胸部、臀部经常为 6.4%，偶尔为 34.7%；第三，令人反感的对身体或外表的评论经常为 4.6%，偶尔为 33.8%；第四，令人讨厌的身体抚摸经常为 0.9%，偶尔为 29.2%。从这四类行为中看出，实施性骚扰者直接通过语言或肢体语言对另一方实施骚扰，而被骚扰者很难留下证据。而在另外一组数据（表 2）显示：展示带有性意味的招贴画、图片经常为 1.4%，偶尔为 10.5%；收到淫亵电话或黄色信息偶尔为 9.6%；暴露其性器官偶尔为 5.9%；要求与其亲吻经常为 0.5%，偶尔为 5.5%；偶尔还会有要求与其发生性关系为 4.1%。而后五种行为中，受害者较容易留下相关证据。

【表 1 性骚扰行为发生频率】

		频率	百分比
有效	经常	41	18.7
	偶尔	115	52.5
	没有	63	28.8
	合计	219	100.0

【表 2 发生性骚扰行为方式（可多选）】



二、谁是幕后的“咸猪手”？

至于谁是性骚扰的实施者，通过我们的调查，有些女工会遇到来自不同职位或岗位的异性骚扰，数据（表 3）显示，在遇到骚扰的 156 份问卷中总计有 181 个回答，同班组同事及附近岗位同事是实施性骚扰的主要操作者，二者分别都是 32.6%，共计 65.2%，占超过六成。其它人为 14.4%，接着就是主管为 7.2%，保安为 6.1%，老板与客户都是为 1.7%。

【表 3 谁是性骚扰者？（可多选）】

		频率	百分比
有效	保安	11	6.1
	同班组同事	59	32.6
	附近岗位同事	59	32.6
	直接领导	7	3.9
	主管	13	7.2
	老板	3	1.7
	客户	3	1.7
	其他人	26	14.4
	合计	181	100

三、在哪里最易被性骚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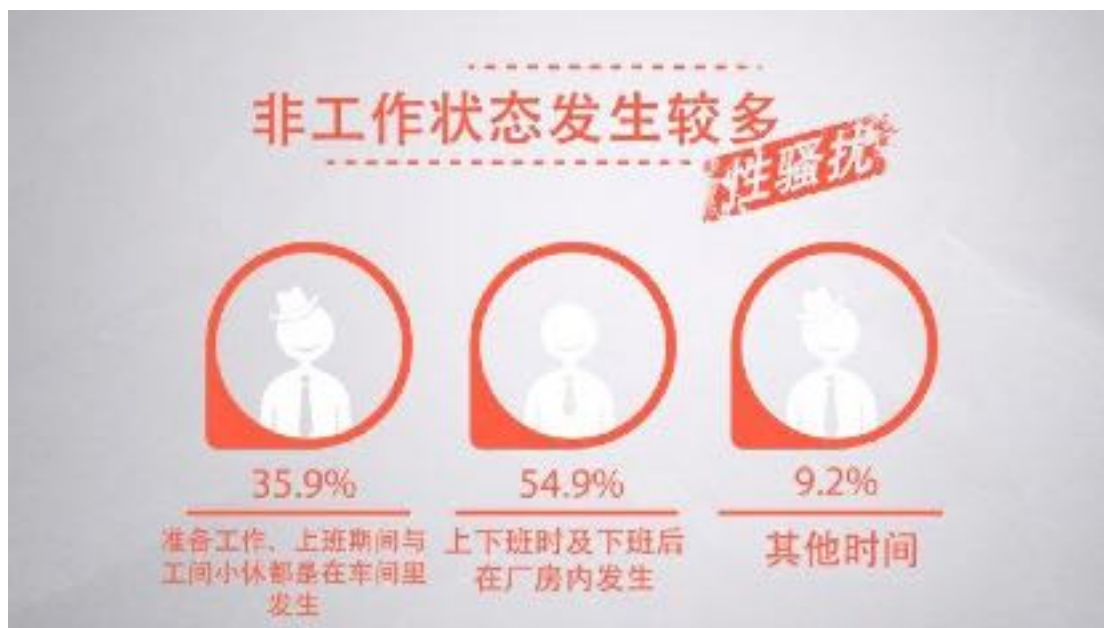
经调查表明，女工被骚扰的场所主要集中在车间，除此之外的厂区里的其他地方也较易被骚扰，数据（表 4）显示：与实施性骚扰相吻合，主要是同班组或者相邻岗位的同事，在车间对女工进行骚扰的为 32.5%，相当于在流水线上上班时，10 个女工就有 3 个人被骚扰。其次是其他场所为 20.3%，出入口安检处为 16.8%，食堂为 9.1%，车间过道为 8.6%，宿舍为 7.6%，厕所为 3.0%，办公室 2.0%。可见，企业加强反性骚扰机制的重要性。

【表 4 发生性骚扰的地点（可多选）】

		频率	百分比
有效	车间	64	32.5
	办公室	4	2.0
	车间过道	17	8.6
	厕所	6	3.0
	食堂	18	9.1
	宿舍	15	7.6
	出入口	33	16.8
	其他场所	40	20.3
	合计	197	100

四、非工作状态发生性骚扰较多

调查数据显示,准备工作、上班期间与工间小休都是在车间里发生性骚扰行为 35.9%;而在上下班时及下班后在厂房内发生的为 54.9%,其他时间为 9.2%。表明非工作状态发生的性骚扰更加严重。



(图一)

五、受害者努力反抗却常常无力改变

发生性骚扰后,有 33.1%的人选择暗示对方放尊重一点,22.2%的人会通过大声提醒,来表示强烈反抗骚扰者。13.2%的人 would 找亲友诉苦。而选择求助领导,报警,找妇联、工会的比例则为 10.5%。极少部分人以没当一回事、隐忍的方式对待,这显示女工们有一定的自我保护意识,然而处理结果的回应却强差人意。调查显示有 46%以上是不了了之,没有起到效果。10%的人通过自己的反抗,对方不再犯;1.9%选择自离;对方被开除的仅占 1%。这反映了整体干预措施不足够,导致受害人虽然奋力反抗,却依然徒劳无力,这点在很大程度上

提示着社会应加快落实相关的政策及机制，以保障女工权益。

六、性骚扰后对女工心理造成的影响

在我们问及被访者，被骚扰后的感受时，75%的人觉得非常恶心，厌恶，还有的觉得那些人变态，很愤怒，反感，心里不爽，不舒服，还有的会感到恐惧，害怕。如这几位女工的反应——

女工 C 说：“反感、愤怒，想给他一耳光。”

女工 D 说：“害怕，不安，担心。”

女工 B 回应：“特别厌恶，最讨厌这种男人。”

另外一位女工 A 说：“不敢面对其它人，不敢跟其他人说，也没人可以说，晚上睡觉时胡思乱想。”

而在 2012 年的女工不爽征集活动中也有如下回应：

“我不爽，男工在车间大声讲黄色笑话，觉得很恶心，让女工难堪，老大也不管。”

“我不爽，男工经常对女孩动手动脚，还开过分的玩笑。”

“我不爽，在组装手机时，男工漏装了麦克套，品质（女性）告诉了生产管理，他会嘻皮笑脸的说要‘套子’，为了安全？间接地在鄙视女人。”

七、受害人的求助对象与周围人的反应

被骚扰后，当问及想求助谁时，有些人会选择多个求助对象，如表 5 统计显示，31.4%的人会选择与同事讲，与被骚扰后的感受对应，与同事讲能给对方施加压力，让其行为受到其他同事的谴责。

受访者 F 说：“让女同事都清楚，强烈反抗，勇敢坚强站出来强烈谴责”。

受访者 H 说：“班组长知道，他会帮我委婉转告那个人”。

受访者 E 说：“同事知道，会指责实施性骚扰的人，想办法阻止。”

受访者 J 说：“一个男同事知道，有点惊讶，叫我保护好自己。”

受访者 S 说：“应该把这些坏蛋一起抓起来，为我们女性出一口气”

25.6%的人更愿意与亲友分享。

受访者 G 说：“闺蜜、朋友知道，劝诫离这些人尽量远点。”

受访者 M 说：“家人、朋友知道，赞同和支持我，抱怨甚至痛恨骚扰我的人。”

15.7%的人 would 向领导投诉，其他才是向警察求助，找工会，妇联或者媒体等。

受访者 L 说：“还有同事、朋友、亲人知道。反应是：他们太无知，不知尊重别人，怎么可以这样，找工会，报警。”

受访者 Z 说：“他们的反应是让我们忍，不要说出来，派出所让我们换号码，他自己的老婆也被骚扰。”

有 10%的人选择不告诉其它人，觉得告诉了也没有人相信。

例如受访者故事三中的红姐，今年 45 岁的她说她自己一直头脑反应慢，不会说话。但其实在工厂，只要做的不舒服，她都会反抗不会默默忍受，敢和老板吵架也敢去劳动站找政府人员理论。但面对性骚扰时，红姐却很害怕，不敢说出来。在她的经历中，她曾多次遭遇同事的性骚扰，当被问起当时为何不敢说时，红姐说：“以前在一家手袋厂，大家上下楼拿货时一个女孩被男的抱住，当时工厂的人纷纷议论女孩被人抱，红姐觉得这样对女孩的名誉不好，但是女孩害羞也不敢说。大家都知道男的名字，但是并不说那个男的。”因此，当红姐被性骚扰时，她就想到别人也会不相信。总有个声音在心里说“老太婆了，别人都不会找你”。她觉得说出来反而被人议论说自己不清白。

因为传统的观念，女性被性骚扰，得不到支持和理解，反而会被骂不检点。红姐也多次提到

说出来会让自己名誉不好，害怕别人不相信，使得红姐面对骚扰一再哑忍。其他的受访者也有类似的说法。

受访者 N 说：“基本无人知道，他们也很讨厌那些人，他们就像是社会的垃圾败类。”

受访者 Q 说：“以前有同厂的同事，他们也很讨厌，反感，但又不敢对别人说。”

【表 5 被骚扰时，您想求助谁？（可多选）】

		频率	百分比
有效	同事	70	31.4
	亲友	57	25.6
	领导	35	15.7
	妇联	8	3.6
	工会	11	4.9
	警察	23	10.3
	媒体	6	2.7
	其他	13	5.8
	合计	223	100

八、女工心声：亟需性骚扰的预防、干预举措

性骚扰的培训调查中，如表 6 所示：72.1%的人表示想参加，可见女工们希望获得更多相关的知识与防范措施，同时亦显示了目前企业对于性骚扰的预防性工作的缺失。

【表 6 如有相关的防治性骚扰的培训，是否想参加？】

		频率	百分比
有效	想	158	72.1
	不想	39	17.8
	无回应	22	10
	合计	219	100

九、女工的希望

36.6%的人希望得到心理支持，在心灵上得到安慰，包括会找亲朋好友疏导情绪，希望可以得到帮助和支持，减轻心理的压力。28.5%的人希望能得到警察的帮助，通过相关的法律途径来维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将实施性骚扰者绳之以法。有明确提到找工会的有 7.3%，明确提到妇联的有 5.7%，21.9%的人希望得到社会上的一些支持，如工友 Y 说：“希望社会加强对女性预防性骚扰认知和自我保护意识。”另一个工友 K 说：“希望身边的同事，互相帮助，需要领导和社会对女性多些关心与帮助。”



(图二)

而当大部分女工对警察和妇联的期待很高时,可是有些警察和妇联并没有在女性受到性骚扰时及时伸出援手,比如故事一中的赵姐,面对性骚扰一年报警6次,仍未能解决问题,而有些企业在干预方面做得不够到位,比如丽开始找的那个线长,就很不耐烦。还有受害者不敢说出来,说出来会被其他人非议,比如红姐的故事。

结语:

在21世纪的新中国,社会发展一日千里,而很多顶住半边天的妇女亦投入工厂,成为为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女工。然而除了收入分配等问题外,女工面临的问题至少比男性还要多出一种,就是工厂性骚扰。调查中已表明七成女工曾经在厂内遭遇过不同程度的性骚扰,超过六成的性骚扰者为同班组同事及附近岗位同事,超过六成半受访者曾对遭受性骚扰作不同程度的反抗,但46%的处理结果是不了了之,41.5%的受访者在遇到性骚扰时希望获得相关部门的协助,72.1%的受访者希望参加防治性骚扰的培训。

《深圳经济特区性别平等促进条例》已出台一年,条例中第六条明确由市性别平等促进工作机构负责组织实施,具体机构编制事项由市机构编制部门另行确定。至今还未公布此机构在哪里。第二十三条用人单位应当采取措施预防、制止性骚扰,并对职工进行反性骚扰的教育。《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十一条在劳动场所,用人单位应当预防和制止对女职工的性骚扰。都明确用人单位有责任预防及处理工厂性骚扰,但却没有听说过哪一家工厂有依法建立相关机制以处理问题。

性别平等标志着社会的文明程度,在全球性别差距排行第69位的当今中国,职场性骚扰充斥着对妇女的暴力,为此,我们期望:

- 1 为落实《深圳经济特区性别平等促进条例》,深圳市所有企业应制定防止工厂性骚扰的预防及处理机制,包括但不限于:
 - 1.1 于企业内加强防治性骚扰宣传;
 - 1.2 为员工提供防止性骚扰及反性骚扰培训;
 - 1.3 制定处理工厂性骚扰政策及机制并公示。
- 2 为更好地落实《深圳经济特区性别平等促进条例》,深圳市机构编制部门尽快明确市性别平等促进工作机构,制订具体实施细则,使之更具操作性。

协力：

(排名不分先后)

所有协助调研的工友

深圳市萤火虫工友服务中心

深圳打工者中心

国际消除对妇女暴力日背景：

联合国于 1993 年发表的《消除针对妇女的暴力宣言》，第一次给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下了定义：不论发生在公共场所或私人生活中，对妇女造成或可能造成身心上或性行为上的伤害或痛苦的任何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而 1995 年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妇女大会再将这一问题列为主题，并成为会议通过的行动纲领的一项重点内容。联合国大会于 1999 年决议通过，指定 11 月 25 日为“国际消除对妇女暴力日”，因为在 1960 年的这一天，多米尼加共国的政治活动家米拉瓦尔三姐妹，被特鲁希略政权暗杀。

机构简介：

手牵手工友活动室是由一群有爱心的工友自发建立的义工队伍，在这里我们可以一起分享打工生活的喜乐悲伤，一起讨论打工生活中我们面临的困难一起找寻解决问题的方法。丰富工友打工的精神，文化生活，出门在外，我们相信大家可以手牵起手，心连着心，互相支持，互相鼓励，互相帮助，传递爱心，建立和谐家园。除了关注基本的劳工问题外，我们也重视女工的生存状况和面对的问题。

调研机构：手牵手工友活动室

发言人：陈燕娣

电话： 137 5109 5906

电邮：shouqianshou2007@gmail.com

手牵手博客：<http://blog.sina.com.cn/shouqianshou2007>

手牵手新浪微博：[@手牵手工友活动室](http://weibo.com/u/1789105180)

手牵手腾讯微博：[@手牵手工友活动室](http://weibo.com/u/1789105180)(帐号：sq200710)

(未完)

2013.11 《广州女工性骚扰调研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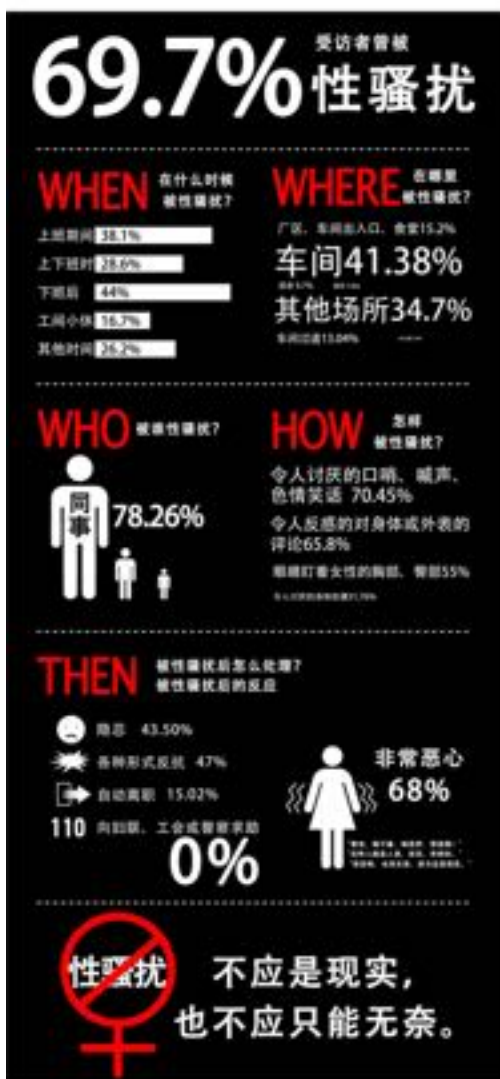
发布：向阳花女工中心

报告全文下载链接：<https://pan.baidu.com/s/1GT3saTV0mp4IINqiY4sQEw#list/path=%2F>

广州女工性骚扰调研报告

调查工作于2013年8月底开始，至10月24日结束，调研采用问卷与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在广州共获得有效问卷134份。

年龄结构 18-24岁占81.8%，25-30岁占12.2%，31岁以上占11.8%，高中学历7%，大专学历13%，本科学历19.2%。
婚姻状况 已婚（含离）占78.4%，未婚占11.9%，离婚占1.2%，丧偶占8.5%。
职位状况 蓝领占74.2%，白领占12.4%，兼职占14.7%，管理层占1.7%，其他职业17.0%。



一. 调研背景

在工业区里接触到的女工，都面对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女性生理期在工作制度中得不到相应的保护、怀孕女工常被迫离职、女工不能享受产假，其中以工作场所里的性骚扰问题更为普遍。

在常见的性骚扰案例中，受害者成为被指责的对象，导致女工多被迫选择退让和忍耐。另外缺乏处理的渠道，包括企业没有防止性骚扰的措施、社区对于受害女工缺乏支援、社会整体对于性骚扰问题的认识不足或刻意避谈等，都导致女工更为无助。

我们希望借助 11.25 反对对女性的暴力日，透过这次结合问卷调查与访谈的调研，呈现女工面对的性骚扰问题，推动企业内的预防性骚扰机制，推动政府出台相关机制并明确主管部门。

二. 调研结果

调查工作于 2013 年 8 月底开始，至 10 月 24 日结束。调研采用问卷与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在广州共获得有效问卷 134 份。

1. 女工遭遇性骚扰及应对



68%的女工厌恶性骚扰，觉得恶心

在我们问及被访者被骚扰后的感受时，68%的人觉得非常恶心，厌恶，还有的觉得那些人变态，很愤怒，很恶心，心里不爽，很难受，并且表示很无奈，这就是现状。以下是几位女工的对此回应——

女工 A 说：“想把那人杀了，灭了他！”（“杀”字原本写的是“傻”，部分女工不常书写）

女工 B 说：“很恐怖，也很无奈，因为这是现实。”

女工 C 说：“这种人就是人渣，变态，有病的。”

女工 D 说：“害怕，睡不着，做噩梦，想逃离！”

根据以上数据，我们可以看出被性骚扰是广州女工经常遭遇的问题，70%的受访女工遭遇过性骚扰，性骚扰的类型多样，部分女工多次遭遇不同形式的性骚扰。其中不乏违背意愿的身体抚摸、暴露性器官及要求发生性关系等严重的性骚扰。

值得注意的是，15.2%的女工曾因性骚扰问题而自动离职。（在工厂工作情形下，自动离职是指自行离开工厂，这种做法通常要放弃当月的工资）根据日常与女工的交往访谈，有些女工是通过各种途径都无法解决性骚扰问题，只能选择自动离职，反应出性骚扰对女工的困扰程度之高。

在受到性骚扰后，不论是隐忍、各种形式的反抗，甚至是选择自动离职，绝大多数女工都选择了靠个体的力量来面对性骚扰问题（其中2%的女工向领导投诉过，是否该归类于此有待进一步讨论），向妇联、工会或警察求助过的女工比例为零。

2. 性骚扰发生的时间、地点及骚扰者

78%性骚扰实施者是同事

同班组及附近岗位同事	78.30%
管理层	12.90%

性骚扰发生在各个时间段

上下班时	28.6%
上班期间	38.1%
工间小休	16.7%
下班后	44%
其他时间	26.20%

41%的女工在车间受到过性骚扰

在车间	41.38%
厂区或车间出入口	15.20%
食堂	15.20%
车间过道	13.04%
宿舍	9.70%
厕所	7.60%
办公室	5.40%
其他	34.70%

有些女工指出电话及短信无法列入特定场所，列入“其他”。

女工遇到来自不同职位或岗位的性骚扰，在遇到性骚扰的人中同班组同事及附近岗位同事是性骚扰的“咸猪手”，二者分别是 44.57%、33.69%，共计 78.26%，超过七成。另有 12.9% 的女工遭遇过来自管理层（包括直接领导及老板）性骚扰。

3. 性骚扰问题的解决

想求助妇联与工会的比例依旧为 0%

遇到性骚扰时，你想求助谁？

同事	46.20%
亲友	29.48%
其它	33.30%
领导	10.20%
警察	3.80%
妇联、工会	0%

一半以上女工想参加预防性骚扰培训

你是否想参加预防性骚扰的相关培训？

想参加 54%

不想参加 46%

你认为遭遇性骚扰的人需要什么协助？

本题为开放式问答题，共有 84 位女工回答了本题，其中较多人提到需要的协助有：

- ✓ 22 人明确提到需要警察的协助，或给予性骚扰他人者以相应处罚。
- ✓ 25 人认为需要亲人朋友及相关专业人士的安慰、心理辅导与开解
- ✓ 15 人提到“需要得到保护”，可大多无法说清楚需要谁，来提供何种保护，其中一位提到“需要得到同事、法律机构的协助，在社会公共场合遭受骚扰的人应得到社会的协助。”
- ✓ 其中 8 个人说不知道，“厂里不会管、警察没空”
- ✓ 1 人提到需要妇联协助，无人提起工会。

在性骚扰发生时，警察、相应的处罚及保护措施，被女工们寄予厚望，女工说“希望引起当官的重视”，也侧面印证了广州目前针对女工性骚扰的制度性惩罚及保护措施的空缺。

三. 调查及受访对象基本情况



四. 附录：性骚扰相关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第四十条 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

第五十三条 妇女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可以向妇女组织投诉，妇女组织应当维护被侵害妇女的合法权益，有权要求并协助有关部门或者单位查处。有关部门或者单位应当依法查处，并予以答复。

第五十四条 妇女组织对于受害妇女进行诉讼需要帮助的，应当给予支持。

妇女联合会或者相关妇女组织对侵害特定妇女群体利益的行为，可以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揭露、

批评，并有权要求有关部门依法查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侵犯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和处罚

第四十二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 5 日以下拘留或者 500 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 5 日以上 10 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 500 元以下罚款：

(五) 多次发送淫秽、侮辱、恐吓或者其他信息，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六) 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的。

第四十四条 猥亵他人的，或者在公共场所故意裸露身体，情节恶劣的，处 5 日以上 10 日以下拘留；猥亵智力残疾人、精神病人、不满 14 周岁的人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 10 日以上 15 日以下拘留。

《深圳经济特区性别平等促进条例》

第二十三条 用人单位应当采取措施预防、制止性骚扰，并对职工进行反性骚扰的教育。

对违背他人意愿，利用职务、雇佣或者其他便利条件，明示或者暗示使用具有性内容或者与性有关的行为、语言、文字、图像，电子信息等形式，作为录用、晋升、报酬、奖励等利益交换条件实施性骚扰的，用人单位应当及时制止、处理。职工也可以向有关单位投诉、举报，有关单位应当及时采取措施予以处理。

第二十九条 当事人认为遭受性骚扰或者性别歧视，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可以向有关主管机关投诉，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性别平等促进工作机构可以协助遭受性骚扰或者性别歧视的当事人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实施性骚扰或者性别歧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016.8.29 《沉默的铁狮——2016 年北京师范大学校园性骚扰调查纪实报告》

作者：康宸玮（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2013 级本科生，曾公开发表作品《她的国——北京市某高校周边“红灯区”性工作者生存现状纪实报告》）

来源：蛋蛋网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_biz=MTg3NjM4NzEwMQ==&mid=2651989917&idx=1&sn=2dd88ee19063b4439404a85de173078b&scene=21#wechat_redirect

他的手颤抖地将行李箱的重心重新扶正，母亲的白发和六月齐至。他是北师大四年内第一个因涉嫌性骚扰离开学校的本科生，在2016年5月末的黄昏，夹在女生节和毕业季两场热闹的大戏之间，于暮色里孤身离开。电话中，他的母亲沉默了片刻，直到迸出哭腔：“同学，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我的孩子上了两年大学，就变成了这样？”粗暴的中年男声立刻把她的话打断，“你问这些干甚啊”，她的困惑被掐成一串短促的忙音。

学生处老师把校方的意思说得明白，主动退学回去重新高考，此事便不会留在个人档案，不然学校只能如实记录，否则万一他再做出类似行为，校方也会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且这对其个人在以后应聘时也是污点。男生的家里人却想不通，只想让孩子有学上就好，几番请求老师将他们的孩子留下，他们怕看到类似“开除”的字眼，这似乎代表着家里二十多年的希望走向终点，令他们不寒而栗。用其母的话说，就是“像被逼在了绝路上”。

男生来自北方农村的特困家庭，从小被父母严加看管。他的同学表示，他看起来太老实了，如果不是看到照片，怎么都想不到他就是被抓的那个人。朴实，羞涩，听话，似乎还有点缺乏主见，是这个男生从小的标签。在母亲眼里他更是全家的骄傲，家里经济很是困难，需以低保为生，但孩子考上北师大让他们在村里也终于抬得起头。这本是非常励志的剧本，直到他被从教学楼的女卫生间里抓出来。从那晚现场的照片看，他被一群学生围在墙角，T恤领口被扯开一块，面色因惊恐而惨白，如孩童般沮丧地撅起嘴唇，眼角闪着泪光，手机已经在接受别人的检阅。提到当时情景，目击的同学仍觉奇怪，这名男生刚溜进去就被发现，随后一群男生将他拽了出来，他当时其实什么都没偷拍到，完全可以谎称自己是走错了，怎么就老实得直接承认了呢？但于事无补的是，他手机里半个月前同样在女卫生间偷拍的照片都还没有删除，当晚他只得在派出所里度过了难眠的一夜。

虽然仅是大二学生，他的相貌却显得过于超越年龄的老成，以至于不少同学仍以为那天抓到的是一个中年人，毕竟北师大总是传出这类主体捅出的性骚扰事件，而与之相反的是，他的出身带给他的仍是朴素稚嫩的性格，恋爱史上也是一片空白。他这样反思自己的行为：在上大学之前他从未接触过类似关于性的信息和教育，上大学后朋友给了他一些黄色网址，这让他再也无法自拔，北京这座富裕的大城市也让他前所未有的诱惑下逐渐迷失。

事件发生之后，他无比懊悔，恳求老师给他一次当面向全班同学道歉的机会。老师摇头告诉他，你还是直接走吧，这件事情解释不清楚，也没有必要再解释了。果然，事件传出后，班里女生的态度立刻呈两极化，同情理解的有，但也有一些姑娘很是愤慨，觉得应该早点发现和开除。我问他的老师，他不是班委吗，再怎样也为班里其他同学多少做了事情，怎么同学会这样不留情面呢？老师想了想回答，可能是觉得他威胁到了她们的安全。

男生返回家乡后，消息趋于利好，断绝了所有在北京的联系方式，参加高考培训班重新备考，在心态上没有因此崩溃。母亲说，他和家庭正在一点点缓过来，尽管直到现在他们也不敢告诉同村的人。他的老师问我，“你觉得大学对学生进行怎样的性教育，才能避免类似的事情？”我一时无从肯定回答，因为校园性骚扰绝非字面呈现出基于性诉求的单一维度，具体而言，实施者的心理和社会动机是什么？对受害者的影响会到什么程度？为什么在北师大等高校越来越频发？作为大学校方和普通学生该如何预防？安保是在哪一块出了问题？长期多次出现在北师大的性骚扰会对这里的两性关系有何影响？不断高涨的反性骚扰声音是否有效？而这些也正是我开始这场北师大校园性骚扰调查需要寻找的答案。

一、无效的不沉默：北师大校园性骚扰情况及安保漏洞概述

我的调查从 2016 年 4 月开始，我和助手从北师大论坛（蛋蛋网）、微博、微信朋友圈及与本人核实描述等渠道，以不完全统计方式查到 2007 年至 2016 年共 60 起确认发生的性骚扰报告，并实时监控北师大从其时起正在发生的校园性骚扰事件。以年为单位，频次分布如下图。



截至目前，性骚扰实施主体除一名北师大副院长教授、三名北师大本校学生，其中包括一名东南亚籍留学生外，其余均确认或疑似校外人员。主要情节以露阴、窥淫、纠缠搭讪为主。我们基于事件报告，绘制如下北师大性骚扰事件地图。



以图中两块最为高发的红色区域为例，一处是学八楼（女生宿舍楼）外与海报之间，另一处是东南方向的教二楼。前者的事件报告以露阴为主，这是因为该女生宿舍楼与海报墙之间缺少监控与照明系统，加之只有少数女生往来于此路，形成安保上的空间盲区。根据事件报告者对露阴者的描述，该地域露阴者呈现单独性、重复性和预谋性等特点。在2013年7月至2014年4月，均报告有一名“身着褐色上衣，戴着眼镜，身高一米七三的中年男子”在此多次露阴。更甚的是，意图在北师大的露阴者不知如何达成了信息共享，均视此地为露阴安全区，导致这两年的事件报告愈发猖獗。我在2016年6月18日23点，接到女生举报此地刚有一名男子露阴骚扰后正在逃离。我便搭乘保卫处的巡逻车，和学校安保人员一起追查该男子，在车上我告知保卫处人员这区域需要监控探头。截至发稿，该区域仍未安装，但新添置的自动报警器也起到了一定的震慑效果。保卫处人员提到一点，对于他们而言抓捕这些男子并非易事，因为这些男子会在露阴后五至十分钟内迅速从校园里逃离，这个时间段都不够被骚扰女性联系到保卫处。

那么，为什么露阴者可以如此迅速地离开？这也正是地图中第二个红色区域教二楼高发的原因。北师大除正东门、正北门、正西门、小南门四个有门卫的出入口外，还有位于京师大厦的东南门和位于兰蕙公寓的小西门等非正常出入口，这些出入口没有安保和门卫人员。教二楼正是距离东南门最近的教学楼，从作案到逃离校区，时间不会超过五分钟，而在这段时间内几乎不会有任何来自学校的安保力量能够有效阻拦。

2015年6月10日下午，我校文学院一名女生在主楼搭乘电梯时发觉身后男子有异样，走出电梯后被提醒身后涂抹了精液。女生非常愤慨，随即到保卫处报案。保卫处通过监控探头发现该男子果然在步出电梯后用手纸擦掉了手上的液体。但是他立刻走入步行楼梯间，而这里没有任何监控设备。所以保卫处便没有办法查到他在楼梯间里呆了多久，又在哪一层从何时离开。不完整的监控系统对于这起事件毫无意义。半年之后，2016年1月，北师大主楼电梯间又发生一起涂抹精液事件，通过与两位当事人女性对实施者男子的相貌描述比对，几乎可以肯定这就是同一人所为。

除硬件设施外，安保人员的能力同样是性骚扰者的突破口。北京的大多数高校都与热闹的市区相隔不远，北师大或者北邮这样的高校更是以地处三环为傲。但并生的问题在于繁杂的街道和密集的流动人口为安保增添了很多困难。北师大仅正东门外与街道有三米宽的缓冲区域，而其他出入口均是一出门便是街道，这就意味着在北师大逃离的性骚扰者只要步出校门便可以很快混杂在车水人群中，安全脱身。那么对于这些性骚扰者，突破北师大校门有多难？保卫处人员介绍了这样的情况，2016年4月，北师大保卫处追查一名刚在校园内露阴正在逃离的男子，该男子冲到小南门，趁门卫没有反应过来，撞过门卫夺门而出，跳到车水流动的学院南路，很快便消失了踪影。这既表露了距离道路近对安保的难处，也显示了我校安保人员的反应不够迅捷。而这是因为北师大保卫处和门卫分属两个系统，门卫与保洁人员或部分楼的楼管一样被学校外派给物业公司管理，只有保卫处才是学校的系统。据其介绍，门卫的月收入只有2000元左右，仅比北京社保局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1720元高出约280元。因此，很多门卫来自于农村或乡下，以社会招聘的方式签约物业公司，流动性强，保卫人员自称为“半年换一批”，只有少部分能长期坚持。据其介绍，门卫队长工作了18年才获得转正的机

会。所以北师大保卫处没有时间和精力对其进行防范校园性骚扰的培训。虽然北师大校园性骚扰常发，但基层安保人员的防范经验仍然不为乐观。一名女生在报案时称学校东操场外的小径上有露阴癖，保卫处接待人员甚至误以为是录音器。

一名安保人员向我讲述了他的苦衷，他认为自己和那些性骚扰者在经济阶层上没有太大的差别，都是不会被异性瞧得起的类型，所以他很能理解性骚扰者种种行为隐含的走投无路。“如果他们是露阴、窥淫这种行为，这是我的职责我会抓，但是我确实认识一个几乎每天来的男子，他只是每天搭讪想找个女朋友，我知道他不会成功，但他只要行为不过界，我还是闭一只眼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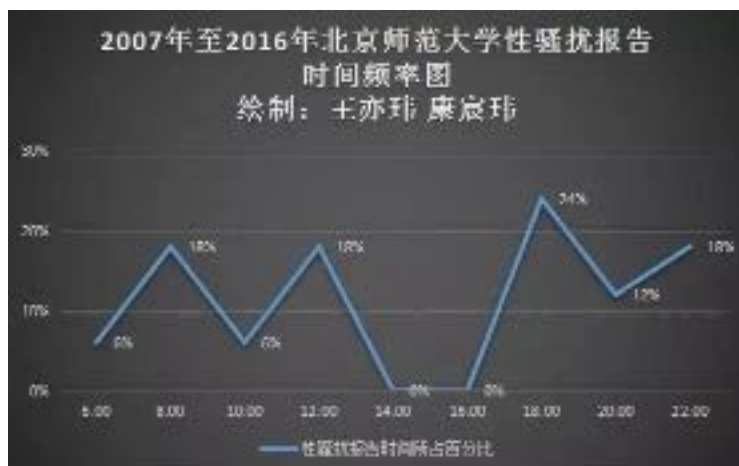
诺埃勒·诺依曼在新闻传播学中提出个概念叫做“沉默的螺旋”。概念假设大多数个人会力图避免由于单独持有某些态度和信念而产生的孤立，导致大众的观点迭代性地参与度增强，而越不被重视的声音越趋于沉默。这是北师大之所以频发的原因之一，虽然部分受骚扰女性会在自己的社交媒体表达抱怨或愤慨，但十年间的整体数量仍不过百人左右，而其中很多女性不了解性骚扰的概念，只得用妖魔化的“变态”一词刻板命名，加之人际关系松散，传播效力十分有限，所以这些女性很难会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发起能引起学校或社会重视的号召。

更多的受骚扰女性却是连报案都没有。不报案因素有：不想体验警察在询问案件细节时带来的不舒服；不想让自己曾卷入性骚扰的事实引起公众的注意；害怕报案后遭到报复和进一步的攻击；还有一些受害者并不知道性骚扰是犯罪，反而觉得对于所发生的事情应该责怪自己；对警方处理后果失望。

被骚扰者的沉默或无效的不沉默助长了骚扰者的气焰，受骚扰女性一度从学生扩展到了一些学生家长。随着近几年校园性骚扰事件愈发常态化，新闻乍起又多是不了了之的状态也稀释着类似事件的关注度。除非有一天北师大校园性骚扰事件程度升级引起全面重视，如今年夏天的南京大学性骚扰事件，可能没有机构或措施能行之有效地杜绝类似事件，但恐怕这也算为时已晚。

纽曼认为，防卫空间应当具有四要素：区域性、自然监控、印象和周围环境。区域性是指土地和建筑物的所有者和居住者对所属区域进行有效管理，自然监控是指通过建筑环境设计实现对本地区的便利监控，印象是指该区域的外在感观，周围环境是指与邻近社区的互动关系。类似于破窗效应，北师大的整体印象在骚扰者面前偏向于软柿子。露阴者寻求刺激和危险，这让他们本身就有意愿尝试挑战秩序，而北师大因为女生数量众多，加之不够强大的安保系统，使这种危险尝试又几乎可以安全逃脱。这使他们形成固定化地满足自身欲求的行为逻辑。克拉克在“情境犯罪预防理论”中认为，当犯罪的收益高于其成本时，犯罪即在发生。

那么，这种软柿子印象又是从何而来呢？我们在调查里绘制了如下时间分布图。



可以看到，性骚扰的发生在北师大有明显的时间差异。一年中，春夏两季是高发期，因为衣物较少对露阴者很方便；一天中，晚6点开始是高发段，而这反映的也是性骚扰者认为的安全时段，照明系统与监控系统没有起到震慑效果。以地图中橙色高发区的四合院为例，该区域位于学校中央偏南位置，被四栋居民住宿楼包围，是部分学生往来教学区与宿舍的路径。该区域共有四个出入口，出入口处各有一个监控探头，区域内部无监控。西侧两个监控面朝区域内部，东侧则面朝外部。按照监控探头的视野范围最广角120度算，性骚扰者只需从西侧进入，东侧逃出，仍有大概率不被监控探头拍到正脸。该区域为不影响居民楼休息，灯光极弱，加之楼自身阻挡外部光线，导致该半封闭区域视线较差。如图是我在该区域于2016年8月27日晚7点半拍摄的照片，未经任何技术处理，已无法看清在我面前三米远的人。



在 2012 年 9 月至 2014 年 4 月，该区域共报告 5 起露阴事件，均为晚上 8 点以后，其中 3 起骚扰者皆为 50 岁左右的中年人。经调查四栋住楼里有三栋存在楼道无灯或损坏的现象，且楼内均无监控系统。如果男子逃窜至楼内，对于被骚扰的单身女性是绝无勇气在这样的地形区逗留或追堵的。

除此以外，北师大在自我宣传中惯于强调这里悬殊的男女比例。其官方微博及公众号在与北邮、北交等大学互动时，会将自身形象女性化甚至联姻化塑造，而这里的女生节更是频现盛况。这些信号对于各高校的单身男性大学生而言都意味着在北师大寻找女朋友成功几率更高，而对于性骚扰者也就意味着这里更适合下手。

对于露阴的性骚扰者而言，越是破坏圣洁，自我满足越是强烈。比如一名露阴者承认在自慰时喜欢想象女子的脚，因为他认为再神圣的女性，她们的脚也很难保持干净。他对自己的想象激动不已。北师大在社会舆论中较好的口碑，和社会普遍对老师及师范的舆论推崇，均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他们在此作案的动力和兴奋程度。

针对以上问题，以赫伯特的“局部控制假说”为参考，北师大可以有这样的改良措施：1.封闭或加强对学校的非正常出入口的管理，堵塞图谋不轨者随时、随意潜入校园的通道。2.尽量减少校园内教学、办公、食宿等非公共空间与公共活动空间之间的人工屏障，既可增加校园通透性，还可增加夜间公共活动空间的人气。3.科学设计校园照明系统，特别注意周边围墙的照明，避免昏暗的光环境给潜在犯罪人提供方便。4.不要把学生宿舍、贵重教学设备等重要、敏感部门布局在校园冷僻部位，以免有情况时造成重大损失，如四合院及学八楼与海报之间需做专门处理。5.避免形成大段无建筑相接的校园围墙，避免校外连通性道路对侧也是

围墙, 否则会造成监管薄弱的空间盲区。6.校门外的紧邻空间与道路之间应有一定范围的缓冲带, 并保证其通透性, 以免形成潜在犯罪人隐身的盲点。7.强化校园威慑手段。加强监控及安保人员的巡视力度, 安保人员以正装威慑, 在显眼位置设置自动报警系统、安全警示标识和报警提示。9.加强校园整体门禁制度, 及对操场、花园、围墙及其他隐蔽处的夜间巡查。10.宣传转型, 减少女性化联姻化的官方宣传。11.建立群防群治体系, 统筹防护、调解、教育和信息传递的持续预防。

二、性低能者: 为何他们只能性骚扰

实施性骚扰的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是大多数男人都有类似的原始冲动还是某种特定人群的精神病症? 可以从北师大 60 起报告的男子相貌特征一窥究竟。

有约一半的女子当事人给出了性骚扰者的预计身高, 均在 1 米 65 至 1 米 75 之间。部分露阴癖者衣服可达数月不更换, 一名女生甚至明确表示能闻到强烈的异味。而对于校内学生, 如我校一名男生在图书馆向女生背后涂抹精液被抓了现行, 女生从愤怒反而转向同情, 因为这名男子实在过于羞涩自责, 张口结舌, 不像正常成年男性的心智; 或以文章开头提到的那名男生为例, 这些男子的相貌和性格特征都不受大多数女性欢迎。

最能吸引女性的男性一般都是身材高大、宽肩阔胸、充满力度的形象, 以带给女性安全感, 相反, 矮小、瘦弱的单薄男性会令女性疑虑丛生。在社会意义上, 道德品质和发展潜力也是女性考察男性的重要标准。很显然, 无论以上任一方面这些性骚扰者大多已被择偶梯度淘汰。按照社会学家杰西·伯纳德的话说: 他们找不到符合婚姻梯度原则的地位更低的女性, 是“桶底”的男人。

他们承受着对异性强烈的焦虑和不成熟的或挫败累积的体验。越经历挫败, 越自卑内向, 越不受异性欢迎, 反复迭代循环。他们是在整个国家失调的男女比例中行将消亡的基因。他们成年后依然依靠手淫满足性欲, 而大多男性此时已可以通过真实的性生活来满足性需求。因此, 没有自我控制能力的露阴或窥淫欲并非常态诉求, 而更像是一类特定男性或者男性的一段特殊时期殊死一搏的报复, 以之抵抗他们无法承受的“阉割焦虑”。毕竟在生活中, 他们可能除了露阴行为外, 其他任何行为都是不惹人注目的。

在我国现阶段, 露阴癖与窥阴癖行为本身是否会涉及犯罪, 需要结合其导致的危害后果来判断, 多数情况下只会按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进行行政处罚。当他们被抓后, 警方的通用处理办法是短时间内的拘留或批评教育。这对改变他们的行为有效吗? 可以说几乎没有。

从性生理学讲, 性变态的普遍现象特征是他的沉思默想、准强迫观念的侵犯性质, 常与性低下的背景相抵触, 具有直接的大脑暗示状态, 这与涉及优势半球——边缘系统轴的改变和边缘系统机制有关。性变态者的一个显著的特征是体现出正常性行为的片段, 而它之所以变得异常是由此只有孤立的、夸大的片段才是引起性唤起和性高潮反应的最佳选择。由此可见, 性变态显然与优势半球及其大脑反应的功能完整性的破坏有关。性犯罪人群的普遍神经功能障碍表现为大脑左半球比较小, 左侧额叶和颞叶区域比较小, 大脑不对称。从而导致低级执行功能障碍和言语功能障碍。

而对于重复犯罪率较高的性骚扰者, 一般文化程度较低, 智力较低, 表现出反社会或无情型

人格障碍。他们往往自尊水平低，控制愤怒情绪的能力差，有一定程度的社交障碍，共情能力低下，甚至认知歪曲。赛克斯和马特扎将他们用以自身行为合理化的方式称之为“中和理论”的自我辩解机制。表现为：第一，案发后拒绝承担责任：常用语言类似“不是我的错，是对方勾引我”。包括我在采访一名本校性骚扰者时，他也反问“怎么就盯着这事儿不放呢”。第二，不承认伤害。常用语言包括“她们又不是没见过”，“她们就喜欢扮演受害者”。第三，否定受害者。他们认为女性都希望或喜欢被强奸。第四，上升到更高的忠诚度，并使自身责任分散。他们认为团伙里或很多男人都会这么做。第五，谴责宣判者，认为警察和他们自己一样坏。

比如，1988年，史考利在其调查中发现75%的强奸罪人表示，如果是自己的妻子、女朋友、妹妹或母亲遭到了强奸，他们会感到愤怒，但是由于认知歪曲的作用，当自己对他人实施强奸时则很少感到同样的愤怒反应，并对他人的不幸和痛苦不会出现移情反应，不认为自己应该负责。

那么这些在他们身上普遍而共性的特征是如何形成的呢？人的行为、人与社会的关系，是具有多种可能性的，没有任何一种事物能够使犯罪现象和犯罪行为注定发生。如果真有这种能够使犯罪现象和犯罪行为绝对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的事物，那么只能是龙勃罗梭理论中的“生来犯罪人”。因为在龙勃罗梭看来，由于远古遗传的结果，在社会中总是存在着一些注定要犯罪的人。任何企图制止这些人犯罪的办法都是无效的，无论怎样他们都要犯罪，除非统统将这些人杀死。因此，如果犯罪行为的发生没有不确定性，没有为必然开辟道路的偶然性，没有统计规律，那么，犯罪现象和犯罪行为就是不可控的，预防和逐渐减少犯罪并最终消灭犯罪也是不可能的，犯罪控制论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客观逻辑。而除了这部分天生犯罪人，大部分男子的露阴或窥淫的行为模式都是习得的，是发展性犯罪心理，是受到性唤醒和随后的手淫带来的紧张缓解的强化。

一方面，当一个人经过合法的努力而毫无成功的希望，那就会滑向邪道，以取得成功和支持。他们往往具有严重的心理创伤，无论来自亲人虐待、被遗弃、暴力、情感受冷漠、在孤独对抗中成长，都使产生了报复心，也学到了报复的方式。其中最可能的仍是青春期与性有关的情感方面的创伤事件，造成了心理痛苦并不断积累，促成了性方面对异性的仇恨与变态，产生替代性报复。我国当前恋爱或婚姻条件对低产或低能男性的不友好让他们的性挫折体验过多。

另一方面，则受消极的生物性因素影响，多数的人格障碍与性变态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消极的生物性因素的基础。如家庭性心理疾病的遗传、生理性缺陷，特别是性功能方面的障碍。精神分析认为，这是自卑与仇恨心理的最初来源。甚至存在潜在的精神病史，可以是精神病之后的一种消极的极端后遗症。但此类型事件并非精神病人的犯罪行为，因为犯罪人具有相当的辨认能力、自我控制能力、自我保护能力与较强的反侦查能力。当他们露阴或窥淫时，精神状态是他们的正常水平。

显然，拘留对这两点都无益处。当下舆论有两种主张倾向，一是加大惩戒力度，为性骚扰入刑；二是对性骚扰者进行心理或化学治疗。两者都较难实现。首先，性骚扰者不会主动接受治疗，精神水平较为原始。而其中的反社会型、无情型人格障碍者，他们内心不具备基本的社会道德，冷漠无情，没有责任感，以自我为中心，极端自私，持续作案直到老年生理与心理能量的自然降低。性格较为内向与孤僻，没有亲密的人际关系，工作生活单独，也可能是

单独性强的工种,行为的隐蔽性强甚至初次印象较好,智慧中等或偏上,行为的计划性、预谋性很好,伪装性强。只要低层次的生理需求仍在恶性膨胀,他们在较低自我控制能力下就一定追求欲望的直接满足,追求刺激、冒险或紧张,无需考虑长远利益,也无需考虑他人的痛苦,用容易的或简单的方式来满足欲望,形成固定的行为模式。这时对他们进行行为纠正或治疗,在没有替代措施的情况下,他们可能只会自身更加痛苦直到复发。而在较低的精神水平下,即使治疗有效,又能恢复到什么程度也不容乐观。邵晓顺在《监狱教育改造工作现状调查与分析》中发现,11.9%的民警认为心理矫治工作开展情况良好或比较好,45.4%的罪犯认为良好或比较好,两者间存在极显著差异,更多的民警认为心理矫治工作开展不理想。

对于性骚扰的法律界定一直在争议中。2005年,《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审,性骚扰首次进入我国立法者的视野,也由此开始向公众传达信息:性骚扰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可是如何定罪也是摆在立法者面前的难题。如果惩治不严,适法行为下行,反而是对他们的纵容。但如果惩治过严,又难免有失公平。对于性骚扰,有很多是很难说是合法也很难说是违法的行为。一些行为法律默许但试图调控,这给性骚扰者创造了一次次挑战秩序的动力,从破坏道德直到破坏法律。

汉代贾谊言:“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生难知也。而曰礼云者,贵绝恶于未萌,而起信于微眇,使民曰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这也是当下研究者更倾向的治理思路:即以社会政策代替法律进行干预。而社会政策的犯罪预防价值也确实优于刑事政策,前者治本,后者治标。在这样的思路下,对性低能男性的预防比治疗更为关键。一是体现在教育过程中的一般预防,主张家长及教师在男孩成长过程中注意对良好性格及人格的关注,处理好性观念与道德观念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幼儿期与青春期阶段,遇到挫折应及时疏导与化解。二是进行特殊预防,进行心理健康检测,及时发现,及时治疗,对性变态与人格障碍者特定人群进行针对性的预防。这些都需要家庭、专业机构与司法部门紧密配合。

在这里需提到一点,并非所有在北师大报告性骚扰的事件都是真正意义上的性骚扰。一些女生将纠缠式的搭讪也归为此类。而据我了解,目前社会上针对求爱无能的男性兴起了名为“泡学”或“搭讪学”的恋爱补习班,这些打着心理治疗旗号的商业性质的组织对他们的学员进行考核的方式就是在北师大或北外、北语此类学校内通过搭讪要到多少数量姑娘的手机号。目前对这种课堂的效果无法界定,虽然对女生而言这种行为普遍不受欢迎,但至少对于部分不自信的男性,也许会有勇气与异性正常交往的预备阶段。而这对于他们而言,也算一种社会干预或预防,至少比走向露阴或窥淫要好得多。

一般在我校内的性骚扰者攻击性不会很高,他们呈现焦虑型和恐惧型两种,前者对他人持消极态度,根深蒂固的自卑感,总是希望得到他人的支持。后者渴望社会接触和建立亲密关系,但是对他人不信任,害怕被拒绝,为了防止被拒绝,会主动回避社交场合及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这两者的行为也只是到露阴、窥淫为止,不会更激烈。他们渴求异性的回应,要求看着他们,并对其行为表示开心或惊恐,但如果女性对其行为表示轻蔑,他们会失望,进一步低估自己,由性心理向性生理障碍蔓延。

在这种性格下,他们的行为模式不仅固定,更具有自我保护能力,行为人往往会采取某些固定化的掩饰罪行和逃避打击的反侦察手段。相应的,行为人的焦虑水平、紧张水平持续较高

而更易感情用事。一旦被抓获, 较容易对问题进行如实供述, 对犯罪过程能较清楚地陈述, 但是往往难以彻底改造其消极顽固的违法犯罪心理, 其违法犯罪行为具有较大可能的反复性。

但是在调查中, 一些女生向我表达了她们的担忧。她们担心频繁出没于校园的性变态会导致人身伤害或强奸。2013年1月21日傍晚6点多, 在北邮西门外的天桥上(已标注在性骚扰地图的附图中), 我校一名女生行走时被迎面走来的一名中年男性突然摺倒压制, 触摸身体, 女生惊恐地呼救, 引来旁人注意, 那名男子才逃离。事件恶劣程度在性骚扰者群体中也十分罕见。而在中影至火箭军医院的这段路程中, 我校一名女生先后两次遭到同一人袭胸强吻。这都意味着性骚扰事件在北师大校园外情况会更加危险。

对于情节严重、社会影响恶劣、对女性伤害较大的性骚扰者, 学术认为应当以变态人格进行强制矫治, 包括矫正已形成的犯罪心理和消除实施犯罪活动的的能力, 含化学疗法、电击在内的理疗, 或者抑制雄性激素药物。在《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刑事篇》中定义其为流氓性犯罪者, 大多可以承担完全刑事责任。

三、黄雀行动: 北师大某学院副院长性骚扰事件调查

我需要单独着重讲一个事件, 在我所有调查过的北师校园性骚扰事件里情节最为恶劣。之前所有的性骚扰主体, 学历最高也不过是北邮落第的考博学生。但是当性骚扰者拥有权力关系时, 取证和反性骚扰的难度远非同一量级。由于目前我校纪检委对该副院长的调查还未结束, 下文以他的姓氏 S 教授代称。

2016年6月6日晚, 一名学生向我举报我校某学院副院长 S 教授性骚扰了这名学生的朋友。第二天晚上, 我便会见这名被骚扰的女生和她的男友, 具体了解了事件情况:

2016年5月13日, 这名女生下课后在教七楼旁取自行车, S 教授以代课老师的身份走向前搭讪, 未言几句, 便索要该女生微信号。女生认为老师要微信号不能不给。当 S 教授添加好友后, 当天便想以教其唱歌为名约她到 KTV。女生立即拒绝, S 教授并不死心, 随后一段时间又在微信多次试图约她到 KTV 或者茶馆。女生的男朋友对 S 教授这种行为非常反感, 但也担心一直拒绝他的请求会对女生该课的成绩有影响, 更何况, 也确实不知道 S 教授是不是如他本人提出见面要求时所言只是单纯想交流一下。女生和她男友最终权衡, 还是去见一面, 但出于安全考虑, 女生当天穿了在两条裤子, 并随身携带了防狼喷剂。6月4日晚8点30分, 该女生到达 S 教授指定的地点清鑫泉茶艺馆(北师大西南门外杏坛路和学院路交叉口西南侧)。S 教授让服务员端上了他预留在的茶叶, 并轻车熟路地让服务员带他俩到6号包厢。我后来对该茶馆进行了调查, 只有6号与7号包厢由相邻的沙发组成, 而其它包厢都是对坐的太师椅。沙发位置如图。



S 教授带该女生在较长的沙发上并排就坐，女生尝了几口茶后感觉很困，怀疑茶里有药便没有再喝。S 教授随后让女生翻译他演讲的英文，这个举动女生感觉很奇怪。但假设茶里确实有药，此举很有可能是在试探是否起效。闲聊一会儿后，S 教授说为表示友好，在与女生握手两三次后，五次试图强行拥抱女同学，并越抱越紧，乃至亲吻这名女生的脸和脖子。女生将他推开后，马上在微信上让男朋友过来。此时 S 教授还想亲吻这名女生，女同学把头别过一边，S 教授便用脸蹭她。当女生生气地站起身说要走了，S 教授表达想最后再抱一抱，又一次地亲吻女生的脸和脖子，女生用手推开后，他便趁势用手搂这名女生的腰，用下身靠了过来。

走出茶馆后，S 教授仍坚持表示希望拥抱该女生，此时女生的男朋友就在二人身后，但未听到二人说话，后来她的男朋友向我表示如果他当时发现这个教授有这样的想法，他一定会把 S 教授揍进医院。此后，S 教授仍多次在微信里试图约该女同学到 KTV 或欣赏音乐会，这名女生不堪其扰终将其拉进黑名单。

当我在了解到此事之后，我需要对此事的真伪作出判断。如果是真，我需要有切实有效的证据，才能使该教授受到应有的惩罚。我的另一位朋友，X 女生了解到我要对这名教授做出调查后，主动请缨愿意帮我拿到证据。但我清楚性骚扰之所以一直猖獗，除了难取证之外，

还有一点就是骚扰人可以轻易把主动权推脱给被骚扰人。因此，我和 X 女生商定在接触该教授时始终保持这样的原则：只以探讨学术目的向之请教，不做任何挑逗或引诱的暗示，如果当事人做出性骚扰行为或暗示，X 同学一定要坚决拒绝。X 同学与 S 教授的所有聊天往来，将全部通过微信和伪装摄像机保持完整的记录，当我最终向纪检委提交证据时，可以证明 X 女生坚定地执行了该原则。这项反性骚扰的取证和调查代号“黄雀行动”。

2016 年 6 月 16 日，X 同学添加 S 教授微信，称有意向申请国外某方向的研究生，希望 S 教授能推荐几本相关的书。S 教授聊了几句便让 X 女生将自己的照片发给他，随后便在当日主动约 X 女生到清鑫泉茶艺馆喝茶（与邀请之前那名女生是同样的地点），X 女生拒绝后，S 教授说“没事的，是想跟你聊聊这个方向研究的究竟是什么，做这个领域研究大概需要具备什么条件”，X 女生这才表示同意。按照 S 教授要求，X 女生在 6 月 22 日晚 9 点 40 分前往见面，我为其购置了一款带摄像功能的手表和一部针孔摄影机，她提前喝了能对抗迷药药效的茶，而我则带几名男生在茶馆不远处等待万一出现不测时 X 女生发给我们的暗号。在前往见面后，S 教授将其领到 7 号包厢，并同样让服务员端来其预留在的茶。他如出一辙地请 X 女生喝茶，女生知道茶里可能有问题，但为了让当事人信任还是毫不迟疑地饮下。S 教授随后让其翻译他朗诵的英文。不久便试图拥抱 X 女生，女生坚决拒绝称握手就行，S 教授仍在靠近告诉她没关系，但是 X 女生并没有妥协，教授便不悦道：“你这还是要去国外留学的人，一点都不 OPEN，国外都是这样的”。这一段被摄像机完整地记录下来。随后其将自己态度冷了起来，并注意到了 X 女生佩戴的手表，拿起来仔细观察，或许是起了疑心，便没有进一步动作。在见面结束后，X 同学当晚见我时表示她感觉到头晕，也非常怀疑茶的成分有问题。

两位人证，一个物证，S 教授存在违抗女生意愿试图用所谓的西方礼仪进行性骚扰的行为证据确凿。但更让我担心的是，两名女生前后遭遇的情节基本一致，说明他很可能是惯犯，只是已往的当事人可能基于羞耻或担心报复的心理没有扩大影响，才使其一直这样猖獗。在短短一个月时间，S 教授便先后对两名女生做出这样的行为，如果留其一直在校工作，到他退休的十几年里，将有不知多少女生受到侵犯。在这样的条件下，我、X 女生、之前被骚扰的女生和她的男朋友联名向北师大纪检委正式递交了实名举报信和视频证据。我们表示递交此举报信的唯一诉求便是将该教授从北师大教师队伍里除名。

目前校纪检委对该教授的调查仍在进行中，我们将会持续关注。该事件的难点是取证问题。使用针孔摄像机得到的证据未必具有足够的法律效力，而该教授却频频约女生到没有摄像头的场所，似乎是一招无解的棋。同时，如果他确实茶里下了药，该行为便已经触及到刑事犯罪，但是只要他一进入茶馆，茶馆门口便有盯梢的男子，导致同样无法取证。主动权、物证、惩罚力度都需要当事人费力才能在舆论和维权中争取证明清白。维权成本过高，犯罪成本过低，在法治社会里显得尤为悲哀。

四、结语：已来的洪水猛兽

当北师大的女生聊起被骚扰的事件时，她们最多的表情是困惑。不知道自己的经历有多严重，也不知道放过或追查对方哪种才算正确。而这些经历给她们的后续影响远比想象中更为长远。一名在电子楼自习时被骚扰过的女生，在整个大学期间没有再进入过电子楼；而另一名被穿格子衬衫的男生涂抹精液的女生自那以后对所有穿格子衬衫的男性都本能地厌恶；我校一名女生将一男生性骚扰她的经历实名发在了校园论坛上，不想却被该男子以侵犯名誉权为由将

论坛告上了法庭，此后她陷入了更深的自责。

这也是性骚扰或类似事件最可怕的地方，无论法律怎样追求公平，受害人和施害者都要承担长期的痛苦。一名女生在电话采访的末尾突然停顿了几秒，以沙哑的哭腔说她扔掉了被性骚扰时她穿的衣服，这本是她最喜欢的一件。我突然想到，那名离开学校的男生和他的母亲，可能此刻也在电话前沉默。

参考书目：

1. 《变态心理研究》，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王宁霞著，2010年9月第1版
2. 《异常心理学高级教程》，安徽人民出版社，张宁主编，2007年12月第1版
3. 《异常心理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张宁主编，2012年2月第1版
4. 《变态心理学与心理治疗》（第3版），苏珊·诺伦·霍格西玛著，刘川 周冠英 王学成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年1月第1版
5. 《犯罪心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杨波主编，2015年10月第1版
6. 《犯罪心理探微》，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刘建清著，2015年4月第1版
7. 《女性心理学》，科学出版社，程玮主编，2012年2月第1版
8. 《犯罪预防学》，上海三联书店，蔡应明著，2010年7月第1版
9. 《犯罪心理分析与矫正》，浙江大学出版社，昭晓顺著，2015年8月第1版
10. 《犯罪社会学》，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夏玉珍主编，2014年7月第1版
11. 《性心理学》，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哈夫洛克·埃利斯著，2013年11月第1版
12. 《性社会学》，内蒙古大学出版社，约翰·盖格农著 李银河译，2009年10月第1版
13. 《城市犯罪空间盲区分析与综合治理》，商务印书馆，王发曾主编，2012年9月第1版
14. 《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刑事篇）》，人民卫生出版社，贾福军 郭光全 蔡伟雄主编，2015年6月第1版

（调查团队：康宸玮 王亦玮 安孟瑶 何嘉蓉 唐晶 莫颖莉 郭磊峰 涂玮钰）

2016.9.26 《大学生性与生殖健康调查报告(2015)》中关于性暴力与性骚扰的调查》

作者：中国计划生育协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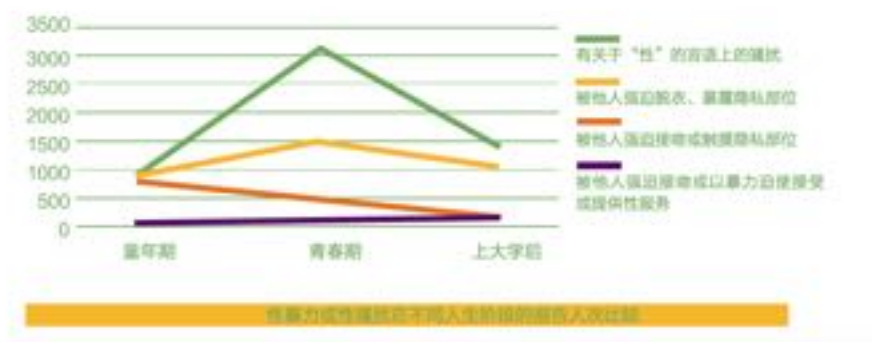
来源：中国计划生育协会

链接：<http://www.cqvip.com/QK/83134X/20164/671340493.html>

【编者注：这份报告共回收完整填写的问卷 20088 份，筛选后得到有效问卷 17966 份，覆盖来自东、中、西部地区的 130 余所高校。】

性暴力与性骚扰经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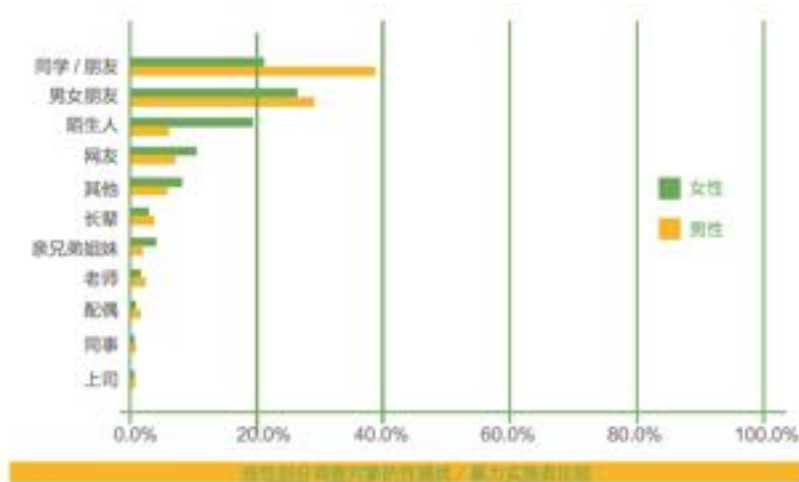
35.1%的调查对象曾遭遇过基于性别的性暴力或性骚扰，其中以“关于性的言语上的骚扰”最为常见(5427 人次)，继之以“被他人强迫亲吻或触摸隐私部位”(2472 人次)和“被他人强迫脱衣服、暴露隐私部位”(1245 人次)，较少见的为“被他人强迫或以暴力迫使接受或提供口交、阴道性交、肛门性交等”(726 人次)。青春期是性暴力或性骚扰发生的高峰期，童年期与上大学后遭受性暴力或性骚扰的情况基本持平。从性别区分上来看，34.8%的女性曾遭遇过性暴力或性骚扰，男性人群中这一比例稍高，为 35.6%。



实施对象

在性暴力或性骚扰的实施者中，绝大多数为同学/朋友和男(女)朋友，占实施者频次总和的 27.6%和 26.9%。其次为陌生人(859 人次，14.7%)和网友(656 人次，11.2%)，老师和上司最少，不到 50 人次汇报曾遭受他们实施的性暴力或性骚扰(1%以下)。

在男、女大学生人群中，性骚扰或性暴力的实施者构成略有不同。对于女性而言，实施者主要为男(女)朋友(25.6%)、同学或朋友(21.1%)、陌生人(19.6%)和网友(13.8%)；而对于男性大学生而言，性暴力或性骚扰的主要实施者为同学或朋友(38.9%)、男(女)朋友(25.6%)和网友(6.7%)等。



我们的建议

教育部门应重视教导青少年避免和应对性暴力或性骚扰的方法；同时，建立校内和社会咨询救助机制也需要纳入教育部门、卫生与计划生育部门的工作内容中。学校层级可利用学校医务室、心理咨询中心等既有资源，开展预防或应对性骚扰、性暴力的宣传教育，为学生建立咨询救助的绿色通道等。同时，有关性暴力和性骚扰的预防、受害者的咨询以及心理疏导等内容，应纳入到青少年友好服务当中。

2017.7 《中国大学在校和毕业生遭遇性骚扰状况调查》

作者：韦婷婷

来源：广州性别中心

全文下载：(原推文已 404)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mObIUy46BcqWYPMaVofN6Q> 提取码: 6stm

编注：【在此仅收录第一部分“前言”】

以下为报告前言部分

鉴于近年来频频曝光的校园性骚扰和性侵害案件，广州性别教育中心和北京义派律师事务所为了了解高校性骚扰的状况，以便未来更好的开展性骚扰预防工作而进行了此次调查，本次调查分为问卷调查、当事人口述和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三个部分。

一、网络问卷调查

我们将高校性骚扰状况作为主题内容，面向全国的高校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问卷调查从2016年10月9日启动，通过网络自媒体平台发放问卷的方法获取样本，于11月10日截止回收到了6592份调查问卷。

在本次问卷调查中，我们在问卷的卷首语将性骚扰定义为：“性骚扰指不受欢迎的性举措、性要求以及其他涉性的语言、非语言或肢体动作”，将性骚扰分为性别骚扰（gender harassment），不受欢迎的性企图（unwanted sexual attention）和性强迫（sexual coercion）去设

计问卷，并分别用不同的问题这三种性骚扰进行测量[关于性骚扰分类和测量的方法可参见“Measuring Sexual Harassment: Theoretical and Psychometric Advances”, Louise F. Fitzgerald; Michele J. Gelfand; Fritz Drasgow, 1995.]。

“性别骚扰”用下述四个问题测量，内容为：未经同意用色情/猥亵的目光注视你；未经同意对你进行猥亵性的动作或暴露性器官（露阴）；未经同意和你讲和性有关的玩笑或话题，展示猥亵文字/图片；对你的性取向和性别气质/表达进行侮辱性的评价，例如变态、二椅子等。

“不受欢迎的性企图”用三个问题测量，内容为：你拒绝对方的约会或者交友请求，TA 仍然死缠烂打；有人未经同意故意触碰你的身体或隐私部位，让你感觉到厌恶；强行亲吻你或逼你亲吻 TA。

“性强迫”用三个问题测量，内容为“被逼拍摄暴露身体的照片；通过一些手段让你感到害怕，担心如果在性方面不合作，会遭到对方的报复；被逼进行性行为。”

在上述的性骚扰情况数据之外，我们询问了关于受访者基本情况，包括性别、年龄、性取向、所在/毕业高校及年龄等信息，我们在基础信息中列出了性取向和其他性别（第三性别）的选项，意在通过这个调查了解性少数遭受性骚扰的数据进行对比研究。此外，我们还在问卷中询问了实施者的情况、发生场所、当事人反应（是否报警和报案）及其原因、对校园性骚扰预防的看法等。最终，我们使用问卷星调查平台发布了问卷，并通过性别、性教育有关的网络自媒体平台（具体平台详见合作名单）进行了问卷的发布。在剔除了无效样本后，我们结合问卷星的结果，用 SPSS 对部分数据进行了交叉分析。

二、案例搜集

在上述问卷调查的最后，我们询问受访者是否愿意留下联系方式并接受我们的访谈，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有 580 名受访者愿意接受进一步的采访，其中有 140 多名网友在问卷的末尾留下了 TA 们大致的性骚扰故事经历，如此庞大和高比例的回应当让我们意识到，性骚扰对当事人的影响恐怕远远高于我们的想象、TA 们述说的欲望也高于我们的想象，考虑到人力和隐私保护的问题，我们使用更为赋权的方法鼓励当事人自己写出来 TA 们的故事，我们通过邮件联系了这 580 名网友邀请其写出故事，最后收到了几十份详细的当事人口述，我们筛选了其中一些口述故事编辑成为报告中的当事人口述案例。

三、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为了更进一步了解高校在预防校园性骚扰方面的具体措施和方法，在本次问卷调查之外，我们还向全国 113 所 211 高校寄送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询问了各高校是否接到关于性骚扰的投诉和举报、校园是否有防治性骚扰的培训教育和处理机制等问题，我们将本次信息公开的结果也作为补充调查的结果放在报告中。

上述三个方面的调查都意在解答以下问题：高校中什么样的人曾经或者正在经历性骚扰、其具体情况如何；实施这些骚扰的人是谁、与当事人什么关系；这些骚扰在什么场所发生；当事人是如何应对、受到什么影响；高校学生是否对预防性骚扰的教育有需求，当前高校中性骚扰预防教育和预防机制的情况如何，在报告的最后，我们也基于上述报告对当前的高校性骚扰预防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

同时，报告中多名当事人几乎没有经过删减的自我口述，将成为有血有肉的生命经验故事，以及有力的“呈堂证供”，向我们展示着性骚扰这样一项暴力是如何影响着一个个的生命，也提醒着读者时刻记住：性骚扰并不仅仅是报告中呈现的数字而已。

感谢为这份报告作出贡献的师友和伙伴：多名顾问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建议和想法，众多平台和自媒体义务为本调查做出了宣传，很多志愿者不辞辛劳参与了数据的分析、翻译、设计等工作，她们的名单都显示在封底中。最后，感谢填写此次问卷的 6592 位朋友，虽然不知道你们在哪里，但是正由于你们的参与才让此次报告成为可能，我依然能够记起在好几个夜里翻阅这些留言和故事给我带来的颤抖和鼓舞，希望这份天南地北的“连结”将成为第一颗种子，通过生根发芽不断促进一个更为平等、尊重、美好和谐的社会到来。

韦婷婷（手写签名）

2017.7.18 《千千|职场性骚扰调查报告》

作者：千千律师事务所

来源：微信公号“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uIHeDisoic6BzsBAHesOcg>
<https://mp.weixin.qq.com/s/KgjiruUzM7uHQFrq0UcXrQ>

（上）

导言：研究目的与方法

从语词来源上讲，“性骚扰”属舶来语。从行为意义看，它却不是新鲜事物，只是在“性骚扰”一词引进之前，诸如此类的行为要么被称作“调戏”，要么干脆称作“流氓行为”。在国际劳工组织视野下，性骚扰被定义为不受欢迎的、讨厌的、冒犯性的与性有关的行为，或其它基于性的行为。

根据发生的场所，性骚扰分为一般性骚扰(发生在公共场所等场合)和职场性骚扰(发生在工作场所)，职场性骚扰又可分为交易性性骚扰和敌视环境性性骚扰。交易性性骚扰指身居高位者，以获得、保持或停止提供某种工作中的好处为条件向员工提出性要求。敌视环境性性骚扰指不受欢迎的性攻击、性要求，或其他带有性色彩的语言、非语言或身体行为，它妨碍一个人的工作成绩，或者使被骚扰者处于一种被胁迫的、恶劣的、令人不安的、侵犯性的或者粗暴无礼的工作环境。

职场中所存在的性骚扰问题已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根据一项澳大利亚平等机会委员会 2004 年的调查，18 至 64 岁的被访者中有 18% 表示曾在工作场所经历过性骚扰。近年来，许多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专门禁止工作场所性骚扰的法律，各国的企业也开始建立防治性骚扰的规章制度，一些政府、企业以及非政府组织提出了一系列防治职场性骚扰的倡议。

防治和消除职场性骚扰已成为创造和谐的两性关系，实现男女两性平等的重要议题，也是中国政府履行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国际劳工组织第 111 号公约的重要组

成部分。据 2000 年在深圳市对 600 人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 32%的受访者表示曾遭到过不同形式的性骚扰, 其中女性受害者占女性被访者总数的 43%。

为了了解企业中存在的性骚扰的状况、性骚扰对员工和企业的危害性、企业对性骚扰的防治状况, 探讨企业建立防治性骚扰机制, 逐步消除职场性骚扰, 创造两性平等、健康、安全的工作环境, 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的前身)于 2009 年启动了“推动企业建立防治职场性骚扰机制”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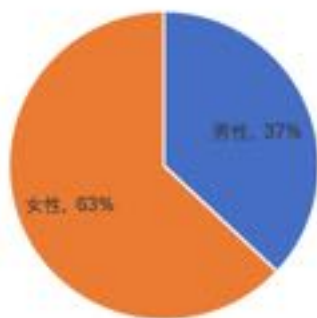
本研究将职场性骚扰定义为: 在工作场所或与工作有关的其他场所中发生的一切不受欢迎的性攻击、性要求或与性有关的语言、身体行为, 使被骚扰者处于一种恶劣的、被胁迫的、令人不安的、粗暴无礼的工作环境。具体说来, 我们用如下 10 种工作场所的不愉快经历来衡量职场性骚扰(具体见表 1), 只要被调查者报告自己曾有过其中任何一种经历, 即被认为遭受过性骚扰。

表 1: 职场性骚扰的测量

1. 被反复凝视身体敏感部位或被带有性意味的长时间注视。
2. 他人身体故意靠近。
3. 他人通过电话、手机或信件挑逗或性暗示。
4. 他人以性为内容进行辱骂。
5. 他人以利益作为交换条件提出性要求。
6. 他人做出猥亵动作, 包括手势、暴露性器官等。
7. 被人强行抚摸。
8. 被人强行搂抱。
9. 被人强行亲吻。
10. 被人强迫发生性关系。

本次调查的抽样总体为北京市、广东省、江苏省及河北省十家企业的所有员工, 共抽取 2000 人进行问卷调查。调查中实际发放问卷 2000 份, 收回有效问卷 1837 份。有效回收率为 91.85%。此次接受调查的 1837 人中, 男女比例分别为 37%和 63%, 70%的样本来自城市, 95%为 20-49 岁的青壮年, 普通员工的比例接近七成 (6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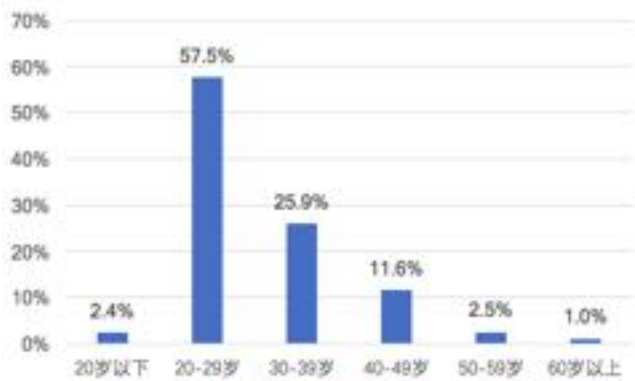
性别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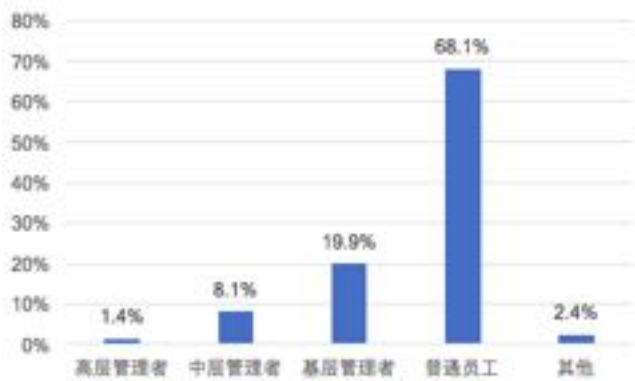
城乡分布



年龄分布



职位分布



企业性骚扰整体状况

调查结果显示, 23.9%的被调查者报告自己曾目睹或听说本单位其他员工遭受过性骚扰, 19.8%的被调查者承认自己遭受过性骚扰, 5.3%的被调查者承认自己曾对他人实施过性骚扰。



而从性别构成比例来看, 听说、目睹或自身遭遇过性骚扰的女性比例要高于男性, 而男性自己对他人实施过性骚扰的比例要高于女性。

在曾遭受性骚扰的企业员工中, 有 44% 的人表示自己曾遭受同事的性骚扰; 有 32.8% 的人表示自己曾遭受客户的性骚扰; 有 14.9% 的人表示自己曾遭受上级领导的性骚扰; 仅有 5.2% 的人表示自己曾遭受下属的性骚扰。本次调查的数据还显示出, 女性遭受来自客户的性骚扰的比例要大大高于男性, 是男性的 1.6 倍 (40% VS 25%)。



此外, 在考察个人特征对个体是否遭受性骚扰的影响时发现婚姻状况、学历和职务的影响最为显著。调查数据显示, 未婚者遭受性骚扰的可能性是已婚者的 1.8 倍; 学历越低, 遭受性

骚扰的可能性越高；管理者比普通员工更有可能遭受性骚扰，且可能性要高出一倍。

美国女权主义法学家凯瑟琳·麦金依在 1976 年提出性骚扰概念时明确将之界定为：“出于权力关系下强加的讨厌的性要求，其中包括语言的性暗示或戏弄，不断送秋波或做媚眼，强行接吻，用使雇工丢失工作的威胁作后盾，提出下流的要求并强迫发生性关系。”有学者认为在当前我国语境中存在对性骚扰概念的泛化和窄化现象，这都不利于真正保护妇女的权益，真正实现工作场所的健康和谐，应该围绕性骚扰本义中以权力滥用为中心的本质特征来加以界定：它是相对的优势者针对相对的弱势者实施的，不以正常情欲关系为目的，导致弱势者反感或抗拒的性意涵行为。

之所以要强调“相对”两个字，是因为强与弱在性骚扰事件中是一个灵活的概念，并不仅仅指职位、辈分、力量的高低，而是一种相互比较产生的概念，比如城市中的弱势群体选择比他/她更为弱势的外来者实施性骚扰。有时在有关性的争执中，双方并不存在强势和弱势之分，比如，一位女性走在路上，一男性对其吹口哨，由于两人之间不存在强势和弱势，此类事件也是较易解决的，可以严正抗议，可以不予理睬。工作场所的性骚扰问题之所以很难解决，是因为强势方对弱势方拥有影响力，使得拒绝或者反抗都非常困难，需要付出代价。所以，必须紧扣权力关系，才能更好的认识性骚扰的本质。

此次调查的数据正好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个问题。有人将当今中国称为学历社会，学历成为社会分层的重要指标。一般说来，学历越低，拥有的资源越少，在社会上及企业中所处的地位越低，处在权力关系的底层和边缘，因而遭受性骚扰的可能性也就越高。

数据还显示管理层比普通员工更容易被性骚扰，这个结果似乎违背了我们关于权力与性骚扰关系的强调。但实际上，这个现象需要深入探究。我们来看被调查者的具体职位分类情况及遭受性骚扰者的职位情况：在遭受过性骚扰的企业员工中，高层管理者有 8 人，占受调查的高层管理者总人数的 30.8%，中层管理者有 17 人，占受调查的中层管理者总人数的 11.8%，基层管理者和普通员工遭受性骚扰的比率则分别为 18%和 24.7%。

表 2 职位与遭受性骚扰的关系^①

	您的职位在企业中属于：→			
	高层管理者	中层管理者	基层管理者	普通员工
遭受性骚扰人数	8	17	62	273
总人数	26	144	344	1104
遭受性骚扰百分比	30.8%	11.8%	18.0%	24.7%

在 8 位报告自己曾遭受性骚扰的高层管理者中，其中领导对自己实施性骚扰的有 2 人，同事骚扰自己的有 2 人，6 人被客户骚扰，没有任何人指出是下级骚扰自己。在 273 位曾遭受性骚扰的普通员工中，其中领导对自己实施性骚扰的有 24 人，同事骚扰自己的有 110 人，客户骚扰自己的有 63 人。高层管理者往往被认为位高权重，应该是远离性骚扰的人群。但我们发现事实并非如此，高层管理者甚至更有可能遭受性骚扰的侵害，特别是来自客户的性骚扰。高层管理者手中往往具有较大的决策权，他们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谈判或交易的成败，并且与公司的利益直接挂钩。在与客户接触中，客户可能利用高层管理者这种患得患

失的心理实施性骚扰, 逼迫高层管理者为了公司的利益就范。

普通员工遭受的性骚扰多来自同事或客户, 并往往表现为同级员工中比较强势的一方骚扰弱势的一方, 或客户利用某种工作上的利益关系实施骚扰。正如前面所谈到的, 权力不仅仅是职位, 权力往往是一种相对力量的比较, 不仅上级可能骚扰下级, 同级员工中比较强势的比如男性或者业绩好的也可能滥用自己的影响力骚扰相对弱势的同事, 客户可能利用业务关系乘机刁难甚至骚扰企业员工。这都是渗透着权力关系的性骚扰的表现形式, 也是解决职场性骚扰问题的难点所在。

性骚扰对个人及企业的影响

1

对员工的心理及生理造成伤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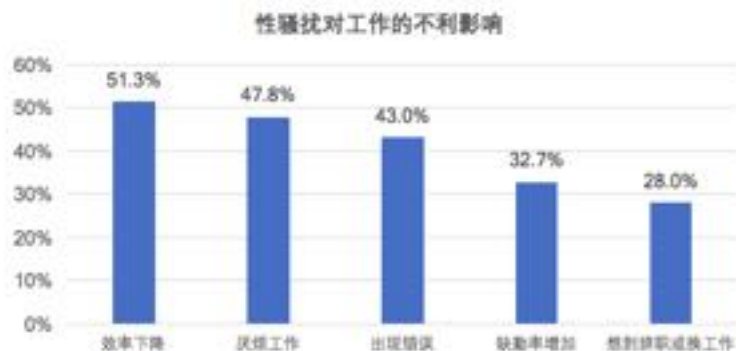
考虑到本研究对性骚扰的操作化是个比较连续的行为谱系, 涉及从“他人通过电话、手机或信件挑逗或性暗示”等被认为程度相对较轻的性骚扰行为到“被人强行亲吻”甚至“被人强迫发生性关系”等情节极为恶劣、触及法律的严重性骚扰行为, 我们将表 1 中的 10 项性骚扰行为分为两类, 将后面五项归为严重性骚扰行为, 包括“他人做出猥亵动作, 包括手势、暴露性器官等”、“被人强行抚摸”、“被人强行搂抱”、“被人强行亲吻”以及“被人强迫发生性关系”, 考察这些行为对个人的影响。根据这个定义, 遭受到性骚扰的个案中 92%属轻度性骚扰, 8%属重度性骚扰。

调查数据显示, 一般而言, 轻度性骚扰对人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心理及与心理有关的生理层面上。受骚扰者更容易产生脾气暴躁、对他人不信任、焦虑、抑郁、失眠等症状。如果遭受的性骚扰比较严重, 生理上的反应则较为明显, 出现疼痛、食欲下降和消化系统疾病等生理反应, 且会出现自杀、自虐等想法或行为。从性别角度来看, 在遭遇性骚扰时, 男性比女性更易因此事与家人或伴侣发生争执, 女性与家人或伴侣发生争执的比例为 4.6%, 而男性的这一比例达到 18.0%。

2

对工作产生不利影响

工作场所性骚扰的发生会对员工的个人情绪和工作状态产生诸多负面的影响, 如工作速度减慢、工作效率下降, 对工作感到厌烦, 情绪消极, 工作时心不在焉, 常常在工作中出现错误, 工作的缺勤率增加等。调查结果显示, 超过一半的被骚扰者 (51.3%) 工作效率下降, 近一半的被骚扰者 (47.8%) 对工作产生厌烦情绪, 43% 的被骚扰者在工作中常常出错, 32.7% 的被骚扰者缺勤率增加, 有 28% 的被性骚扰者产生了辞职或换工作的想法。从性别角度来看, 女性在遭受性骚扰后想到辞职或换工作的人数比例要高于男性 (29.8% vs 20.6%)。



可见，性骚扰会对员工的工作造成一系列的负面影响，这会间接影响企业的效益，造成人才流失，对企业的发展十分不利，所以净化工作环境、消除工作场所的性骚扰、创建和谐工作环境，并非只是企业的公益行为，也并非只是在履行社会义务，这些跟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息息相关，需要企业投入更多关注。

(下)

遭受性骚扰后个体的应对方式

1

遭受性骚扰后个体应对方式偏好和性别差异

调查结果显示，在假想自己遭到性骚扰时，受访者选择屈从和睁只眼闭只眼的比例较低，只有 12.6%，87.4%的受访者表示会明确警告骚扰者立即停止骚扰行为。这与遭受过性骚扰员工的实际应对方式大相径庭。实际发生性骚扰时，不论是轻度的还是严重的，事实上只有 45.6%的被骚扰者会明确警告骚扰者，却有高达 54.4%的被骚扰者选择屈从和睁只眼闭只眼。对于轻度性骚扰，选择忍耐或警告的比例会达到六成。可见，没有遭遇性骚扰的人往往认为自己如果遇到性骚扰会说“不”，然而当他们真的遭遇性骚扰时却不一定坚定地反抗。同时，有 70.8%没有遭遇性骚扰的受访者说他们如果遭遇性骚扰会向单位人事部门、工会或管理者投诉，而当性骚扰发生后，实际上只有 34.3%的员工向单位人事部门、工会或管理者投诉。在遭受重度性骚扰的情况下，这一比例略有提高，会达到近 50%。而选择司法诉讼和报警方式的比例均不到五分之一。

是什么造成这种想象和现实的差距呢？调查结果显示，遭受性骚扰的人害怕被人知道、害怕丢工作。显然，遭受性骚扰作为一个概念，与实际发生的事情是有本质区别的，不论想法多么理智和积极，真正面对性骚扰时，还是有很多人选择了消极的退让方式来应对。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性骚扰的受害人往往容易被污名化，在受害之后再度成为受害人，背负沉重的舆论压力。所以人们容易在性骚扰面前委曲求全。这是对职场权力的屈服。正因为如此种种原因，职场性骚扰问题难以解决。



引入性别变量后，我们发现男女在应对性骚扰的方式上存在着一些性别差异。在遭受性骚扰后，尤其是在遭受重度性骚扰时，女性选择忍耐的比例要低于男性。从调查数据来看，对性骚扰行为进行反抗后，更多的男性在工作上受到了影响（65.3% VS 47.2%）。社会性别角色分工使得男性比女性更看重工作成就，因而男性出于担心失业、降职和不良舆论而在相当大程度上对性骚扰选择忍耐。同时，由于女性多是出于对丢面子（11.0% VS 4.1%）和工作上人际关系恶化（20.8% VS 15.8%）的担心，女性更愿意选择相对保守温和的应对方式。因此，在寻求外力帮助时，女性选择警告和向单位投诉的比例均高于或等于男性，而选择辞职、社会维权、报警、诉讼等方式的女性比例反远低于男性。

2

权利与职场性骚扰存在密切关系

虽然遭受性骚扰后表示自己明确拒绝者中有 56.3% 的人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但是反之，另有近一半人还是遭受了不同程度的不良影响，其中 19.3% 的人遭受了不良舆论，13.5% 的人被降薪，7% 的人调离原单位，降职和被迫辞职的人分别占 6.2% 和 5.2%。

进一步分析发现，工作没有受到影响的被骚扰者中，有 46.7% 的人是受到同事骚扰，受到上级领导骚扰只有 6.7%；反观工作受到影响的被骚扰者中，只有 40% 的人是受到同事骚扰，而受到上级领导骚扰的比率上升到 20%。由此可知，拒绝上级领导的性骚扰可能会对自己的工作产生负面影响，可见在职场里，性骚扰实施者往往利用较高的职位和较大的权力对他

人实行性骚扰，性骚扰确实与权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反抗可能给被骚扰者的工作带来的各种不利影响往往会迫使被骚扰者选择忍耐。

单位处理性骚扰问题的现状

1

单位惩罚性骚扰者的积极性有所欠缺

在被骚扰者向单位人事部门、工会等相关机构或管理者投诉后，“单位积极采取行动，对实施者进行了惩罚”只占 38.6%，“单位不予受理”占 11.4%，“事情不了了之”占 36.4%，其他占 13.6%。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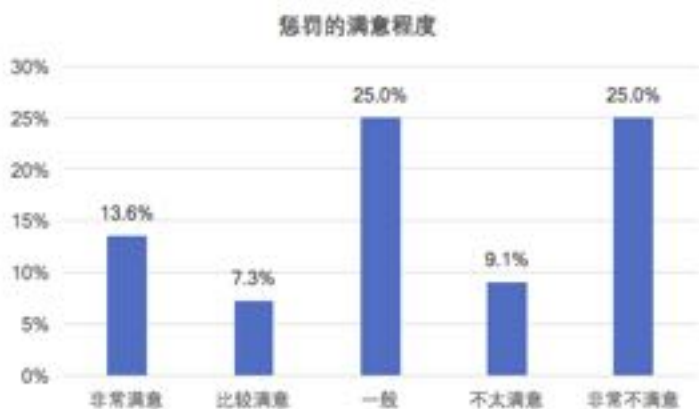
即便被投诉，仍有超过三成性骚扰者没有受到惩罚

遭投诉后，性骚扰实施者可能被警告、停薪、降级、调离原岗位乃至开除，但是仍有 31.1% 的性骚扰者没有受到任何处罚。而由女性提出投诉的情况下，没有受到惩罚的性骚扰者要比平均略高一些，达到三分之一。这些没有受到任何处罚的骚扰者主要是男性，占 53.8%，还有 31.8% 是男女皆有的情况；他们中 7.1% 是被骚扰者的上级领导，客户和同事各占 35.7% 和 2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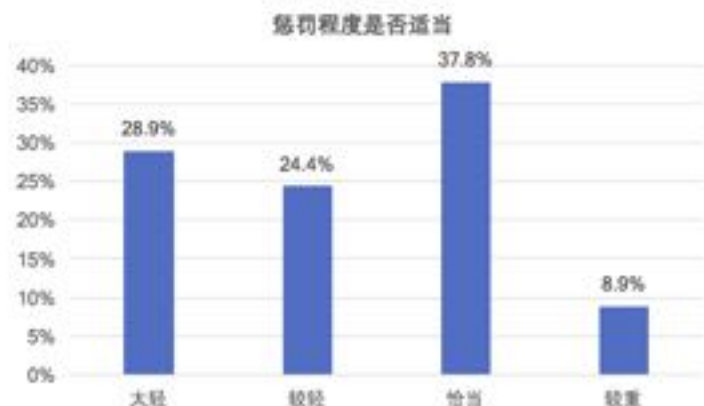
3

被骚扰者对于处罚程度和处罚结果的满意程度不高

总体说来，四成被骚扰者对单位的处罚表示基本满意，但值得注意的是，更多女性比男性表达出对处理结果的一般和非常不满意态度，比例分别为 30.4% VS 19.0%，30.4% VS 19.0%。



37.8% 的被骚扰者认为单位对性骚扰者的惩罚恰当，但更多的被骚扰者（53.3%）认为惩罚不够。投诉后，44.4% 被骚扰情况有所好转，仍有 44.1% 情况和从前一样，有 11.1% 情况甚至更糟。这两者没有明显的性别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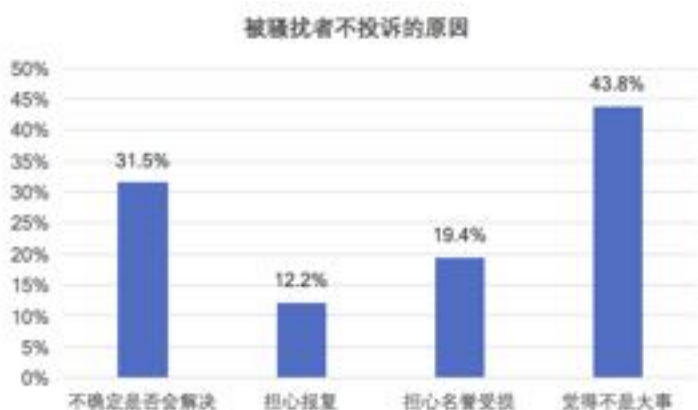


4

单位相关机构或管理者在处理性骚扰事件时应改进工作方式

35.6%的被骚扰者希望加大对性骚扰的惩治力度，近三成（28.6%）被骚扰者希望单位处置问题更公正公平，19%的被骚扰者希望加强处置性骚扰事件的保密工作。

没有向单位人事部门、工会或管理者反映情况的被骚扰者，超过四成是因为“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事”，超过三成是因为“不确定单位是否会妥善解决”、分别有 12.2%和 19.4%的被骚扰者“担心投诉后受到报复”和“担心个人名誉受损”。



此处及前面的一些数据可以侧面说明为什么选择忍受性骚扰的职工比率那么高，因为在大家心中，即便积极抗争，得到的结果也不会好，这样的想法通过各种渠道散布，会在无形中形成一个单位的性别文化，阻挠个体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的权益。

员工对单位处理性骚扰问题的期待

从调查结果来看，71.9%的被调查者认为工作单位需要为员工在工作场所遭受到的性骚扰承担一定的责任。本次调查数据也显示了职工对本单位处理性骚扰问题在制度建设方面的意见和期待。

大多数员工反映自己单位没有防治性骚扰的有关规定、机构及活动

有 15.1%的被调查者表示他们所在单位有禁止性骚扰的相关制度规定，而 29.9%表示没有，55%表示不知道。45%的被调查者表示单位没有成立受理性骚扰投诉的机构，50%表示不知道，只有 5%表示有。59%的被调查者表示所在单位没有开展防范性骚扰的培训活动，35.8%的人表示不知道有这种培训活动。57.2%的被调查者表示所在单位没有进行过防治性骚扰的宣传和教育活动，35.8%的被调查者表示不知道单位进行过这种宣传和教育活动。

2

员工对企业制定防治职场性骚扰相关规定的建议

有 68.9%的被调查者认为他们所在的工作单位有必要制定禁止性骚扰的相关规定，采取有效的惩治、防治措施并做好对受害人的身份保护。不少员工还提出要对举报性骚扰行为的人进行奖励，对受害人进行补偿。



3

员工对企业成立受理性骚扰投诉机构的期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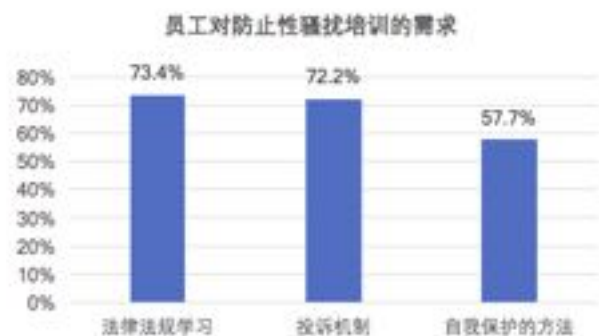
63.7%的被调查者认为他们所在的单位有必要成立受理性骚扰投诉的机构。人们对此类机构的期待主要如下图所示。



4

员工对防治性骚扰培训的需求

有 65.9%的调查者认为他们所在的单位有必要进行防治性骚扰的培训，而关于接受哪些方面的培训的需求如下图所示。



5

员工对企业进行防治性骚扰的宣传和教育活动的需求

有 67.8% 的调查者认为他们所在的单位有必要进行防治性骚扰的宣传和教育活动。而需要进行哪些方面的宣传和教育活动如下图所示。



用法律手段解决性骚扰问题

1

当单位无法解决问题时，大多数人会选择用法律手段解决

如果单位人事部门、工会或管理者不能很好解决性骚扰的问题，有 83.6% 的被调查者愿意通过法律手段解决。

2

“认为法律解决不了问题”是人们不愿意借助法律解决性骚扰问题的主要原因

考察不愿意通过法律手段解决性骚扰问题的被调查者，他们这样选择并非认为性骚扰不是什么大事（13.4%），最主要的两个原因是认为法律解决不了问题（占 42.8%）和担心个人名誉受损（占 43.8%）、其次是担心证据不足（占 40.9%），不清楚运作流程（占 34.1%）和顾虑花费昂贵（22.1%）的也占一定的比率。

具体考察这些认为法律不能解决性骚扰问题的人，他们中只有 38.2% 知道国家或地方颁布了与性骚扰相关的法律法规，而表示自己非常了解《妇女权益保障法》和地方性法律法规对性

骚扰的具体规定的只有 3.5%，表示比较了解的是 11.3%，而不太了解甚至完全不了解的高达 85.2%。

法律界的共识之一是法律条文与法律实践并不是一回事，有完善的立法并不等于有完善的执法。然而我们调查的结果尚且未涉及如此深刻的层面。调查结果说明目前立法本身尚不被公众所了解，利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权益就更无从谈起了。可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依法保护自身权益的意识，是目前的当务之急。对此，法律界专家学者尚有很多事情需要做，国家有关部门、企业管理人员都有相当多可以开展工作的空间。

3

运用法律手段时女性顾虑更多

如果将性别作为自变量，我们发现男性和女性在不愿意借助法律解决性骚扰的原因上也存在差异。女性比男性更担心个人名誉受损，担心证据不足，顾虑花费昂贵和法律流程复杂。



很显然，女性比男性更看重个人名誉，顾虑更多。这也能解释前面指出的为什么女性虽然比男性的忍耐程度要低，但却更多地选取警告和向单位内部投诉这样较为温和的应对方式。

对策与建议

以上的调查结果较为全面地反映了目标企业性骚扰防治的现状及所存在的问题，也反映出了目前国内的法律制度及法律实践在这方面的欠缺和不足。

首先，从调查结果来看，性骚扰在目标企业的存在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并不是如大多数企业领导和管理层所认为的那样只是个别人所遇到的个别问题。同时调查结果也显示出，性骚扰一方面会给受害者个人带来心理及生理的伤害，同时也会使企业蒙受损失，造成工作效率下降，工作环境恶劣，乃至人才的流失和企业形象受损。因此，无论从保护员工的个人权益出发，还是从维护企业的利益出发，企业都有必要在防治职场性骚扰方面有所行动，建立防治性骚扰机制，采取有效的措施，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制止性骚扰在工作场所的发生。这样既可以为员工提供一个安全、和谐、健康、平等的工作环境，也是维护企业利益和树立企业良好形象的重要手段。

此外，调查结果也显示出，女性在职场中的弱势地位使她们成为了职场性骚扰的主要受害对象。同时，男性和女性在同样遇到性骚扰问题的情况下，这一状况对男性和女性的影响是不同的，男性和女性在对性骚扰的认识以及应对性骚扰方式上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一调查

结果进一步揭示出了防治职场性骚扰中的性别问题。只有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并将性别意识贯穿到企业防治性骚扰制度的制定、贯彻和实施,对员工的培训、宣传和教育以及法律制度的完善的过程中去,才能真正地确保相应的制度和措施对职场中的弱势群体,特别是女性的权益的保护,使他们免受性骚扰的困扰和伤害,也才能更好地推动职场中的性别平等。

另一方面,从企业员工,特别是女性员工在遇到性骚扰问题时的期待和需求来看,向企业的人事部门、工会或管理者投诉是他们首选的一条最为重要的解决问题的救济方式和渠道。通过企业内部完善的防治机制有效地预防和制止性骚扰,对于企业员工,特别是女性员工来说尤为重要。同时,从国内外的经验来看,对于性骚扰,预防重于制止,而用人单位是最有能力防止性骚扰事件发生的,即使发生后也能较快地寻求适当的解决方式。

本次调查也暴露出了目前目标企业在防治职场性骚扰方面所存在的制度缺失或不完善,缺乏相应的专门机构,培训和宣传不到位,一旦出现性骚扰问题时处理结果员工满意度低等一系列问题。因此,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积极行动起来,推动和协助企业转变观念,建立完善的制度,从而形成从预防到惩治性骚扰行为的内部机制,维护职工权益,树立企业形象。

1

宣传、教育和培训——促进意识层面的转变

从本调查可以看出,企业员工对性骚扰问题的了解有限,将近四成的样本认为自己对性骚扰的含义不太了解或根本不了解。因此,帮助企业进行宣传教育,有针对性地加以引导,提高员工对性骚扰问题的敏感程度以及对性骚扰危害的认识,使得一部分无意识地实施了性骚扰的人能够自发戒除此问题,也使得性骚扰受害人可以公开维护自己的权益。具体来说,可以组织员工进行性骚扰案例的探讨,使性骚扰成为一个可以谈论的对象,尤其注意用这些探讨方式去除性骚扰中对“性”问题的强调,使得性骚扰问题不再成为暧昧不明的对象,不再使女性在遭受性骚扰后因面子问题无法言说、无法应对。建构新型的积极的企业文化:谁骚扰谁无耻,被骚扰无罪,被骚扰者积极抗争是光荣勇敢的。

对企业的管理层和员工进行“防治职场性骚扰”的专题培训,改变企业轻视性骚扰问题或将防治性骚扰视为负担和束缚的错误观点,增加企业性别平等意识防治性骚扰的观念,使企业认识到建立有效的防治机制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一部分。建立防治职场性骚扰机制在给员工带来一个安全和谐的工作环境的同时,也会给企业带来莫大的好处,有利于企业建立健康的企业文化,有利于企业增加凝聚力,避免人才流失,也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和声誉,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从反面使企业认识到,依据国内外企业的经验,性骚扰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发展成为诉讼案件,企业面临的可能是不可预计的损失和风险,甚至是高昂的代价。

对企业管理层和员工进行“防治职场性骚扰”专题培训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使他们进一步明确性骚扰的概念,增加对性骚扰的防范意识,了解在遭遇性骚扰后的各种救济途径,有效地维护自身的权益。针对调查中突出反映出来的企业员工相关法律知识的缺乏,需要有针对性地开展相关法律知识的宣传和培训,提高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使他们有能力也有意愿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身的权益。

2

协助企业建立防治职场性骚扰的机制

在转变企业管理层和员工对性骚扰问题认识的同时,从技术层面协助企业建立和完善有效的防治职场性骚扰的内部机制也至关重要。目前国际上一些知名企业在这方面已经有很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国内的专家学者在这方面也做了大量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在充分借鉴先进经验和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应该结合中国企业各个不同行业和企业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协助企业建立起有中国特色、行业特色及企业特色的防治职场性骚扰的企业内部机制,从而切实有效地预防和制止职场性骚扰的发生,维护好企业员工的合法权益。

这一方面的具体措施包括定期组织员工参加防治性骚扰的培训,使他们了解应对性骚扰的办法、更具体有针对性地收集和分析具体单位的性骚扰状况、改善企业原有的制度设置、培养耐心细致的工作人员、建立适当的惩治力度和有保护的投诉及举证制度、针对性骚扰受害人的心理辅导和治疗工作体系等。

在这一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性骚扰问题中的权力现象。职场性骚扰实质是权力滥用,它的难办之处就是难以摆脱、难以言说。这也是解决性骚扰问题的难点所在。否则所有的技术设计都将打折扣。在防治职场性骚扰的制度设计上要能够确保公正公平,不能屈从于权力,避免因性骚扰处理不好导致的对男女员工在工作上和名誉上及人际关系上的负面影响,同时还要保证高效率,避免权力影响下的推诿和拖拉。此外还要做好保密工作,尤其注意防范有权力的骚扰者借助信息优势打击报复被骚扰者和证人。另外加强工会建设,使相对弱势的人群团结起来也可以在企业内部形成一个制衡权力的重要力量,有利于对性骚扰受害者的保护和权利的维护。

3

推动相关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目前,从法律制度层面来看,虽然2005年通过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第一次从基本法的高度明确禁止性骚扰,各地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办法》也做出了相应的规定。但是从中国法律制度的总体来看,所存在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主要存在的问题包括:(1)主要局限在妇女法领域;(2)只做出原则性规定,带有很强的宣言色彩,缺乏实施机制;(3)没有对性骚扰做出明确的法律界定;(4)不同的法律规定之间缺乏衔接性;(5)缺乏针对性骚扰的专门立法等等。我国的现行法律也没有对雇主在防治职场性骚扰方面应承担的责任作出相应的规定。这无疑给法律的实施及真正发挥作用带来了问题和障碍。从具体司法实践来看,由于性骚扰的特殊性,真正在认定的时候存在取证困难等问题,本次调查中,不采取法律手段的被调查者很多都提出担心证据不足。本次调查的结果也反映出性骚扰受害者对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权益缺乏信心,“认为法律解决不了问题”。因此,相关法律制度的健全和完善势在必行。

综上所述,防治职场性骚扰是一个综合的过程。一方面,它需要完善的法律制度作为保障,另一方面,需要企业承担起防治职场性骚扰的社会责任,同时,还需要公民个人的法律意识和防范意识的提高,从而形成一个防治职场性骚扰的社会体系和氛围,而企业在其中所承担的角色是至关重要的。消除职场性骚扰,创造两性平等、健康、安全的工作环境需要从企业入手,通过推动企业建立防治性骚扰的机制,从观念、意识和制度方面进行宣传、教育和倡

导，以点带面，从而最终推动相关法律和制度的变革。

2018.3.7 《中国女记者职场性骚扰状况调查报告》

作者：黄雪琴

来源：广州性别教育中心

全文下载：(原网盘链接已 404)

备份下载链接：<https://pan.baidu.com/s/16DHPKG6R8rpDM90i8V4fqw> 提取码: un4j

编注：【在此仅收录第一部分“前言”和第三部分“受性骚扰情况分析”】

前言

1、为什么发起《中国女记者遭遇职场性骚扰状况调查》

2016 年中旬，暨南大学一女学生在报社实习时被记者性侵，网络上引起了热议，但媒体普遍对此事冷处理了。

然而，这样的事件并非媒体行业孤例。在 2010 年到 2014 年间，我就曾经多次经历并目睹其他女记者被性骚扰：美女主播被要求四“陪”（“陪吃”“陪喝”“陪唱”“陪聊”），强势的调查记者也在聚餐等场合上被开黄色笑话，借着酒胆的领导在女记者面前解开了裤子，还有记者被霸王硬上弓。

2017 年 8 月，与来自 13 个国家的 16 名记者交流，9 名女记者中 5 位记者坦言，她们在记者职业生涯里也遭遇了程度不一的性骚扰：被袭胸，被副主编摸臀，被当地官员灌酒。

10 月份，“Me too”运动席卷全球，11 月，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著名主持人查理·罗斯(Charlie Rose)被 13 名女性控告性骚扰。《纽约时报》著名白宫记者 Glenn Thrush，也被指对年轻女记者进行不检点性行为。《洛杉矶时报》北京记者站站长、北京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原主席乔纳森·凯曼 (Jonathan Kaiman) 被指控进行了“缺乏一致同意的性行为”。

可见，媒体行业里，职场性骚扰并不少见。

2014 年一项推特 (Twitter) 研究发现，女记者收到侮辱性评论的概率是男记者的三倍。保护记者协会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提出，攻击者想表达的是，“Women who talk too much need to get raped. (说太多话的女人应该被强奸。)”

联合国记者协会曾提醒各国记者：称呼成年女性同事为“宝贝儿”、“亲爱的”等语言；与异性同事讲“荤段子”；对异性故意发出亲嘴的声音；散布或传播异性的性历史；向异性赠送个人生活用品等等。这都是性骚扰。

看似更敏感一点，更强势一些，有更多一点资源和话语权，也更愿意，更勇于发声的女记者群体，同样遭受着其他行业女性所遭遇的同样问题——职场性骚扰。

无奈的是，时常为弱势群体维权发声的人群，到了自己，也纷纷失声了。如何处理应对职场性骚扰已经成为女性工作中一大挑战。

中国的女记者群体里到底有多少人遭受了职场性骚扰？报社、杂志社等媒体单位有没有预防职场性骚扰的相关培训、规定？面对职场性骚扰，我们该如何防范？因此，我发起这一份调查，了解中国女记者遭遇职场性骚扰的真实状况。

2、如何发起《中国女记者遭遇职场性骚扰状况调查》

《中国女记者遭遇性骚扰状况调查》面向全国媒体女记者进行了网上问卷调查。调查问卷把性骚扰定义为：“不受欢迎的性举措、性要求以及其他涉性的语言、非语言或肢体动作”，将性骚扰分为性别骚扰（gender harassment），不受欢迎的性企图（unwanted sexual attention）和性强迫（sexual coercion）。

职场性骚扰是发生在工作场合的性骚扰。不同于一般陌生场合的性骚扰，职场性骚扰由于特定场景，性骚扰实施者可能来自雇主或领导、上司、同事、下属、客户等等“熟人”。受害者更容易倾向于选择“沉默”。

问卷围绕性骚扰的定义、形态，实施者身份、情况，性骚扰发生场景、次数，当事人反应和事后影响，工作单位、警方处理方法以及职场性骚扰预防机制等内容设置了 22 个问题。

问卷在 2017 年 10 月 20 日从自媒体 ATSH (Anti-Sexual Harassment) 启动，有针对性发向国内记者 QQ 群（多个记者群共接近 2000 名记者）、微信群，媒体交流群；并在微信、微博上私信 207 名女记者做问卷；同时，通过邮件方式给 39 名女记者发送问卷；随后，通过广州性别教育中心、女权之声、媒通社等网络自媒体平台发放问卷。以以上方法获取有效样本，截止到 2017 年 11 月 25 日，参与人数达 1762 人，其中回收有效样本 416 份。

问卷的最后一项，我邀请了当事人（可实名可匿名）勇敢站出来，讲述职场性骚扰的遭遇，89 人写了或简单或详细的留言分享了曾经的性骚扰遭遇，21 名当事人留下邮件表示愿意进一步讲述，其中包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毕业生罗茜茜。37 名女记者以邮件、私信等方式向我详细讲述其遭遇，5 名女记者拍下 #Me Too 图片。

3、一些感谢的话

《中国女记者遭遇职场性骚扰状况调查》发出后，得到不少同行好友的支持，当然也有一些质疑和反对的声音。作为媒体行业的一员，我仍然坚守着这一份职业。

这份调查报告无意抹黑媒体行业形象，而是希望通过调查正视行业里存在的职场性骚扰问题，试图解答：媒体中什么样的人曾经或者正在经历职场性骚扰、其具体情况如何？实施这些性骚扰的人是谁、有什么身份、与当事人是什么关系？职场性骚扰在什么场所更容易发生？当事人是如何应对的、事后又有什么影响？职场里对预防职场性骚扰的教育与培训是否有需求？当前媒体行业里职场性骚扰预防措施和机制的情况如何等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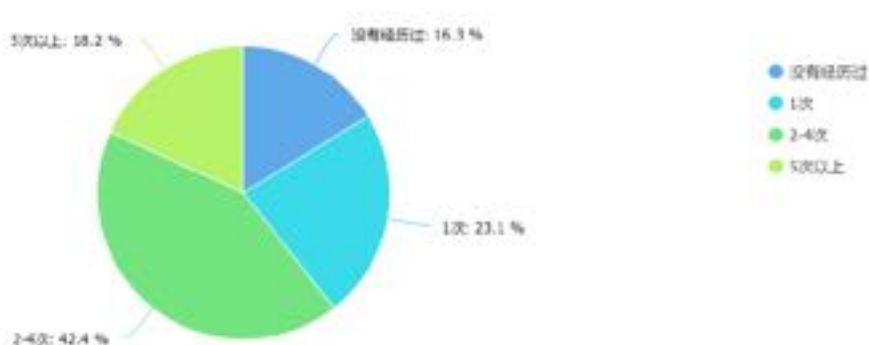
为了更全面地了解媒体情况，我询问了 32 家国内报社、杂志社和自媒体、网络媒体以及 13 家境外驻华媒体机构，了解其在预防职场性骚扰方面的具体措施和方法，希望可以借鉴些有效做法、提出些建议。可惜的是，至今为止，没有一家媒体单位表示，有明确的职场反性骚扰培训、规定和相关机制。很感谢详细帮我了解情况，耐心回答的记者朋友们。

这段时间需要感谢的人很多，提供建议的师友们，谢谢你们宝贵的意见；提供平台进行宣传的媒体同行；提供印刷支持的广州性别教育中心；帮忙翻译、校对、设计的志愿者朋友们；当然，还有参与调查，与我分享个人经历的受访者们，就不点名了。是你们让这份报告成为可能。十分感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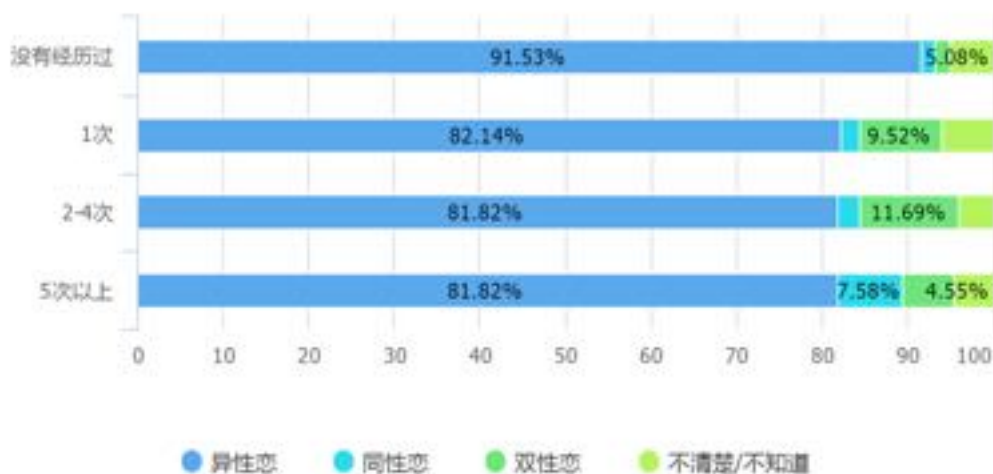
黄雪琴

受性骚扰情况分析

超过八成（83.7%）的受访者表示曾遭受过程度不一、形式不同的性骚扰，42.4%的受访者遭遇的性骚扰还不止一次，18.2%遭遇了5次以上的性骚扰。



虽然调查问卷对象为女记者，但从性取向上看，性骚扰的受害者不限于异性恋，同性恋和双性恋遭遇两次以上的性骚扰比例也不低，11.69%的双性恋曾遭遇2-4次的性骚扰，7.6%的同性恋遭遇5次以上性骚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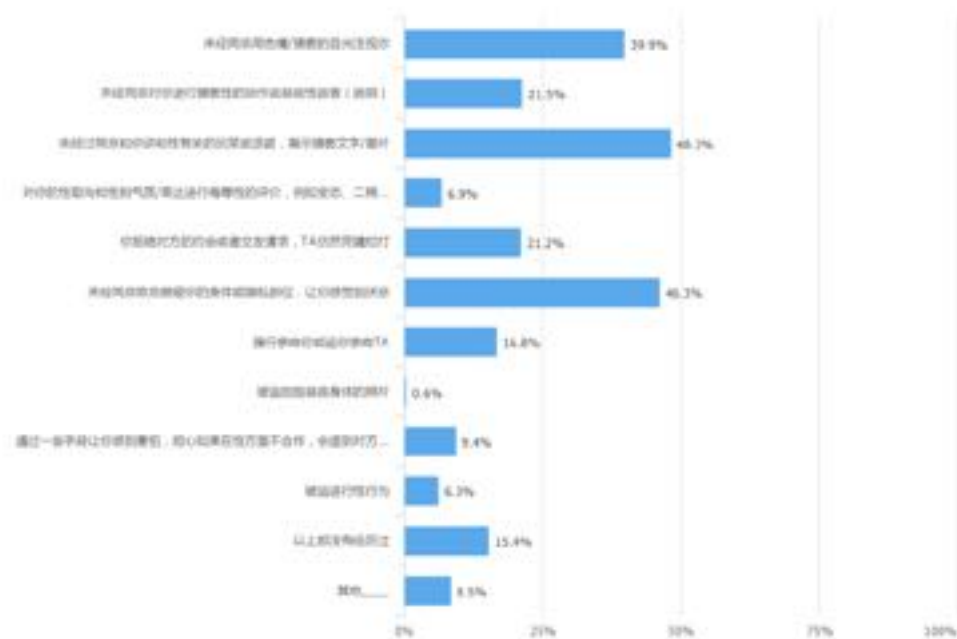


在遭受职场性骚扰2-4次的176名记者中，52.6%的当事人处于25-34的年龄段中，遭受5次以上性骚扰的75人中，84.8%的受访者处于18-34的年龄段。18-34的女性多是职场女性，可见，这些年龄段是职场性骚扰的多发时段。



记者遭遇的性骚扰中，主要为性别骚扰和不受欢迎的性企图，未经过同意和你讲和性有关的玩笑或话题，展示猥亵文字/图片（48.2%）和有人未经同意故意触碰你的身体或隐私部位，让你感觉到厌恶（46.3%）以及未经同意用色情/猥亵的目光注视你（39.9%）是主要的性骚扰形式。

性强迫中，6.3%的受访者被迫进行了性行为。



小结

即便是平日里更善于发声、更勇于发声、掌握更多话语权的记者群体，面对性骚扰也显得相当无助。受访的416名女记者中，345名表示曾遭受过程度、形式不一的性骚扰，174位记者遭遇的性骚扰还不止一次。各种职场性骚扰中以黄色笑话、展示猥亵图片和未经同意故意触碰身体或隐私部位为主。

需要注意的是，52.6%的性骚扰当事人处于 25-34 的年龄段中，这个年龄段，学子毕业纷纷进入职场，努力打拼，承受竞争压力同时还要比男性面临着更多的职场性骚扰。

个人讲述

我还是名学新闻传播的学生，在大二暑假我去电视台实习，主要是做一些助理性的工作，在我实习的一个月中都规规矩矩的上下班，前辈们对我也都很好。

骚扰的事情发生在我走的前几天，我去找我们那个节目的主任签字，我当时走到他旁边（他有一间私人办公室），他签完后对我笑着还拉住了我的手（当时他是坐的，我是站着的），我当时一下子懵了，我不懂他拉着我的手是什么意思要做什么，我印象中他还说了个什么“漂亮的”，因为他拉我的那一刻我就脑子空白了，所以那句话具体怎么说的我也记得不清楚了。之后我回神把手抽过来跑了出去，没有在办公室停留而是跑到了厕所，我跟我男朋友打电话我很害怕，我第一时间有想到给妈妈打，但我怕她太着急赶过来，因为我男朋友比我大几岁比较成熟也在外地，我主要是怕他们听到会立马冲过来。我哭着跟他说了一会，我当时很害怕，现在我大四了回想起当时那种害怕的心情都还想哭。

我的这个经历之后就只跟一个室友说过，因为大四面临着实习，我是想以我的例子告诫她要小心提防，我也在想如果当时我站在他桌子对面，而不是在他旁边会不会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总之我也是劝她要小心。

在众多性骚扰的案例中，也许我的听起来会微小很多，感觉没有受到太严重的伤害，但是这件事给当时的我很大的心里打击，可以说是在学习新闻后的第一次接触媒体，第一次涉世，碰到这种事情我只会哭泣，只会跑掉。我看到这个调查的时候脑海里涌动着这件事，我很激动因为终于有人做这种事了，我希望在我憧憬的这个行业里能够充斥着是安全和尊重，谢谢。

某校新闻学子

数了数，做摄影记者两年，经历了三次的性骚扰。第一次是给一个企业家，其实也就是个乡镇企业老板，拍照，对方很不自然，拍了十几分钟之后，叫司机拿了瓶红酒进来，他说喝几口会比较放松。也不知道几杯红酒下去，拍照是比较放得开了，可是行为也开始不检点了。后面还把秘书喊来一起拍，一手抱着人家的腰，好像还捏了一下秘书的屁股。最后的时候，竟然说，这个记者也忙了那么久，叫其他人来帮我们拍一张吧。我说不用了，对方却说我不给面子，是不是看不起他？我说不是不是，心里不断说是是是，是看不起的。对方又说了，不是的话就来拍一张，就一张。拗不过，我不情愿地走过去，告诉司机，只要按一下就可以了。刚走近，那暴发富右手立刻抓住我的腰，左手抱着秘书，大喊秘书“快拍快拍”。于是，相机里就留下了一脸懵逼的我和笑得恶心的暴发富以及也一脸苦笑秘书。拍完后，我赶紧走开，说“老板喝多了，我先走了”。出去第一件事就是查看了相片并删除了那无法直视的相片。

第二次是和其他报社记者一起参加规划局组织的群访，去的地方比较远，规划局组织了小巴。我先上车坐在角落，另一媒体记者上车后问可不可以坐隔壁，我说没问题。闲聊了几句，我就在车上睡着了。半醒中感觉有东西压着胸口，眯着眼一看是那记者对着焦往窗口拍东西，举着相机的手肘正好顶着我的胸部，我惊醒，坐直，张大眼睛看着对方，对方也被吓了一跳赶紧把手和相机伸回去，连忙道歉“不好意思，吵醒你了。”

我冷冷地盯着他，问你刚才在干什么？对方满脸通红回答“拍点东西”。拍东西要挨着我的胸？对方立刻小声道歉了，告诉我他错了，希望我不要声张，以后再也不会了。看着他应该一时起的色心，道歉也及时，而且我也不想被大家知道自己被性骚扰，就没追究了。

第三次是一次过年的时候，好几个领导在群里发红包。有几个同事总喜欢发一些衣着很清凉的女子跪着感谢的表情包。这样的跪舔让人反感，我发了一句“这样的图片有伤大雅”然后就有个领导回了句“不知道在床上还雅不雅？”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是领导，没有一个人敢出来说话，都发了不同的拜年图片嘻嘻哈哈地掩盖去了。很失望。

26岁，北京某报社

2018.3.8 《妇女节，最好的庆祝是发声 | 北京大学学生遭遇性骚扰状况调查报告》

作者：北京大学反性骚扰调查小组

来源：找不到

备份链接：<http://jiliuwang.net/archives/71361>

前言

自北航陈小武事件曝光以来，高校性骚扰作为一项重要社会议题重回公众视野。继陈小武后，又有多所学校的教职人员被曝出曾进行性骚扰行为，这使得各高校学生开始思考和推动高校性骚扰防治机制的建立，以切实保障学生的人身权利。北京大学具有积极参与社会生活、推动社会进步的历史传统，一些关注校园性骚扰的北大学生与校友发起了联名反对校园性骚扰的活动，希望呼吁学校通过建立相关机制落实性骚扰防治工作。短短几天内，参与联名的学生数量就达到两百余人。遗憾的是，学生的行动并没有获得学校有关部门实质性的关注与支持。相反，联名信以及公众号的评论文章遭到了大量删除。

与此同时，追求社会进步的呼声没有停止，也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官方的肯定。从1月5日到寒假，全国各地8000多人参与了“万人致信母校”的行动，促成部分高校积极从正面回应学生的合理诉求，承诺将性骚扰防治机制提上日程。2月14日，女大学生树（化名）收到了一封来自政协委员涂辉龙的回信。在信中，涂辉龙委员表示会高度重视高校性骚扰情况，会结合树的建议和相关研究，形成报告，在两会期间以提案方式正式上交。

以此为契机，我们希望母校紧随社会进步的潮流，着手建立稳定有效的防治机制。为帮助在校师生认识到防治性骚扰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为母校性骚扰防治机制的设置提供相关信息和数据支持，我们通过网络问卷与追踪访谈（关于性骚扰受害者追踪访谈，请关注接下来的推送）的形式调查了在校学生和往届毕业生在校期间的相关情况，最终形成了这份《北京大学学生遭遇性骚扰状况调查报告》。

基本情况

我们通过麦客平台设计问卷，主要针对北京大学、北京其他高校和北京市以外的各地高校中在读和已经毕业的学生。我们力图获知以下几个方面的信息，进而提出合理的建议：

1. 当前性教育的普及程度和有效性
2. 大学生遭遇性骚扰和后续处理的情况
3. 性骚扰遭遇对受害者生活的影响
4. 同学们对建立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的态度和建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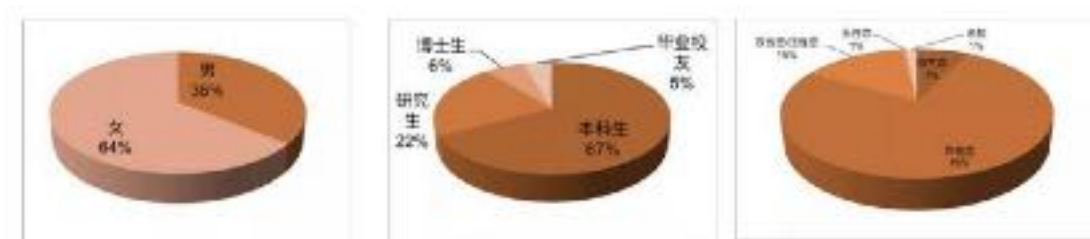
问卷主要通过群发邮件和微信群、朋友圈等网络社交平台发布和传播，由参与者自愿填写并决定是否转发。

自2018年1月20日发布起，至2018年2月25日结束，在各高校同学及校友们的热情支持下，共收回837份问卷，其中来自男性受访者的有221份，来自女性受访者的616份。调查范围覆盖全国各地100余所高校，其中以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最为集中。

由于有性骚扰相关经历和对性骚扰防治议题感兴趣的人士更有可能填写问卷，这对样本选取的无偏性造成了一定影响。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于性骚扰受害者情况的分析，也不影响我们对高校性骚扰确实存在、值得重视、亟待解决的认识。另外，由于样本大量集中在北京大学，其他高校样本较分散，很难形成具有代表性的结论。因此，我们的调查结果分析主要针对北京大学的情况。在此，我们想对北京大学之外的参与此次调查的在校同学和毕业生表示歉意和由衷的感谢。当然，我们保留了其他高校的留言和访谈记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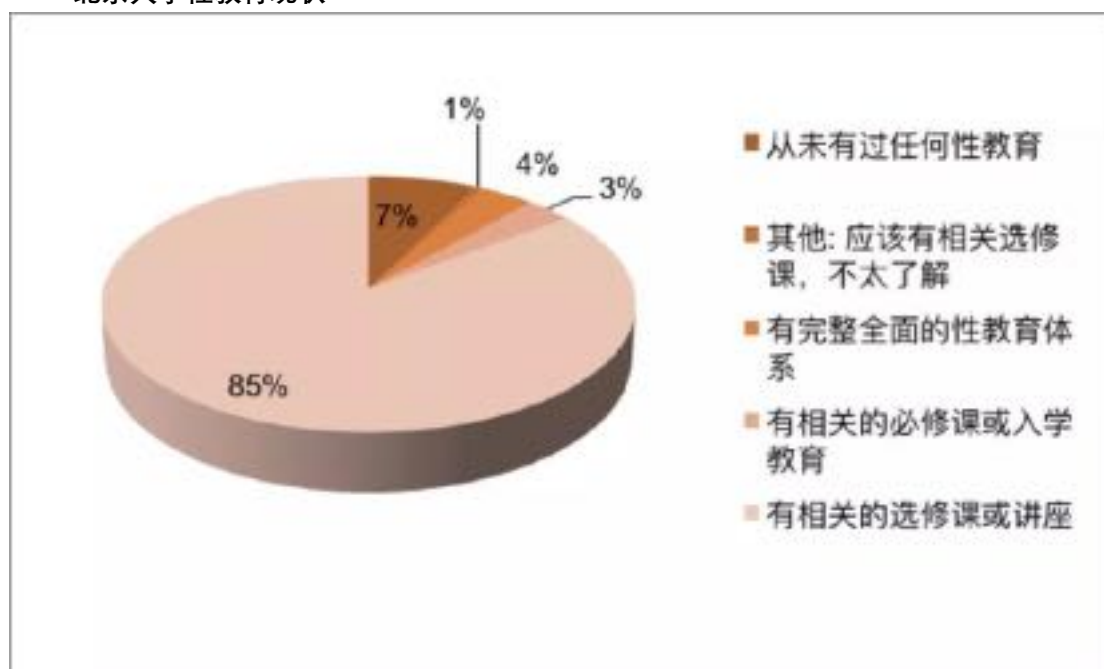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学的调查结果

数据概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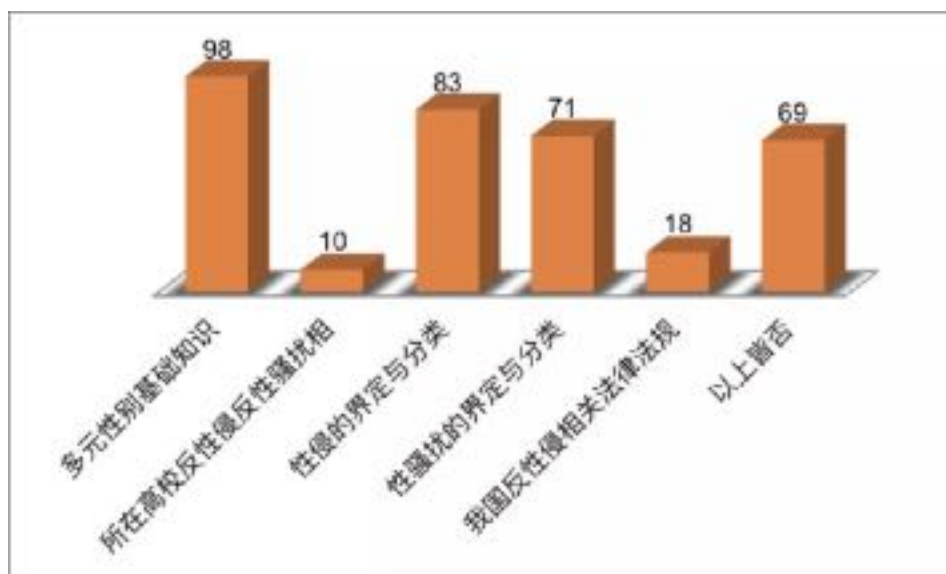
此次调查共回收了来自北京大学的190条记录。受访者中，男性占35.7%，女生占64.3%。在教育阶段的分布上，调查涵盖了从本科到博士、毕业后的各阶段，以本科生为主。在性取向的构成上，四分之三（76%）为异性恋者，双性恋/泛性恋占15%，同性恋占7%，无性恋和性取向未知的参与者各占1%。

北京大学性教育现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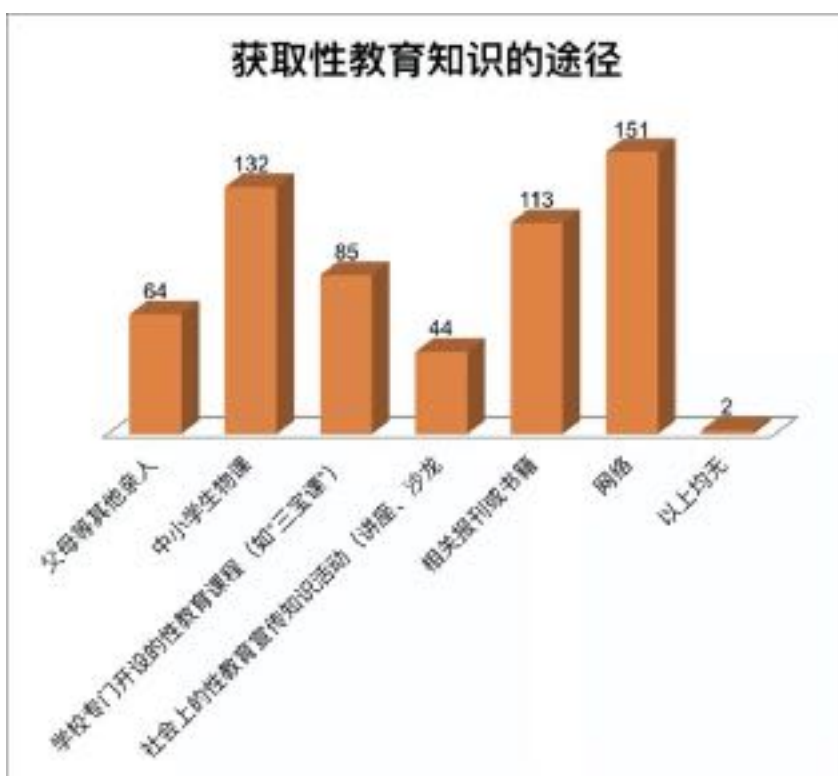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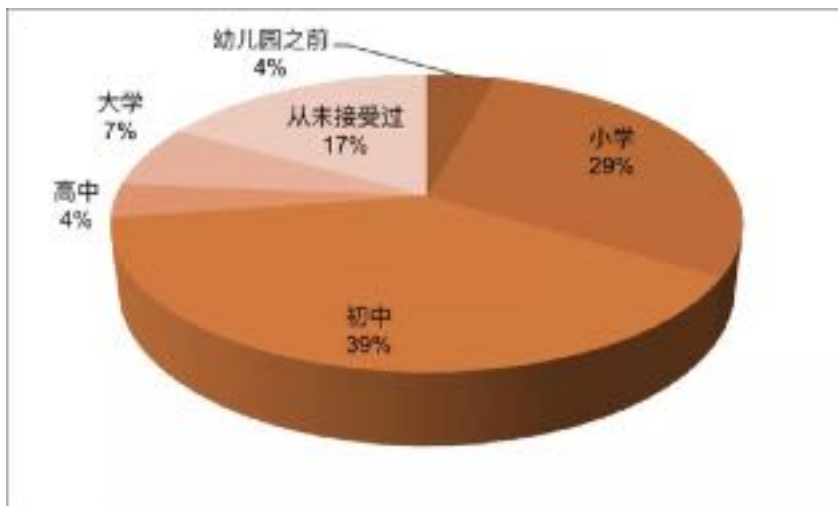


调查显示，北大目前最有效的性教育渠道是相关的选修课或讲座，例如通识类选修课程“人类的性、生殖与健康”。即便如此，只有4%的受访者认为学校存在全面的性教育体系，仍有7%的受访者认为学校从未有过任何性教育，性教育的普及程度仍有待提高。另外，考虑到对性骚扰、性教育议题感兴趣的同学更可能填写这份调查问卷，以上结果显示的校园性教育普及程度存在被高估的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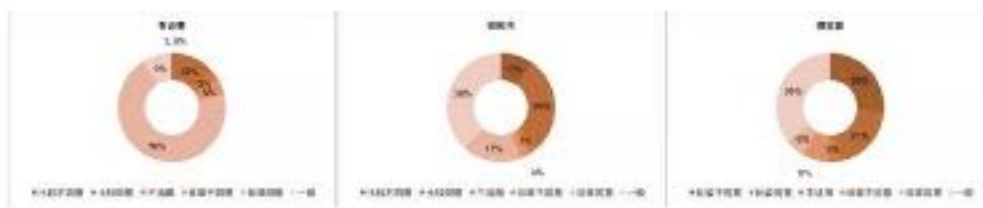
调查问卷还对参与者的性骚扰相关知识做了简单的测评，结果显示超过半数的受访者（51.6%）了解多元性别基础知识，约四成受访者对性侵行为的界定（43.7%）和性骚扰的界定与分类（37.4%）有所了解。只有少数受访者表示了解学校的反性侵反性骚扰的相关制度（5.3%）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9.5%），同时约四成（36.3%）的受访者对问卷中提到的知识表示完全不了解。



近八成受访者（79%）在大学前接受过性教育，4%的受访者在大学第一次接受性教育，仍有2成（17%）从未接受过性教育。受访者们通过多种途径获取性教育，需要引起注意的是近八成（79.5%）受访者曾从网络上获取过相关知识，考虑到网络性教育不系统、不准确，存在大量误导性信息，学生掌握的性知识可能存在偏误，学校性教育仍有很大的干预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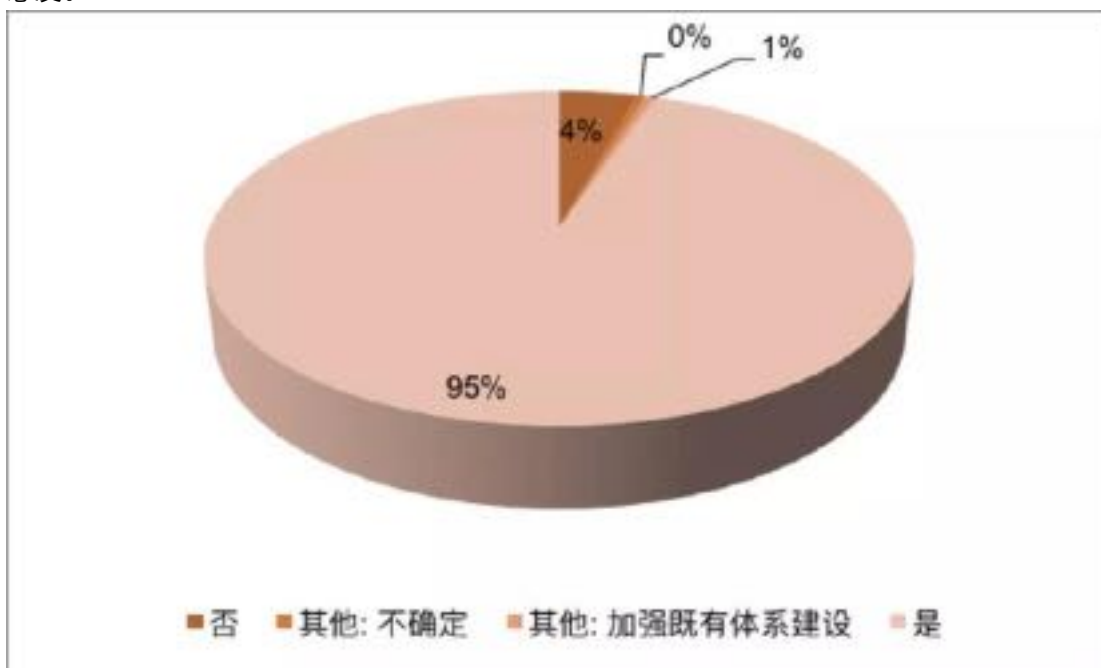


问卷中邀请受访者对自己接受的性教育在必要性、实用性、全面性三个维度上做出评价。超过八成受访者认为所受到的性教育是有必要的，其中七成受访者认为很有必要，持反对看法的受访者仅一成多；有将近半数受访者认为所受到的性教育实用，近四成受访者认为一般，表达反对意见的只有一成左右；而认为所受到性教育不全面、一般、全面的受访者人数相近，认为一般和不全面的约 1/3，认为全面的人数略少于 1/3。几相对照，大多数受访者都认为所受性教育很有必要，同学们现在所受性教育在实用性上尚可，但内容上却很全面，亟待补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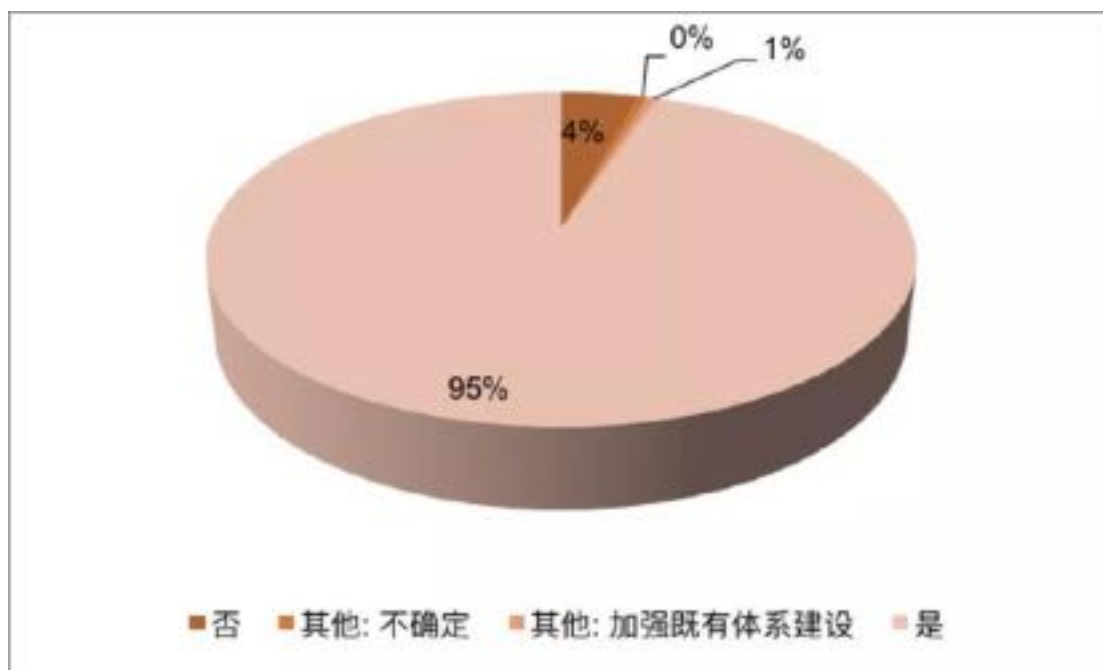


对建立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的态度与建议

参与调查的 190 名受访者中，95%的受访者明确认为学校有必要建立性骚扰防治机制，持否定意见的受访者仅占 4%。可见总体上同学们对建立校园反性骚扰体制抱有热烈支持的态度。



对于采取何种性骚扰防止机制，八成以上受访者都赞成建立校园性骚扰匿名举报渠道（83.2%），七成以上受访者支持开设系统的性教育课程（75.3%）、建立校园性骚扰宣传系统（70.0%）、完善针对性骚扰的心理干预和辅导机制（78.4）、完善针对身心障碍者等特殊群体的全面性教育等举措（70.5%），其中六成受访者还支持建立实名举报渠道（58.9%）。此外有一些受访者提出建立长期运作的反校园性骚扰互助协会，让更多人了解性骚扰判定标准和维权渠道；建立反性骚扰的组织机构，使学生能作为主体参与性骚扰事件的处理，主动维护被性骚扰同学的权利，而不是单纯等待校方的回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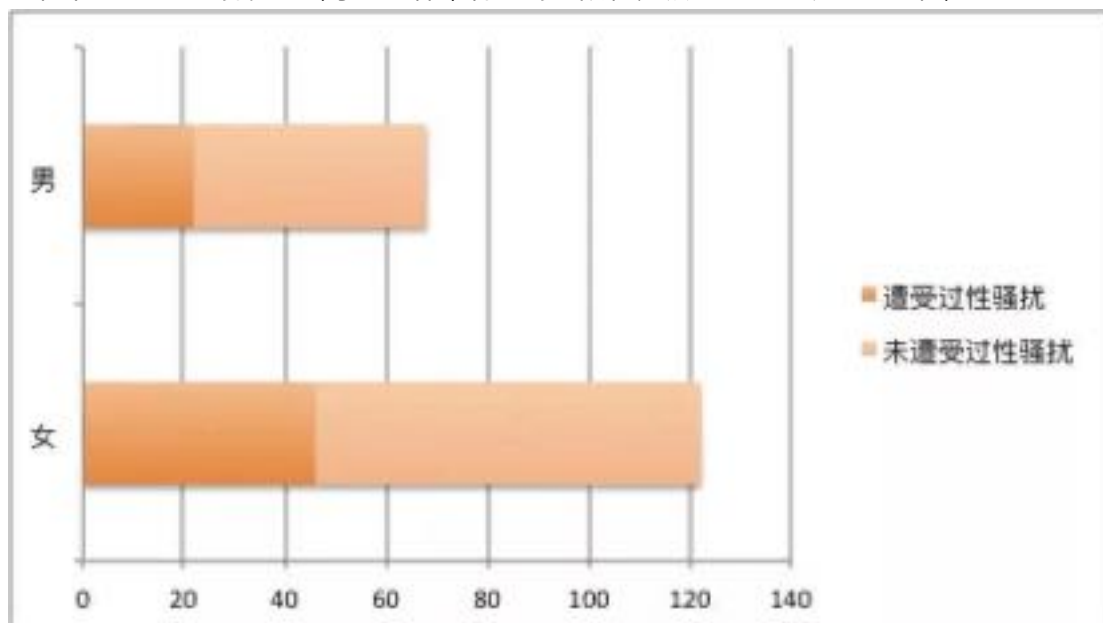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学性骚扰状况

性骚扰受害者的基本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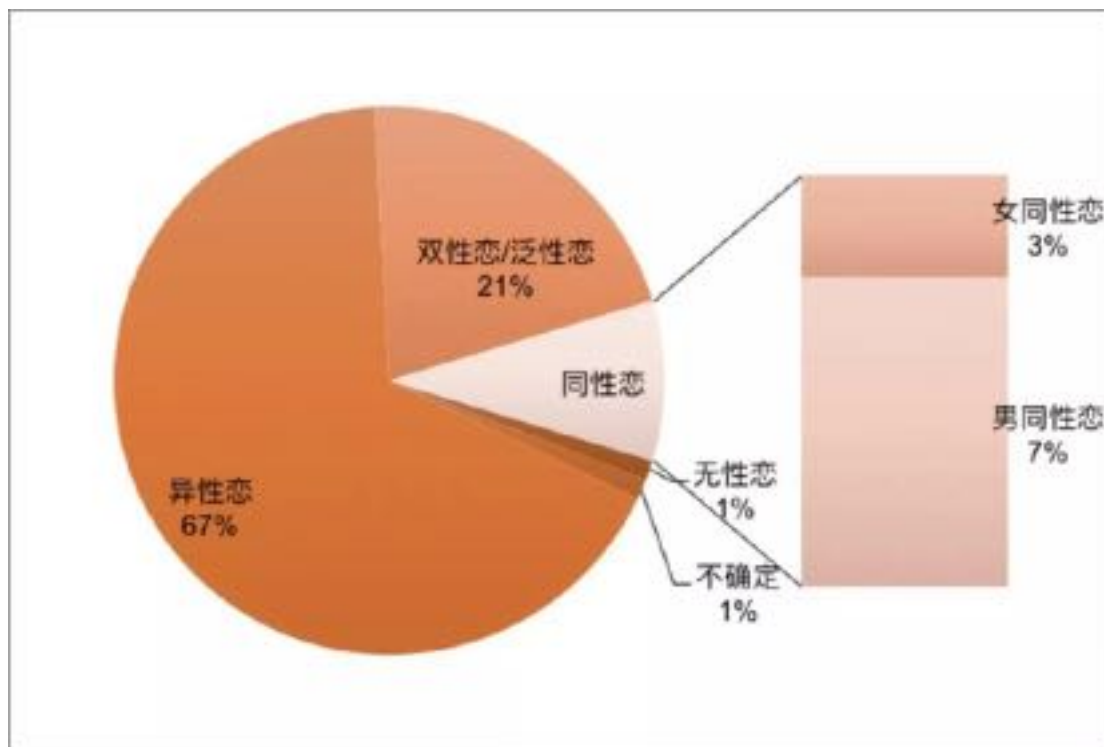
在填写问卷的 190 名受访者中，有三成以上 (35.8%, 68 人) 遭受过各种形式的性骚扰，其中超六成 (66.0%) 遭遇过两种形式及以上的性骚扰。在性别构成上，女性更容易成为性骚扰的受害者：此次调查中女性受害者占全部受害者的 6 成以上 (66.3%)，女性受害者占参与调查的女性的比例 (37.7%) 略高于男性受害者 (32.4%)。

另外，男性也有可能遭遇性骚扰，并比女性更易成为特定形式性骚扰的受害者，如“针对性取向和气质的侮辱”（考虑到样本容量的有限性，该结论可能缺乏普遍性）。



在受害者性取向的构成上，同性恋者是遭受性骚扰的主体，占受害者的 67.1%。与此同时，性少数群体（包括同性恋、双性恋/泛性恋、无性恋）中也存在大量受害者，尤其是双性恋/泛性恋者占受害者的五分之一 (21.2%)。另外，有理由相信性少数群体不成比例地

更易遭受性骚扰：在表明性取向的受访者中，只有不到四分之一（24.3%）的性少数群体，而性骚扰受害者中性少数群体的比例超过三成（32.9%）。



性骚扰受害者的基本情况

在本次问卷调查中，我们参考广州性别教育中心编写的《中国大学在校和毕业生遭遇性骚扰状况调查》中采用的标准（具体参见“Measuring Sexual Harassment: Theoretical and Psychometric Advances”, Louise F. Fitzgerald; Michele J. Gelfand; Fritz Drasgow, 1995.），并做了更细致的划分，将性骚扰定义为：“性骚扰指不受欢迎的性举措、性要求以及其他涉性的语言、非语言或肢体动作”，将性骚扰分为性别骚扰(gender harassment)，不受欢迎的性企图(unwanted sexual attention)和性强迫 (sexual coerc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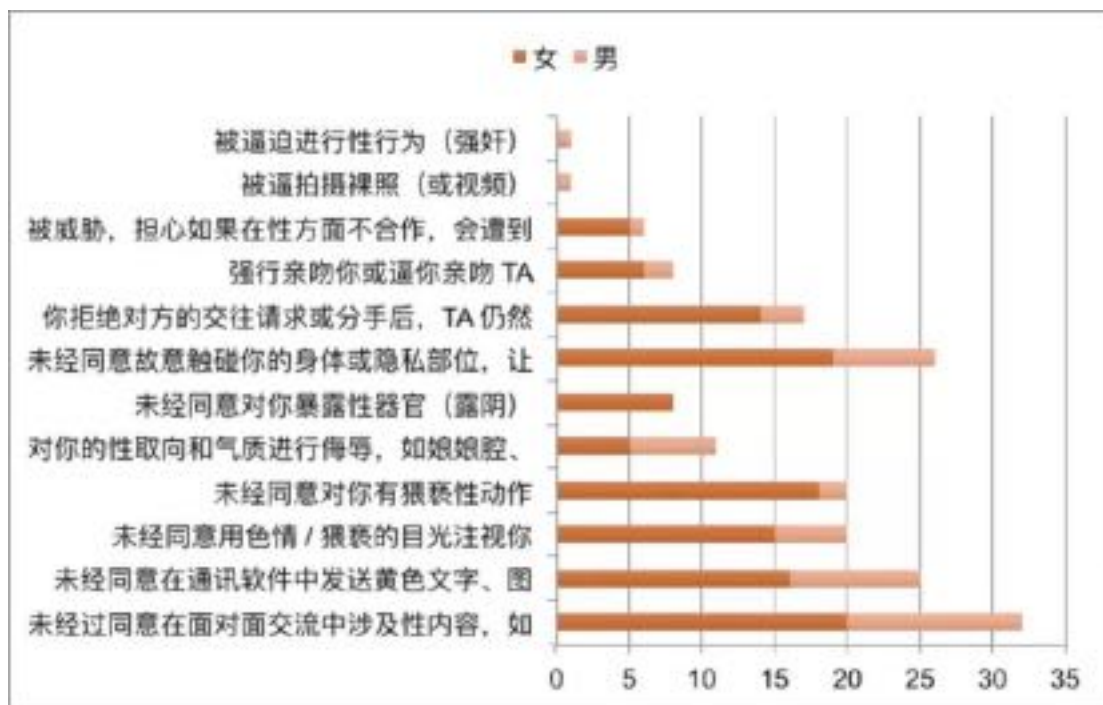
“性别骚扰”用下述 6 个问题测量：未经同意对你有猥亵性动作；未经同意对你暴露性器官（露阴）；未经同意用色情 / 猥亵的目光注视你；未经同意在面对面交流中涉及性内容，如开黄色玩笑；未经同意在通讯软件中发送黄色文字、图片、声音；对你的性取向和气质进行侮辱，如娘娘腔、男人婆

•“不受欢迎的性企图”用三个问题测量：

- 强行亲吻你或逼你亲吻 TA
- 你拒绝对方的交往请求或分手后，TA 仍然死缠烂打
- 有人未经同意故意触碰你的身体或隐私部位，让你感觉到受到冒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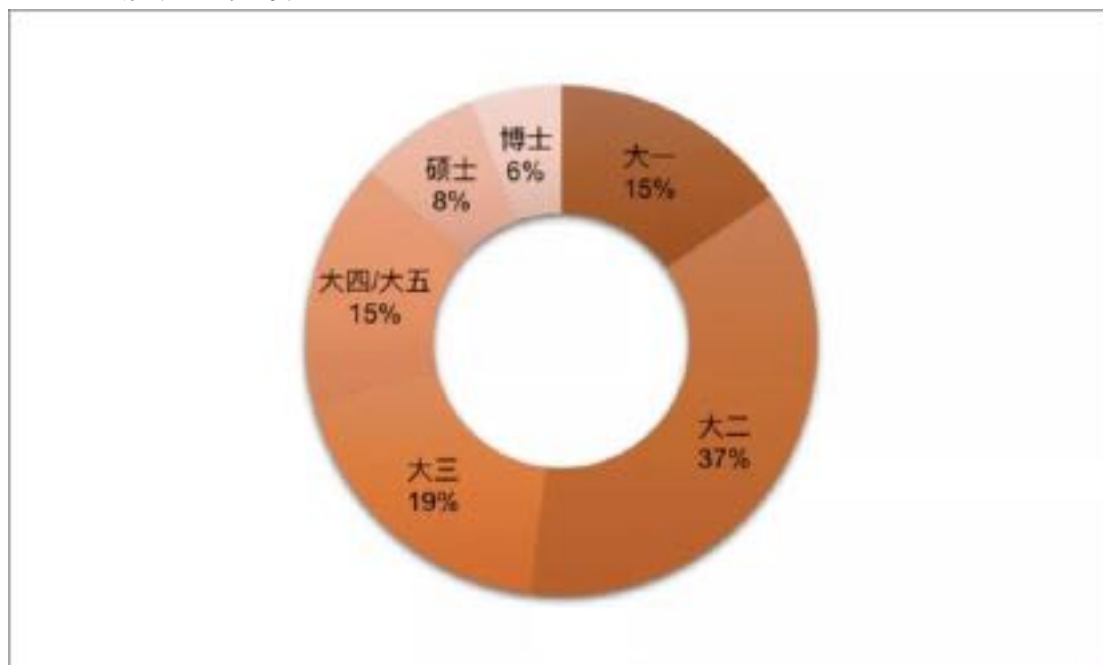
“性强迫”用三个问题测量：

- 被逼拍摄裸照（或视频）
- 被威胁，担心如果在性方面不合作，会遭到对方的报复
- 被逼迫进行性行为（性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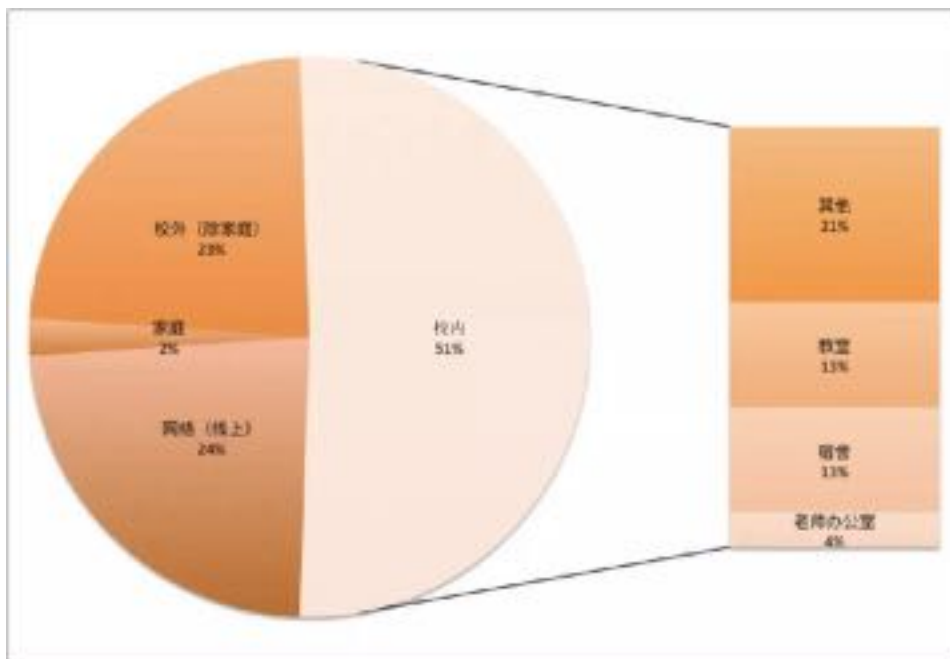
在收到的合计 175 例性骚扰事件（部分受害者遭受过不止一次性骚扰）中，性别骚扰和不受欢迎的性企图较为常见。其中，面对面交流和网络通讯中不受欢迎的性表达，未经同意、冒犯性的身体接触最为常见。这些性骚扰行为的受害者中均以女性居多。在遭受性骚扰的 68 人中，有 6 人遭受过来自导师的性骚扰。

性骚扰发生的时间



性骚扰在本科、硕士、博士阶段均有可能发生，其中本科尤其是大二是性骚扰最高发的时期。由于样本数量的有限性和取样时可能存在的偏误（本科生填写数量远远多于研究生），关于性骚扰发生时间的分析只具有有限的参考价值。

性骚扰发生的地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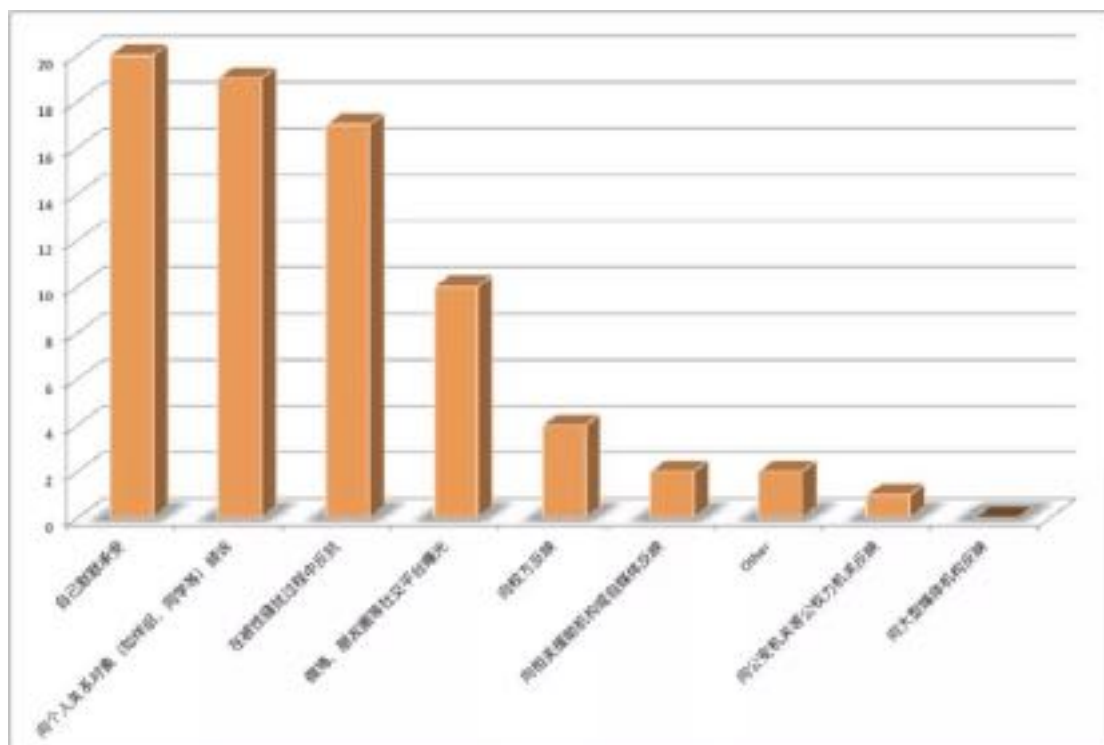
近半数 (51%) 性骚扰发生在校内, 部分事件些发生在老师办公室, 占性骚扰案例总数的 (4%)。校外性骚扰占四分之一 (25%), 值得注意的是, 甚至有少量性骚扰发生在家庭中 (2%)。剩余约四分之一 (24%) 的性骚扰发生在网络上。

性骚扰的实施者



半数以上性骚扰的实施者是校外陌生人 (31%) 或同学 (25%)。但更值得注意的是, 高达 15% 的性骚扰来自于学校中的老师, 反映出校园性骚扰防治工作的缺失和建立性骚扰防治机制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性骚扰的后续处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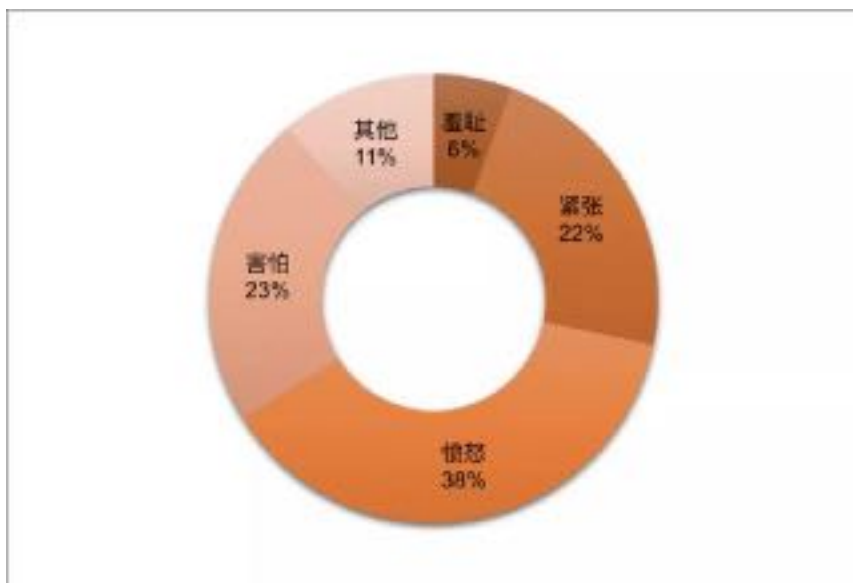
在提供相关信息的 54 名受害者中，约三分之一（17%）在遭遇性骚扰时进行了反抗。在后续处理的过程中，大部分选择了默默忍受（20 人）和向个人关系对象（伴侣、朋友等）倾诉（19 人）。一部分（10 人）在社交平台上曝光了性骚扰行为。只有极少部分向校方（4 人），或向相关援助机构（2 人）和公安机关（1 人）求助。

其中向学校反映的 4 人均未得到实质性的正面回应和帮助，直接反映出校园性骚扰处理机制的不完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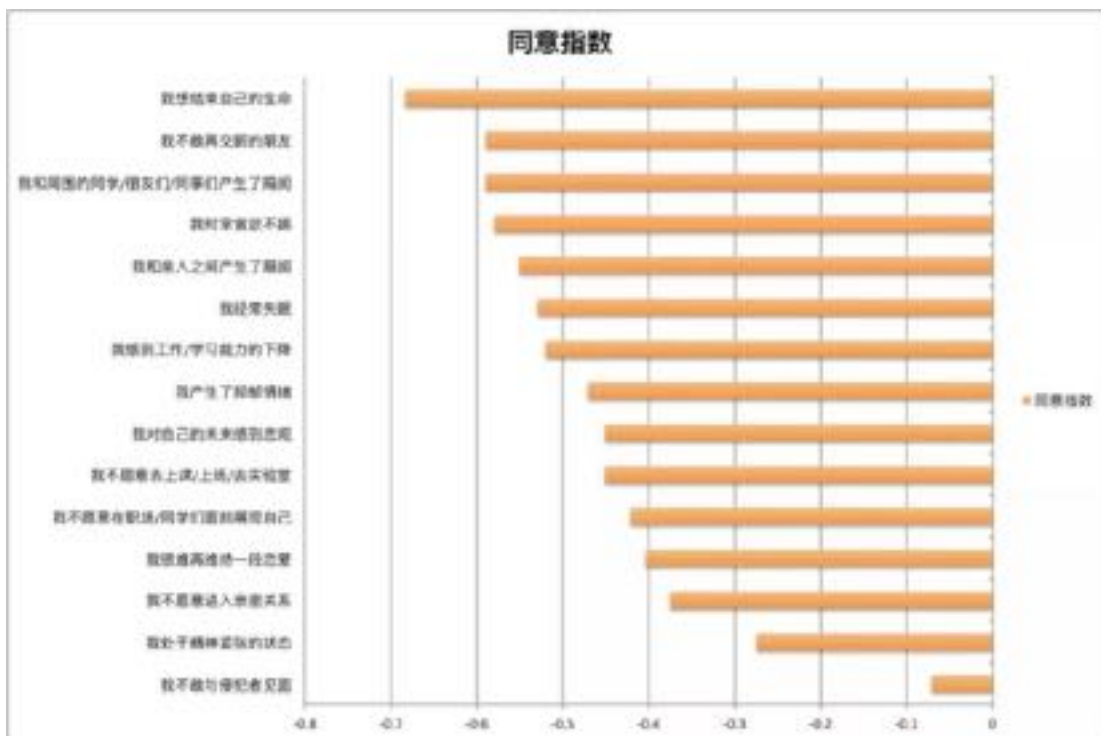
当被问及“不向他人/机构寻求帮助的原因”时，选择“以上都没有，自己默默承受”性骚扰伤害的受访者表示，最有可能的原因是“受害者指控的舆论氛围”（7 人）和“文化观念令自己羞于张口”（6 人）；其它比较可能的原因还有“不了解学校相关机制，投诉无门”、“不信任公权力”和“身边没有成功案例”（各 4 人）。在“其它”选项中，有受访者认为“没必要”、“无所谓”、“没有实质伤害”；有的发现“无法找到骚扰者”、“没来得及录音”，导致取证困难；还有的发现加害者或校方与受害者之间“力量对比悬殊”，“不知道要花费怎样的时间精力进行投诉，且不知道能不能有效果”。

性骚扰对受害者的影响

在遭遇性骚扰时，近 4 成（38%）的受害者感到愤怒，害怕（23%）和紧张（22%）是仅次于愤怒普遍存在的情绪。



此次调查还追踪了部分性骚扰事件对部分受害者心理和生活的后续影响。我们采用同意指数来描述受害者整体对各项可能影响的认同程度的平均状况（1=完全同意，-1=完全不同意）。结果显示，不敢与侵犯者见面是最普遍的影响。虽然同意指数也为负数。但是仍需注意：在提供信息的 53 名受害者中，同意（包括选择比较同意、非常同意）性骚扰造成自己“精神状态紧张”“难以进入亲密关系”“维持恋爱关系困难”“不愿意工作、学习、进实验室”“不愿意在职场、同学面前展示自己”“对未来感到悲观”以及“产生抑郁情绪”的受害者均有 10 人左右；甚至有 4 人产生过自杀的念头。性骚扰对个别受害者心理和生活上的伤害仍然需要引起高度关注。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遭遇导师性骚扰的6名受访者中,有5名事后都“不愿意去上课/上班/去实验室”,5名“处于精神紧张的状态”,5名“不敢与侵犯者见面”,4名“不愿意在职场/同学们面前展现自己”,3名“对自己的未来感到悲观”;还有1名同学“想结束自己的生命”。

结论和建议

由于问卷设计、传播、取样方式和人力物力的限制,样本的无偏性收到一定影响。但该调查仍可部分反映出同学遭受性骚扰的程度和特点,尤其对遭受过性骚扰的受访者所进行的调查则要更具备参考价值。

在性知识和性教育方面,北大目前最有效的性教育渠道是相关的选修课或讲座;有两成受访者在进入大学之前未受过性教育;四成的受访者完全不了解性侵、性骚扰的界定、分类及相关法律法规等相关知识。考虑到取样的偏差,性教育的程度有被高估的可能。

对于性骚扰发生的普遍性,在190个受访者中,有68人(35.8%)在大学期间遭受过性骚扰,其中6人遭受过来自导师的性骚扰;有半数以上的同学听说过身边同学发生过的性骚扰事件。这些性骚扰行为包括各种形式,受害者也涵盖了不同的性取向的群体。

对于校园内的性骚扰特点,性骚扰在本科、硕士、博士阶段均有发生。校园中的性骚扰施暴者主要包括校外人员、同学和教师,发生地点则包含了教室、宿舍、老师办公室等。

关于性骚扰对受害人造成的影响,主要是在事发时产生愤怒、恐惧等不良情绪,在事后对人际关系、自我认知、精神状态和情绪等的长期影响;甚至有受害者产生自杀的想法。

在后续处理中,受害者选择默默忍受的占最大比重,只有极少部分向校方反映或相公权力机关求助。向学校反映的极少数人均得到实质的正面回应和帮助。

对于性骚扰发生的普遍性,在190个受访者中,有68人(35.8%)在大学期间遭受过性骚扰,其中6人遭受过来自导师的性骚扰;有半数以上的受访者听说过身边同学发生过的性骚扰事件。这些性骚扰行为包括各种形式,受害者也涵盖了不同的性取向的群体。

综上所述,校园性骚扰现象决非极端个例,而校园对此的干预机制还有待完善;因此建立、运行和完善一套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并给予相应的制度和组织保障,是极有必要的。对于如何建立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调研小组综合调研报告中同学的意向、报告中校园性教育现状和性骚扰的特点,综合出了以下建议:

开设专门的性教育课程和进行反性骚扰的宣传活动

调查结果显示,75.3%的受访者希望校园内开设系统的性教育课程,70.0%的受访者希望建立校园性教育宣传系统;绝大多数受访者都认同反校园性骚扰教育活动的必要性。

具体而言,我校可在每学年开学初,给全校每一位教职员工做一次有关防治性骚扰的培训;在新生入学教育中,给每一位学生上一堂性教育与反性骚扰课程;在相应培训与课程中,发放反性骚扰知识与制度宣传手册;定每年四月的一周为反性骚扰性侵害行动周,在校园核心区域举行相关宣传倡导活动。

针对教职员工和在校学生的反性骚扰培训宣传活动,可以用新闻案例、参与式戏剧、影视作品赏析等丰富多样的形式,更加具体地呈现出不同类型性骚扰的表现与应对方式。在培训与宣传中,还需要格外侧重性骚扰性侵害相关法律法规的教育,令大家心中有红线,行为不越界。与此同时,在教学设计与实践中,更要突出权利主体性意识,有力地反击“受害者有罪”论,将反对性骚扰性侵害与全面的性教育结合起来,培养广大教职员工与在校学生平等健康的性与性别意识。

完善针对性骚扰的心理干预和辅导机制

在与性骚扰亲历者访谈交流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不少亲历者时至今日,依然难以面对性骚扰加害者,不愿回忆起自己遭遇性骚扰的情景。本次调查结果也显示,在北京大学68名受过性骚扰的受访同学中,40.8%不再敢与侵犯者见面,27.5%时至今日仍因此处于精神紧张的状态,甚至有4位受访者因此比较想结束自己的生命。然而,相比于27.9%会选择向

伴侣、同学等个人关系对象倾诉，29.4%会选择自己默默承受，只有2.9%的我校性骚扰受害者会选择向相关援助机构或自媒体反映；这一方面可能是“受害者指控”的舆论氛围妨碍了性骚扰受害者突破心理障碍，寻求专业心理援助，另一方面也可能说明，针对性骚扰受害者的校内专业心理援助，还有很大发展空间。

具体而言，我校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可以参考本次调查报告所反映出的情况，面向性骚扰受害者展开团体辅导小组活动。同时开设新的课程，可以采用网络慕课形式呈现，增强学习者的主动性，并着重与性骚扰亲历者及其亲友讲授心理应对与调节措施。

建立性骚扰匿名举报的线上平台和专门处理性骚扰投诉的实体组织

调查结果显示，83.2%的受访者希望建立校园性骚扰匿名举报渠道，在调查问卷给出的六类性骚扰防治机制选项中，这一项建议获得了同学们最多的支持。

具体而言，每学期展开一次针对性骚扰与性侵害的网络调查，让学生可以对性骚扰、抑郁、焦虑等情况进行在线匿名反馈；设置一个接受性骚扰举报投诉的渠道，包括信箱、邮箱、电话等，同学可自由自愿选择实名或匿名；明确一个受理性骚扰行为投诉的部门，以及一个负责人，负责人选应一定程度听取教职工、学生意见，并接受监督。

再次对所有填写过问卷、提供过亲身经历、接受过采访的同学们表示感谢！

希望这份报告能帮助北京大学的学师生、校友和所有关注校园建设的人士，帮助所有关注个人权利、关注性别平等、关注社会进步的人士了解高校性骚扰的现状，认识建立性骚扰防治机制的必要性，为北京大学乃至全国高校和社会各界防治性骚扰提供支持。

北京大学反性骚扰调查小组

2018年3月8日

2018.5.24 《校园性骚扰：难以言说的“顽疾” | 特稿》（中央民族大学性骚扰调查）

作者：特稿小组

来源：Minder 志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1NGiB0ZHSvMkM2IcIMIANQ>

夏天的中午，大二的柠檬在文华楼自习。正是午饭时间，其他人陆陆续续地去吃饭了，教室里只剩下柠檬一个人。

这时候，一个三十岁上下的男人从后门走进来，坐在了柠檬旁边。

“我可以坐这儿吗”，男子把身子贴近。

柠檬察觉有些不对，回了句“你随便”，随后便打算收拾东西走人，男子也起身向后走去。柠檬以为他出了教室，结果等她收拾完东西起身，突然发现那个男子就隔着椅子站在自己的后面，并试图靠近。

柠檬瞬间慌了，正思考该如何脱身时，恰巧一个男生走了进来，男子随即逃离教室，不知去向。

共同的伤害：

七成女生经历过校园性骚扰

这是去年5月发生在民大校园内一起真实的案件，时隔一年柠檬回想起来还是心有余悸。但柠檬的经历并不是个案，这种情况在全国高校都时有发生，而即将来临的夏季将是它的高发期。

不久前，大二的小宋及室友晚上去文华楼打水。“走到停放非机动车的地方，注意到有个男人头是朝着车后座趴着的，就在蹭座位。我看见之后，就拉着我室友赶紧走了。五月初，室友又在同一地方遇到了同一个人在自慰。”

除了小宋看到的在公开场合做猥亵性动作，在更多的案件中实施者都是直接尾随或者恶意搭讪，“凌晨从西门回文华楼自习，注意到一个穿绿色短袖的一个男的，然后我和同行的女孩儿走到文华楼附近时没什么人了，就只有我们两个。我当时就感觉到后面听到第三个人的呼吸声，离得很近。我有点害怕，捏住旁边那个同学的手，走的很快。她回头看了一眼，就是那个穿绿色短袖的男的。”大三的小Z想起来依旧很害怕，因为案发时她并不是独自一人，按理说应该更安全些才对。

其实，“校园性骚扰”早已成为各高校普遍存在却难以言说的“顽疾”。据广州性别教育中心2016年发布的《中国大学在校和毕业生遭遇性骚扰状况调查》显示，在所有受访者中（6592名），有七成遭遇过不同形式的性骚扰，而女性的比例更是高达75%，校园性骚扰已经成为夏季女生心中的“习以为常”的安全隐患。

目前，我国还尚未有对“性骚扰”明确的定义。在《中国大学在校和毕业生遭遇性骚扰状况调查》中，“性骚扰”定义为“不受欢迎的性举措、性要求以及其他涉性的语言、非语言或肢体动作”，并且划分为性别骚扰(gender harassment)，不受欢迎的性企图(unwanted sexual attention)和性强迫 (sexual coercion)，严重程度由低至高排列。”而“校园性骚扰”则多是危害程度较低，也最易高发的“性别骚扰”，比如未经同意用色情、猥亵的目光注视；未经同意进行猥亵性的动作或暴露性器官(露阴)；未经同意讲和性有关的玩笑或话题，展示猥亵文字图片等。

女生比例较高的学校，如民大，北舞，北外等是性骚扰者首选的目标。据我们的调查显示，我校有22%的同学经历过校园性骚扰，排名前二的是恶意搭讪和尾随。

民大校园性骚扰图鉴

在调查案例中我们发现，校园性骚扰案件发生的具体地点和时间并不固定，但却可以从中提炼出几个共性的关键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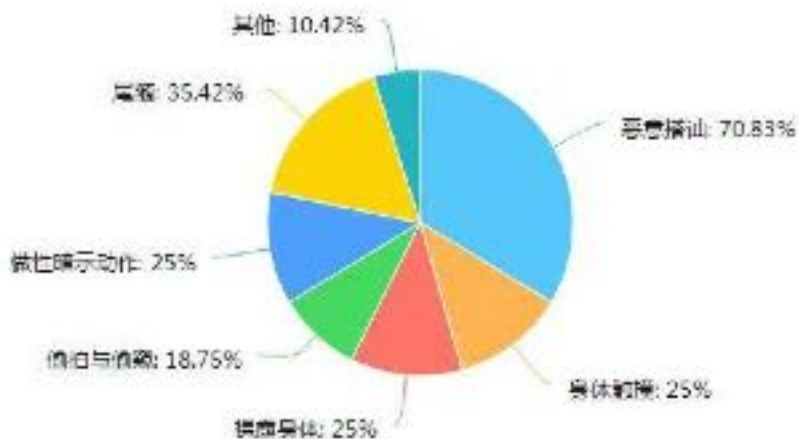
如果按照出现频率由高到低排列，则依次为：
独身 / 夏季 / 夜晚 / 隐蔽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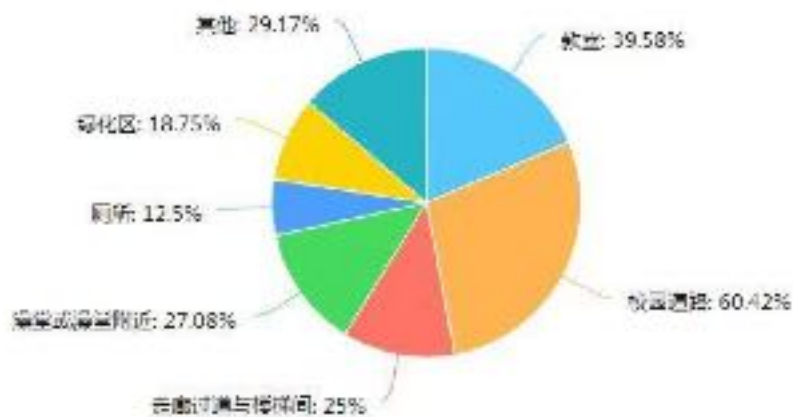
例如 10 点后的文华楼高层、厕所、操场旁的健身器械、西门、图书馆到大东门一路、小树林等等。

夜晚案件多发生在人流较少，路灯昏暗的路段，即使两人结伴也不算十分安全。相比之下，白天的案件容易在独自一人，如空荡的教室、一个人的街上等情况下发生，但只要周围有人，安全性就会迅速提升。

Q：校园中遇到何种形式的骚扰？



Q: 骚扰事件发生的地点?



Q: 骚扰事件发生的时间?



另一个容易发生安全问题的地点是八号公寓的一层厕所。

小 A 在同学聚餐后，独自一人前往八号公寓上厕所。厕所位于一楼走廊尽头，多功能报告厅旁，需要转两个弯才到，且没有监控摄像头，不需要门禁卡。

途中小 A 发现有人在厕所门外趴在地上偷窥。由于当日女厕所灯坏了，该名男子并没有窥探到厕所内的情形。发现有人偷窥后，小 A 立即联系了同学，与此同时，男子开始撞击厕

所门，试图进入厕所内部。随后，该嫌疑人可能察觉到小 A 已联系了外援，便逃跑了，与急忙赶来的同学在大门口撞上，但同学们救人心切，并未察觉。

该事件给小 A 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由于事发突然，且当事人并未受到实质性伤害，故并未通知保卫处或报警。

(据保卫处提供信息，该名犯罪嫌疑人昨天已经被抓获，保卫处已去函请求从重处理。)

记者尝试模拟骚扰现场



该事件发生在两年前，而如今我们再次去察看该厕所时，发现安全隐患仍旧存在。



由于厕所被抬升了一截，且下部空隙过大，蹲在门外就能窥探到厕所下部分的情形，甚至不需要身体趴下来。而厕所内部的管道为翻墙进一步提供了便利。

校园性骚扰“三难”

“难抓捕、难定性、难惩处，是处理性骚扰有关事件中的三个最主要的障碍。”一位在保卫处任职了4年的工作人员说道。

民大的校园安保主要由两部分构成。其中校园室外区域由保卫处负责管理，而文华楼、理工楼等建筑则是由对应的物业公司负责，由保卫处统筹管理。

随着夏天的到来，骚扰案件成为保卫处重点关注的问题，“这一段时间，案件比较多，我们每一层都有保安每天在加班，蹲守布防。”保卫处工作人员说。同时，各教学楼也加强了安保人员的巡逻密度，据文华楼国基物业经理介绍，“文华楼现在是两个小时一次巡逻。在一楼入口处，我们也会特别注意面部遮挡物较多，行色鬼鬼祟祟的人。”

监控摄像是维护校园安全的一道重要防线。占地300多亩的民大校园现在共有监控摄像头1860余个，在去年还引进了人脸识别系统。在受害人报案之后，一旦从监控录像中获取了嫌疑人的面部照片，就会储存在校园安防监控的黑名单中。只要嫌疑人下一次进入校园时面部遮挡不多，系统就会自动进行算法比对并弹出报警信息，安保人员也会立即行动。

但问题在于盗窃和骚扰事件的实施者经常流窜作案，很多时候保卫处登记了嫌疑人的信息，但只要嫌疑人不再出现，保卫处也束手无策。

“巡逻怎么能那么巧就赶上呢？”物业经理苦笑道，“赶不了这么巧的。”

对于那些抓到实施者的案件，后续的定性和处理也是难点。当前，我国并无明确的规制“性骚扰”行为字样出现的法律法规。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猥亵他人的，或者在公共场所故意裸露身体，情节恶劣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多次发送淫秽、侮辱、恐吓或者其他信息，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可以发现，对于校园内多发的“尾随”或者“言语骚扰”，相关的处罚是身份轻的，很难从根本上杜绝。

“像我们今天抓了一个，并送到派出所了，但还没有告诉我们结果。提审后，需要嫌疑人认罪，才能下一步处理。我们没有执法权，发现了嫌疑人，也是先控制，再送到派出所处理。嫌疑人如果只是搭讪或尾随，没有直接动作，派出所认定是犯罪才进行处理，如果认为不是，就只能是批评教育。”保卫处工作人员对此也很无奈。

为了解决校园性骚扰流窜性强、突发性高的问题。北外和北师大都在校园内设立了“校园紧急求助报警亭（柱）”。



北师大的报警亭设有自动红外超高清广角摄像头，实现 24 小时监控；同时支持双向语音对讲，5 米内有效；而全频段的扬声器和拾音器，采用防破音技术，保证对讲和广播声音的响亮清晰。

有 80% 的同学表示希望也能有明显的报警装置可以使用，“我觉得至少这些设置能让我感觉安心，对坏人来说也有威慑作用。”大三的 DT 表示。

“三分钟，保安一定到”

在保卫处工作人员看来，保卫处的工作不应该关注在出事后的处理，因为处理得再好，事故

也已经发生。

“我们不希望孩子们出任何事情，也投入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但同学们的安全意识极度缺乏，过了4年还是这样。”重点应该是日常的宣传教育工作，让学生有自救和自保的意识。

保卫处组建的平安民大协会主要承担了校园安全知识的宣传和安全教育的工作。在平安民大的微信推送中，每一条的结尾都会标明这两条号码。一条连接中控室，也就是校园110 (68932220)，24小时双人值守；而另一条是保卫处的值班电话 (68932434)，365天每天24小时也都有人值守。而这之中，保卫处工作人员最头疼的就是保卫处的电话并没有被同学们熟知。

“为什么要宣传这两个电话。110再快，没有保安快。我测试过，3分钟，保安一定到。”保卫处工作人员说道，“前段时间发生了一起性骚扰事件，是在下午，但是这个孩子晚上才打110报警。如果当时及时联系保卫处，通过描述特征，我们是有可能抓住嫌疑人的。”

据调查显示，只有20%的同学对校园安全措施十分了解，安全意识淡薄也是安全问题滋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很多同学在挑选自习教室时，出于安静的考虑，会选择人数相对较少，甚至无人的教室。

“特别是文华楼高层，人比较少，有很多女生单独自习，即便三五个人，也不要觉得就可以了。找个人多一点的。”保卫处工作人员建议。

要安全，还是要便利

校园性骚扰案件事后抓捕难，那能不能从源头上减少危险人员进入高校？

2015年，北京大学保卫处规定，进入校园需要提供本人身份证或护照进行登记。在校园入口处设置刷卡装置一定程度上是保证了安全，但实际操作起来会导致另一个问题：便利性和开放性的降低。

“北大太特殊了，不能都像北大。它是因为旅游参观的很多，不管就乱了。其他高校都是特别小或者特别特殊的才会设卡。你看国外的学校，连围墙都没有，就像一个社区一样。”保卫处工作人员说道，“高校是开放地段，而且以前还要求高校的资源向社会开放。你们自己也有同学会过来玩，老师们请来交流讲座的专家学者又怎么办。”

高校资源是否应该向社会开放一直是人们讨论的话题。

民大也有对外开放的课程资源。从2008年起，每周六在文西开展的公益性“北京蒙古语言文化班”，不分年龄民族，面向热爱蒙古语言文化者报名授课。据授课老师、民大蒙文系大三的NN介绍，每期大约有200名学员需要进入校园。如果依次在学校门口排队登记入校，将要花费大量的时间。

但据调查，有68%的同学认为会为了安全降低便利性，也有31%的同学认为重点是提高安全意识，没必要弄的太麻烦。

“完全封闭学校，做起来很简单，但是门口也会天天吵架，有可能引起冲突。”选择校园安全还是便利开放，或者努力在两者中找到平衡点，值得更多的讨论与思考。

不过对于现在已经大三的柠檬来说，她还是会到文华楼去上自习，只不过每次都会叫上同学

一起，不再让教室只剩下她一个人的情况发生。

同时，她也将保卫处的两个热线存进了手机通讯录。但她希望永远不要有需要拨打的那一天。

注：应采访对象要求，保卫处工作人员为匿名，文中涉及的同学均为化名

安全 Tips

如果你是潜在受害者，请记住：

- 打开手机通讯录，存下学校保卫处号码：68932434/68932220!!

遇到骚扰及时打电话！保卫处承诺，365天24小时有人值班。3分钟内保证赶到现场。

- 苹果手机 SOS 功能：

通过“设置--SOS 紧急联络”设置紧急联系人。遇到紧急情况时，连续按 5 下电源按钮将激活 SOS 功能。倒计时三秒后向 120、110、119 或紧急联系人发送求救信息及所处位置。

(建议大家先试用，熟悉功能。倒计时结束后不会直接拨出去。)

华为手机拨号界面可进行紧急呼救；三星手机在设置中可添加紧急联络人

(请大家探索一下自己的手机！提前设置紧急联络人!)

- 老生常谈但真的有用：

中午、夜晚等尽量选择人多的教室自习；不要在犄角旮旯处独自背书，尤其是戴着耳机背书；

八号楼一层的厕所不建议独自前往；

在夜晚出门时尽量与同学同行，尤其半夜从西门回来时警惕尾随者；

遇到尾随者先通过“走到马路另一边看对方有没有跟上来”或者“假装停下打电话看对方有没有停下”判断是否尾随，确认后及时通知保卫处或朋友，往人多的地方走。

买一个报警蛋和强光灯吧！在独自出行时随身携带。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如果你是潜在受害者，请记住：

当你在夜晚看到独身女性时，请不要尾随她、骚扰她、强奸她。

当你在公共空间时，请控制自己不要裸露或试图裸露生殖器官。

避免一个人独自出门，请让你的朋友看住你，不要骚扰别人。

采访 | 王子薇 阮航达 王晨婷 刘凌果 李毅康 曹语晗 段星佚

摄影 | 黄彦婷

美编 | 阮航达

2018.6.8 《“职场性骚扰”小调查 | 性别权力关系的办公室缩影》

作者：武婧雅

来源：澎湃新闻

原文链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178617

在网络文学中，有着一类写女孩在职场中如何俘获上级之心的爱情小说，称为“总裁文”。谈到职场性别关系，流行话语中建构起来的都是“霸道总裁爱上我”的浪漫幻想，但现实生活中，职场性别关系中更常见的是并不浪漫的性骚扰。在很多行业，应酬时带年轻女员工陪酒的现象司空见惯，男上司对女下属、女实习生开黄色笑话、进行性暗示，也早已成为职场的惯例。职场性别意识的缺失，有时让受害者难以把一些令人困扰的行为联系到“性骚扰”。权力关系下，职场女性有时为了继续在职场生存，不得利用现存秩序之下的“性别优势”，这让不少人只是把“性骚扰”行为归结于“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从而难以形成集体性的对职场性别平等问题的质询。防御机制的缺失，使得受害者难以站出来发声，有时投诉/举报后，不得不离开职位的却是受害人自己。比起高校，“职场性骚扰”问题就更加成为房间里的大象。

为提高社会对职场性骚扰的关注，澎湃新闻·思想市场与新媒体女性联合发布了一份“职场性骚扰”调查问卷（感谢李思睿对问卷的设计）。从2018年4月12日起，共收集到有效答卷106份，主要来自北京、深圳、上海等地区。问卷填写人中，100名为女性，5名为男性，1名性别一栏填写了其他。问卷填写者所在的行业，32%为文化/传媒/广告公关/娱乐/体育行业，其次是学术/科研/教育/医疗等公共事业（26%）、IT/通信/电子/互联网（8%）和服务业（8%），其他行业还包括专业服务/咨询、金融业、制造业、房地产/建筑业等。106位填写者中，亲身经历过职场性骚扰的有87人次，“听同事或朋友讲述过他们的亲身经历”的填写次数有40次，对身边的职场性骚扰事件“略有耳闻”的填写次数有17次。



图表问题：你被骚扰的时候都是在什么行业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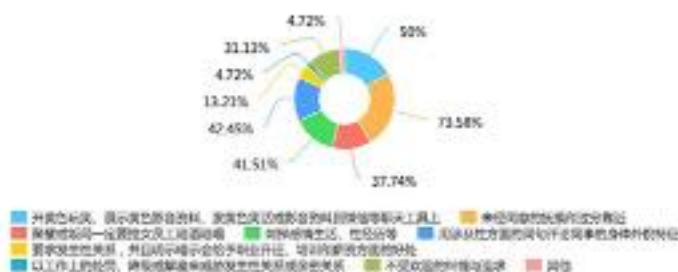
实施者、对象和行为

在实施性骚扰的人中，被勾选最多的是领导、上级，占了65%的比例，其次是同级同事（45%）、顾客或工作对象（27%）、业内的名流与前辈（17%），还有3人被下属骚扰过。被骚扰者所在的岗位中，排在前几位的为专业技术性岗位（32%）、生产一线普通员工（21%）和实习生、培训生或见习员工（20%）。被性骚扰时的年纪集中在17-24岁和24-30岁，另有9人在16岁以下就遭遇过职场性骚扰。



图表问题：你被骚扰的时候都处于什么样的岗位？

被骚扰者最常经历的骚扰行为为“未经同意的抚摸和过分靠近”，有 74% 的填写者遇到过这种情况。其他常见的行为还有“开黄色玩笑、展示黄色影音资料、发黄色笑话或影音资料到微信等聊天工具上”、“用涉及性方面的词句评论同事的身体外貌特征”、“刺探感情生活、性经历”，“聚餐或饭局一定要拉女员工陪酒陪唱”、“不受欢迎的纠缠与追求”。此外，有 13% 的人遇到过上级“要求发生性关系，并且明示暗示会给予职业升迁、培训和薪资方面的好处”，5% 的人经历过被上级“以工作上的处罚、降级或解雇来威胁发生性关系或亲密关系”。



图表问题：你遇到的骚扰行为包括哪些？

106 名参与者中，在工作场所被 1-3 人骚扰过的有 84 人，被 10 人以上骚扰过的有 6 人。46 人只被骚扰过 1 次，60 人被同一人骚扰过多次，其中 11 人被同一人持续骚扰过两年以上。



图表问题：你遇到的最长一次（被同一个人）的骚扰持续多长时间？

应对方式

在发生性骚扰之后，106 名问卷填写者中有 45 人选择反抗，10 人选择了屈服，有 44 人在事后没有告诉任何人，12 人曾向上级投诉，只有一人向警方报案。在“其他”应对方式一栏中，有多人填写了“辞职”，还有人填写“避免单独接触”、“不理睬”、“告诉母亲”、“向朋友吐槽”、“保存聊天记录”等。当事人投诉或报案后，只有 14% 的骚扰者被单位调查、警告或者处罚，3% 的骚扰者被警方或司法系统调查、警告或者处罚，22% 的情况下，被骚扰者不得不开那份工作，19% 的情况下，被骚扰者被冷落孤立或打击报复。填写者的工作单位中，81% 没有性骚扰防治机制，12% 有性骚扰防治机制，但是没有真正实施，真正建立性骚扰防治机制并有效运作的工作单位只有 7%。



图表问题：在发生性骚扰之后你是如何应对？



图表问题：如果你投诉或者报案了，问题是否得到解决？



图表问题：你现在工作的单位是否有性骚扰防治机制？

在“对职场性骚扰的看法”一问中，91%的问卷填写者都认为，用人单位有责任建立性骚扰投诉与处理制度，杜绝单位内的性骚扰现象，79%的填写者认为用人单位有责任在入职培训和职务考核中添加性骚扰内容和指标，84%的填写者认为职场性骚扰是一种权力滥用的现象。也有约 14%的填写者认为“如果被骚扰者并没有明确反对，那自己也有责任”，9%的填写者认为“有些女性乐于利用自己的性别优势去取得职场利益，所谓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我所经历的职场性骚扰

根据问卷中收集到的具体案例，可以看出在职场中，发生最频繁的是上级领导对下属的骚扰，例如上司“借故看手相，聊情感经历，身体距离特别近，甚至靠过来挨一起”“在微信上用性暗示的词汇跟我聊天”“言语放肆地询问情感关系，曾有一次将手搭在我的肩膀上。”“在晨会的时候带我们做游戏，提问时，问出了‘喜欢什么体位’‘最多一晚上几次’之类的问题，还追问了细节”。还有上司利用晚上加班的时候“强硬靠近要求亲吻，同时用暗示的方式表明会给更好的工资待遇”，出差的时候“以谈工作为由要求单独待在一个房间，并且关上门，试图靠近”。此外，也有相当一部分性骚扰来自客户、同事或业内前辈，例如一位在窗口单位工作的女性，在提供服务时遇到客户“带有暗示意义的肢体接触”或“言语暗示”，有留言者“和客户出差，客户微信暗示陪睡”；有人遇到同事“经常在耳边讲黄色笑话、借醉酒开带有暗示意义的玩笑”；还有上司请来的贵宾，倚借自己的前辈身份，对公司未婚女性进行骚扰，说出“要想会，得陪师傅睡”这样的话。

我们对几位留言者进行了采访，请她们讲述了自己亲身经历的性骚扰事件。

一位女性讲述了自己曾经工作过的一家互联网公司发生的性骚扰事件，上级领导以开除为威

胁迫下属发生亲密行为：“我之前工作的一个公司，部门里招的全都是女生，有一个女生刚刚来到公司，在她过试用期之前，总监以她能力不强为理由，找她谈过几次话，并且让她写职业规划。有一天下班，已经八九点钟，那个女生还在被总监留下写职业规划。第二天这个女生没来上班，她告诉同事说，昨天晚上她差点被强奸。她写完职业规划去给总监看，总监先是说，我觉得你做商务工作太放不开了，你这样放不开的话，是没有办法把这个工作做好的。然后他就让这个女生坐在他腿上说要教她，试图强奸她，这个女生就一直哭着求他、推他，他把门反锁住不让她走。这个女生就跟他说，她的男朋友就在楼下，如果看到我一直不上来的话，会上来找我的。总监想了一下，把她放走了。那个女生到楼下就跟她的男朋友讲了这件事，她男朋友立刻打了110，警察来后把所有人都带到警察局录口供，因为是强奸未遂，而且当时没有证据，第二天早上总监就出来了，直接从警察局去了公司。然后这个女生就辞职了，辞职之后她发邮件给老板，详细地讲了事情的前因后果。老板就让行政调查这件事，约我们部门每个人做访谈。这个总监我听说的这方面的事情也不止一两次了，他每次都是利用女生快要转正的时间让她害怕，如果不从的话，就会用开掉来威胁她，这是一个套路。之前还有一个其他部门的女生说也被他灌醉了带到他家，那个女生也逃走了。后来还有一个新招的女生被他侵犯了，也辞职了，辞职后她的父母还来公司闹，当时公司出面把他们打发走了，没有给任何的赔偿。我们部门有很多女生之前多多少少都受到过他的一些骚扰，有言语上的骚扰，还有想带她们出差之类。老板给他的处罚是让他从总监降到专员，派到外地的分公司，后来不知道他使用了什么手段，又回到总部了，老板给了一个新业务让他做。但是当时整个公司的人大概都知道这件事，所以没有一个人愿意去他的部门，过一段时间他就自己辞职了。”

在一些案例中，上级领导还会暗示经济或升迁方面的好处，来要求发生亲密关系。一位女生大学期间在一家文学网站实习时遭到了总编的骚扰：“我当时上大二，刚刚实习大概半个月，有一次我去总编办公室里汇报工作，办公室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他坐在椅子上，我站在他旁边，他就用手揽我的腰，我躲开了。我正要离开办公室，他突然站起来抱我，也被我推开了。我当时觉得很尴尬，但不知道怎么办，他说要和我一起吃饭，我也不知道怎么拒绝。他就带我去了一家餐厅，一边吃饭一边跟我说，他认识的一个主编‘资助’一个女大学生，每到周末他们到宾馆开房‘缠绵’一番，他说这种事情很普遍，问我愿不愿意。我就找借口说我有男朋友，他试图说服我，说他比我的男朋友‘有钱、读书多、有经验’，我还是很尴尬地摇头。最后他说，好吧，那你能不能回去帮我‘物色’一下，有没有长得漂亮，家境又不好的女大学生。从餐厅出来，他让我坐他的车，他坐在驾驶座，我就坐在后排，他说握一下手吧，就伸手过来摸我的手，我马上下车自己回家了。第二天我就没有再去那家公司，也没有去要之前承诺的实习工资。”

广州市大学生表演行为艺术——消灭职场“咸猪手”，拒绝性骚扰。视觉中国 资料图

一位女生在前后两份工作中都遇到了性骚扰事件。一份工作是在一家知名文化公司：“我跟这个部门总监之前是认识的，我想去这家公司工作，就请他帮我内推一下简历，他说在他的美言之下，我得到了一个面试机会。面试的前一天，他发微信过来，说希望我和他睡觉，可以提高面试成功的几率，我拒绝了。入职以后，他比较过分的是在我穿露肩装的时候经过摸一下肩膀，或者碰一下头顶什么的，对别人也会这样。是我最先跟别人说他骚扰我的，发现公司很多女员工都被他骚扰过，大家之前都不说，可能觉得说出来羞耻吧。我们觉得应该举报他，就收集了很多微信聊天的截图做证据。比如平时工作的时候，他给女下属发微信说‘要约只能跟我约’，‘不让我给你按摩吗’；工作时他偷拍女下属的大腿，发给她说‘把你拍得多性感’，‘下次给你拍艳情大片’；邀请女同事到自己家里喝红酒。最严重的一个女生写了一篇自述，说她还未入职的时候，总监在一次活动结束后找借口到她的酒店房间里肢体接触，在她的反抗下总监没有得逞，悻悻离开，但她之后诊断出严重的精神紊乱。我们把这些证据发给老板，老板立刻开除了总监，还找心理医生对大家进行抚慰，并且宣布建立性骚扰举报通道，大家遇到这种情况可以直接跟他说。”

她的另一份工作是在一家新媒体公司：“我跟 L 都是 90 后，是同时入职的，我们中午跟一些老员工吃饭，听到了有关老板的一些传闻，比如他招女助理，女生都干不了半个月就走；他的车上被人扔臭鸡蛋，写‘老流氓’；曾经有离职的女同事给大家群发邮件讲她跟老板的感情，我不太信，觉得老板 60 岁左右了，看着特别绅士，怎么会做出这种事儿。后来有一天老板突然约我去参加一个音乐会，微信里说要‘穿得比较漂亮’，‘你平时已经很漂亮了，可以更好’，然后他开车接送我，在车上说他前妻在国外，这么多年他独身生活很寂寞，如果我去看电影可以叫他一起。之后上班，L 突然问我，老板约过你吗？她说老板也约过她好几次，还约她一起去汗蒸，她都拒绝了。她跟公司的一位 80 后的女性联合创始人讲老板性骚扰女员工，那个联合创始人说，你才来这么几天，怎么知道的？谁跟你说的？L 说，没人跟我说，因为他也骚扰我。联合创始人憋了半天说，这种事你怎么敢讲出来呢？然后说要开除 L，因为她乱传谣言。第二天 L 的男朋友就来了，在老板办公室门口坐着，要讨个说法，老板吓得一直没敢出来。晚上 L 的男朋友拿她的手机在公司群里发了一段揭露老板的话，老板立刻在群里说 L 侵犯了他的名誉权，要向法院起诉，在群里发了与 L 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还要大家表态，拿出他性骚扰的证据来，然后群里的员工就都开始表忠心。过了几天老板给 L 发了律师函，起诉她‘以羞辱、诽谤性言辞进行人身攻击，并散布不实言论’，要 L 向他道歉。事情后来不了了之了，我也不想待在这家公司了，就辞职了，当时我在职时候的同事，现在也都走了一大半。”

一位在贸易公司工作的女生讲述自己在陪酒时被上司骚扰的事情：“我在公司实习了三四个月，那天先是陪客户出去吃饭，吃完饭有点晚了，客户走了，董事长说还要继续谈一下公司的事情，就又点了几瓶红酒，然后他可能有一点醉了，就有一些摸你、搂你的举动，然后他要去酒店，让我把他送上去，到房间以后我说你早点休息，已经很晚了，他就拉我想让我进去，但是当时他有点晕，力气没我大，我就把他推进去自己出来了。下楼之后另一个领导，我们的经理，他也喝了很多，要送我回去，他问我刚才那个人有没有对你怎么样，我当时没有反应过来，就说没有什么，就是他有点晕，然后经理说他也有点晕，需要在车里休息一会儿，就让我和他一起坐在车的后座，当时已经凌晨三四点了，但是他就有了另外的举动，说要搂着你休息一会儿或者要摸你，我说那我自己叫个滴滴回去吧，他就把我手机拿开，说不要打车，我歇一会儿就行了，送你回去，我跟他说不应该这样，希望你能清醒，最终他还是把我送回家了，到家之后他还想上我家，我说不不，我和同事一起住，她已经睡着了，你上去会打扰她。当时我一直是很礼貌地和他们说话，因为没有反应过来，整个人懵的，事后回想起来哭了，因为觉得自己对自己太不负责了，粗心大意，那几天特别不舒服，觉得怎么是这个样子呢，不能想象他们会是这样的人，完全超出能承受的范围。我想是不是不应该留在这里了，就跟他们说想辞掉这个工作，但他们还是跟我道歉，说那天酒后失态，不记得做过什么，要是对你造成伤害的话很抱歉，希望你暂时留下来。我现在还在犹豫要不要继续这份工作。”

感想及建议

问卷最后，我们请填写者谈了谈对职场性骚扰的感想和建议。一些留言者对女性提出了建议，认为女性对职场性骚扰的意识缺失也纵容了性骚扰，如有留言说：“如果性骚扰没有到强奸的地步，就很难引起重视”、“很多女性觉得能够扛下性骚扰是成熟地在职场生存的方式”。有留言者说：“有很多女性有时并不认为自己受到了性骚扰，觉得只是玩笑，变相地鼓励了实施性骚扰的一方，应普及这种自我保护及建立自尊自爱的知识。”前文提到的收集证据举报性骚扰者的女生说：“对女性来说，能做的就是积极举报，并且在他人举报的时候出力声援，除了声援，还要呼吁正经严肃的调查”。

更多的留言者认为，关于职场性骚扰的制度规范非常缺失，“许多单位对性骚扰事件采取和稀泥或者根本不理睬的态度，助长了骚扰行为”。即使举报，公司缺乏有效的惩罚制度，骚扰者受到的惩罚也往往十分轻微，尤其面对公司最高负责人的骚扰时，经常无处可诉。不止一位留言者呼吁社会及法律提高对性骚扰的重视程度，“建议社会、企业、政府建立有效防

治机制、奖惩制度”、“通过性骚扰立法，建立防性骚扰机制”。

职场性骚扰也是整个社会性别不平等和权力不对等的一个缩影。留言者说：“女性是大部分的受害者，性骚扰特别容易出现在以男性为主导的行业中。”“女性社会地位越来越低，社会对男性的包容度太高。”甚至留言中有将矛头指向女性的言论：“性骚扰，百分之九十九的情况下都是你情我愿的，或者都是女性首先释放出性信号的，后来所谓的性骚扰，大部分都是分赃不均或者女性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才会说是性骚扰。”“在职场权力由男性主导的社会里，占优势的男性可以利用职权，而处于劣势地位的女性有相当一部分害怕被指责或者清白被怀疑，选择了默不作声。

我们希望通过这份调查，让社会提高对职场性骚扰现象的关注，也呼吁建立职场性骚扰的防范和惩罚制度。也希望更多的受侵犯者对性骚扰行为不再沉默，勇敢说出自己的经历。

2018.8.2.《性侵犯，不止是性欲 | KY 研究所：3 万人的性侵犯调研报告》

作者：KY 作者/罗勒

来源：公号“KnowYourself”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ra1dkdalo25OH3d-Eb4z4Q>

时隔大半年，我们才听到了国内女性发出的#MeToo 的声音，在许多人争论这场运动的实质到底是什么的时候，我们更关心的是，它让更多人看到“性侵犯”真实而广泛地存在于我们每天的生活中，它让更多女性有了可以发声的渠道和勇气。

KY 也希望，更多“旁观者”能对“性侵犯离我很远”的迷思中走出来，看到不那么美好的现实。

或许，在此之前，你也有对性侵犯的诸多迷思，也曾疑惑这些受害者为什么不懂得好好保护自己，为什么不 say no，为什么事发之后不马上报警？等等。

那么，今天这份近 3 万人参与的调查，将会给你看待这些问题的不一样的视角。

在呈现调查结果之前，我们首先来定义一下什么是此次调查中所指的“性侵犯（Sexual assault）”，它指的是：一方对另一方做出的任何违背其意愿的“性接触”或“性举动”，比如强行亲吻，强迫对方抚摸性器官，强迫观看色情片，强奸等。

01 性侵犯，到底离我们有多近

迷思 1：性侵犯离我们的生活很遥远。

真相 1：性侵犯频繁且普遍地发生在我们生活周遭。

Rape Abuse & Incest National Networ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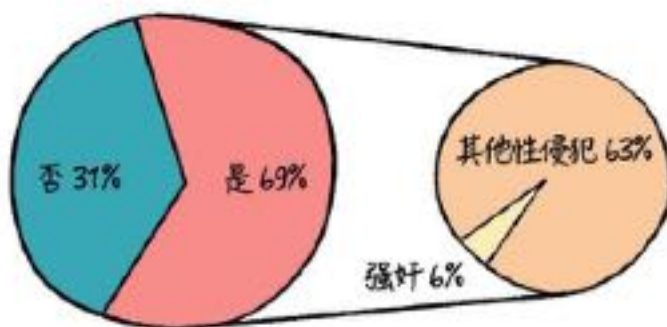
(RAINN) 美国最大的反性暴力机构（创立并运营者美国国家性侵犯热线）的调查发现，

在美国，每 98 秒就有一位女性遭遇性侵犯。一份由美国国家伤害预防中心与疾控中心共同发布的报告显示，有 44.6% 的女性一生中曾遭遇过性暴力（包括性器官的接触，他人暴露性器官，亲吻，抚摸等，下同）(Black, et al., 2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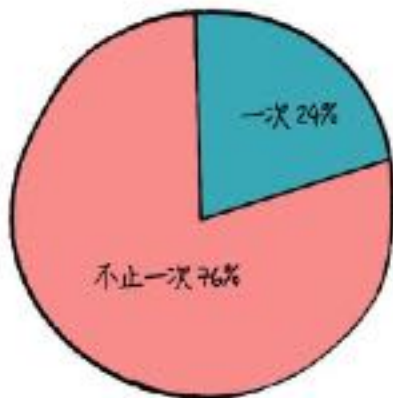
在我国，我们尚未找到相关权威机构发布的关于全人口的类似数据。不过，我国计划生育协会曾在 2016 年发布了一份《大学生性与生殖健康调查报告(2015)》。报告中指出，在大学生群体中，35.1% 的调查对象曾遭遇过性暴力或性骚扰，其中以“关于性的言语上的骚扰”最为常见，其次是“被他人强迫亲吻或触摸隐私部位”。

在 KY 此次的调查中（有效问卷 N=26981），我们发现在这群年龄在 14-55 岁的人中，曾经遭遇过性侵犯的比例高达 69%。而在这其中，又有 76% 的人表示这样的事情，在他们目前的人生中，不只出现过 1 次。另外，在曾遭遇过性侵犯的人中，8% 的人曾经遭到强奸。

你是否遭遇过性侵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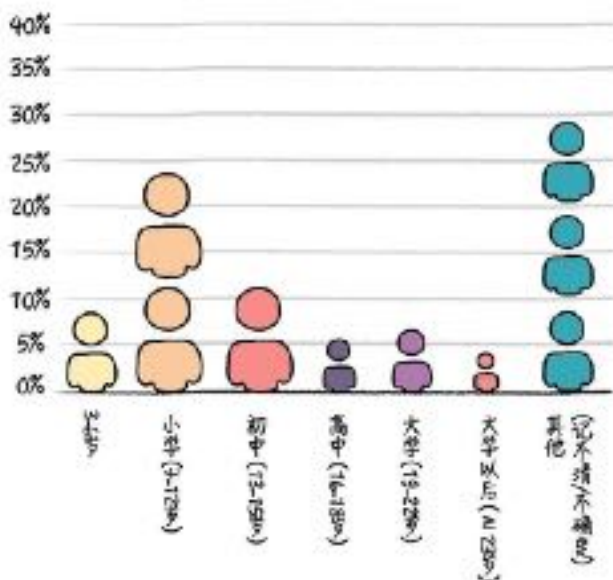
你遭遇过几次性侵犯？



(图 1&2, 数据来源: 本次调查)

在美国, 性侵犯的受害者年龄大多集中在 18-34 岁 (54%) (RAINN, n.d.)。而在 KY 此次的调查, 我们发现, 在记得清自己“首次被侵犯是什么时候”的人中 (n=8716), 在小学 (26%) 和初中阶段 (11%), 首次遭遇到性侵犯的人数最多 (注: 以 7 岁入小学计)。

你是否遭遇过性侵犯？



(图 3, 数据来源: 本次调查)

可以说，性侵犯远比我们所以为的要普遍的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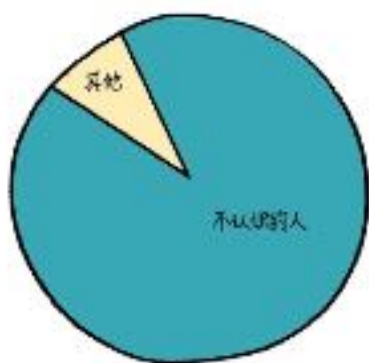
在中国，它发生的几率也并不比其他国家更低。在去年好莱坞爆发性侵丑闻，#MeToo 在西方国家爆发的时候，中国日报 (China Daily) 曾有专栏指，“中国的性侵犯并不像西方世界那样普遍...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保守的价值观是对女性的一种保护”。不过，次日，该报纸便撤下了这篇专栏文章 (as cited in, TIME, 2017)。

迷思 2：性侵犯的施暴者通常都是陌生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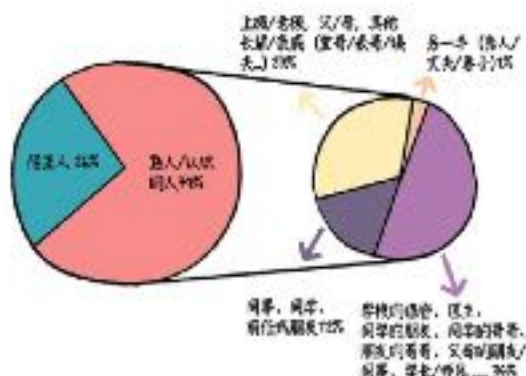
真相 2：性侵犯与受害者和施暴者的熟识程度无关。一个人被 ta 长期的约会对象、从前的恋人强奸、ta 的伴侣强奸，都不罕见。

很多人以为性侵受害者大多是遭到来自“陌生人”的侵犯。在我们此次的调查中，性侵犯的施暴者中，74%都是受害者所认识的人，包括他们的同事领导、师长、亲戚或者父母的朋友/同事等等。《人物》杂志在前段时间做了类似调查也发现，70%的受害者遭受到的都是来自“熟人”的侵犯。

很多人认为性侵犯的施暴者通常是？



实际上，性侵犯的施暴者是



(图 4，数据来源：本次调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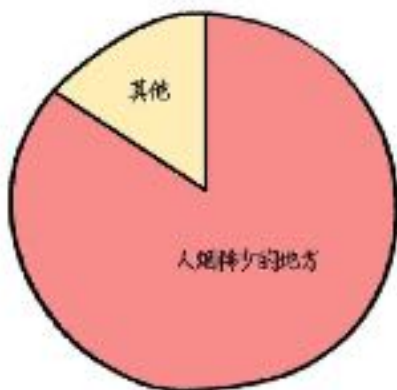
迷思 3：性侵犯通常发生在人烟稀少的偏僻地方。

真相 3：性侵犯可能发生亲朋好友的家里，学校，医院，交通工具，甚至是受害者的家中。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性侵犯通常发生在一些偏僻的地方，因此往往也会有“不要一个人走夜路”，“不要去偏僻的街巷”等等这样“好心”的劝诫。

但在我们此次的调查中发现，性侵犯可能发生在受害者熟悉的场所，比如学校，亲朋好友的家中，或者各种各样“所谓安全”的公共场所，甚至是受害者的家中。这或许也与“74%的施暴者是受害者所认识的人”这一点有关。

很多人认为，性侵犯通常发生在？



实际上，性侵犯发生在这些地方



(图 5, 数据来源: 本次调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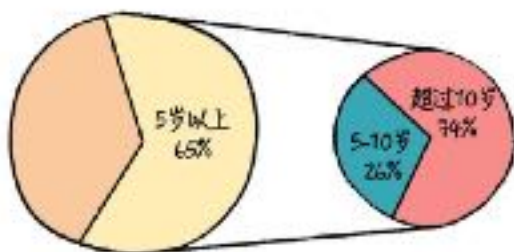
迷思 4：性侵犯是关于“性吸引”与“激情”。

真相 4：性侵犯实际上是关于权力与控制。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与临床工作者认为，性侵犯实质更多是施暴者对于控制和支配的渴望 (Groth, Burgess, & Holmstrom, 1977)。通过性侵犯，施暴者将受害者变为自身“权力”的客体，从而使得施暴者自身的意愿与力量得以“施展”，得以“为所欲为” (Blay, 2017; Yonack, 2017)。

这一点，或许可以从施暴者与受害者之间“权力的悬殊”中窥见一斑（我们曾在“权势性侵”一文中提到[点此查看]，这种权力的悬殊可能是双方在年龄、社会阅历、知识文化、资源与地位等方面的差距所带来的）。

施暴者与受害者的年龄差距(N=8716)



(图 6，数据来源：本次调查)

此次调查中发现，施暴者与受害者之间年龄最大相差 60 岁 (n=8716)，年龄相差 5 岁以上的占 65%，这其中又有 74% 的人年龄相差在 10 岁以上。不仅如此，那些明显掌握着更多社会资源/地位/阅历的施暴者（上级/老板、老师、亲戚长辈等）占到了 26%。

掌握更多社会资源 (阅历、社会经济地位等)的施暴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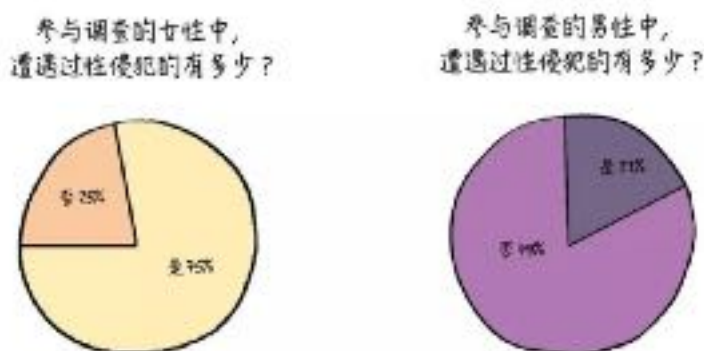
(图 7，数据来源：本次调查)

迷思 5：只有女性会被性侵犯。

真相 5：男性也会被性侵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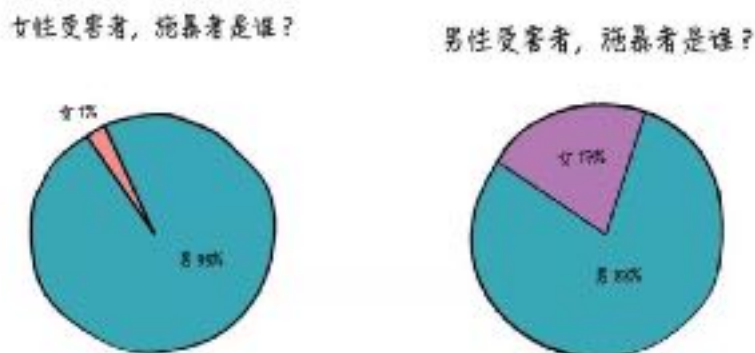
很多人认为，性侵犯只会发生女性身上。

但事实上，男性也可能被性侵犯。在此次调查中，我们发现，女性群体中，曾遭遇过性侵犯的人达 75%，与此同时，有 21% 的男性也曾遭遇过性侵犯。在美国国家伤害预防中心与疾控中心发布的那份报告也显示，有 22.2% 的男性一生中曾遭遇过性暴力，有 1.4% 的男性曾遭到强奸 (Black, et al., 2011)。



(图 8, 数据来源: 本次调查)

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受害者，性侵犯的施暴者更多时候是“男性”。另外，有调查发现，在那些对男性施以性侵犯的男性施暴者中，他们的性取向也并非都是男性。这或许也能从侧面反映出，性侵犯更多时候是处于权力与控制的“欲望”——不止是性欲。



(图 9, 数据来源: 本次调查)

迷思 6：衣着或行为举止可能成为“信号”。

真相 6：喝酒或穿着“性感”，都不是表示“性同意或邀请”的信号；性侵犯也不是出于对“信号”的误读。

前些天一段关于#Metoo 的评论引发了不小的争议。其中提到，一个人怎么穿、怎么说、怎

么做可能构成一种信号系统,一个袒胸露背出门约会的人,很容易让对方误解而招致性侵犯。很多人也许也有着这样的误解。

但事实上,喝酒,举止大方,或者穿着性感等等,这些人人都是可以有的权利去做的事情,并不是所谓的“信号”。另外,正如前文所说,性侵犯更多是一种对权力与控制的追求,也不是所谓的对“信号”的误读。

为此,堪萨斯大学性侵犯预防与教育中心的负责人 Jen Brockman 等人曾在 2013 年举办过一个名为“*What were you wearing?*”的展览,展出了 18 个与性侵犯有关的故事,以及受害者当时身着的衣服。(滑动查看更多图片)



(图自: Jennifer Sprague, as cited in, Vagianos, 2017)



02

是什么让性侵犯这样广泛的存在， 是什么让“发声”如此的困难

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错综复杂的。但有一点是值得每个人反思的，那就是——我们对性侵犯有诸如以上这些的迷思，可能本身就给它的普遍存在创造了一种恰到好处的“宽容”环境，也让“发声”变得十分困难。

比如：

旁观者很容易提出这样的质疑，为什么你当时不（奋力）拒绝？为什么你那么晚出门？为什么你穿着暴露？你们是夫妻，哪有什么强迫不强迫的？而人们往往忽略了性侵犯的本质是一种伤害，是一种有意为之。

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关于性侵的迷思也同样影响着受害者。在事情发生之后，他们也可能以这样的眼光进行自我“审判”、自我责怪，认为是因为自己的“错”，才导致了自己被侵犯。而这也成为了他们不敢发声的原因之一。

而施暴者很容易就站在一种“有利”的位置上，任何一个不符合人们对于“性侵犯”的既定印象（迷思）的细节，都有可能成为他们为自己的恶行开脱的“藉口”。比如，有施暴者在被举报性侵之后，大肆散播关于受害者的私生活状况等等，企图以此来证明自己的行为是“合乎情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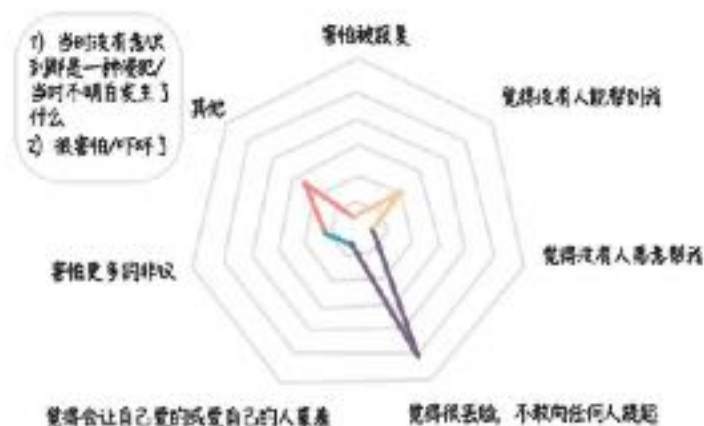
从个体的层面来看，发声对于每一个受害者而言都不是那么容易的。在美国，仅有三分之一的性侵犯受害者选择报警。很多受到侵犯的人并没有向他人求助，其中有 20%的人提到自己害怕被施暴者报复。

在 KY 的此次调查中，79%的人在性侵犯发生之后没有向任何人求助。他们没有向他人求助的原因，包括觉得“很丢脸，不敢向他人提起”，“觉得没有人能帮到我”，以及在其他原因中，还有很多人提到“事情发生时，自己还小，不明白发生了什么”（这与前文所提到的，首次被性侵犯的年龄集中在小学和初中阶段不无关系；另外这可能也在某种程度上，反应了国内性教育的现状）。

性侵犯的受害者是否就此事向他人求助?



没有向他人求助的原因是?



(图 10&11, 数据来源: 本次调查)

另外, 我们还发现, 人们对于性侵犯的迷思的接受程度, 与受害者最终是否向他人求助, 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注: 问卷中关于态度部分的题项, 改编自 Rape Myth Acceptance Scale)

也就是说, 受害者没有向他人求助, 的确很可能与他们对性侵犯的迷思有关。调查发现, 越是同意“一个人被性侵, 是因为 Ta 没有明确地拒绝” ($p < .01$), “有时候一个人会因为情难自抑而侵犯别人” ($p < .01$), 以及“如果两人是男女朋友或夫妻, 就不存在所谓性侵一说” ($p < .001$) 的人, 越可能在遭受性侵犯之后, 选择不向他人求助。

03

怎么办？Ta 们怎么办？ 我们又该做些什么？

我们曾提到过性侵犯可能给受害者留下的创伤性的心理影响，包括羞耻感，自我污名化，无力感，失去对关系的信任等等。

那么，如果你是受害者，该怎么办？

研究性虐待的美国学者 Judith Herman 在《创伤与修复》(1997) 一书中提出了五个创伤修复步骤：

安定：你可以尝试去寻找一个安全的环境，能让你感到不再担惊受怕的地方，同时你的基本需求，比如吃饱穿暖，可以在这个环境中得到满足。要坚持吃饭睡觉，这一点虽然基础，但却很重要。

叙述：你可以试着向你信任的朋友或者心理咨询师诉说或书写你的感受，情绪，想法等等。在这个叙述的过程中，尝试着去接纳自己，去理解事情的发生，不是你的错。并且，创伤是可以被修复的。

转变：在叙述的过程中，尝试着转变自己对这件事的回忆方式，想想自己走到现在，“已经克服了这么多”，以此去感受在这个过程中，来自你自身的修复的力量。

建立：循序渐进地去重新建立自己对不同关系的信任感，尝试一点点地找回安全感。

和解：尝试去和自己，也和过去发生的事情和解——不把它当做“自己”（你所认为的自己）中显著而重要的一部分。而是去重新找回你生命的重心，找到你生活的使命感和意义感。

这看似简短的 5 个步骤，做起来并不容易。

所以，如果你是他们身边的人，

要知道，你可能也可以是他们最坚实、值得信赖的依靠。在调查中，那些向外寻求帮助的人中，有 86% 的人选择向家人和朋友寻求帮助。请尽可能地给予他们足够的支持，和他们所需要的陪伴，让他们不必担心自己会因此事而受到“评判”，让他们感到安全、被理解。你可以帮助他们明白，错的是那些侵犯别人的人。

而对于我们这个社会来说，我们最需要做的，就是给所有不幸受害的人，创造出允许发声的环境。

试想一下，假如你不幸有过这样的遭遇，你敢不敢站出来说，我是幸存者。你会不会担心自己因此而受到评判、误解甚至污蔑？你怕不怕你所爱的或者爱着你的人会感到丢脸或因此厌恶你？又或者，假如你喜欢做什么、穿什么，说什么，但这些却被当做是一种“信号”时，你还敢不敢坚持自己的“喜欢”？

如果这些问题，你的答案都是不敢、害怕、担心，那就意味着这个社会，我们每一个人，做的还不够。我们要发声，去打破对性侵犯的迷思，也要创造对“发声”更友好的环境，而不是对暴力妥协和纵容。沉默即共谋，不要做一个沉默的大多数，不要成为默许恶的共谋。

Reference:

- Black, M.C., Basile, K.C., Breiding, M.J., Smith, S.G., Walters, M.L., Merrick, M.T., Chen, J.R., & Stevens, M.R. (2011). The national intimate partner and sexual violence survey: 2010 Summary Report, 1-114.
- Blay, Z. (2017). Sexual harassment isn't about sex, it's about power. The Huffington Post.
- Groth, A., Burgess, W., & Holmstrom, L.(1977). Rape: Power, anger, and sexuality.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34(11), 1239-1243.
- Herman, J. (1997). Trauma and recovery:the aftermath of violence - from domestic abuse to political terror. New York:Basic Books.
- McMahon, S. & Farmer, G.L., (2011). An updated measure for assessing subtle rape myths. Social Work Research, 35(2), 71-81.
- Meixler, E. (2017). The China Daily has pulled its recent column on sexual assault after an online backlash. TIME.
- RAINN (n.d.) . Victims of sexual violence: Statistics.
- Yonack, L., (2017). Sexual assault is about power. Psychology Today.
- Vagianos, A. (2017). Art exhibit powerfully answers the question ‘what were you wearing?’Huffington Post.
- 中国计生协会(2016). 《大学生性与生殖健康调查报告(2015)》。

2018.11.29 《中国职场性骚扰调查报告》

作者：林鲟

来源：074 职场女性法律热线

报告全文下载：<https://pan.baidu.com/s/1KZSLXSvyz7O6zTtkxqofbg>

【编注：以下内容来自公号“074 职场女性法律热线”关于本报告的推文，推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8pnfzh3FjetrhW2hismjoQ>】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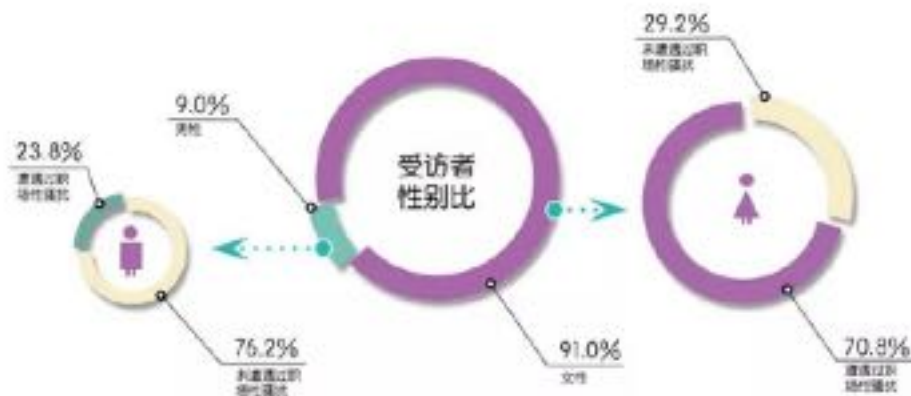
调查数据和主要发现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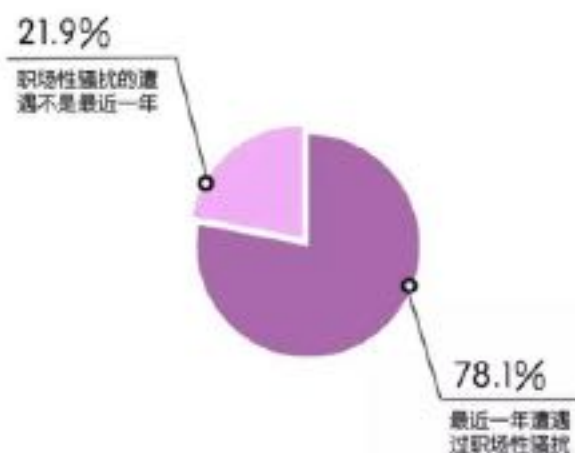
女性是职场性骚扰的主要受害者

此次调查共收到有效问卷 233 份，受访者主要来自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大部分为 19-29 岁的年轻人，包括 212 名女性和 21 名男性。

受访者中有 150 名女性和 5 名男性遭受过职场性骚扰。报告数据显示，遭遇过职场性骚扰的人数中，仅仅近一年内遭遇过职场性骚扰的人数就超过四分之三。这表明目前我国职场性骚扰问题是严峻的。而这些受害者中，96%都是女性。因此，本文会主要分析女性遭受性骚扰的状况及其影响。



图一：受访者性别比及遭遇过职场性骚扰的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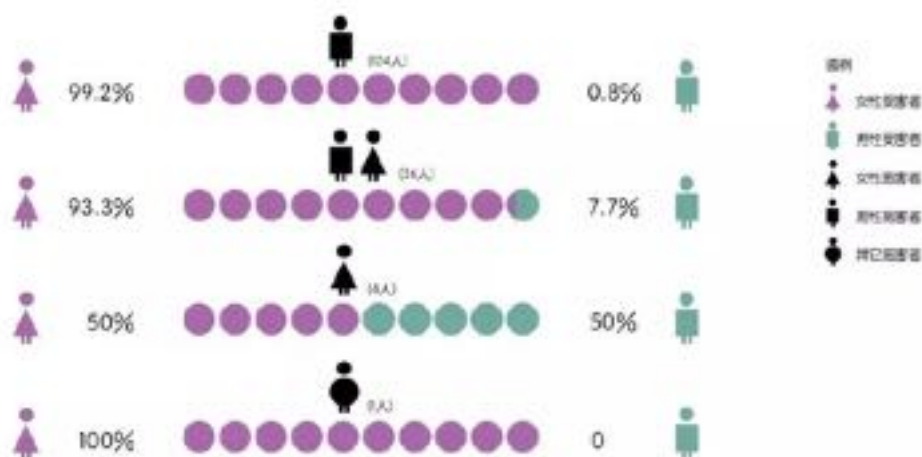
图二：最近一年遭遇过的职场性骚扰的情况

2

用人单位内部的男性

是职场性骚扰的主要实施者

职场性骚扰的实施者八成都是男性。女性遭遇的职场性骚扰 82%也都是来自男性。



图三：职场性骚扰实施者的性别

在遭遇过职场性骚扰的 150 名女性受访者中，90.7%遭到过来自上司或者同事的性骚扰，其中还有 26.7%的女性同时遭受过来自上司和同事的性骚扰。



图四：职场性骚扰的实施者与被骚扰者的关系

这说明相比于来自公司外部人员的性骚扰，女性遭受的职场性骚扰绝大部分来自公司内部人员。遭受来自上级性骚扰的女性面对的不只是性别的压迫，还有资源、权力的压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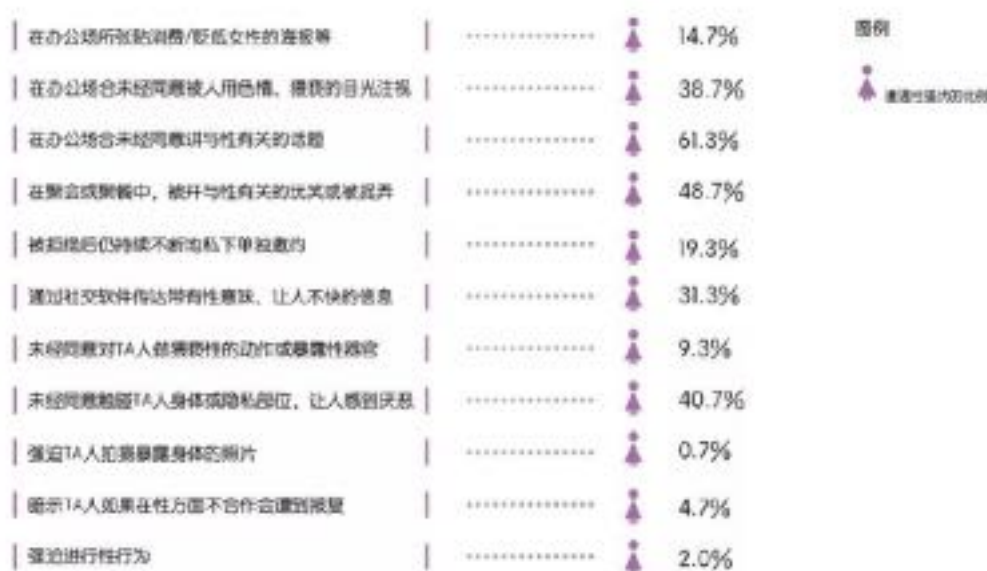
此外，同事之间也存在着怀有性别歧视、偏见的语言和行为对女性造成不友好的职场性骚扰。它们对女性的伤害是广泛而深重的。她们可能因此工作积极性被打击，身心被摧残，甚至怀疑理想，觉得人生不再有光彩。

3

敌意型性骚扰是女性

遭遇的职场性骚扰的主要形式

遭遇过性骚扰的女性中 61.3%的人经历过“在办公场合未经同意和您讲与性有关的话题，如开黄色玩笑；询问或告知性经验等”；48.7%的人经历过“在聚餐时被人开性方面的玩笑、捉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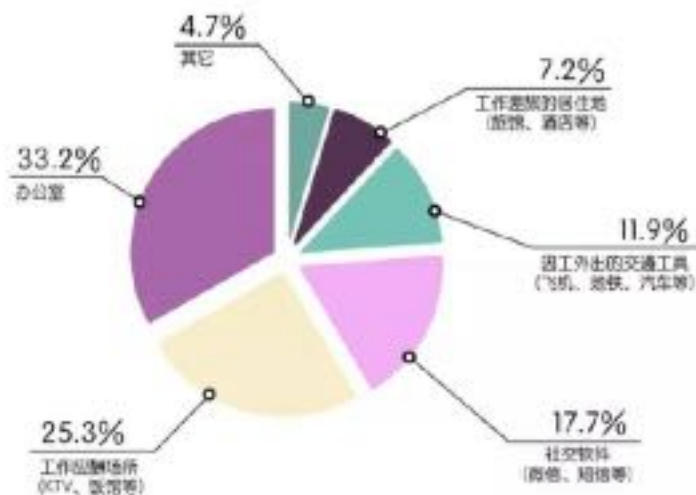
图五：女性被骚扰者遭遇的职场性骚扰行为类型

以上两种性骚扰都是故意型性骚扰。美国国家科学院、工程学院和医学院的一项重要研究，概述了一种更全面的方式，以评估预测组织内的性骚扰。据报告显示，如果一个公司的员工认为，该公司对待性骚扰的态度很严肃，性骚扰发生的可能性就会降低；如果员工确信自己能得到公平对待，并被鼓励说出性骚扰，就可能阻止潜在的骚扰者。所以，防治职场性骚扰的关键在于用人单位要加强对性骚扰的调查和惩处力度。

4

职场性骚扰影响女性的事业发展

超过一半的职场性骚扰发生在办公室、工作应酬场所 (KTV、饭馆等)。此外，还有 19%的职场性骚扰发生在差旅交通工具、旅馆、酒店等场所。这些相对封闭的场所除了给被骚扰者在求助、收集证据时增加难度。而且，这些地方现已经成为工作应酬、团队建设的必要场所，职场性骚扰会影响女性进行工作应酬、参加团队建设的热情，进而影响她们的人际交往、晋升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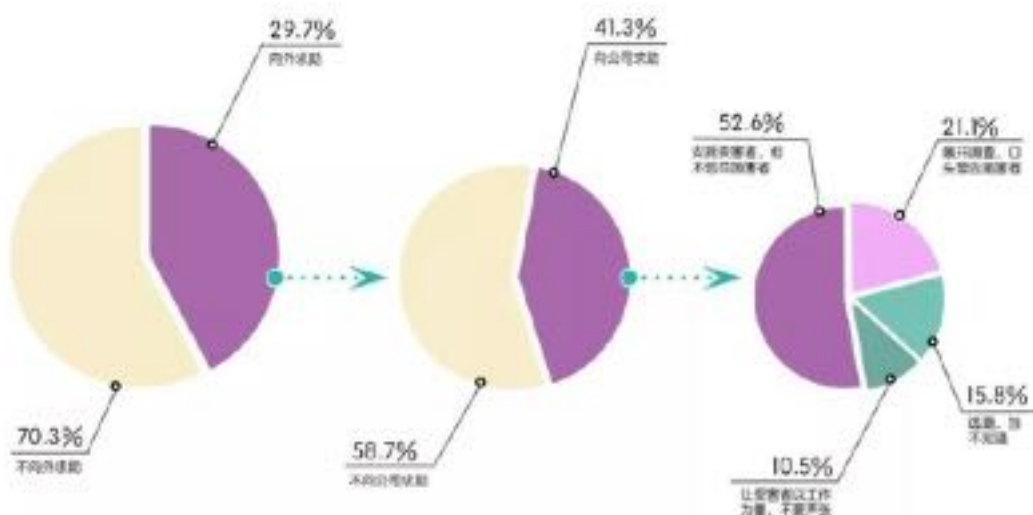


图六：职场性骚扰发生的场所

5

大部分受害者都保持沉默

在遭遇过职场性骚扰的受访者当中，最近一次遭遇性骚扰后，只有 46 位受访者选择了向外求助，占遭遇过职场性骚扰的人数的 29.7%。另外 109 个人没有向外求助，即 70.3% 的遭遇过职场性骚扰的受访者保持了沉默。



图七：向用人单位反映的情况

在这些保持沉默的受访者中，42.2% 的人迫于和对方的关系，不敢撕破脸。职场性骚扰多发生在上下级和同事之间，反抗很大程度上意味着破坏工作关系，对被骚扰者来说是很大的压力。此外，33.9% 的人因为没有证据而不选择向外求助。职场性骚扰的发生地点具有隐蔽性，

取证困难，被骚扰者会担心说出来不被相信和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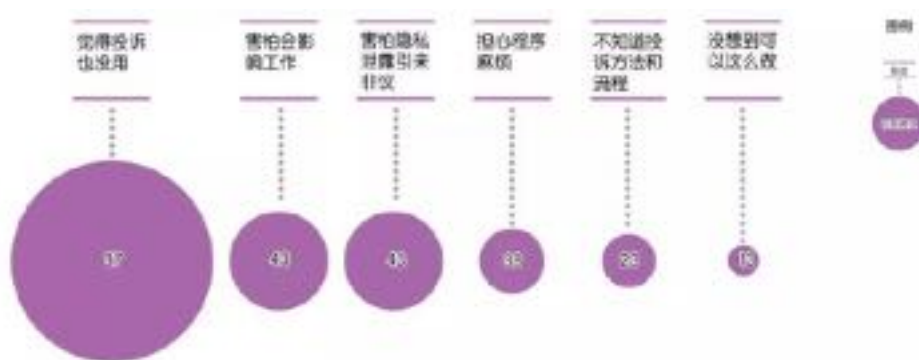


图八：被骚扰者保持沉默的原因

在向外求助的 46 名受访者中，41.3%的人选择了向公司/单位求助（见图七）。在向单位求助的情况下，超过一半的用人单位对受害者进行了安抚，但对施害者不作任何惩罚（见图七），这表明大部分用人单位在面对性骚扰投诉时息事宁人的态度。

而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表示“不满意”或“十分不满意”，这说明大部分受害者无法通过向公司投诉获得满意的处理结果。

在没有向用人单位求助的被骚扰者中，超过六成的受访者觉得投诉也没用。这反映了大部分用人单位处理性骚扰的机制没有建立起来，让被骚扰者投诉无门。因此，用人单位应坚决抵制性骚扰，对性骚扰投诉认真处理，让被骚扰者在遭遇性骚扰时敢于投诉。



图九：不向用人单位求助的原因

6

职场性骚扰的危害深重

在所有遭遇过职场性骚扰的受访者中，44.5%的人认为职场性骚扰影响人际关系和交往；38.1%的人自尊心受到伤害，感到挫败沮丧；27.7%的人感到长期精神紧张；25.8%的人认为职场性骚扰影响事业（如辞职）；还有 18.7%的人经历性骚扰后患有持续的精神抑郁或有自残或

自杀的倾向或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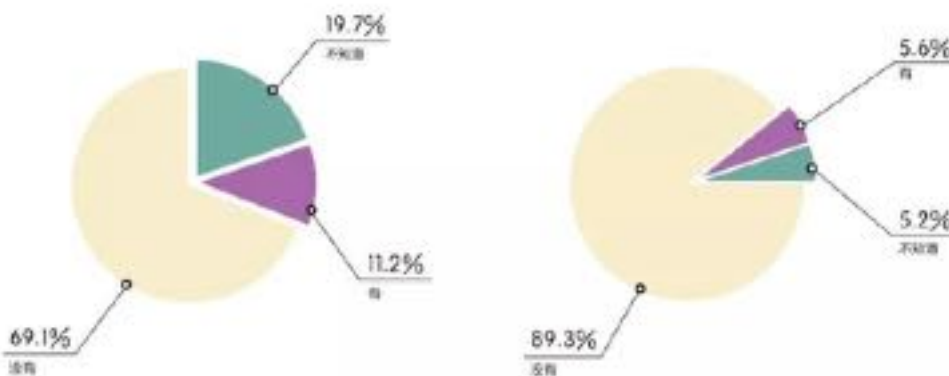
图十：职场性骚扰对被骚扰者的影响

从中看出，职场性骚扰致使被骚扰者处于一种不良的社会关系中，对 TA 们在职场中的人际交往、自尊心和事业均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这些负面影响也必然降低一个公司的士气、生产效率、声誉等。

7

用人单位反性骚扰机制普遍缺位

在所有受访者中，当被问及“您所在的公司/单位是否有性骚扰的相关条文规定？”，69.1%的受访者表示“没有”。被问及“您所在的公司/单位是否有防治性骚扰的培训/课程/讲座？”，89.3%的受访者表示“没有”。这反映出大部分企业没有明确反性骚扰的态度，也没有为员工提供了解反性骚扰知识的渠道，这说明企业反性骚扰意识和机制的普遍缺失。



图十一：职场性骚扰机制的建立情况

8

大多受访者支持建立职场反性骚扰机制

关于对企业建立反性骚扰机制的认知，94.0%的受访者认为企业在收到性骚扰举报后应该展开迅速、彻底、公正的调查，并设置明确的调查期限；91.4%的受访者认为企业应保护被骚扰者的隐私并保证不会报复提出投诉的员工。



图十二：受访者对建立职场反性骚扰机制的认同程度

这说明大部分受访者对于企业建立反性骚扰机制有明确的认识、需求和期待。由此可见，用人单位的反性骚扰机制亟待建立。

未来措施与建议

1

开展全面的性别平等教育

政府各部门要积极开展性别平等的教育。在反性骚扰教育中，我们要停止教女性如何保护自己，限制女性的发展空间和活动自由，而要教男性如何尊重女性，不要去性骚扰女性。

同时，为了打破固化的性别权力关系，全面提升女性的社会地位也很重要。在工作领域，用人单位要对女性员工进行鼓励和支持，打破职场玻璃天花板，让更多女性能够在职位上获得上升渠道。

2

普及职场性骚扰知识

政府部门、企业及妇女组织都是普及职场性骚扰知识的重要力量。首先，各方在普及性骚扰的时候要明确性骚扰的概念界定以及判断标准，坚决反对谴责受害者的做法。其次，政府部门、企业及妇女组织要学习其它国家和地区建立防治职场性骚扰的好的经验，并在实践中不断改进。

同时，政府部门、企业可以与妇女组织合作，邀请性别领域的专家到相关部门和企业去开展

有关性骚扰的科普讲座、分享实践经验。性别专家也可以协助各方建立反性骚扰的机制，共同消除性别歧视与荡妇羞辱的陋习与观念，建立性别友好的职场环境。

3

建立职场反性骚扰机制

据调查显示，性骚扰的发生概率和用人单位对性骚扰的防治力度成反比。如果用人单位严厉禁止办公室黄色笑话和其它形式的性骚扰，并对那些违反这项规定的员工严肃处理，那么职场性骚扰发生的可能性就会降低。因此，在用人单位内部建立性骚扰防治机制对防治职场性骚扰至关重要。

用人单位可结合公司性质考虑制定以下措施：

- 一、要将禁止性骚扰写入员工手册，并对禁止的性骚扰行为类型进行明晰的阐述。
- 二、加强反性骚扰宣传，开展反性骚扰培训，在办公场所张贴反性骚扰的公告、图片等，并鼓励员工主动举报性骚扰者。
- 三、向每个员工提供一份可以为员工所理解的反性骚扰方针和投诉程序，积极回应、处理性骚扰投诉，杜绝谴责求助对象和泄露求助对象隐私，诚恳接受员工监督。
- 四、在收到性骚扰举报后展开迅速、彻底、公正的调查，并设置明确的调查期限。
- 五、在调查性骚扰事件时要保护被骚扰者的隐私以及不被继续骚扰的权利，如有必要应暂停骚扰者的职务。
- 六、保证不会报复提出投诉的员工，或是提供相关信息的其他人员等。

此外，用人单位可根据被骚扰者的意愿协助其报警，并积极配合公安部门进行调查，包括协助取证、侦查等。

4

完善防治职场性骚扰的立法和实践

从调查结果我们得知，目前我国职场性骚扰的问题十分严重，且其危害广泛而深重。因此，立法机构应尽快完善有关职场性骚扰的立法，出台专门的反性骚扰法律，在法律中明确职场性骚扰的定义、判定标准，确定用人单位防治性骚扰的法律责任，确定对性骚扰者及未尽职责的企业的惩罚标准。

同时，法律也应明确公安机构、司法机关、行政部门、妇联等部门在消除职场性骚扰上的责任。在实践中，各方都要有受害者为中心的意识，避免谴责受害者，互相配合，为受害者建立全面的支持网络。

2019.1.31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防性骚扰报告》

作者：WeMan·我们

来源：公号“我们 WeMan”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SxyLCsb0QYdoTCzAglvWyyw>

报告全文下载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XLM3oUBOmhSaUB4Pg7vdQ>

2018 年各类高校性骚扰事件频发，引起公众关注。但许多事件所引发的热议最后都归于沉寂。相较于口诛笔伐，我们相信了解校园防性骚扰意识的真实现状并倡导建立相关制度也许是更有意义的做法。

因此，去年我们在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全校范围内开展了主要针对在校本科生的防性骚扰意识调查。同时在调查结果的基础上，我们向学生代表大会提交了建立相关事前教育、事后响应机制的提案，也有幸得到了校方的重视和积极反馈。具体提案原件可点击文末“阅读原文”下载，后续的进展事宜我们也将在这个公众号跟进更新。

以下是我们取得的点滴成果，希望能够在这里与你分享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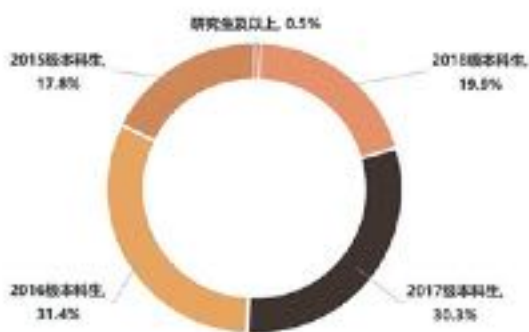
By WeMax-我们

地大校园防骚扰意识调查报告

截至 2018 年 11 月 11 日, 累计回收有效问卷 890 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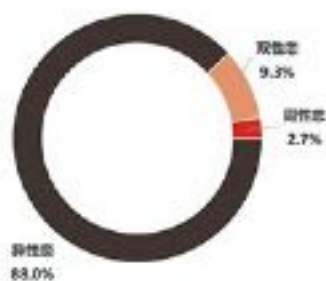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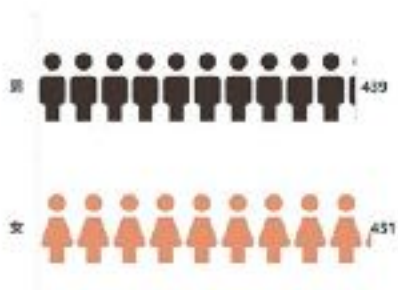
- 年级组成 -

(N = 890)



- 性别组成 -

- 性取向组成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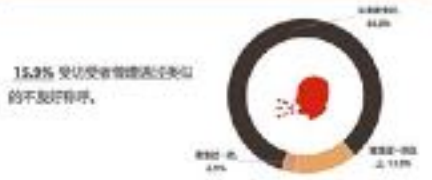
— 亲身经历 —

性骚扰现象普遍存在，超半数受访者有相关经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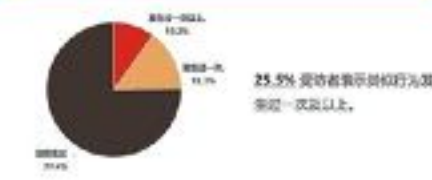
问卷第一部分就性骚扰者是否有遭受过实质性骚扰的经历，在全部受访者中，有 58.4% 的受访者遭受过不同形式的性骚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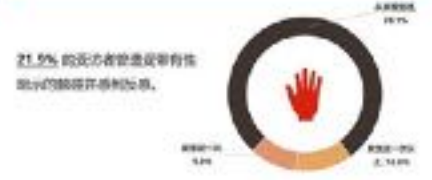
你是否遭遇过他人以不礼貌的方式叫法“基佬”、“gay”等词语？



是否曾经有人在公开场合进行一些低俗淫秽的举止行为？



你是否被带有性暗示的言语或动作感到反感？



你是否曾遭遇过性骚扰行为？



校园制度建设

同学们对建立相关预防性骚扰校园机制诉求强烈

问卷第二部分针对同学们对建设相关机制的看法，受访者就学校是否有能力及有必要采取相关行为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我认为学校相关的成年人（包括家长、教师、辅导员及行政人员等）有能力为预防性骚扰做一些事情。



93% 同意

我认为学校的学生组织有能力为预防性骚扰做一些事情。

77.5% 同意



我认为学校有必要开设大学生防性骚扰及性侵课程。

同意 93.4%

不同意 0.6%

超九成 受访者认为学校有必要开设相关课程的必要。

-听见我们的声音-

请写下您对于性骚扰行为的看法，您认为同学们应该知道及做什么？

第三部分的开放问答共收到留言 290 条，其中同意公开的有效留言 211 条，最多同学提及“开设相关教育课程”（50人）、“加强校园制度建设”（41人）、“生活中缺乏防性骚扰意识”（21人）。

加大性骚扰惩处力度
性骚扰行为在生活中常见 生活中缺乏防性骚扰意识
开设相关教育课程
加强校园制度建设
受害者不该羞愧，应大胆发声
受难当前缺乏有效解决方法

“

说实话一直以为这种事情离自己很远，直到真的发生在自己身上才切身感觉到这是多恶心多可怕的行为。我认为学校至少有必要开展相关讲座，希望能使大家意识到它的严重性，(受害者)也不必羞于启齿。

需要开设防性骚扰的教育课程等，学校应该建立完备的防性骚扰机制，严厉打击而不能草草了事。同学们应该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增强防性骚扰的意识。

我觉得很多人不了解性骚扰的界限，很多男生言辞不当，但是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构成语言上的性骚扰。包括很多女孩子有时候也没有意识到遭遇了性骚扰，只是觉得对方的言论或者行为令人不快

性骚扰行为很恶心。学校方面应该对抓到的性骚扰人员严肃处理。同学们应该注意周围环境，保护好自己。

”

小结

- 受访者大部分对性骚扰行为有较清晰的界定，认为除了物理性的身体接触，带有性暗示的语言乃至目光都属于性骚扰范畴。
- 就亲身经历而言，超过半数同学遭受过不同程度的性骚扰，而实施者主要是陌生人与同学。
- 就校园制度建设，受访者肯定了学生组织及校方在这方面的主动性，并有超过九成的同学认为有开设校园防性骚扰课程的必要。

我们做这个调查的初衷是希望大家能够增强必要的保护意识和了解到正确的防范、处理措施。

虽然调研对象是学生，但是理应受到保护的主体绝对不仅限于学生群体。大学时期可能仅是个体向社会过渡的阶段，但掌握一些基础的保护知识对每个人都大有裨益。也希望这个小小的调查能让更多人关注到这些过去或许不以为意和忽视的问题。谢谢你的阅读。

WeMan 成员

辣椒是我今生最爱，在基层，有肥仔，泰迪，拖拉机

2019.8.3 《2018 年南京大学性骚扰状况调查报告》

来源：微博@我也是蓝鲸灵，<https://www.weibo.com/u/6464069123>

报告全文 pdf 下载链接：

https://gallery.mailchimp.com/1f4c4fc2da54c22032eda5ad6/files/6d96029a-e465-41be-bd3f-787f645bccd5/2018_NJU_Harassment_Report.pdf

【编者注：下文只摘录前言部分，完整报告请自行下载】

前言

问卷背景

为了解南京大学在校及已离校的学生、教职工群体在校园性骚扰方面的境遇，更好地推动南大建立健全反性骚扰机制，营造性别友好的校园氛围，“我也是蓝鲸灵”小组于 2018 年 5 月设计了一份包含约 50 个问题的全面调查问卷，也即《2018 年南京大学性骚扰状况在线问卷调查》，并在北京时间 2018 年 5 月 7 日 22 点 45 分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公开发放。

问卷原设截止时间为 2018 年 5 月 18 日 23 点，但受外部不可抗力影响，问卷链接在上线不到 51.5 个小时后即被屏蔽，调查被迫提前终止。同时，小组成员被施压，致使问卷报告的制作与发布无限期推迟。截至 5 月 10 日凌晨 2 点 08 分，我们共回收 1731 份有效问卷。

从发起问卷到如今，已经一年多过去了。“我也是蓝鲸灵”多次给校方写信，均石沉大海，未见回音。在此期间，我们发现政府管理学院和大气科学学院均于 3 月 20 日在各自的官网上公布了师德师风监督、举报联系方式。查询其他学院公告时，除了更早发布过的文学院之外，暂未发现其他学校开通类似通道。如有遗漏，还请大家写信告知指正。看到南大在反性骚扰方面存在进展，我们感到欣慰。然而值得说明的是，教师对学生的性骚扰并非只是师德师风的问题，而是根源于权力关系的不对等，涉及到法律和制度的缺位，无法仅靠师德师风约束。若没有一个集预防、处理、善后于一体的健全的性骚扰防治机制，仅仅是师德师风监督反馈渠道，并无法切实保护学生，不能解决其他类型的性骚扰问题(如学生间性骚扰、教学楼内陌生人骚扰等)，且不利于对南大教职工的性别平等教育。

当年向我们反馈在校受到骚扰的一些同学，在这个夏天或许已经毕业。我们很遗憾未能在他们毕业之前将报告发出，对这些同学尤其感到抱歉。距离开学还有一个月，我们希望报告的公布，能够在新学年伊始，给学校展开反骚扰工作提供参考。期盼当新一批“南大人”在九月

踏入校园大门时，他们能有一个更安全、平等、舒心的学生生活环境。

问卷设计

本问卷由调查参与者“基本信息”、“亲历性骚扰”、“身边的性骚扰”、“防范建议”四大部分组成。问卷内容涉及性骚扰的定义与知识普及，骚扰发生的频率、时间、地点、侵犯人、利益胁迫、应对、求助、创伤，以及如何提高高校性骚扰防治工作等方面。

本问卷中问题，若非特别注明多选或填空，均为单选。

抽样方法

本问卷依托专业在线调查软件 Qualtrics 平台制作和收集数据。因为受到传播渠道的诸多限制，先后多次网页链接被屏蔽，未到预期时间被终止，因此无法科学抽样南京大学在校生、校友和教职员工群体。尽管如此，这仍是中国高校为数不多的，也是南京大学第一份，由学生和校友自发组织和发布的校内性骚扰调查。不足之处，望谅解。

分析方法

本文的数据分析使用了 Qualtrics 平台内嵌功能和 Microsoft Excel。

出于保护隐私的目的，报告对部分留言内容采取了模糊处理、细节删减、故事概述的措施。文中所有方括号【】内容，为本报告编者标注或编辑。

概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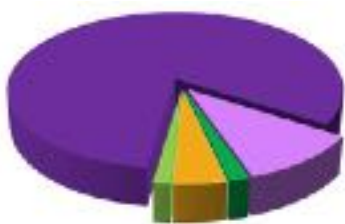
01. 报告架构

这是一份基于在 51.5 个小时内，由线上搜集到的 1731 份有效回答，进一步分析而形成的报告。

02. 参与者组成

在校和离校的“南大人”完成了 1586 份 (91.62%) 问卷。由于这是一份针对南京大学校园骚扰的报告，主体分析部分将仅基于这 1586 份来自“南大人”的问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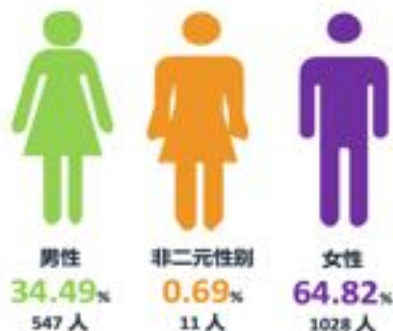
00后 1%
80后 82%
90后 11%
95后 2%
其他 4%

03. 参与者年龄

南大调查参与者以 80 后和 90 后为主，他们占到了所有校内样本总数的 92.43%。

04. 参与者性别

性别认同为女性的参与者也比男性多出了 87.93%，另有 11 人自我认同为非二元性别。



05. 性骚扰知识

女性和非二元性别者比男性更了解什么是性骚扰。涉及肢体接触、死缠烂打和性行为的骚扰已形成较强共识，对言语和视觉的骚扰认知还有欠缺。

06. 12.58%参与者遭受性骚扰

在南大期间，有 12.58%的调查参与者，本人亲自遭遇过性骚扰。其中，女生被骚扰比例更是高达 16.23%，非二元性别者为 10%，男生为 5.73%。女生和非二元性别者更易在南大遭受性骚扰。



07. 在校生被骚扰⁶¹⁹

根据在校生反馈的被骚扰信息，部分院系出现骚扰的频率较高，需要格外重视。

08. 校园骚扰者身份

亲历性骚扰的调查参与者提供了 256 例关于骚扰者身份的回答。其中有 10 例性骚扰来自学校或院系领导，值得引起特别重视。



09. 机构救助不足

被骚扰者向学校、警方或其他机构的求助，只有 30%-40%的案例得到了满意的帮助或处理。大多数情况下，骚扰事件会被忽视，甚至被骚扰者会被要求阻止传播、息事宁人、或自己注意防范。本应为校园性骚扰事件提供正式协助和解决之道的学校和警方，都还有很大的提升工作质量的空间。

10. 耳闻校园性骚扰

在 1570 位回答者中，1203 人 (76.62%) 都听说过有人 在南大遭遇性骚扰的事情，说明这是一个普遍存在于师生日常生活范围内的话题。



11. 校园性骚扰是否值得重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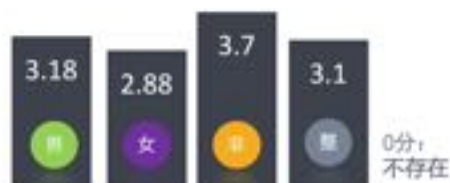
12. 南大性骚扰严重程度

整体评分: **2.91 分**



13. 南大反骚扰措施评分

整体评分: **3.1 分**



报告全文链接:

https://gallery.mailchimp.com/1f4c4fc2da54c22032eda5ad6/files/6d96029a-e465-41be-bd3f-787f645bccd5/2018_NJU_Harassment_Report.pdf

三、这一年，打破沉默的故事

过去故事的进展

2018. 2. 3 《“要晚安吻，重点是吻”！中南大学学子举报教师猥亵案始末…》

作者：李立

来源：今日女报/凤网

原文链接：http://www.sohu.com/a/220704817_168260

在听到讲台上的陈明
又一次满嘴“跑火车”后，
实在忍无可忍的罗军（化名）
愤怒地写下了一封实名举报信。

罗军是中南大学湘雅护理学院 16 级（以下简称护理院）3 班的学生，而陈明，本来是罗军和他的同学们这期的必修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的老师。

这篇两千余字的举报信，罗军写了整整一个中午。

在信中，罗军历数了陈明通过短信微信猥亵女生，与女生单独外出看电影、在 KTV“排练节目”，并以“挂科”来要挟学生不公开其丑闻，在课堂上公开讲述其恋爱经历，胁迫学生送礼等“师德败坏”的行为，以及这些行为给学生们造成的阴影。

护理院 4 个班级的 70 多名同学（绝大部分为女生），集体在举报信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2017 年 10 月 26 日，举报信被送至中南大学纪委。

2017 年 11 月 13 日，让学生们感到“无奈、恐慌、畏惧、恶心”的陈明被撤换。

2018 年 1 月 30 日，中南大学纪委发出《关于马克思主义学院陈明违纪问题的情况通报》文件，对陈明违纪问题进行处理。

课堂上大谈恋爱经历，满嘴“跑火车”

在第一节课的课堂上，陈明在他的 PPT 课件里，留下了他的微信与电话。

“这门课的学分占 3 分，算是比较多的了。而且学姐们告诉我们，这门课挂科率比较高。（加微信）可能是想着跟老师搞好关系吧，平时不懂不会的也好请教。”护理院 4 班的汪婷婷（化

名)告诉今日女报/凤网记者,有不少同学加了陈明的微信。

汪婷婷并没有加陈明的微信,因为她偶然听学姐说起陈明时,仿佛话里有话,“学姐没有明说什么,只是让我们要提防陈明”。

上了几次课之后,汪婷婷和同学们发现有些不对劲。课堂上的陈明,经常满嘴“跑火车”,“一会跟我们说他是浙江大学过来的,一会又跟我们说他是复旦大学过来的”。

除了这些前后矛盾的言语,陈明一些与课程无关的言论也让同学们觉得莫名其妙,“有一次他在课堂上说,他没有女朋友。然后过了两周又跟我们说,他刷牙时,路过女朋友家。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一个老师在课堂上跟我们讲这些干什么?”

“晚安”不行,要“晚安吻”

然而,陈明更离谱的言行还在后面。很快,加了陈明微信的女生,受到了陈明不同程度的猥亵与骚扰。

汪婷婷告诉今日女报/凤网记者,加了微信的学生,陈明首先会问其性别。“如果是女生,他就会问有没有男朋友,并要求提供照片,跟着就开始约吃饭和看电影”。

在举报信中,陈明“平时向女生索要飞吻”。因为有女生担心挂科,陈明则跟该女生表示“卷面成绩是可以改的”,而具体怎么改“要看该女生如何表现”。

举报信中还提到,临近期末时,陈明多次向学生索要礼物,2015级的学生无奈一起送了一个礼物给他。陈明甚至用成绩威胁学生,“你们如果把我骚扰女生的事说出去,就给你们全年级不及格”。

出于对他的畏惧,不少受到骚扰的女生选择了隐忍和回避,而陈明并不因此而有所收敛。在陈明与一名学生的聊天记录中,出于礼貌,该学生用一句“晚安”想要结束与陈明的聊天,而陈明居然回道:“要晚安吻,重点是吻”。

从2013年开始,已骚扰猥亵几届学生

在学姐们陆陆续续的讲述中,汪婷婷这才知道,陈明的行为,并不仅仅针对他们护理院16级的同学,“他这种做法,从2013年就开始了”。中南大学多个学院的女生,都受到过陈明的骚扰。

“从开学到现在,他已经对我们16级的多名女生展开骚扰。”阴影一直笼罩着被陈明教过的同学们,不少同学尤其是女生更是视陈明的课堂为畏途。

“我们对他十分畏惧、恐惧,甚至觉得他这个人特别恶心。现在大家上课都不敢坐在教室前面,也不敢与他目光对视,不敢和他进行互动,上他的课,已然成了我们护理学院最大的煎熬。我们的人身安全和学习环境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和侵害。”在举报信中,学生们这样描述他们的痛苦。

记者向当事人陈明和其所在学院的院长张卫良发去采访请求,张卫良婉拒了记者的采访,而截至发稿时,记者未获得陈明的回应。

校纪委介入调查，涉事老师被处理

汪婷婷告诉记者，同学们集体签名的举报信送至纪委后，学校纪委找了不少同学代表谈话了解情况。大约过了 20 天之后，陈明消失在他们的课堂里，学生们迎来了新的老师。

2017 年 11 月 16 日，中南大学纪委对陈明涉嫌违纪问题立案审查。



2018 年 1 月 30 日，中南大学纪委发出《关于马克思主义学院陈明违纪问题的情况通报》。《通报》显示，经调查，举报信中关于陈明的控诉，内容属实。《通报》认为，陈明的言行违反《教育部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中南大学教师课堂教学行为规范》

以及适用《中南大学本科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办法》有关规定。陈明作为党员教师，严重违反师德师风要求、生活纪律和职业道德。情节比较严重，影响比较恶劣。鉴于以上事实，经2018年1月23日第四次校党委常委会议研究，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发【2015】31号)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决定给予陈明留党察看(一年)处分；根据《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人社部、监察部令第18号)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决定给予陈明降低岗位等级处分，由中级二级降为中级三级。

× 今日女报



零容忍！中南大学一教师遭学生集体举报对女生言语猥亵，已被处分！

2018-02-02 今日女报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我们!!!

FOLLOW US

“

与女生深夜私聊言语暧昧猥亵，和女生单独K歌看电影，强迫学生送礼.....

今日女报全媒体近日接到读者爆料，称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一名叫陈明的教师因涉嫌师风师德问题，被学生集体实名举报至校纪委。日前，中南大学纪委已经下文通报对该老师的问题查处情况。

”

专家建议

应出台具体的反性骚扰条例，触犯即“拉黑”

在湖南妇女学研究会副会长、湖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曹薇薇看来，中南大学对于该起事件的坚决处理态度值得肯定。

“从 2014 年至 2017 年，媒体公开报道过的高校性骚扰事件就有 10 多起，其中只有部分案件学校给出了处理结果，但还有 1/3 查无后续。”

全国妇联一项针对北京、南京等城市 15 所高校大学生的调查发现，经历过不同形式性骚扰的女性比例达到 57%。象牙塔中，并非只有圣洁。

曹薇薇认为，在高校师生关系中，学生地位相对于教师处于弱势。因此，教师在师生私下交往中必须严格约束自己行为，学校更应该承担防范性骚扰义务。但是实践中，很多学校并没有积极履行义务，承担责任，如忽视站出来的性骚扰受害者，或没有注重保护其隐私，造成二次伤害。

“在国外发达国家，性骚扰的预防和惩治主要通过行业规范来实现。大到整个教育行业，小到学校个体，都制定了完整的性骚扰预防和惩治措施。”

据了解，我国教育行业目前尚未建立类似的体制。教育部颁布《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也仅明确禁止老师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

曹薇薇建议，针对校园性骚扰，法律可以“稍微作出一点改变”。如促进学校和行业出台反性骚扰条例，并给出一些指导。在行业反性骚扰条例的制定上，要足够具体，一旦触犯红线，就有可能被行业内“拉黑”。

2018. 7. 17 《南昌大学遭性侵女生发声：仍有严重心理创伤！要起诉学校和副院长》

来源：南昌晚报综合

转载链接：http://news.ifeng.com/a/20180716/59212306_0.shtml

2017 年 12 月 19 日，南昌大学国学研究院副院长周斌，被曝长期性侵女学生小柔（化名）！次日，两位涉事院长被免职！时间已过去 7 个多月，小柔至今仍有着严重心理创伤，她选择再次勇敢站出来，将周斌作为第一被告，南昌大学作为第二被告，向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据了解，国内目前还没有类似被侵害女生起诉学校的先例。

小柔的诉讼请求

赔偿

小柔诉请第一被告周斌赔偿已经花费的心理咨询费 1 万元，并支付后续心理康复治疗费 8 万元；同时要求周斌赔礼道歉，并支付精神抚慰金 5 万元，南昌大学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小柔在诉状中表示，第一被告周斌利用教师的职务和地位之便，对学生实施猥亵、性侵且造成心理伤害，应当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第二被告南昌大学作为高等学校，与原告形成教育合同关系，应当提供合乎道德规范的教师完成对学生的学业传授和生活指导。南昌大学未按教育部的规定尽到足够的安全和保护义务，致使第一被告违反公序良俗的侵害行为得以发生，导致原告遭受人身损害，应当在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相应连带赔偿责任。

纪检处分

另据小柔的代理律师万焱焱介绍，在向法院递交诉状之前，小柔曾与南昌大学有过沟通，希望学校根据教育部和南昌大学的管理规定，对周斌进行纪检处分，包括取消教师资格；另外周斌应当承担她的心理康复治疗费，请南昌大学先行垫付，以后向周斌追偿。

重新评定学分

小柔还向学校提出，应对为她站出来陈述事实而遭受前国学院院长（仍然任教）打击报复，专业课两次被打最低分的学妹试卷重新评定，或者重新考试。

南昌大学对垫付心理康复治疗费的诉求，认为没有明确法律规定而拒绝。

因逢周末，记者未联系上南昌大学和南昌市东湖区法院。但按照常规，法院将经过审查后才会决定是否受理案件。

事件回顾

1 网曝：南昌大学一副院长性侵女学生

2017年12月19日，网友@喝咖啡的猫11 在微博上爆料，称南昌大学国学院一副院长 对女学生猥亵、性侵长达七个月之久，疑似受害人与院方交涉微信聊天记录也一同曝光。



【文字版】

小柔(化名)是南昌大学国学院毕业的一名女学生,2017年12月19日她爆料了一起关于她被南昌大学国学院副院长周某长期猥亵、性侵事件。

据调查,南昌大学国学院建立于2009年,是南昌大学当时创办的特色学院,周某是2013年受聘开始担任该国学院副院长一职。

据小柔描述,周某在校内创建了“师门”,“师门”中大部分都是女学生,且周某会运用各种名义(例如开车接送女学生上下学、请女学生吃饭、帮助女学生私下辅导等)接触长相漂亮的女生,诱使其加入“师门”。而后,开始对“师门”内的女生实施“套路”,如让“女弟子”给他点外卖、午休后去办公室叫他起床、帮他按摩等,一面宣扬自己德行高尚、一面讲述自己的风流过往。

小柔就是被“套路”的女生之一,但令小柔没有想到的是,曾经被他尊敬爱戴的师傅周某,在2016年的某天中午对其“表白”,而后便强行搂抱亲吻,甚至在语言胁迫、肢体威胁之下,公然在女生面前玩弄性器官实施猥亵。

由于长期对老师的遵从和周某的语言恐吓(如可以影响毕业、其亲属系黑社会头目),小柔在惊惶失措下并不敢报案。而后,周某利用小柔该心理,进一步对其多次实施性侵,时间持续七个月之久。

直至毕业后,小柔出现了严重的创伤应激反应,痛不欲生,并多次试图轻生,而后经心理辅

导师长期的创伤治疗后，才敢站出来发声、揭露此事。

据小柔描述，此事发生之后，小柔曾试图与南昌大学国学院院长程某举报此事，然而程某在了解事态后，非但没有帮助小柔处理此事，反而要小柔顾及国学院名誉，要小柔平息此事。

疑似小柔和程老师的聊天记录



2 校方回应 纪检介入调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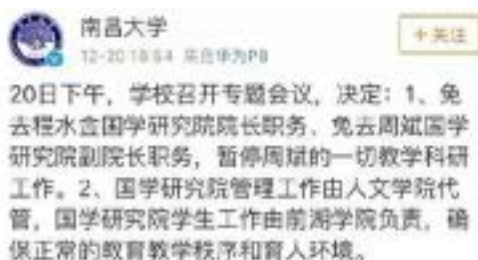
2017年12月20日凌晨，南昌大学官方微博在该微博评论区回应

2017年12月18日下午，学校收到一位女士托第三方送交的书面举报材料。19日，学校已成立了由纪检等部门组成的专门工作小组，并启动了查核程序。如果查证属实，学校将严肃处理，绝不姑息。



3 涉事院长被免职

2017年12月20日晚，南昌大学官微发博称，免去程水金国学研究院院长职务与周斌国学研究院副院长职务，暂停周斌的一切教学科研工作。



事件焦点

为何早早发生的事情，时隔这么久才爆出来？

有自称知情者之一匿名回应此问题称，受害者在 2016 年十二月份左右开始做噩梦，六月毕业离开南昌大学，然后发生了非常创伤应激反应，于是寻求心理机构的帮助。后来负责受害者的咨询师离职，同时，由于经济原因，受害者停止了治疗。

之后一段时间，受害者经常在自己的朋友圈发一些奇怪的动态，“说的话也近乎梦呓，或者就是发佛经，持续了一段时间吧，还有斩首的兔子图片什么的，还有我想想……‘直视怪兽’等等等等。”随着时间越来越临近事件开端的十二月，受害者选择了“说出来”。这名“知情人”表示，受害者自称“说出来，会好受很多”

非南昌大学下属独立学院涉事国学院是何来头？

南昌大学国学院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学院？此前有记者登录了南昌大学的官网，但并未找到有关国学院的相关信息，也就是说其并非南昌大学下属任一独立学院。

有南昌大学的学生告诉记者，准确来说国学院不是教学机构，而是科研机构。在百度百科中，南昌大学国学院的全称为南昌大学国学研究院。接受采访的同学表示，“具体我也不是十分清楚，据我了解，他们的本科和硕士学籍都是归在人文学院，但又不是跟着人文学院的学生上课，他们有自己的老师，那边的学生也不承认自己是人文学院的学生，都说自己是国学院的。”

为小柔的勇敢点赞！希望她能早日走出心理阴霾！我们也等待坏人早日受到法律的裁决！

来源 | 综合中国妇女报、南昌大学微博等整理

2018. 9. 3 《被性侵的女孩起诉了警察：维权的伤害远比性侵大》

作者：薛秦

来源：端传媒&NGOCN

原文链接：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80904-mainland-metoo-china-university-of-petroleum/>

任潇潇（化名）出入学校都有警察跟着。

距离她报警梁少宇（化名）强奸已过去整整一年。原本一个强奸案已发酵成多个案子：任潇潇控诉派出所暴力执法、对强奸案行政不作为、对梁少宇殴打她一案不作为……

这一年，任潇潇历经了网络霸凌，学校压制，警察渎职和维稳机构的围堵。她和家人曾被学校非法拘禁六天，被各级警察威逼利诱，连声援、关注任潇潇的同学也遭到来自学校和警察的威吓……不堪重负的任潇潇被诊断为严重抑郁，几次自杀未遂。

一路维权至今，任潇潇发现，相比对梁少宇的怨恨，她更不能释怀的是：“明明他是施害者，自己是受害者，为什么整个制度却向着他，对着我开刀？维权的伤害远远比性侵的伤害大。”任潇潇逐渐明白，自己要反抗的不仅仅是一个施害者，而是背后包庇、保护施害者的一套男/父权语系下的制度，以及这套制度本身对她依法合规维权的步步紧逼和重重阻挠。

那时她连“性侵”这两个字都说不出口

任潇潇是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地球科学与技术学院在读研究生。2017年7月28晚上八点半左右，她接到梁少宇电话：“要出国了，我们出来聊聊，谈谈那笔资金的用途。”

那时任潇潇就读研究生三年级，在等待国外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梁少宇是她的同级研究生。两人从2013年5月开始交往，一年多后协议分手。“那笔资金”指的是梁少宇赔偿的医疗费用，据任潇潇展示的协议，2015年梁少宇与她“发生肢体冲突，致使任潇潇左膝受伤”。

任潇潇不想要这笔赔款，她在梁少宇及其舍友面前提过“希望把钱捐出去。”但捐给谁、怎么捐，并未详谈。两人约了当晚10点多在图书馆门前见面。

任潇潇回忆，见面后，梁少宇说还有一份作业急需回实验室做，两人回到实验楼。梁少宇的实验室在三楼，任潇潇则去了自己在五楼的实验室等他。

梁少宇发来“走了”的信息时，已近凌晨两点。任潇潇说，一起回宿舍途中，梁少宇提出“有没有复合的可能”，她摇头。气氛有点尴尬，任潇潇放了一首那段时间很喜欢的歌：〈漂洋过海来看你〉。

“他突然变了个人，问我这歌‘是关于你和你交往的对象吧’，带着讽刺。”任潇潇回忆。

研究生宿舍3号楼和2号楼前后排列着，前为男生宿舍，后为女生宿舍。到了3号楼下，梁少宇称要把自行车放进车库，任潇潇跟了进去，穿过车库可以更快回去2号楼。后来警察透露，梁少宇早就搬到与3号楼是相反方向的1号楼住了。

任潇潇记得，就在她绕过梁少宇要走的时候，梁少宇一把挡住她，拉到墙角，强吻起来。随后他用手捂着她的嘴不让她喊，又把她的左手和右手捏住控制在头顶。后来报案时，任潇潇右手手腕仍有大块淤青，警察已拍照取证。

反抗过程中，任潇潇左手挣脱开，拼命抓挠梁少宇，“我很确定，他右手、胳膊以及腰部都被我抓伤了。报案时都跟警察说，可以印证。”

任潇潇一边反抗一边骂他“肮脏，变态”。但辱骂起了反作用，对方很快实施了性侵。任潇潇意识到抵抗无济于事，反而会刺激对方，哭道：“别毁了我，求求你，放过我。”

梁少宇放开了她，那是在事后，他独自骑车而去。任潇潇蹲坐在地上，抱着自己哭。她听到有人走过，却只想起自己衣衫不整、无比羞耻，无法喊出“救命”。

回想起来，任潇潇说，就是“那种被伤害了还莫名其妙的羞耻和屈辱感”，让她放弃了第一时间求助和报警，这也让她跟着卷入更大的漩涡。

当晚，无法相信事实的任潇潇打电话、发信息给梁少宇要求当面解释，甚至提出“在研三宿舍门口等到天亮”。

梁少宇没有来。任潇潇回到宿舍，“害怕舍友醒来看到（自己）失魂落魄的样子”，她吓得躲进了洗手间。如大多数被性侵害的女性一样，任潇潇“第一时间感觉自己好脏，害怕怀孕，必须洗澡”。于是，最关键的证据——精液，被洗除了。

从小就被教导“有事情找老师”的任潇潇决定找梁少宇一起去见老师。任潇潇展示通话记录，2017年7月29日上午十一点，她先给梁少宇打了58分钟，后梁少宇打来55分钟。任潇潇说，梁少宇又是乞求又是道歉，说，“是一时冲动，没控制住，求原谅。”

任潇潇心软了，没有立刻去找老师，而是去见了早前约好的朋友。这位朋友后来佐证，任潇潇“29日情绪低落，一直埋头吃饭，见其左臂有部分淤青。”

后来两天，她把自己关在宿舍里，一时气愤，一时难过，一时感到屈辱，一时又原谅对方。她不愿意相信，自己被曾经相爱的人如此伤害了，她假装正常，继续与梁少宇聊天、分享歌曲，甚至提出让梁少宇拿出一天时间陪她去青岛，想当面把事情说清楚。这些对话和信息，后来梁少宇在“个人声明”发了出来，以佐证任潇潇对他“死缠烂打”。

其实早在俩人交往时期，任潇潇便发现梁少宇有暴力倾向。

2014年9月，两人从梁少宇家回到学校，梁少宇说了一句“这些天你吃的住的都用我的钱”。气得任潇潇立刻到ATM机取了一千块扔到对方身上。梁少宇突然发火，“一个拳头对着我的脸打过来”，任潇潇报了警。经过长江路派出所警察调解，任潇潇手写了一份原谅梁少宇的谅解书，“谅解书在派出所有存档。”

2015年7月，两人在实验室吵了起来。一气之下梁少宇推了任潇潇，实验室仪器摔落，协议书显示：“致使任潇潇左膝受伤，经医生确诊需要长期治疗”。通过学校调解，梁少宇与任潇潇签下协议和平分手。

分手后，两人还有过争执。有次在体育馆外，吵着架，梁少宇跑去小卖部买了面包和水果刀回来，把刀子塞到任潇潇手中，“拿着我的手去划他的胸口。”任潇潇害怕，很快停止了争吵。

“算了吧，以后再无纠葛就好，”任潇潇想。2017年8月3日，她给梁少宇发去信息，再次提出“见面说清楚。”

当天中午，任潇潇见到梁少宇，“他当面承认了，说，我就是故意的，你也没证据。你能怎样？”

任潇潇崩溃了。“你……了我，我要去找老师说个清楚。”任潇潇那时连“性侵”、“强奸”这样的字眼都说不出口，她再次想到依靠老师。

到第二天任潇潇才知道，答应要一起见老师的梁少宇买机票回家了。梁少宇后来在声明里解释：“出于人身安全考虑，经过与导师和父母沟通，请假回家休整。”

那时还不知情的任潇潇在约好的时间去了教师办公室，推开门那一刻，刚好听到梁少宇的导师对着电话说，“先出去躲躲”。后来的交涉中，任潇潇录下了该老师一面承认说过“让梁少宇先出去躲躲”，一面表示“当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不可能包庇梁少宇。”

事情开始超出任潇潇的理解。

警察说：“你坚持报案是不要脸”、“自私的”

8月4日，任潇潇的父亲深夜被“请”到学校，第二天，母亲和哥哥也一同被“请”来。在任潇潇不知情、不在场的情况下，任家父母被要求签告知书，学校提出希望父母把任潇潇带回家，“进行全程监护”。

任妈妈说当时的任潇潇“就像个傻子一样，情绪很低落，不说话，别人问话她都反应不过来。”

几个小时后，任家父母才问出，“任潇潇被梁少宇强奸了。”任妈妈又气又恨，两年前女儿曾被梁少宇“打伤”，任家父母强烈要求女儿不再和梁接触。

“考虑到你的名声和前途，不如我们暂时先忍耐吧。”任家谨慎提议，他们深知“被强奸并不是可以声张的事情，这个社会首先会苛责女孩子不洁身自好。”

然而，“任潇潇有病”的谣言开始在班里传播，令任潇潇更感无助和难过。

任妈妈向前来沟通的辅导员质问，“他怎么敢做不敢当？他肯道歉，我们也不会继续追究的。”她要求梁少宇当面道歉，消除谣言。辅导员告诉她：“人家（梁少宇）已经回家了，而且不可能轻易道歉的，道歉了就是认罪了，这可是强奸罪。”

女儿的绝望和学校的不公，令家人的态度从息事宁人转变为支持任潇潇维权。2017年8月6日，事发一周多后，任潇潇拨通了当地派出所的电话，并在父母陪同下去报警。

最初警方是积极的，听到性侵过去了好几天，没有了精液证据，表示“有其他证据也可以”，任潇潇于是把当晚穿的衣服带去了派出所。

警方的态度在得知任潇潇与对方是前任关系后开始改变。他们先让任潇潇“回去再想想是不是真的要报案？”一边又安慰她：“不是所有的性体验都是愉快的。”当日对任潇潇的报案并

未做笔录。

想了一晚，任潇潇还是决定报案。她提出：下体仍十分疼痛，应该有伤口；同时她身上还有反抗时的伤痕，对方手上和腰部也有她的抓痕。“是不是可以给我做医学验伤？是不是可以把梁少宇找来问话，同时也给他身上的伤取证？”

任潇潇还提出，案发现场有多个监控，其中一个正对着案发位置，“案发位置的天花板上还有一盏灯，监控应该可以拍到比较清晰的过程。”

对于人证，任潇潇也提供了可证明她 29 号后情绪反常、身上有伤以及她“透露了与前男友发生了很不好、会被人看不起的事情”的同学。

警方给任潇潇拍了相片，答应带她去验伤、化验衣物，叫任潇潇第二天再来。

第二天，任潇潇却被告知“现在很忙，下次再打电话给妳，带妳验伤。”任潇潇多问了几句：下次什么时候？伤痕会消散。就有一警察抱怨：

真不懂事，杀人案、经济犯罪案，哪一个不比妳的案子重要？
至今，任潇潇没等到这个“下次”。

任潇潇多次去派出所，警察最初还安慰她几句，后来却说：“妳坚持报案是不要脸”、“自私的”、“不顾父母”。

学校的行为也令她心寒。8 月 10 日，任潇潇陪同警方前往案发现场进行技术侦查、调取部分监控，学校却以“视频密码忘记了”、“负责老师在外出差”为由一直未提供案发现场的监控。学校是否有权妨碍警方调查？派出所后来有没有再调取视频？任潇潇不知道。

同时，学校与派出所都没有及时召回梁少宇。梁少宇论文不改了、实验不做了、雅思也不考了，从 8 月 4 日离校到 9 月 11 日学校开学，留家 37 天。

“清白和公道比一张学位证重要。”任潇潇及家人回绝了学校及梁少宇家人提出“任何条件下和解”请求。

9 月中旬，任潇潇在多次前往派出所都无法见到案件负责人、无法打通负责人电话的情况下，到黄岛区公安分局信访部门、督察部门投诉，并开始给黄岛区区长邮箱和青岛教育局写信举报。

直到 11 月 10 日，报案三个月后，派出所才出示了一份不予立案通知书。原因是“没有犯罪事实”——即没有关键证据。

“因为警方不去及时调取监控视频、不及时给我做法医鉴定，不及时把梁少宇召回来做问话、取证，不对我提供的人证进行调查取证，这些不作为，导致证明性侵的最关键证据缺失了，”任潇潇认为，正是关键视频证据的缺失才导致了性侵案刑事追诉走不下去。

根据 2015 年《公安机关关于改善受案立案制度的意见》的规定，群众上门报案的，应当制作笔录，当场进行接报案登记，当场接受证据材料，当场出具接报案回执并告知查询案件进展情况的方式和途径。同时，刑事案件立案审查期限原则上不超过 3 日；涉嫌犯罪线索需要查证的，立案审查期限不超过 7 日；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立案审查期限可以延长至 30 日。

早前协助任潇潇案的千千律师事务所律师吕孝权表示，案发后，警方没有及时做笔录、没有出回执、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出具立案或不予立案通知书，对任某所提供的相关视频、衣物、人证等关键线索没有进行及时调查，也没有第一时间做法医鉴定，导致刑事追诉不能，则相关机关确实涉嫌未依法履行保护公民人身权的法定职责，构成行政不作为。

“执法部门不可信，只好求助于法律。法律白纸黑字，不偏袒任何一方。”任潇潇以“派出所行政不作为”把警方告上法庭。

“一个女生被强暴，她要有各种证据，可大家还觉得是女生的错”

派出所调查迟迟没有进展时，任潇潇也曾尝试网络维权，她将微博名字改为“石大校内强奸案受害人”，并把遭遇放上了微博，希望推动调查。没想到，网上开始传播“任潇潇就是妓女”，“任潇潇想趁机要钱”的言论。同时，任潇潇收到梁妈妈“玩死你没商量”、以及与上述言论意思相近的信息。

2018 年 3 月 5 日，事发 8 个月后，梁少宇发了一篇声明，贴出了警察的刑事不立案通知书，讲述了当晚经过、放出两人部分对话信息以及女方事后追忆过去、要求见面的邮件，把任潇潇描绘成分手后仍死缠烂打的女孩。他的声明部分与任潇潇的讲述重合，但车库里的 30 分钟以及他当晚先给任潇潇打电话的信息是缺失的，且全篇未回应是否有强奸一事。

任潇潇一一回应：警察不立案是不作为，所以被她起诉；她给他发的邮件追忆过去、约他见面，都是计划与他对话并录音取证。任潇潇质疑对方不敢回应车库里发生了什么、身上的伤怎么解释、为何说好一起去找老师却躲回家里三十多天？

梁少宇没有再回应，也不接受任何采访。直到 2018 年 8 月 5 日，任潇潇从网友爆料中得知：梁父涉嫌作为福建霞浦县地税局分局局长却私下开公司、申请保障性住房等违法违纪行为。她实名举报后，梁少宇再次发出“郑重声明”。

声明里，梁少宇回应“任潇潇所谓的‘强奸’事件纯属诬告陷害，指出“黄岛区公安局、青岛市公安局先后作出维持不予立案的行政复议、复核决定”；梁少宇也回应了离校 37 天是因为“任潇潇曾拿刀威胁他，到他工作室吵闹，为避免其干扰其他同学正常工作、学习，以及考虑人身遭受威胁，请假回家”；梁少宇还表示“就任潇潇故意造谣诽谤的行为，向法院提起名誉侵权诉讼。”

很快，任潇潇被网络钉入了一个恶俗的语境：死缠烂打的疯女孩，因爱成恨，“分手炮”变“强奸”，求而不得自杀式的报复。

“一个女生被强暴，她需要用各种强有力的证据去证实。可是他们还觉得是女生的错。那么

晚了为什么见面？为什么不一个人先走？为什么不大声喊救命？为什么当晚不报警？只要有一点的逻辑不顺，他们就对着我开枪。”

任潇潇用更多细节去证明“不是这样的”，又引起了别人不同的解读，例如她途中放了一首叫《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歌，有人解读“妳就是在刺激他，引诱他”；人们质疑她第二天还跟对方如常聊天，不像被性侵后的反应。任潇潇也是后来从国内外“MeToo 运动”其他受害者身上得知，这是一种应对心理创伤的自我保护方式，“承认自己是受害者，受到了强暴，似乎就把曾经一切都否认了。”

此外，校友们的态度也开始转变。事件曝光之初，校友们一边倒支持她。后来案子停滞不前，任潇潇状告派出所，并公开指责学校老师层层包庇、限制她人身自由。最愤怒的时候，任潇潇还向校长的海报上泼了可乐、在宿舍里点火烧窗帘。不少校友指责她“行为过激”、“伤害校长名誉”、“败坏学校名声”。

任潇潇在微博直播质问派出所和法院“为何不依法受理案子”，警察和法院工作人员皆低头不理睬。不少人认为“派出所和法院不可能这样包庇一个学生（梁少宇）”、“一个地方税局的人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权力”，他们质疑任潇潇“为了报复不择手段”。

被激怒的时候，任潇潇也在微博里回骂对方“洗地狗”，并拉黑一群网友，曝光了说“不是每次性经历都是美好的”警察。

“人们对别人的痛苦是无法想像的，网上攻击没有成本，到时直接把法院判决扔出来就是最好的说明。”任潇潇说。

老师们频繁到她家，传递“事情不要闹大”的信息

2018年4月26日，任潇潇跟导师请了假，去北京咨询律师意见。刚上火车，她就接到法院的电话：立刻赶回来参加临时庭审。

任潇潇觉得奇怪，她没跟任何人说要去北京，他们怎么知道的？她执意去了北京。辅导员下午打来电话质疑她违反校规，必须立刻回校补办请假条。27日晚，任潇潇的导师也打来电话，说他到了北京想见任潇潇。朋友们猜想“老师是来逮妳回去的”，任潇潇摇头，“我相信我导师，他不会的”，却在第二天被“带”回青岛。

学校不同级别的老师、领导都告诉任潇潇：“有事在学校私下解决。”老师们也频繁到任潇潇父母家，传递“事情不要闹大”的信息。

此外，派出所甚至市公安局的领导也来找任潇潇谈话，任潇潇记得，她质疑为什么不调取视频，有领导说：

“即便调取了（录像），拍到了梁少宇拉扯妳到一个角落，脱妳衣服，也不能证明是性侵。”

律师黄思敏分析过各种性侵案，她发现，我们的制度是以一个“健康的、成年的、男性的”经验和视觉来构建的，所以会出现不自觉地质疑和责备受害者，会粗暴地询问细节。应该认识到这种系统性的偏见和压迫才是造成很多问题的根源。

有知情的老师同情任潇潇，向她透露，法院立案后，法官被猛批了一顿，正在设法撤下她的诉讼。

很快，该名老师的说法得到认证。2018年5月3日，任潇潇收到法院裁定书，对任潇潇强奸案起诉警方不作为一案做出裁决，“公关机关的职能具有特殊性，既有刑事侦查的职能，又有治安行政管理的职能。本案中，被告履行刑事司法职能，而非履行行政管理职能”，一审驳回。

“这是牛头不对马嘴，任潇潇告的是派出所行政不作为，可法院却以履行刑事司法职能来驳回，完全是混淆案由。”律师吕孝权提出。

5月11日，任潇潇以“法院故意弄错案由”、“裁定书出现虚假内容”等理由不服一审判决，再次递交了行政上诉状。

她状告派出所的行为成了新闻热点。国内某知名媒体记者想进入石油大学校园采访，却被保安精准地撵了出来，答应接受采访的派出所所长第二天“有急事”推掉了采访。回到报社后，该记者接到报社领导信息：“这个案子不作报导”。

任潇潇只好求助国外媒体。法新社、美联社、德新社等机构记者纷纷尝试走进石油大学和长江路派出所进行采访，遭到拒绝。美联社记者在校内采访，听到询问“校园内强奸案”的学生们则纷纷摇头，惊慌离去；拍摄时，美联社记者还与学校保安发生肢体冲突……

外国媒体的跟进采访，被学校和警方用作任潇潇“勾结境外势力”的证据。辅导员把“任潇潇被境外势力利用”的警告发到年级群里，同学们被告知不允许讨论、转发，任潇潇想说话反驳，却发现自己被禁言。帮她发表〈为受害人发声〉文章的同学也接到辅导员电话，称“若不删除，将影响申请公派出国读博”。

警方打电话给曾经愿意帮助任潇潇作证的朋友们，要求“不要参与其中，任潇潇被境外势力利用了。”帮她转发过微博的师弟师妹们也接到警察的电话，说再转发就要去派出所协助调查。甚至连帮她父母送现金给任潇潇充饭卡的同乡师弟也被学校辅导员拉去谈话几个小时。

有同情任潇潇的老师表示，相信任潇潇当晚确实受到了侵害，但是法律证据不足，他并不支持任潇潇过激的维权方式，担心她真的被“境外势力”利用。

在河南商丘老家，任家父母已经习惯了不请自来的学校领导和老师。“他们最初是劝孩子不要去告，现在是威胁‘任潇潇接受外国媒体采访，处理不好，会牵连一家人’”。

最大的威胁可能是“影响毕业，拿不了毕业证”，任妈妈倒是不怕了，明确向来者道：“我们农村人家，虽没什么钱，可我支持孩子合法维权，拿不到学位也就算了，我们养着她。”

早在2016年暑假，任潇潇就拿到了阿布扎比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后来因签证被延期以及阿布扎比2016年底与其他学校合并为哈利法塔大学，出国时间推迟一年。2017年10月，哈利法塔大学连发两封邮件让任潇潇直接申请石油地球物理专业的博士，并提供了一份助教工

作敦促研究生院早点办理签证，任潇潇因性侵案子心力憔悴，放弃了。不仅如此，因案子消耗大量心力，任潇潇无法专注实验和论文，延迟毕业一年。

“这案子不完成，她是跨不过这坎的。”任妈妈说。但这个“坎”背后的力量太强大了，包括施害者、学校、派出所、法院甚至维稳办……

学院书记问：“是学校找地方让你们安静几天，还是警方把你们抓走？”

媒体走不通，任潇潇想到去北京上访，并很快成为重点维稳对象。2018年6月1日到7日，任潇潇向学校请假未果，老师和保安寸步不离跟着她。

6月7日下午四点多，气愤的任潇潇回到宿舍，写下“呼吁学校处理强奸案”的大字报，跑到学校广场公开抗议，一度聚集了近百名学生围观。任潇潇被老师们带走，她的父母当晚再度被“请”到学校。

当晚，有同校学生私信她，全校辅导员给全体学生紧急开会，不许讨论、转发、外传围观的内容，甚至提出：

“网络聊天都会受到监控，不能转发（包括点赞）关于强奸案女生的消息和微博。”

6月8日下午，山东省公安厅维稳处领导以及学校领导、学院书记等先后与任潇潇一家谈话，再次提出“外媒联系是政治红线，若不停止抗议，马上就由警方带走。”

任妈妈记得，他们一行三人被带走前，石油大学地学院书记曾问她，“是学校找一个地方让你们看着孩子安静几天，还是让警方把你们抓走？”

任妈妈说，“如果我们真的触及法律，就由警方（依法）把我们带到派出所。”

然而，他们被带去的是石油大学常合作接待客人的蓝海大酒店。在蓝海大酒店231房间，任潇潇和父母开始了6天失去自由的生活。

任妈妈回忆，那6天里，整层楼只有她们一家以及学校老师、保安和便衣警察。每日三餐由保安送来，他们不允许出门，手机也打不通，没有网络，无法请假，任爸爸因此失去了工作。

直到6月14日晚上6点，任潇潇一家才获得自由。16日，任潇潇买了去北京的高铁，到了济南，被警察拦下，送回青岛。

“公安和国安跟我说，他们监控了我的手机，掌握了我交往对象的信息，若不配合，就会把对方的信息透露出去。”任潇潇感到惊恐，性侵事发后一个月，她确实交了新的男朋友，她不想影响对方的毕业，于是答应暂时不再到北京上访，同时与对方断绝联系，“不能拖累他。”

7月初，学生结束答辩后，任潇潇终于成功到达北京，给公安部、检察院、中纪委、中国信访局送去上访材料。这次的上访材料中，又多了石油大学非法拘禁、控制人身自由，报警后警方不作为、不受理行为。

2018年8月11日，任潇潇买了青岛到济南、再转北京的车票，想去北京找代理律师。在济南西站二楼扶梯口，辅导员和便衣男子又强行把她拉到车上。

记者致电地学院书记、学校宣传部，一听到记者自我介绍，电话立刻被挂断，再多次拨打则是无人接听。电话打到派出所，亦是如此。记者也试图联系梁少宇，打电话、发短信，均没有任何回应。

愤怒和绝望之际，任潇潇又想起以死明志。

“我太累了，这是他们的盛世，我退出，以他们眼中微不足道的生命，祭这法治社会。”在微博写下被强行带回学校的经历后，当晚十点半左右，任潇潇点燃了纸张和宿舍里的窗帘。

一分钟不到，有警察冲进来灭了火，“我被软禁限制人身自由，报警你们不理，现在来了，请帮我查查这些身份不明的人是谁？为什么跨市绑我回来？为什么不让我找律师合法维权？”

警察们没有回答，把火机抢走，离开了宿舍。

“如果（我）死在派出所，人们就会追问为什么，最终查得真相”

这不是任潇潇第一次试图以死明志了。

第一次是2018年5月25日，任潇潇去旁听当时男友的毕业答辩，在走廊遇到了梁少宇。她质问他为什么强奸后还要再中伤，两人再次发生争执和肢体冲突。任潇潇拨打110报警。

在长江路派出所，任潇潇用手机拍下自己脖子、手臂等多处伤痕，并发送给朋友。过程中，警察阻止，想抢任潇潇的手机，再次引发肢体冲突。

近10小时滴水不进的问话后，26日凌晨一点多，任潇潇晕倒了，被救护车送到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凌晨三点左右，醒来的任潇潇给朋友发了句“在派出所被拉扯侮辱，他们掐我，吼我，感觉是一群魔鬼，公权力竟然可以如此作恶，我顶不住了”，两度用吊针割腕，被辅导员制止。

第二天，有心理咨询资质(资格)的两位志愿者得知任潇潇自杀后前往安抚，交谈十几分钟后，两人被警察带到派出所问话近五个小时。

任潇潇担心志愿者安全，前去长江路派出所询问，在派出所受了刺激又跑进洗手间再次尝试割腕自杀。任潇潇后来坦言，她那时觉得生命没什么意义，“但如果死在派出所，人们就会追问为什么，最终查得真相。”

自杀未遂的任潇潇又被送回医院。任家父母也赶到了医院。任妈妈回忆，看到苍白的任潇潇和她割脉的伤痕，心都碎了，“她那晚上睡着都在哭，喃喃自语怎么办怎么办。”后来，任家父母把任潇潇带回老家商丘治疗，医生诊断任潇潇是“严重抑郁”，需要休养

“我也曾尝试依法依规地维权，但是没用啊，法和规的解释权都在当权者手上，我被逼疯了，走投无路的时候，死就是一条路。”任潇潇说。

有青岛市公安局领导前来调解，任妈妈记得，还是硬软兼施，“一边说妳就要踏到政治红线了，一边又说妳英语和阿拉伯语都不错啊，国家在推一带一路，妳可以大有作为”。各级领导们曾多次提过“让任潇潇出国读个书，我们会尽力协助”。

作为调解条件，任家父母要求看 2018 年 5 月 25 日当天的执法视频。其中一个视频是任潇潇质问梁少宇强奸事件，在众人面前，梁少宇没有否认事实。“市公安局的领导也和我们一起来看看视频，看的时候都不说话，看完有个领导说，强奸案里是任潇潇受了委屈，只是太晚了，没证据了。”

学校和派出所领导都提出，可以支付任潇潇医疗费用，请任家提条件。然而，看完视频的任家父母也咽不下那口气，自己缴了费，支持任潇潇“继续起诉，不能太无法无天。”

任潇潇计划过带着锦旗去公开申诉，她找到一家广告公司，选好了锦旗，付了钱，定版的时候，一个电话打来，老板决定锦旗不卖了：“你不要自己找事，现在是党指挥枪。”

2018 年 8 月 7、8、9 日，任潇潇连续三天在便衣的“陪同”下跑去法院立案，法官都以“有事忙”为由，没有出现在服务窗口，也没人接受她的材料。

半个月前，长达一年的艰难维权终于传来一点好消息。她起诉派出所不履行法定职责、行政违法的两个案子在 8 月 17 日开庭。因为没有律师接案，任潇潇决定自己上庭作辩。她觉得自辩完成得不错，“只是给辩论时间太短了，无法一一驳回他们伪造的东西。”

17 日的两个案子都没有当庭宣判，法院告诉任潇潇，要去法院查阅、复印案卷和相关证据、调取原存于被告处的视频，她需要聘请一位律师。

请律师是个难题。从 2018 年 3 月份决定状告派出所，任潇潇就开始寻找代理律师，至今咨询了不下 18 家，都拒绝接案。8 月中旬，原本答应代理的一位律师见面后给任潇潇看了一条手机信息，该信息来自当地司法局，要求其“谨慎代理”。随后，该律师表示“接不了任潇潇的案子”。

8 月底，一家北京律所终于答应了代理，律师费五万，需要她去见面签协议。任潇潇计划再次赴京，尽管，她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成功抵达。

被掩埋的秘密终于破土

2018. 1. 15 《“导师带我们去陪酒，想要读博就不能拒绝” | 陈小武的十八个分身》

作者：女声的粉丝

编辑：山柰

来源：女权之声（公众号已被屏蔽）

原文链接：<https://zhuanlan.zhihu.com/p/33173704>

上周，“女博士实名举报北航教授陈小武性骚扰”一案迎来最新进展，教育部宣布撤销其“长江学者”称号，并解除教授聘任合同。当事人罗茜茜在骚扰事件过去十二年之后的发声，诉求不仅在于伸张个案上的正义，更是在于对校园反性骚扰机制的推动。

一个陈小武被揭露，而更多遁形于校园暗处，坐享并滥用着权力去胁迫弱者的骚扰者却仍然隐匿。我们尊重罗茜茜们基于种种原因所做的选择，同时我们也该知道不能开口并不是 ta 们的错。上期乱乱谈，我们开放了性骚扰故事树洞，希望为仍被迫保持沉默的罗茜茜们提供可供诉说的平台，也帮助旁观者识别陈小武们的所作所为。

女声的一位朋友建立了新浪微博账号@让性 saor 扰见光，如果你也有说不出口又咽不下去的被骚扰经历，欢迎私信博主，她会帮你匿名发出来。

momo，广州

广州某大学，一个著名的、受人尊敬的老师，下午叫我去他办公室，突然抱着我并抚摸我的手腕，告诉我可以帮我介绍工作帮忙出书。我逃了，我很软弱，不敢向学校揭发此人，因为我没有证据。

萧姑娘，安徽阜阳

中学时，正逢文学诗歌流行的年代，许多学生找这个会写诗填词的语文老师请教文学问题，这个老师也表现得温和、耐心，让人觉得他对学生是充满爱与热情的。

直到有一次，在校园里遇到这个老师，我向他请教问题，他也热情地回答我，并用手揽住我的背，表示可以边走边说。在这过程中，他一直用手掌摩挲我的头发和后背。我感觉异样且别扭，但又怀疑自己的感觉。

因为这位老师深受学生尊敬和喜爱，而且他的年纪在当时的我看来已经老到几乎可以当我爷爷。于是我在别扭和自我怀疑中被他抚摸了一路，之后我还是难以克服自己心理的强烈不适，找了个理由离开。离开时我还保持着对老师的礼貌，表面很平静，内心却说不出来的滋味。

这件事情我一直记得，直到今年百年校庆远远看到退休多年的他，已经很老很老了，但当年那种如同吃了苍蝇一样的难以言述的感受却依然清晰。

佳佳，北京

本科期间至今，被北京某高校的副校长控制，从抗拒到服从、又抗争到受威胁，直至无望到自我欺骗，到甘愿沉沦为小三，至今未婚。就像老鹰捉小鸡游戏当中的小鸡一样，被驯化到完全丧失自我，在他编织的名牌名利金钱与关系网，以及过度的庇护（或监视、占有）之下，过着人前苦撑背后疯狂的非人生活。

圆圆，北京

被北京某知名高校的教授邀请，深夜去他家里单独见面。

Nova，广东

被广东某高校身居要职、现已快退休的老师性骚扰。受害者应该不止我一个人，但是当初事情发生不会保护自己，像林奕含。

本来有读博打算，但是精神压力太大，最后选择了离开学校，自己的情绪和状态都好了很多。不过因为证据不足，现在已经没有赢的机会了。

匿名

高中经常去美术办公室画画，拍照，然后有一次美术老师就亲了我，把手伸到我衣服和内裤里了，被我制止后他放弃了。当时对这件事内心挣扎了很久，也在努力处理好和他之间的关系，没有举报他，只告诉了关系最好的朋友。很开心朋友从一开始的认为“搞艺术的老师嘛，是不是你想多了”到后来听了石锤后支持我，现在已经不忌惮跟别人提起这件事了。

当初没有举报他是想着他还是个不错的老师，不想他丢工作。现在想想，可能即便我举报了，他也不会丢工作，说不定我还会被学校请家长，要求带去看心理医生。现在觉得既然十年前都没举报他，那就算了吧，如果他本就是恶人，自有天收，如果改了，就给他个机会吧。

另一件让我更恶心的事发生在大学，有一次去老师办公室取文件，发现缺少签字，于是就在办公室等她回来。同办公室的男老师问明情况后，不知道为什么就站到了我身后，贴身挨着我，一只手攥住我握着文件的手假装看那个文件。我当时没有直接骂他，就赶紧离开了办公室。

因为曾经遇见过性骚扰，所以我很清楚这个人就是想占我便宜。对于这种偷偷摸摸揩一下油、打擦边球，然后自己内心无限高潮的人，我真的觉得非常恶心。虽然最后没有跟学校反映这件事，但我告诉了所有的好朋友，并且叮嘱她们不要选这个老师的课。

Vera，福建厦门

很早以前有个外教说他更愿意到中国的大学来教书,因为在中国可以跟学生交往、没有后果。然后他一边恭喜我成为研究生,一边给我一个 big hug,同时把我的手用力按在他的阴茎上不停地揉。光天化日之下,我费了好大的劲才挣脱!

然后想起来在“厦大吴春明案”曝出之前,厦大台湾研究院还有一位男博士控诉自己的女导师长期性骚扰和性侵他(虽然他没好意思用“性侵”这个词)。

事情大概发生在2007年左右,那是在社交媒体时代之前的事情,当时的发声渠道就只有校园bbs论坛和百度贴吧。他当时几乎声嘶力竭地把所有证据和照片都发在“鼓浪听涛”,但没有几个人把他当回事。回帖的大部分男生还各种讥笑和嘲讽,后来过了一阵子校方就把一切删得一干二净了。

现在回想起来,那就是确凿无疑的性侵。因为他列举了各个发生地点(甚至包括图书馆),上传的证据还包括一张老师发给他的内衣照。结果就是那张照片掀起了一波“厌女症”,几乎全厦大的男生都在点评老师的身材长相,然后讥笑他说“这种老女人你也能上”。

他当时应该已经承受了很大的精神折磨了,没料到还要遭遇这一波群嘲。我现在想起来,觉得整个事情非常乱套、完全失控,想帮他的人缺乏系统专业的知识,而大部分人又很残忍,实在是很黑暗的一段历史。

小芳, 上海

在某知名军医大学读书,快毕业那年,被博士生导师、也是某知名医院肿瘤研究所的所长,要求在晚上去他在医院内的住所里讨论课题。结果去了以后,就被强行抱上床脱光,欲实施强奸。当时一直拒绝,但力气不够大,最后因为处于月经期才被放过。

后来又有好多次被要求去他家讨论课题,全部拒绝。结果不得不毕业延期一年,文章迟迟不让发表,然后被分配去了非常的边远的基层医院。

小夕

小学时曾目睹了体育老师对女同学的骚扰行为:老师说“被我摸到的同学才能解散去玩”,于是同学们一个个乖乖排好队,却没想到老师要摸的竟然是大家的臀部。前面被摸到的孩子一言不发地解散,当他走到我跟前时,我用不可思议又恐惧、或许还带着厌恶的表情瞪着老师,最后得以幸免于难。

我当时太小,无法理解也无法相信被奉为权威的老师竟然会做这种事情。为了确认我的想法,我鼓起勇气向前排的学生求证她是否觉得受到骚扰,她却斩钉截铁地说“没有”,然后迅速走开了。我因此也失去了举报老师的勇气,因为我相信没有人会承认,就算和大人说了以后,大人也觉得不过是“误会”。

“老师怎么会对学生做这种事呢?”他们只会这样说,然后谁也不放在心上。前不久“红黄蓝事件”发酵,我又和家长们提了这件事。而他们的回应是:

“你为什么那么多年前不说呢？”

你说呢？

小杨，安徽淮北

事情发生在我朋友身上，是中学的一位历史老师叫她去办公室，摸她的手。在走廊里讲话时还踮起脚看进她的领口，问她怎么穿的那么少（其实一点都不少）。因为不算太严重的事，所以大家只是私下里说一说，没有举报到学校。

田姑娘

在小学二年级时，受到过来自数学老师的持续很久的侵犯。班级大部分女生都有过类似情况，但没人敢说话。因为老师经常体罚学生，让女生互扇耳光，男生就用教鞭打屁股。直到某一次某个女生说漏嘴后，家长才闹到学校。但学校最终调查无果，事情不了了之。

辰辰，上海

国内某政法大学法学院的党委副书记、副教授的一大爱好就是在和学生聚餐时，借着喝酒对女学生搂搂又抱抱，甚至当众亲吻女学生脸颊等事也时有发生，目击者众多。然而校方对此却视若无睹，从来没有采取过任何措施。对于大部分被骚扰的学生而言，即便再介意被老师当众搂抱、亲吻，奈何最后都不敢拒绝。

VIVI，北京

在一个国际私立中学工作，有一次晚自习期间巡查，被一位男同事伺机抱着并亲了一下。我当时非常生气，夺门而出。经过一晚上思考，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领导，并要求调换办公室。

领导在我说明情况后，竟然笑着问“他是喝酒了吗”。而在我明确说“没有”之后，领导仍然接着替他辩解，“这个人喝醉后容易失态，大家都习惯了。”什么玩意儿？？？后来慢慢发现，他们原来是一路人。这个领导经常开口就是黄段子，但同事只会说“他这人就嘴巴上占点便宜，人不坏”。

事后，我们小组的负责人，一个年纪比我稍小一点的女生，竟然开始安慰我说：“没事，我们跟他共事几年了，他就是这样的，喜欢跟你摸摸碰碰的，也没什么大不了。”甚至还替他辩解，“像他们这种外地来的老师，常年夫妻分居，难免有过失之处。”

做坏事的明明是他，为什么大家反而要劝我体谅他？更可怕的是，做坏事并不止他一个。他们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在一个彼此心知肚明的氛围里有恃无恐。如果真的纪律严明，你以为一个小老师敢这样放肆吗？还不是因为上头领导也这样，所以大家能相互包庇。

跟我一起应聘进去的另一位女老师就经常接到前面那位领导的电话短信，约着晚上出去吃饭。后来听说他终于被开了，真是喜大普奔。最后，千万不要以为那些收着大把人名币的学校就

是好学校，请一定要擦亮眼睛。

晨晨，福建厦门

福建某知名大学历史系的助理教授，我大二时上过他的选修课。课上他要到我的联系方式，询问我没有男朋友，我说有，他又问我想不想保研，我答不想。后来几年，他一直通过QQ联系我，多次在深夜给我发不堪入目的文字。

上述行为，全都发生在“吴春明事件”被曝光之后。可见学校的惩戒，根本不足以警示后人。

屈姑娘，内蒙古

高中在内蒙古一所很好的中学，我听同学说过，学校有个姓氏非常罕见的男数学老师，曾多次性骚扰女生，尤其爱摸胸。后来有个女生的爸爸向校长告状，但最后还是被校长压下去了，那个老师至今也还在学校任教。

匿名，湖北

湖北某师范院校在读期间，某教授邀请我到他家做客，先下了一锅面条，自己吃了一碗，给我吃了一碗，然后突然走到我面前，一下子抱住我，抱得很紧。我吃了一大惊，两手用力格开，直接开门跑了出去，他也没追上来。

幸亏我又高又壮，他又矮又瘦。事后我跟室友说起此事，她们都是一脸意味深长地笑着说“见怪不怪了”。我没有告诉校方，因为后果不算严重，也不想学业和文凭发生节外生枝的事。另外，室友当时的反应也让我觉得，可能是我大惊小怪了。

小妍，广东

在我生为女性的二十四年里，性侵和性骚扰从未断绝。印象最深的两次，两个施暴者，分别是我的师兄和老师，他们都是有着光鲜履历的人。

第一个性侵我的对象，是我的“前男友”。第一次去他家，他已毕业，社会经验老道，而我还是初入大学的小萝莉，并不知道在可观数量的男人的逻辑里，和他们吃饭或喝酒，等同于和他们发生关系。

故事有云淡风轻的开头：我们手牵着手去逛超市，像所有幸福的小情侣。他下厨做午饭给我吃，我们还喝了点小酒，令人愉悦的节奏。酒酣饭饱，我在客厅看电视，舒服地窝在沙发里，他突然把我横腰抱起，笑嘻嘻地，我只记得他蹦出“侍寝”的字眼。

我不排斥性行为，但憎恶以粗暴的形式发生，无论婚前还是婚后。这个权衡指标，应该由双方的主观意志判断，但在当时，我的感受显然被置之度外。我的衣服不断被剥去，身体被草草翻阅，令人难受的体验。我突然意识到，我能和他“谈恋爱”，不是因为我的个体特质吸引了他，而是因为我拥有女性的器官：阴道、乳房，年轻女孩的脸，而这些种种构成了“我”——一堆零件，一个客体，承载欲望的活物。

我开始挣扎，是的，不挣扎大家会说“你怎么不挣扎”，把矛头指向受害者，似乎就能让暴行合理化来得更舒服一点。我制止他，他恶狠狠地说：“看你大力还是我大力？”最后我像泄了气的气球，只好说：“你把套戴上。”他去找套，后来不知怎么就失去了欲望，扔下我走了。

这种事情还发生过好几次，在不同地点。我没有要求终止关系。我没有报警，也没有告诉别人。我只是哭，偶尔在深夜的被子里哭。抑郁的情绪在每个早晨如期而至，像摆脱不了的黑暗阴影，笼罩着我。

我终究没留住爱情。在最后一次谈话中，他要求分手。他说：“其实我还是个传统的男人。”

第二个性侵（未遂）的对象，是大学的一个老师。本科期间，我当过他的助理，对其严谨儒雅的作风颇为尊敬。一年后，他去了上海的一所学校任教。

大三那年，我去上海实习，与他重新取得了联系。除了在学习上给我便利之外，他不时请我吃饭、看电影，送些价格不贵的小礼物。我把这当作老师对学生的关爱，心怀感恩，直到他把我带到洗浴中心。

是的，他要和我开房。

那晚无事发生，因为我拒绝了。如前文所说，他是个“文雅敦厚”之人，所以没有强迫我。第二天醒来，刚好是三月八日，我收到了他的一个红包，祝我妇女节快乐，金额是 100 元。

可能是伤口痊愈的地方更加坚强，这件事对我没有构成多大伤害，更多的是震惊。惊诧过后，恐惧、彷徨、愤怒也席卷而来。我去挖掘他的史料，发现他在我校任教期间，还对另一个女生实施过性骚扰，就在他的办公室里。

我找到那个受害者，联合她写了一封匿名信，注册了一个全新的邮箱，给他的校领导发了一圈。不出意外，没多久我的手机上出现了十几通未接电话，和对方措辞严谨的短信，大意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改之，善莫大焉。”

这是我的师长给我的教育。

面对“男友”的性侵时，我委屈退让；面对老师的性邀请时，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不留情面，狠狠反击。但更多的性侵害发生在隐蔽的空间，更多受害者没我那么有勇气，她们又要如何留证、如何发声呢？

小瑜，北京

在国内某知名农业大学读书，导师是一个 40 岁左右的男性，平时在学术上对学生要求严格，口碑极好。然而他有一个习惯，就是会带着女学生（一般两位）去参加朋友喝酒胡侃的聚会，频率大约一年一两次。

被带去的女生就类似于陪酒小姐，倒酒、被劝酒。而明确表示不会喝酒的女生，仍然会以“酒后帮忙开车”为名被带去。我不知情时曾去过一次，后来就一律装病，导师就改叫其他乖巧的女生替代。

而导师的朋友有当官的，也有做生意的。其中有一个做饲料生意的，是典型的油腻中年大叔，秃头啤酒肚，喝酒要握手，还要留电话，言语上不停地性骚扰。

实际上，这种事情性质非常恶劣：导师借助权力优势，要求女学生参与这样的酒会，既是渎职，也是对女性极大的不尊重。导师人其实不是类似陈小武那种衣冠禽兽，但他物化女性的思想，实质上就是性骚扰的帮凶。

我们曾经猜测，是不是因为有官员在场，不方便叫“专业的陪酒女”，但我觉得最可能的原因就是导师为了显摆他在同龄人中，能够调动“年轻女性”这一资源，就是为了有面子。物化女性，炫耀自己——“直男癌”才是最本质的原因。

还有师兄安慰我说，“这和男生帮老师搬家一样，虽然超出了师生关系的范围，但都是正常的。”很显然他的思想和导师的一样“直男癌”。搬家是我们帮朋友做的事情，陪酒却是违背个人意愿的、明显贬损女性价值的事，二者怎能类比。

而同在这位导师门下的师姐还想继续读博，所以可能不得不继续参加这种所谓的“酒会”，虽然她很聪明，也知道可以怎么保护好自己。

但问题是，女生为了读书真的需要额外付出这么多吗？

2018. 1. 17 《外媒 Metoo | 分享一件发生在 2013 年的事 #MeToo# 》

作者：Laura Tucker

来源：微博@Laura_Tucker

原文链接：https://weibo.com/u/6452473149?is_all=1#1564338664445

我想确保我的故事也能以中文的形式存在，使每个人都有机会读到。我也非常感谢两位朋友来做翻译。

Jon Kaiman 是我 2011 年 8 月份搬到北京后认识的第一个朋友，同时也是我在北京第一年前后的室友。那时 Jon 刚开始做记者，而我在 798 艺术区工作。我于 2014 年 1 月份离开了北京。Jon 留了下来，他目前是《洛杉矶时报》北京分社的社长，以及北京驻华外国记者俱乐部的主席。

2013 年 3 月 15 号，我和一群朋友去了一个 Mix 的夜店，Jon 也去了。我们喝了一点儿酒，Jon 亲了我好几次。我们骑我的小摩托回到了我们曾经合租、我当时还住着的位于东直门（在北京东边）附近的公寓。我们跌坐在我的床上，开始亲热并脱掉了衣服。至此，整件事感觉起来有点滑稽而极其随意——在成为朋友这么久之后，我们在我房里亲热，这真有点滑稽。但

是几分钟之后，我改变了主意并决定我不想继续了。

我从床上下来，告诉他我想停下来。他躺在床上没动。盯着我。我记得他似乎微微一笑并板起了脸，我感觉他并不相信我的决定。这种情况对我来说是第一次。我记得很清楚，我站在离床几步远的地方，确保我说了这种情况下“应该要说的话”，态度坚决地表明了我要终止和他发生关系。我记得我很清楚地表达了我的观点，我说了“不行”，“我不想做”。尽管我记不住我还说了什么，但我清楚地记得我感到困感和惊慌——他没离开我的房间，甚至在我床上一动不动，似乎不相信我知道我真正想要什么。这样来来回回了几分钟，他开始发牢骚。我记得他让我感到特有压力、特别尴尬，好像一切都太晚，收不回了。

我感觉我在极力保持友好，好像如果继续抵抗的话，我就只能开始冲他大吼、或找人帮忙、或彻底离开公寓了。Jon 长得很高，容易陷进争辩，并且会变得很固执。我到现在仍然很自责我当时选择了最轻松、最不敌对的解法方法——让男性的满足感凌驾于我自己的意愿之上——回到床上。这个结果是因为我们是朋友？还是因为我们已经在我自己的公寓里？我们发生了关系，整个过程让我感到恶心。完事后他很快离开了。

第二天早晨醒来后我感到很愤怒。我约了一个朋友在钟鼓楼附近的啡馆 Café Zarah 见面，告诉了她前一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我对自己，对 Jon 都很失望，我想非常清楚地告诉他我的感受。我现在很感激那个年轻的自己试图使用在哪里读到过的“不行是不行”的理论，我之前从未真正实践过，但我觉得那就是我当时的处境。于是我给 Jon 发了下面这封邮件：

“2013 年 3 月 16 日：

嗨，Jon，

今早起来我感到特别的愚蠢和不开心。这些话很难开口，我想，昨晚我们喝醉了。但我确实站了起来并几次说‘不行’，‘我不想做这件事’，而你却仰躺在我的床上，我认为你是在利用我们友谊的熟悉和放松理所当然的对我施压。我屈从了，逻辑是，“这件事我也有份，只能进行下去”。我很难过我没有站起来维护自己，但你对我说的话一点反应也没有真是太差劲了。这种感觉很不给力。

单独说明一点，在房间里乱扔避孕套包装、把一个用过的避孕套扔在我的床头柜上这种行为很低劣。

我记得说你才他妈不管，你有多爽，但我是你的朋友，我觉得你伤害我了。”

（关于“才他妈不管”这句话：在这之前 Jon 刚好跟我讲过，好像是在东直门公寓附近的“WhiteNights 白夜”西餐厅里，他说少在意点别人的想法让他有种解放的感觉。同时，我很后悔我用了“不给力”这个词。）

邮件发出之后 Jon 很快打给了我。电话很简短，我当时仍然很愤怒，Jon 就在电话里道歉了。下面是几天之后他发给我的一封邮件：

“2013 年 3 月 19 日：

再次抱歉，这个周末我表现得像个混蛋。

周四你想去 BLGX Bread Bar 吃晚饭吗？秋天我们一起去过之后我就没去过了。想他们家的培根意大利面。我请客。

如果你没空的话，我们周六/周日下午去故宫一带的 1901cafe 咖啡馆怎么样？我没去过，听

说还蛮值得去的。Jon”

“2013年3月19日:

嗨, 我知道 1901, 就选那儿吧, 星期天怎么样? 这周我实在太忙了, 而且我还是觉得自己像屎一样。告诉我你的决定。 Laura“

“星期天可以啊, 那我们时保持联系。Jon”

我们去了 1901, 他给我点了咖啡和蛋糕。我急切地要把所有事情讲清楚, 既然他都道歉了, 我想我们应该是想法一致。所以当他开始否认他的道歉, 话题转向我在多大程度上也负有责任时, 我很震惊。当我不确定我自己是否真的也有责任, 但是我再次试着表达那晚他根本没理我说的话, 他本应对我的反应作出回应。我的论据不强势, 他再次把话题转回是我在误导也。我非常清楚地记得, 谈话快结束的时候他说, “我觉得我不能就因为这样就算做一个怪物吧”。但我从来没指责过他是怪物, 一下子, 整个讨论变得毫无意义。

随后几个月, 我和他一起去过几个活动, 我们的社交圈子还和从前一样有交集。我仍然想要保友好, 但是我不再喜欢待在他周围。在派对上和他待在一起我感到极其不舒服, 尤其是他喝醉的时候, 我根本受不了待在他周围。这件事之后, 我在北京又待了 9 个多月, 最终我们断了联系。这件事从未消散, 我一直很难恰当准确地说清楚为什么我觉得他越界了, 我觉得他从没真正倾听我的话, 所以, 我想再试一次。

我被逼着和一个投机的朋友发生了关系。我多次明确表达了我的“不同意”, 但我的表态不管用。Jon 不听我的反对, 不尊重我的意愿和私人空间, 不给我任何选择余地让那一晚以其他方式结束。现在我才意识到, 那一切原来不是我的错, 我其实不必配合下去, 该负责的人不是我。这都是 Jon 的问题。我希望那时的我能像现在这样看得透, 当场就把一切讲出来, 但我却选择了让这一切过去。

10 月以来, 这件事重新回到我的脑海。从那时起每天我都在焦虑地想要不要把这件事说出来 (这些思想斗争常常以睡不着为代价), Jon 不是名人, 我们也从来没一起工作过, 但我觉得有必要讨论在海外发生的缺乏一致同意的性行为。很多在北京工作的外国人一般只待几年就离开, 我怀疑, 朋友圈的高人员流动率、再加上与熟悉的社会体系脱离, 会给人一种可以不被问责、滥用这种环境的错觉。Jon 在北京已经待了七年多。我当时大多数的朋友都已经不在北京了, 但我想要还在那里的人知道我的故事。我也希望我的声音能为更广泛意义上的反性侵运动贡献一份力量。

以上是我写作本文的原因——分享这些, 我还是会感到尴尬和害怕, 但我相信, 这次我在正确的时间做了正确的事情。

2018. 1. 26 《BBC 特别策划：不能说的秘密？不带歧视的倾听 - 就在你我身边的 #MeToo》

作者：蔡晓颖、赵雅珊 BBC 中文记者

来源：BBC 中文

原文链接：<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42828533>

2017 年多名好莱坞女星指证娱乐圈性侵“潜规则”，2018 年北航女生掀起中国高校反性侵联署，一场浩浩荡荡的 #MeToo（我也是）运动在全球兴起。问题如何解决任重道远，但我们相信，不少受害人，无论男女，因惧怕偏见歧视和缺乏倾听者，羞于求助或放弃报警，是使性骚扰痼疾猖獗的原因之一。因此，BBC 中文推出这个特别策划，访问三名来自中港台的华人朋友，请他们讲述自己的经历。我们也希望通过此常设专题，提供一个不带歧视，不做道德评价的自由倾听和关注空间，持续关注我们身边的 #MeToo。

露体狂、装睡揩油的乘客、想要帮我“量三围”的老板..... 我通通都遇过！

A 女士 60 多歲 來自香港

我生于上世纪 50 年代的香港，70 年代到英国念书，在伦敦、香港、北京和新加坡等地的跨国公司就职过。那个年代，我是个比较懂得争取男女平等的人。整个香港社会男尊女卑，但我家不一样。我爸开明、从不觉得女儿比儿子地位低，所以我的性格比较独立。过去几十年我经历的性骚扰简直数不清了，以下是记忆比较清楚的几次。

小时候，我住在香港很偏僻不是很有钱的地方，周边大部分是渔民和知识水平低的人群。

10 多岁时，我在香港街上，突然有个男人从马路对面跑过来摸我的胸一下，跑开然后对我笑。这些男人大概觉得“反正占你便宜嘛，无所谓。我跑走了你也抓不到我”。还有在我走路的时候，有陌生男人无缘无故跑来在我耳边讲昨晚找妓女的过程，讲两句然后又跑掉了。当时我已经知道这是性骚扰，但没法反应。我觉得有点受侮辱，我常问自己，为什么老碰到这些人？

当时那个社会女孩子只要长得不是很丑，都有可能有这样的经历。我不觉得自己好看，但我发育得早，体型在十一、二岁就有变化，很容易被别人注意到。我尽量穿得比较保守一点，女孩子应该自爱。被性骚扰，我不觉得这是我的问题。那个年代，男人不懂得尊重女人。

露体狂与装睡男

六十年代时，有一次我带着几岁大的弟弟在家楼梯拐角处看到一个“露体狂”。基本看到他整个器官，还有东西滴下来。他还在兴奋状态，眼神呆呆的。我怕他抓住弟弟，我就一面上楼一面跟他笑，使劲拍家门。当时经常有这种事情发生，所以家里人很快就意会到出事了，就拿着棍子出来追着他打。他跑了，没抓到。

我是一个独立的人，有事自己解决。头一两趟被性骚扰发生得太快，没想到怎么反应。后来

我觉得要让这些人知道，我不是一个别人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人。在公交车上如果我不能大喊的话，我就要保护自己。一到人挤的地方，自己就会有警觉，要保护自己。

我念中学时，也是在同一个地区，不管车上挤与不挤，有些男人就坐在女性旁边装睡，整个身子靠着女孩子。

有一次有个男人在我旁边装睡，整个身子靠过来。我很大声跟他说，你是真睡还是假睡？哈哈，我真的这样问他。巴士司机听到后，跟我说，你挪到另外一个座位去坐吧。

那个男人继续装睡，我就走开了。我想很多女孩子如果遇到跟我一样的经历她可能不说话，就忍。我是一个特殊的例子。60年代大部分女性不觉得被性骚扰应该说出来，反而觉得很羞人。当时也没有投诉的门路。真的报警了，不一定能把对方入罪。当时法律没有保护好女孩子。

性骚扰成性的老板们

七十年代我去英国前想赚外快，有朋友介绍我做广告公司的调查员。当时的新加坡老板把我叫到他房间，问我有没有兴趣拍牙膏广告。我说我行吗？他说：“行，肯定行。但是要穿吊带的衣服。”我不明白拍牙膏广告为什么要穿吊带衣服。他说“你身材好，所以要穿这个。”他又让我量三围的尺寸，说做衣服用。我说不用了，我不拍。他就找另外一个女孩子去了。我没有阻止这个女孩子，因为跟我没关系。万一人家觉得这是个机会呢？毕竟每个人的尺度不一样。

我后来回到香港工作，碰到另一个喜欢用手摸女孩子的老板，有一次他摸了我的大腿。

他说他的椅子有问题，让我坐在他的椅子上感受一下。我坐上去后，他就用手搬着我的大腿，靠近桌脚跟我说，你这样才感觉得到它不稳。他手碰我的方式明显就是想揩油。我没法骂他，因为他包装得很成理由，看起来有理有据。

我向人事部举报了他，还有7个女同事加入行动。我们都很生气，我们是正正当当的女孩子，不是靠美色。

八十年代初，我三十多岁，在一家法国公司工作。部门经理在大厅跟我说，你的肚子小小的，挺可爱的，让我摸一下。我说，不要动手啊，我是来工作不是给你们随便玩的。如果我可以这样做，根本不需要上班。他没反应。

有一次他在电梯里跟我说，你看上去很漂亮，你可以去做舞女啊。我说，让你老婆去做啊。他说，我老婆在做啊。

虽然跨国公司，但管理者都是本地人。当年七八十年代在商界的男人，晚上喜欢去舞厅和夜总会应酬，所以觉得其他的女孩子跟舞厅的女孩子一样，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

我经历的很多性骚扰事件发生在香港，因为当时这个社会男尊女卑。二三十年前女孩子还是男孩子的附属品，现在好一些，教育让所有人认同男女平等。女孩子经济独立，不会让男人

为所欲为。对我来讲，所有这些故事和经历都不是阴影或者噩梦，好像是别人的故事。就是一个经历，没办法，当时的社会是这样。我是运气不好，碰到这么多这样的事。

我曾被女性长辈性侵，但社会不了解为我带来更大的伤害

王先生 30 多岁 来自台湾

早在我四、五岁的时候，一名女性长辈就开始对我图谋不轨。我洗澡时，她的双眼会紧盯着我的身体。虽然我当时是个小孩，但我感觉到有些异样。这位长辈并不是以照顾者的眼光看着我，她会一边看着我，一边说我的身体很好看之类的话。当家中没有其他人的时候，她会吧电视转去色情频道、对我进行更亲密的肢体动作。当时我已经意识到看色情电影是个禁忌，但是我跟着她一起看，让我觉得是我自己的问题。

她随后变本加厉，达到性侵的程度。我已经不太清楚记得这位长辈对我施加性暴力持续多久——大概是到我上小学之后吧。侵犯我的是女性、又是长辈、理论上又是照顾者之一，大家也不会想太多，你自己也不觉得这是不对劲的事情。

慢慢长大后，学校会举行一些防治性暴力的课程。那个时候，大家的意识还是停留在男加害、女受害。导师讲了很多很多，我听了就觉得这好像是我的故事，但每次性别都是颠倒的。那个时候，我找不到其他的可能性，我一直不确定自己的状况，感到很困扰。我曾经跟辅导老师说我的经历，但老师却觉得是小男生乱看甚么东西，脑中充斥乱七八糟的幻想。

在出现譬如女老师性骚扰男学生的新闻的时候，大家都会说“赚到了”、“为甚么不冲着我来”这类说话。这样的言论会创造一个氛围，让你觉得男性被性骚扰是不能讲的。有人会说，男性被性骚扰是事实，但是女性比较惨啊，意思是说女性更容易遭到性暴力。这些说话都带来了二次、三次伤害。

我毕业后从事社福工作，现在服务一个性暴力防治的机构。我是在工作之后，才开始从受害者的情绪走出来，冷静地理解当时长辈为甚么要对我做出这样的事情。她当时跟家人的关系、自己的工作等等，令她情绪出了问题，所以她把自己的崩溃转嫁到其他人身上。我们看到很多性暴力个案，单纯为了性欲比例只有三分一，更多的性暴力是包含这种在某个地方有挫折、透过施暴去获得权力感的个案。

我现在还是蛮常见到这位长辈，我可以说我已经原谅了她。我发现自己在意的真的不是当时那个人对我做了甚么，更让你愤怒的是后面社会接不到你、或不承认你的经历。

大学老师要我跟他开房

梁小姐 24 岁 来自中国大陆

在大四的时候，我得到去上海实习的机会。人生路不熟，我妈嘱咐我要找以前的一位老师照顾我。这位老师已经不在我就读的大学任教，但我曾担任他的助教，也非常尊敬他。他在学生之间风评很好，大家都觉得他温文尔雅，我自然而然地与他取得联系。

我到上海的第一天，就是这位老师帮我拎行李到我的住处。我在上海住的是群租房，二十多个人挤在一个房子里，共用卫浴。老师说他可以提供条件比较好的地方让我住，还跟我

说这边卫生条件这么差，要带我去澡堂，说了好几次。当时我没有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

之后，老师每周都会邀约我吃饭。他也会送我小礼物、带我看电影——我还记得我们一起看过周星驰的《美人鱼》。

有一天，他突然在微信上说要请我吃饭，我答应了。我下班的时候，老师已经在办公室楼下等我。他骑了一辆小电车来，我就坐在他的后座。吃完饭后，他再一次提到要带我去洗浴中心。其实我当时不太想去，但是这位老师一直对我很好，对我有恩在先，我不好意思拒绝他的好意。他一直说要带我去体验上海的澡堂，我是广东人，这个理由也很正当，所以我们一起去了。

到达洗浴中心后，老师说我洗完后到公共区域等他。他带我去一个幽暗没人的角落，我们躺在两张相连的按摩椅上，他也没说甚么。过了一会儿，他说我们找个地方休息，我还以为他要开两间房间，让我们各自过夜。直到他叫了服务员来，要开一个大床的房间，我才意识到他要跟我一起过夜。我在房间的大门前站着，脑袋一片空白。过了五秒钟，我才开口跟他说，老师不要了吧，拒绝了他。

我很害怕，我不敢离开洗浴中心，毕竟如果出甚么事的话，其他客人跟服务员还可以救我，我就在公共区域过了一夜。事情发生后，我心中出现了两把声音。一把声音说，我是不是误解了这位老师？另一个声音在冲撞说，他真的是想对我干这种事。我心里很乱很乱。

我七点多醒来，老师已经走了。我打开手机，看到他发了一个 100 块的微信红包。这 100 块是封口费——我是这样理解的。这也让我清醒过来了，他的确是另有所图，只是他并没成功，不代表我没有受到伤害。

我后悔当时没有留证，后来我才知道有一位师姐也是遭到这位老师的骚扰。我把被老师性骚扰的经历写下来，发在自己的公众号上。这篇文章是去年五月写出来的，在中国爆发反高校性骚扰活动后引起不少关注。但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讲出来让我放下心头的一块大石。

2018. 4. 19 《清华男友性侵后我抑郁快自杀，校方断言“这是民事纠纷”》

来源：微信公众号“女神的秘密日记”，原文已 404

以下文字为长图转录

一位去年曾到清华访学的姑娘，近日在豆瓣发帖，自述当时的课程助教在交往中强行发生性行为，创伤后的自我保护机制让她“选择忘却”这段记忆。直至最近，受中国高校 MeToo 活动的感召，她终于决定讲出她的故事。

以下是她接受女神访谈时的自述，为保护当事人隐私，女神对部分身份信息做了处理。这是

女神的第一篇原创访谈，求支持求转发！

我说了不！为什么他还不停下？

我从小在美国生活，现在是一个大学生。就在去年，我在清华遇到了一个人，他性侵了我，但学校却冷漠地说这只是“民事纠纷”。

那是去年暑假，一个在北京的朋友问我对清华大学的暑期课程感不感兴趣，我当时正想好好学习中国文化，便报名参加了。



清华暑期课程确认函

在清华，我认识了 30 岁的 Z，他是本次暑期课程的助教老师，也是清华的研究生。他看起来性格很温和，对学生也很好。

在课程持续期间，我正因为亲人去世经历着巨大的痛苦。所以当他靠近我、帮我背包、关心我的情绪时，我其实很感激。没过多久，有一天下课，他请我去五道口喝咖啡，我便答应了他的表白，和他成为男女朋友。

只是万万没想到，在课程结束、我即将离开北京的前一晚，他不顾我的拒绝强奸了我。

那天下午，一起去天坛游玩时我已经跟他说了我身体不舒服。到了晚上我在他家，他突然把我按在床上，脱了我的衣服。

我多次喊出“不要这样！停下！”，期间他有向我确认“要不要停”，尽管我不断发出“很痛，停！”的反抗声，他仍然不管不顾地带上了安全套，强行侵犯了我。后来我整个人就失去了意识。

第二天早上，我甚至记不太清楚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真的很奇怪，那时我好像没意识到他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强奸，只是觉得心里很不舒服，又说不出是什么原因。后来因为我的下体一直在出血，便去挂了北医三院的号。



就医卡照片

那是我第一次去北京的医院，等了三小时，人很多，我其实很害怕。我跟我妹妹说了“我在医院”，但却解释不了为什么我在那里。

妇科诊室里，我告诉医生“我小便很痛，有很多血”，医生给我做检查后，说我的处女膜破了。我整个人很累，身体也很痛，把医生的话转述给 Z 后，他好像也慌了。虽然我不理解他为什么是这个反应，但因为那时我急着去机场，所以也没追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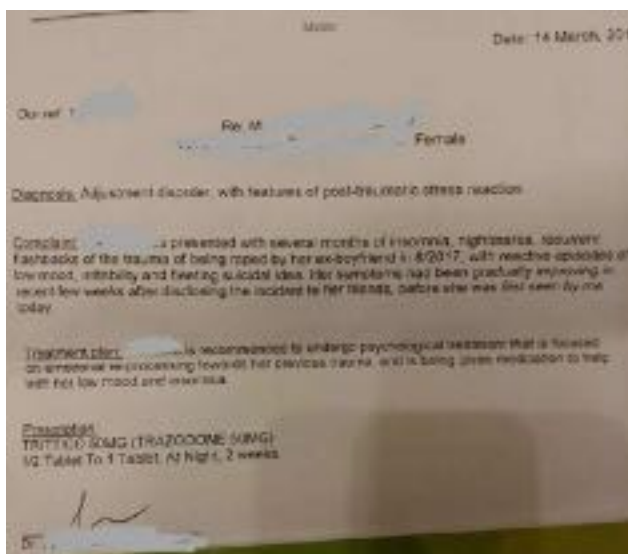
离开北京回到家后，我在医院住了五天。接下来的半年里，我的精神状态一直不太好，身体好像刻意地想要遮蔽某些记忆。那晚的经历，变成了在梦中困扰我的零碎片段，我不敢也不想去面对。

我们之后再没见过面，可每次想到他，我都有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去年 10 月份，我终于跟他提出了分手。

但过分的是，分手后他还不断地说我的“身材”、“身体”怎么怎么样，有时还会莫名其妙地说些别的，我不理解他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也没办法接受这种荒谬的骚扰。

这不是我第一次经历分手，因此我很清楚自己所经历痛苦并不是出于分手本身。我第一次产生了自杀的念头，让我自己都感到不解的是，这念头还变得越来越强烈。

于是我开始接受心理治疗，精神科医师和心理咨询师诊断我为伴随创伤后应激反应症状的适应障碍，现在是过渡期。



精神科诊断书照片，在病状一栏，医师写道：“经历了几个月的失眠、噩梦以及 2017 年 8 月被前男友强奸造成的创伤反复闪回，患者伴有情绪低落、易怒和自杀想法等症状。”

而直到今年一月底，我才真正完全回想起他所做过的一切，意识到他的行为性质。

一个朋友对我说“他不是你想的‘哥哥’，他是你的前男友”，这一句话让我如梦初醒。因为在我最脆弱的时候，他在我心中是一个很好的哥哥的形象。可如今，当我回想起全部事实，真的有点经受不住打击。

我去找他质询，他一开始先否认性侵，说我污蔑他。后来我猜测他可能怕我跟他的初中同学，也就是当时暑期课程的导师说这件事，于是他才来主动联系我，试图用言语来安抚我。



自述者与 Z 的通讯截图，二人当时以兄妹相称

清华，你凭什么说这是“民事纠纷”

之后我用微信联系了当时暑期课程负责跟学生联络的王女士，把事情跟她说明白后，她竟然回复：“你不该给他机会侵犯你”。这种指责受害者的回应加剧了我想要自杀的念头，使我不得更频繁求助于心理辅导。

直到今年二月初，我指明她的态度有问题，她才说帮我问了一个律师，看一看有什么办法，她还说，已经把事情跟清华大学上报了。但后来我跟清华更高一级的人联系时，他们什么都不清楚，所以我不知道王女士报告给谁了。此前，她一直表示会给我提供帮助，可最终我什么都没得到。

我自己在清华的网站上找到了研究生部 Z 所在学院的电话，有一位老师跟我联系，不断地要我提供证据。而他们的回应就是重复表示会“维护学生的权益”，可是，不知道这个“学生”指的是我，还是 Z？

在我强硬地表示“一定要学校给我一个正式回复”后，老师才给了我一个研究生部事务办的邮箱地址。于是我把诸多证据（包括跟那个人的短信记录）都发过去了，却还是没有等到回复。

一星期以后,我又发了一次,附上了 Z 说的“要拿钱补偿我”的通讯记录,他们才做出了回应:继续说会“保护学生权利”,以及“如果学生真的犯了刑事会处罚”,要我报警,此外就没有再说什么了。



自述者与 Z 的通讯截图

三月份我通过我家附近的警方报了案,现在本地已经立案,并把记录移交给了北京警方。目前的处理进度我还在联系,警察说需要一些时间来调查。

报警以后我再次联系了清华,告知他们“警察认为这是很严重的刑事并且正在调查中”,清华于是继续要求我提供更多的证据,然后在调查了那个人之后,给了我这封邮件,做出了“民事纠纷”的结论。



清华研究生部事务办回复邮件截图

一直以来，我对清华的诉求就两个：一是对 Z 和王女士进行调查，并给予相应的处理。二是希望清华能建立相应的校园防性侵机制。

在整个案件处理过程中，我发现清华并没有专门的部门来处理类似的事情，只有一个笼统的“保卫部”，偷东西之类的纠纷都在那边处理，这一点，清华大学和我之前接触过的其它国外大学不太一样。

最重要的一点是，尽管我的案件目前警方还没有给出最终的结果，可我不觉得清华可以这么干脆地把它定性为“民事纠纷”。

换句话说，我认为清华可以有中立的回答，因为事件还没有司法结果，我也没有要求学校给他定罪，或作刑事处理。但无论如何，清华将其定性为“民事”是非常不负责任、非常草率的，而且是极不公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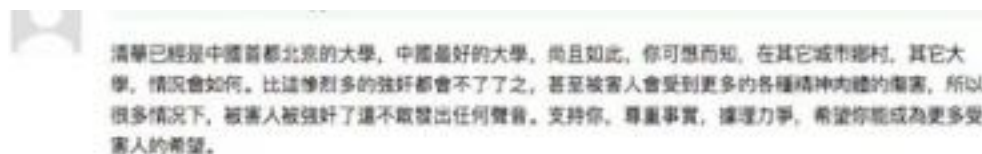
学校的回复即表明了他们现在的态度。我很想问一句，如果学校以这样的态度去协助警方调查，那对受害者真的公平吗？学校以这样的态度，认为教学人员和学生之间发生的这些事情和他们没有关系，学校不需要预防或处理任何这类事件，学校没有责任在这方面建设安全的校园环境，是正确的吗？

大学，请建立校园反性侵机制！

坦白说，在这起性侵案发生之前，我曾对去清华读书充满了憧憬。但这次清华的回应——对受害者的指责和“民事纠纷”的结果定性，着实让我很受伤。

我知道法律或许最终可以惩治犯罪者，但如何让清华和整个社会改变对性暴力的态度并有更好的处理方式？

在豆瓣发帖后，其中一位网友的留言吓了我一跳，更让我觉得我应该对清华的冷漠做出回应。



豆瓣跟帖留言截图

在给清华的邮件我也表明了态度：国外很多大学都有相应的防治性骚扰、打击性犯罪的机制条例。而清华，作为中国的顶尖学府，更应该以身作则，用温暖的态度预防侵害发生，并帮助可能存在的受害者。



豆瓣跟帖留言截图

我希望清华能真正建立可以保护学生不受性侵犯或性骚扰的机制，这是我一直坚持的。

在此之前，我其实很少看到国内大学有关性犯罪的新闻。但最近当我真正关注这方面，看到了很多很快就被删除的文章时，我才发现原来不是没有问题存在，而是国内的权威为了“面子”，在努力避免此类新闻公之于众。

可如果权威的心态永远不变，那么文明也就永远不会到来，因为事实都被封锁了...

此外，我发声的目的也是希望公众能够理解：强奸文化无处不在，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忍受。

虽然我的经历很痛苦，但我同时也觉得自己很幸运，在我身边还有很多愿意支持我的亲人和朋友。我不敢想象，其他遭遇了性暴力的受害者，如果他们没有正当的途径可以申诉，他们的家人和社会也不理解他们，那他们该怎么走出黑暗呢？他们会躲起来，甚至自杀吗？

我很庆幸我有一些朋友，无论男性还是女性朋友，他们都很明确地表示，这不是受害者的错，受害者也有权利说出自己的心声并寻求帮助。我们是平等的！

所以，现在虽然我的心理咨询还没结束，但我已经有点放开了。这不是要放弃追究侵权行为，而是我想让自己的心态放开，减少这事对自己的伤害。

同时，我也觉得是时候在国内提升性别意识了，公众需要了解性别暴力是什么。尤其当最近曝光了这么多高校性骚扰和性侵的新闻，我们必须开始采取行动，否则大家很快会忘记这些苦难。

对于妇女权利的争取永远不该停止，我们必须改变教育和法律。当然，我也不太确定是否应该统称它为“妇女权利”，因为会受到性侵害的不止是妇女。

而我真的希望能为中国的女性发声，我想把我的故事和声音传播出去：

“我们需要改变！”

2018. 7. 16 《遭遇工厂性骚扰，我不再忍气吞声!》

作者：小美

来源：尖椒部落

原文链接：<http://www.jianjiaobuluo.com/content/12362>

我是小美，是一个普通的女孩。

很多女孩都希望自己的胸部大，但我却很讨厌自己的胸部。

因为它给我带来了悲伤和痛苦，甚至让我想过死亡……

这是为什么？每次走在大街上，都有一些猥琐的眼神盯着我的胸部看。有些变态甚至还会大声喊出来：“哇，胸部好大。”这时我就会很难受，快步地走开……

很多年前，我在一个工厂上班。有一个男工在车间里当着很多人的面叫我“咪咪”，当时站在旁边的同事们都在笑，我心里很难受，真想找个地洞藏起来。我很快地躲开了他们的视线。但每当那个男工见到我时，都会那样叫我。

从此我害怕去上班，更害怕见到他，晚上睡觉，我也会忍不住想着他那猥琐的笑，越想就越睡不着，几乎都快崩溃了。我想过跳楼，但又没勇气……我也警告过他说：“你再这样叫，我会向厂领导反应这件事。”可他却越来越猖狂……

有一天，我和他工位被调到一起，他也就更加猖狂了。上班时他经常叫我咪咪，还跟旁边的男同事说下班后去看电影，电影里的胸部会很大，“像两个南瓜一样”等等之类的话语。这让我无法再忍下去了，我就写了一封投诉信交给组长。

但组长说这件事要去找更高职位的领导，于是我又去找人事部经理，他看了那封信后说会去了解这件事。

过了两天，组长问我想怎么处理，我说，“他必须向我道歉，而且以后不准那样叫我。”

最后那个男工并没有向我道歉，他选择了离职。

这件事在车间传开，有一些人表示我做得对，但大部分同事会觉得我做得过分了。他们认为人家只是开个玩笑而已，何必当真，听听就过了，我却害人家离开厂里，现在多难找工作……

他们的话让我更加难受，身为受害者的我，反而被指责。那一段时间我经常在想：难道我真

的做错了吗？但后来我想通了，我的选择是对的，如果他不得到惩罚，他就会去伤害更多人……

律师建议：

依据 2005 年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四十条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

在本案中，男工同事的日常行为举止已经构成了性骚扰。小美在本案中的做法完全正确，值得赞赏。

在遭遇职场性骚扰的可通过四个途径来救济。具体如下：

1、私力救济。以法律许可的方式和在法律允许的限度内保护自己的权利，依据《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十一条规定，在劳动场所，用人单位应当预防和制止对女职工的性骚扰。据此，遇到性骚扰时，若骚扰情况还处于苗头阶段或者暧昧不清情形，可取得同事、朋友的帮助与支持，并可主动向本人所在单位、行为人所在单位、街道居委会、各级妇女联合会等反映投诉。本案中小美采用的就是此种途径。

2、行政保护。依据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猥亵他人的，或者在公共场所故意裸露身体，情节恶劣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据此，如果性骚扰比较明显，可向公安报警寻求保护。

3、民事起诉。依据我国《民法总则》第一百零九条规定，自然人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据此，遭受职场性骚扰的女性，可向法院诉请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

4、刑事处罚。依据《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或者侮辱妇女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据此，如果性骚扰达到刑事犯罪的，可依法向公安机关控告，并要求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

最后，本案中，男工虽然离职，但是其他同事的非议仍在，对小美产生一定的心理障碍，如果感到有必要，可以考虑离职脱离现有的环境，并寻求专业的心理疏导。

2018. 7. 26 《每日人物 | 不到 24 小时，我们收到了 1700 多个性侵犯故事》

来源：每日人物（微信原文已 404）

转载链接：<http://inews.ifeng.com/59427855/news.shtml?srctag=pc2m&back&back>

本周之内，因为数位女生选择站出来勇敢地袒露自己曾被性侵的经历并指控当事人，“ME TOO”运动终于在中国变成了一股真实的能量，从高校到公益界再到媒体圈，鼓励着更多的受害者为自己发声。

昨天，我们在“人物”公众号发布问卷，试图探讨性骚扰、性侵在中国的存在状况，以及，身

为弱势的女性在其中又面临着怎样的困境。不到 24 个小时内，我们收到了超过 1700 个和性骚扰、性侵有关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女性是遭受侵害的绝对弱势群体、而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选择了沉默。

通过这些故事，我们可以看到性骚扰、性侵在中国社会中普遍存在，而性教育的缺失，传统文化中的男权思维、人情关系的禁锢、制度的缺位等均造成了女性在其中的重重困境。但无论如何，当有人开始勇敢发声，终归是一种进步，正如一位女孩在问卷中所说：“如果再有一次，我一定反抗到底，追究到底，因为，那个真正做错事的人，并不是我。”

大量的性侵实施者，都是“熟人”

在我们收到的问卷中，超过 70%的当事人遭受到的都是来自“熟人”的侵犯。在这些熟人中，“表哥”、“叔叔/伯伯”、“姑父/姨夫”、“姐夫”、“舅舅”、“邻居”、“同学”等均为高频词。

01

“4 岁开始到小学结束，我住在外婆家一堆孩子中，被两个表哥摸过生殖器，还有一个表哥长期抚摸并模范性行为，那时候太小，一直以为是一种游戏，为了可以跟大孩子一起玩就配合玩这种游戏。后来慢慢开始发育时也被表哥摸过乳房，直到初潮后被妈妈告知会怀孕才开始拒绝这种游戏（初潮是小学五年级）。还有一个嫂子家的弟弟，把我带到阁楼模仿过一次性行为，反复告诫我不要告诉大人，而那时我也真的没有告诉过大人……所有这些到读初中后从外婆家搬离才终止。我始终没有告诉过任何人，但经常会想起，也会委屈。在谈男友前甚至害怕担忧过自己不是处女。”

02

“在我童年时期，我们大院有一位‘万人迷’叔叔，小地方人人都操着一口方言，他却一直坚持说着一口普通话。他开着一个小超市，院子里的大人小孩都喜欢去他那坐坐。我和院子里另一个女孩，更是从早到晚待在那里，跟他下棋，学吉他。

有一天我坐在他家的书桌前看杂志，他说他要尿尿让我不许看。过了一会他走过来拿起我的左手，我一直在很专心的看书，没有回头。这时候我忽然感觉摸到一个滑滑的东西，我吓了一跳立刻扭头去看，他慌忙收手提起了裤子。

还有一天，这个叔叔问我和那个女孩，可不可以弯腰摸到脚，我们都试了试，失败了。叔叔说他从后面抱着我们就可以，他先抱了那个女孩，做了几下后，那女孩表情怪异地说她不要试了。我说我来我来，他便从后面抱着我，我弯腰感觉到后面有一个东西抵着我的屁股。也是从那天起，我才开始怀疑这个人，排斥他，怕他，觉得有一些事情是不对的，错误的。这些发生在我童年的事情，很多都是后来才自己想明白的。我不敢告诉家里人，因为他们和那个叔叔关系很好，院子里人都和他关系好，我不知道我告诉我妈之后她该怎么办，我不希望院子里的和谐关系被我破坏。但我很痛苦，我也不想告诉我的朋友我经历过的这些事情，有时候我甚至会嫉妒别人，有清清白白的童年，一尘不染的童年，没有伤害的童年。最后，我希望每一个小孩，都能在一个无污染的环境里健康成长。”

03

“童年五六岁时被爸爸的二哥性侵,持续了到大概初二初三吧。顺便说一句,我是男孩子。那个时候他就住我家楼下,这快十年的经历早就已经让当时什么都不懂的我习以为常了。其实我

现在都对他恨不起来,很可悲吧。只有我每次在苦恼自己为什么喜欢男孩子的时候会痛恨他,而这件事始终会萦绕在我心头挥之不去。”

留守儿童，离异重组家庭的孩子， 遭受性侵的风险更大

由于缺乏父母、亲属的关照，留守儿童是遭受性侵的高发人群。而离异重组家庭的孩子，遭受继父或异姓兄弟侵犯的风险也较大。而前者由于生活环境闭塞、后者因为家庭关系复杂，在遭受侵犯后，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沉默。

01

“我是留守儿童，在农村被爷爷奶奶抚养长大，经常是一个人在家。第一次经历这种事，我六七岁，那人十五六岁，来到我家找我玩，他带了黄色光盘，让我和他一起看，还让我模仿里面的动作和行为。第一次就是这样的，后面还有过几次我记不清了，直到我离开了那里才算解脱。那时年纪小，根本不懂自己在做什么，但也有本能的羞耻心，知道这是见不得人的事，所以没有和任何人说过。但现在会恨，恨那个人，也恨自己父母。”

02

“那个时候我才十岁，上小学四年级，那个男孩比我大五岁，我后妈在我七岁的时候带着他嫁过来的。我和那个男生睡一个房间，平安度过了好几年，后来有一天晚上他压在我身上，他是个胖子，特别重，然后性侵了我，因为特别疼，我拼命反抗，他可能害怕爸爸听到，就没有继续。

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压在我身上，我当时那种恐惧感瞬间就来了，很疼，我还是反抗，再后来他就默默地回到了自己的床上，第二天我打死都要一个人一个房间，我爸拗不过我，就让我自己一个人睡了。后来，那个后妈和我爸爸离婚了，他也自然就消失在我的世界里。”

03

“九年前，我开始发觉继父不对劲，一抓着机会就各种猥亵，语言，身体接触，摸我，说我放在凳子上的护垫是在勾引他，那段时间害怕的要死，不敢回家，零下 20 多度，站在雪地里等我妈下班一起回家，工地的叔叔看我可怜叫我进去烤火，害怕，不敢去，从那时候开始，对所有男性抱有敌意，腿也在那时候冻坏了。

为了不让他 QJ 我，我甚至和他约好十八岁那天主动给他，高考之前七天，我穿着爸爸寄的钱买的白裙子，喜欢极了，回家拿东西，被猥亵，我像动物一样被按在那里，被扒裤子，他的生殖器蹭在我的屁股上，他还想进行下一步，我求他，后来用手给他解决了，我想跳楼，可我不敢。所有人都要我考大学，我自己也想考大学离开这个鬼地方，后来我考上了，但再也没穿过那条裙子。”

不称职的父母是孩子被性侵的重要原因

在我们收集的问卷中，大量的性侵案例都与父母的疏忽、不作为、性别意识、知识匮乏有关，这令人想到日本作家伊坂幸太郎的名句：“一想到为人父母居然不用经过考试,就觉得真是太可怕了。”

01

“高中时，在去学校的公交车上，被一个男的骚扰了。下车之后，惊魂未定的我跑进女厕所，用颤抖的手给妈妈发了一条短信，‘妈，我刚在公交车上被人性侵犯了。’我妈回了一条很短的消息，只有五个字。时隔多年我还是记忆犹新，‘躲开就好了。’
我妈这句话其实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的性教育现状。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某些家庭避而不谈，羞而不面对的话题。”

02

“小学5年级，刚发育的时候，因为长痘痘去医院看医生，那个禽兽不如的医生摸我胸部，把手伸进我的私部，或者还做过什么，我选择尽量忘记。我告诉了父母，结果没有用，每次都还是被侵犯！最后我无论如何都不去医院了，才结束。那时太小，又没有这方面的常识，医生是亲戚介绍的熟人，父母又没有重视。之后的很多年，我都没有好好睡过一觉，失眠噩梦。为什么身边这么多禽兽？”

03

“小学四五年级，跟小伙伴在路上，遇到一个男的对我动手动脚，把手从我的领口伸进去摸，我当时很懵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小伙伴马上大叫，我也跟着喊救命，最后很多人围住他要揍他。派出所了解情况的时候我妈跟我说，别说他摸了你的胸，女孩子家家的不好。我也没有说。”

04

“从五岁开始学琴，彼时已近花甲之年的老师每周课前都会把我抱在腿上，亲吻脸颊唇部咬舌头，以及很用力地隔着衣裤揉弄我的隐私部位，妈妈在隔壁房间和师母聊天毫不知情。当时的我不懂这样的亲昵行为已经远远超过了长辈的疼爱，只是觉得那满口烟味很恶心，以及下体被弄得很痛。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小学五年级，那时性意识隐约启蒙，羞耻感让我对每周的小提琴课极度抗拒，于是在父母的追问下我模糊地描述了数年来的遭遇，妈妈安慰我说老师只是对你特别宠爱而已，但她其实已经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于是每次上课都会守在琴房里，几个月后，她终止了我们的师生关系。

成年后再和父母谈起这件事，我才知道他也曾对我妈毛手毛脚并言语骚扰过，很多学生妈妈都被他骚扰过。后来听说他得了癌症行将就木，妈妈说不管他做过什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应该去见他最后一面。于是我们去了。看到他在病榻上奄奄一息的样子，我心里没有半点波澜。现在的我过得很好，然而在打下这段字时，我还是能回想起那粘腻的烟味和那双可怕的紧紧箍住我的大手。”

亲生父亲实施性侵犯的案例， 比我们想象的要多

有曾遭受过性侵犯的女生填写问卷后给出了避免性侵犯的建议，“尽量不要单独和异性独处，除非他是恋人，父兄，有血缘关系的异性。”但是，在我们收到的问卷中，亲生父亲性侵犯儿女案例的数量之多，超出了我们的认知。

01

“事情很久了，我从没对任何人说起过。我很小的时候，父亲经常亲我的下体，我的母亲也

在场的情况下她从未提出过任何不妥，到小学和初中时，他应酬完回家比较晚，有时母亲不在他会来我的房间在我的床上躺下，抱着我摸我的胸部和下面，甚至是掏出下体把我的睡裤内裤褪下来在我后面蹭，我假装睡着了一句话不敢说。上初中时我对性也是没有太多认知的，更不用说猥亵了，现在想来真是悲哀。

高中时选择住校，没有在家里常住过，但有时我放假回家，他会紧紧的抱着我，把他的上身和下体紧紧贴在我身上，那时的我都是尽快推开了，但从没和其他人提过，我从心底厌恶他。大学离家，没有再和他有过太近距离的接触，外人看来我们一家很是和谐。

大二时他因心脏病去世了，我一周后回家送他出殡，也难受也哭了，但从头到尾我心里没有太多的疼痛，我知道这么多年他对我做的事是错的，就算他也为这个家付出了不少，在他的朋友眼中他是至情至义之人，但不代表他是一个合格的父亲，不代表我会对他有一丝丝的原谅。”

02

“性骚扰我的人是我亲生父亲，我是男生，同时是未出柜的 gay，初中的时候知道自己的性取向，但父亲性骚扰我的时候是我高二的时候，他喝醉酒回家，摸黑钻到我屋子里摸我的身体，然后全身压到我身上强吻我，舌头一直要撬开我的牙，我肉体僵直，一动不动。然后不止一次，可能有七八次吧。

过了很久，高考以后我跟我母亲说了，并且说“你老公是变态”，然后她呵斥我说不应该说这种话，她说会和他沟通，让他以后不这样了。我很惊奇。

后来我跟我的几任男朋友讲过，很幸运的，他们都是非常好的人。后来我在朋友圈里讲了这件事，忽然意识到家庭已经不在我的任何价值取向里了。

不要笃信血缘，或者要相信社会的孔隙结构具有多种形态，同时坚持自我保全，要坚持下去，可以理解你的人迟早会出现。”

学校不是象牙塔，

老师是重要的性侵实施人群

兴趣班老师、补习班老师、小学老师、中学老师、大学老师……在我们收到的 1724 份问卷中，有 1/5 的人遭受过来自老师的性侵，这种侵害通常带有强烈的控制色彩，令受害者长期无法摆脱。

01

“2007 年的我还是一个看到紫薇和尔康接吻镜头都会害羞的捂住眼睛的初一女生，他已经是从本地最好的重点中学退休、德高望重的老师。那时他办了一个‘素质教育班’，学费分文不取，每周末尽心尽力带我们读古文背英语，学奥数下象棋，还带着一群孩子跳绳游泳打排球，这个学习团体也因此成为本地全部家长心中难以进入的伊甸园。

从 2007 年到 2012 年（初一到高二），我经历了长达五年的性侵。从一开始的拉手拥抱，到后来的强制接吻到处抚摸，要求我脱了衣服给他欣赏，甚至于在我生理期的时候用手触摸我的下体。并且在每次性侵结束，他依旧亲切的同我妈妈打招呼，心安理得的接受她表示感

谢的茶水、点心。

我不敢给任何人诉说。从一开始的‘是不是我想多了？他只是对我如同女儿般的亲昵？’到后来‘谁能相信我说这些？他那么受人尊重！’，我懦弱的一直默默忍耐着。我痛苦的挣扎，整宿整宿的失眠、呕吐，从130斤爆瘦到90斤，但依旧保守着这个肮脏的秘密。直到一次月考失利后，妈妈打来责备电话，我对着电话大喊到：你永远想不到韩老师对我做了什么！

妈妈第二天赶到学校详细的询问我发生了什么，并选择了绝对相信我，但他们选择了沉默，因为，在我们那个小城市，这件事情声张出去，即使大家相信了我们，他会成为噩梦，我也是被恶魔玷污了的人，我将背负着一辈子不干不净的罪名。

后来，我考上了北京的大学，离开了家。但我依旧被性侵的梦魇夜夜纠缠，每天不得不洗两个澡，使劲的擦洗来保持自己的‘干净’。同时感谢北京，我得以接受较为完整的心里咨询疏导，慢慢的变成一天一洗澡；感谢我的前男友，他在得知这件事情后对我没有丝毫的偏见；感谢我的朋友，陪着我度过许多艰难的时刻。

但我依然会恨，恨他的人面兽心，恨小城市的愚昧无知，恨这个世界对女性的深深偏见，恨自己当年到现在如一的软弱无能。”

02

“三年前，高三，学校的一位语文老师，其实和林奕含笔下的李国华老师如出一辙吧，语言的陷阱，青春的萌动，升学主义下巨大的虚无被利用。整个过程，老师对我是照顾的，我对其亦敬仰与爱慕，老师也主动地表达我们是恋人关系。老师善用他的语言和身份，也有成熟和才华的魅力，我感到自己是爱他的。只不过他从来都同时和很多女学生亲密往来，知道事实后我痛苦不堪，他却依然只会说自己自卑、孤僻，不善拒绝，而他会改正的。高三毕业后我仍执迷不悟，去私人影院赴约几乎要被侵犯，因为太过疼痛而阻止了他。我已忘记后来的自己如何了然，如何自我解脱。这件事比单方面被侵犯更脆弱之处在于，即使他始终在欺骗我，但那时我是‘甘愿’被骗的，我们是‘两情相悦’，而我是咎由自取。这样我该如何申辩呢。只能说，天真、无知、虚无被利用，确实是我自己的错误，但这不意味着他有任何一点正确。”

03

“我在上小学的时候被送去一个老师家里学乐器，这个老师人很好，很热情，也很有趣，经常变一些纸牌的魔术，我很喜欢他。某一天中午吃完饭，他和我说，我给你展示一个新魔术，可以凭空变出一支铅笔，他让我闭上眼，我等了十秒，他引导着我的手让我去拿变出来的铅笔，然后我的手就这样被牵引着到了老师的裤子上，然后就摸到了一个热、硬的东西，老师还轻轻地带着我去抚摸。那一刻其实我知道是什么，但是还是装了傻，可能是害怕我拒绝或者怎样，有很糟糕的结果吧。

我那个时候选择了不告诉我的母亲，是因为就在这件事发生前的一个月，我的父亲突然去世了，在父亲去世前，这位老师并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所以，我不得不觉得他是因为家中只剩母女两人，势单力薄，才会这样做。所以，我选择了沉默，因为害怕妈妈会自责，自责自己不如父亲，自责自己无能，我甚至害怕她会不顾一切去和老师拼命，那样我就真的只剩自己一个人。直到现在，我也没有真正告诉过她。”

发生在职场中的性骚扰，

通常都伴随着不对等的权力关系

1724 份问卷中，职场性骚扰几乎都是男领导对下属的骚扰，即便当事人激烈反抗、举报，这种骚扰大多也会因为这种权力关系的不对等而不了了之，这也会使得职场成了性骚扰的高发地。

01

“我是一名体制内工作者，曾受到并非直系领导的性骚扰，不在一个处室，且他当时处于提拔考察期。他经常在我办公室没人的时候跑来找我，说着说着话就开始摸我大腿，有一次还将手从脖子后伸进我的衣服内。这个举动完全将我吓傻，我第一时间把这件事讲给了老公听，他当即拍案而起，说要去单位找他算账，但我想工作不能丢，不希望单位闹大，自己也没法再呆，所以我和老公商量再三，决定我直接向我们大领导（司级干部）举报。我记得我举报的时候，我们司长问了我三个问题：1.他对你做了什么过分举动？（我把他的骚扰升级过程描述了一遍）2.你有主动对他示好吗？（我说不仅没有，我还在最开始就对他的行为表示了反感）3.除了这些举动，他言语上有明确说要和你发展关系吗？（我说这个并没有）然后我们司长叮嘱我“保持知悉范围”，后来他找这位同事谈话，让他给我电话道歉，这件事就这么止住，也没有影响这位同事的提拔升迁。”

02

“我是男生，我被性侵过，被我男上司，我反抗了，还是被他猥亵了，以后一个多月我都睡不好，想起这件事就害怕。那之后他有通过电话微信短信骚扰过我，都被我冷处理了。没有把事情披露出来，因为上司职级比较高，有利害关系。他现在没有再骚扰我了，我觉得我迟早有一天会把事情大方的说出来，感谢贵平台给我这个机会。以后我还要告诉我身边的人，等我有足够的勇气吧。最后再讲一点，我喜欢女人。”

03

“他是我的领导，我在学校任教，乡下的小学，住在学校宿舍里，一个人。有一晚他应酬回校，直接进了我的房子，说太渴了要我帮忙倒杯水缓一缓，然后趁机抓我的手，我赶紧逃开，他又要我扶他去厕所，碍于情面，我扶他去了。然后他坐在椅子上抱住我，手伸进我的卫衣里直接摸着我的背说很喜欢我，我真的吓坏了，脑袋里全是空的，反应过来之后赶紧打电话要他老婆把他接回去，也赶紧从学校搬了出去，开始了跑读的生活。

他老婆也在我学校任教，一段时间见着她我竟有些羞耻感，虽然我什么都没做。但是我恨他，我觉得恶心，但是我不能说，也不知道找谁说。大家都是同事，人际圈子本来简单，这事捅破了他们一家不好过，重点甚至我的工作都会有问题。而且只是骚扰，在这个圈子似乎是司空见惯的事，没人会那么在乎我的感受。我只能一再规避风险，反复提醒新来的女老师注意安全。到现在他还是我的校长，我还是恨他。”

性骚扰的实施者中，也有女性

曾有数据统计，性骚扰的实施者中，超过 90%是男性，但也有女性的性骚扰者。而在我们收集的问卷中，也有类似的故事。

01

“我想要说出来，是因为对象是一个女老师。我是女生，那时候大概四岁左右，中午午睡时，

那个女老师总爱拉着我一起午睡，要我钻在被子里吮吸她的乳房并且触摸我的隐私部位，小时候对这些概念很迷糊，只是感觉强烈的不适，每次上幼儿园我都会哭闹，后来转了园，这件事就不了了之。我说出来是想让大家注意，骚扰不分年龄和性别。”

02

“我忘不了那一幕，那个女孩子就那么站在我的面前。我是男的，我们都独自在外地闯荡，她单身，我有女友。一次我去帮她搬家，休息的时候，她说去给我倒杯水，我就躺在沙发上闭眼休息，当我感觉到有人靠近的时候，一睁眼，她就那么赤裸的站在我的面前，我让她不要这样，赶快回去穿衣服，她没说话，扑了过来，开始撕扯我的衣服，在理智的作用下，我推开了她，她好像也恢复了理智，最后很尴尬的，喝了杯水，我就走。我想提醒一下各位，性骚扰不只是针对女性，男性也有可能是受害者……”

只有极少数人在遭受性侵后选择报警， 但也并没有得到帮助

在我们收集的 1724 份问卷中，只有 20 人在受到侵犯后选择了报警，只是，报警之后，她们并没有得到更好的保护，实施性侵的人，绝大多数也没有受到相应的惩罚。

01

“我在一家世界 500 强的企业工作，被我曾经最信任的领导带去了一个酒局，被灌醉以后，我被一位国资委的领导性侵，我在第二天纠结了一上午之后，在朋友的陪同下去报了警。后来那位国资委的领导被判了三年两个月，我拒绝了任何赔偿，因为律师告诉我接受赔偿很有可能换来缓刑。但出事之后第二天，我单位的大领导跑到我家来以希望我调整心情为由让我签一份与单位撇清关系的离职协议，说不签的话这件事就要上报扩散处理。我现在在原单位换了一个分支机构工作，我知道，我在等一个离开的时机，走之前，我要让这件事的关联的人，都付出代价。”

02

“去年过年在武汉机场转机时，我排队办理手续，一个中年男子靠我特别近。我当时很警觉的和他说话，不好意思，可以别贴我这么近吗，我不太舒服。这个时候他就说很猥琐的话，还说‘我可以舔你吗’，然后就往我身上贴。

我大声呼救可是没有一个人出面，后来我去了机场的派出所报警。对方一脸不耐烦说，也没有对你造成实际伤害呀，怎么找这个人呀。以前没有和警察打过交道，这件事儿之后，觉得下一次遇到这样的事儿也不会求助警察了。也不会寄希望于任何人了。”

03

“高考前，被一个亲戚推倒在床上，当时其实很冷静的状态，最后逃脱了，算是未遂吧，不过也差最后一步了。逃出来的第一时间打了 110，第一次没通，第二次打通了，接线员是个女孩子，最记得她的语气，特别冷漠不耐烦，当时，我的嘴唇都在抖，自己都记不清说了些什么。后来去警察局录口供时，男警趁女警出去跟我说。早点找个男的同居结婚算了。后来也问过几个律师，都是觉得只能私下解决，那个亲戚找了警察压了我的案件，也是威逼利诱，还想出 2000 块让我出去走走散散心。最后我签署了不追究其责任的证明。他们还想着让我写整件事情是胡诌的。

最讽刺的是，我的原生家庭还跟那个家庭来往密切，然后，我离家出走了。我想过自杀也付诸过行动，我一直想放过自己，但最悲哀的是，我做不到。”

策划 | 《人物》、《每日人物》编辑部

2018. 7. 27 《我是男性，曾被外企高管性侵，对方是已婚男》

作者：肖美丽

来源：肖美丽（原文已 404）

备份链接：<https://chuansongme.com/n/2463389853060>

昨天早上一个男生向我讲述了他的遭遇，并委托我发布出来，以下是他告诉我的内容。再三斟酌我还是把骚扰者的名字给匿了。

大概是 2009 年的时候，我读大三。可能是想选择性的忘记这事吧，要不是前阵子他又来加我微信，我都记不清他的名字了。他和我套近乎，老和我扯七扯八的，我不想聊那些，最后把他拖黑了。最近 MeToo 运动这么火热，男性被性骚扰的新闻太少了，没什么人说，我看你文章上也写得挺直爽的，你说你管这事嘛，我觉得你可以提一下。

那时我参加了一个培训，汪某某也是学员，他多次用各种方式请我去他家学习。我想着他是清华博士又在一家知名国外网站上班，最后还是同意了，去了他在清华大学附近的家。后来太晚了回家不方便，他让我留下来过夜。我想着我们是两个男的嘛，我也不是同性恋，他也结了婚，就留了下来。结果半夜我感觉到他一直在摸我下面，我被弄醒了。他说他想扮演女人给我口交，我赶紧说：“不搞不搞，我要睡了”，他也没有给我口交。我不敢刺激他，怕越刺激他他越坏，就假装不是很在意。

我专门查过“性侵”的定义：在对方不愿意的情况下进行的性行为。我当然不愿意了，我当时去他家是去学习的，不是去做爱的；而且我在睡觉，是被他摸醒的，所以这肯定是性侵。

以前没有说出来，首先因为我一个人说出来也没人信；其次也不是什么大事，老想这事不好；而且说出来我家人听到了，对他们也不好，社会上不总是说什么：性骚扰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嘛。他不算什么名人，影响力有限，但他的身份还是可能对很多人造成威胁的：他有清华博士的头衔，又在一个大外企上班，还负责招聘。他可以接触到很多涉世未深又有求于他的年轻人。他的手法非常熟练，最近来加我微信也一点道歉的意思也没有，我想还是得说出来给他点颜色看看。

当事人表示考虑将此事投诉到汪某某的公司总部。

2018. 7. 29 《她 / 他那不能说的秘密：终于说出来到死都想掩埋的经历》

作者：玉娇 peony

来源：残障姐妹 BEST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vOSSFGg1PUamLS7xs2rB1A>

人物上周 24 小时有 1700 个遭遇性别暴力的亲历者说出自己的经历，于是我们有样学样，想说这儿也有一个树洞给到你们，如果残障者也遇到性别暴力，故事的转向是否会有不同，在那个时候，会不会有个人陪着你度过那段艰难时光啊，过了一个周末，我们收到 14 个关于残障性别暴力的故事，me too,原来你也一样，我也一样呀，下面这些故事，我们想要告诉你，曾经类似遭遇的你，我们不孤单呢，也谢谢你们的勇气，故事被说出来，我们原谅当时怯懦的自己，拥抱受伤的自己，那些伤害你们的人，如果你们有看到听到，你们欠她们一句道歉，也希望每一个关注 me too 的看客都是正义的践行者。

来自老师的罪恶之手——#“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是懵逼的”

过去十多年了。大一准备考试的时候，在教学楼一楼的一个教室里学习，我是心理系学生&肢体残障，对面是社科系教职工办公室，有个政教办主任，年纪在 50 左右（抱歉，记不太清楚了）。【这是大背景】有天晚自习第二节课，正好路过那个办公室，那个主任叫住我，喊我进了办公室，问我们心理系的情况，又问我是不是党员，然后，喊我到他身边，开始摸我的手，然后摸我的腿，问我的腿是什么情况，然后他开始抱着我，跟我讲他小时候听张海迪的事迹很感动。看到我就想到张海迪。我忘记后来他是否有抱我了，因为我在心里极其否定当时的自己，但是可以确定的是有肢体接触，但没有被亲什么的。我就回宿舍了，整个人都是懵逼的，觉得很害怕。再后来，见到那个老师，都要躲得远远的，因为特别害怕。现在已经记不得那个老师的名字了，但是如果真的去找，应该也能找的到。

为了工作就业——#“不能说出来，不然就没有工作了”

我有脑瘫，可是渴望有份工作，在得知一家福利企业招聘残疾人时想去试试，第一次面试是为健全女主管，直接被 pass 掉了，不甘心，时隔几个月又第二次面试了，这次是个残疾男主管，被录取了，但是得陪他睡觉，为了得到这个工作机会就答应了，在这个企业干了十年，

来自尊敬的人——#“听说时间到了“

我遇到过的公益圈意见领袖，通过做活动的职务便利，肢体同时言语骚扰我。我假装看表，说时间到了，我也发现社群里参加活动的残疾女性被骚扰的数量不止一两个。

来自所谓的好意？！——#“这样做是为了纠正你的性取向”

我是一个 les 女同志，在出差 A 市时，因会见亲人，结果被到来的表妹的未婚夫，在我服安

眠药的状态下，实施性侵。这个过程很痛苦，这是我第一次和男性有这样的身体接触，非常抗拒，一直大喊“不要！滚开！”，他的侵犯让我觉得非常恶心，事后这个禽兽还说这是为我好，为了纠正我的性取向，他居然还说服我的表妹，一起认为这样做是为我好……

我觉得好绝望，我的表妹还包庇这个渣男，不告诉我和我的家人任何关于他的信息，而且在几天后和他扯证结了婚。

直到现在，这份伤痛一直在我心里过不去，我却还一直觉得都是自己大意了，没有保护好自己。

听不见看不见感受不到应该就好了——#“都口口声声男女平权却连衣不蔽体的野兽都不如”

所有的性骚扰都大同小异，让我觉得恶心的是对方是我很小时候的好朋友同为听障人士虽然很久未曾联系加了微信之后没聊几句寒暄就谈起了性方面的话题如此突然真的算是性骚扰了

希望他好好对我妈妈——#“希望减少女性被物化的现象，希望“没什么大不了的，不就是被摸了一下”、“多大点事啊”这种声音越来越少直到不要出现。

我自己是有被骚扰的经历，而且是我继父，虽然只是摸了一下，如果是性侵，估计我就自杀了，一辈子无法原谅，心底的痛~为了我妈妈，为了家庭，我可以忍，而且现在也没有生活在一起……只希望我妈妈幸福,他对我妈妈好一点~

#“我都不想和他成为同学，连沾上一点点边也万分厌恶。”

我先暂缺称呼他人渣吧

他去特校实习期间，诱骗一个 15 岁的初中女生并发生关系了，还让她怀孕了（这个女孩有点傻，还以为他是爱她的，还会娶她的）

后来东窗事发后，女孩家长要报警，人渣家长花了 30 万才压下这件事情。

最后特校校长引咎辞职，女孩家长带女孩流产，而那位人渣以此为傲（貌似是以上过女孩次数多为傲），现在不知道在哪儿潇洒呢！

#司机司机老司机

18 还是 19 岁时，跟闺蜜一起坐车去上街就遇到过这样的事。因为车上人比较多，我们两个坐在面包车最后一排，走了一段上了两个男的，司机师傅让跟我们俩坐一起，一开始还没什么，车走了一段之后这两个男的就有点不对劲了，总是盯着我们的胸口看，还故意装睡觉，往我们身上靠把手放在我闺蜜腿上。我跟闺蜜就推了他一把瞪了他一眼，还警告他放尊重一点。后来一直到下车他也不敢这样了。

不止女性——“我是残疾的男性，也有类似的经历,我被霸凌，被同学用手捏自己的下体，甚至还有几次伸进裤子。”

受伤害的事件与 me too 相关，我也不吐不快。

初中的时候，曾经遭受一位男同学的欺负。

遭到语言上的暴力，也有肢体上的霸凌。

被这位同学用手捏自己的下体，甚至还有几次伸进裤子。

多年后想到这段经历，依然不堪回首，感到恶心，幸好自己走出来。

但是悲痛的心情还是难以释怀，痛恨自己的懦弱，痛恨自己不敢声张，痛恨自己没有向老师家长，选择息事宁人。自己的懦弱宽容，只换来下一次侵害，这是青春的惨痛教训。

这样的经历，使我对 me too 运动，产生共鸣，非常理解她们的感受

以上为摘选案例，熟人作案，权利关系，男性也可能是受害者，笔者看着这些触目惊心的文字，这些不能说的秘密，ta 们终于不吐不快，我们的社会教会女孩子忍气吞声，尽可能委婉拒绝，学会做人，可是坏人不会给你讲道理的机会呀，他们告诉男孩不哭，要勇敢应对，奋力反击，但是小小的男生怎么有力气反击群体暴力，如果哭诉是丢脸，那么这么多委屈谁来声张？

再次感谢你们，勇敢的人们，也希望，这火苗不熄，全社会重视，我们一起合力终止性别暴力。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敞开心胸

朝地层挖掘

有一天，证据会说话

说的都好听

都是人话

——与你们同在！

以下问卷为残障妇女 me too 匿名故事收集，来自周围不友好的接触和骚扰乃至性侵害，你有过吗，欢迎填写，你的发声至关重要，残疾女性，我们也是！

<http://lxi.me/ey9qi>

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填写亦可

如果你们想说，我们坚定站在你们背后，人生得意就得撕！

2018. 7. 30 《老师您真可真恶心》

作者：拾𠃎

来源：HerRivendell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6ur0i11vOJUTtsU0n7sY7g>

一年前，我还在上海外国语读大四。

我们有门选修课，叫“证券投资学”，我那时候不好学，后来想想，得亏了我那时候不好学。

我们的主讲老师 LZ 管得很松，上课不点名，也从不在意课堂纪律，在我印象里，期末给分也挺高，不过那时候我不好学，不记得他上课讲过什么，只记得他有个在上海大学任教、叫 LX 的朋友，来给我们代过课。

这位 LX 老师可不得了，投资做得风生水起，张口闭口都是钱，月入的都是天文数字。

LX 来代课的第一天就在课堂上开黄腔，具体段子我忘了，毕竟我也没认真听讲，只记得课堂气氛很尴尬。

哦对了，上外男女比 1: 7，我们班也一样，挂不住面子的小姑娘占了半壁江山，一个男老师在课堂上讲黄段子，小姑娘们就更挂不住面子。

突然一个小学妹闯进了教室，看着像是走错了，LX 脸一阴，示意她出去。

小姑娘们都还没来得及关上，LX 便开口了：“她要是长得好看走错了教室也让她留下，关键长得丑啊，对不对？”

我们都下意识地朝门口看看，生怕还没走远的小学妹听到了这几句话。

下课后，LX 说：有什么学术问题可以加我微信。

顺手就把微信号写在了黑板上。

得亏我那时候不好学，没有什么学术问题要请教他。

后来听说一些风言风语，说 LZ 和 LX 这两位老师都不是什么正经人，当时也不放在心上，就草草毕业了。

直到今天，我的大学同学挂出了这两位老师的聊天记录，我才发觉当年我们学校有这两位老师是多么令人害怕且反胃的事情。

我们一张张图来看：



在这条记录中，最可怕的是 LX 老师手滑发错的这一条链接，我见识短，生平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价值观👁。

从公益圈的雷闯“性侵”到公知圈的章文“强奸”再到蒋方舟、春树等人的“揭发”，看了一圈下来，我早就在微博上谈过我对这些事件的想法了：**没有什么性侵，只有炮友反目成仇的狗血故事。**

我以为，直白一点地概况，**女权主义者多年来从理论到实践所争取的，无非是一个当荡妇（英文叫slut）的权利。**

 李北方  214
【我发在微博的一条辣评】还是那个判断：没有“性侵”，只有炮友反目。一群裤腰带从来系不紧的婊子，转脸就变身贞洁烈妇，装受害者，博取名声，下半身爽完了，上半身还要再爽一爽。米兔真伟大。公知蛮可怜，被母知一鱼两吃，先当按摩棒使，后当垫脚石用。活该。还得说木老师，最讲江湖道义。

 龚剑 84
你真敢写，但我真是不敢转，我的意见是啥时候看到咪兔揭露一个大老板或者王思聪那种富二代，就算她们有出息了。
| 作者 156
他们没那个出息，王思聪正眼看它们一眼，它们就足够高潮了

 谦谦君子 97
👍👍👍可惜女权婊的逻辑确实已经在全社会大范围传染了，已经上升为政治正确了，有能力这样吊打、敢于这样吊打女权婊的人估计只有北方哥了。
| 作者 88
连郭松民都鬼上身了，我很窝火，很想弄死他

 三石 74
文章已入化境，所向披靡

您可能还喜欢：

我为什么骂女权主义者

- 你可以强，别人能不能抗？——女权主义者都是神经病 (1)
- 柳岩湿不湿身，到底关了女权婊们啥事儿？——女权主义者都是神经病 (2)
- 女权婊是怎么把落后装扮成进步的——女权主义者都是神经病 (3)
- 女人和女人的差异可能比人和猴子的差异还要大——女权主义者都是神经病 (4)
- 她可以骚，你不能抗，但有人可以硬上——（从《色戒》看为什么）女权主义者都是神经病 (5)
- 女权分子背后的洋大人，是不是该管管了？——女权主义者都是神经病 (6)
- 难为女人的，多半是女人——女权主义者都是神经病 (7)
- “女人有没有不生孩子的权利”是个伪问题——女权主义者都是神经病 (8)
- 从“占领男厕所”说起——女权主义者都是神经病 (9)
- 在老虎伤人事件中，女权婊为何哑口无言——女权主义者都是神经病 (10)
- 女权婊最2B之处就是拒绝批评女性——女权主义者都是神经病 (11)
- 在最需要它们的地方，却见不到女权婊战斗的英姿——女权主义者都是神经病 (12)
- 打色狼还得靠警察，靠女权婊的表演是没用的——女权主义者都是神经病 (13)

我把链接放过来让大家开开眼界——《好不容易争取到的做荡妇的权利，女权婊又亲手给毁掉了——女权主义者都是神经病》。

竟然有人说：这世上没有性侵？

看到这样的言论，我感到害怕。

在我看来，LX 的每一条聊天记录，都是对一个大学生的精神性侵。



除了“恶心”，我都被恶心得说不出其他的话来。

无独有偶，微博有人挂出了上大副教授陈某的奇葩言论：

← 微博正文 ...



陈灏博士

+ 关注

7-26 13:57 来自 HUAWEI Mate 9

不反对就是同意。

@头条新闻:【TED演讲: 没有同意, 就是性侵】为什么很多女性在被性侵乃至强奸后, 会保持沉默? 因为她们害怕当她说出自己的经历后会被人猜疑, 会被人污名, 这种感觉可能比强暴本身更糟...而这种猜疑本身, 就是出自大多数人对性侵的错误认知。□TED君学演讲的秒拍视频



陈灏博士

+ 关注

7-25 13:00 来自 HUAWEI Mate 9

在家做主妇就安全了。

@头条新闻:【#媒体人章文涉性侵# 蒋方舟等亦称受其性骚扰】一位女生举报媒体人章文强奸, 还曾遭其恐吓: “如果因为你而导致我儿子不能出国读书, 我会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手段!” 蒋方舟和知名媒体人易小荷随后爆料, 曾遭章文性骚扰。章文回应#性侵事件#称“我未强迫他人做网文中的事情”, 并委托律师发表声明。



而我们的主讲老师 LZ 段位更高些，在课堂上就显得正经许多，却也不免在课后找女同学撩骚：





而这位 LZ 老师可谓遍地留情👉。



不止我一个人义愤填膺，同班的同学都很恼怒，纷纷质疑：

为什么不向学校举报？





是的，他们之所以还存在，就是因为举报无门，法律薄弱的规定和模糊的界限让这些人如鱼得水，无法无天。

所以即使力量再微薄，也要发声将这些丑恶的面孔置于亮光之下，不只为了一种惩处，更是提醒更多的学生认清某些老师不轨的目的。

象牙塔本是至纯至净的地方，我讨厌他们肮脏的目光，我讨厌他们给手无缚鸡之力、要好好读书的孩子们造成的困扰，我讨厌他们为人师表却披着猥琐的皮囊。

我在《亚当的肋骨》里写过作为女性，我们时时刻刻提心吊胆经历着的恐惧，而除了我们能感受到的，到底又有多少潜在着的骚扰和侵害？

我知道舆论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他们还是会毫发无损逍遥法外，但只要多一个学生知道他们的嘴脸，就总能少一丝隐患。

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鲁迅

我们不必等候炬火。

2018. 8. 1 《女泉 | 我也被未遂过》

作者：图丫

来源：女泉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9PfVAMTaxg_BT0OKdJTt0Q

▼ 长沙

因为时差，我没有及时看到《凤凰周刊》老同事们的声明。与《「未遂」之后呢？成功 say NO 又如何？》文中实习女孩一样，我也被未遂过。

98年我刚大学毕业，二十岁出头，怀揣着一张湖南经视《经济环线》制片人刘滨的推荐信，他把我推荐给《今日女报》的副总编王伏虎。

但没有遇到王，他去一线抗洪，那年夏天南方大洪水。素未谋面的许 benliu（以下简称许）显得很热情的接待了我，并承诺他会把推荐信转交给王。我给许看了我的作品集，大学期间发表的文字，他夸赞我有灵气。

我在湖南省委招待所住了两晚，《今日女报》编辑部在省委大院里面，许似乎也住在省委大院（不完全确定），我记得很清楚第一个晚上，许和我坐在一个天桥底下，这个晚上主要是许说，他苦难的童年，因为家境贫困，他在学校运动会跑步的时候裤子掉了引得众人嘲笑，他娶他的太太是因为他的太太被人强奸，他说着说着就哭了。

长沙的夏天真是很热，一开始我期盼着他的述说早点结束，到后来，我想，那就好好听他把坎坎坷说出来吧，毕竟，当众被人嘲笑确实令人不堪。第二个晚上，他请我去看电影，记得是当时大热的《泰坦尼克号》。

离开长沙，回到家乡，我爸爸有个学生仕途正如日中天，一个电话轻松让我进入地方电视台，虽然家乡这个小地方我是打心眼瞧不上，觉得没有一个可以共鸣的人，但在户籍制度还未有松动迹象的1998年，以干部身份分配到行政事业单位，在地方上已非常令人羡慕。

1999年，许到过一次我的家乡，是一次采访，他一个朋友的妻子坠楼死亡，在卫校，他朋友怀疑妻子与卫校某体育老师有暧昧关系，是被推下楼而不是意外身亡，许带了他的朋友以及一名女律师（许管女律师叫三妹），我全程围观了许在我家乡的采访，他时而义正严辞，时而慷慨激昂，时而鞭辟入里，又时又像一名私家侦探。

在地方电视台满一年，顺利转正后，我私自启动跳槽计划，之所以称为私自是因为我没有向父母告知此事，也没有向单位告知此事，在长沙，我依旧住在价格合适又安全的省委招待所，许依旧晚上热情邀请我去他的住处，他依旧有许多苦难要表达，他表达的时候依旧会落泪。

我和他的三妹还有他的那个男性朋友，一起去过他岳阳的家，见过他年幼的儿子，还有他个子小小很美丽的妻子，他的妻子给我们做了满桌的菜。

记不清多少个夜晚，我被许单独留下来，听他讲采访时如何拿到独家爆料，听他讲他自己的能量如何大，听他讲如何摆平一些事情，听他讲他是王伏虎的得力干将，王伏虎很快就会成为《今日女报》的总编，他也即将成为副总编。

这个期间，我认识了跟着许实习的湖大学生邓（后担任过《凤凰周刊》首席记者），除了邓，还有不少来自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专业的女学生，成为跟着许的实习记者。

大概2000年4月份（记得不算特别准确），我已经供职长沙一家杂志，在连续聆听了许大概半个月的个人故事之后，有一个晚上，许似乎与往常不一样，或者由于我本人的愚钝，并不知晓对方长时间的铺垫，许终于不可忍，突然扑向我，而向来身体柔弱、有时候会晕倒（低血糖）的我，竟然在瞬间爆发出我自己也料想不到的力量，不但推开了对方，没有被摸，没有被强吻，啥都没有被对方施加，且击碎了他的眼镜。其实当时我来不及有任何内心戏，就

一个信念“妈的，肥得跟个猪似的，肯定会把我压死的”。

后来邓告诉我，许很懊恼，第一次在一个小妹子面前失手，还碎了他刚换的一副眼镜，好几百大洋。“许睡了一个又一个实习生，睡完又是鄙夷又是嫌弃，但许唯独没有说你的坏话”邓跟我说。

1999年，邓大学毕业，他终究没有在毕业后即刻进入《今日女报》，而是到了我当时所在的杂志，他会在我还没起床的时候，翻过宿舍阳台（杂志租了男女生宿舍各一间）破窗而入找我借钱，他当时经济拮据，和女朋友在湖大租房同居，他说他很爱他的女朋友。他通常晚上回编辑部写稿，他通常一边抠脚趾一边向我吹嘘，他在湖南每个地州市都有一个码子（姑娘）每次下去采访，都有陪睡的姑娘。

后来，邓说他找到了结婚对象，是我家乡的妹子，他在等中巴的时候遇到，然后留了姑娘电话。

2006年，我们再次成为《凤凰周刊》的同事。2018年，我们以前同事的身份出现，是《凤凰周刊》老同事们联名支持被他性侵的女实习生。我想，邓之所以如此对待实习女生，也许受许的影响，也许他不应该在涉世之初投靠许，在邓的身上，我时常看到许的一些作派。

▼ 武汉

2000年八月，我只身一人到武汉约稿，此前我在武汉《文化报》发过文章，类似于《读者》或者《青年文摘》之类的文字，记得好像有篇《嫁掉自己》，据说发表后颇有粉丝，是在文化报谷WH（以下简称谷）的版面发表的，一来二往，我和谷比较熟悉，于是在武汉的第一站，是约见谷。

谷很高大，特别武汉男人范儿，他热情邀请我去他家，说他太太看过我的文章，也想认识我。记得他领着我从报社电梯下来，在电梯里，原本三四个人，后来只剩下我和谷的时候，他突然紧紧的靠向我，因为是夏天，我明显感觉到被他的什么东西戳了一下，当时不太明白，也不太理解一个男人怎么能随时随地就能发情呢？

我还是跟着谷去了他家，因为他说他太太已经做好饭了。谷经常写一些婚姻小品文，在读者以及我的心里，他是一个爱妻如命的文人。他的太太很瘦弱，说话声音细细的，对我的到来没有警戒心。吃饭的时候，他太太坐中间，我和谷分列两侧。谷竟然从他太太背后，抓我的手。

▼ 北京

2002年，我供职北京一家媒体，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旗下的一家杂志，当时新创刊一本杂志，与老杂志不同，新创刊的杂志引入投资，市场化运作，不到半年，资方与杂志社发生严重分歧，我们的工资被拖欠三个月，于是我和另一个女孩找到当时的社长，后来社长单独找我说“就喜欢你的桀骜不驯，我把你们俩的工资都发了”。当时我想“妈的，拖欠我们

工资是你作为社长管理上的失职，补发工资有什么好炫耀的”。

2003 年九月份，该杂志市场部（或者叫社会活动部）一年一度的某某十大人物颁奖典礼在上海举行，这个颁奖礼除了用茅于軾充门面，其余基本交钱就上，CCTV 提供专场晚会（给钱请 CCTV），过气明星也会来一些，社长当然知道这里面的猫腻，但作为颁奖嘉宾露个脸他还是很乐意的。

记得当时他住一个套房，我住同一楼层的标间，我有一些上海的同学跑来跟我厮混，社长知道后热情的说把他的房间让给我，他不需要那么大，然后对我说“一会儿你来一下我的房间”。为了表示感谢，一会儿我真去了他的房间，他穿着睡袍扑向我，我机灵的闪开了，夺门而逃。毕竟在酒店，我只要嚷嚷一嗓子，场面还是很难堪的。

▼ 后记

2006 年九月，我认识表哥，之所以选择跟他结婚，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在我没有答应做他的女朋友之前，他连小手都没有拉我一下。

我有一个女儿，今年十岁，其实是意外怀孕，我并没有想好要生孩子，怀孕后，我也一度想生儿子，当我生下我的女儿后，我告诉自己，我是强大的，强大到足以为她抵挡一切风雨。我没有再生孩子，有时候想把孩子摁回肚子，但我又告诉自己，这辈子，我唯一要全力以赴的事情是，拼尽全力爱我的孩子，不负我们到人间相遇一场。

me too 的很多个体表述，我感同身受，她们所遇到的一切，有时候无须多言，就像痛在我的身上和心上。

可能我还算灵泛，加上对任何资源不感兴趣，从不觉得他人能带给我什么资源，也有一个迂腐的想法“只跟我我喜欢也喜欢我的人上床”，所以几次侥幸逃脱。且并不会有什么心里阴影，因为男人大部分都是一坨屎，为了那些屎责怪自己，还能有食欲享受美食吗？

我要谢谢我的爸爸，我们家一直重女轻男，我爸爸不善口头表达，但书信中，他常说“孩子，你是爸爸妈妈的掌上明珠”。

我也要谢谢我的表哥，他很尊重我。

但我的成长依然有硬伤，学校和家庭没有性教育，也没有教我如何保护自己，甚至不能夜晚跟男的独处一室，也是在我参加工作后，被许强奸未遂才总结出来的经验。

至于最近纷纷扰扰的什么男权什么直男什么 me too 引发网络批判，我没什么好说的，因为，人间不值得。

2018. 8. 1 《三年前我说出性骚扰，三年后我和骚扰者都怎么样了？》

作者：酸小辣

来源：女权说啥呢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akRPOrvOOacb5vWekBtvow>

我是一名女性公益人，一个女权主义者。

最近公益圈和媒体圈诸多性侵事件不断被揭露，这也让我的情绪跟着一篇篇当事人发出的自述文字波澜起伏，毕竟，那些我们所历经的伤痛和勇气都是如此相似。

#俺也一样#

三年前，我也是公益圈性骚扰事件的当事人和亲历者。彼时我处境艰难，这也是我一直合理化我容忍这事儿发生的重要理由之一：2015年3月，我的时任女友以及若干女权好友，因为计划要做反对公共交通性骚扰的活动，被海淀公安以涉嫌“寻衅滋事”的理由刑拘。后来调查了一阵发现在没啥证据，罪名又被转成涉嫌“危害公共安全”。37天之后，法院没能立案，她们被释放了。而我所经历的这起性骚扰事件，就发生在这令人煎熬的37天里。

彼时形势不明朗，眼看曾经一起为倡导性别平等做出努力的女权伙伴经历前所未有的危机，整个女权圈既震惊又惊恐，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志愿者也被警察叫去问话“了解情况”。从派出所出来时我被警察收走手机、电脑和做毕业论文用的录音笔（之后也再没还给我），吓得不轻，竟然都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在身无分文的情况下回到住处的。

当天晚上我想到女友被抓了，一票好友也莫名其妙失踪。理由竟然是“反性骚扰”？！这简直太疯狂了，我不能置信地哭了又哭，情绪陷入了一种。在这种情况下，第一时间联系和我见面的人里面，就有他，那个骚扰者。

他是一名律师，叫王秋实。王负责为被抓的女权伙伴之一做代理，据说还承担整个五姐妹救援行动的协调工作。五姐妹被抓之前我和他不熟，只是在一些活动上见过，他自称也是女权主义者。按我之前的认知，他是公益律师，对性与性别议题很关注，热心参与一些公益机构的活动，和时任女友又是“哥们儿”，还承担了营救协调人这样的要职，算得上值得信赖的人了吧。

当女权圈里出现一个自称支持性别平等的男人时，他总能迅速和轻易地获得话语权跟关注度，直到今天仍然如此。身为男性有些红利和特权依然唾手可得，哪怕是在一个相对来说更性别平等的社群里。在雷闯事件中我们看到，骚扰者运动明星、公益“大佬”这样的身份带来道德上的崇高感跟权威感，这都成为轻易获得当事人信任的便捷条件之一，他们正是靠着“公益圈”这个不大的圈子里制造出的资源差跟权力差，向更弱势或者有求于ta们者下手。

女友的代理律师平时很忙，但这位协调人回复消息就很快，也最喜欢在夜里12点以后主动发消息给我。开始时，我们主要的聊天内容是他任由我就案件进展的一个个细节提问，并很耐心地给我回答，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我的焦虑。

我视这样的陪伴为救命稻草，但同时心底的疑惑也越来越多：难道他是觉得女权主义者比较“放得开”吗？为什么总在夜里一点多发来信息跟我聊性，告诉我他刚打完飞机（因为工作太忙太忙了，他和女友好久没有性生活“都性冷淡了”，他会这样告诉我）。令我开始警觉跟明显不舒服的是，某天他提到自己对我时任女友的一些近乎性幻想般的“欣赏”，并表示希望我不要把这些对话内容告诉她。我当即就“怒”了回去，但他又找出理由来继续尬聊下去。

最让我受不了的是，他要求我用身体某个部位的照片来换取一张女友在看守所的近照，还用开玩笑般的口吻说“应该趁乱要了你的异性恋初夜”，我有很强烈被冒犯的感觉，不止一次委婉或直接地要求他停止这样说话。但关于案件进展的最新信息总是在他手上，我毕竟不能完全不和他说话是吧。对于那些有些露骨的话，我不愿多想，不愿意面对，也无法直截了当地表现出愤怒——毕竟，好像是因为我们是“朋友”，“聊得来”，我能理解他，他才愿意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单独跟我说聊两句，顺便有意无意透露出一些我可能想知道的细节。有几次我实在忍不了他，就将女友搬出来，说“她知道了肯定气死”“你不怕她知道你这样会打你吗？”，这当然都是拒绝。

我们之间无疑是有某种权力关系的：我有求于他，而他虽不是直接的代理人，却几乎掌握着协调整个代理团队的权力。我是碍于希望救援顺利进行和封闭环境中的信任、依赖被迫对他的骚扰“接招”，而被雷闯“套路”的女孩则在被侵害之后陷入了一种自我的矛盾中，“我只是很困惑，雷闯是公认的好人，一个好人对我做了这样的事，它是不是合理的？”性骚扰的文化土壤是性别不平等，而被滥用的权力更放纵权力关系性骚扰，于是，他们一个一个地得逞。

#我不能保持沉默#

为了安全，我们用的聊天软件都有阅后即焚功能，他总是谨慎地将对话设置为自动消失，这样操作之后记录下面就总显示一个小小的倒计时，而我多次看着那些读起来很叫人不舒服的文字记录在眼前凭空消失，抓也抓不住，好像一切没发生过。

有一天我终于反应过来，抓起旁边的备用手机，赶在记录消失前拍了下了照片。拍完就迅速地把手机丢开，因为不适感太强烈，不能多看一眼。（其中部分对话截图，后来曾经在网上传布过，感兴趣想要看证据的朋友可以自己去检索，恕我不愿在此贴出）

接下来的晚上我不停被噩梦纠缠。梦中，我躺在位于地下室的派出所审讯室里，眼前是一整面玻璃墙。我像一尾观赏鱼般被外面的人看着，内心为女友下落不明感到焦灼，同时预感到自己的身体和尊严也将随时不再受自己掌握，我疲惫、无力，即将丧失意志放弃抵抗。

醒来我在备用手机里调出了那些照片，反复确认了那些可怕的对话真的发生过。我把照片们发了一个信任的朋友，请她帮我存着，我记得自己说“我好像被性骚扰了。”

后来这件事让我还很想不通，我联想到那些革命故事中的战斗女英雄，难道为了女权和公益理想，为了女友和伙伴们的自由，我竟然要动用包括自己身体这样的资源来为理想去奋斗了？我绝对没做过这方面的心理准备啊，这不是跟我的价值观有严重的冲突吗？为什么即便我是女权主义者，即便我能跟人分析性别歧视根源、做反对性别暴力的科普，当事情发生在我头上却还是感觉自己如此脆弱？

我从自己身上不能找到答案，却无意中得知被此人骚扰过的受害者不止我一个。我和几个朋友彼此对了对他跟我们交谈的时间线，又去问了几位可能遭遇过骚扰的伙伴，发现他在五姐妹的救援群里广泛私聊，说过很多让女生们不舒服的露骨的话，话题一般都集中在约炮和男性生殖器上。这让我突然想起来，他一直跟我说自己感情经历丰富，不少女生多么崇拜他爱慕他，他把自己描绘成个“情圣”的形象，是不是也带着很多一厢情愿的意味。

#投怀送抱怎能错过#

五姐妹归来后，大家好不容易松了一口气，王似乎也成了大“功臣”。但几个当事人还是觉得，为了避免再有下一个受害者，这事必须曝光。王在微博发了声明承认了自己做的事情，并宣布退出公益圈和女权圈。紧接着又屏蔽女权伙伴们，在朋友圈发了条写着“是我的朋友，总会相信我。人言可畏，又奈何我”的状态。我听了之后真生气，又十分遗憾：我不止一次想，要是他能够真心地觉得自己做错了并愿意改，该多好啊，我一定努力让这事情翻篇。真可惜啊，为什么他就不能呢？我特别想在第三方的见证下跟他谈谈，亲口告诉他他给我带来怎样的伤害和信任破坏。然而他再也不回复消息。

几个月后我才知道，他在半公开的场合里将我们的互动描述成我“投怀送抱”，甚至在和我时任女友就性骚扰问题对质时，说“我们什么关系，你问你女友去呀”。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想忘记他说过这些话，并且要反复确认自己的记忆是正确的，我不是自愿的，我曾不止一次试图制止他的言语骚扰继续下去的。

一系列巨大的冲突感涌向我：我为什么没能在骚扰的一开始就反应过来？我为什么那么怂，始终不敢翻脸？为什么我曾经把他当成朋友？我为什么明明了解过受害者可能经历痛苦，自己仍旧长久地停留在其中走不出来？在事件被公开以后，我责问自己为什么面对不了各种对于我的质疑声音，尽管我一早有心理准备，社会文化对受害者是怎样的残酷。

我一度很不愿意公开这些经历，因为我担心会伤害到王。在那样复杂的情形下，他陪伴过我，安慰过我，他在五姐妹案的营救中付出很多，我至今仍相信其中大部分是出于理想和对于社会正义的追求。但如果不说出来，我又说服不了我自己。于是在这漫长的精神缠斗中，我开始出现重度抑郁的症状。

举报雷闯性侵的女生说自己下决心举报是因为，她难以接受雷闯在微博说要把自己的故事拍成电影。我也时常回忆起，我当时是怎样觉得我不能让王被塑造成毫无道德污点、一心为女权运动做贡献的英雄律师。

横跨三年时间，王和雷闯一样的行为惊人相似：他们的道歉不但不真诚，而且出尔反尔，一会说对不起，一会又说当事人和他关系不一般。那是否有办法能使道歉的真诚程度得以测量和检验呢？如果像其他国家和地区那样，强制骚扰者参与加害人的矫治小组，或让他们攒足够的社区服务工时，就能证明他们甘愿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吗？三年前并没有发送太大改变。面对一个“无耻”的加害人，道德的谴责并不能给他足够的威慑力。

他究竟有没有认识到自己行为错在哪里，还会不会继续去骚扰别的女生，甚至越界做出比言语性骚扰更严重的行为？在一场试图去打破对性侵受害者的歧视与污名的战斗中，我们要为

了“大局”和“团结”而容忍背离自己价值观的事发生吗？

最开始我的一部分痛苦和抑郁来自于骚扰本身，后来这个来源就变了，渐渐转为对后来事情走向的担忧。这个人宣布退出女权圈，远离公益圈，从原来服务的机构辞职，回到老家去待了一阵子。不久却又偷偷复出，继续从事人权工作。似乎除了名誉受到些许危机，其他并无影响。而公益圈的同仁们对此看法也不一。

#请别说是我伤害了他#

三年前，网上有很多声音是对我充满质疑的。有人质疑性骚扰本身是否存在，或者因为性骚扰这样的“小事”如此残酷对待一个为女权做了贡献的功臣是否合理；有人坚持要证据，看到聊天截图之后仍然不满意；有人称这样破坏了运动团结，要么是有误会，要么是有阴谋；有人主张我们女权主义者要包容一点，该给他第二次机会（事实上也不是没给过）。

这些声音每时每刻都在从社交媒体钻进我的耳朵和眼睛，让我寝食难安，让我时时想去自证清白却又有理说不清——我真的出现了表达障碍，好长一段时间都不敢和人面对面说话，在共患难的时任女友面前也经常一个字都说不出来，让急性子的她对着我干着急。

我有时觉得自己像祥林嫂一样有很多话想讲，有时又觉得我没法说，我说了人们会相信吗？而且相信的人就能设身处地地理解我吗？那我又为什么要说呢？所以我对被雷闯性侵的当事人特别理解，她的种种自我怀疑，种种为将被破坏的边界重新建立起来所做的努力。

在舆论最风口浪尖时，我的朋友西西跟我说“要不你就先别看微信和微博，让我们来吧。”于是，我一个接一个地退出微信群组，卸载微信和微博。但时不时还是会关心进展，就重新下载回来，登陆看一眼，再觉得承受不了，再删掉，循环往复。

相对幸运的是，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在诸多评论和质疑中，那些针对受害者的荡妇羞辱我基本上都自动免疫了。但有些质疑声仍然很难被忽视，最让我觉得难受的是，有人说我们这样的揭露行为是泄露了对方的隐私，可能毁了他本该有的美好前途、甚至对方的家庭和亲密关系。听到这些话时我伤心极了，我就一直在想，有没有一种不伤害施害者还能够处理好这些事件的方式呢？

三年前的我没有答案，三年后的我姑且毫不犹豫地说一句：没有。因为，伤害从骚扰和侵害发生的那一刻就已经造成。一个孩子因父亲性骚扰别人而蒙羞，跟父亲盗窃让他在同学面前觉得低人一等，又有什么区别呢？相反我仍旧觉得，如果一个骚扰者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那其他的骚扰者和潜在的骚扰者会对因为顾虑成本而有所忌惮。

三年过去，我仍然是一名女权主义者，我终于可以坦然地面对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在阴霾渐渐退去后，我加入了从事反对性别暴力工作的机构，希望能够陪伴和帮助和曾经的我有相似遭遇的女性。这大概也是一种自我补偿，与其说她们需要我，不如说是我更需要她们吧。

三年前，metoo 还没有来，但女性们反抗性骚扰的实践早就开始了。虽然骚扰者在舆论喧哗又归于平静之后悄悄地回来了，然而很多人并没有忘记发生过什么。三年前和三年后，每一次尝试反对性侵和性骚扰的发声，都互相鼓舞互相感召。

虽然雷闯留下一句对性侵罪行“考虑自首”便没有了声息，但我看到有人正在帮助我们记住它，有志愿者每天导教促雷闯自首，今天已经是第十天。他们有样学样，模仿当年雷闯给总理寄信的样子，寄信所在的机构亿友公益敦促自首，已经是第三封信。

看来这一次，一切不会那么轻易结束。

2018. 8. 3 《她说出了在支教时遭遇的 5 次性侵害事件》

来源：滚筒洗脑机（原文 404）

备份链接：

https://wemp.app/posts/dc69718c-1c37-47f8-9c9b-a24b5a426b9f?utm_source=latest-posts

W 通过微信找到了我，她说，我别无所求，只想把这件事说出来，让更多想去支教的女孩知道自己有可能会处于怎样的风险中。

W 在大二的时候就想进入公益行业，她觉得帮助别人是一件很让自己快乐和满足的事情。

“别人觉得赚很多钱会让自己有安全感，而我觉得帮助别人，看到世界在自己的努力下有所改变，就会很有安全感。”W 这样和我说。

于是她在毕业之后回国之前，上网找到了一个“中华支教网”（现在网站名称为：中华支教与助学信息中心），想看看有没有支教招募信息。在网上，支教有团队招募，也有个人招募。发出个人招募信息的，往往是一些更加偏远和孤独的小村子，校长发帖子表示需要一个或者两个老师，招募个人志愿者前往支教。

W 觉得，这种需要招募个人的学校应该比能发起团队招募的学校更加弱势，也更加需要人。于是她就冲着这些更需要她帮助的村小（乡村小学）去了。

在这个支教网上，发布者会仔细限定一些支教志愿者的条件，比如：有一定的经济条件、大专学历及有教育经验者优先、不能是因为失恋想避世才决定来支教、有积极向上的人生观、无不良嗜好；有的招募信息也会简单描述一些当地情况：提供住宿、有自来水、有热水、山区条件艰苦等等。但是我翻了很多个招募信息，都没有一个会向读者提醒当地人口性别比例，和关于志愿者本人可能会遭遇到的风险。

“往最艰难的地方去，这样才不虚此行。”直到现在，她还是没有后悔自己的选择。

2012 年，W 直接飞到了昆明机场，马不停蹄地赶去客运站。即使要乘坐 14 小时的大巴才能到达支教点，她仍然觉得很期待。可是在路途上她却感受到了困扰：大家看她的眼神有点怪。

她所说的“大家”，几乎都是当地的男性。那时候已经接近冬天了，正值云南少数民族村落的

杀猪节，在外面打工的男人都返乡了。他们盯着 W 看，从头到脚地看，看得 W 心里有点不自在，大概是因为自己的长相一看就是外乡女人吧。

到达了个村小，才知道原来校长就是村小的创办人，现在已经到城里工作了。这间小学是在山顶上的低年级小学，有 20 多个孩子。整个学校算上 W，只有一男两女三位老师。从山顶到山脚开车需要 30 分钟，延绵的山路像是没有尽头似的。

入职后的第二周，一位学生的家里结婚请客，学校的老师们都走到山的另一面过去吃喜酒。W 她们待了一小时，晚上 8 点多就动身回去了。两位同事走在前面，W 还不太适应走山路，天虽然没有完全黑，但也得打着手电筒慢慢走。W 渐渐和同事们拉开了 10 米远的举例。这时候，身边经过了一辆面包车。

面包车在 W 身边停下了，两个男人从车上下来喊 W。但是 W 没听懂当地的方言，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突然，两个男人一起把 W 拽了上车，边拽，边伸手摸 W 的胸。

W 整个人都吓呆了，大脑一片空白，想呼救却根本喊不出来。幸好，这个时候前面的男老师听到了声音，转身大步走过来，从两个男人手里把她拽走了。

整个过程中，男老师没有说一句话。在往后的日子里，他也再没有提起过这件事。

W 受到了惊吓，但也只把这件突如其来的袭击看成是一个孤例。她觉得，来到这里是为了完成自己的理想，不能遇到一点困难就离开。

“当地天气昼夜温差很大，我每天都穿着长袖长裤，一点都不暴露。”W 在和我的对话中，多次提及自己衣着保守。这个社会对女人的恶意揣度太多了，我们常常需要“自证清白”。

无论是这种暴力的袭击，还是看起来情节稍轻的性骚扰，都是性侵害。很多时候发生在熟人之间的性侵害更让人不知所措。

一个月后，性侵害事件又发生了，这次是来自社长的性骚扰。当地一个村有好几个社，在杀猪节的时候，按照风俗，社长也会大摆宴席，请客吃饭。社长平时看起来是一个正直的人，也是一名党员，W 对他信任的。可是在宴席间，就在大家一边喝酒一边围着篝火跳舞的时候，社长搬来了凳子，坐在了 W 身边。

他和 W 聊着聊着，一只手就搭到了 W 的肩上，另一只手却开始摸她的大腿。W 不知道要做什么反应，不知道社长到底想干嘛。她试图把腿往右缩，想让他手掉下去。

那一刻她脑子里想了很多东西：社长的两个孩子是自己的学生；我是外来人，他们却住在这里很多年并将继续住下去；社长是一个领导，时候叫出来别人看见了会怎样说；社长平时对学校、对老师都挺好的……脑子里闪过那么多念头之际，幸好社长的妻子大步走了过来，开始大声质问社长：“你在干什么！？”

W 趁机站起来推后了几步，这时候社长和妻子已经打起来了。她的男同事过来把她扯着往回走，一路上她都能听到他们的打骂声。妻子抡起木棍捅破了房子的玻璃，两人打得非常激

烈。

男老师最后安慰 W 说，没关系，这件事和你没关系，你不要多想。

此后，社长再也没有来接送过孩子放学。每次当社长的妻子来接送孩子是，W 都会躲到屋里去——她觉得内疚，心情很复杂：是自己让社长家庭关系变差了吗？是因为我的出现让他们开始打架吗？

被伤害、被谴责，似乎是女人的集体记忆。被社长性骚扰的经历让 W 思考是不是自己导致了这件事发生。但是，她并没有想到要离开。她给自己定了一个至少服务一年半的限期，她很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她不愿意就这样放弃。

但是性骚扰却始终伴随着她的支教之路发生，而性骚扰不仅仅是因为地域差异或者所谓“村民素养低”而发生的。男同事对她的性骚扰也让人觉得可怕。

在 2013 年春季学期开始的时候，老师更新替换，全校只剩下她和另一位女老师了。这时候 W 开始有一种很强烈的不安全感：这间村小是一个开放式的校园，没有围墙，也没有大门。老师宿舍是一间吊脚木屋。通常来说女老师住一间房，男老师住一间房。这些房间都是没有锁的。只在门里面有一个很小的用铁丝挂着意思意思的小勾，在门外用力一推就能进入。深夜经常会有人在门外喝酒聊天。这些都让 W 觉得有点害怕。

这时候，村小来了两个男老师。他们也是来支教的志愿者。其中一名男老师带来了他的母亲赵阿姨，赵阿姨就住在了 W 的房间里。一个偶然的的机会，让 W 知道了赵阿姨精神分裂症，有时候 W 会看见赵阿姨身上有很多瘀青，有时候又会看见这名男老师在路上对一些散养的鸡做出暴力行为。这些情况都让她更觉自己不安全。

这时候另一位女老师也请假回家了。屋里只剩下 W 和赵阿姨。一天晚上，W 关灯上床后，赵阿姨突然挤到她的床上，把一把水果刀放在了她的胸口上，并且开始说一些疯狂又荒谬的话。W 害怕极了，好说歹说控制好赵阿姨的情绪，借口夜深了要睡觉把她哄回自己的床睡觉了。

W 实在太害怕了，这是一个对自己人身安全威胁的大危机，她把这件事告诉了另一个男老师，并问能不能搬来和她和赵阿姨同住——因为房间里还剩下一个上铺床位，而多一个人住也可能在赵阿姨发作的时候帮忙控制她。

“我当时实在太害怕了，怕到我没有意识到他原来会是另一个安全隐患。”W 向我回忆道。“在高原上我日夜都穿长袖长裤，所以多一个异性我也没觉得不方便。”

男老师搬来之后，赵阿姨再也没有发作过，连水果刀都还给厨房了。W 过了几天放心快乐的日子。但是，一周后，她就开始发现不妥了。男老师开始对她有一点言语上的性骚扰。更严重的是，有一天晚上赵阿姨出门了，他居然从给自己的上铺下来，掀开她的被子对她又亲又摸。她反抗，推开他，并且要求他搬回到原来的地方去。

“我没有想到，我找来帮助我的人，却会伤害我。”W 对我说。“如果当时我制止不住他，可

能他会强奸我吧。”

我问 W，当时在一个如此偏僻的地方孤立地生活，有没有想过对外求助？W 表示，当时寻求帮助的方法无非就是报警，但是那个地方太小了，要到县里面才能报警。而且就当时的环境看，W 并不信任当地的警察，觉得会包庇自己人。而且，一旦报警，她就必须离开——有了一个“坏名声”，就很难留下来支教了。

相同的事件还重复发生过。在 2013 年初的假期，村里有的男青年返乡度假了。当时有一位同村的男孩子，在城里读大专，放假回家帮助 W 所在的学校修理操场台阶。W 那时候有一种找到了同龄人的感觉，和他成为了朋友，还帮助他写关于乡村教育的毕业论文。在那个陌生的环境，除了天真的孩子们，他应该算是她比较谈得来的朋友了。

但在这名男青年家里举行杀猪节请客的时候，她又看到了这个“朋友”的另一副面目。当晚她和同事一起到了男青年家里，循例吃饭喝酒玩牌。在村里到别人家吃饭，喝酒是必须的。如果有人拒绝喝酒，主人家会生气，还会被问“你是不是看不起我？”所以 W 也会举杯喝酒。

那天晚上 W 喝得有点迷糊，走路都走不稳了。而山路有比较崎岖，于是她的同事就让男青年帮忙背 W 回宿舍。回到宿舍，男青年把她放在了床上，替穿着羽绒服的她盖多了一层被子。W 还能听到同住的女老师和男青年对话的声音。

但是，迷迷糊糊中，W 突然感觉到有东西伸进了被窝里，伸到了她的衣服里。酒醉的她惊恐之余开始胡思乱想是不是有恐怖片里的怪物钻进了她的肚皮上。等她醒悟过来那是男青年的手时，他的手已经放在了她的胸上开始捏了。她下意识把他的手往下拨，却发现他顺势往下伸，伸到她的裤头里去。她意识不清，不知道怎么办好。幸好，也许是对方忽然良心发现，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错的，他停了下来转头走了。

心有余悸的 W 尽量把他往好的方向想：也许是他一时酒后糊涂，也许他突然清醒停止了侵犯。隔壁的女老师并没有注意到这一幕，W 也只能无言地度过了那一个夜晚。

尽管在自己被性侵未遂的情况下感到不安全，可是想起自己的目标，想起学校里的孩子，她仍然选择继续支教。“我说服自己这是一些特殊案例，下次应该不会再发生了，下次我注意一点，就不会发生了。”W 说。

但是它依然在发生。在 2013 年的下半学期，有一天 W 和另一位女同事到一个孩子家里吃饭。这家人对老师特别好，平时总会送点玉米、土豆之类的给老师们吃。到了孩子家里，大人们都不在家，于是她们就陪孩子玩了一会儿，一起看看电视。

看着看着，W 听见了院子里有拖拉机的声音，估摸着是孩子的爸爸回来了。于是 W 独自出去想和那孩子的爸爸打个招呼。那是下午四五点钟，院子里阳光明媚。孩子的爸爸坐在院子里一张废弃的旧沙发上和 W 聊天。W 绕着沙发来回踱步，有一句没一句地搭着话。

突然，那孩子的爸爸就伸手把她扯到沙发上，很用力地撩起她的上衣，又想扯她的裤子。W 整个人都懵了，不停用手推，用脚踹，试图挣扎开来。她真的非常惊讶，这是大白天的一个没有大门的院子，那么公开的场合，这个男人又并没有任何喝醉的表现，居然敢光天化日做

这种事。

W 整个人被摁在沙发上，完全挣脱不开。幸好，在他脱自己裤子的时候，她趁机摆脱他的控制跑走了。她跑回自己的宿舍，发信息给自己的女同事让她赶紧离开那个人家里。

女老师回到宿舍之后，W 告诉她自己被那孩子的爸爸摸了。女老师给她的回应让她死死记在了心里：看来长得好看，也是有坏处的。

W 觉得，这句话比起那个男人对自己强奸未遂带来的伤害还要深。

那个孩子的爸爸也从此没有再来接送过自己的孩子，全部交由孩子的舅舅代劳——所以他其实很明白自己做过什么东西，很明白这个行为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行为。但是，从社长到村民，从村民到自己的男同事，**这些男人从来没有给 W 道歉过，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一样。**

在支教的两年之间里，W 遭遇的性侵害看起来没有“实际的伤害”，可是却反映了一个问题：支教系统似乎并没有很好地保护志愿者，特别是女志愿者的人身安全。一些支教团队会和志愿者签合同，约定一些风险和责任，**但是 W 参与的个人支教，则从来没有这方面的提醒和约定。**

W 在经历这一切时，**经常向自己提出很多问题**：是不是因为自己和当地人太熟了，让他们认为自己好欺负好下手？是不是自己和当地人交往的尺度有问题？是不是不应该和异性家长说话？但是，大家不是都说到一个地方服务，就要尽量融入那里的环境吗？如果真的去更高一级的地方报警，把事情闹大，孩子失去了爸爸，那么自己还怎样在学校教书？

在发生被孩子的爸爸强奸未遂的那件事时，W 已经是学校的负责人了，她负责整个学校的运营。她有理想，也有自己的抱负。她希望完成自己的计划，会认为半途而废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她研究过很多短期支教的缺点，觉得自己一定要坚持下去，不然都对不起自己来这一趟。

“我只是知道自己要什么，然后努力去达成而已。”W 对我说。

我敬佩 W 的选择。有的人常常批评女权主义者在反性骚扰的时候，会把女人形容得“因为环境原因只能默默忍受，毫无能动性一样。”但是我在 W 的叙述中看出了女人的能动性——她明白这些对自己的性骚扰是对自己的侵害，她明白这是对自己的性别暴力；**但是她有更大的视野和议程想去完成，在这个议程下，她选择了留下来，尽管这表示需要在那个复杂而孤独的环境里继续承受被性骚扰的风险，可是她愿意为了自己更大的目标而挑战这些风险。**

这就是女人生命经验中的复杂性和能动性！

W 在支教完毕之后，其实经历了很长一段时期的低落。她回想这段经历的时候，总会想是不是她自己注意一点，在走路时走快一点，不自己一个人行动，不和当地人走那么近，这些事情就不会发生。她不停做噩梦，回到城市里也会害怕和男人接触。每次和朋友说起这段经历，都会很紧张，说话也会结巴。

她知道自己不由自主地合理化了那段被性骚扰的经历,而最近的米兔浪潮,让她理顺了思路。她的上司二大爷,和她的男友,都鼓励她把这段经历说出来。事情已经过去4年了,她的情绪也慢慢恢复了稳定,和我诉说的时候,也比较平静了。她觉得她必须说出来,让更多有参与公益的情怀的人,特别是女生,可以看到在公益支教宣传网站上没有告诉她们的东西。

“尽管很多性侵害都发生在职场上,但是我也想告诉大家,在一个看起来不是那么明显的权力关系的场景里,即使我有‘老师’的光环,还是有被性侵被伤害的可能性,它实在太普遍了。”

一般人会以为支教点的村民对老师会非常感谢非常尊重,但现实中,每一个女人仍然处于被客体化、被性化的位置里。在一个相对孤立无援的社会系统中,女人受到伤害的可能性则更大。

无论是明显处于领导位置的社长、难以沟通的男村民、一同做公益的男老师、年龄相仿的男青年,都向我们展示了不同层级的男权主体对女人的随意支配和侵害。而这些,却被淹没在那些被刻意营造出来的“为公益事业奉献”的美丽宣传话语中。

而现在,女人正在互相提醒,口耳相传,把那些隐藏在美丽新世界背后的污秽,赤裸裸地曝光于阳光之下。

* W 表示由衷感谢二大爷和男友对这次主动发声的支持和保护。

2018.9.2《16年了,朱卫国同学,你对我的“喜欢”该结束了——兼骚扰者心理解析一例》

作者:吕频

来源:女神和表姑的日记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8NiwHGaHAsGAoknijW6Xig>

本文作者,吕频,山东临沂人,曾就职于媒体,2004年辞职成为自由职业者,独立传播及倡导平台“女权之声”创始主编,女权组织者和评论家。

朱卫国,山东临沂人,现任阿里巴巴集团综合政策研究室主任、北京沃启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并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兼职。据华西都市报,朱在2018年8月底以“阿里巴巴副总裁”身份公开活动。

一、

我与朱卫国在1985-1987间高中同学两年,在少年的记忆中,当时关系还算不错。高中毕业后我们曾本科就读于同一所大学,1994年硕士毕业后都到北京工作,但多年中来往很少,更没有过单独接触。

应该是在 2002 年 (?) 的春天, 他打电话到我当时工作的报社, 邀我一起吃饭。老同学几年没见, 我乐意见面。餐厅是在北京地安门西, 报社旁边的“巴国布衣”。

那天我悚然看到一个爆肥男, 肥到运动套装才能装得下的地步。按说不应该评判体重, 原由见下。饭间他滔滔不绝, 主要有三个主题:

- 1、他在英国学习几个月的经历, 例如“我每天早上都吃生火腿”。
- 2、他在农村的贫苦家庭如何因他在北京的“发达”而扬眉吐气, 得意特权, 例如“我春节不回老家, 我让‘他们’(注: 指家乡的地方政府官员) 拿车把我爹送到青岛, 我们在那过节。”
- 3、他的官场心得, 例如“我从来不和领导吵架, 怎么办呢, 我把领导当我爹。我会和我的爹吵架吗, 不会。”

他讲这些, 津津有味, 我坐在对面, 假装感兴趣, 其实偷偷感慨, 曾经同窗, 如今思想差异已经太大, 尤其其他那个“我把领导当我爹”的奴才逻辑, 更是让我觉得变态有趣得紧。于是我也逐渐明白了他找我吃这顿饭的目的, 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个多年没见的老同学, 他发达了。是的, 他发达了, 当处长了, 不再是一个农村出身的穷学生和底层公务员了。所以他也开心放肆地肥了, 因为下馆子不花钱, 就像那天吃完饭后他买单还开了发票。

毕竟不关我事, 还是秉着旧友的善意, 好好和他告别。我也没在意他为何要我的邮箱。过后我的 163 邮箱就收到了他的一封邮件, 有那么一两段吧, 措辞含糊。我琢磨了一番, 才明白是什么意思: 哦, 原来他暗恋我。原来这才是他请我吃饭的真正目的——他发达了, 是时候向我表白了。

我心想这简直是莫名其妙, 亲, 其他不论, 你我价值观水火不容好吗? 但我觉得也不至于专门拒绝, 还是给他留个面子, 不回复就好。

然而, 过几天接到了这样的电话:

朱: 你收到我的邮件了吗?

我: 收到了。

朱: 你为什么不回???

我: ???

.....

是的, 他发火了, 因为我竟然不回复他的表白。后来, 还有过其他类似的对话:

朱: 有人叫我去参加一个高级 Party, 你和我一起去吧。

我：不去。

朱：为什么不去???

我：???

.....

朱：有人叫我去喝一个高级咖啡，你和我一起去吧？

我：不好意思，不去。

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为什么不去???

我：???

.....

这位“暗恋者”真的是太无礼了。这莫名的遭遇促使我很快做出了一个决定，不再接他的电话。

那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单独见面，那些电话里简短不快的对话，都已经是 16 年前的事情。这 16 年间我们再也没有见面和交谈。可是很遗憾，这至今都没有让朱放弃。

二、

朱当时工作单位的号码对外保密，在来电只显示为“0000”。我不再接他的手机电话，他就用单位电话给我打。我接过几次，一听是他的声音就挂。以后我凡看到“0000”来电一概不接。

于是他改发短信。我还是一概不回。我记得他发过这样一条，大意是：“我知道你不会回我的短信。所以我每次给你发也都同时发给自己，手机响了，我就幻想你给我回了。”

当时手机好像还没有拉黑功能。总之，后来换了手机又换了号码，也辞职了，他没办法再找到我了——其实不是这样。

大约从 2005 年起，我开始在 MSN 空间写一个博客，读者多是我的 MSN 好友及好友的好友，但由于在公开互联网上可以搜索到，所以也有一些陌生的读者。朱发现了我的博客，并且假装热心网友，各种变着法地评论，持续了很久。然而他的话越说越多，甚至开始祝我生日快乐（应该是高中一起玩的时候知道了我的生日），于是被我发现是他。

他还使用匿名邮箱给我写信，冒充读者，试图和我“讨论问题”。我知道是他，所以不回复。然而，有一天我看到一个链接，点进去发现那是他在 MSN 空间建立的匿名页面，其中没有任何内容，只有大字标题，是给我的触目惊心的宣告：

“Piner 啊，我的 Piner！”

——Piner 是我一直使用的网上注册名。

这应该是第一次，他的冒犯让我从厌恶转成愤怒。然而说愤怒并不准确，其实是一种心悸，是一个女人深感她无力保卫自己的生活空间，随时会被侵犯，被霸凌的感觉，是惊慌和恐惧。日前我在新京报书评周刊不指名地记述了另一次体验：

“有一年，我被提议去参加一个 NGO 圈的活动，却赫然在通知上看到这位骚扰者是嘉宾讲者之一。那一刻我的身体仿佛冻结在电脑前，心脏却狂跳……当然我没去那个活动。

我反抗了吗？没有。我觉得自己已经忍到了极限，但还是继续忍下去。从来没有爆发。我始终保持抵死沉默，只希望他终有收手的一刻。微博时代，他没有行动，除了试图通过其他男同学邀请我参加聚会。

男同学：过两天咱们在北京的同学要聚一下，有某某，某某，朱卫国。你来吗？

我：不去！

男同学：？？？

……

然后是微信时代。他想添加我的好友，我不接受。他在什么群里听说有人认识我，就加人家的好友，只为打听我的现状，这我都装不知道。他借男同学的微信账号给我发语音，那在我的听觉中是阴森森的：“我是朱卫国，你还记得我吗？……”

能让他这样做的，是高中同学建了一个微信群，大家都在里面。朱在那群里各种“寻找“我，”赞美“我，唯恐不让所有人知道他怎么仰慕我，更是为了做给我看，吸引我的注意。而我所做的就是抵死假装无视那个群，始终没有在其中说过一句话，直到退群。

2018 年 8 月，高中同学又组了一个新群，我再次被加了进去。我知道朱一定又会借机活动，毕竟高中群是他唯一接触到我的空间，虽然是虚拟的。那我该怎么做，我还要退缩吗？我想，不。我想，这一切也该结束了，他应该得到教训了。

然而，我没想到的是，没等我“教训”他，猝不及防，他先向我发难了。他看到我开始在高中群里说话，就艾特了我。

朱：你为什么拉黑我？

我毫无准备地被激怒了……他的回应是：

朱：现在除了你，我没有其他激情呢！

朱：我的确是犯贱，竟然读着你的文章打飞机。

朱：你最近的文章（注：指上述我在新京报书评周刊发表的文章），竟然还想着我。

朱：晒一晒你如何被性侵如何？

.....

继而他开始否认曾骚扰我，声称他只是喜欢我的文章，从来没有对我“动过心”，然后，他越来越夸张，乃至有点歇斯底里了：

朱：“吕频的文章天下第一，怎么了，肉麻我也要说三遍！”

朱：“喜欢她怎么了，喜欢她是我自己的事！”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他开始要和群里所有人“撕”，并且声称“吕频同学要用米兔把我拿了，我激动得无以复加！”

.....

然后他退了群，这是8月30日的事。

三、

8月30日朱卫国在群里的表演，确实出乎我的预料，我低估了他的无耻。当然，也很可悲，16年后，当他终于有机会和他“极度迷恋”的人说话的时候，他说出来的只有当众挑衅，实际上，他从一开始就启动狂怒与攻击的模式，并且迅速把性骚扰当作对我的攻击手段。

这不仅是因为他很绝望，他早就很清楚在我面前不会有任何机会。但这更是因为，他的模式就是狂怒与攻击，就像16年前我拒绝和他喝咖啡时他的表现一样。他无法控制自己不试图惩罚一个不如他意的女人。

群给了他一个让攻击到达我的机会。群也让他最终有机会“表白”，一种压抑情感的宣泄。因此他不怕被我骂，如我所揭露的，他就算被我骂也爽。他一定体会到一些混乱冲动的激情吧？据说那天他一个人在机场大哭了？哭什么呀亲，是因为终于和吕频同学玩上变态虐待游戏了吗？

而对我来说，这必须是最后一次。我必须终止这个人对我这么多年的尾行，刺探，骚扰，终止他给我造成的惊恐，因他而导致的人际交往损失，而且我应该努力让他付出应有的代价。

我根本没有成功的把握。我是女人，这就意味着我在性骚扰这个问题上的弱势。朱和其他男人一样，都不是一个人，他这么多年来无所忌惮，不是因为他多强大，而是因为根本就不会有人在乎这种事 / 社会完全纵容这种行为，不是吗？而且，过去这么多年来，他不断转移兑换资本，从官场到企业到大学到公益界，所经营的每一种势力，在我看来都有天然庇护他的

属性。

害怕冲突，尤其害怕和男人冲突，这是做女人的人生教给我的怯懦。我害怕男人的叫喊，污言秽语，轻蔑，羞辱，暴虐……。男人在我的心理世界里就是暴力动物。我惯于回避和他们接触，隐藏自己，尽量尽量，避免惹怒，宁可让他们认为我是傻的死的。因此我回避了朱那么久，那是我的生存策略。——当然最终的一幕证明，和他正面对质也没有用。

(我知道这样说很多朋友不容易相信。其实，这么多年来，就我所个人所遭遇的许多事情，我都选择忍。)

我也感到羞耻。和性关系不大，而是那种好女人式的“又气又急”，当遭遇到一个无赖时。本质上这还是社会规训所导致的性别化和等级式的自我审查，因为不能保持优雅、体面、尊贵而失败与惭愧。

我也有很多的忧惧，像所有想揭发的女人一样。这些忧惧，往往并不一定能清楚地条缕，更多是基于在一个无法无权的社会里，不能把握命运和确保安全的脆弱与边缘境遇者的心理漫反射。我是这些人当中的一员，只是同样出于怀疑和自保的生存策略，绝大多数时候我都尽量隐瞒自己的真实境遇而已。

惊恐，日夜惊恐，好像伴随已经伴随了我太久。直到不久之前，我才开始承认，我是国家与个人暴力的幸存者。我逐渐想到可以不再隐藏自己的弱势，而是要开始清除种种曾深深摧残我的迫害，朱的行为只是其中之一。这是一种人生的学习。我不知道自己的身心能承受到什么程度，但我必须要尝试。

真的很可悲，再说一次。当年的早慧少女我，在多年任性的生活之后，终于意识到，这孤独的人生路也快到头。朱比我大两三岁，那就是将近 50 岁的人了。可我们还在为这些破事纠缠。所以还要到几时？生命有限，我再也不想这样下去了。它一定要结束。

四、

事情为什么会是这样？我知道大家一定有许多疑问，解答这些疑问有助于理解这一个案，也可以作为深入理解性骚扰机制的一课。

这是性骚扰吗？

这当然是性骚扰。是从朱自称的“迷恋”和“喜欢”出发，为我所不欢迎的言行。朱说他喜欢我的文章，既是掩盖，也可能是一种“移情”——在他上网搜索我的名字的时候，很抱歉只能看到我那些永远以女权为主题的文章。

至于朱说他没有骚扰我的用心，不足为凭，主观动机并非完全没有意义，但无可查考，不能作为否认性骚扰的理由。更能说明他的心理的是，他明知我很厌恶和不想和他接触这一点，却不停手。当然，朱最终的爆发，“打飞机”云云，更直观证明了他就是性骚扰。

这有多严重？

朱的行为【看似】并不严重，在8月30日之前，这么多年他所努力的都只是要和我建立联系，听到我说话，收到我的在线回复，见我一面。而且他从未试图在线下强行接触。他的行为是断续的，中间会消失好几年。不过，这只是事件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他给我造成的持续的困扰和恐惧。我害怕见到他，听到看到他的名字，听说他又在打听我，试图和我联系……。我不能和我的高中同学社交，我担心在和NGO有关的活动上见到他。我无法忘记自己差点碰到他时那心脏的悸乱。

朱说，我还“想着他”，没错，我没办法不“想着”他，因为我没办法让他消失。但那不是“想”，是怕。他和那些在夜路上堵截小姑娘的骚扰者一样，那些人哪怕只出现过一次，就可以成为多少女人一生的噩梦，他对我也有类似的效应。

所有这一类的后果，都是在性骚扰议题中必须被深刻认识的，也是看似并不具有身体伤害的性骚扰属于性别暴力的原因——暴力的最大属性是造成恐惧。这和在这个社会里男人女人因性与性别而处的境遇有关。那个甘肃庆阳女高中生为什么最终自杀，只因为被老师在脸上吻了三下？自杀当然不是因为那三下接触，而是因为令她恐惧的人不离开不受惩罚，因此她才失学和抑郁……。

在我和他微信群冲突的第二天，我独自坐在房间，设想自己正向一个陌生人讲这件事情，有理有节的那种，喃喃自语，讲着讲着，非常惭愧的是，我流出了眼泪。我感到无法被偿还的悲哀，生命的漫长消耗。罪与恶，在这个社会中从来都被正常化，而代价却不在意。

这真的很严重。

他结婚了吗？

很多次，在我讲述这一遭遇的时候，这都是对方的第一个问题。答案是他早就结婚了。我并不觉得这个问题毫无意义，一个已婚男人敢于公开“喜欢”一个单身女人，反映了中国的婚姻伦理是怎样的对这些人毫无约束，而这也是性别不平等的一个方面。但是，我很反对这个问题背后的一种暗示，就是，如果这个人是单身，他的“迷恋”就情有可原。中国文化（其他文化我也不了解）纵容甚至鼓励男性对女性的“苦苦追求”，把亲密关系想象成男性秉承阳刚气概对女性的捕获，这就是性骚扰－性暴力的温床。不管朱的婚姻状况怎样，都不改变他的行为的性质。

如果你喜欢他事情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我对他一点兴趣都没有，从始至终，这没什么可说的。重点是，如果一个人压根不喜欢你，你还苦苦打扰，这就是骚扰。我不认为这可以用感情来解释，就像爱钱也不能抢钱一样。

另外，实际上朱也不“喜欢”我。或者说，他的“喜欢”，从来就不包含理解，关怀，给予，这些元素。他的所谓“喜欢”具有暴力者的典型特征，即出于征服欲，终于攻击与狂怒，从前者到后者转换迅速，一旦对方不能令他满足就会大发怒火。这种人其实很可悲，因为他们没办法建立和维护关系，而孤独自噬又进一步营养他们的仇女——千万远离。

朱的男性自我很大，大到了看不见我和他完全是两路人。他对我的种种夸张赞美，主要反映他的执念，而这执念竟然能在毫无机会之下持续这么多年，只能说明他的征服欲有多可怕。——我想他一定幻想着有一天能在我身上把这么多年未被满足的欲望都【报复】回来。他对我的多年追踪其实是惩罚我的一部分，即使我没有被他征服，也别想安宁。

你有他多年骚扰你的证据吗？

还真没有。为了这篇文章，我真的试图找回我的 163 邮箱，但它已经消失了。我的 MSN 空间在 2008 年被禁，当然连 MSN 现在都没有了。因为换手机，我现存的微信记录只从 2018 年 7 月开始。

但是，这么多年间，我不止一次地和其他人谈过这件事情，他们当中有我的高中同学，也有一些其他人。除非这是一个持续编造了多年的故事，还是没有利益动机的那种；否则它就是真的。

那，他为什么针对你呢？

像所有的受害者一样，我问过自己无数遍这个问题，因此我有答案。

说来话长，比较极端但并不新鲜。1980 年代中期中国普遍贫困，尤其是农村，精神和物质都极度匮乏，城乡壁垒森严，农民看“城里人”，艳羡，妒忌，仇恨，都不足为奇，因为太平等了。这种现象到今天其实也没有本质的改观。朱出身贫困农村，而且是家境特别艰难的那种，然而他成绩优异，奋而考入我们那所高中。在那里他成绩仍然不差，但在一堆城里学生中间，却意识到了自己的另一种缺失，就是未能得到足够的知识教养。城里学生里面有个我，我父母都只是最普通的县郊工厂技术员，但他们都是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不仅注重教育，又除了读书以外几乎没有其他爱好。因此那时的我是比同学们多读了几本书，而且年龄最小（入大学时 15 周岁），成绩不错，算得上聪明伶俐。总之，我拥有他恨自己所没有的，因此，后来，我成了他的目标，那情感真的不是恋慕，而是由对自我缺失的恨所生的贪欲，想通过“拥有”我去填。

那时我对城乡不平等没有认识，对朱和其他来自农村的同学，有怎样的艰辛和痛苦，懵懂不觉。在那个时代，以我的年龄，这也算不上什么错误，只能说遗憾。在 2002 年之前，朱对我的“暗恋”毫无迹象，而等到他觉得自己“有资格”来征服我，我们已完全没有共同语言，我于他是可以证明他已经翻身的战利品，他少年时代就埋伏下的恨的必须解决的对象——对，我想他对我从一开始就是恨，而不是什么喜欢，而他于我什么都不是（Nobody）。所以注定无法沟通。

他曾经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但后来却成为一个扭曲的受害与暴虐的混合人格，因为他虽然得到了肥胖，官位，虚名，钱，还有能各处妄言一切他不懂的话题——公益，互联网，经济，媒体，环保，女童保护……，但他所眼见，所实践的制度逻辑和他成长时期所屈辱经历的还是一样。要生存就得管领导叫爹，这种“智慧”不知道抹黑了多少人的灵魂，他只是其中之一。我指的是，他成长时积累起的恨，后来不仅没有被消除，反而继续积累和强化。他需要宣泄，他可以大吃大喝，但一定缺少女人的安慰，因为他从来不知道如何用满足和给予的方式与女人相处，不是因为缺乏学习，更是因为他对人际关系的整个理解都是变态的。但我在这些年

间在他的想象中扮演的角色，应该主要不是情欲性的（未免太恶心，拒绝直视，拒绝拒绝），而是双重的精神作用——象征他未能拥有的，在智识和情操两个方面（他在同学群里高喊“我欣赏这个高洁的灵魂”）；又象征他渴望“造反”和践踏的。

所以，我对他的厌憎，可能就是他所预期的，甚至他需要的。如果我真的对他假以辞色，我想他恐怕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指的是，仇女，以及拒绝被填复的亦真亦假的“阶级仇恨”，于他已经是心理中不可切割的一部分，他既不能，也不想摆脱这种存在的感觉。如同一个渴望强奸的阳痿者，必须每一次都被逃脱才能让他精神自洽嘛。

可是这些人，绝对不会给你怜悯他，拯救他的机会，因为只要近身，他就会恶心你，这是他成瘾的行径。所以千万不要当圣母，更不要替别人当。当我对别人讲这件事的时候，确实有人说过：“他有病，需要帮助。”这完全是错误的表述。他既不是弱者，也不是受害者，不应该在他造成的伤害得到救济之前勒索任何“爱”和“安慰”，他应得的只是制止和矫治，而且不管怎样最不需要为他付出的就是受害者，我。

所以你就是要借米兔打击他咯？

时间确实是巧合，我指的是我的同学群建立的时间，没有它就不会有这次揭发。至于米兔，其中并不存在固定的势力和资源，也没什么可以借力的，这一点我非常清楚。总之在这件事里只有我一个人。

五、

我对我的高中同学群没有什么意见，虽然我认为那些男同学很不应该把自己的手机借给朱来接触我。我并不很在乎多年未联系的同学们对这事怎么看，因为这事的内情超出他们的判断范围。但是，我很坚持自己要留在同学群，因为我不想再因为朱而退出人际关系。不过，我的目的当然绝对不仅如此。

我已经告诉朱卫国，我会向阿里巴巴投诉。这不是工作场所性骚扰，但我要求看到阿里巴巴这个领导性的互联网公司，对其高管的性骚扰是何态度。

看到朱在沃启基金会做理事长，我就明白了，为何该基金会在监事（？）袁天鹏性侵犯问题上毫无作为。朱既不懂，也不配做公益。他应该退出该基金会，并停止他在公益圈中的沽名钓誉。

以前的证据不存，但8月30日的微信记录我当然留了。所以我有起诉朱的条件。就此我欢迎法律帮助。但是，鉴于朱曾经就职的单位背景，我还需要人们关注，所有我所牵挂的亲友，会不会因为我对他的揭发而遇到麻烦。我说的是认真的。

附：8月30日朱卫国和我在微信群中争论全截图

冬子津

@一把把女神 你干嘛拉黑我

朱卫国，别犯贱



再惹我你会后悔的



冬子津

@一把把女神 怎么了？

装啥傻呀你，骚扰我十多年，有完没完你



她... 骚扰我十多年... 有完没完你

昨天 8:05 AM

要不要我晒一下你那些恶心的言行



女神和魏娟的日记

冬子津

好吧，晒吧！

（...）
... 也好

别死猪不怕开水烫。离我远点



冬子津

@一把把女神 晒一晒吧！

你又犯贱，只要能和我说话，被我骂都爽是吗



冬子津

现在除了你，我没有其他激情呢！ @一把把女神

昨天 8:11 AM

女神和表姑的日记

冬子津

现在除了你，我没有其他激情呢！ @一把把女神

昨天 8:11 AM

冬子津

我的确是犯贱，竟然读着你的文章打飞机@一把把女神

利用羞耻感责怪性侵受害者，为何总能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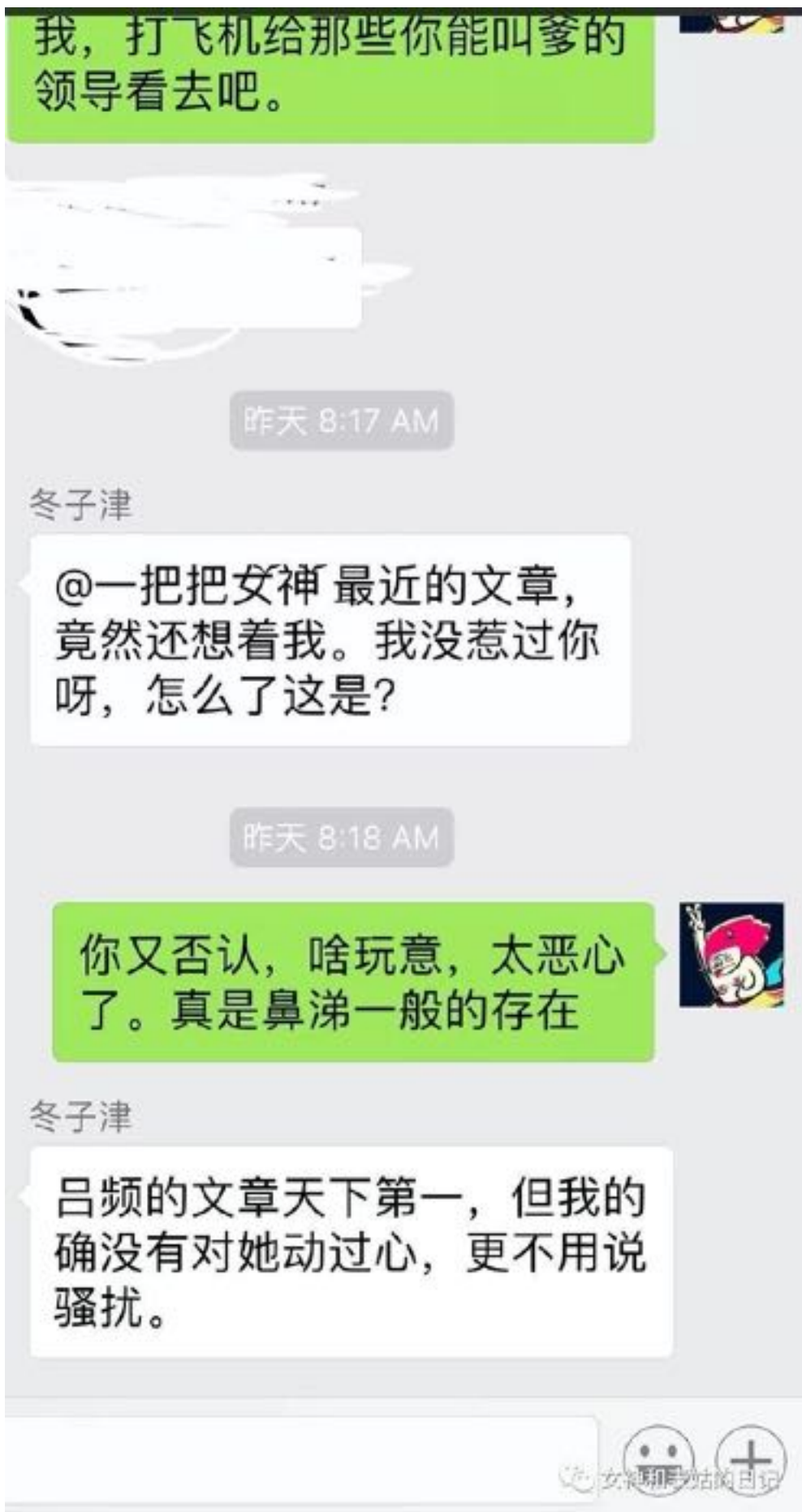
利用羞耻感责怪受害者总能成功，甚至被她们自己所承认。



不想在这多说，有空可以看看，我在新京报上发表的这篇文章，其中“我的一个高中同学”就是写的朱卫国。大家明

女神和婊子的日记





冬子津

@一把把女神 晒一晒如何被
性侵如何?

亲，你性侵不了我的



小心点，我会投诉到你公司



昨天 8:23 AM

冬子津

你晒晒好不好?

不好，咋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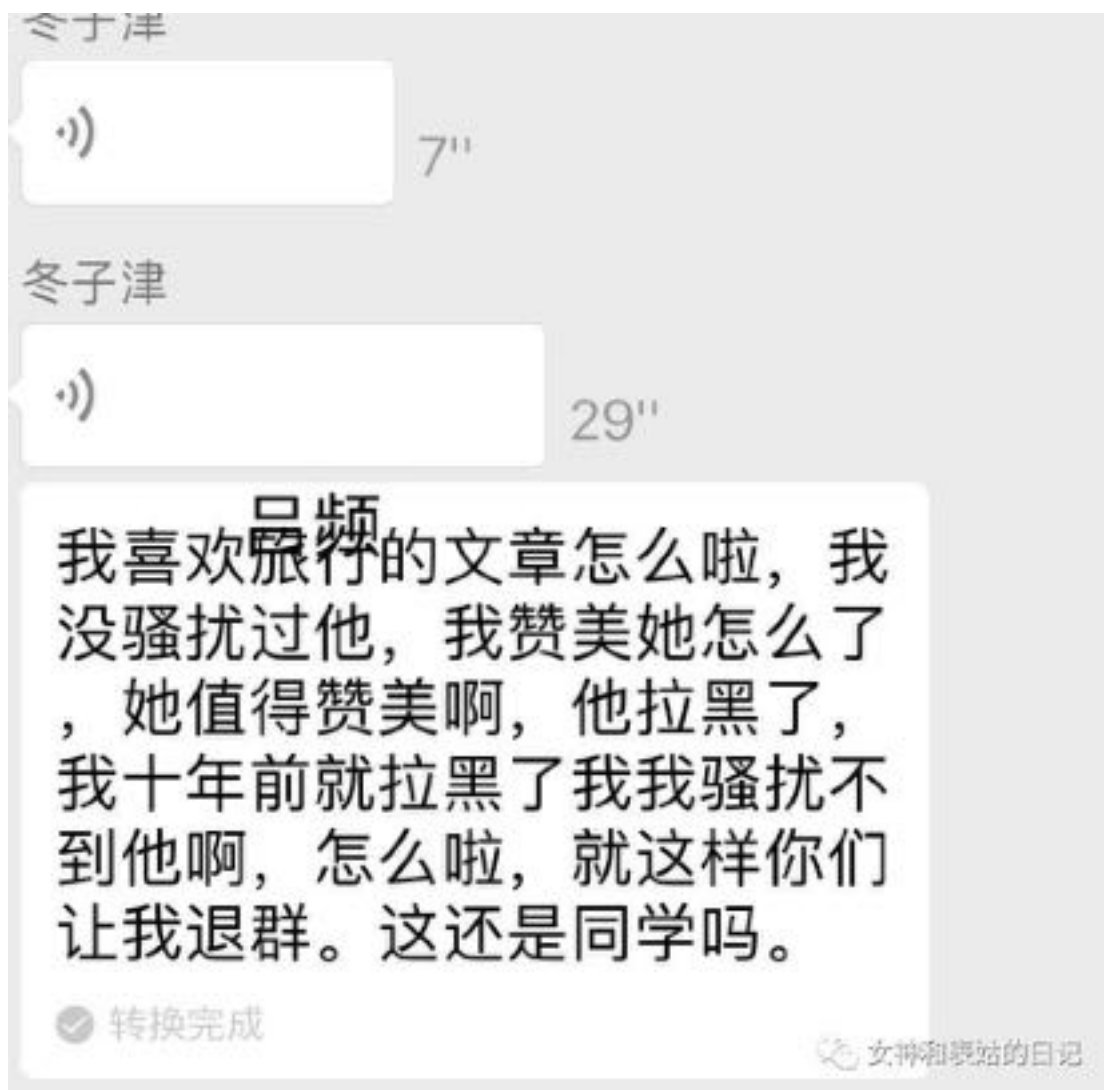
冬子津

那你洗洗睡吧

别精神胜利，我只是不想打扰
大家。我会和你公司解决。







冬子津

∪)

27"

她有才气才招人喜欢呢，怎么了，他才还有才去喜欢他不行的吗，喜欢是我的事情啊，我又没骚扰他。十年前请他咖咖啡，他说不喝不喝就拉倒了呗，不喝酒，把我拉黑了，哪有机会骚扰啊。

👉 转换完成



冬子津

·))

27"

吕频

你别当什么和事佬，李平她。他现在我我没想到他对我这样他我我没想到他。他，他竟然对我恨之入骨我我我，我真没想到。我我真没怎么的。我从内心里边儿尊重这个灵魂，因为他高洁。

☑ 转换完成

🌸 女神和表姑的日记



冬子津

都回来撕逼吗!

昨天 9:06 AM



冬子津

哀莫大于心死!今晚我竟然又激动了一阵子,感谢603,村桥原树,也只是幻想。



冬子津

此时此刻,我估计所有的同学都在看热闹,你们真无聊!

昨天 9:14 AM



冬子津

今晚让我想起了老家的风俗,每当村里闹鬼,村民就是会在闹鬼处到处涂满大便,以秽除晦。吕频同学要借Me2把我拿了,让我激动的无以加复!



2018. 9. 29 《光明日报记者性侵实习生》

来源：微博@灵灵虎儿（原博已被举报遭删除）

备份链接（截图）：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8/10/%E7%81%B5%E7%81%B5%E8%99%8E%E5%84%BF%E7%BC%9A%E5%85%89%E6%98%8E%E6%97%A5%E6%8A%A5%E8%AE%B0%E8%80%85%E5%91%A8%E6%B4%AA%E5%8F%8C%E6%80%A7%E4%BE%B5%E5%AE%9E%E4%B9%A0%E7%94%9F/>

这件事已经折磨我、折磨我家人太久太久，我还是决定写下它。

我在 2016 年 4 月至 6 月期间在北京光明日报社国内政治部实习，实习的过程比较顺利，也和报社的几位指导老师相处愉快。6 月 30 日是我实习的最后一天，因为当时我是大四的毕业生，所以 6 月 30 日去参加完一个媒体会将通稿发回报社后，就匆忙赶回学校收拾自己的行李，当晚，几位同学即将分别，聚会吃饭，我和大家一起喝了一点酒。晚上八点左右，我收到报社记者周洪双（当时任国内政治部记者，主要负责政协和残疾人事业等内容，现调至光明日报四川记者站工作）的微信，称他已来到我的学校。当天下午我曾与他联系过，说自己已经结束实习，是否可以在七月一号上午来报社开具实习证明，他同意了；可当晚他突然出现在，说给我送实习证明来，我第二天就不用再跑一趟了。周洪双一直以来给我的印象都是温和、真诚、谦逊，工作踏实认真的，实习期间虽然他没有给我布置过太多任务，但待人一直比较亲和，曾有一次他告诉我当晚让我试试做实习编辑，加个夜班，我毫无防备和戒心，他请我在附近商场里吃了晚饭，问及我父母的职业，回家的日期，又闲聊了一些其他情况，后来才知道他在了解、判断、试探。他那晚突然来到我学校，当时我并未多想，还觉得很感谢他，这么晚为我送实习证明过来，就到他说的学校里的某个地方去见他。

与他见面之后，他并没有直接拿出实习证明给我，而是跟我说这里也是他的母校，想和我一起走走校园，我不好意思直接拒绝，也理解他或许很久没有来过想走走看看，就同意了。后来他借机说：“你刚是不是喝太多酒了，走路怎么摇摇晃晃的？”就假作关心用手扶住我的腰，并向下滑动，我当时觉得紧张害怕，但由于往日的信任，只是慢慢移开，与他隔开一定的距离，但他如此反复几次。后面他说自己租了车开过来的，而我也要离开北京了，愿不愿意和他出校园去看看，我问去哪里，他说去一个离学校不远的地方，元大都城墙遗址；我看了表当时大概晚上九点我想十点之前回到学校就好，可能实习证明也被他放在了车上，我也就同意了。上车后他开了很久，不知有没有故意绕路，到达那里已经十点多了。下车后简单走了一段路，期间没有太多交谈，他再次将手放到我的腰上，我不敢看他，只觉得他一直盯着我看，我能听到他很粗重的呼吸。我对他说已经很晚了，我要回学校了，也请他早些回去，不要影响他第二天的工作。他没有说什么，又走了一会儿，终于回到车上，我再次请求他将我送回学校，宿舍的关门时间是 24:00，再晚我就无法进入宿舍了。他说回去赶不及的话住外面也可以，就拿出手机看，看了一会儿就开车了，慢慢我认出那不是回学校的路，就问他去哪里，他说特别抱歉耽误你到这么晚，让你不方便回宿舍了，我在外面酒店帮你找了一个房间，我送你过去住下把你安顿好就回去了；那时已经晚上十一点四十多了，我知道自己回宿舍确实晚了，也由于一直很信任他，虽然当时觉得有些奇怪和恐惧，但又想他是光明日报的记者，平时也表现得很像一个正直善良的人，就同意在外暂住一晚。到达酒店后（是靠近大望路、北京工业大学的一家 7 天连锁酒店），前台人员问是一个人住还是两个人住，他说：“就她一个人住，我上去把她安顿好就下来”，所以当时只登记了我一个人的身份证。

进入房间后，我再次感谢了他送我过来，并谢谢他在我实习期间对我的指导。他一直没有提及把实习证明拿出来给我的事，我就又提醒了一下：“我明天上午再去报社开实习证明，是要在薛主任（薛冬，当时尚未退休）那里盖章吗？薛主任明天会在吗？”他一直没有回答，然后他猛然冲过来，用力把我压倒在床上，开始用牙齿用力咬我的嘴唇，用嘴触碰我的脸颊和脖子，手一直在我身上上下摸索，我当时吓呆了，眼睛只看到天花板一片空白，心里只有恐惧和紧张，我之前没有过任何与异性亲密接触的经验，我不知为何这个曾经令我尊敬的“记者、编辑、老师”，会突然对我做出这样兽性的举动。我挣脱开他，对他说：请你冷静一下，我结束了实习后，我们也只能做好朋友。我没有办法接受这样。我当时希望用非暴力冲突非公开化的方式让他明白，并结束不当行为，然后他一直抱着我，对我说：“我们今晚就在一起，我们今晚就在一起”，我在害怕和慌乱中又挣扎开了。

我一直记得他对我、对前台工作人员说的话：只是送我上来，他就会回去。我赶紧问他（也想提醒他）：“您是不是要回去了？时间不早了。”可是他却说：“我不回去了吧，我现在回去我舍友也该睡了。”我害怕地一再向他强调：我们只能做朋友，我也快离开北京了。他就说，你睡吧，我保证不会伤害你。我穿着衣服躺下了，一直不敢睡过去，他也在我旁边躺下了，我强迫自己清醒着，只希望这个可怕的夜晚尽快过去，可是后来还是睡着了。也许是天快亮的时候，我感觉到他在用手解开我胸前的纽扣，我惊醒过来，开始挣扎，他继续动作，又用手掀开我的裙子，我用力挣脱，无助地喊，不行，不行，你不要这样，你放开我。但他并未停止，他把手伸进我的裙子里，捏我的腰、背、肩膀，用力抓掐我的胸部，我求他不要这样，我觉得很疼，但他听到我这样说，仿佛受到某种刺激而更显兴奋，他带着激动的语气说：“你好白好滑呀！”又开始在我脖子上吮吸，将脸贴近我的脸，扣住我的下巴，凝视着我的脸，我用力起身，他又用胳膊压在我胸口，我尝试几次，他看到我一直的拒绝态度终于放开我，我站起来，他说我送你回学校吧，又拿出 500 元给我，我奇怪地看着他，他只是笑笑，又突然说：这是之前我让你帮我去参加的一个新闻会给的车马费，当时是你去的，奇怪他们怎么会后来给了我。我觉得有些恶心，并没有收下。

我回到学校后，内心犹豫了很久，我不知该怎么办；也想过报警或告诉报社的其他老师寻求帮助，可是我非常害怕这样的事会被公布出来，也害怕我的父母得知此事后，更会心痛愤怒不已，父亲身体一直不好，我不愿他们更多地为我担心。我想侵犯我的人应该能从我的态度和委婉的话语中明白我的拒绝，我就能逃离开了。另外由于我是毕业生，在最后那几天有太多的行李需要整理、繁杂事项需要处理，重重事务和压力下，我最终放弃了及时报警。

后来几天我又收到周洪双的微信，他说想到学校来找我，我坚持拒绝了他。但他并没有停止，仍在我要离开北京回家的那天找到我并再次骚扰我。我那时性格非常柔弱，心里想的一直是就快离开了，回到家里就好了，以后也不会再有机会遇到。但我远远低估了人性的低劣与复杂。另外，他一直声称对我是出于“非常喜欢”，而他在当时没有正式婚姻关系，我虽觉得疑虑和不适，但并没有完全怀疑他所谓的“喜欢”。以我当时的价值观，我对世界、对有“光环”的人和单位，是有基本而普遍的信任的，但后面才知道这是多么荒谬。

我回到家里后，开始整夜整夜地睡不好，时时伴随着噩梦惊醒，我依然持续收到周洪双的消息，经常有希望我拍摄自己的私密照片发给他的要求，并总是暗示期待能够发生亲密关系，我一次次拒绝了他。但与此同时，他谨慎地一再嘱托我不要让报社里我认识的其他人知晓这件事，原因是：“他们会问来问去的，我懒得跟他们解释”。我心里觉得疑惑又痛苦，但不敢

和父母提及，而后面看了林奕含的书写才意识到，这正是他利用的高耻感乖女孩的强烈自尊和性格弱点。

后来，周洪双仍然一直联系我，表达着所谓的“喜欢”，他找到并关注了我原来的微博账号。在2017年2月，我突然在微博上收到一个人的消息，内容是很多不堪入目的侮辱谩骂和她与周洪双的部分聊天记录截图。我看了他们聊天记录的时间、内容以及女生的态度，才知道原来在2016年6月30日他第一次侵犯我之前，已经与该女生相处了好几个月，一直在恋爱状态中。而在后面他对我表达了所谓的“喜欢”之后，仍与该女生保持关系，并对任一方隐瞒另一方的存在。这件事情之后，我开始出现明显的抑郁症状，失眠、胃痛、对一切失去热情。当然，后面也了解到，在全过程中，周洪双在试图交往和发展的，仍有在我和这名女生之外的人。

2017年3月至8月期间，他继续纠缠，有时深夜突然来到我的宿舍楼下，有时不断网购一些廉价而无意义的东西寄来；他时而假作真诚地“道歉”，在我反复表明“不要再打扰”的态度之后，他曾对我说：“你以为我就找不到你的家吗？”我不知他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来，我恐惧家人受到新的伤害，选择了默默忍受。

所有的痛苦、折磨、威胁、诱骗持续到2018年6月，我不愿再屈辱地忍受，严正地申明了我的态度，并表示这件事我会公开真相。周洪双得知我态度后的做法是：他在7月1日找到了我的家中，并在我母亲不知情的情况下向我母亲编造了一系列谎言。因为之前我认识周洪双是母亲的同事的儿子介绍认识的，所以妈妈知道这个人，而我在实习结束后也未向母亲提及过被他猥亵侮辱的事情，所以妈妈在7月1日那天还很好地接待了他。见过我母亲后，他得意洋洋地发微信告诉我：已找到我的家，已见过我母亲。我清楚地记得那天下午我正在参加一个考试，我关闭了手机。等我走出考场，才看到妈妈打来的未接电话和发来的消息，原本妈妈想在周洪双找到她的第一时间向我确认并询问相关情况，但我因为考试未能接到。我与妈妈通了电话了解到全部过程，我已无法用语言表述当时的心情，但那确实突破了我对一个人的低劣程度的想象极限。这样一个看似“光明”的“知识分子”，可以在侵犯侮辱我之后，再在我家人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侮辱我的家人。既利用我曾经的软弱，也利用我家人的善良。

两年前，我天真单纯，带着美好的憧憬和好学的心态走进光明日报的大门开始实习，却没想到，等待我的是整整两年如此黑暗、痛苦、凌虐、创伤的经历。我恨自己曾经的怯懦和无知，但我认为，这样的“记者”存在于这个我曾深深信赖与仰慕的地方，更是可怕、可悲的事情。当我到光明日报实习，在报纸发表了第一篇文章时，我很高兴地告诉妈妈，她也很高兴地对我说：“从小培养你写作，现在有了实践的机会，你好好努力，也好好珍惜，我为你高兴！”而我们都没想到，两年的噩梦，披着“良善”外衣的恶劣、残忍、欲望和暴力，已在不远处窥伺着我，利用我的善良和单纯，又利用我作为女生的恐惧、隐忍、脆弱，而这段经历所造成的痛苦、绝望、创伤，也会无尽头地缠绕我，折磨我。身心的痛苦，使我还将面临漫长的治疗，我亦不知该如何面对父母，面对未来。

7月7日，我向光明日报纪检部发出书面检举信。通过这一正规的、官方的渠道，我在检举后两个月得到了一个答复。检举过程和答复内容我将在下一条微博里记录出来，如果我还能发得出下一条微博的话。

2018. 11. 1 《幸存者日记：与伤痕一起共生的一百天》

作者：花花

来源：微博@广州性别中心

原文链接：https://www.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301591145508115#_0

距离花花举报雷闯的那一天已经过去了 100 天，花花把自己这 100 天的日记分享出来，除了有她自己深陷其中的观察，也有她最真实的那一部分生活，这些生活细节呈现了她与隐秘伤痕共生的经历。100 天，是个让人有期待的时间距离。对她而言，变化可能不会那么快，但是变化依旧在缓慢发生。

写在前面

今天的这篇文章很长，七千字。

体例也很奇怪，是一个人的日记。

时间是从 7 月 23 日到 10 月 30 日，正好 100 天。

本文的作者是 100 天前指控雷闯的那个女生。

她把自己这一百天的部分日记分享出来，希望对这 100 天，有个严肃但是轻松的回顾。（方便阅读和保护隐私，有做过修改）

我们知道，很多媒体都对 metoo 做过复盘和梳理。

但是本文不同的是，除了有她自己深陷其中的观察，也有她最真实的那一部分生活，这些生活细节呈现了她与隐秘伤痕共生的经历。

100 天，是个让人有期待的时间距离。

对她而言，变化可能不会那么快，但是变化依旧在缓慢发生。

第一天

2018.07.23

为了镇静一下偷偷多吃了两颗药。

“转移疫苗舆情”是听到的最扯的阴谋论。唯一和朋友开的玩笑是，请问买通我的医药公司什么时候可以帮我还一下蚂蚁花呗。

雷闯联系了记者，私下给他们发了第二封声明，一个人的求生欲居然可以到这种程度，比起撒谎，我倒可以说是被这种人性的不稳定震惊。

妈妈知道了这件事，哭着向我道歉，这可能是我这辈子最心碎的一个时刻，最后握紧手机，一字一句的跟妈妈说，“你不要哭，要哭也是雷闯哭”，我猜我是这一刻彻底原谅自己的，我不能允许我的负罪感和羞耻由别人来承受，这一切太难了，代价太大了。

PS：后来我一直很好奇妈妈怎么会去看“自绝于江湖”上的文章，妈妈说，其实她那个时候在住院，没敢告诉我，躺着太无聊了，不停刷手机，结果看到我的故事。

解释权

2018.07.24

昨天雷闯跟主流媒体发了第二封声明，晚上草草回应之后，接受了朋友们的建议，也接受主流媒体的采访。

很多很多人到家里来，都是女性，我们一起坐在充气床上。

大家静静地看着我，我突然脑子清楚了很多。

晚上有媒体给我们看了做的视频节目，题目居然是“雷闯半夜解内衣”，被这个题目吓到，也被某些媒体陈腐恶臭的性别观念吓到，**残酷故事的重点，居然是内衣和避孕套**，这个世界从里到外都坏透了。

暴露

2018.07.25

另一个视频节目没有给安定医院的就诊单打码，一切身份信息都被爆出去，微信收到了很多骚扰信息，没办法只好把微信的添加方式全部禁用了，手机给洋葱带去上班。

还有一个记者打电话自称是我的朋友，洋葱接到电话，发现对方问的都是”报没报警“这种问题，最后才发现是记者，无语了。

封杀令来了

2018.07.26

“也许我们的文学、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媒体、我们的传统所歌颂的爱情里的美，就是暴力而已，不是美。

战火蔓延的 metoo，至少会真的让人有一种“男权社会”的实感，性骚扰、性侵害真的太多了，太密集了，几乎各行各业各个年龄基层都会发生，必须动摇它改变它摧毁它，改变这个制度。

赢一次就好了，赢一次我们就可以持续的赢。”

发完这条朋友圈就睡了。

早上九点，央视主持人朱军被指控性骚扰。

下午看到朋友圈消息，说上面下了 metoo 禁令，大规模删帖到来，声音渐渐小了一些。我还是太乐观了，各个方面都不会允许有生机的，怎么可能让你赢呢，万一你乘胜追击怎么办。

伤口的样子

2018.07.27

想起我在村里的时候，参加了一个线上的写作班。

用了一吨乱七八糟的方法之后，我写下了一个非常残酷和真实的场景。

“她看着那盏蜡烛灯，跳跃的火焰透过空白的杯壁在墙上投映了一个巨大的影子。突然想起童年突然闯进去的那个天主教堂，以及那时第一眼看到的那扇彩色玻璃窗，她在这个卫生间漫水的酒店房间里回到了8岁，想象身体轻如一片面包，一根漂浮在河面的桃枝，或者如她所愿，是一粒在彩色光柱下跳舞的亮丽尘埃。但是实际上，她只是一条横尸在白床单上的鱼，一开一合，里面是从童年吹过来的海风，外面是乱坟岗，吸气，呼气，一开一合。另一只鱼凑过来，想吸一口氧，盖住，像是给教堂里的玻璃窗贴了遮光膜，亮丽尘埃一下子灰了，她重重跌落，掉在这张不洁净的小床上”

我那个时候已经知道，伤害是无处遁形的，这会是刻在我记忆里很深的一个故事。

毕业那几天，接到他的电话，他给我发了一张照片，问我现在长什么样，他肯定不知道我已经胖了三十斤了，我握着电话，用最后的力气告诉他，你不是一个好人，你给我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你是我的噩梦.....

他轻飘飘地说一句“但是你不恨我，我听出来了”，我默默把这句话写下来，觉得痛心。

我觉得，最残酷的一件事是，有人给他寄信，让他去自首。这种行动策略，其实就来自于他。他肯定没想到，他有一天会被自己的教科书式维权方式给绊倒。

看了一篇文章，作者把他和另外一个人弄混了，偷偷联系作者，请她改过来。因为哪怕这个人是雷闯，我也希望他是被公正的批评。

有些举报信的存稿，我看不了，因为我想把这个过程写的轻松愉快。但是真实情况并不是这样。

我想到我一个人在重庆的街头上走，有人过来搭讪，我回去示威性的讲出来，事后又觉得可笑。我心里觉得，我向他证明自己是可以被喜欢是件很屈辱的事情。

有个采访视频，我被骂得很惨，我看着那些留言，在想，这样也好，他的确要付出一些超额代价，可我也付出了，这样就扯平了。

所以，我真的对得起他了。

这件事对我个人而言，已经结束了。

希望他诚实面对自己的罪与罚，这是救赎的最后一步了。

歉意

2018.07.28

做梦梦见雷闯在微博上骂我，梦见他的小孩，梦见他叫我给他的小孩道歉。

我静静醒来，发现枕头湿了。

机会

2018.08.01

妈妈把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拍照发给我看了，她一直希望我自己回来打开看。

我想起和她一起去学校面试的时候。

我在学校里哭了，妈妈以为我是担心考不上紧张，一直安慰我，

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我不敢在这么漂亮的学校里四处走动，因为这里离雷闯实在太近了，哎，天知道我有多想有个读书的机会，但是当它离我这么近的时候，我却在祈祷，考不上也是好事，万一这里也是悬崖峭壁呢，我想苟活，不想这么辛苦。

很多人对幸存者的真实生活了解太少了，性侵的故事当然不仅仅是性侵，但是最后，如果无法疗愈，性侵就会是整个人的底色，选择一下子就少了，成为手里握不住东西的人。

梦

2018.08.10

做梦梦见自己在吃火锅，周围的女孩子叽叽喳喳，店里的电视机上在放一个傻逼电影。

在梦里我仔细看了一下周围的女孩子，她们都很漂亮，因为她们是北影的学生。

猛然想起，这个场景我见到过，这个火锅店就在住的酒店附近。

醒来开始搜索，真的把三年前的酒店找到了。

纹身

2018.08.13

我去纹了身，把写举报信的日期纹在了手腕上，希望时时刻刻要有这种勇气。

少女菲问我，你会担心同学知道你的故事吗？

我说，那我就要把我的纹身给他们看！



遗址

2018.08.14

少女菲陪我去以前的酒店逛一逛，我还带上了尤克里里，准备去夜夜笙歌。

那家酒店周围是一个静谧的居民区，孩子在小区里玩耍，老人坐着聊天下棋，他们当时是我最羡慕的人，羡慕到恨，我的世界已经碎了，他们的完整无缺，可以笑、生气、玩玩具。

酒店的房间实在太小了，我静静坐在里面，想起了无数个细节，想起为什么没有继续要求他睡在地上，是因为洗澡之后水漫出来了，没有办法铺被子。

想到半夜起来，坐在马桶上，搜科普文章，想看看自己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

还记得搜了一个问题是“第一次发生关系的人一定是自己喜欢的人吗”

答案忘记是什么了，但是从那一刻开始，我接受了一种，答案在别人身上的命运。

少女菲问我，想对三年前的自己说些什么吗？

“你真的很棒很棒，我很高兴你坚持了二十几天走到了这里，你值得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爱，也值得最温暖的性，真喜欢你呀。”

说完感性的哭了一下下，灾难一样的 20 岁，有我最喜欢的那个自己的样子。

那天又去了明十三陵，雷闯在徒步休息日的时候，曾经邀我一起去玩，在靠近南山的地方，我背了张枣的诗，《镜子》。

“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

如果当时徒步在这里结束就好了。在这里被车轻轻撞一下，粉碎骨折走不了路就好了，遗憾的幻想了一下。

凝视

2018.08.18

看见弦子接受了采访，写了一篇关于“以受害者形象被凝视被观看是怎样的一种体验”的长微博，我很有同感。我偷偷在微博上跟她说了会儿话，考虑了一下，告诉了她我的身份，还把少女菲在十三陵拍的一张照片分享给了她。照片里的我很胖，头发乱乱的，但是脸上，腿上，小肚子上，都是生机勃勃的样子，这张照片拍在举报之后，里面的我绝对不是那个，被性侵的女孩，我是个自由奔跑的女孩。

到今天，我依旧在想，站出来的人想要表达的绝对不仅仅是控诉，我们在讲述这段经历的时候，是在重新找回尊严和价值感，我个人很难忘的一个时刻，是接受采访那天，很多女性围坐在一起的那个时刻，我很感激我收获了这样的宝贵的关注和凝视。

我发自内心的希望，掌握传播资源的媒体也好，个人也好，也继续有力都传达“有力量的声音和形象”，从某种角度来说，我认为“有力量的人”是这个社会的荣耀，希望我们能同享这样一种光荣，和有力量的人一同前行。

文明苦果，共同承担

2018.08.20

看到了雷闯的老婆给所有朋友群发的消息。

给雷闯性侵的事情定性为“被几个亲近的人算计”

非常震惊，但是仔细想想，这对她来说，的确不算一件容易的事情。

自欺欺人是看似容易却最艰难的一条路。

我的经验是这样的，希望与她共享。

刻字

2018.09.06

有了一支 Lamy 的笔，粉紫色，朋友说，可以帮我刻字，想刻什么呢？

当时想着，要不就把名字刻上面吧，掉了容易找。

后来，想了想，说，刻 metoo 吧。

好好笑，7 月 23 号那一天，我唯一感到快乐的一件事是，这个故事讲出去了，我的故事就结束了，它结束了在 23 岁，我可以往前走了。

但是思考刻字内容的这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故事不会结束的，我的故事在这只笔上，在我的电脑桌面上，它们有我的挣扎、有我的力量、它们成全了我是“我”的那一部分，所以，它结束的那一天，应该是性侵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的那一天。

亿友公益

2018.09.11

第一次收到了亿友公益工作人员的微信消息，内容大致是 99 公益日来了，请支持他们的工作，为他们筹款。

佛了。

当时收到了那么多来自所谓亿人的骚扰信息（他们全然忘了当时我徒步是去干嘛，只记得我指控了伟大领袖雷闯），我就不信这位新法人会不知道写举报信的人是我。

去亿友公益的公众号上去看了看，发现它们的反性骚扰推文内容是这样的。



可能连公关都不感兴趣了，管你又被性侵，是人你就要给我用起来，物尽其用的典范了。

山竹! 山竹!

2018.09.16

山竹来惹, 和菜菜在全家买了一堆饭团包子, 还趁着停课这种宛如过年的心情, 买了一杯可乐……但是感觉周围动静还小, 可乐有点不好意思喝了。

芋圆! 芋圆!

2018.09.17

做了一大碗芋圆, 没想到还没过完一天, 就和菜菜把屯粮吃光了, 靠芋圆抵御山竹!

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

2018.09.20

晚上给所有的我最喜欢的东西拍照, 拿了一本书, 是里尔克的《给青年诗人的信》。

“你还年轻, 对于你心里的许多疑难, 你要多多忍耐”

“寂寞地生存是好的, 因为寂寞是艰难的, 只要是艰难的, 就使我们更有理由为它工作”

“在根本处, 也正是在那最深奥、最重要的事物上, 我们是无名的孤单”

...

太好了吧, 里尔克。

小裙纸

2018.09.25

今天是快乐的低胸胖铝孩!!!

Ford 女士

2018.09.28

今天早上看了 Ford 在听证会上的自述, 非常难过, 就, 我知道是真的, 我为什么会知道呢? 我们为什么会知道呢? metoo 这么多故事, 没有录音没有证据没有视频的故事, 我们为什么相信这是真的, 是因为, 我们可能都经历过这样的心碎时刻, 是完完整整的破碎, 讲述, 是自己把自己捡起来, 瘸腿断脚的捡起自己……

我太理解 37 年再讲出来的意义、动机是什么，我们不能把这样的人渣送上荣耀之位，一旦他真的上去了，你的余生，会在他的滚动新闻里、朋友圈转发消息里、甚至电影屏幕上痛苦的活着，你知道他的真相，月之暗面，但是你却毫无力气，打出那一拳。(我个人最痛苦的一天是 me 计划拉票的那几天，我朋友圈都在转发雷闯的消息，说雷闯要筹款了，他是我们的好朋友，大家帮帮忙)

今天跟妈妈讲电话，说，其实啊，metoo 可能是我的 icu，我幸运活下来了，但是，这个生存质量到底怎么样呢？

“我写了《我杀死了邓飞》后，未遂一文可删可不删，未料有人因我改变对邓飞等人的态度，暗中组织对我的算计，其用心和手段，真是刷新了我对卑污的认识。”

黄章晋，邓飞，真的也太垃圾了.....

50:48

2018.10.07

卡瓦诺还是当上了最高法院大法官。

性侵指控离“身败名裂”的杀伤力，可能还差十场 metoo。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

2018.10.08

“你知道吗？你的文章里有一种密码。只有处在这样的处境的女孩才能解读出那密码。就算只有一个人，千百个人中有一个人看到，她也不再是孤单的了。”

“真的吗？”

“真的。”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后记》

是真的。

离开防空洞

2018.10.09

我对蠢、笨、天真，这种批评基本无法容忍的原因，是因为，我真的在这种定义和贬低里低头活过几年。

当时要纹纹身，第一个想纹的地方，其实是脖子后面那一小块凸起来的地方，低头求生的那几年，那里不知道怎么就凸出来了，那里是曾经自尊心的小小坟墓。刻上我的重生日，让23岁的我为20岁写一个彩色的墓志铭。

最后没有纹在那里，纹在了手腕上，时时刻刻，我的手上都要有这样一种，死而复生的勇气才可以，但是也并不是每次都有的，偶尔有一点，偶尔又想把它涂掉。

昨天在书店里，又买了一本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晚上重读一半，梦里梦见一半。

我有时候忍不住会重新讲雷闯，一边讲一边嫌弃自己实在是太絮絮叨叨了，做了这么多事情，让他过去不好吗。

没办法啊。

我走出了当年的酒店房间，但是还有一个月之暗面，还是没有走出去。

譬如这样的时刻，我就在坑坑洼洼里，缓缓打转。

插刀

2018.10.11

半夜做梦起来，在房间小小声念书，让自己平静下来。

梦境是很神奇的，记忆也是。

我有时候会梦见一些我忘记了但是真实发生过的对话。

这次梦见的是“我不插了我不插了”

可以插花，插打印机插头，插播一条最新消息。

可是，人，可以在人身上用这个动词吗？

可爱的广州

2018.10.16

昨天喂完猫，拿着少女菲的巨额糖水红包，快乐的吃了炖奶麻辣烫椰子鸡。

接下来又吃了百花甜品冬阴功火锅双皮奶红米肠鸡公煲.....

音乐工作坊

2018.10.21

贫穷的我去参加了音乐工作坊，早上迟到了两分钟，结果一进去就要对着一群人，啊啊啊，嗷嗷嗷，呀呀呀的叫，很慌张，所以一整个上午都在想怎么才可以逃跑。

晚上看见了工作人员给自己拍的照片，自己圆滚滚的坐在地上，又软又可爱，就偷偷摸摸发在自己的微信公众账号上，这是三年来第一次发清晰的近照。

不可爱的广州

2018.10.24

广州的秋天迟迟不到，紫色加绒卫衣什么时候才可以穿!!!

简历

2018.10.25

收到实习简历的实习机构在向我的同学打听我的情况时，知道我是雷闯事件的当事人了。

这也许就意味着我的同学们当中知道这件事的人，应该不少。

从机构回家的路上，想了很久。

如果这个故事的讲述权力不在你自己手里，交由他人去演绎你的故事，是危险的。

如果我的同学，是因为称赞我的勇气去讲给要给我实习机会的人听，我会很遗憾，因为这是证明我的工作能力的的事情，不应该用这个例子来体现。

是啊，事情过了那么久，我只会在很微小的时刻，认为这是一个勋章，大部分时间，还是认为，**这是个暴露疗法的伤口，最想要的是不要暴露。**

重要小事

2018.10.27

早上 7:30 起来炒荞麦面，结果难吃程度爆表，放了虾仁也救不活了。

课堂上要做三分钟演讲，我犹豫了半天，把内容换成了 metoo，讲了 metoo 的知识生产。

但是讲的时候，想到自己的微信头像，是自己的纹身，满脑子都是，他们会不会发现我呢？发现了会怎么想呢？会跟别人以“雷闯事件的当事人”介绍我的全部吗？

在朋友圈小范围讲了这件事，有人说，应该夸你呀，说你是 metoo 里的勇敢女性。

很遗憾，这是个形象，这不是我，这个形象不能成为我生活状态的延续。我的生活状态，有一部分是芋圆糖水课堂阅读加上努力推起 25kg 杠铃和积极还临期图书，还有一部分是呕吐做梦排队买药等号就诊。我不能完整的做一个“坚强女性”。

好奇心日报发了一篇弦子的文章，我看了几遍，开心的想，这就是和我聊天的弦子呀！

后来有看到朋友圈的记者，批评这篇文章存在严重的新闻伦理问题，我仔细看了又看，才发现里面有些细节，细致到让人头皮发麻，工作单位、房租、地址全都写出来了。

我们关于性暴力性骚扰这个议题要学习的的东西还有很多，我们的媒体、教育系统、公职人员、社会组织.....都需要学习需要被教育。

感觉同学讲出我的故事，弦子和记者的闲聊被写进报道里，其实是同一件事。

其实还是漠然，不关心事情的本质，不过是写更好的文章、证明自己知道一个人的秘密而已。

100 天

2018.10.31

在白云山上去踩点，被蚊子咬了三十个包，广州的天气实在太好了，天很蓝很蓝。我不得不起在云南四川游荡的日子，我在那里弹琴、唱歌、为我认识了三两天的人流眼泪。

其实我什么也没有错过。但是要是选择，就更好了。

作者还想说一些话。附在最后：

这些日记，涉及对一些人物的评判，有具体事件里的人，包括曾经打交道的媒体，还有可能看到文章就直接会猜到身份的同班同学。（别紧脏）

批评媒体，不代表我不认可 metoo 的进程过程中，媒体促进事件讨论，在繁杂混乱的舆论场促进性侵议题进入公共视野的努力。我们都是在不完美的社会里成长起来的人，意味着我们不会是完人，但是切勿因为环境如此，就放弃学习思考进步的能力，我希望我的不愉快经历，可以促进我们一起思考，一起努力。

最后，其实看到自己对 20 岁的自己讲的话，有些不满意，我还想说，谢谢你，我一点也不怪你。

2019. 1. 9 《炮友违约不带套内射，事后称自己有艾滋 —— 报案实录

【硝美丽】

作者：肖美丽

来源：硝美丽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d7jwyiZWsfbumypsQQNfw>

大的点点滴滴

吴菲(化名)坐在派出所的一把滑轮办公椅上，警 cha 在她对面的电脑上打着报案记录。我们在这个散发着烟味的格子间已经待了差不多两小时。由于紧张的缘故，初冬成都的室内也显得闷热，让我脸颊发烫。

警 cha 问：“你不认识他为啥要约他出来发生性关系喃？”她说：“一定要是认识的人才可以吗？”警 cha 追问：“是为了寻找刺激吗？”她顿住了。“问你呢？”他催促她回答。她的眼睛望向我，我用口型对她说：性...欲...。她回答：“人都是有性欲的啊。”警 cha 继续把所有情绪都藏在烦躁里，一边在电脑上敲字一边说：“（约炮）是为了满足性欲嘛。”

写在前面

国际刑事法院对强奸的定义是：“.....通过武力，或使用武力的威胁，如暴力、逼迫、监禁、心理压迫或是滥权，或利用有胁迫性的环境来对付另一个人，而对方并非真心地同意。”(http://suo.im/5r2MBj) 判断是否是强奸，核心在于有没有“违背对方的意志”。

然而当下社会对强奸的判定标准还非常苛刻，“婚内强奸”和“约会强奸”这样的概念还未被大众理解。即使是在双方都同意的性行为中，一方做出违背另一方意愿的行为也是强奸。Stealthing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指的是男性故意在性交的过程中偷偷摘掉或故意破坏避孕套试图让对方怀孕或感染疾病的行为。

2018 年冬，一个遭遇约会强奸的女孩来找我求助，强奸她的男子在事后告诉女孩他有艾滋病。女孩选择了报警，我陪她全程走下来，她的沉着和勇气让我赞叹。这是一个非常珍贵的经历，如果让更多人读到，会更了解关于：约会强奸、艾滋预防、如何 wei 权、报案后会遭遇什么、如何陪伴受害者.....等方面的知识。

征得她的同意，我把这个过程写了下来。为保护当事人隐私，事件细节有所调整，全文除了我的名字外都是化名。全部内容都不是虚构的，但我也无意证明它们的真实性，全凭读者自己判断吧。

1 求助

2018 年初冬的一个晚上，微信上一个没怎么说过话的好友突然给我发了消息：

“肖美丽，我的炮友欺骗我，在我体内射精，算不算强奸。”

“算。”

“我可以告他对吗？”

“比较难”

“那我该怎么办？是我活该吗？”

“当然不是”

我没保护好我自己

肖美丽

我才18岁

刚满的

我炮友不把我当人看

我还害怕他有艾滋

因为他嫖

他真的没有良心的

他喝了酒给我说他有艾滋

我哭了

然后他又说是喝了酒逗我的

说我别那么紧张

还让我跟他回床

我吓坏了

我不知道哪句是真的

我明天就要去检查

我身边只有一个朋友知道这个事

这段时间我能不能跟你聊天

我真的很害怕

事情发生在当天下午,女孩发来了她和那个男人的聊天记录, 男人说:



显然,这个男人认为——把一堆可能致孕且声称含有艾滋病毒的体液在违背他人意愿的情况下射入对方体内,只需要说几句道歉就没事了。当他发现吴菲没有“翻篇”之后,他非常怂,立刻就把自己的微信和豆瓣头像都改成了国旗,名字也改成了爱国爱党少先队员之类的。这种强奸恐吓完女人就对祖国表忠心的行为真的很值得玩味。

我决定帮她。我告诉她近期检查没有用,72小时内还可以吃紧急阻断药。她说明早有课,又撤回了那条消息,说:“都这个时候了,还想着上课。”

第二天早上吴菲跑了好几个地方,最后确定“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可以买到药。医生问她有没有钱,她说有。其实她没有,但她想再没钱也要吃药。检查费加买药一共3033元,她只有一千多,情急之下给一个表哥打了电话。她知道这个表哥也约炮,所以在这方面不会“掀”(骂)她。

我问她需不需要我去医院陪她,她说:“不用,没事了,药已经吃了,下午再查两个就好了。”我说:“我还是去找你吧,见不到人我不安心。”听到这里,她有点鼻音:“那你来吧。”

我担心自己可能把这事搞砸,毕竟我没有任何专业经验。好在我的朋友成了我的智囊团,她们当中有律师、女权行动者、学心理的、学社工的……我在陪伴吴菲的时候,她们在陪伴我。见她之前我提醒自己——我能给的就是陪伴、聆听、把我知道的信息告诉她,不管她的决定是什么都支持她。

吴菲说她在门诊部二楼,“绿色的外套,红色的书包”。医院修得太大了,很暗,舍不得开灯似的,显得非常冷清。我搭扶梯上去,她说:“我好像看到你了,你一个人吗?”我说:

“一个人。”

我第一次见到她，绿色是翠绿，红色是玫红，像是刚从颜料卷里刚挤出来的颜色。她垂着眼睛，头微微低着，扎一个马尾，头发黄黄的，很多断掉的或者新长出来的碎发从头顶不规矩的冒出来，让她看起来有点毛茸茸的。我们有一段时间的沉默，然后她说：“其实我有点内向，别人见到我都不敢相信我是那种会出来约的人。”

2 犹豫

从为平热线那里她知道了报警可能遇到的状况。她的表哥和朋友都劝她算了，她准备回学校，我陪她去地铁站。我们走错了路，医疗中心周围荒凉极了，马路很宽，高架桥很大，树很小。

我们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谈到现在几点钟了，看了一下时间，她停了下来，她说这事还没过 48 小时，意味着现在还能取证。她身体里那些伤害她的证据正随着体温渐渐失效，她说：“万一不只我一个人呢？万一之后他对别的女生做出更严重的事情呢？至少我还能给他留个报警记录。”



最让她害怕的是报警之后警 cha 会传唤那个男人。她不止一次给我介绍这个男人的历史：十五六岁就组织一群小孩偷电瓶车、开过“鸭厂”（组织男性性工作卖淫）、贩过毒、嫖过 100 多个女人、有很多前科，现在给一些大公司卖刷流量的手机号。他知道一些王菲的个人信息，王菲极度怕他报复自己。

那些“丰功伟绩”在我听来有可能是被夸大的，但在王菲眼里它们比事实更真实，它们给她造成的恐惧也比事实更真实。她的恐惧还来自她不太了解的艾滋病，以及紧急避孕药和阻断药会对身体造成的不良反应。请记住这些恐惧，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她时刻被它们包围着，有时这些恐惧还会从她身体里溢出来将我一齐包裹住。

她犹豫着，既不甘心又非常害怕，我们停在路边。我说现在医院还没下班，不然先把证据取出来，也许以后能用得上，现在想想我真是侦探剧看多了。我们问了前台、检验科、化验中心、妇科医生……所有人都告诉我们这么做没用，只有警方取样才能成为证据。王菲还是挂了号，医生听了原因后略带疲惫的脸上多了一些愤怒，轻微的叹了口气，她知道这是无用功。

这段时间王菲不断的权衡利弊，她的不甘心占了上风。快五点了，她说派出所要下班了，明天一早就去报警。拿病例本的时候我问医生如果明天早上去报警，还能提取出有用的证据吗？医生问：“为什么不早一点，要明天早上？”我说派出所下班了。医生说：“派出所还有下班的啊？”

医生语气强硬的话点醒了王菲，出了医院我们就打车去了事发地的派出所。我在车上打电话给一个朋友，让她把 074 热线做的那本反性骚扰小册子里关于报警的内容帮我念一遍，把耳机分了一只给王菲。那段内容显得好短，但还是给了我们一些底气。

3 报案

“报案。”派出所大厅里我只能听到自己说话的声音和心跳声：“强奸。而且那个男的说他有艾滋。”那里坐的一排警 cha 都是剃着平头的男人，看上去没什么差别，我就选了直线走过去的那个。他面露疑惑，我又解释了一遍。吴菲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她紧张得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说：“我们要一个女警 cha”，大厅里唯一的女警被叫了过来，我有点欣慰。没想到女警撇着嘴瞪着眼，身体像一下子垮了似的，变得像个叛逆的中学生。

男警带我们到了一个小办公室，他问：“你们俩谁报案啊？”我说：“她”。吴菲详细的讲了一遍事情的经过：

她在豆瓣上认识了一个炮友，有文字记录证明她要求一定要戴套而且不能有传染病，男人答应了。第二次约炮的过程中，男人说没有套了，她让他出去买，男人不愿意，她说她自己出去买。结果被推倒强迫发生了性行为，她用力挣扎却无法动弹，情急之下只能大喊不准射在里面，但他还是射了。吴菲觉得自己被强奸了，非常生气，穿好衣服离开了，愤怒之下删掉了男人的微信。她买了紧急避孕药赶紧吞下，在网上搜索关于避孕的信息。得知吃药不一定有效，又把男人的微信加了回来，希望保持联系。这时男人说他有艾滋病，吴菲崩溃了。过了一会男人发了一段语音，笑着说是喝了酒，头晕，逗她玩的。

男警听了之后一边翻着吴菲的聊天记录一边问：“他为啥要说他有艾滋呢？为啥要那样说呢？”吴菲很慌张，她还在继续她的回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有艾滋，我很怕，不知道他说的哪句话是真的……”我只能替她回答：“不知道为什么他要这样说，反正他说了。”

男警问：“这个豆瓣 APP 是个专门的约炮软件吗？”她回答：“不是的，是看书看电影的。”男警：“那你为什么在上面约他？”我回答：“上面也可以认识朋友约线下见面的。”男警不耐烦的看着我，抑制着厌恶似的对我说：“你到那边坐一下，让她来说。”

整个经过对这位男警来说似乎太难理解了。

“他在哪儿说的艾滋喃？”

“微信上，你往后翻嘛。”

“做了事之后他把你微信删了？”

“我把他删了，因为我很气。”

“他在哪儿说的哦？”

吴菲指着微信聊天记录：“这上面啊。”

“但你说的删了得嘛。”

“删了之后加回来了啊。”

“他之前跟你说的他有艾滋？”

“他之前没有说。我觉得自己被强奸了，我很气，把他删了，吃了紧急避孕药，药不一定有效，又加回来了，你听懂没有嘛！”她哭着喊出这段话。

“不要着急嘛，我要问清楚撒。”他闭嘴看了一会儿聊天记录，吴菲一直在抽泣。

过了一会男警问：“他有没有女朋友喃？”

“有。”

他用手机给聊天记录拍照取证，一边拍一边骂：“日你妈的，反光。”吴菲举了一个笔记本帮他挡住直射光线。女警蹲在屋角抽烟玩手机，时不时的发出打喷嚏和噗嗤笑的声音。男警嫌要拍照的内容太多了，又骂：“日你妹，这么多。”拍完照他让我们上楼去，我才意识到刚刚不是笔录，笔录还没有开始。

4 笔录

【第一回合】

和电视里经常出现的场景不一样，笔录不是在一个小房间里，而是在一个有十几张桌子的大办公室里进行。要在如此公开的地方询问这样的案子，这让我惊讶。

男警在尽头的一个格子间开了电脑，我们坐在他周围。女警在一张办公桌上翻来翻去，

问男警那些东西能不能吃，他们贫了几句嘴。我意识到那是男警的办公位，从我们进派出所开始他们都没有告诉我他们的名字，我瞄见那里贴着名牌，写着：“马于”（化名）。

办公室里除了我们还有一个在收拾东西的警 cha，过了一会儿他招呼道：“我走了！”女警干巴巴的喊了两遍：“我也想走……”她的话浮在空中没着没落的。

为了说服王菲赴约，炮友把他的身份证号发给过她，警 cha 根据号码调出了他的身份信息，我们第一次知道他的名字：李奥（化名）。

笔录开始了，马于让我坐远一点不准说话，他把王菲的手机拿走了。她陷入了孤立的状态，我庆幸还能坐在她身边，但大多数时候，我能给的也只是一些眼神上的鼓励。马于声明道：“我在这儿问你是代表工作上问你……你要理解。我们之间没啥的，都是结了婚的有老婆有娃娃的，给你说一下。”

笔录的过程像用钝刀杀死粘鼠板上的老鼠那样漫长，大概就是楼下的那段对话乘以1000 倍的痛苦。我尽力消化和复述这场漫长的问询，但它非常的重复和琐碎，有时甚至令人抓狂，还请亲爱的读者朋友们准备多一些的耐心。

这是一种命令型的询问，与其说是“询问”不如说是“反问”更合适。在我看来，他提问的目的常常不是为了答案而是为了确定他的假设，有时他也用提问的方式攻击王菲。

如果王菲否认，他会烦躁甚至发火；如果王菲主动回答很多内容，他会说：“大概就行，不用那么精确”。他还会吼王菲：“不要说那么多，跟着我的思路来。”他把全过程按照他的设想重新组装了一遍，他似乎痛恨细节，也许因为细节常常证明他组装得不对。王菲艰难地不断地纠正马于，不停地重复已经讲过的话。

“（第一次约炮）晚上发生了几次性关系嘛？”

“记不到了”

“大概几次嘛。”这个细节他倒是不讨厌。

“四次五次嘛。”

“那么凶（厉害）？”他一边说一边笑，女警也跟着笑。马于说：“我日”。

王菲说：“你说的不能带个人感情。”马于收敛了一点。

……

“没给钱？”

“约炮又不是卖……”

他在电脑上啪啦啪啦地打字，一句话会念念叨叨地重复到打完为止。似乎有一种自动翻译软件在他的脑袋里运行着，把所有话都朝着对王菲不利的方向调整。王菲的拒绝他写成“没有协商一致”；她的犹豫、谨慎和担忧被忽略，他说：“对嘛，反正最后就是同意了嘛，没必要那么复杂。”看了李奥发来的照片，他补充道：“看了他的照片觉得还可以”。

每一轮性行为的时间和步骤都做了枯燥的询问，唯独到了王菲最关注的性侵的部分，马于自然无痕的跳了过去，她几次试图把话题拉回来，得到的只是：“等于就是在里面射你有点生气嘛。”

“他豆瓣专门约炮的啊？”

“我不晓得”

“你以前约过几个嘛？”

“这有关系吗？”

“你以前约过没有嘛？”

“这有关系吗？”

马于没回答。过了一会儿他说：“大概就是这个情况嘛。”

王菲说：“重点是我们约好戴套的没有戴，说好不能体内射的，他射了。这是违背我的

意志的。”马于像没听见一样。

5 笔录

【第二回合】

后来吴菲告诉我说，刚开始做笔录的时候还因为警 cha 的态度而难过，这让她觉得自己的遭遇一点都不重要。后来就转变成了愤怒，她开始反击。马于又从头问起，第三轮问得更加琐碎。

“你知道他名字不？”

“不知道。”

“那咋个称呼喃？”

“不称呼啊，就像我现在也不晓得你的名字一样。”

“你不认识他？”

“不认识。”

“你不认识他为啥要约他出来发生性关系喃？”

“一定要是认识的人才可以吗？”

马于追问：“是为了寻找刺激吗？”她顿住了。“问你呢”，他催促她回答。

她的眼睛望向我，我用口型对她说：性...欲...。

她回答：“人都是有性欲的啊。”

马于继续把所有情绪都藏在烦躁里，一边在电脑上敲字一边说：“（约炮）是为了满足性欲嘛”。

性行为细节被放在有色放大镜下仔细研究，不厌其烦，就算吴菲拒绝回答他也反复问，一定要问出他要的答案。

“喂进去没有喃？”

“‘喂进去’？啥子意思？”

“就是插入阴道没有嘛。”

“插了啊。”

“好长时间喃？”

“这个也很重要吗？”

“可以说可以说。”

“不说。”

“安？”（四川话表示询问的语气词）

“我记不到了。”

“快不快嘛？”

“我不说。”

“大概好长时间嘛？”

“这个很重要吗？”

“你报强奸得嘛。”

吴菲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正常.....”

“几分钟哇。”马于给出了他认为正常的时间长度。

“.....嗯”

6 笔录

【话剧】

终于熬到了关于强奸的关键环节，吴菲主动讲她被压在李奥身下，她在他的身体下面“板”

(挣扎)。马于不耐烦的说：“等一哈，等一哈。”

这时一个男警走进了办公室，马于轻松的和他打招呼：“你还不走？”他们寒暄了几句。男警的手机响了，铃声是交响乐，他也不接，让它响了好一阵子，这间办公室瞬时变成了一个话剧舞台。

马于对吴菲：“他就软磨硬泡是不是？”

吴：“我在他身体下面板。”「和马于同时说」

马：“然后你就同意了。”「和吴菲同时说」

吴：“我在反抗。”「坚定地」

肖美丽：“她说的和你写的完全不一样啊。”「忍不住探身插话」

马：“她一会儿要看得嘛，开玩笑。我写得不一样对我有啥好处嘛？”「转头对肖，一副不耐烦的样子」

吴：“我在他身体下面反抗……”

马：“你莫慌嘛。”

吴：“他还没有进去的时候我就在反抗了，你就直接说我同意了。”

马：“你咋个反抗的嘛？”

吴：“我在板”

【新来的警 cha 和女警大声的闲聊。】

马：“然后你就说同意了，但是要他在外面射。”

吴：“我没有同意，我没有说‘好嘛’之类的，他就直接进去了，他都进去了我也没有办法了，我就只能说不能在里面射。我是吼出来的。”「愤怒地」

马：“等于是你在他身下反抗，不同意是不？他就强行把阴茎喂到阴道里面去了。”

【男警和女警聊天声音越来越大】

肖：“哎，警 cha 先生”

马对肖：“等一下嘛。”「立刻提高声音」

肖：“其他人能不能不要在这个房间里呢？”「小声地」

马：“都是警 cha，都是侦察员，娃娃都两个了，有啥嘛。都 30 多岁的人了，有啥没见过的嘛，是不？那儿，女生还在那儿的嘛。”「指向女警」

女警：“我要去上厕所。”「被指后立刻说」【说完就离开房间】

马：“我说的是案子问题，又不是啥荣辱观道德观问题。”「教育学生的口吻」

肖：“不是荣辱问题，是我们当事人的感受问题。”

马对着男警：“强哥你搞快点，要求你回避。”

强：“我还要收得久。等一下。你说你的，这儿都是办案子的不存在的。”【不紧不慢的整理一堆塑料袋，噼啪作响】

肖：“你们觉得不存在，万一她觉得存在呢？”

马：“是是是，搞快点。我每年办的强奸案，比你们打的出租车还多，晓得不嘛？所以说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就跟我们没见过这些一样。”

肖：“不是不是，我只是担心她的感受，对你们没啥意见。”「担忧的神情更重了」

【强哥继续噼里啪啦的整理塑料袋，交响乐手机铃声再次响起。】

马转头对吴：“那你就同意了。”

吴：“我没有同意！我咋同意嘛，是他强行进来的，他力气那么大。我就喊‘不准在里面内射，’他说‘好’。这就是强奸啊。”「绝望而愤怒地喊」

【女警回到办公室，继续和强哥大声聊天，塑料袋声音没有停。】

马：“持续了好长时间？”

吴：“两分钟三分钟，不到。然后他突然停了。我就问他‘你咋子了’？我说‘你射了哇’？

他说‘嗯’。我就起来，一下就哭出来了，我准备穿衣服。我问他‘你在逗我吗？’他说‘真的’。我边穿边拿我的衣服打他，我说‘你没有把我当人看。’”

马：“穿好了用衣服打他嘛。”

吴：“我穿好了咋个用衣服打他，边穿边打的。你有没有打我说的话？’我说你没有把我当人看’。”「越来越靠近马的电脑屏幕」

马：“一会儿给你改。”「挥手让吴坐远一点」

【强哥的塑料袋声音渐弱】

7 笔录

【钱和呼救】

李奥承诺报销来回打车一百多的车费。第一次去吴菲只要了 100 元，第二次吴菲要他把避孕药的钱一起打给她，总共 150 元。最后他也没给，反而说了艾滋的事。这些钱成了马于关注的重点，进行了详细的询问。记录到买艾滋阻断药时，吴菲反问他：“你这下子怎么不问钱了呢？”。马于立刻拉我做挡箭牌：“在你朋友的见证下，你好像觉得我们公安对你有什么不公还是怎么的？幸好你朋友还在这儿。”我很尴尬，必须直白的解释一下：“我肯定是站在她这边的啊。”并安抚他：“语气温柔点嘛。”

因为李奥自称“嫖过 100 多个”还贩过毒，而且显然没有安全性行为的意识，所以吴菲认为“他是艾滋高危人群”。和性经验有关的事又一次让马于忘记了自己警 cha 的身份，他嘲讽这是吹牛：“说的嘛……”。并忽略了吴菲的担忧，只复述了李奥的道歉

吴菲说：“早上十点他来骂我。说下次他睡觉再没完没了打电话给他，他就打我。然后把我删了。”马于的回应居然是：“他没骂你啊。”她说：“这不是骂我吗？非要说‘傻逼’这样的词吗？”

眼看要写到结尾了，吴菲想在表格最下面那栏留备注，被马于粗暴的打断：“不需要你给我说。”他又把时间拉回了性侵那一刻，质疑她怎么表现的反抗：“你为啥不呼救喃？”吴菲答：“这是他家，我呼哪个来救我？他家就他一个人。”几乎一模一样的问答重复了整整 5 次，外加 2 次描述她当时是怎样反抗的。最后他又问吴菲之前有没有过约炮的经历，吴菲说：“我不想说，这是我的隐私。”

到了马于认为可以写备注的时候，吴菲一个字一个字缓慢而清晰地说：“因为他强行内射，我吃了紧急避孕药，因为他说他有艾滋，我吃了艾滋阻断药，这些药都是对我的身体有伤害的。我希望他得到惩罚。”但马于没有打字，而是不停的让她说话“简单点”。等她重复到第 3 遍，马于终于开始记录。

笔录

【修改】

吴菲拿回了她的手机，我们虽然坐在一起但不敢聊天，像传小纸条一样发着微信。我说：“一会儿一定要仔细的检查笔录，那是最重要的。”吴菲说：“我觉得他很先入为主。受到这样的待遇有点难过。不想坚持了。觉得没用。还会招来报复。”我夸她做得特别好：“一直思路清晰，怼得也很精彩。”她说她是学校辩论队的。我又鼓励她：“我们加油把这个流程坚持下来。会有用的，不要怕。”

吴菲想在电脑上直接检查，比较方便修改，马于坚持一定要打印出来。他说：“要喊你签字才有效得嘛，都是大学生，有点知识有点文化嘛。”让吴菲在每张打印出来的证据上签字按指纹的时候，他有种控制狂式的偏执，一定要按照他要求的方式翻页。

他说：“你看下材料和事实有没有出入，大概的，不要吹毛求疵……我希望你明白这个

意思，今天不是喊你来看小说的。”我和吴菲一起看笔录，我简直不敢相信，即使这样重复、坚持和强调，关键的强奸情节还是没有被记录在上面。他实在牢固得不行。

我指着他写的那些强奸犯独白般的句子，和吴菲交换着眼神，谁敢奢望修改他的遣词造句啊。很快我又被撵开了：“同学，你喊她自己来，不要耽搁我们大家的时候，下头还有程序问题。”我问起接下来什么时候可以拿报警回执，是不是要去医院取证，他完全不提供任何信息，只让我们跟着他的安排来。

吴菲用笔改了一遍，他在电脑上修改又打印出来给她看，仍然没有把那些句子写进去，吴菲念着：“我被他压在身下不能动弹”，“我大声的喊不要内射”，再次把这几句话写在笔录的纸上。再打印、修改，终于它们被添加进去，吴菲签了字。

9 等待

写完笔录马于似乎放松了一些，他开始和我闲聊，问我是不是吴菲的同学。我一个快30的人了，被当成18岁的同学，这侦查员当得也太没眼力了。

“你也用豆瓣吗？”

“以前用。”

“你有男朋友吗？”（掐掉后半句“有女朋友”）

“没有。”

“你在高中谈过男朋友吗？”

“没有。”

“零零后是不是都约炮啊？”

“这不看年纪的吧。”（不知道他是真无知还是装清纯）

“你也约炮吗？”

“不约。”就这样我被塑造成了一个“好女孩”，我觉得恶心，后悔为什么要回答他。

我们被带到楼下大厅，什么都没有被告知。身体的感觉回来了，我的脑袋晕乎乎的，胃饿得疼。看吴菲的样子，她应该已经感觉不到饿了吧。她说表哥从别的城市赶过来了，他是个暴脾气，她很担心被骂，同时又期待着表哥能给她一些家人和“社会人”的支持。

过了很久，马于给了我们报警回执，这张A4纸是一晚上的煎熬换回来的，而且他说一会儿要让吴菲去医院取证。我实在太高兴了，好像他帮了大忙一样的，甚至觉得他有点亲切。（不知道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不是类似的感觉。）

长达几个小时的折磨，马于惊人的固执有时会让会让我怀疑是不是这个人有问题。但我知道不是的，2018年7月底，举报媒体人章文性侵犯的当事人小精灵也曾去报警，她经历的是十几个小时被当作犯人一般的“车轮式的审问”，每个细节都被反复的提及，每一句话都被怀疑，不断的问她“为什么你不反抗。”这么一对比，我们也许算幸运的，说不定部分的“幸运”要归功于警cha对艾滋病的歧视和恐惧。

吴菲的手机响了，是李奥打来的，她恐慌起来，说李奥知道了，他要来了。我们去问那些警cha是不是把李奥叫来了，他们懒得搭理我们。问了很久他们才给出了一些态度，表示确实叫了他来。李奥还在给她打电话。吴菲说她在发抖，她觉得浑身冰冷，冷得发抖。她几乎是哀求着对警cha们说：“我真的很害怕。”

我和她好像被泡在一个鱼缸里，周围的气场因为即将到来的事情扭曲变形。穿警服的平头男人们站在干燥的岸上，满不在乎的说：“你虚啥子嘛，该怕的是他。”

“我真的很害怕，一会儿你们咋保护我嘛？”

“莫得啥子得，你想咋保护嘛？”

我问：“可不可以站到你们后头，不要让他们有接触。”

“这儿是派出所，他能做啥子嘛？”

吴菲对我说：“他疯起来我也不晓得他会做啥子，会不会捅死我。”她说话声音在抖。她

还担心如果表哥到了见到他肯定会和他打起来。她高度警觉的注意着外面的光线变化，辨别每辆开过来的车。

2019. 1. 15 《陪吴菲坐过山车——报案后续》

作者：肖美丽

来源：肖美丽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U8s4h2bViYCmGsWVezY-lw>

2019年1月5日，我发表了《炮友违约不戴套内射、事后称自己有艾滋——报案实录》。1月10日晚上十点过，我妈告诉我，我户口所在地的派出所给她打了电话，说我在网上发了不好的东西，要和我聊一下。对方不信我在国外旅行，还提到我老家最近在参加什么评选。在此之前我接到了几个尾号为110的座机来电，但因为国际长途比较贵，还老有各种广告电话，所以那几个电话我也没有接。

我在微博和微信都公开发了回应，陈述了这篇文章的初衷只为分享亲身经历，为以后可能遇到相似状况的人提供一些经验。我并没有什么诉求，所以在文章里把人名地名都隐去了，但还是提了城市的名字，没想到这样也会增加景茶同志的工作量。如果真的影响到老家评选，还麻烦景茶帮我删一下，我自己有点舍不得，也没觉得自己哪里写得不妥的。

1月12日周五下午，我妈告诉我派出所的人又给她打了电话，说要加我微信聊聊，还说我写的东西没有证据。虽然文中对话的每一个字我都是听着录音写的，但为了保护当事人的隐私和安全，我不会告知（提供）任何可能影响到她的证据。我在文章中并没有指名点姓的得批评谁，只是一些记录而已，不需要提供什么证据。读者们把它当作一个故事看也好，读者（大家）自有判断。派出所的“关心”说不定还增加了我的可信度呢。我想着反正文章都发了，就索性把下半篇也发出来吧，性质没有什么不同，（。）虱子多了不怕咬，我也不想辜负大家的等待。我把它做成了长图，方便保存和传阅。

我们的请求起效了，景茶让我们先到门外的面包车里等着一会儿载我们去医院。她吴菲不敢坐窗边，怕李奥看到她。上车后她俯下身抱着腿，把手机的光遮起来。李奥还在不停地给她打电话。吴菲处在极度警觉和惊恐的状态，她猜测各种可能发生的危险：“他打电话给我干嘛？想威胁我吗？”我安慰她：“可能第一反应想打电话问一下吧。”

她又讲起了李奥说过他在贩毒的时候如何狠，他面相很凶看着像个亡命徒。她怕如果真的立案了判刑了，李奥出来会疯狂报复她。她不想他判刑，啥都不想要，就想给他留个案底。他会不会在网上曝光她？她会不会被学校开除？是不是要回去复读了？会不会让那个男的和她一起去医院？我听到自己的肚子大声的咕咕叫了几声，我太饿了，饿傻了，没有力气继续回应这些问题。

来人了。吴菲把自己压得低低的，她说：“如果是矮矮胖胖就是我哥哥，如果高高瘦瘦就是那个男的。”又叮嘱我：“不要跟他对视。”其实天这么黑，车窗还贴了深色的膜，他不留意的话是看不见我们的，更没可能对视的。来人是瘦小的男人，吴菲看了一下说是他，他一直穿那身儿衣服。

她继续趴着，我帮她直播看到的情形。李奥手插在裤兜里，略微驼背，走路晃来晃去的，看上去很悠闲。吴菲说：“他根本不怕。凭啥是害怕的人是我？”我说：“可能装也要装得很放松吧。”

一会儿要来的表哥和中午借钱的不是同一人，他的脾气比较火爆。在表哥到之前，我们就已经去了医院。他发信息让吴菲不要上医院的楼，不要取证，不要立案。我明显地感受到，做笔录时坚定勇敢的她因为表哥的举动摇了。后来她说：“我以为他最多来批评我一下，没有想到他要干预我。”景茶催我们上了楼，那是一个医院的妇产科。吴菲警觉地看着医院里的人，担心李奥会派他的兄弟来医院。表哥和他的哥们儿到了，他有点壮，个子不高，有一双又黑又粗的大眉毛。

表哥表现得很“社会”，先是让他的哥们儿一边等着，气冲冲的说想打人，训了吴菲几句，说：“你怎么不保护好自己。”她答：“我已经很好地保护了自己了，是他的问题。”他让吴菲放弃报警，怕影响她的名声，说出去代价太大了。教育完妹妹，表哥叫了景茶去远一点的地方单独进行他们“成熟男士”的谈话，可能也是想撤销报案，说了几句回来后情绪平稳了一些。

我告诉吴菲刚刚回答得很好，她茫然地说她都不知道自己刚刚说了什么。取样时女警进去了，没有东西装证物，她去旁边的办公室要了一个一次性塑料手套，过了一会儿一脸嫌弃地拎着装了两根棉签的手套出来，还和别的男警开玩笑：“你想拿嗦？”（你想拿吗）然后让吴菲自己拎着。

回警局时吴菲想坐表哥的车，好和表哥多聊一下。我有种不详的预感。我们在黑夜里走着，吴菲很怕什么地方会跑出人来。她紧紧地跟着表哥，表哥说要赶紧撤案，不然立了案会通知家里人，“你想让你爸妈知道吗？”吴菲慌了。我问当律师的朋友，她们都说成年人报案一般不会通知报案人家属，她安心了一些。

车开回派出所门口，表哥要进去跟景茶谈撤案的事，我跟了出去，又担心吴菲自己在车里，远远地朝她表哥的方向喊：“不要替她做决定啊！……”夜里气温很低，风吹透了我的针织衫，我觉得自己快感冒了。

幸好当时我那里有间空房，我让吴菲住在我那。表哥开车送我们，他一边开车一边语重心长又带点戏剧性地说：“那些是刑警，不是民警……他们是处理重大事件的，查出来是要坐牢的。”说闹大了她承担不起，交给他去沟通。还说景茶心里明白得很，是好心给她些空间好反省：“自己注意，不要乱耍，洁身自好。”吴菲说：“我没有不洁身自好。”她说自己约炮都非常谨慎，是那个男人恶意摘套的，“是我吃了亏啊……”

她认为景茶从一开始就认定是她的问题，预设因为李奥没给150元钱，交易没谈好所以才找他麻烦。口供改了三遍，景茶一直不愿意把她重复多次的话加进去，“如果是他的女儿或妹妹遇到这种事，他还会那样吗？”

吴菲担心李奥报复她，“他从小在这边混大的，这是他的地盘”，问表哥该怎么办。他说：“你一天怕是古惑仔看多了。”表哥认为这种人过一个星期就忘了这事了，他不敢把事情搞大，收不了场。有的分析和安慰还是不错的，吴菲的部分恐惧是这种状况下的过敏反应。

但她表哥并不住在这个城市，另一个知情的表哥也很忙，我到了下个月就要离开省城了，没有人可以陪着吴菲，也没法承诺出了紧急状况随时可以到。表哥好几次教训她，让她消停点，好生读书：“看你发的消息，老子真的是，很痛心，晓不晓得？”

车开了很久才路过了一家便利店，我们买了两个饭团和布丁，讨论着布丁还有点好吃，吴菲居然能笑了，车里的气氛也缓和起来。表哥摆起龙门阵，说自己带的这个哥们儿之前也经营过卖淫组织，还讲了些飞叶子（抽大麻）和嫖相关的话题，可能是为了让妹妹知道自己社会经验丰富不必担心。

我记得他们讲的一个笑话，说某族的女孩叫床声是：“阿咋咋啊咋咋的”。心想他们和李奥的做派多像啊，让我想起自己的表哥也有几个类似的兄弟，这难道是我省男性的亚文化？到家时已经半夜两点多了，漫长的一天总算过去了。吴菲的手机里有很多不同号码的未接来电，李奥卖手机号的嘛，我差点把这个给忘了。

吴菲回学校上课了。李奥在豆瓣上发消息，想让她接电话，说他准备去体检。吴菲吃了

阻断药后出现了头晕和腹泻的状况，非常想停药。李奥抓住这点，先说不接电话他就不去体检，后来又威胁说不撤案他就不去体检。吴菲完全是慌的，怕一接电话就被骂，或者被威胁。她问表哥该怎么办，表哥说“如果你不快点撤，激怒了他怎么办，你还是想快点回到平常的生活中吧？”这跟她心里担忧的一模一样。

我给她提了一些建议和分析，她觉得稍微有了底气。李奥打电话还是为了叫她去撤案，她担心撤案了李奥不去体检。表哥让她去派出所等着，看到化验报告就赶紧撤案。吴菲几乎被说服了。

我告诉她李奥去不去体检影响不大，还是吃完药比较保险。一来如果他在窗口期，查出来也是阴性的，要是撤了案之后再发现感染了艾滋，那就亏了。二来不撤案到了刑拘那一步，一定会抽血检查（对方）有没有艾滋和性病的，不要把主导权交给他。（这些也是我的智囊团告诉我的）

“不撤案对他也造成不了威胁啊？”吴菲问。我说：“已经造成威胁了，他已经说了：对他很麻烦”。表哥还在给她施压，说事情闹大了会传到家人耳朵里，叫她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免影响名声。不然李奥焦虑起来，可能就不去体检了。我感叹道：“哎，强奸真是社会的合谋啊”。吴菲说：“是的，还有你兄长的参与。”我让她冷静一下，做几个深呼吸，给“为平”打电话，再问一下专业的人，她表哥现在还需要她去安抚呢。吴菲说：“冷静太重要了，我哥只想了事。”

这个案子让李奥没法离开省城，他要去外地谈生意，去不了会亏钱，这让他很着急。为了让吴菲撤案，李奥极力说服她这根本不算强奸，坚持没用。说他早上和景茶待在一起，景茶告诉他这不构成强奸，只要他没病就不是恶意传播艾滋，就没事了。他还发来了他和景茶的微信聊天记录为证。

讽刺的是，这个聊天的背景图是李奥女朋友的照片。吴菲说这个女孩以前也被人强奸过，还怀孕了，她家里背景挺好的，但也没有办法只能跟强奸她的人结了婚，后来离了。我安慰自己也安慰她，这不能证明他真的和景茶是私人朋友，随便找个人都能假装的。但我们都知道这很可能是真的，李奥之前也说过他在派出所所有关系。

吴菲说：“我该怎么办，景茶完全站在他那边。”我被恶心到不知道说啥好。这时她忽然来了一个转折：“我更加不愿意了，凭啥子？”那人在聊天记录里让李奥“我这儿好不予立案，不要紧脱（拖）到。”（不要一直拖着）她的解读是：“这是说我继续拖着，立案的可能性会大点吗？”她一反之前的惊恐，说：“我不应该怕他报复我，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他一个上班的人，（如果闹大了）受到的伤害绝对不会比我小。”

吴菲把这些聊天截图也发给了表哥，问表哥：“他们这样说你妹妹你都没有啥感触吗？”表哥避开不答，还是让她不要坚持。吴菲心想：“原来他也只是个男人而已，跟李奥没有很大的差别。”表哥还说他在那个派出所也有关系，比李奥的硬多了，但是吴菲知道，这些关系和她没什么关系，他们不会帮她的。

这天傍晚我约了和朋友 F 老师的学生们聊天，吴菲也想去，但她之前参加了一个学校里的比赛，不小心（意外地）进了决赛，走不了。等我忙完了，看到吴菲发给我的微信：

我想撤案

我想他报告出来就撤，吃药痛苦

我的心这样给我说

报告保证不了他的健康，我还是得吃药

我的理性这样给我说

我好痛苦

我现在觉得这个事情是我性格造成的，我也有责任
……我朋友一直劝我去看心理咨询师
我可能真的有心理疾病

吓得我赶紧给她打了电话。她唯一知情的好友是比赛的亲友团，但她没来，之后给吴菲发了很长一段话。说她最近都在回避吴菲，自己承受能力有限。她很自责，出事那天本来要约吴菲见面的，如果约上了，吴菲也不会出这样的事。她说约炮有风险，要约就要承风险。她们还不成熟，没有足够的自我保护的能力。

她认为吴菲缺乏性教育，以及内心空虚才会做出这些事，需要去做心理咨询，学会怎样弥补空虚：“你一次次的（地）伤害自己，心态也会失衡。”劝吴菲考虑一下：“对人的认知是否出现过偏差”。最让吴菲难过的是朋友说：“我也可以站在你的角度骂他，劝你去继续告他，但是我没有，因为我不想助纣为虐。”

吴菲说：“我理解她，她只是个18岁的女生而已，能为我考虑这么多已经很不容易了。”但她不明白那个“助纣为虐”是什么意思，是不支持她约炮，还是认为她有心理问题，“可能这两个意思都有。”她认为自己在同龄人中算性知识比较多的，但在李奥坚持不戴套的时候她是懵的，她不知道如果不戴套性交不射精的话会不会有怀孕或者传染疾病的危险。

这也是一直折磨她的地方——“我居然不知道，我以为体液就是精液。”她如此爱惜自己的身体，如果知道的话，她一定会更强烈地反抗的。她常常自责自己反抗得不够明确和激烈，她的自责，在之后马于询问她的时候被一次次加强。

我发现不管是面对景茶还是强奸者的攻击，吴菲都可以给出有力的回应；然而一旦反对她的观点来自亲戚或朋友，她几乎没有任何抵抗力。电话那头她语速很快，带着哭腔。我告诉她，这个朋友的一些话是特别常见的谴责受害者的观点。又跟她解释并不只是有心理问题的人才需要心理咨询的，一般人也可以通过心理咨询来加深对自己的了解。我觉得这是这几天来她状态最差的时候，这让我非常担忧。我请F老师陪我一起回家去见她。

等她到了，看上去又像个没事人似的。在来的路上她给为平热线又打了一个电话，热线的人分析说这个情况对我们比较有利，建议不要撤销报案。她回复了她的朋友：“难道穿得清凉的人就活该被骚扰吗？”那之后她“心里就坚定了”。

和F老师聊了一会儿，她看起来好多了，还开心地说：“见了你们我才有读大学的感觉。”我再见到F老师时她说，这真是她见过的最有自己的主意的18岁女孩了。在某些人听来这可能会有点奇怪，我俩都由衷赞叹：“吴菲一点贞操观都没有，年轻的一代比我们进步多了。”

过了几天我带她去见律师，律师告诉我们之后可以做什么，：现在能做的就是等待，让景茶按着章程来。吴菲没有走别的程序的打算，她觉得自己做的已经足够了。

这时她收到了一个陌生人的好友邀请，。吴菲问他是谁，是谁给了她的微信号码。对方说自己的是派出所的，联系方式是哥们儿给的。

他发了一张照片证明没有立案，又很快撤回了。吴菲要他再发一次，他还是很快撤回了。照片里的环境就是我们去报案的办公室，他的朋友圈也发了一些景茶工作日常。我感到震惊和困惑，难道这就是警方通知不立案的方式？发了照片立刻撤回，以免让报案人留下任何证据？他说的哥们儿是谁？如果之后会有正式通知，现在发这些信息又是为了什么？证明李奥说得对，他确实和景茶是哥们儿？

我们发现手上的报案回执没有编号，这意味着没法在网上查到案件的进展，打电话去派出所问，对方说要人到现场才能知道编号。那里太远了，费时费钱，我们不想再去遭一回罪。

周末吴菲回了老家，她说回家的感觉很好：“只有你爸妈把你当人看，只有我妈是真的在乎我的。”报案那晚的经历让她感受到了“这个社会的恶”，她觉得自己以前很傻，认为爸

妈对她不好,但如果爸妈都对自己不好,就再也没有人对她好了。平日里如果妈妈说话很冲,她就会“跟她毛起”,就像对马于说话一样。

这次回家是很久以来第一次她好好地关心妈妈,“趁妈妈还在时候,要好好对她。”和爸妈待在一起的时候,她好几次都忍不住想哭,又怕被发现。“如果说儿女是父母在这个世界的羁绊,那父母也是儿女的。”她想着:“如果我妈死了我也不想活了。”她觉得自己唯一活着的意义就是不让妈妈难过,“可能对我妈来说也是吧,还有我外婆。”

回家的第二天两个表哥也来了,他们把吴菲拉到一边谈话:“女生一定要自爱。”表哥说她做这样的事以后怎么面对自己的男朋友,可能会愧疚、会变得不那么爱自己。还说当时带着哥们儿去就是准备打架的,想着:“我的妹妹凭啥子嘛。”虽然这让吴菲担心他们在派出所打起来,但至少证明表哥认为是李奥的错,借钱的表哥说他那时劝脾气比较火爆的表哥:“一个巴掌拍不响。”他们一起说:“你还没有意识到你自己的错误吗?”

吴菲的状态很反复,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完全没有错,有的时候又觉得自己做错了。“约炮没有错。”她说她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没有坚持自己的原则,后悔当时自己没有表现得更加直接。第二个是知道李奥是这样的人就不该去约第二次,只因为李奥挺会聊天的,给了她愉快的感觉。

她希望这个事情快点过去,但每次吃药和复查都会提醒她这件事没有过去。李奥的化验结果是阴性,吴菲吃完了28天的药,对自己的健康状况没有那么担心。之后又去做了次检查,没有感染。

我问她为什么当时想到来找我求助的,对女权主义感兴趣吗?她说她其实不知道女权是什么,因为看过我的一个活动,觉得我做的事情是在为女性发声,而且对约炮不会有负面评价。身边没有人可以说这件事,想着至少可以来找我倾诉一下。后来我帮她查医院,她觉得自己找对人了:“你真的在帮我考虑,没有一下就来评论我。”

那阵子网上广泛流传着艾滋感染者有组织地传播艾滋病的假新闻,她以为自己也遇到了这样的人。当时她对艾滋很不了解,觉得如果得了这个病“一辈子都完了”,也不能和别人一起吃饭,甚至想过自杀算了。经历完这件事后,她说:“如果没有这次经历,我觉得我肯定也恐艾。”

法制日报2018年12月7日有一则新闻称:“天津公安机关依法查处了一起网上恶意造谣‘传播艾滋病’案件,孟某某因寻衅滋事被处以行政拘留15日。”(<http://suo.im/5saD9b>)和这个案子对比起来看,我认为李奥的行为更恶劣,孟某某并没有强奸谁,也没有在内射后告知对方他有艾滋。同样检查出来都是阴性,孟某某因为在网上造成了一些影响被拘留了,李奥强奸和恐吓了一个活生生的女孩之后,却一点事都没有。难道判案的重点不在于这些人的行为是否伤害了别人,而是有没有影响了稳定?

这个故事再直接不过地证明了:试图用恐吓的方式让人自我保护,避免得艾滋病,并不会有什么帮助,反而会助长歧视和暴力,让艾滋变成一种道德病。不约炮或者不做爱并不能避免感染艾滋。记得大学时我为一群女性艾滋感染者上过艺术治疗的课,她们当中大部分人都和丈夫保持着一对一封闭式的性关系,因此他们没想过安全性行为的事,后来却被丈夫传染了。很多人的丈夫得病的原因是卖血。

更好预防艾滋的办法是介绍它的传播途径、如何预防、如果被感染可以采取哪些措施,以及得病之后怎么治疗。这样大家会发现,那艾滋病只是一种疾病而已。就像吴菲所说的,那些故意散播恐惧和威吓别人的人才是“心里有癌”。

吴菲分析李奥为什么要说艾滋的事,那时李奥正在和他的朋友们吃饭,可能在向哥们儿炫耀自己内射了一个女孩,发艾滋信息也许是为了逗朋友们开心。这让我想起美剧《6尺之下》里的一个故事:

一个女人晚上独自走在街上,身后有一群男人不断的对她吹口哨,并且哈哈大笑。女人

顿时非常紧张，埋着头小跑希望可以快点甩掉这群人，忽然那群人中有人叫她的名字，她震惊地回过头，发现其中一个人是她的朋友，因为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突然停在了路中间，她被一辆汽车撞死了。那个朋友后来参加了她的葬礼，在葬礼上，他说，这个女孩是他见过最开心、活泼的女孩，在她回过头那一刻脸上的恐惧，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而自己，是让她产生恐惧的那个人。这些男人并不知道，对一个夜里独行的女人来说，被一群男人跟着吹口哨是怎样的处境。

李奥也不能理解为什么吴菲这么不依不饶，他不知道那是强奸，只认为自己是“没忍住”而已。他不知道说自己有艾滋会给吴菲带来怎样的恐惧，甚至让这么坚强的女孩考虑自杀，还能笑着说“逗你的”。CNN 新闻 12 月 20 日报道了一名德国景茶在发生性关系时未经伴侣同意偷偷摘除避孕套，被法院认定为性侵犯罪，判处 8 个月监禁并处以罚款。
(<http://suo.im/5kEq6g>) 如果这些人知道类似的行为会有这样的下场，可能也笑不出来了吧。

刚开始做笔录时，吴菲还觉得马于挺认真，后来发现他理解力有问题。马于每问一次都让她更难过，“我在你的册子上看到有个词叫‘二次强奸’，我觉得就是这样。”如果在做笔录的过程中景茶能稍微体谅一点，她觉得会好很多，甚至比是否能立案更重要，“哪怕（体谅）是假的”。她认为景茶应该客观一点，要仔仔细细地询问，不要摆出一幅“哎呀你这种我见得多了”的态度，这让她觉得没必要坚持下去。刚开始她只是难过，都没有生气，和马于待的时间久了，她心想：“这没什么好难过的”，就开始怼马于。同伴还是很重要的，“如果当时我一个人，我肯定不敢怼他。”

我发现吴菲在面临困境的时候有一种绝地反击的能力，就问她这是怎么做到的。她说她从小就是一个心理承受能力比较强的人，遇到麻烦难过一会儿就能很快接受现实，冷静下来想该怎么办。最早意识到自己有这种能力是在小学的时候，她和一个朋友一起一边讲着鬼故事一边坐电梯，没想到电梯出了故障一下就掉到了黑乎乎地下。朋友是一个平时很机灵的女孩，已经吓得抱住她。吴菲回过神来想怎么办，带着朋友出了电梯往有光的地方走。

在吐槽马于和女警的时候，吴菲几次说如果是他们的亲属遇到这种事情，他们肯定不会这么做。这是很多人（包括我）在希望他人可以换位思考时会提出的假设。然而经历了这次报案，我发现其实景茶也好、强奸者也好或者是被强奸者的亲友，并不会因为身份的不同产生多大的变化，他们是差不多的一类人。

李奥可能同情女友被强奸的遭遇，但自己还是会去强奸另外的女生并以恐吓女性为乐。女警和吴菲的女性朋友也有意无意的做了他们的同盟。说到底，强奸文化是由许多人的意识组成的，要破除它也需要从一个个的人的改变开始，最后形成新的常识。我希望我写下这些故事能够促成一点改变。

很多人也许会很认同吴菲的表哥们以及她朋友的看法，认为她没有保护好自己，不应该去从事（尝试）这么危险的活动。许多劝女性保护自己的建议，在我看来都是屁话（是的，屁话！）。就像要求相对弱势的人把自己武装好，但连买武器的钱都不给 ta 们。更是（同时这些“建议”）把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人）时刻的警惕所产生的劳动、身心负担，减少活动范围而损失掉的机会和乐趣都当作是理应由 ta 们来支付的。这些其实是一种因噎废食式的建议，提出这样建议的人什么都不用做还占领了道德高地。

教育别人如何保护好自己，不能以一种“去权”的方式来说教，而是要“赋权”。赋权也不是画一张饼，告诉别人只要你性解放了，伤害就不存在了。即便是强大且有丰富社会经验的女性在性经历上也可能遇到不公平的对待。真正的赋权是必须去面对这个复杂的让人充满无力感的世界，这个性别不平等的、充满对女性的憎恶的社会。如何在这样的社会开创自己的途径成长，满足自己的欲望。而且必须承认，我们对性暴力的相关知识是相对无知的，这仍是一个新问题，不只在中国，全世界都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完全顺利的处理性暴力问题。

我们不幸要面对这片荒野，也有机会可以成为拓荒者。在上一篇文章发出以后，有人告

诉我她经历过几乎一样的事。现实生活中每天都有人在应对类似处境。纪录片《日本之耻》里伊藤诗织可以问性别平等局的官员日本现有的强奸危机中心对受害者的援助是否足够。

中国是否有专门的强奸危机中心呢？据我所知没有。就连 2016 年已经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的家暴庇护所都没有正常运营，(。) (已经被炸号的) 女权之声在 2018 年发表的《反家暴法 2 周年特稿：我在庇护所的一夜》里，受暴妇女向北京妇联求助希望可以住到庇护所，最后她最后被送到了一个“进了就不能出，出了就不能进”的“只收流浪乞丐”的救助站。(http://t.cn/Eq039Ie)

就如 MeToo 运动里涌现的很多个案一样，举报者们依靠的是人与人（特别是女性）之间的互相帮助，“用爱发电”的无偿劳动。事实上，在我看来世界的运行很大一部分都依赖于无偿劳动。我希望更多人可以学习反性暴力相关知识参与相关培训，一旦遇到身边有人求助可以及时的地陪伴，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然而这不意味着无偿的劳动是理所应当的，虽然目前的我们没有选择。这些无偿劳动和被认为女性应该日复一日做的家务和免费的情感服务不同，它们不是在为男权社会添砖加瓦，而是弱者之间的互相支持，(。) 它们会成为建设更系统性的，更专业的支持性暴力受害者的服务奠定基础，更关键的是——在当下，它就能帮助到人。

2019. 1. 10 《谷雨影像 | 说出“我被性骚扰”之后，她可能遭遇什么？》

作者： 吴家翔 王天挺

来源： 谷雨影像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wK51K2qGo9JQXV3WjCi4kA>

当一位女性打破沉默之后她可能遭遇什么？

每个女生都以为站出来将会结束整个故事。但却只是个开始。

性侵的故事当然不仅是性侵。这件事情和它包含的糟糕回忆像尘埃一样悬浮在周围。最后如果无法疗愈，性侵就会是整个人生的底色。

是否转过身来是每个人的选择，我们尊重所有的选择。

我们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打破沉默所付出的代价，看清它们，然后有勇气走得更远。

花花

24 岁的花花来到广州，开始跟一些男生约会，只是回家之后会忘记他们的脸，他们的脸都会变成那个人。

从 2018 年 7 月 23 日花花指控公益人雷闯性侵，到今天已经 171 天。雷闯承认文章中的事实，并声称考虑向警方自首，但至今也没有结果。

花花觉得故事有可能不会结束了。她曾经回到事发的酒店，想弄清楚事情是怎么发生的。那家酒店周围是一个静谧的居民区，孩子在小区里玩耍，老人坐着聊天下棋，他们当时是她最羡慕的人，羡慕到恨，她的世界已经碎了，而他们的完整无缺，可以笑、生气、玩玩具。

花花在胳膊上文了身，图案是她举报的日期“2018.7.23”。

鲸书

2018年6月14日，鲸书指控姚峻从2015年起持续3年对她进行性骚扰。

当鲸书的骚扰者开始在公开场合跟踪她时，她感到困惑和害怕，但她无力阻止他。她很快取消了社交网络上对朋友的关注，因为朋友也被骚扰了。

拍摄当天，鲸书收到了起诉书——姚峻起诉她侵犯隐私权，和她起诉姚峻侵犯人格权均已立案，正式进入诉讼程序。她要在几天内提交证据，而她当时还什么也没准备。

淡豹

淡豹是打破沉默女性的支持者。

“我觉得情况在变好。这样想会太乐观吗？几年前，女明星的隐私照片曝光时，大众发表的意见，和如今的意见很不一样。现在当然也还有不好的声音，但更重要的是声音多元化了，有好的声音，响亮地抗议抗衡，表达对女性身体自主权的支持和对曝光者/传播者的谴责。当然大众是多层次和多面的，但我还是觉得情况在变好。碰到一些事情时，我总会想（幻想？妄想？），到我的孩子长大后，社会不再是这样。”

王嫣芸

2018年7月25日，王嫣芸举报2015年某资深媒体人性骚扰。她声称在当时迅速攻击了对方的喉结处，并抄起桌上的开水壶扔了过去。对方回应称，大家已经把主题搞偏，他将不再回应自己哪天在哪个地点吃饭以及发生了什么。

“抄起水壶扔过去”，这在王嫣芸的人生里只是很小的一件事。在她小的时候，家人就总打架，而她喜欢画画，画完挂在窗户上，感觉很特别。大人们拿凳子砸窗户的时候，看见一幅画，每个人都会愣一下。画有什么错呢？尽管她砸完水壶之后，也是一路哭着回家的，“在想自己做错了什么，什么也没做错”。

在拍摄中，王嫣芸觉得自己的头发有些长，就出门去了一个叫“阿宝造型”的理发店，花38元剪了一个头。

赵嗷嗷

2018年8月15日，赵嗷嗷举报某著名高校生科院研究员谢灿性骚扰。9月12日，学校在与她面谈中认为不存在性骚扰行为。

在各种各样的痛苦里，无法将自己认为的真实传递给别人，是一种最大的痛苦。

赵嗷嗷在举报之后，曾无数次拷问过自己。有没有做什么让谢灿误以为自己对他有什么倾慕之心？有没有不检点？翻到记忆最深的地方，反复勾勒，什么都没有，她才有勇气承认自己是受害者。

很多人还提到了另一种恐惧，一种区别于“受害者有罪”和“羞耻感”的真实感受：如果你站出来了，你的控诉就成了你的身份。他们被要求维持“受害者形象”。他们不再被当成一个人，而是一个符号。

赵嗷嗷也面临了类似的处境。她的第二篇指控写得逻辑细密，还仔细整理了证据。很多人过来骂她。但在第三篇里，她无意识流露出的崩溃情绪，却让她更像个受害者，支持和关切毫无保留地覆盖过来。“我太冷静了，会显得我很强势，人们不喜欢强势的女性，他们会因此不信任我。”

这类遭遇是大多数人共同的开始，未来则各有不同。有的人看上去被摧毁了，有的人坚定了想法。之前没有人经历过这些，没有人告诉他们怎么办，什么是正确的路。

弦子

2018年7月26日，弦子发布长文指控著名主持人朱军猥亵。朱军起诉弦子名誉侵权，弦子起诉朱军猥亵，两案均进入法律程序。

麦烧在此之前和弦子互不认识。“在没有见过我之前，麦烧就已经决定无保留地信任我，并为我承担官司的风险，我一直要感谢麦烧，因为如果那时候她删博或者道歉，这件事就再也没有重见天日的机会，对我的人生也是无法想象的抹黑。”

在中国，针对性骚扰有法律规制，但愿意走司法途径维权的受害者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选择沉默以对。即便进行司法实践，却是立案难、取证难、赔偿难、败诉多……

弦子曾经在接受采访时提到《沉默的羔羊》这本书：“我觉得自己既是受害的‘羔羊’，又是可以拯救少女免遭厄运的人。如果不这么做，脑海中羔羊的尖叫就不会停止。”

她愿意把自己的感受跟别人的感受联系在一起。这让女性之间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友谊，这种友谊不是因为利益而联结，更多的来自感同身受，却有着稳固的力量。

弦子一直记得小时候看过一篇文章，说是一个小孩在海边拯救一群搁浅的小鱼，路过的人说这件事没有意义、没人会在乎这件事，但小孩每救一条鱼，就说“这条小鱼在乎”。对她来说，“生命和个体的存在是最至高无上的，我相信没有任何机构和集体比生命重要，我也正视我自己作为个体的价值和重要性，不愿意让任何看似庄严的存在摧毁我自己。”

花花最难忘的时刻，是接受采访那天，很多女性围坐在一起的那个时刻，“我很感激我收获了这样的宝贵的关注和凝视”。她同样记得，她见到其他女性当事人，她们一起躺在床上，共享了经历。

说出来自己的事，这件事是有意义的。这种意义可能不会马上显现，但给它以充分的时间，就一定会对某些人产生影响。

（故事硬核工作室致力于讲述最好的非虚构故事。本文由腾讯谷雨计划支持，腾讯新闻出品。未经允许禁止转载。）

2019. 4. 20 《Faye：我向总部举报了性骚扰，他们让我做了反性骚扰培训负责人》

受访者：Faye

采访/整理：033，文字转录：Seaz

来源：微信公众号“我们与平权”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XGVp31zLoDvkd-1UwJIS6w>

今年年初，Faye向公司在欧洲某国的总部举报了发生在她身上的性骚扰事件，下面是她的故事：

我觉得以我以前的职位特别容易被性骚扰，因为它没有什么权力。我当时是总经理助理，除了助理的工作内容之外，还要协助上海办公室的行政工作，就是说，当时所有人都是我的老板。上海这边是我们公司中国区的总部，会接触到许多职位高的人，我的同事也差不多都是经理级的，所以我的这个职位就很容易让人觉得我好欺负，就是“欺负了你也不会怎么样”

这样的感觉。

我是作为管理培训生招进公司的，在老家工作了一年以后，2013年调来了上海。刚到上海的时候，我很想拥有一辆老上海风的那种很大的自行车。因为是老的嘛，我就觉得在淘宝上肯定买不到，就问办公室里的同事知不知道哪里可以买到。我这位男同事Daniel是上海人，他说他知道在哪里有，周末可以带我去看。还说：“你是广东人，那你肯定很会做饭。”他的意思是，作为回报让我煮一餐饭给他吃，但他当时没有说清楚，我就以为他要我请他吃一餐饭，那当然可以呀。**Daniel是有家庭的人，还有一个女儿**，我就觉得应该也不会出什么事，所以当他约我周末中午去看车，我就说好。

那天看完车之后他直接就带我去了菜场，我心里有点惊讶，但也没觉得什么，他想我做饭那我就做给他吃好了。买完菜我们就一起回到了他家，当天家里只有他一个人。然后我就开始剥菜、洗菜、做饭，那个时候都蛮正常的，我做完饭开始出来摆桌的时候，他突然跟我说：“**我这里有避孕套，也有避孕药，你要选哪一种？**”当时我就惊呆了，心里很生气：“他到底以为他是谁？”但是碍于同事的面子我没有吼他，就跟他说：“Daniel，我们是同事诶，你到底在想什么？”他顿了一下，说：“**你是出国留过学的，思想应该很开放才对呀！不要这么假正经好不好？**”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就没说话，然后就自己吃起了饭来。**可能我不知道该怎么做，看到饭就觉得应该吃饭**，后来我也觉得自己很神奇。吃饭的时候我们也没有讲话，他还特意给我倒了一杯酒——他知道我不太能喝酒还这么做。我礼貌性地喝了半杯。吃完以后我就站起来说：“Daniel我吃完了，我要走了。”走到门那里我才发现他的门是从里面锁着的，那个时候我心里超级慌，还好他自己走过来帮我把门打开了。我就走了。

那时候我上报过一次。**我没有什么恶意，只是觉得同事这样对待我是一件很不恰当的事情，是不对的，不管怎么样对方都应该受到一定的惩罚。**但是我又不知道这个行为属于什么性质，对性骚扰的概念也不是很了解。我上报以后，中国区的人事经理——也是我的直属上级——**并没有没有找他谈过，也没跟我谈过。**她只是说：“**你一个女孩子，应该要小心一点。**”她觉得“不能跟成年男人去他家”是常识，没有意识到危险是我自己错了，**是我太不成熟了。**我自己既然选择去他家，那就**肯定是会遇到这种事情**的。

那个时候听完她的话，我的感觉是：嗯，我的确是要小心一点，可能真的是我错了。我就是那种很听话的小孩，而且刚出职场也不懂那么多，就觉得经理说什么都是对的。所以我虽然自己默默地很生气，却又发不出声。她也告诉了当时的**总经理**，是一个荷兰人，他**也从来都没有跟我谈过这个事情**，我也不知道人事经理到底对他说了什么、是怎么说的。这个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我以前是一个特别特别天真的人，就觉得Daniel有家庭，而且他也挺经常说起他女儿的，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而且我入职的时候签过一个英文的文件，是每个人入职之前都要签的行为守则，上面就写**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是会立即辞退实施的人的。**当时我觉得没有受到实质性的身体上的伤害，虽然很生气，还是算了，我也没有想着要求公司怎么惩罚他。**公司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那之后**我的脾气突然变得很差，很暴躁**，特别是对Daniel，因为我觉得他太恶心了。那时候我也想过**离职**，但是我一方面我觉得我又没做错什么，为什么我要离职？另外一方面我又觉得也无所谓，反正这个工作也没有什么晋升的空间。当时我把人事经理当成我的朋友，什么都跟她说，她就告诉我：“你这样的性格在外面是找不到工作的。”一直用各种话打击我。有一年我涨薪涨到8000块，她还说：“我们给你涨薪完全是因为今年大家都要涨薪水了，不是因为你好。”**持续不断地听到上级这样讲，你就会觉得你不值得更好的工作，会相信自己真的是做不好，找不到别的工作。**所以我一直就很气，一方面气TA们什么都不做，另一方面又气自己，觉得自己没有用。

三年之后我决定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就算找不到工作，我也要离开这家公司。然后我才

发现当时真的是随便都能找到那个价格的工作,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那么相信我找不到别的工作。当时我们刚好换了一个新的总经理,他就劝我留下,他说没有找到工作就辞职对我没有利处,找到好的工作再走也不迟。他还问我如果不想做人事和秘书的工作的话,想做什么,我说提了做市场分析,他就帮我转去市场分析了。

可是行政岗位还是有很多东西需要我的协助,这个岗位一直留不住人,不停地换。我转岗之后来了一个新的秘书,就在她还在试用期的时候,有一次在中国举办的全球会议是我策划安排的。我们总部的CXO,一个非常高职位的墨西哥人在这次会议的时候,也对我进行了性骚扰。那次会议是在南京开的,请了总部很多大领导过来,又卡拉OK,又喝酒什么的。第一次一起吃饭的时候,我被安排坐在他旁边——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公司的习惯,在大佬两边安排两个女同事。因为大佬过来访问,我当然要跟他说话什么的,就聊聊工作,再聊聊生活。他也很好奇上海的生活是怎样的,我就跟他讲了一些。后来他就跟我要我的房间号码,当时我也不知道发什么神经就给了,他就总是打电话过来让我到他房间陪他聊天。

那天我们一起去唱卡拉OK,唱完之后他想让我去他房间。我委婉地回绝说我要在这里陪其他人喝完酒才能走,他就自己回去了。过了一会他又回来了,说等了很久我都没去,他就来找我。后来大家一起等电梯准备回各自房间的时候,他应该是感觉到我不想去,就跟南京的一个分公司副总耳语了什么,那个副总经理就开口在大家面前讲让我送CXO回他房间。当时还蛮多人一起等电梯的,有很多男同事,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还是我来送你吧”。我当时很震惊:这也做得太恶心了。当时我也不知道应该想什么,就送他回去了。

那时候我还提前跟同事发消息微信说过几分钟后给我打电话,我就害怕万一真的发生什么事情,我脱不了身。送他回房间以后,他不像Daniel那么直白,他跪在地上一直说:我真的好爱你啊,就好像真的关心你似的。我就说这不可能,我们才第一次见面,而且我有男朋友,我非常爱我男朋友,我要回去了。他就一直让我留下,说他不会强迫我做任何事情,只想我躺在他旁边。我当然不相信他,后来我接到同事的电话,就往门口走。走到门边的时候,他过来跟我说再见,还趁机亲了一下我的嘴。我觉得非常恶心,他是一个老头,应该有六十多了吧。我就说请你不要这样,他就放开我,让我走了。

当时我觉得,上次的事情只是个经理而已都没有人管,这个是CXO诶,是比中国区所有人职级都要高的人,根本没有人会在意我说什么。我就没有举报,只是跟所有新来的秘书分享这些事情,让她们小心一点。就有新来的秘书告诉了人事经理,她就说了句:“她该不会还不开心吧!”她没有做任何事情,只是这样阴阳怪气地说了我。现在已经过去好几年了,为什么我现在突然要举报了呢?一个是因为我对性骚扰的意识增强了,因为我一直读相关的书,对自己有了更多的理解,开始正视那些会故意伤害别人的人;也有读到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也理解了人事经理说的那些话是怎么伤害到我的。

后来我参加了在老家的年会,有一个当地同事跟我说:“我听说过一些你的事情,我不知道那些是不是真的,但我觉得你还能在这个公司工作非常厉害。”听到这个我的眼泪就忍不住一直流,开完年会TA们派了一个同事送我回家,我在车上大概一个多小时吧,从头哭到尾。回到家又不敢让我父母看到我哭,也不敢跟TA们说,因为我害怕TA们不让我留在上海。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那么多年了我还放不下。之前我去看心理医生,TA说我生气、突然变得很难相处、情绪很不稳定这些都是正常的创伤后应激反应,能不能把它放开是要靠我自己的。我就觉得,那我应该为自己做些什么。当时我很明确地对他们说了“不”,这一方面我没有对不起我自己;但是我觉得我任由我的经理们这样对我,任由TA们听到这些事情不去处理而没有说“不”,让我自己受了很多苦,这是不对的。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在想是不是我的错,是不是我发送了不应该发送的信号,我自己却没有知觉到,不然为什么每一次都是我?!我觉得,一方面行政这个岗位是一定的原因,另

一方面他们真的太自以为是了，还有就是根本没有人管。所以我要正面对质，要问TA们为什么你们什么都没有做，为什么你们连跟我谈一下都没有。我不是要求你要把对方辞退或是干嘛，但是你连谈都没有跟我谈，这个很过分。所以那天晚上我哭完之后，就发短信给前总经理，他很官方地回答：我一直对员工都是很关心的。还一直避免跟我有短信上的沟通，要求打电话，**怕留下证据**。回到上海我就跟现在的总经理讲了这两件事，他也跟相关人士聊了。人事经理跟他辩解说，她觉得Daniel那件事情不是发生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的，而且Daniel跟我也可能是**办公室恋情**。

我当时也在想如果公司还不采取任何行动的话，我就去联系媒体把这个事情曝光。但是这对谁都没有好处，我觉得这么做也不会让我开心的。所以我当时就写了个声明，发给总部的领导，要求公司在内部做一个全球的反性骚扰项目。他们后来答应了，还要求我来lead中国区的部分。在这个项目里面他们会给经理及以上级别的人做面对面的反性骚扰培训，因为有更多权力，会很严重地影响事情的发展和处理；新员工入职的时候也会做线上培训。在课程设计的过程中总部也询问了我的意见。后来总部的合规负责人也来到上海跟我问话，也请了外部的律师来跟我核实事实，同时也访问了办公室其他员工，去证实我说的话。我现在也不知道后续会怎么发展，但我还是蛮高兴的，至少他们有了反应。

在我举报之后，总部在核查的过程中，又发现另外一个女生曾经被这个CXO性骚扰过，应该是看到我的举报，她也站出来了。她现在的处境也很艰难。

这几年来，metoo的事件让公司的一些人好像突然惊醒了，几年前他们可能也不会有这么快的反应。但是我的内心一直在斗争，我不知道我这样做是不是对的，一方面我真的希望TA们被惩罚，因为你做错事情就应该被惩罚。另一方面我又觉得，那些一点也没有性别思考的人，因为事不关己就漠不关心的人，或者已经非常严重地被“女生就是要保护好自己”的观念洗脑的人，你要TA们怎么去做正确的判断呢？

2019.8.4 《某互联网公司高管H强制猥亵下属 始末实录》

作者：勇者斗恶龙

来源：豆瓣

原文链接：<https://www.douban.com/note/728876699/>

感谢各位的关心，无以为报。

再次申明，我的诉求是实事求是、公平正义。所以我永远不会接受调解，也不希望事情变质成炒作。

从昨天曝光到今天，给我带来最大困扰和伤害的还是媒体平台。我知道这件事曝光之后就是一个瓜，会被消费，会被大号用来吸引流量。但还是恳请有良知的媒体能在征得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站在理性客观的角度报道，不要为了博眼球过度加工了。求求你们了。

曾经为保护公司而选择沉默，又因公司毁约而选择发声，这是此文的由来。

大家好，我是受害者，某司男性员工，这是我第一次正面发声。

本人诉求仅陈述案情，希望保护隐私，不要给无关人带来困扰。

如网友有涉及名字、照片的图片，请自行删除、或打码处理，感谢!

案件中，我没有被强奸，是强奸未遂，警方以强制猥亵立案。

一、案情背景

1、在 H 担任高管期间，长期以打压的方式管理员工，甚至对员工进行压榨。



多次要求下属花高价请客

2、H 塑造的虚伪正面形象：

职业经理人：严于律己，有自己的底线。

家庭美满：多次展示钱包里的婚戒，表示结婚多年。

与员工交朋友：日常表示我是他朋友、甚至说视如己出。

二、案件事实

案发时是工作日，H 以谈工作为由约我晚上一起吃饭。

路上 H 借口回家抢车位小区车位紧张，建议去他家叫外卖，我并未多疑。

起初都在商量工作事宜，后来他突然说自己最近得了很严重的病，心态大变，觉得人生过得不够精彩，突然向我表白。

我非常惊讶、惶恐，不断表示拒绝，他却一直纠缠不放。

我表示一定要走了，他站在面前拦着我，然后说出了那句让我恶心到现在的话。

“XX，我们做爱吧。就一次。”

我快要吐了，果断拒绝、后退好几步，和他保持距离。

僵持了很久，他退而求其次，要求拥抱一下就放我走。

我内心绝望至极，他健身多年，个头块头我跟他都不是一个重量级，我很难脱身。

为了能尽快离开这个地狱，我内心无比煎熬强忍着恶心答应了这个请求。

可他在这过程中把我推到床上。

在我明确拒绝和激烈反抗的情况下，他开始了他的猥亵行为。

为避免今后的二次伤害，具体猥亵行为细节我不想回忆赘述。

事实并不是大家听到的 QJ，而是 QJ 未遂。

依据法律是强制猥亵，公安局有笔录备案。

从那晚开始，发生的每件事都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让我长期处于崩溃边缘。

三、噩梦开始

1、第二天 H 在公司会议室和我单聊，请求我同情原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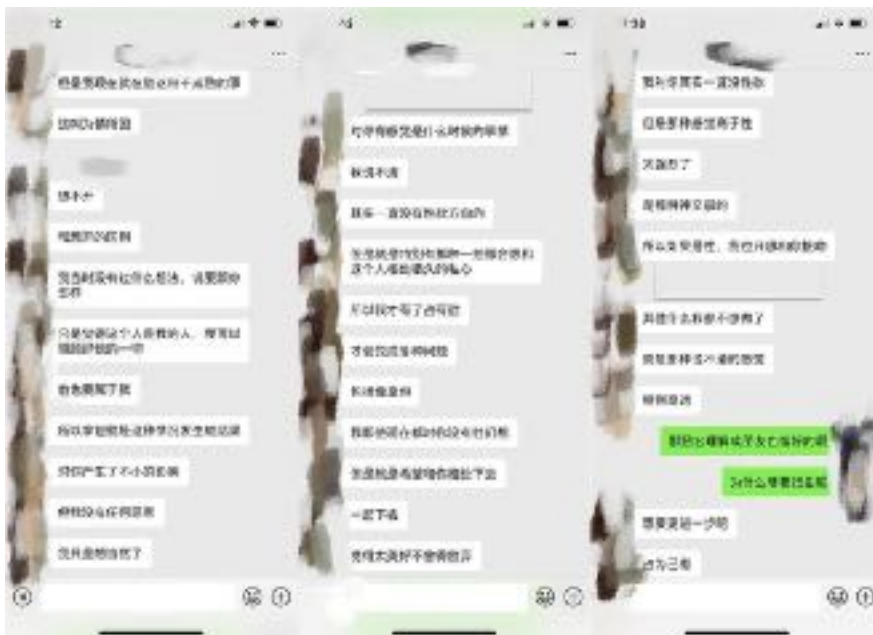
我表示，请不要再继续骚扰我。

H 又反复提出他会主动离职。

2、第二天之后，H 的行为上升到利用职务之便对我反复进行表白、威胁、忏悔，频繁发作

他并没有离职，反而变本加厉在工作中对我情绪激动爆粗口，更上升到人身威胁。

事后冷静下来对我进行道歉，这样反复循环，我几近崩溃边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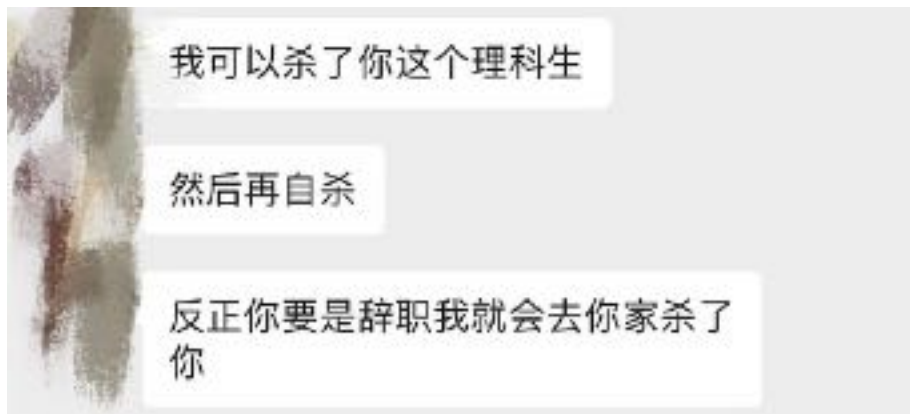
H 先是骚扰和表白



正常工作对接莫名发火、爆粗、强迫我与他面谈



每次发作后寻死觅活忏悔



进而升级人身威胁

3、H 最终出尔反尔，表示自己不会离职



4、查找资料、咨询律师，寻求司法审判

在事发后的这段时间里，我表面尽量维持正常工作和生活，

但在 H 不断骚扰下，我每一秒都生活在绝望煎熬中，且出现抑郁症状。

这期间我不断查找此类资料，并向律师咨询，给 H 定罪的可能性。

好几个律师建议我放弃，直到一个律师建议我去报警。

“你去报警啊，能不能判刑警察帮你判断啊，公检法所有的程序你都可以走一遍啊！这个人触犯的是刑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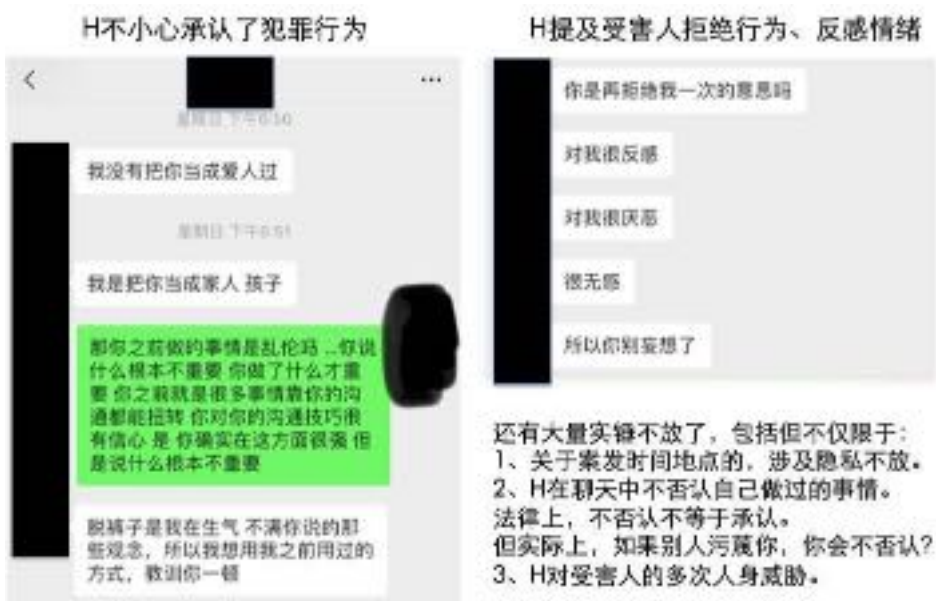
于是，我拨通了 110。

四、报案、立案

1、成功立案。

报案过程很曲折。

最终，依据最新的刑法修正案，警方以强制猥亵案立案侦查。



2、警察传唤他，他开始疯狂联系我。

闭口不提案情，暗示我什么条件都可以谈。



3、和公司说明一切，将 H 辞退是我的唯一诉求！

公司高层马上找我谈，整个过程约 2 小时，总结如下：

（我事先告知会全程录音）

公司希望双方调解，暗示曝光对我伤害很大。

我的态度有三：

- 1) 案件跟公司无关，保护公司，不曝光；
- 2) 不接受调解，不接受赔偿；
- 3) 相信司法。

公司表示：坚决辞退、上黑名单、不会录用。



同时因受到对方人身威胁, 无法正常工作, 虽然公司一再挽留, 但我还是选择了离职。

四、疑罪从无、无奈撤案

案子过程非常艰难，不赘述。

因为没有 jy 等等决定性证据，司法上无法定罪。

我要求他写认罪书，在警官见证下，H 亲手写下了全部罪行细节。

最后在签字前被他的律师打电话阻止，律师说，不能签字，签了就是认罪。H 带走了认罪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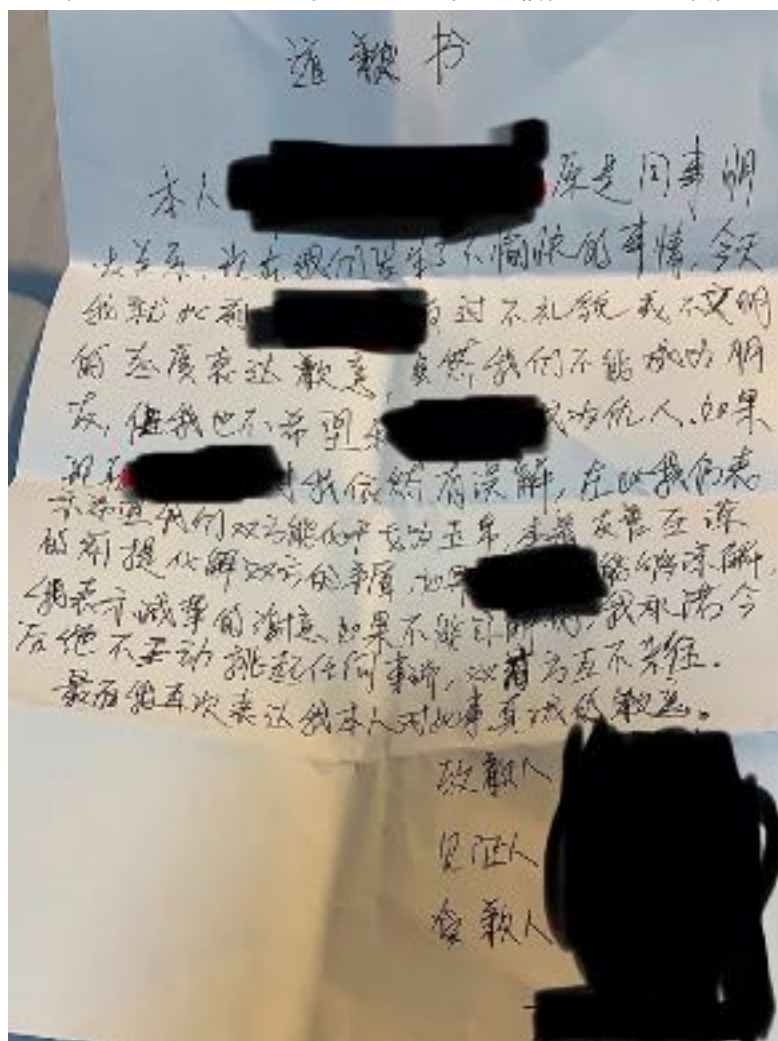
又过了很多天。

警察正式通知我，他们做了最大努力，但疑罪从无，无法定罪。

警察写了调解协议书，又划掉。

他说，不能签这个，调解对你不公平，你只接受道歉就好。

最后，我收到了这封 H 的毫无意义的道歉信，承诺不再骚扰我。



长期的争取、面对 H 花样百出的无赖口供让我感到精疲力尽。

如警官所说，最重要的是走出来。

考虑到我的核心诉求已经达成

(1 公司明确表示将他辞退不再录用，不会再有下一个受害者

(2 已有警方备案，获得对方不再骚扰我的承诺

秉着尊重司法、尊重警察、尊重法律、尊重疑罪从无的原则，我最终决定撤案。

五、反转，仅三个月，H 被公司返聘

就在我以为事情告一段落的时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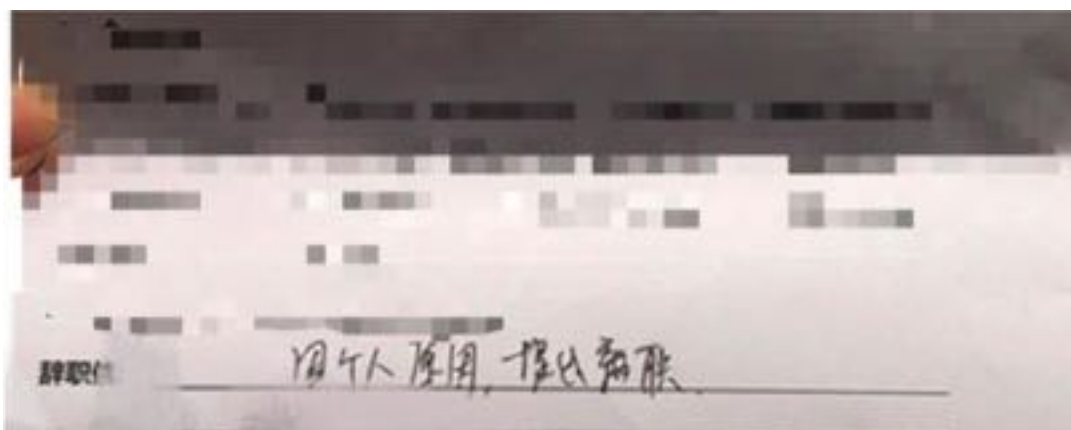
我被告知，H 高调地回到了原公司原岗位。

我立即跟当时谈话的高层领导沟通，对方以沉默作答。

公司不仅毁约，还让 H 能够利用高管职位来洗白他自己。

这一系列行为，让我对一直以来号称 XXX 的公司感到绝望！





H 与公司承诺的内容还有很多

写在最后——

感谢司法进步：我国法律上没有男性被强奸，但依据最新刑法修正案可以强制猥亵侮辱罪进行立案，最高量刑五年。

在职场中，男性遭受性骚扰很罕见。

因此我在这里，想以一个受害者的身份，以我本人的真实经历，为广大职场男性群体敲响警钟。

最后，感谢 L 警官。

立案那天，是他详细询问，让我展示完整的证据链。

最后，L 警官说，“我会帮你争取他的量刑，很难，但是我会争取。”

我不知道说什么，只是不停鞠躬。

好几天废寝忘食，终于争取到了一份公正的承诺。

这件事，从头到尾受尽折磨，我都没有流过一滴眼泪。

从派出所出来，站在大马路上，对着明晃晃的太阳，我开始止不住地哭。

也感谢我的同事、前同事的默默支持。

谢谢你们，让我相信邪不压正。

以上所述绝对属实，如有不实，本人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行动者的故事

2018. 2. 18 《写于#metoo 在中国#被删一个月之际》

作者：七隻小怪獸

来源：微博@七隻小怪獸

原文链接：<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208793394225515>

1 月 17 日到 2 月 17 日，距离#metoo 在中国#被删一个月了。在这里向所有被删的联名信链接、微博标签，和新生的各种反性骚扰标签以及新年期间都未停止行动的人们致敬。自原本的#metoo 在中国#被删后，看了很多外媒的一些报道还有身边海内外朋友对国内 METOO

运动的评论，心觉压抑，在那些文字之间很少看到除了审查制度之外一群鲜活的有主观能动性的个体是如何在困难面前用创意和智慧去通过网络凝聚更多的力量试图监督和推进制度的建立，还有像累累、猪西西、美丽、大兔、台风、小树一直在实地全职兼职自愿为反性骚扰工作的行动者们。

如果始终大家对于一场运动的评价建立“失败/成功”的结果，成功的希望太渺小，多半就是失败的。但这样无疑是“把审查制度和政府权力放在中心”而不去关注“公民行动的溢出效应”，对于一次社运的评价过低，忽视了社群建设中体现的民主，忽视了公民的积极参与的意义和带来的改变，为下一次爆发积蓄的能量。而这种“非成功即失败”的想法也充斥在我身边，“在中国太难，一定会失败”于是“你信不信肯定没用”....“哎没救”可知道最后可能失败应当成为不作为不发声的理由么？

困难并没有阻碍真正要行动的人，来自各地各领域的个体们一次又一次的接力，正是无数的“绵薄之力”汇聚起来才让这件事对抗着像从前的热点议题一样在公共视野消失，而这一次，个体们的发声不再停留于“震荡”的批判，反讽和宣泄，而是推进和督促制度的建立。

从 74 多所学校 8000 人次参与的高校联名信，到 50 多位教师，到现在 300 多名中国学者学生的海外联名信，再到律师联名；从第一个给浙江人大寄信的小伙伴到上海人大正面积积极的反馈，再到新年之际深圳政协委员会积极的回信要带着关于反性骚扰建议去两会；从一些学校压舆论，到教育部正面响应，再到一些学校比如我昨天听到的湖南某学校校长十分重视，并在电话中向辅导员问是否联名发起人有在本校经历过性骚扰，若有则一定严惩的反馈；从微信指数上显示对性骚扰关键词的讨论从近乎为零到 1 月 14 日的接近 1000.000 的指数；从去年十月微博原本的#METOO#作为明星欧美类话题下杂乱而少的讨论，到#Metoo 在中国#话题集聚起来的力量和社交平台内外越来越多的支持和发声，到#METOO#转变为公益话题后更多对国内本土的反性骚扰的了解和关注，我能真切观察和感受到的舆论哪怕一点点积极变化。

所以我一直努力想在突破这种先入为主的单一框架下的描述，替更多行动者发声，前段时间一个国内做自媒体【大象屋】的小伙伴也深有同感于是做了这么一篇报道"#Metoo In China: the story beyond cencorship", 今日看到有评论中有开始看到审查制度之外行动者们的坚持、智慧和力量，顿时有些热泪盈眶（因为我知道有好多女权行动者们不断地在接受采访，但却不那么喜欢报道呈现出的她们和传达的一些讯息，我觉得她们的努力和耐心至少值得一个更为完整的故事，故事里有她们除了被打压外积极坚持不懈的形象）

另外在做#米兔在中国#的海外联名信时我收到这么一条留言【#Metoo 在中国# 1 月 23 日华南农业大学监察处向我通报了去年由我向广东省纪委和教育厅举报的该校党委组织部教师邱冠文在毕业聚餐中性骚扰多位女学生的处理结果，即党内警告处分、行政降级、调离教师队伍。建立高校教师性骚扰黑名单非常有必要，性别平等任重道远】

最近在写一篇从行动者七七眼里的高校反性骚扰全记录，以梳理所有反性骚扰运动中网络标签为线。近日身体欠佳未能在今天完稿，但评论有感而发，愿光与力量，幸运与勇气与所有反性骚扰的行动者们共存👊

<http://elephant-room.com/2018/02/13/metoo/>

2018. 5. 10 《每日人物 | 中国高校性骚扰调查研究者：看到黑暗 是为了光明的路》

作者：陈墨

来源：每日人物（微信推文已被删）

知乎链接：<https://zhuanlan.zhihu.com/p/36705500>

2018 年开年至今，某种程度上，很多中国高校经历了一场地震。

从小武到沈阳、张康之，四个月时间里，三位知名高校长江学者相继爆出性骚扰丑闻。高校性骚扰，如同长久以来隐藏在房间中的大象，突然在公众面前显露出了庞大的轮廓。

这是继 2014 年厦大博导吴春明诱奸女生之后，这个话题引发关注度最高的一次。94 所高校的学生向校方递交联名信，要求建立防治性骚扰制度。陈小武事件之后，教育部也第一时间发声，表示“将会同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建立健全高校预防性骚扰的长效机制。”

而在一个个具体事件爆发之前，早已有研究者对中国高校存在的性骚扰问题进行过深入调查——他们当中，有从 2014 年厦大吴春明事件就密切跟进的调查记者，有历时半年、用 6000 多份问卷描绘高校性骚扰状况的公益人士，有在校期间进行独立调查的大学生，也有中国“me too 运动”的发起人。

高校性骚扰对他们而言，不只是一个个黑暗的故事，他们更希望透过这些故事，找到通向光明的方向。

以下是四位做过中国高校性骚扰调查的研究者口述。在他们讲述的最后，我们也梳理了过去五年间经媒体报道公开的高校性骚扰事件。16 起事件中，经校方/警方调查证实的为 7 起，并对涉事教师进行了处罚。5 起事件中，校方表示严肃调查，但公开渠道尚未查到后续调查结果。1 起事件爆料微博被删除，1 起校方初步调查称教师行为未有不妥，没有公布后续调查。沈阳、张康之事件仍在调查过程中。

文 |? 陈墨 实习生 刘楚

编辑 |? 金石

1

“哪些人在进行校园性骚扰，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康宸伟，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生，调查成果《沉默的铁狮——2016 年北京师范大学校园性骚扰调查纪实报告》

2016年，我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读大三。那年春天，差不多每隔一两个星期，就能在朋友圈里看到在校园里遇到性骚扰的爆料。

对于这些骚扰事件，不管是爆料者还是围观者，表达出来的大多是情绪非常激烈的指控，我一直对社会话题很感兴趣，就很想知道——在大学校园实施性骚扰的究竟是哪些人，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在学校论坛上发了“悬赏令”，希望有过被骚扰遭遇的同学与我联系。很快，我和助手从北师大论坛（蛋蛋网）、微博、微信朋友圈等渠道，用不完全统计的方式查到了60起性骚扰案例，时间跨度从2007到2016年，对于这些案例，我们通过当事人和保卫处进行了核实，可以保证都是真实的。

信息发布后，我按照收集案例中发生性骚扰的区域、在校园地图上做了标注，做出了一个“北师大防狼地图”，在这张图上，有两个区域分别发生过5次以上的性骚扰事件。

这两个区域，一处缺少监控与照明系统，只有少数女生从这里走。另一处是距离东南门最近的教学楼，东南门24小时开放，而且没有安保和门卫，从作案到逃离校区，时间不会超过5分钟。

这些都会导致对骚扰者的抓捕很难进行。我还参与过一次保卫处对骚扰者的抓捕，但最后没有抓到。其实，参与抓捕，我是存有点“私心”的，想在骚扰者被警察带走之前，打个“时间差”简短地聊一聊，可惜一直没有得到这样的机会。骚扰者被送到派出所以后，往往批评教育，一天后就被放走。我只能通过同学描述、调取案发时的录像，还有阅读文献来试图接近这个群体。

综合我的访谈和调查，对这些骚扰者也能有一个粗浅的画像。我发现，在大学实施性骚扰的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人，一类是非常底层、得不到关注的人，一种是拥有一定的权力的人。

前一类人实施骚扰的方式，多数以露阴、窥淫、纠缠搭讪为主。他们有一定的共性，往往个子不高，被抓住以后非常羞涩，有的几个月不换衣服，甚至能闻到强烈的异味。

一个保安跟我说，他确实认识一个几乎每天来找女生搭讪的男人，他能够理解这个人的心情。因为自己也是外来务工，收入很低，和那个人一样，属于不会被女孩子瞧得起的类型。这名保安说，如果对方真的做出露阴、窥淫一类的行为，他会抓，“（如果只是）每天搭讪，只要他行为不过界，我还是闭一只眼吧。”

其实这也和北师大一直以来的宣传有关。在对外自我宣传中，北师大惯于强调这里悬殊的男女比例，释放出一种在北师大找女朋友成功几率更高的信号，但对于性骚扰者来说，也意味着这里更适合下手。

我接触时间比较长的，是一个本校学生骚扰者。那是一个大二男生，在教学楼的女卫生间里窥淫，被抓了出来。他来自农村的特困家庭，恋爱史一片空白，上大学以后接触到黄色网址，从此无法自拔。在校方建议下，他主动退学回家重新高考，我通过一张快递单找到了他的电话号码。

拨通电话说明来意以后，他反问我：“怎么就盯着这事儿不放呢？”过了一会儿，男生的母亲把电话打了回来，她问我为什么要做这个研究，求我放过她的儿子，抱怨校方太过苛刻，说孩子一直很乖的。后来带着哭腔问我：“同学，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我的孩子上了两年大学，就变成了这样？”

这个问题我没能回答，但在我的调查和思考中，也有一些答案——这些人在外貌和经济阶层上往往是不受异性欢迎的类型，以往与异性的交往中，也有过失败的经历，就越来越不知道如何与异性相处，越来越自卑，到最后，往往会做出一些越界的行为。

而另一类人的状况却截然相反。

2016年6月6日晚上，有学生向我举报，我校某学院副院长S教授性骚扰了自己的朋友。第二天晚上，我会见了这名被骚扰的女生和她的男友，了解了情况：

大约一个月前，这个女生下课取自行车时，代课教师S教授上前搭讪，加了她的微信。之后，S教授多次试图邀她去KTV或者茶馆，女生担心一直拒绝会影响课程成绩，最后决定还是去见一面。在茶馆包厢，S教授与女生握手两三次，之后又五次试图强行拥抱女同学，并且亲吻女生的脸和脖子，女生一直拒绝，S教授依然索抱。

和普通的性骚扰不同，当性骚扰者是学校里的老师、拥有权力关系时，取证和反性骚扰就变得困难得多。为了拿到有效证据，一位女生自告奋勇去充当卧底，我和她订了一个原则，不勾引、一定要坚决反抗，我们把这次行动取名为“黄雀行动”。

这位女同学添加了S教授的微信，称有意向申请国外某方向的研究生，希望S教授能推荐几本相关的书。S教授聊了几句，便让女生把自己的照片发给他，之后在当天约女生去茶馆喝茶。

我给这位女同学配备了针孔摄像机和带摄像功能的手表，我和几位男生等在茶馆不远处，以“收作业了”为暗号，万一遭遇不测，就冲进去解救女生。

在茶馆，女生的遭遇和举报人有些类似，没聊几句，S教授试图拥抱她，女生坚决拒绝，S教授不高兴了：“你这还是要去国外留学的人，一点都不open，国外都是这样的。”之后，他的态度冷了下来，拿起女生佩戴的手表仔细观察以后，没有再进一步动作。

我把这些材料交到了学校纪检委，2016年8月31日，北师大通过官方微博回应，学校已于暑假前启动调查。就在那一周之内，我又接到了关于S教授的另外三起举报，最早的已经在十年前，四五个举报者排着队去纪检委做旁证，我们的诉求是，将S教授从北师大教师队伍里除名。

后来，我把所有的调查结果写成了一篇报告，取名为《沉默的铁狮——2016年北京师范大学校园性骚扰调查纪实报告》，因为北师大地处铁狮子坟，我希望这份特殊的报告能打破这份沉默，形成力量。

报告发出后不久，东南门就进行了改造，在地图里标注的性骚扰事件的高发区域也安装了报警装置。不到一年后，2017年4月25日，北师大人事处发布处分，将S教授调离教师岗位，从二级教授转为出版编辑序列。

作为一个个体，我想我的报告已经取得效果了。

现在我已经毕业了，但仍在关注相关事件。今年，高校性骚扰学生事件频繁曝出，事件中的主角也都是“有权力的人”，改变这种状况需要有更多的约束，制度约束以及自我约束，特别是后者，男性需要学会真正地去尊重女性。

我曾在一个PUA群里卧底。PUA (Pick-up Artist) 俗称“泡学”，是一种教男性用各种话术和方法迅速“搞定”女性的课程。在这个交流把妹技巧的群里，我见到了一个平日里在学校“德高望重”的师兄，而他最引以为傲的谈资是，自己成功睡了多少个女生。

2

“什么样的骚扰算性骚扰，以及高校应该做什么？”

韦婷婷，广州性别教育中心负责人，《中国大学在校生和毕业生遭遇性骚扰状况调查》发起人

2016年，我开始做《中国大学在校生和毕业生遭遇性骚扰状况调查》的时候，没想到能有这么多人回复。我们最初在网上发放问卷，第一天就收到了1000多份回复，几天之后，收到了好几千份。

最终，我们收回了有效问卷6592份，有580人留下了电子邮箱，邮件联系以后，我们收到了几十份详细的当事人口述。这可能是到目前为止，我国样本量最大的一次性骚扰调查。

根据我们的调查，在性骚扰的实施者中，半数为公司及校友，学校上级占9.1%（以人次计算）。其中，经历过性骚扰的人，有12.4%感到严重影响了人际关系和交往，1.9%有过自残或者自杀的倾向或行动……

调查中最夺人眼球的一个研究结论是——“中国大学生7成遭受过性骚扰”。因为我们的调查对象是在校大学生和毕业生，但时间却不仅限于在高校期间，而是涵盖整个成长过程，因此，这个比例看起来会非常高。而这个结论也引发了一定的讨论，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怎样的骚扰才算是性骚扰。

在我们的定义中，讲黄段子等“性别骚扰”也是包含在其中的，很多人对此并不认可，但是，事实上，这是同学、校友间，最常见的性骚扰形式。

一个女大学生在邮件中向我们讲述，她发了一条朋友圈，内容是与男同学约着夜跑，结果，一群人在底下留言，“男生为什么要这么晚了约你出去夜跑呢？因为夜（约）跑（炮），跑完之后可以去宾馆了”，“呦，夜（约）跑（炮）去了？”这让她感觉又恶心又生气，把留言的人都拉进了黑名单。

而另一种发生在师生之间的骚扰会更难界定，因为当事人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被骚扰了，也不知道该去跟谁说。

比如，在学校的游泳课上，有学生被老师摸了隐私部位；还有在技校的按摩课上，所有女生被要求脱到只剩内衣内裤学习按摩，这种肢体接触让她们不舒服，但又好像是课程所需；还有前些年爆出的，体育课老师疑似在教乒乓球时，把手放在女生胸部附近。

对于这种骚扰，有的高校学生自发组织了防治校园性骚扰小组，我们也在帮助其中的一个调查一位因为搂抱、摸脸被学生举报的老师。

其实，做调查并不只是为了展示现象，比现象更有意义的是解决问题，更好地保护被骚扰群体。但这一点在现实中的状况的确不容乐观。

我们在调查中也发现，遭遇性骚扰以后，超过一半的人选择了沉默或忍耐。真正向校方或者警方报告、报案的人不足4%，其中，对警方处理表示满意的不到四分之一，对校方处理满意的约占五分之一。也就是说，每100个被骚扰的人中，只有不到1个人能得到满意的处理。

同时，在调查问卷中，对于“你所在的学校是否有关于防治性骚扰的培训/讲座/课程”的问题，选择“有”的人只占5.4%。

在做研究的同时，我们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相关规定，给113所211高校去信，要求公开关于校园性骚扰投诉和举报等情况。结果只有16所高校真正回复了我们，共计只接到3起涉嫌性骚扰的投诉和情况反映，只有13所高校开展了防治性骚扰的教育，没有高校有专门处理性骚扰的部门或流程。但我们在研究中发现，有超过四成的性骚扰在校内的公共场所发生。

做这个报告的过程中，我最大的感觉是，人们太需要被教育了。女性要变得更强大，学会保护自己，被各种“霸道总裁”剧洗脑的男性也要学会尊重女性，甚至一些家长，对孩子保护的缺失也到了无知的地步。因为反馈的邮件中，有人说小时候去父母朋友家过夜，裸睡在叔叔阿姨中间，夜里被猥亵。之后再见到那个叔叔，她本能地抗拒被抱，还被家长批评不懂事。

当然，事实也不完全是令人绝望的。我们调查的样本也说明了这一点，93%的问卷来自27岁以下的年青人，71%的受访者年龄在18-22岁之间。我们组织的“一人一故事”剧场，鼓励在场者讲出自己被性骚扰的故事，原本担心没人上台，没想到在场的年轻人们抢着去讲。

今年，从陈小武到张康之，高校性骚扰越来越多地爆出来，就像推倒了多米诺骨牌，受害者们也互相鼓励着，愿意把这些事情说出来。

这份报告做完以后，我牵头成立了广州性别教育中心，现在和其他公益人士合作，在帮助一些被骚扰者的同时，也在编写剧本、拍摄反性骚扰题材的纪录片。前不久的五四青年节，我们把这份调查报告和一封倡议书寄给了教育部和112所高校，倡导建立防治性骚扰的制度。

按照时间推算，那 112 所高校应该已经陆续收到我们寄出的倡议信了，我估计能有 10 所回复就算不错了，也可能都不超过 5 所。不过有一所高校信访办的老师以个人身份给我打了个电话，赞赏了我们的倡议，这让我挺欣慰的，因为这让我觉得，现实并不是铁板一块。

3

“反性骚扰不是几所高校的事，而是和我们所有人都有关。”

七七，留学生，“米兔在中国”发起人

我今年 24 岁，在温哥华读社会学。我一直很关注国外的#Me too 运动，今年年初，看到罗茜茜举报陈小武的新闻，我立刻转发到朋友圈：“从 2017 年由硅谷到好莱坞而后席卷全球社交网络的‘#Me Too’运动，到 2018 年初的 300 名好莱坞女星发起的 Time's up，这不是结束。2018，#Me too 在中国，才刚启航。”

我在国内的微博上搜了搜“me too”，发现内容多数和娱乐八卦有关，并没有和反性骚扰联系在一起。我们与国外环境有很大的不同，性别不平等、性污名化还比较严重，我想要建立这样一个话题，让“性骚扰”这三个字不再遮遮掩掩，进入公众议题。后来名字几经周折，现在变成了“米兔在中国”。

在我看来，性骚扰本质上就是一种性别不平等。我现在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婚姻里面的不平等现象。我还在国内读书时，就已经开始关注性别话题，还和朋友在成都一起成立了一个 catch up 性别平权工作室，致力于传播性别平等意识。来到国外读书以后，我更真切地感受到环境的差异。

我现在所在的学校，非常注意对“同意”这个概念的教育，在厕所、宿舍、教室都会有一些宣传单，写着“你们知道什么时候是可以进行性行为的吗？”

我认为，国内缺乏对女性“我什么时候愿意和你发生性行为”的教育，很多男性也不知道怎么去遵从女性的意愿，什么信号是愿意和你发生性关系，什么信号不是。

而在大学校园的“反性骚扰”机制上，我们和国外也有很大区别，这可能也是这几年中国大学校园性侵事件频繁发生的原因之一。

在国外的很多高校，对于反性骚扰，是有一套明确的制度的。比如有第三方进行搜证，有明确的反性骚扰网页和政策，有的学校在处理时，还能在保护隐私的前提下，让双方坐在一起谈一谈。

我们在国内高校进行反性骚扰调查的时候，有老师很困惑，防止有性骚扰的嫌疑，以后是不是不能关心异性同学了？其实这种界限的划分，是可以通过制度来解决的，让老师和学生都知道界限在哪里。

我所在的学校，对于老师和学生的日常交往，规定也很仔细。比如平时学生和老师的交

流都用电子邮件，不会用微信这种日常社交软件，目的是把工作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界限严格区分开。

有一次，我在电子邮件上问了老师一个比较私人的问题，老师回复我说，按照学校规定，师生不能交流这个，这是违反规定的。

我觉得对待性骚扰，国内外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不同，国内时常把性骚扰看做师德问题的一部分，是老师个人的事，而国外则把它看做是单独的社会问题进行解决。

因此，在主持“米兔在中国”这个话题时，我们希望做的不是宣泄，而是能够推动制度的建设。春节前，有 94 所高校的 8000 多个同学发起联名信，向自己的学校提出建立反性骚扰机制的建议，我们把这些建议简单地总结成“五个一”：

- 给全校每一位教职工做一次有关防治性骚扰的培训；
- 给每一位学生上一堂反性骚扰的课程；
- 每学期展开一次性骚扰的网络调查，让学生可以对性骚扰、抑郁、焦虑等情况进行在线匿名反馈；
- 设置一个接受性骚扰举报投诉的渠道，包括信箱、邮箱、电话等；
- 明确一个受理性骚扰行为投诉的部门，以及一个负责人。

有的学校让我们非常惊喜。比如大连外国语大学，公开信凌晨 2 点发送到校长信箱里，当天早晨 8 点，校长就与一位同学进行了会谈，并在后续回复中告诉同学，学校已经在拟关于建立防治校园性骚扰机制的草案，而且包含了联名信中提到的“五个一”建议。

当然，这样的学校很少，更多的学校还是会忽略，好像从来没有收到信一样。但随着之后一系列校园性侵事件的爆发，情况真的在慢慢好转。

几所知名高校都集中推出了反性骚扰的条款，这其中包括人大，也包括北大。人大将“与有利益关系的在校学生发生恋爱关系”等都列为师生关系方面的违规行为，北大也在启动成立“反性骚扰专门委员会”。

我也知道，改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无论社会和个人，可能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因为，反性骚扰不是几所高校的事，而是和我们所有人都有关。与制度建立同样重要的、也同样不易的还包括每一个当事人的态度，能多大程度上保护自己，以及受到骚扰后是否真的有勇气站出来。

我自己也遇到过性骚扰。那是在温哥华当地的一家华人超市，我独自在卫生巾区域闲逛，一个露阴癖在离我很近的地方实施了骚扰，场面很恶心。我知道，在那里，只要我举报，一定会有人把他赶出去，让他受到惩罚。但我当时的第一反应还是惊慌失措地扭头就跑。

这件事让我非常非常自责，因为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制度环境下，作为一个反性骚扰的发声者，我在当时还是和绝大多数受害者一样，选择了逃避，而不是勇敢地站出来。

4

“学术性骚扰，本质上是一种权力的操纵”

李思磐，性别平等倡导组织女性网络负责人，《学术性骚扰的共犯性结构：学术权力、组织氛围与性别歧视——基于国内案例的分析》作者

在反对性骚扰的工作中，我首先扮演的是记者的角色。

2014年，厦大吴春明“诱奸”学生案中，我跟进了一年，和两位投诉者都进行了面对面的访谈。之前，我做过很多起职场和学校性侵害案件的报道，这个案件中让我有机会介入的契机，是一封联名信。

两位投诉者在网络上匿名爆料，调查结果还没出来的时候，厦大历史系122个学生写了联名信，声援吴春明，谴责投诉者，而且这122个人中，三分之二是女生。

后来调查证实了吴的性侵行为。一个参与联名的女生曾在接受采访时说：“吴老师的女学生数量很有限，如果真像汀洋（爆料者）说的很多女生被他‘诱奸’，那大部分吴老师的女学生都躲不开这个嫌疑。”为了不被舆论羞辱，有的女生宁愿支持加害人，伤害受害者。

和发生在陌生人之间的性骚扰不同，学术性骚扰本质上是一种权力的操纵。

我发了一条微博，表达了想要寻找更多被骚扰者访谈的愿望，令我意外的是，联系我的人中间有三个人与我其实先前认识。她们中有人曾略微提起过被骚扰的事，但从没有详细地说过。我又在网络上找到了另外四个样本，这七名访谈对象刚好涵盖了从本科到博士生，骚扰者也包括了本科任课老师、导师、带教老师和校领导。

与我之前在采访中接触到的被骚扰者不同，这7个人都没有和骚扰者发生性关系。但对她们而言，谈论这些事还是非常困难，有人完全无法用语言直接说出，打字沟通才能稍微好受一些。还有一位，在我想要再深入提问的时候表现出抗拒，尽管问题没有冒犯性，也让她感到十分不安。

我们很难想象这种经历对受害者的伤害有多大，就算没有经历发生性关系这样严重的后果，在老师提出骚扰要求的时候，很多东西就已经被破坏掉了，比如对人的信任。

我的一个访谈对象，被骚扰时刚刚大二在读，因为要办活动，联系了一个据说很开明、对学生很好的校领导。结果校领导找机会把她载到自己家，拥抱亲吻，还要求她叫他做“干爹”。

女生之后尽可能地回避与这位领导接触，还换掉了手机号码，结果还是被对方在众目睽睽下要去了新号。她不敢完全拒绝和对方在公开场合接触，因为觉得“他捏死我很容易”。因

为害怕被报复，整个大学期间，她不敢交男朋友。平时和男老师说话，“两人距离少于半米就会觉得心里不安”。

国外研究表明，研究生比本科生更经常遭遇性骚扰。我也在访谈发现，对学生影响最消极的性骚扰往往来自于研究生导师。

现行制度下，研究生和导师之间的关系一旦形成就很难取消，尤其是博士、博士后和导师，基本是一种类似上下级之间的关系，除非是出了大事，否则包括学校组织内的关系，其他的老师、行政管理者，都是很难去干预的。

所以对学生来说，这个关系是没有退出机制的。唯一的退出机制，可能就是完全放弃自己设定的发展道路。我访谈的7人中，1人延迟毕业、两人放弃了继续深造。

这些事实骚扰的老师非常清楚自己的权力。有的骚扰者已经摸索出了一套“驯服”“猎物”的方式，他们的“套路”就像设定好的程序，在多人身上重复出现。

比如广州大学城一案中的黄某，对感兴趣的女生，会在培训课上猛批她，让她丢面子，然后再夸她，被影响到的女生从战战兢兢到如沐春风，把肢体骚扰视为师长的关爱。此外，黄某还利用所谓“心理咨询”的机会，让学生大哭倾谈心结之后开始性的抚摸。

吴春明也是一样，在公开场合训斥学生，然后私下抚慰，用这种方式操纵学生心理，把权力用到极致。

有的受害者选择反抗，对老师的骚扰激烈反抗，把老师的眼镜都打掉了，但事后又不得不去向老师道歉。有的则像房思琪一样，把自己想象成是对方的女朋友。结果在求得心理安慰的同时越陷越深。在外界的评价体系中，往往要求被骚扰者明确地反抗，但在权力关系不对等的情况下，这更像是一种苛求。

今年以来，学术性骚扰的事件集中曝出，处理上十分铁腕，很多高校也出台了相关防治性骚扰的政策。但是我觉得，学术性骚扰不应该放在师德的框架里来处理，而应该从权力的根源上来解决问题。一方面对老师的权力进行分权，不让一个人在学术上一手遮天，同时建立导师和学生之间关系的解除机制，甚至是共同导师制。

我们总结过国外高校防治性骚扰的措施，有很多可行的细节可以借鉴，比如一些学校老师的办公室，门上会有一个透明的小窗，还有的会议室是玻璃的，这其实就是让工作中的互动，尽量地实现在空间上的透明化。

师德的建设当然是其中的一部分，尤其是，在男性学者群体中，建立对性骚扰零容忍的观念——因为相对而言，很多女性学者对性骚扰早已深恶痛绝，而无法改变圈中的文化气氛。但不能仅仅从原则上粗略地说不能实施性骚扰，或者说不能滥用权力，而是应该让老师也明白，哪些是不应该做和应该做的事情。

除了制度，防治性骚扰更离不开性别平等的社会氛围的支持。2005年的时候，《妇女权益保障法》进行修改，首次把性骚扰列入其中。我原本很喜欢的一个报社评论版发文，竟然

说这是不必要的法，错误的立法，我写文章去理论，结果没有刊登。

某种程度上来说，那是我决定转型的开始，从调查记者转向致力于再传播和女性平权事业。

五年间，那些报道中的高校性骚扰事件

2014 年

5 月 21 日，广西女生遭论文导师猥亵

广西财经学院一名大四女生李萍（化名）报警称，她被论文导师容某“索抱”。

处理结果：警方经过调查，作出对论文导师容某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

7 月 12 日，厦门大学吴春明事件

2014 年 6 月到 7 月，新浪微博 ID 名为“汀洋”和“青春大篷车”的两位网友先后在网上发布了文章，控诉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吴春明多次性骚扰女学生。7 月 12 日，厦门大学中止了吴春明的研究生导师资格，停止其招生和指导研究生。但在调查尚无结论时，122 名厦大学生签署联名信，意为吴春明“证清白”，对投诉者“汀洋”进行指责。

处理结果：2014 年 10 月 14 日，厦门大学对外通报，给予吴春明开除党籍、撤销教师资格处分。2015 年 12 月，吴当选中国考古学会新石器时代考古专业委员会委员。

10 月 10 日，四川美术学院教授强吻门

有网友发布照片，指四川美术学院退休副教授王小箭在吃饭时“性骚扰”两名年轻女性。据澎湃新闻报道，王小箭多次对两女子进行身体接触，女子有反抗，但是王小箭一直没有停止。

处理结果：事发两天后，王小箭发致歉信道歉。同日，四川美术学院宣布，决定禁止其参加该校任何教学、科研和学术活动，降低其退休待遇，支持学生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10 月 24 日，北大副教授诱奸女留学生

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女留学生刘伟(化名)向北京大学纪检网站发邮件实名举报该院副教授余万里，称余万里对其朋友王静实施性侵犯，导致王静怀孕。随后，刘伟向北大有关部门寄送 3 封举报信，并附上了王静与余万里的聊天记录和相关照片。

处理结果：一个月后，北京大学官微发布通报，开除余万里党籍。撤销教师职务、撤销教师资格处分，开除出教师队伍。

2015 年

6 月 18 日, 天工大女生曝光老师性骚扰

天津工业大学一女学生在微博晒出该校男教师骚扰并威胁自己的多张截图。在微信截图中可以看到, 该老师说“搞搞女生很正常”, 并发了三段色情视频, 威胁对方“敢不敢去告”。

处理结果: 天工大通过官方微博回应, 在事实调查清楚之前, 暂停当事教师与教师身份相关的一切工作。目前此事查无后续。

8 月 14 日, 巢湖学院学生处处长利诱女生

巢湖学院音乐表演本科专业 2015 届的毕业生举报称其同学小莉遭到学院学生处赵尚松处长利诱。赵用毕业证威胁小莉, 对小莉进行言语骚扰。举报贴附上了疑似该处长与女生的微信聊天记录。

处理结果: 事发三天后, 巢湖学院学校党委决定给予赵尚松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免去其学生工作部部长(学生处处长)职务, 调离学生工作部门。

2016 年

5 月 10 日, 北京联合大学体育老师疑似性骚扰

有网友在微博上爆出北京联合大学生物化学工程学院的乒乓球代课刘老师, 在课堂上借“辅导”对女生进行性骚扰。微博配图显示, 该老师在给学生进行辅导时将手放到女生胸部附近, 有学生称这种行为“司空见惯”。

处理结果: 一天后, 该学院回应称, 经与照片中当事学生核实, 任课教师并未作过分为。在事件调查处理期间, 学院决定对该教师暂时停课。目前此事查无后续。

8 月, 北师大学生发布性骚扰调查报告

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发布调查报告《沉默的铁狮——2016 年北师大校园性骚扰调查纪实报告》。报告中揭露北师大某学院副院长 S 教授性骚扰女学生。8 月 31 日, 北师大新闻中心发文, 表示学校已启动调查, 并承诺“一经查实、严肃处理、绝不姑息”。

处理结果: 2017 年 4 月 25 日, 北师大人事处发布处分, 将 S 教授调离教师岗位, 从二级教授转为出版编辑序列。

10 月 12 日, 南师大教授被曝光性骚扰女性

南京当地媒体接到举报称, 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刘某性骚扰女性, 在举报的对话截图中, 文字内容不堪入目。

处理结果：南师大官方回应称正在调查，如果查实，绝不姑息。目前查无后续。

2017 年

5 月，“北电侯亮平”事件

女生阿廖沙（化名）在朋友圈称自己曾受到大学班主任父亲性侵，试图向系上讨公道时反而遭到打压，被老师和同学攻击排挤。

6 月 5 日，微博用户@北电侯亮平的用户发文，实名举报北电摄影学院以宋靖、吴毅为首的教授们多次潜规则女大学生，常年贪污受贿的事实，称愿意放弃毕业证，证实其所说为事实。但由于其所爆证据是否属实并不可知，几天之后此账号发布的内容被删除。

处理结果：2017 年 6 月 9 日，北京电影学院发表公告，称学校“对此高度重视”，已经交由相关部门依法调查处理。目前，此事件查无后续。

7 月 7 日，电子科技大学疑似性骚扰事件

公益组织“女权之声”在微博发布信息呼吁大家关注电子科大的校园性骚扰事件。据多名答主在知乎爆料，电子科技大学通信学院张翼德老师曾在课堂上传播具有性别歧视和性骚扰意味的言论，并多次利用考试成绩、保研名额威逼利诱女生。

处理结果：校方未公开回应，此事件查无后续。

10 月 26 日，中南大学教师陈明被学生举报性骚扰

中南大学湘雅护理学院 16 级 3 班的学生集体在举报信上签名，举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的老师陈明通过短信微信猥亵女生，与女生单独外出看电影、在 KTV“排练节目”，并以“挂科”来要挟学生不公开其丑闻，在课堂上公开讲述其恋爱经历，胁迫学生送礼等“师德败坏”的行为。

处理结果：11 月 13 日，陈明被撤换。2018 年 1 月 30 日，中南大学纪委对外通报，给予陈明留党察看(一年)处分，并降低岗位等级，由中级二级降为中级三级。

11 月 14 日，成都理工大学教师刘某被学生举报性骚扰

成都理工大学的一名毕业生发帖称，该校一刘姓教师多次骚扰女学生，发裸露图片，甚至用成绩要挟学生。

处理结果：成都理工大学回应称，学校已成立调查组对涉事教师进行停职调查。调查结果目前查无后续。

12 月，南昌大学院长性侵女生事件

南昌大学女毕业生小柔（化名）委托第三方向校方举报遭该校国学研究院副院长周斌持续性侵七个月，并将一些细节和证据发布在微博上。小柔曾向院长程水金举报周斌性侵行为，程试图阻止小柔曝光。

处理结果：12月20日，南昌大学新闻中心对外通报称，免去程水金国学研究院院长职务、免去周斌国学研究院副院长职务，暂停周斌的一切教学科研工作。

2018年

1月1日，陈小武事件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2011届博士生罗茜茜实名举报其在校期间副导师、北航教授、长江学者陈小武性骚扰女学生。罗茜茜称，除了她自己之外，涉及此事的受害女生目前至少有五位，她在公众号文章中呼吁更多受害女生站出来。

处理结果：1月11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对外公布，撤销陈小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职务，取消其研究生导师资格，撤销其教师职务，取消其教师资格。三天后，教育部决定撤销陈小武的“长江学者”称号，停发并追回已发放的奖金，已责成学校解除与陈小武签定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聘任合同。

4月5日，沈阳事件

北大95级中文系毕业生李悠悠实名举报前北大中文系教授、现任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长江学者沈阳在20年前曾经性侵北大中文系95级本科生高岩，并污蔑高岩患有精神病，致使其自杀身亡。

处理结果：南大文学院“建议沈阳辞去文学院教职”，上师大表示，“决不让有师德师风问题的教师上讲台”。北大公布了1998年对沈阳事件的处理情况，后续调查处理尚未有新信息发布。

4月13日，人大张康之事件

新浪微博网友“夜凭阑”发长微博，指称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行政管理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张康之，在中国人民大学（下称人大）任教期间，对其和多名学生性骚扰。

处理结果：人大发表声明称，已对此事件展开核实……后续调查处理尚未有新信息发布。

2018.5.14《性别平等倡导者：我们被约与被谈》

来源：新媒体女性

原文链接：<http://gzxmtnx.com/news/2018-05-07-f4afea99ca1ddcaf.html>

自 2018 年初以来，反性骚扰米兔运动席卷高校势不可挡，陆续爆出了北航罗茜茜实名举报陈小武性骚扰事件、教授沈阳涉嫌性侵女学生高岩致其自杀身亡事件，以及随后同济、人大、南大、中大等学校均有学生站出来举报本校教师疑似存在性骚扰行为。

青年们的行动不仅限于爆料和举报，更有申请信息公开、记录传播等等。而学校的行动也不仅限于发声明，还有惯常使用的约谈请家长。北大岳昕同学因向学校申请信息公开被学校约谈进而被家长强行带回家，此事受到网友深切关注，并让一直以来躲在暗处的约谈（“喝茶”）制度第一次真正为公众所广泛认知。

而在岳昕之前，那些因致力于性别平等倡导被约谈过的学生与青年，她们经历过的约谈是怎么样？她们怎么看约谈？我们和 6 位女权青年聊了聊，收获了很多应对约谈的“小窍门”，还更了解了那些神秘的有关部门的“待客之道”。

▼ 秋白：“学校约了父母，父母带我看了几家医院精神科。”

（状告教育部性少数不友好教材当事人，有多次被学校约谈的经历。）

大二的时候，我开了一个公号，发了第一篇文章，写我准备筹钱去北京找国家出版广电总局反映恐同教材。文章发出后，15 年 4 月左右，学校第一次约我谈话，那时候态度挺好的，嘘寒问暖，问我有什么学习上、生活上的困难。进入正题后，就开始说我做的事情对我前途影响不好，劝我不要干。

我跟辅导员说，我想要给同性恋去污名，然后给他们科普了一些 LGBT 知识。然而他们的口吻却是在说这件事“很可怕”，也没有人做过这种事情。其实在此之前我写过信给出版社、校长等等，可都没人理我，所以我想用其他办法去沟通。

第一次约谈之后，我没听他们的，继续在做我的行动，因此一直到我毕业，我被辅导员约谈了无数次。

其实跟他们沟通一直挺温和的，直到后来，我接受了外媒的采访，准备起诉教育部，辅导员马上打电话很严厉地“教育”我说：“不能接受外媒采访，也不能说你自己是哪个学校。”我就用专业知识反驳他“公民拥有接受任何媒体采访的权力。”但是辅导员还是认为“外媒别有用心，你肯定被利用了。”

过了一段时间，我正式起诉了教育部，竟然也顺利立案了。澎湃新闻报道之后，辅导员第一时间把报道转给我，说：“你太不给学校面子了。你为什么去损害学校的声誉？现在你搞到这么大，我们就对你不客气了。”

接着他们就把我的父母叫来了学校，也把报道给他们看，说：“学校领导很生气，这样对你的孩子前途不好，都不知道能不能完成学业。”我父母很害怕。当时我父母以为我进入了什么传销组织，要我跟他们回家。我还被父母带去了好几家医院精神科去检查心理问题。

约谈对学习生活影响很大，特别是当时跟父母的关系让我很伤心崩溃，到现在也还是觉得伤害挺深的，不知道怎么可以消除那种伤害。但那时候，我很坚定认为自己做的事情没有什么不对的，而学校这样的阻挠没有任何道理。

一开始我都是抱着跟他们沟通的心态去的，我尽量表达了自己的想法，让他们了解到我在做什么。后来觉得跟他们很难沟通，是一种负担，他们只想完成任务而已，不会关心具体的事情。他们还说：“这个社会已经对同性恋非常包容了，你不要那么高调。”有时候我觉得辅导员挺可怜的，他也是维稳体制里面的最低层，只能做坏人来施压。

▼ 小宇：“书记说，搞同性恋不是不可以，但要回家搞。”

(广泛关注性与性别、劳工等议题并参与行动，“广外同性恋拉拉毕业当天求婚”事件当事人，曾被学校约谈。)

我想要在毕业典礼当天和我的朋友进行一次“拉拉求婚”的倡导活动，但因为当天睡过头，没去成毕业典礼，最后在宿舍楼下做了这个行动。

当时很多人围观，随后今日头条的报道出来了。接着学院副书记就打电话给我，第一次我没接。没想到接着我爸打电话给我了，问我为什么没有参加毕业典礼，我才知道副书记把事情告诉了我父母。这时副书记第二次打电话来，要我立刻去办公室谈话。于是我找了一位小伙伴跟我一起去见副书记。

副书记先是问我为什么染了头发，说你以前是乖学生，现在怎么这样了。接着她开始提到性取向的事情，说她不歧视同性恋，但别被境外势力利用和欺骗了。讲到最后她让我们离开，却在我打开门的瞬间跟我说，由于违反校纪，我暂时不能拿到学位证。

约谈后我和我的父母上演了一场“追逐战”。我的父母对这件事情暴跳如雷，让我马上辞掉工作回家。我那天回出租屋之后分别和我爸、我妈聊了两三个小时，最终大家不欢而散。我怕接下来会被限制行动，于是给父母发了短信说明“我们现在无法理性沟通，不如安静两天再好好沟通”，便外出躲了一阵子。

果然第二天房东找我，说我的父母和学院副书记到我的出租屋找我，认定我失踪了于是报警，警察把我的门撬开，并且乱翻我的东西，还找来了房东。

我躲了几天后和父母通话沟通，并和学院约了第二次谈话拿回了我的学位证。

我现在印象最深的是副书记说的：“搞同性恋不是不可以，但要回家搞，不要在公众面前搞，影响学校形象。”另一个是第二次约谈时，辅导员让我一定要带上家长，说是“要让我的家长好好教育我”。我很生气学校只把学生当未成年人来看待，当时我和辅导员大吵了一架。

被约谈和撬门后那几天，我就像惊弓之鸟，和小伙伴一起想各种方法躲，不夸张地说很像在拍警匪片，心理紧绷到走在路上都怕镜头监控拍到我。后来我患上了双向情感障碍，也叫躁郁症。有连续几个月的时间即便在家里也感觉随时会有人破门进来。

这次事件后我产生了应激反应，不想联系家里，接到父母电话会很紧张。变得很少回家并且回家前会因为紧张而哭。我去看了心理咨询，咨询师劝我要主动沟通，但我真的做不到。现在过了两年了，心理上对家人不会有沉重的思想包袱，跟家人聊天再不会那么紧张。但对家人的信任感确实变少了，而且也再不会主动打电话回家。

现在回想起来，对约谈我的人的仇恨还是免不了的，虽然我总提醒自己，他们也只是机器的最低端。我还是会觉得他们真的做了很过分的事情，从来不会去想对学生可能造成的伤害。

▼ 小糖：“为了不让我去香港演出性别戏剧，辅导员扣留了我的港澳通行证。”
(因排练演出性别议题的戏剧，被学校约谈。)

去年四月，香港某大学邀请我们去演出，就在演出的前几天，辅导员在微信上给我发来一张图，上面是我和另外两位同学的姓名、身份证和照片的个人信息。她说这是警察提供的，要求“特别关注”我们三个人。

几通电话之后，辅导员说要和我见个面，问我在哪里，我骗她说我不在学校，在白云区。结果辅导员的家居然就在白云区，她跟我说：“啊那正好我们在白云区见个面吧”，我简直崩溃。她当时的态度就是非要跟我见面，不见面就说明我心虚。最后我只能跟她约在学校见面，结果她真的从白云区开了一个小时的车回来学校找我。

我们之后就在学校正门口旁边的兰州拉面店碰面了。辅导员一来到就打开手机给我看截图，上面是我们演出的宣传信息，我的名字就在上面。她开始追问我知不知道这个演出的剧社、认不认识其他的演员、为什么海报上有我的名字。我当然坚持说不知道怎么回事，上面那个人可能跟我同名。她反馈给我的眼神像是“我就静静看着你撒谎”那样。但她表面还是非常客气，一再强调“这只是出于对学生的关心”。我当时下意识地疯狂打哈哈，可能为了掩盖自己的紧张吧。

后来辅导员提出，为了确保我不会去香港，要暂扣我的港澳通行证。她随手拿出身旁黑色的背包，拉链拉开，我瞟眼看到里面已经有五六张港澳通行证了。我惊呼：“哇，怎么这么多？”她让我别管。我至今也没想明白，扣那么多人的港澳通行证是要干吗？不过当时因为不仅是我，剧社里一同演出的其他朋友也被约谈，演出已经决定取消了，我觉得实在不必跟她耗时间，最后还是答应把港澳通行证给她。

原本应该是紧张排练和演出的日子，变成无奈又悠闲的三日假期。除了写保证书外，我还被要求每天去她那里报到一次，直到海报上标明的演出日期过了，我才拿回了我的港澳通行证。

▼ 山姆：“我觉得挫败，觉得自己拖了身边的人下水。”
(反家暴论坛剧场演员，性别平等理念支持者，被相关部门约谈。)

我在临近毕业的前两天被辅导员叫了回校，她当时跟我说我的学分出了些问题，结果去到发现是骗人。她领着我去了书记，书记又让她领着我去了警察，最后我才知道，原来我是因为之前参加过一个台湾工作坊而被找的，但那时距离我从台湾回来已经一年了。

当时来了两名警察，自称是相关部门的，在我坚持下他们向我出示了证件。谈话过程中他们会故意透露出自己知道你很多个人信息，比如你祖籍是哪里，家里住哪里，但是又故意用一种关怀的姿态来跟你交谈。稍微年轻些的那个警察很严肃，说已经掌握了我的资料，不然不会无端端来找我，意思就是想我主动交代。

整个过程就像挤牙膏一样，他们问一点，我否认一点，否认不下去了，就半真半假地承认一点，当然他们也不信我。被问到为什么去台湾，我说跟女友一起去旅游，警察就质问为什么那么多天的旅游只去了台北一个地方。非常难熬，整个人处在高压之下。尤其中途我去了个厕所，想要打电话给朋友寻求支援，出来的时候才发现其中一个警察就在厕所门口等我。真的可怕，你不知道他是不是从头就一直跟着你，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听到我跟朋友的谈话。

现在再回想这件事，我会有一种挫败感，觉得自己当时没能沉着地去应对，又觉得自己拖了身边的人下水。确实是很紧张，我把同去工作坊的女友的联系电话写给了警察，号码是真的。后来我告诉了女友，她一开始也觉得无法理解，因为写错一个数字并不是什么难事。但我当时真的是懵了。

其实我并不会对来找我的这两个警察有特别的憎恶感，对他们而言这就是份工作，我也能理解。但怎么说呢，道不同不相为谋吧。

▼ 小皮：“科长说：‘生殖器官的名字非常猥琐’。”

(性别平等倡导机构工作人员，有多次被民政局/文化局约谈的经历。)

因为一次售票演出与性别相关的戏剧，文化局找我约谈了两次。第一次是从晚上8点到11点，一定要我赶去活动场地面谈，问我是怎么认识其它活动参与者的、活动的负责人是谁，我没有回答。

第二天他们以我昨晚没有给出身份证登记为理由，找我去文化局。这次某男科长是主要问话的人，问话全程有文字记录，最后还要我在记录上摁指纹。他们一定要我给出主要参与者的微信号，并且我每给一个，就有一个女工作人员当场拿着手机搜索这个微信号。

然后又问我要演出的剧本，我告诉他们，在B站上就可以搜到这出戏剧，他们就去另一个房间看这个戏剧的视频。看完回来，他们一直强调我们没有举办文化演出的资质，要我退票给观众。最后我终于可以走了。

我还记得约谈印象最深的，一是文化局男科长说的话，他问我：“为什么要演出一些不雅的话题（演出和性以及情欲有关）？”我尝试跟他解释，我问他：“你有小朋友吗？要给小朋友做性教育时，难道也不能说出生殖器官的名字吗？”他说：“生殖器官的名字非常猥琐。”

还有一次，他问我为什么戏剧的名字做了一些双关语的表达，我说：“这只是年轻人的表达方式而已，可能你不懂。”他情绪突然就激动起来，告诉我他们单位的年轻人玩游戏都很厉害，我不信的话可以来找他们PK，他没有什么不懂的。可能我的话损害了他的男性气质，他才这么激动吧。

被约谈后，你的行动会变慢，做事之前会想很多。他找你谈话，本身就是要让你恐惧，要阻止你去做一些事情，这在当下已经成为常态。实际的麻烦可以解决，但恐惧是没办法解决的。你的注意力会分散，没法集中在想做的事情上，而是放在了对“一些可能发生事情”的担忧上。

其实发生这种事情就像是生活里多了一个他者。是一个蛮重要的他者，是很具体化的“老大

哥在看着你”。当你很具体地感受到他在看着你的时候，你其它的麻烦也会变得更加棘手。

到如今，我开始慢慢觉得，约谈不是那么重要。面对约谈，就像闭着眼睛走路，你很害怕撞到东西，但当真的撞到了，才知道其实你不会头破血流。我只是撞上这个东西，那我就知道，这条路不能走。

▼ 累累：“沈 sir 说：‘你们要搞（性别平等倡导）可以去印度搞啊’。”

（“反性骚扰人肉广告牌”行动的发起者，致力于女权行动倡导多年，从还在大学起就有多次被派出所约谈的经历。）

我被约谈过很多次，最精彩的一次是在我做反性骚扰广告的活动后，有一天我们家门口出现了很多男人，说他们是派出所的，来找我们聊一下。当时我就把女朋友一起拉去了。我们还问他们：“你们不是派出所的吗？为什么不穿警服？是哪个派出所？”那群人说：“我们怕吓到你们，就没有穿（警服）。”他们带我们到了警务室。

有一个男人自称沈 sir，开玩笑地问我们要不要找对象，还指着一个警官说：“他就合适啊。”他接着说了很多我个人的信息，说我是什么地方的高考状元，还说知道我是哪个区的，知道我舅舅也当警察，知道我在某某高中读书。可能他觉得这么说会让我们害怕吧，不过他说的信息都是错的。后来沈 sir 就说，给我们一个月房租，让我们搬离广州，到佛山的千灯湖去。

后来，在旁边的一个警察，估计是一个职位高的，冷冷地说：“你们是要搞事吧？”接着沈 sir 就说：“你不知道五姐妹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做反性骚扰倡导）被抓的吗？”感觉是要恐吓我们，我就问他们，是不是这次也想要这样处理我们？

他说“也不是要用这样的途径。我们还是可以谈一谈，就不用抓了。”沈 sir 还跟我们说：“你们要搞（性别平等倡导）可以去印度搞啊。”

这次约谈之后，我就没有直接见到他们了，（他们）都是通过房东（给我们施压）。后来我们也搬走了。当时房东还是说希望我们留下来：“但是上面有压力，没办法，虽然想你留下来，也没有办法。”

约谈、逼迁对工作生活是会有影响的，住房的权利其实是安全感的来源，如果失去是很崩溃的。我们新搬到一个地方，就会担心门卫会不会觉得我们很奇怪，也不敢邀请朋友来我们家，快递也不敢寄送到家里，也要戴帽子进出门。但是现在慢慢地好多了。

到现在我觉得，至少我积累了很多经验，别人遇到这种情况，还能帮上忙。但是做事情的时候就会考虑，有没有风险，还是会想七想八。有时候经历得久了，就会内化很多审查的东西，但慢慢又会意识到自己做的并没有错，这让我觉得没有那么难受。

有关部门的人还曾经打电话给我爸妈，说我在微博发了一些不好的东西。自那以后，我的爸妈就变成我的审查者。我爸会说“你做的事情让我丢脸，反 d 反社会。”我妈就比较好，但是会哭，会很担心我的安危。那段时间，我不会担心我的安危，但会担心我跟我爸妈的关系。我当时用了很多方法试图来解决这个问题。我都用女权主义那套跟我妈沟通，她能明白。我爸是不懂的，他的生活里面没有性骚扰这件事。

如果问现在有什么话是我想对约谈过我的人说的，那就是——“Fuck you.”

2018. 6. 21 《“女权之声”被消音的 100 天》

作者：邹蕴

来源：端传媒&NGOCN

原文链接：<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80622-mainland-women-voice/>

编注：2018年3月9日，中国大陆知名性别平权媒体“女权之声”被微信、微博双双封禁，账号不得恢复。一同被泼下冷水的，还有在高校燃起的中国版 MeToo 运动。女权议题敏感化是当前整个公民社会敏感化的一个写照。自2015年起，女权议题的讨论、活动空间不断收紧，直到被“失语”。但是中国女性权利意识觉醒的趋势并未完全停滞，从北京大学校友李悠悠实名举报长江学者沈阳性侵，到网约车司机性骚扰事件引发热议，女权仍在不断发声。我们记录下“女权之声”被封100天的前因后果，并独家专访了“女权之声”的创办人吕频。本文由端传媒与NGOCN声音计划联合出品，首发于端传媒。

半年不到，熊婧的发色变了三次，从灰色、金色到现在的绿色。朋友笑她是因为现实里的光亮渐渐黯淡，所以需要色彩给生活增加一点希望。熊婧不置可否：“在麻瓜的世界里，只有这样的方式才能让人看出我的不一样。”

熊婧是“女权之声”（以下简称“女声”）的编辑，她觉得做女权运动是世界上最酷的事，那些不关心女权的人则被她戏称为“麻瓜”。说这话的时候，熊婧的脸上挂着笑，眼里是满满的骄傲与自豪。她说：“在中国做 activist（社会活动家）是没有出路的。可是没什么事情比当一个 activist 更让人振奋。”

2018年3月9日凌晨。午夜12点的钟声刚过，熊婧脑子里那根绷紧的弦终于松了，她在朋友圈发了一条状态：“今年的三八终于还算平安地过去了，大家都还在，可以发张女子力照片安心睡去了”。但一觉醒来，现实就跟她开了个大大的玩笑。“女声”，这个通过网络向公众倡导和普及性别平等意识的女权媒体，在国际三八妇女节后第一天，被中国大陆两个最大的社交媒体平台——微博和微信——双双封禁了。

七年，十八万微博粉丝，一下子就没了

“一种悲伤的平静。”熊婧说。“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处于懵的状态，过了好几天的时候觉得好难受。你为一个东西工作了七年，从一千多粉丝到十几万粉丝，一下子就没了。”（编注：被封号前，“女声”有十八万微博粉丝，七万微信粉丝。）

关于封号的原因，微博客服含糊其辞，微信平台给出的解释是：“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你的账号已被互联网信息主管部门责令永久屏蔽，违规内容：最强妇女节过节指南。”

《最强妇女节过节指南》是“女声”于3月6日在微信发布的一篇推文，主要介绍一个三八妇

女节的线上反骚扰活动。早在3月8日凌晨，微信就以“此内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为由删除了这篇文章。

年初，受全球 MeToo 运动的鼓舞，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毕业生罗茜茜在网上揭露了12年前被博士生导师陈小武性骚扰的经历，掀起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高校反性骚扰活动：超过90所高校的8000多名校友和在校生，通过网络公开联名信的方式，敦促高校和教育部建立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被视为中国版 MeToo 运动。

这个线上反骚扰活动，正是由其中的38位公开信发起人联合发起，号召大家于三八妇女节期间在社交媒体上使用#三八反骚扰#话题发布自己的反性骚扰宣言，并向身边的人做反性骚扰的倡导，以唤起公众对性骚扰议题的关注。

“女声”的微博于妇女节当天发布推文，但到了中午，#三八反骚扰#话题就被微博删除了。同时，《最强妇女节过节指南》这篇文章被反映无法查看。

与“女声”账号一同消失的还有为其声援的声音。“女声”读者戴陌于3月9日下午在微博发起#我是女权之声本人#的接力游戏，获得许多读者支持，但两天后，这些话题被微博平台删除。被删前，该话题已获得近50万阅读量。还有不少网友将自己的微博头像改为“女权之声”的头像，但这张图片很快被微博平台定向屏蔽了。此外，倡议公众一起行动帮“女声”追回账号的微博账号亦被封禁。“女权之声”四个字遭遇微博全面屏蔽。直到现在，在微博平台内搜索“女权之声”，得到的结果还是一句“抱歉，未找到相关结果”。

“女声”拒绝保持沉默。3月12日，编辑部发布声明：已将所有帖子重新发布在网上，其在三八节期间发布的帖子均围绕倡议妇女权利和反对性骚扰的主题，“不存在任何有悖公共利益的内容”，因此“拒绝接受被封停的结果”，并“将采取一切合法手段取回微博和微信账号”。

在没有收到微博和微信平台回应的情况下，“女声”于4月4日以邮寄方式分别向深圳市南山区法院和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状告腾讯和新浪无故封号，要求对方恢复账号、道歉、并赔偿损失1元。

“女声”代理律师黄沙透露，腾讯以《网络安全法》中提到的“扰乱社会秩序、公共安全、国家安全”等为理由进行封号，然而“女声”发的内容完全未触及这条线，腾讯侵犯了“女声”的合同关系权利，女声可以要求对方继续履行合同并赔偿。

签收邮寄诉状后，两家法院均未依照规定作出回复，而是沉默。黄沙遂于4月16日去深圳市南山区法院提起诉讼，“女声”编辑也于5月14日前往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当面起诉，均未能立案。“我这都没办法跟你解释。”一位法官如此回答编辑对为何无法立案的质疑。

“女声”还在3月16日就封号一事给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网信办”）寄了一封挂号信，吁请网信办敦促微博、微信两大平台恢复“女权之声”账号，就封禁行为给出明确解释，并公开网信办对于性别平等言论的审查标准。截至发稿前，编辑部未收到网信办的回复。

尽管对结果并不意外，熊婧说：“我们不想让大家感受到这种绝望，感到很犬儒，变得很消

极，觉得什么都做不了。我们不能假装没发生过，不能当做是一件正常的事情。不能因为其他人都被封，就让它合理化。”

3月28日起，“女声”忠实读者、妇女权益工作者马户联合一些志愿者写信向全国123位人大代表、90位政协委员呼吁关注“女声”被封号一事。到目前，马户本人寄出的信件未收到任何回复。同时，包括马户、黄沙在内的5名志愿者向北京和广东两地互联网主管部门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要求有关部门公开指令封禁“女声”账号所依条款和具体细节。

截至发稿前，网信办未给予任何回复；寄往公安部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办公室的申请信息公开的信件被退回；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与北京市通信管理局则答复信息不属于其公开范围。志愿者们只收到了工业和信息化部、北京市公安局、深圳市公安局的回复，三方均表示未指令屏蔽“女权之声”的账号。

我们希望成为站在前面的传播者

“女声”是熊婧所有的青春和过往。

2011年，23岁的熊婧从香港中文大学性别研究专业硕士毕业，立志要为中国的性别平等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但那时中国关于女权的信息和机构都十分有限，熊婧在百度搜索“女权”二字，发现根本找不到什么相关信息。恰逢微博平台在大陆兴起，熊婧试着在微博搜了搜，就看到了当时还叫“女声报”的“女权之声”。

“女权之声”是“妇女传媒监测网络”的品牌产品，该网络由一群资深女性媒体工作者和研究者于1996年创办，旨在促进媒体中的性别平等和妇女的传播权利。2009年9月，“妇女传媒监测网络”独立创办女权主义时事述评周刊《女声电子报》，该报主笔为资深媒体人吕频，主要评析与妇女权利和性别平等相关的时事新闻、追踪和回应大众媒体对妇女/性别议题的报导，以及报导民间妇女组织的行动等等。2010年，“妇女传媒监测网络”以“女声报”为名进入社交媒体，2011年4月正式更名为“女权之声”，定位为“女权立场、公民视域、行动取向”，一直沿用至今。

2011年5月的一个夜晚，熊婧看到“女权之声”招聘实习生的信息，激动得从床上跳了起来。她当晚就准备好简历，给时任“女声”主编的吕频写了一封洋洋洒洒的求职信。信中，她写道：“虽然我常常在朋友中高谈阔论女性主义时感慨志同道合者难觅，在想要行动起来、做些什么时感到‘报国无门’，但在中国，你永远不会是一个人在战斗。”

吕频第二天就回信了，她主要的顾虑是，熊婧已经毕业，而“女声”能提供的只是一份实习工作。熊婧毫不在乎。6月10日，她带着一个行李箱只身来到北京。后来，一位正式员工的提前离职，熊婧在8月意外转正。

NGO的待遇向来不高，“女声”的待遇更在NGO的平均水平之下。当时熊婧的税前收入是3200元，扣掉房租1600元后便所剩无几。但熊婧不以为意，而且一做就是7年：“我没有职业规划。女权之声曾经是我的全部。”

刚加入“女声”时，熊婧的主要工作是运营微博，发布与性别和女权相关的内容。那时，女权

议题在公共话语场的存在感很低，“女声”的粉丝只有寥寥一千多人，大多是教师和一些关心性别议题的年轻人。“女声”的一个目标就是让女权议题可见化，将其引入公共空间的讨论中。

2012年6月20日，上海地铁第二运营公司在其官方微博发布了一位女士穿着透视装的背影照，并配文“穿成这样，不被骚扰，才怪”、“姑娘请自重”。这条微博引发女权主义者在上海地铁发起“我可以骚你不能扰”的行为艺术表示抗议。

“女声”的微博账号全程跟进并支持了这次活动，微博第一次被热转几千条，粉丝也增到一万多。往常门庭冷落的微博主页也突然涌入许多谩骂与批评。“当骂你的人特别多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突破了粉丝的圈子了。”熊婧说。她记得当时有一个票选，70%的人都不认同“我可以骚你不能扰”。

那一年，也是中国青年女权行动派最闪耀的开端：从2012年至2015年3月，“女声”作为青年女权行动派重要的发声平台，参与并支持了“占领男厕所”、“受伤的新娘”、“声援李阳家暴案当事人 Kim”、“万人签名反家暴”等妇女权利公开倡导活动，并与中国大陆各地的青年女权主义者建立了密切联系，为她们提供传播支持。这些外人看来“博眼球”的行为艺术，是当时的女权主义者想要提升女权议题可见度的一种大胆尝试。

熊婧最难忘的是“受伤的新娘”行为艺术活动。2012年2月14日，她跟随三位穿着染血婚纱的女权主义者，走上北京二环内的前门大街，呼吁消除亲密关系暴力，高喊“打不是亲骂不是爱”、“不要暴力好好爱”，空气里都是她们高喊时呼出的水汽。这一举动不仅引来大量围观，还迅速招来保安和警察的呵斥驱逐。尽管整个过程并未持续很久，但在熊婧的脑海里，那段路像是一部电影的慢镜头。她记得围观路人看过来的好奇眼神，记得身后警察催促离开的手势，还记得自己心脏砰砰跳动的声音——那是兴奋不是害怕。

“这种成就感无可比拟。”熊婧说，“女权之声的意义在于它不只是一个发消息的地方，它也是行动性的一个平台。我们希望能成为一个站在前面的传播者的角色。”

2015年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点。这年3月7日，发生了“女权五姐妹”事件——五位女权主义者因策划公共交通反性骚扰倡导活动被警方拘留。同时，多名女权主义者被警察约谈。一时间，整个女权圈子人心惶惶。开会讨论后，基于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女声”编辑部决定全部离京。

熊婧去了上海，在一个朝北的小房间里待了半个多月。3月的上海下着连绵的雨，潮湿空气中仍然带着冬天的刺骨寒冷。熊婧没有和任何人联系，每天裹着电热毯，缩在阴暗房间的一个角落里等待消息。

“有人在门口走动会觉得很紧张，听见快递的声音会觉得很紧张。但更多的还是担心。担心被抓的人，担心她们到底怎么样。”

37天后，“五姐妹”终于获释，熊婧在第二天就回到北京，继续“女声”的工作。一切似乎都和往常一样，但是一切却又都不一样了。

女权议题的活动环境开始急剧恶化。不仅行为艺术等活动难以为继，女权议题的公共讨论空

间也一再被压缩。2015 年，广州女权媒体“新媒体女性”的微信公众号因提及“女权五姐妹”的事情被两次封号。2016 年 3 月，微博账号“女权行动派更好吃”被微博平台以“发布了有害信息”为由注销。2017 年 2 月 20 日，微博平台以“近期发布的内容违反了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为由对“女声”账号禁言 30 天，导致这个全国最知名的女权平台无法纪念妇女节，也无法在三月这个难得的妇女话题高峰期发声。编辑部拨通新浪微博客服电话询问缘由，被告知是发布了“女权主义斗争相关内容”。而在被禁言前唯一和所谓的“女权主义斗争”相关的，是一篇介绍美国女权主义者计划在三八妇女节举行妇女大游行的文章。

“那也是我们的逃生窗口期。”吕频后来在《女权之声编辑为何要继续斗争》中写道。在那之后，“女声”也可以转变定位，放弃行动主义的取向，但是它并没有。

“上面的人不喜欢‘运动’两个字，而且还是一个从国外来的运动”

“封女声，谁得分？”妇女问题专家冯媛问道，“网管当局得分吗？不得分。只能让不管是关心女权的还是不关心女权的人，负面地评价社会管理者，负面地看负责社会管理的掌权当局。这是损人不利己的事情。说起来完全是给执政党和国家抹黑。”冯媛是看着“女声”成长的人，在她眼里，“女权之声”一直在中国的语境下创建和运作，多年来不管是形式和内容都注意避免“犯忌”，最近几年尤其审慎。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选择三八妇女节晚上和次日封号”，她感到十分震惊、痛心和愤怒。

“我觉得特别莫名其妙。”美国密歇根大学妇女学系教授王政认为，封禁“女声”是网络主管部门犯的一个大错误，和公安系统拘留“女权五姐妹”性质等同。

作为一名研究 20 世纪以来中国妇女史的学者，王政认为女权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和国际上都非常正面。她提到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初心就是争取阶级的平等、男女的平等和种族的平等，中国共产党在创立之初就已经高高举起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女权主义的大旗。1995 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后，中国政府更提出男女平等为基本国策。

王政认为，封禁“女声”与中国宪法和基本国策背道而驰，这一行为造成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是年轻一代与政府的疏离感。“年轻人会认为我们明明在做很正面的事，为什么会受打压？他们会产生困惑和不满，觉得政府说一套做一套。这种困惑不利于党和政府在青年中树立正面形象。”

3 月 18 日，公安部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办公室的警察突然打电话给熊婧要求谈话。警察向熊婧询问了“女声”的组织情况、资金来源、人员构成等问题，聊着聊着，他们突然问起 MeToo 的事情。“MeToo 运动，上面的人不喜欢‘运动’两个字，而且还是一个从国外来的运动。”熊婧回忆警察说的话。紧接着，警察又问熊婧“女声”在 MeToo 运动期间发了什么。“发了很多，”熊婧如实回答，“不过其他账号也发了很多啊。”最后警察叮嘱熊婧，希望她们不要再搞事。

女权议题敏感化是当前整个公民社会敏感化的一个写照。“五姐妹”事件过去 4 个月后，发生了大规模的针对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的打压行动（统称“709 案”）。据《纽约时报》报导：“那个秋天全国共计有超过 300 名人权律师和活动人士成为目标，其中 27 人被禁止离境，255 人被暂时拘禁或强制审讯，28 人遭政府羁押。”2015 年年底，广东省多家劳工 NGO 工作人员被捕，2016 年下半年，先后 4 名被捕劳工权益工作者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名被判刑。

一些温和的公共文化讨论空间也无法幸免。今年年初，上海知名独立书店季风书园因在沪上遍寻不到容身之所而被迫关闭。FT 中文网发表评论文章称：“季风之死是整个社会领域萎缩的缩影，公共领域已完全为公共权力笼罩覆盖。”

没被封号的 NGO 工作者也充满了无力感，“（我们的账号）活下来了，有一种屈辱的感觉。我们都知道是怎样活下来的，是苟活下来的。活下来就证明你没有做到你应该做的事情。”知晓“女声”被封，一位 NGO 从业者陷入了深深的“幸存者悲伤”。

但悲伤不是唯一的旋律。

“他们想埋葬我们，却不知道我们是种子”

“女声”被封后，MeToo 运动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继北航博士毕业生罗茜茜实名举报后，4 月 5 日，北京大学校友李悠悠实名举报长江学者沈阳在 20 年前于北京大学任教期间性侵同学高岩，后者自杀死亡。该爆料引发公众对于高校性骚扰议题高度关注与热烈讨论。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的微博监测数据显示，在 4 月 9 日，“沈阳”与“性骚扰”成为排行前二名的审查热词。

李悠悠的帖子在不久后被删除，与该事件相关的讨论和媒体报导也遭遇了相同待遇。尽管如此，此事仍然通过自媒体和个人坚持不懈的转发获得了全国性的关注。随后，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河南大学等高校相继有学生或校友举报教授性骚扰，学术等级里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成为讨论的核心。

5 月中旬，频繁爆出的滴滴司机性骚扰事件，更使性骚扰议题跳出象牙塔，在公共空间持续发酵。从年初至今，在重重封锁下，仍有不屈服的声音在社交媒体上披露骚扰事件。人们将新伤旧痛转化为相互支持和寻求社会变革的力量，这与 6 年前女权议题几乎透明的境况已截然不同。

“这是政府无法阻止的趋势。历史已经发展到这儿了，有些东西你回不去了。”熊婧觉得很振奋。2017 年 3 月 2 日，“女声”微博账号被禁言的第十天，“女声”发表了一篇名为《他们想埋葬我们，却不知道我们其实是种子》的文章。文中说：“封禁一些账号，微博上删一些帖子就可以让广泛的女权主义者闭嘴吗？并不能，而且会让人们看清楚审查背后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唯一能解决问题的出路是，正视中国性别歧视的现实，拿出正面的态度去积极响应。”

女权议题的持续发酵，除了与“女声”等女权媒体和女权主义者的努力分不开，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女性的权利意识觉醒。在“计划生育”政策背景下，因为没有家庭内兄弟争夺发展资源，中国出现了一大批受过良好教育的独生女孩。教育部的数据显示，全国普通本专科的女学生比重在 2009 年首次突破 50%，女研究生的占比也在 2016 年突破了 50%。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千古没有的社会现象。结果这些女孩子进入社会，就遭受到了性别歧视。这一大批人都是女权主义思潮潜在的接受者。”王政说，“如果政府看不到这样一个人口学意义上的巨大变化，那么今后的矛盾将会很尖锐。”熊婧曾对“女声”的粉丝做过粗略统计，其中 82% 是女性，主要来自大城市。

与这一趋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在《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排行榜上持续下跌。《报告》由世界经济论坛发布，对女性在教育程度、健康与生存、经济机会与政治赋权四大指标进行测评并排名。中国的排名自 2008 年起持续下跌，从 57 名一路跌落到 2017 年的 100 名，而这个榜单在 2017 年一共只涵盖了 144 个国家。

去年秋天，从未想过离开“女权之声”的熊婧渐渐萌生了离开的念头。“会觉得压力很大，想给自己找个出路。”

但她最终还是放弃了申请出国的机会，“不甘心，不舍得，没有死心。”熊婧觉得自己对“女声”、对中国女权还有责任。作为资深的新媒体编辑，熊婧的商业选择其实很多，她却选择了常去锻炼的 CrossFit 健身房老板提供的一份兼职工作。熊婧说自己在 CrossFit 中找到了不同于女权主义所带来的另一层面的解放和成就感。

近一年的运动坚持，给熊婧带来了明显的身体变化。她现在能拉 200 磅、举 90 磅的杠铃。穿上紧身的运动背心和短裤，健壮的四肢肌肉线条分明。当她作出二战期间著名海报“We can do it”里那个举起手臂握拳的动作时，和海报中女工的相似度极高。她非常喜欢这种充满力量的状态：“身体的力量会给你一些自信让你应对很多情况，包括让你在精神上变得更加强大。”熊婧负责馆里的一些道具设计，门口的旗帜、馆里的黑板、甚至训练服，都被熊婧放入了握拳女工的图片。

和其他的健身教练一样，熊婧也常常劝身边的朋友运动。“活久一点。”她说。然后顿了顿又似喃喃自语般重复了一遍，“活久一点。”

尾声

2018 年 3 月 16 日，“女声”被封的第七天，北京的几个女权主义者给“女声”办了一场葬礼。在北京城郊一片连着坟地的废墟，周围是拆了一半的房子和散落着的电线塔。目之所及，可以看到零零散散几个城中村，村子残存着人生活的痕迹，却空无一人。

那天很阴、有雾霾，整片废墟透着一种世界末日感。而在废墟的中间，女权主义者换上了彩虹色的连体衣，带上墨镜，在荒凉中尽情舞动身体。“女声头七，坟头蹦迪”是她们为这次行为艺术起的名字。她们不接受“女声”无声的离逝，她们要“女声”阴魂不散；她们不要悼念，她们要跳舞，她们要咆哮。

荒诞的舞蹈，鲜活的色彩，无人的废墟里涌动着生命的活力。

(特别鸣谢特约编辑郭睿对本文的重要贡献)

2018. 9. 14 《一块广告牌——中国地铁反性骚扰广告运动》

作者：肖美丽

来源: Github

原文链接:

<https://github.com/meilixiao/meilixiao.github.io/blob/master/pages/1kuaiguanggaopai.md?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在希腊语中「真相」不是「谎言」的反义词，而是「遗忘」的反义词。”——《醒来的女性》

为了不让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还没有被人知道就已经被遗忘，我有义务把它们写下来：写下这些充满创意和力量的行动，写下政府的打压怎样作用在我们身上，写下我们的成长与彷徨。

《上》

“掉钱眼里了”

2016年4月28日，广州“F女权小组”通过网络众筹筹到了四万元人民币。这笔钱刚好够在广州的交通枢纽“客村”地铁站购买一块广告位一个月的使用时间。筹款的文案里写道：“中国第一支反性骚扰地铁广告预计五月上架，敬请期待！”

在此之前女权行动者已经就公交系统性骚扰的议题和政府做过很多次沟通了。从2013年开始每年都会给两会人大代表写建议信，也有不少代表提交了这个提案。2014年女权行动者们约谈了多个城市的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公安部门以及妇联。2015年著名的三七女权五姐妹案，也是因为几位女权行动者计划去地铁站门口派发关于公交反性骚扰的贴纸，而被拘捕。然而我们的公交系统仍然没有丝毫变化。受到北京“Bcome小组”众筹广告费在地铁刊登了一则反逼婚广告的启发，广州“F女权小组”决定自己筹钱买一块广告牌。



(B-come 小组的反逼婚广告)

“F女权小组”是我在2015年发起的一个志愿者小组，主要做一些和性别相关的戏剧排演，

读书会和观影会。这个小组完全没有资金支持，全靠志愿者的热情支撑，4万元的筹款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

我们用了全部的机智来蹭社会热点，什么明星柳岩被性骚扰案，和颐酒店事件等等还有当时很流行的 A4 腰。A4 腰是指用 A4 纸衡量女性的腰够不够细，其实是个非常无聊的窄化审美的行为，并且忽视了基本的透视原理。小组成员们在 A4 纸上写了很多反性骚扰的标语，用透视原理拍了一些“如果地铁有反性骚扰广告会是怎样的”照片，用来蹭 A4 腰的热度，争取捐款。

我们办了一场“愁款派对”，参与的十几个志愿者每个人都给自己安排了满满的工作任务：唱歌和演奏、手机贴膜服务、八分钟约会游戏、二手物品交换、假装高潮大赛等等。志愿者台风说：“当时大家真的是掉钱眼里了，每天都在算这个卖出去能赚多少钱，那个卖出去能赚多少钱。结果十几二十个人这么多人花了这么久筹备，只赚了一千多。”张累累回忆道：“倒是志愿者们比顾客们都玩得更开心。比如大兔来当调酒师，一边调一边喝，自己先醉倒了。有个客人直接都在门口沙发睡着了，我之后还在别的地方见过她呢……”

一些关注这个行动的人利用自己的资源帮我们四处打广告，例如有的老师会在自己的讲座上帮忙筹款，时不时给我们捐一笔钱。最后总共参与捐款的有 1000 多人次，捐款后台有很多感人的留言：

“虽然我还是经济不独立的学生，然而一顿饭钱还是可以调度去我想让它去的地方啦，加油呀！”

“对不起，一位没有支付宝而且还是初三的女生只能做到这么多了，加油啊啊啊啊啊”

“现实生活中很多人都有过在公共场合被摸被挤被蹭的经历，处理方式往往忍气吞声（比如我自己），因为担心说出来也不能怎么样，尤其面对体型明显强于自己的施害者，害怕骚扰升级更加不敢言声。希望你们的活动能推动一点点公众认知，让大环境对施害者更加不宽容。”

当快要筹满 4 万的时候大家一起倒数，充满了自豪和希望，胜利好像就在眼前，但我们不知道这场漫长的博弈才刚刚开始。

“改了又改，等了又等”



和广告公司沟通的任务被张累累认领。她找到一家收费最便宜的地铁广告公司，把设计志愿者做好的广告内容发给广告公司，广告公司再发给地铁专门审核广告的部门。过了一段时间广告公司说审核部门认为我们的设计“会引起市民恐慌”，所以广告公司帮我们改了一下，准备再拿去审核。他们改的版本变成了几个充满男性气质的拳头，性骚扰字样也换成了不痛不痒的“请文明出行”。



张累累让广告公司等我们自己改，于是我们又设计了一版女性化一些的拳头，还放了几个不同的标语，一共做了 5 个版本，再次送审。



隔了很久，广告公司告诉我们，审核部门说公益广告里不能出现人体部位，也不能使用拳头这样的元素。他还建议我们等到年底时再送审，那时审批稍微松一点，比较有帮助。



我们想到既然不能出现人体部位，那就画动物吧，设计师又做了一个可爱无害小动物版的广告，年底时再次送审。有段时间广告差点就出了，广告公司甚至都开始和我们讨论印刷工艺的问题了，好像再等一两天广告就能出街了，但后来又没了音讯。

到了2017年，广告公司告诉我们审核部门说“个人不能发公益广告，需要找政府部门挂靠才行”。广告公司帮我们问了文化局，没有成功。

张累累和几个志愿者以及几个记者一起去了广州市交通委员会，想要说服他们可以帮忙投放这个广告。可能是考虑到有记者在场，对方犹豫了半个小时，最后按信访的方式接待了她们，做了记录之后让大家回去等消息。消息当然是：这事我们管不了，你们去找妇联吧。

张累累又辗转找到一家深圳的妇联相关的机构问对方能不能帮忙。对方回复说没办法，深圳有规定性骚扰的内容不能放在广告里。

后来广告公司把的钱退给了我们，看起来我们已经无路可走了。

“半年”

将近半年的沟通的过程非常折磨人。整个过程里我们处于被动的地位，只能等待。不管是广告公司还是各个部门的每一个回复都要等很久，电话打过去广告公司的人总是在开会，每次打电话都需要积蓄更多的力气。我们提出的要求总是被踢回来，即使有点希望也很快就破灭了。原本以为一两个月就可以完成的事，却拖了这么久尝试了这么多方法，意志都被消磨掉了。“不停的打一个永远在开会的人的电话对我来说真的很难。”张累累说，“最让我难以忍受的是那些占着主动地位的人，他们的工作就是敷衍别人。”

回想起筹款的阶段，张累累觉得那时虽然辛苦但很开心，常常被大家的热情感动。现在这些钱也没有办法还回去，大家的热情转变成了压力。张累累想：“钱一定要花出去。”每次见到

有人说捐过钱，她就会很有压力，觉得自己没法满足大家的期待。“有 1000 多人捐了钱啊！而且这个期待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只是花钱买个东西而已。”她也知道这不是她一个人的责任，但还是忍不住自责。“我虽然后面跟进得不是很好，但这个结果不是我的错，有人一直把我们卡在门外。”

这半年里我们的生活也出了一些变故。2016 年的 6 月，我和张累累被片区警察要求搬家，原因不明，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比较手足无措，慌乱中搬了家。2016 年 11 月我们又被新住的地方的片区警察骚扰，警察告诉房东张累累和我是一对同性恋。吓得房东去问当律师的同学：“同性恋租房犯不犯法？”。好在这个房东比较讲义气，没有为难我们。我们也比上次有经验，录了辅警上门违规操作的视频证据，跑了好多部门投诉，这才扛过了这次逼迁。



(2016 年上门骚扰的辅警)

我那时整个人状态差极了，小组也没有心力做了，想着要不要出国读书。我每天大半的精力都用来逼自己学英语，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只是很想逃离这样的生活，也不是真的想出国学习什么。我能感觉出张累累的焦虑，她失眠、开始抽烟、通过不停的刷电视剧来逃避现实。

在这样的状态里，我们还是决定做些什么，想寻找一个温和的方式继续反性骚扰广告的事。张累累说：“总是要做点什么的吧，不能因为逼迁就什么都不做了。”张累累很认可吕频说的：人在困境里怎么做很重要，如果扛不过去就会变成难以愈合的创伤，如果能坚持住也许会有转机。

“我明白那种创伤，那种无力感，可能很多年都走不出来。我在拼命的求助，寻找可以摆脱无力感的方法，努力不让自己被恐惧和怨气吞噬。”每次被警察骚扰我都会及时的写文章公布进展，想办法做事情，张累累觉得我的做法鼓舞了她。“我相信我们做的事是对的，行动也是唯一的可以打破恐惧、造成一些改变的方式。我没法让自己躺在角落里被心魔包围。”

“人体广告位”

“没想到有一天我会成为一个为了花钱而烦恼的人啊……”张累累常常琢磨怎么才能把这四万元花掉。她想到之前带着打印出来的广告坐着地铁去交通委员会的时候，路上的人都在看那块广告，觉得这样效果很好。而且很久以前就存在“三明治人”这种广告形式，就是把广告挂在自己的身上走来走去。既然我们没法获得公共空间的使用权，至少我们还拥有自己的身体，可以把自己的身体当作广告位。

朋友们出谋划策，一起商量了很多方案。张累累决定背着广告牌生活一个月，并且号召 100 个人一起背广告牌出门。虽然它不是中国的第一支地铁反性骚扰广告，但是广告效果还是可以弥补一下的。

当时张累累染了一头粉红色的头发，我给她设计了一个全身粉色的造型。我们去了戏服一条街寻找粉色芭蕾舞蓬蓬裙，它们不是太小了拉不上拉链就是过于华丽，最后台风买了纱布动手做了一条。这一身造型的点睛之笔是一双沃尔玛 9.9 元的粉色塑料拖鞋。张累累对此非常满意，她的评价是：“这个造型是一种视觉上的破坏。”她是一个被认为没有什么女性气质的“胖子”，穿上了代表女性气质的又很戏剧化的蓬蓬裙，全身粉色就已经很有趣了。“那双拖鞋更是打破了私领域到公领域的界限。”



照片的效果我们都非常满意，谈起拍照的过程张累累说：“不能更羞耻了。”她上一次穿裙子还是高中唱红歌的时候。她觉得穿着这么奇怪的一身走街串巷，还要在大广场上跳来跳去摆造型，非常尴尬。“我本来也不是一个高调外放的人，做这些事会有些压力。”不过她还是认为这个策略是有效的，也觉得对自己来说是种突破。

我们讨论了很多关于“发送 100 个广告牌”的可行性问题，认为背着牌子上街需要很强的参与意愿，可能没有很多人愿意吧。为了使参与门槛降到最低，我们打印出成品，发快递给所有的申请人。

“发送 100 个广告牌”的活动和自媒体平台“新媒体女性”合作，在她们的微博发出。让我们意

外的是 2 天时间 100 块广告牌就被认领完了。接着微博上陆续发来了很多不同地方的人带着广告牌出行的照片。有的人不仅常常带牌子出门，还在旅游景点即兴的办起了宣讲会；有人设计了一套关于性骚扰的问卷让路人填写；还有学校社团在校园里拉了关于反性骚扰的横幅，一大群人和广告牌合影。



这让我们很受鼓舞，张累累说：“之前我们总担心没有人参加，但其实在 2015 年三七女权五姐妹案之后做行动的机会太少了，大家都在等待这样的机会。我们低估了像我们一样的平凡的人的力量。”

张累累开始了每天背着广告牌的生活，她说：“其实我可不愿背着广告牌出门了，我没有那么强大啦。“每天出门前张累累都很挣扎，挣扎完了还是带着牌子出门，广告牌很碍事，风一吹还会飘起来。进出住宅小区时她总要先把牌子白的一面翻出来，怕小区保安会给片警告状。但后来才想明白：“根本不用遮遮掩掩的，因为这个活动本来就是公开的。”

几天之后张累累对广告牌产生了一种奇怪的陪伴感，好像它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感觉像带着一只猫出门。有一次张累累骑自行车的时候出了一点小车祸，广告牌和她一起摔倒，一起受伤，她有了一种强烈的和广告牌共患难的感觉。“其实背着广告牌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很平淡的，顶多是有人偷偷拍照。”张累累每次带牌子出门都需要勇气，就更惊讶于那些不认识的人有这么多的勇气，可以做她不敢做的事，她说：“我当时就想我应该设计更多的行动让大家参与，大家真的很需要。”



然而张累累没有机会背一个月的广告牌，在活动的第 17 天，也就是 2017 年 5 月 17 号，国保带着几个警察来敲门，邀请我们“出去聊聊”。

《中》

“你们必须搬出广州”

我们被带到家附近的警卫室，是一个蓝色和白色带警徽的临时建筑，突兀的建造在一个广场边缘。一整个上午，他们熟练运用各种套路恐吓我们，比如表示对我们的家庭情况很了解，暗示他们可以去骚扰我们家人；比如他们说我们做的事情和之前三七女权案没有性质上的差别：当年她们还什么都没有做就被抓了，何况我们现在已经做了这么多事了，意思是他们现在已经网开一面了。我的坦白回复，被他们讥讽为“装得很天真。”

国保自己的信息一点都不会告诉我们，他们不穿警服，我要求看证件，一个国保拿出来晃了一晃，根本不给我时间看清上面的字。他们说：我们在警务室里，这里只有警察能用，这就证明了他们的身份。我问他们叫什么名字，在我的追问下只有一个国保说他叫沈明。但后来有朋友看过我偷拍的他的照片说：“这个国宝以前也找过我，当时他自称姓林。”车轱辘话来回说，最后我们发现有用的信息就一句话：张累累的广告牌行动必须马上停止，广州要召开“财富论坛”了我们这样的人要搬出广州。

（“财富论坛：《财富》全球论坛由美国《财富》杂志主办。论坛只通过邀请方式组织，出席者仅限于各大跨国企业的董事长、总裁、首席执行官及高级管理人士，探讨全球经济问题。”）

新一轮的逼迁又开始了，一年的租房合同快要到期了，本来说会优先考虑让我们续租的房东也改了口。我们只好再搬一次家，但我们还是不愿离开广州，我们所有的社会网络都在这里：朋友、工作、刚熟悉一点的服装厂和布料城、习惯的街道……抛弃这一切，无端端的能搬去哪里呢？

搬家那天为了谨慎起见，张累累直接联系了路边看到的搬家师傅的电话。搬家师傅刚离开我们家没多久就打来了电话，他说刚刚派出所打电话问他我们从哪里搬到了哪里，他都告诉了

派出所，为此他很抱歉，所以专门打电话来提醒我们。这个道歉让我觉得的有点魔幻又有些感动，同时我明显的感到我对住所的所有安全感都被抽走了，这套房子变得摇摇欲坠。

那时起我们失去了打扮住所的兴趣，不是在里面生活，就只是住着而已，朋友来家里玩说：“你们家怎么空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我的听觉变得非常灵敏，晚上门外稍有响动我都会惊醒，然后吓到张累累。张累累说：“只有失去了稳定的住所，才知道住所多重要。在自己的床上都没有办法安心，还是很恐怖的。”

“张累累的生活崩塌那一刻”

张累累的生活崩塌在国保联系她家人的那一刻。那天中午我们正在外面吃午饭，张累累接到家人的电话，她说着我听不懂的浙江方言，表情变得不太对劲接着走出了饭店。我跟了出去，我们坐在路边的台阶上，台阶被夏天的太阳晒得滚烫。张累累一边抽烟，一边哭，一边着情绪激动的讲着电话。她是个说话细声细气的人，我从来没有见她这么大声的长时间讲过话。虽然听不懂她在讲什么，但也猜到了张累累一直很害怕的事情真的发生了。路边人来人往，有人好奇的看着我们，我非常紧张的注视着那些人，猜测里面有没有便衣。

张累累有一个充满家庭暴力的童年，父母虽然不是有暴力倾向的人，但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这种“理性”的暴力更让人害怕，小孩会认为自己被打不是父母有问题而是因为自己不好。因为一点小事她都会被打，例如吃饭没有吃完会被打；起床晚了会被皮带抽；考试名次有下降，会被罚跪皮鞋。如果挨打的时候哭了会继续被打，父母会说“不准哭”；如果被打了没有哭，父母又会认为这个小孩怎么这么倔，然后一直打到哭为止。

“他们也确实规训了我，只不过是表面的我，可能我也内化了很多。但是我心里有很强烈的反抗，想着以后一定要过自己喜欢的生活，做想做的事，和自己喜欢的人做朋友。”

从小张累累就是一个会读书的好学生，按照别人安排的做就能考个好成绩。好成绩带给她正面的回馈，让她能继续听话学习。大学后张累累从应试教育里解放了出来，没有人再告诉她接下来该做什么了，学的科目大部分也很无聊。张累累说：“读书是死规矩，社会却是活的，所以接触到社会的时候，我就会很痛苦。”她意识到自己知道反对什么，但是不知道想要什么。

她没有办法理解这个世界的复杂，当一个公众事件发生后她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想的。有时候看到一些社会问题会觉得这个世界好糟糕，然后怎么办呢？好像也没有办法，只能忍着。张累累陷入了一种虚无当中，而且开始有了拖延的习惯。虚无主义和拖延症都没有阻挡每个社会问题作用在她身上的打击，每次打击都变得更难以忍受，她急切的想找到一些可以看待和分析世界的工具。

张累累加入了很多社团，还去当了校媒记者。她去采访一群刚好来学校里的女权行动者，她觉得这群人实在太奇怪了，而且还奇怪得那么自信。里面一个女孩剃了光头，非常幽默的分享自己当光头的体验；她们聊“剩女”问题，性工作的问题，讲到腿毛，戴不戴胸罩也好像是很寻常的话题；而且张累累从来没见过有人可以这么正大光明的谈论阴道。她们这么奇怪不

是为了哗众取宠，而是真的在表达自己的想法。张累累喜欢这些可以给她的认知带来刺激的人，她花了很长的时间来学习女权主义的思考方式，那时候每天都会看@女权之声的微博，觉得很有启发。“真不敢相信@女权之声已经不在，就好像喜欢的歌手死了一样。”张累累说。

然而这些变化张累累的家人都不知情，每次放假回家，张累累都更清晰的感觉到自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家里却一成不变。她也没有和家人沟通自己新想法，她从小都不敢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和感受怕被父母评价。她小时候有次和妈妈坐公交车，她想给一个老年人让座，但不敢让，怕被妈妈笑话说她虚伪。还有一次她磕破了下巴，脸上都是血，村里的阿姨看见了非常担心，张累累捂着下巴一边哭着对阿姨说：“千万不要告诉我妈，她会打我的。”因为她犯了错，把自己给磕坏了。大学时张累累剪掉了长头发，被妈妈说了一整年，直到现在还会被念叨。这样的小事家人都没法接受，更不要说穿着一身粉色在街上拍照做反性骚扰运动了。

国保还是一贯的作风，他们并没有告诉张累累的父母她到底做了什么，只是给张累累父母打了个电话，对他们含沙射影的说张累累在微博上乱发东西。张累累的父母被吓坏了，一起给张累累打了那通电话。

“父母来了广州”

父母的情绪非常激烈，妈妈阿芬问：“你在外面乱说了些什么？警察都找到家里来了。”爸爸老张说：“你看看你做的事情，就是反党反社会。”阿芬作为女性还是明白性骚扰是什么的，但是老张完全没有这种认知，而且他本来就不是一个好沟通的人。张累累问老张她做的事情“哪里错了？”老张就说“哪里对了？”这样的对话重复了一会儿。接着老张开始攻击张累累，说她不男不女，做这些事给全家人丢脸，不知羞耻。阿芬说担心她的安全，担心她会影响到妹妹的安全。阿芬不能理解为什么人不为自己好，而要花这么多力气帮别人。张累累说她不只是在帮别人，自己小时候也有过这样的经历。阿芬问为什么当时不告诉她，张累累没法回答，总不能告诉阿芬“我不信任你”吧。

“我其实心里有预期他们知道了以后会有怎样的反应，但是有了心理准备并不能让我好受一些，因为他们完全和我预期的一样，我特别失望。”张累累没有得到父母的关心，只有谴责和命令。“讽刺的是人们总说女人不讲道理，其实女人更讲道理。”从父母身上张累累看到父亲的过于自信，父亲认为自己操控一切，没有考虑过要理解和沟通，表达出来只有夹杂着语言暴力的命令。母亲则很不相同，在社会的规训下，女人总是把自己放得很低，她会试着去听张累累在讲什么，但同时她也习惯性的用关心的名义情感绑架自己的女儿。“他们成为了我的专属国保”张累累说。从那天起很长一段时期，她哭着用方言打电话成了经常发生的事。

我们去杭州待了一个星期，张累累的爸妈又打来电话说：警察又找了他们，告诉他们张累累离开了广州，让他们来问一下张累累要做什么。差不多内容的对话又开始了。老张说：“现在是共产党统治，你有什么资格做这些事？你管好自己就行了。你上街举牌子，谁见了都会觉得丢脸。”阿芬说：“你看我现在长了这么多白头发，都是因为你，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他们还说：“你那个室友肖美丽居心叵测非常可疑，小心被她利用。你知道她做什么的吗？”

我都去网上查过了。”我问张累累：“那他们查了没有觉得我很厉害吗？”张累累说：“没有。”

其实三年前张累累就告诉过父母她在公益机构实习，当时阿芬还自豪的告诉她的邻居：“我女儿是做维权的。”阿芬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农村妇女，这三年她对维权的态度变化很大，也可以反应出这几年中国舆论对维权态度的变化吧。父母不放心张累累的状况，趁着张累累的妹妹放暑假，全家一起来广州看她。

我们俩紧张极了，张累累担心他们发现我们的同性恋关系，一边又想着情况已经不能更糟糕了，不如顺便一起去出柜得了。我第一次见到张累累的家人，妈妈阿芬和妹妹都和张累累长得很像，笑起来都有两个酒窝，一起来的老张显得格格不入，像是街上的一个大叔误入了我们家。白天张累累带着家人在广州旅游，她又回到那种父母总是在为了小事争吵的环境里，那种争吵毫无意义，唯一的目的就是证明自己是对的。例如在火车站的月台上，两个人会为了往左走还是往右走可以更快到达车厢争吵很久。

张累累邀请几个朋友来家里吃饭，她下厨想要给父母露几手，也想让父母看看自己的朋友是什么样的人，并没有他们想的那么可怕。让张累累没法接受的是老张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要显示自己的权威，张累累没有专门邀请他从房间里出来吃饭他表现得不高兴，而且要等张累累盛好饭放在他面前才愿意开始就餐。这让张累累觉得有点丢脸。有一次老张打了我们养的一只猫，张累累很生气说：“你再打就出去住。”老张好像也察觉到了自己在这里很边缘，每天吃完饭就自己一个人出去逛逛。一方面张累累也觉得老张挺可怜的，另一方面自己完全没有能力和他相处，她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减少接触。

直到张累累的一家人离开了，她的父母也没有发现我们是一对同性情侣，他们压根没有往那边想。反而是张累累的妹妹看见了她钱包里有我的照片，之后妹妹给张累累发过和女同性恋相关的链接，暗示她已经知道了。姐妹俩有了默契，妹妹会帮张累累隐瞒她抽烟的事，张累累则会帮妹妹买青春期少女渴望已久的口红。

既想挣脱和父母的关系，又想满足他们的愿望让他们开心一些，张累累觉得特别累。后来吕频点破了张累累和受暴妇女有相似的困境。许多受暴妇女不离开家暴她的丈夫，一部分原因是她们总想拯救对方，最后才发现对方是无法被拯救的。而小孩总想被父母理解接纳，小时候被家暴的张累累也是这样，但现在她已经是成年人了，不能再像小孩一样期待父母的理解和接纳了。她明白自己是没办法让父母感到满意的，也没办法让老张理解她。所以她开始试着建立新的规则，在下次老张打来电话不断的发泄情绪攻击她的时候，她挂断了电话，并且发短信告诉老张如果他再这样她是不会再和他说话的，之后大概一个月她和老张没有再联系。

《下》

“连累了你们”

100 块广告牌在微博上很快被认领后，很多网友都说想要一件同样内容的 T 恤，我们做了将近 100 件以成本价给想要的网友。当时大兔和郭晶合租的房子客厅比较宽敞，这些衣服都放

在她们的客厅包装发货，没想到这样也招来了国保。

6月22日 郭晶接到了房东电话，房东说警察找了他，说有人在他房子里“开工厂”，印一些“有不好内容的T恤”。房东要求她们在一周内必须搬家，然而究竟不好的内容是什么警察并没有说。郭晶要了警察的电话，想直接和警察联系，看到号码发现就是那个自称沈明的国保。

大兔打电话给沈明，他说：是张累累和肖美丽连累了你们，这两个人太高调太张扬了，“你劝一下她们不要搞事情，也不要散播消息，你们就可以不用搬家了。”大兔用港剧腔回答道：“出嚟行走江湖，要讲雷。”（出来行走江湖，要讲义气）。我都能想象出大兔当时说话的表情，觉得又好笑又感动。

第二天房东和他的女儿又上门来传达了一遍国保的命令：不能再开工厂了，不准红头发和蓝头发的人来这里（当时张累累染了粉色头发，我染了紫色的）。经过考虑，大兔和郭晶还是决定把这个消息放出去，大兔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我宣布，以后来我家玩必须佩戴红色蓝色假发》。她们很明白国保这样做是为了挑拨离间，想把矛盾都指向张累累和我，为了分担这些压力她们选择站到台面上来。

6月27日 早上9点左右郭晶刚要出门就遇到了房东和他的女儿带着几个辅警。辅警说是来查消防的，但是一进门就开始翻我们堆放在客厅里的T恤，幸好广告牌图案的T恤当时都已经寄走了，客厅里堆放了一些我和大兔淘宝店的产品，有的衣服上绣着“爱·自由”有的印着“穷凶极饿”，还有一些空白T恤。房东又要求她们搬家，说警察这几天老是给他打电话搞得他睡不好觉，而且完全没有要按租房合同赔违约金的意思。

房东声音越来越大脸都涨红了，说自己身体不好因为这事都去“打了点滴”，他还说：“这是我的房子，我可以随便收回来。”房东的女儿则愤怒的对郭晶说：“要是我爸有个三长两短，我会恨你们一辈子。”警察在一旁装好人，不断的安慰房东：“好好说话，不要激动，要注意身体。”郭晶觉得警察实在太恶心了：“还不都是因为你们，好好说什么……”但是也不能拿警察怎么样，他们躲在房东的身后。房东不在乎她们到底做了什么，也不在乎警察是不是有道理，只要不给他找麻烦就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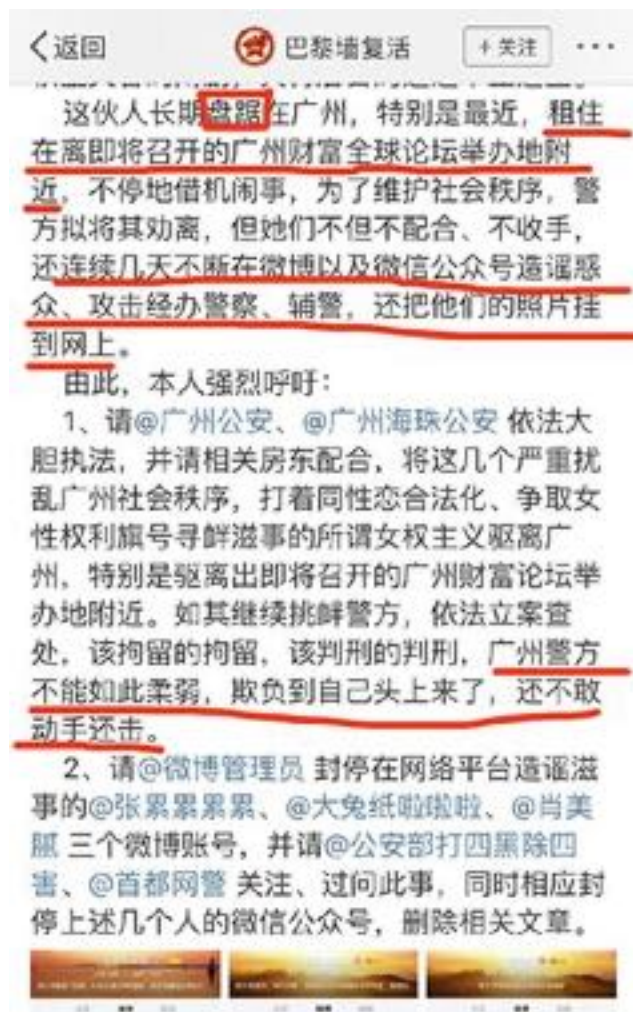
警察刚进门搜查时，郭晶就在网上发了消息。几个朋友闻讯赶来，也不敢上楼，在小区门口的饺子馆里点了碗饺子，这时看见一辆警用货车开到小区门口停了下来。“难道是想把我们淘宝店产品都搬走？”看着朋友们发来的消息我心情紧张又不敢过去，心想：这和入室抢劫有什么两样？一直等到朋友们饺子吃完了好一会儿，开车的警察打了几个电话，终于把货车开走了。警察走后我们赶紧把产品转移了。

这一年接下来做货都不太顺利，想做两个胸针，被厂家告知有政治问题不能做；想做两款加绒卫衣，厂家说抱歉太忙了做不了，但样衣迟迟不还给我们。大兔通过各种渠道去申诉，间接得知我们远在浙江工厂的样衣被国保没收了。

“五毛”

从国保上门那天起我、张累累、大兔郭晶都及时把自己的遭遇发布到微博微信上，虽然不断的被删除，但还是有很多阅读量，越多人看到我们就越安全。6月我和大兔在微博上突然遭遇了一群画风非常一致的账号的攻击，每天能有十几条。他们的头像基本都是红旗或者党徽，偶尔几个绿色军装的或者伟人雕塑，好像一大盘番茄炒鸡蛋里面撒了几颗葱花。这些账号点进去一看都没有什么粉丝，应该都是小号，发的内容也是喷完这个喷那个。它们集中的转发并对我和大兔进行人身攻击，骂得都是些没头没脑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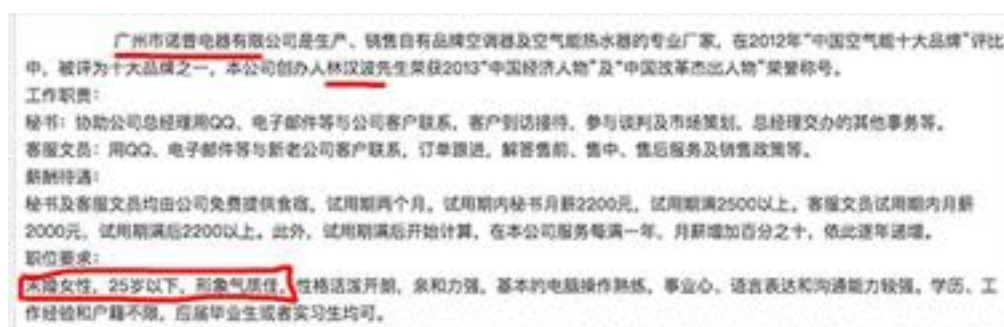
6月24日一个叫“巴黎墙复活”的账号还发布了一篇长文，里面有很多事实性错误，例如把我和张累累当成了之前被拘留的女权五姐妹，然后扯了一些像希拉里这样的“邪恶境外势力”和我们有关。它们的措辞非常有意思，例如它说我们五个女生“盘踞”在广州。我心想：“我们这么厉害啊，是几条龙不成还能‘盘踞’的。”



最后这段话说出了它的心声，原来是恼怒我们把骚扰我们的国保、警察和辅警做的事情和照片公布在网上了，要出来泼几盆脏水。为6个月后才开的财富论坛感到焦虑，想帮国保尽快完成维稳工作。它们不断重复的一个有趣的论点是：大兔是个“假拉拉”，“假结婚”，又“骗女孩子上床”，“女孩们要小心”。大兔说：“我如果是个假拉拉为什么要假结婚？又为什么要骗女孩子上床？”大兔认为这是她遇到过的最离奇的一次网络暴力了，可能她这样一个曾经交往过女友的已婚妇女超出了五毛对世界的认知吧。大兔和另一个微博好友互动说这事很可笑，没想到一个五毛以为大兔终于回应它了，立刻跑出来说自己是大兔的“前女友”，并爆出

大兔的淘宝收货地址作为认识大兔的证据。

根据这些五毛公布真假掺半的信息和它们的诉求，我们推测它们是广州国保找来的帮手。“挺可怕的，这是故意把我的个人信息给了五毛，不只是网络攻击和构陷。”大兔说。为了一探究竟，大兔注册了一个小号，换上了红色头像，转发了一些毛泽东诗词，并和这些五毛号有了一些互动，很快就加入了他们的微博群。群主是一个做热水器生意的人叫林汉波，“巴黎墙复活”是他的小号。百度一下能看到这个热水器公司发布的有性别歧视和年龄歧视的招聘广告。每天他都会在群里发放任务，今天要骂谁，骂哪些微博，群员就来接任务然后在国旗的庇护下进行人身攻击。观察这些五毛一阵子之后大兔说：“真的很可悲，人怎么能这样不分黑白呢？”



今年3月9日“女权之声”被炸号，这一群五毛也出动过，说“代表广州人民”不欢迎我们，要我们“滚出广州”。还有一家自媒体对我们进行人物采访的视频也被他们攻击了，用的话还是那一些。还有人私信男性生殖器照片给大兔，大兔投诉给新浪也没有用。相反，我们声援女权之声的微博不断被删。每天打开微博，信息里弹出来的密密麻麻的都是这些充满戾气又愚蠢的话，还是会觉得恶心和愤怒，以至于我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太愿意打开微博。原本微博是一个可以供网友们公开讨论不同观点的地方，这些年类似的五毛充斥在各个领域，劣币驱逐良币在微博上发表自己的观点变得更难了。很多人都退回了微信，用吕频的话来说就是“人们从广场被赶回了街道”。



“新房东是搞维稳的”

我查了一些关于警察搜查公民住宅的法律条文，其中《宪法》、《刑法》和《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盘查规范》里有三条比较有代表性。我想反正这些法律也没什么用，不然设计成很多广东人都喜欢贴在门口驱鬼的符咒模样，看能不能起到点避邪的效果，到时候警察再来我也好照着念给他们听。

10月初的一天早上警察又来敲门了，我们当时租的房子在一个没有电梯的9楼，这些警察还是哼哧哼哧的爬了上来。他们每次敲门都非常大力，我对这种敲门声都有了应激反应，立刻躲在门旁从猫眼向外偷看不敢出声，穿制服的人有三四个，其中一个人拿出手机拍下了我贴在门上的符咒。



第二天我接到房东的电话，房东说最近要开十九大了，街道在搞检查（居然能检查到九楼来也很敬业了），他问我在门上贴了什么，他说：“我也是搞维稳的，搞得我以为怎么回事，同行竟然给我打电话，问我的房子里是不是住了搞邪教的。”他要求我赶紧把那些符都撕了，我连连答应。出门前撕了几下发现双面胶黏得太牢了，只能撕掉一些边边角角。因为急着要出门，我们决定晚上回来再用水打湿了清理。

没想到晚上房东上门来了，看见符还在生气的说：“我叫你撕，你怎么还不撕？”问我这上面写的啥，我说是法律条文，他停顿了一下看了几眼，又怪我们“现在政治敏感时期，你搞这种东西……”。我说现在年轻人都流行把什么都做成符的，但显然没有说服他。他进屋环顾了一圈，要确认我们是不是搞邪教的。没看见什么奇怪的东西，口气又软了下来，让我们赶紧清理：“这些邪教啊，和政治有关的东西真的很可怕的，要是你身份证、手机号进了系统就寸步难行了，坐火车都麻烦，不是开玩笑……”

我和张累累都觉得很搞笑，一是法律条文成了邪教，二是这么巧遇到一个做维稳的房东。可见维稳人员数量之大，一不小心就碰到一个，看来又要搬家了……

果然没多久房东再次上门，他非常流利的讲了一大堆亲戚的孩子想住这套房子，为了孩子上学方便云云。说亲戚要房非常急，希望我们在月底前搬走，他会按照合同赔款。十一月也不是学生开学的月份，一听就是一些借口，可能他还自己排练了好几遍，顺畅得我连话都插不上。张累累问我：“你觉得自己画的符灵吗？”我觉得还是挺灵的，至少让房东事先告诉了我们他的身份。

“郭晶的感想”

11月初，郭晶和大兔的房东又让她们搬家，说有亲戚要来住。郭晶回答：“肯定不是你亲戚呀，还是警察吧，我可以跟警察聊啊。”房东当时答应约警察一起聊，第二天又改口说：“不约了，没有警察。”并坚持要她们搬走，郭晶还是想扛一扛。房东不愿意按合同赔违约金，沟通困难，郭晶说：“那就找律师吧”，后来给房东发了律师函，房东也没有回应。郭晶带着律师一起约房东见面，房东说：“不跟律师谈，没有什么好谈的”。房东情绪非常激动，差点想要动手打律师，好像律师去谈话对他是种侵犯似的，好在最后还是要到了赔偿金。

“逼迁就是一件麻烦的事情，对我来说恐惧还没有那么严重，就是很麻烦，”郭晶说。租房时没法事先和房东解释清楚：做女权运动为什么可能被警察骚扰。如果遇到好房东，就算被警察找了可能也不会告诉我们；遇到不理解的房东解释了也没什么用。“谁让我们那么穷只能租别人的房子呢”，我们处在这样的困境里，被逼迁的愤怒无处发泄，房东也是受害者，我们也是无辜的，也不能拿警察怎么样。郭晶认为遇到逼迁重要的是要和伙伴们一起面对，还有学会判断“看到他们可恶、可怜、可怕的地方”，分析警察为什么会这样做。

“不能让自己处于那种完全无力的状态，你知道里面有无力的地方，但还是有可以反抗的地方，这很重要。”有一次郭晶一个人在家觉得自己很丧，她在床上躺了一两个小时，还是觉得浑身使不上劲，也很心累。她觉得不能再这样丧下去了，如果自己再这样难受下去也是让对方得逞。于是她从床上爬起来，把白天的经历写下来发在网上，她觉得比起躺在床上任由自己沮丧，反击更能给她带来力量。

为了开财富论坛，同一时期还有一些律师、学者、艺术家以及关注别的人权议题的人也被迫搬离了广州。“但我就是不愿意，就是不愿意那么轻易的走，我要让他们付出最大的代价。”在这个“不断地扛”的过程里郭晶希望让一些人能看清事实。郭晶和大兔在搬家时办了一个搬家派对，当时来了很多朋友，其中有很多不认识的人，大家看到我们遭遇了这些还是选择来

支持我们。郭晶说：“这个过程中的友谊都非常珍贵。”

我问郭晶：“当时国保说我和张累累连累你们的时候，你们从一开始就不相信他们，没有听国保的话反而选择站出来，你们是怎么考虑的？”

郭晶回答：“我们是一伙的嘛，‘连累’一向都是警察的套路吧。”她认为当自己很清楚做的事情是正确的，就会发现警察并不是在沟通，“他们的大部分的说辞都是为了击垮我们，挑起一些矛盾”。有人会相信警察的说辞可能是因为没有经验，或者和自己的无力感有关，“这背后太可怕了，大家无法赤裸裸地接受这一点。”以至于很多人宁愿选择相信警察说的一些理由，因为他们需要在这个社会里的一些安全感和正当感。警察的行为揭开了一个丑陋的真相，那就是：“我们的警察不是和我们站在一起的，是不可信的。”当警察都没法相信的时候，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某种程度也击垮了他们的安全感。也许他们还没有做好面对这个真相的准备，或者没有打算跟警察完全的决裂。“有的人还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中间的路线，觉得自己可以有某种妥协一样的，但事实上妥协是没有用的。”

“广告出来了”

6月14日微博上有网友艾特张累累说在上海地铁上看见了一则由看看新闻刊登的内容为“今日咸猪手，明日变猪头”的广告。



8月初北京地铁5号线的拉环上出现了“防止性骚扰，共同发声”的广告，落款为北京妇联。



差不多同时成都地铁上也出现了“此地没有‘咸猪手’”的广告，看样子是成都地铁自己打的。



8月20日有人在深圳地铁购物公园站看见了手机游戏王者荣耀的广告，内容是：“谁说女子不如男，再敢骚扰试试看”。



有的广告里能看到我们之前设计的影子。例如成都广告里的咸猪手图案，作为一个生活在广州的成都人，我知道成都人一般不用“咸猪手”这么粤语的说的。虽然中国的首个反性骚扰地铁广告没有如我们所计划的那样出现在广州客村，没有那只黄色的小猫咪，但是它超出了我们的期待去到了更远更多的地方，可能在读这篇文章的你也曾见过它们。可是除了参与者外很少有人知道这些广告背后有这样一群人付出的努力和代价。这是一件多么微小而容易被遗忘的事情，但我不想让那些闪光的小事就这样消失：

捐款后台的那些留言；为筹款派对所做的浸饱了酒的软糖；张累累经历的那些拖延和拒绝；用粉色纱布做的蓬蓬裙；照片里带着同一块广告牌的不同笑脸；警务室里吃到一半的早饭馒头；搬家时的慌张；夜里竖起耳朵听到的动静；张累累在路边的大哭；看到消息赶来支援的陌生网友……还有逆境中的友谊，困难磨砺中每个人泛出的微光。用一句被用得有点俗气的话来说，“在隆冬，我终于知道，我（们）身上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

我对张累累说：“会不会觉得有点委屈呀，这些广告发出来了一般人都不知道我们做了什么呢。”她回答：“可是如果不是我们，就没人记得中国反性骚扰广告的历史了呀。”

the end ————— 2018年1月中国metoo运动迎来的第一次高潮，我之前也写过参与其中的行动者们的故事，在上一个公众号里已经随着炸号不见了，我会再整理发布在新的微信公号“硝美丽”里的。

2019. 7. 23 《一年了，公益米兔改变了谁？》

作者：林常知

来源：公号“女力翻转”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2IXF-T85RPTEznAEfp48A>

2018年7月22日的晚上，我们五个朋友坐在一起，花花说她要讲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就是发生在2015年夏天的雷闯性侵事件。听完她的故事后，乐总一个人躲在卫生间里悄悄地哭，其他人也都沉默了。那天晚上花花决定，要把这件事以公开信的方式讲出来，她在跟我们讲完之后，开始反反复复地打着草稿，不知道怎么表达，我们好像也提不出什么好的建议。直到我们全都睡着了，也没有看到她的公开信。

第二天，也就是2018年7月23日，所有人都还没睡醒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花花的公开信。这封信在当时引起了公益圈极大的反应，又因为雷闯还算是个公众人物，主流媒体也开始纷纷报道。一年之后，这件事就像一粒微不足道的石子逐渐被人们淡忘了，但我们这些知情人士，不管是花花周围的亲密伙伴，还是普通朋友，每个人似乎都或多或少地，被这粒石子所影响着。

轨迹

因为直接参与到花花举报雷闯的事情中，我接触到了更多的为遭遇过性别暴力的人提供咨询或是援助的人，对性侵的关注转而变成了实际的行动。至少在此之前，当听到有关性侵的事情时，我不太敢说“我能提供一些帮助”，但现在的我会主动去问——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也因为持续地关注这件事情，在朋友圈等社交媒体上持续的发声，我发现自己确实能够成为一个提供帮助的人。

2018年10月的时候，有一个女生辗转通过我的学弟找到我，说需要媒体的联系方式，因为她在洗头的时候被理发店员工猥亵了。这个女生当时立刻报警，派出所也对理发店员工进行了拘留，但理发店的态度很糟糕，不愿意承担赔偿责任，于是女生希望有媒体来报道。因为之前有联系媒体的经验，我找到了一些当地媒体的联系方式，这件事情最终被报道了出来，也因为媒体报道，理发店最终也道歉赔偿了。

另一件事是发生在我自己的高中群里，一个男同学A在群里发了一封公开信，指控男同学B性侵犯女生A。那个时候我才发现整个理科班级的同学，对性侵犯的认识完全是模糊的，跟B关系好的男同学斩钉截铁地说B不可能性侵犯，而其他同学要么默不作声，要么说“不要讨论了，等待真相吧”。B最终还是没向我们这些同学做出解释，而当我在群里说我可以提供帮助后，女生A联系到了我，我发现她的状态非常焦虑，打电话时也在哭。但是她的想法就是让这件事早点过去，不要再影响自己的生活，而我能做的就是帮她找了公益的咨询师，然后在群里发反性骚扰的手册。其实，在群里问“需不需要帮助”前，我也会犹豫一下，会觉得这件事情自己一定要参与吗？好像会给自己带来不少麻烦，比如要去联系人，会跟原来的同学有矛盾等。但这样的想法很快就消失了，因为我意识到，提供帮助也许没有我想象中那么难，更何况之前就有女权主义者总结过援助的方法。

我决定主动介入一个跟自己关系没有那么大的事情，也是因为我意识到，相比女权或者公益圈子之外的人来说，我会掌握比他们更多的信息和资源，更容易找到能提供帮助的资源，这也是这一年参与到女权行动给我的影响。从前，我总觉得自己更擅长做的事情，是关注这类事情，然后写分析或者批评的文章。比如，在公开信发布之前，我一直在做一个女权的公众号，里面会发一些评论类的文章，但这件事情之后，我忽然觉得自己可能可以去做具体的援助，比如联系资源。半年之后，我自己的野心似乎又多了一些，我希望能成为提供专业援助的人，而我想了一下，专业的援助大概会分为几类，包括媒体、心理咨询、法律援助等。媒体大多需要机构来完成，心理咨询可能不太适合我，我就觉得自己应该在法律上面多学习一下。像我这样丧的人竟然也有了行动力。虽然一直拖延而且懒惰，但它确实成了我业余生活的一个主要内容。我差不多陆陆续续看了几个月法律的课程，也读相关的书籍。除了因为工作太忙暂停之外，还是继续关注这方面的学习。而我看完的第一本专业的法律书籍，就是《强奸罪》。而且，以前我一直相信自己最擅长的是思考，并且有点内向不太会去社交。但参与到和花花一起战斗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跟女权主义者的沟通并不会那么困难。对于女权主义者这个“圈子”，我有了更多的好奇和想接近的欲望。所以这一年，我开始积极地参加到女权主义者组织的一些活动中，不再让自己只待在书本的世界里。

花花有一种很能鼓舞人的力量，改变了我的轨迹。我对女权主义的一些讨论不满时，我会给她打电话，说我的困惑，她也会跟我讨论。我想要帮助一些朋友时，我会想到去我们的好友小群里找她帮助，会觉得我们是真正可以做出一些事情来的。

涟漪

不仅是我，当我去采访跟我和花花关系都特别亲密的瓜瓜时，我发现她也在无形中成了小小的反性侵专员。花花像是在平静的湖面投入一粒石子，瓜瓜成了涟漪的一部分。

瓜瓜知道雷闯性侵这件事，是在初夏的一个夜晚。她晚上跟花花睡在酒店的一张床上，开始聊起朋友间的亲密话题。刚刚跟男友有了第一次性体验的瓜瓜跟花花提起男友，说他虽然毫无经验，但是非常温柔，照顾自己的感受。花花听后说“真好呀”，然后说起了自己的第一次性体验。花花说她以前总是不愿意将之称为“强奸”，她试图告诉自己，也许只是对方不够温柔，但她还是认识到，这就是强奸。瓜瓜在听完花花讲完这些之后，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她不知道该怎么劝慰花花，后来回想起来，那是一种因为震惊而不知道该说什么的感觉。瓜瓜记得那时候花花就跟她说，会找个时间把这件事说出来。再看到这件事的消息，是在6月份，在亲密的好友小群里，花花决定北上，跟自己的朋友一起，在北京完成这件事情。为此，她需要做出强大的心理建设。7月23日发出公开信之后，瓜瓜也在朋友圈转发了这封信。当天她也在朋友圈里发了一段长长的文字，回忆起小时候自己被邻居叔叔带到角落里，帮小狗交配，叔叔还在一旁偷笑。花花的事情又让这件往事重新浮现，她这时才能够肯定地说，那就是对一个孩子的性骚扰。

一年后我再次电话采访瓜瓜，她回想起这一年自己的变化，最先提到的是对“性骚扰”认识的更加明确。2019年1月，瓜瓜读研究生的朋友A告诉她，导师总是会邀请A去办公室，去家里，还会摸她的头，还抱过她，A觉得很别扭，她觉得导师对学生太热情了。但这时候瓜瓜已经会敏锐地感觉到，这就是性骚扰。如果是在公开信之前，瓜瓜很可能会像她的朋友A一样，会把事情自然地往“不要想太多”的方向去想，但在经历过花花的事情之后，她更清楚

地知道，这是一种“危险的权力关系”。为了避免让 A 陷入到更麻烦的境地中，瓜瓜还去找了 A 的男朋友，希望他能给女朋友提供一些帮助和支持，但没想到，A 的男朋友的表现让瓜瓜更感觉到了性骚扰为什么难以解决。因为 A 的男朋友所采取的方式永远只是，跟自己的女朋友生气，质问她“那你为什么要跟老师出去”。瓜瓜第一反应就是回复 A，“你的男朋友需要教育”。她比以前更能与那些被侵犯的女性共情，更能感受到她们的艰难。花花曾经颓丧的、痛苦的挣扎，似乎也成了瓜瓜经历体验的一部分，让她对性骚扰有了更多的认识，也通过网络和讨论，进行自己的学习。在瓜瓜的朋友圈里，她成了传播反性侵知识的小中心，影响着周围。她会去转发当时新被曝光的案例，会去转发跟反性侵有关的讲座信息，而这些看似普通的事情，也影响到了她周围的其他人。一个几年都没有跟瓜瓜说过话的朋友 B，有一天突然找到她，说自己被职场上司性骚扰了。她的家人朋友没有一个人支持她，而她会找到瓜瓜，是因为看到她活跃的朋友圈之后，觉得瓜瓜是唯一能理解她的人。

在跟瓜瓜聊天时，我们有个共同的感受：身处在这个浪潮之中，我们总觉得米兔是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是风暴本身。但我们朋友圈里那些“浪潮之外”的人，可能根本不知道不关心这件事情，我们这些被影响到的人，可能是少有的几个能影响到朋友圈里其他人的人。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的积极发声，也会给身在暗处的人以力量。

在公开信之后，瓜瓜和花花因为住在相隔不远的城市，所以常常有机会一起见面。她们有时候仍然会提到这些话题。比起刚刚发布公开信的时候，她更敢于出面去讲这件事情，也不再惧怕媒体的采访和拍摄。而如果是在一年前，在公开信刚发出的时候，她还不愿意让别人知道她是谁。现在，她似乎比刚开始更勇敢，更接纳自己。瓜瓜说她不是一个喜欢当面夸人的人，因为每当你夸别人的时候，可能都会给别人造成压力，比如你说她勇敢，可能有很多困难是你没有看见的。但瓜瓜还是想说，这一年，她看到的花花变得更勇敢了。

而这一年，我们在共同经历了各种不同的问题与挫折之后，亲密的小团体也变得更加亲密。我们反思之前不那么“女权”的行为，反省并互相原谅。瓜瓜反省自己以前开玩笑时拍男生屁股是不是不对，乐总反省自己跟我聊性经验时是不是太过强势，而我也会反思自己是不是不够体谅个体的处境，比如在火车上跟花花因为小事的争吵。花花个人的痛苦经历，成了我们共同应对的问题，也成了共同的课堂，每个人都在飞速地成长。

堡垒

即便不是花花最常联系的朋友，知道花花就是故事的主人公时，依然会被强烈地震撼到。这种震撼改变的也许不仅是他们对待花花的太多，还有对待性暴力的态度。

庄庄，6月份就知道了花花的故事，虽然那个时候她就隐约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并不知道具体的细节，但仍然被震惊到了。震惊是对性侵的震惊，而公开信之后，庄庄觉得自己也许会比之前更能勇敢地把这件事说出来，因为这是花花做到的事情。然而，她更关心的是，一年之后，还有没有人在关注这些事情。

洋葱，是在举报信的前一天知道了花花的故事，第二天他在出门的公交车上哭着问前女友有没有做过不好的事情。在他的朋友圈里，也开始自动地关注一些跟性骚扰有关的话题。而另外一个改变是，洋葱对公益圈的态度。他原本就是在公益组织工作，对公益及其从业人员，都会憧憬，觉得他们是理想主义者，而公益圈也是“希望世界变得更好”的人的集合。但这件

事情发生后，他开始怀疑，对公益的敬仰、热情，可能只是一厢情愿。这个圈子里既能找到理想主义者，找到为社会公益和正义在奔走疾呼的人，但这个圈子，也是个名利场。在花花的公开信之后，公益圈的光环前辈们一个个地倒掉，在对公益圈的幻灭之后，洋葱想到的，是“世界并不美好，所以才想要去改变”。

橙子知道花花的这件事情，是在公开信之后，她在朋友圈里刷到了公开信，点开之后她才知道是花花。花花当时说，如果你们不能理解这件事，就去看《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橙子当天就下载了这本书，里面的描写压抑得她喘不过气来，她那时候才知道，原来身边真的有人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她回想起来最初跟花花聊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在公开信的一年前，在一堂性教育课上，老师教大家对性脱敏，让大家互相分享跟性有关的体验。花花那时候边说边哭，说自己的第一次非常不开心，以至于她之后都不想跟男生接触，而是想和女孩子谈恋爱。那时候橙子还觉得，那可能只是“男朋友”不够温柔，又觉得花花是个情感丰富的女孩子。直到看到举报信之后，她才知道，当时花花为什么要哭。在公开信之后的日子里，米兔运动也进入高潮，她积极地转发各种跟性骚扰有关的言论，遇到朋友中谁有性别刻板印象的说法也都会怼回去。对于性侵犯，她更多了一份谨慎，看到那种教育怎么保护女生、防止侵害的文章，她都会积极转发到家族群里。她在朋友圈的发声甚至让一位敬重的长辈专门来找她谈话。当时她转发了朱军性骚扰的消息，长辈说，你又不知道事实又没有证据，这样转发就是传播谣言。她不知道怎么回复，想一想可能是这样，但是她能保证，她认识的人出现了这样的事情，绝对不是假的。只不过再发朋友圈的时候，她就选择了分组可见。不过，该关心的事情还是一样关心。她对自己的行为也有了一些的反思，比如有次拍小男孩的肩膀，小男孩很不高兴，她就在想着，自己以后是不是也应该注意边界。橙子说，她常常会觉得无力，觉得在整个米兔的过程中，自己只是旁观者，没有真正地为大家做过什么。但如果再想一下的话，不管对这件事情参与多少，她们都是积极发声的群体，也积极地试图影响到自己周围的人。

我们投出的每一粒石子，最终都会筑成堡垒。

力量

这里还想匿名写两个朋友的故事。

在公开信之后，朋友 X 曾经找我聊天，她说起了花花的事情，然后聊着聊着跟我说，她小时候也被性侵过。在她知道花花的事情之后，她跟花花说出了自己的经历，还鼓励花花——“没什么，我们照样能过得好好的”。X 本来能选择更容易的路，但她还是走上了这条关注性别议题的道路，米兔的发声中她也从未缺席。因为她知道不是所有人都能像她这般走运，在遭遇性侵过后还能走到今天的这一步，她认为她有责任把握好这份侥幸，把力量传递给更多的人。

朋友 Y 也是在看到花花的公开信之后，终于跟自己的妈妈谈了小时候被表哥性侵的事情。在此之前，她没有跟任何一个亲人朋友说过这件事情。她告诉妈妈，这件事情真的对她伤害很大。尽管妈妈可能想把事情弱化，告诉 Y 这只是孩子间的游戏，但 Y 还是能感觉到，妈妈心里其实也是难过的，觉得没有保护好自己女儿。而花花的事情给 Y 最大的影响就是，十几年过去了，她终于有勇气说这件事了。她说，说出来就会感觉好一些。说出来就会觉得事情没那么不堪，你不要把这件事放在十件事中去看，放在一千件事中去看，你就会觉得没

什么。而花花，和米兔中站出来的更多受害者，就是让她能够说出来的力量——只要你们都不觉得说出这件事是羞耻的，我也不会觉得说出这件事是羞耻的。这一年来，Y 还是不愿意看到任何跟性侵有关的细节，每看到一次都会让她陷入长久的抑郁中不能自拔，她也从来没有讲过自己被性侵的细节，但她还是会觉得，慢慢讲出来，这件事情就不会成为人生过不去的坎。

花花带来的力量，在我们彼此间传递着，未来也会传递给更多的人。

未来

这一年的时间里，我们这些人都在不同的地方做不同的事情。有的人升学就业，有的人总是很丧。很多人离开了公益圈，换了生活环境。但如果还有什么是相似的话，那就是对性暴力的关注，对弱者的共情。不管此前有没有理论地学习过这些知识，生活都给我们上了一课，构成了我们的集体记忆。

我在努力成为一个行动者，瓜瓜、庄庄、洋葱、橙子……也在关注着这些事情的发展，当有人去质疑受害者时，他们也学会了回怼。我们这些人未必都是女权主义者。我称自己是个女权主义者，而瓜瓜说“不希望自己被某个主义所束缚”，庄庄、洋葱和橙子更从未这样自称过。但我们都有一种简单的共识——性暴力是整个社会的合谋。当一个真实的案例发生在身边时，我们比以往更深刻地认识到，施加给受害者的伤害往往不止来自施暴者，还有整个社会。

最后的一点共识就是，我们都希望自己能做点什么，改变这样的社会。

2019. 7. 24 《寄信行动：我是那种看见不公就要行动的人 | 中国米兔周年记》

作者：梁发四

来源：公号“回声 huisheng”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NiksK2ByYco2_SbBYgs8aA

编者按：

一年前，女生花花举报公益人士雷闯性侵，随即更多的文化、公益名人被揭发有性骚扰/性侵犯行径。这使得 2018 年初开始从中国高校领域兴起的反性骚扰声浪得到了持续的增强与延续。随着越来越多名人、普通人身上发生的性骚扰事件被诉说，人们见证到了名为 Me Too 运动的力量：女性们选择打破沉默，说出黑暗，并借此形成联结，在阴霾中寻找强大的力量。

本文讲述了一位参与米兔运动志愿者的经历和总结：雷闯事件发生后，愤怒与失望曾一度影响了很多曾经相信公益力量的人们。距离事件被曝出，一年的时间过去了，如何才能转化这种消极的影响，“不去做点什么，我们的心灵如何可以重获平静？”作者选择了写信寄给雷闯及其所在机构，督促他们承担起应付的责任，并且一做便是一年。就在昨天，雷闯事件一周年的敦促信准时被寄出。

2018年7月23日，周一，我如往常一样打开某软件，随即被刷屏：有受害者举报数年前在益友公益的一次志愿活动中被负责人雷闯性侵。我的心沉了下去，我和雷闯日常并无相交，也不是公益从业者，但我对象很认可他所做的乙肝病毒携带者反歧视的工作，我有点担心TA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因为我们从未想过这个人竟然如此人面兽心。果不其然，对象心烦意乱之下扭到脖子，我们带着说不出的感觉奔忙于医院、药房之间，感觉整个世界都不好了。

很快，雷闯接连发出了两份“声明”，第一份承认性侵罪行，并承诺会去自首；第二份则话锋一转，说自己当时与受害者是恋人关系等等。用如此下三滥的理由去扰乱公众视野，可见此人格格局。我和身心受损的对象长叹之后，开始一起去思考一个问题：我们该怎么办？不去做点什么，我们的心灵如何可以重获平静？

紧接着就有志愿者在行动了，大家在网上形成了不同的小组，一起商量对策。我对象去了资料收集整理小组，因为当时出现的关于性骚扰性侵的消息可谓铺天盖地，光是公益圈、学术圈就有多个“名人”被举报。志愿者们觉得要是没有收集整理归档，这些消息很快就会被掩盖、遗忘，于是就把资料收集的重担接了过来。这个组工作量巨大，TA戴着颈箍开会到凌晨，却跟我说身体上的累可以减轻心理上的累和痛。最终，收集上的信息被放在了区块链上，变成了施害者虚拟意义上的“耻辱柱”。

而我，恰好看到有人提议要寄信给雷闯，督促他自首，就想着进小组看看自己能做什么。进组一看：一些有行动经验的朋友在，一些对寄信行动拍手称快的朋友也在，可是信件还没有人起草，寄信自然也无从说起。我觉得一直拖下去很难推动事情进展，就随即按着自己的想法起草了一封信发给小组的朋友看。经过来来回回的讨论、修改，7月27日凌晨，寄给雷闯和益友公益的两封信终于定稿了。

接下来就是寄的问题了，当时群里并没有哪位伙伴说要去寄信，那……我去吧。28日我跑到邮局买了三十个信封三十张邮票，打印了一大叠信，设计制作好标志牌，在第二天寄出了第一封信。



同时，小组里有位伙伴迅速注册了一个名为“雷闯自首了吗”的微博，我们约定，我每天寄信后都发一张寄信照片到小组里，然后 TA 就会发到微博上。

很快，有另外一位志愿者说可以帮忙一起寄信，于是我就把排好版的文档都发给 TA，跟 TA 约定两个人轮流寄信。只是 TA 似乎还没有准备好，发了第一张寄信照片之后就再也不回复我的信息了。这样的事情后来又发生了一次，头一天还在小组里面说“明天轮到我寄信啦，好兴奋”，但后来可能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坚持下去。

所以到现在为止，负责寄纸质信到益友办公室的人还是只有我一个，而我已经做了整整一年了。

关于寄信可不可以有更多的方式，曾经有志愿者出主意：寄信到民政局、到雷闯身份证上的住址等等。但寄信到民政局需要起草信件讲清楚诉求，我没有撰写这类正式信件的经验，只能作罢；至于后者，原来是有志愿者开始的时候认为我之所以会坚持是因为我认识益友的人，也自然有办法能找到雷闯身份资料……后来也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实行。

讲到任务完成质量，其实还是有错漏的。第九封当时那位志愿者没寄，又不回复，我准备不及时所以漏了；第一百二十九封时我去出差，我对象帮我寄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找不到照片；第三百四十封，是 2019 年 7 月 1 日寄出，结果错写成第三百四十一封了，所以在 7

月 23 日一周年当天会寄出两封信。另外还有不明原因的是，2018 年 7 月 29 日我寄出第一封信，理应到 2019 年 7 月 29 日是第三百六十五封，但现在排下来的进度却是到 7 月 25 日就是第三百六十五封了。是哪里记错了还是写错了已经很难再去查究了，就让这件事情在一些小错漏的陪伴下进行下去吧。

现在我打印、装信、写提示板、拍照等等做得很熟悉了，一年的时间也积累了很多琐碎却有意义的经验，我觉得值得记录下来：比如给益友的信和给雷闯的信虽然放在同一个信封内但折叠方法不同，所以一摸就知道是不是已经放好两封信了；比如今年的提示板不再用去年贴纸片的方法，而是贴上封箱纸，直接用彩笔写好日期、第几封之后就拍照，然后擦掉，方便环保；邮票信封就在网上买，能省不少钱；以前是天天带着提示板在路上拍照，现在是在家里把照片拍好然后再去寄信，操作起来会更省时间也比较安全（曾经有过寄信时拍照被电动车刮到脚的经历）……



从第四十八封信开始，我会在每个信封上写一句话，至今超过三百天了，每天都是不同的内容（有时是我对象写的，TA 的字比我漂亮且句子内容更有深度）。现在想来，最有印象的是这句话：“受害者没有错，施害者毁了自己的一生。”因为我们经常听到的是“TA 被性侵，一生都毁了”。但实际上受害者没有丝毫过错，是施害者施行暴力，在自己的人生中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污点。如果说诚心悔过还可以获得一些谅解，那么像雷闯、邓飞之流毫不悔过的，他们的一生不是毁了吗？

其实寄信的照片发到微博后，阅读量并没有多少，只有有时粉丝稍多的网友转发时会多一点阅读量。所以有人会说：你们这个行动是失败的，雷闯没有自首，益友没有公开道歉，信寄出也没有人看，看到照片的人更是少得可怜。但我却并不这么这么认为。首先，犯罪的人犯错的组织不悔过不认错怎么会成为我们这些志愿者的失败呢？明明是她们做得太失败啊。其次，这个行动验证了我和其他几位志愿者的行动力，还促使我不断思考：到底是什么样的文化让这些公益、学术名人堕落至此？有行动、有反思、有坚持，我认为这个行动是成功的。



在这个过程中，首先要感谢我的父母。他们知道我在寄信，母亲还不止一次跟我提到她的担心：她怕我被报复（可见这些人在她心目中是个什么形象）。他们也有疑问：你这样寄信有用吗？报警抓人行不行？我既然选择坚持做这件事，也许就没有办法彻底消除他们的担忧……不过没有关系，我还是像一年前一样，“不去做点什么，我们的心灵如何可以重获平静？”那就继续吧。

其次是要感谢我对象，我事情太多顾不上的时候，TA 就会帮忙做寄信的一系列事情。没有TA 的默默支持，我未必能坚持到现在。

最后就是其他同伴了。承诺发微博的伙伴，就算大考在即，还在坚持着每天发微博，TA 也是第一时间给我一百块红包作为寄信资费的人，而且为了不增加我的工作量，TA 从未要求过我做支出明细，这样的信任令我至今感到温暖；做联络工作的伙伴，会坚持在不同的地方和场合建立更多联结，希望更多人看到寄信行动，TA 也给了我几十块红包做资费；小组内还有两位伙伴给我发过红包，我还从其他一些地方得到过虽然可能不多但十分可贵的资助，都一一记录好了，这些钱都用在了寄信这件事情上，各位放心。



一年了，我依然在工作中抓住一切机会向身边的人普及性别平等意识，依然在看到性侵性骚扰事件时义愤难平，依然在准备着一封封的信件，为上面那一句每天不一样的话而绞尽脑汁……我依然希望更多女性可以坚强一些，好去面对这个充满着各种歧视的世界。

我是行动者，我们一起行动好吗？

2018. 7. 28 《漩涡边缘的局内人：我在中大人类学系如何反性骚扰？》

作者：Lion

来源：微信公众号“MetooSYSU”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Bv9uBjO2iMhjncypwAWA>

编者按:

如果说今年上半年是高校 #MeToo 的主战场, 那么 7 月以来的高校#MeToo 余温、公益 #MeToo 以及媒体#MeToo 可以说是开启了下半场的生猛接力——尽管#MeToo 从来没有规定过它自己要以这种基于学缘和业缘认同的形式开展。

就这样, #MeToo 在中国实实在在地发生了。各个方向、各种意味的改变在发生。

在对全球#MeToo 浪潮的呼应中, 在和审查机制、父权文化、各种异议者的角逐中, 中国 #MeToo 的触角以文本传播、情感共鸣、资源联结等方式, 探伸到越来越多的社会角落, 使得性别话题逐渐能见, 一些权力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变化, 同时还有一批本土行动者在其中受挫、成长。

在参与了近三个月的高校#MeToo 行动之后, 来自中大的 Lion 和 ta 的伙伴将目光对准了自己。他们共同庆祝、反思和自我批评, 尝试分享一些可以「移植」的经验, 写下了这篇由内部视角出发的行动者手记, 行文赤诚, 同时亦映见其行事之细致。他们觉得, 漩涡中心的人, 有责任说出风暴的样子。他们期待, 散落各处的行动者、准行动者以及同路人可以从这些文字中获得能量, 在行动中建立起姐妹情谊般——与「兄弟会」相对——的社会关系。这几乎是克服无数纠结的唯一方式。

也许, 这还是一次#UsToo 我们知道, 每一个「我们」(高校、公益圈、媒体、娱乐、知识分子, 等等) 都可能存有不同程度的性别暴力现象, #MeToo 不应该沦为气度狭隘的圈子名声保卫战。我们还知道, 或许「中产气息」、或许「知识精英」, 「我们」固然也是处于权力结构的某个优势位置才获得这种「发声」的权力和资源, 但这依然是值得庆贺并且必要的开始——因为只有当「他们也们能够背叛自己的身份, 投入到运动里面去, 才产生真正的政治。」

在我们担心#MeToo 会被淹没在不断更迭的热点之际, 这篇文章无疑是及时而充满助益的, 因为围观不能标记历史, 「吃瓜」也不能对抗遗忘, 但是行动可以。

1 引自公众号“土逗公社”, 《大兔: 雷闯性侵事件背后——公益圈中的兄弟会》, 7月24日

2 引自公众号“土逗公社”, 《汪晖教授谈 20 世纪青年与 T968》, 5月30日

漩涡边缘的局内人:

我在中大人类学系如何反性骚扰?

「我们何时变得这么激进的?」2018年5月8日, 校门外的餐厅, 刚刚完成毕业答辩的我们聚在一起, 每个人脸上都是纠结和疲惫。

在11天以前, 4月28日, 《田野里的“叫兽”》一文发布, 作者匿名曝光了某老师在田野的性骚扰行为——那些我在两年前就听到过的「故事」。突然被曝光的往事让我感到震惊与沮丧, 也无法继续对此坐视不理。

于是, 随后两天, 我和几个系内好友一起写了一封建议信(未在网络上公开), 以「中山

大学人类学系反性骚扰关注小组」的名义(下文简称反性骚扰小组。小组仅因学生关注本次事件而自发成立,非长期组织)发送到了院领导的邮箱。期间,《田野里的“叫兽”》所涉及的被侵扰方表示,TA们没有意愿再把自己曝光在公众视野中。对此,小组成员表示尊重并接受了TA们的意见。与此同时,系内另一位老师——张鹏——的事迹却开始浮出水面:他骚扰过的人数更多、持续时间更长、情节更为严重。我们也和张鹏性骚扰的当事人取得了联系,了解了TA们的经历、诉求和困难。

因此,在这封建议信中,我们除了附上院内两名教师涉嫌性侵扰的口述故事、要求院方调查处理涉事教师之外,还进一步要求校方建立防范性骚扰机制。建议信在4月30日凌晨一点多发出,凌晨两点多我们就收到了答复。院领导答应,在「五一」假期回来以后,跟我们开一个座谈会。而被张鹏侵扰的当事人,在5月初向学校纪委集体举报了张鹏。

我们决定等待学校和学院的回答,直到发出建议信两个月后。

这是我们的人类学系,我们真的要这样做吗?

「那可是我们的老师啊,那可是陪伴了我四年的人类学系。我们真的要这样做吗?」自4月28日起,我们每一天都有新的信息交换和纠结。受害当事人的经历、校长会「灭系」的传言、对本系和老师的复杂情感,让伙伴们的情绪持续负重超载。大家一点一点消解着「要亲手将人类学系推上风口浪尖」这一心理压力。

然而,在历时两个月的、看似没有尽头的等待中,学院逐渐将在座谈会上所承诺的机制建设收窄至「田野调查专业实习」这一范围,而校纪委在几次谈话后便鲜有回音。长期以来对校方官僚体制的认知,使我们不得不审慎看待学院与学校的处理态度。另一方面,自2018年初在内地高校燃起的#MeToo之火,也让我们看到,当校内体制无意或拖延解决事件之时,舆论倒逼制度改革的力量。

尽管苦于反复的纠结、权衡,与官僚系统的拖沓带来的情绪内耗,我和同伴们仍尽力保持这样的自省: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过只是在为当事人的自主行动积累合法性,张鹏事件何去何从应该交由她们定夺。

终于,两个月后,在当事人的自主决定下,我们陪着TA们一起走向了媒体。

7月8日,「人间 TheLivings」刊出《她曾以为自己能逃开教授的手》(下文简称《她》)一文,像水闸泄洪,事情终于彻底曝光,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从7月8日文章发出,到10日学校发出《情况通报》,短短三天,事情骤起骤落,一切仿佛尘埃落定。我们发出的声音夹杂在无数群响之中,无数的力量在角逐,而我们并不突出——在这次几乎不受我们掌控的事情里,我们到底完成了什么?我们的行动,是否撬动了长期植根于高校空间里的性别不平等与性骚扰问题?

从我的角度而言,答案无疑是肯定的。这是一场关于中大的#MeToo。

让「性在高校中可以言说」

首先，中大#MeToo 使性的话语在高校之中变得可以言说。在中大被卷入#MeToo 浪潮的两个月余时间里，我们在行动中尝试了各种路径，努力让「性骚扰」成为具有可见性的问题。

最初，当《田野的“叫兽”》一文在社交媒体上快速传播之后，我们便在呈交学院领导的建议信中整理了数位当事人的亲身经历与感受，试图从有血有肉的故事出发，让院领导们看到身处权利不对等关系中的当事人所遭受的伤害及困扰。此外，我们也明确地提出了诉求：希望学院召产由师生共同参与的座谈会，共同探讨问题表达意见；系望学院每年为师生开展性别平等相关的教育；一同促进防范性骚扰的长效机制的建立。

我们深刻地认为，性骚扰事件的频发与当前制度下权力的施行和权力结构紧密相连。在权力上处于强势的一方可能会因为手中握有的权力而更轻易地实施侵扰，正是如此，性骚扰以一种成本极低的方式发生，却可能给当事人带来深重的伤害。

在一个多年缺乏性别平等视角与实践的学系里，此番行动所撕开的「性与性别」的讨论空间无疑是重要的：事件发生后，中大人人类学系以「性骚扰」为主题开展的师生座谈会，把处于权力结构不同位置中的人聚集在一起，将性骚扰这一涉及性别与权力关系不平等的问题摆上台面讨论；尽管在学校层面建立防范性骚扰的机制乃有很长的道路要走，但学院对于我们的建议信做出部分回应，承诺将在「田野安全教育」和「新生入学教育」中纳入防范性骚扰教育，并在对老师的「师风师德」建设中增补防范性骚扰的相关内容：在毕业前夕，我们亦以「一群热爱关心中大的毕业生」之名，向人类学系的老师们投递一份与防范性骚扰和性别歧视相关的「毕业礼物」。这些行动为师生双方制造了检视与反思自我的契机，而不同文化背景与身体意识下对性的不同认知，也同样得到了其等讨论的可能。

此外，在人间《她》文发布引爆关注热点之后，几乎所有的媒体报道都敏感准确地使了「性骚扰」来定义张鹏的行为。这或许可以证明：席卷中国高校的#MeToo 运动并未增添社会对「性」的恐惧，而恰恰让「性」和「性骚扰」成为了可以被言说和讨论的话题。借此契机，中大校友和学子亦建立起「metoo in SYSU」的微信公众平台，期待建立学生互助平台，为受困于性骚扰的当事人提供支持，也向广大学子提供诸如如何应对校园性骚扰、如何取证与求助等方面的建议。

新机制的建设，确实可能再次卷入官僚系统的逻辑，制造并强化新的「科层迭迭乐」。但在现状之下，去推动一个平台的成立，既具有倡寻的可行性，也能以此汇聚起当事人与行动者的目标。这至少是一种可行的监督手段。而若公开、平等的讨论能使「性骚扰」三个字在校园中直接说出，而非绕道于「学风」、「师德」之类的官方话语，必将是对既定的性话语的一次突破。

自始至终，#MeToo 的终极目标不在于曝光多少位高权重者的「恶行」，而在于女性的自我赋权与推进性别平等议程。中大#MeToo 所创造的平台，也绝不是充满控诉的「受害者叙事」联盟，相反，它鼓励曾经遭受性骚扰的人们站出来发声，期望揭示现有的权力结构中切实存在的诸多压迫。

以往，在与性相关的侵扰行为之中，人们常常将过错加诸被侵扰的一方，便受到侵扰的人产生「羞耻感」，认为自己的经历是需要被掩盖、不能公开的。高校#MeToo运动的可贵之处在于打破这种对「受害者」的压迫，让受到侵扰的人摆脱被指责所带来的「羞耻感」，摆脱污名，从自身的经验出发、光明正大地谈论与性相关的话语。换言之，正是#MeToo运动所搭建的平台推动创造了一个安全的、信任的、女性主导的讨论性的空间。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目前行动所打开的空间仍是有限的。比如，在中大对张鹏事件的官方回应中从未出现过「性骚扰」三个字，而是以「师风师德」这样的个体道德话语一概而论（这种描述也同样出现在我们与学院和学校的对话过程中）。又如，权力机制对此的反应更多在加强对学生的性安全防范教育，这种教育「受害者」的思维并未真正改变不平等的性别与权力格局。

去中心化的大联结

其次，作为一次由诸多学生自发参与的事件，中大#MeToo实现了一场去中心化却不失力量的大联结。

「这个反性骚扰小组是谁牵头的？你们为什么反应速度这么快？背后是不是有什么组织？」在与校方、院系协商的过程中，以上质问令我们哭笑不得。在这疑似肯定反性骚扰小组的行动速度与效果的背后，隐藏着官僚体制对于公民/学生运动根深蒂固的想象与成见——任何的「搞事」都有一个明确的核心领导人物/组织，而参与其中的学生往往是被利用、被煽动的。

科层制系统中常常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为何一群学生能如此热情、团结、高效地参与推动一个「事不关己」的社会议题？

#MeToo——无论是全球还是中国大陆——最重要的意义之一，正对这种固有想象的挑战与突破。

基于自身的性别身份与身体经验，行动者努力以同理心理解当事人的性别压迫经验，把从共情中获得的力量转化为行动，不分性别的「姐妹情谊」在相互共情中日渐生成。于是，有曾见证田野性骚扰的毕业生匿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文章，有遭受性骚扰的当事人联合举报，有中大学生自发建立反性骚扰小组、给学院寄送倡议信，有学生组队参加学校「十大提案」活动倡导机制建设，有校友建立「metooinSYSU」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并发起联署公开信，也有校友自发寄送建议信至校长办公室……参与行动的学子们有男有女，来自不同年级、不同院系，不少甚至素未谋面，但都关切此事并致力于推动高校性别平等教育与防范性骚扰机制建设，在没有明确的核心骨干的情况下自发地走到了一起。

具体从此次中大#MeToo事件而言，我们认为去中心化的格局形成的主要条件有三：

第一，国内女权行动派的长期深耕。尽管舆论管控日渐收紧，近年来活跃于全国的女权行动派们仍在线上社交媒体与线下公共空间中野蛮生长，开辟出愈发广阔的性别讨论空间，也培育出一批又一批有意推动性别平等的年轻行动者。在此次事件中，我们看到受益于女权主义和公众教育洗礼的中大学子积极地站了出来，成为推动中大#MeToo的一股强大力量。

第二，生于高校，我们这些行动者多受到人类学、社会学等人文社科的滋养，也继承自中山大学+多年来的性/别平等脉络。人文社科为我们带来了「社会性别」的视野，而《社会文化与多元性/别》公选课、《阴道独白》戏剧实践与一直茁壮生长的彩虹小组等发生于中山大学的性别议题实践，也许在台面上被剥夺了合法性，却始终有人在继承。

当事人、系友和校友在事件中纵使立场不同、行动风格不同，但都对性别议题较为敏感。曾有朋友问我：「是不是你们这种人文社科专业特别多性骚扰问题？」我想，当我们手里有了锤子的时候，看什么都像是钉子。与其质疑某个地方「钉子」太多，倒不如说是人文社科的专业训练使我们对这些议题更加敏感，赋予我们以行动的武器。正是因为有人文社科专业背景的长期滋养与源自中大性/别平等脉络的历史经验，正因为人类学引导我们认识和批判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和性别权力，我们才能积累勇气，站在公众面前接受审视。那些参与校内提案、校外联署发声、撰文梳理信息的行动者们，也多是这么集结在一起的。而在这其中，我们并没有一个处于中心位置的领导者。

第三，反性骚扰小组及其他行动者的性别构成（以女性为主），及受这一性别构成所影响的行动风格。这里的行动风格是指，受过女权主义洗礼、对自身的女性身份有所觉察、性格温和的我们，在过去两个月的行动中一直反复地自我批判、自我反思，甚至自我质疑。

我们努力同理事件各方（包括涉事教师）不同的立场与态度，尝试以温和却不失坚决的态度推进每一次大小行动，并尽力保证一切决定均经由伙伴们民主协商，避免让自己成为意见领袖。尽管小组成员中有男有女，我们仍戏称这是一种「姐妹情谊」。我们十分认可这一标签，并不是对「女性气质」的刻板印象，而是在女权主义的信念之下在行动中形成的切实友谊。

可以说，在内部组织上，我们便一直竭力去除中大#MeToo 运动中的「中心化」；在外部，则期待与接纳「去中心化」的连接。以姐妹为名，我们在行动中始终以女性（尤其是当事人）为主导核心；在面对纠结与矛盾时，我们时时不忘自我反思，给予彼此信任、支持以及同理心。

在实践中回应理论争辩

再者，在行动过程中，实践会赋予我们诠释和回应理论争辩的力量。多年以来，性权派和女权派在性骚扰议题上的争辩从未停止。如在中大#MeToo 发起后，中国人民大学的黄盈盈老师便发表了《“MeToo 高校反‘性骚扰’的社会学分析与对策建议》一文，对声势浩大的反性骚扰运动提出批评。其中，黄盈盈指出#MeToo 的出发点虽为为女性讨回公道、惩罚性侵犯者，其后果却是「强化女性的受害者位置，弱化女性的‘自主能力’，从长远来看并不能撼动性别不平等的结构」。

我们想与黄盈盈老师商榷的是：我们「认为这次行动恰恰很好地表明，即使是#MeToo 运动的框架内行动，也可以充分发挥女性的主体性。在是否举报张鹏、是否利用媒体力量倒逼事件处理等关键问题上，我们都首先以当事人的意愿作为行动的方向指引。同时，在我们发出的系内建议信、校友倡议信和后续推文中，都使「当事人」（但不知道什么原因，事件发生后采访的部分媒体拒绝引用我们这种说法）而非「受害者」来指代五名女性，以

淡化她们的「受害」属性。

实际上,在行动的全过程中充分尊重和发挥当事人的主体性,不仅仅是行动者应该注意的事情,当事人呈现的主体性反过来也会给予行动者力量。随着事件的发展,勇气与力量开始呈现在她们的一举一动当中:她们中有人剪了清爽的短发,发布朋友圈说「期待新的开始」;每次谈话中她们冷静而清醒的诉说,也都会令我们感到振奋,让我们看到行动的希望。与其说是我们的加入给了她们支持,倒不如说是她们的坚毅成全了我们的行动。

针对#MeToo运动和防范校园性骚扰的行動的另一側「提醒」是:不能照搬西方关于「性骚扰」的定义,在「性骚扰」的定义上要充分考虑我国的国情、世情和人情(颜良闻)。也就是说,在理解性骚扰和推进反性骚扰时,必须照顾「中国特色」,不能在「缺乏充分讨论的情况下」,「转向不加批判地学习美国及台湾等地的立法经验」(黄盈盈)。但事实上,仅从我所参与的这两个月行动来看,高校反性骚扰的「中国特色」是十分鲜明的。如果说当下缺乏对「性骚扰」的「充分讨论」,那么我们所正在做的,便恰恰是在推进相关讨论并积累中国本土的经验。

比如,在此次事件中,我们和当事人依然首先选择通过学校的纪律检查部门来推动解决事件:在寻求制度建设的途径中,既有的「师德师风」约束条例仍然是我们最重要的突破口。但在实践中,我们也发现了性骚扰事件的处理充分暴露出科层体制的弊端,也正因对这些弊端有所觉知,我们才讨论出推动独立的防范性骚扰机制的必要性。

「性骚扰」定义的模糊性:也是我们此次行动的最大纠结之一。这不是一个我们可以单方面、简单从字典或论文中取出那几行「定义」就可以用的概念——如果是,一切问题就都很简单了——在其背后,正是两种不同秩序的性别文化观如何对话的问题。更何况,具体情境的复杂性也为「性骚扰」的判定增添了重重困难。

倘若说与这个字系毫无关联的人们尚且可以不留情面地批判,那么对于在人类学系度过了四年时光的我们而言,要对曾教授过我们的老师的言行进行批判,无疑是更为艰难的。尤其是,如果实施性骚扰的教师本人无意为之,脑海里没有「性骚扰」的概念,只因缺乏性别平等意识和对自身权力的觉察而「犯错」,那么对于尚未达成共识的理念差异,怎样的处理才是合适的?我们之中谁又有权力去裁定「有意」和「无意」二者之间模糊的界限?

毕竟,在羞于谈论性议题的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教师,未必能时刻地、事无巨细地对自己言语、行动之中的「问题」有所察觉;而在同一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学生,也可能无法在每一个情境中都及时地找到恰当的语言表述自己的不适,给老师传递「不」的信号。如果不加分辨地一味批判与指责,那未免会滑入一种道德上的独裁。我们亦明白过分顾虑个体得失和人情利害将阻碍「行动」的力度。也因此,尽管为这些问题反复纠结,我们依旧「激进」地推进着行动的步调,力求在每一篇给学院、给学校、给公众的文字中「面面俱到」地传达我们对于性骚扰这一问题之复杂性的理解。

对于女权行动派推动反性骚扰建制的做法,也一直有声音「指控」其过于亲近国家、拥护权力,存在强化公权力对私人生活领域的管控的危险,认为这是太过幼稚和天真的做法。然而,对于实实在在生活在国家之中的我们而言,国家是一个无法避免的存在。并且,国家也从来不是个「高高在上」、「自在自为」的主体,反而是我们不断引申、不断杯葛、不断改

造的所在。比起另起炉灶，我们不得不试图「利用」既存的一切条件。如果当事人没有愿意踏出这一步，我们甚至连行动的第一步也无法踏出。

此外，毫无疑问的是，从四月第一篇推送发出到如今张鹏被停止任教资格、取消硕博导师资格、终止「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合同」，中大#MeToo 所取得的成果给了更多人以发声的勇气和信心，也串联起了更多愿意为公益挺身而出的自发行动者。犹记得五月初事情刚开始发酵之时，有师长苦口婆心地告诉我们形势之复杂、高校体制之「GDP至上」逻辑，「你们已经立该做了应该做的事，不要做超出你们能力范围的事」。可以说，尽管目前校方对张鹏事件的处理仍有诸多问题，这个阶段性成果仍是当时深陷纠结的我们所不敢想的。因为当时的我，不过是凭着一己良心，不愿冷眼旁观，而选择去做该做的事而已。时至今日，每当有人通过各种渠道找到我，与我分享TA们从中大#MeToo 中获得的力量、以及自身所经历的性骚扰和性别压迫时，我都无比庆幸我们在当时选择做了「应该做的事」，更庆幸于这次行动能让大家看到教师（哪怕是权高位重的教师）性骚扰被惩处的可能性，能给所有曾遭受性别压迫的人带来力量与希望。

势单力薄的我们无法脱离「中国特色」的社会现实，批判性论述的提出、实证研究的参与、与行动者的自反性，也都十分必要。但不论如何，行动一定是最重要的。因为只有不断地「行动」，只有直面「国家」甚至有技巧地参与「国家」，才能让更多结构上的受压迫者看到同盟、才能串联起更多自发的行动者，如此才能借助现有的条件开辟新的社会空间，拉出新的阵地（正如女权行动派们所一直努力的一样），打好葛兰西意义上的阵地战。惟如此，才是真诚面对当下「权力运作」和「社会现实」的「权力观」。这一点都不幼稚。

中大#MeToo 未竟之处

正如一位当事人所说的：「这不是结果，只是一个开始」。两个月以来的中大#MeToo 固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离我们期待达成的目标仍有不少的距离。

最重要的，在于校园防范性骚扰机制的建立仍是一片空白。在中大发布的《情况通报》中仅有对张鹏个人的处理结果，通报将性骚扰归咎于个体师德的缺失，对机制建立的事宜却只字未提。从行动最一开始，我们最大的共识便在于建立机制的必要性，这一机制应包含性别平等、反性骚扰的师生教育与性骚扰发生后的申诉处理机制两个部分。

之所以以机制建立为共识，在于我们认为，性骚扰的发生绝不仅仅是个体道德问题，而植根二性别与权力结构的不对等之中。倘若只关注对个人的处理，不但容易滑向对个体、对特定性别的道德审判，高校性骚扰问题亦难以得到根本上的解决。正因如此，高校在有能力也有责任去保护学生的情况下，不应该将被曝光的性骚扰事件定性为涉事人的「不当行为」导致的偶发事件，将高校自身职能缺陷抽身事外，只进行亡羊补牢式的处理。

并且，性骚扰事件不仅仅存在于师生之间，也不一定只是教师对学生的单向行为，如果仅将此纳入「师德师风」的等于无视其它情况的可能性。归根结底，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长期机制，优化校一环境，营造良好的氛围，才是治本之策。

另外，从更长远的角度而言，反性骚扰的目的不仅仅在反性骚扰，更在于真正意义上地改变社会上关于「性」的文化——这一点，包括中大在内的国内高校#MeToo 仍在艰难跋涉中。

目前，中大与其他各高校事件所促成的，仅仅是让性骚扰变得更加可见，让公众更加愿认可性骚扰对于当事人而言是一种切实的问题，也让「性」逐渐成为可以被言说、被认可、被正视和讨论的存在。公众不再扭扭捏捏地以「毛手毛脚」、「行为不检点」、「咸猪手」、「揩油」的说法来避讳，而是大方地说这是「性骚扰」，知道原来这是可以「say no」的事情；公众越来越多地了解「性骚扰」的内涵，知道它不仅局限于传统认知意义上的肢体层面；公众舆论也不再单一地「荡妇羞辱」，而是越来越多地矫正视线，不断重新审视「性骚扰」行为的责任主体。

但是，注意对当事人的隐私保护、避免对当事人的二次伤害，仍未成为社会公众的普遍意识；「性骚扰」诉讼的其案难、取证难、赔偿难的问题，参与「围观」的公众也未充分体会。即便是部分参与声援、积极调查其他施害嫌疑人的热心人士，也并未能时刻从当事人的视角出发，权衡诸如简单举报能否为当事人寻回公正，未经沟通引起的舆论波澜是否会给当事人带来更多压力等问题。而纠缠于性别、科层、权力、法律、人情的性骚扰问题，注定盘根错节，无法简单诉诸未就性骚扰问题展开充分讨论的现行法律。

权力机构在处理性骚扰事件时，也仍多将性骚扰视为男性对女性的、强者对弱者的伤害，因而在面对该问题时心痛「女学生受害」，未能跳出「保护主义」的窠臼。为了简单、快速地解决涉及多累关系的性骚扰问题，权力机构仍然将对性骚扰的想象限定于教师对学生单一方向的骚扰，在处理与预防上简单强调「男女有别」、「师生隔离」。且由于谈论性的环境仍未被完全打开，校方仍然遮遮掩掩地以「师风师德建设」之名处理涉事教师，不予「反性骚扰」以正名。

这些都说明，反性骚扰与性别平等之路仍然任重道远。换言之，中大#MeToo 的行动或许有些阶段节点上的「胜利」，但那些支撑我们开展此次行动的理念却没有得到充分主张。

我们希望用实践推动对性/别平权的讨论

张鹏事件暂告一段落，中大#MeToo 却有更长的路要走。回望过去两个多月，阶段性的「胜利」还是值得庆贺。毕竟，我们这群「天真的人类学学生」所思考的、纠结的、实践的，还是在轰轰烈烈的高校反性骚扰洪流中留下了些许痕迹，自身之努力实践社会科学之批判与实践精神，延续中山大学性/别平权脉络。

一路走来，有不少对于我们的行动过于温和或过于激进的质疑与批评，有不少对此事所勾连的权力系统内部斗争的「吃瓜式」分析，更有不少认为区区学生难以撬动权力的消极之声。形势固然复杂，但在我这个「涉世未深」的学生看来，与其被种种负面信息拖入无力的内耗深渊，还不如凭着「良心」和「冲劲」，切切实实地做点事情。毕竟，不去尝试，改变如何可能？

此外，这段时间以来，当事人们的坚毅，一直是我们行动的最大动力。如果不是她们勇敢地决意站出来，赤裸裸地向权力机关和公众剖开自己的伤痛，坚毅地面对各种不可控的舆论质疑与巨大的体制压力，现有的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怀着对她们的感激与敬意，我也真诚地期待她们的勇敢姿态能得到应有的尊重，期待性别平等载育与防范性骚扰机制早日出台和落实，让遭遇性骚扰的当事人们不必再借由「媒体审判」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方法来寻求公平、公正的处理。

四、米兔搅动社会

(一) 高校反骚扰倡议风潮 (2018.1-)

1. 高校校友、在校生公开联名致信母校要求建立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

最初的两封信

2018.1.2 来自西安外国语大学毕业生何息的第一封信

来源：截图
原文已 404

致西安外国语大学王军哲校长的一份公开信

王军哲校长您好

我是何息，是西安外国语大学性别平等促进协会的发起者之一，是一个女权主义者。我于 2017 年 6 月从西外毕业，但是我在毕业前一天向您提交过一份主题为建立校园性骚扰防范机制的文件，那是一份汇集了几乎所有专家学者的智慧——它是海内外超过 200 名专家学者因为厦门大学博导、教授吴春明性侵博士生事件而向教育部提出的。您当时肯定了它的意义和价值，并且表示会组织专家做评估。但是现在鉴于校园性骚扰形式越来越严峻，我在 2018 年 1 月 2 日向您第二次建议，建议您加快建立西安外国语大学校园性骚扰防范机制的步伐。

校园性骚扰在我们的每一个学校中都存在，不论我们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也不论我们是幼儿园还是大学生。

早先的新闻报道过幼儿园里保安在女童的下体中塞入多个硬币；在中字我们几乎每个人都听说过和老师“谈恋爱”的学生，而这个学生大多是女学生；《嘉年华》的票房惨淡，但它揭露出太多我们痛苦的事情；而在大字几乎每个字校都有一条“保研路”，一旦学生遭到性侵，那么学校通常会拿保研或是其他条件换取受害者（通常是女生）保持沉默，以保全学校声。而“保研路”发到现在早已经突破了那个固定的地点，也早已经突破了本科生的限制，它现在是校园性骚扰的代名词。

早先厦门大学吴春明迫使自己的女博士与自己发生性关系，为了消解对方的反抗他通常会以学位证、毕业证、论文发表、会议机会为要挟而通常受害者也会保持沉默。在本科时期我们尚且害怕自己的毕业证学位证不保，更何况博士？之前台湾有一部反映高校校园性侵的电影《不能说的夏天》，所有观看过的人会更能理解。

每年在我们的社交网站上总会有几件校园性骚扰甚至更为严重的身体侵犯事件，如 2017 年的北电阿廖沙事件。而就在昨天，2018 年 1 月 1 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已毕业博士罗茜茜实名举报自己的博士生导师陈小武对自己的性骚扰，这个性骚扰发生在 12 年前，而她之所以决定说出来是因为她看到有其他人说了出来。

从这个事件我们可以意识到这位长江学者对自己的学生——主要是女学生——实施性骚扰的时间持续之长、人数之多和影响之恶劣。我们还可以确定的是，远远不止一个陈小武。

12 年至今、那么多的受害人、全国各地都有案例持续不断的爆出，为什么至今他们依然如故？那么，为什么这些受害者不早点站出来说呢？——我们之前说过各校的保研路、以及我们各自所看重的东西被当作威胁我们就范的工具最重要的是，我们说出来了最终受者还是我们自己。毕竟在学校里和自己的学生结婚（主要是男老师和女学生）一向是被视为佳话而流传，男教授经常在女学生面前讲个黄段子，这也被认为是这个男老师有个性，有人间气。就算他被举报也不过是给他添加了一段“风流韵事”只当作饭后的谈资而传播。

那么受害者呢？社会一向在性方面双重标准，女性即使是因为受却依然要被舆论指指点点怀疑她的个人品行，因为很多人认为“一个巴掌拍不响”如果女人“正经”就不会受到性然后就会对她进行荡妇羞辱（简单的来讲就是认为女性根本没有性的权利，一旦未婚女性有性行为就是妇，就是不道德的，已婚女性如果不是和自己的丈夫发生性关系，那么她就是荡妇）。这些都是典型的谴责受害者，本质都是厌女。

但是在校园性骚扰中，很多人忘记了一件事——其中的一方通常拥有权力。就如前文所说那个人有决定权，他可以决定学生是否可以毕业，是否可以拿到机会。里面的受害者通常是直属他的字生，也就是说他们直接存在权力关系。这些教授动用自己的权力去逼迫受害者服从，也因为如此校园性骚扰及其隐秘，有时甚至就算是成了公开的秘密也不会有波澜发生。

男女平等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5 年 9 月 28 日召开的联合国妇女峰会上说推动性别平等是国家责任，也作出承诺要解决好性别歧视的问题，2017 年开始妇联也展开了性别平等进高校的行动。国家和社会都在致力消除性别歧视、推动性别平等，作为高校一份子的我们没有理由保持沉默。

而在校内性骚扰里展现出来的就是赤裸裸的性别歧视，对施害者的纵容、对受害者遭受的伤害的无视，是违背了国家的基本国策，更是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的。我们必须改变。

大学的宗旨和对学生的责任就决定它该首先开始改变，先不提在精神上引领学生让学生成为合格接班人，但是大学必须要首先保证学生在校期间的身心安全然后才有资格去谈论国家与民族。

作为一个学生，我希望所有的大学都能关注和正视校园性骚扰，因为这样我们学生才会有安全感。作为一个毕业的学生，我更希望西安外国语大学首先开始这件事，我们不要去论资排辈，更不要抓着“不敢为天下先”的想法徘徊不前，在这件事上，就该当仁不让。

我一直很想问至今毫无表示的大学，如果在大学期间学生因为学校的放任而受到这样的伤害

并且得不到任何来自学校的帮助,那么学生又该以怎样的心情去回想自己度过四年时光的大学?她又该怎么去面对这个大学?又该如何回馈这个大学?在很多大学抱怨自己的学生没有在功成名就的时候想到母校的时候,他们有没有想起自己当时是如何对待学生当初的需求的?

王军哲校长,自您上任后西外同学的需求被进一步的满足,但我认为校园性骚扰的问题不可忽视的更是需要加快速度解决的,我们如果不能对学生的一生负责,那至少得保证他们在校期间活的有尊严,不论他们出了社会后会是怎么样的生活方式,会有怎样的人生经历,起码我们可以保证在校期间是个美好的回忆。我一直以自己是西外毕业为傲,我相信很多人也是如此,因为她的开放与包容,因为她的人性化,因为她的温情。尤其是在不经意间知晓了其他的环境的时候。

王军哲校长,关注校园性骚扰并且去着手解决它是符合所有人的利益的,是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是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的举动,更是关爱学生,维护学生尊严的最好方式。我希望您找出上次我递交给您的相关文件,再次认真的研究让它们越早的推出,学生也会越早的受到保护,也会更好的感受到学校对自己的关爱。我相信这会是一个美好开始的开始。

这就是今天我表达对西安外国语大学的信任、自豪和爱的方式。

2017 年届西安外国语大学毕业生何息
2018 年 1 月 2 日

2018.1.4 北航陈小武举报人罗茜茜公开发起给北航的联名信

《给北航的联名信—请别辜负我们的勇气和期待》

来源: 微博@雪鸟-小懒人; 微信发布原文的账号已被封

链接:

<https://www.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192426335025367&infeed=1>

尊敬的北航校领导钧鉴:

2018 年 1 月 1 日,毕业生罗茜茜实名举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陈小武教授性骚扰女学生,迅速成为热点事件。这一次打破沉默、实名举报,罗茜茜积累了 12 年的勇气,而其他受陈小武性骚扰的女生也承受着学业、事业、家庭被影响的风险。但是,她们义无反顾地举报了,只为内心对北航的深爱,希望还北航一个健康向上的校园风气。

校园性骚扰不是偶发性的低概率事件。

2014 年的某著名高等学府“性侵门”事件之后,西华师范大学李佳源副教授对四川、安徽两所高校 129 名女研究生进行性骚扰调查,发现 32.56%的女研究生遭受过性骚扰。

2017 年,广州性别教育中心将 6592 份《中国大学在校和毕业生遭遇性骚扰状况调查》的结果公之于众,调查结果显示有近 7 成的受访者经历过不同程度的性骚扰。其中女性遭遇性骚扰的比例为 75%, 9 成的性骚扰的实施者为男性。

调查还向全国 113 所 211 高校寄送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询问了各高校是否接到关于性骚扰的投诉和举报、校园是否有防治性骚扰的培训教育和处理机制。收到的回复发现, 全国至今无一所高校有专门处理性骚扰的部门或流程。

反性骚扰机制和信任空间的缺失, 这是校园性骚扰层出不穷的最根本原因, 这也是我们为何联名写这封信的原因。

何为性骚扰? 如何在性骚扰发生前对潜在骚扰者构成震慑力? 如何对骚扰者勇敢说 NO? 被性骚扰后如何走出伤害? 我们广大学子需要普及这些知识。

因此, 我们联名恳请学校在对举报学生身份保密的前提下, 尽快对陈小武展开调查并将调查结果公布于众; 并且推出有效的校园性骚扰防范机制。

我们希望:

- 1、学校出台预防性骚扰的教师行为准则, 明示教师不应与有直接权力关系的学生发生性和亲密、浪漫关系, 否则视情况给予处分或调离教学岗位;
- 2、每学期定期开设反性骚扰相关讲座、课程, 从预防和应对等方面分别向教师和学生开展培训;
- 3、每学期定期开展网上校园性骚扰培训和测试, 可以让学生对性骚扰、抑郁、焦虑等情况进行在线匿名反馈;
- 4、设立由学校领导、行业专家、法律人士组成的教职员与学生平等权益机构, 建立性骚扰举报、申诉、调查、问责和惩戒机制, 负责专门机构处理师生性骚扰举报和投诉, 并且加大监督力度, 保障畅通的举报、投诉渠道, 对性骚扰受害者提供有效帮助;
- 5、设立心理疏导办公室, 引进相应的疏导项目;
- 6、明确性骚扰行为的投诉受理部门负责人。

我们相信, 校园性骚扰不是“生活作风”小事, 更不是个人私事, 是教育的“心灵之殇”。我们知道, 北航有严明的师德考核监管体系, 但是, 建立科学的性骚扰防范与应对机制, 是事关教师职业伦理的公共事务, 是保障教育公平、防止权力滥用、保障员工与学生权益、制止性别歧视的必要手段。我们希望能以这次事件为契机, 出台相关政策、建立相应制度, 保障北航能够有一个风清气正的工作、教学和生活环境。

我们期待, 北航能够率先出台校园性骚扰防范与应对机制。

北航, 请别辜负我们的勇气和期待。我们将更以北航为荣。

北航学子上

2018年1月4日

联署人：

罗茜茜 6系2004级

(请广大支持者进入 <http://lxi.me/crbe8> 联署姓名，感谢你的支持和参与)

张累累发起#万人实名致信母校反性骚扰#活动

【编注：2018.1.6日，女权主义者张累累发起#万人实名致信母校反性骚扰#活动，号召大家给母校写信，推动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在校园落地。该文发出后很快被屏蔽。网络备份也找不到，目前只能找到如下截图一张】



发起高校与参与人数粗略统计

【编者注：下图为中国米兔志编辑组制作，数据来源为：网络备份截图，留存的相关文章报道，张累累等制作的统计表，新媒体女性“61所大学汇总表”。2018年以来，共有77所高校学生/毕业生发起公开联署信，估计13301人参与联署，呼吁建议母校建立性骚扰防治机制。该风潮自兴起以来，就受到了全方位的网络审查、删帖。由于网络审查的原因，许多当时的文章内容都已不可看，网络备份内容较为碎片，搜集到的信息较为滞后、也不完整。因此，该表中对于参与致信学校统计或许并不完整；多所学校的联名人数并非准确数字，但是应当接近于准确数字；学校回应信息或许过时，并非最新进展。】

中国米兔志 (2018.1-2019.7)

序号	发起日期	学校名称	文章名称	联署人数	学校回应情况
1	1月2日	西安外国语大学	1.2 《致西安外国语大学王军哲校长的一份公开信》 1.4 《建立预防校园性骚扰机制,让西安外国语大学变得更好》 1.7 《就算是以卵击石又怎样?性骚扰我们一定要反》 1.10 《西安外国语:进展 信件已经被XISU校长办公室签收》	200	校方已签收,暂无
2	1月4日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4 《给北航的联名信—请别辜负我们的勇气和期待》	3204	
3	1月5日	北京师范大学	1.5 《北师大,希望你不要辜负我们的勇气和期待》 1.7 重发《MeToo 北师大,希望你不要辜负我们的勇气和期待》	60	
4		南华大学	1.4 《南华大学校友李雨泉实名建议建立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的公开信》 1.16 《校长,邮箱没回复,我把建议信寄到学校了》	44	无回应
5	1月6日	北京邮电大学	1.6 《北京邮电大学校友常立实名建议母校建立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的公开信》	126	
6		中山大学	1.6 《中大人,发声不停》 1.9 《中大人发声之后 建议信已发校长信箱》 1.13 《中大,请停止你的冷漠 建议信被拒收》 1.16 《中大,请务必直面校园性骚扰 中大学子致母校》	195	建议信被拒收
7		西安培华学院	1.6 《西安培华学院大学校友宋逸飞实名要求建立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的公开信》	20	
8		南京师范大学	《南京师范大学校友张雨欣实名要求建立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的公开信》	8	辅导员回应:向学院和学校进行了反应,我相信学院也会做出相应的回应。
9		山东大学	1.6 《山东大学校友吕须实名要求建立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的公开信》	1	
10		湖北大学	1.6 《湖北大学校友宋小雨实名要求建立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的公开信》	1	
11		浙江大学	1.6 《浙江大学学生实名要求建立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的公开信》 1.18 《浙江大学校友雷闻实名呼吁建立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的公开信》	9	
12		长安大学	1.6 《校友李婷婷的实名呼吁长安大学建立防止性骚扰机制》	1	
13		西南大学	1.6 《致西南大学 实名建议母校建立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的公开信》	100	
14		东北师范大学		7	
15		华中师范大学	1.6 《华中师范大学校友来信 校园反性骚扰,华大因你而美好》	3	
16		西北大学	1.8 《西北大学校友实名致西北大学郭立宏校长的公开信》	1	
17		大连外国语大学	1.7 《校长请我们喝茶,谈如何防治校园性骚扰》 1.9 《大连外国语大学 联署第三天,学校作出了这样的回复》	16	大连外国语大学回复已在起草防治性骚扰制度,并且学生的“五个一”建议已经写进了草案中。
18	1月7日	汕头大学	1.7 《给母校汕头大学的公开信:为了那些可能正在默默忍受的学生》	200	
19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1.9 《给母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公开信:为了建设更美好的未来》 1.1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实名致信管理部门呼吁建立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	80	
20		陕西师范大学		15	
21		上海交通大学		36	校长回复:谢谢你们关心校园文明建设,我立即转给学校有关部门,请他们研究采纳。
22		天津商业大学	1.7 《天商人请发声,实名呼吁母校建立反性骚扰机制》		
23		滁州学院	1.7 《滁州学院朱鑫明实名要求建立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的公开信》	7	
24	1月8日	北京大学	1.8 《联名信 北京大学学生实名要求建立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的公开信》 1.8 《北大联名信——我们不再选择沉默》 1.9 《181个联名!北大人:我们为什么要参与联名或者支持?》 3.8 《妇女节,最好的庆祝是发声 北京大学学生遭遇性骚扰状况调查报告》	270	校长信箱表示已关注到此事,强调北京大学对师德师风建设的重视和对性骚扰的坚决反对。
25		武汉大学	1.8 《武汉大学,是时候站出来了》 1.11 《被删重发 武汉大学,是时候站出来了!》	549	
26		北京语言大学	1.8 《北语:防止性骚扰,北语请行动》 1.14 《北语,你愿意为我们点亮烟火吗?》 1.15 《北语:校办老师回复了》	88	已发至校长信箱并面交给校办一位老师,暂无官方回复。
27		鲁迅美术学院		1	
28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1.8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校友王鹏飞实名呼吁西电建立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	42	
29		复旦大学		378	
30		中国传媒大学	1.8 《中国传媒大学校友实名提议建立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的公开信》	29	
31	1月9日	厦门大学	1.9 《#MeToo 厦门大学学生&校友致校长建议信》《厦大吓不大!》	256	
32		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	1.9 《在UIC,怎样才能有勇气说#MeToo》 1.11 《这个排行榜中,UIC终于排在了全国前列!但我们要做的还有很多...》	1	建议信推送当日学生事务处来电,次日与两位老师进行面聊沟通。UIC此前已有性骚扰举报制度,主要针对教职员工进行宣传培训。
33		华南理工大学	1.9 《华南理工大学校友梁晓雯实名建议母校建立反性骚扰机制》	100	
34		四川大学		300	
35		清华大学	1.9 《清华大学学生、校友关于建立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的建议信》	400	学校通过非官方途径表示收到信件,并表示学校有相关处理投诉的机制。目前尚无正式回复。
36		中央美术学院	1.9 《中央美术学院 中央美术学院校友实名要求建立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	4	
37		重庆大学	1.9 《重庆大学校友周志蓉实名要求建立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的公开信》	115	
38		沈阳农业大学	1.9 《沈阳农业大学校友实名提议建立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的公开信》	60	
39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9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友郑燕实名致信校长呼吁建立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	8	
40		福州大学	1.9 《福州大学校友要求建立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的联名公开信》	208	
41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1.9 《广外校友实名要求建立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的公开信》	159	辅导员回复:同性态分子又来搞事
42		华南师范大学	1.9 《实名呼吁华南师范大学建立校园反性骚扰机制》	265	
43		云南大学	1.9 《#Me Too 云大来了》	20	
44		北京林业大学	1.9 《#Me Too 关于“建立学校反性侵犯机制”的倡议书》 1.14 《#Me Too 北林学生“建立校园反性侵犯机制倡议书”进展情况说明》	46	团委说明了学校目前再防治性骚扰方面已经和正在做的工作,表达了校方对性骚扰的严肃处理态度。

45	1月10日	辽宁师范大学	1.10 《辽宁师范大学校友郑燕实名致母校呼吁建立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 1.13 《#MeToo 实名呼吁辽宁师范大学建立校园反性骚扰机制》	15	
46		大连理工大学	1.10 《大连理工大学 校友陈红伟实名呼吁母校建立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	110	
47		合肥工业大学	1.10 《合肥工业大学学生、校友提议建立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的公开信》 1.15 《合肥工业大学校长信箱的回信》	1	
48		信阳师范学院	1.10 《信阳师范学院校友实名要求建立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的公开信》	23	校长办公室表示会将有关建议提交到校领导和相关部门研究。
49		广东工业大学	1.10 《#Me Too 广东工业大学校友关于“建立学校反性侵犯机制”的倡议信》	220	
50		西北政法大学	1.10 《#Me Too 实名呼吁西北政法大学建立校园反性骚扰机制》	1	
51		山东财经大学	1.10 《迟来的Me Too 实名呼吁山东财经大学建立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	350	
52		江汉大学	1.10 《江汉大学 校友实名呼吁建立性骚扰防治机制》		
53		广州大学	1.10 《广大青年，这有封寄给校长的公开信，你一块儿吗？》	56	
54		海南大学	1.10 《海南大学校友实名要求建立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的公开信》 1.10 《咸猪手、飞车狗，你看海大有没有》 1.11 《关于性骚扰，来自海岛的声音》	300	
55	1月11日	浙江师范大学	1.11 《浙江师范大学校友请求建立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的倡议书》	200	
56		江汉大学文理学院	1.11 《江汉大学文理学院校友实名要求建立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的公开信》	15	
57		湖南女子学院	1.11 《关于在湖南女子学院建立防治性骚扰的机制的倡议书》		
58		江西师范大学	1.11 《江西师范大学校友请求建立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的公开信》	353	
59		深圳大学	1.11 《Me Too 深圳大学校友实名呼吁“建立学校防治性骚扰机制”的倡议书》	141	
60	1月12日	广东医科大学	1.12 《广东医人，这儿有一封寄给校长的公开信，一起吗？》	21	
61		广东财经大学	1.12 《广东财经大学校友实名要求建立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的公开信》	900	
62		华中农业大学		40	
63		中国海洋大学	1.12 《中国海洋大学学生实名要求建立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的公开信》	287	
64		江南大学	1.12 《希望江南大学可以因为这封联名信变得更好 #MeToo》	20	
65		北京科技大学	1.12 《防治性骚扰，北科人的公开信》		
66		对外经贸大学	1.12 《要求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建立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的公开信》	20	
67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1.12 《这一次，嘉庚人一起说#MeToo》		
68	1月14日	东北财经大学	1.14 《东北财经大学校友实名要求建立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的公开信》	27	
69		北京电影学院	1.14 《北京电影学院学生、校友关于建立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的建议信》	82	
70		中国政法大学	1.14 《呼吁中国政法大学建立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的联署》	839	
71		北京理工大学	1.14 《北京理工大学校友关于建立学校性骚扰防治制度的建议信》		
72	1月15日	西南交通大学	1.15 《西南交通大学校友联名要求建立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的公开信》	250	无回应
73		南京大学	1.15 南大学生组织“南声汇”率先发布要求建立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的公开联署信。 1.16 《南京大学校友、学生实名请求建立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的公开信》	157+409	校长回复邮件，表示已经让有关部门研究方案，认为保护好学生是最大的事情，并感谢大家的关注。
74	1月18日	南开大学	1.18 《收集建议和签名-南开大学校友、学生实名请求建立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的公开信》	400左右	校领导与学院领导态度积极，并积极与公开信发起人取得联系
75		同济大学		431	
76		南昌大学			
77		人民大学	4.14 《就关于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的提案发起的征集》		
Total				13301左右	

致信反骚扰倡议个案

2018.1.8 上海交大校友草拟性骚扰防治规范建议稿

《上海交通大学校友实名倡议建立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的公开信》

作者：侯艳

原文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374106f0102x5I9.html

林忠钦校长：

您好。

我是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本科 2001 级和硕士 2005 级校友侯艳，一直比较关注性别平等议题。近期一系列高校性骚扰事件引起了公众和媒体的广泛关注，其中包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已毕业的博士罗茜茜实名举报其博士生导师陈小武长期性骚扰多名女学生，但由于缺乏相关防范机制等原因，学生处于老师的权力胁迫之下常常无处申诉，有时即使站出来也得不到公义。

根据媒体 NGOCN 的统计，从 2014 年到 2017 年四年内曝出的 13 起高校教师性骚扰事件，1/3 查无后续。中国高校性骚扰事件的频发也令人震惊。广州性别教育中心在 2017 年 4 月发布的一项《中国大学生在校和毕业生遭遇性骚扰状况调查》表明，75% 的女生遭遇过性骚扰。

罗茜茜等人的遭遇促使北航、厦门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山东大学等多所高校的校友发出实名公开信，倡议母校做出改变。1927 年交大就开始招收第一批女生，轰动一时，为中国性别平等实业做出了卓越贡献，我希望母校也能在全国率先建立防治性骚扰的机制，提高教职员工和学生防治性骚扰的意识，完善调查、处理、保密、等方面的制度，为学校教职员工和学生提供一个安全、公正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为国内高校做出表率。

以下是建议的初步制度文本，供交大建立相关细则规定和处理流程时参考。

敬祝教安

侯艳

2018 年 1 月 8 日

联署人：(略)

参与联署链接（同时欢迎其他高校校友参与）：<http://lxi.me/p5b0t>

上海交通大学性骚扰防治规范建议稿

第一条（制定目的及依据）为了给学生和教职工营造一个远离性骚扰的学术和工作环境，学校特制定本规范，目的是在教职员工和学生中，培养有关性别平等及促进互相尊重方面的公平正义的理念。

性骚扰损害个人尊严，妨碍就业和教育机会平等，更阻碍学术探索自由的平等获取。性骚扰是学校履行学术，研究，教育以及社会服务使命的障碍，学校将对任何形式的歧视、骚扰和权力滥用零容忍；并将采取一切必需的行动，消除及防止、杜绝在校园内发生任何歧视或骚扰的行为。

学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性骚扰的定义及表现形式）性骚扰是指违背他人意愿，以肢体行为、语言、文字、音像、电子信息等方式实施的与性有关的侵权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性骚扰：

（一）不受欢迎的性表达。涉及性的或“黄色”笑话，对身体特征的评价，在性行为 and 性能力方面散播谣言或评论别人，在其他人的面前谈论某人的性行为，展示或散布色情涂鸦，图片或文字材料。不受欢迎的性表达可以通过个人、文字、电子设备（邮件，短信，博客，网页等），或其它手段产生；

(二) 不受欢迎的个人关注。通过信件、电话、拜访或者跟踪等形式进行性要求、不必要的私人互动、或带有明显的却不受欢迎的性/浪漫意图的约会邀约;

(三) 不受欢迎的身体接近或性接近。包括触碰、拥抱、亲吻、抚摸、在别人面前爱抚自己、性侵害、性交、或其它性行为;

(四) 其他可认定为性骚扰的行为。

第三条 (性骚扰的判定标准) 判定性骚扰的关键标准是以下两条之任一条:

(一) 交换型性骚扰: 对当事人实施与性有关的上述行为, 并明示与暗示当事人是否合作, 会作为其得到雇用、教育和参与学校活动的机会之条件, 或当事人因此会在事业发展或学业成绩方面得到好处;

(二) 敌意环境型性骚扰: 在工作和学习环境中, 对当事人实施与性有关的上述行为, 造成敌意性、胁迫性或冒犯性的工作和学习环境的。

第四条 (恶意虚假举报) 个人恶意发起基于本政策的虚假投诉将要受到学校纪律处分。

第五条 (提出投诉) 个人可就疑似性骚扰的行为, 通过联系以下任何学校领导向校方提出投诉: 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院长办公室, 系主任或其他院系领导, 对应的人事部门, 辅导员, 研究生院院长办公室, 以及保卫科等。

第六条 (工作机构) 学校致力消除及防止性骚扰, 特别成立“性别平等工作小组”, 提高全校教职员和学生预防性骚扰的意识, 并与各院系、单位对接, 处理相关投诉。

学校清楚表明对防止性骚扰的立场, 并设立适当的处理程序, 列明处理性骚扰的指控或投诉的途径, 以及相关处罚和补救措施。

第七条 (保密咨询) 在提出性骚扰投诉之前, 个人可以通过学生工作部门或学校心理咨询中心寻求协助。提供给这些办公室的所有信息都将遵照法律和学校政策给予保密; 在当事人没有决定向校方投诉前, 这些信息不被作为向校方投诉的内容。如当事人决定提出投诉, 咨询内容可以成为证据之一。

第八条 (工作小组构成) “性别平等工作小组”负责处理教职员或学生的性骚扰事件的调停及调查投诉等工作。该小组常规工作由 3 名专责委员承担, 其中女性委员不少于 2 名, 至少一名妇女权益或性别研究专家, 至少一名校外人士。

专责委员之外, 面对较复杂和严重的事件, 可以组成任务型的委员会, 由来自多部门的 9 名成员组成: 包括校纪委、相关院系教授委员会、学生会或研究生会代表、来自校外的妇女权益或性别研究专家。委员会成员为 9 名, 女性成员不少于 5 名, 男性成员不少于 3 名, 校外成员不少于 3 名。如投诉人和被投诉人都是学生, 则可增加小组的学生比例到 5 名。

第九条 (报告制度) 委员会的工作直接向一名相关分管 (分管教师、行政、学校生或研究生) 副校长负责和报告。

第十条 (被投诉人涉及校级领导) 如果被投诉人是校级领导, 投诉人可以直接向国家教育部纪检或监察部门投诉。

第十一条 (调查程序) 如投诉人只愿以调停方式解决问题, 不需要作出书面投诉; 如在调停过程中达成和解, 双方可订立和解协议, 记录和解的条款, 并由学校作为见证方, 加盖其公章。

投诉人要求学校对投诉展开调查, 则必须提交书面投诉。对投诉展开调查时, 须先成立“调查小组”, “调查小组”须在特定时限内向“性别平等工作小组”三位专责委员提交调查报告。报告列出相关事实与证据, 由专责委员投票作出最后裁决。

第十二条 (结果裁决) 一般情况下, 专责委员的裁决为最终裁决;

召集人须向分管副校长呈交包括事实裁决和纠正措施建议在内的最后报告; 副校长在审核报告后, 须以书面形式通知投诉人及被投诉人裁决结果;

投诉人或被投诉人对裁决不满, 有权向校长提出申诉;

校长可以在接到申诉之后, 召集性别平等工作小组全体委员以及投诉人和被投诉人再进行一次事实补充、陈述和投票裁决。这将是校方最终裁决。

第十三条 (纠正措施) 纠正措施包括: 发出禁止重复或继续骚扰或报复行为的要求, 训诫谈话, 通报批评, 撤销奖金, 调职, 停职, 以及撤职或解聘。

处罚的严厉程度根据侵犯行为的次数和严重度, 以及过往歧视和报复行为而定。

第十四条 (反报复措施) 学校采取适当措施确保针对性骚扰行为提出可靠举报或申诉, 参与了性骚扰行为投诉的调停或正式调查、或进行作证的个人不会遭到报复;

如果性骚扰行为已被证实, 必须作出相应的安排, 保证性骚扰投诉者以及相关证人在学校学习和工作期间, 其所有业绩、成绩评估工作不再受加害人影响;

学校支持认为自己因举报性骚扰受到报复的个人按照性骚扰投诉程序向学校提起投诉, 或者提起法律诉讼;

对投诉方和证人进行报复的加害者, 将加重处罚, 最严重处罚是解聘并将记入个人人事档案;

学校将采取适当措施, 确保被投诉方不受不实指控影响, 受到公正对待, 在调查结果出来之前, 对相关事实保密处理;

如有任何教职员或学生提出虚假的投诉, 或在任何调停或投诉过程中故意提供虚假资料, 学

校对此保留采取纪律处分权利。

第十五条 (相关法律程序) 学校鼓励经历或见证性骚扰的人出来反映问题, 同时寻求校内帮助。除了走校内政策的程序外 (或者放弃走校内政策的程序), 个人还有权针对性骚扰行为提出法律赔偿。学校内部的任何程序并不影响投诉人直接向警方投诉的权利, 也不影响投诉人向法院提出民事诉讼的权利;

当指控可能涉及刑事犯罪, 学校应当及时把事件交由警方处理;

假如该性骚扰投诉正由执法机构进行刑事调查或在法院进行刑事或民事诉讼, 学校可以暂停有关调停或调查的工作。假如该项刑事调查或民事诉讼已被放弃、中断或已完成, 或在刑事或民事诉讼停止或完成后, 小组可恢复调停或调查的程序。从校园管理规范上, 对实施相关不当行为的人作出人事上和纪律上的适当处分。

第十六条 (校方提供的其他援助) 当性骚扰行为并没有足够证据证实, 不能对被投诉者进行处罚; 如有理由相信投诉者没有作出不实投诉, 校方可酌情考虑投诉者调换工作岗位或调换班级、院系和更换导师的要求; 在调查进行过程中, 也可以考虑投诉者的分隔要求, 对弱势一方作出相应安排。

对于在本校发生、或针对本校学生和教职员工发生的性骚扰, 当被投诉者不属于本校教职员工或学生时, 校方将代表投诉者向对方单位提出投诉, 并基于保护学生和教职员工的立场, 协调相关事件的解决。

第十七条 (对于教职员工与学生恋爱关系的立场) 本校认为, 当该教职员工执行教学、指导、训练、评鉴、管理、辅导或提供学生工作机会时, 对该学生的学术表现和职业前途负有职业责任、或者掌握评价权力时, 即便双方自愿, 也违反了基本的职业伦理。

本校建议与学生存在恋爱关系的教职员工在第一时间将相关信息与该学生一起对性别平等工作小组报备, 并配合院系方面进行主动利益回避, 调整自身工作状态至不对该生负有指导和评鉴责任。

在指控性骚扰的事件中, 如果事实证明这段关系里存在专业上的教师和学生, 职工和学生, 以及上级和下级的权力不平等, 校方对教职员工关于亲密关系建立在自愿基础上的辩护不予支持。

第十八条 (预防与教育) 学校致力于预防与减少学生和教职员工的性骚扰事件。基于这个目的, 本政策在学校官网上公布。

人事部门在新员工入职时进行性骚扰防治教育, 在劳动合同中加入反性骚扰条款: 单位保护员工免受性骚扰, 声明相关制度与求助途径; 在员工手册和劳动合同中, 实施性骚扰作为立即解雇的条件。

学校会在各个院系和部门培训执行相关政策和进行调查的员工。

关于性骚扰和本政策的信息刊印在发放给新到学生，教职员工的指导手册上。

学校鼓励各个学生和教工社团申请各种宣传教育项目资助，告知学生和教职工如何发现性骚扰、性别歧视以及其引起的问题，如何通过相关途径制止和举报性骚扰。

第十九条 本规范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 教职员工，是指学校以各种聘用方式聘用的从事专任、客座、兼任等教学科研人员；以及教学之外工作的职员，包括校医院医生、机关工作人员、后勤工作人员等。

(二) 学生，是指具有学籍的全日制大学生和研究生、接受进修、成人教育者以及交换学生。

第二十条 对与性骚扰定义有关的补充说明：

(一)根据国际通行的定义，尽管性骚扰的加害人主要为男性，受害人主要为女性，但性骚扰可能发生在同性之间，男性可能成为受害者，女性也可能成为加害人，因此，学校的政策对两性实施平等保护。

(二) 本政策适用于故意行为，同时还适用于即使无意，却引起严重不良后果的行为。性骚扰行为未必针对具体某人，而可能影响不确定的很多人。如果某一与性相关的行为足够严重，持续或普遍，并对师生的学术表现、教育表现、工作表现，或校园参与及日常生活等造成不良影响，此行为即构成性骚扰投诉的基础。

(三) 性骚扰在一方比对方拥有实质上的权力或明显的权威时最常发生，但也会在学校处于同等地位的个体之间发生。同样，实施性骚扰的一方也有可能并不拥有比对方高的权威，例如教授有可能被学生性骚扰，被管理者也有可能性骚扰管理者。

(四) 被指控为性骚扰的行为将在考虑特定环境的整体状况下被评估，相关因素包括性质、频率、程度、地点、语境，以及行为的持续时间。

(五) 虽然重复发生的事件、针对多人的行为，通常可以为性骚扰提供更有力的证明，但一次严重的事件，也已经足够充分。

(六) 由于性别歧视和性骚扰的相关性，对于造成较大影响或严重后果的性别歧视和性取向歧视言论，尽管不是针对具体个人的性骚扰，学校也可以应相关人的请求启动调查和处理。

2018.1.11 北师大港浸大积极沟通，已有反骚扰机制

《这个排行榜中，UIC 终于排在了全国前列！但我们要做的还有很多…》

作者：姚雨彤

来源：游木堂

原文链接：

<https://xw.qq.com/cmsid/20180111G06HRM?from=singlemessage>

根据【女权之声】4月13日发布的文章：《全国无一所高校有性骚扰专门处理部门或流程！性骚扰是中国校园的无解题吗？》，文中提出了关于高校建立性骚扰专门处理部门及流程的紧迫性及必要性；

北航陈小武事件发生，阅读过这篇文章，我花了三个小时写下《在 UIC，怎样才能有勇气说 #Metoo》一文，昨日凌晨 1:19 点击了发送。

昨日 9:30，我刚醒来，抓起手机浏览信息，发现相熟的两位老师给我发送了 UIC 递交性骚扰举报流程 (Procedures of handling sexual harassment Complaint) 的网页链接，并告诉我，这些内容在 UIC 的员工手册中占有很大比重。

昨日下午 17:20，我接到学生事务处的电话，约我与 UIC 人力资源管理处处长刘昕老师及学生事务处总监黄匡忠老师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

今天中午 12:30，我与两位老师在 MCP center 见面，对这一问题进行沟通了解。

事情进展之顺利出乎我的意料。感谢每一位转发关注的同学，也感谢校方积极沟通的态度，我非常庆幸：在建立处理性骚扰流程及专门处理部门方面，UIC 终于走在了全国高校的最前列！

// 条例中都说了些什么？ //

条例共有七条，分别阐述了该条例的适用范围，性骚扰的定义，举报性骚扰事件的递交流程及跟进方法（分为 formal 与 informal 两部分，formal 的部分有关于专门工作委员会的人员组成介绍），保密性，对于举报人的保护以及诬告的后果。

其中，要给 UICer 们划重点的就是关于性骚扰的定义以及具体的举报流程及跟进方法。

3. Definition

A person sexually harasses another person if

3.1 The pers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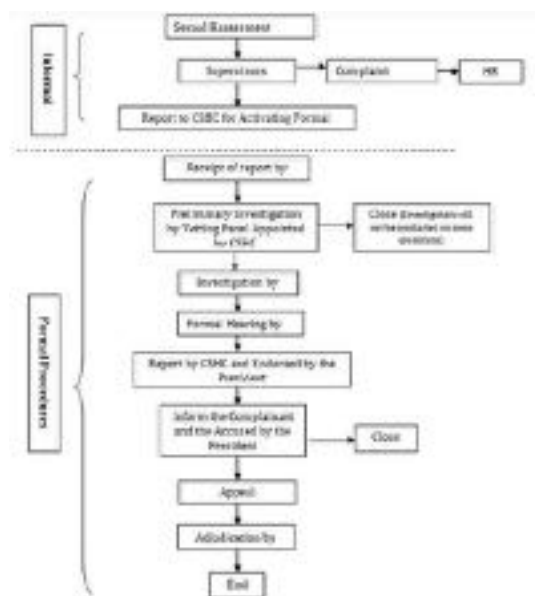
3.1.1 Makes an unwelcome sexual advance, or an unwelcome request for sexual favors, to the other person; or

3.1.2 Engages in other unwelcome conduct of a sexual nature in relation to the other person (including making a statement of a sexual nature to that person, whether the statement is made orally or in writing), in circumstances in which a reasonable person, having regard to all the circumstances, would have anticipated that the other person would be offended, humiliated or intimidated; or

3.1.3 Engage in a conduct that contravenes Article 25 of Measures of Guangdong Provinc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Protection Women's Rights and Interests.

3.2 The person, alone or together with other persons, engages in conduct of a sexual

条例节选



具体举报流程示意图，正文有更加详细的关于每一步的具体处理措施

第四条中，我们也可以读到性骚扰处理委员会 (Committee for Sexual Harassment Complaint) 的具体人员构成以及工作方法。其中，值得注意的两点为：性骚扰处理委员会直接向校长汇报工作进展；考虑到大多数性骚扰案件的受害者为女性，所以委员会超过一半的成员为女性。

// 现有的条例中的问题，我与两位老师沟通的重点 //

当得到这一消息之后，我立马在自己的朋友圈中更新了信息；在那之后，许多同学在转发的时候也细心地附上了我 po 出来的制度链接；



也出现了小小的误会…我朋友圈当中的我都纠正过了

然而，在仔细阅读过该条例之后，有几个疑问在我的心中挥之不去：

1、为什么只有教职工知道这一条例的存在，学生对此并不知情？如果真的有性骚扰事件发生，是否会导致教职工在掌握了解制度之后处于更加优势的地位？

而且，现在我发出的制度链接是认识的老师用自己的 IP 登录发给我的；而当我自己想要在官网上查找相关制度时，网页中是这样的界面：



而如果我想要在官网上查找其他相关规章制度，如 UIC 学生违纪处分条例时，则是无需登录就可以看到的。

2.制度中并没有关于委员会如何处理性骚扰案件的条例。如果不将性骚扰的后果写进条例，是否对性骚扰者没有威慑力？

3. 很多人对于性骚扰的界定不同，UIC 由于特殊的环境，也存在中外文化差异的问题。另外，如果双方都愿意的话，该行为是否构成性骚扰？因此，我们在接受举报的过程中，要如何界定某一行为是否属于性骚扰？

4.校园范围内，对于性骚扰概念的普及以及制度普及是否到位？推文发出之后，许多同学质疑，学校已经有该制度，是否还有写这封信的必要；然而，情况是绝大部分同学不知道该制度的存在，甚至部分员工也对此不清晰。如果人们不知道一个制度的存在，更何谈去利用它保护自己呢？学校是否需要加强对于该制度的普及？

// 愉快的对话 //

今天中午，我与人力资源处处长刘昕老师与学生事务总监黄匡忠教授在 MCP center 进行了沟通交流；两位老师对现行的举报性骚扰制度以及我提出的几点疑惑进行了介绍和解答：

1、现行的举报性骚扰制度建立于 2013 年甚至更早。性骚扰处理委员会的前身是师生关系委员会，下属 SECO 高级行政委员会 (senior executive committee)；后增设性骚扰处理委员会，直接对校长负责。

2、该制度没有对学生及公众公开，主要考量为担心恶化师生关系或引起不必要的恐慌。如果在制度出台之初即对外宣传，也很容易给外界留下 UIC 师生之间存在问题的刻板印象。

人力资源处的网站除做招聘之用的内容之外，其他的仅供内部员工交流之用。因此，只有学校的内网才可以查看到该内容。如果学生想要登录内网，可以通过学校的电脑；如果仅仅是连接学校 wifi 的话，可能依然是看不到的（手动@ITSC，求解答）

因此，该制度出台之后，校方主要对教职员工进行宣传培训；UIC 的员工手册中有关于这一

制度的介绍。如果学生中有发生性骚扰相关事件，寻求任何一名老师的帮助，老师都会向该学生介绍该制度并帮助学生投诉。

3、性骚扰的界定主要取决于举报人的感受。因为每一个人对于性骚扰的界定不同，所以无论是涉及到文化差异还是恋爱关系，都以举报人的感受为主。

据黄匡忠教授介绍，他在对员工进行培训时，首先强调的便是文化差异。尊重对方国家的文化，但也不依仗自己国家的文化作为自己错误行为的借口。

4、同时，因为性骚扰者一行为很难收集证据；因此，当接收到受害人的举报，委员会以相信举报人为基础。在不需要举报人当面指证的情况下，校方会与被举报人进行沟通。在被举报人解释合理的情况下，委员会成员会与举报人继续沟通确认举报的真实性。

5、关于被举报人的处理措施，委员会的处理方式为：口头警告，书面警告，情节严重者会被解聘。如果触犯到法律条款，则会将其交由公安部门处理。

为保护隐私起见，校方不会对被举报人进行通报批评。该委员会及条例运行以来受理过多少起举报也是不能够透露的。

6、相比于事后处理，校方更加注重的是性骚扰的预防。在大学之道的 love&sex 课程中会鼓励同学们对于自己不接受的行为说不，向对方明确自己的界限。

另外，除宿舍楼以外，教学楼及行政楼所有的门都是有玻璃的，可以从外面看到里面的情况。教师的办公室为玻璃隔板，如果老师与异性学生单独交流时一般也会打开门。

门：哈喽~看我~你在害怕什么~

7、有关学校何时会正式将该制度介绍给同学们，两位老师的答复是，在等一个合适的时机。现在 UIC 还没有发生过严重的性骚扰事件，如果大张旗鼓地介绍，容易给外界留下 UIC 存在许多性骚扰事件的刻板印象。

但是，黄匡忠教授说会考虑在大学之道中添加有关该制度的介绍，逐步通过温和的方式将该制度正式介绍给同学们。

// 我们还能做什么？ //

本次联名信的沟通速度之快出乎我的意料。从我发出推文到现在，刚好是两整天。两天之内，性骚扰这个问题得到了同学们的关注，我们也更加了解了学校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及处理方法。

那么，这一封信之后，我们还能做什么？

1、转发此文，让更多人知道此事的进展，了解 UIC 的防性骚扰制度，以便日后更好地保护自己的权益。

2、你认为现有的制度的运作合理吗？有哪些方面还需要改进和加强？两位老师欢迎大家帮助完善改进该制度；我会将该制度的链接附在评论区，麻烦有兴趣继续跟进此事的同学浏览该制度并提出你的意见。我会将大家对现有制度的意见汇总，一起交给两位老师。

3、通过多种方式，督促学校尽快将该制度正式介绍给同学们。希望下一届入学的学弟学妹们一入学就可以知道有该制度的存在，能够在官网上直接找到相关信息，而不需要去看一个毕业了学姐曾经的推文。

4、多留心生活当中习以为常的现象，加强保护自我的意识。不管是在校园中还是在社会中，都能够学会分辨正常的接触与性骚扰，明确自己的界限，保护自己。当身边有朋友遇到类似的情况时，陪伴 ta，鼓励 ta 维护自己的权益。

截至目前，上一篇推文的阅读量达到了 6383 人次，转发量为 336 次。再次感谢每一位关注转发的朋友！感谢有你们！

反性骚扰之路，道阻且长。庆幸的是，在我们生活的校园中，该问题已经得到重视。我们要做的，就是帮助她更加完善该制度，并鼓励更多人利用该制度保护自己的权益。希望 UIC 能是一个起点，带动更多高校进行反性骚扰制度的确立与专门处理部门的运行。

这一切，离不开我们每个人的参与。

2019.8.3 南京大学反骚扰机制倡议脉络

作者：微博@我也是蓝鲸灵

素材节选自《2018 南京大学性骚扰调查报告》

全文 pdf 下载链接：

https://gallery.mailchimp.com/1f4c4fc2da54c22032eda5ad6/files/6d96029a-e465-41be-bd3f-787f645bccd5/2018_NJU_Harassment_Report.pdf

“我也是蓝鲸灵”简介

“我也是蓝鲸灵”是一群关心南大的热心校友和在校生。我们通过倡议信的方式，希望推动南大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尽快建立。

南大反性骚扰倡议时间线

2018	1月15日	南大学生组织“南声汇”率先发布要求建立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的公开联署信。共搜集到 157 个签名。
	1月16日	我们发起了《南京大学校友、学生实名请求建立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的公开信》联署倡议，在上线的短短三天内，获得了南大学生、校友和教授的热烈响应，共获得 409 个签名。
	1月19日	我们将公开倡议信和联署名单发送到了时任校长陈骏教授的邮箱，并在 1 月 21 日收得了陈校长已让有关部门研究的积极回复。【蓝鲸灵致校长的第一封信】

3月8日	我们向新校长吕建教授发送了关于1月致校长公开联署信的跟进邮件。信中我们向新校长更新前情、询问进展、继续表达了我们希望推动母校反性骚扰机制建设的热切期盼。 【蓝鲸灵致校长的第二封信】
3月9日	我们将公开信和联署名单的纸质版送至校长办公室。办公室确认已收到先前邮件，称会在研究后作出答复。
3月27日	在没有得到校长及校办答复的情况下，我们继续给校长写邮件询问进展。在邮件中，我们再次希望校方能尽快公布研究进度，并表示愿协助校方共建一个更美好的南大。 【蓝鲸灵致校长的第三封信】
4月7日	<p>南大教授沈阳被曝曾性侵学生后，我们发布长文章《面对高校性骚扰，南大人能做什么》，呼吁校方，师生校友员工重视校园性骚扰问题。</p> <p>在4月7日的文章中，我们向南大提出了两点质疑：</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南大师德建设举报平台的监督信箱和举报电话是否存在； 2.南大在2015年颁布的《南京大学关于建立健全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实施办法》中删去了教育部师德禁行行为里“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这一条，将教育部“红七条”变成“红六条”。 <p>【虽然从未回复过我们对于“红七条”变“红六条”的质疑，南大在2018年4月13日发布的修订版《南京大学关于建立健全师德建设长效机制机制的实施办法》中默默加回了“禁止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这一条款。】</p>
4月8日	我们给吕校长和校办领导致信。信中指出“红七条”变“红六条”的问题，询问了当前性骚扰的举报平台和处理流程等。 【蓝鲸灵致校长的第三封信】
4月9日	南大学生组织“南声汇”向校办提交了1月南声汇的联名倡议实体信，以及蓝鲸灵1月的联名倡议实体信和4月7日的倡议文章打印稿。
4月27日	<p>学生组织“南音 Voice”在4月中旬联系了学校各行政单位，调查了解南大防性骚扰工作进展。</p> <p>校长办公室：学校很重视，党委已经成立了专门的工作组，在牵头办理。已经草拟出了一个关于建立反性骚扰机制的意见，大概还要一个月左右才能推出。如果想要了解更多详细的工作进展，需要跟党委办公室联系。</p> <p>党委办公室：联名信是交给校长的，校办老师在负责这件事。党办不是职能部门，没有具体插手。去年学校成立了教师工作部，负责教师的立德树人工作。这件事由校办和教师工作部来讨论推进，可以询问教师工作部和校办。</p> <p>教师工作部：学校非常重视性骚扰问题，已成立教师职业道德和纪律委员会，由张异宾书记和吕建校长做组长和主任。教师工作部负责具体工作。目前有一个工作组在处理这类突发事件。学校会依据事实、客观公正、依法依规的原则处理事情。查清事实，确定证据后，处理的结果肯定会公开。</p>

	5月8日	我们发布《南京大学性骚扰状况在线调查问卷》，希望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南大校园性骚扰现状，便于更好地向校方建言。
	5月12日	蓝鲸灵微博跟问卷相关的内容被平台突然删光。小组成员遭受维稳压力。受到压力影响，加上链接被腾讯屏蔽，我们在后期并没有继续推广问卷。最终收到样本 1700 份左右。
	5月13日	在校方迟迟不回复的情况下，我们给前任校长、现任校友会会长陈骏写信，希望他能推动性骚扰防治机制的建设，得到了陈教授的积极回应。
	5月24日	我们通过邮件跟党委教师工作部分享国内外性骚扰防治政策和机制的相关资料。教工办表示收到邮件。
	11月23日	反暴力日来临前夕，我们致信吕校长和校办询问机制建立进展。【蓝鲸灵致校长的第五封信】
2019	8月2日	蓝鲸灵发布《2018 南京大学性骚扰调查报告》。
	8月20日	经了解，8月20日老师们就返校工作了。我们将在这天将报告通过邮件方式发给吕校长和校办，重申校园反骚扰机制的重要性，并跟进学校机制的建设进展。【蓝鲸灵致校长第六封信】

致信活动传播情况

2018.1.9 《校长亲启|中国 MeToo 在大学，母校能否承载罗茜茜们的勇气和期待？》

来源：女权之声（该账号已被屏蔽）

备份链接：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8/01/%E5%A5%B3%E6%9D%83%E4%B9%8B%E5%A3%B0%EF%BD%9C%E6%A0%A1%E9%95%BF%E4%BA%B2%E5%90%AF%EF%BC%9A%E4%B8%AD%E5%9B%BDmetoo%E5%9C%A8%E5%A4%A7%E5%AD%A6%EF%BC%8C%E6%AF%8D%E6%A0%A1%E8%83%BD%E5%90%A6%E6%89%BF/>

距离北航博士毕业生罗茜茜网络实名举报副教授陈小武性骚扰事件过去一週了。这一周里发生了许多事……

曾公开发布《中国女记者性骚扰调查》的微信公众号“ATSH”连续撰文 5 篇，持续发出证实性骚扰事实的“实锤”，而当事人罗茜茜的家人遭到自称陈小武表姐的人打电话威胁，说“不要害人害己，赶紧撤下微博发帖”。（了解更多👉女博士实名举报北航教授性骚扰：中国的 #MeToo 要开始了吗？）

北航性骚扰门：勇敢是你最好看的姿态 | 睡前聊一会儿

(原创) 2018-01-05 党报评论君 人民日报评论



睡前聊一会儿，梦中有世界。感谢评论君的邀请，今天由我来跟大家聊一聊。

新年第一天，一名女博士在微博实名举报北航教授性骚扰，北航随后成立工作组，开展调查，并已暂停该教授的工作。

人民日报新媒体发表关注本案的评论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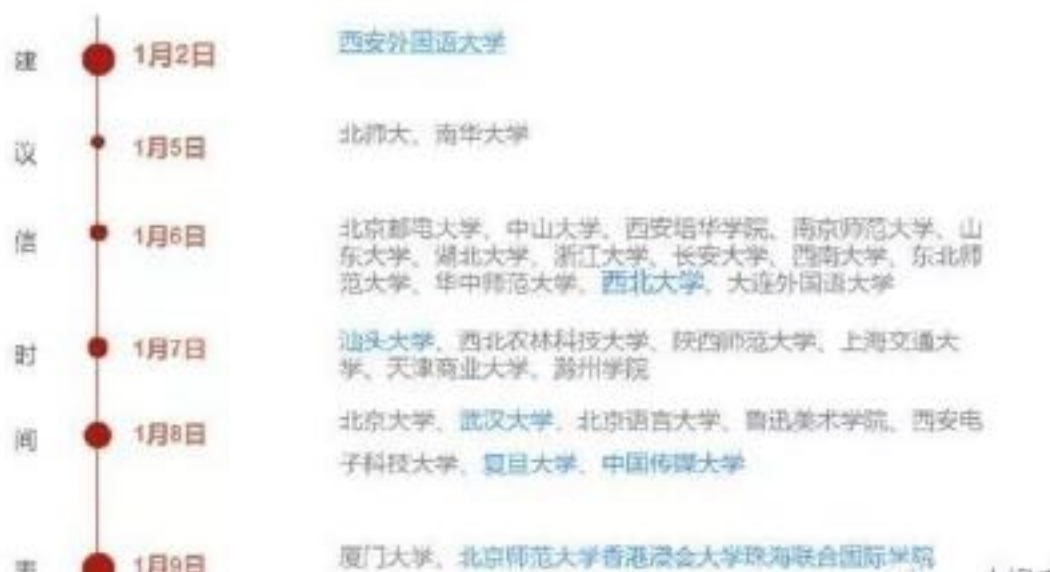
本来我们以为，这次事件也许又会想北电阿廖莎和侯亮平的举报事件一样，在媒体火爆一阵，自然会慢慢冷却下来，直到销声匿迹。然而……

1月4日，北航学子发起了关于敦促学校及时公布该事件处理结果、建立高校反性骚扰机制的建议信，发起人说，不管是不是本校学生都可以参与。截止上週五，已经收集到近2000人的支持意见。想加入北航的声援支持活动请点击传送门👉 善良和勇敢是你我最美的姿态

令人更为振奋的是，在北航事件引起关注后，一些关注事件进展和反性骚扰议题的青年人迅速做出了反应。公众号“以何息言”写道：

2018年元旦当天，前学生罗茜茜实名举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陈小武教授性骚扰事件爆出，引发更大关注。我感到防治校园性骚扰不能仅止于被动的个案式处理，建立集预防、服务支持和处理为一体的机制刻不容缓，于是在2018年1月2日发出给老学长的公开信，催促建立性骚扰防范机制。令我备受鼓舞的是，就在该信发布两小时内，王军哲校长就回复我，说已经请学校学工部门在专门研究，他很喜欢学生对学校提出建议。

继而，接连不断有其他学校的在读学生、毕业生寄信给本校校长，截止目前，除北航外，还有32所高校学生发出针对建立性骚扰防治机制的公开信，不知道这些校长看到建议信后，会不会为自己拥有如此具有行动力和正义感的学生而感到自豪呢？



虽然不少帖子在被转发后迅速被“404”，每天帮助关注此事的网友蒐集信息的微信公号@女权行动派很好吃 甚至一度遭遇大面积删帖的状况，校友和学生们仍没有放弃为给学校创造更安全、平等的环境所做出的努力。



而微博和微信相比，更是出现了很多花样翻新的屏蔽和删帖现象：



比如这个帖子，发帖人自己能够看到，其他人看的时候则显示暂无查看权限，并没有转发了评论

面对来势汹汹的删帖，同学和校友们说：

为何性骚扰行为没有被惩处，就开始忙着删我们的建议信？

我们对学校爱之深，才会希望学校的制度更完善，积极地参与学校发展的讨论，但这种防火防盗防学生的态度真的让人有点伤心。

我们不会轻易放弃的，删几遍我就再发几遍！

然而，事件的进展也不是只有令人沮丧的一面。虽然存在帖子被删除的情况，但是目前有几所高校的校长和各级老师已经给出了积极的回应，甚至有学生得到机会和校长进行面对面的会谈。

大连外国语学院学生社团公号“MeToo in DLUFL”写道：“

2018年1月7日凌晨2点，为了响应微博“万人致信母校反性骚扰”行动（起因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已毕业博士罗茜茜实名举报其博士生导师陈小武长期性骚扰女学生的事件），我们发了一封公开信，呼吁大连外国语大学加快建立防治校园性骚扰机制。当天早上8点，刘宏校长就联系到了一位参与联署的在校生进行了会谈。

校方出席了包括校长在内的五位管理层人员，校长说到：“关于你们的‘五个一’我觉得写的非常好”，她表示学校在“五个一”所提内容方面有相关部分负责人但制度或措施应更完善，并对我们的意识予以肯定，表示支持我们的工作。而学校确实已有一些机制防治性骚扰。南京师范大学的建议人张雨欣收到了辅导员老师的回应：“我们看到了你实名要求建立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的公开信，也向学院和学校进行了反映，我相信学校也会做出相应的回应。”



图片来自建议人和辅导员的对话截图

【还能做些什么？】

同学们、校友们的勇敢和期待都很珍贵很珍贵，值得被鼓励和珍藏。

在这个格外寒冷的冬天里，为了和善良者抱团取暖，你可以做以下的事：

1. 预防被删，请即刻转发此文并帮忙截图保存，让更多的人了解此次事件，让它不要消失于无声；
2. 点击【阅读原文】留下你想说的话，你的支持是行动者们最好的回馈；
3. 进入网址 <https://pan.baidu.com/s/1skHEOln> 下载建议信模板、致信自己的母校，发微博加入 # 万人实名致信母校建立反性骚扰 #，并@女权之声；
4. 扫描二维码，让我们找到彼此~

2018.1.12 《罗茜茜“赢”了，反性骚扰征途仍在继续》

作者：新媒体女性

来源：女泉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3cQ5HIZ-gsc3n_ls7ciCHw

1月11日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其官方新浪微博发布对罗茜茜实名举报教授陈小武性骚扰事件的调查结果通报，通报表示，查实教授陈小武对学生有性骚扰行为，撤销陈小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职务，取消其研究生导师资格，撤销其教师职务，取消其教师资格。同时北航强调，将以此为鉴，制定相关实施细则，健全相关机制。

“终于提到机制了！”通报一出，连日来关注着全国万人致信母校建言创立反性骚扰防治机制事件进程的人们大受鼓舞。罗茜茜的微博号@cici小居士第一时间转发该通报“以我航为荣”，而持续发布北航学子反性骚扰制度公开信进展的微信公众号“ATSH”也在最新推文中表示“我们的期待没有被辜负”。

北航短短几百字的通报隐藏不少亮点。资深媒体人、“新媒体女性”负责人@李思磐在其微博点评道：“相对于厦大案，北航处理两个亮点：定性“性骚扰”而没有“不正当性关系”污名受害者；承诺完善相关机制亡羊补牢。一个不变：取消教师资格与各类职务，并未将加害者开除。吴春明被开除教师资格一年之后成了官方学会的委员，并且仍然在校内掌控学术资源。”

2014年厦大曝出博导吴春明性骚扰女学生事件，在女权者们通过公开倡导、法律援助、给厦大和教育部寄机制建议信等手段努力后，厦大最终给予吴春明撤销教师资格和开除党籍的处分，教育部最终出台了第一份明确提到“禁止高校教师对学生性骚扰”的红头文件。然而仅一年后，吴春明赫然出现在了考古学会新石器时代考古专业委员会的新一届委员名单里。

也因此，北航通报后，有不少人担心，学校没有开除陈小武，就是在给其重返有权力的学术岗位保留机会。而陈小武长江学者头衔仍在，也让人好奇长江学者的评选标准。何息在1月12日于其公号“以何息言”发文《北航陈小武被处理了，但他还是长江学者。我们对长江学者又有多少了解？》质问，陈小武作为一个全无教师操守的人，有什么资格位列“长江学者”？

相比之下，在已有清晰严明的性骚扰防治机制的国外大学，教师性骚扰是一件严重渎职和滥用权力的行为，一旦被核实，将会成为影响学术前途的黑点，学校也会针对性骚扰者启动一系列包括培训在内的教育措施。2017年，加州理工学院天体物理学家奥特教授因遭到两位女学生的“性歧视与性骚扰”指控被学校停职，停发9个月薪水，这期间他不得进入校园，他和博士后研究人员的交流要接受监控，在回归校园前必须接受校方的“复职培训”。2016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深陷性骚扰丑闻，校长尼古拉斯·德克斯因被指处理性骚扰不力、有偏袒性骚扰者的行为而辞职。更早前，美国著名哲学家Colin McGinn在受到一名研究生对他提出的性骚扰指控后，辞职离开其在迈阿密大学的终身教授职务。

北航事件由1月1日校友罗茜茜实名公开举报，1月4日北航学子联名建言创立反性骚扰机制，至1月11日深夜发出调查结果通报，可谓处理迅速，其建立完善相关机制的承诺也及时回应了学子的诉求。然而受北航罗茜茜启发而陆续向各自母校发出联名公开信的其它61所(数据截止至1月12日中午12点，数据源自热心校友统计)高校学子就没有那么顺利了，她们发布在微信公号 and 微博的公开信已基本上被删除或屏蔽。

1月2日，西安外国语大学校友何息率先发出公开信，建议母校以北航教授陈小武性骚扰事

件为鉴，建立反性骚扰防治机制，1月4日，罗茜茜与其它北航学子一起发出了建议北航建立高校反性骚扰机制的建议信。截止至1月12日，已有61所大学校友纷纷致信母校表达相同的制度建议。中国的女权者们越来越明白，防治性骚扰，光靠个案自己曝光出来再处理是不够的，需要一个集预防、培训、独立投诉与调查机构于一身的防治机制。

61所大学汇总表，表中标蓝即是建议信被删除，橙色是得到了官方回应的学校

然而她们的公开建议信却屡遭删除，甚至只要留言里出现“性骚扰”三个字就会被屏蔽。点开公众号“女权行动派很好吃”的历史推送，其持续发布的各学校公开信文章已经一片灰色。对比近4年前厦大博导吴春明性骚扰事件之时，女权者的联名公开建议信被主流媒体争相报道和讨论，不得不让人心寒。

女权行动派很好吃

女人不仅仅只有脸蛋屁股挤乳沟，女人不仅仅只是妻子妈妈女朋友~女人可以谈权利，女权行...

 发消息

内容违规已被删除

2018年1月7日



内容违规已被删除

2018年1月7日



内容违规已被删除

2018年1月7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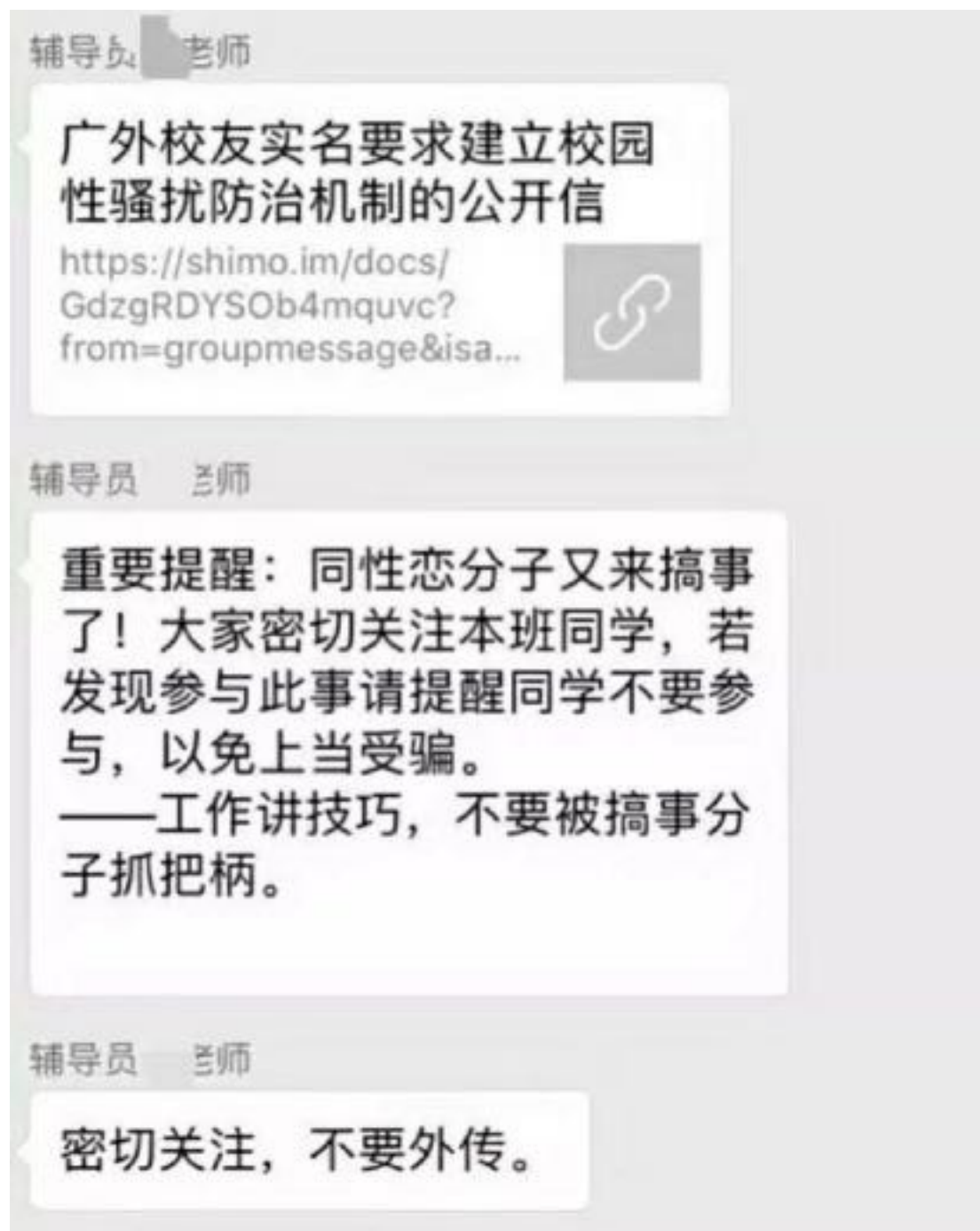
内容违规已被删除

2018年1月7日



删文的背后，更有学校辅导员约谈、表单网站“因不明原因”直接下线联署表单等手段。1月12日，微博网友@鱼里鱼闯江湖 发布了一张微信群聊截图，截图显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某辅导员将校友致信建言反骚扰称为“同性恋分子搞事”，并提醒其它老师密切关注本班同学，以防“上当受骗”。





此种不看具体建议内容而直接盖章行动性质的做法让建言者们倍感失望和无奈。广外校友回应辅导员的“同性恋分子”说法表示，“去年在学校做倡导活动后学院开级会说我是跟境外势力勾结要抹黑学校，结果一年多后变成了‘同性恋分子’。委屈呀我写建议信时还把夸赞学校那段特意写长的呢！”其提到的去年倡导活动指的是在毕业照现场向女友求婚一事。

去年在学校做倡导活动后学院开级会说我是跟境外势力勾结要摸黑学校，结果一年多后变成了“同性恋分子”，委屈呀我写建议信时还把夸赞学校那段特意写长的呢！



广外校友回应

“同性恋分子”也好，“境外势力”也罢，校园性骚扰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严重问题。就在北航通报发布隔日，1月12日，知乎上又爆出一起对外经贸大学统计学院薛原副教授威胁及长期性骚扰女学生的举报，校方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已成立专项工作组进行调查。

2017年7月，广州性别教育中心发布了《中国大学在校和毕业生遭遇性骚扰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在6531名受访者中，近七成遭受过不同形式的性骚扰。与此同时，该报告的团队通过政府信息公开的方式获得了16所211高校关于性骚扰投诉与举报量的数据，共计只有3起。该报告作者韦婷婷在接受NGOCN采访时表示，性骚扰多发而投诉举报少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一是有部分当事人觉得没有严重到要报案，二是受到较为严重的性骚扰后，当事人会因为性污名带来羞耻感而不愿说出来，三是当事人对处理机制不信任，觉得举报也没有效果。

尽管屡遭删文，行动者们并没有因此气馁或放弃。目前，有27封公开信仍在征集联署阶段，12封已经以电子邮件形式发至校长邮箱或以实体信寄出。其中，大连外国语大学的回复最为积极，校方表示已在起草防治性骚扰制度，并且学生的“五个一”建议已经写进了草案中。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的老师在看到学子公开信后告知，学校已有英文版的性骚扰防治制度和处理流程。复旦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信阳师范大学也回复表示已在研究相关制度。北京大学表达了学校对性骚扰的坚决反对，清华大学也通过非官方途径表示学校有相关投诉机制。

基于此，我们提出以下“五个一”建议：

- 1、给全校每一位教职员工做一次有关防治性骚扰的培训；
- 2、给每一位学生上一堂反性骚扰的课程；
- 3、每学期展开一次性骚扰的网络调查，让学生可以对性骚扰、抑郁、焦虑等情况进行在线匿名反馈；
- 4、设置一个接受性骚扰举报投诉的渠道，包括信箱、邮箱、电话等；
- 5、明确一个受理性骚扰行为投诉的部门，以及一个负责人。

北航通报出来了，但是女权者的脚步永远不会停下。联名呼吁建立校园性骚扰防范机制的校友人数仍在增加，收到公开信的校长预计也会增加。除了给母校发建言公开信以外，学子们开始科普性骚扰的概念、收集发布性骚扰受害者的口述故事、策划开展性骚扰调查……

已经被唤醒的人无法继续装睡，从厦大案到吐槽春晚性别歧视节目，从反三七过三八到“我是广告牌，行走反骚扰”，再到如今的万人致信母校反骚扰，已经有了性别意识的人，不需要“境外势力”的助力，而是会自发投入到改造落后性别制度的行动中。ta 们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抹黑”谁。ta 们是数量庞大、随处可见的普通人，可以是任何人，但只要有侵害妇女权益的、不平等的、暴力的事件出现，ta 们就会如同平凡的职员 clark 一样，走进电话亭变成超人。

力量永远与 ta 们同在。

给教育部的信

2018.1.16 《紧跟教育部的脚步，全国 99 所学校学子呼吁反校园性骚扰》

来源：公号“妇女台风”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ILJ1nJHQsngJRPtD1f-ew>

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2018 年，因被学生举报性骚扰而火速知名的两位高校教师：陈小武、薛原

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2018年1月14日，教育部回应称将同有关部门
认真研究建立健全高校预防性骚扰的长效机制
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全国有99所高校的164名校友一同向教育部寄了一封建议信
呼吁教育部牵头制定并颁布校园防治性骚扰实施办法
(不知道? 点这里: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950640)



信已于1月15日寄出

在第一版的建议信中，ta 们对教育部提出以下4点建议：

1. 教育部应撤销陈小武“长江学者”的称号，追回已发放的奖金，并解除陈小武的事业编制；
2. 教育部督促对外经贸大学对薛原涉嫌性骚扰事件进行彻查，并保护受害者的隐私；
3. 教育部牵头制定并颁布校园防治性骚扰实施办法，同时督促各级学校实施；
4. 教育部应将校园性骚扰防治工作列入学校考核中。

建议信公开征集联署的隔天，我们就看到了这一条喜大普奔的消息：

针对近日发生的高校教师性骚扰学生事件，1月14日，教育部回应澎湃新闻表示，决定撤销陈小武的“长江学者”称号，停发并追回已发放的奖金。教育部重申，对触犯师德红线、侵害学生的行为坚持零容忍态度，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同时，教育部将会同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建立健全高校预防性骚扰的长效机制。

澎湃新闻：《教育部：将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建立健全高校预防性骚扰长效机制》

于是，就有了第二版建议：

1. 教育部应当让学生充分地参与到建立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的过程中；
2. 教育部督促对外经贸大学对薛原涉嫌性骚扰事件进行彻查，并保护受害者的隐私；
3. 教育部牵头制定并颁布校园防治性骚扰实施办法，同时督促各级学校实施；
4. 教育部应将校园性骚扰防治工作列入学校考核中。

反正，信已寄出，EMS，编号 1062556954521。欢迎大家查询信到哪了~

在参与此封建议信的联署，ta 们也留下了想要对校园性骚扰、对教育部想说的话

TA 们说

亲身经历控告大学班主任老师性骚扰案件。所有站出来指证的受害者，不过是有同一个目标：绳之以法，不再危害后辈。更期待因一次勇敢，社会能够对性骚扰、性侵害事件投入更多的关注。而非不负责任的任意猜测、评论甚至咒骂，当然了，沉默同样是一种冷漠。

请求建立有效的防治性骚扰机制和普及各学龄的性教育

对性骚扰的反抗可能会是受骚扰人心底最大声或最小声的呐喊，是骚扰人扭曲欲望的宣泄。建立预防校园性骚扰机制和惩治骚扰人机制保护受骚扰人的身心和权利，是学校作为教育实体应该踏出的第一步。

超级支持同学们这次的行动，反对性骚扰应该一直在路上，抗争遗忘从我们这一代开始

性骚扰既是性别不平等下的性别歧视表现，也是女性被物化的结果，是对尊严的损害。性骚扰可能暂时很难完全消除，但良好的防性骚扰机制可以给所有女性一个保护网（事前）、反击和遏制手段（事中）、补治措施（事后）。

“不”，其他的都太无力

撤销涉及人员职务和头衔，权力上位者对下位者的侵扰应该建立下位者保护机制。

可悲的不是被骚扰，而是被骚扰却不敢声张。可恨的不是性骚扰，而是骚扰者逍遥法外仍在为所欲为。

不仅大学需要建立反性骚扰制度，初高中，小学，都需要！

真的非常的恶劣，女生无法诉说

性骚扰无关性别，无关职位，无关身份，它关乎我们每一个人！

拒绝任何形式的性骚扰 要求建立性骚扰档案

希望能出台更为明确的判定标准和更为严厉的法律法规

制度的建立必须有学生参与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为更美好的明天努力

建议信全文

以下是建议信全文，欢迎大家看过之后，留言提出宝贵建议。

《向教育部呼吁建立校园性骚扰防范机制的公开信》

敬重的教育部陈宝生部长

您好！我们是一直关注性别平等议题的在校生的和毕业生。2018年1月1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已毕业博士罗茜茜公开实名举报其博士导师、长江学者陈小武长期性骚扰女学生。此事引起了公众和媒体的广泛关注，也让各界对校园性骚扰的讨论愈演愈烈。

1月11日晚11点，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开对陈小武的处理，陈小武的行为严重违背了教师的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撤销陈小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职务，取消其研究生导师资格，撤销其教师职务，取消其教师资格。据央视报道，教育部14日决定撤销陈小武的“长江学者”称号，停发并追回已发放的奖金，已责成学校解除与陈小武签定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聘任合同。同时，教育部将会同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建立健全高校预防性骚扰的长效机制。这让我们看到了改善校园性骚扰环境的希望，但校园性骚扰的预防和治理不能仅停留在这里。学生是校园性骚扰的潜在受害群体，但也会是防治校园性骚扰的有力力量。因此，我们建议除有关部门外，教育部应当让学生充分地参与到建立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的过程中。

有越来越多的校园性骚扰受害者选择在网络匿名举报。1月11日，一名北京在校生举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统计学院原副教授薛原猥亵及长期性骚扰女学生。该举报称，2015年冬天薛原通过北京高校微信群加其好友，并备注对外经贸大学老师，此后以感情不顺为话题与其拉近关系。直到2016年初，薛原以雾霾天赠送口罩为由头，以朋友名义约其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宿舍后，对其扯衣服进行猥亵，事后进行安抚。这篇网络举报鼓舞了多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学生，她们纷纷匿名被该校老师骚扰的经历。1月12日下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针对此举报成立了专项工作组，正进行核查。我们相信，这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性骚扰女学生的事件，教育部也负有调查和处置责任。

《中国妇女报》曾报道，全国妇联一项针对北京、南京等城市15所高校大学生的调查发现，经历过不同形式性骚扰的女性比例达到57%。广州性别教育中心在2017年4月发布的一项

《中国大学生在校和毕业生遭遇性骚扰状况调查》表明，75%的女生遭遇过性骚扰。据媒体NGOCN的统计，从2014年到2018年四年内引起广泛关注的13起高校教师性骚扰事件，1/3查无后续。性骚扰在中国高校之普遍令人咋舌，而学生处于导师的权力胁迫之下常常无处申诉，即使说出来也得不到公义。多起曝光的校园性骚扰事件的调查不了了之，而在看不见的地方，不知还有多少校园性骚扰无法言说。

校园性骚扰的严重性让我们导不发声，高校的性骚扰机制建设迫在眉睫。受到罗茜茜的鼓舞，全国有60余所大学学生致信学校呼吁建立校园性骚扰的防范机制。可是，绝大多数高校均未回复，少数给予回复的学校态度也含糊而推诿。作为一个对全国各级各类教育均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教育部应当以积极的态度预防、治理校园性骚扰。

男女平等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习近平总书记在全球妇女峰会上说推动性别平等是国家责任，也作出承诺要解决好性别歧视的问题。2017年，妇联也展开了性别平等进高校的行动。国家和社会都在致力消除性别歧视、推动性别平等。

教育部2014年10月发布的《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中明确指出：严禁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若高校教师违反，应依法依规给予警告、记过、降低专业技术职务等级、撤销专业技术职务或者行政职务、解除聘用合同或者开除。对严重违法违纪的要及时移交相关部门。

这让我们看到教育部对校园性骚扰问题的重视。但校园性骚扰的多发以及个案得不到处理依旧十分严重。我们希望教育部可以履行职责，制定校园防治性骚扰的机制，并督促各地高校落实防治性骚扰的政策，为所有的学校教职员工和学生提供一个安全、公正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展现我国教育之风范。

基于此，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教育部应当让学生充分地参与到建立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的过程中；

教育部督促对外经贸大学对薛原涉嫌性骚扰事件进行彻查，并保护受害者的隐私；

教育部牵头制定并颁布校园防治性骚扰实施办法，同时督促各级学校实施；

教育部应将校园性骚扰防治工作列入学校考核中。

我们知道这些远远不足以消除校园性骚扰，然而只有开始行动，才能带来改变，希望教育部能采纳以上建议。

此致

敬礼

全国99所学校164名校友共同联署

2018年1月15日

2018.1.20 《万人致信母校反性骚扰发起人张累累给教育部的一封信》

作者：张累累

来源：公号“削美丽”（该号已被屏蔽）

备份链接：<https://chuansongme.com/n/2463392053572>

今天是我的 25 岁生日。我想，在这新的一年新的一月，发起的行动，做成的事，交到的朋友，是任何东西都无法取代的礼物。

尊敬的教育部：

我是张累累，一名长期关注高校性骚扰的女权主义者。2018 年伊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生罗茜茜实名举报教师陈小武。罗茜茜作为高校性骚扰的亲历者，不仅说出自己的故事，还十分清醒地意识到高校性骚扰泛滥，是因为机制的缺乏。她的勇气和洞见鼓励了我，我选择和她站在一起，发起了致信给母校的倡议，并召我的伙伴们，让反性骚扰的火把传递到更多学校。

出乎我意料的是，在第一批高校校友发出给母校的公开信之后的这半个月，非常多学校的校友和学生源源不断地加入。目前据我的统计，已有全国各地 74 所高校加入，而参与联署共同呼吁的人已经超过 8000 人次。我同这些朋友素未谋面，也许生活从未有交集，却因为同样的期盼站到了一起：希望更多学校可以意识到，**高校性骚扰不只应是事件爆出之后急忙扑火，而是可以通过机制建立减少甚至防止性骚扰发生，可以让每个遭遇到性骚扰的人站出来时得到更多支持和公正，而不是担心自己被攻击、无人理会、或者是被当成问题被解决。**

我在发起这次活动当中发现，即便我们来自于不同的背景和经历，我们都有对性骚扰同样程度的关切，我们都对这些年来频频爆出却又始终得不到解决的各个事件感到遗憾和愤怒，我们对自己的母校都有强烈的期待和热爱，我们都认为是时候有所改变，我们也有足够的耐心和坚持去促成这些改变。我们的期待也得到了很多学校的积极回应，比如四川大学回信认为校友提出的关于建立“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的“五个一”建议很具建设性，将在今后相关工作中予以吸纳和借鉴；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的同学知晓自己的学校是有反性骚扰机制，并且会因为同学的建议进行推广。另外许多学校表示非常重视此问题，而有些学校已经开始研究如何建立机制。

但是，也有不少学校显然没有意识到性骚扰问题的严重性，反而对学生施压，要求学生删除公开信，对她们防治性骚扰的诉求却置之不理，甚至有歪曲学生意图、把她们看作不稳定的因素，无视学生真正想让学校关心的事情。大多数校友都经历了大大小小的删帖。但是我看到很多学生顶着压力、抛开不相关的质疑，专注于谈论防治性骚扰本身；我也看到学生找到任何可以找到的途径希望跟学校面对面地理性讨论、建立沟通；也只有在这里，我看到花样翻新地防止被删除的小妙招，为的是让多一个人看到。

让人惊喜的是，在大家的强烈呼唤之下，教育部在北航处理之后迅速而积极地反应，撤销了陈小武“长江学者”的称号，并且严肃地承诺会同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建立健全高校预防高校性骚扰的长效机制。

而我今天写下这么一篇文章，是想让教育部和更多人看到散落在各地的学子的投入和努力，这才是中国大学之真正精神。我们或许为此投入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我们或许面临了很多质疑和污名，我们也许也经历了焦虑和失望，我们也一同促成和见证了改变。前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是这一刻，我向在此中的所有同学表达深深的敬意。

我也希望教育部可以积极承担起自身职责，再接再厉，不仅将建立健全高校预防高校性骚扰的长效机制停在纸面和研究阶段，而是切实地出台可行的方案，让各高校成为一个安全的场所，让学生认真求学，让教职工教书育人。

我由此发出以下几点诉求：

- 1)教育部应当让学生充分地参与到建立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的过程中；
- 2)教育部牵头制定并颁布校园防治性骚扰实施办法，同时督促各级学校实施
- 3)教育部应将校园性骚扰防治工作列入学校考核中

另:欢迎各界(律师、心理咨询师、学者、学生等)关心这个议题的人联系我，一起为反性骚扰进一份力，有被性骚扰经历的人也可以联系我，我愿意提供支持可以扫二维码加我的微信709045928。

欢迎给这颗寿星打赏!

2018.7.11 张累累二问教育部：说好的反性骚扰机制在何处？中大教师性骚扰你管不管？

作者：张累累

来源：原微信号已被封

备份链接：

<https://terminus2049.github.io/archive/2018/07/11/Open-Letter-MoE.html>

前言：2018年反性骚扰运动如火如荼，然而各高校频频爆出教师性骚扰学生的事件却多数得不到回应，教育部在一月便承诺将研究建立健全高校预防性骚扰的长效机制，半年过去却毫无声响。虽然今日中大张鹏性骚扰的事件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处理，然而还有许多高校同样的事件都还未有任何结果，于是我将寄出一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的信息公开，要求教育部公开性骚扰防治机制建设的进程、时间表，并公开对中国高校各性骚扰事件的监督程序、处理机制。

文章在发了一小时就被删掉了，发了之后有许多朋友加我希望一起寄信息公开，我先把操作方式发在这里，还需要进一步的信息的可以加我微信。

申请教育部信息公开，可以登录教育部官网，点击“公开”-“监督与建议渠道”-点击“政务公开意见建议”；或者直接输入以下网址：http://www.moe.gov.cn/jyb_xxgk/xxgkyjx/

出现如下页面:

一次性填一个问题, 填四次, 问题是:

公开内容 -- 2018 年 1 月 14 日, 教育部回应, “将会同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建立健全高校预防性骚扰的长效机制”。

请依法公开:

要求教育部公开性骚扰防治机制建设的进程;
要求教育部公开性骚扰防治机制建设时间表;
要求教育部公开对中国高校各性骚扰事件的监督程序;
要求教育部公开对中国高校各性骚扰事件的处理机制。
(记住是填四次)

或者加我微信: 709045928

以下为原来的正文:

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我叫张累累, 是 2018 年初中国各高校校友 / 学生致信母校校长要求建立反性骚扰机制的发起者之一。中国几十所高校近万人同时发声, 鞭策北航陈小武事件得到处理的同时, 也敦促高校和教育部出台反制性骚扰机制, 希望让性骚扰普遍存在的现象可以得到处理。2018 年 1 月 14 日, 教育部回应, “将会同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建立健全高校预防性骚扰的长效机制”。

而如今, 距离教育部做出该项承诺已过去半年, 却未见任何进展。与此同时, 最近一篇名为《她曾以为自己能逃开教授的手》的热传文章揭露了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张鹏借在田野中调查、指导论文之机, 对多名女生进行性骚扰。而事实上, 早在 5 月份时, 五个当事人便实名给中大纪委寄出了举报信。然而直到 7 月, 学生们发现, 张鹏还留在中大。

这并不是第一个不了了之的性骚扰事件, 在高校反性骚扰呼声之后各大高校性骚扰爆料事件频频被爆出, 然而因为高校多试图掩盖、削弱学生的声音, 教育部无所作为, 这些备受关注的当事人到现在也未获得公正的结果:

2018 年 1 月, 一名网友在知乎平台爆料, 称自己被对外经贸大学薛原教授猥亵性侵。12 日, 对外经贸大学官方微博发文称, 学校已成立调查工作组, 半年过去至今未公开调查结果。

2018 年 3 月 27 日, 公众号“白沙漠”公布同济大学徐蜀辰博士性骚扰事件, 4 月 4 日知乎徐蜀辰性骚扰相关帖子完全被删除, 至今却未见对此事的后续措施。

2018 年四月初北大校友实名指控现任南京大学教授沈阳 20 年前在北大任教期间, 疑似性侵女学生高岩致其自杀, 引起舆论哗然。学校对专注此事的学生进行多次约谈施压, 反性骚扰机制进程停滞不前。

2018 年 4 月 11 日, 知乎上有学生揭发自己被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顾海兵教授实施性骚扰, 随后相关问题全部被删除, 至今未见人民大学的处理结果。

2018 年 4 月 15 日, 有受害者在知乎网发帖举报遭到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王以培性骚扰, 至今未有官方回应处理结果。

2018 年 4 月,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康之被爆在人大、南大执教期间多次对学生性骚扰。南大表示会进行调查, 但文章和微博却迅速被删得一干二净, 至今未见调查结果。

2018 年 5 月, 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肖开愚被指长期利用其教学职务之便, 对女学生进行性骚扰和性侵, 至今无处理结果……

高校性骚扰频发并非个别特例, 教师对学生拥有绝对的权力关系、不受监督, 教师利用在学术、求职等资源对学生进行剥削的现象十分普遍。许多高校教师性别意识薄弱, 对学生特别是女性缺少尊重, 利用职位之便进行性骚扰, 本该育人成材的高校却成为成为性骚扰滋生的温床。

而高校面临类似的事件时, 常常试图平息舆论, 削弱公众的声音, 对事件本身多有回避处理, 生怕性骚扰事件为学校带来污名, 殊不知关注学生的安危、承认性骚扰存在并且认真处理, 才是大学之风的展现, 遮遮掩掩只会加重对学校的不满。而现如今, 中山大学针对张鹏性骚扰事件, 就采取了回避消极处理、试图扑灭舆论的处理: 针对张鹏的报道和爆料屡屡被删, 学生们合理的诉求得不到回应也屡屡消失。在社会压力下被迫回应却称“网文存在与学校调查核实不相符的情况”, 且不提供具体事实, 将学生的利益视若无睹。在 7 月 10 日, 中山大学终于发布声明停止其任教资格和长江学者称号。而这是以多少中大学子和关注此事的人多方声援突破封锁的结果。

高校一旦冷漠处理性骚扰事件, 高校一旦以临时扑火的心态的对待性骚扰, 性骚扰的事情就还是会持续发生, “后院着火”的情况就不会停止。而这些, 都是以许多学生的学术生涯、精神和身体的健康、教师群体和高校自身的信誉减弱为代价的。教育部在管理高校上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中国如今大力推进“双一流”大学和学科建设的设置之下, 这样对性骚扰视若无睹、与学生利益背道而驰的管理, 显然是失去了基石。

因此我在此用信息公开的方式, 要求教育部公开性骚扰防治机制建设的进程、时间表, 并公开对中国高校各性骚扰事件的监督程序、处理机制。

韦婷婷众筹给高校寄性骚扰报告

2018.1.22 《MeToo 并不够, 而是要 Everyone In | 众筹给学校寄性骚扰调查报告》

作者: 韦婷婷

来源: 广州性别中心

备份链接: <https://chuansongme.com/n/2154496943640>

编者按:

2018 年新年开始, 从北航的性骚扰事件被曝光以来, 已有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大连外国语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内的超过 70 所高校的 8000 多名学生及校友参与联署, 呼吁各高校重视校园性骚扰问题, 积极建立防治性骚扰机制。

1 月 21 日, 就在本文作者韦婷婷的母校——武汉大学, 特聘教授、博导徐开彬发起了《全国高校教师反性骚扰宣言》, 截止目前已有 50 多名来自不同高校的教师参与联署呼吁, 希望教育部门及高校、中小学制定严格细致的反性骚扰政策及规定, 以支持和保护性骚扰受害者。老师们的参与令人感到振奋, 在反性骚扰议题上, 我们也再一次看到正义和希望带来力量, 但也许 MeToo 仍然是不足的, 联署之外, 还有其他方式来贡献力量吗?

Me Too 并不够

而是要 Everyone In

大家好, 我叫韦婷婷, 毕业于武汉大学社会学系, 从 2007 年开始就在武汉大学组织女性话剧《阴道独白》的演出, 从那时候算起来已经参与性别平等有关的公益已经十年了。

2016 年 7 月, 我从北京搬到了广州, 离开原有的机构开始建立一个非常小的小组, 然而取了个打鸡血似的大名字“广州性别教育中心”(现在念出来都有点不好意思), 那时候, 心里就想着做点针对性骚扰的事情, 于是乎, 我们又倒腾出来一个更大的名字: 预防性骚扰和侵害网络 (Network AntiSexual Harrassment and Assault), 简称 NASHA, 名字听起来以为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 更不好意思了。

当时的想法很简单, 这么多性侵害和性骚扰的事件发生, 我们总要做点什么才行? 于是就这样开始了。

17 年 9 月, 我发起了全国高校的性骚扰状况问卷调查, 在短短第一周的宣传后就已经有几千人填写了问卷, 在后台登陆的时候, 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怎么有那么多的留言和信息?!

有 580 名受访者愿意接受进一步的采访, 其中 140 多名网友在问卷的末尾留下了 TA 们大致的性骚扰故事经历。

最后这个调查共搜集了 6592 份数据样本和上百个案例, 采访汇集了几十个性骚扰当事人的口述故事, 形成了一个现在看起来依然不够严谨和让人满意的报告。

数据显示, 有接近 7 成的受访者曾经遭受过不同形式的性骚扰, 其中女性和性少数遭受到更高频次的骚扰。

最让我记忆犹新的，有一次晚上打开邮箱，一位受害者给我写信讲述自己幼年的时候如何被亲戚性侵害，她说她第一次和别人讲这个心底藏了很久的秘密，一边打字一边颤抖，而我，也是用颤抖的手给她回信，感谢她的信任和勇敢。在那个冬天的晚上，通过电波我觉得我们达成了一次女人的联盟；

另一次，是一个高中男生给我写了他被另一个男生强吻脱衣服的故事，他在邮件里说自己很困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性骚扰，只是他自己觉得恶心和肮脏。我于是意识到，如果我们从小有更好的性教育和对性污名的破除，很多“骚扰”就不能有效的攻击和影响我们的生活。

反对性骚扰和性别平等教育、性教育息息相关。

2017年1月的一个周末，我们做了一场关于校园性骚扰的茶话会，来了十来位朋友，其中一位便是现在北航陈小武案件的主理人黄雪琴，我们之前就已经有朋友介绍加过微信，她在茶话会上聊到了自己做记者的时候被性骚扰的故事，会上的其他人也分享了自己的故事。

17年4月12日在北京，我们和微在不懂爱一起合作做了一场性骚扰调查报告的发布会。

因为那是一场直播活动，我记得最开始策划的时候我们商量说看能不能有当事人现场站出来讲话，主播 Alex 给了个捂脸的表情说：这种事除了我和你还有谁能来说。

现在回想起来，我这种不知道上过多少次台的人在说到被侵犯的时候，依然难以停止身体的激动反应，好像对抗一种环绕许久的压抑力量，如同《不能说的夏天》里的故事一样：噤若寒蝉。

但我知道，每次当我敢说出来的时候，我就赢了一次。

最后我们决定在会场四周贴满了报告搜集来的口述故事，邀请观众上台去读。然而我没想到的是，现场有两个姑娘大胆的站到了台上，一位分享自己小时候被老爷爷猥亵的故事，一位分享了自己半夜在马路被陌生人强暴她喊“救火”却无人来救的故事。

4月以后，我陆续收到不同的性骚扰/性侵有关的求助和咨询，其中甚至包括我所在的公益领域。

夏天很快过去，11月以后，雪琴和我又见了几次面，她开始要做记者行业的性骚扰调查，我把我们原有的问卷拿给她参考。我们最后两次见面，讨论的是陈小武。那一次我们聊了很多，觉得有好多事情可以做，我发了个朋友圈，说准备一起“干大事”。

再后来，就是到了现在，罗茜茜实名举报陈小武成了新年的热点，几十所高校的学生发起了呼吁建立高校预防性骚扰制度的联署信；很多媒体引用了我们调查获得的高校数据。

这让我想到了在接触陈小武事件同一期间我碰到的另一个当事人，她被所在院系的某个男性副教授性骚扰，只是这个副教授很“聪明”没有留下证据，这位勇敢的女生后来发现了另外几个当事人，可是没有一个人能有切实的证据拿出来。其中一个和我说因为没有实质性的证据

担心反而会被对方说诬告，所以不敢担这个风险。她在微信上和我说可能自己不够勇敢吧，我想说，你已经够勇敢了。

在你们看到的“罗茜茜”以外，还有另一个和很多个“罗茜茜”……这个罗茜茜用了 12 年，其他的罗茜茜我们看不见。

有人说这是中国高校版的#MeToo，我要说的是，Me Too 并不够，而是要 Everyone In

不是只有受害的当事人站出来说：Me Too!

还要更多其他的人（包括女人和男人）拿出行动来说：I'm in!

Me Too 只解决了“说出来”的部分，说出来之后要做什么，需要更多人的 I'm In!

所以，软广来了，我们下定决心进一步扩展 NASHA 的范围，开始逐步在全国建立起一个互助的预防性骚扰和性暴力的平台：仅仅说出性骚扰还不够，未来还要为受害者提供心理支持和法律帮助，并且研究性骚扰为什么发生、有什么特点，可以怎么预防……

这不是一次蹭热点，而是更为持久的马拉松；这要的不仅是鸡血，还是耐心、知识、精力和金钱。

我们的计划是：

- 1、建立全国的预防和反对性骚扰互助平台，在不同的城市提供志愿者服务站，互相交流
- 2、提供陪伴、支持乃至有可能的心理和法律服务
- 3、提供和预防性骚扰有关培训，倡导平等的性/别意识
- 4、呼吁关于反性骚扰的教育、培训和预防机制

我们已经邀请了几位常年在性别领域工作的专家和老师做顾问给予指导

这个目标很大，听起来野心也很大，但是我们不着急，一步一个脚印慢慢来。

我们很高兴的看到，教育部发文表示“会同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建立健全高校预防性骚扰的长效机制”，很多主流的官媒做出了表态，这个消息更是给了我们信心和勇气，我们的工作将和教育部关切的议题一致，为建设一个更为平等的社会提供支持。

顺利的话，今年春天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网络逐步建立并开始生根发芽；

再顺利的话，今年夏天或许你就可以看到一个网络平台开始推出；

继续播种，今年年底，又一个新年即将到来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又一个的“罗茜茜”站了出来

……

再过几年，如果还是那么顺利和幸运，你就会看到，一个又一个的“罗茜茜”不再出现……

我们新年的目标便是：

- 1、为调查报告中所有的 211 高校寄送一份高校调查报告和建议信
- 2、为这个网络众筹一名协调人的工资
- 3、招募更多感兴趣的同道人，一起工作！

我们算了一笔账，彩印报告+邮寄等成本预计有 38 元（视印刷数量而定），如果给 113 所 211 高校（含教育部）邮寄，需要接近 5000 元，而我们所做的机构 2018 年尚未得到任何资助，所以希望众筹寄报告的费用+1 名员工 2500 元//d 的兼职补助，合计 35000 元。

这份长达 50 页的性骚扰调查报告，里面不仅有我们详细的调查数据+对全国 113 所高校的信息公开申请结果+几十个真实的口述故事+提出的建议和措施……我们将在三八妇女节给每个学校寄送报告和建议信等资料，和高校真切沟通，共同预防性骚扰。

你可以作为捐助人捐助报告和工资

捐助 18 元，购买印刷一本报告

捐助 38 元，为一所学校寄报告

捐助 88 元，为一所学校寄报告+获赠电子版报告+支持工资；

捐助 168 元，为一所学校寄报告+获赠纸质版报告+支持工资；

除了购买捐助报告和作为联合资助人以外，你还可以在筹款链接下面留言参与这个网络，或许你就是我们中的一员，共同推动未来的反性骚扰工作！

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鲁迅

2018.5.4 《青年节，我们给全国 211 高校寄了性骚扰调查报告》

作者：韦婷婷

来源：广州性别中心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i1T4gZWScgtKIpliS7IGfQ>

在五·四青年节的这一天，我们做有为青年，为教育部的工作添砖加瓦，向全国 211 高校和教育部寄出了 113 份《中国高校大学生遭遇性骚扰状况调查报告》。

2018 年初罗茜茜实名举报陈小武性骚扰学生以来，建立预防性骚扰的机制在校园和民间一直都有呼声。

对此，人民日报官方微博 1 月 12 日晚发表评论称，关注高校女生安全，建立校园性骚扰防范机制，已成不容忽视的议题。1 月 14 日，教育部表示将会同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建立健全高校预防性骚扰的长效机制。

4 月 8 日上午，北京大学召开反性骚扰制度研究专项会议，讨论了《北京大学反性骚扰有关规定（建议稿）》。

作为对校园预防性骚扰制度十分关切的人士，在青年节做有为青年，我们向教育部和全国 211 高校（112 所）寄出了我们的性骚扰调查报告。





志愿者们在帮忙把报告和建议信装袋

在我们收集到的 6592 份有效问卷中有 69.3%的受访者表示曾经历过不同程度的性骚扰，且女性和性少数群体遭受的骚扰频次和比例更高。

在性骚扰的实施者中，六成为陌生人，半数为同学及校友，学校上级占 9.1%（以人次计算）。其中，经历过性骚扰的人，有 12.4%感到严重影响了人际关系和交往，1.9%有过自残或者自杀的倾向或行动……在调查过程中，很多人向我们提供了她/他被侵犯和骚扰的故事，有的在校园里差点被熟人强奸，有的被导师长时间的骚扰和控制，有的在校期间被男友多次强行侵犯……我们也筛选了近 20 个口述故事编辑穿插在报告中，希望这份报告能够为教育部和众多高校预防性骚扰机制的建立近绵薄之力。

讲真，113 份快递真的好沉~我们除了报告以外，随信附上了我们的给校长的建议信，希望学校从教育、机制、安全和多元联动四个角度做出工作，为在校学生和职工提供包含性别平等和性教育在内的预防性骚扰培训，建立报告投诉机制，增强校园安全管理，并联合多部门（包括民间公益组织）共同推动预防性骚扰的工作，给予学生全面的支持。



有没有种喜获丰收的既视感，真的好沉！印刷厂质量很给力！



为教育部积极回应和工作点赞！期待收到校长们的回复哟~~比心！

附本次建议信内容

尊敬的校长：

您好，我们是一批关注校园性骚扰的志愿者。

2018 年初罗茜茜实名举报陈小武性骚扰问题以来，高校性骚扰的状况和建立预防性骚扰的机制在校园和民间一直都有呼声。1 月 14 日，教育部对媒体回应称，决定撤销陈小武的“长江学者”称号，停发并追回已发放的奖金。同时，教育部表示将会同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建立健全高校预防性骚扰的长效机制。

对此，人民日报官方微博 1 月 12 日晚发表评论称，关注高校女生安全，建立校园

性骚扰防范机制, 已成不容忽视的议题。

2015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球妇女峰会”重申承诺“为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加速行动”。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提出“要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 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作为对校园预防性骚扰制度十分关切的人士, 我从互联网上新华社的报道中看到, 4 月 8 日上午, 北京大学召开反性骚扰制度研究专项会议, 讨论了《北京大学反性骚扰有关规定(建议稿)》。

看到这些消息, 我们备受鼓舞, 于是给您写了这封信。

我所撰写并由广州性别教育中心 2017 年 4 月发布的《中国大学生在校和毕业生遭遇性骚扰状况调查》(再版更名为中国高校大学生遭遇性骚扰状况调查报告), 报告显示: 在收集到的 6592 份有效问卷中有 69.3% 的受访者表示曾经历过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性骚扰, 且女性和性少数群体遭受骚扰的频次和比例更高。

据媒体报道, 全国妇联 2014 年进行的一项针对 15 所高校大学生的调查也表明, 经历过不同形式性骚扰的女大学生高达 57%; 2014 年至 2018 年内曝出的 13 起高校教师性骚扰事件, 1/3 查无后续……

参与本次调查的受访者中, 有两千人次以上曾经历过“有人未经同意故意触碰身体或隐私部位”和“未经同意讲和性有关的玩笑或话题, 展示猥亵文字和图片”, 占受访总数的三成以上; 曾在逼迫下进行性行为的则有 211 人次, 占总人数之比为 3.6%。有高达九成的性骚扰实施者完全为男性, 六成为陌生人, 半数为同学及校友, 学校上级占 9.1%。其中, 经历过性骚扰的人, 有 12.4% 感到严重影响了人际关系和交往, 1.9% 有过自残或者自杀的倾向或行动(详见报告), 这不得不引起高校师生的广泛关注。

做这个调查报告的过程中, 很多当事人向我提供了她/他被侵犯和骚扰的故事, 有的在校园里差点被熟人强奸, 有的被导师长时间的骚扰和控制, 还有的在校期间被男友多次强行侵犯……您可以在报告的最后看到部分的当事人人口述故事。

带着对高校性骚扰状况的关切之心, 我们再次印刷本报告并寄送给您, 响应国家和教育部的号召, 希望能为各高校建立预防性骚扰机制尽绵薄之力, 并且借此机会呼吁贵单位能够:

- 1, 教育: 为在校学生和职工提供包含性别平等、性教育在内的预防性骚扰教育培训。
- 2, 机制: 建立反性骚扰的报告、投诉机制, 破除性污名鼓励受害者维护权利, 并保证当事人的隐私。
- 3, 安全: 加强校园内场所及周边环境的安全管理, 包括对照明、安全死角的改善等。
- 4, 联动: 建立多元联动机制, 联合公安部门、心理咨询部门和公益机构, 在校园安全、知识普及、心理支持和法律援助等各方面给予学生全面的支持。

期盼得到您的反馈和回复, 如有反馈可回复至: gzgendercenter@gmail.com 或电话联系: 1866461xxxx, 谢谢!

祝好!
韦婷婷
黄紫莹

妇女节，高校性骚扰机制倡议者们的反骚扰宣言

2018.3.7 《最强妇女节过节指南》

作者：女权行动派

来源：女权之声（该账号已被屏蔽）

备份链接：<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594238612407027467>

【编者注：《最强妇女节过节指南》是国内著名女权账号“女权之声”的最后一条推文。妇女节刚过，在3月9日凌晨，“女权之声”的微信和微博先后被封，并成为全网敏感词。在微博，《最强妇女节过节指南》中推广的#三八反骚扰#话题被删除。关于封号原因，微博平台含糊其辞；微信平台给出的解释是：“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你的账号已被互联网信息服务主管部门责令永久屏蔽，违规内容：最强妇女节过节指南。”】

1908年3月8日，美国纽约的上万名妇女走上街头，争取投票权，呼吁提高劳工福利；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成为了全世界范围内最早开始庆祝“三八”、并把它设定为法定假日的国家之一。

“三八”节是劳动妇女创造的节日，也是百年来一代代女权行动者们薪火相传的见证。令人遗憾的是，“三八”在中国当今的社会语境中渐渐地失去了斗争的精神，逐渐被某宝所鼓吹的“女生节”、“女神节”等促销噱头抢去风头。

又是一年三八在即，今年的妇女节你打算怎么过？

或许你可以读一本书，回顾历史，关心本地本地妇女平权运动的发展状况：今天，我们应该怎样过“三八”

或许你可以和周围的人谈论不平等的社会现实，和伙伴们互相鼓励，尝试寻求改变种种不公正的新思路新方法：宁做一名光荣的劳动妇女，也不要这样的“表扬”

3月8日国际劳动妇女节，是一个属于全体女性、全体支持女性权利者的节日，也是一个关乎权利跟平等的节日，为了喜迎这个节日，38位女权主义者特意为它安排了特别的计划。

▼ 我们是谁？我们做了什么？

2018年新年伊始，女博士罗茜茜实名举报导师性骚扰一事再度引发了社交媒体的反性骚扰热潮，在短短的1个月时间内，就有累计9000人次的校友和在校生实名参与中国高校反性骚扰联署活动，中国Me Too从高校开始，逐渐形成一股不可阻挡的促成社会正义的正能量。

2018年美国女性游行活动中，中国留学生曾用“米”和“兔”的意向表达反性骚扰诉求

然而，一次行动并不能彻底解决性骚扰这个复杂的社会议题，只有持续不断地撬动和倡导，才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公正。

又是一年三八节在即，高校反性骚扰行动的发起人再度现身，带着反对性骚扰、创造性别友善环境的美好寄望，Ta们发布了自己的反性骚扰宣言，并呼吁大家加入倡议行动，一起将

反性骚扰进行到底。



联合发起人发布反性骚扰宣言：“反性骚扰=真正女子力”



联合发起人发布反性骚扰宣言：“女王也反性骚扰”



活动参与者发布反性骚扰宣言：“妇女节：给我打折，不如陪我反性骚扰”



联合发起人发布反性骚扰宣言：“妇女节：给我打折，不如陪我反性骚扰”

▼ 我们的声音

我们是 38 位来自或毕业于国内不同高校，曾在母校发起呼吁建立反性骚扰校园机制联署签名活动的发起人、参与者，我们一起邀请你在这个妇女节里加入我们，说出你的反性骚扰宣言，表达你的平权态度，反性骚扰需要持续助力！

联合发起人名单：张祎——武汉大学 郑熹——浙江大学 李蕙月——陕西师范大学 魏源——复旦大学 楠本和——对外经贸大学 聂韶肿——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肖月——中国传媒大学 李雨景——南华大学 郭晶——信阳师范学院 郑楚然——中山大学 王怡然——北京大学 徐汀——华中师范大学 梁渺——四川外国语大学 郜宪达——香港中文大学 段毅敏——香港中文大学 谌蓉——大连外国语大学 李雪宁——广西民族大学 韦婷婷——武汉大学 苟月舟——中山大学 肖洋——湖南女子学院 李晓雪——天津工业大学 顾华盈——北京大学 高波——陕西科技大学 邹文墨——信阳师范学院 赵梅星——北京师范大学 符丽萍——广州工业大学 李子舒——西北师范大学 宋小雨——湖北大学 仇雪邈——北京师范大学 侯艳——上海交通大学 杜钰——西安邮电大学 任熾如——中国传媒大学 李婷婷——长安大学 李丹——西安联合大学 朱鑫明——滁州学院 王昕熠——北京师范大学 王雪瑶——辽宁师范大学 梁晓雯——华南理工大学

▼加入我们，你可以怎么做？

中国 Me Too 终于来了，声势浩大的高校反性骚扰联署之后，我们还能做些什么，以更好地普及反性骚扰知识、推进性别平等呢？

这个妇女节，除了休假、买买买，获得一句“女神”的赞美，或者得到只有一天的平分家务“恩惠”，我们如何才能为它找到更多意义？

过一个更平等的妇女节，你可以：

1. 实名承诺反对性骚扰，不性骚扰 Ta 人；
2. 撰写反性骚扰宣言，并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在新浪微博@女权之声、@让性 sa0 扰见光，并加上话题标签#三八反骚扰；
3. 跟身边的人们做一次反性骚扰倡导。

我们希望在 3 月 8 日晚上 24 点前能有 3.8 万条#三八反骚扰#微博，让性骚扰之恶持续见光，让更多人参与到反性骚扰行动中。

高校反骚扰相关文章报道

2018.1.8 《所以校园性骚扰制度该是什么模样？》

作者：刘明辉

来源：橙雨伞公益

转载链接：https://gongyi.ifeng.com/a/20180110/44839007_0.shtml（凤凰网公益转载）

年初，女博士实名举报北航博导性骚扰，称有 7 名女生受害的新闻引发网络热议，一场声讨性骚扰的群众运动方兴未艾。网友激愤于其中的权力关系，抗议强权者滥用职权对弱势方的凌辱。

在所有性骚扰中，掺杂权力因素的性骚扰危害最重。不仅损害其身心，而且危及受害人的生存权。

对职业前程的忧虑、抵抗所引发的来自施害者的恫吓，常常使受害人不得不三缄其口。

隐忍对外传递出去的信息是“这可以接受”；对内是误食苍蝇般恶心和蚀骨般疼痛，其后果必然是雪上加霜。

待受害者“武装到牙齿”，足以逃离罗网，心理强大得不再在意俗人泼的污水，才站出来指控性骚扰者时，如果性骚扰不是仍在持续，基本就超出了 1 年的诉讼时效；如果没有时效中断、中止情形，原告就失去了胜诉权。

正如西方法谚云：“法律不保护那些躺在权利上睡大觉的人”。

因此，受害人需要制度保障。

“一个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变成好人，一个坏的制度可以使好人变成坏人”

确实，只有“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才能从根本上遏制愈演愈烈的权力关系中的性骚扰。

那么，如何“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呢？

立法机关应当出台明确的惩处性骚扰规范。例如，教育部可以出台规章，责令每个学校，尤其是高校，均须出台防治校园性骚扰制度。

在这方面，大陆以外地区可资借鉴的经验非常丰富。例如，**香港科技大学于 2004 年出台的防治性骚扰政策，明确规定了性骚扰定义和解决途径。**

港科大的防治性骚扰政策规定：**性骚扰是指一人对另一人提出不受欢迎的性请求，或不受欢迎的性方面的好处的要求，和其他具有性本质的言语或身体行为。**

香港科技大学在防治办法中给出了性骚扰的一些具体例子。(内容见下图)

2.4 性骚扰的例子

2.4.1. 性骚扰与自愿的性接触的不同，在于它涉及强迫、威胁或不受欢迎的性要求。性骚扰的涵盖范围由具威胁性的性别歧视至性侵犯罪行不等。在不限《性别歧视条例》中对性骚扰的定义的原则下，以下行为也可视为性骚扰：

- a. 不受欢迎的性要求，例如猥亵的目光、姿势、触摸、抓弄或故意摩擦他人身体；
- b. 明示或暗示性方面的合作或给予性方面的好处有助某人在就业或学业方面更进一步；
- c. 不受欢迎并涉及性的言语、表情或行为，例如与性有关的带有贬抑成分或有成见的言论；不断追问某人的性生活；及
- d. 涉及性的行径，制造一个有敌意或具威胁性的环境，例如在工作场所/课室/学生宿舍说色情或淫褻笑話；展示有性别歧视成份而使人反感的圖片或海報；發出與性有關而不受歡迎的電話、信件、電子郵件、或透過社交網站如Facebook、Twitter或任何其他形式的通信。

截图自《香港科技大学性骚扰政策》

其解决途径包括正式与非正式两种。非正式解决程序没有书面记录，是通过私人调解而非公共制裁来制止骚扰。因为**性骚扰越早获得处理，越可使指控人和被指控人免受潜在的损**

害。所以当某人感到被性骚扰时，他或她可以首先采取非正式的解决途径。

非正式的解决途径包括直接与被指控人谈话，或是寻找一名容易相处的调解人，如上级、学生辅导员、学监（hall warden）或其他管理人员。这些人可以为投诉人提供意见和支持，也可作为投诉人和被投诉人的非正式调解人。监管人员有责任确保在工作场所和教育环境中消除性骚扰。

5. 處理性騷擾

5.1 非正式的解決途徑

- 5.1.1. 性騷擾愈早獲得處理，避免造成衝突的機會便越高，免令雙方受到損害。當一個人感到被性騷擾，他或她可以先嘗試循非正式途徑解決。非正式的解決程序旨在透過私下的調解來遏止騷擾行為。
- 5.1.2. 非正式解決程序可包括直接與答辯人對話或尋求一名代表，這名代表可以是申訴人的主管、學生輔導員、宿舍舍監或申訴人信賴的任何其他主管人員。他們可以向申訴人提供意見和支持，以及充當申訴人與答辯人之間的非正式調停人。
- 5.1.3. 在這個階段，男女平權組長可提供有關非正式或正式申訴的一般程序的資料。但在接獲正式申訴之前，男女平權組長不會聆聽事件詳情，或給予任何意見。
- 5.1.4. 主管人員有責任提供一個不存在性騷擾的工作場所及教學環境。若主管察覺有可能構成性騷擾的行為，便不應坐視不理，姑息縱容。當主管得知有關行為，便應為犯事者進行輔導，嘗試循非正式的途徑解決問題。
- 5.1.5. 若未能循非正式的途徑解決性騷擾的情況，或申訴人認為只有提出正式申訴才可得到緩解，則可按照本文件第5.2條的申訴程序提出申訴。

截图自《香港科技大学性骚扰政策》

当发生性骚扰行为时，监管人员不应以忽视来宽恕该行为。当这种行为被监管人员得知后，他或她应该向侵犯人提出建议，并试图通过非正式途径解决此问题。

当非正式途径无法解决性骚扰事件时，或者某人相信只有正式投诉才能提供救济，他或她可以启动一个正式的投诉程序。

香港科技大学正式的投诉程序是投诉人通过与性别平等官员（GEO）会面，在 GEO 办公室中留下书面记录。

GEO 提供投诉人可用的选择、服务、救济和程序方面的建议，获得投诉行为的证人信

息以及其他有关被指控性骚扰行为的证据，帮助他/她起草投诉书。

GEO 将在投诉之日起一月内决定投诉是否真实。他或她将对投诉人的指控进行初步调查，包括与投诉人指定的所投诉的性骚扰行为的证人秘密会面。根据调查，GEO 将决定是否继续处理投诉。

一旦 GEO 决定不再继续处理此投诉，GEO 将与投诉人见面，解释这一决定的依据。如果投诉人对解释不满意，他或她可以向性别歧视委员会申诉。

性别歧视委员如果认为投诉人的申诉成立，应该指定 GEO 继续处理投诉。性别歧视委员会对此事件的决定在校内为终局决定。

Equal Opportunities Commission (EOC) 是香港政府辖下的法定机构，专责香港的反歧视工作，于 1996 年成立

调解程序不应超过 45 日。如果被投诉人拒绝同意提议的救济，并且否认性骚扰指控，GEO 将启动对投诉的正式的听证。

听证程序应在调解失败后 1 月内进行。性别歧视委员会主席应任命一个听证小组。听证小组一般由三名成员组成，至少一名成员来自性别歧视委员会。应有一名记录秘书，不参与小组的讨论。

GEO 不能是听证小组的成员，此举是为了保证公平和深入地考察投诉；

听证小组的成员与投诉人或被投诉人之间不应存在利益冲突、成见或偏见；

听证小组的讨论应是保密的；

听证小组应在听证结论做出 7 日内向性别歧视委员会主席提交书面报告。

如果听证小组认定有性骚扰发生，应通过性别歧视委员会主席向大学行政管理机构建议以下一种或多种救济方式：

- 1) 被投诉人应停止被投诉的行为；
- 2) 被投诉人不应与投诉人进一步接触，为此小组可以推荐重新安排投诉人或被投诉人的工作；
- 3) 被投诉人应该接受心理辅导或治疗；
- 4) 学校应对被投诉人进行纪律处分，本案的听证小组可以推荐可以采取的处分措施。

被投诉人或投诉人可以在 30 日内针对听证小组的决定向校长或校长指定的人员申诉，他们可以肯定小组做出的决定和救济措施，或肯定决定，但是改变救济措施，或驳回小组的决定。

如果投诉行动可能构成刑事犯罪，GEO 会建议投诉者向警方报告。如果在某一时刻发现投诉是恶意的，可对投诉人采取纪律处分措施。

上述制度体现“预防重于制裁”的理念，兼顾效率与公平。着眼于及时处理性骚扰投诉以避免损失扩大，对受害人及证人全程尽量保密。

其救济方式不仅有隔离双方的措施防止二次伤害，还关注当事人所需要的心理辅导或治疗。强调只要性骚扰事实成立，学校就应给被投诉人纪律处分。目前，已有 13 所香港高校设立了平等议会委员会。

假设北航有此类严谨而具体的制度且培训到位，那位博导绝不敢对学生那样肆无忌惮地伤害。而如果北航出台了此类制度，“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则将获得社会各界盛赞。其示范效应将引领各高校健全防治校园性骚扰制度，这远比处罚某个人的意义重大。

受害人确实需要制度保障，每一位有良知、有机会、有能力制定防治性骚扰制度的人，不论是从法制建设上推进防治性骚扰规范，还是从道义上声援勇敢地举报人，都正当时。

2018.1.11 《“#MeToo”在中国的一次大范围流行：学姐学长们出手了》

作者：魏倩

来源：好奇心日报

原文链接：<https://www.qdaily.com/articles/49098.html>

#MeToo 在中国以一种不一样的方式突然成为一个热点——或者说它正以中国的方式变得越来越敏感。

这可能是罗茜茜也没想到的。

新年第一天，在美国硅谷工作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00 级本科生毕业生罗茜茜发出了她实名举报的第一封公开信——《我要实名举报北航教授、长江学者陈小武性骚扰女学生》。罗茜茜在信中说，2004 年底到 2005 年读博期间，副导师陈小武曾多次对她进行性骚扰，“在陈某手下读书的几年，是我人生的噩梦，因为被欺负的太厉害，出国前还得了抑郁症，幻听幻视，是吃抗抑郁药维持下来的。”

这个公开信在微博上用账号 @cici 小居士 名义发布。这个时候，它看起来还是很通常的美国 #MeToo 采取的形式——“我控诉”悲剧事件本身，我揭露，我呼吁更多的人勇于面对……到 1 月 10 日晚上，事情已经不一样了。来自 52 所高校的联合签名参与者，他们希望有一种制度化的保障——高校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可以理解成是来自学姐学长们对学弟学妹们的保护。

1. 何息，罗茜茜

何息是最早写公开信的人。

半年前，2017 年 6 月，即将从西安外国语大学毕业的何息了解到当时校医院的疑似性骚扰案例和校外的尾随事件，曾给学校校长信箱递交过一封信件：建立校园性骚扰防范机制，提议校方能健全相关机制，防范类似行为发生。

这个意见当时收到了反馈，7 月，何息参加过校内的一次座谈会。后来的见面会上，相关领导也承诺，会组织专家进行评估，好好研究。

在 1 月 1 日早上何息看到罗茜茜那条微博的时候，突然想起来：进展呢？到什么地步了？

如今已经毕业了的西外校友何息，给校长王军哲写了一封公开信。

和罗茜茜一样，何息在联名信里用了真名。在信里，她提到 2014 年厦门大学博导吴春明被举报性侵博士生事件，提到北京电影学院侯亮平和阿廖沙事件，提到“保研路”、陈小武和罗茜茜。何息在信中总结说：在校园性骚扰案件中，施受双方往往存在直接的权力关系，涉事教授动用权力威胁受害者，压制案件上报处理，这也是校园性骚扰成为“公开的秘密”的原因所在。在信的末尾，何息写道，“这就是今天我表达对西安外国语大学的信任、自豪和爱的方式。”



部分联名信中的教师性骚扰案件汇总

1 月 2 日，这封信经由校内社团微信公众号发出。3 个半小时后，公众号负责人告诉何息，导师让她们把文章删掉。何息只好截图留了文章，开始思考这事儿还有没有其他解决方式。那边罗茜茜实名举报的公开信的影响力还在继续。

1 日当天发出公开信之后，当天下午，文章已经获得超过 15000 次转发。当晚七点左右，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官方微博作出回应，校方接到举报后已在第一时间成立工作组，涉事教授陈小武的工作被暂停。

1 月 4 日中午 12 点，她向校方发布了一封只有一个名字的联名信：《给北航的联名信——请别辜负我们的勇气和期待》。在得到北航官方“成立工作组”的回复后，罗茜茜提出要将对陈小武的调查公之于众。与何息的那篇公开信类似，她希望最终借此机会可以建立“校园性骚扰防范与应对机制”。

因为身处事件中心，罗茜茜的第二封公开信同样引起大量传播，在北航校友间流传之后很快就有了上千人联署，其中年龄最大的联名者已经 82 岁。

2. 白纸

更多的人还在参与进来。

白纸在看到罗茜茜第二封公开信的时候，想到的是 2016 年在北京师范大学流行的一篇文章

章《沉默的铁狮》。

将近一年半以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2013 级本科生康宸玮发布了自己历时 4 个月完成的调查报告。这份全名叫《沉默的铁狮——2016 年北京师范大学校园性骚扰调查纪实报告》对北师大全年性骚扰事件、性骚扰事件地域分布等做了统计，除了常见的露阴和偷窥事件，他还在报告里用一整章的篇幅描述“北师大某学院副院长”对女学生的性骚扰始末——事件主人公“s 教授”甚至一度成为校内论坛最热词汇。

与何息遇到的问题一样，时间让人尴尬——直到康宸玮和白纸毕业，校方对“s 教授”的解聘流程依然没有走完。

还是与何息一样，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硕士毕业生、校友白纸也觉得应该做点什么。

1 月 4 日，一封由白纸执笔、结合了原初两封公开信模版和北师大校园实际情况的信件被递送到了北京师范大学校办邮箱。

这封信里，提到了后来广受流传的“五个一”：

1. 给全校每个教职工做一次有关防治性骚扰的培训；
2. 给每位同学上一堂反性骚扰的课程；
3. 每学期展开一次性骚扰的网络调查，让学生可以对性骚扰、抑郁、焦虑等情况进行在线匿名反馈；
4. 设置一个接受性骚扰举报投诉的渠道，包括信箱、邮箱、电话等；
5. 明确每一个受理性骚扰行为投诉的部门，以及一个负责人。

3. 张累累，白纸，何息

张累累觉得应该让更多的朋友给自己的母校写信，建立一个全国高校的反骚扰联盟。

1 月 5 日，张累累联系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的微信公号“橙志”，将白纸写的公开信进行了推送。张累累本人也是一个女性公益组织的热心人士，在微博上，她是 @女权行动派更好吃 的运营者。2017 年 5 月，她曾经在广州发起过“我是广告牌，行走反骚扰”的公益活动，背着众筹来的反性骚扰地铁广告牌生活了 30 天，并在个人微博上分享经历。

拿到文章后，橙志的负责人接到导师电话，说，白纸的联名信需要删除。

北师大的文章删了，南华大学的联名信却在同一天上线。1 月 6 日，北京邮电大学、中山大学、西安培华学院、南京师范大学等 13 所大学跟进联名，1 月 7 日汕头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等 6 所……截至 1 月 10 日，已有 52 所高校参与到联署之中。

与此同时，何息发表和被转载在十几个公众号上的联名信等内容已经被删除了无数次，文章大都活不过 3 个小时。何息在个人微信公号里前后跟进 9 篇文章，最终留下的只有阅读量较少的 1 篇。1 月 6 日，何息发现，如果在文章下评论中打出“性骚扰”三个字，微信后台就无法收到此条留言，当然也不能回复。



何息个人微信公众号的历史记录

直到现在，自 1 月 9 日西外校方签收邮件以来，何息尚未收到任何回复。

4. youth

何息和白纸的信件都直接由校方出面建议删帖。白纸在 1 月 4 日当天还接到了久未谋面的导师电话。

电话那头，导师劝他，推动社会政策改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联名信的联署者们似乎也很懂这个道理，这些学长不建议未毕业高校成员参与发起公开信，即使想要联名，那些信件的最后也会贴心的附上一句：在校学生有顾虑的请注明，我们会保密个人信息。他们的担心来自国内高校的回应和压力。

但回应未必都是不好的消息，虽然也有点梦幻。9 日晚，中山大学的校友称，参与联署人数已经达到 118 人，当他们将建议信和联署名单发送到校长邮箱时，收到了一份自动回复。他们开心地把截图发了出来。

比起他们，youth 要幸运一点。8 日凌晨，正放寒假的她发出了属于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的公开信。第二天还没起床，就接到了校内老师的电话。有老师发链接给她，事实上，学校之前就已经建立了相关的性骚扰防范条例。因为这是一所由北京师范大学和香港浸会大学合办的国际学校，所以这个用于入职培训的防范条例也是英文版本。

这已经是 youth 第三次给校长写公开信。第一次，2016 年，由于学校复习周太短的问题，她曾发起和校长吴清辉的公开对话，收集到 100 多个签名；第二次，youth 在新校园启动会上被选为发言代表，她把这件事写进了发言中。她觉得，这次防性骚扰公开信也应该和前两次一样，得到校方的尊重和鼓励。

9 日下午，youth 又得到了一个好消息：学校已经看到信件，想在 10 日约她面谈。

这可能是从 1 月 2 日何息那个公开信发出来以后，他们听到的最好的消息了。

youth 把校方回应发在了朋友圈里，她得了 44 个赞。

youth 还是为 10 日的“面谈”做了很多准备。她计划，在和校方谈话时，一定要把现有条例的不足仔细讨论清楚，比如为什么作为学生的自己以前不知道这些条例？一旦违反又将有什么处罚？以后要怎么进行职工入职培训？

截至 11 日凌晨，youth 还没有回复我们她在 10 日和校方对话的进展。

5. 马东，youth

现在，何息给试图新加入者给的建议是：请大家力所能及的保证安全。

北京大学的马东还是很有信心。

北大的联名信已经拿到了 200 多人的联署，在校生人数超过了毕业生。他与我们采访的其它参与者有点不同：他是男生，他是在校生，10 号上午还在忙活专业课考试。

他们已经给校方发了邮件，但还没有得到任何正式回应。身在北大，接触的东西颇多，马东说，即使这次参与联名最终没能真正建立高校防范性骚扰机制，也许这也算自己参与社会生活的第一步。他现在唯一的担忧是，马上要放假了，学校不会把这件事拖过去吧？

youth 9 日晚上还在筹划如何与学校对话的时候，感慨：“其实除了建立这个防性骚扰的机制，要在学校开设课程，做教职工培训，我觉得额外诉求还是要有一个和学校民主对话的渠道和平台吧，我写了三次公开信，都没有见到校长，我实在不想再有什么事情再通过写信来跟他交流了。”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何息、白纸、youth、马东均为化名。)

2018.1.16 《站出来，说我也是：中国高校反学术性骚扰，从集体沉默到星火燎原》

作者：刘雪妍

来源：Vista 看天下

原文链接：

https://v20.tp.wkread.com/index.php/WeiXin/Share/zkShare/article_id/9691/from_user_id/140117/share_type/1/from_article_id/9691?target=weChat&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真正的曙光！”

1月14日晚上，看到“教育部决定撤销陈小武‘长江学者’称号”的消息，黄雪琴激动地截图发了朋友圈，并附上这五个字的评论。

她特意划出这条新闻的最后一句——“教育部将会同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建立健全高校预防性骚扰的长效机制”。身为罗茜茜的代理人，黄雪琴一下子觉得，过去半个月里为此付出的一切努力“都值了”。

1月1日，一封来自大洋彼岸的举报信打破新年的宁静——旅美华裔女学者罗茜茜公开实名举报其博士生导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长江学者陈小武，称12年前对方曾对自己实施性骚扰行为。

犹如平地炸出一声惊雷，次日，西安外国语大学校友率先发出公开信，建议母校以此为鉴，建立反性骚扰防治机制；1月4日，罗茜茜与其他北航学子也发出了同样内容的联名信。

倡议高校建立反性骚扰防治机制的呼声，开始在国内的许多大学校园涌动——这恐怕是罗茜茜和黄雪琴也始料未及的。截至1月12日，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厦门大学等六十余所高校的数千名学生纷纷公开呼吁母校关注性骚扰，建立反性骚扰机制。当天，还有网友在知乎上爆料，称自己被对外经贸大学薛姓副教授猥亵性侵，爆料女生坦承是受了罗茜茜事件的影响。

一场针对“学术性骚扰”的中国版“MeToo”自救行动似乎露出了苗头。

“窗口”打开了

1月8日，发出《武汉大学，是时候站出来了！》的推文后，张累累成为了“万人致信母校反性骚扰”行动的一员。

张是一位女性公益组织的热心人士。在此之前，她曾进行过一场不太成功的“运动”——为了呼吁反性骚扰，张累累化身“人肉广告牌”，背着“诱惑非借口，停止咸猪手”的标语走在大街小巷，但那次活动在半个月之内就被叫停了。

这一次，在写给校长的信中，她一改往日张扬，严谨地引用了武汉大学校友韦婷婷撰写、广州性别教育中心2017年4月发布的《中国大学生在校和毕业生遭遇性骚扰状况调查》，其中显示75%的女生曾遭遇过性骚扰；全国妇联2014年进行的一项针对15所高校大学生的调查也表明，经历过不同形式性骚扰的女大学生高达57%；2014年至2018年内曝出的13起高校教师性骚扰事件，1/3查无后续……

广州性别教育中心发布的《中国大学生在校和毕业生遭遇性骚扰状况调查》。(网络图)

与此相对应的是，广州性别教育中心和北京义派律师事务所于 2016 年发布的《高校性骚扰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在国内多个城市收集的 6592 份调查问卷显示，超过一半遭遇高校性骚扰者选择了沉默和忍耐，真正向校方或者警方报告或报案的人不到 4%；在选择不报告校方或者警察的原因中，“报告了也没有用”占至近六成。

上述《报告》发布者曾向全国 113 所 211 高校寄送了关于高校性骚扰情况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结果显示，**仅有 13 所高校回复，表示开展了防治性骚扰的教育，没有一所高校有专门处理性骚扰的部门或流程。**

而就在张累累发文的同一天，大连外国语大学校长刘宏在收到本校学生发出的公开倡议后表示支持，并公布了一位教师的联系电话，称如果学生遭遇性骚扰，还可以直接写信给她。

尽管这样的回应与学生们提出的“明确预防性骚扰的教师行为准则”、“明确遇到性骚扰应如何举报、申诉、调查、问责和惩戒的规范程序”的诉求还存在差距，但随着罗茜茜事件曝光后，越来越多的性侵和性骚扰受害者从高校站出来。张累累觉得，她所期待的“窗口”打开了。

“我们要有自己的标签”

就在陈小武被摘去“长江学者”称号的前几天，大洋彼岸一场盛大的授勋仪式——金球奖拉开了序幕。

这届金球奖上，群星们进行了一场自发性、集体性的群体行为艺术——为抗议好莱坞性侵丑闻，她们统一身着黑色礼服。

这股反性骚扰的强风暴，是“MeToo”行动的延续。

去年 10 月，《纽约时报》刊登了关于哈佛·韦恩斯坦的性骚扰新闻，引起轰动。美国女演员艾丽莎·米兰诺 10 月中旬在推特上发起了#MeToo 话题，鼓励曾被性骚扰或性侵的人勇敢讲出自己的故事。

短短一周内，使用#MeToo 标签的用户数突破百万；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MeToo 如同一场无法预测的闪电风暴，席卷全球 80 多个国家，累积近 2000 万的贴文。

很多有社会影响力的女性接力公开披露自己遭遇的性骚扰，美国的各行各业都出现了“打破沉默者”，他们撕开了诸如奥斯卡影帝凯文·史派西等名人的假面。随后，好莱坞超过 300 名重量级的女演员、编剧、导演、制片人以及娱乐界的高管又联合发起了“Time's Up”运动。

然而彼时国内的社交网络上却平静如水。正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社会学的七七记得，当时新浪微博上#Time's Up 的话题底下，算上她自己，只有三个人使用了这个标签，“还都是海外留学生”。

有人佩服好莱坞明星的勇气，但亦断言这件事绝不可能在中国发生。七七看了，心里堵

得慌，她决心做出改变。此时正值罗茜茜事件曝光，新闻推送中一张写着“Me Too”的图片，让七七找到了契机，她决定以#metoo 在中国#发起话题。

虽然借了国外运动的名头，但七七强调这并不是美版活动的复制，她希望#metoo 在中国#可以成为一把雨伞，将任何形式的性暴力、家庭暴力、性骚扰和性别歧视都包含进去，用正面的舆论力量感染、凝聚更多的人，让大家意识到这些问题，再去实实在在地解决这些问题，“发声不是宣泄，而是为了推进”。

她的初衷是希望这些声音“可以像浪花一样触及到一些人”，“在你的身上哪怕只溅了一滴水，你感受到了，这就很好。”

短短几天之内，这个话题在微博上迅速升温。截至发稿，话题阅读量已经超过 400 万，引发相关讨论 4171 条。七七不得时刻盯着手机，各种社交软件的消息提醒音密集地响起。而在此之前，她自称因为内向且社交恐惧，并“不太会用微博，很少回复微信，也没有用过 Twitter 和 Facebook”。

事实上，自从发起#metoo 在中国#的话题后，七七几乎就“忘记了时间”。

温哥华连日阴雨，她房间里的白炽灯通宵亮着。“教育部撤销陈小武‘长江学者’称号”的消息传出时，当地时间已经是凌晨两点。

“积累了太多情绪，北航这个事，让大家都有种强烈的期盼，一定要有一个结果，一定要让高校正视性骚扰这个问题，真的去处理这个问题。因为那不是个导师那么简单，那是权力对女性的不敬。”七七说，原本她还在网络上呼吁大家向教育部发出联名信，没想到信还没寄出，第一项诉求就已经达成了。

“沉默是有代价的”

参与过话题讨论的人都知道，这个结果来得多么不容易。

在七七的话题下，小虾曾以“沉默是有代价的，发声不能停止”为关键词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中学时，曾有老师对她进行了强行摸手、勾肩等身体接触，而且这一行为就发生在有其他老师在场的办公室里。

迫于对方的权威，尽管她当时十分慌张害怕，却也不敢反抗，更不敢告诉家人，只能假装镇定。“沉默是有代价的。”事后小虾向《Vista 看天下政商智库》记者回忆，这段经历让她产生了心理阴影，看到类似消息，那些记忆就会扑面而来。

2017 年从清华大学社科学院毕业后，小虾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深造。她发现，国外的研究生在入学前必须参加一个关于性骚扰的课程，时长 1-4 小时，既有视频和文字内容，还有简单的考题。从什么是性侵、什么是性骚扰到遇到不公应该找什么机构什么组织，学校的角落里都会有各种告示。

而在国内，性骚扰事件之所以在校园和职场屡见不鲜，一方面由于骚扰者认为自己的行为不会造成什么后果，不用承担责任；另一方面则是受害者不敢发声，形成了恶性循环，“有时迫于权威，碍于周围目光，大家都摆出一副息事宁人的态度。”

南华大学公开信的发起人台风回忆，在学校时，她曾听同学说过，“某个老师靠我特别近，比较不舒服”，“酒桌上有人一直敬我酒，让我不舒服”，大家似乎只会用到诸如“不舒服”、“不太好”这样的词，并没有提到性骚扰，“这是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性骚扰，遇到性骚扰该怎么办，所以学校更有必要去告诉大家。”

然而即便是引发公共讨论的罗茜茜事件，校方启动调查之后也迟迟没有做出结论，直至1月11日深夜，北航才宣布，撤销该校教师陈小武的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职务和教师职务，并取消其研究生导师和教师资格。

一位知情者说：“对性骚扰来说，她们（注：指投诉的女生们）已经提供了很完整的证据链，但对方（注：指北航校方）却以性侵案的标准，要求提供更多证据。”

独立媒体人吕频在 FT 中文网撰文指出，当性骚扰举报走入这样的困境，可以看到的是，和学生与骚扰者之间的权力不对等相比，学生与学校的之间的权力不对等，是最终导致此类性骚扰问题无法被解决的原因。

“个体的发声程度总是有限的，被封杀在所难免，”声音温柔性格内向的七七说，“但以卵击石也要发声，只要有行动就会有希望。”

“这不是结束”

校园性骚扰刚开始进入人们视线时，很多媒体以“不正当关系”来形容，七七对此愤愤不平，“环球时报、澎湃新闻、澎湃视频、腾讯视频它们的报道都在避讳，提到性骚扰的时候，都把重点放在老师夺走了学生的‘初吻’上，就是不说性骚扰，这很奇怪，为什么不说？”

事实上，不只是媒体在回避，学校似乎也在避免将校园性骚扰一事“搬上台面”。

早在2016年8月，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康宸玮发布轰动全国的校园性骚扰调查报告《沉默的铁狮》，学校官方在两天后发出绝不姑息的声明，但如今五百多天过去了，校方仍然没有做出任何通报，被举报的教授依然出现在各种学术场合。

1月8日，在得到了439名武大校友的支持后，张累累的推文被删除；同日，北大联名信被删除……“性骚扰”很快成了“敏感词”。身在法国的北京语言大学公开信发起人刘舒怡发现，微信后台留言中，好几个同学在谈及“性骚扰”一词时直接用拼音首字母“xsr”代替。刘舒怡认为，这说明他们潜意识里或许仍然觉得谈性是羞耻的。

她一度希望母校能针对联名信中提到的问题给出明确的答复，却只等到了北京语言大学师德建设机制中的寥寥数语。而第一批发出呼吁的中山大学校友，则只等来了一封邮箱自动回复——这已经算是不错的结果，有人开心地把截图发了出来。

“没有积极回应的学校，一个是讳疾忌医，对此事有耻感，不能承认本校会发生这个事；另一个就是学校并不想接受公众的监督，不想让学校的名字在网上被挂出来，所以学校无法从积极的建设性的角度来理解学生的活动，就会做硬性的切割。”吕频向《Vista 看天下政商智库》记者解释。

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UIC）学生 Youth 是联署者中的幸运儿。1月8日凌晨，她发出《在 UIC，怎样才能有勇气说#MeToo》一文向母校“喊话”，天亮就收到了老师发来的“UIC 递交性骚扰举报流程”链接，其中既有适用范围和处理流程，也涉及到保密性、对举报人的保护以及诬告的后果。学校还承诺，将逐步通过温和的方式将该制度正式介绍给同学们。

公开信发出去的当天下午，教了 Youth 一年专业课的美国老师特地给她发了一条微信：“I'm so proud of you（我很为你骄傲）。”

1月9日，法国100多名娱乐、出版和学术界的法国女性在《世界报》上发表公开信，对#MeToo进行公开控诉，认为在社交媒体上描述的被性侵犯的经历是一场矫枉过正的猎巫运动，造成了一种极权氛围，此事引发了各方的口诛笔伐。

在吕频眼里，这些人“想太多了”，“所有人都有说‘是’和‘不’的权利，我们这个社会应该尊重所有人，要在不同性别之间创造一种平等的氛围。被消声、被删除、被威胁、被恐吓，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下同学们还敢做这个事情，有满腔的热情，参与度也非常高，了不起。”

吕频坦言，校园性骚扰的脱敏，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让更多的人发声。“如果这次从学生而起的 metoo 可以为解决男女平等自由地交往合作、共同进步的问题提供一些思路，那就更好了。”

1月14日，教育部做出回应后，台风依然坚持原计划，在1月15日将公开信寄出，继续督促“有关部门”认真研究高校与防性骚扰的长效机制，她说，“这不是结束”。

刘舒怡也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开端”，她用“我们一起先高兴五分钟”来表明自己的态度，接着提笔给学校写了第三封信。在这份信的末尾，她引用了鲁迅先生的话：

“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之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地消失，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

（应采访对象要求，张累累、台风、小虾、Youth、七七均为化名）

2018.1.17 《在逆风中前进的反性骚扰行动者》

作者：李钊滢

来源：公号“李钊滢”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iImqXMZcwmCPr4qLPoFvbg>

1

2014 年，七七转学至国外读书，因为生病导致激素紊乱，体重增加了四十斤，发胖之后，七七发现身边的人对自己的眼光开始有了异样。

在大家眼中，她从乖巧清秀的“瘦女孩”变成了失败的“胖女孩”，就连七七的母亲也气愤地对七七说：“你现在连吃都掌控不了，怎么掌控得了你的人生呢？”

听到母亲的责骂，七七瞬间呆住了，一个个疑惑的问题就像是过年时放的鞭炮，瞬间噼里啪啦地浮现她的在脑中。

“为什么别人看到我的价值只体现在我形体的改变呢？即使她是最亲密的人。”七七百思不得其解。

出国后，七七发现国内外的朋友对自己的身材完全不一样的态度。

“国外的朋友看到我发胖之后，会觉得我这样也很美，但不会像国内朋友表现出‘你已经不是之前的你’那种冷漠的态度。”

不同朋友对自己身材的态度让七七开始反思，这不仅仅是国内外审美观念差异这么简单，这种对身材的评价其实是男权社会里压迫女性角色，并将之建构成具有“女性气息”的一部分。

“我想除了我自己，一定还有无数的女性受着同样的困扰和歧视，苛责着自己独有的美丽，甚至跟我好朋友一样因为节食维持身材患上了重度厌食症和抑郁。”

觉醒的意识在七七的心里生根发芽，从那时候开始，七七开始密切关注国内外的性/别议题。推己及人，则成为她后来投身于这场行动的准则。

2

2018 年 1 月 2 日，正在密切关注着#Time's up 运动的七七在微博看到了罗茜茜发的举报文章。

看完之后，想起国外从#Me too 到#Time's up 设立基金帮助女性，反抗职场性骚扰/性侵害等一系列行动，七七把文章转发到了自己的朋友圈，并写上了自己的感想：

“从 2017 年由硅谷到好莱坞而后席卷全球社交网络的‘#Me Too’运动，到 2018 年初的 300 名好莱坞女星发起的 Time's up，这不是结束。2018，#Me too 在中国，才刚启航。”

发完之后，七七点开微博上#Me too 和#Tme's up 的话题看了一下，然而微博上当时这个话题是明星 / 欧美类，其中讨论性骚扰的事件寥寥无几，只有零星的两条微博赞叹此活动的意义，同时表达了这个话题无法在中国发起的悲观态度，还有一些人把这个话题作为展示自己生活的“我也是”，这样的搜索的结果让七七有点诧异。

被微博上悲观的态度深深撞击的七七坦言：“那时候我很愤慨，脑海里就在想：如果每个人

都在悲观地等待改变，那么改变永远不会发生，沉默是暴力的帮凶。所以我想发起一个鼓励发声的话题，这个话题是关注中国本土的事实，可以凝聚发生的力量，而且标语要朗朗上口，听起来有亲切感。”

参考了一些朋友的建议后，七七创建了四个标签，但到底用哪个标签能更包容和贴近不同阶层的不同群体，并让 TA 们意识到这个话题与自己息息相关，七七犹豫了很久，最终确定了 #Me too 在中国这个话题，然后一鼓作气设计了海报，写了相关科普文章。

#Metoo在中国#很多小伙伴表示要想通过“Metoo”在国内打破对性侵害暴力的沉默远比在北美困难得多。但对困难的预知应当阻止我们发声么？不，我们不能放弃对话语权的争取，语言的力量是强大的，媒体是新的权力游戏的战场。虽然我们尚且无法主导，但从激发本土话题、集中讨论、鼓励真实地举报各领域内的性骚扰行为开始。我提议各位大咖都在相关话题#打破沉默反对性侵性暴力性别歧视#的帖子上用统一#Metoo在中国##说出来，别沉默#为中国的#metoo##timesup# 助航！中国的Metoo才刚刚开始！！@cici小居士



发起了微博话题后，七七跟朋友开玩笑说：“是时候需要我们积极地引导舆论了。”

3

在新媒体女性发起的反骚扰联名信活动后启发下，1月8日，七七通过长图的方式把写好的建议信在朋友圈开始传播。

发出建议信的那天晚上，七七收到了一位性骚扰受害者的私信，这让七七想起了过去在超市曾经遇见露阴癖的事情。

“在当下，我确实觉得自己是一个微弱的个体，不敢发声，也不敢去举报，即使我是在一个防治性骚扰制度比较完善的国家（温哥华），即使我是在华人超市。”

虽然鼓励发声是一件好事，但和当时惊慌失措的七七一样，不敢发声的受害者还有更多。个体的差异、健康、安全的舆论环境和谨防二次创伤等是七七在这场行动中要考虑的情况。



在得到了受害者同意后，七七用化名的方式把故事发了出来，继续代替有需要的个体发声，包括社交平台上一些匿名个体分享的校内被性骚扰的经历。

1月10日，一位校友在微博上提醒七七，链接因为不可描述的原因已经打不开了。

和七七一样被告知删除文章的高校发起人不在少数，为了避免再次被删，一些发起人删除了一些关键字，用繁体字甚至是民族文字的方式，先发文章后制长图提高传播度和扩大传播范围。

【联名信有了一次有意义的修改】#metoo在中国# ①新版联名信意在补充极为重要的一点：尽管国内女性为大多数性骚扰受害者，但未公开报道的男性受到性骚扰的案例不在少数。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不仅仅针对女性。②我根据川大联名人提出的质疑和好建议，对逻辑和措辞进行了修改，以求更严谨。③谢谢大家，这正体现了我们集体发声，不断质疑反思，汲取经验一同进步，推动制度建立和完善的过程！④请扫二维码加入我们做联名人！@七隻小怪獸 川大人站出来了！当半天内川大的联名者已超过270的时候，我被个体的影响力和集体的凝聚力深深震撼了。聚沙成塔，滴水穿石。千里之行，我们愿和母校一起始于跬步！@女权之声 @新媒体女性 @NGOCN @张累累累累 @Catchup性别平权工作室 @cici小居士#metoo在中国##metoo在中国#



借此机会，七七把不同的反馈信息重新整理了一次，根据网友提出的建议，七七在建议信里按照重要性、数据 / 证据、需求、建议四个部分梳理成稿。

“其实这次的建议信有两个变化。第一个改动是性骚扰的主体，因为之前我是根据大家的模板写的建议信，发出去之后，有人问我有没有查到男性被性骚扰的数据，那时候我突然一下子意识到在这封建议信里我一直没有认真性骚扰的主体其实不止女性，男性呢？还有多元性别群体呢？性骚扰有可能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所以我就从把‘她’改成‘TA们’。”

“第二个改动是因为当时在做致信活动的时候，一些媒体人联系到了我们，但是他们只想采访名校的发起人，但这种歧视学校的思想根本不是我们做这次行动的初衷，后来我就和何息（西外发起人）商量应该在我们的联名信中，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列出学校名单，让大家了解到这次活动的高校来自全国各地，学校的类型丰富多样。”

回忆到这里，七七忍不住笑了笑，说：“我修改了联名信好几次。因为我的联名人信任我，我更要完善这封信的内容使其看起来措词严谨又不冒犯，也花了不少时间把联名信、名单、校友留言和其他高校反性骚扰等信息排好版，将这些合情合理的述求整理成 PDF 和邮件，让校长在阅读的时候心服口服。”

4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看到建议信，不少人也就这件事跟七七分享了自己的观点和建议。

瑞是第一个在群里回应七七的人，因为一直生活在“耙耳朵”盛行的四川，瑞在生活中并没有遇到性骚扰的事情，直到看见七七在班群发出来的建议信，想起之前看到由真实事件改编的《素媛》和《熔炉》两部电影，瑞毫不犹豫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可能艺术作品的魅力就在于此。即使你不是亲历者，但这种精神共鸣会令你感同身受。其实我更希望现实中能如电影《水果硬糖》发展，但是现实的社会环境比如事发之后的人道关怀、刑事追责等都一言难尽，所以我觉得做好预防机制也很重要。”签完之后，瑞便把信息转发到了自己朋友圈，呼吁更多川大人参与行动。

和瑞看到建议信时的欣喜不一样的，房子第一反应是惊讶。

“提交建议信是一件好事，但这件事情最困难在于我的身边并没有人主动站出来去做。”

房子觉得性骚扰的概率就是 0 和 100，谁也说不清楚，那么为了避免这种在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其实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

至于这场行动最后是否会成功，房子觉得不重要，发起行动本身就是一件好事。

七七也不确定#Me too 在中国最后是否会成功，但一想起微博上悲观的评论，七七就觉得这件事非做不可，哪怕有一个人发声，多一个人知道#Me too，支持反性骚扰，七七就开心了。

随后，七七在微信群回复朋友们：我知道转发和发声可能暂时不会产生任何效果，但语言的力量是强大的，当更多力量汇聚时，终究有一天可以松动乃至扭转现状。

这种力量也吸引到了小白，小白是川大的一个在校生。

小白知道七七是在 FT 中文网上看到一篇描述中国版#Me too 的文章，文章提到了七七在川大发起的建议信，看完文章之后，小白在建议信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当被问到是否存在因签名被学校约谈的顾虑时，小白毫不在意地说：“我没有担心，因为我觉得这是很正当的行为，我作为男权社会里面的弱势女性群体没有理由不支持，虽然在当下的环境里很多正当的行为都被打压，但我对学校还是抱着信心。”

有人支持，就有人反对。

在七七通过长图发出建议信的第一天，身在国内的母亲看到朋友圈后，迅速发了信息希望她能删掉联名信，停止这种行为，毕竟“特朗普都被爆性骚扰，更何况其他人呢？我们国家这么多人，这个问题在比例上是微不足道的。社会太黑暗，不是靠你微薄的力量就能解决的，个体发声这种行为太危险了”。

想起之前与母亲因为性/别议题争得面红耳赤的七七看到信息后，不由自主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然后屏蔽了母亲。

七七说：“每个人都是渺小的个体，在历史的长河里的沧海一粟。但是正是这样的每一个个体，努力跳跃的每一小步，冲撞每一次边界，才会积累成历史性的突破和跨越。那么我甘愿做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个体，小，却不能放弃发声和希望。我相信我们所撼动的，在未来一定会聚集起来成为巨大。”

怀着坚定信念的七七并没有因为母亲的埋怨停止收集信息，而是继续查询反性骚扰机制的相关资料，准备之后把建议书和名单一起寄回母校。

5

“#Me too 在中国”代表一种支持，让受害者知道 TA 们并不孤单；代表一种聚沙成塔的力量；更代表一种抗争着希望。

这次致母校信是由高校学生团结起来，通过有限的资源在社交平台上发起反性骚扰的行动，也是“#Me too 在中国”整个风暴中的起点。

1月12日，“#Me too 在中国”第一次登上公益榜 TOP 1，阅读量上了 300 万，越来越多的人用 #Metoo 在中国 # 关注国内反性骚扰的话题，支持高校反性骚扰的建议信行动。

七七为这舆论环境里的积极改变感到欣喜。

1月14日，教育部承诺将会同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建立健全高校预防性骚扰的长效机制。

1月16日，学校的领导在微信回复七七：这次行动是为了保证校园里学生的安全，所以对此表示支持。

看到回应后，七七表示她会继续关注这件事的进展，毕竟教育部的回应只是第一步，她希望继续推动相关政策的出台。

七七说：“当#Me too 话题引起了大众关注后，如何鼓励发受害人发声时避免成为网络暴力的刽子手，如何提供大众有建设性的讨论空间和健康的情绪疏导的公共平台，如何处理热度下降、拒绝遗忘呢？这条漫长的路，道阻且艰。”

虽然联名信是一种好的方式，但简单的一个口号和一次行动并不能涵盖所有的情况，也不一定能直接或有效地帮助到所有人。

性别暴力、性别歧视等各种形式的的不平等，需要全面的性/别教育，需要更完善的心理咨询

和法律援助，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做理念倡导，最终改变社会观念和重塑性/别文化。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七七、瑞、小白、房子均为化名。)

2018.1.17 《中国妇女报 | 建立长效预防机制 防治高校性骚扰》

作者：宋利彩

来源：中国妇女报

原文链接：<http://paper.cnwomen.com.cn/content/2018-01/17/045665.html>

新闻背景

新年伊始，华裔女学者罗茜茜实名举报 12 年前作为她博士生副导师、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陈小武曾对她以及另外 6 名女学生进行性骚扰，并引发公众广泛关注。

1 月 11 日深夜，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其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经过调查核实，已查明陈小武存在对学生的性骚扰行为，根据国家和学校相关规定，决定撤销陈小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职务，取消其研究生导师资格，撤销其教师职务，取消其教师资格。

1 月 12 日，一名自称是北京在校生的女学生通过网络举报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薛某性骚扰。举报者称，薛某曾将她诱骗至其宿舍进行猥亵，事后还长期对其进行性骚扰。当天，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就此事给出回应称，学校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成立了调查工作组，已开展调查工作，并把正在国外进行短期学术项目研究的薛某召回。

1 月 14 日，教育部表示，根据“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管理有关规定，经研究，教育部决定撤销陈小武的“长江学者”称号，停发并追回已发放的奖金，已责成学校解除与陈小武签订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聘任合同。

1 月 16 日，在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续梅表示，对于近期举报高校教师性骚扰行为，教育部第一时间要求相关学校进行核查。教育部的态度始终是非常坚决的，对触犯师德红线、侵害学生的行为坚持零容忍态度，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

同时，教育部将会同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建立健全高校预防性骚扰的长效机制，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从制度层面入手做相关工作，保障、杜绝此类事件发生。

■ 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记者 宋利彩

1 月 16 日，教育部表示，利用师生关系对学生实施性骚扰，严重违背教师基本职业道德和操守，违反高校师德禁行行为“红七条”，将会同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建立健全高校预防性骚扰的长效机制，让我们看到了解决这一痼疾的希望。那么，在我国高校，性骚扰的现状究竟怎样？如何推动建立行之有效的性骚扰防治机制？国外有哪些经验可以借鉴？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高校性骚扰的现状

“北航女博士实名举报教师性骚扰事件反映了在高校中一直存在着的性骚扰现象，有些情况下，被骚扰者因为种种困扰或障碍不能将自己被骚扰的经历诉诸法律，或通过其他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有人站出来，是为了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为了避免有更多的受害者出现。”国家社科基金“高校性骚扰防治机制研究”课题组成员、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专业教研室主任王献蜜说。

通过课题组的前期调查，王献蜜告诉记者，目前高校中性骚扰现象有一定的比例，实施者有学校老师，也有学生，以老师所占比例较高，单次发生的性骚扰比较常见。高校性骚扰的主要表现是故意猥亵、触碰对方身体敏感部位，或者搂抱等挑逗行为、低俗下流动作等。

根据调查，王献蜜说，性骚扰给受害者带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心理方面，使受害者感到被羞辱，心理脆弱敏感恐惧，没有安全感；其次是名誉方面，受害者会被污名化，被同学或周围人歧视，这也是很多受害者不愿公开求助的原因之一。

“性骚扰频发的根本原因，在于高校缺乏体系性预防、调查、处置性骚扰的机制。”国家社科基金“高校性骚扰防治机制研究”课题组成员、中华女子学院法学院副教授刘春玲表示。

“2014年9月，教育部发布《教育部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禁止教师‘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但意见同时涉及的内容比较多，性骚扰只是其中一点。”中国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教授刘小楠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里面也存在观念问题，对于高校性骚扰问题的普遍性和危害性认识不足，对于涉及性的议题尽量回避，耻于公开讨论。另外，法律上对于高校建立性骚扰防治机制也没有做出强制要求和相应的惩处。”

可资借鉴的经验

刘春玲在“高校性骚扰防治机制研究”课题组担任域外经验考察的部分，因此对美国高校性骚扰防治机制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在她看来，这些经验在国内高校建设性骚扰预防机制的过程中可资借鉴。

在考察中，刘春玲发现，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各个高校陆续建立了防治性骚扰机制。而这种机制的建设，得益于美国《1972年教育法修正案》第9条禁止在接受联邦财政资助的教育项目或教育活动中实行性别歧视的规定。并且，美国教育部“公民权利办公室”，专门负责教育法修正案第9条在高校的实施。

通过考察，刘春玲发现，建立高校性骚扰预防机制，首先是学校对性骚扰要有旗帜鲜明的零容忍的态度。学校的基本义务是给学生提供安全、平等的受教育环境和发展机会，而性骚扰作为一种歧视行为不仅侵害了被害人的身心健康，影响被害人的学业，而且影响被害人未来的发展，性骚扰对被害人的伤害和影响往往具有持久性。“性骚扰的发生危害了学校的安全环境和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影响了学校基本义务的履行。因此，防范性骚扰是学校义务的应有内容。”

其次是高校要有预防和处理性骚扰的完备的制度设计，包括预防机制和处理机制。预防机制

方面,刘春玲发现,美国高校特别强调对教职员工进行防治性骚扰的培训,尤其是对手里把握一定资源、对学生有一定管理职权以及最可能跟学生接触的人员进行重点培训,比如教授。

“大学新生的入学教育课程里,也包括防范性骚扰的培训内容,重点告诉学生,什么是性骚扰,一旦受到性骚扰后该怎么处理,有哪些选择路径,可以向哪些机构投诉。而且,学校会将关于防范性骚扰的政策(包括投诉处理程序)的宣传简页张贴或放在最显眼的位置,方便学生取阅,同时作为一种警示,起到了很好的预防作用。”

在处理机制方面,刘春玲说,从专门机构的设置到接受投诉,再到对投诉进行调查、处理,美国高校有一套完备的制度和程序。专门的机构和完备的程序一方面有效防范了性骚扰的发生,同时保证对性骚扰事件进行处理时有法可依。在美国,一旦行为人的行为被认定构成了性骚扰,学校有权对其进行处理,比如对实施性骚扰的教授予以解聘,构成犯罪的,还将承担刑事责任,“这种代价是很大的,这对性骚扰行为人形成一种有效威慑”。

“因为性骚扰具有隐秘性的特点,只有受骚扰的学生敢于站出来举报,学校才有介入的机会。通过制度设计,有专门的机构对举报人采取救助性、保护性措施,使受害人不会因为举报而招致报复,可以打消受害人的顾虑。而完备的调查处理机制又能对潜在的施害人形成威慑,这样就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起到防治的效果。”刘春玲说,美国高校在调查核实性骚扰行为过程中所遵循的程序正义原则、强调对双方当事人同等保护的原则、对性骚扰行为的限制调解等,这些经验都可以本土化之后为我所用。

此外,我国香港、台湾地区以及芬兰、澳大利亚等国家都有预防高校性骚扰的成熟经验和做法。

推动建立我国高校性骚扰防治机制

近年来,关于建立高校性骚扰预防机制,还大学生一个安全平等的校园环境的呼声不断,部分高校也正在积极探索相关防治机制,并取得了一定进步,但仍有待改进的地方。

刘小楠表示,目前中国高校的新教师入职培训中主要还是强调教师教学和科研方面的要求和发展,对防治性骚扰的内容很少涉及,将杜绝性骚扰方面的教育和要求纳入教师入职培训,是高校建立性骚扰防治机制的第一步。其次,学校应该设立专门程序,有专门部门、专人负责性骚扰投诉和咨询,并且,负责接待投诉、咨询的老师应该熟悉性骚扰方面的法律知识,具有性别平等意识以及学生工作经验,调查过程中必须要注意对于受害人隐私权的保护,避免在调查处理过程中对学生的二次伤害,并为受害人提供心理疏导等补救性措施。

刘春玲也认为,学校应该关注对被害人的服务和帮助,尤其不能劝被害学生退学。在高校性骚扰投诉机构的设置上,刘春玲说,如果专门创设一个新的机构很突兀的话,可以适当整合学校已有的资源,采取嵌入的制度设计。另外,高校在调查核实性骚扰这种“准司法程序”上,要把程序本身的公正性作为一个基本的原则,而不是倾向性地认为性骚扰行为的存在或者不存在。

“对于学生,高校不应该回避学校中可能存在的性骚扰问题和风险,应该通过宣传手册、公告、讲座等手段和方式告知学生相关权利,如何防止性骚扰发生,以及发生性骚扰之后应该

怎么办。就是说，对性骚扰行为不仅仅是事后处理，更重要的是事前预防。高校防治性骚扰的工作必须制度化、机制化、常规化。”刘小楠建议，如果核实确定性骚扰行为发生，要根据情节、依据学校规定进行处理，比如警告、记过、降职降级，甚至开除。情节严重的话，也应该同时报告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王献蜜认为，在高校进行的防范性骚扰宣传教育内容中，应该包括维权意识教育、自我保护意识及方法教育、应对措施教育，也包括学生对于性骚扰看法的教育，减少对性骚扰受害者的歧视，使受害者在受到侵害时可以没有后顾之忧，能够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为了尽快推动建立高校性骚扰预防机制，刘小楠提出三点建议：一是积极推动相关立法，通过立法把性骚扰作为一种性别歧视类型加以禁止，明确雇主和教育机构在性骚扰防治方面的积极责任，如果不履行性骚扰防治义务，要承担连带责任。二是加强职能部门监管，教育部应该进一步出台部门规章或者相关文件，对高校性骚扰防治机制进一步明确要求。三是通过在高校推进性别平等与法律等相关课程，以及发挥媒体的力量，继续加强宣传和教育。

2018.1.24 《消除性骚扰靠师德？在世界名校 ta 们这样防治性骚扰》

作者：林爽、王笑哲

来源：女权之声（来自豆瓣）

原文链接：<https://www.douban.com/note/654736494/>

2018年1月16日，教育部针对近期引发关注的校园性骚扰事件再做回应：凡是触犯师德红线、侵害学生的行为，坚持“零容忍”态度，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发言人还透露：教育部目前也正着手研究建立健全高校预防性骚扰长效机制，将在已有工作基础上，会同相关部门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希望从制度层面保障、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

在此之前，北航对于陈小武的处理结果也被公布出来：撤销陈小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职务，取消其研究生导师资格，撤销其教师职务，取消其教师资格。陈小武的长江学者称号被撤销，奖金也依规被追讨。这样的结果确实让人欣喜，也令当事人和关注案件的律师都觉得在漫长的维权过程中看到了曙光。尽管如此，该事件也令无数关心国内高校发展和校园管理建设的人们意识到了现存高校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

陈小武事件得到教育部回应，但关于高校处理性骚扰机制问题的讨论才刚刚开始。为什么高校“谈性骚扰色变”？有校园性骚扰的发生是不是意味着这是一个“坏学校”呢？如何建立防治性骚扰机制？一个较完善有效的校园防治性骚扰机制是什么样的？

剑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京都大学、首尔大学、牛津大学、印第安纳大学、奥克兰大学……这些高校的共同点是什么？

答案是：它们都发生过校园性骚扰事件！

听起来是不是很可怕？

校园性骚扰并不是某国独有现象

数据显示:

全英学联在 2015 年曾报告每 5 个大学生中便有 1 人在第一学期受到性骚扰。

一份 2015 年针对美国 27 所高校的调查 (https://www.aau.edu/sites/default/files/%40%20Files/Climate%20Survey/AAU_Campus_Climate_Survey_12_14_15.pdf) 发现, 超过 20% 的女生以及超过 5% 的男生为性骚扰的受害者。

相似的, 澳大利亚 2017 年进行的全国性调查 (https://www.humanrights.gov.au/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publication/AHRC_2017_Change_TheCourse_UniversityReport.pdf) 发现有 21% 的学生在 2015-16 年期间遭受过性骚扰。

前文提到的这些顶尖大学还有一个共同特点, 那就是他们都有防治校园性骚扰的机制, 而这些机制中的预防、反应、调查和处理环节, 让校园变成一个更加鲜明地反对性骚扰的空间。这些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为性骚扰受害者提供了除了把痛苦压抑在心中的另一条救济途径, 即可以通过机制进行报告、获取公正。

在媒体上广泛引发关注的高校性骚扰事件不是个例, 校园内存在性骚扰现象也不是界定坏学校的指标, 而逃避和掩盖校园管理上存在的问题、甚至通过压制不同的声音来粉饰太平才是!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世界名校们的反性骚扰机制吧。

剑桥大学

剑桥大学虽是英国的老牌顶尖高校, 但校园性骚扰的事件也时有发生。幸而学校的纠错态度端正可嘉, 从讲师到学院领导, 凡是被曝光的事件学校都会严正处理。就在 2017 年末, 剑桥三一院 (Trinity Hall) 的高级讲师 Peter Hutchinson 就因频繁的性骚扰语言被证实而走人, 从被举报到被开除, 学院迅捷的反应机制只用了 4 天时间!

剑桥大学每年至少更新一次关于性骚扰行为的校园规定与条例, 如今的指导文件已经丰富而全面, 总体的指导文件分为 3 份: 《关于针对学生的骚扰以及不正当性侵犯的行为准则》(作为专门的行为警示与告诫书)、《关于针对学生的骚扰以及不正当性侵犯的解释文件》(定义如何构成对学生的不正当行为)、《学生信息的使用政策》(为保证学生的隐私受到最严肃的保护)。

懂得如何防治性骚扰, 也许还能帮你在剑桥找到一份工作!

剑桥大学在去年以 29 万人民币为起薪招收了英国第一任在校专职“性骚扰问题顾问”, 为学生和老师提供全方面的情绪、心理帮助, 并为学生和老师提供校园相关规定的咨询。

参 考 资 料 :

<https://www.studentcomplaints.admin.cam.ac.uk/harassment-sexual-misconduct/i-want-know-more-about-universitys-policies>

牛津大学

提起牛津大学，大概没人会首先想到，它竟然是 2017 年卫报统计出的英国“教师职工对学生”性骚扰事件最多的大学！相对地，牛津大学的反性骚扰手册则是全英高校对举报调查过程描述最详尽的资料之一。其中的各种细节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干货：

首先，一旦教师职工被举报，学校人事部主任（必须是主任级人员）必须全程参与并监督审查过程。如果举报人是学生，学生福利部主管人员（必须是主任级人员）必须随时到位，为举报人提供所需要的任何心理、取证、申诉等方面的帮助。

为了避免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学生在事件处理过程中受到压力，牛津的《教职人员对学生的骚扰行为处理手册》手册第一章还专门强调，学生不必在任何情况下听取任何人有关“私下解决”的建议；学生有权向学校直接举报申诉。

手册注明，在正式调查开始前，人事部主任将指明一或两位协调员进行事先协调，举报人在学生福利部的主任陪同下接受调解。如果事件需要启动正式调查程序，那么人事部主任与学生福利部主任将共同指名一位此前受过学校反性骚扰培训的、与当事双方无历史纠纷的第三方调查员。

1 调查员在与举报方确认好事件原因后，向被举报方提交书面说明书

2 调查员开始向事件各方相关人员取证

3 调查员需要向举报人、被举报人、人事部主任、学生福利部主任、以及被举报人所属的部门主管提交书面报告

一旦启动正式调查程序，手册注明需要在 20 天以内给出初步解决方案。

哥伦比亚大学

坐标纽约市的哥伦比亚大学针对包括性骚扰在内的“基于性别的不当行为”，有着有长长长长长长的——份政策文件（<http://www.columbia.edu/cu/studentconduct/documents/GBMPolicyandProceduresforStudents.pdf#page=22>），并建立了专门的“针对性别的不当行为学校办公室”。哥大的防治系统主要有以下几个部分：

预防和教育：从每个新生入校前的线上教育，到新生报到后的开学前教育，哥大都把反对性骚扰、性暴力等内容加入到必须了解的部分，明确告诉你：“在哥大，这些行为不被允许！”入学后，学校针对不同的群体（比如少数族裔、国际学生、LGBTQ 群体、曾有受害经历的学生等等）还会举办有针对性的工作坊。

报告：事件发生后学生可以选择信任的学校员工报告信息，在保密原则下，接收到这些信息的相关员工都有责任把事情报告给专门办公室。另外针对性别暴力还设有 24 小时全年无休的热线电话。

调查和处理：在对性骚扰的调查和处理方面，哥大是相当严肃的，整个处理期间受害者都可以向学校申请帮助换住处、请家教、改动或者取消相关课程安排等等。

总之就是学校专门办公室要尽力保证学生的身心不受伤害。在办公室调查收集证据之后, 经过一系列的听证会, 将最终宣布处理结果。 处理结果出来后, 受害者依然可以通过心理咨询服务持续接受帮助, 而所有的信息也都会保密。

此外, 由于师生权力关系的特殊性, 哥大的校规专门规定, 任何哥大的教职工都不能与 Ta 正在教授/主管的学生发生恋爱关系或性关系, 以此尽力保护权力关系中弱势的一方。

当然, 哥大的机制也不是完美的, 还记得这个扛着床垫的哥大女生吗?

这个叫 Emma Sulkowicz 的哥大视觉艺术系女生 2013 年向学校报告: 一年之前她在宿舍被一名同校男生强奸了。而由于证据不足, 学校调查后判定男生无罪。在之后的一年里, Sulkowicz 在学校不管走到哪儿都带着她的床垫, 做了一场“Carry That Weight” (承受那般重量) 行为艺术, 象征着性暴力受害者无时无刻不在承受的伤害和压力, 以这种方式抗议学校的决定。

妹子甚至把床垫搬到了毕业典礼上。她的抗议行动受到了许多同学和媒体的关注和支持; 但另一方面, 男生也把哥大告上了法庭, 认为他在事件中也受到了伤害, 而学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件事对哥大来说也是一场阵痛, 为了在之前的机制上再加强“预防”环节, 把性别暴力扼杀在摇篮中, 从 2015 年开始, 由哥大校长带头倡议新建立了“哥伦比亚大学预防基于性别的不当行为特别小组”, 这个小组会评估学校相关预防机制的有效性、并提出改善建议。

从 2015 年开始, 每一个哥大的新生都必须参加 Sexual Respect and Community Citizenship Initiative (性尊重与社群公民权倡议), 这个倡议包括了各种相关的电影、纪录片放映、工作坊和讨论以及各种有创造性的网上活动。不要太丰富!

笔者在哥大读书期间, 记忆最深的是就连在图书馆上个厕所, 抬头也会看到禁止性骚扰的标识, 倡导的力度可以说是非常强势了。

印第安纳大学伯明顿分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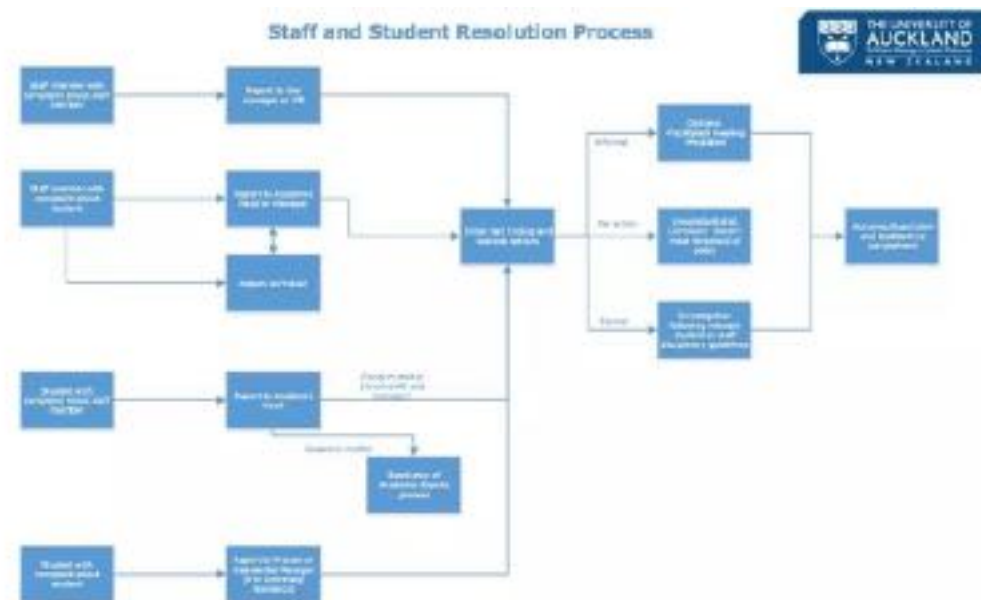
不只哥大的学生会会在厕所门上看到反性骚扰贴示, 在印第安纳大学伯明顿分校所有厕所门口也都张贴有反性暴力海报, 写明定义、求助方式以及帮助他们的方法”。

学校的性别研究系, 所有的课程大纲都必须加入反性暴力相关的内容, 告知学生交友有义务报告一切和性暴力相关的行为, 并让学生知道有哪些资源可以求助。印第安纳大学也会强制所有助教和教师每学期都必须完成 sexual misconduct (性不端行为) 的在线培训并通过考试。

另外, 与哥伦比亚大学一样, 印第安纳大学也明令禁止师生恋: 在老师/职工与学生有学术或工作指导的情况下, 任何教职工与员工之间的恋爱或性关系都是不允许的。

奥克兰大学

奥克兰大学是新西兰排名第一的大学，学校“Prevention of Bullying, Harassment and Discrimination Policy and Procedures”（阻止霸陵，骚扰和歧视的政策和程序）政策里对于相关名词有明确的解释。针对不同的被举报人，奥克兰大学也设置了一些不同的程序，还贴心地绘制了一个流程图来说明：



图：新西兰排名第一的奥克兰用流程图来说明针对不同类型性骚扰举报人的不同处理流程

参 考 资 料

<https://www.auckland.ac.nz/en/about/the-university/how-university-works/policy-and-administration/human-resources/employer-and-employee-responsibilities/prevention-of-bullying--harassment-and-discrimination-policy-and.html>

京都大学

京都大学是日本最有名的高校之一，培养了9名诺贝尔奖获得者。而京都大学还有一件在日本法律界有名的案例：曾任教京都大学的矢野畅对多名女职员的性骚扰案件。在受害者、女教授和其它学者以及社会人士的不懈努力下，矢野案成为推动日本高校甚至整个日本社会反性骚扰的重要案例。

京都大学在它的人权委员会增加了防治性骚扰的内容，也制定了防治性骚扰的政策和手册。在京都大学之后，日本其它各大学也相继设置性骚扰谈话室。

京都大学的防治性骚扰手册有以下几个亮点：

现在京都大学的防治性骚扰手册中就有专门对“权力骚扰”（Power Harassment）的定义，大概和矢野案推动了学者们对性骚扰和权力关系联系的讨论和重视有关，“权力骚扰”这个词已成为日语熟词；

也许也是因为矢野案中受害者的同事们作为“事件第三者”做了很多努力，手册里还将防治提示分为“如果你是受害者”和“如果你是目击者/知情者”；此外，京都大学在学校几乎每一个系里都设置了负责人和联系人，手册里有他们详细的联系方式，学生可以选择根据系别和负责人联系。

首尔大学

韩国和日本在性别平等领域的情况总体来说都不太乐观（《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中，韩国排在 118 名），近两年韩国接连几所大学爆出性骚扰案件。

目前，韩国排名第一的首尔大学的性骚扰防治机制由以下几部分组成：性侵害预防中心、性骚扰咨询中心，而性骚扰处理部门放在它的人权中心下，但很遗憾作者并没有找到首尔大学的专门性骚扰防治手册。

除了首尔大学，延世大学和高丽大学等韩国高等学府将处理性骚扰放在学校设立的“性别平等中心”工作内容下。比如高丽大学大学的性别平等中心就负责反性骚扰和性侵害教育，以及防止家庭暴力和性拐卖。并且第一时间处理校园内的性伤害提供咨询。

另外笔者还注意到，首尔大学在建议性骚扰受害者立刻向学校汇报并寻求帮助时，还特意提到“你可能觉得跟朋友吐露这个事件稍容易一些，但请记住一般来说韩国人都不太愿意谈论这个话题，更别说提供有用的建议了”。这句话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熟悉？这个国内的情况很类似。由此也窥见，虽然韩国一些大学建立了一定程度上的性骚扰防治机制，但整个韩国社会的反性骚扰工作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高校防止性骚扰工作任重道远

2014 年，教育部推出了《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其中提到：

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的教师，要依法依规处理，直至解除聘用合同或者开除。

《意见》颁布之后，各省市教委联合高校曾开展过《意见》的普及工作，但后续的落实工作大多不见下文。更叫人想不通的是，国内高校的脑回路与《意见》所代表的“预防为先”的指导精神似乎背道而驰。在国家下达如此贴近人意、惠及师生的《意见》后，面对着 2014 年以来被舆论曝光的校园性骚扰事件，国内高校却无一决意加强防治性骚扰机制的建设工作。

而“曝光一事解决一事”的工作思维，反应的其实是高校拒绝“解决一事又来一事”的心态。其实，如果严格遵循《意见》，下狠心落实其中关于性骚扰防治体系的建设，即便有事件被曝光了，学校在之后的处理过程中也能高效而不失体面地解决事端，从公关角度来说，反能体现其制度的完善。

最重要的是，防止性骚扰机制一旦成熟，性骚扰行为在校园内大幅减少甚至消失，对学生的学习生活、老师的师德传承、学校的文化建设，实在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敲黑板划重点！反性骚扰机制怎么建？

结合《意见》，再总览上述国外高校的性骚扰治理经验，以下 8 条在国际大学基本落实

的规划或能成为国内高校完善自身体系的参考：

1. 制定专门针对性骚扰/基于性别的暴力的指导手册，其中明确注明相关概念定义、求助资源和处理方法；
2. 建立专门的学校办公室负责相关事件，并有明确的负责人和联系人；
3. 定期开展对教师职工的强制性的“防治骚扰行为工作坊”；并会在入学前和入学后对学生进行反性骚扰的培训；
4. 在处理情节严重事件时（例如尾随、强奸、强奸未遂）都会与当地警方合作执行；
5. 在所有防治与反应过程中，学生代表（大多数学校的学联设有反歧视、骚扰官员的职位）均需与受害学生以相同立场全程参与；
6. 针对被正式举报的骚扰行为，校方应在公开的期限内（比如，20 天）内给出初步答复，答复须对事件发生原委与严重程度给予初步判断；
7. 对举报信息、处理过程都采取最严肃的匿名和信息保存机制；
8. 对于防治工作的成效会有评估、以期不断完善。

在大学这个学生价值观念与职业技能成长最重要的阶段，性骚扰的发生很可能会给受害者产生终身无法愈合的身体和心理伤害。而学校作为教育机构和管理机构，应当首先担负起反性骚扰教育的责任、并且建立有效的机制处理性骚扰事件，还校园安全和美好。

校园性骚扰的发生不是坏学校的标志，而面对性骚扰，积极实施预防教育、采取有效公正的处理机制、给学生安全细致的咨询和帮助，应该才是一所合格大学的标配吧！

这么多名校的防治性骚扰机制干货，国内高校你们学会了吗？

参考文献：《京都大学教授性骚扰事件：权力关系让抗拒更加困难》，澎湃新闻，程郁，2018年1月2日

2018.2.26 《中国版 MeToo：性骚扰者被解雇後，她们想建立制度保护》

作者：荒屿

来源：端傳媒 Initium Media

原文链接：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80226-mainland-metoo/?utm_medium=copy

2018年1月1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下称“北航”）毕业生罗茜茜实名举报教授陈小武性骚扰。翌日，女权主义者张累累发起“万人致信母校”行动，呼吁高校毕业生或在读学生

向母校发出公开信——要求大学建立反性骚扰机制。这成为中国版 MeToo 运动的开端。

迄今，已有超过 74 所高校、8000 多名毕业生或在校生联署，向母校寄出公开信。浙江大学性别研究在读博士猪西西就是其中一员，除此之外，她还鼓励大家寄信给交通管理部门和人大代表，要求防范公共交通上的性骚扰。

“把我能做的先做了，不做就是零，做了可能有回应。”猪西西说。寄信的重点不是能否收到回应，而是传播、讲述故事。受她影响，7 个省市的参与者给当地人大代表寄信，建议增设反性骚扰标识，其中 4 个省的代表已经提案，贵州省人大代表还是主动找来的。

这一切，令经历中国女权运动沉浮的猪西西感到乐观。MeToo 运动只是一个开始，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人人参与的长效机制。

MeToo 走出高校，富士康女工反对性骚扰

罗茜茜实名举报陈小武的第 11 天，北航做出回应：经调查，陈小武存在对学生的性骚扰行为，取消研究生导师资格及教师职务。几天后，教育部取消陈小武“长江学者”称号，并表示将研究建立高校预防性骚扰的长效机制。

记者黄雪琴将这一消息截图发了微信朋友圈，配上五个字：“真正的曙光！”

揭开这道曙光的第一个力量来自大洋彼岸。2017 年 10 月，女星艾丽莎·米兰诺 (Alyssa Milano) 等人针对美国金牌制作人哈维·温斯坦 (Harvey Weinstein) 性侵多名女星丑闻发起的运动，呼吁所有曾遭受性侵的女性说出惨痛经历，并在社交媒体贴文附上标签“MeToo”。

这场风起云涌的 MeToo 运动感染了罗茜茜，她组起一个名为“水果硬糖”的聊天群，与几名一同受过陈小武性骚扰的学妹交流经历并互相鼓舞，最终站出来实名举报，紧随其后的是张累累发起的“万人致信母校”行动。

猪西西是最早参与寄信的成员之一。1 月 5 日，她开始在浙江大学征集联署，刚征了二十多个，学院领导就找上来，要求她撤回联署。参与签名的在校生，不少在学院老师的压力下，撤回了签名。其它学校的联署，也频遭删帖。学生被学校谈话、施压，非常普遍。

女权活动家吕频在文章中写道：“与学生与骚扰者之间的权力不对等相比，学生与学校的之间的权力不对等，是最终导致此类性骚扰问题无法被解决的原因。”

2017 年，广州性别教育中心和北京义派律师事务联合做了高校性骚扰调查，结果显示，高校女生遭受性骚扰的比例高达 75%，而且 37.8% 的人遭受 2 次以上的性骚扰。在遭遇性骚扰后，超过一半的人选择了沉默和忍耐，向校方和警方报告或报案的人不到 4%。

但这一次，参与联署的校友和学生顶住了压力，坚持继续发帖、发声，并最终等到了对陈小武的处置。罗茜茜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水果硬糖”群里的师妹在听到此消息后，去冰箱里拿了瓶啤酒，要庆祝。这不仅是“水果硬糖”的胜利，也是所有参与者的胜利。

行动才刚刚开始。北京语言大学的刘舒怡说，“我们一起先高兴五分钟”。之后，她给母校写了第三封公开信，引用鲁迅的话：“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之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发酵继续。1月21日，一份《全国高校教师反性骚扰宣言》的联署公开信在社交媒体上悄然流传，发起人是武汉大学新闻学院特聘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徐开彬。宣言承诺绝不染指性骚扰，并对校方、立法、反性骚扰培训及惩罚措施做出呼吁。

徐开彬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并拿到教职，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高校对于性别暴力的“零容忍”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徐开彬记得一位教授因对妻子家暴，而被禁止进入学院大楼。另一名参与签名的白老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也不能看着学生受欺负，失去平静的书桌，却链接署和承诺都不做。

1月25日，海外中国学生学者发布公开信，进一步督促教育部和各大学制定建立反性骚扰机制的时间表，并倡议将学生和教师纳入到机制建立的过程中。

MeToo运动的化学反应更溢出“城市高等教育人群”的边界，打破了阶级壁垒。就在此前两天，深圳富士康女工也发表公开文章，要求工厂建立车间性骚扰防范措施。文章中称，流水线上的性骚扰多来自身边的男工，也有少数来自领导。“大声讲黄段子，用身材和长相调侃身边的女同事，借‘指导工作’为由进行毫无必要的肢体接触，在工厂车间里，普遍存在着像这样的‘性骚扰文化’……我们知道不公平的性别环境不会一日之间消除，但这只是一个开始，不行动永远不会有改变。”

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自发动员，亦是中国女权运动一个可喜的新开端。在MeToo运动之前，中国的女权运动者已在这条路上举步维艰多年。

从“教育”民警到被抓，女权运动经历跳崖式压缩

2013年，媒体曝出多起中小校园性侵，海南万宁更发生了校长带小学生开房案。女权主义者叶海燕发起了“开房找我，放过小学生”一人一照片活动，在网络引起热烈反应，猪西西和女权运动者李麦子一起拍照响应。

当时，几位教育平权者要求校园进行性教育。猪西西觉得，反性侵教育是必要的，但并非校园性侵害、性骚扰的解决方式，“没有教育人不要性骚扰别人，那受害者教育再完美也没有用啊。”

这一年9月，女权运动者肖美丽发起“美丽的女权徒步”，从北京徒步到广州，呼吁防治校园性侵害。猪西西陪走了最初的一段。到了石家庄，她听闻一个学校为了安保，要求女生晚上待在寝室不能出门，便发起了一个“关强奸犯不要关我”的倡导，要求公共部门把精力用在抓性侵者上面，而不是压缩女性的公共空间。

2014年，厦门大学吴春明性骚扰事件被曝光。考古系教授吴春明运用手中职权，性骚扰其门下女研究生，并长期控制。曝光后，吴春明仅仅被开除党籍、撤销教师资格，高校内的科研岗位仍保留。

广州公益机构“新媒体女性”以此契机发布了反性骚扰小册子，介绍怎样识别性骚扰、怎样应对。猪西西联合其它几个大学的学生，穿着小红帽衣服，打出“小红帽对抗大灰狼”的口号，去学校分发小册子。

不久后，南京市仙林派出所的民警做了个实验，假扮开车的司机向女大学生问路，结果女大学生轻易上车，民警最后的结论是：女大学生防范意识不足，呼吁女生加强防范意识。这个“实验”遭到了女权主义者的批评。

猪西西和小伙伴继续“小红帽对抗大灰狼”的行动，穿上小红帽的衣服到仙林派出所约谈民警。琢磨了沟通技巧后，猪西西首先肯定了派出所对女性安全的重视，接着向民警科普了关于强奸文化的迷思：不能一味教导受害者自我保护，而应该教育潜在的施害者，不要去伤害别人。最后还向民警赠送了反性骚扰小册子。

那时候，女权运动者还能开诚布公地和警察探讨强奸文化的迷思。在一点点的努力逐步获得成效之时，女权运动遇到反挫，伴随着公民社会的被打压，活动空间跳崖式压缩。

2015年3月8日，一群年轻的女权主义者想做一个“反性骚扰贴贴贴”的活动，把宣传语贴纸贴在身上，到处派发，计划在北京、杭州、广州等几个城市一同进行。在活动发起的前一天，郑楚然、韦婷婷、李麦子、武嵘嵘、王曼，五位女权主义者在不同的城市被抓捕，带到北京海淀看守所，被关押37天后放出。

同样是贴纸设计者的猪西西胆战心惊地“跑路”了，一周多后回到学校，又被国保约谈，因为担心自己的话被用来构陷其他朋友，只得继续跑路……途中，不甘心的猪西西还创作了一个行为艺术——“被反绑的受伤新娘”，呈现反性别暴力的女权主义者遭遇国家暴力。她将照片发布到网络。与以往的行为不同，这次她只露出了背部，而不是高调地露出脸。

至今回忆起来，这段逃亡时光仍是猪西西人生中最惊心动魄的经历。

2015到2016年，是女权行动蛰伏的两年。从直接在街头打出诉求的行动，转为更温和的方式，比如网络众筹。他们相信过程即是传播。张累累发起“反性骚扰”广告位众筹，在极短时间内筹到四万元，却买广告位而不得，重重阻挠下，只好把广告牌背在身上。

张累累居住在广州，前后被逼迁四次，起因均是她进行女权运动。喝茶、被国保找谈话，早已成为她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MeToo运动的爆发，是漫长、温和的蛰伏后，一次新的契机。

MeToo并不够，还要 every in

尽管在联署信的浪潮中，各所大学反应不一，但却很难否认其正当性。在MeToo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时，湖北襄阳的一个高中老师问猪西西要不要给当地的人大代表寄信？

1月30日，猪西西在微博上发出热情洋溢的号召，并很快收到回应。

在上海网友“sky 明月”的努力下，上海市人大代表大提交了增设反性骚扰标识的建议信，上

海市交通委表示将在上海市杨浦区试点，推出反性骚扰海报与地铁视频，还建议代表们在全国两会上继续提建议，推动全国性的反性骚扰政策。

趁热打铁，猪西西继续呼吁：“你们准备好了吗，一起给全国人大代表寄信吧，反性骚扰接力，不能没有你”。

在这股呼吁下，有四个省的人大代表最终交了提案。猪西西意识到，有行动潜力的人很多，只是了解的渠道太少。很多人在默默做事，也有很多人想做不知道怎么做事，一个公开的行动，让大家彼此看到，连结起来。这些都让她更加乐观。她继续在微博呼吁，“我有反性骚扰标识，你来让它布满全世界吧！”

关心女性权益，不关心男性受害者，是反性骚扰运动常见的误解和批评。在设计禁止性骚扰标识贴时，猪西西特别做了去性别化，图标除了女性，也包括男性和同性恋者，容纳多元性别。

猪西西相信持续行动的力量。她的同伴韦婷婷刚发起一个众筹，给高校寄性骚扰调查报告，筹建反性骚扰网络。韦婷婷在号召文章里说，“MeToo 并不够，还要 every in, 人人参与”。

女权主义者们不满足于推动个案，而是要建立机制，尽管建制未必百分百有用。美国有相对完备的防范性骚扰机制，依然难禁性骚扰，反抗性骚扰的重点是社会观念，文化土壤，及背后的权力结构。

猪西西认为，公共场合性骚扰和熟人关系性骚扰的共同本质都是控制，和性本身的关系不大。在公共场合对陌生人的性骚扰，体现的是对 Ta 人身体的不尊重。而发生在高校的性骚扰，则是老师对学生、上位者对下位者间的难以制约的权力。

这是一条艰难且漫长的道路。MeToo 运动是一次例外还是一个新气象的开头？参与者们还无法下定论。但它无疑带来了鼓舞。女权活动家吕频写文章称赞参与运动的年轻人：“她们专注于具体而现实的议题，使用力所能及的资源 and 策略去自我组织，清醒，务实，立即行动，不说大话，不抱幻想，也不那么容易被压制和安抚。

“最让我感动的，甚至不是这些青年人在当下还敢做公民行动的胆量，而是她们的见识与智慧。”

“形势一片大好，”猪西西说。

2018.4.13 《武大反性骚扰机制建议发起人：“我是温和的激进女权主义者”》

来源：微信公众号“女神的秘密日记”（原文已 404）

备份链接：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8/04/%E6%AD%A6%E5%A4%A7%E5%8F%8D%E6%80%A7%E9%A%A9A%E6%89%B0%E6%9C%BA%E5%88%B6%E5%BB%BA%E8%AE%AE%E5%8F%91%E8%B5%B7%E4%BA%BA%EF%BC%9A%E6%88%91%E6%98%AF%E6%B8%A9%E5%92%8C%E7%9A%84%E6%BF%80%E8%BF%9B/>

“我是张累累，是做过反性骚扰广告牌、推动建立高校反性骚扰机制的女权主义行动者，我是不是很酷，哈哈哈哈哈。”

没见过张累累的人，可能会以为她是个中二患者，因为毕竟拍过这种照片啊。

但真实的累，是个随和的软胖子，在经历无数挫败后却依然负重前行。她在 25 岁时，遇到普通人在这个年纪不常有的挑战。让我们通过她的故事，了解一位真实的女权主义者。

在同志小组学女权

女神：累，你好，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女权主义的呢？

累：说来很巧，大学的时候，我是校媒的记者，社团的人让我去采访一个同志小组，说是和女权主义有关，但 ta 们不知道其实我前一天就提交了加入小组的申请表，哈哈。

第二天我去采访 ta 们的时候，正好一群女权主义者在做砸花瓶的行动。我在那之前看过《第二性》，对女权主义有一些自己的想法，觉得她们砸花瓶挺有意思，所以下午就去听了她们的讲座。

讲座的内容也挺有意思的，突破了我原有的一些思维框架，比如谴责受害者这件事情。当时没有想过，她们这么一说，我就觉得原来这个事情是存在的，我之前被性骚扰后带着微微的羞耻感，都是因为谴责受害者的文化。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活的女权主义者，觉得这群人可有意思了，她们会讨论要不要戴胸罩这样的话题。

后来我被熏陶久了，对原来感到反常的事情觉得不那么反常了，比如在公共场合谈论性器官，谈女权主义，谈同性恋，没有什么禁忌，这让我感觉非常自由。

从了解女权主义之后，我感觉自己看世界的角度变了，就不再是那么从众了，而是有非常多的反思，每次放假回家后看到的是更多更多的性别问题，那时才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

后来就开始参加了一些倡导性别平等的活动。参与者都是志愿者，有伙伴因为参与活动被警察请“喝茶”，她大半夜接到辅导员的电话让她去学校，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恐慌。尽管我们做的是正面的好事情，还是会遇到阻力。那是我第一次感到公权力可能不是保护你的，一些信念开始动摇。

那也是我第一次去参加女权工作坊，认识了更多的女权主义者。女权工作坊有协作者，但她不会自称讲师，讨论的过程让我觉得很平等。很多问题她们不会给我一个答案，而是让我们自己去讨论。后来我被女权运动所吸引，也是因为女权的理念包含了广阔深刻的价值。

图片来自已经被封的“女权之声”微信公众号

“她们才是真正勇敢的人！”

大学毕业后我去了广州，但是飞机刚落地，我得知一个女权伙伴被警察带走的消息。那段时间我非常恐慌，很多人都在声援这些女权伙伴，不同领域的人都在帮忙，我觉得参与这些事情是需要挺大勇气的。

女神：女权行动带给你的改变是什么？

累：我以前很丧，特别悲观，特别虚无主义。一个比较压抑的环境，容易滋生虚无主义。我当时感觉这世界很糟糕，能看到一些问题但什么都做不了。我的悲观其实是一种逃避。

成为行动者后，我才意识到周围很多人会觉得，“你做的这些事情别人也不会理你，你们为什么要用鸡蛋去砸石头，这样非常幼稚。”我才意识到自己当初也是这样，就好像知道这世界是怎么运行的，已经看透了这个世界的真理，觉得自己和世界无可拯救，但其实是在给自己找理由不去行动，自己消化、腐蚀掉自己的悲伤。我觉得做行动的人或许看起来很幼稚，但意识到这些事情都很难还愿意去试的，才是真正勇敢的人。

女神：做这些事会让你有压力吗？

累：会，而且我一焦虑，就会吃得很多。2015年之后有些行动到了低谷，我当时是在一个探索的时期。之前的行动者们做了那么多事情，我会有压力，根本不知道怎么面对新的情况，延续了很多之前的模式，但是效果并不好，有的时候是挣扎着去做一些事情。那段时间我非常焦虑，但信念感还是在的。

曾经“瘦弱”的张累累

8000 人致信母校反性骚扰行动

(补充信息:今年年初,罗茜茜实名举报北航陈小武性骚扰,并呼吁母校建立反性骚扰机制,此举引发了全国 70 多所高校的学生/毕业生纷纷致信母校,建议建立校园性骚扰防止机制,共有 8000 多人参与了这次联名寄信的活动。)

累：处境越来越艰难，但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有特别好的事情，比如年初寄信那次。

女神：能简单介绍一下今年的寄信活动吗？

累：因为罗茜茜事件。罗茜茜作为当事人，是我见过的第一个提出要建立反性骚扰机制的，而不只是专注于解决个案。我觉得那是个很好的时机，所以就准备给我的母校写信。

我的母校武汉大学也有很多人关注此事，当时征集到了 500 多个签名。我们把这封信发到了武大校长和书记的邮箱，但是到现在也没回。

前几天，在我们建的跟进武汉大学反性骚扰的群里，有人说 ta 打电话到学校去问过，但是学校很敷衍，说：“我们不知道这个事情，你们可以去问保卫部什么的。”

关注这件事的人还是很多的，武大的老师也发过联名信，所以我想继续跟进这件事，就把原来那封信又发了一次。

4月9日，张累累又发布了一次给武汉大学校长的公开信

女神：给学校打电话的是当时联名的人吗？

累累：那个人我不认识，只是在同一个微信群，应该也是挺关注这件事才会打。

女神：嗯，那第二次寄信想要达到什么效果呢？

累累：想再跟进这个事情吧，和武汉的其它高校一起来推进这个事情。

女神：你希望武大给出什么样的反馈？

累累：在目前校方完全没有回应的情况下，我希望 ta 们能回应，表现出 ta 们对这个问题是重视的，是会做一些事情来改变现状的，我觉得能做到这些就挺好的。

女神：这次寄信和最近爆出的多起性骚扰事件有关吗？

累累：作为一个关注反性骚扰议题的人，建立机制这件事，是我一直都想推的。在厦大那件事里(这里指的是, 2014 厦大吴春明涉嫌性侵学生的事件), 我就是声援受害者的志愿者之一。

这一次也是这样，有机会做事情我都是会去参与的，所以这次想借这个时机继续推进建立机制。现在北大做的比较好，已经出来了初稿，我就想着手武汉这边。我还设计了一些问卷让其它学校去做，然后再去推，能做多少做多少吧。

女神：为什么会选择反性骚扰这个议题呢？

累累：我其实参与过很多议题，跟进的多了就觉得对这个议题是有责任的，很需要有人去关注这些事情，我就去做了，然后其实我小时候也遭遇过性骚扰。

我查了很多这方面的资料，发现很多令人震惊的新闻事件，查到的一些数据让我感觉情况很严重。我还写过一个关于深圳公共交通性骚扰状况的调查报告，去年年底发布的。

张累累所写的《深圳公共交通性骚扰状况调查报告》的部分内容

女神：你有过被性骚扰的经历吗？

累：一次是我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当时我在公交车上，要站起来抓那个杆，旁边一个中年男人用他的手环住了我的手。我一直要抽开，他就一直抓住我的手不放，还非常淡定地、猥琐地看着我笑。我当时觉得很尴尬，不知道他要干嘛，但是我又很害羞，不敢求助。我的朋友就站在旁边，目睹了整件事的经过，但她什么也没说，还露出了跟那个猥琐男人差不多的笑容，这让我产生了很深的羞耻感。

还有一次是在村子里的小卖部门口，一些年轻男子在那里站着，当我路过的时候，其中一个人对我喊：“那个穿白衣服的女孩子，你屁股好大啊，来，过来跟我们聊聊天。”我还挺害怕的，怕他们真的走过来跟我聊天。但最让我无语的是，还是那个朋友在我旁边，并且她又开始笑我。

我唯一记得的这两次性骚扰她都在，又都让我有羞耻感，而当时的我只是一个短发、穿得很土的小孩子。所以性骚扰不一定和性欲有关，它更多是权力和控制的体现。

不总是成功的行动

女神：我知道你参与过不少倡导性别平等的行动，但有些可能不这么成功。能说说你从失败的行动中获取的经验吗？

累：大多数行动也不能说失败，就是不被别人知道。主要是一些跟法律相关的，比如申请信息公开、寄建议信或联名信之类的。

之前郜艳敏被拐卖的那件事，我当时写了一个联名信寄给了政府，收到的回复很敷衍。还有福建省有一个免费师范生限男生的政策，我申请了信息公开，但教育部的反馈说了也跟没说似的。

这种热点事件时间一久就没那么多人关注了，但是走法律程序是需要一定时间的。然后如果缺少外在的推动力的话，有关部门就会敷衍了事。

女神：你当时是什么感受？

累：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同时也会探索其它的方式，当时“女权之声”还写了一个关于免费师范生的性别比例调查报告，虽然那个也不是很多人关注。

有些理念是我一直坚持着的，比如行动不能拖延，只要我看到与性别歧视或性别暴力有关的新闻，都会去关注，能做事都尽快去做。

但是后来做行为艺术的风险很大，所以就尝试其它新的方式，其中就有众筹做反性骚扰广告。因为当时众筹很火，北京的BCome小组做了一个反逼婚地铁海报的众筹，让反逼婚的话题得到了许多关注。我当时希望推动有关部门发一个反性骚扰广告，但难度比较大，所以就自己众筹搞了一个。

BCome 小组众筹的反逼婚广告登在了北京的地铁站内

最后筹到了钱，广告也设计好了，但无法上架。可是我觉得这个广告牌非常有意义，不管怎样都要让更多人看到，就打算自己背着它到处走，也就变成了后来的“行走的广告牌”。虽然我因为那个活动被逼迁，但此后地铁里也出现了很多反性骚扰的广告。

我觉得，如果政府不做这个事情，我们也可以自己去做；如果花钱买广告也不行的话，就用自己的身体去做，总要有人去做这些事情。

每个行动都是有偶然性的，如果那次我们不抓住那个机会，去做高校反性骚扰的呼吁的话，可能那个时间过去就过去了，不会有任何成果留存下来。

现在北大回应要建立机制，这跟我们之前做的倡议是有关的，行动者也建立了连结。我觉得需要抓住时机去做事情。

女神：背那个广告牌时，你穿了一身粉色，是你自己设计的吗？

累：不是，是朋友帮我打扮成那样的，没想到会那么受欢迎。后来很多人遇到我的时候都以为我是粉色头发，哈哈，这个形象可以用一辈子。

一身粉色的张累累

女神：那你觉得自己的真实形象是怎样的呢？

累：我是一个很随和的人，然后很善良很真诚。

女神：什么鬼？

累：哈哈，我真的很随和。

女神：温和的女权主义者？

累：不，我是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但我的性格很温和，是温和的激进女权主义者。

2018.4.11 《南方人物周刊|任重道远 美国高校反性骚扰、性侵制度建设》

作者：实习记者 刘芮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原文链接：<http://www.nfpeople.com/article/8106>

从上世纪 80 年代至今，美国高校及政府部门一直在完善针对高校性骚扰与性侵害的预防与处置机制。尽管，对于屡禁不绝的性骚扰，美国在高校层面的限制作用仍然有限

严峻的现实

Till it happens to you, you don't know how it feels.

这是 2015 年上映的美国纪录片《The Hunting Ground》插曲《Till It Happens To You》中的一句歌词：如果没有发生在你的身上，你不会感同身受。

导演 Kirby Dick 将目光对准了美国高校，镜头记录了多起美国高校性侵、性骚扰事件背后的故事，以及这些事件对受害者与他们亲友的影响。对他们来说，被侵犯的不只是身体，比身体复原更长久的是心理愈合。性侵后直接导致相当长时间内受害者的心理创伤。随着时间流逝，短期的极度痛苦过去，但对自我的污名化与对世界的不信任以及无力感却是一个持续多年无法摆脱的噩梦。

令人震惊的是，这些事件，就连以哈佛大学为代表的常青藤名校也未能幸免，甚至占据其中的很大一部分比例。

在美国高校中，8%的男性犯下了90%以上的性侵恶行，惯犯平均每人性侵他人达六次及以上。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015年9月22日的报道，超过四分之一的美国在校女大学生遭受过性侵犯。

但息事宁人的态度，甚至为学校声誉而威胁、利诱受害者及其亲友的行为，又使得高校有时成了阴暗的庇护伞。纪录片中，一位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的教师更是直言：“性侵就像是一场足球游戏。”哈佛大学前副教授金伯利·希多则表示：“他们都会要求为它挡上遮羞布。”

这并不是某一所高校的个例：

2009 年到 2013 年，哈佛大学发生 135 起性侵事件，只有十位施害者停学。

2008 年到 2013 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发生 78 起性侵事件，只有三位施害者被开除。

1996 年到 2013 年，斯坦福大学发生 259 起性侵事件，只有一位施害者被开除。

.....

校园途径无法保障基本权利，一些走投无路的学生将求助的目光投向警局。然而在美国，性侵案件仅有 26% 的逮捕率，被起诉的概率更是只占到 20%。

在 2015 年，美国大学协会曾对 27 所顶尖高校发起调查，发现美国约 1/10 的女性研究生表示曾遭受来自校园教职工的性骚扰。在美国被性侵的高校学生中，选择举报的只占到 20%，沉默成为多数受害者的常态。

一方面是高校与相关部门的置之不理，另一方面是受害者本人的恐惧及自卑等心理造成的沉默。当集名望、权力、年龄等优势于一身的教授、导师成为施害者，愤怒就像被丢进泥沼的石子，泛不起波澜。这是权威引发的性侵带来的一个典型后果。与意外伤害不同，这种侵害

往往发生在权力不对等的双方之间,且长期多次发生。受害者出于权势的威胁及自身的畏惧,往往难以拒绝与逃脱这种畸形关系。自我的无从启齿与外界的质疑让他们背负巨大压力,压制愤怒与委屈成了多数人的选择。这也是性侵案尤其是权威性侵案中,无法被记录的“犯罪黑数”长久居高不下的一大原因。

罗切斯特大学性骚扰事件

2017年,罗切斯特大学教授佛罗里安·耶格性骚扰两名女学生的事件轰动一时,牵涉数十位学生与教师。

早在2016年,就有纽约罗切斯特大学大脑认知科学系的教授及研究生向大学管理部门投诉,表示该专业教授佛罗里安·耶格自2013年起,长期对学生以及同事存在性骚扰和恐吓威胁行为,曾使得至少11名学生的职业道路因此而改变。其中,研究生西莉斯特曾被耶格要求租住在耶格公寓的空房里,她表示耶格就是一个“系列骚扰者”和“操纵性侵犯者”。

针对这一投诉,校方两年之中两次调查耶格。最终得出结论:耶格确曾与一名研究生以及一位未来的学生发生性关系。但校方同时认定耶格未违反校园的反性骚扰制度。

甚至在调查的两年间,耶格还获升职,且在罪名洗脱后,利用职权打击报复检举他的人。哪怕一名校内研究人员因此辞职抗议,也未引起校方重视。直至2017年9月,《琼斯妈妈》杂志报道了由八名学生与工作人员组成的队伍向EEOC提出的对耶格的投诉。

报道发表后,以校长塞利格曼为代表的校方态度一再反复,先是表示即使知名媒体报道也可能出错。后迫于舆论压力,校方开始反思在调查期间让耶格升职的问题。

150名学生联名反对校方此前的处理并要求开除耶格,一名女生为此绝食三天,严重到周围人拨打911。以此为代价,换来的校方处理结果为:校方安排耶格停止本科课程的教授,并给他安排了行政假期。

这种高校教师对学生性骚扰、性侵犯的现象由来已久,令人触目惊心。近年来,美国政府对高校性骚扰和性侵害泛滥的现象作出了正面回应。如在2014年初,时任总统奥巴马签署备忘录,成立由司法部长、教育部长等政府官员参与的反性暴力专门工作组,并强制各大高校如实公布有关学校性骚扰的调查报告,将其与大学排名直接挂钩,学生可直接通过政府网站如FBI官网来获取这些公开数据。

制度建设

这种针对高校性骚扰、性侵现象的努力亦由来已久。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美国高校及政府部门一直在完善高校性骚扰与性侵害的相关预防与处置机制。

70年代,伴随着女权运动兴起,sexual harassment一词在美国校园诞生并被广泛关注。其中代表性事件为,学者比利和琳达历时两年,调查了约四百名大学成员,合著出版《好色的教授:校园性骚扰》一书。书中直指在美国高校里,性骚扰已成了一种无可忽视的现象。

多年之后，书中记载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瓦尔科特曾两次对女学生实施性骚扰的丑闻，使得他在牛津大学诗歌教授竞选期间，被大量散发匿名举报信，被迫退出这一职位的竞争。

不过直到 80 年代，美国高校内部才开始重视教职人员性骚扰学生的问题。

1979 年，五名耶鲁大学的女学生将母校送上法庭，要求学校建立完善关于性骚扰受害者的申诉机制。尽管最终以败诉收场，但美国法院首次援引《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Education Amendments, Title IX）“在合众国内的所有人，在接受了联邦财政援助的任何教育体系或活动中，不得因性别差异，被排除参与、否认其利益、或成为歧视的对象”进行判决。

次年，密歇根大学针对校园性骚扰的预防组建了工作组，并通过录像带等形式向校内学生、教职工普及性骚扰的概念及应对方式。

到了 80 年代中期，美国教育委员会呼吁各校园必须制定反性骚扰制度，履行道德和法律义务。依阿华大学为此做出回应：要求教师不得与其直接指导、授课的学生发生包括性骚扰在内的任何亲密关系。对违规教师将处以轻则道歉、检查、降薪、停职、降级，重则解聘、开除的惩戒，以避免教职人员以及学生受到任何可能的伤害。

1984 年，哈佛大学颁布禁止直系师生之间的恋爱关系的规定。此类规定成为美国高校八九十年代的主流。进入 21 世纪，以加州大学为代表的高校对师生恋的限制范围进一步扩大，又成了新的主流。2003 年 7 月，加州大学禁止所有校内教师与在读学生有恋爱关系，哪怕是基于双方自愿的恋爱也同样被禁止。听起来似乎有些不近人情，但相比围绕着教职人员的权威及这种权威可能引发的道德伦理问题甚至违法犯罪行为，一些高校选择公正与安全至上。但凡指导与被指导、上级与下级关系存在，就可能导致因为情感因素所带来的偏私或权威的胁迫与报复。

校方对校内师生关系存续期间恋爱的低容忍，在高校中被广泛推行。具体做法因校而异，有些是建议性、有些是强制性，有些针对直系师生、有些针对所有校内师生。但对已经毕业的学生或已离职的教师，学校不干预他们恋爱。我们可以从美国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与哈佛教授田晓菲的关系中，一窥这种制度背后的观念。田晓菲 1998 年获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导师是宇文所安。田晓菲毕业那年，宇文所安才第一次向她表达爱意并郑重求婚。田晓菲曾在接受北大校报采访时强调，自己做学生时和宇文所安“是严格的师生关系”，“一直到我毕业离开学校后，我们开始用电子邮件进行交流，谈论各种话题，尤其是和文学有关的问题。”

除制定硬性规则与越界的惩处方式，美国高校内部还定期就反性骚扰进行普及与培训。新生入学与教职工入职都会接受反性骚扰培训，校内网站等定期进行反性骚扰普及与宣传。另外，高校内部设立专门的申诉委员会，学生受性骚扰后，委员会针对投诉案件召开听证会，对被告人行为作出裁定与判决。

当学校内部的处理结果无法让人满意，或严重程度超出学校的处理能力，学生还可以选择政府部门进行申诉。部分高校会极力防止性骚扰、性侵事件的信息扩散；解雇一个教授级别尤

其是终身教授级别的人需要十分繁琐的流程，解雇不仅会造成科研经费及教职人员的减少，有时也不会妨碍另一所高校聘用他们。因此在政府层面，美国教育部设立民权事务办公室（OCR）负责监督教育领域反性骚扰政策的执行，对校园性骚扰事件予以行政干预，为受害者提供经济援助并保证其免遭歧视。

法律层面，美国于 1972 年出台《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于 1990 年出台《克莱瑞法案》。针对高校性骚扰事件难以搜集有效证据的特点，法律规定原告提供的证据也可以包括与第三人的交谈以及被告性骚扰行为实施后原告的变化，并且提出在特定情形下“举证责任倒置”，即变更双方的举证责任要求，要求被告方提供侵权行为不成立的证明。如果性骚扰案件中的被告没能提供一些从逻辑上看应该提供的具有充足证明力的证据，来证明自己没有实施过对原告的性骚扰，那么原告的控诉成立。

事实上，对于屡禁不绝的性骚扰，美国在高校层面的限制作用仍然有限。尽管高校有一定的预防机制，但包庇纵容施害者的例子也不鲜见。许多性侵事件发生后的抗争，是由舆论压力倒逼学校作出处置或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个中艰辛，“Till It happens to you, you don't know how it feels”。

2018.6.23 《NJU 核真录 | 独家调查 39 所 985 高校，超八成还未设立性骚扰监督渠道》

作者：NJU 核真录成员：易颖、陈丽金、鲁威、吴梓溢、钱琪、沈欣、汤佩兰

来源：NJU 核真录

原文链接：<http://media.nju.edu.cn/articles/1446>

4 月 5 日清明节当天，北京大学李悠悠实名揭发长江学者沈阳教授，直指其 20 年前性侵女生致其自杀。这一事件爆出后迅速引起社会关注，相关涉事高校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党委教师工作部及南京大学文学院、上海师范大学相继发布声明。关心此事的网友也在过程中发出了一些质疑。

经核查，我们发现南京大学《说明》中提到的监督信箱和举报电话，在学校层面尚未建立。并且南大在师德管理考核文件中未将有关性骚扰的条款列入其中。

另外，核真录还对教育部批准建设的全国 39 所“985 工程”高等院校进行了全面排查。结果发现在这 39 所学校中，有 17 所高校未将“性骚扰”列入师德管理考核条款，占总体的 43%。并且超过八成的学校未建立公开的师德监督渠道，如电话或邮箱举报等。只有浙江大学、北京大学等 6 所高校（或部分院系）建立了公开监督的渠道。

核查一：南大尚未建立好监督信箱和举报电话

4 月 6 日晚，南京大学官方微博发出说明，回应了近日来社会各界对南大文学院教授沈阳一事的关注。并在《说明》的第二段中提到学校“建立了监督信箱和举报电话等师德投诉举报平台”赢得网上不少称赞。

4 月 7 日，微博@我也是蓝鲸灵，呼吁建立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的南大校友发布题为《面对

高校性骚扰，南大人能做什么？》一文，表示未在官方平台找到这一渠道联系方式，对南大回应声明中提及的师德投诉举报平台的监督信箱和举报电话提出了疑问。

为此，我们以南京大学学生的身份致电南京大学党委教师工作部进行了解。党委教师工作部的老师表示，学校之前就有投诉机制，沈阳事件以后，学校对该机制进行了梳理，发现旧的机制效果不好。现在正在由学校牵头重新建立新的投诉机制。当进一步问到原来的投诉情况，老师表示由于该岗位负责的老师刚交接工作，新履职的老师也不了解，对旧机制的运转状况并不清楚。

据对方回应，新的投诉机制设计思路是如有学生遇到相关情况，首先电话联系学院负责学生工作的书记。即便学生向学校投诉，最终还是要回到学院核查事实。如果担心学院包庇，也可以先打给学校，但目前仍在“梳理”。

因此，我们可以判断目前南大校内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师德投诉举报平台，故而《说明》中提及的监督信箱和举报电话其实尚未建好。

核查二：北大《说明》中所提及的文件条款和机制真的吗？有！

北京大学官方微博在4月6日的《说明》中提到：

自2014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以来，学校在《北京大学教师行为规范》《北京大学教师手册》中增加了严格管理师生关系的条款。2016年，学校又先后印发《北京大学教师行为规范》，修订《北京大学教师手册》，进一步明确师德失范行为的调查、审议和处理机制。

那么，在北大提到的上述文件中是否严格管理师生关系的条款？是否有所提到的相关调查、审议、处理机制？该调查、审议、处理机制又是怎样运作的呢？核真录记者查找了相关文件，发现北京大学有关严格管理师生关系的条款。

在《北京大学教师行为规范》中师生关系违规条款中，的确包含有“性骚扰学生”和“与有利益关系的在校学生发生恋爱或性关系”的条款。

在《北京大学师德考核办法》第五条中，“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是师德考核“一票否决”的条款之一。

同时北大确实明确了师德失范行为的调查、审议和处理机制。北京大学的师德考核作为年度考核每年一次，师德考核不合格的则年度考核不合格，还会影响晋升、甚至解除和终止聘用关系。在学校内的多项选拔，也对考核不合格者实行“一票否决”。

此外，在《北京大学教师行为规范》中，关于师生交流的条款中有师生交流监督和检查的条款。该条款采取学生监督、学院监督和学校监督三级监督机制，同时公布了教务部的联络电话和邮箱。

综上，我们可以确定北京大学《说明》中所提及的文件条款和具体机制确实存在。

核查三：南大确将教育部“红七条”变成“红六条”

此外，南大校友@我也是蓝鲸灵还在文章中提到，南京大学将教育部 2014 年发布的《教育部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中师德禁行行为的“红七条”变成“红六条”，唯独删除了“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一条，而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其他高校保留了该条。

通过对比了教育部和南京大学发布的两份文件（图见下文），可以发现南京大学确实删去了《意见》中关于“对学生实施性骚扰和或与学生发生不正当行为”这条禁令。另外，我们查阅文中所提到的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在内的多所高校的师德文件，正文中均明确规定了这条禁令。

图注：《教育部关于健全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正文

图注：《南京大学关于健全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实施办法》正文

39 所 985 高校师风师德/性骚扰举报渠道核查

沈阳事件发生后，呼吁高校建立健全与防性骚扰长效机制的倡议在网上再一次掀起。近年来，高校屡屡爆出教师性骚扰甚至性侵学生的丑闻，但往往只在当时引起了一些关注。院方出于学校声誉、人情关系等等考量，通常采取息事宁人的做法。等到风声一过，当时承诺的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依然停留在研究制定层面，涉事教授继续在学术圈内混得风生水起。

因此，核真录全面调查了教育部批准建设的 39 所“985 工程”高等院校在防性骚扰方面的现行机制，以便学生在需要的时候，可以找到有效途径来保护自己。受人力、时间的限制，我们将查找范围定在 39 所 985 高校（结果见下图）。



39所985高校师风师德/性骚扰监督投诉机制汇总

	是否有专门 网络举报途径	是否有师生 校内性骚扰的渠道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的网址
北京工业大学	√	×	举报电话: 010-61151411 电子邮箱: shiguan@bnu.edu.cn	2018年4月10日
武汉大学	√	×	举报电话: 027-88009427 电子邮箱: shiguan@whu.edu.cn	未知
西北工业大学	√	×	举报渠道: 校长信箱网络 师德师风建设网 http://gs.nwpu.edu.cn 举报电话: 029-88100889	2018年1月14日
四川大学	√	×	师德师风建设网 http://gs.sc.cn.cn	未知
南京农业大学	√	×	* 师德师风建设网 http://gs.njau.edu.cn 举报电话: 025-88611111	2018年4月10日
中山大学	√	×	师德师风建设网 * 社会举报人举报电话 广州市越秀区中四路 越秀分局: 020-64411110 邮箱: jianbaoshang@zhujiang.cn	2018年1月14日
北京师范大学	√	√	×	×
中国农业大学	√	×	×	×
东北大学	√	×	×	×
大连理工大学	√	×	×	×
同济大学	√	×	×	×
哈尔滨工业大学	√	×	×	×
东南大学	√	×	×	×
山东大学	√	×	×	×
山西大学	√	×	×	×
武汉大学	√	×	×	×
华中科技大学	√	×	×	×
中南大学	√	×	×	×
华南理工大学	√	×	×	×
湖南大学	√	×	×	×
西安交通大学	√	×	×	×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	×	×	×
郑州大学	√	×	×	×
上海复旦大学	√	×	×	×
中国人民大学	√	×	×	×
中央民族大学	√	×	×	×
西南大学	√	×	×	×
天津大学	√	×	×	×
南开大学	√	×	×	×
哈尔滨工业大学	√	×	×	×
复旦大学	√	×	×	×
厦门大学	√	×	×	×
中山大学	√	×	×	×
电子科技大学	√	×	×	×
清华大学	×	×	×	×
华中科技大学	×	×	×	×
北京理工大学	×	×	×	×
吉林大学	×	×	×	×
中国科学院北京	×	×	×	×
湖南大学	×	×	×	×
国防科技大学	×	×	×	×

注: 湖南工业大学, 南京农业大学等的网站并未提供举报渠道, 因此并未列入本表。

我们核查该信息的主要信源是这些高校各自的官方网站, 也辅以通过其他搜索引擎进行定点搜索, 并向部分院校的师生咨询。

首先，我们排查了该学校是否根据 2014 年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出台了相应的师德建设制度性文件。结果显示，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七所院校未在其网站中公示关于师德或教师行为考核的相关制度性文本。

接下来，我们进一步核查了，在那些有相关制度性文本的学校中，有多少将性骚扰作为师德考核条款列入其中。结果发现，在这 39 所学校中，有 17 所高校未将“性骚扰”列入师德管理考核条款，占总体的 43%。

最后，我们也核查了这些学校是否在其官方网站上建立公开的师德师风监督渠道，以使学生知道，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去向什么机构或部门求援。结果发现，只有浙江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四川大学和中山大学等 6 所高校（或部分院系）在其网站上公布了监督电话或邮箱。并且，其中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文学院是在沈阳事件发生后才公布的监督方式。而在其他超过八成的学校网站上，我们未找到相关监督投诉渠道。

在核查时，我们还发现有些非 985 院校设立并且公开了师风师德举报渠道，如福建医科大学、安徽新华大学等。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不排除可能的学校有监督投诉机制，但没有在显著的地方公示出来。但是我们认为，既然是监督举报电话，就应该广而告之，方便学生查找和使用。如果被藏在大家都找不到的角落里，那么这个设立监督举报渠道的意义又何在呢？当然，鉴于我们的调查方式有限，如果有遗漏某所学校的信息或有其他方面的错误，欢迎读者指证。

藏在大家都找不到的角落里，那么这个设立监督举报渠道的意义又何在呢？当然，鉴于我们的调查方式有限，如果有遗漏某所学校的信息或有其他方面的错误，欢迎读者指证。

2. 全国高校教师反性骚扰宣言（2018. 1. 19）

2018. 1. 9 《全国高校教师反性骚扰宣言》

来源：网络图片

最近，北航长江学者陈小武、南昌大学国学院副院长周斌、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薛原被揭露长期性骚扰女学生。我们作为大学教师，对此深感愤怒，对他们予以最严厉的谴责。为了保护我们的学生，预防类似事件，我们联署发出以下呼吁：

我们呼吁，教育部及各高校、各中小学制定细致严格的反性骚扰政策及规定；

我们呼吁，全国人大通过立法制定细致严格的反性骚扰法律，严惩性骚扰特别是对学生的性骚扰；

我们要求，各高校及中小学每年度在所有学生及教师中进行一个小时的反性骚扰政策及规定宣讲，所有人包括学校各级领导必须参加；

我们要求，所有系、院、校领导在收到性骚扰举报后，必须逐级上报，由学校认真调查：收到性骚扰举报后没有上报的各级领导，一律免职；

我们要求，性骚扰一经查实，对性骚扰者必须予以开除、取消教师资格，通报教育部并在校园网及权威媒体发布通告，涉嫌犯罪的必须移交司法机关；

我们承诺，我们绝不性骚扰学生或同事、下属；

我们承诺，如果知道任何学生或同事、下属被他人性骚扰，我们将直接举报到学校校长；

我们承诺，坚决支持和保护性骚扰受害者，对任何打击报复性骚扰受害者、性骚扰举报人、性骚扰揭露人的行为及单位或个人予以揭露。

2018年1月19日

【联署名单略】

2018. 1. 23 《武大教授倡议“高校教师反性骚扰”：国内高校对于性骚扰防范是空白》

作者：张笑晨

来源：公号“狐度工作室”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QGAYG0dO_Ole147E4zGvxA

1月19日，由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徐开彬首倡并起草的《全国高校教师反性骚扰宣言》对外发布，44位来自不同学校的教授联署。他们称这么做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学生，预防类似事件发生”。截至本文发稿时，已有58位各高校教师参与联署。

汕头大学妇女研究中心顾问冯媛在朋友圈转发了这则宣言，评论说“这些教授真棒”，她对搜狐号鉴闻称，“很让人欣慰！老师们也的确不容易，老师发声要比校友顾虑多”。

徐开彬称自己之所以站出来，是因为在学生和导师的关系中，学生处于弱势的一方，“很无助”。而在美国的12年求学、从教经历，让他看到了中美之间在校园性骚扰问题上的规制性差别，这让他觉得自己更应该说两句。

“如果有老师站出来支持学生，对性骚扰者是一种威慑”

鉴闻：为什么想要首倡这样一份宣言？

徐开彬：校园性骚扰的问题，学生们是最关注的，他们作为弱势的一方，遇到这样的情况会感到很无助，最多也就是学生之间传一下就完了。但如果有老师站出来支持学生的话，实际上对于性骚扰者是一种极大的威慑。

鉴闻：面对这种事情，虽然不是当事人，但是站出来还是需要很大的勇气。

徐开彬：确实是这样，一般的老师不想得罪人。

但一个学院就算只有个性骚扰的老师，也会败坏学院的风气和老师的声誉。至于得罪人什么的，我也不太担心，毕竟绝大多数老师们是好的，他们支持。

鉴闻：宣言的主笔是你吗？这些条款都是出于什么想法制定的？

徐开彬：主笔是我。这里面这些条，比如“逐级举报”，我在美国读博的学校就有这样的规定：不仅是系院领导，普通老师也有这样的义务，比如，我知晓了哪个老师有性骚扰的问题，我就有义务去告诉学校。

但国内正好相反，如果出了这种问题，领导就会觉得是一个丑闻，一般都会压着，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愿意报到学校。

如果一个学院里出了这样的问题，而领导压着，就会把风气搞坏，受害人也会更伤心受到二次打击，觉得我怎么闹也就这样了。

还有一条就是，开除性骚扰者后，要通报教育部并在校园网及权威媒体发布通告，这条其实是接纳了一些学生的意见。因为学生们说，就算性骚扰者被一个学校开除了，他可以去其他学校工作，又重新骚扰别人。

“在中国，性骚扰受害人站出来时，有更多顾虑”

鉴闻：近期不断爆出校园性骚扰事件，在中国有什么特殊性吗？

徐开彬：首先，这并不是中国特色，校园性骚扰在全世界都存在，在美国、英国都有。美国之所以有这种制度化的应对措施，其实就是因为 20 年前，美国大学校园里的性骚扰比现在的中国更严重。正是因为这些事情的出现，才推动了美国各所大学出台了这些举措。

其次，也存在中国特殊性。中国文化的传统是尊师重道，有些女生去找男老师，尊敬的是你的学术，想从老师那里求得知识，但这一点会被极个别的性骚扰者利用。而且发生了这种事情之后，学生会因为羞辱感，不好意思站出来，罗茜茜就放在心里十几年了。

鉴闻：受到性骚扰后，中国和西方“打破沉默”的成本是不是有差异？

徐开彬：性骚扰主要还是要分成校园性骚扰和职场性骚扰两种。

在美国，因为严格的制度限制，学校里严重的性骚扰已经不多见了。但是，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学生绝对会站出来。中国还做不到这点，受害人有很多顾虑。

但是在职场上，中西方其实差不多。刚入职场的新人，有可能会被上司骚扰。但现实很残酷，

公司对于员工的评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司，如果受害者反应激烈，上司就会想办法让受害者走人。一想到如果自己举报了，就会丢掉工作，很多人都会选择沉默。

鉴闻：陈小武、薛原的事情之后，是不是对高校教师群体形象有一定的影响？

徐开彬：当然会有影响。但是我作为教师群体的一员，觉得这个问题在国内高校中没有那么严重。至少我了解，现在在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里是没有这个问题的，以前是有过，被开除了。

有人开玩笑说，带头的是武大新闻学院，是不是这个学院有很多问题啊？但事实正好相反，因为如果同事中有这个问题，我们也怕得罪同事，有很多顾虑。

“不能通报一下就完了，惩戒一定要起到警示作用”

鉴闻：你选择站出来做这件事，是否跟你在国外的经历有关？

徐开彬：是的，这也让我觉得更有义务站出来。我在美国读博士，也在美国的大学工作好几年。我自己其实清楚中美高校在应对校园性骚扰问题上的区别。

美国的新生入校时，高校会组织培训，校方研究生院的人会给我们讲解什么是性骚扰，这种讲解是很具体的，通过举例子来告诉我们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校方还会告诉我们，遇到这种问题应该到哪去举报，在美国每所大学都有专设的办公室来处理关于校园性骚扰的投诉。

作为老师也是一样，我在美国一所大学入职的时候，也接受了相关的培训。学校会要求老师每两年接受一次这样的培训，看学校官网上的相关课程，内容就是诸如“什么是性骚扰”、“出现性骚扰后该如何汇报”等，看完了还要回答相应的题目。一方面你不能性骚扰学生和同事，另一方面也要知道，你自己被骚扰了应该怎么办。

与之相比，国内高校对于性骚扰的防范确实是空白。

鉴闻：《宣言》发布之后有什么计划？

徐开彬：我们武大新闻学院，有很多毕业生在新闻一线工作，新闻界会跟进这件事。另一方面，希望教育部能有所跟进，虽然表态了，但是我希望抓紧能抓落实。

比如，可以组织教育学院、社会学院等各个学科的专家去讨论，至少要明确性骚扰的定义、类别，这些可以参考联合国和国外的相关文献和表述，再结合中国国情来制定标准。

举个例子，我觉得老师不应该频繁地要求学生，尤其是异性学生陪自己喝酒。很多时候性骚扰就是这么开始的，很多男老师能喝，但女生不胜酒力，这就给坏人提供了可乘之机，这个条例应该被单独制定。

现在高校都放假了，专家学者也有时间，如果教育部需要我，我也很乐意参与，毕竟我在国

外读书和工作时都接受过预防性骚扰方面的培训，了解这些。

鉴闻：你觉得性教育和性骚扰防范惩戒机制相比，哪个更重要？

徐开彬：这两者都重要。美国的性教育是从小学就开始了，在中国确实是空白。孩子很小的时候，学校就会告诉你，如果有人触摸你的身体比如腰和头发是不好的，女生会有很明确的反应，其实中美在这种维权意识上有很大的区别。

但是性骚扰防范机制又不同于性教育，它的重要性必须独立出来，因为性骚扰会对受害人造成很大的心理创伤，极大地影响他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而且性质严重的性骚扰已经属于犯罪。

同时，惩戒机制也很重要，有的时候内部处理一下就完了。我们的惩戒一定要到位，一定要起到警示作用。

3. 海外中国学生学者就性骚扰防治的公开信（2018. 1. 25）

《海外中国学生学者就性骚扰防治的公开信》

转载链接：<https://xw.qq.com/cmsid/20180207A1AQE700>

尊敬的全国人大、教育部、全国各大学校长：

我们是一群目前长居在海外的中国学生和学者。繁忙的学习、科研、教学和工作之余，我们仍十分关注祖国的动向。最近，反性骚扰成为公共舆论突出议题，从受害者勇敢站出来揭发一名高校教师，到全国 70 多所大学的 8000 多名学生校友公开致信母校呼吁建立反性骚扰机制，到 50 多位各校教师集体发布反性骚扰宣言，我们看到反性骚扰社会共识正在形成，当代青年的社会责任感和对公共议题的关注与参与再次有力促进社会进步。当北航终于给那名教师处分，一些大学积极回应学生和校友的倡议，教育部表态将“会同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建立健全高校预防性骚扰的长效机制”，我们和所有人一样欣慰，也更因此充满期待。我们希望参与反性骚扰倡议的学生和教师们的拳拳之心能得到理解和保护，盼望社会大讨论能顺利过渡到民众与立法者、管理者之间的共识，并最终在可预见的时间内，结出制度性的成果。为此我们也想加入讨论，再次公开阐明这一事件在当下和未来的题意，为推动祖国相关制度的建立尽一份绵薄之力。

一，在目前反性骚扰发声得到了公众的广泛支持的基础上，我们呼吁更多大学乃至教育部对学生和教师做出积极回应，从肯定和倾听到进一步的积极行动。

二，我们所期盼的并非只是“预防性骚扰”，而是全面有效、可及可信的性骚扰预防与惩治机制。各校学生和教师已经就这一机制应有的要点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我们再次补充和强调，这一机制应该重在规范教师行为和强化机构责任。其中应该包括：

- 1、反性骚扰理念和防治信息的普遍告知与教育；
- 2、针对教学和管理工作中滥权和性骚扰的行为规范；
- 3、教师和相关责任者的性骚扰强制报告义务；
- 4、处置性骚扰事件的规范步骤与时限规定；
- 5、对性骚扰事件相关各方的保护措施；

- 6、对骚扰者的惩治措施，包括对情节严重者应予开除；
- 7、对未尽报告和处置职责的责任者的惩治措施。

三，我们坚信教育部和各地高校建立性骚扰防治机制的诚意与决心，但也深知拖延必将消耗正义。我们希望教育部和各大学就建制时限给出明确承诺。鉴于这一制度的框架并不复杂，而且还有很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可供借鉴，我们认为半年足够教育部和各大学完成这一制度的建设和公示。

四，民主、公开和参与是高等教育治理的必备，许多学生和教师盼望能对性骚扰防治机制的建立过程知情并参与，我们期待教育部和各大学能给他们这样的机会，也由此提升中国高等教育治理水平与公信力，实现建设国际一流大学和一流教育的目标。如有需要，我们也愿随时提供帮助。

同时，我们呼吁全国人大就此开始研究论证为防治性骚扰立法的必要性，并期待中国和很多其他国家地区一样，拥有可及有效的性骚扰防治专门法。前不久出炉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显示，中国在全世界 144 个国家中，排名仅第 100 位。这显然与中国崛起的大国地位不符，也与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精神相悖。防治性骚扰立法是营造性别平等和友好校园环境的一部分，有利于社会整体性别公正的进步。

以上囿于篇幅，不能展开。我们仅盼望防治性骚扰能在中国走出第一步，这一步，万众瞩目，意义重大，我们愿和身在国内的学生与教师们一起，期待，督促，监督。

2018 年 1 月 25 日

首批联署 101 人 现有 274 人

【编者注：联署名单略】

后记·来自全球联名者的声音

文 | 七七

据统计，自 2018 年 1 月 30 日海外中国学生学者就性骚扰防治的联名信公开至今，已有来自澳大利亚，比利时，德国，法国，韩国，荷兰，加拿大，捷克，美国，日本，瑞典，香港，新加坡，新西兰，匈牙利，英国等国家和地区的，超过百所大学，来自 60 多个专业的 274 名中国学者学生自发地签署了海外联名信。其中有约 19%的联名者为本科在读 / 毕业生，约 20%为硕士生在读 / 毕业生，32%为博士生在读 / 博士候选人 / 博士 / 博士后，约 10%为老师（包括正副教授，助理教授和讲师）。除此之外，还有在世界各地的访问学者，校长顾问，青年研究院，工程师，统计师们都抱着对国内师生们的关怀站出来发声了。

此次海外联署的主要诉求是希望国内更多大学、教育部和人大对国内师生们的发声用行动作出积极的回应，尽快建立推行长效反性骚扰机制，公开其具体执行方针和建立过程，让更多学生和教师知情并参与，并建议教育部和各大学在半年内完成这一制度的建设和公示，不以拖延消耗正义，不以沉默辜负受害者的勇敢发声，和同学老师们对母校和教育部以及人大的信任和期许。

位于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校区社会学系的舒晓灵教授在签署联名信后，留言道：“各个单位大学要设立规章制度，有一套培训防范机制，也要有供学生员工报告的组织机构，保护受害人利益，做实事求是调查，设置惩罚制度，改变社会风气”。而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的傅强教授则在回信中提到“在中国，我们往往并不能依靠立法来一劳永逸地解决社会问题，但立法却能极大地推动社会共识的形成以及社会风气的转变”。

更有来自各人文社科、理工科、法学商学院的老师们和同学们写下近 120 多条的肺腑之言，再三呼吁“希望希望能早日建立起一套完整的防治性骚扰侵害体系，让受害者可以鼓

起勇气打破沉默引发社会共鸣”。一位留言者说，“曾经就有朋友被教授性骚扰过，学校却没有站在朋友这边。希望大家有勇气站出来，受害者没有错”。还有不少留言者倡议不仅要对学生入学进行相关教育，还应当建立导师培训体系，设立性骚扰办公室，“防止以权谋私的行为”，要求“有明确的专门负责人来负责接待、直接沟通、咨询上诉的学生、学者或教师等”并“建立完整的案件调查程序，预防诈骗勒索诬告的发生”。同时，大家认为应当“落实好治安管理条例及刑法相关规定，不能让校内/党内处罚代替法律制裁”，并“希望立法行政司法并进，切实防范性骚扰行为，建立干净的教学研究环境！”

另外，许多支持者也提醒道，我们在反性骚扰的过程中还需要“防止对‘性’的敏感化、污名化”，并指出国内基础教育体系缺乏健全的多元化的性教育，应当“1. 从娃娃起，普及正确的性知识；2. 从父母和准父母起，树立正确的性观念；3. 将重点更多地放在‘别去骚扰’而非‘别被骚扰’上”。不少建议者在留言中也加入了对性别歧视的考虑，认为“男女平等，男学生被女教授骚扰也应重视”。

正如联名信末尾提到“防治性骚扰立法是营造性别平等和友好校园环境的一部分，有利于社会整体性别公正的进步。我们仅盼望防治性骚扰能在中国走出第一步，这一步，万众瞩目，意义重大，我们愿和身在国内的学生与教师们一起，期待，督促，监督”。

(二) 女工的声音

2018. 1. 23 《我是富士康女工，我要求建立反性骚扰制度》

作者：富士康女工

来源：尖椒部落

原文链接：<http://www.jianjiaobuluo.com/content/11481>

“你的屁股好翘啊！”

我正在工作，路过的男工突然对我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回头狠狠瞪了他一眼，只换来周围一阵轻浮的笑声。

我是富士康流水线上的一名普通女工，上面这一场景是我工作中的日常，也是身边许多女性同事的日常。

大声讲黄段子，用身材和长相调侃身边的女同事，借“指导工作”为由进行毫无必要的肢体接触……在工厂车间里，普遍存在着像这样的“性骚扰文化”（未婚女工友遭遇性骚扰的情况尤其严重），而且很多人对此都习以为常，如果被骚扰的女工友进行反抗，反而可能被指责“太敏感”、“开不起玩笑”。

除了观念原因之外，缺乏制度保障也是车间性骚扰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有一次，有个男同事故意触碰我的身体，我告诉他这样是性骚扰。结果他很挑衅地说：“是，我骚扰你了，你能拿我怎么样？”说着又摸了我一下。

我无法反驳他，因为我也很清楚，即使说出去，这件事也不会得到很好的处理。

告诉拉长、组长？如果你很幸运，遇见的是比较负责的领导，他们最多也就是了解一下情况，批评骚扰者两句，这事就结束了。结果车间里的环境依然没有改变，当事人可能还会被周围的同事嘲笑“小题大做”。

而大部分情况下，组长和拉长根本不会当一回事。更加恶劣的是，还存在领导利用权力对普工进行性骚扰甚至性侵的情况。

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我每天的心情都很糟糕，不仅仅是对骚扰我的人感到愤怒，也为无法做出有效的反击而感到无力。

我当然不是不懂得反抗，我会呵斥把手搭在我肩膀上摸索的男工，也会在别人拿我开色情玩笑的时候怼回去。但这样做就能解决根本问题吗？显然不是——我需要承受所有的伤害和压力，而骚扰我的人却不用付出任何代价，他们甚至可能都不认为自己的做法有问题。

而那些没有反抗的女工友呢？她们有的出于羞耻心，有的是因为害怕反过来被责备，有的是觉得说出来也改变不了事实，最终选择了默默忍耐。难道她们就做错了吗？谁能指责她们软弱，所以“活该”承受骚扰？我们需要的不是让每个人面对工作中的性骚扰都刀枪不入，而是要有相应的机制为我们提供支持。

然而求助的路径也被堵死了。富士康厂内设有投诉热线，但工人都知道，这条热线并不能帮助工人解决问题，反而是用来“解决”提出问题的工人。有的工友就在打了投诉电话后迅速被领导约谈，还在之后的工作中被穿小鞋。

车间环境对女性充满歧视，厂方对工人权益的态度也让人心寒。想要仅靠女工个人的力量应对车间性骚扰是几乎不可能的事。

我问了身边的几个姐妹，才发现大家都有相同的烦恼。我们觉得应该一起做点什么改变现状。

后来，我们在网上看到北航学生罗茜茜实名举报教授性骚扰学生的新闻，也在公众号“女权之声”上看到，女权主义者张累累、以及更多的行动者，陆续发起建立高校反性骚扰制度联名倡议。看到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抗议针对女性的性骚扰行为，反对不公正、不作为的制度，我们也受到很大鼓舞，更加坚定了行动的决心。

因此，我们在这里向富士康厂方提出以下建议：

- 1.在厂区及车间显眼处张贴防治性骚扰标语；
- 2.给每一位组长以上的管理人员做一次有关防治性骚扰的培训；
- 3.在每一位新员工的入职培训中，加入有关防治性骚扰的内容；
- 4.设置一个专门接受性骚扰举报投诉的渠道，包括信箱、邮箱、电话等，需确保畅通，并在入职培训中告知员工该渠道；
- 5.明确一个受理性骚扰行为投诉的部门，以及一个负责人；
- 6.在处理员工面临的职场权益问题时，接受匿名投诉，及时进行调查和处理，并将处理结果给予反馈，同时保障该员工的隐私。



背着反性骚扰广告牌的富士康工友，照片由工友提供

我们知道不公平的性别环境不会一日之间消除，也知道仅凭提出的这些建议，对于消除性骚扰还远远不够。但这只是一个开始，不行动永远不会有改变。

接下来我们会把建议信寄给厂方，后续也会有其他的倡议行动。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工友加入和支持我们，不仅是女工友，也欢迎男工友的加入。在我们身边，也有声张性别平等、抗议性骚扰现象的男工友，我们呼吁更多的男性关注自己姐妹的处境：反抗权力关系下的不平等，建立一个温暖友善的工作环境，是对所有人都有益处的事情。

毕竟，我们来上班，不是为了被压榨，也不是为了被骚扰。



参与反性骚扰行动的男工友，照片由工友提供

2018. 2. 5 《富士康女工寄出了公开信，等待回应，也期待你的加入》

作者：尖小椒

来源：尖椒部落

原文链接：<http://www.jianjiaobuluo.com/content/11559>

还记得由几位富士康女工友发起的反性骚扰行动吗？（详情请点击→我是富士康女工，我要求建立反性骚扰制度）继网络呼吁之后，她们又有新动作啦！

昨日，深圳龙华富士康的几位工友将装有建议信的信封投入厂区内的企业信箱和工会信箱。



建议信全文

富士康女工要求建立职场性骚扰防治机制的公开信

尊敬的富士康领导：

我是富士康流水线上的一名普通女工。之所以写下这封公开信，是因为我和一些同事的遭遇，迫使我不得不发声。

在工作中，我和身边其他的女同事陆续碰到来自男性的性骚扰行为。有时是被男同事假装无意地撞到胸部和臀部，有时是被男性线长言语侮辱，有时是被强行索要联系方式。这些现象频繁发生，让我们感到车间的工作环境对女性并不友好。

大声讲黄段子，用身材和长相调侃身边的女同事，借“指导工作”为由进行毫无必要的肢体接触……诸如此类的“性骚扰文化”，在车间里长期、公开地存在。很多女工因为不知道遇到这种情形应该向谁求助，选择忍气吞声，而即使这些事件被报告给有关负责人，通常的结果也都是不了了之。更为严重的是，还存在管理者利用权力对普工进行性骚扰甚至性侵的情况。

职场性骚扰现象在中国非常普遍。2016年，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针对2002名职场女性展开的一项调查显示，31.0%的受访职场女性曾遭受职场性骚扰。肢体上的故意碰触（58.5%）、口头电话或信件等挑逗性暗示（53.6%）、上级胁迫（51.8%）是最常见的职场性骚扰行为。

我希望富士康是一所保证职工可以安全工作的场所，而不会让女工生活在恐慌和阴影当中。男女平等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习近平总书记在全球妇女峰会上表示，推动性别平等是国家责

任，也作出承诺要解决好性别歧视的问题。2018 年开始，各大高校也陆续发起反性骚扰倡导活动。国家和社会都在致力消除性别歧视、推动性别平等，作为全球 500 强企业的富士康，没有理由保持沉默。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十一条写明：在劳动场所，用人单位应当预防和制止对女职工的性骚扰。《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规定：用人单位和公共场所管理单位应当通过建立适当的环境、制定必要的调查投诉制度等措施，预防和制止对妇女的性骚扰。

因此，我在这里向富士康厂方提出以下建议：

- 1.在厂区及车间显眼处张贴防治性骚扰标语；
- 2.给每一位组长以上的管理人员做一次有关防治性骚扰的培训；
- 3.在每一位新员工的入职培训中，加入有关防治性骚扰的内容；
- 4.设置一个专门接受性骚扰举报投诉的渠道，包括信箱、邮箱、电话等，需确保畅通，并在入职培训中告知员工该渠道；
- 5.明确一个受理性骚扰行为投诉的部门，以及一个负责人；
- 6.在处理员工面临的职场权益问题时，接受匿名投诉，及时进行调查和处理，并将处理结果给予反馈，同时保障该员工的隐私。我知道这些远远不足以消除职场性骚扰，然而千里之行，始于跬步，只有开始行动，才能最终铸就改变。希望企业能采纳以上建议。

此致

敬礼

一名普通的富士康女工

请加入她们

这封建议信究竟能不能收到回音呢？工友说她们心里也没底。因为这些信箱似乎很久没有被打开了，有的锁上都生了锈。

不过工友们表示，正因如此，推动反性骚扰制度这件事才必须要做，而且一定需要更多人的参与。“我们不仅希望厂方能对车间性骚扰的状况加以重视，也希望工友们能意识到这件事的严重性，在发现性骚扰事件时可以主动加以阻止，并且在自己遭遇性骚扰、或任何权益遭受侵犯的情况时，都能勇于反抗，而不是忍气吞声。”

如果你也在富士康工作（或曾经在富士康工作），欢迎加入她们的行动，或对她们予以支持。

你可以：

- 1.参与联署：在本文下方留言，格式为“真实姓名+反性骚扰联署”，并注明是否已从富士康离职（出于安全考虑，我们不会公开富士康仍在员工的联署信息，也不会把这部分后台评论展示出来，仅转达给发起反性骚扰行动的工友）。之后工友们也会将前富士康员工的联署信息附在建议信中，一并寄给富士康在深圳的总部。
- 2.向身边的同事、朋友传播反性骚扰和性别平等的理念。

同时，我们也欢迎大家写下自己或身边其他人对抗性骚扰的故事，投稿至 jianjiaobuluo@qq.com。每个人的故事都是宝贵的经验，可以给他人以启发，并成为推动性别平等的助力。

2018. 8. 6 《女工米兔进行时：让反性骚扰这场大火，在工业区里越烧越旺》

作者：女工发声助力小组

来源：公号“土逗公社”“削美丽”（这两个账号都已被屏蔽）

备份链接：<https://terminus2049.github.io/archive/2018/08/06/metoo-female-workers.html>

是时候要让 MeToo 走到更宽广的地方去，走到一切被压迫者还没有发出声音的地方去。在今天，女工们面临着和往常一样棘手的性骚扰及其它性别问题，她们受性骚扰的程度高得惊人，而能做的反抗却极其有限。

2013 年，两家广东女工服务机构发布了各自的工厂女工性骚扰调研报告。在两家机构的调查中，受性骚扰的女工比例分别高达 69.7% 和 71.2%。尽管有 70% 上下的受骚扰者表达了对性骚扰的厌恶情绪，仍有近一半（46.6%）的反抗者得到的处理结果是不了了之，而反抗后对方不再犯的只占 10%，对方被开除的只有 1%。

更遗憾的是，“女工”在中国仍是一个被遮蔽的词语，面对随时到来的性骚扰，在她们既没有有效的应对策略，更缺乏有力的发声渠道。

她们不被阅读 —— 因为加班加点的工作和下班后的家务劳动，女工没有时间来写一本属于自己的“初恋乐园”；

她们不被听见 —— 因为迥乎不同的社交圈和阶层位置，女工无法在微博或微信上说出一声响亮的 MeToo；

她们不被考虑 —— 工厂的管理者愿意安装许多监控工人劳动的摄像头，但绝不会有一个是为保护女工权益准备的。

然而，越是人微言轻的声音越需要被听到，越是幽深黑暗的角落越需要被照亮。当 MeToo 之火在高校、媒体和公益圈熊熊燃烧时，饱受性骚扰的女工更应该受到关注，她们的经历也更应该被了解。我们认为，是时候要让 MeToo 走到更宽广的地方去，走到一切被压迫者还没有发出声音的地方去。

近期，我们与 4 个服务女工的机构就性骚扰、MeToo 运动等问题进行了对话。在长期工作中，他们与女工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对女工所面临的性别困境有更深入的了解和思考。她们的自述将分 2 次发布，我们希望以此为引子，能让更多人主动越过阶级区隔，去了解女工历来面临的性别问题以及她们的工作生活状态。

言说不仅是为了发声，更是为了联结。我们相信，这种倾听将给 MeToo 增添新的内涵。作为一场运动，MeToo 的意义不只在于通过受害者公开个人经历，使女性获得个体的觉醒；更在于呼吁全体女性作为社会结构性不公的受害者，成为一个自觉的整体，打开通往团结和联合行动的新窗口。

尖椒部落：用传播打破无形壁垒

今年 1 月，深圳富士康的几位女工向厂方寄出公开信，要求建立反性骚扰机制，包括：给管理人员做有关防治性骚扰的培训、在新员工入职培训中加入有关防治性骚扰的内容、设置专门接受性骚扰举报投诉的渠道等等。

她们的诉求以投稿的形式发布在女工资讯平台尖椒部落上，并在微博上以“女工 MeToo”的名义获得了近 60 万的阅读，上千的转发。

对网络传播来说，这或许不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但在女工网站尖椒部落工作人员的眼里，这是工友们用行动做出的巨大突破——她们正在打破社会中的无形壁垒。

尖椒部落在工作中发现，性骚扰是许多女工难以回避，却又极其隐蔽的问题。

我们是一个关注女工的网络平台，接触的女工遍及各个年龄和各个城市。在线下活动中接触到则的多为 18~30 岁之间的工厂女工。

我们从 16 年开始提供线上的免费法律咨询，收到最多的是关于家暴和劳动法方面的求助，遭受性侵和性骚扰的案例比较少，偶尔有一两个，往往还是“朋友转介”。而且，由于描述模糊，很难给出合适的建议。

但同时，在日常和女工友的接触中，我们又感到这些现象要比想象中更加普遍。

时不时会有女工投来稿件，讲述她们遭遇性骚扰的经历。有人在下夜班的路上被尾随，甚至被跟踪者从后面一把抱住，大声呼救才得以摆脱；有人长期遭受同事言语骚扰，忍无可忍地选择了投诉，却被周围的人指责“害别人失去工作”；有人在面对车间充斥语言暴力的“男性文化”时选择反击，当即指出别人的行为是性骚扰，结果从此被取了一个“性骚扰”的绰号……

有一个案例令我们印象深刻。一位女工遭受了男同事的性骚扰，向上级投诉。但工厂的处理结果让人哭笑不得——厂方在车间里贴了一张告示：禁止勾肩搭背。这看似是女工的一次小小胜利，但如此指向模糊、用词滑稽的标语，却反映出工厂并没有真正重视女工的处境，工厂在反性骚扰机制上的一片空白。

这些发生在职场的案例体现出了女工面对性骚扰时的进退两难。一方面，她们本身可能也尝试了各种方式，对骚扰者进行警告或投诉，但效果并不理想；另一方面，周遭环境会对她们造成极大的压力，让很多女工对与“性”相关的话题羞于启齿。如果骚扰来自上级，反抗就变得更加困难。

比如性骚扰还可能发生在生活中，比如身边的男性朋友的骚扰，或者来自男友的性侵……这些几乎是所有女性都有可能面临的问题，但女工们往往会发现，她们在试图为此发声时，太缺少支持她们的网络了。

不过，“姐妹情谊”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即便人微言轻，女工们也没有放弃联结和发声。

比如今年富士康女工的公开信，虽然至今仍未看到富士康对此出台真正有效的措施，但这次女工的 MeToo 行动受到不少媒体的关注和报道。通过这件事，在主流声音中长期面临着失语和污名化的女工群体，向社会展示了她们巨大的行动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将工人议题带入公众视野中。

另外，在公众看不见的地方，女工们也从未停止过对女性生存空间的争取。在女工小组上，大家会坐在一起讨论如何面对工厂的男权文化，相互支招；有女工在产线上被男“技术人员”骚扰，旁边的工友也会出声帮忙；也有女工为了宣传反性骚扰的理念，背着反性骚扰广告牌穿过厂区，并邀请身边的男工友拍照支持。

我们相信，这一切只是个开始

绿色蔷薇：直面复杂的性别困境

“车间里有一个大家公认的‘老色鬼’。记得有一个女工说了什么，那男的就说‘昨晚我还摸你逼了’……大家很气愤，但也没有办法，如果说出来，别人会说：‘你都结过婚的妇女了，还装什么？你老公还不是天天晚上看。’”

这是一位女工友讲述给绿色蔷薇工作人员的故事，而类似的事情，她们已经听了太多太多。绿色蔷薇是一个扎根社区服务女工的平台，相比尖椒部落，她们平时接触的女工年龄偏大，很多都已经结婚多年，有了小孩，工作人员习惯叫她们一声“姐姐”。

这些女工友们在家里是身兼数职的“超人妈妈”，在社区是经验丰富、受到尊敬的大姐。但也正是年龄和家庭的因素，使得她们在反抗性骚扰的道路上步履维艰。

对于女工遭受的性别压迫，绿色蔷薇一直在仔细观察，也在努力破解。

在我们的社区，能接触到来自各行各业的女工，有电子厂女工，有做家政的小时工，还有服务业的工人。非正规就业的姐姐非常多，她们一边在家带小孩，一边在家门口做工，比如剪花、插拉链头、做玩具、塞棉花……这些女工，绝大多数都遇到过性骚扰。

在流水线上，男性讲黄色笑话的现象非常普遍。尤其是当产线上都是相对年长的女性，男同事就更加肆无忌惮。而且在工厂还有一套“潜规则”：一些组长、主管，看到哪个女孩漂亮，就会约她。这种情况，我在以前工作的工厂也遇到过。

印象很深的是，一个女工怀孕了，男方对她做了承诺，但其实只是玩玩她，过后就不理她了，导致她精神失常，后来她常常在厂门口等男方，晚上也不回去。其他人也无法和她沟通。过了一段时间，我看到她又大着肚子了，原来是一些社会上的人又去强奸她，让她再次怀孕。受过这么多创伤之后，她的精神问题不断恶化。

在工厂之外的其他场合，性骚扰也随时可能发生，比如在出租屋被二房东骚扰；在街道上碰见露阴癖；在公交车和地铁上被动手动脚……

但是, 尽管遭遇了性骚扰, 她们也只会聊天时提一提, 不会因为这事主动向我们寻求帮助。可能对女工来说, 求生存是更重要的事。她们生活中的苦难实在太多了, 从娘家到夫家, 她们一直在付出, 没有独立自主的空间, 一直在受压迫。面对性骚扰, 她们心里也有创伤, 但是为了生存, 她们忙碌焦灼, 性骚扰这种事情就只能压在心底。

毕竟, 与家庭暴力、亲密关系中的暴力相比, 性骚扰显得太“轻”了, 说出来没人重视。但是, 轻, 不意味着没有问题, 它只是被生活其它更苦难的部分覆盖掉、被压住了。

所以, 如果说要形成一个女工的 MeToo 运动, 过程会很艰辛。我想关键在于, 引出这个话题之后, 具体怎样推动改变?

在 MeToo 运动中, 我们看到明星、学生或各行各业的人开始讲述 TA 们的故事, TA 对象清晰, 而且都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甚至是公众人物的人, 舆论压力对他的工作或者生活, 多多少少会有影响。

但是, 对女工来说, 对象到底是谁? 如果施害者是一个男工的话, 他自己没有什么社会地位, 不用担心舆论压力, 我们没办法讨伐他, 更没办法制裁他。

再者, 如果说这个公司的没有反性骚扰机制, 或者投诉渠道不畅通, 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在工厂里怎样去建立反性骚扰的体制? 在社区里发生的性骚扰, 责任追究到哪里? 我们完全怪罪于社区不安全吗? 是不是需要考虑建立相关制度?

建立反性骚扰机制还需要很多时间, 那么讲述本身对当事人来说就是件好事吗? 也未必。

尤其在工厂这种性别不平等极其严重的地方, 性骚扰一旦发生, 大家可能都会认为是个人问题。年轻女性被骚扰, 大家普遍印象里会觉得, 是不是当事人穿得太露了; 而如果是一个已婚妇女被骚扰, 被人吹口哨或者言语调戏, 反而会被评价是“看得起你”。

女工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却没有获得相应的改变, 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支持, 反而被整个环境攻击——家人可能会觉得丢人, 其他人可能会嘲笑你, 这种局面对当事人也是二次伤害。

可见, MeToo 运动要想在女工群体中得到相应, 真的很难。那对女工来说, 反性骚扰是不是就没有意义? 作为一个社工组织, 我们是不是什么都不能做?

显然不是。我们不能因为困难重重就放弃努力。

其实在我看来, MeToo 事件对女工来说, 起着榜样的作用。这些事件可以让她们意识到, 被性骚扰不是她们个人的问题, 在任何阶层, 任何人的生活中, 这种事都是存在的; 而且我们会看到, 社会上很多人抱着支持的态度, 他们没有去指责女性, 而是去指责施暴者, 让他负起法律责任。

在工作中, 我们会和女工友们一起讨论这些社会事件, 分析背后的结构性问题, 也会讨论什么是平等、安全的性。而女工也可以用匿名的、讲故事的形式, 把自己曾经受到的伤害说出

来，即使暂时不能改变什么，至少可以在群体里获得支持，找到力量感。

如果说到更长远的计划，我们想把故事做成戏剧或者音乐，去传播。我们也曾经用戏剧的形式，讲女工一生遭遇的性别困境，讲致丽火灾里女工小英的故事……大家觉得能在戏剧和歌曲中看到自己的故事，听到自己的心声。

这些东西在主流文化里是看不见的，如果我们把它们变成可见的，可讨论的，那其实已经在做改变了。我们得鼓励她们慢慢说，慢慢讲。

女工 Me too，我们呼吁

当我们谈论女工的性别问题时，我们应该意识到，性别问题并不是一个“真空”的问题，它总是与阶级、民族、种族等其他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看到性别问题在社会各个领域的广泛存在，而在不同女性身上又有不同的表现。也正因如此，我们难以期望性别问题得到单独的，同时又是全面而彻底的解决。

因此，我们呼吁：打破阶级和其他障碍造成的视野和行动局限，支持女工反对性骚扰及其他性别问题的一切努力。

- 1、支持女工争取在工作场所建立反性骚扰机制，明确性骚扰行为的举报渠道和惩罚措施。
- 2、支持女工争取同工同酬、提高基本工资、足额加班工资、孕期产期哺乳期劳动保护、要求缴纳社会保险等劳动权益。
- 3、支持女工在已有工会中建立女工部门，促进女工团结，维护女工权益。支持女工在没有建立工会的单位建立工会。
- 4、支持女工发声，为女工揭露生活和工作问题提供舆论空间。
- 5、支持女工和其他朋友在工人社区、工厂区及周边地区组织女工服务机构，为女工提供法律、文化、健康等各方面支持和帮助，也开展对男性的性别教育。

同时，我们也呼吁通过网络发声的年轻人进一步行动，建立真实空间联结；呼吁书斋中的知识分子走到实践中去，用更多经验检验认识、反馈社会；呼吁女权主义者更广泛地思考不同阶层的女性在人类文明进步中可以发挥的巨大作用。

一个全面而彻底的女权主义，要求女工群体必须进行自我解放。历史已经证明过她们的力量，而眼下，她们正在创造新的历史。也只有在这一进程中，我们所有人才得以完成自己的解放。

注释：

广义的“女工”应指全体女性职工，而本文中“女工”取狭义，仅指从事第二产业工作（如工厂制造加工、建筑施工等）和部分第三产业工作（如家政服务、餐饮服务、货物运输等）

的基层女性工人，不包括我们通常所说的城市职场女性和管理层女性。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6 年全国女性就业人员 3.34 亿人，占全国就业人员总数的 43.1%，其中城镇单位女性就业人员 6518 万人，女性外出打工者 9719 万人。据此保守估计，我国女工应不少于 1 亿人。

女工的反抗，事关 1 亿人，也事关所有人。

关于她们

尖椒部落

尖椒部落 (www.jianjiaobuluo.com) 是一个面向基层女工的网络平台。致力于为工友提供各种权益与生活资讯，用性别与阶级交叉的视角分析社会，用各种有趣的方式包装理念，策略性地传播中国女工面临的环境问题。

绿色蔷薇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深圳市绿色蔷薇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于 2015 年 7 月在深圳市民政局正式注册，是一家专门服务流动女性及儿童的社工中心。绿色蔷薇关注流动女性的健康和社区环境改造，设有儿童活动区、免费图书借阅区，并开办多种多样的兴趣班、文艺班、缝纫班等，旨在通过能力提升、社区参与和文艺表演的方法，实现女性自主自强，结合社会力量来促进流动女性和儿童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

(三) 公益界的反应

2018. 7. 23 《100 名公益人和机构对公益圈性骚扰事件的倡议和承诺》

来源：公号“广州性别教育中心”

原文链接：https://f.lingxi360.com/f?fid=Muw3hsXggRA=y&utm_bccid=LXEH2MN4

近日公益行业爆出了几起性骚扰事件，作为追求社会公义和自由平等的公益组织和个人，我们感到深深震惊，同时也有朋友表示“崩溃无法相信”。

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全球有 35% 的女性都曾经历过身体暴力或性暴力，这当然也包括女性占据半数以上的公益行业。然而我们难以相信和接受的是：有些性骚扰和侵害的实施者竟也是公益行业的从业者；宣扬反歧视和平等的人士居然歧视女性和制造不平等。

公益从业者本身对外宣扬社会正义价值原则，而当这些价值用到自己身上却形成了双重标准；这也反映了如同其 Ta 的领域行业一样，女性在公益行业中的弱势和性别不平等的现象。

作为谋求社会福祉、解决社会问题、实现社会美好和多元的组织及个人，我们震惊之余亦感到在身上有着深深的责任，于是我们发出这样的倡议信和承诺书。

我们倡议：

- 1.公益行业将正视性骚扰和侵害问题，不掩盖不包庇不纵容。
- 2.公益行业应加强性别平等、多元性别和预防性骚扰的意识和教育。每年至少要进行一次机构培训和新人培训。
- 3.行业应该遵循性别平等原则，建立相关的性别平等、反性骚扰机制和章程，杜绝性骚扰、性暴力和性剥削在行业的发生。

我们也愿意在本身机构和个人行为中加强上述三个方面的工作，支持受侵害的当事人，避免性骚扰性侵害事件的发生。

我们目前在争取机构联署，共创无性骚扰性暴力的公益环境，愿意参与联名的机构或者个人，可以点击链接填写表单参与。

https://f.lingxi360.com/f?fid=Muw3hsXggRA=y&utm_bccid=LXEH2MN4

签署机构/个人：

广州性别教育中心
同志平等权益促进会
凉意 前公益传播官、现亲密关系教育工作者
BCome 女权小组
陈瑶霖 前公益传播官、媒体撰稿人
黄雪琴 独立调查记者
田静 环保公益人
浪漫转身 SOGIE 公益
陆风 泉州城堡公益
师毅 自由公益人
容静 独立环保、公益人
黄海珊 自由公益人，学生
R&B 双性恋团体
郭月瞳 前 Teach for China 公益品牌传播官
何瑞亭 公益人
广州高校彩虹小组
映诺社区发展机构
徐勇 环保公益人
夏铠桢 陕西 029 公益，学生
跨儿中心
同志之声
刘艳峰 志愿者
韩寒 海南智渔可持续科技发展研究中心
张頔 北京环友科技

马疏野 学生
李忠黎 大学生青年公益人
范启娟 个人
李麦子 彩虹法律热线
满三顺 西安 PLUS 青年空间
马茂华 硕欣律所事务所律师, 公益机构法律顾问
武汉大学性别性向平等研究会
巴索风云 宜居广州生态环境保护中心
陈静雯 社工
屈静波 内蒙古师范大学鸿德学院
璇芷 福建绿家园
李昂达 奇点公益
田馨 学生公益人
黄小勇 武汉东新益行社工
张意 乐窝共益
张若水 自由撰稿人
警官 独立个人
薛亚雨 前广州女权行动派吃不完, 微博运营编辑
吴荣芳 环保公益人
李宇 北京无国界爱心公益基金会
边边 青谷营造社
赵姜苏 个人
DIVERSEx
王立功 深圳市华南和谐社区发展中心
陈彦林 昆明彩云天空健康咨询服务中心
猪川猫二饼 BCome 女权小组
欧晓鸥 云南省社科院
酷儿论坛
叶子 个人
高垒 北京同志中心
白菲 (女权主义者) 上海 (个人)
蓝蓝 流动妇女服务中心
郑晓珍 公益人
辛颖 (小铁) 北京同志中心
徐杰敏 智同西安公益小组
女权之声
南昌乐窝共益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武承睿 云南民族大学
李三白 安徽皖爱同志小组
酷儿工友服务社
聂韶翀 无业, 热心市民
袁易卿 家庭社工
陆浩 台州路桥天宜社工
聂婷 自由人

张婷婷 发展共学
郑楚然 女权主义者
何文东 亲友会志愿者
新媒体女性
郭睿 媒体人
陆睿 前法律服务机构项目负责人 前反家暴倡导工作组成员
李永杰 学生
萧敏华 个人
张天潘 媒体人、公益观察员
方小末 安徽皖爱 LGBT 小组
张寻 公益人
方羽然 安徽皖爱 LGBT 小组
Bobby 唐夕荣 RED 公会

2018. 7. 23 绿芽基金会率先建立机构反性骚扰机制, 并倡议设立行业反性骚扰机制

来源: 绿芽基金会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fa6GmcpBiJlze6XTWXJ4Pw>

《袁、雷事件 | 公益机构反性骚扰机制不能再等》

——发生了什么——

这个七月, 公益行业, 大风起。

三天之内, 两位业内“大佬”相继被指控性骚扰, 其中一位旋即认罪。许多人纷纷猜测, 还会有下一位? 下一位被指控的又会是谁?

这一切事件将会指向何种结果, 我们仍不能完全确认。但是, 无可否认的是, 公益行业的 #metoo 运动* (备注 1), 真的来了。

备注 1: MeToo (我也是) 运动呼吁所有曾遭受性侵犯女性挺身而出说出惨痛经历, 并在社交媒体贴文附上标签“#MeToo”。职场、高校, 许多受害者勇敢地打破沉默, 将自己多年的压抑和制度对施害者的纵容说出来。

虽然在许多人眼中, 公益是一个自带道德光环的行业。但说到底, 从事公益行业的人和其他任何行业的人一样, 也无非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受社会的文化和观念影响、有上下级权力关系。

- 轻视他人身体自主权、污名化身体和性 (尤其是女性的身体和性) 的文化观念
- 资源和资历带来的权力

- 以及一点不受制约的欲望

这些性骚扰的催化剂在公益行业一样存在，公益行业并不比任何行业高尚。

——我们的态度——

在这两起已经被揭发的事件中，我们首先应该感谢的，是两位勇敢的姑娘。

她们面临的是：

- 在业内「位高权重」，拥有无数资源、掌声和光环的所谓「大佬」
- 对受害者动辄质疑打压的舆论氛围
- 要求女性保持所谓「贞洁」、并充斥着各种荡妇羞辱*的文化环境（备注 2）

备注 2：荡妇羞辱指因认为女性性行为或性欲有违道德或传统而非议、诋毁女性的行为。女性遭到“荡妇羞耻”的情形的例子有：在性侵案中作为受害者被指责勾引男人、获取避孕工具时被指责是荡妇、被认为穿着过于性感。

然而，她们还是勇敢地站了出来，直面侵害者、直面自己内心的痛苦。捅破了窗户纸，让公益圈再一次感受到了反性骚扰的凛冽的风。

——我们的提议——

作为一家专注在乡村地区推进性别平等，共建妇女儿童友好乡村的机构，绿芽基金会倡议设立行业反性骚扰机制，绿芽基金会也将首先启动机构内部的反性骚扰机制。机制的草稿如下：

《绿芽基金会反性骚扰机制 草案版》

2018 年 07 月 23 日

为了反对性骚扰，保护性骚扰受害者，在机构内部为员工建立安全、友好的环境。绿芽基金会首先启动和完善创建机构内反性骚扰机制，并提请理事会批准。

01

从员工入职阶段开始培养反性骚扰意识

1.1 在员工入职时，签署《绿芽基金会员工反性骚扰协议》。协议内容暂包括：

- (1) 允诺参与机构组织的反性骚扰培训；
- (2) 允诺如未来在工作中遇到同事被性骚扰的事件，愿意提供必要的支持，并共同构建对受害者友好的环境；
- (3) 允诺不实施任何性骚扰行为；
- (4) 允诺如自己被指控为性骚扰嫌疑人，愿意配合机构调查并承担责任。

1.2 将反性骚扰培训作为入职培训的固定模块，培训内容包括：

- (1) 介绍性骚扰的定义；
- (2) 介绍性骚扰的取证流程；
- (3) 介绍性骚扰相关法律规定；
- (4) 介绍性别平等相关知识。

02

当员工遭受性骚扰后

2.1 组建由理事、秘书长、员工共同组建的性骚扰响应小组。

2.2 我们鼓励遭受性骚扰的员工主动投诉，允诺尽力提供必要的协助、并在机构内构建对受害者友好的环境。

2.3 当员工投诉被性骚扰后，机构需要：

(1) 开展调查，并保护投诉人隐私、尊重投诉人意愿、并注意询问投诉人的方式方法，避免造成二次伤害；

(2) 响应小组开展调查时，投诉人可以享有带薪休假（调查假）；

(3) 机构对投诉人提供必要的紧急庇护、心理援助，并协助投诉人获取医疗和法律支持；

(4) 机构需要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协助将投诉人与被指控人隔离，避免被指控人在此期间与投诉人进行接触；

(5) 响应小组需在 24 小时之内产出基础的调查意见。

2.4 当机构确认了性骚扰属实，需要：

(1) 辞退加害人，以邮件或短信形式，通报所有捐赠人、理事、员工及友邻机构，并按照劳动法及劳动合同进行后续事宜处理；

(2) 为受害人提供合理的带薪休假期，休假期间受害人的工作内容由其他同事协助。为受害人提供必要的心理援助、协助受害人获取医疗和法律支持。

2.5 如加害人来自机构外，机构将协助受害人采取必要的法律手段，并在受害人许可的情况下将事件在行业内通报。

2.6 被指控者如不服，可申请复议。复议期间，被指控者同样可以享有带薪调查假。

我们深知，性骚扰不同于其它案件，取证存在许多困难，许多情况下只能靠受害人的口述孤证。

同时，社会存在羞辱受害人、尤其是女性受害人的文化氛围，加害人和受害人之间通常存在权力差异。每一个受害人公开指证都承担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因此，我们在此倡导：

和受害人站在一起，不质疑受害人，支持受害人，构建对受害人安全友好的环境。只有这样，才能鼓励更多受害人勇敢站出来，才能真正让加害人得到惩罚、起到震慑作用，让公益行业正常运作。

起草人：张新宇，黄焕婷，徐文硕，王可，费诗懿，范佳妮

2018 年 07 月 23 日

2018. 7. 23 张累累倡议机构回应性侵事件并建立反性骚扰机制

《一个倡议：请亿友公益回应雷闯性侵事件，公益机构建立反性骚扰机制》

作者：张累累

来源：网络图片

2018年7月23日，朋友圈爆出著名乙肝反歧视活动家雷闯在三年前对一位公益女生志愿者实施了性侵，在这么多年依然深受伤害。雷闯随即发声明承认了这些事实并表达愿意承担责任。除了追责雷闯，我们也看到了更大的问题。公益圈子当中的人士利用自身的资源权力以及所谓的正义光环来趁机性骚扰和性侵女性的传闻和事实也不绝于耳，虽然强调平等、反歧视，但是公益行业内的深入骨髓的男权思维和剥削女性的行为，依然没有触动和改变。

而在这个过程中可以首当其冲做出改变的就是各公益机构们，作为宣扬特定价值观，希望这个社会变得更好，让很多人群不再边缘、拥有自己本该享有的权利的组织，如果声称反对歧视和压迫，却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在压迫别人，其中的讽刺和滑稽可想而知。

虽然亿友公这些多年在乙肝领域做出巨大贡献，但是作为以某种目标聚合一群人产生变革的实体，在机构内部保证反歧视、实现内部的公义是必须承担的责任，这也是为了今后没有那么多青年受到伤害、防止类似的事情再度发生、让运动良性发展。

雷闯的事情再一次揭开行业的烂疮，也是一次改变所谓“大佬制”、“男性江湖”风气的机会。

因此在此呼吁：

1. 亿友公益对雷闯性的事件作出回应，并着手在机构内开始建立反性骚扰机制；
2. 呼吁各公益机构开始建立反性骚扰机制。

让反性骚扰运动进入公益界并停留。

倡议人：张累累

2018. 7. 24 机构“向阳花开”制定防止性骚扰与侵害相关规定

来源：杭州向阳花开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2DIDsqAZPSC2QjZ85uFUVg>

《向阳花开机构关于防止性骚扰与侵害相关规定》

1. 志愿者与其他志愿者、志愿者申请人、活动参与人、来访者之间的交往秉持自愿、平等的原则；

2. 志愿者不得利用职务之便，胁迫、利诱其他志愿者、志愿者申请人、活动参与人、来访者，与其发生亲密行为；
3. 志愿者中日常志愿工作接触到其他志愿者、志愿者申请人、活动参与人、来访者的隐私信息，不得公开传播，不得借此要挟他人，不得利用职务之便窃取他人信息；
4. 志愿者、志愿者申请人、活动参与人、来访者如果因为本社团相关活动或志愿者，受到骚扰、侵犯、隐私暴露等恶性事件，可向本社团监事会（待筹）投诉，监事会将事实进行初步调查，并依法依规移交相关部门处理；
5. 志愿者在志愿者任期内需要遵守以上规定，如发生骚扰、侵犯、暴露他人隐私等恶性事件，本社团将严肃处理并开除。

2018. 7. 28 百家公益机构参与公益行业反性骚扰机制建立讨论会

来源：绿芽基金会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l2VmiSi17JGtxuEPn5uA5w>

公益行业反性骚扰机制建立讨论会

7月27日晚，绿芽基金会回应公益行业性骚扰事件将在线上发起【公益行业反性骚扰机制建立讨论会】，分享国内反性骚扰的背景情况，会议发起方（国内十家公益机构）围绕“我可以，我愿意为行业反性骚扰机制建立做些什么”发起倡议。

有254位来自广东、北京乃至全国的伙伴代表各自的机构或个人参与讨论，绿芽基金会的负责人蔡文向大家到来表示感谢，并认为我们应该通过行动克服无力感，趁此事件推动行业建立反性骚扰机制建立。

性骚扰和性侵

广州性别教育中心的韦婷婷提出，性骚扰和性侵的话题是一个长期的较为严峻却不被足够重视的话题，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全球有35%的女性都曾经历过身体或性暴力，而她们发起的高校性骚扰调查报告显示，接近70%的大学生和毕业生遭受过不同程度的性骚扰，但是这些骚扰和侵害只有不到4%被报告到学校和警方，我国妇联的一次调查也显示57%的女大学生受到过骚扰。

网上数据显示：公益慈善行业女性占比例为70%，那么作为一个行业如何保障行业中女性不被遭受到暴力和骚扰，也是行业的一个重要责任。韦婷婷表示。

公益机构的快速反应

自 23 日事件发生，绿芽基金会连夜起草了本机构的防止性骚扰机制草案，并组织本次的讨论会，在联络各方的时候，绿芽很高兴的发现原来已经有很多公益伙伴在进行相关研究和行动，共同的目标让我们迅速聚拢在一起，合作让我们更有力量！

绿芽基金会的草案也还是非常不完善的状态。需要大家一起来把它变得完善。如果大家有任何意见和建议，欢迎通过下面的石墨文档来提出自己的建议。



长按识别二维码

留下您对「反性骚扰机制建议」

另一方面，绿芽连日来做了许多行业扫描和信息收集，供大家参考。研究证明，有许多手段可以降低性骚扰的发生几率。

降低性骚扰的发生几率

这些手段包括：

1. 告诉大家「什么是性骚扰」。打破沉默，在机构里形成一种可以讨论性骚扰这件事的氛围。
2. 告诉大家「我们的机构对于性骚扰是零容忍的」，并且向那些潜在的、或者已经进行了性骚扰行为的加害者强调：如果你敢动手，我们就敢惩罚你。
3. 建立一个有效的，对发生在机构内的性骚扰进行的惩戒办法。

如果说前两者还主要是表态。第三点则是需要很多实实在在的探索。机构到底能够用具体的措施去惩罚那些对别人进行了性骚扰的员工。

4. 建立对于受害者友好的氛围。

这一点，需要表态和实际操作相结合。

表态：我们可以在员工培训中强调，不要质疑受害人，不要指责受害人哪里做的不好。如果有人发表这样不友好的观点，我们可以怎样去批评这样的人。

操作：需要我们探索，当我们的员工遭受来自机构内或者机构外的性骚扰，我们可以怎样提供精神上、物质上的支持。

如果能够做到上面这几件事，相信就能大大减少各机构里发生性骚扰事件的概率。

注 意

性骚扰案件存在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广泛。

性骚扰案件的取证在国内和国外都一样困难。

性骚扰案件的受害人要站出来，是承担了极大的压力和风险。



长按识别二维码

获取反性骚扰行业扫描资料

广州性别教育中心给出工作计划

以推动国内反性骚扰为使命的广州性别教育中心也对事件进行了迅速的反应，直接给出了8-9月详细的工作计划以及未来的工作愿景。

主要包括：

1. 反馈和需求调研收集（8月1日前）
2. 建立反性骚扰工作小组和专家顾问团（8月）
3. 组织反性骚扰机制的研讨和产出建议稿（8月，广州+各地小组）
4. 机制建议稿的落实和执行（8-9月）
5. 持续进行行业内的发声和倡导
6. 持续进行行业内知识普及和教育培训
7. 持续跟进伙伴机构的反馈

主题和时间表	具体内容和产出	需要的支持
1. 反馈和需求调研搜集 (8月1日前)	根据群内的反馈和需求调查,了解大家目前的想法并看可以如何更好的协同工作。	填写调查表
2. 建立工作小组和专家顾问团 (8月)	2.1. 建立不同的工作小组以及区域小组 2.2. 邀请专家组建顾问小组或者顾问团	机构和个人参与,认领相关的任务形成小组 (见上述表格)
3. 反性骚扰机制的研讨和建议稿 (8月 广州+各地小组)	3.1. 机构+性别/法律领域专家进行线下研讨和交流 3.2. 经过研讨和修改,完成反性骚扰机制的初步建议稿。	机构/个人参与,广州可开始进行线下交流沟通
4. 机制的落实和执行 (8-9月)	4.1. 参与机构可以将建议稿作为基础在机构内进行讨论并具体落实。 4.2. 广州性别教育中心将尽可能提供协助支持。	机构积极参与和落实推进;机构间平台互相倡议和影响;资源支持和平台对接
5. 行业内的发声和倡导 (持续)	5.1. 行业发声和倡议 5.2. 媒体宣传和倡导	共同发声倡议和行动;媒体传播;
6. 行业内知识普及和教育培训 (持续)	开发相关的资料、进行行业内的培训教育 (与如中慈联等单位合作)	资源支持、平台对接
7. 跟进和反馈	参与机构落实执行情况跟进+反馈 (根据上述情况制定进一步的行动计划)	机构参与,资源支持

广州性别教育中心未来计划

并贴出表单收集伙伴机构的意愿及需求,直接落实推进工作:

【编注: 此处二维码已失效】

长按识别二维码

留下您的意愿及需求

公益行业伙伴们的行动计划和承诺

公益行业中的伙伴们也纷纷表达了他们对性骚扰事件的零容忍态度和积极的行动计划和承诺!

中国慈善联合会: 中慈联作为平台型机构希望能在行业自律中发挥积极作用,推动公益慈善行业的性别意识和性骚扰防范机制的建立。中慈联内部目前在制定内部反性骚扰的管理制度,包括制度文本,入职培训,承诺书,投诉程序等。建议行业应该推动性骚扰相关知识的普及、教育培训;建立内部的预防性骚扰制度;联合发声形成行业自律公约。

南都基金会: 作为关注行业发展的资助型基金,更重要的是推动国内行业反性骚扰机制建设与性别意识提升的工作,南都基金会也将此工作在2017年底列入了工作计划中并与广州性别教育中心确定了资助方案,计划推进机制建设,这次事件的引爆让这部分工作的优先级迅速提前。未来除了资助支持相关工作外,还会积极帮助对接一些网络平台、枢纽组织,以协同共同推进。希望这次可以和行业机构一起联合行动。

资深媒体人何雪峰: 此次事件能够在公益圈、媒体界和知识界的引爆,是一次非常伟大的运动。很多伙伴不仅仅把事情停留在一次运动上,而是凝聚到行业建立反性骚扰机制上,是一

个非常伟大的成果。

希望要让公众和主流舆论了解这不仅是刺激眼球的言论和八卦，还要让大家关注到女权运动的本质，关注到男女平等，也希望更多男性参与到反性骚扰活动中。

广州市社会创新中心：愿意在自身机构建立防性侵机制并做好员工教育；作为支持型机构，为区域行业防性侵联盟形成的推动和相关能力建设开发做出努力。期待近期有更多线下圆桌，更多元的主体可以参与互动沟通，推动共识形成。

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这一周的事情我们整个机构都在关注，绿芽反映很迅速，同事们都在学习和思考。这也让我们意识到，有些理念可以通过制度来落实。出于行业及团队的责任，千禾承诺在机构建立反性骚扰机制，保护员工、伙伴、实习生及志愿者权益，下周将就向同事开展培训~

启创社会服务团队：事件发生后，我们迅速向全体员工表态我们对于性侵是持零容忍的态度的。结合已有的安全保障制度，将会开展员工培训并组建性骚扰响应小组。未来，我们愿意与大家携手参与到行业的反性侵建制倡议中，充分运用已有的服务平台及资源，对外推动宣传性别平等文化及经验，加强和其他机构的联合行动，积极参加线上线下交流。

宜居广州生态环境保护中心：宜居广州生态环境保护中心是一家专注垃圾管理的广州环保组织，这件事情发生后，我们已经开始根据伙伴机构有关反性骚扰和性侵的文件，编写员工安全保障制度。未来，我们将在内部学习有关性别方面的知识，同时对外推动宣传性别平等文化，加强和其他机构的联合，共同推动行业反性骚扰机制的建立等。

河流守望者行动网络：河流守望者行动网络作为计划覆盖全国的河流保护志愿者网络，我们更需要自我约束和行业自律，以下是我们关于反性骚扰工作的行动计划：

- 1、 共同发声：加入行业内反性骚扰的倡导行动，积极参与推动行业建立长效的反性骚扰机制，主要通过河流守望者行动网络的 55 家共建伙伴和合作伙伴来推动形成行业自律机制。
- 2、 表明立场：我们将公开发表声明，表达河流守望者行动网络「对性骚扰零容忍」的态度。
- 3、 从我做起：即刻开始学习在组织内部建立相关机制，从员工（含实习生、核心志愿者等）入职的学习与培训、和遇到问题后的投诉与求助两大模块着手，既要「防范于未然」，也坚持「直面问题」
- 4、 针对性举措：从 8 月 1 日开始启动《河流守望者公约》的修订工作，在 2014 年确定的守望者公约版本基础上增加反性骚扰条款，修订版将在 2018 河伙人会议上发布。同时给河流守望者行动网络的所有伙伴分享反性骚扰专业知识，并建立起河流守望者投诉渠道和对应的机制。
- 5、 马上行动：7 月底 8 月初将邀请行业内的专业伙伴为组织成员进行一次反性骚扰相关知识的线上+线上培训，提升团队的防范意识。

北京源众性别发展中心：希望机构之间能互相合作和分工，避免事件和关注随时间的推移而消散。源众也承诺在本机构内部建立反性骚扰机制。同时，也介绍了源众已经开展的三部分工作；1.在为多位举报人提供法律咨询及心理辅导的支持，2.已启动预计在 8 月开始对公益组织开展反性骚扰工作坊探讨公益机构反性骚扰的内部机制的建立，3.借鉴台湾、香港等地区的经验开发为性侵受害者提供服务的工具包。

分享结束后上海多闻公益、鄂尔多斯市安达公益协会、青谷营造社、南京社区互助会、晓庄公益等多个组织积极响应，也表示会在机构开始进行相关的工作，共同推动行业机制建立。

也有参与者表示自己本身深受公益圈性骚扰之苦，希望能够多多促进。

在这次线上的交流讨论中，我们意识到了性骚扰的严重性，同时也为公益行业的伙伴能有如此的责任心、决心和行动力感到备受鼓舞。

公益行业向来是引领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和先锋，当我们自身出现了问题，能否拿出勇气来面对和纠正自身的错误，将是考验行业能否持续发展的指标之一。公益行业目前可以说是今年 Me too 运动中最积极响应、不遮掩的进行自清自查的行业，这也显示了行业内能自我反省、自我改革和洗涤的力量。

希望接下来伙伴们能一起努力，推进公益行业反性骚扰机制建立，促进行业向更健康的方向发展！

2018. 7. 28 64 家公益机构+357 位个人对反性骚扰做出承诺

作者：Tingting Wei

来源：广州性别中心（原文已 404）

备份链接：<https://freewechat.com/a/MzI0ODU2Mjc1OQ==/2247484294/1>

在近日公益行业爆出性骚扰事件后，公益行业的同仁们纷纷表明了对性骚扰零容忍的态度，包括南都基金会、绿芽基金会、银杏伙伴等多家机构发文表达自己的立场，绿芽基金会在第一时间制定出了反性骚扰机制并落实到机构中，云南公益人进行了反性侵事件交流会，陕西多家民间 NGO 联合发表声明和倡议……。

我们于 23 日发起了行业的反性骚扰倡议，该倡议书倡议公益行业应该做到以下三点：

1. 公益行业将正视性骚扰和侵害问题，不掩盖不包庇不纵容。
2. 公益行业应加强性别平等、多元性别和预防性骚扰的意识和教育。每年至少要进行一次机构培训和新人培训。
3. 行业应该遵循性别平等原则，建立相关的性别平等、反性骚扰机制和章程，杜绝性骚扰、性暴力和性剥削在行业的发生。

截止现在，该倡议书获得了 64 家公益机构、357 名公益个人的签署和承诺。

这是一个行业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清查，是一个行业对社会公信力的责任和担当，是对性别平等、妇女权益和反暴力运动的承诺，期待未来我们将共同为公益行业的健康发展和性别平等

工作作出更大的贡献!

倡议信全文和联署名单详见下方:

近日公益行业爆出了几起性骚扰事件,作为追求社会公义和自由平等的公益组织和个人,我们感到深深震惊,同时也有朋友表示“崩溃无法相信”。

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全球有 35%的女性都曾经历过身体暴力或性暴力,这当然也包括女性占据半数以上的公益行业。然而我们难以相信和接受的是:有些性骚扰和侵害的实施者竟也是公益行业的从业者;宣扬反歧视和平等的人士居然歧视女性和制造不平等。

公益从业者本身对外宣扬社会正义价值原则,而当这些价值用到自己身上却形成了双重标准;这也反映了如同其 Ta 的领域行业一样,女性在公益行业中的弱势和性别不平等的现象。

作为谋求社会福祉、解决社会问题、实现社会美好和多元的组织及个人,我们震惊之余亦感到在身上有着深深的责任,于是我们发出这样的倡议信和承诺书。

我们倡议:

公益行业将正视性骚扰和侵害问题,不掩盖不包庇不纵容。

公益行业应加强性别平等、多元性别和预防性骚扰的意识和教育。每年至少要进行一次机构培训和新人培训。

行业应该遵循性别平等原则,建立相关的性别平等、反性骚扰机制和章程,杜绝性骚扰、性暴力和性剥削在行业的发生。

我们也愿意在本身机构和个人行为中加强上述三个方面的工作,支持受侵害的当事人,避免性骚扰性侵害事件的发生。

签署机构和个人(感谢陈呆呆同学的技术支持)

公益机构(共计 64 家,排名不分先后)

广州性别教育中心,同志平等权益促进会,BCome 女权小组,浪漫转身 SOGIE 公益,R&B 双性恋团体,广州高校彩虹小组,映诺社区发展机构,跨儿中心,同志之声,新媒体女性,酷儿工友服务社,南昌乐窝共益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女权之声,酷儿论坛,DIVERSEx,武汉大学性别性向平等研究会,智同抗艾和社会性别平等倡导网络,山泉剧社,清平糖陪伴,南京 SELF,NGOCN,西岭女校,广东木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广州市越秀区衍沛青年发展服务中心,艾绿公益,向阳花开,安徽太阳伞儿童慈善救助中心,南都公益基金会,为平妇女权益机构,成都云公益发展促进会,成都市虹盾减灾防灾公益服务中心,成都市尚明德教育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北川中国心志愿者团队,成都故事人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金堂县读书人公益协会,北京蝴蝶结节性硬化症罕见病关爱中心,北京益微青年公益发展中心,江苏同天,成都爱馨公益,女社工小组,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青青草公益助学,上海嘉定区

青青健康促进中心, 华东师范大学圆人舍, 无柜之家公益联合会, 打嗝文化, 成都心家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上海乐创益公平贸易发展中心, 跨儿说 TransTalks,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体育明星艺动教育基金, 同城青少年资源中心, 北京同志中心, 若羽, 反压迫社工, 创 yi 空间联盟, 安徽益和公益服务中心, 观鸟学堂 (公众号), 新疆同天基督青年会, 成都高新区赢在生存公益事业发展中心, Catchup 性别平权工作室, 梧桐舍, 创 yi 空间联盟, 安徽益和公益服务中心, 北京源众性别发展中心

【编注: 个人联署名单略】

2018. 8. 1 敦和基金会针对网传的性骚扰事件作出相关声明

来源: 微信公众号“敦和基金会”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99H6PO_9RMiHh_5rWRWjUw

声明

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秘书处 (以下简称基金会) 针对近日网传的性骚扰事件作出相关声明:

- 1、基金会以“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人类和谐”为使命, 秉持“尊道贵德”的价值观。性骚扰行为违背了基金会的伦理底线, 我们对该等恶性事件采取零容忍的态度。
- 2、如基金会员工、志愿者等确经查实存在性骚扰行为, 基金会将立即与之解除法律关系, 并向相关受害者提供及时、真诚的帮助。
- 3、正在接受基金会资助的机构或项目的主要负责人, 如涉及性骚扰舆情的, 基金会将积极敦促其自查并作出正式回应; 如确经查实存在性骚扰行为, 基金会将中止资助, 并合法合规地作出严肃处理。
- 4、基金会将不断完善资助资格审核机制, 进一步加强反性骚扰等伦理因素的综合考量。

感谢各界对基金会的关注和敦促, 基金会将始终秉持公益初心, 以最审慎的态度使用每一笔善款。

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秘书处

2018年8月1日

2018. 8. 1 《公益及传播界应对圈内性骚扰、性侵害工作坊记录》

来源: 希陶女性领导力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NMrQ9wQISoVxE2wYsAyJiA>

就近期公益行业频被曝出的性骚扰、性侵害事件，希陶女性领导力在线下发起了关于公益及传播界应对圈内性骚扰、性侵害的工作坊。当天下午，超过 20 名，来自木棉社工服务机构、074 职场女性法律服务热线、浪漫转身 SOGIE、致和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华新慈善基金会、映诺社区发展机构、绿芽基金会、NGOCN、女友组、游思学社、广州性别中心、多元家庭网络等公益机构、基金会和媒体的代表或个人加入讨论，并分享相关看法和经验。工作坊还产出一套针对圈内性骚扰、性侵害的工作共识性建议。乐益邦为此次活动提供场地支持。

以下是工作坊的讨论记录：

Q1：公益圈发生的性骚扰、性侵害事件有何特殊的地方？

回应：

-很多人看来，公益是一个具有光环的行业，这其实是一个迷思。从此次曝出的事件可以看出，受害者和施害者很多处在信任关系，有时这些关系是临时的，比如员工和志愿者的关系，还有一些非正式的权力关系，它更具模糊性。

-个人英雄主义文化也助长了性骚扰\性侵害事件。比如亿友公益和雷闯的个人形象很难切割，现在雷被曝光后，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第一时间反应不同：一些机构的利益相关方不敢转发、传播（他的事情），乙肝患者的社群有好多无法正视，有一些人身攻击和仇女的语言，像普通大众也有直呼不敢相信公益。前几天过去的肝炎日，它的热度就下降很多，有很多不信任的情绪。

-举报者在举报后被标签化成受害者，当举报者言说这件事，有人总把 ta 当没有主观能动性的受害者。

-还有受害者的身份，人们讨论的时候会因为受害者的身份想法不同，比如会跳到阴谋论的角度去揣测举报者的动机。受害者的身份当然很重要，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源，名气和社会地位引发传播和热度的，比如今年发起建立高校反性骚扰制度的大学生们，她们被人看到了吗？我们不如去想社会支持体系，要怎样支持受害者们才能让这些人发声，声音被得到传播。

-公益圈其实和其他各行各业一样，它是职场的情况。和高校不同的是，受害的大学生可能可以考虑换个地方学习，在职场，要是你想在这个圈子混，你还要考虑举报之后能不能混下去。

Q2：相关机构应该采取哪些反应，比如基金会要不要断掉对涉事公益机构的资助？

回应：

-基金会本身会考量自身形象和事件的影响来做决定。也看合同细则怎么规定。里面的一个争议是，因为其中一个员工停止资助整个机构，会不会对机构其他的员工不公平。

-还是雷闯的案例，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情况是公益机构和个人生活没有那么分得开，雷闯的个人形象常常被用于筹款。公益机构有责任回应，回应的内容应该包括建立相关应对性骚扰、性侵害的机制。

-有时候会发现跟这个责任方投诉没有回应，它的责任范围也不是很清楚。这个时候要怎么做？

-基金会如果定位不仅仅资助钱，还关注机构能力提升，那么可能可以提出更多方法来帮助机构处理这些问题，重新审视机构权力关系，建立更好的制度。当然这要看基金会定位。

Q3：施害者承担责任之前，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回应：

-个案里面，每个受害的当事人诉求不同，从受害人的角度出发，要看每个人想要的结果。

-我们也要认识到目前已经被曝出的事件，施害者离法律后果还很远。有些人还在威胁人，有些人不加理睬，有些人回应避重就轻。

-长远来看是从个案到制度、机制的建设，这个机制得是一个系统的机制：比如个案、第三方监督、利益相关方、教育预防上面我们分别可以做什么。

-要允许替代性方案出现，不能仅仅停留在让施害者伏法这一思路。

Q4：没有机制的情况下，我们想要什么？

回应：

-就说司法的问题，目前性骚扰/性侵害的定义不清晰，实际操作层面，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很难去鉴定，侵害者违法成本很低。

-做一些意识提升的工作。但是同时也认识到，目前做的教育对于那些施害者的意义偏重震慑，很多人明知故犯。

-对受害人关注更多一点吧，比如心理上的支持，减少二次伤害，各行各业要打造更友善的氛围：当律师老谈证据、媒体圈老讲舆论暴力时，我们如果真的关照那些受害者，要去提倡什么，讲什么？

-还是替代性方案，敦促机制建立。现在很多人把自己的经历讲出来，大家彼此的守望相助很重要。

分组讨论的记录：

公益机构对内应对方式

展示

-预防层面：培训、监控、规则确立、建立申诉机制；

-发生：受害者的机构需要积极的介入，要确保隐私和安全空间，了解受害者的需求，提供心理、法律等支持；施害者的机构需要配合受害者的机构核清事实，必要时切割施害者相关工作。当事实成立后可以采取公开致歉、反思、私下调解、法律、第三方调查等手段。

回应

-调查核实过程中，相关人员需要一些专业的技能。

-不能是开除涉事者了事，也要对社群，对更多的工作人员志愿者的日后安全负责，建立友好的环境。

可行的建议

-事前预防和事后应对要建立可操作的机制。比如说培训的层面，我们可以把这个机制写进员工手册，入职培训时，年会时都可以提及。

重要的存疑

-申诉机制里提到建立独立委员会，有个问题是小机构怎么办，人不够。

-如果购买第三方服务(来解决问题)，不光得考虑第三方的资质，像比如之前曹小强的事情，第三方并不被受害者信任。同时机构自身的情况很复杂，公益圈里的机构有服务型的，社区型的，研究型的，行动型的..本身很多元不能一概而论。

-如果是行业协会来处理呢？国内的行业协会首先有没有权限来处理这个问题，又像香港的平等机会委员会，有没有官方赋权的问题，法律成本也高，台湾的性别平等委员会好一些，进入法律程序，专家的意见会被认可。

-实际执行中也有困难，比如施害者处于机构的较高位置，这种情况要怎么处理？

公益机构对外应对方式

展示

-公益机构对外应对有很多对象，比如受害者，新闻媒介，上级部门，服务对象（社群），资助方和普通公众，要考虑到这些对象的需求和责任。

-机构的机制里应该包括前期组建应急小组。

回应

-讨论这个问题的出发点是为了讨论“好”的对外应对方式是什么，公益机构目前对外应对方式和流程有哪些问题，比如所谓的危机公关逻辑有哪些问题。

-就目前大家看到的一些公益机构的处理方式，很多人的不满在于机构并不真诚，换言之做法站在机构角度多于受害者角度，不会第一时间考虑到当事人角度。

-机构利益和机构的最终利益一样吗？处理过程实际要考虑机构的最终利益。

可行的建议

-机构声明要承诺一个合理限期，在合理限期内做出回应。不一定要规定硬性的处理时间，事件本身的情况会影响处理时间，机构原则上是尽快处理，回应。

-机构声明要包含建立相关机制。

重要的存疑

应急小组的性别如何构成，原则是需要一定比例的女性成员，也有台湾的经验是确保每一种性别不少于 1/3，但是同志机构如何操作？

公益传播的采访和传播过程

展示

-采访过程中以当事人主观意愿第一；对当事人说法佐证再做传播；匿名不等于没有证据；对受害者做心理建设；

-帮助当事人筛选媒体，告知当事人局限和风险把控（比如荡妇羞辱，网络暴力等）；通过发布时间和新闻策划扩大影响力（可以是向专家约稿，邀请行动者协助），同时链接社会支持体系；

-避免二次伤害：理解受害者的情绪反复，采访中避免指责性的逻辑，发稿前需要询问。

回应

-帮助当事人审查新闻稿主要是帮助检查直接引用的话有没有问题。

-平衡报道，同时是考量媒体人在报道中可能被反诉的自身风险。因为现在很多人做自媒体，它的定位是举报平台。

可行的建议

-避免指责性的逻辑，可以问“什么原因导致你没有做 xxx。”提问方式中性一点，不要指责。

-帮助当事人筛选更有性别意识，有同理心的代理人。

-公益机构在传播的时候可以提机构自身的责任，连同和呼吁其他机构一起发挥作用。

重要的存疑

平衡专业主义与站在性骚扰/性侵受害者一边的矛盾。

最后总结工作坊的讨论成果，参与者们共同商量和约定日后应对圈内性骚扰、性侵害的工作共识性建议，也希望这份建议能推动公益行业反性骚扰、性侵害的机制建立，为受害者营造更友好的支持氛围。

共识性建议提到：

1. 当事人的机构要反应，给出时间上的承诺和正面的回应；
2. 公益机构、媒体、传播者要站在受害者的立场，特别是施害者所在的机构；
3. 公益机构在做调查和媒体在做传播的时候，首要考虑受害者的隐私；即使举报者是实名的，

也要尊重意愿保护隐私，比如家庭住址、成员、情感经历、兴趣爱好等；

4.机制建立后，机构内外都需要告知，比如员工手册、入职培训、年会、机构各显眼处空间，特别是对于有服务对象的机构；领导层需要强制培训；

5.当机制失灵后，要有替代性方案，不该有人制止这一替代性方案的出现；

6.承认机制有漏洞，机制是可以不断调整的。要确保机制的透明度，承认公众有权力去监督，注意对接各社会专业支持体系的对接（比如法律、心理支持等）；

7.承认每个个案背后的结构性问题，比如目前对受害者不够友好的氛围；

8.每个人不做冷漠的旁观者，公益传播界首先考虑避免二次伤害，再积极行动、问责；

9.营造日常反思讨论性骚扰、性侵害的氛围。

同时也有一些问题是存疑且重要的，希望借此机会与大家一起探讨：

1.当相关机制建立后，如何监测这些机制是否有用和落实？另是否需要监测机制的机制？

2.机构的性别构成很重要，但是对于同志组织，如何考虑此类事件中调查小组的性别构成？

3.第三方介入可能吗？如何想象第三方介入解决问题，有无相关成功案例？

4.个人承诺重不重要，有效吗？比如入职的承诺，每次升职的提醒。

2018. 8. 6 《反性骚扰机制草案》讨论

《公益机构需要一个反性骚扰机制》

来源：NGOCN

原链接无法打开

备份链接：<http://www.ruralwomengd.org/7747.html>

今夏，“MeToo”在公益圈再起风暴，多起性侵犯、性骚扰案件陆续被曝光。有感于建立反性骚扰机制的必要性，绿芽基金会于7月23日率先起草了《绿芽基金会反性骚扰机制(草案)》，期望自一家始，推动公益行业逐步建立反性骚扰机制。

8月4日下午，广州性别中心邀请高校、法律界与公益行业的代表齐聚绿芽基金会，就两机构共同拟定的反性骚扰机制草案各抒己见。讨论会上，大家首先阅读了《绿芽基金会反性骚扰机制(草案)》《黄边站反性骚扰行为指引及性骚扰投诉处理程序》及联合国人口基金等国际机构的性骚扰处理程序，并据此修改各机构拟自发实施的《反性骚扰机制草案》(下称《草案》)

草案》将反性骚扰机制分为预防措施、投诉机制及处理措施三个主要部分。预防措施主要包括：签署反性骚扰协议、将性骚扰纳入入职培训、定期进行反性骚扰相关的全体培训等。投诉机制由机构内部的投诉委员会负责处理，分为非正式投诉程序（促进双方讨论、达成非正式决议）；正式投诉程序（内部调查、确定并落实措施）；外部投诉机制（机构外投诉、法律渠道解决）等。处理措施则分为对被投诉人的惩戒措施及对投诉人的补偿措施。为评估及完善该机制，《草案》规定投诉委员会须每年向机构理事会报告机制实施情况。

参会者在积极提出建议之余，也提出了机制可能面临的一些挑战。如公益行业志愿者多、人员流动性较强，落实《草案》中的预防措施，特别是进行相关入职培训可能存在困难。另外，各公益机构规模不一，投诉委员会的设置与处理投诉的流程需要各机构根据自身情况调整。《草案》迅速、广泛地在行业中得到落实，是参会者共同的期望。

《反性骚扰机制草案（初稿）》全文下载：
https://pan.baidu.com/s/1i_cY35hrG5YqnMDZ9-y40Q

对草案如有问题与建议，可联络广州性别中心（公众号：GSEC123）。

2018. 8. 22 《阿拉善 SEE 反性骚扰机制》发布

来源：阿拉善 SEE 公益机构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1aYnz8QHCRS2mb8YdCR26Q>

一、前言

为在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以下统称阿拉善 SEE）创建平等、安全、友好的环境，预防和制止任何形式的性骚扰行为，阿拉善 SEE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设立反性骚扰机制。

二、适用对象

所有阿拉善 SEE 员工、实习生、志愿者、捐赠人、访客、资助单位对接人员以及与阿拉善 SEE 开展合作业务的任何其他个人。

三、性骚扰行为定义

本机制规定，性骚扰对象包括所有性别。性骚扰是指与性有关的一些令人反感的身体动作、语言或目光等，旨在造成不合理的干扰或营造一种威胁性、敌意的或者攻击性的环境。在日常工作中包括但不限于：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使他人屈服于此种行为作为其工作或合作条件；个人对此种骚扰的接受或拒绝构成雇佣或合作决定的基本条件。

性骚扰行为的例子包括但不限于：

1. 令人反感的性追求，不论是否有身体接触；
2. 与性有关的绰号、黄色笑话、或与性行为有关的书面或口头文字；
3. 与性取向、性别认同、性生活，性缺陷或性能力有关的流言，或言语中存在歧视和贬损之意；
4. 展示性暗示方面的物品、图片、日历；
5. 传播印刷的或电子版形式的色情资料或传播与性有关的文字性信息（包括微信、电子邮件、手机短信等）；
6. 令人反感的眼光、口哨，对身体的接触、性姿势、挑逗性或侮辱性的言语；
7. 性要求被拒绝后进行报复，包括限制机会，散布不利流言或其它限制员工表达的机会；
8. 显示一个性别比另一性别优越，包括贬低其他性别的笑话。

四、 处理原则

1. 机构绝不容忍性骚扰行为，以及对如实举报性骚扰的人员进行报复的行为发生，一经确认机构将采取适当行动，包括终止劳动关系或合作关系；
2. 所有涉及到性骚扰的举报/投诉必须实名进行，阿拉善 SEE 必须尽快、严肃、客观处理，不能存有偏见，不得个人化、一般化、私德化、渺小化；
3. 必须注意在处理投诉过程中，要确保投诉人不会因投诉而受进一步的困扰、屈辱和伤害；
4. 如投诉人或被指控的骚扰者认为有需要，可由另一位成员（尽到保密义务，包括但不限于阿拉善 SEE 内部员工）陪同出席调查；
5. 被指定处理投诉或进行调查的人员，必须曾接受相关的训练和具有足够的经验。他们不能来自与投诉人/被指控的骚扰者同一部门，而且不能与其有工作或生活中的直接联系；
6. 接受及处理所有性骚扰投诉，必须严加保密，有关资料绝对只能向确有需要知悉的人员披露。但是，在调查投诉时往往需要向被指控人和其他证人披露以获取相关事实。管理层考虑到性骚扰行为的敏感性，需要向被牵涉在投诉中的人员保证不会向不相关人员披露投诉的内容；
7. 应保护投诉人和证人，以防止他们因提出投诉或牵涉在投诉以至遭到报复。禁止任何人对举报者或参与调查的人员做出报复行动；
8. 作为一般守则，在调查未出结果之前，投诉人及受指控者不应受到不正常的待遇。

五、 反性骚扰处理机制

(一) 员工入职时的承诺与培训

1. 在员工入职时，签署包含《阿拉善 SEE 员工反性骚扰承诺书》的《员工手册》。《承诺书》主要内容包括：

- 1) 允诺参加机构组织的反性骚扰培训;
- 2) 允诺如未来在工作中遇到同事被性骚扰的事件, 愿意提供必要的支持, 并共同构建对受害者友好的环境;
- 3) 允诺不实施任何性骚扰行为;
- 4) 允诺如自己被指控为性骚扰嫌疑人, 愿配合机构调查并承担责任。

2. 将反性骚扰培训作为员工入职培训的固定模块, 培训内容包括:

- 1) 介绍性骚扰的定义;
- 2) 介绍性骚扰的取证流程;
- 3) 介绍性骚扰相关法律规定;
- 4) 介绍性别平等相关知识;
- 5) 介绍性骚扰的法律后果。

(二) 举报与调查

1. 本机制适用的对象如遭受性骚扰, 我们鼓励其向阿拉善 SEE 进行举报, 允诺尽力提供必要的协助、并在机构内部构建对受害者友好的环境。

2. 当员工、志愿者、实习生、资助单位对接人员及合作方受到阿拉善 SEE 相关方的性骚扰时, 可通过当面、邮件、电话、微信等任何方式向其直属主管或者秘书处副秘书长以上任一成员投诉。

3. 阿拉善 SEE 接受投诉后, 应立即对投诉人做出反馈, 立即采取一切措施隔断投诉人与受指控人的接触, 机构对投诉人提供必要的紧急庇护、心理援助, 并协助投诉人获取医疗和法律支持。

4. 阿拉善 SEE 应视当事人情况组建一个由会长/执行理事长或理事、监事、秘书长、员工、第三方法律顾问及社会性别领域专家共同组成的调查小组进行独立调查。调查小组成员应当排除与受指控人及投诉人有利害关系或有私交的人员。调查小组应当严格遵守保密义务, 调查小组成员不得以个人身份对外发布任何关于举报的信息, 调查小组负责人或该负责人委托的调查小组成员作为该事件的新闻发言人对外统一发布, 回应各界问题。

5. 开展调查时, 应保护投诉人隐私、尊重投诉人意愿、并注意询问投诉人的方式方法, 避免造成二次伤害。

6. 调查过程中, 被投诉人应配合调查小组的工作, 同时被投诉人亦有充分的表达权利, 在调查结果正式出具前, 被投诉人的名誉应得到保护。

7. 调查小组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对性骚扰事件的发展趋势, 对可能给阿拉善 SEE 带来的影响和后果, 对阿拉善 SEE 能够和可以采取的应对措施, 对人员、资源保障等重大事项做出初步评估和决策。

8. 调查小组应在成立后 24 小时之内得出初步调查结果, 向投诉人反馈, 必要时进行公开。

应在 5 日之内出具最终的调查报告和处理意见，呈报理事会及监事会。

9. 被指控者如不服，可向调查小组申请复议。

(三) 处理与惩戒

1. 经过调查小组独立调查后确认阿拉善 SEE 人员发生性骚扰行为的，如果为员工，处理方式包括：警告、调离原岗位或降级、停薪、停职、无条件开除等，并报备理事会；如果为资助/合作单位对接人员、第三方顾问团队的，处理方式包括：提请秘书长，警告、暂停资助和合作、终止其资助和合作，并报备理事会。

2. 对不同主体的惩戒，由相应的职权机构做出，处理方式根据性骚扰行为的严重程度、骚扰者是否有类似不良行为记录，且征询被骚扰人的意见。

3. 上述人员实施了被判定为严重的性骚扰行为，阿拉善 SEE 将永久对其采取不聘用、停止资助、停止合作等措施。

4. 为受害人提供合理的带薪休假期，休假期间受害人的工作内容由其他同事协助。为受害人提供必要的心理援助、协助受害人获取医疗和法律支持。

5. 在调查过程中发现涉及违法犯罪行为的，阿拉善 SEE 将在保护受害人的前提下，鼓励和支持受害者向司法机关报案，同时调查小组将全力配合司法机关的工作，为调查取证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持。

6. 投诉人伪造事实、诬告他人的，给被投诉人造成名誉、财产损害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投诉人捏造事实，污蔑阿拉善 SEE 的，给阿拉善 SEE 造成声誉、财产损害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六、 有效性及解释权

本机制于 2018 年 08 月 21 日经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秘书长批准通过。

本机制的解释权归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秘书处。

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
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
2018 年 08 月 21 日

2018. 9. 6 广东省麦田教育基金会发布反性骚扰机制

来源：公号“麦田计划”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N8IYZ7Z9yTnF4NXYKOfAcg>

一、机制说明

1. 麦田教育基金会致力于为所有与之建立工作关系的人员提供安全友好平等的环境, 积极防范员工不受工作中任何形式的性骚扰。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六章第四十条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 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以及《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十一条规定“在劳动场所, 用人单位应当预防和制止对女职工的性骚扰”; 《广东省实施〈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办法》第二十一条: “用人单位应当加强劳动场所的防范措施, 预防和制止对女职工的性骚扰; 女职工在劳动场所受到性骚扰, 向用人单位反映或者投诉的, 用人单位应当及时处理, 并依法保护女职工的个人隐私”。麦田教育基金会建立反性骚扰机制, 对工作场合的任何形式的性骚扰采取零容忍的态度。

本机制适用于不同性别。

二、定义

1. 本机制所指的性骚扰是不受欢迎的性接近、性要求, 和其它与性有关的语言或行动。这些行为明显地或暗示性地影响个人的就业, 干扰个人工作, 或者造成恐吓性、敌视性或令人生厌的工作环境。

2. 性骚扰行为的例子包括但不限于:

- ①令人反感的性追求, 不论是否有身体接触;
- ②与性有关的绰号、黄色笑话, 或与性行为有关的书面或口头文字;
- ③与性取向、性别认同、性生活、性缺陷或性能力有关的流言, 或言语中存在歧视和贬损之意;
- ④展示性暗示方面的物品、图片、日历;
- ⑤传播印刷的或电子版形式的色情资料或传播与性有关的文字性信息(包括微信、电子邮件、手机短信等);
- ⑥令人反感的眼光、口哨, 对身体的接触、性姿势、挑逗性或侮辱性的言语;
- ⑦性要求被拒绝后进行报复, 包括限制机会, 散布不利流言或其它限制员工表达的机会;
- ⑧显示一个性别比另一性别优越, 包括贬低其他性别的笑话。

三、适用对象及范围

1. 本机制的适用对象是与麦田教育基金会发生工作关系的所有人员, 包括但不限于发起人、理事会、受薪员工、实习生、志愿者、合作方、服务对象。

2. 本机制的适用范围是因与麦田教育基金会建立起工作关系后所涉及的一切场景中发生的性骚扰行为。

四、预防措施

1. 建立工作关系时, 发起人、理事会、受薪员工、实习生签署《麦田教育基金会反性骚扰承诺书》。

2. 志愿者自加入麦田之日起, 视为同意并认可本机制, 允诺接受在麦田服务期间来自麦田的监督和处埋。

3. 麦田为所有对象提供反性骚扰培训。

4. 若发现性骚扰事件, 发起人、理事会、受薪员工、实习生允诺提供必要的支持; 鼓励志愿者、合作方、服务对象提供必要的支持。

5. 所有适用对象允诺不实施任何性骚扰行为。

6. 所有适用对象允诺若自己被指控为性骚扰侵害者, 愿意配合机构调查并承担责仟。

五、投诉机制

1. 建立内部投诉委员会, 负责受理并解决包括性骚扰在内的内部投诉。

2. 投诉委员会成员应当秉承尊重受害者意愿、保密、避免利益冲突的原则, 及时、公平地处理性骚扰投诉。

3. 投诉人可以选择非正式投诉、正式投诉和外部投诉渠道维护权益。当非正式投诉程序未能为其带来满意的结果, 可以使用正式投诉程序来解决问题。

4. 当事人可以通过口头、社交软件、电子邮件或书面等方式, 向投诉委员会成员投诉。

5. 当投诉委员会成员收到性骚扰投诉时, TA 首先需要:

- 立即记录事件的时间、地点和其他相关信息
- 确定投诉人的诉求
- 确保投诉人了解机构处理投诉的程序, 并告知相关的国家法律规定

6. 投诉委员会接到投诉后, 判断事件的严重程度。一般性投诉由投诉委员调查并决定处理意见。对重大投诉由投诉委员会向理事会提出处理意见, 由理事会决定处理意见。

非正式投诉程序

如果投诉人希望非正式地处理此事, 投诉委员会成员将:

- 让被投诉人有机会回应投诉, 并确保被投诉人了解投诉机制
- 促进双方之间的讨论, 以达成投诉人可接受的非正式决议
- 在投诉结果确定后跟进, 以确保行为已停止
- 确保在收到投诉的 15 个工作日内迅速完成上述工作

正式投诉程序

1. 投诉委员会成员将:

- 分别询问投诉人和被投诉人
- 分别询问其他相关证人
- 出具报告以说明调查过程、调查结果和建议
- 若性骚扰属实, 与投诉人协商并确定处理措施
- 跟进以确保措施得到落实, 性骚扰行为已停止, 并了解、记录投诉人的反馈

- 若无法确定性骚扰是否属实，指定人员仍可提出改善建议
- 确保在收到投诉的 15 个工作日内迅速完成上述工作

2.如果投诉中任何一方对机构内部调查渠道不信任，且在投诉双方同意的前提下，机构可引入作为第三方的外部调查机构。

外部投诉机制

1.投诉双方可以向机构外投诉，麦田可以向双方提供有调停能力的第三方人选、组织或机构，在双方都认可的前提下，开始由第三方主导投诉流程。

2.投诉双方也可以采取法律渠道实现自身诉求。

3. 如果性骚扰程度严重，机构应直接协助投诉人报警，并采取法律渠道维护投诉人的权益。

六、处理措施

1.如果性骚扰投诉人来自本机构内，惩戒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口头或书面警告、不良绩效评估、扣除工资、调离岗位、降级、停职、解雇，不再接受其作为麦田志愿者。如果性骚扰投诉人来自本机构外，麦田教育基金会将全力维护投诉人的权益，并协助受害者采取必要的法律手段。在投诉人允许，且情节严重，可能危害公共利益的情况下，应在行业内通报。

2.本机构为性骚扰投诉人提供的补偿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协助获得口头或书面道歉、协助获得经济补偿、合理的带薪休假期、必要的心理援助、医疗和法律支持。

七、投诉委员会的组成及原则

1.投诉委员会，由固定委员+临时委员共同组成。固定委员在机构理事、秘书处成员、召集人中产出，共五位（理事和秘书处成员身份不能重复）。临时委员在每次需要启动投诉机制时进行招募，共两名。投诉委员会的固定委员身份需通过理事会的同意。

2.投诉委员会的固定委员两年一届，年满两年后，重选固定委员。固定委员可连任三届。若在届期内，有固定委员提出离任，需书面说明离任理由，理事会同意后，重新招募固定委员来补充。

3.投诉委员会成员需接受机构提供的防性骚扰培训。培训方式有但不限于文档资料学习、外聘专业机构导师培训、内部工作人员提供培训。

4.投诉委员会设立利益相关人员回避原则。即当投诉发生时，固定的委员会成员如与当事人有利益相关，则应回避；临时委员会成员，也应与当事人无利益相关。

5.投诉委员会的性别平衡原则。各性别人数不得少于三人。

6.在遵从以上两条原则的基础上，可以考虑委员会成员的地域分布情况，避免成员所在地区过于集中。

八、投诉委员会联系方式

1. 投诉渠道

基金会电话：020-85648569 18922202249

基金会邮箱：maitian@mtjy.org

微信号：守望麦田 (ID: mowo-2005)

或者直接与投诉委员会的固定委员取得联系，进行投诉。

2. 投诉方式

当事人可以通过面对面口头表达、或通过社交软件、电话、电子邮件和书面文件等方式表达均可作为有效投诉方式。

九、监控评估

反性骚扰委员会每年一次向理事会报告本机制的实施情况。基于报告内容，机构将评估此机制的有效性并完善机制。

十、生效日期

本机制于 2018 年 9 月 7 日开始生效。

广东省麦田教育基金会

2018.09.06

附：投诉委员会第一届固定成员信息

	姓名	ID	性别	来自	联系方式
1	赵丹萍	一一	女	基金会理事	微信号: aoc511
2	王晶冰	北北	女	秘书处成员	邮箱: wangjingbing@mtjy.org
3	廖捷	开开	女	秘书处成员	邮箱: liaojie@mtjy.org
4	周宇群	吉安小周	男	召集人代表	微信号: 18907066618
5	王光辉	郑州小W	男	召集人代表	邮箱: 85442962@qq.com

2019. 1. 15 工友之家接到志愿者代表的性骚扰举报, 发布声明和反性骚扰机制

来源：北京工友之家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nZxuFIA6a02QyE3ZqO3vKw>

《提升意识，建立机制，监管权力，反对性骚扰》

一段时间以来，一些遭受过性骚扰或性侵害的受害者勇敢发声，推进了全社会的性别平等意识提升，维护了妇女权益和社会的公平正义，也推动了很多机构和社会组织相关机制的构建与完善。

近期，我们亦接到一名投诉人代表多名曾在机构服务过的志愿者举报。举报人称多年前在我机构参与志愿服务期间，曾遭到前管理人员的性骚扰。

本机构经过深刻反思,在倾听受害者声音的基础上,认识到性骚扰是对公民人身权利的侵犯,极大地影响了受害者的身心健康和个人发展,也影响了社会公正。因此,我们有责任公开表明我们支持性别平等、支持受害者的态度,并随即检视和建立机构在监管权力和防治性骚扰的政策措施。

为此,我们郑重发表如下声明:

1、多年前该管理人员在职期间,机构曾收到过两起相关投诉。由于当时机构负责人缺乏相关意识,未认识到事件严重性,机构亦缺乏相关预防和处理机制,未采取积极妥善措施进行处理,以回应受害者的诉求,因此给受害人带来了困扰和伤害,机构真诚向受害者道歉!

2、本机构承诺对性骚扰和性侵害行为持零容忍态度,如发现本机构员工、理事、监事等工作人员有实施性骚扰或性侵害行为,将立即采取相应措施,包括与其解除聘用及业务合作等关系;

3、如发现本机构员工(含志愿者)、监事/理事遭受性骚扰或性侵害,我们将立即回应受害者的诉求,提供最真诚的支持和帮助:

4、为提高机构管理人员的性别平等意识,提高工作人员反性骚扰的意识和能力以及完善机构相关制度,本机构于2018年10月12日和12月10日进行了两次机构管理人员性别平等意识培训;于2018年12月27日进行了机构员工性别平等与反性骚扰培训。本机构邀请顾问、第三方专业团队以及机构管理人员和员工多方参与共同讨论,制定了《北京工友之家反性骚扰工作机制》,并于2019年1月15日在北京工友之家年终大会上讨论通过颁布实施。

今后,本机构也将对新入职管理人员、新入职员工以及新志愿者进行预防性骚扰和性侵害的培训,并不断完善反性骚扰机制。

为避免此类事件再度发生,我们机构特邀请第三方参与开通投诉信箱:equality-cn@hotmail.com 感谢受害者对我们的信任,欢迎大家监督。

特此声明。

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

2019年1月16日

附:《北京工友之家反性骚扰工作机制》

北京工友之家反性骚扰工作机制

(2019 试行版)

一段时间以来,一些遭受过性骚扰或性侵害的受害者勇敢发声,推进了全社会的性别平等意识提升,维护了妇女权益和社会的公平正义,也推动了很多机构和社会组织相关机制的构建与完善。

近期,我们亦接到曾在机构服务过的志愿者举报若干年前发生的性骚扰事件。经过深刻反思,我们认为有必要从现在开始加强制度建设,提升机构和员工的性别平等意识及反性骚扰的意识和能力,并希望通过建立相关预防机制以避免此类事件再度发生。

1. 目的

1.1 北京工友之家致力于提供安全友好平等的工作环境,积极防范职场性骚扰。

1.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六章第四十条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以及《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十一条规定“在劳动场所,用人单位应当预防和制止对女职工的性骚扰”,北京工友之家对任何形式的性骚扰采取零容忍态度,建立反性骚扰机制;促进工作场合中所有人的劳动安全和权益。

2. 定义

2.1 本机制所指的性骚扰为不受欢迎的性表达、性接近、性要求等语言或行为。这些言行明显地或暗示性地影响个人的入职、职业发展,或者造成胁迫性、敌视性或令人生厌的工作环境。

3. 适用对象及范围

3.1 本机制的适用对象为北京工友之家发生工作关系的所有人员,包括但不限于发起人、理事会成员、受薪员工、实习生志愿者、合作者、接受服务者。

若机构人员因为工作活动而遭受到外部人员的性骚扰,同样适用于本政策。虽然机构不能对外部人员进行行政处罚,但可以采取支持被骚扰的机构人员,并在必要时可以通过必要手段追究骚扰者。

3.2 本机制的适用范围为与北京工友之家建立起工作关系后所涉及的一切场景中发生的性骚扰行为。

4. 预防措施

4.1 在机构现有的管理制度、员工及志愿者行为准则中融入反性骚扰的内容。

4.2 建立工作关系时(包括与志愿者),签署员工或志愿者工作手册,其中包含《北京工友之家反性骚扰协议/原则》。这意味着允诺:

·参与机构组织的反性骚扰培训;

·若发现性骚扰事件,愿意为受害者提供必要的支持;

·不实施任何性骚扰行为;

·若自己被指控为性骚扰侵害者,愿意配合机构调查并承担责任。

4.3 将反性骚扰培训纳入员工入职培训、志愿者岗前培训的基本内容。

4.4 每年至少有一次关于性别平等及反性骚扰内容的全体培训。

4.5 机构管理团队所有成员每年必须接受一次关于性别平等、妇女人权及反性骚扰等内容的相关培训。

4.6 邀请性别领域专家或第三方机构参与实施和进行监督。

5. 调处机制

5.1 建立性骚扰防治委员会,由5人组成(由机构主要负责人与第三方专家联合组成,女性不少于3人),负责预防和受理性骚扰相关投诉。

5.2 委员会成员必须是受到信任、认真敏感,并得到机会获得或提升处理此类侵害事件的能力。委员会应当秉承尊重投诉人意愿、保密、避免利益冲突的原则及时、公平处理性骚扰投

诉。

5.3 投诉人可以选择非正式投诉、正式投诉和外部投诉程序维护权益。当非正式投诉程序未能为其带来满意的结果，可以中止并使用正式投诉程序来解决问题。

5.4 当委员会收到性骚扰投诉时，将：

·倾听投诉人的声音，立即记录事件的时间、地点和其他相关信息，并保留其记录作为证据。

·尊重投诉人的意愿和保护个人隐私的要求，帮助投诉人确定其诉求。

·确保投诉人了解机构处理投诉的程序，并告知相关的法律规定和权利。

5.5 非正式投诉程序

5.5.1 如果投诉人希望非正式地处理此事，委员会将：

·让被投诉人有机会回应投诉，并确保双方均了解投诉机制

·促进双方之间的讨论，以达成投诉人可接受的正式道歉及其他非正式决议如赔偿等。如有名誉损害，要公开为受害者恢复名誉。

·在协议达成后跟进，以确保骚扰行为已停止

·确保在收到投诉的在 10 个工作日内迅速完成上述工作

5.6 正式投诉程序

5.6.1 委员会将：

·分别询问投诉人和被投诉人

·分别询问其他相关证人（如果有证人的话）

·出具报告以说明调查过程、调查结果和处理建议。

·若委员会内部对调查结果和建议有不同意见，持不同意见者都应注明其意见及理由。

·跟进以确保措施得到落实，性骚扰行为已停止

·若无法得到确凿证据认定性骚扰，委员会仍可根据调查情况提出善后建议

·确保在收到投诉的第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上述工作

5.6.2 如果投诉中任何一方对机构内部调查渠道不信任，且在投诉双方同意的前提下，机构可引入作为第三方的外部调查机构。

5.7 外部投诉程序

5.7.1 投诉双方可以在机构外投诉，也可以通过法律渠道寻求解决方法。

5.7.2 如果性骚扰程度严重，机构可协助投诉人采取法律渠道维护投诉人的权益。

6 . 处理措施

6.1 如果实施骚扰者为本机构人员，惩戒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口头或书面警告；不良绩效评估；调离岗位；降级；停职；立即解职。如果性骚扰者为外部人员，本机构将尽力支持投诉人，必要时可协助投诉人诉诸法律。在投诉人允许，为发挥警示意义，可在行业内通报。

6.2 本机构为性骚扰投诉人提供的协助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工作中的合理便利；协助寻求专业咨询服务；协助获得口头或书面道歉；协助获得经济赔偿或补偿；必需时的带薪休假期；必要的心理援助、医疗和法律支持。

7. 评估完善

7.1 本机制实施一年后由机构管理和决策层进行实施效果回顾和评估，并进行相应的修订完善，此后每年进行回顾评估，并将评估修订结果对外公布。

8. 生效日期

8.1 本机制于 2019 年 1 月巧日起开始试行。

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
2019年1月15日

(四) 米兔影响各界

2018. 2. 1 《律师反性骚扰宣言》

来源：公号“绿2岛”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bbixrkXaYRw2IF1F8owr_g

2018年1月1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已毕业博士罗茜茜实名举报其博士生导师陈小武长期性骚扰女学生。随后，70余所高校的学生及校友公开呼吁母校关注校园性骚扰问题，建立反性骚扰机制。基于校园反性骚扰的倡议引起了公众和媒体的广泛关注；教育部承诺将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建立健全预防机制，从制度层面避免此类事件的发生。

性骚扰不仅存在于校园，亦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性骚扰是社会结构性问题，是一种权力关系的滥用，常常与男女在现实中的不平等挂钩。受害者通常处于权力关系的下游，有不利的社会地位。从而有师生关系的校园，有上下级工作关系的职场，甚至相对封闭又有权利控制的家庭或社交场所，都有可能滋生性骚扰。

性骚扰不仅仅是道德问题，也是性别歧视，是违法行为。我国法律明确禁止性骚扰。《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0条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中，进一步确认了性骚扰的标准即违背妇女意志，形式上包括具有性内容或者与性有关的语言、文字、图像、电子信息、肢体行为等。上海、天津等多地的实施办法里都有类似规定。

管理者或雇主对于防治性骚扰负有法律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建立投诉机制和制止并处理性骚扰行为。《女职工特别保护规定》第十一条规定，在劳动场所，用人单位应当预防和制止对女职工的性骚扰。《妇女权益保障法》和《教育法》也规定了学校应该采取措施保障学生身心健康发展以及享有平等文化教育的权利。

然而，目前相关的法律尚不健全，具体的投诉机制和惩罚措施亦不够明确。这导致很多受害者终于鼓起勇气，却面临无处申诉的尴尬境地。而且，性骚扰具有隐蔽性，取证难，再加上社会依旧普遍存在对性骚扰受害者的二次伤害，致使很多人不敢或不知如何说出自己的遭遇。看到越来越多的性骚扰受害者站了出来，我们对受害者表示钦佩。作为关注性别平等的律师，我们希望运用自己的法律专业知识和技能，去帮助那些孤立无援的受害者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为营造平等友爱的社会环境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因此，我们在此做出如下承诺：

- 一、我们愿为在校园、职场等遭受性骚扰的受害者提供法律咨询和个案支持，帮助受害者维护权利；
- 二、我们愿为高校及用人单位建立反性骚扰机制提供法律建议，协助举办反性骚扰讲座或培训，普及反性骚扰的知识和法律；
- 三、我们设立专门的邮箱接受法律咨询，严格为咨询者保密，并在收到咨询后尽快予以回复。

我们欢迎更多的律师同仁加入我们，一起反对性骚扰，促进性别平等。如望加入，请发送名字、地区、电话到邮箱：fanxingsaorao@outlook.com。任何有关性骚扰的法律咨询，也可发送上述邮箱咨询或直接致电志愿律师。

志愿律师名单：

黄沙，广东，18948355837
陆妙卿，广东，13710669786
常玮平，陕西，18392161708
黄溢智，北京，18575686192
王玉琴，山东，15806603546
何芳莉，广东，13802229680
于全，四川，13808188841
王乐，湖南，18807319981
许英，江苏，13915938037
李珺，上海
冯嘉昱，河南
黄思敏，湖北
张晓晓，湖南

2018. 2. 13 《黄边站性骚扰投诉内部调查程序（暂行）》征求意见

作者：黄边站 HB STATION

来源：公号“黄边站 HBSTATION”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8hW4La8ONKg0xSIBlxgFSg?>

2017 年中，黄边站接到一起性骚扰投诉，处理过程历时半年。* 虽然黄边站曾就性别议题开展过多种工作，但进入事件后，我们才认识到，1) 认同“反对性骚扰”理念，不等于具备了感知和理解性骚扰受害者的处境的能力、并能以此而非旁观者心态投入处理；2) 如果没有充分考虑了各种可能、在程序正义基础上建立的规则指引，机构针对投诉的任何言行或判断将无进退依据。后者涉及“事件中什么样言行应该视为投诉”“艺术机构在里面的角色如何定位、有何种权力处理”“如何坚持性别平等又保持公正”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为此，工作团队寻求相关专业人士的协助，拟定并启动了《黄边站性骚扰投诉内部调查程序（暂行）》。

整个程序的拟定、执行及相关讨论，也是工作团队刷新观念、塑造身体经验的过程。我们强烈地感受到，认同性别平等与进入具体实践，其间有巨大的差异和复杂的障碍，但又只能、也确实可以在具体实践中努力跨越。同时，对理念的贯彻需要“共情”，也需要“技术”的支持。虽然这里的“技术”——程序解决不了实践中遇到的所有问题，但通过划定相关各方的权利边界而保持公正，和处理过程中对各方的“共情”，还是有弹性应对不同状况。以本次处理经验为基础，在黄边站工作范围内建立正式的程序和行为守则，是机构进入具体实践的根本方式。

关于《黄边站性骚扰内部调查程序（暂行）》，工作团队在不同阶段的处理总结中，已觉察有

诸多细节可以补充和值得持续讨论。选择在这里原样刊登，首先因为它是黄边站第一次处理性骚扰 ** 投诉的依据；其次，据我们了解，国内艺术行业暂时没类似程序与守则可以参考，黄边站希望同行及社会各界能给予广泛指正，帮助我们做尽量完善的修订，并拟定行为守则。若您有任何建议或反馈，请与我们联系（邮箱：huangbianzhan@vip.sina.com）。

谢谢大家！

黄边站工作团队
2018年2月13日

黄边站性骚扰投诉内部调查程序 (暂行)

基本原则

- A. 如任何一方当事人认为由黄边站处理该投诉有利益冲突，可推荐第三方介入调查。在与另一方协调并获得同意后，黄边站将以机构层面邀请该第三方作为仲裁者。黄边站及投诉双方在接受第三方介入后，需承诺以仲裁者判断为最终判断。
- B. 为防止造成二次伤害，处理过程中将尽一切可能避免任何电子形式对事件详情进行记录。黄边站以笔录方式记录基本信息，双方详细陈述及证据由个人保存，只限于面谈时出示。
- C. 得出对事件最终判断后，黄边站将根据判断做出处理。如最终确认有性骚扰事实，将对存有雇佣关系的工作人员采取解雇处理；非雇佣关系将立即终止合作关系。如程度大于性骚扰，进入民事或刑事程度，将建议当事人报警。

如对事件在内部调查或第三方介入后，仍无法判断，内部员工将在至少一年内隔离容易产生性骚扰事件的工作环境或项目；非雇佣合作者将暂停合作至少一年时间。

调查程序

1. 受理投诉

- a. 在黄边站工作范围内，其中包括由黄边站发起的项目、相关工作关系和场景，及上阳台中与黄边站相关的事务和场景，任何口头或社交软件、电子邮件或书面投诉后7个工作日内，黄边站将启动内部调查。对于非上述人员或范围发生的投诉，由于黄边站无对应权利处理，将不受理。
- b. 在接获投诉后的7个工作日内，黄边站需派出两位工作人员（一男一女）与投诉方面谈。面谈前投诉方可准备事件经过的详细记录。黄边站工作人员将以手写形式记录时间、地点、人物及事件简述，内容需获得投诉方确认无误。投诉方准备的事件陈述及相关证据由投诉方

保管。黄边站可通过 1) 电话 2) 电子邮件 3) 社交软件 4) 挂号信 四种方式接洽投诉人进行面谈。若投诉方在黄边站工作人员接洽后拒绝面谈, 黄边站需做出记录, 并在最后接洽方式送达 30 天内结束调查。

c. 与投诉方约谈时, 将告知投诉方广州市妇联、所属街道派出所、及对应法律援助的联系方式。如投诉方当时觉得黄边站不适宜处理该事件, 可通过上述联系方式直接处理。黄边站将同时结束内部调查程序。

2. 内部调查

a. 获取投诉方事件记录后的 7 个工作日内, 黄边站需派出两位工作人员 (一男一女) 与被投诉方面谈。面谈前被投诉方可准备对事件经过的详细记录。黄边站工作人员以手写形式记录时间、地点、人物及事件简述, 内容需获得被投诉方确认无误。事件陈述及相关证据由被投诉方保管。黄边站可通过 1) 电话 2) 电子邮件 3) 社交软件 4) 挂号信 四种方式接洽被投诉人进行面谈。若被投诉方在黄边站工作人员接洽后拒绝面谈, 黄边站需做出记录, 并在最后接洽方式送达 30 天内结束调查。

b. 与被投诉方约谈时, 需告知被投诉方广州市妇联、所属街道派出所、及对应法律援助的联系方式。被投诉方如果不认同黄边站的内部调查结果, 上述联系方式可作为申诉参考之用。

3. 初步判断

a. 收到双方列出陈述、证据的 14 个工作日内, 黄边站将对事件作出初步判断。并将判断以派出两位工作人员 (一男一女) 面谈方式告知双方。如无异议, 黄边站将按照该判断作出处理决定。

b. 如任何一方提出异议, 黄边站将建议异议方在收到初步判断的 7 个工作日内推荐第三方仲裁者介入。异议方告知黄边站所推荐第三方后, 黄边站需告知另一方仲裁者详情。在双方首肯前提下, 才邀请第三方介入。若双方无法达成共识, 超出 7 个工作日仍协调不成功, 黄边站将视引入第三方失败, 视初步判断为结案判断。

c. 第三方介入后, 过程中任何一方不认同该人选, 可自动终止本程序, 可按“受理投诉”时提供的法律或其他公共层面进一步投诉。黄边站将视内部调查失败, 结束处理过程, 并封存资料。承诺不作任何外泄。

4. 结案

a. 经“初步判断”程序获得对事件定性后, 黄边站将按反对性骚扰原则处理事件。黄边站将按照事件的严重程度, 如最终确认有性骚扰事实, 将对存有雇佣关系的工作人员采取解雇处理; 非雇佣关系将立即终止合作关系。如程度大于性骚扰, 进入民事或刑事程度, 将建议当事人报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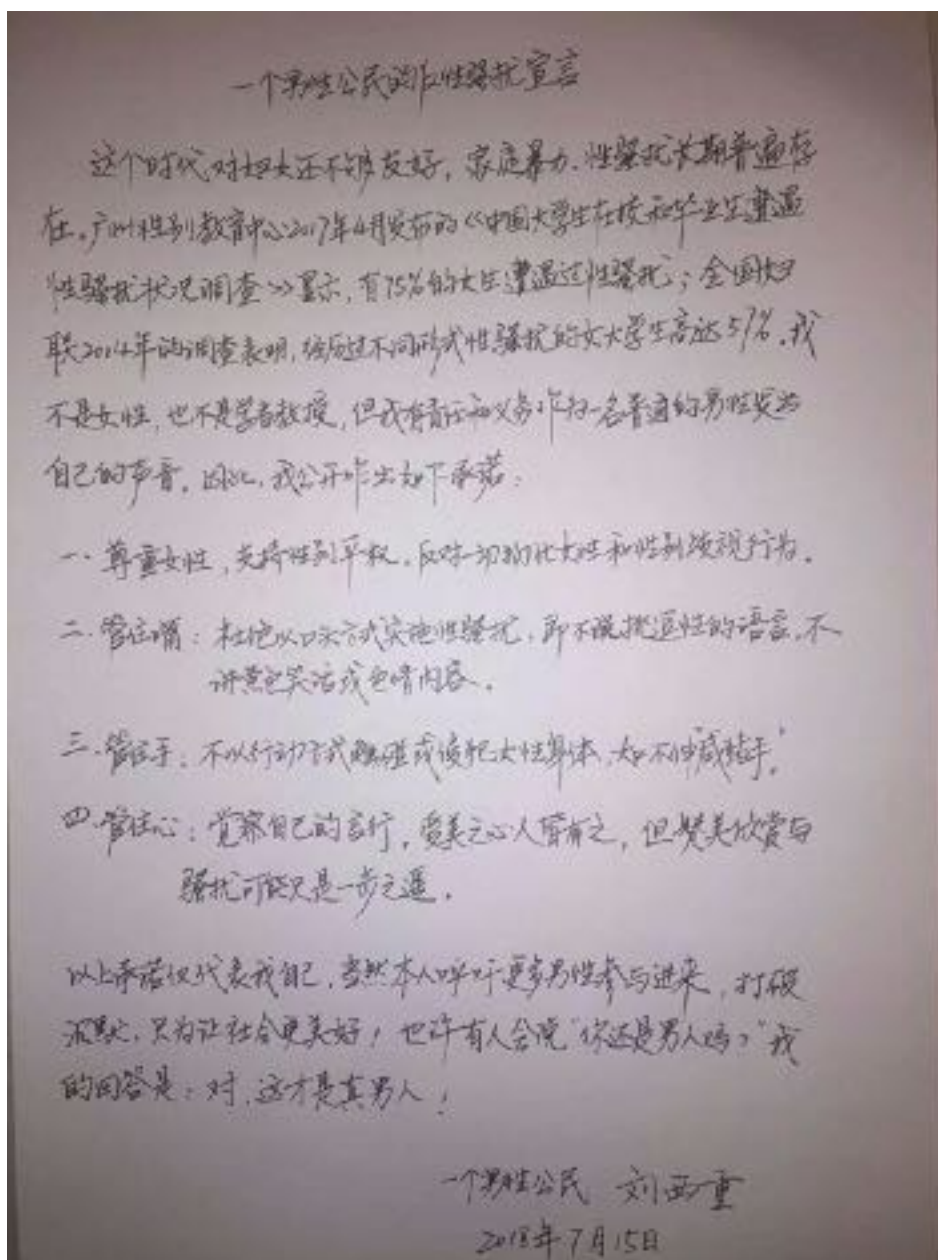
- b. 如对事件在内部调查或第三方介入后，仍无法判断，内部员工将在至少一年内隔离容易产生性骚扰事件的工作环境或项目；非雇佣合作者将暂停合作关系至少一年时间。
- c. 以上任何处理决定，黄边站将以派出两位工作人员（一男一女）面谈形式告知双方。
- d. 投诉双方如对上述处理程序及得出结论有异议，黄边站将无力继续处理。将以保护双方前提下，发表公开声明，公布内部调查简述及单方面作出处理，并结束处理程序。如任何一方向第三方发起后续申诉，黄边站将在该第三方同意保密原则前提下，提供处理过程所有资料，和提供任何能力范围内的协助。

2018. 7 男性撑#MeToo

2018. 7. 15 《一个男性公民的反性骚扰宣言》

作者：刘西重

来源：网络图片



2018.7 《男性加入反暴力 支持#Me Too》

链接：<https://www.wenjuan.com/s/m2el7rr/>

不言自明，人无分性别，生而平等，这是人类文明的基石，在此基石之上，才会竖立起自由、人道、尊严、权利等柱石，众柱石立柱架梁，层峦叠嶂，才最终搭建起人类文明辉煌的圣殿。

作为一群有勇气推动社会进步的男性公民，我们痛心地感觉到，性别平等这一基石并不稳固，性别平等道阻且长。性别暴力、性别歧视等建立在不平等权力关系基础上的毒瘤依然普遍存在。

中国的性别问题深植于传统的观念和社会的历史、经济、文化、甚至有些法律机制中，性别暴力、性别歧视至今仍阴魂不散，出没于校园、职场、公共场合和家庭，渗入每一个角落，弥漫在呼吸的每一个瞬间，是个人、家庭、国家和民族健康发展的短板。

太阳会每天升起，但心底的阴霾不会自动散去。历史选择了我们这代人，我们要稳固文明基石，实现性别平等，我们要终止性别暴力，完结性别歧视。我们要让我们的母亲、妻子、姐妹、女儿、女同事和所有女同胞们不再受欺辱和侵害，我们要呵护每一个女童让她们真的如玫瑰花般自由绽放，如向阳花般茁壮成长，这是我们七亿男同胞最基本和必然的人生使命。

虽然我们不是社会规则的制定者，但我们身怀使命，心怀天下，胸怀勇气，致力于推动社会进步。我们发出自己的声音，做出如下公开承诺，并呼吁更多男同胞的加入。

1, 支持性别平等。尊重每一个个体，反对一切物化他人特别是物化女性和任何其他的性别歧视行为。

2, 加强自律。管住肢体；不以任何方式侵犯他人的身体与人格；管住嘴，杜绝以语言的方式实施性骚扰，不说令对方不舒服的言辞；管住心：警醒传统陋习中默许和纵容暴力的元素，以性别平等为道德水准进行自我要求，审视自己的言行。

3, 知行合一。传播有利于性别平等的正能量，敏于发现、善于纠正周围性别歧视和性别暴力的不良观念、不良人物和不良言行；教育身边的男孩和成年男性，将性别平等这一天赋人权播种进人心。

4, 理解、关心并支持遭遇性别暴力的同胞，鼓励、协助她/他们的发声和抗争，成为其值得信任的同伴。

5,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支持女性和性少数群体的经济赋权，让性别平等在经济、文化、科学、社会、法律等所有领域逐一实现。

希望更多男性加入我们，参与进来，这是一个成熟公民的自我选择，更是人类文明进步千里之行的跬步之一。

目前的首批共同签署者：蔡聪（一加一残障人公益集团）、常玮平（律师）、黄沙（律师）、李大巍（教育三十人论坛）、刘希重（深圳市鹏星家庭暴力防护中心）、南储鑫（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科研部）、魏建刚（北京纪安德）、张天潘（媒体评论员）、张智慧（白丝带上海服务站负责人）

2018. 7. 27 《声援|姐妹们，人生得意就得撕！残疾女性的 me too》

作者：BEST 姐妹团

来源：公号“残障姐妹 BEST”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mrdFhYbpAPWyF9fmls2_iA

今天是公益圈反性侵 me too 运动燃烧的第四天，昨天刚好从公益圈烧到了文化圈，作为一名做残障人项目尤其关注困境妇女且关注性别暴力的全职公益从业者，看到一个又一个的人受害者都站出来发声，说出当时的真相，热泪盈眶；看到一次又一次的公益圈大佬们被曝光，气得发抖，心里已经哔了个狗，骂了这些人 8880 万遍。觉得失望，却不绝望，这也许是一个新的契机和开始，它提醒并且告诉每一个领域，都应该开始关注性别平等这件事情了。

之前我们姐妹团队说，我们应该建设残障社群里的性别平等团队。那个时候就有人嘲笑我们说，你们做白日梦吧，你们要搞什么残疾人妇女权利倡议社群是吧，找十年，可能你们都找不到十个人。我们当时当然也不知道能找到多少人，可是年轻人的理想还是要有的，虽然现实很骨感。

可是就是在这个事件曝出来以后，突然觉得现实没有那么骨感了，越来越多的人会来，加入到支持性别平等 me too 的网络运动中来，受害者之前不说是因为不敢，现在，那么多人的支持，敢说的人就会多一些些，用现在有一句流行的话说，“呵呵，那些人，那些作恶多端的人，现在应该在瑟瑟发抖吧！”

作为一个残疾妇女，我们一定要和 me too 反对基于性别的暴力-这次风潮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为啥呢？因为小姐姐这几天我每天晚上，都会听到，有一些残障妹子跟我匿名爆料，助残领域的，公益圈的，亲朋好友的，她们都遭到了什么样子的骚扰？

你以为，残疾女孩子，就不会被骚扰吗？

我曾经也这么以为，
稍微激进的用大家带有偏见的话说，长得又没有那么好看，对吧？也许还没有性功能对吧？
谁去骚扰他们对吧！

当然，我必须得澄清，哪个傻叉说咱妹子不好看？谁他大爷的说咱没有性功能？谁他大爷的，说没有人来侵犯残障的人？心智障碍妇女被性侵害的新闻，你见得少了吗？什么邻居八旬老汉性侵心智障碍青少年，兽父性侵智力障碍女孩。

还有我就想出来恶心你们行不!!!

残障妇女，因为身体的挑战，更加难以逃脱暴力，尤其是性暴力。

你想，如果一个小姐姐，坐在床上，坐在轮椅上，有人想要对她做什么？她跑得掉吗？只能想办法沟通智取，可是犯罪分子，下半身思考的动物，才不管什么跟你讲什么破道理呢。
听力言语障碍，和视力障碍的小姐妹们，如果他们是在幽闭的场所，如果他们的职业是按摩师，想想她们可能会，更加容易受到怎样的骚扰吧，在这里我就不具体多说了，你们都去过按摩院，但是脑子齷齪的人在按摩院，真的是个毒瘤！

还有那些精神障碍的小姐妹，她们如果被侵犯了，更加没人相信它们的话，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叫，荡妇羞耻的理论，就是去责备受害者，责备她们穿着暴露或者，私生活不检点之类拉不拉的神经病论调，但是对于这些精神障碍的小姐姐们来说，别说荡妇羞耻了，根本就没有被当作成荡妇，因为连人都不算呀！

你知道受到伤害后她们的想法是什么吗？第一是逃避，就这么发生啦吗？它没有发生吧，这样安慰自己，第二反应是什么？她们会想，这一定都是我的错，是我穿的衣服太暴露了吗？一定是我说了什么样的话，没有拒绝他们，导致他们误会了？都怪我的残疾，为什么我不能跑？第三个反应，我能跟他吵吗？他会不会把我给灭了呀？我还要继续生活下去呀，我不想丢掉工作，第四个反应来自旁观者，哼你们看，一定是她们的错，穿那么少骚给谁看？如果她们连这一点作用都没有，还能算女人吗？

受害者自责论，包括性侵害在内的任何一种暴力，都有可能造成，受害者的这样的心理基调。这些小姐姐们要她们说说不出来，有的看又看不清，看又看不见，怎么跑？

所以环境监管，公民意识，自我保护意识和尊重他人的意识，拜托提升起来吧！

2008年我还是一个懵懂无知的祖国的花朵的时候，我有一个QQ网友，第一个农村的残障姐妹的小伙伴，就是因为同桌的性骚扰，再也不敢穿裙子了。你问她为什么不告老师，你问他为什么说不出来找家长，换做是你，你说得出来吗？我们想像一下吧，一个青春期的女孩子，换做是你被同桌调皮的男孩子把手伸到你的内裤那里，你能不能说得出来，你有没有羞耻感，你高不高兴？再加上他们身体的不方便和本身就对自己残疾身份都不认同，你叫她怎么说出来？

所以我感谢——网络，让我遇到了那个小姐姐，我可以跟她在一起抱头痛哭，我想把她个什么鬼同桌打死，可是懦弱如我，怎么干得过男生，也没有类似的经历，但是我就是觉得，凭什么？凭什么，弱者，女性，要成为受害者，穿个裙子究竟做错了什么？这件事情导致她不敢穿裙子，不敢出门，性格害羞抑郁。

当然，她走出来了，现在有很幸福的家庭，如果你看到了我写的你，我希望你也不要介意，因为你我才有勇气开始这一段征途！

这一个礼拜我都气的发抖，从雷闯性侵害女志愿者的新闻曝出来的那一天开始，我发抖，有我自己的原因，因为我是脑瘫啊🙄，当然也有，我还联想到我自己身上发生和遭遇的一些事情的失望。但是我对公益行业有些失望却不绝望，而且这种失望甚至让我觉得充满力量。

看到朋友圈朋友们的声援，大家越来越关注性别平等，和关注女性，反对任何形式基于性别的暴力。一个点，所有的都开始发酵，我觉得当时，有一些朋友嘲笑我说十年都找不到十个人，这样的笑话不会实现了，我觉得我已经开始发现，远远不止十个人，是一百个人，一千个人都在认同我们的理念，生而为人，我们有权利免于一切形式的暴力，诽谤和骚扰。

大家都在聊性侵犯，这已经是涉及一些特权人士的犯罪层面，但是大家都用私德这个词语去为他辩护。除开性侵犯，还有没有一些其他形式的暴力会发生在公益人之间呢，或者，会发生在每一个普通人的身上呢，这样的暴力是如何形成的呢？

点击：[为什么公益明星也会性侵女生？](#)

这一篇文章深刻的阐述了，一旦权力和特权不受控制的滋生，一些伤害就会开始形成，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

甚至于在整个社会中,激进的说,非常有能力和有阶级的人,会对那些能力不足和弱势的人,有一些控制和压迫处于悲惨困境中的人,非残障人也有可能对残障人,有一个结构性话语权能掌控,因为他们在这个社会中占有主导地位。从个体而言,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这样,从群体的代表性而言,大部分的现状,应该也是这样吧,所以改变从现在开始,从来都不迟,至少你可以开始反思,我的特权是否会伤害到一些人,我有没有改进的空间?如果我不这样做,换一种做法,是否会降低对他们的伤害呢?

最后我想说的是,你们有兄弟会,我们也要姐妹会呀(白眼脸)。

我们提议:

那些被伤害了姐妹们呀,联合成群,如果想找一个树洞,如果你们想说一说你们的故事,欢迎给我们匿名留言,或者加微信 513676706。这个社会,因为你们能勇敢,还将更加美好,因为是你,将亲手将渣滓们,送进监狱,是你们,洁净空气!

以下问卷为残障妇女 me too 匿名故事收集,来自周围不友好的接触和骚扰乃至性侵害,你有过吗,欢迎填写,你的发声至关重要,残疾女性,我们也是!



<http://lxi.me/ey9qi>

点击阅读原文填写亦可

如果你们想撕,我们坚定站在你们背后,人生得意就得撕!

2018.8.3《删完了吗?删完的话,我们要开始出版业的#Metoo了》

来源:做书

原文链接: <http://mp.163.com/v2/article/detail/DO9QPV240521DVI5.html>

**#在出版这个女性居多的行业里
我们不敢去想有多少人经历过性暴力#**

在#米兔大潮又吹回国内时,我先看到校友举报导师的微博被删,女生被微博禁言,这与学校教给我们——勇敢讲出真相是新闻媒体人的担当,完全不符。接着身边一位女性(可以算同行),举报某KOL(即某行业有话语权的人)在工作中不轨行为的文章,因有人举报而被删。在尚未论证事情真伪之前,用删除一切信息来解决问题,这种做法真的妥当吗?

或许#米兔在中国网络爆发那一刻,我们应该早已做好被删的准备。就像在写这篇文章前和同事商量:“不写这篇没心思写别的,但文章如果被删了怎么办?”同事说:“没关系,那说明我们做了对的事,写你想写的吧。”

重要的不是谁在删什么，谁在掩耳盗铃，而是“删”无法阻止我们提出问题。即便被大动作删除，也不能终止大众看到 95 页 PDF 这样一个优秀案例，在各种“试错”后，逐渐帮我们找到了战斗的正确“姿态”。

猫大夫飛鑊醉月高臥翻書M:有朋友告诉我，那两位法师是寺里她最为敬重的，非常正直的人。这是不是这一轮米兔中，第一个由男性站出来，隐去受害女性的姓名，用自己的法名，俗家姓名，身份证号为担保，详尽地收集和罗列材料后，推翻为尊者讳的古训做出实名举报？而且在女性受害者自己都表达出对这种关系的认可时他们仍没有以狼狽为奸来下判断，而是从心理控制的角度，始终明确她们的受害者身份。捍卫国法戒律，是为刚猛；回护受辱弱者，是为慈悲，不论是作为僧人，男性，还是公民，都令人敬仰，向他们致敬。

对 95 页 PDF 作者及所为的评价

图片来自网络

这份像论文的“95 页”扔出来，我们可以意识到这次和发个微博，写个公号文都不一样，95 页是一种态度，而且和热度、阅读量、涨粉、回复都无关了。

且不说举证中出现参考文献，全文逻辑清晰，而且不依托任何平台传播，也避免了被彻底删除的可能。如果微信不能转发，还有优盘、邮件、截图等原始方式继续传播。

文章中对施暴者所为是否合理从法律和 Fo 法方面引经据典的论证方法，再从受害者精神层面分析之深，细思极恐（控制或摧毁一个人的精神如此复杂，可对施暴者来说又何其容易）。

总之，虽然举报者无法获得肉眼可见的点赞和粉丝，内容的真实性也值得商榷，但他们的做事方式获得了大众真正的尊敬，也争取到更多人继续关注，一起抵制任何形式的性暴力。

如果战斗者的姿态可以如此优雅，或许有助于#米兔走更远。但问到#米兔在中国能走多远？答案或许悲观许多。

01

在日本仅持续了 4 个月

可以借鉴一下邻国日本的情况，2017 年 12 月日本网络作家带上#米兔标签，在推特上坦诚曾被前上司（日本广告界大佬）骚扰，两天内日本的推特活跃度从世界排名第 8 上升至世界排名第 3，其中很多推文都带有#米兔。然而，#米兔的热度在日本只撑了四个月。

再举个例子，2002 年《波士顿环球时报》下属的聚焦栏目组的四位记者在两位主编的许可和引导下，在一年的时间里，用 600 多篇报道揭露了天主教教会神职人员性侵儿童的内幕。一个地方小报，凭什么对抗存在千年的教会体系？凭什么能让罗马教皇出面道歉？凭什么将 249 个神职人员送上法庭？凭什么让世界很多教区的受害者响应？凭他们身为记者，必须为真相而战。然而这件事的后续并不尽如人意，嫌犯被送上法庭后，这件事似乎不了了之了，涉案人员是否得到相应的处罚，教会内部是否还有人继续作恶，我们都不得而知。而且这次报道后，教会性侵也并没有终止。

所以，当#米兔大潮刮到中国时，除了气愤被删帖，也很有必要讨论一下如何避免让#米兔不了了之？

02

#米兔 简史

“Metoo”（本文用“米兔”代替）早在 2006 年就被塔拉纳·伯克（Tarana Burke）提出并用在 Mysapce（美国网络社交平台）上呼吁人们关注女性被性侵或被性骚扰。起因是伯克在筹划纪录片时，一位 13 岁的小女孩向她讲述了自己曾被性侵遭遇后，伯克一时不知如何回复。事后她想其实只需要简单地告诉女孩“Me too”就够了。因为伯克本人也是性侵的受害者。

2017 年女星艾丽莎·米兰诺（Alyssa Milano）等人发起揭发美国金牌制作人哈维·温斯坦（Harvey Weinstein）性侵的运动。哈维·温斯坦参与制作的电影曾 22 次获得奥斯卡提名，代表作品有《英国病人》、《莎翁情史》、《指环王之王者归来》、《国王的演讲》，足见其分量。

随后米兰诺借用“Me too”的口号，在推特上发布推文：“如果你曾受到性侵犯或性骚扰，请用‘我也是’（Me Too）来回复这条推文。”

米兰诺在 2017 年 10 月 15 日中午左右发布了“Me too”后，到当天结束时，该短语已被使用超过 50 万次，在 Facebook 上，出现于 1200 万个帖子中。

推特为了表示支持这一运动扩大，在其平台上推广了#Metoo 这个标签。

这件事也得到男明星的支持，喜剧演员、活动家尼克·杰克·派帕斯（NickJackPappas）写道：“男人们，不要说你有妈妈、姐妹、女儿，要说你有一个可以做得更好的父亲、兄弟和儿子。我们都可以。”

米兔在美国不仅局限于娱乐圈，体育、金融、政治、医学、军队、教会等行业或机构均爆发了米兔运动。

2018 年 1 月 8 日与军队性暴力有关的游行在五角大楼前游行，并得到美国国防部的认可，并表示非常欢迎现役军人参加，只要不穿制服即可。

除美国以外，#米兔运动至少影响了 85 个地区：

- Arabic: #مِيتو (en: MeToo)^[115]
- Canada, French-speaking areas: #MoiAussi (en: MeToo)^[116]
- China: #我也是 and #WoYeShi (en: MeToo)^[117]
- Finland: #memyös (en: WeToo)
- France: #BalanceTonPorc (en: DenounceYourPig)^[118] ExposeYourPig^[119]
- Iran: #من_میتو (en: MeToo)
- Italy: #QuellaVoltaChe (en: TheTimeThat)^[115]
- Israel: #אנחנו_מיתו (en: UsToo) #אנחנו_מיתו (en: MeToo)
- Japan: #私も and #WatashiMo (en: MeToo)
- Macedonia: #CeraKakvoam (en: NowTelling)
- Norway: #stilleferoptak (en: SilentUntilRecorded), #nårdansenstopper (en: WhenTheDanceStops), #nårmusikkenstiller (en: WhenTheMusicQuiets)
- Russia: #Ятоже (en: MeToo)
- South Korea: #나도당했다 (en: MeToo)
- Spain: #YoTambién (en: MeToo)^[116] Catalonia: #JoTambé Basque Country: #NiEre
- Taiwan: #我也是 and #WoYeShi (en: MeToo)
- Vietnam: #TôiCũngVây (en: MeToo)

是的，其中也包括中国。

中国的#米兔可以从一系列教授性侵事件算起，好比罗茜茜在微博上举报北航教授性侵多名女生的事件。虽然中国不像也不可能像美国那么热烈，但我们依旧要向那些勇敢的女性致敬。

(以上部分内容来自维基百科)

03

希望不只有“me too”一种声音

在知道#米兔起源于伯克后悔没有对那位 13 岁的小女孩说出“me too”时，你应该明白“me too”是个很重的词。一方面代表坦诚，一方面又用作受害者互相安慰。但无论你承认与否，按理说非受害者在这个排外的语境（或标签？）下其实是无权发言。但 95 页 PDF 向我们证明了并非如此。

即便是非受害者，你也可以赌上姓名、身份信息、名誉和未来发展替受害者收集材料、申诉。当然，大多数人没有勇气，也不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去做这些。

何况，当你去做，意味着要和受害者感同身受，真没有说起来那么简单。就像当《房思琪的初恋乐园》这样一本书出版后，读过才理解为什么林奕含敢在小说中笃定地写下——受害者的“痛苦就算是平均分给地球上的每一个人，每个人也会痛到喘不过气。”我们读时确实喘不过气。

所以，你一定要明白“Me too”是很重的词，不是花钱可以买来的潮牌，不是炫耀就你有良知东西。如果我们有热心参加其中，或许可以多参考学习一下 95 页 PDF 的态度，想想我们是否顶得住被删、被报复、被谩骂的压力？想想我们能做什么，而不只是说点什么。

那么，回到一开始我们所讨论的问题#米兔在中国能走多远，或者说抵制性暴力这条路能走多远？我想答案不止一个。

因为这个答案不取决于删帖的力度，不取决于爆料者名气大与否，答案取决于我们每个人，无论受害者还是幸存者，我们散布在各个行业各个领域，没有一个人是无用的；取决于我们是否能担起舆论监督。

总之，这个答案取决于我们每个人。

04

#MeToo publishing

#出版业里我也是

最后我想讲一下开头提到的同行女性被侵犯的事，在看到 kiva 勇敢讲出被某 KOL 侵犯后，她第一时间是反省自己：

“我是很多人眼里的‘婊’，穿着暴露，在男人面前显得游刃有余，还曾经把这种游刃有余当作职业女性的必备生存技能。然而我直到这几天，才意识到我自己如何是个受害者。

这句话一说出来，我就仿佛听到了有人在说，metoo 让我的矫情合法化，或者我又开始蹭热点了。但其实是，通过 metoo 带给我的学习，我终于能够充分理解自己的处境了，这非常非常重要。我想讲的，是我自己经历的一件当时让我厌恶、之后又陷入自责、如今才想明白的事。”

事实上，我与 kiva 见过一两次，她确实是女人嫉妒，男人喜欢的类型，但这绝不应该成为她被侵犯的理由。就像《房思琪的初恋乐园》里李国华二十年如一日对被带上床的女学生们说：“你这么美，都是你的错。”人渣才会说的话。

看 Kiva 写被侵犯的全过程后，无论这位 KOL 是谁，感觉除了恶心还是恶心。不管她看上去多强悍，也没必要如此坦诚，没必要质问和反思自己——是我穿着太暴露才让男人误会了？潜意识里是否确实在用外貌换取利益？好在她在反思中成长，甚至更强大，这些话真的很想分享给更多女性：

穿着暴露、不敢拒绝、不敢得罪，其实追根到底都不是我的错，是男权社会下的不公平所造成的困境。

前几天我跟朋友说：“很多男人不能理解，女生打扮得漂亮出来见你，也不代表喜欢你，穿着暴露也不代表要勾引你，跟你接吻和 make out 也不代表已经愿意跟你上床”，很多男士还不能理解这一点。女生希望打扮可能是一个爱美且要面子的惯性；穿着暴露可能是热爱自己的身体且愿意展示它，这是她的自由，并非一定有目的；喜欢你可能也就只到了接吻的程度，距离可以上床还有一段心理距离。

即便 Kiva 现在可以写出这些还能冷静地做出反思（我佩服她强大的心理），但在被侵犯时她没有大声呼救，之后也没有追究，她在文章中解释：

“当时我的第一反应不是可以大喊出来求助，而是很怕发出声音。因为我很怕让我的同事看到这一幕，会以为我与这位 KOL 有染。我觉得他们一定会这样想，因为这太符合我这样平时穿着暴露的姑娘在他们心里的人设。

而我后来我始终不敢说出来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我为自己没有严肃拒绝的处理方式感到自责。我怕说出来，大家都会怪我：是我自己不够坚决，才让他误解。

同时我又我很怕跟他撕破脸，甚至本能地在维护着他的颜面。我甚至默认自己能够应付这样的情况是一种职场经验的积累——不为公司得罪嘉宾资源，不让别人觉得我不解风情。”

引用部分来自《受害者自省书》
已经作者 Kiva 授权

身为女性、同行业的人，我不得不很自私地想，如果有天发生在自己身上怎么办？如果有个坏人名单多好？哪怕只是线索也行。何况出版业有那么多女性，其中藏着多少受害者？有多少坏人躲在暗处，他们曾做过什么？可是想到坏人正在为自己所害怕、担心、睡不好觉的样子，突然就充满了斗志。

现在我们正式发起 #Metoo publishing/#图书出版行业里我也是，你可以选择留言，可以选择后台私信，以及邮箱（senyao@zuoshu.com）来联系我们说出你的经历，当然你完全全有权力选择不说，我们非常尊重你的选择。

总之，无论你的选择是什么，此刻都很想对你说：对不起，不是你不够好，是这个世界还不够好。

2018. 8. 8 西安某商场门口出现“性骚扰”海报墙

图片来源：华商网

链接：http://news.hsw.cn/system/2018/0808/1012989_3.shtml#pic?rand=L2MgTSJD



2018. 10. 30 《教会机构#MeToo 事件簿：她们指控“突破汇动青年” 员工性骚扰》

作者：杨子琪

来源：端传媒

原文链接：<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81030-hongkong-metoo-church-breakthrough/>

“我投诉的行为是『性骚扰』。我不接受你们的定性。”

容晖博士经历近 11 个月的投诉过程后，最终在 2018 年 10 月，从她曾工作过的香港基督教机构“突破汇动青年”获得调查结果：被投诉人行为属于“不恰当的男女界线问题，在言语和行为上伤害女同工”。

容晖是香港公开大学的助理教授。2017 年 11 月，她从 Facebook 上看到时任香港中文大学讲师黎明博士遭受性骚扰的自白，过万字不点名的描述，让容晖回想起自己的遭遇。询问之下，容晖发现，她与黎明所经历的事，源自同一个人——“突破汇动青年”前员工任某。她们随后收到至少 4 位女性的消息，表示亦曾遭任某性骚扰。黎明与容晖决定向这个曾经工作过的机构，举报任某的行为。端传媒于截稿前向任某以电话、短信形式询问他对事件的回应，获覆“我对这事没有任何 comment。”

“突破”机构是香港一间有 45 年历史、非政府资助及非牟利的基督教青少年服务机构，以“启发香港青年探索生命”、“认识并跟随耶稣基督”为使命，举办大小活动。2013 年成立的“突破汇动青年”，属于“突破”机构旗下组织，二者办公地点均在沙田突破青年村。

黎明向“突破”所做的投诉，并没获得任何官方正面回应；容晖则在经历机构的调查过程后，得到令她失望的结果。她们决定将事件公开，希望迫使“突破”机构成立有效的反性骚扰机制。

“我们不可不站出来，否则有负于其他女性。”黎明说，“从受到伤害到站出来发声，当中要克服多少难关，才能到达终点。而我们正处于一个几乎不可能发生的处境——所有条件都满足了。如果我们最后临门一脚都不站出来，真的有负于这个社会。”

香港基督教协进会曾于 2018 年 6 月发表教会性骚扰报告，是首份显示香港教会性骚扰严重程度的报告。报告显示，1230 所堂会当中，只有 12 所愿意参与调查；有一成受访教会成员曾在教会圈子遭受性骚扰，当中超过 15% 加害者为教牧同工或长老、执事，逾 7 成加害者为“弟兄姐妹”。报告调查员曹晓彤告诉端传媒，她所掌握的教会性骚扰受害者里，几乎都仍未走出创伤，或不愿再面对事件，故无人愿意接受媒体采访。

他说感受到神的感召，但她没有

黎明与容晖的基督信仰历程里，“突破”机构是当中一个重要的烙印。16 岁时，她们均参加了由“突破”组织的“国际华人青年领袖训练营”（下称 LA 训练营），并认识了十几年伴随至今的朋友们。她们随后断断续续为“突破”担任义工，容晖在“突破汇动青年”做了一年全职同工。2008 年，黎明从内地赴港攻读硕士学位，成为“突破”义工，与此同时认识了任某。

据黎明、容晖以及多位“突破”及“突破汇动青年”前义工及同工表示，任某的父亲为香港地位显赫人士，是“突破”的捐助人，而且与其中一名机构创办人是数十年的朋友，任某与这位机构创办人也关系亲近。

任某曾做过至少两届 LA 训练营的负责人，于 2013 年开始成为刚成立的“突破汇动青年”的全职同工。据多位前义工及同工回忆，任某当时的工作，包括联系本地青年大学生及难民，举办相关活动。

黎明回忆，从2010年开始，她持续受到来自任某长达7年的性骚扰，以下是其中一次经历：

有一次任某向黎明表白并被拒后，他握住黎明的手，要求她与自己一起祈祷，询问神的心意。对黎明来说，这是一个漫长的祷告。结束后，她说没有感受到任何神的感召。然而任某却说他感受到了，他顺势抱住了黎明。黎明当下愤怒不已，马上推开了对方。

当时黎明来港两年，对信仰的认识未深，任某的祷告邀约对她而言“很难拒绝”——一方面碍于情面，一方面她在教会总听到“偏行己意却从不求问神的旨意”的批评：“教会文化里，个人感情常被放入神的旨意的框架去解读。”

“心里很气愤，却无法发泄。我们有一大群共同的本地朋友。我当时初来香港，害怕因此影响与其他朋友的关系。”黎明说。

她们认为的性骚扰，在大家眼中是异性追求

在“突破”机构朋友圈里，大多数人都知任某喜欢黎明，一些对黎明而言是令她愤怒和噁心的“性骚扰”，在大家面前不断上演，却被当做是男性对女性的追求。

据黎明回忆，这样的例子多不胜数：一群朋友玩滑水运动时，她不慎跌进水里，任某立即表示要由他把黎明拉上来，众人起哄，黎明坚持拒绝，奋力靠自己爬上船。“整个滑水过程，他不断上下打量我，说我『身材好』，我不断避开，他都紧紧贴过来，把手放我身后试图揽住我。”

最严重的一次，是强行亲吻。在黎明与一位朋友到日本旅行前，任某在共同聚会中邀她们加入行程，朋友积极响应。由于任某当时抑郁症初愈，黎明犹豫是否应与他重建朋友关系，怕自己不宽容会导致对方抑郁发作。在火车上，任某将同行女生支开，坐到黎明身边。“我全身都紧张起来，”黎明说，为保持距离，她身子几乎要贴到车厢壁上。结果，任某再次向黎明表白，要求她与男友分手，黎明表示拒绝后，任某突然用力将她的头拉向自己，强行亲吻，黎明把他推开。

“我想立刻从那个空间消失，到无人的野外把喉咙喊破，再用石头猛砸自己的头。我也想抡起拳头狠狠地砸向他的脸，把身边所有摸得到的东西都向他砸去，最好是能把他那张噁心的嘴砸得稀烂。”黎明这样描述她的感受。

容晖有着与黎明相若的遭遇。2016年，容晖成为“突破汇动青年”全职同工，与任某一个办公室。据黎明及容晖形容，任某一向对异性说话“很油”，“他一见到妳，就说『点呀靓女』，然后上下打量妳，经常借玩笑挠妳身体。”这令容晖十分警惕，“我会对他很严厉，在办公室常警告他不要靠近我。”

有一次，当容晖去图书馆借书时，路过的任某趁她不注意，突然挠她的腰部。容晖顿时高声叫起来：“叫了你不要碰我！”任某便说，他只是“玩下”而已。容晖直到今天仍记着他当时嬉皮笑脸的模样。“他一点都不隐藏，明目张胆。”当容晖下楼梯时，她发现任某正在楼梯下不断打量她；她下去后，任某再次伸手想挠她。

“我已经说了不要碰我！”容晖向记者回忆起时，声音充满愤怒。

又有一次，她穿着连衣裙交叉腿坐下，任某在旁边突然对她说：“妳『那里』伤了。”指的原来是她大腿内侧的伤口。容晖向记者指出位置，伤口处于大腿较高的内侧地方。容晖当时再也忍不住怒气，当着所有朋友的面斥责：“你为何偷看我？”任某说：“我忘记了妳是女人。”

“大家肯定会觉得很小事，又不是非礼。”容晖说，“我当时觉得机构不会帮我的。”

要行公义，还是好怜悯？

“我觉得失去了对自己身体的自主。无论我拒绝多少次，黑着脸去骂他，他都不把我的拒绝当一回事。”黎明说，“我完全没有被当作人来尊重。成了他要征服的一件物品。”

“性侵和性骚扰性质不同，但都有一种对你边界的入侵——你是被迫地扯开自己，给他

进入那个你不想他接触的自己。”

黎明曾向两位朋友吐露经历，希望他们能帮忙让任某停止这些行为。两位朋友露出难为情的神色，他们互相对视一眼，然后对黎明说：“他（任某）很顽皮，但不像会是做这样事情的人。”

他们的表情深刻印在黎明记忆里。“我本来好想他们可不可以帮我找他聊一下，不要再这样做了。”黎明又再向另外几位朋友提起此事，得到了诸如“他这人就是这样的啦”、“妳想太多了，他其实不是针对妳”的回覆。

来自朋友的否定，令黎明“很痛苦”。她挣扎在质疑与相信自己感受的边缘，仿佛能够想像到朋友们背后质疑的声音：“妳是不是以为自己很有吸引力？”这一度令她羞愧不已。

“在这件事上，我只有自己一个人。”黎明说。

这种独自面对不被理解的痛苦，容晖也感受到。“我有质疑自己是否反应过大。”她同样向朋友求助，得到的回应大同小异：“他（任某）不小了，还这样玩。”

黎明与容晖表示，在“兄弟姐妹”式的教会群体文化下，机构内人员倾向用善意的角度去理解任某的行为。“圣经常说不要『论断』人，要『宽恕』，『你见到弟兄眼中的木屑，却看不到自己心中有梁木。』”

黎明说，当她向“突破”机构一位德高望重的成员 F 诉说遭遇，F 说：“他（任某）可能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当黎明在 Facebook 不点名曝光经历，“突破”创始人、荣誉总干事蔡元云托人向她转达：“希望不只行公义，更要好怜悯。”

“如果你在非教会环境下，就算有人质疑你（被性骚扰经历），因为那个人不是你『兄弟姐妹』，你仍会多聚焦在公义上；但在教会里，你就很容易去了『怜悯』那边，质疑自己：是否我不够宽恕呢？或者：我都是一个『罪人』，有什么资格去『论断』人？”黎明说。

追求与性骚扰的界线

另一位认识任某超过 10 年的前义工 Z 表示，黎明曾向他倾诉此事，但当时的他觉得，这只是“男性追求女性的 aggressive 行为”。“坦白说，我作为男性，追求女生时可能也会这样。对很多男性来说，以礼相待似乎很难推进感情。”在全球 #MeToo 运动爆发后，法国著名女星嘉芙莲丹露曾连同超过 100 名法国女作家、演员及学者发表公开信，批评 #MeToo 妨碍“求欢调情的性自由”。

对此，黎明认为，喜欢并不是不尊重对方的借口：“你有权喜欢我，我也有权不给你追求我。为何大家都忽略被追求者的意愿？追求或爱慕，不能合理化所有行为。”

性骚扰与追求的界线在哪里？黎明说：“大家应有一个共识：追求和调情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你试探对方有无回应，人家拒绝，你继续，这不是调情。”

“有一件事很有趣——大家都希望找一个 guideline，跟着指南，仿佛就不会犯任何性骚扰的错了。但性骚扰的成立是很个案性的：同一个动作对不同对象、不同场景，有完全不同的含义。我们不应去找一个明确的界线，而应讲求社会的互动——追求、调情是一个不断解读对方、互相配合的过程，而非拿着说明书：你按这个就对，按那个会爆炸。对方不是机器，而是一个你需要深入理解及尊重的人。”

当事人从机构离职，没有公开说明

2017 年 11 月，当黎明在 Facebook 不点名公开这段经历时，有来自“突破”机构的朋友将她的情况反映给“突破”创始人蔡元云医生。

黎明曾获邀与蔡元云见面，她提出：一，希望任某辞职、公开道歉；二，希望机构成立反性骚扰机制；三，要求任某出资帮助机制成立。蔡医生当时承诺，黎明的要求合理，他将与机构商量，争取做到。

与此同时，容晖在“突破”里的前上司 Y 亦主动询问她的遭遇，在 2017 年 11 月获得容晖证词后，上司 Y 曾向任某当面质询。过了一段时间，任某突然从“突破汇动青年”离职。

“机构没公开说明他辞职的具体原因。”容晖及一位前“突破汇动青年”义工表示，任某原先的工作，包括接触青少年学生，协助举行本地大学生与难民的相关活动，以及训练 LA 训练营的大使——那些曾参加过训练营、并愿意回来帮忙的年轻人。由于不少现职同事根本对性骚扰事件不知情，有一次机构举行活动时，有员工仍邀请任某出席。

“他的工作会接触到青少年，”黎明说，“怎可以不公开说明他曾有性骚扰行为？”

在蔡元云做出承诺及任某辞职后，黎明早前要求的公开道歉及成立反性骚扰机制，没有下文。2018年6月，她接受 BBC 访问，再次曝光经历，不过仍没公开机构及骚扰者的名字。

报导出街后，机构再有中间人前来，请容晖与新来的人事部负责人、营运总监陆少彬先生见面。7月18日见面后，由于陆少彬放假，容晖在7月28日写了一封电邮，询问后续处理——按照陆少彬所认为，此时才算容晖真正向机构作出投诉。

“官僚至极。我去年11月就把我的证言告诉前上司，现在却全部不算数，要重新开始。”容晖说。

陆少彬向容晖表示，机构请来两位第三方人士作为调查小组成员——高珮琳及陈幼莉女士。陆少彬向端传媒称，两位成员分别是前执业律师及资深辅导学教授。端传媒搜集资料发现，高女士曾于2013年获有效法律执业证书，而陈女士则是中国神学研究院辅导科副教授，专长是个人、婚姻及家庭治疗师。端传媒曾向陆少彬查询，调查小组成员是否有性骚扰处理经验，但不获答覆。

9月7日，陆少彬透过电话告知容晖，调查小组得出的结果是：被投诉人行为属实，属于“不恰当的男女界线问题，在言语和行为上伤害女同工”。容晖当场表示，自己不会接受这个结果。

10月3日，调查小组与容晖开会，将正式调查结果交到容晖手上。容晖在会议上哭了出来。

“他（陆少彬）把电话中内容一字不差复述了一遍。”容晖向记者回忆，“我问他，为何不承认这是『性骚扰』，他说性骚扰涵义很广，所以选用更具体的字眼来描述。他还说机构不能做出法律判断。我质疑：那如果是偷窃行为，你们会写『偷窃』二字吗？他说会，因为这比较清晰。”

“所谓『不恰当男女界线』『言语和行为上伤害』，很清晰就是性骚扰。”容晖认为。

过期的投诉

容晖所表示遭遇的性骚扰事件，发生在2016年3至6月及8月。当机构给出调查结果时，她已错过了可申请民事诉讼的2年追溯期限。

香港首间性暴力危机中心“风雨兰”总干事王秀容向端传媒表示，在教会背景的圈子里，性骚扰受害人面对的困难之一在于“时间”：“首先她要意识到这是『性骚扰』，然后她要找对的人反映，否则身边教友可能倾向息事宁人，甚至他们认识施害者，又或者叫你祈祷。等机构调查，结果说你不成立时，事情已过去很久，什么法律途径都没有了。”

王秀容又指，这反映教会圈子高层人士对性骚扰的意识及投诉机制非常缺乏，希望他们日后可以提高对预防性骚扰的认识。

在香港，性骚扰受害人可在事件发生后一年内向平等机会委员会（下称平机会）做出投诉，或在两年内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机构的调查，把我这事拖到过期，我没法再提起民事诉讼。”容晖说。

负责处理容晖个案的营运总监陆少彬在回应信件里向端传媒表示，调查小组曾向容晖建议可采纳其他申诉渠道，包括向平机会申诉或报警。而容晖则告诉记者，调查小组从未向她告知过任何法律权利，“这是他（陆少彬）向媒体说谎。”

未完成

端传媒向任某以电话、短信形式询问他对事件的回应，获覆“我对这事没有任何

comment。”

“到这一刻，任某都没有任何来自机构的惩罚性后果，连调查信都不肯用『性骚扰』这个字眼去形容他的行为。”容晖说。她们认为，任某的辞职没有作公开说明，看起来更多是机构与他达成的息事宁人手法。

“公义是要给人看见，让它成为一种共识和规范，才会让人相信公义。不被看见的公义，是台底下的私了，只是处理麻烦而已。”黎明表示。

“我们要求他辞职，不是要复仇，而是因为他在一个青少年机构工作，而不希望他继续留在这职位上接触年轻人。我三十多岁，拥有理论知识，尚且要面对众人的质疑；那些十几岁的孩子，他们如碰上这种事，谁敢出声？”

“我们不只要求这人辞职，更要作公开道歉，要让这环境形成一个共识：不可以用性格或者玩笑来解释性骚扰。性骚扰应该有后果。我们的群体既然有信仰，就应该有一个公义的准则。”黎明说。

黎明与容晖均希望透过媒体曝光，迫使机构成立有效的反性骚扰机制。她们表示，在举报事件前，机构并没有相关的性骚扰处理机制；在处理容晖投诉的过程中，机构表示引用了《突破汇动青年防止歧视及滋扰指引》（下称《指引》）作为标准。

端传媒向“突破汇动青年”查询《指引》的成立时间，以及为何网站没有挂出《指引》内容。营运总监陆少彬表示，《指引》是在今年1月“更新”，他承认此前只在同工手册中有关于处理“歧视滋扰”的指引，而《指引》是于端传媒发表报导前一两日才放上网站。记者查阅《指引》，内容指确保机构人员不因种族、性别、婚姻状况等受到歧视，但全篇均没出现“性骚扰”三个字。《指引》要求职员在有关事件发生三个月内提出申诉，机构将成立不少于三人之调查小组，成员可考虑“同工”、“牧师”、“外界专业人士”，但并没列明成员是否需要性骚扰、性侵处理经验。

“任某在机构里对多人做出性骚扰，而每次都可逃过责任，这绝不是因为他特别坏或特别聪明，而是制度本身没有提供保护给大家，机构亦没有推进大家判断性骚扰的意识。”黎明说，“万一日后有类似事件发生怎算？不，已经知道有了。”

端传媒访问了一名曾在“突破”做义工超过3年、同样是基督徒的A小姐，她表示曾2次遭遇机构男同工F的性骚扰，包括摸下巴、摸背脊等。“我是个会原谅人的人，我信基督，弟兄姐妹要宽恕，我也会这么想。”A说尽管如此，她并没感受到骚扰者的悔意。

她不敢曝光F，因为他在机构内德高望重，是“道德楷模”。“黎明这样长年被性骚扰，她说出来，都被大家攻击成这样；我只是被摸了一下背脊和屁股，很少事……看到他们怎样对黎明，就知道我会怎样被对待。我怕死地缩起来了。”A说，“原来，我们机构是没有行公义的，我恍然大悟。”

A小姐所指的男同工F，容晖说正是她所遇到的另一名性骚扰施害者。她们仍在等一个时机，等待更多人站出来。

（实习记者冯楚怡、刘家睿、黄绮婧及洪诗韵对本文亦有贡献）

2018. 11. 7 《反对性暴力，社会对我们更有期待 ——对媒体行业和从业人员的倡议》

原文链接：

https://f.lingxi360.com/formfill?fid=MeZfyulvYor_H&utm_bccid=LXEtVRqY&disable_autofill=0

今年以来不断推进的反性骚扰/性侵浪潮，媒体发挥了功不可没的作用。对在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下努力为正义发声的媒体人，社会大众，特别是性别平等和妇女权益倡导者都心存敬意。

在这个过程中，大家也看到了这个话题和媒体的更多相关度，如女性媒体从业人员面临性骚扰的高风险。女性在媒体行业超过半数，而据独立记者黄雪琴 2018 年 3 月发布的《中国女记者遭遇性骚扰调查报告》显示，在 416 位受访者中，超过 80%的女记者曾遭受过程度不一、形式不同的性骚扰，300 多名女记者在从业中遭遇的性骚扰，让人看到性别不友善和性别歧视、性别暴力的交织关联，构成一个迫切的劳动安全议题。

媒体行业的一些倍受瞩目的个案，更让人看到，媒体人非但不会幸免于根深蒂固的性骚扰/性侵文化，而且其实施的行为往往会因为职业的因素而有着更广泛而恶劣的影响。一些曾经或仍然活跃在印刷媒体、电子媒体和电视媒体的知名人士涉嫌实施侵权行为（美国纽约时报白宫记者斯拉什性骚扰门，日本 TBS 电视台长官、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御用记者”山口敬之被指控性侵/强奸，中国 CCTV 名主持人朱军被控诉性骚扰）让我们非常震惊地看到，如果被控实施的人身居非常有影响力的媒体，或者同时自身也非常有影响力，受害者要得到公道，就难上加难；而且反性暴力的话题，也更可能在媒体上被噤声。

我们，作为关注和推动社会正义、在任或曾经的媒体从业人员，故此谨向媒体行业，以及媒体从业人员发出如下呼吁：

- 1、保持对性骚扰议题的关注。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专业精神进行准确而全面的报道。报道，不仅作为受害者的发声渠道，对包括被指控者在内的所有相关方也更为公平，对开展公共讨论、增进人们理解这个社会现象更为有益。
 - 2、注重专业伦理，保护受害人权益。在正式报道和个人社交媒体中，恪守底线，不将性侵害当作桃色事件来描绘，对受害人避免进行“人（荡）格（妇）羞辱”和“自己没有注意防范/没有搜集证据/及时报警”之类的评判和指责；采访和报道中尊重受害人的意愿，不泄露受害人的个人身份信息（如姓名、年龄、职业、住址、家庭信息等），哪怕是你以为别人已经知晓或你单方面认为可以公开的信息，避免二次伤害。
 - 3、改善机构文化。在本机构的规章制度中包含对性别暴力的零容忍，尽快建立性骚扰防治机制。通过员工入职培训和机构定期学习培训，实现识别、预防和处理性骚扰的全员“扫盲”（线上、线下均可），特别是领导层的“扫盲”，以营造性别平等友好工作氛围。
 - 4、认真查处性骚扰举报。无论是员工在采访报道中遭遇受访者或其他人的性骚扰，还是员工被举报有性骚扰或其他不正当性行为，媒体机构都应当组建有公信力、专业度的团队进行调查，在不超过三个月的时间内作出处理。如果本机构能力不足，可以邀请专家支持。即使调查结果因为性骚扰发生的隐蔽性和突发性而缺乏处理行为人的证据，也应采取措施协助受害者恢复正常的生活和工作，防范行为人未来可能发生的施害。
- 如果需要，我们也愿意作为志愿者提供有关反性侵害的信息和专业技能，为建设一个免于性别暴力的媒体环境而贡献力量。愿意参与联名的个人，[请将姓名+职业发至mediametoo@protonmail.com](mailto:mediametoo@protonmail.com)。

签署者：
冯媛，前媒体人

郭睿，媒体人
郭笑君，前媒体人
黄雪琴，媒体人
黄子睿，媒体人
黄敏施，前媒体人
黄姝伦，媒体人
黄秀珊，前媒体人
李佳佳，媒体人
闫丘露薇，前媒体人
如风，前媒体人、山海学院创办人
付玉良，前媒体人
宋超，前媒体人
宋石男，专栏作家
孙旭阳，专栏作者
吴珊，媒体人
王天定，新闻学教师
王颖，媒体人
许晔，前媒体人
姚家怡，媒体人
岳琦，媒体人
杨子琪，媒体人
曾鼎，媒体人
展江，前媒体人
朱丽娜，媒体人
周卫，媒体人
张奕涵，媒体人

https://f.lingxi360.com/formfill?fid=MeZfyulvYor_H&utm_bccid=LXEtVRqY&disable_autofill=0&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五）对米兔的网络声援

1. #I'll be your voice#网络声援话题（2018.7-2018.11）

【编者注：该话题由微博用户@清华常江 于2018年7月发起】

事件梳理

2018.7.28 微博@清华常江 发起#I'll be your voice# (“让我成为你的声音”) 话题，帮助性侵受害者发声

作者：常江

来源：微信公众号“性别相对论”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0NDE1NjczMg==&mid=2247483755&idx=1&sn=89ac8b51354b8c6b08404c624c03905b

《I'll Be Your Voice | 昨夜，100 个遭遇性侵害的人给我讲了她们故事》

昨天，我用的我的微博帐号搞了一个#I'll Be Your Voice#标签，并表示愿意帮助那些曾经遭遇性侵害，但出于种种顾虑不敢、不能或不愿公开自己经历的女孩打码发出她们的声音。我觉得这是一个让那些由于处于某种弱势地位而难以被听到的受害者参与到伟大的米兔运动中来的一个好方法。

倡议发出后，我大约在三个小时内收到了超过 100 条私信留言。其中绝大多数投稿者是青年女性。此外还有两个男性。直至深夜，我仔细阅读了每一条私信，给其中绝大部分做了回复，并选择其中的 20 条左右，征得当事人同意，做了打码处理，发到了微博上。

阅读和发布这些可以说是触目惊心的内容，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我长期从事质化的文化研究，采访过数以百计的城市女性互联网用户，也发表过一些关于数字女性主义的文章。但没有想到，这些来自遍布世界各地的女性受害者的活生生的“故事”，还是让我看到了前所未有的黑暗，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冲击。

但我觉得，让更多人知道这些“故事”是有必要的，因为黑暗的东西并不会因为我们眯上眼睛就变得不那么黑暗，魔鬼也不会因为我们选择宽恕而不再作恶。女性在性侵害的文化中所处的弱势地位，是在历史中形成的一种结构，这种结构不会因为个体选择宽宥或自我压抑而自动瓦解。能够瓦解它的，只会是彻底的观念革命。

总体来说，这些投稿的内容在如下四个方面，揭示了我们不愿看到或谈及的真相。

1. 农村女童遭遇性侵的状况，达到令人毛骨悚然的程度

所有私信中，有大约三分之一来自出身于农村的年轻女性。她们均表示自己在成长过程中的不同时间节点上，曾被自己身边的人性侵。施害者包括自己的爷爷、父亲、继父、姑父、堂兄、表兄、姐夫、教师、医生等。很多私信提到了汤兰兰案，并对我说，该案所勾勒出的农村女童性侵图景，其实在很多地区广泛存在，并不算是稀奇。在对自己遭遇性侵、性骚扰的经历进行反思的时候，很多受害人提出性教育的缺失于其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大多数人是在上了大学，甚至结婚生子之后，才逐渐意识到自己所遭受的侵害的恶劣程度。一些受害者说，在打字的时候，双手还是颤抖的。而更让人绝望的是，几乎所有性侵女童者，都得以在宗法亲情打伞的保护下，继续平稳的生活，而受害人只能选择逃离。

不过，我还是在绝望之中看到了一丝温情，那就是，不少已经做了妈妈的受害者表示，自己会更加重视对孩子的性教育，竭尽全力不再让悲剧重演，也希望更多的人通过#I'll Be Your Voice#看到自己的遭遇，大家共同努力去让未来变得更好。

附图 1-3:

这两天我关注了汤兰兰案和章文的性侵。发现网上很多人不相信父亲，爷爷会强奸自己的孩子。我真是觉得这些网友 too young, too simple。我想跟您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经历。我来自河南省新乡市某个农村山里，小学时搬到平原，以下我说的事情全是事实。

其一：在我五六岁的时候，我跟同岁的一个小姑娘在山洞里玩，后来我姑姑家的二儿子来了，他没有脱衣服，让我俩轮流趴在他身上，他那里勃起了硬得抵着我们的裆，还让我们摸他那里。我那时候小，完全不懂这是在干什么。还有一次，估计也是五六岁吧，晚上睡觉，我爸爸让我摸他的阴茎，现在想想真是太恶心了。不过我身上发生的这些事，跟林村其他的人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其二：其他两个村子有两户人家，老婆死的早，父亲就长期跟他女儿发生关系，一户人家的女儿怀孕了，要去做人流，他爸嫌丢人，是我伯伯帮忙带去做人流的。另一户人家的三个女儿都被父亲长期强奸，大女儿不堪忍受，精神上出了问题。不过这些女儿后来长大都嫁出去了，不知道她们现在怎么样了。

其三：我的姥姥跟同村人在山里摘韭菜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个男性尸体，他的头被割掉了，扔在不远的地方。结果村子所有人没有报警，村里人把这个尸体埋起来了。因为村里人怕杀人犯来村里报复。

其四：有一个女孩子在帮别人看店子的时候，被强奸了。她一直没有告诉家人，气的到外地打工了，结果过了一个多月发现自己怀孕了，不得已才告诉了家人，结果，她家人不帮她忙，还说，女人一辈子怎么可能只跟一个人发生关系呢？你就把这个当成你跟别的男的发生了一次关系！

.....

我的这些经历，让我看透了农村的无知、愚昧、法盲、薄情、色情。因为村里人怕杀人犯来村里报复。我 17 岁到湖北读大学，毕业以后就直接在武汉定居了。要不是想我的妈妈，我一般都不回河南老家。好像我说的捷叻嗦，如果您觉得我的分享可以给网友们带来一些收获，您可以打码发出去。不发出去也没关系，我倾诉了，浪费您的时间看了。

附图 4-5:

常老师您好，刚刚看了您的微博，也想来跟您说一件我的亲身经历，关于 me too。

那时候我大概四五岁，因为记事比较早，当时又觉得实在不对劲，所以记得很清楚。

那个人是我的表哥，是我亲姑姑的儿子。那时候我去姑姑家玩儿，下午他们家没有人，只有我和哥哥在，他没有动我的衣服，只是躺下，让我坐在他身上，让我动，还教我叫。我能感受到他身体的异样变化，当即毛骨悚然，挣脱了他的手，从他身上下来。

那天的感受实在诡异，所以我至今不忘。

因为成长在农村，没有接受过性教育，所以当时尽管害怕，可是也不知道那种行为意味着什么，长大之后回想起来，我已经不能抑制内心的厌恶与恐惧。

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孩子们不接受性教育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我希望通过您，能够呼吁儿童，尤其是农村儿童性教育的普及。培养儿童的性别意识，应该从幼儿阶段开始。

家长自以为给孩子营造的单纯世界并不能保护他们，相反，还有可能带给他们不可预知的伤害。

帮忙打码吧，谢谢您，常老师。我正在努力成为一个能够发出声音的人。

(常江) 好的! 谢谢你信任我!

2. 在校女学生、女实习生和刚入职场的青年女性是性侵害事件的高发群体

在给我发信的 100 多个受害者中，数量仅次于农村受侵害女童的，就是尚未走入社会，和刚刚走入社会的青年女性。侵害她们的人，主要包括大学教师和单位的领导。处在这个人生阶段的女性容易受到侵害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施害人以自己手中掌握的权力相要挟，包括成绩、offer、升职加薪的许诺等等。但无论大学还是各种社会机构，几乎都完全不存在针对这类事件的申诉机制。我甚至收到了一个我自己以前教过、关系也很熟的学生的投稿，她在学期间受到的性骚扰，我完全一无所知，可见这样的话题在大学里是多么大的禁忌，而我们这些人民教师又是多么闭目塞听。

不过，这一群体主要是性骚扰的受害者，性侵并不多见。或许因为职务身份多少让施害人有所忌惮。但更重要的原因是，这个群体的女性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有明确的自我保护意识，就算出于种种顾虑不能撕破脸皮，也能够通过一些方法躲避、止损。所以，现代教育非常非常重要。我的那位学生在处理她所遭遇的性骚扰时，便果断而理智，给很多网友带来了好的启发。

附图 6-11:

常老师，您好，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我，我是您 XX 的学生，看到您在微博上发起的#I'll be your voice#活动，真的是非常敬佩也非常感动，关于性骚扰的这个话题，其实我也有一些故事，但一直在挣扎，毕竟没有受到太实质性的伤害，有一些连我自己都无法分辨究竟算不算性骚扰，害怕变成他人人口中哗众取宠博眼球的人：就这点事也好意思拿出来。但随着阅历的增长和对事实判别能力的增强，我认为我所遭受的是性骚扰，就算有人认为这不算是，我也希望，能有人通过我经历的事长点经验，遇事多留个心眼。第一次感觉自己受到了性骚扰或是骚扰暗示，是大学的一次实习。2013 年夏，当时我原本也在面试一份实习，但后来接受老师的推荐，去了一家网络媒体实习，工作是担任该媒体总监的业务助理，推荐的老师和我说他非常有经验和眼界，跟着他工作能收获很多。之后的面试沟通都非常顺利，但因为当时要参加学校的活动，离京两周，因此与这位“媒体老师”商定两周返京后入职。

这两周期间，该老师几乎每晚都给我发微信，内容是说他的一些很牛的故事，或者和我聊天，问一些我个人的情况，还嘱咐我在外参加活动要注意安全。这一切都在让我感觉是好脾气的媒体老师在了解他的实习生，因此他的微信我也都会认真回复。但他在每次聊天的结尾都会唱歌，是的，发微信语音一段一段的唱歌，甚至有时候不聊其他的事，只唱歌，这一点让我非常奇怪，他还让我发自己的照片给他，说是想了解我们的活动。同行的同学说，这年头哪里有实习的老板会给实习生唱歌的，这人是喜欢你吧？（是的，在当时，我们都默认，非陌生人模式的接触的原动力，应该只是喜欢，根本没有向“骚扰”这个方向去想，而我觉得他

一个年近 40 的人怎么会喜欢我，因此也没有多想)

两周后，返京，计划端午节假期后入职，在放假前一天，该老师微信说，端午节期间由 XX 媒体人发起了一个研讨会，去的都是媒体界的大咖，他也收到邀请，我当时虽未正式入职，但作为他的业务助理，也需与他同往。当时没多想，只是感叹媒体人太拼了，放假还要工作，于是答应了他。后来他发给我研讨会的地址，是在顺义的一栋别墅里，并说让我在某地等他，他开车接我一起去，我当时依然没有多想（感觉自己真是傻 fufu 的小白兔），只是担心回来要怎么办，于是和男友商量，是不是需要接我一下。还没商量出个结果，该老师发来信息说，因为研讨后有酒会，别墅是发起人的私人别墅，所以在别墅住一晚，让我带好换洗衣物。直到此时，我才警铃大作，直觉告诉我这事不对，男友也让我不要去，考虑到之后还要和他工作，所以我找了个很蹩脚的理由回绝了他，他又说了两次，看我十分坚定，这才作罢。

入职后，看得出他还很介意这次的拒绝，对我爱答不理，并且说过几次这么好的学习机会你都不会把握之类的话。一度让我非常郁闷和自责，感觉老师有心栽培我，而我还瞻前顾后小人之心。之后，每天实习，认真工作，该老师则会在我工位旁的空地上摆架势练跆拳道的一些基础动作，每每练完都会问我怎么样，我自觉非常无语，但鉴于实习生的身份，故每次都会称赞附和。

一周后，该老师开始在午餐期间带我出去应酬，一些广告商的宴请，他都要我和他一起去，席间自是举杯频频，他也会让我敬酒：你最年轻，应该敬 XX 总一杯（万幸我并非滴酒不沾的人，酒量虽不大，但一两杯酒也不至于醉）次应酬之后，感觉他有点上头，面色通红，问我：你有什么梦想？我说自然是希望自己能有很好的事业发展和和睦家庭。他说别说这么宏观的，就说你对生活本身有什么期待，我答，我梦想中的生活是在海边有一所自己的大房子，和爱人住发展和和睦家庭。他说别说这么宏观的，就说你对生活本身有什么期待，我答，我梦想中的生活是在海边有一所自己的大房子，和爱人住在一起，好友亲人都住在附近，生活很惬意（孙燕姿歌迷本迷）。他又问：你有没有男朋友？我说有，他追问我男友是干什么的哪里人，我当时的男友和我一样是外地考来北京某高校的学生，于是一五一十的回答了他。他轻蔑的一笑说：学生？学生能有什么出息，你们俩一起奋斗，他能满足你的心愿吗？你跟着我，三年，你就能达成你的心愿。

至此，我终于不再信任这个人了，三年，北京，达成心愿，基于我对北京和所学专业的了解，除非天上掉馅饼或中彩票，否则通过正常途径绝不可能在三年内买房买车走上人生巅峰。

将此事和男友及父母说了后，他们一致认为我应该立刻辞职，于是我鼓足勇气，向他提出了离职。他非常生气，并和多位同事抱怨我不靠谱，甚至提出我工作能力不行等说辞。但因为我去意已决并且订好了回家的机票，他只能让我办离职手续。在我提出离职的第二天，他就将另一个原本在采访部的实习生调来当他的助理，第三天，该女生和我说，头天晚上这老师就要求她去 KTV 陪他和同公司其他几个部门负责人喝酒唱歌，期间不乏动手动脚的事。

女生觉得很无助，问我有没有类似的经历，我将我所有的经历都告诉了这位女生，并且让她赶紧离开这个人。后来因为我机票定好的缘故，第五天，我就飞回了家，后来发现他删除了我和他的微信好友，至此这个所谓的老师，终于在我的世界里消失了。（但当时自己并没有任何证据留存意识，也因为毕竟自己没有受到实质性的伤害，因此我也没有保留任何和他的聊天截图）只是有些担心，不知道后来那个实习的女生怎么样了。

附图 11-13:

在人群后面拼命往前挤, 有一次我清楚的感觉到后面有东西顶我, 那个大叔贴在我后面猥琐的笑, 那时候的我完全不知道是什么, 但感觉很不舒服,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去买过那家小吃;

3, 上大学送我去入学前, 妈妈才第一次跟我谈到性, 说谈恋爱不要跟男生发生关系, 会怀孕, 说女生第一次要留给丈夫, 不然会被轻视, 男生会看不起我;

3, 大学毕业那年, 因为我的两段求职经历, 我彻底地放弃了主持人梦和媒体梦。一次是一位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的副主任, 因为事后我丢了他的名片并且时间过于久远, 我忘了他的名字, 面试后的当天晚上, 他就打电话给我叫我出去说跟我讨论参加工作的问题, 因为自己当时年少无知, 各种思想体系和价值观都不健全和不成熟, 甚至还做着央视主持人的梦, 鬼使神差的就出去了, 还上了他的车, 结果他把我拉到一个露天汽车电影院, 在车上点了一根烟, 问我要不要, 我说我不抽烟。抽完烟他就过来抱我, 想亲我, 这是我第一次碰到这种事, 下意识的把头就偏到了一边, 但他已经对我上下其手了, 我一边推他一边急忙说我有男朋友了, 他放手然后说以后可以让我当主持人云云, 但那时的我已经只剩羞耻感和恶心, 在那之前我从未想过一个可以当我爸爸的人会对我做出这样的事, 然后我坚持要回学校, 回去就丢了他的名片, 他后来又打过一次电话, 我挂掉再未联系;

还有一次就是我去参加海南电视台的主持人社会公开招聘会, 有一个人先是冒充电视台工作人员看我简历, 结果让他记住了包括我家人电话在内的所有联系方式, 让我甚至我的父母后来承受了长达两年的骚扰, 这个人后来才知道是海南省财政厅的, 经常在电视台狩猎小姑娘。从那以后他便不停发信息骚扰我, 有时一天多达 20 多条, 为此我换了三个电话, 可换掉他又打电话到我家里, 冒充学长跟我父母套我电话。一直到他去北京出差, 我假意被他感动, 才弄清他真正的工作单位和处室, 然后我威胁他, 如果他

3. 社会对于性侵害案件的系统性压制

除了农村女童触目惊心的境遇外, 这是最令人难过的一点。很多受害人在受到侵害后会第一时间选择报警, 但能够立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一方面是因为取证困难, 另一方面则有相当浓厚的人为干预因素存在。处理案件的相关人员往往并不重视这类事件, 大多劝告被害者息事宁人。一些机构在处理这类事件时, 甚至采用拖延、欺骗受害人的手段。一些投稿人表示, 自己在接受权力机关问询的时候, 对方猎奇、戏谑甚至近乎骚扰的态度和用词让她精神濒于崩溃。目前, 我没有在投稿中见到一个报案成功的案例, 无论报案地点是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 还是小县城。

(原谅我没有在这一段中直接称呼该权力机构的大名, 为的是让这篇文章可以多活一阵)

附图 14-15:

2017 年 8 月 20 日下午一点一刻左右我在静安寺地下一层的久光超市购物, 挑选的过程中遇到一男子的触碰一开始以为对方只是无意并未细究, 到了另一排面挑选时再次明显感觉到屁股被摸, 我抬头看到的是刚才同一个背影我意识到自己遭遇了性骚扰, 脑子短暂的空白让自己错过了当场反击的机会, 没想到无耻分子如此猖狂, 在我逛至冲泡区域又再次骚扰! 我立马抓起他的领子叫来了保安, 方拒不承认下作所为说自己只是无意碰到可以道歉(呵呵就是

承认碰到了咯，无意碰到能碰三次？无意碰到能都碰在屁股上？）话不要多见了警察再说，

久光商场工作人员立即提供了帮助把那人控制在服务台附近，并叫来了安保主管，同时我报了警，在等待警察的过程中主管让我指出了事发地点并积极调取监控，果然有两处地点都是有拍到的！中间省略警局流程...警察告知我对方是XX的研究生武汉人，我这么操作他农村苦读这么久的前途就毁了希望我能够网开一面，我认为这是他咎由自取我不需要为他的前途负责，警察询问我想要怎么样，我说我要他有案底！我要让他知道不是所有女性在碰到这种事情时候会选择沉默！我要他下次对任何一个女性都不敢这么做！

警察沉默，让我坐会儿说联系了对方辅导员顾老师，中间省略与对顾老师的沟通过程，最终达成的协议就是对方写下悔过书，悔过书会在公安局留底（如果下次再犯有前科将会严肃处理），XX区某学院的公告栏内会公开对该学生的处罚（开学以后）并拍下布告栏照片反馈给我，将通知对方父母来上海对他们孩子进行教育也让他长长记性，学校也会加强其道德品德教育及心理辅导，对顾老师不许我拍下悔过书怕在网上散播（我只是看了一遍），对于老师的口头承诺我选择信任，希望XX能够诚信执行不要存私偏颇，校区院系及姓名甚至照片我都有，我深信条条大路通罗马！

后续：对方终究没有履行承诺！大概一个月左右XX另一个李老师联系u我，说我要求的公告处理不符合学校规定，此时的我失望透顶也实在是疲于再为此事操心（此时手上已没有了证据，理智告诉我已经没办法拿他们怎么样了）最终约定尊重学校流程。

附图 16:

这还是上海，维权之艰难，这就是女性最现实的生存环境.....几个警察笑嘻嘻的和我说了看了监控确实碰了但是没有抓一把的动作；和我说小姑娘没办法的，你知道每天我们要处理多少这种人吗？只能威慑一下你要么打他顿，其他没办法的；我私下问久光百货安保负责人要取监控录像那个叔叔很为难的和我说警察让他不要给我；检讨书也只能看一遍不能拍照；就连打电话和我男朋友说，他第一句话也是你今天穿了什么，细节历历在目.....至少 metoo 让我知道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我这个警察觉得情节太轻微 找来校方老师把他们学生教育一翻 写了检讨说把父母也从外地叫来教育孩子 警察考虑他前途 没留案底 本来协商的时候校方老师答应会在校内公告我才同意就此罢休的

最后他们打电话 以此时做公告不符合学校处理流程 食言了(说答应我的老师作出的承诺不算数)

4，荡妇羞辱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根深蒂固

一个让人悲伤的事实是，很多受害人在第一时间选择向身边亲密的人倾诉，寻求帮助，包括父母、师长、男朋友等。但她们所遭遇的，多是冷漠，甚至基于受害人有罪推定的指责。比如，一位性骚扰受害人事后对男朋友倾诉此事，男方反问：“你当时穿了什么衣服？”但更多的情况，是受害人父母对此类事件的逃避态度。一些投稿者表示，当自己受到侵害向父母倾诉时，父母会做出推卸责任的举动，并暗示受害人从自己身上找问题。这种或显或隐的荡妇羞辱，让受害人产生了深深的耻感，其中很多患上了心理疾病，需要寻求专门的医疗帮助。

而此类事情在农村女童身上，则更为普遍。很多女童在遭受性侵害的时候，父母根本不在身边（外出打工）。更不要说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至亲本身就是侵害人。

附图 17-20:

常江老师 这是我的经历 即使是现在 我对性别议题有了很深刻的认识 阅读了很多书籍 但是那种羞耻感依然如影随形 我很难过的是 我爸爸妈妈看到了我的朋友圈 但是没有跟我交流 即使是我试图去跟他们聊起的时候他们也岔开了话题

两次印象很深的性骚扰，行为和语言上的，施害者是我的表姐夫。第一次是在 12 岁的时候，我对性的了解和认知来自成年后的补课，父母从来不和我谈论关于任何关于性的话题，甚至看到电视里亲吻的画面都会立刻转台。所以那一瞬间，对方的触摸让我觉得很反感、厌恶和惶恐，爸妈就在一墙之隔，但我完全没有想过要喊出来，忍着羞耻和不适，希望这件事早早结束。

后来我应该在记忆里刻意封闭了这段经历，我当做若无其事，但很惧怕异性的触碰，后来第一段恋爱连牵手都做不到。

在我 23 岁的时候，有一晚，我发了一张礼服裙的照片在家族微信群里。他看到，跟我私聊，语言极尽下流，对我的隐私部位进行描绘，甚至展开性幻想。那一刻，12 岁的经历在我脑海里被引爆了，我意识到这是什么行为，愤怒地骂了对方。后来他给我打电话发信息，解释说“喝多了”，并说“美就是要人欣赏”，我脑袋一片空白，不知道怎么回复，只能拉黑躲避。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好像打开了一道闸门，12 岁的经历一直在我脑袋里回放，我记得那个下午自己的颤抖，也记得自己的且朵烧得热热的。但我没有办法，也羞于向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我一遍遍检讨，是不是自己不该发这张照片，是不是自己哪些表现让他产生了误会。

后来，他告诉我妈妈，他“惹我生气了”所以被拉黑，我妈妈问我具体原因，我根本说不出来，妈妈以为我在耍脾气，教育我要懂礼貌。那个时候我的愤怒延伸到了妈妈身上：我被教育要懂礼貌要识大体，他呢？他妈妈教会他这些了吗？我特别想在家族群把事情抖落出来，但我表姐很疼我，这件事说出来她和我外甥都会受伤。我没有办法和爸爸妈妈说，也是觉得他们可能为了家族的和睦，会淡化处理这件事，我可能无法面对这个结果，那干脆就不要说了。

今年，我因为焦虑问题和情感问题去见了心理医生，她帮我探索自我的时候聊起这件事，那是我第一次完整清晰地叙述这件事。很痛苦，我一直哭，特别想抱抱那晚的我。

前几天，我在朋友圈讲述了这件事，但隐去了对方的身份，只说是一位跟家庭亲近的长辈。我说出来是希望让很多人知道，性骚扰的范围之广伤害之深，绝不是个别人会受害，也不是简单的“摸一下怎么了”。没有屏蔽爸妈，我希望他们能够看到这条消息，能够来问我，我们能够坦诚地谈一下这件事。

好了，一点总结。

敲上面这 2000 来个字的时候，我的双手也是在不停颤抖的。我希望能够尽可能以一个学者的克制，平静地把我看到的一切写出来。希望我完成了这个使命。如果未能成功，也请大家谅解。

不过，从一个媒体与文化研究的学者的角度，我还是想说一点我的看法。

第一，米兔的本质，在我看来，就是**让受害者的声音被听到**，让她们在自我陈述和聆听其他受害者陈述的时候，抛弃耻感，找到好好生活下去的精神动力。所以，米兔在本质上是一场传播的运动（如果它可以被称为运动的话）。除却我作为教师和一个普通人的同理心之外，这是促使我这样积极投身参与这个运动的重要原因，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作为这个专业的研究人员和教师该做的事。所以，用任何手段压制这个话题的传播，就是最不可取的做法，它会立刻浇熄广大受害者内心深处刚刚燃起的一点勇气，使她们重新陷入无尽的耻感的深渊。所以，我的想法很简单，那就是：这个话题，让它能多活一天就多活一天。希望有关部门里的有识之士，也能和我有类似的想法。

第二，很多时候，压垮性侵/性骚扰受害者的最后一个稻草，恰恰就是她们身边最亲的人。我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也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从头至尾我都没有觉得谁谁谁没有就此事发言有什么不妥，因为这是他们的自由。但我恳请每一个人，如果你身边的亲人和朋友不幸遭遇了性侵或性骚扰，那么在她们选择向你倾诉的时候，请你**不要逃避，也不要冷漠，更不要加重她们的羞耻感**。这是我们做一个善良的人最基本的底线。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微博**。很多人习惯了在言论不畅的时候去指责微博。但我要说的是，米兔这样一场伟大的运动，如今有这么一点模样，完全是因为有微博的存在。作为一个研究中国传播现象的人，我知道让这个话题活到现在有多么困难，它的每一点成就，都是每一个勇敢的受害人，和那个多年来坚持公共品质的平台共同努力的结果。

我不大会排版，可能比较凌乱，大家见谅。

常江

2018 年 7 月 29 日

2018.7.31 《微博@清华常江：让我成为你的声音——#MeToo 主题投稿选编》

来源：中国数字时代

原文链接：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8/07/%E3%80%90%E7%AB%8B%E6%AD%A4%E5%AD%98%E7%85%A7%E3%80%91%E5%BE%AE%E5%8D%9A%E6%B8%85%E5%8D%8E%E5%B8%B8%E6%B1%9F%EF%BC%9A%E8%AE%A9%E6%88%91%E6%88%90%E4%B8%BA%E4%BD%A0%E7%9A%84%E5%A3%B0%E9%9F%B3/>

案例 1

微博@清华常江：

#I'll be your voice# 从投稿中看，学校、家庭、工作单位和其他公共空间里，存在着各种形式的性骚扰，可以说是防不胜防。图 1 揭示了重男轻女和性侵害两大糟粕结合起来，会产生

多么可怕的后果。图 5 的受害人在受到侵害时,对男女身体力量的巨大差异感到无尽的绝望。图 7-9 来自我的一个学生。她提到的这位老师,在我以前的工作单位十分有名,据说已被学校处理。特别感谢这些勇敢的姑娘

以下为所附文章摘录——

【1】

常老师我说一下自己被性侵的经历我是家里第二个孩子因为父亲想要男孩本来想打掉我结果在引产的前夕我早产生了父母也因为我是女孩离异当时母亲没有经济能力抚养两个小孩所以我被判给了不喜欢我的父亲这边,

父亲也是根本不管我一直把我丢给奶奶带。5、6 岁的时候比我大的表哥表姐就叫我脱了衣服演类似于情景剧的游戏当时不懂事觉得好玩就脱了,后来有天晚上在睡梦中察觉有人脱了我的裤子骑在我身上对我进行侵犯,因为年纪小又不懂而且寄人篱下吓的完全不敢「吱声,第二次被侵犯是我七岁的时候放学以后去学校门口一个老爷爷

那里买东西他把手伸到裙子下面进行猥亵,当时也是特别害怕害怕到不敢动,后来慢慢长大了知道了那是性侵犯,小时候的事基本上不记得了唯独这两次性侵我可能这辈子都没办法忘记,因为自己也感到羞耻没办法给妈妈说只能憋在心里,被性侵的记忆真的抹也抹不去,想让跟多人看到希望能早点告诉自己的孩子有的地方不可以被别人碰就算亲人也不可以……

【2】

常江老师,感谢您愿意做这件事情!

我是一名大学生。性侵害骚扰这件事情,我遇到的情况比较特殊。对我伤害最大的那个人,他是一名 ADHD 患者,有暴力倾向。因此他发病时的一切行为都不是他的理智所能控制的,是他疾病的表现。他是我中学隔壁班同学,从初中开始追求我,追求我的过程中常常距离过近,动手动脚,但我当时没有这种自我保护意识,只觉得不适,对他进行口头制止,但是没用,他会打人。

但后来事情越来越坏,他开始向我露阴,我不敢做别的,只敢扭头就跑。在我十五岁生日那天他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强吻我,我当时非常非常难受,但是同学们似乎觉得这是一个很“浪漫的示爱举动”没有人理解我受到的伤害。军训的时候他闯进我的宿舍,要求进行性行为,我大声拒绝了他让他滚,然后他就开始对我进行殴打,扒我衣服,直到我大声喊老师名字,他才离开。

他在发病的时候,长达一年的时间里,都对我做出了或多或少的侵害行为。但是不发病的时候,他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所以同学们很多和他是朋友,大家也因为他的疾病很同情他。尽管我受他伤害颇深,PTSD,对性产生恐惧等等,因为他是 ADHD,他的行为不全是他的错,我从来不敢公开反击他,不敢维护自己的权益。

想问下常江老师,这种情况该怎么办?我也不想沉默,我不想默默承受一切,但是我也不想将责任归咎于疾病导致的无法用理智控制自己行为的人。

再次感谢您

[3]

a 和我是高中同班同学，还坐过同桌。有这种经历的人一定能知道，同学之间从小开始建立的友情有多么深厚，那种信任感和亲近感，谁又会设防呢？

事情发生已经快3年了，那时我也大学毕业一两年。当时是过完年，我因为过年加班，快正月十五才飞机回家。那时他正好还在家，就说顺便接机一起聚一下毕竟很久没见。

在车上的时候，他一边开车一边手就摸上了我的腿，我当时惊了一跳。他在半路停车，我拉车门就要下车，他呼的锁了车门，然后手探进衣服开始对我动手动脚。我用力反抗但是几乎没有用，当下那种铺天盖地的绝望，真的太可怕了。那时候我突然明白，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力量悬殊不是一点半点，哪怕对方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男性，都可以一只手控制住你的反抗。

这件事对我的冲击太大了，对于男性力量的惧怕，曾经构建的世界观突然崩塌，那种信任，友情突然被冲垮的感觉，真的太可怕了。以至于后面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想：他为什么可以这么对我，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并且很长一段时间，我一闭眼都是那段画面，无法控制去想。就算现在过了两年我缓过来很多，仍然隔一点时间会做噩梦，并且尤其喜欢大众交通，能不打车就不打上车，就算打车一定选正规出租车，并且坐后排，那种快车顺风车我通通不敢坐。

我想告诉广大女性同胞的是，并不是只有陌生人者关系不亲近的长辈会做这种事，你无法预料到什么时候什么人会突然对你有所侵犯。所以要保持清醒和警惕的头脑，锻炼好身体。

[4]

4.参加工作以后，已婚男同事天天晚上十一点发挑逗的话，早上还要接我上班，因为是前辈，我刚去，不好撕破脸，只是明确表态拒绝，仍不死心，跑去工位给我送吃的，在别人面前营造我和他有点什么的假象，还好我一直为人正直，才没被他变相毁了清誉。其实工作以后一些所谓“前辈”，没有动手动脚的胆子，但是经常言语之间进行挑逗或者暗示，或者开你跟别人的黄色玩笑，很反感，也会拉下脸表示抗议，但终究还是没有勇气直接开骂。

5.大学毕业后，考驾照，去之前已经听说分配的教练是个流氓，所以我在大六月，炎热的夏天，一直坚持穿长裤长袖，却仍没有逃脱被他搭肩膀摸了两把锁骨的命运。我跟同组女生说了这个事，她们都不信，结果开始练车第四天，组里女生已经全部换上了长裤长袖，经询问得知，她们大部分在“教练帮忙换挡”的时机被摸了大腿。

[5]

运动殚精竭虑真的非常感动。比起您曝光出来的女生遭遇，我的经历不足挂齿，我从小被父亲教育提防异性所以因此避免了很多危险的可能。我离性骚扰最近的一次，是在大一的时候，在人大 circle's 咖啡馆遇到了 XX 老师，他主动与我聊天，得知我有文学梦他很惊喜，当时从来没有想过，老师这个群体原来也是需要提防的人，后来他持续约我到友谊宾馆、发内容不合适的短信给我我才有所知觉，换了手机号码退了他的课。虽然并没有发生什么严重的事情，但那之后的很长时间，我每天都有一种强烈的恶心感，我对我尊敬的长辈和老师产生了深深的质疑，从此我质疑诗情画意，我甚至不再看书了。前一段时间高校爆出性侵事件，果

然有王以培的名字，我一点都不意外。

这件事可能帮助我成长了，更是让我意识到性骚扰无处不在，人大校园里前阵子掀起的那些浪潮只是冰山一角，光我听说的就不至于此，就像有学姐说的，那早已像二手烟一样，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它的危害，而另一些人视而不见。

去年我毕业了，我的很多同学开始工作了，他们在职场上遇到的情况更是到令人发指的程度...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的很多女生朋友已经对此失去信心，她们反过来劝我这世界就是这样，换个公司也一样，换个国家也一样...

我不愿意相信。而我现在知道很多人也不愿意相信，我在硕士阶段选择学习社会学，也是希望能够真的为此尽一份力，哪怕，哪怕有一丁点的改变。这不是某一个弱势群体的困境，而是地球上所有女性面临的困境。看到老师的作为我真的非常感动，也希望能够尽我绵薄之力帮助和支持到老师。如果有什么我可以做的，我必一呼百应。

世界不该是这样的，是世界错了，需要很多人的心血才能纠正过来了。真心希望未来可以换女性一个安全且单纯的生长环境，希望每一个恶人都得到严惩。

案例 2

微博@清华常江:

#I'll be your voice# 今天的最后一个分享。这个姑娘是在校大学生，在某著名报纸实习的时候，被带自己去外地采访的记者性骚扰。所幸她自我保护意识强，及时逃离了采访地，并告诉了父母和学院领导。她说这几天在网上看到别人的发言，给了她勇气。虽然她说不用打码，但出于对她的安全的考虑，我还是把一些关键信息打上了。在校女大学生和实习生群体虽然高发性骚扰事件，但她们的确有更强的权利意识，懂得保护自己，不会因羞耻而畏惧。这就是高等教育的力量

以下为所附文章摘录——

本来是很不愿意再提及的事情，但是这两天看到网络上出现了太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好像真的会有力量，可以趋使我讲出来。

2017年7月份，我大三，在家本来开始准备学校安排的实习，如果不实习就没有实习成绩，本来准备就留在家乡的小县城随便做三个月的工作就好，因为看朋友圈看到院长发了一个招聘信息，说的是有一个XX的记者在找一个实习生跟他一起去XX，想还原一个故事来写成书，拍成电影。我觉得这个机会对我来说太好了，因为是我从未接触过的事情，感觉能学到很多东西，也问了院长说可以开一个他们那边报社的实习证明，我跟爸妈说了之后，就应聘了这个工作。我爸妈刚开始是不同意的，因为觉得很危险，也不清楚那个记者的为人，我还跟我爸妈说，人家在网上都能查到，而且是正经在做记者工作的，而且是院长介绍的，听说和校长也是认识的，当时说可能我的室友也跟我一起去，我爸妈一百个不愿意还是没有阻止我踏上去XX的路途。

因为说车费全部都是报销的，我还担心给别人造成经济负担选择了坐了一天的火车，硬座。后来室友因为家人不同意，只有我只身前往，到了XX，这个记者开车来接我，在路上才告

诉我，说因为要呆两个月，所以为了节约住宿费，他租了朋友的一套房子，我想说记者四海都是有认识的人的，而且因为之前的那些“而且”，我也就答应了，因为这个记者看着比我爸爸年纪还大，我一个未出社会的女生从来没有想过人真的可以恶心到这个地步。

第一天，我因为长途跋涉太累了，他带我回住所我直接洗了个澡就睡觉睡到了下午，那是一个老小区的房子，我进门都一定是反锁门的状态，然后他还给我说，因为我来了，他睡觉都不敢开着门了，我还想那你还挺礼貌。下午他随便煮了点东西说以后就这么将就吃，我还一直很礼貌帮忙收拾这收拾那，说第二天正式开始去 XX 家采访。第一天相安无事就过了，只是在相处的过程中，我们俩难免会没有话聊，我主动问过一次他家的情况，比如妻子在哪个孩子在哪，中间都是他在找我说话，吃完饭我就回房间再也沒出过门。

第二天白天开始，真的很正经在采访 XX 家周围的人，或者亲戚，因为语言不通，进行的不是很顺利，大概也就是下午的时候就开始往回赶，我在车上和朋友聊天，他还说我跟搞艺术的年轻人不一样，不懂得欣赏大自然，只会看手机，我都不好意思说我家都是这种景色有什么好特别的。事情就是从回去之后开始发生。

回去之前我说我想去超市买些平时的日用品，纸啊拖鞋啊之类的，XXXX，他就说开车带我去，我说他不用进去，我马上就出来，他就说一起去顺便也买一点，然后我买好东西也没让他付钱，他硬要帮我付，回去的路上就开始跟我说“现在的人思想真的太邪恶了”我问他怎么了，他说他刚刚在超市，看到超市的销售员望望我们的眼神很不堪，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觉得你是我小三啊”。我现在才觉得，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眼光，我还说，为什么不会觉得我们是父女？他就摇摇头，说没那么单纯，我也就沒接话了。

回了住所，我开始把买的東西收拾一下，他让我不要收了，我说没关系，我在家也喜欢收拾，东西摆好不麻烦，全称我都用的敬称，他突然对我说“你这样的就适合做我老婆”我当时还以为我听错了，一句话沒有接。后来吃饭的时候我又问了个什么问题，他说“你又不是我老婆，我凭什么告诉你”。这个时候我隐约觉得这个男的有问题但是我当时是真的不敢确定，因为我根本没有这方面的认识。

到了晚上，这才第二天，我洗完澡以后准备睡觉，想起白天记录口述的方式沒有和他确认是不是以后都用这种记录形式，我就打开门，看他站在客厅，我叫了一声老师，他突然整个人朝我压过来，然后转到后面去从后面整个抱住我，在我耳边说了一句“你今天真性感”。真的，时至今日，这句话是最恶心的话，沒有之一，我一想起那天的场景我就起鸡皮疙瘩，甚至想吐，但是我孤身一人在异乡，又和一个人高马大的男人单独在一个房子，我特别怕我强烈的反抗会有生命危险，因为对我来说，命是最重要的。然后我就努力挣脱他，还一边试图用道德唤醒他，给他说老师这不好。可能是我真的从未松懈，他后来放开我问我有什麼事，我为了缓解当时的尴尬和恐惧，我真的又把我出房间的目的给他说了遍，但此后他说的每句话我都听不进去，并且以各种时机结束对话。

回了房间以后，我把发生的事告诉了朋友，大家都让我今晚就跑，我朋友还火急火燎给我买了张机票，但是我连房间的门都不敢再打开。

他说他十一二点就睡了，我等到一点多钟，准备去浴室收拾东西，不想白白丢那么多东西，电脑也在客厅，就说出门悄悄收悄悄走，结果刚出去十秒，就听到漆黑的客厅传来他的声音，

问我这么晚怎么还不睡，真的这是我有生以来经历过最可怕的一个夜晚，我忍着颤抖的声音说我起来上厕所，其实那个卫生间根本没有厕所，只有浴室和洗衣机，然后说完马上跑回房间再也不敢出房门，一晚上没睡觉，生怕出事，朋友差点报警找当地的警察接我出去，我又担心激怒他始终没有踏出房门的勇气，总觉得门口一直有人踱步的声音。到了凌晨五点多钟，我觉得他这么大年纪的人了不至于和我年轻人耗体力，然后我就跟一个陪了我一晚上的朋友打着电话悄悄光脚出去，把东西都打包好，提着行李就往门口走，刚到门口，一只手抓住我的胳膊问我干嘛，我真的快疯了，还是发着抖说“老师，我真的不习惯这边的生活，您就当我不吃苦，定了今天的机票，车已经在下面等我了”他看着我突然说“你是不是因为昨晚的事情……”我马上打断他又说了一遍“老师我真的要走了”然后开门疯狂跑下楼，跑到了有零星几个人的街道，终于忍不住一边哭一边吐了出来。但是最后悔的事情就是当时没有让朋友把我的电话录音，事后再也没有了证据。

直接从县城打车去 XX 市的机场，到了机场看到了来来往往的人，确定自己安全以后，给他发了微信，把这几天的行程用的车费报给他，一分没有多要，说自己不是花钱被这么对待的。完了以后和院长进行了沟通，院长才说这个人只是认识，没有接触过，不知道是这样的人，让我赶紧回家，他也很抱歉，但是因为沒有证据，如果需要说出来，要考虑对方的身份小心被倒打一耙。回家后爸妈知道了这件事，觉得沒有能力保护我，很自责，一定要打电话要个说法，那个人渣就开始矢口否认自己抱过我，只说为言语上的轻浮道歉，但是如果损害他的名誉了，他以后会用法律的武器让我知道厉害，我一个 XX 大学的学生真的无话可说。

和他的每一次电话都有录音，但他拒不承认有任何行为，我只能说这个人奸诈歹毒到了极点，还发短信说也不看看我自己长什么样，他能对我有意思，我真的因为沒有更多证据无法出声。唯一留下的只有去 XX 第一天的火车票和第三天的飞机票，和沒有更多意义的录音。

最后终于要说到这个人了，想写真实故事成小说，改编成电影的 XX 的前记者，以前写有一本书叫 XXX，姓 X，名 XXX，我真的很希望有跟我一样，被他如此对待的其他女生能站出来让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让大家知道他是一个多么奸诈的小人，我不指望能让他承认，甚至他真的可能倒打一耙，只是想说出来，这是现在的大众给我的力量，我也希望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好，人也越来越好，女性再也不用担心这些事情的频繁发生，任何人但凡会换位思考，都应该成为最善良的那一个。

案例 3

微博@清华常江：

#I'll be your voice# 这两则分享，都是被老师性骚扰的案例。图 1-2 是大学教授，图 3-5 是中学数学老师。尤其令人震惊的是第一个分享中受害人的导师，“人脉是在酒桌上建立起来的，女生应该把握自己的性别优势”，真是腐臭不堪的价值观。谢谢这两个姑娘的勇敢。

以下为所附文章摘录——

【1】

老师您好，我是一名在读研究生，研一刚结束，我也来讲一下我今年的遭遇，希望大家引以为戒。

今年四月份下旬，我跟导师一起去河南开会。饭局上一个教授借着敬酒拍照对我动手动脚（摸、

捏我的臀部，使劲楼我的腰。我性子软弱，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没有强制推开他。)当时可是有十几号人，都是某大学有头有脸的人物。(证据就是饭局上一张大合照，那个时候他正使劲接着我的腰，结果手穿过我腰好像还不小小心挽在了另一个人身上，看起来就像是我挽着我旁边那个人一样。这个照片就出来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挽着旁边那个人，我欲哭无泪，那只咸猪手不是我的，我那天刚好觉着好玩做了个红色的指甲，那只手的指甲是白的)，第二天那个教授加我微信我没同意。

这件事后来我跟师姐说了，师姐很气愤，跟导师反映了。后来，导师的态度就是，中国这种社会，人脉都是在酒桌上建立的，女生性别上算是优势，要学会利用和把握。再说人家喝了酒喝醉了可能自己也没在意，我要对自己负责的话，这件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这件事彻底让我寒了心，跟导师承认错误，是我太小题大做了。我没敢让爸妈知道，家里就我一个独生女，我忍。也没有留下什么证据，就一张大家合照。虽然没有受到什么实质性的伤害，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提醒大家，女孩子在外一定要保护好自己。不管在什么场合，一定要明确自己拒绝的态度。

第一张图是在一个老师回学校后发的朋友圈里找到的大合照，第二张是放大的照片，那手指指甲是白色的。第三张是我前一天做指甲发的朋友圈。

【2】

常老师，您好，想了很久，最后我还是想将我的经历告诉您。

我是一名准高三的学生，由于数学成绩不太理想，母亲托人找了我们学校当时正在教高三的一位数学老师为我补课，据说教的特别好。和那位老师联系以后，我每周六就会到老师家里补课，第一次是母亲带我去的，可能因为母亲在的原因，他并没有表现出什么不正常，第二次去的时候我就被他带进了他家的卧室，他锁了门，虽然我觉得有些不适，但因为他的妻子和女儿还在客厅我也没多想。

最开始他还是一本正经的讲课，到后来我发现他开始有意无意的和我产生身体接触，比如搂住我的腰肩，或者摸我的头，当时我还以为他是在鼓励我，因为我对于数学一向很自卑，尽管也怀疑过他的行为，但因为他的老师的身份并且也没有做出太出格的动作我就没多想下去。

第三次去的时候，我的噩梦发生了，他对我的身体接触开始变本加厉，他甚至强制性地将我搂在怀里，我试过起身，但他的力气大得我根本就推不开，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遇到这种事情，也没意识到自己其实已经遭到了他的侵犯，后来他见我并没有太大的反抗竟然亲了我的嘴，第一次很快亲下去就离开了，我那个时候彻底懵了，一阵恶心感袭来，我很想推开他可是我的身体完全像定住了一样无法动弹，他见我这样更得意了，又亲了我一下，这次我真的呆住了，我怎么也想不到他居然还会再做出这样的行为，我的精神近乎崩溃，可是我知道我不能表现出来，如果此刻我表现得更害怕和无助也去他会做出更恶心的行为，我假装问题慢慢移开了自己的身体，后来他还想搂住我，结果都被我躲开了，他知道了我的反感估计也不想把事情闹大，便没有再继续了，我煎熬着度过了剩下的时间，走出他家门的那一刻我就忍不住想哭，我恨我的懦弱和害怕，我恨我当时不能再硬气一点推开他出去，恶心的感觉一直蔓延在我的身上，我不停用纸巾擦嘴，我想忘记这一切可是已经晚了，

后来回家我哭着告诉了母亲，母亲十分生气，可是我们都知道这种事情闹大了也是女方吃亏，

就算别人肯相信你说的，就算最后事情解决了也总会有各种猜忌和尖刻的评价，母亲只好忍住怒气，我也再未去那个所谓的“老师”那里。

后来母亲告诉我那个老师可能之前也侵犯过其他女学生，因为母亲在事发过后才回想起当时介绍那个老师给我的熟人建议过母亲再找一个学生和我一起去补，说两个人一起好一点现在才知道那位熟人是在提醒母亲啊，虽然这件事我和母亲都闭口不谈，可是这在我心中一直都是根刺，现在说出来，是希望可以告诫所有的朋友，特别是女学生，不要太过相信异性老师，当你们也不幸遇到和我一样的情况时，请你们一定要给自己更多的勇气去反抗，去维护自己的权益！

案例 4

微博@清华常江：

#I'll be your voice# 来点正能量吧

图 1 和图 2 都是投稿的女网友，图 3 是我一个男学生（是一位名人，而且也绝不是什么粗人）。昨天到今天，收到了很多很多老师、同事、同行、朋友和学生的鼓励与支持。但是最让我感动和欣慰的，是那些选择通过我这个账号发出声音的女性受害者，是她们自己的勇气帮助了自己，我不过是个打码机。

我前天晚上创造出#I'll be your voice# 这个标签，到今天已经看到无数普通网友参与进来，而且继续生机勃勃着。所以，还要感谢微博。在走钢丝的时候，还能坚持公共性的底色，对于这个环境下的平台来说，很不容易。

案例 5

微博@清华常江：

#I'll be your voice# 这个姑娘讲述了由于身体发育较早，在学校、家庭和社会上遭受性骚扰和“险些”被性骚扰的经历。但是，我觉得这个投稿最有价值的部分，在于她对性骚扰和荡妇羞辱的明确认识，很高的自我保护意识，以及遭到侵害后的坚决果断的处理方式。总之，三观极正。她最后的总结和反思，对于我们理解整个米兔，都很有价值

以下为原文部分内容摘录——

【1】

不是成年男性才会性骚扰。

我个子娇小，青春期胸部发育比较快。对于身体的好奇，我是敏感而新奇的。进入高中的男同学也是躁动的，对于一个女生胸部大小的谈论充斥着每一节体育课或者是课间操，又或者是没法遮住胸衣的夏天。我不是一个开不起玩笑的女生，相反，我用我自己的豪爽来遮挡每一次他们的谈论和嬉笑，那种痞里痞气的声音和不以为然的哄笑，以及其实已经触及到我底线的词汇，让我至今都没法接受自己的胸部大小。对，没人教育他们，我也不能对他们说不能，而我要因为他们的无耻和流氓，感到自己的羞耻。

象牙塔早就不是象牙塔。

我大学就读于 XX 大学，大一的时候的班主任是我们学校的研究生，这也是我后来才晓得的。

我们一直称他为胡老师,因为他行为走姿都比较娘,所以我们都一直觉得他比较可爱和无害。我们大一一年关系都还算融洽。到了第二年,他外出出差回学校叫我出去吃饭,因为以前我也有帮他做过一些事情,请吃饭还算正常,我就很放心的去了。结果到了吃饭的地方,就发现除了他还有一桌子的男性,他介绍说是学校新考的在职研究生,每一个都是有些成就的成功男士,当时我就觉得自己的身份尴尬而微妙。

席间,他不断的叫我敬酒,我都以姨妈来了不能喝酒而拒绝了。这件事情过去了不久以后,有一次晚上八点他叫我去唱歌,我当时就拒绝了他,常识告诉我我们没有熟到这个份上,也没有哪个老师会叫你晚上八点去 KTV。在我拒绝他十分钟左右,隔壁寝室的女孩给我发微信说,她也接到了邀请而她不知道如何拒绝,就答应了。我在生活中本身就是很护着身边女孩子的人,我知道事情肯定不简单,我就说你等我一下,我换件衣服和你一起去。然后我们走到学校门口的 KTV,到了房间,通过房间门上的小窗户看里面,里面清一色的男性,而且都是啤酒肚加持的油腻中年男。我拉着她转身就走了,拉黑了他微信和电话,把这件事给辅导员说了。

熟人不等于安全。

我从小就是男娃娃性格,和自己表哥 A 玩的非常好,相差年龄不大,他有一群死党,都是我的哥哥,我们七八年的青春时期都是喝酒聊天烧烤摊的浪迹。我对他们从来没有性别的界限,对我来说,他们就是哥哥。我读大学以后,大家联系就很少了,几乎一年过年的时候大家一起团年聚一次。

今年年初,我们一起去唱歌,恰好我的堂姐也在同一家 KTV,我就拉着我的表哥 B 去打招呼,A 有事先出去了(我表哥的死党里,其实有一个也是我的远方表哥 B,十八线城市就是很小)。那天我来姨妈,滴酒未沾,我和 B 走在走廊里,我在他正前方,他在我后面,我们嘻嘻哈哈的聊着天,忽然他把双手搭在我的双肩上,我就笑着问,你喝醉了啊,他说对啊。然后抓了一下我的胸。就是抓了一下我的胸部,我十分肯定和确定,不是不小心碰到了,就是十分刻意的抓。我立马超前走了几步,按住我心里所有的愤怒惊讶和恶心。

我们走到表姐包房的时候,正好表姐的朋友正在吵架,情况还十分激烈。我们就先处理那边的事情,当一切都处理完了以后,我们回到自己的包房,我拉着表哥 A 出来,问他,你确定你现在是清醒的吗?他说是的,我说,刚刚 B 拥了我的胸。他笑了。对,第一个反应是他笑了。然后他问我,你知道他喝了酒为什么不离他远一点。我那一刻有了恨意,我问他,你为什么听到这个消息第一反应是笑?这件事情,很好笑吗?你妹妹被别人性骚扰,很好笑吗?他问我,那你要我怎么做?

我看了他一眼,冲进包房,拉着 B,来到一间空包房,站定一巴掌甩过去。我说,我是你妹妹,你不应该对我做这种事情,他感觉很懵逼,他说你在说什么?那一刻,我真的很绝望,就是你没法相信在你面前的人是你认识的那个人。后来我很崩溃以后,坚持要他给我道歉,他是这么说的,你是我妹妹,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我可以给你道歉,但是没有你说那件事。

真的,那种笃定,我都要以为是自己幻觉了。

但是身体的那种记忆,时时刻刻分分秒秒的那种脏的感觉,就真的很真实了。我记得那种感

觉持续了大概半个月,我也经常做梦梦到自己被骚扰,侵犯。谈不上抑郁,但是真的很失望。

也就是那天晚上,我失去了两个哥哥。我甚至因为这件事责怪过自己,对,我就是对这一层感觉到了无力和失望,对自己的懦弱和不坚定。

关于性骚扰,我的观点是,现在的社会状态是没有任何办法避免的,它定义不清的充斥在当代女性的生活各个角落里面。大多数女孩子对这个词语的理解敏锐而脆弱,即使少数人愿意发声,也很少能得到对等的补偿。大多数男性对这个词语的理解的极限在于他们对自己的女朋友说:我是男人,我知道男人的想法有多龌龊。所以,你不要。。。。穿/化/成这样,去某个地方。

我从不畏惧发声,随着我的成长,每一次面对性骚扰我都要求自己应对方式进步一些,能够更加强大一些,能够更加勇敢一些,我叙述的很匆忙,所以需要直白的告诉所有女性朋友,在你确认自己能够安全的情况下,希望你能够转身就是一巴掌。也希望我们早日脱离受害者却有的羞耻感,我们从不应该羞一丝一毫都不应该感到,应该被唾弃被惩罚的是他们。一直都是!

我们不是没有生存能力需要依附谁而存在的那个时代的女人了,我们敢于发声,谴责,并且坚信世界正义是存在的。我们发声不是为了消除犯罪,我们发声为了推动法制的完善,用自己的力量表达信世界正义是存在的。我们发声不是为了消除犯罪,我们发声为了推动法制的完善,用自己的力量表达自己的困境,促进真正的和谐法制社会。我们发声为了促进教育的发展,我们教育我们自己的儿子,侄子,兄弟,伴侣甚至是父亲,我们用自己的经历来告诉他们,社会需要尊重女性。

我们用自己的发声来推动道德的进步,女性是受害者,请不要关注人家穿什么喷没有喷香水,我们就是和你一样的人,你没有任何正当理由来伤害我。伤害我,你就必须付出相等的法律代价。尽管,听起来越来越糟糕,各个层次的坏人都是层出不穷,但是我们坚信,明天会比今天好。

最后十分感谢您提供此平台。没有需要打码的

案例 6

微博@清华常江:

#I'll be your voice# 图 1-4 是一个已经当了妈妈的姑娘学生时代被某基层官员性骚扰的经历,所幸的是她很机敏和果断。尤其是,她对水中下药的警惕,值得大家借鉴。图 5-7 是一个姑娘在求职应聘设计师职位时,与面试她的 HR 的对话,其猥琐不堪,令人咋舌,不过这个姑娘应对得很棒!

以下为所附文章摘录——

【1】

老师,最近性侵性骚扰的话题特别多,有了米兔话题,让我有了强烈的想要举报的想法。但是身边知道的女孩子们都告诉我,一是没有证据,举报无用,二是我现在结婚生子,日子平静,何必搞事情让不知道那件事的家人陷入烦恼之中。也许举报真的无用,但是我想借您的

这个地方吐露一下当年的事情，或许可以让大家看到那个人的真面目。

我大三的时候，主管我们系学生工作的老师组了一个饭局，老师和他的一个朋友，当时应该是任 X 省 X 市 X 县 X 镇的镇长，当天还有我和另外两个我们系学生会的女孩子参与。

吃饭期间大家都喝了酒，但其实并不多。聊了一会儿 XX 就说有个特别有意义的短信，于是要了我们三个姑娘的手机号把短信发给了我们。因为是老师的朋友，涉世未深的我们三个并没有什么防备心，要个电话而已，就给他了。

过了一周左右，XX 突然给我打电话，说有事儿找我，约我出来面谈。我忘了是以让我帮忙翻译资料还是什么借口，因为是老师的朋友，也不多想，就答应了让他来我家附近接我。上车后他让我选个地方，我就指路到了市区的一家冷饮店，公共场合。到了地儿，他说这个地方太乱，不适合谈事情，说找个喝茶的地方。我也没有多想，然后他就开车去了一个叫 XX 洗浴茶楼在一起的地方。当时还不知道那一带的洗浴是什么概念，而且确实跟茶楼是一起的，就没多想。到了地方他说他把车钥匙给我，说他先下车，让我随后再进去帮他把车锁好。我就开始疑心了。但是没反应过来时他已经走了，车钥匙我必须得给他。于是下车跟进了他进入的房间。进入房间我更加不安，房间是大床房的套间，进门能看到里面有个浴室浴缸，有个男服务员正在里面给浴缸放水。我没有关房间门就要走，被他拦住，这时候服务员出去了。

房间门已经锁了。他把我拉到床上坐到他腿上。说了几句类似关心的话什么渴不渴之类的，我力气没他大，挣扎不开。后来他转身过去给我拿水，我就站起来离他比较远，他走过来给我递水，我感觉透明的一次性塑料水杯底好像有气泡，怀疑水被下了药就坚决不喝，各种拒绝。还好他没有采取逼迫的方式。看我不太配合，就开始聊天，我就站在离他较远的地方开始发飞信当年微信在大学生当中还不普及，都是用飞信。我就给我之前一起参加饭局的两个姑娘发自让她们不要问为什么务必赶快给我打电话救我，打电话就说我们老师有急事儿找我，必须马上回学校。

如果您公开我发的这些消息，可以公开或者隐藏他的个人信息都无所谓。其实一开始我就是想微博公开所有信息的，但是我的微博影响力毕竟有限，而且我担心的是他会反咬造谣他，毕竟我没有证据了。

不过事情过去这么多年，细节我仍然记得清楚，因为真的让我心里太恶心了。谢谢您提供的这个方式！



【2】

小结

微博@清华常江：关于真实性、舆论诱导和网络暴力的回应

这两天，有不少网友通过评论或私信问我，如何判断这些说出自己经历的女性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如果不是真的，我发出来，是不是在诱导舆论、制造网络暴力。当然，也有一些非常激烈的批评甚至辱骂。我一并回应一下。

1. 如我此前说过的，米兔是一个个人言论范畴的运动，受害人选择以什么方式说、说什么不说什么，甚至隐瞒些什么，都是她们的自由。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判断，可以选择信或不信，但是没有人有权力让她们闭嘴。这是底线。
2. 米兔的本质在于通过经历和体会的共享，给受害者以勇气，让她们消除耻感，明确权利意识，促使全社会的共情。说白了，米兔的本质是一种集体心理治疗。每个人都会出于各种原因压抑一部分自己的记忆，甚至想象一件事是以另一种方式发生的。只要她们的讲述没有伤害到任何人，这就是她们为自己选择的治疗方案，无可厚非。
3. 建议大家读一读李普曼的《舆论》，了解一下舆论是怎么运作的，也就不会动辄担忧谁谁是不是在“诱导舆论”了。至于网络暴力，我想象不出比压抑受害者的声音更大的网络暴力。

最后一点，从个人情感而不是学者的角度，说实话我不太理解很多人为什么在生活中听了那么多谎言、转了那么多营销号爆款文都不以为意，却对这些因性侵害而陷入恐惧、抑郁的人近乎自言自语的自我陈述是否百分之百真实准确这样介意。

案例 7

7月29日，清华常江在微博发布了一篇经过保密处理的性侵受害者自述。并附评论——

#I'll be your voice# 很多受害人虽然长期无法走出阴霾，但她们在成年、结婚甚至有了自己的小孩之后，都去热忱地呼吁性教育、积极反思结构性的问题，努力不让悲剧发生在下一代身上。我想这也是米兔运动的一个重要价值。

以下为受害人自述全文——

常江老师，您好。我也揭露一下我初二那年遇到的事情。我在山东一个农村区级中学，有一天是下雨天上体育课，常规是在教室里上自习，体育老师进教室说后3排的女生跟我走。来到一座离操场很近的教学楼的楼梯下的小屋子，里面放满体育器材，他叫我们在门外等着，轮流进屋，轮到我时才知道是干啥，仰面躺在那个叫跳马的大木箱上双手举起一个单杠，然后他趴在我上面几乎要接触到身体，他用双手按住我的肩，脸部几乎贴在我的脸上，说是测试我们的臂力，我实在举不单杠了，他才起身，叫我出去，然后再叫下一个同学进来。下午放学路上我们一起交流，知道他都是这样对我们的，然后我们就知道这个体育老师很坏！长大后才明白，它之所以叫后3排女生，是因为后3排女生相对个子高，到发育期了！今天我们都是妈妈了，看到米兔行动，想想要是自己的孩子遇到这样的老师，要担心死了！流氓随处有，只有高度提防！

现在我已经三十岁了，更深刻明白了性教育的重要性，如果家长可以早些告诉孩子，那么遇到这些事情就不会惊恐无措不敢告诉父母。

有些人只会去指责那些受到性骚扰和受到侵犯的女孩子，说“她怎么那么傻没长脑子嘛”，我只想，她可能是真的没有受到过性教育，是真的没有戒心才被伤害。给您发这些除了感谢您替她们发声，也想呼吁即将成为妈妈和已经成为妈妈的女性朋友，不要对孩子羞于启齿，性教育是防患于未然的最好办法。只有这样，孩子真遇到事情才不会自己消化情绪，放跑原本该绳之以法的人。

如果您会发布，请您帮我打码，我现在内心仍有过不去的坎。谢谢您！

21年来，家庭没有性教育，我觉得我父母不是合格的父母；学校呢，也没有性教育。哪里有性教育，网上。可是我是高中毕业才有机会上网，而多少女生10岁之前就被性侵。现在为什么很多女生说出来，我们不希望我们受过的伤害没有意义，我们希望国家立法，重视性教育。不管怎么说，女生在性这方面比男生更容易受到伤害。

说说这些事对我的影响吧，我会对父母有一些怨恨，怨恨他们没有进行性教育，但是我直到现在也不敢说发生在我身上的这些事，只敢在网上告诉陌生人。对嫌弃自己的身体，为什么女生总是发生性侵害、性骚扰，反观男生身上这样的事情很少。

2018.11.13 微博@清华常江 被禁言一个月

作者：常江

来源：微博@女王 C-cup

备份链接：

https://www.weibo.com/3664122147/H2wd0Dfrv?type=comment#_rnd1564297063076

13 November 2018 at 21:12

本人一切都好，大家不必担心。

本人没有小号，也不打算注册小号。既然问心无愧，便也不想打什么游击战，更不想分裂出若干个自我。

社会的进步就体现在它塑造完整的人格，所以无论我们遭遇什么，都要坚持那个唯一的、完整的自我。

谢谢女王 for being my voice。很遗憾可以发声的时候我没能做得更多。

一个月后见！（但愿）

I'll be your voice, even in silence.

@清华常江

2. #我也不是完美受害者#网络声援话题（2019. 4-）

【编者注：#我也不是完美受害者#网络声援话题，在刘强东案当事女生 jingyao 遭遇种种恶意谴责后，由网友发起。该话题旨在鼓励大家分享自己的相关经历，挑战约定俗成的强奸文化，打破社会对于完美受害者形象的假想。并且希望大家在讲述和分享中获得治愈，完成自我赋权，打破内心深处的无力感，找回自己的力量。

该话题仍活跃于微博，可以通过关注话题#我也不是受害者#获取更多相关信息。】

2019. 4. 26 《我不是完美受害者，但我受到的伤害是真实的 | 活动发起》

作者：金熹媛、米米亚娜

来源: EndRapeCulture (原微信公号已被屏蔽)

备份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4s1CWZzeifgVwzITqMHIKw>

“我去年被驾校司机，一个老男人骚扰，都要佯装镇定。因为在没什么人的郊外练车，就我们两个人在车里，我又不会开，跑不了，而且他手机微信群一直在闪关于枪械的群消息。”

“我小学和初中的时候，被很多男同学抓过胸部。我到现在也说不清楚到底为什么我当时没有激烈反抗，并且在那之后我跟他们很多人保持了友谊。我现在选择不跟他们联系，但也没有跟他们中的任何一个讨还过公道，我并不觉得这是他们个人的过错，我也无法在我们共同的朋友圈里分享这样的经验。除了羞耻感之外，我还担心跟我有过同样遭遇的女同学，是不是用了别的方式来定义和消化这一段记忆，会不会因为我的分享，受到二次伤害。”

“他是我交的第一个男友。我从小习惯了自我牺牲，于是像烈士一样和他上床。每一次都痛得像酷刑，但我说不出口。有次他让我跪下来给他口，我于是跪在冰凉的地板上。生理上的不适让我想吐，我几次试图抬头和他说，我不想做了。他刚开始还哄我，后来却只是按住我的头，一下下地进入我的喉咙。我是那样屈辱、愤怒、心寒。但我没有站起来给他一个巴掌。他做完了，还心满意足地夸我厉害。”

“虽然刚开始我同意了，但后来我不想。我反悔的时候连衣服都没开始脱呢，连房间都没进，但对方是我的男友，他一直求我，还一直说‘你刚刚明明同意了。’他的态度让我非常纠结，我想，也许他不做真的很难受？我是他女友所以我有义务满足他？于是我最后还是做了。结果就是我后来一直哭，后面很长一段时间精神都快分裂了。”

“我大二的时候，被辅导员叫去陪不认识的学校领导吃饭，那时候正要准备期末考试，我完全不想浪费一天时间去搞这种事，但是又想和辅导员搞好关系就去了。结果发现同时被叫去的还有几个其他专业的女生，她们已经陪领导打了一天麻将了，饭桌上全都笑嘻嘻地主动敬酒，后来私下跟我抱怨，都很无奈。”

“我去英国参加夏令营，那年 19 岁，带队老师说年纪最小，要把我的 studio 分在他旁边，晚上他找理由让我去他房间，说一些有的没的，那时候我还没有过性经验，我以为这是很正常的，直到有一天他在僻静处抱住了我，摸上了我的胸，那是夏天，我穿着薄薄的真丝上衣，我感受到恐惧，却不敢确定他动作的真实含义。”

“我是真的没有想到他会亲上来，我一直以为我们算是忘年交，可以很好的聊到一起。所以当他在沙发上越来越远的时候我真的懵了，脑子一片空白。还好我当时手里抱着抱枕，就用抱枕挡了一下。他还想继续，让我把抱枕放下去，我很害怕，说我习惯抱着抱枕在家里也是一直抱着不放的。他好像放弃了，没有再试图和我有什么身体上的接触。我很快逃出他家，后来退了乐队升了高中就没见过他了。”

直到高考完那个暑假我才有勇气说出这个故事，也不算说出，只是跟我闺蜜说。因为我担心别人听到会说“你当时都答应了去他家了还装什么装”，甚至事后回想也会怀疑我当时为什么要去他家，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男老师邀请一个初中女学生去他家，难道我感受不出来不对吗？也许事实上我是潜意识上感觉到了的，我感觉到不安全，所以才会一直抱着抱枕不放。”

这上面的经历，其中一个来自我。

其他的，都是我们身边认识或者不认识的女性，在讨论刘强东案时，有感而发讲出的自己的“受害”经历。这些经历让我们感受到巨大的冲击和共鸣，也突然发现自己那羞于启齿的私人经历，并不私人，它在这个社会的大量女性身上上演，却从未形成公共叙事，使得女性长期处于性侵害的威胁之中却难以自拔。因为它们的共通点在于，这都是在“女性自愿”的幌子下发生的。

随着网上不断爆出对受害者不利的公关材料，大众对不完美受害者的网络暴力也在升级。受害者的行为、言论、动机、身份甚至长相都被放在放大镜下审视，并伴随着对她的羞辱：

“看吧，她还挽着他的胳膊呢！”

“明明是她主动追上去的。”

“她的样子一点儿也不像要被强奸了。倒像是王思聪说的，价格没谈拢。”

“就这张脸，我的妈呀，刘强东才下不了手呢。”

我们尚不去纠缠于材料或者当事双方的证词的可信度，因为没有人能完全还原事实。但这无疑暴露出了这个社会里长久浸淫着的强奸文化。我们发现，关于性侵害的迷思依然牢牢霸占着公众认知。

“我一直以为强奸都是在街上，黑漆漆的，跑出一个陌生人把你抓了，要有暴力，打晕你啊，拿刀逼你啊。强奸不是这样么？我这样的情况算强奸吗？可是我要说，我真的是不愿意的，是他强来的。”

这是暨南大学女实习生被南方日报记者“诱奸”时发出的困惑。强奸，在很多人的想象里都是陌生歹徒的暴力行为。我们质疑，受害者明明是有独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倘若真心不愿意，为什么不严词拒绝？为什么还要曲意逢迎？所以她们若不是从头到尾防护成铜墙铁壁，表现得宁死不屈，那么就等于是默认甚至是乐意进行性行为的。

但我们却忽视了权力的暴力。我们预设受害者拥有和对方相当的能力、经验、资源、社会地位和自主性，预设社会在以完全相同的评判标准和期待来对待男女双方，也预设受害者是意志坚定，思虑周全，并且毫无欲念和侥幸心理的道德完人。然而人无完人，女性甚至不被视为平等的人。长久以来的性别不平等所造成的结构性压迫，早已把女性困于隐形的牢笼之中。很多受害者在面对性侵害时，都有自己的恐惧、纠结和迷惘。

我要是拒绝，Ta 会不会生气？

Ta 位高权重，如果我不从，Ta 会不会打击报复我？

Ta 如果给我足够的经济补偿，那我也就忍了吧？

我完全没有想到 Ta 会硬来，就僵在那里，没有反抗，那别人会相信我是不自愿的吗？

又因为女性的议题长期被排除在公共舆论之外，遭受到性侵害的女性甚至难以开口言说她们的经历，毋宁说公开谈论了。不被言说，就会被忽视和忘记，这导致公众的认知偏差无法得到有效的纠正。对性侵害的普遍偏见使得更多的受害者被沉默和忽视，无法获得舆论支持，更难以走向法律程序，去主张自己的权利。

来自华盛顿邮报 2014 年的数据称，在 100 个性侵事件里，只有 15 个受害人选择报案，其中只有 4.8 个被告会面临庭审，3.1 个被告会被定罪，而只有 1 个被告是被诬告。

而国内的数据也可以反映出同样的问题。根据罗爱萍律师在其文章[《从刘强东案谈谈熟人强奸（附案例：强奸女友判刑 2 年）》](#)一文中提供的信息：“根据媒体报道，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检察院 2010 年办理的 62 件强奸案件中，85%都是熟人强奸。在熟人强奸案中，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是有交往的，有的互相很熟悉，有的是网友，有的是男女朋友，或多或少有过暧昧的语言或亲昵行为。”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10 月期间，连云港市海州区检察院共受理审查逮捕强奸案件 17 件，其中熟人强奸类型 14 起，占了 82.3%。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之间都是熟人关系，6 件是情人（同居）关系，1 件是前夫前妻关系，1 件是男女朋友关系，3 件是网友关系，1 件是其他熟人关系。”

因此，我们想象中的“陌生歹徒”“暴力式”的性侵害早就应该被事实淘汰了，但性侵害现象却从来没有消减，受害者也并没有得到普遍公正的对待。如吕频在[《吕频 | 女权者真被‘打脸’了？刘强东案“仙人跳实锤”视频观后感》](#)一文中所述，“是强奸文化让强奸以‘不像强奸’的方式进行”，例如将其替代为“钱色”、“权色交易”，将女性定义为没有尊严和意志的货物，其价值就是供给强者“购买”，所以唯一的问题不过是“钱没谈拢”的问题。是强奸文化以惩罚和奖励的方式，持续剥夺女性的自主性，让女性难以认可自己的感受、不敢坚持自己的决定、执行自己的意志，而是把迎合强势一方放在首位，却又在事发后无法消化暴力带来的伤害，于是在自我怀疑之中，把伤害进一步归咎于自己犯的错误。甚至像《房思琪的初恋乐园》里的房思琪那样，只能靠对爱情的幻想来麻醉自己，好让自己心安理得一些地去面对那残酷的剥削，与不堪回首的经验和谐共处。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仔细观察便不难发现，强奸文化有很多种表现形式，包括但不限于：

- 苛责受害者（如：她穿那么少，自找的）
- 轻放施暴者（如：男孩子都会犯这种错误）
- 在公共场合开黄腔
- 公共舆论开始用放大镜找受害者的问题
- 影视作品里性暴力泛滥
- 是“男人”就得性主动，要强势进攻
- 是“女人”就得性被动，要乖巧懂事
- 风骚女人才会被性侵
- 被性侵的男人都是弱鸡
- 不把对性侵的指控当回事
- 不教导男人遵纪守法，反而教训女人怎么避免被性侵害

但就在一波波甚嚣尘上的受害者有罪论中，我们也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反抗，开始以不完美的受害者身份发声、主张自己的权利，揭开社会的顽疾。刘强东案的受害者的经历引发了很多女性的共情，她们开始参与讨论、分享那些难以说出口的“受害”经验，反思和挑战这个抹杀她们自我意志，强迫他们接受强权剥削的话语体系。

我们没有理由要求受害者在事发时做出完美的应对，在结构性不平等的情况下，也不可能完美的应对。但不可否认的是，个人受害的感受是真实的。无论你信与不信，是否言说，受到的伤害就在那里。

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希望这个社会对待“两情相悦”式的自主性行为更加开明，让它无论对男性还是女性都更加公平，安全和友好，那么我们就都希望女性有能力为自己的性行为负责，最好的办法不是否定女性所遭受的侵害，反而是去正视、认可侵害的存在，鼓励她们发声和主张自己的权利，从而从“物”还原为人、成为责任的主体，并对自己的身体和行为掌握主动权。这不仅仅是女性的责任，很大程度上更是男性的责任。

因此，我们决定共同发起主题为#我也不是完美受害者#的分享活动，鼓励大家分享自己的相关经历，挑战约定俗成的强奸文化，打破社会对于完美受害者形象的假想。另外，我们也相信讲述和分享是一种治愈的过程，它将赋权于你，帮助你打破内心深处的无力感，找回自己的力量。

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有过类似的经历，愿意分享，请任意选择以下方式参与：

- 请在此文章下方留言，或者私信给我，我们将整理后以匿名或不匿名（由你决定）的方式为你发表；
- 请你在微信朋友圈、公众号、微博或其他平台使用#我也不是完美受害者#为标签自主发表你的分享和见解；
- 请你在自己的群或者圈子里发起以#我也不是完美受害者#为话题的讨论。

如果你并没有类似的经历，我们衷心为你高兴，并邀请你为他人助力，参与#我也不是完美受害者#话题的阅读、转发和讨论，通过互相支持和连接，来共同推动一个平等、和谐的社会环境。

为了帮助你思考和书写自己的经验，你可以参考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1. 发生了什么？在什么样的情境下，你感觉到自己受到了性侵害？
2. 为什么说你不是完美的受害者？你的感受和表现、想法和行为之间出现了什么冲突？
3. 你有没有诉说过你的经历？说出来后你经历了什么？
4. 你如何思考和定义这段经历？得出了什么结论？
5. 其他你想说的话。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参与！唯愿同胞们守望相助，为彼此点亮前进的道路。
本文默认开放转载，可自行搬运至公众号或其他平台，若有疑问请联系发表者。

2019. 4. 27 弦子：《偏是完美受害者》

来源：微博@弦子与她的朋友们

原文链接：

https://weibo.com/6640656158/HrC83sKt1?filter=hot&root_comment_id=0&type=comment#_rn

[d1565258686045](#)

我是完美受害者，这是我想要开门见山、简明扼要表达的。

与相隔四年的两次司法程序是否成功无关、与公众是否认定我的受害者身份无关，从四年前我被猥亵后走出那间化妆室的门，我就无比明确我被伤害的事实，无比明确我在这其中的受害者身份，无比明确我没有做错。

无论是报警前还是报警后，没有哪怕一秒，我怀疑过这个问题：我是否是一个完美受害那个化妆室里只有我和朱军，在一个封闭空间里，发生的事情除了当事人以外都无法复制。我认定我是被强迫的，因为我反抗了，我认定我受到了伤害，因为这是莫大的屈辱。

这难道不就够了？所谓完美受害者的标准，我认定我是我便是，不然呢？

房间里就两个人，难道我要让朱军来评价我是否完美？

我从不认为被猥亵是我自己的问题，就和我从不认为在事发后立即报警是我的勇敢一样。

我被带入一个没有旁人的化妆室而毫无戒心，是因为我从小到大被保护的太好，我从不曾觉得自己有被人恶意伤害的可能。

我独自前往派出所而毫无惧怕，是因为我从小到大被保护的太好，我没意识到社会存在结构性问题，没意识到自己会面前极大的压力，我以为自己足够强大，被伤害也只是因为倒霉。

然而即使如此笃定，然而即使我在事发后坚定的报了警，我也并非没有受到过是否为完美受害者的质疑。

在那时，就有大学同学私下认为，我之所以被性侵，是因为我太喜欢笑，看起来太软，看起来对谁都充满好感。

可是这就是我，我恰好喜欢自己对别人毫无防备充满善意的时刻，在性侵事件发生后，我反而有很长一段时间，一接触到类似年纪的男性就很紧张：眼神飘忽不敢对视、不敢笑、觉得自己打扮好看了就很突兀，恨不得找个地方藏起来。

这难道是正常的吗？对一个女性来说，这种拧巴、僵硬、惧怕的状态难道就是完美的吗？

同样，在最近看到卷宗后，我才记起就在四年前，我的二次笔录中，有被询问过每个月的生活费是多少的问题。

为什么会被问到这个问题？无非是为了搞清楚，一个女大学生出来指控当时最有名望的主持人，不是为了讹钱，不是为了勒索。

我那时没有意识到这一占毫无防备的说了实话，如果不是我当时每个月的生活费（三千）足够让警方相信我家境尚可，那我是否也要陷入一个仙人跳的困局中，哪怕我从始至终没有提

过要求赔偿？

这难道是应该的吗？对一个受害者来说，连家境也成为清白的证明，那如果家境不好，又会面对怎样的质询呢？

我当然希望当年的化妆室也有一个摄像头，因为如果有一个摄像头，它就能记录我被强迫的事实，虽然它也会记录我在一开始被骚扰时，我出于恐惧对对方不断忍让的画面。

这难道是可能的吗？难道这个社会无法布满摄像头，就是性侵频频发生的借口？在个人隐私与人身安全上，女性能做的选择只是二选一？

我是完美受害者吗？因为我的经历，因为我是我，我从未自我怀疑。

然而在四年后我站了出来，我突然发现，我成为大家眼中的完美受害者，并非出于我对自己的坚信，而是我足够幸运，符合了公众的某种标准：

因为对方的封禁、因为我四年前报案、因为四年前程序的种种瑕疵、因为麦烧和我的坚持，因为对方的名气让我得到了足够的支持去坚持，我才成了大家眼中的完美受害者。

然而仔细想想，这个标准的制定又何其诡异呢？

难道我要去感谢朱军的倒霉，他选择了一个家境尚好的女生，让警方排除了我仙人跳的可能，让我成为一个完美受害者？

难道我要去感谢朱军的失策，他在我一开始只是选择封禁，而不是采取别的操控舆论的手段，让我成为完美受害者？

难道要我去感谢命运的安排，让步步试探与性侵都发生在一个空间，虽然没有摄像头，但也隔绝了主动勾引的指控，让我成为完美受害者？

难道要我去感谢当时的屈辱，让四年前这件事无疾而终，客观上增加了我的可信度，让我成为完美受害者？

我反抗了，我挣扎了，我就是受害者，无论我在走出那个化妆室后采取了什么行动，都不可改变我被侵害的事实，我就是个完全的、彻底的受害者。

我因为这件事被找了父母、我因为这件事在四年前受到屈辱、我因为这件事被封禁、我因为这件事情绪受到巨大的伤害、我因为这件事安全受到威胁，这些都是我作为受害者受到的折磨、受到的屈辱，我不认为这些让我作为受害者变得更完美，就如同我认为作为一个受害者，这件事本来就是充分的、确凿的，我本来就是毫无瑕疵的。

而在站出来后，我接触了太多受害者，她们正为自己的“失误”而备受折磨：为什么自己没有立刻报警？为什么自己没有立刻公开？为什么自己没有立刻辞职？为什么自己删除了证据？为什么自己没有反抗到头破血流？甚至为什么会在被伤害后，还说服自己与对方恋爱？

然而这些在那一瞬间悲剧发生的时候，这些对她们来说，都是无比自然的选择：害怕丢脸而不敢报警、惧怕对方权力而不敢公开、需要这份工作而不敢辞职、因为回忆让自己痛苦而删除证据、因为体力太过悬殊而不敢反抗、因为无法解释被强暴事实而试图以恋爱美化。

在那一瞬间，她们做出的选择，正是因为她们是她们，她们是天然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被社会所塑造的。

侵害她们的男性，早在此之间，就作为某种权力机制的一员，提前开始了侵犯。

男权社会的性别压迫与父权社会的权利压迫，双双塑造了女性之所以为“女性”，在被实质性侵害的前后，女性并很难从那漫长的压迫中抽离。

从站出来到今天，我为我自己的完美所折磨着，因为这完美似乎反衬出了其他受害者的不完美，我为我自己官司的顺利所折磨着，因为这顺利似乎也反衬出了其他受害者的瑕疵。

但逐渐，我意识到：我明明不认可这套对受害者的审判机制，为什么还是无法避免的让自己置身其中做出区别判断，再自我折磨？为了我的痛苦，我开始产生疑问：

没人会要求自己成为英雄成为烈士，人会因为自己没有勇气身体力行反抗看不见的压迫而认为自己不完美，那么为什么要要求受害者完美？所谓受害者背后的逻辑，又是从哪儿来的？

我以为，之所以会有完美受害者的出现，恰好是因为这世界存在一个大家都试图回避却从无可能解决的问题——

发生在封闭空间内的伤害，到底要怎么证实呢？

没人想过这个问题，又或者说想过这个问题，却无从得到答案。

于是，大家只好要求受害者做出完美表现：你必须在之前表现刚烈，显示出你们势不两立——你必须在这之中后表现刚烈，最好弄到伤痕累累——你必须在这之后同样表现刚烈，最好对赔偿分文不收。

因为封闭空间的经过无法证实，因为施害者从来不会承认，于是大家只好把要求转向受害者：你必须这么做，不然我们无法相信你。

于是有人会因为自己不够刚烈而不敢发声、于是有人会因为自己不够富余而不敢指控、于是有人会因为自己不够谨慎而被指为荡妇，于是太多人，因为自己不够完美，不敢从施害者哪儿要求应有的赔偿。

完美这个词，根本不该作为对个体要求的逻辑，没人会愿意被如此要求，偏偏是最为弱势、最难证明自己悲剧的性侵受害者，被公众做出了这个要求。

拿林奕含作对比，我或许不能说是完美拿我做对比，其他不曾立即报案的 me 兔参与者或许

不能说是完美的。

拿 me 兔的参与者作对比，其他没能站出来的受害者或许不能说是完美的。

完美这个词，与完美受害者这个标准，只让我看到男权，或父权话语结构精心设置的骗局：它先以权力制造了压迫，然后制定一个标准，让压迫本身隐形，将受害者再次曝光于权力的审问中。

我想，对幸运的大众来说，在提出要求前先想想，在性骚扰、在封闭空间的性侵难以被证实的当下，在往往刑事案件只能作为民事自诉的当下，是否可以更多宽容？更多对自己身处权力结构、无论是性别压迫还是阶级压迫的反思（性侵受害者不分男女，贫困者受到的侵害更难以伸张）？在法律本身就有滞后性，在性侵案中法律的滞后期更加强烈、更加无法避免的情况下，我们至少可以做到，在司法审判尚未来临前，不以完美受害者为由做出任何荡妇羞辱。

我想，对所有受害者来说，让我们跳脱出所谓完美受害者的男权/父权预设，相信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回忆，就是世间清白存在的证据。

不要在意偏见、甚至无需在意结果——

“我偏是完美受害者”。

让我们对自己说。

3. Hereforus 网络声援话题 (2019. 4-)

2019.4.30 话题的发起,《#HereForUs 招募计划 | 为了一个更公平的世界,我们决定更加勇敢》

作者: Alex+Kiva

来源: 微信公众号“HereForUs 勇气输送计划”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pUfSEGqsche3Qdl96gKXGg>

我们一直都在征集那些愿意站出来的性侵犯受害者。Ta 们中的很多人,都因为自己不是“完美受害者”而自责,而这自责本身,就是 Ta 们所承受伤害的一部分。面对镜头, Ta 们“牺牲自己的清白”,希望带给那些还在沉默中自责的人勇气。

显然 Jingyao 也并非一个完美的受害者,但我们不因为她“不完美”,而推断她“没受害”。在这里,我们不充当法官,我们只是想让世界知道,原来还有好多好多个 Jingyao,你和我,或许也是其中之一。

我们决定发起一个也许自不量力的项目 #HereForUs,持续征集更多关于性侵的故事。以下是这个项目的第一支视频。我们希望,讲述本身能让你们获得一些勇气,并且传递给那些需要同样勇气的人。

我们招募讲述者

如果你是性骚扰/性侵犯事件的亲历者，愿意在 #HereForUs 讲述自己的经历，请发邮件至 hereforus@qq.com，邮件标题标明【讲述】，邮件内附上你的联系方式（电话 / 微信）和尽可能详细的经历，并注明你是否愿意出镜。如果你希望匿名，我们也欢迎。

我们招募共创者

#HereForUs 是一个非盈利共创项目，我们的团队是开放的，任何与我们共享使命的人都欢迎加入。如果你希望亲手营造一个更公平的世界，如果你有意愿为 #HereForUs 出一点力且不计报酬，而且还具备以下技能的话，请发邮件至 hereforus@qq.com，邮件标题标明【共创】，附上你的联系方式（电话 / 微信），你的技能和你想参与的方式。

我们需要：

- 设计小能手：就算你的时间只够为公众号设计一个 banner 也可以。
- 灵魂写手、文案强人：你可以为这个项目写几个推送文案，或者编辑一些稿件。
- 影像工作者：灯光、摄像、视频剪辑，你也许可以参与我们的某一次或 N 次拍摄，别忘了说明你在哪个城市。
- 图像创作者：你是个插画师或懂得如何把一种感觉、一个故事的细节创作成图像/动图，某个讲述者的故事就由你来配图。
- 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你有和性侵犯/性骚扰当事人工作的经验，如果某个讲述者需要心理咨询，你愿意帮帮 Ta。
- 或者你拥有任意你觉得对这个项目有用的技能，都行。

2019.4 《受害者自省书》

作者：Kiva

备份链接：(截图)

关于 Metoo，虽然我每天都在关注，但我没有办法写下一篇更全面深刻的文章，因为那需要太多的知识学习和案例研究，去健全自己的认知基础。否则只是去“怒”，去假装客观公正中立，我觉得太哗众取宠。

我现在想说的，是我自己的经历。

我是很多人眼里的“婊”，穿着暴露，在男人面前显得游刃有余，还曾经把这种游刃有余当作职业女性的必备生存技能。然而我直到这几天，才意识到我自己如何是个受害者。

这句话一说出来，我就仿佛听到了有人在说，metoo 让我的矫情合法化，或者我又开始蹭热点了。但其实是，通过 metoo 带给我的学习，我终于能够充分理解自己的处境了，这非常重要。我想讲的，是我自己经历的一件当时让我厌恶、之后又陷入自责、如今才想明白的事。

有一次外出采访一位非常有名的男性。采访结束之后，他发来我的照片，是在我不注意的时候，他拍的我的背影。照片之后他称赞了我的臀部（具体语言不记得了，当时没有意识也没有截图）。

我当然察觉到了其中的性意味。我对他毫无兴趣，当然也不会 enjoy。但我作为一个自认为的“美女”觉得这样的事情早已习以为常，不用放在心上。我所记得的是，我完全没有去表达自己的厌恶，也没有说任何直接拒绝他的话。我继续在表现着我的游刃有余（因为没有截图，我不记得我具体说了什么话，我只清晰记得我并没有直接拒绝他）。

后来他作为 KOL 来拜访我当时所在的公司。因为我采访过他、认识他，公司安排我接待他。我把他领进嘉宾室（没有关门）。当时灯的开关刚重装过，我需要些时间去找到底哪个开关用于控制嘉宾室。就在我摸黑寻找的几秒钟里，他一下子从后面抱住我，说“不用开灯了”，然后一只手抓住我的屁股，同时舌头开始舔我耳朵。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惊慌，慌到不知道该如何反应。同时陷入一种对他胆子之大的不可置信中。当时门开着，外面的楼梯随时会过人。我没有用力推开他，只说了类似：“你不要这样”的话，拼命找到灯的开关，把灯打开然后跑了出去。

那是我最后一次跟他独处。后来无论工作如何需要，我都避免跟他接触。中间两次微信联系，他发来色情的语言，我竟然明明厌恶他，也只敢推诿，不敢直接拒绝他。比如回复他一个“白眼”的表情，或者说自己因为“工作忙”或“生病”，所以不能见面。

我始终在告诉自己“应付过去就好，他又不会真把我怎么样”。这就是我后来很长时间陷入内疚、并且不敢告诉别人原因，因为我觉得自己也有责任。当我这几天跟几个最亲近的女性朋友讲起来这件事，她们都觉得不可思议，不断追问我：以你的性格，你为什么不敢讲出来？以你的强悍，你当时为什么拒绝不了他？

这是让我最深刻反省的部分。我仔细回想我当时不敢强烈拒绝、后来还维持和平的原因。当时我的第一反应不是可以大喊出来求助，而是很怕发出声音。因为我很怕让我的同事看到这一幕，会以为我与这位 KOL 有染。我觉得他们一定会这样想，因为这太符合我这样平时穿着暴露的姑娘在他们心里的人设。

而我后来我始终不敢说出来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我为自己没有严肃拒绝的处理方式感到自责。我怕说出来，大家都会怪我：是我自己不够坚决，才让他误解。

同时我又我很怕跟他撕破脸，甚至本能地在维护着他的颜面。我甚至默认自己能够应付这样的情况是一种职场经验的积累——不为公司得罪嘉宾资源，不让别人觉得我不解风情。

除此之外，我仍然不明白我为什么那么怕得罪他？后来我想，并不是因为他对我施加了暴力威胁，也许因为另外一个深层次的问题——我是“女利”的受益者，同时也是受害者。

我得到过很多的男性的 attention，接受男性的特殊照顾等等。而且我因为觉得自己不仅有学历、专业技能、独立经济能力，还自认为自己有几分姿色，所以把那些得到的好处合理化了，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既得利益者”。

而事实上，这样的“既得利益者”，在成为男权社会的帮凶的同时，往往成为更难作出反抗的实际受害者。仅仅从我的例子上来看，因为我“习惯”了男性的注意力和特殊对待，所以即使我并不愿意，我也没有认识到对方是一种侵犯，而且还在用一种惯性去应付他。我害怕得罪他，也许是因为潜意识里我害怕失去让我受益的系统。

这几天我每天都在思考一个问题，到底要不要实名举报他？总是担心自己无法面对压力，也担心截图证据不足，或者那些看上去“游刃有余”的话让大家误解我。但我还在积极联系跟我一样受害与他的人，希望可以找到办法，但在之前，我想我自己的心理建设是最重要的。章文事件的第二天，他突然在我朋友圈前几天的一条无关紧要的 post 下面，发了一条无关紧要的留言。无非是心虚且想要试探我的口风。

其实我遇到的类似事件远不止一件。我遇到过工作会议的间隙，被合作公司的领导强吻；也遇到过出差的夜晚，突然收到某合作媒体主编的微信，直接告诉我他的房间号让我过去（之苟完全只有工作接触，毫无暧昧），我插科打诨应付过去之后，一晚上感到不安，结果第二天见到他，他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诸如此类的事太多，身边很多职场的女性都有类似的困扰，但因为种种原因，总是没人能够说出口。

所以这不是一篇哭诉，更不是一篇大字报。我如今能写下这些，是因为 metoo 终于能够让我放下我的内疚。让我明白，穿着暴露、不敢拒绝、不敢得罪，其实追根到底都不是我的错，是男权社会下的不公平所造成的困境。我们更应该勇敢些站出来，说出自己的处境，同时学会真正强硬的自我保护。但在说出来之前，女性需要先学会放下自己的愧疚，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需要社会更多的倾听，而不是用道貌岸然的“理性中立客观”去打压这些勇气的原因。

我想用我这件情节如此在很多人看来“不严重”的事情当中的复杂心理过程，让大家明白，那些能够站出来的女性有多么的不容易。所以拜托你们，这个时候暂时不要谈情调、谈政治正确、谈阴谋论、谈诸如此类的种种来混淆视听，因为在目前这个阶段，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她们、他们能够说出来。因为真的要克服太多东西，才有了这来之不易的勇气。

在发出这篇文章之前，很多亲近的朋友担心我被误解，造成二次伤害。因为我这件事情很大的一个分歧在于，性骚扰和调情的边界到底在哪里？我也承认，被喜欢的男生“扑倒”会很浪，也不觉得在被亲吻之前必须被询问“我可以吻你吗”。但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于，被扑倒被亲，都建立在我喜欢这个男生的基础上。我没有给他任何我喜欢他的信号，他就可以直接上手，不过默认自己的名气或性别就赋予了他这样的权力，默认这样的权力就是女生的春药。

前几天我跟朋友说：“很多男人不能理解，女生打扮得漂亮出来见你，也不代表喜欢你，穿着暴露也不代表要勾引你，跟你接吻和 make out 也不代表已经愿意跟你上床”，很多男士还不能理解这一点。女生希望打扮可能是一个爱美且要面子的惯性；穿着暴露可能是热爱自己的身体且愿意展示它，这是她的自由，并非一定有目的；喜欢你可能也就只到了接吻的程度，可以上床还有一段心理距离。

这几天我在网上说了很多情绪激动的话，因为我看到一些占有很多社会资源的人却没有承担该有的社会责任，或者那些本来我尊重的师长把优越感放在了起码的文明和善良之上，所以感到无比心痛。但同时我也看到我和身边的一些不同年龄段的男性女性，每天因此而所进行

着的阅读、思考和辩论。我们都在这个过程中提高自己的认知，并且真正地学习如何反省，这才是我觉得的 metoo 最重要的意义之一。

（六）其他反骚扰倡议行动

2018/2019.1 女权行动者号召给人大代表寄信反骚扰

2018.1 猪西西发起活动#反性骚扰接力，寄信人大#

2018.1.15 《反性骚扰接力：我给浙江省人大代表寄了建议信，你把它寄到更多地方吧》

作者：猪西西

来源：知乎@猪西西

原文链接：<https://zhuanlan.zhihu.com/p/32988022>

我是猪西西，是一名女权主义者，长期关注性骚扰问题。2017年11月，我托朋友设计了第一个反性骚扰标识，希望能够用于公共空间反性骚扰倡导。2017年11月20日，我向11个城市的交通运输委员会、妇联和地铁公司寄信，建议在公共交通增设反性骚扰标识，并将我们的反性骚扰标识样品寄给这些部门，希望他们能够首先在地铁使用这个标识。截止今天，我一共收到10个部门的回复，包括四个城市的妇联、两个城市的交通委和四个城市的地铁公司，其中武汉市妇联与深圳市妇联很积极地标识愿意将反性骚扰标识作为两会提案，而北京地铁公司也表示愿意向北京和全国交通委建议在地铁标识的设置标准中，增加反性骚扰的标识。而其他回复了的部门也都不同程度地肯定了公共交通反性骚扰议题的重要性。



在此同时，我还发起了#反性骚扰标识，贴满全世界#的活动，鼓励大家带着反性骚扰标识

与公共场所合影，表达自己对于公共空间反性骚扰的态度或是提出更多建议。这个活动征集到很多棒棒哒照片与精彩的观点。现在征集还在继续~也希望更多人参与。

为了继续建议在公共交通和更多公共空间增设反性骚扰标识，今天，我向浙江省 114 名人大代表寄送了建议信与反性骚扰标识样品，恳请 ta 们接受我的建议，并将这个建议作为提案提交给两会。希望能够在浙江推动反性骚扰标识的设立和更多反性骚扰工作的开展。



下面我将我寄给人大代表的建议信展示出来，邀请你加入我发起的#反性骚扰接力寄信人大#活动，将这封信寄给更多地方的人大代表，让反性骚扰标识能够出现在更多地方的公共交通和其他公共场所，为反性骚扰倡导出一份力！

如愿加入寄信接力，你可以：

1. 寄信给你有兴趣交流的人大代表，并将这个过程记录下来发布微博，加标签#反性骚扰接力，寄信人大#和#反性骚扰标识，贴满全世界#，并@猪西西爱吃鱼。
2. 微博私信@猪西西爱吃鱼，与我讨论，一起完善反性骚扰建议~

省区市	人代会	政协全
北京	1月24日	1月22日
天津	1月24日	1月23日
河北	1月25日	1月24日
山西	1月25日	1月24日
内蒙古	1月24日	1月23日
辽宁	1月23日	1月22日
吉林	1月底前	1月下旬
黑龙江	1月下旬	1月24日
上海	1月23日	1月22日
江苏	1月下旬	1月下旬
浙江	1月25日	1月24日
安徽	1月下旬	1月下旬
福建	1月26日	1月25日
江西	1月23日	1月22日
山东	1月24日	1月23日
河南	1月下旬	1月21日
湖北	1月24日	1月23日
湖南	1月24日	1月22日
广东	1月25日	1月23日
广西	1月23日	1月22日
海南	1月26日	1月25日
重庆	1月26日	1月25日
四川	1月26日	1月下旬
贵州	1月26日	1月25日
云南	1月25日	1月23日
西藏	1月24日	1月23日
陕西	1月25日	1月24日
甘肃	1月下旬	1月下旬
青海	1月22日	1月20日
宁夏	1月26日	1月25日
新疆	拟于1月	拟于1月

上表为 31 省区市 2018 年两会暂定时间一览表。时间紧急，没空犹豫。感兴趣或是需要支持，可先通过微博私信@猪西西爱吃鱼 与我取得联系，我会非常乐于与你探讨给你支持！

附：

给人大代表关于防治公共交通性骚扰的建议信

尊敬的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XXX：

您好！

我叫 zx，是一名研究性别暴力和性别政策的博士生，同时也是一个女性权益的热切关注者，我曾经向 11 个城市的交通运输委员会、妇联和地铁公司寄信建议在地铁等公共场所增设反性骚扰标识，并且和朋友设计了第一个反性骚扰标识。我向您写这封信，是想继续建议在公共交通和更多公共场所增设反性骚扰标识，也希望您能将这个建议带到两会上去提案。

首先，在公共场所防治性骚扰是有政策依据的。中国在作为缔约国之一的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暴力宣言》中达成国家在性别暴力中的共识：“对妇女的暴力还包含：国家所做或纵容发生的身心方面或性方面的暴力行为，无论其在何处发生。”也就是说，政府的作为或者不作为如果导致了妇女暴力的发生，都应当承担相应责任。性别暴力包括亲密关系暴力、强奸、性骚扰、强迫卖淫、妨害身体自主权等。性骚扰便是针对妇女的暴力之一。200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四十条也明确提出禁止性骚扰。

其次，性骚扰的普遍性和危害性也表明，在公共场所防止性骚扰有着紧迫的现实需求。公共场所特别是公共交通是性骚扰的高发场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曾经以非随机抽样的方式进行调查，70%多的被访者(119 人)曾在公共场所被陌生的异性抚摸；在公共场所遭到过异性以性事为内容的玩笑、谈论、辱骂的占 60%多(102 人)。2015 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问卷网对 1899 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53.4%的受访者曾在公交车或地铁上遭遇性

骚扰，51.7%的受访者遭遇性骚扰时未得到他人帮助，61.7%的受访者建议提高人们对性骚扰的防范意识。由以上数据可见，公共交通性骚扰在我国频发，不容小觑。

公共场合人口密度大，往往拥挤不堪，人们的生理和心理空间安全常常是得不到保证，这就为一些图谋不轨的人提供了侵害妇女权益的便利。当受害人在公共交通工具上被性骚扰的时候，大多数人选择用沉默、躲开的消极态度应对，只有很少人用呵斥、反抗或者报警的外显方式应对。2017年深圳市公共交通性骚扰调查报告显示47.2%的人在遭遇性骚扰时选择了不声张、默默忍受，原因是大多数人（63%）认为遭遇性骚扰是羞耻的。性骚扰严重影响个人的身心健康，给个人，尤其是女性的出行安全产生了威胁，影响公众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秩序，在整体上影响了社会的稳定运转，也影响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大计。

而现在，我国在公共场合性骚扰上没有明确的预防和治理措施，无救济则无权利，性骚扰行为将他人作为性的对象或客体，侵犯他人性自主权，破坏了他人的独立性与主体性，破坏了存在于受害者本人自身可以支配的那部分自由，毫无疑问侵犯了他人的基本人权。

因此，法律应该作更为细则和具有可诉性的规定，并明确规定严厉的处罚措施，为社会提供共识基础，也让广大的受害者能够依靠法律实现权利救济，为相关单位划定禁区。当然系统机制建立任重道远，而通过对公众的教育和宣传，让公众正视性骚扰的问题，让社会建立反性骚扰共识，在类似情况出现的时候出手相助，是建立起保护性机制的起点，让更多的女性更安全地出行。

基于此，我建议，将反性骚扰标识纳入到公共交通以及更多公共场所的文明表示体系当中。通过纳入反性骚扰标识，可以显著提高公众意识，加强相互监督，督促公众文明举止，有效减少性骚扰行为发生。随信附上我们根据地铁标识设计的反性骚扰标识，望采纳。

希望您能代表将广大女性的心声带上两会！

如果您愿意采纳我的建议，在两会上就此进行提案，或者愿意进一步讨论，真诚欢迎您与我联系：

邮箱 78418066@@http://qq.com

电话

此致：

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XXX

建议人：ZX

2018年1月13日

2018.2.6 《反性骚扰寄信接力：八地区小伙伴致信人大代表，五地区代表愿提案》

作者：猪西西

来源：知乎@猪西西

原文链接：<https://zhuankan.zhihu.com/p/33618842>

我叫猪西西，是一名女权主义者，我关注性骚扰问题。去年11月，我托朋友设计了第一款中英文的反性骚扰标识，希望用它来推动公共空间的反性骚扰倡导。于是我向11个城市的交通运输委员会、妇联和地铁公司寄信建议在地铁里增设反性骚扰标识，后来我收到了来自十个不同单位的回复，均表示出不同程度的支持与鼓励。与此同时，我还发起了一人一照片的活动，邀请网友带着反性骚扰标识与公共场所合影，表达更多反性骚扰的诉求与建议，希望将这些反性骚扰的声音汇集起来，推动真实的改变，这一活动也得到一些网友的支持，并有热心小伙伴对反性骚扰标识做出改进，变成今天这款用中英韩日四种语言禁止性骚扰的的

标识。

before



禁止性骚扰
NO HARASSMENT

after



禁止性骚扰
NO HARASSMENT

성희롱 금지

セクハラ厳禁

为了将反性骚扰建议更直接地送到政策制定者手中，今年 1 月，我在各地方两会快要召开之际，向浙江省 114 名人带代表寄送了反性骚扰建议信，建议在公共交通和更多公共场所增设反性骚扰标识，希望 TA 们能将这一建议提上两会，并随信附上了我们设计的反性骚扰标识样品。我不仅希望能够浙江地区推动公共空间性骚扰的防治，更是希望和呼吁更多小伙伴加入反性骚扰接力行动，将反性骚扰建议信寄给 TA 们所在地区的人大代表，推动更多地方的性骚扰防治工作。在这次接力中，共有广东、浙江、辽宁、山东、湖北、陕西、福建和上海八个地区的小伙伴向人大代表发送了建议信，而其中浙江、上海和广东的人大代表收到信后在省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增设反性骚扰标识的建议，陕西的人大代表承诺寄信小伙伴会将建议提上西安市人民代表大会，还有一名来自贵州的人大代表虽然没有收到信，但从网

上得知后主动联系我，表示将在省人民代表大会上提案。在这一过程中，我不但结识了一些也关心性骚扰问题的、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也遇到一些社会责任感较强、热心推动性骚扰问题的解决的人大代表与部门单位。

广东省是寄信最早的地区，寄信伙伴张累累表示，一位田姓代表是她遇到的任标当中最具有责任心的，TA 不但向派出所的朋友询问了相关法规，还想张累累询问其他有意向的代表的联系方式，准备凑齐 5 个人一起提案；还有一位刘姓代表，尽管没有联系张累累，但是直接将建议提上了人大，我们看到新闻报道才知道，默默地感谢这位代表。（金羊网：人大代表刘涛建议：公交地铁增设防范性骚扰标志 http://news.ycwb.com/2018-01/25/content_25928286.htm）。

上海市是可能会最早做出相关行动的地区，小伙伴明月的努力下，一位上海市人大代表向上海市人大提交了增设反性骚扰标识的建议信，并收到上海市交通委的回复，对方表示，尽管需要国家政策的规定才能设立反性骚扰标识，但是将在上海市杨浦区试点，推出反性骚扰海报与地铁视频。对方还建议我们在全国两会上继续提建议，推动全国性的反性骚扰政策。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再全国两会期间继续提建议呢？

陕西省和贵州省是人大代表主动联系的两个地区。陕西寄信小伙伴@赵中扬 表示，他遇到一位人大代表搜集建议，于是他将增设反性骚扰标识的建议信发给了对方，这位代表明确表示会把建议带到人代会的会场，他还得到一家省级的民非——陕西爱暖人间公益中心的支持，对方微博、微信转发了建议信。而贵州省一位女人大代表在网上看到我公开的建议信后，主动联系我并向我做药电子版建议信与标识，表示愿意提案，她在提交的建议种也想人大介绍了我。

辽宁省小伙伴给人大代表寄信后，离各地两会开始时间已经十分接近，于是给福建省、湖北省和山东省人大代表发信的小伙伴采取了 email 方式或者通过人大网提交建议的方式，也通过这次寄信发现一些人大网的设置的不足。如致信山东省人大代表的镯子表示：“在之前寻找建议途径的过程中，我发现山东人大网对人大代表的信息有专门栏目介绍，并且建立了双联系平台，有专门的“给代表写信”的功能。但由于本人户口不在山东省，所以无法注册用户使用此功能。后来，我查看了户口所在地辽宁省的人大网页面，唯一找到的群众联系人人大代表的渠道正在升级改造，而且该公告是早在 2016 年就发出，因此群众来信只能邮寄到信访办公室。至此我产生了疑惑，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人大代表的义务之一是联系群众，“人民把意愿和要求委托给代表，再由代表将这些意愿和要求反映到国家权力机关中去。”，那么，在缺少便捷的联系渠道的情况下，群众委托代表反映意愿和要求，无疑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行动就能带来改变：通过这次致信地方人大代表反性骚扰的活动，我们将关注反性骚扰的小伙伴、人大代表和机关单位初步有了连接。那么，在全国两会期间我们会创造什么样的改变呢？让我们继续反性骚扰接力，一起来把反性骚扰建议信寄给全国人大代表吧！

如果你认为自己符合以下一项或者几项情况，欢迎私信或者扫二维码联系我（记得备注原因哦）：

1. 愿意向全国人大代表寄送关于防治建公共交通性骚扰的建议信。

- 2.愿意向全国人大代表寄送关于防治高校性骚扰的建议信。
- 3.愿意搜集全国人大代表的联系方式，或者帮忙联系认识的人大代表。
- 4.自己是人大代表，正在搜集建议，有意向将上述性骚扰防治建议提上两会。

https://u.wechat.com/EBPw_dWINL7pFQtxYzdfiSs (二维码自动识别)

2019. 1. 5 《行动派寄信各地两会人大代表：呼吁建立反性骚扰机制》

来源：女权行动派很好吃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iPcJa0DtUthc8zo9HAM7OA>

新年伊始，

地方两会在即，

为了给各地人大代表寄信，

呼吁建立反性骚扰机制，

来自全国各地的小伙伴们开始行动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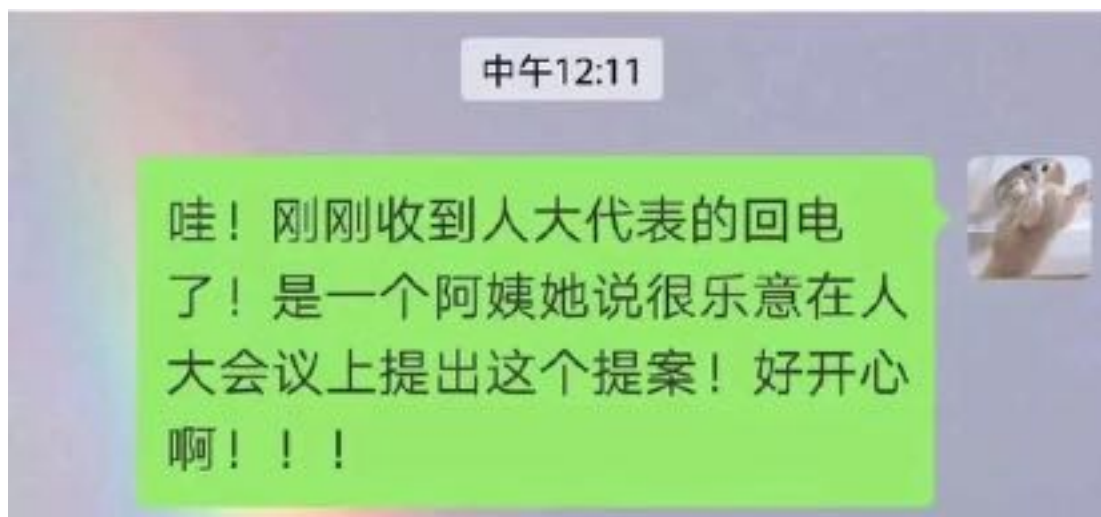
2018 年是反性骚扰的重要年份。在当事人、律师、记者、女权行动者等各方多年的努力下，反性骚扰取得了一定的成果。2018 年 8 月，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检察院、杭州西湖区教育局 6 日联合会签《关于建立校园性骚扰未成年人处置制度的意见》，出台反校园性骚扰工作机制；同月，民法典草案里增加了“禁止性骚扰”；12 月，最高法院在民事案件中增加了“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作为案由。

#MeToo 运动的发展让越来越多的性骚扰受害者愿意站出来说出 TA 们的经历。然而，全国性的反性骚扰机制依旧没有建立起来，很多领域的性骚扰投诉依旧得不到严肃对待，受害者得不到保护和支持，骚扰者得不到惩罚。近几年各地的志愿者坚持给人大代表寄信，呼吁建立反性骚扰机制，TA 们陆续收到一些回复，有些代表说愿意将建立反性骚扰机制作为提案在人大会议上提出，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所谓不积硅步无以至千里，这一封封信终将换来我们想要的政策改变。

如果你也想给你所在省份的人大代表寄信，可以点击文末阅读原文获取查找人大信息指南和建议信原文。这次我们是给各地方人大代表寄信，为了 TA 们在一月份各地召开的地方两会上提出我们的提议。

错过一月份地方两会寄信的伙伴也不用感到遗憾，2019 年 3 月全国两会召开之前我们也会给全国两会代表寄信，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扫文末二维码进群，我们一起行动！你们可以做的事情包括搜集人大代表的地址和寄信。目前已经有哪些小伙伴行动起来呢？快来看看吧！

先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



寄信江苏代表的葛是今年第一位收到人大代表回复的志愿者，这个消息振奋了寄信群里的小伙伴们。

那么，TA 们为什么会这么关心性骚扰议题？为什么会甘于为了这个议题冒着严寒去寄信？听听 TA 们怎么说吧！

浙江省

“我是一名女权主义者，我认为不受暴力是人最基本的权利，所以我对性别暴力一直非常关注。作为一名研究者，我发现我国反性骚扰的政策和研究都比较少，所以我开始参加更多反性骚扰的倡导。我发现校园、公交和职场是性骚扰的高发地。为此，2013 年我给北京公交公司寄过反性骚扰贴纸，没有被理睬；2017 年我响应张累累的反性骚扰广告筹款和广告牌活动，然后给交通部门、地铁和妇联寄了在公共交通设立反性骚扰标识的建议信。有四个城市的妇联表示很感兴趣，来回沟通了几次要了更多材料。

后来两会期间我和别的女权小伙伴就给人大代表寄信。我们一共给八个地区的代表寄信，其中五个地区都有代表回复表示要把这个建议提上两会。我收到浙江地区 12 个代表的回复，浙江和广东的代表提案被媒体报道了。之后我在媒体上看到北京、成都、上海的地铁都出现反性骚扰宣传，觉得这些都让人感觉推动反性骚扰政策有希望。但是实际上没有看到更明确的政策，今年就继续寄信提出更多政策性的要求。在校园性骚扰方面，2014 年厦大吴春明性骚扰事件曝光后我参与了小红帽反性骚扰倡导，那时在多方的推动下教育部出台了《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指出严禁‘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

去年罗茜茜举报陈小武之后我也给我就读过的学校都寄了反性骚扰建议信，但是都没有收到回复，所以觉得可能仅仅来自学生的声音很难被学校听到和重视，需要真正有来自政策的要求，学校才会不得不做出改变，这也促使我们通过给人大代表寄信的方式推动反性骚扰机制的建立。”

——寄信人猪西西

江苏省

“我认为当下各方面保护女性的机制都还不健全，性骚扰防治是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当下的一些热点事件让我们警醒，让我们知道相关制度亟待改善。有的时候当纯粹的道德约束不

起作用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完善强制性的制度，对待性骚扰同样，所以我参与这次寄信，希望改善相关制度，保障女性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的权益，以期改善女性的生活环境。”

——寄信人葛

上海

“我是一名女权主义者，一直都很关心性别议题。2018年雷闯性骚扰事件曝光后我和志愿者一直在给雷闯和益友办公室持续寄信，每日一封，督促他，劝他自首。前段时间雷闯有复出的迹象，我们一口气寄了九封信给他。今天是163封信寄出了。”

——寄信人白大树

广州市

“不论是在职场、学校还是在公共交通，性骚扰的发生都非常普遍，我也是性骚扰的幸存者。性骚扰发生后受害者求助无门的情况我也经历过。我深感性骚扰背后是强大的性别歧视和性别压迫，它剥夺人的尊严感，给人的身心带去摧残。制度性的问题没有制度来约束，犹如放养的权力终将被滥用，这样的问题也终究会到处害人。所以我给人大代表寄信，希望在高校、职场、公共交通建立反性骚扰机制，希望早日解决普遍存在的性骚扰问题。”

——寄信人困

河北省石家庄

“我切身经历过，感受过社会环境对受害者的不友好、受害者的无助性以及受害者自我保护与维权的困难性。所以希望能尽绵薄之力去推动现状的改变，或许有一个代表愿意接受提案呢？那性骚扰的问题就能被更加重视一些。毕竟我们所拥有的都是前人争取到的，那让现在的世界变得更好，不就是我们的责任吗？”

——寄信人句号

以下是建议信全文内容：

给人大代表关于防治职场、高校、公共交通三领域性骚扰的建议信

尊敬的_____代表：

您好！

我叫_____，是一名长期关注妇女权益，特别是性骚扰问题的公民。今年性骚扰事件频频曝出，从公益圈、教育界、媒体圈延伸至商界，成为媒体热点、公众热议的焦点。我向您写这封信，是想继续建议在公共交通、职场和校园内加强性骚扰防治工作，也希望您能将这些建议带到两会上去提案。如果这些建议有哪些部分触动了您，或者是您关注的一方面，您愿

意将其中一部分提上两会，我也非常感激！

首先，促使我寄此封建议信最直接的原因是严重的性骚扰现状令我担忧，公共交通、职场和校园更是性骚扰的高发区：

在公共交通性骚扰方面：2015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问卷网对1899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53.4%的受访者曾在公交车或地铁上遭遇性骚扰，51.7%的受访者遭遇性骚扰时未得到他人帮助；2017年12月，一份关于深圳公交性骚扰状况的调研报告显示，在全部433份问卷中，33.9%的受访者遭遇过公交性骚扰，而其中女性遭遇性骚扰比例高达42%。

在职场性骚扰方面：除了最近媒体公开的苏宁内发生的性骚扰事件，2018年7月仅一个月就有20多名女性曝光自己被骚扰的经历，从公益圈、教育界、媒体圈延伸至商界，说明职场性骚扰的泛滥程度；根据074职场女性法律热线2018年11月发布的《中国职场性骚扰调查报告》，70.8%的女性遭遇过职场性骚扰。再次用数据说明这一问题刻不容缓。

在校园性骚扰方面：《中国妇女报》曾报道，全国妇联一项针对北京、南京等城市15所高校大学生的调查发现，经历过不同形式性骚扰的女大学生比例高达57%。2017年4月，广州性别教育中心发布的《中国大学生在校和毕业生遭遇性骚扰状况调查》表明，75%的女生遭遇过性骚扰。

其次，我国法律与政策对于防治性骚扰的不断重视，让我深深感到身为一个公民也应该担负起消除性骚扰的责任：

2005年，我国修改了《妇女权益保障法》首次把“性骚扰”写进了法律：规定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受害人可以提请公安机关对违法行为人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2011年，《妇女发展纲要》提出“有效预防和制止针对妇女的性骚扰。建立健全预防和制止性骚扰的法规和工作机制，加大对性骚扰行为的打击力度。用人单位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工作场所的性骚扰。”

2012年，《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规定“用人单位应当预防和制止在工作场所对女职工的性骚扰”。

2014年9月29日，教育部以教师〔2014〕10号印发《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规定高校教师不得“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违反者“依法依规分别给予警告、记过、降低专业技术职务等级、撤销专业技术职务或者行政职务、解除聘用合同或者开除”，严重违法违纪的则要移交相关部门。

更加令人振奋的是，2018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增加民事案件案由的通知》，其中规定：在第九部分“侵权责任纠纷”的“348、教育机构责任纠纷”之后增加一个第三级案由“348之一、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

法律政策越来越关注性骚扰问题令人欣慰，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法律的不足，如：关于性骚扰具体处理的相关法律散落在《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民法通则》里，涉及的条文都没有明确提到“性骚扰”，涉及范围较窄，适用条件模糊，造成很多性骚扰案件不了了之。这些政策的不足需要更多人的努力来弥补和完善。

第三，各个地区、部门对于反性骚扰的努力，更加激励我为反性骚扰出一份力：

在公共交通性骚扰方面，2017年6月，上海地铁内出现“今天咸猪手，明天变猪头”的反性骚扰广告，2017年8月，北京市妇联在8条地铁线路中，利用地铁拉手进行反对性骚扰的宣传，今年8月又在10号线的12辆列车中投放了“防止性骚扰共同发声”的拉手广告。

在校园性骚扰方面，2018年1月16日，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表示，将会同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建立健全高校预防性骚扰的长效机制。2018年8月，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检察院、杭州西湖区教育局联合会签《关于建立校园性骚扰未成年人处置制度的意见》，对校园性骚扰的定义、调查取证和处置方式等作出具体规定。

受到这些进步的激励和这些部门不懈努力的鼓舞，我也希望能够尽一点微薄之力，减少社会上的性骚扰，为女性添一份安全。

基于此，结合国内外不同地区政策以及对国内的研究与实践经验，我整理了职场、高校和公共交通三个领域的防治性骚扰建议，希望能为我省的性骚扰防治工作更够走得更早、走得更远出一份力。

一、职场防治性骚扰建议

- 1.将禁止性骚扰写入员工手册，并对性骚扰的定义和行为类型进行明晰的阐述；
- 2.加强反性骚扰宣传，开展反性骚扰培训，在办公场所张贴反性骚扰的公告、图片等，并鼓励员工主动举报性骚扰者；
- 3.用人单位应当向每个员工提供一份可以为员工所理解的反性骚扰方针和投诉程序，积极回应、处理性骚扰投诉，杜绝谴责求助对象和泄露求助对象隐私，诚恳接受员工监督；
- 4.用人单位在收到性骚扰举报后展开迅速、彻底、公正的调查，并设置明确的调查期限；
- 5.用人单位在调查性骚扰事件时要保护被骚扰者的隐私以及不被继续骚扰的权利，如有必要应暂停骚扰者的职务；
- 6.用人单位保证不会报复提出投诉的员工，或是提供相关信息的其他人员等。
- 7.明确用人单位在诉讼阶段的举证责任。

二、校园防治性骚扰的建议：

- 1.学校能建立专门部门负责有关性骚扰和性别歧视的投诉受理、调查和处理：设置一个接受性骚扰举报投诉的渠道，包括信箱、邮箱、电话等，明确一个受理性骚扰行为投诉的部门，以及一个负责人，明确对性骚扰投诉的调查流程和期限；
- 2.鼓励和协助学生成立学生组织/社团以促进学生和老师的反性骚扰和反性别歧视的工作；
- 3.相关部门能为全校师生提供反性骚扰和反性别歧视的相关培训和支持：每年给学校每一位教职员工作一次有关防治性骚扰与性别平等的培训；给每一位学生上一堂反性骚扰和性别平等的课；
- 4.在学校规章、教职工手册等文件中增加反性骚扰和反性别歧视的单独条文，明确处罚措施，并出台专门的反性骚扰办法，对上述内容进行细化。

三、公共交通系统防治性骚扰建议：

- 1.在公共交通内部设立反性骚扰标识与举报电话，加强宣传。例如，在地铁中设立反性骚扰标识震慑不法分子；在标识旁设立性骚扰举报电话或紧急按钮；结合公共交通内部海报、电视滚动播放、广播、官方微博/微信等方式进行反性骚扰宣传与投诉渠道的指引。
- 2.公共交通系统制定防治性骚扰工作制度。该制度包括：防治原则、投诉接待、职责分工、处置流程、监督考核等。将该制度纳入对下级公司及员工的培训和考核中。
- 3.公交、地铁部门对员工进行防治性骚扰培训。在培训中，告知公司有防治性骚扰的法定义务，员工有履行此义务的职责；澄清性骚扰相关认识误区，如“穿得少会增加性骚扰”等错误的“迷思”；明确员工在防治性骚扰中的分工和 workflows；演练应对性骚扰事件的具体方案。
- 4.公共交通系统与公安、妇联联动，多部门共同反骚扰。参考浙江等地区多部门联动反家暴的实践，公共交通部门与公安、妇联进行合作，公共交通工作人员接到性骚扰投诉后，应立即制止，控制骚扰者，固定证据，并在收到举报第一时间通知公安、妇联，警察及时出警，对性骚扰行为进行处理和记录，妇联协助受害者进行后续维权等。
- 5.设置便捷的取证渠道。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上都有监控摄像头，是发生性骚扰后取证的重要部分，当有受害人需要调取录像的时候，由责任人提供便捷的取证渠道。

当然，处理性骚扰的问题任重而道远，希望代表从跬步出发，成为推进中国性骚扰防治机制的模范！如果需要电子版本，可以致电 _____，或者发邮件至此邮箱 _____。

此致

敬礼！

建议人：_____

以上只是一月份地方两会的寄信行动，愿意参加三月份全国两会寄信的朋友扫码进群我们再一起行动吧！

2018. 9. 18 张累累呼吁建立职场反性骚扰机制, 号召给全国五百强寄信

作者：张累累

来源：公号“女权行动派很好吃”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QHn3Cml4vG957980g0E2yA>

大家好，我是张累累，

我曾多次发起反性骚扰倡导活动，包括：

成为一块“行走的反性骚扰广告牌”、

发起高校反性骚扰联署、

进行深圳地铁性骚扰调研

.....

2018 年，澎湃新闻与新媒体女性联合开展了职场性骚扰的调查，106 位受访者中有 100 位为女性，其中亲身经历过职场性骚扰的有 87 人次，占总人数的 82%。在所有的职场性骚扰事件中，65% 的性骚扰来自领导、上级。

前些日，网上曝出京东创始人刘强东在美国明尼苏达州因强奸被捕。当事件的所有矛头指向刘强东，京东官方却站出来表示刘在美国遭到“失实指控”，并称警方未发现刘有任何不当行为。

事后，刘强东几天之内便安然无恙地回到国内并继续领导京东。

作为全国五百强企业之一，中国第一个赴美上市的大型综合型电商平台，京东的影响力可见一斑。然而，当它的 CEO 面临强奸指控，京东的官方回应不是开展相关调查，而是试图用“失实指控”澄清和掩盖事实，只顾一味公关。

无独有偶，腾讯近日也被曝出性骚扰事件，其全球社区经理 Nick Zasowski 被多名女性指控性骚扰。而腾讯在发布的声明中，连“性骚扰”这个词都没有提及，只是将事件定义为“没有职业操守的行为”。

同样作为全国五百强的阿里巴巴此前被曝出其入职培训中充斥着性骚扰的“破冰游戏”。迫于舆论的压力，阿里巴巴做出了一次辟谣的声明，但此后从未有进一步的举措。



企业面对职场性骚扰的不作为,甚至刻意营造性骚扰文化,让广大女性身处极不友好的职场环境。作为一名女权行动者,我深感自己应该为此做些什么。



女性在职场中遭遇性骚扰后,往往会感到无力和无助,对自己产生怀疑,降低对人的信任感,致使人际交往产生困难,甚至辞职,最终会对工作产生负面的影响。因此,职场性骚扰是女性职业发展的重要阻碍之一。

同时,职场性骚扰对企业的组织声誉和领导力都会产生极坏的影响。性骚扰会使工作环境充满敌意,职场内人际关系迅速恶化,工作效率降低。倘若公司对性骚扰不作为,公司声誉和管理能力将受到质疑与否定,促使有能力的员工离开。

所以,对于企业来说,反性骚扰的机制亟待建立,反性骚扰的意识亟待弘扬。

于是,我向全国五百强分别寄了一封公开信,呼吁五百强作出表率,建立职场反性骚扰机制。



我建议:

- 1、将禁止性骚扰写入员工手册,并对禁止的性骚扰行为类型进行明晰的阐述;
- 2、加强反性骚扰宣传,开展反性骚扰培训,在办公场所张贴反性骚扰的公告、图片等,并鼓励员工主动举报性骚扰者;
- 3、用人单位应当向每个员工提供一份可以为员工所理解的反性骚扰方针和投诉程序,积极回应、处理性骚扰投诉,杜绝谴责求助对象和泄露求助对象隐私,诚恳接受员工监督;
- 4、用人单位在收到性骚扰举报后展开迅速、彻底、公正的调查,并设置明确的调查期限;
- 5、用人单位在调查性骚扰事件时要保护被骚扰者的隐私以及不被继续骚扰的权利,如有必

要应暂停骚扰者的职务；

6、用人单位保证不会报复提出投诉的员工，或是提供相关信息的其他人员等。

问号盒子图片分割线

#你能做什么#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行动起来，你也可以向自己的企业或者任何你关注的企业寄出这封信，一起推动职场反性骚扰机制的建立。

来吧，加入行动吧！

公开信全文：

关于呼吁全国五百强建立反性骚扰机制的公开信

尊敬的_____：

您好！

我是张累累，是一名关心职场性骚扰的女性，写这封信是呼吁贵公司建立职场反性骚扰机制。2018年7月以来，媒体上曝光了很多职场性骚扰的事件，引起很多职场女性的共鸣。性骚扰就像职场中“屋子里的大象”，大家往往知道，却集体忽视了它的存在，因而对它的危害也视而不见。

2007年，北京红枫妇女咨询中心开展了关于职场性骚扰问题的调研。调查显示，在1501个受访者中，共1244人在近三年有过被性骚扰的经历，占被调查者的82.88%。

2018年，澎湃新闻与新媒体女性联合开展了职场性骚扰的调查，共收集到有效答卷106份，亲身经历过职场性骚扰的有87人次，占总人数的82%。在实施性骚扰的人中，被勾选最多的是领导、上级，占了65%的比例，其次是同级同事（45%）、顾客或工作对象（27%）、业内的名流与前辈（17%），还有3人被下属骚扰过。

由此可见，职场性骚扰非常普遍，而且骚扰者与被骚扰者的关系也不只上级对下级，还包括平级，甚至下级对上级。虽然被骚扰者的性别并不单一，但女性是主要的被性骚扰群体。当缺乏社会支持的时候，遭遇性骚扰的女性往往要承受很大的心理压力，影响身心健康。女性在遭遇性骚扰之后，往往会感到无力和无助，对自己产生怀疑，降低对人的信任感，致使人际交往产生困难，甚至辞职，最终会对工作产生负面的影响。因此，职场性骚扰是女性职业发展的重要阻碍之一。

同时，职场性骚扰对企业的组织声誉和领导力都会产生极坏的影响。性骚扰会使工作环境充满敌意，职场内人际关系迅速恶化，工作效率降低。倘若公司对性骚扰不作为，公司声誉和管理能力将受到质疑与否定，促使有能力的员工离开。

我前几天接到一位女性的求助，她遭遇了男性合作伙伴的猥亵之后向上级领导反映，领导却

叫她以合作项目为重,没想到后来那位骚扰者变本加厉地骚扰她,去她家敲门,她极度害怕,差点自杀。她想报警,却害怕遭到更严重的报复和舆论谴责,于是她只好辞职,离开她本可以胜任的工作岗位。

在职场中遭遇到了性骚扰,明明是骚扰者的错,最后却是被骚扰者选择辞职。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为自己的员工营造不受骚扰的良好工作环境是应有之义,不应该在女性遭受性骚扰后叫她们忍气吞声。用人单位积极的反性骚扰措施,对潜在的施害者具有威慑作用,可以有效地遏制潜在的性骚扰行为,减少性骚扰的发生。

作为全国五百强的企业,你们有为员工提供一个友善的工作环境的义务。企业内部有完善的、操作性强的反性骚扰机制,对于职工和公司的发展都是非常有益处的。

基于此,我建议贵公司:

- 1、将禁止性骚扰写入员工手册,并对禁止的性骚扰行为类型进行明晰的阐述;
- 2、加强反性骚扰宣传,开展反性骚扰培训,在办公场所张贴反性骚扰的公告、图片等,并鼓励员工主动举报性骚扰者;
- 3、用人单位应当向每个员工提供一份可以为员工所理解的反性骚扰方针和投诉程序,积极回应、处理性骚扰投诉,杜绝谴责求助对象和泄露求助对象隐私,诚恳接受员工监督;
- 4、用人单位在收到性骚扰举报后展开迅速、彻底、公正的调查,并设置明确的调查期限;
- 5、用人单位在调查性骚扰事件时要保护被骚扰者的隐私以及不被继续骚扰的权利,如有必要应暂停骚扰者的职务;
- 6、用人单位保证不会报复提出投诉的员工,或是提供相关信息的其他人员等。

作为一名女性,我期待贵公司积极承担责任,为员工提供没有性骚扰的友好工作环境!

建议人:张累累

2018年9月15日

五、国家的回应——相关政策、法律的进展

制度建设

2018.1.15《教育部：将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建立健全高校预防性骚扰长效机制》

作者：澎湃新闻记者 何利权 胡芮默 韩晓彤 实习生 巩持平

来源：澎湃新闻

原文链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950640

针对近日发生的高校教师性骚扰学生事件,1月14日,教育部回应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

表示，决定撤销陈小武的“长江学者”称号，停发并追回已发放的奖金。

教育部重申，对触犯师德红线、侵害学生的行为坚持零容忍态度，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同时，教育部将会同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建立健全高校预防性骚扰的长效机制。

1月11日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就教师陈小武性骚扰学生一事公布处理结果，撤销其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职务，取消其研究生导师资格，撤销其教师职务，取消其教师资格；12日上午，又有学生公开举报遭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师薛原性骚扰，目前此事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对此，人民日报官方微博1月12日晚发表评论称，关注高校女生安全，建立校园性骚扰防范机制，已成不容忽视的议题。

呼吁开设反性骚扰课程

根据澎湃新闻统计，截至目前，已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大连外国语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超过40所高校的部分校友及在校学生，就建立性骚扰防治机制发出呼吁。

武汉大学2011级毕业生张祎是该校联名倡议活动的发起人之一。“北航教授性骚扰学生事件中，当事人除了举报陈小武之外，还提出了说要在高校建立反性骚扰机制，而这恰恰也是我们所希望的。”张祎告诉澎湃新闻，2015年和2016两年间，她陆续给上千名人大代表发出过“关于建立公共交通的反性骚扰机制”的挂号信。“每年大概会有十多个人回复。”

这些倡议向学校提出了“五个一”建议：给全校每一位教职员工做一次有关防治性骚扰的培训；给每一位学生上一堂反性骚扰的课程；每学期展开一次性骚扰的网络调查，让学生可以对性骚扰、抑郁、焦虑等情况进行在线匿名反馈；设置一个接受性骚扰举报投诉的渠道，包括信箱、邮箱、电话等；明确一个受理性骚扰行为投诉的部门以及一个负责人。

对于上述呼吁，有学校予以回应。比如，北京大学11日通过校长信箱回复学生称，已经注意到了关于防治性骚扰防治机制的建议，“非常感谢大家对学校的关注和支持”。在回复中，北京大学称，学校于2016年先后印发了《北京大学教师行为规范》、修订了《北京大学教师手册》，明确性骚扰学生、与有利益关系的在校学生发生恋爱或性关系的行为违反教师的基本行为准则，按照相关规定进行调查、审议和处罚。

大连外国语大学毕业生谌容告诉澎湃新闻，在他们发出“建立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倡议后不久，学校相关领导请其中一名学生“座谈”，表示支持，并称学校在所提“五个一”方面已有相关内容，但制度或措施应更完善。

完整的性骚扰防治机制包括哪些内容？“首先是预防，进行相关方面的‘教育’，不仅是教育学生怎么保护自己，更重要的是分辨清楚什么样的行为是性骚扰的行为。教育对象应包括学生、教师、科研教学的辅助人员、行政人员甚至后勤人员。”汕头大学妇女研究中心客座教授冯媛认为，防范和预防是整个防治机制最重要的一部分。她建议将反性骚扰知识“镶嵌”在日常教学和学习中，不一定是“单独的课程”。

同时，校园性骚扰防治制度应该包括举报和处理机制。“遭遇性骚扰后，可以跟谁说，从哪

里得到理解、得到支持、得到压力舒缓，还能做到保密，得到保护，这很重要。”

“现有的政策和法律也有相关内容，只是不以性骚扰防治这样的题目出现。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具体的各个机构包括高校的落实，因为不同的机构具有特殊性。”冯媛认为，教育部此时表态“认真研究建立健全高校预防性骚扰的长效机制”，这样更加能够调动学校和各地的积极性。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 12 日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建立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反映了一部分人的期盼，高校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适时推进，但“制定工作应多方面征求意见”。他认为，防治机制需要注意平衡各方权利，既要保护处于弱势的受侵害方，也要给予被控施害的一方以申诉渠道。

学校有义务提供安全的环境

根据当地媒体报道，广州性别教育中心 2016 年开展过针对中国在校大学生和毕业生遭遇性骚扰状况的调查，结果显示，在收集到的 6592 份有效问卷中有 69.3% 的受访者表示曾经历过不同程度的性骚扰，且女性和性少数群体遭受的骚扰频次和比例更高。

受访者中，有两千人次以上曾经历过“有人未经同意故意触碰身体或隐私部位”和“未经同意讲和性有关的玩笑或话题，展示猥亵文字和图片”，占受访总数的三成以上；曾在逼迫下进行性行为的则有 211 人次，占总人数之比为 3.6%。有高达九成的性骚扰实施者完全为男性，六成陌为陌生人，半数为同学及校友，学校上级占一成。

这些天，冯媛常在朋友圈转载关于建立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的媒体报道及呼吁，有朋友开玩笑说，“支持，但是别让别人误会你也被骚扰了”。“我的回复是，就算被骚扰也不是我的耻辱。”冯媛说。但现实是，被性骚扰过的学生往往不愿公开提及此事。

“（受伤害的）学生大多是年轻人，甚至是未成年人，而学校或老师在学生升学、保研、留学和学术发展方面具有较大控制权，相对外界社会，这种关系影响更大，受害者难有力量去抵抗、举报、逃脱。”冯媛认为，如果性骚扰发生在未成年人身上，对其一生都会产生影响。“学校有义务为学生提供安全的、非暴力的、非歧视的学习环境。”

“在美国等国家，针对校园性骚扰、性侵问题，明确禁止校园师生恋，以此告诉所有教师，不得与学生发生超越师生关系的行为，也避免发生性骚扰、性侵案之后当事人以这是谈恋爱来辩护。”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称，哈佛大学于 1984 年出台了禁止授课教师、导师与学生谈恋爱的校规，并于 2015 年将禁令扩展为所有在校教师均不能与本科生发生浪漫关系。

上世纪 90 年代初，冯媛陪同家属（访问学者）前往美国哈佛大学，校方给了他们每人一册欢迎手册，内容包括地图，周边吃喝玩乐的地方，怎么停车，以及遭受了性骚扰应该怎么办。“我第一反应是，哈佛的性骚扰这么严重吗？实际上不是哈佛的性骚扰严重，而是非常重视这件事情，告诉你万一发生此类事情，你可以到哪里寻求帮助，可以到哪里投诉。”冯媛告诉澎湃新闻。

建立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的声音也不是第一次出现。2014 年 10 月 9 日，教育部发布《关于

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首次针对高校教师划出被称为“红七条”的师德禁行行为。其中重要的一条是，不得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者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

“在陈小武涉嫌性骚扰这件事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处理得较为清楚，相关处罚符合现在针对教师作出的规定。”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 12 日告诉澎湃新闻。他认为，目前关于建立校园防治机制的呼声较高，反映了一部分人的期盼，高校应该尽力达成这一目标。“学校比外面社会要求更高，对教师的要求也高。在这样的环境中发生性骚扰，虽然是极个别的，但影响更为严重。”1 月 14 日，听闻教育部追回陈小武“长江学者”称号，并表态研究“建立健全高校预防性骚扰的长效机制”，储朝晖认为这“意义重大”。“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师生恋、性骚扰等是一条高压线。”据其介绍，不少国家和地区有教授委员会和教师协会等第三方机构，出现这类现象，学生可以向第三方机构提出举报，第三方机构也会对学校进行监督。

“（教育部的表态）非常值得欢迎。”汕头大学妇女研究中心客座教授冯媛 14 日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谈及此事，称希望相关部门尽快给出时间表，并确保有不同性别的学生、女教职员工、妇联和性别平等方面的公益机构在需求识别、内容设计和监测评估中有效地全程参与。

加强性骚扰防治立法

我国目前仅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和《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两部法律对性骚扰做出了规定，但并未对性骚扰的界定、法律责任的判定和定罪量刑做出规定。“一是法律条文不充分，二是操作性不强。”储朝晖认为，需要加强性骚扰防治立法。

北京千千律师事务所律师、北京大学法学院原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副主任吕孝权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司法实践则以行为人是否采用暴力手段作为判断依据，忽略了行为人可能利用其与被害人之间存在某种权力控制关系，以其他非暴力手段实施性骚扰甚至强奸。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国内校园性骚扰事件从立案举证到最终胜诉均困难重重，且惩罚力度不大：“即便胜诉，被骚扰者只能获得数额不大的民事赔偿；从骚扰者的角度看，惩罚起不到震慑效果。”

“首先必须要有相应的立法，不然无法可依。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性骚扰处理）真正有效而不会被滥用。”著名性学家彭晓辉 1 月 12 日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说。同时，他希望推进全面的学校性教育，而不是仅仅强调“反性侵教育”。“单纯的反性侵教育一般只讲他人的潜在危险性，不会谈到性的积极意义和他人的友好性的一面。”

2014 年，曾有志愿者找到彭晓辉，称要给教育部写一封公开信，呼吁建立高校反性骚扰机制，要他的签名。彭晓辉索要了他们的资料，发现了很多的问题：“性骚扰的界定取决于受害者的主观感受，这个太宽泛了。”他拒绝了签名。同为性教育专家的方刚找到他和其他学者，联合起草了一份《对反性侵联署的回应》，呼吁推进全面的学校性教育，反对单纯强调“预防性侵犯”。

在上述回应中，彭晓辉等人提到，“我们坚决地反对性骚扰，但是反性骚扰、性侵犯的教育，必须放到全面的性教育当中进行，必须通过赋权于青少年来实现，只有青少年真正得到成长了，他们才有可能成为反对性骚扰和性侵害最有力的力量。”

2019. 1. 29 关于在职场、校园和公共交通三领域建立反性骚扰机制的提案在上海两会上立项

编者按：元旦节期间，十余名志愿者给各省人大代表寄信，呼吁在职场、校园和公共交通三领域建立反性骚扰机制。一个月过去了，各地的两会已经结束。志愿者们陆续收到来自河北、上海、广州和浙江等地 40 余名人大代表的回复，从最初的“愿意考虑提案”到上海立项的消息，志愿者们感受到了行动一点点推动改变的过程。阿平是上海的志愿者之一，她和人大代表的一次次邮件、通话、面谈，不停地形成了“蝴蝶效应”，促成了提案的立项。

1 月 29 日，上海人大代表传来消息：关于在职场、校园和公共交通三领域建立反性骚扰机制的提案在上海两会上立项！



这个消息让加入此次寄信行动的志愿者们沸腾了，大家的努力终于有了一个不小的回音。此前，上海、河北、浙江、广州等地的人大代表都有一些回复。上海的代表最活跃，对反性骚扰议题讨论得最深入，TA 们对“应该立新法还是修改原先的法条”、“是否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最终，上海率先提交了提案并且立项。

提案立项后，会有专门政府负责部门负责对提案提出的问题做出解决方案的答复。负责部门一般会在一个月内（节假日除外）给提交提案的人大代表答复。

上海的立项给了这次行动的志愿者们一个不小的鼓舞。他们呼吁应该在职场、校园、公共交通三领域建立反性骚扰机制。上海对此立项意味着上海可能率先出台细致的反性骚扰法规和政策。



志愿者寄信图片

“我追求男女平权”

阿平（化名）在上海从事金融行业，是一位销售。她是给上海人大代表寄建议信的志愿者之一。这次提案立项的消息便是她转达给大家的。

阿平大学期间便对男女平权产生了兴趣。那时候她有个朋友是女权主义者，叫裳。裳经常推荐阿平去参加一些女权主题的活动。通过这些活动，阿平关于男女平等的意识不断觉醒。

阿平提到对她平权意识启蒙最大的要算《欲望都市》这部美剧了。在这部剧中，她看到女性也可以独立，也可以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她非常赞成这一观点。然而，她仍然认识到，现实生活中女人并没有获得全面的平等，女人在很多方面的发展依旧被限制。

在阿平看来，自己会有男女平等的意识很大程度上受了她妈妈的影响。她妈妈生性热爱自由，是一名生意人，结过三次婚，有两次都和平离婚。“她是那种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性格。很多人认为离婚不好，但她并不在乎。如果女人在一段婚姻里不开心，那为什么要勉强？她和我爸离婚的时候我和我弟弟还挺高兴的。”阿平说她妈妈的性格对她追求女性的独立和男女平等有着熏陶作用。

参与两会寄信

有了性别平等的意识以后，阿平在网上认识了很多关注性别平等的伙伴。2018年12月，她在某个群里看到大家在讨论如何参与地方两会。1月份全国各地的两会先后召开，大家计划给人大代表寄信，呼吁人大代表推动建立反性骚扰机制。阿平认为这很符合她追求男女平等的想法，并且她觉得寄信会有用，就毅然地参与了进来。

在寄信的过程中，她还认识了几个志同道合的伙伴。12月份，阿平和伙伴们一起在网上搜集了人大代表的地址。元旦期间，在人们纷纷庆祝节日的同时，她们分头给上海各个区的省级人大代表寄信了。“建议信不是我写的，信的内容我还消化了挺久的。”通过建议信的内容，

阿平第一次对我国性骚扰的普遍存在有了深刻的认识。



随着信一封封寄出，阿平和伙伴们陆陆续续收到了代表们的回复。“第一次有代表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超激动的，没想到真的会有回复。”阿平说。

回复的代表们均表示很重视她们的提案，有的希望她们提供具体出台或者修改的法律建议。阿平不是法律专业出身，对于代表们提出的问题她觉得有些力不从心。于是她向寄信的伙伴、性别专家、律师等各方人士求助。大家共同搜集整理了我国已有的关于反性骚扰的法律以及台湾地区的防治性骚扰的法律供她参考，让她比较从容地和人大代表沟通。

与人大代表面谈

上海黄浦区的一位人大代表对阿平的建议信非常重视，约阿平去面谈。阿平的性格比较外向，毫不犹豫地赴约了。“我觉得见面是一个很好的形式，能让我获得更多信息。”

阿平和这位代表针对反性骚扰的提案细致地讨论了五十分钟。阿平回忆起来：“这位代表其貌不扬，但是说起话来语气很阳刚，逻辑思维也很强。看得出来，他对反性骚扰议题做了一番功课”。看到有代表在重视反性骚扰的议题，阿平感到很欣慰，她更坚定地相信自己做的事情是会被看到的，是有意义的。

经过多方沟通，阿平最终联系到五个有意愿提交提案的代表。在上海两会召开前夕，大家决定由一名代表提交提案，另外四名代表附议。

这些人大代表认为，虽然地方法要在总法的基础上实施，但是可以做一些突破。上海是我国

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其文明程度排在全国前列，在推行反性骚扰机制上也应该走在全国各省市的前面，从制度上吹响反性骚扰的号角。就像美国实施州法，上海也可以先实施地方法，通过法律强制推动企业、高校和公共交通系统的反性骚扰机制建立起来，让人们慢慢认识到性骚扰是违反企业制度的，更是违法的。

2018 年是我国性骚扰案例的媒体曝光度极高的一年，每一个案例都给我国反性骚扰机制的缺失一记响当当的耳光。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借由个案推动立法是一种惯例。比如，1994 年，美国新泽西州一个两次实施性犯罪的邻居将七岁的小女孩梅根诱拐到家里，将其强奸并杀害。梅根的父母认为既有的法律有漏洞，于是发起了修改法律的运动。梅根失踪 89 天后，新泽西州州长签署了梅根法，开始实施性犯罪登记与社区公告制度。2005 年，韩国光州仁和特殊教育学校的部分教职人员被揭发长期对残障学生实施虐待及性暴力侵害。2011 年 9 月，以该故事为原型的电影《熔炉》在韩国上映，引起了巨大反响。同年 11 月，韩国通过了旨在加强对青少年和残障者保护的《熔炉法》。

上海关于建立反性骚扰机制提案的立项是像阿平一样争取男女平等的行动者们努力的成果。但反性骚扰的路还很长，需要各方的继续努力。来自广州的志愿者之一结子说，通过参与给两会代表寄信的行动，她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离参与政治和改变社会这么近，自己的人生似乎开启了新的篇章。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听到她们更加令人欣喜的捷报。

2019.3 两会的性骚扰相关提案

2019.3.11 全国人大代表徐锦庚提交《关于防治职场、高校、公共交通三领域性骚扰的建议》

作者：杨漾

来源：澎湃新闻

原文链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112993

很多性骚扰案为何不了了之？性骚扰为何难以进入法律程序？与相关立法不足息息相关。2019 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人民日报社山东分社社长徐锦庚提交了《关于防治职场、高校、公共交通三领域性骚扰的建议》，呼吁全国人大出台更加全面、具有统领性的防性骚扰法律。

徐锦庚称，从其获得的资料和统计数据来看，我国性骚扰现状日益严重，其中，公共交通、职场和校园更是性骚扰的高发区。

在公共交通性骚扰方面：2015 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问卷网，对 1899 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53.4%的受访者曾在公交车或地铁上遭遇性骚扰，51.7%的受访者遭遇性骚扰时未得到他人帮助；2017 年 12 月，一份关于深圳公交性骚扰状况的调研报告显示，在全部 433 份问卷中，33.9%的受访者遭遇过公交性骚扰，女性遭遇性骚扰比例高达 42%。

在职场性骚扰方面：2018年7月，仅一个月就有20多名女性曝光自己被骚扰的经历，从公益圈、教育界、媒体圈延伸至商界，说明职场性骚扰的泛滥程度；根据074职场女性法律热线2018年11月发布的《中国职场性骚扰调查报告》，70.8%的女性遭遇过职场性骚扰。再次用数据说明这一问题刻不容缓。

在校园性骚扰方面：《中国妇女报》曾报道，2014年全国妇联一项针对北京、南京等城市15所高校大学生的调查发现，经历过不同形式性骚扰的女大学生比例高达57%。2017年4月，广州性别教育中心发布的《中国大学生在校和毕业生遭遇性骚扰状况调查》表明，75%的女生遭遇过性骚扰。

徐锦庚认为，针对性骚扰问题，我国的一些法律法规已将其列入其中，各地各部门也在加强反性骚扰工作。“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法律的不足，如：关于性骚扰具体处理的相关法律散落在《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民法通则》里，涉及的条文都没有明确提到‘性骚扰’，涉及范围较窄，适用条件模糊，造成很多性骚扰案件不了了之。这些政策的不足，需要更多人的努力来弥补和完善。希望全国人大可以出台更加全面的具有统领性的法律。”

徐锦庚提出：

一、职场防治性骚扰建议：

建议全国人大督促人社部门出台《职场防治性骚扰规定》，明确职场性骚扰的定义、雇主责任及处罚措施。用人单位可根据单位规模大小，制定合理的防治性骚扰措施。相关内容包括：

- 1、将禁止性骚扰写入员工手册，并对性骚扰的定义和行为类型进行明晰的阐述；
- 2、加强反性骚扰宣传，开展反性骚扰培训，在办公场所张贴反性骚扰的公告、图片等，并鼓励员工主动举报性骚扰者；
- 3、用人单位应当向每个员工提供一份可以为员工所理解的反性骚扰方针和投诉程序，积极回应、处理性骚扰投诉，杜绝谴责求助对象和泄露求助对象隐私，诚恳接受员工监督；
- 4、用人单位在收到性骚扰举报后应展开迅速、彻底、公正的调查，并设置明确的调查期限；
- 5、用人单位在调查性骚扰事件时要保护被骚扰者的隐私以及不被继续骚扰的权利，如有必要应暂停骚扰者的职务；
- 6、用人单位保证不会报复提出投诉的员工，或是提供相关信息的其他人员等；
- 7、明确用人单位在诉讼阶段的举证责任。雇主应制定性骚扰防治措施、申诉及惩戒办法，规定处理性骚扰事件的程序；实施防治性骚扰的教育训练；设置性骚扰申诉的专线电话、传真、专用信箱或电子信箱，并指定人员或部门负责；雇主若未依法订立性骚扰防治措施、申诉及惩戒办法，或知悉性骚扰事件而未采取立即有效之纠正及补救措施，主管机关可依法条规定处以罚款，并公布事业单位名称、负责人姓名。如雇主的违法情形可改善或回复原告，则应限期改善；期满没有改善的，应按次处罚；雇主若知悉性骚扰情形而未采取立即有效之纠正及补救措施，造成受雇者或求职者受害，雇主应负赔偿责任。

二、校园防治性骚扰的建议：

建议全国人大督促教育部门出台《高校防治性骚扰规定》，对高校性骚扰的定义、调查取证和处置方式等作出具体规定，发现性骚扰必须24小时内报案。相关内容包括：

- 1.学校能建立专门部门负责有关性骚扰和性别歧视的投诉受理、调查和处理：设置一个接受性骚扰举报投诉的渠道，包括信箱、邮箱、电话等，明确一个受理性骚扰行为投诉的部门，

- 以及一个负责人，明确对性骚扰投诉的调查流程和期限；
- 2.鼓励和协助学生成立学生组织/社团以促进学生和老师的反性骚扰和反性别歧视的工作；
 - 3.相关部门能为全校师生提供反性骚扰和反性别歧视的相关培训和支持：每年给学校每一位教职员做一次有关防治性骚扰与性别平等的培训；给每一位学生上一堂反性骚扰和性别平等的课；
 - 4.在学校规章、教职工手册等文件中增加反性骚扰和反性别歧视的单独条文，明确处罚措施，并出台专门的反性骚扰办法，对上述内容进行细化。

三、公共交通系统防治性骚扰建议：

建议全国人大督促交通部门修订《轨道交通管理条例》运营服务和安全管理章程，加入反性骚扰的内容。相关内容包括：

- 1.在公共交通内部设立反性骚扰标识与举报电话，加强宣传。例如，在地铁中设立反性骚扰标识震慑不法分子；在标识旁设立性骚扰举报电话或紧急按钮；结合公共交通内部海报、电视滚动播放、广播、官方微博/微信等方式进行反性骚扰宣传与投诉渠道的指引；
- 2.公共交通系统制定防治性骚扰工作制度。该制度包括：防治原则、投诉接待、职责分工、处置流程、监督考核等。将该制度纳入对下级公司及员工的培训和考核中；
- 3.公交、地铁部门对员工进行防治性骚扰培训。在培训中，告知公司有防治性骚扰的法定义务，员工有履行此义务的职责；澄清性骚扰相关认识误区，如“穿得少会增加性骚扰”等迷思；明确员工在防治性骚扰中的分工和 workflows；演练应对性骚扰事件的具体方案；
- 4.公共交通系统与公安、妇联联动，多部门共同反骚扰。参考浙江等地区多部门联动反家暴的实践，公共交通部门与公安、妇联进行合作，公共交通工作人员接到性骚扰投诉后，应立即制止，控制骚扰者，固定证据，并在收到举报第一时间通知公安、妇联，警察及时出警，对性骚扰行为进行处理和记录，妇联协助受害者进行后续维权等；
- 5.设置便捷的取证渠道。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上都有监控摄像头，是发生性骚扰后取证的重要部分，当有受害人需要调取录像的时候，由责任人提供便捷的取证渠道。

2018. 3. 8 香港地区全国人大代表田北辰提议内地校园建立反性骚扰机制

素材节选自：Chinese universities urged to do more to fight sexual harassment in wake of #MeToo cases

原文作者：Laurie Chen

素材编译：小森林

原文链接：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society/article/2189276/chinese-universities-urged-do-more-fight-sexual-harassment-wake>

香港地区全国人大代表田北辰建议，香港地区大学的校园反性骚扰机制应该要尽快扩展到内地校园。田北辰也是香港立法会议员，他认为大陆的校园性骚扰现象是一个长久且在过去被不断掩饰的问题。

他认为中国传统价值是一个亟需正视的问题，中国人倾向于把事情藏在心里不告诉父母，担

心被人嘲笑或是缺乏一定的证据,很多学生担心在揭发后最终无法获得想要的结果。

法律政策

2018. 8. 6 杭州发布《关于建立校园性骚扰未成年人处置制度的意见》

来源: 杭州市西湖区教育局

原文链接:

http://zjjcmspublic.oss-cn-hangzhou.aliyuncs.com/jcms_files/jcms1/web1895/site/attach/0/b32e525977a84726a6a819ebf1a36edf.pdf

关于建立校园性骚扰未成年人处置制度的意见

杭西检会【2018】5号

第一条【目的依据】 为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严厉打击校园内对未成年人性骚扰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等相关规定,结合杭州市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实际,制定本意见。

第二条【基本原则】 教育部门、人民检察院在工作中,应当坚持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充分考虑未成年人身心发育的特点,提供特殊、优先、综合、全面保护,使未成年人免受校园性骚扰的侵害。

第三条【工作机制】 教育部门、人民检察院共同建立校园性骚扰未成年人处置制度,明确联系方式、畅通联系渠道,确保工作信息及时、准确、全面,并就工作中的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

第四条【校园性骚扰】 本意见所称校园性骚扰,是指在幼儿园、中小学校等各类教育机构中,任何人违背未成年人意愿,以语言、文字、图像、电子信息、肢体抚摸猥亵行为等任何形式对未成年人实施与性有关的骚扰行为。对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上述行为,不论未成年人是否自愿,均属于性骚扰行为。

第五条【教师职责】 教育部门应当保护未成年人不受校园性骚扰。教职人员禁止与未成年学生发生包括性骚扰在内的任何与性有关的亲密关系。

第六条【发现机制】 学生在校园中遭受或发现其他未成年人遭受性骚扰,应当及时向班主任或辅导员报告。学校可以在校园内设置信箱或电子邮箱,接受学生报告。相关人员接到报告后应在6小时内报告教育部门相关负责人。教职员工发现此类现象时,应当及时报告。

第七条【强制报告】 教育部门在日常工作中发现或收到校园性骚扰问题的举报后,应当依据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杭州市公安局、杭州市教育局、杭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在24小时内先行开展调查或者直接向公安机关

报案,同时向检察机关备案,不得瞒报、漏报、迟报,不得私下调解了事。涉事人员系教育部门负责人的,必须向公安机关报案,由公安机关进行调查取证。检察机关认为有必要时,可以提前介入侦查。

第八条【先行调查】教育部门自行开展先行调查的,应当要求提供性骚扰的相关线索或者证据,同时说明诬告陷害的法律后果,及时通知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仔细询问未成年人遭受性骚扰的时间、原因、过程、手段、后果等,并进行记录,以供司法机关查询。教育学生增强证据意识和权利意识,注意及时固定和提供有关健康记录、录音录像、微信聊天记录、微信截图、来往邮件、同学证人证言等,需要采集痕迹物证、监控录像等证据并鉴定的,应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案,由公安机关取证,教育部门应当配合。

第九条【处置方式】教育部门经先行调查发现举报属实,应当对性骚扰人员视情节轻重处以道歉、检查、降薪、停职、降级、解聘、开除等惩戒,以避免未成年学生受到任何可能的伤害。性骚扰行为已涉嫌违法犯罪的,应当由司法机关依据《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中审查立案、证据收集侦查及立案监督的相关要求进行。相关人员按照法定程序由司法机关追究其法律责任经调查发现情况不属实的,应当及时公布调查结果。发现系报告人员故意诬告,由学校责令诬告人员进行道歉或对其进行相关处分,情节严重的追究法律责任。处理过程中,应当注意保护人员的隐私。

第十条【心理疏导】受害未成年人需要心理疏导的,或者教育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调查中认为其需要心理疏导的,应当由心理咨询专家进行心理疏导,或者报告人民检察院,由人民检察院根据情况通知心理咨询专家进行心理疏导。**第十一条【司法救助】**对于受害未成年人需要司法救助的,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中央政法委、财政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建立完善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意见(试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贯彻实施〈关于建立完善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意见(试行)〉的若干意见》《人民检察院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细则(试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全面加强未成年人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的意见》等规定,及时给予未成年人司法救助。

第十二条【法律援助】对于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受害未成年人,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通知法律援助机构为其提供法律援助。

第十三条【其他救济】经调查核实的未成年受害者可以向教育部门提出申请更换宿舍、改动相关课程安排等合理要求,教育部门应当在三个工作日内予以安排调整。情节严重时,未成年受害者可以申请转校,符合要求的,教育主管部门应给予支持和帮助。

第十四条【政策宣讲】教育部门每年度应当在所有学生及教职工中进行反性骚扰政策及规定宣讲。

第十五条【保密义务】教育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应当注重保护未成年学生的隐私,对于涉及相关未成年受害者、举报人、揭露人的身份、案情等信息资料予以严格保密,严禁通过任何方式传播。要坚决支持和保护上述相关人员,对任何打击报复行为予以揭露并依法予以处理。

第十六条【定期交流】人民检察院、教育部门应当加强沟通,及时反馈信息,并就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研究,注重配合衔接,定期开展交流,完善工作机制。

第十七条【印发执行】本意见自下发之日起施行。

杭市西湖区人民检察院
杭州市西湖区教育局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检察院办公室
2018年8月6日印发

2018. 8. 27 民法典拟针对性骚扰作出规定

作者：罗沙、杨维汉

来源：新华视点

原文链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8/27/c_1123336924.htm

针对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性骚扰问题，27日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规定，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行动或者利用从属关系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可以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用人单位应当在工作场所采取合理的预防、投诉、处置等措施，预防和制止性骚扰行为。

2018. 12. 14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幼儿园）预防性侵害学生工作的通知

来源：教育部

原文链接：http://www.moe.gov.cn/srcsite/A11/s7057/201812/t20181221_364370.html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幼儿园）
预防性侵害学生工作的通知
教督厅函〔2018〕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

为进一步加强学校安全管理、保障学生安全，有效预防性侵害学生违法犯罪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书》（高检建〔2018〕1号）的有关建议，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深入开展预防性侵安全教育

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从性侵害学生案件中吸取教训，把预防性侵害教育工作作为重中之重，通过课堂教学、讲座、班会、主题活动、编发手册、微博、微信、宣传栏等多种形式开展性知识教育、预防性侵害教育。要通过案例加强警示教育，提高学生自护意识和自

救能力。教育学生特别是女生提高警觉，离家时告知父母出行情况，尽量避免外出独行；牢记父母电话和报警电话，掌握基本安全常识，主动远离危险环境。要确保预防性侵害教育落实到每一位学生、每一位家长，重点对小学学生、留守学生、寄宿学生、乡镇农村学校学生及其家长加强宣传教育。

二、切实加强教职员工队伍管理

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严格落实有关教师管理法规和制度要求，进一步完善教师准入制度，强化对拟招录人员品德、心理的前置考察，联合公安部门建立性侵害违法犯罪信息库和入职查询制度。落实对校长、教师和职工从业资格的有关规定，加强对临时聘用人员的准入审查，坚决清理和杜绝不合格人员进入学校工作岗位，严禁聘用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者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人员担任教职员工。要将师德教育、法治教育纳入教职员工培训内容及考核范围。要加强对教职员工的品行考核，与当地公安、检察机关建立协调配合机制，对于实施性骚扰、性侵害学生行为的教职员工，及时依法予以处理。

三、严格执行校园安全管理规定

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严格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的意见》和《关于做好预防少年儿童遭受性侵工作的意见》等文件要求。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开办、谁负责”的原则，严格落实中小学校长、幼儿园园长作为校园安全管理和学生保护第一责任人责任。要定期进行安全隐患排查，特别关注学生有无学习成绩突然下滑、精神恍惚、无故旷课等异常表现。全面落实日常管理制度，重点加强寄宿制学校规范管理，从严管理女生宿舍。中小学(幼儿园)所有工作人员对性侵害案件或线索都有报警、报告的义务和责任，一旦发现学生遭受性侵害，学校、家长要立即报警并彼此相告，同时学校要及时向上级部门报告。

四、不断完善预防性侵协同机制

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与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共青团、妇联、家庭、社会构建一体化的保护中小学(幼儿园)学生工作机制，做到安全监管全覆盖。各地教育部门要与公安机关积极协作，加强校园周边巡逻防控，防止发生社会人员性侵害在校学生案件。各地教育部门要协调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对学生保护工作的正面宣传引导，防止媒体过度渲染报道性侵害学生案件。学校要与家长保持密切联系，要通过开展家访、召开家长会等方式，提醒家长切实履行对孩子的监护责任，特别是做好学生离校后的监管看护教育工作。家校双方要及时掌握孩子情况，特别是发现孩子有异常表现时，双方要及时沟通，采取应对措施。

五、持续强化学校安全督导检查

各地教育督导部门要按照《中小学(幼儿园)安全工作专项督导暂行办法》要求，以预防性侵害工作为重点，开展学校安全工作专项督导，督促、指导中小学(幼儿园)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对发现的性侵害线索和苗头要认真核实，及时依法处理。加强对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学校落实安全工作职责的督导检查，督促相关工作人员切实履行校园安全管理责任。对学校安全事故频发的地区，要采取约谈、通报、挂牌督办等方式督促其限期整改。对于教育行政部门工作人员、学校管理人员失职渎职造成性侵害学生案件发生的，或者发现性侵害

学生案件瞒报、谎报的，要依法依规予以处分或者移送有关部门查处。

教育部办公厅

2018年12月12日

2018.12.22 最高法发文新增“平等就业权纠纷”和“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民事案由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

转载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uApZDzc-UWnyu-oqo5_UzQ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增加民事案件案由的通知 法〔2018〕34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本院各单位：

经研究，现就《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增加两类案由问题通知如下：

- 一、在第一部分“人格权纠纷”的第三级案由“9、一般人格权纠纷”项下增加一类第四级案由“1、平等就业权纠纷”；
- 二、在第九部分“侵权责任纠纷”的“348、教育机构责任纠纷”之后增加一个第三级案由“348之一、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

本通知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8年12月12日

2019.8.2 全国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信息库将建立

作者：罗争光

来源：新华社

原文链接：

<http://xhpfmapi.zhongguowangshi.com/vh512/share/6372347?channel=weixin>

新华社北京8月2日电（记者罗争光）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检察厅厅长史卫忠2日在相关会议上介绍，检察机关将建立全国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信息库，推动形成涉及未成年人相关行业入职查询和从业限制制度。

史卫忠在当天举行的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部际联席会议联络员会议暨深化“合力监护、相伴成长”关爱行动工作部署视频会上介绍，近年来，检察机关依法严惩侵害留守儿童与困境儿童权益犯罪，2018年以来起诉遗弃未成年人犯罪103件140人，起

诉侵害农村留守儿童犯罪 3600 余人。

他介绍，下一步还将继续加大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司法保护工作力度，包括强化诉讼监督，对侵害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犯罪有案不立、有罪不究、重罪轻判的坚决监督纠正；推动惩防侵害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犯罪长效机制建设，联合相关部门建立强制报告制度，要求教育、医疗、救助管理、福利等机构，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疑似遭受遗弃、侵害的，必须及时报告。

编辑：王晶晶

六、聚焦米兔

(一) 评论与言说

2018. 1. 9 《说“与女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措辞不当》

作者：冯媛

来源：新京报

原文链接：<http://www.bjnews.com.cn/opinion/2018/01/09/471671.html>

女性之声

处理决定中“与女学生发生不正当性关系”这样的说法，虽然批评了肇事者，却也再度伤害了受害人。

近日，媒体报道河北传媒学院对“与女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的教师给予解除劳动合同并除名的处理。该院副院长陈强就此事对媒体表示，学校有严格的校纪校风，绝不容忍此类违规违纪行为发生。

应该说，河北传媒学院反应及时，值得肯定。2017 年 12 月 27 日百度贴吧上有人举报该教师长期骚扰、猥亵女生，并用挂科威胁女生、性侵女生。次日，院长办公室发出一纸红头文件给所属各学院（部）、处（室），对涉事教师张某某给予解除劳动合同并除名的处理。

一般而言，对这类长期骚扰学生的人，越是久拖不决，处理的阻力越多，受害者的压力越大，证据湮灭的可能性就越高，处理起来就越难，越会对学校的声誉有负面影响。而该校迅速反应，对学校声誉、于学生安全感，于对骚扰者和潜在骚扰者的约束惩治等都有益无害，一石三鸟。

然而，在国内的类似事件中，其实高校的处理方式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比如，在本次事件中，就有一些措辞值得商榷。

首先，在学校的处理决定中，引用了教育部关于师德规范和师德建设的政策、劳动合同法，以及本校的考勤要求，指出该名教师违反了职业道德、国家法律以及教育部和学校的相关规定。没错，该教师的确违反了师风师德，违反了劳动合同法和学校规定。但更重要的是，

该名教师的行为还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其违背女生意志而进行的性侵行为也涉嫌触犯刑法。

诚然，该校不是司法机关，难以判断教师是否触犯刑法，引据刑法可以慎重。但就涉及的女生权益而言，援引国家法律政策时，忘掉妇女法，则是一大遗憾。由此看来，妇女权益保障法还未深入人心，尤其是在某些机构还尚未普及。这意味着，各个机构应增强相关法律素养，运用这一根本大法作为有效工具，更好地履行职责，保障女性成员的合法权益。

其次，“违反职业道德，与女学生发生不正当性关系”是该名教师违法违纪行为的实质吗？显然这只是最表面、最大而化之的说法，而其要害则是违纪违法——如果学校的处理是基于帖子举报的内容，那么，该教师实施的一系列行为，是性骚扰、性勒索、性讹诈、性剥削以及性强迫。这样的话，处理决定中“与女学生发生不正当性关系”这样的说法不仅不准确，而且有害了。

这种各打五十大板的措辞，虽然批评了肇事者，却也再度伤害了受害人。因为它在处理侵权人的同时，一并指控了受害者，让受害者背锅，给她烙上了“不正当性关系”当事人的污名。何况，受害人还是一名在校生，这样的再度伤害，有形无形地影响她今后的学业、事业乃至个人亲密关系。

一周来，多个高校校友指出建立教育、服务、处理三合一的防治性骚扰机制，而这才是学校应尽的职责——学校有义务为所有人提供一个安全、没有暴力、包容的学习环境。

2018. 1. 11 《吕频：从“北电侯亮平”到“北航陈小武”，看中国式反性骚扰运动前途》

作者：吕频

来源：女权之声（该账号已 404）

转载链接：<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80111-notes-sexual-harrasment-lu-pin/>

当 2017 年结尾，回望这一年中国女权遭遇的种种，令人充满忧虑，甚至有难言的恐惧。感谢罗茜茜，陌生的女生带来示范和鼓舞，显示此刻女人仍能找到她们的力量。

这里不想讨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陈小武性骚扰事件（注一）应该如何走向，而是想就这一事件，探究女人如何在已经深度中毒并且随时可能被扼锁的社交媒体上发声甚至制造波澜，以及反性骚扰议题倡议的未来机会，虽然罗茜茜开宗明义提出“MeToo”运动令她深受启发，这却是我最后才会谈到的对比。

2017 年 5-6 月的“北电侯亮平事件”（注二），不是第一次让大众见识到网络封杀的蛮横决绝，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女毕业生对教师集体霸凌的凄厉控诉，就在众目睽睽之下消失了痕迹。

然而，当时作为一个旁观者，我从这一事件中所感到的，更多却不是悲愤，而是惊喜。那段

时间，打开各种不相干的热门微博，总能目睹“水军”的奋斗——网友们躲在评论里，一条又一条地坚持复制粘贴着“北电侯亮平”“不要忘记”“让更多人看到”等等。

这不仅是抗争着封杀，也抗争着遗忘——封杀使遗忘变得太容易，互联网的记忆已经像金鱼一样短了；而“北电侯亮平”这几个字的生命却异乎寻常地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是的，人永远不会放弃抵抗，没有人会真的甘于被奴役：这就是我目睹这场消耗战时领悟的，这是一些身在中国互联网之外的幸运的地球村民们，总是猜测中国人是否已经麻木的那些人，所不能理解的。

但当时我并不理解，在怪现状比比皆是的社会里，为什么那些教师的所作所为，一旦被揭发就导致那么广泛、强烈、持续的愤慨。到现在我才有所体会，那是因为，高等教育体制内的父权式霸凌，早已在许多青年心中种下愤慨，只待站出来的女生“阿廖沙”呼唤大家的感同身受。

走过忍耐的临界点

问题不在高校里还有多少好的管理者和教师，而在于这个体制已经无数次被证实与其不好的成员相互配合，用官僚主义——学校教师对学生的管理和指导——包装和庇护暴力并拒绝纠正。

当然，被听见的控告绝对不是无数次，相反只是极少数，但每一则被说出来的证言，都有无数人因亲身经历而相信和共鸣。所以今天回看“北电侯亮平”事件，那像是划出了一个人们终于走过的临界点：不再忍耐，也不再抱幻想。

这里说的“人们”，是在迭经清洗后成为社交媒体用户主力的年轻人，从“围观改变中国”时代的昔日标准看，他们日常可能是相当“不关心政治”的。但他们却大有将尚未被无脑八卦、奉旨爱国与买买买完全麻醉的生活政治化的能力和自觉。

当他们意识到即使是针对一个学校一个系几个教师的声讨都会被维稳的时候，他们清醒而顽强地做出了投身于肉肉网络战的决定，没有犬儒气息，抱着绝望中的希望，而仅将希望寄予其他网民——太感动了有没有。我为从未转发过“北电侯亮平”这个标签而后悔。

北电事件，就这样做了功。我视北航事件的发酵在一定程度上为北电事件中的民意再起，即青年人对高等教育中权力败坏包括性骚扰的愤慨的再一次泛滥。这不是说揭发者们被北电事件直接影响，而是说，北电事件再一次为后来的揭发者积蓄和训练了舆论基础。女生能在网上说话，是因为至少在这个问题上，网络不再时刻眈眈猎捕戕戮“坏女人”。

回到女权的维度，或许当中国高校女生达到 50% 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今天的战争。我们的教育管理者，大学，和相当多的教师，始终没有做到坦然接受女生的进步。从教育部以下，录取政策中有种种门槛来控制女生的人数。

教育系统公然阻击女生的进步

微博上有一个标签叫“#性别歧视的教授今天又说了啥#”，其中收集的言论有直露的，有假做父爱的，但宣扬的其实都是女生不配平等，不配优秀。如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师何光顺说女生应该化好妆再去上课以愉悦男生，已经是一种含有性骚扰意味的歧视言论，而浙江大学教授冯钢惯于叫男生女生一起吃饭喝酒高谈阔论自诩名士的风格，则是教师直接享用学生的仰慕与服从的权力实践，与性骚扰妥妥同构。

我的意思是，当教育系统体制化地、公开和集体地坚持着阻击女生的进步，贬低女生的价值，这已经等于是变相为性骚扰铺温床，再化合以教师与学生之间宰制与依附的畸形且不受制约的父权式关系，性骚扰没办法不成公害。然而相反的一面却是一代女生的成长。历史似乎总是这样的节奏，新女性对旧时代，矛盾从从体制内突破到体制外，社会震荡而才有可能革新。

所以大家都看到，这些女生的初衷是借互联网赋权，来解决她们的个案，但其效应又绝不限于某个个案。在中国女权议题的版图上，性骚扰早就存在，并不陌生新鲜，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女性怨声载道，男权社会置若罔闻。

像其他所谓“妇女问题”一样，性骚扰也被归于“妇女的问题”，是妇女不自重、不反抗，以及投机诬告的问题。骚扰者不受惩罚，而受害者无论做何选择，都会沦陷愈深于凌虐，不是被骚扰者，就是被谴责受害者的文化。

当今性骚扰问题的关键，不是女权主义式的“提高意识”，如“MeToo”运动最早的发起人所说，女性并不需要就性骚扰被教育，因为她们从来都知道。骚扰者们也知道他们自己在做什么，只是他们不在乎。

关键在于，要像所有的人权侵犯，所有的性别暴力议题的取向一样，终结有罪不罚 (impunity)，以及对受害者的迫害。制度是必须的，但是我们所要的制度不是条文程序的官僚主义，也不是像信访那样消耗与折磨的迷宫。

让权力多感受一下压力

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从终结有罪不罚的目标倒推回来的可行的路径设计。制度不可能乌托邦式地运作，你无法想像在一个充斥父权霸凌的体制内，设一个“性骚扰投诉邮箱”有何用处。

例如，北航确实启动了调查，接受了举报者提供的陈小武的录音，却设了“陈可能推托是练习表演独白”的脑回路，多么体贴陈缺乏说辞的困境，却要带着所有人脱离常理。

这样没有诚意的调查之公然，是再次基于男权个体和男权机制的权力的复合，一起拒绝责任，这种所谓调查或“制度”其实是性骚扰的庇护所，将性骚扰合法化的最后一站及迫害受害者的新起点。

这不是说要求权力者负起责任，或者做制度性的诉求没有意义，而是说，不能小瞧更广泛的抗争与监督的意义，让权力多感受一下压力，对收拢于体制内解决的急迫保持警惕，以及坚持质询，都十分重要。

还有文化改造的意义：不改造文化，对受害者的迫害就不会停止。所以，让子弹再飞一会，

让辩论更长久公开地持续和扩散一阵，不但非常珍贵，而且意义重大。

最后说到“MeToo”。M 运动的成功，首先在于一个发声角度的重大改变，从最初的“幸存者分享经历”变成“实名指认骚扰者”，由此才反转性骚扰的权力关系，并且造成全民追究性骚扰的轰动和震慑。

“MeToo”不是广泛的在线自发响应，而是有组织有目的的倡导性活动，没有具体的政策性诉求，这是基于美国已有反性骚扰制度存在的社会条件，同时也是对长期存在的制度——体制内处置系统并未能有效消除性骚扰的反映和对应，即通过强有力的集体造势和公开对质，更有效和非建制性地解决个案，并广泛教育全社会。

这一运动的其他社会条件包括：自由互联网、相对透明的治理、数十年来积累的相当程度的反性骚扰共识，包括信任和支持受害者及责任性的共识。这样对比中国，似乎几个条件都仍相当不利？因此将北航事件打“中国版 MeToo”的标签似乎不确，虽然其基于互联网的自发性类似。

然而，微博上的“MeToo”标签已经有 450 万阅读，“MeToo”运动的信息传播强化了性骚扰议题在中国的合法性和关注度，也让中国年轻人更有信心。

只是，我们的基础十分有限。但正因如此，中国女性的智慧和勇气更值得赞叹。在此阶段，加分项是青年一代成为抗争主体，前途就在于他们。

注一：留美女博士罗茜茜今年 1 月 1 日在微博及微信公众号 ATSH (Anti-Sexual Harassment) 中实名发布文章，指自己 12 年前曾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陈小武性骚扰，且目前已知的受害者包括她在内共 7 人，其中一名女学生甚至曾怀孕并被给予高额封口费。

罗茜茜随后又向北航纪委发信，表示希望可以保护举报人的隐私和利益，并求证“北航副校长候选人”的信息，北航纪委回信否认该消息，并承诺保证举报者利益。而陈小武则在 1 月 1 日罗茜茜的文章引爆热点后，对《北京青年报》称“没有做过违法乱纪的事”。

注二：2017 年 5 月 10 日，微博帐号“宋泽尘 Leslie_AM”发布署名“阿廖沙”的长文，称在 2011 年就读北京电影学院摄影学院期间，吴姓大学老师介绍她与一位摄影前辈认识，她其后遭到前辈性侵，该名前辈是“阿廖沙”大学班主任朱炯的父亲朱正明。

6 月 5 日，自称是“阿廖沙”学弟的“北电侯亮平”微博发文，表示能证实“阿廖沙”的指控，并实名举报北电摄影学院教授宋靖、吴毅“长期利用职务便利贪污受贿”，性骚扰学生。

其后，北京市蓝鹏律师事务所代表宋靖发表声明，表示爆料人的指控均属杜撰，捏造事实诽谤他人。北京电影学院微博则发布公告，表示学生已经责成纪检等相关部门依法依规进行调查处理。

2018. 1. 19 《女权者痛扁性权派：性骚扰不是性权利!》

作者：李思磐

来源：腾讯大家

原文链接：<https://dajia.qq.com/original/abetterlife/lsp20180119.html>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处理长江学者陈小武性骚扰研究生案，成为中国反性骚扰运动又一个标杆性事件。在这个事件中，值得关注的不仅是时隔 12 年仍然勇敢发声的举报者和支持她的律师记者，还有到现在仍然没有停止的、数十所大学校友给母校寄信建议性骚扰防治机制的民间活动。这些努力带来了历史性的突破：无论是北航，还是教育部，都承诺建立反性骚扰长效机制。

然而，就在陈小武被惩处前夕，法国 100 名文化娱乐界女性在《世界报》联署“反 MeToo 公开信”的消息传遍了社交网络。中国人熟知的名演员凯瑟琳·德诺芙 (Catherine Deneuve) 位列其中。中国的性学学者方刚立即在他的公众号上发出消息：“法国女性对‘me too’说‘不’：捍卫人们求欢的自由！”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有些人认为这样才“酷”，代表一种“真正强大的女权主义。”当北航事件尘埃落定，不断有赞同这个公开信的文章出来，似乎它提供了一种更好的解决性侵问题的思路——这些文章的建议是，不把它当回事，甚至“反撩”。

作为出生于演艺世家少女时期即出道的女演员，德诺芙也许不必体验许多演艺圈的“冒犯”
作为出生于演艺世家少女时期即出道的女演员，德诺芙也许不必体验许多演艺圈的“冒犯”
防治机制断送了师生“美好情缘”？

而另一名性学学者彭晓辉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重提旧事，说 2014 年曾有志愿者找到他，请他加入给教育部呼吁建立高校反性骚扰机制的公开信签名。由于不同意那封信的观点，他拒绝了签名，并加入了方刚等人起草了一份《对反性侵联署的回应》，呼吁推进全面的学校性教育，反对单纯强调“预防性侵犯”。

这些性学者反对的，是 256 名女权学者和行动者针对当年厦门大学吴春明性骚扰案，签署的给教育部和厦门大学的公开信，就学校和教育部两个层面如何建立性骚扰防治机制给出了不同的制度文本和不同国家与地区的示范文本，被媒体广泛报道。之后，教育部出台了 2014 年 10 月 9 日印发的关于《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第一次在教育部文件中提出禁止教师性骚扰学生。

就是这个反性骚扰机制的女权联署，被方刚等人的公开信指责说：“只谈性的坏处，不谈性的正面价值；这其实就是臭名昭著的‘守贞教育’改头换面，以反性侵的面目在中国的再次登场。”然而，中国的女权主义者真的倡议“守贞教育”、反对全面性教育吗？这恐怕是有意无意的歪曲事实。譬如，2016 年安徽女高中生因为性取向被同学下“春药”欺凌的时候，出面协调发声支持受害者的就是女权组织，提出的倡议就包括综合性教育；这些时候，性学家们在哪里呢？

除了类似对女权反性侵主张的误读，2014 年性学派的公开信里表达了他们对师生性骚扰的不同看法，与德诺芙们的公开信有着类似的逻辑：性自由。首先，他们认为，大多数老师并

不拥有凌驾于学生之上的权力，而师生关系的平等自由是常态，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师生间的情欲关系定义未性骚扰，因为双方可能基于自愿，按这个逻辑，沈从文骚扰了张兆和，鲁迅骚扰了许广平，等于否定了学生作为成年人的性自主权，也断送了教师和学生之间可能的美好情缘。其次，以“不受欢迎的言行”定义性骚扰，将影响学术自由。第三，将“性骚扰”无理性地扩大化，将破坏和谐，更可能让男硕导、男博导因唯恐“瓜田李下”而不敢招收女研究生，这会强化女生受教育权的不公。

尽管性学派声称他们坚决地反对性骚扰，我认为彭晓辉本周的微博评论更能够代表性学派对Metoo的抵触立场：“涉及到性隐私的犯罪案件本来就应该私密处理，在证据都没有的情况下，公开案件不符合法制原则；过度炒作性骚扰案，泛化性侵害案，将毒化男女交往关系，反而不利于女性参与社会交往，背离初衷。”彭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即便在性骚扰防治机制比较完备的美国，被骚扰的女性在权势人物面前仍然要隐忍若干年。而在中国，性骚扰尚未成为一个法庭立案的案由，也很少有组织层面的制度化处理手段；一个熟人的骚扰和性侵案，当事人如果没有媒体的支持和对这类案件有经验的律师的帮助（这类律师寥寥无几），即便有完整的证据，也很难得到一个公正的结果。

法国的反性骚扰走过头了吗？

德诺芙参与的《世界报》百名女名人公开信认为，社交媒体上#MeToo和#法国的BalanceTonPorc（揪出性侵沙猪）运动不是赋予女性权力，而是服务于“性自由的敌人，宗教极端主义者，最糟糕的保守者”，认为如此高调地反性侵，是将女性婴儿化，过度保护。同时，这场如猎巫一般的运动对被投诉者不公平，并且阻挠了人们调情和寻欢的性表达，强化了女性被动的受害者身份，也导致对艺术的审查。

这封信特别倡议了一种像于佩尔主演的新片《她》一样，面对性侵能够自己冷静处理，并不假手于警察和媒体的“自由”、“强大”的女性形象。信中说，“在同一天里，女人可以领导专业的团队，也可以享受作为男人的性对象”，作为女性，“她会关注自己的工资是不是与男性工资在同一个水平上，但绝不会因为在地铁上被陌生男子揉捏了一下而在心灵上遭受创伤，虽然这一行为属于犯罪。她甚至可以将其当成是（加害者的）一次剧烈的对性方面的困苦的表达，或根本不是什么事”。

正如很多批评者指出的，“领导专业团队”而又同时“享受作为男性性对象”的高标准几近于“何不食肉糜”，不仅未看到底层女性收入低微、生活艰苦同时要隐忍性侵害的痛苦处境，恐怕连另一些中高阶层的女性的苦恼也未能体会。并且，这些描述隐隐然是责备出来揭发骚扰的女性“内心不够强大”，而她们遭遇的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就像我们常常听到的，对批评性别歧视的女性的评价。

然而，德诺芙们的公开信次日即遇到三十多名女权活动家发表公开信批评：“每当社会平等有所进步，哪怕只有半毫米的提升，都会有‘好心人’立刻警告我们走得太远了。而在此时此刻的法国，每一天依然有成百上千的女性遭遇性骚扰。”那些在社交媒体上被投诉的身居高位的男人真如公开信所轻描淡写的，“唯一做错的事情就是摸一下膝盖，想偷一个吻”吗？他们真的仅仅是天真笨拙的调情者而并没有多少蓄意欺凌他人的恶意吗？法国“揪出性侵沙猪”发起人、记者穆勒（Sandra Muller）所吐槽的前主管言论是这样的：“你的胸部真大。你是我的菜，我要让你高潮一整晚。”所谓社交生活中“笨拙的调情”，跟利用自己的优势位置，逼迫别人与自己亲密，完全不是一回事。另一方面，一些轻微的骚扰行为不见得是浅尝辄止，

往往是性骚扰加害人试探性的前奏，这是很多加害行为都要通过门槛效应，渐进地控制受害者，将自己的行为不断地正当化。

更早在 2016 年春天，法国就发生过一群政界女性的 Metoo 运动。当时，法国国民议会前副议长 Denis Baupin 被 8 名女性指控性骚扰，如果不是当事人说出来，德诺芙信函的签署者，恐怕很难想象一名女性副市长会收到此人上百条短信骚扰，而其女同事、绿党发言人竟然会被他“壁咚”强吻。因此，Baupin 事发之后，法国的政界女要人 17 名法国的女性部长和前部长，包括前财政部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在 5 月通过媒体联署了一封公开信，她们宣布自己受够了，未来对性骚扰将不再沉默，并谴责法国政界的性别歧视、性暗示语言、不当肢体碰触，并要求各政党必须为党内人士的性骚扰事件负责。也正是职场性骚扰受到的来自职场域权力关系和复杂人际网络的压力，很难即时提告，法国女权部长 Laurence Rossignol 要求将性犯罪追诉时效由 3 年延长到 6 年，并允许有公信力的民间组织帮助受害者发起举报与诉讼，并且要求警察设立专门处理性骚扰的部门。

而在“揪出性侵沙猪”活动如火如荼的时候，法国男女平等事务国务秘书 Marlène Schiappa 提出一项新法案：任何人在公众场合性骚扰他人，包括吹口哨、评头品足和尾随他人，都会和公共场所扔垃圾和吸烟一样，被当场开罚单，而且罚款可能是上千欧元。而她这样做的理由，就是要用法制来改造这种“调情文化”。

创作自由与男性的性表达

当百人公开信的签署者、情色片女演员 Brigitte Lahaie 之后在电视上发表了“女性可以在强奸中得到高潮”的言论，又遭遇女权者对她伤害了性侵受害者的批评，德诺芙不得不在《解放报》上再补充了一份个人声明，向性侵受害者道歉，不点名地跟 Brigitte Lahaie 划清界限，并再次重申了自己签署公开信的主要原因：对社交媒体舆论审判的心有余悸，以及担心这种无所不在的反性侵的警惕，导致艺术创作的自由和性表达的自由会受到侵害。

这种担心倒也不是空穴来风，因为前不久维也纳旅游局用奥地利名家埃贡·席勒的裸体画作（画家的模特多为未成年少女，并在上世纪初因诱拐未成年人而被诉上法庭）制作的艺术节庆宣传画，在英国和德国都受到了审查，被要求遮挡画中女性生殖器的部分，引起奥地利方面以艺术节口号“对于艺术，那是自由”进行遮盖来抗议。而公开信联署者也提及，她们遇到了出版商也会要求作品的男性角色“不那么性别歧视”，谈论起性和爱要“比例更均衡”，让“女性角色受创伤的经验更加明显”。因此，这些联署者把艺术的自由和性的自由相提并论：“哲学家 Ruwen Ogien 捍卫冒犯的自由，因为它是艺术创作的关键；我们同样捍卫打扰的自由，因为它对性自由不可或缺。”正如加拿大演员和作家 Lauren Collins 在《纽约客》对德诺芙等人的回应所说，对于过去的一些艺术作品而言，这些作品所谓“表达的自由”，不过是表达占据优势的男性的欲望与想象——只有在这种有些过时的想象中，“自由”真的与对女性的冒犯紧密相连。

这是与“创作自由”交缠的是另一个一样长久的传统：男性主导。在这个传统里，女权主义艺术团体“游击队女孩”在 1989 年的大都会博物馆所揭示的，当 19 世纪性开始取代宗教成为艺术界的主要偏见，只有 5% 的女艺术家，而 85% 的裸体都是女人。女性作为艺术创作的主体是点缀性的和与男性互补性的，而作为审美和幻想的对象则是压倒性的。虽然具体的比例数字一直在变化，但是离比例的平衡或翻转还遥遥无期。正是在这个“创作自由”慢慢增加的时代，像卡米耶·克罗岱尔那样的天才女艺术家几乎必然成为比自己长一辈的老师罗丹的情人

和缪斯，却难以得到业界足够的支持和信任，成为能够独立立足的同侪，而必须接受在情感与性，以及创作和劳动中的不平等关系，最后成为“阁楼上的疯女人”。

要在两性走向平权的今天进行属于这个时代的创作，难免要对那些过时的、被男性欲望驱动的创作思想进行批评与修正。这对于艺术界是一个严肃的议题，但创作的自由不能仅仅包括不遮盖画作上的身体，或者按照老的套路来讲一个故事。说起来，让文艺界享有真正的自由，也包括拆解旧有的权势结构，包括消除男性通过性和资源的优势继续控制女性后辈的可能。

这是我最近在广州的艺术界听到的一个故事：一名女艺术家投诉在与一名男学者商量策展的时候，遭遇了非常不舒服的性骚扰；在一名女性策展人的建议下，一个艺术家的传播平台决定探讨在艺术圈防止这类事情发生的办法。对于历史性地在这些领域处于下风的女性和其他弱势群体，反性骚扰也是通向创作自由的道路。

“性论战”的中国版本：无关权力关系

中国性学派对女权反性侵行动所提出的误读与异议，理论来源是1980年代断断续续蔓延到今天的北美女权主义内部的“性论战”：激进派强调性活动中渗透的男性对女性的结构性压迫，因此对诸多涉性的社会领域，如色情产品、虐恋、陌生人性爱、成年人与儿童的性爱、性产业甚至性爱中的特定角色扮演抱持反对立场，并迅速推动了政策和法律层面对工作、教育领域性侵的解决方案。而另一派是更加强调“性压抑”、倡议情欲解放的(Pro-sex)女权主义者，认为性解放是女性解放的重要内容，而性在社会中是普遍被压抑的，女权主义应该拒绝的是任何对性的法律的压制和道德判断，拒绝污名化各种类型的性少数，不断越轨打开性的可能空间，这样才能达到性的自由状态。

在中国人社会中，这种分歧演化为台湾地区妇女运动的妇权与性权之争。1990年代中后期，台湾女权运动学者团体公开放弃“性解放”议题，而着重进行政策与立法倡导，说服选民和政府，把更多资源放在妇女身上，也不断修法立法，给妇女更多权利保障。而性权派则游离体制之外，专注于同志权益、情欲解放、支持性工作与文化批判等议题，并批评一些妇女团体带来的保守立法倾向。随着两岸学术与实务交流频繁，台湾性权派对妇权派的批评，莫名进入情境迥异的大陆。于是，从宋山木案、厦大吴春明案，到报社记者性侵实习生案，中国的性学派都在公共平台发表过一些跟女权主义者不同的意见，这些意见大致都有一些共同点。

首先，性学派不承认性骚扰建立在两性权力/利不平等的基础上。美国激进派女权主义法学家麦金农将性骚扰定义为“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中强加于人的性要求”，是利用控制手段扩张男性权力和统治的过程；强调性骚扰是性别歧视，也是针对女性的暴力。而中国的性学家认为，美国主流的性骚扰定义和认知框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

譬如最近一些网站刊出了黄盈盈和潘绥铭的调查文章《中国的性骚扰有多严重？》，两位作者认为是一种来自西方的反对性骚扰的话语已经“强势介入了日常生活”，以至于“普通人对于自己被性骚扰的可能性越来越夸大”，因此，现实中的性骚扰在日渐减少，可是人们对它的焦虑却与日俱增。他们认为，中国的研究数据否定了麦金农所创立的建立在“权力宰制”基础上的性骚扰理论。譬如较多的性骚扰发生在平等的关系中，譬如同事、同学、熟人、邻居、业务关系、对象、谈恋爱的朋友（包括原来的）、家庭成员和亲戚，而利用职权的性骚扰——老板、上级、领导、老师、“对我有恩的人”占比最少。

可是，女权主义法学的权力视角并不等同于上下级关系，无论是同事、家庭成员、业务关系还是邻居，个体之间的权力关系未必平等，能够让人借势骚扰的，可能是经验阅历上的差距，长辈的身份，业务关系中的小小权柄，甚至只是性别或者阶级的身份，譬如各种“二代”对同学与同事、典型直男气质的人对“娘娘腔”的骚扰。而从骚扰作为性别歧视的日常表现而言，“敌意环境型性骚扰”往往就是发生在同侪之间的，尽管平级之间缺少足够让对方屈服严重性侵犯而不反抗的权力，但往往是异性恋男性借助“企业文化”或群体压力用来消费女同事的情形比比皆是。某些公司行号招“程序员安慰师”、报社图片部门强调图片编辑是美女是工作福利之一，这都是一种日常存在的性骚扰：按照人们的性别身份，要求人们在工作和学习的环境中扮演超过本职的模拟异性恋的“亲密”角色，本身也强化了女性在工作环境中的从属角色。

女权理论认为造成性骚扰的，是性别规范赋予男性的性特权，与现实中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和社会经济地位累加的产物。而性学派认为，正是这种权力视角，把不成问题的“双方合意”变成了“暴力”。如潘绥铭在《南方人物周刊》自述其性工作研究，在举例老板用口头威胁的方式迫使少女从娼的时候，结论是这是通过做“思想工作”达成的自愿。有一位性学派法学学者赵合俊写了一篇文章，结论是“在山木强奸案（教育企业总裁强奸见习生案）中，女权主义与国家公权力结合，在保护妇女权益的幌子下，将男女之间自愿的性关系硬性地建构为一起强奸案件……”

“性解放”受害者还是“咎责受害者 2.0”

针对性侵害行为，女权派关注的是加害人一方，反对强调受害者的“防性侵”责任，而性学派则对受害者着墨甚多。譬如黄盈盈和潘绥铭也在他们的研究中针对某些人被多人骚扰过的现象，提出了一些假设：“是因为这些人自己很特殊，所以才更容易遭到甚至‘招来’性骚扰吗？是由于他们很难避开那些喜欢发动性骚扰的人们，才屡次遭此噩运吗？是由于他们总是误解对方的意图，才屡屡认为自己被性骚扰了吗？是由于他们被话语介入得更深，因此把自己的‘性的身体’建构得更加广阔和更加敏感，才更多地报告自己遭到性骚扰吗？”

由于不承认性侵中的权力关系影响而强调性压抑，性学派把女性在性侵中的受害感受，视为“恐性”的社会文化的后果，认为这样的“受害者叙事”，只会让女性更弱势。这就是作家吴馨恩所言的“谴责被害人 2.0”——相对于一般所说的“荡妇羞辱”式的咎责受害者，这是“良妇羞辱”：“在此类性解放论述进步包装的语言中，擅自地认为受害者受到侵害，是可以透过心理层面的转换来解决，甚至是因可以想通、想开、开放、享受一点。……只要他们说出自己的经验与感受，马上就要被迫披上保守的外衣，即使他们根本不是、也不愿意。”

在陈小武案中，一些记者问我从以往校园性骚扰受害者身上看到她们最深的伤害是什么，如果一定要说，我感受最深的，是她们对师生关系的失去信任，面对实实在在的社会关系的崩塌：被自己信任的朋友、同学的冷眼旁观或欺凌，应该保护自己的院系管理层敷衍塞责；以及学业受挫的煎熬。以我本人的经验而言，其实很少遇到因为内在贞操情结有着很深的内疚、自责的女性，即便有，也往往是来自舆论压力。性学派所强调的性的去污名化和去除贞操情结，女权阵营并非不重视，社交媒体上批评丽江警方微博暗示被殴打的女游客“陌陌约炮、作风不好”的，多是女权网友。然而，在性学派的论述中，被性侵而又得不到制度性的处理，纯粹靠自力救济的经历，似乎是一种女性能够得到成长的“机会”。这一点，是长期进行个案干预和立法倡导的女权主义者无法认同的。

报警处理还是“中国智慧”？

性学派认为，性骚扰的法律和制度处理机制，会造成扩张公权力，并且让社会失去弹性的、自治的、属于“民间智慧”的空间。譬如，以“性积极女权主义者”自称的黄羽飞认为，鼓励“熟人强奸”也要报案的危险，是把警察介入当作现代人际纠纷的首要解决方案；但是，“维持现有性别秩序、打压女性和性少数、审查文学电影和网络中情欲表达的，往往也是公权力”，其扩张会伤害到性的多种样貌和自由表达。后者固然有一定道理，但既然熟人故意伤害、恶意诈骗要报警，为何熟人强奸报警就是“扩张了公权力”呢？

性学派倾向把性骚扰视为个人之间可以协商解决的私事和小冲突，而否认法制对于人们观念和社会规范的改革性效果。这一类的意见散见于很多性学者的论述，譬如，针对近期的性骚扰事件，譬如人民大学性学研究所的公号“性研究 ING”发表了刘立春的文章“面对性骚扰，不必勇敢，也不必举报”，作者认为，反性骚扰的话语“看似政治正确、但是却妨碍了人们的团结与交往”，“没有考虑到现实人生与人际互动的复杂性”。这位作者拿 2017 年通州“女乘客被男子猥亵拍照报警，男子辩解不成持刀割喉”的新闻举例，暗示勇敢报警和抵制并非好选择。因此，作者推荐了不少充满“生活智慧”的“办法”，这些办法是什么呢？第一个建议是“躲”，第二是“表达自己的态度，给对方留有余地”。刘认为这种“中国人处理人际关系的”古老的智慧，“正是中国公民社会应该有的德行，促进中国公民交往与团结的基本。公民之间不是张牙舞爪地防范、紧张监视着人我界限，不以‘个人权利’之名来制造疏离与敌意。我们必须认识到：公民共同体的和平共处除了保障个人权利外，其实也需要和气与容忍——而不必然是怒勇之气与零容忍”。如此说来，不是骚扰者不懂人我分际，冒犯了别人，反而是被骚扰者对人我界限过于斤斤计较而失了和气。

总之，性学派认为，性骚扰与性别不平等没有必然关系，终结性骚扰，一是要被骚扰者要自己“成长起来”，摆脱受害者身份，不能被动地等着被骚扰，甚至要成为一个有能力“反撩”别人的人；二是要让社会有着性的多元表达空间，就像性的资源开放出来，就好像台湾学者宁应斌举的例子，人人都有钱了，钱财外露的人就不会特别被窃贼注意。

不过，这种思考，可能中间被遗漏的环节就是，在一个没有任何具体的反性骚扰公共机制，人们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不公只能隐忍不发的环境，这种“成长”和“多元表达”如何能够达成呢？而在一个权力和资源并不平等的社会，当优势者的“性表达”与弱势者发生冲突的时候，该如何解决呢？性学派对于具体的制度建设很少有针对性地提出可操作的观点，往往只是针对女权者的建议进行批评，表达他们的担忧。然而，将欧美和台湾这样有着密集的反性骚扰处理机制和法律保护网的社会对“反性骚扰走过头”的忧虑，全盘照搬到制度建设刚刚起步的中国大陆，对解决问题有什么帮助呢？

2018. 1. 20 《女权 V. S. 性权：反对性骚扰妨碍了性自由吗？》

作者：张之琪

来源：界面

原文链接：<https://m.jiemian.com/article/1880597.html>

在刚刚过去的 2017 年，好莱坞历史上最严重的性侵丑闻被曝光，金牌制片人韦恩斯坦一夜之间沦为过街老鼠，被逐出好莱坞。然而事件并没有停止发酵，在席卷全国的“#MeToo”运动中，受到韦恩斯坦性侵受害者们鼓舞的普通美国女性纷纷站出来分享自己遭遇性侵的经

验，实名举报性侵者，合力掀起了前所未有的舆论波澜。

在上周日举行的金球奖颁奖典礼上，所有出席的嘉宾都身着黑色礼服，佩戴写有“Time's Up”字样的徽章，表示对“#MeToo”运动的声援。然而，在一洋之隔的欧洲大陆上，一群以法国国宝级女演员凯瑟琳·德纳芙为首的女性艺术家发表联名信，公开谴责“#MeToo”运动，认为“这些清教徒式的女权，妨碍了我们求欢调情的性自由”。

就在同时，一场针对高校性骚扰的“#MeToo”运动，也正在中国呈现出星火燎原之势。2018年的第一天，北航校友罗茜茜在微博上实名举报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陈小武性骚扰其门下女学生。在她的感召下，已有五十多所高校的在校生和校友发表了联名信，要求建立高校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1月10日，北航宣布撤销陈小武的全部职务，取消其教师资格；就在昨天，教育部也宣布撤销其长江学者称号，并承诺研究建立健全高校预防性骚扰的长效机制。

于是我们看到，在美国、欧洲、中国这三个政治气候、社会环境以及性别平等状况各异国家和地区，性骚扰同时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美国人试图通过集体造势和公开对质来有效地解决个案，中国人想借助青年的力量从高校打开健全制度的突破口，而法国人则在担忧对于性骚扰者的舆论“围剿”会不会导致缺乏司法程序的“快速正义”以及在性自由议题上的倒退。

今天的思想界，我们就来关注反对性骚扰的“#MeToo”运动在中、美、欧三地的不同诉求和行动路径，同时，我们也试图通过国内学界的一些讨论，来厘清在性骚扰这一议题中，女权主张者和性权主张者之间的观点碰撞和张力。

1. 解决个案 V.S. 建立制度：中美“#MeToo”的不同诉求

2018年开年第一天，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友罗茜茜在微博上实名举报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陈小武长期性骚扰女学生。罗茜茜称，她12年前在北航读博期间就曾被自己的副导师陈小武性骚扰，其门下许多女学生都有过类似经历，她们一起向北航纪委提供了证据，希望校方能够严肃处理。当晚，北航就在其官方微博上发布声明，称已在第一时间成立了工作组，将迅速开展调查核实。十天之后，北航发布了调查处理通报，通报称“经研究决定，撤销陈小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职务，取消其研究生导师资格，撤销其教师职务，取消其教师资格。”

而在这十天之中，中国的“#MeToo”运动也正在各大高校和其他场域内迅速发酵，截止到北航通报陈小武的处理结果之前，全国已经有52所高校的学生和校友以给校长写联名信的形式，呼吁建立高校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与2017年席卷美国的“#MeToo”运动类似，中国的反校园性骚扰的“#MeToo”运动，借助公共事件的影响力和社交媒体的动员、传播能力，将女性难以启齿的私人经验变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集体反抗，它所带来的效应是林奕含、阿廖沙等孤立事件所难以企及的。

在《中国式反性骚扰的新女性前途》一文中，女权工作者吕频从罗茜茜实名举报陈小武一事，谈到了女性如何在社交网络上发声，以及反性骚扰倡议的未来机会。

吕频指出，高校性骚扰的新闻之所以能够引发广泛、强烈、持续的愤慨，是因为高等教育体制内的父权式霸凌，早已在许多年轻人心中种下愤慨。这一体制已经被无数次地证实与性骚扰者合谋，用官僚主义——老师对学生的管理和指导——包装和庇护暴力，并拒绝纠正。当教育系统公开地、体制化地坚持阻击女生的进步，贬低女生的价值，变相为性骚扰铺就温床，再加上老师与学生之间畸形的宰制与依附，以及不受约束的父权式关系，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性骚扰很难不成为公害。

在中国女权议题的版图上，性骚扰早就存在，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女性怨声载道，男权社会置若罔闻。像其他所谓的“妇女问题”一样，性骚扰也被归为“妇女的问题”，是妇女不自重、不反抗以及投机诬告的问题。骚扰者可以免于处罚，而受害者无论如何选择，都会陷

于指责和凌辱——不是被骚扰者凌辱，就是被谴责受害者的文化凌辱。

当今性骚扰问题的关键，不是女权主义式的“提高意识”，正如美国“#MeToo”运动最早的发起人所说，女性并不需要就性骚扰被教育，因为她们从来都知道。而骚扰者们也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只是他们不在乎。关键在于，就像所有性别暴力议题的取向一样，反性骚扰的诉求在于终结有罪不罚 (impunity) 以及对受害者的迫害。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制度是必须的，但我们需要的不是条文程序的官僚主义，也不是像信访那样消耗与折磨的迷宫，制度也不可能乌托邦式地运作，在一个充斥父权霸凌的体制内，设置一个“性骚扰投诉邮箱”又有什么用呢？

制度设计的诉求是中国的“#MeToo”运动与美国最大的不同。美国的“#MeToo”运动没有具体的政策性诉求，而是通过强有力的集体造势和公开对质，更有效地、非建制性地解决个案。它的成功在于发声角度的重大转变，从此前的“幸存者分享经历”变为“实名指认骚扰者”，这一发声角度的转变导致了权力关系的反转，并且造成了全民追究性骚扰的轰动以及对骚扰者的震慑。然而，美国“#MeToo”运动的成功是建立在互联网自由、相对透明的治理，以及数十年来积累的反性骚扰的社会共识的基础之上的，在目前的中国，这几个条件都还没有充分满足。因此，中国的反性骚扰工作，可能要从权力监督和文化改造这类“基础工程”入手。

在另一篇题为《北航性骚扰丑闻能否演变成中国版“#MeToo”？》的文章中，吕频谈到了如何让高校，以及其他父权性的权力体，能够接纳女性权利的诉求。吕频指出，对于校园性骚扰的指控，以及建立反性骚扰机制的联名倡议，各个高校的反应所有不同——有强行勒令删帖的；也有做官僚式回应，表示“可以考虑”却不作明确承诺的；也有与学生对话，显示积极姿态的同时却要求学生不再传播的。总的来说，高校希望能够停止公开的倡议，通过官僚化的回应拖延和消化诉求。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次各个大学的反馈都非常迅速，这至少说明，校方感受到了这次运动的潜力，并且无法否认其正当性。

然而，问题的关键是，如果高校内部既有的利益结构能满足其成员目前的需要，那么这一结构就没有动力去进一步开放和改进，因为改变往往意味着利益的让渡和损失。相反，如果这些权力体意识到自己会为目前的利益结构付出代价，并且无法逃避这一代价，那么其计算得失的方式就会改变，就有可能承认女性的权利，并将其内化为它的一个部分。例如，为什么新一季的《纸牌屋》会删掉所有凯文·史派西的戏份？一定是因为史派西的性骚扰事实确凿，片方如果不与他及时切割，损失会比换角更大。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一个社会已经建立起性骚扰不可逃脱惩罚的普遍规则，这正是这次中国“#MeToo”运动的目标之一。

2. 女权 V.S. 性权：反对性骚扰妨碍了性自由吗？

《文化纵横》以这次高校性骚扰事件为契机，重刊了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家黄盈盈和潘绥铭所做的“21 世纪中国性骚扰实证调查”。需要指出的是，黄、潘二人作为性社会学家，与性别研究者切入性骚扰问题的路径并不相同，相反，他们与近日以凯瑟琳·德纳芙为首的欧洲女性艺术家们的观点有相似之处，即反对以泛化的反性骚扰话语，强化女性在性中的受害者地位，以及夸大性的危险与暴力性，从而导致在性自由议题上的倒退。

黄盈盈在 2017 年 12 月接受界面文化 (ID: Booksandfun) 专访时，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她认为性与性别是两个独立的概念，尽管它们的关系非常紧密且相互建构，但不能以性别来涵盖性，因为在这种涵盖之下，性基本就不可见了，或者经常以否定的形式出现。在她看来，一些性别研究者只强调性别的不平等结构，而忽视性别主体的能动性，因此在行动层面，召唤“me too”式的情感连结，甚至培训性经验的讲述和分享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呼吁制度和法律介入对性的治理，对于这些，她持保留意见。

然而，在此需要厘清的是，无论是由韦恩斯坦性侵案引发的美国“#MeToo”运动，还是由北航性骚扰事件引发的中国“#MeToo”运动，针对的都是不平等的性别权力关系滋生的性

骚扰,前者是在职场中,后者是在高校中,这都是十分典型的父权制的权力场域。更进一步说,这两场运动反对的,是让性骚扰得以持续发生并且不受惩罚,让受害者沉默甚至被污名化的一种权力支配关系。它们反对的不是男性,不是性爱的快乐和自由,更不是性本身。

在明确这一前提的基础上,再来阅读黄和潘的这篇旧文,有助于我们从性社会学的角度思考性骚扰的问题,尤其是关于性骚扰的社会主流话语和个人主体建构之间的张力,或许可以有更多元的理解。

文章指出,2000年、2006年和2010年先后三次“中国人的性”全国人口随机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2000年中国实际发生的性骚扰最多,但担心自己会遭到性骚扰的人反而最少,到了性骚扰实际显著减少的2010年,担心自己遭到性骚扰的人却增加了。这表明,反对性骚扰的主张,不是根据该现象实际的多少而提出的,而是出于对普遍正义的追求而提出的,一旦它成为一种社会话语,在社会舆论的大声疾呼之下,人们就会对日常生活中的性骚扰逐渐提高警惕,换言之,对于性骚扰的警示作用就越来越有效,其结果是,实际发生的性骚扰就不得不趋于减少。

也就是说,进入21世纪以来,现实中的性骚扰在日渐减少,可是人们对它的焦虑却与日俱增。从这一角度看,一切反对性骚扰的宣传教育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很可能出现性骚扰“越反越多”的局面。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认同和遵从反对性骚扰的主流话语,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主诉”自己遭到了性骚扰,这是由于人们判定性骚扰的标准被主流话语改造了。

因此,黄盈盈和潘绥铭提出,尽管反对性骚扰的正义性与迫切性毋庸置疑,但从理论上我们仍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我们反对的究竟是谁定义的“性骚扰”?这方面的“启蒙”是否有可能变质为一种“规训”?这就涉及到了以凯瑟琳·德纳芙为代表的百位欧洲女性艺术家的联名公开信中所谈到的情况,即当一场反对性骚扰的社会运动“规训”了人们对于性骚扰的认知和判断,那么会不会导致一种人人自危的气候,甚至为诬告和迫害提供了可能性?

黄盈盈和潘绥铭的调查显示,中国人对于性骚扰的主体建构不同于美国社会,也不同于主流的反性骚扰话语。中国人将不是发生在职场等权力场域内的、男性所受到的,以及发生在同性之间的的情况,统统纳入了性骚扰的范畴;而对于性骚扰的界定,也较少考虑所谓的“客观判定标准”,而是根据自己的感受以及对对方动机的推测给出自己的定义。

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个体对性骚扰的定义与主流话语之间的距离呢?是国民不觉悟还是话语太过脱离生活?黄盈盈和潘绥铭认为,这很可能是21世纪以来,中国的权力(power)、社会性别(gender)和性(sexuality)三者之间日益凸显的新的相互关系结构造成的。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这三者呈现为金字塔结构:权力笼罩性别,性别笼罩性,这基本上是一个超稳定系统。因此,任何实际发生的性骚扰都根本不会被视为性骚扰。21世纪之前,这三者的关系转化为重叠状态,形成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局面,因此,一切性骚扰都会被看作是三者共同造成的结果。到了今天,至少在中国,这三者已经开始呈现出一种“三原色分布”的状态,也就是说,三者既互有交集、相互建构,又日益走向分离,各自的独立性和特殊性日益凸显出来。

这种分离具体表现为:权力在私领域中变为“隐身在场”,社会性别从“唯异性恋”走向多元取向,性则从“生物本能”扩展为弥散可变的“全性”。这就使得“性骚扰”这一概念也不得不进一步细化和深化。然而,在黄盈盈和潘绥铭看来,目前中国的反性骚扰话语,远远没有跟上时代的发展,基本停留在公权侵害、男尊女卑和“性即丑恶”三者重叠的滞后状态中。

2018. 4. 3《李晋 | 从多重任务道德风险角度看校园性侵(王敖代发)》

作者：李晋

来源：AoAcademy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K6yZO7dHzXkDVCnWL6aeug>

2012 年，包括我在内的七位同窗在毕业多年后实名举报了时任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物理老师张大同有违师德的行为。最近，未成年人和在校学生受性侵犯事件再次被频频曝光。其中一些案例更是涉及众多受害人，而施害人往往得以长期逍遥法外，作案时间之久令人瞠目结舌。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大多数的受害人在被害后选择缄默，以至于施害人能屡屡得逞呢？

我的研究领域是组织经济学，想从组织经济学的角度对此做一些粗浅的分析。我以老师性侵犯学生事件为例，但这个分析也可以用来讨论各种组织里拥有权力的人员违法违纪的行为——政府官员贪污受贿，公司经理欺凌底层员工，明星学生性骚扰普通学生等等。

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人们趋利避害。学生举报与否，决定因素当然很多。但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学校——校长或是相关的校领导——会怎样处理举报。如果学校选择不调查，那举报对学生难免弊大于利。但即使学校选择调查，故事并没有结束，因为学校仍然要决定调查的力度：究竟是踏踏实实、真刀真枪的调查，还是避重就轻、走走过场？

真刀真枪的调查对学校来说有许多成本。首先调查取证过程会波及很多学生老师甚至家长。纸包不住火，老师被调查的消息一经传播，学校的声誉和以后的生源都会受到影响。其次，严肃的调查还会让老师觉得不被学校信任，怀疑学校是不是故意和老师过不去。老师说不定会消极怠工，甚至加盟竞争对手学校。

小范围走形式的调查对学校来说成本要可控的多。老师被调查的负面新闻不容易传出去，学校的声誉可以得到保全。而且，走走过场的调查省时省力，调查可以因为证据不足而草草收场，最多小小警告一下老师。这种不痛不痒的结果会让老师对学校心生感激，用自己的业绩和忠诚来报答学校的手下留情。学生也很难要求更多，毕竟已经调查过了。

所以从学校的角度，与其吃力不讨好的大规模调查，走走形式才是最优策略。这就是为什么在很多情况下，即使学生举报了老师，得来的也无非是草草收场的调查，甚至被要求息事宁人。这种情况在被调查者是明星老师时尤为普遍，因为明星老师的声誉和学校的声誉紧紧相连。学校如此，其他的组织也不例外。不少直到最近才被曝光的性侵丑闻的主角——建筑大师理查德迈耶，传奇指挥家詹姆斯莱文，拉斯维加斯之父史蒂夫永利，既是他们所在组织举足轻重的人物，也是多次被举报而不受惩罚的对象。

理解学校的理性策略后，对学生而言，除非证据确凿，举报老师往往弊大于利：既得不到公平的处理，还有可能被学校和老师区别对待。如果老师在业界有影响力，学生毕业以后也会受影响。这样思考，学生的最佳策略反而是不举报，至少是在校期间不举报。而老师的恶行，往往只是成为学校里的流言或公开的秘密。

可怕也可悲的是,当理解学校以及学生的策略后,老师的结论就是侵害在校学生的成本很低。于是坏苹果老师可以随意妄为,有恃无恐——尤其当对学生的升学或评测手握生杀大权时。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体操队队医得以性侵超过 150 名顶尖运动员,为什么宾州州立大学橄榄球教练得以性侵超过 40 名男童,为什么张大同,一位物理高考命题人,物理竞赛金牌教练,得以性侵众多学生:我们的七名举报人,以我所知,只是受害学生的冰山一角。

经济学的分析说明,如果组织里有一个坏苹果老师,那结果就是老师多次作恶,学生保持沉默,学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正义不被伸张。这令人绝望的结果也许就是经济学常常被称为“绝望科学”的原因之一。但经济学的分析也能帮助我们找到问题的关键,从绝望中寻找希望。有关校园性侵,问题的关键,在于学校的多重任务道德风险。

多重任务道德风险模型是经济学家解释组织内部各种效率低下最重要的一个模型。它由霍姆斯特朗(2016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也是我的博士导师之一)和米尔格罗姆两位教授 1991 年提出。这个模型的基本结论之一,通俗的说,就是“不能指望同一个人全心全意的做两件相互冲突的任务”。在校园性侵的例子中,学校有多重任务:一方面,需要老师好好工作,为学校建立良好的声誉。另一方面,需要找出真相,保护学生。但问题是,这两个任务是有冲突的。当学校加强力度调查被举报的老师,结果就是声誉受损,老师离开,学生生源受影响。当社会对学校的评价主要在于升学率和竞赛成绩时,怎么可能指望校领导(或任何和学校利益与共的人)好好调查问题老师,保护受害学生?

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多重任务道德风险模型给出了几个方向。首先,由于社会对学校在赢取声誉方面给了很强的激励,所以想要学校好好调查问题老师,也需要给出强激励:如果发现学校领导不好好调查,要进行问责和严肃处理。最近的 MeToo 运动就是一种这样的强激励。MeToo 迫使学校(和各色组织)做出雷厉风行的调查,所以最近迈耶,莱文,和永利才会落马。但强激励不能仅仅靠运动来支撑。一方面,运动给出的激励太强,容易矫枉过正。另一方面,运动来的快,去的也快,给出的激励不容易长久。更好的方法是以运动为契机,明确规章制度,激励学校认真调查。

多重任务道德风险模型的另一个推论是,相互冲突的任务最好由不同的人来做。所以当学生举报时,最好由和学校没有相关利益的人来处理。问题是,和学校完全没有相关利益的人通常来自学校外部,不容易获取有效的信息。好的调查人的选择,需要在“信息”和“利益”之间作出权衡。怎样设计好的机制来选择好的监督者并使之有效的工作,是经济学家值得思考的题目。

另外,即使问题老师被解雇,现在普遍的情况是学校会选择尽量不予声张,维护学校的名誉。但后果就是这些老师有可能会去新的学校并重蹈覆辙。从多重任务道德风险模型的角度出发,保持学校的名誉和揭露性侵犯丑闻是两个冲突的任务,这两个任务也需要不同的人来做。一个解决方法是设立独立机构,建立黑名单,把信息告知大众,让学生对有性侵犯历史的老师有所警惕,防患于未然。

最后,解决校园性侵问题,除了制度上的改进,改变人们对举报者的态度也很关键。对性侵事件的看法上,人们容易陷入一个认知误区。以张大同事件为例,我的一位中学校友评论道,“这样的事情就算有,估计也不多,不然不可能到今天才被揭发”。这种“没见到所以不存在”的逻辑,虽然乍一听不无道理,但事实上仅适用于信息可以自然传播时。当信息的流通过

到利益的影响,它的传播就会受到扭曲。利益之手会让我们难以分辨真相,作出错误的判读。

最近听到名嘴查理罗斯被举报长期性侵犯时,虽然闪过“那不可能吧,罗斯是多么的温文尔雅,睿智风趣,谈吐如此优雅,从来没有负面新闻,这事是不是有什么阴谋”的念头,但我也知道,因为利益的原因,组织里如果有一个坏苹果,那很可能的结果就是恶行不为所知,无论坏苹果作恶多少次。理解了多重任务道德风险的逻辑,让我听到性侵犯举报时能够“少怀疑举报动机,多关爱且宽容举报者”。这种态度帮助我在查理罗斯的事件上做出了正确的判断。但这种态度更重要的作用是给受害者们一个被聆听的机会,让受害者们敢于站出来。虽然受害者们能站出来只是反抗校园性侵犯的第一步,但没有这一步,正义永远无法得到声张。

-作者简介-

李晋,伦敦政经学院管理系副教授,有终身教职。2007年获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策略系。研究方向为组织经济学,研究成果发表在包括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和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在内的经济学期刊。

2018.4.8 《反高校性骚扰：如何将“网络风暴”变为“制度性防范”？》

作者：郦菁

来源：澎湃新闻

原文链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063330

事情正在起变化。即使在两三年前,我们也很难预料,几桩性骚扰事件(或疑似性侵)能在网络公共空间激起持续而强烈地反响,特别是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中间。年初,北航“知名教授”、“长江学者”陈小武被多名受害者实名举报,随后校方介入调查,教育部撤销其“长江学者”称号并追回奖金,责成学校与之解聘。与之肩随,北美的王敖教授又实名揭发 UIUC 东亚系副教授、著名策展人徐钢多年来利用职务之便实施性侵和性骚扰,获展览委托方和校方的处理。日前,南京大学的文学院的沈阳教授亦因 20 年前北大女生自杀事件而被曝光,迅速遭到网络审判,并在事发两天后由院方公开发文解聘。有关“性骚扰”的法律界定和政策制定有待专家和行政机器后续介入,但是这一系列事件已成为中国社会的痛点和言论交锋之地带,很快将要或已经开辟一个新的话语空间,应该是不争的事实。很大程度上,这些事件亦是多面的棱镜,不仅映折出当下女性主义意识的兴起和性别关系的改变、性规范和性道德话语的变迁,还曝露了高校系统的生态和逻辑,以及背后的权力关系,和广义上国家—社会关系、公—私界限的微妙变化。不过,在诸多意气声讨或理性分析当中,有两个重要的关节往往被忽略了。

学者日渐崩塌的社会权威

首先,似乎很少有人追问,性骚扰的发生率在普通职场环境中也许并不比高校系统更低(很多时候是更高;当然,笔者缺乏这方面的数据),而此前娱乐和金融行业的“潜规则”也时遭

谴责,看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为何高校内部的性骚扰反而激起了最强烈的共鸣和道德声讨?陈小武、徐钢和沈阳这接连发生的三个案例和之前的武汉理工和西安交通大学博士自杀事件相互印证,把学者这一职业推到了风口浪尖,一时间“教授”成了“叫兽”,把这个十几年来权威、信誉和社会地位已经不断下降的职业又狠狠踩上了几脚。这当然和受害人可能涉及未成年人有关,也不排除受教育程度和对性骚扰的敏感性之间高度相关,但也许旁观者和这一职业的内部人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这种局面很大程度上也和学术作为一种专门职业(profession)本身的性质密切相关。

一般来说,专门职业和其他技术工种(technician)的重要区别应有二重。一则,专门职业能够在社会价值序列中树立更高的权威,掌握更多的资源和权力,部分依靠其系统化、理论化的知识体系,而不是只是经验层面的操作知识和诀窍。二则,专门职业往往誓言服务于特定的公共价值,比如医生之于救死扶伤,教师之于培才树人,律师之于匡时扶正,学者之于独立的科学精神和人类知识的传承发展。为此,在现行法律框架之上,其成员自愿接受职业共同体内部特定的道德约束和行为准则,由共同体来规范和裁决个体的行为。比如抄袭和师生之间不当的亲密关系固然很多时候无法进入法律程序,但可以通过学术共同体的内部裁判来处理。这当然是一种更接近美国社会的状态(特别是1980之前),但不可否认职业道德承诺是专门职业独立权威的重要来源,并且应该是部分独立于国家作为一个道德裁判主体和权力/信用分配者的权威来源。

然而,在最近的二十年,随着高校系统财政拨款和科研经费的迅速膨胀,在高楼广厦和人员扩编之外,我们看到的并不是学者和教授们社会权威的巩固提升,而是全面的信任危机。当国家通过科研项目系统和各种评审排名把高校纳入彀中,日益成为学术职业权威的裁判者和背书人之后,学术职业共同体内部的共识和规范反而日渐崩解。现在高校与学者之间的关系毋宁是公司式的:引进某一人才,是否能评上长江学者?是否能多发文章,多拿项目?易言之,是否能提高绩效,是否是一项“资产”?在这种逻辑之下,通过共同体内部的规训和监督来达成对于公共价值的承诺似乎并不重要了,在制度上也无法实现和保证。当一个专门职业群体如此系统性地放弃了公共价值理想,其社会权威受损也在所难免,其成员行为缺乏约束也绝非孤例,这一代学人风气的颓丧也是可期的。抄袭、作假、压榨学生、性骚扰甚至性侵、无节制地与学生发生亲密关系等等,已成为听众最愿意相信的谈资、最热衷批评的对象,因这一职业已被当作权力系统的一部分,也被认为分享了权力滥用的丑恶。所以,在沈阳事件中,最令人作呕的部分也许并不是一个性侵疑犯的所作所为,而是一个本应教书育人的学者如何利用了自己的职业权力满足私欲,事后又轻松逃脱了共同体的裁判,并得到了国家权威的背书(所谓“长江学者”)。事情的这一面,已经超越了狭义的男权问题。

网络风暴下,高校行政权力的滥用

此外,还有一个被忽略的关节是,在这一系列性骚扰事件经网络短暂发酵之后,也许事实本身还未经全面调查验证,但当事人所在的学术机构往往出于声誉的考虑,在短时间内已经作出了最终的行政决定。而同类事件,比如此前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两位女研究生诉历史系知名教授彼得伯格(Piterberg)性骚扰,要通过所谓的“教育修正案第九章”(Title IX)的投诉流程,先后调查时间可能历年,在此案件中甚至是几年。其他的学术诚信问题调查,比如几年前一度沸沸扬扬的有关全球变暖问题,美国和欧洲的环境保护主义者质疑专业研究机构收受利益相关企业的捐款,刻意得出虚假结论,政府一度组织独立调查,也至少耗时三个月至半年以上。而日本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矢野事件”也经历了旷日持久的调查和诉讼。很难想象,沈阳这桩时隔二十年的公案,能够在尚未调阅档案的情况下,由学院单方面做出裁定;

而陈小武的举报材料和听证,也能在短短两三周内完成,更不用说公开调查的结果。往好的方面说,北航和南大是反应迅速,处理及时;往坏的方面揣测,学校(学院)无非也是迫于网络舆论的压力,草率开除自身学术共同体中的成员,本身亦是撇清关系、推脱责任的行为。这种草率粗暴的行政应对方式,一旦成为不成文的惯例,偏蔽和遗害只多不少。其一是对疑犯本身的巨大不公,其二是反成网络暴力的助焰。此后,性骚扰也许很快就是一件丢在大街上的武器,人人得以取而用之。在这种情况下,性道德问题和性行为规范极有可能创造一种权力的幻觉,并成为一种权力补偿的非制度性渠道。现实中的弱者,正如孔飞力在《叫魂》中所描述的那样,很可能会“攫取这种自由漂浮的社会权力”。在高校过往的历史中,学生以子虚乌有的控告和举报换取学校惩罚学者以息事宁人,也并不少见。此外,机构内部的人事斗争和派系倾轧,也一定不惮于使用这种新近舶来的趁手工具,从而把作为职业道德的性骚扰问题高度政治化。最终,性骚扰的问题化与泛化,不免又加强了高校行政系统予取予夺的权力,再一次确认了行政权力作为学术职业道德资源的来源和行为规范最终裁判者的地位,而职业共同体的角色在此过程中基本是缺失的。

如何建立高校性骚扰的防范机制?

在厘清了这两点之后,未来高校性骚扰的防范机制和解决之道,至少要处理以下的问题:如何制度化,特别是建立从举报、取证到调查的一整套制度,不仅保护学生,也保护教师本身;如何在职业共同体的内部裁判权与行政权力之间保持平衡。在此,简单拷贝美国的制度并不恰当,实践中也很难操作。

美国经历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深刻的性别平权运动之后,最早把性骚扰这一概念变成政策实践,并至今走在前沿。总的来说,美国的反性骚扰实践有两个重点的制度特点:一是社会运动和公共讨论最后找到的切入点是法律系统,最终更多以法律诉讼而非行政调查的渠道来解决问题;二是一旦胜诉,美国要求雇主、特别是公共机构承担主要的民事赔偿责任。因此,雇主方面需要投入相当的资源进行反性骚扰教育和防范,并往往就其法律风险投保,从而催生和引入了法律咨询公司和保险公司这样的外部监督者。相较之下,欧盟国家,特别是德国这样有法团主义传统的国家,政策制定的利益相关者和执行的主体往往落在工会、劳资关系委员会等国家与企业之间的中介机构。而性骚扰案例的调查和解决,也往往少走司法体系,多用这些制度平台的协商。因此,反性骚扰运动的制度化,必然要在原有制度基础上叠床架屋。

既然高校和学术职业已成为网络道德审判的矛头所指,那再做一次新制度的试验场也许负担更小,合法性更高。一方面,高校原有的行政架构当然是绕不开的,主要用司法途径解决又成本太高,但可以部分参考美国的雇主追责制形成单位追责制,由高校提供反骚扰教育和必要的资源,并对相关行政领导追责,以便平衡其人事和行政权力,实现责权的对等。另一方面,逐渐建立相对独立于行政权力的申诉、调查和评判的渠道(而非原有的学生工作系统),并以学术职业共同体的道德承诺重建与集体评断为基础,一事一议,争取在具体的道德情境中来衡情度事,仔细研判。这也是保证所谓“师风师德”不沦为一种新行政工具的必要条件。可能的制度选择包括:无行政职务的高校教师所组成的风纪委员会,有一定任期并轮替,更多行使类似“否决”权力(veto power)的功能;而原有的工会亦可适当参与调查与调解,以保护教师作为高校员工的合法权益;适当引入外部监督者,比如社工。除此之外,还有诸多具体的制度,比如对于教师和学生会面的具体规定,学校办公场所的重新规划,对于单一导师制度的改革等等,则可以更便宜地在短期内推开。

2018. 4. 19 《人物|面对性侵：不能闭上眼睛扭过头去，假装万事太平》

作者：巴芮

来源：人物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Lb5k0AflV4w3zZ77hdOAOg>

「性侵害是对一个人非常根本性的摧毁。人的身体大概是你最能控制的一个东西了，性侵害是你对自己身体这种最根本的控制权和边界感都非常根本、非常大的一个摧毁。」

文 | 巴芮

编辑 | 赵涵漠

12年前，在俄克拉荷马州盛夏的冰柠檬水和晴朗阳光里，16岁的周韵第一次读到关于性侵害的书，那是 Alice Sebold 被强奸后的自传《Lucky》，文字坦诚直白得可怕。

书中的 Alice Sebold 就算已经受到了强奸，还要被父亲质问：「他没有刀，你怎么还能被强奸了呢？」社会对受害人的深入偏见和二次伤害，让周韵受到了极大冲击，「原来这世上还有女性经历了那么可怕的事。」

16岁之前，周韵都是典型的中国中产家庭的好学生，被保护得极好。书是她在美国做交换生时，接待家庭里的妈妈 Jen 推荐给她的，Jen 是一位人类学博士，同时也是女权主义者。她会跟周韵抱怨迪士尼公主童话可怕的价值观念，「公主为什么要等王子来救！」告诉她什么是「玻璃屋顶」和「男性凝视」。正是在 Jen 的书房中，周韵完成了自己对女权主义的启蒙。

周韵现为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布朗大学人口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但性暴力一直是她非常关心的议题。2016年，周韵在波士顿的 Rape Crisis Center（强奸危机干预中心）做起了志愿者，负责热线接听，这期间她也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性侵害幸存者。在读到《Lucky》后的十几年中，她研读关于性暴力、侵犯、骚扰的数据与论文，时刻留意国内外的各种相关事件，并在公共社交平台输出自己的观点，引导大家不要对性侵害中的幸存者进行指责与二次伤害，一遍遍重申男女平权。

她说，「在这些猝不及防的黑暗与丑陋面前，不能闭上眼睛扭过头去，假装万事太平。」

以下为周韵口述。

周韵

有些人身在熔炉的环境里，操着狩猎的心

高岩这件事，第一反应其实我不意外，觉得又来一件。国内这么多年的学术模式还是导师有绝对的权威，这种情况下，利用一下这个权威，做一些事情是非常容易的，不像我读博士的时候三个老师管你一个。

但我也觉得这太惨了。当时强奸危机干预中心给志愿者做培训，有一部分是教如果对方想自杀怎么办。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做的是要让人看到在自杀之外有其他可能。但如果没有社会、家庭、学校、朋友的求助渠道，那很多时候发现好像除了一死，没有其它任何办法了。

之前新闻里面有一个细节，高岩跟她妈妈说，妈，我不想活了。然后她妈说，你有什么可不想活的，你这么顺。当时就有评论说，高岩其实在向家长求助，家长应该能够意识到，不应把问题掩过去——事后是可以这么说，但这么说可能会让高岩的父母更加自责，我不想事后这些外人的话让家长更受伤。

我一般会立足在学校，因为学校没有心理危机干预啊，按道理来讲，家长再怎么爱孩子，没有专业的危机干预训练，谁知道你能不能意识到这种苗头，就包括我，也是别人给我培训了之后我才知道什么是苗头。

现在学校都有心理咨询室，但是这心理咨询室到底有没有老师，老师什么样的资质，还是其实就是在门口挂个牌子。而且学校心理咨询室多大程度上是保密，不至于学生去咨询了，反而被学校掌握了一些信息。比方说我被这个教授那什么了，我去跟系主任说，结果系主任转头就跟那个教授沟通了，那这学生以后怎么办？要保密和安全，你不仅是保护学生，也是保护被学生指控的老师。

我知道经常有些人身在熔炉的环境里，操着狩猎的心，指控归指控，教授也是人啊，你也得保证。只有独立第三方调查机构，你才能保证指控人的公正，被调查人的清白，都不会被损伤。

一定要有制度化的求助渠道。你不能指望说，我得碰巧遇到一个好人我才能获得帮助，这回有王敖（编者注：高岩事件曝光的推动者之一），那以后呢？

这个渠道必须专业，不能在求助的过程中被二次伤害。都说报警，为什么很多人不报警？不就是因为报警的时候，你可能会更加被羞辱一番嘛。不管是警方还是校园，必须有一些这种基本的（技巧）知道怎么处理这种伤害。

北大前一阵发了一个公告，说要制定校园性侵的预防机制（《北京大学反性骚扰有关规定（建议稿）》），不敢说最后怎么落实，但学校起码在这个时候表这样一个态。你指望一个有绝对权力的人靠道德来约束，显然没有那么强的约束力。那北大起码开始搞这个机制，就且看最后能不能落实吧，让人看着还是能往前那么一小步的。

高岩事件的被害人

Me too 固然是件好事，但如果你没有准备好，你也有权利不说

我们一般是不用「受害者」这个词的，都是用「幸存者」。因为受害者带有一种无助感，幸存者更加强调的是 survive。

对幸存者的态度，这些年可能会更加支持和包容一些。几年前厦大吴春明事件（编者注：2014年7月12日，厦门大学学生汀洋发帖举报历史系教授吴春明「诱奸女学生」，3个月后，厦大通报称查明吴春明与一名女研究生多次发生不正当性关系，并对另一名女研究生有性骚扰行为），那件事当时非常艰难，艰难在当时对汀洋的态度，各种羞辱，觉得她是自找的，是她有问题，勾引了老师。

如果我们不说其他方面的性骚扰和性侵犯，就说在校园里，对于幸存者的羞辱始终是还存在的，但慢慢会涌现出更多支持幸存者，谴责侵犯者的声音，但一定要有人说这不是被害人的错。

即便在美国，其实对于幸存者也没有那么友好。Me too 之后，还是会质疑幸存者。尤其是这种十几年后，没有证据就更难。

国内每次一有什么事情，永远落脚点是，女生啊，你们要注意安全啊，从来不去讲背后其他机制问题。我们文化里还是在要求受害者完美，不光要求受害者道德毫无瑕疵，人设完美，也要求受害者最后的各种反应和叙述。抓住受害者一点不完美就开始，啊，坐等反转，那这种就很糟心嘛。

责任永远不在潜在受害者这儿。责任永远是我们去怎么样建立一个机制，能够保护所有人，能够让事情发生了之后有地方去一步步怎么解决。要靠幸存者舍得一身剐，在这种混乱的舆论下，把自己的创伤暴露出来，才能去扳倒一个人，其实是非常糟糕的状态。

关于师生恋这个事，哈佛在2015年的时候出了一个新的规则，禁止教授和学生的性关系和恋爱，不管这个学生是不是在教授课上。之前是教授不能跟自己有监督关系的研究生，新规只是将原有的规定扩大成了教授和所有本科生。教授看学生，看到的就是学生，不应该是潜在女朋友或者说潜在的性对象。

流行文化里大家默认性侵害对象是女性，所以对男性，跨性别……非女性的受害者可能求助时壁垒更大。女性受到性侵害后求助的壁垒，很大程度上是对受害者的谴责，包括荡妇这种羞辱。男性的求助壁垒就是，你还是不是个男人？对于他男性气质和男性身份是个攻击。

之前被网络曝出的上海名师张大同性侵多名男性受害者都没有人作证。举报人说他借物理奥赛检查身体为由，将男生单独带去家中，要求男孩子脱裤子进行体检，进而实施猥亵和性侵，也是时隔20多年，男生决定站出来指证，当时他们是高中生。从学理的研究上来说，男性性侵更多的发生在童年期间。男性遇到之后，耻辱感和女性是一样的。

强奸的法律定义，美国这么多年是有变化的，最新的定义已经用的是完全去性别化的语言。我们国家对于强奸的定义还是讲违背妇女意志，没有把男性包括进来，猥亵罪客体包括男性。

像性侵热线这种机构，很多时候我们提供的服务都是免费的。即便是这样，能够获得服务的人也是首先对机构有信任。但经常被制度性歧视的人他们对制度就没有信任，就很难寻求制

度化的帮助。

美国《时代周刊》2017 年度人物「打破沉默的人」

在 Me too 这种情况下，很多时候人会有这种感觉，如果我没有站出来，我是不是在庇护侵害我的人？又把这个责任和愧疚感加给自己了。我们机构给报纸写过一篇文章，说 Me too 固然是件好事，但如果你没有准备好，你也有权利不说。

性侵害是对一个人非常根本性的摧毁。人的身体大概是你最能控制的一个东西了，性侵害是你对自己身体这种最根本的控制权和边界感都非常根本、非常大的一个摧毁。

我们从来不告诉对方你要怎么做，而是把不同的选项放在桌上。在这个过程中，帮助他重新建立控制权、边界感。

这个机构跟波士顿所有医院都有合作，有性侵者去医院说是性侵之后来检查的，医院会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会派一个志愿者去医院陪伴那个受害者。包括是否要通知家人、报警，在整个这个过程中提供这种情感支持。

但去了之后，第一件事情是问那个受害者说，你要不要我们在这里，如果他说不要，那没有关系，我们就走人。完全不强迫，让对方没有任何压力去拒绝。去重新建立边界感，这很重要，首先要把选择权、控制权给对方，第二是把所有耻辱感都给他消解掉。

Me too 反性骚扰运动

这不是你的错

性暴力形式多种多样，语言骚扰、网络骚扰、强奸，不是说被强奸那种惨的程度就大于在网上被人骚扰，我们不给人的创伤排队。你只要觉得自己被伤害，那就是被伤害。

如果长期在这种伤害关系下——尤其是孩子或年轻或比较弱勢的群体——当我没法控制伤害发生不发生的时候，我能够控制的就是我来决定它什么时候发生，所以我去主动找对方，因为这我能控制，其实是一种应激和自我防护的机制。但事后就会给人很大耻辱感，如果不是我想他，为什么我还去主动找他？但实际上不是这样。

人会有这样的心理很正常，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之后，首先社会整个大环境，不管哪一个国家了，还是对受害者是非常不友好的。在这种情况下，人自责很正常，觉得如果当时我没有喝多，如果当时我没有去那个约会，我就不会……那这时候就要跟他讲，不是你的错，是对方选择对你做什么，不是因为你的疏忽。

第二就是，为什么我当时没有反抗？为什么我当时僵住了？或者为什么当时我没有跑掉？其实事后去回忆当时的情境，可能会有偏差。事后评估你当时可以跑掉，但当时的那种情境下，你的大脑跟你做出来的评估可能完全不一样。

我们会说，你当时做的所有选择都是为了能够活下去，survive。不是你的错，你做了所有你能做的。就把他回到当下嘛，不要让对方以极大的细节去描述那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那其实是个二次创伤的过程，很多人觉得我得事无巨细地给你讲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你才会相信我，才会帮助我，实际上不是的，我们不希望你恶梦重演一遍。

所以我们在提供热线咨询和支持帮助的时候，一定要强化的一点就是——这不是你的错。性骚扰不是出现，而是有人去做的，始终问责的焦点是在侵害者身上。

被侵害之后，有自残行为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应激（反应），我去伤害我的身体，是我能够实践控制感的一种方式，不去评判他。另外一种应激机制就是物质成瘾，酗酒也好，使用药物也好，能够帮助自己忘记一些痛苦的回忆。

那我们想了想，要是其他的方法，也可能让你感觉更好一点——比方说写日记、画画或者参加一些什么活动。永远不能够把一个人的应激机制拿掉，而不给他提供一个新的机制。

这种创伤不是我今天就能给你解决以后所有的问题，也不是说人能够一键重回出厂设定，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实际上我们是提供一些工具去帮助你渡过眼前这一刻，可能你可以更好地渡过下一刻。这个事情真的很复杂，没有一个办法解决所有人（的问题）。

你不需要接受这种性别的规训

我几年前写过那篇文章，大概是说（女权主义者）怒气冲冲或者敏感。当时我想的是，不是说你一定得这样才能女权，你也可以润物细无声的女权。

但我今天又觉得怒气冲冲和过度敏感也没有什么，很多人会说，女生要 nice、要温柔，要怎么怎么样，你才好。但我想说，你就是做一个怒气冲冲的人也没有关系，你不需要接受这种性别的规训。

几年前，我们中学文学社创刊 20 周年，请我作为校友写篇文章。有一天就在微信里看到，小同学们说，找一个颜值高的妹子和男老师谈报销会比较容易。我觉得不能行啊。我就非常正式的给小朋友们留了一段言，说老师看你们就应该是看学生，不管是颜值高低。年纪这么小，不要接受这些很成问题的性别互动模式，并在生活中运用起来。

当时小同学们觉得学姐太较真了，这多大事儿啊。昨天当时的一个小师妹给我在微信上说，当年是怎么想的，现在上了大学，又看到高岩那事，才恍然觉得我当年给他们说的话一点没错。这让我很开心，觉得观点输出是有用的（笑），较真还是有用的。

女性如果写观点文章，挺尖锐的，或挺怒气冲冲，不是很符合社会对于女性的这种期待，很多网络上的言论会从你的性别来攻击你。写同样的观点的文章，可能男性就不会受到攻击。比方说一个男性的女权主义者，他说一些女权主义的话，可能更多别人会觉得你很开明。

性别是一个非常轻易的攻击点和入手点，最简单比方说你是个女权主义者，肯定是因为，第

一，你长得丑，第二，你嫁不出去，你才仇恨男人。但对我来说，这都是路人甲，杀伤力没有那么大。（这种评论）其实我哪篇（文章下的留言里）都有，有些可能我就删了。

中国直男很多时候本质上都是好人，但他去认识到自己有什么特权，其实是和你意识到在呼吸空气一样，非常难。很多时候你给他指出来，一下子很难接受，那只能慢慢一遍遍指出来啊。

解放女性，也解放男性，最简单的，社会建构的男性就是我不能示弱，不能够服软，但男性也是会被性侵的呀，那他们怎么寻求帮助？每一个被说必须示弱、服软的女孩，背后都有一个受了伤也不许哭的男孩。

2018. 4. 20 《老田 | 从大学生被性侵谈起，不平等如何成为一种社会常态？》

作者：老田

来源：土逗公社

原文链接：<http://tootopia.me/article/102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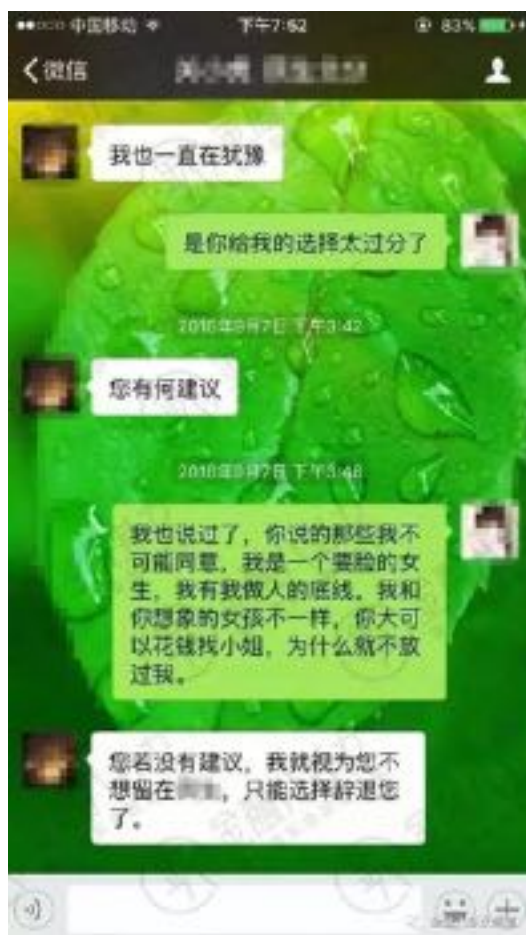
编者按：近日不少知名高校频频爆出学生被导师性侵、虐待的丑闻。有人说：应该以法规禁止师生恋，因为师生是在不平等的关系之中的。然而，我们更要追问：师生关系，以及与之相似的老板与员工的关系、管理者与执行者的关系、消费者与服务人员的关系，为什么就一定是不平等的？本文作者，老田老师会告诉我们，不平等是如何在数十年中被制造、放大，甚至成为一种社会常态。

在近期高校反对性骚扰过程中，相继曝光了不少教授骚扰甚至性侵女生的恶性案件，其中北大女生高岩因被曝遭禽兽教师性侵后施加精神羞辱而自尽，得到很高程度的关注，后续网络信息披露，禽兽教师沈阳还有多起类似罪行。差不多同时，武汉理工的王攀欺凌其学生致其自杀，在这两件事曝光过程中，大学官方的行为诡异地显示出为坏人张目的各种包庇纵容。由此可以看到，各种性骚扰或人格欺凌现象的存在，不能够简单地归结个人失德，而是存在着一种体制化的空间。此种事情得以发生并长期存在，关键在于社会的不平等建设，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由此：一部分人获得了对另外一部分进行人格或者人身强制的特权。

在中国特色的不平等社会构建过程中，从经验出发，可以识别出两种不同的贫困化现象：底层以“经济贫困化”为特点的处境恶化，以及中间阶级以“政治贫困化”为特点的处境恶化。人格权利得不到管理权的尊重，是“政治贫困化”最为显著的表征。小资白领阶层之所以最容易受到性骚扰等困扰，是因为管理权向私人领域转化并支撑了“私权力空间”的扩大，管理者从而获得了压制人格权的私权力。本文将联系毛后时代新型生产政体的构建来展开分析。

一、基于人格权利的阶级分化现象 —— 私权力空间的扩大与白领阶层的“政治贫困化”
应该说，在高校师生关系的不平等构建中，性骚扰现象应该还不是最严重的。毕竟，相比较机关和企业机构而言，导师对于学生的职业利益掌控尚不完整，也就是说，在师生关系中间

的不平等构建中间其正式制度依托相对薄弱。也许恰好是相对缺乏制度性的不平等支撑，以及较为薄弱的职业利益控制链条，使得这一部分性骚扰反而优先得到揭发和披露。而在性骚扰现象密集存在的机关和企业，受害者众多，但更难于被揭发。如同前年民生银行关副总“强奸未遂案”所示，女员工是以自己离开民生银行为代价才揭发的。这说明，要在机关或者企业中反对或者揭发性骚扰事件，成本要高到近乎毁灭个人职业利益的高度，并由此导致一种反常的现象：在性骚扰最为严重的场域，揭露性骚扰反而更加困难。



2016年12月，网传民生银行某高管屡发性骚扰女下属未遂，并以辞退相威胁。民生银行随后回应：网传性骚扰事件属实，涉事高管为民生银行北京分行某副总经理关小虎；涉事员工则为一名于2016年11月离职的王姓女临时工。

笔者曾经在台湾左翼杂志《批判与再造》上，读到一篇内地新闻业资深人士的文章。作者根据自己多年的从业经验指出：媒体机构的内部，需要奋斗到主任记者以上层次才会有尊严，爬到编委成员就开始拥有特权了。据媒体业者言，全部员工中间，主任记者或者中层干部以上的有尊严人士，比例在5%左右，编委会成员少于1%，因此，尊严是稀缺产品。而在金融机构中，即便是从高估计，超出有尊严底线的员工数量也不会超过10%，而有特权的人数肯定少于1%。

这个具体的经验，揭示出一种基于人格权利的阶级分化现象：一部分有特权的上等人，可以低成本地侵犯下等人的人格权利，而基本上不担心法律或者别的制裁。而小资白领的政治贫困化现象，特别是女性遭遇到骚扰或胁迫，主要是与此种人格权的阶级分化现实，联系在一

起的。

非独媒体机构如此，在各种工商业机构以及政府机关中，基于人格权的阶级分化也是广泛存在的。民生银行强奸未遂案，就揭示出在企业内部，也存在相应的阶级分化界线：作为劳务派遣制身份的王姓女职员，肯定离有尊严的基准线尚远；而可以放肆地损害其尊严和职业利益的关副总经理，明显已经超过了“有特权”的水准线。

同一类事情和事件的一再发生，会逐步地变更人们对于相关权利关系正当性的理解。禽兽教师沈阳性侵女学生致其自尽的恶性案件，在网络传播过程中，激起了广泛的同情以及对导师滥用权力实施胁迫机制的厌恶，结果引发人们对于 1991 年“卢刚美国杀师案”的同情式解读——认为他是基于捍卫自身合理权利反抗不合理的导师权力。更有人认为，在高校师生关系中间，不平等以两种方式存在着：一是封建性的人身依附关系，二是符号生产领域的雇佣化剥削关系。其中，占据优势地位的教师可以越界侵犯学生的人格权利和劳动成果。由此可以看到存在着一个上下相互界定的对称状况：特权者拥有了可以任意越界起作用的“私权力空间”，而在下者则存在着实际上的“政治贫困化”状况使其人格尊严难于捍卫，卢刚之所以选择杀人泄愤也是在合法救济渠道用尽之后，选择了非法的越界手段。

1991 年 11 月 1 日，就读于美国爱荷华大学的中国博士留学生卢刚在校园中射杀了其导师、导师助理、中国籍同学、系主任、副校长及其秘书等，致五人丧命，并最终饮弹自尽。事后，有美国媒体披露了卢刚生前寄出的声明：卢刚认为导师故意扣留迟发其论文以及帮助求职的介绍信；留校工作却没有得到应得的工资；教授偏心袒护另一位中国籍同学。卢刚多方申诉无果，由此归罪于其同学、导师和学校领导人。图为美国媒体对卢刚事件的报道。

也许是出于对“卢刚杀师案”进行了结构解读，海外新儒家巨擘杜维明曾经到处宣称：与港台青年相比，大陆青年在与老板合作方面依然存在着严重不足；言下之意，大陆青年对于君臣父子的不平等接受度，远低于平均的合理水平，规训效果欠佳，由此导致反抗精神过强。借鉴杜维明的看法，卢刚杀师案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他身上存在着严重的“规训不足”，而高岩受到沈阳性侵和精神羞辱后自杀，没有进行任何有效的反抗，这看起来像是“规训过度”的结果。两个人成长的社会化背景差异在于：卢刚是在毛时代出生并经历过平等的浪潮，而高岩则是出生在改开年代然后长大的。

下面就粗略地梳理一下：中国是如何从“规训不足”的时代，迅速转向“规训过度”的。

二、私人领域的恢复与寄生性“私权力空间”的扩大

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进程，基本从未提出过在公有制条件下的实质民主建设和改革方向。苏东国家在中国之先有过二三十年的尝试，全部改革都锁定所谓的“经济改革”——总是指向人格权的阶级分化方向，这种现象特别值得反思。

按照法国学者贝特兰的分析：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把斯大林作为过去‘消极’方面的唯一应‘负责任的人’”“苏联共产党接受了这种虚假的解释，证明它已不再使用马克思主义作为分析的武器，使马克思主义不再能真正地帮助改变产生那些口头‘谴责’的社会关系。这个虚假解释就这样完成了它的使命：巩固那种把经济和政治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阶级关系，因而使这种阶级关系所产生的矛盾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更为深化了。”“社会矛盾的深化所造成的许多后果之一，是苏联经济的日益退化。那些与苏联有联系的国家，情况也是如

此，这是因为它们的领导人推行的是同一条政治路线。他们没有去解决社会矛盾，而是采取了试图使经济制度‘更好地运转’的‘经济改革措施’，特别是扩大厂长的权力和使经济管理的资本主义形式和准则占有日益显著的地位。”各东欧国家也同样如此，哪怕是在波兰巨大工潮的威胁之下，政权对于工人的让步也从不涉及政治方面的实质改进，而是转而在经济方面设法，结果只取得有限的暂时效果。（夏尔·贝特兰：《苏联国内阶级斗争（第一时期1917-1923）》，上海《国际问题资料》编辑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4-5页）

法国学者贝特兰研究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状况之后，有预见性地指出：改革者如果进行政治民主方面的变革，虽然肯定能够获得群众支持并改进效率，但却会降低官员们的特权，因此，政治方面的改进永远不会成为官僚阶层的选项。苏东国家的各种改革，总是强调各种“经济改革”，其措施无非是对劳动者施加更多的监督和更强硬的考核，通过强化管理措施去激励劳动者多干活。这样的改革，在强化经济激励措施的背后，是官员们集中并垄断了更多的管理权力，这样的改革注定带来政治上的权力分化，有且仅有这样的改革才会得到官员们的拥护。但是，这样的改革却无法真正促进劳动者积极性的提高，效率在一个长时间内总是趋于下降，结果是一个改革措施诱发更多的改革需要。

从1970年代末起，我国革命年代确立的官兵平等传统，及其在毛时代单位制内部的部分贯彻，被彻底抛弃。最后，我们发现少数拥有监督或者评价他人努力的权力的官员或者教授，能够据此强迫女性下属或者学生屈从于自己的欲望。借用法律中间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对称概念，毛时代单位制内部相对的官民平等传统下，管理权及其行使大体上属于公共领域——首先不受管理者垄断，其次还要有被管理者的广泛参与。后来，管理权分配及其行使方式逐步地转轨为一个标准的私人领域：管理或者监控与评价的权力由专职管理者（监控者）单独行使，且基本上不存在对此私人领域的有效监督。

从那时起，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逻辑是：有且只有强化权力对劳动者的挟制和逼迫作用，才能够逼迫工人多干活，由此，把权力对于劳动者的监督和挟制看做是创造利润或者效益的唯一源泉。为了给这个论点做宣传，报章舆论铺天盖地地宣传“大锅饭养懒汉”——意即从前干部手上权力过小，不足以胁迫工人多干活。依据这个看法，如果没有掌权者监控和惩处被管理者，被管理者的一般表现是偷懒。因此，为了企业效益，就需要给管理者赋予更多和更有效的权力，使其能够更好地强迫被管理者多劳动，以提高效益。

毛时代的生产政体中，干部手上没有随意扣工资的权力，更没有随意开除员工的选择，由此，被管理者的基本利益有着可靠的保障。在一定程度上，毛时代以单位制内部的稳定就业，去实现对雇佣劳动制的否定。1983年，媒体忽然说“大锅饭养懒汉”，要根本性改变管理过程中间的权力分配与用法，说非此不足以提升企业效益。但到了1992年，全国各地的官方喉舌媒体，忽然竭力鼓噪要“砸三铁”——砸破铁工资、铁饭碗和铁交椅，这当然是说从前的改革力度还不够，权力作用于被管理者的力度依然不够，除非实现了彻底的雇佣劳动制之外，就再也没有别的改革方向了，后果当然是管理权继续强化和提升——从前不能够作为管理手段事业的工资和饭碗，都可以作为管理手段来使用了。

在毛后时代新型积累体制的再造过程中，有着两个方面的共同努力：一方面是管理权向极少数人手上集中使得他们可以任意操控下级的命运，另外一个方面是被管理者地位的空前下降使其对抗管理权操控的能力越来越小——其中雇佣化身份的恢复则是标志性的。在国有企

事业机构改革中，国企普遍引入劳务派遣制则是一个广泛的现象。从民生银行辞职保护自己人格尊严的王姓女职员，就是一个以劳务派遣制方式就业的“临时工”。

主流经济学家们对这种意识形态开始跟进，并对此给出学理包装说：国企效益差的原因在于激励不足。为此，要对企业恢复利润激励同时对劳动者恢复报酬激励。

在主流经济学家们的笔下，如果强化权力对劳动者的胁迫作用有着各种附带恶果的话，那也是必要的“恶”，因为非此就不足以提升企业效益。甚至有人说，没有这个权力胁迫能力上升作为基础，不仅企业效益缺乏可靠的基础，而且还不利于发展生产力、提升综合国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权力胁迫作用的地位如此不可或缺，有点坏处或者恶果那也只能够忍了。

后来，为了配合企业承包制的宣传，主流经济学家们又说，因为团队生产的监督很难量化或者标准化，为了激励管理者需要给监督者以剩余索取权（利润分红或者承包费）。等到“抓大放小”“下岗分流”时期，主流经济学家们说公有制产权模糊，只有私有化了之后才会产权明晰并解决管理中间的委托 - 代理难题，对管理者的激励才真正有效。这三个不同时期的理论包装，有一个内在的逻辑是前后一贯的：权力及其合理使用是企业效益的唯一源泉。由此，主流经济学家的集合，可以就其宣扬的核心理论，命名为“权力效益论”学派。

依据前期的宣传，和后期的理论包装，企业改革的主要依据和理路是：如果劳动者缺乏权力的必要强迫就会降低努力水平。所以，管理权的垄断和集中有负面后果的话，从经济效果出发，那也是一种“必要的恶”。

而管理权从毛时代的公共领域转化为私人领域的学理依据是：提高被监督者的努力水平并整体地提高企业效益。不过，国企整体的盈利能力，在强化管理权之后呈全面的快速下降趋势。也就是说，基于工厂专制主义的设计，实际上未能真正提升企业的盈利能力。而主流经济学家林毅夫等人的理论包装，毫无疑问也是不能够成立的。因此说权力强制性提升会带来经济上的正面后果的辩护方案，最后是被证伪了。也就是说，即便是从经济效果看，权力强化并由少数人垄断也是“不必要的恶”。



国企的三个主要效益指标变化曲线图。1984 年出台《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后效益稳定地快速下滑；1996-1997 年出现全局亏损后，“国企三年脱困”甩和卖。表格绘

制资料来源：《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集体制的瓦解和私有制的复归，以及后来经济学界出现“权力效益论学派”的理论修饰艺术，在很大程度上是具有内在必然性的趋势。但这个理论包装被中国的现实演变所证伪，反而是一件好事，这意味着：人们无需为了绝对必需的效率，去忍受各种强化权力导致人格尊严防线失守的异化制度。

三、胁迫美女下属的经济学分析 —— 使胁迫生效的机制分析

从这一次北大沈阳性侵女生致死案的恶劣情节，结合前年民生银行关副总的强奸未遂案，都让我们看到在这数十年一些人获得评价他人学习或者工作成果的权力，可以滥用至足以全面压制和侵犯他人人格权的高度。

就中国的生产政体向积累体制演变过程而言，“放权让利给干部”的改革同时还恢复了企业为利润而生产，“买断工龄”和员工的彻底雇佣化，使得许多国企和国有银行则把雇佣化进程向前大大推进一步，实现了“劳务派遣制”这样一种超级雇佣化模式。以辞职捍卫自身人格和尊严的民生银行美女，就是一个劳务派遣制身份，所以，民生银行的官员出面说她是“临时工”，正是这样的临时工的弱势地位，让其职业利益空前地操控在关副总手里，所以关副总能够以微信近乎公开地逼迫她接受非法性侵要求。

管理权是在毛时代的一个标准公共领域，干部无法垄断和独断地行使，但在改革后却转化为标准的私人领域，正是在此过程中，管理权野蛮成长为操控一切人命运的异化力量，由此中国小白领阶层不得不重新“跪下去”了。

白领阶层的人格权难于捍卫，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管理权在改革后转化为一个私人领域之后 —— 由此上级领导个人从获得考评下级的权力中间发展出合法地损害下级的职业利益的机会空间；二是因为小资白领的工作或者学习评价过程中，存在着有利于当权者“敲竹杠”的依据。

通常白领的工作性质，总是与一定数量的专用性人力资本积累有关。按照威廉姆森的看法：“专用性”是指耐用性实物资本或人力资本投入某一特定的交易关系从而被锁定的程度。一旦要打破既有关系或制度规则，专用性资产将付出巨大的转置和退出成本，产生‘套住’效应。这个概念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一旦进行了专用性投资，交易双方都要在相当长时期内在双边交易关系下进行活动；不可交易的资产特征确定了投资方退出交易过程与契约关系的困难程度，对合约的另一方产生依赖，这无疑将弱化投资方在投资完成后的谈判地位而无法防止另一方的机会主义行为。如果交易中包含某种性质的专用性投资，事先的竞争将被事后的垄断或买方垄断所取代，从而导致另一方将专用性资产的“准租金”为已有的“机会主义”行为。如利用合约的不完全性，寻找种种借口“敲竹杠”，使自己在交易中处于有利的位置。（百度百科，机会主义行为）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直接上级掌握考评下级的权力，并且由个人独断地行使，乃是改革家和主流经济学所设想的“激励”机制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这部分权力的行使过程从属于私人领域而非公共领域是绝对必需的，而毛时代管理权的开放并有着公共领域的特点乃是一个不符合资本主义常规的例外（实际上也不同于苏联）。按照艾伦·伍德的历史比较剖析：“在前

资本主义的形式中，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的融合，不仅意味着榨取剩余是与生产过程本身相分离的‘超经济’行为，而且意味着占有剩余劳动的权力——不论它属于国家还是属于私人地主——都与执行军事的、法律和行政的职能不可分割地捆绑在一起。”“那么，在某种意义上，资本主义制度中经济和政治的分离，更确切地说，是政治功能本身的分化，将分化出来的功能分别分配到私人的经济领域和国家的公共领域。这种分配将直接与榨取和占有剩余劳动相联系的政治功能，与那些更具普遍性和公共性目的的政治功能分离开来。”（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第一章）

比较蓝领工作而言，白领多属于技术性或者管理类工作岗位，这类岗位上需要逐步地积累较多的专用性人力资本。因此，转换一个工作所损失的专用性人力资本积累的数量也较大。同时，白领选择职场退出，基于专用性人力资本的过度贬值，新就业能够得到薪资会远少于前一个职位——这部分薪资损失在经济学上称为“准租金”，损失的准租金也较多。相对于体力劳动者而言，白领岗位上退出成本很高——无形的专业人力资本贬值和有形的准租金数量都很高，这就使得白领受到管理权的潜在损害更为严重，客观上被领导“敲竹杠”的机会也更多。

“敲竹杠”本身是一种机会主义行为，仅仅属于管理者的私人目标，但由于上级操控下级的职业利益此种机会主义被揭发的几率不高，对抗机会主义的信息成本和监督成本都不低，导致此种机会主义被惩处的概率有限；因此，在私人领域中间“管理者私人的机会主义空间”与下级选择高成本反抗的成功概率相关。以此而论，管理者借助私人领域的权力运作过程去搭车实现个人目标的“私权力空间”也是很大的，私权力空间是制度性地寄生在私人领域中间的，二者形成一种共生关系。

而且，与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相关的管理权，是一个标准的私人领域，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受公共领域规则调节和干预的。借用近几十年来改革家及其理论辩护人的说法：政府要尊重企业的自主权，其背后的潜台词是：公共领域要尽可能减少对私人领域的干预，目的当然是私人领域的最大化。当然，在实际上，借助公共领域的规则去对抗每日每时都起作用的私人领域规则，成本是很高的，但成功率却不高，公共领域介入私人领域的无力，有助于私权力空间的稳固与扩大。

与管理权从属于私人领域相对应，依据卡尔·波兰尼的著名解读：劳动力就此转化为商品，这是突出了其价值维度，同时也会相应地损害其使用价值，各种有关人本身的价值，实际上都被贬低了，因此人格尊严成为一个需要自己努力并付出成本来维护的事项。从美女员工捍卫自身人格尊严的困难和高成本出发，结合高岩自杀的案例，我们由此可以发现：管理权属于私人领域，劳动者本身转化为商品由上级去评定商品等级和价值，而白领的特点是专用性人力资本和准租金数量较高，有利于管理权借此“敲竹杠”。只要是激励的权力必须由领导或者上级垄断地实施，机会主义的私权力空间就不可能压缩为零，实施性骚扰或者性侵犯的“私权力空间”是寄生于私人领域的，结果是清楚的：此种管理权的个人垄断和野蛮操控，导致人格尊严找不到一个足堪托付的制度保护空间。

将毛氏生产政体转型，花了将二十多年的时间，老工人的失落学术界很少人同情他们，政学两界的一般态度是：为了效率提升不得不牺牲三千万老工人（厉以宁语）。这一次高岩自杀案和前年民生银行的美女员工通过辞职去捍卫自身人格尊严的案例，加深了我们对于这一体

制的认识，在这一体制中间，老工人固然有所损失，但真正受到“政治贫困化”损害最大的却是白领阶层多数：这群人要捍卫自己的人格尊严，现在变得极为困难了。

四、机会主义如何维护并扩大私权力空间

公共领域介入私人领域的效果不好，是到处都一样的，但是象武汉理工和北大官方这样看起来像是专门助长禽兽教师气焰的状况，也是极度反常的。

在师生关系的不平等中间，有一个顺口溜说“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老师可以评价学生成绩，相对于职场而言这只是很微小的权力。但正是依托如此微薄的不平等，禽兽教师沈阳就性侵了高岩还施以精神羞辱致其自杀。即便是此种很微小的私人领域权力，也被沈阳利用起来逞其兽欲，而高岩自杀后北大对沈阳的惩戒，看起来无助于警戒沈阳的恶行，反而特别有助于助长沈阳的兽欲，据说此后还至少有四个女生受害。

武汉理工大学在处置王攀致学生自杀案时，先是发布谎言误导舆论，然后又私下里向受害者家属施压，逼迫其发布虚假信息。武汉理工官方此种作为，看起来像是黑社会团伙，没有表现出任何尊重事实和规则的表现。如果仅仅说这是为了维护学校的声誉，那是完全说不过去的，通常这种情况总是与官府内部的机会主义要求联系在一起。我们知道，许多考评要求中间往往要求“零不良记录”，这样的不合理考评指标，往往需要通过弄虚作假来达到——每一个不良记录都动员官场力量去抹掉，而不是认真公正地处理。这种蠢猪式的考评要求，实际上是助长了官方机会主义选择——动员官场最大能量去抹掉污点记录。

依据北大公布的文件，当年作处理时，北大管理层看起来是以沈阳个人对事件的描述作为处理依据的，即便是沈阳个人描述充满不可信的矛盾，也完全予以尊重。这说明，北大官方实际上默许沈阳可以拥有处理非正常师生关系的全部权力，而且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去行使穷权力，还不需要担心受到北大官方的质疑。这个案例的处理过程说明，在师生关系中间，沈阳获得了私权力而且还得到北大官方的尊重，不管这一私权力是沈阳通过自己的关系网自力挣得的，还是依据潜规则或者明规则得到的。

二十年后，沈阳已经离开了北大，他的罪孽在网络上曝光之后，北大官方的作为才是叫人跌破眼镜。整个的北大官场，除了作秀表态“重视师德建设”之外，就是体现出各种对上的无原则阿从。在北大学生行动起来要求官方公布相关记录和文件之后，首先积极行动起来辅导员们，基本上不依据事实而是看上级脸色，或者揣摩上级的心态或好恶去行事，这简直成了官场的第一规则。辅导员在舆论高度关注之下，竟然在约谈学生并以黑社会的恐吓手段，来遏止学生的正当诉求，而且先后出场的各位辅导员选择近乎一致，以迹近黑社会的恐吓手法——以约谈对象的合法权益作为筹码逼迫对方屈从，放弃正当的权利要求。甚至还有一个学生的家长被辅导员叫到北大，以期帮助完成对学生的施压，此种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策略百分之百无视学生的正当权利和要求，虽然不是如沈阳那样性侵学生，但在无视学生权利方面则毫无二致。

结果，这样的事实肯定要成为人们认识北大官场的重要依据——北大官方似乎除了鼓励机会主义之外，就再也没有给雇员输入过任何尊重事实与规则的意识，试问：这样的师德建设会带来怎样的成绩？！尤其是，在沈阳案依然处在舆论的热切关注之下，北大官方及其代理人依然顶风展示其死不悔改的机会主义，这不是麻木或者愚昧能够解释的，而是说明：在北大官方及其代理人眼里无视事实和规则的“惯例”，早已发展到无视任何压力的地步，导致

他们怎么都转不过弯来。

可以肯定，今日这种流行的工作状况，肯定不是沈阳个人通过人脉关系交易为自己开创出来的，而可以看做是官场流行的无原则机会主义策略，在无意识之间为沈阳一类的犯罪欲望，创造出更大的不受约束和监督的“私权力空间”。

禽兽教师对于官场机会主义的认识，似乎有着异乎寻常的敏锐性。网络舆论起来之后，沈阳就向南大官方出具陈情书，要求帮助，果然南大官方帮助他在网上删帖子，北大官方至今还在帮助压制学生对此一案件的合理关注。由此可见，沈阳比普通人更为清晰地认识到了官场机会主义的真实后果，以及此种后果对他自己的“私权力空间”的放大作用，沈阳的“组织观念”之所以特别强——这内在地揭示出官场机会主义与禽兽教师私权力空间的共生关系。

高岩死去二十年了，沈阳难得暴露了，我们很期待北大官方不是口头上宣扬如何重视师德建设，而是切实行动起来，动员各种力量包括来自学生的舆论监督力量，逐步地抛弃官场的机会主义占优状况，真正推进压缩“私权力空间”的制度建设——让高岩那样的悲剧不再发生。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九日

作者：老田

编辑：沙捞越 默默然

美编：黄山

土豆原创

公益群里的告密者

媛的漂流记

张媛

原文已被删除

抱歉，今天的文章会有点激动，反正晚上也要飞了。

昨天看到一张截图，8个公益行业的微信群，聊天记录、里面群所有群员的头像，有些人的朋友圈被截屏，据说一共228页，这些在没有截图中相关当事人（比如也有我）的允许之下，作为所谓的证据提交给法庭，先不论这些截屏是否造假，是否涂改、或者断章取义，这个需要提供这些的张碧巍和音画梦想的律师来举证。这种行为令人不齿，迟早大家都会知道是谁截图的，耻与为伍。

然后我来谈谈 Dangpu，我知道被简单攻击的一系列基金会，很多是我的朋友，对他很生气，

觉得被冤枉，我想其实他想针对的不是你们，我们站高一点看，就会发现他最初的诉求很简单：

- 第一、要邓飞出来发声，米兔的事是有还是没有，有就道歉，没有就出来澄清；
- 第二、张碧巍把猫还给主人；

2018年8月1日，声明退出所有公益项目之后。至今没有看到邓飞真正对公众再发生；无论“我是被冤枉的，我发誓我做过”还是“非常抱歉，我错了，请大家原谅我”，而当时带领公益行业发反性骚扰承诺书的一位我尊敬的老师（我不忍心实名），我突然发现5月她成为了邓飞一个项目的终身荣誉职务，一群一群的人涌向花开岭，所以这个事是大家都知道已经有明确的结果了吗？是邓飞被冤枉了吗？冤枉了要向他道歉，要热烈欢迎他回来；而不要这样不明不白的就过去。

张碧巍，一只猫，我想着怎么都很简单，我还试图很深入的介入过，做两边的调解人。把猫要回来，还给主人，可如今看到宁愿上法庭打官司，也不换猫，可如今看到宁愿上法庭打官司，也不还猫，理由是猫的新主人对猫有感情了，这不符合逻辑啊，老主人养了三年，新主人养了一个月。我相信只要诚恳就能要回来，却给我各种含混的说法说无法要回来。最后我只担心猫其实死了，要不然我想不出来别的理由。

米兔时间之后，哪些人的现状如何？快一年了吧。现在回头看，似乎冯永锋的算最“好”的了，他承认错误，再道歉（虽然道歉还手误放打赏码，后来删了），然后沉默，不再试图重新回到公益行业；

比如，雷闯当时不是马上说自己的错要去自首的吗？如今自首了吗？
还有一位跟我说已经交给律师处理了，快一年了，结果呢？
很多人曾经是我的朋友、老师、同行，你们知道我的心情吗？

邓飞的《柔软改变中国》曾让我热泪盈眶，他的号召力和资源整合能力让人佩服，我其实一直期待着你说出来一声，“我是被冤枉的，我没做过！”

张碧巍，虽然猫事件之前，我完全不知道你和你的机构，但是很多人曾给你背书，我希望你很简单地把猫还给女生，事情没有那么复杂。

但，如果，不是被冤枉的，面对真实的自己，谁也不是神，谁都有脆弱犯错的时候（我也有很多错），该承认的承认，该道歉的道歉，获得当事人谅解，重新出发，只不过再走稍微远一点的路，我相信大家能够理解，重新获得支持；

如果，如果，猫其实是死了，坦诚告知，诚恳道歉，赔偿陪伴。

你们俩曾经都是公益行业的程度不同的明星，有很多支持的基金会和捐款人在看着你们，你们身上曾经寄托的是他们的信任，他们其实不是要有一个完美无瑕的神，他们希望有一个虽然优缺点、但是敢于面对，敢于承认，再出发的人。
人生有一百年，看一个人，不光是看他和高处的光芒，也要看他在低处的底线。

我希望你们面对真实的自己。

我希望也公益行业各位尊敬的老师们也不要再沉默不语，一团和气，或者告诉我，一团和气的真实理由。

我希望公众，对于公益行业一旦有塑造个人形象如何如何的就一定要警惕；也许当事人自己都被塑造得昏了头。你们要看项目，看年报，看数据，甚至去项目地走访，不要只停留在听故事，看照片，就感动得掏了钱，然后不闻不问。

本来准备开打赏，去支持要打官司的人。

但是为了避免被钓鱼，我就不开了。

如果需要，我相信自然有人会支持的。

如果证明这两个人都是被冤枉的，我是最高兴的。

就这样吧，憋了很久了，不得不说。

我只是我自己，没有其他人。

2018. 6. 24 《Me Too 是如何揭开当今女权主义的核心分野的？》

编译：小乌

来源：微信公众号“乌拉尼亚 21st”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bSz58acuHnkH70xDMHwS5Q>

本文内容编译自《卫报》(The Guardian) 于 2018 年 5 月 11 日发表的一篇长阅读 (“The long read”), 原英文标题为 “How #Me Too revealed the central rift within feminism today”, 作者 Moira Donegan。发布于本公号前，译者已与作者联系并得到肯定答复。为方便阅读，译者对文章进行了小标分节，正文个别地方采用意译以方便中文读者理解。欢迎提出建议，分享讨论。

摘要：这不是一个代沟的问题，而是存在于两个相互矛盾的女权主义流派间的分野：社会女权主义和个人女权主义

《卫报》原文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站截图

当 #Me Too 运动开始于去年 10 月初的时候，一些女性感到乐观和被激励，另一些则感到不舒服。随着性骚扰和性侵犯的消息在媒体上不断曝光，有些男性开始自食其果：不管是直接丢掉工作还是被降级，很多男性在公众场合都感到非常尴尬。类似好莱坞著名电影制作人 Harvey Weinstein 这样被指控严重性侵和性骚扰的男性的职业生涯陆续宣告破产。一种“清算”似乎正在进行，很多女性认为正义到来的太迟了。

不管是公共媒体还是私人场合，关于人们对事件是否持有统一的态度，对不友好的社会环境以及不对等的两性关系的对话都在逐渐行成，一种正在发展的认识即为，男人施加于女人身上的并非女人想要的，或者并非她们期待的性暗示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是一种社会和政治力量

的象征。很快，这种对话就被束手无措和怒火中烧的男性评论家中断了，从保守派专栏作家 Andrew Sullivan 到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他们认为#Me Too 运动在还没真正开始前就走的太远了。但令人惊讶的是，未预料到的分野居然也在女权主义内部发生了。

纵然一部分女权主义者希望“清算”可以走的更远，仍然有另一种声音提醒要小心。大多数对#Me Too 的抱怨来自于一些认为整个运动变得越来越傻的人。许多自称为女权主义者的人认为一些被指控为性骚扰的事件太不足一提以至于不能被定义为羞辱性的行为，如《纽约时报》的 Daphne Merkin 和 Bari Weiss，《Harper's 月刊》的 Katie Roiphe，《悉尼先驱晨报》(Sydney Morning Herald)的 Germaine Greer，以及《法国世界报》(Le Monde) 的 100 位法国女性。TA 们认为通过标签一组光谱太过宽泛的不当性行为，#Me Too 显然已经丧失了一种明察秋毫的能力。TA 们号召女性应坚强起来。Merkin 认为，那些抱怨性骚扰和性侵犯的人把她们自己当做维多利亚时代的家庭主妇一般脆弱。支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女性可以通过幽默、耐心以及对疼痛的高承受性来解决性骚扰和性侵害的问题。

这种分歧是代沟？

这种意见的不一致很快被媒体标签为代沟。那些年龄超过 40 岁的女权主义者被嘲讽为过时的一代，生怕任何越界行为。年轻的女权主义者被描述为满腔热血及幼稚的理想主义者。

某种程度上，这种代际分野的观点同时来自于#Me Too 运动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在《Harper's 月刊》中，Roiphe 嘲讽#Me Too 只不过是“推特(Twitter)女权主义”，给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这不过是自恋且沉迷网络的千禧一代[1]想要的一种关于性骚扰的清算。在一篇批判#Me Too 运动发展方向的文章中，Bari Weiss 特别强调了一名站出来匿名指控喜剧演员 Aziza Ansari 的女性太年轻太幼稚。与此同时，一个主要的读者和作者偏向年轻人的女权主义网站 Jezebel 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为“#Me Too 运动的反击是第二波女权主义”，该文模糊地指出一群被误导的年老女权主义思想家，却并没有对这些思想家具体的成就和失败做更多说明。两边都使用了年龄的刻板印象以及不同程度的冷嘲热讽，年长的女权主义者被描述为思想怪异和难以接近的，年轻的女权主义者刚好相反，被标签为自我中心和被宠坏的孩子。但两方评论都没有正视这样的事实，其实运动中勇敢站出来的女性既有年轻人也有老年人。即便是#Me Too 的批评者也涵盖了不同年龄层。

#Me Too 运动及对它的批判使女权主义内部的分裂变得清晰，但对于这种分歧的分析却只将它解读为令人厌烦的母亲和青少年女儿之间的争吵，好像这只不过是老掉牙的家庭戏剧的惯常套路。

2017 年 12 月，#Me Too 在纽约，图片来自于《卫报》

个人女权主义和社会女权主义

这种解读是一种错误。仔细观察来自两个阵营的争论揭开了一个更深刻且更严肃的智识上的分野。真正起作用的其实是女权主义内部关于性别歧视 (sexism) 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并且这两种互不相容的观点在如何处理性别歧视的问题上也存在着根本不同。第一种路径是个人主义的，持这种观点的人通常被认为头脑冷静，扎根于实用主义 (pragmatism, realism)

和自我满足 (self-sufficiency) 这样的理念。另一种路径是更加开放的、社群的、理想主义的路径，植根于共同利益 (mutual interest) 和团结 (solidarity) 的理念。这两种女权主义观点的冲突明显地暴露在 #Me Too 运动中，实际上这种分野的结果早在过去几十年间就开始酝酿发酵了。

1972.3.11, 第二波女权主义游行在悉尼, 图片来源于《卫报》

反 #Me Too 运动的女权主义者的主要观点在于, #Me Too 运动没有将个体女性作为道德主体 (moral agents) 来看待, 她们拥有说“不”的能力、拥有享受和追求性的能力、更拥有试错的能力。从这种视角来看, 那些站出来指控性骚扰和性侵犯的女性自己应该为这些遭遇承担责任。这种观点遵从了一种长期的道德传统, 这种传统跟资本主义高度契合, 其中个人责任、独立性、承受苦难的意愿被看做特别有价值的品质。这是一种自食其力的精神——从贫穷到繁荣 (It's an ethos of pulling yourself up by your own bootstraps – from poverty into prosperity)。在反 #Me Too 的女权主义者的逻辑里, 女性应该从“女性气质的”受害者形象向“男性气质的”力量形象转变 (from “feminine” victimhood into “masculine” strength)。TA 们认为性骚扰的普遍存在正意味着这是不可避免的, 最好的应对方式不是愤怒, 而是找出解决的办法。这种女权主义观点认为个体女性有能力做出选择以减少性别歧视的负面影响, 有能力去抵抗任何性别主义者施加的不可避免的不当言行。只要他们拥有处理一切的决心。

另一方面, #Me Too 运动正在向更广泛的领域传播。如果将 #Me Too 断言为一场单一的意识形态似乎会显得奇怪, 在许多行业和学科中暴露出如此广泛的不良行为的这一时刻, 可能会有足够的一致性来达成共识。但是, 作为一种社会运动 and 个人的姿态, #Me Too 提出了一些与之前的主流女性主义的思维习惯不相容的假设。通过说“me too”, 一个女人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广泛的群体的一部分, 并选择与那些被性骚扰、性侵犯或强奸的人站在一起。这种团结是非常有力量的。很少出现这么大规模的女性群体认同于她们作为女性所遭受的共同痛苦, 声称她们同样受到性别歧视的伤害, 并要求这些伤害她们的力量被打败。

在这一点上, #Me Too 运动的多样性和广度并不是其弱点, 而恰恰体现的是一种力量。毕竟, 如果有那么多拥有不同生活背景的女性, 都经历过来自男性的性别歧视的行为, 那么就更容易使人们相信这个问题超越了个人, 是与更广泛的文化力量相关的。无处不在的性骚扰意味着一个人不能简单地通过做出正确的选择来避免它, 或者通过坚定的决心进行自我保护, 这样的要求本身显得荒谬。

那么, 把这种分野称作“个人主义”的女权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之间的冲突会更加准确。某种程度上, 分歧在于如何开展女权主义项目以及哪种策略是最好的: 是通过个人赋权还是通过集体解放? 存在于这两种思想间有一个更大的道德分野——如何去定位性侵犯的责任主体: 这是一个女性需要去解决和克服的她所遭遇的厌女症的责任, 还是我们所有人的共同责任——消除性别歧视, 使女性一生下来就不会遭遇到。

分歧的历史根源

这种存在于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者之间的张力, 自 20 世纪中期妇女运动复兴以来就一直困扰着女权主义群体。个人主义的女权主义认为, 个体责任、个体自由和心理调适

为女性提供了有意义的途径，以摆脱父权社会的痛苦，并与男性平等相处。许多最著名的西方女权主义者都在这一传统中工作。例如，20世纪60年代颇具影响力的女权主义文本《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的作者Betty Friedan认为，性别歧视的文化准则阻碍了女性获得个人幸福。Friedan是一名训练有素的心理学家，她关注的是20世纪中期美国中产阶级白人女性的内心世界。后来，当Facebook的首席运营官Sheryl Sandberg在2013年出版了她的自传式宣言“Learn In”的时候，个人主义的女权主义发现了一个高调的倡导者。Sandberg对女性在领导岗位上的缺乏感到惋惜，她的书是为具有远大企业抱负的女性提供的指南手册。

《女性的奥秘》的作者Betty Friedan，图片来源为《卫报》

就算不那么广为人知的话，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也有同样长的历史。在Friedan的书成为畅销书后不久，意大利的女权主义者，如Leopoldina Fortunati和Silvia Federici，开始制定一种不同的方式来看待女性所面临的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试图分析男性作为一个阶级与女性的关系。相比于赋权(empowerment)和自我实现(self-actualisation)，她们更关注劳动分工、生活条件和薪资差异。她们认为，所谓的“女人的事情”——从拖地到包扎伤口，再到母乳喂养，做饭，婚姻内为丈夫提供性，洗衣和照顾老人——不仅应该被看作是工作，而且是资本主义工资-劳动制度的基本要素。这些女性认为，如果男性没有家里的女性为他们发挥的这些功能，他们就无法重返工作岗位和高效生产。工厂里男性的工作高度依赖于女性在家里的工作。

1972年，当Federici的“家务劳动要报酬”运动(Wages for Housework campaign)启动时，它引起了社会大众的激烈讨论——先是在意大利，后来是美国，随着Federici搬到纽约，并在布鲁克林开了个“家务劳动要报酬”办公室。政治主流认为Federici的想法是荒谬的，“她真的是在说，如果一个女人每天在她丈夫的房子里擦洗地板，就应该被付薪吗？”这场运动依赖于这样一种理解，即工资是任何可以被称为工作的必要条件，而对那些正在做这些事的人来说，他们应该被认为是值得尊敬和保护的。与其说是一种直接的政策处方，不如说是一个口号，提出“家务劳动要报酬”的需求依赖于女性作为一种“阶级”的概念，就类似劳工作为一个阶级的概念——一群有共同利益的人，他们可以代表他们的共同利益而组织起来。

“家务劳动要报酬”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它的影响却一直存在于与种族公正、同性恋平权、住房权利和性工作者权利相关的社会运动中。“家务劳动要报酬”运动的背后，隐藏着这样一种观念，即女性的压迫是普遍存在的，即使对于有不同生活经验的女性来说，它也有共同的特征——这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经历，这是一种政治现象。因为性别歧视打败了很多人，这也意味着存在一个可以相互支持的受压迫者社群，大家可以联合起来结束这种压迫。

#Me Too运动里也存在同样的认知，即性骚扰和性侵犯是系统性的，女性可以联合起来要求结束这些日常生活的暴行。个人主义的女权主义者Friedan和Sandberg放大了检视性别歧视问题的范围，关注到女性的精神和态度。与之相对应的，“家务劳动要报酬”这一派的女权主义者通过缩小范围，聚焦到女性是如何被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所压迫的。#Me Too在对父权社会的分析中采用了一种不那么意识形态化的、更特别的方法，它的姿态源于这样一种假设，即厌女是结构性的，而女性在与之斗争中有着共同的利益。

差异政治及团结的可能

这并不意味着#Me Too 把所有女性的经历都视为相同的。该运动包括来自不同种族、不同取向和不同宗教的妇女的故事。它带来了不同人群的证词：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顺性别或跨性别 (cis and trans)，名人或无名氏。这种多样性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厌女症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并不是所有的女性都能使用相同的工具来缓解这种情况。

支持#Me Too 运动的社会女权主义一直深受美国黑人女权主义学者诸如 Kimberlé Crenshaw 的影响，她的工作旨在对抗黑人女性生活中的双重歧视——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并分析为何那些同时经历了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人感觉不到明显的区别。Crenshaw 在她 1989 年的文章 (Demarginalizing the Intersection of Race and Sex) 中呼吁用一种新的方式来理解压迫，她称之为“交叉性 (intersectionality)”。简单地说，这意味着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压迫，每个人可能同时遭受着不止一重的压迫。在实践中，Crenshaw 的方法表明，反对男权主义压迫的有效运动也必须直面社会中的其他系统性不平等，这些不平等给许多女性遭受的性别歧视带来了权力和恶意的源泉。

美国黑人女权主义学者 Kimberlé Crenshaw，图片来源于网络《卫报》

“交叉性 (intersectionality)”为#Me Too 提供了一个关于性骚扰和性侵犯的更广泛的理解。说出“Me Too”的姿态意味着与所有相似经历的女性团结一致，这种形式也允许它成为一种特定的、个人的宣言，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证词来自于不同故事和不同背景的女性。每一个反对#MeToo 的女权主义者都会轻蔑地问：“你为什么不开呢？”很多女性解释了她们的生活处境实际上关掉了她们能够离开的大门。通常情况下，这些故事让人心碎的是，面对一些随便动手动脚的老板或同事，不是每个人都能给出一个坚定的、毫不妥协的“不”的姿态，因为这冒着丢到工作的风险；不是每个人都能负担得起紧急出租车的费用；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特权，使得人们可以很容易地按照个人主义的女权主义者的所开的处方那样行事。

#Me Too 的大量证词证明了性别歧视理论是一种普遍的但绝不统一的力量，也就是说，每个女人都会经历这样的事情，但是都会以不同的方式经历。这种团结一致要求结束性骚扰和性侵犯的公共姿态也延续了女性阶级意识的传统——团结一致和共同对抗系统性的不公正。

#Me Too 运动中的“Too”字恰恰揭示了这样的理解，使女性从厌女症的社会结构中得到有意义的解放，必须得从结构、文化和制度层面做出集体性的改变。社会女权主义并不渴望让少数女性在父权制度中获得权力地位。她们认为，这并不是关于要给女性一个“坐在桌子上的座位”的问题，而是关于“如何把桌子拆开从而一起建造一个新的”的问题。

这并非一个简单的命题。作为一种方法，社会女权主义有真正的缺陷，尽管它最重要的弱点并不是#Me Too 的著名批评家所选择强调的方面。社会女权主义的真正弱点不是它鼓励女性对不舒适过于敏感，而是它太宽泛了。呼吁妇女团结起来，可能会忽略存在于她们之间的痛苦和冲突。

毕竟，当我们谈论“女人”时，我们指的是谁？确切地说，我们将什么样的经历和情境定义为女性共同拥有的？对如此多的人同时进行概括是很困难的，问责不公正、不平等和特权意味着很可能忽视女性间重大差异的风险。“女性”是由每一个不同个体组成的大的群体，她们遇

到的压迫并非是父权制单一造成的：其中交织着诸如种族主义、阶级歧视、能力和性等不同变量的作用。更有甚者，很多时候这些压迫是由其他女性实施的。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将一个女性与另一个女性区分开，这些鸿沟包括：种族主义、金钱、殖民主义、偏执、历史、怨恨、防御、无知和伤害等等。这些因素使得现实中很多时候，女性群体内部是很难看到对方的。

然而，#Me Too 运动证明了，女性之间的团结是可能的。正如#Me Too 所建构的那样，“女性”的定义在这一运动中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每一个经历过厌女症的女人。本质上，这种定义上的团结是一种凄凉的团结，因为它承认了女性所经历的共同苦痛。但#Me Too 已经把这种悲痛的承认变成了一些更有希望的东西。如果#Me Too 带来了许多女性以一种统一的悲伤和愤怒来关注厌女症行为，这也能促使她们中的很多人思考我们共同的力量和对这个世界的共同愿景。当#Me Too 的社会女权主义者呼吁改变以使性骚扰、性侵犯和其他形式的厌女症行为越来越少的时候，TA 们的集体想象使这样一个世界变得更有可能是：我们越是团结在一起，就越容易想象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尊重很常见、残酷是罕见的，所有人用同情心和智慧去思考他人的生命，女性不会因为生而为女人而注定经历苦痛和限制。

省思：我们更容易站在施暴者立场

当然，这又是一个亘古不变的争论：女权主义的目标究竟应该是改变社会，还是让女性更有能力在其中顺利航行。但是，为什么这一冲突被框定为代际间的差异呢？很明显，女权主义这两种观点的斗争已经存在于过去几十年了。当然，部分原因是年龄歧视和缺乏好奇心。几乎是一种条件反射，很多社会大众认为老年人太胆小，而年轻人太鲁莽。需要认识的是，在所有其他的政治思想中，女权主义都是独一无二的，女权主义作为一种社会运动，一直在波浪式前进[2]。

但是，另一个把#Me Too 理解为代际冲突的原因是，反#Me Too 的个人主义女权主义者把TA 们自己对运动的抵制建构在基于智慧、现实主义和成熟之上。对他们来说，所有关于重新想象、重建新世界的想法听起来都是无可救药的幼稚言论。Daphne Merkin 在《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总结了反#Me Too 行动的主旨，她写信给即将站出来指控的女性说：“长大吧，这就是现实生活。”

这是一种常见的，但非常奇怪的信念：成熟和个人力量被抽象为一种委曲求全和妥协退让——认为我们的世界无法变得更好，我们不能彼此友善，男性（粗俗无礼和随意掠夺）的合法性是不可改变且必须忍受的。这是一种奇怪的力量概念，任何对美好世界的要求及期待有一天会有所不同的希望，都被轻视为一种幼稚的观点。尽管你可以把这种反#Me Too 运动的女权主义者的做法解读为强硬且务实，但更深层次上理解的话，不免令人悲哀。

哈佛大学精神病学家 Judith Herman 在她的书《创伤与康复》(Trauma and Recovery) 中，讲述了强奸受害者和其他遭受过可怕虐待的精神病患者的治疗过程，她认为人们很容易站在犯罪者的立场，她写道：“所有的犯罪者都只是要求旁观者什么都不做，相反，受害者要求旁观者一起分担痛苦。”类似的事情也可能发生在反#Me Too 的女权主义者身上，TA 们呼吁更多地同情性侵犯者，并要求那些遭受性侵犯的女性在选择中承担更大的责任，这种观点未被言说的另一面即为：不牵涉进他人的痛苦中，无需与他人分担苦痛。

#Me Too 和它所引发的“清算”给了我们宁愿不知道的知识——关于一些可怕的事情是多么

的正常地发生着，关于我们中有多少人遭受了痛苦。反#Me Too 的女权主义者并不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想把目光移开的人，我敦促他们不要这样做。

Ref:

1.Moira Donegan, How #MeToo revealed the central rift within feminism today, The Guardian, 2018.5.11; <https://www.theguardian.com/news/2018/may/11/how-metoo-revealed-the-central-rift-within-feminism-social-individualist>.

2.Lucy Whitman, and Virginia Cumming, #MeToo and the 'woke' generation didn't happen overnight, The Guardian, 2018.5.18;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8/may/17/metoo-and-the-woke-generation-didnt-happen-overnight>.

3.Kimberle Crenshaw, Demarginalizing the Intersection of Race and Sex:

A Black Feminist Critique of Antidiscrimination Doctrine, Feminist Theory and Antiracist Politics, University of Chicago Legal Forum, Vol.1989.

[1]千禧世代 (Millennials), 又叫 Y 世代 (Generation Y)。一般指约略于 1981 年~2000 年出生的人, 是源自美国世俗文化对一个特定世代所习惯称呼的名称。也有几个同义词来描述这个时期的世代特色, 包括了: 网际世代, 或称 N 世代 (The Net Generation), 回声潮世代 (Echo Boomers, 二战后婴儿潮的下一代)

[2]这里特指通常意义上界定的第一波女权主义、第二波女权主义、第三波女权主义, 每一波都有具体不同的利益诉求, 有时看起来甚至是前后矛盾的。但基本上上一波运动建立在对前一波运动的批判反思上, 总体而言是曲折式前进。女权主义的发展请参考维基百科 <https://en.m.wikipedia.org/wiki/Feminism>

特此鸣谢翻译特别顾问: 昭君, 德国先生, 高狗狗

2018. 7. 16 《闫丘露薇：关于“性骚扰”的报道，缺少了什么？》

作者：闫丘露薇

来源：腾讯大家

原文链接：<https://dajia.qq.com/original/owl/lqlw20180716.html>

性骚扰到底只是道德问题，还是法律问题？如果看最近的一些媒体报道，尤其是一些大学，对于属下的教师涉及到性骚扰指控之后的回应，很容易会产生这样的印象：性骚扰属于个人道德品格问题；当然，需要健全相关法律。

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2005 年 8 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妇女权益

保障法的决定，首次把“性骚扰”这个词纳入了法律文件。根据在同年 12 月正式实施的修订版第四十条：

“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

就在人大决定通过的第二天，北京市的一位女模特向法院起诉了北京一家美术学院的学生，指控对方利用单独相处的机会，用双手触摸自己的胸部，并且出言下流。三个月后，该案达成庭外和解。根据当时的新闻报道，由于案件会公开宣判，原告感受到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压力，于是选择撤诉（1）。

也就在同一年 11 月，重庆女教师文静起诉校长长期透过电话短信进行性骚扰，一审和二审，都以这名女教师败诉告终。根据当时的新闻报道，二审法院认为：“性骚扰是一种以侵犯他人人格尊严权为特征的民事侵权行为，它以不受欢迎的与性有关的语言，信息，行为环境等方式侵犯他人的人格权。从本案双方发送的信息的行为来看，是双向的，互动的；从发送信息的内容看，文静并未反感和拒绝，故文静上诉请求缺乏充分事实证据，法院不予支持”（2）。

文静的审理法官之后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表示，尽管有了关于性骚扰的立法原则，但缺乏如何具体操作的细节，比如如何界定性骚扰，实施性骚扰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等，这让他审理这宗安检的时候压力很大，并且认为，这部修订后的法律，无法在女性遭遇了性骚扰后，起到保护作用（3）。

之后一些地方政府通过各种版本的实施办法，对于性骚扰的定义进行了明确的界定。

北京：

“第三十三条 禁止违背妇女意志，以具有性内容或者与性有关的语言、文字、图像、电子信息、肢体行为等形式对妇女实施性骚扰。遭受性骚扰的妇女，可以向本人所在单位、行为人所在单位、本市各级妇女联合会和有关机关投诉，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所在单位、本市各级妇女联合会和有关机关接到投诉后，应当采取对被投诉人批评教育、对双方进行调解或者支持投诉人起诉等措施。用人单位、公共场所经营管理单位应当根据情况采取措施，预防和制止对妇女的性骚扰。”

上海：

“第三十二条 禁止以语言、文字、图像、电子信息、肢体行为等形式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部门投诉。有关部门和用人单位应当采取必要措施预防和制止对妇女的性骚扰。”

广东：

“第二十九条 禁止违反妇女意志以带有性内容或者与性有关的行为、语言、文字、图片、图像、电子信息等任何形式故意对其实施性骚扰。用人单位和公共场所管理单位应当通过建立适当的环境、制定必要的调查投诉制度等措施，预防和制止对妇女的性骚扰。受到性骚扰的妇女有权向有关单位投诉。”

浙江：

“第三十三条 禁止以肢体行为、语言、文字、图片、电子信息或者其他形式，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到性骚扰的妇女可以向公安机关、妇女联合会和所在单位投诉。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采取措施预防和制止对妇女的性骚扰。”

可以看到，虽然各地对于性骚扰的定义有些轻微的不同，比如广东省和北京市对于性骚扰的定义，是传播的内容包含有性内容或者与性有关的行为，上海和浙江则并没有这样的内容规范，但是对于各部门和单位建立投诉机制以及预防机制，都有明确规定。

根据现有的法律法规，性骚扰绝对不是简单的个人道德问题，而是可以诉诸法律的违法行为。如果法律还有不够健全的地方，那就是对于实施了各种性骚扰行为，应该各自承担怎样的责任。另外，法律也没有规定，发生性骚扰应该如何追究部门和单位的责任。

1998年，已经有全国人大常委向全国人大提交性骚扰立法提案，建议把制定一部反性骚扰法律纳入立法日程，在这部法律出台前，可以先修订现有的法律，比如《妇女权益保护法》。2002年，媒体大篇幅报道了中国第一宗性骚扰案并且进行探讨。这宗案件当然以原告败诉告终，但是透过媒体的报道，引发社会极大的关注。而媒体则透过采访法律界，学界以及妇女界的专业人士，指出推动立法和法律修订的迫切性。2005年的法律修订，可以说是各界多年努力和互动的结果：公众、法律界、学界、女性权益组织、人大代表，政府部分以及媒体。

事实上，在任何推动社会改变的过程中，媒体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因为只有透过媒体向公众传播的信息，才能激发更多公众对于某个议题的关心，同时培养个体的权利意识和法律意识，引发公共讨论，最终让决策者意识到进行改变和适应社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最近统计了一下最近几年中国部分媒体关于性骚扰的报道。从数据上可以看到，媒体对于国内性骚扰问题的关注，是从2014年开始逐渐减少，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性骚扰这个话题缺乏新闻性，相反，关于国外性骚扰的新闻报道，过去两年是在增加的。

当然，这和metoo运动在国外的兴起和普及有很大的关联，受侵害的女性和男性站出来，向公众揭露他们受到的那些拥有权势的大人物的压迫，这样的题材，单纯从功利的角度来看，自然是吸引读者眼球的。这同样可以解释发生在中国的性骚扰个案被报道的频率以及密度。拿发生在校园的性骚扰案来说，名校往往比普通高校受到媒体的关注度更高，当然，随之而来媒体承受的公关压力自然也比普通高校要高，这也就是为何涉及到名校的报道，往往会戛然而止。

但是2014年之后国内性骚扰个案报道和相关讨论的减少，是不是意味着性骚扰的问题已经得到改善，不再需要媒体的关注了呢？如果只是从获得报道的这些事件的走向，处理结果，以及媒体报道的文本内容分析来看，结果是让人担心的。

如果说，在2014年之前，还有性骚扰的受害者走法律途径，不管最终是否打赢了官司，那么在2014年之后，媒体所见的个案，都是通过单位的内部处理来解决；而处理的结果，2014年还有因为厦门大学吴春明事件之后，促成了教育部红七条的出台(4)，算是一种制度性的回应，之后，尤其是今年一系列和高校相关的个案，并没有丝毫促进制度建设的痕迹。而媒体的报道，大部分不仅仅没有深入到相关制度建设和法律层面的探讨，甚至在一些基本

的概念方面，比如性骚扰和性侵的区别，比如强调性骚扰属于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行为，比如告知读者个人权利，都没有承担起应有的责任。这让这段时间的相关报道和讨论质量，远远低于十年前，不仅仅没有进步，甚至是一种极大的倒退。

撇开报道限制的因素，媒体从业人员本身的意识以及能力，新闻编辑室中具有决策权的管理层的意识和能力，是导致这种状态的原因。当一宗个案发生之后，没有意识从现有的法律层面，没有能力寻找到合适的专家学者和法律界人士，都导致了报道变得到此为止，失去了过往那种，可以和其他利益相关方一起，推进变化可能的能力。这很可惜，也很危险，因为在中国，社交媒体影响公共政策的能力有限，尽管参与公共舆论当中的角色不可替代，最终能够推动公共政策，制度建设的，还是要靠各级新闻媒体的参与。而在这一点上，国家级媒体的影响力，远远高于地方级媒体，尤其是当一些个案，涉及到行政级别较高的机构的时候，地方媒体往往因为级别的关系，无法持续相关的报道和讨论。

应该是 2013 年的时候，我和我的前凤凰卫视的同事，做过一期关于女大学生在实习中遭到性侵以及性骚扰的报道。当然，这几个走上法庭为自己维权的女生，最终没有赢得官司，但是在帮助她们的律师的游说下，她们愿意面对镜头（当然，声音和影像都进行了处理），讲述她们的经历，为了其他人，可以从她们的经历中，学会更好的保护自己。

节目播出，并没有太多的回响，因为收视率，远远比不上我们做的很多其他几期的节目，因为这个话题，在当时，并不是新闻热点，甚至显得有点冷门。但是我和我的同事们在这个选题上很坚持，因为我们知道，新闻热点持续的时间从来都很短，如果没有媒体愿意花费时间和精力持续跟进，那么，很多时候，热点也就是热点，很快就会被公众遗忘，直到同样性质的事件再次成为热点，然后媒体以及公共舆论，重新再来一次讨论。但是结果一定是，没有进展的讨论，因为又要从头开始，甚至曾经达成的社会共识，已经不再是共识，需要再退后几步，进行言说。

那个时候，我和我的同事，是很多愿意持续关注办公场所“性骚扰”这个话题的媒体人中的一部分。要让一个议题能够持续，能够最终得到关注，光靠一家媒体，几个媒体人，是不可能的。

现在回看，当时愿意，或者是意识这样做的媒体还是不足够多，也因此最终能够实现性骚扰立法这个目标中，这些媒体的声音，显得非常的单薄。尽管这样，在回顾过去这些年的媒体报道中，还是可以看到有一些地方媒体，尤其是地方市场化媒体，坚持不懈的让和性骚扰有关的话题占据一定的版面。

而这样的努力在一些地方可以看到最终的成果，比如政府接纳关于预防公共场合，尤其是地铁性骚扰的建议，比如女性专卡。当然，这不是一个最佳方法可以讨论，但是至少可以看到，政策制定者对一个公共议题的回应。还有一些中小学开始了性教育，而这样的行为获得新闻媒体的正面呼应，不再是用猎奇的角度。记得当北京要展开中小学性教育课程的时候，正是因为有些媒体的报道，引发社会反弹，结果无法推广，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结果。

未来媒体可以做些什么？有很多的猜测，“性骚扰”是一个敏感词，因此媒体在也无法触及相关议题，在公共舆论场中，讨论也因此会非常的稀缺。这样的猜测，和媒体相关报道的数量减少有关，到底是因为政策的原因，还是媒体本身议题设置和选择的原因，作为一个前新闻

人，无法判断。但之前确实有一些成功的例子，比如取消“嫖宿幼女罪”，比如关于家暴问题的立法，虽然前前后后花了十多年的时间，但是如果缺少了媒体的关注，社会各界，包括人大代表们的声音无法被公众听到，就很难会最终被政策决策者列入议事日程。

2014年红七条出台，但是在这些规定中，并没有明确高校师生恋的问题，只有“不正当关系”这样的用词。2015年，媒体上有屈指可数的一些评论文章，对于到底是否应该禁止高校师生恋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原本这是一个好事情，如果这样的讨论持续的话，也许最终能有一个清晰的界定，这样对于之后发生的一些个案，也就有了清楚的指引，对于不管是学生还是老师，都能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很可惜，这样的讨论很短暂(5)。

在今年年初的几宗个案之后，关于师生恋的讨论又重头开始了一次，同样很可惜，并没有比上一次有太多的推进，然后，停止了(6)。可以预见，如果还是没有借此机会，对红七条有更加清晰的细节规定，就好像《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具体实施一样，那么一个法律问题，还是无法用法律法规的方式来进行处理。如果还是用道德来作为行为约束的话，其实是用更高的要求来规范人的行为。但是如果道德行为是不需要承受相应后果的话，那么结果会比不守法还要糟糕。

另外一点，到目前为止，对于性骚扰在法律上的定义和规范，因为上位法是《妇女权益保护法》，这就产生了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如果男性遭遇到了性骚扰，如何透过法律来保护自己。

如果说，过去之所以只是把性骚扰认定只是女性才会遇到的问题，反映出社会共识中的女性真实地位，认定男性属于强势一方，不会遇到这样的切身问题，或者是参与到立法过程中的各方，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只是针对某中性别和年龄层的问题。

那么现在，从一系列的社会新闻报道中，从个体意识的觉醒和个人权利意识到增强下，性骚扰不再是一个针对某一种性别的问题，应该是到了可以全民讨论的时候。

事实上，这个时候来谈性骚扰立法，反而是一个更好的时候，因为不再是仅仅为了保护妇女权益出发，而是为了保障每个人的权益出发。

备注：

1. 中国新闻网。2015.11.04。美院学生猥亵女模特：北京性骚扰案庭外和解。
2. 重庆时报。2006.9.27。重庆女教师状告校长性骚扰终审败诉。
3. 时代信报。2005.8.30。女教师状告校长性骚扰案续：受骚扰者反被孤立。
4. 新京报。2014.10.09。教育部划高校教师红七条 禁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
5. 现代快报。2015.3.10。人大代表谈大学反对师生恋：成年人恋案顺其自然。
6. 财新网。2018.4.9。禁忌背后：师生恋何以成为一个问题。

2018. 7. 19 《楊不歡：中國反性騷擾——舉報走不出校園，司法走不進校園》

作者：楊不歡

来源：端传媒

原文链接：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80719-opinion-yanghuan-sexual-harassment/>

反性骚扰的道路上还需要面临社会舆论的阻力，需要等待一个合理的追责机制，但从乐观一面来看，校园里那些勇敢的反性侵战士们，可能已经为社会进步打开了一个口子。

直到前几年的一次偶然机会，我才认识到性骚扰问题在中国有多么普遍。在一个短期的创作主题夏令营中，我住在主办方安排的宿舍里，在睡前夜聊时发现，一屋子六个来自天南地北的女孩，竟然有三个在成长时代遭遇过不同程度的性骚扰。有在公共场所遇到暴露狂、咸猪手的，也有亲友熟人借接近的便利图谋不轨的。一方面，我震惊于这比例之高：我们几个算是从中国各地被随机筛选来到这里，竟然有一半的人有过相关遭遇；另一方面，我也对自己成为那另一半隐隐地有种侥幸感。

是的，这种情况比你我想像的更多，而直到最近，这些故事才开始被系统地诉说。自去年开始，#MeToo 运动的风潮从美国的好莱坞刮起，席卷全球。来自演艺界、学界、政界等领域的受害人使用这个标签，在网上公开被侵犯的经历。

在中国，#MeToo 运动之风与去年初台湾的林奕含事件共同影响了一批举报人，使得几个月内出现了数宗性侵指控相关事件：去年初，台湾作家林奕含自杀身亡，其书中故事疑似涉及自身遭性侵的经历，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今年1月，留美博士罗茜茜实名举报自己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老师陈小武曾性骚扰自己，被称为中国反性骚扰万里长征的第一步；4月，多名北大校友举报当年的副教授沈阳在1998年性侵学生高岩并致其自杀；近日，一篇指控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张鹏性骚扰教师与学生的文章广为流传，在经历了无数删帖、追问之后，中山大学于7月10日发布公告，称经调查后停止张鹏的任教资格。

观察中国#MeToo运动的这几个回合，会发现事情似乎基本集中在象牙塔内；在职场范围内，却几乎看不见有性骚扰问题被揭发的新闻，而在“别人的主战场”演艺圈中，这种事情几乎更是闻所未闻——尽管我们可以想像，在这些领域内，这种问题一定存在，而且严重程度不会比校园中轻。

但是为什么没有人站出来呢？

象牙塔外充斥着更严重的“荡妇羞辱”

受害人站出来对性骚扰执行指控，本身需要面对极大的社会压力。

一方面，可能因为职场、演艺圈中的受害人面对着相对更为复杂的社会权力关系，或者他们对于社会现实有着更消极的认知和考虑；而满腔热血、想法纯粹的高校学生，更倾向于在面

对是非时直接挑战社会不公。

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校园以外的社会充斥着更为严重的“荡妇羞辱”。

受害人举报性骚扰问题时，通常会遭受来自社会的各种质疑乃至侮辱，我大致将之总结为以下三类：“小题大做你想太多了”说，“你情我愿 / 价钱谈不拢后来反咬一口”说，“是你自己平时不检点招蜂引蝶”说。

平时在职场中，职业女性，尤其是晋升到一定位置的职业女性，已经时不时需要面临对她实力和地位的质疑，当中就不乏与性交易相关的猜测和调侃；演艺圈的女性更不消说，至今仍有不少言论质疑她们是妓女、荡妇，坊间流传的故事皆绘声绘色犹如某种都市传说。事实上，人们可能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观察到演艺圈的性别侵害，只不过人们忽略了当中的权力不平等，将之一概定义为一种合谋与交易，并为之冠名为“潜规则”。

就是在这样的现实中，倘若一个受害人站出来公开举报加害者，可以想像其面临的各种指责会带来怎样的二次伤害。

而相对而言，在校园之中，一来“师生”关系的权力对比非常明显，一目了然，情节的是非黑白十分清晰，令人无话可说；二来，社会对纯白象牙塔中“学生受害人”形象的想像，也在某种程度上更接近大众对于那种“完美受害人”的要求：尽管我们知道，现代的学生面孔早已经多姿多彩，但听到“被性侵的学生受害人”，不少人第一想像仍是纯洁弱势、楚楚可怜，最好是对“性”一无所知的小白兔少女遭遇了老色狼的侵犯——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挑刺的人才肯罢休，前文的三类侮辱才可能被完美规避。

然而，哪怕是在这种前提下，具体到每个个案，这些指控者们依然需要面对不少批评。黄雪琴对张鹏涉嫌性骚扰的调查报导《她曾以为自己能逃开教授的手》中写到一个细节：一个遭性侵的女孩去求助学校的心理咨询师，咨询师却问她“你怎么穿短裙来”，令她遭受二次打击。今年年初，香港田径队运动员吕丽瑶在脸书公开自己 13、14 岁时被前教练性侵的经历，遭到本地专栏作者陶杰公开讽刺，称自己在幼儿园时被女老师摸过脸，也遭遇了性侵，讽刺吕“贴张自拍”就能作指控；林奕含自杀后一年，台湾网络的讨论区仍然有言论坚持谴责她是小三、与陈星搞不伦之恋；北航陈小武事件曝出后，也有言论认为“搞文学的，出了点风流韵事，我们也只能羡慕一下”……

所以至今大多数受害人都藏在一个假名背后。黄雪琴在文章中指，张鹏选择的女孩大多性格温和，孤立无援。然而想像一下，倘若一个举报者被人发现年纪较小时就交过几个男朋友、或者被翻出在人人网发过打扮性感姿势火辣的照片、或者平时喜欢去夜店跳舞……那她可能面临怎样的嘲笑和辱骂。

以上，已经是一个受害人在站出来时可能面对的部分社会舆论压力，而尽管社会舆论很重要，但在中国反性骚扰之路上，最为关键的是，在收到这样的指控之后，校方和公权力有什么相应的处理手段，这个社会的惩戒机制对性骚扰到底做出怎样的反应。

中大校方拖了中大学子的后腿

从近几个月来闹得满城风雨的几个校园性侵事件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出一些进程规律：先是有学生或者校友站出来举报，然而任舆论发酵，校方仍然三缄其口，同时在各大网络平台一再删帖，控制舆论，引来学生和公众群情激奋，最后逼出一个停职处分公报，公报中大多不见“性骚扰”三个字，而用些含糊其辞的官样文字，犹抱琵琶半遮面。

这次广州中山大学张鹏事件的发酵也与其他事件如出一辙。先是大量相关文章在各个平台上多次被删除，包括一开始的报导、相关评论、联署公开信都难逃一劫；然后校方对于公众的质疑语焉不详，对外回应4月份已就投诉做了党内通报处理，却被举报的学生踢爆投诉是5月才发出，且投诉两个月后仍石沉大海；最终，是在一个个微信公号前赴后继、“英勇就义”式接力发布相关内容造成舆论压力之后，人们才终于等来了校方的一纸通告，称张鹏违反“师风师德”，宣布将张鹏停职，但通告中也对“性骚扰”只字未提。校方对于丑闻的忌讳莫深，实在令人失望。

在我心目中，广州中大的学生一直以来在行动力量、性别意识、开放思想等方面都是全国高校第一。而且最难得的是，在这件事的公开讨论范围中，我目之所及，中大的学生校友们，为学校洗地辩解的一个也没有。早几年中国的网络上有个流行论述，称“母校/家乡（或者同类地域内容），就是只有自己能骂，不许别人说一个字的地方”，在网上大受推崇，我深以为这十分荒谬。这些比外人更热切监督母校的中大学生，不因学校丑闻而觉得丢脸需要遮遮掩掩，才是真正爱校，而那些“不许别人骂母校”的人对母校根本不是真正的爱，他们爱的只是自己的面子而已。从这个层次上讲，我以为中大校方是拖了中大学子的后腿。

这种“不可说”的处理手段，背后大概有好几种原因在作祟：首先是“稳定大局”为先的思维习惯，认为一切都能先压下去，殊不知在网络时代，这一切玩法早已不同；其次大概就是传统爱说的“家丑不可外扬”；再次，大概是对“性”话语的讳言。2018年了，我们的通告依然不能大大方方地把“性骚扰”三个字写出来，实在令人悲哀。而言论压制更深一层的原因，则或许涉及到高校学院中盘根错节的利益与权力，只有局内人才看得清楚。

司法何时不再“隐身”？

而除了校方对于相关人员职业上的处罚之外，我们希望看到的是法律也能对于相关事件有所作为。《央视网》近日的评论就质疑，为什么在校园性骚扰问题中，司法总是“隐身”？

中国就性骚扰和性侵的相关法律规定，使得一些性骚扰行为很难被界定，常常处于法律的模糊地带。上述文章提到，《刑法》有规定强奸罪、强制猥亵妇女罪、侮辱罪，《治安管理处罚法》也有规定猥亵他人的法律责任，而《妇女权益保障法》中也提到“禁止性骚扰”，但这种分头执法导致性侵可能分属于不同法律责任，除非有明显暴力，否则很难启动司法程序。“特别是一些看似‘不那么严重’的性骚扰，以及教师利用职权故意刁难女学生、逼其就范的‘诱奸’，很容易成为法律模糊地带”。

6月份甘肃庆阳的自杀中学生曾自述被老师用嘴亲吻额头、脸、嘴，但依然被检方认定为情节轻微，不予起诉。除了在职业上追究他们之外，相关的法律什么时候能细化相关规定，并且真正执行起来，能保护性侵受害者，向性骚扰者追责？我们什么时候，会在性骚扰案件中等到司法机关的介入呢？

但哪怕司法还在缺席，一个肉眼可见的改变是，越来越多的黑暗开始被揭露出来了，而事件中的加害人也得到了一定的代价。北大沈阳事件发生于 1998 年，20 年后的今天得到曝光；北航陈小武的性骚扰被指控始于 12 年前，如今大白于天下；中大张鹏的行为被指已经持续五六年，在此刻也同样暴露在阳光之中。但愿每一个校园工作者，乃至每一个社会人都应该意识到，时代已经不一样了。心怀不轨者应当想到，受害者不再彻底沉默，注视罪行的眼睛已经更多，无论你占据多少资源，你也不再安全了；而为校园性侵，乃至校园丑闻脱敏的各个校方，应当认识到，哪怕知名如北大中大，就相关问题再拿出“删帖封号-模糊回应-内部批评”的“一条龙服务”也不会奏效了。直面问题，调查事件，给公众一个清晰的答复，才是一个负责任的校方应该采取的措施。

我们知道在反性骚扰的道路上还需要面临社会舆论的阻力，需要等待一个合理的追责机制，但从乐观一面来看，校园里那些勇敢的反性侵战士们，可能已经为社会进步打开了一个口子。

也许有一天，中国每个领域的性骚扰 / 性侵害的受害者，都能安全地在阳光下讨论这些问题。

(杨不欢，媒体人)

2018. 7. 21《孙金昱：校园性骚扰的关键不是“性”，而是权力结构》

作者：孙金昱

来源：端传媒

原文链接：

<https://theinitium.com/auth/login/?next=https%3A%2F%2Ftheinitium.com%2Farticle%2F20180721-opinion-sunjinyu-metoo-zhangpeng%2F>

在中国，每一次校园性骚扰案件的传播，都是一场“双重抗争”。受害者和她们的家人、朋友、校友以及其他热心参与者，不仅仅要从施害者那里讨还公道，往往还要与校方、甚至相关舆情部门的维稳策略较量。

2018 年 4 月，因申请北京大学对一起性骚扰旧案的处理结果进行信息公开，在校生岳昕受到校方持续的压力。而在 7 月上旬曝光的张鹏事件中，中山大学同样没有直面问题，而是一方面召集“维稳”会议，要求学生“家丑不可外扬”，强调学生的相关转发，学校均可以追踪，并表示学校的态度“一般是从轻处理”。另一方面对张鹏做停课处理，停止其任教资格，取消其硕博指导教师资格，终止其“长江学者奖励计划”聘任合同，但即便如此，在对外公告中仍然全文不提“性骚扰”，仅以“师风师德”含混带过。

丑闻曝光后，张鹏作为当事人发声，承认其在与学生相处过程中存在“严重违反社会公德、家庭美德”的行为，但他同时强调已经接受党纪处罚，认为相关曝光文章存在污蔑及夸大。而作者黄雪琴也立即回应张鹏，愿通过法律渠道对质。耐人寻味的是，张鹏的辩护声明仍在，而黄雪琴的回应却在微博被删除。

即使这已经不是校园性骚扰第一次被曝光，媒体报导、公众关注的重点依然会或多或少集中

在“明星学者”个人光环与性骚扰之间的巨大反差：为什么那些学术突出、教学优秀、被众多其他学生和同事所认可、敬重的学者会有如此阴暗的一面，他们为何“需要”如此？甚至，对这一问题的不解还会进一步发酵成一种“被害者有罪论”——如果不是受害人本人的问题（自愿的迎合、不懂得拒绝、懦弱的默许），性骚扰本来可以不发生，或者很容易摆脱。即使近年来“苍蝇不叮无缝蛋”的粗鄙观念引发越来越多的批评，但更为隐蔽地归因于“受害者不够强大、坚韧”的精巧论调却越发受到欢迎。

近年来“苍蝇不叮无缝蛋”的粗鄙观念引发越来越多的批评，但更为隐蔽地归因于“受害者不够强大、坚韧”的精巧论调却越发受到欢迎。

事实上，旁观者的沉默或归咎于受害人，是性骚扰案件受害者和她们的亲友、校友以及其他支持者不得不加入的第三场抗争。而这场抗争中她们所面临的挑战，就是大众对“权力结构”问题的熟视无睹。

“结构性”是近年来公共讨论中常常被提起的词语。但因为其概括范围广泛，反而成为了一个含混的概念。相对而言，包括女权主义者在内的左派更加熟悉这个概念，常常在圈子内部的论述中使用这一概念来解释问题。但在它被使用的圈子之外，“结构性”鲜被恰当理解，还往往被认为是一种万金油，哪里出了问题都可以被左派怪罪给结构。“结构性”的解释力，从大众观点来看，没有转化为有效的说服力。

在历次校园性骚扰案件中，受害人一方强调学生身处弱势、处于特定的师生权力结构之中固然是准确表述，但性骚扰难道不是骚扰者和被骚扰者之间的事吗？所谓的权力结构究竟是怎样和性骚扰发生关联的？

校园内结构性问题：教师的权力

拥有权力，意味着拥有按照自己意志去影响他人行动的能力或可能。从这个意义来说，教师与学生之间天然存在一种权力关系，即使学生和教师之间可以平等相待、像好友那样相处，但权力关系的存在却是不能被忽略的。无论多么平易近人的教师，依然很大程度上掌握着学术资源、未来前程、发展机会等多种学生依赖并且重视的关键要素，在这些要素的基础上，教师可以指导学生、安排任务、影响学生的决策，与此同时，尊师重道的社会规范也在潜移默化中鼓励学生信任教师、服从教师。从教学需要考虑，教师也不可避免地对学生拥有权力。在这种关系之下，无论师生的个人品格如何、具体的互动交流模式如何，师生之间的地位显然并不对等。

这就意味着，无论教师本身是否蓄意剥削、骚扰学生、无论教师本人是否品格高尚，教师的位置本身就赋予了他/她按照自己意愿支配学生的能力。一旦这种不对等地位被教师滥用，对学生的伤害可想而知。而学生在这种权力关系之下，由于学位、前途、乃至人际关系等都很大程度上依附于教师，拒绝与否、反抗与否都并非简单的个人特质和选择可以解释，学生的隐忍和压抑既不是软弱，也不是自愿，而是在权力之下的被迫。

在校园性骚扰案件中，问题的关键并非是“性”。无论是前不久的沈阳案还是这次的张鹏案中，“性”不过是拥有且滥用权力的教师在“男教师-女学生”这一特定师生关系中的权力表达手段。这在某种程度上正印证了那句被归为奥斯卡·王尔德 (Oscar Wilde)、但实际出处难考的名言：凡事皆与性有关，唯独性本身除外——性与权力有关。

这种权力表达，在武汉理工王攀与其学生陶崇园之间体现为前者阻挠后者的出国计划，要求学生为自己的私人生活提供包括洗衣在内的多种服务，并要求学生称呼自己为“爸爸”等。凡此种种，虽不涉及性，但权力关系下的劳动剥削、精神控制和人格羞辱却一脉相承。

光环与性骚扰之间的反差之所以让人惊异，仅仅在于校园性骚扰问题被当作了个体问题和私德问题。

在这种权力关系中重新理解校园性骚扰案件（以及与之相似的教师对学生的欺压），就不难发现，此前让大众迷茫的问题——为何带有种种光环的学者会有如此不堪举动——其实是一个被错问的问题，因为它的提问视角完全是个体化的。

光环与性骚扰之间的反差之所以让人惊异，仅仅在于校园性骚扰问题被当作了个体问题和私德问题，是貌似“平等”的教师和学生之间没能处理好交往的边界，是教师和学生之间的权利争端，因此，“受害者有罪论”才会从受害人身上去寻找问题，人们才会震惊一个学术优秀的教师没有与学术相匹配的高尚品格，而施害者本人也有意无意地用“感情”、“喜爱”作为借口，为自己的行为开脱，仿佛对受害人的沉重伤害仅仅是一次次笨拙的示爱。同样，校方的通报文件中也一次次将问题归纳为“师德欠缺”，尽管校友、相关性别组织和网友一直在呼吁防范性骚扰机制的建立，各个大学仍少有实质进展。

认识到这一层，我们便不必惊讶为何人前的优秀学者在人后竟然是骚扰、强迫、威胁他人的恶魔，因为没有被合理制衡的权力关系被滥用，这一点丝毫不需要惊讶。品行端正的教师固然不会滥用权力，也懂得尊重学生，但是将防范希望寄托于教师的自我修养、将问题责任全部推给个人修养，则是学校的渎职。每一次校园性骚扰，都不仅仅发生在施害者和受害者之间，还发生在更广泛意义上没有得到恰当约束的师生权力关系之中。

校园内的结构性问题：学校的责任

既然师生之间的权力关系不可避免要存在，那么防范这种权力关系被滥用，自然是每一个学校的责任，因为当师生关系出现争议或失范时，学校是师生关系的仲裁者。在校园生活中，学校的责任不止于消极责任，如避免不公正地对待学生和教职员工，更需要许多情况下积极介入校园内的种种事务，修正和惩罚不公与侵害。

从北大到中大，我们看到的学校行为充满了矛盾。一方面，是用“师德”这种只能归结于教师本人的个人原因，与涉事教师做切割，并辅以一些行政处罚措施表示学校对教师言行的不认同，处处强调学校与教师行为无关，而另一方面，“罚酒三杯”式的行政处罚、大事化小的处理态度、对学生发声的严厉打压，无形中又让学校和涉事教师站在了同一阵营。这种矛盾背后不乏学校的利益考量，但这也表明了学校或多或少地明白自己应尽而未尽的责任。事实上，学校从未相信个别学者的性骚扰等违法和不当行为仅仅是他们单纯的个人行为，否则也不会面对报导和抗议时如临大敌，动用一切力量去平息议论。只是，学校极少正视自己的失职，反而将建立防范机制的诉求视为一种指责——例如数月前的沈阳案，就曾被指为是在百年校庆之际对北京大学的“恶意攻击”。

然而，无论是面对批评如临大敌的学校领导，还是那些无条件为母校辩护、被戏称为“护校宝”的在校生的校友，尽管在言语上坚持一切问题都是施害者（或受害者）自身问题，却太

急切将自己与性骚扰的施害者之间建立一种直接关联，从而共享责任。但实际上，施害者所要承担的责任，和学校方面所要承担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责任类型。

直接施害者（如沈阳、张鹏）需要为他们对学生的所作所为负责，这包括失去教师资格、甚至承担法律上的责任。但学校所要承担的责任，并不是基于学校曾经对学生有何不当作为，而是基于它的角色：校方是师生关系、师生间权力结构的构建者和维系者之一，校方需要承担仲裁和权威的责任，给受害人一个“说法”，一个公正，更需要承担未来如何纠正教师权力滥用问题的责任。

强调校园性骚扰问题背后的结构性原因，并不意味着学校 and 在校学生需要共同分担施害者所受到的道德问责。历次校园性侵案件中，受害者一方的诉求从来都有明确的层次：直接施害人应当被恰当的惩罚，而校方的责任则是谴责、纠正、防范。沈阳案中，性侵发生时沈阳所在的北京大学、举报信发出后他所任职的南京大学文学院和兼职的上海师范大学对沈阳本人的态度和直接处理，其实在最初都获得了相当的赞许，但沈阳的所作所为显然没有得到如此轻易的谅解。对几所学校后续的批评仍然集中于校园性骚扰防范机制的建立不了了之，而与沈阳本人并无太大关系。

校园外的结构性问题：“教训流氓”可以解决问题吗？

校园性骚扰得以发生的结构，并不局限于校园内师生间的权力结构。主流社会观念对师生间权力关系的忽视，对师生恋的浪漫化，学校相关负责人、司法人员、普通民众对性骚扰造成的伤害认识的不足，校方和校友“家丑不外扬”的处事习惯，同样形成一个连接着所有社会成员的结构：人们按照这些普遍的观念理解校园性骚扰、设想被害人、体谅学校，这些观念的持有者固然不是直接对受害人进行了骚扰和威胁，但主流观念所构建起的社会环境，往往带给受害人另一重压力，成为她们讨回公道的道路上的重负和阻力。身处于这样结构中的每一分子——缺席的执法者、避重就轻的学校、沉默或指点受害人的旁观者，皆有共谋之嫌。

不久前，庆阳女生奕奕在围观人群的欢呼鼓动中跳楼身亡。在她走向自己年轻生命的终点前，是对公正两年的绝望追寻和等待。女孩班主任吴永厚在其生病休息期间对其实施猥亵，奕奕和父亲先后向学校、警方、检查机关寻求帮助，希望施害者得到应有的惩罚，但最终，吴永厚仅仅被行政处罚，学校在尽力实现施害者与被害人的“和解”，而检察院则认为吴永厚的行为“情节轻微，不予起诉”。对精神健康状况堪忧的奕奕而言，“不予起诉”的决定是压倒她的最后一根稻草。性骚扰的受害者似乎唯有走到死亡这一步，才能表明她们受到了怎样的伤害。而纵然如此，网络中指责奕奕父女以死相胁的声音依旧存在。

固然不是所有旁观者都如此冷血，一些人尝试提出看似更有建设性的“解决方案”——作为父亲，要有动手打流氓的能力。在他们看来，一定程度上，教训流氓能够帮助孩子度过难关，健康成长，并改善亲子关系。而这样的建议确实广受欢迎——在相当部分的公众眼中，“教训流氓”的野蛮，是必要也正当的血性和勇敢，而相信法律和规则，则显得不切实际、痴人说梦。

寄希望于受害者的强大来应对性骚扰、通过受害人自己的力量实现“恶有恶报”，实际上在误导、回避性骚扰一再发生的结构。

诚然，暴力并非在一切情境之下都不可理解、不可原谅、不可使用。但是，针对性骚扰问题开出的“复仇式”药方却是避重就轻的。诉诸暴力看似比诉诸程序更为勇敢血性，但也止于“看似”。寄希望于受害者的强大来应对性骚扰、通过受害人自己的力量实现“恶有恶报”，这些解决方案实际上都在误导、回避性骚扰一再发生的结构。这种建议表面上是为受害者撑腰，给予他们同情和宽容，然而本质上，这廉价的施舍将司法机关、学校、社会成员的责任都轻轻抹去了，它们应当扮演的角色都退居其次，只留下受害人和其家人面对施害者的“决斗”格局，并且也只留下前者承受使用过激手段的后果。给结构性问题开出“私力救济”的处方本就是一种错位。

反言之，无论是为死去的同学讨还公道的北大校友、申请学校信息公开的岳昕、执意要法律还自己公正的奕奕父女，还是仍在争取张鹏性骚扰案取得实质进展的中山大学校友，都不是简单地要“教训”施害人。他们的诉求——要求法律严惩、要求学校建立防范机制，并非从施害人那里索要补偿，而是为了更多已经身在校园、和即将进入校园的普通学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这些案件关注者们的抗争，成为 Metoo 运动在中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丝毫不比“教训流氓”容易。尽管在过往案例中，删贴、约谈、利用家人施压等等手段频频出现，几乎成为一套处理性骚扰问题的固定组合，但坚持对法律程序的信任、坚持结构变革的诉求，远比“快意恩仇”更耗费心力，面临更大的压力，但同时也具有更深远的意义。

2018. 7. 25 《“性侵？恋爱醉酒而已”》

作者：C 计划

来源：C 计划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Bp_vx4SD85PjAKFpm9F7xg

近日，几位知名公益人士和公共知识分子相继陷入性侵丑闻，包括袁天鹏、雷闯、冯永锋和章文，其中雷闯和冯永锋回应并承认了相关事实。

雷闯，被称为“乙肝斗士”，十多年来一直在推动反乙肝歧视。他是亿友公益的创始人，益行马拉松俱乐部发起人，2009 年 CCTV 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候选人。冯永锋，是环保机构自然大学的校长，光明日报记者，出版了多本关于环保的书籍。两个人在公益领域都有很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丑闻一爆出，舆论哗然。

究竟发生了什么？

(1) 雷闯

7 月 23 日早晨，在一封匿名信中，一位女生称三年前在公益徒步活动中遭到雷闯性侵，发生非自愿性关系。女生说过程中自己非常痛苦，事中和事后都陷入自我欺骗和麻木，身心受到严重伤害。她后来才知道有其他受害者，如今希望公开这件事。

雷闯当天发表了两份声明，也接受了记者采访。

第一份声明的要点是：

- 承认文章中的事实，虽然有前因后果，并向该女生道歉
- 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触犯刑法，愿意承担相关责任，在考虑向警方自首
- 不再担任亿友公益负责人及法人代表

但在随后的第二份声明中，雷闯表示：徒步后期对这位女生产生好感，有一些举动，女生没有直接拒绝；发生性关系后，成为了恋人，至少在自己看来是“恋人”，后来还经常打电话，一起在重庆、杭州旅行。

女生随后回应，否认和雷闯是男女朋友，并称雷闯曾向自己强调，“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

(2) 冯永锋

冯永锋的事情，最早是在微信群和朋友圈中流传，后来有文章（作者并不是性骚扰受害人）举报冯永锋涉嫌性骚扰多位女性。7月24日早晨，冯永锋先后发布了两篇文章，其中第二篇是在第一篇的基础上做了些修改，第一篇随后被删除。

在第一篇文章中，冯永锋称自己在清醒时肯定不会进行性骚扰，但曾三次醉酒后实施了性骚扰。其中一次是去年10月，酒后进入南都基金会一位女性员工的房间，聊天后借着酒劲试图抱这位女士，遭到反抗，也发生了扭打。期间女士抓着门把手不放，胳膊受轻伤。事件引发这位女士辞职和其它连锁反应，自己也曾向她和南都基金会道歉。冯永锋表示，今年7月1日起，已不再参与所在机构的管理和运营，并承诺彻底戒酒。

在第二篇文章中，冯永锋承认自己其实是借着酒做些不道德、平时不敢做的事，放纵了自己的欲望。他删除了第一篇文章中10月事件的经过，也删去了三次酒后性骚扰的说法，只是说不止一次发生。

应该如何看待雷、冯两人的行为？

法律层面，两人的行为其实都涉嫌强奸，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当然，在刑事立案、诉讼中，公检法部门还需要对各方提供的事实信息再进行认定，而涉嫌强奸案件的事实认定有时是比较困难的。

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 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二十三条 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道德层面，两人应受到什么样的谴责？毋庸置疑，两人已突破道德底线。即使他们已道歉，表态要承担责任，保证不会再出现类似情况（包括戒酒），这都是本应做的事情，丝毫不减轻应受到的舆论谴责。

有的人认为，雷闯提出了“自以为是恋爱关系”，冯永锋提出了“醉酒”的因素，再加上考虑两

人对社会作出的贡献，应该减轻对他们行为的谴责。但我并不认同这样的看法。

恋爱关系说

首先，女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现雷闯定的是大床房，就明确表示过这是不好的。她也明确表示不想要发生性行为。这类事件中，最容易引发争议的是当时女生有没有说过“不想要”。但在这个个案例，雷闯一开始承认了女方的拒绝。

其次，女生在徒步中没有明确反对身体接触（例如搭肩、要求女生挽手、要求在女生房间午休等），在房间中没有拼死反抗，这些也都是可以理解的，不能推出双方建立了“恋爱关系”。雷闯带有公益领袖的光环，而这位女生初到一个团队，权力本身不对等；在中国文化下，考虑雷闯的光环效应，女生不敢直接反抗让自己不舒服的肢体接触，这并不罕见；更何况，没有理由要求受害人一定要用“顽强反抗”来应对不想要的性行为，“用一些很不强硬的口气请求雷闯放开自己”就足以显示自己的想法了。

再次，雷闯单方面认为存在“恋爱关系”，但他提供的诸多证据都在性侵事件发生后，如双方依然保持联系。性侵后受害人依然保持和施害人的联系，这并不罕见。例如，台湾女作家林奕含 2017 年自杀，疑被高中补习老师性侵，后来患上抑郁症。在她自传色彩浓烈的作品《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女主人公就在被侵害之后和施害人保持着一种关系，试图把事情合理化。类似的，被雷闯性侵的这位女生在信中说的，她会谴责自己，会觉得羞耻，所以“选择和雷闯保持一种关系，让这件事合理化，变得可以忍受”。

最后，即使是曾经有暧昧关系的人，甚至是男女朋友间，夫妻间，只要违背了一方当时的意愿，依然涉嫌强奸。

总之，“yes means yes”，只有另一方积极表达出“愿意”的时候，才能推进性行为；而当另一方说出“不要”的时候，“no means no”，应该立刻停止相关行为。

醉酒说

关于酒精和性骚扰的关系，比较有影响力的研究来自于美国韦恩州立大学 Antonia Abbey 教授的团队。研究发现，酒精确实增加了性骚扰的几率，例如让人变得更有攻击性，也容易让人把这种攻击性合理化。但男性的性格特点、态度和观念，很大程度影响了酒精对他们的作用。例如，当男性认为非自愿性行为是可以接受的，女性不值得被信任，他们往往更容易在醉酒后实施性骚扰。同时，Abbey 教授认为，没有证据证明酒精和性侵犯之间有因果关系 [1]。

退一步说，即使酒精和性侵之间有因果关系，在法律上还有一个概念，叫“原因上的自由行为”，就是你知道自己醉酒后的驾驶水平会下降，还要去酒后驾驶，那发生交通事故后就不能以酒后自己丧失了意识来辩解。同样，醉酒也不能成为酒后性侵的辩理由。一个有独立意志的人，假使知道自己酒后会发生无法自控的情况，就应该控制自己的饮酒。

总之，醉酒不能成为性骚扰的合理理由。

社会贡献说

雷闯和冯永锋在反乙肝歧视和环保领域有没有作出贡献？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不应该因为性侵丑闻就否定两人曾经作出的贡献。

但是，一码归一码，他们对社会的贡献，并不应该成为维护他们性骚扰行为的理由，不应该因此而减轻对性骚扰行为的谴责。

应该怎样惩戒两个施害人和相关机构？

如果说雷闯和冯永锋的行为涉嫌触犯法律，在道德层面也应该被谴责，那两人应该受到什么惩罚呢？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

应不应该追究法律责任？

从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雷闯和冯永锋的行为涉嫌触犯刑法，应该承担法律责任。如果施害人不愿自首，在诉讼时效内受害人可以去报案。当然，在当下的法律和社会环境下，受害人可能有诸多顾虑，例如担心在法律程序中受到二次伤害，也可能认为自己证据不充足。如果不愿提起诉讼，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个人依然鼓励受害人采取法律措施维护自己的权利，增强法律意识，妥善收集、保护证据；公安、司法机关以及社会各界，也应营造对性暴力受害者更友好的环境，破除荡妇羞辱。

应不应该限制他们未来在公益行业的从业？

从法律层面，对于法律判定的性犯罪者，应该对 Ta 们的从业作出什么限定？

现在全国范围内，上海市闵行区、浙江慈溪市、江苏淮安淮阴区在推行一些试行办法。例如，上海市闵行区试行《关于限制涉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从业办法》，规定近 5 年中实施过强奸，猥亵儿童，组织卖淫等行为的违法犯罪人员，将被禁止从事与未成年人密切相关的职业，限制对象包括但不限于教育、医疗、游乐等行业。另外，不同行业可能有相关规定，例如《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中规定高校老师不得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

美国和英国对待性犯罪者也有特殊的管理办法。性犯罪者都会被登记、监管，限制 Ta 们在特定行业的从业。监管的核心在于：被限制的这些行业、岗位有相应的品行要求，需要严格杜绝可能的犯罪风险。这种规定，一方面是为了保护相关弱势群体，减少被伤害的几率，另一方面也要保护性犯罪者的基本人权，包括工作的权利。

例如，在美国，监管机构要求企业只有在性犯罪和工作领域相关，确实会影响工作内容的前提下，才能拒绝雇佣有性犯罪前科的人[2]。

在英国，判刑低于 4 年的罪犯，在出狱 2~7 年后，申请工作时，不需要再向雇主披露相关犯罪历史，雇主也不能以此为不雇佣的理由。但也有例外：可能涉及到未成年人、医疗健康、老年人、患病者和残障人士的领域，这时监管机构如果规定了具体的工作岗位需要考虑性犯罪前科，那么企业可以以此为依据加以拒绝这类性犯罪者的求职[3]。

总的来说，公益行业的工作，有一些会涉及到上面谈到的弱势群体，甚至未成年人，结合具体工作岗位的内容，可能需要限制性犯罪者从业。

回到雷闯和冯永锋的事件，应该限制他们未来在乙肝反歧视、环保这两个公益领域工作吗？

这两个领域的工作，直接的服务对象并非弱势的妇女、儿童等容易受到性侵犯的群体，和社会大众相比，并没有面临更高的风险。如果参考英美法律，不应限制他们在这个领域的从业。

但仍然有两个问题需要我们继续讨论：

第一，公益行业是否应该有比其他行业更高的道德约束？一旦个人出现道德污点，即不应在该行业继续从业？我认为公益行业有必要有职业行为准则，但关键是应该制度化。有些行业的行为准则有强制力，例如律师协会颁布了《律师职业行为规范》，如果违反，会被吊销执照。有些没有强制力，例如世界非政府组织联盟（WANGO）制定过非政府组织道德与行为准则。即使是后者，也能为评价员工、合作方或资助机构提供指引。如果没有制度，只要求从业者都成为道德完人，这对于行业发展是不利的，也可能导致不公正。

第二，如果两人最终并未受到法律制裁，联合抵制其在公益行业从业，是否是合理、必要的替代惩罚方式？我认为这里要警惕是：

1) 抵制是由谁发起的，强制程度如何？如果是行业监管机构越过法律程序和法规指引而直接封杀个人，那是不可接受的，这种不受监管的权力更可能破坏整个行业。

2) 如何保证罪过与惩罚的比例相当？什么限度的抵制才是合理的？

一旦有过“前科”，终身不得进入公益行业，还是只抵制十年、五年？所有机构的所有职务都不可担任？是否要考虑当事人的过错、具体的情节、造成影响的恶劣程度？法律上的定罪量刑，强调程序正义，强调罪责相当。当我们出于道义对当事人施加惩罚时，是否同样要考虑这些元素？

对于他们已经创立的机构，资助方和合作方应不应该立即停止资助和合作？

目前，雷闯和冯永锋已经表态，停止在现有机构的一切工作和职务。

一些大基金会也陆续表态，停止相关资助。爱佑慈善基金会即刻停止了对冯永锋创立的丰台区源头爱好者环境研究所（即自然大学）的资助。去年10月的性骚扰事件之后，南都基金会已经决定停止对冯永锋的任何资助，不得邀请他参加南都基金会任何活动。

停止对个人的资助是可以理解，也具有很强的合理性。因为在许多基金会的资助标准中，个人道德是重要考虑因素。

但在两人已经停止所在机构职务的前提下，应不应该停止对所在机构的资助？

停止资助，是一种对性侵犯零容忍的表态，这一出发点值得肯定。但对于进行中的资助和合作，如果立刻停止资助，会对这些机构的其他员工、服务对象和整个行业造成什么影响或伤害？这需要具体评估。如果当事人和机构的行为已经作出分割，这时却因为对创始人行为的惩罚，导致机构停止运营，对社会议题的推进也因此停滞，必然是资助方也不想看到的结果。

总的来说,在雷闯和冯永锋已经辞去职务之后,我并不支持封杀或不再资助雷闯和冯永锋原来创立的机构,也希望这些机构和其中的员工能继续推动解决相关的社会问题。

对行业的影响

关于整个行业,我觉得有很多需要做的事:

1.建立行业内性骚扰预防机制,对性骚扰零容忍

希望这次事件后,各个公益机构内部能切实建立起性骚扰相关机制,包括预防、处理、问责等。例如,绿芽基金会已经提出了《绿芽基金会反性骚扰机制草案》,有比较详细的细则。

为了推动行业建立相关机制,资助方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例如乐施会在推行《乐施会要求与合作伙伴共同防止不当行为的通知》,甚至可以把“建立性骚扰预防和处理机制”作为获得资助的前提条件。

2.促进对公众的教育,建立对公益行业的合理预期

这次事件后,有的人在没有充分证据的前提下,得出一些片面的结论,例如“公益行业比商业领域更加肮脏”“公益行业是不可信的”。

公众本身就对公益行业有诸多误解,例如认为公益机构就应该零管理费,公益领域的工作人员就应该是道德完人,甚至不拿工资,否则就说明这个行业有问题。这些不恰当的预期,其实不利于公益行业的长期发展。

“对性骚扰零容忍”,这是重要而必要的,这不仅适用于公益行业,也适用于高校和社会各个行业。但是,也需要对公众进行教育,管理他们的预期,让他们能更加理性的看待公益领域发生的事件,用更有建设性的方式,帮助公益领域成长。

每次看到有关性侵的报道,内心都觉得很难过。因为工作关系,我曾经和一些性侵受害者面对面沟通过,也读过一些书籍和文献,知道性侵对受害人的影响往往是非常巨大而深远的。我想雷闯们和冯永锋们未必深刻的理解了他们的行为造成了多大的伤害。

愿法律更加完善,早日使Ta们得到应有的惩处;愿制度更加完善,让此类事件不再发生。

我们需要一个,对性骚扰零容忍的世界。

参考文献:

[1]Antonia Abbey, 2002, Alcohol-Related Sexual Assault: A Common Problem among College Students, J Stud Alcohol Suppl. 2002 Mar; (14): 118-128.

[2]信息来源: https://www.eeoc.gov/laws/guidance/arrest_conviction.cfm

[3]信息来源: <https://www.gov.uk/exoffenders-and-employment>

2018. 7. 26 《宋石男：我没有性骚扰，被网络指控就死路一条吗？》

作者：宋石男

来源：腾讯大家

原文链接：

<https://xw.qq.com/iphone/m/radio/eb292e70816e4300cc76ee1bef1ac2aa.html?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导读：你被诬指为性侵和性骚扰的加害者，是小概率事件。即便你遭遇了这种小概率事件，你仍是完全可能自证清白的。

会不会有“邪恶女人”瞬间锁死我就是那个猥琐男？

时评人鄢烈山近日写了一条《关于所谓章文性侵网络事件的恐惧》的长微博，其中说：（揭发章文性扰的）蒋方舟可不是小女生，她的名气比章文大得多。访日归来的散伙饭局自然都是熟人。……蒋方舟当时不拒绝不制止，现在在网络上毁人清誉，这个女人真的很邪恶！你们却认同她，以为她很勇敢甚至纯洁！”

这段话几乎每个字都是错的，我不打算多说，因为明白人一眼便知错在哪里。不过，鄢烈山此段微博中的另一段话，却值得重视：“看网上关于所谓章文性侵一事的评论，令我很恐惧：难道大家都丧失理智了吗？会不会有个女生也在网上指控我这老男人某天性骚扰甚至性侵过她，而不需证据不用上法庭就用网络大字报搞臭我让我身败名裂？”

附：鄢烈山微博截图

这段话反映了当下不少男性的心理，那就是如果女人都如此肆无忌惮地在网络上指控我，捏造我，诽谤我，而舆论热潮又瞬间锁死我就是那个猥琐男，我该怎么办？我的名誉，我的地位，乃至我的未来命运，不都被轻易毁掉了吗？

是的，在 me too 运动狂飙突进的今天，即使在相对后知后觉的中国大陆，舆论环境与社会心理也都在发生微妙变化。勇于站出来的女性不再那么容易就被荡妇羞辱打入炼狱，而接力式此起彼伏出现的控诉者，也让率先站出来的女性不再那么孤独。与此同时，女权组织以及持平立场的媒体与大量普通个体，又会为这些控诉者提供厚实的支持，以至于关于女性权利与两性关系的新的政治正确逐渐在此间形成。

章文案即是典型例子，在化名小精灵的女生发帖指控其性侵后，蒋方舟、易小荷、王嫣芸等不下八名女性都接力指控章文对己有不同程度的性扰。而章文及其律师团队尽管在网络回应中再次祭起荡妇羞辱的大旗来呼唤直男癌们驰援（比如声称小精灵不检点，蒋方舟有多位男友，易小荷离异且爱泡酒局等），但收效奇差，舆论对章文基本是一边倒的谴责与抨击。

在这种情况下，鄢烈山发出若我也如章文这般被网络吊打我该怎么办的哀叹，可以理解。事实上，在我朋友圈跟帖下，也有一些朋友发出这种质问：**如果我遭遇被人诬陷的情况，我该怎么办？**

我的回答是，第一，你遭遇这种情况是小概率事件，如果你确实不是咸猪手惯犯。第二，即便你遭遇了这种小概率事件，你仍是完全可能自证清白的。

是否有人被诬指性侵性扰而毁掉名誉与人生？

我们先来看近年在大陆发生的诸多被指性侵性扰的知名个案，高校界从北大沈阳到中大张鹏，公益界从曹小强到雷闯，公知界从袁天鹏到章文，至少到目前，还没有一例是因为被在网络中诬指而毁掉名誉与人生的。**而这些个案，也没有一个是仅有一位苦主出来指控从而只具备孤证的。**我想请读者朋友举出一个反例，哪怕就是一个被在网络中诬指性侵性扰而毁掉名誉与人生的例子，恐怕也如我一样，到目前为止，连一个都举不出来。

当然，现在没有这样的例子，并不能推出未来不会发生这样的例子。从逻辑而言，这种可能性肯定存在，但是就概率而言，我们仍必须承认，这种可能性即便存在也是极低的。

如果不承认这种可能性极低，那么就不得不承认网络诬告成风且诬告极易成功。**担心网络诬告成风，是基于对女性的恐惧与偏见，认为女性多有以性作为讹诈资本的倾向。**可事实上，要女性赌上她本人所有的羞耻心、名誉与良知，来诬告一个对她根本没有侵犯或骚扰过的人，是决不常见的。

担心网络诬告极易成功，则是对网络舆论形成的机制，并无十足了解。

持这种悲观倾向的人，大多还沉浸在勒庞《乌合之众》的世界中，或者二战前的魔弹理论中，然后再加上对社交网络崛起后媒体去中心化的担忧。在他们眼里，网络中的大多数人只是盲从跟风的乌合之众，只会随着议题设置者的魔笛翩翩起舞，因此，一旦有居心叵测的人在网络诬告某人性侵或性扰，那么大多数人就会跟着鞭打被告者，以致后者无辜遭遇毁灭性打击。

事实并非如此。如果你我皆有理性，那就不能够居高临下地想象其他大多数人都比你我更缺乏理性，更容易盲从。而媒体的去中心化，也并不意味着公共舆论的形成，就是绝对无序与失控的。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博士林垚提出过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在社交网络中忽然出现一个匿名指控某人性侵或性扰的帖子，公共舆论会不假思索、不需要任何进一步证据地相信吗？林垚的回答是：当然不是。

一方面，不管出于媒体的市场需求，还是出于涉事方面及利益相关方的利己考量，抑或是人们对真相（八卦）的热衷，接下来都会有人去挖掘匿名爆料者的身份、去推敲爆料帖中的细节是否可靠、去质询被指控者身边人对他的观感、去寻找其它潜在的受害者，诸如此类。也就是说，**不管初始爆料者匿名与否，最终爆料能够转化成“实锤”、能够形成对被指控者的谴责和处罚呼声，都依赖于后续的证据补充。**否则，无以为继的匿名爆料马上就会淹没

在新热点吞噬旧热点的碎片化狂潮中了。

另一方面，匿名指控者要想掀起声势，往往需要有经验、有资源的个人或组织作为中介，而这些中介者为了自己的信誉起见，不能不对爆料的可靠性先做一些审查、筛选与判断，再发布爆料。所以绝大多数时候，就算爆料人对围观公众来说是匿名的，但她们的身份对于这些中介者来说却是非常清楚的。

只要信息能自由流通，诬告就是可以澄清的

更重要的是，被指控的当事人并非没有自证清白的渠道。

如章文，近日也频频在各大媒体接受采访或发表声明。他当然有自辩的权利，然而是否取得效果，还要看他回应的质量，也即逻辑与事实是否令人信服。很可惜，他动辄诉诸于妹子生活作风乱，妹子很多男朋友，妹子离婚爱喝酒这类毫无逻辑的自辩，以及“这是我们小圈子的习俗，喝酒之后都是要搂抱亲的”等胡扯，那当然很难赢得舆论的认同，反而进一步处于不利地位。

但这并不是说，所有自辩都注定是无效的，倘若章文针对蒋方舟的指控说，我从来没见过你，而且你也拿不出见过我的证据，那舆论是可能暂时逆转的。又或者他说，我绝对没摸过你大腿，你一个在场证人都举不出，可能也行得通。然而，一旦蒋方舟拿出见过他的证据，或至少举出一个在场证人，那章文又会再度遭遇舆论的谴责。

如此我们应该已经很明白了，“网络审判”即便存在，也不是单向而是多向的，人人可以指控，人人可以自辩，同样人人也可以作证或反证。只要信息是自由流通的，人们具备起码的理性与是非心，那么绝大多数诬告是可以澄清的。当然你也可以反驳说：信者恒信，疑者恒疑。我也承认，要完全澄清诬告，取得所有人的信任，几乎是不可完成的任务。但只要你不是无辜地被一边倒地谴责，纵然还有少数人怀疑你，谴责你，又有什么可怕的呢？

实际上，试图将舆论集中一点，才是真正可怕的，也注定是不可能达成的。而我们要追寻权利平等（此种平等实质上意味着自由），付出一些并不那么起眼的代价，是必须也必要的。不过，还有一种极端情况，可以让被告者完全无法自辩，只能束手就擒。这就回到文初鄢烈山的担忧了，那就是所谓大字报时代。

鄢烈山是大字报时代亲历者，对这一时代重来的忧虑与警惕，是时常萦绕在心的。然而，大字报时代的诬告，实际上是政治权力的把戏，类似于孔飞力在《叫魂》一书中借古讽今所说的，当普通民众几乎不可能拥有丝毫政治权力，而以叫魂为罪名来恶意构陷他人却成为普通人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时，“对想得到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妒忌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力量；对虐待狂，它是一种乐趣”。而在缺乏对最高权力的足够约束的情况下，统治者可以利用操纵民众的恐惧，将之转变为可怕的力量，而那些少数意见人士、不同信仰者以及其它边缘群体，就会成为这种力量的攻击目标。

我们必须注意，孔飞力这几段话的要旨在：第一，民众几乎不可能拥有政治权力；第二，权力缺乏足够约束；第三，在前两个条件下，统治者操纵民众，转变为可怕的力量。第四，被攻击者是少数意见人士、不同信仰者以及其它边缘群体。

然而，就 me too 运动而言，在西方，这四个条件都不满足。就第三个条件而言，旧时代大字报式的大揭大批、大鸣大放，其本质是政治权力的游戏，是自上而下操纵民众完成的，而现在 me too 的匿名或实名举报，绝大部分是自发的，或至少是罕有被权力自上而下操纵完成的。第四个条件也无需赘言，你总不能说被举报、被攻击的猥琐男就等同于少数意见人士等边缘群体吧？既然主体与客体都完全不能类比，那么拿往日的大字报类比今日的 me too 举报，就是不伦不类、指鹿为马。

写到这里，我想鄢烈山的担忧我已经完全讲清楚了，就 me too 运动而言，这种担忧只是杞忧。男人并不会因为 me too 运动而被无辜搞臭，女性则会因为这一伟大的运动而更能走上绽放出自由与平等的光芒，同时充满美与尊严的坦途。

2018. 7. 26 《MeToo 正在扩大化？对，还要来的更猛烈一些》

作者：C 计划团队

来源：公号“C 计划”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6VFAQ59v3XazJt_kWuJ-AQ

#MeToo 运动全面升级。

从 7 月 20 日，一则指控规则专家袁天鹏性侵犯的网文开始，已有多名公益领袖、公共知识分子、媒体人陷入性/骚扰、性侵犯的丑闻中。（具体背景和进展，请见 <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120977569/>）

舆论也从最初的震惊，逐步走向分化。

#MeToo 运动的支持者们赞扬发声者们的勇气，鼓励更多的受害人勇敢站出来，撕下某些名流大咖道貌岸然的伪装；

另一些人则担忧单方面指控沦为网络时代的大字报，缺乏程序正义的基本保障，舆论被操控，成为抹黑、泄愤的工具。

被指控者有的保持沉默，有的承认过错，还有的全力否认，并对当事人进行荡妇羞辱。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场运动的升级？#MeToo 会矫枉过正吗？事态持续发展，将有哪些风险和争议？C 计划和你一同梳理。

#MeToo 运动的逻辑

#MeToo 运动席卷全球，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下的一个共同背景是：针对女性的骚扰、侵犯如此广泛，却没有得到社会的充分重视，甚至在某些领域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潜规则”。性/骚扰、性/侵/犯的受害者普遍面临荡妇羞辱——也就是人们将侵犯的发生归咎于女性自身的不检点。当事人遭遇侵犯后，如果去揭发，不仅面临学业和职业发展受阻的风险，而且举

证难、诉讼难，容易受到周围人和舆论的二次伤害。这让受害者在大多数时候都选择沉默，自我承受。

而#MeToo 运动的基本模式，便是鼓励当事人站出来指控施害者，说出自己曾经遭遇的性/骚扰、性/侵犯。

“说出来”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1) 慰藉

对受害者而言，遭遇性/骚扰、性侵是非常不堪的经历。很多人选择自我承担，无处诉说，陷入自责和抑郁之中。而“说出来”，本身也是对负面情绪的释放，让自己内心重归平静。

2) 惩罚

#MeToo 曝光的侵犯行为，一类涉及刑事犯罪或民事侵权。但当事人当时没有选择报案，或者没有妥善留存证据，导致侵犯者没有受到应有的法律处罚。

另一类行为，本身尚未触犯法律，例如轻微的性骚扰，还没有达到被法律和相关制度惩戒的程度。

通过曝光，让这两类没有受到法律处罚的侵犯者遭到舆论谴责，受到道义上的惩罚。

* 争议点：为何当初不报案？

对于涉及违法犯罪的侵权行为，很多人会质疑受害者当初为何不诉诸法律。

除了上文提到的大背景，本轮#MeToo 中很多当事人的遭遇，也提供了直接的解释。

e.g.1 在对 zhu 军的指控中，当事人提到，在被 zhu 军猥亵后，她选择了报警。警方提取了走廊监控录像，在她的衣服、头发上提取了指纹，并抽血。但其编导课老师在确认她没有受到实质性伤害后，劝她不要报警，甚至警方也“规劝”她放弃指控。

e.g.2 在对章文的指控中，当事人本身就是律师，她之所以选择不报警，是因为找了一位警察朋友模拟强奸案的询问现场。对性侵细节的来回追问令她精神崩溃。考虑到熟人强奸案极低的立案率和定罪率，她选择放弃。

e.g.3 在对雷闯的指控中，当事人提到被雷闯性侵后，一时没有办法消化。“在当时的我看来，这全是我单独跟雷闯一起徒步的后果，我自己要为这件事负责任。雷闯是个好人，那肯定是我的问题，是因为我是个不好的女孩子，这种事情才会发生在我身上。”

这三个案例，非常典型的呈现了一个女孩被性侵后，诉诸法律的种种障碍——从自我认知、社会环境到司法环境。而#MeToo 运动的非常重要的一大意义，就是让这些障碍被看见、被讨论，改变受害者的自我认知，避免社会环境和司法环境对当事人的二次伤害，从而鼓励更多的女孩（包括男孩）在受到侵犯后能够正确认识事件本身，而不是简单地自我归罪，最终能放心的诉诸法律而不用担心受到伤害，更好的保护自己的权利。

3) 预防与教育

- 曝光这些侵犯者，是对潜在受害者的预警：保护好自己，远离这些人；
- 当施害者看到自己的行为被曝光，也必然会有所收敛，不能、不敢再去侵犯其他人；

- 对这些行为的谴责，也明确向社会释放信号：公共和私人交往的行为边界是什么，哪些行为是不可忍受的，是一种骚扰和侵犯。受害者们再遇到类似的行为，可以确定的说“不”；所有人也应据此规范自己的行为，不得逾界。

“说出来”的风险

这种单方面的“爆料”，自然也有风险。#MeToo 自诞生之日起便争议不断，例如忧其矫枉过正、制造冤假错案，认为其实质是民间法庭、搞舆论审判。这些担忧会成为或者已经成为现实了吗？

1) 捏造事实

在#MeToo 的行动逻辑下，完全可能有人以曝光之名，虚构事实，诬陷当事人。

例如发生在私密场合的性侵犯，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只有当事双方清楚。一方若凭空指控对方性侵，被指控方根本没有证据自证清白。即便事态不清、双方僵持，被指控者的名誉也将受到影响。毕竟，群众的本能反应还是——无风不起浪，为什么不说别人，就说你？

经常被引为案例的，便是丹麦电影《狩猎》。电影中早熟的小女孩喜欢上幼儿园男老师卢卡斯，在“表白”失败后“捏造”了卢卡斯性侵谣言。卢卡斯遭到了全镇人的道德审判。

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吗？

哥伦比亚政治学博士林焱在其文章《metoo 会制造冤假错案吗？》一文中，提出这样的设想：假如现在 reddit 上（或者“百度贴吧”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匿名帖子、指控某某名人性侵，公共舆论会如何反应？是会不假思索地、不需要任何进一步证据地相信吗？

林焱认为，不管出于媒体的市场需求，还是出于涉事方面及利益相关方的利己考量，还是人们对真相（八卦）的热衷，人们会推敲细节、寻求旁证。不能形成“实锤”的匿名爆料，会淹没在碎片讯息的狂潮中；而帮助传播爆料信息的中介组织，则会出于对自身信誉的考虑，对爆料的可靠性有所判断。

这一假设，建立在对公共舆论“自净”功能的信任之上。但不可否认的是，即便这样的匿名爆料最终未形成广泛的影响力，它的出现和小范围的传播也会给被指控者带来切实的伤害。这种情况下，被指控者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利？

其实，法律为这种情况提供了制衡。被指控者可以诉诸法律，无论是自诉诽谤罪，还是起诉对方侵犯自己的名誉权。在法律实务中，散播言论的人需要证明自己的指控符合事实，有责任提供相应的证据。随意捏造、散播谣言，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换句话说，无论是在公共舆论场上还是在法庭上，匿名、凭空的指控，不具有可信度；被指

控者也有路径维护自己的权利，得以为“冤假错案”平反。

也因此，#MeToo 运动中的指控者，往往需要以下策略，增强其指控的可信度：

实名指控。即便不是实名，但提供了足够多的个人背景信息，足以让身边的人知道指控者是谁，或足以让媒体查证到指控者是谁。指控者用自己的名誉背书，以自己的事业、学业做担保；

多人指控。多名受害者同时指控，以应证侵犯者是惯犯，具有一定的行为模式；

尽可能提供更多的旁证。例如提供事发前后双方微信截屏；章文案中的当事人则保留了被侵犯时的内裤；事发前后走廊监控视频、事发前后有接触者的证言等等（例如章文案中，可以找到多个证人证明当事人处在醉酒状态被章文带走）。

这也是对诸多围观者的提醒。当我们看到一些吸引眼球的指控，并非当事人或目击证人爆料、缺乏具体细节和相应证据，不应轻易相信和转发。在此轮#MeToo 的传播中，我看到大量以“听说”开头的截屏。即便一些“听说”的案例最后可能被做实，在看到“实锤”前，我们同样需要对传播、评论保持克制。

2) 对事实的不同解读

#MeToo 运动可能带来的第二种风险，是因为对事实解读的不同，导致一些人被扣上“强奸犯”“性侵者”“骚扰者”的帽子。

《傲骨之战》第二季第 11 集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罗恩 (Ron) 邀请了艾米莉 (Emily) 来家中看比赛，两人喝酒聊天，相处愉快，逐步开始亲热。但事实上，Emily 认为两人发展过快，再三提出“暂停”的暗示，却未被 Ron 理解。Emily 从 Ron 的一些表达中听出威胁的意味（尽管 Ron 认为自己本意并非如此），只好顺从他尽快完事。在 Ron 看来，这是一场完美的约会；而 Emily 却体验糟糕。她回家后在匿名的曝光网站上写下自己不愉快的经历，认为对方“强来”。这些评价被 Ron 的老板看到，遂将 Ron 解雇。

在代理的过程中，律师们意见分歧巨大。男律师们普遍认为这是场正常的约会，如果女方觉得不舒服，应该明确表达；而女律师们则对男权主导的约会文化感受颇深，认为女方的意愿完全没得到尊重。

这个故事并非完全生造。现实生活中，正有这样的案例。

美国喜剧演员阿兹·安萨里 (Aziz Ansari) 遭遇到一个化名为 Grace 的女孩的指控。他们在派对上认识，短信交流几次后开始约会。他们在晚餐后进入私密的房间，开始亲热。几分钟后，安萨里拿出安全套，但女方觉得没准备好。安萨里之后又有一些进一步的尝试，包括企图强行进入和亲吻，最后女方表示不适，安萨里帮她叫车离开。

Grace 将这场不愉快的经历公开，安萨里因此有四个月没有公开演出。在他看来，这充其量是场失败的约会，一切都是双方自愿；但他在了解到 Grace 的不适后也向她道歉。

这一则指控在美国引起多方争议。有人认为#MeToo 正在矫枉过正，安萨里最多错在“不懂读心术”；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是时候向糟糕的约会文化说不了——男性反复要求性行为时，只注意自己的欲望，而忽略女性的意愿。

但到底该如何确定女性的真实意愿？

一些场合下，当事人可能有明确的意思表示——言语上的拒绝，明确的肢体反抗。而在另一些场合，无论是不对等的权力关系或某种社交文化、约会文化下，这种意愿的表达都会变得模糊甚至暧昧不清。

一方认为自己的意愿未被尊重，另一方认为你没有说“不”，一切都是你情我愿。这种情况下如何判定？可以直接给男方扣上“性侵”“骚扰”的帽子吗？

事实上，这也正是#MeToo 运动中，值得我们去更加细致讨论的部分：如何确定不同社交场合中的行为边界。这其实是对某些社会礼仪、规范的重塑。

哪些行为，必须获得对方的明确同意才可以进行；
哪些行为，一方有责任给出明确的拒绝信号；
又有哪些行为，无论对方有没有明确的意思表示，在某些场合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出现。

我们将据此教育我们的孩子、规范自己的行为，重构相应的制度安排：

例如在进入亲密关系时，需要密切询问对方的感受，在得到确切的肯定答复后，才可以进行下一步；当自己感到不适时，必须明确表达自己的拒绝，学会说“不”；与异性合影（某些场合下也包括同性）时，未征得对方的同意，手应该虚放，不应直接接触对方身体；在存在明显的权力不对等的场合下，当权者必须回避任何性暗示与肢体接触……

#HowIWillChange

面对受害者的指控，被指控者无非三种不同的反应。

1) 否认。认定对方诬告。正如上文所述，如果被指控者认为自己的权益受到侵犯，完全可以诉诸法律，以维护自己的声誉；也可以在公共舆论场上进行自辩，证明对方诬告。而需要警惕的是，一些被指控者自辩的方式，是攻击对方的可信度，如章文试图用离婚、有多个男友、与有妇之夫交往等理由污名受害者。无论受害者有什么人身背景，只要违背当事人意愿，都将构成骚扰或侵犯。章文的策略是非常典型的荡妇羞辱，需要舆论明确的抵制与抨击。

2) 沉默。对被指控者而言，保持沉默并不是一个糟糕的策略——热点更迭频率如此之高，公众记忆如此之短，保持沉默反而能悄然脱身。但当#MeToo 的指控有足够的“实锤”，保持沉默，其实是放弃了自辩的机会，将承受不利后果。

3) 承认。承认自己的过错，向受害人致歉，并承担相应的法律、道义责任。此前，公益人

士雷闯、冯永锋基本持该态度。

让被指控者认错、道歉、接受惩罚——这些是#MeToo 的终极目的吗？
我们应该期望更多。

当#MeToo 的标签在 twitter 上兴起时，其实有另一个标签与之呼应：#HowIWillChange（我将如何改变）。

这个标签由澳大利亚的男记者 Benjamin Law 创设，呼吁和鼓励男性们作出承诺，尊重女性，创造一个没有骚扰、侵犯的社会环境。

值得欣慰的是，在中国，已经有一部分男性行动起来。在这份男性版的“metoo”里，他们写到，支持性别平等，尊重每一个个体，反对一切物化他人特别是物化女性和任何其他的性别歧视行为；加强自律，管住肢体；纠正周围性别歧视和性别暴力的不良观念、不良人物和不良言行；教育身边的男孩和成年男性，将性别平等这一天赋人权播种进人心；理解、关心并支持遭遇性别暴力的同胞；在力所能及的范围，支持女性和性少数群体的经济赋权，让性别平等在经济、文化、科学、社会、法律等所有领域逐一实现。

（愿意参加联署的伙伴可戳文末阅读原文）

尽管这只是一份宣誓性的承诺，但通过所谓的揭发、曝光，让全社会更广泛的去讨论社交行为的边界，讨论对女性意愿的尊重，在此基础上形成共识，以规范自我行为，制定组织结构中的行为规范，最终重塑我们的性别文化——这正是#MeToo 的意义所在。

最后，我还想多说两句的是，这几天的曝光密集聚焦于公益圈、公知圈、媒体圈。很多人因此担心，作为中国社会建设最重要的力量，频发的丑闻无疑将为这些领域的工作人员们抹黑。甚至还有阴谋论开始流行，认为这是某种舆论操控，既转移舆论焦点，又打压公民社会中坚力量。

这一轮#MeToo 从这几个圈子燃起，不过是因为这里的女性可能有着更强烈的性别意识，也有着别其他领域更便利的发声通道。性骚扰、性别暴力的存在，在各个圈子、领域普遍存在，往往与权力的滥用紧密相连。此时的揭发应该只是一个开始，这一场运动，应该蔓延到更远的地方。

2018. 7. 26《吕频：利用羞耻感责怪性侵受害者，为何总是能成功？》

作者：吕频

来源：新京报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BbLG2AyH3VjPcpFUVvedUQ>

编者按：知名公益人、反乙肝歧视代表人物雷闯于这两日被举报涉嫌性侵。举报人的举报发出之后，雷闯先后两次发布了情况说明。对于关键事实的用词，雷闯的两次描述被认为有较大不同，一次为承认（举报）文章中的事实，一次则指出两人为恋爱关系。

雷闯涉嫌性侵的举报还在争议之中，与此同时发酵的涉嫌性侵害的案件不止一起。自然大学

创办人、环保卫士冯永锋被曝涉嫌性骚扰；北大客座教授、《南风窗》公益年度人物袁天鹏被曝涉嫌性侵女学员；网剧《套路》女导演林淑贞发声明指出自己在海口拍摄期间曾遭海航受训飞机师白某性侵；南京大学支教社团中多名女队员被当地游民骚扰……

我们终于不得不意识到，性侵害事件可能比我们想象中更普遍。这可能并非因为近年来此类事件越来越多，而只是敢于说出来的受害者比之前更多。而就在部分受害者鼓起勇气说出一切时，我们也看到，根深蒂固的性别观念，仍然在压制着受害女性，使得她们被羞耻感压得喘不过起来。

“一定是你勾引了他吧”、“一个巴掌拍不响”、“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等粗暴可怕的言论很容易就会阻挡讲述与坦诚的勇气；而另一些更为精巧的言论则会指责受害者应该更强大、更有智慧以免遭性侵害。所有的这些观念，都在实打实地加重着性侵害受害者的羞耻感，甚至成为压垮她们的最后一根稻草。“说出来”有多难？性侵害案件中受害者的羞耻感为何如此强大？而可能的解决之道，与其说寄希望于个体的私德不如说是结构与制度的保障。

需要说明的是，文中部分用词使用“她们”并非暗指性侵害案件的受害者均为女性，本文为针对近期所曝几起性侵害案件所作，且其中较为明显地体现了“异性恋－男权”结构对女性的压制，在此语境下使用“她们”。

【正文】

“说出来”有多难

有时候只是沉默本身，就足够摧毁受害者

一个当年的高中同学，在 2003-2016 年间，从短信时代到微信时代，十多年断断续续变着法子骚扰我。我拒绝加他的微信，他就借其他男同学的微信给我发消息，在同学群里各种“赞美”我。因为他在，我从没在那个群中说过一句话，最终无声退群。我讲给别人听，得到的最多的第一反应是：“他为什么找你？”，其次是“他结婚了吗？”——似乎如果他是单身情有可原。我跟关系最好的高中同学讲，她毫无迟疑地说：“我觉得他没什么坏心，他就是很欣赏你。”

就微信上的这么两句话，把我气得发疯，当时我虽然是打字，却感觉自己是在近乎歇斯底里地大喊：“我不需要他的‘欣赏’……你看不见他给我造成了什么影响吗？！”

好友可能为我激烈的态度而震惊，再也没说什么，但让我沮丧的是，我并不相信她理解了我。我所经历的这一骚扰从未超出试图对话更严重的程度，然而在那漫长的时间里它给我造成的压力是无人所知的。有一年，我被提议去参加一个 NGO 圈的活动，却赫然在通知上看到这位骚扰者是嘉宾讲者之一。那一刻我的身体仿佛冻结在电脑前，心脏却狂跳……当然我没去那个活动。我经历了被骚扰者的普遍遭遇：退出工作任务或社会活动；主动被动的社会隔离；被否认、被质疑、压抑、恐惧、愤怒；当然，不能和那些因为校园和职场性骚扰而失学、失业、抑郁、自残、自杀……的女性的凄惨相比。

我没有办法责怪好友不站在我一边。是对她背后那整个大语境的预料和想象，让我沮丧无力。无须刻意表现恶意，只要相关不相关的人的几句话，甚至只是沉默，都已经足够召唤出一个

对受害者压制乃至迫害性的结构，而这个无物之阵，甚至在性骚扰发生之时，不用等到受害者试图维权，就已经配合地开始摧残她的自我。这里指的是，每个受害者都仿佛是所有其他既往受害者记忆与遭遇的继承者，像晶体簇中的每一粒都相互反射一样，能从被骚扰的那一刻起，开始唤出和重复所有其他人所遭遇过的内心折磨，像画外音一样在她心中强行播放着：“为什么不是别人而是我？”、“我什么时候做错了什么才会这样？”、“为什么我没能这样做或那样做？”……这些带着羞耻的自审自责，是被骚扰者内心困顿的起源。然而当然不是她们自己想不开，而是她们知道，在这个现实社会里被骚扰者注定将被致于什么样的无人负责的境遇当中。

有人把性骚扰受害者的应对模式分为三种：脱离、回避性协商与寻求支持。上述我的反应是第一种。至于“回避性协商”，20年前自杀的某北大女学生高岩要求和骚扰她的教授建立“恋爱关系”就是一个例子。第三种模式中，首选寻求朋友或同事的个人帮助，最终只有极少数人能对质和提告。遗憾是，就这最后一种选择，有美国的研究显示，“正面杠”的勇敢并不能让受害者更多免于持续身心创痛，而被曝光的一些案例，例如甘肃庆阳中学生自杀事件在警告，“勇敢维权”的后果可能有多惨烈。

巨大的羞耻感从何而来？

责怪受害者总能成功，甚至被她们自己所承认

如果聚焦于与性骚扰有关的文化与态度及其如何作用于受害者，可以识别出三种系列运作：羞耻、归咎与孤立。女性因性骚扰而在这几个方面的遭遇是在性与性别方面被规训与压制的反映，而性骚扰又恶化和凸显了她们的弱势。

羞耻是人类对性欲望的觉察和反应，《圣经》故事说人类因对裸体的羞耻而穿上了衣服，这并非真实的历史，而是反映了人类已经形成社会之后的羞耻感。但是在两性之间，不平等使羞耻更多成为女性的“专属”负担，阻止女性获取性教育知识，否定她们的性欲，贬低女性的性自主活动……这些广泛存在的教育与传播操作塑造出害怕、羞愧、不知所措、不能言说的女性社会性别特质，保证了男权社会及其成员对女性的性与身体的宰制，使性成为男性对女性控制与剥削性的使用。因此“异性恋－男权”体制下的性羞耻与性骚扰及其它类型的性暴力具有根本性的连接。今天的中国女性还远不能广泛享受到去羞耻的性文化，虽然以女性的性和身体作为资源的露骨营销司空见惯，然而仍是建立在女性为男性的性对象的逻辑之上。

当我们说性骚扰不是性，这并不是说性骚扰与性无关，而是反对用“自发”的性欲将性骚扰合理化，而需要凸显其侵权的属性，这也有助于受害者解脱与性有关的羞耻。但是主流文化仍然将性骚扰铺陈在“异性恋－男权”之下以男性欲望为主，女性身体为客的性传说中将性骚扰的发生视为男性“好色”“风流”，无法自控地被女性的性魅力吸引，将性骚扰的后果视为女性的失贞丑事。而女性被羞耻造就的面对性时的冻结与无能，则埋下她们为遭遇性骚扰而自责的伏笔。

谁应该为性骚扰的发生、经过和后果负责，无论是就常理还是就个案，都不是容易说清楚、有共识的问题。借用“公正世界理论”（编者注：社会学和心理学界一个颇受质疑和抨击的理论，在这种假说里，人们生活在一个公正的世界，得到的都是他们理应得到的：不幸的人所遇到的不幸是“咎由自取”，幸运的人则收获着他们的奖励。）来说明，如果认可现存的男权

社会是一个“公正世界”，以及内含侵略性的男性欲望是不能且不需被管理的，那么性骚扰的罪错方就是被骚扰者。“公正世界理论”各群体既得利益、不安全感 and 不自信合作支持的心态，通过归咎于受害者，剥夺她们的正当性，权力者和看客均获得笃定的满足。而且这种归咎总能成功，因为没有人能完美预防、应对和处理，这首先是因为性骚扰出于权力不对等，这意味着降等了受害者的选择；其次如前所述，社会性别规范早已深刻损害女性的应对能力。还必须提出的是，即使没有前两个条件，也没有人能够做到保证完美应对种种非意愿遭遇——性骚扰只是非自愿遭遇之一。因此受害者总是能被找出错误，而这又反过来强化了基于“公正世界理论”的性别归咎。

此外，还有两个因素强化了这个问题：第一，和公共场所陌生人之间的性骚扰不同，校园和职场性骚扰多是陷阱式布置，骚扰者在既有的人际关系的包装下试探进攻，步步为营，但又可以随时否认和抵赖，在心理和情感上操控受害者，逐步解除她们的武装，最终达到侵犯的目的。而在这个过程中，受害者可能迷惑犹疑，不断“错失”说“不”的机会，最终陷于懊恼和自责。第二，女性和其他被压迫群体存在所谓“双重意识”，即她们会掌握男权和压迫者的认知角度，并以之对自己作镜照审查和调整。受害者会有种种对骚扰者猜疑与谅解的内心戏：“也许我误解了他，也许他真的只是关心我？”而相应地，她们的自我认知，也可能是混乱不清与自相矛盾的，她们并不能够完全澄清自己的意愿并坚决依其行事。总之，对受害者的归咎总能成功，甚至也能被她们自己所承认。

个体与结构

性骚扰受害者并非孤例，而是结构性困境

性骚扰受害者的孤立并不是单独存在的，而同样是女性的社会性境况的表现。男人女人谁更容易孤立？如果将社会网络视为资本与地位的表现，那么男性的社会网络应该更强，但需要意识到女性更多用情感劳动为人际关系付出，虽然回报未必对等。不幸的是，男权的体制会促使男性结成利益共同体休戚相关，而女性则相互竞争并作为伴侣附属于男性网络，在这种境况下，她们容易因失去价值或冒犯男权而被抛弃及孤立。因此性骚扰受害者的维权对她的社会网络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而许多人并不真正就性骚扰“三观”正确，就导致了她们得不到足够支持，远近的谴责与质疑则进一步加重她们的孤立。这些言论因此可以被视为与性骚扰有意无意的“配合”——当受害者孤立无援，加害者就可以放心遁逃。

我们可以将性骚扰及其文化支持均视为对女性的惩罚，其潜在的功能是在女性走出内闱进入公共和职业领域之后，仍然通过不断的打击和羞辱，限制她们的活动范围和能量，阻止她们的发展，保证她们不至完全摆脱男权的桎梏。这一观点可以支持前述“性骚扰不是性”的观点：就作为一种现象的性骚扰而言，不受约束的男性个体欲望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完成性别权力的手段，或者说，骚扰者是个人出面代表男权社会向现代女性开具的变相“罚款”。即使自己没有遭遇性骚扰，其他女性遭遇的警告也会消耗女性的能量。

女性不能穿着暴露、不能上夜班、不能出差、不能与男性领导单独相处——种种以预防性骚扰和保护女性为名的设置也使她们不能平等竞争。不过，“惩罚”这一角度首先应该更具体地用来理解试图抗争的受害者的遭遇，即所谓“荡妇羞辱”，就针对受害者的以儆效尤而言，非常有效。于是，也就可以理解，为何最近两位知名公益人士雷闯和冯永锋被迫承认有性骚扰行为之后，和这两位相关的微信群里发出了一些针对受害者的恶毒咒骂和死亡威胁——不仅

是共振性的情绪宣泄，而是一种集体的暴力再宣示，在雷和冯屈尊道歉的时候，仍然要让受害者付出心理的代价，并且阻止更多曝光以免威胁到他们的同盟。

如何预防性骚扰？有两种好心的手段比较没有“效益”：一是教育女性，二是教育骚扰者。这方面的实证证明与前文的论述一致，尤其是，须知女性没有义务也没有足够的权力、也不可能作为完美行动者去预防自己受害。预防性骚扰发生的关键，在于机构和社区的意志——是有罪不罚，还是严惩不怠。

研究指出，最重要的职场性骚扰单一预防措施，是加强机构管理。这不是说个人行为因素不存在，而是说，严格管理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有效阻止潜在的骚扰者。至于文化态度，是与制度互为表里，相互作用的，因此就文化所做的识别和辩论同样非常重要（虽然没有制度性的进展，文化态度可能未免沦为泡沫）。

美国自去年蔓延至今的反性骚扰运动，以个案和公共教育弥补了反性骚扰法律制度的不力，而又正在相当实用地促进制度的改良。而现在，一场洗礼也正要开始，所有为之出代价的女性，仍在等待被偿还。

2018. 7. 26 《“MeToo” 何来：从蝴蝶到飓风——一个传播的视角》

作者：肖美丽

来源：肖美丽（原文已 404）

备份链接：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8/07/%e5%89%8a%e7%be%8e%e4%b8%bd-metoo%e4%bd%95%e6%9d%a5%ef%bc%9a%e4%bb%8e%e8%9d%b4%e8%9d%b6%e5%88%b0%e9%a3%93%e9%a3%8e-%e4%b8%80%e4%b8%aa%e4%bc%a0%e6%92%ad%e7%9a%84/>

7月26日，许多人都在感叹：“MeToo”终于来到了中国，自7月23日公益人雷闯被揭发性侵之后，经过几天的激荡，对性骚扰的实名揭发和评论成为井喷式的话题。有人说，这是中国女权历史性的一天。很多人包括我，非常激动，当然也有人悲观，早早就说出来了：这“MeToo”很快就得结束。

愿子弹飞，多飞一会。这个正越来越被深度维稳的社会，难得有一个机会被震动，被暴露出内在的腐朽结构，人们十分惊讶，只是因为从未真正看见，虽然日常犬儒式地感慨“你国药丸”。这仍然只是最初步，很多人还是在观望，还没有开始说自己最想说的话。更长远地说，作为一种现象的性骚扰不是烂疮，挖开切掉了事，而是内毒外流，从诊断到治疗，绝对不会是短期的小功课。

其实女人一直都很愤怒，只是当她们在男权的包围下孤立的时候，愤怒更多只是储存为内伤。“我也曾变得钝感”，揭发央视主持人朱军性骚扰的女生这样写道。但当一个人站出来，有一些人看见了她，当她们也站出来，更多人又看见了——愤怒汇合，这就是女性的运动。就这位女生来说，她的体会是：“但从去年开始，女性平权运动一直如星星之火，虽微弱却给人

指引。”

那么，自去年以来，事实不是““MeToo”终于来到了中国”，而是““MeToo”一次又一次地来到了中国”，每一次都攀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传播高峰，让更多人第一次知道了它。其实它早就在，并且一直在努力上升。在此仅列出去年以来的三个关键性事件：

2017年5月，女权倡议者张累累发起反性骚扰人肉广告牌活动，虽然很快被叫停，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应：中国地铁车厢里第一次出现明确带有“性骚扰”三字的公益广告。

2018年1月，罗茜茜实名揭发北航教授陈小武，并发动3000多人致信北航。随即全国70多所学校9000名学生和校友致信各大高校和教育部要求建立高校性骚扰防治机制。1月14日教育部表态将“研究”。

2018年4月，20年前北大女生高岩因性侵自杀的旧事被重新曝光，多所高校教授性骚扰个案被揭发，北大成为第一个制定校园反性骚扰制度的高校。

这三个事件代表了去年以来中国反性骚扰运动的次传播量级的提升。张累累的行动没有能进入大众传播，但通过社交媒体有100多人响应了她的背广告号召，这些人是生活在各个城市的青年女权主义者。由此证明了一件事：在具有女权意识的年轻人当中，性骚扰议题具有极大的潜力。

挟名人丑闻之卖点，美国“MeToo”风暴在中国难免有许多传播，它输送了远程的鼓舞：揭发不是羞耻，性骚扰可以也应该被解决。受“MeToo”运动感召，罗茜茜成为中国实名揭发性骚扰的第一人，将议题带上大众传播的广阔平台。随之而起的反性骚扰机制倡议，则通过动员组织了一个具有强烈反性骚扰意识的青年行动社群。也是从这时候开始，一方面是无法遏制的传播——人们极有动力地不断转发重发，一方面是快速而多样的审查，斗争的结果是传播的又一次增量。

而高岩事件恰在清明节时被披露，在经历两天的各社交媒体删除之后，在大众媒体也开始加入报道之后，成功突破封锁，第一次令性骚扰燃起无数匹妇匹夫之怒。接下来，随着北大成为问责焦点，随着更多高校个案的曝光，传播又进入了发声与封禁，无数人肉对权力加高技术的博弈。一个例子是，4月6日晚诸多北大学生围观一名学生遭遇的夜间约谈，流出照片显示，拥挤的房间里许多学生都在用手机——那晚他们的即时播报传遍了各种网络平台。这种博弈其实充满了紧张凶险，而当女生岳昕因参与问责而遭到恐吓禁足，她发出的长篇动人告白，不但将问责北大的影响力扩展到更多群体，也使反性骚扰在权力改造方面的意义为更多人所体会，所认同。

随后，是一段时间的沉寂，各个围绕这一问题建立起来的微信群开始聊起其他话题，虽然时不时会有人问：“最近有什么进展吗？”——人们渴望进展，渴望爆发，让议题再上台阶。但是触发点可遇不可求。自2018年以来，规律已经清晰，只有个案才能引发传播潮，并且需要是实名、清晰、严重的那种。

相对低潮是难免的。我通过“微信指数”这个小程序检索了“性骚扰”关键词的传播量，从1月到4月，波动的曲线其实代表着顽强，每一次起伏都将关注带上又一个新的高峰。而跌落

也可以理解为一种蓄能。



这时候，此前有披露的中山大学张鹏性骚扰的问题，被重新整理公布，大大满足了等待的人们的渴望，令性骚扰关键词再次闪动，从传播的角度这是我看张鹏事件的最大功能。另外，它也测试出行动者们已经多么训练有素，以及有多少围观群众也愿意为反性骚扰做事——例如国外相关学术机构很快就获得了传送给他们的信息。

“最近受了点刺激”，一个女生这样开始了她对一个名为袁天鹏的“议事规则专家”的揭发。袁现在已经不那么活跃，但公益圈开始惊动——是的，在高校反性骚扰机制倡议进入胶着的时候，“MeToo”找到了公益圈这个新的突破点。7月23日，雷闯事件让无数公益人三观受震：一个有志青年，一个多年活跃，为媒体制造了无数素材的公益达人，竟然是一个两面人。而邓飞等人，此时不合时宜地乱入，祭出哥们义气试图替雷闯解围，其实是反向炒作。雷闯上了头条，邓飞的道歉也上了头条——公益圈——这个并不真的构成共同体的领域里，男权终于开始系列自爆了。

那篇针对雷闯的控诉，令人真切体会到性骚扰可以给女性造成的身心创痛，包括听到关于他的信息都会呕吐这样的细节，如此日常又如此令人震骇。我们的社会价值观虽然已经被强行污染严重，然而，内里尚存的良知还是足够的，只是像石油一样需要被精准触探才能喷出。这名女生所受的摧残和她的勇气打动了许多人，而就在那两天感动而鼓舞的围观者当中，就有章文事件的当事人——在遭遇强奸两个多月之后，在这时候，她终于决定说出来了，并且非常明确，不是仅针对章文个人，而是要阻止他（们）侵害更多女性。

删除很快就来了，总比预想得快了那么一点点。为了让朱-军的“事迹”多驻留一会，网友又开始了搏斗，无数账号加入了重新发布，大众媒体在抓紧报道。传播的窗口大小，窗口期的

长短并不是固定的，而是角力的结果，因此每一次反审查的个人行动都是有意义的。在这前所未有的黑暗时代，在高技术被用于高效反人民的绝望之中，另一方面，人们却分分秒秒地在证明，个体仍然可以赋权，反抗仍然有效力，社会并未死去，而是随时可能复活——至于随时何时？偶然之中有必然，这才是本文真正的重点，那就是：

人们必须看到，女权主义对这个国家有多么重要。它维持着内在的正义，它储蓄着良心的能量，它诉诸心灵并且正大坚强。我指的是，它是一种秉赋在黑暗时刻愈发必须坚持的抗争伦理的斗争哲学。在种种曾经活跃的主流异议力量被逐个解散之后，女权主义仍在一线，并且比以往更调动广泛。这并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统一策略之类，而是因为它连接了千万从未能言说的女性的经验，并且由她们自己，把愤怒转化为责任性的行动。它不可被镇压因为它不属于少数人，而另一方面，它也不可能被收编，因为父权制对它的每一让步都会引起其自身进一步的危机。我们正在目睹的反性骚扰风潮，应该再一次增强人们对女权主义的敬重。

一只蝴蝶扇动了翅膀，它是如此脆弱，却感到了飓风的气息。所有的蝴蝶，曾无名微薄地奋斗牺牲过的，都应被感恩。

2018. 7. 27 《覃里雯：性侵與性騷擾從來不分圈子，父權是整體的世界》

作者：覃里雯

来源：端传媒

原文链接：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80727-opinion-mainland-metoo-public-good-qinliwen/>

对女性不同程度的侵犯，从来没有断绝，也一直在被全社会容忍、漠视乃至纵容，父权文化之下，焉有女性尊严。

MeToo 运动在中国大规模地爆发了，两天前，朋友在微信上问我，对公益圈发生的性侵丑闻怎么看。我说：跟圈子没关系。对女性不同程度的侵犯，从来没有断绝，也一直在被全社会容忍、漠视乃至纵容，父权文化之下，焉有女性尊严。

集体发声是受害女性的相互鼓舞

女性遭受侵犯的故事，我们目前见到的还远远谈不到冰山一角，最多是巨型冰山上的一小块冰渣。

这话说完第二天，所谓“公知圈”里，就爆发了新一轮的丑闻，然后“作家圈”就跟上了，震动了很多男性朋友。

但其实，如果说“冰山一角”占的是冰山的十分之一，那么在中国社会中各行业和日常生活里，女性遭受侵犯的故事，我们目前见到的还远远谈不到冰山一角，最多是巨型冰山上的一小块冰渣。

人们之所以会产生“这个圈子有问题”的印象，不过是因为平时对这些事情不了解，或者不关心，所以偶尔看到一两个案子蹦到眼前，就灵魂震颤，觉得“这个圈子是不是有问题”，但其实这是懒惰的思维方式。

不管哪个行业，哪个地方，一旦有受害者敢鼓起勇气发声，其他相识或近处的受害者看到这么接近的案例，就会受到鼓舞跟着发声。一个美国女体操运动员控诉队医性侵的案子，不太会启发一个在北京被性侵的中国女孩；但如果她有同样遭遇的同行女性，控诉了一个她知道同行男性，并且居然还得到了一些同情和支持，她就可能会勇气倍增，发出自己的控诉。

这是社交和工作圈子里的行为模范鼓舞的结果，是人这种群体动物很本能的一种反应：

如果你遭受了伤害，知道同伴在附近，就会呼叫，寻求帮助。但如果受伤的时候是孤身处于危险环境之中，你就会捂住伤口躲起来。弱小的食草动物也是一样，比如兔子，因为在自然界中受伤喊叫只会暴露自己，招来豺狼，所以如果有了伤病，只会竭力掩饰躲藏，直到死去。

遭遇羞辱是中国女性日常

羞辱，对女性而言，是个日常的体验，每日的枷锁和裹脚布。

六七岁左右的时候，我遭遇了人生中第一次性骚扰。那是在一个肮脏的公共厕所里，一个闯进来的年轻人摸了我两腿之间一把。我吓得浑身发抖，立即蹲在地上护住裙裾，死死地瞪着他。我以为他会杀死我，但可能这个眼神吓退了他，又或许他听到有人路过，总之他威胁地指了我一下就跑了。

即便是一个六七岁的中国女孩，她也隐隐知道，这样的事情会被大家看成是她的羞耻，是她“不再干净”的证据。摄：Fred Dufour/AFP/Getty Images

我回到家里，一屋子的人——疼爱我的外公外婆、我的父母和姐姐都在，但我一句话没说，颤抖地静静坐下了。我告诉姐姐不要单独去公共厕所，但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即便是一个六七岁的中国女孩，她也隐隐知道，这样的事情会被大家看成是她的羞耻，是她“不再干净”的证据。

为什么幼小的我会知道这些？

因为我五六岁的时候就听到村里的大人们谈论被强暴的女孩时，口吻嫌弃，就像谈论劣质的货物，看到电视剧和电影里女人们因为“被糟蹋”而哭天抢地并且自杀（原因是她们“身子不再干净了”），半懂不懂地读到冒充“法制类报纸”的准黄色小报里的“犯罪报道”，充满了对女性身体猥琐的描述，而不是对罪犯的谴责。我隐约知道，无论我多么无辜，最后大家都会认为这是我的污点。

当然，也没有人告诉我，在未来的岁月里，我还要不断忍受和对付这样不同程度的袭击和骚扰，我还会看到同样的遭遇发生在身边的女性身上，而我们都会保持沉默。

而羞辱，对女性而言，是个日常的体验，每日的枷锁和裹脚布。这些体验密集地发生，驯化着她们。几年前我曾经写过长文试图讲述这一点，但这还只是一方面。

一个中国女性，在社会上可能遭遇什么？

直接表达自己意见的女人，会被询问“什么样的男人能搞定你？”，因为被“搞定”是女人的分内之事。一个不去微笑讨好男性上司和长辈的女性，一个直接表达意见的女性，在这个社会里只会一步步边缘化。

一个中国女性（或者说亚洲女性，或者说所有前现代社会里成长的女性），一直都在遭受双倍于男性接受的训诫。

多出来的那一倍，就是整个社会，在以各种方法告诉她们：女人不如男人强，如果女人比男人强，别人就会不喜欢你。女人要学会示弱，掩饰自己的力量，最好不要有任何力量，要让自己掌握讨好男性的所有技能，但是女人又最好不太了解性，因为你需要“保持纯洁”。

铺天盖地的化妆品和美容广告，把女性的每一寸身体都放大，它们告诉女性：你是个充满缺陷的货物，需要修补，让你充满自卑；网络游戏里充满了恋童癖喜欢的童颜巨乳，让你向她们模仿；你工作的互联网公司，公开对外宣称你是男员工的“福利”；而直接表达自己意见的女人，会被询问“什么样的男人能搞定你？”，因为被“搞定”是女人的分内之事。

没有什么合法的大众传媒节目，会以正常健康态度教你如何辨别性侵，如何对付性侵，偶尔有那么一两个又被毙掉了；各种电视剧要么讲述女人如何争夺男人，要么讲述女性被强暴后哭天抢地自杀以示贞洁。

覃里雯：铺天盖地的化妆品和美容广告，把女性的每一寸身体都放大，它们告诉女性：你是个充满缺陷的货物，需要修补，让你充满自卑。摄：Jonas Gratzner/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在网上，你看到每一次性侵受害者出来发声，最后都要被铺天盖地地质疑和羞辱。在公共场合遭遇骚扰，你就只能躲开，因为就算嚷嚷出来，也经常没人帮忙，就算你把这人扭送公安局，警察也通常会轻描淡写地记录一下，再把他放走……

作为女人，你也试图反抗这些规则，但每当你反抗，你偶尔会被打压，但更多的时候是被排斥在外——一个不去微笑讨好男性上司和长辈的女性，一个直接表达意见的女性，在这个社会里只会一步步边缘化。但是在这个高度竞争的社会里，女人也需要挣钱，需要好工作，需要性生活和爱，但你很少有机会，能接触到那些鼓励你发展内在力量的人。

你看到有些以暴易暴反抗的女人，比如邓玉娇，最后是幸运地靠全社会舆论支持，才全身而退，而你想活命，就得顺从。

父权社会整体地摧毁女性自我了解、自我发展的可能

她一直在说“不”，但是那个男人一直听到的是“好”。

而在另一边，男性们虽然也会被社会训诫，但他们对女性这些枷锁一无所知，也毫无兴趣去了解。为什么要了解？如果男性发现女性都那么温柔地对你微笑，聆听你哪怕是最沉闷的话，把你最微小的建议也当回事，你会喜欢上这个秩序。

慢慢的，男性会学会享受这个秩序，那些更自私的人，甚至去利用这个秩序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在一个中国女性看到的文化产品里，绝大多数都在告诉你：男人欲望比女人强；女人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她们需要男人的指引；她们说“不”其实是在说“好”。

所有这些微小的塑造，一步步地削弱了女性自我了解、自我发展的力量，也摧毁了男性理解女性的可能。几千年父权社会发展出来道德话语，是非理性的、拒绝被验证的，被大多数人集体维护着，跨越所有阶层和职业。

于是，一个个乖巧可爱的女孩子们长大了。

她们开始成为完美的猎物：善于取悦，总是替别人着想，但不知道辨别自己的真实感受；迷信权威，尤其是男性权威；不敢表达自己的性欲望，怕别人觉得自己“太随便”，但是觉得男人随便表达似乎很正常；不会拒绝，不懂如何发展强硬的意志，总是给人面子；轻易感到害怕，因为总是被暗示自己很弱；体力柔弱缺乏锻炼，因为觉得肌肉发达会“吓着男人”；她们甚至真的以为自己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

然后有一天，年轻的她被自己尊敬的师长/领导/男性亲戚，一步步地带进了房间里。在这个过程中，她习惯性的自我压抑、保持“体面的仪态”、取悦的本能，她对性侵和反性侵技能的无知，乃至对性本身的缺乏了解，她身体应对攻击的毫无经验，都让她没法强硬地斥责、打斗和大叫大喊寻求帮助。她一直在说“不”，但是那个男人一直听到的是“好”。

然后，她抑郁，隐瞒，直到有一天幸运地遇到一些支持，鼓起勇气站出来提出公开控诉。接下来，她被一批批的人（包括男人和女人）指责反抗得不够彻底，虽然如果男性受到性侵，他们就不会被这么指责。

即便那些反抗非常激烈的女性，到后来也会被指责“为什么偏强暴你，一定是你有问题”——实际上，是兔子们的大规模沉默，让人们以为森林是安全的。

于是，一个个乖巧可爱的女孩子们长大了，她们开始成为完美的猎物。摄：Fred Dufour/AFP/Getty Images

改变父权的社会结构，女性集体发声还只是第一步

发声并得到理解，是和解的第一步，不过这一步还没真正迈出去。

在 metoo 运动开始之后，我听到身边不少男性朋友说，他们很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女友/妻子开始给他们讲述自己的相似遭遇，非常震惊。但对我而言，这种大规模的两性经验的隔膜，更令人震惊。它证明我们的社会即便在最私人的经验，也就是爱和信任上，也遭遇了全面的失败。

在 2018 年爆发的所有性侵案里，你都会看到这些陈旧的、令人发疯的细节。令人心痛的是，新一代的很多被伤害的女性，在 21 世纪的半开放社会之中，还是得像兔子一样躲藏，因为她们没有办法、也没有资源，反击一个充满漠视和敌意的社会。那些害怕 metoo 运动会滥伤无辜的男人们，高估了这样一个社会里成长起来的女性的勇气和能力，也高估了这个社会对女性的各类支持。

而那些开始给受害者们列行为准则清单的人们，也低估了教育体系、文化、法律、政治、家庭和社会长期驯服造就的心理后果——给一个“不要相信任何老师”之类的清单，只是第一步。

更艰巨的任务在后面，在更广阔的文化构建、法律、社会支持、家长教育，甚至权力分配等等议题上。毕竟，虽然苏紫紫女士对付章文的性侵企图干净利落、锁喉、泼开水、掀桌、叫服务员，一系列动作令人赞赏，但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女孩都训练成矫健的反性侵斗士，而一个文明社会更应该做的是训诫侵犯者。

2018 毕竟让人有些欣慰，我们听到了这些新一代的勇敢女性的清晰声音，也看到了不少对受害者的支持，看到了几篇追问、反思和反性侵普及文章。但是，北大那位勇敢举报性侵的女生，被迫忽然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之后，发生了什么？还有多少边缘或者中心不透明的圈子里被压抑的声音，从工厂流水线到机构办公室？

暴力、奴役和剥削，无论是哪一种，都会造成反弹——在公共事务和私人事务里都是如此。发声并得到理解，是和解的第一步，不过这一步还没真正迈出去。

(覃里雯，自由撰稿人)

2018. 7. 27. 《梁文道：举报性骚扰，是一次社会的“集体呼救”》

作者：梁文道

来源：公号“看理想”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Ua_eNo02tI5pUFrQtnKs6A

随着性骚扰、性侵案件的讨论持续，更多真实经历被公布，更多反性侵的呐喊与浪潮出现，更多理性的态度和呼吁发声，其中当然也不乏愤怒。

让我们愤怒的不止是侵犯本身，还有整个社会对待性骚扰的态度。

在当下仍然以男权为主导的社会里，遭遇了被侵犯经历的女性，反而要忍受来自舆论的“定罪”，反而要被社会的“耻辱观”羞辱，甚至要忍受“是否是真实经历”的质疑以及“炒作”的恶意揣测。

这期《八分》，道长就认真谈论了围绕性骚扰、性侵案件所展开的社会话题，你将听到道长对以下问题的态度和解答——

为什么#MeToo 运动如此重要？

女性被性侵犯后会经历怎样曲折的心理变化？

“性侵事件”是在为“疫苗造假”转移焦点？

从高校、公益界到媒体圈的性侵事件，反应了怎样的社会问题？

尽管话题有些沉重，但沉默、隐忍以及对性骚扰的轻率处理，只不过是侵犯行径继续提供

温床, 相信只有我们公开的探讨、勇敢的指正、对问题的直视, 才能让更多人避免受到伤害。

更重要的是, 这次对性骚扰的热议和“集体呼救”, 不仅仅是对女性权益的一次正视与保护, 更是对每一个人权利的保障。

今天要谈的这件事情让我感到格外沉重, 也分外尴尬, 就是最近频频爆出的性骚扰、性侵犯案件。

沉重是因为这个话题本来让人沉重, 尴尬则是因为它牵涉到了一些我认识的人, 无论是受害人或者被指控为侵犯者的人, 都包含一些我熟悉, 甚至尊敬的朋友。

关于这件事本身, 有些讲法是让我觉得很难轻易把它放下的。

1

MeToo 运动让性骚扰问题被重视

其中最常见的一个讲法, 而且主要出自男性, 就是追问, 在今天这场席卷全球的 MeToo 运动里提出控诉的这些女孩子, “你们当时遇到各种问题, 让你不快的这些侵犯事件, 你其实可以反抗啊! 这很简单嘛, 你不反抗, 你站起来走出去都行啊, 而且说不定身边当时很多熟人, 人家也要顾面子, 那你怕什么, 你说出来人家不就完蛋了吗?”

随后又要追问, “为什么事隔这么多年你都不表达, 现在看到有这样一个热潮来了, 都在网上举报了, 你才参与进去, 这是为什么呢?”

我认为, 会说出这种话, 恰恰说明了, 我们平常, 尤其是男性, 对于性侵犯这件事情是多么的掉以轻心, 对它的存在是多么的陌生。

如果我们查看一下世界各国的统计和调查, 就会发现性侵犯其实已经是今天全球社会里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这么普遍的事情, 在我们周遭存在, 为什么许多男性却会觉得它并不那么重要, 或者对它毫不理解, 由此说出刚才那些话呢? 这可能正是因为我们平时对性骚扰、性侵犯没有太在意。

我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来说明为什么这些女孩子不愿意表达。

首先, 很多时候正是因为被侵犯的女孩是在一个熟人圈子里, 侵犯她的人或者骚扰她的人正好就是熟人中的某个人, 她更是格外不知道该怎么去说的, 因为大家都还在同一个圈子里面, 日后如何相处呢?

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性侵犯案件里, 那些侵犯者往往都是被害者的亲人、朋友或者师长的原因, 而不是暗夜之中某个陌生街角后窜出来的一个色狼。

第二, 假如侵犯者还是一个有地位、有权力的男性, 那么受害者可能会更加恐慌。

更重要的一点，恰恰因为你觉得大家都在同一个圈子里，都是互相认识的人，甚至是朋友，于是很多受害者不太敢肯定被侵犯的那一刹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真的有骚扰我吗？

还是只是不小心碰到了我？

他是不是对我有意思，想要暗示一些什么呢？

只不过是表达一些特殊的好感呢？

还是说他是一个大大咧咧、随便碰人、不顾男女，其实也不一定有什么邪念呢？

也就是说，我们日常生活中对待性骚扰往往采取避之不谈的态度，很多人对性骚扰的认知模糊，也很难划一条清晰的界限判定是否已经是性骚扰，所以很多女孩会在这个时候无措。

为什么今天的 MeToo 运动这么重要呢？

那是因为，当 MeToo 运动出来之后，当那么多性骚扰案被揭发出来之后，很多女性才终于能够确认，当年原来他果然是在性骚扰我，因为他对很多人都是这么干的，而且有些人的经验比我所经历的还要不适和可怕。

2

整个社会对女性长期压抑造成的后果

我们再深入分析一下，为什么许多女性遇到这种事情，有时候不懂反抗、不知道自己究竟该怎么办？

一个例子，就是来自去年轰动华文世界的一本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它是台湾作家林奕含的第一本小说，也是她最后一本，因为就在这本书出版之后没多久，林奕含已经不幸自杀。

这本书之所以如此轰动，就是因为很多人认为它很大程度上映射了林奕含所经历过的遭遇，也就使得她产生精神困扰，使得她到最后也解决不了问题，要采取结束自己生命的方法，这样一段经历。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讲述的就是一位少女被性骚扰、性侵犯的故事，而且是一次长达好几年的侵犯。侵犯她的是谁呢？就是她曾经非常崇拜、非常仰慕的一个补习班教中文的老师。

这个老师看起来道貌岸然，非常有才华，非常博学多才，女孩子很自然的会去仰慕他、崇拜他，只不过她没想到这个老师居然会强暴她，而被强暴之后这个老师还要有一番解说，解说完全也是花言巧语，他是这么说的：

“这是老师爱你的方式，你懂吗？”

你不要生我的气，你是读过书的人啊，应该知道美丽是不属于自己的，你那么美，但总也不

可能属于全部的人，那只好属于我了，你知道吗？

你是我的，你喜欢老师，老师喜欢你，我们没有做不对的事情啊，这是两个互相喜欢的人做的最极致的事情，你不可以生我的气哦。”

你读这段话，他里面最狡猾的部分是什么？他不是说我没有做不对的事情，不是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他用的词是“我们没有做不对的事情，这是两个互相喜欢的人能做的最极致的事情。”

也就是说，他将责任的主体转移到两个人共同的身上。

很多女孩子被侵犯，被强暴之后，她第一个产生的情绪可能是羞愧、羞辱，第二却是自责，明明她是受害者，为什么会责怪自己？

这就是我们整个社会对女性长期压抑造成的结果。

她会问为什么发生这件事，这么一个了不起的男人为什么对我做出这样的事情，那这一定是我不对。

小说中的李老师正是利用这一点，将责任推到了房思琪身上，“这事不是我做错了，是我们一起做，我们一起做但是也没有什么不对。”他这样“解释”。

但房思琪仍然会觉得这个伤害太过巨大，她该怎么去处理它呢？于是她这么想，她说：“我们都最崇拜老师，我们说长大了要找老师那样的丈夫，我们玩笑开大了会说真希望老师就是丈夫，想了这几天我想出唯一的解决之道了。”

解决她痛苦的道路，她想到的是什么呢？“我不能只喜欢老师，我还要爱上他，你爱的人对你做什么都可以，不是吗？我是从前的我的贗品，我要爱老师，否则我太痛苦了。”

她为了让自己好过一点，居然像一个被绑架的人质患上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一样，要去维护这个老师，逼迫自己爱上他、同情他。

这种复杂的、曲折的心理，我想大部分的男性，尤其是侵犯过人家的男性，是不会那么容易了解、理解的。

你根本不知道你对人家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你不知道我们所主导的这个社会，为什么会让女孩子有这么奇怪，在你看来甚至很不可思议、很不合理的想法。

3

举报过程，还要经历冷冰冰的二次伤害

有些人会问，这些女孩子，假设她当时反抗了，张扬了，为什么她们不下一步找警察解决呢？

可以诉诸法律对不对？

很不幸的是，在我们这个社会底下，由于大家平常太不把性侵犯当成一个严重的问题，有时就算到一些司法部门、公检部门控诉，他们也很容易会把这些事情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而且，通常这些去勇敢举报的人，还要面对一回二次伤害，因为受害者等于要在对方的盘问探寻底下，把自己的整个受侵犯经历，从头到尾再用自己的语言重温一次，这本身就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这些本身你即使面对周遭熟悉的朋友亲人，都不一定有勇气去提及的事，要如何对着一个陌生的警察，拿着笔记本在你面前冷冰冰地记录这些事呢？

更不要说，有一些很个别的案件，让我们看到我们部分执法人员在这方面的水平跟觉悟是远远不够的。

就在前几天，一位香港拍网剧的女导演在海南工作的时候，晚上睡在她隔壁房的一个男人居然爬到她的房间企图对她实施强奸。据报道，那位男性是一家航空公司正在培训中的一个飞行员。

结果这位女导演奋力反抗，终于打跑了这个男的，第二天她在朋友的陪同下向警方报案，然而警方居然劝她“别搞这么多事了”，甚至跟她说，如果你真要告这个人的话，我们也要检控你。检控什么呢？检控这位女导演把人家打伤了，这是伤人。

这正是我们目前许多畸形的社会现况的一个反映。

4

性骚扰的普遍， 正是社会权力结构分配的问题

我知道很多人会说，MeToo 运动来了，可能会出现误伤的情况，甚至有要恶意中伤的情况存在。

如果我们看一下美国的经验，这种例子的确有，但相比起被这场运动揭发出来的真实案件，发生误伤、恶意中伤的事例占比实在小太多了，比起我们周遭发生的几乎无日无之的性侵犯、性骚扰案件，这种所谓的误伤所占的比例就更是小巫见大巫。

因此我认为，今天这场运动，无论从任何角度来讲都是一件好事。

它其实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在我们这么一个对女性极不友善、对她们以前或现在被侵犯的经验里，很压抑、很沉默的一个环境里，终于能够打开一个出口，总算能让她们喘一口气，能够对整个社会呼救，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该听到她们的声音？

另外，很多人，包括我的一些朋友，会觉得这些关于性骚扰的讨论，好像是在转移焦点。

因为前一阵子大家还在热议疫苗问题，疫苗这样一个严重的社会结构、制度上的问题，一下就被转移到“性骚扰”上了。

我想说的是，这些性骚扰案件，其实并不只是发生在公益圈领袖、自由派知识分子身上，它其实发生在各行各业、各个阶层，它是一个普遍问题。

它之所以普遍，恰恰是因为它也是一种社会权力结构分配的问题，是一个男女之间权力结构分配的问题，为什么这个问题，就不比疫苗的问题严重或者至少同等重要呢？

有些人也许会说，今天这个问题揭发出来，好象只是发生在某些人身上，但是被性骚扰绝不只是属于某个圈子的一种专利，大家千万不要这么去想。

我们应该透过 MeToo 这样的运动，重新检视我们的社会，为什么能够为性骚扰、性侵犯提供这样一个温床，这难道背后不是一个结构的问题吗？

2018. 7. 27. 《“你没证据凭什么说被骚扰？疑罪从无懂不？” “我懂你错在哪。”》

作者：雅君 Yaki

来源：雅君的好用分享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92cF8nx161pYL9cyvrqsCg>

01

最近经常在社交网络上转发性骚扰、性侵事件的举报文，也因此见识到了一些奇葩的言论。

有人私信问我，你知不知道，什么叫疑罪从无，什么叫无罪推定，你这是网络暴政。

作为一个在北京郊区昌平学了四年法律的人，我还真知道啥叫“疑罪从无”和“无罪推定”。(普法版雅君上线)

在具体解释之前，我需要先强调一下，无罪推定是现代刑法理念，适用在刑诉领域，在司法实务中，会按照“疑罪从无”的标准来实施。

也就是说，当公诉人无法提出确实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的罪行，法庭经过庭审和补充性调查，也无法查明被告人有罪的事实时，就只能判定被告人无罪。

“疑罪从无”是对刑事审判中代表国家公权力的司法机关的要求，是一个非常高的裁判标准。它也只适用于刑事，不适用于民事。因为刑事案件，一旦定罪，对当事人的人身自由甚至生命权利都会有重大影响，所以刑法不可不谦抑。

而在民事诉讼中，适用的是“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简单来说就是，法官会判断哪一方的证据证明力更大，并且证据支持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

辛普森杀妻案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两种裁判标准的不同：在刑事审判中，辛普森因为疑罪从无，没有被定罪。随后，受害者亲属又对其提出民事诉讼，他在民庭被判赔偿 3350 万元。

如果受害者举报的是性骚扰事件，这属于民事纠纷，更不用谈刑法标准了。

假设中国采用了陪审团制度，由普通民众组成民事侵权案件的陪审团，根据原告的控诉、他自己的辩解、其它证人证言的交叉印证，若使用“高度盖然性”来判断到底是章文性侵还是被诬告，恐怕章文早就败诉好几回了。

何况我们并不是站在法庭里。我们既不是法官，也没有追诉审判。

我们没有在定罪量刑，我们只是在追问真相——作为公众，追问真相。即使对《宪法》第 35 条的言论自由框架做保守的解释，讨论这类的公共问题，都是公众不可剥夺的权利。

如果你对大家在公共事件中的发声，按刑诉的标准如此严格要求“疑罪从无”的话，就会造成一种特别荒谬的情况：一个人只要没有被定罪，大家就不可以对其进行道德谴责。

那我问你，之前被曝光出来的，骚扰女学生致其最后跳楼的吴永章呢？还有林奕含事件中的狼师呢？

他们都也没有被定罪啊。那难道我们要遵循“疑罪从无”，不表达对这些狼师的唾弃了吗？

用朋友、法学在读博士平新的话说，“规范司法机关的‘疑罪从无’、‘无罪推定’，从来都不是用来限制公共讨论者的言论自由，更不是用来剥夺受害者的控诉权。

这种不顾使用语境，偷换概念的“理中客”，直接的结果，就是让本已受到伤害的被害人被夺走了话筒，失去发声的机会。”

02

有人可能会担心，按照你这个说法，大家自由心证，相信什么就说什么，那说错了呢？万一就是冤枉好人了呢？

别着急，刑法对于随意传播谣言是有惩罚规定的。这在客观上使得公众对言论会有自我审查，也让那些被污蔑的被举报者有维权武器。

至于举报者，当然也清楚，自己所面临的可能会被对方以侵犯名誉罪反诉的风险。

除了这一风险，她们的言论同样也会受到公众的审核。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博士林焱在《问

答两则：#Me#Too 运动违反「无罪推定」原则吗？会导致冤假错案泛滥吗？》一文中分析了，为什么我们不必担忧#Me#Too 运动变成大肆迫害无辜的舆论狂欢：

“假如现在 reddit 上（或者百度贴吧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匿名帖子、指控某某名人性侵，公共舆论……”

“不管出于媒体的市场需求，还是出于涉事方面及利益相关方的利己考量，还是人们对真相（八卦）的热衷，接下来都会有人去挖掘匿名爆料者的身份、去推敲爆料帖中的细节是否可靠、去质询被指控者的身边人对她/他的观感、去悬赏寻找其它潜在的受害者，等等。

最终一次爆料能够转化成『实锤』、能够形成针对被指控者的谴责和处罚呼声，都依赖于后续的证据补充。否则在注意力不断转移的网络时代，无以为继的匿名爆料马上就会淹没在碎片讯息的狂潮中了。

个体受害者要想掀起声势，往往需要有经验、有资源的人作为中介，征集、筛选、发布爆料。而这些中介人为了自己的信誉起见，不能不对爆料的可靠性先做一些判断……绝大多数时候，就算爆料人对旁观公众来说是匿名的，但她们的身份对于这些中介者和组织者来说却是非常清楚和有保障的。”

03

有些网友，很爱用“你没有证据，你嘴上说的不算，你没权举报”来质疑举报者。

此处，也想普及一个法律常识：没有物证，不代表没有证据。我国刑诉法规定，“被害人陈述”也是证据之一，排名还靠在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等其他证据之前。

最近的章文性骚扰事件，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最早有一位女律师站出来举报章文性侵，之后蒋方舟、易小荷、王嫣云都公开指证章文有骚扰行为。

章文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对此的辩解是：你说我摸了，你拍照了嘛？

显然他觉得，你没有拍到案发现场，就是没有证据。事实上，因为性骚扰的隐秘、突发、瞬时性，受害者往往没有留下物证。

但是，有个法律常识是，受害人陈述也是证据。当有多个受害人陈述可以交叉验证时，证据的可靠性会大大提高。

刑诉法还规定了，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犯罪事实或犯罪嫌疑人，都有举报的权利和义务。只要不是捏造事实，伪造证据，即使举报的事实有出入，甚至是错告的也要和诬告严格区分。受害者当然有权举报了。

04

身处男权社会中，受害者站出来指证性骚扰、性侵，往往是会遭遇二次伤害的，会被道德责难、被荡妇羞辱、被权力施压、被施暴者打击报复。

不止如此，Ta 们如果走司法途径，往往也会面临“取证难、立案难、高败诉率、获赔少”的维权困境。

与受害者维权需要付出巨大代价还不一定能成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被举报者受到法律惩处的少之又少。

新浪微博网友@没有羊先生 关于米/兔运动说过一句一针见血的话：“被指控者还没有任何回应，也没遭受任何损失呢，就有无数人赶着上前辩护‘万一指控错了怎么办’。拜托，指控坐实的千万受害者都得不到正义呢。”

这些情况，受害者知道吗？知道，所以大多数会选择沉默。

中国妇女研究会理事冯媛对此情况说过一段话，我很同意：“不应该苛求受害人在遭受侵害后能马上站出来维权，而应重在建立防范和处理机制。否则，站出来的人只会受到再度伤害，而肇事者还会逍遥自在。”

那些指责受害者是“疯子”、“荡妇”、“戏精”的人，我想告诉他们：施暴者最害怕的就是受害者开口说出真相。施暴者希望每一个受害者都能永远沉默，这样它就可以不断猎捕下去。受害者维护的不仅是自身利益，也是公正秩序。你谴责受害者就是在帮助施暴者。

那些依然决定站出来曝光性骚扰的人，是真正的勇士，是这个社会的希望。

Ta 们让我想到两句话：

“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向勇士们致敬。

参考资料：

1. 林垚《问答两则：#Me#Too 运动违反「无罪推定」原则吗？会导致冤假错案泛滥吗？》
2. Herman, J. (2015). Trauma And Recovery.

2018. 7. 27 《BBC|中国#metoo 蔓延 揭权力规则下隐蔽性侵》

来源：BBC

原文链接：<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44982540>

7月，越来越多的中国女性站出来，自述自己被性侵的经历。这一次，加害者的面孔不止于高校老师和教授，一些公益机构的“慈善名人”，资深记者，乃至名噪一时的“公共知识分子”被钉上了加害者的名单。

从“公益人”雷闯开始，到前记者章文，再到央视主持人朱军，已有超过二十名知名人物在中国大陆的社交媒体上被指性侵或性骚扰，但他们其中一些人却用“荡妇羞辱”的方式回应，激起公众更大的怒火，以及更多女性的检举。

舆论焦点也从校园里的权力失衡，转向整个中国社会权力规则下更隐蔽、更常态的性侵害。

公益、公知领域的密集“雷暴”

直到7月初，中文网络上浮现出的性侵案件还主要在校内范围内——7月8日，5名女性发文举报中山大学教授张鹏，多年来持续性骚扰多名女学生及女教师；其后，知名法学家、北师大刑法学院院长赵秉志被举报性侵和强奸。

7月22日，第一个校园外并引起广泛关注的案件爆发。一名匿名受害者发文称自己在2015年参与亿友公益徒步时，被雷闯性侵。雷闯是乙肝公益组织“亿友公益”创始人。文中称，雷闯以“做公益的人都很穷的，大家都是这样混着开房一起睡”为理由，在女生不知情的情况下定了一间大床房，并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强行与她发生关系。而且被他性侵过的还有其他志愿者或实习生。

雷闯被揭发的第二天，江苏南通的环保行动者刘斌在朋友圈发文，指控曾举办知名环保组织“自然大学”的冯永锋对其机构的女实习生和女性员工实施袭胸、暴打和强奸等性侵行为。

冯永锋承认了性骚扰行为。雷闯则一开始称，自己触犯了刑法，在考虑自首，但此后又称，自己与受害女生当时是在“谈恋爱”。

“2018年5月18日，我被章文强奸了。”——7月25日，一篇《章文，请停止你的侵害》快速扩散，作者点名控诉前《中国新闻周刊》编委、前《新世纪周刊》副主编章文在该女生醉酒后被章文带到自己茶室强奸。

7月26日，更具知名度的央视主持人朱军也登上了这张不光彩的名单。一位女生大三时在央视实习，她自述，在化妆间被朱军隔着衣服试图猥亵，她在事后立即报警，却被公安局的人规劝不要打破朱军的正面影响力。重压之下只能放弃立案。与之前加害者的待遇不同，朱军的新闻在微博热搜上迅速蹿红后，在半个小时内又被删得干干净净，相关微博也无法转发。

除了上述事件外，推广民主化沟通“罗伯特议事规则”的袁天鹏，同志与艾滋病人权活动家张锦雄，《新周刊》创始人孙冕，作家张弛，前记者、公知熊培云，媒体人、知名公益人邓飞，都在过去一周被不同女性控诉实施过性侵或性骚扰。

荡妇羞辱——施暴者的通行证

众多事件中，章文的反应被中国大陆媒体称为一篇“大写的荡妇羞辱‘范文’”。

章文的举报者站出来后，作家、媒体人蒋方舟发朋友圈，称自己也被此人性骚扰过，在饭局上一直摸其大腿，被制止后继续下手，还“试图尾随”；记者易小荷也发声指证，在和章文同事期间，曾经被章文借机摸大腿。

章文在回应中对其强奸的指控矢口否认，反而不断强调举报者情史丰富；同时说，“蒋方舟，一直单身，交了众多男朋友；易小荷，离过婚，经常出现在酒局上。”

令人意外的是，前南方报业传媒集团高级编辑鄢烈山发文称，“蒋方舟的名气比章文大很多……她（蒋方舟）当时只要认真拒绝，章文怎么可能不断摸她大腿，并后续纠缠她……蒋方舟当时不拒绝不制止，现在在网络上毁人清誉，这个女人真的很邪恶！你们却认同她，以为她很勇敢甚至纯洁！”蒋方舟很快反驳：骚扰的人清白，实名举报的人邪恶？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雷闯事件中，媒体人、“免费午餐”发起人邓飞在微信群的讨论中称，“我们支持他勇敢面对，重新开启，毕竟他是我们公益一份子。”同时，另一些公益相关的微信中也有人称，“即使做了又怎样？当时爽了？现在又想敲诈？这个仙人跳有些大”；“既然是强奸，为啥几年之后才提出来？……我相信他们当时是你情我愿”。

中国女权学者李思磐也观察到这一点，她撰文指出，一些公益从业者对“雷闯门”受害者进行了无底线的荡妇羞辱和无情的攻击，与他们反歧视社群、儿童反性侵项目负责人的身份反差强烈。

微博网友在相关截图下评论，“这些平时自诩道德高洁的公益人尚且 slut-shaming 受害女生，可见更多人面对性侵采取的态度，这是性侵害必不可少的土壤，施暴者猖狂的通行证，受害者沉默的压力源。”

不少实名举报性侵的案例印证了这一点——今年5月杭州一位女生在被强奸未遂后报警，但她同时承受来自施暴者嘲弄——“这女的想钱想疯了吧”，来自大众的奚落——“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找你也是有原因的”，甚至来自母亲的反对——“为什么要把事情搞那么大？对你有什么好处？你到底想干嘛？”这些荡妇羞辱式的攻击，以及男友分手，使她一度产生轻生的念头，也正是这些阻力使更多有同一加害者的女生们保持沉默。

对于这些荡妇羞辱和兄弟间的维护行为，中国独立学者吴强认为，“其兄弟习气其实在 NGO、公益和媒体界、自由派群体中蔚为普遍，着实造成性别歧视的餐桌文化和圈子文化，相互以性剥削和性占有为战利品之荣耀。如果 me too 不以此为超越个人的文化反思，则难以深入。”

权力扭曲下的“冰山一角”

多位学者认为，双方的权力差是需要研究和反省的。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在《金融时报》撰文分析称，要搞清楚权力与权利的关系，权力通常指公权力，是向外实施的；权利通常指个人权利，是抵御外部力量的，而权力的合法性在于为合法的权利提供保障和保护。但在现实世界中权力时常非但不能保护权利，反而是

侵犯和剥夺权利的霸主。中国社会中“权力通吃”的规则导致性侵害泛滥。

在近期曝光的案件中，权力差和强权者通吃的扭曲规则很容易观察到——教授与学生，公益领袖与志愿者，央视主播与实习生。侵害实施后，加害者也会试图实施权力压迫——比如，在举报者的自述中，章文对受害者说，“你永远摆脱不了做我女人的命运”；“我上过 100 多个女生”；“做过十几年的记者，认识无数圈里的人”。

后者在前者的权力压迫下，忍受侵犯，无从申诉，几年来积累的伤痕，而在“me too”运动的启发和激励下，才有勇气和条件，诉诸公众舆论。

“利用权力关系实施的性侵更具有特殊性和非典型性，但近年来却在不断地被曝光，非典型已经变成了典型。”律师吕孝权观察到。

但也有不同看法认为，利用权力关系进行性侵犯在中国长期广泛存在，暴露出的教授、公知、媒体人、公益人反而是中国权力结构中最底层的权力层，他们只是向相对更弱势者实施侵犯。

一位曾在中部某省属国有企业任职者向 BBC 中文表示，已暴露的侵犯更多是偶发性的，而在体制内，类似侵犯则已到经常性的地步，但是权力结构严密，权力差造成的压迫更大，受害者甚至连申诉的意愿都没有。

根据媒体公开报道，早在#metoo 运动兴起前，中国已有多个官员性侵的案件报道，但还都集中在基层官员，比如 2012 年四川蓬安县残联理事长在本县一位女公务员醉酒后实施强暴。而习近平上台后的“反腐风暴”中，相当一部分落马官员的通报中都涉及性侵。

一位保持匿名的媒体人撰文称，朱军被举报的消息被删，正是因为其体制内的身份，而性剥削和性丑闻，最严重也隐藏最深的，恰恰是在体制内。

文中称，“这些性侵，更隐蔽，更绝望。因为受伤的女性，根本发不出声音，她们是困于栅栏之中的羔羊……性侵绝不仅仅是男女问题，它事关权力。而权力的野蛮，远超你我的想象。这把 me too 的大火，烧过了高校圈、公益圈、媒体圈、文化圈，如今烧到了这堵墙的面前，墙后有无数个灭火器，在严阵以待。”

2018. 7. 28 《反性骚扰：法律需配得上女性的勇敢 | 凤凰网评论》

作者：沈彬

来源：風聲評論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KNDIYIx8QWVlxY9Fk4YkA>

对于女性权益覆盖更广泛的“性侵”的概念，至今还完全没有进入中国的法律，散见不同于法律中；“性骚扰”还是中国法律里的“孤儿”，没有直接配套的法律责任和执法机关。

文 | 特约评论员 沈彬

这一轮控诉性侵的风暴，来得相当猛烈。学术圈、媒体界、公益界，一个个大腕人设崩塌，有的爽快认错，称“打算自首”，却没有了下文；有的一直在否认，甚至将污水泼向受害女性。

在公众为女性能够站出来揭发的勇敢喝彩时，会发现另一个尴尬，不少案件似乎没有能够进入法律程序，或者有的进入法律程序后“卡壳”，结果很多指责变成了茶杯里的风暴，甚至有演化成口水战的风险。

有没有比较便捷的证据规则方便受害者拿起法律武器维权？网上热传一位公安专家建议，“性侵取证可参考国外打击黑社会做法，三人以上举报就基本可以定罪”。

这个说法恐怕失之于简单，事实上，必须要对中国的法律体系进行大手术，才能容纳得下。到目前为止，挑起舆论热议的性侵案、性骚扰，都不无尴尬地使用外国的法律术语，或者说反性骚扰，的确还没有在中国的法律上生根。

“性侵” (sexual assault) 这个词，还是近几年引进的一个舶来的外国法律概念，并不是中国的法律术语，性侵包含了强奸、强制猥亵、性骚扰、利用职权对下属进行诱奸等等概念，这些概念在中国属于不同部门法。比如，《刑法》规定了强奸罪、强制猥亵妇女罪、侮辱罪，这些罪名要求行为人通过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严重性侵害受害人。而《治安管理处罚法》则规定了猥亵他人、寻衅滋事的行政责任。应该明白道德指控、刑事犯罪，对应的道德谴责，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严重程度是不一样的，相应的证据标准也是不一样的。

“性骚扰”在中国法律中的地位则更为尴尬。2005年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就明确：“禁止性骚扰”，但是“性骚扰”概念并没有被后来的《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吸收，这让“性骚扰”的概念游离于现行的执法体系之外，成为“法律孤儿”，没有有力的执法者，一般只是作为民事责任，需要被害人提起民事诉讼之后，才能判罚当事人作出赔偿以及道歉。只有当“性骚扰”具象化为“咸猪手”、袭胸等对女性猥亵时，警方才会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当事人进行拘留。

而对于这次事件当中曝光出来，一些行业的大拿、单位领导、指导老师利用职务关系，对女下属、女学生或者其他有求于己者，搞各种“软硬兼施”，要求女性违背意愿发生性关系，或者就是趁工作之便，捏一把、搂个腰、摸大腿，这些“中国式性骚扰”还得具体分析维权方式和举证责任。

首先，就道德层面上来说，像易小荷、蒋方舟等女性，能够实名揭发章文的性骚扰行为，哪怕拿不出直接的法律证据，足以让公众在内心中“形成确信”——章文个人品行恶劣。其次，如果作为性骚扰提起民事起诉，受害人的举证责任就相对高一些，需要有录音证据、来往微信记录、证人证言等等。不少的性骚扰场所是相对私密的空间，可能没有目击证人、视频证据，但是，民事责任适用是“高度盖然性”原则，只要被害人一方的证据能够构成优势证据，就可以判决，性骚扰者承担民事责任。

第三，追究性侵或者性骚扰的刑事责任，证据标准就相当高，因为刑法要适用“无罪推定”原则。如果要证明构成强奸罪的话，就必须证明曾经发生过性关系，而且当时是违背女性的意愿，用了暴力手段。对于“熟人强奸”或者所谓的“半推半就”强奸，司法机关依然要从事前（是否认识关系程度如何？对于一同去宾馆房间的目的是否达成一致？），事中（使用了

什么样的手段发生性关系)、事后(有没有及时报警、先去报警有没有合适的解释)。

以美国来说,性骚扰是放在“反歧视”的宪法性权利的底盘之上的,主要是通过追究雇主责任而倒逼企业履行反性骚扰责任。1964年美国通过的《民权法案》规定:禁止雇主根据种族、宗教、肤色、国籍或性别对雇员实施歧视。为日后反性骚扰立法提供法源。所以,美国公司对于反性骚扰十分上心,往往入职之前要接受复杂的防性骚扰教育,因为一旦职场性骚扰失控,公司就可能面临天价索赔。比如,美国加州一名外科医生助理安妮频遭同事性骚扰,她向人事部门举报后,反遭辞退;2012年,法院判处医院赔偿1.68亿美元作为补偿。

而我国性骚扰立法还是《妇女权益保障法》里的“法律孤儿”,没有配套的诉讼程序,也没有明确的执法机关,更没有明确雇主反性骚扰的连带责任,这导致很多用人单位对于职场的性骚扰,甚至是利用职权进行性骚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还要补充一下,防性骚扰,不是要求一味“严刑峻法”。以美国来说,性骚扰在很多州并不是犯罪,而是民事责任——是动则几千万的天价索赔。外国也并不存在“三个人举报你就可以定罪”的规定。对于法治发达国家来说,刑事定罪证据是极其严格的。这几天,大家一直在说荡妇羞辱,或者叫“强奸证据盾牌”,是基于美国交叉盘问制度之下的“证据排除”规定,与中国当下尚在孜孜以求的“罪疑从无”的现实属于不同阶段的议题。

总结一下,这次这么多女性站出来勇敢的控诉性骚扰,但是,中国的法律还没有及时跟上,对于女性权益覆盖更广泛的“性侵”的概念,至今还完全没有进入中国的法律,散见不同于法律中;“性骚扰”还是中国法律里的“孤儿”,没有直接配套的法律责任和执法机关。所以,至今中国女性维权还得尴尬地“使用外语”,切身利益相关的相应的权利和证据标准,还没有完全的进入中国法律体系。

要维护女性权利,就必须对中国的法律完善提升,让中国的法律配得上她们的勇敢。

2018.7.28 《“舆论审判”的意义和局限,兼谈米兔》

作者:方可成

来源:新闻实验室

转载链接: <https://wemedia.ifeng.com/71251235/wemedia.shtml>

什么是“舆论审判”

在关于#metoo运动的诸多讨论中,有不少人表达了对“舆论审判”的疑虑和担忧。

“舆论审判”并不是一个有着严谨定义的概念。在这里,我尽量给一个明晰的界定。

按照我的理解,人们常说的“舆论审判”有两种。一种是试图通过媒体舆论,去影响案件的判决结果,也就是所谓“舆论影响司法”。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看法很简单:媒体在报道案件时确实应该尽量慎重,例如使用“犯罪嫌疑人”等准确的称谓,不在法院宣判前给人定义罪名,不使用煽情的语言,注意保护嫌疑人的权利等;但是,如果舆论真能影响司法,那主要还是司法不够独立的问题。

第二种“舆论审判”，也是人们所说的 metoo 运动中的“舆论审判”，它指的是舆论在法院没有给出明确判决的情况下，给予一些人舆论上的“定罪”。这些人虽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违法犯罪分子，但民意却普遍认为他们做错了事情，会对他们进行言语上的攻击。

在社交媒体普及之前，“舆论审判”主要是通过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体完成的。如果有人希望指控其他人，将其置于“舆论的法庭”供人评判，那么 ta 只能投书媒体，期待媒体关注到 ta 揭露的事件。如果媒体选择跟进某一爆料，那么一般会按照新闻专业主义的操作，进行调查和核实。如果媒体调查发现被举报的人确实存在不当行为，便可以发表报道，读过报道的人会形成自己的判断，完成民意上的“审判”。

社交媒体普及之后，普通人提交“诉状”的过程变得容易了很多，不再需要通过大众媒体，只需要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上发布自己的陈述即可。如果一则陈述被很多人看到并且相信，形成了较为一致的判断，那么“舆论的法庭”便能够快速完成一次“审判”。如果没有很多人看到，或者看到了但是不信任，或者很快就被删帖了，那也就无法完成“舆论审判”。

“舆论审判”作为重要的替代机制

以上对“舆论审判”的描述是完全中立的。我希望特别强调的一点是：“舆论审判”并不必然是坏事，当然也并不必然是好事。我们不必看到“舆论审判”就躲得远远的，重要的是去理解它的意义和局限。

在法治社会，我们当然要依赖正式的法律体系来解决纠纷、获得社会正义。但是，正式的法律体系并不是万能的，且不说在某些司法并不独立的国家，即便在法治体系健全的西方发达国家，法律体系也不能解决一切社会正义问题。例如，美国法律系统的一个为人诟病的问题就是，富人和穷人是不对等的。富人可以通过支付昂贵的费用请到最好的律师，从而大大增加胜诉的概率。还有很多数据显示：法院在判决时对弱势群体、少数族群存在歧视现象。因此，在承认法律体系的主导地位的同时，我们也要承认：要达到更广泛的社会正义，必须依靠其他替代性的（alternative）机制。所谓的“舆论审判”，就是其中一种重要的替代性机制。

章文：“我在法律上是不怕的！”

通过不断被曝出的案例，我们已经能够看到：中国的法律体系在保护性侵/性骚扰受害者方面存在相当大的不足。如果不是通过舆论的“法庭”，那些被指性侵/性骚扰的人将会毫发无损，而那些受害者则遭受着巨大的痛苦，社会正义将很难彰显。

被多名女性指控性侵/性骚扰的章文，在接受澎湃新闻新闻采访时就直接表示：“我在法律上是不怕的。”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292839)

由于很多非常具体的原因（法律缺失、受害人意识不足、受害人心理创伤、警察无此方面培训、权势者威逼利诱等等），很多这样的事件确实无法在法律体系中得到公正的处理。如果没有“舆论审判”的存在，章文们可以不怕任何事，继续神气活现地出现在各种场合，继续他的勾当。

“舆论审判”的局限性和风险

当然，在充分肯定“舆论审判”重要意义的基础上，我们也需要清楚地认识到“舆论审判”的局限性和风险。

这就需要我们拿出放大镜，仔细分析“舆论审判”的机制，并与法律审判进行对比。

法律体系的特点是制度化。诉讼的审判有其形式要件和规定动作：举证、辩论、裁判，每一步都有明确的规则可循。什么可以成为证据、什么样的证据可以被采信、定罪依据的是哪个法条、量刑的理由是什么，这些全都有规则、讲逻辑。

而“舆论审判”则没有这些明确的规则可循。事实上存在疑问的说法也可能被采纳，辩论中诉诸情绪而不是逻辑也可能起到明显效果，事件的复杂性容易被简单的判断遮蔽。

这些当然都是问题。但我们不必夸大这种问题，它远没有到致命的程度，原因有三。

其一，民众并非群氓。这一点，我在针对《乌合之众》一书的批评中就已经做了详细的论述。尽管舆论审判必定比法律审判要更加不严谨、更加情绪化，但它也绝不是一群乌合之众像无头苍蝇一样乱飞。大众的判断力也许比不上大法官，但也绝不是白痴，犯错的机率并不会特别大。

顺带说一嘴，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大多数推崇《乌合之众》的人，都认为群众智商堪忧，同时又认为自己清醒明智。其实，你没有那么明智，群众也没有那么糊涂。你和群众的水平差不多。

其二，“舆论审判”是没有“牙齿”的。刑事诉讼的背后是国家公权力，被定罪的人要被判刑，但舆论审判绝无这样的强制力，它背后没有公权力，它能做的判决只是降低一个人的社会声誉——这也是 metoo 运动和“文革大字报”最大的不同，前者是自下而上的草根运动，后者是自上而下的发动群众。而且大家也很清楚，舆论对一件事情的关注时间有限，就算在某一时间点有着非常激烈的攻击，也往往会很快淡去。

其实，只要看一下现任的美国总统就会明白：性侵/性骚扰事件中的“舆论审判”是多么的没有牙齿。

其三，“舆论审判”是有救济机制的。这样的救济机制就是：被“审判”的人可以发表自辩，如果成功的话，可以获得民意的理解和支持，重新恢复社会声誉。而如果有人诬告，则可能会承担法律上的代价。

所以，作为一种替代性的正义机制，“舆论审判”虽不完美，但也绝不是洪水猛兽。你如何选择？

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我们当然是既要肯定舆论的作用，又要排除舆论审判的风险。但很可惜，不存在这样的理想世界，一个“既要……又要……”的世界往往不存在于现实中，我们的资源、精力都是有限的，我们不得不作出选择——在巨大的权力差距面前，你是选择鼓励那些勇敢的女性（也包括一小部分男性），给她们鼓劲、加油，还是选择强调“舆论审判”的风险，给这场运动增加一些束缚、泼一盆冷水？

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越多人鼓励，她们就越安全，也有越多人有勇气说出“me too”。那些受害者讲述的痛苦经历、性侵/性骚扰现象的深度和广度，让人无法奢谈优雅的姿态、完美的解法。

没有社会运动是完美的。历史上每一次推动进步的社会运动都是如此，但如果因为它是不完美的，就满心怀疑甚至拒绝它，那就好像在一个快要闷死人的房间里，对着去开窗的人说：三思啊，开窗让苍蝇飞进来了怎么办？

其实，那些大声呼喊苍蝇危险的人，往往是自己吸着氧气瓶（也就是享受着父权社会赋予的特权，或者是因为拥有其他方面的地位而幸免于性骚扰），没有意识到房间里空气的稀薄程度，没有切身体会到那些无法呼吸的人的痛苦。

但我们真的不能对他人的痛苦视而不见，不能对这房间里的权力结构视而不见。为什么过去数十年，进步的知识分子在中国积极倡导法治？因为大家知道，在巨大的权力不对等面前，法治是弱者可以依赖的武器，是约束权力的方法。

同样的道理，在巨大的性别权力不对等面前，舆论是弱者可以依赖的武器，是约束权力的方法。为什么一些长于批评公权力的人，对于这种性别权力就视而不见了？政治权力的压迫和父权社会的压迫，实际上是同构的。

最后做个总结：法律体系不是万能的，“舆论审判”是重要的替代性正义机制；“舆论审判”不是完美的，有局限和风险，但也不是洪水猛兽，它的负面作用是有限的、可控的；面对不平等的权力结构，我们应该鼓励不完美的社会运动继续下去。

（本文是 2018 年 7 月 28 日发送的“新闻实验室会员通讯”第 204 期部分内容选摘。阅读更多关于传媒话题的专业资讯，欢迎点此加入新闻实验室会员计划。）

我们不能对他人的痛苦视而不见，不能对这房间里的权力结构视而不见。

2018. 7. 29 《艾晓明：幸存者的屈辱书写——ME TOO 的知识生产或从林奕含说起》

作者：艾晓明

来源：艾晓明工作室博客

原文链接：http://aixiaomingstudio.blogspot.com/2018/07/blog-post_43.html

ME TOO 的七天，基本上打断了我计划中的创作准备；每天都有新的事件、新的主人公和新的角色参与与辩论。太多的创伤叙述以及太多来不及反驳的沉渣泛起，让人在思想和情感上都超负荷。更令人难以摆脱的是拉底智商的跟帖和无理纠缠。学界、媒体圈过去熟知和神交的朋友也在漩涡中翻脸；友谊难以为继，立场就此一别（或许友谊和立场也是基于幻想的共同体，事实是没有友谊，在随笔“不过一群娼妓”中已言尽于此）。最麻烦的是有人追着喊着跟帖，二加二等于五，此刻等于五，永远等于五……不再是理性互动而是话语霸凌。

进入这场辩论，深深意识到，作为女性，你不是获得解放的人。基于性别的霸凌一直在，只不过被自己掩埋或遗忘。一旦进入辩论的壕沟，那强盛恒久的阴暗话语卷地重来。我不能忘记章文这样的知识分子可以宣告杀心，指控者却被要求扼住喉咙，停止鸣鸣。我也因此理解了林奕含在诀别这个世界之前这样谈到她的书：

Primo Levi 說過一句話，他說“集中營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屠殺。”但我要說：“不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屠殺是房思琪式的強暴。”

一、何为屈辱

ME TOO 中的发声，也正是被强暴/性侵后的幸存者书写；其中的生命经验，饱含压迫、羞辱、委屈、耻感。事实证明，说它叩问这个社会的良知是想多了，多少良知代表对此是不屑一顾的。说希望再不要发生类似的悲剧，对于运动的自觉领导者或许是，对很多早已被性别的暴力震慑、俘虏和改变了人生轨迹的牺牲者已经不是。就像林奕含，她在写作中亦不相信这能改变什么，我想这也强化了她对自己这种书写的感受，她称之为“屈辱的书写”。

我从很多 ME TOO 的故事里看到林奕含式的“屈辱”，林奕含的陈述包含了几层意思，第一，诱奸且受害人爱上强奸者，故事有关堕落、屈辱、不雅；第二，这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因为这么大质量的暴力，它是不可能再现的。”林奕含说的“大质量”，有多大？就我们这边的情况来看，《人物》公众号上周发布问卷，不到 24 个小时收到了超过 1700 个和性骚扰、性侵有关的故事。其中，绝大多数遭受侵犯者都选择了沉默。这是编辑部的一天，假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开放信箱；假如有一百个刊物做这件事，我们的现实认知，会沉没在一片漆黑的汪洋大海中吗？

第三，林奕含所说的“不可能再现”；这是更值得深思的问题。为什么？从《人物》中选载的叙述中，我试图来回答这个不可能：首先就是太多了，太平常了，它就是女性的日常；每天都在发生，不足为奇。

试问，有多少女性不是这样，通过熟人的裸露、异性的猥亵、男孩的性游戏、对偶像的崇拜而失去天真，进入性别等级的社会仪式。而且，偶然、琐碎而难堪的场景，家长、学校何时教过你怎样诉说？遑论记忆？再则，即使是有文学怀抱，试图书写，又能从哪里找到书写的范本？更大而化之地说，在哪里可以找到控诉屈辱的女性文化传统（你能找到大量名画是强奸主题，但那多是男性艺术家的作品；书写被强暴耻辱的女性主体在哪里）？它也没有知识上的传统（在女权主义的写作理论中是有的，但林奕含或者很多非文学的爱好者没有来得及接触。）

从没有传统的地方开始书写，还有一个面对语言的问题。那个作为经典的语言不是你的，它美且蛊魅，为另一性助力。你所崇拜的人、营造出这个传媒偶像的人（无论是林奕含书中的辅教名师，还是这边的长江学者或者百大思想家之类），他有语言之美的加持。我把这个语言的范围扩大了，在林奕含的语境中，它没有那么大，特指的是中国语言文学之美。

她说“這整個故事最讓我痛苦的是，一個真正相信中文的人，他怎麼可以背叛這個浩浩湯湯已經超過五千年的語境？為什麼可以背叛這個浩浩湯湯已經超過五千年的傳統？我想要問的是這個。”这个传统，是她所相信的人文情志，是“思无邪”；大而言之，人类语言文明创

造出的教养、情怀；这也应该体现在异性交往中，是爱与美。但最后的问题在于，这些文辞变成了欲望的巧言令色。因此女性所承受的，不仅是被占有和控制的羞辱，还有语言的背弃（它就不是你这一性的，它书写在你的身体之上，以它的美来捕获你）：

我的整個小說，從李國華這個角色，到我的書寫行為本身，它都是非常非常巨大的詭辯，都是對藝術所謂真善美的質疑。我想用一句話來結束，怡婷她在回顧整個大樓故事的時候，她有一句心裡話，她說：“她恍然覺得不是學文學的人，而是文學辜負了她們。”

那离开语言，你又怎样讲述自己的屈辱；何况，写作者无力改变现状，只能是加倍地体会到羞耻。

二、屈辱作为知识

林奕含之死引发震撼，在台湾激起反性侵行动的公共讨论。她的遗作对 ME TOO 运动也是启发，并带动了新一波打破沉默的声音。

如果我们把《人物》的故事看作性侵暴力幸存者的证言，那么，其中饱含的生命经验，是可以填补我们在社会认知方面的空白的。它是我们理解女性何以会遭受屈辱的知识，它也包含了权力制造屈辱的机制。

首先是性教育的缺乏，再加上社会文化中的性禁忌，把很多女孩按在无视情欲的无知状态。在成长年代，毫无准备地陷入来自家庭成员、熟人和亲朋的性侵犯和骚扰。由年龄造成的知识、权力的差异且不说，就同龄人的性别处境来讲，男童对性的探索往往是主动的，而女童却是被探索/侵犯的对象。不可说的身体私处却被贴近、解锁、强暴，它撕裂了无知又隐蔽了求知欲，造成最初的惶恐。

再一个，当女孩鼓足勇气告诉母亲；甚至在母亲发现女孩被性侵的处境时，母亲往往选择退让甚至忍气吞声：“我妈回了一条很短的消息，只有五个字。时隔多年我还是记忆犹新，‘躲开就好了。’”“派出所了解情况的时候我妈跟我说，别说他摸了你的胸，女孩子家家的不好。我也没有说。”“妈妈安慰我说老师只是对你特别宠爱而已，但她其实已经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妈妈第二天赶到学校详细的询问我发生了什么，并选择了绝对相信我，但他们选择了沉默，”……

若要问母亲们为什么选择忍让，一个是在性之不可说的禁忌，更重要的则是男权的贞操观。女性的性是节操的象征，被性侵者失去了贞操，因此是格外的不洁和可耻。她对性侵的每一个指控都将社会想象凝聚到她的私处，正如这次讨论中脱离了女作家主体的屁股和大腿，她的创伤成为公共展品。这个展品代表了应该压抑的欲望和无法掩饰的不洁；简言之，她就是个行走的耻辱器皿，人人得以唾骂之。怪了，为什么不骂性侵者？因为在文化中，男性的主体性是无庸置疑的，男性在性上的主动性（侵略性）是男性气质的一部分。即使男性不可性侵，这并不是他的性本身有问题。他天然性的拥有者、统治者和狩猎人。

母亲们是这个性别压迫文化链上的完成品，她们的畏惧、躲闪，是背负社会耻辱的无奈选择；要自保避免更大羞辱，只能沉默：“因为，在我们那个小城市，这件事情声张出去，即使大家相信了我们，他会成为噩梦，我也是被恶魔玷污了的人，我将背负着一辈子不干不净的罪

名。”

第三，仍然要说到男性在这个性别处境中的优势/权势，大部分性侵者是男性。对，不是所有的男性都是强奸犯，特别是在受过教育的法治社会。其实古代社会的公序良俗也不允许强奸，不过那并不是为了保护女性，而是为了保护男性家族对女性的专属权。它和现代社会强调妇女意志的法律概念不是一回事，特别是约会强奸、婚内强奸，性骚扰，这都是女权挑战法律后新增的概念。

大多数性侵者是男性，这是一场古老的性别的战争。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林奕含将对女性的性侵比作奥斯维辛是耸人听闻，即使林奕含之死他们也会归之于小概率事件，不过是抑郁症的结果。但从《人物》的故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各行各业、各个年龄段，城市乡村，从小学生到公司白领，遭受性侵的都是以女性为主，这是基于性别的压迫，女性因其性别成为猎物。至于抑郁症，它既加剧了受害人的困境，又可以成为性侵责任人的挡箭牌。

正如讨论林奕含之死时一位台湾女律师所说，她代理的一个案子中，最后受害人以死终结了庭审。因为她要不断地证明她的创伤，反复用语言打开私处，呈堂据供。她的情史性史要经过社会大众的公审评定，每一处瑕疵都可以被拿来作为受害的理由。而且，她的病历也要被调取，用来证明她的证言可疑。最后她只能归咎于自己：错在太勇敢。

她没有撑到赢的一天，她对自己执行了死刑。就算林奕含写尽被性侵少女的创伤屈辱，那位老师原型也不受法律惩处。就此而言，性侵幸存者，连奥斯维辛的幸存者都比不上。奥斯维辛已被关闭，她们中有人发病，有人自残，有人抑郁不愈，或者成为内心耻辱的囚徒。

三、说出与回响

作为社会运动的 ME TOO 叙述，挑战了社会认知的盲区，让受害者发声以置换有关强暴的传统叙述。受害没有错，也不该背负耻辱生存。讲述带来力量，力量来自分清是非，厘清责任。这对受害者来说成为社会动员，籍此摆脱文化羞辱而重生。

但它的特殊性在舆论中也带来分裂。如前所述，性侵者并非黑道土匪绑票的，他们大多数是熟人朋友甚至亲属。职场性骚扰和性侵犯更涉及利用权力控制关系，这个权力的来源可以是知识、职权、资源和影响力等等。结果，公众心目中的偶像被打破了，承载了公众希望的朋友圈受到质疑：你的朋友有性侵或性骚扰行为，你们何以保持沉默？

ME TOO 的声音也没有天然的正当性，你没有机会天天讲。它被认为是需要为其他的公共危机讨论让步，根本上，它就不被当作危机。它原本就很少浮出水面，结果，现在怎么去持续？宣传口已有禁令，ME TOO 面临消声。

可以预见的是，在中国语境中，传统的文化想象并不会因为 ME TOO 而退潮。一种有意味的连接是，反对性骚扰和性解放的关系现在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了，而传统文人的风情想象带出了对 ME TOO 要搞一种现代的性禁忌的质疑。张庆方律师援引冯崇义教授的推文，言及康梁之纳妾旧典，所谓“才大者，欲必大焉”。单独就才与欲关系之相长而言，我也觉得很有道理。问题在于，现代性解放运动本来就是要解放情欲，但和传统的纳妾文化不同。这种解放是对男女双方而言，以此用在章文性侵遭举报的语境中，就十分不妥。我已不止一次

地说明，将男性的欲望置于中心，无视女性意志，这就是性侵；什么纳妾旧典也无法为之辩护。

情欲解放的核心是，我们承认过去被压抑的主体，其情欲具有天然正当性，男性和女性、同性恋等多元性向都有平等的地位和权利。情欲解放更强调情欲和自由意志的关系。自由意志是说我们对自己的身体具有充分的自主权，我们可以说行，也可以说不。这就不能继续维持异性恋霸权，也不可以把一个人的情欲满足置于对另一个人身体自主权的牺牲上。我们的自由意志必须延伸到对身体的自主权，对情欲的满足方式和选择上。但这一解放，首先是排除了各种压迫性的性关系，不是说男性欲大，同事学生就是你的情欲出口；更不用说以后宫想象职场女同事。性自由和性自主都是行使个人意志，前提是尊重每一个人。

有朋友一直好意劝我，别跟太离谱的说辞辩论，但看到一些意见出自知名文人、博主之口，实在是需要记录在案：“说句不地道的话：一辈子不被蹭的，也是莫大遗憾（* 原文是“汗”，我就多事帮他改个错吧）。只能说些酸话。”（吴祚来）

“姑娘，你不骚，被骚扰和性侵的几率会小很多”（乔志峰）

不太有名的，直接开骂：

你们这些小骚逼

明知是窑子还要

盘腿打坐吃个饭

那就休怪老哥不摸你了

还有一个是广州某大学法律系学生的留言，我保留后也找不到了。总之都是些极端歧视女性的言论，不一而足。

为什么需要记录在案？因为屈辱故事激发出的讥评，它刷新了我们对文化积淀的认知。它每天都在提醒我们，让我们去思考，哪些态度是来自厌女症的敌意，哪些是传媒塑造的刻板印象，哪些是早已被女权主义文化批判洞穿的谬论。

前面已经说到，反性侵或许是合乎大家共同的公平正义的理想的，而排斥者却又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希望保持队形，依然是雄起雌伏。那么，对于摸一把大腿拍一个屁股是应该当作友好邀请的；完全不应该介意。大家不是队友吗？不是要一起做项目吗？为什么不看在理想、工作的份上，要强调你个人的感受？就是在不反对 ME TOO 的圈子里，ME TOO 的指控至少也带来男女交往失范的困惑，搂一个就性骚扰了？那烙在性上的耻感要落在性开放的人群头上吗？难道我们要放弃对性自由的追求而退回到“男女授受不亲”的规则里？

四、倾听和尊重

在有关 ME TOO 的辩论中，我看到很多好的文章，它让我拓展视野，还有，认识到倾听的

重要性。就性侵争议而言，法律程序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它也不容易启动；更不必说有时它也不管用。但起码，我们可以学会倾听，支持受害者发声；如“爱的征战”这个公众号上发的文章所强调的：让受害者的经验、要求真正得到尊重。

例如，性侵害和性骚扰不一样；性侵害或者强奸有不同形式，伤害后果不同；而性骚扰的情况更多涉及到在性方面相处的分寸态度；即可做和不可做的言行举止。这两种情况在 ME TOO 故事里，有些时候也并没有那么多分界；贯穿在性侵害和性骚扰中共同的问题是违背妇女/他人（设想同性之间）意志。

受害人的故事之重要也正是在于，它让我们了解受害人的意志是什么。就算你一时拿捏不到身体语言的适度感，你也能从已有的讲述看出：什么样的身体语言有疑议，为什么她的抗拒你没有看到，你的亲昵会不被受领。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不仅是身体距离的合适与不合适的界限要重新度量，包括亲密关系的极致，也需要在沟通和交流中确认。强调性本能，这不再是拿来遮掩性霸权的说辞；要有自由的性，它是保证人在充分自由的意志的情况下发生的性；是双方都平等参与、尝试满足的性，是由自由和尊重来保障愉悦的性。

这应该是另一篇文章的题目了，我引章罗储林文章中的话来结束这篇长文：

与其说故事够多了，多的强化了行为与压迫，产生无辜的受害者，不如说故事还不够，我们还没有认真听、同理、理解背后的逻辑，它还不足以松绑行为与压迫之间的关系。多元的性不会在受伤的经验中长出来，它只会在正视受伤的经验之后，在言说之中，在说自己讨厌的性、想要的性、理想的性的过程中，慢慢呈现出来。

章罗储林：《我们在做一场非典型的米兔》

2018年7月29日

这篇文章加了我的二维码，感谢阅读和支持，所有打赏全部捐给反性骚扰行动小组。

2018. 8. 1 《女泉|五问 Metoo，在争议中燃烧前进》

编辑：朴西

来源：女泉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UAMU0zejRS_SYGGNFukrXQ

导语：自7月23日雷闯性侵害事件引发中国 M2 运动至此已经过去了10天，M2 引发了大众对性骚扰、性侵害等议题前所未有的讨论。而在讨论的过程中，有五个问题，经常是大家讨论的核心。我们收集整理了不同的评论中针对五个问题的不同解读，希望能激发大家的思考。如您有更多看法，均可在文章最后留言。

▼ M2 是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吗？

——这是一场集体疗愈

@莫之许：中国的 M2 运动其实只是相对边缘的少数人推动的，只是因为社交媒体时代的流量放大，而意外地获得了难得的、很可能是短暂的声势，其基本的理念和主张，其实并无可能再短时间内获得社会大众的理解，更不用说接受了，但是对于长期表达自由民主理念的知识分子和各种积极分子来说，理解并支持 M2 运动，不应该成为什么难事，更不应该像某些先生那样，竟然将至归属为“网络大批判”乃至“网络文革”。

——《不能假装不是墙上一块砖》|莫之许

@柯晗：这周短时间内爆发的 M2 群体揭发，给我的感觉就像这样。一场性骚扰受害者自发发生的社会运动，就像一场群体疗愈，一个突然形成并不断有人加入的互助小组。它当然撼动了人们的观念。同时对有过类似经历的——几乎是所有女性，其意义是无与伦比的。它让我们所有人知道过去大大小小可能被认为不值一提、无法表达不会被重视的恶心、不快、尴尬的经历，是值得被重视，需要被改进的。

——<https://weibo.com/1648814742/GrX5k7hNb>

@林三土：中国的体制当然有极大缺陷，有些人也许可以担忧政府会借着 M2 来选择性地清除异己（比如选择性的开除性骚扰学生的自由派教授、却对同样性骚扰学生的亲政府派教授网开一面），或者借机大搞『高校师德整风』之类运动。但一方面，我不认为当今政府对民间舆论有如此完全的操纵力，更不认为政界在这方面干净到让他们敢于借机行动而不怕引火烧身；另一方面，就算政府真有心如此鸠占鹊巢，也仍然不等于 M2 运动本身在制造冤假错案。

——《M2 运动会制造冤假错案吗？》|林三土

<https://matters.news/forum/?post=787abbb0-12f9-48f6-b63e-1e2bc4665707>

@孙金昱：我赞成对“多数的暴政”保持警惕，在“汹汹舆论”前保持清醒（这些是绝对正确的废话），但还想补充二者之间几个重要区别。首先，米兔不是对思想定罪，不是诛心，而是对言语骚扰、肢体骚扰和侵犯这些能够准确描述的性骚扰和性侵行为的举报，而这些言语行为是在公众共识之中明确的道德错误甚至违法行为，简而言之，米兔不是在网络发帖（大字报）：“他 / 她思想齷齪，是个流氓！”

其次，如果米兔需要承担一个“多数暴政”“汹汹舆论”的罪名，那么米兔首先需要是“多数”，需要真的“汹汹”，它才能有暴政的力量，它才可以有审判他人的力量，但这难道符合现实吗？

.....

我相信，如果担忧者愿意对等地从举报人、从那些还没有站出来的性侵 / 性骚扰受害人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他们至少应该对受害者可能遭到的伤害产生同样的担忧。如果担忧者们能够顾及到以女性为主的受害者群体在米兔之前到底遭遇了多少系统性的不正义、被握有权力的上级如何施加零碎骚扰和折磨，他们心中的天平是不是更倾斜一些？我相信大部分担忧者所怀有的忧虑出自于对正义真挚的追求，我只想，这种对正义的关切有时不自觉地失衡了。

它给予了一个更为优势的群体更多的关切，一个更为弱勢的群体更少的关切。它背后的共情是与可能被诬告的上位者共情，而更少与已经站在他们面前的被压迫者共情。

——《米兔中的集体行动正当性、个体责任与诬告》|孙金昱

▼ M2 是舆论知罪代替法理吗？

——不是道德肃整，而是一场集体反抗

@少女大师姊：很多人觉得 M2 运动是为了惩罚越界男性，让他们“身败名裂”，这仍然是地心说式的想法，好坏所有事都是围绕着男人转……实际 M2 最重要的一步是让有相似遭遇的人发现彼此，也让没有经历过的人接触一块信息冰山，调整认知。

@莫之许：当下 M2 运动并不是道德整肃，而是对结构性的男性社会权利的一种集体反抗，其中当然也包括了对于压制基本权利的专政体制的反抗，认为其仅仅是道德诉求，从而归属于私人领域，就忽略了其公共性的一面，在诸多案例中，加入对女性压制的既有各式各样的公权力，也有根植于社会方方面面的惯例、习俗、乃至语言文化，所有这些，都不从属于私人领域，其解决之道也不仅仅指向观念、道德、文化的更新，更会指向政治、法律、社会等相应建构的改造。

——《不能假装不是墙上一块砖》|莫之许

@宋石南：如此我们应该已经很明白了，“网络审判”即便存在，也不是单向而是多向的，人人可以指控，人人可以自辩，同样人人也可以作证或反证。只要信息是自由流通的，人们具备起码的理性与是非心，那么绝大多数诬告是可以澄清的。当然你也可以反驳说：信者恒信，疑者恒疑。我也承认，要完全澄清诬告，取得所有人的信任，几乎是不可完成的任务。但只要你不是无辜地被一边倒地谴责，纵然还有少数人怀疑你，谴责你，又有什么可怕的呢？

实际上，试图将舆论集中一点，才是真正可怕的，也注定是不可能达成的。而我们要追寻权利平等（此种平等实质上意味着自由），付出一些并不那么起眼的代价，是必须也必要的。

——《我没有性骚扰，被网络指控就死路一条吗》|宋石南

@林三土：对『命中率』与『误伤率』的另一类追问是：用『命中率/误伤率』的高低来进行评价，这种『效用主义』式的计算方法本身，难道是恰当的吗？就算只是『误伤』了一个无辜者，也是对这个人的声誉与人生造成了不可估量的伤害啊！难道我们不应该『宁可放走一千，不可冤枉一个』吗？

这就又回到了前面提到的『双向性』问题上。社会舆论相信与不相信一个指控，受到影响的并不仅仅是被指控者（嫌疑作案者），同样还有指控者（嫌疑受害者）；尤其在性侵问题上，一个指控被周边人拒绝相信，对受害者打击的毁灭性，绝对不逊于错误指控对受枉者的打击。仅仅强调『误伤』对被指控性侵者的打击，而拒绝同样严肃地看待『纵容作恶』对实际性侵受害者的打击，等于是将被指控者的权益天然地摆在指控者的权益前面；这本身恐怕就反映了男权社会的某种偏见。

——《M2 运动会制造冤假错案吗?》|林三土

<https://matters.news/forum/?post=787abb0-12f9-48f6-b63e-1e2bc4665707>

@赵丹喙：公权力审判需要“无罪推定”的文化基础，但是以流行文化为基础的社会运动，“无罪推定”的精神并不适用。

相反，流行文化的运动精神应该是“疑罪从有”，“闹大再说”的。流行文化之所以能推动社会变革，是因为它能迅速吸引社会上很大一部分群众的关注，进而促进规范体系（e.g., 法律）的制定。

如果要求每一个指出问题的人，先提供充分的依据，再让被指控的人充分反驳后，来决定“这个事情配不配当流行文化来讨论”，那可想而知，不可能有任何流行文化的产生了。程序法中之所以需要“无罪推定”的文化，是因为社会大众对政府应先持有一种“不信任”的态度，必须要求其保障站在它对面的人的程序权利。

——《回刘瑜：中国的“咪兔”很宝贵，请不要轻易毁掉它》|赵丹喙

<https://mp.weixin.qq.com/s/z5ZTFLLVa1yS2k8-KcCV9A>

▼ M2 强化了性侵害中的性别刻板印象？

——M2 让「性」变得可以言说

@周韵：有人说 M2 是对女性的矮化。觉得女人开不起玩笑，或者对浪漫的破坏，好像问一下能不能吻你啊，是特煞风景的一件事，我觉得不是。M2 恰恰强调的是主体性。这么多人站出来，其实是把重新定义什么是我能接受的性、亲密关系、感情关系、相处模式的定义权和主动权，交给了每个人自己。这个本身是一个非常强的赋权行为，而不是一个矮化行为。

——《每个人穿的不是超人斗篷，而是普通毛衣 | 如何面对性暴力》

https://mp.weixin.qq.com/s/FPBCi1Umf0_h4y96wi88Xg

@吕频：如果聚焦于性骚扰有关的文化与态度及其如何作用于受害者，可以识别出三种系列运作：羞耻、归咎与孤立。女性因性骚扰而在这几个方面的遭遇是在性与性别方面被规训与压制的反应，而性骚扰又恶化和凸显了他们的弱势。

——《利用羞耻感责怪性侵受害者，为何总是能成功》|吕频

@Lion：在人间《她》文发布引爆关注热点之后，几乎所有的媒体报道都敏感准确地使用了【性骚扰】来定义张鹏的行为。这或许可以说明：席卷中国高校的 M2 运动并未加深社会对【性】的恐惧，而恰恰让【性】和【性骚扰】成为了可以被言说和讨论的话题。

高校 M2 运动的可贵之处正在于打破这种对【受害者】的压迫，让受到侵扰的人摆脱被指责带来的【羞耻感】，摆脱污名，从自身的经验出发、光明正大的谈论与性相关的话语。换言之，正是 M2 运动所搭建的平台推动创造了一个安全的、信任的、女性主导的讨论性的空间。

——《来稿|漩涡边缘的局内人：我在中大人类学习如何反性骚扰》|Lion
<https://mp.weixin.qq.com/s/Bv9uBjO2iMhjncyapvwAWA>

▼ Metoo 中的旁观者，可以怎么做？

——聆听，信任，与尊重

@周韵：一个幸存者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他/她不是一个问题，他/她是一个人。我不是要解决一个问题，而是把他/她当成一个人对待去共情。

性骚扰、性侵犯、性暴力，它包括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很多人的反应是，又没有被强奸，没有造成实质的伤害，那有什么关系呢？我想说，什么叫实质伤害？难道被强奸才叫实质性伤害吗？性骚扰、性侵犯、性暴力不是排队比惨，不是哪种才算伤害哪种不算。不是说咸猪手就没有那么重要，网上被人言语骚扰就没有那么重要，走在路上被人 catcall 一下没有那么重要——重要不重要，什么程度的伤害感受，这都是以经历者的感受为准的。外人没有权利去说你这个不重要，他/她那个重要。

归根结底一点，不管幸存者选择做什么，我们都要尊重他/她的选择。……选择权归根结底是对方的，是对方做选择，不是越俎代庖去代替别人做选择。

——《每个人穿的不是超人斗篷，而是普通毛衣 | 如何面对性暴力》

https://mp.weixin.qq.com/s/FPBCi1Umf0_h4y96wi88Xg

@北大飞：对于防止 M2 中冤假错案，其实我也有考虑和原则，就是：如果受害人实名揭露（包括前面所说的虽未把本人名字写在纸面但提供的信息已经足够详细到足以确认是谁），时间地点情节清楚，我就先选择相信，认为举证责任迁移到另一方。

如果不是这种情况，我就先存疑，等到更多证据出现后再参与不迟。比如一直有吴法天等人对人大教授张鸣短信骚扰某女性的揭露，证据就是一张截图，上面有个电话号码是张鸣的。因为一直没有当事人出面，也没有任何其他证据，张鸣的电话号码在微博上又很容易找到（他曾公布过手机号），吴法天和张鸣的私人恩怨也是众所周知。我至今并不认可这一爆料，但如果有了进一步证据，例如当事人亲自出面讲述，我的看法就可能改变。

我认为这个原则足以在实际操作层面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

——《#M2: 我们真的那么担心“冤假错案”？》

<https://mp.weixin.qq.com/s/QmRMYXXQSW5H-nrRQR3ZOQ>

▼ M2 这场运动，目的是什么？

——曝光、去污名化与机制建立

@没有羊先生：隐秘侵害不断曝光。在没有人际纠葛的情况下站队容易，但真到了自己熟人

头上，则困难得多。这也是为什么越是封闭的小圈子，这种结构性的回护越容易滋生，也越容易导致像沈阳事件中那样的结构性背叛(institutional betrayal)，整个系统都来维护一个人渣的名誉。

所以在我看来，m2 所带来的复杂性，根本不是什么「指控的低成本」(你看现在环境依然艰难得很)。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把袍子揭开了，露出了权力阴影下的日常暴力——而我们不得不去审视自己平静生活表面下的暗流，并重新定义自己在这些暴力背后的位置：受害者？加害者？纵容者？三者兼有之？

——https://weibo.com/1395259493/GrCdKxbVs?type=comment#_rnd1533111573481

@艾晓明：作为社会运动的 M2 叙述，挑战了社会认知的盲区，让受害者发声以置换有关强暴的传统叙述。受害没有错，也不该背负耻辱生存。讲述带来力量，力量来自分清是非，厘清责任。这对受害者来说成为社会动员，籍此摆脱文化羞辱而重生。

但它的特殊性在舆论中也带来分裂。如前所述，性侵者并非黑道土匪绑票的，他们大多数是熟人朋友甚至亲属。职场性骚扰和性侵犯更涉及利用权力控制关系，这个权力的来源可以是知识、职权、资源和影响力等等。结果，公众心目中的偶像被打破了，承载了公众希望的朋友圈受到质疑：你的朋友有性侵或性骚扰行为，你们何以保持沉默？

——《幸存者的屈辱书写——M2 的知识生产或从林奕含说起》|艾晓明

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267217062603408#_0

@章罗储林：与其说故事够多了，多的强化了行为与压迫，产生无辜的受害者，不如说故事还不够，我们还没有认真听、同理、理解背后的逻辑，它还不足以松绑行为与压迫之间的关系。多元的性不会在受伤的经验中长出来，它只会在正视受伤的经验之后，在言说之中，在说自己讨厌的性、想要的性、理想的性的过程中，慢慢呈现出来。

——《我们在做一场非典型的米兔》|章罗储林

@凯瑟琳·麦金农：M2 运动所带来的妇女的声音，正公开和不断地挑战结构性厌女、性别化的种族歧视与阶级不平等等问题。与之前不一样的是，这次，当权者不得不正视这些问题。

正是 M2——这场以前被忽视的起义，令受害者不再被认为是荡妇跟骗子，这些污名变得不堪一击。

——《那些法律没有做到的事情，M2 做到了》|凯瑟琳·麦金农

https://mp.weixin.qq.com/s/PX6A4qUXf_aX6hbabkxItQ

@江离载菁：当然，我们要把性别议题嵌入于一个更广泛的、能建立更多同盟的议题，而不是强调一类群体的特殊权利，而不顾及一般性的民主秩序和公民身份的建构，最终造成各自喧嚷的身份政治。这是美国左翼的悲剧，我们要尽力避免。这也是女性主义内部有关性别特属(gender-specific)的政策，还是性别中立(gender-neutral) 的政策的恒长争论。我们要看到，一个个体可以有多重身份，看这些身份怎么交叉？（详见 Kimberle Crenshaw 的

intersectionality 研究) 怎么在政治上表述, 动员, 怎么制定政策? 目前还看, 有两个议题也许可以引起更大的共鸣: 1) 政治经济学; 2) 权力的固化和滥用。

——《性别运动的先锋作用》|@江离载菁:

<https://www.douban.com/note/684846525/>

2018. 8. 1 《长平观察：假疫苗事件与 Me Too 运动》

作者：长平

来源：德国之声中文网

原文链接：

<https://www.dw.com/zh/%E9%95%BF%E5%B9%B3%E8%A7%82%E5%AF%9F%E5%81%87%E7%96%AB%E8%8B%97%E4%BA%8B%E4%BB%B6%E4%B8%8E-me-too-%E8%BF%90%E5%8A%A8/a-44904560>

假疫苗事件让更多中国民众觉醒。时评人长平认为, 中产阶级走出“自由牢笼”, 需要 Me Too 运动等更多民权运动的相互推进。

(德国之声中文网) 本周一 (7 月 30 日) 在推特和其他社交媒体上流传的一段视频中, 约有 30 位民众在北京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楼前集会示威, 呼喊口号, 要求当局妥善处理假疫苗事件, “负责到底”。他们提出的两个诉求都十分精准: 一是“请落实领导人的指示”, 二是“疫苗立法势在必行”。

遗憾的是, 在假疫苗事件已经激发起亿万民众群情激愤的情况下, 这一街头行动并没有得到太多的支持。既没有很多人后续跟进抗议, 也没有见到社交媒体上的大规模传播, 尤其是有影响力的主流媒体和个人媒体视而不见。人们一边继续忧虑, 一边对勇敢的抗议者视而不见, 这是中国维权运动的一个现状的缩影。

无论如何, 假疫苗事件出现的民间反抗意识已经前所未有的。在各类事件中重复表演的领导批示不再让人涕泪连连, 而是受到更多人的嘲笑: “给人民一个交代” (总理李克强批示) 成了“给人民一个胶带” (封口禁言), 政府被称为“胶带批发商”。重读鲁迅《阿 Q 正传》让民众醒悟自己“不配姓赵” (不属于“红二代”等权势集团), 而中国贸易战及假疫苗事件更让他们惊觉: 自己和家人不仅不是“我们不惜一切代价”这句常见政治口号中的“我们”, 而且就是那个“代价”。换句话说, “不配姓赵”的普通民众, 连旁观或者躲开的资格都没有, 而是深陷大国圈套, 随时可能成为腐败权力的祭品。那些以为不关心政治就可以岁月静好的中产阶级, 不过是被关押于一所“自由的牢笼”。

正如我在上一篇观察中所说, 急于挣脱“自由牢笼”, 又恐惧于抗争的结果, 让中国成为一个互害社会。那些假疫苗制造的参与者, 有可能正是为了让自己和家人移民国外安居乐业; 那些监控、恐吓异议人士未成年孩子的恶警, 有可能正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上一个好学校。

困境的解决之道, 在于更多权利意识的觉醒, 更多民权运动的互相推进。

"Me Too"运动是当局的阴谋？

在假疫苗事件爆发的同时，"Me Too"运动在中国走入一个高潮。继高校教授之后，若干公益团体领头人和知名媒体人也被揭发性骚扰、性侵和强奸。那些长期忍气吞声的受害女性勇敢发声，让人们看到父权/专制社会的性别歧视和人权伤害无处不在。

受害者得到广泛的同情和声援，但是也引发一些争议。一种意见认为，她们在网络投诉等同于"文革"中的"大鸣大放大字报"，不利于法治建设，主张受害人寻求司法途径获取公道。另外一种意见认为，"Me Too"运动转移了假疫苗民愤的舆论焦点，让它可能出现的推进半途而废，甚至可能是当局的阴谋。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朱军也被"Me Too"。化名为"弦子"的前央视实习生通过网络投诉，朱军借工作之便，对她进行性骚扰。弦子随即报案，但是警察变成政治思想工作者，要求她维护朱军的"正能量"形象。同时她也受到各种压力，直到这场运动才敢再次发声。她的投诉被媒体求证，得到其他知情者的证实。但是，跟其他性侵投诉不同，朱军案被迅速要求删帖。

这是一个父权和专制合谋的例子。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反抗男性霸权，也就是反抗专制控制。民权运动从来都是一个整体。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西方黑人权利运动、反战运动和女权运动互相促进，而不是彼此拆台，这是一个基本的历史常识。

有一位黑人女性，受益于女权主义，不仅上了学，而且受到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结婚以后，她说服丈夫承担更多家务，让自己有更多时间参与民权运动。当时，有色人种协进会领导人E·D·尼克松认为"妇女应该呆在厨房里"，她却问他："我当秘书怎么样？"于是她成为秘书，是那里唯一的工作女性。

她的名字叫罗莎·帕克斯。1955年12月的一天，美国蒙哥马利市，帕克斯拒绝遵守法律向白人让座，成为民权抗争一个里程碑事件。

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现居德国。

2018. 8. 2 《米兔揭秘，从邓飞的误判说起》

作者：吕频

来源：女神和表姑的日记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sYMLyZD-aKLS-u9r3K9TNQ>

这是我2018年为反性骚扰所写的第15篇文章，原发于8月2日

“指控还在模糊阶段时，邓（飞）身边几位诤友就合力相劝，早公开早认错。可惜邓采纳了另一种建言，扛。判断迷兔将会被上面压制，单等风头一过。”

以上摘自8月1日的一则微博。其实，邓飞并没有真正改变他的应对策略。在他的声明里，强奸未遂指控只是‘传言’、‘私人事宜’。声明退出公益项目，貌似只是为了紧急止损。所谓

“会同律师进行处理”，更像是对举报者的威胁。总的来说，他这份声明仍是拖延和抵制。

与邓飞的误判相应成趣的是，有章文的圈中好友已经几乎明说了：米兔是被布置和有步骤的（针对“公知”的？）抹黑战。这种观点和邓飞一样，妄想总体性权力的绝对强大，却小瞧了米兔。他们自信了然于这个国家的权力规则，然而米兔的机制却在其想象之外。

“米兔是无法被封杀的，因为没有人知道下一个站出来的是谁。”我的一个朋友说。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今日之通讯其实没什么秘密可言，如果能锁定一个或哪怕几个台前领袖或者幕后黑手，那除掉米兔就太简单了，可惜真没有。这一波米兔是完全无中心的，没有人在操控，因此也无法按照既有的维稳方案被轻易消声。当然，迄今已经有一些动作，某些“敏感”的个案控诉直接被全网删除，在纵向上标出了米兔不可顶撞的天花板所在；而封杀微博标签则是在横面上不让人们轻易形成网络连接。

但是这两种动作都遏制不了一件事情，就是有力个案的传播能力极强。言论被封杀其实没那么重要，因为今日之米兔不是言论战，其震撼力靠的是一个个实名指控，而这些指控勿庸多说，自行携带判断，诉求，动员，微博上贴一张主持人的照片，已经尽在不言中，在照片也被封杀之前，传播已经尽其势能。个案相互呼应却各不相同，只能个别处置，而这种个别处置并不能预先控制更多个案的曝出。

个案，很多个案，更多个案，这就像是打地鼠游戏，没有人知道下一只地鼠在哪里露头。

大众媒体不报道，但显然这已经不再重要，人们已惯于通过社交媒体创造和参与属于他们自己的另类、平行的“公共议程”——在大众媒体之外，在正式话语之下，在微博评论区，通过种种比喻性的语言，在微信。可以被压缩和扭曲，但是并不会停止，而且，人们也已经自觉地把记忆当成了一种责任——你还记得”北电侯亮平“吗？而最近这些天，每天都会进出一个新的类似的关键词。

这是前所未有之事，没有人能预料到在线上线下的紧密控制之下，还能有发声扩展到如此规模。其实它自有脉络，只是此前未被主导的和主流的，两种权力者所见。关键在于它的组织形态——它不是基于什么政治理念的自上而下的号召，而是以共同的被压迫经验为中心所建立的在地连接。其中几乎一直都没有什么“名人”，其实这正是它的特性所决定的，我指的是它的路径从来不是什么大V指挥下的”改变中国“。不过，硬核式的组织者是少不了的，尤其是在早期阶段，那些就是有组织背景的女权运动者。但是，我视 2018 年 3 月“女权之声”的被封禁，为这些秉承套路的硬核女权势力退出主持的最后的象征性时刻，说是象征性的，是因为女声本来也没有如被指责的那样在 2018 年 1 月至 2018 年 3 月为高校反性骚扰机制倡议做什么幕后操控。自 3 月中旬以后，整个中国社交媒体上“女权”一词迅即敏感化，至今人们还在默契地代用“平权主义”“这个生造词或用‘女性平权运动’做稀释。这当然是很严重的问题，但另一方面，组织的消沉，高校机制建设的踟蹰，恰恰是另一波更大规模的起点所在。我指的是，恰恰是在没有核心组织者、并失焦于整体性的制度性诉求的时候，运动才变得如此广大——关键在于其进一步的非建制化。

这不是说其中不再有组织性的工作，相反，这种工作分布到更多自发的站点，并卷入更多富有责任心和行动力的人。在此需要强调的是，由于极度缺系统性的支持资源，米兔十分依赖高度密集的志愿劳动，无数来自各行各业各地，不计名利的人们的倾情投入是支持这一波米

兔的最大能量。最近有看一个微博叫做“我是落生“，看头像是个年轻女生。她发起了“摇滚圈米兔”——针对摇滚音乐界性骚扰现象的揭发，并代发了一则指向迷笛音乐节的性侵害指控，却因此成为第一个因米兔而收律师函的博主。她和迷笛事件当事人一直保持联系，并接收和处理大量倾诉性骚扰的私信——但她刚刚宣布关闭私信，因为人间地狱一般的负能量让她承受不住。我不知道这个女生的身份背景，她是否认同女权主义也对我不那么重要，我看到的是，她为米兔付出了这许多劳动，甚至许多情感，令人敬重。而她只是从倾听开始支持的很多很多人中的一个，米兔之所以有那么多勇敢现身的当事者，绝对离不了这些人。

单一的议程，追随者有限；执着于特定阶段的特定目标，就会有财匮力绌的焦灼。而这一阶段的米兔，以无中心的广泛参与实现了能量的持续，并且也化解了风险——没有人能背起整个米兔的锅。

当风潮高涨，简直是第一次不觉得杀机将至，因为没有人被卷在中心，有被拎出来“杀一儆百”的价值。我不知道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所以这才是一段特别珍贵的时间，因为有更多的女人可以说话。

从这个角度看，就“运动应有的走势”所做的那些理中客风的指点，恼人却不重要，因为，重复一下，米兔不是言论战，既然理中客没办法对质到那一桩桩个案，他们也就不可能实现其“降维打击”，顶多刷刷存在感却无碍大势。另外一种不重要的现象就是所谓“男性表态”——以名人、男性的身份表白其对米兔和女性遭遇的理解。我认为这些人的站队只是米兔造成的余波，而无关米兔内在的势能——这真让人开心！既有话语权者终于不再是重点，也影响不了什么。何况，大家还都看到了，有那么多从来没刻意标榜过自己“做男人而支持女权”的男人，正和女人们一起默默为米兔做许多事，对我来说，这样的女男结盟非常有启发性——大家都回到地上做工，停用自己的特权性身份，因此运动增值却不会被收割。而这还是因为米兔是这样非建制化地起飞——前所未有地不假权力。

2018. 9. 6 《半月谈 | 面对性骚扰，全社会都要学会说不》

作者：俞菀

来源：半月谈

原文链接：

http://www.banyuetan.org/dyp/detail/20180906/1000200033134991536195521427282647_1.html

性骚扰是一个世界性的社会问题和法律问题。然而，在性规范上盛行男女双重标准的男权制社会中，这个问题总是晦暗不清，维权道路两败俱伤。当很多人因为性骚扰而在花样年华遭受最大“暴击”时，却还有“穿得骚所以引来扰”这样的逻辑横行。这个社会对于性骚扰的态度，犹如一面镜子，照出了人类最正义和光明的一面，也照出最阴暗和猥琐的一面。若有一天，对性骚扰的态度能成为文明社会的写照，那一定是我们不再漠视恶、消费恶、宽恕恶的时候。

性骚扰背后的“恶欲”

性骚扰在 20 世纪 60 年代女权运动兴起后得到了广泛的重视，也深刻影响了法律政策的制定

和实施。但是，法律条款界定抽象、执法流程不完善、惩罚机制缺乏，往往造成性骚扰没人管或管不到位的情况。加上保密措施不到位、社会道德审判扩大化，很多维权行为最终两败俱伤，施害者与受害者所付出的代价和承受的压力，不可同日而语。

性骚扰有多严重?中国社会科学院曾对 169 名女性进行案例研究。在接受调查的对象中，有 142 人(84.02%)表示曾不同形式地遭受过性骚扰;107 人(63.31%)表示遭受过 2 次以上的性骚扰;152 人(89.97%)表示，知道周围有其他人受到过性骚扰。

而这份 20 多年前的研究结论在今天看来依然适用：公共场所是女性最易于也最广泛遭受性骚扰的场所，工作地点性骚扰在日渐突出，“三资”和私营、个体企业中性骚扰问题凸现;口头性骚扰成为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粗言秽语公然横行于市。

20 多年来，社会在进步，性骚扰的方式和程度却也在“进步”。今天的性骚扰不再只是流氓分子在阴暗角落里的偷偷摸摸，而有愈加公开和大胆的倾向。不久前，有媒体报道过所谓“顶族”群：他们看上去和常人一样，出没在人潮拥挤的地铁、公交、商场等公共场所，通过故意“接触”女性来获得满足。更令人意想不到的，他们拥有自己的社交圈，在 QQ 群、贴吧等社交平台中，经常展示“成果”、交流“心得”。

难以想象，性骚扰究竟满足了这些人怎样的恶欲。说其为“恶”，因为这是典型的将自己的快乐强加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也是典型的权力关系中强者对弱者的欺凌。

众多有关性骚扰的社会学和心理学研究表明，权力关系中的脆弱性使女性更易受到性骚扰的伤害。性骚扰以一种社会控制的方式，使男性支配的现实得以维持和复制。说白了，就是当男性感到权力地位受到挑战和威胁，就会用“性骚扰”来反击，从弱者的服从和隐忍中获得补偿和满足。

说或不说都憋屈

为什么在面对性骚扰的时候，受害者会选择服从和隐忍?答案远比预想的要惨烈和悲伤。

不敢说——“与其在遭受性骚扰后维权，更担心被指责为一个卖骚的荡妇。”正如一位受害者说的那样，这是很多女性所抱有的心态。尽管她们知道这种认知是几千年男权制社会的毒瘤，但没有人敢拿自己一生的名誉来冒险。

所以，为什么说做女人不容易：既要追求社会期待的性感和美丽形象，又要遵守公共场所中的潜在规则和通行“常识”。时时审查、处处忍耐，不断拿捏“迷人”和“放荡”的界限。若是一不小心“越了界”“发了骚”，那么遭受性骚扰也就成了咎由自取。

抓住这样的痛点，性骚扰在职场上可谓“顺风顺水”。基于权力支配关系的性骚扰，让很多为求向上流动并获得权力机会的女性忍气吞声。“拒绝之后的‘穿小鞋’和打击迫害，才是最可怕。”“我不能失去这份工作，也害怕名誉受损。这种事情怎么解释呢?即使你能解释清楚，别人未必会理解，说出来就意味着不可能再被身边的人尊重了。”

不会说——中国女性大多没有接受过说“不”的训练。以“公交车猥亵”为例，“不知道当身体

权被侵犯后第一时间该怎么做，第一反应都是懵了，然后涌出来的羞耻感压制了反抗。”一位受害者这样说。

然而，“鸵鸟心态”并不能抵消所受的伤害。性骚扰犹如花样年华里的最大暴击，心底里留下来的是一辈子无法抹去的阴影。“我印象里第一次受伤是在5、6岁的时候，在妈妈的裁缝店里，有个男的坐在我旁边，当时我不懂也不知道反抗。”受害者苏女士说，“后来是单位同事，有时候口头或微信上说一些露骨的话，我以为是开玩笑的也没有在意，直到后来他有了实质行动，我才如梦初醒，应该一开始就表明态度和界限。”

说了没用——“没有确凿证据，没有最早的时机，一切都是扯淡。受害者的心理压力很大，而且报警也不一定可以判刑。”这是受害者在网络上寻求帮助时常常收到的答案。

现状不必继续成为现状的可能

力量微薄，只能自愈。向风道出真相，前路依然漫长。性骚扰犹如一面镜子，照出了人性的丑恶、猥琐和懦弱，也应该照出更多光明、正义和勇气。至少，我们不该视而不见，不能轻易宽恕。

比如，把说“不”列入未成年人必修课，从小建立对身体权不受侵犯的意识，树立不怕不忍不羞愧的价值观。建立特殊单位的社会保密申诉机制。让尚不构成违法但危害性很大的行为有所制约，不会因为放任而演变成更厉害的伤害。

在相关法律对禁止性骚扰做出“概括性规定”的同时，还需要民法、劳动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等各部法律加以配合。或者在立法上进行相应的修改，或者通过司法实践更新观念，使性骚扰这样一种社会现象，无论是从个体的侵权行为、单位的劳动关系，还是从公法秩序的层面上都不被漠视。这样，原则规定才具有可操作性，成为活的法律。

说到面对性骚扰的态度，不得不提一下深圳。深圳在全国率先进行地方性专门立法，将防止职场性骚扰作为性别平等机构的一项重要工作职能，也对救济途径和法律责任做了具体规定。“世上好看的小裙子，你尽管去穿！地铁上的色狼，我们来抓！”深圳警察叔叔的态度，值得点赞。

今天舆论对性骚扰的热度，让我想起韩国电影《熔炉》。这部片子上映的时候，有舆论认为这是制片方在“消费绝望”，毕竟，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并不等于真实。在看到有关性骚扰的实名或匿名举报时，也有大把的人抱着消费痛苦和绝望的心态，甚至有人以性骚扰为利器来戕害他人。

因为一种恶而放任另一种恶，这显然不是合理的社会准则。正如社会学家李银河所说，我们应当有这样一种信念：一个合理的社会应当是其中每一个成员都受到最小的压抑的社会，是其中每一个人都最大限度地获得快乐和自我实现的社会。（作者 俞菀）

2018. 10. 16 《黄雪琴：#MeToo 需要报道者，更需要行动者》

作者：黄雪琴

来源：全球深度报道网

原文链接：<https://cn.gijn.org/2018/10/16/metoo> 需要报道者，更需要行动者/

今年的亚洲调查报道年会特别开设了#MeToo 亚洲报道专场，座无虚席。当日本记者伊藤诗织 (Shiori Ito) 走向麦克风时，台下一片寂静。与会者与大大小小的摄像机紧盯着这个身形瘦小的女孩，闪光灯闪个不停。

伊藤诗织是 BBC 纪录片《日本之耻》的女主角。她去年公开指控，2015 年实习结束时遭遇了日本 TBS 电视台长官、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御用记者”山口敬之 (Noriyuki Yamaguchi) 的迷奸。

“我发现自己作为被性侵犯的受害者很无力，但如果自己不敢面对事实，不能说出真相，我有什么资格做记者呢？”伊藤诗织拿出做记者的勇气和调查能力，成为了行动者，自己对强奸案进行调查、举证、提起诉讼。

举证无疑是艰难的。各国法律对“强奸”的定义有所不同，但在多数国家，强奸是刑事重罪，一旦坐实，面临牢狱之灾。所以，证实强奸罪的证据必须十分完整而有力。亚洲国家的法律更是要求受害者/幸存者拿出有力证据，证实嫌疑人使用了“违背意愿”、“使用暴力”等强迫手段强行发生性行为。

伊藤诗织在第三届亚洲深度报道大会#MeToo 报道专场上。

因此，伊藤诗织去医院做法医验验证，拿到 DNA 证据；她找到了目击者，当晚的司机；她获取了酒店的监控视频。然而，即便证据看起来相对充足，面临权威有关方的压力，日本警方最后并未刑事立案。案子要被撤诉的时候，伊藤诗织知道公开讲述几乎是唯一的渠道了。于是，她公开真名，开记者会指控对方。

伊藤诗织说，维权过程她意识到，自己挑战的是日本传统文化中的强奸逻辑，是女性不应公开讲述的性耻感，是性侵犯背后的权力不对等以及性别歧视，“没有权力的人毫无缚鸡之力，有权势的人可以肆意妄为。”再一次在会上面对大众讲述被强奸以及报案后的抗争历程，伊藤诗织仍不太适应，尤其回忆警方让她“躺在床上，与一个人形木偶重演那一屈辱的一刻”，她更是多次哽咽。

不难看出，#MeToo 运动流布的讲述中，各自的细节与过程或许存在差异，但受害者/幸存者的感受是相似的，尤其在亚洲千年的父权压迫、传统的男尊女卑文化以及极度缺乏的性教育之下，受害者/幸存者的控诉几乎都饱含了压迫、羞辱、委屈、耻感以及无力和不同形式的抗争。

中国的情况亦不意外。

前《纽约时报》编辑、法学教授、律师 Doreen Weisenhaus 的分享指，全球 84 个国家参与了

#MeToo 运动，带着#Metoo 标签的新闻浪潮里没有中国。多位他国记者也问过我，“中国有#MeToo 运动吗？”深入参与中国#Metoo 报道，我当然理解，国内#Metoo 总是刚起头就被消声。所以，国内的风风火火在外人看来是风雨不起波澜不惊。其实，在极度窄小的报道空间里，中国聪明地把#Metoo 变成了“米兔”进行脱敏。

事实上，中国的反性骚扰已有多年基础。2018 年的 1 月 1 日新年伊始，北航博士毕业生罗茜茜实名举报北航教授、长江学者陈小武持续多年性骚扰门下学生，正式拉开了中国#MeToo 的序幕。报道发布第三天，3000 多名学生联名写信给学校；一个星期内，94 家高校的 8000 多位学子参与了联署，向全国学校倡议出台校园长效的反性骚扰机制。

同时，北大、清华等十多家高校也纷纷爆出性骚扰案件。随着北大沈阳案引发的信息公开风潮，中国#MeToo 报道开始被删帖，相关学生被约谈，风风火火的#MeToo 遭到第一次的打击，从高峰沉寂下来。

到 6 月份，中山大学爆出了谭姓教授以及长江学者张鹏性骚扰五名学生的新闻，又一次把全国目光吸引到#MeToo。当晚的新闻虽然遭到全网审查，但是越挫越勇的网民用不同的形式对抗禁声，把文章做成图片，放上区块链，继续传播。

很快，一度沉寂的#MeToo 从高校烧到公益行业、媒体圈、甚至寺庙，各领域的性侵犯受害者讲述密布，分享那段屈辱、委屈无助的生命经历。NGOCN 曾统计，仅仅在 7 月份，包括教授、专家、公益人、作家、运动员在内的 22 位中国内地知名人士被指控性骚扰/侵害，中国米兔终于与全球#MeToo 产生共鸣。

不过，在中国，对#MeToo 反扑也接踵而来。央视名主持人朱军反告指控者弦子和帮助传播的麦烧名誉侵权；免费午餐发起者邓飞一边否认性骚扰指控，一边发出声明将发律师函，一边还各种公关。被指控者低调一段时间逐渐复出，而受害者/幸存者则面临承担名誉侵权诉讼。因此，伊藤诗织如今在其个人的讲述中，亦不能提到对方名字。

其实，不管是相关法律相对完善的欧美国家，还是在反性骚扰法还存在空白的发展中国家，性骚扰都存在隐秘性和突发性，取证一直是难题。没有完善的证据链，无法诉诸法律时，通过公开讲述几乎是唯一寻求正义和支持的渠道。

而在中国，#MeToo 的意义不仅在于通过公开讲述面对并传递那段隐秘、屈辱的人生经历，以寻求社会共鸣和支持，更是在一个反性骚扰法缺失、空白的情况下，呼吁长效的反性骚扰机制和反性骚扰法的出台。这些机制和法律的出台，需要更多的行动者。伊藤诗织说，她现在已经变成反性暴力的推广者、行动者，她自我赋权成了平台，帮助更多的性侵犯受害者/幸存者讲述和维权。

问答中，来自巴基斯坦的记者哽咽着讲述，“你三年后还记得那酒店房间，而我 24 年了，还记得被强奸那时的味道。是的，我 24 年前被强奸了，我无法出来指控，我的父母不理解，我的朋友不支持，我的环境不允许。”

会场气氛更加沉重。在很多人的看来，记者更有话语权、更有资源，也更勇于、善于发声。但是，在面对突如其来的性侵害时，都一样惊慌、无助和不知所措。尤其无奈的是，时常为

弱势群体维权发声的记者人群，到了自己，也纷纷失声。

香港大学陈婉莹教授分享了两组调查数据，一组是中国高校性骚扰调查，一组来自中国女记者性骚扰调查报告。前者显示超过 7 成的被调查大学生遭遇过性骚扰；后者显示，83.7% 的被调查女记者遭受过程度不一、形式不同的性骚扰，42.4% 遭遇的性骚扰还不止一次，18.2% 遭遇了 5 次以上的性骚扰。受到性骚扰的当事人中，57.3% 选择了沉默/忍耐/躲避，只有 3.2% 的人报告单位上级领导、人事管理部门。

74.4% 的受访者认为，工作单位有必要开展防治性骚扰相关的培训、讲座，并出台相关规定。然而，调查显示，84.3% 的受访者所在的媒体单位并没有提供预防性骚扰相关的培训/课程/讲座。

这份报告还对 32 家国内报社、杂志社和网络媒体以及 13 家境外驻华媒体机构进行了了解，至今为止，没有一家媒体单位明确表示在预防职场性骚扰方面有任何具体措施和方法，也没有明确的反性骚扰培训、规定和机制。

伊藤诗织说，她维权以后发现，只有报道是不够的，只有受害者/幸存者站出来是不够的，还需要更多的人给以一种支持，更多的人说#MeToo，更多的人采取行动，形成一个社会支持体系。

正如陈婉莹教授观察，中国#MeToo 开启了一种“受害者/幸存者自主讲述，公民社会积极参与，记者、行动者、学者共同发文推动”的报道模式，“很多时候，记者就是行动者。”

会议最后，有记者呼吁，媒体反性骚扰不应该止于报道，更应该推动行业反性骚扰机制的建立和出台。唯有建立有效机制，才能帮助更多人免受伤害。

编辑/Ivan Zhai

2019. 6. 9 《公益群里的告密者》

作者：张媛

来源：微信公众号“媛的漂流记”，原文已被删除

以下文字为长图转录

抱歉，今天的文章会有点激动，反正晚上也要飞了。

昨天看到一张截图，8 个公益行业的微信群，聊天记录、里面群所有群员的头像，有些人的朋友圈被截屏，据说一共 228 页，这些在没有截图中相关当事人（比如也有我）的允许之下，作为所谓的证据提交给法庭，先不论这些截屏是否造假，是否涂改、或者断章取义，这个需要提供这些的张碧巍和音画梦想的律师来举证。这种行为令人不齿，迟早大家都会知道是谁截图的，耻与为伍。

然后我来谈谈 Dangpu, 我知道被简单攻击的一系列基金会, 很多是我的朋友, 对他很生气, 觉得被冤枉, 我想其实他想针对的不是你们, 我们站高一点看, 就会发现他最初的诉求很简单:

- 第一、要邓飞出来发声, 米兔的事是有还是没有, 有就道歉, 没有就出来澄清;
- 第二、张碧巍把猫还给主人;

2018年8月1日, 声明退出所有公益项目之后。至今没有看到邓飞真正对公众再发生; 无论“我是被冤枉的, 我发誓我做过”还是“非常抱歉, 我错了, 请大家原谅我”, 而当时带领公益行业发反性骚扰承诺书的一位我尊敬的老师(我不忍心实名), 我突然发现5月她成为了邓飞一个项目的终身荣誉职务, 一群一群的人涌向花开岭, 所以这个事是大家都知道已经有明确的结果了吗? 是邓飞被冤枉了吗? 冤枉了要向他道歉, 要热烈欢迎他回来; 而不要这样不明不白的就过去。

张碧巍, 一只猫, 我想着怎么都很简单, 我还试图很深入的介入过, 做两边的调解人。把猫要回来, 还给主人, 可如今看到宁愿上法庭打官司, 也不换猫, 可如今看到宁愿上法庭打官司, 也不还猫, 理由是猫的新主人对猫有感情了, 这不符合逻辑啊, 老主人养了三年, 新主人养了一个月。我相信只要诚恳就能要回来, 却给我各种含混的说法说无法要回来。最后我只担心猫其实死了, 要不然我想不出来别的理由。

米兔时间之后, 哪些人的现状如何? 快一年了吧。现在回头看, 似乎冯永锋的算最“好”的了, 他承认错误, 再道歉(虽然道歉还手误放打赏码, 后来删了), 然后沉默, 不再试图重新回到公益行业;

比如, 雷闯当时不是马上说自己的错要去自首的吗? 如今自首了吗?
还有一位跟我说已经交给律师处理了, 快一年了, 结果呢?
很多人曾经是我的朋友、老师、同行, 你们知道我的心情吗?

邓飞的《柔软改变中国》曾让我热泪盈眶, 他的号召力和资源整合能力让人佩服, 我其实一直期待着你说出来一声, “我是被冤枉的, 我没做过!”

张碧巍, 虽然猫事件之前, 我完全不知道你和你的机构, 但是很多人曾给你背书, 我希望你很简单地把猫还给女生, 事情没有那么复杂。

但, 如果, 不是被冤枉的, 面对真实的自己, 谁也不是神, 谁都有脆弱犯错的时候(我也有很多错), 该承认的承认, 该道歉的道歉, 获得当事人谅解, 重新出发, 只不过再走稍微远一点的路, 我相信大家能够理解, 重新获得支持;

如果, 如果, 猫其实是死了, 坦诚告知, 诚恳道歉, 赔偿陪伴。

你们俩曾经都是公益行业的程度不同的明星, 有很多支持的基金会和捐款人在看着你们, 你们身上曾经寄托的是他们的信任, 他们其实不是要有一个完美无瑕的神, 他们希望有一个虽然优缺点、但是敢于面对, 敢于承认, 再出发的人。
人生有一百年, 看一个人, 不光是看他和高处的光芒, 也要看他在低处的底线。

我希望你们面对真实的自己。

我希望也公益行业各位尊敬的老师们也不要再沉默不语，一团和气，或者告诉我，一团和气的真实理由。

我希望公众，对于公益行业一旦有塑造个人形象如何如何的就一定要警惕；也许当事人自己都被塑造得昏了头。你们要看项目，看年报，看数据，甚至去项目地走访，不要只停留在听故事，看照片，就感动得掏了钱，然后不闻不问。

本来准备开打赏，去支持要打官司的人。

但是为了避免被钓鱼，我就不开了。

如果需要，我相信自然有人会支持的。

如果证明这两个人都是被冤枉的，我是最高兴的。

就这样吧，憋了很久了，不得不说。

我只是我自己，没有其他人。

(二) 林奕含逝世一周年

2018. 1. 31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每一个比喻和修辞都是暴力现场》

作者：肖一之

来源：新京报书评周刊

原文链接：

<https://book.douban.com/review/9115604/>

2017年4月27日，台湾作家林奕含因不堪抑郁症的折磨自缢身亡，年仅26岁，留下了唯一一部长篇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

她离开之后，她的父母才告知世人：房思琪就是林奕含自己，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是她的自传。她在年少时曾遭受老师诱奸，留下了长期的心理创伤。当她面对镜头说“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是房思琪式的强暴”，并质疑文学艺术的“所谓真善美”，她所描述的痛苦，很多就是源发于她自己的感受。

这一令人扼腕的悲剧事件和“林奕含之问”，备受关注。人们讨论性侵，讨论“狼师”，讨论文学是否有欺骗性，但多半是立足于林奕含本人的经历和在视频中的表述。那作为她唯一的作品，一部虽有自传色彩却毕竟是文学创作的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所表达的内容是否还有更多？书中的描写相当华丽，随处可见细密的譬喻，相比于新闻，这些曲折的、需要认真解读的文字是否蕴含着更复杂也更完整的真实？想要了解林奕含和她尝试讲述的痛苦，阅读这部小说大概才是最好的途径。

最近,《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简体中文版正式出版,更多的读者有机会去细读林奕含精心结构出的这本小说。书评君今天推送的这篇文章,即是对《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一书的解读。——一个提醒:文中会有对情节的泄露和一些原文片段的摘引,你可以选择先读书评,或先读书再回来看这篇文章。

撰文 |肖一之

如果我们暂停使用林奕含的经历去解读《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不再执迷于探究小说里谁是林奕含的化身,李国华究竟是哪位名师,如果这样的暂停可能且道德的话,《房思琪的初恋乐园》还是一本值得被阅读的小说吗?如果抽离了受害者控诉的天生道德优势,这个回环曲折的故事是不是就成为了施暴者的同案犯;精准的语言和繁复的比喻让只应该被谴责的施暴者披上了人皮,成为了深陷欲望的中年男子,甚至可能获取读者的同情?控诉的天然正义性和强奸的暴力,是不是决定了只能用最不加修饰的文字,重现暴力现场?依靠道德谴责的高分贝而不是语言的精准来指控施暴者?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说——不是。

即使掩住正文前的“改编自真人真事”,《房思琪的初恋乐园》还是一本值得被认真阅读的小说;斧凿过的语言不是耽求病态审美、包庇施暴者的文字游戏,而是努力指向几乎无法言说的极致暴力;更重要的是,控诉假借文字和美感的施暴者不仅仅需要陈述事实,还需要从施暴者手中夺回对文字的掌控,夺回开口的权力,也要夺回热爱文字的权利。控诉最后不应该成为祥林嫂,而是夺回继续普通但是值得热爱的生活权利。

解构“符号”

让洛丽塔回到受伤害的活生生的人

作为一本描述少女遭受性侵犯的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清楚地知道需要和谁对话。在纳博科夫之后,讲述中年男人和十三岁少女的情欲关系似乎没有办法绕过《洛丽塔》,洛丽塔也早已不再只是小说中的人物,而是修辞、不道德情欲的符号。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和《洛丽塔》对话的力量正在于打破洛丽塔符号的僵硬表面,用“反欲望”的修辞让人看到洛丽塔内里伤痕累累的少女。洛丽塔在这本小说中并没有首先指向纳博科夫的文本,而是直接指向鲜活的天真少女:“补习班的学生至少也十六岁,早已经跳下洛丽塔之岛。房思琪才十二三,还在岛上骑树干,被海浪舔个满怀。”逐浪少女占据了洛丽塔的位置,任何指向小说《洛丽塔》的叙述行为,都必须以这个活生生的生命为前提。因此当李国华化身亨伯特·亨伯特,用甜腻词藻粉刷自己强暴房思琪的行径时,他心中对《洛丽塔》开篇的仿写也就只能是令人作呕的拙劣仿写。他没有机会用自己的层叠叙述把房思琪变成诱人的符号,留在读者面前的,只有一个被伤害的少女:

罗莉塔之岛,他问津问渡未果的神秘之岛。……把她压在诺贝尔奖全集上,压到诺贝尔都为之震动。告诉她她是他混沌的中年一个莹白的希望,先让她粉碎在话语里,国中男生还不懂的词汇之海里,让她在话语里感到长大,再让她的灵魂欺骗她的身体。

撕开亨伯特编织的词藻迷网,让洛丽塔从符号回到受伤害的人,这应该是《房思琪的初恋乐

园》的文学野心之一。这本小说的背后站着《洛丽塔》，但是纳博科夫并没有投下不能超越的阴影。相反，《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用自己的修辞调度成功地展示了少女的苦难不应该被欲望的修辞垄断。

蔓生的比喻语言

当欲望与抗争相互纠缠

修辞或者说比喻在《房思琪的初恋乐园》里异常显眼，它既是塑造敏感少女形象的工具，更是房思琪所受到伤害的备忘录。

思琪咧了咧嘴，说下面高雄港好多船正入港，每一艘大鲸货轮前面都有一台小虾米领航船，一条条小船大船，各各排挤出V字形的浪花，整个高雄港就像是用熨斗来回烫一件蓝衣衫的样子。一时间，她们两个人心里都有一点凄迷。

小说开头用比喻堆叠出来的高雄港景色透露出了少女感官的敏锐，同时也暗示了语言对她们的重视，景色本身只是寻常，只是被她们的语言建构转化为连串的比喻之后，才有了感动少女们的力量。然而这样的敏锐最后却只能和语言无法接近的暴力纠缠在一起，变成小说中蔓生的比喻。比喻最密集的爆发就是在房思琪遭到李国强暴的时刻，本体和喻体的关联赋予了欲望以文字的形象，同时也是房思琪抗争的记录。

在房思琪的日记里，李国华第一次强奸她的过程只有短短几句。但是在小说的叙事重构的这一最初的暴力瞬间，日记里两个简单的比喻变成了串串重叠的比喻集合体，李国华的欲望和房思琪的抗争在比喻语言的暧昧里变得难以分明：

一个撕开她的衣服比撕开她本人更痛的小女孩。啊，笋的大腿，冰花的屁股，只为了换洗不为了取悦的、素面的小内裤，内裤上停在肚脐正下方的小蝴蝶。这一切都白得跟纸一样，等待他涂鸦。思琪的嘴在蠕动：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她跟怡婷遇到困难时的唇语信号。在他看来就是：婊，婊，婊，婊。他把她转过来……暖红如洞房的口腔，串珠门帘般刺刺的小牙齿。她欲呕的时候喉咙拧起来，他的声音喷发出来，啊我的老天爷啊。

必须要说明的是，笋般的大腿，等待描绘的白纸一样的身体，洞房般的口腔和珠帘般的牙齿都是李国华欲望生成的比喻。在离开日记里房思琪的视角之后，旁观的叙述者在描述强奸的时候，把李国华的欲望通过比喻外露在了纸面上。在这一连串欲望的比喻中，房思琪消失了，只剩下了被动接受李国华身体暴力和想象暴力的少女身体。贪婪的李国华永远只会用吞噬者的想象力，把房思琪的身体转换成无力反抗却又鲜美诱人的食物拼盘：“不看，也看得到她红苹果皮的嘴唇，苹果肉的……”

可是就在暴力发生的同一个瞬间，房思琪也把自己的注意投向了比喻，和李国华的欲望不同，房思琪的比喻是她赖以维持理智的唯一场所，当现实中尊敬的老师变成了吞噬自己的恶魔，她只能靠生产句子来转移注意。在这个暴力的时刻，关注文字和比喻不是病态地要从自己受到的伤害中找寻美感，而只是单纯地想要往别处望去，在暴力中幸存下来：“不是她爱慕文字，不想想别的，实在太痛苦了。”

李国华的欲望生产的比喻透露着贪婪，而房思琪的比喻留存在纸面上的，是遭受强暴的少女

强烈的无助：“隔着他，她看着天花板像溪舟上下起伏。那一瞬间像穿破了小时候的洋装。想看进他的眼睛，像试图立在行驶中的火车，两节车厢连接处，那蠕动肠道写生一样，不可能。”正是通过这些混杂的贪婪和无助的比喻，《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用精确控制的修辞逼近了语言之外血淋淋的暴力，同时也保证了强奸场景的再现不会沦为再次被施暴者的视角完全控制的暴力景观。

在房思琪式的强暴之后，不加辨析地掠过这本小说里的每一个比喻是不道德的。强奸的暴力不光改变了房思琪这个虚构角色的生命，也改变了读者和文字的关系。来自比喻的阅读愉悦竟然源自无法言说无法面对的暴力现场，于是《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的每一个比喻都变得面目含混，它可能是变态欲望的文字形象，也有可能是少女无助的呼喊；不加审视地掠过这些比喻，单纯地惊讶于它们对文字把控的精准，甚至感叹文字的力量或者文字之美，都有成为李国华帮凶的危险。认真的读者有义务分清枝蔓的比喻中，哪一个是李国华淌露的欲望，哪一个是房思琪的抗争。只有通过这一个附加的阅读障碍，只有在细细地分拣比喻的过程中，我们才有可能透过文字，体会到些微房思琪所受到的伤害。

文学与生活的悖论

在暴力彻底切割文学与生活之后

对《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来说，把控修辞不仅仅是写作的手段，也是抗争的核心。李国华施加给房思琪的暴力不仅仅是身体和心理的，他还褻渎了房思琪、刘怡婷和许伊纹三个人共同热爱的文学，反抗李国华的暴力就要把文学和他做一个彻底的切割，用真正的文学语言证明他不过是一个假借学识装扮自己的衣冠禽兽，学识也好，文学也罢，对他来说只是淫欲的开场白，他的话语只会“本能地在美女面前膨胀，像阳具一样”。而对房思琪们来说，文学和文字则是需要被严肃对待的体验生活的途径，文字和生活应该是统一的。

小说一开头，楼里的妈妈们说孩子们应该学做慈善了，“慈善”两个字背后的优越感让刘怡婷觉得心里发寒，文字和现实的脱节让她不舒服，而她对策却只能是查字典：“她不知道慈善是什么意思。查了辞典，‘慈善’，‘仁慈善良，富同情心’。梁简文帝，吴郡石像碑文：‘道由慈善，应起灵觉。’怎么看，都跟妈妈们说的不一样。”可叹的是，正是因为坚持文字和文学的力量应该是来自语言和现实的统一，才让她们在生活中遍体鳞伤。在《房思琪的初恋乐园》里，只有不在乎文字与真实的人才能所向披靡，而李国华正是其中的佼佼者。

整部小说里，如果有一个最不配谈论文学的人，那恰恰正是国文补习名师李国华。自始至终，文学对李国华从来就没有超出过实用的范畴。李国华并不热爱文学，他享受的只是升学考试的国文课程赋予他的光环，考试的压力让他凌驾于补习班的少女们之上，把少女对未来的憧憬和忐忑变成一次次施暴的机会，就像叙述者讽刺地总结说：“多亏国文考试，李老师才有人爱。”

李国华不过是个考试文学的贩卖者罢了，就连当他试图引用苏轼，在心中品评房思琪白袜的私人时刻，他所谓的文学体验也无法超出能够给他增加名师光环的教育部必读文章：“方求白时嫌雪黑。下一句忘记了，无所谓，反正不在教育部颁布的那几十篇必读里。”李国华甚至懒得用文学当借口来诱惑房思琪，他只是一个熟练的少女猎手，他知道，在他利用成年男子的力量像野兽一样强暴了她之后，房思琪的自尊会是他最好的保护：

最终让李国华决心走这一步的是房思琪的自尊心。一个如此精致的小孩是不会说出去的，因为这太脏了。自尊心往往是一根伤人伤己的针，但是在这里，自尊心会缝起她的嘴。

房思琪从来就没有被李国华贩卖的考试文学所迷惑过，她被困于自己的自尊，而即使在她最痛苦的时刻，房思琪也会忍不住注意到李国华文字游戏中的疏漏。《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没有停止过暴露李国华言辞的粗俗和他所谓渊博形象内里的不堪，在李国华和文学之间清楚地画上了楚河汉界。在强暴房思琪的时候，李国华只会俗不可耐地宣称：“我是狮子，要在自己的领土留下痕迹。”试图炫耀学识的李国华不知道房思琪其实比他更清楚温柔乡到底源出何方：

她马上想到李国华一面扣着她，一面讲给她听，讲汉成帝称赵飞燕的胸乳是温柔乡。那时候她只是心里反驳：说的是赵飞燕的妹妹赵合德吧？不知道自己更想反驳的是他的手爪。

就这样一次次打落禽兽的冠冕，用最强的灯光穿透他的巧言令色，把他隔离在真正的文学之外，这似乎是在经历了李国华的强暴之后继续坚持自己对文学信念的唯一方法。



林奕含此前在节目中谈及小说中的老师李国华是对文学传统的“背叛”。

反抗的自我消解

无能为力才是文学的真实？

然而，《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对自己的精心布置的反抗似乎并没有多大信心，即使许伊纹告诉刘怡婷她应该写一本生气的书，让人“不用接触，就可以看到世界的背面”，这本小说对写作和文学本身的信心却一直摇摇不定。

李国华的暴力究竟改变了刘怡婷、房思琪和许伊纹对文字的信念，三个人都在不同的时刻质疑所谓的文学和写作是不是只是让她们更加容易受到辜负和伤害。作为前辈的许伊纹反思自

己带着少女们阅读是不是反倒害了她们，让她们以为文字和生活的一致是天然应当的。毕竟生活不是小说，不喜欢的坏人没法一笔抹杀，当人惯于通过阅读来了解现实的时候，现实的侵袭只会让人措手不及，就像许伊纹说的，当坏情绪在现实中袭来的时候，“我来不及翻书写一篇论文回击它，我总是半个身体卡在书中间，不确定是要缩回里面，还是干脆挣脱出来。”

就算房思琪在写给许伊纹的卡片里告诉伊纹也勉励自己：“书写，就是找回主导权，当我写下来，生活就像一本日记本一样容易放下。”《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也并没有让写作为她提供任何获救的契机，日记可以轻松放下，可是生活强加在房思琪身上的痛苦并不会随着日记的结束而终结。

最后，目送许伊纹离开的刘怡婷发现无能为力才是文学的真实，现实其实和书本是背道而驰的：

衰老、脆弱的原来是伊纹姊姊，而始终坚强、勇敢的其实是老师。从辞典、书本上认识一个词，竟往往会认识成反面。她恍然觉得不是学文学的人，而是文学辜负了她们。

更令人难过的是，不论房思琪如何和叙事者联手揭穿李国华的龌龊，在《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的文本世界里没有任何人能够制裁他，他依旧是大楼社会里文学的代理人。最令人心疼的是，即使房思琪和叙述者联手也没能从李国华手中抢回修辞的权力，房思琪最后究竟还是被李国华用暴力压缩成了一个比喻。

在房思琪和李国华最后一次去小旅馆的时候，李国华用童军绳把房思琪捆得像房妈妈前几天送他的螃蟹一样，把被捆起来的房思琪的照片投进了试图揭穿他的郭晓奇家的邮箱里，而就这一次之后，房思琪的灵魂离开她遭受暴行的身体就再也没有回来，她变成了刘怡婷在警察局见到的小兽一样的生物，变成了“螃蟹思琪”。就这样，在设计了精准巧妙的反抗的同时，《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又几乎用同样的耐心把自己的设计一点点消解。

这样含混复杂的安排最后又指向哪里呢？如果你是一个坚定的保罗·德曼式的解构主义者，你大可以回答说这样的安排就指向它自己，语言从来都只是语言自身的表演而已，不需要对现实负责。但是解构式的阅读或者形式主义阅读都有一个大前提，你需要忽略作者，你要用意图谬论把林奕含排除在外，让《房思琪的初恋乐园》自己把自己写成。林奕含用最决绝的姿态告诉了世界，这样的选择，是不道德的。

阅读《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就必须接受这是一个受到伤害的人在黑暗中燃起的微火，它既关于林奕含，又不只关于林奕含，它要让你在自己的小幸福小苦恼小忧伤之外意识到，有的人连经历这样的庸常时刻都不行，而“世界上没有人应该被这样对待”。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部分内容曾由作者本人发布于豆瓣网。作者：肖一之；编辑：张畅、小盐。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你转发至朋友圈。

2018. 4. 9 《林奕含离世一周年，世界变好了吗？》

作者：罗婷

来源：人物

原文链接：

<https://xw.qq.com/cmsid/20180409A0B84100>

一年前的 4 月 27 日，台北豪雨。

凌晨 3 点，26 岁的作家林奕含在松山区家中自缢身亡。自杀前，她给大学好友发去信息，「I wish so much that I was killed the first time I got raped」。「我多希望，在我第一次被强奸的时候，我就已经死了。」

后来人们从刚出版的《房思琪的初恋乐园》里读到了她的经历，这本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小说，是一个关于女孩子爱上诱奸犯的故事。这个故事折磨、摧毁了她的一生。

宝岛随即掀起巨浪，民众使用最广的论坛 PTT 上，满屏是相关讨论。书早已卖脱销，人们从大陆网购影印盗版书，见面先交换读书心得，如蚂蚁相见，先以触须互碰，看对方是否为同类。

林奕含去世后，改变既在民间，也在庙堂。

对补习教师陈星的调查开始了，不利于性侵受害者的法条废除了，防狼师的新制度制定了。像是某种暗合，一场轰轰烈烈的#MeToo 运动，从西到东，唤醒无数行走于幽暗岁月的女性。亲历者受到舔舐与安慰，围观者长出理解与宽情。

一年了，感谢她勇敢的书写。她值得人间的答谢。

文 | 罗婷

编辑 | 刘斌

「最壮丽的时光」

在林奕含逝世后，人们试图去拼凑她在人间的最后一夜。

4 月 26 日晚上 10 点，离世前 5 小时，她给台湾文学期刊《印刻》的编辑发去私信，说有篇文章，无论如何想要发表。编辑回复，此前她还投过一篇文章，两篇文章发表顺序如何安排？她说都好，你们安排就好。下了线。

这篇她无论如何想要发表的文章，叫《石头之爱》。石头一语，出自她最爱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她写：「我当然有脚，我与 B 的家也绝非 300 平米，但我总说：『帮我倒杯水水。』不是白开水，是水水，噉嘴飞吻似的叠字。B 的驼背拉弓，大脚两步。倒太满是要我学狗舔水，倒太浅是小气。那两步，是我生命最壮丽的时光。」

文中的 B，是她的丈夫。他们在 2013 年秋天相恋，2016 年春天成婚。据台湾媒体报道，2017 年 4 月林奕含自杀之时，他们已经协议分居，丈夫搬离，她一人独居。他们没有孩子，她说

过，怕自己生出一个忧伤的小孩。

在后来的告别仪式上，B 第一个发言，在众人面前哀哭，自责自己笨拙，「为何你告诉我要好好保重，要好好照顾自己的时候，我竟然没有发觉你要走了。」

她度过了一个忙碌而孤独的春天，一边做新书的宣传，一边开始写新作品。把新文章发给大学时期的挚友李旻看，李旻了解她，不说文章好或者不好，只害怕写完下一本书，自己就会失去奕含。另一位作家朋友说她写第一本书时，「下得太深了」。

那时她已经有了强烈的自毁倾向。在 Facebook 主页里，4 月 13 日她说：我想是否就是今天，这条马路，我可以扑通跳下去；4 月 12 日她写：我突然发明等捷运的诀窍，就是排在别人后面，否则太想跳下去了；3 月 30 日她写：跟美美和楚楚医师约定好了，哎呀，但是好想要赖皮。真的好想要偷偷地死掉哦；3 月 26 日她说的是：其实我真正想做的事是，用刨刀把脸刮花，然后用水果刀把动脉割开，躺在浴缸里等死。

她曾对记者讲到，因为不想之后还要受到八卦、责难等非议，而没有选择自我了断，加上已经结婚，算有点责任，只得活下去。

大雨那天，她放弃了这个责任。赶来的警察在记录里写，本案，死者，绕颈窒息。她在人间的 26 年结束了。

8 个字，叙别了此生种种。

不起诉决定

林奕含去世第二天，她父母在社交网站上发出声明，称《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是她被一个补习班名师诱奸后，引发痛苦忧郁的真实记录，也是她不能治愈的主因、纠缠着她的梦魇。甚至还有 3 位女学生被同一位老师所伤害。

一时间，台湾民众群起「破案」，很快查出，林奕含在高中时，曾在国文补教名师陈星处补习。陈星随后发出声明回应，两人确有交往，但当时林奕含已满 18 岁，且两人无师生关系。「交往约两个多月后，林家父母知悉，要求分手，我的太太知悉后选择原谅，这段关系就划下休止符。」

报案的民众太多，台南市「地检署」此时已介入调查。

检方最后披露的不起诉书显示，陈星向检方提供了林奕含的病例，她手抄的张悬《关于我爱你》部分歌词，他当年分手时写的绝情书（草稿），以及他们的通话记录。

林奕含家属提供了林奕含国文补习时的资料，她的博客日志、通话记录等内容。检方提出要查看她生前的日记、手札与电脑，并要求进入林奕含自杀的公寓提取证据，被家属拒绝。她父亲告诉警方，他们不愿意再追究责任，请检警两方不要再打扰家属。

他们传讯了陈星 3 次，证人 34 人次，包括林奕含的心理医生、闺蜜、丈夫与前男友，还包

括陈星的妻子与补习班负责人。

在 113 天的侦办后，台南「地检署」在 2017 年 8 月 21 日公布侦办结果——陈星具体犯罪事实不足，全案不起诉。

理由有三：根据通讯记录，两人交往时林奕含早已满 16 岁，不满足「与未满 14 岁或 16 岁为性交」；两人交往时已不是师生关系，陈星对林奕含的成绩没有决定权，不符合「利用权势或机会为性交」；林奕含早年的小说里也写到这段关系，对它的描述是正常交往，且她死前，没有表达自杀与遭性侵害相关，不符合「强制性交致被害人羞忿自杀」。

决定公布当天，岛内舆论哗然。高雄市议员萧永达称，结果属意料中事，法律本来就是最低道德标准，经常不代表正义。有网友称：「这是我最痛恨台湾法律的一刻。」

为平息众怒，当时的台南市长在当天发言，司法虽然没有足够的证据定陈星的罪，但是陈星伤害林奕含，让她患上忧郁症，进而走上绝路，这是事实，「如果善恶有报的话，陈星也会得到报应。」

变革在庙堂

台湾民众对当时激烈而温暖的社会氛围，仍记忆犹新。

除检警双方之外，公共层面有了更多行动。林奕含去世第 21 天，台湾废止了「刑法」第 239 条的通奸罪，即夫妻控告另一方通奸后，可对配偶撤诉，但可不对第三者撤诉的规定。

一位民意代表受访时说，林奕含事件与通奸非刑事化相关。曾有案例显示，遭性侵的受害人指证疑犯后，因证据不足无法将对方案定罪，却遭疑犯的配偶以通奸罪反击，无辜被判罪。为避免受害人不致指证施暴者，他们决定废除通奸罪。

新规也建立了。林奕含去世第 30 天，台湾地区立法机构通过了补习及进修教育法第九条条文修正草案。根据新的条文，补习班负责人与员工、老师执行业务或对外招生时，应披露真实姓名；补习班聘用教职员工前，应检查他们的相关名册、学经历证件、身份证明文件影本，并附最近 3 个月内核发的经查刑事纪录证明书等，陈报主管教育行政机关核准，这为的是确认他们没有性犯罪前科。

台湾励馨基金会，是一个专注于预防及消除性侵害、性剥削及家庭暴力对妇女与儿童的伤害的组织。它的负责人接受采访时说，受到林奕含事件的鼓励，许多隐忍多年的权势性交罪被害人，都试图掀开伤疤。她逝世后的两周内，基金会接到的权势性交投诉案件就超过了百件。所谓权势性交，就是在不平等的权力结构里，被胁迫发生的性交。

随后，各区的性侵害被害人创伤复原中心成立了。台北、屏东多地的教师性侵案也相继被爆出。一家书院的老师说，林奕含逝世后，书院常有一些父母先来联系，女生随后再来上课，多由父母陪伴，先做考察。沉默许久以后，许多父母问起了孩子中学时的补课情况，台师大学生于伦说，「家长终于意识到，这个问题不得不谈了。」

到 2017 年末及 2018 年初，香港、台湾先后有体操选手站出来指控教练性侵，她们皆在公开信里写，是被林奕含所唤醒。

女孩子们经历过的幽暗岁月多么相似。房思琪被侵犯后想，要爱老师。只有爱他，才不会那么辛苦。被侵犯的香港体操运动员吕丽瑶，依旧每年给教练庆祝生日。「我是神经病吗？我不知道。也许我能够把自己也骗倒，对自己说，那件事从来没有发生过。」

随香花去了

这些日子，前北大教授沈阳涉嫌性侵学生高岩的事情爆出，人们开始重读林奕含。

人们反复引用她书中的片段，来说明某些矛盾与复杂的事实。围观者长出理解与宽情，亲历者受到舔舐与安慰。

一位大陆的心理咨询师在微博上提到，她常接触一些被性侵者。林奕含的书出版后，他们会说「我是房思琪」或者「我老师是李国华」，会用这两个名字诉说自己身上的事。这比他们原本直接说自己的创伤经历要容易一些。「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她。」

关于一个女孩子在不平等的权力结构下经历的种种，她早就书写过了——「李国华发现世界有的是漂亮的女生拥护他，爱戴他。他发现社会对性的禁忌感太方便了，强暴一个女生，全世界都觉得是她自己的错，连她都觉得是自己的错。罪恶感又会把她赶回他身边。罪恶感是古老而血统纯正的牧羊犬。一个个小女生是在学会走稳之前就被逼着跑起来的犊羊。那他是什么？他是最受欢迎又最欢迎的悬崖。」

但她也许并不愿意人们这样提起自己。生前的一次采访里，她一再说明，害怕人们从父权、体制、结构的角度去思考。「在谈结构时，一个一个的房思琪，是不是就从大网子漏下去了？所以为什么我要写思琪的事，甚至细到有点恶心、情色变态。我要用非常细的工笔，去刻画他们之间很恶心色情很不伦的。大家都看到统计数字，所以我不想谈结构，大家都忘了，那是一个一个人。」

众人皆为她加冕。去年台湾的 Openbook 年度好书奖肯定了这本书的文学价值。作家詹宏志这样评价：《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其实是一部优美、准确而深刻的文学作品。它值得我们抛开一切杂音予以肯定。

这本书也走出了台湾，到了整个东亚。今年初，大陆版的《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出版。该书在大陆的编辑魏强告诉《人物》，韩文版也将在 5 月出版，泰文版已经在翻译，日文版权也已经在洽谈。原出版社方对出版的最大要求是，保持林奕含的文字完整。书的开头要介绍她，他们把大陆拟的「青年作家」改成了「自由作家」，把「台湾女作家」改成了「台湾作家」，对逝者与文本，皆表现极大尊重。

但这些都与她没了干系。在亲人与挚友眼里，她只是那个爱吃蛋糕的「含笨笨」。

2018 年 3 月 16 日是她的 27 岁生日。她的挚友李旻在 Facebook 上发起活动「林奕含小姐生日给她吃块蛋糕」。点开活动页面，你会看到一百多人，台湾或大陆，男生或女生，青年或

中年，呈上奶油草莓、柠檬戚风与深深祝愿：「我不认识你，却被你深深触动，希望你能从此自由。生日快乐！」

美好的仗她已打过了。爸妈带她回到了她生长的台南。他们院子里有一棵黄花风铃木，懒散长枝条的毛孔吹奏出香花。

风起的时候，腻亮的绿叶磨蹭捞耙着，不肯掉下去，倒是黄花烘烘地一丛追赶着一丛落下去。多少黄花留在树上，就有多少黄花下到地下。

2018. 4. 13 《高岩和林奕含经历的五重暴力》

作者：卡密

来源：Matters

备份链接：

<https://matters.news/@nitrariachine/%E9%AB%98%E5%B2%A9%E5%92%8C%E6%9E%97%E5%A5%95%E5%90%AB%E7%BB%8F%E5%8E%86%E7%9A%84%E4%BA%94%E9%87%8D%E6%9A%B4%E5%8A%9B-zdpuAyENkcZGoepSerVpQqZG6PiaJKxSD6h4T6ibve1d5bFAV>

多谢编辑追问，说清楚性侵的五重暴力。请@晓雅 @XIYING @林三土 @AI XIAOMING 老师指正。

《财新周刊》18-15 首发，版权所有。

<http://m.weekly.caixin.com/m/2018-04-14/101234413.html>

高岩和林奕含以自杀向公众揭示了她们经历的五重暴力：性暴力、灵魂暴力、教育暴力、文化暴力、法律正义缺席的暴力。而反抗性侵的语言，又面临修辞的陷阱。

2018年4月5日清明节，北京大学校友李悠悠发表文章，实名指控现长江学者沈阳对其好友、中文系1995届本科生高岩的性侵导致高岩1998年自杀身亡，而未见性侵者及涉事单位对此事负相应责任，高岩家人、同学朋友依旧生活在痛苦和创伤中。高岩当时是北京大学中文系1995届拔尖学生，乖乖女，父母是中学语文老师。目前披露的文字有高岩《追忆大一似水流年》一篇，沈阳《“一直在路上”——六十年人生风景一瞥》一篇，北大校方及中文系当年《关于给予沈阳警告处分决定》各一份。其他细节不多，以当年知情者的回忆证言、接受采访为主。

一年前，2017年4月27日，台湾自由作家林奕含发表《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后自杀。《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描述了一位女生被补习班老师诱奸、性虐、发疯的故事。作者声明此书是改编自真人真事。林奕含案台湾检方最后决定不起诉小说人物“老师李国华”的生活原型、补习班老师陈星，基于三个理由：“交往”时林奕含已经满16岁，“交往”时林已经不是陈星的学

生，林奕含死前没有直接说明自杀与遭性侵相关。

林奕含的经历和后续的精神创伤，小说的文学表达，林亦含的采访谈话，当事人陈星、台湾公众和司法系统对此事的反应，为我们从高岩的角度理解李悠悠对沈阳的指控提供了宝贵的信息。我们可以看到两位女生在性侵经历、个人处境、后续发展等方面有相似之处。通过林奕含的个案，大致可以想象高岩去世前三年经历了哪些身体和心灵方面的煎熬。

高岩和林奕含以自杀向公众揭示了她们经历的五重暴力：性暴力、灵魂暴力、教育暴力、文化暴力、法律正义缺席的暴力。而反抗性侵的语言，又面临修辞的陷阱。

性暴力

即使识别、证明性暴力比识别一般的暴力困难，但在高岩和林奕含案中，与其他层面的暴力相比，性暴力算是最容易识别的了。违背个人意愿的性行为，就是暴力行为。性侵经常发生在熟人、认识的人，也就是有基本社会信任的人之间，而非由陌生人实施。当事人在遭受性侵的瞬间，特别是开始时程度不那么恶劣的性骚扰、性侵，往往处于信任被破坏的冲击中，可能无力作出确定的判断和足以自卫的反应。但是，无论受害者/幸存者以何种方式、用多长时间对性侵作出反应，都不应成为性暴力实施者自我辩护、改变性行为性质的理由。

灵魂暴力

在这两个性侵事件中，当事人口中的“诱奸”（林奕含）、“他侵犯了我”（李悠悠转述高岩语），被描述成“交往”（陈星）、“那你就算是我的女朋友吧”（沈阳）。而《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和林奕含深受精神困扰的人生，高岩遭受老师性侵之后迷惘、忧郁、不快乐、丧失学习和生活下去的信心最后走向自杀，指出熟人性侵不仅是一种身体和心理伤害，还涉及语言暴力以及灵魂暴力。[1]

性侵受害者经常采取分离身体和灵魂的方法，对自己解释，“性侵者可以夺取自己的身体，但不能占有自己的灵魂”，以此保存自己。然而，在熟人性侵、长期性侵、乱伦、约会强奸、婚内强奸等个案研究中，性侵受害者经常面临基于控制灵魂的暴力：性侵者会要求受害者承认性快感，从而承认性行为或亲密关系的合法性；性侵者会向受害者输灌，自己的性行为是“爱”的表达，是双方关系亲密的证据；性侵者试图全面控制受害者的生活、工作，使得受害者不得不对性侵保持沉默，无力揭发、阻止性侵者；性侵者通过精神打击、在社会上孤立受害者，使其处于十分脆弱的精神状态，更容易按照性侵者的意愿行事。由此，通过性侵，性侵者对受害者的社会关系和生活，形成关键影响甚至起到全面控制作用。

媒体报道中，高岩的同学师长披露，沈阳作为熟谙词语能指、所指的中文系老师，当年相当成功地制造了舆论，将高岩塑造成一个爱上老师、与别的女同学竞争老师的爱、情场落败导致精神问题的女学生。对于没有什么社会经验的传统好学生高岩来说，再也无法回到过去正常单纯的生活，因而更加容易受沈阳的言行影响、支配。而林奕含讲述真实经历的文学作品《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她自己的解释是，“‘女孩子爱上诱奸犯’的故事，里面是有一个爱字的”。她又问，“会不会，艺术从来就只是巧言令色而已？”

教育暴力

教育是学生作为主体、为学生个体主体化建构设计的一个系统。学生寻求老师的引导，通过内化知识和外部世界，实现知识主体化，在权力关系中获得主体地位，并在行动中建构道德主体。在性属于禁忌话题的社会文化中，性反而能够更加直接、快速地瓦解一个人的自我。

高岩追忆大一生活的文章，正表达了她自我裂变的一个过程。她无法幸免于教育者的暴力，性侵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她面对的整体大学教育环境，是军训、高密度集体宿舍、郊区大学城、(半)封闭的学习生活空间。这意味着，大学生虽然已经是成年人，却与社会严重隔绝，个人生活高度同质化，不能全面地参与社会生活。而课堂设计中，学生是被动的知识接受者；学校生活设计中，学生自主安排的空间有限。

从媒体对高岩的父母、同学等人的采访看来，北大校方处理高岩自杀事件的方式，自证大学校园仿佛一个封闭的权力王国。北大校方和中文系出具的对沈阳的警告处分决定，事实判断和叙事依据在哪里，至今还不清楚。涉及对沈阳的处理过程，高岩家长和其他同学至今都没有机会获得更多信息，遑论参与讨论，提出意见，参与决定。

在学生无法获得主体地位的环境里，教育者对学生身体的滥用和对学生人格的直接羞辱、控制都十分常见，比如体罚、性骚扰、性侵、日常差遣、超时免费打工，比如叫院长“干爹”、叫导师“爸爸”、随时成为导师情绪发泄对象。高岩，以及不久前两位不堪导师凌辱而自杀的研究生陶崇园、杨宝德，也只是冰山一角揭示出学生遭受教育者施加的暴力。

目前舆论讨论的建立师德一票否决制和性侵防范机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学生面临的教育暴力。要从根本上解决教育暴力的问题，校园设置必须打翻金字塔形的权力结构，形成网状无核心的行动架构。即使知识构成上学生和老师不对等，只有学生和老师在权力关系中处于平等的地位，在日常互动中学生是有能力采取行动的主体，才能使得教育完成自身的使命，避免将教育者的暴力层层叠加到学生尤其女学生身上。

文化暴力

高岩去世二十年了，中国的性环境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一方面性极度活跃——作为资源交换的资本帮助当事人从权力低处向高处流动。另外一方面，鉴于不平等的社会处境使得性成为资本被使用，性依旧不能作为人的完整性的一部分来公开合法地进入日常谈话，和性自主、性解放的距离还很远。在性侵问题上，一个人被持刀袭击受伤了，当事人会得到同情和关照。一个人的性被侵犯了，往往就是一个不能说的秘密，说出来反而容易变成受害者自身的污点，“谁叫你言行举止像荡妇”，“谁叫你不小心、不懂得、没能力保护自己”之类的指责随之而来。

在林奕含个案中，她以文学的形式有尊严地说出性暴力的故事，也成为常见的指责点。比如，“谁叫你在象牙塔里形而上，却没有能力对日常生活经历的暴力说不！”高岩也是一个“简单、单纯”的好学生，一个“完美”受害者，在叙事上性侵变成了一个美好少女的“贞操”被剥夺带来的伤害，高岩父母感受到的难以说明的伤痛也是基于这一点。表面上看，似乎是说林奕含、高岩没有接受到恰当的性教育，或者说她受到的教育是以应试为准，以文字建构的理想世界为准，缺失了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没有成长为一个完整的、全面的人。这实质上还是在指责受害者“不够好”，没有“好”到保护自己永远不会受伤害。更多隐形的指责，将一次性侵事件作为一个标签固化在幸存者身上，视其为一个“病人”。

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永远包容不完美的个人，时时苛刻不完美的制度。社会批判应该质问我们的教育体系为何剥夺学生尤其女学生的主体身份和行动力，质问为何我们的文化、制度架构为何那么容易包容、放过施害者，使其免受惩罚甚至继续加害其他人。当人们可以正常地像谈论刀伤一样谈论性侵的时候，性侵本身带来的二次伤害——由社会文化制度建构的伤害——就会降低许多；而惩罚施害者、支持幸存者的工作也会容易得多，从而避免引发更进一步的伤害乃至死亡。

法律正义缺席的暴力

许多性暴力当事人说明自己的经验时曾指出，希望研究者调整关注点，不仅仅听见诉说者经历了受害事件，还要听见、看见诉说者是如何几经挣扎，通过内部的力量或外部的支持，走出被性侵的伤害，重新实现对身体和灵魂的自主。

为什么幸存者总觉得听的人永远无法明白自己的故事？乃至高岩、林奕含会以死来为自己表达？因为性侵受害者要大家承认自己被伤害过的事实，却不是要大家去追究细节。追究细节的过程几乎都是揭开创口加深创伤的过程，而真实已经在创伤和记忆的扭曲过程中不停被修改。人类经历重大创伤之后会有许多动物本能反应，其中包括故意遗忘，或在想象中改变已经发生的创伤事件——这也是创伤治疗中实践的一种方法，模拟现场并在想象中按照自主意志来处理事件，从而“改变”结果，重新建立当事人的自主能力。事后，如果幸存者判断，即使向其信任的人或机构求助也得不到支持的话，就不会冒着风险求助。而过程中，警察、医生、老师、家长、亲友如果反应方式不当，以质问核实细节为目的而非以倾听诉说为主，给予当事人被怀疑、被背叛的感受，那么结果可能是固化、深化性侵行为对当事人的伤害，使其放弃向外求助，而是自行消化、解决性侵带来的影响。干预机构需要反思的是，性侵细节的呈现、对事件的定性，应该通过其他方式来实现。

那受害者要追究的是什么？是承认性侵对当事人造成的影响，在法律上惩治侵犯者，为受害者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阻断侵害再次发生。当事人努力把伤害描述出来，把经历表达出来，以自己的方式提出诉求，已经是一种超越和转变，把自己从受害者转变成有能力夺回自主、主导自己命运的个体，一个正常的人。讲出自己故事的人。她/他们要的是一种对过去不公的承认，一种道歉，一种追溯性、补偿性的公正。

然而，由于性暴力常常发生在私密空间，或者不容易在法律上提供铁证。而法律取证、辩论、出庭等一些列程序对于当事人来说是反复揭开创伤伤口的过程；另一方面，一旦败诉，当事人还要承担在社会文化对性暴力的偏见。因而法律正义对于性侵受害者/幸存者来说，往往是缺席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当事人放弃实现正义的要求。像林奕含通过文学书写作出表达是一种方式，高岩林奕含以自杀作为一种表达，也是她们寻求正义的方式。高岩的同学、父母以及同情者，只能通过“说出”当时的情况、要求追溯档案记录、要求当事人提供见证、找到更多在世的受害者出来指证等方法，努力还原高岩案的细节。

全球范围内“说出”性侵经历的#MeToo运动，是在处理性暴力议题上对现有法律正义的一种挑衅。它提出一个广义上的问题：很多文化的、社会的不公正，并不能量化或者在物理空间上具体呈现。社会如何为隐形的不公受害者/幸存者提供一个平台，使得她/他们可以自我表达？社会又如何建立一种检讨机制去探讨侵犯与不公，进行回溯、补救，实现对个人的公义？

理解这个#MeToo 运动启示，才能够在性侵事件的警察取证、司法判决、社工支持、侵害预防阻断等领域，修改和调整实践原则，在介入与不介入、何时介入、如何介入等方面改进机构工作。

语言的修辞陷阱

“说出”性侵本身，个人的、#MeToo 运动的故事，面对修辞陷阱。林奕含在采访中、在文学作品里，质问性侵她的中文老师：“会不会，艺术从来就只是巧言令色而已？”从高岩、林奕含的具体个案来说，可以换一个方式问：无论性侵幸存者还是施害者，其语言表达是否主要是一种与现实经历矛盾的修辞（rhetoric）？在幸存者口中，语言的功能指向接受已经发生的事实，甚至在言说中扭转既定事实，活下去，过得好，心安理得；在施害者口中，语言的功能指向免除责任，并将自己修复成一个没有伤害过别人的道德主体。越是有语言表达能力的人，越容易依赖语言的修辞功能来处理现实中无法处理的状况。在沈阳、陈星等中文老师身上，尤其如此。沈阳写的六十岁自述总结性文章，其实说明了高岩的自杀是困扰他内心的一件事。但他在文字表达里，呈现的“忏悔”是一个可以做得更好更多来帮助高岩的人物形象。

林奕含则选择用文学的方式讲出自己的故事，保存自己的尊严。从她谈论的文献来看，滋养林奕含精神的，是人类在各个时代文学创作上的精华，超越作者们所处的时代局限。这使得她的语言表达超越了一般日常表达趣味。她要将自己的性侵经历上升到一个审美的、能够成全她的尊严感的处境来讲述。所以“诱奸”、虐待的故事，也有爱的温情。她的书写，来源于真实，又冒犯了社会既有的伦理合法性，既是一种幸存者有尊严的自我疗愈，也是对她所处的性别文化的抗议和挑战。

高岩案是#MeToo 运动的一部分，时隔多年，细节讲述和集体证言都有可能偏离当时事实细节本身，只能是无限接近去还原。这既是沈阳之类的性侵者为自己辩解的出发点也是沈阳们遮蔽自身辩解的因素。而性暴力受害者必须说出#MeToo 乃至#WeToo，对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宣告自主和尊严、回溯追讨公义的方式。细节的追述因举证的困难在法律意义上是否成立，反而可能是其次的目的了。记忆只有在幸存者不再需要自我疗愈的时候，才会比较容易地更加接近事实本身。这需要时间，需要讨回正义带来的平静，整个社会对性暴力对个人影响的认识，以及建立惩治侵犯者的有效机制，来为受害者/幸存者提供安全的支持。

#MeToo 因语言使用的修辞功能，在传统社会阶层的划分上，又形成了新的阶层：相信“我”（作为受害者）和不相信的人。这可以进一步扩大为：相信“我”曾经遭受暴力、不公的人和不相信的人。讨论#MeToo 运动中的高岩案，理解语言在社会运动中的修辞性，就可以理解这种语言可以被不同的表达者操控，为各种目的服务，也可以推动性自主在法律、伦理、政治、社会等层面建构合法性的努力，以惩罚侵犯者，支持幸存者。

[1] 灵魂暴力的说法，来源于北京师范大学王曦影教授 @XIYING 对乱伦和约会暴力的研究对象（spiritual violation，灵魂折磨）。研究对象反复使用“灵魂”一词，表达性侵者试图控制全面控制当事人而当事人努力以保存灵魂的自主来作为反抗长期性侵的暴力。我使用“灵魂”暴力而非“精神暴力”一词，希望能保存当事人关于“灵魂”的开放想象，而非进入社科分析语言成为单纯的分析对象。

2018. 4. 27 《林奕含身后一周年：她留下的血肉擦痕，我们会永远记得》

作者：安小庆

来源：每日人物

原文链接：

<http://www.boyamedia.com/category/detail/152/>

从来没有人想过，《洛丽塔》的故事如果从“洛丽塔”本人的嘴里讲出来，将会是一个怎样的故事——这个几乎空白的视角，由台湾作家林奕含用《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的出版而填补。

“书写，就是找回主导权。”林奕含说过，“写这么多，不能拯救任何人，甚至不能拯救自己。”但在深受往事和精神疾病折磨的十年里，她还是用繁复的“工笔”操刀执行了对自己的文字凌迟，她逼迫自己无数次重返那些血肉模糊的现场，留下了这本 13 万字的“病例”和“狂人日记”。

一年前的今天，林奕含的能量耗尽。在她身后的一年里，世界没有变得更糟，也没有变得更好。好在，“房思琪”和“高岩”们的屈辱和痛苦，终于不会像被用旧的钞票、热度退却的新闻一样，潮汐般地一次次从人们的眼里、嘴里和记忆里消失。

一年后的今天，我们谨以此文来表达对那个女孩的一点点思念和感谢。

文|安小庆

编辑|金石

两生花

“任何关于性的暴力，都不是由施暴者独立完成的，而是由整个社会协助施暴者一起完成的。”

一年前的今天，台湾作家林奕含被发现于台北家中自缢身亡。

次日，林的父母托出版社在网络上代发了一则声明。声明里直指林奕含自杀的主因“不是忧郁症，而是发生在 8-9 年前的诱奸。”

而林奕含自杀前不久刚出版就已经重印 5 次的《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是女儿在年轻时，被一个补习班名师诱奸后，引发痛苦忧郁的真实记录和心理描写。书中的女主角，思琪、晓奇、怡婷等人，都是女儿一人的亲身遭遇，但她为了保护父母和家庭，才隐晦分写……”

在“诱奸”发生后的 10 年里，林奕含每个月都要固定到精神科接受诊疗，书中的主角房思琪也在发病后住进了精神病院。在 10 年里，她自杀过若干次，最终在 2017 年的春夏之交离开。

一年后，在广大的现实和网路上，人们不仅在悼念一年前离开的林奕含，也在继续频繁提到

和关注另一个被侮辱和被损害的自杀女孩——高岩。

今年清明节,原北大教授、长江学者沈阳 20 年前性侵北大女生高岩而最终导致其自杀事件,由高岩生前多位好友和大学同学引爆网络。

两场分别发生于 10 年和 20 年前的教师性侵学生事件,导致了两个不同年代的女孩的自杀。为年轻、美好的她们“复仇”,为更多受到类似她们遭遇的男生和女生鸣不平,成为了华人社会这两年最重大的两桩性别权利公共事件。

尽管已相隔 20 年,但仔细比对会发现高岩和林奕含有着双生花一般的多种巧合:

她们都是传统中“好人家的女儿”,一方父母是北京有名望的语文教师,一方是台湾当地有名望的医师家庭。两个女孩都爱好文学,都念过中文系。两人的成绩都非常出色,高岩保送北大,在身心尚未受到伤害前多次获得班级第一的成绩,而林奕含是台南女子中学唯一一个在升大学测验中获得满分的学生,高中时就被多家媒体报道,甚至被称为“最漂亮的满级分宝贝”。此外,对她们加以侵害的都是各自领域中的权势男性,一位是语言学科带头人、后来的长江学者,一位是台湾语文补习界的名师,他的头像多年挂在补习班的广告牌上。

甚至“李国华”和沈阳在实施性侵害时的说辞都是极其相似的。

“李国华”说,这是老师爱你的方式,你懂吗……你喜欢老师,老师喜欢你,我们没有做不对的事,这是两个互相喜欢的人能做的最极致的事……你是教师节最好的礼物。

而在高岩好友李悠悠的回忆里,面对高岩的恐惧和拒绝,“沈阳老师说因为爱她才这样对她”。在她们之外,“李国华”和沈阳同时和其他女生保持关系,并在高岩和林奕含因侵害而引发精神压力时,散布和污名她们是“神经病”。

在身体侵害和精神暴力的双重控制下,林奕含借小说主角的嘴说出了性侵害受害者们奇特甚至“变态”的心理逻辑和“解决之道”:

我想出唯一的解决之道了,我不能只喜欢老师,我要爱上他。你爱的人要对你做什么都可以,不是吗?我要爱老师,否则我太痛苦了……我已经脏了。脏有脏的快乐。要去想干净就太苦了。

在生前的最后一段采访视频中,林奕含也反复叙说过,“这是一个女孩‘爱’上诱奸犯的故事。”而当我们把这些被侮辱和被损害的故事一个一个串起时,我们发现事实上,它们都是同一个故事原型在不同时代的重复和繁衍。

甚至四年前上映的台湾电影《寒蝉效应》里,被老师侵害的女生在法庭上也说了极为相似的话:我必须爱上他,否则我怎么活得下去。

在电影《寒蝉效应》里,郭采洁扮演的白白和房思琪有着相似的经历。

而在这些由真实事件、新闻、回忆、电影、文学作品织成的性侵叙事大网里,如果《房思琪

的初恋乐园》有着某些不可替代的价值，其中最直接的或许是它没有任何客气地讲出了这段控制与被控制的权力关系中，所有明显和模糊的人性褶皱和欲望缝隙。她甚至没有否认这其中是有“爱”和“性”的存在。

尤其是在写到“李国华”们为何能够几十年如一日的猎取女生而无丝毫隐忧时，林奕含写道：

最终让李国华决心走这一步的是房思琪的自尊心。一个如此精致的小孩是不会说出去的，因为这太脏了。自尊心是一根伤人伤己的针，但是在这里，自尊心会缝起她的嘴。希望她自珍自重到连刘怡婷（注：最好的朋友）也不告诉。

从此二十几年，李国华发现世界有的是漂亮女生拥护他，爱戴他。他发现社会对性的禁忌感太方便了，强暴一个女生，全世界都觉得是她自己的错，连她都觉得是自己的错。罪恶感又会把她赶回他身边，罪恶感是古老而血统纯正的牧羊犬。

正如书后附上的一篇评论所说：“任何关于性的暴力，都不是由施暴者独立完成的，而是由整个社会协助施暴者一起完成的。”

性的暴力，本质上就是权力关系的展演。

在林奕含和高岩的案例里，我们能够看到施害者如何运用社会心理和文化积淀去实施戕害，而他们又如何能够在实施暴力后，一次又一次地全身而退——或数十年猎艳不断，稳坐台湾补习天王之座，在别墅里塞满古董和龙袍。或被调查后依旧能作为学科尖子一路被保护成为长江学者，同时声名受影响时可以说走就出走海外学校避风头，不满足现状时，业界和同侪主动邀延和提供新的教职。而那些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女生，也丝毫不会让他们生起一丝对自己女儿未来命运的担忧。

正如林奕含写道的，“这些上了讲台才发现自己权力之大，且战且走到人生的中年的男老师们，要荡乱起来是多荡乱，仿佛要一次把前半生所有空旷的夜晚都填满。”

至于有人因他们而自杀，这不过是另一种征服和满足。高岩的同学回忆，曾有目击者在高岩刚刚去世、人们议论纷纷之际，看到沈阳大言不惭地说，“有人为我自杀，说明我有魅力。”

而在房思琪那里，林奕含冷冷写道，一般人大概“不会明白李国华第一次听说有女生自杀时那歌舞升平的感觉。心里头清平调的海啸。对一个男人最高的恭维就是为他自杀”。

复仇

“假如这本书让你感到一丝一毫的希望，我觉得那是你读错了，你可以回去重读。”

林奕含在创作中热衷使用反讽。

令她半生无法正常生活的遭遇，被她称为“乐园”。被她视为审美根本的文艺，最终成了狼师捕获她的核心诱饵。即使她清楚对“李国华”来说，女生的自杀，只能平添他的幻觉和自恋。

但不堪生而为人重负的林奕含，还是最终选择了在小说“成功”、自己“成名”后自杀。连死亡也成为了这个巨大“反讽”现实里的一环。

她留下了小说里已经疯掉的思琪，留下了思琪的其他分身，而自己离开了现实世界。

事实上，在去年今日自缢离开之前，16岁到26岁之间的林奕含，不是没有尝试过、设想过自救和“复仇”的办法。可以说，她把所有方法都试过了。

在她小一些的时候，她曾向父母模糊地发出过求救的信号——“我们的家教好像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性教育。”母亲诧异，什么性教育？性教育是给那些需要性的人。”她又讲起“班上有女同学和老师相好”，母亲的反应是，“真骚”。

书里的思琪一时间明白了，“在这个故事中父母将永远缺席，他们旷课了，却自以为是还没开学。”

等她再长大一点，她想到了网络维权。在《房思琪的初恋乐园》里，作为主角分身之一的“晓奇”在网上发帖时，心里只有一个想法：这样的事情应该停下来了。于是她按下了论坛的发文确认键。

“论坛每天有五十万人上线，但回复与她想象的完全不同：所以你拿了他多少钱？当补习班老师真爽！第三者去死！对手补习班发的文吧？还不是被插得爽歪歪！”

而在现实里，林奕含自杀后，根据台湾媒体报道，经网络地址比对后，疑似林奕含的 PPT（台湾最大网络社区）账号曾早在 2014 年，就在论坛发表名为“X 心补习班不伦，请帮转 ptt 八卦”的文章，内容提到自己与已婚、有小孩的补教名师“陈 X”在一起过，两人分开后她相当痛苦，后来发现还有三人遭遇与她相同，号召其他有类似经验的受害者站出来，与她一起打倒这些老师，但却反遭网友嘲讽。

在她身后，人们找到她的 ID，感慨原来那时候的她“已经吼破了喉咙但却没有人理”，她真的不是没有想过办法要尽一切努力活下去。

网络“复仇”无望后，林奕含在认识男朋友 B 后，两人一同前往女性权利保护组织寻求帮助。但对方介绍的律师说，“没办法的，要证据，没有证据，你们只会被反咬妨害名誉，而且他会胜诉。”问什么叫证据？“保险套卫生纸那类的。”

林奕含发现，“原来，人对他的痛苦是毫无想象力的。人不愿意承认世界上确实存在非人的痛苦”，而“每检阅一个回复，就像被杀了一刀”。

在痛苦、崩溃、吃药、治疗、出院、上学、退学的不断循环中，她每天最常想的就三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我今天要不要吃宵夜，第二件事我今天是...我今天要不要吃止痛药，第三件事是我今天要不要去自杀。

从小爱好文学的林奕含想到了用写字来维持自己勉强活下去。只是活下去。这里面没有任何宏大的心愿和寄托。

“我写这个东西我也无法...升华，无法救赎，无法净化，无法拯救。无法拯救我认识的任何一个房思琪，我甚至无法拯救就是日日夜夜生活在精神病的暴乱中的我自己。”

而“最当初写，好像生理需求，因为太痛苦了非发泄不行。后来成了习惯。写这么多，我不能拯救任何人，甚至不能拯救自己。”

她感到“文学是最徒劳的，且是滑稽的徒劳。”有时候她竟会在她跟 B（当时的男友，后来的丈夫）的家里醒过来，“发现自己站着，正在试图把一把水果刀藏到袖子里。”

她常常对她的精神科医师说，“现在开始我真的不写了。写这些没有用.....这么多年，我写这么多，还不如拿把刀冲进去杀了他。”

这种荒芜和徒劳的生理应激式的写作，无意识间解构了传统的洛丽塔叙事。林奕含说自己“多年来书写那部当代洛丽塔与胡兰成的故事，花了几十年知道这叫奸”。

我们很难在女性作家的写作中，找到和林奕含一样用“很细的工笔，也许太细了”的工笔，去刻画和“反复展演”被强暴这件事情，翻来覆去展示那张床、那个房间，因为强暴它不是一个立即的、迅速的、一次性的、快狠准的。

这种工笔的细致已经到了“变态”和“令人不适”的地步。但林奕含就是要把每个读者的头按进当年无数个小旅馆的房间和事发现场，让你看到混合罪恶、欲望、爱的侵害和暴力是如何实现的，一个人是如何成为疯子和狂人的。

而她至死也不会改变的是，“已经疯了的人，不会变成不疯，已经插入的不会被抽出来.....已经吃进去的药不会被洗出来。”

就像“假如这本书让你感到一丝一毫的希望的话，我觉得那是你读错了，你可以回去重读。”这根本就是“一蹋糊涂的、一败涂地的、惨无人道的、非人的.....而我没有要救赎 / 净化 / 升华 / 拯救”。

在这本 13 万字的“狂人日记”里，似乎每一页的历史里都歪歪斜斜、朦朦胧胧地写着诗书传统和仁义道德四个字。就是这些学中文的人，就是胡兰成跟李国华，为什么他们.....“一个真正相信中文的人，他怎么可以背叛这个浩浩荡荡已经超过五千年的语境？”

“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分子和分母

“小女孩不会永远长不大的，她们总有一天会长大，然后回来毁掉你的世界。”

小说出版后的两个月，或许算得上林奕含成年后最忙碌的时间。她接受了一些采访和公开活动。在这些活动里，她一遍遍重复，“这是一个关于女孩子爱上了诱奸犯的故事”。就是“有一个老师，长年利用他老师的职权，在诱奸、强暴、性虐待女学生”。但即便“被人家冠上成

功什么之类的字眼上”，她仍然觉得自己是一个废物。

“我就是个废物。为什么？书中的李国华，他仍然在执业，我走在路上我还看得到他的招牌，他并没有死，他也不会死，而这样的事情仍然在发生。”

在小说的第一页上，她写了七个字：改编自真人真事。

现代以来的小说和影视作品都已经养成了“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式的免责声明。在这个誓要杜绝一切麻烦的社会，已经很少有作品标示自己来自真人真事。

但她偏要反着来。林奕含在访谈中回忆，之所以写这七个字，是“要给读者一个预期心理，这个预期心理就是，当你在读书的时候遇到不舒服或者是痛苦的段落的时候，我希望你能知道这个痛苦它是真实的。就是我希望你不要放下它，我希望你不要合上书然后觉得说，啊，幸好这只是一本小说，幸好它只是一个故事。”

不幸已经发生。林奕含不希望这些一个一个的不幸只是成为统计数字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大家都看到统计数字...大家都忘了，那是一个一个人.....我不希望思琪她变成是长条图或者是折线图上的一个点，或者是我希望它被扔到那个分母之海，那个无限大的分母之海里面，变成无限大的分母里面的一个.....因为一个一个的房思琪，就从大网子里漏下去了”。

她宁可思琪成为一个具体的、“恶心”的、有细部的个体分子，也不想让她们成为没有面目的分母。

这背后是她的“怕”。

她“怕消费任何一个房思琪”。但她发现写完以后再看，最可怕的依旧是“我所写的、最可怕的事，竟然是真实发生过的事。而我能做的只有写女孩子被伤害了。女孩子在读者读到这段对话的当下也正在被伤害。而恶人还高高挂在招牌上。”

但正如书里所说的那句话：书写，就是找回主导权。

这是一场在思琪看来、由李国华“巧言令色”的文学性“性别屠杀”，到最终由林奕含的笔完成的文学性复仇。

但这场复仇以林奕含生命的最后一点可能性作为筹码。“成年之后，一直到现在，我没有做任何社交活动，我所有的活动就是关在书房里看书，可以说我的整个生命就是建立在思索这个肮脏的事情上。”

她已经穷尽了所有办法。她不记得已经自杀过多少次。这个复仇的文本一完成，她的能量也耗尽了。这才是真正完全彻底的身体写作。

她主导写下这本 13 万字的“病历”，她用繁复的“工笔”亲自操刀执行的这场“文字凌迟”，她逼迫自己无数次重返那些血肉模糊、腥气四溢的现场，留下了房思琪的“狂人日记”。

最后她终于让每一个拿起这本书的人都痛苦万分。正如文化研究学者戴锦华所评论的：这是年轻生命留下的血肉擦痕。很多读者在网上留下极度类似的阅读感受：

“太难受了，读几页就要歇一会。就像溺水了。”

“太沉了，我买了十几天，一直放着，拿起来，又放下，反反复复十几次。如果不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我真的读不了第二遍。”

她的目的又达到了。她第一次在视频采访中说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是房思琪式的强暴”时，许多人是并不以为然的。但在读过林奕含的创作后，许多人开始理解这个作家在表达上隐喻和修辞。

林奕含在某次采访中谈到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屠杀是“房思琪式的强暴”。

那究竟什么叫“房思琪式的强暴”？

“那些从集中营出来幸存的人，他们在书写的时候常常有愿望，希望人类历史上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情。可是在书写的时候我很确定，不要说这个世界，台湾，这样的事情仍然会继续发生，现在、此刻，它也在继续发生。”

是的，在林奕含身后，我们看到了20年前离开的高岩，看到了前美国体操队队医拉里·纳萨尔在长达几十年的行医生涯中，以“医学治疗”为幌子对100多名女性进行的性侵害，而受害者几乎都是未成年人。我们还看到了由好莱坞大亨哈维·韦恩斯坦丑闻发酵而称的“MeToo”运动席卷了全世界。

在东亚，林奕含的经历和作品所引发的震荡，与来自西方的“MeToo”运动形成的共振至今没有停止。

当人们看到韩国导演金基德的性侵丑闻；看到浙大社会学系教授冯钢发表的“女生不适合做学术”、“历史证明学术界不是女性的地盘”，以及前北大中文系系主任温儒敏发表的“女生死读书”，高考语文改革提升思辨性将“对于死读书却阅读面窄的女同学可能不利”的言论；看到今天的校园里，北电阿廖沙因为性格不软弱、是夜店咖、爱玩闹、看起来不可怜，而被大家质疑被性侵的资格；西安交通大学博士杨宝德和武汉理工研究生陶崇园都因为受到来自导师全方位的人身、精神控制和剥削甚至性骚扰而选择自杀时，我们终于开始明白，什么叫做“房思琪式的强暴”，什么叫做“陶崇园式的‘爸爸我永远爱你’”。

半个世纪前福柯曾批判的包括话语、疯癫在内的各种规训和惩罚，依旧在两性和师生这两种权利关系上上演着丝毫没有要停下来的“屠杀”。

在书里，林奕含借角色的嘴说道：能看到你书的人是多么的幸运，他们不用接触，就可以看到世界的背面。

是啊。我们有多么的幸运。我们不用接触，不用经历，就看到了这个世界的背面。当我们因不堪重负而选择放下这本书或者延宕阅读过程的时候，林奕含、房思琪、高岩、陶崇园们

的人生已经无所谓放下和延宕了。

国内媒体人、女权主义者李思磐认为，“林奕含留下了一个宝贵的文本，就是‘洛丽塔’、‘一树梨花压海棠’之类的香艳想象背后，女方/年轻人/弱势方的调适和真相的痛苦……这个‘爱上强奸犯’的复杂故事是对文化中的虚伪双标最深刻的描述和批判，不仅仅是关于性。”

小说《最蓝的眼睛》作者托妮·莫里森在回顾写作时曾称，“最大挑战乃是将受暴故事以少女们自己的观点揭露出来。”

在几乎空白的华语文学和历史里，林奕含用十年生而为人之癫狂和痛苦构筑了一间世界上最小的“奥斯维辛集中营”。

在房思琪们的乐园和这座最小的集中营里，游荡和来去其中的，是终于掌握了叙述主动权的男孩女孩们。这是林奕含式的复仇。洛丽塔式的复仇。每一个曾经有过类似遭际或者每一个对他人痛苦具有基本想象力的人，都能从这个文本搭建的集中营/乐园里，照见一切苦厄。

就像在审判前美国体操队队医纳萨尔的法庭上，一位在6岁到12岁期间多次被纳萨尔侵犯的受害者含泪说出的那句话：“小女孩不会永远长不大的，她们总有一天会长大，然后回来毁掉你的世界。”

正如高岩那些终长成大人的同学们——李悠悠、王敖、徐芑都回来了。也正如林奕含和房思琪在离开后，也乘着许多人的良知和自己的作品回来了。

今天是她离开的日子。想起小说里有一段类似“一个房思琪”对“另一个房思琪”如何活下去的嘱咐。我们想把其中的“你”换成“我们”，作为对那个女孩的一点点思念和感谢——

“我们”可以假装世界上没有人以强暴小女孩为乐；假装从没有小女孩被强暴；假装思琪从不存在……“我们”可以过一个资产阶级和平安逸的日子；假装世界上没有精神上的癌；假装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有铁栏杆，栏杆背后人人精神癌到了末期，“我们”可以假装世界上只有马卡龙，手冲咖啡和进口文具。

但是“我们”也可以选择经历所有思琪曾经感受过的痛楚，学习所有她为了抵御这些痛楚付出的努力……

“我们”要替思琪上大学，念研究所，谈恋爱，结婚，生小孩，也许会被退学，也许会离婚，也许会死胎，但是，思琪连那种最庸俗、呆钝、刻板的人生都没有办法经历。你懂吗？

“我们”要经历并牢牢记住她所有的思想，思绪，感情，感觉，记忆与幻想，她的爱，讨厌，恐惧，失重，荒芜，柔情和欲望，“我们”要紧紧拥抱着思琪的痛苦，“我们”可以变成思琪，然后，替她活下去，连思琪的份一起好好地活下去。

(三) Metoo 是大字报吗？

2018. 7. 27 刘瑜：《关于 Metoo》（质疑 Metoo，引起大辩论）

作者：刘瑜

来源：长文图片

1 不想评论具体个案。个案千差万别，不可能一概而论。而且，很可能是出于一种可以被称为“妇人之仁”的心态，我更关心“罪”，而不是“罪人”。

2 如果一定要对#metoo 运动做一个“好”或者“不好”的判断，我会说这是好事，因为它是一场教育运动，对男人而言，教育他们节制与尊重，对女人（以及某些男同）而言，教育她们（他们）自我保护，尤其是尽可能第一时间清楚 say no 或甚至报警。从这场运动中“落网”的很多男人其实还是维权一线的“斗士”可知，这场教育——尤其在中国——有多么匮乏和必要。

3 好，讲完政治正确的，现在开始讲政治不正确的。#metoo 作为一场运动也有我不喜欢的地方，最简单而言，我天性不喜欢大鸣大放大字报。尽管我同意很多地方和很多时候，讲究法治是一个很奢侈的事情——如果诉诸法律已经不可能，那么诉诸网络鸣放不失为一个选项，但我还是宁愿看到法治途径、甚至“找单位找亲友闹”这种“私刑途径”被穷尽之后，大鸣大放大字报作为最后的途径被使用。

4 为什么我更偏爱法律的路径？因为法治精神本质上是个体主义的——它讲求具体个案具体分析、甚至同一个人的不同罪名也要各自具体分析、程序正义、双方对质与提供证据、刑事问题上的无罪推定精神、量刑适度的比例原则... 我喜欢法律精神里所包含的这种小心翼翼。固然，性侵犯对受害者可能带来无尽的伤害和痛苦，但是一个“性骚扰分子”的标签也可能对一个男人造成毁灭性打击——即使他并没有因此坐牢或者丢掉工作，公共领域的身败名裂也是终身阴影。

5 大鸣大放大字报则是集体性的、远距离的、带有狂欢性质的公审。不说别的，metoo 把性质非常不同的冒犯捆在一起就令我困惑。从被暴露的案例来说，似乎有真正的强奸（而且是惯犯），有不恰当的“搂搂抱抱”“摸手摸腿”，有短信或者言语冒犯，甚至有仅仅是源于愚蠢或误判的性试探。把这些捆在一起批判，既是对真正“重罪”的淡化弱化，也是对“轻佻”“自作多情”等轻罪的无限抬高。法治的意涵不仅仅是厘清“有罪或无罪”，而是对不同罪行按比例量刑。对强奸惯犯仅仅进行网络公审还便宜他了，但对一个因自我认知失调而强吻了一个女孩、并在女孩推开后及时结束冒犯的男人，一辈子戴着“性骚扰分子”的高帽？That's too much for me.

6 有人说，metoo 打错谁了？哪有冤假错案？所以无须担心误伤。我不完全同意。首先性骚扰指控历史上，确实有不少很有可能是误伤的案例。哥大有一个“mattress girl”强奸案，至少两次调查都没能证明男方有罪。Woody Allen 骚扰养女案，至今扑朔迷离。不久前引发大讨论的汤兰兰案，同样扑朔迷离，而在被她指控的数十人中，她爷爷已经不明不白地死在

看守所中。如果对存在着错误指控可能性存在怀疑，随手搜一下 false rape claim，可以说案例比比皆是。而且，什么叫“命中率”呢？逮住一个“大坏蛋”，的确算是“命中了”，但是对这个“大坏蛋”的所有指控都“命中”了吗？即使是对这几天被连续指控的某强奸嫌犯，不也有某些离奇的指控（比如女厕）据说是“钓鱼贴”而已。可能有人会说，反正他 10 个罪名都成立了，管它第 11 个罪名对不对呢？不，法治原则要求我们严肃对待每一个罪名。越是千夫所指者，越需要程序正义，而大鸣大放大字报的斗争模式，不可能保障这种程序正义。

6 还有朋友说，“无罪推定”不适用于舆论，我也不完全同意。“无罪推定原则”首先是一种文化，在特定文化上才可能生成特定制度。我不大相信一个公共舆论里大家都普遍适用“有罪推定”的社会，会真的突然在法庭上有效推行“无罪推定”原则。即使我们不能在舆论中使用“无罪推定原则，也至少应当使用“强依据有罪推定”原则，而不是直接跳到“有罪推定”原则，比如，不同实名证人之间的交叉证词，就是一个强依据，不幸的是，我感觉到最近的氛围越来越走向“指控即定罪”的原则——只要有一个人指控过另一个人，“被告”名字就被反反复复挂出来吊打。

7 还有人说，就算是误伤你了，你可以反击啊、自证清白啊。这话说的未免轻巧。如果有人指控你“2005 年 3 月 28 号晚上河边强吻了我一次”，你怎么证明你没有？或者一个姑娘十年前某次和你上床并没有 say no，但是十年后突然说自己是被逼的，你如何证明你没有逼她？就算你能证明，为什么网上一个人花个十分钟写个命题，你就得耗尽心力、财力、时间去自证清白？万一你刚证明完、他又写个新命题呢？而且，熟悉网络传播规律的人都知道，谎言总是比辟谣传播要广泛和快速得多、自证清白往往是越描越黑、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 所有这些，都让“自证清白”这事变得苍白。

8 我同意很多朋友说的，性骚扰在很多时候是权力结构问题。当一个男人掌握与一个女性（或男同）完全不成比例的权力和资源时，女人往往无力反抗，或者反抗的代价很大，这是性骚扰四处蔓延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也是为什么我相信，目前暴露的性骚扰只是冰山一角。为什么目前知识界、公益界、文化界、媒体界曝光的性骚扰最多？并非像某些人所说的，因为这些领域的男人格外邪恶，而恰恰是因为这些领域的权力结构还相对水平，曝光行为不会让这些女孩付出太大的代价。在真正权力极度金字塔结构的领域中（比如政界、比如成人对女童的性侵犯），女性至今没有甚至将来也很难主动站出来控诉，因为她们可能为此付出的代价更大、太大。

9 但是，我并不认同 metoo 运动中那种不容置疑的“邪恶有权男人+无辜柔弱女人”的统一故事结构。正如性侵犯者千差万别，被“侵犯者情况也千差万别。有完全无辜被胁迫甚至暴力胁迫的，也有视性为一种“交易机制”去换取自身利益的；有面临侵犯坚决清晰说不的，也有懵圈了半推半就的... 我不同意那种“这些男人太强大了、所以女人别无选择”的说法，我也很困惑一些女权主义者一方面强调女人的力量、自主性、勇气，一方面又把女性描述成任人摆布的木偶的逻辑。除去某些极端的情况，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有选择余地的，那种“如果他不让他侵犯，她就得不到这个角色无法提职得不到这个机会”的逻辑，和那种“如果我不行贿，我就得不到这个工程”的腐败逻辑有什么区别呢？是的，这是一个权力结构的问题，但是你不能一边顺从、参与这个权力结构，一边反抗它。大声、清晰、及时地说不，哪怕付出一定的代价，是逆转这个游戏规则的根本机制。

10 性侵犯的另一个根本动因，是男权文化对女性的矮化和物化。某些男人未必是利用权力

优势去进行性勒索，他只是真的觉得“这不叫事”，真的觉得女性在社会当中、在他身边的角色，就是托着下巴、眨巴着眼睛、崇拜地仰视他的伟岸形象。因此，女性是那个他可以随时戴上、又随时放下的小饰品、小勋章、小玩具。即便是饰品，她的主要特点应该是年轻、漂亮、乖巧，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当然，她也可以有个性，但最好是俏皮型、小精灵型的，用来增加他的生活情趣。在这种“赏玩”的心态中，对于略微有点资源的直男癌，“动手动脚”简直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宠幸”。

11 流行文化中的女性形象和性文化也是这种矮化、物化的推波助澜者。好莱坞电影、电视、唱片推广、广告、杂志、媒体中多少几乎一丝不挂的年轻女性？用我看到过的一句话来说，“她们看上去像是随时随地欢迎 sex”。还有电影电视小说里无处不在的一夜情、约炮、换衣服一样频繁换男友或女友...

12 共同营造出一种“easy sex”的观念，仿佛 that's real life，而你如果抱着一种审慎、节制的性态度生活，那你就是迂腐或干脆缺乏魅力。这种“easy sex”观念的蔓延，多少助长一种“不就是玩玩吗”的性文化。一个“性”的重量不断贬值的文化，同时又要求我们对任何肢体接触抱以极大的警惕，也算是现代化的悖论。

13 同样地，我不认为只有男性应对女性的矮化、物化负责。女性常常是这种物化、矮化中的被动甚至主动参与者。Ayawawa 那种建立一个产业来规训女性的做法是一个极端，但是即使普通女性，有多少穿着打扮整容化妆以取悦男人为核心标准？多少在积极寻找“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成功捷径”？既无度追求“性感”、但是同时又痛恨男人以“性的眼光看待你，既积极依附男人、同时又积极反抗男权，这样的“女权主义”自相矛盾且自我消解。

14 顺便说一句，我不同意一种说法，无论女人怎么说怎么做怎么穿，男人没有权利误解她的意图。现实一点吧，人是信号的动物。我有朋友写道，“同意”是男女之情唯一的准则。原则上，我当然认可这一点。但问题上，“同意”如何表达？男女之间从陌生到亲密，往往会有一个暧昧地带，我们不可能“签约抚摸”、“签约接吻”、“签约上床”，即使是口头征询意见，四目相对时突然严肃询问“我现在可以吻你吗”，是不是也有点煞风景？因此，你怎么穿、怎么说、怎么做，构成一个信号系统。女孩出于自我保护，或许应该思考如何向一个男人准确地传达自己所想传达的信号。如果你穿得袒胸露背去单独和一个男人约会、并且微醺之中靠住一个男人的肩膀，固然，男人这时候依然没有权利对你进行身体冒犯，但是如果对方误解你的意图，或许只是愚蠢而非邪恶。这不是“荡妇羞辱”理论，这是人类常识。至少，如果我女儿单独和一个她不感兴趣的男人见面，并且穿得袒胸露背，我不会说：真棒！去吧！他敢动你一根手指头，我跟他拼命！我会说：亲爱的，这样穿可能不合适，换一件衣服吧。

15 关于 metoo，我特别同意一个朋友所用的词汇：“补课”。男人补尊重和自律的课，女人补自我保护的课。但是，既然是“补课”，对某些 minor offenses 是否一定要用今天的标准去衡量、一定要对方不身败名裂绝不罢休？法律上有所谓“法不追溯既往”原则，道德原理自然不完全相同（毕竟道德的稳定性远远超过法律），但是用今天的标准去衡量过去的行为，或许可以宽容那么一丁点？当然，宽容不应包括真正的强奸或者反复持续的性侵犯。我看到一个说法，大意是：为什么很多女孩不当场反抗、求助？因为她们自己都不知道那是性骚扰，所以“懵圈”了，今天这场运动到来，才反应过来原来那就是性骚扰。那么，在某些情况下（仅仅是某些情况下），是不是男性同样可能也没有认识到轻浮的摸摸拍拍、讲黄色笑话、自作多情下的性试探是性骚扰呢？我不愿看到只有警觉、失去温情的男女关系，正如我不愿看到

一种只强调权利、否认责任的女权主义。

15 当然，女性的宽容以男性的自省为前提，如果冒犯者不自省、不道歉，甚至倒打一耙，要求女性容显然是个笑话。所以，如果被曝光了并确有其事，公开道歉吧。即使没有被揭露，诚恳自省，从今天开始。

16 幸亏我不是男人，不然以上没准被诠释为 himtoo。

反对刘瑜

2018. 4. 10 《林三土 | metoo 运动会制造冤假错案吗》

作者：林三土

来源：Matters

原文链接：

<https://matters.news/@linsantu/me-too%E8%BF%90%E5%8A%A8%E4%BC%9A%E5%88%B6%E9%80%A0%E5%86%A4%E5%81%87%E9%94%99%E6%A1%88%E5%90%97-zdpuB35qyY8bW1HiZwrKN3GFvM5g6SkCBTEE6RDCBTdw4Xb4b>

谢谢@罗勉 在评论里提出下面这个疑问：

目前您主要在理论上进行论述，如果结合 MeToo 运动在中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实际情况，请教您如何看待在舆论热潮裹挟中，大众对情绪的诉求远远盖过对必要的逻辑和证据的重视？换言之，司法过程有制度性的安排来保障程序正义，但大众舆论并无中心化的权威来协调与管理，大众舆论与民事诉讼在此处的不同是否重要？我们应该如何考虑去防止狂欢式的、非理性的“媒体审判”？进一步说，如果举报成本低（比如匿名）、效果好（可以直接诉诸舆论让对方身败名裂）、撒谎报假案没有惩罚（媒体没有或者无法事实核查以及无人对撒谎者究责）。会不会造成很多冤假错案，让许多人的职业生涯、人格尊严毁于一旦？谢谢呀。

另外澄清一下，我这么说，不代表我支持以上质疑，是我的职业训练让我喜欢观点上的撞击，互相激发，真理应当越辩越明。当然，此澄清本身也说明了，政治正确的大潮给我在进行讨论时带来的一些担忧和考量。

这个疑问，很重要也很典型，我想有必要单开一帖回复一下。

我觉得在目前（以及可预见的未来）的社会/文化/技术条件下，对『MeToo 运动导致舆论狂热和冤假错案泛滥』的担忧，是不必要地过虑了。这并不是说，在【逻辑】层面，冤假错案的可能性不存在。而是说，给定【我们所处的经验世界的约束】（这些约束有例外的时候，这个我下面会说），像你所说这种被 MeToo 运动整个毁掉名誉和人生的冤假错案，充其量是极个别的情况。

我们不妨从迄今为止 MeToo 运动的后果看起：迄今为止，反对者能否举出哪怕一例，由 MeToo 运动导致的、毁掉被指控者名誉与人生的冤假错案？至少我到现在还没看到这样

的情况发生。

相反，我们倒是可以看到如下两种情况：

一是『试图诬陷（或钓鱼）但无人问津或者被迅速识破』。比如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 Roy Moore 恋童丑闻曝光后，其共和党的支持者曾经试图通过钓鱼手段来为其扳回一城：由某女性假装是 Moore 的受害者、主动向华盛顿邮报的记者『爆料』，希望记者上钩后写出没有根据的报道，从而损害批评 Moore 的主流媒体的信誉。但是当记者要求该『爆料者』提供证据时，后者马上左支右绌、被记者识破。

类似的情况，在这几天章文性侵丑闻曝光后也有发生。在最初几名女性站出来指控章文以后，网上很快开始小范围流传一幅声称章文有各种不堪性癖的截图。但是截图内容马上被章文前同事指出不实，极有可能是章文的支持者企图借此把水搅浑，在成功『钓鱼』之后令其它真正的指控一并无人相信。

二是『事出有因但小题大作、虽然掀起一时风波但很快平静下去，没有造成多大影响』。比如某位和演员 Aziz Ansari 约会的女性，匿名指控他在约会时不够尊重女方意愿。帖子发表后，大多数评论者都指出，Ansari 的做法虽然不妥，但和 MeToo 运动揭发出来的大多数事情，严重程度绝对不可同日而语；Ansari 在事发后迅速道歉，此后风波也就平息了下去，对他的职业生涯并没有造成什么太大影响。

所以至少到现在为止，MeToo 运动的『命中率』高得惊人，『误伤率』却几近于零。

当然，这时候我们可以做两类追问。一是：现在确实没有冤假错案，但是怎么保证将来不会有？怎么保证 MeToo 运动不会逐渐走样？

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去考察，一个类似事件的曝光和引起反响，具体的机制是什么？比如，你在提问中担忧媒体去中心化、匿名指控的后果，但是我们反过来想一下，假如现在 reddit 上（或者百度贴吧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匿名帖子、指控某某名人性侵，公共舆论会如何反应？是会不假思索地、不需要任何进一步证据地相信吗？

当然不是。不管出于媒体的市场需求，还是出于涉事方面及利益相关方的利己考量，还是人们对真相（八卦）的热衷，接下来都会有人去挖掘匿名爆料者的身份、去推敲爆料帖中的细节是否可靠、去质询被指控者的身边人对他/她的观感、去悬赏寻找其它潜在的受害者，等等。

也就是说，不管舆论去中心化与否、不管初始爆料者匿名与否，最终一次爆料能够转化成『实锤』、能够形成针对被指控者的谴责和处罚呼声，都依赖于后续的证据补充。否则在网络时代新新闻不断压倒旧新闻、注意力不断转移的时代，这样无以为继的匿名爆料马上就会淹没在碎片讯息的狂潮中了。

另一方面，实际案件的爆料，其实远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去中心化。因为一般而言个体受害者既担心报复，又缺乏足够的影响力和渠道，所以要想掀起声势，往往需要有经验、有资源的人作为中介，征集、筛选、发布爆料。而这些中介人为了自己的信誉起见，不能不对爆料的可靠性先做一些判断。比如前面提到的 Roy Moore 丑闻中的华邮记者；又比如最近沈

阳事件中的王敖教授、张鹏事件中的黄雪琴记者等等，还有这些年在曝光美国学界性侵丑闻中扮演重要作用的『feministphilosophers』平台运作团队等等。所以绝大多数时候，就算爆料人对旁观公众来说是匿名的，但她们的身份对于这些中介者和组织者来说却是非常清楚和有保障的。

以上说的是基于经验层面的条件约束，为什么我们不必担忧 MeToo 运动变成大肆迫害无辜的舆论狂欢。

不过这些条件约束在特定情况下是可以被打破的。什么特定情况呢？就是表面上的『公共』舆论，其实只是当权者操纵下迫害特定群体的工具，而缺乏真正的公共性（即允许卷入争议的各方及其同情者公开地参与到相互质证的过程中）。

比如文革，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大字报上喊着要打倒谁，其实只是最高领袖个人意志的反映。再比如种族隔离时代的美国南方，黑人男青年常常被无端指控『非礼白人女性』、不经正当程序就遭到白人暴民的私刑；表面上看这是南方白人『民主意志（多数暴政）』的体现，但我们如果仔细看历史细节就知道，当时南方对黑人、以及对同情黑人遭遇的白人，从言论权到政治参与权上设置了种种限制，一切以维护种族隔离、将黑人踩在脚下永世不得翻身作为最高目标，这种情况下的『舆论』，一开始就排除了特定群体的参与，当然不能以『公共』视之。

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能够比较有信心说：当代美国不会出现上述的情况，所以 MeToo 运动不会沦落到类似的境地。中国的体制当然有极大缺陷，有些人也许可以担忧政府会借着 MeToo 来选择性地清除异己（比如选择性的开除性骚扰学生的自由派教授、却对同样性骚扰学生的亲政府派教授网开一面），或者借机大搞『高校师德整风』之类运动。但一方面，我不认为当今政府对民间舆论有如此完全的操纵力，更不认为政界在这方面干净到让他们敢于借机行动而不怕引火烧身；另一方面，就算政府真有心如此鸠占鹊巢，也仍然不等于 MeToo 运动本身在制造冤假错案。

对『命中率』与『误伤率』的另一类追问是：用『命中率/误伤率』的高低来进行评价，这种『效用主义』式的计算方法本身，难道是恰当的吗？就算只是『误伤』了一个无辜者，也是对这个人的声誉与人生造成了不可估量的伤害啊！难道我们不应该『宁可放走一千，不可冤枉一个』吗？

这就又回到了前面提到的『双向性』问题上。社会舆论相信与不相信一个指控，受到影响的并不仅仅是被指控者（嫌疑作案者），同样还有指控者（嫌疑受害者）；尤其在性侵问题上，一个指控被周边人拒绝相信，对受害者打击的毁灭性，绝对不逊于错误指控对受枉者的打击。仅仅强调『误伤』对被指控性侵者的打击，而拒绝同样严肃地看待『纵容作恶』对实际性侵受害者的打击，等于是将被指控者的权益天然地摆在指控者的权益前面；这本身恐怕就反映了男权社会的某种偏见。

注意我这里并不是说：指控者的权益反过来天然地高于被指控者的权益，所以我们完全不必考虑如何保障被指控者不受污蔑（前面也说到，MeToo 运动的实际运作情况，很大程度上正是对这方面的保障）。而是说，将『命中率/误伤率』纳入考量，是在平衡两方面权益时不可避免的一个步骤。我们不可能完全抛开这种概率考量、空谈对嫌疑人权益的保障而忽略对受害者权益的保障，只能是尽力将这个平衡取舍的步骤做得更好。而这其中的关键之一，

就是通过对性侵心理机制、『强奸文化』等社会现实的更多了解，来不断修正我们以往对证词『默认可信度』的错误预置，争取提高最终判断与实情吻合的概率。

补记：在对本文的后续讨论中，有人哀叹 MeToo 兴起后逼得大家纷纷站队表态、非此即彼、『凡是怀疑 MeToo 可能制造冤假错案者皆被 MeToo 的狂热信徒打成性侵合谋』、『世间再无保留 nuanced 立场的空间』。我认为其实恰恰相反，是持这种观点者自己的思维不够 nuanced。

其体现之一，是未能理解本文最后一部分所说的，在控辩双方权益之间所做的平衡取舍其实是不可避免的，即便在前 MeToo 时代亦然；因此我们唯一能做的是根据更好的经验认识来调整我们对证据效力与强度的『默认可信度』判断（并且我们过往的相关判断是存在极大问题的），争取在假阳性（冤枉好人）与假阴性（放过坏人、对真正的受害者施加二次伤害）之间找到最好的平衡。

体现之二是混淆了两类事件：『MeToo 运动过程中有某甲对某乙做出不实指控』的概率，与『某乙无法及时洗脱不实指控，从而最终蒙受不白之冤』的概率；前者是一个静态的、单回合的事件，后者是经由往来质证的动态过程达到的结果。只要被控一方有发出辩护的渠道（互联网的出现令这种渠道更加多元、更难以被垄断），则动态质证过程造成冤枉的概率远低于单回合静态事件。考察 MeToo 的误伤率，应当从其作为动态过程的面相切入，而非止步于某个静态的事件截面。

2018. 4. 10 《林三土 | MeToo 运动与“无罪推定”：一个澄清》

作者：林三土

来源：Matters

原文链接：

<https://matters.news/@linsantu/me-too%E8%BF%90%E5%8A%A8%E4%B8%8E-%E6%97%A0%E7%BD%AA%E6%8E%A8%E5%AE%9A-%E4%B8%80%E4%B8%AA%E6%BE%84%E6%B8%85-zdpuApGyaA4RnSPUfsB1UjqSAXUZjd3nR947ZH89vTmNii6B6>

在对 MeToo 运动的反对声中，『违背程序正义』、『践踏无罪推定原则』是常见的说辞。但是这类说辞，其实是建立在对程序正义、无罪推定原则的误解之上的，需要相应的澄清。

先说无罪推定（presumption of innocence，或 ei incumbit probatio qui dicit, non quinegat）原则。在使用这个原则时，一定要首先强调，它有着相当特定和狭窄的适用范围：这是一个专门用于对【刑事】案件的【司法】审判的原则。其中说的『有罪 (guilty)』与『无罪 (innocent)』，都有司法意义上的特指、关系到是否要遭受法律规定的刑罚，而不是日常语境下的泛泛之论（比如『舆论把 xxx 定罪了』，这里的『定罪』严格来说只是一种比喻）。

许多人忽视无罪推定原则的适用范围，将它不加区分地应用到对民事纠纷、甚至公共舆论的评判上，既不合理，还可能导致自相矛盾的结果。

在任何的纠纷中，我们要想判断争议各方的是非，至少要从三个步骤着手。一是对举证责任 (burden of proof) 的分配，二是对证据标准 (standard of evidence) 的选择，三是考察既有证据的效力与强度是否达到既定标准。

比如 A 声称 p, B 声称非 p, 我们作为仲裁, 首先要确定: p 和非 p 这个议题的性质究竟是什么, 是应当由主张 p 的人先举证, 还是应当由主张非 p 的人先举证, 或者由双方同时举证?

然后, 假设我们判断, 这个议题应当由主张 p 的人 (在这个例子里是 A) 先举证, 那么接下来要考虑的问题是: 当 A 出示证据时, 哪些类型的证据是有效力的、可以被允许使用的, 哪些是不当的、无效的? 当 A 给出的有效证据强到什么地步时, 我们可以认为她满足了举证责任的要求、举证责任发生转移, 该轮到 B 来举证非 p、试图将举证责任再转移回 A 的身上?

确定了这样的标准之后, 我们最后才来考察 A (以及条件符合时 B) 实际给出的证据里哪些是有效的、这些证据的总体效力有多强, 并最终在双方证据强度对比的基础上做出自己的判断。

无罪推定, 就是一个关于特定类型的争端 (刑事指控的司法裁决) 之中, 指派特定【举证责任】与【证据标准】的原则。

一, 无罪推定包含的举证责任原则: 在刑事诉讼中, 举证责任首先落在原告方, 而非被告方; 换句话说, 当原告指控被告犯下某某罪行时, 第一步应该是由原告来出具被告犯罪的证据, 然后被告针对这些证据的可靠性与有效性进行回应, 而不是要求被告首先出具自己无罪的证据, 然后由原告来给这些证据挑毛病。

二, 无罪推定包含的证据标准原则: 在刑事诉讼中, 裁决者 (法官或陪审团) 对事实真相的判断, 或者说对原告方满足举证责任与否的判断, 要求原告方给出的证据必须满足极高的置信标准。在英美法系中, 这个专门用于刑事案件的标准称为『排除合理怀疑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排除合理怀疑』具体该怎么定义, 一直是很有争议的事情, 而且这个词本身也常常引起误解; 如果形象一点 (但是牺牲定义的严谨度) 来说的话, 它相当于要求事实裁决者: 『基于原告被告给出的质证, 我认为, 被告确实犯下该罪的可能性超过 99%』。

【无罪推定 = 原告举证责任+ 排除合理怀疑】。亦即: 『在刑事诉讼中, 应由原告主动出示证据证明被告犯罪, 被告只需对原告所示证据的有效性加以反驳; 在经过这番质证的证据显示被告犯罪的概率超过 99%之前, 司法裁决者就应假设被告无辜。』

注意, 无罪推定的这两个方面 (尤其是证据标准方面), 只适用于【刑事诉讼】, 却不适用于【民事诉讼】, 或者其它纠纷。

一来, 不同法律体系对民事诉讼的举证责任分配不尽相同, 有些国家要求原告先行举证, 但很多国家是要求原告被告同时举证;

二来, 在证据标准上, 民事诉讼一般采取的是『证据优势 (preponderance of evidence)』原则, 就是对比原被告双方的证据, 哪方证据较强即胜出。换句话说, 这时候裁决者做出有

利于原告、不利于被告的判断标准，并不是说被告犯错的概率超过 99%，而是被告犯错的概率超过 50%（也就是原告正确的概率超过被告正确的概率）。

在美国的司法体系中，除了『排除合理怀疑』和『证据优势』之外，还有其它千奇百怪的适用于不同情况的证据标准。比如在衡平法诉讼中，用的是『明确可信证据 (clear and convincing evidence)』标准，对原告方的要求高于『证据优势』、却又低于『排除合理怀疑』（大致相当于『当且仅当被告犯错的概率超过 75%时，判原告胜、被告负』）；在行政复议中用的是比『证据优势』还低的『实质证据 (substantial evidence)』；逮捕嫌犯时用比『实质证据』要求还低的『可靠原因 (probable cause)』；警察拦路搜身则可以用比『可靠原因』要求更低的『合理怀疑 (reasonable suspicion)』标准；等等。

具体这些标准的合理性，可以再讨论，这里只是指出，不同情境下适用的证据标准，存在差异是很自然很正常的事情。

不妨再举一个更日常的例子：假如你的朋友今天特别难过地找你倾诉：『我被劈腿了，呜呜呜。』你会对朋友说『且慢哭诉，对于你对你男/女朋友的指控，我必须采取无罪推定原则；由于你提出的证据没有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所以认为你的指控不成立，你的男朋友/女朋友并没有劈腿』吗？

当然不会。单单朋友的难过倾诉这件事，已经足以让你（初步地）相信他/她的说法了，也就是说对你而言，举证责任这时已经落到了被指控劈腿的人那边。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为什么要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证据标准？干嘛不一刀切地采取排除合理怀疑标准、无罪推定原则？

这就涉及到刑事司法和其它情境的区别。

刑事司法有什么特点？首先比较容易看到的一点，是其后果的严重性（或者可以加上由公权力背书的严肃性）。刑事罪名一旦成立，被告将被判入狱、丧失自由，在有些国家甚至可能被处以肉刑或死刑；同时，被告身上将背负犯罪记录，（根据法律和社会规范的不同而）不同程度地、但往往很严重地影响到后来的生活。后果的严重性，显然是谨慎对待证据、尽量避免伤害无辜的一个重要考虑。

但光有后果严重性这点，恐怕还不足以将刑事司法与其它情境完全区别开来。比如有人会说：假如有无辜者被公共舆论千夫所指，丢掉工作，无以谋生，流落街头，这种后果不可谓不严重吧？那么凭什么说公共舆论不应该和刑事司法一样采取无罪推定原则？

这里还需要考虑（刑事）司法过程的另一个特征：相关惩罚的严格单向性。

作为刑诉结果的司法制裁，是单向的而不是双向的：如果法官或陪审团裁定被告 B 有罪，B 就会遭受法律惩罚；如果裁定 B 无罪，B 不会遭到法律惩罚，但原告 A 同样并不因此而遭到法律惩罚。只有当被告 B 反诉原告 A（造谣诽谤、侵犯名誉权、精神伤害等等），启动一场新的诉讼，A 才有可能遭到法律惩罚，但这时 B 已经从被告变成了原告，而 A 则从原告变成了被告。

在很多国家的刑事司法体系中，这种单向性又以一种更特定的方式体现出来：刑事诉讼是一种公诉过程，原告方总是国家（或者其它能够代表公权力者），被告被指控的罪行，不仅仅是针对作案受害人的，而且是针对全体人民的。

比如在英国，刑事诉讼的形式是 R(x) v. y, 其中 R 是王室, x 是呈情要求诉讼的受害人, y 是被告, R(x)的意思是『王室应 x 的请求对 y 提起诉讼』。美国的刑事诉讼也是类似，比如 The People of Illinois v. xxx 什么的，意思就是由伊利诺伊州检察官代理受害人提出公诉。为什么『公诉』得以可能？前提之一就是刑事诉讼的单向性：『国家』这个抽象实体不会因为败诉而遭到法律惩罚。

反过来，对于双向的民事诉讼（严格说来，民事诉讼中不存在『罪』[guilt]，只有『责』[liability]），举证责任就是双方共有的；同时，既然司法后果是双向的，当然『证据优势』原则是最直观合理、不偏不倚的标准。

公共舆论的后果，同样是双向而非单向的。假设 A 站出来指控 B 性侵。如果大家（或者至少 B 所在的社区与工作单位）普遍相信 A、认为 B 确实性侵，并据此对 B 进行道德谴责和（非司法意义上的）惩罚，比如开除其工作——这当然是 B 承受了公共舆论的后果。

但反过来，假如大家（或者至少 A 所在的社区与工作单位）普遍地不相信 A、认为 A 是在诬告 B，或者甚至即便相信 A、却仍然因为文化观念而看不起 A，那么 A 就会反过来承受被排挤、被耻笑、被开除等等遭遇。

在判断的后果是双向而非单向的情况下（和场合里），对是非的判断、以及相应采取的态度与行动，在保护一方的同时，是必然伤害另一方的，这中间没有超脱的办法。

比如现在 A 向媒体指控 B 做了某件坏事，列出证据一二三。作为旁观者（而不是司法裁决者），如果你说『我对 B 采取无罪推定；B 不需要做任何回应，只要 A 的指控没有排除我的所有合理怀疑，我就拒绝相信 A 的证据和指控』，意思其实就是说『我对 A 采取有罪推定；除非 A 的指控排除我的所有合理怀疑，我就认为 A 在造 B 的谣，并据此对 A 采取相应的态度和行动』。

刑事司法之所以能够采用（且应当）采用无罪推定原则，除了司法惩罚的严重与严肃之外，其单向性是不可或缺的关键，因为正是单向性让其得以摆脱上述的这种两难。

不过就算对于刑事案件，也只是案件的裁决者（法官、陪审团）才需要采用无罪推定；对于没有参加裁决的旁观公众来说，每个人心里仍然可以保留各自判断。辛普森杀妻案被判无罪，不妨碍其他人心里面仍然相信他是凶手。我们也可以换个说法：司法判决和惩罚，只是从整个社会互动中划出的、一个有着严格边界的过程和领域。

以上只是说到刑事司法为什么要采取更加严格的【举证责任】和【证据标准】原则（而反过来其它领域的判断就不必如此），尚且没有说到【实际证据考察】这一点。

仍以刑事司法为例：『刑事司法应当采取无罪推定（排除合理怀疑）原则』这个说法本

身，并没有告诉我们怎样算是『合理怀疑』，并没有告诉我们怎么去估算被告作案的概率、到底什么样的证据能让我们确定其概率超过 99%（假如我们把『排除合理怀疑』约等于『嫌疑人作案可能性高于 99%』的话）。尽管刑事司法由于其惩罚的严重性、严肃性与单向性，在【举证责任】与【证据标准】这两个原则上必须保持高度谦抑，但是这并不影响法官和陪审团在【实际证据考察】步骤的具体推理。

特别是在性侵案件中，以往人们常常用『你当年如果被性侵，干嘛不当时就报警』；『你既然愿意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谁知道你是不是主动』之类说法来抹黑（discredit）受害人的证词。

但是心理学、社会学的研究，让我们对性侵受害者的行为模式有更多了解，知道现实社会的各个方面，比如男权文化对女性言行举止的规训、旁观者的不作为与和稀泥、执法人员在立案审讯过程中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等等，是如何普遍而系统地阻碍着受害者及时反抗、及时报警。换句话说，前述常见质疑的合理性与有效性，已经被这些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

这样一来，我们对于受害人证词【默认可信度（default credence）】的判断，就应当有一个较大的调整；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性侵受害者的控诉在整体上更有可能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而成立。比如当陪审团知道性侵受害者常常因为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而无法记清过程中的某些细节时，其『数次口供中对某个特定细节的描述前后不一致』这一点，就不应该想当然地认为光靠这一点便足以证明其口供不可信；又比如当法官知道『荡妇羞辱』不足取之后，就不应当再允许辩方律师将受害者『私生活不检点』作为呈堂证供。

同时，对【默认可信度】判断的这种调整，是和社会文化的整体观念（比如『强奸文化』的强弱）相联系的。而这种文化改造，正是 MeToo 运动的重要面相之一。

2018. 7. 27 少女大师姊微博评论

作者：微博@少女大师姊

原链接已不可找

转载链接：<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121090629/>

刘瑜那篇，唉。同意的地方有一些，但整体的调子非常不赞同。逐条批评。

1. 没啥信息量，没啥好评论。

2. OK

3. 我理解“法律途径优先”（虽然在贵国遇到腊鸡公检法的概率高，但也不是毫无成功的可能，尽可试试），但是我完全不理解“找单位找亲友闹”这种“私刑途径”优先于网络曝光的理由何在？对很多人来说，网络曝光的叙述中还可以保持理性和调理，而所谓的“私刑途径”则需要人放下可能永远无法放下的体面（aka 撒泼打滚眼泪鼻涕），甚至动用非法手段（如很多人说的找人/亲戚打 ta 一顿之类）。这种方法除了强化现有的劣币驱良的扭曲制度（谁闹谁有理，谁拳头大谁说了算，谁家儿孙多/黑白通吃谁有发言权）之外，还有什么作用？个体主义？别搞笑了。

把相对较为温和的网络曝光称为“大鸣大放的大字报”，倾向性很明显。可实际上，网络曝光是把双刃剑，有些人只看得到对被指控者的伤害，却看不到这种方式对申诉人本身的伤害——等于是把自己的隐私交给差异巨大的一个群体进行评判，有多少支持她们的，就有多少毁谤中伤她们的，如果有更好的方法，谁不愿意用呢？

4. “性骚扰分子的标签可能对一个男人造成毁灭性打击”：在某些为数不多的，至少有 Public Sex Offender Registry 的国家或许如此——那些国家中需要用到 metoo 来申诉的受害人少，审判过程也应该更加谨慎。可在中国？哪怕是确认的性侵犯，只要有一定社会地位，没有一个真正“身败名裂”的，后果极轻微，或校内调职，或换个机构继续风生水起，只要他所在的圈子（所谓“兄弟会”）认为这种只是小题大做的“风月”“花边”，他们就不会身败名裂。甚至，有些被西方国家判定为 Sex Offender 的学者，国内大学如获至宝，请回来奉为上宾，还喜滋滋地认为自己“捡了漏”。请问刘瑜说的是哪个星球的中国？

5. 一定程度上同意，有时这种集体申诉的差异性也让我感到困惑。然而，大多数人的分享没有指名道姓，只是随意的有感而发，也完全谈不上要谁戴上高帽，更像是一种彼此的倾诉；指名道姓的性骚扰指控，很多指向同一个人，如蒋方舟分享她被性骚扰的遭遇，与其说是为了为自己声张，不如说是为了增加欧阳指控的可信度。

6. 任何一个评判体系（包括法律/舆论……），都会有误伤和不中，也就是 type 1 error (false positives) 和 type 2 error (false negatives) 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我们熟悉的右派/小政府立场学者，持“宁可错放一千，不可错抓一个”的观点，认为误伤的严重性永远地、在任何情况下都凌驾于不中。我认为最客气地说，这是象牙塔，不客气地说，是以为捂上上眼睛太阳就不会东升西落，诛心地說，是对既得利益者来说，错放于人无损，错抓则于人有害。当在一个社会中，司法失效，正常的民间舆论也被污名化为“大字报”“文革重来”，最后喷发出来的东西，可能是送这些人做噩梦也不会梦到的东西，即——无差别的，随机的暴力和虐待。无视 me too 运动中要求建立更完善、更公平的法律机制的改良诉求，只盯着民议中的不足之处，意识不到这是一个社会在试图自我挽救，那么，我们所有人都会承受更严重的后果。

9-13:刘瑜对她视为“千差万别”的性侵情况，却显露出严重的无知，以及缺乏讨论真正细化情况的能力。绝大多数 me too 申诉，都发生在明确权力关系之下，上司和下属，老师和学生，老板和雇员。。。如美国学校不允许师生谈恋爱，不仅是为了保护可能“被胁迫”“被侵害”的学生，也是为了保护其他没有和老师建立亲密关系的学生不在课堂上“吃亏”，为了保证整体的公平。这既预防了性侵的出现，也防止了投机主义者的不当竞争。另，她既然意识到这是一个权力关系问题，又用行贿索贿去类比双方合意的权色交易，不妨参考下行贿量刑如何？索贿量刑如何？量刑的巨大差异原因为何？这和性侵类案件中一味责怪受害人不知检点的“传统文化”是否符合？更不用说带有强迫性质的勒索和交保护费了。交保护费的人是活该吗？要坐牢吗？你是否可以一边交保护费，一边用其他途径申诉这种勒索行为的不当呢？

女儿的例子，更是推到极限的荒谬，目前看到的 me too 申诉，都不是“袒胸露背单独和不感兴趣的男人见面”，而是在公开场合，学校，工作单位，或袒胸露背，或没有袒胸露背的情况下，被人骚扰。我们每个人的着装，99%的情况下，是以环境为对象，而不是以某个人为对象的。

我以前说过，关于性骚扰的认定，我认为，有明确权力关系的，任何 sexual advance 都是性骚扰，这不仅保护双方，也保护了第三方；没有明确权力关系的（如朋友之间），感觉不适的一方，有表示拒绝，说“不”的责任。这就是 No means No 这句话的来源啊——只是要发起者听进去“不”，承认“不”而已。哪里又是像她所说，毫不承担责任的呢？

性权派都认为 me too 会带来一种“只有警觉，没有温情”的男女关系，刘瑜也不能免俗。所谓警觉，其实是双方对女性的尊重，所谓温情，其实是下位者对上位者无条件的盲从。不是“只有警觉，没有温情”，而是“更多尊重，更少盲从”。这难道不比原来那种更好吗？

2018. 7. 27 一音顷夏微博评论

来源: 微博@一音顷夏

转载链接: <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121090629/>

July 27, 2018 at 3:29 PM

补充几点

2. #MeToo 是好事是教育运动, 教育女性(和男同)会 Say No:然而事实是, 女性从来都已经被教育、被规训、被单方面要求“自我保护”。性暴力发生, 并不是受害者不懂得“拒绝”以前不知道 say no,而是 TA 们已经一遍遍在说, 但从未被当真。另外, 这里“女性和男同”的措辞非常成问题, 性暴力的受害者包括一切性别和性取向的人(虽然主要为女性), 施暴者也包括一切性别和性取向的人(虽然主要为男性)。

4.“性骚扰分子”会对男性造成毁灭打击:真的吗?只要看看最近的事, 就会发现, 有的是朋友的洗地、群众的帮腔、机构的庇护。另外, 这种“虽然你被性侵你很惨, 但他被扣一个性骚扰分子帽子他也很惨”的论点, 非常容易演变成一种错误的道德对等。引用 Michiko Kakutani 刚出的新书的话:“很多年前, 在报道波斯尼亚种族清洗屠杀时, 我就懂得了:永远不要把受害者和施暴者划等号、去制造错误的事实与道德对等, 因为那是你就成为了不可描述的罪行与后果的共谋。”

5. This is too much for me? Well, THIS IS NOT ABOUT YOU.

6.一类与二类错误的问题:建议多学统计。以及再说程序正义:现在的情况是, 压根就没有公正的程序:学校里、工厂里、单位里, 大多没有预防消除性暴力性骚扰的机制, 程序是你去报警被劝不要立案、甚至要面对充满羞辱和歧视的“质询”问题;程序是立法语言中充满模糊。好了, 这时候了, 大家开始团结自救了(都不说这些发声说没就没), 你这时候的反应是, 大事不好啦, 警惕暴民啊, 程序正义不保啊!然而问题是, 这是一个稻草人靶子。#MeToo 从来都不是终点, 而是起点, 是把问题撕开、是用众人的力量去说以前不可说的事, 然后在这样的动能下, 我们去建立程序、修正程序, 去走下一步:这几次, 每次高校出事, 伴随的都是学生学者呼吁要建立机制要求建立程序——然后呢?这些呼吁呢?北大按照程序要求信息公开的学生是被学校怎么对待的?富士康女工发起的呼吁在工厂里建立反性侵机制的呼吁现在去哪里了?到底是谁在不重视程序正义, 是#MeToo 的参与者吗?

7.说“我觉得”前先看一看是不是:指控就定罪吗?多人共同指控互有旁证还被质疑呢, 更别谈, 指控到不能指控的人, 瞬间不可说。

8.对受害者发声后面对的后果也太想当然了。事实上, 在我国受害者站出来, 承担多方位各角度的质疑羞辱谩骂。这个论点近似“扑风捉影猎巫论”可是哪又杀敌一百自损一万的呢?这事儿谁干?以及, 不知作者是否是想映射 Aziz Ansari 那件事:那件事里, Ansari 也没声败名裂, 发声的女孩子被各种嘲讽。

9-13.对女权主义者的批判, 近似稻草人靶子。

14.本质还是“女孩子要自我保护啊, 你释放错误信息你怪谁”, 说得体面了点罢了。

15.女人自我保护可被教育得太多了(您第 14 里不刚说完吗?)我们知道, 我们从来都知道。#MeToo 意义在我看, 不是为了让女人自我保护, 是要人能够有守望支持共同发声的空间。

2018. 7. 28 《叶海燕 | 写给刘瑜的大字报（我反对!）》

作者：叶海燕

本来已经睡了，看刘瑜的一篇文章刷了屏。之所以被刷屏，是因为她梳理出了许多深得人心的声音。好吧，刘瑜被很多男性公民赞许。尽管这样，针对部分观点，我还是想谈谈我的不同看法。

1、 我不同意将 metoo 行动与大鸣大放大字报相提并论。我因为年轻，没有赶上文革。所以，不太了解文革时期大鸣大放大字报具体是什么样子。可从老一辈人谈论文革的一些信息来看，大鸣大放大字报是一种简单粗暴的社会革命。除了夸大其词，污蔑，暴力，甚至还有政治压迫。而 metoo 行动中，姑娘们除了自述什么都没有做。她们的自述都是以自身经历为事实基础的公开言论，是可以辩驳和随时补充证据的。她们的声音不可能成为一种强势力量去压倒任何掌握话语权的“无辜名人”。

可能是因为她们的声音被广泛关注，有点网络广场的效应。所以，离开广场多年的中国知识分子，只记得广场批斗的恐惧，忘记了，广场也是自由言论的平台。于是就开始害怕群体的声音，对于 metoo 这种多人参与的自述，有些抵触情绪。可 metoo 就是这样的。再多人参与，她们也只是讲自己的故事。引起不了社会危害，你们怕什么！

可能不是刘瑜一个人有这样的感觉。很多知识份子可能都感受到了来自女性群体发声的压力。是不是还会有人暗想：原来女人一起发声这么可怕！可这些女性的声音真的可怕吗？是你们不适应女人开始把用“羞耻感”保护起来的，最隐私的地方，揭穿吧！

女人其实有权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把自己过去的经历或者困惑进行文字梳理的。这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让社会感到恐惧。可当女人的声音被关注到了，被听到了，你们才感觉到不适，感觉到有一种说不出问题的问题。那是因为你们习惯了，让普通女人的问题，用普通的不被关注的方式解决。而这些女人的问题，被摆到公众面前，你们要么感觉不雅，要么就感觉到不重要，你们甚至自然而然地去想到要考虑保护名人的光环。我鄙视你们。

你们认为，metoo 行动需要制定一些规则，来避开男名人，男公知，男主持人，男大 V 吗？如果有人认为，必须这样做，你给我一个理由。

真讨厌你们，才看到冰山一角，就不适应了？看来你们是过于热爱这个被男性构建出来的纯洁世界了。

2、 第二个我要反对的问题是，刘瑜似乎感觉 metoo 是一种越过法律，或者放弃法律的行动。我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印象。Metoo 的参与者，涉及雷闯性侵的时候，就提到要用法律解决问题。我想说的是，即使是通过法律可以解决性骚扰和强奸等等问题，这也并不表示，姑娘们不需要再一次陈述，不可以再一次陈述。一个男人被性骚扰这个标签伤害，跟一个女人被婊子荡妇的标签伤害所面对的风险是差不多的。我认为，刘瑜姐这份心是白操了。

3、我承认，metoo 这次行动，确实让女性有些振奋！因为难得女性的声音，突然变得这么有力量！一向是公知的声音，在舆论舞台此起彼落。女权主义者的声音，常常被淹没。可这绝对不是狂欢！毕竟有些故事，是让人震惊，并痛苦的。

从文中来看，刘瑜姐一直担心那些男人不能自证清白。害怕网络成为暴力，让他们脆弱的心灵和华而不实的名声遇到打击。毕竟他们混出名堂不容易。可哪一个人在公共平台，不经受公众舆论的考验？我叶海燕做了十几年的婊子，他们在公共空间成为性侵犯者又何防？如果错怪了他们，大不了让女权主义者出钱。送一个“正人君子”的牌坊给他们做补偿。

第四，我不同意，你不同意的那种说法。我想再一次肯定地告诉你：确实是女人怎么说，怎么穿，男人都没有权利误解她的意图。你说，人是有信号的动物，我同意。但是，性感这种东西，也是意识形态的。你说，女人穿着暴露给男人性感的信号，可他妈有些男人变态，女人包得越严实，他越有性趣！这时候，女人又当如何做？！

让男人安份点，这真的没有错！

第五点：不要跟女人谈宽容！因为大部分女人才刚刚觉醒，才刚刚知道，这事可以说出来。还没学会怎么计较呢！刘瑜姐，你不是男人，已经胜似男人了！

2018. 7. 31 《叶海燕 | 我说几句狠话：别在 metoo 事件中耍流氓》

作者：叶海燕

来源：网络截图

也许是因为我年纪大了，现在对于看不惯的一些人或事，不太爱搭理了。可你们知道我，从前的流氓燕，天天像打了鸡血一样跟人吵架，辩论。少说一句都像吃大亏一样。

今天的我，不到万不得已，已经不愿意站出来了。这次发声，主要是因为刘瑜的那篇文意，让女权主义者吃了一记闷棍。我不得不站出来说两句。

刘瑜那篇文章，就好比一个玲珑的女子，挨个给男公知敬了一圈酒，立刻把男公知哄到天上人间去了。连贺卫方这样的大佬都老眼昏花醉眼惺松的出来点赞了。你说我能不生气吗？

今天又看到吴祚来说了一句，“说句不地道的话，一辈子不被蹭的，也是莫大的遗汗，只能说些酸话。”下面，信力建给吴梅来点了三个赞。

我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在卡拉 OK 厅唱过歌，感觉陪过的客人都没这些知识份子低级。他们都是农民企业家和普通干部，穿着土气，但在小姐面前都努力表现出绅士的样子。他们的司机，也谨言慎行。可为什么这些知识份子，说起话来，怎么这么流氓呢！那意思好像就是说，“我性侵你，我强扰你，那是看得起你！”

我真的非常生气！

当不涉及到性别问题时，我认为这些人都是勇敢的公共知识分子。是为这个回家指引光明前

途，数于直言的高士。可一谈男女问题，怎么始得他们都是欠夹的呢！我真想把他们的鸡 8 揪下来，塞进他们的破嘴里。

可女权主义者向来不主张暴力，向来习惯以理服人。所以，女权主义者，遇到什么事，除了写文章，还是写文章。

我要声明几点，非常重要。希望那些可能几年都没用过 J 巴，却还成天想保留骚扰女性的空间的公知们，好好看清楚。

1、性骚扰中间最大的问题是：要尊重主题的意愿。有钱难买我愿意！如果女人愿意，不管对方是人还是狗，是老的，还是小的，是抚摸，还是揪扯，甚至进入。都没有问题。可如果对方不感意，你连赞美都是强扰。就像赵忠祥老师夸那位女士，“你那小 B 真紧！”那也是性骚扰。人家反感你，厌恶你。连你的凝视都是侵犯。

2、千万别自作多情，不要以为，有一个，两个，或几个女人臣服在你的身体之下，你就认为所有的女人都喜欢你那根 JB。女人除了观赏 JB，还得审视人品，气味，持久度。如果各方面都不理想，菜场里的两块钱一斤的黄瓜比你管用。所以，在性的问题上，还是不要轻易表现自己。最绅士最性感的男人，应该等待女人的召唤。

3、有一个男人成天不服气，骂女人是妓女。你可以继续你的厌女症。你甚至有一辈子不跟女人交流，交往的自由。

4、再一次强调：不管品荡妇还是妓女，都不应该成为性骚扰的对象。最怕男人有那种心态，“反正她在那个男人面前那么随便，我就不能占她点便宜？”当被女人指出来的时候，就特别委屈。“别人行，为什么我不行？”面对现实吧！男女之间的事情，双方有意，才会有趣。没有到这种佳境，就不要随便深入。

5、如果在这次 metoo 行动中，有人指出了你曾经的唐突，无礼。像个爷们一样去面对过去，解决问题吧。从头到尾老子都没见过一个有担当的真爷们。一个个丑态百出。

6、马丁路德金，曾经殴打妓女，言语刻薄，是个垃圾男人。不修他在民权路上有多大的成就，都掩盖不了他是垃圾的事实。我最看不起一些浑身毛病的流氓，把民主自由当成香水往自己身上喷。一些粉丝，拥趸就间香起舞，日日唱赞款。

7、当女权主义者跟掌权者博弈的时候，掌权者认为，女性小题大作，他们需要性别红利！女人的性，女人的生育权，都需要为国家作出牺牲。没想到，中国的民权份子，自由主义者也和掌权者一样，也想在性的问题上，统治女人。

通过这次事件，你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女权主义者的双重压力，一是国家机器，二是男人。我们要再一次擦亮眼睛，看清楚，谁才是女性最可信任的朋友。

2018. 8. 2. 《叶海燕 | 荡妇也密兔—补充 metoo 中几点》

作者：叶海燕

来源：张太太的生活日常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a8JsxZVav99BviKr9-eUfg>

密兔进行到现在，终于看到有越来越多公民圈的男性站出来支持了。但是，里面有一些声音还是顽固的。这种声音不仅来自男人，也来自女人。我想把这些声音拎出来，再一次耐心的分析一下。我一直认为，有很多浅显的道理，其实是不必学习什么高深理论就可以说得清楚的。希望我这个普通女权主义者的“大白话”，能把问题说清楚。

1、 有人认为，男女之间有些暧昧，动作亲密，无伤大雅，是为情趣。异性之间，出于生理本能，有些拉拉扯扯，这是免不了的。女人端得太正经，男人过份严肃，反而没意思了。这些话，看起来也没错。但得看是在什么样的圈子，什么样的场合。

确实，中国是一个古老的男权社会，消费女色是帝皇家，达官贵人，士大夫由来以久的传统。至今，这种恶俗仍在民间盛传。比较低级的消费，是直接叫个三陪小姐，陪吃陪喝陪跳。没有强迫，也没有逾矩。一些与赵本山还丑的家伙，也能与美女子眉来眼去，耳鬓厮磨。男人高兴，女人快乐。稍微高级一点的，是领导来了，同部门的漂亮女性作陪。男人在席间说黄段子，女人负责敬酒溜须。让三陪小姐陪侍，属于伤风败俗，但让女同事，女下属陪酒，是一种没民间默许的臭毛病。毕竟在古代也没有让原配夫人去陪客人饮酒作乐的道理。中国现代文人，艺术家，也喜欢玩这种调调。没有钱叫小姐，就找些漂亮的女粉丝，女网友席间作陪，活跃气氛。人说无酒不欢，有些男人，几乎作到了，无女不开席。就是没有女人作陪，这饭局都开不了。我也并不是反对这种作派。在这种事情上，男人与女人似乎都沉醉其中，各取所需。既然是双方自愿的，谁都无权反对。但并不是所有的女性都好这一口！因此，这种恶习，这种群体微妙的默许，实际上会给一些女性带来困扰。要么是自尊心受到伤害，要么有性骚扰，性侵的风险。

这些问题，不是没有人看到。所以，有一些女性会主动远离这些饭局，还有一些女性的亲人，反对她们参与这种饭局。而参与饭局的女人，则需要学得八面玲珑，才能足够应付这些在包厢里流哈喇子的男人。但在这种游戏中，实际上是男女互为猎物的。女人也想揩男人的油水。这时候，男人很矛盾。太正经了，怕伤了女人的面子。因此，男人有时候也必须逢场作戏。这里面的学问，着实深奥。所以，有些男人也挺委屈的。他心想，我他妈碰你，你不高兴；我不碰你，你更不高兴！

我的观点是：不要玩这种婊子游戏。谈情的时候谈情，谈事的时候说事。把性看得直接简单的一点，把爱看得复杂，庄重一点就行了。中国人是习惯了，有点不知耻。实际上在这种氛围中，若是坐着是一个民主国家的女性，包括香港和台湾，我想她会很不适应！但是我们在香港台湾包括韩国的电影电视剧中，没少看到这样的场面。这种传统还是丢不掉的，那就当成一种风俗在风月场所传承吧！到了卡拉OK厅，洗浴中心，各种情色场所就别装了，尽情玩吧。

2、 在这次密兔行动中，我发现人们喜欢荡妇，却不喜欢玲牙利齿的荡妇。这太可笑了。一个女人在自己被骚扰之后，能够勇敢详尽的把发生的事情说出来，这是一种我非常欣赏的能力。在我15岁的时候，有一次独自一个人在茶山采茶。突然一个黑影躲在我身后，猛的一拳袭向我刚发育的胸部。然后我看到一个附近村一个年轻的男子，飞越地跑了。现在我当然理解他的行为。他也太年轻，对于女性的身体充满好奇。他也是趁四下没人才袭击我。可我当时，我内心充满了羞辱与愤懑。一个人咬着牙，一边落泪，一边默默摘着茶叶。我的泪水一次又一次打湿我的手背。我当时没有勇气说出来，这是我第一次讲述这件事情。被性骚扰的女性，她们内心的羞愤，无处发泄的时候，往往是会伤害她自己的。而如果一个

荡妇被性骚扰，她所受的痛苦，跟良家妇女是一样的。或许荡妇会更加激烈。之所以成为荡妇，至少就说明她是一个热爱自由，懂得权利的人。一个荡妇可能更希望是自己骚扰男人，而不是男人骚扰她！一个荡妇，更加珍视自己的自由选择权，主动权。

有一个男人始终还没有明白，密兔跟荡妇之间的关系。我们天生就有做荡妇与不做荡妇的权利，何需谁来给予？密兔要捍卫的是，荡妇与非荡妇的身体领土权！我们是女王，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尊严，若非允许，不容侵犯！

3、 在这次密兔行动中，我也看到了一些女性的糊涂。她们滥用母性，纵容男性。当贺卫方与章文这样的公知，陷入困局的时候。她们不分是非，站出来捍卫他们心中的偶像。我并不想对她们太过严厉的批评与指责。因为中国的女性，承担太多，就容易有圣母情结。但对于有独立人格的女公知就不一样了。

我只想告诉这些女人，每一个人有一个母亲就够了。这些男公知也不缺娘。你有时间去怜惜这些在公共空间长袖善舞，生活优渥，在民间已经被奉为圣人的男公知，何不将你的母爱给那些缺少母亲支持，同伴帮助，在男权猎场被撕咬过的小女孩们。那些女孩更需要母亲一样的安抚与倾听。

4、 还有男人说，长得丑的，比较安全。比较难被性骚扰。他们说，叶海燕就不需要密兔。难道你们试图把男人的性侵，变成女人的荣誉吗？呸！混帐逻辑。

关于密兔，我写了三篇文章了。都是肺腑之言，希望不惹人讨厌。

2018. 7. 27 《北大飞 | 从效用主义原则看米兔运动“冤假错案”问题：承担微量风险不等于送死》

作者：北大飞

来源：公号“北大飞”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UfuMJyTkN1Gun5hUcusPPg>

昨天写了一篇关于米兔运动值不值得担心“冤假错案”的理论探讨，今天再写一篇。

林三土老师把他的两篇发帖合并成文在这里。大家可以看看，里面解释了为何米兔运动命中率高，失误的概率非常之小。

问答两则：MeToo 运动违反「无罪推定」原则吗？会导致冤假错案泛滥吗？

https://mp.weixin.qq.com/s/8sFOe4q-ps7AuamzW_-YHQ

但是没人会否认，不是没有失误的可能。事实上也的确有失误的案例。我也了解一些案例，但并不是这次运动中出现的，而是之前所有年份的累积。比如有人提了迈克尔杰克逊恋童案，另外几起著名案例，一是 2006 年的杜克大学长曲棍球队轮奸案（此事到今天对真相仍有一定争议而不能完全确认），另一则是 2012 年的弗吉尼亚大学校园轮奸案（确认为冤案），再往前推又可以找到 1987 年的纽约 Tawana Brawley 案。所以不排除冤案有出现的可能，只是

概率的确很低。metoo 运动至少目前这些曝光出来引发较高舆论关注的案例，很明显都不是冤案（比如有多人独立站出指正，被控者不敢否认事情发生只是争辩事件的性质）。

但是林三土兄的文中又提到，有些人会对这种思维方式有怀疑：

“对『命中率』与『误伤率』的另一类追问是：用『命中率/误伤率』的高低来进行评价，这种『效用主义』式的计算方法本身，难道是恰当的吗？就算只是『误伤』了一个无辜者，也是对这个人的声誉与人生造成了不可估量的伤害啊！难道我们不应该『宁可放走一千，不可冤枉一个』吗？”

我觉得这是个很值得讨论的点。

我本人是个效用主义者，也有翻译成功利主义，但容易被误会成贪财的意思。其实效用主义的原则大致就是，对某个做法带来的利弊进行充分衡量和加权平均，并按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决定是否实施。这里的利弊可看作对每一个具体人带来的好处和坏处。具体如何加权，一是看潜在受益人和受损者各自好处和坏处的大小，二是看每个人受损和受益的概率（或者等价的，受损和受益的人数）。

脱离效用主义，将没有逻辑的研究和分析问题的可能，变成不同关注点的人各说各话，也无法形成任何有效的政策，陷入自欺欺人的境地。毕竟任何政策在任何方向上的风险，均不可能严格为零。这个世界上就不存在没有代价的事情。

比如公共医保办大病保险。大家集体交税为极少数不幸得了严重怪病的人医治，可以说受损的人多，受益的人很少。但受益人获得的帮助非常大（救了命，生活质量极大提高），而受损者只是多交了一点点税。加权起来这就完全值得（但是当然，假如你觉得那个受益人的生命没那么值钱，结论有可能改变）。

这个例子大家很容易理解。毕竟我付出一点点代价，给另外一个人很大帮助，何乐而不为。

但有可能引起迷惑的是反过来的情况。

试想，为了让大山里的人脱贫，给他们出钱修了条路，结果一个人在这条路上被汽车撞死了。这是不是为了其他人吃饱牺牲了这个特定人的生命？是不是你没有把这个具体人的生命当一回事？难道这个具体人的生命不如其他人吃几口饱饭重要？

这种说法一听就很荒唐，但如果不应用效用主义逻辑，还真说不清荒唐在哪里。我们承认，被撞死的这件事很悲惨，代表了很大的利益受损，我们也承认，吃饱饭这件事虽然也不错，但当然远远抵不过丧命的损失。

但是前者概率极小（虽然不是零）后者概率很大，所以经过加权平均后，仍然是值得的。

有的朋友可能有疑问了，那是不是我们在要求这个具体的受害者牺牲自己的生命为大集体做贡献？听起来好像很文革？

这是一个关键误解。其错误在于没有认识到，在制定这项修路政策时，这个“具体受害者”并不存在，并没有单挑出任何一个具体人让他去牺牲。所有人都同样的，（大致）平等的摊到一点点被撞死的风险，也（大致）平等的摊到较大的受益可能。对于每个人进行利弊加权计算后，大家都是净受益人，同时也都承担一点风险或不确定性。所以正确的办法是执行这项政策，但同时有辅助政策，在有人不幸受损（这是个概率事件。小概率，但最终会发生）后，对他或者他的家人给予帮助和补偿。

具体到这次 metoo，不少人担心冤假错案时会说，假如有人来如此如此污蔑我，我能怎么办？这种说法就很让人无语，因为这里假设的场景根本没出现，只是有出现的风险（概率）而已。不否认这种风险不严格是零，也不否认这次运动可能会增大一点点这方面的风险。但这种问法，等于设置场景，把很小的一点风险加码到 100%，然后从道德上要运动的支持者对此负责。

这等于，我有个相对紧急的事情要做，例如，开车送一位病人去医院。你说，对不起，你开车经过的那条路，我经常出来买东西。你的这位病人，病情也不严重，在家里躺着难受几天也会好，要不了命。但你送他去医院一旦把我撞了，我就会付出生命的代价，你能说没有这种理论上的可能吗？你再安全驾驶，也不能保证这种可能性为零对吧！我对此事很有疑虑，不应该吗？你说不应该，就是不在乎我的命。

但谁都知道这很不讲理。毕竟被撞的概率是很小很小的。这个问题正确的提出方式是：你开车送人去医院，造成我死于交通事故的风险因而增大了多少？虽然这个数值不是严格为零，但如果概率很小，那你的做法就是完全合理的，而我没有任何对你进行道德谴责的余地。

MeToo 也一样。唯一值得辩论的，不是冤假错案的可能是否严格是零，而是这个可能性的大小。另外值得讨论的，是一旦发生了冤假错案，该怎么对受损者进行补偿。例如帮助他尽快恢复名誉。值得再强调一遍的是，承认受损者有存在的可能，并建立有关补偿机制，完全不等于否定有关政策本身。

所以，没人要把谁冤假错案了，虽然我们承认这种风险无法降低到严格为零。但仅凭这一点，根本得不出这里有对不起任何人的地方。就好像要开车经过某人家门口的马路，和要去撞死此人是两回事。

2018. 7. 28 《北大飞 | 和刘瑜老师商榷：米兔不是保守主义守贞运动，也不是搞文革》

作者：北大飞

来源：公号“北大飞”（原文已 404）

备份链接：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8/07/%E5%8C%97%E5%A4%A7%E9%A3%9E%E5%92%8C%E5%88%98%E7%91%9C%E8%80%81%E5%B8%88%E5%95%86%E6%A6%B7%E5%BC%9A%E7%B1%B3%E5%85%94%E4%B8%8D%E6%98%AF%E4%BF%9D%E5%AE%88%E4%B8%BB%E4%B9%89%E5%AE%88%E8%B4%9E/>

中国正在进行中（但也面临突然死亡危险）的米兔运动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讨论。今天看到我尊敬的刘瑜老师写的一篇观点。感觉她对这场运动的方方面面存在误解。

刘瑜：关于 metoo

<https://matters.news/forum/?post=16439143-1a75-497a-bad2-875d2fcd5d28>

刘瑜老师文章开头略有勉强的肯定了 metoo 运动。她说：“如果一定要对 # metoo 运动做一个“好”或者“不好”的判断，我会说这是好事，”

看到这里很感激，但再看下去，又发现自己似乎自作多情了。因为她接着说的是：“因为它是一场教育运动，对男人而言，教育他们节制与尊重，对女人（以及某些男同）而言，教育她们（他们）自我保护，尤其是尽可能第一时间清楚 say no 或甚至报警。”

所以她对米兔运动的赞赏似乎正好是因为她对米兔理解反了。她认为的米兔运动值得赞赏的特征，刚刚好是米兔运动要反对的重点。

刘瑜老师好像把米兔当成了保守主义守贞运动。

就拿“教育男人节制与尊重”来讲，我觉得 metoo 运动真的不是要把麦克彭斯副总统供成活雷锋——这位身为美国副总统的保守派政治家一个做法是保证自己任何时候都不和非夫人（女儿？）的女性单独相处。

说 metoo 运动的好处是教育男人节制与尊重，等于说大家讨论啧啧问题是为了教育官员廉洁奉公一心为民。把这个事情归结为有男人不够节制尊重需要教育教育，又等于把腐败归结为对官员的思想政治教育不够深入。

Metoo 运动首先是要揭示男性霸权结构的存在性，然后努力摧毁这一霸权。

这场运动爆出的这些实例，显示性骚扰和强奸存在的范围大大超过普通人的认知，难道我们还不思考思考，这里有没有什么比男人不够节制和尊重更深层次的结构因素吗？我们能对政治生活中出现的一些症状准确指出这背后有制度性原因，为何对性骚扰问题就不能同理思考，发觉背后的权力结构因素呢？

至于教育女性“自我保护，尤其是尽可能第一时间清楚 say no 或甚至报警”。这就更加无语了。因为 metoo 运动的核心议程之一就是指出，广泛的性骚扰现象存在，绝不是因为女性自我保护不够。而女性之所以没有清楚说 no 或者报警，也不是因为她们缺乏教育，不知道这种选项的存在性。而是因为她们正确的意识到，在男权社会的权力结构下，这种选择反而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的伤害。

Metoo 运动干脆认为，把事情归结为女性自我保护不够，没有 say no 没有报警，本质是归罪于受害者，助长性侵文化。这一点在一开始就是清楚的。

刘瑜老师对 metoo 运动的这项误解，可能来自于 metoo 运动从形式上看，是在鼓励受害者把自己的经历公开。但这和要去教育女性 say no 有巨大不同。从“me too”这个词汇就明显看出，

这是一场性侵犯受害者自己主导，自己说出自己经历，然后减轻其他受害者压力，让她们自愿参加进来，说出更多经历的过程，而不是由第三方去找受害者并要求她公开经历。如果真是那样，运动的名字就该叫“You Too”才对。

做为旁观者，我们需要做的，不是去要求还未开口的受害者开口（那将是极其恶劣的做法），而是在有受害者自愿开口之后给予支援。支援的方式，就包括首先认真对待受害者的叙述，然后帮助转发、扩散并让更多人知道。

自然，这样的过程引发了刘瑜老师的另一项意见。她说，

“我天性不喜欢大鸣大放大字报。尽管我同意很多地方和很多时候，讲究法治是一个很奢侈的事情——如果诉诸法律已经不可能，那么诉诸网络鸣放不失为一个选项，但我还是宁愿看到法治途径、甚至“找单位找亲友闹”这种“私刑途径”被穷尽之后，大鸣大放大字报作为最后的途径被使用。”

具体到 metoo，刘瑜老师指的大鸣大放大字报指的应该是众多受害者突然集中说出自己经历，大家竞相转发所以掀起了一场（小小的）舆论风暴这点。

刘瑜老师认为，你在没有穷尽法律程序之前就先别把事情拿到网上去说。而且还不只是要穷尽法律途径。还得一哭二闹三上吊，把“私刑”途径穷尽了才好。如果你没这样做，钉板没滚过事情就先上网了，那对不起，你就不讲法治，破坏了“法律精神中的小心翼翼”。

按照她“大鸣大放大字报”的描述，我怀疑她是不是认为你要去网上说了自己经历了什么，旁观群众一转发，文革就要来了。

真是如此的话，文革从互联网进入中国那天就降临了。

或许从有网络以来，甚至有言论以来大家干的事情就是错的。我还真不敢肯定，中国互联网出现的近 20 年来我们在网络上声援过的各种受害者到底穷尽了法律和上访途径没有。那些声称自己被欺凌的人们，是不是一个个先打官司把自己打得倾家荡产然后连施暴者亲属都挨个找过之后再把事情上网的。有的的确有，恐怕有的还真没有。

所以我曾经参与过的各类大小维权中，遇见的各位领导们对我的那些温和或者不那么温和的批评也都是正确的：有意见我们有正规渠道供你们提呀，为什么不走呢，为什么直接要贴大字报呢？

所以环球时报的胡锡进老师多年来提醒我们要警惕舆论干预司法也是正确的，绕了一圈，I love big brother。

我想刘瑜老师当然不会这么认为。所以为什么一到 metoo 这件事情上，就有些拎不清了呢？究竟上网诉说自己受害经历和诉诸法律有何矛盾之处，凭什么要一先一后，以一项为另一项的前提条件呢？

不过我有点能理解刘瑜老师或另外一些对米兔运动有同样疑虑的知识分子的困惑来自何处。

在他们看来，之前那些网上舆论批评，大多是针对政府官员的，政府官员掌握权力，所以这种舆论批评就是合理的。而米兔运动现在爆出的一些人好像并不是拥有严格意义上政府权力的人。比如一些人是著名望的公共知识分子，私人企业家，公益圈领袖等等。

按照保守主义观念，只有明明白白的政治权力才叫权力，其他的都不能称之为权力。私人企业主算不算有权力？不算，因为他无论做什么都是在处置自己的私有财产，运用的是权利而非权力。他无论雇佣你还是解雇你，你们都是在自由市场下双方自愿基础上进行的交易。所以问题就出在这里。保守主义思想完全否定“权力结构”概念的合法性。他们认为这是左派知识分子妄图复辟共产主义而进行的编造，是真空中的子虚乌有。本人在去年三八妇女节写的一篇文章比较详细的介绍了这种情况。

北大飞：妇女节，聊聊中国大陆自由派群体的直男癌问题

既然否认权力结构的存在，当然也做不到审视权力结构。对 metoo 哪怕有点好的看法，也只好是“教育男人节制和尊重”云云了。自然也就会把揭露各圈大佬的性侵和针对狭义政府官员的舆论批判区分对待，前者是文革式的大鸣大放大字报，还没有跑遍衙门和一哭二闹三上吊就写出来了，你就是破坏法治搞文革；而后者，则是英雄主义的反抗行为，可歌可泣。要是碰巧，文革女权的大字报，爆的是反抗强权的英雄主义大佬，会不会就更糟糕了。

我怀疑，这是我和刘瑜老师认知上的根本差别所在。

2018. 7. 30 《北大飞 | 与刘瑜老师再商榷：米兔运动不是左翼的道德法庭，是受害者的自行发声》

作者：北大飞

来源：公号“北大飞”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MRAsneNYtVopnVZHEvDnlg>

和刘瑜老师商榷的第一篇文章见此处。

刘瑜老师评论 metoo 的文字在此：

<https://matters.news/forum/?post=16439143-1a75-497a-bad2-875d2fcd5d28>

先声明一句，我非常尊敬刘瑜老师，如果对方是胡锡进/周小平之类的人物，我根本不会搭理。这一篇也决不是要对刘瑜老师进行发泄或任何意义上的道德绑架，而只是诚心诚意的说出我的一些思考。

刘瑜老师那篇文字，通篇充满了各种让我不舒服的地方。但最令我痛苦的，是这么一点，她在礼貌的，但居高临下的指点受害者：你们的做法不符合我的审美。你们破坏了我所欣赏的法治精神的小心翼翼。

受害者展示她们的斑斑血泪，碍了站在历史终结地平线上刘瑜老师的眼。

刘瑜老师在文章开头提到：

不想评论具体个案。个案千差万别，不可能一概而论。而且，很可能是出于一种可以被称为“妇人之仁”的心态，我更关心“罪”，而不是“罪人”。

刘瑜老师这里说的“妇人之仁”，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按此处上下文应该指向“罪人”，即性侵犯者。她说，这或许是她着眼于罪，而不是罪人的缘故。其实，对罪人，也该把他们当作是人，这是应该的。很多圣徒，都有大悲悯的情怀。比如诺贝尔奖获得者——曼德拉。他关于宽恕与和解的故事为世人传颂。能做到这点，就包含着对包括罪人在内的普遍人类的“仁”。

所以，着眼于罪，而不是罪人，本身并没有问题。

只是，再往下看，发现刘瑜老师并没有像这里宣称的那样，把关注点聚焦于“罪”——对女性的各种性暴力。她的关注点还是在“人”，不过不是罪人，而是另一个人群——性暴力的受害者。

她告诫她们：

——我天性不喜欢大鸣大放大字报。

——我还是宁愿看到法治途径、甚至“找单位找亲友闹”这种“私刑途径”被穷尽之后，大鸣大放大字报作为最后的途径被使用。

——为什么我更偏爱法律的路径？。。。我喜欢法律精神里所包含的这种小心翼翼。

——不说别的，metoo 把性质非常不同的冒犯捆在一起就令我困惑。。。 That's too much for me。

——顺便说一句，我不同意一种说法，无论女人怎么说怎么做怎么穿，男人没有权利误解她的意图。

——至少，如果我女儿。。。。

——幸亏我不是男人，不然以上没准被诊释为 himtoo。

我熟悉的一位青年女权主义行动人士，我非常尊敬的一位女士，忍不住发出一声感叹：

WELL, THIS IS NOT ABOUT YOU!

话说回来，把关注点放在受害者身上，本身也没有错。只是以何种方式关注她们。是居高临下的对她们痛苦呻吟的姿态加以纠正，还是承认她们在运动中的主导地位？

不要把这场运动看作左翼人士发起，一场驱使性侵受害者冲锋陷阵的早有预谋。左翼人士没有那么大的本事。这场运动是性侵受害者自己站出来发声互助，相互守望的运动。

别忘了，运动的名字叫：ME TOO

运动进行过程中，的确，越来越多人开始相信受害者的叙述，对被揭发的性侵犯们高声谴责。无论是雷闯还是章文，或技巧或拙劣的荡妇羞辱已经没有市场。大家纷纷责骂：她男朋友多你就可以摸她大腿？你以为你是她恋人就可以强奸？

也正是这种变化让刘瑜老师和另外一些德高望重的知识分子出现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冤假错案”，“有罪推定”的担忧。但从这些老师的叙述中，似乎他们下意识的以为，这种“无条件相信指控者”（并没有）的歪风，是左翼知识分子新发明的一种道德法庭或道德审判工具。这股歪风刮起来，后果不堪设想。现在不是已经很明显了吗？难道不是好像谁一被揭露，就立即名声扫地？

左翼的道德审判已经产生这么大威力，反乌托邦就在眼前。

如果我没有误解的话，刘瑜老师甚至担心，谁敢对左翼的道德法庭说个不字，马上会给你扣上性侵犯的帽子让你身败名裂。所以她才在文章最末点题处意味深长的说：

幸亏我不是男人，不然以上没准被诊释为 himtoo。

似乎 metoo 只是幌子和工具，himtoo 才是目的。

甚至，刚刚对刘瑜老师的文章有一些批评，就传出了“极端女权”要对刘瑜老师采取“极端行动”的谣言。有些被迫害妄想者看来，女权主义者不仅仅是要搞道德法庭，还要搞字面意义上的塔利班。

女权主义者多年来不得不面临各式各样的斗争，对手包括但不限于直男癌、五毛、等等。什么样的污水都被泼过。

但第一次被说成要搞“极端行动”。我们至今不知道谁制造了这个挑拨离间的谣言。

实际上，这一切阴谋的想象，都是可笑的。因为左翼知识分子没有这种翻云覆雨的能力。左翼知识分子没有能力编造和选择性释放性丑闻搞臭任何人。有人有这种能力，不是左翼知识分子。

himtoo 这一说法，对 metoo 运动、站出来的全体性侵受害者、以及参与运动的全体女权主义者，构成极大误解和侮辱。单是刘瑜老师文末的这一神补刀，就让我们很难相信她把女权主义者看成自己人，文章是为了和我们进行一场诚心诚意的讨论，或者像天朝第一公知贺老师说的那样——为的是让米兔：健康的进展，不至于走上——”迷途“（好文采有没有!）。



而据说当贺师被问到，既然这么关心米兔运动，他对于被爆出的他自己的哥们章文涉嫌强奸事又有何看法，他的表态是：



微博上有网友看到这里，评论道：刚一看见这条，我还以为被章文强奸的人叫展江。

受害者是透明的——选择性透明。只在需要指摘她们姿态的时候存在。

说说受害者吧。她们才是主角。

网络民众对性侵受害者叙述信任程度的突然提升，不是左翼一夜之间把“无条件信任指控者（并没有）”的价值观塞进了民众大脑。这件事和左翼知识分子怎么想，怎么说，关系很小。

真正的原因是，足够多的受害者一起站了出来，一起开始了言说。仅此而已。

他说她说，民众信他。

他说她说她说，民众信。。他。

他说她说她说她说，民众信。。。。

站在历史终结地平线上的刘瑜老师，高抬贵手，放过受害者吧。

或者，过来看看这些受害者。看看她们的血泪。听听她们的哭诉。甚至，像您文章开头所说的那样，了解一些对她们所犯下的“罪”。甚至，放下您的“仁”，看看她们所描述的“罪人”，想想他们为何犯下罪行，是不是只是缺乏节制和尊重方面的教育这么简单。

您，做为我们中不少人曾经的启蒙者，我们想要告诉您的是，历史远远没有终结。

历史终结的大旗下，覆盖的是太多被侮辱和被受害者的沉默。请用您的笔，为她们作证。

而不是让她们的被侮辱，成为她们被进一步侮辱的理由。

请相信，这些被侮辱和被受害者的呼声，不再被历史终结地平线上风声掩盖的时刻，并不会是奴役之路的降临时。而只会是我们走向真正的、诚实的、平等（请不要害怕这两个字）的公正的开端。

2018. 7. 28 《韩十洲 | 父亲说 | 法盲刘瑜》

作者：韩十洲

来源：公号“生命志”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6llu6Ef_2PrB9SHN5gW1hQ

这是“父亲说”（一位父亲对这个时代的个人回应）的第 3 篇文章，约 3900 字，阅读时间约 6 分钟。

刘瑜女士一出场就造成舆论场的一次大分裂，且到了伤感情的份上了。不过，若是为了感情而伤了是非，那就不成了像鄢烈山那样的乡愿了嘛。所以，该说还是得说，该忍还是得忍。作为一位有女儿的父亲，必须为女儿的未来负责。

闲话少说，亮我的观点：

一、刘瑜女士《关于 metoo》一文，重点突出，描述失当，逻辑混乱，简直就是一个法盲。据我的理解，她的重点无非就是两条（或者说前后连贯的一条）：一是，给#MeToo 贴上“大鸣大放大字报”的标签，二是，主张“法律的路径”，其他的基本上可视为是包装，观点既不新，也没有逻辑质量。但是，这两条都存在描述失当和逻辑混乱的毛病。

二、刘瑜女士介入#MeToo 运动的姿势与自己的学术身份严重脱节。作为一位知名的政治学者和作家，她在关键的价值和立场选择上，竟然只是凭借第一人称的个人主观喜好，例如，“我天性不喜欢大鸣大放大字报”，“我更偏爱法律的途径”，而轻巧和讨巧地回避了以第三人称的方式对自己的观点进行客观论证，实在是不应该啊。

三、刘瑜女士通篇文字带有一种话语膨胀主义的病毒。福柯在《生命政治的诞生》中总结了话语膨胀主义三个要素：

- 1) 不停地迅速增大各类分析的互换性，通过几处变动或玩弄几个词汇，淡化或抹杀分析所必需的独特性；
- 2) 用最坏的情况来进行普遍的贬低，即不顾分析对象是什么，不顾分析对象的微小差别和微妙之处，不顾分析对象的现实运转情况如何，这样总是能把批判对象归于最坏的东西；
- 3) 现实性的省略，即如何抓住现实，事实所呈现的现实性是什么样子，这些最终都不重要。

下面，我们不妨逐条来拆解刘瑜女士的观点，也算是对我的观点的一个论证过程吧，但鉴于其逻辑过于混乱，我也无法抠得太细，说得太完全。

1、刘瑜女士明确讲，自己是偏爱“法律的路径”，“具体个案具体分析”，开篇却又“不想评论具体个案”。这也没什么，但这至少说明，对于刘瑜（的潜意识）来说，确实还存在一个仅靠“具体个案具体分析”无法涵盖的、需要“一概而论”的结构层次，它是比“个别”要大、要广、要深的“一般”。

2、刘瑜女士以“教育运动”来定性#MeToo 为前提，认为是“好事”，但是，我们要是遵循的她所“偏爱”的“法律的路径”（可以理解为“司法的路径”吧），那么，这一场教育运动就会变得不可能，她所认为的“好”也就不会出现。

实际上，#MeToo 远不止是一场教育运动，它更是一场涵盖了政治、法治和文化领域的平权运动，不仅事关被性骚扰&性侵犯人群、也事关每一个人的自我主权和个人尊严。可以说，#MeToo 舆论场，是一个扩展的法庭、广义的法庭，就像我们不会以司法过程会造成冤假错案而否定整个司法体系一样，我们也不可以以#MeToo 运动在理论上会存在冤假错案的可能性而剥夺它存在的合法性，这个广义法庭在标准、规则和技术上的不断完善，才应该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方向。可是，刘瑜女士却貌似一再地想让这个“大法庭”穿上她梦想的“小法庭”的“小鞋”。

在这里，我很愿意引用钱居华：《#MeToo 运动会误伤无辜吗？——再论性侵指控中的舆论审判问题》一文中的观点：

#MeToo 运动的倡议者在面对“冤假错案”的疑虑时，不能傲慢地认为其没有价值而拒绝回应，而应当努力建立一套对性侵的事实认定和采信标准，在“什么样的逻辑与证据足以指证性侵”这一点上形成基本的共识。只有努力形成公认的衡量事实证据标准的尺度，才能驱散对“舆论狂欢、有罪推定”的忧虑与指控。此外，对于缺乏证据或纯属虚构的性侵指控，媒体与舆论不应过度炒作，而应主动努力澄清事实，对受影响的当事人给予名誉上的补偿与平反，同时对指控者进行力所能及的追责。

3、直接给#MeToo 贴上“大鸣大放大字报”的标签，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MeToo 中的指控方式、行文、细节和语言，等等，与过去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相反，刘瑜女士通过这篇文章给#MeToo 贴上“大鸣大放大字报”标签，倒更接近是“大鸣大放大字报”行为。作为一位知名的政治学者与必然对遣词造句用过心智的作家，竟然会犯如此之低级的修辞错误，实在是令人费解得很。人们喜欢说，“重要的事说三遍”，可是如果像刘

瑜女士这样描述错误，那说得越多，恐怕是越有害。

4、从刘瑜女士的表述来看，他显然是把法治精神的理想与法律（司法）的路径的现实混为一谈了，但稍微有点常识和思辨能力的人都知道，这绝对不是一回事。#MeToo 运动中虽然存在不可避免的泡沫（而且目前来看这个泡沫并不比司法体系的漏洞大），但从总体上和结构上不仅不与法治精神背道而驰（可以说是一种扩展的自由心证原则，大家还是看逻辑、证据和情境的），而且目标亦包含了推动法制相关条款的完善和法治精神相关范畴的扩展。

刘瑜女士所偏爱的法律的路径，是狭义的，但稍有点法律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它是保守既有的权利界定和权力结构的。而#MeToo 运动恰恰正是这个结构的产物，想通过只是个案的操作来改变整个权力结构和扩展权利范畴，那简直就是痴人说梦，或者说愚弄公众。所以说，#MeToo 的目标，并不仅仅只是个案正义，同时也旨在结构正义。

刘瑜女士虽然说的是“程序正义”，但所指却是“程序主义”。如果她读过马尔科姆·M 菲利（Malcolm M. Feeley）的《程序即是惩罚》就会知道，程序是有成本的，而且往往很昂贵，尤其是对于遭受性骚扰或性侵犯的受害者来说，可能会高到令她们崩溃。即便是在美国，行使正当程序提供的权利的成本经常要大于它们产生的收益，何况是在中国呢？确认一下眼神，刘瑜女士不知道 zhu 军的案子？不知道甘肃庆阳女孩跳楼事件？

5、“大鸣大放大字报是集体性的、远距离的、带有狂欢性质的公审”，这可能没错，但是，#MeToo 绝非如此，至少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看到的是“个体主义”的，一个个案、一个个案地控辩，舆论虽然是集中关注，但是个别对待的，例如关于熊培元被指控骚扰一案，很多人就留有争议空间，并没有看到“把性质非常不同的冒犯捆在一起”，如果确实有的话，这得请刘瑜女士拿出例证。刘瑜女士还说，法治的意涵是“对不同罪行按比例量刑”，目前，并没有出现让涉嫌性骚扰的人来承担性侵犯的罪责的案例。

6、刘瑜女士所举的“冤假错案”，恰恰正是她所偏爱的“法律的路径”中的案例，而非#MeToo 中的案例。

7、刘瑜女士对#MeToo 运动中的指控、申辩以及讨论，进行“无罪推定”与“有罪推定”的二元划分，是简单粗暴的，不符合实际的，她所“感觉到”的“指控即定罪”趋势，也是不成立的，这并不是事实，而且，反转是舆论运动中自带的一种能力（例如人们本以为熊培元案例有这个潜质），除非被不可抗力悍然阻断。这可以说是对#MeToo 运动中主流人群之心智过程和判断能力的不尊重。

8、即便是法律的最终判决，难道就有百分之百的说服力吗？显然不是，辛普森案件不就是“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嘛。完美审判，恐怕只会刘瑜女士的法律“理想国”里出现吧。

9、若是没有#MeToo 运动，若只是走刘瑜女士偏爱的法律的路径，我相信，“我们”当然这次也包括刘瑜女士，肯定连这“冰山一角”也看不见。即便是在#MeToo 运动中，刘瑜女士所提及的“政界”都难以触及，那靠法律的路径可能吗？脱离了政治语境和权力结构，空谈程序正义，绝对是思想上耍流氓。

10、#MeToo 运动中并不存在刘瑜女士所说的“邪恶有权男人+无辜柔弱女人”的统一故事结

构，这么说显然是基于她的大鸣大放字报标签和集体主义预设。但这是又一次的不尊重 #MeToo 运动参与人士的智商的行为哦。迄今为止的案例也已经展现出 #MeToo 运动中的叙事和论理都是个体主义的。

11、12、13、刘瑜女士说，“性侵犯的另一个根本动因是男权文化对女性的矮化和物化”，那么，就更不能只是通过单一的“法律的路径”来解决，恰恰需要这么一场兼具教育、法治、政治、文化和观念等多重性功能的事关自我的主权和尊严的 #MeToo 运动，无关性别和阶层，每个人都是利益相关者。

14、说清楚这个问题，得区分原则性与操作性。关于“怎么说，怎么说，怎么穿”，这是自我的主权和尊严，除非“同意”，他人（男人）当然不得冒犯和侵犯，这是一个原则性问题，也即权利问题。“同意”如何表达？这一点刘瑜女士问得很好，但她的自答却又很 low，“同意”有很多种形式和方式啊，并不意味着只有“签约 XX”这一种，有时只需要“确认一下眼神”。

这一个“信号系统”，男人是有误解的“权利”（这也意味着男人有提升自身的理解能力的义务），但是，却没有基于这样的不经考察的误解而采取莽撞的冒犯或侵犯的“权利”，否则，那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了，即便他只是愚蠢而非邪恶，而这正是 #MeToo 运动所要追诉的。

从操作性和现实的角度，一个社会中对“怎么穿、怎么说、怎么做”自有一套约定俗成的限制，穿同时，从安全和审美的角度，穿着和举止的得体也是一种自我保护和修养。没有人蠢到无视现实中的风险性，拿这儿来对他人进行人格善恶的测试。

15、16、#MeToo 运动，远不止是“补课”，更是一场权利意识与权力结构的博弈，旨在扩展权利的传统边界，提升权利的既有标准。实际上，若是没有女性的觉醒和抗争，男性的自省是不可能的。边界的拓展，和标准的提升，并不意味着“只有警觉、失去温情的男女关系”，更可能是男女关系中的同理心和分寸感的提高，相互之间了解和理解的深入，它会推动男女关系进入新的更高的境界。

17、刘瑜女士“幸亏不是男人”，可是，作为女人，她所说出的观点，或许更令人不安和奇怪。

2018. 7. 28 《孙金昱 | 米兔中的集体行动正当性、个体责任与诬告》

作者：孙金昱

来源：https://weibo.com/1527379661/Gs0k83mH5?type=comment#_rnd1563162783178

这几天米兔的讨论很多，这股运动从校园开始，逐渐蔓延到公益圈、公知圈、媒体圈，愈燃愈烈，自然而然产生了一种担忧，那就是米兔过度，好人蒙冤，舆论审判，诬告得逞。针对这种担忧，参与者也给出了不同角度的回应。在最初的回应中，“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诬告”“诬告成功的概率较小”“米兔运动对矫正正义和帮助受害者具有极重要的意义，综合考量，正面意义更多”。从我个人角度来看，这些回应是充分的。归根结底，米兔运动的参与者和支持者从不否认运动过程中会出现诬告、诬告成功、错误指控和错误指控成功，也并非对此不在乎。但是，政治的核心在取舍，在于平衡我们想要的不同价值。取谁舍谁都没有天然的正当性，问题的关键在于取舍的理由。

但从担忧者的角度出发，我也能理解这些回应没有完全解决焦虑，“目前还没有出现诬告/误告”很快会被事实推翻，今天熊培云对赵思乐性骚扰指控的回应就让这起旧事尚无定论（双方目前各有回应，但似乎还会有后续），而作为一个几乎没有参与门槛、组织极其松散、规模又逐渐变大的运动，其中出现诬告/误告，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且不排除有人会故意制造诬告事件从而攻击整个运动）；诬告/误告概率虽小，但是一旦发生到一个个体身上，概率就是100%；综合考量，米兔积极意义更多，但被冤枉的人的权利和受到的伤害呢？这些疑问在我看来，是有力度的，也需要认真回应。

担忧这的观点可以总结如下：1.米兔的运转模式会导致或纵容诬告/误告，这种模式和大鸣大放一样，舆论汹汹之下，个体被轻易定罪、审判、没有还手余地、承受不可承受之伤害。宋石男老师在《我没有性骚扰，被网络指控就死路一条吗？》一文中，已经清晰地区分了自下而上的米兔运动和权力加持、自上而下的大鸣大放之间的重要区别，这里不再赘述。我赞成对“多数的暴政”保持警惕，在“汹汹舆论”前保持清醒（这些是绝对正确的废话），但还想补充二者之间几个重要区别。首先，米兔不是对思想定罪，不是诛心，而是对言语骚扰、肢体骚扰和侵犯这些能够准确描述的性骚扰和性侵行为的举报，而这些言语行为是在公众共识之中明确的道德错误甚至违法行为，简而言之，米兔不是在网络发帖（大字报）：“他/她思想龌龊，是个流氓！”

其次，如果米兔需要承担一个“多数暴政”“汹汹舆论”的罪名，那么米兔首先需要是“多数”，需要真的“汹汹”，它才能有暴政的力量，它才可以有审判他人的力量，但这难道符合现实吗？暂且不提现在这一波米兔（很多事件还未完结），单看半年来已经由各个学校的行政处罚认定的校园性骚扰/性侵，已经坐实的施害人尚不用离开学校、不用接受法律惩罚、不用退出学术圈，也自然没有身败名裂。担忧者看到了被诬告/误告的可能，但是有没有看到已经发生的对举报人的“荡妇羞辱”和其他威胁呢？在一个尚缺乏性别意识、男权思维根深蒂固的社会中，这种荡妇羞辱，是不是一种“多数的暴政”？是不是一种“舆论审判”？

我相信，如果担忧者愿意对等地从举报人、从那些还没有站出来的性侵/性骚扰受害人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他们至少应该对受害者可能遭到的伤害产生同样的担忧。如果担忧者们能够顾及到以女性为主的受害者群体在米兔之前到底遭遇了多少系统性的不正义、被握有权力的上级如何施加零碎骚扰和折磨，他们心中的天平是不是更倾斜一些？我相信大部分担忧者所怀有的忧虑出自于对正义真挚的追求，我只想，这种对正义的关切有时不自觉地失衡了。它给予了一个更为优势的群体更多的关切，一个更为弱勢的群体更少的关切。它背后的共情是与可能被诬告的上位者共情，而更少与已经站在他们面前的被压迫者共情。

2.米兔与法治精神相违背，是一种粗糙的方式，也不是我们建立文明、正义社会的正当途径首先，用法治的方式实现法治，是不可能的。

最近和几位朋友讨论，包括刘瑜老师写的文章，都觉得米兔和法治不相容（或者至少有不相容之处，这里不相容有矛盾、妨碍之意）。如果我们事先接受了米兔=另一种形式的大鸣大放，那么得出这个结论就很自然了。但是，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米兔是一个自下而上没有政治权力撑腰的社会运动，是一个由社会弱势群体和她们的同情者所发起反对性别压迫的运动。如果米兔和法治不相容，那么一切社会运动和法治均不相容。按照这种逻辑，如果你穿越回种族隔离时期的美国，在公交车上遇到了不愿让座的罗莎帕克斯女士，你很可能对她说：“抱歉，你应当先遵守法律给这位白人让座，之后再去找法院起诉。毕竟，美国是一个

法治社会。“同样，你也可以指责为了宣传妇女选举权而冲向赛马身亡的艾米丽戴维森破坏了法治。毕竟，乔治五世惹了谁呢？”

众多米兔运动中曝光的事例表明，受害者最初不是没有考虑过或者尝试过诉诸法律。如果你曾经仔细阅读过几篇米兔故事，你会发现，不立案、劝和解是一种常态，很多受害者更要面对警方不必要的细节追问（比如是否高潮，穿了什么衣服等等）甚至嘲弄。不久前庆阳跳楼自杀的少女可以说是相信法律、走法律途径的典范。如果不是她最终绝望自杀，她和父亲寻求法律帮助的过程可能不会进入我们的视野。米兔的诉求之一，就是法律对如此普遍的性侵/性骚扰问题作出回应，相当多的受害者也选择了报案、选择了咨询律师。可以说，米兔的最终目的就是结束米兔自己，让性侵害性骚扰的受害者越来越少，让受害者可以通过法律得到公正。

我想一定有人会追问，法律不健全就意味着米兔运动一定是正当的吗？我认为，社会运动的正当性，取决于它所面对的社会问题是怎样的。公开自己的遭遇，寻求舆论支持并没有原罪，正如疫苗问题的舆论同样汹涌，同样有误伤好疫苗的可能，同样可能有谣言混入，有相关利益方借势反对注射疫苗，但是公开疫苗问题仍然是必要的，而不是要求受害者只起诉、不吭声。

米兔产生的环境，是一个长期视女性为资源的环境，一个不尊重女性自主意愿和身体边界的环境，是一个权力太过轻易被滥用而不用付出代价的环境，是一个归罪受害者更为普遍的环境，在这样一个社会系统中，女性不成比例地承担更多的恐惧、担心、无助，它们渗透进女性生活的方方面面，不是通过换工作、换老板就能够摆脱。如果一种伤害，仅仅发生在两个个体之间，那么请法律裁决既效率又公正。但如果一种伤害，不单单是甲和乙之间的私人矛盾，而是有着跟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脉络，社会运动就是一种恰当的应对。

米兔不是单纯要挖出陈年旧事进行个人复仇，而是针对这种不公正恶社会结构。迄今为止站出来女性，看似为自己出了一口恶气，实际上承受着巨大的成本。主流其实并不站在她们一边，她们被不断质问“为什么不拒绝”“为什么不小心”“你是不是诬告”，她们从来没有被无条件相信过，她们也要自己去走完法律程序。而这些站出来女性却实实在在给还没有站出来的人以及未来一代女性带来一种全新的可能。

我要强调，米兔不是“向后看”的复仇，而是“向前看”的变革，她要求现有制度和其运行的改变，它把一切上不得台面的阴暗潜规则曝光在日头底下，它让无意识享受了性别红利、享受了特权保护的同胞们意识到在他们看不到的地方，原来有这么多、这么深的伤口，让他们意识到“原来这样做是拒绝”“原来这样讲话是骚扰”“原来女性的身体边界在这里”“原来这样做会被指责、被惩罚”。这是米兔运动的正当性所在，她恰当地回应了一个不公正社会。肯定米兔的正当性，既不是认定诬告的正当性，也不是说被冤枉不重要，更不是冤屈带来的伤害很微小。但是正如法治框架下，冤案仍有可能发生，社会运动的零伤害不应当成为其正当性的必要条件。作为参与者，我们要做的就是核实接触的信息，给被举报人说话的机会（从现实来看，他们目前充分地享有这样的机会。没有这样机会的往往是举报人），平衡地传播双方的质证过程。

（另外，关于法治想说的最后一点。法治，从根本上说，是对政府的要求，不是对民众的要求。）

这篇文章结尾，想谈一谈米兔运动之下的个体责任。不客气地说，很多质疑米兔正当性的朋友，之前对于那些已经被认定的性侵/性骚扰案件并没有什么兴趣。这里不对这种不平衡的兴趣做更多解读，只提出这种现象。我想说的是，在当下的环境中，发声一方面是受害者的权利，另一方面也是所有人的义务。有人从这个环境中获得更多特权和利益，有人仅仅是幸运地与不幸无关，但是，做一个旁观者在绝大多数无异于施害者同谋。旁观纵容了侵害蔓延，让施害者更少恐惧，让被害人孤立无援。在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是没有一块中立之地的，这个道理类似于逆水行舟。面对米兔运动中涌现出的案例，任何人都有权自由判断，有权利选择如何分配自己的精力，有权利合理质疑运动中出现的的问题，甚至也可以只关心已经被冤枉的人，但是，如果你的担心只分给可能的被冤枉者，泛泛而谈“多数暴政”、“大鸣大放”“诉诸法治”，而对已知的压迫视若无睹，就辜负了你高高举起的“正义”旗帜。

2018. 7. 28 《孫金昱：泛泛指責 #MeToo 是多數人的暴政，辜負了高高舉起的正義之旗》

作者：孙金昱

来源：端传媒

原文链接：<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80728-opinion-sunjinyu-metoo/>

面对 #MeToo 运动中涌现出的案例，任何人都有权自由判断，有权利质疑运动中出现的的问题，但如果你的担心只分给可能的被冤枉者，而对已知的压迫视若无睹，就辜负了你高高举起的“正义”旗帜。

编者按：过去这周，中国内地的 #MeToo 运动冲出高校圈子，分别在公益圈、媒体圈、知识分子圈等言论较为开放的圈子中爆炸式上演，并形成了多年来中国舆论环境中难得的思想辩论氛围。

7月28日，在中国公众视野中享有一定知名度的政治学者刘瑜对 #MeToo 事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谈及对运动内涵的理解，及运动与法治的关系等。文章甫出，引发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圈的激烈争论，有人支持，也有不少人批评其对运动理解有误，指其将 #MeToo 与文革大字报相类比甚为失当。然而，#MeToo 无论在欧美、中国还是香港的语境中，都确实面临过同一种担忧与质疑，即运动很有可能造成冤假错案、形成诬告环境。对此，年轻学者孙金昱今天在个人社交媒体上、从政治哲学角度给出了自己的思考，她承认这种质疑的合理性并表达出谨慎的关注，但也系统论述了运动的正当性，回应种种运动与法治相矛盾的看法。

端传媒特征得作者授权，编修转载，以与各位读者一同思考 #MeToo 运动在中国的未来。文中“米兔”为 #MeToo 的普通话谐音。

这几天米兔的讨论很多，这场运动从校园开始，逐渐蔓延到公益圈、公知圈、媒体圈，愈燃愈烈，自然而然产生了一种担忧，那就是米兔过度，好人蒙冤，舆论审判，诬告得逞。针对这种担忧，参与者也给出了不同角度的回应。最初的回应包括有，“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诬告”“诬告成功的概率较小”“米兔运动对矫正不义和帮助受害者具有极重要的意义，综合考量，正面意义更多”。从我个人角度来看，这些回应是充分的。归根结底，米兔运动的参与者和

支持者从不否认运动过程中会出现诬告、诬告成功、错误指控和错误指控成功，也并非对此不在乎。但是，一切政治的核心在取舍，在于平衡我们想要的不同价值。取谁舍谁都没有天然的正当性，问题的关键在于取舍的理由。

从担忧者的角度出发，我也能理解这些回应没有完全解决焦虑，“目前还没有出现诬告 / 误告”很快会被事实推翻，比如熊培云对赵思乐性骚扰指控的回应就让这起旧事尚无定论（双方目前各有回应，但似乎还会有后续），而作为一个几乎没有参与门槛、组织极其松散、规模又逐渐变大的运动，其中出现诬告 / 误告，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且不排除有人会故意制造诬告事件从而攻击整个运动）；诬告 / 误告概率虽小，但是一旦发生到一个个体身上，概率就是 100%；综合考量，米兔积极意义更多，但被冤枉的人的权利和受到的伤害呢？这些疑问在我看来，是有力度的，也需要认真回应。

对正义的关切有时不自觉地失衡

这些担忧的观点可以总结如下：首先米兔的运转模式会导致或纵容诬告 / 误告，这种模式和大鸣大放一样，舆论汹汹之下，个体被轻易定罪、审判、没有还手余地、承受不可承受之伤害。

宋石男老师在《我没有性骚扰，被网络指控就死路一条吗？》一文中，已经清晰地区分了自下而上的米兔运动和权力加持、自上而下的大鸣大放之间的重要区别。“多数的暴政”保持警惕，在“汹汹舆论”前保持清醒是普便适用的道理，但普遍适用、绝对正确的表述缺少具体的意义。除了运转机制的迥异，米兔和大鸣大放之间还存在几个重要区别。首先，米兔不是对思想定罪，不是诛心，不是揪出政治犯，而是对言语骚扰、肢体骚扰和侵犯这些能够准确描述的性骚扰和性侵行为的举报，而这些言语行为是在公众共识之中明确的道德错误甚至违法行为，简而言之，米兔不是在网络发帖（大字报）：“他 / 她思想龌龊，是个流氓！”

其次，如果米兔需要承担一个“多数暴政”“汹汹舆论”的罪名，那么米兔首先需要是“多数”，需要真的“汹汹”，它才能有暴政的力量，它才可以有审判他人的力量，但这难道符合现实吗？暂且不提当下在知识圈、公益圈和媒体圈的米兔（很多事件还未完结），单看半年来已经由各个学校的行政处罚认定的校园性骚扰 / 性侵，已经坐实的施害人尚且不用离开学校、不用接受法律惩罚、不用放弃手中的权力和资源，也自然没有身败名裂。担忧者看到了被诬告 / 误告的可能，但是有没有看到已经发生的对举报人的“荡妇羞辱”和其他威胁呢？在一个尚缺乏性别意识、男权思维根深蒂固的社会中，这种荡妇羞辱，是不是一种“多数的暴政”？是不是一种“舆论审判”？

我相信，如果担忧者愿意对等地从举报人、从那些还没有站出来的性侵 / 性骚扰受害人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他们至少应该对受害者可能遭到的伤害产生同样的担忧。如果担忧者们能够顾及到以女性为主的受害者群体在米兔之前到底遭遇了多少系统性的不正义、被握有权力的上级如何施加零碎骚扰和折磨，他们心中的天平是不是更倾斜一些？我相信大部分担忧者所怀有的忧虑出自于对正义真挚的追求，我只想说，这种对正义的关切有时不自觉地失衡了。它给予了一个更为优势的群体更多的关切，一个更为弱勢的群体更少的关切。它背后的共情是与可能被诬告的上位者共情，而更少与已经站在他们面前的被压迫者共情。

社会运动的正当性取决于其所面临的问题

第二种常有的质疑是，米兔与法治精神相违背，是一种粗糙的方式，也不是我们建立文明、正义社会的正当途径。

首先，用法治的方式实现法治，是一个悖论。

最近和几位朋友讨论，包括刘瑜老师写的文章，都觉得米兔和法治不相容。这种不相容，不是泛泛地指米兔和法治的两种不同性质，而是指矛盾、妨碍。如果我们事先接受了米兔等于另一种形式的大鸣大放，那么得出这个结论就很自然了。但是，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米兔是一个自下而上没有政治权力撑腰的社会运动，是一个由社会弱势群体和她们的同情者所发起反对性别压迫的运动。如果米兔和法治不相容，那么一切社会运动和法治均不相容。按照这种逻辑，如果你穿越回种族隔离时期的美国，在公交车上遇到了不愿让座的罗莎帕克斯女士，你很可能对她说：“抱歉，你应当先遵守法律给这位白人让座，之后再向法院起诉。毕竟，美国是一个法治社会。”同样，你也可以指责为了宣传妇女选举权而冲向赛马身亡的艾米丽戴维森破坏了法治。毕竟，乔治五世惹了谁呢？

众多米兔运动中曝光的事例表明，受害者最初不是没有考虑过或者尝试过诉诸法律。如果你曾经仔细阅读过几篇米兔故事，你会发现，不立案、劝和解是一种常态，很多受害者更要面对警方不必要的细节追问（比如是否高潮，穿了什么衣服等等）甚至嘲弄。不久前庆阳跳楼自杀的少女可以说是相信程序、相信法律、走法律途径的典范。如果不是她最终绝望自杀，她和父亲寻求法律帮助的过程可能不会进入我们的视野。米兔的诉求之一，就是法律对如此普遍的性侵和性骚扰问题作出回应，相当多的受害者也选择了报案、选择了咨询律师，而这些受害者也认为，只有法律的裁决才能给予她们真正的公正。

我想一定有人会追问，法律不健全就意味着米兔运动一定是正当的吗？我认为，社会运动的正当性，取决于它所面对的社会问题是怎样的。公开自己的遭遇，寻求舆论支持并没有原罪，正如疫苗问题的舆论同样汹涌，同样有误伤好疫苗的可能，同样可能有谣言混入，有相关利益方借势反对注射疫苗，但是公开疫苗问题仍然是必要的，而不是要求受害者只起诉、不吭声。人们在这一问题上的普遍共情很遗憾没有顺延到米兔中。

米兔产生的环境，是一个长期视女性为资源的环境，一个不尊重女性自主意愿和身体边界的环境，是一个权力太过轻易被滥用而不用付出代价的环境，是一个归罪受害者更为普遍的环境，在这样一个社会系统中，女性不成比例地承担更多的恐惧、担心、无助，它们渗透进女性生活的方方面面，不是通过换工作、换老板就能够摆脱。如果一种伤害，仅仅发生在两个个体之间，那么请法律裁决既效率又公正。但如果一种伤害，不单单是甲和乙之间的私人矛盾，而是有着跟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脉络，社会运动就是一种恰当的应对。

米兔不是单纯要挖出陈年旧事进行个人复仇，而是针对这种不公正的社会结构。迄今为止站出来的女性，看似为自己出了一口恶气，实际上承受着巨大的成本，而这些成本往往是被大多数人所忽略的，或者说有意无意地不被重视。舆论主流其实并不站在她们一边，她们被不断质问“为什么不拒绝”“为什么不小”“你是不是诬告”“你是不是有其他目的”“为什么不立刻控诉”。与目前的担忧正相反，指控不是一出现就被大多数人接受，从而立刻让被举报人身败名裂，站出来的受害者从来没有被无条件相信过，并且，复杂、漫长的法律程序也只能由她们自己面对。这一系列的压力和繁琐本身就是一种限制诬告和误告的机制。我们无法确

定这些站出来的女性到底能为自己争取到什么，她们争取到的一句道歉、一个判决是否能够完全抵偿抗争路上的种种艰辛，但是她们却实实在在给还没有站出来的人以及未来一代女性带来一种全新的可能。

我要强调，米兔不是“向后看”的复仇，而是“向前看”的变革，她要求现有制度和其运行的改变，它把一切上不得台面的阴暗潜规则曝光在日头底下，它让无意识享受了性别红利、享受了特权保护的同胞们意识到在他们看不到的地方，原来有这么多、这么深的伤口，让他们意识到“原来这样做是拒绝”“原来这样讲话是骚扰”“原来女性的身体边界在这里”“原来这样做会被指责、被惩罚”。这是米兔运动的正当性所在，她恰当地回应了一个不公正社会。

肯定米兔的正当性，既不是认定诬告的正当性，也不是说被冤枉不重要，更不是说冤屈带来的伤害很微小。但是正如法治框架下，冤案仍有可能发生，社会运动的零伤害不应当成为其正当性的必要条件。作为参与者，我们要做的就是核实接触的信息，给被举报人说话的机会（从现实来看，他们目前充分地享有这样的机会。没有这样机会的往往是举报人），平衡地传播双方的质证过程。

在压迫与被压迫之间，没有中立之地

最后，谈一谈米兔运动之下的个体责任。不客气地说，很多质疑米兔正当性的人，之前对于那些已经被认定的性侵 / 性骚扰案件并没有什么兴趣。暂且不对这种不平衡的兴趣做更多解读，只提出这种现象。我想说的是，在当下的环境中，发声一方面是受害者的权利，另一方面也是所有人的义务。有人从这个环境中获得更多特权和利益，有人仅仅是幸运地与不幸无关，但是，做一个旁观者在绝大多数无异于施害者同谋。旁观纵容了侵害蔓延，让施害者更少恐惧，让被害人孤立无援。在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是没有一块中立之地的，这个道理类似于逆水行舟。而既得利益者和幸运儿更要避免一种“施舍”“赠予”受害者的姿态。在这个建立更公正的社会的义务下，是既得利益者和幸运儿需要带着耐心和同理心去倾听被害人的声音，反思自身，以自己认为适合的方式加入呼唤正义的行列，而不是理所应当地等待受害者来给自己普及性别观念、女权知识，被动地将自己视作“可团结”的对象，需要额外珍惜和照顾，指点行动者的行动不够完美、不能打动说服自己。

面对米兔运动中涌现出的案例，任何人都拥有自由判断，有权利选择如何分配自己的精力，有权利质疑运动中出现的的问题，但是，如果你的担心只分给可能的被冤枉者，泛泛而谈“多数暴政”、“大鸣大放”“诉诸法治”，而对已知的压迫视若无睹，就辜负了你高高举起的“正义”旗帜。

(孙金昱，伦敦大学学院政治科学系博士候选人)

2018. 7. 28 常江微博评论

来源：微博@清华常江
原文已不可找
发表于 7 月 28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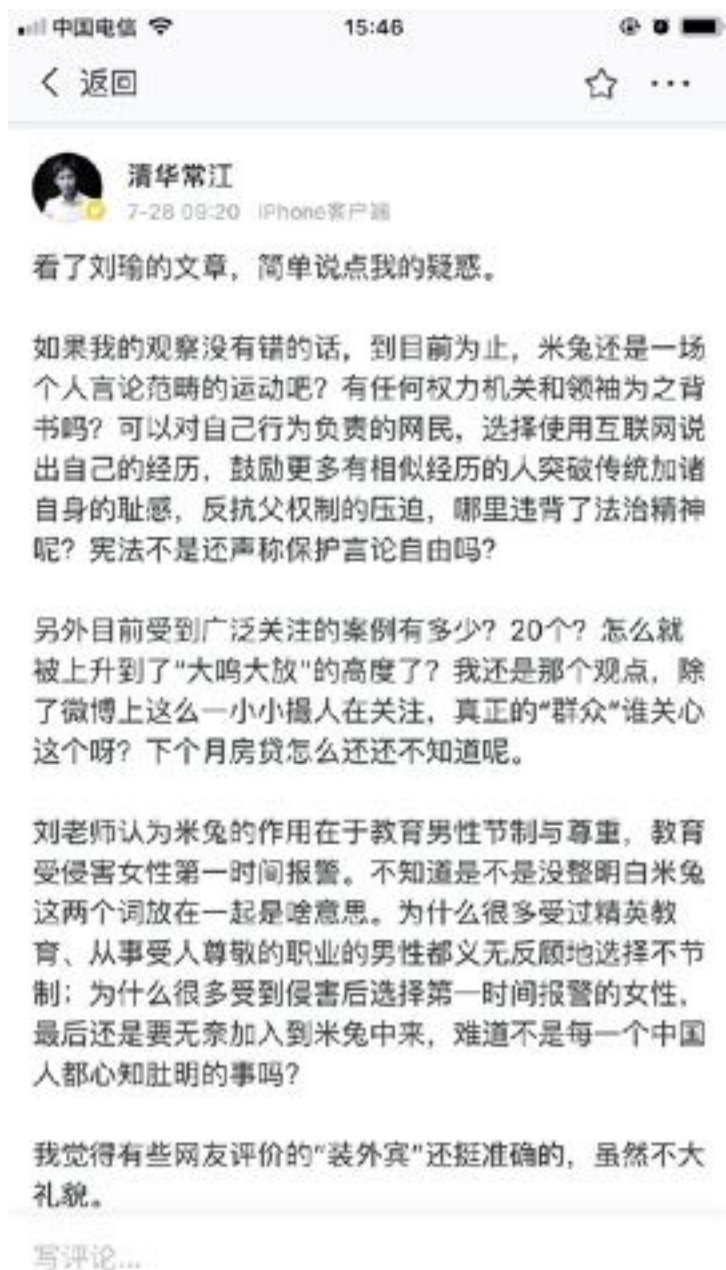
看了刘瑜的文章，简单说点我的疑惑。

如果我的观察没有错的话，到目前为止，米兔还是一场个人言论范畴的运动吧？有任何权利机关和领袖为之背书吗？可以对自己行为负责的网民，选择使用互联网说出自己的经历，鼓励更多有相似经历的人突破传统加诸自身的耻感。反抗父权制的压迫，哪里违背了法治精神呢？宪法不是还声称保护言论自由吗？

另外目前受到广泛关注的案例有多少？20个？怎么就被上升到了“大鸣大放”的高度了？我还是那个观点，除了微博上有这么一小撮人在关注，真正的“群众”谁关心这个呀？下个月房贷怎么还还不知道呢。

刘老师认为米兔的作用在于教育男性节制与尊重，教育受侵害女性第一时间报警。不知道是不是没整明白米兔这两个词放在一起是啥意思。为什么很多受过精英教育、从事受人尊敬的职业的男性都义无反顾地选择不节制；为什么很多受到侵害后选择第一时间报警的女性，最后还是要无奈加入到米兔中来，难道不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心知肚明的事吗？

我觉得有些网友评价的“装外宾”还挺准确的，虽然不大礼貌。



2018. 7. 28 《湘川 | 也关于 metoo——驳刘瑜《关于 metoo》》

作者：湘川

来源：豆瓣

来源：<https://www.douban.com/note/684572575/>

首先，我是完全支持 metoo 运动的，对于这几天来中国各大圈内不断爆出来的性侵和性骚扰事件，除了对这种事情的普遍和猖獗感到吃惊之外，还有一种“恶行终于被爆了出来”的快慰之感。受害者不顾各种潜在的危險和伤害，勇敢将自己遭受到的侵犯和不公说出来，一方面是惩罚施暴者为自己讨回公道，另一方面是阻止恶人恶行以免更多人遭受侵犯。

metoo 运动最理想的结果是，受害者获得保护，恶人受到惩治，在发生和容易发生性侵和性骚扰的场域建立起一套完整而有效的反性侵和性骚扰的机制以杜绝至少减少此类事件的发生。但这只是理想的结果。就中国这个混蛋社会而言，连保护受害者这一条都做不到，更别提什么建立反性侵和性骚扰的机制了。

在这个权力森严、倾向于“荡妇羞辱”和“谴责受害者”的社会环境中，受害者将自身的遭遇说出来本来已是冒着极大的风险，无论是从道义上还是法律上，都应该第一时间去保护受害者，可仍然有人言辞凿凿、摆出一副客观公正的架势，对受害者和众人嚷嚷着“法治途径”、“冤假错案”这样的屁话。如果法治真的能有效保护的话，怎么会出现 metoo 运动？正因为法律无能，无法提供足够的保护，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运动的出现。

刘瑜的那篇《关于 metoo》的文章就大有一副“不腰疼”的架势，当然文章中有很多观点我是赞同的，从某个方面来说，文中很多见解当是 metoo 运动和女性维权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必须要考虑的，不过得首先发展到一定阶段，不能 metoo 运动一开始就开始警告发声者和众人不要冤枉好人。的确有冤枉好人的可能，但过分强调这种可能性就会给受害者一个暗示：我不相信你说的话，你在冤枉好人。而这其实就是在谴责受害者。

我将对刘的文章中的条目一一辩驳，当然其中也有赞同的地方。

1. 的确应该更关心“罪”，而不是“罪人”。这里面有一个语境：罪人也是受害者，这个语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类的道德困境，不过不能将它用在性侵和性骚扰上，因为在性侵和性骚扰的问题上，施暴者是完完全全的权力上位者，根本没有“同时也受害”这种事情的存在。既然如此，也当“关心罪人”，保证罪人受到惩治。
2. 的确应该教育男人节制与尊重，而且从现实的角度来说，在这个充满危险的社会中，女人们的确应该自我保护。不过要明白的是，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女人要承担的自我保护的责任不应该比男性更多。但刘的意思似乎是，女人面对的危险比男人更多，所以应该承担更多的自我保护的责任。这是不对的。女人面对的危险多，首先要考虑的是消除掉那些危险，而非牺牲女人自身的个性和自由。接着刘又说女人应该“尽可能第一时间清楚 say no 或报警”，说的好像受害者没有 say 过 no 似的，如果 say no 真的有用的话，也不至于成为受害者了。报警更别提了，如果真能报警的话，那这些事早就已经解决了。
3. 的确应该靠法律来解决更好。这有一个前提，法律是有效而有力的，metoo 运动的兴起就是因为法律在那种权力结构中是无效的，而且目的就是为建立一套合法的机制来保护弱者，受害者之所以通过网络这种方式发声，不是因为主动抛弃了法律，实在是因为法律没能保护好她们。而且网络发声并非“大字报”，刘此话大有乱戴帽子的嫌疑，暗指受害者污蔑他人。
4. 法律精神中的确包含某种小心翼翼，这种小心翼翼是法律在维护正义中必不可少的原则。“性骚扰分子”的标签也的确能对一个男人造成某种程度的打击，不过如果他的确施了暴行，这种打击难道不是维护正义的必要之举吗？
5. 追求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是好的，不过不能以法律的标准来衡量舆论，精确是法律的很重要的原则，舆论做不到法律的那种精确，不过不能凭此就说舆论失职。舆论的目的是让事件进入公共视野，敦促和监督法律的执行，并非一条一条无比精确地列出罪行然后量刑，

不是这样的，量刑是法律的责任，不是舆论的。另外，都强吻人家姑娘了，难道还不是性骚扰分子？不知刘对性骚扰的定义是怎样的？但愿不是简单地一句：That's too much for me.

6. “网络公审”的确有可能造成冤假错案，这是连法律也无法保证绝对避免的事情，不过不能因为舆论有可能出错就剔除这种方式，正如不能因为法律有可能出错就取缔法律一样。刚才已经说了，舆论的目的是让事件进入公共视野，监督和敦促法律的执行，并非要取代法律。另外，司法的程序正义并非由舆论来保证，如果司法真正独立的话，也不会受舆论的影响。保证司法独立和程序正义，是法律自己的责任。程序不正义是法律自身有问题，不能怪罪舆论，难道大家都不说话程序就能正义了吗？

7. 在舆论中探究“无罪推定”或者“有罪推定”的问题是不合适的，两者不属于一个系统，性质也完全不同，不能用法律语境中的词汇来形容舆论。取证犯罪事实然后量刑是法律的责任，以法律的观点来看，舆论当然具有弱点和偏见，但就是因为这个才需要法律及时有效地介入，惩罚有罪，释放无罪，引导舆论往正确而更有价值的方向发展。法律，舆论，两者都不可少，需要相互监督和纠正，共同伸张正义，不能以此薄彼。

8. 自证者往往越描越黑，这种事情之所以发生，恰恰是公共讨论不充分、公共秩序不规范的结果，而这就需要法律及时介入进去，调查取证，还大家以真相。

9. 正是因为性侵和性骚扰本质上是一个权力结构的问题，所以才需要大家公开讨论，共同发声，对不对等的权力进行声讨和规范，一步一步建立完善反性侵和性骚扰的机制，震慑和组织潜在施暴者。

10. 人在大多数情况下的确有很多选择的余地，但在不对等的权力结构中没有。的确有些女人会利用性作为一种“交易机制”去换取自身利益，不过很难想象这样做的女人会再在网络上公开宣称说自己遭受性侵。换句话说，我们不能想当然地将在网络上发声的受害者视为这样的女人。事实上不只女人，处于权力下位者，任何人都都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否则也就无所谓权力了。结构中存在的，让女人凭借性而非工作能力而获得自身利益的途径，这本身就是制度有问题。而这种问题不能不说是男人的共谋，制度是男人设计的，所以男人就设计了这么一条通道，而且通常情况下，权力上位者的男人只开通了这么一条通道——可能还有其他选择，但其他选择的可行性已被男人们压缩到了极小——于是权力下位者的女人选择了这条通道。在这种情况下，是不能责怪女人的，男权的制度性设计掩盖了他们的罪行，将之反抛给了女人，从而获得指责女人的借口。刘说受害者“说不”是逆转游戏规则的根本机制，这是不对的，根本机制是设计另外一套全新的机制，“说不”只是第一步，网络发声是在争取“说不”的权利。

11. 男权文化对女性的矮化和物化的确是性侵和性骚扰如此普遍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不过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很多女性在男权文化的浸淫之下出现了自我矮化和物化的现象，女性按照男权文化想要她成为的样子来塑造和发展自己，并在此过程中将男权的要求内化为自己的要求，进而失去个性与自由。我们经常听到有女性自己声称：“一生最大的幸福就是嫁给一个好男人”，她们将自身工具化，并将幸福寄托于一个非我的男性客体之上，这正是男权文化最最糟糕和最最隐蔽的后果。不过这不是女性的错，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破除掉这种糟糕的文化景观，防止它遗憾更多的人。随着女性群体性别意识的觉醒，文化改变成为可能，而受害女性在网络上的发声从某种程度上正是女性觉醒的一个标志。

12. 电影、电视、广告、杂志作为流行文化的一部分，都是主流文化意识形态扩大再生产的阵地，在男权文化占据主流的今天，任何流行文化和流行符号都必然携带这种男权特征。不过，当今流行的性文化并非男权文化促成，它其实是伴随着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兴盛而到来的，是现代对传统的反叛。无论是性自由，还是对肢体接触保持警惕，其实都是对自身和自我的重视，本质上都是个体权利意识觉醒的结果。两者一点都不矛盾，我可以与任何人发生性关系，前提我愿意。

13. 如我在 11 中所述，的确存在自我矮化和物化的女性，不过我已经叙述清楚，女性的这种自我矮化和物化是非意识的，她们并非主动地去选择矮化和物化自我，事实上她们没得选。波伏娃说女人不是天生的，是后天塑成的。男权文化要求矮化和物化女性，于是在男权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女性果真按照这种要求，开始物化和矮化自我。女人依附男人是一种非自觉的或者说不得不做的选择，可是当她们开始反抗男权的时候，就证明她们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如果说这是一种矛盾，那也是一种充满希望的矛盾。

14. 男人当然有权利误解女人的意图，不过却没有权利侵犯她。女人怎么说怎么做怎么穿应该是自由的，像男人一样自由，如果比男人不自由，那么这额外的不自由就是男权强加在女人身上的重负。基于现实考虑，鉴于这个社会充满那么多猥琐且没有教养的男性混蛋，女人为保护自我的确应该思考自己的言行，不要让这些自以为是的畜生误解自己。可是必须得明白，穿着防弹衣上街并非基于自然，而是基于外面正在发生战争。我们应该做的是消除战争，而非让所有人都穿上防弹衣。男性容易误解女性，大多数情况都是男性自己自作多情，跟女性言谈和暴露程度无关。Don't tell me how to dress, tell him not to rape. 强调女性注意自己的言谈和穿着，这就是赤裸裸的“荡妇羞辱”的逻辑，刘不承认也不行。

15. 我再说一遍，metoo 的目的不是为了女人补上所谓“自我保护”的课，说的好像女人遭受性侵和性骚扰是因为没有保护好自己似的，这就像 A 杀了 B，我们不去追查 A 的残忍，反而去责怪 B 没有保护好自己一样，简直是无稽之谈。在性侵和性骚扰过程中，女性的“懵圈”并非不知道当下行为是性骚扰，更多是因为作为权力下位者的她首先是对这种情况感到吃惊和恐惧，继而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所以懵圈。男性当然可能没有意识到他的行为是性骚扰，女人也一样，不过这只是在极少情况下才可能发生的事情，通常情况下是，男性或者女性完全明白当下行为是性骚扰。不过由于施暴者仗着权力上位、受害者基于权力下位，在这种权力不对等的状态下根本无法阻止性侵和性骚扰的发生。刘说她不愿意看到只有警觉、失去温情的男女关系，其实这里偷换了概念，她将不对等权力结构中的男女关系偷换成了恋爱或者朋友之间的男女关系，温情这种东西是存在于后者之中的，至于前者，由于地位的不对等，当然要时刻保持警觉，对方将自己看做一个完整独立而有尊严的个体都已经奢求不得了，难道还要与他谈什么劳什子的温情？别开玩笑。

16. metoo 这种事与女性宽不宽容、男性自不自省没有一丁点关系，它不是为了改变个别的男人或者女人，更不是为了促进男女之间的和谐，它的目的是改变权力结构，从制度层面上禁止权力泛滥、保证弱者安全，在社会上形成一种新的平等的共识，进而消解掉主流文化中的男权特征。在这个层面上而言，哪怕是女性受害者，也没有权利选择宽容。只要文化中还残存男权特征，只要性侵和性骚扰的事件还在发生，全社会谁都没有资格去宽容。

17. 幸亏我是个男的，不然以上一定会被诠释为 metoo。

2017/7/28

BY 湘川

2018. 7. 29 《刘满新：性侵者的恶魔化与米兔揭示的撕裂》

作者：刘满新

来源：新媒体女性公号“女泉”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R52xRC0GUkbEFwyMuwzVKQ>

最近刘瑜老师关于米兔的看法的文章，引起了新一轮关于米兔运动的争论。在文章中，刘瑜老师写了 17 点对米兔的看法，除了肯定以外，也提出了不少对米兔的批评。不少女权主义者已经撰文对刘瑜老师的文章提出反驳，甚至对 17 点逐一分析回应。不赘叙这些批评，但有一点似乎并未引起太多的讨论，但觉得颇为重要，所以我着重探讨。

刘瑜老师在文章的第十点提到，在她看来现在兴起的米兔运动有一种“不容置疑的‘邪恶有权男人+无辜柔弱女人’的统一故事结构”，这是她对米兔运动其中一个不满。对性侵者或性骚扰者的恶魔化形象的分析，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看到，刘瑜老师的文章所引起的这一次对米兔运动的分歧的实质是什么。

▼ 性侵者的恶魔化与米兔运动

大概在刘瑜老师看来，当下米兔运动中出现的各种指控里面，被指控的性骚扰者和性侵者，都被不加区分地描述成手握权力的邪恶之徒。如果这一观察是正确的，这种对性侵者形象恶魔化的描述对米兔运动而言或许的确是一问题。

对性侵者的恶魔化，背后所隐藏的想法正是，只有穷凶极恶的强家伙才是性侵者。这个想法除了不加区分地将不同轻度的性骚扰和性侵混为一谈以外，将侵犯者恶魔化不过是要向我们展示一种流行的观念：你身边的男人并不是性侵者。事实上，正如刘瑜老师所说，性侵者千差万别，根本没有一个普遍的形象。只要做出性侵的行为，那就是性侵者。然而，这种恶魔化的形象实际上所起的作用就是为性侵犯暗中的男性施暴者提供脱罪的辩护。

所以，我们常常看到的辩护正是，某人并不是无恶不作的坏人，造成这些行为的，是被酒精影响了，被对方的性感迷惑了，被对方的言语误导刺激了。这当然不等于说这些辩护都是完全无效的，但这样的辩护往往导致一种不对称的厌女偏见。当酒精、性感、状态成为施暴者的辩护的同时，女性受害者的同样状况却并不会为她们带来支持，反而成为她们的责任。流行的观念常常去质疑，案件发生的时候，受害者衣着和态度。如果她穿着暴露，如果她喝了酒，如果她自愿与对方独处一室，她就应该负上责任。然而，明明关键的要素是性侵者是否在受害人没有表示同意的情况下对她进行侵犯。恶魔化性侵者的形象，使得我们不恰当地将责任转移到受害者身上，对那些形象甚好的性侵者的行为视若无睹。

然而，对性侵者形象的恶魔化，似乎并非如刘瑜老师所言是米兔运动中不可置疑的统一叙事。相反，米兔运动正正是要打破这种恶魔化的形象。从米兔运动的实际发展可以看到，参与者

通过表示“我也一样”对性侵者进行的指控，正好表明，性侵犯和性骚扰弥漫在我们的周围，性侵者并不是单一的邪恶的形象。他们可能是德高望重的教授，可能是充满艺术气质的主持人，可能是传播理念的作者，可能是热情投入的公益人。他们是我们的同事，是我们的上司，是我们的老师，是我们的朋友。米兔运动中有效指控的对象，从来都不是不可置疑的邪恶坏人形象，而是我们熟悉的身边人。

正是对身边人的形象的信任，米兔运动展示出的性侵犯性骚扰的普遍才能引起如此大的反响。与其说米兔运动统一将性侵者描述为邪恶之人，不如说受害者惊讶于身边的好人、熟人、名人竟然也会犯下这些罪。她们的指控描述中，都写到当罪发生的时候受害者的诧异和不敢相信。米兔运动的意义之一，就是破除这种将性侵者的恶魔化的观念。

▼米兔揭示的撕裂

刘瑜老师跟参与者对米兔运动截然相反的观察，或者往大的说，当下对米兔运动评价的撕裂，不只停留在对性侵者的恶魔化。当下的所谓撕裂，更体现在双方如何看待女性受害者上。

刘瑜老师的批评，更强调的是她认为米兔运动刻意将所有女性受害者都描述为无辜柔弱的想象，与性侵者邪恶形象相对。大概在她看来，米兔运动中描绘的女性受害者形象，往往忽略了女性本可以“大声、清晰、及时地说不”的能力。同样地，女性也有选择去追求温情，选择着装施放信号的能力。这意味着，米兔运动实际上低估了女性在这些性侵犯性骚扰事件中所应负的责任。女性也参与形成矮化女性的文化，有所选择地“顺从”于这个性别不平等的权力结构，“助长一种‘不就是玩玩吗’的性文化”。

厚道地理解刘瑜老师的立场，在对米兔运动表示肯定的同时，她更强调的或许是在反性侵反性骚扰的运动中，我们不应该忘记女性的个人自主和个人责任。正如 Moira Donegan 在分析米兔运动[1]时所说，这其实是一种颇有传统的想法。既然在性骚扰性侵中女性也需要多少负上个人责任，那么女性同样可以通过个体的赋权，避免和消除这些性骚扰和性侵。当女性能够获得更强的力量，改变对例如“玩玩”的性文化的观念，拥有更多的个人自由，她们就能破除由性别不平等所带来的性压迫。

这种厚道的理解可以使得我们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刘瑜老师着重指出“女权主义强调女性的力量、自主性、勇气”。或许对米兔的批评，实质上是刘瑜老师提出面对性骚扰性侵犯的一种她认为更有效的方案，而不是胡乱地指责受害者？

然而细想下来，这种方案真的更有效吗？

通过赋予女性更多的个人自由、改变个人观念来面对性骚扰性侵犯，这样一种 Lean In 式的进路，往往忽略了所面对的性骚扰性侵犯现象，实质上是一种结构性的性压迫。

米兔运动的蓬勃，正好表明这种压迫不仅仅只是某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侵犯，而是女性作为女性本身所需要普遍面对的不正义。从女学生到女作家再到女律师，她们之所以被性骚扰性侵犯，正是因为她们作为女性的身份。单单希望进行个体的赋权，无法对付系统性的不正义，反而更像是独善其身的自保，无视性骚扰性侵犯的“罪”普遍而且平常，不愿意去共情其他受害者的痛苦。

通过表明“我也一样”来对抗这种针对女性身份整体的普遍性压迫，米兔运动更强调的是女性的团结，将反对不正义的责任放在作为集体的所有人身上。性骚扰性侵犯等等压迫，并非个人的事，而是我们的事。团结是米兔运动的潜台词。

可能刘瑜老师会对团结感到不适，因为团结给人的印象就是立场先行。因为身份相同而进行的团结，初看起来像是一群人对抗另一群人的恶斗。不过，正如我在《美国的分裂，身份政治需要背锅？》[2]中尝试论证，基于身份的运动并不必然需要预设立场理论，认为某一身份等同于某一必然为真的立场，我们需要坚持这种立场。同样，米兔运动也不需要预设立场理论。米兔运动的参与者在诉说被性骚扰性侵犯的不同经历时，也可以通过共同承诺，承担反对这种性压迫的责任团结在一起。

刘瑜老师的解决方案也低估了个人在能够做选择时所需要的条件。为什么她不“大声，清晰，及时地说不”？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够那么轻易地因为上司的毛手毛脚而牺牲掉唯一能够糊口的工作，不是每个人都能轻易地摆脱作为学生的稚气与天真，更不要说那些说了“不”但仍然被骚扰的受害人了。“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有选择余地的”，前提是能够做出选择所需要的条件对她来说并不奢侈。

由此可见，米兔运动的最大意义不仅仅如刘瑜老师所言是为了让男人补课尊重，让女人补课自我保护。米兔向我们指出，作为一个整体我们还有责任去为受害者提供支持，共情她们的痛苦，不然这种普遍而平凡的“恶”是无法被消除，更不是我补补尊重，你补补自我保护就能做到的。

[1] 《 How #MeToo revealed the central rift within feminism today 》
<https://www.theguardian.com/news/2018/may/11/how-metoo-revealed-the-central-rift-within-feminism-social-individualist>

[2]《美国的分裂，身份政治需要背锅？》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65967

2018. 7. 29 《赵丹喵：中国的“咪兔”很宝贵，请不要轻易毁掉它》

作者：赵丹喵

来源：公号“赵丹赵丹喵”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z5ZTFLLVa1yS2k8-KcCV9A>

背景

关于性侵、性骚扰和尊重女性的文化，“米兔”这把火终于燎燎烧到了国内。火还没真正的烧起来，泼冷水的人就来了——昨日凌晨，刘瑜老师发表了一篇“关于 metoo”的文章，共提出 17 点命题。

刘瑜老师的文章以长文图片的形式原封不动呈现如下，我针对每一条的回应在最后。

(编者注：图略)

01

刘瑜老师说，不评价具体个案，更关心“罪”。我同意，metoo 运动的目的也不是让每一个被指控性侵的人身败名裂(那些被指控之后反过来污名女性的人除外)，而是让社会意识到——原来真的有这么多性侵存在!从而进一步反思背后的成因，以及社会应该作出什么样的反应。

02

刘瑜老师说，她对 metoo 运动的意义是肯定的，因为这是一场教育运动，教育男人节制，教育女人和男同自我保护。我同意前者，强烈反对后者。Metoo 不需要教育女人和男同自我保护，而应该让弱势群体认识到，这里有很多跟你一样的人，你没错，是侵害你的人行为不妥，是要教育这些人重塑对性别界限、女性权利的认知，并鼓励她/他们作出行动，形成推动变革的有效力量。

03

刘瑜老师说，metoo 是大鸣大放大字报，针对个体的指控应该在诉诸法律、穷尽法制的途径之后，作为最后的救济而使用。

但问题是，第一，中国在性侵领域法制体系内部的建设尚不完善（对比美国所有高校都能对性侵事件进行内部裁决，对性侵者给与开除等处罚，以及公检法体系对于性侵事件的高度重视），诉诸和穷尽本身一是很好达到，二是因为惩罚太轻本就无法起到制约效果。

第二，中国缺乏由群众开始，自下而上促进法制变革的基础，美国的 metoo 运动和对女性权益的保障可以通过民意促进立法、促进诉讼来进行，在中国任何法制的变革只能自上而下进行，舆论如果关注法制建设对社会现实的影响会极其有限。

第三，想进行社会变革，就要分析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最有力的推动力是什么。起码目前在中国，减少性侵提高男性的思想意识不能指望法律来完成，流行文化和社会压力依然是最好的制约。

04

刘瑜老师说，就 metoo 所暴露出来的问题，重视个体主义的法制途径能够防止冤假错案，因为“性骚扰分子”的标签也会给男性带来毁灭性打击。法制途径之所以注重程序正义 (again, 只有在美国的司法环境下)，是因为法制的结果是公权力对于个人的打击处罚。

Metoo 问题里，即使是个人指控，也不存在公权力的介入，指控结果更不可能有国家暴力对个人的惩罚。在这里倡导程序正义属于完全误解了程序正义的本质目的。

05

刘瑜老师说，metoo 这种大字报，不分轻重的打击一切骚扰行为，将强奸与“自我感觉良好”

混为一谈，让人困惑也不合常理。

我想再次强调，流行文化和法制建设是完完全全两种推动社会变革的不同体系，所需要适用的方法论也不一样。

MeToo 没有给人定罪，不存在“刑”（按照定义“刑”必须有公权力介入），何谈按比例量刑？

MeToo 是一种揭露现实，让人意识到“原来这里有问题”的文化运动，当然不能适用法律体系里的比例原则。

那文化运动是否需要考虑到合理与边界的问题？需要，但基于文化运动的性质本身，无法由单一主体规范边界，只能去引导公众舆论的导向，更不可能适用一套固定的程序正义原则。

根据我的判断，目前的 metoo 运动完全没有到了需要引导舆论“注意合理与边界”的情况。

06

刘瑜老师给出了具体 metoo 冤假错案的情况，并说，法治精神要求我们严肃对待每一个罪名。

我想第三次指出，刘瑜老师混淆了流行文化和法制建设两个概念，用后者的原则去强行套前者，就得出了这种“看起来有点道理但你仔细一想其实真的不对”的结果。

冤假错案当然存在，所以就算是在对性侵文化已经决不姑息的美国，刑事审判（或者高校里内部的流程）对于保障程序正义也十分严格，必须给被告充分辩护自己权力的机会。

那是因为，在公权力主导的审判中，如果没有一套事先的程序规则来保障，那公权力可以肆意妄为，让被告永远没有说话的机会。

在 metoo 运动里，大家自由发言，被指控的人没有辩护的机会吗？没有提供自己的证据吗？当然不是阿。

至于社会文化要选择相信 TA 还是相信指控者，跟是否保障程序正义没有关系吧？

07

刘瑜老师可能也想到了我上面说的情况，所以表示，在 metoo 的语境下，“无罪推定”即使不应该作为一种程序原则来适用，但也应该作为一种文化存在，因为文化是法制的基础。

我思考了一下，觉得我上面的论点依然有效：公权力审判需要“无罪推定”的文化基础，但是以流行文化为基础的社会运动，“无罪推定”的精神并不适用。

相反，流行文化的运动精神应该是“疑罪从有”，“闹大再说”的。流行文化之所以能推动社会

变革, 是因为它能迅速吸引社会上很大一部分群众的关注, 进而促进规范体系 (e.g., 法律) 的制定。

如果要求每一个指出问题的人, 先提供充分的依据, 再让被指控的人充分反驳后, 来决定“这个事情配不配当流行文化来讨论”, 那可想而知, 不可能有任何流行文化的产生了。程序法中之所以需要“无罪推定”的文化, 是因为社会大众对政府应先持有一种“不信任”的态度, 必须要求其保障站在它对面的人的程序权利。

08

刘瑜老师说, 网络的传播速度让“自证清白”变得更加困难, 因此 metoo 这种运动需要三思, 防止打错人。

我承认 metoo 肯定有误伤的存在, 恶作剧般的初始指控者可能在网络的作用下, 造成对被指控人不可逆的伤害。

但是, 基于流行文化的特性, 这种情况不可能通过鼓励程序正义来避免, 因为流行文化本来就不是按程序走的。

如果真出现了大批量错误指控又被广泛传播的情况, 有效做法是舆论鼓励理性与边界, 不要轻举妄动盲目扩大传播。

的确即使如此, 也依然不乏避免错误指控和伤害, 因为舆论只能导不能控 (起码不能被我们控), 但这是流行文化的天然弊端之一, 无药可解。

刘瑜老师给的药, 不仅解不了这种弊, 还会抹杀了在中国这种宝贵的流行文化可能带来的真正的社会变革——试想如果对于任何一个指控, 我们都要先联系被指控人, 听听他的说法后再决定是否传播, metoo 不可能形成任何规模, 何谈社会教育和意识提升?

09

刘瑜老师说, 性骚扰是权力结构问题, 男女权力差距越大的行业, 反抗性骚扰就越艰难。这点我同意, 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在中国改变这种权力结构最好的办法是流行文化。

在美国, 权力结构是可以通过自下而上的反抗而重新建立的。美国 30 年女权运动的历史就是最好的例子, 以我女神金斯伯格为主的女权/自由派律师, 从 1970 年开始不断将女性权利作为宪法问题推到最高法院, 推动了关键领域重大案例的产生, 因为美国最高法院独特的地位, 缓慢的反而促进 (或补充) 了社会文化领域的变革。

中国没有这种制度土壤, 我们这些想要看到权力结构变革的人, 除了鼓励流行文化之外无路可走。

10

刘瑜老师说，metoo 有个自相矛盾的地方，它一方面鼓励女性自主、勇气和反抗，另一方面强调性侵文化中女性受害者的地位。

这其实完全不矛盾，是应然和实然的问题。

Metoo 运动认为女性应该怎么样，和女性现实是怎么样的，是两个问题。或者说，即使女性意识到了自己应该怎么样，能否真的克服强大的文化影响去真的怎么样，也是两个问题。我今年妇女节写过一篇小文章叫《什么是真正的女子力？》，用几个例子非常生动的讨论了社会文化影响和自我选择的关系，有兴趣可以去一看。

11

刘瑜老师说，性侵犯的动因是男性因为文化的影响，意识不到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以为是当前文化语境下的正常行为。

所以 Metoo 不是要惩戒个别男性，而是要重塑整个社会，包括男性和女性，对性骚扰的观念。

刘瑜老师的这个观点很容易被理解为为性侵的男性开脱，事实上他们自己可能也真就这么委屈——没人觉得这是性侵阿？我怎么就成坏人了？开个玩笑不行吗？

这能够用来论证这种文化不应该被改变吗？

一个人在“文化”的作用下，基于从众心理，伤害了另一个人，我们就不应该谴责这个人吗？

当然不是，我们既要指出这里文化的影响，又要告诉这个人，你这样是不对的，不管你有什么理由。

12

刘瑜老师说，目前流行文化中对“性”的重要性不断贬值，也许我可以理解为文化越来越认为“性”是人的一种愉悦，不一定要与婚姻道德挂钩，刘瑜老师认为这种文化与防止性骚扰的文化是冲突的。

其实不然，“愉悦”的本质还是选择——我选择让自己去愉悦，不是吗？我自己挖鼻孔很爽，不代表我认同别人给我挖鼻孔也很爽。

但我承认，如果不对流行文化背后的成因作出深入分析，的确可以简单解释为“女性对性行为很随意”了。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鼓励 Metoo 文化——这样才能塑造一种完整的价值观，防止别有用心之人进行拆分理解。

对女性来说，“性”是自由，对愉悦，更是有强烈领地意识需要别人尊重的自我选择。

13

刘瑜老师说，很多女性自己要对物化和矮化负责，比如在穿衣打扮上取悦男性，在经济上依靠男性等。

这点我同意。所以女权运动，包括 metoo 文化，教育的从来就是这个社会上的所有人。我对那些受到男权文化影响而矮化自己的女性，从来都只有同情而没有指责，对于男性则相反，参见《学霸美女和整容模特一定要选一个吗？》

作为女性，我自己在成长过程中也经过很长时间的挣扎才重塑了自己的认知，所以非常理解那种“身不由己”，无法走出恶性循环的感觉。对于这些女性，metoo 和女权文化应该感化、拉拢、重塑，而不是打击、指责和分化。

14

刘瑜老师说，她会教育女儿和不感兴趣的男人约会的时候，不要穿得袒胸露背，还强调“穿得少被强奸”不是男权文化而是信号机制。

我今年 24 岁，不太能理解做母亲的心情，也许母亲都是“直接告诉你该怎么做而不解释为什么”的教育方式。

更合适的说法难道不是把话说全了吗？

“穿得少被强奸”是社会现实，但这个社会不应该是这样。你穿得少没有错，是社会错了，在社会现实没有被改变之前，保护自己和呼吁社会进步应该双管齐下。

换句话说，“穿得少被强奸”既是男权文化又是信号机制，这又回到了上文第 10 条中的应然和实然问题，你不应该只强调实然而忽视应然，甚至强调没有这种应然存在。

在我眼里，这属于不负责任的舆论引导。

15

刘瑜老师说，不愿看到 metoo 导致的只有警觉，失去温情的男女关系。

这点其实美国也在讨论，比如说我所在的美职场，在轰轰烈烈的 metoo 运动下，男上司跟女下属讨论问题的时候已经不敢关门了，连单独打电话都不敢。

这的确是 metoo 运动可能会导致的一种结果，但我认为，目前中国 metoo 的发展还远远没有达到那一步。

在这个阶段，需要强调的不是男性过度谨慎，而是教会过度放肆的男性应该有所收敛吧？

16

刘瑜老师说，男性被曝光了应该自省，这点我同意。

但男性是否自省取决于舆论和文化的影响有多大，如果男性们看了刘瑜老师的发言，塑造起如下认知：

第一、我性骚扰不是我错了，文化就这样，不能赖我。

第二、我还没发言，大众没给我程序正义，我也没有“罪”。

第三、如果我自省了，男性就都太小心了，这世界上没有男女温情了。

请问，如果现在的流行文化中，您这样的声音占主导，男性还有自省的動力吗？

17

最后，我也是女性，我实名反对刘瑜老师对 metoo 的解读。

我不觉得刘瑜老师是 himtoo，但作为有影响力的人，请您发表言论前三思。

中国的 metoo 很宝贵，所有被伤害过的女性们需要这种流行文化，在您真的想清楚背后的理论基础和前因后果之前，请不要轻易毁掉它。

2018. 7. 29 《吕频 | 炸了炸了——我说一个女人是”公害”之后所发生的》

作者：吕频

来源：公号“女神和表姑的日记”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bw-Kwlpa8nvvylPiOo_5fw

昨天（7月27日）我发了一则朋友圈，一共就这么三句话：

“生平从未像今天这样觉得一个女人是公害。

“别误会我说的是刘瑜。

“要不要忍？？？”

给我留言的朋友显然都很清楚，我说的是要不要写一篇针对刘瑜米兔评论的文章。实际上我也动手写了几百字，并且有点戏多地也发到朋友圈展览了一下，但是由于下面将要提到的原因，很快就觉得没什么意思而放弃了。

如果你觉得这就是个朋友圈小戏，你就太简单并且有时候太天真了。真正的戏绝对不是在我这里。

很快我就听说，这三句朋友圈被理解成了“极端女权主义正在讨论要对刘瑜采取极端行动”。然后就有人来核实了：

——“你这个朋友圈是不是说你们要对刘瑜采取极端行动。”

——“你们’是谁？”

然后我就听到了这么一句传达：“有人把这个（指我的朋友圈截屏）发给周濂，现在他都炸了。”

他都炸了，

他都炸了，

他都炸了，

可了不得了。

这都不是什么公主王子病了，这好像是八千岁发难了。仿佛看见一帮子人在那奔走各个微信群中警告：“八千岁生气了，后果很严重。”

我才知道刘瑜还有这么威严的护花，能远程震慑我的朋友圈。以及还有这么一帮子打手式的自干五粉。这么说他们可不冤，看看他们造的那个谣：“极端女权主义者正在讨论对刘瑜采取极端行动。”妥妥的这些人不但极端恐女权，而且熟用中国式的政治抹黑术。——你听了”采取极端行动“这种说法有没有眼前一黑，联想翩跹，以为什么人要颠覆国家，搞乱社会。女权主义者太恐怖了……。

——我可去您们的吧。

我当然可以言简意赅地说一句“我的朋友圈爱骂就骂，看不惯的滚”。但不是咱这绝对不走极端路线的女权主义者的风，咱要讲道理。

但是首先，我这里说的“讲道理”不同于有些人说的：“对刘瑜的文章有意见可以讨论”。要说我对她的文章有什么看法，首先就是”不值得讨论“，甚至是”不应该讨论“。这不是说反驳她的那些文章没价值，而是，我认为前提应是看穿她的文章作为一种现象的功能。进而大家就能理解为什么我就偏要说刘瑜这个人，而不仅是一篇文章，扮演了公害的角色。

刘瑜的文章质量低劣，显示出作者根本不具备讨论性骚扰问题应有的知识储备。有人说围绕它的争论反映了“理论者与行动者的立场差异”，抱歉真没看出文章和“理论”有任何关系。除了一些或绝对正确或转移焦点的废话，以及把米兔当作“守贞教育运动”（北大飞语）来歪曲和打折地赞美了一下之外，刘文的核心是对社会运动的（僭用“依法治国”的名义的）极权式维稳，对行动者的道德恐吓，对受害者的荡妇羞辱以及对男权分子（HIM）的百般示爱。所以从其价值观上来说这也是一篇道义意义上的“伪作品”。当然众所周知的是，其直接效应是

让在前期米兔上升期中倍感困扰，被迫沉默的性骚扰者利益同盟集团如释重负，甚至弹冠相庆。这些个精明人儿真没错过！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东东，其中几乎所有实质性内容都是重复男权陈词滥调的，却“成功”唤出无数痛心而诚恳的对话。这根本就不正常。我指的是，这不仅拉底了整个米兔相关知识生产的水准，更导致米兔潮期应该集中在焦点个案、行动者和控诉者身上的关注度被刘瑜公然轻易掠取。

大家都很善良，生怕大家被忽悠，于是花了好多时间苦口婆心。我的重点却是对这种效应要觉察。有人讲过这么个故事：一个人当街大喊“一加一等于三！”于是一堆人开始围着他大喊：“一加一等于二！”嗯，那个靠着喊“一加一等于三”使自己成为焦点的人，这会的名字就叫刘瑜。

当然不是任何会喊“一加一等于三”的人都能得道，除了漏洞要够多，姿态要够高之外，这种“成功”必然是既有特权的又一次复制与再生。凑够这三点，这人就足够让你此刻一声赞叹：“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对，是之人，不是之文章，因为文章在此不过是人的曝光。

简短截说，刘瑜是互联网时代体制内外资源整合的范例之一，用一个朋友的话说就是：对学术界扮公知，在公众面前充学者。其实学问名不符实，她自己早就在揭发下承认研究做得不够；公知方面我是认为令人受用的主要是一些鸡汤絮语，这个见仁见智。比较特殊的是她从醉钢琴时期就是极少数在男人堆里走红受捧的女人，也就是所谓“女神”。

男权社会中并非不存在女性的性别红利，但是只能有少数女人才能兑换，其中高精尖“女神”路线的关键就在于在男性资源圈中的精准双商操作，使女性身份不成负担反成磁力点。女权主义很厚道但也不是没有评论过类似现象，例如贝尔·胡克斯就说，有些女人凭借自己的阶级和种族特权而在公共领域中优先享受女权主义斗争所开辟的福利，在私人领域里则是“想和男人平等就平等”。我则认为这些在男人扮演“永恒的女性”之角色的魅力女性，不管其在多大程度上做女权人设或者被视为“女性发展”代表，其模式并不能为广大女性所模仿——因为一个男人圈里只需要一个女神红利有限不够分；也不可能真正为女性权利做功。而其中最可恶的就是如刘瑜此次在米兔中扮演的角色：以女性身份替男权张目，别有危害。

天朝第一公知、章文的生意合伙人贺卫方称赞刘瑜体现出了“女性作者的优势”，这里的“优势”指的可不是特别理解女性的经验，同情女性的遭遇。当刘瑜说她在米兔面前“庆幸”自己“不是男人”的时候，昭然暴露出在这里她的女性身份的功能就是给女权阵营挖墙脚，从一个男性做不到的角度为男权分子撑腰解围。在这之前，一些公知沉默不发一语，既是拒绝和女权运动和社会舆论对话的傲慢，也是与性骚扰嫌疑人利益捆绑的现实无奈。刘瑜出面简直让他们如释重负，弹冠相庆。

在我看来，那些以“我是女人，我没见过不觉得有性别不平等”为辞要求停止女权主义的人，都是“窃用”女性身份“为男权统治作伪证。这是因为她们既将女性身份做公共使用，又否认其与其他女性连通的公共性，而且她们说的“我没见过性别不平等”也属于无法查证之语。刘瑜就是这一类的大型伪证者，因为再次利用了她既有的“女神”资本而影响特别坏的那种。

而且刘瑜还批不得骂不得，她自己已经在文末设了抵挡：“我不是男人”。当然这里又是在利

用女性身份提前自赦。我说了两个字“公害”，就有人指控我这暗示“极端行动”，然后就有人说我这是“人格羞辱”。如果刘瑜是个大男人，这些人肯定不好意思说我这是“羞辱”，就算我骂他人渣垃圾也只能说是常用语。而刘瑜是女人，这些人就立马按他们的方式操起这种特殊的性别双重标准，在公共空间圈私地，围着豌豆公主搞起护花行动来了——然后我这种野生女人，还背着女权主义包袱的，就该倒霉被他们杀一儆百去讨好女神。

这些八千岁/打手/护花者强行给刘瑜设的豌豆公主护卫标准，我基于中国公共讨论中语言使用的基本常识，表示拒绝拒绝。刘瑜自己用“袒胸露背去和男人约会”，“微醇”地靠着男人，之类四老爷式的想象来论证荡妇羞辱，还有多少人不知道她这种说法就是做帮凶，有没有看到在迷笛做志愿者被侵犯的那姑娘说的那句话：“很多时候我都觉得我快死了，但在死之前我还要抗争。”——怎么被性侵犯一次就能落到快死的地步，那么多女生抑郁，自残，自杀，不就是因为世上多有刘瑜这种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在那指指戳戳吗？！我就不信了，就因为她是女人就有这种软刀子杀人的豁免权？

“受害者展示她们的斑斑血泪，碍了站在历史终结地平线上刘瑜老师的眼。”（北大飞）

——我可去您们的吧。刘瑜比那些在男权夹缝里搜刮点私利的女利主义者恶劣得多，她是公然秉持特权，替对女人的迫害打前锋。我不讨论什么文章，我讨论的，指控的，就是怎么做女人，包括怎么（不）做一个男权女人。

至于那些个八千岁的骄横，造谣者的无耻，真是令人震惊。除了应该是根深蒂固地觉得自己人有特权，公共发言不可被问责，大型玻璃心出门不可被擦伤之外，无法有其他解释。可悲的是，在这么一个所有人都会被压制的年代，这么一群人还想强塞悠悠之口，微信上四处弹压，就为了这么点特权。这里想引用燕小云评论章文之猪队友的话，送给他们：

“一群太相信自己的力量的人，一群太相信依靠自己所拥有的资源就能掌控未来的人，并不能够清醒意识到这种自信恰恰是猪的思维。”

炸了炸了，

炸吧炸吧。

2018. 8. 7 《吕频 | 为什么女权主义不用在乎公知了？米兔为证》

作者：吕频

来源：公号“女神和表姑的日记”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aKymDgKXnnk0KkFUy_5kjjg

端传媒 8 月 1 日发表纪小城《中国 # 米兔大辩论：并非刘瑜导致撕裂，裂痕一直就在那里》（全文见微博@纪小城 7），从刘瑜的一篇非正式文章所引起的争议剖析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其中写道：

“中国的知识分子内部一旦涉及经济与社会议题，也理应存在相对应的、甚至更复杂的分化。因此，仅仅因为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反极权专制，就认为他们在政治光谱中处于同位

置，这恐怕是一个极大的误会，也低估了中国知识分子中意识形态的分化程度。”

我视这篇文章为其所称的“米兔大辩论”当中，试图就一些以知识分子身份反米兔的观点做学理式分析的典型，其出发点是：这些知识分子对米兔的“令人失望”的保守态度是由于其对自由主义思想的，不为另一些人所认可的理解所致。

我却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我更认同网文《告别公知时代》的看法：

“……而右派又活在一个尴尬的情势里：从本质上，他们所倡导的理念是精英主义，是反大众和反平等主义。但在现实之中，他们又不得不和庸众站在一边。他们一方面以人民的名义来宣传自由主义的理念，同时，从根本上看，又是在潜意识里认同“乌合之众”，对群众力量心存戒备。……没人敢否认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但从智识和本能上，也没人敢真的相信人民群众。……宪政、法治、自由主义、凡此种种，曾经被一致认为是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

“在那几年，大家都愿意坐下来聊聊程序正义，是因为多少还觉得有协商的可能。但随着这一套方案在上层被否定，在下层则过于脱离群众，一个公知的历史舞台，已经开始坍塌了。”

以及孙旭阳在他公号文章中的定性：

“改良话语崇信权威和秩序，就必须消耗自己的伦理得分。长期的认知失调，只能通过自欺来弥补。……认为国家权力存在改良的善意和动力，这个判断本身，就足以让改良爱好者与显示和公众为敌。在以往，他们还可以通过抒情体政论来圈占流量和崇拜，随着人们生存状况的不断恶化，改良话语和改良公知内外交困，日益式微，是历史的必然。……从本质上来说，他们是一群依附于钦定党史的伪‘异议’者。”

这两则评论的不足在于不能从女权主义的角度看公知传播史。

首先，这些拥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身份的人的反社运、恐女权的言论，和“自由主义思想”的走向，局限，分裂等等，其实没什么真实的关系。我认为如果还要把“自由主义思想”和这些人捆绑在一起做分析，近于还是认可他们用“学术”给自己做包装，纵容他们将对米兔和性骚扰受害者的攻击、诬陷粉饰为“理论之争”，以及，这些空降到社会运动中扰乱议程的“知识分子”拥有毒害舆论却不被揭穿的特权。

无论是主动出击的刘瑜，还是消极抵制的贺卫方，都不是在做什么理论探讨，他们的发言也不具有任何学术价值。那些呼吁要和他们“理性对话”的人，是帮他们单方面设警戒。而我认为应该做的，就是通过揭露这些话语特权的真实机制而解除之，这其实已经是迟到的功课，但赞美米兔之证，让我觉得终于可以开始了。

现在回想起来，当年女权者对“泛自由派公共知识分子”（以下简称“公知”）不支持女权的发问，本身就是在那些人既有话语权的前提下产生的权力焦虑，因此带有不觉察的伪命题色彩，或者说是倒果为因。为什么这么说呢？

第二，当今世界主流思潮，恐怕没有不声称支持性别平等的。说声称太浅薄，其中每一种，都有女权主义者将之与女权主义建立共识，因此有自由主义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女权主义……。并不存在一种公认的判断，指认某一种主义比其他主义更理应内涵女权主义。因此，中国女权主义者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特别期待和失望，必定另有原因。

第二，从理论的层面，也可以为左翼找出足够多的理由，证明他们同样理当支持女权主义。那么他们做得怎样？譬如《读书》当年曾发表过一些女权主题的文章，但也仅此而已，新左领袖才是真正的鄙视庸众，几乎不掺和中国现实议题，毛左是男权路数和女权全不相干。但是并不太有人为左派不赞助女权而扼腕。这进一步说明以上指出的“另有原因”。

第三，自由派（男性）知识分子当中也有表态支持女权的，虽然其能走多远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里只想先说，要自由主义思想——包括其中国版本，替某些人的反女权背书是不公平的。

比如，一个女权主义者也可能同时是一个反穆斯林分子并声称其反穆是基于女权主义。可是我们真的很难接受从女权主义内部寻找反穆的解释。更合理的解释是，这些人反穆是由于其他原因，虽然用女权主义做掩护。

而就泛自由派公知对女权不感冒，更直接而合理的原因，是他们的话语权不容他人挑战和分肥，至于拉自由主义做理由是后发的自我论证。对这些人的话语权的形成和维护至关重要是曾经在相当长时间里既商业成功又道义昂然的泛自由派媒体。这些媒体报道的事件多样，但是能在其中发声的人却相当固定，多是些学者，和在媒体之间转圈的业内人。他们是了解审查制度的诤言者，擅长以小见大，从大小社会新闻迅速归结到体制改良。发表在这些媒体上的时评如同批量生产，日复一日，许多雷同，然而因为潜在的媒体垄断，读者只能看他们。女权主义者在这时候就有很多批评。不过真相之一是，没有人会因为被批评而主动让渡自己的权力。然而，从社会变革所需要的话语结构的角度看，公知式的、不赋权的正义论述是残缺的并且也实际被证明没有力量，我视 2013 年南周新年特刊事件为这种“道德文章”最终破产的象征性事件——愤怒的媒体人原来既没有真正下场的胆量，也不知道如何实操地去组织一个运动，有人为一个宣言的字斟句酌而久久争论，简直是有趣……。当空间紧缩，传统泛自由派媒体的依附和笨拙越发明显，最终沦落到现今，既不能提供见识也不能提供事实的境地。

第一代社交媒体——博客——扩展了这个圈子，一些在网上写作的人被吸收进去，例如刘瑜，她哥大博士的身份和高官家庭的背景为她预存了身价，但是这个圈子以学者和媒体权力为核心的话语权结构没有改变。而等到微博兴起，圈子仿佛又扩大，一些商人现身，江湖气更盛，但是，早期微博的主导权仍几乎是既有话语权的搬迁，似乎只是那么同一帮人换了一个地方而已。他们相互之间称兄道弟，相互提携，把酒肉情谊当成佳话来秀，实际是一种话语圈的结盟仪式和共谋强化。而他们与网民的直接接触，看似共处在同一个空间，其实却是虚假，网民更多是作为分母将公知的影响力可视化，让他们比在传统媒体上更直接体会到自己的权力如何驱动和造势，只是在那个时期，社交媒体尚未商业化，他们还体会不到“割韭菜”的金钱快意。在这个时候，他们看女权主义，还是不屑，还是尽量忽视，而女权主义由于看到社交媒体的传播潜力，对这些公知有了更多的怨怼。

任何一个人不管其是不是女权主义者，要进入一个权力圈的关键都在于 Ta 能给其中人带来

什么。例如刘瑜的“女神”扮演就是一种角色配置的新满足。很多时候需要带来资源扩充。如果既不能提供女性式的资源，又不能像男人那样发起强强联合的女人，怎么能为这样的圈子所接纳。而女权主义的诉求，当其本身在边缘的时候，对这个圈子来说只是分薄其资源，分散其关注点——就某些“大问题”无限敲打改良的关注点，而什么是大问题之所以固定，因为那其实是公知和政府之间已经形成的共识。当然，更遑论女权主义总是让人不舒服——它没办法被温顺地直接”加入“到任何一个圈子当中。

所以，女权主义只能不受这些人欢迎。当然我这样说，对其中有些曾表现善意的人又不公平了。我指的是，当资源和权力已经建制化，就不太可能再那么容易开放。在圈内圈外资源和权力不对等的情况下，我认为讨论如何提高觉悟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而且我也有点遗憾，自己曾为提高体制中人的女权意识而做过那么多工作。不是说这种工作不对，而是性价比太低——很难在人屁股不动的时候就改造他的脑袋。

当微博被一次次清洗，公知被迫低调，真是很糟糕。然而，另一方面，这却是女权主义在社交媒体真正兴起的时候，心情有点复杂。以传播寡头为中心的广场被解散，从公知那里被释放和分散出来的话语权，在草根网民手里，用于爱国，用于娱乐八卦，网红经济，多少也有投入于女权主义的。这最终指向了女权主义传播动员的异常繁荣，逆势而行，直到 2018。

在这中间，也有时候会和朋友一起感慨，公知衰落，对我们来说至少是少了一个掩护的力量，让我们如此弱小却直面大怪兽。但是，最终事实告诉了我们两件事情，就是女权主义终究是靠其本身的成长摆脱了边缘和孤立，如今天的米兔。以及，其实公知还是很有潜在的权力的，他们的网络仍然从高校和媒体跨越到其他行业，并且仍然维持着圈子文化——贺卫方就章文性侵事件，能说出来的就是两个男性好朋友反目令他遗憾。

这时候的公知真的已经不知道该怎么讲话了。在社交媒体以微博和微信配合的这又一个时代，面向大众的传播策略在激烈的商业化竞争中已经发展得非常精细并需要高度的情感投入表演，惯为人师的公知是做不到的。新的行动者和知识者，有自己的平台，寻求另类组织，不走圈子路线，没有维护这些老人的必要。当米兔激发起新的智识和道义，是公知衰落以后颇具规模的一次意外大爆发，不仅宣布了新一代的力量，也终结了公知之寡头话语权的正当性。

米兔，真的让我很受教益，不仅是它的成就，它所发出的声音，更是因为它的组织形态——多少参与者在其中得到了赋权。它解决了我几年间的迷思，让我更坚定相信力量和希望是在地上，在没有权力的女人当中。在这样的時候，一定要将焦点往下放——我指的是，所谓“知识分子”，和“男性”一样，都应该是当下应该及时停用的自携特权色彩的标签，这和米兔是否需要其加盟没有关系，而是说，米兔已经证明了它不需要被特权话语者所领导，也不应该被这些人所收割——最让人开心的是，就我感觉，也没人能做到。

.....

而周濂的表演，却在此时又给我增添了一种标本。他发了一则信息回应我日前对他的指责，我附在后面。虽然他声明对我毫无兴趣，还是再给他一次机会：

所谓“极端女权者要对刘瑜采取极端行动”，纯属毫无根据的谣言和居心恶毒的指控，其最早是谁炮制的不可考，但周濂是此谣言的唯一传播者，所有人都是从他那里听说的。正是由于

他的传播甚至渲染，才造成我的困扰并且显然构成对女权主义的抹黑，然而周濂的表现：却好像造谣不需要负任何责任。

周濂为什么会相信一个稍有“理性”的人都能辨别出来完全不靠谱的谣言？只能解释为就是这符合他恐女权的“非理性”想象，以及他利用其做戏能达到震慑批评的目的，而这也就是周濂所做的。

最可笑的是，周濂借机撒泼给人看，却声称其目的不过是要大家多“理性讨论”。可见其双重标准到了什么程度：他可以造谣闹事有理由，别人还得按照他的要求“理性”。他在我的列表里，就是又一个碰瓷女权者，以及巨婴——看他的感慨，什么叫“人间如此”？这种巨婴式的消极攻击简直令人骇笑。反正在我看来，人间绝不会成为他所诅咒的那样。

吕频老师在微博上指控我说：“周濂利用对“极端女权主义者”的政治抹黑式谣言，各种破坏我和女权者的声誉，而他的直接目的就是干扰和阻止我或其他人批评刘瑜。”

这一指控实在过于严厉，我认为有必要做个澄清。7月28日周六下午我收到朋友转来的截图，告知我警惕极端女权可能要对刘瑜采取行动。我看到“公害”以及“不能再忍”的表述后，深感愤怒，于是在一个小群里对某些女权主义参与者表达了愤怒之情。

在此之前我根本不知道吕频是何许人，在小群里转发图片时，也特意抹去了吕频的名字，很显然，我当时的用意不是针对吕频，我对她毫无兴趣，更没有抹黑她的意思，而是想跟组内的女权主义者探讨整个运动的方向和走势问题。

至于具体我都说了些什么，到底是抹黑女权主义，还是希望整个讨论朝着健康理性方向发展，请各位看截图，我相信公道自在人心。

这场风波让我深感遗憾，但并不惊讶，因为人性如此，人间如此。

心 女权主义者的日记

2018. 8. 1 《纪小城 | 中国#MeToo 大辩论：并非刘瑜导致撕裂，裂痕一直就在那里》

作者：纪小城

来源：端传媒

原文链接：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80801-opinion-jixiaocheng-metoodebate/?code=IjIwMTgwODAxLW9waW5pb24taml4aWFvY2h1bmcmbWV0b29kZWJhdGUi:1fqAuM:Pxk7oFGRA8qPI-L6HBXIVbftORM>

近日，#MeToo 运动终于在中国内地真正爆发，继高校圈之后，在公益圈、媒体圈、知识分子圈等言论环境较为开放的领域引发巨大回响，但也引来不少争议。事实上，自今年初北航女博士罗茜茜实名举报北航教授、长江学者陈小武性骚扰以来，质疑的声音便陆续不断，而这些争论在上周随着运动的爆炸性展开达到高峰。

7月27日，清华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刘瑜在个人微信帐号上发布了她对 #MeToo 运动的感想，其中提出诸多疑虑，并将 #MeToo 比作“大鸣大放大字报”。这篇文章旋即在内陆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也在知识界引爆激烈争论。刘瑜既得到了包括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等人在内的力挺，也遭到了女权运动者及其他知识界人士的严厉批评。一时间，这篇非正式文字开启了近年来中国舆论中少见的公共讨论。有不少声音甚至将这次争论形容为“中国自由派的大撕裂”。

表面上看，原本志同道合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们突然因为 #MeToo 运动站成水火不容的两队。许多读者与学者也不禁慨叹，以刘瑜和贺卫方等人为代表的一部分自由派知识分子在 #MeToo 运动中的保守立场令人失望。

不过仔细想想，也许并不是“刘瑜们”（泛指刘瑜及支持她的知识分子）令人失望，反而可能是从一开始“刘瑜们”就被“误解”了；换句话说，不是“自由派”突然“撕裂”了，而是“自由派”内部原本就存在裂痕。#MeToo 运动只不过是让这些裂痕浮出了水面。

事实上，“自由派”这个称呼原本便是模糊不清的，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来讲更是过于笼统。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国家，反极权是主流政治共识，但在具体的政治、经济与社会议题上则存在诸多差异。我们通常会将西方政治光谱粗略划分为左派和右派，其中右派通常也称保守派，左派通常也称自由派。然而在政治术语中，保守派或曰右派涵盖了自由意志主义者、古典自由主义者等，自由派或曰左派则包括社会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等；“自由主义”一词及其延伸意识形态的复杂含义常常令人困惑。在这一前提下，中文语境下的“自由派”更是发展出了特定历史与政治情境下的特殊意涵，其覆盖的群体与价值理念与西方语境早已差距甚远。

正如香港泛民主派内部存在复杂分野，中国的知识分子内部一旦涉及经济与社会议题，也理应存在相对应的、甚至更复杂的分化。因此，仅仅因为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反极权专制，就认为他们在政治光谱中处于同一位置，这恐怕是一个极大的误会，也低估了中国知识分子中意识形态的分化程度。

也就是说，并不是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因为 #MeToo 运动而突然撕裂，而是中国的“反极权派”知识分子内部原本就存在裂痕。这些裂痕在特朗普上台、欧洲难民危机、对待穆斯林态度等近年一系列新兴公共议题中早已暴露出来。可以说，“自由派”内部早就“撕裂”过好几次了。此次 #MeToo 运动中爆发的分歧，只是在女权的维度上将这些裂痕描画得更加清晰。认清这些裂痕的形态，对于减少误判、明确议题也将有所助益。

一、自由还是平权？

双方的第一道裂痕，存在于对“自由”与“平权”的理解中。

刘瑜在讨论 #MeToo 运动时提到，她不认同 #MeToo 运动中“不容置疑的‘邪恶有权男人 + 无辜柔弱女人’的统一故事结构”，认为性侵受害者“有完全无辜被胁迫甚至暴力胁迫的（人），也有视性为一种‘交易机制’去换取自身利益的（人）”。因此，她不认同受害者“别无选择”，而是认为“除去某些极端的情况，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有选择余地的”。

对此，女权主义者吕频认为“男权社会中并非不存在女性的性别红利”，但她强调这些红利“只有少数女人才能兑换”，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女性精英群体。这种获取“红利”的方式既“不能为广大女性所模仿”，也“不可能真正为女性权利做功”。吕频更进一步指出，如果这些女性精英反过来称“我是女人，我没见过不觉得有性别不平等”，“以女性身份替男权张目”，则会造成更严重的父权压迫。

也就是说，#MeToo 运动的支持者认为，“不满上司性骚扰你就辞职”、“别在饭局上喝酒”这种基于个体自由选择权的建议，仅适用于极少数的女性职场精英，在女性整体中并不具有普适性，因此对女权运动并无助益，反而可能对受害者造成更多压力与伤害，是一种实际上的“谴责受害者”。

在华尔街从业的活跃作者北大飞也指出，在保守主义观念下，“只有明明白白的政治权力才叫权力”；但他指出，私营企业主、公益圈领袖、有名望的公共知识分子等也属于拥有权力的一方，而持保守主义思想的人“既然否认权力结构的存在，当然也做不到审视权力结构”。

女性媒体人 Kiva 则发表“受害者自省书”，反省自己作为女性从父权结构中获取的利益。曾因自己在男人面前游刃有余而颇为得意的她，终于因为 #MeToo 运动而意识到自己也是受害者：“因为我‘习惯’了男性的注意力和特殊对待，所以即使我并不愿意，我也没有认识到对方是一种侵犯，而且还在用一种惯性去应付他。我害怕得罪他，也许是因为潜意识里我害怕失去让我受益的系统。”

这反映出，在经济与社会议题方面持保守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对于“理性人”和“个体自由”的假设，与 #MeToo 运动的参与者和支持者因遭受来自父权社会的权力结构压迫而呼吁基于群体的平权，两者之间产生了矛盾。

前者认为，如果社会制度保障了每一个个体的经济自由、言论自由、政治自由等基本权利，那么这些独立个体就应该有能力进行自我保护，并为自己的行为或遭遇负责。后者则认为，处于不同阶层、不同权力关系下的个体，上述的基本权利对他们产生的效用是不同的；即使在享有基本权利的前提下，个体仍然会受到社会中其他“权力结构”的压迫，其中就包括父权社会对女性（事实上也包括男性和非二元性别群体）的压迫。

女权主义在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社会冲突/批判理论影响下，主张反抗存在于政府之外的社会权力结构，倡导基于群体的平权。这与种族批判理论一脉相承，因此，女权主义运动与美国历史上的黑人民权运动及反种族歧视运动有颇为相似的一面。

这些冲突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双方对于历史与现实中权力结构的不同认知。女权主义者李思磐在数年前发表的《中国大陆自由主义者为何不支持女权主义？》一文中早已指出，中国许多“自由派”知识分子将“人权”理解为“民主政治前提下的‘均质的’政治权利”，“并没有把人权视

为针对个人克服各种社会压迫与歧视而进行生活各种运作 (functionings) 的能力 (capabilities) 所提供的保障”。她还进一步提出,“由于每个人身处的先天条件和社会结构并不一样,所以人权所提供的保障必须因人、因处境及需要不同而呈现多样的内容”。

当然,自由派知识分子中也有人认识到了权力结构的重要性。著名媒体人长平多年前便已自认为是女权主义者,并曾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在这个以父权为根基的社会中,“我们的衣食住行、思想语言、社会规章、工作成就都由它塑造”,因此所有男性都是父权统治的一部分。

受长平影响,曾在自由派与民运人士中颇具影响力的莫之许成为同时代男性知识分子中少见的自省者。他撰文指出,在社会建构上,“极权社会与男权社会是高度重构的,在极权社会中的男性就同时兼具权利被剥夺者同时又是社会建构的优势得利者这双重身份”。因此,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之中,男性既是政治上的被压迫者,又是性别结构中的压迫者:“请不要忘记在不平等的社会性别权力建构中,自己也是墙上一块砖。”

二、公域还是私域?

关于性骚扰/性侵的解决途径,刘瑜等心存疑虑者认为,受害者应该首先寻求法律途径来解决问题,哪怕法律途径走不通,也要在“找单位找亲友闹”这种“私刑途径”被穷尽之后,才将在网络平台上公开发声作为“最后的途径”。

与此类似,资深媒体人章文被一名女性匿名举报强奸后,章文的律师、曾为许志永辩护的张庆方也发布声明对举报者称,“如果认定自己确实被性侵了,你首先要做的,应该是去警局,而不是在微信微博中四处宣扬。”而对于受害者的“四处宣扬”,张庆方认为这是在“用网络审判的方式败坏章文先生的名誉”。

无独有偶,以公益领袖邓飞为代表的一众男性公益人士也将性侵看作是“私德”问题。“亿友公益”创始人雷闯被该机构志愿者指控强奸后,邓飞最初曾表态称,这件事“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雷闯的私德问题”,又称他认为“公益机构领导人的私德和公益机构的公信力”需要“分开对待”(邓飞本人之后也被多名女性指控性骚扰)。同样地,当大陆多所高校有教师、教授被陆续揭发曾对学生进行性骚扰或性侵,而校方在对相关人员进行通报处理时,也基本只称他们违反了“师风师德”。

对此,伦敦大学学院政治科学系博士候选人孙金昱认为,“如果一种伤害,仅仅发生在两个个体之间,那么请法律裁决既效率又公正。但如果一种伤害,不单单是甲和乙之间的私人矛盾,而是有着跟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脉络,社会运动就是一种恰当的应对。”

在孙金昱等 #MeToo 支持者看来,#MeToo 运动正是产生于一个“不尊重女性自主意愿和身体边界”的社会环境当中;#MeToo 不是为了个人复仇,而是对抗一种不公正的社会结构。

这也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内部的另一重分歧。受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与“生活空间”的划分影响,保守派知识分子主张将社会生活清晰地划分出“公域”和“私域”:“公域”包括政治生活、经济市场等,“私域”则包括家庭和私人关系等。在此基础上,公权力不得插手私领域,“公域要民主,私域要自由”。

然而，#MeToo 支持者对于上述公、私领域的划分标准并不认同。按照这种划分，家庭生活中的性别分工、家庭暴力以及私人关系中的性侵犯等问题，就都被排除在公共政治领域之外，成为“私领域”问题；而这些恰恰是女权主义者们希望通过公共讨论甚至立法来维护女性权益、实现女性在家庭领域中的正义的核心议题。

在女权主义者看来，公、私领域的划分标准本就是在父权结构之下由男性主导而制定的，缺乏女性参与以及女权主义视角。美国著名女权主义学者 Nancy Fraser 早在 1990 年就已指出“公共领域”的这一局限性：女性和其他少数群体是被公共领域排除在外的，而所谓“公域”是可以在斗争中重新定义的。她指出，家庭暴力就是一个在抗争中从“私域”进入“公域”的例子。

当“私域”中的压迫普遍存在，就有了进入“公域”的必要性。此次 #MeToo 运动中，《人物》杂志在公众号上发布问卷，不到 24 小时就收到了超过 1700 个与性骚扰和性侵有关的故事，堪称触目惊心。这些爆发式的指控已经明显昭示了性骚扰与性侵在中国社会中的普遍性，其中发生在工作场合、教育机构及公益圈的事件更是恶化了女性在公共空间中的生存环境，难以归类为简单的私德问题，

发生在“私域”的性骚扰与性侵不仅带来公共空间中的性别压迫，也与更多公共利益息息相关。例如在此次 #MeToo 论争中，科普网站“果壳网”发表文章指出，性骚扰与性侵广泛存在于学术界，成为女性在科学、技术、工程等领域发展的巨大阻碍。这不仅恶化了性别不平等，也造成了对人力资源的严重浪费。

在中国女权主义者的推动下，《反家暴法》终于在 2016 年得以实施，这正是一次对公、私领域的边界划分过于狭隘的反击。此次 #MeToo 运动终于在中国爆发，也恰恰反映了女权主义者推动性骚扰与性侵等“私德”问题进入“公域”的努力，这不可避免地会与保守派对“公”“私”领域的认知与划分产生冲突。

三、运动还是法治？

第三道裂痕，在于双方对于社会运动的态度。

刘瑜的言论之所以引发激烈批评，原因之一是她将 #MeToo 运动形容为“大鸣大放大字报”。她认为法治精神“讲求具体个案具体分析、甚至同一个人的不同罪名也要各自具体分析、程序正义、双方对质与提供证据、刑事问题上的无罪推定精神、量刑适度的比例原则……”，相比之下，“大鸣大放大字报则是集体性的、远距离的、带有狂欢性质的公审”。

这反映了保守派知识分子的一种担忧：如同文革所造成的诸多悲剧一样，起源于草根的 #MeToo 运动可能造成“冤假错案”，被指控者若被误伤也难以自证清白；因此相对 #MeToo 等社会运动，“法律精神里所包含的小心翼翼”更值得推崇。

保守派在这里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MeToo 运动作为一种社会运动，与中共党史上的红色政治运动是否具有可比性？第二，在更广泛的层面上，#MeToo 运动是否违背法治精神？

对于第一个问题，专栏作者宋石男在先于刘瑜的一篇文章中已做出区分。他指出，“旧时代大字报式的大揭大批、大鸣大放，其本质是政治权力的游戏，是自上而下操纵民众完成的，而现在 #MeToo 的匿名或实名举报，绝大部分是自发的，或至少是罕有被权力自上而下操纵完成的。”

孙金昱也指出，#MeToo 运动“不是对思想定罪，不是诛心，不是揪出政治犯，而是对言语骚扰、肢体骚扰和侵犯这些能够准确描述的性骚扰和性侵行为的举报，而这些言语行为是在公众共识之中明确的道德错误甚至违法行为。”

北大飞则从中国不同代际知识分子的不同知识结构的角度提出反思。他指出，中国中年一代（40 至 50 岁）在“文革”后上学读书，并接受了自由主义价值观；他们对包括女权主义在内的社会正义议题存在知识结构上的缺陷，因此一看到有关社会正义的问题，“马上会联想到文革吓得要命”。他赞同对“文革”保持高度警惕，但反对由于“文革恐惧症和思维惯性等问题”，不愿开放心态认识和学习社会正义理论。

这种代际差异在社会运动的实践中也十分明显。中国年轻一代更少背负历史包袱，许多行走在中国社会运动前列的年轻人自信地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例如积极组织工会运动的中山大学硕士生沈梦雨、在争取沈阳性侵案信息公开中遭到校方施压的北大本科学学生岳昕等人。这些年轻人从左翼思想出发，支持女性、劳工、LGBT 权益，积极领导和参与社会运动。相比之下，上一代知识分子则较少关注这些领域；其中许多人出于对中共意识形态及历史中红色运动的反感，更是对马克思主义等左翼思潮避之唯恐不及，或是将之与“毛左”混为一谈。

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活跃的左翼青年中确实也有自称为“毛左”的一派，例如在广东工业大学组织左翼读书会而被拘捕的张云帆等人。然而，他们对这一标签的诠释与自由派知识分子所恐惧的历史记忆显然有所差别。他们对底层工人与弱势群体的关心也是真诚的，例如张云帆本人在北大就读时就曾积极为后勤工人争取权益。

第二个问题——#MeToo 运动是否违背法治精神？这也是绝大多数社会运动都会面临的质疑。

从逻辑上说，正是因为现有的法律与政治体系不足以解决当下面临的问题，才会发生社会运动。社会运动理论中的“政治机会”（Political Opportunity）理论对此已有深入研究：社会运动最容易发生在运动目标与正式政治体系不完全相容、同时政治压迫又相对不太极端的地方。正是因为法律公然允许种族隔离，才会发生黑人民权运动；正是因为法律不允许女性投票，才会发生妇女参政运动；正是因为现有法律无法解决针对黑人的暴力执法问题，才会发生 Black Lives Matter 运动。

相比这些例子，#MeToo 运动其实要温和得多：它并没有冲击现有的法律与政治制度，而仅仅是指出性侵受害者可能面临难以举证、后知后觉、舆论谴责、荡妇羞辱等多重困境和风险，使得单纯依靠法律无法解决问题。#MeToo 运动的目标之一是在高校中建立反性骚扰体系，这在不改变现行法律体系的前提下完全可以实现。事实上，公益圈在#MeToo 的影响下已经积极行动起来，多家机构与个人联合发起了反性骚扰倡议和承诺。

对于保守派提出的 #MeToo 运动可能制造出“冤假错案”，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林焱曾

对这一普遍质疑做出过解释。他从“无罪推定”仅适用于刑事诉讼的特点以及 MeToo 运动的独特机制等方面论述了“冤假错案”发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FT 中文网公共政策主编刘波也针对这一点回应，指出法律并不禁止“私力救济”：只要不逾越合法界限、并且一般情况下不涉及暴力，“私力救济”就是合法的。从这一角度来看，#MeToo 并未超出现有法治框架，因为受害者原本就应有控诉性骚扰与性侵害的权利：“#MeToo 只是试图通过积极行动，把潜在的合法状态转变为实在”。此外，由于中国的现实情况并不符合理想的法治状态，#MeToo 反而是在以“创造性的方式，想方设法让这一状态更好实现”，因此恰恰是“法治途径”的一种。

类似地，宾夕法尼亚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方可成认为，要达到广泛的社会正义，“舆论审判”是一种重要的替代机制。此外，舆论审判没有“牙齿”，因为其背后没有公权力；被审判的人亦可自辩。因此，“舆论审判不是完美的，有局限和风险，但也不是洪水猛兽。”

面对同样的问题，社会运动研究者夕岸则独辟蹊径，揭示了“完美社会运动迷思”的存在。她指出 #MeToo 运动确实存在“冤假错案”的风险，也不得不与其他社会运动争夺有限的舆论资源；但她同时强调，社会运动本不该被“贴上完美的道德和实践假设”，并非只有“促进大众团结而非分裂，守法而不暴力，理性而无情绪”的社会运动才应该被发起。事实上，社会运动“不需要为自己无法容纳、感动、联合所有人而道歉”……“运动需要兼容并包，但绝不是来者不拒”。

四、共识还是共谋？

第四道裂痕，在于双方如何看待社会中业已存在的性别“符号互动”。

#MeToo 的批评者们不认同女权主义者常说的“我可以骚，你不能扰”。相反，他们认为女性应当接受社会中的性别互动共识：如果女性的衣着与行为流露出“性”的意涵，就要考虑到与之相应的后果，如若发生误解则要承担一部分责任。

例如刘瑜认为，“人是信号的动物”，男女对于对方是否同意进行亲密行为时，“怎么穿、怎么说、怎么做，构成一个信号系统”。如果一个女性穿着暴露、酒后微醺、靠在一个男人肩膀上，“固然，男人这时候依然没有权利对你进行身体冒犯，但是如果对方误解你的意图，或许只是愚蠢而非邪恶”。她还强调，这并非“荡妇羞辱”，而是“人类常识”。因此她认为，对于 #MeToo 运动，男人应该“补尊重和自律的课”，女人应该“补自我保护的课”。

这与之前法国影星德纳芙等人就 #MeToo 运动发出的公开信亦有相似之处。德纳芙等人认为，“固执或笨拙的调情不是犯罪，对女人献殷勤也不等于大男子主义的侵犯”。许多男性在运动中因遭到指控而被解雇，“而他们唯一做错的事情就是摸一下膝盖，想偷一个吻，在工作晚餐上谈论亲密的事情，或者发送带有性含义的信息给一个并无相同意向的女人。”

这实际上可以理解为一种粗浅的符号互动理论表述：人们对物体、动作、语言等符号形成共同的认知，并借由这些符号进行沟通与互动。对 #MeToo 运动持怀疑态度者认为，社会对具有性意涵的符号已建立共识，女性不应对此视而不见。

然而，符号互动理论并不否认符号中蕴含的权力关系，以及双方可能对同一符号产生的认知差异。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早已阐述过符号中可能蕴含的权力与暴力：权力结构中的支配者正是借助符号的力量来控制被支配者，甚至能够让被支配者无法认知自己正在被支配的现实。这意味着女性正被迫接受和适应由男性主导和定义的“调情文化”，并在这种文化的箝制下调整自己的衣着和行动来“自我保护”，甚至可能积极参与其中，将“性自由”与“性自主”混为一谈，无法认知到自己是遭受压迫的一方。

章文在回应性侵指控时认为，自己所做的无非是“一群人在一个场合喝酒之后，搂一下腰或者是合个影”，称不上性骚扰。这恰恰证明了许多在男性眼中无伤大雅的“符号”，已经对女性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与暴力。

对于这种“信号系统”，资深媒体人韩十洲指出，“男人是有误解的‘权利’（这也意味着男人有提升自身的理解能力的义务），但是，却没有基于这样的不经考察的误解而采取莽撞的冒犯或侵犯的‘权利’，否则，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了，即便他只是愚蠢而非邪恶，而这正是 #MeToo 运动所要追诉的”。

正因如此，诉说与表达本身成为 #MeToo 运动的目的之一：这是一种对“共识”的挑战。曾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的艾晓明指出，#MeToo 是一种“幸存者的屈辱书写”，也是一种“知识生产”。正是因为社会中不存在控诉屈辱的女性文化传统和知识传统，才需要创造语言和知识，用生命经验来抵抗制造屈辱的权力机制：“讲述带来力量，力量来自分清是非，厘清责任。这对受害者来说成为社会动员，籍此摆脱文化羞辱而重生。”。

从这一层面来说，#MeToo 的参与者们深知社会普遍认可这套“信号系统”。#MeToo 并非要否认实然层面上所谓“共识”的存在，而恰恰是要大声说出许多女性（也包括男性）在这种“共识”下的痛苦与屈辱，揭示她们/他们在“共识”中的缺席，并获得重构这一“共识”的权利与机会。拒绝承认这些反抗者存在的所谓“共识”，事实上是父权结构下的“共谋”。

“自由派”的未来

#MeToo 运动之所以从学术圈与公益圈爆发，原因之一是这些领域的女权启蒙更成功；而 #MeToo 运动在中国的一个副产品，是让许多年轻人对早年自由派知识分子群体“祛魅”，认识到他们在面对今日的社会运动特别是女权运动时有其局限性。

不得不承认，许多曾经的“自由派”启蒙者在知识结构、行动力以及对弱势群体的共情上都已远远落后于年轻社运一代。肩负着历史包袱的他们，对来自草根阶层的社会运动满心警惕，对通过冲击权力结构来实现社会正义的路径也满怀疑虑。当曾经站在人们前方的意见领袖成为实质上的“保守派”，接下来带领中国社运的，也许将会是女权主义者、左翼青年以及工人运动中的行动派。

2018. 8. 6 《NJU 核真录 | 50 名受害人自述性骚扰行为分析, 米兔是否大鸣大放》

作者: NJU 核真录

来源: 公号“NJU 核真录”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5_nrmRxCPAHL8wXcG5QgQ

今年七月，“Metoo”（米兔）运动的燎原之火终于烧到了中国的各行业。从4月份开始，原北大教授沈阳性侵事件使得一批学术界的性骚扰、性侵案得以曝光。7月份以雷闯、章文性骚扰事件为导火索，网络上迅速曝光出一批公益界、媒体界、文化界中涉嫌性骚扰的名人。借着这场浩浩荡荡的“米兔”运动之势，种种针对女性的性骚扰事件不断被揭露，人们开始认识到性骚扰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引发了对于女性社会生存环境的思考。

但随着爆出越来越多案例，也引发了一些争议。7月28日，一篇疑似学者刘瑜写的文章《关于Metoo》在微信朋友圈流传。该文质疑“米兔”运动在中国发展过度，认为“诉诸网络鸣放”不如“诉诸法律”，并提出这种依靠社交媒体进行申诉的途径有可能造成冤假错案。一时间，驳斥和支持刘瑜的声音充斥于网络。总体来说，目前争议的焦点总结如下：

- 1、性骚扰案带偏了疫苗事件的热度，使人不再关注疫苗事件。
- 2、通过互联网举报性骚扰会导致过度举报，造成冤假错案。
- 3、不同骚扰情节的人应得到不同的量刑。而通过互联网举报的方式，会导致情节严重性不同的人，被网友放在一起进行等量“道德审判”。这样对那些情节不太严重的人有失公平。
- 4、如果被性骚扰者被骚扰时不拒绝，却在事后来告发，这是否也对骚扰者不公平？

对于以上问题，我们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但是我们认为，公共讨论的基础应该是基于事实，而不是想象。米兔运动有没有在七月份带偏舆论？哪些被指控人的行为更严重，哪些不太严重？哪些人在被骚扰时拒绝了，哪些人没拒绝？如果我们对上述事实性问题都含混不清，则无法更准确地判断这场中国的米兔运动有可能向什么方向发展。

所以这一期核真录就来为您厘清最基本的事实。我们尽可能收集了从今年7月1日至28日通过互联网、媒体发布的所有可获得的性骚扰、性侵案例。一共有18人在此期间被人举报，涉及50名受害人。我们为这50个案例建立了完整的数据库。希望以此帮助大家对于争议点做出更准确的判断。当然，由于搜索的时间和渠道有限，不排除出现遗漏的情况。

数据库编码规则（没耐心的可以跳过这部分，拉到下面看结果）

【六大变量编码】

我们将每个案例分成六大类变量进行编码。分别是：1. 受害人信源是否可定位。2. 事发时受害人与被举报者的关系。3. 举报的途径。4. 受害人自己报告的遭遇的性骚扰行为。5. 在被骚扰过程中是否有反抗、拒绝过。6. 遭拒后，被举报者是否中止了侵害行为。下面，我们来介绍其中几个重点变量编码的标准。

【信源是否可定位】

在这里我们不以是否“实名”来判断信源，而是以是否“可定位”（identifiable）进行编码。这是因为有的当事人虽然没有告知公众自己的姓名，但在向有关单位举报时是告知了姓名的。

另有一些当事人接受媒体采访时告知其个人身份，但并未向公众公开。因此在编码时，除了明确实名举报的案例之外，对那些虽未告知其真实姓名，但可以追溯其工作单位、学校名称，或者是有其他人实名为其背书的，都编码为“可定位”信源。而对于无法通过其他任何信息来判断其身份信息的，编码为“不可定位”信源。

【五个层级的骚扰行为】

鉴于不同骚扰行为的严重程度不同，我们对每个案例涉及的行为进行编码。在参考多个国际上对性骚扰行为区分的标准之后，我们将性骚扰行为分为五个层次进行编码。具体编码标准如下：

行为注释	
言语骚扰	言语骚扰。
社会接触	普通社会接触，如不必要地牵手，将手放在肩、腰、背上，造成不适，但没有更多强制性行为。
前戏骚扰	进一步的身体接触，开始触碰敏感部位，如紧密地拦腰抱住；轻微触碰到敏感部位，但并无明显强制性；还包括尝试亲吻非敏感部位；对受害人造成一定程度威胁。
明显性接触	明显接触性部位，如摸胸等；强制亲吻等，具有明显性伤害威胁。
性伤害	性侵害，对当事人身体造成伤害。

注意，我们只对受害人在举报文本中明确报告的行为进行编码。对于他们未明确报告，但有暗示的行为，我们不做编码。例如，有的举报人在文中说：“接下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这种不做编码。因此大家在看结果的时候要注意，打勾的都是当事人明确在举报中提及的行为。但是没有打勾的不代表一定没有。

“性骚扰”热度还不如“周立波”

网络上之前有舆论批评 7 月份的 MeToo 运动声势过于浩大，将本该被更细致讨论的疫苗话题给带偏。所以我们在微信和微博平台查阅了 7 月份几个热点话题的指数趋势。搜索关键词包括：性骚扰、疫苗、周立波、汤兰兰。

我们发现关键词“性骚扰”的热度主要集中在 7 月 23 日至 7 月 28 日这段时间。7 月 28 日之后迅速回落（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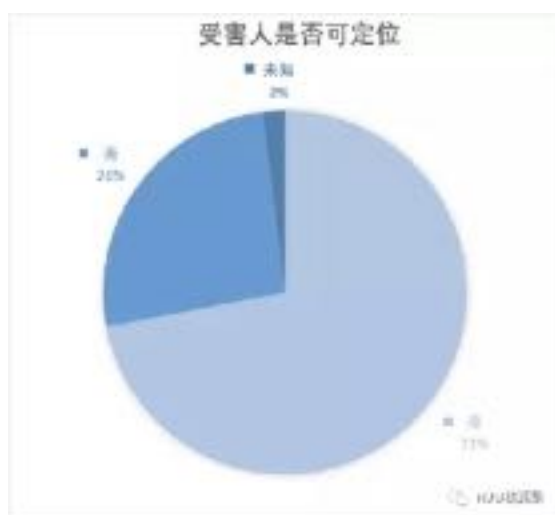
(图一：性骚扰事件30天内热度指数图)

而在7月21日到7月30日里，无论是在微博平台，还是在微信平台上，关键词“疫苗”的话题指数总体上都是高于性骚扰的。在以话题周立波、汤兰兰、疫苗以及性骚扰为关键词的指数比较图里（图二、三、四），可以发现，疫苗的热度远远高于其他关键词的热度。“周立波”关键词的热度指数在其中的几天也高于“性骚扰”的指数。



七成受害者为可定位信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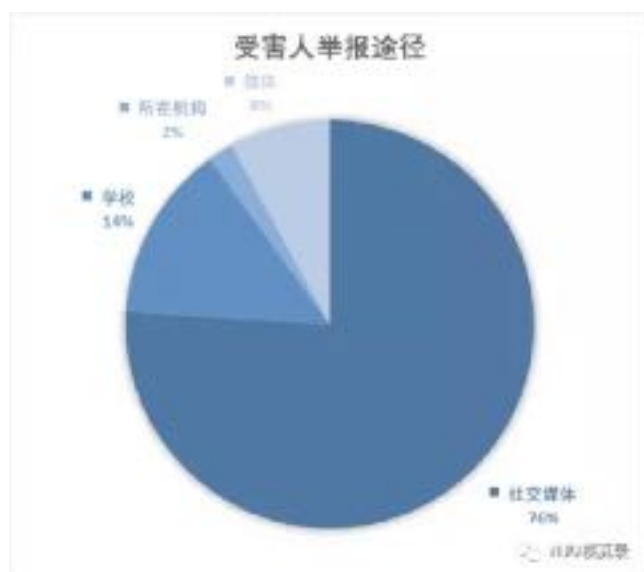
接下来，我们分析了参与举报性骚扰的受害人信源。在 50 名受害人中，有一名受害人信息非常模糊，无法判定其是否可定位。在剩下的 49 名中，有 36 名是可定位信源，也就是说可以通过其透露的姓名、工作单位、学校名称、社交媒体账号等多重信息来追溯这个人，占全部人数的 72%。另有 13 人没有提供任何其他关于她（他）自己的身份信息，占全部人数的 26%。



社交媒体为主要举报途径

在我们所统计的 50 起举报案例里，通过社交媒体途径来举报的有 38 起，占比 76%。向所在学校举报性骚扰的有 7 例，占 14%。通过媒体采访提供相关信息的有 4 起，占 8%。而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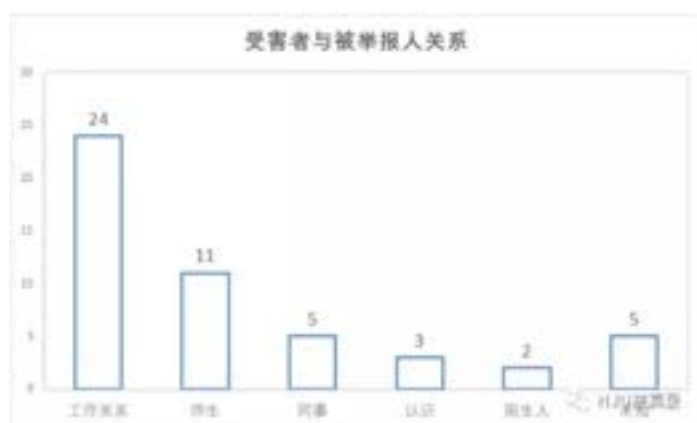
有一例是向所在的机构（非学校）反映情况。可以看到，在七月发生的这 50 起性骚扰举报案例中，社交媒体是最主要的举报途径，举报性骚扰的文章和图片主要来自微博平台和微信朋友圈的转发。



熟人性是骚扰发生的主要关系渠道

接下来我们还统计了这些被举报的性骚扰主要发生的关系渠道。结果显示，受害人与被举报者之间的关系以熟人关系为主，完全是陌生人之间产生的性骚扰很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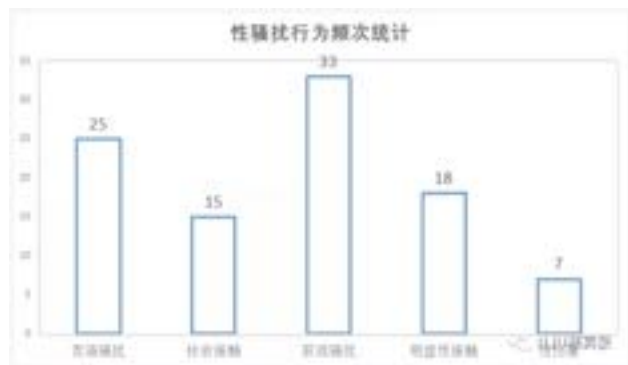
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基于工作关系进行的性骚扰。在 50 起案例里，有 24 例是在工作过程中发生的，包括在采访过程中，在谈公事过程中等。这里的工作关系还不包括同事之间。发生在同事之间的案例有 5 起。另有 11 起是发生在师生之间的骚扰。只有 2 起是发生在陌生人之间的骚扰行为。



前戏骚扰行为占比最高

如上文所讲，我们将举报者提到的骚扰行为分成了 5 类：言语骚扰、社会接触、前戏骚扰、

明显性接触和性伤害（想看分类标准请往上拉）。结果显示，在举报者所提及的所有骚扰行为中，前戏骚扰的频次最高。50起案例中有33人次提到曾遭受前戏骚扰，比如摸腿、强抱、亲吻等行为。另外遭遇言语骚扰的也很普遍，有一半的人提及遭到言语骚扰。只有7个受害人在举报中提到曾遭受严重的性侵犯，如强奸或强奸未遂（具体详情请戳下图表一）。



图表一：50名当事人所报告的骚扰行为总结

50名当事人所报告的骚扰行为总结

当事人	当事人编号	当事人性别	当事人职业/身份	言语骚扰	社会骚扰	前戏骚扰	明显性接触	明显性侵犯	是否报案	是否维权
张鹏	1	男	教师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2	男	教师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3	男	教师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4	男	教师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5	男	教师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6	男	教师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7	男	教师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8	男	教师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9	男	教师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10	男	教师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高斌	1	男	小学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黄木楠	1	男	-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曹阔	1	男	教师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陈胜白基	1	男	程序员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冯永强	1	男	教师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2	男	教师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3	男	教师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徐林强	1	男	小学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2	男	教师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3	男	小学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4	男	教师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5	男	教师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康文	1	男	大学老师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2	男	程序员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3	男	程序员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4	男	程序员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5	男	程序员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6	男	程序员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7	男	小学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8	男	小学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谢仕琦	1	男	程序员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李响	1	男	程序员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何方博	1	男	程序员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曹松岩	1	男	程序员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2	男	程序员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林展	1	男	程序员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曹强	1	男	程序员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郑飞	1	男	程序员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2	男	程序员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3	男	程序员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4	男	程序员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5	男	程序员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潘志豪	1	男	大学老师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2	男	大学老师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3	男	大学老师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4	男	大学老师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5	男	大学老师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6	男	大学老师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7	男	小学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8	男	大学老师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9	男	大学老师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10	男	大学老师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11	男	小学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12	男	小学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李响	1	男	程序员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曹强	1	男	程序员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拒绝有用吗？

最后，我们还根据举报信中的描述，统计了每一起案例中受害人是否在被骚扰过程中表示拒绝，以及拒绝是否有效。其中，有 27 名受害人给出了这一信息。而在这 27 个案例中，有 24 人曾经明确表示拒绝，占比约 89%。而在这 24 起曾表示过拒绝的案例中，有近一半的侵犯者（11 人次）在被拒绝后中止了行动。

结语

综合以上数据，我们发现，首先，七月份关于性骚扰的话题对疫苗话题的影响甚微。无论在微博平台还是在微信平台上，其热度远低于疫苗事件，在有其他娱乐事件和社会事件（如“周立波事件”、汤兰兰事件）发生时，其受关注度也并没有明显高出这些事件。由此可见，看似如火如荼的 MeToo 运动的热度其实是有限的，这场运动在中国引起的关注似乎还没有到需要担心热度过度的程度。

其次，我们发现参与举报性骚扰的受害者尽管主要选择了社交媒体作为其主要的举报途径，但有七成受害者是可定位、可追溯的信源。而在这 50 例性骚扰案例中，受害人所提及的行为中前戏骚扰行为占比最高。

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我们是根据举报人的自述来进行统计分类的。但是我们不能判断举报人的自述是否属实。读者可以根据受害人所提供信息的详细程度、以及是否有第三方佐证等来自行判断。

米兔运动在中国还刚起步，理性的思考和讨论有利于将它健康地推向更广的区域，让受害者有勇气说不，让潜在的施害者不敢施害，形成全民尊重女性、呵护女性的共识，这是我们共同的心愿。而公共讨论需要基于对基本事实的掌握。核真录做的，就是帮助读者尽可能地厘清事实。

撰稿 | 孙远 陈丽金 张丽莹

责编 | 郑佳雯

美工 | 周围子

美编 | 张诗童

支持刘瑜

2018. 7. 30 《刘瑜的声音很宝贵，请不要轻易「打倒」她》

【编者注：找到两个来源，无法分辨哪个才是原创】

作者：廊间听步

来源：豆瓣“廊间听步”

原文链接: <https://www.douban.com/note/684815440/>

作者: 郭力尼安

来源: 公号“不二法门”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KuwTdpXFGzaHWnx5TD2C-Q>

刘瑜的《关于 metoo》[1]不出意料地成为众矢之的。她对法律原则的引用被认为离题万里,她对法律途径的推崇和对舆论途径的保留被认为是「何不食肉糜」。

#Metoo 有误伤无辜的可能是毫无疑问的,这点一些运动支持者也明确同意(如孙金昱文[2])。但对此, #metoo 的支持者们提出以下论点:

- ① 误伤绝少发生;
- ② 为了鼓励女性发声,应该相信她们;
- ③ 男性本身处于优势地位,也有话语权。即便真的误伤,当事人也可以通过自己发声获得澄清。(误伤代价小)

我想分别谈谈我对这三点的看法,再④论述为何在 #metoo 运动中比例原则仍然适用,最后⑤总结。

① 误伤真的绝少发生吗?

宋石男在文中「请读者朋友举出一个反例,哪怕就是一个被在网络中诬指性侵性扰而毁掉名誉与人生的例子」,说恐怕「连一个都举不出来」[3]。这样的例子本文后有述。其实宋先生自己举不出例子不要紧,可以用一下搜索引擎的。

清楚的事实是,「在网络中被诬指性侵性扰而毁掉名誉与人生」,这样的例子以前有,以后也不大可能没有。

还好,像宋石男一样武断的作者不多,大多数支持者只是空泛地说,误伤发生的「概率很小」,「很罕见」(如北大飞文[4])。但多小叫小,多罕见叫罕见,他们的「效用主义原则」又究竟怎样计算出来「冤假错案」只是「微量风险」,这些论者一概不表。他们只是说:「要这样算」,却没有自己去演算出他们声称获得的结果。

我查到的 2010 年的一项研究调查了十年间 136 起报告的性侵案件,认为虚假指控性侵的概率在 2%到 10%之间[5]。而具体到强奸,2006 年《剑桥法律评论》上的一篇文章总结了过往的几项研究,发现学者们对侵犯指控可靠性得到的数据差别很大[6]。不过观察这些数字,我们会发现没有任何证据说明性侵犯的指控比非性侵犯的指控更可靠。也就是说,一个人指控别人性侵的人,可能并不比一个人指控别人做其他不法之事更审慎。

所以,在有更确切的证据之前,我不能接受一个空泛而想当然的推论,说举报的女性要承受很大压力,所以他们的指控就应该是真的——公开指责别人的人都要承受很大的压力,他们的指控都应该被理所当然地相信吗?

② 为了鼓励女性发声,就应该自动相信她们所说吗?

有人认为，信任指控与鼓励发声密切相连。如果我们不立刻相信 #metoo 里的指控，女性会受到二次创伤，并且不再会出面举报。

我认为，鼓励女性发声，意味着认真聆听她们的声音，认真对待她们的诉求，不把这些事情当做无关紧要或是空穴来风。但这并不意味着相信她们说的每一件事。

2005 年的杜克大学曲棍球队案已经有人提及——三名男队员被一名女学生举报强奸，事后证明是子虚乌有。主导指控的地方检察官不但辞职还被律师协会开除。[7]

较近的则有 2014 年 11 月《滚石》杂志发表的题为《一起校园强奸》的文章，弗吉尼亚大学一名叫做“Jackie”的学生声称在学校兄弟会的派对上被有组织地强奸[8]。文章引起媒体轰动，大学召开大会讨论此事。然而，“Jackie”的故事很快出现诸多瑕疵，最明显的是她指控的「强奸犯」根本不是该兄弟会的成员，而她指认的被强奸地点当晚根本没有举行派对。即便到了这种地步，一些人仍然呼吁要相信“Jackie”，包括律师 Zerlina Maxwell。她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所用的逻辑与这次攻击刘瑜的人相差不大：司法系统之外的事情不适用法律上的证明规则；宁愿错信不该相信的诬告者，也不能怀疑不该怀疑的受害者，等等[9]。弗吉尼亚大学的学生报纸也继续为先前相信“Jackie”的故事辩护[10]。

2014 年 12 月，《滚石》杂志道歉称故事中有瑕疵，他们对举报者给予了不应有的信任。《华盛顿邮报》不声不响地在线上把 Zerlina Maxwell 那篇文章的标题从《不管 Jackie 说了什么，我们都应该自动 (automatically) 相信强奸指控》改成了《不管 Jackie 说了什么，我们都应该一般性地 (generally) 相信强奸指控》[11]。

也许《华盛顿邮报》这个不光彩的标题修改，也刚好提醒了我们对于强奸——以及其他性侵犯行为——的指控到底应该持什么态度。2015 年，警方因缺乏任何支持证据停职调查，《滚石》撤稿。[12]

相比「自动相信」，「一般性相信」且积极求证的态度不但能避免诬告，而且还能保护这项运动。美国参议员 Roy Moore 被多名女性指控性不端之后，一家致力让主流媒体出丑的组织 Project Veritas 指使一名女性向《华盛顿邮报》举报，增加一项对 Roy Moore 的指控。然而，《邮报》的 fact-checker 发现她的证言有矛盾及错漏之处，最终发现这项指控是编造的。[13]

要知道，不少运动的支持者是反对对「受害者陈述」进行更多事实核查的，原因和逻辑与宋石男等人类类似 [10]。如果《邮报》像他们那样对性侵指控的真实性如此乐观，不作过细的甄别，这起虚假的指控多半将得以见报，然后 Project Veritas 会洋洋得意地宣布整件事情是自己的一手策划。进而，其他针对 Roy Moore 的可能真实的指控，甚至是所有这项运动中的性侵指控，都会因这出恶作剧而变得值得怀疑。

是的，是《邮报》审慎的事实核查维护了这家报纸和这场运动的信用。为了尊重真正的受侵害者，为了不让她们们的故事被牵连怀疑，作为读者的我们也必须对各种各样的举报持认真聆听但追求证据的态度。在自媒体的语境下，没有报社专业的核查人员为我们求证真相，这更要求我们普通人有自己的判别力。

借用 Barl Weiss 在《纽约时报》上的总结：

「相信但求证」也许没有「相信所有女性」响亮，但它是好得多的策略。
“Trust but verify” may not have the same ring as “believe all women.” But it’s a far better policy.
[14]

再一次地，鼓励女性发声不代表对那个声音照单全收。这个社会欠女性「聆听」，但不欠任何人「相信」——「相信」应当经过大脑，对于任何人都是如此。「自动相信」的谬论一旦成风，「女性控诉者是正确的」便会形成一个宗教般的信仰，而这项信仰则会连同 #metoo 运动一起，随着第一起诬告事件的到来（它早晚一定会来）而粉身碎骨。

#Metoo 运动要走下去，这一点「等待证实」的耐心必须得有。CNN 的 Carol Costello, #metoo 运动的热心支持者，也说：

但我也强烈地相信我们，作为支持者，必须防止矫枉过正的错误。我们不能欢庆无辜的男人为真正有罪的人付出代价。

But I also fervently believe we -- as supporters -- have to keep a lid on over-correcting wrongs. We cannot celebrate innocent men paying a price for those who are truly guilty. [15]

③ 误伤的代价真有那么微不足道吗？

Carol Costello 是有所指的。去年 11 月，Teen Vogue 的专栏作家 Emily Lindin 发了几条臭名昭著的推特：

不受欢迎的观点：事实上我完全不关心无辜的男人因错误的性侵犯/骚扰指控而失去工作。我们所有人终于能说出真相+对受害者的影响远远比任何男人声誉的损失重要。如果取消男权必须伴随着一些无辜男人的声誉受损，那这是个我绝对愿意付出的代价。

Here's an unpopular opinion: I'm actually not at all concerned about innocent men losing their jobs over false sexual assault/harassment allegations. The benefit of all of us getting to finally tell the truth + the impact on victims FAR outweigh the loss of any one man's reputation. If some innocent men's reputations have to take a hit in the process of undoing the patriarchy, that is a price I am absolutely willing to pay. [16]

一个男人声誉受损，Emily Lindin 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她当然愿意「付出」了。但更重要的是从她的言论里，我们看到在 #metoo 运动支持者中盛行的一种对误伤严重性的普遍低估。在他们看来，所谓误伤也不过是几天的难受，顶多也就是失业，事实澄清之后就好了。

极端的情况如 2010 年，英国的一名女性两次诬告自己偶遇的男性性侵，造成其中一人自杀，另一人考虑自杀[17]。2015 年 Slate 发表的一部档案式长文向我们展示了事实不清的性侵指控可以怎样毁灭一个人的生活[18]。而这样的可能性，竟被北大飞称为「微量风险」，被宋石男成为「并不那么起眼的代价」——祸不加其身也。

有人说，中国法制不健全，反骚扰机制不发达，还远远没有到要担心矫枉过正的地步。首先，我不认为矫枉过正离我们很远。两天前的 7 月 28 日，已经有公司指控女性员工利用 #metoo 运动和自己女性身份，以性骚扰作为攫取商业利益的武器（实情待考）[19]。其次，对矫枉过正的思考，一定要在矫枉过正的恶果已经显现之后才开始吗？

上面这些话又要被一些人污名为「同情加害者」了。但我们同情的是无辜的、被误伤的被指

控者，他们从来没有进行过性侵，怎么就和真正有罪的人一样变成「加害者」了？（这倒是与个别女权主义者的「身为男人就是有原罪」的新奇想法有暗合之处。）

同样的话语偷换出现在对指控者的指称里：人们经常径称这些指控者为「受害者」，这对于被指控者来说无疑是不公正的。

一篇在（我的）朋友圈广为流传的文章将对 #metoo 的反思比喻成「在一个快要闷死人的房间里，对着去开窗的人说：三思啊，开窗让苍蝇飞进来了怎么办？」[20] 嗯，即便一定要用这个在我看来不恰当的比喻，我也想问：①警告苍蝇的危险，不对吗？②警告苍蝇危险的人，阻止你开窗户了吗？

他可能只是想提醒你开了窗户，最好关上纱窗。

④ #Metoo 应当注意比例原则吗？

刘瑜指出 #metoo 不分轻重打击一切「骚扰」行为，不符合比例原则。对此，竟有论者如此回应：「Metoo 没有给人定罪，不存在“刑”（按照定义“刑”必须有公权力介入），何谈按比例量刑？」[21]

除非在刑法的意义上狭义地使用「罪」这个字，否则不能因为 #metoo 不要求法院给人定罪量刑，就说它「没有给人定罪」——舆论的审判可以造成比司法审判更严重的惩罚。看看马蓉吧。

比例原则并非一个法律职业独享的观念，而是每个人都有的朴素自然的正义感。一个做了大恶的人，自然应该得到比一个做了小恶的人更重的惩罚——反过来说，也就是后者应该受到比前者轻一些的惩罚。这一方面彰显了社会评价的层次性，另一方面也鼓励做了一些坏事的人悬崖勒马，不要继续行恶。如果对所有「恶人」都一视同仁，同样惩处，那么一个人一旦偶然作了一点点恶，之后便大可以十恶不赦、丧尽天良了——反正惩罚都是一样。

2017年12月，Matt Damon 在接受一次采访时说：「拍屁股和强奸和变童应该是有区别的，对吧？它们都应该被清除，但不应该被混淆，对吧？」这遭到 Minnie Driver 等人的批评，他们认为不同的性骚扰不应该被加以区分。[22]

事实上，奥巴马治下的清除校园性骚扰的行动就企图抹除一般的粗鲁行为与犯罪性的侵犯行为之间的界限，而造成的结果，按照一篇四名哈佛法学院女性主义法学家合著文章的说法，是「性侵犯行为的定义严重泛滥」[23]。已有案例，大学女生因为冲一对情侣开了个粗俗的玩笑，就被上报并面临停学甚至退学[24]。

比例原则，不管叫不叫这个名字，作为一种常识都应当在关于性骚扰的指控中继续存在，除非我们希望生活在一个大家都对性战战兢兢不敢触碰的世界。对轻重悬殊的性侵权行为一视同仁不是正义。这也是今年1月100名法国娱乐界女性在《世界报》发表反 #metoo 宣言时诟病的问题之一[25]。

⑤ 不合时宜的声音

一篇檄文开头就把刘瑜称为「泼冷水的人」[21]。是，正是如此。知识分子该做的，原本就是为将泯灭的火星扇空气，为将燎原的火焰泼冷水。

在一片清算旧账的热潮里，刘瑜的这桶冷水显得多么冰凉，以至于论者不但要驳倒她的论点，而且还要一并质疑她的立场、能力以至于人品而后快（如唐映红[26]）。她在发文前便已（像她的外国同侪一样）悲叹这项运动已经容不下「差异」（nuances），反响如此她应该也不惊讶吧。

法律原则不仅仅是法律原则而已，很多时候，它们只不过是专业化了的常识。疑罪从无（innocent until proven guilty）这样的原则不是诉讼法学的专利，而是人同此心的公理。无视它，是无视启蒙时代以来多少思想家为良知与人权所做的呐喊。在舆论力量空前强大的今天，我们更应该注意过速的判决会带给个体的人怎样的影响[26]。（从单向传播这个侧面来看，刘瑜饱受攻击的「大字报」之比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刘瑜质疑 #metoo 支持者对误伤可能性与严重性的低估，是完全有道理的。

刘瑜的文章，我只在中学时零星看过一两篇语文老师发的阅读。这次看到她的发声，我觉得即便观点可商，态度有些许高傲，至少行文是克制的，立场是非敌对的。罗素说「所有运动都矫枉过正」。中国的 #metoo 运动在「匡扶正义」上尚未达此地步，但在「排除异己」上，从刘瑜一事看，已有这样的势头。那些激愤的 #metoo 支持者们似乎忘记了在这样的运动中，这样的声音以及由此引发的思考是多么宝贵——是它们让一场运动保持在正确的轨道上。

我虽为男生，但从大学起就以女权主义者自居，这次我也有关注和转发一些女性对于性侵的控诉。我希望 metoo 运动达致它原本需要达致的目标。我担心的，并非 #metoo 运动会迫害太多无辜的人——它做不到。我担心的，是这项运动因为失去信用而过早结束，而这只需要很少的几起「冤假错案」就够了。爱护这项运动的人应该对它可能的问题有更多的重视甚至担忧，而不是像一些人一样乐观过度地说，油门尽管踩啊，我们还没撞上呢，小心驾驶干什么。

#Metoo 运动不会因为「泼冷水的人」而被「轻易毁掉」，它只会因为过度理想化和头脑发热而进退失据，迷失目标。

附注

1. 刘瑜，《关于 metoo》，<http://wemedia.ifeng.com/71163044/wemedia.shtml>
2. 孙金昱，《泛泛指责 #MeToo 是多数人的暴政，辜负了高高举起的正义之旗》，<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80728-opinion-sunjinyu-metoo/>
3. 宋石男，《我没有性骚扰，被网络指控就死路一条吗？》
4. 北大飞，《从效用主义原则看米兔运动“冤假错案”问题：承担微量风险不等于送死》

5. David Lisak, Lori Gardinier, Sarah C. Nicksa, and Ashley M. Cote, False Allegations of Sexual Assault: An Analysis of Ten Years of Reported Cases, <https://atixa.org/wordpress/wp-content/uploads/2012/01/Lisak-False-Allegations-16-VAW-1318-2010.pdf>
6. Rumney, P. False allegations of rape. *The Cambridge Law Journal*, 65 (1). 125 -158. <http://eprints.uwe.ac.uk/6478>
7. Aaron Beard (April 12, 2007), "Prosecutors Drop Charges in Duke Case",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70526075138/http://www.sfgate.com/cgi-bin/article.cgi?file=%2Fn%2Fa%2F2007%2F04%2F11%2Fnational%2Fa113721D83.DTL>
8. Erdely, Sabrina (November 19, 2014). "A Rape on Campus: A Brutal Assault and Struggle for Justice at UVA". *Rolling Stone*, <https://archive.is/20141119163531/http%3A%2F%2Fwww.rollingstone.com%2Fculture%2Ffeatures%2Fa-rape-on-campus-20141119>
9. Zerlina Maxwell (December 6, 2014), "No matter what Jackie said, we should generally believe rape claims",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steverything/wp/2014/12/06/no-matter-what-jackie-said-we-should-automatically-believe-rape-claims/?noredirect=on&utm_term=.2a96767960df
10. Julia Horowitz (December 6, 2014), "Why We Believed Jackie's Rape Story", <http://www.politico.com/magazine/story/2014/12/why-we-believed-jackies-story-113365.html#ixzz3LLQAhaOF>
11. Josh Feldman (December 6, 2014), "WaPo Alters Title of Column About Rolling Stone Rape Case", <https://www.mediaite.com/online/wapo-alters-title-of-column-about-rolling-stone-rape-case/>
12. T. Rees Shapiro (March 23, 2015). "Police find no evidence of alleged sexual assault at U-Va. fraternity",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local/education/police-find-no-evidence-of-alleged-sexual-assault-at-u-va-fraternity/2015/03/23/374c767e-cf5e-11e4-a2a7-9517a3a70506_story.html
13. Shawn Boburg Aaron C. Davis and Alice Crites (November 27, 2017), "A woman approached The Post with dramatic — and false — tale about Roy Moore. She appears to be part of undercover sting operation",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investigations/a-woman-approached-the-post-with-dramatic-and-false-tale-about-roy-moore-she-appears-to-be-part-of-undercover-sting-operation/2017/11/27/0c2e335a-cfb6-11e7-9d3a-bcbe2af58c3a_story.html?utm_term=.0ac45401a1d6
14. Bari Weiss (November 28, 2017), "The Limits of 'Believe All Women'",

<https://www.nytimes.com/2017/11/28/opinion/metoo-sexual-harassment-believe-women.html>

15. Carol Costello (November 27, 2017), “Beware the sexual harassment backlash”, <https://edition.cnn.com/2017/11/27/opinions/sexual-harassment-assault-backlash-opinion-costello/index.html>

16. Emily Lindin 的 Twitter, <https://twitter.com/EmilyLindin/status/933073784822579200>

17. Chris Brooke (May 25, 2010), “Jurors in tears as they clear student of rape - then discover another man falsely accused by same 'victim' had killed himself”, <http://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1280926/Student-cleared-rape-emerges-second-man-committed-suicide-falsely-accused-woman.html>

18. Emily Yoffe (December 7 2014), “The College Rape Overcorrection”, http://www.slate.com/articles/double_x/doublex/2014/12/college_rape_campus_sexual_assault_is_a_serious_problem_but_the_efforts.html ; 另见作者在《大西洋月刊》上的文章 “The Uncomfortable Truth About Campus Rape Policy”, <https://www.theatlantic.com/education/archive/2017/09/the-uncomfortable-truth-about-campus-rape-policy/538974/>

19. 第一弹 官博娘的微博 , https://m.weibo.cn/status/4266612238659080?wm=3333_2001&from=1087393010&sourcetype=weixin&featurecode=newtitle#&gid=1&pid=9

20. 新闻实验室, 《“舆论审判”的意义和局限, 兼谈米兔》, <http://wemedia.ifeng.com/71251235/wemedia.shtml>

21. 赵丹喵, 《回刘瑜: 中国的“咪兔”很宝贵, 请不要轻易毁掉它》

22. Bret Stephens, “When #MeToo Goes Too Far”, <https://www.nytimes.com/2017/12/20/opinion/metoo-damon-too-far.html>

23. Elizabeth Bartholet, Nancy Gertner, Janet Halley and Jeannie Suk Gersen, Fairness for All Students Under Title IX, <https://dash.harvard.edu/bitstream/handle/1/33789434/Fairness%2520for%2520All%2520Students.pdf?sequence=1>

24. Robert Shibley (2016), Twisting Title IX, Encouter Broadside

25. “Full Translation Of French Anti-#MeToo Manifesto Signed By Catherine Deneuve”, January 10, 2018, <https://www.worldcrunch.com/opinion-analysis/full-translation-of-french-anti-metoo-manifesto-signed-by-catherine-deneuve>

26. 同样对反性侵运动中过速审判表示担忧的如 Conor Friedersdorf (December 2010), “Rape and the Rush to Pass Judgment”, <https://www.theatlantic.com/politics/archive/2014/12/against-universal-responses-to-rape-allegations/383552/>

七、三七女生节和性骚扰争议

2018 年三七女生节山大威海校区条幅抗议事件

事件梳理

2018. 3. 7 三名来自山东大学威海校区的学生公开抗议校园内的女生节条幅，认为涉嫌性骚扰

来源：微博@吕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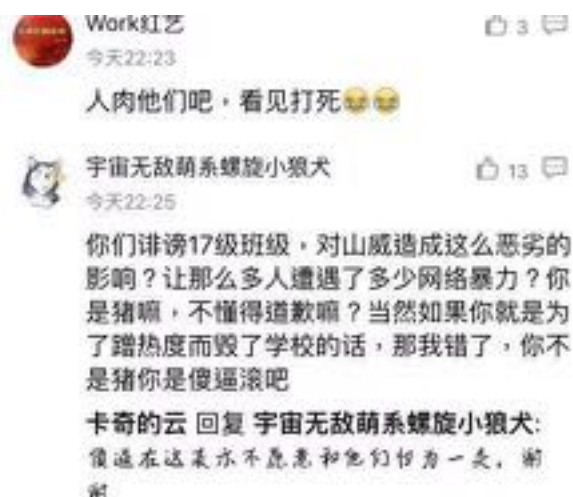
原文链接：<https://m.weibo.cn/1497705225/4214981492787207>

横幅内容：你们的孩子可以有 26 或 27 个干爹





2018. 3. 7 三位横幅抗议学生遭遇网络暴力





2018. 3. 8 抗议者回应网络舆论并阐述行动初衷

《山威女生节横幅“你孩子有干爹”，同学：不用了谢谢》

作者：照片中的山威同学

来源：新媒体女性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n1zLWlexOzWgp3sTUyrduA>

3月7日中午我们在校内五四广场前看到了这样一条横幅：“你们的孩子可以有26或27个干爹”

3月7日下午，我们三名学生到该横幅下拍摄了这样一张照片表达我们对这张照片的批评，我们手中的标语指出“这是性骚扰”。

照片发到朋友圈之后，有女权账号发到微博，于是引起轩然大波，一天之内评论转发4291条。争论又返回到校内一些企鹅群和空间。有些针对我们的言论比较激烈，甚至带有攻击和

威胁色彩。在这种氛围中确实很难保持沉静，但是，我们还是要求自己，尽量排除情绪的影响，做出诚恳，理性，也基于反思的阐明和回应，即使不能当下和所有人都达成一致，也希望以诚求真知的态度，创造一个良性的讨论氛围，以及更进一步，通过这次讨论，为校内提高对女权、平权、反性骚扰的共识，做出一点初步的贡献。所以写下这篇文章，但是鉴于有人号召要“人肉”我们，为免不必要的困扰，抱歉还是采用匿名。

迄今就我们所见，讨论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问题：

- 1、那条标语是不是性骚扰。
- 2、我们公开曝光的方式是否妥当。
- 3、以及进一步，大学生应该用什么方式度过三八节？
- 4、以及更进一步，要不要女权，应该用什么方式倡扬女权？

这是我们希望解释的。但是，首先希望这篇文章的读者，放下护校心切导致的先入之见，毕竟鲁迅说过：我爱山威，但我更爱真理。

▼ “当爹”性骚扰是与否

有人说，那条标语说的是，这个班级的男生，要给女生将来的孩子做干爹，这是一种好的心意。我们说这是性骚扰，是我们自己思想龌龊。

曾经有人说看不懂这个横幅，于是另有人做了一个说明：“班上27个男生，如果班上女生嫁了自己同班同学，就是26个干爹一个亲爹；没嫁自己同学，就是都是干爹。”

所以进一步解释下，就是：这个班上的男生，想在女生节，对自己的女同学公开说明这样两件事情：第一，我们当中可能有人是你未来孩子的爹。如果我们都不能给你的孩子当爹，那我们也要当他的干爹。

“给孩子当爹”一词其实是幌子，这其实是一种性暗示，比较含蓄曲折了一点，但信息量又很丰富，从性暗示到了怀孕和生孩子，而且还挺有占有感，毕竟能让一个女人给自己生孩子，好像在这个社会就是一种男性得意。而“当干爹”则是退而求其次：当不了爹当干爹也行，看上去是占还没出生的孩子的便宜，其实还是强行想象女同学总归得和自己有些暧昧关系。什么是性骚扰？虽然国家法律还没有性骚扰的定义，但通行的看法是，鉴定是否性骚扰，有三个要素：第一，和性有关，第二，付诸言语和行动，第三，不受欢迎。

这个标语和性有关，而且还公开表达出来了，所以符合第一二条要素。至于第三条“不受欢迎”，可能有人要质疑了：也没见那些女生拒绝？但是，性骚扰的“不受欢迎”，是可以基于“理性女人”的常情判断的。其实，在微博讨论里，很多女生都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如果自己的同学拉这样的横幅，说这样的话给自己听，不舒服。

有人说这些男生的动机是好的！很抱歉，性骚扰与否，看的是言行，是结果，不是动机。另外，自诩“动机是好的”也可能是缺乏反思的结果。而且，公共讨论，不应该考量动机，毕竟，动机自述有很大的主观性，无法追究无法考察，作为辩论的证据不可靠。

中国社会对性骚扰的敏感程度，真的非常低，很多性骚扰的做法，例如在不恰当地场合讲黄段子，都被习以为常。被指责为性骚扰，非常不快，我们能理解。但是，我们坚持基本的看

法：这种否认，说明对性骚扰的敏感性还不够。

而且，还要考虑到，这不是私下的行为，这是公开表达，是单方面把女生拖到校园公开空间里，让所有学生都看到这些男生要给她们当孩子当爹当干爹，这样，不舒服的就不仅是那班里的女生了，所有看到横幅的人都被影响到了。这也是我们要站出来说话的原因，不需要那些女生领情。

就分辨什么是性骚扰，如何避免骚扰别人，我们还处于非常缺乏知识资源的状况，所以，如果有谁需要了解这方面的资料，我们可以分享。过一段时间，如果大家的情绪比较缓和，我们可以安排教大家如何辨别性骚扰的讲座。我们也经历过一个学习的过程，在对什么是性骚扰有了比较多的知识之后，可能会改变自己的看法。

▼ 公共空间应有自由评说

也有人说，校园横幅，受众有限，我们不应该把我们批评的态度发到网上，导致当事人甚至学校遭到过多指责。

校园是开放的公共空间，不限进出，横幅虽然表白对象是一个班女生，但受众是不特定的人群。高调公开，让许多人看见，本来就是拉这种横幅的目的。既然出现在公共空间，那么大家都可以自由评论，不管是学生还是网友，不管是批评还是支持，这是正常的社会生态。恐怕关键是，本来期待一番美谈，却没想到遭到批评，于是就希望通过设界限来阻止自己不受欢迎的评论。这不是言论自由取向的心态，也无助于我们建立开放民主的校园文化。而且，也不现实，因为不管你在什么范围内做什么事情，都可能有人给你出乎预料的批评，成年人应该有这种思想准备，不能指望别人对自己的言行只说好话。

而且，大家都看到了，我们的批评是对事不对人的，所以，我们也没有突出班级信息。我们也没有做任何丑化。实际上，我们尊重横幅所做的表达，毕竟错误的表达也是言论自由的一种。同时，我们的直率让一些人觉得难以接受，但是，我们的交锋也没有超出言论自由的范围。

有些网友把批评指向了学校，这并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其实，我们希望外界看到，我们的学校，有在三八节站出来维护女权的志愿者，有开放争论的氛围，有纠正错误的力量，这些都可以向所有人示范做榜样；而不是多的是面对批评过度反弹，只想抵消批评，反而被人说成是“无脑护校”的一群鲁莽者。我们觉得，要就具体的事件辨别是非，要保持讨论的焦点，不要轻易被大集体荣誉绑架和转移关切，学校的声誉，没那么容易被破坏，如果想保护学校的声誉，也应该首先从反思和自律做起。

尤其是，如果你爱护你的学校，那就请以身作则，不要恐吓我们，难道我们就不是那片蓝天下的同学？有人说我们胆怯所以才打码，可知道我们已经看到有多少人威胁要人肉我们。发表不同意见的人都不敢暴露自己的身份，难道该反思的不是这种环境吗？大学校园不应该让人因为意见不同而失去安全感。

▼ 今天我们应该怎么过三八

进一步说，这一事件，关系到我们的校园，应该流通什么样的文化，特别是在三八这个特殊的日子。在这一天，如果男生想用公开横幅向女生表达他们的好意，可以有很多创意选择。

可以赞美她们的才华，美德，品格，可以鼓励她们的勇敢，自由，自主，可以承诺理解，支持，欣赏。可是，不仅在我们学校，在北大，清华，那些名校，也有横幅，把主题放在单方面意淫女生上，还是公开和集体的那种。

这种“油腻”（抱歉这个词又刺耳了）说明了什么？说明一些男生，不知道应该和女生建立怎样的平等，尊重，有爱又有趣的关系，想肯定女生的价值，就觉得“你让我有欲望”是最高褒扬，想拉近和女生的关系，能想到的就只有性暧昧。这样是狭隘，霸道，粗鲁无礼，甚至很可悲。如果有女生能想到男性示好的方式也只有如此，那女生也可悲。

大学男生女生相处，特别珍贵的人生阶段，有很多可以探索挥洒，相互学习共同提高，一起创造美好回忆的方式，却一说就说到“当爹”“当男朋友”上，真的让人捉急！且不说女生也不一定要找男朋友结婚生孩子。人生眼界开阔，想象丰富，创造无穷，从现在开始不好吗，抛弃对“油腻”的执着？

▼ 不要害怕女权主义

反性骚扰，不需要打上女权的标签，我们自己也不是都自诩为女权主义者的，这些标榜并不重要。可是，我们也不赞成这次讨论中表现出来的，把“女权”当作负面词汇来使用的倾向。联合国说女权即人权，女权，在我们的词典里只能是一个好词。

有人说当今女权过头了，极端了。可这明明是一个大山里的女人还走不出来，“童养媳”还喊冤无门的时代。（不了解这两个案例的请自行搜索）。不是说这样的案例就代表一切，而是说，这样的案例存在提醒我们，为女权还有很多事情要做，鼓呼也是其中一种。至于从私人到公开场合，厌女症，直男癌，还是比比皆是，需要清理。女权者，不是挑事，而是问题就在那里的时候，拒绝视而不见而已。

这次讨论给了我们很多的压力，但是，也有很大的收获，出于预期。以往，我们在学校里做过一些呼吁和倡导，比如女生如厕排队情况调查，但是，没有引起足够的反应。这一次，这么多人都在性骚扰这个主题下发言，这就是机会。先把话都说出来，然后才能提高意识，争取进步。过程也许不是总那么和谐，但我们对未来还是挺有信心的。所以首先得感谢就此事所有发表了意见的同学，只要有诚意，就一定会被收到的。

最后的最后，附上一段确实是鲁迅本人说的话，与大家共勉：

“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的消失，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

2018/3/8

照片中的山威同学

文章报道

2017. 3. 8 《李思磐：妇女节变成女生节？当中国女权遇上营销和去政治化》

作者：李思磐

来源：端传媒

原文链接：<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70308-opinion-lisipan-international-womens-day/>

【编按】：在今天的中国，如何看待“三·八妇女节”的意义？本文是 @新媒体女性 负责人李思磐在 2016 年妇女节当天，对近年新流行的“女生节”的回应，原题“女生节取代妇女节？糖衣炮弹正在轰炸女性权利”，载于《新京报》。因应过去一年的新状况，作者予以增补，并授权《端传媒》编辑转载，以飨读者。

在中国，“三七女生节”最核心的戏码是制作示爱横幅和集体“喊楼”。摄：Imagine China
2016 年 3 月初，女权自媒体 @新媒体女性 及其姐妹机构和志愿者们，策划了一次网络倡导活动，其主题为“反三七过三八”。活动的核心策划者们认为，在性别平权面临问题的中国大陆，人们渐渐遗忘“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这个纪念日的女权意义，渐渐遗忘中国的女权历史，而长期的去政治化，以及越演越烈的商业营销，让甚至大多数高等院校，都发展出名为“三七女生节”的消费文化节庆，不断在年轻男女当中强化性别不平等的文化规范。因此，我们通过一些线上的论述和线下对青年小组的支持活动，号召女网民和高校学生，重新回归三八妇女节的传统，强调女性平等政治权利和工作权利。

“女生节”如何在中国兴起

我不知道，这些年在支持商家炒作“女生节取代妇女节”的人中间，有没有女生。假如有，我不知道她们怎么看待“妇女节”与自己的关系。

我曾经跟一些大四学生聊天，是的，不管来自哪所学校，就业情况都是一样的：能在毕业季的寒假前定下工作的，都是男生；尽管绝大多数院系中，学习好的都是一拨女生。更不要说，越来越多的大学自主招生，都公然承认招男生；教授博士生导师们对女生在研究生中越来越高的比例，忧心忡忡……

但这些显然不是“女生节”的议程。“女生节”的传统，是“男生关爱女生”，因此，各校男生挂出横幅赞美和“追求”女生的“横幅大战”已成传统。2016 年 3 月 7 日，网友和志愿者在中国各地大学生庆祝“女生节”的活动中，发现和搜集了种种有争议、涉嫌公然性骚扰的横幅，从而引发公众愤怒，在网上掀起“女生节”vs“妇女节”的讨论。与此同时，电商百度糯米却找名人炒作“女生节取代妇女节”牟利。

中国发明“女生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986 年 3 月 7 日，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经济学院女生节联欢晚会上。

据说，“追溯女生节的来源，是由于高校女生不愿意称自己为‘妇女’，但是又不想放弃女性节日的特权。”此后“各大媒体分别就‘女生节’这一‘新生事物’做了详尽的跟踪报导，女生节

逐渐在象牙塔间蔓延。随着社交网络的发达，各地大学零散的庆祝在虚拟空间遥相呼应，影响溢出校园，最终汇聚成一个青年女子的民间节日。”其中不乏全国性的轰动话题，譬如 2012 年清华北大女生节横幅 PK 事件。

那么这些“女性节日的特权”是什么呢？

就这些年来看，女生节基本上是男性主导的游艺活动，一些送给女生“爱心早餐”和节日小礼，还有最核心的戏码——示爱横幅和集体“喊楼”（宿舍楼之间喊话）。这些国旗一般红底黄字或红底白字的横幅，在全国各地大量复制，比如：

“某某女生，我妈 / 国家唯一指定媳妇儿”、“不管明天你们是谁的女人，你们都是我们永远的女生 / 神”、“平生纵有凌云壮志，今日甘为裙下之臣”、“自从大一认识你，从此电脑无 AV”。是的，这些都是很多学校主干道上的横幅，校方并不干涉。

这些横幅，主要歌颂女生的性吸引力，似乎是一种象征意义上的原始群婚制，比起经常被叫停的各类主张妇女权利的三·八节活动设计——不管是讲座、海报宣传还是资料派发；这样的女生节，很少成为校方维稳的对象。一些部门已经不再与（男）人类的“自然冲动”抗衡，为了其他方面的“稳定”不被波及。

“妇女”与“女生”

女生节，本不是一个问题。因为无论是象牙塔内外，民间节庆多矣，如果仅仅因为节日存在而指责它，或者因为它无关权利而指责它，是不公平的——美食节要不要被批评不关心食品安全呢？

女生节的问题是，从一开始，它就是一个试图在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女性中，取代妇女节的节日。

它并非三八节的“前夕”或“预热”，而是来自于一个民间以讹传讹的认知：“女生不是（已婚）妇女，不要过妇女节。”当然，之后还有“一日 / 夜之差”的粗鄙笑话（2017 年 3 月，一向以性别歧视广告闻名的美团网旅行项目，再次用这个粗鄙玩笑做了一次营销：“女生节开房和妇女节开房的区别：带 / 戴的东西不一样”——一为安全套，一为婴儿奶嘴）。

高校女生当然属于中国法律定义的妇女群体，但是这个节日的谬误之处，并非局限于名词层面。从既往三七女生节的“庆祝形式”而言，在招生性别歧视俯拾皆是、学术性骚扰得不到有效制止的中国高等院校，它基本上是对主张劳工与妇女、经济与政治双重权利的“三八节”的背叛。

然而，我想补充的是，这种背叛之所以悄然无声，是因为妇女节公共性的消失。如今三八节的官方议程，譬如“三八红旗手”表彰之类的国家行为，对于个体女性，可以说是毫无影响。

在今天，尽管经历了种种公共讨论，仍然有很多人会觉得女生节有什么问题。这是因为，妇女节除了没有群婚制文化，大体上跟女生节没有差别，同样是去政治化的，被商家促销，单位送卫生纸和电影包场占领，没有人想得这个节日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只是，妇女节多半

是单位、机构行为，女生节是男生主导的社团行为。

女生节三宗罪

近年来，中国有很多女生商量站出来“反三七过三八”，如“新媒体女性”在去年发起了“反三七过三八”活动，让全国很多女性在被歧视地点拍照上传响应。这是为什么？

因为大家想回到“权利”。在权利方面，女生节不仅来路可疑，既往纪录也居心叵测。三八妇女节的深厚传统，是全方位表达妇女权利和妇女对社会的贡献，在一些#反三七过三八#的微博论述中，三八是一个女权节，而三七是一个“女利节”——它其实就是告诉女生们，因为你年轻漂亮，所以你跟“妇女们”不同，可以因此而获得超过年长同性的特权。

首先，“女生节”的滥觞，就是把女人分成两群：中老年“妇女”与年轻“女生”，也就是异性恋男人眼中的老女人和年轻女人，没有性魅力的女人和可欲的女人，潜在地，“妇女”和“女生”的特殊分界，在俚俗的语言里，还有一种对女性童贞的暗示。让两群人分开过节，意味着这两群人有着不同的价值和诉求，中老年妇女的“妇女节”是过时、不够有品味的，这分裂了女人的阵营——年轻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女人被给予某种虚幻的优先权，代价是这暗示了：与她们不同阶级、年龄、职业和教育程度的妇女的解放，应该被历史的巨轮抛诸于身后。

第二，它把妇女节的“权利”主题偷换成“关系”，如果说三八节在成为看电影商铺打折发卫生棉的节日时，其积累的历史和政治意涵仍然无法完全消解，女生节则在诞生之初就是一个诡异的“关爱节”，传统戏码就是“男生要对女生好一点”，各种来自男性无聊的、性别化的赞美和集体的异性恋式示好表演，掩耳盗铃地欺骗——仿佛这种廉价、流于形式的小恩小惠是女生所需全部。它限缩了女生的世界，用“缺爱”阻止了女生更真切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有一些非异性恋的女生表示，她们对这种集体的、几乎是强制性的异性“模拟情侣表白”觉得“很不舒服”。

第三，它让意淫和消费假关爱之名成为传统与惯例，这种意淫完全是基于性别刻板印象。女生节很少赞美女性的才智，并不把女孩们当作并驾齐驱的同侪，而只是强调“君子好逑”，以一种无趣的“直男”（男异性恋）世界观，强化了男保护、女娇柔的性别成见，不仅无法改变对女性的歧视与隔离，并且用糖衣包裹它最难下咽的部分。

回到历史现场

三八妇女节，是女人们用生命的不平之鸣奠基的一个纪念日，它的存在，提醒人们性别平等远未到来。在中国，第一次纪念这个节日，是在大革命时期的广州；2010年，广州妇女组织和劳工组织还联合发起了“三八百年，重回历史现场”的全年纪念活动。

怎样回到“我们的三八”？2014年的三八节前夕，来自9个城市的9名女大学生，给中国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寄去了一个礼品盒。其中有面包、玫瑰、教科书和《关于改善中小学教科书中性别不平等现状的建议信》。“面包与玫瑰”是来自1908年3月8日纽约妇女要求缩短工作时间、增加工资和享有选举权的游行的口号。因此，虽然同样蒙尘，但女生们心中的三八节拒绝被篡改，反对被代言，更抵制女性议题被作为皮相之物消费。

2016 年，“反三七过三八”在各大网络媒体平台、微信和微博自媒体获得极大的支持，也引发了反对的声音。该活动微博专题页面最终获得超过 1.1 亿人次浏览。

然而，到了 2017 年，情况变得更为复杂。

2017 年 3 月 7 日，“女生节”依旧，只是在媒体上显得格外低调。而与此同时，随著微博“女权之声”（女权之声与新媒体女性，为中国最早的两家女权自媒体）被暂时禁言一个月。在此之前，则有官媒《中国妇女报》与《环球时报》社交帐号联手抨击“被反华势力利用”的“激进女权”，而转过头自称是“理性温和女权”。

在不明朗的政治环境中，中国的女权声音也比以往更为单薄。诡异的是，前一年时间里疑似有组织地以谣言污名女权团体和帐号的一些微博男性“红人”，却在今天不那么熟练地拾女权帐号的牙慧，“反对”三七女生节；这些往往是靠荤段子起家的博客，如今却号称要关心“女童性侵”问题。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在 2017 年，各地女权小组并未高调行动。@新媒体女性 发起了标签为“田园三八红旗手”的倡议，推出一群草根女权行动者的故事与图片。“三八红旗手”是官方妇联授予女性劳模的称号，而“中华田园女权主义”，则是在社交网络上反对者对女权主义者的蔑称。“田园三八红旗手”意在彰显民间行动者的贡献和合法性，同时抗击网络污名。其宣言称：“又是一年三八时，我们不妨给自己先定个小目标：做一名蹒跚起步的女权行动者。处江湖之远，我们可以跟庙堂之上的女界贤达遥相呼应；我们耕耘的田野，就是我们草根的祖国。”

那些美好的仗，前辈们已经打过。但是百尺竿头，不进则退，若是逆流来袭，我们决不退让。

2018. 3. 11 《女生节横幅前的勇敢与犬儒》

作者：程贤 Allen Chan

来源：虎嗅网

原文链接：<https://www.huxiu.com/article/235315.html>

作为一个不太关心公共事务的普通女性，在每年的三月八日前后关注到的信息无非这样几条：

前一天流行于各大高校的女生节有了什么样“富有创意”的庆祝方式；各大购物网站又有了什么样的折扣活动；以及期待在这个“自己的节日”上能收到爱人什么样的礼物；与此同时，在微博上各种明星八卦的间隙中，“女生节该不该过”“3.7 是否是性别歧视”的争论也能偶尔被读到。

你甚至可能还会在只言片语中感受到这样一个趋势，那就是随着“女权”在越来越多人心中成为一个贬义词，这一争论也变得愈发火药味浓厚，讨论愈发过渡成为了“人身攻击”。

在今年的争论中，一件不算大也不算小的事情激起了一阵漩涡：

“女生节”的发源地山东大学，挂出了这样一条横幅，被该校的学生指出存在性骚扰的嫌疑，并被一名经常在相关领域发言的博主转载。该博主随后收到上千山大学学生的质疑、辱骂、人身攻击，做出性骚扰“指控”的三名学生也被威胁会遭到人肉搜索。



01

我是在七日晚上看到这条新闻的。当时我刚刚好看完一部以女性为主题的电影，名叫《隐藏人物》，是第 89 届奥斯卡——也就是在颁发最佳影片环节上出现史无前例的乌龙的同一届——的热门提名影片之一，最终却遗憾地颗粒无收。

这部电影的主角是三名生活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南部州的黑人女性。单单读完这一句同时出现“有色人种”“女性”“美国南方”的话，她们所面临的歧视与困境就可想而知。但她们凭借自己的努力，在学业上取得了优异的结果，进入天才云集的 NASA 工作，利用自己的数学才能为美国建造载人航天器完成计算工作，为冷战中的美国在太空竞赛中赶超苏联而辛勤付出。

但“与生俱来”的“天花板”并没有就此停止困扰她们。“Colored（有色人种专用）”被修饰在所有她们进入和使用的场所中：卫生间、餐厅、甚至同一间办公室中的两个咖啡壶，来自白人同事、上司的排挤、白眼更是无处不在：做着主管的额外工作却拿不到正式职位与薪资，同一个职位的竞争黑人需要更高的能力与学位，作为核心计算组中唯一的黑人每一次穿过大厅都能招致所有人怪异无礼的目光。

但最终，她们凭借着自己的才能和毅力得到了周围人的认可和尊敬，成为了名字被写进美国航天史与种族平权运动历程中的英雄。

在同情心尽失的今天，这部电影本身最大的意义，就是用直观的画面有力地反驳了一些丛林法则知识分子对进步主义的解构。

当你通过电影高度还原历史的表演，亲眼目睹了就在并不久远的五十年前，一位堪称数学天才的女性工作者，需要淋着雨走几公里的路穿过院子，才能找到允许自己使用的“有色人种专用卫生间”，却发现洗手液已经许久没有人来装过，最终还因为这几十分钟的时间被上司痛骂了一顿后，我不相信你依然能毫无犹豫地复述那些将“Black Lives Matter”曲解为“黑命贵”的嘲讽。

02

但这条新闻，给了我另一个审视这部电影的视角。

三个黑人女性在一次次面对歧视、不公时的态度，可以高度概括为一个词：隐忍。这是让我看过以后，虽然不至于不喜欢，却不太舒服的地方。

微博博主 @邓艾艾艾 在妇女节前发表了一篇热忱的[祝福](#)，在获得上万转发后又发微博做出了一点解释，说“不想使用努力、奋斗和争取这样的字眼”，因为这本都是一个人生来就应享有的，在祝福中掺杂“争取”，就是对不公的妥协。

毫无理由地被告知自己随时会因为“没了价值”而被解雇，就马上动手学习如何操作 IBM 计算机；升职的要求被以“获得某个种族隔离学校的学位”这样的要求刁难，就去千方百计申请来“只能上夜校”的法院命令，然后在教授和同学不友好的目瞪口呆中完成学业……

仅有的一次冲突，是在女主角淋着雨从办公桌到有色人种卫生间往返后，上司生气地质问头发衣服已经湿透的她“为什么每天浪费四十分钟在卫生间里”，她的情绪才终于有了一次短暂的爆发。

这也是许多“种族主义者”不觉得被这部电影“冒犯”的原因，某种程度上，三位主人公迎合了他们的价值观，即**尊严不是与生俱来的权利，是需要像动物一样，通过在凶险的丛林中奔跑、撕咬来一分分赚得的。**

对于主人公来说，现实因素固然是最重要的原因——能在 NASA 工作已经是相当受人羡慕的成就了，这份工作也确保了她们自己以及家庭的中产阶级生活。

但让我不解的是，在很多不需要“迫于生计”的瞬间，这种隐忍似乎也会无意流露出来——比如当梦奈抱怨自己理想的职位面前横贯着那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学位要求时，斯宾瑟——也就是本片所获的最佳女配角提名——所饰演的朋友却说“不要抱怨，好好工作”“安静些，我们正要打牌呢”；

比如当她们的丈夫看着电视屏幕上的马丁·路德·金愤愤不平地说“黑人理应得到公平”时，同样是斯宾塞扮演的妻子却试图将孩子拉进卧室，看着丈夫的目光里也好像对方做错了什么。

03

当然，即便是再伟大的英雄都是不完美的，更何况她们只是三个想给自己和家庭带来更好生

活的女性。这种出于尽可能真实还原历史的电影设定，是无可指摘的。我只是惊异于，原来“短视”是一个如此广泛的人类共性。

回到这次的“女生节横幅”中来。

“女生节”的问题，许多人已经给出过条理清晰的分析：将“女生”有意与“妇女”分隔开，从而造成年龄是女性重要评价标准的刻板印象；节日里的庆祝方式以及对女生的赞美，也多停留于“性”的浅薄层面；各大电商将其向“购物节”方向的引导，也无意甚至有意传达了“买买买是女人天性”这种固化、物化性别的信息。

在“妇女节”这个曾经用来争取女性的合法社会权利、今天用来摆脱性别化刻板印象的节日前一天出现，“女生节”的确可以说是没有什么正当性的“亚文化怪胎”。

这条来自女生节发源学校的横幅，哪怕在“是否算得上性骚扰”的论点上值得商榷，也依然存在严重的问题：迎合了女性作为“生育工具”的固有定位，更没有搞清作为同学应保持的社交距离——换个更通俗的说法，连和你有血缘关系的亲戚过年过节时问几句你的婚姻状况都能让你发三天朋友圈吐槽，这些刚认识不到半年就找你孩子认干爹的男同学怎么就成了“友情”和“亲切”的代表呢？

对女性的美好祝愿有成千上万种，这个横幅却偏偏选用了极其没有水平、缺少尊重的一个。

“不平等已经完全被消除，历史也因此不需要再去纪念”的论调也很难站住脚。且不说提出这个逻辑的人本身就无知得可怕，女性已经完全得到平等对待这一前提就有数不清的槽点。

一个普通的大学生，可能由于基础教育带给人的功利主义而不大关注每一天在这个世界某些角落发生了什么针对女性骇人听闻的侵害，但展望自己的未来生活，即便将学业与职场中可能面对的性骚扰视为小概率事件，在应聘中被追问婚姻、生育意愿等信息，社会和亲人对于“组建家庭”与“繁衍后代”的期待，也足够让一个对自己人生有自主意愿的女性遭遇诸多不快。

那么，作为受害者的她们，为什么会显得如此“糊涂”，在偶然看到透彻的利害分析之后，依然选择张开双臂拥抱消费主义，在病态的女生节庆祝活动上开怀大笑，甚至对苦口婆心说明这种利害关系的人出言不逊呢？

因为，不仅是非和道德往往不是大多数人的行为准则，就连涉及到切身利益时，理清利害关系也并非多么容易的事情。

我相信，在她们的脑海中，一定有一个理性的声音在告诉自己，破除刻板印象、通过杜绝物化来推进平等带来的结果会让自己生活的更好；但听从这个声音，便意味着随之而来的大量思考，对当今世界现状的不满和无奈，以及往往周围人随之而至的冷落。

思考是需要费时费力的。连平等观念几乎最为深入人心的美国，聚光灯下的好莱坞都能在过去的一年里爆发 #MeToo 运动，让诸多性骚扰甚至性侵犯事件重见天日，这块“天花板”可以说在自己的有生之年都不一定会被完全打破，认清本质为自己带来的后果就只有为诸多“理所应当的权利”无法付诸实践而愤懑、抑郁；周围人的冷落，更是会给这种无奈再蒙上一

层沉重的孤独。

相比之下，消费主义带来的快乐就不用说了，融入某个集体带来的“刻奇”虽然绑架了自己的行为、观点和意志，但更多情况下那种“热乎乎”的“归属感”也足够了。

04

之前，我引用过《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一句话：

每逢你想批评任何人的时候，你就记住，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并不是个个都有你拥有过的那些条件。

我其实越来越讨厌这个说法。

因为，上述的这些步骤真的有这样困难以至于吓退了绝大多数人吗？选择听从自己的理性，真的已经成了一件取决于天赋或者基因的事情了吗？

我不能苟同。

多看些书，多关注些见地与热情兼具的人，保持求知欲、思考欲，摒弃戾气，重视精神世界。自我启蒙的几个基础步骤，我向身边每一个表现出一点点进步欲望的人介绍过，但目前为止，无一奏效，在每个人身上，理性都完败给能带来最直接感官刺激的因素。一定有许多人能理解这种无奈。

也正因为此，选择了理性的人就显得格外可敬。就像这次事件里，那三名举着“这是性骚扰”，站在横幅前大拇指朝下清晰地表达观点的同学。

真不公平啊。因为他们勇敢而坚定，才得以看到尊严、思考以及精神世界的神圣，从而对世界的每一点不完美而在内心中承受更加沉重的无奈和痛苦，却因此还要背负井底之蛙“蹭热度”“矫情”“想红”“给学校丢脸”的指责——这些声音如此之大，语调如此之高，让你即使清楚这背后根本没有知识、逻辑、思考作为支撑，也很难做到捂住耳朵、熟视无睹。

可惜的是，“天花板”在自己身上留下的遗憾，可能注定要伴随终生了吧。但我相信，你一定会知道，你们的后代会因你们的努力早一点让这遗憾像天花病毒一般彻底消失。这对你们来说，就足够能带来一次次睁开眼面对新的一天的希望、勇气。

2018. 3. 15 《「三七女生节」的起源迷思：是「1986年」还是「只差一日」》

作者：林三土

来源：微信公众号“林三土”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_biz=MzIzNzcwMjI5OQ==&mid=2247484612&idx=1&sn=f3677305d17d7d0d29afa7e626a93fc7

我去年写过对近年来高校流行的「三七女生节」的评论（《[女生节女神节](#)》），本来不打算旧话重提，但是这几天偶然发现，几乎所有提及女生节的文章（包括不少从女权主义角度批评女生节现象的力作，比如李思磐的《[妇女节变成女生节？当中国女权遇上营销和去政治化](#)》<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70308-opinion-lisipan-international-womens-day/>），都采信了这样一个说法：

『中国发明“女生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986 年 3 月 7 日，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经济学院女生节联欢晚会上。』

我个人对这个说法深表怀疑。在我的印象中，这种『1986 年山东大学起源』说，是最近几年才在网络上出现的。我查到最早比较有影响力的传播者，是 2013 年人民网的《[校园过起女生节，清华女生被感动得几乎掉眼泪](#)》一文（<http://edu.people.com.cn/n/2013/0308/c1053-20717953.html>），声称：

『1986 年 3 月 7 日，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经济学院女生节联欢晚会在山东大学东校区科学会堂举行，此后各大媒体分别就“女生节”这一新生事物做了详尽的跟踪报道，女生节逐渐在象牙塔间蔓延』。

人民网这篇还只是含糊其辞地说『此后各大媒体……跟踪报道』，到了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5%B3%E7%94%9F%E8%8A%82>），便愈发言之凿凿地点出媒体的名字：

『1986 年 3 月 7 日，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经济学院女生节联欢晚会在山东大学东校区科学会堂举行，此后，齐鲁晚报、济南时报、新华网分别就“女生节”这一新生事物做了详尽的跟踪报道。』

——但是所有这些地方，都没有给出原始资料来源，比如齐鲁晚报、济南时报究竟是哪一天哪一版报道了『1986 年 3 月 7 日山东大学的女生节』？以及八十年代哪儿来的『新华网』？如果不是这几家媒体报道，那么当时参与报道的『各大媒体』究竟有哪些？对此，我在网上找不到任何原始资料，还请能够检索到八十年代报刊媒体文章的朋友有以教我。

我为什么会对『1986 年山东大学起源』这种说法抱有怀疑？因为我作为 2000-2004 年间本科在读的大学生、并且混迹于那几年鼎盛的各大高校 bbs 论坛，可以说是亲眼目睹了『三七女生节』的『发明』过程。我很清楚地记得，『三七女生节』，是一众版友在某 bbs（可能是北大未名，也可能是水木清华）的『笑话 (joke) 版』灌水时，七嘴八舌『群策群力』出来的一个黄色笑话，大意是：

『我们应该把 3 月 7 日设为女生节。为什么？因为女生和妇女之间，只差一“日”。』

接下来的几年里，北大和清华的某些男生开始试探性地、小规模地『庆祝三七女生节』；与此同时，这个笑话也逐渐流传到其它大学的 bbs。

但是『三七女生节』在全国高校的大规模普及，要等到 2008-2010 年间（或再往后一两年）网络电商的兴起，并且当年那些大学男生毕业工作、逐渐步入电商行业的中上层管理、开始把当年的恶趣味灌输给消费者之后。因此可以看到，网上关于女生节的讨论（包括所谓『1986 年 3 月 7 日山东大学女生节』的说法），都是 2010 年以后集中出现的。

我敢打包票的是，在 2000-2004 年间，随便问哪个大学生（包括山东大学自己的学生），绝对没有谁听说过什么『1986 年 3 月 7 日山东大学女生节』。当时确实有极少数地方高校有自己的女生节，但都不是在 3 月 7 日（比如广东工业大学从 1991 年开始，以每年 11 月的某一天为女生节）。『3 月 7 日』这个日期，和背后的黄色笑话是脱不开关系的。

这就是我关于『三七女生节』起源的记忆。这个记忆当然有可能并不完整——如果有人能够找到八十年代媒体关于山东大学『三月七日女生节』的报道，并（通过后面的连续报道）证明其它高校后来的女生节（有可能也包括相关的黄色笑话）是一脉相承自最初的这个事件。但在找到确凿的原始证据之前，仅凭网络上的人云亦云，我认为这个『1986 年山东大学起源说』是后来制造的迷思。

为什么要制造这样的迷思？我想原因也很简单，就是因为『三七女生节』被电商推广的早期，还有不少人清楚地记得它的不那么光彩的起源、并且心知肚明这个黄色笑话背后满溢而出的男性窥视、情色想象、与处女情结，所以才要千方百计再『发明』出一个更久远的传承，来掩盖这种尴尬，将『女生节』洗白。

2018. 5. 4 《“三七女生节”他抗议了男生乱表白，结果发现这个世界比乱表白还要不堪》

作者：陈莉雅

来源：好奇心日报

原文链接：<https://www.qdaily.com/articles/52801.html>

3 月 7 日女生节，中国一些高校里照例会多出很多横幅——男生们在这一天会对同系同专业或者同班的女生集体表白。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男生们一次调皮的玩笑，偶尔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效果。

在山东大学威海校区，这天能看到的横幅一如既往。

“来自你眼神的信号，让我的心跳到了高频——致 16 级通信一班全体女生。”“思美不学力热光电，物院全是沈鱼落雁——17 级应用一班美男宣。”“班规：1、在班里女生永远是对的；2、如果女生错了，全体男生参考第一条。——祝 16 级软件二班全体女生节日快乐。”



还有用数学公式的表白横幅

每个横幅的前方，都有学生拿起手机拍照上传。

当天中午 12 点，陈宇在 QQ 空间里看到一个横幅照片觉得不那么舒服，问了几个同学，感觉也一样。这个横幅上写着：“你们的孩子可以有 26 或者 27 个干爹——致 17 级通信 1 班全体女生”。

下午 4 点左右，陈宇跟三个朋友到了横幅底下，一共三个人在前方比一个“嘘”的手势，并举着一个写上“这是性骚扰”的标牌，另一位同学帮他们拍了照。

陈宇把他和另两位当事人的脸用橘猫头 P 掉，接著把照片发到微信朋友圈。

麻烦来了。

陈宇是个性别和 LGBT 议题关注者。曾经在各种场合里表达自己的意见：在课堂上如果听到老师说“同性恋是病”——他是会给老师写信抗议的。他还参与了一个关注性别议题的兴趣小组，调查校园内女厕的排队状况、询问大学生们对性少数的看法，举办过“阴道独白”的剧本朗读会。在以往活动中，陈宇拍过视频、举过标语拍照，各种形式都做过。

这一次也没有什么两样。

陈宇上传照片到朋友圈之后没多久，女权之声的创始主编吕频，看到了这张照片已经在一些朋友圈里流传，就把这照片转发到个人的微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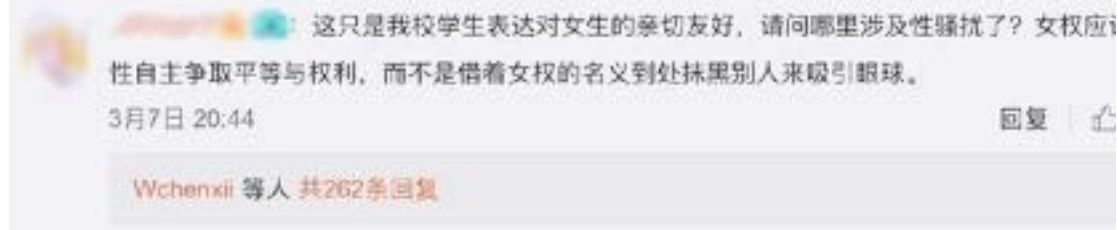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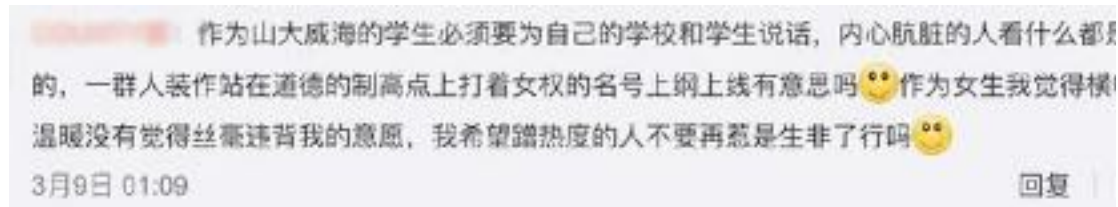
这个谈不上有多活跃、只有 5.7 万粉丝的微博居然就火了，不到 24 小时引来 4291 条以上的评论，截至目前，这帖子已经有 7000 多条评论，成为她所有帖子中最热的一个。

“当天有很多消费女性的横幅，真正有女权声音的很少，许多人是在网络上评论这些横幅，但没有人真的用行动干预，清华大学就发过一个‘大三紧一紧、大四就松了’的横幅，也有人很气愤，但没有任何人到现场抗议。这也就是为什么陈宇的照片会有这么多人转发，他把一个口头的批评变成一个实际的行动，并且直观展示出来。”吕频说。

吕频认为这张照片会广泛流传，包含她自己转发，主要原因在于照片本身存在着两个冲突的立场，一旦人们看见，可能就会促使人们评价并且习惯性地“站队”。

这边陈宇也发现在 QQ 空间中不少校内同学开始转发他拍的照片，然后发现除了微博，知乎、豆瓣、虎扑等评论空间，越来越多人讨论这张照片。

眼看着抗议照片成为众矢之的，陈宇的朋友开始感到不安，虽然支持的声音也有不少，但负面评论也越来越多：质疑这横幅跟性骚扰没有关系，质疑他们的思想才龌龊，他们“沽名钓誉”，“破坏山东大学的声誉”……然后就是网络暴力的最后阶段，“人肉”。



在这个事件之前，陈宇本来打算跟朋友在三八妇女节当天一起进行一个快闪的活动，他们为此排练了一整周的时间，但是就因为抗议横幅的舆论开始发酵，又面对“人肉”的威胁，他

们认为风险变大，只好取消了。

陈宇这时还算淡定，但对于争论方向会从性骚扰，转成护校情结感到有些意外。直到现在，陈宇都不认为自己当时拍照时，会对网上的反应会有什么预期，“因为我压根没想过这个会得到大家的关注。”至少，过往他做了类似的事情时也没得到什么关注。

在许多回应当中，陈宇注意到一些校内同学要他公开道歉，但他认为自己完全没有做错事，并不需要道歉，反倒是他希望针对网友们所提出的种种质疑，发表一个公开声明，进一步解释行动背后的动机与原因。



山威女权横幅
来自Weibo.intl

743万
阅读

大家好，我是照片中3名学生中的一个，鉴于有人号召人肉我们，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困扰，抱歉还是采取了匿名的形式。以下是我们想对这个风波的正式回应。@大兔纸啦啦啦 @李思磐 @麦子家 @女权之声 @肖美腻 @张累累累累 @少女大师姊 @我是愤怒的王小能 @梁小门_ @山东大学威海海洋学院 ... 全文

3月7日中午我们在校内五四广场前看到了这样一条横幅：“你们的孩子可以有26或27个干爹”

3月7日下午，我们三名学生到该横幅下拍摄了这样一张照片表达我们对这张照片的批评，我们手中的标语指出“这是性骚扰”。



长图

威海·山东大学 (威海)

6086 9670

3月8日妇女节当天，陈宇与朋友们创了一个微博账号名为“山威女权横幅”，并且发了唯一一则帖子，这则帖子上头写着：“大家好，我是照片中3名学生中的一个，鉴于有人号召人肉我们，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困扰，抱歉还是采取了匿名的形式。以下是我们想对这个风波的正式回应。”接着，除了标注一些他们认为可能会关注此议题的账号之外，就是他们彻夜写的公开信。

这封公开信阐述关于风波的起由，接着将网络上的评论分成四个问题回应，分别是：1.那条标语是不是性骚扰、2.我们公开曝光的方式是否妥当、3.以及进一步，大学生应该用什么方式度过三八节、4.以及更进一步，要不要女权，应该用什么方式唱扬女权。

文章确实清楚解释了三位当事人的思考以及动机，也以相当大的篇幅陈述了关于性骚扰这件事到底是如何构成的。“有人说这些男生的动机是好的，很抱歉，性骚扰与否看的是言行，是结果，不是动机。”

值得一提的是，这篇文章看得出陈宇与当事人，对于网络上的愤怒略感不安，他们在文章的开头还特意表达了：“我爱山威，但我更爱真理”，此后补充道：“有些网友把批评指向了学校，这并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其实，我们希望外界看到的，我们的学校，有开放争论的氛围，有纠正错误的能力，这些都是可以向所有人示范做榜样；而不是对于批评过度反弹，只想抵销批评。”

然而，这篇声明刊出之后，很快地就引发关注，累积1.7万次转发，并达到743万次阅读量，但这并没有减少愤怒。有些网友在声明的微博的底下给出一些威胁性的评论，像是：“你再敢引战，你确定能活到下周五吗？你还以为我们不知道你是谁吗？你是哪个班哪个人、什么名字，全是被人举报的，但凡学校不保护你，你就离自杀不远了。”



公开声明底下的评论

不过,陈宇直言发完回应之后,觉得自己的心情舒缓许多,一部分是因为原先都是校内QQ空间讨论,放到了公共平台之后,的确开始看到更多关于此议题的讨论,当中也不乏一些比较有建设性的讨论,像是对性骚扰的定义进一步阐释,当然,也有人开始在评论中强调,就算不赞同陈宇他们的抗议言论,可以表达意见,但也应该给予尊重。

如果就吕频观察个人微博底下的回应,她则认为基本上正、反是一半一半,这并不是个特别糟糕的情况。“起码我的微博,反对他的人也没有真正占上风。”

吕频同样也注意到有非常多校友一涌而入,他们持续在除了这篇微博之外的每一篇帖子底下持续攻击,“连无关的帖子都来闹,这其实是骚扰了”。

陈宇自始至终都没能想到这张照片会引来有关诋毁学校声誉这样的指责,他的朋友们也因为接连地看到危害人身安全的言论,开始产生恐惧的情绪,不敢再穿与照片里一样的衣服出门。

但事情还没完。3月9日下午2点,也就是陈宇与友人发表公开声明的隔天。陈宇收到了辅导员的来讯,邀请他一同谈话,聊一聊横幅的照片以及声明信。陈宇当时正在宿舍睡觉,大约下午四点左右,辅导员前往宿舍询问。

关于这个事件的谈话，一共持续三天，从 3 月 9 日一直到 3 月 11 日，每次谈话都超过三小时，并且其中两天还是在周末期间。

辅导员跟陈宇说明自己的来意，并说已经看到网络上一些关于学校以及对陈宇的负面评论，希望他不要再发任何一篇新的文章，免得后续的舆论无法控制，建议他把网上的声明删除。当天，陈宇只答应先停止再发任何声明，但对于是否要删除公开声明，他认为没必要。

接下来的两天谈话，陈宇被告知他过往所参加的关于性别之类的活动与兴趣小组，违反了校规，并且说明公开声明的帖子已经达到“舆情二级”，学校必须处理这件事，如果接下来没有删除微博，警方可能会介入这件事。

第三天，辅导员通知了陈宇的父母，他们情绪要更紧张，希望他能够听学校的建议，赶紧把帖子删除。

在三方多次来回沟通之后，陈宇希望学校让他考虑到当晚的 9 点钟，在此之前，陈宇和友人们讨论了此声明是否应该删除的事情。最终，评估种种因素之后，他们决定删除此篇文章。

从 3 月 7 日的照片曝出，这已经是第 5 天。

除了陈宇以及当事人，整起风波还引起周瀚的注意。

起先周瀚只认为这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他身边却有同学反应非常激烈，在群里直说陈宇他们是在抹黑学校，也打算进行人肉搜索。

周瀚对此事件的发展产生好奇，他很快地就联系上陈宇进行采访，并且在 3 月 12 日发表一篇报导《女生节横幅下的年轻人：哗众取宠还是勇敢发声？》。

周瀚说自己相信陈宇他们的并非无的放矢，但他也认为面对不同意见，人们确实可以质疑动机，但应该理性讨论。

在采访过程中，周瀚多次试图联系贴出横幅班级的几个同学，但对方说他们班的班长、团支书已经开过会表示，接下来不要任何一个同学再提及此事，其中还有同学建议周瀚也别介入此事。

3 月 13 日上午，周瀚也被辅导员找去谈话，指出他这篇文章中不够严谨的问题，并且希望他删除文章。

谈话之后，周瀚当天删除了文章，他认为自己匆忙写就的文章，确实存在问题——尽管他认为这篇文章不是非删除不可，但考量到未来大规模传播后，可能带来的麻烦就把文章删除了。

据周瀚说，在他被谈话之后，他们班上的班长以及团支书也被找去谈话，并说这个敏感文章发布之前应该先行告知。

事实上，周瀚也有意识到自己的文章可能会带来误解，因此报道发表后，又刊出一篇解释性

的声明，但在之后也一并删除。

尽管许多与事件相关的声明都删除了，后续事件没有更多进展，一切看似告一段落。但网上的舆论并没有就此打住，在知乎、豆瓣、虎扑以及 QQ 空间都还是能看到关于此事件的讨论持续累积。陈宇认为讨论是可以的，但许多关于人身攻击等评论，都令他备感困惑。

从 3 月 7 日开始，陈宇因为整个横幅事件的发展走向一个不可预期的状态，而长期失眠，在这当中，他一直试图思考为什么一起单纯的抗议横幅事件会引发这样的风波，当中的问题症结点到底是什么。

尽管如此陈宇自始都没有后悔过发出了这样抗议的声音，也写出关于他如何看待性骚扰的声明。

当陈宇在与学校进行沟通时，他建议学校可以借此机会，进行对反对性骚扰的机会教育与公告，但最终要如何控制舆论不要失速这件事，终究还是超过他心中认为最重要的事。

如今，距离三七女生节横幅事件过了近两个月，此事件牵涉到的大部分学生已经选择消声，就连拍照的另外两位当事人，也表明再也不愿意提起这件事。

(应采访对象的要求，文中陈宇与周瀚皆为化名)

2018.5.2 《因为反性骚扰，他成为了全校“公敌”，甚至被死亡威胁》

作者：大兔

来源：公众号“女权说啥呢”，原文被删

备份链接：<https://zhuanlan.zhihu.com/p/36378297>

“一条带有性意味的、挂在公共空间里的横幅，如果看见它的人感到不适，那么它就对这些人造成了性骚扰。”

2018 年的妇女节，对于大学小阳来说有点不同寻常，他因为在指出了学校某条横幅涉嫌性骚扰，被扣上“抹黑学校”的帽子，甚至因此遭到学校同学的死亡威胁。

身为一个生理男性，小阳为啥关心性别议题？不断遭受网络暴力的他，又将如何在学校的“约谈”中坚持自己的立场？在经历了种种打击之后，小阳还能继续当一个女权行动者吗？

“做行动好累啊”

在一次反性骚扰行动后，最让小阳始料不及的，并不是来自学校书记的恐吓，而是来自身边同学的死亡威胁。

那是 2018 年的 3 月 7 日，小阳在 QQ 空间上看见了一张图片——自己校园 S 大学的过道里，挂了这么一个“女生节横幅”。

在 QQ 空间里，同学们纷纷称赞这个标语有内涵。可是小阳越想越不对劲，总认为这种

所谓的内涵似乎隐藏着某种针对女性的不友好。于是，他把这个图片发到了自己的 LGBT 社群群里供大家讨论。

社团的伙伴们几乎一致认为，这是一条带有性意味的、挂在公共空间里的横幅。如果看见它的人感到不适，那么它就对这些人造成了性骚扰。

“祝福女生有这么多种方式，可以赞美智慧，可以赞美独立，为什么偏要和女生的后代扯上关系。把女性和生育绑定，默认女生都要生孩子。这问过你们班的女生了吗？这是祝福吗？这是尊重女性的态度吗？更何况，干爹这个词在当今社会里意味着什么，这些男生难道会不懂吗？”大家讨论道。

两个小时后，小阳找到了另外三位同学，一起在横幅下举着“这是性骚扰”的牌子，拍了一张照片，用猫头 P 掉自己的真面目，上传在朋友圈里。

这张照片被女权主义行动者吕频、女权账号新媒体女性转到了微博。当天这些微博就收到了两三千条辱骂三个行动者的评论。这些辱骂的内容几乎都遵循着统一的套路：

你们太敏感，这根本不是性骚扰。你们上纲上线，蓄意损害学校声誉，甚至影响了学校所在的 S 省的声誉。

蜂拥而来的骂声，让小阳和社团的伙伴们都感到非常焦虑。他们放弃了手头上一个三八节表演的活动排练，紧急开会讨论这件事。

有的伙伴认为，为了平息同校同学们的愤怒，三个猫头人必须出来道歉。

可是小阳非常坚持地认为，自己并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为什么需要道歉呢？最终，他决定写一篇文章来回应同校同学们对这个行动的质疑。因为他认为，这个事件已经掀起了轩然大波，正好可以利用这些浪潮，来倡导宣传反性骚扰的知识。

一开始，他把文章发在了学校 QQ 空间的表白墙上，却惊讶地发现，很多同学表示“你们攻击学校的立场本来就是错的，所以我不要听你的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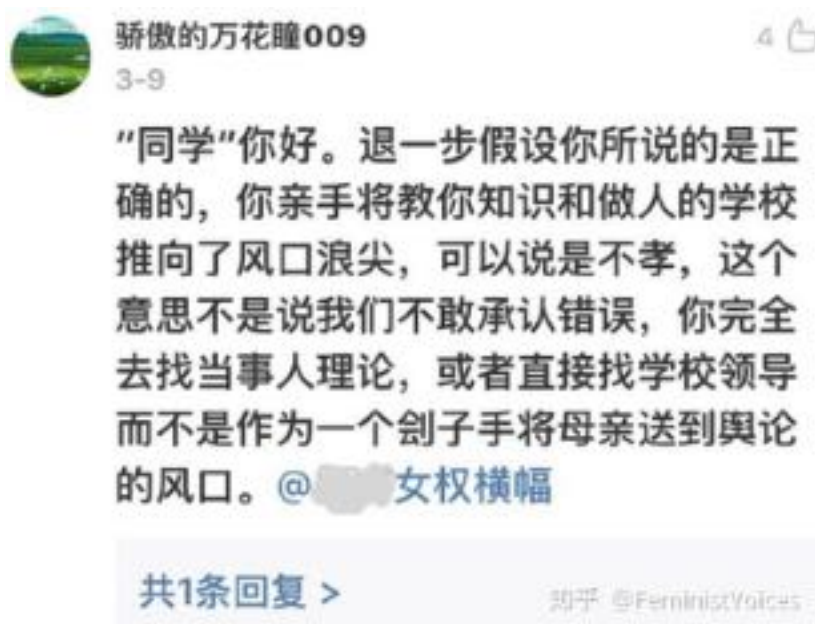
在如此封闭的空间里，人思想的闭塞仿佛也会传染。小阳觉得，必须把自己的回应文章放到更加广阔的平台上去，才能真正达到传播效果。于是，他注册了一个新的微博号，把文章贴了上去。

文章被很多具有女权思想的网友点赞转发，她们有的称赞猫头人有理有据、行动力满满，有的则半调侃半认真地夸她们是 S 大之光，祖国栋梁。这些网友的评论都让小阳感到安慰和鼓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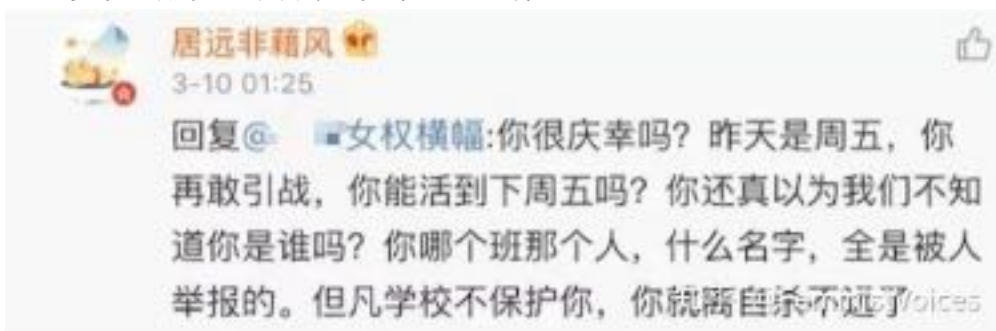
可是过了一会儿，S 大的同学就从 QQ 空间转战微博了。伴随他们到场的，是更加无理由的谩骂。这次由于有了更多校外网友加入论战，越来越多 S 大的同学开始气急败坏地使用暴力性语言、歧视性语言一驳为快。

这些语言由引起了外校网友的不满，“护校蛆”、“爱校贼”等等骂名一个接一个地被网友发明出来，回敬 S 大学生的疯狂。

让小阳最感到又好笑又好气的，是下面这种同学的评论：



如果说“不孝”、“刽子手”这类看起来不属于这个时代的词语没有把小阳吓跑，那么各种如下面这条评论般的死亡威胁，则让他感到恐怖：



面对这些网络暴力，一位参与行动的同学不得不采取措施保护自己。在返校的时候只带上了一件御寒大衣，TA 穿着这件大衣拍了猫头人照片。在寒冷的 S 省，她怕被人认出并被实施暴力，只好躲在宿舍不出门，直到家人为 TA 邮寄来另一件大衣。

死亡威胁也许只是戾气在网络环境中的肆意宣泄，但是来自校方的恐吓，则同样让人气闷不已。3 月 9 日晚上，小阳的辅导员跑到了他的宿舍，把他带去了学校书记面前要求“谈话”。

书记用纯熟的维稳语气问，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来找你？

心底里光明磊落的小阳答道，是因为横幅拍照的事情吧？

书记又问，那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找到你？

小阳无法回答这种奇怪的问题。

书记接着说：

是警察要我来找你的。你的微博转发了一万多条，已经触犯了舆情二级预警。你现在的情况很危险。警察要求我来对你履行教育职责，但是如果教育失败，我就要把你交给警察来处理。

小阳觉得“舆情二级预警”的说法，用在自己这个小小的反性骚扰行动中实在太小题大做了。他耐心地向书记解释什么是性骚扰，自己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行动。但是书记的回应却非常油腻：

拍照，写文章都是你的自由，但是现在很多人在评论中攻击学校，也攻击同学。你控制不了，但是这个后果将会由你承担，你不可以再发新文章，不能再转发了。

书记这个要求并非这件事的终点。第二天，书记又拿着校规校纪唤来了小阳。他声称小阳的 LGBT 社团是一个非法社团，并说自己已经掌握了这个非法社团分裂学校、影响校园和谐的状况。书记以此要求他删微博，否则警察将会介入这件事。

小阳想了一下，说：“如果警察不喜欢我的微博，他们可以自己把它删掉，这种事情不是第一次发生，多平常啊。”

书记连忙说：“我没有和警察直接交往，但是我可以把你的请求告诉警察。”

回到宿舍，小阳就收到了父母从老家打来的电话。父母生气地把他骂了一顿，说学校打电话来投诉，告知他们小阳在网上发布了不好的东西，连警察都来关注了。电话里，父母告诉小阳，学校声称小阳已经被境外势力利用了。

小阳想尽办法和学校斗智斗勇，比如他曾经提出自己可以删除微博，但是微博下那些来自同校同学的人身攻击和暴力评论，也应该由学校负责找到肇事者删除。

书记当即表示，人数数量太大，学校没法追踪到个人，学校有自己的做法，你就不要担心了。

但是直到今天，那些对小阳的人身攻击和死亡威胁非但没有消失，而且还被不停贴到知乎、虎扑等平台。

在小阳的 LGBT 社团中，有的伙伴因为不满他的出位行为，于是把他们开会的过程公放给自己的舍友听，舍友就开始在很多平台上写“揭秘小阳是一个怎样的狂妄之人”的文章。这些来自同学的精神虐待，都让他非常伤心。

其实对于爱校爱国、集体主义，小阳有自己的一套看法：从小我们受到的集体主义教育，很可能使我们在狂热的群体自豪感中失去了明辨是非的能力。学校的名誉，和我们学生有什么关系呢？顶着这些名声光环的，似乎是学校的领导，而不是学生。

如果在集体主义浪潮中，我们失去了自己的思考能力，如果不骂所谓的“叛徒”就表示自

己不爱校、不爱国，那么我们就确实被绑架了。

从小“反骨”

小阳在一个女多男少的家庭长大。家中的姐姐、妈妈、外婆，都是能力出众的优秀女性，因此，从小他就没有那种女人应该比男人弱小的思想，也认为要改变性别歧视的现状。

在高中，他选修了妇女健康与权益的课程之后，才发现当今全世界都还存在很多性别歧视的现象。他觉得，这种现象一定要被改变。

虽然他成长在相对男女平等的家庭，但是他仍然在性别气质上吃尽了苦头。他从小就具备比较多元的性别气质，同学都会排挤他，觉得他很“娘”。父母也会因此而骂他。于是他曾经尝试压抑自己的真实性格，向所谓的男子汉标准靠拢。

但是，这种装扮实在太辛苦，他很快就放弃了。在高中，他开始读李银河的《同性恋亚文化》、《女性主义》，开始坚定地认为，性少数群体不应该收到这些磨难和歧视。他暗自下决心，要做出行动来改变现状。

真正的实践发生在高中的语文课堂上。他的语文老师老师在课堂上批评和嘲笑“娘娘腔”的男人，他每次听到都觉得特别生气。

不男不女的人又没有给社会带来任何问题，没有违法违规，凭什么要被你这样攻击？

于是，在一次课前 5 分钟演讲活动上，他在 PPT 中贴出了彩虹旗，向老师同学科普了性少数群体对社会做的贡献，倡导大家停止对 TA 们的歧视。尽管当时有同学用“同性恋传染艾滋病”来质疑他的平等理念，但他还是尝到了踏出行动第一步的快感。

随前人脚印行动

去年 4 月，大三的小阳发起了这个 LGBT 社团。在此前，不知道公民可以自由结社的他一个人默默地、低调地在网络上发评论，讨论性别平等。但是创办社团，则让他把行动理念扩大到同学中去。

第一个行动是耀眼的。在“517 国际不再恐同日”前夜，他和社团的同学们一起在校园中悄悄插了一百多面彩虹旗。这个被称为“彩虹旗占领校园”的活动是他们借鉴媒体上的高校 LGBT 行动而设计的。

第二天，大家起床下楼时，映入眼帘的是六种缤纷颜色组成的奇观。很多同学没有见过彩虹旗，也不知道 517 是一个这样的特别日子，于是都纷纷上网查资料。

在了解了一些同性恋基本知识后，很多同学都在自己的 QQ 空间里表达了“撑同志，反歧视”的理念。当然，也有一些同学在自己的个人公众号上表示，我们学校没有歧视同性恋，但是你们同性恋不应该这样张扬。

当小阳和他的伙伴看见了 2012 年由很多青年女权主义者发起的“占领男厕所”行为艺术倡导后，他们观察了自己学校的厕所，发现也有很多女同学需要排很久队才能如厕。

于是，他们开始在校园里组织厕所调查，并把调查报告发到了校长信箱和公众号上。可惜，校长虽然回复说会要求相关部门解决问题，但是就没有后续动作了。而公众号上，调研报告的阅读量只有 100 多。

这些行动的结果给了小阳一个启迪：要成功地改变不公平，行动就需要有更强的影响力和传播力。这个念头也许就是促使他敏锐地抓住了横幅事件的时机，发表反性骚扰文章做倡导的原因。

暴风雨中的成长

横幅事件发生后，小阳的生活遭遇了巨变。学校为了打击“扰乱学校秩序、分裂学校团结”的行动，开始对小阳进行了报复。校方宣布，小阳的 LGBT 社团为非法社团。

其实在一个自由结社的国家里，社团可能无所谓合法与非法。但是“非法”这个词是一个十分好用的帽子，往谁头上盖去谁就得遭殃。

为了顾及社团成员的安全，大家商量后就把社团的公众号注销了，还对外公开宣布这个社团已经解散了。一些昔日共同行动的社团成员开始责怪小阳，认为是因为他的个人行为，抹黑了学校的声誉，伤害了同学的感情，导致社团的终结。

小阳觉得这些指责让他非常哀伤。在几乎一年的社团活动中，他很注意和大家一起共同学习赋权和倡导。但是，在庞大的集体主义意识形态宣传下，赋权意识就这样轻易地被“爱校”打败了。

更让他哭笑不得的，是曾经合作过的 S 社团负责人的骚扰。在校方宣布 LGBT 社团是非法社团后，团委找到了 S 社团。这个社团曾经在 LGBT 小组活跃的时候，借用自己的名字给小阳他们申请场地做活动。

这个历史动作，让 S 社团被团委宣布“勾结非法社团，被非法社团利用”，工作被暂停了一个月。此外，社联还把 S 社团的负责人撤职了。

这种官场一般的操作在当今大学校园并非少见。S 社团的前负责人张同学被撤职后非常生气，每天都会发消息给小阳，谴责他连累自己被撤职，要求找小阳算账。因为小阳的 LGBT 社团以前攒下了一些钱作为活动经费，这位张同学竟然要求小阳把这些钱当作赔款赔给他。

在持续骚扰了小阳一两周后，张同学声称自己迟早可以找到小阳算账。为了自己的人身安全，小阳只好给 S 社团写了一封致歉信。道歉后，张同学才把小阳拉黑，停止了骚扰。

种种复杂而纠结的人际关系，魔幻而恐怖的高校强权，都没有让小阳打消要继续为性别平等运动而奋力行动的理想。

书记 9 个小时的“谈话”没有让他恐惧，反而让他主动咨询律师，审视自己的微博有没有违反法律；同校同学的谩骂没有让他绝望，反而让他使尽浑身解数不停辩论，在微博公共空

间上找到同盟的支持；张同学气愤的骚扰没有让他惊慌，反而让他能屈能伸地写下致歉信——在坚信自己没有错的情况下。

小阳强大的抗压力和冷静的应对策略绝非他天生聪明绝顶、运筹帷幄。在他身后的，是女权主义的行动者们这几年积累下来的行动理念和经验；在他跟前的，是更多女权主义同盟者的支持和声援。

就如小阳所分享那样，最让他感动的，是在被千军万马谴责、羞辱和谩骂的时候，那些转发、评论他微博的支持者的声音。

行动者的抗压能力，很多时候和支持者的发声成正比。没有同盟的支持和鼓励，也许他无法凭着自己一颗沸腾的热血之心坚持到现在。

可能这就是女权主义行动主义的魅力：勇敢、坚持、结盟和弹性。中国青年女权行动者遭遇的打击很多，但是TA们也开始惯于在打击中继续向上“顶风作案”、激进前行。

2019 年山东大学女生节事件

事件梳理

2019. 3. 7 山东大学官微称女生节起源山大，是一个关爱女生，展示高校女生风采的节日

来源：微博@山东大学（原博已被删除）

备份链接：

https://weibo.com/6640656158/HD9654C1a?filter=hot&root_comment_id=0&type=comment#_rnd1563301111834



2019. 3. 7-3. 8 山大的女生节微博遭到网友炮轰

来源：微博截图





2019. 3. 7 微博@孩子与她的朋友们 收到网友私信，山大女生节横幅涉嫌歧视和性骚扰

来源：微博@孩子与她的朋友们

原文链接：

https://weibo.com/6640656158/HjR0wsri9?filter=hot&root_comment_id=0&type=comment#_rnd1563301610005

@孩子与她的朋友们

3月7日 21:28

“收到私信

前三张：该校男生挂的横幅，不单是她者化女性，还顺便将 lgbt 群体也歧视了个彻底，傲

慢、无礼、毫无边界感。

第四章张：针对该校的侮辱性横幅，女生们挂出的反抗性横幅，做得好，了不起！

@山东大学 贵校没有资格定义女性该过什么样的节日，做异性恋也不是什么值得拉横幅耀

武扬威的事情，望你知。

(不搞歧视, 山大同样有非常勇敢、具有公民意识、以行动维护女性权益的学生)”



2019. 3. 8 山东大学 18 韩语、16 信院同学私信弦子，为女生节横幅道歉

来源：微博@弦子与她的朋友们

原文链接：

https://weibo.com/6640656158/HjVGhuvXI?filter=hot&root_comment_id=0&type=comment#_rnd1563301930431

https://weibo.com/6640656158/HjV4V4Ju9?filter=hot&root_comment_id=0&type=comment

@弦子与她的朋友们

3月8日 09:22

“山东大学 18 韩语班同学私信给我的解释，以及他们对 LGBT 群体的道歉：

【没想到那个条幅会给 LGBT 群体造成伤害，确实，身为大学生我们该谨言慎行，所以在此给 LGBT 道歉，是我们考虑得不够周到。

我们班男生觉得好玩就选了（那条横幅）一共有三条横幅，这是其中一条，这条比较搞怪（没有意识到这是对 LGBT 群体的不尊重），就像是平时班里开玩笑的场景（虽然拿这个开玩笑不好但也不是故意去说这些），冒犯到了真的很抱歉。】

横幅的标语不妥，但既然他们已经为对 LGBT 群体诚恳道歉，横幅他们也会在今天去取下来，我也请大家不要再对韩语班的学生展开个体攻击。

韩语班的同学们还告诉我，他们班的男生还凑钱很用心的给女生们准备了礼物，我相信这其中是同学间朴素的友爱情谊，也希望男生们能明白，为创造一个公平、自由、性别平等的社会环境努力，才是最好的礼物。

今天是 United Nations women's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peace day——“联合国妇女权益和国际和平日”，一个纪念先辈们流血流汗流泪水、用呼喊用行动用生命为女性争取平等权利的日子。

节日快乐，拥抱进步，继续努力！”

3月8日 10:00

“16 信院的同学私信我，他们也在社交网络上进行了诚恳道歉，并已经将横幅取下来了！我也希望大家多多转告，为年轻一辈的山大学子正名”

横幅只为表达对女生祝福，相关内容都已清除，对部分山大同学造成的不实实属抱歉，无意冒犯，今后言行必将更加谨慎！

iPhone

浏览 44 次



2018. 3. 8 @麦烧同学 评论山大女生节微博后被@山东大学 删除拉黑

来源：微博@麦烧同学（该账号已被微博屏蔽）

@麦烧同学 的评论“原来来源在这里，女生不需要被规训展示甜，女生可甜可彪，可以像男生一样，可以想成为任何她们想成为的人，不需要别人来定义一个模版。”



2019. 3. 8 @麦烧同学 微博被禁言

来源：微博@弦子与她的朋友们

原文链接：

https://weibo.com/6640656158/Hk0msgLmf?filter=hot&root_comment_id=0&type=comment#_rnd1563302900081

@弦子与她的朋友们

3月8日 21:17

“通知：

一：@麦烧同学 因为指出@山东大学 官微的言辞不妥被拉黑禁止评论三天。

二：@麦烧同学 因为指出@山东大学 部分学生的言辞不妥被禁言十四天。

三：@麦烧同学 要我转告大家：“麦烧现在心如止水，正在给山东大学和护校（）烧纸”。
[允悲]”



2019. 3. 9 《一个山东大学在读的女权主义者对女生节争论之感想与呼吁》

来源：微博@弦子与她的朋友们

原文链接：

https://weibo.com/6640656158/Hk6B10dSc?filter=hot&root_comment_id=0&type=comment#_rd1563301339271

一个山东大学在读的女权主义者对女生节争论之感想与呼吁。

大家好，耽误大家几分钟时间，接下来我要说的东西可能会让大家对我有意见，原本对我有意见的人可能会更有意见。我自己对于要不要把这段话表述出来也想了很久，但是我作为女权主义者，作为一个认为人应该有自己声音的人，以及山东大学的学生，我觉得自己不应该沉默。

关于女生节的争议，大家在微博上都能看到。的确，很多微博大v，普通网民在批评、讨论女生节这件事情时偏离了重点，上升到人肉、对学校的攻击，对学校师生整体的攻击，地域刻板印象与歧视，很多同学也会感到委屈和莫名其妙。尤其在我们在微博上已经失去了一个良好的辩论空间的现在，这种混乱的舆论场让我们心惊。

但另一方面，官微删除质疑言论，相关管理人员切换小号对质疑者的辱骂，也是事实。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学校/官微方也绝不是完全正确，甚至可以说事实上是出现了很多问题的。

现在，我们对这件事的讨论的重点已经完全错开，质疑者更多是在质疑山大在性别问题上的态度和意识，学生则针对对学校本身的攻击义愤填膺。但，既然山大将女生节视作本校起源的节日，并对这一点进行宣传，那么在女生节受到质疑时，学校也就必然会承担相应的质疑。

现在是一个性别问题愈发可见且敏感，性别权益意识逐渐高涨，性别矛盾更为突出的时期，暂时放下激荡的情绪，我们面临的这些质疑是否就全无道理？

任何一个现象的存在背后都有复杂的成因和历史。女生节，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美好的回忆。但走在校园里，我们难道真的从来没有见过使人感到不适的横幅吗？校园的性别环境是足够开放包容，平等尊重的吗？我们对于女生节从没有过丝毫怀疑吗？

如果我们爱校，那么求真，求实，坦然地面对女生节和高校校园性别问题的纠纷，我觉得才是更可取的态度。现在已经有网友开始对女生节的起源和具体内涵演变进行调查，我们完全可以参与到这个过程去，对女生节的历史，女生节的现有内涵与意义展开公开的，坦诚的交流和讨论。将问题简化为个人行为，对任何一个人进行攻击，将所有的质疑简单规划为没有意义的，这样的行为和一些网友不分青红皂白直接攻击山大全体师生，开地图炮，没有任何区别。

我知道这样的讨论的展开很难，甚至是不可能的。且可能大部分从头到尾就没有参与过争论的同学们会觉得，自己完全是一个被牵连的被动方。对方先不仁，为何我要义。但是，有些事情，即使 ta 们做了，我们也不应当这样做。

女生节的争论，应该成为我们推动高校性别环境进步，优化高校公开讨论环境的契机。高校的性别议题之讨论，牵连整个社会的态度和变化。女生节作为高校性别问题之一，和性别领域的其他问题紧密相连，我们与性别问题绝非毫无关系，我们在这个体系中，多多少少，不是在压迫别人，就是在被别人压迫。我们需要正视这个问题，不要让自己陷入护校情绪与性别仇视之漩涡的又一轮循环。撕逼是不可能撕出任何真正的结果的。

我学习的专业是国际政治。政治学教给我的是人类理性的宏伟与边界，以及时刻的怀疑、自省，和即使如此也不可放弃探寻的勇气。我们深知对不同声音的尊重和包容是多么重要，面对诋毁，保持冷静，不采取相同的方式进行报复；面对质疑，保持倾听，共同求真求实；面对可能有的错误，坦诚接受，并尝试改变；这是我个人的，一种期望。

2019. 3. 11 麦烧发布《针对山东大学 3·7 女生节网络暴力事件的回应》

来源：微博@麦烧同学（原博已被 404）

备份链接：<https://www.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634348624275376860>

因为不断收到山东大学护校生的威胁，所以决定回应。这篇文章很长，阅读过程会不舒服，写的过程我也很不舒服，因为要一遍一遍看那些侮辱我的信息。

看完这篇回应后，可能会降低你对我的评价，但我还是想写出来，整个事情中，我没有做错任何一件事，但微博被禁言，私信收到死亡威胁。这不应该是一个大学和他的部分学生对内对外处理舆论的方式。

对校内的不同声音进行压制和威胁，对校外的不同声音通过行政手段进行干预。纵容自己的学生一次又一次的网络暴力，威胁网友。没有任何干预。

这篇回应是针对知乎上的问题：如何评价 3·7 女生节麦烧与山东大学事件。

在这个问题的已有回答里，我被写成一个极端女权主义者，在借山东大学蹭热度。

我用三个小时，写完了答案，描述前后经过，一经发布就被删除。在此，通过微信再发一次。

我并不是一个对 3 月 8 日过妇女节或者 3 月 7 日过女生节敏感的人，我本人在去年朱军事件以来，一再声称，我不是女权主义者，并且拒绝其他人把女权主义者的标签加在我身上。

朱军一事我之所以站出来，是因为司法没有履行它的责任，在弦子报警之后，公安因为朱军的身份和正能量，采取了压迫弦子的方式，直接从北京跑到武汉，让她的父母写下不再对外提及此事的保证书。如果北京的司法尚且如此，那么其他地方更糟糕，而司法是守护整个社会的底线，所以不能出问题，基于这样的原因，我愿意站出来把自己放在舆论的热潮里，被其他人审视也好，被起诉也好，这些是我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公民应该做的事情。

附图两张：@麦烧同学 跟进朱军性骚扰案时发布的微博（略）

但是，我又不仅仅是出于对司法不公的考虑，在 2017 年北京电影学院阿廖沙事件后，我开始关注校园性骚扰和性侵。每一个曝光出来的案子，我都会关注。围绕着校园性骚扰，从 2017 年以来开始，到 2018 年达到了一个爆发式的增长，又在刘强东的事件曝光出来后迅速回落。

我并不是一个对性骚扰敏感的人，也不是一个有女权意识的人，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女性，使用微博、知乎，在 2018 年，你就没有办法不关注性骚扰。因为在这一年里，有三个学生死于性骚扰，有一个学生在 20 年前死于性骚扰和性侵，她的故事基本是房思琪的翻版，在她自杀 20 年后，她那些已经 40 多岁、在世界各地从事不同职业的同学站出来，通过不同的平台，开始为她和她已经年过花甲的父母伸冤。这四个人分别是：甘肃庆阳县的高中生李奕奕、西安交通大学硕士生杨宝德、武汉理工大学博士生陶崇园和北京大学本科生高岩（死于 20 年前）。

这四个人分别涵盖了中国教育从小学到博士生的四个阶段，时间跨度是 20 多年，地域跨度从甘肃庆阳县到北京大学，两个男生、两个女生。这四个人的案例足够说明一个问题，中国校园里普遍存在着因权利不对等和举报制度缺失而形成的性骚扰。

胆战心惊，就是我去年看着一个个曝光出来的校园性骚扰的感受。

胆战心惊有用么？对于推动司法没有用。阿廖沙的事件曝光出来，因为事发在多年以前证据缺失，阿廖沙和她的同学没有在官司上赢回公正，两个人在司法上输了。我关注了阿廖沙的微博，她的状况很不好，看上去好像没有问题，一个月前还出现过自杀倾向。

因为北电事件的败诉，凭着一点点做记者时积攒的法律知识，每个案例曝光后，我会先审视一下，看这个案例是否有在司法上胜诉的可能。对于性骚扰和性侵来说，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在事发后马上报警，通过警方调查保存证据，然后走司法流程。但很多校园性骚扰的发生是

建立在受害者处于权利不对等的位置或者社会压力（当受害人是男性身份时，他们面对着举报压力会更大）不敢进行举报或者报警。有一些举报是在第一时间被学校压下去了，例如甘肃庆阳李奕奕的案例。

去年 7 月的时候，我当时就是那样每天看着这些曝光出来的性骚扰事件，心里做一个评估，觉得没有一个案件能在司法上胜诉。直到 7 月 26 日早上 6 点多，我躺在穿上床上刷手机，看到了朱军的事情，我当时眼睛就亮了，这个受害人报警了，警察走了该走的前期程序，却因为朱军的社会身份而选择给受害人施压。

要不要爆料这个事情？如果警察继续否认怎么办。弦子的那篇自述里提到了她的老师和同学曾经和她一起报警，警方调取了视频看到了她从化妆间出来下意识地摸嘴唇，她的同学和老师第一时间听到了她的自述和愤怒。这些是警方不能销毁的证据。

此外，还有朱军的身份。他在社会上知名人士，如果这个案子能够继续走四年前（现在是五年前了）没有走下去的司法程序，媒体会曝光此事，公众会因为这个朱军而关注到性骚扰和针对性骚扰的法制上的不足。朱军一案，是所有曝光的性骚扰案里，距离司法胜诉最近的案例。

通过朱军来推动司法，是我选择曝光并承担责任的第二个原因。

这是我在微博曝光朱军的事情后，发在微博和票圈里的话。

(附图略) 内容如下

@麦烧同学：“对 zhu 的事情还会跟进，也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不知道其他人的目标是什么，我的目标是希望能推动立法，把性骚扰写进刑法，让性侵犯者受到更大惩罚，改变社会中物化女性的观念。每一个站出来发声的人都承担着巨大压力，但不想再看到不能接受的事情最后不了了之。为此，愿意承担风险。就是这样。”

转发：@麦烧同学：“因为被限制了所以不能转发，不是我自己限制的。感谢大家一天的关注，希望明天可以看到当事人的声明或回复，也期待明天看到更多采访报道发布。”

微博曝光后，我接到了很多媒体的信息，也知道自已可能面临起诉，我一直没有和我父母说，我不知道他们是怎样的态度。

直到弦子把自己放在媒体下，愿意站出来直接面对媒体的疑问，接受采访（这一点我很感激她），我爸妈看到了百度新闻的推送，他们才知道这个事情可能给家里带来麻烦。那一天，我爸妈接到了不同地区亲戚的电话，问是怎么个情况。我把媒体的采访稿发给他们，随后，我爸妈发了这个微信给我。内容见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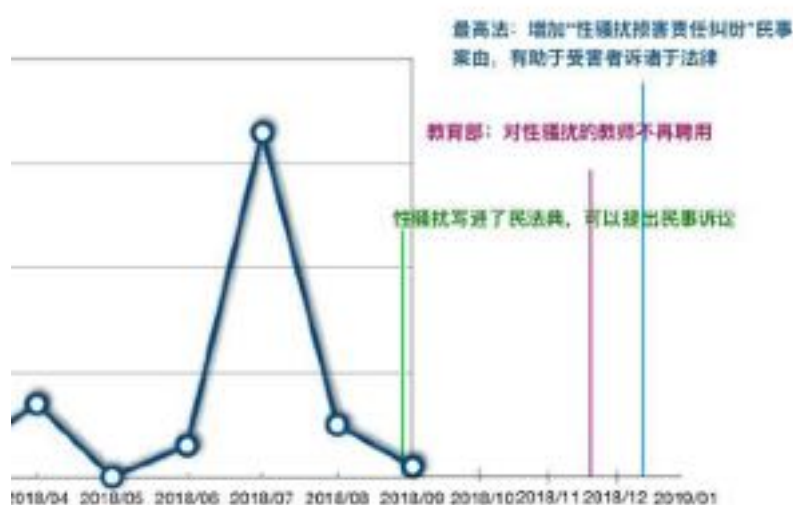
(附图略) 内容如下

“读后感：1 玄子自认为失败这是不对的，大是大非的认定不能以一城一地的得失论英雄，毕竟此事非同小可，已经到牵扯方方面面；2 不要期盼明天早上就有大家都希望看到的结果，因为你们面对的不是单一的色狼，而是上上下下潜藏在内心中的特权意识，尽管这是荒唐可笑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句话只是在文革期间消失过，文革后再次写入国家宪法。这也是对朱军行为衡量判断的准绳，没有例外。3 性侵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延续，谁都不希望

遇到，然而一旦遇到就要勇敢面对，坚决与其斗智斗勇要毫无惧色！因为你们代表着人类的良知和正义，在你们的身后可能会有更多的比你们更弱小的女生，你们的坚强勇敢会使她们免遭其害。4 玄子思维缜密，文笔流畅，视野宽广，将来一定可以成为一位著名的作家编剧，祝愿她早一天走出阴影，张开双臂去迎接早晨的太阳！”

我看到微信就哭了，我爸是一个直男癌，在我从小到大的过程中，我是被当成男孩子养大的，不允许涂指甲油，要像男孩子一样去争取自己的权利。他俩是女权主义者么，不是，他俩已经年过 50 岁，他们可以劝我避免这个麻烦，把微博删掉，选择噤声，赔礼道歉，这样的成本远低于官司败诉的成本。没有我爸妈的支持，我不可能有勇气走到今天这一步。

那么，朱军的事情和 2018 年的米兔带来了什么改变？



2018 年 9 月，性骚扰写进了民法典；11 月，教育部宣布校园对性骚扰零容忍，下了一道死限；12 月，最高法增加了性骚扰案由。以前受害者只能以人格权起诉，对于性骚扰带来的精神损害并没有包括在人格权里，换为性骚扰案由，受害者可以根据精神损害鉴定来更多的惩罚嫌疑人。弦子诉朱军的案子，就是性骚扰作为案由的国内第一案。

这段是针对山东大学的护校生不断诋毁我的，借用朱军一事蹭热度的回应。

山东大学的护校生还说我在泉港一事中站出来也是为了污蔑中国政府。泉港碳九事故曝光，当时的压力不亚于朱军一事。朱军只是一个人，泉港一事则是地方政府希望舆论消失。

11 月 4 月当天，当地居民在事故发生后没有得到第一时间通知，没有媒体报道，没有官方通报，泉港当地每家养鱼户的损失都在百万元左右。当地居民发在微博曝光，结果被网警删除。其中一个居民发给我私信，我才看到并发了出来。

(附图略) 内容如下

@麦烧同学：“有毛病吗？发生可能危害公众健康和环境污染的事故不应该第一时间发布信息吗？屏蔽个毛线？” (附居民私信)

因为事故发生后前期没有曝光的渠道，我收到了泉港当地居民上百条私信，还有专业领域人士的私信，为我提供信息，我本身就是做环保的，对于环境健康的了解比一般人多一些，以前做记者的时候，参加过多次环境事故调查，所以泉港事故在我看来有很多疑问，包括事故应急级别与事故影响不匹配、环境健康影响没有得到正确评估、以及最关键的泄漏量存在着问题。

基于环保部出版的书《环境应急响应实用手册》，我质疑了泉港政府在泄漏量和应急上的不足。



那么我的质疑和后来发动网友申请关于泉港事故泄漏量是否合理？可以看生态环境部对此事的回应。

附图：(此图已被 404)

我在微博曝光泉港一事的初衷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作为一个了解环境健康参加过几次中国环境健康年会的人更清楚环境事故带来的健康影响，作为一个专业人士，我只有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才能帮到当地居民并且帮助到事件的调查，这是作为一个环境保护领域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底线。

再来梳理下 2019 年的山东大学女生节事件。重复下开头那句话，我不是一个对 3 月 8 日过妇女节或者 3 月 7 日过女生节敏感的人。但是我本能的讨厌消费主义。

3 月 7 日下午，我发了这条询问网友三八妇女节单位都有什么活动的微博，初衷就是为了解活动类型。

(附图略) 内容如下

@麦烧同学：“都来说下你们单位 3.8 节有什么活动吧，啊，好讨厌一到 3.8 只知道买买买。我先来，我们单位今天下午有一场关于女性权益的对话和讨论，明天有一场办公室男女工作平等问题的讨论，这个月还有一场女子格斗术自由报名，好像还有一场放映会。”

之后，我看到 100 条回复里，基本所有网友提到的都是福利，发钱、发东西、体验插花、做口红，但是，三八妇女节设立的初衷是让人们意识到，从 1900 年初到上世纪 90 年代，女性和男性为了争取男女平等付出了很大代价，基于这样的原因联合国才设立了三八妇女节作为纪念日性质的节日。所以我在 3 月 7 日晚 6 点发了第二条微博。

(附图略) 内容如下

@麦烧同学：“谢谢大家的回复，很多单位把 3.8 妇女节等于发福利，各种各样的福利，但是这个节日的前提是承认男性和女性在工作环境里有平等就业、薪酬和晋升的权利。所以，有机会的话，希望大家在这个节日多一些讨论，三八节不是买买买的女生节，是很多人的努力才换来的平权节。”

实际上从 3 月 7 号早上开始，关于女生节的争议随着漫威官微的内容就开始了。



漫威的事情没有刷到我首页，但是我关注的好友里有吐槽女生节的。所以当山东大学的微博出现在我的首页里时，我觉得很不舒服。

附图：山大官微发女生节微博（略）

山东大学说，女生节设定在3月7日的来源始于山东大学；女生在这一天十分甜。

为什么要把女生节设定在妇女节的前一天，难道不知道处女一日变妇女的黄段子么？而且，在中国的语境下，什么是甜？一方面是说女生外貌很甜美，一方面是在和他人接触的时候要甜，展现柔美和迎合。基于这两点，我在山东大学官微进行了评论和转发。

我说，原来来源在这里，女生不需要被规训展示甜，女生可甜可彪，可以像男生一样，可以想成为任何他们想成为的人，不需要别人来定义一个模板。

这一条信息里面，与山东大学对于女生节的设定最大的区别就是女生可以展示多样性，我没有提到妇女节，也没有说3月7日不应该做女生节，针对的是3+7=10，十分甜。

然而，这条没有任何辱骂、讽刺的微博发出去不到两分钟，山东大学就删除并对我进行了拉黑和禁评三天。

附图：麦烧被拉黑禁言（略）

为什么一个学校对于不同声音的处理这么粗暴，为什么一个学校不仅不愿意听到不同的声音（连批评都谈不上），而且还要粗暴的剥夺我三天不能评论微博的权利。当时我正在超市买菜，对于这种操作很生气。所以我发了针对山东大学官微操作的一条微博。



这条微博内容说的是，这样操作很贱，我从来没有说过山东大学很贱，是贱校，即便后来收到山东大学学生的辱骂私信，被学生骂是孤儿，我也从来没有说过山东大学是贱校。

我没有上升到学校和所有学生，也没有说过山东大学的女生是女奴。如果山东大学的护校生找到任何一条，请贴出来。

在我发出被山东大学官微禁评的微博后，很多人转发质疑山东大学的官微操作是否得当，同时不断说 3+7 是否合适。这些大 v 的转发，让山东大学学生认为，都与我要蹭热点有关。但我自始至终，没有和任何人沟通或者怂恿其他人要去攻击山东大学或者一起转发造势。从来没有过。其他人的转发以及发私信对山东大学辱骂，是因为这个事情本身，而不是我们建立了一个所谓的“大 v 联盟”要蹭山东大学的热度。

在转发的微博里，有一个饼干姐，她是军事博主，因为觉得我不爱国，对我进行评价，我把她拉黑了，她转发了山东大学的微博，完全是她自己的行为。她转发的内容提到的主要是对女生节设定的问题，和我想要表达的女生应该多样化而不只是甜，是两个不同的事情。

她转发这条微博后怎样呢？她发出微博不到一个小时，晚上 11 点收到了山东大学学生的辱骂。





饼干姐的网友通过搜索，把这个学生在微博上公布的信息发出来，饼干姐挂人，把学生证等信息都公布出来。



至此，山东大学的学生认为，这些大 v 联盟不但联合起来蹭山东大学热度，诋毁山东大学的女生节，而且还要利用大 v 身份曝光学生的个人信息。

对女生节的讨论，不是就事论事，而是既然你们大 v 把山东大学放在了风口浪尖，那么我们学生就要开始发私信和刷评论。基本上受到辱骂的大 v 我都不认识，而且这些受到辱骂的大 v 都是女性。

除了大 v，连科学新闻类的自媒体也被发私信辱骂。就是饶毅等人创办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发了一条什么微博呢？见截图。



这条微博摘取了联合国对三八妇女节的定义,提出的质疑点和饼干姐以及我的观点都不一样,就是女生节是对妇女节的玷污和亵渎。

山东大学的老师对这件事情是怎么看的呢?

山东大学哲学系的老师是这样回顾事件起因的:

近两年来,随着一些关于女生节的争论的出现,这种必要性也开始成长起来。我现在写下这些字的最直接动因来自我的学生。昨天午夜的时候,钧易同学给我发微信,表达了他自己对这一节日的某些“潜台词”的忧虑,他告诉我女生节已经被山东大学正式在官网推出,并给我发了截图。他的忧虑是,这个节日本身可能有贬抑已婚或者比较年长的成年妇女的嫌疑,他对此表示极大的不安。我看到,他同时转发的另外一个人在山大官网上的留言,她对出现在官网背景上“三加七等于十,你十分甜”的模版用语表达了异议,她说“女生不需要被规训展示甜,女生可以像男生一样,可以想成为任何她们想成为的人,不需要别人来定义一个模版。”但是,很不幸,这么好的留言却被删除了。

这两天冷静下来,复盘3月7日晚上发生的事情,争议点是三个:1、女生节的设定是否侮辱了妇女节;2、3·7女生节是否在把一个针对处女一日变妇女的黄段子在公众舆论里正当化,正当化就意味着对女性性别的贬低得到了社会默认;3、山东大学是否在1986年就如其所称设定了女生节。

这三点都不是我在 3 月 7 日当晚转发山大官微时要表达的内容, 但是因为我本人的转发是整个事情的起点, 因为其他所有人都是因为我的转发而收到了辱骂的私信和评论骚扰, 所以我有责任来做一些功课。

第一个问题: 女生节的设定是否侮辱了妇女节?

这个分歧点主要是两个人群, 一个人群是大学学生, 他们认为没有, 一个人群是对女性平权运动历史有所了解的人 (例如知识分子和很多转发的网友) 或者不喜欢妇女一词被诋毁的人 (例如饼干姐)。这个分歧是一个水火不容的分歧, 但并没有对错之分, 两边都有其合理性。

针对女生节的争议主要出现在 2015 年消费主义盛行之后, 尤其是每年不同院校的条幅和条幅里出现的性骚扰内容, 让女生节成为了一个每年必然会讨论的公共话题。

通过媒体报道, 很少能听到校园女大学生的声音, 检索期刊, 在 2016 年女生节条幅争议之后, 中国人民大学的老师和 15 个学生曾经做过一个女生节的座谈会, 通过 cnki 可以下载到座谈会实录。来源: 身份认同与校园节日: 高校女生节的讨论 - 中国知网

我看了前后的内容, 在高校女生看来, 在基于社会已有的对妇女一词的认定情况下, 女生节代表了他们的独立和校园特有的文化, 是可以被接受的, 同时中国入大的学生能够明确拒绝条幅中出现的性骚扰信息, 对此是排斥的。

在另一方看来, 确实另外一番景象, 这个景象的源头是上世纪 90 年代初的时候, 各高校的女生节是一个展示女性自信的平台, 进步一点的学校还会安排性别平等的教育。

表 3：本研究所涉 63 家高校女生节主要活动方式统计

序号	活动方式 (内容)	频次	频率
1	女性电影放映	37	58.7%
2	女生形象、女生风采、走秀、模特、礼仪、服饰等比赛	31	49.2%
3	美容、化妆、发型、形体、礼仪讲座	27	42.9%
4	游园会、游戏活动、趣味运动会	26	41.3%
5	赠送玫瑰、幸运色、许愿活动	23	36.5%
6	水果拼盘、厨艺、插花、手工艺作品等比赛	22	34.9%
7	女大学生生理、心理、性健康讲座, 女大学生恋爱观团体辅导	22	34.9%
8	男女生联谊、互动活动: 舞会等	17	27.0%
9	商品打折促销活动, 礼物大派送	14	22.2%
10	女权主义话剧表演, 校园女生话剧表演, 演讲比赛, 女生论坛	14	22.2%
11	各类成功女性讲座, 各类杰出女性事迹展	13	20.6%
12	女大学生模拟职场, 就业技能大赛和培训	13	20.6%
13	义务维修活动等男生服务女生活动	11	17.5%
14	女子篮球赛, 野外拓展训练活动	8	12.7%
15	女子防身术, 女生安全防范知识, 反对家庭暴力活动	5	7.9%

资料来源：对各高校女生节活动的整理分析。

知乎 @袁焯同学

上面的图是 2011 年的论文中对于高校女生节活动的类别统计，链接：[社会性别视角下当代高校女生节现象研究 - 中国知网](#)

在 2011 年以前，男女联谊活动占到了 27%，那时基本没有条幅大战，消费活动占到 22%。尚在合理范围内。

但是如果回想下最近几年的女生节活动，更多的印象是充斥着性骚扰信息的条幅大战，女生节变成了男性表白节。

中文名	女生节	节日活动	关爱高校女生、展现高校女生风采的节日
英文名	Girls' Day	节日意义	促进男女同学间真挚地交流，展现学生的青春风采。
别称	男生表白日	设定地点	一般为各大高校
节日时间	3月7日	设立机构	高校社团、女娱团体等
节日类型	校园文化节日	设定时间	1988年3月7日
流行地区	亚洲部分地区及中国各大高校		

知乎 @袁焯同学

尤其是最近两年校园中曝光的性骚扰事件，我没有数据来说明两者没有关系，但如果一个本来应该可以多了解男女平等意识的节日变成了表白节，而性骚扰的横幅又存在着模糊正当关系的风险，那么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有很多人反对女生节的设定而强调三八妇女节的意义。山东大学自己的老师和学生（很少）已经意识到了这点。

山东大学的女生节是怎样的呢？看一个 2015 年发在山东大学官网的女生节新闻稿：对你的爱 迎 风 飘 扬 -- 横 幅 上 的 女 生 节

https://online.sdu.edu.cn/news/article-14909.html?utm_source=wechat_session&utm_medium=social&utm_oi=27156176437248



整个新闻稿，我读到的信息只有两点：将女生刻板化为所有女生都想做男生的小公主，女生节是用来求爱的；赤裸裸的性骚扰信息。

如果说，还没有进入社会的大学生对性骚扰没有一个正确的认定，那么老师们(行政方向的)有足够的社会经验接受性骚扰和男女平等的信息，为什么没有及时纠正一些条幅的性骚扰信息和学院对于女生节的设定问题？

第二个问题，3·7 女生节是否在把一个针对处女一日变妇女的黄段子在公众舆论里正当化。这个问题需要和女生节的创立一起讨论，即女生节在一开始的设定是否早于处女一日变妇女的黄段子流行？那就必然涉及到第三个问题，即山东大学是否在 1986 年就创立了女生节并选在了 3 月 7 日这一天。

山东大学的立场很明确，是这样设定的，你们说黄段子的人是猥琐的人只能看到猥琐，我们正常的节日遭到了从网络大 v 到网友的污蔑。

那么是不是这样？在国家图书馆、知网等平台进行检索，我搜集到的信息显示，最早创立女生节的是广东工业大学，时间是 1991 年，设定的日期是在 11 月，并不是 3 月 7 日。链接：<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Q&dbname=CJFD2011&filename=BJQZ201102004&v=MTk1OTJUM3FUcldNMUZyQ1VSTE9mWk9kdUZpN2xVcjNNSnlmYWRMRzRIOURNclk5RIIJUjhlWDFMdzUzdEaDE=>

关于女生节的来源有不同的版本，^①一般认为女生节作为一种校园文化现象最初起源于广东工业大学。作为一个地处我国改革开放前沿地区的男女学生比例差距明显的理工科院校，该校首先觉察到第二课堂教育方式中性别差异的存在，并于1991年举办了第一届女生节，首开了大陆高校女生节校园文化活动的先河。之后几年特别是女生在校人数增长最快的2002-2007年期间，女生节成为了越来越多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潮流和高校普遍流行的校园节庆文化中的亮点（表1），并呈现出一些新特点。

表1：本文所涉63家高校女生节活动发起的时间

时间	1999年前	2000-2001	2002-2003	2004-2005	2006-2007	2008-2009
频次	4	6	16	15	13	9
频率	6.3%	9.5%	25.4%	23.8%	20.7%	14.3%

^①关于女生节来源的说法有：第一，模仿版“三八妇女节”，在传承了妇女节的一般活动方式和规律的同时融入女大学生真知思辨、平实朝气等新时代元素的基础上得以创新；第二，借鉴校园节庆系列文化，有时直接叫做女大学生科技节、女大学生文化学术节、女大学生文化节等，类似校园节日还有美食节、科技文化节、杯赛节、学术节、社团文化节、电影节等；第三，山寨版的情人节，起源于云在《网易新闻》网来源于3月3日的日本“女孩节”。

微博上的毛十八翻看了百度百科里的女生节信息修改记录，发现在2008年的版本是，因为隔了一夜，所以清华大学等院校选择3月7日来作为女生节。2010年的版本是，女生节诞生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与广东工业大学创立女生节相吻合），设定在3月7日是为了展现女生风采。两天后的修改记录变成，山东大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创立了女生节。通过顺藤摸瓜，这个对女生节条纹进行修改的人，还修改了世界一流大学（把山东大学加了进去）和985院校的投入资金（给山东大学增加了好多亿元的教育投入）。

毛十八 3月8日17:09 来自 微博 weibo.com 已编辑

查了一下女生节某度百科历史版本获得了今日份快落.....p1最初创建词条里其实比较明确地指出了这个节日的黄段子来源。经过几个版本以后被洗成了起源于上世纪90年代，然后突然横空出世一个词条修改人！p2把起源硬点成了那所大学，好奇地点进了词条修改人id，发现这个id孜孜不倦修改的其他词条包括，把那所大学加入世界一流大学名单；在985词条上不断提升那所大学的拨款；仲有帮助那所大学的校长放卫星，把20年建成瞬间缩短成10年（可能已经建成了）。

收起 | 查看大图 | 向左旋转 | 向右旋转

历史版本

女生节

女生节是高校中非官方的庆祝节日，女生、爱学、爱玩、爱美的日子。每年3月7日或8日都会举办女生节，它与妇女节同时一天是女生节，同时也是一个，女生节是3月7日女生节。

收藏 | 4857 | 852 | 2594



在宋枣糕的微博评论区，还能看到山东大学护校生认知是怎样的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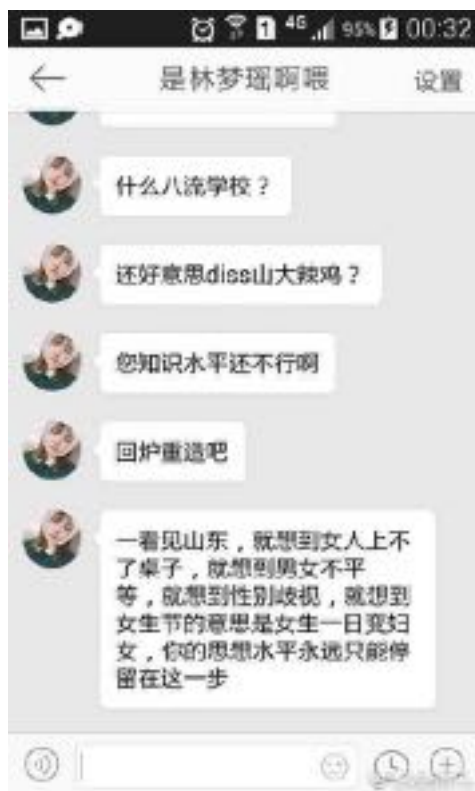


逻辑：因为麦烧同学没有为孟晚舟事件发声，所以她的政治立场可疑，所以你不能相信她说的女生节的事情，然而我和宋枣糕并不认识。

回答完这三个问题，我觉得以微博上各路人的理解能力，哪怕是微博讨论非常肤浅，大家也

能够认清楚这三个问题是怎么回事，同时把落脚点放在山东大学提供 1986 年 3 月 7 日设定女生节的依据上。

但是，山东大学既不愿意拿出任何证据证明，它的部分学生也不认为其他人的质疑存在合理性，相反，他们认为其他人是为了营销和蹭热度，没有资格和他们讨论这个问题。



所以从 3 月 7 日晚上开始，一直到今天，一个本来可以正常进行的讨论完全变成了一场山东大学护校生针对网友的网络暴力。

什么是网络暴力，百度百科有一个说明。

(附图略) 内容如下

网络暴力 (社会现象)

网络暴力是一种危害严重、影响恶劣的暴力形式，它是一种在网上发表具有诽谤、污蔑、侵犯名誉和煽动性的言论。即使用文字、图片、视频等形式在网络上针对他人进行人身攻击，人们习惯称之为“网络暴力”。网络暴力能对当事人造成名誉损害，而且它已经打破了道德底线，往往也伴随着侵权行为和违法犯罪行为，亟待运用教育、道德约束、法律等手段进行规范。网络暴力是网民在网络上的暴力行为，是社会暴力在网络上的延伸。网民们若想获得自由表达的权利，也要担当起维护网络文明与道德的使命，至少，要保持必要的理性、客观。

山东大学的部分学生是怎么使用网络暴力的呢？不断发私信给网友，继续骚扰知识分子这样的科学新闻自媒体，把知识分子逼到不得不多次反驳并发表声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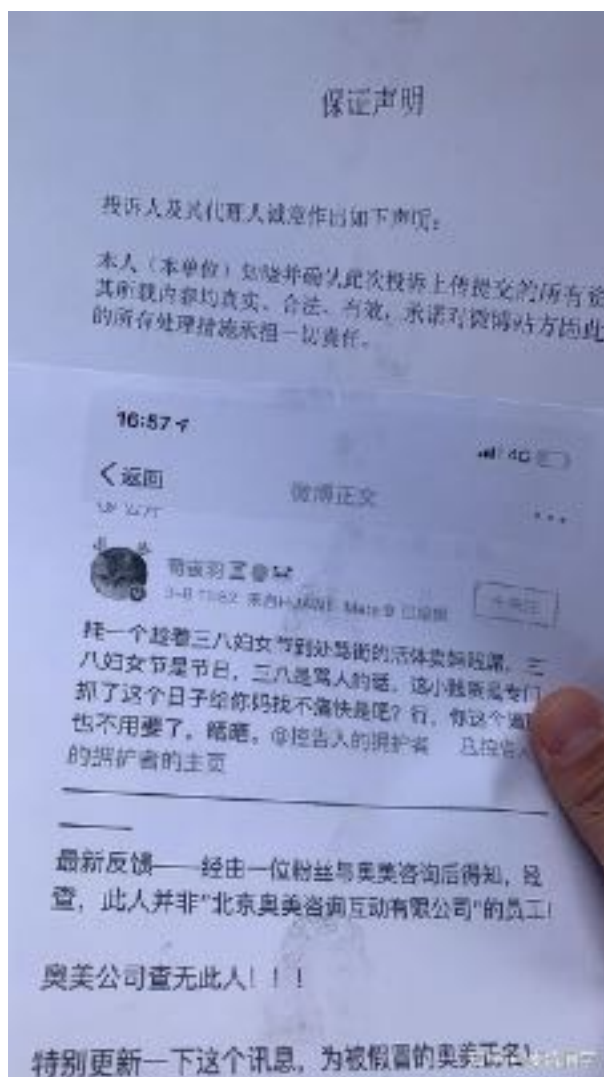
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独立客观的媒体，怼过的学校也有很多，从来没有一个学校的学生气势汹汹的在评论区和私信骂人。

除了骂人，山东大学的部分学生还拿起了法律的武器，起诉其他人。

一个网络大 v 因为提了一句三八妇女节快乐，被山东大学法学系的学生辱骂。



随后，这个大 v 在微博中挂出了这个网友贴在微博里的信息，这个先骂人的网友随后删除了骂人的评论，然后开始走法律流程起诉被骂的大 v。



针对我本人,山东大学的学生是这样操作的,翻了从大学以来的所有网络信息,找到了三个信息,他们认为属于辱党辱国,同时存在性交易,对我进行诋毁。

这三个信息分别是什么呢?



第一个信息是 9 年前我发的微博，我还在做记者，在玉树地震、吉林洪灾中，做过调查采访的工作，在玉树和吉林洪灾现场，与这位前领导人有过接触。我的真实感受是，每次他出现在现场的时候，并没有促成事件的推进，而是因为接待其到现场，玉树唯一的救援通道堵车几个小时，在吉林洪灾现场，救援工作变成了摆拍。他的出现成为了一个形式化流程，至少在我看来，没有起到应该发挥的作用。所以我在当时只有 20 多个同事、同学关注的微博上发了这条信息，也没有人提出什么问题，10 年前的网络舆论远非现在这样。

这个信息我唯一做错的地方是我不应该通过外貌对一个人进行评价，但那时候我的微博也只是碎碎念而已。

这条微博被说成是辱党。



第二个信息是 2012 年我发的一条微博。我已经忘记了发这条微博的初衷是什么，我那时候确实有一个土耳其驻中国的记者是好朋友，我们两个没有发展任何朋友之外的关系，我当时可能因为一些事情（被毙稿或者媒体禁令或者其他事情）对政府存在不满，但这也只是一条

碎碎念的微博而已。

这个微博被山东大学的学生认为是辱国。

如果我真的想离开中国, 在过去十年里, 我去过十几个国家, 也有机会留在国外。退一步讲, 假如说我真的怀揣着摒弃国籍身份的想法, 那么在朱军事件后, 因为舆论关注, 我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我以前的辱党辱国言论完全删除, 而不是任凭他们被其他网友找到。

即便在 10 年前、7 年前, 我的这两条微博都是公开信息, 微博好友都能看到, 为什么那时候完全没有问题, 他们知道, 我是什么人, 以及当时的舆论环境完全没有像现在这样, 其他人为了降低你的言论可信度, 借助于通过挖黑历史来让一个人通过公权力消失。

第三个信息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 在天涯论坛发布的一个帖子。这个帖子是这样说的: 今天我要做情人_河北_论坛_天涯社区 其中提到, 我没有开玩笑, 我要做情人。月薪 2000 元。

这一条被用来说我在大学期间存在非法性交易。这个事情的背景是这样, 大学期间, 我比较叛逆, 在父母有过很长时间的争执, 对于发帖子的动机我已经记不清楚了, 可能就是在脑筋不清醒或者想试探下一个自己不能碰的底线, 所以发了这个帖子, 但是在发帖子之后, 我也马上说了只是无聊而已。

既然山东大学的学生能够找到这个帖子, 也就能到我用同一个 id 发的其他帖子。

如果我真的想要从事性交易, 那么我完全可以用小号, 而不是一个活跃在天涯社区各个板块的 id, 同时写出自己的学校和专业, 参加版主定期举行的网友聚会和活动。天涯社区石家庄版的网友, 有一些现在还是我的微信好友。在我大学的叛逆期, 他们对我的态度是保护和包容的, 希望通过参加一些活动, 我变得愿意和别人沟通, 也希望我能够走到一个正常的生活轨迹。我到现在也很感谢在天涯上认识的网友。

第三个信息, 用来说我是通过做情人来获得的大学竞赛奖项。

下面是我大学期间的获奖证书, 第一, 我没有导师, 没有依靠老师来获得这些证书; 第二, 如果我在大学期间存在任何非法性交易, 或者与网友有不正当的关系, 那么, 我也不可能每年都获得学校的单项奖学金。



从大学毕业后，从事记者的五年，我一直期望做到专业敬业，尽管做记者的压力很大，工资很低，但是我参与了多次灾难现场、环境突发事件的报道和疫情报道，我没有拿过一分钱车马费，也没有写过任何一篇软稿。

我在工作期间和同事基本上没有私交，在朱军一事上，我本来可以依靠我以前做记者的资源来让很多媒体报道，但是我没有找过任何一家媒体，因为自己是被告的身份，请他们参与报道，或者炒作这个话题。这是我做人做事的底线。在朱军一事曝光后，我的前同事和多年不见的好友都愿意纷纷转发，不是因为我有求于他们转发，而是因为他们对我人品的信任。



这些是我对自己人格的说明。无论在知乎上，还是在微博上，我从来没有假装是另一个人，我没有人设，在从大学到工作的成长过程中，我看到了自己的问题，但也是那些问题，让我成为了今天的我，而且这些问题，我不相信仅仅是我个人的问题。看到自己的不足，承认自己的不足，然后在此基础上弥合并且更坚定地努力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这就是我对过去的认识。

那么山东大学的学生在挖到这些信息之后是怎么做的呢？



山东大学的学生称我是境外反动势力，骚扰我的工作单位，骚扰我的母校，at了共青团中央近 1000 次，希望通过举报我辱国辱党，让我不但在微博消失，在知乎消失，而且在社会上消失。





对于其他网友，他们也是一样的操作。



针对山东大学的哪怕是一点不同的声音、质疑，都会被反复 at 中央机构，通过不断的 at 来威胁网友。

我发微博说对中国政法大学女生烧条幅的事情感到骄傲，立刻有山东大学的学生转发说我煽动群众危害公共安全，同时 at 紫光阁和共青团中央。



在我的个人信息被山东大学学生曝光后，我的微博被山东大学举报禁言十四天，山东大学的

学生继续威胁帮助我发声的弦子，说：舔狗必死没听说过呀，那个麦烧同学个人信息已经安排上了，下一个估计就是你。



整个事情是让我很沮丧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发一条与山东大学官微观点不一样的评论会带来持续四天的网络暴力,而且更糟糕的是,基本所有转发的大v、我的微博好友,都接到了私信辱骂。很多人被威胁、恐吓。这些大v中,有些因为观点不同,在我黑名单里的,但也因为转发给他们带来了麻烦。即便没有直接关系,作为始作俑者,我给他们发了私信,愿意提供任何信息作为法庭诉讼使用。

直到上周六,3月9日,我看到朋友发给我的,去年3月7日,同样是山东大学,因为三个同学认为条幅存在性骚扰,在条幅下拍照并发在微博上,结果这三个同学遭受了持续几个月的来自山东大学同学的网络暴力。





昨天，我和一位知晓此事的朋友沟通，我主要想要了解的是，山东大学作为学校，是否对这三个同学给予了保护，是否对他们的表达权给予了保护。答案是，完全没有。不仅没有，反而以网络暴力进行威胁。

在山东大学老师与三个学生的谈话中（要求删掉微博上的内容），山东大学的老师说：有学生在腾讯、新浪实习，要查他 ID 很容易。这句话翻译一下是：学生们可能采取过激措施人肉你们，可能给你带来麻烦，所以你们要噤声。

我知道后十分震惊。

作为一个创立百年的大学，大学的老师应该非常清楚，任何暴力都不是对话的方式，网络暴力很有可能发展成肢体暴力和校园霸凌，对学生提供必要的保护本来就是大学老师的基本职责，反而借助网络暴力继续威胁自己的学生。

作为一个大学期间就很叛逆的人，我十分理解大学生的冲动和情绪化，也不准备起诉任何将我个人隐私曝光的人。

但是，对于山东大学的做法和对网络暴力的默认，我十分不认同，我希望更多的人认识到，网络暴力是一种错误的沟通方式，一所纵容网络暴力的大学必须受到谴责。

——麦烧同学

2019. 3. 20 山大威海校区一名学生致信樊丽明校长

来源：微信公众号“女泉”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z3aPXOFi5xulUMnTWTmWVQ>

《对女生节和网络暴力的反思，致樊丽明校长的一封公开信》

樊丽明校长，

你好。我是山东大学威海校区的一名学生。三月七日，山东大学官微一条“三加七等于十，你十分甜。”以及认领三七女生节起源的微博引起了轩然大波。讨论中，部分校友情绪激动，言辞带有攻击甚至威胁色彩。这一切对我而言犹如昨日重现。因为去年三月我公开抗议一条“你们的孩子可以有 26 或 27 个干爹”横幅后，[同样情况](#)也发生在我身上。我意识到，必须重新审视女生节，以及它背后的厌女校园文化与集体暴力。在山大面临舆论质疑的当下，希望你能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与众校友一起，为挽回山大校誉，也为山大校园文化的发展方向创造一个良性的讨论氛围。此次来信我想讨论以下三个问题：

- 1.女生节为什么引争议？
- 2.山大学生对网友质疑进行网络暴力是否合适。
- 3.以及进一步，山大应该塑造怎样的校园文化，大学生应该用什么方式纪念女性权利。

“关爱女生”令人反感

山大官微说，三七女生节起源于山大，是一个关爱女生，展现高校女生风采的节日。三加七等于十，你十分甜。

迄今为止的观察，女生节（山大也称思美节）主要是男生主导的游艺节日，“爱心早餐”，鲜花巧克力的“关爱”设计，还有核心的环节——示爱横幅。表面上看起来热热闹闹、人畜无害，个别缺乏性别意识的校领导，还将其包装成山大品牌校园文化，宣传推广。问题在于，无论男生有多殷勤踊跃，都无法改变女生在节日中的客体地位。有网友说“这不是女生节，是「我爱女生节」，「我呵护女生节」，「我」是什么性别不言而喻。”男生们没有注意到，同窗的女大学生，早已心智开化，拥有独立的人格和自尊，却在这场男生的庆祝中丧失话语权与主体性。很少有人关心她们的意见，她们只能被动地接受男同学施予的一切。至于“展现高校女生风采”更是八竿子打不着。不尊重成年女性的主体性，不受欢迎且“强行关爱”是女生节令人反感的第一点原因。

其二，且不说一些横幅已经触及到性骚扰的边界，占领校园的示爱横幅，主要还是着眼于年轻女性的性吸引力。集体表白也让人联想起群婚制。有人说，这不是骚扰，是男生表达对女生的欣赏和关爱。但其实，与其说这是自以为是的讨好，不如说是变相的羞辱。这些横幅关注的女性的价值，是年轻美丽，是甜美可人，是被男性追捧和关爱；相比外貌，她们的才华、品格不值一提；仿佛她们没有独立的，不依附他人的尊严和人格。今年 3 月 7 日中国政法大学有女生点燃了横幅，其内容是“一切不服务女生的侦查行为都是不规范的——祝侦查 1701 的小仙女们节日快乐”。她的愤怒不难想象，因为每到三七，要面对占据公共空间，密集复制、展示矮化/骚扰/羞辱女性的言辞。这些女生节横幅俨然已成为一种校园公害。

其三，“关爱女生”其实是炮弹最外层的**糖衣**。“它让意淫和消费假关爱之名成为传统与惯例，这种意淫完全是基于性别刻板印象。女生节很少赞美女性的才智，并不把女孩们当作并驾齐驱的同侪，而只是强调「君子好逑」，以一种无趣的直男世界观，强化了男保护、女娇柔的性别成见，不仅无法改变对女性的歧视与隔离，并且用糖衣包裹它最难下咽的部分。”

有山大女生说，女生很乐意收到男生的礼物，我们都很支持女生节。很抱歉，我想提醒，不能忘记沉默的大多数，尤其在一个高压环境下。去年我通过微博公开抗议女生节横幅时，有校内数十位女生私信支持我，同时告诉我她们不敢公开转发或者评论。为什么她们敢怒不敢言？我的经历或许能解答这个问题。我公开发声后，遭受到上千次攻击甚至死亡威胁。有的贴出学校宣传处的电话，号召他人向学校施压，想借公权力对我严惩。为什么她们敢怒不敢言？因为凶险的舆论环境不能容忍不同的观点和立场。他们看来，反对女生节就是反对山大传统，就是反对山大。他们用女生节绑架了我们的校园文化，绑架六万山大学子。

网络暴力回应质疑不合理不合法

有人说，女生节是山大学子的校园文化，校外人员没资格评论。

微博是一个开放的网络公共空间，不限受众，大家自由评说。不管是学生还是网友，不管是批评还是支持，这是正常的社会生态。“十分甜”的女生节宣传也不例外。

恐怕关键是，本来期待一番美谈，没想到却遭到批评。于是就希望通过“校园文化”设界限来抵制自己不欢迎的评论。对提出批评的博主“麦烧同学”，官微甚至拉黑禁评。这不是言论自由取向的心态，也无助于我们建立开放民主的校园文化。而且也不现实，因为不管你在什么范围内做什么事情，都可能有人给你出乎预料的批评。“双一流”的百年山大不能没有的任人评说的胸怀。拉黑禁评，只能让“学无止境，气有浩然”的校训沦为笑谈。

山大女生节微博遭到质疑后，山大团委发长文《如果可以，我也想做大 V》，一面痛陈中国网民没文化，素质低，一面指责网络大 V 拉黑挂人技能点满，煽动舆论，蹭山大热点。点赞就欣然接受，被批评就怨天尤人。山大如果不欢迎评论，那请不要宣传。且不说山大官微拉黑“麦烧”，手段高超，又让一批微博凭空消失。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人民上网不需要山大盖章，也不需要山大来做舆论警察。

更令我羞愧的是，面对舆论的质疑，部分山大学子的回应依旧是网络暴力。他们把键盘对准了“知识分子”“麦烧同学”“玄子”等网友，大举攻击、羞辱、威胁。恕我直言，这样的回应幼稚、鲁莽，还有违法的风险。在公共舆论空间中，有各种各样的观点、意见，甚至包括价值观和立场的对立与冲突。这也是正常的社会生态。面对质疑，虽爱校心切，但实在犯不着放弃理性对话，如临大敌般群起攻之，妄图用集体暴力征服别人。**攻击和威胁不能说服他人，反而让人对山大学生更生反感。**让对话停留在“护校有没有错”的程度。给人一种山大学子说不清理，只会骂人的感观，真是输球又输人。这样的网络暴力伤害网络舆论空间、拉低公共辩论的价值，更是给山大抹黑。

校园文化应建立在性别平等的基础上

进一步说，这一事件，关系到我们的校园，应该流通什么样的文化，特别是在性/别议题上。三七女生节暴露的问题不仅是部分山大学生缺乏性别平等意识，就连个别学校管理层也是如此。山大女生节的问题还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一些男生不知道应该如何与女生建立怎样的平等、尊重、有爱又有趣的关系，想肯定女生的价值，就觉得“你让我有欲望”是最高的褒扬，想拉进和女生的关系，能想到的就是性暗示。这样是狭隘，霸道，粗鲁无礼，甚至很可悲。如果有女生能想到男性示好的方式也就只有如此，那女生也可悲。

从积极的角度思考，“女生节”事件是一个让我们意识到性别平等教育对学生发展重要性的契机。将性别平等融入校园文化，不仅提高山大学生公民素质和人格修养，还能帮助学生建立平等、友好的异性关系；打破陈腐的性别刻板印象的枷锁；消除性别暴力，尊重个体差异，消除偏见和歧视。纪念女性权利，可以学习秋瑾、向警予、邓颖超等老一辈女性的历史；可以鼓励男生学习家务劳动，关注女大学生就业歧视和升学歧视，提升女生职场能力，关注性骚扰、约会暴力等等，我相信，山大人有的是创意。

樊丽明校长，自去年上任以来，推行了一系列便利师生改革措施，在山大有口皆碑。而现行的山大女生节文化不过是重复老套的性别歧视，同样也需要改革。欣喜的是，经过 18 年艰难的呼吁，加上与校领导的沟通，今年威海校区女生节横幅的情况大有好转。只要有人推动，山大女生节的问题一定能得到解决。

樊校长，性别平等的愿景任重道远，十九大提出了“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引入性别平等教育、消除网络暴力、重塑校园文化迫在眉睫。不论性别，让每一个山大学生，都能享受平等、尊重、包容的校园氛围。

2019/3/20

照片中的山威同学

文章报道

2019. 3. 8 《山东大学的“女生节”，如何引起女权博主的批判？》

来源：腾讯“社会网络和数据挖掘”

原文链接：<https://xw.qq.com/m/omauthor?aid=5503530>

三八妇女节，本是为庆祝妇女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领域做出的重要贡献和取得的巨大成就而设立的节日。而在如今，我们听到更多的，可能是“女生节”、“女神节”、“女王节”。你知道“女生节”的来历么？

对于“女生节”，官方说辞是“1986 年 3 月 7 日，第一届女生节在山东大学科学会堂举行”，对此，有网友@禾几几几几几“打脸”道：“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于 2000 年成立，齐鲁晚报创刊于 1988 年，济南时报创办于 1996 年，不折不扣的假历史”。

更有网友指出，“女生节”的来源是出自一个黄段子，而非山东大学。

为何“女生节”的起源会牵扯出负面舆情？这两日，山东大学就因为“女生节”，陷入了舆论的漩涡之中。

01 宣传女生节的微博，引来负面舆情

3月7日 15:21, @山东大学 官微发布微博：“一句话告诉你女生节的来源”，并配图“三七女生节由山东大学发起，后发展于各个高校……三加七等于十，你十分甜。”

附图：山大官微发布的女生节微博截图（略）

看上去只是蹭着节日的热点，很是正常一条普通微博，却在网上掀起了大量讨论：转发 2w+，传播最大深度达 24 层。

为何“女生节”引起了网友如此大的反感？

当晚 20:49, @知识分子 转发山东大学微博，表示“无论是女生节也好，女王节也罢，都是对于妇女节内涵的玷污与亵渎”带来数千转发，而网友@ironyyy_vicky 一句：“性别不该被定义不该被局限 甜不甜需要你定义吗”，更是成为微博扩散的重要节点，首先是@爆燃蓝莓——@ddaydoris 带动了大量转发，此外@Radiose_——@derHopfen——@海螺叶- 这一传播链也为微博的扩散贡献了不少力量。

虽然在 7 日晚间，该微博先进行了一小轮扩散，但由于临近深夜，微博的正式引爆，还是要到 8 日的上午。

02 女权博主发声，事件再度扩散

山大官微的微博，之所以吸引了如此多的注意力，除了微博引爆点本身带动的扩散外，外界对于山东大学的讨论，也让负面舆论发酵愈演愈烈。

女生节的横幅，可以说是不少高校的传统项目，但横幅标语不当，也极可能惹祸上身。山大一则“你们的孩子可以有 26 或 27 个干爹”的横幅，就引起了争议。3 月 7 日下午，@吕频 发布微博，表明有威海校区的女性同学以实际行动抗议校内油腻横幅，而此前由于朱军事件在网络上受到关注的当事人@弦子与她的朋友们 和朋友@麦烧同学于晚间 20 时、21 时接连发布微博，对山大校内横幅表示声讨。

附图：@弦子与她的朋友们 发布山大女生节横幅涉嫌歧视和性骚扰的微博截图（略）

其中，一张@麦烧同学 账号因评论@山东大学 微博而被删除并拉黑的截图引起了群众的怒火，也正是这张截图，让山东大学置身于更为激烈的负面批判之中。

附图：@麦烧同学被拉黑截图（略）

同时，微博平台对于本次事件，也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如@战争史研究 WHS @饼干姐 @

宋枣糕等大V就对山东大学、以及部分学生的言行持负面态度,指责学生人身攻击素质差、山东大学宣传可笑、“女生节”是在污名化“妇女节”等等,也有部分大V及山大学生支持学校,认为山大女生节是男生给女生献上祝福的节日、指责者是“蹭热度的营销号”、“打着女权的幌子”。

热门微博代表观点

昵称	微博内容
战争史研究WHS	山东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王慧洋,很好奇你做过没做过一个有趣的小实验:仰面朝天,站那不动,朝正上方狠狠吐一口浓痰。结果很有趣的。试试吧(看你新ID,好像试过了的样子)
贼叉	#山东大学# 昨天山大官微发了个帖子,说自己学校过女生节,结果饼干姐觉得不妥,就说了几句,结果ms官微的小编就恶毒私信攻击她……
饼干姐	小伙子,你是因为三八节的事出来骂人的吗? 嗯,大V阿姨教你做人,别做几把了。@开心小灰羊 @山东大学 你们培养的高素质大学生就是这样的啊?
宋枣糕	现在山东大学的统一宣传口径,就是第一届女生节,是1986年3月7日在山东大学某教堂(也有说是礼堂/会堂)举办的。当时某些学姐表示不想过三八妇女节,为了表示对女学生的关爱,就有了女生节。 我TM就笑了……
开八	还记得前几年山东大学祝福的女生节吗,这才是女生节日正确打开方式,三月八日是女权运动的纪念日,平等,自由,独立和被尊重才是三八妇女节设立的初衷。
德国礼Route	明年,山大还是会过女生节。男生们还是会给女生买她们爱吃的蛋糕和爱喝的奶茶,还是会挂着横幅摆上爱心的蜡烛唱动听的歌。 但是,明年,蹭热度的营销号不会再有,打着女权的幌子玷污女性的人不会再有了……
屠鸡哥哥	山东大学的学生会会碎得意洋洋的发微博表示女生节是山东大学首创,整件事因为山东度太高而让我一期间都无言了。

数据说明:提及“山东大学”的热门微博

“女生节”是否是对“妇女节”的污名化?我们可以知道的是,或许现代人真的很少说上一句“妇女节快乐”了。微博热度显示,从3月1日至今,妇女节的提及率一直是最底的,前期女王节热度较高,昨日,女生节、女神节热度迅速上升,3月7日当天,女生节热度是妇女节的四倍之多。

2019. 3. 12 《质疑山大女生节，麦烧遭网络暴力：任何人有评价权利，但不是辱骂》

作者：钟十五

来源：每日人物

原文链接：<https://3g.163.com/all/article/EA3HDMGN05148UNS.html>

“我对女生节和妇女节并不敏感，只是反对给女生定义一个模板”，3月11日麦烧同学发布微信公号长文就山东大学3·7女生节事件做出了回应。

文中麦烧同学控诉了山东大学官微对其拉黑禁评的行为，并称其在整个过程中遭受到了山东大学学生有组织的网络暴力。

麦烧同学亦是此前央视某主持人性骚扰前实习生弦子事件的曝光者，她因此和弦子遭到该主持人的名誉权起诉。该案已于去年10月底开庭。

3月7日，山东大学发布的一条关于女生节的微博引起了争议，微博提到女生节起源于山东大学，附加一句“三加七等于十，你十分甜”。这句话被麦烧同学认为是对女性的模板化，在山东大学官方微博评论“女生可甜可彪，可以像男生一样，可以成为任何他们想成为的人，不需要别人来定义一个模板”，但2分钟后这条评论即被山东大学官微删除，麦烧同学也被山大官微拉黑并禁评三天。

此事成为麦烧同学和山东大学之间争吵的导火索。

山东大学学生纷纷在网络上表达自己的态度，认为这是对女生节的过度解读，并指出麦烧同学多次拉黑山大学生，挂出学生微博ID，部分学生甚至遭受到了人肉搜索，声讨麦烧同学的双标行为。山东大学学生@葎巳 在微博回应“你十分甜不等于你只能甜”并提醒@麦烧同学不要转移话题，将问题上升到山大乃至整个山东。麦烧同学对此回应称，拉黑是因为自己收到很多来自山东大学学生的辱骂和污蔑。

麦烧同学表示自己不是唯一遭到网络暴力的人。在去年山东大学“女生节”当天，同样一条横幅被质疑，三个女同学手持A4打印纸站在横幅前拍了照片，称这是“性骚扰”，然后遭到几个月的网络暴力。

3月10日，山东大学团委在公众号上发布了一篇关于“网络大V”的讨论，疑似对该事件的侧面回应。该文将李承鹏为代表网络大V定义为“投机意见领袖”。

目前，山东大学官微已删除相关微博。3月12日，每日人物多次联系山东大学和山东大学团委，截至发稿前，对方未对此事作出正面回应。

以下为每日人物和麦烧同学的对话：

每日人物：最初转评山东大学微博的初衷是什么？

麦烧同学：最初关注不是因为3月7号是女生节，3月8号是妇女节。是因为自己单位3月8日放假。3月7日下午，我发了这条询问网友三八妇女节单位都有什么活动的微博，初衷就是为了了解活动类型。

其实我对女生节和妇女节无所谓，只要女生节能告诉女生你是有自己的主动权，有这些活动意识是挺好的。我当时比较在意的是山东大学微博上“三加七等于十分甜”那句话。

每日人物：为什么在意这句话？

麦烧同学：你可以说3月7号， $3+7=10$ ，但为什么一定要是十分甜？在一个女生节的节日应该是女性的一个视角，而女孩子这个群体包括各种各样的女孩子，包括活泼的也包括一些男性化的女孩子，她是一个综合性的，她们想要成为什么样的女孩子，没有一个统一的模板。而这个“十分甜”是从一个外围视角，尤其是男性视角对于女生群体的期待，就是在外貌上在微笑状态，是对其他人反馈的一种迎合的态度，我希望你是一个十分甜的女生，你要乖巧懂事，你要懂得打扮自己之类的，这是一个偏向性的指引。

不管当时山东大学是不是真的创立了这个女生节，如果是它创立的，那么女生节在经历了30多年历史，其设定仍然要女生十分甜，是很不合适的。所以当时就转发了那个微博，我的意思就是女生可甜可彪。

每日人物：山东大学官微拉黑你之后，你有什么反应？

麦烧同学：他拉黑我也没有很生气，因为微博用的久，看到不讲理的人拉黑自己，但是我是第一次被一个大学的官方微博拉黑。有一些官方微博不对的时候，我也会去评论转发，有时候和一些政府部门互动的时候，他还会关注你，这就是一个良好的互动，双方能看到一个问题的不同视角，而且他们也是一个很积极的视角。

但是山东大学的这个操作，身为一个百年历史的大学设置了一个标准化的模板，然后又不能发出不同的声音，这个事情让我对山东大学的评价是比较低的。拿着纳税人钱建立的山东大学，除非是因为安全的考虑，否则校园这些是应该要对公众开放的，因为一个公立大学对于社会议题是需要关注的，而不是一个封闭的空间。之后是其他人转发那个微博，但是其他人的点就是很不同的角度，例如为什么选择3月7日，为什么设立女生节之类的？但是这里面的转发和我是否生气没有任何关系，我也没有让别人去转发这个微博。

每日人物：那你对于其他博主关于“女生节”的观点怎么看？

麦烧同学：我对“妇女”这个词仍然是一个刻板的有政治符号的概念，所以女生如果在校园里想过一个突出自己的节日的话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觉得山东大学让很多人觉得不好的一点，第一就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1986年3月7号是山东大学设立的女生节。

我也理解另外一派的观点，是对妇女节的污蔑等等，我看了一些资料从1991年2011年中国大学不同类型大学的女生节，60%是关于女性电影放映，7%是反家暴等等，但回顾从2015年的女生节，诉诸报端所有的都是可能是条幅，不像以前一样是关于女性视角的女生创业，

或一些女性如何处理事业怎么样去处理两性关系。2017 年开始，国内开始一层层报道校园性骚扰事件。这些校园性骚扰不会凭空存在，它有它生存的土壤在，有一种可能就是女生在这一种环境里面，她对这个抵制性骚扰意识的逐渐淡化。

大学有塑造环境的责任，当他（山东大学）看到 2015 年到 2018 年每一年都引起很大的争议的时候，他应该自己反思的。

每日人物：这次女生节的理性讨论，为何会演化成谩骂？

麦烧同学：包括@饼干姐 和 @知识分子 在内的大 V 他们只是理性讨论问题，没有提及任何对山东大学的诋毁，却收到了来自山东大学学生的辱骂。当其他人提出不同意见的时候，山东大学学生提出两个猜测：一个是跟我意见不同就是在蹭热度，第二个就是说大 V 抱团，基于这种情况山东大学学生进行了有组织的私信，后来看应该是山东大学团委组织的。

每日人物：对于一些学生说你将来少数学生个人行为上升到学校甚至整个山东地域黑，你怎么回应？

麦烧同学：我一直是比较克制的，即便被山东大学学生私信辱骂，我的评价仍然是只是山东大学官微很贱，但是我不能控制其他网友作为第三方怎么看，尤其是有些网友接触过山东大学，他们会有一些自己的看法。

什么叫地域黑？如果一个人当地山东居住了一段时间，难道他对这个地区没有一个自己的判断吗？并不是这个观点对我不友好就是不客观的，在这个讨论争辩的过程中，山东大学学生是比较让我失望的，他们没有一个理性的讨论。

如果山东大学一开始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态度，可能就不会激化成这种程度。任何人都有评价事情的权利，这个评价不是辱骂而是另一种观点的讨论。

每日人物：关于有大 V 在微博公开学生信息的事情你怎么看？

麦烧同学：我觉得这是不妥的。我个人之前也在微博公开一个学生微博辱骂信息，但是我只是公开了他的微博 ID，尽管这样山大学生仍然认为这是侵犯隐私。但是我很奇怪，为什么你可以公开骂我，我就不能挂你呢？

每日人物：有学生把你之前在网络上很多个人言论翻出来，你认为这是网络暴力？这让觉得害怕吗？

麦烧同学：我看到这些消息的时候是很不舒服的。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学校可以自由的讨论很多事情。我非常关注大学生和社会的关系，觉得大学生对社会是需要承担一个责任的。当时看到这些情况，对这些学生的素质是非常遗憾的。

我朋友给我发过一个 2018 年同样是女生节的时候，三个山大学生因为觉得条幅内容不合适，在条幅前面拍了一张照片就被人肉攻击谩骂。我当时很吃惊，同样的事情去年发生过今年又发生了。后来我进一步了解到三个学生遭受网络暴力后，学校并没有保护他们，而是采取措

施打压他们，要求他们删博。

我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它不是 985 也不是 211，但学校环境是很宽松的，我可以很多课都不去，我可以在实验室做自己的发明专利，可以作为一个女生去参加学校的比赛，也没有要求被子叠成豆腐块。我没有因为叛逆，在天涯上对大学一些制度进行讨论遭到同学的排斥，老师也不会因此不给我奖学金。山东大学虽然是 985，但这并不能是一个标签来说明一个大学应该呈现怎样的舆论环境。

每日人物：你之前在大学有没有参与过女生节活动？

麦烧同学：我不是那种会参加这种活动的人，我唯一关注的两个就是科技文化艺术节还有校庆。平时我就会读哲学史的书和去实验室做实验，像女生节这些东西不在我的学习生活范围里。

每日人物：你以往有没有遭受过女性歧视的经历？

麦烧同学：没有的。我从小就是独生女，他们没有把我当成小公主，就把我当一个独立的人在培养，小时候他们是不允许我涂指甲油的，也没有让我觉得我作为女性低人一等或是怎样，就告诉我想要的就去争取。以至于我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个女孩子，甚至在以后遭受到性骚扰的时候也没有意识到这是性骚扰，比如被别人摸一下，就认为是朋友之前的打闹。

2019 三七女生节横幅事件

2019. 3. 7 三七女生节高校猥琐横幅一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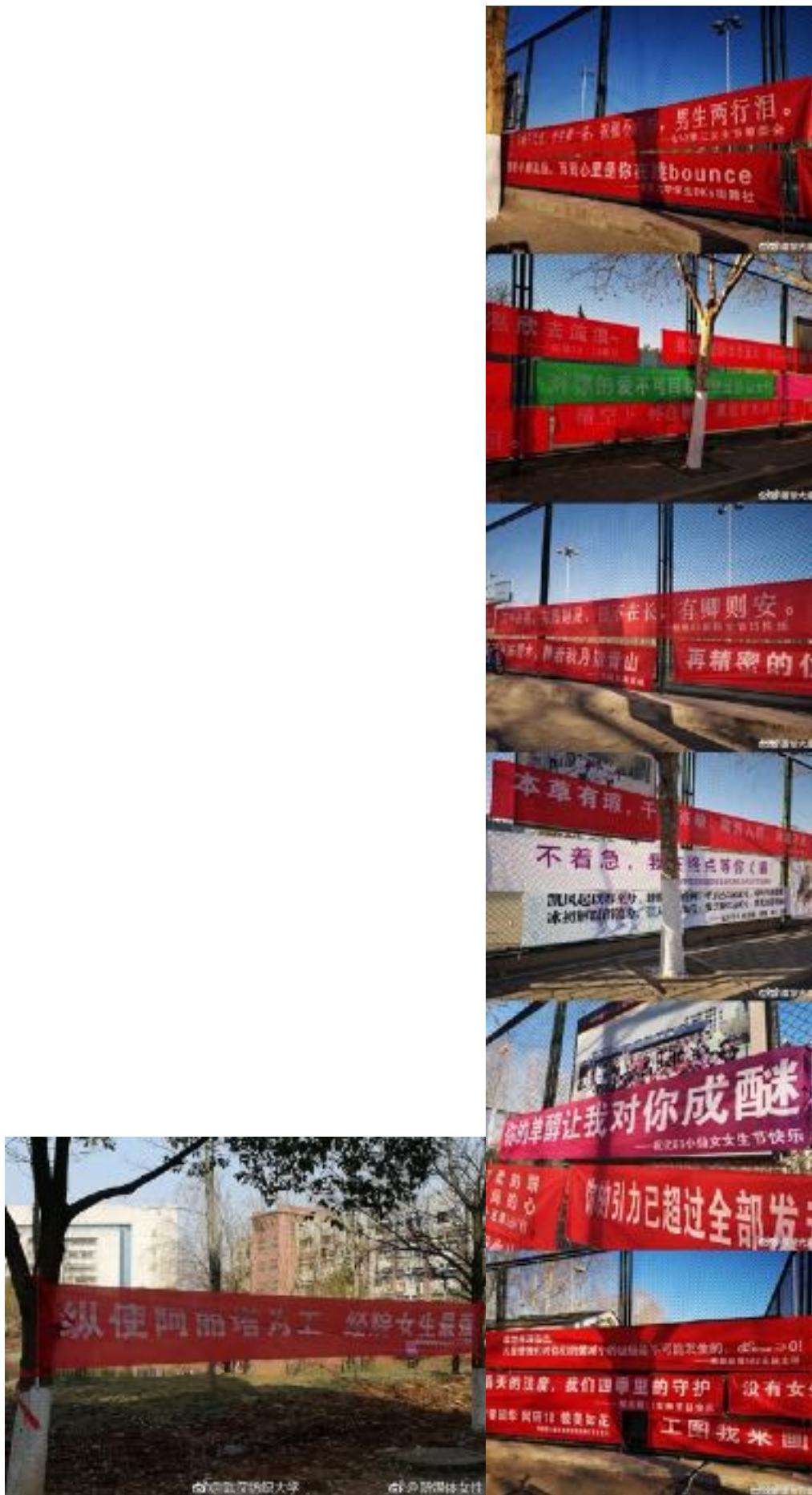
来源：@新媒体女性

原文链接：

https://weibo.com/1527379661/HjPf04gBL?filter=hot&root_comment_id=0&type=comment







2019. 3. 7 中国政法大学一名学生火烧三七女生节横幅

来源：微博@原始豹怒（原博已被删除）

备份链接：<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135195265/>

【编注：微博账号@原始豹怒 等发布该投稿内容，后经证实当事人为中国政法大学一学生。】



既然已经被辅导员叫去批评了我就说了，昨天傍晚我点燃了法渊阁后面的两条女生节横幅，这一行为的目的是希望引起大家的追问与反思。妇女节是为了纪念芝加哥纺织女工争取同工同酬、离婚权、堕胎权的斗争，而不是他妈的让你们消费性别符号而且部分愚蠢的女性还自以为享受到了性别红利。遗憾的是看上去这个目的并没有达到。事后我也在反思暴力抗议行为的实质意义。而且放火的确是欠缺安全考虑，向学校道歉。我应该用剪刀来着。祝有觉悟的姑娘们妇女节快乐。

收起

八、米兔在别处

法国女星公开信质疑 MeToo

2018. 1. 14 《法国人提出，#MeToo 运动的扩大，可能会阻碍性的自由表达》

作者：陈莉雅

来源：好奇心研究所

原文链接：<http://www.qdaily.com/articles/49150.html>

“这是一场法国文化传统与文明之争”，文史工作者 Michelle Perrot 说。

1月7日，美国加州举办第75届金球奖颁奖典礼时，有众多女星身穿黑色晚礼服，在胸前别上 Time's Up 的徽章，响应由 #MeToo 所衍伸出的反性骚扰运动。

当晚，知名主持人奥普拉·温弗瑞 (Oprah Winfrey) 获颁终身成就奖时，发表了一则慷慨激昂的感言：“今年，我们成了故事中的人物。我们的故事不仅仅影响到娱乐圈，它跨越了文化、地域、种族、宗教、政治或工作场所”。这个全长不到9分钟的演讲视频，[上传到金球奖的官方粉丝专页](#)，已经吸引超过448万人次观看。

与此同时，知名法国演员凯瑟琳·德纳芙 (Catherine Deneuve) 联合100名法国作家、艺术家与学者，正准备发表一封公开信。

这封信最后是在1月9日于法国《世界报》(Le Monde) 刊出的。信中公开谴责因哈佛·韦恩斯坦而起的 #MeToo 以及在法国分支出的 #Balancetonporc (揭发你的猪) 的运动。她们强调这运动已经出现极端化的风险，眼下快成了“新清教徒主义”。

“强奸是犯罪。但笨拙的调情并不是犯罪，对女人献殷勤也不完全等于大男子主义的侵犯。……作为女性，我们不承认这波女性主义，它已经不只是谴责权利的滥用，而是对男人和性欲的仇恨。”她们补充道。

这些连署的人强调并非反对揭开性骚扰丑闻的人，而是察觉到在这场运动中似乎有更为极端的保守主义借此复萌——一个反对性自由、性表达的论述。

此公开信一出，在现下的舆论氛围里引发了轩然大波。在信中，连署者多次提到“诱惑”字眼，使得人们开始讨论有关法国社会里独特的“诱惑”文化。

不少法国的女权主义者则认为这是加深了人们对法国的刻板印象，以及继续流传陈腔滥调。法国性别平权部长 Marlène Schiappa 说道：“我们已经有很多麻烦了，要确保年轻的女性明白在地铁上有人拍打、或是摩擦女性的臀部，绝对是一个污辱。我认为（公开信）这种观点是危险的。”

有批评者则认为这是法国的世代差异之争。据《法新社》报导一名30岁的性别活动分子直言：“他们的时代过去了”，并把这封信形容为“过气”。

30名年轻的法国女权主义者则发表声明表示：“猪和他们的盟友正在担心吗？很正常！因为他们的时代快消失了”。她们强调由网络发起的这种反性侵社群运动，大概是老一辈的人不会使用的。

这样的争论不难理解，当人们提出法国社会中存在已久的“诱惑”文化，甚至提倡性解放运动的历史，在这个风口上容易被视为导致性骚扰的温床。

“这是一个有趣而又精彩的迷思，但核心内容其实是男人对女人的统治”，女权主义史学家弗朗索瓦·皮克 (Francoise Picq) 说。

具体矛盾体现在两个面向，一方面法国女性在劳动比例上比美国女性高了许多，这意味着她们在经济上更为独立，另一方面，法国社会过去并不愿意接受有关性方面的指控，尤其是社

会高层。据官方统计，2016 年法国有近 22.5 万妇女受伴侣暴力或性暴力困扰，但有通报的少于 20%。

有社会学家则强调，如果说有什么可以从这次公开信的风波中看见法国的特色，那未必是有关“诱惑”的文化，而是人们会敢在这种运动处在高峰时，提出不同看法。

作家弗雷德里克·比格贝德 (Frederic Beigbeder) 则告诉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感到满意的是，有人正说出过去几个月，男人们不敢说出的内心话——我们不是全部都是猪。”

“这是一场法国文化传统与文明之争”，文史工作者 Michelle Perrot 告诉法国媒体。

曾担任《纽约时报》驻法记者，长期旅居巴黎的作者伊莲·秀黎诺 (Elaine Sciolino) 以外来者的角色 (以美国女性的角度)，深入观察法国在性别文化上的差异，并将这些写成《法式诱惑》。

伊莲·秀黎诺询问那些深谙法国文化精髓的佼佼者关于诱惑在其中所代表的涵义，答案令人惊叹。无论在职场应对、生意往来、享受美食、定义风尚、进行学术辩论、选举民意代表，甚至在全球权力角逐场中，诱惑的要素几乎渗透在法国的每一个环节。

事实上，凯瑟琳·德纳芙的信能在法国社会中引发如此大的争议，除了与现下的气势相违背之外，确实也突显出，法国社会如今可能还需要补足，在他们独特文化传统与现下性别议题之间的冲突。

倒是法国总统马克龙 (Emmanuel Macron) 早已经替整场运动给了回应，他承诺接下来会推动更多性别平权的立法。包括设立性骚扰事件通报系统；加强性犯罪的罚则，比方说把街头上的性骚扰刑事化。

“整个法国社会都为性别歧视而感到气愤”他说。

2018. 1. 17 《#MeToo 反性侵运动大潮下，法国女性为何发出另一种声音》

作者：胡文燕

来源：澎湃新闻

原文链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953454

1月9日，正逢哲学家波伏娃诞辰110周年，法国女权学者们接受采访，除了追忆这位业界先锋，被问及最多的问题则是：如何看待当天法国百名女性签名在《世界报》上发表公开信，维护男性搭讪的自由，并揭露#Metoo运动走得太远甚至涉嫌“仇视男性”这件事？时事热点同历史碰撞，实属偶然。

如果女星凯瑟琳·德纳芙 (Catherine Deneuve) 没签名，回过头来看，其实这场女权之争走的是法国本土论战的经典路数，即主流声音之外，会有质疑，甚至不乏冒犯意见。但在全球反性侵运动当口，这封极具明星效应的百人联名公开信被看成是“法国特色”的代表，引发诸多不解和不满。

法国 1968 年“五月风暴”引发性解放运动，自由支配身体被看成女性获得个人解放的开端。法国女性维权有自身特点，这同文化传统和历史背景不可分割。但公开信发表后，法国另些女权主义者同样发文抨击，称其代表西方白人布尔乔亚女性的视角，混淆各种概念且反女权。所谓的“法国特色”，也并未在本土得到完全认可。

解放话语的同时，如何避免陷入道德审查和审判的陷阱？如何增加性别互信避免性别战争？具体到性骚扰和不得体搭讪的具体边界在哪，往大处看更涉及与维权话题关联密切的自由和平等之辩。这些在 2018 年初，以一种略显决绝的对立姿态，引爆了法国乃至世界舆论场。

“另一种声音，而非反对声音”

这封公开信原名为“一些女性发出另一种声音”，在《世界报》辩论版面刊登后，报纸网站将标题改为“我们捍卫搭讪的自由，这对性解放至关重要”。“捍卫搭讪自由”迅速成为这封公开信的醒目标签。

公开信开篇是这么写的：

“强奸是重罪，但固执或糟糕的搭讪不违法，向人献殷勤也不能算大男子主义式的侵犯。

韦恩斯坦事件过后，公众意识到女性遭遇的性侵，特别是在职场，有些男性滥用自己的权力。这很重要。但如今话语解放却走向了自身的对立面。我们有些提心吊胆，不敢正常讲话，不敢打断令人讨厌的话。那些不想随大流配合的女性，被看成叛徒或帮凶。

这正是清教徒主义的实质，即以所谓保护女性，促进女性解放为名，让她们永久待在自己受害者的角色中，成为大男子主义恶魔笼罩下的可怜人。仿佛回到妖术盛行的旧时代。”

正文分两部分，分别以“告密和指控”及“冒犯的自由至关重要”为小标题。主要讲述 #Metoo 运动后，很多人选择在社交网络而非法庭公开指控嫌疑人。这样不仅可能伤及无辜，无意间也加重女性承载的受害者形象，反而对女性实现个人独立和整个社会进步不利。

1977 年曾被著名导演罗曼·波兰斯基 (Roman Polanski) 强暴的美国人萨曼·莎盖默 (Samantha Geimer) 在社交网络推特上，表示支持这一公开信。她说：“我完全赞同德纳芙女士。女性需要获得平等、尊重和性自由，我们只有依靠自己才能获得。不要请求别人保护我们，跟我们说哪些事可以做。”

此外，文中也举例说遭遇地铁“咸猪手”没什么大不了的，当事人完全可以自卫，大声喝止便好，并有能力从困扰中走出来。她们还提到“咸猪手”们可能是些性生活贫瘠的可怜家伙。这一说辞在法国引发很大争议，公开信倡议者们本想展示女性强者形象，但被反对者贴上“无政府主义者”和“性侵同谋”的标签。法国法律规定，地铁“咸猪手”式性侵面临最高 5 年监禁和 7.5 万欧元罚款。

起草者为五位女性，她们分别是作家萨拉·石斯 (Sarah Chiche)、文艺批评家凯瑟琳·米勒 (Catherine Millet)、演员凯瑟琳·罗布-格里耶 (Catherine Robbe-Grillet)、作家派格·萨斯特 (Peggy Sastre) 和作家阿布努斯·沙尔马尼 (Abnousse Shalmani)。百名签名女性也多来自文艺界，包括演员、作家、翻译和策展人等知识分子群体。

其中两名起草者——凯瑟琳·米勒和凯瑟琳·罗布-格里耶可谓法国“六八一代”的典型代表，这一代人也是“禁止‘禁止’”的一代。前者写过自传小说《凯瑟琳·M 的性爱日记》，后者则是法国最知名的 BDSM 调教者。提到两人名字，必定会想到法国的性解放运动。

她们表示，合作起草这封公开信是因为无法忍受 #Metoo 运动讨论趋于同质化，认为法国版 #Metoo——“揭发你的猪”运动有过份之处。她们特别强调说，写公开信的目的并非要去代替或反对任何言论，也不是阻碍任何角度和观点，而是打开辩论的大门。

“艺术遭遇清洗的危险”？

十几天前，起草人萨拉·石斯和一名图书编辑探讨自己新书文稿中女性角色的构建，这次不怎么愉快的谈话，成为公开信的直接导火索。

该编辑也是一名女性，她说，描写性爱时这般放肆，不大符合当下潮流，并举例称，《凯瑟琳·M的性爱日记》这样一本书，如果今天发行，估计都找不到出版社。萨拉听后特别难受，也十分不解。这名编辑觉得她书中的女主角竟然对自己遭到的折磨没有更深体会，也没有太过抱怨生活的曲折。萨拉想，这其实更像是当今时代外露的各种征兆，便联系了凯瑟琳·米勒。后来另三名女性加入，她们决定做点事情，便共同起草了这封后来被命名为“百人公开信”的论坛文章。

1月15日，公开信发表六天后，德纳芙选择在法国《解放报》刊文解释。她说：“我决定签名，至关重要的原因便是：艺术遭遇清洗的危险。难道要烧了已被收入“七星文库”（Pléiade）的萨德著作？指认列奥纳多·达·芬奇是恋童艺术家并消除他的画？从博物馆拿掉高更的画作？毁掉埃贡·席勒（Egon Schiele）的画？还是禁止菲尔·斯派特（Phil Spector）制作的唱片？当前的审查气氛让我无言以对，我十分担心社会的未来。”

艺术成为新道德秩序的牺牲品？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韦恩斯坦事件过后，过世已久的艺术家如巴尔蒂斯（Balthus）、保罗·高更（Paul Gauguin）和埃贡·席勒都因作品极具争议的性意识而备受质疑。

去年年底，美国1万人联合签名要求纽约大都会撤掉巴尔蒂斯画作——《特丽莎之梦》，理由是画家“使孩童性征浪漫化”，涉嫌恋童倾向；印象派画家高更在大溪地的不羁生活被后人津津乐道，如今也被打上“性旅游始祖”的标签；今年奥地利将举办埃贡·席勒逝世一百周年回顾展，这名曾受弗洛伊德影响的表现主义画家，再次走入镁光灯下，但在这一特殊时期，伦敦、科隆和汉堡纷纷拒绝张贴其回顾展宣传画。

今年年初发生的“卡门事件”更是将道德和艺术的辩论推向高潮。今年1月7日到18日，新版歌剧《卡门》在弗洛伦萨戏剧院上演。此前剧院院长觉得原作结局卡门被杀，然后接着观众掌声立刻响起，好似为女性被害而鼓掌，要求导演修改剧本结尾。弗洛伦萨市长也表示赞成，认为在意大利类似暴力逐年增加的情况下，如此改变将传递“文化、社会和道德层面的信息”。就这样，吉普赛女郎命运大逆转，杀死了求爱对象唐·荷塞。

经典歌剧被改编，加入现代元素并非罕见，但以“反对女性暴力”为名更改剧情，是否有意义？著有《歌剧和女性失败》一书的哲学家凯瑟琳·克里蒙（Catherine Clément）评价说：“卡门是一个悲剧形象，救她这一举动毫无意义。如果大家觉得这样的游戏好玩，西方四分之三的文学作品都要改变，比如安提戈涅和美狄亚等。”

起草者之一的伊朗裔作家阿布努斯·沙尔马尼有自身体会，她担心法国文化倒退，文艺作品被禁止。她说：“解放语言时，大家拍手叫好，但第二场运动或许正在酝酿。清教徒式的女权主义会带来负面影响。在伊朗，我们的社会风化曾猛烈倒退，先是让女性戴上头巾，后来审查书籍并关闭现代艺术博物馆。博物馆去年才重开，这些对伊朗女性带来不利影响。”

六八一代不再“先锋”？

《世界报》辩论版面负责人尼古拉斯·张（Nicolas Truong）收到这封公开信时，同样收到两篇同样类似角度的文章，他说，“后韦恩斯坦时代，正酝酿着一些事情，仿佛走到了某个批评的时刻。就像‘我是查理’运动当间，另一场（反向）运动同样兴起。两个事件有可类比之处。”

另两篇文章分别来自小说家和散文家白琳达·卡诺那（Belinda Canonne）和政治学家奥利弗·华（Olivier Roy）。前者文章名为“女性自由表达欲望那天，将不再是猎物”，提醒说揭发的力度和广度将彻底改变性别之间的关系。后者则提到性侵背后社会阶层不同，导致媒体报道角度不同这一敏感话题。文章名为“性侵暴力：‘生理代替文化成为暴力根源’”，称2016

年科隆新年夜大规模性侵发生后，施暴者的伊斯兰文化背景成为众矢之的，如今西方男性性侵则更被认为是个体事件，“解决之道也是依照‘西方价值观’去尊重女性。”

公开信签名者代表的社会阶层自然成为论战焦点。法国女权活动家卡罗琳那·德·阿斯 (Caroline De Haas) 联合几十名女权主义者，于“百人公开信”发表的第二天，在法国电视新闻网 franceinfo 上发表文章称：“若底层男性歧视女性，她们之中很多人会毫不犹豫站出来揭发。但如果是她们同等阶层的男性摸女性大腿，就成了所谓的‘搭讪自由’。”女性维权致力于实现男女平等，但不可否认，女性群体之间也存在诸多不平等。

记者劳拉·阿德莱尔 (Laure Adler) 最近出版新书《女性私密词典》，曾拒绝在“百人公开信”上签名。在她眼中，“这封公开信太西方，太白人”。好莱坞女星创立基金，帮助遭遇侵害的平民百姓，“给人的启发远比公开信签名者的贡献大的多”，她说。

接下来的几天里，公开信的起草者和签名者纷纷站出来捍卫文本，但表现差强人意，更加分裂女权主义者内部阵营。凯瑟琳·米勒说：“我希望自己被强奸过，这样我就可以证明说，我自己能从强奸后的心理阴影中走出来”；前情色女星布里吉特·拉艾 (Brigitte Lahaie) 也是签名人之一，她说：“被强奸时，身体也可以达到高潮。”她们试图解释女性不应囿于受害者角色，每个女性都有自己“身体观”，但表达方式太笨拙。这些句子脱离具体谈话语境，无意中为强奸罪行背了书，加深了各方误解。

世代不同，女性维权的方式不同。

74 岁的德纳芙解释说，“很多人说我不是女权主义者，并因此指责我。要知道，我当年和杜拉斯及萨冈等 343 个‘婊子’一起签署由波伏娃起草的宣言——‘我堕过胎’。那个年代堕胎可被定为刑事案件，面临牢狱之灾。”

六八一代人眼中，性解放的地位至高无上，这一代女性的自由，从解放身体开始。解放身体，最先意味着她们可自主决定接受或拒绝男性的追求。公开信里尤其提出“不要将女性身体神圣化”，也不要身体构造定义女性。

而新一代的女性维权者更加多元，注重同各阶层互动交融，她们对社会秩序和体制提出质疑。

有的尖锐，有的温和。比如女性网络媒体 Madmoizelle 谈到了年轻一代对新世界的微弱期盼：“我烦透了。文学作品里，人物角色特别模式化，不是过于彪悍就是太笨拙。再看一遍电影《闪灵》，你会发现里面的女性多么空洞啊。世界变了。应该统统毁掉充满旧时代陋习的作品？不应该。应该不惜一切继续呈现过于模式化的男性或女性人物？也不应该。”

2018. 1. 18 《从公开质疑 #MeToo 到公开道歉，这位法国演员历经了什么？》

作者：陈莉雅

来源：好奇心日报

原文链接：<https://www.qdaily.com/articles/49326.html>

距离她上次发表的声明，不过短短五天。

“我是个自由的女性，并且会保持下去。我诚心地对所有因为那封被刊载在《世界报》的公开信而受伤的性骚扰 / 性侵受害者道歉，这个道歉是给他们的，也仅限于他们。”

这是法国知名演员凯瑟琳·德纳芙 (Catherine Deneuve) 14 日在法国媒体《解放报》上所发表的最新声明。

距离德纳芙上一次发表声明，不过短短五天。而这五天内，她所发表的声明，态度从质疑 #MeToo 运动，转变成对所有性侵害受害者公开道歉。

1 月 9 日德纳芙联合共一百名法国作家、艺术家与学者在《世界报》发表公开信，质疑因为好莱坞知名制作人哈维·韦恩斯坦 (Harvey Weinstein) 的性骚扰丑闻而起的 #MeToo 运动，已经出现走向极端化的情形。她强调在一连串的网络公审中，使得保守主义复萌，阻碍女性表达性自由的权利，她对这种“媒体私刑”等情况感到担忧。

德纳芙原先希望能在这个势头上发表另一个观点，引发民众的反思。但她没能想到的是，这封公开信所引发的论战远比她想象的大，甚至不可收拾。而作为这封信里知名度最高的连署人，德纳芙自然成了众矢之的。

“是的，我在公开信上参与连署，但现在看起来有必要强调一件事，就是我并不认同某些连署人各自在媒体上以此信作为基础，在媒体上延伸解读，扭曲了公开信里的内容与精神”，德纳芙回应争议。

根据英国媒体《卫报》的报导，德纳芙之所以出来灭火，主要是因为一起争议。连署人之一的碧姬·莱尔 (Brigitte Lahaie) 日前到 BFMTV 的节目上对此议题辩论时，失言说出“强奸也会获得性高潮”的言论。

这发言令德纳芙感到相当不满，尽管她没有指名莱尔，却在隔天公开反对：“这（发言）糟糕的程度简直大过于直接朝受害者的脸上吐口水”，并进一步补充：“我们的公开信里完全没有说到骚扰是好事，如果有，我根本不会签署”。当然，莱尔事后也针对自己的失言做出解释，说自己只是想强调身体与心灵之间的差异，并不是要伤害受害者，对于失言感到抱歉。有批评者认为这波由公开信而引发的激烈争辩，在法国虽然不是件奇怪的事，但这次德纳芙所代表的阵营显然在一开始就处于下风。这原因来自于，德纳芙的第一封公开信看似直接了当，但其实并未经过完善的编辑，说法显得“笨拙”。这会使得人们在社群媒体传播信件内容时，容易断章取义或是曲解背后的意义。

网络上有不少人炮轰公开信连署者是“内在厌女症”、“强奸犯的拥护者”，以及“这些人已经过气，完全无法理解现今的女权主义”。

显然，这些争辩与德纳芙起先设想的反思效果天差地远，她注意到如果再这样下去，情况可能会越来越糟。这也就是为什么，不过短短 5 天，德纳芙又在《解放报》发表第二封公开信，公开对所有性骚扰的受害者道歉，但她也补充自己对于第一封信陈述的主要立场，并没有改变。

事实上，这次的争论也一并突显出法国女权主义，不同团体之间的分歧。许多人开始讨论怎样才能算是个女权主义者，以及英、美是如何影响法国女权主义。

《纽约时报》驻法记者 Agnès Poirier 表示：“在过去的 20 多年里，一个新的法国女权主义

诞生了 - 源自美国”，她说这种结合了“反男性偏执狂”的女性主义流派主导了法国的 MeToo 运动，而这些女权主义者对德纳芙的公开信都感到相当反感。

这五天内，有批评者质疑德纳芙根本不能算是女权主义者。她先是公开回应自己在女权主义中所处的位置，并强调自己早在 1971 年与知名女全权义者西蒙娜·德·波伏娃 (Simone de Beauvoir) 与另外 343 名女性一同签署一项声明，她说自己在堕胎尚未合法时就已经堕胎过。“我想对那些策略性支持我的保守派、种族主义以及传统主义者说，我可不是傻子！”德纳芙说。

2018. 2. 3 《论战升级：“反女权”思潮与“诱惑”神话伴生》

作者：杜甦

来源：澎湃新闻

原文链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981910

在法国《世界报》1月9日发表凯瑟琳·德纳芙 (Catherine Deneuve) 等百名女性联署的“性权派”公开信之后，法国 Mediapart 网站于1月11日紧急推出了一篇针锋相对的联名公开信，逐条驳斥了前者的言论，谴责她们“打着自由的旗号，攻击反性侵斗争的合法性”。作为应对此轮论战的表态之举，《世界报》于1月26日发表了著名美国性别史专家琼·斯科特 (Joan Scott) 的专访。斯科特认为，在“反女权”宣言的背后，一直被法国人奉为民族精髓的“诱惑” (la séduction) 是一个神话：它实际上是一种保守的意识形态，其实质是反民主的父权制思想。

法国女权主义者的集体回击

Mediapart 的文章题为《女权主义者能否发声？》，是由 7 位法国知名女性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出版人和电影导演联合执笔的一篇“反对女权主义反对派”的紧急宣言。作者们对法国女权运动面临的困境表达了强烈的担忧，因为“当美国文化、科研领域的权威女性都在声援弱势女性群体时，她们的 100 位法国女性同胞——其中不乏曾经的女权斗士，却选择站在社会公正的反面”。为了在声势上压倒前者，她们紧急搜集了 200 多名不同年龄、职业、种族，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女性签名。

文章中批评：这些以“中产阶级白人”为主的女性，打着担心正常男女诱惑被与性侵、强奸相混淆的幌子，“事实上正是这类表述一直在混淆两者。”早在 2011 年的 DSK 事件 (斯特劳斯-卡恩性丑闻) 中，类似言论已经开始控诉“清教主义”有违法国男女间性爱“温柔交易” (doux commerce) 的传统，如今更将性暴力等同为“笨拙的调情”，目的在于坚决否认一直存在于法国社会中，尤其是在男性特权群体中的性暴力和性别歧视，通过重申保守秩序来维护男性支配权，以拯救目前仅允许少数女性在媒体和社会中享有有限话语权的两性关系体系。

文章指出：通过强调“法国人追求性自由的文化特异性”来反对禁欲的清教主义，一直是法国反女权主义者的惯用托辞。这类论调称女权主义从美国渡海而来，也带来了美国清教徒的羞怯与性节制，所以女权主义者天生就是敌视男性、反对性自由的。然而这样的“性自由”，本身却建立在一种以满足男性冲动为先，限制女性欲望表达，放任对女性肉体的挑逗甚至攻击，高度戒律化的“清教式”体系之上。

文章认为：德纳芙们宣扬另一种“非受害者”的女性身份，策略性地将女权主张者贬低为

夸大其词的“极端分子”，将揭发性暴力行为的受害者反诉为施暴者。这种策略常在各种压制平权运动的言论中，被用来分化弱势群体，转移人们对社会不平等逻辑结构的关注。

Mediapart 公开信中借用黑人女权主义者贝尔·胡克斯 (Bell Hooks) 在《女权主义属于所有人》一书中的定义，强调“女权运动不是反抗男性，而是要反对性别歧视、剥削和压迫。”对女性身体的欣赏，在公共空间的流通和制度性控制，已经成为几个世纪以来保守运动的基石。今天仍然一再强调异性相吸的原始生物本能，只能是进一步捍卫不可动摇的父权社会性别秩序。

美国历史学家剖析法国“性自由”传统

《世界报》“性权派”宣言引发的争议焦点之一，是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女性主义运动，是否正在令法国人丧失风流倜傥的国民性？围绕这一话题，《世界报》采访了著名美国历史学家琼·斯科特 (Joan Scott)，于1月26日发表了题为《法国的“诱惑”国民性是个神话》的文章。斯科特是英美历史学界性别史研究的先驱，也是一位法国史专家，她在采访中指出：“求欢自由”言论的弦外之音是一场政治力量的交锋，它并非像其表面所说的那样，是两代人观念的不同，或是女性阶级身份不同所造成的冲突。

斯科特认为：女性运动的共性，都是质疑男性在工作、政治和家庭中行使特权，也就是皮埃尔·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 所谓的“男性统治”。所以#Balancetonporc 或#MeToo 的核心，并不是女性与其身体的关系，更不是什么女性自由解放，而是反抗男权文化——正是这样一种文化，使男人将依靠女性堕落来实现其男性气质视为理所当然。追求“性别均势”是上世纪70年代法国女权运动的焦点，对男性权力滥用的挑战则可以追溯到更久远，而今天的女性运动则是女性平权要求在当下的一种表达。

斯科特肯定了女性自发提供大量证言的必要性：要揭示“男性统治”及其对女性的影响，没有足够的实证是做不到的。女权运动经常面临的矛盾在于，男女本无不同，但如果女性表现为歧视和暴力的“受害者”，这种对男女“施暴者”和“受害者”区别的强调，反而再现了女性主义者想要否认的男女差异，在实质上与平权追求背道而驰。女性的确是受害于男人对权力的滥用，然而让男性自以为无所不能的社会体系和文化传统才是罪魁祸首。在今天的女性运动中，大多数参与的女性并没有表现为“沉默无助的受害者”，她们在顶着舆论压力坚持行使其谴责不平等的权利。谈到美国#MeToo 运动的不足，斯科特认为主要是人们过度关注零散的个人化叙述，缺乏进一步深究不平等现象和反女权主义思潮在女权运动进行数十年后依然存在的根源。

斯科特表示德纳芙们的反女权宣言虽然令人反感，但并这一波逆流会在法国出现并不让她感到意外，它是法国“以诱惑为民族性”这一政治话语传统的延续。斯科特曾在一篇题为《诱惑：一套法国理论》的长文中阐释过“诱惑”作为法国民族性的神话，认为它的实质是一种保守的意识形态，其根源是反民主的父权制思想，其中包含了两性差异互补、“女为悦己者容”、“人不风流枉为男”等过时的观念。

斯科特指出：德纳芙们与法国#Balancetonporc 中的女权主义者之间的矛盾是不同政治力量的交锋，而并非所谓“两代女性的观念的冲突”或者“女权主义派别间的矛盾”。与德纳芙同时代的多位女权主义者就曾联名著书《自由·平等·平等》，批判法国国家格言“博爱”中所体现的父权思想。在斯科特看来，“法国男人善于诱惑”，法国女权“比美国女权更温和，更能认同风流倜傥的男士风度”这类刻板印象，并不能体现法国两性关系的社会现实。而且在今天尤其需要警惕的是，这种“诱惑”神话不仅服务于反女权主义话语，同样经常出现在敌视伊斯兰的政策言论中，宣扬穆斯林因为“性压抑”而不可能融入“性开放”的法国社会。因此法国的#Balancetonporc 运动有着双重任务，除了揭示法国社会中存在着严重的男女不平等现象，还要质疑以女性性解放为名的针对穆斯林的种族主义攻击。

此外，斯科特还强调，德纳芙们的言论甚至也不能代表法国“白人精英女性”的立场。事实上，两性间的不平等、剥削乃至暴力侵害，无论是在艺术、媒体、知识界，还是在餐饮、酒店业和工厂等不同社会阶层中都普遍存在。她不认为在这样的现实中，大多数法国女性会愿意认同“性挑逗是一种柔情蜜意的两性交易游戏”。法国的这场女权运动不是对所谓“美国政治正确”的跟风，也不是在打响所谓“两性间的战争”，而是为实现法国宪法承诺的性别平等而进行的政治运动。女权运动理想的状态，是推动对同工同酬的要求，禁止工作中的性骚扰以及鼓励更多的男性参与到这场斗争当中。

纽约大学女学者阿维塔尔·罗内尔被指性骚扰学生

2018. 8. 16 《当女性主义者被控性骚扰，“我也是”运动走向何方》

作者：ZOE GREENBERG

来源：纽约时报

原文链接：<https://cn.nytimes.com/usa/20180816/sexual-harassment-nyu-female-professor/>

尼姆罗德·莱特曼指控他之前在纽约大学念研究生时的导师阿维塔尔·罗内尔性骚扰，校方经调查发现，罗内尔需要对此负责。但一些著名的女权主义者对她表示支持，与那些对男性骚扰者的辩护如出一辙。

本案看起来是一个熟悉的故事，但当事人的性别颠过来了：世界知名的纽约大学日耳曼文学和比较文学女教授阿维塔尔·罗内尔(Avital Ronell)，被发现对自己之前的男研究生尼姆罗德·莱特曼(Nimrod Reitman)进行性骚扰。

经过长达 11 个月的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Title IX)调查发现，被一位同事称为“当今世上为数不多的哲学家明星之一”的罗内尔，要对身体和语言上的性骚扰负责，她的行为“频繁到足以改变莱特曼学习环境之条款与条件”。大学暂停了罗内尔在即将到来的新学年的教职。根据《纽约时报》拿到的第九条调查最终报告的摘录，莱特曼说她对自己进行了长达三年的性骚扰，并且公开了数十封电子邮件，她在邮件里称他为“我最宠爱的人”“甜蜜可人的宝贝儿”“猎鸡鸡犬”和“我惊人的美丽的尼姆罗德”。

在“#我也是”运动对性行为不端的反思中，这起案子给女性主义发起了一个挑战——当她们自己行为不端时，又该如何回应。此案所带来的反应已在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

就在该校于今年春天作出最后的保密决定后不久，一群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包括一些著名的女性主义者，给纽约大学写了一封信，为罗内尔辩护。署名排在第一位的，是《性别困惑》(Gender Trouble)一书的作者、当今最有影响力的女性主义者之一的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

“虽然我们无法看到这份机密卷宗，但我们都与罗内尔教授有着多年的密切接触，”这些教授在一份 6 月发表在一个哲学博客上的草拟信函中写道。“我们都看到了她与学生的关系，而且我们当中一些人知道究竟是谁发起了这场针对她的恶毒攻击。”

批评人士认为，这封信跟过去那些为权势男性的辩护如出一辙，把重点放在了事件对罗内尔的声誉和人格力量可能造成的损害上。

教授们写道：“我们可以证明罗内尔教授的优雅、机敏和智识担当，我们要求，她理应得到与其国际地位和声誉相当的尊严。”

现年 34 岁的莱特曼目前在哈佛作访问学者，他说罗内尔一再亲吻、触摸他，与他一起睡在他的床上，要求他躺在她的床上，握着他的手，不停地给他发短信、邮件、打电话，他若不做出回应，她就拒绝合作。莱特曼是同性恋，目前已与一名男子结婚；罗内尔也是一名同性恋。

66 岁的罗内尔对骚扰予以否认。“我们之间的通讯交流——莱特曼现在称之为性骚扰——是两个成年人，两个都拥有以色列背景的男同和女同，出于我们共同的学术背景和情感而产生的一种对浮夸的、坎普式的沟通方式的喜好，”她在给《纽约时报》的一份声明中写道。“在三年时间里，他一再要求、回应和鼓励这些交流。”

从纽约大学毕业并获得博士学位两年后，莱特曼对其前导师发起了第九条投诉，指控她实施性骚扰、性侵犯、跟踪和报复。5 月，纽约大学发现罗内尔对性骚扰负有责任，并排除了其他指控。

莱特曼的律师唐纳德·克拉维特(Donald Kravet)表示，他和他的客户已经起草了针对纽约大学和罗内尔的诉讼书，现在正在考虑他们的选择。

莱特曼和罗内尔对自己经历的描述都和其他“#我也是”故事相吻合：在莱特曼的回忆中，他害怕教授以及她可以对他施加的权力，经常要忍受让他感到受侵犯的行为。罗内尔在接受纽约大学第九条办公室问讯时称，莱特曼拼命吸引她的关注，要求获得她的指导，《纽约时报》获得了这份问讯记录。

莱特曼说，自 2012 年春季他正式入学之前，问题就已经开始出现了。罗内尔邀请他和她一起在巴黎待了几天。他说，在他到达那天，她让他去卧室，在她午睡时朗诵诗歌给她听。“这已经令我产生警惕，”莱特曼说。“但我也想，好吧，我来都来了。最好不要小题大做。”

然后，他说，她把他拉到了床上。

“她把我的手放在她的乳房上，并把她的身体——她的臀部——压在我的胯部，”他说。“然后她亲吻我，吻我的手，吻我的身体。”那天晚上，类似的一幕再次出现，他说。他说，第二天早上他质问她。

“我说，你看，昨天那种事是不对的。你是我的导师，”他在接受采访时回忆道。

当他到达纽约时，这种行为仍在继续，他说，2012 年 10 月的桑迪飓风之后，罗内尔出现在他的公寓里，因为她家停电了。他说，尽管他提出反对，但她说服他，两人可以睡在一张床上。他说，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她每天晚上都在床上抚摸并亲吻他。

“罗内尔教授彻底否认所有关于两人之间性接触的指控，”罗内尔的律师玛丽·多曼(Mary Dorman)在向第九条办公室提交的一份意见书中写道。罗内尔说，在飓风过后，她只是在莱特曼的邀请下，在他家住了两晚。

第九条办公室报告的结论是，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罗内尔对性侵犯负有责任，部分原因是没有其他人目睹两人在莱特曼的公寓或罗内尔巴黎房间内的互动。

莱特曼还说，因为他抱怨她的行为，罗内尔对他进行了报复，其中包括为他写的例行推荐信，从而阻碍了他的工作前程。但是，第九条报告发现她为他写的推荐信“与她为其他学生写的推荐信类似”，而莱特曼也确实获得了两份研究生奖学金。

罗内尔和一些支持她的人试图以熟悉的方式来诋毁原告,问他为什么过了这么长的时间才举报,还有,如果他真的有那么痛苦,他为什么看上去还同罗内尔非常亲密。也许,罗内尔说,他沮丧的是他不够聪明。

“他的主要困境是他的写作缺乏连贯性,缺乏能得到认可的论点,”2018年1月罗内尔在接受第九条办公室问讯时说。

除了始终未公开宣布的停职,纽约大学还在调查与这位教授的信件有关的进一步报复行为指控。

该大学发言人约翰·贝克曼(John Beckman)在致《纽约时报》的一份声明中写道,纽约大学对莱特曼所经历的事情表示“同情”。

但是,贝克曼还说,“鉴于我们对他的指控作出了迅速、严肃和彻底的回应,我们认为他提出的针对本校提出的数百万美元诉讼是不合理、不公正的。”

罗内尔和莱特曼都认为他们在这个“#我也是”故事中扮演了不适宜的角色。

莱特曼说,他从未打算在这场关于性别的全国性讨论中成为任何形式的公众人物,而且他在该运动开始前就开始了自己的投诉。“这不是受‘#我也是’的启发,”他说。

2018年3月,罗内尔尖刻地抱怨说,莱特曼喜欢“将我和那些最严重的掠夺性行为相提并论,那些事都是惯于追逐小明星的好莱坞大亨才干的。”

美国大法官被指性侵

2018. 9. 28 《纽约时报|戏剧性的卡瓦诺听证会与一个分裂的美国》

作者: PETER BAKER

来源: 纽约时报

原文链接: <https://cn.nytimes.com/usa/20180928/dr-blasey-ford-testimony-kavanaugh/>

华盛顿——那天开始时,她被问到是否确定他就是那个在36年前性侵自己的人。“百分之百确定,”她说。最后,他被问及自己是否确定没有做过这件事。“百分之百确定,”他说。

周四,克莉丝汀·布莱西·福特(Christine Blasey Ford)和布莱特·M·卡瓦诺(Brett M. Kavanaugh)法官相继坐在参议员司法委员会(Senate Judiciary Committee)面前的同一把椅子上,他们之间作证的间隔不到一小时,但现实的鸿沟如此之巨大,两人对于少年时到底发生了什么相互矛盾的说法无法得到调和。

这个电视上的戏剧场面令千百万美国人又是震惊,又是惊骇,布莱西博士和卡瓦诺法官没有给妥协留下余地,不存在混淆的可能性,也没有可能他们的记忆出现偏差。实际上,他们让参议员们选择到底相信哪一方,在那一刻,这两个百分之百确定的现实代表了一个被分割成

更广泛现实的社会，它们如此迥异、如此互不相容，让人觉得好像是同一个国境内共存的两个国家。

在特朗普时代，美国社会的部落化越来越严重，各方人士都只在自己的角落待着，相信自己选择相信的事情，并且在媒体和政治中选择加强这种印象的内容，这种说法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但围绕着卡瓦诺最高法院提名的战争已经在性、政治、权力和法律的交汇处巩固了这些分歧。

周四听证会上的参议员剧烈地分化为这样一些派别，民主党人被布莱西冷静从容的说法所说服，她说自己被推到一张床上，被上下其手，几乎被剥去衣服，并且无法尖叫寻求帮助，而共和党人则被卡瓦诺打动，对于这起他认为是精心策划、旨在毁掉他生活的事件，他面红耳赤，表示极度的愤怒与委屈。

到周四晚上，100名即将决定卡瓦诺命运的人中，只有少数人尚未下定决心，他们在寻找着答案，虽然这并不是一个能轻易回答的问题。“有疑点，”亚利桑那州共和党参议员杰夫·弗莱克(Jeff Flake)说。“我们永远无法克服这一点。只是对此有点谦卑之心。”

这肯定是自1991年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和安妮塔·F·希尔(Anita F. Hill)一案以来最具爆炸性、最不可思议的确认听证会。一名最高法院职位提名人被问到他是“一个团伙强奸犯”还是一个暂时失忆的醉汉，同时他描述自己保持了多长时间的童贞，以此为自己辩护。原告形容他“压在我身上”，她试图尖叫时，他捂住她的嘴，她担心他会“一不小心杀了我”。

与27年前的希尔一案不同，布莱西受到委员会共和党人小心翼翼的对待，他们害怕看起来好像是在打击一名性侵犯受害者，并将提问环节交给一位外部律师，他从未对她的描述提出过切实的质疑。

十几天来，布莱西在人们心目中，与其说是一个人，不如说只是一个想法，在一个截然对立的首都中的一场截然对立的辩论里，她成了焦点，然而没有人见过她、遇到她或听到她的声音。但在周四，她变成了一个非常人性化的人，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讲述了一个关于卡瓦诺的可怕故事，让许多女人流泪，并改变了最高法院的斗争。

她看上去像是一个普通女人——一位拥有博士学位的普通女人——她曾对政治一无所知，但受过记忆科学和心理学方面的教育。在她的证词结束时，甚至共和党委员会主席，艾奥瓦州参议员查尔斯·E·格拉斯利(Charles E. Grassley)也感谢她“勇敢地站出来”。

此时，在白宫、国会山和华盛顿的共和党圈子里，出现了绝望的情绪。即使是卡瓦诺的朋友也承认她显得强大而可信。当共和党人开始思考提名被撤回或被否决后将会发生什么时，带有“灾难”等字眼的短信到处传播。自由派争辩说，卡瓦诺甚至应该从他目前服务的上诉法院辞职。

但是，当卡瓦诺出现在同一个听证会议室时，与本周早些时候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那位温和、做过太多排练的法官相比，他显得像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提名者。在特朗普的鼓励下，他采取了托马斯大法官的那种对抗与愤怒的态度，通过引入提名他的总统和支持他的群体的叙

事，来打动他的阵营。

虽然小心翼翼地不直接攻击布莱西，卡瓦诺实际上已经在对参议员们喊叫，称这个确认过程是“闹剧”和“国家的耻辱”，并说有关他的历史的问题是“摧毁我”的阴谋，被“针对特朗普总统的压抑愤怒”和“为克林顿夫妇报复”的情绪所激化。

突然之间，几分钟前还显得像是被击败了了的共和党参议员们重新振作起来，为卡瓦诺感到义愤，并取消了外部律师的职责，自己接管了质问。

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是唯一一位在听证会上积极为卡瓦诺辩护的共和党人，此时在听证室里掌握主动，对几英尺外的民主党人进行严厉的攻击。

“你们想做的就是毁灭此人的生活，”他斥责他们。

他转向卡瓦诺，说，“你没有什么可道歉的。”

之后，格雷厄姆对那些将决定这一确认但目前还在摇摆不定的共和党参议员说，“对我的共和党同事来说，如果你们投反对票，你们就是把我从在从政期间见过的最卑鄙的事情合法化。”这些消息是说给两种人的——一是特朗普，他曾支持卡瓦诺，但也表示，如果他相信了布莱西的说法，就有可能撤回对卡瓦诺的任命，二是三四位投票可能起到关键作用的参议员。特朗普在听证会后立即作出回应，对卡瓦诺表示全面支持，并呼吁批准他上任。然而，摇摆票仍然不确定，他们在一起商议到深夜。共和党人只有 51 比 49 的微弱多数，如果他们失去任何一票，并且无法打动任何民主党人，就将遭到失败。

司法委员会定于星期五上午的会议上投票，由弗莱克投决定一票，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原计划在周末将提名提上议事日程。如果说卡瓦诺在周四中午似乎显得注定失败，但在当天的最后时刻又恢复了希望，那么在最终投票之前，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特别是如果其他指控继续增加的话。

然而，无论他的上任是否得到确认，战斗都不会随之结束。由于选举日仅在五周之后，并且一些选民已经提前投票，卡瓦诺的案件将在舆论法庭上发挥作用。

民主党人希望女性的愤怒将驱使她们参加投票，以帮助他们在 11 月 6 日控制国会。共和党人承认，确认被控性侵犯的被提名者上任，在政治上很不利，但他们希望通过专注他们所称的左翼人格暗杀运动，来激励保守派票仓。

最终，公众将会做出权衡。一个群体将获胜。另一群体会失败。但他们不会达成中间和解。

2018. 9. 29 《We believe her》(Ford 开场陈述全文翻译)

原文：Christine Ford

翻译：华思睿，曹译心

来源：公号“选美”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ofWoLwTCLeezdIN3plX_yA

2018年9月27日, Christine Blasey Ford 参加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听证会, 就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选人 Brett Kavanaugh 在三十多年前对她进行性侵的指控作证, 本文是 Ford 的开场陈述。

译者: 华思睿, 曹译心

我今天出现在这里, 并不是因为我想来。我很害怕。我之所以来这里, 是因为我认为告诉你们 Brett Kavanaugh 和我都在上高中期间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是我作为公民应尽的义务。

我之前已经公开描述过这些事情。我在写给副主席 Feinstein 的信中进行了概述, 在写给 Grassley 主席的信中也再次进行了描述。你们要直接从我这里听到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 以及这件事对我的生活和我的家庭的影响, 这样做的重要性我完全能够理解。

我在华盛顿特区的郊区长大。1980年到1984年间, 我在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霍顿-阿姆斯学校上学。霍顿-阿姆斯是一所1901年开办的女子学校。在我上学期间, 霍顿-阿姆斯的女生常常会与该地的其它男校的男生们见面并交友, 在兰顿学校、乔治城预科学校、贡扎加高中, 或是在乡村俱乐部等其它孩子和家人们进行社交活动的地方。我就是这样遇到了 Brett Kavanaugh, 那个性侵我的男生。

我高一、高二, 14、15岁时, 我的一群朋友与 Brett 和他朋友们有了接触。我高一的时候和 Brett 的一个同学一度玩得很好。通过这层关系, 我参加了一些 Brett 也在场的聚会。我们不是很熟, 但我认识他, 他也认识我。

1982年夏天, 和往常夏天一样, 我基本上每天都待在马里兰州切维蔡斯的哥伦比亚乡村俱乐部, 在那里游泳, 学跳水。那年夏天的一个晚上, 在俱乐部游了一天的泳后, 我去贝塞斯达地区的一座房子里参加了一场小聚会。我记得当时有四个男生在场: Brett Kavanaugh, Mark Judge, 一个叫 P.J 的男生, 还有另外一个我不记得名字的男生。我记得我朋友 Leland 也参加了。

我不记得那次聚会的所有细节, 但就像那年夏天很多聚会一样, 基本上就是一时兴起。我非常希望我能详细回答更多问过或没问过的问题, 比如我怎么去的那场聚会、聚会发生在哪里这类问题。但我没有所有的答案, 我能记住的没有我想要的多。

但那些让我今天出现在这里的那些细节, 我永远不会忘记。它们深深地烙在我的记忆里, 成年后还在不断地困扰着我。

我来到这场小聚会的现场时, 人们正在房子一楼的小客厅里喝啤酒。我喝了一杯啤酒。Brett 和 Mark 明显都醉了。

傍晚时, 我走上一排客厅通向二楼狭窄的楼梯, 去上洗手间。我走到楼梯尽头时, 被人从背后推进了洗手间对面的卧室。我没看见推我的人是谁, Brett 和 Mark 走进卧室, 把身后的门锁上。卧室里当时在放音乐。我们都在房间里后, Brett 和 Mark 其中一人把音乐声音调大。

我被推倒在床上，Brett 扑到我身上。他开始用手在我身上乱摸，屁股在我身上蹭。我大声呼救，希望楼下有人能听到，我试图逃脱他，但他很重。Brett 抓住我，想要脱掉我的衣服，但他没有成功，因为他当时烂醉如泥，而且我当时衣服里边穿着连体泳衣。

我感觉他要强奸我，我试图大声呼救。这时候，Brett 用手捂住我的嘴试图阻止我喊叫。

这是我让最害怕的，对我的人生造成了持续的影响。

我当时呼吸困难，我感觉 Brett 会不小心把我杀了。Brett 和 Mark 在侵犯过程中都在醉醺醺的大笑，他们似乎玩得很开心。

Mark 似乎很矛盾，他有时候催促 Brett 快点，有的时候又叫他停下来。我跟 Mark 有好几次有眼神交流，以为他会帮我，但他并没有。在侵犯过程中，Brett 压在我身上时，Mark 过来在床上跳了两下。他第二次跳的时候，我们翻了过去，Brett 这时候不在我身上了我趁这时爬起来跑出了房间。

正对卧室门是一个小小洗手间，我跑进洗手间把门锁上。我听见 Brett 和 Mark 大笑着走出房间，大声走下狭窄的楼梯，一边下楼一边弹墙。我等了一会，听到他们没有再上楼时，我离开了洗手间，跑下同一个楼梯，穿过客厅，离开了房子。

我还记得我走在街上，感觉长舒一口气，还好我从房子里逃了出来，而且 Brett 和 Mark 没有出来跟着我。

Brett 对我的侵犯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我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感到害怕和羞愧，不敢将细节告诉任何人。我不想告诉我的父母，我 15 岁时就在一个没有任何家长在场的房子里和男生喝啤酒。

我尝试说服自己，因为 Brett 没有强奸我，我应该继续生活，假装这一切没有发生。这么多年来，我只把这段痛苦的经历告诉了极少几个朋友。

我在结婚前告诉我的丈夫，我曾经遭遇过性侵。我没有和任何人讲过细节，直到 2012 年 5 月之前，在一次夫妻心理咨询中，我第一次讲述了细节。我之所以在咨询中提到这事，是因为我和丈夫正在对房子进行大规模改造。我坚持要多建一个大门，他和别人都不同意，也没法理解。为了解释为什么要再建一个大门时，我才开始详细描述那次侵犯。

我记得我说，那个袭击我的男生未来可能会成为美国最高法院的一员。我描述了他在马里兰州贝塞斯达一所精英男校的背景，我丈夫回忆说，我说侵犯我的人的名字叫 BrettKavanaugh。

在 2012 年 5 月那个心理咨询后，我尽我所能想忘掉那一次性侵。因为回忆那些会让我再次体验那段经历，会引发我的恐慌和焦虑。我偶尔会在个别心理咨询里讨论性侵的经历，但谈论性侵让我重新体验创伤所以我尽量不去想，也不去讨论。

但这么多年，我不时会想到 Brett 的侵犯。我向一些密友吐露我经历过性侵，偶尔会提到侵犯我的人是一位著名的律师或法官，但我没有说出他的名字。我不记得我都对哪些朋友提过

Brett 的侵犯, 2018 年 9 月 16 日《华盛顿邮报》那篇文章发表后, 有朋友提过我和他们的对话。但 2018 年 7 月之前, 我除了心理咨询外, 没有在任何场合说 Kavanaugh 是侵犯我的人。

情况在 2018 年 7 月初发生了变化, 我看到有媒体报道 Brett Kavanaugh 和其他合格的法官都在最高法院潜在提名人的短名单上。我认为向人们告知我了解的 Kavanaugh 先生的行为是我作为公民应尽的义务, 这样那些考虑提名他的人可以了解到这次性侵的经历。

7 月 6 日, 我感觉到了要让参议院和总统在选出提名人前尽快知道这件事的紧迫性。我不知道具体要怎么做, 我给我的国会议员打电话, 告诉她的接线员。总统法官候选名单上有一人曾经性侵过我。我还向《华盛顿邮报》加密的情报热线留了言, 我没有提自己的名字, 但我留下了 Brett Kavanaugh 和 Mark Judge 的名字。我说 Kavanaugh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马里兰州性侵了我。

这对我来说非常艰难, 但我觉得我不能不做。接下来两天, 我告诉了加州阿普塔斯海滩上的几位密友, Kavanaugh 先生对我进行了性侵。我很矛盾, 不知道应不应该说出来。

2018 年 7 月 9 日, 我在 Kavanaugh 被提名后接到了国会议员 Anna Eshoo 的回电。我在 7 月 18 日和她的工作人员见了面, 7 月 20 日见到了她本人, 讨论了那次性侵, 以及我对站出来说话的恐惧。我们后来又讨论了给我们州的参议员、民主党司法委员会副主席 Feinstein 写信的可能, 告诉她发生的事情。

根据我的理解, Eshoo 议员的办公室 7 月 30 日将我的信转交给了 Feinstein 参议员的办公室。信中有我的名字, 但我要求保密。我希望通过秘密提供这些信息, 足够让参议院考虑 Kavanaugh 先生的严重不当行为。这样也不会让我和我的家人以及任何人的家人承受自从我名字公开后遭受的人身攻击和隐私侵犯。

Feinstein 参议员在 2018 年 8 月 31 日的给我的回信中说, 她不会未经我明确同意公开这封信, 我感谢她的这个承诺。性侵受害者都有权自己决定何时将个人的经历公开, 以及是否要公开。

随着听证会日期的临近, 我面临一个可怕的抉择: 我是应该向参议院分享这件事, 将自己和家人置于聚光灯下; 还是应该保护自己的隐私, 让参议院在不知道 Kavanaugh 过去行为的情况下作出决定。

2018 年 8 月和 9 月, 我每天都在纠结应该如何决定。最初让我在还有很多非常合格的法官候选人时去秘密接触《华盛顿邮报》和 Eshoo 议员办公室, 以及写信给 Feinstein 参议员的责任感一直没变, 但我也越来越担心站出来说话带来的后果。

在 2018 年 8 月, 媒体报道 Kavanaugh 的提名确认基本上确定无疑。人们将他描绘成女性权利的支持者和捍卫者。我相信, 如果我站出来, 我的声音会被强大的支持者的声音淹没。在提名确认听证会时, 我不得不保持沉默, 让参议院和委员会在不知道 Kavanaugh 先生对我做了什么的情况下做决定。

当媒体开始报道我写给 Feinstein 参议员的那封信时, 我的压力越来越大, 记者们出现在我的家和我工作的地方, 当着我研究生学生的面, 询问这封信的内容。他们给我的老板和同事

打电话，给我留了很多言。

很显然我的名字不可避免地会在媒体上曝光，我决定向一位最早回复我给《华盛顿邮报》的留言并获得我信任的记者进行公开回应，用我自己的话来描述性侵的细节，这非常重要。

自9月16日《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发表以来我感受到了来自美国各州人们的全力支持。成千上万生活因为性暴力发生巨大改变的人们主动联系我，分享自己的经历，感谢我挺身而出。我们的朋友和社区也给了我大量的支持。

与此同时，我最大的恐惧变成了现实——现实远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我和我的家人不断收到骚扰和死亡威胁，我被冠上了你能想到的最卑鄙、最可恨的名字。尽管这些消息数量远远少于对我的支持，但还是让我感到恐惧，撼动了我的内心。

人们在网上发布了我和我父母的个人信息，这也带来的更多的邮件、电话和威胁。我和我的家人被迫搬离自己的家，9月16日后，我和我的家人一直住在各种安全的地方，有时分开，有时团聚，有警卫保护我们的安全。上个周二的晚上，我的工作邮箱遭黑客攻击，黑客用邮箱发出了邮件说我要撤回对性侵的描述。

除了性侵本身，过去几周是我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刻。我不得不在全世界面前回顾我的创伤。我目睹了我的生活在电视上、推特和其它社交媒体、其它媒体、以及这里被和我素不相识的人撕成碎片。有人指责我的行为是出于党派政治目的，那些这么说的人都不认识我。我是一个独立的人，我不是别人的走卒。

我站出来的动机是想起到帮助作用，并提供 Kavanaugh 先生的行为如何对我的人生造成损害的事实，这样你们在做决定时就能够认真考虑这个问题。

我没有责任决定 Kavanaugh 先生是否应该进入最高法院，我的责任是告诉你们真相。

我知道你们雇了一名专业的检察官向我问话，我会尽我全力进行回答，我从来没有被检察官问过头，我会尽我全力。

与此同时，因为委员会的成员会评判我的可信度，我很希望能和你们所有人有直接交流。

现在，我会尽全力回答你们的问题。

其他

2018. 1. 4 《拒绝性骚扰！除了红毯穿黑衣 好莱坞女星还做了啥》

来源：网易女人

原文链接：

<https://3g.163.com/air/article/D7KSJE8C00267VA9.html>

如果你今年不做功课就去看金球奖,会发现一个史无前例、惨绝人寰的女星造型“撞色”事故。所有参会者都选择了黑色的礼服出席活动!

但其实这次是有预谋的红毯撞色——因为他们的目的是表达对好莱坞性骚扰及性别不平等的抗议。

自 Harvey Weinstein (Harvey Weinstein) 引爆好莱坞的性丑闻炸弹, 欧美演艺界许多女性跳出来公开自己曾遭侵犯, 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为了表达对性骚扰和性别不平等的抗议, 继美国演员工会奖宣布颁奖嘉宾都由女性担任后, 好莱坞众女星决定将在金球奖的红毯上穿着黑色礼服, 表达不满。

于是才有了今天这一场“黑美人”的视觉盛宴。

《洛杉矶时报》报道称, 女演员们在红毯秀上不约而同穿上黑色礼服, 正是她们向在场媒体发出的“讯号”, 希望借此来表示, 相比单纯关注她们穿什么, 自己更希望能够谈谈“为什么要这样穿”。

“今年的氛围绝对是不一样的,” 一位娱乐报道的执行制作人表示, “这真的是头一回。每个人都会被问及在红毯上的穿着, 但是今年我们却要用不同的方式来提问。过去许多人通常都乐于介绍自己的穿着打扮, 甚至会很卖力地从头到脚展示一番, 并且转个身什么的。但我认为今年这样的场景你可能不大会看到了。”

而正如他所料, 在所有讨论金球奖的舆论中, 娱乐、时尚这些轻松愉悦的话题暂时被搁置, 女性要求平等、反对性骚扰的声音被极大地重视起来。

艾玛·沃森引领金球奖红毯“开黑”

今年的金球奖现场, 先是艾玛·沃森领着跟她一起做女权运动的小伙伴、活动家 Marai Larasi 一起走了红毯。

Marai Larasi 是 Imkaan 英国黑人女权组织的发起人, 她跟艾玛沃森一起在金球奖红毯接受采访, 为女权发声。

艾玛沃森表示, 自己在年轻时就进入了这个行业, 并体验了这个行业的全部。“令我惊讶的是, 我的遭遇不是唯一的, 我朋友、同事的遭遇也不是唯一的, 这件事情是系统性、结构性的。数据显示, 仅仅在英国, 就有大量的女性曾遭遇过工作场合的性骚扰。现在 EveryDay Sexism 运动正在处理、整理这些事件。我认为, 我们或许只是刚刚揭开这个问题的表面, 这才是问题最可怕的事情。”

赛金花、妮可·基德曼等金句不断

随后, 在正式的颁奖典礼上, 著名美国脱口秀主持人赛金花 (Seth Meyers) 幽默开场“Good evening, ladies and remaining gentleman”——晚上好, 女士们和幸存的男士们。

他调侃道：“已经 2018 年了，大麻终于被接受了，性骚扰终于不可以了！今年将是个好年！”；“我感受到了气氛很紧张，上一次‘白人’在好莱坞这么紧张已经是好多年之前的事情了。”

这些掌声拉开了当晚金球奖的女性宣言帷幕，性侵、性骚扰话题不再被避讳，几乎所有获奖的女性表示了对“反性骚扰”、“反性别歧视”的支持，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性骚扰案件和女性权益。

本届金球奖迷你剧/电视电影最佳女主角妮可·基德曼，在台上赞美“女性力量”，称姐妹们的努力让好莱坞的老大难问题——无处不在的性骚扰，变得无所遁形。

凭借《大小谎言》获得电视最佳女配角的劳拉·邓恩，在获奖感言中说道：“我们中的很多人从小都被教育：（遇到性骚扰）要忍耐。当沉默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我们必须告诉下一代，要不畏困难，勇于发声，这才是女性文化的新形态。”

而剧情片单元最佳女主角弗朗西丝·麦克多曼德，则以一句“今晚我们（女性）不是来吃白食的，是来工作的”而获得雷鸣般的掌声，暗示女性获奖者在本届金球奖名单中占据大半江山的事实。

奥普拉·温弗瑞：反歧视代表获终身成就奖

金球奖的终身成就奖颁发给了著名脱口秀主持人奥普拉·温弗瑞 (Oprah Winfrey)，她也是金球奖史上第一个获得此奖的黑人女性。

关于奥普拉的励志人生，很多人都了解了。身为私生女的她从小不被家庭爱护，还在 9 岁时被自己的表兄性侵，14 岁生下了一个不久后就离世的孩子。混乱而苦难的生活直到 29 岁才有了转折点，《奥普拉·温弗瑞脱口秀》的火爆令她走上了人生巅峰，并且开办了自己有线电视网，做杂志主编、慈善家……

在这条传奇之路上、黑人、女性的双重身份，给奥普拉·温弗瑞带来了数不清的障碍。自成名后，她一直在坚持推动反对种族歧视和女权运动。

她在当晚也贡献了教科书一般的女性获奖感言：

Times Up：好莱坞众女星联手抗议

“红毯开黑”并不是一时兴起的主意，而是 Time's up 组织抗议性骚扰一系列行动中的一环。哈佛事件爆发后，娜塔莉·波特曼 (Natalie Portman)、瑞茜·威瑟斯彭 (Reese Witherspoon)、凯特·布兰切特 (Cate Blanchett)、伊娃·朗格 (Eva Longoria) 和艾玛·斯通 (Emma Stone) 等 300 余位好莱坞女性演员、编剧、导演、制作人、以及娱乐界的高管联合发起了一个名为“Time's UP”的项目，该项目意在打击电影该行业和其他各种工作场所的性骚扰。泰勒·斯威夫特 (Taylor Swift) 也向该组织捐赠了 10 万美元。

活动标语：

“时间到了，别再沉默。”

“时间到了，别再等待。”

“时间到了，别再纵容歧视、骚扰和凌虐。”

“Time's Up”行动的范围不仅仅包括娱乐圈，而是涉及到了职场中的每一个普通的个体。当地时间1月1日，“Time's Up”的详细计划借由《纽约时报》的整版广告登出。

Times Up 成立的基金会将用于帮助无力支付性骚扰诉讼费用的弱势女性，例如护士、农业从业者、工厂女工、参观服务员等提供法律上的帮助。阻止企业用保密协议组织员工进行相关指控，以推动工作场合中的性别平等。

这不是好莱坞第一次“女权运动”了，自哈维事件爆发后，MeToo 运动率先开了个好头。

Me Too：说出来才知道多可怕

10 月份，女星艾丽莎·米兰诺(Alyssa Milano)发布了一张屏幕截图，用文字概述了这个想法：“若你曾受到性侵犯或性骚扰，请用‘我也是’来回复这条推文。”随后，Twitter、Facebook 以及 Instagram 上频频出现见证消息。

成千上百的人回复了这条消息。有些人只写了“我也是”，更多的人讲述了他们各自的性侵犯或性骚扰经历。

作家、诗人那吉娃·依比安(Najwa Zebian)写道：“被指责的是我。人们让我不要谈论这件事，人们对我说这没有多糟糕，人们对我说我应该看淡它。”

其他参与的明星包括安娜·帕奎因(Anna Paquin)、黛博拉·梅辛(Debra Messing)、劳拉·德雷福斯(Laura Dreyfuss)、嘎嘎小姐(Lady Gaga)和埃文·蕾切尔·伍德(Evan Rachel Wood)。在一声声“Me Too”中，人们这才知道原来好莱坞的性骚扰如此常见。

对此，许多男性也表达了支持。喜剧演员、活动家尼克·杰克·派帕斯(Nick Jack Pappas)写道：“男人们，不要说你有了妈妈、姐妹、女儿，要说你有一个可以做得更好的父亲、兄弟和儿子。我们都可以。”

伴随着各地的声援游行引发关注，这场运动的发起人，也成为了2017年时代杂志的年度人物。

跟大洋对面如火如荼的反性侵风潮形成对比的，是国内面对此类案件的遗忘速度。

北影学生、南昌大学毕业生以及最近刚刚发生的北航女博士遭遇性侵的新闻，跟这个时代大

多数博人眼球的事件一样，在社交媒体上发酵、被热议，然后在几天之内被人遗忘。

希望有更多的人站出来说 Me Too，希望中国女性也能够成为这个时代故事中的一员。

2018. 1. 29 《齐泽克谈#Metoo 运动：低估了性互动的复杂性 忽略了男性的焦虑》

作者：齐泽克

翻译：王立秋

来源：界面新闻

原文链接：<http://www.jiemian.com/article/1910793.html>

界面文化按：2017 年从好莱坞掀起的“#MeToo”运动持续至今，其影响已蔓延至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中国的“#MeToo”运动也在新年伊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友微博实名举报导师陈小武性骚扰之后，在各大高校和其他场域内迅速发酵蔓延。

当然，也并非所有女性都站在支持者一边。1 月中旬，一面是金球奖现场美国女演员们一袭黑装声援“#MeToo”运动，一面是法国女演员凯瑟琳·德纳芙为首的女性艺术家发表联名信，公开谴责“#MeToo”运动，认为“这些清教徒式的女权，妨碍了我们求欢调情的性自由”——两者之间的鲜明对立，为我们展现了种种文化观念差异与女权主张者和性权主张者之间的碰撞和张力。

本月 22 日，斯洛文尼亚学者、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教授斯拉沃热·齐泽克 (Slavoj Zizek) 在哲学沙龙 (The Philosophical Salon) 网站发布文章《性，契约与风度》(SEX, CONTRACTS, AND MANNERS)，谈了谈他对于这场运动的看法。

齐泽克认为，在“#MeToo”运动及其背后的政治正确的压力迫使下，男女两性之间或许需要签订某种正式的法律声明，才能实现受保护的、不含强制与剥削的性，但事实上，契约与性自由由此将陷入无解的悖论。如果要通过契约协议规避性关系中的伤害，那么性互动的一个核心特征——言说之事与不言说之事之间的微妙平衡——是否就将不复存在？

齐泽克在文中谈到了德纳芙等人对“#MeToo”运动过度清教主义的谴责，而他个人认为，“问题不在于#MeToo 过了头，也不在于我们需要更多的节制和理解，问题在于#MeToo 解决问题的方式，”他说这一运动“低估了性互动的复杂性”，“从而不仅模糊了粗野的不当行为与构成犯罪的暴力之间的界限，也给极端的心理暴力（这样的暴力在形式上是不可见的）带上了礼貌和尊重的面具。”

他还注意到了“#MeToo”运动中广泛失语的男性群体，他们同样是父权社会的受害者，齐泽克建议道，“正确的战略应该也对男性的焦虑做出回应，并努力在女性为解放而进行的斗争和男性的忧虑之间促成同盟。”他反对性的契约化，认为理想的出路应是一场“风俗上的革命”。而当谈到“风度”一事的可行性时，他或许也并不那么乐观。

文 | 齐泽克 译 | 王立秋

至少，在西方，我们正在大规模地意识到性关系中强制与剥削的内容。然而，我们也应该记住这样一个（不那么大规模的）事实，即，每一天，成百万上千万的人，都怀着获得啪啪的伴侣这样一个清晰的目标，在调情、玩勾引游戏。

现代西方文化的结果是，两性都应该在这个游戏中扮演主动的角色。当女性穿着挑逗以吸引男性目光的时候，当她们使自己“客体化”以勾引男性的时候，她们并非是自己当作被动的客体奉献出去的：她们也是她们自身的“客体化”的主动的施动者，她们操纵着男性，玩着充满野望的游戏——包括保留在任何时刻退出游戏的完整权利，哪怕在男性看来，这与她们先前发出的“信号”矛盾了。女性的这个主动的角色，是她们的自由，当然，这种自由让各种各样的基要主义者——从最近那些禁止女性碰、玩香蕉和其他形似丁丁的水果的穆斯林，到我们这里常见的那些，对一开始“挑逗”他后来又不让他采取行动的女人霸王硬上弓的男性沙文主义者——感到不爽。

女性的性自由不仅是一种清教徒式的，拒绝被“客体化”（为男性的性客体）的退却，也是主动地玩弄自我-客体化，随意献出自己或退出的权利。但在不久的将来，宣告这些简单的事实还可能吗，或者说，政治正确的压力会迫使我们在玩这些游戏时，一定得同时签订某种正式的法律声明（或共识，等等）吗？

是的，权力的游戏、暴力的秽行渗透了性，但难以承认的是，这些东西的确也是为性所固有的。一些聪明的观察者已经指出，唯一一种完全满足政治正确标准的性关系形式，是施虐受虐伴侣之间的那种契约关系。因此，政治正确的凸显和暴力的增长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就政治正确的基本前提乃是把性化约为契约性的相互同意而言，让-克洛德·米尔纳正确地指出，反性骚扰活动不可避免地在明确要求极端形式的施虐受虐的性（把人当带项圈的狗对待，奴隶贸易，折磨，直至得到同意的杀戮）的契约中达到其顶点。在这种形式的、经双方同意的奴隶关系中，契约的市场自由否定了它自己：奴役贸易变成了对自由的终极声明。这情况就好像拉康的母题“康德与萨德”（萨德侯爵的残酷的享乐主义，变成了康德的严格伦理学的真理），以一种出乎预料的方式变成了现实。在我们把这个母题仅仅当作一个引起争议的悖论打发过去之前，我们应该反思一下，在我们的社会现实中，这个悖论是如何生效的。

在#MeToo 运动之后，到处（从美国和英国到瑞典）出现的“应该签订性契约！”这一提议被言明的目标当然是清晰的：人们想要通过性契约，来排除性里面的暴力与支配的元素。这里的想法是，在开啪之前，伴侣双方应该签署一个文件，来声明他们的身份、他们对参与性交的同意，及其活动的条件和限制（关于避孕套、脏话的使用，各方随时中断、退出的不可侵犯的权利，告知其伴侣自身的健康[AIDS]与宗教信仰之义务等等）。这听起来很好，但接下来，马上就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和模棱两可。

随时退出性互动的权利，开启了新的暴力的模式。如果女性，在看到她的伴侣的裸体和勃起的丁丁后，开始嘲笑他，并叫他离开呢？如果男性也这么做呢？你还能想象比这更羞辱人的情景吗？显然，你只能通过风度和体贴来找到解决此类困境的方式，而风度和体贴，从定义上说，就是不可能被立法规定的。如果你想通过给契约补充新的条款来防止暴力和残忍的话，那么，你就丢掉了性互动的一个核心特征，那就是：说出来的东西和没有说出来的东西之间的微妙平衡。

尽管我不是《欲望都市》的粉丝，但其中有一集，说明了一个有趣的点。在那集里，米兰达和一个喜欢在啪啪啪时说脏话的人交往。因为她更喜欢安静地啪啪啪，所以，这名男子请求她不加限制地、把她脑子里想到的一切脏东西说出来。起初，她是抵抗的，但接着，她陷入了这场游戏，并且事情也很顺利：她们啪得热烈而充满激情，直到……直到她说出了真的让她的情人感到不安的东西，使他完全缩了回去，并导致了他们关系的破裂。在她的乱语中，她提到，她注意到，在他们啪啪的时候，他享受她戳他的菊花。由此，她不知不觉地触及了例外：对，随便说，把你想到的一切下流的意象都说出来，除了这个。

这个事故的教训是重要的：甚至自由言说的普世性，也建立在某种例外的基础上，而非基于某种极端的残忍感。被禁止的细节本身是一个微小且相当无辜的东西，我们只能猜测为

什么那个家伙对它如此敏感。十之八九，这个细节涉及的被动的经验（戳菊花）扰乱了他的男性认同。性互动充满了这样的例外，在性互动中，沉默的理解和得体，是当你想干啥却又不想把它明确地说出来的时候，当极端的情感的残忍可能在礼貌的伪装下激活的时候，当适度的暴力本身被“性化”了的时候，使事情进行下去的唯一的方式。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这样的契约应该有法律效力吗？如果没有的话，那用什么来阻止残忍的男人签署然后违反它呢？如果有的话，你能想象违反它可能导致怎样的司法噩梦吗？这不是说，我们应该为凯瑟琳·德纳芙等人签署的那封法语信背书，那封信批评了#MeToo的“清教主义”的“过度”，并为传统形式的殷勤和勾引辩护。问题不在于#MeToo 过了头，有时近乎于猎巫行动，也不在于我们需要更多的节制和理解，问题在于#MeToo 解决问题的方式。它低估了性互动的复杂性，从而不仅模糊了粗野的不当行为与构成犯罪的暴力之间的界限，也给极端的心理暴力（这样的暴力在形式上是不可见的）带上了礼貌和尊重的面具。

在回应那种坚持认为韦恩斯坦和路易·CK 不是一回事的看法时，#MeToo 活动分子们声称，那些这么说的人不知道男性的暴力是如何运作、如何被经验的，以及，在女性面前打飞机，在经验上和身体的强暴一样暴力。尽管这些主张有正确的地方，但我们也还是应该对支撑这个论证的逻辑，提出明确的限制：人们的感受，不可能作为衡量本真性的终极标准，因为感觉也可能带有欺骗性。如果我们否认这点的话，那么我们就彻底否认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在一种真正有效的父权式的支配中，一个女人，甚至不会经验到她所扮演的、作为一个被羞辱、被剥削的受害者的角色；她仅仅是接受她的屈服，把屈服当作事物秩序的一部分来接受而已。

我们应该记住，父权式的支配同时腐化了它的两极，包括它的受害者，或者用阿瑟·库斯勒的话来说：“如果权力腐败了，那么反过来说也是对的；迫害腐化了受害者，尽管可能是以更加微妙、也更加悲剧的方式为之。”结果，我们也应该谈论女性的（对男性的）操纵和情感上的残忍。最终，作为对男性支配的绝望回应，女性以她们力所能及的一切方式反击。而我们也应该承认，在我们社会的许多部分（在那里，传统的父权制在很大程度上遭到了削弱），男性也处在同样的压力之下，如此，正确的战略应该也对男性的焦虑做出回应，并努力在女性为解放而进行的斗争和男性的忧虑之间促成同盟。男性针对女性的暴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的传统的权威被削弱了——的惊慌回应；而（女性）为解放而进行的斗争，也应该包括向男性证明，何以接受解放了的女性有助于解除他们的焦虑，使他们能够过上更加满足的生活。

契约性的性的主要问题不仅在于其法律形式，也在于其隐藏的偏见：这样的契约，显然给予了随意的性行为以（相较于经常、固定的性行为的）更高的特权地位。在约炮的时候，啪啪啪双方互不相识，当然会想要避免关于他们的一夜情的误解。但我们也需关注长期的关系，在那里，暴力和支配的形式，要比韦恩斯坦式的景观式的强迫性行为更微妙得多。

说到底，在这里，法律和契约是无济于事的——有用的，只可能是一场风俗上的革命。但在今天，当我们面对的是看起来更加迫切得多的“真”问题的时候，为什么要谈论礼貌和风度呢？在谈论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不就回到了德昆西关于简单的谋杀艺术的妙语层面上了么：“多少人从无拘束的恐怖和经济灾难开始，以派对上的糟糕行为告终？”但风度的确重要。在紧张的情景中，风度关乎生死，文明与野蛮只有一线之隔。

关于最近爆发的、值得注意的公众庸俗，一个惊人的事实是：过去，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偶尔的庸俗是伴随政治上的左派而出现的：学生革命者经常用平常的语言，来强调他们自己和官方的政治，及后者精心打磨的政治黑话不一样。而今天，庸俗的语言则几乎成了激进右派的专利，于是，左派发现自己处在这样一个惊人的立场上：如今，他们倒成了体面和公开场合的风度的保卫者。礼貌（风度，殷勤）不只是服从外部的合法性，但也不算

上是纯粹的道德活动。它是由人们不会严格要求你去做（你不会因为不做它而犯法）、但会期待你去做的事情构成的、模棱两可不精确的领域。在这里，在我们面前的，是暗示的、不被说出的规则，在这里，事关得体，而我们面对的，是某种主体在正常情况下与之有着非-反映性质的关系的东西，某种作为我们自发的体贴的一部分的东西，是织入我们继承下来的风俗的实质的，由风俗与预期构成的厚重的织物。而政治正确自我毁灭的僵局就在于此：它试图明确地表述、甚至用法律来规定构成风度的材料。

2018. 2. 3 《156 名女性出庭作证，禽兽奥运队医将死在狱中》

作者：孔大人

来源：公号“反吃瓜联盟”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7uLjqGxVNXEBKciYvbUpHQ>

Larry Nassar (拉里·纳萨尔) 是前美国奥运体操队队医。利用职务之便，他性侵了超过 **160** 名年轻女性，包括数位奥运冠军。对受害者的打压以及知情人的护佑，让纳萨尔一度得以逍遥法外。

本周，在历时 **7** 天的马拉松庭审中，**156** 名女性与纳萨尔当面对质，举证他的恶行。

人证物证如山，纳萨尔获刑最高 **175** 年。他将死在监狱里。

锲而不舍的控方、勇敢无畏的证人、正直不阿的法官……本次庭审将永远载入美国司法史史册，也为全球反性侵运动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而这一切，仅仅是一个开头。

罪犯

拉里·纳萨尔（全名 Lawrence Gerard Nassar）是美国密歇根州人、体育医生。自 1986 年始，纳萨尔进入美国奥运体操队工作，作为领队医生参加了 1996 亚特兰大、2000 悉尼、2008 北京、2012 伦敦四届奥运会。

他也是密歇根州立大学的校医，有自己的诊所，人脉广阔、收入不菲。在美国、甚至世界体操届，纳萨尔都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

然而，早在三十年前，密歇根州立大学运动队里就出现了着纳萨尔医生“风评不好”的传闻。一些运动员开始向学校、运动队投诉纳萨尔“奇怪的治病方法”，但这些投诉却没有得到重视。

纳萨尔是体操界的“金童”(golden boy)、体育医疗行业的“年轻圣手”，上级对他十分满意。

于是，那些传闻都成了女孩们因为“想红”而编造的谎言。

毕竟，纳萨尔医生是社区里令人尊敬的人物，有三个孩子，竞选过学校校董，还常常在天主教堂里给信众答疑解惑。就连他自己在采访中说，体操是他的真爱。

她们（运动员）能用身体做的事，她们要经历的一切，真让我着迷。

一路高枕无忧的纳萨尔，在一年前出事了。

2016年8月，《印第安纳波利斯星报》(*The Indianapolis Star*)报道了美国体操协会对性侵指控处理不当的新闻。虽然这份报道没有提到纳萨尔，2000年悉尼奥运选手杰米·丹泽尔和前体操运动员、女律师瑞秋·丹霍兰德看到了机会。两位女性与《印第安纳波利斯星报》联系，实名出面，讲述了纳萨尔性侵她们的事实。

自2016年9月开始，女律师瑞秋·丹霍兰德走到了前台，向各类媒体检举纳萨尔的恶性。面临围观者的猎奇、社区好友的疏远、甚至某些人的恶意中伤，丹霍兰德仍然坚持讲述自己的经历，不卑不亢、条理清晰、引据法律。

“纳萨尔抚摸了我，猥亵了我，强行进入了。他还问我感觉如何。我的母亲就在隔壁。为了操纵我，他不惜利用自己的亲生骨肉。”

在丹霍兰德等人的鼓励下，逾百位女性向警方检举了纳萨尔的罪行。

2017年，社交网络上发起的#MeToo标签转变为一场反性侵的社会运动。越来越多的性侵受害人打破沉默，公开讲述自己的经历，帮助警方将施暴者绳之于法。

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受害人无罪，施暴者可耻。**

截止2017年11月，控诉纳萨尔的人数达到了**145人**。他真实受害人的数字，可能**超过160人**。

证人

2016年12月，美国FBI探员在纳萨尔的电脑中找到了三万七千张儿童黄色图片与一段他性侵儿童的视频。纳萨尔被当场拘捕，因变童最面临60年的监禁。

事发前，密歇根州立大学悄悄地解雇了纳萨尔，美国体操协会(*USA Gymnastics*)也迅速与他撇清关系。

此后，纳萨尔因二十二起针对未成年人的一级刑事性犯罪(*first degree criminal sexual conduct*)被起诉。周旋之后，纳萨尔对其中七起认罪。

面对受伤后难以动弹的少女运动员，纳萨尔曾做出长达数十分钟、令人发指的性侵行为。任何人读过其罪行细节后，都会愤怒得发抖。

纳萨尔的认罪条款包括允许受害人在法庭上宣读此案对她们的影响声明。纳萨尔团队也许打过这样的如意算盘：以接受影响声明换取刑事罪名最少化，料想也只有少数受害者敢与自己

的施暴者当庭对质。

史无前例的事情发生了。

88 位女性申请到法庭与纳萨尔面对面，公开自己的经历。出庭的证人又激励了更多申请者。最终，这个数字翻了一倍，听证会延续了 7 天，共有 156 位证人站到了法庭讲台前。

她们中有美国女子体操队领军人、伦敦与里约奥运金牌得主阿莉·莱斯曼。

我曾经不敢来，但看到其他证人的声明后，我决定来面对你。那些曾毫被你无情摧残的女性们，已经**凝聚成了一股力量**。而你，你什么都不是。

你熟悉的世道变了。**我们不再躲藏，我们会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坚持在此，哪都不去。现在，拉里，现在轮到你听我说话。

作为队员，我们不得不去你那治疗伤痛。你却滥用职权侵犯我们。当虐待来源于备受尊敬之人的时候，它会造成致命的伤害。我不能确定我能否最终痊愈。

我们从小就被告知要信任医生，你却**辜负了这份信任**。你让我们对整个体操届、体育医疗届，都心存结缔。

你永远想不到那样的恐惧：年轻的女孩在异国他乡比赛，躲在房间里心惊胆战，而你，在敲门。

我再也不是你玩弄于股掌间的小女孩了。我汲取了新的力量，我再也不是你的受害者。

拉里，你该被永远关起来。

莱斯曼的队友、家喻户晓的体操明星拜尔斯和马荣妮，虽然没能前往庭审，她们也公布了心声。

拜尔斯写到：

我再也不害怕公开自己了。一直以来我都在质问自己为什么那么天真、为什么要犯错。现在我知道，**错不在我**。纳萨尔与美国体操协会的罪责，不该由我来承担。

唐娜·玛卡姆，一位母亲，代替她逝去的女儿宣读了声明。她的女儿切尔西在十岁那年被纳萨尔性侵，此后一直无法走出阴影，陷入毒品与酒精的泥潭，以自杀结束了生命。

另一位证人凯尔·史蒂芬斯说，她刚开始和父亲谈起被性侵一事时，父亲拒绝相信。当父亲得知真相以后，因为怨恨自己无法为女儿找回正义，选择了自杀。

17 岁的杰德·加普亚与父母一起站在法庭上，看着纳萨尔的脸，一字一顿地说：“**我再也不会被你折磨了。**”

一位 15 岁的证人看着纳萨尔：“我父亲去世时是我最脆弱的时刻，你却以此为契机侵犯了我，还把魔爪伸向了我年幼的弟弟。”

一位才 13 岁的证人泣不成声：“你一直假装是我的好朋友，让我没意识到自己遭受了性侵，直到看到了这场审判。我的宗教告诉我要原谅所有人。我会尝试原谅你。但我想对美国体操协会、密歇根州立大学说一句话，你们，永远，休想让同样的事情发生。”

第一个公开检举纳萨尔的瑞秋·霍兰德尔也宣读了声明书。与纳萨尔周旋了一生的她，放弃了体操，改学法律，最重成为为女性生长正义的律师。她的声明堪称律政界范本，字字珠玑，多次被掌声打断。

善于扮演受害者的纳萨尔似乎一点一点地崩溃了，他止不住抹汗，甚至擦起了眼泪。

霍兰德尔并不为其所动。

尊敬的法官大人，我们的司法系统有两大目标：**追求正义与保护无辜**。如果不能给纳萨尔判处最大可能的刑罚，这两个目标中的任何一个都无法达到。

纳萨尔是一名顽固不化、极其危险的性罪犯。他残忍地侵害女孩，又手段高超地操纵她们和她们的家人。然而，他只是这类罪犯中的其中一个。只有最重的刑罚，才能震慑那些还逍遥法外的人。

一个小女孩的价值是什么？**法律如何才能最大程度地保护未成年人免受足以摧残他们一生的侵害？**我在此向您论证，孩子就是一切。**他们值得一切法律提供的护佑**。对侵害他们的人，值得用上一切可能的刑罚。

法官大人，像此前所有站在您面前的女性一样，我恳请您，**拿起法律的盾牌**。

法官

为性侵案量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何况是纳萨尔案这样全国瞩目的大案。纳萨尔是家喻户晓的人物，罪行滔天却逍遥法外数十年之久。对他的刑责牵扯到整个美国体操界、体育医疗界、甚至高校。随着时间的拖长，纳萨尔听证会演变成一场“世纪庭审”。

最近，女性牵头的反性侵运动虽然进行得如火如荼，却面临着“矫枉过正”的批评。

如何正确听取受害者的经历？如何给纳萨尔**适当量刑**？如何不让听证会成为对性丑闻的消费？如何不让舆论跑偏？如何**彰显正义**？

开庭前甚至有人怀疑，现场也许陷入各执一词、甚至互相批斗的局面。

然而，女法官阿奎丽娜(*Judge Rosemarie Aquilina*)顶住了压力。她也一审成名，成为了受害者及其家人、甚至全美的司法英雄。她荡气回肠的审判结语，将永远被铭记。

毕竟，阿奎丽那是资深法官、法学院教授、密歇根州第一位女性军事法庭审判员(*Judge Advocate General's Corps*)、畅销书作家、五个孩子的母亲、祖母。

庭审前，纳萨尔给阿奎丽那法官写了一封长达六页纸的陈情书信。纳萨尔表示，许多“所谓的受害者为了金钱与名声编造谎言”。他不愿听到对当年案件的赘述，因为可能会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

如果庭审成了一场媒体马戏表演，可能要叫急救人员来抢救我。

阿奎丽那法官郑重地告诉大家，她仔细读过了纳萨尔的陈情书。然后，静静地拿起那封信，往桌上，一扔。

当纳萨尔案的受害者站上法庭的一刻，就不得不面对她们的梦魇。有人当场泣不成声，有的暂时崩溃，有的陷入回忆无法自拔。观审群众也群情激愤。阿奎丽那法官此时更像是一位心理治疗师，冷静、亲切、不着痕迹地维持着秩序，支持着每一个证人说完所有的话。

她也充分给予了纳萨尔以及律师、家人说话的机会。

七天后、156位女性陈述声明结束。纳萨尔承认了七桩罪行，却没有对绝大部分指控表示认罪或悔改。

宣判的时刻到了，阿奎丽那法官在说到：

**在宣判前，我有话对受害者们说——你们再也不是受害者了，你们是生存者。
把你们的痛苦留在这里，去吧，去外面追逐你们的辉煌。**

全美犯罪受害人调查(*The National Crime Victimization Survey*)显示，每年只有低于三分之一的此类袭击被告知了警方，这个数字还不包括12岁以下儿童。每七个女孩中的一人、每二十五名男孩中的一人，就会在18岁以前遭受性侵。单单在美国，就有四十万个呱呱坠地的婴儿，长大路上会成为性侵受害者。

此种情形，到此为止。请像生存者一样发声。请加入这场战斗。

我不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我的父母来自欧洲，在家国破碎、流离失所之际来到了美国。他们告诉我要做一个美国人、**敢于发声**的美国人。于是我投身法律、参加了军队。我一直在发声，因此我得罪了不少人，我也没有多少朋友。

我发声是为了改变现状。我相信真相不能被掩盖。

我并不是说我一定是对的，但我一直在努力。

她转向纳萨尔，

有的法官认为同样类型的犯罪适合同等程度的刑罚，但我不这么认为。我选择倾听。虽然罪犯只对承认了7项罪行，但我认为161名证人的发言也值得相信。

我考虑了你的所作所为造成的一切伤害，包括对受害者及其家人、对他们所在的社区、对未能发声者造成的深深割痕。我认为，这才是正义。

在给我的信中，你申述到变童罪判得太重了。60年太久，应该改成5-20年。你还强调你只是使用了‘特殊’的治疗方法。

我家里就有优秀奖的医生，我也广阅医学资料。我认为你的辩解无法成立。从你的信里，我看出你并无悔意。

你的犯罪行为十分精准、处心积虑、手段高超、邪恶无比、可鄙至极(*precise, calculated, manipulative, devious, despicable*)。

你无法还给受害人他们的青春、他们的纯真。你无法把女儿还给母亲，把父亲还给家人。只要还你在监狱外面一天，你就可能继续害人。

你利用了所有人的弱点。然而，我没有弱点，至少在你面前，在其他罪犯面前。在审判台上我发誓要坚守宪法与法律。我知道我该做什么。

先生，能给你判刑是我的荣幸。

我判处你 175 年的监禁。两千一百个月，你再也无法踏出监狱一步。

我签署了你的死刑书。

I have just signed your death warrant.

话音刚落，全场掌声雷动，人们相拥而泣。

一切才刚刚开始

纳萨尔案听证会结束，这场“世纪性侵案”引发的风暴才刚刚开始。

三十年来，为什么纳萨尔得以持续施暴，不被警方调查？

从密歇根州州立大学、社区、教会、到美国体操协会、体育医生协会、奥运代表队，难道一个知情人都没有？

如果有，他们为什么知情不报？他们在掩盖什么？他们在怕谁？

昨天，密歇根州州立大学校长引咎辞职。美国奥委会要求美国体操协会全体领导层辞职，否则取消奥运资格。

奥运金牌得主莱斯曼，在听证会上对整个美国体操协会发出了掷地有声的质问，也道出了民众的心声。

三十年来，如果有一个成年人站出来说话，就能保护上百名热爱体操的女孩。

包括我在内的运动员早前就提出了控诉，然而美国体操协会无所作为。直到现在，他们还敢称毫不知情，这就是对我们的二次伤害。

你们能再无耻一点吗？你们就不知道这痛有多深吗？你们的诚信呢？你们的透明度呢？

前几天体操协会 CEO 佩里女士发了声明。佩里女士，也许你觉得接受这个烂摊子十分不公，但你面前是一个腐败到骨子里的组织。你会就如此处理这个组织遭到评判。

话语为轻，行动为实。别以为你们靠言语能够平息一切。

如果我们想要改变，就一定要理解问题，以及导致问题发生的各方各面。我们不需要虚假承诺，我们需要独立的调查，需要知道哪里出了差错、如何避免问题再次发生。

我有一个梦想，#MeToo 反性侵运动将进入教科书里。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会让下一代的人不再有说 Me Too 的时候。

此时，全美顶尖的调查记者，包括最初报道纳萨尔案的《印第安纳波利斯星报》团队，都在毫不停歇地展开自己的追问，直到真相水落石出。

反性侵运动中，每一个发声者都是英雄，无论性别、无论职业、无论阶层。他们的声音形成了跨越种族与国界的纽带，将个人的力量凝结成了紧密咬合的齿轮。昼夜运转，一刻不停。历史的车轮，正是如此缓慢而坚定地前行着。

我们也是。

2018. 2. 7《对男人而言这是一场革命——瑞典表演艺术导演协会主席尼古拉斯·图尔森谈反性骚扰运动》

作者：冯媛

来源：中国妇女报

原文链接：<http://paper.cnwomen.com.cn/content/2018-02/07/046383.html>

“每一个站出来讲述自己故事的人，都有骄人的勇气，都值得我们的支持。对此三缄其口的时代过去了。骚扰者应该承担其行为后果，而不是受害者。和你一起，在我们相互依存的工作场所营造一个安全空间，一个专业的空间，使我们大家，无论在台前还是幕后，可以自如地行动和歌唱。”

“是女性在谈论这个事，这也是一场对男人的革命”，2018年2月1日下午，尼古拉斯·图尔森在北京这样开始他的谈话。“几乎我认识的所有瑞典妇女，都有类似经历。这是让人从睡梦中惊醒的闹铃。妇女们在开始打破沉默了，但男人还没有正视。”

几乎每个妇女？而且是世界上领先性别平等的瑞典的妇女？尼古拉斯·图尔森的话让所有人支起了耳朵，转动了脑子。他说，此言不虚，他生活中的女性，母亲，祖母……但是过去，人们不说，或者在女友中说、家人中说，也有人鼓起勇气说出来，结果没什么用，肇事者若无其事，继续我行我素。他们深谙应对策略，蒙混过关，甚至让曝光者蒙受说谎、诬告的嫌疑。

“情况变了”，2017 年秋冬以来，一个个当事人说出来了。一个个社交媒体上的标签下，忽然聚集了成百上千、成千上万的证词。仅仅在瑞典，2017 年 11 月 8 日到 2018 年 1 月 22 日期间，就至少有 32 个标签，演员，歌唱家，音乐人，影视人，律师，社工，医护人员，新闻工作者，科学家，工程师，金融保险业者，学者，教会义工，残障者，夜总会从业人员……61781 名各行各业的女性说出来了。很多是业内大名鼎鼎的人，很多是全国大名鼎鼎的人。不堪回首的往事，都见了光。很多人干不了别的，一连几个小时看那些证词，一边看一边哭。

尼古拉斯·图尔森是瑞典表演艺术导演协会主席。他说，这让我们震惊了，也让我们困惑。演艺界的工作需要激情，工作中也常常需要身体的接触。行业特点不是藏污纳垢的借口。在一个盛大的仪式上，如同美国金球奖颁奖仪式，大家都身着黑色衣服，表示对性骚扰的抗议。王后和王储也出席了。2018 年 1 月 10 日，瑞典表演艺术导演协会发布了一份呼吁，109 位导演签名支持“我也是”运动，尤其强调每个导演有责任确保所有工作人员有一个安全的工作环境。下面是这封信的全文。

亲爱的台前幕后的同事们：

非常感谢你们的勇气，你们所分享的工作中、工作相关的性骚扰、暴力、虐待和侵权的经历和故事。迈向有价值、平等和安全的工作条件，这有望成为方向正确的一个步骤。

我们想让你们知道，我们听见了，我们支持你们。作为导演，我们在一个有权力的位置，权力伴随责任。

导演责任在于艺术成果。导演也有责任为所有台前幕后的人员创造一个安全空间，在此我们共同开展艺术创作。通过共同演出、发现和实验，我们传达感人的故事。没有安全环境，你我都不能干好工作。安全是一切的前提条件。

你们的故事深深影响了我们，我们共同工作的环境中那些现在浮现或尚未浮现出来的事情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每一件事，从卑鄙下流行为到公然犯罪的举动，都应该被举报被惩处。没有谁必须遭遇那些你们讲述出来的经历。亲历者发声时应当有安全感，无论是对我们发声，还是对当选的代表发声。我们将竭尽全力确保举报者没有后顾之忧，如害怕环境恶化或失去工作。我们承诺绝不姑息那些骚扰者滥权者。

我们不接受演艺圈“就这样”的托词，我们将和你共同奋斗，所以现在，这一切结束了——因此我们想清楚表态。我们承诺，将尽力让雇主们都遵循法律。

我们和一切形式的性骚扰全然划清界限。雇主有法定责任要确保没人遭遇歧视。雇主有义务调查和处理事件，有义务建立健全程序和指南来预防骚扰，包括性骚扰。

每一个站出来讲述自己故事的人，都有骄人的勇气，都值得我们的支持。对此三缄其口的时代过去了。骚扰者应该承担其行为后果，而不是受害者。和你一起，在我们相互依存的工作场所营造一个安全空间，一个专业的空间，使我们大家，无论在台前还是幕后，可以自如地行动和歌唱。

签名的是 109 位发起导演，从姓氏上看，Ragana Wei 应该是东亚裔。信的末尾致谢挪威电影导演，灵感来自他们的行动。

“我也是”已经遍及全球，包括欧洲。尼古拉斯·图尔森补充说，在法国，在德国，在芬兰。很难说这是一场传统意义上的运动，因为按习惯的理解，运动是有组织有领导，但这场运动中，到处都是组织者，这些组织者之间貌似没有合谋和互动，也看不出谁是领袖。那么多人说出来，但对当事人的隐私保护很好，没有被动泄露。尼古拉斯·图尔森引用一位瑞典性别研究学者的话说，这场运动之所以如此巨大，如此强有力，在于它揭示的不是一个个案，而在于揭示出社会的结构性问题，某些男性滥用权力的问题。又如一位芬兰作家所说，这是一个新的文化联合，动摇旧的社会基础。

最大的不一样，就是现在被揭露出来的人不能再蒙混过关了。“过去我们或许不知道，或许知道但不知如何是好。”尼古拉斯·图尔森说，但现在不会退回去了。雇主、管理层决策层，必须面对，必须做出决定。尽管瑞典报纸按法律，未经审判，不能随意披露受指控的人的姓名，但雇主们的决定，让一个个大佬黯然退出光鲜的舞台。

“对瑞典男人而言，这是一场革命。”尼古拉斯·图尔森最后又一次强调，“现在，我们应该正视，应该谈论，我们该做些什么”。

2018. 5. 4 《#Metoo 冲击波：2018 年诺贝尔文学奖推迟至明年发》

作者：艾米

来源：RFI

原文链接：

<http://cn.rfi.fr/%E7%A7%91%E6%8A%80%E4%B8%8E%E6%96%87%E5%8C%96/20180504-metoo%E5%86%B2%E5%87%BB%E6%B3%A22018%E5%B9%B4%E8%AF%BA%E8%B4%9D%E5%B0%94%E6%96%87%E5%AD%A6%E5%A5%96%E6%8E%A8%E8%BF%9F%E8%87%B3%E6%98%8E%E5%B9%B4%E9%A2%81>

最具权威的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瑞典学院受到一名院士丈夫性侵丑闻引发的危机冲击，周五（5月4号）宣布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推迟到明年，和2019年的同时颁发。

负责颁发文学奖的瑞典文学院将于当地时间5月3日开会讨论，今天公布了最终讨论结果。瑞典学院的通告指出，201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将和2019年的奖同时颁发。

此次瑞典文学院的危机与去年十一月爆出的#Metoo 反性侵性骚扰运动有关，18名女性出

面指证瑞典文学院院士、作家弗罗斯滕松的丈夫，法国籍摄影师阿尔诺 (Jean-Claude Arnault) 在 1996 年到 2017 年之间实施性骚扰和性侵。而部分性骚扰和性侵事件就发生在归瑞典文学院所有的场地上。

上周瑞典媒体还曝出，遭到阿尔诺性侵骚扰的人中，可能包括瑞典王储维多利亚公主，时间是 2006 年，报道称，此后王室工作人员要求不能让维多利亚公主与阿尔诺“出现在同一个房间内”。但瑞典王室拒绝就此事置评。

除性骚扰之外，阿尔诺还被指控七次提前将诺贝尔文学奖的名单泄漏给了博彩公司；而他与妻子创办的私人俱乐部得到了瑞典文学院的资金赞助。

在一系列丑闻流出后，瑞典文学院投票决定不开除阿尔诺的妻子弗罗斯滕松；该决定遭到了部分院士反对，之后，包括文学院的第一位女院长萨拉·丹妮奥斯 (Sara Danius) 和备受争议的弗罗斯滕松本人在内的六名院士相继宣布辞职。其他院士对他们的举动分裂为支持和反对两种立场。

而按照瑞典文学院规定，要增加新成员，必须经过至少 12 名院士的投票，但目前学院只剩下了 10 位能参与日常工作的院士。

据报道，为了挽救这所被丑闻缠身的古老学院，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上月宣布将更改学院自建立以来执行的规定，允许院士辞职以补充新成员。瑞典王室发言人表示，瑞典文学院正“处于危机之中”，而国王作为学院的“最高保护者”决定采取措施，以确保学院能继续运行。

诺贝尔文学奖共有七次未颁发，大多是在战争年份，上一次没有颁发文学奖的年份是 1943 年，当时欧洲大部分地区正遭到德国纳粹铁蹄的蹂躏。

法新社还报道，诺贝尔文学奖有史以来，有五次推迟颁发，最后一次是 1949 年，瑞典文学院当年称没有可以符合诺贝尔本人留下的艺术中要求的条件。第二年，美国作家 William Faulkner 获颁 1949 年诺贝尔文学奖。

2018. 5. 26《韩国女性为解决偷拍大游行，中国女性被偷拍该怎么办？》

作者：山柰

来源：微信公众号“傲骨沙姜”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dPgTijG1NRVnW7a3ohlyw>

“Sora.net 花 17 年闭站，弘大只花 7 天破案”

上周六，韩国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示威活动，上万人聚集在首尔惠化站附近，抗议韩国警方在解决“偷拍”问题上存在性别歧视——当偷拍受害者为男性时，警方破案又快又准，却常常拒绝为数量更多的女性受害者立案调查。

而此次集会的导火索即为本月初发生的“弘大偷拍案”——弘益大学一名男大学生在担任裸体模特儿期间被一名女性偷拍，照片广泛流传后，该男性受害者遭网络欺凌至身心受创，事件惊动学校报警，涉事女性在 12 日遭警方逮捕。

从报警到破案，不过短短几天，如此神速高效的行动让诸多即使亲自收集证据交给警方却也只能收到“难以找到加害者”答复的女性大为震惊，以至于她们不得不怀疑是因为该案件的受害者为男性，相关调查才得以速战速决。

于是，5 月 19 日下午，超过 1.2 万名女性统一红色着装，聚集在首尔惠化站 2 号出口，高喊“男性受害者加速调查，女性受害者拒绝调查”，“公平调查”、“同一犯罪、同一处罚”等口号，以谴责警方对于非法拍摄的偏袒调查。



这场街头集会原本预估只有 2000 人参与，最后竟来了超过 1.2 万人，创下“#MeToo”运动以来规模最大的集会。虽然没有任何组织背景，但难以遏制的愤怒使得人们行动迅速而机敏，来自釜山、大邱、大田、光州等地区的人甚至包下大巴集结在集会的现场惠化站。（图 | 韩联社）

当天的集会不仅是在#MeToo 运动被点燃后发起的众多集会、示威中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其象征性意义及集会形式等诸多方面也备受外界瞩目。

据报道，此次集会是由韩国大型网站 Daum 的“谴责非法拍摄的偏袒调查集会”主办，会员主要为女性。她们在各个社交网站上制作了诸如“Sora.net 花 17 年闭站，弘大只花 7 天破案”、“原来你们也会调查海外网站啊”等海报进行宣传。仅用一周，就完成了规模超过万人的集会。

Sora.net 是韩国早在 1999 年就存在的一个色情网站，也是最臭名昭著的喜欢上传女性身体隐私部位非法拍摄片段的网站之一。不仅如此，拥有 100 多万用户的该网站，还成为了韩国极受欢迎的鼓励性犯罪活动（讨论如何强奸）的论坛。

直到 2016 年 4 月，韩国当局花了整整 17 年，才终于把 Sora.net 的服务器关闭了。

但在韩国，通过出售非法拍摄视频获利的色情网站又何止 Sora.net 一家。实际上，“偷拍”犯罪早在 2000 年初就已经是个问题，但韩国社会却对此置之不理。

根据韩国警方统计，偷拍等非法拍摄犯罪从 2010 年的 1134 件增加到 2015 年的 7623 件，

数量翻了七倍。2012年至2017年间偷拍犯罪共3.4万宗，其中84.8%受害者是女性，而抓获的嫌疑犯中高达97.5%是男性。

毫无疑问，女性是非法拍摄犯罪的最大受害者。

删视频每月收费两万，靠反偷拍探测仪自救

去年九月，《韩民族日报》曾经采访过一位女性受害者K某，她从朋友处得知在诸多色情网站上都存在有她出镜的非法拍摄片段。如果要找专业清除这类数码内容的企业，每月需要付200万-300万韩元（约合1.18万-1.78万人民币），价格实在不菲。

消除数码性犯罪(DSO)组织代表河艺娜表示，“如果为了走民事或刑事诉讼流程聘请律师，两三个月的费用有时会高达2000万-3000万韩元”。

最终，K某只能独自删除视频：进入各个色情网站，寻找到视频，然后发邮件要求对方“删除”。一般发送邮件后，视频会被马上删除。但不久后，视频又会被再次上传。就这样过了3个月，K某开始感觉到，这场战斗或许将永无尽头。

其实还有一个机构——韩国广播通信审议委员会——可以进行“代删”。但是大部分受害者都像K某一样，并不知道这个“广通委”的存在。

而即便是求助广通委，缓慢的处理速度也会让受害者心急如焚。从申请被受理，到“通过整改要求”，平均需要10.9天（2017年6月标准），这还是从原本的18.2天缩短后的结果。

韩国网络性暴力应对中心代表许胜熙指出，“对于数码性（网络）犯罪而言，时间非常重要，处理时间最长应不超过3天”。当局显然应该再努力努力，提升其行政效率。

面对网络性暴力，受害者需要承担巨大的精神压力和财产损失，而拍摄者和传播者要承担什么呢？

根据韩国《性暴力犯罪特例法》规定，对施行偷拍犯罪者会处以5年以下拘役或1000万韩元（约合5.93万元人民币）以下的罚款。

然而，韩国金贤娥律师在接受采访使称，她曾对2011年8月至2016年4月首尔各地方法院共66件拍摄、散播视频罪的一审判决书进行了分析。

根据分析结果，在66件案子中，被判处有期徒刑的只有18件，不足三分之一。而被判处缓期执行的有24件，罚款19件（其中超过一半罚款不到1.78万人民币），延期宣判5件。

金贤娥律师指出，“虽然这堪称是‘人格谋杀’的严重违法行为，但却只是被处以缓期执行或罚款。所以就使得国民认为，数码型（网络）性犯罪并不严重”。

更让人无奈的是，即便依照法律处罚了最初的拍摄者和传播者，案件也难以得到彻底“解决”，因为仍然会存在出于盈利目的或单纯兴趣在网络上继续上传视频的二次散播者们。

于是，因疯狂偷拍而不安的韩国女性只能使用探测仪等方式自救。

据新闻报道，去年延世大学女学生会总部买了四台反偷拍探测仪，购入后每周都有多名学生借取。销售反偷拍探测仪企业的相关人士在接受采访时也透露：

“2016年每月能卖20-30台，到了2017年，每月大约卖出40-50台。”

犯罪形势年年恶化，但韩国政府直到去年才稍有行动，成立了专责小组，定期派警员巡查公厕或更衣室等偷拍黑点，检查有否藏有摄录装置。韩国警方还就“反偷拍”主题制作了恐怖向的宣传片，呼吁民众不要下载偷拍影片。

“因为视频一直都有受众，受害者们的痛苦并不会因为偷拍者被抓而消失。”

“非法拍摄，观看影像的你也是共犯！”

但当局的这些行动还远远不够！呼吁道德的力量向来有限，依赖技术直接找出偷拍相机也不是从根本上能解决问题的方法。

正如“消除数码性犯罪（DSO）”组织的工作人员 Sunny 表示，“即使使用探测仪，也存在不能被抓到的偷拍摄像头”。

故而，制度性的保障——更加完善的立法和切实高效的执法才是基础。而无论是立法者还是执法者，都需要提升性别意识，在法理意识之外补全缺失的性别视角。

毕竟，所有类别的性别暴力，其根源都是这片充满性别压迫的父权制土壤。

反偷拍只是起点，反对性别不公才是重点

而首尔上周六的女性集会，就是以此次“性别偏袒调查”为契机，释放多年来未能对她们的受害指控作出回应的权力机构的不满。

据韩国性暴力咨询处负责人李美敬分析称，#MeToo 运动后，要求改变的声音开始逐渐增多，偷拍问题只是一个起点。

女性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作为人的尊重，对于此类现实的愤怒在遇上“偷拍无助”的社会现实后便爆发了出来。

虽然也有人对此集会只允许生物学上的女性参加的封闭性略有微词，但这一点也恰恰折射出了这期间被排除在以男性为中心的权力结构外的女性的愤怒。

面对无人帮助解决的问题，女性们选择了亲自“匿名组织化”运动。围绕“偷拍”共有的愤怒和恐惧情绪让她们聚集在了惠化站前。

正如首尔大学女性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李振羲表示，“所有女性无一例外地均无法摆脱对偷拍

的恐惧”。

如果韩国社会的偷拍犯罪能受到应有的处罚，女性们也就不会提出“性别偏袒调查”的观点。

参加集会的女性们表示，多年来有太多女性拿着自己找到的“偷拍”证据向警方求助，得到的常常是类似“如果是上传至海外网站上，我们将无法进行抓捕”或“案件处理最少需要三个月”等“没办法”、“做不到”、“需要很长时间”的回复。

但是这次的“弘大偷拍案”让人明白了，“原来努力一下也是可以抓到的啊”。

没错，“并非做不到，只是不作为”才是真正最让人寒心的地方。

在中国偷拍，最多拘留五天或罚款五百？

说完韩国的非法拍摄犯罪，那么中国呢？

在新闻网站上输入“偷拍”，随手一搜，仅就本月就有不少犯罪案例。

据法制日报记者采访，目前市面上可购入的“偷拍神器”形形色色，可以说“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除了常见的“拐杖偷拍器”，众多可以随身携带的东西如眼镜、钢笔、打火机、钥匙环、内存卡等，都能摇身一变成为偷拍设备。

更有甚者，偷拍仪器还可以在生产厂家进行“私人定制”。根据客户的需求，厂商可以想办法设计生产，而相关规格的丰富程度更是让人瞠目结舌。

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也都有供应自称专门用于偷拍的软件。这些软件大多以普通图片作伪装，使用者表面看起来只是在浏览网页，其实已经完成偷拍。此外，部分软件还暗藏利益链，购买积分即可查看平台上的不雅图片。

从生产、出售非法拍摄设备/下载非法拍摄软件→教授“偷拍”技巧→实施非法拍摄犯罪→上传、出售非法拍摄视频，到最后的付费观看、传播其它非法拍摄视频，非常“贴心”的一条龙服务，成就一条成熟、高收益的黑色产业链。

每一位参与其中的人，都可以同时成为生产者和消费者。

那么受害者呢？TA 们可以怎么办？

根据我国法律，偷拍并不涉嫌刑事犯罪，只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规定：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的，一经认定，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相较于韩国，虽然其执法过程问题累累，但仅就立法层面而言，“5 年以下拘役或 5.93 万元

人民币（1000 万韩元）以下罚款”的上限显然更具威慑力一些。

而就算是如此之轻的惩处，有时或许还能更轻。

犯罪成本太低、偷拍者惩处代价太轻，导致这类犯罪案件层出不穷、屡禁不止。偷拍者甚至越来越猖狂，无论是在试衣间、出租房、酒店，还是地铁、公交等交通工具，都可能存在他们的身影。

中国女性反偷拍自救指南

那可能成为受害者的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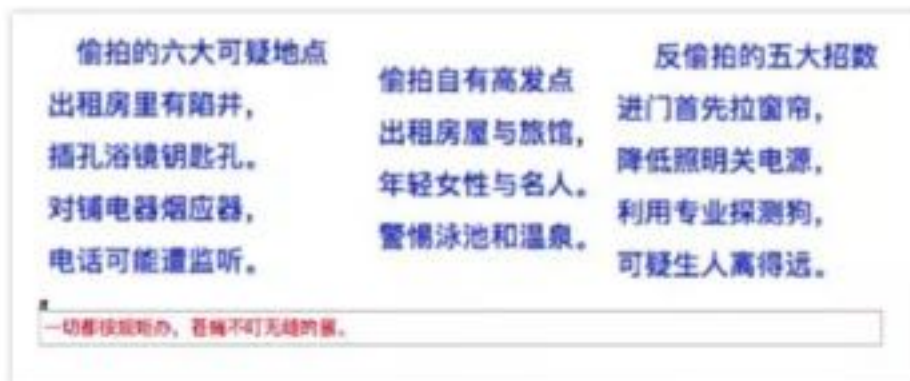
此时就要搬出王大伟王老师了！

王老师是个妙人，他喜欢把所有的安全守则都编成口诀或童谣，这样方便记忆。

我曾有幸作为观众参与了一次电视节目录制，认真聆听了作为特邀嘉宾的王老师在现场重复了将近十次的“小裤衩小背心，不许别人摸”，果真魔音绕梁，记忆犹新。

王老师当时还动情地聊起了去年发生的“留学生章莹颖绑架案”，十分惋惜地说道：“如果章同学的爸爸妈妈能在她小时候就教育她注意安全，可能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惨案了。”

此外，王老师还有许多诸如“男女独处一室不要超过三十分钟”、“八月慎防性侵犯，暴露衣裙须少穿”等“实用”口诀。所以应对偷窥、偷拍，王老师当然也有妙招！



到这些地方一定要提高警惕，但是不是说所有的这些地方，都有这些偷窥、偷拍的设备，所以也不叫什么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在出租房屋和旅店中，确实有这些个不法的人，确实有了这个心怀鬼胎的人，他会给你安这个，但是他的比例不会是很高的，所以大家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也不要草木皆兵，惶惶不可终日。

截图自王大伟的博客

总结重点就是“提高警惕”、“注意安全”。虽然王老师也会贴心地说“不要草木皆兵”，不过那句“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还是提醒了大家“不要懈怠守规矩，就算是当受害者，也要做最完美的那一个”。

然后呢？

讲真，我已经算是朋友圈里最有“安全意识”的人了，我的每个包里都装有防狼报警器，每至陌生环境我都会东看看西看看，但这仍然无法使我免于“被窥视”的焦虑，也不能让我从此免受“大白天就被性骚扰”之苦。

作为女生，我真的太知道怎么“注意安全”了。说来奇怪，王老师关于安全的诸多教诲，我从小就听我妈说过太多遍。但真要成为一颗“无缝蛋”，还是有很长很辛苦的路要走啊。

总之，感谢王老师对于女孩们的关心。不过如果王老师日常除了在网络上教导“女性如何自保”以外，还能稍稍抽出一段时间，和同事同行探讨探讨如何在执法过程中尊重女性受害者，或者不要拒绝为女性受害者立案，那就更好啦！

希望这次惨案能让执法人员，尤其是男性执法人员正视分手暴力，或其它形式的性别暴力，不要再有下一个报警九次仍惨遭暴力杀害的受害者出现了！

回到偷拍自救指南，由于王老师的划圈范围实在太大——除了各个公共、私人场所，连同性靠近也要小心谨慎（确实有新闻报道称“女性偷拍师”可挣更多）。

再加上近年来因技术发展，已出现不少可绕过反偷拍探测仪的“探测神器”。所以如今，除非女性天天身着长衣长裤，绝不乘地铁公交出租车，不住酒店不试衣服，打死不进外面的厕所，只开自家车，只住自家房，否则都免不了“有缝”。

而对于夏天爱游泳、又买不起探测仪的北漂租房穷苦 girl 来说，要对付偷拍，除了小心谨慎之外，那就只剩最后一条出路了！

是的，如果有人跑到我面前说“看到了你的出境视频”，那就回应 TA“那又怎样？！观看偷拍视频，参与犯罪产业链的人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嘚瑟？”

至于偷拍者，只要能抓到你，哪怕就关五天或者只罚五百，我也要你留下案底，付出法律的代价。

而每一位执法人员，请协助我维护自己作为公民的权益，正视性别暴力，去抓人，去删视频，不要问我“那时候穿什么”。各法律专家与立法者也请认真思考一下，非法拍摄的犯罪成本如此之低，真的 OK 吗？

参考来源：

英国电讯报、韩民族日报、韩国时报、Korea Exposé、法制日报等

<https://www.telegraph.co.uk/news/2018/05/21/south-korean-women-demand-equal-justice-internet-sex-crimes/>

http://english.hani.co.kr/arti/english_edition/e_national/845603.html

<https://www.koreaexpose.com/south-korea-spycam-porn-epidemic/>

https://www.koreatimes.co.kr/www/nation/2018/05/251_249283.html

<http://www.ibtimes.com/south-korea-porn-site-shut-down-soranet-server-taken-offline-operators-arrested-after-2349987>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910099

<http://society.people.com.cn/n/2014/0808/c1008-25428142.html>

2018. 6. 5 《82 年生的金智英：韓國去年最暢銷的架空小說，也是我們的真實世界》

作者：Amazing

来源：女人迷

原文链接：<https://womany.net/read/article/16057>

写韩国畅销小说《82 年生的金智英》读后感，用虚拟故事描绘真实世界，台韩女性面临共同的性别困境。

第一次与金智英相遇，是在书店的一隅，粉色的长卷发与独特的书名，让我一眼就注意到她，觉得应是本轻松好读的小说吧，买回家时没有发现，她的脸上带了一滴泪。

而那滴泪，是所有女性共有的伤与痛。

金智英受这样的教育长大：女孩要懂保护自己，裙子不能穿太短

《82 年生的金智英》是韩国作家赵南柱于 2016 年出版的小说，甫推出就在韩国创下 50 万本的销售量，是当年最畅销的书籍之一，可是在韩国社会却充满争议，因为这是一本借著小说形式，爬梳性别不平等的社会脉络，人们怎么一路形塑了厌女的风气，又如何承受了不公平的对待，在 MeToo 运动出头的现在，引发了无数女性的深深共鸣。

金智英出生在 1982 年 4 月 1 日，愚人节，作者一开始就暗示了她的生命将充满荒谬及无奈，「智英」就是那一年韩国的菜市场名，正如台湾常见的雅婷或是怡君，在万万人中那么地平凡，一如你我。智英的女性生命，註定了她从小时候开始，在家中的地位就不如弟弟，奶奶把最好的都给弟弟，不让他做家事，抱在怀中惜命命，智英跟姊姊却必须主动帮忙做家事，因为她们是女生。上了小学开始，班上的座号从男生先开始排，正如我们也从来没质疑过为什么男生的身分证字号是 1 开头，女生却是 2 开头。班上的男生欺负智英，老师告诉她这是因为人家喜欢她，让她搞不清楚爱原来是这样的一种对待？

国高中时期的智英，开始面对严格的服仪规定，相对男生可以把衬衫打开透风，女生却被要求衬衫裡面一定要加穿圆领无袖白汗衫，不能穿细肩带或有蕾丝的款式，只穿内衣更是万万不可，裙子当然要盖过膝盖，不能露出大腿的曲线。就算你遵守服仪规定，有时还是得面对男性师长以「检查服仪」为由，行毛手毛脚之实。

不过这些都不是让智英最害怕的，而是有一次她从补习班搭公车回家时，遇到一位自称跟她一起补习的男同学尾随，智英非常地害怕，在公车上紧急借了一位小姐的手机，传讯给爸爸叫他来公车站接她，到站之后智英没看见爸爸，那位男同学却跟著一起下了车，当智英非常害怕时，刚刚那位小姐却突然出现拯救了她，男同学骂了一声：「两个臭婊子！」后赶紧跑走，后来姗姗来迟的父亲严厉训斥了她：「为什么要去那么远的地方补习、为什么要跟陌生人说话、为什么裙子那么短！」

「金智英就是受这样的教育长大的——女孩子凡事要小心、穿着要保守、行为要检点、危险的时间跟人都要自己懂得避免，否则问题是出在不懂避免的人身上。」

长大后的智英，依然承接了一路以来的女性境遇，被学长说交过男朋友的自己是「被人嚼过的口香糖」，而且还是人前文质彬彬、行为端正的好学长。出了社会找工作，才发现就算是到了 2000 年左右的韩国，女性录取率也仅有 29.6%，企业主普遍认为，比起以后结婚生子要以家庭为重的女员工，把资源投注在男性员工身上还更值得。而即使能顺利得到工作，也要开始面对职场性骚扰的困境。

「智英如此感受：『自己彷彿站在迷宫的中央，一直以来明明都脚踏实地找寻出口，今天却有人突然告诉她，其实打从一开始这个迷宫就没有设置出口。』」

结了婚的智英更不好过，婆家对于好媳妇的期待，在每次聚会把她压得喘不过气，要忙进忙出张罗大小事，还要应付亲戚对于生子规划的提问。生了小孩后，好不容易忙里偷闲带着孩子外出喝一杯 45 元的咖啡，却被旁边的男性上班族讥笑是「妈虫」，拿著老公辛苦赚来的钱在这边悠闲度日，连虫都不如。

这就是 1982 年生的金智英的故事，韩国女性的血泪缩影。

男女评价大不同：是毫无根据的虚构，还是太过刺眼的真实

「因为身为女性而受到的各种限制与差别待遇，导致没有办法获得付出后应有的成就，甚至认为那是因为自己无能而深感自责的女性，希望她们在阅读完这本书以后，可以获得一些安慰。」这是作者赵南柱创作这本书的初心，当韩国在 2014 年爆发「妈虫事件」后，同为家庭主妇的她，开始探究现代韩国女性的生活。

值得关注的是，在韩国这本书受到的评价，在男女两性中呈现极大的差异，大多数的女性深受同感，甚至表示是自己每天都在经历的事，可是许多男性读者控诉这本小说毫无根据，而且批评作者煽动女性仇恨男性，扩大了两性的间隙。此书挑起了韩国社会的敏感神经，前知名女团少女时代成员秀英，与 Red Velvet 的队长 Irene 在公开表示自己也是读者后，引发大批男性的不满，指称他们是女权主义者，甚至焚烧她们的照片泄愤。

身为女性读者，虽然看的是韩国故事，可是却觉得书中情境与台湾相去不远，那些驯化女性成为乖女孩的教条、隐形的性别不平等、对于家庭主妇的社会歧视，也仍是台湾社会中实际存在的现象，尤其是书中描述智英被男同学尾随的那段，更是看了心有戚戚焉，我想起了自己小六那年发生的事。

那个准备要升国中的夏天，我常常去附近的同学家玩，距离很近，穿过几个小巷弄就到了。那天下午我跟往常一样走在去她家的路上，有个穿吊嘎的阿北骑车经过，突然停在我前面，手上拿出一大叠千元大钞，说：「要不要跟我做爱？我给你钱喔！」当下我真是吓傻了，定住几秒后才回他：「不要！」他又说：「不要吗？很爽耶！」我再次拒绝后，马上快步冲到我朋友家，双脚止不住发抖，却还要假装镇定，因为我不想让我的朋友知道我遇到这么「丢脸」的事。（推荐阅读：【性别观察】空间里的性别与权力！写在计程车司机性侵韩女之后）

怎么会是我遇到这种事？我哪里看起来像援交妹吗？我气质很差吗？我一直想问题是不是出在自己身上，才让人误会我是这样的女生？我跟著社会规训女性的方式，严厉谴责了自己。回家后也不敢让家人知道，自己守著这个秘密好多年。从此以后走在路上也多了份戒备心，总是臭脸快步走过，不想再让这样的骚扰有机会发生。一直到多年以后，有了性别意识的启蒙，我才知道自己没有问题，是整个社会意识与结构，产生这样的行为，而且也有许多人遇到相同的状况，我不是唯一一个。

当然，不是所有的男性都是加害者，女性总是受害者，事实上，只要性别不平等存在着，不管是哪一种性别，都会被固化的性别期待与教条绑死，无从平等且自由地选择自己要成为的样貌，或是在一个安心的世界中生活，从近日连续多起的情杀案来看，不顺从男性伴侣的女性惨遭杀害，就是不平等性别脉络的沉痛后果，整个社会都为此付出代价。

《82 年生的金智英》作为一本小说，在架空的世界中叙事，可是我们都心知肚明，这些都是来自真实世界的隐喻，因太过写实而刺眼，却不容再忽视下去。

2018. 11. 5 《她们为何要逃离“美丽”》

作者：妇女佐伊

来源：微信公众号“回声 Huisheng”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a4w1nvN6rZo5_LlqN2EFiA

编者按：近来，韩国的社交媒体上刮起了一阵名为“逃离紧身衣”的行动旋风。面对不合理的外貌压力，很多女性行动者发布了她们摧毁化妆品或者改变形象前后的照片或视频，以此表明自己想要摆脱日夜化妆/护肤的劳累人生。

“逃离紧身衣”由韩语「탈코르셋」直译而来，「탈」有“逃离、脱下”的意思，「코르셋」则是英语 corset 的音译，指“紧身衣”。这句口号，其实是“逃离束缚”的意思。韩国社会对女性有着严格的单一审美标准：皮肤白、大眼睛、高鼻梁、妆容精致……巨大的社会压力促使女性在“保持美丽”上持续地消耗精力和钱财。而随着 metoo 运动的深入，女性们也开始意识到这种“美丽”的剥削，并用行动去质疑不公正。

自今年 5 月开始，Instagram、Twitter 等社交媒体上出现了数千个带有#탈코르셋（逃离紧身衣）标签的帖子，内容包括女性摧毁化妆品的照片或视频、化妆 VS 素颜、长发 VS 短发的对比照等等。这波汹汹袭来的韩国的女权行动，想要通过拒绝被主流审美绑架的生动形式宣誓女性对性别压迫的不满和反思。

闪亮的眼影粉饼被压碎，指甲油被倒了出来，用口红写下的“탈코르셋（逃离紧身衣）”赫然在目。这场毁灭“美丽”的仪式，带来的财务损失也不小，一堆化妆品通常要花费上千元人

民币。图片来源: Twitter 账号“@wasinthedark_”

“那种支配我的力量消失了”

作为世界著名的“整容之国”和“亚洲偶像中心地”，韩国如今对女性外貌的期待反映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女性做整容手术的比例从 1994 年的 5% 猛增到了 2015 年的 31%；91% 的女性认为外表对生活非常重要；根据一位韩国受访者的描述，一些公司甚至规定了女员工口红的色号。

当严格的审美标准逐渐成为这个国家的常态时，年轻的韩国女性开始抗议，她们丢掉化妆品，用最便宜的保湿剂 (e.g. 维 E 乳) 和润唇膏代替繁复的护肤品，把头发剪成普通随意的短发。

这些行动旨在传递出一个观点：即保持美丽是一种劳动，女性被期待这么做但却几乎得不到任何有意义的报酬。

韩国是全球第八大化妆品市场，销售额约占全球总量的 3%，2012 到 2017 五年间，韩国化妆品市场的年平均增长率超过 7%。

这是一个创造出 BB 霜、卖出的蜗牛面膜可绕地球两圈的国家，而生活在其中的女性更是不知不觉地就被资本推动着为“美”买单：她们日复一日按照严格的步骤护肤，精心涂抹化妆品，苗条的身材、水嫩“无毛孔”的皮肤，成了一个女人得体、美丽的标准。

从早晨起床到晚上入睡，洗漱、整理头发和服装、护肤、化妆、卸妆……女性通常要比男性花数个小时时间在“让自己变美”上。而对于都异常忙碌的上班族来说，这很可能是牺牲了她们休息、社交，甚至享受生活的时光换来的。

不仅仅是时间成本，维持社会所谓的“美”还需要耗费大量的金钱。一支 MAC 口红的零售价为 30,000 韩元 (170 元人民币) —— 约为韩国每小时最低工资的四倍 (北京每小时最低工资的七倍)。

丢掉了所有化妆品的 Cha 说：

“现在每月只花 4000 韩元 (24.4 元人民币) 买保湿产品或润唇膏。我觉得自己像是重生了，一个人的时间与精力是有限的，我过去都用来担心自己美不美，现在我用这些时间来读书与做运动。”

xxh_nnxx: “我曾试过各种各样的化妆品，甚至因此而皮肤过敏。但现在我不想再为了漂亮这么做了，我剪了头发，卸了妆，看到了我本来的样子。我想生活在一个看起来不漂亮但却展现我们真实面目的世界里。”

ieodbw294u: “从初中开始就听说女生‘嘴唇必须漂亮’，我没有化妆，也没有节食，但是每小时涂一次口红。现在我要把口红全部扔掉，我想摆脱那种生活。”

dalgoooji: “没化妆的脸并不可耻，希望你也能有爱自己的勇气。”

nawoonii: “我剪掉了长发，衣柜里装满了舒适的衣服。现在我觉得，‘哦，这才是人的生命。’ 我不会再变回任人打扮的洋娃娃了，现在的我会像个男人一样生活。”

其他响应该行动的网友也纷纷评论：

看到所有这些乳液和化妆水的组合，我在想以前是怎么把它涂到脸上的。

这些曾经看似有意义的消费，现在只是垃圾而已，我得好好想想该把钱花在哪儿。

以前不化妆品会让我感到尴尬，但是当这些化妆品被损毁后，那种支配着我的力量消失了。

毁掉化妆品、对比照带来的视觉冲击，破坏了消费主义精心打造的美丽幻想，女性长期以来积聚的劳累、质疑与愤怒如洪水般喷涌而出。

女性的愤怒并非一朝一夕

严格单一的审美标准是对女性严重物化的结果，也是性别不平等的表现。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发布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韩国在144个国家中排名第118位，女性的月平均收入只有男性的62%，是发达国家中性别工资差距最大的。

从文化的角度看，尽管有民主化的影响，但儒学对女性从属地位的强行定义，仍主导着韩国民众的思想。

今年2月，知名组合Apink成员孙娜恩在Instagram发布了一张她拿着写有“Girls can do anything”（女孩可以做任何事）字样手机壳的照片。随后，她被舆论指责在“推广女权主义”，最终被迫删除了这条帖子。

但是，改变也在逐渐发生。在这个“有权有势的人相信自己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韩国《中央日报》语）的国家，广泛的女权主义觉醒随着韩国MeToo运动在一步步扩大。

1月29日

韩国地方检察厅女检察官徐智贤在检方内网发文，公开自己曾遭检察长性骚扰的经历，并鼓励受害者不要沉默，自此点燃了韩国MeToo的燎原之火；

3月4日

身穿黑色服装的韩国女性聚集在首尔光化门广场上，抗议“无处不在”的性骚扰；

5月19日

上万名韩国女性在首尔举行示威活动，谴责政府在调查偷拍案件中的不作为——“对受害者是男性的案件加速调查，对受害者是女性的案件敷衍塞责”，要求政府对同类犯罪，进行同

样的处罚；

8月4日

(警方统计, 实际可能不止) 7万人在首尔举行了反对在性犯罪调查时性别歧视的第四次游行。

据不完全统计, 前后有超过 10 万人参加了韩国今年争取妇女权利主题的游行等行动, 其中绝大多数为女性。较之以往, 现在的韩国女性更加愿意用行动表明立场、争取权利。

“逃离紧身衣”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发生的。当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脱离“用美貌换取资源”这一男权社会强加给女性的“晋升模式”时, “保持美丽”于她们而言就成了一项无偿劳动。随着反抗的能量日益强大, 行动一触即发。

集体发声下的异见者

“逃离紧身衣”话题引爆网络, 相关的线下活动也紧锣密鼓地开展, 更有行动者将自身经历画出来, 做成了小册子。无数韩国女性通过说出自己曾因外貌而受到的社会压迫, 来抗议为什么不漂亮会成为自己受苦的理由。



“逃离紧身衣”小册子和周边

与此同时, 进一步的思考也开始涌现。在人们沉醉于一股脑儿毁掉化妆品的“爽”时, 会不会忽略一部分人的需求? 在本来就受限的话语空间中, 更多元的讨论试图让少数中的少数者也被听到声音。

我问到了一位关注此事的韩国女性, 她说自己的脸曾因意外事故而留下疤痕, 化妆是她假装成“正常人”的手段, 也是替代风险更高的整形手术的方法。

每当我画出那一半因受伤而消失的眉毛时, 都能感到身体上的疼痛和面对真相的痛苦, 我的外表是“不正常的”。我不喜欢那些和有着截然不同的背景的行动者, 高喊着“我们都一样”, 她们不认识我, 我们不一样, 但是她们的声音淹没了我的声音。

来自不同阶层和背景的女性面临的困境不同,同时被行动边缘化的还有变装皇后和跨性别女性等群体,化妆作为职业需求或身份认同,很难被 ta 们舍弃。同时,一些认为自己“只是喜欢化妆”的女性也感觉受到了批评。

不是要制造矛盾,那么怎么才能更积极、开放地看待这个行动?

“批评化妆的女性不是行动的目标,我们应该更多地反思男权结构”,另一位跟我聊到此事的韩国跨性别女性说。

为什么女性化妆被视作一种现代社会的礼貌?如果是出于礼貌,为什么不同性别的人为此付出的时间精力差异这么大?

为什么化妆会带给女性如此多的愉悦感?而我们很少听到男性说自己享受化妆?

女性可以通过其它途径来获得自信和愉悦吗?或者说,如何改变社会看待女性的方式?

也许我们无法通过一次毁坏化妆品来舍弃现有的生活方式,但是行动展现出的决绝,也足以使每个化妆的女生开始质疑这一切。

来源于 Twitter/Instagram 的图片如涉及侵权, 立即删除。

文章编译自:

*Korean women are destroying their make-up to protest the unpaid labor of beauty
An epic battle between feminism and deep-seated misogyny is under way in South Korea
'Escape the corset': South Korean women rebel against strict beauty standards*

参考资料:

韩国盖洛普报告 (20150521) _化妆品和整形外科
《全球性别差距报告 2017》

作者: 妇女佐伊

编辑: 李合子

2019. 4. 17 《一篇校医性骚扰女生的报道, 获得了今年的普利策奖》

作者: Lens

来源: 公众号“WeLens”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CMbz3VIW5Q541_uXe1PUwv

今年的普利策奖, 将“调查性报道奖”授予了一篇关于校医性骚扰和猥亵女学生的报道:

一名南加州大学的妇科医生被控在近 30 年间在校园诊所对数百名学生进行过侵犯，至今未受到制裁。

现在，该医生已经“悄悄”离开岗位。

新闻甫爆出，许多南加大校友称难以想象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这所名校里，并被捂了这么长时间。

在受害者中，不少是中国留学生。

有人反映，廷德尔对中国女生格外有“性趣”。

她们初来乍到，社会关系少，自我保护意识也较薄弱。很多女性直到看到报道才明白自己当初是被侵犯了。

报道引发了连锁反应：

到现在，已经有超过 650 名女性对南加州大学提起诉讼；

南加州大学试图通过支付 2.15 亿美元寻求和解；

校长、院长离职，教务长和法律总顾问也将离职；

.....

01

猖狂的恶行，
与假装看不见的人

这篇报道是《洛杉矶时报》的三位记者调查做出的。

它是如何出炉，写了什么，遭遇了什么？

一个近 30 年恶行不断的惯犯，何以能在一个名校里被遮蔽保护？

我们对报道做了简要梳理：

2018 年 2 月初，记者收到一个匿名举报。

他们开始对现职和前任诊所员工进行询问，发现很多人态度遮遮掩掩.....

故事的主角，是一名叫乔治·廷德尔的妇科医生。

他从 1989 年开始在南加州大学工作。

他身材高大，侃侃而谈，治疗过成千上万的女学生，其中许多人是第一次看妇科。

回合一：

“被投诉？不知道”

从 90 年代开始，就有人投诉廷德尔了。

一些陪检护士对廷德尔在盆腔检查时频繁使用相机感到震惊。

“妇科医生是有正当理由拍照的，但他也拍得太多了”——一位陪检护士说，她亲眼看到过他保存的近百名患者下体的照片。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患者和护理人员多次控告他的“怪异”行为：
包括在盆腔检查期间不适当地抚摸女性；
并对她们说着带有性暗示的话。

但廷德尔说他从未被告知过这些投诉。

回合二：

“全裸性骚扰？没有的事”

五年前，诊所搬进了一幢全新的大楼，他的恶行也加剧了。

在为患者做全身扫描的检查中，陪检护士发现，廷德尔经常让女性全裸躺在检查台上，这时他会慢慢地检查她们身体的每一个部位，一直到臀部中间的区域。

期间，他还会讲出一些让护理人员感到很不得体的言辞。
他会用“完美无瑕”、“乳白色”、“美”这样的字眼描述患者的身体。
还对学生用过这样的评价：“挺拔的乳房”。

然而，许多学生都保持了沉默，没有反抗。

“她们中的一些人以前从来没接受过妇科检查，”一位陪检护士说。
她说，廷德尔的行为经常发生在来自亚洲的留学生身上。
她们对美国检查的流程不熟悉，也不清楚界限在哪里。

专家告诉记者，女性每年一次的妇科体检当然可能包含对身体问题的讨论。
但作为一个男医生，在患者裸体的状态下夸赞别人的身材是怎么回事？

回合三：

“调查报告出来了，也不知道调查的谁”

2013年春天，又有人向上级主管举报了廷德尔一次。
主管将这些投诉转交了给该大学的公平与多元化办公室。

据当时的南加州大学报道，有调查员对七名员工和一名病人进行了调查取证。
而事实上，这些人后来告诉记者，“我们从没见过什么调查人员。”

总之，事情不了了之。
调查结果写着：廷德尔没有违反学校政策的行为。

回合四：

“女学生们喜欢我的温柔”

医生开始积极反击了。
他“委屈”地说，“你们看来是不明白学生对我有多喜爱。”

他先是搞出了类似“满意度调查”的东西。
很快，“表扬信”纷至沓来。
一名学生写，她是自己见过的妇科医生里唯一一个不会弄疼她的人。

廷德尔说，对他的检查感到满意的患者中，许多都是中国留学生。
为了与这些学生搞好关系，他在办公室摆了一张中国地图。
让女生把她们的家乡指给他看。

回合五：

“频繁地把手指伸进患者体内 ”

但陪护人员已经越来越忍不了了。
在检查的最后阶段，妇科医生一般会通过将两根手指插入患者体内评估子宫是否有异常。
这时候廷德尔会说些令人不适的话：
他会先放进一根手指，说，
“哦，我觉得这个大小会合适的，我们再放两根手指进去吧。”

他一边说话，手指一边在患者下体进进出出。

甚至，在一些检查中，廷德尔明确提到了“性*交”这些词，
而当时他的手指仍在患者体内。

他还在称赞女生的处女膜很好时说：
“你男朋友会喜欢它的”。

一位来自中国的研究生告诉记者，当时一位护士告诉她：
廷德尔希望她将所有衣服都脱下来进行下一步检查。
当她赤裸着在床上等待时，她开始怀疑：
“不对，我做这个检查为什么要脱衣服啊？”

廷德尔否认了这一切，他说，“我一定是被陷害了”。

回合六：

勇敢地“端掉”医生的女护士

一直到2016年，一名护士把事情捅到了校园性暴力危机中心，廷德尔才被停职。
这名护士叫辛迪·吉尔伯特。
她说，从2014年到2016年，她一再去找主管人士，但他们爱答不理。

当她试图联系病人让她们站出来指控时，
许多人表示，她们只是想忘记这一切。

吉尔伯特越来越沮丧。
“我们都觉得，没有人会相信我们的。”

南加州大学的性暴力危机中心执行主任态度暧昧，没有正面回应她的请求。

而此时，南加州大学的官员迅速采取行动。
只是，行动保护的對象，似乎是校医本人，而不是那些女学生。
一名人力资源工作人员打电话给廷德尔，让他先“自我保护起来”。
让他不要回到诊所，但可以继续领薪。

当他们在廷德尔的办公室里发现了一个装有病人性器官图片盒子时，诊所官员赶紧藏了起来。

在 2016 年夏天，学校高管与廷德尔拟了一份秘密协议：
让廷德尔悄悄地辞去职务，同时学校向他提供一些财务补偿。
作为交换，这次调查的结论，将改为“没有发现性骚扰问题”。

当廷德尔辞职时，那名勇敢的护士也离开了南加州大学。
她本来有一份不错的晋升机会，连新职务的名片都拿到了。
但她说，在她向性暴力危机中心报告之后，管理人员取消了那个机会。
一些诊所经理不再和她说话了。

而廷德尔混得怎么样呢？
他一直到 2018 年 1 月份还续签了加州医疗执照。
他曾表示，他打算干到 80 多岁。

02

一篇报道引发的反应

《洛杉矶时报》的采访并没有遇到明显的阻力，但耳闻目睹种种官僚主义的推诿，和躲避责任的漠然，还是让人吃惊。

2018 年 5 月，《洛杉矶时报》针对此事的报道发出后，引发了新一轮的投诉浪潮，短短几天内就有数百名女性提出更多不当行为的指控。

接下来，报道引发了连锁反应.....

5 月 17 日
校长出面道歉
两名主管医师被开除

5 月 18 日
约 200 个人发起投诉。
学校开始甩锅给廷德尔的上司，说事情隐瞒不报是那人的责任。

而那人于 2016 年去世，死无对证了。
期间，学生请愿要求罢免校长。

5 月 21 日
6 名受害人起诉廷德尔和南加大。

5 月 22 日
教师递交联名信要求罢免校长。

5 月 23 日
警方和医疗卫生委员会介入调查。

5 月 29 日
警方透露：一些受害女生在被侵犯时仍未成年。

6 月 11 日
站出来受害者队伍已逾 400 人，有人说，他甚至把整个手都伸进去过.....
因涉嫌隐瞒投诉，美国教育部对南加大展开调查。

8 月 7 日
校长正式离职。

8 月 29 日
廷德尔从医资格被暂时吊销。

10 月 19 日
南加大提出 2.15 亿美元和解方案，部分受害者表示不接受，要将调查进行到底。

12 月 4 日
商学院院长被免职。

2019 年 4 月 2 日
临时校长确认，教务长和法律总顾问将在今年夏天离职。

这篇获奖报道由三位调查记者从去年 2 月开始，历时三个月调查完成。
而在此之前，他们一直在报社倒闭的边缘挣扎。

在获得这次奖项之前的一年里，编辑部承受着面临倒闭的巨大压力。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奖能像这个奖一样甜蜜。
这栋楼里有那么多人知道我们报社差点死了，我们在为挽救这份报纸而奋斗。”

最终，几个随时担心着失业的记者，撬动了种种沉重的利益锁链，揭开了被遮盖近 30 年的
校园性骚扰，也让一部分推诿责任的人付出了代价。

除了记者，和名校金字招牌下冠冕堂皇的大人物相比，反而是护士和学生们的执着，成了撬开真相的关键。

三名记者特意向她们表达了敬意：

“特别感谢我们的线人——她们虽然做着比较低级的工作，却甘心冒着失去养家糊口的工作和薪水的风险，因为她们希望真相被看见。”

在普利策官网上，一篇文章以显著的标题写着：

“为什么人们已经不再相信媒体了？”

其中提到，媒体地位的下滑已经变成了全球性的现象，即使在美国，民众对媒体的信任度也从高峰时的 72%，下滑到了 45%。做那种依靠真相而不是耸动标题的新闻，在这个年代越来越困难。

但仍然有一些严肃报道，在捍卫美国新闻专业主义的尊严。

作为美国新闻界的最高荣誉，普利策今年还将两项大奖授予了与调查特朗普有关的硬报道：

一是《纽约时报》对总统特朗普财务状况进行了 18 个月的调查，指出其商业帝国频频发生的偷税、漏税行为。

二是《华尔街日报》调查了特朗普贿赂两名声称与其有暧昧关系的女性。

虽然媒体的地位和生存环境在恶化，但类似这种揭开真相的艰难努力，使这些专业新闻工作者保持着尊严。

而一个社会，也受益于持续不断地找寻真相，得到改善的机会。

“这些崭露头角的记者提醒我们，媒体坚定不移地致力于见证”，普利策奖今年的评委会负责人 Dana Canedy 说道：

“新闻界将会一直存在下去，正如创始者所熟知的那样，没有新闻，就没有民主。”

编辑整理：CC LCP 张光裕

参考资料：

Harriet Ryan, et al., LA Times, A USC doctor was accused of bad behavior with young women for years. The university let him continue treating students

Harriet Ryan, et al., LA Times, Former students recount decades of disturbing behavior by USC gynecologist

Harriet Ryan, et al., LA Times, Patients flood USC with reports about doctor accused of misconduct; LAPD set to review cases

Adam Elmahrek, et al., LA Times, USC's Academic Senate calls on university president to resign after a series of scandals

图片来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2019. 7. 16《伊藤诗织：大部分性侵案件不关乎性企图，而关乎权力》

作者：傅适野

来源：界面新闻

原文链接：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3311675.html>

“日本的强奸法案在过去 110 年间都未曾改变。如果我没有经历这一切，我不会意识到这个问题。”伊藤诗织告诉界面文化，“等我去中国的时候，想了解一下中国的强奸法律是怎样的。”

采写 | 傅适野

编辑 | 黄月

持续向前和不断回看构成了伊藤诗织目前的生活状态。作为一名自由记者，她刚从埃塞俄比亚回国不久；作为一名纪录片导演，她正在拍摄非洲女性的割礼传统以及这种传统对女性造成的伤害。与此同时，在从非洲回到日本的一周后，7月8日，她因为山口敬之的案件再次走上法庭。

伊藤诗织是一起性侵案的受害者，她是《黑箱：日本之耻》一书的作者，也是 BBC 纪录片《日本之耻》的主角。2013 年，当时还是纽约大学新闻学系本科生的伊藤，在打工的酒吧结识了日本 TBS 电视台驻华盛顿分局局长山口敬之。随后山口主动邀请伊藤参观 TBS 纽约分局，并介绍其与纽约分局局长认识。2014 年，即将毕业的伊藤诗织给一些媒体人士发邮件寻找实习机会，这其中也包括山口敬之。山口在邮件中为她引荐了一个在纽约实习的机会，伊藤对此心存感激。2015 年，毕业归国后在路透社驻日记者站工作的伊藤考虑回美国工作，因山口此前曾表示 TBS 华盛顿分局随时招实习生，她便向他发送邮件询问实习机会。山口表示确实有实习机会，并邀请她于 2015 年 4 月 4 日晚上在东京一家餐厅碰面，商谈工作签证以及工作相关事宜。

当晚，二人先后去了一家餐馆、一个串烧店以及一家寿司店。在第一家店喝了一阵，在串烧店伊藤诗织喝了两杯啤酒，一两杯红酒。她平时酒量很好，并无醉意。而在寿司店，在第二合酒（日本酒的传统计量单位，一合不到 180 毫升，相当于一个中瓶啤酒，四分之一瓶红酒）喝完前，伊藤诗织去了趟洗手间。从洗手间出来回到座位上后，她忽然感到身体难受，再度起身去洗手间。一进洗手间，她立刻感到天旋地转，顺势跌坐在马桶盖上，把头伏在水箱上。之后便不省人事。

再次醒来时，她先是感到一阵剧痛，随后发现山口敬之重重地压在她身上，令她无法动弹。在整个过程中，他全然不顾伊藤诗织身体上的抗拒和言语上的质问，事后又是一副哄劝的口气：“人家真的喜欢上你了嘛。”他还若无其事地在邮件中与伊藤诗织讨论工作相关事宜，而当她提起那晚的事情，山口则给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版本。在他的叙述中，此次事件是由于伊藤诗织烂醉如泥，他出于好意将她带回酒店，她在去了一趟洗手间之后爬到他的床上，说自己“不小心喝多了”。在自己也有几分酒意的情况下，山口看到“这样漂亮的女生半裸着爬到床上，自然而然会发生点什么”。“我利用职权跟你套近乎，说服你发生性关系了吗？从来没有过！”山口敬之在邮件中这样反问伊藤诗织。

面对山口的否认，伊藤诗织在友人的鼓励下前往警署报案。然而，令她没有想到的是，这只是漫长征程的开始。此后在与警署、司法程序以及大众媒体打交道的过程中遭遇的重重困难，让她意识到，在日本公开谈论性侵如同谈论房间里的大象。而发起一场和性侵有关的诉讼，就是将原本被限定在私密领域的、不可被谈论的事件公之于众。正如负责伊藤诗织案件的检察官所言：“事件发生在私密空间之内，是一个‘黑箱’。”而作为新闻记者和当事人，伊藤诗织越是试图打开“黑箱”，反而在日本的调查机构和司法体系中发现了越多的“黑箱”。这些“黑箱”指向对于性侵受害者遭受的二次伤害、指向性侵案件后收集证据的困难、指向此类案件中不对等的权力关系造成的重重障碍，还指向日本法律体系中对于性侵案件的长期忽视。

然而，撬动“黑箱”并非易事。这其中既涉及时间和精力牵扯，也包含着一次次公开讲述过往伤痛经历所带来的重复伤害，以及在面对公众和司法体系的漠视甚至恶意时无比巨大的勇气。

2015年4月30日，伊藤诗织提交了报案书和起诉书。

2015年6月8日，案发后两个月，警方根据收集的证据申请了逮捕令，并获得了法院的签发许可。然后在逮捕山口敬之的当天，行动被日本警视厅最高层刑事部长中村格叫停。在此之前，负责此案的所有警官和检察官突然全部被调离此案。案件交付新的警官，展开新一轮调查。

2016年7月22日，警方宣布因证据不足，此案不予起诉。

2017年5月29日，伊藤诗织在司法记者俱乐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向检方的审查机构提交了复议申请书，并在此次发布会上向公众宣布了这一决定。

2017年9月22日，检察审查会对此案做出判定：本案不予起诉。最终结论是：检察官对此案的判定正确无误。

2019年4月，山口敬之对伊藤诗织进行反诉，要求伊藤诗织赔偿一亿日元，并在全国的报纸和媒体上进行公开道歉。山口敬之表示，伊藤将此案公之于众的行为以及她通过书籍和纪录片等方式持续曝光的行为，让他在一年内接不到工作，失去了曝光机会，导致名誉和经济上的双重损失。

2019年7月8日，此案开庭。目前此案仍在审理中。

7月9日，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对伊藤诗织进行了视频采访。事发至今，已经过去4年。伊藤诗织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改变。她的生活不像外界想象得那般天翻地覆——她并非每天沉浸在受害者的阴影中以泪洗面。她仍在从事自己热爱并坚信的新闻事业。她已从一位性侵受害者变成了性别平等的倡导者，立足自身经历，力图纠正深深根植于日本文化的性别偏见。

“我并不是每天以泪洗面”

界面文化：距离性侵事件过去四年了，距离《黑箱》这本书出版也有两年了。在书中你完整地记录了性侵事件的经过以及后续，也通过你个人的案件反应出日本媒体、社会和司法系统在处理性侵案件时的种种漏洞。随着这本书在不同国家出版，为了配合宣传，你需要不断回到当时的场景和记忆里，这对你会造成困扰吗？

伊藤诗织：这并不容易。每当我再次谈论这件事时，我总是能想起山口敬之。就像昨天，山口敬之的律师不停地询问我事情的经过。我每回忆一次，就像又经历了一次整件事情。

这本书在 2017 年 10 月出版后发生了很多改变。因为 10 月反性骚扰运动在美国爆发，公共舆论有了巨大的转向。在日本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虽然这些变化异常缓慢。但对我来说，目睹过去几年变化的发生是非常有趣的。

这种回忆对我来说并非易事，对我而言是一种奇怪的体验。但我知道这不光是我自己的故事，还是很多女性的故事。因此我认为十分有必要强调女性的诉求，以及我们在何种程度上共享同一种经验和故事。

界面文化：在书中你也提到，你对于自己在新闻报道中被描述成不见其名、不见其貌的“女受害人”颇为不满，你对于这个标签对自己的缠绕感到不悦。当你不断被要求重述自己的故事，你是否认为这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加剧了对于“受害者”的刻板印象？

伊藤诗织：不可否认，我确实是一个受害者 (victim)。在过去几年里，我收到了诸多标签，比如幸存者、受害者，同时也有很多恶意的绰号，但我努力专注地过好自己的生活。我想传递的信息是，即便这种事情发生在你身上，它也不会改变你是谁。你有绝对的权利做自己。我记得我在书里也写到，一旦这种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会感到对于自己的生活失去了掌控，好像别人在钳制你。尤其是在媒体中、在网络上，它们对于受害者有一个比较固定的描绘，从穿着到姿态，你都要符合完美受害者的形象。这是我想要反抗的，我并不是每天以泪洗面，也不是每天都以受害者的姿态出现，这只是警察和媒体希望我呈现出的形象。

“我对新闻抱有希望，我对日本不抱太大希望”

界面文化：在整个事情的过程中，我的感觉是你有一个面向公共的自我，和一个私密的、未开放的自我。面对公众的时候，你是一个幸存者，是一个行动者，也是一个战士，而私密的那一部分其实公众并不能了解到。我很好奇这两个自我有冲突或者无法调和的时候吗？这种时候你会如何处理？

伊藤诗织：我生活在亚洲社会，生活在日本，我大概能够预想到此类事件发生时人们的反应。我经历了法律程序上的失败，我的案子被中断，我意识到对于此类案件、尤其是对性侵案受害者的支持是多么零星稀少，受害者并不能寻求公正，而媒体也在努力避免触碰此类案件，尤其是牵涉到权力时。我认为大部分性侵案件发生在不平等的权力结构中，这并非事关性企图，而是关乎权力，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施加的权力。

我记得在书里我写到，作为在日本长大的女孩，被痴汉性骚扰构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当时对一个外国记者讲了这件事，这篇报道后来被翻译成日文，日本民众看到后反应异常激烈。一些人指责我，你为什么这么不爱国？这让我意识到在日本公开谈论性骚扰是一种禁

忌。因此当我写了这本书并且决定站出来公开地谈论这件事的时候，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对于我的私人生活是自杀性的打击。我很难再继续过以前那样的生活了。但我对新闻抱有希望，我对日本并不抱有太大希望，但我相信故事的讲述能够以某种形式抵达某些人。如果往坏处说，我其实几乎快要放弃我的私人生活了。我在写这本书以及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并不知道我的私人生活会发生什么改变。

回望我的经历，我时常在想，确实有两个我存在。一个我尝试像新闻记者一样提出问题，而另一个我是受害者。这是我的故事，它关于我，但与此同时，让我仅仅作为一个受害者生活和存在，这过于痛苦。我对于说出真相这种新闻理念存有信仰，我质疑很多问题，质疑权威，质疑体制。如果这不是我的信仰，这不是我的职业，我可能就沉默了。

沉默也没问题，我不认为人们必须站出来讲述如此具有创伤性的故事。我认为每个人都有他们生存的不同方式。首先要生存下来。对我而言，生存意味着说出真相，因为这构成了我最基础的部分。这当然充满了挣扎，我至今仍然在挣扎，这需要时间，新闻记者的身份其实一直在保护我的创伤经历。我无法预知这件事情何时会过去，我的生活何时能够回到正轨，因为其实并不存在这样一个时刻，我可以说：它结束了。我需要与这段经历共处，它已经成为了我的一部分。

谈论这件事帮助我去发掘更多其他的答案，在日本问出这样的问题其实并没有回答我的疑问。但当我与世界各地的人们谈论这件事时，我看到了诸多可能性，比如改善法律。但这个过程是非常漫长的，首先要改变的是人们的观念，而这往往是最难的一步。因此我认为讲述故事是改变的第一步，它会影响和改变人们的想法。

界面文化：如果你不选择新闻作为自己的专业，你还会站出来吗？

伊藤诗织：我觉得会的，这是我的性格，我蛮固执的。而且我不知道除了做新闻记者之外我能做些什么。我相信讲述真相的重要性，但我对在公众面前讲述真相又没有太多的信心。如果我不讲述，如果我不追寻真相，那就不应该成为一个新闻记者。但同时，当时很多人告诉我，如果我还想当记者，就不应该指控山口敬之，因为这会断送我的职业前途。事实证明这不是真的，但这是因为我可以说英语。如果我只会说日语，只能在日本工作，我的职业生涯就真的终结了。而现在我的生活和工作重心转移到了英国，如果我没有这个选择的话，我其实不知道我将如何在日本生活。我也从来没有计划过，我宁愿自己不要经历所有这些事情。

“在日本，甚至没有关于‘同意’的概念”

界面文化：在遭遇性骚扰后，能够走到法律程序的女性大概率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经济能力比较不错的女孩。而那些没有接受良好的教育或者经济能力不足以支撑昂贵又耗时的法律程序的女性，可能就选择不了了之了。

伊藤诗织：的确如此。这正是我希望改变的。作为一个公民，我们没有渠道接触法律援助，这是非常不公平的。民事诉讼价格高昂，刑事诉讼虽然不需要花钱，但却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你需要汇报自己的行踪，这其中有一种耻感，这一过程本身让很多人望而却步。

我的家庭并不富有，我来自工人阶级的家庭，我的父母其实很反对我诉讼，我也能理解他们。

说实话，在日本现有的法律体系下，寻求正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你投入多少时间和金钱都无法确保自己能够得到法律公正的裁决，甚至连一些微小的尊严感都无法获得。我也经常在想，在过去的几年中我得到了什么？当然我得到了我的真相，但从法律角度来说，我不确定。日本的强奸法案在过去 110 年间都未曾改变。如果我没有经历这一切，我不会意识到这个问题。等我去中国的时候，了解一下中国的强奸法律是怎样的。每次我谈起这件事，尤其是在西方语境下谈论这件事，他们都非常震惊。一个发达如日本的国家，为何在女性事务上宛若中世纪。我认为我自己也有责任，因为我从未质疑过这个法律体系。

界面文化：说到诉讼和法律，我认为让人十分沮丧的一点在于，性骚扰或者强奸是一种他人在被害人身上留下痕迹——不论是物理性的还是精神性的——的罪行，而被害人需要通过证明这种痕迹来为施害者定罪。

伊藤诗织：我认为我们能做的改变比预想的要多。美国反性骚扰运动确实颇有成效。瑞典的法律现在已经做出了改变，判定没有同意 (consent) 的性行为都是强奸，即便其中没有涉及威胁或者暴力；而明确的同意必须是通过语言或者肢体行为传达出来的。这背后是整个观念的变化，而在日本的问题是，我们甚至都没有关于“同意”的概念。也正如你说的，受害者必须证明威胁或者暴力的痕迹，否则无从对证。

去年三月发生了一个很可怕的案件，关于一个 19 岁的女儿和她的父亲。这个女孩从 14 岁开始就被她父亲强奸，法官认定这其中存在强迫性行为，但由于无法证明有肢体性的威胁因此不予判罚。法官认为这个女孩仍然过着一种正常的生活，因此在父亲和女儿之间其实达成了同意。这背后是思维方式的问题，我们没有关于同意的思维方式，对于何为顺从、何为拒绝没有明确的概念。只看肢体威胁是不合适的，因为这其中可能存在我们完全无法看到和发现的精神威胁。所以现在我们正在努力改变这个法律。

“如果我不关心日本，我为什么还要谈论强奸和女性？”

界面文化：作为一个关注性别议题的记者，让我很沮丧的一种情况是，很多时候人们还没看你的文章，不了解你要传达的观点就开始批评。在你的经历中，我猜测这种沮丧的时刻应该很多吧，你如何应对？

伊藤诗织：对很多人来说，他们很难在我的经历和他们自身之间建立联系。他们会认为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离他们十分遥远，因此表现出漠视或置之不理。我现在仍然在努力地把我的故事讲给其他女性听，这并非因为我们性别相同、她们更加能够共情和理解，事实并非如此。这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个挑战。在非洲拍摄关于女性割礼的纪录片时，我意识到在世界各地女性的处境都十分类似，区别只是具体问题和表现形式的不同，而行为背后的逻辑和思维方式，社会如何看待女性，其实都是类似的。

我喜欢拍记录片的原因之一是我可以聚焦一个人，一个故事，你看到她的脸孔，你听到她的名字，你听到她向你讲述自己的故事，而当你带入她的视角、体会她的经验时，你其实更能产生共情。我现在尝试的就是通过她们的眼睛来讲故事，这仍然很困难，有的时候人们不喜欢这样的故事，因为他们不想改变。但即便如此，我觉得这些故事仍然有其价值，因为它抵达了某处，并且让一些人不适，这是好事。但我不喜欢的一种论调是人们把这样的表达和抹黑日本以及不爱国联系起来。如果我不关心日本，我为什么要谈论这些事情呢？

界面文化：在日本是否有一些比较活跃的女权团体？

伊藤诗织：对比英国或者美国，日本的团体并不是那么活跃。对比我们的邻国韩国，我认为她们比我们活跃太多，其中一个原因是日本社会的高度等级化。我在台湾地区的时候接触过那里的女性团体，看到不同年龄段的女性如何同心协力。但在日本，虽然有著名的女性主义者，但对很多人来说，和她们对话是很困难的，因为她们地位很高。即便在女性团体内部，不同的等级制度也在制造高墙。这种事情在其他国家也会发生，但在日本尤其明显，因为我们有着浓厚的等级制遗产。这令人沮丧，在我看来，女性主义运动应该是所有女性团结起来，而不是内部等级化的。但我也能感受到这种情况正在慢慢发生改变。

界面文化：需要更多时间。

伊藤诗织：是的，需要时间。我不知道我们究竟需要多少时间，能够打破所有这些。但有一点需要说明，就是我们不希望等到可怕的案件发生之后才做出改变，这类案件已经足够多了。我们现在就需要做出改变。我希望我能够发出更大的声音，促进这种改变。

九、期刊文章

关于#MeToo

综述：在 CNKI 搜索“metoo”得到 22 个结果，其中相关文献 15 篇；搜索关键词“米兔”得到 26 个结果，相关文章 1 篇，相关文章共 16 篇，其中，在媒体和传播理论框架下以分析 MeToo 运动的社交媒体背景及传播特征为主的文章最多，共 8 篇（2, 3, 5, 8, 9, 13, 14, 15）；从 MeToo 出发分析中国女权主义运动（1, 4, 10, 12, 16）；法律政策研究（6, 7）；跨国比较（9, 14）；也有从具体角度切入，如从个案看各大高校对 MeToo 运动的反应（11）；也有对整个运动的整体观察（16）。其中有 2 篇对运动持明确批评立场（10, 12），分别来自中国经济周刊和环球时报。

搜索“metoo”得到 22 个结果，其中相关文献 15 篇：

1. #Metoo 运动背景下中国女权主义的发展

【作者】 吴梦；

【机构】 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 #Metoo 运动是一场在全球范围内有着广泛影响力的反性骚扰运动,这股热浪也影响了大洋彼岸的中国女性。借助互联网传播,#Metoo 运动改变了女性对待性骚扰问题的消极态度,对女性自我意识的提升、性别权利结构的重构和职业女性性别权益的保障均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成为新时代中国女权主义发展的重要契机。

【关键词】 反性骚扰； #Metoo 运动； 女权主义；

【来源】 青年文学家 ,Youth Literator , Editorial E-mail ,2018(26)

2. MeToo 运动在社交媒体中的传播特征探析

【作者】 李卉蕾;

【机构】 西南政法大学;

【摘要】 随着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展,女性群体得以在更开放、平等的平台上发表观点,话语权得到了提高。而 MeToo 运动更是把单独的、孤立的女性话语集结在一起,掀起了一场新时代的女权运动。文章旨在对社交媒体中 MeToo 运动的传播进行分析,为女权运动借助新媒体传播提供参考。

【关键词】 社交媒体; MeToo 运动; 女权传播;

【来源】 新媒体研究 ,New Media Research , Editorial E-mail ,2018(21)

3. 社交媒体对于社会运动的推动作用研究——以“MeToo”运动的传播为例

【作者】 王斌;

【机构】 湖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摘要】 飞速发展的媒介技术在带给人们各种生活便利的同时,也给人类社会各领域的活动带来极大的影响。先前局限于一国领土范围的社会运动,在社交媒体的作用下,逐渐打破了国界,发展成为拥有大量国际受众参与的跨国性社会运动,实现一种全球化传播。本文以“MeToo”运动为例,对其传播特征进行分析,总结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媒介在这种全球化传播的社会运动中扮演的角色,为其他社会运动借助社交媒体进行传播提供参考。

【关键词】 “MeToo”运动; 社交媒体; 全球化传播; 舆论监督;

【来源】 科教导刊(下旬) ,The Guide of Science & Education , Editorial E-mail ,2019(05)

4. 中国女性主义的新趋势——以 Metoo 运动为背景

【作者】 吴梦;

【机构】 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 Metoo 运动是一场在全球范围内有着广泛影响力的反性骚扰运动,这股热浪也迅速扩展到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日趋民主的政治环境、更加开放的文化氛围、女性经济地位不断提升以及越来越多杰出女性的示范作用等因素为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中国女性主义的发展也面临着诸多阻碍,其有限的影响力也未能彻底改变女性主义发展的困境。

【关键词】 反性骚扰; Metoo 运动; 女性主义;

【来源】 芒种 ,Mangzhong Literature , Editorial E-mail ,

5. MeToo 风潮中受害者意见表达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研究——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

【作者】 韦文杰; 李林蔓;

【机构】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摘要】 MeToo 风潮中,不同受害者面对道德枷锁和舆论压力,敢于打破沉默,进行持续跟进和积极表达,成为舆情演变和持续发酵的关键。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选取风潮中的典型案例,经开放式、轴线式、选择式三级编码,探究受害者意见表达的影响因素,构建作用机制。发现 MeToo 风潮中受害者存在“刺激——表达”式反沉默的螺旋模型,即侵害者的行为刺激,使受害者在内在心理特质和外在意气气候双重因素的影响下,通过刺激反应和意见感知,调整表达行为,呈现“刺激——表达”式螺旋上升特征,并受趋同行为影响,迅速接受网络舆情,参与构建新的舆情,进而助推网络舆情不断扩散。

【关键词】 意见表达; 影响因素; 作用机制;

【资助】 2017 年度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调研项目(2017DY19);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2017 年度校级科研项目(KY201717B);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8SKGH158);重庆第二师范学院“新媒体传播与网络舆情”科研创新团队的阶段成果

【来源】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报 ,The Journal of Shandong Agriculture and Engineering University , Editorial E-mail ,2019(05)

6. 保护女性权利,不仅需要 MeToo 的勇气

【作者】 舒锐;

【机构】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金融街法庭;

【摘要】 <正>最近,女子晓静(化名)发长文爆料称,媒体人章某在一次聚会后对其性侵,事后她小范围公开该情况,还屡次受到威胁。章某承认和晓静发生过关系,但并没有强迫,“可以理解为一夜情”。身体权是每个人的法定权利,妇女的身体自由权和隐私权尤受法律保护。我国刑法规定了强制猥亵、侮辱罪,以行为、言语等任何一种方式对女性进行严重性侵犯的行为都将触及此罪,即使情节轻微,也将受到治安处罚。

【关键词】 女性权利; MeToo;

【来源】 法律与生活 ,Law & Life , Editorial E-mail ,2018(16)

7. Metoo 之后:反性骚扰政策在中国的未来

【作者】 郦菁;

【机构】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

【摘要】 <正>美国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成为了性别政治权利平等、平等雇佣、堕胎合法化等一系列政策背后不容忽视的原动力。但是,性骚扰话语的建构,则要推迟至 70 年代初。Me Too,那么下一步呢?大约在 2006 年,当美国的性别运动者柏克最早采用“Me Too”这一标签,甚至在 2016 年美国演艺界“Me Too”成为一场运动之际,参与者也许并没有想到,这将成为一场全球公民社会运动。从 2017 年底开始,以王敖教授等为代表的跨国网络开始参与中国的公共

空间,并因"徐钢事件"、"陈小武事件"、

【关键词】 性骚扰; Metoo; 女性主义运动; 机会结构; 女权运动;

【来源】 文化纵横 , Editorial E-mail ,2018(05)

8. 媒介框架理论下的韩国 Me Too 运动报道

【作者】 陈雨璇; 陈艳艳;

【机构】 阜阳师范学院文学院; 韩国又松大学观光经营学院;

【摘要】 "MeToo 运动"作为较有影响的国际新闻事件,在一定时间内能够得以迅速传播并形成民众广泛参与的社会运动,新闻媒体在事件进展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本文以框架理论为视角,采用内容分析、量化统计等方法,以韩国三大主流媒体为对象,探究韩国"me too 运动"中媒体的报道、受众的认知及两者关系,并进一步分析韩国大众媒体在国际传播语境下是如何生成舆论调控策略,构建受众认知环境的。

【关键词】 框架理论; 韩国三大媒体; "me too 运动";

【资助】 阜阳师范学院青年人才基金重点项目(rcxm201808)研究成果

【来源】 东南传播 , Southeast Communication , Editorial E-mail ,2018(10)

9. 中美性骚扰议题新闻呈现的比较研究

【作者】 胡颖; 常江;

【机构】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摘要】 本文使用噤声群体理论与框架分析,考察 MeToo 运动发源和兴起以来半年时间内美国主流媒体与中国主流媒体的 80 篇关于性骚扰议题的新闻报道。通过内容分析方法,本文对中美媒体报道性骚扰议题所采用的新闻框架进行界定、归纳和分析,比较和探讨其成因及影响。研究发现,中美两国对性骚扰的新闻呈现策略存在显著的差异,中美两国对发生在国外的性骚扰新闻事件的报道均有一定程度的意识形态色彩,而美国的这一倾向尤其明显。

【关键词】 性骚扰; 框架分析; 噤声群体理论; #MeToo;

【来源】 新闻春秋 , Journalism Evolution , Editorial E-mail ,2018(04)

10. 如何收拾“MeToo”运动的烂摊子?

【作者】 邹松霖;

【摘要】 <正>"MeToo"运动仍在持续发酵。近日,NBA 球队达拉斯独行侠队前 CEO 性骚扰事件被媒体曝光,球队公众形象蒙受巨大负面影响。为了应对危机,球队点将黑人女性、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前高管辛西娅·马歇尔成为新任 CEO,重新打造球队公众形象。这并不是个案。在金融行业,一位受访的金融高管说,在当前气氛下,光是雇佣一名女性,就相当于给公司增加了“未知风险”,因为她指不定哪天就举报你了。

【关键词】 女性权利; MeToo; 公众形象;

【来源】 中国经济周刊 , China Economic Weekly , Editorial E-mail ,2019(02)

11. 高校反性骚扰“蝴蝶翅膀”

【作者】 田为;

【摘要】 <正>自 2017 年岁末起,高校性骚扰/性侵事件开始“井喷式”曝光。随着美国“MeToo”运动的“蝴蝶翅膀”在大洋彼岸扇动,中国高校界的“MeToo”运动也拉开了序幕。无论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生、现旅美工程师罗茜茜首次实名公开举报被导师性骚扰,还是南昌大学毕业生小柔(化名)遭性侵后将母校作为第二被告起诉,都是极富勇气的行为。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各大高校在格外“爱惜”名誉之下的暧昧处理态度。

【关键词】 性骚扰; 受害者; 性侵害; 蝴蝶翅膀;

【来源】 法律与生活 ,Law & Life , Editorial E-mail ,2018(18)

12. 性侵风波令 Metoo 运动陷尴尬

【作者】 范开庆; 郝树华;

【摘要】 曾经的受害人,如今的施暴者!席卷全球的反性侵运动 Metoo (我也是)日前上演特大反转:意大利知名女星艾莎·阿基多被爆出性侵丑闻,受害者还是未成年人。极具讽刺意味的是,阿基多是 Metoo 最早一批的意见领袖,而如今她“潜规则”受害者的方式,与她此前极力控诉的施暴者对她做控诉的施暴者对她做出的不轨之举如出一辙。这一丑闻引发尖锐的社会质疑,舆论讽刺一些所谓的女权主义者“终于暴露出最虚伪的一面”。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之上,长期受到争议的 Metoo 运动也被逼上了岔路口,未来将何去何从引发多方猜测。

【新闻来源】 环球时报

【时间】 2018-08-23

13. 新媒体语境下网络舆情场的形成及原因研究——以微博“MeToo”事件为例

【作者】 苏子涵;

【机构】 西南交通大学;

【摘要】 在新媒体的语境下,受众的势力逐渐发展壮大并对信息传播产生影响,舆论事件中的受众不再是单独的个体,而是在共同利益与心理原因下形成的巨大的网络舆情场。文章以中国#MeToo#这一话题事件为例,采用文本分析法,通过对微博上受众话语的分析,研究新媒体语境下网络舆情场是如何受到受众心理因素的影响而形成的。

【关键词】 新媒体; 舆情场; 性骚扰; 受众心理;

【来源】 新媒体研究 ,New Media Research , Editorial E-mail ,2019(05)

14. 从“#MeToo”运动看社交媒体对跨国社会运动的影响

【作者】 胡羽佳;

【机构】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人文社科学院;

【摘要】 飞速发展的互联网技术在带给人们不断升级的用户体验的同时,也给国际社会的多

个领域带来了不容忽视的宏观影响。社交媒体作为 Web2.0 时代下的核心产物就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运动的发展。先前限于一国领土范围的社会运动逐渐打破了国界,发展成为拥有大量国际受众参与的跨国社会运动。此类社会运动在显示出即时动员效果、去中心化和全球化等积极特征的同时,也依然存在一些局限性。笔者认为,Web2.0 时代的到来并不意味着社会运动将逐渐发展成为以社交媒体为主要平台的线上运动。事实上,基于社交媒体发展起来的社会运动只有与非政府组织、主流媒体等民主社会的中坚力量展开合作,才能够产生持久影响从而实现其初始目标。

【关键词】 Web 2.0; 社交媒体; 社会运动; 跨国公共领域;

【来源】 科技传播 ,Public Communication of Science & Technology , Editorial E-mail ,2018(23)

15. 寻找“中间领域”:反思“MeToo”运动中的“他者化”情感政治

【作者】 吴志远;

【机构】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摘要】 通过社交媒体的力量,"MeToo"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女性的赋权。但这场运动在行动过程中的话语表达容易陷入早期女权运动的二元对立。从当代女性主义理论自我反思来看,"MeToo"运动作为一种实践运动,除了要解决性侵和性压迫问题,还要警惕这种激进女权运动被其他意识形态收编利用。在社交媒体的流量逻辑刺激下,男权主义和消费主义会对女性主义进行殖民化,加深普通女性群体对女权认识的本质主义,伪女权主义意识也会进一步强化"MeToo"运动中一般女性的"非此即彼"思维。"MeToo"运动要反思这种本质主义的他者化,使这场运动真正推动社会公平与女性民主化,在社交媒体的公共领域中寻找价值共存与社会共识的"中间领域",通过理性与情感共同推动保护女性的制度化进程。

【关键词】 MeToo 运动; 女性主义; 他者化; 情感政治;

【来源】 新闻界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Monthly , Editorial E-mail ,2019(03)

搜索关键词“米兔”得到 26 个结果, 相关文章 1 篇:

16. 米兔运动、介入式文化研究与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全球传媒学刊》对话常江副教授

【作者】 常江; 金兼斌;

【机构】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摘要】 2018 年,起源于美国的 Me Too 运动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大量的讨论。最初,几位名人在社交媒体上遭到性骚扰和强暴的指控,随后越来越多的女性讲述了自己的不幸遭遇。2018 年 7 月 27 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从事文化研究的常江副教授通过社交媒体公开邀请曾遭受性骚扰或强暴的人向他讲述他们的故事或经历。作为一名大学老师,常江副教授参与这项运动的根本考虑和动机是什么?他如何看待 Me Too 运动在中国的独特性和发展前景?这种参与式文化研究能否被视为当代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意识及实践的一种表现形式?本研究通过对常江副教授的对话,详细阐述了以上问题。

【关键词】 米兔运动; 介入式文化研究; 性骚扰; 通过共情实现赋权; 知识分子;

【来源】 全球传媒学刊 ,Global Media Journal , Editorial E-mail ,2018(03)

关于“性骚扰”

* 出于对信息来源可信度的考虑, 以下文献全部来自于 1992 年至今的《妇女研究论丛》。

-概念辨析及现状综述

1. 何为性骚扰?:观念分歧与范式之争——2014 年教师节前后“性学派”对“女权派”的质疑

【作者】 宋少鹏;

【机构】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

【摘要】 2014 年教师节,中国的女权主义者发出联署信敦促教育机构建立反性骚扰和反性侵犯的预防机制和处理机制。随之,一些强调性教育的学者与学生也发出联署信,对女权派反性骚扰之行动提出了批评和质疑。文章尝试回答性学派提出的质疑,分析两者的异同,指出性学派与女权派之争是反性骚扰的理论范式之争,分析了平等范式、自主范式、尊严范式三种理论范式在反性骚扰理论和实践中各自的潜能和局限。

1. 性骚扰概念的产生和流变——国际视角的分析

【作者】 耿殿磊;

【机构】 武汉科技大学国际学院;

【摘要】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女权主义法学家从性别歧视角度提出了“性骚扰”概念,并被国家立法和行政机构接受,促进了美国反性骚扰法律体系的确立,但此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通过判例的形式有所扩大。世界各国继承了美国原概念中的核心要素,在本国的法律体系框架内,发展出了各具特色的性骚扰概念,定义的总体趋势是从反性别歧视模式转向维护公民人格尊严模式。近年来,中国在性骚扰的定义和立法方面,也努力尝试作出符合本国国情的界定,但目前尚未形成共识。本文综合国内外的经验尝试提出了自己的定义,并呼吁国家尽早出台性骚扰的权威法律概念,以提高性骚扰立法的实效。

2. 性骚扰在中国的存在——169 名女性的个案研究

【作者】 唐灿;

【机构】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摘要】 性骚扰在中国的存在——169 名女性的个案研究唐灿性骚扰多是对女性的性别歧视,它是指违背当事人的意愿,采用包括动作和言语在内的种种与性有关的挑逗、侵犯和侮辱等方式,造成女性生理、心理损害或精神紧张的行为。

3. “性骚扰”概念的泛化、窄化及应对措施

【作者】 沈奕斐;

【机构】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 上海 200433;

【摘要】 性骚扰在中国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引人关注的问题,但是对于性骚扰的解决,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显得有些力不从心。本文借鉴女性主义的视角和方法,认为性骚扰在中国出现的泛化和窄化问题是使得性骚扰问题难以解决的两大盲区,本文尝试探讨性骚扰的实质,寻求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和方法。

4.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性骚扰定义浅析

【作者】 王雪梅;

【机构】 宁夏大学政法学院 宁夏银川 750002;

【摘要】 本文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对国内外学界有关性骚扰的定义进行分类和梳理,分析目前学界在性骚扰定义上的一些特点和异同点,目的在于从各种性骚扰的定义中剖析和归纳性骚扰的实质,为深入研究性骚扰的防治打下基础。

-立法与法律援助

1. 性骚扰的现状与法律规制——以港台地区性骚扰立法为鉴

【作者】 刘小楠;

【机构】 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

【摘要】 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结果显示,在工作/学习/劳动中遭受过性骚扰的女性占 7.8%,而且与男性相比,女性更多地遭遇到不受欢迎的与性有关的身体触摸以及不愿意接受的与性有关的要求。调查同时也发现,在遭受性骚扰的女性中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的比例非常低。文章以港台地区立法为例说明,除了观念方面的原因外,中国现行的规制性骚扰的法律过于原则概括,法律救济途径不通畅也是导致阻碍性骚扰受害者寻求法律救济的重要因素。

2. 关于性骚扰立法的几点思考——兼评《妇女权益保障法》相关条款

【作者】 胡波;

【机构】 暨南大学珠海学院 广东珠海 519070;

【摘要】 本文就中国性骚扰立法提出浅见。首先须准确界定性骚扰的概念,将公众场所性骚扰、女性对男性性骚扰、同性间性骚扰和非受雇性骚扰纳入性骚扰范畴;其次坚持以反性别歧视法为主的立法路径,明确雇主责任;最后应综合运用公法和私法手段,形成反性骚扰的法律体系。

3. 性骚扰侵害客体的民法分析

【作者】 薛宁兰;

【机构】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北京 100720;

【摘要】 文章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结合民法人格权原理,分析已有关于性骚扰侵害客体的认识,指出所谓“贞操权”概念本身是男性对女性性压迫的传统社会性别意识的体现,它与当今社

会人格平等的精神相悖,无存在之必要;“性骚扰侵害名誉权”的认识会导致对被骚扰者人格的贬低和被“污名化”;用人格尊严权解释性骚扰侵害客体,难以有效救济被骚扰者受到侵害的权利。而从性骚扰行为的基本特征出发,自然人的性自主权是它侵害的直接客体。文章还指出,职场性骚扰侵害的客体不限于受害人的民事权利,它还会侵害到其作为劳动者的工作环境权和就业平等权。

4. 将反性骚扰纳入民事立法的议程

【作者】 张立新;

【机构】 北京警察学院法律系 北京 102202;

【摘要】 自2001年7月以来,中国大陆已经有十余起性骚扰民事诉讼案件。原告经历的艰难立案过程以及多数案件最终败诉,与中国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中反性骚扰立法的缺失有直接的关系。2005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明确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但是,保障原告顺利发动诉讼,改变“借名诉讼”和法院审理此类案件无所依存的局面,需要中国的民事立法加以呼应。文章认为,我们应当借鉴国际社会、其他国家的相关立法和司法实践,充分考虑中国历史、文化等社会背景,在民法、劳动法、民事诉讼法等法中增加反性骚扰的内容。目前反性骚扰的立法可以先由最高人民法院做出司法解释。

5. 论防治职场性骚扰的义务主体

【作者】 刘明辉;

【机构】 中华女子学院法律系 北京 100101;

【摘要】 文章针对防治职场性骚扰的现实需求,论述了国家和用人单位作为义务主体应当履行的职责及其依据。基于国际公约和中国法律的相关规定,国家有防治职场性骚扰的义务,应由各职能部门分别承担完善立法、加强司法和执法等任务,使现行原则性规范具体化,不仅具有可操作性,而且具有威慑力。尤其要借鉴外国和港、台的经验,明确用人单位防治职场性骚扰的义务和责任。

6. 遏制性骚扰的法律对策研究

【作者】 张荣丽;

【机构】 中华女子学院法律系 北京 100101;

【摘要】 随着司法实践中不断出现有关性骚扰的诉讼,立法惩治性骚扰的呼声越来越高。文章在借鉴其他国家反性骚扰立法的基础上,提出制定反性骚扰专项立法的建议,并主张性骚扰定义宽泛化、强调对性骚扰重在预防;建议在一些法律的修订或者制定时增加反性骚扰的条款。文章还对专项立法出台前如何适用现有法律遏制性骚扰提出了一些建议。

7. 从《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修订探讨有关性骚扰条款的起草

【作者】 屠新全;

【机构】 安徽省妇联 合肥 230001;

【摘要】 文章介绍了《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有关性骚扰

条款起草的背景、过程、内容以及理论和实践依据,提出了建立专门性骚扰防治机构的立法建议。

8. 性骚扰地方立法浅议

【作者】 段成钢; 彭迪;

【机构】 湖南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办公室; 湖南省妇联权益部 长沙 410007; 长沙 410011;

【摘要】 文章回顾了中国性骚扰国家立法的现状,指出性骚扰地方立法的可行性和必然性,分析了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在新修订的《湖南省实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中所做的尝试,并对今后性骚扰地方立法的发展方向提出了构想。

9. 职场性骚扰案件的证据问题

【作者】 于怀清; 张庆武;

【机构】 《中国妇女报》社; 河北人民出版社 北京 100009; 河北石家庄 050061;

【摘要】 职场性骚扰案件中,直接证据固然重要,但此类案件的特点决定了原告取得的往往是间接证据。法官应综合运用间接证据,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对案件作出整体判断。同时,中国应修改证据规则,规定对证人拒不出庭作证采取强制措施,并应降低此类案件的证明标准,以应对原告举证难的困境。

10. 性骚扰案件中的证据问题研究

【作者】 刘春玲;

【机构】 中华女子学院法律系 北京 100101;

【摘要】 本文根据性骚扰案件的特点,就性骚扰案件在诉讼过程中的证明责任的分配、证据的收集和认定等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以下主要观点:(1)在性骚扰案件中,仍应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明责任分担规则;(2)在证据的收集方面,正确理解“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认原告以偷拍、偷录方式获得的证据的证据能力。因性骚扰案件体现出的公益性质,当事人除可申请法院调取证据外,法院应主动依职权调取相关证据;(3)在证据认定方面,提高对原告陈述的证明力的认定,同时,应降低对原告的证明标准的要求。通过以上措施可以切实保护性骚扰案件的受害人。

11. 反职场性骚扰中雇主责任的确立

【作者】 崔克立;

【机构】 中华女子学院法律系 北京 100101;

【摘要】 本文认为性骚扰立法应以惩治侵害女性性权利和工作机会的职场性骚扰为重点,着重强化雇主责任。文章结合国外关于制止职场性骚扰的状况,分析反职场性骚扰中雇主责任问题,提出从雇主责任的确立角度来解决职场性骚扰的框架。

12. 职场性骚扰法律制度中的雇主责任

【作者】 易菲;

【机构】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 “性骚扰”作为一个舶来品如何在中国法律制度中被良性借鉴,需要对其发源地美国的性骚扰法律制度进行全面理解。而雇主责任是其性骚扰法律制度中的最大亮点:在职场这样一个特定环境下雇主有维护安宁的劳动环境的义务,违反这个义务则需要对受害人因此遭受的损害承担补偿甚至惩罚性赔偿的责任。因此,引进雇主责任是中国性骚扰救济制度的核心。

13. 从社会性别视角谈性骚扰的民事司法救济

【作者】 王京霞;

【机构】 中华女子学院法律系 北京 100101;

【摘要】 随着中国法治建设的深入和公民法律意识的增强,性骚扰受害人寻求民事司法救济的情况不断增多。笔者从社会性别的视角,挖掘了性骚扰产生的根本原因,探讨了对性骚扰受害人进行民事司法救济的具体措施,分析了性骚扰民事司法救济中的难点,并提出了解决这些难题的相应对策。

14. 论性骚扰的损害赔偿

【作者】 唐芳;

【机构】 中华女子学院法律系 北京 100101;

【摘要】 文章通过对中国性骚扰案件的评析,在借鉴国外经验基础上提出应该完善中国性骚扰损害赔偿制度:除了精神损害赔偿,还应该增加工资和预期利益等补偿,并且将惩罚性赔偿制度纳入职场性骚扰的损害赔偿中,给与受害人充分、合理的保护。

15.“禁止性骚扰”法律成本的性别分配——新修《妇女权益保障法》的法律经济学分析

【作者】 郭慧敏; 于慧君;

【机构】 西北工业大学人文与经法学院;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陕西西安 710072; 陕西西安 710049;

【摘要】 新修《妇女权益保障法》明确规定“禁止性骚扰”,无疑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由于法律要件不完全,其它法律法规不配套,产生了法律制度供给的局部不足,立法仅具倡导意义,很难实现法律的预期效益。不仅如此,性骚扰人身权属性的立法设计,在事实上可能产生雇主和其他责任主体的缺位,而仅靠受害妇女投诉禁止性骚扰,在法律文化和程序障碍共存的情况下,等于将救济成本和诉讼风险同时分配给可能是潜在受害人的女性,这可能导致权利的义务化逆转,造成新的法律成本分配的性别不平等。

16. 职场性骚扰受害妇女的法律救济

【作者】 张立新;

【机构】 北京警察学院法律系 北京 102202;

【摘要】 近年来,中国大陆发生了十余起性骚扰诉讼案件,以职场中女性遭受男上司、男同事性骚扰为主。因中国私法尚未对性骚扰侵权行为予以调整,致使当事人被动迎合现有案由,法院也因缺乏相应法律依据各自审理裁判。本文在分析几起典型的职场性骚扰案例的基础上,

借鉴国外禁止性骚扰的立法经验,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防止职场性骚扰的立法建议,以期对职场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所帮助。

17. 从性别视角对性骚扰立法模式的反思

【作者】 李秀华;

【机构】 扬州大学法学院 江苏扬州 225009;

【摘要】 性骚扰是涉及人格尊严与人身权利的重要法律问题。综观中国有关切实保障公民人身权益的法律法规,发现尚缺少社会性别视角,亦缺少具体有效、操作性强的规定。已启动的立法举措具有立法视角与思路的突破,标志着性骚扰成为受社会与法律制约的行为,但性骚扰立法仍缺少系统科学立法模式的统筹。笔者认为应创建性骚扰立法模式,制定统一的反性骚扰法案,以预防与制止性骚扰。

-不同场域下的性骚扰

高校

1. 高校学术领域性骚扰防治体系的功能定位及其建构

【作者】 林建军;

【机构】 中国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 中华女子学院法学院;

【摘要】 高校学术领域性骚扰具有性骚扰的一般属性,同时又在行为性质、当事双方的关系、侵害的客体以及行为后果等方面具有异于其他性骚扰的特殊属性。其防治体系的建构应同时兼具指向所有性骚扰的一般性防治功能,以及仅指向学术领域性骚扰的特殊性防治功能。两种功能应内化在高校外部和内部两个规范体系之中,分别为旨在实现一般性防治功能,以私权保护为中心、以国家层面的综合性法律为载体的防治体系,以及旨在实现特殊性防治功能,以行为预防为本、以高校内部的自治性规范为载体的防治体系。

2. 学术性骚扰的共犯性结构:学术权力、组织氛围与性别歧视——基于国内案

例的分析

【作者】 李军;

【机构】 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

【摘要】 文章从国内数个案例出发,分析学术性骚扰的特点以及导致其发生与持续的结构因素。文章主张,学术性骚扰的双方,在相互权力关系方面有着与职场性骚扰不一样的特点。正是学生,尤其是研究生在学业、生活、经济来源和职业生涯等方面对教授评判权力的严重依赖,教师对个人权力的策略性运用,师生之间社会经验和性经验的差距,导致学生难以反抗和举报性骚扰。而组织环境中学术权力过于集中、师生关系缺乏制度制约、学术机构中无所不在的性别歧视的文化氛围,是性骚扰被忽略、被合理化、被容忍而免于实质性惩处的根本

原因。

3. 关于高校建立预防和制止性骚扰机制的探讨

【作者】 张永英;

【机构】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

【摘要】 近年来,高校性骚扰事件时有发生,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为预防和制止高校性骚扰的发生,创建文明、和谐、平等、友爱的校园环境,中国高校建立预防和制止性骚扰的机制十分必要。文章根据中国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借鉴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高校预防和制止性骚扰的政策,提出中国高校应明确预防和制止性骚扰机制的基本原则,并建立完善的性骚扰预防和处置机制。希望不断完善预防和制止高校性骚扰的国家法律政策,对高校提出明确要求,以推动高校积极探索建立预防和制止性骚扰的机制。

4. 湖南高校女大学生遭受性骚扰现状与对策研究

【作者】 蒋梅;

【机构】 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1;

【摘要】 本文考察了女大学生在学习、求职的过程中所碰到的性骚扰问题,发现性骚扰已经成为危害女大学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严重危害了女大学生的正常生活和身心健康。文章从女大学生自身、社会环境以及法律制度缺乏等方面分析了女大学生遭受性骚扰的原因,并提出有关建议。

公共空间

1. 上海地铁女性着装“骚”“扰”之争：性别化公共空间的后果

【作者】 魏伟;

【Author】 WEI Wei(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a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1,China)

【机构】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摘要】 2012年夏天上海地铁官方发布的一条微博,引发了围绕女性性感着装和性骚扰的广泛讨论。基于这一事件及其后续争议,结合不同的理论视角,本文对发生在城市公共空间来自陌生人的性骚扰进行了剖析。此次论战的焦点集中在女性着装的“骚”和来自陌生人的“扰”之间的关系。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强调“骚”和“扰”其实有着共同的社会根源,都反映了性别化公共空间的后果。本文最后引用相关的社会科学研究发现,对两者的关系进行了一个更为复杂的讨论。

工作场所

1. 矛盾性别偏见与工作场所性骚扰态度的相关研究

【作者】 陈志霞; 徐荣华;

【机构】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德赛电子集团公司;

【摘要】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和模拟实验研究方法对矛盾性别偏见与工作场所性骚扰态度及行为策略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敌意性别偏见与骚扰辩护态度显著正相关;与骚扰者责备显著负相关,与受害者责备显著正相关;与自我隐忍策略显著正相关。(2)善意性别偏见与反骚扰态度显著正相关;与寻求公司外法律援助显著正相关。(3)反性骚扰态度与组织内策略显著正相关;性骚扰辩护态度与自我隐忍策略显著正相关。(4)骚扰者责备态度与组织内策略显著正相关,与自我隐忍策略显著负相关,与寻求公司外法律援助显著正相关。(5)在受害者是违反传统性别角色的情境下,敌意性别偏见与骚扰者责备的负相关、与受害者责备的正相关关系更加明显。

2. 防治职场性骚扰:意义与实施

【作者】 李莹;

【机构】 君泰律师事务所;

【摘要】 <正>《特别规定》第十一条规定:在劳动场所,用人单位应当预防和制止对女职工的性骚扰。职场性骚扰到底是什么?作为女职工劳动保护的特别规定,该法条的意义何在?为什么企业应当承担起防治职场性骚扰的义务?这些问题值得在实施《特别规定》时给予进一步解读。

3. 论雇主责任在职场性骚扰行为上的适用

【作者】 周应江;

【机构】 中华女子学院社会与法学院法律系;

【摘要】 职场性骚扰行为有其自身的特点,中国现行侵权责任法上的雇主责任制度,虽可适用于此种行为,但其适用具有相当的局限性。从救济职场性骚扰的受害人出发,中国立法应该确立雇主对雇员实施的条件交换型性骚扰承担无过错的替代责任,对敌意工作环境型性骚扰和外来型性骚扰承担过错责任、直接责任,性骚扰行为人亦应对受害人承担责任。

4. 工作场所中的性骚扰:多重权力和身份关系的不平等——对 20 个案例的调查和分析

【作者】 "工作场所中的性骚扰研究"课题组; 唐灿; 陈明霞; 薛宁兰; 艾美玲;

【机构】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摘要】 本研究着眼于受害女性的经验和解释,试图通过这些女性在工作中经历的性骚扰事件以及她们的态度和感受,了解性骚扰背后的制度和因素,以及这些制度和因素对这些女性态度和自我定位的影响,同时了解受害女性是如何感受和评价性骚扰带来的危害和后果,等等,以此为反性骚扰的法律、制度和社会文化的形成与完善提供必要的依据。

5. 家政服务员性骚扰问题的职业特点

【作者】 韩会敏;

【机构】 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打工妹之家 北京 100029;

【摘要】 文章基于打工妹之家的维权经历和调研结果,分析了家政服务员性骚扰问题的职业特点。其特点表现为:与其他行业从业人员相比,家政服务员更容易遭受性骚扰,且受害者都是女性;此类性骚扰容易导致犯罪而且取证更难。因此,改变家庭服务员遭受性骚扰的状况,需要加强法律保障和行业管理,建立多部门多系统的联合预防和救济机制。

6. 工作环境中的性骚扰及其控制措施

【作者】 唐灿;

【机构】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 北京 100732;

【摘要】 工作环境中的性骚扰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主要针对妇女的歧视性行为,为此,国际社会正在努力寻求和探索通过制度的形式遏制和减少这一丑恶现象的发生。作为对这种行动的参与,本文分析并探讨了工作环境中的性骚扰在中国大致的分布和特点,以及它与种种制度现状之间的关联;同时文章还探讨了中国现有的几种管理模式是通过何种机制对性骚扰实施控制的,并分析了它们各自的优势和存在的问题。

—他山之石

1. 美国防治高校性骚扰的制度与实践——第九条下高校的主要义务

【作者】 刘春玲;

【机构】 中华女子学院法学院;

【摘要】 高校性骚扰现象在各个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近几年,中国各地高校也频繁曝出性骚扰事件。如何防治高校性骚扰,对中国的立法和高校管理都提出了挑战。文章对防治性骚扰具有相对成熟经验的美国的相关制度,尤其是对具有性骚扰法源地位的美国《1972年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以及作为第九条重要执行机构的美国教育部为协助高校落实第九条要求而发布的一系列指引进行了解析、梳理,归纳出美国高校在防治性骚扰方面应承担的义务,包括实体义务和程序义务,同时通过引证实例对美国高校防治性骚扰的一些实践做法进行介绍。

2. 比较视野中的反性骚扰政策——话语建构、政策过程与中国政策制定

【作者】 郦菁;

【机构】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

【摘要】 "性骚扰"在公共空间日益被建构为紧迫的社会问题,而从公共讨论转化为政策实践却是充满不确定性、既有文献鲜有讨论的过程。文章从"比较女性主义政策"的基本视野、研究问题和理论张力出发来比较美国和欧洲反性骚扰政策的两个面向:政策话语的机会结构、话语策略以及非意料后果;政策过程中由国家权力结构塑造的"进入点"、参与政策制定的行为主体等。以此为镜鉴,文章先提出中国高校短期可行的性骚扰防范机制,再探讨了未来在全国范围内应"延伸"《妇女权益保障法》,通过行政-立法途径,利用妇联的枢纽作用,联合各方行动主体共同推进政策制定。

3. 美国职场性骚扰雇主责任的判例法分析

【作者】 卢杰锋;

【机构】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

【摘要】 美国《民权法案》禁止基于包括性别在内的就业歧视,法院通过判例认定职场性骚扰构成性别歧视。雇主责任是反职场性骚扰法律制度核心内容之一,美国法院综合考虑骚扰者的身份、受害者工作条件受影响程度以及雇主是否具有抗辩事由等因素,确立了严格替代责任、推定替代责任和过失责任三种责任形态,并对不同形态下雇主责任的构成要件作了具体阐述。合理的性骚扰雇主责任机制有利于预防和减少工作场所中的性骚扰行为,维护员工的合法利益。

4. 日本职场性骚扰立法和实践对我们的启示

【作者】 李立新;

【机构】 上海大学法学院;

【摘要】 2005年以来,随着性骚扰问题被正式写入中国法律,职场性骚扰备受社会各方关注。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职场性骚扰问题实际并未得到有效解决。日本职场性骚扰立法和实践着重对雇用劳动者的雇主进行规制,强调雇主的义务和责任,为我们解决职场性骚扰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启示。

5. 差距、挑战与对策——“反对工作场合性骚扰国际研讨会”综述

【作者】 马冬玲;

【机构】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

【摘要】 2005年4月14~15日,由国际劳工组织和“在3+1机制中提高社会性别主流化能力项目”主办、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承办的“反对工作场所性骚扰国际研讨会”在京召开。此次会议是我国第一次在国家级层面就反对工作场所性骚扰议题展开的研讨,这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意味着性骚扰议题作为一个人权议题和法律改革问题在我国的公开化。会议就反对工作场合性骚扰的定义、意义、国际经验、国内实践、在中国的立法可能性等展开了具体深入而有创造性的讨论。

十、米兔工具箱 (科普&指南)

(一) 科普

2018.1.19 《“多年以前的性骚扰经历，没证据，还能举报吗？”| 不可不看的反性骚扰问答》

作者：吕频、美丽、大兔

来源：女权之声 (原文已 404)

备份链接：<https://chuansongme.com/n/2148126243236>

编者按：

“明明很多举报都没看到证据，为什么你们就相信是性骚扰？”“‘证据不足’哪有资格发声？”“你们又不是法官，凭什么判断哪些是性骚扰？”“欧美女性能够有效争取到权益是因为她们团结一致地在行动，中国的女权搞得起来吗？”

2018年1月6日，女权主义者郑楚然、肖美丽和吕频就校园性骚扰热点话题做了线上直播，累计有800多人参与。本文整理自直播中的听众问答环节，或许可以为大家对于反性骚扰方面的常见疑问提供解答思路。

郑楚然：下面是大家对于性骚扰的一些常见疑问，我们在此做一些回应。

有朋友问，罗茜茜的举报以及之后的很多网络爆料都没有证据，为什么我们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还能说那么多？

吕频：我觉得很多人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心里都有一个声音——“这绝对是真的。”稍微有社会经验的人都知道，在我们周围无数类似的事情发生，有太多相似的情节。还有，这个事情并不是真的所谓的“没有证据”。

为什么没有利益牵扯、素不相识的学生们，都在指控同一个人？根据奥卡姆剃刀原理，所有人都在说同一件事情时，这件事它就是存在的。一个东西，远看像一条狗，近看像一条狗，听起来像一条狗，那么它就是一条狗。

肖美丽：我也想分享一下：我之前曾在微博上爆料过自己被性骚扰的一次经历。他叫王秋实，还是个人权律师，性骚扰了很多当事人。当我在微博上爆料时才发现，揭露性骚扰非常困难。

面对的每个人都像法官一样，都说：“我要看证据，我要看证据。”公布了一些证据之后，法官对我提供的证据并不感到满意，会说，“我之前还相信你呢，看了这些证据之后觉得根本不是这样的呀，他可能是善意。”

另外，作为女权行动者，我举报之后就有人就说，“你一定要去走法律程序。你作为女权行动者都不去走这个法律程序，那以后谁去走呢？怎么办呢？自曝性骚扰会让人处于非常不容易的境地，我特别能理解当事人。”

吕频：肖美丽的亲身经历说明，我们以政治或者公正的名义对举报者提出非常高的要求，实际上已经是一场对她们过于苛刻的审判。同时，真正的罪错者已经从法官的身边溜走了。我们不能双标，对举报者特别苛刻，对嫌疑犯特别宽容。

有人问，你凭什么这样说？大家来看看北航在公布调查结果之前是怎样对待举报者的：举报的人提供了录音，其中有一些被鉴定为陈小武声音的，提出了一些与性有关的要求。然后北航竟然提出说“这也许是陈小武在排练一个独白”。有这样的想象力，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罪犯都可以得到赦免。

这个双重标准已经到了一个背离常识的程度。他一个理工科的老师排什么练？如果你非要说他排练的话，那么按照常识，他其它时候排练过吗？他排练过别的吗？他怎么能够在排练的时候被录音呢？这些都是经不起推敲的。所以，要看我们对证据的要求是不是真的那么不偏不倚。

肖美丽也提到说法律的问题，大家对法律万能的思想根深蒂固，性骚扰是否必须要经过法律的鉴定、法官的判断，才能被承认？#MeToo 的行动其实也没有经过法院的裁决。

实际上谁都不能判定这个事情。法非万能，法律的权力都是人授予的，法官也是人。性骚扰是个法律的问题，但不仅仅只有在法庭上才能得到裁决，任何单位有权利也有责任去调查、裁决和处理性骚扰，这是有法律规定的。在《妇女权益保障法》里就有规定，接到投诉要调查。

所以我们不应该用“你要走法律渠道”这个说法来给受害者和举报者来设置难题。什么样的渠道、什么样的方式，对他们来说是最好用、最能解决问题的，他们就有权使用怎么样的渠道。而且我们应该在渠道上给他们提供便利，而不是设置苛刻的障碍。

肖美丽：我之前看一本关于新自由主义的书上提到，什么事都要求诉诸法律的说法，其实是非常新自由主义化的现象。因为打官司是需要钱和精力的。打过官司的人都知道，这事没那么容易。有的人要求受害者一定要给出证据，其实这是想维护他们自己对这个世界很公正的假想，让他更好地面对自己的生活。

吕频：所以人们无法说服已经决定不相信的人。我们也可以暂时放弃治疗他们。

郑楚然：有朋友说，现在欧美法律中对女性的保护，都来源于曾经欧美女性的团结一致，用行动发声，让体制不得不为她们而改变，这就是一种革命。可是在中国，这样的方式现实吗？

吕频：我的了解也有限，观点供大家参考。据我所知，美国女权运动的抗争不能称之为革命，它始终是在美国法制和民主的体系下展开的，是资本主义内部对话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来说，它还没有在中国发生过的女权斗争激进和富有革命性。

再看英国, 妇女参政运动曾经运用过一些革命性的手段(编注:可参看电影《妇女参政论者》), 后来就没有了。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们不能低估中国女权运动的革命性。

肖美丽: 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是, 我们国家的女权运动历史是被隐藏和忽略的。这也是我们需要去挖掘的。

郑楚然: 这里我要强烈推荐一本书。

我最近非常着迷密歇根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政老师写的——“Finding Women in the State: A Socialist Feminist Revolu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64”(《寻找国家中的妇女: 中国社会主义女权主义革命 1949-1964》)。

这本书是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女权者, 在党内凶险的环境下如何推动妇女权益的保障, 大家可以去找来看。

郑楚然: 然后可以谈谈什么叫性骚扰吗? 尤其是熟人朋友间, 有时候很难判断。

吕频: 性骚扰就是不受欢迎的与性有关的言语或表达, 任何表达方式都有可能, 随着技术的发展, 表达方式在不断增多。从这个角度来说, 性骚扰有三个要素。第一是与性有关; 第二是不受欢迎; 第三, 是表达。

和性有关, 但不一定是和性欲有关, 也可以是与性有关的贬低和羞辱。至于说是不受欢迎, 怎么界定呢? 这里有一个理性女人的标准——在一定情境下, 一个有着通常状况的“理性”的女性认为这个事情不受欢迎的话, 这个事情就应该被认为不受欢迎。

比如说, 你们是朋友, 那你们比陌生的男女可能更接近一些, 彼此都认为可以在一起讲讲黄色笑话, 你们很开心, 这就是你们的娱乐, 没有问题。但是这一定不意味着, 一个女人应该听一个陌生男人讲黄色笑话。

无论熟人还是朋友, 你们之间的相处界限都不应该离开在这个情境下一个理性的女人应该具有的判定。有男性朋友说, 我不知道怎样判断对方是否喜欢, 那怎么办? 很简单, 如果你不能确定你的行为是否会不受欢迎, 那就不要做。这样对大家都好。

郑楚然: 公共空间的性骚扰和职场、家庭、学校性骚扰的差别在哪里?

吕频: 区别就在于公共空间里没有掺杂着无法摆脱的权力关系。有权力关系的性骚扰危害程度更大, 时间更长, 更难处理, 也带来更多痛苦。

在中国目前苛刻的法律环境下, 维权路非常艰难。要求受害者一定要维权是一种苛责。我们要为性骚扰的发声提供一个更宽松的空间, 同时适用于公共和职场的性骚扰。

郑楚然: 如果自己和朋友也有被教授性骚扰的经历, 过去几年了, 也没有留存证据, 怎样举报更有效, 也能少一些风险?

吕频：当事人所要的是是什么，只有她自己来定义的。

不一定每个人都有留存下来的直接证据,但如果相互之间没有利益交集的人的证言都指向同一个人的话,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个方法值得参考,但不能保证每个人为这件事情能付出多少。

郑楚然：有人说教教大家如何面对性骚扰吧。

吕频：台湾的何春蕤有篇文章叫《防暴三招》，说的是面对来自陌生人身体的侵犯的时候，一个女人应该如何还击，但是否有效没有验证过。女性的教育与自我教育非常重要，但把问题归因于女性个人的能力并不是一个出路,女性从来都知道她们在经历着什么。

在这个前提下,如果我们要对不受欢迎的性骚扰行为说不，我们就要对所有不受欢迎的行为说不。我们要有个强大的自我的边界。一个在生活中习惯了以别人的需求为中心的女性是没有办法在生活中防止被性骚扰的，我指的强大是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的强大。

郑楚然：好的,这次直播到此结束。相信中国有这么多支持女权的人，肯定能想到更加棒的方法来继续推动反性骚扰运动。谢谢大家!

肖美丽：我之前看一本关于新自由主义的书上提到，什么事都要求诉诸法律的说法，其实是非常新自由主义化的现象。因为打官司是需要钱和精力的。打过官司的人都知道，这事没那么容易。有的人要求受害者一定要给出证据，其实这是想维护他们自己对这个世界很公正的假想，让他更好地面对自己的生活。

吕频：所以人们无法说服已经决定不相信的人。我们也可以暂时放弃治疗他们。

郑楚然：有朋友说，现在欧美法律中对女性的保护，都来源于曾经欧美女性的团结一致，用行动发声，让体制不得不为她们而改变,这就是一种革命。可是在中国，这样的方式现实吗?

吕频：我的了解也有限，观点供大家参考。据我所知，美国女权运动的抗争不能称之为革命，它始终是在美国法制和民主的体系下展开的，是资本主义内部对话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来说，它还没有在中国发生过的女权斗争激进和富有革命性。

再看英国，妇女参政运动曾经运用过一些革命性的手段(编注:可参看电影《妇女参政论者》),后来就没有了。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不能低估中国女权运动的革命性。

肖美丽：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国家的女权运动历史是被隐藏和忽略的。这也是我们需要去挖掘的。

郑楚然：这里我要强烈推荐一本书。

我最近非常着迷密歇根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政老师写的——“Finding Women in the State: A Socialist Feminist Revolu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64”(《寻找国家中的妇女:中国社会主义女权主义革命 1949-1964》)。

这本书是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女权者,在党内凶险的环境下如何推动妇女权益的保障,大家可以去找来看。

郑楚然: 然后可以谈谈什么叫性骚扰吗?尤其是熟人朋友间, 有时候很难判断。

吕频: 性骚扰就是不受欢迎的与性有关的言语或表达,任何表达方式都有可能, 随着技术的发展,表达方式在不断增多。从这个角度来说, 性骚扰有三个要素。第一是与性有关;第二是不受欢迎;第三, 是表达。

和性有关, 但不一定是和性欲有关, 也可以是与性有关的贬低和羞辱。至于说是不受欢迎, 怎么界定呢?这里有一个理性女人的标准——在一定情境下, 一个有着通常状况的“理性”的女性认为这个事情不受欢迎的话,这个事情就应该被认为不受欢迎。

比如说, 你们是朋友, 那你们比陌生的男女可能更接近一些, 彼此都认为可以在一起讲讲黄色笑话,你们很开心,这就是你们的娱乐, 没有问题。但是这一定不意味着, 一个女人应该听一个陌生男人讲黄色笑话。

无论熟人还是朋友,你们之间的相处界限都不应该离开在这个情境下一个理性的女人应该具有的判定。有男性朋友说, 我不知道怎样判断对方是否喜欢, 那怎么办?很简单,如果你不能确定你的行为是否会不受欢迎, 那就不要做。这样对大家都好。

郑楚然: 公共空间的性骚扰和职场、家庭、学校性骚扰的差别在哪里?

吕频: 区别就在于公共空间里没有掺杂着无法摆脱的权力关系。有权力关系的性骚扰危害程度更大,时间更长, 更难处理,也带来更多痛苦。

在中国目前苛刻的法律环境下, 维权路非常艰难。要求受害者一定要维权是一种苛责。我们要为性骚扰的发声提供一个更宽松的空间, 同时适用于公共和职场的性骚扰。

郑楚然: 如果自己和朋友也有被教授性骚扰的经历, 过去几年了, 也没有留存证据,怎样举报更有效, 也能少一些风险?

吕频: 当事人所要的是, 只有她自己来定义的。

不一定每个人都有留存下来的直接证据,但如果相互之间没有利益交集的人的证言都指向同一个人的话,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个方法值得参考, 但不能保证每个人为这件事情能付出多少。

郑楚然: 有人说教教大家如何面对性骚扰吧。

吕频: 台湾的何春蕤有篇文章叫《防暴三招》, 说的是面对来自陌生人身体的侵犯的时候, 一个女人应该如何还击, 但是否有效没有验证过。女性的教育与自我教育非常重要, 但把问题归因于女性个人的能力并不是一个出路,女性从来都知道她们在经历着什么。

在这个前提下,如果我们要对不受欢迎的性骚扰行为说不,我们就要对所有不受欢迎的行为说不。我们要有个强大的自我的边界。一个在生活中习惯了以别人的需求为中心的女性是没有办法在生活中防止被性骚扰的,我指的强大是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的强大。

郑楚然:好的,这次直播到此结束。相信中国有这么多支持女权的人,肯定能想到更加棒的方法来继续推动反性骚扰运动。谢谢大家!

2018.4.12《法律读库|性骚扰都不是因为“喜欢”,而是因为“可以”》

作者:沈奕斐

来源:法律读库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HJKVIpYpLUQQReDwjtqV6A>

前一阵,美国娱乐圈大佬的性骚扰问题被全面揭露,带动了国际社会对性骚扰问题的空前关注,“metoo”行动正在影响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

最近,中国高校的性骚扰事件的发酵,有关性骚扰和性侵犯的讨论再次成为社会热点,其实这是社会进步的一个表现,我们终于开始打掉这座压迫女性的巨大冰山的一个角,希望未来,能把这座冰山彻底融化。

在讨论中,我也发现大家对于性骚扰和性侵犯的概念和外延的认识相差很大,导致在传播反性骚扰的过程中,反倒造成了对性骚扰新的误区和刻板印象。以至于有人把学校老师对学生的性骚扰和师生恋划上了等号,把性侵甚至强奸弱化为骚扰。

我重新找出了2004年,我发表在《妇女研究论丛》(2004年第01期第11-16页)上的:“性骚扰”概念的泛化、窄化及应对措施”一文,其主要的观点在今天依然值得再次指出。

一、性骚扰概念的泛化

性骚扰的英文是“Sexual Harassment”,在西方,这是一个有着严格的上下级关系和权力关系的概念,甚至,在一开始的时候,它被严格的界定在“工作场所”中,各国际组织和各国制定的相关法律对其定义都是非常明确的指向存在权力关系或者上下级关系的场所中。

所以,工作场所和具有明确权力关系的场所,比如学校的师生关系是性骚扰探讨的重要场景。

但在中国,因为“Sexual Harassment”是舶来品,中国人根据字面含义将其翻译为“性骚扰”,并从“性骚扰”的字面含义将原本“Sexual Harassment”的含义加以了“泛化”,认为“只要是一方通过语言的或形体的有关性内容的侵犯或暗示,给另一方造成心理上的反感、压抑和恐慌,都可构成性骚扰。”

在这种论述中，把所有关于性的不愉快交流全部放到了性骚扰的概念中，而不再严格限定在权力层级中，也不再把性行为的方式作为一个考量。这在关于什么是性骚扰行为的论述中可以更明显的感觉到。

比如在“常见性骚扰的行为”一文中，认为以下行为都是性骚扰：

- 1.身体的接触：不必要的接触或抚摸他人的身体，故意擦撞，强行搭肩膀或手臂，故意紧贴他人等。
- 2.言语的接触：不必要而故意谈论有关性的话题，询问个人的性隐私、性生活，对别人的衣着、外表和身材给予有关性方面的评语，故意讲述色情笑话、故事等。
- 3.非言语的行为：故意吹口哨或发出接吻的声调，身体或手的动作具有性的暗示，用暧昧的眼光打量他人，展示与性有关的物件等。
- 4.以性作为贿赂或要挟的行为：以同意性服务作为借口，来换取一些利益，甚至以威胁的手段强迫进行性行为。

因此，性骚扰不单局限于身体上的接触，一些不礼貌而带有性意识的言语、动作、甚至声音如吹口哨等，而令他人有不舒服、不安、焦虑、尴尬、侮辱或不被尊重的感觉，令受者感到不愉快，都属于性骚扰。

按此逻辑，意味着如果你的某一句话、某一个行为让我不舒服了，那就是骚扰我了，如果你的话和行为还是和性有关（甚至是间接有关的话），那就是对我进行了“性骚扰”。这种泛化是把一切与性有关的问题全部归为性骚扰。

而另一种泛化是把有关性的犯罪都用性骚扰来归结。如有的学者把性骚扰划分为五个等级或者十种行为三个等级，把性攻击，如强奸等都归为性骚扰。

这种泛化带来了两大问题。

首先我们把人际交往中的，甚至是没有交往只是偶遇的情况下的性关注都归为了性骚扰，把触犯刑法的性暴力也归为性骚扰，使性骚扰成为一个非常庞大的概念，带来的问题就是大而不当的，尤其是在法律层面，所谓“法不罚众”，如果这一现象实在太普遍的话，那么法律是无能为力的，那是社会文化的责任了。而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想要短期之内改变我们对性的神秘以及由此带来的对性的关注几乎是痴人说梦。

其次，人际交往内有很多灰色地带，而就是因为如此，人际关系或感情的建立，才是一种艺术，从而培养出人的爱、信任 and 了解。但是当我们把性骚扰概念泛化以后，我们发现“性骚扰这个观念不再就是说‘某些性关注因为不受欢迎因而是骚扰’，这里的指涉是说‘情欲本身就是骚扰’。”

所以，不要和任何人谈论、涉及与性有关的任何话题，因为那是一种性骚扰。而这样的观念

本身就是一种非常陈旧固化的观念，它强化了性歧视：性是不可言说的，性是不能指涉的，性是我们社会的一个特殊领域，性是我们都应该远离的。

“性骚扰 / 性侵害的主流论述还会产生其他的权力效应，也会和其他权力关系结合，强化原有的‘性’建构（例如男人性欲强烈且具有征服意义，女人性欲低落且具有防范意义，性是危险的不好的等等），继续生产性歧视与性压迫。”正是在这样的文化下，“在目前主流论述所建构的性骚扰或性侵害中，主体（不论是加害者或受害者）都受到性压迫与性歧视。”

这也使得真正的性骚扰对受害者的影响更大，使得受害者更不敢公开，从某种程度而言，我们对性骚扰的“宣传”不仅没有阻止性骚扰的发生，反而阻碍了性骚扰的解决。

因为，“当这些案件浮上台面时，媒体与社会大众总是很快——而且通常很成功的——发动‘异色’的眼光，在控诉者的话语及人格行为上投下怀疑的阴影：要不是谴责她本身自持不足，意志不坚，送错讯号，就是推想她是为了某些具体的物质利益而以‘最容易提出的’性骚扰罪名来诬控他人。

这些冲淡性骚扰案件的各种‘异色’臆测之所以能很轻易地形成极大的说服力，进而动摇性骚扰控诉的可信度，其中运作的力量已不单是我们所熟知的‘性别歧视’，而是我们社会中很少被反省但是却广泛可见的‘性歧视’。”

而“性歧视”的一种后果或表现就是它把“性”视为特殊的领域，悬置了正义，使受害的女人在各种猜疑中无力控诉，而更让加害的男人逍遥脱罪。

性骚扰概念的泛化使得我们在面对性骚扰问题时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反应，对性骚扰不同的理解也导致了性骚扰问题无法成为一个实际可操作的问题去解决，而只是成为一种理论分析视点。

二、性骚扰对象的窄化

与性骚扰概念泛化相对的另一趋向却是性骚扰对象的窄化。这里有另一个关于性骚扰的界定：“原指男上司或男雇员用淫秽的语言或者下流的动作挑逗、侵扰女雇员，甚至强行要求与其发生性关系的行为，后引申为社会上以各种非礼的性信息侮辱异性（主要是妇女），或向异性提出性要求的行为。”

在中国，把性骚扰问题看作是男性对女性的性问题是普遍的一个视角。许多学者在谈论性骚扰问题时，都是从保护妇女性权益角度出发的。这种性骚扰概念的提出和中国目前女性的发展处于弱势地位有关。

性骚扰原先的概念是在女性主义分析性别歧视时提出的。

“女性主义在原则上和现实上反对的都是女性所遭受的劣等待遇，而性骚扰之所以会成为女性主义的议题，并不是因为它与性相关，而是因为性骚扰侵犯了女性的权益：性骚扰使得女性很难谋职维生，所以女性主义者将性骚扰视为对女性的歧视。这种说法非常有力，因此几年之内性骚扰就被列入性别歧视的法定解释中：既然在性别基础上的歧视是非法的，而骚扰

又被列入歧视的范围之内，因此骚扰立刻就被看成犯法的事。总之，性骚扰是犯法的行为，不是因为与性有关，而是因为与歧视有关。”

既然它是种性别歧视，而在我们社会中，我们只知道男女两个性别，所以，性骚扰就成为一个“男女问题”。这就带来了一个性骚扰对象的窄化：只有女性，并且是年轻、容貌好、身材好的女性才会受到性骚扰。

在这样的观念下，我们在提出如何应对性骚扰时，经常强调：女性不要穿过于暴露的服装，女性首先要自尊自爱，女性不要和男性单独在一起……总而言之，保护不受性骚扰的措施在于女性自己的防范和平时的言行。女性如果被性骚扰是因为其自身防范不到位或者平时不注意自己的言行。

某学校曾发生过这样一个事件：一名宿舍管理人员（女，50多岁）控告宿舍区的保安对其进行性骚扰，身边人的第一个反应是：不可能，因为这个女的长得太丑了，是不是故意在显示自己的魅力？在确知有骚扰事件后，身边人又评论“她本来就喜欢和男人聊天说话”。总而言之，这位性骚扰的受害者不仅没有得到同情和支持，反而得到很多非议。这也是在现实中，女性不太愿意公开性骚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而事实上，台湾学者经过研究发现，“被性骚扰者通常并没有什么固定形态存在，然而，被性骚扰之可能性，往往是与受害人被看出其弱点及财务上之依赖性两者息息相关，而不仅仅是与她身体外观有所关联。事实上，仅仅由于在雇佣阶层中是位居下属地位一事，即足以显示出该项女性之弱点及依赖性。更进一步来说，离婚、分居或守寡之女性、单亲母亲及女同性恋者、属于少数族裔之女性、在传统男性占优势职业中任职之女性、新近加入劳动市场之女性，以及只有非正式雇佣契约来保障之女性受雇者等，可说都是最容易被性骚扰之女性。”可见，并不是女性自身的身体条件导致了性骚扰，而是其弱势地位使得她被骚扰。

西方学者是非常强调性骚扰不仅仅局限于两性之间的。“性骚扰的经典情景是明确可辨而且有利交换性质的（以职业上的帮助来要求性），但是性骚扰的概念也包含一些比较暧昧不明的形式，其中的性要求和职业威胁是没有明说的但是双方都心领神会的。这种不明说的性要求最终也可能包括了某些冲动的谈话和行为；而不明说的职业威胁则可能涵盖所有形式的专业互动。

由于这些可能性是无穷的，性骚扰的范围也很容易随之向其他方向扩散：性骚扰不再是老板的专利，同僚可能骚扰彼此，甚至下属可能骚扰上司，而性别也可成为其中的变数，使得愈来愈多的案件涉及到男性宣称受到性骚扰，或是女性被控性骚扰。

所以，性骚扰的模式不是单一的男性对女性的骚扰，而可能是男性对女性、男性对男性、女性对男性、女性对女性之间的骚扰。

把性骚扰从男女问题的模式中解放出来，一方面这是符合实际的，有越来越多的男性开始宣称受到过性骚扰，也有女性宣称受到了来自同样女性的性骚扰，可见性骚扰问题不是个男女问题。另一方面，这有助于我们对性骚扰本质的认识，为更好解决性骚扰问题提供扎实的理

论基础。

三、性骚扰问题的实质

在分析了性骚扰的泛化和窄化后，一定会提出来的问题是“究竟什么是性骚扰？”。

在界定性骚扰之前，有一个要素是必须要考虑的：权力。

差不多所有的性骚扰都是和滥用“权力”有关，骚扰者利用自己的权力而对别人作出性骚扰。可以明确的是，“性骚扰往往并不是一种主动发起性关系之企图，而是男性利用一种权力(power)来压制女性。”当然，不仅仅是男性对女性，女性对男性、男性对男性、女性对女性也都会因为权力的滥用而产生性骚扰。

中西方对于权力的认识是不同的。西方一般把权力定义为具有影响力。只要一方对另一方具有某种影响，就可以看作是有权力的一方。权力在西方也是个很常用的词汇，很多的场合，很多的事件中都可以适用权力概念。而中国的理论比较倾向于把权力和职位联系起来，只有在一定的职位上，才可能拥有权力，是一种狭义权力的认识。

但是，目前理论的发展，对权力也有了新的认识，在谈到性骚扰中的权力时，有文章认为：通常拥有权力或假设自己有权力的人可分为以下三类：

1. 拥有或假设自己拥有如地位、职权上的权力的人。
2. 以人多势众而取得权力的人。
3. 以为自己的性别比较优越的人。

这种分类虽然还不完全，但是却已经扩展了权力的概念。

之所以必须要认识到权力不等于职位是因为“将权力简单的等同于体制中的位置，也因而忽略了女性主义的灼见：最具毁灭性的权力滥用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流传已久、根深蒂固的社会与心理强化所造成的。”而性骚扰问题之所以复杂就因为其根本的权力概念来源于社会文化和社会心理，而不仅仅是职位。所以，在界定性骚扰概念时，权力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在权力概念的基础上，性骚扰的主体就不再是从两性的角度出发，而是从权力的角度出发，性骚扰的主体是：相对的强势者和相对的弱势者。

北京学者唐灿的研究也完全证明了这一观点。她在对工作环境中的性骚扰研究时发现：“工作环境中的性骚扰在分布上呈现出这样的特点：第一，新兴的经济类型中的性骚扰较为突出……第二，管理规范程度较低的企业容易发生性骚扰……第三，服务业是性骚扰高发的行业。”而在同一性别中，“从农村流入当地的女民工比当地人更容易受到性骚扰，她们说，那些当地的小流氓不敢得罪当地人，‘专拣打工妹欺负’。”

所以，性骚扰的主体（施害者和受害者）与性别无关，与权力有关。性骚扰是发生在相对的

强势者和相对的弱势者之间的事情。

之所以要强调“相对”两个字，是因为强与弱在性骚扰事件中是一个灵活的概念，并不仅仅指职位、辈分、力量的高低，而是一种相互比较产生的概念，比如城市中的弱势群体会选择比他 / 她更为弱势的外来者实施性骚扰。如果在有关性的争执中，双方并不存在强势和弱势之分，那么就不是一种性骚扰。

比如，一位女性走在路上，一男性对其吹口哨，如果我们坚定的认为男性并不比女性优越，那么这就不是性骚扰问题。由于不存在强势和弱势，此类事件也是较易解决的，可以严正抗议，可以不予理睬。性骚扰问题之所以很难解决，是因为强势方对弱势方拥有影响力，使得拒绝或者反抗都非常困难，需要付出代价。所以，主体必须紧扣权力关系，才能更好的认识性骚扰的本质，主体身份的界定也是最为关键的一个问题。

那么，什么样的行为才能被定义为性骚扰？除了刚才论述的主体身份的界定以外，我们对行为的界定也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一界定比主体身份的界定更为困难，因为这是一种度的区分，而不是一种“质”的区分。

首先，触犯刑法的性暴力事件不应该被归为性骚扰。从语言角度而言，“骚扰”一词与“暴力”一词相比，是个程度相对较轻的词汇，它的指向是一种使人烦恼的事件，而不是使人遭受身体重创的事件。性暴力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刑法已经有了非常明确的规定和解释，暴力不是一种骚扰，而是一种伤害。虽然这并不是说性骚扰没有伤害，而是说在法律上，性暴力的伤害和性骚扰伤害的地位是不同的。如果把性暴力也作为一种性骚扰，那么在处理传统观念中伤害不那么重的性争议事件的力度就会大为减弱，会使得我们忽视同样有伤害但是却不那么明显的性骚扰问题。

其次，性意涵行为的指向应该是明确指向受害者的行为才可以被列入性骚扰的范围。比如，说黄色笑话，或者在工作环境中张贴艳星照片，如果指向是不明确的，没有明确指向某一人，那么就不算是性骚扰。如果在办公室谈论两性话题是泛泛而谈，谈谈现状和趋势也不算是性骚扰。

如果是针对某一人或者某一群人的谈论，有非常明确的指向对象，并且这类指向对象对于这类的讨论表现出明显的厌恶，那么就产生了性骚扰。

女性主义强调要把性的神秘面纱拨开，不应忌讳谈性，那么如何在正常谈论性的程度和性骚扰区分开来呢？这里的性对象的指向就成为一个关键的因素，尤其是在今天的社会文化中。

再次，性骚扰的目的从来就不是以建立正常的情欲关系为终点的。在工作场所的恋爱问题和其他场所中的恋爱问题是一样的，并没有本质的区分，所以，把工作场所中目标是建立正常情欲关系的行为归为性骚扰是不正确的（当然，被拒绝后，工作场所的恋爱所带来的报复行为是另一个问题）。因为“情欲本身不是性骚扰”。如果性意涵行为的终点是因为权力，是觉得拥有权力因而拥有特权产生的性意涵行为，那么毫无疑问就是一种性骚扰。实践中的绝大多数性骚扰都不是因为“喜欢”，而是因为“可以”。

所以，在度上把握什么是性骚扰，其中法律界定程度、指向和目的是非常重要的考量。

综上所述，性骚扰的实质是：相对的强势者针对相对的弱势者实施的，不以正常情欲关系为目的，导致弱势者反感或抗拒的性意涵行为。

所以，反性骚扰不是把性去除掉，也不是把“老师或领导”关进笼子，而是如何把权力关进笼子，如何让弱势者能抵抗他/她所不愿意的“情欲暗示”。因此，性骚扰的处理场景首先应该集中在有直接权力关系的语境中，比如学校和企业。

四、可能的解决方案

虽然中国没有专门的反性骚扰法律，但是在《刑法》、《民法通则》、《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妇女权益保护法》都有有关性骚扰的处理条例，部分省市也曾经出台过专门的反性骚扰条例，但是在现实中，处理性骚扰依然困难重重。除了继续完善法律以外，我觉得还有一些机制也需要建立起来。

以高校为例，从国际经验来看，高校防性骚扰和反性骚扰有五个方面构成：

1. 全校通过一个性骚扰防治预处理实施办法，作为学校处理性骚扰议题的依据。在此实施办法中，界定性骚扰、性侵犯的内涵和外延，确定相关的负责机构，明确申诉、接受、调解和仲裁的相关程序，并落实到具体的机构、空间和经费等等；
2. 建立一个防治性骚扰的机构，可以是常设机构，也可以是与工会或妇委会合作的机构，提供热线电话和申诉途径，并提供相关的宣传和处理。
3. 制作针对学生的反性骚扰宣传手册，告知学生性骚扰的概念和形式，帮助学生建立自我保护意识，同时告知当问题发生时候的求助程序。
4. 制作针对教授的反性骚扰手册，为防止教授被诬告，提醒教授那些行为会被界定为性骚扰，如何操作可以避免被误解为性骚扰，从而矫正教授的不良行为，同时保护教授的利益。很多高校还会定期给教授做线上或线下的培训。
5. 成立宣传反性骚扰的社会组织，对性骚扰的界定进行更为详细的解释，并辅以个案，以便让更多的人能明确性骚扰和权力之间的关系。

这五个部分是很多国际著名院校都实施的。哈佛大学在这一方面做得非常好，每个入校的新生都能拿到一本详细的防治性骚扰的手册，给教授的培训也非常到位。

从企业来看，要建立申述、判断、处理的机制。本人曾经参与过上海部分合资企业的性骚扰个案，具体来看，会有以下步骤：

1. 由当事人申诉被性骚扰后，企业建立专门的调查小组，由人力资源部负责人和企业副总亲自挂帅，了解具体的情况；
2. 要求当事人提供证据，包括录音、其他人证词等资料，双方都需要提供；

3.邀请专家（我当时就是作为第三方专家介入）就此事进行判断，专家和调查组一起听取双方的证言以及提供的证据（包括证人），专家会拿出一套询问问题（提前准备）来帮助判断（我个人就有一套专门的询问方式来判断事实）；

4.就事件性质由专家和调查组一起判断，可通过投票决定，专家占一半比重。投票区分五个程度：A 不存在性骚扰事实，属于诬告 B 存在情感纠纷，不存在性骚扰事实 C 存在性骚扰事实，但骚扰者没用动用权力去威胁 D 存在性骚扰事实，骚扰者用权力来威胁或惩罚 E 属于性侵或其他违法行为；

5.企业就最后判断的不同程度，进行不同的处理。

从世界范围来看，实际上性骚扰已经有很多成熟的做法去解决，而最重要也是最艰难的是，让人们意识到什么是性骚扰，意识到性骚扰必然要受到严惩。

防性骚扰和反性骚扰的路程还刚刚开始，为了社会的和谐，个体的幸福，这条道路即使充满荆棘，正义之士会坚定的走下去。

原文参考文献：

- [1] 中国立法惩罚性骚扰[Z].<http://www.people.com.cn/wsjk/topic/xsr/204.html> .
- [2] 人大代表呼吁制定“反性骚扰法”[Z].<http://www.sina.com.cn.2002年03月12日19:10>.中国新闻网.
- [3] 中国首例性骚扰案“全程回放”[Z].<http://www.people.com.cn/GB/shehui/44/20020101/640225.html> .人民网.
- [4] 陆峥，吴文源，张海音，金德初，季建林.性骚扰问题的初步研究——附42例资料分析[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5,(2); 杨权.性骚扰[J].国外医学.精神病学分册, 1995,(4); 陈连森.性骚扰致神经症一例分析[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1996,(1).
- [5] 吕世伦，范季海.美国女权主义法学述论[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 1998,(1); 李宝珍，我国性骚扰问题的现状及其法律思考[J].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0,(6); 赵小平，朱莉欣.性骚扰的法律探析[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 2001,(4); 钱晓峰.性骚扰及其法律保护[J].社会, 2002,(3).
- [6] 唐灿.性骚扰在中国的存在——169名女性的个案研究[J].妇女研究论丛, 1995,(2); 孙晓梅.性骚扰研究在中国[J].中国妇运 1995,(8); 王行娟.性骚扰的现状与研究[J].妇女研究论丛, 1998,(3); 唐灿.工作环境中的性骚扰及其控制措施[J].妇女研究论丛 2001,(5).
- [7] 焦兴铠.向工作场所性骚扰问题宣战[M].台湾：元照出版公司，2002；焦兴铠.性骚扰争议新论[M].台湾：元照出版社，2003.
- [8] 性骚扰的司法解释[Z].<http://www.people.com.cn/wsjk/topic/xsr/102.html> .
- [9] 常见性骚扰的行为[Z].<http://www.people.com.cn/wsjk/topic/xsr/109.html> .
- [10] 王行娟.性骚扰的现状与研究[J].妇女研究论丛, 1998,(3).
- [11] Jane Gallop.被学生控告性骚扰的女性主义教授[J].性骚扰性侵害之性解放, 1996,(5、6)., 台湾：中央大学性 / 性别研究室.
- [12] 应斌.“骚扰侵害”的现代性与公民政治：“性骚扰 / 性侵害”的性解放[J].性骚扰性侵害之性解放, 1996,(5、6), 台湾：中央大学性 / 性别研究室.
- [13] 何春蕤.性骚扰与性歧视[J].性骚扰性侵害之性解放, 1996,(5、6).台湾：中央大学性 / 性别研究室.

- [14] 性骚扰[Z].<http://www.people.com.cn/wsjk/topic/xsr/101.html> .人民日报/网上健康.
- [15] 易进行性骚扰的人群[Z].<http://www.people.com.cn/wsjk/topic/xsr/103.html> .
- [16] 唐灿.工作环境中的性骚扰及其控制措施[J].妇女研究论丛, 2001,(5).
- [17] 吴敏伦.我对订立性骚扰性法的意见[J].性骚扰性侵害之性解放, 1996,(5、6), 台湾: 中央大学性 / 性别研究室.
- [18] 焦兴铠.美国女性主义法学者对工作场所性骚扰争议之批判[A].性骚扰争议新论[C].台湾: 元照出版公司, 2003.

2018.6.8 《梳理|中国有关性骚扰的相关法律规定》

作者: 北京市千千律所

来源: 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CTvtjygbUtW4zgq-fpBsSg>

小编注:

自年初罗茜茜实名举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陈小武性骚扰女学生以来,越来越多的性骚扰受害者打破沉默站出来发声。在现行法律体系下,有哪些法律法规可以保护性骚扰受害者的权益呢?今天的文章,将带您梳理我国与性骚扰防治相关的法律法规。

长期以来,我国在性骚扰防治方面的立法严重滞后。截至目前,国家层面的立法,仅有《妇女权益保障法》和《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直接提到了‘性骚扰’三个字,其他的则分散在不同的部门法当中。

一、对“性骚扰”有“直接规定”的法律法规

长期以来,我国在性骚扰方面的立法严重滞后,截至目前,国家层面的立法,仅有《妇女权益保障法》《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直接对性骚扰做出了规定:

A. 2005 年修正后的《妇女权益保障法》

2005 年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首次立法规定禁止性骚扰:

第四十条 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

第五十八条 违反本法规定,对妇女实施性骚扰或者家庭暴力,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受害人可以提请公安机关对违法行为人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各省市《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办法:

此后,各省市也相继出台《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办法,进一步明确了性骚扰的概念,据笔者梳理,有 19 个省级地方性法规都规定用人单位有预防和制止性骚扰的法定义务,然而大多并未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落实到司法实践中也就成了一纸空文。只有四川省与福建省两个省份在实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中明确规定了雇主/用人单位防治性骚扰的法律责任,其中其中福建省的规定是原则性、纲领性的,只有四川省明确规定了雇主/用人单位防治性骚扰的民事赔偿责任,这是具有开创意义的。

《四川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2007年9月27日施行)

第三十三条 禁止以语言、文字、图像、信息、肢体行为等任何形式对妇女实施性骚扰。

用人单位和雇主应当采取措施制止工作场所的性骚扰。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对妇女实施性骚扰或者家庭暴力,构成违反治安管理的,受害人可以提请公安机关对违法行为人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在工作场所发生对妇女实施的性骚扰,造成妇女身体、精神、名誉损害,单位或者雇主有过错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2008年12月1日起施行)

第二十五条

禁止以语言、文字、图片、电子信息、肢体动作等形式对妇女实施性骚扰。

公安机关、妇女联合会等有关部门和组织应当按照各自职责为受害妇女提供帮助。

用人单位应当采取措施预防工作场所的性骚扰,有性骚扰情形发生时,应当及时处理。

第四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对妇女实施性骚扰的,用人单位或者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处理;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致人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承担相应责任。

吉林等12个省市《实施办法》中没有涉及雇主责任

《吉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办法》(2007年11月30日实施)
第三十二条 禁止违背妇女意愿,以语言、文字、图片、图像、电子信息、肢体动作等方式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机关投诉。

江西等17个省市《实施办法》中加入了雇主责任,但未规定相应法律责任

《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2006年12月1日实施)
第36条 禁止违背妇女本人意愿,以语言、文字、图片、电子信息、肢体动作等方式对妇女实施性骚扰。
用人单位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预防和制止性骚扰。
第55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对妇女实施性骚扰或者家庭暴力,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情节轻微的,由行为人所在单位、村(居)民委员会对其给予批评教育,责令改正。

仅有四川、福建二省《实施办法》中明确提及雇主法律责任

《四川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2007年8月27日施行)
第三十三条 禁止以语言、文字、图像、信息、肢体行为等任何形式对妇女实施性骚扰。
用人单位和雇主应当采取措施制止工作场所的性骚扰。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对妇女实施性骚扰或者家庭暴力,构成违反治安管理的,受害人可以提请公安机关对违法行为人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在工作场所发生对妇女实施的性骚扰,造成妇女身体、精神、名誉损害,单位或者雇主有过错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2008年12月1日起施行)
第二十五条
禁止以语言、文字、图片、电子信息、肢体动作等形式对妇女实施性骚扰。
公安机关、妇女联合会等有关部门和组织应当按照各自职责为受害妇女提供帮助。
用人单位应当采取措施预防工作场所的性骚扰,有性骚扰情形发生时,应当及时处理。
第四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对妇女实施性骚扰的,用人单位或者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处理;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致人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承担相应责任。

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

省级《实施办法》中对性骚扰相关规定的对比 (千千整理)

此外,要特别指出的是,2009年11月27日通过的《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中,明确规定了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然而于2018年1月1日实施的第三次修订的《实施办法》中,新条文中却去掉了对性骚扰的相关规定,这是一种倒退。

西藏第二次修订版《实施办法》对性骚扰的规定

西藏《实施办法》第二次修订 (2009年12月1日施行)

第六章 人身权利

第三十六条 妇女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非法手段剥夺或者限制妇女的人身自由。

禁止非法搜查妇女的身体。依法需对女性身体进行检查、搜查的,应当由女性执法人员进行。

第三十七条 妇女的生命健康权不受侵犯。禁止溺、弃、残害女婴,禁止歧视、虐待生育女婴的妇女和不育的妇女,禁止用封建迷信、暴力等手段残害妇女,禁止虐待、遗弃病、残妇女和老年妇女。

第三十八条 禁止拐卖、绑架妇女,禁止收买被拐卖、绑架的妇女,禁止阻碍解救被拐卖、绑架的妇女。

各级人民政府及公安、民政、财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卫生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及时采取措施解救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做好善后工作,妇女联合会协助和配合做好有关工作。

第三十九条 禁止以含有淫秽色情内容的语言、文字、图片、电子信息以及肢体动作等形式,对妇女实施性骚扰。

受性骚扰的妇女有权向用人单位和有关部门投诉,有关单位和部门应当及时受理。

第四十条 禁止卖淫、嫖娼。

禁止组织、强迫、引诱、容留、雇用妇女进行淫秽表演或者提供色情服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为上述行为提供场所和其他便利条件。

禁止组织、胁迫、诱骗、利用女性未成年人、女性残疾人从事街头乞讨等损害其身心健康的行为。

第四十一条 妇女的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肖像权等人格权受法律保护。

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妇女的人格尊严,禁止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或者其他方式贬低损害妇女人格,广告、商标、展览橱窗、商品名称、包装、装潢及其他媒介中不得含有歧视或者侮辱妇女的内容。未经本人同意,不得以营利为目的擅自使用其肖像。
北京印中管理律师事务所

西藏第三次修订版《实施办法》去掉了对性骚扰相关规定

西藏《实施办法》第三次修订 (2018年1月1日施行)

第六章 人身权利

第三十三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当依法保障和维护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人身权利。

第三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提供公共服务时,应当保障妇女的特殊需要。

新建、改建、扩建机场、车站、商场、医院和文化体育等大型公共场所,应当按照规定配建保护女性隐私、满足妇女需要的母婴室和女厕所位等女性专用设施。

第三十五条 禁止利用与女性未成年人的教养关系对其实施性侵害。父母和其他负有监护责任的单位、个人应当依法履行对女性未成年人的监护职责。学校、幼儿园应当承担教育管理和保护职责。

第三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非法检查、搜查妇女身体。

第三十七条 禁止组织、胁迫、诱骗、利用女性从事街头乞讨等损害其身心健康的行为。
北京印中管理律师事务所

B.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2012年4月28日起施行)

第十一条 在劳动场所,用人单位应当预防和制止对女职工的性骚扰。

第十四条 用人单位违反本规定,侵害女职工合法权益的,女职工可以依法投诉、举报、申诉,依法向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机构申请调解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依法向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

第十五条 用人单位违反本规定,侵害女职工合法权益,造成女职工损害的,依法给予赔偿;用人单位及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其他可能惩罚性骚扰的法律

其他可能惩罚性骚扰的法律,散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

a.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里并没有关于性权利的规定,勉强靠得上的就是一般人格权或名誉权,司法实践中对于性骚扰行为正是以此为案由立案审理的。

第一百零一条: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

第一百一十九条 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

第一百二十条 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

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适用前款规定。

b.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也没有关于性骚扰的直接规定,可以参照适用的条款如下:

第二条 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妨害社会管理,具有社会危害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本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第四十二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五)多次发送淫秽、侮辱、恐吓或者其他信息,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

第四十四条 猥亵他人的,或者在公共场所故意裸露身体,情节恶劣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猥亵智力残疾人、精神病人、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

c.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是《民法通则》有关人身损害赔偿规定的细化,由于条目繁多,在此仅举一条。

第一条 因生命、健康、身体遭受侵害,赔偿权利人起诉请求赔偿义务人赔偿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本条所称“赔偿权利人”，是指因侵权行为或者其他致害原因直接遭受人身损害的受害人、依法由受害人承担扶养义务的被扶养人以及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

本条所称“赔偿义务人”，是指因自己或者他人的侵权行为以及其他致害原因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d.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程度较轻的性骚扰是够不上刑事责任的，只有以暴力、胁迫等方法强制骚扰妇女的，才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相关规定（如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猥亵儿童罪、强奸罪等）。

《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 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或者侮辱妇女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犯前款罪的，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猥亵儿童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我们可以看到，何为性骚扰？性骚扰的构成要件是什么？性骚扰的举证责任如何分配？骚扰到什么程度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当前法律均没有明确的规定，这在实践中就容易造成性骚扰立案难、取证难、胜诉难，同案不同判。而且，即使胜诉了，民事赔偿方面，受害人获得的也只是补偿性的赔偿而非惩罚性的赔偿，无论是对受害者权益的保护，还是对施害者的威慑，都是远远不够的。

2018.6.15 《感觉被冒犯/侵犯了，却又担心是自己想多了？ | 工作场所性骚扰的定义与形式了解一下》

作者：北京市千千律师所

来源：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Fs945n8XQOU43PEeUc35iA>

小编注：

感觉自己被冒犯/侵犯了，却又担心是自己想多了？

###办公室里，男同事在讲黄色段子，听着很不舒服，提出后却被反问“听不得笑话吗”？应聘时，面试官动手动脚，却说是对压力调节能力的测试，excuse me？工作中，一个男同事不断示爱，已明确拒绝，对方却依旧在公开场合送花、甚至拐弯抹角地威胁自己，这是属于哪种性骚扰？.....###

今天的文章，将通过场景与案例的形式，向您介绍工作场所性骚扰的定义与几类表现形式。

什么是工作场所性骚扰？

工作场所性骚扰，是指发生在招聘或工作场所的、违背对方意愿的、具有性含义的言行。该言行损害了求职者或者员工的尊严，使其在工作中处于某种不利地位和/或难以忍受的敌意环境中。

这里的具有性含义的语言或肢体行为包括：（1）具有性含义的玩笑、戏弄；（2）在被

拒绝之后仍持续地邀请共同进餐或约会；(3) 故意传播具有性含义的谣言 (4) 询问或告知性经验；(5) 传播并展示裸体画和具有明显性内容的图像；(6) 要求发生性关系；(7) 不必要的触碰；(8) 强迫发生性关系等。

工作场所是指员工因工作而需要在工作或前往、并在雇主直接或间接控制之下的一切地点，包括日常办公场所和其它履行职责的场所，例如，客户的办公室、商务旅行的目的地、商务午餐/晚餐地点、营业部、客户的家中等，还包括本职工作的适当延伸场所，例如，公司组织的旅行、社交活动、下班后的聚会等场所。

国际劳工局实施公约与建议书专家委员会依据第 111 号公约，把性骚扰解释为基于性别的一种歧视形式。这是国际上通行的看法。因为性骚扰往往基于男人把女性当做一种玩物，这是对女性尊严的一种蔑视。

工作场所性骚扰的表现形式

(一) 按性骚扰方式分类

以性骚扰的方式为标准，可分为语言、身体、视觉和心理性骚扰。

语言骚扰

两位男同事经常互相开一些下流玩笑，有女同事在场时也不例外，有些笑话尚可忍受，有些笑话简直不堪入耳。一位女同事企图阻止他们，可是他们却对她说“只是讲笑话嘛。你听不得笑话吗？”其实，这可不只是讲笑话，既然女同事明确提出希望他们停止，他们至少应该把这样的笑话留到私下去讲。这两位男同事的行为就属于语言骚扰。

身体骚扰

一位男同事或老板在夸奖女职员工作出色时，总喜欢拍拍她的肩膀。然而最近她觉得这种动作变得很过份——抓住她的手，用胳膊搂住她的肩膀，而且还“不小心”地蹭了一下。这位老板的行为就属于身体骚扰。

视觉骚扰

一位男同事或上级贴在自己工作区的挂历上或图片上印着穿得很少、摆出挑逗姿势的女人像。女员工们到他办公室与他谈话时，都觉得很尴尬，便向他说明了这一点。而他却觉得这些图片没什么，并继续将这些图片挂在办公室里。这位男同事的行为就属于视觉骚扰。

心理骚扰

一位男同事或上级对某位女同事感兴趣，但这位女同事不愿意与他约会，并且公开、明确地说明她不感兴趣也不想约会。可他并不就此罢休，仍然不断地向她示爱，往她办公桌上送花，不断说些暗示的话，找机会和她单独在一起，甚至拐弯抹角地威胁她。她时时刻刻感受到这种“隐形威胁”，心情越来越压抑，后来患了抑郁症。这位男同事的行为就属于心理骚扰。

(二) 按性骚扰性质分类

以性骚扰的性质为标准，可分为交换型性骚扰和敌意环境型性骚扰。

交换型性骚扰

一方凭借权力，以答应录用或者升职、提薪等为条件强迫对方提供性回报；如果对方拒绝就不录用或者降职、减薪甚至辞退等，即为交换型性骚扰。

案例一：发生在招聘过程中的交换型性骚扰

学平面设计的小卢到一家广告公司面试平面设计的岗位。在总经理办公室，男面试官打开电

脑给她看“三级片”，说这是测试她心态够不够开放；之后又对她动手动脚，说这是测试她面对工作压力能否调节。受害人感到极其愤怒和羞辱。这就是发生在招聘过程中的交换型性骚扰。

案例二：发生在工作场所的交换型性骚扰

多数交换型性骚扰发生在工作场所。例如，申某在北京一家日资企业上班，她的直接上司朴某经常给她发电子邮件和手机短信，说喜欢她，多次要求她一起出游，做他的情人。还利用谈工作的机会在办公室里强行抚摸她，说只要她顺从，就可以给她加薪并升职。申某多次暗示自己已经结婚，这样做不合适。朴某仍继续骚扰申某。申某只得明确表示拒绝和反抗——朴某请她吃饭，她屡次拒绝；朴某喜欢长发美女，她就故意把头发剪短；朴某喜欢看女人小腿，她干脆从不穿裙子，只穿长裤。尽管如此，申某还是有几次被朴某以公事为由骗进会议室关上门强行抚摸拥抱。

当朴某向申某提出进一步的要求遭到申某的严词拒绝后，朴某恼羞成怒，怀恨在心，开始打击报复申某。首先，朴某知道申某是独生女，母亲患癌症需要照顾，却故意把申某派到天津工作。其次，朴某又在公司其他员工面前散布谣言、侮辱诽谤申某，甚至指使他的情人找茬当面辱骂申某，逼迫她辞职；另外，朴某还炮制了违法乱纪的假证据开除了申某。沉重的精神压力使申某患上了重度抑郁症，她在给丈夫留下了一封遗书后，在会议室吞安眠药自杀。幸亏其丈夫及时赶到公司寻找下班未归的妻子，发现后立即送到医院。申某经过抢救才醒过来。

敌意环境性骚扰

当一方以不合理方式干涉被害人的工作表现，或者故意让被害人处于一种被胁迫、被敌视或者一个粗暴无礼的、淫秽的、令人觉得不安的工作环境中，即为敌意环境型性骚扰。

例如，在 2008 年 12 月的某公司年会上，主管横山宏明上台唱歌，在舞台上竟然大声喊叫小芦的名字，吓得小芦躲到了桌子底下。可是他还是看到了，唱歌过后就来强行抱小芦，卡脖子，摸胸部，小芦的手被他拉得又红又紫，小芦只能紧紧的抱住椅子。那天晚上之后，小芦哭了整整两天。事情过去一年多了，小芦仍然常在噩梦中惊醒。这就是敌意环境型性骚扰。

再如上述案例中的朴某把情人的工资涨到 15000 元，而同岗位的申某等人才 6000 元。大家感到很不公平。这种管理者将较优的职位或加薪等待遇给了不具备资格的性贿赂者或者性骚扰的接受者，而使其他雇员感到不公平，这也会对其他雇员造成敌意的工作环境。

(三) 按实施性骚扰者身份分类

以实施性骚扰者的身份为标准，主要有来自上司的性骚扰、来自同事的性骚扰和来自顾客的性骚扰。

案例一：来自上司的性骚扰

2002 年 4 月，贵阳市某供电局 29 岁的女合同工王某的父母，以监护人身份对该局 58 岁的局长提起诉讼。2002 年 10 月，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判决认定“非礼”行为成立，并认定该行为为王某精神疾病的诱因，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工资损失、医疗费等 2.9 万余元；同时向原告赔偿精神损失 1 万元。后原、被告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不仅维持了上述两项赔偿，而且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 3600 元护理费。这是我国首例性骚扰胜诉案。

案例二：来自同事的性骚扰

34 岁的肖先生于 2006 年 12 月顺利通过戴尔(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的选拔，担任高级分析师。他发现同一办公室的女同事毛小姐(化名)时常走到他的办公桌前，有意无意地用身体触碰他，还经常说一些暧昧的话。公司团队午餐时，她还当众表示要和肖先生结婚。毛小姐的言行引起肖先生的极大反感，构成了对肖先生的“性骚扰”。

案例三：来自顾客的性骚扰

2005年12月18日晚，喝得酩酊大醉的郑某来到一家足疗店，对女老板李某动手动脚，还扬言要把店砸了，把李某杀了。郑某用手多次抓扯李某的胸部、裤腰及下身，她被抓得疼痛难忍。情急之下，她顺势用铺在郑某胸前的毛巾猛勒其颈部。2分钟后，见郑某不动了，李某才松了手，但此时的郑某已经脸色发青，舌头也吐了出来。此时，李某惊恐万分地冲出小店，来到路边拨打了“110”报警。

在公安人员询问李某案发原因时，李某对被猥亵的情节难以启齿，只是说郑某辱骂自己，以致丧失了对其身体进行伤情鉴定的时机。在法庭审理期间，李某仍然不愿讲述被侵害隐私部位的事。虽然律师以正当防卫为她做无罪辩护，但仅凭李某的个人供述不能作为其受到不法侵害的证据，法院只以李某的自首情节而从轻判处她无期徒刑。这是由来自顾客的性骚扰行为导致的悲剧。

2018.7.23 《那些强奸受害者为何当时不反抗不报警？》

作者：喵赵、青杏酱

来源：一颗青杏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67U-XD2zhE3P_RqboxUqYQ

今天一早就被公益圈的某大佬疑似性侵女实习生的新闻给刷屏了，在同事们讨论选题的时候，我们一直在纠结要不要追这个热点，在当下的社交媒体里，似乎每天都在爆出性侵、性骚扰的新闻，甚至这已经不再是一个必追不可的热点了，因为错过这一个没多久就会有下一个出来。

是现在的强奸犯越来越多了吗？并非如此。杏酱在《为什么性骚扰越来越多了？》这篇文章中已经表达过观点，是敢于跳出来公开这些事情的受害者越来越多了，是人们对于自己身体的主权意识越来越强了，导致在过去可能很少有人意识到是性侵的事件在今天这个年代已经越来越难以让人容忍了。

即使选择公开的受害者越来越多，但他们面临的舆论压力仍然不少，甚至在今天爆出来的这件事件中，看到一些圈内的聊天对话里，有些人仍在为施暴者寻找开脱的借口，仍在谴责受害者，或者仍然在用自己对于强奸的想象来猜测当时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她三年前不说要等到现在才说？

为什么她当时不反抗甚至还要求戴套？

是不是当时爽了然后事后反悔？

这件事的真相究竟如何，只有当事人自己才知道，在此我不针对此事做任何评价。只不过还是想谈谈那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就是大众脑子里构建出的那个关于强奸的想象是怎样的，而真正的强奸究竟又是怎样的。

数据与事实

这里先列举一些关于强奸的数据，这些数字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2000 年美国 NCVS（全国犯罪被害调查）的数据显示：

- 71%的强奸都是有预谋的，而不是所谓的“一时兴起把持不住”。
- 超过八成的强奸发生在熟人之间，而不是什么漆黑小巷里的陌生人。
- 近 60%的强奸发生在受害人或施害人的家中，大约 50%的强奸案都发生在受害者住所 1 英里之内的
- 60%的强奸犯是已婚或有固定性伴侣，而不是性饥渴的猥琐男，其中不少人还有孩子
- 超过 10%的强奸受害者是男性
- 美国每年约有 20 万的强奸受害者，但一项 2003 年的研究显示，只有 21%的陌生人强奸和 2%的强奸案曾经报案。

接下来看中国的数据，以下数据来自于《中国性别暴力和男性气质研究定量调查报告》，这项调查的受访对象是年龄在 18 到 49 岁的男性和女性：

- 约五分之一的男性报告说曾对女性实施过强暴，9%的男性在过去的 12 个月中强暴过女性。
- 在曾遭受过强暴的女性中，62%是由伴侣实施的，也就是说，相比于非伴侣，女性更可能被伴侣强暴
- 在曾有或现有伴侣的男性中，14%的人报告曾强暴过女性伴侣
- 在所有的强暴和强暴未遂中，只有 5%被立案。在经历了强暴的女性中，只有 15%的人告诉了家人。
- 在所有的非伴侣强暴或强暴未遂中，8% 曾报警，5% 被立案。
- 在遭受了伴侣暴力且寻求帮助的女性中，35%的人告诉了家庭成员。然而，即使是在将受暴经历告诉家庭成员的女性中，只有 25%得到了来自家庭的完全支持，45%的人受到的是被责备、漠不关心，或被要求保持沉默。女性较少向正式渠道寻求支持，在遭受伴侣暴力的女性中，只有 10%告诉了医疗人员，7%的人报了警。
- 3%的男性受访者报告说曾被其他男性强暴。
- 强暴的实施者和遭受者在年龄、收入、教育程度及婚姻状况方面没有显著差异。也就是说，强奸犯不一定是什么变态或者 loser，而可能是你身边的任何人。

强奸长什么样

强奸对于没经历过的人来说都是一个很难想象的画面，因此自然会生出很多误解和偏见。这里说的更多是男性对女性的性侵，当然，女性对男性的、男性对男性的性侵也不在少数，这一点在过两天我们的采访中会提到。

很多强奸的发生都可以归结为男方的脑子里完全没有“女性意愿”这个概念，它很少是一张穷凶极恶的脸拿着一把枪比在你脑袋上跟你说“你不脱裤子我就杀了你”，而更多的是，一张伪善的、笑里藏刀的脸，一张厌烦的、鄙夷的脸，一张享受的、色情的脸，甚至是一张讪笑的、谄媚的、讨好的脸。而所有这些脸的共同点就是，它的面前，都面对着一张绝望的脸，而那张脸上所有的痛苦、无助和泪水，他都视而不见。

因此，对于没有经历的人来说，这其实是一个很难想象出来的场景，我们对强奸的所有印象

来源都是影视剧里那些戏剧化的深夜小巷猥琐大叔。

可是事实上，强奸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发生在日日夜夜，发生在各个最生活化、最日常的地方，发生在你的家里，你朋友的家里，发生在你室友身上，发生在你那个文质彬彬的男同事身上，发生在你朋友圈里经常秀恩爱的那对情侣之间。

它就是那么充满生活气息地发生在我们世界的各个角落里，悄无声息的，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所有的那些能让一个人整个世界都崩溃掉的痛苦，都被受害者一个人咽下了，一声都没吭。

另外需要澄清的一些误区是：

- 强奸并不一定会很暴力，甚至可能没多少反抗，强奸也经常并不对受害者造成物理创伤；

- 研究显示熟人强奸相比于陌生人强奸更多胁迫而更少暴力，而陌生人强奸就更具攻击性，更倾向于使用明显的暴力手段；

- 每次爆出强奸案的时候总有很多人想不通，为什么受害者不报警，原因如下：

• 每一个受害者都会经历的，就是自责。每一个女生在出了这种事之后，不用谁教，都知道一旦这事儿公之于众的话她会面临什么，甚至都能想象她要在警察局面临怎么样的质询和责难，以及她的父母，和周围的同学、亲友，在这样巨大的压力下，报警真的是一个极难的选择。

• 还有一个很常见的情况，就是受害者在今后的人生里还要长期跟施暴者在一个圈子里生活，很多施暴者就是受害者的亲戚、同学、老师、同事、邻居、父母的好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报警，受害者的整个生活可能就被掀得天翻地覆，为了躲避施暴者和同僚们的目光，她可能就得退学、辞职。

• 由于性教育的缺乏，很多女性在遭遇了强奸之后根本意识不到自己是被强奸了。很多女孩在事后只会这样形容，说：“他昨天把我强推了”，或者，“他非要硬来”，或者，“他当时有点冲动就没忍住”，等等这种形容，而根本不会往犯罪上想，等到反应过来是强奸的时候，早就过了报警的时机，更有很多人一辈子都不会反应过来，但是那种伤害还是会一直在的，不会因为你意识不到是强奸而变小。

- **为什么不反抗？**

• 为了不激怒对方，因为害怕激烈的反抗会引起对方的暴力举动，或者如果呼救的话对方可能会想杀人灭口。

• 另一种情况是，人在遇到极大的危险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一种类似动物的僵死反应，浑身僵直动不了，这种情况很多女性都报告过，她们想要尖叫，想要呼救，想要逃跑，但是身体一动都动不了，浑身都是僵的，然后她们的思绪会开始不自主的飘飞，她们的大脑会开始去想一些毫不相关的事情，这其实是一种保护机制，就是大脑因为知道你现在在面临承受不了痛苦，所以开始逃离，选择不面对眼下的事实。

• 还有一种是，不敢翻脸，心理学上叫习惯性取悦他人，《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里的松子就是一个取悦者，她不敢惹怒任何人，尽可能地满足任何人的要求，往死里地为他人着想，不管遇到什么状况都不敢跟人翻脸，只能恳求，陪着笑脸地恳求，或者哭着恳求，但是她是无论如何不敢指责对方的。长期生活在虐待型关系中的人就很容易培养出这样的人格。

- **湿了硬了高潮了就代表你是享受其中的？**

强奸过程中出现潮湿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是生殖器在剧烈的物理刺激下在努力保护自己不受更多的伤害，但是这与性快感又是另一件事，性唤起性高潮并不总是伴随着性快感存在的。

在强奸过程中惊恐地发现自己高潮了的受害者并不是很罕见，但是这个高潮跟性快感是没关系的，它是性器官按照它的设计对给定的刺激给予反应而已。而无论你的性快感，还是你的高潮，都跟你的意愿无关，就像哪怕是山珍海味你都不会喜欢你妈妈掰开你的嘴硬塞进去让你吃。

我们能做什么？

这部分是写给每一个公民的，是给组成这个社会的每一个分子的，不是因为“我不想被强奸”，不是因为“我不想我的母亲、妻子、女儿被强奸”，而是因为，我不想生活在一个弱肉强食的、残忍的野蛮的社会中，这是我生活的地方，我想要给它带来改变。

- 反抗男权的性道德观，就像《中国性别暴力和男性气质研究定量调查报告》里最后的研究结论一样，性别平等才是真正根治强奸的药方，暴力的男性气质、男权的价值观才是强奸的根源，别的都是治标，只有性别平等才是真正的治本；
- 我们要给受害者以舆论支持，创造一个对受害者友好的环境，鼓励受害者发声；
- 面对性侵受害者时，小心不要使用任何谴责受害者的言辞，不要质疑她，而是要告诉她这不是她的错；不逼迫她报警或向上级举报，但表示如果她报警或举报的话你会全力支持她；
- 在日常生活中，去影响你周围的环境，去影响你周围的人，不做性侵受害者二次伤害的来源；在你周围出现性别歧视和谴责受害者言论的时候，不跟着哈哈笑，鼓励自己勇敢地发声，表达出你的反感，让他们知道性别主义在当代社会是不受欢迎的；
- 在你的职业领域里，做力所能及的事，无论你在哪个领域，什么行业，都有办法为性别平等做贡献。

这些很多都是举手投足就做得到的小事情，听起来假大空，但它其实就是，每一次你在评论区里打字发评论的时候，你都面临一个选择——你站在哪一边，你是站在冷嘲热讽、谴责受害者、无益于社会进步的那一边，还是站在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那一边，这是我们每天都面临的一个选择，它小到微不足道，小到不足挂齿，小到根本无法被察觉，但是它们也在推动着这个社会发展的方向，向左还是向右，这些都在我们手里。

2018.7.26 《利用羞耻感责怪性侵受害者，为何总是能成功？》

作者：吕频

来源：新京报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BbLG2AyH3VjPcpFUVvedUQ>

知名公益人、反乙肝歧视代表人物雷闯于这两日被举报涉嫌性侵。举报人的举报发出之后，雷闯先后两次发布了情况说明。对于关键事实的用词，雷闯的两次描述被认为有较大不同，一次为承认（举报）文章中的事实，一次则指出两人为恋爱关系。

雷闯涉嫌性侵的举报还在争议之中，与此同时发酵的涉嫌性侵害的案件不止一起。自然大学

创办人、环保卫士冯永锋被曝涉嫌性骚扰；北大客座教授、《南风窗》公益年度人物袁天鹏被曝涉嫌性侵女学员；网剧《套路》女导演林淑贞发声明指出自己在海口拍摄期间曾遭海航受训飞机师白某性侵；南京大学支教社团中多名女队员被当地游民骚扰……

举报公益人雷闯性侵的帖子截图（局部）

我们终于不得不意识到，性侵害事件可能比我们想象中更普遍。这可能并非因为近年来此类事件越来越多，而只是敢于说出来的受害者比之前更多。而就在部分受害者鼓起勇气说出一切时，我们也看到，根深蒂固的性别观念，仍然在压制着受害女性，使得她们被羞耻感压得喘不过起来。

“一定是你勾引了他吧”、“一个巴掌拍不响”、“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等粗暴可怕的言论很容易就会阻挡讲述与坦诚的勇气；而另一些更为精巧的言论则会指责受害者应该更强大、更有智慧以免遭性侵害。所有的这些观念，都在实打实地加重着性侵害受害者的羞耻感，甚至成为压垮她们的最后一根稻草。“说出来”有多难？性侵害案件中受害者的羞耻感为何如此强大？而可能的解决之道，与其说寄希望于个体的私德不如说是结构与制度的保障。

需要说明的是，文中部分用词使用“她们”并非暗指性侵害案件的受害者均为女性，本文为针对近期所曝几起性侵害案件所作，且其中较为明显地体现了“异性恋 - 男权”结构对女性的压制，在此语境下使用“她们”。

撰文 | 吕频

“说出来”有多难

有时候只是沉默本身，就足够摧毁受害者

一个当年的高中同学，在 2003-2016 年间，从短信时代到微信时代，十多年断断续续变着法子骚扰我。我拒绝加他的微信，他就借其他男同学的微信给我发消息，在同学群里各种“赞美”我。因为他在，我从没在那个群中说过一句话，最终无声退群。我讲给别人听，得到的最多的第一反应是：“他为什么找你？”，其次是“他结婚了吗？”——似乎如果他是单身情有可原。我跟关系最好的高中同学讲，她毫无迟疑地说：“我觉得他没什么坏心，他就是很欣赏你。”

就微信上的这么两句话，把我气得发疯，当时我虽然是打字，却感觉自己是在近乎歇斯底里地大喊：“我不需要他的‘欣赏’……你看不见他给我造成了什么影响吗？！”

不少女性在社交网络上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并鼓励有同样被骚扰或被性侵害经历的人勇敢发声。

好友可能为我激烈的态度而震惊，再也没说什么，但让我沮丧的是，我并不相信她理解了我。我所经历的这一骚扰从未超出试图对话更严重的程度，然而在那漫长的时间里它给我造成的压力是无人所知的。有一年，我被提议去参加一个 NGO 圈的活动，却赫然在通知上看到这位骚扰者是嘉宾讲者之一。那一刻我的身体仿佛冻结在电脑前，心脏却狂跳……当然我没去

那个活动。我经历了被骚扰者的普遍遭遇：退出工作任务或社会活动；主动被动的社会隔离；被否认、被质疑、压抑、恐惧、愤怒；当然，不能和那些因为校园和职场性骚扰而失学、失业、抑郁、自残、自杀……的女性的凄惨相比。

我没有办法责怪好友不站在我一边。是对她背后那整个大语境的预料和想象，让我沮丧无力。无须刻意表现恶意，只要相关不相关的人的几句话，甚至只是沉默，都已经足够召唤出一个对受害者压制乃至迫害性的结构，而这个无物之阵，甚至在性骚扰发生之时，不用等到受害者试图维权，就已经配合地开始摧残她的自我。这里指的是，每个受害者都仿佛是所有其他既往受害者记忆与遭遇的继承者，像晶体簇中的每一粒都相互反射一样，能从被骚扰的那一刻起，开始唤出和重复所有其他人所遭遇过的内心折磨，像画外音一样在她心中强行播放着：“为什么不是别人而是我？”、“我什么时候做错了什么才会这样？”、“为什么我没能这样做或那样做？”……这些带着羞耻的自审自责，是被骚扰者内心困顿的起源。然而当然不是她们自己想不开，而是她们知道，在这个现实社会里被骚扰者注定将被致于什么样的无人负责的境遇当中。

2018年6月20日，甘肃庆阳19岁女孩小奕在当地某百货大楼坠楼身亡，自杀前围观者曾多次怂恿她跃下高楼。庆阳市公安局西峰分局的情况说明披露，小奕在校期间曾被其高中班主任吴永厚猥亵。

有人把性骚扰受害者的应对模式分为三种：脱离、回避性协商与寻求支持。上述我的反应是第一种。至于“回避性协商”，20年前自杀的某北大女学生高岩要求和骚扰她的教授建立“恋爱关系”就是一个例子。第三种模式中，首选寻求朋友或同事的个人帮助，最终只有极少数人能对质和提告。遗憾是，就这最后一种选择，有美国的研究显示，“正面杠”的勇敢并不能让受害者更多免于持续身心创痛，而被曝光的一些案例，例如甘肃庆阳中学生自杀事件在警告，“勇敢维权”的后果可能有多惨烈。

巨大的羞耻感从何而来？

责怪受害者总能成功，甚至被她们自己所承认

如果聚焦于与性骚扰有关的文化与态度及其如何作用于受害者，可以识别出三种系列运作：羞耻、归咎与孤立。女性因性骚扰而在这几个方面的遭遇是在性与性别方面被规训与压制的反映，而性骚扰又恶化和凸显了她们的弱势。

羞耻是人类对性欲望的觉察和反应，《圣经》故事说人类因对裸体的羞耻而穿上了衣服，这并非真实的历史，而是反映了人类已经形成社会之后的羞耻感。但是在两性之间，不平等使羞耻更多成为女性的“专属”负担，阻止女性获取性教育知识，否定她们的性欲，贬低女性的性自主活动……这些广泛存在的教育与传播操作塑造出害怕、羞愧、不知所措、不能言说的女性社会性别特质，保证了男权社会及其成员对女性的性与身体的宰制，使性成为男性对女性控制与剥削性的使用。因此“异性恋-男权”体制下的性羞耻与性骚扰及其它类型的性暴力具有根本性的连接。今天的中国女性还远不能广泛享受到去羞耻的性文化，虽然以女性的性和身体作为资源的露骨营销司空见惯，然而仍是建立在女性为男性的性对象的逻辑之上。

电影《嘉年华》剧照，图为电影中遭受性侵害的小文，她的妈妈在得知后的第一反应是给了

小文一巴掌，并撕碎了小文的裙子，将小文的头发剪成短发。

当我们说性骚扰不是性，这并不是说性骚扰与性无关，而是反对用“自发”的性欲将性骚扰合理化，而需要凸显其侵权的属性，这也有助于受害者解脱与性有关的羞耻。但是主流文化仍将性骚扰铺陈在“异性恋-男权”之下以男性欲望为主，女性身体为客的性传说中将性骚扰的发生视为男性“好色”“风流”，无法自控地被女性的性魅力吸引，将性骚扰的后果视为女性的失贞丑事。而女性被羞耻造就的面对性时的冻结与无能，则埋下她们为遭遇性骚扰而自责的伏笔。

延伸阅读

《蕾蒂西娅之死，或人类的终结》【作者：(法)伊凡·亚布隆卡译者：陈新华、柯玲香版本：中信·大方 2018年4月】

以一起轰动法国的刑事案件入手，试图剥去受害者蕾蒂西娅身上“奸杀”、“性侵”、“养父”等粗暴的标签，去记述一个有血有肉有笑有泪的女孩。

谁应该为性骚扰的发生、经过和后果负责，无论是就常理还是就个案，都不是容易说清楚、有共识的问题。借用“公正世界理论”（编者注：社会学和心理学界一个颇受质疑和抨击的理论，在这种假说里，人们生活在一个公正的世界，得到的都是他们理应得到的：不幸的人所遇到的不幸是“咎由自取”，幸运的人则收获着他们的奖励。）来说明，如果认可现存的男权社会是一个“公正世界”，以及内含侵略性的男性欲望是不能且不需被管理的，那么性骚扰的罪错方就是被骚扰者。“公正世界理论”各群体既得利益、不安全感 and 不自信合作支持的心态，通过归咎于受害者，剥夺她们的正当性，权力者和看客均获得笃定的满足。而且这种归咎总能成功，因为没有人能完美预防、应对和处理，这首先是因为性骚扰出于权力不对等，这意味着降等了受害者的选择；其次如前所述，社会性别规范早已深刻损害女性的应对能力。还必须提出的是，即使没有前两个条件，也没有人能够做到保证完美应对种种非意愿遭遇——性骚扰只是非自愿遭遇之一。因此受害者总是能被找出错误，而这又反过来强化了基于“公正世界理论”的性别归咎。

此外，还有两个因素强化了这个问题：第一，和公共场所陌生人之间的性骚扰不同，校园和职场性骚扰多是陷阱式布置，骚扰者在既有的人际关系的包装下试探进攻，步步为营，但又可以随时否认和抵赖，在心理和情感上操控受害者，逐步解除她们的武装，最终达到侵犯的目的。而在这个过程中，受害者可能迷惑犹疑，不断“错失”说“不”的机会，最终陷于懊恼和自责。第二，女性和其他被压迫群体存在所谓“双重意识”，即她们会掌握男权和压迫者的认知角度，并以之对自己作镜照审查和调整。受害者会有种种对骚扰者猜疑与谅解的内心戏：“也许我误解了他，也许他真的只是关心我？”而相应地，她们的自我认知，也可能是混乱不清与自相矛盾的，她们并不能够完全澄清自己的意愿并坚决依其行事。总之，对受害者的归咎总能成功，甚至也能被她们自己所承认。

个体与结构

性骚扰受害者并非孤例，而是结构性困境

性骚扰受害者的孤立并不是单独存在的，而同样是女性的社会性境况的表现。男人女人谁更

容易孤立？如果将社会网络视为资本与地位的表现，那么男性的社会网络应该更强，但需要意识到女性更多用情感劳动为人际关系付出，虽然回报未必对等。不幸的是，男权的体制会促使男性结成利益共同体休戚相关，而女性则相互竞争并作为伴侣附属于男性网络，在这种境况下，她们容易因失去价值或冒犯男权而被抛弃及孤立。因此性骚扰受害者的维权对她的社会网络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而许多人并不真正就性骚扰“三观”正确，就导致了她们得不到足够支持，远近的谴责与质疑则进一步加重她们的孤立。这些言论因此可以被视为与性骚扰有意无意的“配合”——当受害者孤立无援，加害者就可以放心遁逃。

我们可以将性骚扰及其文化支持均视为对女性的惩罚，其潜在的功能是在女性走出内闱进入公共和职业领域之后，仍然通过不断的打击和羞辱，限制她们的活动范围和能量，阻止她们的发展，保证她们不至完全摆脱男权的桎梏。这一观点可以支持前述“性骚扰不是性”的观点：就作为一种现象的性骚扰而言，不受约束的男性个体欲望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完成性别权力的手段，或者说，骚扰者是个人出面代表男权社会向现代女性开具的变相“罚款”。即使自己没有遭遇性骚扰，其他女性遭遇的警告也会消耗女性的能量。

图为网络流传的微信群中对“雷闯被举报性侵案”的讨论截图，如同很多性侵害案件一样，在讨论中总是充满了对被侵害一方的质疑、指责甚至羞辱。

女性不能穿着暴露、不能上夜班、不能出差、不能与男性领导单独相处——种种以预防性骚扰和保护女性为名的设置也使她们不能平等竞争。不过，“惩罚”这一角度首先应该更具体地用来理解试图抗争的受害者的遭遇，即所谓“荡妇羞辱”，就针对受害者的以儆效尤而言，非常有效。于是，也就可以理解，为何最近两位知名公益人士雷闯和冯永锋被迫承认有性骚扰行为之后，和这两位相关的微信群里发出了一些针对受害者的恶毒咒骂和死亡威胁——不仅是共振性的情绪宣泄，而是一种集体的暴力再宣示，在雷和冯屈尊道歉的时候，仍然要让受害者付出心理的代价，并且阻止更多曝光以免威胁到他们的同盟。

延伸阅读

《违背我们的意愿》【作者：(美) 苏珊·布朗米勒译者：祝吉芳版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年4月】

研究强奸问题的经典之作，立足于女性立场，用大量一手资料，从心理学、社会学、犯罪学、法律、历史等维度，对男性强奸女性这一普遍的社会问题进行了详尽的剖析。

如何预防性骚扰？有两种好心的手段比较没有“效益”：一是教育女性，二是教育骚扰者。这方面的实证证明与前文的论述一致，尤其是，须知女性没有义务也没有足够的权力、也不可能作为完美行动者去预防自己受害。预防性骚扰发生的关键，在于机构和社区的意志——是有罪不罚，还是严惩不怠。

研究指出，最重要的职场性骚扰单一预防措施，是加强机构管理。这不是说个人行为因素不存在，而是说，严格管理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有效阻止潜在的骚扰者。至于文化态度，是与制度互为表里，相互作用的，因此就文化所做的识别和辩论同样非常重要（虽然没有制度性的进展，文化态度可能未免沦为泡沫）。

美国自去年蔓延至今的反性骚扰运动，以个案和公共教育弥补了反性骚扰法律制度的不力，而又正在相当实用地促进制度的改良。而现在，一场洗礼也正要开始，所有为之出代价的女性，仍在等待被偿还。

2018.7.30 《好基友支招：“米兔”之后，还能正常和女生搭讪吗？》

作者：绿油油和小 C

来源：削美丽（原文已 404）

备份链接：<https://chuansongme.com/n/2463389653972>

在一波波的性骚扰事件曝光的大潮下，面对众多被骚扰者（多为女性，也包括男性）的分享，好像很多男性（可能也包括部分女性）都感到了困惑：从今往后，是不是没办法好好和异性搭讪了，因为搭讪很容易就被当成骚扰？表达好感和性骚扰之间的区别是啥？

公知刘瑜也这么质疑 MeToo 和女权主义：

“我看到一个说法，大意是：为什么很多女孩不当场反抗、求助？因为她们自己都不知道那是性骚扰，所以”懵圈”了，今天这场运动到来，才反应过来原来那就是性骚扰。那么，在某些情况下（仅仅是某些情况下），是不是男性同样可能也没有认识到轻浮的摸摸拍拍、讲黄色笑话、自作多情下的性试探是性骚扰呢？我不愿看到只有警觉、失去温情的男女关系，正如我不愿看到一种只强调权利、否认责任的女权主义。”

MeToo 是在否认人和人之间复杂的社会交往特别是情欲交往方式吗？以及，它是在试图建立一种“只有警觉、失去温情”的男女关系吗？以及，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温情”？或者说，站在不同的社会角度，我们眼中的温情是否会成为束缚 TA 的枷锁？

这些问题让我想到一位朋友 A 的故事：他——一个大写的男同性恋——在这天早上走在马路上，因为手机没有电了，想要跟路边的一位行人借一下手机，但是那位女士好像被吓到了，连声警告他不要接近。我的朋友（本人非常温柔善良）很困惑得心想，为啥吓到了她？难道因为我长得不够好看？

而我自己也有和 A 有点像的经历。几年前和一位友人介绍的女性朋友 B 初次在微信上聊天时，因为双方都关注类似的议题，我觉得挺开心，想着可以多认识一个朋友，聊着聊着便说“不如改天我们一起吃个饭，认识一下”，B 先是答应，多说几句之后，便以“我男朋友叫我”为由闪开了，其后我们再未联系。直到几天之后，我——另一个大写的男同性恋——才反应过来对方当时提到男朋友，大概是一个暗示。

于是当我看到大家（主要是直男）提出的以上问题时，也带着我自己的困惑请教朋友 C（一位大写的的女权主义者，兼女性）——为啥有一些女生会这么害怕男性提出的邀约呢？哪怕这些邀约可能并没有什么明显的性的意涵在里面？以及，这些直男们问的问题好像也没错啊？可能他们现在确实很困惑不知道怎么和女生——特别是陌生女性——交流、以及表达好感吧？虽然大家都说女性没有义务和责任告诉男性应该怎么做，但问题是……他们到底该怎么做啊？是不是也应该帮他们想想？

智慧的 C 也给我分享了一个故事：她的大学室友 D，为人和善，而且特别喜欢对别人微笑，不管对谁都是不设防的真心相待。但有一次，几个人在学校食堂吃饭的时候，打饭的大叔当着众人的面对她说：笑一个，笑一个我才给你打饭。面对这样不舒服的被骚扰的经历，几个人最后的选择是：再也没有去过那家食堂吃饭。

有人问：为什么大部分女性会那么害怕陌生男人？一只猫被打了还会挠回去呢。为什么她们不能勇敢一点站出来，面对言语调戏就调戏回去啊，面对骚扰就勇敢说“不”啊，面对性暴力就以暴制暴啊。为什么女性要那么容易的主动选择退场呢？（当然啦，我们都知道，不是所有的女性都是这样滴）

在和 C 讨论后，我才意识到，女性在这种场合中面对的语言暴力、以及看起来不那么“暴力”的肢体接触如抚摸等，它们的力道不仅仅在于这些行为本身，而在于做出这些行为的男性，借此发出无声的宣言：这是我的地盘，要做什么都要听我的！所以女性遭受性别的语言和肢体暴力时，感受到的不仅仅是“疼”、“不舒服”，而且还是“害怕”和“恐慌”，而这些情绪导向两种可能的选择——要么安静服从男性的“邀请”，要么早早逃离有（可疑）男性的空间。

也就是说，性别暴力（不论是语言的还是肢体的）不同于其他暴力的特殊性，在于男性可以通过一两个简单的动作，或者说一两句话，就掌握住整个空间，让女性的身体在其中感到无法动弹，让她觉得自己甚至不能说“不”，更不必说回击、斡旋。

性别规范不仅仅是身体层面的，也是对于空间的掌控和斗争。如果用游戏打个比方，那么这不是两个拳击手在台上，有来有回的打斗。相反，游戏规则一开始就不是公平的：一方面，“合格的”男性必须要主动出击，而且要强硬、掌握主动权，不然就会被看不起；另一方面，因为长久的教育，女性很容易觉得自己没有足够的资本和力量来玩这场游戏，同时，出于对男性力量的放大和恐慌，使得她只有服从和退出两种选项。

这样，围绕两性的社会交往脚本就被确定下来：男强女弱，男性主动女性被动。有时候当一方不符合这样的社交规范时，另一方也会按照这个脚本来行动。比如我和 B 的故事里，且不谈她提到“男朋友”到底是意味着“回到家里（男朋友身边）”，还是面对潜在性骚扰时的托词。

女性以这种退场方式来保证自己的安全，往往强化了“男权至上”的观点——女性需要通过另一个男性来重新定义自己的安全空间。和女性不被鼓励外出一样，当女性的“安全空间”只能借助男性提供的“一臂之力”来获得，这无疑是另一种更隐形、甚至危险的空间管控——且看有多少性暴力发生在熟人之间、甚至家庭之内，这个问题就一清二楚了。

也是从这里，我才明白到 Me Too 的意义是超过“重新调整两性交往模式”这个微观层面问题的，因为它暴露出来的是一个性别不平等的深刻的、结构性的问题。

回头去看那些分享，去读人物周刊收集的 1700 多个故事，我也更深刻地意识到这不是简单的汇集个体故事，而是女性作为一个集体，她们所面对的权力关系，这权力关系以各种方式——威胁、循循善诱、不断重复——让她交出对自己身体的掌控，交出对社会空间的主动权，也让她产生出种种恐慌情绪，并心甘情愿地以为为了“安全”，自己只能这么做。

这样讲并不是否认两性交往的复杂性，或单一强调其中的暴力性。而是希望质问 me too 否认现实生活的复杂性的朋友们，以及询问男性该怎么办的小伙伴们，能够先去体认一下这种默默的、不说话的暴力，它是从性别规范中产生出来的。

而我们对于身体和空间的划分，对于亲密关系的实践，也往往是顺着这个规范来进行的。在问“男性该怎么办”之前，也许我们应该首先意识到 Me Too 是对于这种深层权力关系的对抗，而不只是停留在社交模式的层面上。同时，诸如刘瑜公知一类，质疑 Me Too 破坏了“温情”，并且要求女性“承担责任”，大概也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了。

那么，回到写这篇文章的初衷。我想这篇反思的目的在于：

一方面，男性当然可以去问“表达好感和性骚扰之间的区别是啥？到底怎么样才不会把搭讪的过程变成想讨厌的骚扰”？我们也可以制定一套新的《搭讪 101 法则（男性用）》：多倾听女性的声音、多关注女性的需求、给女性更多表达想法的空间……总的来说，就是男性多多向女生学习，继承和实践女性美德。

但另一方面，Me Too 运动的重点并不是为男性生产出这样一套新的搭讪法则，而是为了能对不平等的男女关系有更广泛的认识和改善。所以在早些时候的高校反性骚扰行动中，诉求放在建立性骚扰防范机制的建立。只有在性别关系真正改变之后，“温情”的男女关系才得以可能。

【感谢好友 E 和好友 F（男）对本文写作的支持】

2018.7.30 《报道强奸和性暴力事件，记者需要注意这些……

| 关注》

编译：任禹璇

来源：RUC 新闻坊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XfsfMrEWjKalaDUSM_xklg

报道时保持中立是新闻采访中最显著的伦理规范之一。然而，正如本研究报告所强调的，保持中立的观点仍然是一个挑战。虽然我们同意公正性和准确性是记者需要继续保持的道德考量，但我们也坚信，中立是一个永远不能完全实现的目标：中立只是我们所追求的理想状态。这一观点被高比例的强奸和性暴力报道所证实：这些报道的重点都是对受害者的询问和调查，而没有对施暴者提出关键性的问题或进一步调查。

记者在报道强奸和性暴力事件时的角色是必不可少的。除了社会问题，通过报道，记者有权说服或影响舆论和政策。如果真实且准确地报道，报道文章可作为促进地方、国家甚至国际层面积极变革的催化剂，从而有助于将强奸文化转变为非性别暴力文化。

从准备到写稿

记者报道性暴力案件时需要小心谨慎并保持高度的伦理敏感性。此类报道需要专业的采访技巧、对法律的理解、以及对创伤的心理影响的基本认识。性暴力可以是身体上或心理上的，并且可以对任何年龄的男人、妇女或儿童进行实施。强奸也属于性暴力的范畴，同时也被认为是人类经历中会留下最深刻创伤的经历之一。

谈论这样的事件通常会使叙述者觉得特别痛苦——在重新讲述阶段，幸存者甚至会又一次感受到他们在被攻击时的一些相同的情绪。因此，记者需要特别的注意以避免增加被采访者的痛苦。

性暴力也会产生更广泛的影响：其连锁式的影响可以波及到被动卷入该事件的人，例如家庭成员和亲人，甚至是性暴力行为的证人。

01

准备过程和方法

提前让自己了解性暴力可能会产生的影响和原因。研究事发当地的基本情况和环境。但一旦你完成了你的研究，在进门采访前，把它留在门口。你对这个话题有多了解并不重要，因为你永远不能预料到发生某个个体身上的事件和他们经历了什么。

使用正确的语言。强奸或性侵犯并不是“性”。这种虐待并不是男人和女人在一起进行“风流韵事”。强奸或性侵犯与正常的性行为无关。遭遇过性暴力的人也许不希望被描述为“受害者”（victim），除非他们自己选择使用这个词，更多人倾向于使用“幸存者”（survivor）这个词。

尊重潜在受访者说“不”的权利。没有人应当被强迫详细地谈论像强奸这样的创伤性事件，并不是每个人都做好准备走出阴影打开心扉。

如果有当地专家或支援机构参与到该案件中，可以考虑向他们询问是否向媒体公开此案件会使事情变得更糟。

无论男性采访者有多么敏感，多数情况下，女性受害者被女性采访会更加有安全感。如果采访者必须是男性时，则身边起码要有一位女性同事在场。

做到公正和现实。不要强迫，哄骗，欺骗或提供报酬，不要向受访者暗示接受采访会带来更多的援助。

问自己是否接近某人可能危及他或她的安全和隐私。在一些社会文化中，仅是被人怀疑遭到强奸，就可能导致当事人被羞辱、排斥、甚至遭到暴力。

明确自己的身份，不要装作自己不是记者。向受访者解释你要写的报道类型和脉络，这有助于在你和受访者之间建立信任，同时有助于采访更好的进展下去。

02

采访期间

设置良好的基本采访原则。暴力和虐待行为剥夺了人们的控制力和活力，因此在采访期间营造安全感十分重要。尝试让受访者参与决策：向他们询问是否可以推荐安全的位置和时间。

在采访开始的时候，主动告知受访者采访时长。当受访者正在讲述创伤经历时，不要没有事先说明就打断他们，这样会对他们产生更深的伤害。

做好采访的秘诀就是积极的、不带有评判的倾听。这听起来简单，但是要掌握这个技巧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

性暴力行为会使受害者产生高度的自责感、内疚感和羞愧感。因此，避免使用暗示受访者负有责任的语言。谨慎地问“为什么”问题——例如，为什么施暴者会对他们施暴？

不要说你理解他们的感受——事实上，你并不能理解。相反，你可以说：“我知道这对你来说有多艰难。”

03

撰写稿件

再次强调，记者一定要注意措辞。性暴力既是极为私密的私人的问题，同时也具有广泛的公共政策含义。

当描述性暴力行为时，尽量权衡好描述画面细节的比例。画面细节过多会显得多余，太少又弱化了幸存者的案件。

预见报道发表后的影响。记者有责任尽可能地避免受访者受到进一步的虐待或损害他们在社区的身份。

在报道发表前，考虑让幸存者阅读报道中的部分内容，这可以减少报道暴露于公开场合对受访者的影响，同时也可以帮助纠正文中的事实错误。在阅读并了解你的意图后，他们也许会跟你分享更多的故事。

讲述完整的故事。有时，媒体会集中关注故事的悲剧方面，但记者应充分理解虐待也许是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武装冲突或社会历史的一部分。了解个人和社区如何应对长期的性暴力带来的创伤可能会有助于加深报道的深度。

再次检查你是否有损害消息源匿名性的风险。在最后的报道中，你有没有无意识地暴露了他人的身份信息？工作，年龄和地点等信息可以拼凑起来进行拼图识别。面部特征或衣着可能需要在照片或影像中作模糊处理。

04

语言与性别暴力

语言是我们理解性别暴力的组成部分——词汇微妙地反映了事件的责任, 过失, 中介以及暴力事件的本质, 而非常微妙的语言的对读者有着潜在的影响。故意选择使用中性语言对准确传达暴力性质是必要的和符合伦理的。

下面是一些不恰当但却经常用来描述性暴力和家庭暴力的高频词。

1. 高频使用词: “(受害人) 承认、坦白”

例子: “Naomi Judd 坦白 3 岁时曾遭性侵” (Starpulse.com,2011)

该报道中的第一句话写道: “在女儿 Ashley 在回忆录中透露自己的心理创伤后, 演员 Naomi Judd 坦白儿时曾遭地狱般地性虐待。”

存在的问题: “承认”和“坦白”都暗含负有责任和羞耻的意味, 消除了受害者在康复过程中所做的努力, 暗示了在暴力中的受害者形象。

替换语言: “报告”, “分享”, “透露”

2. 高频使用词: “被强奸”

例子: “‘占领克里夫兰’运动抗议者声称被强奸”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克利夫兰,2011)

存在的问题: 使用该词的被动态有两个作用: 第一, 这种表达方式使施暴人消失于报道中; 第二, 这种表达方式不能明确指出是否有人对这起性暴力事件的受害者负责。

替换语言: “‘占领克里夫兰’运动抗议者报告称一个男人强奸了她。”目的是使用负责任的语言将焦点放在犯罪的人身上。

3. 高频使用词: 责备受害者的语言

例子: 2011 年《纽约时报》一篇报道中的引言说道“48 岁的医务工作者 Sheila Harrison 称自己认识其中几个被告, 并说‘这摧毁了我们的社会。这些男孩将一辈子忍受这种罪恶感。(受害者的) 母亲在哪儿? 她在想什么?’”

存在的问题: 这些引语将所有的责任和对受害者遭强奸的责备(和对侵犯者名誉的潜在损害, 但这甚至不应该成为因素之一) 强加在受害者母亲身上。

替换语言: 报道中可以用细节描写, 同时不使用责备受害者的语句, 以免伤害幸存者并宣扬强奸文化。

4.高频使用词：“没有受伤”

例子：“诺里斯敦失踪女子已找到且没有受伤，现宣称曾遭绑架和强奸。”（《时代先驱报》，2012）

存在的问题：在报道家庭暴力或性暴力案件时，记者经常会将受害者或儿童在遭遇暴力行为后描述为“未受伤”，意味着没有遭到人身伤害。然而，这种用法消退了暴力的物理性质（即使没有受到人身伤害）和由这种暴力行为所带来的深刻的创伤性伤害。

替换语言：记者有责任精确地描绘强奸对直接和间接受害者所带来的情感、精神和生理伤害。强奸是一种身体上的暴行，会给受害者留下无形的伤疤。

5.高频使用词：“家庭纠纷”

例子：“夏洛特-梅克伦堡市警察称周二的一起疑似绑架案事实上是一则家庭纠纷。”（WCNC，2012）

存在的问题：“纠纷”一词往往与意见产生分歧或发生争论有着类似的含义，暗含着双方具有平等的权力。然而，亲密伴侣之间的暴力行为是极为严重的，循环往复地虐待和不良行为意味着对另一个人实施操控。将这种案件与“家庭纠纷”联系起来无异于降低其严重性，并暗示这是一个独立的案件，而不是虐待案件。

替换语言：使用“亲密伴侣暴力行为”。

6.高频使用词：过多的关于受害者/幸存者的描述导致报道含有责备受害者的色彩

例子：“附近居民称她的穿着比较成熟，化着 20 多岁小姑娘化的妆，整天和男孩子们鬼混。”（《纽约时报》，2011）

存在的问题：这样主观的例子并不能对整个报道做出有价值的贡献，并且字里行间透露出“这些麻烦都是受害者/幸存者自找的”观点，无意识地弱化了受害者遭到暴行的事实。这样将受害者视为被施暴的主要因素的描述也避开了施暴者的责任。

替换语言：报道中根本无需有这样的描述！没有人主动要求被强奸，这无关他们的过往经历，也无关乎他们的穿衣打扮和个人选择。

7.高频使用词：“参与”

例子：“美国联邦调查局（FBI）逮捕了挪威之星号游轮的船长助理，因其涉嫌与 16 岁乘客参与性活动并私藏儿童色情作品。”（Cruise Law News，2012）

存在的问题：“参与”一词可被定义为“聚集在一起”或“诱导参与”的含义。这种语言的含义是，受害者是参与犯罪案件的积极参与者，而不是单方面地受到另一方侵犯的受害者。任何暗含

儿童一方负有责任的词汇都会掩盖侵犯者的道德和法律罪责。此外，如若经常使用表现出愉快和自愿行为的术语来描述强奸案，会最小化甚至隐藏侵犯的暴力本质，使读者难以将这些行为理解为违法行为，并允许社会对待性暴力合理化，甚至为性暴力辩解。

替换语言：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施暴者使用暴力的行为，以及幸存者并没有同意实施该行为的事实。尤其是在上述例子中，16岁的青年无法合法地同意发生性行为。

8.高频使用词：“性行为/性侵犯/性骚扰”

例子：“Walker 把她叫进办公室，坐在办公室后面的简易床上，打着“手势”暗示她和他发生性行为。”（《南本德论坛报》，2012）

“一名空军教官因连续发送文字和图片并侵犯某受害者而受到指控……”（《芝加哥论坛报》，2012）

“麦金利称‘我不是连环杀人犯’并自称12岁之前一直遭到性骚扰。‘那是他的选择。’”（《洛杉矶时报》，2012）

存在的问题：“性行为”，“性侵犯”和“骚扰”是模糊的术语，没有将实际的犯罪告诉给人们，公众很难了解发生了什么，或了解受到伤害的感受，或知道负有责任的成年人，执法官员等的行为是否得当。

替换语言：“一份书面证人证言称，几个男人强奸了女孩……”

9.高频使用词：“性丑闻”

例子：“军事陪审团周二开始审理空军中士的案件，他将面临德克萨斯州最严重的性丑闻指控。”（《西雅图时报》，2012）

存在的问题：当媒体在有受害者受到侵犯的报道中使用“性”这个词，这在语意上是一个史诗级的失败。“性”一词，减少了犯罪感，增加了轰动感，消除了正常行为和暴力行为之间的差异。当然，你可以说，性是报道里的一个元素，但这会使你忽略报道中暴力和病态的部分。这就像将持械抢劫称为“购物丑闻”，这种说法是不负责任的，愚蠢的，且对受害者不利的。强奸和虐待并不性感。

替换语言：任何与强奸或性暴力有关的情况都不应该被称为丑闻。我们建议在报道中使用可以准确描述暴行本质的语言。

以上这些准则规范旨在确保所有帮助或参与媒体关于性别暴力报道的人员能够意识到关于道德和安全层面的考量，并能够优先考虑保护幸存者的安全，保护幸存者的个人隐私，维护幸存者的尊严，保护幸存者家庭、社区，以及那些试图帮助他们的人的安全。

摘自 Dart Center 的 Reporting On RAPE AND SEXUAL VIOLENCE 文件

2018.8.1 《每个人穿的不是超人斗篷，而是普通毛衣 | 如何面对性暴力》

作者：周韵

来源：人物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FPBCi1Umf0_h4y96wi88Xg

为了避免性骚扰，女性就要学会自我保护吗？

穿着暴露算性骚扰吗？

男性被骚扰就是占便宜了吗？

家长要有打流氓的能力吗？

围绕着性暴力仍有很多早已被固化的迷思。7月29日，《人物》与哈佛大学博士、布朗大学博士后研究员周韵共同推出了以「消除性暴力，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为主题的公开课，以期解开迷思。

也许你是女性，也许你是男性，也许你或你的朋友曾经受到侵犯，也许你目睹过一场性骚扰事件的发生，也许你未来将与孩子谈论这个话题——性别议题并不仅仅关乎某个群体，它关乎整个社会。这次公开课的收听人数已逾1万人次，但我们希望向更多人提供面对性暴力时我们所应持有的逻辑与方法。

以下是本次公开课的内容：

授课 | 周韵

整理 | 巴芮

编辑 | 赵涵漠

穿着暴露算性骚扰？简直就是无稽之谈

什么是性暴力？

不经同意的摸腿搂腰算不算性暴力？

任何人穿着清凉走在街上，算不算对异性或者说同性的骚扰？一个女孩子撩头发是性暴力吗？

我一般会用「性暴力」这个词，而不是性侵犯、性骚扰，因为我觉得性暴力在某种意义上它涵盖的内涵和外延更广。所谓的性暴力就是指涉及性的、违背他人意志的加害行为，这种行为包括任何形式身体接触也包括非身体接触。很多时候有一个误解，觉得一定是强奸或极端的情况，才叫性暴力，并不是这样。语言的骚扰，或者违背意愿的关注、注意等，只要是违背他人意志、突破他人边界的加害行为，涉及性，都在性暴力的涵盖范畴之下。

所以不经同意的摸腿搂腰算不算？当然算。街上不经人家同意，你冲人家喊「荤话」，算不算实施性暴力？当然算。酒桌上明显以骚扰为目的的黄段子是不是性暴力，也是。

那什么不算呢？任何人仅仅是自己穿着暴露，穿着清凉，算不算对异性或者说同性的骚扰？显然不算。一个女孩子撩头发，把这个定义成性暴力，简直是无稽之谈。

银行里面有金条、路上有人开豪车，或者你看到一个人钱包很鼓，你觉得这能构成对我们如果有盗窃、抢劫冲动的正当理由吗？显然不能。那为什么在性暴力上你就可以以你穿的太少或你释放「错误」信号为一个正当化、合法化的理由呢？

性暴力会带来什么样的伤害？

「不过就是摸一下碰一下，没有造成实质伤害」，这句话错在哪？

性暴力它之所以是一种伤害行为，因为它是对人的边界的一种破坏。人的边界只属于 TA 自己，TA 自己有掌控权，没有任何人对其他人的身体有天然正当的占有权利。所以当你违背他人意志，突破他人边界的时候，你这些行为就是构成了伤害。

性暴力有多种多样的形式，有些时候很多人会讲，「不过就是摸一下碰一下又不是什么什么，没有造成实质伤害」，这里不是排队比惨，没有哪一种比另一种更算或者不算伤害，不是实质伤害论。

强调一下，性暴力伤害的可以是一切性别、一切性取向的人，性暴力的实施者也可能是一切性别和一切性取向的人。

当发现有人被性侵害时，我们该如何做一个干预者

我们有太多的教育谈的是你如何不要被性侵害，通常这种教育针对女孩子，说你如何自保，不要干这个，不要干那个，不要让自己成为受害者，很少教育说你如何不做一个施暴者。但我想讲另外一个经常被忽视的问题，就是如何做一个干预者，如何通过积极有效的干预去介入这个事情，达到消除性暴力的目的。

美国几乎所有反性暴力支持中心面向学校、公司等都会做这个培训。

第一个策略——直接干预

在你条件、能力、时机、情境合理且充足的情况下，很多时候你是可以直接干预的，比如酒桌上明显没有人愿意听的、骚扰性质的黄段子，你完全可以说「这个笑话不好笑，你不要再讲了，你没有看到大家都很不舒服吗？」酒桌上摸腿，你可以跟他说，「来，我们俩换一个位置」。不是说把暴徒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才叫直接干预，而是看到各种各样小的、成问题的互动时，去做，去抗议。

第二个策略——转移注意

你可以用创造性的方式去做一些转移注意的事情，以达到分散、消解整个互动的目的。比方说在公共交通上看到骚扰在发生，一个人明显是在对方不同意的情况下，用身体或语言骚扰对方，你可以装作他朋友，走过去说「你好，我们好久没见了，来，你到我这儿来坐。」这就是在制造一个转移注意的事件，通过这个达到了干预介入的目的。

第三个策略——寻求外援

我知道很多时候你自己没有能力、条件，或者说不感到安全去直接介入。比如职场性骚扰，你看到或听到职场上的一些骚扰性的言论或行为，你自己可能不方便直接去制止，那想一想有没有方便直接制止、有条件、有能力去做这样事情的人。

我要补充一点，就是我们在不做消极被动旁观者的同时，也要注意尊重当事人的主体性，尤其是寻求外援，如果他不希望实名公开出来，你没有任何权利去替他实名公开。

第四个策略——事后声援

这也是相对而言最不难的一个办法。就是事后跟对方说我看到这个事情发生了，我知道这个事情是不对的，我很遗憾你遭到了这些，我想对你表达我的支持。

几个月前，有一天晚上我回波士顿，在小火车上，一个男的坐到我对面，他问我「你是什么东西？」他其实是想问我是什么国家的亚裔，但不管是问题还是问法，都非常冒犯。我下车以后，有个女孩子走过来跟我讲，「我看到刚刚发生了什么，他说的那个话是严重不对的，我就是向你表达一下我的声援」，这个女孩子做的就是事后支持，她没有直接上来或者怎么样，但她这个事后声援对我来说也是很有力量的。

包括现在大家在网络上发声，对当事人表示支持，也属于事后声援的一种。事后声援的力量在于你让对方知道TA不是孤单的，TA不是在一个无人看到的角落里面独自承受一种痛苦。让痛苦被看到，被听到，得到他人承认，这个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有力量的事情。让TA知道，「哦，我没有疯，不是我臆想出来的，是这个事情它发生了，我的痛苦被认可了，有人支持我、声援我」，这些是很重要的。

我们参加培训的时候有一句话我非常喜欢，「我们穿的不是超人斗篷，而是普通毛衣」——就是说你并不需要做一个超人，仅仅是一个普通人，就可以在消除性暴力的事情上做很多事，没有知识、道德门槛，任何人，只要有正常的同理心、对自己和他人的尊重，就可以做。

当我的朋友遭遇性暴力，我该怎么办？

对于受侵害者来说，什么样的话是错误的？

我们参加热线培训的时候，老师问过一个问题，说在做这份工作的时候你最怕什么？几乎所有人都是最怕说错话，觉得好像不知道该说什么，就怕万一说出来以后给别人伤害更大怎么办。当时老师说了一句话让我如释重负，他说「其实你不会说错话的，因为你是把对方当成一个人看，你不带恶意，你带着同理心去看他，不会真地说出错话。」

如果说有什么话是错的，这些话就是错的——哎呀，你是不是太敏感了？不可能吧，你是不是反应过激了？你是不是上纲上线了？为啥身边别人没遇到，就你遇到了呢？你是不是想多了？别人不是这么想的，你曲解了——这种不相信的言论就是很错误的。

另外就是一些轻佻的玩笑，尤其是男性遭遇性暴力的时候——哥们儿，你竟然被骚扰，真是艳福不浅啊，或者说明你有魅力，怎么没人来骚扰我呢，我想被骚扰还不得。

和对方在一起

要注意保密。不是所有人都希望自己的经历被公开，那你没有权利替他人做这个决定。我们的角色是做一个见证者、倾听者、支持者，很多时候人是没有办法替另外一个人真正把他的痛苦消解掉的，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在这个痛苦的空间里和他在一起共同承担，让他知道「你不是一个人」。同时也给对方足够的空间，不是「说哥们儿，你一定要坚强啊，一定要振作」，没有一个疗愈的时间线。

我是一个非常解决问题导向的人，如果你跟我说什么，我第一反应是，我们看一看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但前一阵我读了一本书里面有句话对我触动很大，他说「在那个空间里，我没有把她当成一个问题，我把她当成了一个人」。所以我们在提供支持的时候，身边的亲人也好，朋友也好，TA 的遭遇，当成一个人来对待，而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就不会说什么时间线或者你必须要好起来这种逼迫感，而且你能够在那个空间里面共同承担。

要不要建议朋友站出来讲述自己的经历？

站不站出来，发声与否，以什么形式、在什么时候发声，都是经历者自己的选择，外人没有权力去评判、指责，「你为什么早不站出来，或者你应该站出来却没有站出来」，不，这是TA 的经历，TA 有权去决定这样的事情。我们能做的就是 TA 做出选择后做一个支持者。

现在多少幸存者站出来以后，收到那是什么糟心反应啊——你肯定也不是什么好人？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你为什么早不站出来？你长那么丑，为什么还有人骚扰你啊？他比你有名，你是不是找他碰瓷？你比他有名，为什么还会骚扰你？……就是这种糟糕的舆论生态让很多人不愿意站出来分享他们的经历。

分享从心理到情感是一个需要非常大准备和消耗的过程，没有准备好，不想站出来说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是正当的。

另外我想说，消除性暴力，不能只靠幸存者舍得一身刚，以鱼死网破的形式才能做到。所有

人作为旁观者, 都有自己需要承担的责任, 有很多其他介入的方式, 并非只有分享是唯一的、正确的、正当的方式。

对幸存者而言, 千万不要觉得自己有责任去说什么, 而是去多想一想自己准备好说什么。也千万不要觉得自责, 不要觉得是因为我没有说, 导致很多人受伤害, 不是, 是施暴者导致人受伤害, 不是你的问题。

受伤之后的生活如何继续?

先过好眼前这一刻, 再去考虑之后的生活

我一般会使用幸存者这个词, 我服务的机构也是使用这个词。因为「幸存者」更多强调人的坚韧, 「受害者」会暗示一种无力感, 但是这并不代表着你就一定不能感到软弱。

任何人疗愈是没有时间线的。你所有感受和情感都是正当的。这里我能够给出的建议和一些想法, 是我做咨询热线时候的一些经历。

人的情感是不断流动的, 很多时候短期有效办法就是先过好眼前这一刻, 眼前的 5 分钟、20 分钟, 再去考虑后面的 5 分钟、20 分钟。有什么办法能够让我感觉安全、平静, 去做这样的事情。

疗愈没有时间线, 不是说这个事在多少年之后我就必须要好起来, 甚至都不是说我一定要好起来。人是没有办法一键还原出厂设置的, 也不是说可以让创伤消失, 不是这样才叫疗愈, 我们能做的就是带着这个创伤能继续往前走。

千万不要觉得我没有走出来是不够坚强。一定要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和空间。

男性被骚扰就是占便宜了吗?

性暴力并不只有女性会遭遇, 还有很多其他群体, 男性、性少数, 他们都在这个框架下。我们的社会文化建构, 让男性遭遇性暴力之后非常难获得支持, 因为社会上强调的是一种非常霸权的男性气质——男人是征服者, 不能软弱, 一定要坚强, 男人受害之后, 「那你还算不算个男人? 」这让很多人站出来讲述自己的经历, 寻求支持变得更加困难。

同时社会经常认为, 男人是性的动物, 你就应该享受性, 好像被骚扰还占便宜了。男性遭遇性暴力, 同样也是一种创伤的过程。也想对男性受害者说, 你同样值得所有支持, 受到侵害同样不是你的错, 这个受害也不代表着对男性气质的减损。对所有其他情形下受害者适用的人群也适用。

Me too, 要不要讲出来? 用怎样的方式讲出来?

现在各种各样的新闻，有一些幸存者会觉得，我不想再看到 Me too 的新闻了，我也不想站出来说跟 Me too 有关的任何事情，没有任何问题。不是因为你自己是幸存者，就一定要去接触，或者说在这个浪潮中做些什么。

我知道很多幸存者想想站出来发声，我可以给你仅仅是供参考的一些比较实际的建议：

首先，最重要的是明确发声的目的。我为什么要说，我要让谁谁谁负责，还是说我仅仅是要把经历讲述出来，获得一些支持。

决定发声的目的能够决定发声的形式和平台。比方说我是实名讲还是匿名讲，我要不要举证施暴人，在什么平台上讲，微博讲，还是小范围的空间内讲。

另外需要考虑发声之后可能遇到的问题，有哪些问题是我可以承受，哪些是我不能承受的，我有什么可能可以应对的策略。比方说发声之后的一个后果是糟糕的舆论生态，在这种情况下，有谁可以给我提供支持吗？我怎样避免在这个过程中被再次创伤？还有一种法律后果，这种情况下，经常有人站出来反诉诽谤，那我可以向哪里寻求帮助。

发声的时候考虑谁？当然是考虑自己。发声的选择是谁的？当然还是自己的。但很多人也会考虑对身边人有什么影响，或身边人怎么看我。如果你有这样的顾虑，可以事先和身边人进行一个沟通。

「不健康」的应激机制

看到我的朋友、亲人甚至是我自己，遭遇了这件事情后有一些所谓的不健康的应激机制。在这里我不对应激机制做任何道德的评判，一切应激机制都有它的道理。所谓的「不健康」，通常意义上是讲社会评论意义上的不健康。

举一个例子，很多人在被性暴力之后会「私生活混乱」，这是有理由的。因为性暴力是对人边界感的破坏，通过这样的方式是我在重塑自己的边界感。通过所谓的私生活混乱，或者说让身体没有边界，试图改写当时被侵害的这种遭遇和经历。也就是说他当时没有伤害我，他没有破坏我的边界，因为本来我自己就没有边界。

有些应激机制是更加长期、有效、正面的，但这并不是道德上的优势。我们在干预的时候一定要不要做道德评判，还要给出应激机制的替代。

干预者如何避免二手创伤

二手创伤是所有人作为旁观者非常容易经历的。这事可能没有发生在你身上，但你看了那么多也会感到痛苦。二手创伤是正常的，在经历时一定要去寻求心理帮助和支持。

有个误区是觉得我们是旁观者、干预者，我们的心理没有那么重要，应该以经历者为主，不是的。每个人的想法都是重要的。你也只有能够处理好自己的心理状态再去进行服务。如果你觉得很累，现在新闻很多，你不想看就不看。不是要时时刻刻绷紧一根弦关注这个问题才可以，你还是可以去享受生活的。

「女孩子要注意安全」这句话为什么是错的——性暴力的迷思

为什么我没有尽力抵抗？

很多时候事后人家会说，「当时如果真的发生了什么，你怎么不尽力反抗？」甚至很多人自己也会觉得，「我当时为什么没有反抗、没有跑呢，为什么没有打回去呢？」不要这样想。

逃跑或反抗是应激机制，但实际上真正的情况是，逃跑、反抗或者僵掉，其实是个遇到应激时一种人的天然的反应，当时自己僵掉了，不是你的错。

嘴上说不要，身体却很诚实

强调一点，人身体只要有生殖器官，就是可以被刺激的，有生理反应不说明任何问题。拒绝仍然是拒绝，不因为有身体刺激形成了生理反应，就不是侵害了，幸存者也千万不要觉得，为什么我有生理反应，是不是我有问题？不，这就是正常人生理机制的反应。

为什么我主动会去找施暴者？

或者说「为什么我明明知道他对我的是伤害，为什么我还主动去找他？」这也是一种应激机制。我在实践中遇到，特别是针对儿童侵害和长期侵害的情况。因为当你知道伤害一定会发生时，你能够决定的就是这个伤害以什么形式发生，主动去找施暴者就是把自己这种主动权、选择权拿回来一点点的一种办法，千万不要因此觉得耻辱。

我破解这些迷思，归根结底就是要破解这种耻辱感，我们这个社会给性侵幸存者，尤其是女性的耻辱感实在是太强了，通过这些迷思强化这些耻辱感。

「女孩子要注意安全」这句话为什么是错的？

说女孩子要注意安全，穿着不要暴露，一定程度上也是在谴责受害人，营造一种你不是一个完美受害者你活该的意思。责任永远不在受害者，责任是施暴者选择发生什么，聚焦的重点永远是在施暴者做了什么，而不是幸存者没有做什么。

另外觉得性侵害是男人控制不住自己，精虫上脑，酒后乱性，实践研究已经证明了，并不是这样。

另外有人说女孩子你要自我保护，因为男人性冲动，天赋人权，无法控制这种想法——这也没有把男人当人。难道就真的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冲动吗？就这么不想做个人吗？我觉得不能够吧。所以这个说法对所有性别来说伤害都很大。

如何与孩子聊性暴力

保证开放的话题态度

这个问题很艰难。我自己没有小孩，我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小侄女，有时候我也在想，如果我和她说我会怎么说，最关键的是保证一个开放的话题的态度。

之前豆瓣上有一个妈妈说，她女儿问她什么是下体出血，她心里当时警觉起来了，她用一种非常童语化的口气和那个女孩说，有三种情况：一种是你没有好好吃蔬菜，所以你便便的时候出血；一种情况是女人每个月会来月经；她最后说还有一种情况，有人用异物伤害你的下体也会出血，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和爸爸妈妈说。

这个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教育案例，家长能够做的是提供一个开放的、安全的话语空间，让孩子知道 TA 有了问题可以来找你，可以跟你说。

以及家长一定要相信孩子，千万不要说「他为什么不欺负别人，就是欺负你呢？或者你是不是想多了？」在性侵害这个问题上，家长和孩子一定要形成一种同盟，让孩子觉得有问题，我是可以来找你的，你这里是安全的、一个可以寻求帮助的地方。

家长要有打流氓的能力吗？

这个说法太糟糕了。要是没有打流氓的能力，甚至没有家长的保护，难道这个孩子就活该被性侵害吗？这本身不就是一个非常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逻辑嘛。

强调一点，幸存者与其身边的相关的非侵害人士也是值得支持的。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家长自责一类的反应都是很正常的，家长你也是值得获得支持的。

培养有性别、平等意识的孩子

讲性暴力不可能不涉及到性别平等。培养有性别意识的孩子，尤其是有性别意识、平等意识的男孩子，非常重要。

第一是鼓励孩子，不管是男孩子、女孩子，还是其他性别认同的孩子们的情感流露，因为这能建立起一种共情的心理。第二就是培养有性别意识平等的孩子，千万不要把「像个女孩」这种话当成一种侮辱性的话来说，比如「你怎么娘们儿兮兮的」。因为你无形中强化一个性别是不如另外一个性别的，这个对性别平等是非常不利的。

家长在家庭中是如何互动的，男性亲属是如何对待女性亲属的，家长在谈论社会问题的时候，用什么样的语言，是不是在谈话中不断地说一些诸如性别歧视的言论，这些对孩子来说都是有示范作用的。只有以身作则，自己做一个性别平等的大人，去教下一代有性别平等意识的孩子，才在这个过程中把社会文化向着更进步的方向推进。

鼓励孩子跨越性别的交往

不是说小男孩只能跟小男孩玩，小女孩只能跟小女孩玩。从小把孩子当成孩子，而不是男孩子和女孩子，把人当成人，而不是男人或者说女人，这是最根本、最核心的一个立足点。

尊重小女孩的身体边界、空间和意志

不要说什么「他是喜欢你才撩你的，他揪你小辫子是和你闹着玩，男孩子天生就是淘气，不要放在心上」，不是。重视、尊重小女孩的情感空间和表达，她的想法、需求、感受是重要的，千万不要好像觉得小女孩你的想法不重要。这样你就是把一个她从一个独立的人变成被异性撩的妹、泡的妞。

消解二元对立的性别建构

相信、尊重、平等对待孩子，不管是作为老师还是家长。最重要的是消解一种二元对立的性别建构，比方说玩具，有什么玩具就非得是男孩子玩，不能是女孩子玩的呢？还有你是女孩子，你天生你就不适合做这个，你是男孩子，你天生就数理化学的好。尤其是数理科的老师，千万不要在课堂上强化这种错误的陈腐的错误观念了。

Me too 意味着什么？

Me too 是对女性的矮化吗？

有人说 Me too 是对女性的矮化，觉得女人开不起玩笑，或者对浪漫的破坏，好像问一下能不能吻你啊，是特煞风景的一件事，我觉得不是。Me too 恰恰强调的是主体性。这么多人站出来，其实是把重新定义什么是我能接受的性、亲密关系、感情关系、相处模式的定义权和主动权，交给了每个人自己。这个本身是一个非常强的赋权行为，而不是一个矮化行为。

另外有些男人会觉得，「哎呀，搞得我现在都不敢和女性开玩笑」。我就在想，难道你不性骚扰，就不知道怎么说玩笑吗？还是如果不性骚扰，就不知道怎么和异性相处呢？不能够吧。

在职场上，我不敢跟女同事讲话了——这个是非常伤害女性上升通路的，这就是重新又建立一个男孩俱乐部嘛。对性别、他人身体边界的尊重，是非常基本的。你如果觉得这个对你的权利有侵犯的话，这是你的问题，不是对方的问题，也不应该是对方来承担这个后果。

关于 Me too 猎巫的问题

也是刘瑜老师之前讲的，所谓的法治精神、程序正义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非常值得商榷，现实是很多时候没有程序——是你去报案了，警察跟你说、对方单位跟你说，来，不要立案，我们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现实是你去报案了，经常在调查质询问题中遭到非常大的二次伤害；现实是法条语言极其模糊，比方说强奸，在我国的法条中是不针对男性的，那男性被强奸怎么办？甚至什么是男性被强奸？这是我们的现实。Me too 是把大家的力量聚合在一起，把以前不能说、不可说的事情现在开始讲了。

越是有猎巫的担心，越是怕草木皆兵，误伤好人，越是要呼吁、支持、推动建立机制。只有透明、公正、客观的申诉机制、调查机制、处理机制，申诉人的公正和被申诉人的清白才不会缺席。越有这个担心，越不应该希望 Me too 结束，希望受害者、发声者默默消失。把脓疮盖上治不好病，自欺欺人而已。

走在前面的人可以做些什么

鲍康如美国硅谷之前非常有名成功的一个女性，她告硅谷性别歧视。虽然没告赢，但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整个硅谷对于性别歧视问题的重视。后来鲍康如写了一本书，说自己是一个迟来的行动者，因为在法学院念书的时候，她曾经拒绝参加抗议活动，抗议「女人和黑人不同等够格执教」这种言论，她不想站队。

后来进了律所，她看到了律所里的性别歧视的行为，上司是怎么对下属的，女性律师怎么被对待，她觉得我只要兢兢业业、明哲保身，就没有问题，然而事实上不是的。

我们看到了现在因为 Me too 站出来很多非常有名、成功的女性，说明在一个社会、一个行业中，有凤毛麟角的女性成功了，不代表这个社会对女性就更友好，一定要有更多的女性都成功了，我们作为一个整体往前走了，才是社会性别平等的进步。

更不要讲，如果我们的成功是建立在对非常不平等的规则、性别压迫的规则善用、迎合上，那我们的成功不代表任何问题。

Me too 提供了一个守望相助、彼此声援的空间。因为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教育程度，不同人有不同的话语权。如果你有更大的话语权，就有责任用这个去为更多的人发声，把自己当成一个传声筒，让那些不能够发声的人发声。

我们现在看到的 Me too，也有幸存者偏差，它建立在你知道怎么用网络，你有一定的地位能够唤起这个事情尊重，还有很多人是没有这些资源的。之前和北大几乎同时，富士康的女工也发过一份呼吁，要求在工厂建立同样的反性侵机制，这个声音很快就消失了。

每个人身上承担着不同的身份，性别、阶级、城乡、教育程度、身体健全与否等等，是这些身份共同在塑造着我们。不是说哪一种压迫比另外一种压迫更重要，哪一种不平等比另外一种不平等更不平等，而是有些人可能在这方面他被压迫，但在另一方面是特权者。有一些人他身上肩负的，或者承担的是几重大山的压迫，所以一定要看到性别不平等，和其他形式不平等的交互。没有任何一个群体可以垄断苦难，也没有任何一个群体他的压迫是更重要的。

我一直觉得理想的情况是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人做不同的事情，从不同的角度共同把镣铐打得更轻一些，当一个人往前走时，可以带动后面的人往前走，向着一个更加平等、公正的社会做努力，不需要知识背景、道德情操的背景。每个人穿的不是超人斗篷，而是普通毛衣，那些我们希望看到的改变，轮到我们自己来做了。

2018.8.12 《想终结性骚扰？研究发现，淘汰“坏人”还不够

编译：佐伊

来源：妇女佐伊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3ZvPiTN1PIryhtfiBUjk7g>

编者按：自七月中旬，公益圈米兔开始后，部分公益机构已经建立了性骚扰防治机制，但能

否实施得当还有待观察。关于公司/机构在防治性骚扰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如何为受害者提供友善的工作环境，如何建立对性骚扰零容忍的公司文化等问题，希望这篇文章能提供一些参考。

当性骚扰发生时，犯罪者逃不了被谴责，这没错。但是一项重要研究发现，与性骚扰行为有关的一个高危因素，是“公司文化”，研究人员称之为“组织气氛”。

据报告显示，如果一个公司的员工认为，该公司对待性骚扰的态度很严肃，性骚扰发生的可能性就会降低；如果员工确信自己能得到公平对待，并被鼓励说出性骚扰，就可能阻止潜在的骚扰者。

撰写该报告的专家之一，密歇根大学心理学和女性研究教授，Lilia Cortina 说：

这不是铲除害群之马就能解决的问题，我们需要关注的是整个马群。

当组织真正有一种对性骚扰零容忍的气氛时，ta 们就会明白不良行为真得会有惩罚，就不大可能真正实施性骚扰。

研究性骚扰近 25 年的 Cortina 补充道。

该研究还对科学、工程和医学领域的女性进行了调查研究，揭示了美国科学界大规模的性骚扰问题。特别是在医学院，数据显示，超过 50% 的医学院教职员表示曾遭受性骚扰。

骚扰文化

如果你深入了解那些骚扰者的相关报导，会发现他们往往身处一种扭曲的企业文化。

比如，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节目 (NBC News) 中，因涉嫌性骚扰而被解雇的主持人 Matt Lauer，工作人员都知道他有骚扰行为。

在 Lauer 离开公司几个月后，NBC 进行了一项内部调查，该调查声称公司的高管对这些骚扰行为一无所知，也不认为公司有骚扰文化。

但报告中的细节反映了性骚扰行为的存在。

一些接受采访的女性表示，Lauer 通过性暗示赞美她们的外表，在她们绕开、回避了他的暗示之后，他又继续用其它方式骚扰她们。

令人震惊的是，几乎没有人表达了她们的不满。是因为 Lauer 的行为并没有使这些女性困扰吗？不，她们告诉调查人员，是因为害怕遭到报复，并且觉得如果投诉的话，这件事不会被保密。

这就是组织气氛的含义。无论是否有意，NBC 员工得到的信息都是：该公司，主要由男性经营，他们不想听到公司的“大明星”Lauer 有问题。

在员工担心遭到报复, 并且不相信骚扰者会受到惩罚的环境中, 骚扰者, 特别是公司的红人, 更容易逃脱惩罚。比如, 参与揭发好莱坞制片人 Harvey Weinstein 的律师和支持者们, 多年来一直受到各种报复性的骚扰, 甚至性侵犯的威胁。

当男性的数量超过女性

研究发现, 第二个高危因素是, 一个组织的男性数量是否超过女性, 特别是高层。这使得大多数上市公司, 面临内部性骚扰的风险, 特别是在由男性主导的科技和金融领域。

有趣的是, 另一些研究发现, 当管理人员参加反骚扰培训时, 工作场所的女性数量会增加。

关于对性骚扰的定义, 研究人员也提出了建议: 这是一系列行为, 其中一些并不违法。它的范围从性别歧视言论, 到不受欢迎的性暗示, 到以职业前景为威胁提出的性要求, 例如, “发生性关系, 我会提拔你; 不要, 我会解雇你”。

还有“环境骚扰”, 即没有直接经历任何骚扰的人, 但仍能看到令人憎恶的行为, 也会受到负面影响。

Uber 发生的事情跟这个有关。当一位名叫 Susan Fowler 的工程师向公司报告, 她的直接上司勾引她时, 公司回复说, 这是他第一次冒犯别人, 而且他是一个表现出色的员工。公司没有采取真正的纪律处分, 无疑表明了其对性骚扰的容忍立场。

Fowler 在她的博客文章中说, 面对不友好的工作环境, 许多女性选择了离开公司, 而不是打败一场注定失败的战斗。

在 Nike (耐克), 女员工经常受到虐待和贬低。据“纽约时报”报道, 该公司团建去脱衣舞俱乐部, 老板摸女性下属, 甚至有整个部门都不欢迎女性。

然而, 就在最近, 一些女性工作人员向耐克的 CEO 提出这个问题, 引发了一场公司内部的文化剧变。

据报道, 《新共和》(美国左派/自由派杂志) 的编辑和作家们, 多年忍受 Leon Wieseltier (文学编辑) 的性行为不端, 因为没有人认为, 杂志社会采取任何措施阻止他的行为。

关于他的不端行为, 也仅在去年才浮出水面, 因为当时 Me Too 运动正在进入高潮。他已经离开了这家杂志社, 但这些指控使他再也不能获得一个重要职位。

前《新共和》编辑 Franklin Foer 说: “我认为这些行为有一部分是公开的, 在文化上被接受了。”“我感到羞愧, 有几次听到他在办公室里谈论女性, 我没有表示反对或抱怨。”

事实一贯如此。

但事实并非如此。自 Fowler 发布博客文章以来, Uber 已经摆脱了其以欺凌而闻名的 CEO,

并委托前总检察长 Eric Holder 调查公司的文化，正在尝试改变它。

建设更美好的文化

美国国家科学院的研究，包含了真正想要根除骚扰的公司的详细建议。

首先，要明确哪些行为是不能容忍的。仅仅说不容忍性骚扰还不够，要提供详细清晰的例子。比如，Facebook 提供了一个不可接受行为的列表，包括嘲笑，诽谤，不受欢迎的越界，送秋波等。

2. 公司还应该向员工阐明，行为不端会有哪些后果。不同程度的骚扰对应相应的惩罚，而不是所有被举报者都会被开除。

Cortina 说，当一家公司声称，采取性骚扰零容忍政策时，

受害者会犹豫不决，担心自己的举报会导致别人被解雇。这就适得其反了。

3. 公司也应该放弃保密，让员工知道采取了哪些措施。处理性骚扰案件时经常有保密协议，骚扰者秘密受到私人仲裁的惩罚。每个人都被置于黑暗中，这并不有利于建设一个健康的“组织气氛”。

4. 最后，研究人员建议公司匿名调查员工，以找出性骚扰的范围。

“为了将不尊重和嘲笑的文化转变为尊重文化，每个人都需要知道问题所在，以及缺陷是什么，这样每个人都可以为此努力，”Cortina 说。

文章编译自“Want To End Sexual Harassment? Landmark Study Finds Ousting ‘Bad Men’ Isn’t Enough”

2018.8.16 《人物|为什么「熟人强奸」不易察觉？》

作者：荆欣雨

来源：人物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ci9oM-Xl9igd6ZDU_CDGWg

30 年来，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教授玛丽·科斯 (Mary Koss) 一直致力于性侵犯和性暴力的研究。1987 年，她发表了美国第一份大学校园性侵犯调查。她发现，27.5% 的女性受访对象在 14 岁后，都曾经历过强奸或强奸未遂。这在当年是个令人震惊的数字，并由此引起了整个美国社会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她后续的研究还包括「熟人强奸」，和以修复性正义为理论指导，受害者与侵犯者会面的项目 RESTORE。2016 年，她成为美国司法部和教育部在校园性侵犯方面的顾问。

文 | 荆欣雨

编辑 | 金焰

插画 | 张曦

《人物》：你在 1987 年的校园性侵研究中有什么样的发现？

玛丽·科斯：在那之前的研究数据大多是不准确的，因为数据来源是警方记录，而只有 10%-50% 的人在遭受强奸后会选择报案。我们的样本包括 6159 名学生，平均年龄 21 岁，我们发现 27.5% 的女性受访对象、7.7% 的男性受访对象在 14 岁后都曾经历过法律定义上的强奸或强奸未遂。这也就是说，4 个女性中有 1 个有过上述经历。

与此同时，我们发现，你不可以直接去问受访对象：「你曾经历过强奸/性骚扰吗？」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认为或承认自己被强奸了。事实上，围绕强奸定义的迷思和其带给受害者的污名，使得一些女性在事发后几乎不会报告强奸，甚至不会察觉自己被强奸了。我们将这样的受害者称为「不被承认的强奸受害者」，意指在法律上被确认，却没有被本人在观念上承认的受害者。为了克服这个问题，我们刻意设计了自己的问卷，在不使用「强奸」这个词语的情况下向受访者提问。

《人物》：这项研究的影响是什么？30 年过去了，令人震惊的「1 in 4」有好转吗？

玛丽·科斯：「1 in 4」的数据在全国的大学里引起了人们对性侵的关注，推动了后来的人们使用更科学的方式来统计强奸案例，也向大众介绍了「约会强奸」和「熟人强奸」的概念。

相比较以前，今天警方收到的强奸指控数量没有太大变化，变化的是更多案件来自对认识的人的指控，而非陌生人。我们希望#Metoo 可以改变点什么，但目前来看，执法层面上并未有什么改变。警方还是会问尖锐的问题，怀疑受害者，用那些强奸的刻板印象来思考。

《人物》：能否介绍一下「熟人强奸」？经历「熟人强奸」的受害者，处理方式会有什么不同吗？

玛丽·科斯：「熟人强奸」，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约会强奸」，或「隐藏强奸」。我做过的研究表明，84% 的强奸受害者认识攻击她们的人，57% 的强奸发生在约会当中，这部分人里，只有 2% 的人报告了强奸，很多人不认为自己是强奸的受害者。受害者中，42% 的人再次与施暴者发生了关系。

受害者对此的处理没有什么不同，反而是他们被看待的方式有不同。「陌生人强奸」受害者通常会得到更多的支持，因为看起来，他们更「无辜」，没有做任何事来增加自己被强奸的风险。不幸的是，大部分强奸并非如此，而是涉及了认识彼此的人们。「熟人强奸」通常发生在人们社交、喝酒的场合，性交的行为也并没有那么暴力，因此受害者会得到更少的支持，对于说出自己的经历也不是那么的确信，他们常常会问自己，「那是强奸吗？」「是我自己导致的吗？」

《人物》：性侵害和性骚扰发生后，你发起的项目 RESTORE 从哪一方面帮助了受害者？

玛丽·科斯：#Metoo 运动是「公共意见的法庭」，它的作用在于揭露事实，找寻确认，给他

人的发声提供支持。对被侵犯者而言，法律正义是一种帮助，而有些受害者希望从侵犯者处得到解释，那么我会推荐修复性正义 (Restorative Justice, 以下简称 RJ)，也就是 RESTORE 项目所使用的方法：安排受害者和侵犯者会面，这种方法尤其适合我们之前所说的「熟人强奸」。

RJ 给受害者提供了一个可以在会面中得到自己所需要的正义的选择，帮助他们重建自我认知。美国的学生行为管理协会已经肯定了这种方式在校园不正当性行为救助当中的作用，参议院也在考虑相关的立法。

《人物》：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安排这样的会面？会面的结果通常如何？这样的会面会成为又一场灾难吗？

玛丽·科斯：很多受害者非常希望这样一个与侵犯者的会面。这种会面的作用并非矛盾调节，而要以受害者的需求为中心，并且可以安全地被实施——只要可以实现制度化、法制化和人性化。欧洲、北美、大洋洲的数据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在 RESTORE 项目的调查中，2/3 的受害者同意了 RJ 会议。90% 的参与者在会面中得到了想要的结果，80% 的人感到公正的实现。

《人物》：在美国大学校园里，有哪些制度或规定，可以有效地预防性侵犯的发生？

玛丽·科斯：在预防性侵方面，学校有很多预防项目。许多大学要求新生必须参加一个预防性侵培训，这种培训有时是 1-2 小时的工作坊，有的更长，包括 3-4 个阶段，互动性也更强。有些学生被要求阅读线上的培训资料，并在线完成考试。

不幸的是，目前没有证据表明这些项目在预防性侵上是真正有效的。有一个项目显示出了积极的影响，是加拿大的「旁观者干涉」项目，我们正试图在美国校园投放。「旁观者干涉」指的是，当你的朋友处在被性侵的危险中时，如何安全地干涉，使他/她脱离危险。这个项目包括 4 个阶段，包括性侵防范、健康的性快感、自我防卫等内容。

《人物》：除了你所研究的 RJ，美国大学校园里还有什么可以有效帮助受害者的措施？

玛丽·科斯：美国的大学校园必须对性侵指控进行调查和回应，一些有效的措施包括，会有一个人陪着受害者走完整个流程，确保学校有在性侵方面接受过训练的专业咨询人士，在访谈中使用技巧以避免因询问导致的二次创伤。另外，「过渡措施」也非常重要。在调查进行期间，学校可以下达「远离指令」，要求被指控的侵犯者禁止联系受害者，对二者进行隔离，比如更换课堂；联系受害者的老师，给受害者更多的时间准备考试和论文，以免让性侵事件影响他们的分数。

《人物》：能再谈谈公司在预防性侵犯方面做得怎么样吗？

玛丽·科斯：大部分美国公司在这方面都没有建树。很多公司会有反对性侵犯和性骚扰的政策。有些公司会有些线上课程，谈论性骚扰的法律定义、案例，和如果性骚扰发生了该如何采取措施。但跟校园里的那些项目一样，大部分被证明是无效的。

或许这些项目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变人们对于性侵和性骚扰的认知，但我们需要社会、文化和环境的改变，才能使人们去践行好的行为，不去实施性侵。一些大学和公司正在研究如何实现这些。比如，发表公开声明谴责性侵，制作相关海报，给学生创造开放、诚实的空间来讨

论这些话题。一些大学也试图改变环境，比如酒吧是性侵的高发地，那么我们可以去训练大学周围的酒吧服务生，去区别调情和性侵，以便安全地干涉一些可能演变成为性侵的行为，也可以将酒吧的环境做些改变，把那些廉价的、易醉的酒去掉，在舞池周围派更多的人巡逻，去卫生间的走廊要保持一个好的视野，这样工作人员可以看到发生了什么。

2018.9.4. 《转给老板 | 职场性骚扰，用人单位要承担哪些责任? 》

作者：074 热线

来源：074 职场女性法律热线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XCZo0EQmX69qJgVB_qi_DA

METOO 运动的火已经在职场中蔓延开来，一些公益机构开始出台反性骚扰机制。

有很多研究表明，职场性骚扰的发生率和企业文化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很多国家和地区在界定性骚扰的时候，都会包含敌意环境型性骚扰，如工作场合讲黄段子，公然张贴贬低女性的图片或海报。

这样的言行看上去没有直接针对具体的某个人，实际上会让很多女性感到被冒犯。对此类行为的漠视，实际上是对更严重的性骚扰行为的默许。如果用人单位能够一开始对此有清楚的表态，就会让潜在的施害者有所忌惮。因此，用人单位对待性骚扰的态度对于降低企业内部性骚扰的发生至关重要。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提出性骚扰概念，并完善反性骚扰法律体系的国家。通过分析美国的经验，希望对我们会有所借鉴。

美国是一个判例法国家，法院判决表明，雇主责任主要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

- (1) 性骚扰实施者是否具有管理职能的身份；
- (2) 受害者工作条件是否遭受切实影响；
- (3) 雇主针对性骚扰是否设立了预防和应对措施。

那么，用人单位究竟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

—

严格替代责任

如果骚扰者具有管理者身份，并且被骚扰者的工作条件受到切实的影响，用人单位要承担严格替代责任。在这种情况下，用人单位即便采取了预防和纠正性骚扰的措施，也不能避免此责任，但可以免于惩罚性赔偿。

两个要素

1、骚扰者的管理者身份

(1) 狭义上来讲, 骚扰者必须具有录用、降职、开除、工作调动或给予惩罚措施等权力, 才能认定具有管理职能, 比如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 公益机构的执行主任、负责人等;

(2) 广义上来讲, 骚扰者只要对被骚扰者的日常工作具有监督监管职责, 即使没有权力做出雇佣、解职、升职、降职或惩戒等决定, 也被认定为具有管理职能身份, 比如安排日常工作的项目主管。

2、被骚扰者的工作条件受到切实的影响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此的定义: 一个对工作条件的显著改变, 通常但不总是导致经济损失的发生, 形式上包括但不限于雇佣、解雇、不予升职、实质性改变工作职责的工作调动, 或是引起显著福利改变的决定等。

(1) 直接经济利益损失

具体案例: 被骚扰者是一位女性销售代表, 遭受了公司经理的性骚扰, 虽然她的报酬待遇未受影响, 但公司经理解雇了她的秘书, 并导致她不能在原有的办公室办公。

(2) 非直接经济利益损失

具体案例: 布赖森是芝加哥州立大学的享有终身教职的教授, 她被芝加哥州教务长塞萨伊性骚扰, 她多次表示拒绝。塞萨伊利用职权, 致使布赖失去了大学委员会成员的荣誉头衔。

举证责任: 用人单位

在此种情况下, 用人单位如果能够证明其设有反性骚扰预防机制, 或在性骚扰行为发生后及时采取合理的补救措施, 足以表明其没有恶意或者不计后果地涉嫌针对被骚扰者的歧视行为, 惩罚性赔偿就不再适用。

二

推定替代责任

如果骚扰者具有管理职能身份, 但被骚扰者的工作条件未受到切实的影响, 那么, 仍然推定用人单位应承担责任的, 除非用人单位证明:

(1) 用人单位采取合理的措施预防性骚扰, 并在性骚扰发生后及时予以纠正;

(2) 被骚扰者没有合理地利用由用人单位提供的任何预防、纠正性骚扰的措施, 或以其他方式避免损害的发生。

两个要素

- 1、骚扰者的管理者身份
- 2、被骚扰者的工作条件未受到切实的影响

举证责任: 用人单位

- 1、用人单位采取了合理预防、及时纠正性骚扰的措施

性骚扰的预防机制要求用人单位在单位内部制定正式的反性骚扰的政策, 经常性地开展反性骚扰教育和宣传, 并且建立合理的内部投诉程序。合理意味着员工利用内部投诉程序进行投诉时, 无需承担不必要的风险和花费, 并且投诉能得到及时地处理。

同时, 在性骚扰发生后, 用人单位采取合理措施予以纠正。合理意味着时间上要及时, 程度上要足够。当性骚扰发生后, 用人单位能够及时采取行动, 开展针对性骚扰的调查, 对骚扰者采取斥责、警告、减薪、调离原工作岗位等措施均可以看成用人单位纠正性骚扰行为的合理举措。

这些举措的目的, 一是要阻止骚扰者再次进行骚扰行为, 二是要通过惩罚性手段表明对性骚扰的否定性评价。

- 2、被骚扰者没有合理利用任何用人单位提供的预防或者纠正性骚扰的措施

证明此条件的两种情况:

(1) 被骚扰者完全未利用用人单位设立的反性骚扰机制。被骚扰者尽管知道公司的反性骚扰政策以及投诉的程序, 但从未向公司有关部门提出投诉。

(2) 被骚扰者不合理地拖延了利用用人单位反性骚扰机制的时间。被骚扰者尽管知道公司的反性骚扰措施, 也熟悉投诉的程序, 但在为期两年的时间内没有向公司有关部门提出投诉。法院审理后认为原告不合理地拖延利用用人单位的反性骚扰措施。

METOO 给了我们沉重地一击。

为什么被性骚扰者会明知有反性骚扰机制, 却没有利用它?

这也许和反性骚扰还未能成为一个社会共识有关, 谴责受害者的文化依旧存在, 就会有被骚扰者不敢讲出来。

三

过失责任

如果性骚扰实施者是不具有管理职能的员工或第三方（包括顾客以及其他非公司员工等），用人单位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性骚扰行为的存在，且未能采取及时、恰当的纠正措施，那么，用人单位为性骚扰承担过失责任。

两个要素

1、性骚扰者不具有管理职能

2、用人单位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性骚扰行为的存在，且未能采取及时、恰当的纠正措施

(1) 用人单位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性骚扰行为的存在

首先，如果被骚扰者向用人单位或用人单位设立的反性骚扰机构投诉了性骚扰行为，那么，毋庸置疑，用人单位知道性骚扰的发生。

其次，即使被骚扰者本人未投诉，用人单位或者用人单位的反性骚扰机构从第三方处获知性骚扰的发生，那么，视为用人单位应当知道。

再次，用人单位知悉某员工以前有过实施性骚扰的先例，上述员工再次进行性骚扰的，即使被骚扰者或第三方未报告，也视为用人单位应当知道该员工的性骚扰行为。

(2) 用人单位未能采取及时、恰当的纠正措施

及时意味着用人单位知悉性骚扰行为发生和采取纠正措施之间的时间间隔较短，没有拖延。有效意味着用人单位采取的纠正措施充分、合理，并在效果上达到两个目的：其一，完全制止了性骚扰者的行为；其二，有效震慑了潜在的性骚扰者。

举证责任：被骚扰者

此种情况下，被骚扰者要去证明用人单位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性骚扰行为的存在，且未能采取及时、恰当的纠正措施。

美国法院在众多案件的判决中明确指出，制止和威慑性骚扰是衡量用人单位纠正措施有效性的重要标杆，也是进一步考查用人单位过失责任的重要因素。

在实践中，法院认为用人单位及时有效的纠正措施包括：展开及时彻底的调查，对性骚扰者予以谴责、惩戒、停职、甚至开除等。

美国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对用人单位的建议：

用人单位应向每个员工提供一份反性骚扰方针和投诉程序，该方针和程序需能让员工理解、使用，并需将其广为宣传。提供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张贴公告，或将反性骚扰方针编入员工手册等。如果条件允许，用人单位应当对所有的员工定期进行反性骚扰培训以保证他们了解自己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

在内容上，反性骚扰措施应当包括：

对禁止的性骚扰行为类型的明晰阐述；

用人单位承诺性骚扰发生后展开迅速、彻底、公正的调查；

用人单位承诺尽可能保护被骚扰者的隐私；

用人单位保证不会报复提出投诉的员工，或是提供相关信息的其他人员等。

小树分割线本文节选、改编自卢杰锋：《美国职场性骚扰雇主责任的判例法分析》，《妇女研究论丛》2016年第2期第71-79页

如有兴趣，可进一步阅读以下案例：

1、BRYSON v. CHICAGO STATE UNIVERSITY (布赖森 v. 芝加哥州立大学, 1996)

<https://caselaw.findlaw.com/us-7th-circuit/1074421.html>

2、Faragher v. City of Boca Raton (法拉赫案, 1998)

<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Faragher-v-City-of-Boca-Raton>

3、Joens v. John Morrell & Co. (琼恩斯案, 2004)

<https://caselaw.findlaw.com/us-8th-circuit/1422953.html>

4、Mack v. Otis Elevator Co. (麦克案, 2003)

<https://caselaw.findlaw.com/us-2nd-circuit/1344729.html>

☆◎ 职场反性骚扰培训招募企业 ◎☆

一个反性骚扰的声明，一场反性骚扰的培训，一份反性骚扰预防机制的建立，都将为营造一个友善的职场性别环境打下基础。友善的职场性别环境，不仅可以有效预防性骚扰、让员工更投入工作，还可以让企业加强凝聚力、吸纳更多人才。

074 职场女性法律热线将为企业提供定制专属的职场反性骚扰培训。

培训攻略

培训师：资深的性别议题专家、拥有丰富案件经验的律师；

培训内容：企业职场性别环境评估、职场反性骚扰培训、反性骚扰机制设置等；

费用：5000元；

联系培训的前五名企业 费用全免。

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

1) 拨打热线电话：400-007-0074；

2) 扫码添加以下微信号。

2018.9.6. 《帮助性骚扰当事人，这十句话不要说！》

作者：徐枣枣

来源：回声 Huisheng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n75bt0ouzTkVjbpwVGWOHw>

性骚扰是跟性有关的不受欢迎的行为，它可能发生在校园、职场或社会公共空间内，给受害

者造成各种身体和精神上的伤害。那么，当我们身边有人遭遇了性骚扰甚至性侵，如何给 ta 们最好的支持呢？怎样说话才不会给当事人造成二次伤害？帮助当事人举报、维权的过程中，又要避开哪些雷区？

我跟几位曾经勇敢说出骚扰事实的女孩聊了聊，总结出了下面这十句话。

一、“这事儿怎么就偏偏发生在你身上？”

“ta 为什么骚扰你？”

不少性骚扰事件的当事人在试图向周围的人寻求帮助时，都曾被一句“这事儿怎么就偏偏发生在你身上”怼得哑口无言。这看似在询问骚扰发生原因，实际上却传达了对受害者的种种指责。这类问法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它假设了性骚扰发生的原因在受害者身上，或者至少受害者本身存在一定的过错。当你问出这句话时，无形中已经同骚扰侵害者站在了同一边。

事实上，性骚扰发生的概率并不低。据广州性别教育中心 2017 年发布的数据显示，6592 位受访者中，69.3% 的受访者遭遇过不同形式的性骚扰，其中女性遭受性骚扰的比例为 75%。而日常生活中我们之所以鲜少听说性骚扰事件，主要还是因为社会文化对性侵受害者的污名仍然存在。

二、“肯定是你太好看/穿得少/暴露了。”

任何长相、身材、衣着的当事人都可能遭遇性骚扰。而且性骚扰往往是与性欲无关的，和强奸类似，对于那些屡次被拒绝却依然发生的性骚扰，它所关心的更多是权力关系而非快感。换句话说，骚扰者之所以做出骚扰行为，只是因为 ta 们相信自己可以这么做，并且多半不会有什么后果。一个主题为“你当时穿着什么”的展览打破了人们对于骚扰受害者穿着的迷思，展览上征集到的服装中，有不少都是宽松 T 恤或者休闲裤。

这个艺术项目由美国堪萨斯大学性侵防治及教育中心主任 Jen Brockman 发起，自 2013 年起在阿肯色大学、爱荷华大学等地举办。

另外，也别指望通过说“被骚扰是个人魅力的佐证”去安慰当事人，这个道理就如同“爱财也不能去抢钱”一样简单。从另一个角度说，骚扰所带来的应激创伤也不是通过将骚扰原因归结为自己太有魅力就能化解的。

没有人理所当然该承受骚扰和侵害，无论 ta 外表怎样，穿着如何，处在什么境地，说了什么话，是否喝了酒。请一定要记住：一切试图为性骚扰找理由开脱的行为都是在试图将骚扰合理化。

三、“你有证据吗？”

“我不能听信一面之词。”

这句话常常出现在对有权力关系双方或是熟人性骚扰的指证过程中。它看似“公允”，实则忽视了总体的歧视性环境，以及滋生这类性骚扰的不平等权力关系文化。

人们对性骚扰举报者提供的证据要求非常严苛，这不仅仅体现在法律层面，也广泛存在于日常遭遇这类事件的下意识反应中。当事人举报之后，人们要求看证据，而当证据被公布，仍可能对这些证据并不满意。

比如在 2018 年 1 月通过互联网爆出的北航陈小武案中，当事人公布了一段陈小武关于骚扰事实的自白语音。在经过分析确与本人特征高度吻合的语音中，陈小武多次提出让女学生做他女朋友，并提议同居，很明显是在利用职权骚扰女生。而面对铁证，仍有人试图为陈开脱：“这可能是他在排练一段独白”。

说这句话的人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不少性骚扰者都是惯犯，ta 们在某一地区或行业领域内呼风唤雨，手握资源和权力。解决这类难题的方法不是没有，比如一般情况下，长期跟骚扰者接触的人都清楚 ta 们的所作所为或者受害者不止一人，当多名无利益相关的人共同站出来指证时，指控的效力一般是比较高的。

四、“他是开玩笑的吧，你太当真了。”

这句话反映出的信息点有 3 个。首先，这句话在试图将性骚扰合理化、正常化。其次，这句话的扎心之处在于，它否认了当事人因为骚扰行为遭受到的伤害，而将这归结为“敏感”、“无趣”，甚至是“开不起玩笑。类似“当你不把它看成伤害，就不会痛苦”，如果被受害者的感受不被认可，很可能产生二次伤害。第三，这种试图通过不承认被骚扰的现实来回避冲突，试图减轻痛苦和难堪的思维方式，实际上也体现了人们对于性的恐惧。

不止如此，其他一切将骚扰和性侵归咎于太冲动、太喜欢、喝了酒等理由的行为，也是在试图将性侵合理化。这也强化人们对男性的刻板印象，将男性塑造为非理性的人。性骚扰者和性侵犯通常很清楚自己在实施什么行为，如果找个理由就能免于罪责，这样低廉的犯罪成本恰恰是滋生暴行的温床。

五、“你当时明确拒绝了吗？”

“会不会是你的行为让对方产生了误会？”

由于社会性别因素及复杂权力关系的影响，性骚扰受害人时常难以毫无顾虑地表达自己的感受。这一点我们都再熟悉不过，就像当酒桌上有人跟你开了一个很冒犯的玩笑，你可能顾及社交礼仪而不好意思直接发怒，但可以用更委婉和讽刺的方式向对方传达“我不愿意”的意思。

拒绝有很多种，委婉的言语、身体语言、尴尬的表情都能表达拒绝之意，不一定要发生肢体上强烈的反抗才叫拒绝。公益人雷闯性侵案曝光时，当事人曾说“他喂我吃麦旋风，我说我自己来，他喂我吃葡萄，然后我不要，自己拿了一颗。这就是拒绝。”

对于那些坚称他们无法通过沟通、交流来判断对方真实想法的人，尤其是男性，建议多学习和实践一下“察言观色”，相信他们一定也可以做到。毕竟，大部分女性从小便被要求掌握这项技能。当你实在不清楚某种言行是否会让对方感到被冒犯时，不做或者询问对方，也是不错的选择。

六、“你是不是也喜欢他？”

“后来你们交往了，所以根本不存在骚扰。”

“我们是恋爱关系，所以不是性侵。”

用“恋爱”做借口，推脱否认自己的性侵和骚扰行为，确实是不少性侵者惯用的伎俩。

一方面，常见的骚扰或性侵的受害者，有可能会将产生创伤应激后的认知失调症，一般呈现为努力将伤害行为合理化，或为了证明自己在这个“关系”中仍具备主动权，而反复甚至主动再和侵害者发生关系。与其承认自己遭受了侵犯和伤害，将这一切解释为自愿或也对对方有感情，对 ta 们来说可能更好接受。

台湾作家林奕含曾在反映自己真实经历的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借被性侵的少女之口说出：“我不能只喜欢老师，我要爱上他。你爱的人要对你做什么都可以，不是吗？……我要爱老师，否则我太痛苦了。”当然，这种情况并不一定会发生在所有受害者的身上。

另一方面，即便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有感情或者被吸引，ta 们之间关系的建立仍然需要一个过程。在任何一方还没做好准备之前，违背 ta 的意愿强迫进行关于性的互动，都仍可能构成性骚扰和侵害。

七、“当时怎么不报警？”

并不是所有性骚扰和侵害发生时，当事人有足够的社会支持让 ta 们敢于去报警，或者有去报警的条件，也不是报警了就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数据显示，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全国一审法院作出的强奸案件公开判决书共计 6930 件。这个数字让我们看到，实际的强奸报警案例远远低于我们的预期。

当事人因为受到惊吓，或处于一段权力关系之中而难以报警和公开，这也和现有法律制度的不完善有关。社会支持体系并不健全、社会舆论中的谴责受害者现象仍然十分严重，在这样的条件下，当事人维权的成本可能很高。话剧《阴道之道》中“性侵害”一幕曾有这样一句台词：“我知道，当我为了自己的尊严而有所要求，我将会加倍地，失去它。”这正是当下性骚扰和性侵受害者的真实处境。

八、“你说出来，岂不是毁了骚扰者的前途？”

当一个性骚扰事件被公开，被骚扰者和骚扰者都可能因此面临舆论的压力。但很显然，要求受害者来承担施害者的困局是不公正的。有些施害者确实会在罪责被揭露后名誉受损，甚至面临社会信用破产、家庭破裂等严重的后果。但任何一个行为都必然是有后果的，性骚扰被揭发让骚扰者受伤从来就不是受害者的错，如果一定要进行追溯的话，错误的源头也会指向骚扰者自己。

性侵犯者因为罪责被揭露而被迫承担责任，这和犯了其他罪行受到法律制裁的人们有什么区别？为什么很多人对性侵犯却就比对杀人犯、抢劫犯，甚至经济罪犯更宽容呢？

九、“为什么要公开说，而不是私下解决？”

“这又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你干嘛到处说？”

性别暴力受害者将经历公开，并寄希望于通过舆论的讨论来获得正义，其实是一个十分赋权的做法，这让其他当事人看到实现正义的可能性。而当事人们的互相印证也可以某种程度上弥补证据不足的问题。对于那些性骚扰惯犯们，无论是向其身边潜在的受害者发出警告，还是在一定范围内曝光其行径，都是最有效的制止骚扰的方式。网络上自发的讲述，也让针对性骚扰受害者的种种污名不攻自破。

为什么说希望当事人私下解决性骚扰事件是不现实的呢？首先，受害者有权表达自己的诉求，并选择 ta 所认同的处理方式；其次，在人们的反性骚扰意识仍不足够，社会支持系统不够完善的情况下，“私下解决”的受害者仍将占弱势地位。而协商解决最基本的前提，应该是双方在权力和地位上是平等的；第三，性骚扰就跟家暴一样，是应该举社会之力共同治理的，公共层面上的讨论和应对也很重要。

十、几乎所有以“你应该”开头的句子

性骚扰受害者往往在事情过去后很久仍有强烈的恐惧、无力感，因为性骚扰剥夺了一个人的身体自主权，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正常交往边界。因此对于受害者的支持者、陪伴者来说，帮助 ta 们恢复自信、重新找回自己的权力感，是很重要的目标。

为了达成这一目标，可以尝试使用赋权式的语言，帮助 ta 们评估处境、分析潜在的风险，并提出可能的解决方案。你可以帮助 ta 们梳理每种策略可能会有有的结果，而并非强制性地替 ta 们做决定。从长远来说，这对于维持当事人和陪伴者的关系亦有好处。

最后，对性侵受害者而言，说出来已经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情。如果你是真诚地希望自己能给当事人提供有效的安抚，那么切忌让自己的情绪超过当事人的情绪，避免适得其反增加当事人的负担。

“ta 听说我被骚扰了大受打击，我反过来还要安抚 ta 的情绪，告诉 ta 其实我没事。”“一旦发现 ta 们表现得比我更崩溃，我就不知道如何回应了。”“我感到 ta 的感受凌驾了我的感受。”避免类似的事发生，我们可以尽可能地共情和倾听，及时识别自己可能存在的替代性创伤，评估自己是否需要一个隔离、冷静和自我疗愈的阶段。因为当你自己缺乏能量时，更无法有效地支持任何人。

2018.9.19.《工作场所容易发生骚扰吗？用这 12 个风险因素测一测》

作者：妇女佐伊

来源：回声 Huisheng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BPXzDVvn88WEOJvXVQBpxA>

阅前须知：大多数工作场所，都或多或少包含以下风险因素。存在这些因素并不意味着该工作场所正在发生骚扰，而表明该组织有利于骚扰发生的环境。管理者们应该要特别注意这些情况，或者至少意识到风险是存在的。最后，这份清单既不排除它，也并没有详尽无遗，而只是列出了一些容易识别的因素。

Metoo 运动让职场性骚扰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热点话题。看了这么多故事，我们不难发现，工作场所骚扰事件中的施暴者大多是拥有一定权力的人，而在骚扰发生后，甚至受害人公开揭发追责时，这些人所在的单位、组织，都或多或少地包庇或选择性忽视了骚扰行为。

所以，今天想要聊的话题就来了——在工作场所中发生的骚扰(包括且不限于性骚扰)行为，并不是孤立个体的行为或特征，组织管理状况才是最相关的因素。怎样识别可能滋生骚扰的环境、怎样预防和有效处理骚扰事件，则是每一个用人单位都有责任考虑的。

美国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 (U.S.EEOC) 的调查显示，有 12 个跟组织相关的风险因素可能会影响工作场所发生骚扰的概率。下面将会详细介绍这 12 个因素的内容，以及为什么它们是增加或者减少骚扰事件的关键双刃剑。

当然啦，欢迎你试着给这 12 个因素打分，来测试自己所在工作地存在骚扰的可能性：

1 分-不符合，2 分-不太符合，3 分-一般符合，4 分-比较符合，5-非常符合
(结果在最后揭晓哦)

1

人员的同质性

员工的构成缺乏多样性，大多数都是同一性别、种族、民族等等。

为什么有风险：

在这样的环境中，身为少数群体的员工可能会感到被孤立，容易受到排挤。比如，在主要由男性构成的工作场所中，女性更容易遭受性骚扰。

如何降低风险：

增加各级员工的多样性，特别关注同质性高的群体；为员工创造机会，让 ta 们相互了解和学习。

2

有不适应“企业文化”的员工

比如员工们经常背地里嘲笑、贬低别人、搞利益相关的小团体，而有人却选择不参与这种“团体行为”。

为什么有风险：

不顺从所谓的“企业文化”会让个别员工显得不合群、脆弱或者好欺负。而如果一个企业中流行的气氛是那种充满议论和嘲笑的，又会助长既有的不良“文化”，加深工作场所对某些群体的偏见和低评价。

如何降低风险：

注意不同部门、工作组内员工的关系；积极创造文明的、互相尊重的组织文化，并将这样的准则推行至高、中、基层。

3

文化和语言的差异

员工来自不同文化或国籍。

为什么有风险：

同质性可能引发骚扰，差异可能也会如此。工作场所的多样性和包容性有时会产生反弹效应，让群体之间产生文化摩擦或互相抨击，而误解可能会升级为欺凌和虐待；不同的文化背景也会导致员工对法律和工作规范的了解不同，让一部分人更容易受到剥削。

如何降低风险：

确保来自不同文化的员工了解当地法律、工作规范和政策；为员工创造互动和学习的机会；确保所有员工——无论背景如何——理解并遵守相同的规范和政策，接受相同的奖惩机制。

4

将工作场所之外的粗俗话语带入职场

社会大环境中所流行的粗俗话语被不经干预地带入工作场所。比如由于发生某一公共事件，社会上引发普遍的仇恨、激动情绪，而员工们在工作时经常肆无忌惮地讨论这些内容。

为什么有风险：

社会环境中负面的不良影响可能使工作场所内的骚扰更容易被接受。社会的道德标准，会因为一些煽动性语言或暴力事件而发生变化，特别是与国家、文化或宗教有关的。调查显示，在 9·11 袭击事件发生后，基于宗教和国籍的工作场所骚扰事件增加了。

费玉清的黄段子，让“嘿嘿嘿”成为流行一时的网络用语，不知道有没有人在职场里听过这个词呢？

如何降低风险：

强调工作场所的规则；如果可以，在合适的条件下为团队成员创建渠道，公开、安全地讨论

工作场所外的社会事件、环境变化。

5

年轻的员工

工作场所存在大量年轻的员工。

为什么有风险：

初次工作的人可能不太了解法律和工作规则，不清楚什么行为合适什么不合适；年轻员工可能缺乏自信心，无法拒绝不受欢迎的邀约，也不敢挑战使自己感到不舒服的行为；年轻员工更容易受到同事或上司的利用，特别是那些年龄较大且职位更稳固的人；最后，年轻员工也可能参与骚扰，因为 ta 们尚不够成熟，意识不到后果会有多严重。

如何降低风险：

为所有新员工提供指导，强调雇主希望 ta 们对所有不受欢迎的行为进行投诉；当年轻人晋升到管理层时，组织也要培训 ta 们如何成为合格的主管。

6

重视“高价值”员工

对高管、或对雇主具有高价值（实际上或感知上）的员工格外重视，在某些工作流程或者规范中实行对这部分人的“特殊对待”。

为什么有风险：

想想你的组织里最有价值的人：屡获殊荣的高管，赚钱的销售团队，出色的开发人员……企业会为这些员工提供骚扰的绝佳环境，因为组织通常出于利益考虑想尽量留下这些人，不愿干涉“高价值”员工的行为，而这些人本身可能也认为一般规则不适用于自己。

如何降低风险：

工作场所规则应该统一适用，无论员工的级别或价值如何。此外，不要私下处理骚扰事件，相反，如果高价值员工因不当行为而被解雇，可以让这件事被广而告之。

7

显著的权力差异

在骚扰行为中，权力是最核心的因素，但也是模糊的。骚扰可能发生在任何有明显边界或层级区别的人之间——例如军人和普通公民，主管和流水线工人，但是权力差异经常是不成文的、假定的和非正式的。

低级别员工以及要经常受别人指导的员工（比如行政人员、护士等）更容易被骚扰；此外，

性别差异跟权力差异十分相关，例如大多数低级别员工是女性。

为什么有风险：

地位高的人能感知到自己“被允许”做什么，因为手握更多资源，他们也会更有“胆量”去行使骚扰行为；而低级别员工可能不了解内部投诉渠道（教育/培训不足），并且害怕遭到报复或失业。

如何降低风险：

跟上一条一样，工作场所规则应统一适用；不隐瞒个人行为；实施监督，注意有权力差异的人之间的关系；培训提高每一个员工的领导力。

8

过于重视客户满意度

员工的收入与客户服务或满意度高度或直接相关时。

为什么有风险：

越是将客户满意度看成单一的衡量工作绩效的标准时，骚扰行为越容易发生。例如，一名小职工可能被迫忍受骚扰行为，仅仅因为不愿失去小费；销售人员可以在面对骚扰时保持沉默，以确保销售成功；更有甚者，为了让顾客满意，管理层会有意或无意地容忍骚扰行为，而不是进行干预。

如何降低风险：

遇到不受欢迎的行为，要警惕“客户永远是对的”心态；制定政策来设定员工与客户/消费者之间的界限；寻找机会与团队成员建立联系，避免与客户/消费者独处。

9

工作单调或强度低

员工不积极工作，或者拥有很多空闲时间。

为什么有风险：

在员工不积极工作或有空闲时间时，骚扰或欺凌行为可能成为一种发泄挫折或解决无聊的方式。

如何降低风险：

改变或重组工作内容和工作量，以减少单调或无聊，在一天、一周和一年的不同时间里为员工提供不同的工作；如果合适，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之间轮换员工。

10

孤立

包括物理空间（单独的办公室）和因为工作而孤立——员工单独工作，很少有机会与别人互动。

为什么有风险：

同一个办公室里的员工越多，并不一定等于存在更大的骚扰可能性。相反，骚扰经常发生在孤立的工作场所，因为骚扰者很容易接触到这些人，且通常没有目击证人，例如在夜晚独自工作的加班员工、跟随领导出差的助理、住家家政工等等。

如何降低风险：

密切关注孤立员工的情况；重新规划工作环境和时间表，以消除孤立的状态；确保孤立工作环境中的员工了解内部投诉程序；为孤立的员工创造相互联系的机会（面对面/线上）以分享顾虑。

11

容忍或鼓励饮酒

既包括在工作时间内，也包括工作时间之余和工作相关的饮酒。

为什么有风险：

这一点非常明显，酒精会增加冲动性并影响我们的判断力。因此，容忍或鼓励饮酒的公司文化，为骚扰者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不止如此，有客户或消费者饮酒的工作场所，也存在较高的骚扰风险。

如何降低风险：

尽可能减少工作中的酒精摄入；当有人饮酒时，确保员工知道工作场所规则仍然有效，不会容忍骚扰；培训员工识别和回应醉酒相关不当行为，如果饮酒的人有不当行为，应立即进行干预。

12

权力分散

公司总部/最高权力者与一线员工或主管相距较远，可能是地理上的，也包括组织管理架构上。

为什么有风险：

如此一来，当处于一线的主管有做出不当行为时，因为不是最高管理者，就有了理由和空间逃脱责罚，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或者，ta 们根本不知道如何解决骚扰问题，或出于各种原因不愿意联系总部获取指导。

如何降低风险：

无论地理位置如何分散，都要确保合规培训能够覆盖组织的各个层面；为不同地区的员工开发通信系统，以进行连接和沟通；让领导成员定期与基层各部接触。

好了，看完这 12 个因素，你给你所在的企业或者组织打了多少分呢？下面是一个发生骚扰行为概率的参考：

(总分)

12-27: 低风险

28-37: 中等风险

38-60: 高风险

每个员工都应拥有一个没有骚扰的工作环境，如果你的组织存在高风险的骚扰可能性，就是时候做出改变啦！不妨观察一下周围，看看这些风险因素是否已经导致了不当行为。

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根据上述内容，向公司/机构/单位提出建议，参与制订或完善反骚扰规则。如果你就是一家企业的高层或者负责人，更有责任建立更加完善的内部环境和机制，来确保每个共同工作的人免于遭受任何形式的骚扰。

翻译：妇女佐伊

编辑：李合子

参考资料：

(U.S.EEOC) Chart of Risk Factors for Harassment and Responsive Strategies

Harassment: Get to Know the Risk Factors for Your Workplace

2018.9.29《METOO 与冤假错案：谁说它俩的关系难处理？》

作者：李合子

来源：回声 Huisheng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15_hZwTaSHfC2yJiY95ySA

对性骚扰和强奸案中因为诬告造成冤假错案的担忧由来已久。尽管女权主义者们强调了一万次不要陷入这个问题预设背后的陷阱，我们仍然好像不得不在每一波事件爆发的时候面对它。

遭到诬告的无辜者到底有多少？他们受到的伤害应该被如何看待与处置？而这些假案对整

个反性骚扰进程又会造成什么影响？试着去探究与讨论这些问题，也许能够帮助我们对性骚扰问题的理解更进一步。

壹

诬告的真实面目

2017 年发表在《法医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Forensic Psychology) 上的一项最新研究统计了美国 2006-2010 年所有的强奸报警案件数据。发现每年共有 82,000-85,000 宗强奸指控属实，而 4400-5100 宗强奸指控则是没有根据 (unfounded) 的，占 5%左右。

综合了十数份调查研究，维基百科上关于“强奸虚假指控” (False accusation of rape) 给出的概率是 2-10%。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数据来源大多数是基于已经立案的强奸案，计算因为证据不足裁判无罪或者被害人自己撤诉的比例——其中也可能包括了不是冤假错案只是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判罚成功的情况。

诬告造成的冤假错案应该被重视吗？当然应该。无论在法律还是道德层面，现代社会对性犯罪者的严苛程度都要高于很多其他犯罪，误伤无辜造成的个体悲剧无疑同样值得同情与公正对待。而目前也确实缺少机制，来对无辜者因误判所受到的伤害给予足够的救济与补偿。电影《狩猎》中，被诬告成“性侵女童”的教师人生陷入一片灰暗，人性复杂难断，确实是难解的谜题。

《狩猎》带来的性犯罪诬告案启发：首先是我们必须承认人性的复杂与黑暗，另外一点很重要的，即诬告给被告人带来的最大伤害，不是来自案件本身，而是舆论环境中的恶意，这也是如何更好帮助含冤者的一个思路。

但我们也应该重视到诬告产生的原因。在人们惯常的恶意猜想中，女人会为了打击报复或者索取利益去诬告一个人性骚扰/性侵，这只是真相中很小的一部分。

诬告可能不是出于当事人自己的意愿。有研究发现，几乎一半的虚假强奸投诉都是由受害者以外的人提出的。这些提出人通常是当事人的父母，他们可能会因为利益、纠纷、无法接受自己的孩子与他人发生关系等等原因提出投诉。

另一方面，很多研究显示坚持虚假指控的成年人之前大多数都有过离奇捏造或刑事欺诈的历史。无论是混乱的想象、错觉，还是蓄意的抹黑与不择手段谋取利益，诬告者通常是生活混乱、破碎的人，有着非同寻常的人格。这类人通常并不难以辨认，从另一个角度看可能也需要帮助。

所谓的“舆论审判”则又是另一回事。互联网造成的言论泛滥时常会变成不可控的力量，甚至连发起控诉的人都可能无从预料。很多失控的“舆论审判”的背后，往往并没有很多人所想象的“邪恶的背后操纵者”，事件本身即是深渊。这个时候，被诬告者受到的伤害确实可能被无限放大，但谁可以为她解决和负责呢？也许这已经超出了性骚扰相关讨论的范围。

贰

“相信女人”≠不顾真相

也许我们还需要聊一聊在性骚扰/性侵案中最常被女权主义者说起的一句话——“要相信女人说的话”。

“相信女人”听上去是一句政治正确的宣言，其实是女权运动进行了这么多年一句充满了无奈和愤怒的请求。一直以来，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实践到法律、政策中，女性证词遭到的质疑都阴魂不散，这与文化整体上对女性的漠视甚至敌对是相辅相成的。有了“为什么听女人说话这么难”的疑问，才有了“相信女人”的倡议性呐喊。

相信女人意味着在性骚扰/性侵案件中对受害人的陈述做到认真地倾听、保持善意与支持、不做无端的猜忌……这不是不重视事实，不会与基于事实的调查发生冲突，当然也不等于无条件采信所有女人说的话，这个道理应该不是那么难以理解。

而在确定事实上，我们自然有更多标准。事实上，因为长期以来遭受太多的质疑与轻视，女权主义者往往对事实的追寻更为严谨、细致。这和很多性骚扰/性侵案受害者的发声动力基本是一致的。如果不是类似 Metoo 运动这样的契机大大降低了曝光性骚扰的阻力，绝大多数受害人将继续受困于“为什么不报警”、“空口无凭”的障碍，因为缺乏“证据”和支持而不得不默默忍耐。

因而，从反性骚扰运动的层面来说，以彰显正义为目的的真相调查需要超越在现代社会法律层面过于僵硬的证据标准。

也许我们也可以从很多其他方面尝试学习做出更公允的判断，比如尝试以下做法：

积累相似案件的经验再来判断事件情形是否与常识背离太多。有些时候普遍事实和大众的印象并不是一致的，比如孩子可能说谎，以及明明不需要强迫也有很多对象自愿发生关系的人，当然可能因为权力感去实施性骚扰和强奸；

注意受害者对受害事件表述的方式。并不是不是越冷静清晰越好，而要分清什么是情感性的表达，什么是事实性的，多次描述的重点是否在遭受侵害本身，以及是否一致等；

有无明确的相反证据；

受害者对其他人倾诉、提及事件的记录；

尽可能多的参考事件双方以及相关可能知情人员的叙述，但要警惕其中的权力、利益关系；
……

而这一切的前提，都是建立在保持倾听态度基础上的。

性骚扰与强奸案是极少数的几种以“意志”为最重要判定依据的罪行之一，所以我们只能尽量

在探究事实与保障受害者权益之间做出最合适的取舍。在这方面，女权运动做出了无数积极的贡献，最重要的，就是通过对性暴力的形成机制、“强奸文化”等等的分析与揭示，来不断探究对性骚扰受害人“可信度”的判断标准。

叁

减少冤假错案 vs 反性骚扰运动

开头的数据已经说明，九成以上性骚扰/性侵案指控者的遭遇是完全真实的。而随着 Metoo 这样的运动的进展，更多的故事得以述说、阅读与观看，对性骚扰的理解与解释也会进一步深入。它不会成为错案的生产线，反而对于减少错案的发生更有利。我们寄希望于在事物的发展中不断完善它，进而促进它更为健康地成长。

反对性别暴力是因为我们相信正义，而相信正义的人会用同样的眼光去甄别事实。当我们愿意为了解决问题转变观念、投入更多资源，这些资源同样也将帮助到被诬告者。

这就是反性骚扰运动既不会造成更多的冤假错案，也不会真正地被可能出现的几起假案浇灭的原因。所以我们大可放心：实事求是，保持信念上对女性的支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行动帮助受害者或对假案止损，就够了。

正是因为相似的经历和“共同回忆”广泛而深入地存在于女性的生活中，我们才更应该相信反性骚扰运动的力量。如果说在“汤兰兰案”中——十几岁少女在村中遭受十余人强奸而无人阻止——对这样惊人且违背常理的事，保持怀疑没有错；但当一个没有任何夸张谎言史的女孩说她实习期间被有权有势的领导独自一人按在椅子上乱摸一气——在没有令人信服的反证的情况下，认为这是真的，不是因为要遵守“相信女人”的政治正确要求，仅仅是因为这个故事听上去就像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成千上万职场性骚扰一样。

路透社曝出的刘强东案细节中，受害女孩曾问为什么刘强东这样的亿万富翁会对自己这种“普通女孩”感兴趣。这话听上去是如此令人心酸，也许那些说着“刘总是什么人，犯得着去强奸一个普通学生吗”的人，不会知道他们的猜忌受害人也问过自己。

了解诬告的真实样貌，不让有关诬告的想象阻碍真实受害人的维权道路，发现错案时不陷入情绪性悲观，这是目前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去做的事。

强奸和其他犯罪一样，能够通过正确且有效的惩罚来预防和避免。让有关性别权力不平等的知识更加深入人心、让反对性骚扰和任何形式性别暴力的行动进行得更加广泛彻底，对于所有人来说都将是一件好事。

9月19日，朱军向举报他性骚扰的两位当事人提起了诉讼。这位名人高调表示希望自己能“沉冤得雪”。只是，法律层面如何判定已然无法影响 Metoo 大势的行进，就像当事人弦子说的一样，“开始准备战斗吧！”

参考资料：

<https://matters.news/forum/?post=d36b2555-2b82-48ed-83a1-d624bf7f907d>

<https://matters.news/forum/?post=eae7f763-108e-4191-a24b-2a1db97c1920>

<https://matters.news/forum/?post=787abbb0-12f9-48f6-b63e-1e2bc4665707>

<https://qz.com/980766/the-truth-about-false-rape-accusation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alse_accusation_of_rape

2019.4.29 《是时候重温了：关于强奸的 23 个迷思》

编译：女权之声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2elA2GWjnVU8jiS38tZCyA>

《关于强奸的 23 个迷思》是女权之声于 2013 编译开发的公众教育材料。是时候再次重温了。请转发给那些正在为 Liu Jingyao 诉刘强东案而辩论的人们，或者那些仍在观望的人。

强奸和其它形式的性暴力对许多人来说是个难以启齿的话题。对性暴力的认识不足和缺乏讨论，使得人们对它充满迷思和误解。

什么是强奸迷思？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强奸受害者是所有被伤害者中最不被信任的一种。强奸迷思，是指对强奸、强奸受害者和施暴者的偏见、刻板印象和错误看法。这些看法部分形成了一些广泛存在的、基于文化的观念，包括责备强奸受害者、为施暴者的行为开脱，以及模糊强奸与自愿性行为之间的界限。

这些迷思企图用先入为主的观念解释强奸和虐待事件，并往往伴随着媒体对于性暴力事件缺乏认识的、不平衡的报道。事实上，强奸迷思是如此之泛滥，以致于连受害者自己也相信了这些错误观念，并因此感到自责或愧疚：“我不该在晚上 10 点上街”，“我不应该喝酒”等等。

强奸迷思现在仍然存在的，但它们是绝对错误的——在强奸、性虐待和猥亵儿童事件中，唯一犯错的人，就是那个施暴者。

什么是强奸文化？

强奸文化让我们将强奸暴行的责任从施暴者转向受害者。未成年女孩被认为能够觉察到她们会勾起成年男人不可抑制的性欲；警察否定受害者的感受，将某些类型的强奸定义为自愿性行为；妇女被询问其过去的性史及饮酒史，这些信息被认为可用于判断她自愿与否……这些都是强奸文化。

什么是谴责受害者？

谴责受害者是指认为是受害者的行为诱使了强奸犯。照此逻辑，难道我们要告诫妇女，要她们不要与男人同居、不要和男人恋爱，更不应该相信男人？这些分离主义的主张显然不现实。

为什么消除强奸迷思非常重要？

强奸迷思允许我们的文化为将普遍发生的强奸合理化。对强奸迷思的接受度越高，将强奸归咎于受害者的倾向就越强。

迷思 1：“强奸是一种由性冲动引发的性行为，它是一种激情犯罪。”

这一迷思将强奸浪漫化并为其找借口。强奸并非出自不可控制的欲望，它也远不只是一次不情愿的性。强奸是种意在征服他人的暴力行为。许多强奸犯带有武器，暴力威胁甚至杀死受害者。高达 90%的强奸案是有预谋、有计划的，与受害者当天穿什么无关。权力欲、好斗、羞辱、控制欲和愤怒都是施暴者的主要动机。强奸的满足感来自于从中感受到的权力和控制感，以及对愤怒的宣泄。但这种满足感只是暂时的，因此强奸犯还会寻找下一个受害者。

迷思 2：“她穿成那样就是想要被强奸。”

强奸犯会找看上去容易被攻击的人下手，而不是特定穿着风格的女性。认为穿着性感的女性都“渴望性交”或“活该被强奸”，这是赤裸裸的谴责受害者。吸引眼球的穿着不是强奸的邀请，也不必然意味着她想要性。你不可能根据女性的穿着就判定她想要什么，不管是性还是其它。而无论穿比基尼还是蒙住全身的长袍，妇女都有可能遭到强奸。不管穿什么，都没有人“活该”被强奸，也没有人“想要”被强奸。这一迷思再次说明了在我们的社会中，强奸暴行有多大程度地被性化了。受害者不论穿什么，都不对强奸的发生负有责任，毕竟，如果强奸犯不施暴的话，强奸就不会发生。

迷思 3：“女人喝酒和吸毒就是希望被强奸。”

喝酒不代表同意，女人与男人一样都有喝酒的权利，易于被侵犯亦不代表愿意被侵犯。如果一个妇女因醉酒、吸毒或昏迷而没有表示同意，那么这就是强奸。强奸只是强奸犯的错。酒精也能被强奸犯用作控制妇女和使其无法求救的武器。作为其强奸计划的一部分，强奸犯会鼓励受害者多喝酒，或者把目标放在一个已经醉酒的人身上。喝酒本身并不招致强奸，它只是强奸犯众多武器中的一个。

迷思 4：“男人天生就想要性，别怪他们，要怪就怪上帝。”

“男孩要成为男子汉”的观念是文化鼓励男孩粗暴和刚愎的经典例子，与此同时，文化也要求女孩顺从和被动。但这些对性别的陈规定型必须被打破。并不存在什么男人的“天性”，他们既不是被设定好程序的机器人，也不是在荒野里狂奔的动物。强奸犯是有理智的人类，被强奸的女人也是。这类迷思暗示男人有着一发不可收拾的性欲，随时会被短裙下的一双美腿点燃。这种谴责受害者的说法只会加强男人天性好色的错误观念。但男人与女人一样，具备对性的“生理需求”的控制能力。

迷思 5：“当女人说‘不’，她其实在说‘要’。”

不论妇女、孩子还是男人，说“不”不是因为“他们应该这样”，或者“他们其实是想要的”。“不要”不是“想要”讨价还价的开场白，它永远不应该被假定有任何潜台词，它一点也不难懂：不就是不！

迷思 6：“是她先开始调情的。”

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一个女人给人留下了风骚的印象或者表现出对性有兴趣，她就丧失了选择与谁、在什么时候、发生何种性行为，以及随时改变想法的权利。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妇女对性有兴趣，她就不再是一个有判断力的人，而是一个可以任所有男人鱼肉的性对象。决定是否发生性行为需要双方的同意。根据法律的定义，同意是指在无压迫、欺骗或恐吓的情况下达成的一致意见。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强奸。

迷思 7：“她默许了。”

并不存在什么“默许”，同意只能被明确地表达。去参加一个派对不是默许；跟一个人进入一个房间不是默许；与一个人裸体相对不是默许；因睡着或者其它原因无法表示拒绝不是默许；同意某种性行为也不是默许其它形式的性行为。如果不是明确确定双方都想发生某些特定行为，那么什么都不应发生。

迷思 8：“女人渴望被强奸。”

我们必须说清楚，没有女人渴望被强奸！幻想中的狂野性爱是双方都能控制，并在它变得令人不悦时马上停下来，而不是像强奸那样，受害者无力控制和制止暴力。没有人会享受被强奸，女人不会、男人不会、孩子也不会。强奸是一种精神摧残，会对受害者的身心都会造成持续性创伤。

迷思 9：“女人要收敛点，以免‘招惹强奸’。”

“招惹强奸”，说得好像强奸是一件你走到街上引来的东西，而不是一项对你施加的暴行。妇女为了能够自由表达诉求和自主周游世界斗争了数个世纪，她们没有理由为了避免“招惹强奸”而放弃这些自由。请搞清楚：妇女们不是“引人”强奸，而是被人强奸。

迷思 10：“强奸大多发生在陌生人之间。”

在大学女生和成年妇女的报案中，有 80%-90%的性侵害都来自熟人。强奸犯并没有统一的特征，但总的来说，大多数性侵害的幸存者认识施暴者：可能是她们的邻居、朋友、熟人、同事、教授、同学、丈夫、恋人或前恋人。

迷思 11：“大多数的强奸报案是诬告。”

这种说法通过复制“女人爱报复”的陈腐观念让更多受害者噤声，并诋毁寻求法律帮助的受害者。对一个强奸受害者来说，站出来报警非常不易，因此谎报强奸极为少见。事实上，根据 2013 年美国家庭和办公场所犯罪统计显示，强奸和其它性犯罪的谎报率约占 2%-3%，与其它重罪并无不同。且不提强奸案在处理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人们认为的强奸案谎报率远高于现实情况，也大大高于其他犯罪。换句话说，人们更愿意相信一个妇女被抢劫而不是被强奸，也给不出合理解释。更严峻的现实是，大概只有五分之一的强奸最终报案。

迷思 12：“男人不会被强奸。”

男人也会被强奸或遭受性侵害，这是事实。不仅同性恋男人，任何性向的男性都可能遭到强奸。性侵害是一种权力征服和控制他人的暴力行为，而不是出于对某个性别的性吸引。男人会成为强奸受害者的原因跟女人一样：他们的身心遭架不住暴力和威胁。有研究显示，大多数针对男性的性犯罪都来自异性恋男性；同时，大多数有男性受害者的性侵犯是轮奸。由于发生在男性身上的强奸更难取信于执法者，报案往往对受害者造成二次伤害，这导致每 100 个遭到性侵犯的男性中只有 1 个会报案。

迷思 13：“只有寂寞的、没有吸引力的男人才会强奸妇女。”

强奸犯并不能从外表上被识别，他们可能来自任何社会阶层，不论种族和民族。魅力指数高的人都有可能实施强奸，许多强奸犯在施暴时都与伴侣有满意的性生活。

迷思 14：“一个真遭到了强奸的人会显得精神失常。”

对强奸的反应是非常多样和个人化的，受害者可能会表现出从冷静、木然、大笑、生气、错愕到歇斯底里等各种各样的反应。许多受害者会在被强奸后处于某种受惊状态，以至于她们情绪显得平淡或麻木。每一个受害者应对侵害带来的创伤的方式都不同。

迷思 15：“受害者不曾尖叫或反抗，所以这不是强奸。”

事实上，没有可见的暴力证据并不代表受害者没有被强奸或侵害。在受害者受到暴力或武器威胁和操控的情况下，她们往往会因害怕遭到杀害或严重伤害而配合强奸犯，以保全性命或尽量减少伤害。这些都可能会减少她们的反抗。而且，受害者在被强奸时经常会发生因害怕或惊吓导致的身体瘫痪，以致无法动弹或反抗。

迷思 16：“如果受害者没有马上说出来，就不是强奸。”

一个人在经受极端的压力和创伤时，心理机制会发生改变以应对羞耻和罪恶感等情绪。强奸受害者可能因受到惊吓而产生极大的不真实感和分裂感。强奸创伤综合症是一种已知的疾病，在患者经历了极端的创伤后发生，它会影响患者的思想、感受和行为，这也是导致受害者常常推迟报案的因素之一。

迷思 17：“性工作者不会被强奸。”

这纯粹是为强奸找借口。性工作者与其他任何人一样，有说“不”的权利。她们与客户的性交易是经过双方同意的，那不叫强奸。

迷思 18：“强奸犯都是精神病患者。”

认为施暴者都有精神疾病的想法是错误的，精神病患者实施的犯罪与性暴力非常不同，而性暴力的施暴者所表现出的心理和精神问题与普通大众并没有什么不同。

迷思 19：“强奸是一种只会影响少数女性的罕见犯罪。”

据估计，平均每 8 个妇女中，就有 1 个曾被强奸。由于报案率低，还没有成年男性遭到性侵的数据。此外，每 4 个女童中有 1 个在她成年前曾遭到某些形式的性侵犯，这一数据在男童中的比例则为 1: 8，即每 8 个男童中就有 1 个。联合国 2013 年 9 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亚太地区暴力侵害妇女的行为普遍存在，几乎每 4 名男性中就有一名对妇女或女童实施过强奸；这一调查的数据来源包括中国。你身边可能就有性侵受害者，不过她们可能对被侵害经历避而不谈，还有许多人会彻底将它从记忆里抹除。

迷思 20：“强奸只发生在夜里和室外。”

强奸会发生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许多强奸案都发生在白天且在受害者的家里。

迷思 21：“只有坏女人才会被强奸。”

没有任何犯罪的受害者会像强奸受害者一样遭受那么多质疑。虽然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可能导致社会谴责受害者，但这主要源于自我保护的意识。如果人们相信受害者因为将自己置于不安全的情况下而对强奸负有责任，比如夜间外出、饮酒、穿着暴露或“诱惑”强奸犯，那么其他人会因“我们不会这样做”而感到更安全。

但基本的事实就是，无论在怎样的情景和环境下，在没有获得同意之前，“不”就是“不”！

迷思 22：“她不应该独自出门。”

照这个逻辑，妇女要想避免被强奸，只能与社会隔绝，蒙住她的身体，隐藏她的性欲，没人陪同绝不出门，一直乖乖待在家中。实际上，这是一种试图控制妇女、限制妇女自由的手段。它暗示着应对妇女们实行宵禁，她们只能在某些特定的时间出门，在另一些时候得待在家里。

迷思 23：“在某些情况下，强奸受害者自己也有错。”

在任何情况下，强奸都绝不是受害者的错！未经同意的性行为就是强奸，这是犯罪。

(英文原文出处暂佚)

(二) 指南

2017.8.1 预防和应对职场性骚扰，律师为您支招

《千千专题|预防和应对职场性骚扰，律师为您支招》

作者：千千律师事务所

来源：公号“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A3wWEfNWRu0XT4pmsXEGCA>

导言

南方日报社记者成某利用指导老师身份性骚扰、性侵犯实习女生的案件,自披露之日起即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声讨,联想到重庆幼儿园教师文静被校长性骚扰、深圳山木集团总裁强奸女员工、广州黄波利用成功学对女大学生骗财骗色、四川美术学院副教授王小箭性骚扰女学生、厦门大学博士生导师吴春明诱奸女学生等一系列职场性骚扰案件,我们不难发现,相较于发生在地铁、公交、火车站等公共场所的性骚扰案件,此类案件有其特殊性。基于篇幅限制,对职场性骚扰的定义和类型,笔者在此不做探讨,只从律师实务角度与大家分享此类案件的基本特点和应对策略。不足之处,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职场性骚扰案件的特点

结合办理职场性骚扰案件的经验体会,笔者将职场性骚扰案件的基本特点归纳为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行为模式的权力控制性。以深圳山木集团总裁强奸女员工案为例,宋山木对女员工实施性骚扰、性侵犯的基本行为模式可以概括为:利用“帝王+后妃”式的企业文化制度和总裁权威(多达280项的《山木基本法》)驯服员工,从精神和肉体两方面对女员工进行双重奴役,最终使得这些女员工不知反抗、不能反抗、不敢反抗,进而实施性骚扰和性侵犯。

其二,行为方式的心理强制、精神控制性。以广州黄波对女大学生骗财骗色案为例,黄波即是利用学员和员工对导师和老伴的盲目崇拜,通过对被害人施加心理和精神方面的控制,进而实施性骚扰和性侵犯。具体而言:第一步,通过“过火海”和“心灵穿刺”类传销式课程吸引受众;第二步,以教学为名,对受害女性进行“心理治疗”;第三步,杜撰虚假的“成功之路”和“痛苦经历”,以博取学员的崇拜和同情,对受害女性进行控制和洗脑,继而实施性骚扰和性侵犯。

其三,行为手段的非典型、非暴力性。职场性骚扰行为的实施者很少采取直接的肢体暴力手段来达到目的,更多的是利用其与被害人之间的上下级从属关系,以谈工作或工作应酬为名,利用灌酒、下药、拍裸照威胁、恐吓,或者利用受害女性孤立无援和闭塞的环境等非暴力手段对被害人实施性骚扰和性侵犯。

职场性骚扰的应对及注意事项

面对职场性骚扰,为了一份来之不易的工作,很多受害者都“豁不出去”,往往选择忍气吞声,但是一味回避通常又是完全无法摆脱骚扰的,甚至因此导致骚扰程度升级至性侵犯的案例也不在少数。应对职场性骚扰,我们应从心态与行动两个方面入手,具体而言:

(一) 调整好心态

1、不要责怪自己

很多职场性骚扰的受害人都会因为自己遭受性骚扰,之后又放任性骚扰而责怪自己。这是没有道理的,因为错在骚扰者。假如这样自责,受害人传达出的信息是骚扰者有权继续做下去。骚扰者通常很清楚受害人会由于他们的行为而受到伤害,但一旦他们认为自己可以逃避,那么他们就会继续骚扰。

2、坚定而明确地说“不”

遭到性骚扰后,第一次你就要坚定而明确地拒绝(如果对方是你的上级,碍于情面,开始可以用比较委婉的言语拒绝,但切忌沉默和半推半就,那会被对方误读为默许,进而变本加厉)。

拒绝的方式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书面的，或者通过手机短信、电子邮件、微信等方式表达。例如，你可以这样写：“当你用那种方式跟我谈话的时候/碰我的时候让我感觉不舒服，请你不要再这样做了！希望我们能保持一种正常的工作上的关系。”这样做的好处是，使骚扰者意识到他的行为令你反感，但无论何种方式，都必须留下证据，为将来的投诉或者诉讼做好准备。之所以必须明确拒绝，是因为从法律角度讲，“违背受害者意愿”是判断某行为是否构成性骚扰的必要条件。此外，从保护自己的角度出发，不拒绝无疑会给骚扰者一个错误的信号：你默认，你软弱可欺，进而变本加厉地继续实施骚扰行为。

3、对别人的反应要保持理性的态度

如果原本可以给予你支持的人却只能帮上一点小忙，或者非但帮不上忙，反而苛责你，劝你妥协和退缩，对此你大可不必感到惊讶或失望。现实中关于性骚扰还存在不少误区。因此当你听到这样的话——“没什么的”“那只是开个玩笑”“这不是什么大事”“是领导器重你吧？”等等，请不要生气，更不要受这些话的误导，感到自己只能忍受性骚扰。因为此时，Ta 们并没有完全意识到性骚扰会达到多么严重的程度、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

4、给自己信心

女性要给自己信心，要学会这样说：“只要我不再害怕了，我就比从前进了一步。”骚扰者巴不得你因为害怕而不敢采取行动。很多告发性骚扰事件的女性都认为尽管有很多困难，但她们觉得能说出来就畅快多了。要勇敢地行使法律赋予你的权利。通常你为了自己的权益勇敢地站了出来，还会为其他员工带来利益。

(二) 采取适当行动

1、选择一种方式讲出来

遭遇性骚扰后，千万不要打落牙齿往肚里咽，应当在第一时间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信得过的亲朋好友（可以是你的好朋友，你的同事或者单位领导，你的姐妹，你的妈妈，甚至是一个热线咨询者），永远不要低估了自己的经历以及用你的方式讲述这些经历的价值。这样做，一方面可以缓解心理压力，另一方面也可以取得亲友的支持，还可以作为日后投诉或者起诉的证据。

2、及时取证，保存所有证据

证据都在细节之中。在同一个单位里，很难取得同事的证人证言，除非该同事后来离职了，又或者他/她跟骚扰者有过节，意图借你的手报复骚扰者。因此你要对性骚扰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经过进行记录，并且要附有准确的细节，记录说过的话以及做过的事。在平时跟骚扰者接触时可以随时巧妙而隐秘地利用录音、录像工具（取证时应做到不露痕迹，否则不仅取不到证据，还可能有人身危险），但是要注意防止侵犯人身权和商业秘密。要注意保留手机短信、电子邮件、微信、QQ 聊天记录等带有骚扰信息的电子文档。只有这样，才能证明性骚扰事实。切忌删除电子信息，最好对网上的“帖子”等电子文档进行公证，以免被对方删除。受到伤害后，应当第一时间去医院检查，并视具体情况接受相关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医治精神创伤，保留医疗诊断记录。证据的固定保留对日后的投诉或者起诉都至关重要。另外，也可以向网络和社交媒体求助，但是注意要掌握一定的分寸，所述事实不做夸大宣传，均建立在相关证据支持基础上，以防止被骚扰者反过来控告侵犯其名誉权。

3、证明你的工作成绩，同时谨慎避免违法违纪

这乍看起来与性骚扰无关，但骚扰者一旦骚扰不成，通常会拿你的工作说事，伪造你不称职的证据，进而打击报复你——该提拔的不提拔，该奖励的不奖励，甚至找借口开除你。因此

保留工作单位关于你工作能力和成绩的书面评估、鉴定的复印件, 以及一切可以证明你的工作能力和业绩的备忘录十分必要, 包括: 评价、证书、口头表扬等。

在此期间应特别注意遵守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的规章制度, 以免授人以柄, 遭到处罚甚至开除。比如最好不要利用单位的公共资源在同事之间公开群发邮件、公开张贴, 以免影响单位正常的工作秩序和管理制度, 为对方以严重违反单位规章制度为由开除自己留下口实。

4、利用内部投诉机制及时投诉

遭受性骚扰以后, 你应该及时将骚扰经过整理成书面材料, 留下复印件, 附上相关证据, 向单位人事部门、工会 (如果有) 或者更高层次的领导投诉反映, 要求给予骚扰者相应处罚, 并将骚扰者调离本部门。

关于用人单位防治职场性骚扰责任问题, 在《妇女权益保障法》和《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中均有涉及, 但均属原则性、倡导性条款。数年前, 已有民间团体跟相关企业合作, 尝试推动试点企业制订本单位的《企业防治职场性骚扰规则》, 从目的、适用范围、职场性骚扰定义及表现形式、处理机构设置及职责、宣传和培训、投诉、调查、调解、处理、保密、保护措施、处理流程图等方面进行全面规范, 当前已取得了一定成效。

5、向公安机关报案

性骚扰侵犯他人人身权利, 至少是构成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违法行为, 你可以及时拨打110报警, 要求对骚扰者依法予以治安拘留、罚款等行政处罚; 情节严重, 涉嫌犯罪的, 要求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刑事立案侦查, 你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6、向妇联等社会维权机构投诉

如果单位管理层对你的投诉没有反应, 或者明显偏袒骚扰者, 你应当通过书面形式 (附上证据复印件) 向妇联、工会女职工委员会、法律援助中心等投诉, 还可以向民间社团求助, 获得他们的支持, 出面协调处理, 或支持起诉。投诉时要留下书面记录, 最好要求留下骚扰者一方的笔录。

7、向人民法院起诉

你可以在掌握相关骚扰证据的前提下, 向人民法院提起人身损害赔偿诉讼, 要求骚扰者承担包括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包括精神损害抚慰金) 等在内的相关法律责任。但请注意, 起诉一定要从你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遭受侵害之日起一年内提出。超过了一年的诉讼时效, 你又没有中止、中断的法定情形, 也就意味着你丧失了法律意义上的胜诉权。

附: 10种常见的职场性骚扰表现形式

- 1.被反复凝视身体敏感部位或被带有性意味的长时间注视
- 2.他人身体故意靠近
- 3.他人通过电话、手机或信件挑逗或性暗示
- 4.他人以性为内容进行辱骂
- 5.他人以利益作为交换条件提出性要求
- 6.他人做出猥亵动作, 包括手势、暴露性器官等
- 7.被人强行抚摸
- 8.被人强行搂抱
- 9.被人强行亲吻
- 10.被人强迫发生性关系

2018.4.9 遇到校园性骚扰怎么办

《千千律师事务所|校园性骚扰，应当休矣》

来源：千千律师事务所

原文链接：http://www.woman-legalaid.org.cn/news_detail/newsId=828.html

小编注：

近日，北京大学校友李悠悠实名揭发前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现南京大学文学院语言学系主任、长江学者沈阳于 20 年前性侵女学生高岩并致其自杀的消息，再度引起了公众对高校性骚扰/性侵犯问题的高度关注和深入讨论。作为一家关注、研究和推动妇女权益保护和性别平等进程已经 22 年之久的公益法律服务机构，千千律所及其前身北大妇女法律中心在性骚扰 / 性侵犯领域积累了丰富的办案经验，在尊重当事人意愿的前提下，我们及我们的公益法律服务志愿律师团队愿意为高岩案及类似的校园性骚扰/性侵犯案件的受害者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法律帮助，并与大家共同探讨推进国家性骚扰防治立法和推进高校防治性骚扰/性侵犯有效机制建立等问题。

我们欣喜地看到性骚扰 / 性侵受害者更勇敢地发声，但也同时看到社会依然存在对受害者的指责之声，以及因对校园性骚扰 / 性侵犯特殊性的不了解而导致受害者发送的求助信号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回应，校园性骚扰/性侵犯的突出特点在于其行为手段的非传统性和非暴力性，以及行为模式的权力控制性。遭遇校园性骚扰/性侵犯，应该从心态与行动两个方面进行积极应对。

近年来，有关举报高校教师性骚扰/性侵犯女学生的帖子层出不穷，据媒体不完全统计，从 2014 年到 2017 年，媒体公开报道的高校教师性骚扰事件就有 13 起之多（1/3 查无后续），而 2018 年新年伊始女博士罗茜茜实名举报其博士生导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长江学者陈小武更是将此类事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引发了网络公共空间对高校性骚扰/性侵犯问题的高度关注和深入讨论。如何有效防治高校性骚扰，对中国的立法和高校管理都提出了严峻挑战。

就在陈小武事件的硝烟尚未消散之际，北京大学校友李悠悠在网上实名揭发前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现南京大学文学院语言学系主任、长江学者沈阳于 20 年前性侵女学生高岩并致其自杀的消息（下称高岩案），又如平地惊雷，迅速刷爆了朋友圈。直到目前，社会大众仍然在紧密关注事件的点滴进展，并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对死者高岩生前遭遇的深切同情，以及对涉案教师沈阳和相关高校的极度愤怒和强烈声讨之声。跟以往类似社会热点新闻相比，本次事件的背后多了一条无辜的、年轻的花季生命，世上再没有比生命更值得珍惜和尊重的了。

一、我们的声音

作为一家关注、研究和推动妇女权益保护和性别平等进程已经 22 年之久的公益法律服务机

构,性骚扰和性侵犯一直是机构重点关注的领域之一,当前已经接触并办理过一批典型案件,也一直在进行相关立法的推动工作,积累了处理类似案件的丰富经验。

对于高岩案,首先我们应该感谢那些敢于站出来实名举报的人,在高岩已去世 20 年,其父母身心俱疲的情况下,这些勇敢的人能将这样一个极端恶劣的事件继续予以揭发,让公众明白校园性骚扰和性侵犯给被害人造成的身心创伤是何等巨大,同时对良好的校园文化构建的负面冲击是何等剧烈。其次,南京大学文学院、上海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等相关高校都做出了即时的回应,北京大学召开了教师职业道德和纪律委员会专项会议,讨论《北京大学反性骚扰有关规定(建议稿)》,这也是关注校园性骚扰防治问题的公众一直在推进的事情,这些我们要给予肯定。

但与此同时,相关高校对高岩案的处理明显存在一些问题:其一,师德问题的轻拿轻放。从网络举报的信息看,北大当年对涉事者沈阳的警告处分,可以说的上是轻拿轻放。而且,令举报者不解和不满的是,涉事者沈阳很快通过其他方式得以避过风头,且在此之后继续顺风顺水的获得晋升与荣耀。而从北京大学公布的当年对沈阳的处理决定来看,因为高岩的死无对证,该决定里所谓处分的依据很可能只有沈阳的一面之词,而且有对死者高岩泼脏水之嫌。北大作为当年的处理机构,是否有深入调查核实相关事实,如果涉嫌性侵,则不是内部问题,而是犯罪问题,应该及时报案。如果北大是在没有仔细调查核实的前提下,即草率的做出“决定”,这是对法律和学生尊严的极不负责。其二,情理法的失度。20 年前高岩的自杀悲剧,相关单位关起门来低调暧昧处理,将单位形象的维护置于受害者权利之上,让死者难以安息,让生者难以平息,让施害者轻松逃脱应有制裁,让亲历者一直如鲠在喉。于法,警示不了后来者;于理,说服不了旁观者;于情,安抚不了受害者及其家属,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烂尾。其三,师资建设、人才引进的急功近利。综上所述,北大自不必言,而根据南京大学文学院和上海师范大学相关负责人最近的发声,他们在撇清责任之际也暗含了自我的检讨,其中透析出的人才引进重名声不重德行的失察责任确凿无疑。

作为妇女权益保护法律援助机构,我们希望能够为高岩案及类似校园性骚扰/性侵犯案件的受害者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法律帮助,与大家共同探讨推进国家性骚扰防治立法和推进高校防治性骚扰/性侵犯有效机制建立等问题。

在尊重当事人自由意志的前提下,我们及我们的“公益法律服务志愿律师团队”(欢迎更多的律师朋友加入我们的团队)愿意为高岩父母、其他受害女生以及其他类似的校园性骚扰/性侵犯案件受害女性提供相应的免费法律帮助(包括但不限于法律咨询、文书代拟、个案代理、立法推进等)。

我们的联系方式是:电话 010-84833270/84833276,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东路 108 号千鹤家园 3 号楼 1304 室(邮编 100029),微信公众号“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邮箱 gongyilvshi@woman-legalaid.org.cn。

面对校园性骚扰/性侵犯,我们需要零容忍,要让丧失师德者付出代价,需要重构师生关系,通过严格的制度设计来厘清师生边界。因此,推动高校建立防范性骚扰/性侵犯的有效机制不仅是大势所趋,更是刻不容缓。

二、非暴力性和权力控制性是校园性骚扰/性侵犯的突出特点

与公共场所的性骚扰和传统意义上的性侵犯（比如强奸）相比，作为广义上的职场性骚扰/性侵犯的一种，校园性骚扰/性侵犯有其特殊性：

其一，行为手段的非传统和非暴力性。即，校园性骚扰/性侵犯案件中，违法犯罪行为人基本都没有采用传统的直接的肢体暴力手段来实现其骚扰和性侵的目的。

其二，行为模式的权力控制与精神控制性。即，校园性骚扰 / 性侵犯案件中，行为人通常是利用其与被害人之间的权力从属关系（需要明确的是，权力关系并不简单等同于上下级关系，师源性校园性骚扰/性侵犯案件中，应该说这种上下级关系是显而易见的。除此之外，严格来说，双方经验阅历上的差距、长辈的身份、教学过程中双方的角色定位以及传统观念中对老师与学生的关系认识等，都是不平等权力关系的表现形式），以关心生活、批改作业、科研实验、论文答辩、毕业学位、继续深造、就业推荐等或明或暗的理由和借口，通过对被害人施加权力控制、精神控制和心理强制迫等手段，迫使被害人不敢反抗、不能反抗、不知反抗，进而实现其骚扰，甚至是性侵被害人的目的。

正是基于上述突出特点，这就要求我们（尤其是相关处理机构和办案机关）一定要擦亮眼睛，透过表象看到此类案/事件背后的权力控制关系，并对此类违法犯罪行为依法予以严肃处理 and 严厉制裁，还校园一片净土。

三、遭遇校园性骚扰/性侵犯，你该怎么办？

面对校园性骚扰，出于面子或者顺利完成学业、获得学位等考虑，很多受害者都“豁不出去”，往往选择忍气吞声，但是一味回避通常又完全无法摆脱骚扰，甚至因此导致骚扰程度升级至性侵犯的案例也不在少数。应对校园性骚扰/性侵犯，可以考虑从心态与行动两个方面入手：

（一）调整好心态

1.不要责怪自己

很多校园性骚扰的受害人都会因为自己遭受性骚扰，之后又放任性骚扰而责怪自己。这是没有道理的，因为错在骚扰者。假如这样自责，受害人传达出的信息是骚扰者有权继续做下去。骚扰者通常很清楚受害人会由于他们的行为而受到伤害，但一旦他们认为自己可以逃避，那么他们就会继续骚扰。

2.坚定而明确地说“不”

遭到校园性骚扰后，第一次你就要坚定而明确地拒绝。如果对方是你的老师，碍于情面，开始可以用比较委婉的言语拒绝，但切忌沉默和半推半就，那会被对方误读为默许，进而变本加厉。拒绝的方式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书面的，或者通过手机短信、电子邮件、微信等方式表达。例如，你可以这样写：“老师，当你用那种方式跟我谈话的时候/碰我的时候，让

我感觉不舒服, 请你不要再这样做了! 希望我们能保持一种正常的师生关系。”这样做的好处是, 使骚扰者意识到他的行为令你反感。但无论何种方式, 都必须留下证据, 为将来的投诉或者诉讼做好准备。之所以必须明确拒绝, 是因为从法律角度讲, “违背受害者意愿”是判断某行为是否构成性骚扰的必要条件。此外, 从保护自己的角度出发, 不拒绝无疑会给骚扰者一个错误的信号: 你默认, 你软弱可欺, 进而变本加厉地继续实施骚扰行为。

3.对别人的反应要保持理性的态度

如果原本可以给予你支持的人却只能帮上一点小忙, 或者非但帮不上忙, 反而苛责你, 劝你妥协和退缩, 对此你大可不必感到惊讶或失望。现实中关于性骚扰还存在不少误区。因此当你听到这样的话——“没什么的”“那只是老师跟你开个玩笑”“这不是什么大事”“是老师关心你吧?”等等, 请不要生气, 更不要受这些话的误导, 感到自己只能忍受性骚扰。因为此时, Ta们并没有完全意识到性骚扰会达到多么严重的程度、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

4.给自己信心

要学会这样说: “只要我不再害怕了, 我就比从前进了一步。”骚扰者巴不得你因为害怕而不敢采取行动。要勇敢地行使法律赋予你的权利, 通常你为了自己的权益勇敢地站了出来, 还会为其他受害女生带来利益。

(二) 采取适当行动

1.选择一种方式讲出来

遭遇校园性骚扰后, 千万不要打落牙齿往肚里咽, 应当在第一时间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信得过的亲朋好友(可以是你的好朋友, 你的同学或者其他老师和学校领导, 你的姐妹, 你的妈妈, 甚至是一个热线咨询者), 永远不要低估了自己的经历以及用你的方式讲述这些经历的价值。这样做, 一方面可以缓解心理压力, 另一方面也可以取得亲友的支持, 还可以作为日后投诉或者起诉的证据。

2.及时取证, 保存所有证据

证据都在细节之中。你要对校园性骚扰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经过进行记录, 并且要附有准确的细节, 记录说过的话以及做过的事。在平时跟骚扰者接触时可以随时巧妙而隐秘地利用录音、录像工具(取证时应做到不露痕迹)。要注意保留手机短信、电子邮件、微信、QQ聊天记录等带有骚扰信息的电子文档。只有这样, 才能证明性骚扰事实。切忌删除电子信息, 也可以考虑对上述电子文档进行公证, 这样效力更高。受到伤害后, 应当第一时间去医院检查, 并视具体情况接受相关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 医治精神创伤, 保留医疗诊断记录。证据的固定保留对日后的投诉或者起诉都至关重要。

另外, 也可以向网络和社交媒体求助, 但是注意要掌握一定的分寸, 所述事实不做夸大宣传, 均建立在相关证据支持基础上, 以防止被骚扰者反过来控告侵权。

3.利用学校内部投诉机制及时投诉

遭受校园性骚扰以后,你应该及时将骚扰经过整理成书面材料,留下复印件,附上相关证据,向学校教师职业道德与纪律委员会或者更高层次的学校领导投诉反映,要求给予骚扰者相应处罚。

4.向教委、妇联等机构投诉

如果学校管理层对你的投诉没有反应,或者明显偏袒骚扰者,你应当通过书面形式(附上证据复印件)向相关教育主管机关、妇联等机构投诉,还可以向民间社团求助,获得ta们的支持,出面协调处理,或支持起诉。投诉时要留下书面记录,最好要求留下骚扰者一方的笔录。

5.向公安机关报案

校园性骚扰,侵犯了被害人的人身权利,至少是构成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违法行为,你可以及时拨打110报警,要求对骚扰者依法予以治安拘留、罚款等行政处罚;情节严重,涉嫌犯罪的,要求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刑事立案侦查,你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如果学校存在明显用人不当、监管不严等情况,可以将学校作为共同被告,并同时要求教育主管机关依法依规对相关直接领导和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相应处罚)。

6.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你可以在掌握相关骚扰证据的前提下,向人民法院提起人身损害赔偿诉讼,要求骚扰者承担包括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包括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在内的相关法律责任。但请注意,起诉一定要从你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遭受侵害之日起一年内提出。超过了一年的诉讼时效,你又没有中止、中断的法定情形,也就意味着你丧失了法律意义上的胜诉权。

2018.8.31.你想知道的关于反性骚扰的一切这个手册里都有

编者:074 职场女性法律热线

手册下载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pWhp9chLdre1g3D2B2Q4YQ#list/path=%2F>

一、何为性骚扰?

1. 性骚扰的定义:任何不受欢迎而涉及性的言语、行为或身体接触都可以构成性骚扰。不受欢迎的行为是性骚扰定义中的关键概念,重点在于当事人的感受。骚扰者或受害者可以是任何性别的。
2. 判断性骚扰的因素:行为持续性、骚扰者的动机、性骚扰发生的具体情境和双方的关系、受害者的感受。

二、性骚扰的具体表现形式

构成性骚扰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

1. 性别骚扰(gender harassment):包括一切强化“女性是次等性别”印象的言行,以及传达侮

辱、诋毁、或性别歧视观念的一般性性别歧视语言或行为。

2.性挑逗(seductive behavior): 不受欢迎的、不合时宜的, 有冒犯性的性接近, 包括不受欢迎的性语言, 个人关注, 身体触碰和性举动等, 如不受欢迎的性邀请, 遭到拒绝后还持续不断的求爱行为, 故意碰触对方的身体, 如掀裙子、摸大腿、熊抱、强吻、暴露性器官。

3.性贿赂(sexual bribery): 以利益承诺(如雇用、升迁、加分、及格)的方式, 要求性行为或与性相关的活动。

4.性要胁(sexual coercion): 包括一切威胁性及强迫性的性服务及性行为; 亦即以威胁惩罚的方式, 要求性行为或与性相关的活动。例如: 校园里, 老师以成绩、重修、项目、论文、开除学籍等威胁学生, 要求学生提供性服务; 职场上, 老板、领导、同事以业绩、项目、职位、降低工资或解除职务等威胁员工, 要求提供性服务。

5.性侵害(sexual assault): 包括强暴及任何具有伤害性或虐待性的性暴力及性行为。

三、性骚扰的影响

性骚扰对每个当事人的影响程度不一, 有可能会造成如下反应:

- 无力感、无助感和脆弱感;
- 低自尊感, 对自己的价值产生怀疑;
- 人际交往产生困难: 孤独感、不任性感、疏远感等;
- 长期的紧张、失眠;
- 影响学业或者工作;
- 强烈的耻辱感;
- 处于长期抑郁、焦虑状态, 或呈现出有 PTSD 综合征、进食障碍及酒瘾、药瘾等;
- 对性产生恐慌和障碍;
- 有过自残或者自杀的倾向或行动。

四、关于性骚扰常见的迷思和误区

1. 只有女性才会被性骚扰?

无论是女性还是男性, 都会被性骚扰; 无论是年轻、中年、甚至是老年人和儿童, 都有可能被性骚扰, 只是比例上会有一些差异。

2. 自己穿着“清凉”“诱使”别人性骚扰?

性骚扰的发生和被骚扰方的穿着暴露程度几乎完全无关, 穿着任何服饰的女性都有可能被性骚扰。性骚扰的发生只是骚扰者一方的行为, 是完全由骚扰方造成的结果。无论对方穿着如何, 都不构成在未经对方明确同意的情况下骚扰对方的理由。

3. 性骚扰者都是“变态”?

性骚扰的本质是对被骚扰者的不尊重, 是一种利用权力不对等实施的侵害。父权文化默认了(在性骚扰中占主体的)男性的“侵略性”, 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下, 任何不对此反思的男性, 都有可能成为性骚扰的实施者。

4. 被性骚扰的时候为什么不反抗?

被性骚扰者可能会遇到很多障碍, 比如没能反应过来、碍于与骚扰者的关系、害怕被暴力对待等多样而复杂的情形。

5. 反性骚扰, 是提倡性解放的对立面吗?

性解放指解放基于性别、性倾向、性关系而受到的社会压迫, 它的基础是对于个人选择和身体权利的尊重。而反性骚扰, 恰恰是对个人身体自主权的提倡, 对每个人平等权利的尊重, 这些都是与提倡性解放不谋而合的。

五、关于性骚扰的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或者侮辱妇女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犯前款罪的，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四十条：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五）多次发送淫秽、侮辱、恐吓或者其他信息，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六）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的。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十一条：在劳动场所，用人单位应当预防和制止对女职工的性骚扰。

六、遇到性骚扰，你如何应对？

1. 性骚扰发生前：

多学习跟性骚扰相关的知识，了解一些其他案例，身处权力关系当中时保持觉察。

2. 性骚扰发生时：

2.1 尝试明确说“不，请停止”：

人在发生突发状况时可能不能及时作出反应，在被攻击过程中，假如你没有进行任何抵抗，请不要自责。

2.2 向周围的人求救

如果是在公共场合遭遇性骚扰，例如公车、地铁、公园等地方，可以向旁观者、地铁、公交工作人员等求助，大声地说出自己的遭遇甚至呼救，这样未来如果需要投诉/申诉也可以有证人证实你当初的遭遇和求救。

3. 性骚扰发生后：

3.1 求助途径：

如果是在公共场合遭遇性骚扰，例如公车、地铁等地方，可以向地铁、公交工作人员等投诉，要求对方处理；如果你在职场/学校中遭遇了性骚扰，可以告知上级，也可以向有关机构、工会、当地妇联等组织举报求助。你也可以报警（以上任何情况都可以先报警），报警之后，需要留下书面证据，例如报警登记，口供记录。

3.2 受害者的权利：

- 要求骚扰者停止侵害；
- 要求骚扰者赔礼道歉；
- 要求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 要求赔偿损失，具体又可以细分为身体损害的赔偿、财产损害赔偿、精神损害的赔偿；
- 如果存在骚扰者之外的责任人（如所在公司、机构、高校等），可以向相关责任人要求赔偿。

3.3 性骚扰发生后的注意事项：

- 告诉你信任的人：寻求资源和专业辅导，请信任的人帮忙协助；
- 保存证据：比如不要删除手机里的联系方式和通话通信记录；
- 证据类型：

- 性骚扰的录音或录像;
- 有关性骚扰的电子信息;
- 如果你在性骚扰后,找了公司、警察等相关部门进行投诉或报警,那么你的投诉记录、报警记录、报警后做的笔录和伤情鉴定都可以作为证据。如果报警,一定要找警察所要报警回执;
- 在一些情况比较严重的性侵害中,伴随着身体的伤害和就诊,请记得留存就诊记录、病历,要求医院出具诊断书并保存;
- 物证:如凶器、留有施暴人 DNA 的物品(如留有精液或者唾液的衣物、卫生纸、毛发)等,遭到性侵后不要洗澡和换洗衣物,要尽快让警方在身上提取出施害者留下的犯罪证据;
- 证人:如果你向别人讲述了你被性骚扰的经历,或者如果你发现有人跟你遭到了同一个人的性骚扰,这些人可以成为你的证人。TA 们可以作为旁证,和你一起证明性骚扰事实的存在。

3.4 报警:如何报警

- 及时报警
- 在警务室录口供
- 如有需要,找信任的人陪同前往;
- 尽量清晰地讲述事情经过;
- 索要报警回执;
- 如有需要,可向警方要求伤情检查和取证;
- 刑事诉讼可附带民事诉讼。

3.5 及时就医

性侵发生后,无论报警与否,请尽快看医生,避免怀孕,性病/传染病,原有疾病恶化等事件。

3.6 法律援助

如果你决定通过法律途径为自己维权,索要赔偿,可向当地法律援助机构或者人民法院申请法律援助,或向相关领域的公益机构求助(见第八节)。

3.7 公开性骚扰经历

注意事项:

- 选择性别友好的媒体公开,若不想自己面对媒体,可选择信任的代理人/发言人进行媒体对接;
- 可以不暴露会透露自己身份的信息;
- 保护好其他受害者的信息,如 xxx 届师妹, x 姓同学, xx 高的女生;
- 尽量少暴露遭受的性骚扰/侵害细节,避免猎奇;
- 如果记者提问方式让你感到焦虑、难受、不安,你有权直接指出,希望对方改变提问方式,如果太过不适,有权终止接受采访;
- 不想说的,不方便回答的问题,明确告知记者不想或不方便回答;
- 对记者提问不清楚意思的,你可以重复确定对方的意思;
- 接受采访时候自己可以录音,避免话语被断章取义;
- 告知记者,对方稿件中如有直接引用原话,发表前先让你看一下;
- 若记者理解不符合你的意思,明确指出,并且告知你的解读;若认为记者的稿件内容完

全失实并将伤害你，可以告知记者，结束采访或者稿件不授权发，如一意孤行将保持追究责任。

3.8 心理创伤修复

- 识别并接纳自己的情绪

识别 (Identify) 自己的情绪，哪些情绪是来源于该事件，是事发后的情绪后遗症，比如自卑、自责、害怕、紧张等。接纳 (Accept) 自己的情绪，用不评判的态度去观察自己的情感，不要对自己说一些负面的话，告诉自己所有感受和情感都是正当的。

- 认识自己的应激反应

一切应激机制都有其道理，在没有替代应激方案时，不要强制拿掉原先的应激机制。

- 过好眼前这一刻，再去考虑之后的生活

千万不要觉得没有走出来是不够坚强。一定要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和空间。

- 若自己无法处理心理创伤，可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

如果持续处于创伤之中无法调节，可以寻求专业的心理支持。

七、性骚扰案例

受害者 Z 在学校食堂打饭时被学校的一个露阴癖性骚扰，告知同学后，她们偷偷拍下了骚扰者的背影。接着，她们去了保卫处报案。保卫处的老师问了一些不专业的问题，比如“你是不是穿的太暴露了，可能引起他的一些反应之类的？”听到这句话，Z 当时便阐明了她的观点：“首先不管我穿成怎样，都不是他人骚扰我的理由，他骚扰了我，是他的错，不是我的错！”听了她的话，那个老师认识到自己的说法有误。后来老师调了学校食堂里的监控，根据她和朋友拍的犯案人的背影，确定了嫌疑人，最后抓到了人，并及时通知他所在学院的的辅导员，跟 Z 承诺一定对他进行批评教育。老师也很感谢 Z，说有 Z 这样开明勇敢的同学站出来报告这样的案子，才能更好地维持校园环境安全。

借鉴

- 受害者要学会智取。
- 学校、机构要严肃批评教育性骚扰者，必须让他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有错的。
- 如果案件处理人员没有反性骚扰意识，可对其进行教育，积极争取自己的权利。
- 及时取证。

八、女性权益机构组织汇总

1、职场女性法律热线

微信公众号：074 职场女性法律热线；热线电话：400-007-0074（服务时间：9: 00-21: 00）

2、为平妇女权益机构

为平反暴力热线：15117905157

微信求助号：equality-beijing

办公电话：010-53399291

邮箱：equality-cn@hotmail.com

3、妇联：妇女维权公益服务热线

服务电话：12338

4、彩虹 Lawyers（LGBT 群体可求助该热线）

微信公众号：彩虹 Lawyers；邮件 lawyerforlgbt@gmail.com

5、北京源众性别发展中心

热线电话：177-0124-2202, 159-0133-7457

时间：周一至周五 9: 00-17: 00, 提供面询服务

微信公众号：源众性别发展中心

6、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

热线：010-84833276 或 010-84833270

网站：<http://www.woman-legalaid.org.cn/feedback.html>

7、尖椒部落（中国女工权益与生活资讯平台）

邮箱：jianjiaobuluo@qq.com

城市：深圳

微信公众号：jianjiaobuluo，微博：尖椒部落

网站：www.jianjiaobuluo.com

8、橙雨伞

微信公众号：橙雨伞；微博：橙雨伞官微

9、新媒体女性

微博：新媒体女性

微博小号：我遭遇了性别歧视

微信公众号：女泉（GZxmtnx）

10、NGOCN

微信：NGOCN 君；微博：NGOCN

11、女权草根小组

微信公众号：BCome 女权小组；微博：@BCome 女权小组

12、女权行动派很好吃

微信公众号：女权行动派很好吃；微博：女权行动派吃不完

鸣谢（编写人员）：

褚毓 Iris 没头脑不高兴 Elaine 六六 杏儿 台风 人间有味 Dafei

Lining 杜都都
呼呼呼 tantan 镜岚 梁英豪 园园 一只痛苦的猪 张累累 园园 PZH
JQ 小雅 Plutonian
满岛 广州性别教育中心 NGOMeToo 志愿者团队

编撰机构：074 职场女性法律热线

微信公众号：074 职场女性法律热线

热线电话：400-007-0074

(服务时间：9:00-21:00)